




UCLA-East Asian Library
AC149 .K783 1903
ea



L 009 329 910 5



癸卯新民
叢報彙編



Digitized by the Internet Archive
in 2015

癸卯新民叢報彙編目錄

論說

敬告我國民

新民說續壬寅年

第十六節

論義務思想

第十七節

論尙武

第十八節

論私德

論中國國民之品格

論獨立

說希望

服從釋義

中國社會之原

論功名心

厭世主義

日俄戰爭之將來

East
Asian
Library

AC
149
K783
1903

一 四 四 七 三 一 三 五 三 八 四 〇 四 六 六 〇 六 三 六 七

日俄戰爭之感

七三

學說

八五

近世第一大哲康德之學說

八五

唯心派鉅子黑智兒之學說

九九

彌勒約翰之學說

一〇五

聖西門之生活及其學說

佛禮兒之學說附

一二七

政治學大家伯倫知理之學說

一二三

華賴斯天文學新論

一四〇

洛克之主權論

一四九

笛卡兒之懷疑說

一五一

學術

一五五

法蘭西文學說例

一五五

進化論大略

一五七

易哲學之原理及其影響

一六六

科學

一六九

有機化學與物理學相關之事

一六九

哲理

一七三

庫雷咲治懶惰病法

一七三

心理學綱要

一七七

無神無靈魂說之是非如何

一八二

政治

一八五

政黨論

一八五

近世歐人之三大主義

二〇五

官制議

二〇九

官制原理篇

二一〇

中國古官制篇

二二三

中國漢後官制篇

二二三

宋官制最善篇

二二三

法律

二三九

論法律與道德之關係

二三九

法言

二四二

論法

二四五

教育

二五三

國民心理學與教育之關係

二五三

泰西教育學沿革小史

二五八

論教育學之意義

二七二

生計

二七七

論賦稅

二七七

托辣斯

二八一

中國貨幣問題

三〇〇

實業

三〇七

英國商工業發達史續壬寅年

三〇七

軍事

三一五

軍艦學大略

三一五

歷史

歐美各國立憲史論

三二九

中國上古舊民族之史影

三五九

世界最古之法典

三六五

中國人種攷

三七〇

論俄羅斯虛無黨

四〇一

中國歷史上革命之研究

四〇九

傳記

新英國巨人克林威爾傳

四一七

商君傳

四二三

鐵血宰相俾斯麥傳

四三五

大哲斯賓塞略傳

四四二

趙武靈王傳

四五〇

附李牧傳

鄭樵傳

四五四

袁崇煥傳

四六五

地理

論太平洋海權及中國前途

五洲高原平原比較物產說

海參崴

時局

中國興亡一問題論

第一章 懸論

第二章 民族

第三章 地理

第四章 民習

極東問題之滿洲問題

日俄戰紀

日俄戰爭之起因

日俄交涉本末

十年間日俄交惡大事表

日本國情

四七三

四七三

四七七

四七九

四八七

四八七

四八七

四九〇

四九四

五一〇

五二三

五六一

五六一

五八三

五八六

五九六

俄羅斯國情

六〇九

俄國之極東戰備

六二五

日俄之軍國人物

六三六

海戰彙紀

六四五

陸戰彙紀

六五八

雜錄

六六三

時評

六七三

政界時評

六七三

教育時評

八一五

學界時評

八三二

實業時評

八四二

群俗時評

八四四

人物時評

八四七

雜評

八六七

評論之評論

八九三

紹介新書

紀事

本國之部

壬寅大事記

本年近事紀要

外國之部

每月大事記

談叢

捫蝨談虎錄

飲冰室讀書記

歐學之片影

茶餘隨筆

華年閣雜談

福澤諭吉語錄

飲冰室自由書

九四九

九六一

九六一

九六一

九六二

一〇〇三

一〇〇三

一〇六七

一〇六七

一〇六八

一〇七八

一〇八一

一〇八五

一一二三

一二三〇

譯叢

論西藏之英俄關係

一二三九

歐美公德美談

一二四二

法國之經營南清

一二五五

歷史之片影

一二六三

瑪志尼少年意大利會約

一二六七

專件

海外殖民調查報告書

一二七五

廓爾喀記

一二七九

墨西哥殖民事宜調查報告書

一二八〇

旅行俄京日記

一二八二

西伯利亞鐵道說略

一二八八

我國現今府州縣同名調查錄

一二九九

文苑

詩界潮音集

一二〇三

飲冰室詩話

一二二九

小說

一二五一

外交家之狼狽

一二五一

竊皇案

一二五六

美人手

一二六一

血海花傳奇

一二九〇

學海潮傳奇

一二九二

雜俎

一二九五

新智識之雜貨店

一二九五

華年閣雜錄

一二〇三

史界兔塵錄

一二三八

英人之特性

一二四七

一語千金

一二五〇

SDY生筆記

一二五三

問答

一三五五

寄書

一三六三

論紀年書後

一三六三

與新民叢報記者書

一三六五

弔榮祿文

一三六六

徵文

一三六九

管子傳

一三六九

論全國小學教育普及之策及其籌款方略

一三八二

論中國國民道德頹落之原因及其救治之法

一三九〇

附錄

一三九五

癸卯大事表

一三九五

羅迦陵女士傳

一三九七

南

錄

開

卷一
卷二
卷三
卷四
卷五
卷六
卷七
卷八
卷九
卷十
卷十一
卷十二
卷十三
卷十四
卷十五
卷十六
卷十七
卷十八
卷十九
卷二十
卷二十一
卷二十二
卷二十三
卷二十四
卷二十五
卷二十六
卷二十七
卷二十八
卷二十九
卷三十
卷三十一
卷三十二
卷三十三
卷三十四
卷三十五
卷三十六
卷三十七
卷三十八
卷三十九
卷四十
卷四十一
卷四十二
卷四十三
卷四十四
卷四十五
卷四十六
卷四十七
卷四十八
卷四十九
卷五十
卷五十一
卷五十二
卷五十三
卷五十四
卷五十五
卷五十六
卷五十七
卷五十八
卷五十九
卷六十
卷六十一
卷六十二
卷六十三
卷六十四
卷六十五
卷六十六
卷六十七
卷六十八
卷六十九
卷七十
卷七十一
卷七十二
卷七十三
卷七十四
卷七十五
卷七十六
卷七十七
卷七十八
卷七十九
卷八十
卷八十一
卷八十二
卷八十三
卷八十四
卷八十五
卷八十六
卷八十七
卷八十八
卷八十九
卷九十
卷九十一
卷九十二
卷九十三
卷九十四
卷九十五
卷九十六
卷九十七
卷九十八
卷九十九
卷一百

1000

1001

1002

1003

1004

1005

1006

1007

1008

1009

1010

1011

1012

1013

1014

1015

論說

敬告我國民

中國之新民

(癸卯元旦所感)

某不敏。謹因正月初吉。寓書於新民叢報讀者諸君。冀以間接力得普達於我所敬所愛所戀所崇拜所服從之四萬萬國民。今日國民舉熙熙賀新年。顧同是新年也。而當此者之感情。率有兩種。大抵兒童常歡抃。老人常慨歎。歡抃者祝來日之方長也。慨歎者覺已往之不可追也。我國民今日之位置。蓋未易斷定。或曰是幼稚時代也。或曰是老大帝國也。果其幼稚也。更歷一年則多一年之進步。吾將賀年。果其老大也。更歷一年則少一年之希望。吾將弔年。弔年非吉祥善事也。吾亦惡其非吉祥善事也。故有所欲陳於我國民。

今年癸卯也。由孔子而來。至於今。為癸卯者。僅四十一耳。

參觀本號附錄
癸卯大事表

遠焉者勿論。自今日而逆溯之。二百四十年前。所謂第三十

七癸卯者。為康熙二年。其前一年。則明桂王被害於緬甸。鄭成功卒於臺灣之歲也。自彼癸卯以後。中國民族始無復有尺寸土。所謂第三十八癸卯者。為雍正元年。始平西藏。青海自彼癸卯以後。帕米爾高原以東諸部落。始盡合併于中國。數千年來亞洲之形勢。為之一變。所謂第三十九癸卯者。為乾隆四十八年。至是準部回部。緬甸安南。皆服其前一年壬寅。復定暹羅。冊鄭華為暹王。自彼癸卯以後。滿洲勢力幾掩覆東亞南亞之全部。然極盛之後。難為繼矣。所謂第四十癸卯者。為道光二十三年。其前一年。則英人攻陷定海。乍浦。鎮江。逼金陵。乃割香港。開五口通商之歲也。自彼癸卯以後。滿洲民族與中國民族俱敵。歐勢日益東漸。遂至今日。為第四十一癸卯。實光緒之二十九年。去年義和團餘波。始悉定要隘。戍兵撤退。表面上之自主權。還與中國。中國(汎義之)自今以往。中國益不得不為全世界之大劇場矣。嘻。歲月不居。時節如流。此後第四十二癸卯。其變遷更不知若何。然律以春秋之例。所謂二百四十年間。我祖所逮聞者。其雲翻雨覆。陵遷谷移之狀態。既已若彼。嗚呼。宇宙能得幾癸卯。吾不忍弔。今癸卯。吾亦未敢遽賀。今癸卯。

東西各國。每年中。必有一二日之大祝典。為國民榮譽之紀念。若美國之七月四日。法國之七月十四日。皆舉國騰歡。鑼鼓軒舞。使人際其日。參其會。忽起歷史上無限之感情。嚮往先民而益以增長其強固勇猛進步自立之氣。若我中國。則何有焉。所號稱一年

中○普○天○同○慶○者○惟○此○一○元○旦○夫○元○旦○則○何○奇○不○過○地○球○繞○日○一○周○而○復○云○爾○國○民○聚○族○以○居○此○土○者○既○四○千○年○乃○曾○無○人○事○上○歷○史○上○可○紀○念○可○慶○祝○之○一○日○而○惟○取○無○意○識○之○天○象○蹈○常○習○故○聊○以○自○娛○即○此○一○端○而○其○爲○國○民○羞○者○固○已○多○矣○然○使○國○運○隆○降○民○生○熙○熙○爲○此○春○酒○以○相○慰○勞○雖○非○盛○軌○猶○有○取○焉○今○世○何○世○今○時○何○時○決○死○生○於○河○上○釜○其○舟○沈○保○喘○息○於○會○稽○薪○隨○胆○苦○魚○游○沸○鼎○甯○蓮○集○之○能○戲○燕○處○煒○堂○豈○稻○梁○之○可○樂○嗚○呼○我○國○民○稍○有○腦○筋○稍○有○血○性○者○茫○茫○對○此○其○感○何○如○

回○鑾○以○來○忽○忽○兩○新○年○矣○去○年○今○日○我○國○民○猶○嗚○嗚○然○企○謹○拭○目○若○不○勝○其○望○治○之○心○者○而○今○果○何○如○矣○嗚○呼○我○國○民○依○賴○政○府○之○惡○夢○其○醒○也○未○我○國○民○放○棄○責○任○之○孽○報○其○知○也○未○袁○了○凡○曰○從○前○種○種○譬○如○昨○日○死○從○後○種○種○譬○如○今○日○生○此二語曾文正自○今○以○往○我○國○民○真○不○可○不○認○定○一○目○的○求○所○以○自○立○於○劇○烈○天○演○界○之○道○我○國○民○今○已○如○孤○兒○無○父○母○之○可○怙○已○如○寡○婦○無○所○天○之○可○仰○

如○孤○軍○被○陷○於○重○圍○非○人○自○爲○戰○不○足○以○保○性○命○如○扁○舟○遇○颶○於○滄○海○非○死○中○求○生○不○足○以○達○彼○岸○乃○我○國○民○今○徒○知○想○望○政○府○崇○拜○政○府○責○備○政○府○怨○詈○政○府○是○何○異○救○兵○不○至○而○惟○待○援○以○自○斃○狂○颶○不○息○而○惟○咒○風○以○求○活○也○嗚○呼○愚○而○可○憐○孰○有○過○此○

今○執○一○人○而○聒○之○曰○汝○其○速○救○而○國○人○將○曰○吾○固○願○救○然○吾○日○日○願○救○今○遂○可○救○乎○此○實○一○最○難○駁○解○之○問○題○也○顧○吾○以○爲○今○日○即○未○能○爲○救○國○之○實○事○然○不○可○不○爲○救○國○之○預○備○天○下○固○未○有○無○預○備○而○能○成○實○事○者○也○今○日○我○輩○所○以○欲○救○國○而○無○其○道○者○正○坐○前○此○預○備○工○夫○之○太○缺○乏○今○日○所○應○爲○之○事○宜○以○前○十○年○二○十○年○而○整○備○之○者○也○惟○前○此○不○爲○故○不○得○不○窘○我○於○今○日○今○日○而○猶○不○爲○焉○則○他○日○欲○有○所○爲○其○窘○我○者○猶○今○也○日○復○一○日○而○國○遂○以○淪○亡○今○憂○國○者○動○輒○曰○政○府○壓○制○故○民○間○不○能○展○其○力○也○斯○固○然○也○然○使○政○府○壓○力○頓○去○我○國○民○遂○能○組○織○一○完○備○之○國○家○乎○吾○有○以○知○其○不○能○也○勿○徵○他○事○請○觀○兩○年○以○來○民○間○之○言○教○育○者○夫○今○之○政○府○百○端○皆○壓○制○矣○若○夫○教○育○事○業○勿○論○其○精○神○而○論○其○形○式○彼○固○日○日○下○諸○諭○旨○上○諸○奏○牘○汲○汲○以○此○事○獎○厲○民○間○者○也○使○吾○民○之○能○力○果○能○及○此○則○雖○省○省○府○府○州○州○縣○縣○市○市○村○村○坊○坊○街○街○各○置○一○私○立○學○校○吾○信○政○府○必○不○之○禁○使○吾○民○之○能○力○果○能○及○此○則○無○論○其○所○立○學○校○中○設○何○等○之○學○科○闡○何○等○之○哲○理○吾○信○政○府○必○不○之○干○涉○然○則○吾○民○雖○無○他○種○之○自○由○而○立○學○之○自○由○未○嘗○不○如○人○也○雖○無○他○種○之○民○權○而○教○育○之○民○權○未○嘗○不○如○人○也○顧○何○以○兩○年○來○私○立○學○校○屈○指○可○數○其○有○一○二○亦○凌○亂○萎○靡○而○幾○於○不○能○成○立○也○茲○事○雖○小○亦○可○見○我○國○民○自○治○力○之○甚○弱○而○非○可○徒○以○政○府○壓○制○爲○解○免○明○矣○不○審○惟○是○以○今○政○府○行○政○機○關○之○不○整○備○其○壓○制○力○所○能○及○之○範○圍○固○自○有○限○民○間○除○租○稅○訟○獄○兩○事○外○往○往○經○十○年○二○十○年○與○政○府○無○一○交○涉○使○我○民○之○能○力○能○及○條○頓○民○族○之○一○二○則○地○方○自○治○之○規○模○固○可○以○大○備○而○何○以○至○今○泯○泯○棼○棼○也○此○猶○曰○在○內○地○爲○然○也○若○夫○海○外○商○民○殆○四○五○百○萬○若○此○者○其○爲○

政府壓力所不能及明矣苟有政治思想稍發達者安在不可以成一鞏固秩序之團體爲祖國模範乃其文明程度往往視祖國猶有遜色焉是安可以不自愧也以是例之且使今日政府幡然改焉頒憲法行民政舉立法行政司法諸大權而一旦還諸我國民我國民遂能受之而運用自如耶其有以愈於今日所享有之教育權者幾何也其有以愈於前此山谷之民海外之民所享有之自治權者幾何也故吾輩今勿徒艷羨民權而必當預備其可以享受民權之資格此格既備雖百千路易十四爲之君百千梅特涅爲之相未有能壓制焉者也此格不備雖無壓制又將奈何吾以爲自由權者必非他人所能奪也惟有棄之者斯有奪之者我既棄矣人亦何憚而不奪雖不奪矣我獨能自有乎故我國民勿徒怨政府罷政府而已今之政府實皆公等所自造公等不好造良政府而好造惡政府其又誰尤也又今憂國者率分兩派一曰持溫和主義者二曰持破壞主義者持溫和主義者以爲破壞之可懼也雖然有一問題焉我不破壞果能禁腐敗官吏無知小民之破壞乎破壞之爲利爲害於中國今暫勿論且使自今以往而吾國中所謂無意識之破壞者參觀第十一號 續論進步篇層見疊出試問我國民何以待之或曰今政府之力禦外患不足戡內亂有餘此區區者不足爲病也然廣西之亂今已垂兩年四川之亂亦九十閱月矣豈嘗見政府之能定之即歲年以後幸而定矣而定於此者復起於彼定於今者復起於後以數百年來所含擾亂之種子磅礴以發洩於今日其終非現時漂搖脆弱之政府所能善其後有識者所同信也夫今日萬國比鄰之時代必非許吾國長此沈沈於擾亂之歲月有斷然矣政府既不能定難則此後所以定之者惟有二途一曰國民二曰外國今我國民果能應此時勢而有定之之能力否乎是吾所不能無疑也吾固懼破壞不忍爲天下發難然寧能謂舉國之大舍吾以外遂無一人能破壞者彼不能爲大破壞未必不能爲小破壞不能爲有意識之破壞未必不能爲無意識之破壞苟此等之破壞起矣寧得曰我非戎首而僅以嘆息詬訾之數言卸我責也嗚呼我國民其念諸此後之中國其所謂小破壞無意識之破壞者不出五年而必將徧於國內其時若能以政府之力平定之善也政府不能則定之者不可不賴國民國民猶不能則定之者不得不賴外國彼外國豈其有所規避有所揖讓而以喧賓奪主自引嫌也至於賴外國以定內亂吾族尚可問耶吾族尚可問耶吾今不要求公等以鼓吹破壞不要求公等以贊成破壞即惟要求公等以撲滅破壞公等所依賴之政府若能應此要求吾猶將馨香而祝之而今既若此而公等又若彼是公等所謂懼破壞者不過作壁上觀而任斯民魚肉於天數也否則諱疾忌醫姑爲無聊之言以自慰藉而曰是殆未必如是未必如是也嘻鄙人竊以爲誤矣他日破壞之慘豈有他人焉能代我國民受之他日外國代平破壞之慘又豈我國民哀鳴號訴所能免之而我國民及今猶不自爲謀而以委諸其睡鼾之政

府以遺之其欲逐逐之外國吾不知其何心也。若夫持破壞主義者則亦有人矣。吾又勿論其主義之爲福爲毒於中國。惟請其自審焉。果有實行此主義之能力與否而已。今之中國其能爲無主義之破壞者所至皆是矣。其能爲有主義之破壞者吾未見其人。也。政府固腐敗而民黨之腐敗亦與相埒焉。政府固脆弱而民黨之脆弱或猶倍蓰焉。即彼不我局而我何以能自騰彼不我尼而我何以能自進也。夫以前途之幸福言之而民權之不克享受也。如彼以前途之患害言之而破壞之不能挽救也。如此則我國民之生今日舍預備何以哉。舍預備何以哉。

孟子曰。今之欲治者猶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苟爲不蓄終身不得。戰國策曰。見兔而顧犬未爲晚也。亡羊而補牢未爲遲也。我國民其有知愧知憂知懼之心乎。往不可諫來猶可追。及今而預備焉。此後或猶有可以達其目的之一日。而不然者。堂堂歲月一去如梭。彼地球之兀兀自轉本軸也。若過翼然立夫。今日以視往昔。自庚子國難以來。彼自轉者八百餘度矣。猶昨日也。自戊戌政變以來。彼自轉者千五百餘度矣。猶昨日也。自甲午敗衄以來。彼自轉者三千餘度矣。猶昨日也。更等而上之。自第四十癸卯割香港開五口通商以來。彼自轉者二萬一千餘度矣。猶昨日也。此一年三百六十五度者。不過一彈指頃。我國民稍一蹉跎焉。轉瞬一新。年轉瞬復一新。年近人詞云。韶華在眼輕消遣。過後思量總可憐。他日必有追想。今癸卯而不勝其歎歎。今昔之感者。嗟夫。吾其如今癸卯何哉。吾其如今癸卯之國民何哉。率因新歲布其區區主臣主臣某頓首。

新民說

續壬寅年

中國之新民

第十六節

論義務思想

義務與權利對待者也。人人生而有應得之權利。即人人生而有應盡之義務。二者其量適相均。其在野蠻之世。彼有權利無義務。有義務無權利之人。蓋有焉矣。然此其不正者也。不正者固不可以久。苟世界漸趨於文明。則斷無無權利之義務。亦斷無無義務之權利。惟無無權利之義務也。故盡瘁焉者不必有所懼。惟無無義務之權利也。故自逸焉者不必有所歎。

夫不正之權利義務而不可以久者何也。物競天擇之公理。不許爾爾也。權利何自起。起於勝。而被擇勝何自起。起於競。而獲優優者何。亦其所盡義務之分量有以軼於常人耳。難者曰。天演力之行。匪獨今也。彼前此所謂有權利無義務。有義務無權利者。亦不可謂非優劣之結果也。彼其未嘗爲人羣盡絲毫義務。而視然擁其優勝之資格。以睥睨一切者。方充塞於歷史。而子乃以義務爲

優勝之因。不亦迂乎。應之曰。不然。凡天下無論正不正之權利。當其初得之之始。必其曾盡特別之義務。而乃以相償者也。即如世襲之君權。至不正者也。然其始。烏乎得之。民初爲羣。散漫柔弱。於是時也。有能富於膂力。爲衆人捍禽獸之患。挫外敵之暴者。乃從而君之。又或紀綱混亂。無所統一。於是時也。有能運其心思才力。爲衆人制法立度。調和其爭者。乃從而君之。又或前朝不綱。海宇鼎沸。於是時也。有能以隻手削平大難。使民安其業者。乃從而君之。若是夫彼所盡於一羣之義務。固有以異於常人也。故推原其朔。不得謂之不正。不正者在後此之襲而受之者云爾。篡弒得國者。雖易姓而其威權實憑藉于前代。故可視之與世襲者同例。至外族奪國之事。下文論之。彼憑藉此既得之權利。而濫用之。因以反抗天演大例。使競爭力不能遵常軌。然後一切權利義務。乃不相應。故專制政體之國。必束縛其民之心思才力。於無可爭之地。若中國之以科舉取士。以資格任官。皆是也。非此則其不正之權利。無由保也。雖然。天演固非可久抗者。譬諸水然。爲隄以障之。固未嘗不可使之改其常度。移時則或溢而出焉。或決而潰焉。而水之性終必復舊。故夫權利義務兩端平等。而相應者。其本性也。故近今歐美諸國。所謂不正之權利義務。殆既絕跡。而此後之中國。亦豈能久抗焉。豈能久障焉。新民子曰。自今以往。苟盡義務者。其勿患無權利焉。爾苟不盡義務者。其勿妄希冀權利焉。爾。

(附記)或難吾權利初起。皆得自義務之說。謂即以君權論。若彼外族之奪我國土。而久享此無義務之權利者。其謂之何。應之曰。此有兩說。(其一)仍由於承襲者。蓋承數千年不正之君權。積威約之漸。苟篡得此位。即承襲其餘蔭也。(其二)則國民義務思想太淺薄。故人得乘虛而入也。夫朝綱紊亂。從而正之者。國民之義務也。國中有亂。從而戡之者。國民之義務也。而皆不能焉。是舉國中皆放棄其義務矣。既放棄其義務。自不能復有其權利。正天演之公例也。而彼外族者。反入而代我。還定安集之。彼雖非爲我盡義務。然與我比較。其所盡抑猶優於我矣。彼外族入主中夏。而能卜世稍久者。皆此之由也。彼雖不正。然我祇當自怨。寧能怨人。

恫哉。吾國民義務思想之薄弱也。吾昔著論權利思想之切要。吾知聞者必將喜焉。則囂囂然起曰。我其爭權利。我其爭權利。雖然。吾所謂權利思想者。蓋深恨吾國數千年來有人焉。長擁此無義務之權利。而謀所以抗之也。而誤聽吾言者。乃或欲自求彼無義務之權利。且率一國人而胥求無義務之權利。是何異磨甑以求鏡。炊沙以求飯也。吾請申言權利與義務相待之義。父母之於子也。蚤年有養子之義務。故子有受養於子之權利。夫之於妻也。有保護之之義務。故有使妻從我之權利。傭之於主也。有盡瘁執事之義務。故有要求薪俸之權利。此其最淺者也。爲子者必能自盡其爲人之義務。而無藉父母之代勞。然後得要求父母許以自

由之權利亦其義也。然此不過就一私人與一私人之交涉言耳。若夫相聚而成一羣，所以樂有羣者，爲羣既立而我可藉羣之力以得種種之權利也。然羣非漫然而能立者也，必循生計學上分勞任功之大例。一羣之人咸各盡其力，我既補之，羣之急難我既赴之，則羣之安富尊榮我固得自享之。是謂無無權利之義務，使羣中之人有一焉游手而無業者，則其羣之實力少一分，使羣中之人而皆爾焉，則是羣之自殺也。故羣中之有業者，雖取彼無業者飲食之權利而並奪之，亦不得謂之非理。何也？是債主對於負債者所得行之手段也。踐羣之毛食，羣之士乃連羣負而不償，則羣中之權利豈復彼所得過問也？是謂無無義務之權利。

吾言中國人無義務思想，吾請舉其例。政治學者言國民義務有兩要件：曰納租稅也，曰服兵役也。夫國也，非能自有恆產也，民不納租稅，則政費何所出？劃而命之曰：一國是必有他國與之對待也。民不服兵役，則國防何由立？而吾國民最畏此二事。若以得免之爲大幸者，此最志行薄弱之徵也。昔之頌君德者，皆以免征減賦爲第一仁政。若宋之改徵兵爲傭兵，本朝康熙間下永不加賦之諭，皆民間所最謳歌而最感戴者也。而豈知兵由於傭者，則愛國心必不可得發現，而永不加賦者，苟欲爲民事新有所興作費，無所出而善舉亦不得不廢也。泰西諸國則異是，凡成年者皆須服二三年之兵役，而民莫或避。租稅名目如鯽，其歲納之額四五倍於我國，而民莫或怨。彼甯不自賣其血肉，自惜其脂膏也。顧若此者，彼自認此義務，而知有與義務相對待之權利，以爲之償也。匈加利之被壓制於奧政府也，卒以奧法交戰，與人不得不藉匈兵力而遂以恢復自治憲法。千八百六十年事西人有一恒言曰：『不出代議士不納租稅』。英之「大憲章」權利法與普魯士稅法以爲要求者也。法之大革命亦以反此公例而釀成者也。故歐西人民對國家之義務不辭其重，而必要索相當之權利以爲之償。中國人民對國家之權利不患其輕，而惟欲逃應盡之義務以求自逸。參觀本號近世歐人之三大思想篇是何異頑劣之童不服庭訓，乃曰：吾不求父母之養我，而但求父母之勿勞我也。夫無父母之養，則不能自存，而既養則不能勿勞，此不可避之數也。惟養且勞，然後吾與父母之關係日益切密，而相愛之心乃起。故權利義務兩思想實愛國心所由生也。人雖至愚，未有不願受父母之養者。頑童之所以甯棄此權利者，不過其畏勞之一念使然耳。今之論者每以中國人無權利思想爲病，顧吾以爲無權利思想者乃其惡果，而無義務思想者實其惡因也。我國民與國家之關係日淺薄，馴至國之興廢存亡若與己漠不相屬者，皆此之由。

今若不急養義務思想，則雖日言權利思想，亦爲不完全之權利思想而已。是猶頑童欲勿勞而又貪父母之養，也是猶情備不力。

作而欲受給於主人也。吾見今之言權利者。頗有類於是焉矣。日歎羨他人之自由民權。而不考其所以得此之由。他人求之而獲之。而我則望其自來。他人以血以淚購之。而我欲以口以舌爲易。他人一國中無大無小無貴無賤無富無貧而皆各自認其相當之義務。返之吾國若者爲官吏之義務。若者爲士君子之義務。若者爲農工商之義務。若者爲軍人之義務。若者爲保守黨之義務。若者爲維新黨之義務。若者爲溫和派之義務。若者爲急激派之義務。若者爲青年之義務。若者爲少年之義務。若者爲婦女之義務。問有一人焉。審諸自己之地位。按諸自己之才力。而敢自信爲已盡之。而無所欠缺者乎。無有也。雖有七子之母。而無一人顧其養焉。雖謂之無子焉。可也。雖有四萬萬人之國。而無一人以國家之義務爲義務。雖謂之無民焉。可也。無民之國。何以能國。抑吾中國先哲之教。西人所指爲義務教育者也。孝也。弟也。忠也。節也。豈有一焉。非以義務相責備者。然則以比較的言之。中國人義務思想之發達。宜若視權利思想爲遠優焉。雖然。此又不完全之義務思想也。無權利之義務。猶無報償之勞作也。其不完全一也有。私人對私人之義務。無箇人對團體之義務。其不完全二也。吾今將論公義務。

第十七節 論尙武

世人之恒言曰。野蠻人尙力。文明人尙智。嗚呼。此知二五而不知一十之言。迂偏而不切於事勢者也。羅馬文化燦燦大地。車轍馬跡蹂躪全歐。乃一遇日耳曼森林中之蠻族。遂踣蹶而不能自立。而帝國於以解網。夫當日羅馬之智識程度。豈不高出於蠻族萬萬哉。然柔弱之文明。卒不能抵野蠻之武力。然則尙武者。國民之元氣。國家所恃以成立。而文明所賴以維持者也。卑斯麥之言曰。天下所可恃者。非公法黑鐵而已。赤血而已。寧獨公法之無足恃。立國者苟無尙武之國民。鐵血之主義。則雖有文明。雖有智識。雖有衆民。雖有廣土。必無以自立於競爭劇烈之舞臺。

而獨不見斯巴達乎。斯巴達之教育。干涉嚴酷之軍人教育也。嬰兒之生。必由官驗其體格。不及格者撲滅之。生及七歲。即使入幼年軍隊。教以體育。跣足裸體。惡衣菲食。以養成其任勞苦。凌犯寒暑。忍耐飢渴之習慣。飲食教誨。皆國家專司其事。成年結婚而後。亦不許私處家中。日則會食於公堂。夜則共寢於營幕。乃至婦人女子。亦與男子同受嚴峻之訓練。雖老婦少女。亦皆有慍悍勇俠之風。其母之送子從軍也。命之曰。『祝汝負楯而歸。』舉國之男女老少。莫不輕死好勝。習以成性。故其從征赴敵。如習體操。如赴宴會。冒死喋血。曾不知有畏怯退縮之一事。彼斯巴達一彈丸之國耳。舉國民族寥寥不及萬人。顧乃能內制數十萬之異族。外挫十餘萬之波軍。雄霸希臘與雅典。狎主齊盟也。曰。惟尙武故而獨不見德意志乎。十九世紀之中葉。日耳曼

民族分國散立。萎靡不振。受拿破侖之蹂躪。既不勝其屈辱。乃改革兵制。首創舉國皆兵之法。國民歲及二十。悉隸兵籍。是以舉國之人。無不受軍人之教育。具軍人之資格。卑斯麥復以鐵血之政略。達民族之主義。日討國人而訓之。刻滌其渙漫。爾靡之舊習。養成其英銳不屈之精神。今皇繼起。以雄武之英姿。力擴其民族帝國之主義。其視學之敕語曰。務當訓練一國之少年。使其資格可輔朕雄飛於世界。故其國民勇健奮發。而德意志遂爲世界唯一之武國。彼德新造之邦。至今乃僅三十年。顧乃能摧奧仆法。偉然雄視於歐洲也。曰。惟尙武。故而獨不見俄羅斯乎。俄國國於絕北。苦寒之地。擁曠漠。磽确之平原。以農爲國。習於勞苦。故其民獷悍。堅毅。富於野蠻之力。觸冒風暑。忍耐艱苦。堅樸雄鷺。習爲風氣。而又全體一致。服從命令。其性質最宜於軍隊。且其先皇彼德。遺訓以侵略爲宗旨。其主義深入於國民心腦。人人皆有蹴踏全球。蹂躪歐亞之雄心。彼其頑犢之蠻力。鷺忍之天性。雖有萬衆當前。必不足遏其鋒。而懾其氣。夫俄羅斯半開之國。耳文化程度不及歐美之半。顧乃西馳東突。能寒歐人之膽。論者且謂斯拉夫民族勢力日盛。將奪條頓人之統緒。代爲世界之主人。翁若是者。何也。曰。惟尙武。故且非獨歐洲諸國爲然也。我東隣之日本。其人數僅當我十分之一耳。然其人剽疾輕死。日取其所謂武士道。大和魂者。發揮而光大之。故當其徵兵之始。尙有哭泣逃亡。曲求避免者。今則入隊之旗。祈其戰死。從軍之什祝。勿生還。好武雄風。舉國一致。且庚子之役。其軍隊之勇銳。戰鬪之強力。且冠絕聯軍。使白人頻首傾倒。近且汲汲於體育之事務。使國民皆具軍人之本領。皆蓄軍人之精神。彼日本區區三島。興立僅三十年耳。顧乃能一戰勝我。取威定霸。屹然雄立於東洋之上也。曰。惟尙武。故乃至脫蘭士哇爾。獨立不成。而可謂失敗者矣。然方其隱謀獨立之初。已陰厚蓄其武力。兒童就學。授以獵鎗。使弋途過森林之飛鳥。至學則殿。最其多少。以爲賞罰。預養挽強。命中之才。使皆可以執干戈。而衛社稷。是以戰事一起。精銳莫當。乃至少女婦人。亦且改易裝服。荷戟從戎。彼脫蘭士哇爾。彈丸黑子。不能當英之一縣。勝兵者數萬人耳。顧乃能抗天下莫強之英。英人糜千百萬之巨費。調三十萬之精兵。血戰數年。僅乃克服。若是者。何也。亦曰。惟尙武。故此數國者。其文化之淺深不一。轍其民族之多寡不一。途其國土之廣狹不一。致要其能馳騁中原。屹立地球者。無不恃此尙武之精神。搏搏大地。莽莽萬國。盛衰之數。胥視此矣。

恫夫中國民族之不武也。神明華胄。開化最先。然二千年來。出而與他族相遇。無不挫折敗北。受其窘屈。此實中國歷史之一大污點。而我國民百世彌天之大辱也。自周以來。即被戎禍。一見迫於猘狁。再見辱於犬戎。秦漢而還。匈奴凶悍。以始皇之雄鷺。僅乃拒之於長城之外。以漢高之豪武。卒至圍窘於白登之間。漢武雄才大畧。大張兵力於國外。衛霍之倫。絡繹出塞。然收定南粵。威震西

域卒不能犁庭掃穴組繫單于匈奴之患遂與漢代相終始降及魏晉五胡煽亂犬羊奔突於上國豕蛇橫噬於中原江山無界宇宙腥膻匈奴鮮卑羌氏胡羯迭興遞盛縱橫於黃河以北者二百五十有餘年李唐定亂兵氣方新李靖敗突厥於陰山遂俘頡利此實爲漢族破敗外族之創舉然屢征高麗師卒無功且突厥契丹吐蕃回紇迭爲西北之邊患以終唐世五季之間石晉割燕雲十六州以賂契丹衣冠之淪於異類者數十年且至稱臣稱男稱姪稱孫漢族之死命遂爲異族所輒制宋之興也始受遼患徽欽之世女真跳梁當是時也謀臣如雲猛將如雨然極韓岳張吳諸武臣之力卒不能制么麼小醜兀朮之橫行金勢旣衰蒙古繼起遂屋宋社而墟之泱泱之神州穰穰之貴種頻首受輒於游牧異族威權之下垂及百年明興而後勢更弱矣一遇也先而帝見虜再遇滿洲而國遂亡嗚呼由秦迄今二千餘歲耳然黃帝之子孫屈伏於他族者三百餘年北方之同胞屈伏於他族者且七百餘年至於邊塞之患烽燧之警乃更無一寧歲而卒不能赫怒震擊以摧其凶燄發憤撻伐以戢其淫威嗚呼我神明之華胄聰秀之人種開明之文化何一爲蠻族所敢望顧乃踐蹴於鐵騎之下不能一仰首伸眉以與之抗者豈不以武力脆弱民氣懦怯一動而輒爲力屈也藐茲小醜且不能抗況今日迫我之白人挾文明之利器受完備之訓練以帝國之主義爲民族之運動其雄武堅勁絕非匈奴突厥女真蒙古之比曷怪其一敗再敗而卒無以自立也中國以文弱聞於天下柔懦之病深入膏肓乃至強悍性成馳突無前之蠻族及其同化於我亦且傳染此病筋弛力脆盡失其強悍之本性嗚呼強者非一日而強也弱者非一日而弱也履霜堅冰由來漸矣吾嘗察其受病之源約有四事

一由於國勢之一統人者多欲而好勝之動物也衣服飲食貨物土地皆生人所藉以自養而爲人人所欲望之事人人同此欲望即人人皆思多取故人與人相處必求伸張其權利侵他人之界而無所鑒國與國角立亦必求伸張其權利侵他人之界而無所鑒然彼之欲望權利之心固無以異於此也則必竭力抗爭奮腕力以自衛稍一怵怯稍一退讓即失敗而無以自存是故列國並立首重國防人驚於勇力士競於武功苟求保此權利雖流漂杵之血枯萬人之骨而不之悔而其時人士亦復習於武風皆睚眦失歡挺身而鬪杯酒失意白刃相仇借軀報讐恬不爲怪尙氣任俠靡國不然遠觀之歐洲往事亦可觀矣若夫一統之世則養欲給求而無所與競閉關高枕而無所與爭向者之勇力武功無所復用其心漸弛其氣漸柔其骨漸脆其力漸弱戰國尊武一統右文固事勢所必至有不自知其然者矣我中國自秦以來久大一統雖間有南北分割不過二百年則旋歸於統合土地遼廣物產豐饒雖有異種他族環於其外然謂得其地不足郡縣得其人不足臣民遂鄙爲蠻夷而不屑與爭但使其羈縻勿絕

拒杜勿來而已。必不肯率全力而與之競勝。太平歌舞四海晏然。則習爲禮樂揖讓而相尚。以文雅好爲文詞詩賦訓詁。考據以奇耗其材力。卽有材武桀勇者。亦閒置而無所用。武且以麤魯莽悍見屏於上流社會之外。重文輕武之習。旣成於是。武事廢墮。民氣柔靡。二千年之腐氣敗習。深入於國民之腦。遂使羣國之人奄奄如病夫冉冉如弱女。溫溫如菩薩。戢戢如馴羊。烏乎人就不惡爭亂而樂和平。而烏知和平之弱我毒我。乃如是之酷也。

二由於儒教之流失。宗教家之言論。類皆偏於世界主義者也。彼本至仁之熱心。發高尚之哲理。故所持論。皆謀人類全體之幸福。故西方之教曰。太平天國曰。視敵如己。天竺之教曰。冤親平等。曰。一切衆生。無不破蠻觸之爭戰。以黃金世界爲歸墟。儒教者固切近於人事者也。然孔子之作春秋。則務使諸夏夷狄遠近若一。以文致太平。禮運之述聖言。則力言不獨親親。不獨子子。以漸至大同。亦莫不破除國界。以至仁博愛爲宗旨。斯固皆懸至善以爲的。可爲理論。而未能見之實行者也。然奉耶教之民。皆有堅悍好戰之風。奉佛教之民。亦有輕視生死之性。獨儒教之國。奄然怯弱者何也。中庸之言曰。寬柔以教。不報無道。孝經之言曰。身體髮膚。不敢毀傷。故儒教當戰國之時。已有儒儒儒緩之誚。然孔子固非專以儒緩爲教者也。見義不爲。謂之無勇。戰陣無勇。斥爲非孝。曷嘗不以剛強剽勁。發民氣哉。後世賤儒。便於藏身。撫拾其悲憫塗炭。矯枉過正之言。以爲口實。不法其剛而法其柔。不法其陽而法其陰。陰取老氏雌柔無動之旨。奪孔學之正統。而篡之以莠亂苗。習非成是。以強勇爲喜事。以冒險爲輕躁。以任俠爲大戒。以柔弱爲善人。惟以『忍』爲無上法門。雖他人之凌逼欺脅異族之蹴踐斬刈。攫其權利。侮其國家。乃至掠其財產。辱其妻女。亦能俯首順受。忍奴隸所不能忍之恥辱。忍牛馬所不能忍之痛苦。曾不敢怒目攘臂而一與之爭。嗚呼。犯而不校。誠昔賢盛德之事。然以此道處生存競爭弱肉強食之世。以此道對鷙悍剽疾虎視鷹擊之人。是猶強盜入室。加刃其頸。而猶與之高談道德。豈惟不適於生存。不亦更增其恥辱邪。法昔賢盛得之事。乃養成此柔脆無骨頹憊無氣。刀刺不傷。火熬不痛之民族。是豈昔賢所及料也。

三由霸者之摧盪。霸者之有天下也。定鼎之初。卽莫不以偃武修文爲第一要義。夫振興文學。寧非有國之急務。乃必先取其所謂武者而偃之。彼豈果謂馬上得之者。必不能馬上治之哉。又豈必欲銷兵甲。興體樂文。致太平以爲美觀也哉。霸者之取天下。類皆崛起草澤。問關汗馬。奮強悍之腕力。屈服羣雄。而攫奪之。彼知天下之可以力征經營。我可以武力奪之。他人者。他人亦將可以武力奪之。我也。則日講膝絨扁鐺之策。務使有力者不能負之。而趨故輦轂之下。有驍雄之士。強武有力之人。以睥睨其臥榻之側。則霸者有所不利。草澤之下。有游俠任氣之風。萃材桀不馴之徒。相與上指天下。畫地囂然。以材武相競。則霸者尤有所不利。旣所不利。

則不能不去之以自安去之之術有二其先曰『鋤』一人剛而萬夫皆柔一人強而天下皆弱此霸有天下者之恒情也其敢不柔弱者殺無赦雖昔日所視為功狗倚爲長城者不惜翦薙芟夷以絕子孫之患其敢有暗鳴叱咤慷慨悲歌於田間隴畔者則尤觸捍忌諱必當嚴刑重誅無俾易種秦皇之銷鑄鋒鋌漢景之燔艾游俠漢高祖之茹醢功臣殆皆用鋤之一術矣然前者僵仆後者憤踊鋤之力亦將有所窮也乃變計而用『柔』之一術柔之以律令制策柔之以詩賦詞章柔之以帖括楷法柔之以簿書期會柔其材力柔其筋骨柔其言論乃至柔其思想柔其精神盡天下之人士雖間有桀驁梟雄者皆使之敵精疲神纏綿歌泣於諷誦揣摩患得患失之中無復精神材力以相競于材武不必侈以斧鉞威以刀鋸而天下英雄盡入彀中無復向者暗鳴叱咤慷慨悲歌之豪氣一霸者起用此術以摧盪之他霸者起亦用此術以摧盪之經二十四朝之摧陷廓清士氣索矣人心死矣霸者之術售矣嗚呼又豈料承吾敝者別有此獍猛梟鷲之異族也

四由習俗之濡染天下移人之力未有大於習慣者也西秦首功而女子亦知敵愾斯巴達重武而婦人亦能輕死夫秦與斯巴達之人豈必生而人人有此美生哉風氣之所薰見聞之所染日積月累久之遂形爲第二之天性我中國輕武之習自古然矣鄙諺有之曰『好鐵不打釘好人不當兵』故其所謂軍人者直不啻惡少無賴之代名詞其號稱武士者直視爲不足齒之僮父夫東西諸國之待軍人也尊之重之敬之禮之馨香尸祝之一入軍籍則父母以爲榮鄰里以爲幸宗族交遊以爲光寵皆視此爲人生第一名譽之事唯東西人之重視之也如此故舉國人之精神莫不萃於此點一切文學詩歌劇戲小說音樂無不激揚蹈厲務激發國民之勇氣以養爲國魂惟我中國之輕視之也如彼故舉國皆不屑措意學人之議論詞客所謳吟且皆以好武喜功爲諷刺拓邊開闢爲大戒其所謂名篇佳什類皆描荷戟從軍之苦況詠戰爭流血之慘態讀之令人垂首喪志氣奪神沮至其小說戲劇則惟描寫才子佳人旖旎冶嫺之柔情其管絃音樂則惟譜演柔蕩靡曼亡國哀思之鄭聲一羣之中凡所接觸於耳目者無一不頹損人之雄心銷磨人之豪氣惡風潮之所漂盪無人不中此惡毒如疫症之傳染如肺病之遺種雖有雄姿英發之青年日摩而月剋之不數年間遂頹然如老翁靡然如弱女嗚呼羣俗者治鑄國民之爐火安見頹廢腐敗之羣俗而能鑄成雄鷲沈毅之國民也凡此數者之惡因皆種之千年以前至今日結此一大惡果者也且夫人之所以爲生國之所以能立莫不視其自主之權然其自主權之所以保全則莫不恃自衛權爲之後盾人以惡聲加我我能以惡聲返之人以強力凌我我能以強力抗之此所以能排禦外侮屹然自立於羣虎耽耽萬鬼睽睽之場也然返人惡聲抗人強力必非援據公法樽俎折衝之所能爲功必內有堅強之武力

然後能行用自衛之實權我以病夫聞於世界手足癱瘓已盡失防護之機能東西諸國莫不磨刀霍霍內向而魚肉我矣我不速拔文弱之惡根一雪不武之積恥二十世紀競爭之場寧復有支那人種立足之地哉然吾聞吾國之講求武事數十年矣購艦練兵置廠製械整軍經武至勤且久然卒一蹶而盡者何也曰彼所謂武形式也吾所謂武精神也無精神而徒有形式是蒙羊質以虎皮驅而與猛獸相搏擊適足供其攫啖而已誠欲養尚武之精神則不可不備具三力

一曰心力西儒有言曰『女子弱也而爲母則強』夫弱女何以忽爲強母蓋其精神愛戀咸萃於子之一身子而有急則挺身赴之雖極人生艱險畏怖之境壯夫健男之所卻顧者彼獨揮手直前盡變其嬌怯煥娜弱不勝衣之故態彼其目中心中止見有子而已不見有身更安見所謂艱險更安見所謂畏怖蓋心力散渙勇者亦怯心力專凝弱者亦強是故報大仇雪大恥革大難定大計任大事智士所不能謀鬼神所不能通者莫不成於至人之心力張子房以文弱書生而椎秦申包胥以漂泊逋臣而存楚心力之驅迫而成之也越之沼吳楚之亡秦希臘破波斯王之大軍荷蘭卻西班牙之艦隊亦莫非心力之驅迫而成之也嗚呼境不迫者心不奮情不急者力不摯曾文正之論兵也曰『官軍擊賊條條皆是生路惟向前一條是死路賊禦官軍條條皆是死路惟向前一條是生路官軍之不能敵賊者以此』今外人逼我其圈日狹其勢日促直不啻以百萬鐵騎蹙我孤軍於重圍之中矣舍突圍向前之一策更無所謂生路虎逐於後則懦夫可募絕澗火發於室則弱女可越重簷吾望我同胞激其熱誠鼓其勇氣無奄奄歛手以待斃也

一曰膽力天下無往非難境惟有膽力者無難境天下無往非畏途惟有膽力者無畏途天豈必除此難境畏途以獨私之哉人間世一切之境界無非人心所自造我自以爲難以爲畏則其心先怯其氣先懾斯外境得乘其虛怯而窘之若悍然不顧其氣足以相勝則置之死地而能生置之亡地而能存項羽沈舟破釜以擊秦韓侯背水結陣以敗楚彼其衆寡懸殊豈無兵力不敵之危境哉然奮其膽力卒以成功訥爾遜曰『吾不識畏爲何物』彼其平生閱歷豈無危疑震撼之險象哉然奮其膽力卒以成功自古英雄豪傑立不世之奇功成建國之偉業何一非冒大險夷大難由此膽力而來者哉然膽力者由自信力而發生者也孟子曰『自反而不縮雖褐寬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國之興亡亦然不信之人而信之己國民自信其興則國興國民自信其亡則國亡昔英將威士勒之言曰『中國人有可以蹂躪全球之資格』我負此資格而不能自信不能奮其勇力完此資格以與列強相見於競爭之戰場惟是日懼外人之分割日畏外人之干涉不思自奮徒爲恇怯彼獐獍梟鷂之異族寧以我之恇怯而

輟其分割干涉邪嗚呼怯者召侮之媒畏戰者必受戰禍懼死者卒蹈死機恆怯豈有幸也孟子曰未聞以千里畏人吾望我同胞奮其雄心鼓其勇氣無畏首畏尾以自戢也

一曰體力體魄者與精神有切密之關係者也有健康強固之體魄然後有堅忍不屈之精神是以古之偉人其能負荷艱鉅開拓世界者類皆負絕人之異質耐非常之艱苦陶侃之習勞運甓不間朝夕史可法之督師七日目不交睫拿破侖之治軍日睡僅四小時格蘭斯頓之垂老步行能逾百里俾斯麥之體格重至二百八十餘磅其筋骸堅固故能凌風雨冒寒暑撓患難勞苦而貫澈初終彼韃靼之種人斯拉夫之民族亦皆恃此野蠻體力而遂能鉗制他族者也德皇威廉第二之視學於柏林小學校其勅訓曰『凡我德國臣民皆當留意體育苟體育不講則男子不能擔負兵役女子不能孕產魁梧雄偉之嬰兒人種不強國將何賴』故歐洲諸國靡不汲汲從事於體育體操而外凡擊劍馳馬蹴鞠角觝習射擊鎗游泳競渡諸戲無不加以意獎勵務使舉國之人皆具軍國民之資格昔僅一斯巴達者今且舉歐洲而為斯巴達矣中人不講衛生婚期太早以是傳種種已孱弱及其就傅之後終日伏案閉置一室絕無運動耗目力而昏眊未黃耆而駘背且復習為嬌惰絕無自營自活之風衣食舉動一切需人以文弱為美稱以羸怯為嬌貴翩翩年少弱不禁風名曰丈夫弱於少女弱冠而後則又纏綿牀第以耗其精力吸食鴉片以戕其身體鬼躁鬼幽蹣跚步欹跌血不華色面有死容病體奄奄氣息才屬合四萬萬人而不能得一完備之體格嗚呼其人皆為病夫其國安得不為病國也以此而出與獍猛梟鷲之異族遇是猶驅侏儒以鬥巨無霸彼雖不持一械一揮手而我已傾跌矣嗚呼生存競爭優勝劣敗吾望我同胞練其筋骨習於勇力無奄然頹憊以坐廢也

嗚呼今日之世界固所謂『武裝和平』之世界也列強會議日言弭兵然左訂媾和修好之條約右修擴張軍備之議案蓋強權之世惟能戰者乃能和故美國獨立他洲素不與聞外事者也然近年以來日增軍備且盡易其門羅主義一變而為帝國主義蓋歐洲霸氣橫決四溢苟渡大西洋而西注則美國難保其和平故不能不先事預防厚內力以禦之境外夫歐洲諸國勢均力敵歐洲以內既無用武之地矣然內力膨脹鬱勃磅礴而必求一洩挾其民族帝國主義日求灌而洩之他洲我以膏腴沃壤適當其衝於是萬馬齊足萬流匯力一洩其尾閭於亞東大陸今日羣盜入室白刃環門我不一易其文弱之舊習奮其勇力以固其國防則立羸羊於羣虎之間更何術以免其吞噬也嗚呼甲午以來一敗再敗形見勢絀外人咸以無戰鬪力輕我矣然語不云乎一人致死萬夫莫當彼十九世紀之初期法蘭西何嘗不以一國而受全歐之敵然拿破侖率其剽悍之國民東征西擊卒能取威定霸奮揚

國威彼四十餘萬之法人乃能蹴踏全歐我以十倍法人之民族顧不能攘外而立國何衰憊若斯之甚也詩曰天之方蹶無爲夸毗柔脆無骨之人豈能一日立於天演之界我國國民縱關於文明之知識奈何并野蠻之武力而亦同此消乏也嗚呼噫嘻

第十八節 論私德

吾自去年著新民說其胸中所懷抱欲發表者條目不下數十而以公德篇託始焉論德而別舉其公焉者非謂私德之可以已謂夫私德者當久已爲盡人所能解悟能踐履抑且先聖昔賢言之既已圓滿纖悉而無待末學小子之嘵嘵詞費也乃近年以來舉國囂囂靡靡所謂利國進羣之事業一二未睹而未流所趨反貽頑鈍者以口實而曰新理想之賊人子而毒天下噫余又可以無言乎作論私德

一 私德與公德之關係

私德與公德非對待之名詞而相屬之名詞也斯賓塞之言曰凡羣者皆一之積也所以爲羣之德自其一之德而已定羣者謂之拓都一者謂之么匿拓都之性情形制么匿爲之么匿之所本無者不能從拓都而成有么匿之所同具者不能以拓都而忽亡以按上見矣官嚴氏所譯羣學肆言其云拓都者東譯所稱團體也云么匿者東譯所稱箇人也諒哉言乎夫所謂公德云者就其本體言之謂一團體中人公共之德性也就其構成此本體之作用言之謂箇人對於本團體公共觀念所發之德性也夫聚羣旨不能成一離婁聚羣不能成一師曠聚羣不能成一鳥獲故一私人而無所私有之德性則羣此百千萬億之私人而必不能成公有之德性其理至易明也盲者不能以視於衆而忽明聾者不能以聽於衆而忽聰怯者不能以戰於衆而忽勇故我對於我而不信而欲其信於待人一私人對於一私人之交涉而不忠而欲其忠於團體無有是處此其理又至易明也若是乎今之學者日言公德而公德之效弗覩者亦曰國民之私德有大缺點云爾是故欲鑄國民必以培養箇人之私德爲第一義欲從事於鑄國民者必以自培養其箇人之私德爲第一義

且公德與私德豈嘗有一界線焉區劃之爲異物哉德之所由起起於人與人之有交涉使如魯敏遜漂流記所稱以子身獨立於荒島則無所謂德亦無所謂不德而對於少數之交涉與對於多數之交涉對於私人之交涉與對於公人之交涉其客體雖異其主體則同故無論泰東泰西之所謂道德皆謂其有贊於公安公益者云爾其所謂不德皆謂其有戕於公安公益者云爾云云私云不過假立之一名詞以爲體驗踐履之法門就汎義言之則德一而已無所謂公私就析義言之則容有私德醇美而公德尙多未完者斷無私德濁下而公德可以襲取者孟子曰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爲而已矣公德者私德之推也知私德而不知公德所缺者只在一推蔑私德而

謬託公德則並所以推之具而不存也。故養成私德而德育之事思過半焉矣。

二 私德墮落之原因

私德之墮落。至今日之中國而極。其所以致此之原因。甚複雜不得悉數。當推論其大者得五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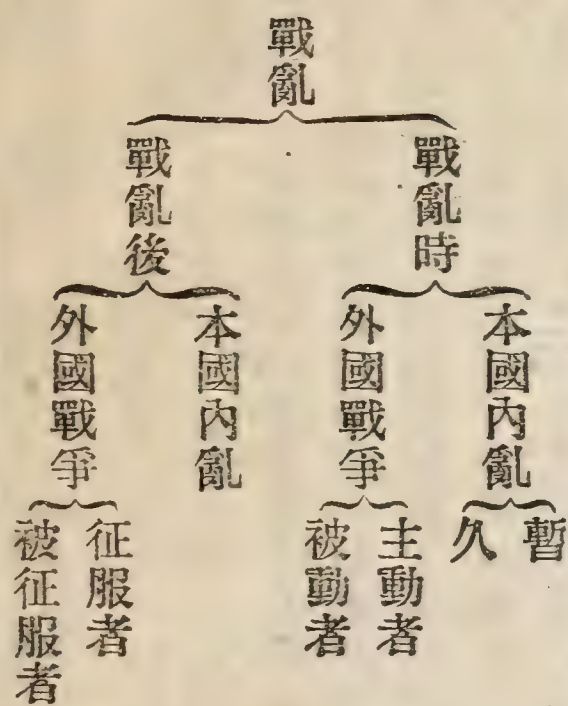
(一)由於專制政體之陶鑄也。孟德斯鳩曰：『凡專制之國。間或有賢明之主。而臣民之有德者則甚希。試徵諸歷史。乃君主之國。其號稱大臣近臣者。大率皆庸劣卑屈嫉妒陰險之人。此古今東西之所同也。不寧惟是。苟在上者多行不義。而居下者守正不阿。貴族專尚詐虞。而平民獨崇廉恥。則下民將益爲官長所欺詐所魚肉矣。故專制之國。無論上下貴賤。一皆以變詐傾巧相遇。蓋有迫之使不得不然者矣。若是乎專制政體之下。固無所用其德義。昭昭明甚也。』夫物競天擇之公例。惟適者乃能生存。吾民族數千年生息於專制空氣之下。苟欲進取。必以詐僞苟欲自全。必以卑屈。其最富於此兩種性質之人。卽其在社會上占最優勝之位。置者也。而其稍缺乏者。則以劣敗而漸滅。不復能傳其種於來裔者。也是故先天之遺傳盤踞於社會中。而爲其公共性種子相熏日盛。一日雖有豪傑幾難自拔。蓋此之由。不甯惟是。彼踟躕於專制之下。而全軀希寵。以自滿足者。不必道。卽有一二達識熱誠之士。苟欲攘臂爲生民請命。則時或不得不用詭秘之道。時或不得不爲偏激之行。夫其人而果至誠也。猶可以不因此而磷緇也。然習用之。則德性之凝固已多矣。若根性稍薄弱者。幾何不隨流而沈汨也。夫所謂達識熱誠欲爲生民請命者。豈非一國中不可多得之彥哉。使其在自由國。則大政治家大教育家大慈善家。以純全之德性溫和之手段。以利其羣者也。而今乃迫之使不得不出於此途。而因是墮落者十八九焉。嘻。是殆不足盡以爲斯人咎也。

(二)由於近代霸者之摧鋤也。夫其所受於數千年之遺傳者。既如此矣。而此數千年間。亦時有小小之汗隆昇降。則帝者主持而左右之。最有力焉。西哲之言曰：專制之國。君主萬能。非虛言也。顧亭林之論世風。謂東漢最美。炎宋次之。而歸功於光武明章。藝祖真仁。非經明行修之士。而風俗爲之一變。至其末造。朝政昏濁。國事日非。而黨錮之流。獨行之輩。依仁蹈義。舍命不渝。風雨如晦。雞鳴不已。三代以下。風俗之美。無尙於東京者。又云宋史言士大夫忠義之氣。至五季。變化殆盡。藝祖首褒韓通。次表衛融。以示意嚮。真仁之世。田錫王禹稱范仲淹歐陽修諸賢。以直言讜論倡于朝。於是中外薦紳。知以名節爲高。廉恥相尙。盡去五季之陋。故靖康之變。士投袂起而勤王。臨難不屈。所在有之。及宋之亡。忠節相望。且從而論之曰：『觀哀平之可以變而爲東京。五代之可以變而爲宋。則知天下無不可變之風俗。』此其言雖于民德汗隆之總因。或

有所未盡乎。然不得不謂爲重要關係之一端矣。嘗次考三千年來風俗之差異。三代以前。邈矣弗可深考。春秋時猶有先王遺民。自戰國涉秦以逮西漢。而懿俗頓改者。集權專制之趨勢。時主所以芻狗其民者。別有術也。戰國雖混濁。而猶有任俠尙氣之風。及

漢初而摧抑豪強。朱家郭解之流。漸爲時俗所矚笑。故新莽之世。獻符閹媚者徧天下。則高惠文景之播其種也。至東漢而一進。則亭林所論。深明其故矣。及魏武既有冀州。崇獎趺弛之士。於是權詐迭進。姦僞萌生。建安廿二年八月下令。求貢汙辱之名。見笑。之澤掃地殆盡。每下愈況。至五季而極。千年間民俗之靡靡。亦由君主之淫亂有以揚其波也。及宋乃一進。藝祖以檢點作天子。頗用專制力。挫名節以自固。君臣坐而論道之制。至宋始廢。蓋范質輩與藝祖並仕周。位在藝祖上。及入宋爲宰相。而遠嫌自下也。而眞仁守文。頗知大體。提倡士氣。宋俗之美。其大原因固不在君主。而君主亦與有力焉。胡元之篡。衣冠塗炭。純以游牧水草之性。馳驟吾民。故九十年間。暗無天日。及明而一進。明之進也。則非君主之力也。明太祖以刻鷲之性。摧鋤民氣。戮辱臣僚。其定律至立不爲君用之條。令士民毋得以名節自保。以此等專制力。所挫抑。宜其惡果更烈於西漢。而東林復社。舍命不渝。鼎革以後。忠義相屬者。則其原因別有在也。詳下。下逮本朝。順康間。首開博學鴻詞。以繫遺逸。乃爲貳臣傳。以辱之。晚明士氣。斷喪漸盡。及夫雍乾主權者。以悍鷲陰險之奇才。行操縱馴擾之妙術。撫拾文字。小故以興冤獄。廷辱大臣。耆宿以蔑廉恥。乾隆六十年中。大學士尙侍供奉諸大員。無一人不曾遭黜辱者。又大爲四庫提要。通鑑輯覽等書。排斥道學。貶絕節義。自魏武以後。未有敢明目張胆變亂黑白如斯其甚者也。然彼猶直師商韓六蠹之教。而人人皆得喻其非此。乃陰託儒術。芻狗之言。而一代從而迷其信。嗚呼。何意百鍊鋼化爲繞指柔。百餘年前所播之惡果。今正榮滋稔熟。而我民族方刈之。其穢德之復。千古而絕五洲。豈偶然哉。豈偶然哉。

(三)由於屢次戰敗之挫沮也。國家之戰亂與民族之品性。最有關係。而因其戰亂之性質異。則其結果亦異。今先示其類別如下。



內亂者最不祥物也。凡內亂頻仍之國，必無優美純潔之民。當內亂時，其民必生六種惡性：一曰僥倖性，才智之徒不務利羣而惟思用險鷲之心術，攫機會以自快一時也；二曰殘忍性，草薶禽獮之既久，司空見慣而曾不足以動其心也；三曰傾軋性，彼此相閱各欲得而甘心，杯酒戈矛頃刻倚伏也；此三者桀黠之民所含有性也；四曰狡偽性，朝避猛虎夕避長蛇，非營三窟不能自全也；五曰涼薄性，一身不自保何況戀妻子於至親者，尚不暇愛而遑能愛人，故仁質斷喪漸滅以至於盡也；六曰苟且性，知我如此不如無生，暮不保朝，假日媮樂，人人自危，無復遠計，馴至與野蠻人之不知將來者無以異也。此三者柔良之民所含有性也。當內亂後，其民亦生兩種惡性：一曰恐怖性，痛定思痛，夢魂猶噩，胆汁已破，勇氣全銷也；二曰浮動性，久失其業，無所依歸，秩序全破，難復故常也。故夫內亂者最不祥物也。以法國大革命爲有史以來驚天動地之一大事業，而其結果乃至使全國之民互相剝削，及於其腹其影響乃使數十年以後之國民失其常度。史家波留謂法國至今不能成完全之民政實由革命之役，斷喪元氣太過，殆非虛言也。

內亂之影響，則不論勝敗何也。勝敗皆在本族也。故恢復平和之後，無論爲新政府舊政府，其亂後民德之差異，惟視其所以勞來還定補救陶冶者何如。而暫亂偶亂者，影響希而補救易；久亂頻亂者，影響大而補救難。此其大較也。若夫對外之戰爭，則異是其爲主動以伐人者，則運用全在軍隊而境內安堵焉；惟發揚其尚武之魂，鼓舞其自尊之念，故西哲曰：戰爭者國民教育之一條件也。是可喜而非可悲者也。其爲被動而伐於人者，其影響雖與內亂絕相類，而可以變僥倖性爲功名心，變殘忍性爲敵愾心，變傾軋性而爲自覺心，乃至變狡偽性而爲謀敵心，變涼薄性而爲敢死心，變苟且性而爲自保心，何也？內亂則已無所逃於國中，而惟冀亂後之還定外爭，則決生死於一髮而怵於後時之無可回復也，故有利用敵國外患以爲國家之福者，雖可悲而非其至也。外爭而自爲征服者，則多戰一次，民德可高一級。德人經奧大利之役而愛國心有加焉，經法蘭西之役而愛國心益有加焉。日本人於朝鮮之役，中國之役亦然，皆其例也。若夫戰敗而爲被征服者，則其國民固有之性可以驟變，忽落而無復痕跡。夫以斯巴達強武之精神，照耀史乘，而何以屈服於波斯之後，竟永爲他族藩屬，而所謂軍國民之紀念竟可不復覩也？波蘭當十八世紀前，泱泱幾霸全歐，何以一經瓜分後而無復種民固有之特性也？燕趙古稱多慷慨悲歌之士，今則過於其市順民，旗飄颺焉，問昔時屠狗者，闕如矣。何也？自五胡元魏安史契丹女直蒙古滿洲以來，經數百年六七度之征服，而本能湮沒盡矣。夫在專制政體之下，既已以卑屈詐僞兩者爲全身進取之不二法門矣，而況乎專制者之復非我族類也？故夫內亂與被征服二者，有一於此，其國民之人

格皆可以日趨卑下而中國乃積數千年內亂之慣局以膿血充塞歷史日伐於人而未嘗一伐人屢被征服而不克一自征服此累變累下種種遺傳之惡性既已瀰漫於社會而今日者又適承洪楊十餘年驚天動地大內亂之後而自歐勢東漸以來彼征服者又自有其征服者且匪一而五六焉日瞞眈於我前國民之失其人性殆有由矣

(四)由於生計憔悴之逼迫也管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孟子曰「民無恒產斯無恒心既無恒心放僻邪侈救死不贍奚暇禮義」嗚呼豈不然哉豈不然哉並世之中其人格最完美之國民首推英美次則日耳曼之三國者皆在全球生計界中占最高之位置者也西班牙葡萄牙人在數百年前深有強武活潑沈毅嚴整之氣度今則一一相反皆由生計之日蹙爲之也其最劣下者若泰東之朝鮮人安南人則生計最窮迫不堪之民也俄羅斯政府以鷹瞵虎視之勢震懾五陸而其人民稱罪惡之府黑闇無復天日亡國論窮形盡相亦生計沈窘之影響也彼虛無黨以積年游說煽動之力而不能得多數之同情乃不得已而出於孤往兇險之手段亦爲此問題所困也日本政術幾匹歐美而社會道德百不逮一亦由其富力之進步與政治之進步不

相應也夫世無論何代地無論何國固莫不有其少數畸異絕俗之士既非專制魔力所能束縛亦非恒產困乏所能銷磨雖然不可以律衆人也多數之人民必其於仰事俯蓄之外而稍有所餘裕乃能自重而惜名譽汎愛而好慈善其腦筋有餘力以從事於學問以養其稍高尚之理想其日力有餘暇以計及於身外以發其顧團體之精神而不然者朝饔甫畢而憂夕殍秋風未來而泣無褐雖有仁質豈能自凍餒以念衆生雖有遠慮豈能舍現在以謀將來西人羣學家言謂文明人與野蠻人之別在公共思想之有無與未來觀念之豐缺而此兩者所以差異之由則生計之舒蹙其尤著者也故貪鄙之性褊狹之性涼薄之性虛僞之性諂阿之性暴棄之性偷苟之性強半皆由生計憔悴造之生計之關係於民德如是其切密也我國民數千年來困於徭役困於災癘困於兵燹其得安其居樂其業者既已間代不一觀所謂虛僞褊狹貪鄙涼薄諂阿暴棄偷苟之惡德既已經數十世紀受之於祖若宗社會之教育降及現世國之母財歲不增殖而宮廷土木之費官吏苞苴之費恒數倍於政府之歲入國民富力之統計每人平均額不過七角一分有奇據日本橫山雅男氏之統計調查日幣七十錢有奇而外債所負已將十萬萬兩在外以至有限之物力而率變爲不可復之母財若之何民之可以聊其生也而況乎世界生計競爭之風潮席捲而來而今乃始發軔也民德之腐敗墮落每下愈況嗚呼吾未知其所終極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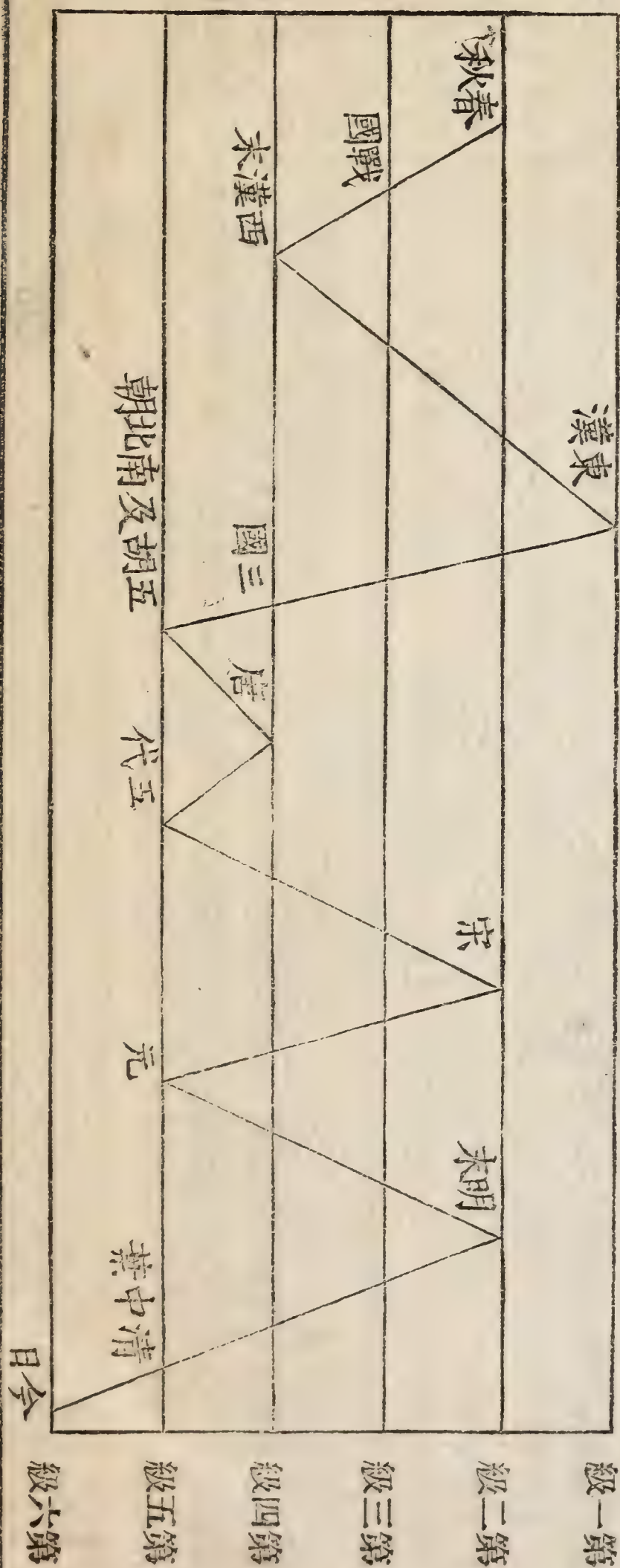
(五)由於學術匡救之無力也彼四端者養成國民大多數惡德之源泉也然自古移風易俗之事其目的雖在多數人其主動恒

在少數人苟缺於彼而有以補於此則雖敝而猶未至其極也東漢節義之盛光武明章之功雖十之三而儒學之效實十之七也唐之與宋其專制之能力相若其君主之賢否亦不甚相遠而士俗判若天淵者唐儒以詞章浮薄相尚宋儒以道學廉節爲坊也魏晉六朝之腐敗原因雖甚複雜而老莊清談宗派半尸其咎也明祖刻薄寡恩挫抑廉隅達於極點而晚明士氣冠絕前古者王學之功不在禹下也然則近今二百年來民德汙下之大原從可觀矣康熙博學鴻詞諸賢率以耆宿爲海內宗仰而皆自污貶茲役以後百年來支配人心之王學埽蕩靡存船山梨洲夏峯二曲之徒抱絕學老巖穴統遂斬矣而李光地湯斌乃以朱學聞以李之忘親背交職爲姦諛人無譏全謝山始詞之前湯之柔媚取容欺罔流俗生平未嘗作如此欺人語後爲聖祖所覺蓋公孫弘之流也而以一爲一代開國之大儒配食素王末流所鼓鑄豈待問矣後此則陸隴其陸世儀張履祥方苞徐乾學輩以煒炳夸毗之學術文致其奸其人格殆猶在元許衡吳澄之下所謂「國朝宋學淵源記」者殆盡於是矣而乾嘉以降閻王段戴之流乃標所謂漢學者以相夸尙排斥宋明不遺餘力夫宋明之學曷嘗無缺點之可指摘顧吾獨不許鹵莽滅裂之漢學家容其喙也彼漢學則何所謂學昔乾隆間內廷演劇劇曲之大部分則誨亂也誨淫也皆以觸忌諱被呵譴不敢進乃專演神怪幽靈牛鬼蛇神之事既藉消遣亦無愆尤吾見夫本朝二百年來學者之所學皆牛鬼蛇神類耳而其用心亦正與彼相等蓋王學之激揚蹈厲時主所最惡也乃改而就朱學朱學之嚴正忠實猶非時主之所甚喜也乃更改而就漢學若漢學者則立於人間社會以外而與二千年前地下之僵石爲伍雖著述累百卷而決無一傷時之語雖辯論千萬言而皆非出本心之談藏身之固莫此爲妙才智之士既得此以爲阿世盜名之一祕鑰於是名節閑檢蕩然無所復顧故宋學之敝猶有僞善者流漢學之敝則並其僞者而亦無之何也彼見夫盛名鼎鼎之先輩明目張胆以爲鄉黨自好者所不爲之事而其受社會之崇拜享學界之尸祝自若也則更何必自苦以強爲禹行舜趨之容也昔王鳴盛等書漢學家之鉅子也嘗語人曰吾貪賍之惡名不過五十年吾著書之盛名可以五百年此二語者直代表全部漢學家之用心矣莊子曰哀莫大於心死漢學家者率天下而心死者也此等謬種與八股同毒盤踞於二百餘年學界之中心直至甲午乙未以後而其氣燄始衰而此不痛不癢之世界既已造成而今正食其報耗矣哀哉

五年以來海外之新思想隨列強侵略之勢力以入中國始焉一二人倡之繼焉千百人和之彼其倡之者固非必盡蔑舊學也以舊學之簡單而不適應於時勢也而思所以補助之且廣陳衆義促思想自由之發達以求學者之自擇而不意此久經腐敗之社會遂非文明學說所遽能移植於是自由之說入不以之增幸福而以之破秩序平等之說入不以之荷義務而以之蔑制裁競爭

之說入不以之敵外界而以之散內團權利之說入不以之圖公益而以之文私見破壞之說入不以之箴膏肓而以之滅國粹斯賓塞有言『衰世雖有更張弊泯於此者必發於彼害消於甲者將長於乙合通羣而覈之弊政害端常自若也是故民質不結禍害可以易端而無由禁絕一嗚呼吾觀近年來新學說之影響於我青年界者吾不得不服斯氏實際經驗之言而益爲我國民增無窮之沈痛也夫豈不拔十得一能食新思想者之利者而所以償其弊殆僅矣記曰甘受和白受采忠信之人可與學禮又曰橘在江南爲橘過江北則爲枳夫孰意彼中最高尙醇美利羣進俗之學說一入中國遂被其偉大之同化力汨沒而去也要而論之魏晉間清談乾嘉間之考據與夫現今學子口頭之自由平等權利破壞其挾持絕異其性質則同而今之受病愈深者則以最新最有力之學理緣附其所近受遠受之惡性惡習擁護而灌漑之故有清二百年間民德之變遷在朱學時代有偽善者猶知行惡之爲可恥也在漢學時代並僞焉者而無之則以行惡爲無可恥也及今不救恐後此歐學時代必將有以行惡爲榮者今已萌芽於一小部分之青年矣夫至以行惡爲榮則洪水猛獸足喻斯慘耶君子念此膚粟股栗矣

附表 升降 德民代隆國中



中國歷代民德升降原因表附

國勢	君主	戰爭	學術	生計	民德
春秋 列國並立貴族專制	權不甚重影響頗少	雖多而不甚烈	各宗派雖萌芽而未甚發達多承先王遺風	交通初開競爭不甚劇	醇朴忠實
戰國 列國並立集權專制漸鞏固	大率以尚武精神外交手段兩者獎厲臣下	甚烈	自由思想大發達儒墨道法縱橫諸派互角而法家縱橫家最握實權	商業漸興兼并大起因苛稅及兵亂民困殊甚	其長在任俠尚氣其短在僥倖詐偽破壞秩序
秦 中央集權專制力甚強	以塞民智挫民氣為主	繼續	屏棄羣學稍任法家	大窘	卑屈浮動
西漢 同	高祖承用秦法專挫任俠刻薄寡恩	少	儒老并行	文景間家給人足武昭以後稍困	卑屈甚於秦時
東漢 同	光武明章獎厲名節	少	儒學最盛時代收孔教之良果	復蘇	尚氣節崇廉恥風俗稱最美
三國 本族分裂	魏武提倡惡風吳蜀亦獎厲權術	烈	缺乏	頗艱	污下

六朝	唐	五季	宋	元	明	清	現今
外族侵入	本族恢復中 中央集權旋復 分裂	不成國	主權微弱外 族頻侵	外族主權專 制力甚強	本族恢復專 制力甚強	外族同化主 權專制力甚 強	文明之外族 侵入主權無 存
獎厲浮薄侈靡 之風	驕汰	無主	眞仁愛民崇禮	以游牧性蹴踏 本族	太祖殘忍刻薄 挫抑民氣	雍正乾隆以谿 刻陰險威羣下	四十年來主權 者以壓制敷衍 爲事近而益甚
甚多而本族 率戰敗	上半期平和 下半期大亂	戰敗于外族	戰敗于外族	本族全敗戰 爭與國民無 與	戰勝後平和 時代稍長	戰敗後平和 時代稍長	內亂未已外 患又作數敗 之後四海騷 然
佛老並用詞章 與清談極盛	儒者于詞章外 無所事佛學稍 發達	無	道學發達最盛 朱陸爲其中心 點	撫朱學末流而 精神不存	王學大興思想 高尚	士以考据詞章 自遁不復知學 其黠者以腐敗 矯僞之朱學文 其奸	舊學漸滅新學 未成青黃不接 謬想重疊
憔悴	上半期頗蘇下 半期大困	民不聊生	稍蘇	困	稍蘇	頗蘇	漏卮既甚而世 界生計競爭風 潮侵來全國憔 悴
混濁柔靡	上半期柔靡 卑屈下半年期 混濁	最下	尙節義而稍 文弱	卑屈寡廉恥	發揚尙名節 幾比東漢	庸懦卑怯狡 詐	混濁達於極 點諸惡俱備

三 私德之必要

私德者。人人之糧。而不可須臾離者也。雖然。吾之論著。以語諸大多數不讀書不識字之人。莫予喻也。即以語諸少數讀書識舊字之人。亦莫予聞也。於是吾忠告之所得及。不得不限於少數國民中之最少數者。顧吾信夫此最少數者。其將來勢力所磅礴。足以左右彼大多數者而有餘也。吾爲此喜。吾爲此懼。吾不能已於言。

今日蹉跎後發有骨鯁有血性之士。其所最目眩而心醉者。非破壞主義耶。破壞之必能行於今之中國與否。爲別問題。姑勿具論。而今之走於極端者。一若惟建設爲需道德。而破壞則無需道德。鄙人竊以爲誤矣。古今建設之偉業。固莫不含有破壞之性質。古今破壞之偉人。亦靡不饒有建設之精神。實則破壞與建設相倚而不可離。而其所需之能力二者。亦正相等。苟有所缺。則靡特建設不可得期。即破壞亦不可得望也。今之言破壞者。動引生計學上分勞之例。謂吾以眇眇之躬。終不能取天下事而悉任之。吾母甯應於時勢而專任破壞焉。既破壞以後。則建設之責。以俟君子。無待吾過慮也。此其心豈不廓然而大公也耶。顧吾以爲不惟於破壞後當有建設。即破壞前亦當有建設。苟不爾者。則雖日言破壞而破壞之目的。終不得達何也。羣學公例。必內固者乃能外競。一社會之與他社會競也。一國民之與他國民競也。苟其本社會本國之機體未立之營衛未完。則一與敵遇而必敗。或未與敵遇而先自敗。而破壞主義之性質。則以本社會本國新造力薄之少數者。而悍然與彼久據力厚之多數者爲難也。故不患敵之強。而惟患我之弱。我之所恃以克敵者何在。在能團結一堅固有力之機體而已。然在一社會一國家。承累年積世之遺傳習慣。其機體由天然發達。故成之尙易。在一黨派。則反是。前者無所憑藉。並世無所利用。其機體全由人爲發達。故成之最難。所謂破壞前之建設者。建設此而已。苟欲得之。舍道德奚以哉。

今之言破壞者。動曰一切破壞。此謬言也。吾輩曷爲言破壞。曰去其病。吾社會者。云爾。如曰一切破壞。也是將並社會而亦破壞之也。譬諸身然。沈疴在躬。固不得不施藥石。若無論其受病不受病之部位。而一切鍼灸之攻洩之。則直自殺而已。吾亦深知夫仁人志士之言破壞者。其目的非在破壞社會而不知「一切破壞」之言。既習於口。而印於腦。則道德之制裁已無可復施。而社會必至於滅亡。吾亦深知夫仁人志士之言破壞者。實鑒於今日之全社會。幾無一部分而無病態也。憤慨之極。必欲翻根柢而改造之。斯固然也。然療病者。無論下若何猛劑。必須恃有所謂「元神真火」者。以爲驅病之原。苟不爾者。則一病未去。他病復來。而後病必更難治於前病。故一切破壞之言。流弊千百。而收效卒不得一也。何也。苟有破壞者。則其應破壞之部分。尙可食破壞之

利苟一切破壞則不惟將來宜成立者不能成立即目前宜破壞者亦卒不得破壞此吾所敢斷言也。吾疇昔以爲中國之舊道德恐不足以範圍今後之人心也而渴望發明一新道德以補助之。參觀本報第三號論公德篇由今以思此直理想之言而決非今日可以見諸實際者也。夫言羣治者必曰德曰智曰力然智與力之成就甚易惟德最難今欲以一新道德易國民必非徒以區區泰西之學說所能爲力也。即盡讀梭格拉底柏拉圖康德黑智兒之書謂其有「新道德學」也則可謂其有「新道德」也則不可何也道德者行也而非言也苟欲言道德也則其本原出於良心之自由無古無今無中無外無不同一是無有新舊之可云也苟欲行道德也則因於社會性質之不同而各有所受其先哲之微言祖宗之芳躅隨此冥然之軀殼以遺傳於我躬斯乃一社會之所以爲養也一旦突然欲以他社會之所養者養我談何容易耶竊嘗舉泰西道德之原質而析分之則見其得自宗教之制裁者若干焉得自法律之制裁者若干焉得自社會名譽之制裁者若干焉而此三者在今日之中國能有之乎吾有以知其必不能也而不能而猶云欲以新道德易國民是所謂磨輒爲鏡炊沙求飯也吾固知言德育者終不可不求泰西新道德以相補助雖然此必俟諸國民教育大興之後而斷非一朝一夕所能獲而在今日青黃不接之頃則雖日日聞人說食而已終不能飽也況今者無所挾持以爲過渡則國民教育一語亦不過託諸空言而實行之日終不可期是新道德之輸入因此遂絕望也然則今日所持以維持吾社會於一線者何在乎亦曰吾祖宗遺傳固有之舊道德而已。道德與倫理異道德可以包倫理倫理不可以盡道德倫理者或因於時勢而變其解釋道德則放諸四海而皆準俟諸百世而不惑者也如要君之爲有罪多妻之非不德此倫理之不宜於今者也若夫忠之德愛之德則通古今中西而爲一者也諸如此類不可枚舉故謂中國言倫理有缺點則可謂中國言道德有缺點則不可而一切破壞之論興勢必將並取舊道德而亦摧棄之嗚呼作始也簡將畢也鉅見披髮於伊川知百年而爲戎母曰吾姑言之以快一時云爾汝之言而無力耶則多言奚爲汝之言而有力耶遂將以毒天下吾願有言責者一深長思也

讀者其母曰今日救國之不暇而曉曉然談性說理何爲也諸君而非自認救國之責任也則四萬萬人之腐敗固已久矣而豈爭區區少數之諸君惟中國前途懸於諸君故諸君之重視道德與蔑視道德乃國之存亡所由繫也今即以破壞事業論諸君亦知二百年前英國革命之豪傑爲何如人乎彼克林威爾實最純潔之清教徒也亦知百年前美國革命之豪傑爲何如人乎彼華盛頓所率者皆最質直善良之市民也亦知三十年前日本革命之豪傑爲何如人乎彼吉田松陰西鄉南洲輩皆宋學王學之大儒也故非有大不忍人之心者不可以言破壞非有高尙純潔之性者不可以言破壞雖然若此者言之甚易行之實難矣吾知其難而日孜孜焉就業以自持困勉以自勵以忠信相見而責善於友朋庶幾有濟若乃並其所挾持以爲破壞之具者而亦破壞之吾

不能爲破壞之前途賀也。吾見世之論者以革命熱之太盛。乃至神聖洪秀全而英雄張獻忠者有焉矣。吾亦知其爲有爲而發之言也。然此等孽因可多造乎。造其因時甚痛快。茹其果時有不勝其苦辛者矣。夫張獻忠更不足道矣。卽如洪秀全。或以其所標旗幟有合於民族主義也。而相與頌揚之。究竟洪秀全果爲民族主義而動否。雖論者亦不敢爲作保證人也。王莽何嘗不稱伊周。曹丕何嘗不法舜禹。亦視其人何如耳。大抵論人者必於其心術之微。其人而小人也不能以其與吾宗旨偶同也。而謂之君子。如韓侂胄之主伐金。論我輩所最贊者。然贊其論不能贊其人也。其人而君子也不能以其與吾宗旨偶同也。而竟斥爲小人。王猛之輔苻秦。我輩所最鄙者。然鄙其事不能抹煞其人也。尙論者如略心術而以爲無關重輕也。夫亦誰能尼之。但使其言而見重於社會也。吾不知於社會全體之心術所影響何如耳。不甯惟是而已。夫鼓吹革命非欲以救國耶。人之欲救國誰不如我。而國終非以此「瞎鬧派」之革命所得救。非惟不救而又以速其亡。此不可不平心靜氣而深察也。論者之意必又將曰。非有瞎鬧派開其先。則實力派不能收其成。此論之是否屬於別問題。茲不深辯。今但問論者之意欲自爲瞎鬧派。且使聽受吾言者悉爲瞎鬧派乎。恐君雖欲自貶損而君之地位固有所不能也。即使能焉而舉國中能瞎鬧之人正多。現在未來瞎鬧之舉動亦自不少。而豈待君之入其間而添一蛇足也。而更何待君之從旁勸駕也。況君之言皆與彼無瞎鬧之資格者語。而其有瞎鬧之資格者。又非君之筆墨勢力範圍所能及也。然則吾儕今日亦務爲真救國之事業。且養成可以真救國之人才而已。誠如是也。則吾以爲此等利口快心之言可以已矣。昔曹操下教求不仁不孝而有治國用兵之術者。彼其意豈不亦曰。吾以救一時云爾。而不知流風所播。遂使典午以降。廉恥道喪。五胡迭侵。元魏憑陵。黃帝子孫勢力之墜地。卽自茲始。此中消息殆如銅山西崩。洛鐘東應。感召之機。銖黍靡或嗚呼。可不深懼耶。可不深懼耶。其父攫金其子必將殺人。城中高髻四方必高一尺。今以一國最少數之先覺號稱爲得風氣之先者。後進英豪具爾瞻焉。苟所以爲提倡者一誤。其途吾恐功之萬不足以償其罪也。古哲不云乎。兩軍相對哀者勝矣。今日稍有知識稍有血性之士。對於政府而有一重大敵。對於列強而復有一重大敵。其所以兢兢業業蓄養勢力者。宜何如。實力安在。吾以爲學識之開通運動之預備。皆其餘事。而惟道德爲之帥。無道德觀念以相處。則兩人且不能爲羣。而更何事之可圖也。自起樓而自摧燒之。自蒔種而自踐踏之。以云能破壞則誠有矣。獨惜其所破壞者終在我。而不在敵也。曾文正者。近日排滿家所最唾罵者也。而吾則愈更事而愈崇拜其人。吾以爲使曾文正生今日而猶壯年。則中國必由其手而獲救矣。彼惟以天性之極純厚也。故雖行破壞焉可也。惟以脩行之極嚴謹也。故雖用權變焉可也。故其言曰。扎硬寨打死仗。曰多條理少大言。曰不爲聖賢便爲禽獸。莫問收穫。

但問耕耘。彼其事業之成。有所以自養者在也。彼其能率厲羣賢。以共圖事業之成。有所以孚於人。且善導人者在也。吾黨不欲澄清天下。則已。苟有此志。則吾謂曾文正集不可不日三復也。夫以英美日本之豪傑證之。則如彼。以吾祖國之豪傑證之。則如此。認救國之責任者。其可以得師矣。

吾謂破壞家所破壞者。往往在我而不在敵。聞者或不慊焉。蓋倡破壞者。自其始斷未有立意欲自破壞焉者也。然其勢之所趨多若是。此不徒在異黨派有然也。即同黨派亦然。此其何故歟。竊嘗論之。共學之與共事。其道每相反。此有志合羣者所不可不兢兢也。當其共學也。境遇同志趣同。思想同。言論同。耦俱無猜。謂相將携手以易天下。及一旦出而共事。則各人有各人之性質。各人有各人之地位。一到實際交涉。則意見必不能盡同。手段必不能盡同。始而相規繼而相爭。繼而相怨。終而相仇者。往往然矣。此實中西歷史上所常見。而豪傑所不免也。諺亦有之。『相見好。同住難。』在家庭父子兄弟夫婦之間。尚且有然。而朋友又其尤甚者也。於斯時也。惟彼此道德之感情深者。可以有責善而無分離。觀曾文正與王璞山李次青二人交涉之歷史。可以知其故矣。讀者猶疑吾言乎。請懸之以待足下實際任事之日。必有不勝其感慨者。夫今之志士。必非可以箇箇分離孤立而能救此瀕危之國明也。其必協同運動。組成一分業精密團結鞏固之機體。庶幾有濟吾思之。吾重思之。此機體之所以成立。舍道德之感情將奚以哉。

且任事者最易漓汨人之德性。而破壞之事。又其尤甚者也。當今日人心腐敗達於極點之時。機變之巧迭出。相嘗太行孟門。豈云巉絕。曾文正與其弟書云。『吾自信亦篤實人。只爲閱歷世途。飽更事變。略參些機權作用。倒把自家學壞了。』以文正之賢。猶且不免。而他更何論也。故在學堂裏講道德。尚易在世途上講道德。最難。若夫持破壞主義者。則更時時有大敵臨於其前。一舉手一投足。動須以軍略出之。而所謂軍略者。又非如兩國之交綏云也。在敵則挾其無窮之威力以相臨。在我則偷期密約。此遷彼就。非極機巧勢不能不歸於劣敗之數。故破壞家之地位之性質。嘗與道德最不能相容者也是。以躬親其役者在初時。或本爲一極樸實極光明之人。而因其所處之地位。所習之性質。不知不覺而漸與之俱化。不一二年而變爲一刻薄寡恩。機械百出之人者有焉矣。此實最可畏之試驗場也。然語其究竟。則凡走入刻薄機詐一路者。固又斷未有能成一事者也。此非吾撫拾宋元學案上理窟之空談。實則於事故上證以所見者。所歷者。而信其結果之必如是也。夫任事者修養道德之難。既若彼。而任事者必須道德之急。又若此。然則當茲衝者可不慄慄耶。可不孳孳耶。詩曰。毋教猱升木。如塗塗附。息息自克。猶懼未能。挽救於萬一。稍一自放。稍一自文。

有一落千丈而已。

問者曰：今日國中種種老朽社會，其道德上之黑闇，不可思議。今子之所論，反乃偏責備於新學之青年。新學青年，雖或間有不德，不猶愈於彼等乎？答之曰：不然。彼等者，無可望，無可責者也。且又非吾筆墨之勢力範圍所能及也。中國已亡於彼等之手，而惟冀新學之青年致死而之生之。若青年稍不慎，而至與彼等同科焉，則中國遂不可救也。此則吾曉音堵口之微意也。

記曰：君子有諸已而后求諸人，無諸已而后非諸人。率斯義也，則以執德不宏，信道不篤，尤悔積躬，伎求成習，如鄙人者，舍自責之外，更何敢覲然與天下之士說道義？雖然，西方之教亦有言：已先自度，回向度他，是爲佛行，未能自度，而先度人，是爲菩薩發心。以吾之自審，道力薄弱，而渴思得良友善言，以相夾輔，而爲吾藥也，則人之欲此，誰不如我？上附攻錯，輔仁之義，下惟書紳自助之訓，吾言雖慚，烏可以已。

竊嘗觀近今新學界中，其斷斷然提挈德育論者，未始無人。然效卒不睹者，無他焉。彼所謂德育，蓋始終不離乎智育之範圍也。夫其獮祭，徧於汗牛充棟之宋元明儒學案耳。食飫乎入主出奴之英法德倫理學史，博則博矣，而於德何與也？若者爲理，若者爲氣，若者爲太極，無極若者爲已發未發，若者爲直覺主義，若者爲快樂主義，若者爲進化主義，若者爲功利主義，若者爲自由主義，涉其藩焉，抵其奧焉，辨則辨矣，而於德又何與也？夫吾固非謂此等學說之不必研究也，顧吾學之也，只當視之爲一科學，如學理化、學工程、學法律、學生計，以是爲增益吾智之一端而已。若曰德育而在是也，則所謂聞人談食終不能飽，所謂貧子說金無有是處，率斯道也，以往豈惟今日，吾恐更閱數十年百年而效之不可睹如故也。嗚呼！泰西之民，其智與德之進步，爲正比例；泰東之民，其智與德之進步，爲反比例。今日中國之現象，其月暈礎潤之幾，既動矣。若是乎，則智育將爲德育之蠹，而名德育而實智育者，益且爲德育之障也。以智育蠹德育，而天下將病智育；以『智育的德育』障德育，而天下將並病德育。此甯細故耶？有志救世者，於德育之界說，不可不深長思矣。

爲學日益，爲道日損，斯語至矣。今吾儕於日益者，尙或孳孳焉；而於日損者，莫或厝意。烏乎！此道之所以日喪也。吾以爲學者，無求道之心，則亦已耳。苟其有之，則誠無取乎多言，但使擇古人一二語之足以針砭我而夾輔我者，則終身由之，不能盡而安身立命之大原在是矣。黃梨洲曰：『學問之道，以各人自用得著者爲真。』又曰：『大凡學有宗旨，是其人之得力處，亦是學者之入門處。天下之義理無窮，苟非定以一二字如何約之，使其在我。』此誠示學者以求道不二法門哉！夫既曰各人自用得著，則亦聽各人之

自爲擇。而吾寧容曉曉焉。雖然。吾既欲以言責自效於國民。則以吾願學焉而未能至者。與同志一商榷之可乎。一曰正本。吾嘗誦王子之拔本塞原論矣。曰『聖人之學。日遠日晦。而功利之習。愈趨愈下。其間雖嘗瞽惑於佛老。而佛老之說。卒亦未能有以勝其功利之心。雖又嘗折衷於羣儒。而羣儒之論。終亦未能有以破其功利之見。蓋至於今。功利之毒。淪浹於人之心髓。而習以成性也。幾千年矣。記誦之廣。適以長其敎也。智識之多。適以行其惡也。聞見之博。適以肆其辯也。辭章之富。適以飭其僞也。其稱名借號。未嘗不曰吾欲以共成天下之務。而其誠心實意之所在。以爲不如是。則無以濟其私。而滿其欲也。以若是之積染。若是之心志。而又講之以若是之學術。宜其聞吾聖人之敎。而以爲贅疣。訥鑿』(下略)嗚呼。何其一字一句。皆凜然若爲今日吾輩說法耶。夫功利主義。在今且蔚成大國。昌之爲一學說。學者非惟不羞稱。且以爲名高矣。陽明之學。在當時猶曰贅疣。訥鑿。其在今日。聞之而不卻走。不唾棄者。幾何。雖然。吾今標一鵠於此。同一事也。有所爲而爲之。與無所爲而爲之。其外形雖同。而其性質及其結果。乃大異。試以愛國一義論之。愛國者。絕對者也。純潔者也。若稱名借號於愛國。以濟其私。而滿其欲。則誠不如不知愛國。不談愛國者之爲。猶愈矣。王子所謂功利與非功利之辨。即在於是。吾輩試於清夜平旦。返觀內照。其能免於王子之所謂訥與否。此則非他人所能窺也。大抵吾輩當發心伊始。刺激於時局之事變。感受乎時賢之言論。其最初一念之愛國心。無不爲絕對的。純潔的。此盡人所同也。乃寢假而或有分之者。寢假而或有奪之者。既已奪之。則謂猶有愛國心之存。不可得矣。而猶貪其名之熾。而足以炫人也。乃姑假焉。久假不歸。則亦烏自知其非有矣。夫其自始固真誠也。而後乃不免於虛僞。然則非性惡也。而學有未至也。亦於所謂拔本塞源者。未嘗一下刻苦工夫焉耳。王子又言『殺人須在咽喉處。下刀爲學。須從心髓入。微處用力』。我輩而甘自暴棄也。則亦已耳。苟不爾者。則於心髓入。微處痛下自治力。其真不容已也。頃見某報有排斥鄙人奮道德之論者。謂『今日祇當求愛國忘身之英雄。不當求束身寡過之迂士』。既爲英雄矣。即稍有缺點。吾輩當恕其小節。而敬其熱心。』又曰『欲驅發揚蹈厲。龍拏虎擲之血性男子。而一一循規蹈矩。粹面盎背。以入於奄奄無氣之途。吾不知亡國之慘禍。既在目前。安用此等腐敗迂濶之人格爲也。』吾以爲此言。又與於自文之甚者也。夫果爲不拘小節之英雄。猶可言也。特恐英雄百不得一。而不拘小節者。九十九焉。我躬之在此一人之內耶。抑在彼九十九人之內耶。則惟我乃能知之。如曰無須如王子所謂拔本塞源者。而亦可以爲英雄也。則不誠無物。吾未見有能成就者也。如曰吾之本原本已純美。而無所用其拔與塞之功也。則君雖或能之。而非所可望於我輩習染深重。根器淺薄之人。夫安得不於此兢兢也。況吾之所謂舊道德者。又非徒束身寡過。循規蹈矩之云也。以束身寡過。循規蹈矩。

爲道德之極則此又吾子王子所謂斷潢絕港行焉而不能至者也苟不以心髓入微處自爲課程則束身寡過之虛僞與愛國忘身之虛僞循規蹈矩之虛僞與龍拏虎擲之虛僞正相等耳何也以其於本原之地絲毫無與也以愛國一義論之既有然其他之諸德亦例是而已。

二曰慎獨。拔本塞原論者學道之第一著也。苟無此志苟無此勇則是自暴自棄其他更無可復言矣。然志既立勇既鼓而吾所受於數千年來社會之薰染與夫吾未志道以前所自造之結習猶盤伏於吾腦識中而時時竊發非持一簡易之法以節制之涵養之不能保其無中變也。若是者其惟慎獨乎。慎獨之義吾儕自束髮受大學中庸誰不飲聞顧受用者萬不得一固由志之未立。

亦所以講求者有未瑩也。吾又聞諸子王子曰謹獨即是致良知之書。然則王子良知之教亦慎獨盡之矣。學者或問王子『近

來工夫稍知頭腦然難尋箇穩當處』子曰『只是致知』曰『如何致』子曰『一點良知是爾自家的準則爾意念着處他是便是非便知非更瞞他一些不得爾只不要欺他實實落落依着他做去善便存惡便去何等穩當』此真一針見血之言哉。實則大學所

自欺也。二語已直捷指點無餘蘊矣。其門下錢緒山引申之曰『識得良知是一箇頭腦雖在千百人中工夫只在一念微處雖獨居冥坐工夫亦只在一念微處』故以良知爲本體以慎獨爲致之之功此在泰東之姚江泰西之康德前後百餘年間桴鼓相應若合符節斯所謂東

海西海有聖人此心同此理同而求道之方片言居要徹上徹下真我輩所終身由之而不能盡者也。顧我輩於此一義猶往往欲從之而未由者何也。王子又言『以道之變動不居縱橫顛倒皆可推之而通世之儒者各就其一偏之見而又文飾之其爲習熟

既足以自信而條目又足以自安以是誑已誑人終身沒溺而不悟非誠有求爲聖人之志者莫能得其受病之源而發其神奸所攸伏也』又言『以某之不肖蓋亦嘗陷溺其間者有年賴天之靈偶悞良知乃悔其向之所爲者固包藏禍機作僞於外而心勞日

拙者也十餘年來雖痛自洗剔創艾而病根深痼萌孽時生』夫以子王子之學高尚純美優入聖域而自叙得力猶曰包藏禍機作僞於外猶曰病根深痼萌孽時生然則我輩之未嘗問道未嘗志道未嘗學道者其神奸之所由伏甯有底極耶。此拔本塞原論

所以必當先有事也。王子既沒微言漸湮浙中一派提挈本體過重迨於晚明不勝其敝而劉戡山乃復單標慎獨以救王學末流實則不過以真王學矯僞王學其拳拳服膺者始終仍此一義更無他也。今日學界之受毒其原因與晚明不同而猖狂且十倍其

在晚明滿街皆是聖人而酒色財氣不礙菩提路其在今日滿街皆是志士而酒色財氣之外更加以陰險反覆奸黠涼薄而視爲英雄所當然晚明之所以猖狂者以竊子王子直捷簡易之訓以爲護符也。今日所以猖狂者則竊通行之愛國忘身自由平等諸

口頭禪以爲護符也。故有恥爲君子者。無恥爲小人者。明目張胆以作小人。然且天下莫得而非之。且相率以互相崇拜。以爲天所賦與我之權。當如是也。夫甯知吾之所矜。然自恣者。乃正爲攸伏之神。奸效死力耳。嗚呼。吾人而欲求爲人以立於天地間也。則亦誰能助我。誰能規我。舍息息慎獨之外。更何恃哉。更何恃哉。昔吾常謂景教爲泰西德育之原泉。其作用何在。曰。在所禱所禱者。非希福之謂也。晨起而祈焉。晝餐而祈焉。夕寢而祈焉。來復乃合稠衆而祈焉。其祈也。則必收視返聽。清其心以對越於神明。又必舉其本日中所行之事。所發之念。而一一紬繹之。其在平時。容或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其在祈禱之頃。則以爲全知全能之上帝。無所售其欺也。故正直純潔之思想。不期而自來。於涵養省察。克治三者之功。皆最有助力。此則普通之慎獨法也。日日如是。則箇人之德。漸進人人如是。則社會之德。漸進。所謂泰西文明之精神者。在是而已。詩曰。上帝臨汝。無貳爾心。又曰。相在爾室。尚不愧於屋漏。東西之教。甯有異耶。要之千聖萬哲之所以度人者。語上語下。雖有差別。頓法漸法。雖有異同。若夫本原之地。一以貫之。舍慎獨外。無他法門矣。此甯得曰某也。欲爲英雄某也。欲爲迂士而趨舍因之異路耶。諺曰。英雄欺人。欺人之英雄。容或有之。自欺之英雄。則吾未之前聞也。抑王子又曰。『去山中賊易。去心中賊難。』吾儕自命志士者。而皆有神奸伏於胸中。而不能自克。則一國之神奸。永伏於國中。而末由相克。其亦宜矣。

三曰謹小。大德不逾閑。小德可出入。此固先聖之遺訓哉。雖然。以我輩之根器。本薄弱而自治力常不足。以自衛也。故常隨所薰習。以爲遷流。小德出入既多。而大德之踰閑。遂將繼之矣。所謂涓涓不塞。將成江河。縣縣不絕。將尋斧柯也。錢緒山云。『學者工夫。不得伶俐直截。只爲一虞字作祟。良知是非從違。何嘗不明。但不能一時決斷。如自虞度日。此或無害於理否。』(一)或可苟同於俗否。(二)或可欺人於不知否。(三)或可因循一時以圖遷改否。(四)只此一虞。便是致吝之端。』又曰。『平時一種姑容因循之念。常自以爲不足害道。由今觀之一塵。可以矇目。一指可以蔽天。良可懼也。』嗚呼。此又不啻一字一句。皆爲吾徒棒喝也。以鄙人之自驗。生平德業。所以不進者。皆此四種虞法梗乎其間。蓋道心與人心交戰之頃。彼人心者。常能自聘請種種之辯護士。設無量巧說。以爲之辭。昔嘗有詩曰。『聞道亦不遲。其奈志不立。優柔既養奸。便佞更縱敵。謂茲小節耳。操之何太急。』謂是戒將來。今且月攘一。此實區區志行薄弱之徵驗。不敢自諱。而吾黨中之與吾同病者。當亦不乏人斯。乃不可不共勉也。曩見曾文正自述戒烟。蚤起日記三事。其實行之難也。如彼。初蓋疑焉。及一自試驗。然後知淺淺者之果不易也。而吾輩將來道行功業之不能及文正者。即可於此焉卜之。非謂此淺淺者足爲道行事業之源泉也。文正自治力之強過於吾輩。即小可以喻大也。戴山先生曰。『吾輩習俗既深。平

日所爲皆惡也。非過也。學者只有去惡可言。改過工夫却不著。又曰。爲不善卻自恕。爲無害不知。宇宙儘寬。萬物可容。容我一人不得。又曰。吾輩偶呈一過。人以爲無傷。不知從此過而勘之。先尚有幾十層。從此過而究之。後尚有幾十層。故過而不已。必惡謂其出有源。其流無窮也。此等語。眞所謂一棒一條痕。一摑一掌血。欲覺晨鐘稍有腦筋者。讀之皆宜發深省焉矣。夫使吾之所謂小過者。果獨立焉。而無其因果。則區區一節誠或不足。以爲病。而無如有前乎此者。數十層有後乎此者。數十層以相與爲緣。若是乎。則亦何小之非大也。譬諸治國。一偏區之飢寒盜賊。其事甚小也。而推其何以致此之由。則必其政府施政之有失也。社會進步之不調也。極其流弊。一偏區如此。他偏區如此。其禍亂遂將蔓及全國也。譬諸治身。一二日之風寒疥癬。其事甚小也。而推其何以致此之由。則必其氣血稍虧之感召也。衛生不協之釀成也。極其流弊。一日如此。他日如此。其痼疾或乃入於膏肓也。今吾輩之以不矜細行。自恕者。其用心果何居乎。細行之所以屢屢失檢。必其習氣之甚深者也。必其自治之脆薄而無力者也。其自恕之一念。卽不啻曰。吾身不能居仁由義。是並康德所謂良心之自由而放棄之也。參觀本報康德學說必合此數原因。然後以不矜細行。自安焉。是烏得更以小論也。而況乎以接爲構。而日與相移。純粹之德性。勢不能敵旦旦之伐也。孟子曰。能充無欲穿窬之心。而義不可勝用。以反比例觀之。則知充纖毫涼薄之心。可以弑父充纖毫險黠之心。可以賣國也。所惡者不在其已發之跡象。而在其所從發之根原也。以不拘小節之英雄自命者。其亦可以思矣。

以上三者。述鄙人所欲自策厲之言也。天下之義理無窮。僅舉三義者。遵黎洲之教。以守約爲貴也。多述前賢訓言者。末學謏陋。所發明不能如前賢也。專述王子與其門下之言者。所願學在是。他雖有精論。未嘗能受也。抑古之講學者。必其心得也。甚深而身體力行也。甚篤。雖無言焉。已足以式化天下。而言論不過其附庸耳。不知道如鄙人甯當有言。顧吾固云。未能自度。而先度人。竊自附於菩薩之發心矣。若問鄙人於此三者。能自得力與否。固踧然無以爲對也。願讀者母曰。彼固不能實行也。而遂吐棄之。苟其言有一二可採者。則雖無似如鄙人。猶勿以人廢言。則鄙人以此言貢獻於社會之微意也。至如某報謂鄙人責人無已時。則吾知罪矣。孟子曰。責善朋友之道。吾以言論友天下士。自附斯義。母亦可乎。讀者亦母吝相責。常夾輔我。挾持我。使自愧自厲。而冀一二成就於將來。則所以恩我者無量也。夫無量也夫。

論中國國民之品格

中國之新民

品格者人之所以爲人。藉以自立於一羣之內者也。人必保持其高尚之品格。以受他人之尊敬。然後足以自存。否則人格不具。將爲世所不齒。個人之人格。然國家之人格。亦何莫不然。

國有三等。一曰受人尊敬之國。其教化政治卓然冠絕於環球。其聲明文物爛然震眩於耳目。一切舉動悉循公理。不必誇耀威力。而隣國莫不愛之重之。次曰受人畏懼之國。教化政治非必其卓絕也。聲明文物非必其震眩也。然挾莫強之兵力。雖行以無道。猶足以鞭笞羣雄。而橫絕地球。若是者。隣國雖疾視不平。亦且側目重足。動色而羣相震懼。至其下者。則蕭然不足以自立。坐聽他人之蹴踏操縱。有他動而無自動。其在世界若存若亡矣。若是者。曰受人輕侮之國。

第一種國以文明表著如美者也。第二種國以武力雄視如俄者也。第三種國文明武力皆無足道如埃及印度越南朝鮮者也。國於天地者。殆以百數。然第其國勢不出三者。我中國固國於大地之一國也。三者其何以自處。

中國者文明之鼻祖也。其開化遠在希臘羅馬之先。二千年來制度文物燦然熠燿於大地。微特東洋諸國之沿我文化而已。歐洲近世物質進化。所謂羅盤針火藥印刷之三大發明。亦莫非傳自支那。丐東來之餘。瀝中國文明之早固。世界所公認矣。至於武功之震鑠。則隋唐之征高麗元之伐日本。明之討越南。兵力皆遠伸於國外。甚者二千年前漢武帝鑿通西域。略新疆青海諸地。絕大漠踰天山。越帕米爾高原。度小亞細亞。而威力直達於地中海之東岸。讀支那人種之侵略史。東西人所不能不色然以驚者也。數百年來文明日見退化。五口通商而後。武力且不足以攘外。老大帝國之醜聲。囂然不絕於吾耳。昔之浴我文化者。今乃詆爲野蠻。半化矣。昔之懾我強盛者。今乃詆爲東方病夫矣。乃者。翦藩屬。割要港。議瓜分。奪主權。曩之侮以空言者。今且侮以實事。肆意凌辱。咄咄逼人。彼白人之視我曾埃及印度諸國之不若。祖國昔日之名譽光榮。一旦掃地以盡。遂自第一第二之位置。墮然墮落於三等。誰實爲之而至於此。

且夫四百餘州之地。未嘗狹於曩時也。人口之蕃殖。其數幾倍於百年以前。然東西諸國。乃以三等之國遇我者何也。曰人之見禮於人。也不視其人之衣服文采。而視其人之品格。國之見重於人也。亦不視其國土之大小。人口之衆寡。而視其國民之品格。我國民之品格。一埃及印度人之品格也。其缺點多矣。不敢枚舉。舉其大者。

一愛國心之薄弱。支那人無愛國心。此東西人詆我之恒言也。吾聞而憤之。恥之。然反觀自省。誠不能不謂然也。我國國民習爲奴隸於專制政體之下。視國家爲帝王之私產。非吾儕所與有。故於國家之盛衰興敗。如秦人視越人之肥瘠。膜然不少動於心。無智

愚賢不肖皆皇然爲一家一身之計吾非敢謂身家之不當愛也然國者身家之託屬苟非得國家之藩楯以爲之防其害患謀其治安則徒挈此無所託屬之身家纍纍若喪家之狗皮之不存毛將焉附勢必如猶太人之流離瑣尾不能一日立於天壤之間然非先犧牲其身家之私計竭力以振其國勢則必不能爲身家之藩楯爲我防害患而謀治安故夫愛國云者質言之直自愛而已人而不知自愛固禽獸之不若矣人而禽獸不若尙何品格之足言耶尙何品格之足言耶

一獨立性之柔脆獨立有二義一曰有自力而不倚賴他力一曰有主權而不服從他權然倚賴爲因服從爲果孩稚仰保姆之哺抱故受其指揮奴隸待主人之豢養故服其命令孩稚奴隸二者皆未具人格者也若夫完具人格之人則不倚賴他人而可以自立自不肯服從他人而可以自由苟或侵辱其主權則必奮起抗爭雖至糜首粉身必不肯損辱絲毫之權利以屈服於他人主權之下此人道之所以尊貴而國權所由一張盛也荷蘭叢爾之國耳見圍於路易十四窘蹙無以自存其國民強立不撓乃盡撤隄防決北海之洪流以灌沒其國寧舉全國之土地財產家室墳墓盡擲之巨浸之中寧漂流無歸保獨立於艦隊之上必不肯屈志辱身隸人藩屬受他族之轄治以汚玷人民之名譽損辱國家之主權嗚呼讀荷法之戰史其國民雄偉之品格猶令人肅然起敬悚然動容我國民不自樹立柔媚無骨惟奉一庇人宇下之主義暴君汚吏之壓制也服從之他族異種之羈輓也亦服從之但得一人之母我則不惜爲之子但得一人之主我則不憚爲之奴昨日抗爲仇敵而今日君父矣今日鄙爲夷狄而明日神聖矣讀二十四朝易姓之史觀庚子以來京津之事不自知其赧愧汗下也品格之污下賤辱至此極矣

一公其心之缺乏人者動物之能羣者也置身物競之場獨力必不足以自立則必互相提携互相防衛互相救恤互相聯合分勞協力聯爲團體以保治安然團體之公益與個人之私利時相牴牾而不可得兼也則不可不犧牲個人之私利以保持團體之公益然無法律以制裁之無刑罰以驅迫之惟恃此公德之心以維此羣治故公德盛者其羣必盛公德衰者其羣必衰公德者誠人類生存之基本哉我國人同此人類非能逃於羣外也然素缺於公德之教育風俗日習於澆漓故上者守一自了主義斷斷然束身寡過任衆事之廢墮蕪穢羣治之弛縱敗壞惟是塞耳瞑目不與聞公事以爲高下者則標爲我爲宗旨先私利而後公益嗜利無恥乘便營私又其甚者防公益以牟私利傾軋同類獨謀壟斷乃至假外人之威力以腹剝同胞爲他族之俚鬼以搏噬同種謀絲毫之小利圖一日之功名不惜殲其羣以爲之殉嗚呼道德之頹盪至此是亦不仁之甚可謂爲人道之蝨賊者矣一自治力之欠缺英人恒自誇於世曰五洲之內無論何地苟有一二英人之足跡則其地卽形成第二之英國斯固非誇誕之大

言也。盎格魯撒遜人種最富於自治之力，故其移殖他地，即布其自治之制度而規律井然。雖寥落數人，其勢已隱若敵國。是以英國殖民之地，遍於日所出入之區。中國人之出洋者，亦衆矣。然毫無自治之能力，漫然絕無紀律。故雖以數百萬人，但供他人之牛馬，備他人之奴隸。甚者以賭博機關吸食鴉片，污穢不潔，爲他人所唾罵，不齒藉口。而肆言驅逐，且非獨在外而已，在內亦莫不然。故中國者，一凌亂無法之國也。中人者，一放盪無紀之國民也。夫合人人以成羣，即有以善此羣者之團治，以一羣之人分治此一羣之事，而復有法律以劃其度量分界。故事易舉而人不相侵，中國人缺於自治之力，事事待治於人治之者，而善也則大綱粗舉，終不能百廢具興也。治之者而不善，則任其弛墮毀敗，束手而無可如何。然中國治人者，能力之程度，去待治者不能以寸也。故一羣之內，錯亂而絕無規則。凡橋梁河道墟市道路，以至一切羣內之事，皆極其紛雜蕪亂，如散沙如亂絲，如失律敗軍，如泥中鬩獸，從無一人奮起而整理之一府，如是一縣，如是一鄉一族，亦罔不如是。至於私人一身，則最近而至易爲力者矣。然紛雜蕪亂亦復如是。其器物不置定位，其作事不勒定課，其約束不循定期，其起居飲食不立定時，故其精神則桎梏束縛，曾無活潑之生氣。獨其行爲舉動則盪然一任自由，嗚呼！文明野蠻之程度，視其有法律無法律，以爲差耳。不能自事其事而徒縱其無法律之自由，彼其去生番野蠻也，曾幾何矣！

此數者，皆人道必不可缺之德。國家之元氣，而國民品格之所以成具者也。四者不備，時曰非人。國而無人，時曰非國。非人非國，外人之輕侮又烏足怪也。然我中國人種固世界最膨脹有力之人種也。英法諸人非驚爲不能壓抑之族，民即詫爲馳突世界之人種。甚者且謂他日東力西漸，侵略歐洲，俄不能拒，法不能守，惟聯合盎格魯撒遜同盟，庶可抵其雄力，邇來黃禍之聲，不絕於白人之口。故使我爲紅番黑人，斯亦已耳。我而爲膨脹人種，不蓄擴其勢力，發揮其精神，養成一偉大國民，出與列強相角逐，顧乃萎靡腐敗，自污自點，以受他人之辱侮，宰割無亦我國民之不知自重也。伽特曰：人各立於己所欲立之地。孔子曰：我欲仁，斯仁至。吾人其有偉大國民之欲望乎？則亦培養公德，摩厲政才，煎劣下之根性，涵遠大之思想，自克自修，以斬合於人格。國民者，個人之集合體也。人人有高尙之德操，合之即國民完粹之品格。有四萬萬之偉大民族，又烏見今日之輕侮我者，不反而尊敬我？畏懼我耶？西哲有言：外侮之時，最易陶成健強之品格。我國民倘亦利用此外侮，以不負其玉成耶？不然，讀羅馬末路之史，念其衰亡之原因，不能不爲我國民慄然懼也。

論獨立

獨立者與隸屬對待之名詞也。英人謂隸屬爲 Dependent 而 Independent 即爲獨立。故不能獨立斯爲隸屬。不爲隸屬當求獨立。獨立者自有主權而不服從於他人者也。荷蘭之被圍於路易十四也大兵壓境窘蹙而不能自存。然荷蘭人不肯損棄其主權以服從於法人。乃撤其禦水之堤防決北海以灌沒其國都寧盡舉其土地都邑田園廬墓鄉之洪流而必保其自主之國權於艦隊之上。強毅不撓而荷蘭遂以獨立。美之隸於英也。蟄伏爲其屬土日受重稅之輒制。美人不肯損棄主權以服從於英人。乃舉兵抗爭八年血戰寧盡殲十三州之人民而必欲脫離母國務使星條之國旗飛揚於北美之大陸。堅忍不屈而美國遂以獨立。意大利之中衰也。東縣於法西輒於奧中央隸於西班牙山河破碎數百年呻吟憔悴於教政帝政之下。意人不肯損棄其主權以服從他人。乃樹其青白赤三色之國旗奮起革命以謀國家之統一。一敗於那巴倫再敗於桑安啓羅三敗於肥拉夫蘭卡而卒能合併南北之意大利。排斥異族建一新羅馬之名邦。一往無前而意大利卒以獨立。比利時脫荷蘭之統治而分離希臘絕土耳其之羈絆而自立。匈牙利斥奧大利之干涉而特別自治。自餘諸國若羅馬尼亞若塞耳維亞若門的內哥雖以蕞爾彈丸亦必求於異族之掌中奪回主權而自建新國。彼諸國者其土地有廣狹其人民有衆寡其國勢有強弱。然國於歐美列強之間類皆享平等之權利。握自主之國權而國家之內政國民之自由雖絲毫不受外人之干涉者也。壯矣哉獨立之國偉矣哉獨立之國民。

國者積民而成體者也。國能保其獨立之威嚴必其國民先富於獨立之性質。我中人以服從聞於天下也久矣。二千餘年俯首蟄伏於專制政體之下以服從爲獨一無二之天職。撫我而后也固不忍不服從虐我而仇也亦不敢不服從。但得他人父我則不惜怡色柔聲而爲之子。但得他人主我則不憚奴顏婢膝而爲之奴。一若無父主之怙恃則孤兒逐僕將伶仃孤苦不能自立於天地養成服從之習慣深種奴隸之根性。故草澤之劇賊大盜幸而躡足九五則四海歸以謳歌他國之異族。胡人一旦攘奪神器則億兆爲之臣妾。今日仇敵明日父母。今日蠻夷明日神聖。外人稔知我中人爲服從強者之人種必無強悍抵抗之足畏者也。則割略我土地干涉我內政握奪我主權奴視我民族我中人止知盡其天職而已。嚮可服從於甲者今何不可服從於乙。於是四百餘州遂爲歐美列強之公藩屬。四億萬人遂爲歐美列強之公奴隸。以泱泱大國而會不得與荷蘭比利時希臘羅馬尼亞齒哀哀同胞胡獨立性質缺乏若斯之極也。

然而藩屬奴隸固天下至慘極酷之境遇。而亦醜賤最不名譽之名詞也。我中人寧必好人所惡而樂爲此服從哉。察其服從之病其根源悉生於倚賴英人之言曰。吾英人不以金錢財產遺貽子孫。所遺貽於子孫者金錢所不能購買財產所不能蓄積之敢爲活潑之精神獨立自活之能力而已。是以盎格魯撒遜人種類皆有強矯自助之風。彼其幼年童稚在家庭學校之中。其父母教師皆不視爲附屬之物。務使活潑自由練習世事。不依賴他人而可以自立。其自助之精神最強。雖艱阻而強立不返其權利之思想。最富雖絲毫亦不肯讓人。故其在家庭也無倚賴父母之心。其自治也不倚賴政府之力。其殖民於外也亦不倚賴母國一蹠足於新地。雖百數十人卽已自成團體。自定規律。隱然創立第二之故鄉。是以區區三島而國旗遍於日所出人之地。孳殖其種於五洲之內。駸駸爲全世界之主人。翁法國社會學者直摩蘭較法德與英之優劣。謂法人教育止能養成官吏。而不能造活潑有爲之人。物德人則偏於國家主義。其人皆視政府爲萬能。故個人之獨立心爲之衰頹。而國家之基礎亦以薄弱。惟英人能發揮自立之志氣。故能養成獨立自營之偉大國民。我中人之性質其競私利則知。有我而不知有人。其任公事則知有人而不知有我。舉一國自上至下之思想。舉一人自幼至老之生涯。無不奉一倚賴主義。其在家庭也。則子弟倚賴父老。其在地方也。則百姓倚賴政府。其在朝廷也。則官吏倚賴君上。夫子弟百姓官吏固國人之占大多數者也。以多數而倚賴少數事。已不治而國已不支。然使其父老政府君上之果能事事則猶有少數者足以維持其獨立。乃子弟倚賴父老。父老亦倚賴子弟。百姓倚賴政府。政府亦倚賴百姓。官吏倚賴君上。君上亦依賴官吏。我既倚人人亦倚我。名雖四萬萬人實無一人能挺然自負其責任。奮然自完其義務。人人互相倚賴。終至無一可倚可賴之人。羣盲相扶於道途。衆跛牽仆於山谷。國內既無一可恃勢不得不變計而倚賴外人。嗚呼。法德人責望政府稍重耳。直摩蘭猶憫其國家基礎之薄弱。我中人專倚政府。已至呼籲而莫肯我顧。庭廡而無以立足矣。乃復遁其覆轍。且更舉其生命財產託之不同利害之外人。彼外人者固日以兼并野蠻半化人之土地代開其富源導進之文化。雖然自負爲天職者也。我既有仰庇之心。三揖三讓而致此重託。彼外人寧復謙讓引嫌不爲我負此重任。特恐以倚賴始者必以服從終。中國將爲印度越南之續。而我民族無復有仰首申眉之一日也。

然則吾人當知變計矣。變計奈何。首當奮其獨立之精神。孟子曰。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若夫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夫豪傑之所以能成就偉業創造世界者類皆挺身崛起自拔於舊日風氣之中。任天下所不能任。爲天下所不敢爲。排除衆議凌冒艱阻強矯不倚獨往獨來於世界之上。以一人而造舉世之風潮者也。故哥白尼之倡地動也。世人皆以爲狂譁之笑。之斥之駭之。乃至

下之於獄然哥白尼奮其獨立之精神堅持其說而不屈卒能發表新理爲天下後世所宗信哥倫布之尋新地也說豪貴而豪貴笑之干葡國政府而政府斥之及其航海西行累月不見寸土同舟之人皆挾異議百端阻尼至欲羣起殺之哥倫布奮其獨立之精神孑身孤行而不反卒能發見北美大陸爲歐人開一新世界馬丁路得之改革宗教也世人欲殺仇爲大敵諸國之君主羅馬之教皇壓以雷霆萬鈞之力逮捕讞訊罪以非聖然路得奮其獨立之精神昌排舊教而不諱卒能創成新教靡然風偃於諸洲寧惟諸賢而已古來志士之建邦忠臣之殉國大政治家大發明家之成就事業何一非內斷之已冥心孤往固未聞有扶牆摸壁依草附木碌碌因人而成事者也嗚呼天下之可恃者「我」耳我有腦筋而自能思想我有手足而自能運動操縱進退皆一己自有主權放棄其主權而不用而乃望援求助於他人我而不能自助而謂他人乃能助我邪且他人即能助我則固他爲主動而我爲被動矣成則他人之功敗亦他人之責我乃爲被牽之傀儡目蝦之水母儼然爲他人一附屬物是世界中不啻無我之一人無我一人何足輕重然使他人而亦復如我則國事亦復何望耶孤軍深陷於重圍之中非人自爲戰必不突出敵圍扁舟漂泊於重洋之外非鼓棹孤行必不能到達彼岸爲生爲死是誠在我而非他人之所能援手者也

既奮獨立之精神尤當蓄獨立之能力英人之言曰吾英人百人與他國百人雜然錯處於新闢之一地不數年間吾英人團合經畫蔚成一獨立之國而他國之百人將受治於英人主權之下夫他國之愛獨立寧必不如英國而英人能保其獨立而他人反是者何也曰獨立之資格惟視其自治之才能彼童稚之受治於長老奴隸之受治於家主野蠻之受治於開化人皆以缺於自治之力故不能不屈爲隸屬我國人誠欲獨立則不可不先謀自治國者個人之積也故自治不必責之團體而當先課之一身職業足以自活智識足以自教道德足以自善才能足以自修個人能自治矣推而及之團體地方能自治矣推而措之國家一國之治舉舉內力完固他力自不足以相侵如是則獨立之資格既完而獨立之威嚴可保否則雖有獨立之精神恐無以持久而善其後也抑吾聞之羣者天下之公理也處競爭之世惟羣之大且固者則優勝而獨適於生存吾人久以散沙見誚於外人今乃紛言獨立其羣不彌渙矣乎曰獨立者謂合衆獨以強其羣非謂破一羣而分爲獨也謂人人不相倚賴非謂人人不相協力也譬之機然千百之輪軸各自司其運動然必互相聯貫總合一體而成爲全機獨立云者亦各分輪軸一體之勞以效全機轉運之用焉耳若夫挾持私見而互相齟齬排擠同類而互相嫉忌是直孤生之人而已敗羣之蠹而已獨立云乎哉獨立云乎哉

說希望

機埃的之言曰：『希望者失意人之第二靈魂也。』豈惟夫意人而已。凡中外古今之聖賢豪傑忠臣烈士與夫宗教家政治家發明家冒險家之所以震撼宇宙創造世界建不朽之偉業以輝耀歷史者殆莫不藉此第二靈魂之希望驅之使上於進取之途故希望者製造英雄之原料而世界進化之導師也。

人類者生而有欲者也。原人之朔榛莽無知。飢則食焉。疲則息焉。飲食男女之外無他思想。而其所謂飲食男女者亦止求一時之飽煖嬉樂而不復知有明日。無所謂蓄積。無所謂豫備。止有肉慾而絕無欲望。蠕蠕然無以異於動物也。及其漸進漸有思想而將來之觀念始萌。於是知爲其飲食男女之肉慾謀前進久長之計。斯時也則有所謂生全之希望。思想日益發達。希望日益繁多。於其肉慾之外知有所謂權力者。知有所謂名譽者。知有所謂宗教道德者。知有所謂政治法律者。由生存之希望進而爲文化之希望。其希望愈大。而其羣治之進化亦愈彬彬矣。

故夫希望者人類之所以異於禽獸文明之所以異於野蠻而亦豪傑之所以異於凡民者也。亞歷山大之遠征波斯也。盡斥其所。有之珍寶以遍賜羣臣。羣臣曰：『然則王更何有乎？』亞歷山大曰：『吾有一焉。』曰：『希望。』夫亞歷山大之豐功盛烈。赫然照耀於今古。然其功烈之成立。實希望爲之湧泉。寧獨亞歷山大而已。摩西之出埃及也。數十年徘徊於沙漠之中。然卒能脫猶太人之羈軌導之於葡萄繁熟蜜乳馥郁之境。摩西之能有成功。迦南樂土之希望爲之也。哥倫布之航海也。謀之貴族而貴族譁之。謀之葡國政府而政府拒之。乃至同行之人因沮悔恨而思殺之。然卒能發見美洲爲歐人開一新世界。哥倫布之能有成功。發見新地之希望爲之也。瑪志尼諸人之建國也。突起於帝政教政壓抑之下。張空拳以求獨立。然卒能脫奧人之壓制。建新羅馬之名邦。瑪志尼諸人之能有成功。意大利統一之希望爲之也。華盛頓之奮起也。抗英血戰者八年。聯合諸州者十載。然卒能脫離母國建一完備之共和新國。以爲天下倡。華盛頓之能有成功。美國獨立之希望爲之也。又寧獨西國前哲而已。勾踐一降王耳。然能以五千之甲士困夫差於甬東也。則以有報吳之希望故申包胥一逋臣耳。然能卻敗吳寇復已燬之郢都也。則以有存楚之希望故班超一書生耳。然能開通西域斷匈奴之右臂也。則以有立功絕域之希望故范孟博登車攬轡有澄清天下之大志。范文正方爲秀才有天下已任之雄心。自古之偉人傑士類皆不肯苟安於現在之地位。其心目中別有第二之世界。足以壓人類向上求進之心。既懸此第

二之世界以爲程則萃精神以謀之竭全力以赴之日夜奔赴於莽莽無極之前途務達其鵠以爲歸宿而功業成就之多寡羣治進化之深淺悉視其希望之大小以爲比例差蓋希望之力其影響於世間者固若是其偉且大也

天下最慘最痛之境未有甚於『絕望』者也信陵之退隱封邑項羽之悲歌垓下亞刺飛之竄身錫蘭拿破侖之見幽厄蔑莫不撫髀悲悵神氣頹唐一若天地雖大蹙蹙無託身之所日月雖長奄奄皆待盡之年醇酒婦人而外無事業束手待死以外無志願我躬不閱遑恤我後朝不謀夕誰能慮遠彼數子者豈非暗鳴叱咤橫絕一世之英雄哉方其希望遠大之時雖蓋世功名曾不足以當其一盼雖統一寰區曾不足以滿其志願及其希望既絕則心死志餒氣索才盡頹然沮喪前後迥若兩人然後知英雄之所以爲英雄者固恃希望爲之先導而智慮才畧皆隨希望以爲消長者也有希望則常人可以爲英雄無希望則英雄無以異於常人蓋希望之力其影響於人者固若是其偉且大也

天下之境有二一曰現在一曰未來現在之境狹而有限而未來之境廣而無窮英儒顧德之言曰『進化之義專在造出未來其過去及現在不過一過渡之方便法門耳故現在者非爲現在而存實爲未來而存是以高等生物皆能爲未來而多所貢獻代未來而多負責任其勤勞於爲未來者優勝者也怠逸於爲未來者劣敗者也一希望者固以未來的目的而盡勤勞以謀其利益者也然未來之利益往往與現在之利益相鑿而不能相容二者不可得兼有所取必有所棄彼既有所希望矣則心目中必有茶錦爛熳之生涯宇宙昭蘇之事業亘其前途其利益百什倍於現在遂不惜取其現在者而犧牲之以爲未來之媒介故釋迦棄淨飯太子之貴而苦行窮山路得辭教皇不貲之賞而甘受廷訊加富爾舍貴族富豪之安而隱耕黎里哥倫布擲鄉里優游之樂而集身遠航以常人之眼觀之則彼好爲自苦非人情所能堪豈不嗤爲大愚百思而不得其解哉然苦樂本無定位彼未來之所得固足償現在之失而有餘則常人所見爲失而苦之者彼固見爲得而有以自樂且攫金於市者止見有金不見有人彼日有無窮之願欲懸於其前則其視線心光咸萃集於其希望之前途而目前之所謂利益者直如蚊虻之過耳曾不足以芥蒂於其智貪夫殉財烈士殉名夸者殉權哲人殉道其所殉之物雖不同而其所以爲殉者則皆捐棄萬事以專注其希望之大欲而已且非獨箇人之希望爲然也國民之希望亦靡不然英人固不喜急激之民族也然一爲大憲章之抗爭再爲長期國會之更革累數世之紛擾則曰希望自由之故法人三次革命屢仆屢起演大恐怖之慘劇擾亂亘數十年則曰希望民政之故美人崛起抗英糜爛其民於硝煙彈雨之中苦戰八年伏屍百萬則曰希望獨立之故彼所犧牲之利益固視箇人爲尤慘酷矣然彼既有自由民

政獨立之偉大目的在於未來而爲國民共同之希望。凡物必有代價，則其所犧牲者固亦以現在爲代價而購此未來而已。然而希望者常有失望，以與之爲緣者也。其希望愈大者，則其成就也愈難，而其失望也亦愈衆。譬之操舟泛港汊者，微波漾盪，可以揚帆徑渡也；及泛江河，則風浪之惡將十倍蓰於港汊矣；及航溟渤，則風浪之惡又倍蓰於江河矣。失望與希望之相爲比例，殆猶是也。惟豪傑之徒爲能保其希望而使之勿失，彼蓋知遠大之希望固在數十年之後，而非可取償於旦夕之間。既非旦夕所能取償，則所謂拂戾失意之境遇，要不過現在與未來利益之衝突，實爲事勢所必然。吾心中自有所謂第二世界者，存必不以目前之區區沮吾心，而餒吾志。英雄之希望如是，偉大國民之希望亦復如是。

老子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此毀滅世界之毒藥，萎殺思想之謬言也。我中人日奉一足止以爲主義，戀戀於過去而絕無未來之觀念，眷眷於保守而絕無進取之雄心。其下者日營利祿，日驚衣食，萃全神於肉慾，蛸蛸無異於原人。其上者亦惟灰心短氣，太息於國事之不可爲，志餒神沮，慨嘆於前途之無可望，不爲李後主之眼淚洗而卽爲信陵君之醇酒婦人。人人皆爲絕望之人，而國亦遂爲絕望之國。嗚呼！吾國其果絕望乎？則待死以外誠無他策。吾國其非絕望乎？則吾人之日月方長，吾人之心願正大。旭日方東，曙光熊熊，吾其叱咤義輪，放大光明，以赫耀寰中乎？河出伏流，狂濤怒吼，吾其乘風揚帆，破萬里浪，以橫絕五洲乎？穆王八駿，今方發軔，吾其揚鞭絕塵，駿驥與驕驕競進乎？四百餘州河山重重，四億萬人泱泱，大風任我飛躍，海濶天空，美哉前途，鬱鬱葱葱，誰爲人豪，誰爲國雄？我國國民其有希望乎？其各立於所欲立之地，又安能鬱鬱以終也？

服從釋義

服從者，天下最惡之名詞，而爲國民必不可有之性質者也。服從者，亦天下最美之名詞，而爲國民必不可缺之性質者也。西儒之言曰：『能得良法者上也，苟無良法，則惡法猶勝於無法。』羅蘭夫人之言曰：『嗚呼！自由天下幾多之罪惡，假汝之名而行。』嗚呼！何其言之危苦也。彼歐人者，日用飲食於自由之中，以自由爲第二性命，自由之所在，雖破壞和平，以購之捐糜頂踵以赴之，毅然曾不少悔。寧不深惡法之縛束，馳驟而猶必明有所顧惜哉？彼深知人與人相處必有法焉，檢束而整齊之，以維持其秩序。然後其羣乃能成立，否則人縱其私蕩然無紀，自由將爲天下毒，而羣且立換而見隸於他羣，與其蕩焉以換其羣，無害縛焉。猶有所維繫，以徐謀他日之改良，蓋彼非愛惡法而惡自由，惡自由以濟其私者，其弊更甚於惡法。恣睢暴亂，毒自由以毒天下，其

敗壞將不可收拾也。

故夫眞愛自由者未有不眞能服從者也。人者固非可孤立生存於世界也。必有羣。然後人格始能立。亦必有法。然後羣治始能完。而法者非得羣內人人之服從。則其法終虛懸而無實效。惟必人人尊奉其法。人人尊重其羣。各割其私人一部分之自由。貢獻於團體之中。以爲全體自由之保障。然後團體之自由始張。然後個人之自由始固。然則服從者實自由之母。眞愛自由者固未有不眞能服從者也。

然我中國民族固非以服從聞於世界者耶。上之君主所獎厲。下之聖哲所教育。內之父師所訓勉。外之羣俗所摩盪。無不以服從爲唯一主義。積二千餘年之摧盪。剗劇舉國皆習而化之。咸以服從爲人生之天職。但有挾威權而臨於其上。則雖嚮之詆爲叛逆。惡爲盜賊。敵爲仇讐。鄙爲夷狄者。亦罔不戢戢於其指揮之下。戴爲父母。崇爲神聖。慄慄焉惟命是從。雖極凶虐無理之舉動。蹴踏而鞭笞之。他人所不能一息忍受者。彼乃怡色順受而無忤容。俯首瞑目而無抗拒。舉國而甘爲奴隸。於是外人遂磨至蝟集而爭爲其主人。而我國人行將移其事。舊主者以從新君。無忤容亦無憤氣。服從性質至斯而極。嗚呼。他人以服從而保自由者。我國乃以服從而得奴隸。然則服從者固毀腐我民族之毒藥。而刈殲我國家之利刃也。

然而歐美自由之風潮捲地滔天。絕太平洋而蕩撼亞陸。憂時愛國之士。知此固醫國之聖藥。而防腐之神劑也。於是攘臂奮起。日揭藥獨立自由之主義。奔走呼號於國中。務輸入歐美立國之精神。以煎拔我國人奴隸之根性。於是二千年陰瞶之長夜始復有一線之光明。然而烈藥之可以起死者。有時亦足以殺人。必調劑使適其宜。而後能全其藥之用。故天下最良之主義。苟取其半而遺其半。則流弊必不可勝言。今日人士其能自拔於腐敗舊習之外者。固莫競倡獨立自由矣。熱誠君子。恫人心之萎靡。積懣激憤。既不免有矯枉過正之言。數年以來風潮簸盪。廣袖高髻。變而加厲。人人有獨立不羈之精神。人人有唯我獨尊之氣概。夫誠能獨立自尊。豈不甚善。然徒撫前賢學說之一偏。漸至爲虛僞。睢恣者藏身之地。盡撒藩籬。甚囂塵土。是以同任一事。則必求總攬大權。否則以爲服從他人而爲其奴隸也。同組一黨。則必求自爲黨魁。否則以爲服從他人而爲其奴隸也。大權黨魁止有此數。豈能人人各如所欲。我既不能從人人。人亦豈能從我。於是始則競爭中則衝突。終且傾軋。寧犧牲公共之利益。而必求伸張個人之權利。乃至無三人以上之團體。無能支一年之黨派。今日同志明日仇敵。今日結會明日解散。遂使反對者聞而快心。仇我者藉爲口實。而旁觀之人亦且引爲前車之鑒。視此最良之主義。乃如蛇蝎疫種。動色相戒。而不敢復言。嗚呼。個人者不能離羣以獨立者也。必自

固其羣。然後個人乃有所附麗。故己與羣異。其利害則必當細己以伸羣。蓋己固羣中之一分子。伸羣固所以自伸也。若必各競私利而不相統一。各持私見而不相屈服。吾恐他羣之耽視其旁者。且乘我之散渙而屈服我。統一我夫至爲他羣所屈服。統一則豈獨力所能支。吾恐以自由其羣始者。行將以奴隸其羣終也。

曰。服從者固奴隸矣。不服從者亦將奴隸。吾人其何擇焉。曰。服從者最劣之根性。國民必不可有者也。服從者亦最良之根性。國民必不可缺者也。今請略陳其義。

一曰。不可服從強權。而不可不服從公理。人羣之進化也。始爲酋長政治。繼爲專制政治。洎乎文化漸進。然後代議共和政體乃興。夫專制不可行於今日。而其和亦不能行於蠻世者。何哉。蓋野蠻之人。紛然殺亂。知有私而不知有公。知有欲而不知有理。人人對抗。不相統屬。人人孤立。不相結合。爭奪相殺。無有已時。惟有雄武強有力者起。挾莫大之權力以鞭撻之。然後屏息斂手。慄慄受命於其指揮之下。而其羣始漸能團合。若夫文明之世。則人人皆有制裁。人人皆能自治。不待他人之強制。莫不細私見而從公義。以維持一羣之秩序。故其時盡人可爲治者。亦盡人可爲被治者。今吾國之改革者。莫不曰。代議共和矣。然吾聞共和政體。以道德爲元氣者也。苟脫威力之制裁。而別無道德之制裁。以統一之。則人各立於平等之地。人各濫用其無限之權。挾懷私見。相持不下。脫軸之機輪。不羈之野馬。勢必橫決紛亂。其羣不能一日安亂。亦烏可久也。則必有雄武強力者。乘其弊而縶縛之。遂如法國之革命。經恐怖之慘劇。而卒以武人政治。終除專制。而復得一專制。則亦何取而多此一擾亂。多此一破壞也。西人之詆我中人。謂爲服從強者之人。稱是誠吾國民之恥辱。而我歷史之污點矣。今日人士奮起而求雪斯恥。強立不撓。意氣豈不甚盛。然以此之故。至以服從爲一大戒。於是以意氣而梗敗其團體。而曰。我能不服從。以子弟而不遜悌於父兄。而亦曰。我能不服從。嗚呼。服從云者。寧必卑屈奴隸乎哉。既有人際之交涉。自不能無公義之制裁。而此制裁者。固非壓以勢力。脅以威權。但出於人人良心所同。然爲人道所必不能外。若必并此制裁而挾去之。然後能滿其自由。獨立之量。則是率其羣而退爲孤立。狂盪之野蠻。吾恐其歷千劫而永無獨立自由之一日也。故曰。不可服從強權。而不可不服從公理。

一曰。不可服從私人之命令。而不可不服從公定之法律。欲維持國家之秩序。必以服從法律爲第一義。欲保護個人之自由。亦必以服從法律爲第一義。蓋法律者。所以畫自由之界限。裁抑強者之專橫。即伸張弱者之權利。務使人人皆立於平等。不令一人屈服於他人者也。然法律者。紙上之空文。必得衆人之服從。然後始生效力。文明之人。知我有服從法律之義務也。則莫不强自制裁。

置其身於規律之內乃至一舉一動一言一事皆若有監督而命令之者慄慄然不敢少越其範圍自其表面觀之則其尺步繩趨以視野蠻人之汗漫恣睢豈不反增束縛哉然而文明之人終不以彼易此者蓋深知法律者人羣之保障故寧細其一部之自由以護其全體之權利也是故人羣愈進於文明則其法律愈以繁密其人民之遵守法律愈以謹嚴而其自由亦愈以張盛徵之世界之民族服從性質以盎格魯撒遜人爲最富而自由幸福亦以盎格魯撒遜人爲最優是固其明效大驗矣然而法律有二成於大衆之同意者曰公出於一人之獨斷者曰私夫以私人之意見強大衆以服從以喜怒爲從違以愛憎爲賞罰舉公衆天賦之人權聽其操縱而任其蹂躪是固箝束而奴隸我矣我而不甘爲奴隸要其更定可也起而抵抗可也乃至大蹂大搏摧陷而廓清之滌其舊法而代以新法無不可也若夫公定之法律則固自制而自守之非一人專斷以羈輓我也人人欲保其秩序知法律爲羣治所必需乃制是以樹公衆同守之防閑以謀公衆莫大之幸福故無論其爲國家其爲團體苟有公定之法則必神聖而擁護之尊敬而遵守之然後國家乃興團體乃固若猶必厭其限制苦其束縛不肯俯首聽命而必軼蕩其範圍則是我固未有自治之力尙無以異於野蠻之汗漫恣睢也夫我之大蹂大搏必欲摧陷廓清此舊法者寧非惡其法之惡而不良不足以護此秩序自由哉乃我方抗其惡法而先自陷於無法律之域相率而汗漫恣睢誰是其羣之秩序自由縛於惡法而尙有生機者蕩於無法而反無萌孽也況夫一羣之內既無法以相團人皆無所遵守則各逞其私意以爲羣內之競爭一團散沙內亂不暇更安有餘力以競爭於羣外抗此私人之命令而改革之耶力既不足以建設乃并破壞而亦有所不能則雖意氣激昂仍不能不拳伏於私人命令之下是則誰之咎也故曰不可服從私人之命令而不可不服從公定之法律

一曰可不服從少數之專制而不可不服從多數之議決一團體之成立也必有所以搏合而統一之者然後內之可以整理內治外之可以抗禦他羣故貴族專制之國統一於少數之人立憲民主之國則統一於多數之人其統一之者雖不同然散渙紛亂之不足爲治則固事理所必然者也夫以少數之人盤據團體之上一人發令萬衆受命挈其羣而左右之生殺賞罰惟余馬首是瞻甚者威劫勢嚇使多者莫之敢抗俯首以就其範圍伸一人而誦萬夫理勢均有所不順識者憤懣不平務欲抗而屈之均而齊之固其所矣然欲抗屈此專制者固惡其統一之非其道非謂團體當分携角立人人各行其志各逞其欲不必復相統一也吾觀文明諸國之爲羣也上自一國之國會下至一事之法團乃至一政黨之組織一地方之議會莫不採用少數服從多數之制立法議一事必合大衆以討論之人人各抒其意見意見固不能盡同矣則必取決於多數既以多數議決則雖反對之黨有力之人

亦皆屈己以從衆遵行其議而莫之違彼蓋知羣之不能無所統一故不惜細小己以申大羣也夫語人類全體之幸福則以多數而制少數與以少數而制多數要不過彼善於此未足以云大同且或以多數之愚者制少數之智者則多數議決固非必無弊然大同之義既不能實行於今日弊取其輕則多數議決之制固亦可謂治之最善法之最公者矣今日吾國之爲羣者固非不謂結合團體易吾國散漫之弊風也然獨立自尊之癖見久已橫梗於胸中故立一法也議一事也人人各挾一主義人人各懷一意見吾且勿問其主義意見之爲公爲私也一人一義十人十義各非其非而是其是必不肯舍己以從人甚或不問事理但逞意氣以加人不察情勢務標高論以求勝百議沸騰相持不下卒至以一二二人而梗撓公議以一二二人而武斷羣事雖以寥寥百十之人已水火冰炭而不能相合以此謀國更安能戮力同心合大衆以成大業哉方將犧牲身命以貢獻於其羣顧先不能犧牲此區區之意見其有幾以大義者彼且謂吾固不能爲奴隸嗚呼服從多數而亦曰奴隸是文明諸國之國會政黨固皆奴隸之制而亦不足法也則無亦陳義之太高邪故曰可不服從於少數之專制而不可不服從於多數之議決

由是觀之服從者固非必奴隸服從強者之惡性必不可有而服從良心之美性必不可無也故欲合大羣不可不養其服從之美性欲養服從之美性則宜培其美性之根原美性之根原何也

一曰公益心人能自拔於腐敗風氣之外毅然思所以易之則其人必傑出於常人者也其人既傑出於常人則必有馳驟縱橫不可羈勒之雄心必有天上地下惟我獨尊之盛氣必不肯依傍門戶拘守規律屈已見而就人範圍然所貴乎豪傑者非謂其有桀驁驍鷟之才足以推倒他人歸然獨雄於羣上也固謂其能謀團體之幸福以一羣之公益爲目的也夫誠以公益爲目的則必合力以禦羣外之公敵而不肯妄生意見別增羣內之私敵一志以擴一羣之公利而不肯騁其野心別謀一身之私利兢兢然謹守其羣之法律以維持其羣之秩序務團結以厚其內力求勝於羣外之競爭雖有不可羈勒之雄心唯我獨尊之盛氣然一制以公益之主義自能屈服其不馴之性不能下人之氣聯鎖衆傑而使之同出一途蓋彼深知我固團體中之一分子我既以公益爲目的則不能不減其一部分之獨立以保其團體之獨立割其一部分之自由以增其團體之自由也夫航舟於驚濤駭浪之中則雖妄人暴夫不敢不聽船長之指揮蓋非是則全舟沈沒矣而戰於深陷重圍之際則雖驕將悍卒不能不受軍律之節制蓋非是則全軍覆敗矣若寧沒其全舟而必不可聽指揮寧覆其全軍而必不可受節制則其人必不諳時勢不服公理徒藉獨立自由以肆其恣睢而未嘗有拯溺禦敵之公心者也彼富於共同之觀念者必不忍爲對內之競爭也

一曰裁制力一國民權之盛衰自由之完缺憲法之固否恒視其民族裁制力之大小以爲比例差英人之建設立憲也數百年而無所變動循用至今而日以鞏固美人之建立共和政體也措置一定遂立不拔之基法人自大革命以來變置國體者三更易憲法者十二君政民政置如奕棋王黨民黨屢起屢仆而今日之共和政體識者猶慮其不能持久而民權之偏缺不完更遠不逮於英美蓋拉丁民族裁制力之薄弱遠非條頓民族之比也今夫喜自由而惡檢束人之天性然矣然自由者固自有其量而不能逾盜者也夫人情既樂於恣睢而嗜欲之驅役外物之誘引血氣之激盪又常能漲其恣睢之熱度使之奮踊而不自持苟順是而不受之以節則橫決暴溢必將爲過度之自由兩過度之自由相遇則必利害衝突將觝觸齟齬而無以爲安彼野蠻未開之族與夫年未及歲之人之不能享有自由者固謂其裁制力薄弱相觝觸齟齬不能不加以強制而使之受治於他人蓋不能服從良心則必至服從外力此固事理所必然者也是故真能自由者必先嚴於自治務節其恣睢之性置其身於規律之中一舉一動一話一言無不若有金科玉律之範於其前循循然罔敢逾越彼豈好爲自苦哉彼蓋知服從者人道所不能免我不以道德法律自制裁人將以權力命令制裁我與其服從於他人之權力命令無寧服從於吾心道德法律之制裁故自由愈盛之國則其人制裁之力愈厚而其服從之性亦愈豐若蕩蕩然縱其野蠻之自由不能自節其情欲則是制裁之力未能瘳於蠻人童子曷怪其蹙然苦於縛束自決溢於道德法律之範圍也



彌爾之言曰「惟有制裁規則者然後可言自由無制裁規則而言自由者非愛自由也愛恣睢耳」今之言自由者吾寧敢謂其盡愛恣睢然公益心之缺乏制裁力之薄弱但囂然縱其意氣以自快則吾不知其去恣睢者復幾何矣且世之倡立憲倡共和倡革命者其宗旨所在固非欲出其羣於奴隸而自由之哉然吾聞欲進衆人於自由者則其人必不得享衆人之自由欲脫衆人於奴隸者則其人必先爲衆人之奴隸彼美國大統領之下教令於國中及致書牘於國人其署名也必自稱爲沙芬 Servant 沙芬譯言僕夫也夫既自任爲公僕矣則公衆所命令輿論所監督憲法所縛束其服從之態豈有異於私人之奴隸且以一人而服衆人之勞役以一人而受衆人之指揮且舉國人奴隸之勞辱困苦而以一身代任之代嘗之則服從之況味不自由之痛苦當更千百於私人之奴隸而其人必不以爲難堪以爲恥辱者則固以吾欲脫其羣於奴隸而許身以爲其公奴隸則服從公律服從公議是固義務所當然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者故不惜委一身爲奴隸以冀代衆人之奴隸蓋眞愛自由者以一群一國之自由爲目的而不以一身一事之自由爲目的也若懲爲私人之奴隸遂并恥爲公衆之奴隸將謀一羣之自由乃先爭一己之自由殉私忘公

血氣用事。乃至觸觸以破壞。公團放蕩。以蹂躪羣紀。是無論其憲法民政之不能成立。即與以憲法而吾恐其不一日安授以民政。而吾恐其不能朞月守也。嗚呼。是則誠宜爲彌爾所訶矣。

中國社會之原

別士

昆侖之東。渤海之上。江河所繫帶。兩戒所磅礴。此神皋奧區者。其出海面之年。其動植物之跡。其種人之興替。地學未明。金石未出。不能明也。今之所恃以考古者。惟書存耳。然古人之書。以筆點漆。則侈寫難。簡策繁重。則護藏難。篆隸變更。則傳信難。焚坑迭起。則求備難。由不可恃之物。而欲求可信之理。難矣。雖然。此猶用差器以測天。仍可得差不差之數。事在人爲之而已。案人類至大之端有二。一曰種。一曰教。而二者常相需。甲定則乙亦定。乙定則甲亦定。中國人種。西人都言自西北來。沿河流而進。謹以此說求之古書。得毋遂信。蓋凡優族入劣族之地。而統治之。則國中必有分等之法。中國古人實嘗分等。其優族之族。即外來。謂之百姓。其劣族之族。即舊有。謂之民。百姓之俗。尙術數。民之俗。尙鬼神。二者愈古則愈分。至周漸合。然人種與宗教。雖已混淆。而視民爲異類。不復措意禮樂教化。至士而止。則習已成。而不可改。自黃帝至今。無異也。

書呂刑。苗民勿用靈鄭玄注。苗民謂九黎之君也。九黎言苗民者。中略。穆王惡此族。三生凶惡。故著其氏。而謂之民。民者冥也。言未見仁道。說文。民衆萌也。周禮以興勸利萌鄭玄注。萌猶懵懵無知兒也。案古文。民字作。冲古文。奴字作。然則民者。爲民下加。竊以爲此人。械一足象也。山海經。貳負之臣曰危。危與貳負殺冥。帝乃梏之。疏屬之山。桎其右足。反縛兩手。與髮繫之。山上木。械一足。縛兩手。與髮於木上。與形正同。蓋古者待降人之常法也。由是觀之。上古民字之義。殆如漢唐之稱虜。今日之稱匪矣。至是百姓之義。其徵尤衆。說文。姓人所生也。古之神聖人。母感天而生子。故稱天子。因生爲姓。春秋傳曰。天子因生以賜姓。史記五帝紀。黃帝子二十五人。其得姓者十四人。書禹貢。錫土姓。蓋姓者。乃與天子同族之人。之專號。表明其本出於天。與民絕異也。試證以古人。百姓與民對舉之文。則其理益顯。書堯典。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黎民即苗民。九黎之民也。後乃爲民之通辭矣。又黎民徂飢。百姓不親五品不遜。言於變。則知其平素之野蠻。言徂飢。則知其親遜之非望。優種人待劣種人之情狀。如見矣。而文之至明者。莫如國語。國語。王公之子弟之質。能言能聽。徹其官者。而物賜之姓。以監其官。是爲百姓。姓有微品。十於王。謂之千品。五物之官。陪屬萬爲萬官。官有十醜。爲億醜。天子之田九畝。以食兆民。王取經入焉。以食萬官。此百姓與民之界說。

也。其後民之界說漸寬漸及於貴族蓋一則無制限昏姻之禁種族漸淆二則貴族之人日多其不得官者耕田鑿井與民無異即以其民之名加之而其初固不若是也

種類既殊宗教自不能無異書呂刑「蚩尤惟始作亂延及於平民（中略）民與胥漸泯泯焚焚罔中于信以覆詛盟虐威庶戮万告無辜于上帝監民罔有馨香德刑發聞惟腥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報虐以威乃命重黎絕地天通」楚語觀射父說其義曰

「少皞之衰九黎亂德民神雜糅不可方物夫人作享家爲巫史無有要質民置子祀而不知其福烝享無度民神同位民瀆齊盟無有嚴威神狎民則不蠲其爲嘉生不降無物以享禍災荐臻莫盡其氣顓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屬

民使復舊常無相侵瀆是謂絕地天通」然則黎民之俗蓋多鬼神者也路史以爲「九黎即支都氏」案竹書紀年「舜四十年支都氏來朝」逸周書外元都蚩尤者彼中之聖人也百家言蚩尤言人人殊不可殫舉今舉其尤要者爲之疏通證明之孔子三朝記曰「蚩尤庶人之貪

者」史記五帝紀集解引應劭曰「蚩尤古天子」逸書史記解曰「蚩尤姜姓炎帝之裔逐帝榆罔而自立號炎帝亦曰阪泉氏」其相歧如此今案皆是也蓋自其仇言之則曰庶人民也猶黎自其位言之則曰天子自其逐榆罔號炎帝言之則曰姜姓猶日耳曼帝之號該薩也其

實則當從書呂刑鄭玄注九黎之君也逸周書嘗麥解云「赤帝命蚩尤字少昊」越絕計倪內經云「黃帝使少昊治西方蚩尤佐之」主金史記五帝紀正義引龍魚河圖曰「蚩尤兄弟八十一人並銅頭鐵額食沙」此語似妄然非無故因蚩尤實始作兵兵有矛戟亦有甲冑其時吾

族未有甲冑忽創見蚩尤之甲冑以爲銅頭鐵額矣黃帝遷徙往來無常處其時尚爲遊牧食肉飲漣未有粒食忽創見蚩尤之粒食以爲食沙矣此必上古之傳聞後人不會反謂不信也吾遙度上古之情狀彼族爲神州之士著與巫來由人同種散居江湖之

間其教巫覡其食耕稼方吾族之順黃河而漸進也生殖未繁川原未闢彼此錯居初無所涉各立酋長各成風俗而已泰山封禪七十二家彼族之人必居大半因其名氏非吾族方言也如此者攸攸習習不知幾何歲月至黃帝時稍相逼矣而適有鑄金之法

以爲之緣而競種之禍遂不可以已山海經「蚩尤作兵伐黃帝」管子地數篇「蚩尤受金作兵」彼族既舍石以用銅遂欲將此實逼處此之客族一日遂去夫以此無限迷信宗教之民奮其新發於酬之器而又得彼中不世出之英雄蚩尤以率之出五湖

逾大江越黃河既覆榆罔與黃帝戰於涿鹿之野是已近中國之邊界矣此戰而勝則炎黃之族不得再留於神州之境勢必退入西北宛轉零落於流沙積石之間而此茫茫大陸悉歸於苗民之足下雖此後盛衰文野較今日何如不能懸擬而此二十四朝之

往事固無一事同者矣不得不謂此爲黃種人之一大事也乃蚩尤以屢勝之威至此而一蹶不復振至今閱四五千年其戰事尙

光怪錯落於古籍中。顧百家言者不雅馴。史記五帝紀索隱引皇甫謐曰：「黃帝使應龍殺蚩尤於凶黎之谷。」山海經：「黃帝乃令應龍攻之冀州之野。應龍畜水。蚩尤請風伯雨師從大風雨。黃帝乃下天女曰魃，雨止，遂殺蚩尤。」史記五帝紀正義引龍魚河圖曰：「黃帝以行仁義，不能禁止蚩尤，乃仰天而歎，天遣玄女下授黃帝兵符伏蚩尤。」黃帝本行記：「帝與蚩尤大戰於涿鹿之野，帝戰未克（中畧）天大霧冥冥，三日三夜，天降一婦人，人首鳥身，帝見稽首再拜而伏。婦人曰：『吾玄女也。』有疑問之（中畧）玄女傳陰符經三百言，帝觀之（中畧）既擒殺蚩尤，乃遷其庶類，其善者於鄒屠之鄉，其惡者以木械之。」凡是皆鬼神術數之言也，不足以考信。若考其實，竊以爲此時黃帝亦創一利器，故可禦兵也。則弓矢是矣。御覽三百四十七引世本曰：「揮作弓，宋衷注黃帝臣也。」又玉篇：「倭黃帝臣也。」書顧命：「倭之竹矢在酉房。」史記孝武紀：「墮黃帝之弓。」是弓矢作於黃帝，書禹貢：「礪砥礪丹。」是黃帝之弓矢又無待乎金也。當時蚩尤率江湖之民，深入朔方，持短兵以與此控弦游牧之士爭騎射於漁陽上谷之野，勝負之數遂不待蓍蔡而決矣。蚩尤既死，苗族江北之地悉亡，仍退處於江湖間。於是自少皞至伯禹世爲仇敵。書呂刑：「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遏絕苗民，無世在下。」皇帝清問下民，鰥寡有辭於苗。鄭玄注：自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以下，皆說顓頊事。自皇帝清問下民以下，乃說堯事。一呂氏春秋召類篇：「堯戰於丹水之浦，以服南蠻，舜却苗民，更易其俗，禹攻曹魏，屈桀，有扈以行其教。」是顓頊堯舜禹四代無不有戰，而其戰也實爲爭教之故。呂刑楚語：「既歷數苗民多鬼神之罪矣，有扈之戰爲啓庶兄。」淮南齊俗訓：「該季季時厥父是戰，終繫於有扈，牧夫牛羊，干協時舞，何以懷之？平脅曼膚，何以肥之？有扈牧豎云何而逢擊床，先出其命？」從「案干協時舞，即禹舞干羽於兩階事，疑有扈必與有苗相涉，未詳待考。」而當時之恃以號召者，仍不離於術數書甘誓：「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天用勦絕其命。」夫五行三正何以可加以威侮怠棄？蓋即不信其說耳。不信其說而遽滅之，非爭教而何？同種如此，異種可知矣。民。釐姓食肉。淮南子墜形訓：有三苗民高誘注：三苗蓋謂帝鴻氏之裔子。殆皆以蚩尤自號炎帝而誤歟。鬼神派者起於人類思想最單簡之時。凡根塵所接舉以爲無因之果，必有一神物以司之。周禮大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樛燎祀司中司命觀師兩師，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嶽，以狸沈祭山林川澤，以醯醢祭四方百物，以肆獻裸享先王，以饋食享先王，以祠春享先王，以禴夏享先王，以嘗秋享先王，以烝冬享先王。」昊天上帝以下，是謂天神；社稷以下，是謂地祇。先王是謂人鬼。百物是謂物魑。物魑也。是周人分別鬼神，有是四類。然此已在思想稍進之時。在其初則斷不若是古之所謂泯泯棼棼者，殆臆度世間必應有是靈物而已。古之時芒芒禹跡，皆苗民舊有之境也。山海經所記之神，殆即周禮所謂神州之神耶。海經前五篇爲古書，其六篇以下，漢人所增，今所引並前五。今案山海經神實偏於大陸，而不能分神示鬼魑之何屬。眞凶黎之遺教也。自鵲山至招搖之山，則有鳥

身龍首之神。自柜山至漆吾之山。則有龍身鳥首之神。自天虞之山至南禺之山。則有龍身人面之神。自鈴山至萊山。則有人面馬身及人面牛身之神。自崇吾之山至翼望之山。則有羊身人面之神。自單狐之山至隄山。則有人面蛇身之神。自管涔之山至敦題之山。則有蛇身人面之神。自太行之山至無逢之山。則有彘身之神。自檄蠡之山至竹山。則有人身龍首之神。自空桑之山至礪山。則有獸身人面之神。自尸胡之山至無臯之山。則有人身羊角之神。自輝諸之山至蔓渠之山。則有人面鳥身之神。自鹿蹄之山至元扈之山。則有人面獸身之神。自休與之山至大隗之山。則有豕身人面之神。自景山至鼓琴之山。則有鳥身人面之神。自女几之山至賈超之山。則有馬身龍首之神。自首陽之山至丙山。則有龍身人面之神。自翼望之山至几山。則有彘身人首之神。無名號無職司無多寡之數。非初人之理想。不若此其間之有名號者。半爲吾族之人鬼。可攷者尙十之五六。此則上古所混合。蓋神人不分者。古史例然矣。

術數派者。由於人類思想之漸進。有文字有祕數於耳目所接淺近之原理。皆能推測見事之皆動於不得已。而各有自然之數也。驗之一二端而合。卽以爲驗之千萬端而無不合。於是。以有官品者所成無法形之事。亦指爲與無官品者所成有法形之事。其理相同而術數之原。以起百家言術數者。無不託始於黃帝。雖云附會。然天下無無因之果。何以不附會於他聖人。而必附會於黃帝。此必有其說矣。安術數千差萬別。而其至大之原因。有二。一曰律。一曰曆。此二者則皆始於黃帝。呂氏春秋古樂篇。黃帝命伶倫作爲律。御覽第十六引世本曰。容成作曆。宋衷注。容成黃帝臣。史記曆書。昔黃帝考定星曆。二者既明。則昔之所覺爲至恍惚。至紊亂。至幽眇之事。今皆盡然。有一程度之可考。則以爲人事亦當如是。亦人情也。而大成之者。則惟禹書洪範。絲陘洪水汨陳其五行。帝乃不畀洪範。九疇彝倫攸敘。則殛死禹。乃嗣興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敘。五行之說出而術數乃大行於世矣。周禮春官。大卜掌三易之法。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杜子春曰。連山。宓戲歸藏黃帝。又三兆之法。一曰玉兆。二曰瓦兆。三曰原兆。杜子春曰。玉兆。帝顓頊之兆。瓦兆。帝堯之兆。原兆。有周之兆。是卦始於宓戲。而卜始於顓頊。然左傳禮二十五。卜偃曰。遇黃帝戰於阪泉之兆。是黃帝已用之矣。史記大官書。昔之傳天數者。高辛以前重黎。古之天官專明。占驗與曆有別。是惟占驗稍後於黃帝耳。史記五帝紀。順天地之紀。幽明之占。死生之說。存亡之難。蓋指術數言也。宜百家言術數者之託始黃帝也。巫風既爲黎民之習。吾族所恃以爲口實者也。然後亦漸用之。但好之則當世詬病。以爲不道。史記夏本紀。孔甲立。好鬼神事。淫亂。夏后氏德衰。諸侯畔之。左傳昭二十九。龍見於絳郊。魏獻子問於蔡墨。對曰。中略。有夏孔甲。擾於有帝。帝賜之乘龍。河漢各

二各有雌雄（後略）是鬼神會一見於夏中葉其後仍信術數湯誓引桀語「時日曷喪予及汝偕亡」是仍篤守夏禹五行家法也
 巫祝重起實於商時竹書紀年「大戊九年桑穀生於庭十一年命巫咸禱於山川」史記封禪書「大戊有桑穀生於庭一幕大拱懼
 伊陟曰妖不勝德大戊脩德桑穀死伊陟贊巫咸巫咸之興自此始夏本紀同。尸子「湯之救旱也素車白馬布衣身嬰白茅以身爲牲」事甚奇然非巫風鬼道至紂之世二說並存書西
 伯戡黎「王曰嗚呼我生不有命在天」此信術數而不信鬼神者也微子篇「今殷民乃懷竊神祇之犧牲牲用以容將食無災
 此信鬼神而不信術數者也周時卜祝師巫史並領於大宗伯號神官其事始並重矣春秋之季又皆折而又入於史鬼神天道災
 祥律曆之事者惟史專焉始人羣文化漸深非讀書多者不得言學術史掌文書故天下古今之學術歸之耶
 今老子以前學術變遷之跡尙可攷見此篇未成

春秋之季天下亦稍稍異矣生殖日繁競爭日烈交通日便知見日新腐敗日深蠹漏日見五帝三王之道漸不足以約束人羣然
 而此時之人史之無載籍焉史之外無學問焉故蛻化之機其象雖現於全羣而其端必開之史蓋當天下之學皆歸於史之時天
 下固愚而史不必皆愚也吾知史之中必有知鬼神術數之不足以盡造化之原者特時機未熟未敢著書洎乎老子始有造作耳
 如埃及祭司對人則主多神而彼輩之心則以爲一神今老子之書具在討其文義以反復申明鬼神術數之非者爲多有物渾成先天地生則知五行之非最期
 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則知災祥之非定數萬物芸芸各歸其根歸根則靜是爲復命則知鬼神之非實有天地不仁以萬物爲
 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爲芻狗則知文章禮樂之爲陳迹四者去而五帝三王之踪盡矣雖然老子爲九流之開祖其生最先其學
 也知舊術之所以腐敗而不言新理之何以推行凡所設施以長生久視而止故有破壞而無建立說者病焉書傳身隱其以諸神
 官之惡破其術歟

孔子者老子之弟子也孔子世家又老子列傳既學於老子而會微妙通之旨知其可以爲哲學而不可以爲教宗也更博觀夫古代之遺傳同
 羣之程度筆削彌縫旁皇周浹而後身自行之於是反對古人之哲學一變而爲運用古人之教宗其爲教也君子之道君子爲有德有

小人爲無德無位者之通稱蓋孔教之原造端乎夫婦夫婦有別也若曰某甲之夫婦不能通之某丙後儒作男女有別解非是有夫婦然後有父子夫婦既確定人始信某眞爲吾父某眞爲吾子矣後儒解非是

父子者宗法之始基也宗法者凡百政事之始基也從人之肉體之萬無可解免者制爲五倫五倫配五德各親其親各長其長族制
 既明則族各有務而世祿定世祿之法通乎上下其在下者有井田之法以養其身有腊賓鄉飲之事以和其氣其在上者有冠昏喪

治之禮以靡之有詩書禮樂之文以馴之民死徒無出鄉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士大夫物有其官官修其方日夕思之官不失職是謂太平世雖然農之子常爲農士之子常爲士設有妄人謂爲不甘將若之何則有物以平之是曰命安命則可以不爭矣天下之人如連鷄不飛矣苦矣苦則怨怨則亂將若之何則有物以平之是曰名好名則可以忍苦矣故天下之治起於宗法而孝爲其本原天下之的歸於富貴而忠爲其斷限故忠孝者孔教之根據也雖然孔子既立父君爲全體之綱維而於鬼神之說遂不得不大不便攷鬼神之說流別雖繁大類祇二一曰暫設之鬼神二曰永建之鬼神而皆有大害於孔教用暫設鬼神則必有輪迴今之君父烏知非過未之臣子也今之臣子烏知非過未之君父也則必有涅槃去來今之君子臣父識浪所轉變也無明所熏染也而忠孝之說窮用永建鬼神耶則必有上帝上帝之尊非君父所能擬也則必有靈魂靈魂之永非君父所能司也而忠孝之說又窮孔子審之兩害取輕與其受用鬼神之害毋寧受不用鬼神之害於是孔教不用鬼神之害積久而著焉一曰畏死二曰重子孫三曰無信有此三根而展轉而生之習俗又不知凡幾此所以成今日之社會也孔子有言知我罪我吾敢自居於智足以知聖人矣墨子者孔子之弟子也淮南子要略墨子學儒者之業受孔子之術不然則史角之弟子也呂氏春秋當染魯惠公使宰讓請郊廟之禮於天子桓王使史角往其後在於魯墨子學焉其學與老子孔子同出於周之史官而其說與孔子相反惟脩身親士爲宗教所不可無不能不與孔子同其他則孔子親親墨子尙賢孔子等殺墨子兼愛孔子多儀墨子節用孔子重喪墨子節葬孔子統天文言天且不違墨子天志孔子無鬼論語未知生焉知死又敬鬼神而遠之墨子明鬼孔子脩樂墨子非樂孔子有命論語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又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墨子非命孔子尊仁墨子貴義此見之文字者也推之深遠孔子以文墨子以俠俠爲墨子之號即兼士也韓非子以俠字代墨字者凡數十見孔教束身以事上墨教合羣以抗君其反對之處殆未易以更僕數雖然非墨子之好與孔子相戾也宗教者爲有機體之物其官骸如橋石然相倚以俱生增損其一則全體皆變其勢然也墨子學於孔子以爲其禮煩擾而不悅厚葬靡財貧民服傷生而害事淮南子要略然則墨子之不悅於孔子由喪禮起然孔教之喪禮非好爲其文也孔教以君父爲至尊之人以人死爲一往之事無鬼神則死即已矣以至尊之人當一往之事而孝又爲萬事之根本喪禮烏能不重故孔子之重喪非靡財也勢不得已也故欲殺喪禮必先明鬼陳陳澧塾讀書記引論衡曰墨子明鬼而節葬是怨鬼神也陳澧以爲墨子言天下之言明也我之言石也以此問之墨子孰爲石不知惟無鬼故一往不返必厚葬有鬼則人死猶有其不死者存故薄葬其理甚明而王充陳澧不知耳設既鬼神則天爲鬼神之長者自不可以不言天此墨子所以屢言天鬼也天鬼立則生死輕生也有他於是乎可以重然諾犯威嚴以尙賢而貴義天鬼立則五倫廢肉體不足重也於是乎可以人皆平等而兼愛大鬼立則督責嚴旁也於是乎不得不節用非樂蹈大轂以備世之急凡孔教之流弊皆舉而空之墨子亦人傑矣哉雖然有天志而無天堂之福有明鬼而無地獄之苦苦是人之從墨子者勞

心焦思而無賞非墨子者放辟邪侈而無罰僅僅乎持鉅子之虛名以易湯火之實禍墨子雖能獨任其奈天下何故墨教之亡不亡於漢武之絀遊俠而亡於墨子之言鬼神若墨子當日有天堂地獄之說則華夏之爲共和也久矣夫孔子之不言鬼神非不知也勢不便也墨子之不言天堂地獄非勢不便也智不及也此其孔墨之優劣與

老子爲已者也孔子人已並爲墨子爲人者也其宗旨愈改而愈優老子鬼神與術數皆不取者也孔子去鬼神凡一族人始知文字其弟一書必載其族

之古事此等書兼經史之用而其事必人神不分萬國皆然也孔子刪詩書即去其言鬼神者以墨子所引較之可見而留術數洪範與黃禹合墨子去術數日殺黑龍於北方而先生之色黑不可以北墨子不聽

北至淄水不遂而反焉曰我謂先生不可以北子墨子曰南之人不得北北之人不得南中略若用子之言則是禁天下之行者也而留鬼神與苗民合其作用愈改而愈劣夫爲教主者每畧存舊教之一二

以利推行一時雖有推行之利而其後卽爲其教之大害教莫不然而孔墨其尤矣至秦漢而亂且衰非天禍也人謀之不臧也

鬼神術數自古分流至春秋之季而有老孔墨三家同時各有所發明其賢於古說遠矣然於古說未能盡去也至秦乃皆與古說

和合非諸家子弟之不克負荷也蓋其初祖創教之初卽不能無瑕釁其力自難與舊俗戰而勝之而彼鬼神術數者行之之年若

是其久也信之之人若是其衆也故諸家之子弟不欲保存其教則已欲保存焉非兼采鬼神術數之說不可也一旣采之則堤坊

已潰曾不逾時已反客而爲主所存者老孔墨之名稱而已觀秦漢之時學派有四一儒生二方士三黃老四游俠今以儒生爲質

幹一一疏通證明之方士之說內丹出於屈原外丹出於鄒衍而後皆併入孔教屈厚遠遊聞赤松之清塵兮願承風乎遺則貴真人之休德兮美往

世之登僊與化去而不見兮名聲著而日延奇傳說之託辰星兮羨韓衆之得一中略食六氣而飲沆瀣兮漱正陽而含朝霞保

神明之清澄兮精氣入而靈穢除中略道可受兮不可傳其小無內兮其大無垠無滑而魂兮彼將自然壹氣孔神兮於中夜存

虛以待之兮無爲之先其後則言周歷五行與丹經無異至魏伯陽則言「火記不虛作演易以明之」是鉛汞之說與儒相雜

也史記以鄒子與孟荀同傳殆儒家者流也而對禪書曰「鄒子之徒論著始終五德之運及秦帝而齊人奏之故始皇采用之而

宋毋忌正伯僑充尚羨門子高最後皆燕人爲方僊道形解銷化依於鬼神之事鄒衍以陰陽主運顯於諸侯而燕齊海上之方士

傳其術不能通然則怪迂阿諛苟合之徒自此興不可勝數也」是服食之說與儒相雜也秦本記三十二年「始皇使燕人盧生

求羨門高誓三十五年「盧生說始皇曰臣等求芝奇藥常勿遇類物以害之者方中人主時爲微行以辟惡鬼惡鬼辟真人至人

主所居母令人知然後不死之藥殆可得也中略盧生相與謀曰始皇爲人天性剛戾自用中略未可爲求僊藥於是乃亡去

始皇聞亡乃大怒曰吾前收天下書不中用者盡去之悉召文學方術士甚衆欲以興太平方士欲練以求奇藥今聞韓衆去不報徐市等費以鉅萬計終不得徒姦利相告日聞廬生等吾尊賜之甚厚今乃誹謗我以重吾不德也諸生在咸陽者吾使人廉問或爲詆言以亂黔首於是使御史悉案問諸生諸生傳相告引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餘人皆阬之咸陽使天下知之以懲後益發謫徙邊始皇長子扶蘇諫曰天下初定遠方黔首未集諸生皆誦法孔子今上皆以重法繩之臣恐天下不安（後略）此諸生與方士合一也三十六年使博士爲僊真人詩及行所游天下傳令樂人絃誦之此諸生與方士合二也三十七年博士曰水神不可見以大魚蛟龍爲候此諸生與方士合三也雖然此猶得曰附會耳再以西漢各經師之說證之說文「魃鬼服也韓詩傳曰鄭交甫逢二女魃服」文選江賦注引韓詩內傳曰「鄭交甫漢皋臺下遇二女請其佩二女與佩交甫懷之循探之卽亡矣」南都賦注引韓詩外傳詩鄭交甫遇二女佩兩珠大如荆鷄之卵七發注韓詩序曰「漢廣悅人也漢有游女不可求思薛君曰謂漢神也」韓詩外傳又載子夏之言曰「黃帝學乎大墳顓頊學乎綠圖帝嚳學乎赤松子堯學乎務成子附舜學乎尹壽禹學乎西王國湯學乎貸乎相文王學乎錫疇子」此治詩者合方士之說也史記孝武紀齊人公孫卿曰今年得寶鼎其冬辛巳朔旦冬至與黃帝時等卿有至得天之紀終而復始於是黃帝迎日推策後率二十歲得朔旦冬至凡二十推三百八十年黃帝僊登於天卿因所忠欲奏之忠視其書不經疑其妄書謝之曰寶鼎事已決矣尙何以爲卿因嬖人奏之上大悅召問卿對曰受此書申公申公已死上曰申公何人也卿曰申公齊人也與安期生通受黃帝言無書獨有此鼎書曰漢興復當黃帝之時漢之聖者在高帝之孫且曾孫也寶鼎出而與神通封禪七十二王唯黃帝得上泰山封申公曰漢主亦當上封上封則能登僊登天矣（後略）案申公疑卽傳魯詩之申公也惟作齊人異耳漢書李尋傳「治尙書獨好洪範災異齊人甘忠可詐造天官歷包太平經十二卷以言漢家逢天地之大終當更受命於天天帝使真人赤精子下教我此道以教重平夏賀良容丘丁廣世（中略）而李尋亦好之（中略）陳說漢曆中衰當更受命（中略）哀帝爲改建平二年爲太初元年號曰陳聖劉太平皇帝」是治書者合方士之說也劉向傳「淮南有枕中鴻寶苑祕書書言神僊使鬼物爲金之術及鄒衍重道延命方世人莫見而更生父德武帝時治淮南獄得其書更生讀之以爲奇獻之言黃金可成」是治穀梁春秋者合方士之說也春秋繁露求雨「春則植蒼繒八生魚八以祭共工暴巫聚蛇埋蝦蟇燒雄雞老豬取死人骨燔之夏則植赤繒七赤雄雞七以祭蚩尤餘如春季夏則植黃繒五母飽五以祭后稷餘如夏秋則植白繒九桐木魚九以祭少昊餘如季夏冬則植黑繒六黑狗子六以立冥餘如秋止雨則朱絲縈社十周赤衣赤幘」是治公羊春秋者有巫風鬼道也易道陰陽更與方士爲近而道人之名卽起於京房之自號漢書京房傳然諸生方士之至糾結不分者猶有二焉一曰封禪一曰悉緯此二者尋其合點無慮數百不勝言也蓋儒者重君權人主所喜也方士保長生亦人主所喜也人主兩喜之而儒生與方士則兩相妬各欲盜敵之長以歸已乃不期然而合併也不甯惟是諸儒皆出

荀子漢書申公傳「事齊人浮邱伯受詩」鹽鐵論「包邱子與李斯俱事荀卿」是魯詩荀子之傳也韓詩僅存外傳源流不可考然引荀子以說詩者四十四是韓詩荀子之別子也儒林傳「瑕邱江公受穀梁春秋傳及詩於魯申公」是穀梁春秋荀子之傳也以上采汪中說書出於伏生伏生故秦博士李斯既焚詩書禁異說李斯之焚書如令教皇之禁讀書新約以吏爲師即書必經總會解定始頒行耳必不容有非荀派者則其間是亦可臆度其爲荀子之傳也既同爲荀子之傳荀子法後王拒五行非十而諸人法黃帝和方士何相反若是繼而思之此非相反也實承荀子之意也荀子仲尼篇「持寵處位終身不厭之術（中略）求善處大重理大事擅寵於萬乘之國必無後患之術莫若好同之援賢博施除怨而無妨害人能耐任之則慎行此道也能而不耐任且恐失寵則莫若早同之推賢讓能而隨其後如有寵則必榮失則必無罪是事君之寶而必無後患之術也」又臣道篇「事暴亂君有補削無撓拂無迫脅於亂時窮居於暴國而無所避之則崇其美揚其善違其惡隱其敗言其所長不言其所短」夫爲經師者以守死善道教後生尙恐其不聽矣既以固寵無患崇美諱敗爲六經之微旨則流弊胡所不至荀子死於秦前天耳荀子而生秦皇漢武之世有不爲文成五利者乎然此亦孔子尊君重生之極致有以致之也於漢儒何尤於荀子何尤五行災異之說是孔五子本有之說不爲流失

黃老之名始見史記申不害傳韓非傳曹相國世家陳丞相世家並言治黃老術揚權黃帝有言上下一日百戰餘引黃帝數條不足爲師承有解老喻老其學誠深於老者然絕無所謂黃之証韓非不信時日卜筮長生不死藥是謂老子正傳然則黃老之名何從而起吾意此名必起於文景之際其時必有以黃帝老子之書合而成一學說者學既盛行謂之黃老日久習慣成爲名辭乃於古人之單治老子術者亦舉謂之黃老史記孝武紀「竇太后治黃老言不好儒術」封禪書同儒林傳序「竇太后好黃老之術」申公傳「竇太后好老子言不說儒術」轅固生傳「竇太后好老子書」漢書郊祀志「竇太后不好儒學」轅固傳「竇太后好老子書」外戚傳「竇太后好黃帝老子言景帝及諸竇不得不讀老子書尊其術」竇太后者其黃老學之開祖耶孝文本治老子術代王之獨幸竇姬非以色進也學術同也惟其學說不傳僅於史記漢書之儒林傳載轅固生與黃生爭湯武受命之事夫以兩教之大師爭其宗教於帝者之前則所爭宜必爲其宗之鉅旨今觀黃生所言「冠雖敝必加於首履雖新必貫於足」二語直以湯武受命爲不然而黃帝固觀滅炎帝者黃生之言已與黃帝不合而天地不仁萬物芻狗更何冠履之足云黃生之言又豈與老子有合也且又何以謂之家人言也史記自序「太史公學道論於黃子」是司馬談者黃生之弟子也今觀談所述六家指要歸本道家此老學也而其將死則執遷手而泣曰其命也夫其命也夫此黃學也黃生者貴無而又信命者也故曰黃老也漢時民間盛行于禽占驗之術皆謂

之黃帝書今所傳黃帝龍首經黃帝金匱玉衡經黃帝元女經名見於抱朴子書在道藏備列占歲利月利嫁娶祠祀天倉天府日遊婦人產吏遷否盜賊亡命六畜囚繫遠行築屋宅舍田蠶市賈馬牛豬犬奴婢製新衣子弟事師怪崇惡夢死人魂魄出否葬風雨入水渡江往來信諸家庭瑣屑事而其書第十法云功曹弟廷掾爲土官外部吏及內不屬五曹者皆屬功曹弟四十九法占諸吏謀對計簿當見上官又云欲見王者以天一諸侯以太常將軍以勾陳卿相二千石以青龍今長以朱雀皆漢時官制是必漢時民間日用之書也黃老學者即以此等書而合之老子書別爲一種因循詭隨之言其與韓固所爭湯武事直以此阿諛君主以求其勝耳及遭韓固之詰而詞窮則口辯亦非所擅故固曰此家人言耳師古注家人言僮隸屬猶今之常語云此奴隸之語耳太后怒曰安得司空城旦書乎猶今之常語云安得清議報新民叢報之說乎惟使韓固入圈擊豕窘人之法未免太奇或占書云此日不宜擊豕故太后有此命及豕應手而倒而太后乃默然耶其後黃巾五斗米諸說起自漢及今遂以老子爲鬼神之魁其諸黃生之溝而合之於黃帝歟案黃老之學至哀平卽亡無君主卽不能自立也

中國社會之原

(漢儒通論)

別士

國朝攷訂家不得爲漢學以其不通經緯也今明其經緯相需之理如此 著者誌

是書陸續編成次第尙未排定文體亦不一例俟長編畢後再行簡練成書今先刊其稿於此閱者諒之 著者又誌

邱爲制法主黑綠不代蒼黃禮中庸正義引故仲尼之不有天下書孟子鳳鳥不至河不出圖論語太平未致頌聲未作反袂拭面涕沾袍

作春秋以俟後聖公羊哀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則聖人之意其終不可得見乎易繫故孔子之孫子思伋作中庸以昭明聖祖之

德禮中述子游之意也其辭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載言之曰惟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爲天也於乎

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爲文也純亦不已終言之曰奏假無言時靡有爭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予懷明德不大聲

以色德輶如毛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禮中言乎聖祖之德與天相際而已蓋惟君子之仁義禮智信皆天所生禮於是乎

有感恩帝惟君子之刪詩書定禮樂贊周易修春秋前閭九頭即九後制百王漢韓勅修孔子廟碑皆天所命禮於是乎有河洛事惟君子之聲

名洋溢乎中國施及蠻貊舟車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墜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禮中皆足以升中

於天成也升告中禮於是乎有封禪感生也河洛也封禪也皆天人之際之事也故曰言乎聖祖之德與天相際而已謹求乃禮乃奏黃

鐘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乃奏大簇歌應鐘舞咸池以祭地祇乃奏姑洗歌南呂舞大磬以祀四望乃奏蕤賓歌函鐘舞大夏以

祭山川乃奏夷則歌小呂舞大濩以享先妣乃奏無射歌夾鐘舞大武以享先祖周禮大司樂六樂以尊卑爲次位先妣於先祖之上知其爲闕宮之祭矣闕宮者姜姜也姜嫄蓋爲而無妃姜嫄之妃卽上帝也其在於詩生民曰厥初生民時維姜嫄生民如何克禋克

祀以弗無子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載震載夙載生載育時維后稷又闕宮曰赫赫姜嫄其德不回上帝是依無災無害彌月不遲

是生后稷言姜嫄祀郊媒之時時則有大神之迹姜嫄履之足不能滿履其拇指之處而心體欣欣然如有人道感已者也姜嫄之

德貞正而不回邪天用是禡依而降精氣詩生民闕宮箋此美周之所自生也因又推之於古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商頌原商之所自生也

脩已山行見流星章感栗然生嫫我文禹御覽八十二引書帝命驗原禹之所自生也握登見大虹意感生舜御覽八十一引詩含神霧原舜之所自生也慶都出

觀三河之首有赤龍出奄然陰風雨赤龍與慶都合昏龍消不見有娠御覽八十引春秋合誠圖原堯之所自生也瑤光之星如蜺正白感女嫫幽

房之宮生黑帝御覽七十引河圖原顓頊之所自生也大星如虹下流華渚女節氣感生白帝御覽七十引河圖原金天之所自生也附寶出降大靈生

軒帝御覽七十九引孝經鉤命決原黃帝之所自生也任已感龍生帝魁御覽七十八引孝經鉤命決原炎帝之所自生也華胥履跡恠生皇羲御覽七十八引孝經鉤命決原伏羲之所自生也自古神人之主無不有所自生而孔子者生民所未有也書孟軻於法得備感生帝謹求之春秋徵在游於大澤之陂

睡夢黑帝使請已已往夢交語曰女乳必於空桑之中覺則若感生邱於空桑之中故曰玄聖素王藝文類聚八十八御覽三百六十一又九百五十五後漢書班固傳註引春秋漢孔

故聖人者皆天之所生也從其所生而妃之以女則謂之姓姓者天子所先有也從其所生而藏之於心則謂之性性者亦天子

所先有也聖人吹律有姓宮商角徵羽也御覽十六引孝經援神契故知姓之別有五性者生之質若木性則仁金性則義火性則禮水性則智土

性則信禮王制正義引孝經鉤命決故知性之別亦有五姓性皆五故知帝必有五春起青受制其名曰靈威仰夏起赤受制其名曰赤熛怒秋起

白受制其名曰白招拒冬起黑受制其名曰汁光紀夏六月土受制其名曰含樞紐周禮春官疏引春秋支離鉤是爲五帝五帝太一之分也而天

子所生各有期運据孔子黑綠不代蒼黃之義推之則文王爲木德王由是而得伏羲之生以蒼帝帝出乎震是也木生火故神農

之生以赤帝火生土故軒轅之生以黃帝土生金故少昊之生以白帝金生水故顓頊之生以黑帝水生木故帝嚳之生以蒼帝木

生火故堯之生以赤帝火生土故舜之生以黃帝土生金故禹之生以白帝金生水故商之生以黑帝水生木故周之生以蒼帝木

生火故漢之生以赤帝漢書曆律志其他祕緯與注疏引此者不可勝記而孔子適爲黑綠不代蒼黃故不有天下也五帝以五姓五性賦於其子是以文質迭

代受命各不同是故天施符授聖人王法則性命形乎先祖大昭乎王君天將授舜主天法商而王錫姓姚形體大上員首而明有

代受命各不同是故天施符授聖人王法則性命形乎先祖大昭乎王君天將授舜主天法商而王錫姓姚形體大上員首而明有

二瞳子性長於天文純於孝慈天將授禹天地法夏而王錫姓姁形體長長足胥疾行先左隨以右勞左佚右也性長於行習地明

水天將授湯主天法質而王錫姓子謂契母吞玄鳥卵生契契先發於胷性長於人倫至湯體長團小足左扁而右便勞右佚左也

性長於天光質易純仁天將授文王主地法文而王錫姓姬謂后稷母姜嫄履天之跡而生后稷后稷長於部土播田五穀至文王

形體博長有四乳而大足性長於地文春秋繁露三代改制實文篇夫以天所寶愛之子天生之天必有成之則受命是矣謹求之禮夫禮必本於

太乙分而為天地轉而為陰陽變而為四時列而為鬼神其降曰命禮運命有三科有受命以保慶有遭命以譎暴有隨命以督行

禮祭法正義引而天之所降於其子則惟受命蓋天以春秋三統之義致太平之道告於其子而使其子則之也故命不徒行必有文

書法式謹求之易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易繫辭河以通乾出天苞洛以流坤吐地符詩大雅文王疏引春秋說題辭昔者伏羲有天下龍馬負圖出

於河遂法之以畫八卦禮禮運疏引尚書中候握河紀是謂天降命之始洎乎黃帝東巡至洛龜書成赤文綠字以授軒轅御覽七十九引中候握河紀堯率羣臣東

沈璧於洛退候至於下稷赤光起元龜負書出背甲赤文成字止壇又沈璧于河黑龜出赤文題御覽九百三十一引中候握河紀修壇河洛仲月辛

日禮備至於日稷榮光出河休氣四塞白雲起回風搖龍馬銜甲赤文綠色臨壇止霽吐甲圖而薏御覽八十引中候握河紀舜沈璧於河至於下

稷榮光休至黃龍負卷舒圖出水壇畔赤文綠錯御覽八十一引中候握河紀伯禹在庶四岳師舉薦之帝堯握括命不試爵授司空伯禹稽首讓

於益歸帝曰何斯若真出爾命圖示乃天伯禹曰臣觀河伯面長人首魚身出曰吾河精也授臣河圖薏入淵御覽八十二引中候握河紀天乙在

亳夏桀迷惑諸隣國繼歸德東觀乎洛降三分沈璧退立榮光不起黃魚雙躍出濟於壇黑鳥以雄隨魚亦止化為黑玉赤勒曰玄

精天乙受天符伐桀克三年天下悉合御覽八十三引中候洛予命文王為西伯季秋之月甲子赤雀銜丹書入鄴止於戶昌乃拜稽首受最曰姬

昌蒼帝子亡殷者紂也公羊隱元年疏引中候我應瑞渡于孟津太子發升於舟中流受文命待天謀白魚躍入于王舟王俯取魚魚長三尺赤文有

字題目下名授右曰姬發遵昌授右之下猶有一百二十餘字王維退寫成以二十字魚文消御覽八十四引中候合符后王燭以告天出涘以燎

羣公咸曰休哉御覽一百四十六引中候合符后有火自天出於王屋流為赤鳥其色赤其聲魄五至以穀俱來赤鳥成文雀書之福御覽八十四引中候合符后鳥

以穀俱來云記后稷之德詩文思箋引中候合符后此皆一姓受命所得於天之珍符也孔子為黑帝子與湯同物於法當受天命然天命有二有

命以有天下有命以為後世制法命以有天下斯天符以龜來命以為後世制法則天符以鳥至孔子年老歎曰鳳鳥不至河不出

圖吾已矣夫憂天命之不至也其後天下血書魯端門曰趨作法孔聖沒周姬亡彗東出秦政起胡破術書紀散孔不絕子夏明日

往視之血書飛為赤鳥化為白書署曰演孔圖中有作圖制法之狀公羊哀十四年解詁引春秋演孔圖是為鳳鳥即文王所受於天也孔子知天命之

所在乃據周史立新經設三科九旨

公羊隱元年解詁引春秋演孔圖

蓋麟出周亡故立春秋制素王授當興

文選通幽賦注引春秋演孔圖

春秋託始於文王公羊隱

以天之命孔子者同文王也而河不出圖遂終古焉明王之夢孔子蓋傷之矣孔子既受天命稱素王宜有所制作其道將奈何夫

君子之道率性而已矣由五帝而有五性本性則仁金性則義火性則禮水性則智土性則信禮王制正義引復由五性而有五倫君

臣之義生於金父子之仁生於木兄弟之序生於火夫婦之別生於水朋友之信生於土白虎通德論引故凡有性者皆有五性皆有

五倫書言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是也書帝典而所以叙五倫者其道又奈何夫率性之道事天而已矣謹求之孝經孔子曰天地之性

人爲貴人之行莫大乎孝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

帝孔子美周公之能一性道教也蓋周公攝政之六年會諸侯於宗周因大朝於明堂之位天子之位負斧戣南方立公卿士侍於

左右三公之位中階之前北面東上諸侯之位阼階之東西面北上諸伯之位西階之西東面北上諸子之位門內之東北面東上

諸男之國門內之西北面東上九夷之國東門之外西面北上八蠻之國南門之外北面東上六戎之國西門之外東面南上五狄

之國北門之外南面東上禮明堂上周公既朝諸侯遂率之以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遂作詩曰我將我享惟羊惟牛惟天其右之儀

式刑文王之典日靖四方伊嘏文王既右享之我其夙夜畏天之威於時保之詩我將明年作成周乃設邱兆於南郊以祀上帝配以

后稷乃位五宮大廟宗宮考宮路寢明堂咸有四阿反坫重亢重郎常累復格藻稅設移旅楹憲常畫內階立階墀唐山巖應門庫

臺立闔逸周書作維是爲清廟周公既祀文王於明堂又營清廟於東都以其同爲祀文王之地故亦曰明堂周公於成周祀文王又作

詩曰於穆清廟肅雝顯相濟濟多士秉文之德對越在天駿奔走在廟不顯不承無射於人斯詩清廟蓋孝莫盛於有天下朝諸侯率

諸侯以祀其父而以其父配天也推嚴父配天之義於是乎有夫婦其在於禮君在阼夫人在房大明生於東月生於西此陰陽之

分夫婦之義也君西酌犧象夫人東酌鬯禮交動乎上樂交應乎下和之至也禮禮器推嚴父配天之義於是乎有兄弟其在於禮有

事於大廟則羣昭羣穆咸在昭爲一穆爲一昭與昭齒穆與穆齒凡有司皆以齒此之謂長幼之序禮祭統推嚴父配天之義於是乎

有朋友其在於詩振鷺于飛于彼西雝我客戾至亦有斯容在彼無惡在此無讟庶幾夙夜以永終譽詩振鷺有客有客亦白其馬有

妻有直敦琢其旅有客宿宿有客信信言授之繫以繫其馬薄言追之左右綏之既有淫威降福孔夷詩有客言夫婦兄弟朋友之倫

也夫婦兄弟朋友定而君父斯尊矣凡百政事則又武是也推嚴父配天之義於是乎有文治其在於禮天子視學大昕鼓徵所以

警衆也衆至然後天子至乃命有司行事興秩節祭先師先聖焉有司卒事反命始之養也適東序釋奠於先老遂設三老五吏羣

老之席位焉適饌省醴養老之珍貝遂發咏焉退修之以孝養也反登歌清廟既歌而語以成之也言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合德音之致禮之大者也正君臣之位貴賤之等焉而上下之義行矣有司告以樂闋王乃命公侯伯子男及羣吏反養老幼於東序終之以仁也禮文子大學明堂之東序也詩靈臺正義推嚴父配天之義於是乎有武功其在於詩矯矯虎臣在泮獻馘淑問如臯陶在泮

獻囚詩泮天子曰雖辟諸侯曰泮水禮明故知泮宮即天子辟離矣振鷺于飛于彼西雝詩振故知西雝即天子清廟矣而其禮皆

於明堂清廟行之故曰明堂者大教之宮也集孔子夢想周公思欲行周公之道嘗稱之曰郊社之禮禘嘗之義知其說者之於

天下也其如視諸掌乎禮中天子臻此時則天乃各以其物應之天子乘木而王則日黃而青暈御覽八百七十月清明同海

乘火而王則日黃中而赤暈御覽八百七十月赤明御覽四百祥風至注引同上地生朱草御覽八百七十梧桐楸豫章梓為常生御覽九百五南

海輸以文狐御覽九百二天子乘土而王則日五色無主御覽八百七十月圓而多耀御覽四百填星黃而多暉御覽八百七十祥風至御覽九百六甘

露降文選七啓嘉穀並生御覽八百七十蒙水出於山上引同河海夷晏文選漏刻銘而遠方獻其珠英蔓竹紫脫為之常生御覽九百六鳳凰集

於苑林藝文類聚九天子乘金而王則日黃中而白暈御覽八百七十太白揚光御覽八百七十芳桂蘭芝常生御覽九百五黃銀見御覽八百七十紫

玉見於深山御覽八百江海出大貝明珠文選曹子建贈丁麒麟在郊開元占元一百天子乘水而王則日黃中而黑暈御覽八百七十月黑明

成矣可以告太平於天矣謹求之禮因名山以升中於天因吉土以饗帝於郊升中于天而鳳凰降龜龍假饗帝於郊而風雨節寒

暑時禮器言天子告成功於天而天饗之也古者天子受命改制應天天下太平功成封禪以告太平聚土為封除地為壇變壇言

禪者神之也所以必於太山者何萬物交代之處也必於其上何因高告高順其類也增太山之高以報天附梁甫之基以報地明

天之所命功成事就有益於天地也詩時邁疏引古者封太山禪梁甫者七十有二家其說不詳史記封詳者惟周之成王時邁成王

因巡守以封禪也其辭曰時邁于邦昊天其子之實右序有周薄言震之莫不震疊懷柔百神及河喬嶽允王維后明昭有周式序

在位載載干戈載橐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詩時邁孔子受天命繼周而王為漢制作文致太平於法得升中於天謹求

之孝經孔子作春秋制孝經既成使七十二弟子向北辰磬圻而立使曾子抱河洛事北向孔子齋戒簪纓筆衣絳單衣向北辰而

拜告備于天曰孝經四卷春秋河洛八十一篇謹已備天乃洪鬱起白霧摩地赤虹自上下化為黃玉長三尺上有刻文孔子跪受

而讀之御覽五百四十故感生帝者明聖人之德為天所生也受天命者明聖人之位為天所命也封禪者明聖人之治與天合其體也聖人之意其在斯乎其在斯乎然則聖人死乎曰孔子法文王法其生不法其死蓋五行迭代有隱現而無存亡文王降降在帝左右有與天無極而已郊社之禮禘嘗之義不虛舉也抑又聞之民者冥也為未見人道書呂刑蠻蛇種也閩亦蛇種也貉豸種也狄犬種也羌羊種也說文非天之所生矣非天之所生故無性書言百性不親五品不遜黎民徂飢百性有五品黎民無五品也知徂飢而已無性故無鬼傳言用物精多所憑者厚矣不能取精用宏者無所憑也非天之所生故無姓說文言古之神聖人母感天而生子因生為姓此非民之所得有矣無姓故無廟禮不下於庶人也若夫天之子孫天生之天必保佑之其在詩曰嘉樂君子憲憲令德宜民宜人受祿於天保佑命之自天申之詩嘉樂天既佑之天之子宜有承之其在詩曰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有密於緝熙單厥心肆其靖之詩昊天有成命承之不善則天將降之罰其在書曰惟命不于常汝念哉無我殄書康懼其靡常而祈之則天之佑者永其在書曰肆惟王其疾敬德王其德之用以祈天永命蓋天之於其子孫纏綿往復必不忍以終棄之之有如此也嗟乎去聖久遠百家異說道晦於小成而辨生於末學亡其本矣得吾說而通之如是者謂之天如是者謂之君如是者謂之父如是者謂之政如是者謂之教如是者謂之生如是者謂之死一以貫之千聖百王之道其再顯於世乎

論功名心

彗

广

人自受形氣而現身於此世界忽忽百數十年無智無愚無賢無不肖誰能操木乃伊之妙術令此有生軀壳長存而不敗哉是故高明之士不肯以來無蹤去無跡者為自足而務於無自主權之生命之外別求有所遺傳於社會以慰此百年後之岑寂無聊此事業家所為蹈厲發揚朝汲汲夕營營常若懸一目的物於獨見獨知之地誓必獲之而後快問其所目的者為何物則固以見地不同人人宗旨因之而生差別矣然宗旨既立生平行事視此而出則其結局之成敗利鈍雖或不能與其初始之所期者無所逕庭出入而精神以有所專注而自奮卒使其人不失諠譁動物之天性而社會蒙其影響不致無歷史之可紀焉此豈非功名心之為用也哉

或曰向來非常之士能立大事業於天下者原發於一時不能自己之情只求自盡其天職以無負天地之生成父師之教養是役於功名心而後肯出任事者在英雄豪傑雖或有然而以賢聖自居者則議其德之不純潔志之不高尙矣然就心理上而言功名

心固不免於塵俗而就實際上而言功名心乃影響於社會蓋人類之功名心薄者社會所成之事業必少人類之功名心厚者社會所成之事業必多法律之所不能強道德之所不及勸者一爲功名心之所鼓動而奮然興起若或導之于前策之於後不計利害不顧死生而必以遂其所志爲究竟此維持社會之秩序增進社會之幸福者所以舍人類之功名心末由也

人類之功名心何所因緣而後起乎或誕將來之利益如爲宮室之美妻妾之奉及因種種之利慾而欲藉此以濟其私願者有之又或畏他人之權力如受勢家之壓迫強者之凌虐及因種種之見欺而欲藉此以試其抵抗者有之然功名心之因此而起者其失志也固無難挫其銳氣而流爲墮落即令得志亦易至於自滿自足而不可以持久是故功名心之勃發必與其人之學問見識之程度相應然後與尋常之慾望有所殊異蓋讀偉人傳記而崇拜英雄之念油然而生覽天下形勢而馳騁中原之志無端奮發人之學問淵博見識宏達者固當受外界之感觸而壯志飛動有不克自禁制者焉若夫村夫愚豎不知何者爲宇宙之大業不知何者爲古今之偉人眼光所照不踰十步意境所慮不出百年是其學識淺陋無以大異於野人宜其汲汲焉惟朝夕是謀苟衣食住三者稍足以自活即安於無所事事悠悠忽忽以送其生又豈知功名爲何物而有以動其志而奮其力乎故功名心者必因其人有學問見識而後能自然發動者也

夫功名心之足以鼓舞人事猶蒸汽電氣爲各種機器之主動力優能上下而左右之使之運行不已故社會上公利公益之事業無望其振興則已苟望其振興則所以獎勵天下之功名心者不可無術矣彼握教化天下統治天下之大權者或榮之以華袞之褒或重之以爵號之賞其所以策勵天下士使向於功名之途者蓋慮人人甘於獨善但求無過誤視宇宙內事爲性分外事而莫肯肩任則世界舞臺將無人登之而演種種之活劇豈不令全社會沈沈黑黑以終古乎願人人之功名心太淡固非社會之福然使反此而熱過其度則膨脹所極或至專爲一己計盡置天下之利害得失於不問或知吾道之不能見容而必強之以從我或知太平之不能驟致而不免操之以急激弱者熾其忿心強者逞其野志甚者激於一時之狂熱雖至伏尸百萬流血千里孤人之子寡人之妻以求成就其一己之功名者求諸東西史乘上下數千年間不乏其人蓋其心視功名過重抑鬱不平之氣復有以乘之故常慷慨激昂或歌或泣或哀或樂或怒或狂在本人殆無以自持故其敵也每至流毒天下被禍生民使後世人心以不一見功名之士爲大幸此則功名心過盛之流弊而不得遂因此而薄功名心爲不足道也

今試觀於各國或從事於探險遠行或從事於新法試驗一業求精持之以數十年一人不成繼之以若干輩常有輕其生命棄其

身家竭其生平之心思才力以謀一不可必成之事業者豈非功名心之作用有以致之邪是故役於功名心者猶才子佳人之惑於情市井貪夫之溺於利其縱情一往有走馬平原不可收拾之勢雖以父子至親不能止之妻子至愛不能奪之驗諸青史分羹絕裾烹子殺妻者尙有其人則是功名心之循直線而行者更有何物足以爲之阻力乎如今之被選爲議員者勞神傷財所得不償所失然而人樂爲之且爭爲之其他公共事業有勞力而無報酬者正多而有志之士猶必以一就名譽爲榮是豈不足以證明此例哉

夫個人而無功名心則其人之才力必不奮國民而無功名心則其國之政事必不舉蓋憤嫉時世奔走國事其出於不忍人之心而引爲不可逃之大責者百人不得一二而中於功名心而自激厲者十居八九然而今者中國國民之於國家之事公衆之業可謂痛癢不相關冷視已極矣賭民生之多艱而不知救任外力之來襲而不知屏此猶曰吾爲勢力所限地位所拘雖有志而莫之逮也若夫舉鄉治修市致若教育之業交通之便改良風俗振興工藝之經營其以國民自力優能致功者正自綽綽有餘地而何以視爲度外放棄一切其精神僅注射於一身一家苟足以自供其衣食即伏而不動無所奮發雖至爲人奴隸爲人牛馬亦不遑顧嗚呼何其自待太薄而忽然忘情於天下也豈非功名心太弱之所致邪夫中國人好自尊大豈必無功名心哉只以受社會上謬種相傳之影響誤投其心思材力於無用之地故反置經國濟民之事而不顧耳今試問吾國中才以上其在家庭父兄之所督責其在學校師傅之所指導以至朋友聚處其互相勸勉互相期許者果爲何等事業乎豈不因誤視功名之爲物而謬以領一衿登一第獲一缺放一差諸數者爲足盡生人之義務又以爲人間世之安富尊榮再莫踰此故不憚竭其生平之心力自垂簪以訖白首堅苦刻厲以求之及其求而弗得方欲改其方針以向他途則毫氣已深老無能爲安復敢揚眉吐氣與天下英雄豪傑爭不世之功名哉不然中國衰亂如今日國家之不幸而正有志經世者千載一時建功立名之大機會也吾聞美之猶立也法國貴族奮身相助杜之抗戰也歐洲才士爲之後援日本後進文明其國人才僅勉強足以自持耳然自立憲以來國內粗安無事稍懷非常之志負所弛之才者猶尙苦英雄無用武之地幸值吾國多事屢欲蹈吾華士以求所以自表其才吾自與日人接幾於無日不聞此論其中非無大言欺人本不足信然律以山田良政之例曾在暹羅以功名著固不得謂其必無此情也夫外國人俯仰時勢尙欲借吾莫大之舞臺以立功名而吾國民反爲不痛不癢視國事日非而莫肯過問相形之下吾四百兆同胞能勿厚顏乎

雖然吾國民之功名心特隱而未現伏而未發耳非全絕此萌芽也不觀近來風潮之大變乎昔之以絕口不談時事爲高者今則

朝語維新夕談革命聞風相悅倡一和百人人抱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之偉志矣向日所謂少不更事當老其才而後用者今則乳臭小子尙抗顏而縱談天下事上指天下畫地大有旁若無人之概苟其沈默寡言或者稍自謙遜則羣起而攻之以其人爲無志無氣可恥莫甚矣夫不及數年而風氣忽一變而至於相反如此睹此現象者輒以爲國民功名心一旦爆發將相競以勲業自見不患任事無人而改造新國之偉績殆可以旦暮見之矣然吾見今之好談辦事者驟聆其論人人皆不落第二流人物及觀其結果則言行不掩前後若兩人者居多其平時雖高自位置視博功名如拾芥遽入人世見可欲而心亂則不免改其上人之志而習爲下達之行甚者流爲無賴一變其功名心而爲忌刻心嫉妬心見人之將有成事乃故爲攻擊以害其成推其心迹一若已之功名既無可望而惟恐他人有所成就相形以見其短此吾所爲憤今日之輕薄少年而不敢以真有功名心輕許之也真有功名心者栖栖焉皇皇焉惟以博得身後之一銅像一列傳爲其終身所慘淡經營尙恐不得一當夫奚暇妬人之功忌人之能而層出其陰險狡詐之術以中傷人哉

且吾嘗徵之於東洋諸國矣安南人柔脆偷惰毫無遠志雖已亡國猶墨守詩賦八股之禍物以度其生涯得法人用爲巡捕卽沾沾自喜以爲莫大之榮此其所以國見滅而無救也史又如朝鮮其所謂志士怵於國勢之瀕亡思有以改造之可謂識時務矣然因溺志功名之故反誤以把持國柄爲自植勢力之資故一旦得志輒不恤國事務去異己以攬大權以此爭奪相殺相尋不已而卒無補於國家由斯以談國民之功名心太淡者國以亡國民之功名心太濃者國以亂然則吾國志士之不願其國爲安南亦不願其國爲朝鮮者當知所以自處矣

厭世主義

觀

雲

以世界爲惡土以人類爲穢物滿然作別一天地之想而絕人避世不與社會相接觸者世稱爲厭世主義之人而評者曰人類者羣物也世界者羣之現象也一人之以生以養以出以居以作以休以歌以哭無一不與羣相關切以個體立於一羣之外而個體立斃是故有造於羣而名之爲事業有效於羣而稱之爲功名有福於羣而號之爲德行有序於羣而目之爲倫理揭而言之謂人世間事無一非羣之事可也而一人之對一羣其責任之重且大固何如而是人也離羣絕羣食羣之福利而不償沐羣之恩澤而不報率是道也是大渙其羣而使人類復返於蠢蠢然自生自衛之動物也故持厭世主義者非也目爲厭世主義之人即含有誹

謗之語意於其中者也是言也。誠哉然矣。其理固無以易之。雖然。所謂厭世主義者。一括之名詞也。其起因若何。其終局若何。其派別又若何。是不可以不辨。夫僅曰厭世主義。則是尙爲未判是非之一名詞也。

是故欲問厭世主義之當有與否。當先問世之果可厭與否。今夫人間之殺戮也。爭奪也。詐僞也。邪曲也。貪酷也。驕慢也。卑佞也。險巇也。凡夫一切可恨可憤可歎可泣之事。無不自人類演之。彼動物之對吾人類。或以其能力之殊異。而視爲天人。蓋不可得而知。以吾人生爲人類一觀。人類間之事。其閻黑而慘淡。兇殘而劣惡者。直謂修羅之變相場。而魑魅魍魎之寫影圖。可也。彼野蠻之俗。人與物相食。人與人相食。上古野蠻時代。曾有人食人之俗。今日於河海沿岸。發見之厨芥丘。不但見當日人類爲食。故遺有動物之骨。狀骨又有打破人類之骨。亞及其他島嶼之黑色人種。名排富阿種。族中之喀倫卡勒部族者。其文化最低。度人皆赤裸露。臥山野。見他人過出。而擲之。啖其生肉。子之屍體皆葬腹中。於危險殘虐之中。送其一生。而無人生之況味者。無論矣。進而爲有

倫紀文化之國。而專制政體下之人民。其匍匐呼號。不得自由之狀況。又何如。又進而爲立憲民權之國。其文化固更上矣。然一旦入其地也。見其議員之悉以運手段而得。總統之又以由製造而成。而偏黨曲私。無公道之可言者。又何如。而工商膨脹。都邑繁華。一皆托辣斯所占領。而勞動社會之日入於窮蹙。教死不贍。至不得不服動物之勞。而以養富人。之逸欲者。其失望之境遇。又何如。略言其大致如此。其細故不能觀述。然則此世界殆終爲地獄耶。此人類殆終爲惡魔耶。嗚呼。一二志氣清明之士。惡感接於外。而憂思發乎中。又烏能不焦首蹙額。而生厭世之想也耶。

是以或人民者。追憶既往。而謳歌之。是以太古爲黃金之時代也。或人民者。希望將來。而禱祝之。是以後日爲黃金之時代也。是何故。而然耶。謂夫人之情往者。不再來。故易棖人之記憶。來者不可知。故易動人之企想。是固心理上。有是意象矣。雖然。使現代之世界。而固爲極樂之淨土。無上之天國。人人居之。而安心焉。滿志焉。焦額之氣。不見於色。呻吟之聲。不接於耳。則追念既往。懷想將來。側身天地。不勝俯仰之慨。未必不因之而稍澹也。然而此現代之世界。固能副此想像否耶。且即不欲其能副吾人理想上之烏託邦。華胥國也。而但使掩耳。蒿目者。不如今日之甚夫。亦可以稍安焉。然而此世間。其能若是否耶。

故夫自古生人。其思想之稍高者。其懷抱之稍深者。其感情之稍富者。其志氣之稍介者。或遂遭逢不時與世齟齬。孤臣棄士。冤夫勞人。其牢騷之慨。不平之聲。充滿於山澤間。雖閱世長久而猶若聞其歌哭之音。蓋自昔賢哲。殆無一不含有厭世之性質者也。宜乎嘖嘖胥爾。亦作佐與夫哈脫門。亦作之哲學。皆以有厭世語爲其學派之特色也。彼無厭世之想者。其言多不足動後人之翫味。

然則厭世之士不能一日絕於天壤之間者夫豈無故耶

然而由此道也而遂判一至大之途逕於其間其緣起同而其歸宿大不同其懷想同而其作用大不同其究也人物之位置不同而其價值亦不同是何也曰以厭世爲前提者同而厭世遂從而棄世厭世欲起而救世者此其所以相反而大不同也

厭世而棄世者其派約分爲二其一則一身自了呼江上之清風侶山間之明月世與我而相違我於世而焉求已矣其理亂不知黜陟不聞矣由是派而差而下之或門羅詩書庭有絲竹左顧孺人右弄稚子非不知國家之阡危時局之喪亂也然而念羣之心常不敵其爲己之心救世之念又不勝其顧家之念而終持利己之義操爲我之算者也其一則萬事破壞謂世界胡爲不速燬人類胡爲不早亡無貴無賤無強無弱無智無愚而同歸于太盡是亦一快心之境矣由是派而差而下之或至芻狗百物糞土萬事不免爲亂暴殘殺之行世嫉彼而彼亦嫉世而或失於事之過激傷於情之或偏者也是厭世而棄世者其所爲蓋大都如是也若夫厭世而欲救世者不然謂夫世界之不平人類之不善固也雖然吾忍見吾之同胞長處此不平善之世也耶人人不平此不善此不善而世宙遂終古留此不平不善矣是非吾之責任也耶是非吾之仔肩也耶由是而菲薄之心不敢生焉發而爲悲憫毀訾之口又不敢開焉存而爲惻怛以人之惡爲己之惡以世之罪爲己之罪而此心常孜孜焉懃懃焉期得見人之無惡世之無罪而後已而其效也或易舊社會而爲新社會或易舊國家而爲新國家或易舊風俗而爲新風俗或易舊人心而爲新人心是其始厭世而其後出於救世者之所爲也故同一厭世之人而其道乃大相反而不同也

且夫人未有不清靜其心高潔其思與世俗成一大反對之性格而後能以其所得之道易天下者也彼諸葛武侯之在隆中淡泊以明志寧靜以致遠若蕭然一無與於世者然而後日之經綸悉自其高臥抱膝長歌梁甫吟之時而預備之故曰經濟多在冷淡人詩句者非虛語也若夫逐逐於名山懷懷於利海與當世爭一日苟且之富貴其頭腦既已不清而志趣亦復不高如是之人其於入世之效亦已可觀矣是又有望於厭世之人而不厭世之人未必其可取者也

使重責厭世者而不責不厭世者彼蠅營狗苟昏夢于權勢利祿之場以其智識之清濁言之固當置於厭世人自了派一輩以下巢父許由必高於祝駝宋朝是其例也然即以功過言彼厭世自了者僅可謂之無功於世而此不厭世之徒非特無功而又有過何也世之所以可厭者皆由此不厭世之徒作之孽也雖然彼不厭世之俗輩固不足道而厭世之人固不可不審慎而擇所自處也

英儒邊沁之論道德也立一道德算術法而計數快樂之多寡以定善惡之權衡約翰彌勒起而補之謂不可不敘品之高下蓋獸類之快樂決不與人類同而劣等人類之快樂亦不與優等人同雖然此不過邊沁之說之所未備而道德之為何物必以及人為標準固與邊沁氏之言未嘗不同也故約翰彌勒之言道德立智慧檢制之法謂各人於所為之事於自己之利益與他人之利益不可不聯接而并算之云云蓋人類之在社會不斷其連鎖交互之事未有專利人之事而己不還受其利者亦未有專害人之事而已不還被其害者特其算術至為複雜人之智慧短淺者不能馭此煩難之命題遂至積生差別成為團體觀而非普遍觀耳又日本真言宗之言謂聖人亦有貪瞋癡三毒其與吾人異者在此三毒不用之以為小我而用之以為社會萬眾故悲癡正邪實為同一之物大貪大癡是淨菩提心是三摩地余於昔時又嘗舉幾多之善字謂無非有益於人之名如殺奪人謂之盜盜者對於人而無道德如殺奪人謂之盜盜者對於人而無道德由是言之厭世何病厭世而不能舉一物焉有所以自効於世是則不免負世焉爾

然則古今最高尚之人格者誰乎曰佛陀是已今試問佛教為厭世教乎為非厭世教乎以為厭世教者殆皆挈其一端而未舉其全體者也則且母具陳大小乘之教理而即佛陀之人格論之夫以佛陀之見傷蟲而悲佛為太子時出遊城外見老人頭白腰曲支杖羸步數日偶有傷蟲見飛鳥隨而啄之太子起而歎曰衆生可憐互相吞食端坐見老者病者死者而歎樹下深有思維王慮太子思念無常生出家之想乃強携太子歸城

那云何世人而不怖畏或曰又見病人身瘦腹大喘息呻吟肉落骨出顏色憔悴不能自立歎曰如此身者是大苦聚世人於中橫生歡樂愚癡無識不知覺悟或曰又見有一死人四人舉其輿香花散布屍上幾多家人動哭送之與憂陀夷問答憂陀夷曰此人在世貪着五欲愛惜錢財辛苦經營唯知積聚不識無常今者一旦捨之而死又為父母親戚眷屬之所愛念命終之後猶如草木恩情好惡不復相關如是死者誠可哀也太子聞而深有感動低聲而謂憂陀夷曰世間乃復有此死苦云何於中而行放逸心如木石不知怖畏太子見此苦痛由是益欲究人生可免老病死之方法而出家之念益堅矣而遂悟

人生之無常觀世界為苦聚決然捨棄其富貴而夜半辭宮殿騎健步之白馬苦行求道寒暑六周方是時也隔離親戚棄其僕從佛夜半出家過藍摩城達阿伐爛河畔之深林樂其幽遠靜寂乃使從者車匿牽其白馬還宮車匿以太子孤獨往山林殆與俗不為伍而與世不相接寂請侍左右佛告之曰世間之法獨生獨死豈復有伴又使告父王曰世皆離別豈常集聚云云

是固由發於厭世之心而成為厭世之行者也而欲不如是乎則固不足以明道也對山川之岑寂感萬物之悠然當此時也精神界必有一大變動之事蓋眾緣隔絕則心境自清而執縛係戀之熏習至於畢波羅樹下經四十九日之參悟明星爛然成最正覺

九日之朝東方初曉明星出時智慧洞開廓然大悟得無上正真道為最正覺嗣後而佛陀之一生悉以救濟世人為一大事故佛教之教義若是其廣博而著變者蓋亦由

佛○陀○以○普○度○世○人○爲○心○隨○衆○說○法○而○經○四○十○五○年○之○長○日○月○故○也○且○亦○嘗○致○佛○陀○求○道○之○初○心○乎○當○其○訪○道○於○跋○迦○婆○仙○也○於○衆○許○摩○訶○帝○經○有○云○

菩薩問曰。汝等修行。於何所求。一云。我求帝釋。一云。求梵王。一云。求魔界之身。爾時菩薩即身思惟。今此仙人所修之行。皆是邪。

道非我所依我今於此不求帝釋不求梵天不求魔界不徇邪見而立淨土門之教

此而佛陀之初心可見矣故後世猶得依佛陀救濟之權能力而一證之蘊底之教門即天台華嚴眞言禪宗是也

者如法相宗三論等所說爲對比前降一等之衆生隱眞理之一分而僅殺他之一分之教門也冷二門他力教既依憑佛陀救濟之權能力同時而得沐佛陀之

生捨自力而得依憑佛力生捨自力而得依憑佛力
 依賴自身所修善行之功力依賴自身所修善行之功力
 真實教者不然全拋自力真實教者不然全拋自力
 而仰佛力而仰佛力
 日本見真大師據大無量壽經日本見真大師據大無量壽經
 當無量壽經當無量壽經
 之入其人格又多失於不完全之入其人格又多失於不完全
 而佛陀者而佛陀者

念○寵○佛○之○悲○智○兼○大○爲○何○如○也○夫○不○知○厭○世○之○人○其○人○格○既○多○失○於○不○高○尚○而○仁○勇○廉○直○之○人○其○人○格○既○多○失○於○不○剛○毅○而○

○回○世○所○疑○爲○厭○世○主○義○之○人○也○故○一○舉○其○人○格○而○欲○世○人○之○知○所○法○也○

日俄戰爭之將來

主父

平和破。風雲急。鐵騎馳。朔虜來。滿韓之野。乃爲日俄之戰場。東亞之陸。乃爲黃白之舞臺。吁。自十九世紀大西洋風燐雨血之結果。飛渡於太平洋。黃白之衝突。愈接愈厲。愈進愈烈。將來戰史中大書特書。添一大特色者。則以我國庚子義和義民與世界宣戰。及今日日本與野蠻強暴之俄國宣戰是也。而今而後。東亞主客之勢力若何。日俄之勝敗若何。我國之存亡若何。皆將於是解決。而消長之是問題也。世界視線之中心。我國全部之關鍵也。彼野蠻俄國。承彼得大帝軍事膨脹主義之遺圖。久爲世界之賊。初欲伸其勢力於歐洲。破瑞典。建帝都於潘基曲海。更進向南方。占君士但丁堡之形勝。母如事多齟齬。中途破壞。乃一轉東向。闢西伯利亞之地。布置鐵道。貫入東亞大陸。逞其陰鷙侵略。土地慾望。浸而軍港租借。浸而土地攫取。浸而僞太守立。浸而海陸軍派。跋扈跳梁。儼然以滿洲之主人自命。噫。無滿洲。是無中國也。無滿。無韓。是無東亞也。俄國之爲文明公敵也久矣。東亞男子。凡有國家之責。任東亞和平維持之天職者。當如何抖擻精神。犧牲手足。傾十萬斛熱血。以與野蠻俄國相見於疆場。母如有地主之權者。既頑且陋。既弱且愚。始則受其舞弄。繼則震其武力。優柔苟安。以有今日。而第三國之戰。乃以之起。夫日本之所以戰者何。曰。尊重我國之主權。保護韓國之獨立也。其然豈其然哉。吾爲之下一斷語曰。日本何能戰。其戰者萬不得。

已而已矣。何以言之。日本國小民貧。財政艱難。以之當强大虎狼之俄國。其不格之自明。即不然。戰矣。勝矣。吾知俄國以數十年之經營。數十年之慾望。數千百萬之經濟。數千百萬人好大喜功之野心。勢必戰爭。永續賭。一旦之存亡。則日本必困。即不然。敗矣。逃矣。不過舉滿韓領土委而去之。可也。於本國獨立之位置。固無所芥蒂於其間。而是時日本軍事所損其量。必大。則日本亦必困。彼日本主戰派者之言曰。戰爭經費雖不可支。然戰勝之後。直可償兵費於俄。爲是言者。蓋鑒于中東戰役之前例也。庸知地勢之異。主客之殊。豈能概論。若取償兵費於俄國。必俄國政府如我國滿洲政府之愚劣。而後可。否則必乘勝直進。入俄都而後可。吾知日本兵力必不及此。而俄國之摧折亦不若是之易。易也。況勝敗之數。未能預決。若不幸一旦而敗。則無中國。無日本。相率於亡而已矣。吾故斷之曰。俄國可勝。可敗。日本立於不可敗。今日日本之戰。是賭全國之存亡也。賭全國之存亡者。以有莫大之利。莫大之害。莫大之憤。懣爛燬于眼簾。橫豎於胸中。不可不戰。不能不戰者耳。何以言之。滿韓者。東亞之藩屏。滿韓亡。則我國必亡。我國亡。則日本亦斷難獨存。是一役也。東亞和平維持之公戰。亦日本獨立自衛之私戰也。果如是。則吾人宜如何馨香而拜祝之。頂戴而尊仰之。然考其所以戰之實。有大異者。吾亦安敢緘然。吾亦安敢緘然。

吾謹掬其隱衷。以告於我國人曰。日俄之戰。始終一滿韓競取之心而已。無俄國。則日本亦俄國。無俄國。則今日滿韓之野。電汽絡繹。兵馬蹂躪者。亦將於日本而不於俄國。毋如遼東方割。遂有俄法同盟之干涉。滿洲主人之資格墮矣。甲午之役。韓國已歸勢力之範圍。乃復有俄國爲之南北對抗。且並將其朝鮮勢力蹂躪無遺。而韓國主人之資格亦墮矣。夫以日本之人口。每歲增殖至五十餘萬。復困于島國之悲觀。其不能不求一殖民之地者。勢也。至於歐美爲勢力所不能。且爲他人之們羅主義所排斥。不能不注視於天然附近之滿韓者。亦勢也。至此。乃全國希望。全國經營於韓國之利權。享有滿洲之移殖事業。進步發達。蒸蒸日上。如先時日人之至北清者。爲數甚少。今朝一躍以至五千餘人。特攫取之心。制於各國。抑而不敢發耳。使老大帝國於滿洲管轄之虛權。億萬年有道之長。則一切自由經營。特別權利。皆可取而有之。若一旦歸於俄人之掌。彼於商業甚屬幼稚。將來之保護關稅。排擠輸入。利害衝突。豈惟淺鮮不特此也。滿與韓相爲表裏。滿存則韓存。滿亡則韓亡。今俄國勢力已奄有韓國之半矣。滿洲既爲囊中物。則韓國亦何不可爲。几上肉。況根據滿洲以取韓。萬非日本越海所能防制也。日本至此。其何爲情。其何爲情。殆出于戰乎。曰否。尙可望與俄國平均分宰之。於是滿韓交換之論起。

俄國自古以善外交。名不其信哉。何其御我國政府如傀儡。而玩日本如小兒也。吾爲之一溯日俄交涉之歷史。日本之失敗者。屢

矣。何以言之。甲午之役既終。韓國名雖獨立。實則無異日本之領屬。凡財政兵權。行政用人。皆日本腕腋進退之。母如手腕太激。威壓過甚。與俄國以進取之間。而朝鮮勢力遂非已所獨有一也。我國庚子義和之變。日本乃以歐人之蠱言。獨派大兵。助外族以攻同種。與俄兵以東下之間。二也。滿洲撤兵問題之起。已非旦夕。既以我國政府之腐敗。不足以折強俄。自起而爲第三國直接之交涉。交涉不成。戰之可也。乃復爲俄國所欺。遷延時日。與俄國以增置軍備之間。遂至今日之勢。俄國已爲主人。而日本反居客勢。三也。爲之解說者曰。日本初意。亦何欲戰。故七博士之意見書。方議懲罰。而民黨主戰之派。皆遭排斥。苟一旦滿韓交換之議成。則亦屏息已矣。毋如虎狼之俄。得隴望蜀。不但交換之議。匪如所願。且并欲韓國一舉而鯨吞之。人之不堪。孰甚於是。至此而日本始不得不戰。至此而俄國始不得不戰。吁。今日戰爭之原力。豈日本能爲之哉。彼俄國君臣。好大喜功。久欲創設亞細亞一大帝國。今則已明目張膽。自署以俄清帝國之徽號。此其志豈惟小勢必席捲東亞。盡入一己之領土而後已。其與日本挑戰之決心。則隨此膨脹之夢想而益堅也。

吾人今日。關於日俄戰爭之置論何如。不得不以二者之實力比較之。若以兩國之內容而論。則俄國爲專制。日本爲立憲。俄國民黨皆非戰。日本民黨皆主戰。俄國平民社會。悉以革命爆發之心。齊向君主。日本平民社會。皆以犧牲國家之心。齊向外敵。俄國土地人種。甚雜。時有反抗衝突之事。日本土地雖小而人心固結。倫理尙忠。國民皆以犧牲國家自命。故戰爭伊始。從軍獻金之徒。絡繹不絕。二者相較。日本似爲優之。然日本之戰。利於速。不利于遲。今稍一落後。而戰術上之優劣。遂至互相上下。今以兩國海陸軍優劣之點。及其作戰地勢推測比較。以逆度其將來焉。

戰勝則一致。戰死亦一致。戰勝是榮譽。戰死是運命。是四語也。巍巍高峙於馬納口。丘敗壘之下者。非俄人之紀念碑哉。迄今讀之。何其懍懍然。猶有咄強氣也。至於日人武事上之性質。吾雖不敢妄爲批評。然其勇死敢戰之風。亦不可謂非當世之傑出。今滿韓之野。雖尙未知鹿死誰手。但自今以降。舞臺驍將。一出一入。陸離光彩。耀人耳目。吾人自其旁而觀之。其如何喝采。如何拍掌。皆思想中事也。美哉是戰。殆勁敵乎。吾更從旁而爲之說曰。戰爭之勢。莫大於海陸計畫之聯合。至於軍事根據地之若何。海面制禦之若何。尤爲戰術家制勝之點。今以日本之地勢而論。難守易攻之國也。沿岸防禦之線。甚爲延長。保無疏漏之虞。倘俄國以一旅艦隊沿岸出沒。用野蠻礮擊之法。則日本所損必鉅。是等重大项目。關於英國歷時之研究。而亦無可如何耳。若陸地作戰勢。不得不由本國輸送軍隊。由朝鮮南岸上陸。倘俄國之遼東艦隊遊弋牽制。則日本障礙甚多。萬難行動自由。且軍後聯絡之線。亦在在足

危故日本陸戰必俟海戰既勝海權收復而後可其可喜者俄國黑龍艦隊皆立於不利之地由日本西岸易於制禦也今聞日本於仁川旅順之戰皆獲勝捷則海面之勢力似必增大而陸戰之障礙亦必減少但旅順攻擊之結局勝敗如何亦不得不爲陸戰全部之關係耳今更以兩國軍港比較之日本西岸良港甚多輸送大兵亦便反之俄國軍港皆凍其不凍如大連灣者一至築造防堤凍即隨之外此如浦港雖足控制日本海之東北端而亦結冰六閱月且黑龍艦與遼東艦隊之策應易爲日本所斷一旦扼對馬峽津輕峽往來斷絕則浦港直成孤立而旅順之聲援亦絕二者相較日本似覺優之至於兩國艦隊與兵士之比較日本約百五十艘俄國約九十艘日本士官千水兵二萬二千俄國士官三千水兵五萬俄人堅忍熱誠早爲世人所知悉日人國民自負之心亦盛名譽戰死之心以是因之今數戰之後俄艦之戰鬥力已減此後全勝之結局吾人不得不囑望于日本耳

若以陸戰而論日本最缺憾者莫如退線之窘逼俄軍作戰地展開甚爲優裕即不幸一旦而敗猶得根據滿洲退入本國但滿洲馬賊出沒各處騷擾種族上之敵愾心頗盛俄國軍事保無牽制內顧之憂或竟軍隊之秩序因之紊亂破壞亦意中事耳前據各報所載俄國由西伯利亞輸入滿洲之兵已有十八萬或曰虛聲也前次旅順口之陸軍演習號稱十萬實僅二萬一千滿洲之鐵道守護兵及國境守備隊特二萬二千五百人東部西伯利亞施條隊共二十八各租借地守護之兵合三萬二千人不足總之六七萬人云然近日軍隊陸續增加兵力不可謂不厚特困於馬賊鐵道電線皆被折斷不得不以重兵守之今俄人鐵道守護兵每我一中里殆三十餘人軍事牽制之勢可知復據最近之調查俄國作戰之兵約步兵七萬五千騎兵六千技術隊七千野砲二百門皆爲遼東半島及浦港戰備之用外此則國境衛兵及鐵道配置兵皆備有山砲殆一萬五千今浦港周圍集合之兵已侵入朝鮮平壤一帶而旅順第一軍團亦得陸續增送惟前進之線日本似覺爲優彼於釜山鐵道大部既已竣工而西南之地復甚豐腴將來兩國之兵皆將于朝鮮西岸延長展開互相血戰可預卜也自茲以後俄國由歐洲增送之兵如何編集如何輸送不問可知聞之近復以二軍團各撤兵一旅團屬之旅順浦港兩要塞亦鉅矣但俄國陸軍腐敗正多上官威壓虐使俸給復薄每月僅給銀二錢五厘多聽之自爲生活故兵士所至淫擄劫殺幾如亂賊外如滿期之兵與以商業資本金使之居留滿洲或爲馬丁或爲小賈初見似驚其兵之多實則烏合之衆士氣頹敗皆不能戰者也若日本之兵皆由學校訓練而成號令齊一節制整齊斷非俄兵所能敵況俄國將校之腐敗與我國不相上下耶

日俄戰爭關於列國之態度何如吾人所不能不研究者也自滿洲爲俄虜所侵據影響於我國之主權及列國均勢之地位皆受

莫大之震懾。徒以我國政府優柔苟安。恬不知耻。不自解釋。而必俟人解釋之。於是土耳其繼續之處置。起於是各國最後之決心。起其結局。乃有開放派。攫取派。二者之間。衝突齟齬。相持不解。主此二者何。英美法三國是也。是三國者。雖於日俄之戰。宣言中立。實則皆有莫大之關係。莫大之袒徇。英日聯盟。固無論矣。若美國者。則又與日本利害表同情者也。以彼自美西戰爭以後。嶄然露其頭角。併布哇略菲律賓。更進於太平洋之南。伸其猿臂。握東亞商務之霸權。今于我國輸出之品。殆三分之一以上。北清者。洵合衆國之天然市場耳。今滿洲一旦爲強俄所攫。其不利孰大於是。於是猛然蹴起。挺然對抗。一則以滿洲開放。而迫俄國再則以俄國占領牛莊。拒我國全權委員。奉天大東溝開放之命。怫然奮怒。即派軍艦於極東。爲示兵之舉。其排俄之心。可想見矣。今日俄戰爭。方爲開始。固無第三國之助援。苟一旦袒俄之國。岫然而出。則英國固不難踐其盟約。而美國亦斷難默爾而息。迴憶英日之盟。初成。俄法亦爲之宣言曰。俄法兩國。苟受第三國之迫害。亦必互相協助。以抵抗之。是以俄法對於東亞。常互表同情。聯合運動。觀于俄國滿洲經濟之資本。皆抑給於法。二國之情。於此可見。然法國本國所負之債。實三百餘億法。每歲利金十二三億法。國民每人分任。殆元金七百餘法。利金三十法。已屬困不可支。今戰端一開。日費百萬。吾未見其能竭國以應也。吾人更自其旁冷眼觀之。覺舞臺之中。兩雄相持。戰雲磅礴。復有數道異彩。遶臺飛舞者。如俄國人民。則法國爲之保護。日本人民。則美國爲之保護。俄國軍事應用。則法國爲之周旋。日本戰爭材料。則英國爲之陰助。今特彼此相持。無局中之宣言耳。苟一旦熱心奮發。勃不可遏。或切已利害。刺激太甚。保無逸出中立範圍之舉。聞之英國。有借威海衛爲日本海軍根據地之說矣。由是以思其結局。或至於數國混戰。則滿天慘憺。黃海鼎沸。亦意中事耳。即不幸日本而敗。英美二國亦必聯合運動。謀所以控制俄國。強暴之舉。以復於均勢之面目。雖英國軍事思想。已入老大然勢之所至。母可如何也。外此如德意志。對於日俄之感情。何如果能終立局外。否雖不可知。但以其性質而論。向強力喜破壞。頗與俄國近。或竟出其最後之手段。委棄秩序。演出瓜分之慘禍。亦未爲過。吁。我政府其知焉否耶。夫以一己之土地。爲人所奪。一己之財產。爲人所掠。一己之身命。婉轉匍匐於強權勢力之下。一己之人民。屠殺糜爛於野蠻暴虐之手腕。更進而宣戰於臥榻陳師於城下。尙靦然自號于衆曰。中立中立。古今有如是之國。抑有如是之法理乎。曰。無有有之。自我國與韓國始。韓國地小民貧。猶可原也。如我國者。奄有世界多數之人民。據有天然豐腴之膏壤。更傳以關邊攘夷偉大之思想。宜如何席捲世界。囊括八荒。握霸權於列國。乃忽奄奄一息。寢將就斃。一聽外敵之烹宰。吁。我祖國何狀。我秦漢唐明之武功。何狀。而忍一敵至此也。彼奴隸大宰相。快活老佛爺。號稱親俄派者。在昔不過以黃金甘言圖一時之歡娛。庸知禍之所中。全局皆動。並彼

所謂列祖列宗發祥地者。今亦翻然委去。如棄敝屣。吁。彼婦孺何知。彼病夫何知。今行已衰頹。寢將就木。諺所謂及時行樂。得過且過者耳。獨惜我國民有保衛國祚。獨立自尊之責者。至此其如之何。至此其如之何。吾更大聲疾呼。以告於我國人曰。我國今日死生之關頭。存亡之斷決也。而其死生存亡之數。復不得不視滿洲最後之處決。復不得不視日俄戰爭之勝負。今姑就思想所及。爲他日勢所必至者。條舉於左。爲我國人告之。

(甲) 俄國戰勝。不獨滿洲爲俄所有。且并將吞併北清。實行其東亞帝國之夢想。終必至各國互起。演出瓜分之慘劇。

(乙) 日本戰勝。亦必據滿洲。要索兵費于我國。實行開放主義。

(丙) 各國互起。以滿洲爲緩衝地。如比利時之例。

(丁) 我國乘俄之敗。自行出兵。收復滿洲。與日本交涉。

以上四者。第一第二勢所必至者也。第三則可至而不可至。若夫第四。則全屬夢想矣。夫以我國政府。自庚子一役而後。幾於心死。氣喪。雌伏蟄藏。惟恐一犯強國之怒。則滿人衣鉢。罄粉不得。爲印度之土王。官場頂翎。拋失不得。爲小朝廷之大臣。天下之寡廉喪恥。孰甚於此者。吁。以我四萬萬漢族。投石成山。揮汗成雨。獨不能以百萬橫磨劍。加俄虜之頸。乎。吾知以此人民。以此財力。何國不破。何強不屈。否則以我同胞之半。泛黃海。貫秦西。橫渡歐陸。縱橫美域。亦可以蹴世界爲平原。矧此區區小醜。跋扈跳梁。即使徒手搏戰。猶足盡之。而忍此寂寂也。或曰。我國袁世凱馬玉崑之兵。何嘗不可一戰。特恐南清革命之徒。乘勢蜂起耳。愚曰。否。否。聞之昔日君主。有以民氣不平。而藉外敵以洩之者。故各國黨派林立。平時互相攻擊。一遇戰事。則意志聯合。惟外敵對抗。是視我國人士。亦何獨不然。特滿人頑愚太甚。無君主之手段。自以滿漢之界。羅列心目。乃以廣西土匪。重於俄人。東京學生。甚於外寇。尊王者。亦指爲謀逆。排俄者。亦謂爲革命。是自奪其魄。而啓漢人之反動也。

吾更進忠言于滿人之前曰。今日之勢。戰而已矣。戰而亡。不戰豈必不亡。況以戰亡。國猶名譽之亡。國也。矧得漢人之同情。齊心奉戴。猶或可以不亡。卽不然。一戰而敗。再戰而顛。漢家山河萬里。隨處皆立足之所。爲遷播。爲偏安。猶勝於徽欽北遷時。若復執迷不悟。長此終古。是自促其祚。以蹈於滅亡之災也。異日者。青衣行酒。皓首悲歌。如西蜀故事。如南宋故事。求如宋高宗之擁立。而不可得矣。甚或外寇內亂。同時並作。幸災樂禍。舉目皆然。歐人稱干於外。漢人反戈於內。是時是景。有難想像者。吾故爲滿人計。及今一戰之爲愈也。

傍觀者曰。日俄戰爭之役也。影響於東亞者有二焉。一啓黃人易視白人之心也。一喚起中日人民之同情也。世以俄國爲最大武力國。而以我國爲最大勞力國。愚則殊不謂然。夫世界用武之資格。孰甚於黃人者。以我國國民自尊自大。統一偉壯之思想。活潑矯健。天然軍人之資格。更傳以絕好山河。絕大財產。將來黃白強弱之勢。不待智者而知。今方幼稚時代。頭角未宣。尙以庚子一役。婦女童子無紀律。不訓練。烏合亂衆。揭竿而起。以與世界聯軍血戰。各國始知我國之兵非弱而強矣。特器械不精。訓練不良。有世界獨一無二伯主之資格。而不知用耳。今者民族主義之起。中日人民利害同情團結之勢。益堅如日。俄之戰實爲東亞民族主義發表之漸況。我國留學之士多來日本。而日本學者亦多至我國漫遊。將來思想聯合發達。無已並駕齊驅於歐洲之大陸者。則又以日俄之戰爲之嚆矢也。吾謹拔劍起祝曰。我國之武運萬歲。吾更拔劍起祝曰。東亞之武運萬歲。

日俄戰爭之感

觀

雲

欲觀其國之人心風俗者。觀於平時不如觀於戰時。

當二十世紀開幕而有日俄之一大戰爭。以全國面積僅十六萬千九百九十八方哩。合千島台灣在內人口僅四千七百萬。陸軍平時十六萬六千人。戰時六十五萬人。海軍合將卒三萬人之日本。而與全國土地殆占地球陸地七分之一。面積八百六十六萬三千九百九十五方哩。人口一億二千九百萬。陸軍平時百十萬人。戰時三百六十萬人。海軍合將卒四萬人之俄國相比例。其土地殆當五十分之一。人口殆當三分之一。強若據小固不可以敵大。寡固不可以敵衆之例。而斷則謂日俄之戰。俄國必勝而日本必敗者。此從物質計數上之衡量。固不得謂其言之全不當也。

然而事實反之。自兩軍相見以來。海上陸上互交砲火。而俄國之敗報頻傳。日本之勝音累接。此何故哉。然則戰爭之事。不徒當較量兩國外見之物質。而尤當較量兩國內具之精神。此精神者何。卽本於其人民與其國家有密切之關係。而從其國數千年來之歷史所養成之人心風俗是也。

故夫今日世界兩交戰國之間。其武器之優劣。或均。兵卒之多寡。或均。地理之勞逸。或均。財力之厚薄。或均。而所恃以賭勝負者。一恃乎其國民之精神而已。

今也俄國之戰。有爲其圖強大心之所驅者。如欲樹東太平洋之霸權。而欲鞭笞東亞諸國是也。有爲其貪財利心之所驅者。如部

舍富賴沙夫立朝鮮之鑛產森林會社。俄皇及諸太公亦投資本於其中是也。有爲其熱功名心之所驅者。如亞力斯夫釀成兩國開戰之事是也。要之發乎其上者。一二人之私慾而已。而非其民之欲戰。其兵之欲戰也。其不能不戰者。士卒以迫於上命。不得已耳。若夫日本則其戰爭之原因。全與此相反。曰爲保其國命之生存而戰。何則。俄勢駸駸日長。東洋與日本勢不兩立。遲之數年。有俄國必無日本。日本以爲戰或亡國而不戰亦必亡國。惟戰而博一勝。則可以不亡國。故曰爲保其國命之生存而戰也。曰爲去壓迫而戰。日本以數島懸立海中。朝鮮樺太滿洲。日本之羽翼手足也。是數處而爲俄國所有。以凌駕日本。則日本不得伸其手足。展其羽翼。以病名狀之。所謂感壓迫性痛者。故曰爲去壓迫而戰也。曰爲復仇而戰。百年前日俄之葛藤。若割換樺太等。猶其事之小者。至近十年間事。遼東半島。日本之所浴血塗腦。戰勝而得之物也。而俄以強權詐力攫之而去。方旅順立。驚旂唱。俄國萬歲之日。日本人有過其下者。至今談之。猶湧熱血。此正舉國上下所謂臥薪嘗膽。必霽此恥者也。故曰爲復仇而戰也。中國人聽者中國人之土地爲人奪去復仇何哉若夫所謂爲人道爲東亞之和平。雖亦可如是云云。然非切近之原因。茲故不及要之。其戰也。非發於其上者之一二人之心。而發於其民之自欲戰。兵之自欲戰。其戰爭之發生力。謂上爲原動。寧可謂下爲原動。而上爲被動者。差近事實也。是故同一戰爭也。其原因不同。其性質亦從而大不同。

彼俄國者。集合多數之異民族而成國。若波蘭人。俄之滅其故國者也。方日夜咒俄之速亡。而得恢復其故國。寧有絲毫助俄之意者耶。是固爲波蘭人理之所當然也。蓋波蘭人之所謂愛國者。愛波蘭而非其滅波蘭之仇之俄國也。若猶太人。俄之所虐殺也。俄自結怨于猶太人。而豈有猶太效忠於俄者耶。是亦爲猶太人理之所當然也。爲虐我而效死。力果有是人情乎。非特此也。不觀俄國數百年來之狀態乎。居其國大部分之斯拉夫人。多不得志。而德意志種貴族盤據於上。俄國之地主大官多德意志人如城堤蘭摩斯度夫亦皆屬德意志種故斯拉夫人種大放其不平之聲。若託爾斯泰伯亦深抱此憤悶者。至於中亞洲及西伯利亞各人種。俄國徒以兵力征服。占據其地。而固毫無休戚之相關者。且猶多野蠻種族。智識劣陋。又若農民之間。以生活困難。一般多無教育。蠢蠢然而不可語。國家之事。此俄國國體之大略也。如是而人民之與國家。烏乎有密切關合之情。蓋從其精神上以觀。固可謂全體之皆屬腐敗者也。是故日本之戰。其所以勝俄者。非不恃其平日海陸軍之訓練。戰術之研究。地理之習熟。偵探之繁密。與夫其國學者。本於科學新發明之武器。若所謂村田銃。有坂砲。下瀨火藥。及山內之砲架。宮原之水管式機關。伊集院之雷管。小田種子田之機械水雷。其於戰爭收特殊之效果者。固爲不可疑之事實。要其本原。尤有居乎此以上者。以精神爲主。以物質爲輔。而後精神能運用其物質。以

告成功此不可不察者也。

彼夫俠國之哥薩克兵。世界轟名之強兵也。其騎術射擊。曲盡其巧。又於世界騎兵中所稱爲無出其右者也。其馬匹之臚壯博實。趨疾善走。又有勝於日本之馬者也。且其大砲口徑九珊半。其着彈點能至七千五百米。突之距離。又其速射砲。不亞於法國陸軍所用一分時間有二十發之發射力者。於九連城之役。俄軍委棄速射砲二十八門。爲日本軍所得。法國陸軍以爲大憂。蓋在法國所謂法國式野戰砲者。其構造之法極祕密。雖平時演習。當搬運時。尙覆以布。使遮人目。惟俄國之野戰砲。差與法國式相似。今一旦爲日軍所得。恐曝露其祕密。故視爲陸軍中一重大之事云。夫俄國於物質上。其可數之優點。似此然而卒至敗北。哥薩克之聲名。爲之掃地。彼哥薩克兵。非勇於前日而怯於今日也。其所以致敗者。原夫哥薩克之兵。本屬一種之蠻人。無知無識。未受普通之教育。今日者。俄何爲與日本戰。以何目的。而委我於砲煙彈雨之間。皆非其所知。彼其昔日之所以稱雄一時者。多討伐蠻族。與無紀律無訓練之人對抗。在俄國欲張其殺戮之威。而哥薩克兵得遂其虜掠之私。故能適當其用耳。今一旦與日本兵相遇。非獨其紀律之嚴。訓練之精。哥薩克兵無所施其狼奔豕突之技而已也。彼日本兵者。當身臨戰地。人人以爲千載一遇之機會。今得試其快戰。而捨其輕若鴻毛之生命。捧以爲國而不辭。又決非哥薩克兵所能與之久持。何則。哥薩克兵無其精神故也。故卒驚潰紛亂。各鳥獸散而敗耳。由是言之。所謂文明之強兵者。不僅關於士卒之體力。而尤關於士卒之品性。故曰強兵之基在家庭。在學校。而在兵營者。不過其最後之練磨場而已。誠爲知本之言哉。

今覘國之士。見日本之強盛。羣歸美於變法數十年之功。此殆知其一。不知其二之言也。夫日本之強盛。固有賴於變法。非變法而必不能收今日之效固也。雖然。其人心風俗之間。決非此數十年之短歲月所能養成。母亦本於其數千年之歷史。所陶鑄而醞釀得今日物質之助力。益能發舒其本能已耳。善乎。英人威爾安尼可爾遜評日本海陸軍之論曰。日本之海陸軍。受歐洲列強最良最善之制度。而消化以成其用。固也。雖然。若日本國人。不有其祖宗勇敢之精神。與其名譽之感念。及其發於忠義愛國。不憚犧牲其身。以救國家之美德。則雖若何取西國之文明。模倣而消鎔之。欲求其有效果。不可得也。此可謂能觀其深者也。夫日本之所以強盛者。不大有恃乎其人心風俗間耶。

蓋於今日戰爭之時。而其故益可見矣。試略揚其梗槩。夫日本固徵兵也。人人及年。有當兵之義務。其遇戰爭也。荷戈而起。仗劍而往。人人以爲赴國難。敵國仇。父子兄弟親戚朋友。走而相送。皆慷慨願其戰死。無若兒女子之泣者。甚且有未婚之妻。遺書相誡曰。

此行君必戰死。母生還若戰死。吾則爲君守節而養父母。若敗而生還。吾與君絕婚。終身不願相見也。又有某之父。誡其子曰。吾一家兒女多。然尙無有爲國死難者。今兒幸爲軍人。得出征。其爲國死。以貽我一家祖宗子孫之光榮。若將校有戰死者。祀於神社。於其生平關係之處。懸其肖像。一國之新聞。皆載其履歷。記其行事。而若爲行葬禮。國之人多有送之者。其戰死之尤激烈勇敢者。或且鑄爲銅像。稱爲軍神。如近日稱廣瀨爲軍神而尤欲假其姓氏。以名地。而永留其紀念。如近日欲稱爲廣瀨町等是也又有救護出征軍人之會。凡其家有軍人出征者。每月給以金錢。或戰死則濟其遺族。又若某鄉立會。爲其鄉出征軍人代耕地工作之事。又若某醫士。凡出征軍人之家有病者。自往治療。不取診察藥物之資。又市中各物。若出征軍人。或其家往購者。多折讓價值。又有若干事業。對出征軍人不取錢者。蓋人人以爲軍人出征爲我輩效死而救國。則我輩之待軍人。盡其力之所能盡。固理之所當然也。又有獻納軍資者。非特巨室富家。力任其鉅數。或出其家之金銀器物。以益之。而無所吝也。雖小學校之兒童。年不過八九歲。且有節省其父母所給與買食物之錢。以之獻納軍資者。又若商店之小夥。月入不過數十錢。或數圓。亦有節省其所有。以之獻納軍資者。又若貧而無資者。以手工作物。而出售之。罄其所得之錢。以之獻納軍資者。此不過陳其大略已耳。其詳則更僕難數。而一國之人心風俗。已於此可見。夫國之人。其待軍人若此。而軍人之自視者。亦以爲吾戰而死。此大丈夫英雄最有名譽之事也。以是顯揚於後世。而爲宗族交游之光寵。吾何辭若敗而生還。宗黨戚屬之所不齒。更何面目以見故鄉之父老乎。此所以人人臨陣有死之心。無生之氣也。夫此固日本人心風俗之優點也。其戰勝之故。不在是哉。夫豈僅恃數十年之變法得物質上之助力而已哉。

試一廻想我中國。何其人心風俗。若是其大不相同也。夫中國之無徵兵也久矣。兵自兵。民自民。兵之視民。以爲是林林總總。皆可以供我之魚肉者。民之視兵。以爲是一種無賴之生活。而如火如荼之映其眼。以爲是殺戮之兇煞。而非保護之善神也。故諺有之曰。好鐵不打釘。好男不當兵。兵與民既分離。若是非獨無休戚之相關。又甚其憎惡之情焉。如是而欲國之強。烏可得耶。國之不强。而望其能成立於生存競爭之世界。又烏可得耶。且夫戰爭之與文藝。互相爲表裏者也。雖有偉大之事功。勇敢之英傑。而無史筆以讚之。口碑以傳之。詩歌以模寫之。則漸歸湮沒。而毫不被影響於社會之間。夫國家之所以興盛。以有若干之事功。若干之英傑。留遺印象。而鼓舞其一國之元氣者。也是故獎勵之與厭惡之。而一國人性質之好尙。由是大變。以吾觀中國之文字。所謂極辭翰之美。足以感風雨。泣鬼神者。大都含有厭武非戰之氣味。於其中。今固不及縷舉。而但述其一二名章麗句。如所謂弔古戰場文。香山樂府。折臂翁等篇。又所謂一將功成萬骨枯。可憐無定河邊骨。猶是深閨夢裏人者。讀之何凄其愴感。懷悲哀欲絕。而令人目不

欲見戰爭之事耳不欲聞戰爭之聲而勇敢之氣質亦自銷磨於不知不識之中在當日用意以爲是所以防人君窮兵黷武之心而造百姓生全之福而烏知其應驗乃銷耗國人之志氣而爲亡國弱種之一大原因焉視日本之以櫻花比武士之時如今年葬廣瀨武夫國文字皆以爲萬花如雪之中而埋其雄之骨花與英雄千古俱香云云而櫻花武士以爲日本之國粹而有櫻花狂日本櫻花開時時人皆醉酒警察亦特放數日不禁武士狂者且有以荒御魂居人生靈魂之一者日本古代亦信人類靈魂不滅之說而所謂靈魂者有二一曰和御魂一曰荒御魂和御魂者仁恕之精神荒御魂者武勇之精神何其尊重武勇之甚也夫國之強非強於強之日而其強也有由國之弱亦非弱於弱之日而其弱也有故我中國之弱今日乃見其果耳而其基因所從來者遠矣

今日日本勇武之精神多喚起於昔日之武士道武士道者重然諾尚信義輕死生抑強扶弱勇往赴難而以犧牲爲主義者也此在中國言之即墨子之教派而其變而爲游俠者也然而日本之武士道成爲風氣而中國墨教不昌游俠之風亦至漢後而幾絕馬遷巨識特傳游俠若後之史家即有義俠亦無人着眼於此者此其故何哉不適宜於中國之社會而不能生存故也而其所以不能生存者中國人薄於勇武之性質故也

也夫如振興武士道之山鹿素行左衛門此其人在中國寧豈少哉然而山鹿素行之在日本風靡一時其徒有赤穗四十七士等而若生於中國其行事或不掛於人之齒頰其姓名亦恐不芳於後世之歷史也此其事若甚微而烏知於社會之感化力其消息有甚大者哉

且夫今日之戰雖名爲日俄乎而事之起因則固在乎中國中國爲暴俄之所逼壓處於不能不戰之地而不能戰而後日本乃迫於勢之不得已而始起而戰爾不然今日之戰固中俄而非日俄者明也且是姑不具論即曰日俄之戰而此一戰也固有黃白之關係亞歐之關係且其結局仍必歸本於中國然則我國人固不當視爲隔河之火災而以爲禍福皆無與於己事者然而在日本國人之中雖與夫下婢乳臭之子無不知有露西亞者無不知今日日本與露西亞戰爭者無不知今日日本大勝露西亞者兒童多有游戲演日露戰爭之事而在我國下等社會中人勿論雖搢紳讀書之士尙有不知日俄之戰者有知其戰而不知其爲何事而戰者戰之孰勝孰敗於我中國有何等之干係者蓋夢夢者不知其凡幾焉然此猶曰他國與他國之爭朝廷既自立於局外而上諭告示且禁謠言惑衆清人聽聞矣日本以與俄國交涉往復文書宣示議院而中國不以國事開示人民惟以禁謠言爲重大之事使人民隱於五里霧中而不知其愚民之罪謠言進京謁某老師某老師謂余曰今東三省皆係中國官吏有將軍有道台外間謂俄羅斯管理者皆是謠言然則今日日本兵攻打東三省地方非與中國開仗而何解之者不能答而若甲午中日之戰庚子義和團之戰割地賠款喪師辱國

至於若是其極而我國人尙不知之者吾觀日本人所著北清觀戰記其中有云「余自北京之煙台怪哉山東與順天近隔咫尺而此間竟若太平無事人民間殆不知有戰爭者詢余以北京近事余告各國聯合軍大勝京城失守兩宮蒙塵出奔孰知乎凶聞

若此彼等平○然直若不甚介意者○到底愛國家之心○不可望於支那人○云云○讀之令人慙汗欲絕○嗚呼○彼以輿夫下婢乳臭之子○所視爲切心屬目之事○而我國之大人先生○且不知也○然則我國之大人先生○其智識與教育○不且出彼輿夫下婢乳臭之子下耶○此關乎國家之強弱存亡者○豈細故耶○且夫俄之辱中國也○甚矣○詐欺蠻暴○無人道之行○雖罄南山之竹○以書罪竭東海之水○以洗憤○豈能盡哉○然而中國之於俄○也有唯諾無辯難○有承認無抗拒○事之如帝天而畏之○若鬼神甚○或倚爲親戚○託以腹心○而有盲目之聯俄○派出焉○俄以非理待中國○而中國不以爲仇○而反以爲好焉○此其現象可謂怪也已矣○若夫日本雖俄人之稍加以睚眦○而卽有拔劍而起○不與其立之勢○此其事甚多○不能悉舉○今但據一軼事言之○夫當俄皇尼古刺士爲太子時○游於日本○而爲一日本人所鎗擊者○此人人所記憶之事○而尋其鎗擊之故○果由何發端乎○則嘗聞之○太子來游日本○至琵琶湖○眺覽風景○欣賞無已○顧謂其侍從曰○何日得於此地設離宮乎○左右皆迎合太子之意○一笑而答曰○如聖慮○當不出數年之中○警吏津田三藏○素習俄語○聞之不勝憤慨○遂伺隙鎗擊俄太子○中頭部雖得治愈○而腦尙帶傷○今歲日俄開戰○俄兵記號○願以俄皇在日本受鎗傷醫治頭裏繃帶時之肖像○蓋不忘前仇也○夫日本人民於俄之辱其國也○雖一言一語尙挺身而鬥○不惜其死○而在我中國人○雖呼我爲牛馬○驅我若鷄犬○而亦莫之與較也○民氣之強弱其相去之霄壤○固有若是其甚者哉○

日本某君演說於清華學校也○其對中國學生之言○有曰○余讀揚州十日記○嘉定屠城記○深歎支那人種○當在天行淘汰之列○夫當日揚州城內○尙有人民八十萬人○清兵來者○不過數千○以兩人敵一○可以殺死四十萬○卽以十人敵一○亦可殺死八萬○而人心渙散○惟思逃避○以延性命○此所以卒爲滿人所屠戮也○云云○誠哉是言○使以日本人當此○其必抵抗也○必矣○夫以刀伊之侵入日本也○而敗蒙古之侵入日本也○而敗○

蒙古侵日本之事○史多載之○刀伊之事○知之者略少○茲述如下○

刀伊者滿洲人也○當日本後一條帝寬仁三年三月廿七日○以兵船五十餘隻寇日本○擊對馬島○破之○襲壹岐○殺島守藤原理忠○又盡殺全島之住民○惟僧常覺一人得遁○報告於太宰府○四月七日○進寇筑前國怡土郡○劫掠志摩早良二郡○到處燒家屠牛馬鷄犬○奪略米穀財物○斬殺老幼○生擒男女四五百人○時太宰權帥藤原隆家患目疾○且事起不意○倉猝令諸將守禦○文室忠光多治久明等與敵苦戰八日○刀伊侵入博多灣○奪能古島○九日○欲進燒太宰府之警固所○不果○船歸能古島○轉而燒箱崎宮○日本以

弓隊備之。十日十一日。共烈風。刀伊船不能進。據能古島。隆家命整兵船三十八隻向敵。十二日。財部弘延等復能古島。刀伊退避於外洋。十三日。更侵肥前國松浦郡。前肥前守源知擊卻之。刀伊志不得逞。乃遁歸。當時刀伊所用之船。長約八九尋。至十二尋。每船具三四十之楫。乘兵約五六十人。皆手楫。前者鋒。次者大刀。後者持弓箭。箭之長不過一尺餘。而射力極強。能穿楫而貫人。其人皆勇猛果敢。跋涉山河。敢爲殺戮。銳鋒不可敵。日本雖力戰擊退。然軍人之被殺害者三百八十二人。被生擒者千二百八十人。此外生還者僅三百人。牛馬被奪者百九十九頭。此刀伊蓋即中國史所稱之女真始稱黑水靺鞨。今之清朝即此種人也。自此次入寇。日本後約八十年。國號金。侵入中國。攻宋。竟領有中國土地之半。後元人起與中國之南宋。皆見滅於蒙古。而我中國則一度爲滿洲之金人所攻。不能敵而亡。其國之半再度爲蒙古之元人所攻。不能敵而國全亡。三度又爲滿洲之清人所攻。不能敵而國又全亡。夫明末之滿洲人。其兵之強。決不能與元時之蒙古人比也。誠如日本某君所言。以二敵一。以十敵一人。皆有抵拒之團結力。而無逃避之志。彼滿人其能盜有中國一片土哉。試觀今日之滿人。其東三省故土。爲俄人所蹂躪。俯首帖耳。而一無可爲。其畏懼俄人也。直不啻若犬羊之對虎豹。幾若俄兵之強固。無有能敵者矣。然日本起而掃蕩俄人。若是其易易也。然則明末之滿洲人。亦幸乘中國之弱而得掩有此大地爾。若中國人種而亦能如日本人種之強悍。此可決滿洲之必不得逞志於中國者。夫當日僅有半個日本人種之鄭成功。鄭成功父中國母日本人。尙能與滿人角。抗於殘山剩水之間。而灑亡國英雄之血。以壯神州之色。不亦足羞我中國之全體人哉。

民族武勇精神之消長。即民族所以盛衰之大原因也。吾一不知夫雄偉轟烈之民族。轉而爲疲恭蕭瑟。何若是其易也。試觀蒙古當成吉思汗崛起之時。凌歐轢亞。其威若雷霆。其勢若風雨。何其盛哉。然不數百年而崢嶸之氣象。銷歸於無何有之鄉。其所創立之四大帝國。亦多瓦解。而子孫復退嬰於故土之喀刺和林。以保其餘喘。何其衰也。試觀滿人方興起於長白山之初。雖不及蒙古之強。然以遼瀋一隅。能抵抗明室。卒乃乘亂竊取。掩有華夏。以覆蒙藏。威棱四溢。雖多邀天之幸。乎而執弓矢以從龍之八旗子弟。固亦一時多不愧巴圖魯之名。然不數百年至洪楊起事。已不能保有中國。賴漢人曾左之力。而克復之。乃得晏然復享其天位。至於近日所謂祖宗發祥神聖同視之東三省。長委棄於哥薩克兵馬蹄之下。而帽兒山四禁之地。不復能自持其鎖鑰。并其他日所豫留之根株地。而斷送之。愛親覺羅氏以帽兒山附近爲四禁之地。禁移住。禁開墾。鑛山禁採伐。森林禁漁獵。總總富源皆被封鎖。蓋其意豫備他日。爲中國所逐。不能竊據燕京。則退而保守此地。以延國命。至近日俄人窺其富藏。力謀開發。從前禁令一切皆爲俄人所破。又何其衰也。而試以我族言之。秦漢以前。實爲地球第一等國。兼希臘之文學。羅馬之事業。而並有之。而北卻匈奴。南攘苗蠻。西抑羌戎。我歷

史上榮譽之光明。至於今猶赫赫然。自秦漢以後。有退縮無長進。而遂爲五胡爲契丹爲女真爲蒙古爲今之滿人及歐洲之列強。攘奪其河山。而管轄其人民。際子孫積弱之世。而遙憶祖宗寢昌之日。能無我歌且謠。淚盡泣血乎。是又何其衰也。而總其所以致此之由。則多緣武勇之精神銷亡。故也是故一國之有武力也。猶萬物之賴有愛耐盧尼也。日本以富於愛耐盧尼之故。而遂成爲少壯之時代。我中國以乏於愛耐盧尼之故。而遂成爲老弱之時代。一盛一衰。其樞紐蓋多在是也。

我國歷史固不乏光榮之事。而其所缺陷者。無武功絕特之英雄是也。夫如希臘而有馬基頓之亞歷山大。如羅馬而有該撒。如阿刺伯而有穆罕默特。如蒙古而有成吉思。而我國統一之朝。以秦與漢唐爲最。然秦始皇手平六國。而兵不伐匈奴。僅築長城以衛之。欲以是保子孫萬世之業。其可笑孰甚焉。漢高祖身歷戰陣。亡秦滅楚。然一與冒頓遇。而白登被圍。謀臣猛將無可爲計。僅賂關氏而後得免。至歲奉絮繒酒米食物。約爲昆弟。而嫁以宗室女公主。以創業之主。而所爲若是。誠萬世之羞也。武帝懷抱雄心。欲攘斥匈奴。使不復振。永絕後患。而開通西域。漢威外揚。其功多不可沒者。然其用兵。若衛青霍去病之師。不過勝負得半之數而已。唐太宗天才俊發。戰謀武略。卓然可稱。然不能終高麗之役。於一生之大業。多遺憾者。至於宋之太祖。終不能復燕雲。明之太祖。亦未盡鏖元裔。其規模固遠。不逮漢唐。又若近時之曾國藩。洪楊旣平。身膺爵賞。志願亦畢。可謂器小也矣。且夫我國之所謂武功者。幾若有天然之界限。龍爭虎鬪。大都不出中國方野之內。未有欲窮天之所終地之所盡。策馬峰頭。而作天下更有何國可向之想者。故雖以文化遠不及我之蒙古人。滿洲人。而若元若清。其疆土之廣大。且過於我種所建設諸朝之上。此不能不恥武功之不及他人。而我種之弱點。固於此而留其證迹也。

近日日本之國民新聞。有日本人與支那人題之文一篇。足以鞭策我國人者不少。茲摘譯如左。

支那人者。非武勇之國民也。彼等之歷史。遁走之歷史也。贈賂之歷史也。敗北之歷史也。降服之歷史也。自周至清。亘三千年。一中土文弱之支那人。向北邊獍猛之蠻族。叩頭之歷史也。周之平王。何爲而遷都。爲避西方之戎。非乎。秦始皇何爲而築萬里長城。爲避北邊之胡。非乎。支那之詩人。詠漢廷以宮女和番。其詩曰。漢家天子鎮寰瀛。塞北羌胡未罷兵。猛將謀臣徒自貴。蛾眉一笑塞塵清。吾人取而讀之。而有以得支那歷史之管鍵矣。（中略）又曰。支那人之武功。往往假外人之力。例若石敬瑭假契丹之兵。以登帝位。而賂契丹幽燕十六州。後之史家。多非難之。（遼金元清皆由幽燕而入。幽燕遂爲禍水之門矣。）唐之郭子儀。借回紇之兵。以戡定安祿山之亂。而回紇之驕暴不可制。杜工部之詩曰。韓公本意築三城。擬絕天驕拔漢旌。豈謂重煩回紇馬。翻然遠救朔方兵。胡來不覺潼關

隘。龍起猶聞晉水清。獨使至尊憂社稷。諸君何以答昇平。解者謂此詩以回紇恃功侵擾中國而責諸將之不能任君之憂也。近則若李鴻章賴戈登將軍之力得以平長髮軍非事之同出一例者乎（中略）日本當維新時藩幕交爭然各不肯假用歐洲之兵力又曰

支那者以家族為本位所謂國家者不過一種之夢幻相似故論支那人國家觀念之厚薄云者不免迂濶之譏何則此問題非厚薄之謂而有無之謂也而吾人直不認支那人有國家觀念之存在此非酷評也試詳讀支那之歷史彼等惟認識強者之權

服從實際之權而已主權者之為誰人固不問也彼等所最重者生命與財產而已若能安全其生命保護其財產者無論何人皆可服從而無所擇也若庚子北方之亂地方上稟於洋兵請其保否則不與之安全保護而以暴力壓迫之無如何而亦服從者也（中

略）又曰自伯夷叔齊至文天祥等雖有幾多殉節之人為支那歷史之光雖然彼等之節義固對國家而有獻身之精神乎抑將有他之理由乎雖於其中不得謂其全無國家觀念之人在然就其概數而觀察之寧不過謂食人之祿死人之事而已若其

真有國家之觀念存於中而與國家之存亡共存亡者殆未易得見也（中略）縱觀二千年歷史死難之臣大都若奴僕之殉主人而已知有國家而為之死者蓋少此言固非苛論又曰支

那者有社會的秩序無國家的秩序有家族的團結無國家的團結有鄉土之愛著心無國家之愛著心自彼等之眼視之不過見有支那人共同之文明共同之風俗共同之習慣文字言語一團之人種而已故彼等者但有愛鄉心而無所謂愛國心也蓋

素無國家之觀念則愛國心自無由而生也（中略）又曰欲證支那人之無愛國心於文字間而可知矣夫以彼文字豐富之國而愛國之文章殆不多見或云盡忠於社稷或云致力於邦家夫社稷者現存主權之傳統邦家者政府統治之範圍主權與

政府何時皆可得而變更之非若國家之不可得而變更也乃若支那人者雖至變更其國家送往迎來毫無所疚於支那之公德上若無所妨者按中國人主權政府與國家之界限不能分即有真正愛國之士支那人視之亦不過為奇人傳中之一人物而已（中

略）又曰支那人者有孝之觀念少忠之觀念蓋彼固以家族為本位故也中國所以衰亡之原因無他誠在乏愛國心而已然其所以乏愛國心者以中國人專知愛家故也其所以知愛家而不知愛國者以中

國數千年來皆用家族主義之教化而無國家主義之教化故也百行皆原於孝移孝可以作忠忠者孝之餘耳萬化皆始於家治國必先齊家國者又家之餘耳其結果遂至個人之與家族其利害密切相關而個人之與國家泛泛然若浮萍之相遭既無休戚與共之誼亦無痛癢相感之情國家既漠視其人民而無保衛之責人民亦淡

忘其國家而無愛戴之情若近日文明各國之人得受國立之教育得與國助之職業（受國之津貼者）得用國立之公共事機（若鐵道郵政又若圖書館公園等）其享有之幸福中國人直未嘗夢見耳故文明國人之愛國家宜也非國家不能生活也中國之所以不愛國家者彼固恃其家族以生活而非恃其國家以生活也且以

重家族之故而家族之與國家往往有利害不能相容之處。列若戰死愛國者以爲義務以爲榮譽而從家族主義言之直一不幸之事而已。大官厚祿家族之福若顧及國家公義有時不能貪官祿以誤國。且有時不能不捨棄其官祿此又愛國者對於國家之道德所當然。而從家族主義言之毋寧貧國家而必不可棄官祿何也。棄官祿則於家族爲不幸事也。故家族之念重則國家之念自輕。國家之念重則家族之念自輕。知此而中國數千年來所謂德行所謂宗教至今日未收其利而徒受其害其故蓋由此耳。此事余有著書以詳論之。但與中國社會向所崇奉之宗教家言成一絕對之大衝突。故暫不欲以之問世。其所謂忠又非如

吾人之所謂忠而爲國家奉獻身之精神也（後略）

是故以變法而言歐西之文物制度器械技藝日本以師倣數十年而已得收其效用我中國之所欠者若僅需此乎則寬假以數十年之歲月亦必能告成功此可斷言者也。特國家所以興起之故其本原每不在物質間而在精神。雖曰有精神而無物質猶人之有腦而無耳目手足者等其不能運行固也。然人同此耳目人同此手足而靈鈍智愚若是其大不同者卒不能不歸本於精神之不同。故夫一國之人心風俗間可稱爲精神者而果有優勝之點乎。吾決其接觸於外界之文物制度器械技藝吸取而融化之以爲己用固易易也。若夫人心風俗充塞以腐敗之空氣則雖遭逢文明之事或扞格而不能相容或強學之亦形表是而神明非而終皆窳廓落以歸於無效。如中國近日辦學堂等事夫使改革人心風俗而果如文物制度器械技藝之易辦也則雖謂天下無不可新之國可也。然而此浸漬薰染之習積微入深不知經若干之歲月非掃除而廓清之則事不可爲而欲掃除而廓清之竭智盡慮而吾尙不知其下手之何從。雖曰天下無不可爲之事然而吾知其難。吾念及此吾又安能不爲中國前途懷戚戚之憂也。

自日俄戰爭以來而日本屢勝每捷音至則賣號外

新聞社於日報以外臨時得信則即別號外發賣以供衆覽

之聲。錚錚聒耳於戶外在日本人之得勝報也。榮譽心

與愛國心并現鼓舞歡忻自不能已而余也異邦之人也以種族地理上之關係言之白種勝乎母寧黃種之勝歐洲勝乎母寧亞洲之勝雖余也聞日本之勝固亦不能無愉快之感於心。雖然此戰勝之事固吾之鄰國而非吾之本國。吾之同種而非吾之本種也。以爲苦而其中若有甘焉以爲甘而其中又若有苦焉。五情鬱陶不可得而摸寫不可得而形容無以擬之。姑取諺之一言所謂洞房花燭夜隔壁者聊足想像其萬一耳。嗚呼日本勝矣黃種勝矣亞洲勝矣吾不能自解其何故而哀樂之交集於五中也。若夫爲中國之利害言之使俄勝日本則東亞無國黃種無人非獨中國亡而日本亦不能自立已矣。其無可復言矣。若日本勝俄則其事變略可得而言其一系列國均權以中國爲公開通商之地而扶助其朝廷之秩序抑壓其民黨之變動以保東亞之和平爲

名實則各便其己國而我中國之本種人乃永無自立之日矣漢人之上壓以滿人滿人之上壓以列強兩重奴隸之下而求生活此由今日之事變而其結果或如是者也其一則俄人雖敗於日本然而以視漢人所匍匐拜跪事若帝天之滿洲政府則俄人藐之固猶蟻蠱也已不得志於滿洲則必圖逞於蒙古新疆掩取中國之北方以雪舊恥而償前利果若是也則法必由廣西德必由山東英美日本亦各由其權力所固有之地而華土神州鬻割以飽列強之食慾此又由今日之事變而其結果或如是者也夫此猶據變象之易測者言之若夫不測之災更有非今日之所及料者要之人未有不能自生而能藉他力以生國未有不能自立而能藉他力以自立者也是則日本勝俄之後而隔東海碧波相映相望之中日兩國日本在笑聲之中而中國固在哭聲之裏矣

瓜分者痛心之一語而保護者尤痛心之一語也夫固無論陽爲保護而陰實吞噬也即使其保護之誠有若慈父之於赤子是固保護之無加其上者矣然試問父之於子其權有不操之自父者乎是固無責焉何也不如是則不能盡其保護之實也且也子之對父有不恭且敬者乎夫此固在父子之間可也若國與國之間而欲此國之事彼國有若子之事父其可乎其不可乎是可忍又孰不可忍乎哀哉日俄戰爭之始而朝鮮一保護國出現吾懼日俄戰爭之終無論爲一國之所保護爲各國之所保護其保護之道不同而又將有保護國出現焉夫瓜分之恥人人能言之而烏知保護之尤可恥瓜分之悲人人能知之而烏知保護之尤可悲今我國之士大夫所涕泣而道者曰瓜分曰瓜分吾恐至慘極凶之事在瓜分而至慘極凶之事尤在保護也

以保護之名詞或修飾於字句之間則曰保全保全之與保護其旨一也日俄戰爭之局終而滿韓之問題定滿韓之問題定而中國之問題起夫列強果如何而處置此問題乎則刀在殺人者之手非被殺者所得而知亦非被殺者所得而問也雖然今且揚其共同一派之聲曰中國者其門戶可開放其領土可保全者也夫以中國之土地中國不能自保全而有待於列強之保全則固前言之矣雖出於誠心之保全其狀態爲若何之狀態境地爲若何之境地乎從前有約昆弟者有稱叔姪者今則直當名爲主僕雖然使僅奉主僕之名猶之可也可畏者彼不欲有主僕之名而欲有主僕之實耳取譬不遠朝鮮是也埃及是也夫波蘭瓜分者也朝鮮埃及皆保全者也中國之前途或與波蘭同或不與波蘭同而與朝鮮埃及同波蘭之與夫朝鮮埃及果孰優而孰絀耶要而言之國不自立萬事已矣尙何言哉尙何言哉

噫○天○作○風○雲○我○輩○無○用○武○之○地○人○非○木○石○他○鄉○多○洗○淚○之○時○我○邦○諸○友○有○亦○厓○懷○喪○亂○同○此○慨○歎○者○乎○是○則○覽○此○文○也○又○將○泣○垂○數○行○下○也○

八十五至八十八
在後面一查
便得

此專就感覺之屬於外物者言也。此外復有所謂內心之感覺者。如苦也。樂也。思索也。決斷也。以何因緣。能聯續此等感覺。使有先後而不相離。於是乎吾人智慧之作用。必有賴於「時間」「時間」者。實使我智慧能把持諸感覺而入之於永劫之中者也。

案空間時間者。佛典通用譯語也。空間以橫言。時間以豎言。佛經又常言橫盡虛空。豎盡永劫。即其義也。依中國古名。則當曰宇。

曰宙。爾雅上下四方曰宇。往古來今日曰宙。以單字不適於用。故循今名。

然則空間時間二者。實吾感覺力中所固有之定理。所賴以綜合一切序次一切者。皆此具也。苟其無之。則吾終無術以整頓諸感覺。而使之就緒。亦如畫工之舍紙縑而不能為繪事也。雖然。紙縑者。畫工之所必需。然其所畫之物。未嘗待紙縑以為用。如吾欲畫一紙縑。則我固不能畫。然彼草石。非有賴於紙縑也。何也。無之則彼不出現而已。草石無意識之物也。非自欲出現。不過我取之以為我用耳。一切物象與空間時間之關係。其理亦復如是。其在各物固毫無待於此。

二者惟我之智慧借此以為感覺力之範圍而已。

康德又曰。空間時間二者。非自外來而呈現於我。智慧之前。實我之智慧能自發此兩種形式。以被諸外物。云爾。質而言之。則此二者皆非真有而實由我之所假定者也。是故當知。前此學者以五官之力為窮理之本原。以時間空間二者為可由實驗以知其情狀。是大誤也。以吾人性中具此定理。故始得從事於諸種實驗。而謂此物自可實驗。無有是處。

案希臘以來諸學者。常以空間時間二者為哲學上之問題。以為萬物皆緣附此二者而存立。因推言空間之何以起。時間之何以成。以此為窮理之大本原焉。而皆不得其朕。實由迷用以為體故也。以吾人所賴所假定以觀察事物者。而貿然曰事物之本相全在是焉。混現象於本質。一切矛盾謬見。皆起於是。故康氏首為此論以破之。

智慧之第二作用（即考察作用）

康德以為視聽之作用。雖能整列一切事物。使為學術之材料。然未可謂之真學術也。真學術者。必自考察之作用始。考察作用者。何。觀察庶物之現象。而求得其常循不易之公例是也。如火之遇物。則必焚燬。故知火之現象。與焚燬之現象。常相隨而不離。其間有一定之公例存。考察作用者。即所以求得此種公例者也。故亦謂之判斷作用。

欲求此等公例。當憑藉所謂三大原理者以考之。一曰條理。滿足之理。謂甲之現象。其原因必存於乙現象之中。彼此因果互相連屬也。二曰庶物調和之理。謂凡百現象恒相諧相接。未有突如其來。與他現象無交涉者也。三曰勢力不滅之理。謂凡現象中所有之力。常不增不減也。康德以為此三大原理者。百物所共循。萬古而不易。學者苟由是以觀察一切。則見夫樊然殽亂之庶物。實皆

相聯相倚成爲一體。譬猶一大網。罟其孔千萬。實皆相屬。一無或離。世界大勢如是如是。

案此三大原理者。黎布尼士所倡。而康德大發明之者也。其義與華嚴宗之佛理絕相類。所謂條理滿足者。即主伴重重。十方齊唱之義也。所謂庶物調和者。即事理無礙相即相是之義也。所謂勢力不滅者。即性海圓滿。不增不減之義也。華嚴以帝網喻法界。康德所謂世界庶物如大網。罟然正同此意。考求物理者。必至此乃爲具足焉。康氏謂樊然殺亂之庶物。實相倚而成一體。此所以欲自度者。必先度衆生。衆生垢而我不能獨淨。衆生苦而我不能獨樂也。何也。一體故也。橫渠同胞同與之旨。猶近虛言。此則徵諸實驗。哲學之所以有益於人事也。劉陽仁學亦專發此義而已。

惟然。故世界庶物皆相紐結相維繫而無一焉得自肆者。夫是謂庶物一定不可避之理。康德以爲惟有此不可避之理。以旁羅庶物也。然後有形之學術乃得立。苟不爾者。庶物而各自肆焉。則其衆現象相因之理。欲求之而未由。更恃何道以構成此學術耶。此三大原理者。爲庶物現象之所循。固也。若其本相亦循此否乎。康德曰。是未可知。何以故。以物之本相既不可得知。故使吾人若能確見本相之時。則此三大理者。不爲真理。亦未可知。且此三理者。謂舉凡吾人考察所能及之物。莫不循之。云爾。雖然。我之所實驗者。未足以盡物之全數。或其所未及者。猶多多焉。亦未可知。

然則所謂不可避之三大理者。果何物乎。康德以爲是。亦不過吾人智慧中所具有之定理。云爾。視聽作用。必賴空間時間二者。考察作用。必賴此三大理。其事正同。舍吾人心靈以外。則此三大原理者。亦無所附麗。蓋視聽作用。必恃彼兩者。然後見其遠近先後之別。否則庶物游離紛雜。而非吾之所得受。考察作用。必恃此三者。然後相引而有條理。否則庶物突兀散列。而非吾之所得想。此皆吾人智慧作用之自然構造者也。若夫事物之本相。其實如是。與不如是。是終不可得知。

綜上所言。即康德哲學之初發軔。所謂就吾人智慧之二作用而細下檢點之功者也。此理既明。則凡學術之關於有形實物者。其基礎可知耳。何也。學固以實驗爲本。而所謂實驗者。自有一定之界。苟不馳於此界之外。則其實驗乃可信。憑界者。何物之現象是也。若貿然自以爲能講求庶物之本相者。則非復學術之界矣。

二 庶物原理學（即哲學）之基礎

智慧之第三作用（即推理作用）

視聽考察兩作用。能整理事物之紛擾。定其次序。使之由複雜以漸入於單純。雖然。猶未能齊萬而爲一。置之於最高最簡之域也。

於是吾人之智慧。更有一高尚之作用。名之曰推理力。以是力故。我智慧能舉一切而統屬之。於其本原。康德以爲此推理力者。能檢點所序列之事物。自一理進入他理。自一例進入他例。如是層累而升。以求達於極致之處。一旦達此極致。則非復如前此之事物有所憑藉。是之謂無限無倚本原之旨義。於是乎在。

按朱子補格致傳。謂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至於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貫通焉。則衆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與康德此論頗相類。惟朱子教人窮理。而未示以窮理之界說。與窮理之法門。不如康氏之博深切明耳。

康德以爲彼二作用所能及者。所謂物理學也。此作用所能及者。所謂庶物原理學。即哲學也。哲學所言之理。不能如物理學之確乎不易。何以故。考義察理。以推測爲能事。非可徵諸實驗故。

所謂本原之旨義者何。曰是有三。一曰魂。吾心中諸種現象皆自之出者也。二曰世界。凡有形庶物之全體也。三曰神。魂與世界皆出於神。故神亦名本原之本原。魂也。世界也。神也。皆無限無倚不可思議。非復視聽考察之兩作用所得實驗。惟恃推理力以窺測之而已。所謂哲學者。即以研究此本原旨義爲目的者也。

按康德所謂魂者。謂人之精神。獨立於軀殼外者也。所謂世界者。如佛說之大千中千小千世界。非專指此地球也。所謂神者。景教之言造化主也。下文自詳。

論道學爲哲學之本

前此學者皆以哲學與道學謂道德之學劃然分爲二途。不返諸吾人良知之自由。而惟藉推理之力。以欲求所謂庶物原理者。及康德出。乃以爲此空衍之法。不足以建立真學術。舍良知自由之外。而欲求魂之有無。神之有無。世界之是否足乎已。而無待於外。是皆不可得斷定。故必以道學爲之本。然後哲學有所附麗。此實康氏卓絕千古之識。而其有功於人道者。亦莫此爲鉅也。康德乃取古來學者研究此三大問題之學說。而料揀之。第一大問題。則魂是也。吾人諸種感覺思念。果有所自出之一本原乎。果有一單純靈慧之本質。號稱靈魂者在乎。康德以爲此問題。非實驗之所能決也。任如何反觀內照。窮搜極索。欲求見所謂靈魂者。終不可得何也。吾人所得見者。不過此意識。若夫意識之所從出。終無可以見之之道也。前此學者以爲意識者現象也。意識之所從出。本質也。現象爲用。本質爲體。因用推體。觀此現象而斷其必有所自出之本質存。如

吾之意識能自見此意識之單純無雜。以是之故。則吾意識所不能及之本質。亦必單純無雜。吾能知之。康德以爲此不合論理之言也。夫意識之力自想像以爲單純無雜。是仍意識界之事也。現象中之現象也。藉此一現象而直以武斷意識以外之本質次序。凌亂無有是處。然則使吾身中實有所謂靈魂者存其狀云何。終非思念之力所可及何也。思念者既現之作用。靈魂者未現之本體。二者較然非同物也。

第二大問題。則世界之全體是也。康德臚舉諸家之說。其不相容者有八種。而皆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八種之中。據數學之理。以樹義者四。據物力學。以樹義者四。

其據數學之理者。第一問題曰。世界之在空間時間。果有限乎。將無限乎。甲曰。世界者橫無涯而豎不滅者也。乙說反是。其第二問題曰。世界者可得分析之。而爲若干之單純原質乎。將分析之至於無窮而終不可析乎。甲說主前者。乙說主後者。康德以爲欲決此兩問題。宜取四說。而並捐棄之。何以故。空間時間二者皆吾智慧中所假定。非物本有。故此四說者。認爲本質無有是處。其據物力學之理者。第一問題曰。彼世界者。別有無形之自由乎。抑僅循形質上不可避之理乎。甲主前者。乙主後者。其第二問題曰。世界之庶物。自無始以來而自有之乎。抑由於後起造出乎。亦甲主前者。乙主後者。康德以爲欲決此兩問題。宜取四說。而調和之。何以故。其所見雖若各異。實皆論別事。而於理皆有所合故。

康德以爲此不相容之諸說所由起。皆自由以一己智慧之所見。直指爲事物之本相。此所謂妄念也。而此妄念者。其力極盛。吾人雖或自知其妄。猶不免爲其所束縛。如彼帶着色眼鏡者之視各物。雖明知所見非真色。猶自生分別。而曰某色某色。古來學者之謬誤皆坐是。

康德以爲以上所舉諸說。其據物力學之理者。爲最緊要。何也。其說以辨論自由之有無爲旨趣。正道德之所繫也。康氏既言物之本相與其現象之區別。乃據此義以論自由之有無。蓋以爲此區別既明。則所謂自由之理。與不可避之理。可以並行而不相悖。於是乎兩反對之說。得以調和。

康德曰。物之現象。其變者也。物之本質。其不變者也。其變焉者。固託生於虛空。與永劫之間。有生而不能無滅。至其不變者。則與時間空間。了無交涉。凡物皆然而吾儕儕類亦其一也。人之生命。蓋有二種。其一則五官肉體之生命。被畫於一方域。一時代。而與空間時間相倚者也。其有所動作。亦不過一現象。與凡百庶物之現象同。皆有不可避之理。而不能自肆。案疲而不得不息。飢而不得不食。者皆所謂不可避之理也。此舉其最粗

學說

近世第一大哲康德之學說

中國之新民

發端及其略傳

吾昔見日本哲學館有所謂四聖祀典者。吾駭焉。稽其名。則一釋迦。二孔子。三梭格拉底。四康德也。其比擬之果倫與否。吾不敢言。即其不倫。而康德在數千年學界中之位置。亦可想見矣。作康德學說。

康德 Kant 先生名唵馬努兒 Immanuel 德國人生西歷千七百二十四年。家世寒微。父爲馬鞍匠。母慈而嚴。正直謹嚴。言信行果。故先生幼時即愛真理。意志常確然不可動。蓋受母之感化爲多云。初受高等教育。至十五歲入「奇尼福士布」大學。治神學。雖然。彼所好者在哲學、數學、物理學。故其所研究。往往趨重於此點。二十三歲。漸以文學名。千七百四十七年。著一論文。論生力者。題曰「Thought concerning the true Estimanu of Living Force」後以家計窘迫。設帳授徒。僅獲餬口。三十二歲。始爲大學之下等講師。居此職十五年。初爲論理學、哲學、物理學、數學之教授。後更兼授倫理學、人理學、地理學。千七百七十年。四十六歲。漸被舉爲論理哲學之高等教授。直至千七百九十七年。以頹齡辭職。凡擔任此講座者廿餘年。其少時從事於著作。所爲數學、博物學之書甚多。即如天文學上之天王星。亦由先生以理例測之。謂五星以外。必當復有此座。而後此黑爾哲實因其說而測得之者也。自千七百八十一年。其畢生之大著所謂「純理性批判」者（德文原名为「Kritik der reinen Vernunft」英文譯爲「Critique of Pure Reason」）始出世。實爲全歐洲學界開一新紀元。雖然。其前此各著述。片鱗碎甲。發明此主義者。固已不少。若一七七〇年所出之「知覺界形式及原理」Concerning the Form and the Principles of Sensible and Intelligible World 其尤著也。此後復著「實理性批判」Critique of the Practical Reason 十七年。[判定批判] Critique of the Faculty of Judgement 文「純理範圍內之宗教」Religion within the Bonds of Pure Reason 等書。俱十七年。自此益翕然爲一世大宗師。維也納、埃郎京、哈爾黎諸大學。爭聘之。悉不就。終身在奇尼福士布大學。故全歐英俊之士。欲聞先生緒論者。皆走集此學。至千八百四年。以八十高齡。無病而逝。先生美姿容。碧眼疏髯。接人藹然。若時雨之化。體質頗弱。然常注意於衛生。故終身無大病。每日起居食息。著述講演。散步應客。皆有一定之時刻。數十年來。不爽杪黍。終生未嘗娶妻。蓋先生實最嚴格。最富於自治力之人也。故能以身爲德育之標準。取當時

腐敗之社會而一新之。非徒在思想口舌之功。抑亦實行之效也。所著書數十種。各國咸有繙譯。重版皆至數十云。

學界上康德之位置

自近世史之初。學界光明。始放一線。其時屹然並起於歐洲者。厥有二派。一曰英國派。倍根倡之。專主實驗。以科學法談哲理。其繼之者為霍布士。為洛克。而謙謨集其大成。二曰大陸派。笛卡兒倡之。專主推理。以發心物二元論。其繼之者為斯賓挪莎。為黎菩尼士。而倭兒弗為其後勁。此兩派者。中分歐洲之思想界。各自發達。而常不能調和。當十八世紀之初。實全歐學界最糾紛最劇競之時代也。於是乎康德出。集其大成。

康德者。德人也。德國之哲學。為近世歐洲中之最有力者。此普天下所同認也。雖然。以年代論之。則德人之哲學。比諸英法。瞠乎在其後。德學之開祖者。惟黎菩尼士。生千六百四十六年。實後於法之笛卡兒五十年。笛生於一五九六年。後於英之倍根八十五年。倍生於一五六一。其晚出也。若此。且英法二國開祖以後。後哲踵起。大揚其波。而德學則自黎氏以後。闐然無聞。其難繼也。又若此。而卒能使德國學者之位置一躍而占十九世紀學術史之第一位者。曰惟康德之故。康德實德國學界獨一無二之代表人也。

康德之時代。實德意志國民政治能力最銷沈之時代也。民族散漫。無所統一。政權往往被壓於異族之手。而大哲乃出乎其間。淺見者或以為哲學之理論。於政治上毫無關係。而不知其能進國民之道。德牖國民之智慧。使國民憬然自覺。我族之能力精神。至偉且大。其以間接力影響於全國者。實不可思議。雖謂有康德然後有今之德意志焉。可也。

十八世紀之末葉。所謂偽維新思想者。風靡一世。若直覺主義。若快樂主義。滔滔然徧被於天下。道念掃地。驕奢淫佚。放縱悖戾之惡德。橫行汜濫。自真摯謹嚴之康德出。以良知說本性。以義務說倫理。然後砥柱狂瀾。使萬衆知所趨嚮。康德者。實百世之師。而闇黑時代之救世主也。

以康德比諸東方古哲。則其言空理也。似釋迦言實行也。似孔子以空理貫諸實行也。似王陽明以康德比諸希臘古哲。則其立身似梭格拉底。其說理似柏拉圖。其博學似亞里士多德。其在近世則遠承倍根。笛卡兒兩統而去。其蔽近賴謙謨。黎菩尼士之精。而異其撰下。開黑格兒。黑拔特二派。而發其華心論。二派一主唯心論。一反對唯心論。而皆自謂祖述康德。其政論則與盧梭出入。而為世界保障。自由其文學。則與基特調和。而為日耳曼大輝名譽。康德者。非德國人。而世界之人也。非十八世紀之人。而百世之人也。吾今請紹介其學說之大略。以貢於我學界。著者案。康德學說。條理繁瑣。意義幽邃。各國碩學。譯之猶以為難。況淺學如余者。茲據日人中江篤介所譯法國阿勿雷脫之理學沿革史。為藍本。復參考英人東人所著書十餘種。彙譯而成。雖用力頗劬。而終覺不能信達。加以此等極深研幾之學。尋常學者。頗難領會。或以為不切於實用。讀之而徒覺沈悶者。有焉。

矣。雖然此實空前絕後一大哲之緒論。有志新學者終不可不悉心研究之。反覆熟玩焉。亦自覺其有味也。○又案本篇所述不免太長。似頗與本報體例不合。但爲簡短之言。恐讀者愈不解。況康氏百數十萬言之著書。括以十餘紙。抑已簡極矣。讀者諒之。

康德之「檢點」學派

康德少時最得力黎布尼士倭兒弟之學。後讀謙謨著書。深有所感。以爲前此學者之言哲學。或偏主論定派。或偏主懷疑派。要之皆非其至者也。主論定派者。每談及高遠幽邃之理。則如形與影鬥。引刀欲試。而彼影之刀。旋立於我前。懷疑派攻難之。謂其武斷過信。誠哉。然也。然彼懷疑派者。遇難決之問題。則以爲此殆終不可得決。則亦非也。苟不能指明其所以不可決之證據。則我輩終當亶亶焉求所以決之。此正學者之責也。

故主論定派者。妄擴張吾人智慧所及於過大之域。其失也。夸而自欺。主懷疑派者。妄縮減吾人智慧所及於過小之域。其失也。暴而自棄。康氏以爲欲調和此兩派之爭。必當先審求智慧之爲物。其體何若。其用何若。然後得憑藉以定其所能及之界。於是有所謂檢點派之哲學出焉。蓋彼二派皆就吾人智慧所觸所受者言之。康氏則直探討諸智慧之本原。窮其性質及其作用也。質而言之。彼二派則從事於外。康德則從事於內者也。

案康氏哲學大近佛學。此論即與佛教唯識之義相印證者也。佛氏窮一切理。必先以本識爲根柢。即是此意。

康德以爲智慧之作用有二。其一推理。究義用之以立言者。其一實際。動作用之以制行者。此二者能力各殊。其在議論時。則就身外事物下考察之功者。此智慧也。其在實行時。則自動自作。而能造出一切業者。亦此智慧也。康氏乃分其檢點哲學爲二大部。著二書以發明之。其一曰 *Kritik der reinen Vernunft* 所謂純性智慧之檢點也。東人譯爲純理性批判 其二曰 *Kritik der praktischen Vernunft* 所謂實行智慧之檢點也。東人譯爲實踐批判 前者世俗所謂哲學也。後者世俗所謂道學也。而在康氏則一以貫之者也。

論純智(即純性智慧)

一 學術之本原

康德以爲欲明智慧之諸作用。宜先將外物之相區爲二種。其一曰現象。其二曰本相。現象者。與吾六根相接而呈現於吾前者。舉凡吾所觸所受之色聲香味皆是也。本相者。吾所觸所受之外。彼物別有其固有之性質。存故吾所知。僅爲現象。若云本相。吾具知之。無有是處。

今專以色言。吾人所見之色。特就其呈於吾目者。自我名之而已。使吾有目疾。覆視此物。則不復能如平時。譬之病黃疸者。觸目所

見皆成黃色。又如戴著色眼鏡。則一切之物。皆隨眼鏡之色。以爲轉移。自餘聲香味等。其理亦復如是。是故當知我之接物。由我五官。及我智慧兩相結構而生。知覺非我隨物。乃物隨我也。

案此義乃佛典所恒言也。楞嚴經云。譬彼病目。見空中華。空實無華。由目病故。是故云有。即其義也。其謂由我五官及我智慧兩相結構而能知物。五官者。楞伽經所謂前五識也。智慧者。所謂第六識也。

康德既述此義。以爲前提。因言治哲學者。當一變前此之舊法。而別採一新法。如歌白尼之論天體然。歌白尼以前。天文家皆謂日繞地球。及歌氏興。乃反其說。於是衆星之依置。雖依舊。而所以觀察之者。乃大異。吾之哲學與前此諸家相異者。正在此點。康德復論我之智慧。以何因緣。而能使物各呈現象。蓋我之於物。初與相接。諸種感覺。樊然殽亂。零碎散列。而不聯續。何謂諸感。若色香味。乃至大小輕重堅脆。幢幢紛投。入吾根塵。而皆可爲學問資料。雖然。假使諸感。長此擾雜。而吾智慧不能整理。而聯接之。則吾一生芒芒如夢。所謂思想終不得立。惟其不然。茲智慧者。能結此等紛雜感覺。令各就緒。以是能力。思想乃起。有思想。故斯有議論。有議論。故斯有學問。

復次。此等衆多感覺。以何因緣。能使就緒。康德以爲。彼諸感者。常有幾分聯續之性。譬如紅色。以及熱氣。此二感者。一由眼。受一由身。受其實。不過一點之火。爲二現象。而吾智慧能聯結之。成一思想。二象合併。字之曰火。然後彼復雜者。始得單一。彼零碎者。有聯續性。智慧之力如是。如是。是故感覺。惟對外物有能受性。而彼思念。復能進取總萬。爲一思之云者。綜合而已。

案佛言受想行識。康氏所謂感覺即受也。所謂思念即想也。

康德以爲吾人智慧。所以總彼衆感覺。而使就秩序者。其作用有三。一曰視聽之作用。案此實兼眼耳鼻舌身所受者而言。舉一例餘耳。二曰考察之作用。三曰推理之作用。

智慧之第一作用（即視聽作用）

康德以爲視聽之作用。主總合。宇宙間各事物者也。譬如仰空見日。我何以知其爲日。實由日體所發諸現象。感覺於吾眼簾。而我之智慧。能綜合之。乃自向空中。畫一圓線。曰此日體也。苟非爾者。則諸種感覺。飛揚流離。不可捉掇。而所謂「日」之一觀念。不可得起。由此言之。吾人智慧之作用。必有賴於「空間」「空間」者。如畫工之有縑紙。諸種之感覺。則畫工之材料也。視聽之力。則畫工之意匠也。

尊重自由者不可不尊重良心之自由。若小人無忌憚之自由。良心爲人欲所制。眞我爲軀殼之我。所制則是天囚也。與康德所謂自由正立於反對的地位也。

又案王陽明曰：「一點良知是汝自家的準則。汝意念着處。他是便知是非。便是非。更瞞他些子不得。汝只要實實落落依著他。做善便存。惡便去。」是亦以良知爲命令的。以服從良知爲道德的責任也。陽明之良知。即康德之眞我。其學說之基礎全同。

康德又曰：就令天命不佑。使我抱一善意而不能實行。或竭力實行而無其效。但使常保持此志而勿喪失。則自能篤實光輝。坦坦蕩蕩。何以故。有效無效於善意之分量。無所增減。故其價值全存於自由中。故

案凡行一手。段以求達一目的者。若所目的不得達。則手段爲枉用。若踐履道德之責任者。即以踐履此責任爲目的。既踐履則目的已全達矣。故此後之有效無效於本體之分量。價值毫無增減。其理甚明。

康德又曰：人苟自持其自由之善意。則天下之利益莫大於是。蓋以其與己身不可分離。實己身中最崇貴之品之所寓也。又曰：凡物之價值。皆以有所比較而生。故得計算之曰：甲事之利益幾何。乙事之利益幾何。因得比例輕重。以爲趨舍。自由之善意。則絕比較。絕計算者也。故曰：善人之聲價。惟他善人得與之齊。若加乎其上的。天下無有也。此道德之制裁所由生也。

是故自由者。自以自爲目的。自以自爲法令。惟自能實守此法令者。乃能實有其自由。質而言之。則我命我使。勿受我以外之牽制。而貫徹我良知之所自安者。云爾。是故威權也。自由也。立法人也。法律也。主也。賓也。皆合爲一體。無差別。相所謂中立而不倚。強哉。矯者正在於是。是故講學者。苟以眞我之自由以外之物爲目的。雖有善言。終不免於奴隸之學。此康氏一針見血之教也。

康德據此學理。乃爲簡易直捷之格言三條。以垂示後學。其一曰：汝之自待及待一切人類。當視之爲自由的。善意之化身。尊之重之。故以他人爲目的。可也。以他人爲手段。不可也。何以故。我有自由的善意。人亦有然。故如奴隸制度之社會。無論其體裁如何。要之皆以人爲手段。天下之可嫉莫此甚也。

故康德推論道學之極則。謂宜合全世界以建設一「自由的善意之民主國」。夫然。故各人皆互以他人之行爲爲目的。而莫或以爲手段。若是者。亦名之曰「衆目的之民主國」。衆目的之民主國。各人有互相崇重。無互相利用者也。即盧梭所謂人人皆立法者。皆守法者。人人皆君主。皆臣從也。

於是乃爲第二之格言曰：「汝之自待及待他人。皆當求在此衆目的民主國中。備有可爲君主。可爲臣庶之資格。」此資格之標

準何如。吾每一動念一舉事必自審度曰：此念此事果可以爲此種民主國之法律否？此最簡單直捷之試驗法門也。其可爲法律者，則是合於道德之所命令也。不然則否也。譬諸有人於此，受他人金錢之寄託而私乾沒之，若是者可得爲此衆目的民主國之法律乎？果爾則誰復肯以其所重寄者託人也？由是觀之，凡不信之類終不可以爲法律。蓋人之無信者，其意以爲己獨不信而望天下人之盡信也不爾，則於己無所利也。而天下之決無此事，豈待論矣。準此例之則，夫所道德的法令之標準者，釐然可見矣。於是康德乃更示第三之格言曰：『汝欲有所爲當務使之可以爲通用於天下之法律。』

康德又言：尊重人身而無或以之供我之手段，是不特爲道德之基礎而已。亦制度法律之本原也。蓋法律有二種：一曰制之於中者，則道德是也；二曰制之於外者，則尋常所謂法律是也。尋常法律之所目的，凡一切責任非在身外者，案謂人與人之交涉也則不干預之何也。身內之責任非以他力所能強制者也。而推原權理之所由立，罔不起於尊重自由之一要義。兩者相互之間而各皆欲保全其自由，勿使放棄此法律上之權理所由生也。故康德關於權理之學說復有一格言曰：『汝當循法律上所定者，以使汝之自由與他人之自由相調諧。』即所謂人人自由而不以侵人之自由爲界也。

康德曰：凡號稱權理者必含有強制力之意義。遇有加障害於他人之自由者，則行威力以壓制之，是不得以侵人自由論也。雖然，欲使此強制力行之而適當，則（第一）當使所行之地位程度與行抑制者之自由相應；（第二）則當使與受抑制者之自由相應。如債權者對於債務者之抑制，則不得云侵害債務者之自由。何也？彼當乞貸之始，訂其償期及期不償，則任債主之處置。斯乃彼所預認也。然則非債主抑制彼而彼躬自抑制也。故循康德氏之法律學說，則雖在抑制手段之中，仍保有獨立自尊之鴻，惟此論實發前賢所未發焉矣。

康德氏之政治論，殆與盧梭民約之旨全同。而更以法學原理證之。其論法理上之私有權也，曰：凡私有權必起於社會制度既立以後，當其始也，衆人以土地爲公有，或有定主以專其利，雖然其弊也。爭則亂，於是乎相共而立此疆彼界，各自名田之約。而此約又非公認則無其効也。於是乎必於其先而更有結羣建國之一約存焉。是即國之所由立也。故當未立國之先，所謂私有權者不過一假定之物，其得成爲一神聖不可侵犯之權理者，則民約建國以後之事也。此等理想殆皆祖述盧梭而加以引伸發明而已。

康德又謂今之所謂國際公法者，其起原全與民法同。蓋國與國之交涉，人與人之交涉，其道一耳。國國皆自由自主而莫或服屬。

於他國甲國毋得以乙國爲自利之一手段是國家獨立自尊之大義而國際法所準據之原理也。康德曰。今者兩國有違言。動輒以干戈相從事。此野蠻時代之惡習也。凡生於今日爲各國國民之一分子者。宜各自振厲。務條改以之。進於文明。此人道之責任也。夫野蠻時代人與人之交涉而往往有決鬥也。以無完備之法廷以爲之裁斷也。今欲免國與國之決鬥。則不可無完備之國際法。廷今雖未能至。猶當孜孜焉準備以待來者。於是康氏乃有永世太平論之著。永世太平論之綱要。凡五大端。

- (一) 凡邦國無論大小。不得以侵略手段。或交易割讓賣買等名義。以合併於他國。
 - (二) 諸邦不得置常備軍。如現時之積習。
 - (三) 一國中有內訌。而他國以兵力干預之者。在所必禁。
 - (四) 各國皆採民主立憲制度。以此制最合於最初民約之旨。且可以鞏固全國人自由平等之權理也。
 - (五) 各國皆採民主立憲制度。以此制最合於最初民約之旨。且可以鞏固全國人自由平等之權理也。
- 之例。各國皆採民主立憲制度。以此制最合於最初民約之旨。且可以鞏固全國人自由平等之權理也。

或難康氏曰。茲事美則美矣。然實行之日。終可得望乎。康氏曰。此則非以強力所能致者。惟民德與民智兩者日進於光明。可以得之。夫人之有欲也。斯其爭之所由起也。若智慮益進。然後知真利益之所存。乃恍然於昔之所爭者。自以爲利而實乃害之甚者也。於是廢然返焉。故於人生有欲之中。而弭兵之萌芽乃潛滋暗長於其間。則造化之妙用也。

唯心派鉅子黑智兒之學說

君武

第一 黑智兒之生活

黑智兒名威廉弗列得立克。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 千七百七十年。生於日耳曼之司土特加特。Stuttgart 年十八。入土賓根 Tübingen 大學。修神學。黑氏幼時性頗鈍。碌碌無所奇。時與瑞林格 Schelling 同學。瑞故奇慧。雖爲後進。諸同學者莫能及之。黑氏深爲瑞之所親愛。訂莫逆交。既而黑氏爲貧所迫。之瑞士爲私家教師。至千八百一年。黑氏之父死。遺有薄產。遂棄教師之任。移居約拿 Jena 博稽深思。黑氏早年惟傳瑞林格之學而已。千八百一年。始著「費息特及瑞林格之哲學異同論」Difference

between Fichte and Schelling 是爲黑智兒脫瑞林格哲學範圍之始。千八百一十三年之間。偕瑞氏共著「哲學批評雜誌」。其中黑氏所著錄者頗多要義。千八百五年。遂爲約拿之大學總教師。著「心意觀象論」Phenomenology of mind 此實黑氏真抒己見之大著。而在約拿所著諸書之冠冕也。黑氏著此書時。適約拿有戰事。法軍蜂至。砲聲隆隆。黑氏若寂無所聞也者。手不停書。其思深矣。黑氏在約拿。與日耳曼大文豪荷特 Goethe 許累兒 Schiller 納交。故黑氏一生。甚稱荷特之文學。千八百七年之邦卑爾 Bamberg 發行政學雜誌。凡二年。千八百八年之冬。去之魯音堡 Nürnberg 爲高等學校之校長。費四年之力。著「論理學」。娶妻土瑞兒 Freulein von Tucher 愛好相歡。一生無間。生二子焉。千八百十六年。受海達爾堡 Heidelberg 之聘。爲哲學講師。千八百十七年。刊行「哲學百科全書」。匯集全學。成一偉著。黑智兒之名。大噪於一時矣。千八百十八年。受聘之伯林。千八百二十一年。著權利哲學 Philosophy of right 以爲人民代表。出版自由。裁判公開。陪審。地方自治。五者爲政治上不可缺之要質。黑氏在伯林。凡十三年。一切哲學。無所不講。指陳得失。自標新義。黑氏死後。其友人弟子輩。乃錄其講義。刊行之。黑氏疎於禮法。不事修飾。外觀不揚。而精神內含。其思索哲學也。極深研幾。常自標新義。不受前人之範圍。接納後進。循循如也。不自炫傲。千八百二十九年。爲伯林大學之校長。千八百三十一年。霍亂症盛行於日耳曼。黑氏死焉。年六十一。其著作及講義。共訂爲十八巨冊。卷一小文。卷二現象論。卷三至卷五名學。卷六七百科全書。卷八權利哲學。卷九歷史哲學。卷十審美學。卷十一二宗教哲學。卷十三至十五哲學史。卷十六至十八雜錄。

第二 黑智兒之學風

當黑智兒講學之時。瑞林格之學風盛行於日耳曼。然瑞林格之哲學。似自然近理。然無確實之證據。多不合於規制。其失在無科學。無科學。故易流爲狡猾武斷。蓋瑞氏之學。務與康德、費息特相反對。而其說多不合於論理。思想所及。無確然之證據之實之。雖其徒候京 Oken 司徒紛司 Steffens 出力張其師說。務可見之於實行。而其失在無真實之思想。故瑞氏之學。終不能滿於人心。

至黑智兒出。而哲學之面目一變。掃除舊說之誤。而以規制證明之。以論理法救正瑞林格之失。脫瑞林格之範圍。而自標新義。以宇宙之實象證真理。嗚呼。黑智兒之大名。雷轟於哲學界。放大異彩。固自有其真價值在焉。非偶然也。

哲學界之能倡新思想者。如笛卡兒、馬累白能奇、Malebranche 斯賓挪莎、陸克、白克雷、Berkeley 朽姆、Hume 康德、費息特之

者凡百皆如是。雖然、吾人於此下等生命之外。復有其高等生命者。存。高等生命者。即本質也。即真我也。此真我者。常超然立於時間空間之外。爲自由活潑之一物。而非他之所能牽縛。故曰自由之理。與不可避之理。常並存而不悖者。此也。

案此論精矣。盡矣。幾於佛矣。其未達一間者。則佛說此真我者。實爲大我。一切衆生。皆同此體。無分別相。而康氏所論未及是。通觀全書。似仍以爲人人各自有一真我。而與他人之真我不相屬也。又佛說同一真我。何以忽然分爲衆體。而各自我。蓋由衆生業識妄生分別。業種相熏。果報互異。苟明此義。則並能知現象之所從出。若康氏猶未見及此也。雖然。其劃然分出本相現象之二者。按諸百事百物。而皆一以貫之。可謂挾經心而握聖權者矣。康氏以自由爲一切學術人道之本。以此言自由。而知其與所謂不自由者。並行不悖。實華嚴圓教之上乘也。嗚呼聖矣。

康德又曰。吾儕肉體之生命。既與他現象同被束縛於彼所謂不可避之理。則吾之凡有所爲也。必其受一公例所驅遣。而不能自肆者也。凡物之現象皆不能自肆見前論苟有人焉。爲精密之調查。舉吾人之持論。吾人之情念。一切比較實驗之。尋出其所循之公例。則於吾人將來之欲發何言。欲爲何事。必可以豫知。之不爽。豪髮如天文家之豫測彗星。豫測日月食者然。

案吾昔讀佛典。佛言一切衆生。有起一念者。我悉知之。吾昔以爲誕言。及讀康氏此論。而知其無奇也。何也。衆生之身。既落於俗諦。爲物理定例所束縛。則其所循一定之軌道。固無不可以測知者。夫常人不能測日食。而天文家能之。然則常人不能測衆生之舉動。而佛能之。有何奇乎。不過佛之治物理學。較深於吾輩耳。

然則吾人之性。果無有所謂自由者存乎。康德曰不然。現象與本質。初非同物也。見現象之性。而以爲本質之性。亦復如是。無有是處。何以故。肉體生命。不過現象。以其爲現象。故受束縛於不可避之理。然吾人生命。不獨肉體。復有本質生命。爲我所未及見。今以肉體之不能自由。而云本質亦不自由。無有是處。

康德曰。吾人畢生之行爲。皆我道德上之性質所表見也。故欲知吾性之是否自由。非可徒以軀殼之現象論。而當以本性之道德論。夫道德上之性質。則誰能謂其有絲毫不自由者哉。道德之性質。不生不滅。而非被限被縛於空劫之間者也。無過去。無未來。而常現在者也。人各皆憑藉此超越空劫之自由權。以自造其道德之性質。案康氏之意。謂道德之本原與軀殼之現象。劃然爲二物。而超越空劫之真我。即道德之本原。所由出。一切道心。由真我自造也。故我之真我。雖非我之肉眼所能自見。然以道德之理推之。則見其有儼然迥出於現象之上。而立乎其外者。果爾。則此真我。必常活潑自由。而非若肉體之常範圍於不可避之理明矣。所謂活潑自由者何也。吾欲爲善。人欲爲惡。人皆由我所自擇。以自由。既已擇定。則

肉體乃從其命令以鑄成善人惡人之資格。按此其所由是觀之則吾人之身所謂自由性與不自由性兩者同時並存其理較然易明也。

案佛說有所謂「真如」真如者即康德所謂真我有自由性者也有所謂「無明」無明者即康德所謂現象之我為不可避之理所束縛無自由性者也。佛說以為吾人自無始以來即有真如無明之兩種子含於性海識藏之中而互相熏凡夫以無明熏真如故迷智為識學道者復以真如熏無明故轉識成智。宋儒欲用此義例以組織中國哲學故朱子分出義理之性與氣質之性其注大學云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虛靈不昧以受衆理而應萬事者也。案即佛所謂真我也但為氣稟所拘人欲所蔽則有時而昏。案即佛所謂無明也然佛說此真如者一切衆生所公有之體非一人各有一真如也而康德謂人皆自有一真我此其所以為異也。故佛說有一衆生不成佛則我不能成佛為其體之為一也此其於普度之義較博深切明康德謂我苟欲為善人斯為善人為其體之自由也此其於修養之義亦較切實而易入若朱子之說明德既未能指其為一體之相是所以不逮佛也。又說此

明德者為氣稟所拘人欲所蔽其於自由之真我與不自由之現象我界限未能分明是所以不逮康德也。康德之意謂真我者決非他物所能拘能蔽也能拘蔽則是不自由也。

又案康德之說甚深微妙學者或苦索解法儒阿勿雷脫嘗為一譬以釋之云譬有一光線於此本單純無雜者也一旦以一凸凹無數之透光物置於其前此光線透過此物而接於吾眼簾也則發種種彩色為圓錐形而無量數之部位乃生空間時間之有許多部位即同此理故苟精算者則能取其圓錐形之相及其衆多之部位一一算之不爽銖黍何也以其落於現象既循不可避之理也至其所以發此彩色者由光線之本體使然光線本體固極自由謂其必循不可避之理則非也。

申論道學可以證自由

問者曰現象之我其循不可避之理而不能自由既有明證矣至所謂真我者其必循自由之理亦有明證乎。康德曰此則非可以尋常格致家言論理家言而斷定之者也可以故凡治格致學者必據不可避之理乃能施實驗反是則實驗無從施也使自由之理而可以實驗則所謂自由者已與彼不可避者同科非真自由矣故曰格致家言不能證自由凡治論理學者必常首揭一理次解釋之然後引出一旨義以為結論此論理之次序也若自由之理亦因他一理而始獲發明則所謂自由者已有所繫屬於他物非真自由矣故曰論理家言不能證自由然則吾心之有自由於何知之曰惟以道德學可以知之。

康德乃言曰。學者試返觀內照。靜自省察。必見夫吾人良智之中。有所謂道德之責任者。存此責任者。實自然之法。令常赫然臨命於吾心。曰。汝必當如是。必當毋如是。此責任者。不屬於現在。不屬於過去。不屬於未來。實獨立而不倚。亘古而無變者也。使吾人惟有肉體之生命。惟有過去。現在。未來之現象。而無復有所謂無限者。所謂不滅者。以位夫其上。則夫道德之法。令必不可得立。今也不然。人雖或不爲善。而無不知善之必當爲。雖或偶爲惡。而無不知惡之必當去。故爲善爲惡者。肉體之我也。現象之我也。知善之當爲。知惡之當去者。靈魂之我也。真我也。以真我能以道德之責任。臨命於吾心。故故知真我必常自由。曷言乎道德之責任。臨命於吾心。則知真我必常自由。凡所謂責任云者。吾欲如是。則必能如是之謂也。挾泰山以超北海。此其事不可以責諸人者也。故不得以之爲責任。爲長者折枝。此其事可以責諸人人者也。故得以之爲責任。今案原文引喻不爾。爾固知吾人之可以爲善。而莫能阻也。固知吾人之可以不爲惡。而莫能強也。夫然後以是爲臨命焉。故夫責任之理。與自由之理。常相倚而不可離者也。以論理學明之。則其式當云。

不能自由者。不足以爲責任也。

真我者。有道德之責任也。

故真我者。常自由也。

此康德以道學證自由說之大概也。

難者曰。人或有人者。其始非欲欺之。而爲一目的之所牽引。因不得不出於欺。若是者。蓋數見不鮮矣。誠如是也。則其欺人亦循彼不可避之理。何自由之可言。康德釋之曰。若以肉體之生命言。則固如是矣。何也。彼既已被限。被縛於時間空間兩者之中。有過去。現在。未來之別。故也。若離此軀殼。以溯諸真我。則無論何人。皆不當欺人。無論何人。皆可以不欺人。語至此。而康德之真意。可以見矣。彼以爲吾人之爲惡也。自其肉體之生命言之。誠循不可避之理。而或不能任其責。若溯而上之。以觀夫超越空間時間之真我。則欲善欲惡。固由吾之所自擇。故人而爲惡也。則其真我終不得不任其責。更申言之。則觀吾人之日用行習。誠不能斷自由性之有無。然苟涉及道德。則吾之良心。自儼然確見此自由之性。而不能自禁。何以故。我之真我。實自由故。

案康氏此論。實兼佛教之真如說。王陽明之良知說。而會通之者也。陽明曰。未能知說甚行。蓋以爲非知。則不能行也。康德之言。

則以爲既知則必能行。人人皆能知。故人人皆能行也。其下手工夫則陽明似更有把握。其鞭辟近裏則康德似更爲直捷。又佛氏言真如以爲衆生本同一體。由妄生分別。故有迷惑。有迷惑故有惡業。故佛氏所謂真我者。指衆生之靈魂之集合體言也。康氏所謂真我。則指衆生各自之靈魂而已。其理論自不能如佛氏之圓滿。然其言各自之靈魂各有責任。以統治各自之軀殼。與孔子所謂我欲仁斯仁至矣之理相一貫。其言尤爲親切有味也。康氏所以能挽功利主義之狂瀾卓然爲萬世師者。以此而已。

論自由與道德法律之關係

康德曰。凡帶命令之性質者。皆可謂法律。命令有兩種。其一曰有所爲者。其他曰無所爲者。譬諸語人曰。爾欲爾康強。則慎爾飲食。節爾嗜欲。此之謂有所爲。蓋其命令中必含有一目的者。存意曰。必如此。乃足以達而目的。不然則否也。雖然。彼之欲達此目的。與否則固其人所得自肆矣。有人於此。甘自罹疾苦而不悔者。則雖日夕自耽於伐性之斧。自湔於腐腸之藥。固非他人所得而禁也。凡以利益爲目的者。皆屬此類。皆謂之有所爲之命令。與道德釐然無涉也。

若夫道德之責任。則異是。凡曰責任云者。皆非有所爲而爲者也。不得以之爲手段而求達他之目的者也。何以故。手段即目的。故譬諸語人曰。尊重爾之自由。無或放棄。則所謂尊重自由者。非其手段也。何也。舍其所尊重之自由之外。更無有他目的者。存也。案慎飲食節嗜欲之命令。則爲欲康強之一目的而發也。故謂之手段。凡道德之責任。皆屬此類。蓋其所負之責。實貴重而莫京。與他種利益絕比較。非如彼行手段以求利益者。或趨或舍。聽吾之自擇也。

然則道德之責任。何爲而若是其可貴耶。康德曰。道德之責任。生於良心之自由。而良心之自由。實超空間。越時間。舉百千萬億大千世界。無一物可與比其價值者也。

案康德所說自由。界說甚精嚴。其梗概已略具前節。即以自由之發源全歸於良心（即真我）是也。大抵康氏良心說。與國家論者之主權說絕相類。主權者絕對者也。無上者也。命令的而非受命的者也。凡人民之自由。皆以是爲原泉。人民皆自由於國家主權所賦與之自由範圍內。而不可不服從主權。良心亦然。爲絕對的。爲無上的。爲命令的。吾人自由之權理。所以能成立者。恃良心故。恃真我故。故不可不服從良心。服從真我。服從主權。則箇人對於國家之責任。所從出也。服從良心。則軀殼之我。對於真我之責任。所從出也。故字之曰道德之責任。由是言之。則自由必與服從爲緣。國民不服從主權。必將喪失夫主權所賦與我之自由。若人人如是。則並將有主權的國家。而自由更無著矣。人而不服從良心。則是我所固有之絕對無上的命令。不能行於我。此正我喪我之自由也。故真

徒皆是也。近世哲學之最盛者即唯心論與懷疑論。二柱屹立。不歸於唯心論者。必歸於懷疑論。然徒托虛言而有實證。故世人之領會之者終少。而與常人之性情。常格格不相入。而世人亦多謂此等學說。於世界無關涉無效驗矣。黑智兒出而世人心目爲之一新。黑氏以爲主觀 Subject 與客觀 Object 無差別。故心思與事物亦無差別。究而論之心。之與物一而已。內外界皆真實。皆非真實。而自相等。此誠笛卡兒斯賓挪莎之所不敢言。瑞林格雖言之。而其道亦不同也。乍聞黑氏之說。莫不驚其說之自相矛盾者。蓋虛想之物。與實有之物。二者固異。不可同也。康德曰。夫人之思想中所懸擬之百金。與手中實已得之百金。其不同也。不待問可知也。黑智兒則以爲哲學不可以若是說之。哲學者必要 necessary 而且永存 eternal 之學。也不可以百金爲言也。

百金不可以解哲學。而哲學之所以爲必要且永存者則何如。

曰。如我思「無物」Non-existence「無物」則固無物也。然「無物」一語在我思中則已明明成爲一物矣。「無物」本無物而既在人之思想中則明明一物。然此固明明一思也。故思之與物無所差別。

故黑智兒有名言曰。「物即非物」二者爲一。黑智兒之爲是言。非無根之空論也。彼又有一根論曰。「相反者常相同」。

夫相反者何以能相同乎。「有」之與「無」既迥然相反。則迥然不能相同也。黑智兒曰。相反者乃物質上之事。而相同即在相反之中。蓋物不能自有。借人之思想而後有。夫思想中之有與無。何異。故有即無也。

即以光 Light 論。苟世間徒有光而無色 colour 或影 Shadow 則人亦不能見物。故絕對之光與絕對之暗。無以異。光之與暗。不能獨存。二者常相雜合焉。

「相反者相同」一語。惹起世人不少之驚疑。黑氏爲此說。一洗舊有之陳論。昌言物即非物。主觀同時即客觀。客觀同時即主觀。光即是暗。暗即是光。其言曰。世界萬物決不單行。互相雜和。是謂神律。有詩句曰。

nothing in this world is Single

All things by a law divine

In one another being mingle

人其勿驚黑智兒之說爲新創也。希臘諸哲既有倡此論於前者矣。黑拉克力太司 Heraclitus 曰。是即非。非是一物。既成此。其是。

也。物必有其非物之時。此其非是也。英培斗克爾司 Empedocles 曰：「萬物錯雜而初無名。其有名者乃其錯雜中之分別也。」黑氏之說。即以論理法證黑拉克力太司之說而實之。（按中國白馬非白。鷄三足。卵有毛之論。皆是此類。惜無發明光大之者。）黑智兒之哲學大原理。即謂主觀與客觀相同而無所別異是也。夫主觀之與客觀。迥相別異。何以能同。黑智兒曰：凡物莫不相異而相同之故。即在於是。此誠哲學至美之論。法蘭西人至讚之。爲神語焉。勒魯費爾 Renouvier 作哲學史。謂黑氏此論爲永不可駁者。

第三 黑智兒之絕對唯心論

欲知黑智兒之學說爲真實歟。爲謬妄歟。讀此書者可自得之。

瑞林格謂主觀與客觀相同。而以磁石兩極之相同比之。未爲得也。磁石之兩極。雖相同而決不能相合。此人人之所知也。黑智兒則謂一切物質。本自相連合者。不必更以二名表其連合之象也。

一切物質。本相連合而無所差異。是爲黑智兒之絕對唯心論。Absolute Idealism 試以一樹而言之。尋常之心靈學者曰：人之見樹也。有三因焉。一爲樹。二爲樹之影。三爲會此影之人。費息特曰：惟有我在樹及樹影。本爲一物。而動我心者。此爲主觀唯心論。

Subjective Idealism

瑞林格曰：樹之與我。兩相同等。無所別異。（按其說甚含糊無據。所以下滿於人心也。）是爲客觀唯心論。

Objective Idealism

黑智兒謂二子之說皆非。是三因者本爲一事。一切物質。本自連合。我之與樹。乃此連合中之二名詞耳。是

爲絕對唯心論。三人之論。各相反異。然莫善於黑氏之說。黑氏之持此說也。有論理以實之。故不可駁也。

從絕對唯心論之說。則此世界者。惟一連合物而已。斯賓挪莎之原質論。不免太粗。原質者。只此連合世界之一箇名詞耳。世界者。

意想中之連合物也。主觀客觀皆後起之事。自連合上言之。二者雖相反而實相同也。

黑智兒之絕對唯心論。即朽姆 Imme 之懷疑論也。朽氏曰：無所謂心。無所謂物。惟理想 Idea 而已。黑智兒曰：無所謂主觀。無所。

謂客觀。惟連合而已。康德謂物象可見。其實在之天然性不可見。黑智兒駁之。惟物惟有象而已。物之有象。因人之有思。既思物矣。

即是物也。

黑智兒之絕對唯心論。所以有大功於人世者何。曰：既知絕對唯心論之理。則知此世界者。本自無物。惟有連合。而人之思想。可自由發達。扶破一切之網羅。而無所於限制。故黑智兒之絕對唯心論。實新世界之大光明也。黑智兒曰：思想者。世界之靈魂。當極至。

其自由而破除一切之障礙。確然自信爲有絕對之靈性。既自信爲有絕對之靈性矣。更有何恐怖。更有何障礙。浩然沛然。獨來獨往。是之謂極思想之自由。黑智兒之言如是。其天才之卓絕。實可驚嘆哉。

第四 黑智兒之論理學

黑智兒之論理學。與尋常論理學之意義。迥不相同。彼特借論理學以證「心之與物。本非二事。」謂「心迹之與物體無差別。即心即物。一變舊時論理學之面目焉。」

黑智兒之論理學。共三巨冊。標清潔之思想。脫尋常之迹象。其旨謂物之德性。本有制限。既無制限。則亦無物。其第一命題曰「物與非物爲一。」此誠非常之奇論。而初聞之。若大可笑者。或難曰。物既與非物爲一。則居室也。產業也。天氣也。城市也。日體也。法律也。心意也。虛空也。皆無差別乎。黑智兒曰。是諸物者。皆有一公同之歸旨。曰利用。或又難曰。誠如子言。則世界之物。有有用者。有無用者。何故。黑智兒曰。哲學者發表理想。而使人脫盡一切有限定的歸旨之學也。乃使人覺夫有物無物。皆無殊別之學也。

黑智兒又曰。相反者相同。其相同之故。以凡物皆互相連合。故是之謂正面實體。Positive reality。而自物與無物相同言之。則亦無實體。其有實體者。以化成也。Becoming。化成之原質有二。一曰無物（乃兼包者）。一曰物（乃被兼包者）。是二原質者。本相反異。而常相吸引。因連合。故二者皆成實體。

知化成之理。則知物與無物。僅想像上之事。而已。經想象之化成。乃成實體。既積兩非。乃成一。是

物莫不有其制限而固定。既固定矣。即爲非物。物之化成也。其初必爲非物。

物質非物也。物質既明明有一實體。何謂非物。曰。既已爲物之一境。則爲非物。黑色之所以爲黑色者。以其非紅色。青色。紫色也。草地之所以爲草地者。以其非葡萄場。花園。禾田也。

物有反面。乃成爲物。既如上證。然物之反面。常可遷移。而不固定。以彼。That。此。This。言之。如人立一樹下。遠見一屋。則必謂樹爲此。謂屋爲彼。苟即遷移去之。屋中而遠見樹。則又必謂屋爲此。謂樹爲彼。世間一切萬物。莫不互有反面。或者爲此。或者爲彼。其位不定。皆如屋樹。準此以推。可知世間萬物。莫不相同。惟有連合。而無反異。

且人皆有常言曰。現在。現在。現在。在一語至無定也。時方亭午。而曰現在。則現在。爲亭午。經十二點鐘。而至夜半。於此之時。而曰現在。則現

在爲夜半謂亭午是現在乎則夜半非也謂夜半是現在乎則亭午非也二者必居一於此矣然則現在 *Now* 者乃普通獨立語也

黑智兒之論理學效力甚鉅而其爲說也甚曖昧而難解其意味甚恍惚而難知苟深思之士潛思其理未有不驚黑氏思想之奇而嘆其言之與真理固相合也（法人 *Diot* 常詳解其書）

第五 黑智兒之歷史哲學

黑智兒之歷史哲學僅有講義後其徒苟司 *Gaus* 乃記錄之成爲一書實黑氏全集中最有味之書也令後之讀者自讚美之不止

黑智兒謂歷史者人羣理想發達之記錄也欲研究歷史學者不可不知其三面一正面二反面三反面之反面經此三面人羣之眞事乃可見

國家也國民也箇人也皆特別時代之代表也故其構造與儀式此時與彼時常不相同而器物者實時代變遷之迹也英雄者實時代表記之魂也

由國民而成國家非驟成也初由一家族爲一部落由一部落爲一種族由一種族爲一國家是理想之事實也理想之發表也必有一劇場焉地球是也地球者產生理想之方所也登此劇場之人物常隨時代而變異地球者歷史之基址也地球大約可分爲三類一山地二平原三河岸海口人羣之初發達也必在平原曠實之野及稍進則必在河岸縈迴之區地勢開通人羣之靈性乃日濬商務遠及人羣之發達至不可限量焉

古今之歷史大約可分爲四大期

一爲東方古國發達之期其發達之異點在物質其時人之理想不知有自由不知有人權惟知尊君主而已是爲理想發達之嬰兒時代

二爲希臘發達之期其發達之異點在箇人其時人之理想知有自由然不知人人皆有自由之理以爲惟其國人之數分可有自由而已心與物混是爲理想發達之少年時代

三爲羅馬發達之期羅馬勃興之時主觀與客之分別甚明晰政治之機關與箇人之自由并發達而不相合是爲理想發達之

成人時代。四爲條頓人種發達之期。不僅如希臘羅馬之思想。以爲國人之數分。可得自由而已。以爲一切人皆有自由。是爲理想發達之老年時代。夫身體之老爲衰頹。而理想之老爲成熟。黑智兒以哲學裝飾歷史。能直扶歷史發達之實例。誠巨觀也。黑氏又引甚多之事實以證之。茲不具詳。

彌勒約翰之學說

君武

一 自由說

日耳曼人種曰自由者。日耳曼森林中之出產物也。歐美之人之言倫理學者。其對社會之倫理一章。第一曰重生。生命第二曰重自由。又從而爲之說曰。自由之與生命二者不可須臾相離。故自由與生命之關係。比之財產與生命之關係。尤重要。歐美之人之視自由也。若是其切要而寶貴也。顧吾中國之文明。開化既歷五千年。而中國人至今猶茫然不知自由是何意味。其輕薄者則如羅蘭夫人所云。借自由之名。以爲罪惡其謹厚者。乃鯁鯁然防自由之有流弊。相戒不敢復道。甚有詆自由之說。爲異端詆唱。道自由之人。爲妖人。而世之所謂達人名士者。其論自由也。亦僅以自由當有界。而不可以無限。一語爲說。夫是則何足以盡自由之意味也。

彌勒約翰曰。有有界限之自由。有無界限之自由。無界限之自由。爲世人之所必需。寶有而不可壓制。不可放棄者。厥有三項。

第一項曰思想自由。任在一地。任處一事。人人皆有思想自由之權。或於學問。或於道德。或於宗教。以各各不同之自由思想。擇別去取。人之會心不同。而各有其一己之絕對自由主意焉。不可強同也。言論及著作之自由。則與思想自由稍異。因思想自由與人無關涉。而言論及著述之自由。與他人有關係也。然言論及著述者。皆所以發布其思想於外界也。故亦當得同等之自由。

第二項曰擇業自由。各人隨其性情之所近。以擇職業。如己所志。而擇一業。他人不能相阻。苟我之所爲。果無害於世人。雖世人謂我愚頑。謂我刁詭。謂我錯誤。固無傷也。

第三項曰結會自由。今世文明之國莫不有無數之公會私會焉。會也者。國民團結之精神也。事業擴張之起點也。凡是人類必須有結會之完全自由。權苟結一會而於公理不背於世人無害則他人固不得用勢力以禁止之。任一社會任一人。民皆須有此三自由。權且此三自由。權當絕對而無所制限。自由者依己之則圖己之益。我不侵犯他人。他人亦不得侵犯我也。人既各有身體。各有心理。各有志氣。必有法則焉。以圖其身體。心理。志氣之發達。安寧。固不任受他人之干涉。壓制也。

以上三項皆無界限之自由也。自由權之必不可無界限者。曰行為自由。苟人人有完全之完全自由。而無所防制。同羣之人亦不立德制及形制以限之。則其為害於此世也必甚。夫行為自由之不能如思想擇業。結會之自由。之無界限。實天下之公言也。其界限惟何。曰不犯害他人。思想之自由。固不可壓制也。人之思想當尚未發布之先。夫孰得而知之。故徒有思想自由。而無議論及著述之自由。則其思想自由為無效。專制政府之所壓制。文明人民之所競爭。皆議論及著述之自由而已。

文明之國家必獎勵人民之議論著作。而不加以一毫之壓制。人民之議論及著述。既勃興。則其國家之興也。勃焉。專制之政府必壓制人民之議論及著作。養成其人民盡有卑屈奴隸之資格。嚙口結舌。不敢議論。垂首喪氣。不敢著作。是不待敵國異種之來侵襲。而其國為已亡。其國人為已死矣。

彌勒約翰曰。一人之論。固若渺乎小哉。然無謂其小也。天下最大之勢力。莫如輿論。然輿論固可以一人之力喚起。之人各有志。持論各不同。阻抑一人之論。其害似僅在一一人。然其害實廣及於衆人。不可不察也。蓋人間之事業。全由議論而來。苟其國之政府禁制一人之論。其效常至人皆莫敢發言。如是則其國之事業不興。政俗守舊。日趨敗壞。是致弱之道也。任何一人之言論。皆不可禁。制使其人之言。而果是耶。是阻遏天下之公理。不欲世人之矯時正俗也。使其人之言。而果非耶。則非者亦未嘗不與世有益。蓋世間之真理。每因有偽誤者反映。而後益明。謬誤者產出真理之母也。

彌勒約翰立二說以證壓制輿論之謬。

- 一 人不能決定一種議論確為謬誤而壓制之。
- 二 人雖決定一種議論確為謬誤而壓制之舉即是大惡。

彌勒約翰曰。文明發達之國中。無所謂異端者。攻異端者。最愚之事也。夫與己不同之道。輒誣之爲異端。是誠思想學術家之大污。也是黑暗世界之暗影也。真理自真理。豈因人之誣以異端。遂有所加損耶。信理既篤之士。雖加以縲絏桎梏。而彼之信理自若。彼以爲殺身者。固理學家所應納之價值。獨立晏然。無所於懼。其思想其利欲。皆迥然出乎尋常之外。勇猛精進。泰然自足。其心力強大。游行自如。懷抱極高。固非尋常人世之刑罰所能禁止也。是之謂真愛自由者。嗚呼。民賊獨夫。不知此故。用嚴刑峻罰。以禁新學。殺新士者。亦可以不必矣。

禁止異端之事。於國人心才之發達。大有所防礙。是能使畏怖而失其理性。蓋異端之禁。既嚴。則國人無強壯獨立之思想。而其性。情易流爲柔懦。其智識。遂難於發達。苟有新異之思想。議論出現於世。不詆之爲背宗教。即誣之爲戾道德。生於其時之人。雖最富思想力者。亦僅發而爲曲藝小技。而止不能蔚然成一大思想家。且亦不知思想家固爲世界智識進步之導師。而思想自由者。固人類之天然權也。

彌勒約翰又曰。人羣之所以能進步者。必因道術大興。派別紛歧。競爭不已。斷非尊一聖崇一說之所可致也。欲知一人羣之福祉。何如視其現存道術派數之多寡可知也。派數多。則福祉增。派數少。則福祉亡。此一定之例。不可駁也。

近世之大著述家。莫不主張宗教之信仰自由者。蓋思想自由者。人類決不可無之權也。各有思想。即各有信仰。信仰一事。斷不可以強人。苟同。然歷史纍纍。宗教之戰爭常見。而不絕者。何歟。蓋在信教者之意。以爲信仰自由之權。苟爲人人所共有。則宗教之勢力。必大減。故不可不嚴其約束焉。天主教及一神一體教。束縛世人之思想。尤甚。惟許人信上帝及天國而已。文化既進之世。人性常不樂於服從而受一教之縛束。其激起而欲脫宗教之軛。何足怪也。

宗教之利。固多。其弊亦不少。是能縛束人民之道德心。而必使之出於一軌。以一孔之理。束萬夫之行。其害之及於社會者。不可勝言。反而論之一宗教之所以能活潑興盛者。必賴有反對者之駁論及服從者之辯護。兩者合而教理乃明。是非乃見。而不然者。信教之徒。若師若弟。因無仇敵之來攻也。乃莫不高枕安寢。而教理遂微矣。

彌勒約翰曰。人之行爲自由。固須有界。然必不可誤會此意。而立一定之規矩。以束縛世人之行爲。使出於一轍也。一人當有一人之特別品行。人世之大惡。莫甚於不務發達。箇人特別之思想。以造出箇人特別之品行。箇人之價值。甚高。勿沈滯於今世界之程度。限於習俗。而不思更有所進也。世俗之論動曰。法古此最不可通之論也。若是是教世人空無所爲。徒抄襲古人之藍本而已。世

俗之論動曰勿自作聰明勿輕下論斷此最不可通之論也若是是教人失其生活之方法棄其適宜之行爲廢其特別之性質也人當有特權依自己之境地及性質獨斷獨行不可有一毫依賴古人之心以古人之遺言遺行爲鑒而不以爲法人不可以如機器而當如樹機器者死物也依一成之式而不能自變人則不然人也者斷斷不可依一成之式以作一定之工者也人之精神當似一樹春日既陽生長發達自由無礙如其內力之所向其生機活潑而不滯也人之既無自由思想者則亦必無自由之議論及著述日懷畏懼之心其關係於他人之事無論矣即關係於彼自己者亦茫然不問其事之合於己身之氣質與否又不思何者可以致已於發達興盛之域以得最高最良之地位馴致自己茫無目的而惟風俗習慣之是從夫人而至於茫無目的徒貿貿然一從夫風俗及習慣則其心性之受軛已甚矣極其弊必至於一切日用當行之事亦不辨何者爲樂何者爲辱問之則曰吾從衆而已是其罪莫大焉因是必喪其天然之才能才能既萎死乃至無嗜慾無歡樂甚至其家室財產之爲何如彼亦無意問之違言國家違言社會嗚呼其何使我人類之喪失其天性至於此極也所謂箇人之發達者謂人人皆知自尊貴而各有與他人爭美之心是也一羣之人莫不有爭美之心則其羣之發達也必極速人羣發達之原在其箇人各有目的而各求達之不爲他人之力之所阻礙彼此爭爲發達而不相防一社會之能發達者必其社會中之各分子大略各有相等之發達其箇人彼此相對待以正義而不以私曲箇人之感情及能力既優其對待他人未有不善者反此言之苟一社會中之箇人彼此皆牽制拘束不知自重則其現象必愁慘而發達必終無可望蓋箇人之性質既不活潑而盡已喪失其天性猶欲其社會之發達何可得也誠欲一社會之發達也則當許各異之人顯其各異之品行圖其各異之生涯不觀夫歷代已往之陳迹乎專制政體者乃敗壞箇人品行性質之大毒品也屈萬人之心以從一人之欲故專制政體下之人民斷無能自發達之理而信教最篤之人民亦決不能發達因彼既篤信上帝之教條其人羣之本性必已失壞其被禍蓋與服從於專制君主之下者同也不觀於東亞諸國乎東亞諸國不知思想自由爲可物而每以風俗規矩爲最後之斷案其所謂正義所謂公理者皆風俗也風俗之勢力極大無一人敢抗之惟其國中之暴君有製造風俗之權夫東亞諸國非世界文明起源之域乎其美術文藝高宮宏寺巍巍乎垂世間而不朽而既爲西方諸國文明之先導矣惟因溺於風俗之故遂與自由進步相分離其文明戛然中止吾歐洲所以有今日之文明者因吾歐之國民受風俗規矩之害不若東亞諸國之甚故能變也吾歐洲自羅馬傾覆以後諸國繼興勢力相競

有於一歲之中再三變遷而棄其前人之式俗者變遷不已以求進於美善歐人知惟變遷乃能進化故能創造機器發明新理若政治教育道德之屬莫不務爲改良彼國既改則此國亦相隨而改故其影響最大而速吾歐人誠世界上是能進步之人種非虛語也變異者天則也此分既變而良彼分效之而皆良焉此進化之公例也

彌勒約翰曰社會之組織雖不實本於契約然存在此社會中之人莫不各有其義務焉人莫不受社會之保護則莫不當有以報其恩報恩之道奈何即箇人在社會中之生活行爲皆守其界線而不侵害同居此社會之人是也

反而言之社會之執主權者有保護箇人之義務苟不盡其義務則與侵害他人之罪同

社會固有保護箇人之義務至社會之權則不可過大苟社會之權過大而干涉人民之一切私行則必至人民之一舉一動皆無勢力其強烈獨立之性質必漸失去蓋人民合理之行己所以爲是者而社會托於免害他人之名以干涉之是他人未受害而我已先受其害矣是之謂越權行霸是之謂專制因是之故人民因自求免禍也可以興革命以脫其軛而不爲背理

彌勒約翰立二格言以明社會對於箇人之權限

第一 苟箇人之行爲只關係彼一身之利益而不涉及他人則社會不必理之若社會因箇人之行爲不合而勸戒教誨之其心本於爲箇人圖利益則無不可

第二 苟箇人之行爲侵犯他人之利益則社會不能置諸不理必使之受社會法律之罰焉因社會者有保護箇人之天權者也

侵害他人利益之行爲社會有權以干涉之固也然亦有辨焉常有箇人按正理而行而亦不免遺害於他人者如商賈爭利捷足者先得其不得者苦矣學生考試能者高級其不能者苦矣雖社會之制度甚善亦萬不能免其有此等事蓋凡二人爭得一物有得之者即有失之者凡此之類社會皆不能援侵害他人利益之例以干涉之也以法律言以道德言皆無可干涉之理所當干涉者即其侵害他人之利益而不以其正如欺詐橫逆強惡之類皆是也

彌勒約翰曰人則充世皆是而英雄不世出英雄固常居人類之少數乎誠欲英雄之產於其國也則不可不豫備生產英雄之地英雄者惟呼吸自由之空氣者也故常產於有自由空氣之國英雄常顯其箇人之天才以自適而不爲社會固有之模範所限每一社會皆有一模範以限制其社會中之箇人而鑄成其性質天才稍弱之人無不入其社會固有之模範中其天才遂日趨於低

下英雄不然英雄之性情最强常能破除桎梏毅然以己身爲此社會之大表記此大表記者固前此社會之所未有故當此大表記初出世之日一世皆驚常有毀之爲荒野謬誤者嗚呼是猶尼加拉 Niagara 大河經荷蘭之曲岸以赴大西洋澎湃震盪欲其安流無聲固不可得也

彌勒約翰曰自由之理止可爲成人言不足爲童子道蓋童子之年既幼稚方須他人之注意保護防其己身之行爲如防外害焉以同理論之凡一國之方在幼稚之年者必不能無所發起扶助而能自然進化也故自由之理亦非爲野蠻而設必俟人類進化的有普通明達之智識而後乃有自由可言也

二 女權說

(附社會黨人女權宣言書)

歐洲所以有今日之文明者皆自二大革命來也二大革命者何曰君民間之革命曰男女間之革命歐洲君民間革命之原動力則盧騷之民約論 Contrat social 是也歐洲男女間革命之原動力則彌勒約翰之女人壓制論

The Subjection of women 是也

彌勒約翰之女人壓制論不滿二百頁之區區一小冊子耳然自其書出世以後各國爭譯(法文譯之名 L'assujettissement des femmes)人心大變煽其流潮者隨在而是也文人掉弄筆墨之力顧如是其巨哉

女人壓制論一書力主男女同權之說然全書之要理大略有五

其一曰女人之權與小兒之權不同女人有爲其國之政府所善治之權小兒亦有爲其國之政府所善治之權此固同也然小兒徒有爲其國之政府所善治之權而已無監督政府之權焉無組織政府之權焉女人則不如是蓋小兒之人能 personal capacity 未全故人權亦不全女人固不爾

其二曰公私權不同之制度不可不改良也女人之私權雖若爲其夫之一守護兵然而猶有管理其財產之權焉則男女二類猶同等也至於公權則不然收女人之賦稅而不許其置喙於公務不平莫甚焉女人之能力與男人等其權必不可不相等

其三曰事之最可奇者即今世之國民不許女人有政治權而偏許一女人據其國之王位是也白羅馬帝赫劉加把魯司 Helio-

gabals 許其母入議院爲議員爲羅馬女人有政權之始條頓種人之王位常限以男人得之而英國不然龍把得 Lombards

尤常以女支所出之子孫繼其王位近數百年以來女人之據王位者甚衆若英倫若奧大利亞若俄羅斯若西班牙若葡萄牙諸

國。雖其政府之造法。各不同。而既莫不有女人據其王位矣。女人可爲其國之王。而獨不許掌其國中之高等職務。豈不異乎。其四曰。在家庭間之女人。常有與其父或夫得同等之權者。以此推之。其夫可被選其妻。亦可被選其父。可被選其女。亦可被選家庭者。國之脊骨也。在家庭間。如是在一國中。亦何獨不如是。

其五曰。女人之有政治權也。乃終必不可免之事也。雖今日之女人。絕無公權。而惟服受其父夫之壓制。一旦公理大明。女學大興。世人皆脫出古昔之習俗。洗淨野蠻之污染。女人遂能與國相直接。而有國民之責任焉。此必至之勢也。

彌勒約翰之男女平權說。大略如此。雖然。彌勒氏不但能言而已。其在議院爲議紳也。力爭男女平權之案。欲遂以見諸實行。彌勒氏誠女權革命之偉人哉。

彌勒氏之女權論。既風靡全歐。反對者皆橋舌不能置一辯。德人伯倫知理 Bluntschli 著國家論 The theory of the State 其第四篇之第二十節。曰。女人之地位 the position of Women 曾著論駁之。而其論無力已甚。今不詳固不能與彌勒氏爲勁敵也。

彌勒氏之同調。有若法蘭西之拉布累爾 Laboulaye 有若德意志之卑卑爾 Bebel 有若瑞士之查爾隨克累通 Charlesser, eton 及當世諸法律著述家新聞雜誌發行家。皆推波助流。以揚男女同權之大風潮者也。

近年以來。社會主義日益光明。社會黨之勢力日益盛大。社會主義者以男女同權爲其主義之一大原理。而社會黨人者。即實行男女同權論之人也。

千八百九十一年。社會黨開談話會於比利時京城布呂碎勒。 Bruxelles 以同意宣其會議之大綱如下。

今日此會。請通世界之社會主義黨人。定男女同等之細目。凡我會員。皆公認女人與男人有同等之人民權及政治權。盡力以廢除世界各國所有不與女人以同等權利之法律。

千八百九十一年十月。社會黨之分部德意志黨。聚於爾府特。 Erfurt 其最初宣言之一條曰。

凡我民黨黨人。無男女之分。黨員之數。男子與女子。亦不須有一定之比例。

更有一條曰。

廢除屈女人以利男人之一切法律。盡力以保女人之公權私權。

女人之必當與男人同權何也。既爲一人則必有其人之權焉。爲世人所公認爲法律所保護。不如是者不能名之爲人。夫人之有一切特權及一切義務也。原於有生根於人類。本然之道德蓋人之所以自別於其他之下等畜類。惟在於此。是蓋以獨立不羈有完全箇人權之女人。屈爲奴隸。必致缺損其天職。閉塞其能力。廢墮其工事。此人所易知也。

社會黨人所主張之女權問題。大約有五。

第一教育權

Pedagogique 凡人類一切事業皆不能不原於教育。男人固然。女人何獨不然。文明之女人所以別異於野蠻之女人。而能有其他之諸等權者。首在於此。

第二經濟權

Economique 女人者人類也。人類者有能力以自養而決不當待養於夫父之屬者也。則女人當各營其生活職業焉。女人之工規工價當與男人之工規工價相同。而不容有所差異。

第三政治權

Les droits politiques 女人無政治權而一切委諸男人。此野蠻之俗。非文明之則也。故歐美各國女學日進。其要求於國家請討於議院。欲一律得政治權。與男人無所歧異者。今方未已也。

第四婚姻權

marriage 專制婚姻不由男女自由選合之婚姻也。此爲世界極野蠻之俗。稍進文明之國民。斷不如是。

第五人民權

Les droits civils 人民之權甚繁。凡國中人民所應得之公權。男人所已得者。女人當得之而無所歧異。

凡一國而爲專制之國也。其國中之一家亦必專制焉。凡一國之人民而爲君主之奴僕也。其國中之女人亦必爲男人之奴僕焉。二者常若影之隨形。不相離也。人民爲君主之奴僕。女人爲男人之奴僕。則其國爲無人無人之國。不國也。苟欲國之必自革命始。必自革命以致其國中之人若男人若女人皆有同等之公權始。

三 哲學

彌勒誠十九世紀之大政論家也。彼所著「自由原理」On liberty 之價值與盧騷所著之民約論等。盧騷謂國民之學絕對彌勒謂箇人之獨立不可制限。彌勒誠十九世紀之大經濟家也。向之論經濟學者謂人所以爲生產。彌勒反之。謂生產所以爲人。雖然彌勒固不僅爲大政論家大經濟家而已。彼實十九世紀之一大哲學家也。因彌勒約翰爲獨闢蹊徑之大論理學家。故彌勒之論理學空諸倚傍。而獨標新義。蓋彌勒之論理學重事實。尙證據。故與黑智兒之論理學異。彼夙習近世之新科學。故與波特雷爾

Porte-royal

派之論理學異。雖然彌勒之學亦非絕無淵源也。洛克

Locke

康德

comte

謙謨

Hume

奈端

Newton

四先生之學說。皆彌勒之所深愛。融匯諸家之名理。以立一己之新法。積多數之試驗。以定一種之原理。故彌勒之學說。常能闢人腦之新境界。而其所著論理學 System of Logic 者。誠哲學界中不可磨滅之大紀念碑也。今撮其大旨。分爲試驗想象二說如下。

四 試驗說

論理學者。科學也。若星、地、日、熱、吸力、化學、愛力、礦物、種類、地質、變遷、草木、禽獸、人事、一切理論。莫不賴論理學推解而包括之。蓋各種科學皆須以論理學分析之。查其元素之微明。其聚積之故。究其連合之因。考其組織之序。故論理學者。實凡百科學之科學也。

人之所以能知物者。因其有體 Body 與心 Mind 也。如人知書案之色、紫、其形、長、其足、三。是賴眼之審斷而知者。故人必有眼之感覺。如人知書案之重、爲十磅。其所以爲十磅者。因其大於九磅、小於十一磅、而適爲十磅也。是賴筋之審斷而知者。故人必有筋之感覺。如人知書案之質、堅硬、亦惟賴有筋之感覺之故人。固不知物也。因物自呈其現象於人。於是始知物。人亦非因有物之現象而遂知物也。因有己身感覺之激動。而後知物。物固多有出乎人類感覺之外者。既無感覺。則亦無物。哲學家巴克累 Berkeley 之言曰。物也者。人類意想之所創造也。故人無感覺。則無宇宙。人無審斷。則無科學。

彌勒曰。體感心而使之有思。心受體之感而思思之才。常在而不常顯。必賴有知覺線 Thread of consciousness 以喚醒之。心爲內物。爲外人之所以能知物者。固將賴心。然人之所以能知心者。亦必賴物。如吾所以知吾心之爲歡樂者。因有可歡樂之物。來感觸我故也。故複雜之物質。來感遂成複雜之知覺線。規則之物質。來感遂成規則之知覺線。

非因物之有性。則人亦不能知物。吾所以知雪爲白者。因雪之白。觸於吾目。而使吾有白色之感覺也。吾所以知火爲熱者。因吾近火而觸其熱。而使吾有熱性之感覺也。吾所以知一物體爲重爲可分可動者。因遺之。則彼必墜割之。則彼必離搖之。則彼必移也。當若是之境。則彼必能引起吾之眼與筋。以起若是之感覺。

彌勒曰。以可敬之人爲例。彼其可敬之故。亦惟於現象上見之而已。其存心也。其行事也。皆莫非現象也。存心爲內界意想之屬。行事爲外界形迹之屬。然吾既以若人之可敬而敬之。則已無存心行事二者之差別。而兩現象已聯合爲一矣。人心其猶熱度表乎。欲斷定天然之物性。如何必以吾心之感觸。如何爲斷欲定水性之沸度。如何必以熱度表之變遷。如何爲斷。

故知識之元素無他曰現象而已。科學之效果無他曰定一切事實與事實之關係而已。彌勒以爲無論知識之形式與程度如何皆可以一言蔽之曰「莫非事實之知護及其關係而已」。

All forms and all degrees of knowledge, he recognized only the knowledge of fact, and of their relations

論理學非他即界說 Definition 及證據 Prove 之理論是也。自亞里斯多德以來雖有無數論理學家費大力以治此學而其能道及界說及證據之理論者蓋寡。其中巨子亦僅含糊約略論之。及至彌勒乃以絕大之胆絕大之手割裂剪裁以推翻之而重置之於相同位式之下焉。

五 界說

今者言學而斷斷然惟考定界說之是務。得勿爲世人之所笑。不知普世界最重要而有益之事莫此若者。界說如根本人羣之一切科學皆此根本之所發生滋長者。定一物之界說即所以表出其物之新天性也。有界說而後知其物爲何物有何原質因何組織「哲學家」者即類次宇宙之事物而使之有秩序條理之人也。

論理學家曰動物也植物也感情也圖象也皆物類也。凡一物必有其特性與特質。其性質之現於外界者似無界限然莫非其內界性質所生之結果也。立一命題 Proposition 以定其性質之本然是謂界說。

人之定食肉哺乳類動物之天性也。惟因其事實也。彼動物有乳以哺其子。其齒銳利。哺生物而食之。因是之故。故定其名曰食肉哺乳類之動物。

彌勒曰界說者所以解示物之天性也。而謂立一界說遂能全賅此物之天性則必不能。不過僅能解示其數小分而已。界說者名類也。然亦止於名而已。除解示字義之外無他事也。

如人謂網乃線與線相連合所成之物。然是不能盡網之全性。網之工作必有出乎吾儕今日知識及後日經驗之外者。

今舉三角形之界說爲例。

三角形之界說有二。一曰形之界以三直線者爲三角形。其又一曰以三直線爲界之形可以名之曰三角形。第一說之意隱第二說之意顯。第一說爲真實。第二說爲合宜。第一說爲學術之部分。第二說爲言語之方法。第一說解三直線可以連合之理。第二說定一名以名其連合之事。

六 證據

證據之理論。人多謂之爲無用。而無敢謂之爲荒謬者。所謂證據者。依尋常論理學家之說。則三段論法。Syllogism 是也。三段論法之式如云。

一切人皆不免於死。魯侯是一人。故魯侯亦不免於死。

按三段論法共三句。第一句曰大前題。major term 第二句曰小前題。Minor term 三句曰結論。Conclusion 此即證據之式也。一切完全之證據皆類此。證據之例必先立包括普通全部之命題。而後以之斷定特別有定限之命題。蓋特別有定限之命題必已包於普通全部命題之中。故第一命題須總括全旨。而以第二命題舉示一例焉。波特雷爾派所謂結論必包於前題之中是也。

如上云云。皆尋常論理學家之說也。彌勒起而盡反對之。以爲若如彼等之說。則人類之理論 Reasoning 爲無用矣。人事將止。有重覆而無進步矣。既斷定一切人皆不免於死。則魯侯亦不免於死。固已不言可知。蓋苟舉全體爲言。則此全體中之各箇體皆已包於其中。魯侯亦各箇體中之一人也。故結論於我本絕無所益。而無一毫以加於我。固有之知識者也。人類知物之能。初終如一。知識之博。不過推擴其原知而已。人之所以能推擴其原知者。賴有理論也。如余考定魯侯之不免於死也。彼尙生存。吾何能斷其必不免於死乎。是不能直接觀察之。非理論固莫爲功矣。有理論而後可發現事實。理論者變動不居。而世間一切事實之母也。由是言之。普通命題 General proposition 似即特別命題 particular proposition 之真實證據。而實非也。吾之謂魯侯不免於死。實非因一切人之不免於死而謂然也。普通命題不過一記錄簿而已。余自記素所經驗之效。實於此。以便余之記憶焉。不能賴是以更得知識也。故普通命題除計量特別命題之用以外。無有價值。

質而言之。吾之所以知魯侯之必不免於死者。則因彼與吾之祖先以及與吾同時之人。莫不皆以死爲終結者。是即吾所持理論之真實前題也。True Promises 吾由是自定結論焉。愚昧之人民。稚弱之小兒。下等之動物。皆不須普通命題。而自知日之將昇。又知水可以溺己。火可以焚己。而謹避之。由是觀之。彼與吾之理論。皆非由普通以之。特別惟由特別以知特別耳。彌勒曰。推知之事 Inference 必由特別以知特別。普通命題惟記錄推知之已得者。且引其法式。由簡以至繁焉而已。即如三段論法之大前題。乃人所欲叙述中之一法式。而結論者。非由此法式所出之推知。而與此法式相合之推知也。論理學之真實前題。

Real logical premisses 即特別事實也。Particular fact 聚特別事實以爲普通事實。此歸納法 Induction 之所以有功效。

(歸納法嚴又陵譯之爲內籀)

彌勒又曰。如吾人有非常記憶力。可以盡記一切經驗之事實。則可以無須普通命題。而亦自可以推擴吾之理論。中世紀之人誤會「名」爲物體之天性。又誤會意志之變換爲心思之進步。此論理學秩序之必須改正者也。

唯心派之說曰。證據之始曰公理 Axiom 公理者一切證據之所從出也。二直線不能成一平面。甲乙各與丙等。則甲乙必各等。以等數加等數。其和數必等。是謂一定之公理。而論理學家謂之曰教授命題 Instructive Proposition 因是非解字句之意味。

而解事物之關係者也。亦謂之爲豐饒命題 Fertile proposition 因是乃算學代數幾何之一切原理所從出也。反而言之。則此等公理者皆非試驗之工夫也。是皆不待深考而自知者。是之謂公理。公理者不可駁。兩直線斷不能成一平面。成平面之二線必非直者。公理者自然之理。人心之所同會。不待試驗。自然可知。而彼亦固自居於經驗之外。其範圍至廣。其理普遍無所不在也。唯心派之言如是。彌勒駁之以爲是皆不明理論之言也。試驗者人類所由知物之不二法門也。既無試驗。即無公理。世固無不待試驗而知之公理也。如二直線不能相合成一平面。此公理者不待眼觀而自心悟斯之謂心之試驗。非不待試驗。也是其由移位得之試驗 Displaced Experiment 固已多矣。事實固多有伏於意想中者。意想之線與真實之線同以心中之試驗代紙上之試驗。無不可者。因是皆可以引起同樣之感情也。眼適見物。乍合其眼。其物仍在。是之謂眼之試驗。與心之試驗同等。以心代眼。猶之以千里鏡代眼也。以千里鏡所見之象。猶之以心所會見之象也。彼主張公理不待試驗之說者。不其誤乎。

彌勒於是言曰。歸納法 Induction 者。啓示天象之唯一鍵鑰也。發明歸納法一事。彌勒之有功於論理學。誠不細。演繹法以一本。賅萬殊。歸納法則由萬殊以求一本。而必以試驗爲必要之基址焉。(試驗日本譯經驗英文爲 Experience) 歸納法何謂也。彌勒曰。歸納法者。練習心才。而以推知爲用。吾既真知幾種特別之事。則一切事之與此幾種事相似者。皆可類推。而真知之同類之物。其數箇體如此。則其全箇體必亦如此。同樣之理。此一時如此。則任何時亦必如此。舉一反三。聞一知十。此歸納法之用也。

石可墜。炭可燃。人可死。此人人所知之事實也。而問以知此等事實之原因。爲何則。鮮能答者。此莫非由經驗也。而考出此等確定事實之法。即所謂歸納法也。積試驗以爲試驗。積歸納以爲歸納。則可以窮造化之神祕。探天人之奧蘊。於宇宙既往未來之事。豁

徒皆是也。近世哲學之最盛者即唯心論與懷疑論。二柱屹立。不歸於唯心論者。必歸於懷疑論。然徒托虛言而有實證。故世人之領會之者終少。而與常人之性情。常格格不相入。而世人亦多謂此等學說。於世界無關涉。無效驗矣。

黑智兒出而世人之心目爲之一新。黑氏以爲主觀 Subject 與客觀 Object 無差別。故心思與事物亦無差別。究而論之心之與物一而已。內界外界皆真實。皆非真實。而自相等。此誠笛卡兒斯賓挪莎之所不敢言。瑞林格雖言之。而其道亦不同也。乍聞黑氏之說。莫不驚其說之自相矛盾者。蓋虛想之物與實有之物。二者固異。不可同也。康德曰。夫人之思想中所懸擬之百金。與手中實已得之百金。其不同也。不待問可知也。黑智兒則以爲哲學不可以若是說之。哲學者必要 necessary 而且永存 eternal 之學。也不可以百金爲言也。

百金不可以解哲學。而哲學之所以爲必要且永存者則何如。

曰。如我思「無物」 Non-existence 「無物」則固無物也。然「無物」一語在我思中則已明明成爲一物矣。「無物」本無物而既在人之思想中則明明一物。然此固明明一思也。故思之與物無所差別。

故黑智兒有名言曰。「物即非物」二者爲一。黑智兒之爲是言。非無根之空論也。彼又有一根論曰。「相反者常相同」。

夫相反者何以能相同乎。「有」之與「無」既迥然相反。則迥然不能相同也。黑智兒曰。相反者乃物質上之事。而相同即在相反之中。蓋物不能自有借人之思想而後有。夫思想中之有與無何異。故有即無也。

即以光 Light 論。苟世間徒有光而無色 colour 或影 Shadow 則人亦不能見物。故絕對之光與絕對之暗無以異。光之與暗不能獨存。二者常相雜合焉。

「相反者相同」一語。惹起世人不少之驚疑。黑氏爲此說。一洗舊有之陳論。昌言物即非物。主觀同時即客觀。客觀同時即主觀。光即是暗。暗即是光。其言曰。世界萬物決不單行。互相雜和。是謂神律。有詩句曰。

nothing in this world is Single

All things by a law divine

In one another being mingle

人其勿驚黑智兒之說爲新創也。希臘諸哲既有倡此論於前者矣。黑拉克力太司 Heraclitus 曰。是即非。是一物既成。此其是。

也。物必有其非物之時。此其非是也。英培斗克爾司 Empedocles 曰：「萬物錯雜而初無名。其有名者乃其錯雜中之分別也。」黑氏之說。即以論理法證黑拉克力太司之說而實之。（按中國白馬非白。鷄三足。卵有毛之論。皆是此類。惜無發明光大之者。）黑智兒之哲學大原理。即謂主觀與客觀相同而無所別異是也。夫主觀之與客觀。迥相別異。何以能同。黑智兒曰：凡物莫不相異而相同之故。即在於此。誠哲學至美之論。法蘭西人至讚之爲神語焉。勒魯費爾 Renouvier 作哲學史。謂黑氏此論爲永不可駁者。

第三 黑智兒之絕對唯心論

欲知黑智兒之學說爲真實歟。爲謬妄歟。讀此書者可自得之。

瑞林格謂主觀與客觀相同。而以磁石兩極之相同比之。未爲得也。磁石之兩極雖相同而決不能相合。此人人之所知也。黑智兒則謂一切物質本自相連合者。不必更以二名表其連合之象也。

一切物質本相連合而無所差異。是爲黑智兒之絕對唯心論 Absolute Idealism。試以一樹而言之。尋常之心靈學者曰：人之見樹也有三因焉。一爲樹。二爲樹之影。三爲會此影之人。費息特曰：惟有我在樹及樹影。本爲一物而動我心者。此爲主觀唯心論 Subjective Idealism。瑞林格曰：樹之與我兩相同等。無所別異。（按其說甚含糊無據。所以下滿於人心也。）是爲客觀唯心論 Objective Idealism。黑智兒謂二子之說皆非。是三因者本爲一事。一切物質本自連合。我之與樹。乃此連合中之二名詞耳。是

爲絕對唯心論。三人之論各相反異。然莫善於黑氏之說。黑氏之持此說也。有論理以實之。故不可駁也。從絕對唯心論之說。則此世界者惟一連合物而已。斯賓挪莎之原質論不免太粗。原質者只此連合世界之一箇名詞耳。世界者

思想中之連合物也。主觀客觀皆後起之事。自連合上言之。二者雖相反而實相同也。

黑智兒之絕對唯心論。即朽姆 Hume 之懷疑論也。朽氏曰：無所謂心。無所謂物。惟理想 Idea 而已。黑智兒曰：無所謂主觀。無所謂客觀。惟連合而已。康德謂物象可見。其實在之天然性不可見。黑智兒駁之。惟物惟有象而已。物之有象。因人之有思。既思物矣。即是物也。

黑智兒之絕對唯心論。所以有大功於人世者何。曰：既知絕對唯心論之理。則知此世界者本自無物。惟有連合。而人之思想可自由發達。決破一切之網羅。而無所於限制。故黑智兒之絕對唯心論。實新世界之大光明也。黑智兒曰：思想者世界之靈魂。當極至

其自由而破除一切之障礙。確然自信爲有絕對之靈性。既自信爲有絕對之靈性矣。更有何恐怖。更有何障礙。浩然沛然。獨來獨往。是之謂極思想之自由。黑智兒之言如是。其天才之卓絕。實可驚嘆哉。

第四 黑智兒之論理學

黑智兒之論理學。與尋常論理學之意義。迥不相同。彼特借論理學以證「心之與物。本非二事。」謂「心迹之與物體無差別。即心即物。一變舊時論理學之面目焉。」

黑智兒之論理學。共三巨冊。標清潔之思想。脫尋常之迹象。其旨謂物之德性。本有制限。既無制限。則亦無物。其第一命題曰「物與非物爲一」。此誠非常之奇論。而初聞之若大可笑者。或難曰。物既與非物爲一。則居室也。產業也。天氣也。城市也。日體也。法律也。心意也。虛空也。皆無差別乎。黑智兒曰。是諸物者。皆有一公同之歸旨。曰利用。或又難曰。誠如子言。則世界之物。有有用者。有無用者。何故。黑智兒曰。哲學者發表理想。而使人脫盡一切有限定的歸旨之學也。乃使人覺夫有物無物。皆無殊別之學也。

黑智兒又曰。相反者相同。其相同之故。以凡物皆互相連合。故是之謂正面實體。Positive reality。而自物與無物相同言之。則亦無實體。其有實體者。以化成也。Becoming。化成之原質有二。一曰無物（乃兼包者）。一曰物（乃被兼包者）。是二原質者。本相反異。而常相吸引。因連合。故二者皆成實體。

知化成之理。則知物與無物。僅想像上之事。而已經想象之化成。乃成實體。既積兩非。乃成一。是

物莫不有其制限。而固定。既固定矣。即爲非物。物之化成也。其初必爲非物。

物質非物也。物質既明明有一實體。何謂非物。曰。既已爲物之一境。則爲非物。黑色之所以爲黑色者。以其非紅色。青色。紫色也。草地之所以爲草地者。以其非葡萄場。花園。禾田也。

物有反面。乃成爲物。既如上證。然物之反面。常可遷移。而不固定。以彼。That。此。This。言之。如人立一樹下。遠見一屋。則必謂樹爲此。謂屋爲彼。苟即遷移去之。屋中而遠見樹。則又必謂屋爲此。謂樹爲彼。世間一切萬物。莫不互有反面。或者爲此。或者爲彼。其位不定。皆如屋樹。準此以推。可知世間萬物。莫不相同。惟有連合。而無反異。

且人皆有常言曰。現在。現在。現在。一語至無定也。時方亭午。而曰現在。則現在。爲亭午。經十二點鐘。而至夜半。於此之時。而曰現在。則現

在爲夜半謂亭午是現在乎則夜半非也謂夜半是現在乎則亭午非也二者必居一於此矣然則現在 NOW 者乃普通獨立語也。

黑智兒之論理學效力甚鉅。而其爲說也甚曖昧而難解。其意味甚恍惚而難知。苟深思之士潛思其理。未有不驚黑氏思想之奇。而嘆其言之與真理固相合也。（法人 Driot 常詳解其書）

第五 黑智兒之歷史哲學

黑智兒之歷史哲學。僅有講義。後其徒苟司 Gauss 乃記錄之。成爲一書。實黑氏全集中最有味之書也。今後之讀者自讚美之不止。

黑智兒謂歷史者人羣理想發達之記錄也。欲研究歷史學者不可不知其三面。一正面。二反面。三反面之反面。經此三面。人羣之眞事乃可見。

國家也。國民也。箇人也。皆特別時代之代表也。故其構造與儀式此時與彼時常不相同。而器物者實時代變遷之迹也。英雄者實時代表記之魂也。

由國民而成國家。非驟成也。初由一家族爲一部落。由一部落爲一種族。由一種族爲一國家。是理想之事實也。

理想之發表也。必有一劇場焉。地球是也。地球者產生理想之所也。登此劇場之人物常隨時代而變異。地球者歷史之基址也。地球大約可分爲三類。一山地。二平原。三河岸海口。人羣之初發達也。必在平原曠寬之野。及稍進則必在河岸縈迴之區。地勢開通。人羣之靈性乃日濬。商務遠及。人羣之發達至不可限量焉。

古今之歷史大約可分爲四大期。

一爲東方古國發達之期。其發達之異點在物質。其時人之理想不知有自由。不知有人權。惟知尊君主而已。是爲理想發達之嬰兒時代。

二爲希臘發達之期。其發達之異點在箇人。其時人之理想知有自由。然不知人人皆有自由之理。以爲惟其國人之數分可有自由而已。心與物混。是爲理想發達之少年時代。

三爲羅馬發達之期。羅馬勃興之時。主觀與客之分別甚明晰。政治之機關與箇人之自由并發達而不相合。是爲理想發達之

成人時代。四爲條頓人種發達之期。不僅如希臘羅馬之思想。以爲國人之數分。可得自由而已。以爲一切人皆有自由。是爲理想發達之老年時代。夫身體之老爲衰頹。而理想之老爲成熟。黑智兒以哲學裝飾歷史。能直扶歷史發達之實例。誠巨觀也。黑氏又引甚多之事實以證之。茲不具詳。

彌勒約翰之學說

君武

一 自由說

日耳曼人種曰。自由者。日耳曼森林中之出產物也。歐美之人之言倫理學者。其對社會之倫理一章。第一曰。重生生命。第二曰。重自由。又從而爲之說曰。自由之與生命二者。不可須臾相離。故自由與生命之關係。比之財產與生命之關係。尤重要。歐美之人之視自由也。若是其切要而寶貴也。顧吾中國之文明開化。既歷五千年。而中國人至今猶茫然不知自由是何意味。其輕薄者則如羅蘭夫人所云。借自由之名。以爲罪惡。其謹厚者乃鯁鯁然防自由之有流弊。相戒不敢復道。甚有詆自由之說。爲異端詆唱。道自由之人。爲妖人。而世之所謂達人名士者。其論自由也。亦僅以自由當有界。而不可以無限。一語爲說。夫是則何足以盡自由之意味也。

彌勒約翰曰。有有界限之自由。有無界限之自由。無界限之自由。爲世人之所必需。實有而不可壓制。不可放棄者。厥有三項。

第一項曰。思想自由。任在一地。任處一事。人人皆有思想自由之權。或於學問。或於道德。或於宗教。以各各不同之自由思想。擇別去取。之人之會心不同。而各有其一己之絕對自由主意焉。不可強同也。言論及著作之自由。則與思想自由稍異。因思想自由。與人無關涉。而言論及著述之自由。與他人有關涉也。然言論及著述者。皆所以發布其思想於外界也。故亦當得同等之自由。

第二項曰。擇業自由。各人隨其性情之所近。以擇職業。如己所志。而擇一業。他人不能相阻。苟我之所爲。果無害於世人。雖世人謂我愚頑。謂我刁詭。謂我錯誤。固無傷也。

第三項曰結會自由。今世文明之國莫不有無數之公會私會焉。會也者國民團結之精神也。事業擴張之起點也。凡是人類必須有結會之完全自由。權苟結一會而於公理不背於世人無害則他人固不得用勢力以禁止之。任一社會任一人皆須有此三自由。權且此三自由權當絕對而無所制限。自由者依己之則圖己之益。我不侵犯他人。他人亦不得侵犯我也。人既各有身體各有心理各有志氣必有法則焉。以圖其身體心理志氣之發達安寧。固不任受他人之干涉。壓制也。

以上三項皆無界限之自由也。自由權之必不可無界限者曰行為自由。苟人人有完全之完全自由而無所防制。同羣之人亦不立德制及形制以限之。則其為害於此世也必甚。夫行為自由之不能如思想擇業結會之自由之無界限。實天下之公言也。其界限惟何曰不犯害他人。

思想之自由固不可壓制也。人之思想當尚未發布之先。夫孰得而知之。故徒有思想自由而無議論及著述之自由。則其思想自由為無效。專制政府之所壓制。文明人民之所競爭。皆議論及著述之自由而已。

文明之國家必獎勵人民之議論著作而不加以一毫之壓制。人民之議論及著述既勃興則其國家之興也勃焉。專制之政府必壓制人民之議論及著作。養成其人民盡有卑屈奴隸之資格。噤口結舌不敢議論。垂首喪氣不敢著作。是不待敵國異種之來侵襲而其國為已亡。其國人為已死矣。

彌勒約翰曰一人之論固若渺乎小哉。然無謂其小也。天下最大之勢力莫如輿論。然輿論固可以一人之力喚起之人各有志。持論各不同。抑一人之論其害似僅在一一人。然其害實廣及於衆人。不可不察也。蓋人間之事業全由議論而來。苟其國之政府禁制一人之論其效常至人皆莫敢發言如是則其國之事業不興。政俗守舊日趨敗壞。是致弱之道也。任何一人之言論皆不可禁制。使其人之言而果是耶。是阻遏天下之公理不欲世人之矯時正俗也。使其人之言而果非耶。則非者亦未嘗不與世有益。蓋世間之真理每因有偽誤者反映而後益明。謬誤者產出真理之母也。

彌勒約翰立二說以證壓制輿論之謬。

- 一 人不能決定一種議論確為謬誤而壓制之。
- 二 人雖決定一種議論確為謬誤而壓制之舉即是大惡。

彌勒約翰曰。文明發達之國中。無所謂異端者。攻異端者。最愚之事也。夫與己不同之道。輒誣之爲異端。是誠思想學術家之大污。也是黑暗世界之暗影也。真理自真理。豈因人之誣以異端。遂有所加損耶。信理既篤之士。雖加以縲絏桎梏。而彼之信理自若。彼以爲殺身者。固理學家所應納之價值。獨立晏然。無所於懼。其思想其利欲。皆迥然出乎尋常之外。勇猛精進。泰然自足。其心力強大。游行自如。懷抱極高。固非尋常人世之刑罰所能禁止也。是之謂真愛自由者。嗚呼。民賊獨夫。不知此故。用嚴刑峻罰。以禁新學。殺新士者。亦可以不必矣。

禁止異端之事。於國人心才之發達。大有所防礙。是能使畏怖而失其理性。蓋異端之禁。既嚴。則國人無強壯獨立之思想。而其性。請易流爲柔懦。其智識。遂難於發達。苟有新異之思想。議論出現於世。不詆之爲背宗教。即誣之爲戾道德。生於其時之人。雖最富思想。力者。亦僅發而爲曲藝小技。而止。不能蔚然成一大思想家。且亦不知思想家。固爲世界智識進步之導師。而思想自由者。固人類之天然權也。

彌勒約翰又曰。人羣之所以能進步者。必因道術大興。派別紛歧。競爭不已。斷非尊一聖崇一說之所可致也。欲知一人羣之福祉。何如視其現存道術派數之多寡可知也。派數多。則福祉增。派數少。則福祉亡。此一定之例。不可駁也。

近世之大著述家。莫不主張宗教之信仰自由者。蓋思想自由者。人類決不可無之權也。各有思想。即各有信仰。信仰一事。斷不可以強人。苟同。然歷史纍纍。宗教之戰爭。常見而不絕者。何歟。蓋在信教者之意。以爲信仰自由之權。苟爲人人所共有。則宗教之勢力。必大減。故不可不嚴其約束焉。天主教及一神一體教。束縛世人之思想。尤甚。惟許人信上帝及天國而已。文化既進之世。人性常不樂於服從而受一教之縛束。其激起而欲脫宗教之軛。何足怪也。

宗教之利。固多。其弊亦不少。是能縛束人民之道德心。而必使之出於一軌。以一孔之理。束萬夫之行。其害之及於社會者。不可勝言。反而論之一宗教之所以能活潑興盛者。必賴有反對者之駁論。及服從者之辯護。兩者合而教理乃明。是非乃見。而不然者。信教之徒。若師若弟。因無仇敵之來攻也。乃莫不高枕安寢。而教理遂微矣。

彌勒約翰曰。人之行爲自由。固須有界。然必不可誤會此意。而立一定之規矩。以束縛世人之行爲。使出於一轍也。一人當有一人之特別品行。人世之大惡。莫甚於不務發達箇人特別之思想。以造出箇人特別之品行。箇人之價值。甚高。勿沈滯於今世界之程度。限於習俗。而不思更有所進也。世俗之論動曰。法古此最不可通之論也。若是是教世人。空無所爲。徒抄襲古人之藍本而已。世

俗之論動曰勿自作聰明勿輕下論斷此最不可通之論也若是是教人失其生活之方法棄其適宜之行爲廢其特別之性質也人當有特權依自己之境地及性質獨斷獨行不可有一毫依賴古人之心以古人之遺言遺行爲鑒而不以爲法人不可以如機器而當如樹機器者死物也依一成之式而不能自變人則不然人也者斷斷不可依一成之式以作一定之工者也人之精神當似一樹春日既陽生長發達自由無礙如其內力之所向其生機活潑而不滯也人之既無自由思想者則亦必無自由之議論及著述日懷畏懼之心其關係於他人之事無論矣即關係於彼自己者亦茫然不問其事之合於己身之氣質與否又不思何者可以致已於發達興盛之域以得最高最良之地位馴致自己茫無目的而惟風俗習慣之是從夫人而至於茫無目的徒貿貿然一從夫風俗及習慣則其心性之受軛已甚矣極其弊必至於一切日用當行之事亦不辨何者爲樂何者爲辱問之則曰吾從衆而已是其罪莫大焉因是必喪其天然之才能才能既萎死乃至無嗜慾無歡樂甚至其家室財產之爲何如彼亦無意問之違言國家違言社會嗚呼其何使我人類之喪失其天性至於此極也所謂箇人之發達者謂人人皆知自尊貴而各有與他人爭美之心是也一羣之人莫不有爭美之心則其羣之發達也必極速人羣發達之原在其箇人各有目的而各求達之不爲他人之力之所阻礙彼此爭爲發達而不相防一社會之能發達者必其社會中之各分子大略各有相等之發達其箇人彼此相對待以正義而不以私曲箇人之感情及能力既優其對待他人未有不善者反此言之苟一社會中之箇人彼此皆牽制拘束不知自重則其現象必愁慘而發達必終無可望蓋箇人之性質既不活潑而盡已喪失其天性猶欲其社會之發達何可得也誠欲一社會之發達也則當許各異之人顯其各異之品行圖其各異之生涯不觀夫歷代已往之陳迹乎專制政體者乃敗壞箇人品行性質之大毒品也屈萬人之心以從一人之欲故專制政體下之人民斷無能自發達之理而信教最篤之人民亦決不能發達因彼既篤信上帝之教條其人羣之本性必已失壞其被禍蓋與服從於專制君主之下者同也不觀於東亞諸國乎東亞諸國不知思想自由爲可物而每以風俗規矩爲最後之斷案其所謂正義所謂公理者皆風俗也風俗之勢力極大無一人敢抗之惟其國中之暴君有製造風俗之權夫東亞諸國非世界文明起源之域乎其美術文藝高宮宏寺巍巍乎垂世間而不朽而既爲西方諸國文明之先導矣惟因溺於風俗之故遂與自由進步相分離其文明戛然中止吾歐洲所以有今日之文明者因吾歐之國民受風俗規矩之害不若東亞諸國之甚故能變也吾歐洲自羅馬傾覆以後諸國繼興勢力相競

有於一歲之中再三變遷而棄其前人之式俗者變遷不已以求進於美善歐人知惟變遷乃能進化故能創造機器發明新理若政治教育道德之屬莫不務爲改良彼國既改則此國亦相隨而改故其影響最大而速吾歐人誠世界上是能進步之人種非虛語也變異者天則也此分既變而良彼分效之而皆良焉此進化之公例也

彌勒約翰曰社會之組織雖不實本於契約然存在此社會中之人莫不各有其義務焉人莫不受社會之保護則莫不當有以報其恩報恩之道奈何即箇人在社會中之生活行爲皆守其界線而不侵害同居此社會之人是也

反而言之社會之執主權者有保護箇人之義務苟不盡其義務則與侵害他人之罪同

社會固有保護箇人之義務至社會之權則不可過大苟社會之權過大而干涉人民之一切私行則必至人民之一舉一動皆無勢力其強烈獨立之性質必漸失去蓋人民合理之行己所以爲是者而社會托於免害他人之名以干涉之是他人未受害而我已先受其害矣是之謂越權行霸是之謂專制因是之故人民因自求免禍也可以興革命以脫其軛而不爲背理

彌勒約翰立二格言以明社會對於箇人之權限

第一 苟箇人之行爲只關係彼一身之利益而不涉及他人則社會不必理之若社會因箇人之行爲不合而勸戒教誨之其心本於爲箇人圖利益則無不可

第二 苟箇人之行爲侵犯他人之利益則社會不能置諸不理必使之受社會法律之罰焉因社會者有保護箇人之天權者也

侵害他人利益之行爲社會有權以干涉之固也然亦有辨焉常有箇人按正理而行而亦不免遺害於他人者如商賈爭利捷足者先得其不得者苦矣學生考試能者高級其不能者苦矣雖社會之制度甚善亦萬不能免其有此等事蓋凡二人爭得一物有得之者即有失之者凡此之類社會皆不能援侵害他人利益之例以干涉之也以法律言以道德言皆無可干涉之理所當干涉者即其侵害他人之利益而不以其正如欺詐橫逆強惡之類皆是也

彌勒約翰曰人則充世皆是而英雄不世出英雄固常居人類之少數乎誠欲英雄之產於其國也則不可不豫備生產英雄之地英雄者惟呼吸自由之空氣者也故常產於有自由空氣之國英雄常顯其箇人之天才以自適而不爲社會固有之模範所限每一社會皆有一模範以限制其社會中之箇人而鑄成其性質天才稍弱之人無不入其社會固有之模範中其天才遂日趨於低

下英雄不然英雄之性情最强常能破除桎梏毅然以己身爲此社會之大表記此大表記者固前此社會之所未有故當此大表記初出世之日一世皆驚常有毀之爲荒野謬誤者嗚呼是猶尼加拉 Niagara 大河經荷蘭之曲岸以赴大西洋澎湃震盪欲其安流無聲固不可得也

彌勒約翰曰自由之理止可爲成人言不足爲童子道蓋童子之年既幼稚方須他人之注意保護防其己身之行爲如防外害焉以同理論之凡一國之方在幼稚之年者必不能無所發起扶助而能自然進化也故自由之理亦非爲野蠻而設必俟人類進化的有普通明達之智識而後乃有自由可言也

二 女權說

(附社會黨人女權宣言書)

歐洲所以有今日之文明者皆自二大革命來也二大革命者何曰君民間之革命曰男女間之革命歐洲君民間革命之原動力則盧騷之民約論 Contrat social 是也歐洲男女間革命之原動力則彌勒約翰之女人壓制論

The Subjection of women 是也

彌勒約翰之女人壓制論不滿二百頁之區區一小冊子耳然自其書出世以後各國爭譯(法文譯之名 L'assujettissement des femmes) 人心大變煽其流潮者隨在而是也文人掉弄筆墨之力顧如是其巨哉

女人壓制論一書力主男女同權之說然全書之要理大略有五

其一曰女人之權與小兒之權不同女人有爲其國之政府所善治之權小兒亦有爲其國之政府所善治之權此固同也然小兒徒有爲其國之政府所善治之權而已無監督政府之權焉無組織政府之權焉女人則不如是蓋小兒之人能 personal capacity 未全故人權亦不全女人固不爾

其二曰公私權不同之制度不可不改良也女人之私權雖若爲其夫之一守護兵然而猶有管理其財產之權焉則男女二類猶同等也至於公權則不然收女人之賦稅而不許其置喙於公務不平莫甚焉女人之能力與男人等其權必不可不相等

其三曰事之最可奇者即今世之國民不許女人有政治權而偏許一女人據其國之王位是也白羅馬帝赫劉加把魯司 Helio-

gabatus 許其母入議院爲議員爲羅馬女人有政權之始條頓種人之王位常限以男人得之而英國不然龍把得 Lombards

尤常以女支所出之子孫繼其王位近數百年以來女人之據王位者甚衆若英倫若奧大利亞若俄羅斯若西班牙若葡萄牙諸

國。雖其政府之造法各不同。而既莫不有女人據其王位矣。女人可爲其國之王而獨不許掌其國中之高等職務。豈不異乎。其四曰。在家庭間之女人常有與其父或夫得同等之權者。以此推之。其夫可被選其妻亦可被選其父可被選其女亦可被選家庭者。國之脊骨也在家庭間。如是在一國中亦何獨不如是。

其五曰。女人之有政治權也。乃終必不可免之事也。雖今日之女人絕無公權。而惟服受其父夫之壓制。一旦公理大明。女學大興。世人皆脫出古昔之習俗。洗淨野蠻之污染。女人遂能與國相直接而有國民之責任焉。此必至之勢也。

彌勒約翰之男女平權說。大略如此。雖然。彌勒氏不但能言而已。其在議院爲議紳也。力爭男女平權之案。欲遂以見諸實行。彌勒氏誠女權革命之偉人哉。

彌勒氏之女權論。既風靡全歐。反對者皆橋舌不能置一辯。德人伯倫知理 Bluntschli 著國家論 The theory of the State 其第四篇之第二十節曰。女人之地位 the position of Women 曾著論駁之。而其論無力已甚。今不詳固不能與彌勒氏爲勁敵也。

彌勒氏之同調。有若法蘭西之拉布累爾 Laboulaye 有若德意志之卑卑爾 Bethel 有若瑞士之查爾隨克累通 Charless ccr, eton 及當世諸法律著述家新聞雜誌發行家。皆推波助流。以揚男女同權之大風潮者也。

近年以來。社會主義日益光明。社會黨之勢力日益盛大。社會主義者以男女同權爲其主義之一大原理。而社會黨人者。即實行男女同權論之人也。

千八百九十一年。社會黨開談話會於比利時京城布呂碎勒 Bruxelles 以同意宣其會議之大綱如下。

今日此會。請通世界之社會主義黨人。定男女同等之細目。凡我會員。皆公認女人與男人有同等之人民權及政治權。盡力以廢除世界各國所有不與女人以同等權利之法律。

千八百九十一年十月。社會黨之分部德意志黨。聚於爾府特 Erfurt 其最初宣言之一條曰。

凡我民黨黨人。無男女之分。黨員之數。男子與女子。亦不須有一定之比例。

更有一條曰。

廢除屈女人以利男人之一切法律。盡力以保女人之公權私權。

女人之必當與男人同權何也。既爲一人則必有其人之權焉。爲世人所公認爲法律所保護。不如是者不能名之爲人。夫人之有一切特權及一切義務也。原於有生根於人類。本然之道德蓋人之所以自別於其他之下等畜類。惟在於是。蓋以獨立不羈有完全箇人權之女人。屈爲奴隸。必致缺損其天職。閉塞其能力。廢墮其工事。此人所易知也。

社會黨人所主張之女權問題。大約有五。

第一教育權 *Pedagogique* 凡人類一切事業。皆不能不原於教育。男人固然。女人何獨不然。文明之女人。所以別異於野蠻之女。人而能有其他之諸等權者。首在於此。

第二經濟權 *Economique* 女人者人類也。人類者有能力以自養而決不當待養於夫父之屬者也。則女人當各營其生活職業焉。女人之工規工價。當與男人之工規工價相同。而不容有所差異。

第三政治權 *Les droits politiques* 女人無政治權。而一切委諸男人。此野蠻之俗。非文明之則也。故歐美各國。女學日進。其要求於國家。請討於議院。欲一律得政治權。與男人無所歧異者。今方未已也。

第四婚姻權 *marriage* 專制婚姻。不由男女自由選合之。婚姻也。此爲世界極野蠻之俗。稍進文明之國民。斷不如是。第五人民權 *Les droits civils* 人民之權甚繁。凡國中人民所應得之公權。男人所已得者。女人當得之而無所歧異。

凡一國而爲專制之國也。其國中之一家。亦必專制焉。凡一國之人民而爲君主之奴僕也。其國中之女人亦必爲男人之奴僕焉。二者常若影之隨形。不相離也。人民爲君主之奴僕。女人爲男人之奴僕。則其國爲無人無人之國。不國也。苟欲國之必自革命始。必自革命以致其國中之人。若男人若女人。皆有同等之公權始。

三 哲學

彌勒誠十九世紀之大政論家也。彼所著「自由原理」*On liberty* 之價值。與盧騷所著之民約論等。盧騷謂國民之學。絕對彌勒謂箇人之獨立。不可制限。彌勒誠十九世紀之大經濟家也。向之論經濟學者。謂人所以爲生產。彌勒反之。謂生產所以爲人。雖然。彌勒固不僅爲大政論家。大經濟家而已。彼實十九世紀之一大哲學家也。因彌勒約翰爲獨闢蹊徑之大論理學家。故彌勒之論理學。空諸倚傍。而獨標新義。蓋彌勒之論理學。重事實。尙證據。故與黑智兒之論理學異。彼夙習近世之新科學。故與波特雷爾 *Porte-royal* 派之論理學異。雖然。彌勒之學。亦非絕無淵源也。洛克 *Locke* 康德 *comte* 謙謨 *Hume* 奈端 *Newton*

四先生之學說。皆彌勒之所深愛。融匯諸家之名理。以立一己之新法。積多數之試驗。以定一種之原理。故彌勒之學說。常能闡人腦之新境界。而其所著論理學 System of Logic 者。誠哲學界中不可磨滅之大紀念碑也。今撮其大旨。分爲試驗想象二說如下。

四 試驗說

論理學者。科學也。若星、地、日、熱、吸力、化學、愛力、礦物種類、地質變遷、草木、禽獸、人事、一切理論。莫不賴論理學推解而包括之。蓋各種科學皆須以論理學分析之。查其元素之微明。其聚積之故。究其連合之因。考其組織之序。故論理學者。實凡百科學之科學也。

人之所以能知物者。因其有體 Body 與心 Mind 也。如人知書案之色紫。其形長。其足三。是賴眼之審斷而知者。故人必有眼之感覺。如人知書案之重爲十磅。其所以爲十磅者。因其大於九磅。小於十一磅。而適爲十磅也。是賴筋之審斷而知者。故人必有筋之感覺。如人知書案之質堅硬。亦惟賴有筋之感覺之故。人固不知物也。因物自呈其現象於人人。於是始知物。人亦非因有物之現象而遂知物也。因有己身感覺之激動。而後知物。物固多有出乎人類感覺之外者。既無感覺。則亦無物。哲學家巴克累 Belke 之言曰。物也者。人類意想之所創造也。故人無感覺。則無宇宙。人無審斷。則無科學。

彌勒曰。體感心而使之有思。心受體之感而思思之才。常在而不常顯。必賴有知覺線 Thread of consciousness 以喚醒之。心爲內物。爲外人之所以能知物者。固將賴心。然人之所以能知心者。亦必賴物。如吾所以知吾心之爲歡樂者。因有可歡樂之物。來感觸我。故也。故複雜之物質。來感遂成複雜之知覺線。規則之物質。來感遂成規則之知覺線。

非因物之有性。則人亦不能知物。吾所以知雪爲白者。因雪之白。觸於吾目。而使吾有白色之感覺也。吾所以知火爲熱者。因吾近火而觸其熱。而使吾有熱性之感覺也。吾所以知一物體爲重爲可分可動者。因遺之。則彼必墜割之。則彼必離搖之。則彼必移也。當若是之境。則彼必能引起吾之眼與筋。以起若是之感覺。

彌勒曰。以可敬之人爲例。彼其可敬之故。亦惟於現象上見之而已。其存心也。其行事也。皆莫非現象也。存心爲內界意想之屬。行事爲外界形迹之屬。然吾既以若人之可敬而敬之。則已無存心行事二者之差別。而兩現象已聯合爲一矣。人心其猶熱度表乎。欲斷定天然之物性。如何必以吾心之感觸如何爲斷。欲定水性之沸度。如何必以熱度表之變遷如何爲斷。

故知識之元素無他曰現象而已。科學之效果無他曰定一切事實與事實之關係而已。彌勒以爲無論知識之形式與程度如何皆可以一言蔽之曰「莫非事實之知護及其關係而已」。

All forms and all degrees of knowledge, he recognized only the knowledge of fact, and of their relations

論理學非他即界說 Definition 及證據 Prove 之理論是也。自亞里斯多德以來雖有無數論理學家費大力以治此學而其能道及界說及證據之理論者蓋寡。其中巨子亦僅含糊約略論之。及至彌勒乃以絕大之胆絕大之手割裂剪裁以推翻之而重置之於相同位式之下焉。

五 界說

今者言學而斷斷然惟考定界說之是務得勿爲世人之所笑。不知普世界最重要而有益之事莫此若者。界說如根本人羣之一切科學皆此根本之所發生滋長者定一物之界說即所以表出其物之新天性也有界說而後知其物爲何物有何原質因何組織「哲學家」者即類次宇宙之事物而使之有秩序條理之人也。

論理學家曰動物也植物也感情也圖象也皆物類也。凡一物必有其特性與特質其性質之現於外界者似無界限然莫非其內界性質所生之結果也立一命題 Proposition 以定其性質之本然是謂界說。

人之定食肉哺乳類動物之天性也。惟因其事實也。彼動物有乳以哺其子其齒銳利哺生物而食之。因是之故故定其名曰食肉哺乳類之動物。

彌勒曰界說者所以解示物之天性也。而謂立一界說遂能全賅此物之天性則必不能不過僅能解示其數小分而已。界說者名類也。然亦止於名而已。除解示字義之外無他事也。

如人謂網乃線與線相連合所成之物。然是不能盡網之全性網之工作必有出乎吾儕今日知識及後日經驗之外者。

今舉三角形之界說爲例。

三角形之界說有二。一曰形之界以三直線者爲三角形。其又一曰以三直線爲界之形可以名之曰三角形。第一說之意隱第二說之意顯。第一說爲真實第二說爲合宜。第一說爲學術之部分第二說爲言語之方法。第一說解三直線可以連合之理。第二說定一名以名其連合之事。

六 證據

證據之理論。人多謂之爲無用。而無敢謂之爲荒謬者。所謂證據者。依尋常論理學家之說。則三段論法。Syllogism 是也。三段論法之式如云。

一切人皆不免於死。魯侯是一人。故魯侯亦不免於死。

按三段論法共三句。第一句曰大前題。major term 第二句曰小前題。Minor term 三句曰結論。Conclusion 此即證據之式也。一切完全之證據皆類此。證據之例必先立包括普通全部之命題。而後以之斷定特別有定限之命題。蓋特別有定限之命題必已包於普通全部命題之中。故第一命題須總括全旨。而以第二命題舉示一例焉。波特雷爾派所謂結論必包於前題之中是也。

如上云云。皆尋常論理學家之說也。彌勒起而盡反對之。以爲若如彼等之說。則人類之理論 Reasoning 爲無用矣。人事將止。有重覆而無進步矣。既斷定一切人皆不免於死。則魯侯亦不免於死。固已不言可知。蓋苟舉全體爲言。則此全體中之各箇體皆已包於其中。魯侯亦各箇體中之一人也。故結論於我本絕無所益。而無一毫以加於我固有之知識者也。人類知物之能。初終如一。知識之博。不過推擴其原知而已。人之所以能推擴其原知者。賴有理論也。如余考定魯侯之不免於死也。彼尙生存。吾何能斷其必不免於死乎。是不能直接觀察之。非理論固莫爲功矣。有理論而後可發現事實。理論者變動不居。而世間一切事實之母也。由是言之。普通命題 General Proposition 似即特別命題 Particular Proposition 之真實證據。而實非也。吾之謂魯侯不免於死。實非因一切人之不免於死而謂然也。普通命題不過一記錄簿而已。余自記素所經驗之效實於此。以便余之記憶焉。不能賴是以更得知識也。故普通命題除計量特別命題之用以外。無有價值。

質而言之。吾之所以知魯侯之必不免於死者。則因彼與吾之祖先以及與吾同時之人莫不皆以死爲終結者。是即吾所持理論之真實前題也。True Promises 吾由是自定結論焉。愚昧之人民。稚弱之小兒。下等之動物。皆不須普通命題。而自知日之將昇。又知水可以溺己。火可以焚己。而謹避之。由是觀之。彼與吾之理論皆非由普通以之特別。惟由特別以知特別耳。彌勒曰。推知之事 Inference 必由特別以知特別。普通命題惟記錄推知之已得者。且引其法式由簡以至繁焉而已。即如三段論法之大前題。乃人所欲敘述中之一法式。而結論者非由此法式所出之推知。而與此法式相合之推知也。論理學之真實前題。

Real logical premisses 即特別事實也。 Particular fact 聚特別事實以爲普通事實此歸納法 Induction 之所以有功歟。

(歸納法嚴又陵譯之爲內籀)

彌勒又曰。如吾人有非常記憶力。可以盡記一切經驗之事實。則可以無須普通命題。而亦自可以推擴吾之理論。中世紀之人誤會「名」爲物體之天性。又誤會意志之變換爲心思之進步。此論理學秩序之必須改正者也。

唯心派之說曰。證據之始曰公理 Axiom 公理者一切證據之所從出也。二直線不能成一平面。甲乙各與丙等。則甲乙必各等。以等數加等數。其和數必等。是謂一定之公理。而論理學家謂之曰教授命題 Instructive proposition 因是非解字句之意味。

而解事物之關係者也。亦謂之爲豐饒命題 Fertile proposition 因是乃算學代數幾何之一切原理所從出也。反而言之。則此等公理者皆非試驗之工夫也。是皆不待深考而自知者。是之謂公理。公理者不可駁。兩直線斷不能成一平面。成平面之二線必非直者。公理者自然之理。人心之所同會。不待試驗。自然可知。而彼亦固自居於經驗之外。其範圍至廣。其理普遍無所不在也。

唯心派之言如是。彌勒駁之。以爲是皆不明理論之言也。試驗者人類所由知物之不二法門也。既無試驗。即無公理。世固無不待試驗而知之公理也。如二直線不能相合成一平面。此公理者不待眼觀而自心晤斯之謂心之試驗。非不待試驗也。是其由移位得之試驗 Displaced Experiment 固已多矣。事實固多有伏於意想中者。意想之線與真實之線同以心中之試驗代紙上之試驗。無不可者。因是皆可以引起同樣之感情也。眼適見物。乍合其眼。其物仍在。是之謂眼之試驗。與心之試驗同等。以心代眼。猶之以千里鏡代眼也。以千里鏡所見之象。猶之以心所會見之象也。彼主張公理不待試驗之說者。不其誤乎。

彌勒於是言曰。歸納法 Induction 者啓示天象之唯一鍵鑰也。發明歸納法一事。彌勒之有功於論理學。誠不細。演繹法以一本賅萬殊。歸納法則由萬殊以求一本。而必以試驗爲必要之基址焉。(試驗日本譯經驗英文爲 Experience)

歸納法何謂也。彌勒曰。歸納法者練習心才。而以推知爲用。吾既真知幾種特別之事。則一切事之與此幾種事相似者。皆可類推。而真知之同類之物。其數箇體如此。則其全箇體必亦如此。同樣之理。此一時如此。則任何時亦必如此。舉一反三。聞一知十。此歸納法之用也。

石可墜。炭可焚。人可死。此人人所知之事實也。而問以知此等事實之原因。爲何則鮮能答者。此莫非由經驗也。而考出此等確定事實之法。即所謂歸納法也。積試驗以爲試驗。積歸納以爲歸納。則可以窮造化之神祕。探天人之奧蘊。於宇宙既往未來之事。豁

然貫通毫無所疑矣。

試驗之用。無一時一處可以止息者也。觸類旁通。積智無疆。二事繼續常相連合。而第一事常為第二事之原因焉。原因為歸納法中必要之理論。而必賴試驗以得之。既知原因。則其結果雖千變萬化。互相殊異。無不可識也。彌勒曰。心志能造起身體之行動。猶之寒之凍。冰火之爆裂。火藥也。心動為前因。身動為後果。二者相離。惟試驗能合之。而使人先見於未然。前因後果。共同一致焉。宇宙之現象。皆可以二名賅括之曰。因果而已。

聖西門

(一作西士門)

之生活及其學說

(佛禮兒之學說附)

君

武

自古立大功名之英雄。倡新學派之哲士。莫不有二種特別之氣質。以為其一生成功之內蘊。策焉曰。大希望。曰。大野心。大野心者。Lager ambition 即無界限之大希望也。哥倫布之尋出亞美利加洲也。李西蒲之鑿通蘇彝士河也。皆可謂之為有大野心。蓋希望有可慰之日。而野心則終無可慰之年。有大野心之人。當既尋出一美洲之後。必更尋出無量數之美洲。既鑿通一蘇彝士河之後。必思更鑿通無量數之蘇彝士河。有大野心之人。常憂夫老之將至。身之將死。故秦始皇求神仙。漢武帝禮方士。路易十四求不死藥。有大野心之人。常嘆歲月之賦閒。事業之不成。故劉備撫髀肉而流涕。桓溫擊唾壺而悲歌。有大野心之人。其大願終不能償。其中心終不免於憂戚。故亞歷山大望安基斯河而痛哭。拿破崙幽聖厄勒那而憤死。有大野心之人。其思想或出乎此世界而別有一世界。故佛氏於此身外。別有法身。耶氏於此世外。別有天國。屈原之詞曰。老冉冉其將至兮。恐脩名之不立。長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艱。劉琨之諠曰。功業未及見。夕陽忽西流。時哉不我與。去乎若雲浮。嗚呼。富於野心之人。其為此世界上最多苦惱之人乎。其心戚戚。其容促促。其願望終無滿足之一日也。反而言之。人而最富於野心也。其人必為世界上最雄偉奇特之人。國民而最富於野心也。其國必為世界上最雄偉奇特之國。孔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老子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其言皆為萎死國民大野心之毒藥。我國民之不能發達進步。其根原皆在是矣。故中國之平民有良箴曰。安分守己。中國之官吏有良箴曰。持盈保泰。是皆非發達進步國民之口吻也。今世界最富於野心之國民。莫若法蘭西。請言法蘭西人聖西門之事。

聖西門自幼時已有莫大之野心。彼常使其僕人於每晨呼己名而警之曰。孔德即聖西士門之名而忘而今生所當事之大事乎。夫聖西門

之所謂大事者。乃野心上之事。而非希望上之事也。希望上之事。常可指名。吳夫差日使人呼己名而警之曰。夫差。而忘越人之殺而父乎。此其志在報越仇而已。乃希望上之事也。至野心上之事。則必不可得指而名之。

聖西門之一生。常雄心勃勃。欲使己之聲名如雷。之轟己之光烈如火之燦。初欲於太平洋大西洋之中間。鑿開海峽。使兩大洋通流。後又欲由西班牙京城馬德里掘水道以通於海。皆不成。

聖西門者。即始倡法蘭西社會主義之第一人也。名孔德顯理。Comte Henri de Saint Simon 千七百六十年。生於法京巴黎。

聖西門之家。故爲法國之有名公爵。列於貴族。聖西門幼受亞龍卑爾 Aie mbert 之教育。亞龍卑爾者。法國有名之哲學及算學家。而修纂法國百科全書之一人也。聖西門年十九時。曾以志願兵注冊。適亞美利加助美國人之革命。敵不列顛。

聖西門之生活。實人間最辛苦不幸之生活也。聖氏既結不樂之婚姻。比一年即離異。四壁蕭然。極貧家之遭遇。乞作四十鎊金一年之苦工。而終不可得。賴舊僕以爲養。千八百廿三年。萬事失望。至欲自殺。嗚呼。思想高尚之哲人。常覺現社會之穢惡不良。子然一身。既無勢力。以改革之。而又不欲同流合污。忍與終古屈原曰。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乎。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塵埃乎。聖西門之境遇。亦可悲矣。

聖西門之著論甚多。千八百三年。著日內瓦居民之手簡 *Lettres diun Habitant de Geneve* 著是書之年甚早。徒關及科學及政治而已。至千八百十九年。始表其社會主義之意見。著組織論 *L'organisateur* 千八百二十一年。著工制 *Du systeme industriel* 千八百二十二年。著工義 *Batechisme de industriels* 至千八百三十五年。著新基督教 *Nouveau Christianisme* 此

爲聖西門一生最晚出之著作。亦其一生最重要之著作也。此書既成。不數月而聖氏死。

謂真理必不可淹沒乎。何以吾國墨翟之學說。若彼其美。竟沈沈至今。無復有人一問津也。是雖由歷代君主崇儒抑墨乎。亦因儒之後有孟荀董賈之徒。而墨之後求一傑出能發揮師說之人。而寂焉不可得也。大抵首起倡一學派之人。其學說之條理。必不能整齊。而其意義。必不能明晰。聖西門首倡之社會主義。固極不整齊明晰之主義也。其所以有今日之盛者。惟其門人後學能救正完補之之故。

聖西門以爲有物產以供人生利用之需。而後有社會。社會之歸旨。在合人羣之能力。以開拓地球。此聖氏最精之說也。第聖氏猶以爲工人之首領。有管轄工人之權。其主張破除勞働者及資產家之界限。而一般人羣共和營業者。乃後起社會黨之說。而聖氏

初無之。

聖氏之「新基督教」一書。以爲人羣之進步也。固不能不賴夫科學而亦必不可廢去宗教之單純元質。所謂宗教之單純元質者。曰「世人相待遇彼此當親愛如兄弟」是也。夫社會之人既相平等而如兄弟則社會之中必不應有貧富懸絕之階級。蓋人人相待遇如兄弟乃世間良社會組織之要素也。聖氏之徒常以此數語爲其黨中之金科玉律不許背犯。

聖西門之從者初甚寥寥。未幾信者漸衆。此皆聖氏之門人勇於傳道之效也。聖氏最得力之弟子曰巴查兒。Bazard 八百三十年巴查兒與其同僚翁紛香 Enfantin 共創立一學校以傳聖西門之學。後勒魯 Pierre Leroux 亦與之合而入其黨。工藝學校 Ecole Polytechnique 之生徒皆受其學潮之動力而被感化焉。於是聖西門之學勢力頓大。

聖西門最有名之二門人即巴查兒及翁紛香是也。然二人之性情各不同。巴查兒之爲人也溫厚純粹而翁紛香則務爲誇大虛幻。故二人終不能不分離。而巴查兒一派獨盛。其門人彼此和親衣服與常人有別。出於巴氏之門者多爲經濟學者及大技師。有名於時。鑿通蘇彝士河之李西蒲即巴氏之門人也。

巴查兒實聖西門門下之龍象也。巴氏之講歷史哲學也。以爲歷史世期當分兩類。一曰批評或曰消極類。一曰建築或曰積極類。批評類之歷史爲戰爭爲私利爲混亂建築類之歷史爲有教化爲相順從爲相和親。是二類之精神一爲相敵一爲相親。社會之成立也要不能外此二原理。雖然相親者人道也相親之精神日盛則相敵之精神日衰。相親之精神始於家族漸廣而及於市黨而及於國民而及於聯邦相親之精神乃未來社會發達之鎖鑰也。由今以往人類和親之法律將爲人羣所日拓而日廣。夫人羣既往之階級則家奴農僕雇工是已。自今以後則人羣和親以開拒地球之時代也。

今世財產之制以少數之業主制馭多數之雇工。雇工之名雖得自由其實多窮困餓死者。夫產業嗣續之制則烏得爲善制也。蓋據產業爲私有之弊。在業主惰廢而無所事事。雇工以其產業之非己有也。無愛其產業之心。則自無勤於力作之効。夫以世界之公產業一人竊據以爲私有。自論理上言之固已不合矣。社會烏得有進步乎。欲救斯弊則莫如廢產業嗣續之制。以土地爲公產而合羣力以開拓之。還以社會之土地托諸社會之人民變家族嗣續爲國家嗣續。若是而社會不發達人民不和親者未之有也。

聖西門既死。而其學說極盛。其門人務多立學校以傳播其主義。凡出於此等學校之生徒皆實行社會主義。棄絕私產。幼年入學。

學成則依其才能而授之以職。事。故。聖。氏。之。徒。以。爲。政。府。者。乃。司。理。考。校。人。民。之。心。才。及。學。藝。而。授。之。以。職。業。之。公。府。也。聖。氏。之。徒。皆。以。爲。女。人。之。尊。貴。與。男。人。同。而。當。得。與。男。人。同。等。之。權。利。蓋。無。論。男。女。皆。社。會。中。之。一。箇。人。也。至。於。婚。姻。之。事。則。一。依。宗。教。之。禮。式。焉。翁。紛。香。則。以。爲。男。女。婚。姻。務。極。自。由。而。不。須。復。拘。之。以。禮。式。故。翁。氏。一。派。多。爲。世。人。之。所。詆。毀。雖。同。黨。之。人。亦。多。排。斥。其。說。者。

佛禮兒學說

佛禮兒之倡社會主義也。實在聖西門之先。佛氏當千八百八年之時。已著有名之「四動力論」。Theorie des quatre Mouvements 其義見下 惟其書初幾無人讀之。及聖西門及侯盈 Owen 英吉利之社會黨 之社會主義大倡以後。佛禮兒之運動始有效。故語法蘭西

社會主義之創始者。必首聖西門。而佛禮兒次之。

佛禮兒之社會主義。與聖西門之社會主義。大不相同。聖西門之社會主義。主中央集權。而佛禮兒之社會主義。主地方及箇人之自由分治。佛禮兒主義者。非能曲 Phalange 非能曲即千數百人同居共產之意 主義也。以非能曲占社會中最高尙之地位。握無限之權力。總政府之權力。反出於其下。

佛禮兒名法朗西查爾。Francois M. Charles Fourier 千七百七十二年。生於法蘭西國之白上宋。Besancon 其父故爲布商家。豐於財。佛禮兒曾在本邑之大學畢業。學問甚優。佛氏少以商業遊於荷蘭。德意志。諸國。閱歷甚深。佛氏之父死。所得遺產約三千鎊。遂定居於里昂。會法國之大革命興。約各伯黨 Jacobins 圍攻里昂。佛氏以富商故。被捕下獄。雖倖免於死。而資產盡失。爲貧所迫。從軍二年。後更漸復故業焉。

佛氏之投身於商場既久。故能盡悉商業之詐僞惡行。方五歲時。曾以說破商業隱情之故。受其父之嚴罰。方二十七歲時。在馬塞經營運米之事。會其地乏食。親見米商以索商價之故。致其米朽腐不可食。故佛氏竊心傷其不德義。慨然以救治其奸惡爲己任矣。

佛氏以爲欲救治社會之罪惡。則莫如先自救治一身之罪惡。救治之道。莫大於克己。佛氏以爲倡一學說。欲世人行之。則莫如先自行之。千八百三十三年。佛氏於威爾塞 Versailles 之近旁。闢一廣地。以實能行其非能曲之制。雖無成功。而佛氏之一生。因欲達其最高目的之故。常固守利他主義。Altruism 篤信人羣進步之本能。慈愛廉讓。盡犧牲其本身之利益。而爲人。此其所以爲

難能也。

佛禮兒之社會主義。以神理論世界論心靈學三者爲基。

佛氏之神理論。即自然之樂天主義也。Natural optimism 其言曰。上帝創造世間一切事物。本皆美善。人自不知而反逆之。乃見有不美善耳。

自奈端發明吸力之理。人莫不知管制世界之大力曰吸力矣。佛氏以爲吸力之顯於動者有四。曰物質。曰機關。曰智慧。曰交際。大自恒星。小至微蟲。皆有此四動力之作用存焉。人之心靈。人之社會。皆不能出此四動力之外。此神律也。

佛氏之世界論。甚謬誤而不確。彼以爲世界存在之期。大約不過八萬年。八萬年後則世界必毀。其間四萬年爲社會進步之期。四千年爲社會衰落之期。今者方爲世界進步期。上帝之意。常欲人樂。人莫不有欲望。既有欲望。則當使之滿足焉。人類之欲望。不能滿足。必因其社會之制度。未盡美善故也。

佛禮兒之心靈學。分人類之原欲望爲三種。三種共分爲十二類。第一種五類。曰視。曰聽。曰嘗。曰觸。是五類者。皆有背苦向樂之天性。第二種四類。曰戀愛。曰友道。曰慾望。曰族誼。是四性者。人羣之所賴以爲結合也。第三種三類。曰更迭性。曰角逐性。曰復混性。更迭性乃起變異而不連合之因。角逐性乃起奸詭嫉忌之因。復混性乃起離絕之因。前之二種。每易爲後一種之所勝。欲其不爲所勝也。則須以社會之大欲望統制之。曰合一性。合一性常不爲他性之所雜合。如白色之不雜合他色然。

佛禮兒曰。社會之由草昧以進於文明和親也。則人類之欲望。由不發達以赴於發達之現象也。佛氏本是說以定非能曲之制。其宗旨務使人類之欲望發達。至於極點。非能曲之制。以八百人居一方地。成一團體。如其所能從其所欲。而自由發達焉。合羣力以興農工之業。而享其樂利。依世界吸引之理。自由相愛。每一非能曲之人。同居一宮。廣大美麗。人人安適。無虐政壓制之害。惡一般官吏。皆由選舉。佛氏自謂其制可通行於普世界。均分世界爲無數非能曲。定君士但丁羅布爲大都。而於此設非能曲之總政府。非能曲之男女。自由戀愛。自由合併。自由分離。盡人之力。從事力作。聚其產物。量人民力作之量。而分配之作。困難重要之工者。受上賞。作尋常之工者。次之。作輕便適意之工者。又次之。

佛禮兒之制度。華嚴界。Utopia。之類也。不可實行也。以人類之天性及社會進化之實理言之。則其制度之窒礙甚多。佛氏蓋全不知人類之有自利性。Egotism也。慾不可縱。而自由必不可無界。徒務縱慾而自由。無界是返人羣於草昧之道也。是皆與政治

及社會進步之理不合。雖然讀佛禮兒之書者則必知專制政府之罪惡而地方及箇人之自由不可不發達。此佛氏之所以爲世所重而後之談生計學者皆不可不研究其學說也。

政治學大家伯倫知理之學說

力 人

伯倫知理。(Bluntschli)名約翰、加斯帕耳。以一千八百零八年生於瑞士之直里夫國。少遊學德國。修法學。千八百三十六年。舉直里夫大學之法學博士。同三十九年。仕政府爲高官。尋轉立法官。以所研究之法學施之實行。殆十數年。至一千八百四十七年。始去官。拜們亭巴威略之首都之大學博士。氏之著述頗多。其最著者爲國法國政沿革史。德意志私法論。國家論。善隣譯書局有漢文譯本。國法汎論。日本加藤弘之有和文譯本。前譯書彙編中亦譯有數章。惜未成。等書。

政治法律之學其淵源遠出于希臘柏拉圖、亞里斯多德、諸巨儒。中世以來。碩學輩出。多有創論。然其爲學屬乎理論。非若物質諸學之可按跡而索也。故其進步不如形而下諸學之速。且形而下之學憑乎形質衆論。一致不有異同。政治法律之學則甲是乙非。全憑理論。學者籍籍莫衷一是。是以古之學者或偏于天理。或泥乎古今之實跡。無有參酌而取其善者。自伯氏出。能明國之所以然。斟酌古說而出以心裁。發明前人所未知之說。而政法學爲之一新。是其特色也。

十八世紀以來。盧騷氏主張民約之說。以社會之理說政治。舉世風靡。歐洲百餘年之風潮亦因之而起。其說矯枉過正。偏論社會以之破中世之積論。伸民權之風氣則可以之爲國家學。至一無二之定理則有不免失其真者。自伯氏出。主張國家主權之說。破民約之論。百年來最有力之學說。遂爲之一變。是故十九世紀之風潮。根于盧氏民約之論。十九世紀以後之風潮。或將趨于伯氏之說。未可知也。今摘伯氏之學說。取其最新而適真理者述于下。

第一 伯倫知理之國家有機體說

伯氏之言曰。昔人以國民爲社會。以國家爲人民聚成之體。其說尙矣。而近今學者殊不爲然。謂國家者有機之組織體也。夫徒抹五彩不得謂之圖畫。徒積瓦石不得成爲石偶。徒聚線緯與血球不得謂之人類。國家亦然。國家者非徒聚人民之謂也。非徒有府庫制度之謂也。亦有其意志焉。亦有其行動焉。蓋有機體也。然國家之爲有機體。又非若動植物之出於天造者比也。實由屢經沿革而成。其創造出于人力。蓋人所造之國家與天所造之動

植物其造者不同。其爲有機體則同也。今舉其相似者如左。

一精神與形體之聯合

二肢骸各官即其體中各部皆具固有之性質及生活職掌等即官府及議院。

三宜聯結此等肢骸以構成一全體即憲法。

四其成長始于內部遂及外部即國家之沿革。

故據此四者觀之。可知國家之爲物。與無機之器械實異。器械雖有樞紐。可以運動。非如國家之有肢體五官也。且器械之動出乎自然。毫不自由。國家則自有行動。自以意識決之。毫無可循之軌。故曰。國家非成于技工。出于意匠也。其長育皆如動植物所異者。動植物出乎天造。此則人造耳。

第二 伯倫知理之主權論

伯倫知理之論主權。其要有五。

一獨立不羈。無有居其上以統之者。

二主權即國家之權力也。宜歸於國家及元首。如法建選舉會等類。乃隸國家之機關。各奉其職。于主權無關也。

三主權即至尊權。立于國內所有權力之上。

四國家欲求統一。則宜先使主權統一。此乃國家最要之事。設一國有二個主權並立。則各不相下。必至紛亂。

五古人以無限獨裁之義釋主權。皆不得其當。主權實含有限之性質者也。蓋主權由國法所定。宜受國法制限。

國家者國民集合之組織體也。既能獨立有威力。有至尊權。能統一。則即有根本之主權。苟主權不完備不統一。則其國家亦必不完備不統一。蓋國家以主權而存立者也。故曰。有主權則有國家。有國家則有主權。而主權之爲物。則可確定如左。

一主權既不獨屬社會。又不必獨屬君主。亦不在國家之上。又不出國家以外。國家所定之憲法。即主權所從出。

二有謂社會爲一私人之集合體。而主權即爲私人之集合權。其言謬甚。主權即公權也。

三有一族頗能結合。而未具國家之體裁。則其權可謂主權矣乎。是斷不可。蓋主權根于國家。無國家則無主權也。

伯倫知理之所謂主權。既如此。于是乃舉前此之主權說者而批評之曰。平丹謂主權者。無限無窮之權力也。當時專制主義者。欲

使君權尊且重。乃藉平丹之說。而鋪張之。謂國家由君主之力而成。君主之於國家。猶天神之於人。任意主宰。無所制限。其於國家主權之關係。可謂顛倒妄用矣。

此種之說。既徒利君主。而無益于人民。近世之人。乃倡言詆之。盧騷氏著主權諸論。不於歷史上論國家。而於道理上論國家。舉世靡然從之。而國家及社會之見解。爲之一變。雖然。盧氏之說。亦非能得真相者也。盧氏以爲主權不在于主治者。而在于公民。曰。各人既有自由平等之權利。欲合羣以圖安康。乃相約而建國家。由是有共同之意思及權力。而主權生。故主權者。本公民之所有也。云云。是實不知國家之歷史者也。往古數千年。國家之起原。實無有起于相約者。不過盧氏之理想耳。而謂主權出于人民。其說亦不爲得當。與主權出于君主之說。同爲誤謬。蓋盧氏之意。無他。欲排專制君主之主權。而代以專制國民之主權。究之。其失一也。伯倫知理之說如此。

第三 伯倫知理之政體論

伯倫知理曰。古代希臘人。分政體爲三種。曰君主政體。曰貴族政體。曰民主政體。亞里斯多德。復從而分析之。以三種爲正者。而別立其反對。曰僭主政治。曰寡頭政治。曰僭民政治。謂之爲不正者。共六種。夫政體之別。視其政府之構造何如也。凡天下邦國。必有爲最上官者。專當國政。而希臘人則視此最上官之數目。以爲政體之區別耳。

此三種之外。又宜加以一種。曰神道政治。蓋世之政體。皆以人爲主政之人。獨此則以天神。或人鬼爲國之真主。故根本與三種政體不同也。至亞里斯多德。不以此列入政體者。因亞氏信國家出于人爲。非神所得干預也。亞氏之意。固未可厚非。然歷史實有之矣。

神道政治。與君主政治。其外觀頗相類。然以神爲君。與以人爲君者。其間之區別。要自遠甚。而主治被治二者。霄壤懸隔。上下之界。嚴不可犯。則此二種政治。實與貴族政治。民主政治。異。貴族民主政治之主治者。即可爲被治者。被治者即可爲主治者。毫無間隔。即有之。亦不如神道君主之甚也。

神道政治。有與民主政治相類者。君主政治。有與貴族政治相類者。蓋神道政治之神。與民主政治之民。雖握實權。而不自行之。皆舉人以爲代表。君主政治之君。與貴族政治之貴族。則皆自出行政也。神道政治之時。其國民之福利。非人力之所能謀。以爲有監臨我上而控御我者。遂藉之以爲國政。而國之興亡存廢。舉歸之神意。

其惑亦甚矣。

故觀于此。而伯倫知理之真諦。可知矣。蓋伯氏不好于理論。上論國家。而嘗于歷史上論之神道之政治。彼亦知其惑也。而歷史上既有之。則政體自應存此一種民約之主權。彼亦非辨其謬也。而歷史上既不符。則自不能雷同。故伯氏之說。嘗歸于實際。就歷史以求沿革之跡。而研究國家。是其所長也。

第四 伯倫知理之論司法

伯倫知理曰。司法之權。所以保全國家之正義。公直也。故有傷害法制者。然後行之。除去其傷害。而司法之事畢矣。司法之職掌。可分爲二。一認法。判定是也。加判定事之虛實曲直。及應當何法之類。一行法。執行是也。加處罪之類。判定之事。有法律之學識者。皆可爲之。執行之事。非法官不能司之也。

法之事務。亦可分爲二。凡私權有受損者。則除去之。以圖其安全。是私法事務也。此時國家唯依法律以保護之。使不受損害。如甲奪乙之產。則使甲償還之。即足矣。刑法事務。則不然。人若有暴行破國法者。則不獨除其損害。追回所奪之權利已也。又當加之以刑罰。使知所懲。是私法刑法相異之處也。

凡犯罪之與刑罰。必不可施行失當。苟失當。則法制之尊嚴。不能復正。國之紀綱。法爲徒法而已。凡懲罰罪人。不獨欲回復此人之所損害。又當使他人見之者。皆以法律可畏。知所戒心。則司法之目的方達。以上皆伯氏關於司法之言。固亦現世之通論。無以異於人言。要之伯氏之說。參酌真理。準乎實際。無過高之論。無背理之言。其可貴之處。實在此也。其他諸說。原書具在。茲不贅述。

政治學大家伯倫知理之學說（續）

按此題已見上前。以其所叙述尙簡略也。且夫著者之所感觸。別有在也。故不避駢枝之誚。再撰此篇。讀者諒之。

發端

日日而言政治學。人人而言政治學。則國其遂有救乎。曰。嘻。僅矣。言而不能行。猶無價值之言也。雖然。理想者實事之母。而言論又理想之所表著者也。則取前哲學說之密切於真理。而適應於時勢者。一一介紹之。亦安得已。盧梭學說於百年前。政界變動最有力者也。而伯倫知理學說。則盧梭學說之反對也。二者孰切真理。曰。盧氏之言。藥也。伯氏之言。

粟也。痼疾既深，固非特粟之所得。慘然藥能已病，亦能生病。且使藥證相反，則舊病未得豁而新病且滋生。故用藥不可不慎也。五年以來，盧氏學說稍輸入我祖國。彼達識之士，其孳孳盡瘁以期輸入之者，非不知其說在歐洲之已成陳言也。以爲是或足以起今日中國之廢疾而欲假之以作過渡也。顧其說之大受歡迎於我社會之一部分者，亦既有年。而所謂達識之士，其希望目的未覩其因此而得達於萬一，而因緣相生之病則已漸萌芽，漸漸漫一國中。現在未來不可思議之險象已隱現出沒，致識微者慨焉憂之。噫，豈此藥果不適於此病耶？抑徒藥不足以善其後耶？

伯倫知理之駁盧梭也，以爲從盧氏民約之說，則爲國民者必須具有三種性質。反是則國不可得立。三種者何？一曰其國民皆可各自離析，隨其所欲以進退生息於此國中，也不爾則是強之使入，非合意之契約不得爲民約也。雖然人之思想與其惡欲萬有不同者也。若使人人各如其意，乃入此約，則斷無全國人皆同一意之理。以此之故，亦斷無全國人皆同一約之理。若是乎則國終不可得立。故從盧氏之說，僅足以立一會社也。即中國所謂公司，與社會不同。其會社亦不過一時之結集，變更無常，不能持久。以此而欲建一永世

嗣續之國家，同心合德之國民，無有是處。一曰其國民必悉立於平等之地位，也不爾則是有命令者有受命者，不得爲民約也。然熟察諸國之所以建設，必賴有一二人威德巍巍，超越儕類，衆皆服從而國礎始立。即至今日文明極進，猶未有改若使舉國無智無愚，無賢無不肖，皆以同等之地位決議立國，無有是處。三曰其國民必須全數畫諾也。苟有一人不畫諾，則終不能冒全國民意之名，不得謂之民約也。然一國之法制勢固不能有全數畫諾之理。豈待問也？盧氏亦知之，乃支離其說，謂多數之意見即不啻全體之意見。夫服從多數雖爲政治家神聖不可侵犯之科，而其理論獨不適於諸民約主義之國家。蓋盟約云者，人各以其意而有願與此約與否之自由權者也。彼不願與此約之少數者，而強干涉之，謂其有服從多數之約之義務，無有是處。此三義者，伯氏於國家原起論取盧氏之立腳點而摧陷之者也。參觀本報第十一十二號盧梭學說

伯氏又言曰：民約論之徒不知國民與社會之別，故直認國民爲社會。其弊也使法國國礎不固，變動無常，禍亂亘百數十年而未已。德國反是，故國一立而基大定焉。夫國民與社會非一物也。國民者一定不動之全體，社會則變動不居之集合體而已。國民爲法律上之一人格，社會則無有也。故號之曰國民，則始終與國家相待而不可須臾離號之曰社會，則不過多數私人之結集，其必要國家與否在論外也。此伯氏推論民約說之結果，而窮極其流弊也。

中國號稱有國，而國之形體不具，則與無國同。愛國之士，明明然憂之，其研究學說也，實欲乞靈前哲而求所以立國之道也。法國

革命開百年來歐洲政界之新幕。而其種子實盧梭播之。盧氏之藥足以已病無疑義矣。近則病既去而藥已爲筌蹄。其缺點率見是正於後人。謬想與真理所判亦昭昭不足爲諱也。獨吾黨今日欲救吾國其必經謬想而後入真理。以盧氏學說爲過渡時代必不可避之一階級乎。抑無須爾爾逕向於國家之正鵠而進行乎。此一大問題也。盧氏之說其有功於天下者固多。其誤天下者抑亦不少。今吾中國探之將利餘於弊乎。抑弊餘於利乎。能以藥已病而爲立國之過渡乎。抑且以藥生病而反失立國之目的乎。此又一大問題也。深察祖國之大患莫痛乎有部民資格而無國民資格。以視歐洲各國承希臘羅馬政治之團結經中古近古政治家之干涉者其受病根源大有所異。故我中國今日所最缺點而最急需者在有機之統一與有力之秩序。而自由平等直其次耳。何也。必先鑄部民使成國民。然後國民之幸福乃可得言也。如伯氏言則民約論者適於社會而不適於國家。苟弗善用之則將散國民復爲部民而非能鑄部民使成國民也。故以此論藥歐洲當時干涉過度之積病固見其效而移植之於散無友紀之中國未知其利害之足以相償否也。夫醉生夢死之舊學輩吾無望矣。他日建國之大業其責任不可不屬於青年之有新思想者。今新思想方始萌芽耳。顧已往往濫用自由平等之語思想過度而能力不足以副之。芸芸志士曾不能組織一鞏固之團體或偶成矣而旋集旋散誠有如近人所謂『無三二人以上之法團無能支一年之黨派』者。以此資格而欲創造一國家以立於此物競最劇之世界能耶否耶。此其惡因雖種之薰之在數千年不能以爲一二人之咎。尤不能以爲一學說之罪。顧所最可懼者既受彼遺傳之惡因而復有不健全之思想以盾其後而傳之翼也。故人人各以己意進退而無復法權之統屬無復公衆之制裁乃至並所謂服從多數之義務而亦弁髦之凡伯氏所指盧氏學說之缺點今我新思想界之人人皆具備之矣。夫以今日之中國固未有所謂統屬未有所謂制裁未有所謂多數則吾國民之躑躅焉凌亂焉而靡所於從夫亦安可深貴。顧所貴乎新思想者欲藉其感化力以造出一新世界使之自無而之有云爾若徒恃此不健全之新思想果能達此目的否耶是不可以不審也。吾非敢袒伯氏而薄盧氏顧以爲此有力反對之一大學說爲有志建國者所宜三復也。作伯氏學說

(附注)此論與革命論非革命論無涉。蓋無論革命不革命無論革命前革命後皆必以統一秩序組成有機團體爲立國之基礎。伯氏之反對盧氏非反對其鼓吹破壞謂其於建設之道有所未愜云爾。建設云者則兼破壞之建設與平和之建設而兩言之者也。

(又)伯曰略傳已見。

一 國家有機體說

伯論知理曰。十八世紀以來之學者。以國民爲社會。以國家爲積人而成。如集阿屯以成物質。似矣。而未得其真也。夫徒抹五彩。不得謂之圖畫。徒堆瓦石。不得謂之宮室。徒集脈絡與血輪。不得謂之人類。惟國亦然。國也者。非徒聚人民之謂也。非徒有府庫制度之謂也。亦有其意志焉。亦有其行動焉。無以名之。名之曰有機體。

然國家之爲有機體。又非如動植物之出於天造也。蓋藉人力之創作。經累葉之沿革。而始至得成。而其沿革之所自來。厥有二端。一曰由國中固有之性。習與夫外界事物之刺激而生者。二曰由君長號令所施行與夫臣民意志所翊贊而生者。此所以異於天產物也。雖然。造者不同。而爲有機體則同。試即國家與尋常有機物相類之點而比較之。

一 精神與形體相聯合。(按)國家自有其精神。自

二 肢骸各官。(原注)即其體中各部分。各自有其固有之性質。及其生活職掌。各部分及議院。

三 宜聯結此等肢骸以結構一全體。(原注)謂憲法。按肢骸不聯屬。則全體不能呈其用。國家之各部分亦然。

四 先自內部發育。然後長成。以達於外部。(原注)謂國家之沿革。

由此觀之。國家之爲物。與彼無機之器械實異。器械雖有許多零件。紐結而成。然非如國家之有四肢五官也。故器械不能發育。生長而國家能之。器械之動。循一定軌。不能臨時應變。現一新象。國家則自有行動。自以意識決之。故曰國家非成於技工。成於意匠也。此伯氏國家有機體說之崖略也。

按此說不起於伯氏。希臘之柏拉圖。亦常以人身喻國家。伯氏前之德國學者。亦稍發之。但至伯氏而始完備耳。國家既爲有機體。則不成有機體者。不得謂之國家。中國則廢疾痼病之機體也。其不國亦宜。又按自國家有機體之說出。而知凡人造物與國家相類者。無一不屬於有機。即法律上所謂法人者皆是也。故欲組一團體。而不具其機。未有能成者也。

二 論國民與民族之差別及其關係

伯民以爲學者。往往以國民與民族混爲一談。是習見也。彼乃下民族之界說曰。民族者。民俗沿革所生之結果也。民族最要之特質有八。(一)其始也同居於一地。非同居不能同俗也。後此則或同一民族而分居各地。或異族而雜處一地。此言其朔耳。(二)其始也同一血統。久之則吸納他族。互相同化。則不同血統而同一民族者有之。(三)同

其支體形狀(四)同其語言(五)同其文字(六)同其宗教(七)同其風俗(八)同其生計有此八者則不識不知之間自與他族日相閼隔造成一特別之團體固有之性質以傳諸其子孫是之謂民族

伯氏乃更爲下國民之界說有二一曰國民者人格也據有有機之國家以爲其體而能發表其意想制定其權利者也二曰國民者法國也生存於國家中之一法律體也國家爲完全統一永生之公同體而此體也必賴有國民活動之精神以充之而全體乃成故有國民即有國家無國家亦無國民二者實同物而異名耳

故夫族民者有同一之言語風俗有同一之精神性質其公同心漸因以發達是固建國之階梯也但當其未聯合以狃一國之時則終不能爲人格爲法國故只能謂之民族不能謂之國民

伯倫知理曰古代之國淵源於市府中世之國成立於貴族十八世紀專制時代認政府爲國家法蘭西大革命之時同國家於社會凡此皆與民族之關係甚淺薄者也自千八百四十年以後而民族建國之義乃漸昌雖或間遇抵抗或稍被制限而其勢力之不可侮則固已爲有識者所同認矣雖然或持之過偏以謂民族爲建國獨一無二之源泉推其意一若地球上之邦國必適從於民族之數而分立此又闇於實際之論也伯氏乃據歷史上之事實述民族與國家之關係如下

(甲) 凡一民族既有其固有之立國心且有能實行之之勢力有欲實行之之志氣夫然後可以創立國家雖然苟持此主義以立國則當以保存族粹爲第一義凡祖宗傳來一切制度苟非有妨害於國家之發育者不可妄事破壞

(乙) 民族之立國非必舉其同族之部民悉納入於國中而無所遺也雖然必須盡吸納其本族中所固有之精神勢力而統一之於國家

(丙) 合多數之民族爲一國家其弊雖多其利亦不少蓋世界文明每由諸種民族互相教導互相引進而成一國之政務亦往往因他民族之補助而愈良如鑄幣然不徒用純質之金銀而反混加一二賤金類之物則肉好較完紋彩愈美也然此等多族混合之國必須以一強有力之族爲中心點以統御諸族然後國礎乃得堅

伯氏又言曰民族與國民固異物也然其性質頗極密接故於政治上常有相互之關係以故民族大而國境小者則其結果之現象有兩極端如下

(一) 國家化其人民而別造成一新民族自本族而分離如古代雅典斯巴達之於希臘中世威內薩佛羅梭志挪亞之於意大

利近世荷蘭瑞士之於德意志。是其例也。

(二) 合併同族諸邦而成一大帝國。如法國當路易第十一以後之政略。意大利德意志千八百四十八年以後之政略。是其例也。

若國境大而民族小。境內含有數民族者。則其國勢之所趨如下。

(一) 謀聯合國內數多之民族而陶鑄之。使成一新民族。在昔羅馬帝國。及今之北美合衆國。是其例也。

(二) 國內諸族心志各殊。互思分離。如第九世紀法蘭西人與德意志人分離。十六世紀奈渣蘭人與西班牙人分離。十九世紀

比利時人與荷蘭人分離。是其例也。

(三) 諸族民之言語風俗等。悉放任之。使仍其舊。惟於政治上。謀所以統合之道。此策也。瑞士善用之。而收其效者也。

(四) 政府教唆各民族。使彼此相閱。乘間抵隙。以謀合一。此極危險之道也。奧大利用之。幾覆其國。

按由此觀之。伯氏固極崇拜民族主義之人也。而其立論根於歷史。案於實際。不以民族主義爲建國獨一無二之法門。誠以國家所最渴需者。爲國民資格。而所以得此國民資格者。各應於時勢而甚多。其途也。兩年以來。民族主義稍輸入於我祖國。於是排滿之念。勃鬱將復活。雖然。今吾有三問題於此。曰。漢人果已有新立國之資格乎。此吾不能無疑之第一問題也。伯氏論民族建國之所恃者三。(一)固有之立國心。(二)可實行之之能力。(三)欲實行之之志氣。其弟一事。則吾固具之矣。其弟三事。則在今雖極少數。而不能謂之無也。獨其弟二事。則從何處說起。耶。曰。言排而不能排。猶無價值之言也。即使果排去矣。而問愛國志士之所志。果以排滿爲究竟之目的耶。抑以立國爲究竟之目的耶。毋亦曰。目的在彼。直借此爲過渡之一手段云耳。苟遂不克達於目的。地則手段何取也。吾非謂我民族終不能有此能力。然吾信其今日猶未有此能力。此論也。雖持最急激主義者。當以無以爲難。而難者則曰。惟其未有此能力。則當以排滿鍊造之。然徒排滿而遂能鍊造。此能力與否。則吾別有所欲陳。今且勿於此枝蔓也。曰。排滿者。以其爲滿人而排之乎。抑以其爲惡政府而排之乎。此吾所不能無疑之第二問題也。如以其爲滿人也。且使漢人爲政。將腐敗而亦神聖之也。如其爲惡政府也。雖骨肉之親。有所不得私。而滿不滿。奚擇焉。夫今政府與滿洲以二位一體之關係。憎政府而及滿人。亦固其所。然以是爲鼓舞之手段。則可以。是爲確實之理論。則不可何也。今日之中國。實非貴族政體。而爲獨裁政體。其盡國殃民者。非芸芸坐食之滿人。而其大多數。乃在閹嫗無恥媚茲一人之漢族也。而其所以爲媚者。非

媚滿人媚獨裁耳。使易獨裁者爲漢人其媚猶今也。媚獨裁之漢人其盡國殃民亦猶今也。故今日當以集全國之鋒刃向於惡政府爲第一義。而排滿不過其戰術之一枝線。認偏師爲正文大不可也。大學曰：人於其所賤惡而辟焉。此古今之通蔽矣。今之論者或乃至盜賊胡會而神聖洪楊問此果爲適於論理否耶？且使今日得如胡曾其人者爲政府與得如洪楊其人者爲政府二者孰有益於救國而論者必將倔強而曰：毋寧洪楊此吾所不敢苟同也。章炳麟氏之言曰：不能變法當革。能變法亦當革。不能救民當革。能救民亦當革。嘻！此何語耶？夫革之目的豈以快意耶？毋亦曰救民耳。如曰能救民而亦當革則是敵視此目的也。假曰信今政府之必不能救民而革之也斯可謂健全之理論矣。而猶當視其所以代之者何如。如章氏言能毋使國民迷惑耶？默察兩年來世論之趨向殆由建國主義一變而爲復讐主義。問建國與復仇孰重其在一人一家之仇而曰身可殺家可破仇不可不復是所宜言也。其在一國之仇而曰國可亡仇不可不復則非所宜言也。我不敢知曰復仇可以亡國我不敢知曰復仇可以與國顧吾特不欲吾民族於建國復仇兩主義倒置其輕重也。以謂此不健全之理論爲造成國民資格之道一魔障也。曰必離滿洲民族然彼可以建國乎抑融滿洲民族乃至蒙苗回藏諸民族而亦可以建國乎此吾不能無疑之第三問題也。伯倫知理所述異族同國之諸欸與中國今日情事皆不相應。蓋各國發育之不同如人面焉。未有可以他國之歷史爲我國之方針者也。而伯氏下民族之界說曰：同地同血統同面貌同語言同文字同宗教同風俗同生計。地與血統二者就初時之言之如美國民族氏原書論之頗詳。而以語言文字風俗爲最要焉。由此言之則吾中國言民族者當於小民族主義之外更提倡大民族主義。小民族主義者何？漢族對於國內他族是也。大民族主義者何？合國內本部屬部之諸族以對於國外之諸族是也。中國同化力之強爲東西歷史家所同認。今謂滿洲已盡同化於中國微特排滿家所不欲道即吾亦不欲道。然其大端歷歷之跡固不可誣矣。大抵北虜之同化於我也稍難而東胡較易。金元清之比較蓋昭然矣。元則九十年率其游牧之俗金清則一入中原而固有之特質頓喪焉。今關內之滿人其能通滿文操滿語者已如鳳毛麟角他無論矣。故如伯氏之說雖謂滿人已化成於漢民俗可也。即未能然苟漢人有可以自成國民之資格則滿人勢不得不融而入一於爐此則吾所敢斷言也。姑勿具論今所欲研究者則中國之能建國與否係於逐滿不逐滿乎抑不係於逐滿不逐滿乎實問題之主點也。自今以往中國而亡則已中國而不亡則此後所以對於世界者勢不得不取帝國政略合漢合滿合蒙合苗合藏組成一大民族提全球三分有一之人類以高掌遠蹶於五大陸之上此有志之士所同心醉也。果有此事則此大民族必以漢人爲中心點且其組織之者必成於漢人之手又事勢之

不可爭者也。獨今日者，欲向於此大目的而進行，其必將彼五百萬之滿族先擯棄之，而再吸集之耶？抑無須爾爾，但能變置漢滿同病之政府，而遂有可望耶？欲研究此問題之真相，不可不取狹隘的民族復仇主義，暫擱一邊，平心靜氣以觀察焉。當預備時代，將排滿而能養漢人之實力乎？抑用滿而能養漢人之實力乎？當實行時代，將排滿而能禦列強之侵入乎？當善後時代，將排滿而得國礎之奠安乎？抑利滿而得國礎之奠安乎？此三者不可不察也。夫自今以往，有漢滿同奴耳，否則漢族必爲國中之主人，今不務養成可以爲主人之資格，而徒曰：吾不願奴，不願而奴，遂可免耶？一言蔽之，吾若有一建國之能力，則以小民族成一國民可也；以大民族成一國民亦可也。若其不能亦安所往而有合哉？吾因讀伯氏書有所感觸，不覺其言之長，而與著述體例不相應也。吾又知吾之此論，必非新學界青年諸君所樂聞也。雖然，吾道吾今日之所信，所信之爲進步，爲退步，不敢計也；以其所信與一世之輿論挑戰，不敢辭也。若夫預備乎實行乎，則各應於其地位之可得爲者而孳孳焉，非筆舌之範圍所宜及也。

三 論民主政治之本相及其價值

伯氏博論政體，而歸宿於以君主立憲爲最良，謂其能集合政治上種種之勢力，種種之主義，而調和之。其說繁，今不備引。謹介紹其論共和政體者，而以鄙見發明之。

伯氏以爲主治權與奉行權分離，是共和政體之特色也。主治之權，掌之於多數之選舉者，即國奉行之權，委之於少數之被選舉者，即大總統。以故奉行權雖爲臣僕，而反常治人主治者，雖爲主人，而反常治於人，以牽制之，得宜故無濫用國權之弊。而多數國民得所庇焉。此其所長也。雖然，坐是之故而國權或漸即微弱，儕國家於一公司，加以衆民之意，嚮變動靡常，而國之基礎因以不固。此其所短也。故行此政體而能食其利者，必其人民於共和諸德具足，圓滿不惜犧牲其力，其財以應國家之用，且已藉普及之學制，常受完備之教育，苟如是其庶幾矣。若其人民浸染衰廢之俗，務私慾而不顧公益，氣力微弱，教育缺乏，而欲實行此政體，則未覩其利而先已不勝其弊矣。其甚也，必至變爲阿里士多德所謂暴民政治者，而國或以亡。

伯氏乃詳考共和政體之沿革，述美國法國瑞士三者之成敗，而指其得失之林。其言曰：美國之能變英國政體而爲今政體者，何也？彼其未離母國羈阨之時，而共和之原質已早具也。當其初年，其民之去本國而移殖於他鄉者，於祖國之議院制度自治制度固已久習，熟練懷抱政治心，以去及其至新大陸，又不能復倚賴貴族及本國官吏之力，不得不以自助及相濟兩主義爲安居樂

業之本原共和政治之精神實根於此及其自助相濟之既久習而成風一旦而欲再加以束縛其勢自不樂受且所居新闢之地廣漠無垠任其所之稍有不適褰裳去之耳故當千六百六十九年英國法理學大儒洛克氏者曾爲植民地草一新憲法欲以英國所固有之君主貴族政體傳其種於美洲百計經營竟成畫餅職此之由故美國之共和政體非出現於獨立之後而出現於殖民之時其植根如此其深而發源如此其遠也

此政體之播植於歐洲也自法蘭西始法人以千七百九十三年立革命後之新政府其規模略仿美國惟一切政權不以昇諸一人之大統領而以司諸數名之行政委員慮其權之在一人而將濫用之以復於君主也乃曾幾何時而拿破侖第一之帝國出現及千八百四十八年再爲共和置大統領一如美國然此第二次之試驗亦不見效拿破侖第三旋起而盜之再建帝國今者第三回之試驗施行於千八百七十年而此新共和國之能否永年識者猶疑之也（按）伯氏國家論成于千八百七十四年其時值法國新造之後今民政完備雖不及美然久經陶冶國民之資格漸備矣

考法人之政治思想當人權論出世之時始大發達其國民愛平等尊自由徹始徹終心醉共和主義雖然其國民之性情迥與共和主義最不相容昔西士羅（按）羅馬之偉人也嘗評高盧人族所自出也云「其性好新易遷無論爲壓抑爲自由久之皆不能忍受」夫孰知

當千數百年以後之今日而法人此性竟不克改也不甯惟是自治者共和政治最切要之條件也而法人曾無所練習百事皆仰賴政府故讀法國建國以來之歷史其治國之道常以中央集權制度相貫徹全國之運命悉繫於巴黎一城此自古及今未或有改者也夫欲行中央集權使圓滿而適當則必有強大之主權精悍之官吏有力之軍隊若此者惟君主政治爲最宜故法國雖當兩拿破侖及麥馬韓爲大統領之時其表面則裝示共和政治之美名其實質則與君主政治無毫釐之異也

若夫瑞士則異是其人民自數百年以來既於村落而有自治體裁其市府之舊憲法皆略帶貴族政治之性質無論何市府皆於行政小會議之外別有立法之大會議其在村落人民皆有直接參政之權每年集會以多數之決議制定法律任命高等官吏以故千八百九十五年創建共和以後雖蒙外界之影響未能實行而歷時未久遂克改良傳今不替蓋其先天所受者與法國殊異也

伯氏又曰共和政體之優於他政體者有五端（一）養成國民之自覺心使人自知其權利義務且重名譽也（二）使人民知人道之可貴互相尊重其人格也（三）以選舉良法使秀俊之士能各因其材以得高等之地位而因以獎厲公民之競爭心也（四）凡有材能者不論貧富貴賤皆得自致通顯參掌政權以致力於國家也（五）利導人生之善性使國民知識可以自由發達而幸福日增也以故

苟爲國民者能於共和所不可缺之諸德具足圓滿則行此政體實足以培養愛國心獎厲民智馴至下等社會之衆民其政治思想亦日發達以進於高尚美哉共和

雖然天下事之結果每不能如其所期雖以最適於共和之美國而其政治社會之趨勢猶有與此諸德適相背馳者二事一曰賤視下級之國民也同爲公民同有自由平等之權利但使其教育程度在社會水平線以下者一律蔑視之不獨待烟剪人黑人爲然也凡與彼輩在同等之位置者莫不有然（按）觀其待華人可知矣此亦平等主義萬難實行之徵證也二曰猜忌非常之俊傑也凡國民之門

弟學識聰明才力資產挺出於社會水平線以上者率爲公衆所嫉忌而不得自效於政界懼其含有君主貴族之餘質而將以傾覆國憲也（按）此論最確凡美國第一等人物皆不入於政界此其原因甚多伯氏所言不過其一端耳吾所著新大陸游記研究此問題頗詳今不先贅但現在帝國主義之風潮漸急雖美國亦漸革此惡習矣故共和政體者最適於養中等之人

物齊國民之程度而爲一者也

伯氏又曰共和政體爲國民謀普通之利益則有餘謀高尚之幸福則不足如設學校治道路獎慈善等事共和政所最優也至如文學哲學美術等高尚事業雖百計獎厲而發達總不能如其所期夫此等無形之文明尋常政治家或不措意焉而不知此乃導進人格獨一無二之法門如美國者崇拜實利之主義過甚國民品格之墮落亦滔滔滋可懼也

伯氏又曰共和政體之最缺點者使其政府如一機器然循軌自動幾無復有活潑之意識行乎其間彼以防弊故不能不用牽制之法故選舉更迭爲此政體所不可缺一要具以屢更迭故執政者之地位常不鞏固故無餘裕以練習政務以通覽大勢以養成完全大政治家之資格何也凡入政界者必經一二年後乃能增進其政治能力漸有所擘畫爲國家百年大計而實行此計畫又往往非數年之力不能而瓜代之期已至矣後任者之能否繼吾志而竟吾業非所期也故人人各存五日京兆之心而於國家有機體之永續發達所窒實多矣

伯氏又曰置多數之常備軍此共和政體之所大禁也夫常備軍者外之以發揚國權內之以保維秩序實國家之要素也而在共和政之國以嫌忌專制故懼此兵權所屬將爲多數人民自主之蟲賊也故其勢不得不代以民兵民兵者其於警衛守禦之力雖不可侮然以視素練之常備軍固有間矣故他日者世界進於大同戰爭之跡絕於天壤則共和政誠爲立國之極軌今則猶非其最適而最優勝者也

按伯氏所論大半就美國現狀而評隲之其語固動中肯綮但末兩條則今日情狀大變矣美國自麥堅尼以後實行帝國主義

至重新解釋憲法。增加中央政府之威力。於是社會中最高流人物。漸投身於政界。而西班牙戰爭以來。擴張軍備之志。日以銳。今年總統羅斯福。巡行全國。所至演說。皆注重軍實。於是此兩缺點。皆漸去矣。此亦共和政體之一進化也。

又按伯氏所論共和政體之價值。可謂博深切明。然猶有未盡者。頃讀德國柏林大學教授波倫哈克所著國家論。有足以相表裏者。附譯如下。波氏者。比較法制派之鉅子。原書以千九百九十六年出版。日本早稻田大學校於三月前譯出。實最新之學說也。

波氏曰。國也者。何也。以平衡正義調和社會上各種利害衝突之一團體也。(按)其意謂社會各種小團體。其利害勢不免衝突。必賴有一大團體。超然立於其外。以調和之。即國家是也。而在

彼共和國則其統治之主體國家。(按)即與其統治之客體國民。同為一物。舍人民以外。則國家之要素。他無復存。不以人民為要素也。亦非

而人民之外。尚有他要素。若英國則合君主貴族平民三要素而成國者也。原文詞簡意賅。翻譯殊窘。讀者諒之。

夫無論何國。其社會上宗教上民族上及其他種種關係。莫不錯綜分歧。此之所

利或彼之所害。利害抵觸。而必有衝突。此等衝突。即由人民本體而發生者也。以本體所發生之衝突。而還欲以本體調和之。是

無異使兩造之門訟者。而自理曲直也。天下困難之事。孰過於此。君主者。則超然於此等種種利害關係之外。而代表大團體之

國家。以調和之者也。所貴乎有國家者。其目的莫大於是。而君主國之達此目的。與民主國之達此目的。其難易判然矣。(按)古今政治

學者。論國家之目的。言人人殊。波氏謂國家為正義平衡之源泉。以調和國內種種利害而融合之為目的。是其創見。亦篤論也。學者不可不深察。以是之故。凡共和之國家。大率革命相尋。使法制失其永續之性。而

幾於不國。殆非無故。和國言也。(按)此指南美洲各共

共和政體。惟有一種結構。特別之國家。可以行之。而無弊。其結構云何。則奉同一之宗教。集同一之民族。其社會上各種利害之

關係。不甚衝突。而其最要者。曰國境甚狹。苟具此資格。而結成一小共和團體者。夫然後可以持久。瑞士之各村。落各市。府美國

獨立以前之各州。是其模範也。(按)今之美國。國境甚遼闊。而仍能行者。其根柢。在此等結構之國。其國家自減縮其行動之範圍。而一

以放任之於私人。其人民之監督公共事業也。亦無鞭長不及之患。而自治制馴致鞏固。則共和可以行之數百年。而大紛擾不

起焉。而不然者。種種階級互相懸隔。貴族與平民。閱資本家與勞動家。閱甲族與乙族。閱甲省與乙省。閱於此之國。而欲行共和

政。以圖寧息。是無異蒸沙以求飯也。

夫共和國者。於人民之上。別無獨立之國權者也。故調和各種利害之責任。不得不還求之於人民自己之中。必無使甲之利害

能強壓乙之利害。而諸種之關係。常克相互平等。而自保其權衡。若此者。惟彼盎格魯撒遜人種。富於自治性質。常肯裁抑黨見。

以伸公益以故能行之而綽綽有餘若夫數百年卵翼於專制政體之人民既乏自治之習慣復不識團體之公益惟知持箇人主義以各營其私其在此等之國破此權衡也最易既破之後而欲人民以自力調和平復之此必不可得之數也其究極也社會險象層見疊出民無寧歲終不得不舉其政治上之自由更委諸一人之手而自帖耳復爲其奴隸以圖性命財產之安全此則民主專制政體所由生也（按）民主專制政體之原因結果下文詳之

又別有一種之國家其於享受共和政之資格雖一不具以多數士著人種爲基礎而少數之歐羅巴人立於其上而此少數者亦未嘗有政治思想及其能力純然爲一不秩序之社會若此者自當以君主專制政體爲最宜者也雖然以其爲殖民地之故欲置立君主而無歷史上之基礎乃不自量而妄效美國侈共和之美名（按）此指南美洲中美洲諸國也雖然彼高尚完美之共和制與此等之國程度不相應以故累衝突以衝突重革命以革命而彼之所謂革命者又非起於人民之萬不得已也徒爲二三霸者之私鬪而已一勝之將假共和之形式以箝畜其民不旋踵而他將代之起仆興亡迄無寧日國民進步之障礙莫大於是

波氏又曰因於習慣而得共和政體者常安因於革命而得共和政體者常危請言其理夫既以革命之力一掃古來相傳之國憲取國家最高之目的而置之於人民仔肩之上矣而承此大暴動之後以激烈之黨爭四分五裂之人民而欲使之保持社會勢力之平衡此又必不可得之數也於斯時也其勢力最猖獗者即彼鼓吹革命率先破壞之一團也而此黨派大率屬於無資產之下等社會其所舉措往往不利於上流作始猶簡將畢乃鉅其力既無所限制自必日走於極端而遂取滅亡彼曷爲而致滅亡夫既已自紊歷史上之權利自傷政權之神聖一旦得志而欲以我新獲之權利造成歷史的之根柢雖百般擁護未有能濟者也於是乎社會階級之爭奪遂相互迭起而靡有窮（按）自此以下數節大率皆借法其性質與南美洲諸國略異

爭奪之極其得最後之勝利者則彼從夢中驚起之富豪階級也然彼等雖勝利而已厭政權何也當彼之時其握政權者常危殆也彼等欲得政治上之權利不過以保其生命財產之安全云爾其既得之也則必孳孳然復自營其生計不惜出無量之代價以購求平和而社會勢亂疲敝之既極非更有獨立強大之主權則終不能以奠定故君權思想之復活實剝復之道所必至也然歷史上之國家既已覆滅今欲使一姓再興重復其舊則其結果更釀百弊欲別擁新主而無一人可認其固有之權利即勉戴之以行君主議院制度終覺其主權微弱不足以救濟沈痼瘡痍之社會也於是乎民主專制政體應運生焉若此者於古代之羅馬見之於近世之法蘭西見之

民主專制政體之所由起必其始焉有一非常之豪傑先假軍隊之力以攬收一國實權然此際之新主治者必非以此單純之實力而能爲功也而自顧已所有之權利以比諸他國神聖不可侵犯之君主而覺其淺薄無根柢也於是不得不求法律上之名義即國民普通投票之選舉是也彼篡奪者（按）即所謂一既已於實際掌握國權必盡全力以求得選而當此全社會渴望救濟之頃萬衆之視線咸集於彼一身故常以可驚之大多數歡迎此篡奪者而芸芸億衆不惜舉其血淚所易之自由一旦而委諸其手又事所必至理所固然也何也彼時之國民固已厭自由如腐鼠畏自由如蠍蛇也此篡奪者之名無論爲大統領爲帝王而其實必出於專制彼時之民亦或強自虛飾謂我並非以本身之權利盡讓於此一而所定憲法亦當置所謂國民代議院謂以此相限制也而實則此等議院其權能遠在立憲君主國議院之下何也君主國之議院代表民意者也君主而拂議院是拂民也此等之議院則與彼新主權者即篡奪者同受權於民而一則受之於各小部分一則受之於最大多數故彼新主權者常得行長官之強權不寧惟是議院之所恃以對抗於彼者賴憲法明文之保障耳而彼自以國民驕子之資格可以隨時提出憲法改正案不經議會而直求協贊於國民權利之伸縮悉聽其自由故民主專制政體之議院實伴食之議院也其議院之自由則貓口之鼠之自由也

君主專制國其諸臣對於國民無責任惟對於君主有責任（按）君主對於國民本非無責任也然其責任不分明故馴至於無君主立憲國君主無責任惟議院政府諸員（按）如英國之制政府即議院之多數者也故兩者並舉對於國民而代負責任獨民主專制國不然惟民主之拿破崙兩帝亦此類之民主也讀者勿誤對於國民而負責任地皆無之雖然所謂責任者亦不過憲法上一空文耳夫既已以永續世襲之最高權委託之於彼此後而欲糾問其責任則亦惟視其力所能及更破壞此憲法而移置其主權耳質而言之則舍再革命外無他途也要之此專制民主猶在而欲與彼立憲君主政體之國民與純粹共和政體之國民享同等自由之幸福勢固不能

譯者曰吾心醉共和政體也有年國中愛國踴躍之士之一部分其與吾相印契而心醉共和政體者亦既有年乃吾今讀伯波兩博士之所論不禁冷水澆背一旦盡失其所據皇皇然不知何途之從而可也如兩博士所述共和國國民應有之資格我同胞雖一不具且歷史上遺傳性習適與彼成反比例此吾鄙所不能爲諱者也今吾強欲行之無論其行而不至也即至矣吾將學法蘭西乎吾將學南美諸國乎彼歷史之告我者抑何其森嚴而可畏也豈惟歷史即理論吾其能逃難耶吾黨之醉共和夢共和歌舞共和尸祝共和豈有他哉爲幸福耳爲自由耳而孰意稽之歷史乃將不得幸福而得亂亡徵諸理論乃將不得自由而

得專制然則吾於共和何求哉何樂哉吾乃自解曰犧牲現在以利方來社會進化之大經也吾盡吾對於吾子孫之義務吾今之苦痛能無忍焉而彼歷史與理論之兩巨靈又從而難余曰南美諸邦人之子孫藏其自由鐵券於數十層僵石之下誰敢定其出世之當在何日也曰法蘭西自一七九三年獻納犧牲以後直至一八七〇年始獲饗焉而所饗者猶非其所期也今以無量苦痛之代價而市七十年以後未必得之自由即幸得矣而汝祖國更何在也嗚呼痛哉吾十年來所醉所夢所歌舞所尸祝之共和竟絕我耶吾與君別吾涕滂沱吾見吾之親友昔為君之親友者而或將亦與君別吾涕滂沱吾見吾之親友昔為君之親友而遂顛倒失戀不肯與君別者吾涕滂沱嗚呼共和吾愛汝也然不如其愛祖國吾愛汝也然不如其愛自由吾祖國吾自由其終不能由他途以回復也則天也吾祖國吾自由而斷送於汝之手也則人也嗚呼共和吾不忍再污點汝之美名使後之論政體者復添一左證焉以詛咒汝吾與汝長別矣問者曰然則子主張君立憲者矣答曰不然吾之思想退步不可思議吾亦不自知其何以銳退如此其疾也吾自美國來而夢俄羅斯者也吾知昔之與吾同友共和者其將唾余雖然若語於實際上預備則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若夫理論則吾生平最慣與輿論挑戰且不憚以今日之我與昔日之我挑戰者也吾布熱誠以俟君子

四 論主權

主權者一國精神所由寄也故論國家者必明主權伯倫知理之論主權其要有五。

一 主權者獨立不羈而無或服從於他種權力者也（原注）獨立不羈與無限殊科勿混視。

二 主權者國家之威力也宜歸於人格之國家及國家之首長其餘地方團體及法院議院等皆隸於國家之一機關耳於主權無關也。

三 主權者至尊者也「主權者」據之以立於國內所有一切權力之上。

四 主權者統一者也一國中不能有二箇主權（原注）主權之統一。在君主國最為易見。即在他種政體亦莫不然。如共和政體則國民全體為主權者是。其例也。其主權者貴族政治則貴族會議為其主權者。英國之立憲政治則國王與議院連合而為其主權者是。

五 主權者有限者也主權有受成於國法之權利即有受限於國法之義務

伯氏之論主權所以駁正平丹盧梭二氏之謬而求其真相者也其有功於國家學也最鉅。丹平法國人生十六世紀之言曰「主權者無窮無

即運用主

限之國權也。又曰：「法律依於『主權者』而得其効力。『主權者』非依於法律而得其權能。」此說也。以國家之首長與國家之全體混爲一談。路易第十四「朕即國家」之謬論所從出也。其說久已吐棄。茲不待辨。盧梭之言曰：「主權不在於統治者而在於公民。公民全體之意嚮即主權也。主權不得讓與他人。亦不得託諸他人而爲其代表。雖以之交付於國會。亦非其正也。社會之公民常得使用其主權。持之以變更現行之憲法。改正古來成法上之權利。皆惟所欲。」伯氏以爲盧氏之說欲易專制的君主主權而代以專制的國民主權也。然專制君主主權流弊難多而猶可以成國。專制國民主權直取已成之國而渙之耳。外此更有所得乎無有也。夫謂主權不在統治者而在公民全體。公民全體之意見既終不可齊終不可覩。是主權終無著也。主權無著而公民中之一部分妄曰：「吾之意即全體之意也。」而因以盜竊主權。此大革命之禍所由起也。公民之意嚮屢遷而無定寢。假而他一部分又妄曰：「吾之意即全體之意也。」而因以攻攬主權。此大革命之禍所由繼續也。伯氏所以斷斷焉與盧氏爲難者。其意在是。乃更爲申言主權之原則如下。

一 主權既不獨屬君主。亦不獨屬社會。不在國家之上。亦不出國家之外。國家現存及其所制定之憲法。即主權所從出也。

二 或謂社會爲私人之集合點。主權即爲私人之集合權。其言謬甚。主權者公權。非私權也。雖合無量數之私權。不能變其性質。使成公權。

三 成謂一民族相結合。雖未具國家之體裁。亦可謂之有主權。此說亦非也。彼民族者。未能成爲一「法人」。謂法律上之人格未有形不具。而腦先存者也。故有主權則有國家。無國家亦無主權。

五 論國家之目的

伯倫知理曰：自昔論國家目的者。凡有兩大派。其在古代希臘羅馬之人。以爲國家者。以國家自身爲目的者也。國家爲人民之主。人凡人民不可不自犧牲其利益。以供國家。其在近世日耳曼民族。則以爲國家者。不過一器具。以供各私人之用而已。私人之力有所不及者。始以國家補助之。故國家之目的。在其所屬之國民。由前之說則謂民也。者爲國而生者也。由後之說則謂國也。者爲民而設者也。伯氏則曰：兩者之說皆是也。而亦皆非也。夫天下之事物固有自一面觀之。確爲純粹之器具。自他面視之。又確有其天然固有之目的者。存即如男女婚媾。其顯證也就其夫婦相愛之情。欲言之。則婚媾實一器具也。就其居室大倫傳種義務言之。則婚媾實有其至大之一目的。存惟國亦然。

以常理言。則各私人之幸福。與國家之幸福。常相麗而無須臾離。故民富則國富。民智則國文。民勇則國強。是此兩目的。不啻一目的也。雖然。若遇變故而二者不可得兼。各私人之幸福。與國家之幸福。不能相容。伯氏之意。則以為國家者。雖盡舉各私人之生命。以救濟其本身可也。而其安寧財產。更何有焉。故伯氏謂以國家自身為目的者。實國家目的之第一位。而各私人實為達此目的之器具也。

雖然伯氏之論。常無偏黨者也。故亦以為苟非遇大變故。則國家不能濫用此權。苟濫用之。則各私人亦有對於國家而自保護其自由之權理云。

案天道循環。豈不然哉。無論為生計為政治。其胚胎時代。必極放任。其前進時代。必極干涉。其有成時代。又極放任。由放任而後。為干涉。再由干涉而復為放任。若螺旋焉。若波紋然。若此者。不知幾何次矣。及前世紀之末。物質文明發達之既極。地球上數十民族。短兵相接。於是帝國主義大起。而十六七世紀之干涉論。復活。盧梭約翰彌勒斯賓塞諸賢之言。無復過問矣。乃至以最愛自由之美國。亦不得不驟改其方針。集權中央。擴張政府權力之範圍。以競於外。而他國更何論焉。夫大勢之所趨。迫其動力。固非在一二人。然理想之於事實。其感化不亦偉耶。若謂盧梭為十九世紀之母。則伯倫知理其亦二十世紀之母焉矣。

華賴斯天文學新論

觀

雲

英國科學大家華賴斯氏 Alfred Russel Wallace 頃著一論。題曰宇宙與人類之位置。一時科學哲學宗教家。紛紛評論。起論壇之波瀾。華氏之說。以近世天文家學為根柢。其結論之歸宿。則與近世天文學家大異。茲揭其要點如左。

- 一 星界為有際限之事
- 二 地球位置星界之中央
- 三 地球外無他生物之處
- 四 宇宙最大之目的在造人之靈魂而使之發達

華氏之言。其可為定論與否。今尚無可斷言。雖然。氏以深遠高尚之思想。該博精確之智識。據其所論。誠可為天文學家增一進步。世之抱高遠理想之士。其樂取而研究之歟。因譯述以貢諸我國學者。

華賴斯曰。古代天文之說。以爲地者居於中央。而日月星辰。各有其軌道。以環繞地球。自哥白尼之學說出。而古說遂廢。哥白尼者。以爲宇宙間之行星至衆多也。各行星之中。其位置形狀。與吾地球同者。又不知凡幾也。厥後奈端輩及幾多之天文學者。又以強力之望遠鏡。與天文學所用進步之器械。發見億兆無數星羣於星雲之中。大於吾等之太陽者甚多。大於吾等之太陽系。吾等太陽系即八行星者又甚多。吾等之太陽。吾等之太陽系。其在天空間。不過一些小之物。由是意宇宙間。或有優於吾等之地球。而可以爲生物存在之處者。在。而地球與吾等之人類。非於宇宙間有特別重大之關係。此近代天文家所承認之說也。一恒星爲一太陽。他之太陽各有附隨之行星。他之行星亦可爲生物存在之處。此學說之風潮漲漫於過半世紀間。而於實事上。皆受其影響。宗教家假是說而歸於神力之廣大。懷疑家謂人類於宇宙。非占特別之位置。未蒙特別之恩惠。且吾等所屬之太陽者。不過在宇宙間爲第二等第三等之恒星。而區區爲其附屬之一地球。爲其附屬地球上之一人類。而謂造物主者。特創造天地。以爲人類之用。與所謂犧牲其獨子者。皆屬不可考之言。而宗教之教儀信條。遂爲世所輕蔑。彼神學者。對此攻擊。無力以防禦之。亦相率而拋棄其從前之觀念者。蓋時有也。至最近四半世紀間。百年中之積。天文學者幾多之觀察。幾多之發見。其智識日益明確。而宇宙與人類之關係。遂亦逗一新光明於人間。此固非爲維持宗教者言也。蓋實見吾等人類。其所占之位地。殊爲特別。且其位地直爲有一無二之處。彼世間抱高尙思想者。謂宇宙之作用。所以發達人類肉體中不可滅之靈魂。此言也。直可以最近之天文學爲強援。而證其說之果不誣也。彼持唯物論者。謂以至小地球之人類爲目的。而以至廣大之宇宙爲方便。其目的過小。其方便過大。失其平均之理。因欲攻破其說。雖然。使果有至大且貴之目的。則雖費無限之空間。無限之時間。以求達其目的者。決不得謂之不均平。夫發達人類之靈智。其目的實可謂大且貴。而以宇宙之物質及以太爲其用。余者固深信此宇宙後有一靈能之原因。而造物者不同於無意匠之所爲也。人類地位之如何。蓋可據近世天文學證之。雖然。以其可證諸事。而組織爲一結論。則余尙未之聞也。

星之數果無限乎

今學者謂星數無限。星界之廣無邊。此固尙未有不易之確徵也。若誠有之。則吾今茲之論。可以不作矣。何則。無邊無限。則無地位相異之處。亦無以何地位屬於何部分之事。而無所謂近於中心。亦無所謂遠於中心。以無限之空間。何處皆中心。何處無周邊者。球體之義然也。

當十九世紀之前半時代。台羅倫及海路奢二氏者。以望遠鏡之力。星之被發見者。得增多數。雖然。此星數之增多。與望遠之力。蓋有比例。而其後用非常強力之望遠鏡所發見之星數。乃不與望遠鏡之力而俱增。以定率之比例相較。甚爲減少。若是者。不啻示星界有盡。而窺測之已近其際限也。

今之星界之中。又尙留多數之黑暗。若星之在宇宙者。其數果無限乎。則凡望遠鏡所不達之處。與夫望遠鏡所能達之處。其星之散布者。蓋有同一之密度。而於星所占有之空間。其面積乃益大。若是。即星界中必無尙留黑暗之處之理。何則。無邊之星界。愈遠愈大。必能照澈此黑暗之處故也。

星界之際涯。則更有可以照像器證明者。今以照像器之乾板。裝置於望遠鏡之中心點。以照攝天空諸星之影。而寬其照攝之時間。至三時之久。則凡所得照攝之星。比之肉眼從望遠鏡中所得見之星。其數增多。雖然。試增加其照攝之時間。至三時以上。所費照攝之時間多。而被照攝之星。不增。與其在三時間可得照攝之數之定率比較。有甚減少也者。則明示以星界之有盡。而望遠鏡之已達其際涯也。

天文學者。據星之大小。以分星之等級。而一等星之數。則爲二等星之數三分之一。二等星之數。則爲三等星之數三分之一。每進一等。其增數以三倍爲定率。依此推算。自一等星至九等星。其數約二十萬。而自九等星以達於十七等星。依前比例推之。則今日最強之望遠鏡。可得見之星數。約計蓋十四億。然以實際考之。望遠鏡之可得見。與夫照像器之可得而照攝者。數乃不超一億。自九等星以下。其比例之數。反從而減少者。是又吾人可證明星界有盡之一事也。

則更可以光線爲基。而證明星界有盡之事。茲者假天文學大家偶加摩氏之說。而指示之。以地球爲中心點。而以吾人肉眼所得見之星界。想像爲一大圓。而至有直徑二倍之處。又爲一大圓。而又想像此第一圓。以至第二圓。其周邊之距離等。自第二圓。以至第三圓。其周邊之距離亦等。如是遞推。至于第四第五第六多多無限之圓。若星界無限。則凡宇宙之各部分。其光力所布。大概歸於平均。地球者。得於其第一圓及第二圓之間。受其所發同等之光。更得於第二圓及第三圓之間。受其所發同等之光。推而至於第四第五第六多多無限之圓。亦然。圈之遠者。其光力所從來之路遠。或不免因而微弱。然愈遠者。其圓之輪廓愈大。其容積之星愈多。從其距離所減之光。可於容積所增之光。補之。即距離者。以自乘之逆比例而減。光力容積者。以距離自乘之正比例而增。光力也。夫各圓與各圓之間。光力既爲同等。而又圓數之多。至於無限。即令宇宙間有諸處之妨害物。而以地球之位置論之。於日間。

可得受於太陽之光量。亦可於夜間而得受之於他星。何則。彼無限之圖。俱可向之受光。故也。然而地球所受元光。其實際頗爲少。量則第一圖之外。尙有多圖。星球存在之事。不可考試。以地球所受於星光之總量計之。其數僅得月光四十分之一。而月光者。又僅得日光五十萬分之一。據此徵之。而星界有際限之事。益可無疑也。以上得諸事之證明。可爲星界有際限之結論。則更進而論星之配置。

星於空間之配置

以恒星爲不動者。往時天文學者之言有然。

往時以不動者爲恒星。動者爲行星。今知凡星皆動。故恒星行星之界。釋以能自發光者爲恒星。不能自發光而受他星之光以爲光者爲行星。

今則致見諸多之恒星。無不

運動。且由是而知。凡宇宙間星。直無一不運動者。特恒星之運動。頗爲微小。往往積數年之觀測。僅得就其光而認識之。其運動之

最速者。爲北斗星中六等又二分之一之星。過於六等星二分之一。一尙未至七等星者。然一年間之運動。從地球上觀之。僅不過一度之三千六百分之七。而

在他星。或須歷數世紀之久。方能有若此之運動。其一年有一秒之運動者。頗爲少數。此事已嘗就數千之星。而種種研究之。至近

日又發見有數羣恒星。其運動有同一之速度。同一之方向。於菩提台士之一羣星。尤明示此象。其餘星羣。亦似有同一之致。由是

而推天者。或於部位上有一定之方向。而後諸星皆依之而行。我之太陽。其亦必有一定之方向。一定之速度。力者可知。特定方向與

速度。其事極爲困難。以太陽動。星亦動。故然。至太陽與星之距離測定。此困難亦已減少。而星之運動。其速度與方向。亦由是而得

知其正確也。

測定星之距離。亦爲至難之事。其位置既屬非常之遼遠。而其星又有自身之動。不能得其一不動之點。以爲根據。又測量距離者。

必有通長精密之基線。及其線之兩端。可以測精密之角度。而其爲用。即以有一億八千萬哩以上。地球軌道之直徑爲基本。而以

之推算他星之距離也。然以天體之動。不易測其精密之角度。至近時天文學者。以種種精巧之方法。過分精密。遂得測量多數之

星之距離。而實見各星距離之度。直有可驚之遼遠者。以最近之星計之。從太陽與地球之間。以三角法測其距離之數。不僅僅挾

一秒之角度。其餘所測之各星。尙有遠過於此者。從太陽與地球之間。而測其角度。殆不足一秒之十分。此距離之大。以何方法比

擬之乎。試以相隔一哩之距離。而觀察其五厘長之物。其比例太陽與地球之距五厘。恒星與太陽及地球之中間之距一哩。從恒星而觀太陽與地球之間。猶以相距一哩而望一五厘長之物。從恒星而觀太陽與

地球間之距離。其定率蓋如是也。

往時以光力之最多者。想像以爲最近之星。以是分星之等級。自一等至十七等。然光力之大小。與距離之遠近。殆無何等之相關。今日所知是近之星。

實亦有一最光輝者。然以光力分之五等六等星中。有相距反近者。一等星中。有相距甚遠者。則光力大小。殆不足以定星之遠近也。至運動則實與距離有相關之事。運動最速之星。即可定爲最近之星。如從山上而望海上之船舶。近則見其速駛。遠則見其遲動。於星之理亦然。凡星者。殆皆一律運動。至比較之。而或見其速動。或見其靜止者。蓋關於距離遠近之故。此一定之事實也。觀乎此。而吾人於星界之形狀及其組織。亦略可知矣。

銀河

銀河一大星雲環。自古惹世人之注意。而天文學家。於此得多少研究之益。此大星雲環。約當黃道六十三度之角。分天爲兩半球。以最强之望遠鏡及照像器觀測之。此星雲環之狀實爲無數之小星而羣集。而此小星以外。又有多數之小星。集於銀河之中。及近銀河之處。惟在銀河之兩極。則星數最少。從兩極漸近銀河中。來星數亦漸次增多。據海路奢之計算。銀河之兩極。初十五度十五分平方內。計星數平均四個。次十五度增至五個。以後追增有八個。十二個。二十四個。至五十三個之多云。

得幾多學者之證明。而海路奢之說益確。部羅古度自一等星至十等星。共測星數三十二萬四十有餘。而斷定銀河中之星數爲最多。意大利天文學者。洒排利。以今日最精切之方法測星。偶加摩精查星圖。亦均斷定星數最多之處。在銀河中云。

綜合各事而攷之。銀河者。實大小各種星羣所成之一大圓環也。雖然。銀河者。猶多留闇黑之處。而通觀其闇黑之間隙。殆皆無星。以是知銀河之底。殆不甚深。而最關重要者。則爲吾等地位。不在銀河之裏。而在銀河一大環表面之中心。即不正當其中心。亦離其中心之點不遠。試從吾等之地位。以望銀河。無論當銀河之何部分。其距離大都相等。所見銀河之兩端。其廣狹亦略相同。設令吾等之地位。偏於一方。則必見銀河之一端。或廣而一端。或狹。且銀河遠處之一方。所得見之星數亦少。雖今之學者。有謂銀河南廣而北狹。故吾等之位置近南。然銀河兩方。時有廣狹之不同。有北廣者。亦有南方狹者。要之從各部分距離之相等觀之。即吾等位其中央之證也。

更有要言於此。銀河者。不僅所見如圓環。其實際爲圓環體。此海路奢研究銀河與黃道之比較所斷定。而吾人地位。在此圓環之表面。且在其近中心點之處。其可取以爲證之學說者亦多。

我等之星羣

如上所述。星之遠近。不關光力之強弱。而關運動之遲速。依此測星。其最近之星。一體散於太空之中。不專在銀河中及其近傍之

處。偶加摩曰。若拭去天空中不見運動之星其餘各星。仍見其散布於全天。無異於銀河邊無特。多亦無特。少教授格布坦及其他天文學者。認此一羣近星爲球狀。我等之太陽系者。位於此一羣星之中央。且占地位於銀河環平面之中心。若此星羣不爲球狀。則星之散布不規則。吾等不位其中央。則所見之星一方多或一方少。而吾人觀星。遂不能見全天同一之狀。由是而有一極大之結論。出即吾等之太陽實位於宇宙之中心。而吾等者實占物質宇宙中央之地位也。

即有反對論出。據精密之數學。謂吾等之太陽系。不正當宇宙之中心點。然即不正當中心點。而在其近中心點之處。此吾總合諸家之學說。而加以研究所敢斷言者也。太陽系之地位既定。更進而論太陽系中地球之位置。及地球有關係於生物之事。

地球與生物

宇宙間各行星。皆能發達生物與否。此一大疑問之事。余今者先考求關於生物發達必要而不可欠缺之事。而後斷定他行星不能發達生物之故。茲就所見而少述之。

昔時之論。謂他行星與地球。全異其要素而成。於此相異之狀態中。他行星亦或有發達生物之事。而溫度與濕氣等。則全置不論。至近時。考知他行星與地球。且凡遼遠之恒星與星雲。無一非同一之元素所成。以同一之物理及化學法所支配。故地球外之各行星。如有生物。亦必與地球之生物爲同一元素之所造也。

抑生物發達之事。必賴液體與氣體不斷之循環。而此必先賴有適當之溫度。在冰結點以上。沸騰點以下。然實際則溫度適當之範圍。尙有更狹於此者。而後方爲適當之用。今考宇宙空間之溫度。在攝氏之冰點下二百七十三度。而太陽之表面。約九千度。至適合生物發達之溫度。在從零度迄七十五度。凡高等生物之發生。均在此溫度之內。而此溫度。尤必歷數億萬年之久。他行星雖或有一度適合於此溫度。而無此繼續之長日月。則於發達生物之事爲難。請更進而言地球適於發達生物之故。

一得適當之溫度。雲雨河流。得爲蒸發氣。與太陽得距離適宜之度。

二以雲霧露等。使水分循環。又以晝夜冬夏。平均各帶之溫度。以適當之分量與密度。使空氣常依地球之大小而存在。若行星中如火星者。雖有空氣。而其空氣之分量。或多不足。

三海比陸廣。以潮汐潮流循環之不斷。使溫度均平。而此合正規則之潮汐。由地球得好伴之衛星也。而起。若行星中如金星者。不能有此之好衛星。

四有甚深之海。水之容積。比水上陸地之容積三倍。以變化適當之溫度。又使數億年間。無一次陸地淹沒之事。五以空氣中微塵之作用。使生雲霧雨露。而此微塵從火山沙漠中來。不絕而混入于空氣之中。由是而知地球之能發達生物者在所占宇宙間之地位。與其在太陽系中所占之地位適用故也。而他行星或不能如地球位置之適宜。則亦不能有地球間所有之事。且也地球所用為發達生物之事。若於過去或現在有一事之中絕。則亦不能收發達生物之結果。而從其所占之地位及其永久蕪間絕之事觀之。則地球者全為造高等生物而設者也。

星界之中心

吾等之太陽系在星界之中心。有關係於地球發達生物之用。他之太陽。又何故無發達生物之行星乎。此困難之問題。非有最高之數學物理學與最大思想家之智識。別不能答。余茲者欲就思考之所及而稍述之。

從近世天文學說。證明星界之有際涯。而困難之問題又來。何也。即物質界之涯。物質者能無失其力之事乎。多多之太陽。若同彗星。作雙曲線。或拋物線之軌道。無飛出星界。永遠消失之事乎。可以氣質分子比較銀河之衆星。若衝突。若有他之理由。離近傍星之攝力。能無出外界。忽冷卻。永遠消失之事乎。如是則星界之各部分。常多不定之態。即不能為同一繼續之事。而不適於發達生物之用者也。

不僅此也。以太之作用於其星界之中央部及星界之盡際。有同一之攝力乎。近時學者所信仰。凡攝力皆由壓力而生於星界之中央。壓力之方面平均。其外部以不平均之故。遂有攝力變化之事。否耶。此又待數學與天文學者之解答也。

攝力之差異。暫措勿論。茲就近時所發見之發射力。即電氣磁氣與拉蓋斯氏所作之X光線。可爾若泰伊氏所作之海盧電波。無線電信。勃開路氏所作之光線之一種。光力等是也。電氣為有機體發達之必要。而他之發射力。亦有不可思議之影響及於生理。可謂生物構成之要素。凡高等生物。必皆含有此力。至其調合之度。過於微妙。尚有未能推測者。而此微妙力。適當之調度。惟星界之中央部有之。於外部或為過度之發顯。或全缺乏。或甚不規則。不能為微妙繼續調和之事。則亦不適於發達生物之用也。

由是而知地位之結果。可以考物理之事情。而地位與生物發達之關係。不可得而否定也。吾等之地位者。位一大星羣之中央。且位於銀河環平面之中央。此非偶然。而不足玩味之事。蓋得此地位。可推知宇宙所以發達人類之意也。從無量時以來。宇宙間事。曾不知其幾億萬千。而發達靈魂。必為其中之一大事也。宇宙間萬象森羅。無非其精神所發現。而其作

用乃在發達靈魂而吾等人類者爲其發達靈魂惟一主要之所在且除吾人所有之地位外宇宙間不能再有此發達靈魂之所吾人者又何可負此宇宙而不存向上主義之理想也

華年閣主人曰以宇宙爲一大靈個體之靈自大靈中來而復歸于大靈故人者不可墮落其靈性如泡解之歸水雜塵埃於中則與水不能融洽人之歸性于大靈也亦然此爲幾多學者之所信認雖然理想之事不如實徵理想者非上智不能悟實徵者雖中人亦可語若華賴斯氏之論爲修養靈魂者實下一注腳來不僅於科學上爲新發明之言於人心上亦有莫大之影響雖其言之確否今日尙不能定要之爲最近之學術上之一大希卜梯西問上多有須用此者也其文揭載始今年西歷三月各國爭先傳譯茲輯述以入之我國學界其亦足起大思想家之研索歟

天文學諸說茲未暇一一備列附述星雲說及細塵與氣象之關係二篇於後學者參攷之質或亦有取於是歟

星雲說

太陽系中關係太陽行星與月之起原此學說之發明以來幾將一世紀當時幾多學者於同時各爲特別獨立之研究大思想家康德大數學家賴普拉士及大觀測家海路奢各異其方法考察天體進化之理而終同達于星雲論之一歸宿從類則之考察而得同一之結論則其結論之關重要于學界上蓋可知也

此結論者頗可以簡短之言說明即當最初之時太陽地球及其他之行星不同今日之狀態并不如今日有各別之分體太陽系之全體爲混沌一大火霧以不可計之長歲月此大火霧者別分爲太陽系之諸天體其大部分爲太陽他部分分爲金星木星地球及其他之諸行星等土星之圓環與月亦同爲此星雲所成而太陽之本部分今尙團縮如故

自三大學家唱星雲說以來開發世間無窮之智識今世學者於考察天文之事其推廣精密遠過於三家之學然此新智識者不僅不破壞三家之說而反與以極大證明之事

英國大學天文學教授坡爾依熱學之法則立論謂太陽不斷發散其熱力不能不時縮小依現時最可憑信之計算太陽之直徑一日約縮短十六吋十年約縮短一哩以太陽之大而論此縮短誠不過些小之事蓋依此縮小之定率至四萬年不過僅減少太陽之大二百分之一然從天體進化論之此變化不可謂不急速蓋天體進化以百萬年或千萬年計若萬年十萬年者殆不足計算之時間也

太陽之縮小。爲無可疑之事實。然則溯之古初。太陽必有大於今日二倍之時。更溯之古初。太陽必有大於今日十倍二十倍或百倍之時。當其時。構成太陽物質之分量。與現時同。分量同。而其容積大。則其物質必不能緻密。然則古初時代。太陽物質之密度。同於今日。天文學所稱之星雲者。必無所異。其當時太陽面積之廣。占領空間。合以今日地球所行之軌道。當盡在其面積包含之中。雖然。昔日地球之狀態。亦不與今日同。從今日之火山考之。可證明地球內部含多量之熱。而此內部之熱。時時洩出。未有斷時。又可知地球於古昔時。內部之熱量。遠過于今日。若更溯之古昔。則地球者。不僅內部甚熱。其表面亦熱。或爲赤色之熱狀。或爲白色之極熱狀。更進而溯之。其熱之異量。或爲液體之狀。或且不能爲液體。而爲氣體。與近日星雲之狀。無以異者。地球如是。他行星如是。凡太陽系之各行星。必皆如是。蓋太陽系者。本爲一大團之星雲體也。

不用星雲說。以解太陽系。則到底不能解之。現家也。賴普拉士者。測定太陽系中之行星。以同一之方向。迴繞太陽。及各行星。共太陽皆從自己之軸。以同一之方向。迴轉。可參觀華賴斯天文說各星有同一方向運動之事。則爲一體所分出之理。無疑。賴普拉士測定行星運動之方向。其數不過三十。今日已測定五百行星。爲同一方向之運動。是又不能不歸之星雲說也。

近時望遠鏡之進步。星雲之說。遂得幾多實例之證明。現今宇宙之中。有幾多之星雲。而其進化之程度。各異。或爲純粹之雲霧狀。或有中心凝縮者。或有太陽與行星分離者。以進化階級不同之星。於一時間。得同見之於空間。康督賴普拉士。海路奢等。恃其天才所唱之理論。不能目見其實狀者。今天文學者。假望遠鏡之力。可盡得而考察之也。

最近依科學之事實。以證明星雲說。或全爲百年前之大學。者所不及知。即以化學研究之結果。知太陽與地球及其他之行星。爲同一元素之所成。是也。可參觀華賴斯天文說由是而推。又可知凡宇宙間之諸天體。盡宇宙所有一切恒星行星等其起原。實出於一個之星雲云。

細塵與氣象之關係

蒼茫大氣之中。野馬也。細塵之踊躍奔騰者。幾疑其無關作用。徒變人間世爲不淨之土而已。然宇宙間萬事萬物。交錯縱橫。直無一事不相聯縮之理。如吾人所見雲也。霧也。雨也。以爲地體上一種水蒸氣之所發而已。而烏知其化成之理。乃以此無限飛揚。全涌之細塵。爲其構造之原因。使非得科學士之發明。則氣象上一不思議之奇事。殆無人窺見其底奧矣。試略舉愛犢概氏研究之所。得而述其言曰。水蒸氣者。依細塵而凝結。即爲生雲霧雨之本原。試以通常之空氣。入玻璃管中。或通水蒸氣。或以排氣器疏之。使空氣稀薄。漸歸冷卻。依是二法。皆能使管中生霧。若以綿漉之空氣。無細塵如前試驗。當通水蒸氣時。其管透明。而不生霧。待其冷。

時水蒸氣仍不凝結。用排氣器疏之。之法。至於既冷。亦無生霧之事。氏依此試驗。直斷之曰。水滴者。待細塵而成。若地面上無細塵。則地面上直無雲霧雨等之現象。其事蓋可信也。

細塵之起源。由於各種物體之燒燃。又熱度過足之時。隨其熱度之發散。亦能生多量之細塵。例則燃燒漚之煤氣。漚之空氣。皆能生霧。是亦先成塵而後生霧之證也。

古人詩曰。窗內日光飛。野馬當一室之中。日光映射。觸於吾人之眼簾。見其高低上下。騷騷往來之象。是亦所謂細塵者是也。然是等細塵。僅居少數。雖亦能凝固水蒸氣。而地球上雲霧雨等之象。不僅恃是等細塵。以爲構造之大原因也。細塵多時。水滴輕。而久浮游於空中。細塵少時。水滴重。而雨即由是成焉。

英國倫敦之霧。終歲瀰漫。世界最著名之大霧焉。使燃燒得法。大塵減而細塵增。其結果即可使成霧云。

氏自製靈便之測塵器。據其所測定。田舍空氣之塵數。一立方柴基中。五百（晴天之時）乃至九千五百（陰天之時）。氏所居之蘇格蘭首府以丁堡。四萬五千乃至二十五萬。於一室內。最初四十二萬六千。點煤氣燈四個。二時間後。多至四千五百萬。紙卷煙草一回吸入。計有細塵之數四十億。而氣象之變化。如寒暑朝夕陰晴之殊。細塵之數。遂分多少云。

按有人測空氣中細菌之數。屋外空氣。一立方米陀路。含二一四八一。風多揚塵之日。三〇一達〇〇〇。甚則有比最小數之時。多至三百倍者。又晴天比陰天之日。含菌數多四倍。起風之日。比不起風之日。含菌數普通多至九倍。雨天能滅細菌。於道路上洒水。亦能使細菌之數減少。若塵糞之都。如中國之北京者。含細菌極多。於衛生上大有關礙云。

氏又測定。凡塵數同一。而溫度小之時。則空氣透明之度大。溫度同一。而塵數少之時。透明之度亦大。又塵數同一。溫度低下之時。透明之度亦大。而空氣中水蒸氣之作用。於未結露點以前。已能凝結云。

吾人日居此塵界中。每欲得雲霧雨等一洗濯之。以釀清心豁目之趣。而鳥知雲霧雨等之造作。反待細塵而成。萬物之互相爲用也。其變化。每出於思議之外。洵所謂造物之奇歟。

洛克之主權論

論主權者多矣。未有善於英儒洛克 Locke 之說者也。洛克曰。（見所著 Treatise of Civil Government）凡立有憲法之國家。則

必有其天然之一至尊權焉以保衛其國中之人羣即立法權是也是爲其國中之至尊無對權而非其餘一切權之所可比擬雖然立法之事固必有其一定之目的焉苟所立之法真有害於公衆之安寧則人民又有至尊之權以變移改革之蓋立法權本出自人民而以達其圖維公衆安寧之一目的則其權必以此目的爲之界行一事而與此目的相反異者皆罪惡也人民既有此權而托之於少數之人苟彼少數之人負其所托而人民可收回其權而移置之以自圖其最完全之安寧幸福夫何疑也人民又有至尊不息之一權焉曰自衛權無論何人（被選立法者亦在其內）皆不得專制詭譎圖害人民之自由及財產任一社會任一箇人皆不得棄失其自衛權而服受他人之專制壓抑以爲奴隸蓋自衛者乃至尊之人權而天然不可變易之聖律也人身既入於社會之中則無一息可與此聖律相違而爲專制政治下之奴隸也立法權之所以爲至尊權者何也曰立一法律使人從之是非有加於人上之特權不可也法律既定則凡是社會中之箇人一切行爲皆當受其範圍而莫許踰違焉犯法律之人有司法者按法律以罰之故立法權者社會中至尊無對之權社會中之一切權皆由是出未有能加於其上者也

專制之國立法權與司法權漫無分別而惟以一人執之是一人者至尊無對本其私意立法律而自施行之國中一切行政官皆服從之無敢違一人放恣於上而人民皆帖然效忠信於下若是則其國家之危險莫甚原夫人民之所以服從法律者非以立法者及司法者之爲天然至尊而必不可不效其忠順也法律者人民集權之所公立人民安寧之所公賴則其服從之故乃服法也非服人也既由此社會之人之同意公立之而公認之則任此社會中之同一人皆不許干犯也立法者及司法者本無權因法律而後有權法律者所以代表公意故其權至大苟立法者及司法者恣其私意破壞法律是自卑賤之道也法律之至尊權即與彼相離而彼復退爲一私人而無所逃於破壞法律之罪焉於是人民無復服從之之理人民之所以當服從法律者乃服從社會之公意而非服從一箇人也（以上皆洛克之說）

洛克之說與其徒盧梭之說相同盧梭曰『主權者人民所固有而絕不可移交於他人者也洛克曰主權者依然存於人民之中者也』是爲人民之自然權而非權勢及道德之比非君相之所可任意取與也然英人之習莫不譽洛克而毀盧梭其實盧梭之勢力大於洛克盧梭之書出世而歐洲之大革命興克洛不及也綜而言之主權有三類一爲名義上之主權二爲地方上之主權三爲政治上之主權名義上之主權者英國之女王法國之共和

政府。聯邦國之聯合政府。北美合衆國之國權。皆是也。地方上之主權者。英國之巴力門。合衆國之議院。皆是也。改憲法之人。非其人之有權改憲法也。因成文之憲法。自須改也。地方主權之尊。在一定之人之身上。非名義上主權之所可比。政治上之主權者。即公意是也。非一定之人數也。雖以人數代表之。而其權固常隱而不顯。且較之代表之人。爲更有力。由此言之。可知奧司丁 Austin 所主張「主權即一定之人」一說之大謬。奧司丁之所謂主權者。特指地方上之主權一端爲言耳。

笛卡兒之懷疑說

笛卡兒所著之哲學原理。乃其 Discours sur la Methode 中之一種也。其第四章。其第一章曰人智原理。多發揮懷疑說之理者。摘譯數條於下。

(一) 求實者。人道之一大要事也。求實之法。在懷疑。疑一物。斯知一物。遇物皆疑。如吾力而止。

小兒之知物。皆自懷疑來也。小兒遇一物。必疑之。集時久而得智廣。求實之道。在是矣。故遇一物。而於吾心。苟稍有未通。勿輕置之。須懷多端之疑。至明悟而後已。

(二) 事物之可疑者。勿信。當思之。若僞誤然。

疑事物爲僞誤。乃求真知之術也。先有疑焉。而後乃易明察事物之真際也。

(三) 懷疑者。爲永真理。適行事也。世人之行事。多不求明其事之真理。而徒以知其混似爲止境。兩事當前。則擇其稍近理者行之。不求明徹真理。而毫無所疑。殊可怪也。

(四) 凡與物五官相接之物。何以當莫不懷疑乎。

曰。求真理。則不能不懷疑。物之與吾五官相接者。或吾思想之所及者。苟實有此一物。存於世間。則必須竭力以察其真際。苟徒據五官以察之。必不免於被欺也。

夢中所遇之物。皆非實有。苟人遇物而不懷疑。以求其真。是等此世界於夢幻也。

(五) 雖有算學之確證。以證一物爲實。亦不可不疑之。

一物之定理。雖已知。亦不可不懷疑。雖有算學之確證者亦然。蓋所謂定理者。每不足據。常有一物。經前人信以爲確。而後人復

見其僞者。如上世常以爲上帝有全能以造人。苟吾未得上帝造人之真迹而遽信之。則吾固不免爲古語之所欺也。故當求上帝造人之真迹。求而不得。當思吾人或由他故生歟。或上帝固無若是之全能歟。則可免爲僞理之所欺矣。

(六) 世人有一至尊權焉。以之懷疑而辨惑。曰思想自由。

輕信古人之陳說。謂上帝能造物。而不復深思其故。是之謂易於受欺。而無思想之自由。思想自由者。人之所賴以求真辨惑之權也。

(七) 懷疑爲哲學求知之第一義。

懷疑者。思想自由之極則也。或疑上帝非實有。或疑天非實有。乃至疑我身之非實有。疑我身之手足皆非實有。此身之手足何以可思爲非實有。曰以設疑也。以求真也。是徒懸想而已。懸想者。求真之捷術也。

(八) 由是可知思想與形質之別。

思想者。無實在之物存。無界限。無形迹。無據地。無繪象。徒可懸象及之而已。思想居先。形質居後。吾疑一物而後知一物。夫物固因吾之思想而得也。

(九) 何謂思想。思想者。居吾人之內界。如知。如欲。如悟。如覺。皆思想界之屬。至於見則爲吾目之用。行則爲吾肢體之用。皆吾身所作之功用也。亦有雖眼見而非真見。雖肢動而非真行者。如吾夢中之見之行是也。亦有不開眼而見。不動肢而行者。且有雖無吾身而亦見亦行者。如吾思想中之見之行是也。是皆不得不謂之爲真。惟是乃思想中之見之行而已。

(十) 意義之單簡易明者。不必再用名學之界說解之。而反使其朦昧。凡是之類。固不必由誦讀得之以爲識也。

一事之意義。既自然易明。則不必更用他法以解之。常有哲學大家。不知此理。又解之以名學之界說。反致朦暗而不易明。哲學有恒言曰。我思則我是。I think therefore I am 蓋指事理之易明者。思之即是不必繁數多事以滋困也。

(十一) 思想不僅先於形質大於形質而已。實則苟無思想。亦無形質。今有一物質於此。爲天然之光所映而見。苟吾無情與之相關

屬。則光與物皆爲無物。其成物一物之故。則因吾情與之相屬故。此人能知物之原因也。吾之所以知地球者。固因吾目睹之。吾足蹈之。尤必因有吾心存之。苟雖吾目睹之。吾足蹈之。而吾心不存焉。則吾不知地球。

(十二) 人之知識。各不相同。

人之所以無哲學思想者。由不深知思想與形質之別故也。彼之目雖見物。手雖持物。而其觸於思想界者。會心不同。則得知遂異矣。

(十三)遇物而懷疑。因疑而得知。得知之道。曰考象。曰求數。算學有公理曰。兩邊同加以相等之數。其全數亦等。由此理推知三角相加必與兩直角等。夫事物莫不有其一定之理。疑之知之。存乎其人。

學術

法蘭西文學說例

貴公

文體說例 記事 辨論 學說 戲劇 書牘

詩體說例 樂歌 頌贊 戲曲 勸諷 謳謠 雜篇

法蘭西之文學分爲二類。即散文。La prose 及詩詞。La poésie 是也。散文分爲五種。即記事。辯論。學說。戲劇。書牘。是也。

記事 genre narratif 又分爲四項。曰歷史。曰小說。亦曰稗史。曰謠言。曰報章。

歷史者 histoire 所以記社會內一切人事之可記錄者之文也。今世之史家以爲歷史不徒以記錄社會內之大事。如鈔胥吏所爲而已。每記一事。必遠探其因窮極其果。而以道德學之大義審決之。

由是言之。則歷史固不徒爲記事而已。亦描寫的 Descriptive 及哲學的 Philosophique 也。

所謂記事者。決無意義。徒事記錄。如吾嚮者所謂鈔胥吏之所爲者是也。

所謂描寫的者。每記一事。能描寫其天然之狀態。使讀者勃然心動。如觀圖畫。而記中之人活潑如生。是也。

所謂哲學的者。每記一事。能尋出其事之原因與結果。而說明其理由。是也。

歷史又分三種。曰世界歷史。曰普通歷史。曰特別歷史。

所謂世界歷史者 L'histoire universelle 記世界一切時代一切人民之圖案。如包需爾 Bossuet 所著之世界歷史是也。

所謂普通歷史者 L'histoire générale 記一國民一社會生存之圖案。如梅知累 Mézeray 之法蘭西史是也。

所謂特別歷史者 L'histoire particulière 所以記一省一州之事。或只記一人之事。記一人之事之歷史亦謂之傳 Biographie

其在希臘。若布魯特奇之英雄傳。Les vies des hommes illustres de Plutarque 即此類也。（按布魯特奇英雄傳在十六

世紀亞苗 anyot 氏始譯之爲法文。德來登 John Dryden 氏始譯之爲英文。）

一箇人自記其平生之行事者。謂之自傳 Autobiographie

其在記錄特別一時之歷史。記之者爲此歷史中之二人（或旁觀者）若是者。謂之報告書。亦曰隨錄 mémoire 若聖西門之累支

Betz（地名）牧師報告書是也。

歷史之分年記錄者。謂之編年史。annale 若大西特 Tacite 之拉丁編年史是也。

記事之單簡清潔。逐時分記。以便稽察。備遺忘者。謂之年表。Chronique 法人著年表之最有名者。爲佛羅沙兒。Froissart

歷史中之所謂聖史者。即記宗教事實之史也。

聖史分爲二種。曰記教民之史。曰記教會之史。

歷史中之所謂野史者。即記世俗人事之史也。

事實之以時代分次者。謂之時代史。其類有三。曰古代史。中代史。今代史。

古代史者。自太古以至四七六年。東羅馬帝國傾覆之時之史也。

中代史者。自四七六年以至一四五三年。君士但丁羅布爲土耳其所攻破之時之史也。

今代史者。自一四五三年以至於今日之史也。

歷史家必要之性質。曰真實事實之外。誤固不可也。乃至時日亦不可舛誤。爲歷史非荒唐之譚言也。歷史家尤必要之性質。曰仁

德。曰正義。無所阿諛。無所偏私。爲歷史非希榮求合。報怨逞憤之時文也。無此等性質之歷史家。其論議無道德。其判斷無是非。是

專制國之所謂史臣史官也。其文雖具何足觀乎。何足觀乎。

小說者 Roman 其所記之事。不必徵實。而描寫之與實事無異。使讀之者。有甚深之趣。益甚高之理想。而終不可不歸本於道德。

若費納龍所著之退累馬克。Télémaque de Fénelon 沙頭不里昂所著之流血者記。Les martyrs de Chateaubriand 皆小說

之傑出者也。

小說中之所謂歷史小說者。綴拾遺事。而引伸變幻之。英人司各脫 Walter Scott 最長此技。

謾言者 Conte 亦小說之類。而特荒唐無稽。惟小兒最樂讀之。卑婁爾氏 Perrault 所著謾言最有名。

報章 nouvelle 之文。所以記時事。傳要聞。其文以單簡明暢者爲優。

凡辯論 Oratoire 之文。皆散文也。（記事等類有用詩詞者）

辯論或以口說。或以文載。

誠欲辯論之有功也。不可以無辯才。L'éloquence

辯才者以言語屈服感動他人之才也。辯才有自然生成者。有人爲養成者。辯才與修辭學 Rhetorique 不同。辯才者心才之一分也。有辯才之人或不知修辭學爲何物者。修辭學者有一定之法例。所以指導辯論者使有成功也。

辯才之適用者有三類。曰演說 *deliberatif* 曰辯護 *Indiciaire* 曰論證 *Démonstratif*。

演說者說明事理。使衆易知。若政壇。議院。市廳。及一般普通之演說是也。辯護者或爲原告。或爲被告。於裁判所辯論一事之是非曲直是也。論證者證明事理。以定毀譽褒貶之價值是也。

以上皆辯才適用之統觀也。分析言之。則宗教辯論者 *T'Éloquence Sacrée ou religieuse* 亦論證之一分。而宗教辯論又分五

類。曰說教 *Sermons* 曰教戒 *Homelies* 曰教訓 *Prone* 曰教頌 *Panegyriques* 曰祭文 *Oraison funèbre*

說教者教會大集會之論說。所以培養道德。申明定則也。教戒者即尋常之說教也。教訓者即每七日集會之訓義。於每小法區說之。教頌者即讚美聖德之詞也。祭文者於人死時說之以表示死者生平之性情及奉教之德行也。

此外又有學士會之辯論 *T'Éloquence academique* 於有新入會者之時說之。或以讚美某某之藝術文學也。

學說者 *Didactique* 凡一切關於教科之文皆是。其體例貴真實而戒無用。貴簡潔而戒煩冗。若夫道德哲學科學美術等之書皆此類也。

戲劇 *Dramatique* 之文。用詩歌者多。用散文者少。而亦常用散文者。若法國著名之戲劇 *Molière* 及 *Beaumarchais* 之類是也。

戲劇之文。分爲三類。曰悲劇 *Drame* 曰狂劇 *Comedie* 曰小狂劇 *Vandeville*

書牘之文 *Epistolaire* 爲用最廣。其文體如普通之說話。若遂雨涅 *Devigne* 夫人之書牘。乃法蘭西國民中書牘之傑作也。

進化論大略

(弘文學院特別講義)

理學博士丘淺治郎演

弘文學校長嘉納治五郎因爲中國留學者謀利便每週請其國中專門學者臨院演述專門學問大略數小時院外之人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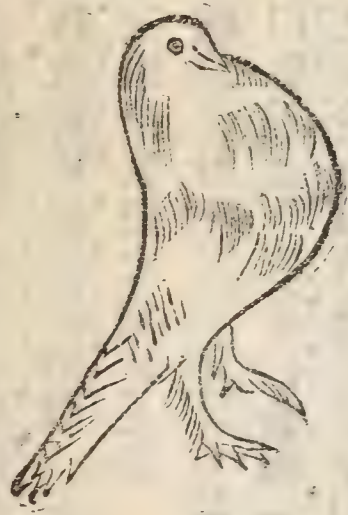
可往聽某君以其所聽者筆記之寄稿本社囑為登錄以廣聞見而開智識夫專門學問非可易言乃以最短之時間述其畢生之學業其亦何能詳備惟藉此使吾國民知世界學術之不易言而爭自奮以求進步則或嘉納氏之苦心而本社實有傳播之責也茲將某君所寄本編大略及軍艦學大略（見軍事門）兩稿錄登報端焉

本社識

進化論問題甚大。今時間短促。故祇得為諸君述其大概。然講進化論之先。不可不為進化論下一解釋。世界中動物有三十萬種。植物亦有二十六七萬種。變幻無常。數實繁浩。然推溯其原。可一言以概之曰。今日之有若是繁殖之種類者。實肇原於一種耳。

進化論學說原始於百年以前。而認為一種科學以研究之者。則在於十九世紀後半期。蓋自達爾文物物種由來一書公世後。世人無不注目於進化之說矣。自是以後。研究動植物學者日益進步。證據愈多。論進化者更得一大助力。進化論者。實研究地球上生物自古迄今之變遷。而人類亦包含其內者也。達爾文之倡進化論也。因見其家飼動物。從一種變為數種。由是推想。謂宇宙間之生物。其無不具是理乎。故吾人研究此學說者。先當考察歐洲飼畜動植物之變化如何。在歐洲飼養家禽中。變種最多者。以鳩為甚。茲就鳩中變狀奇異者。舉一二言之如左。

鳩類圖



一則其上有餌囊。

常突大。飽吸空氣於其中。與小兒玩具之風船球相似。

次則尾如孔雀。較通常鳩類多三倍。行步開展以為榮麗。其餘種類甚多。性質各有特殊之處。有飛一時間。頭必向後轉數十次者。有能傳遞書信於遠方。謂之傳書鳩者。此外鷄犬魚貓等物。皆有此現象。今略之。

夫鳩之有如許種類者。其天然乎。抑其由後來變化乎。達氏乃入倫敦家禽飼養會。極力研究。始知鳩之變種。乃發源於一野生鳩。且考其他動物。莫不如是。如加拉里河鳥。自三百年前爲人飼養後。至今種變甚多。英人則嗜其瘦而長者。日本人則嗜其肥而小者。

鳩與加拉里河。何以含如許變種哉。蓋家禽動物之飼養。咸準於主人之嗜好。例如雞之產出後。主人必擇其愛嗜者加意飼養之。幾經選擇。幾經歲月。於是變遷乃多矣。如主人愛餌囊脹大之鳩。取而飼焉。後則盡成爲餌囊大種。愛尾大者。取而飼焉。後則盡成爲尾大種。是由人情嗜好而使其種類繁殖。謂之爲人爲淘汰。然宇宙間動植物。何以能隨人意而爲淘汰。此其間有三要件存焉。

(一) 親之性質傳於其子。是曰遺傳。

(二) 同親所生之子。其間亦必有相異之處。是曰變異。

(三) 所生子數甚多。其中復行選擇。是曰選擇。

有此三故。而淘汰結果乃發現。

達爾文觀於家禽之變種。推想宇宙間生物。概含是理。

夫遺傳固矣。而變種者所在常有。惜常人未之注意耳。試取同母所生之雀二。觀其形狀雖同。然細加考察。實互有異點存焉。

又觀宇宙間生物。千種萬類繁殖無限。無異幾何級數之增加。例如一鼠生十子。由十子而又生百子。遞生遞增。竟可至億兆之鼠。

然此億兆之鼠。必其有競爭才力。然後可生存於其間。而其具有競爭才力者。必不能全體皆然。實不過少數耳。又如雀生百子。必

具有避敵資格。或變羽色。或變形狀。以免敵人之察見。始可翱翔生存。然百子之中。惟二三而已。

琉球有一種奇蝶。遠望如樹葉而不易辨。蓋其具有生存資格者也。昔有一學者求之於南洋島嶼。四處捕獲。不見此物。經一時久。

乃知即在目前。附著樹枝。恍如一葉。夫蝶之得此保護資格。不知經幾千年選擇淘汰。以至於此耳。又海底有比目魚。與海沙同

色。不易辨識。又日本北海道有一蟲。名以姆者。與桑枝同色。遇鳥捕食之時。則擬桑枝以避之。有農人蔭於其下。不辨其爲動物。誤

懸飲器。以致墜落。因名曰碎碗蟲。觀於此。生物中苟非適於生存者。則死焉滅焉。必然之理也。是之謂自然淘汰。宇宙間生物。固鮮

有能解免之者。故動物之生也。或游泳於水中。或飛翔於效野。必各因其地位而具適宜之性態。以爲生活。不然。則必歸於滅亡。

世界事物咸自簡單而入複雜。人在草昧之時。一人必操數業。或營造。或種植。而資生活。迨文化日進。分業專工。各司其事。故愈分業愈複雜。而愈有進步。即動物身體中。其器官構造。於解剖學上發生學上考察之。亦莫不自簡單而入於複雜者。

動植物無不由一種而變為數種。由簡單而進為複雜。人為動物中之一部分。故其變化也亦然。今就人類及上等動物由解剖學上言之。其中無不有一二無用之器官存焉。苟人類為自古之特造。何為別附以無用器官。然據進化論以推之。實有不得不然者。凡人未有耳能動者。然解剖之後。耳旁實生有多筋。能使上下左右以運動。與他動物同者。顧此筋在人。則為無用。若在他動物如犬貓之類。乃正藉此運耳筋以佐聽覺。猿以下皆然。但猩猩與人為異。更觀人身皮膚。除額皮外。亦無他處能動者。然由解剖觀之。皮下亦有多筋。可以使皮運動。與他動物同者。他動物得之。至為有用。如蠅集馬背上。馬能自動其皮以逐之。人則不能。蓋自手以後。此筋遂歸無用矣。

大凡宇宙間動物。咸存有無用器官。耳筋皮筋其最著者。據歐洲解剖家詳查人身無用器官。實有百數。然推想昔時。此百數者。必皆有用。進化以來。遂徒存空具而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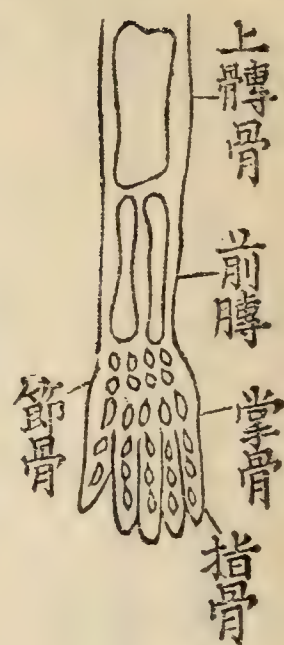
由此推之。今日動物必咸由他動物之進化而來。其無用器官。則因遺傳所餘之故耳。

人身之存無用器官。可舉一例以證明其理。如洋服袖旁。附以二鈕。今雖無用而徒存形式。然推想昔時。其用實與小衫之鈕同。又如英文 *Right* 一字。照音而讀。三三二字。實可省略。然推想古時。英語三三二字。必曾發音。至今日。音已不存而體仍其舊。生物亦然。欲知生物進化之所自來者。則此無用器官。固亦研究中之一材料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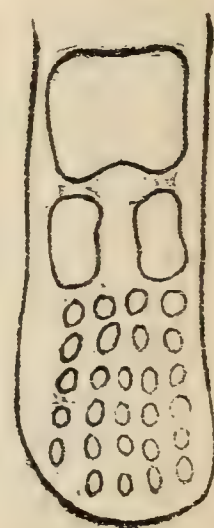
更由別方面於比較解剖學證之。鯨魚蝙蝠雖無人形之手。然解剖二者而比之。其骨數。其排法。全與人手同。不過有長短之別而已。

觀左圖。人與鯨、蝙蝠三物之構造。其膊骨指骨等數目排列次序。固與人無絲毫之差異。所別者在各因適便之故。遂異其狀態。蓋鯨因便於游泳。故成圓短形。蝙蝠因便於飛翔。故成細長形。而皆以大膜包之。若但謂造物者各因其使用之適便而為之成造。則骨數排列各異其形可也。不必一一強與人同。乃今竟不然者。可知人類與蝙蝠等物。咸自同種而變化。與飼育家禽中鳩類變種。實同一理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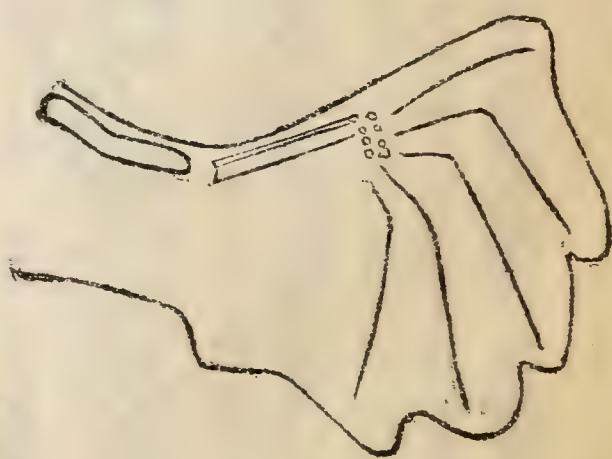
人 前 肢



鯨 前 肢



蝙蝠 前 肢



今試囑一機械技師。造一飛一泳之物。其構造必互異。若構造時與以人手骨。爲之基本。則必將骨引長而成蝙蝠翼形。使之飛翔。削短而成鯨翅形。使之游泳。雖兩物異狀。而其組織固同也。由同種而進化之理。亦卽如是而已。凡脊椎動物頸骨皆七。鯨與駱駝其數亦七。夫兩物性異形異。骨數何必盡同。在鯨爲短頸。生一粗骨可也。駱駝爲長頸。生數細骨可也。今竟不然者。實由同種進化之故也。

更就發生學言之。凡父母生子。其胎孕之初。萬難卽符其意所欲得者。想必幾經時日。然後由遞變而漸成其形。例如馬上顎無齒。惟下有之。含物時下與上顎皮以相咀嚼。考其胎孕始期。由細胞成生時。中途實有生齒時代。後因無用。遂漸廢而僅存上顎耳。進而觀人生之發育。其始也。與他動物無以異。繼則惟與獸類同。似稍有區別矣。及其最近之時代。乃判然而知爲人。且初生時。又有尾附焉。自胎成日久。始因他部發達。而尾以中途萎縮漸隱於體內。

夫動物之有鰓孔。惟魚而已。魚有此。故入口之水。盡由鰓孔出。取酸素以自活。考人胎初生月半後。亦有胎孔現焉。其數與魚無異。若將此兒游泳水中。許能呼水吸水。此則人與魚之同出於一物。無可疑者也。

飛類動物初生時期。至途中必忽現特種狀態。與他動物有相似之點。觀其變化經過。可略知動物自古至今變化之跡矣。凡動物之發育也。各分爲三時期。而三時期之變化。各有異同之點。卽此可以考其變化之次第。

第一期

第二期

第三期

第一期

第二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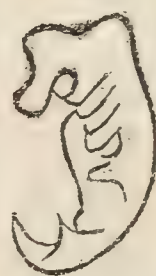
第三期

動物發生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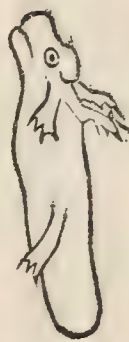
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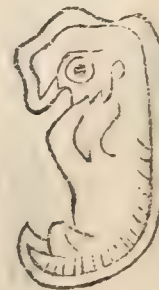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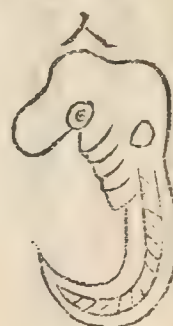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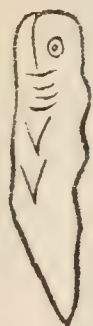
龜



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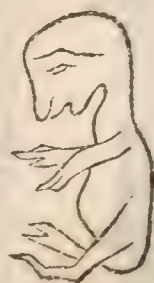
魚



兔



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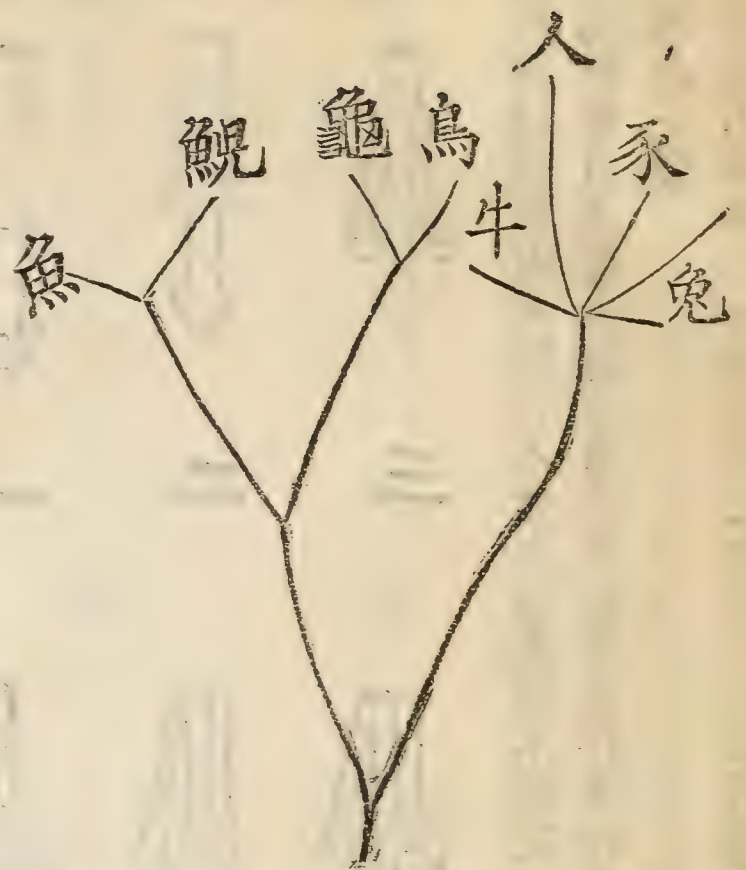


豚



如圖所列八種動物。或爲胎生（豚牛兔人）或爲卵生（魚鯢龜雞）各分三期。第一期中。模糊莫辨。至第二期則胎生與卵生。始有區別。迨至第三期。乃能現其特形。而判然爲龜爲牛爲魚爲人矣。茲以樹枝狀說明之。

樹由一本而分萬枝。短長粗細。形各不同。大抵皆由簡入繁。日趨綜錯。動物亦然。今雖推想往古動物之發生。不能定其時代。然可斷之爲萬億兆年之前。其初生之時。皆由於一。後則漸生長。漸劃分。而以性質遠者其分速。性質近者其分遲。故生物雖皆由進化而來。惟人類爲最速耳。



縱觀以上列舉事實。生物之起原。亦至明矣。以解剖與發生學。推知生物各種特形。決非自古即然。此不過據現在言之而已。請更述古時生物。

古時生物。考之化石。得以知之。此石得之於開山掘井時。乃古昔動植物遺骸所變成者。顧言化石。必先知地球表面之變化如何。自地殼構成以來。高山深海。遷轉無常。或以建設的作用。或以破壞的作用。或以運搬的作用。演出無窮之變狀。而古時動植物遂葬死於其地層之中。其遺骸乃成爲化石。

地層之中。高而突起者爲山。低而陷落者爲海。高山經風雨摧折。化石常見於其間。海底則否。故由山頂掘獲魚骨貝類等物。多非海中之所有者。吾輩可藉此以研究古時生物之現狀也。故地質學家研究地層之新舊。皆取證於化石。蓋掘山地時。上層化石與下層化石異。或此處化石與彼處化石異。即可比較而區別其新舊焉。

歐洲諸國地質學家。考查世界地層。有水成岩者。積厚至十里以上。然積此十里以上之厚。不知經幾億兆年。現地質學家以時代之難臆測也。劃分地層爲四期。期中又分數紀。四期之中。劃分雖不平均。然咸準於化石之異同。以爲之區別。原始代最厚。而近古代最薄。亦時代之變遷使之然也。

地層	地層	地層
近古	中古	太古
占全量八分之一	占全量四分之一	占全量二分之一
代	代	代

原始代中所掘之化石。全爲虫類。太古代則有魚類貝類。而魚類居多。中古代則有鱔魚化石。然當時鱔魚與今異。有行於陸上者。有飛翔於空中者。有游泳於海洋者。至近古代乃多獸類與高等動物之化石。若夫人身骸骨。則在近古代最上層。乃得發見。觀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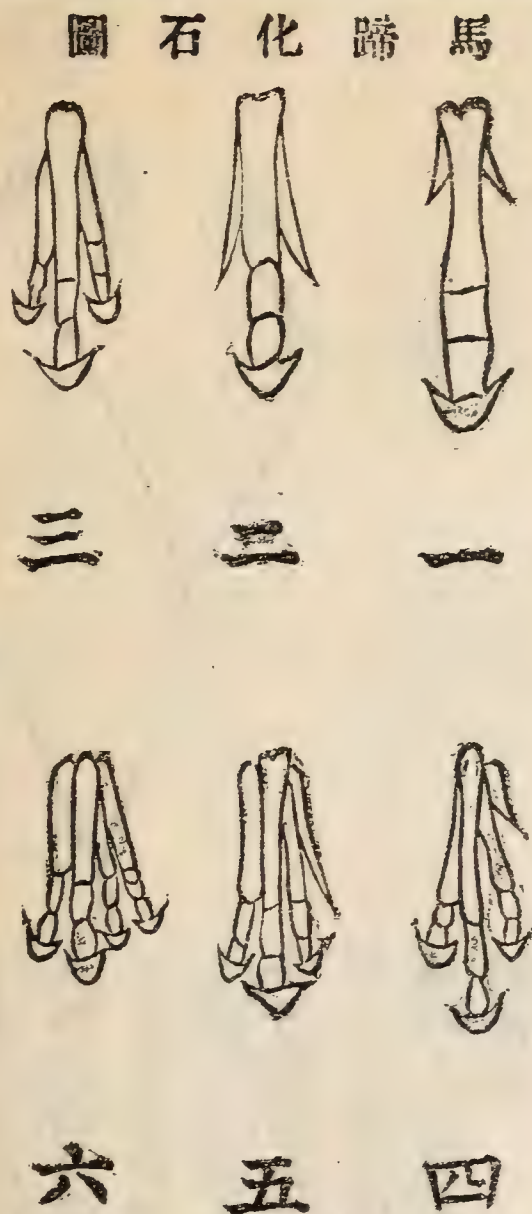
此自原始代以至現今。其間所掘見之化石。千變萬化。比較而互觀之。生物進化之階級。可瞭然矣。

馬者人盡知為動物中之一蹄類。然推想古昔。則決不止一蹄也。茲據馬之化石以研究之。在歐美諸國調查馬類化石之最為完備者。為美國。考其博物館中陳列品。可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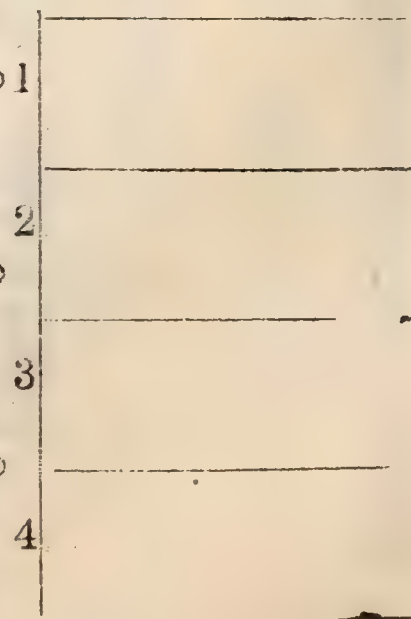
近古代水成石為四期。

依所分四層。自上掘下。愈入下層。則其化石之形愈異。

今將圖列六形。比較最下期時。馬如犬大。蹄為四。中指稍大而着地。至第五形。中指漸發達。缺一蹄。第四形。中指粗大。第四小指幾滅。第三形。中指更較第四形為粗大。第四小指非特不見。而兩旁二指亦漸縮小。第二形。中指愈大。旁指愈縮。迨至第一形。為最上期所發見。中指之大。達於極點。即今日所存在之馬形。此人所共見者也。



層地代古近



又鳥為動物中之最易辨者。以其有翼故也。為研究古代鳥之化石。至最下期時。與蜴蜥同形。學者幾不能識別。推想當時。或為鳥與蜴蜥分類之際。亦未可知。

餘例甚繁。茲不備述。要之化石云者。即當時繁殖之生物至後期而絕種之紀念物也。顧化石絕種之時期。有在太古代者。有在中古代者。有在近古代者。雖先後不一。然皆於競爭劇烈之中。無競爭強力者。遂無生存資格。以日趨於滅亡也。例如日本現時無象。然據地質學家考究有象化石。發見於東京府京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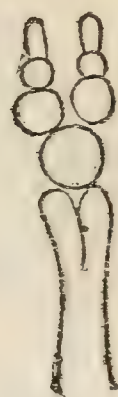
區與橫須賀等處。可知日本實有象產。以不適於生存。遂至於滅亡耳。

十九世紀。自進化論出。思想界學術界皆有除舊布新之勢。凡研究教育學社會學政治學者。無不基礎於進化論。於是人類之位置。為之一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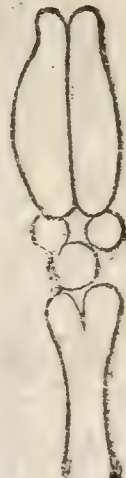
現以進化論為基本。論人類之位置與將來所趨之大勢。

前曾言人身中藏有無用器官如耳筋皮筋與腮尾等。可知人之進化原於他動物。決非開闢時所特造明矣。夫人身肉臟。姑不具述。而觀其骨骼。則與猿無少異。取猿骨與人骨比較之。顯然易明。但其所異者。不過大小長短之差而已。又動物與人腦部之組織。全無差異。所異者在幅部廣狹及大小已耳。觀生物之腦部至魚類而最小。其故可思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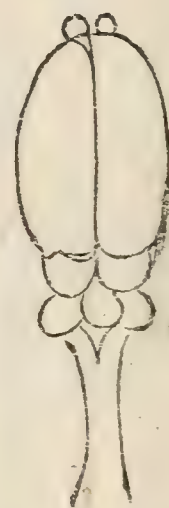
腦 之 比 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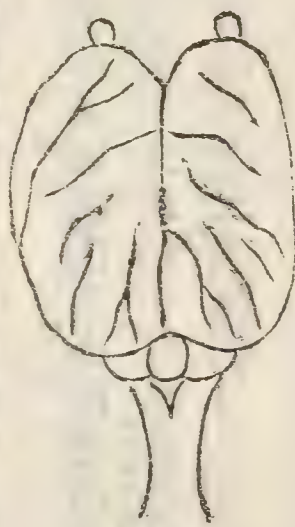
魚



蛙



禽



獸

百年以來生存競爭之風潮日烈。一日苟今日人類中有缺生活之資格者。勢必如昔日多數劣等動物之不免於慘殺。不免於死亡。不免於滅種。因而以少數生存之人類。掌握萬能支配世界者。此必然之勢也。

今試曠覽五洲人種之現狀。澳洲南有達司馬尼亞者。在昔土人甚夥。自歐洲人前往殖民。不數十年。土民種族盡歸殲滅。新西蘭島亦然。今日土民之存者。不及千分之一。竊思過此以往。並此千分

之一。恐亦不可復存。蓋新種入而舊種亡。新種強而舊種弱。公理然也。亞美利加當哥倫布未發見之前。紅色土民甚為蕃庶。一自歐人移往。建立國家。至於今日。其種族存者寥寥。如晨星。雖美國力倡保護。以為人種紀念之說。然亦終歸無濟耳。餘如亞非利加與非律賓羣島等處。自被歐人踪跡蹂躪後。新種日繁。舊種日滅。其少數之土民。僅供博覽會之參列品。與人之玩具而已。物競天擇。優勝劣敗。豈不可畏哉。

要之人類中。非自治即為人治。為人治則不免於受鞭撻苦戮。辱而為之奴僕。其利權其實業皆操之於治者之手。世襲土地拱手授人。為他人長子孫。聚國族之新樂地。而蚩蚩被治之種族。淪於餓殍或乞食於道。衢或逃竄於深山窮谷。不至於滅種不止。諸君有聞吾言而醒警乎。當知此為世界之公理。不可逃避者也。

由今日情勢以測將來。苟不能自治。即當為人所治。而受天演之淘汰。蓋世界人口之繁殖。日甚一日。平均每女人生子四。綜合全球。遞年計算。後日之蕃庶。必數倍於今日。夫天地間之產物有限。而人生之增殖無窮。以有限之資生。焉能供無窮之繁衍。由是而

競爭起焉而適於生存競爭者其人種必居優勝不適於生存競爭者其人種必居劣敗若優勝人種中人口而增一倍也則劣等人種必死去一倍愈爭愈烈愈烈而勝負愈判遂演出亡國滅種之慘劇矣

由是觀之生存之道不外二端優者勝劣者敗而優勝劣敗之源則根本於智識富於智識者則日發達否則滅亡故智識之高低實卜種族之消長然欲培養智識造就支配世界之國民舍教育又將安歸哉

彼非澳諸洲羣島經白人開草萊驅猛獸瓜分豆剖而後已無復尺土之存然西盡東來團其高瞻遠矚之人民出其狐媚狼吞之手段歐風美雨掀天翻地陣陣憑陵黃種之存亡已決於今日而起我抵抗之旂保種族守國土我亞洲東部之人民實負其責任焉雖然於競爭風潮轟轟烈烈之中仍有晏安如故充耳未聞瞠目無睹者吾恐凌鏢全球之力盡將讓之白人矣此進化論之結果而白人之日以此自負而相勉者也諸君其一熟思之乎

易哲學之原理及其影響

耐

庵

自秦焚書坑儒以來挾書之律甚嚴典籍大廢學術頓挫偽書亦因之而起故易十二篇或以爲四聖所作或以爲好事者所爲論者紛紜令人難辨然以吾一人所見繫辭則雖成于文武而十翼斷非出自孔子之手也蓋論者以其文勢類似孔子故終歸爲孔子所作若果欲由文勢判真偽則古今之尙書簡奧之三墳雖張目以視之決不能判定而況十翼既爲孔子所作而未有一積極的證據者也

其書果真果僞今暫置勿論然吾觀十二篇中列舉羣言惜趣雖各有異而究有一定共通之原理卦爻之作者據之繫辭之作

者據之即十翼之作雖開展發揮亦不越于此原理之外原理維何即陰陽二字是也

故夫凡存于宇宙間一切之現象無不由陰陽司配進動象形亦無不有之是故其所舉之例日月之交互四時之推移男女之對待以至于君臣之關係父子夫婦兄弟等類皆以陰陽之範圍鑄入于其內使之成最普通最抽象之法則是此書之大旨也

(一)重卦爻者則以爲一物皆具有陰陽兩性質此物對於彼物必或有一陰或有一陽或此相對之二物爲一束對於他物之時亦必有一陰一陽由是觀之一特別之物象有數重之陰陽的關係表示此關係則僅爲重爻者而已而易因數測度萬物之根本思想亦在于茲

(二)說明天地之生成者則以為有太極而後生天地天地生四時四時生八象是為繫辭傳之說然吾按此言由前後文勢推求決非能為說明其生成者也又按太極即西人所謂以太要之易經一書皆以陰陽為尤普通之法則一事一物由陰陽以總攬其一切之關係傳

云「一陰一陽之謂道」易之道即此可見矣雖然易之哲學僅關係于現象界之法則而未足以容于實在界如「精氣為物游魂為變」一句及「乾元資始」一句皆非關於實在之言吾故曰易也者僅能約現象界之法則歸之于陰陽也若其及于後世之影響可自二方面觀之

(一)陰陽為物之性質

(二)陰陽為二原理

(一)老子之哲學自其思想上觀之必明于易之原理如「重為輕根靜為躁君」之類皆是即嚴遵、邵康節、物徂徠、日本之漢學家之徒亦出于此然吾觀老子能類易言故謂其出于易繼紹易之思想于陰陽性質辨思精密然又有一種矛盾的與易相反對者則為權謀術數之原理如「將欲喻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之類是也

繼紹老子之此種思想而更進一步者則為莊子莊子以為一切之名之規定其始規定之時莫不由觀于一面然後與他物區別例如以A為規定則在于與 non-A 區別而A與 non-A 者可豫想其互為矛盾的若在宇宙之內則特別舉一個之A此

A即為必然的A以外一切之物不可得而豫想故齊物論曰「夫道未始有對言未始有常為是而有眇也」又以朝三暮四之喻皆為說明一個之規定須自二方面觀之即黑拉克來妥司 Heraclitos 希臘之哲學者紀元前五百四十年生五百八十年卒之所謂 (äua eivai nai uneivai)

者實亦不外此思想然莊子以後吾國人之具有此思想者寥寥矣

(二)易者提舉陰陽以範圍宇宙之萬事萬物者也以二數為基數西漢之末有揚雄者亦倣易律現象界之法則始主張三數以為宇宙之事象莫不有始中終三度至于其重四爻列于八十一家不能無牽強附會之感而去此弊純然由三數說明宇宙現象之進動者則為魏之關朗自元以後雖不足成一完全之體系然較諸揚雄更當明確精截其後及宋之邵康節出又提舉四數其意以為如一歲之改進須四時如天地之變遷須元會運世之四楷程即人間界之歷史亦未嘗不由四數以司配治亂興衰之未來者也

易之根本原理及其影響之概略如此然其繫辭傳之太極又為宋代哲學之淵源宋代哲學之鼻祖則推周茂叔茂叔始集成天

地○開○關○之○說○迄○至○朱○子○出○現○于○是○吾○中○國○及○日○本○之○學○者○多○未○能○脫○其○範○圍○然○則○十○二○篇○之○影○響○即○謂○其○能○左○右○吾○中○國○全○國○之○哲○學○界○也○可○

科學

有機化學與物理學相關之事

所用化學名皆據製造局所定表其無者新造而注原文於下

光學的性質 折光 循環極性

折光 不同之液體有機雜質其折光各不同。命 i 為射角。 e 為折角。但任一雜質其折光指不變。命折光指 為 n 。則得式 Refraction index

$n = \frac{\text{正折}}{\text{正折}_r}$ 但雜質之特別折光力 Specific refractive energy 為 $\frac{n-1}{d}$ d 者原質之密度也。 Density of the Substance

據格蘭斯頓 Glasstone 白呂兒 Brule 能斗兒 Landolt 諸先生之所研究定「分子折光力」 Molecular refracture energy 之式為

$$M \left(\frac{n-1}{d} \right)$$

用此式推算可見有機物每加炭養二則其分子折光力之相異為由 7.6 以至 7.8。以酒醇明之。

酒醇類	成分	分子折光力	二者所差數
以脫里酒醇	炭二輕五養輕	20.70	7.60
布路比里酒醇	炭三輕七養輕	28.30	
布低酒醇	炭四輕九養輕	36.11	7.81
阿埋里酒醇	炭五輕養輕	43.83	7.78

此在同份異性的飽和雜質 Isomeric saturated compound 亦同。由此可由各雜質的分子折光力之比較。以推算原子（即極

微分子又名阿屯）折光力得

每一炭原子之原子折光力 $\parallel 4.86$

輕 1.2.9
 養 2.7.1
 淡 5.3.5

飽和分子之折光力。與其所含原子之折光力相等。但非飽和 Unsatuated 雜質之分子折光力。較諸由原子折光力所推得者更大。即每雙結 Each double bound 使其折光力加 1.7.8。有如徧西尼 Benzene 之分子爲三雙結。Three double bounds 而其分子折光力 4.2.1.6。由原子折光力所推得者炭六輕六 3.6.9.0。其差數 5.2.6。是其例也。但雜質中含有之養氣雙結原子。其折光力較之理論推得者大。白呂兒推得 養之原子折光力爲 3.2.9。硫之折光力。依其原子接合之式樣而變。

固體之折光力。可由其變爲液體之折光力以推得之。

循環極性 有機物之爲液體者。或固體之溶液有轉「光線極面」The plane of Polarisation of ray of light 之力或向左。或向右。具此力之物質曰旋光質。Optically active 此物質常爲天生者。如植物酸 Vegetable acids 炭輕養類 Carbohydrates。以脫油等是。但亦有人造者。

後經學者發見特平吞油 Turpentine 及樟腦在爲氣體時。尙保有旋光力。由是旋光力賴原子配置參差之形狀而得。其故不僅在平面之構造。The constitution represent on plane surface 此其理爲幾何構造之理。蓋多有旋光質其分子之成分不變。而可變爲非旋光質。

一切旋光質必含有一個或多個之不齊炭原子。Asymmetric carbon atoms 是質苟變。而其炭原子不齊如故。則旋光力猶存。不齊原子既失。則旋光力亦息。以例明之。

炭輕二——炭養二輕

炭輕二——炭養二輕

炭輕二——炭養二輕

阿司吶拉低克酸

瑪里克酸即蘋果酸

瑟格西尼克酸

Aspartic acid

旋光

Malic acid

旋光

Succinic acid

不旋光

阿司吡拉低克酸加淡養^三。即變瑪里克酸。再加鹽強水。即變瑟格西尼克酸。失旋光性。亦有非旋光質。輕醱酵而變爲旋光質者。如拉格的克酸（即乳酸）是。亦有雜質含不齊炭原子。而無旋光性者。因其質乃人造的而非天生的之故。

哲理

庫雷唉治懶惰病法

觀

雲

引端

懶○惰○病○者○人○類○中○之○一○大○病○氣○也○患○此○者○十○人○而○九○彼○一○人○者○亦○非○無○病○直○少○也○云○爾○世○界○進○步○懶○惰○病○必○日○減○退○故○文○明○之○人○其○勤○奮○過○於○蠻○野○之○人○蓋○修○養○有○方○則○懶○惰○病○之○着○於○其○身○者○寡○也○我○國○人○患○此○病○者○甚○多○衰○弱○之○原○因○未○始○不○由○乎○此○然○而○昔○賢○古○經○不○留○治○療○之○方○美○人○庫○雷○唉○氏○所○著○論○診○察○懶○惰○之○原○因○開○列○治○療○之○方○我○國○人○服○之○未○始○不○足○箴○膏○肓○而○起○廢○疾○因○撮○譯○其○大○意○以○為○貢○獻○昔○人○有○得○不○龜○手○之○方○而○勝○強○敵○者○願○勿○以○是○藥○徒○為○耕○澍○之○用○也○爾○

庫雷唉曰。成功之秘訣無他。有千挫不屈之意志而已。而世之具此天才者甚少。幸逢困心衡慮之事。或於不知不覺之中。而養成此氣質。然而乍有乍無。或竟不能造就者。蓋不乏人。夫人於志之所向。則勞疲自忘。然而志所向之時甚短。則亦不足以成大事。此世之所以無真英雄。而多浮薄之士。其失敗之事為不少也。

彼昏昏夢夢。不堪鞭策之徒。吾誠無暇與說法。待他日生理心理學發達。化茲疎慢無賴之人。為有用之人而已。吾今所欲得者。有志願之士。而可促其猛省者。是已。其人若何。即深知勤奮之可貴。而欲實行。而徒以生煩倦之故。致違心而入於怠惰之境。然而惛忪之態。時不絕於其懷。來苟有如此之人乎。則足以試予之治療法。使得聞幾多偉人之事實。以矯其天性。而生其感奮之念。則足以掃蕩其惰魔矣。

懶惰之失敗

熟觀世事。幾多可悲可憫失敗之情狀。孰非此懶懶病者為之乎。當不可懶惰之時。而彼則應之以懶惰。故雖有費一舉手一投足之勞。而可以成大事者。而彼或唧噥自憫曰。可厭哉。此事吾不堪其勞役也。則此可成之事業。已隨此懊厭之一聲。而俱去矣。

愉惰惡魔神之來襲人也。往往當危急存亡之時。其來也。或不久自去。然已足日夜困有為之士。使後頭無毛髮之機會。神神後頭無毛髮言機會之事一放過。即不可捉獲也。倏忽而逸。去年少氣銳之士。或不解此惡魔之妖力。而至年齒漸壯。企成事業之時。不罹此惡魔之害者。蓋希。是不可不從年少之時。留意而備後患也。

醫學上懶惰病之說明

懶惰爲一種神經上之病。近時神經專門家之說。謂由於不規則之勞動及食物之不消化與身體不運動。故據今時醫學家之說。謂腦髓中有特殊之細胞。爲宿住意思之所。此細胞失其勢力。意思衰弱。從而懶惰。遂不能堪勞役之事。凡意思薄弱者。神經必遲鈍。而消化力亦弱。此法國有名之神經專門醫富羅禮博士。及有名心理學者甲訥。診察矧羅達爾文。及其他無數之患懶惰病者。研究所得之結果也。而意思多變遷之人。於一日二十四時內。或亦有集注其意思之一時。而能連日不失其集注之時間。以成爲習慣。則漸次能堪苦勞之事。而胃病及其他神經病。皆可得而治云。

時間與勤怠

人生一日中。以何時爲意思最強健之時乎。是當從各人之性質而自察之。據富羅禮博士之說。依人類自然法。其強健常在朝時。最易集注其精神。但從前夜勞役或睡眠不足之後。則能銷失此強度。故必前夜安息。其身心則諸神經自敏捷。活動而愛耐。盧尼一種活動力之總名常充滿其腦中。夫即若何懶惰之人。莫不有愛耐。盧尼充滿之時。惟最難者。集正當之一點而已。愛耐。盧尼集注於腦之外部。中灰色部分。留此既久而後。可取以爲用。凡解難解之事。下明快之判斷。堪複雜之勞務者。莫不有恃乎此。當睡眠之時。所以養息此意思。原動力之細胞。使不疲於運動。則一度取用其刺擊。乃甚有力也。

世間多數人之經驗。意思強健。多在朝時。可以犯若何危險之狀。可以行若何決心之事。即有夜間所能爲者。而不若朝時爲之。尤爲容易。古今之英雄拿破倫者。臨前後千百回之戰爭。深悟此境。惟思想家。著作家。常待一見燈光。爲集注其愛耐。盧尼之時。然反人類之通性。畢竟彼等之誤用而已。

規律習慣之勞動

持續意思之法。則按時間而定。正規則之課程是也。人體上發意思之部分。猶如胃。然全爲習慣所左右。懶惰之人。以懶惰爲習慣。故不可不定規律。以改正之。然光陰者。易逝之物。而人事之變遷。至多則實行規律之事。難而因此不守規律。其原因又足以致怠惰。蓋其始以習慣之故。而致怠惰。而其後又以怠惰之故。而成爲習慣。必努力易一規律上之習慣。使勞動休息。遊戲各有定時。更精而及於分秒之間。亦如胃。然飢則思食。而飽則已。

各有其正時間。吾人於勞動休息游戲百體中。亦若習慣此命令。不待告戒。自知而後可也。

大科學家達爾文之事

怠惰者或視事多輕忽。而耽於妄誕。有時以不正確之思想。直心醉於其中。然一旦矯正其弊。可一變而成爲偉大之思想。而學有統一。且又一無輕忽之心。不觀達爾文乎。彼意思之薄弱。世人所知。然一度立志以適當之時間。而巧用其精力。遂至其意思非常強韌。至發見進化之理。爲近世科學界之革命。徵之達氏之傳（其子所著）其身體精神之厄弱。殆出意想之外。每朝僅堪一時間之勞役。過此則疲勞實甚。醫師禁其接外人之訪問。其餘二十三時間。讀新聞紙。作書信。與或其知友談話等事。而不以爲研鑽考究之用。夫達氏者。非於學術界有不磨之大事業乎。而成功之訣。無他。善用此一時間。而眠食起居各依其定例而已。

大文學家嵒羅之事

稱十九世紀後半文壇之花。法國之大文學家嵒羅者。亦意思薄弱。而世所目爲怠惰之人也。其記憶力之弱。殆無其比。然著述二十五年。而創作之才不減。精力亦不稍衰。彼嘗自憂其一旦意思忍耐力之消盡。於其著作中。託言賴額之人物。實描出其一己憂慮之弱點。賴額者。常起新計劃。事未及半而已棄之。又從事於他之新計劃。嵒羅者。實大類此。而其間有一端之不同者。則嵒羅必實行其事。而後已然。嵒羅一日之勞動。亦祇午前之三時間而已。

人體之潮時

意思薄弱之人。而成大事。無他道也。惟乘其意力之潮時。而利用之而已。卽平素嚴定其勞務之時間。而日日依此時間。而服役之。是也。

十九世紀前半之大文學家。排魯開庫者。亦非常怠惰人也。其細君憂之。每日押入於書齋之內。而鍵其外戶。不終勞務之事。則不使出據一說。又謂繫其身於機。而鎖之。然而氏之著述。至九十八部之多。若法國之文字。不滅。則氏之文學。永爲人之所仰望也。德意志人艾臺者。亦怠惰人也。多年習練。終至能堪勞務。然彼之著述。必於朝時過此。則悉爲交游之用。是亦善用其精力之潮時也。

以上惟舉其著者而已。若地位不及數子。其患懶惰病者。必更多。雖然。若一度促其意思之潮時。發達而巧用之。亦必有成。偉大之事業。而名留青史者。吾輩今日所薄爲放蕩無賴。而以廢材目之者。若一有立志。而不以勤奮之事爲勞。從而善用之。雖服勞之時。

間少又未嘗不可期其有驚倒一世之事也

精力充集之二方法

凡事之成功者必待愛耐盧尼充滿於腦中而集注之以用之於一事而充集之法有二一自然之充集法一人爲之充集法人爲之充集法即強制法也然世間懶惰之人不易用自然之充集法其用人爲之充集法即以偉大之思想興味之計劃健全之主義使實而行之不顧其他而已然古來成大功之人又無不守一時一事之規則者必日日養其最清新最爽快之精神而行之不怠一事終則更及於一事是也

自然精力之充集

人爲之充集法究不如自然充集法之爲善也如艾臺者慣用人爲之充集法終以歷年修鍊得於何時皆能充集其精神吾人理想上以爲至善之事即此用人爲充集法而歸於自然充集法也諸君若遵而行之必有實獲其益者矣

蔣智由曰人之一生有長育時期有修養時期而其爲用或不過數年耳大抵其用愈大者其長育修養之時期必更長彼禽獸長育之期不過數月或數年而人則長育之期約須十六至二十年是以禽獸之命數短而人之命數長若人類進化則長育完全之期必更遲而人之命數亦愈長體量早長足之人大概不能成器者多修養之期亦然太公八旬而遇文王其成功之期祇伐紂數年耳其八十以前皆其修養之時期也孔子之功在著六經然六經爲暮年之作其時不過數年其前之周流列國讀百二十國寶書皆其修養之時期也大抵朝播而暮穫者其事必不足貴吾人立一目的竭終身精力以終事於其間然而事或愈去愈遠忽成忽敗果能始終不變則其成功或在最後之俄頃間如泛舟大洋沓無涯畔然至着岸不過數時間耳兵家之爭勝負在爭最後之數分鐘吾人一生之事豈不亦若是哉願與天下有心人同參此悒耳

服業之期亦然大抵昏昧之人精力懈弛愒怠而不堪事事者固不足論其餘或鎮日營營而東撓西撮朝令暮改無條理無頭緒無目的無規則此等人不得謂之不勤然必一無所成何也事之所由成就者祇在精神之一分銳入時耳此銳入之時正不須多所謂愛耐盧尼集中之一點爾而此一點之時必賴種種修鍊之方亦猶之人生必待長育修養而後乃有可用之一日此一分之至珍至貴至罕有難逢之時所謂清明在躬志氣如神候也故曰讀書與靜坐曰動靜交相養曰靜中養出端倪一言以蔽之曰凡靜者皆所以爲動之用也佛老與儒修養之功皆從此下手人之欲爲聖賢者皆不可不從此下手面壁十年蒲團坐破而後成佛

彼情者非也。擾擾紛紛。腦氣不清之人。又豈有成功之一日哉。雖然。凡言之過高者。未有不_{用之而致敵者也}。世之人。見夫勤之時。不過一分。而養之時。乃至數倍。又將遁而入於安樂之途。清談游傲。以為吾道固當如是。是則又如尼幾愛氏。所謂喰秣安臥牝牛之幸福耳。牝牛以喰秣安臥為幸福。則不當如是。故尼幾愛氏之亦終成為無用之人而已。要而論之。人之欲為人物者。必先有清明之心地。以為凡事之根本。此清明之地。正如太虛浩然。不容淨雲點綴。然而收拾此一片乾淨地者。大難。大難。大難。

心理學綱要

內明

緒論

第一章 心理學名義

草木繁茂。鳥獸飛走。太陽發光。熱蒼天起風雨。雷霆等。是為外界之現象。省曰物界現象。或名物質現象。觀花而樂。聞樂而喜。追懷往事。想像未來等。是為內界之現象。省曰心界現象。或名精神現象。物界現象。固千形萬態。心界現象。亦千種萬類也。

試就宇宙之現象。所聞所見。所知所識者。規正之擴張之。使成一系統。是為物界現象之科學。即物理學。化學。博物學等。是也。同理。就心內現象。應有幾何之知識。規正之擴張之。使成一系統。是為心界現象之科學。即心理學。是也。故心理學之名義。可簡稱之曰研究心界現象之科學。

物界現象。表著於外。故必占幾何之方羈。（空間）是曰物之延長。雖山川之延長。為大而細菌種。細菌。西名拔克替里亞。黴菌之一種。而為種種傳染病之根原者。之延長。為小。要非全無延長者。是物界現象之特性也。心界現象。反是。而全無延長之。可名思慮。喜怒哀樂。愛惡。欲名詞。衆多。終不能謂有若干之延長。所謂大膽寸心者。特罕譬之言耳。然則心界現象之特性。果如何。曰依乎意識。意識最純一定義。為難試舉例以明之。有人焉。卒倒於此。他人喚之不聞。觸之不覺。而其手足寂寂然。不之動。方此之際。彼固全無意識也。既而醫士施以術。彼乃啓其眼。簾視人咸集於左右。問今如何。乎謝各人之護持。自起水飲。於時彼之意識。既已來復。而此來復之意識。即心界現象之特性也。

物界現象。立乎外域。而通於吾心。是吾人間接而知者也。心界現象。則為心身之作用。吾人直接而知者也。故物界現象之科學。為

間接經驗之科學。心界現象之科學。爲直接經驗之科學。

第二章 心理學之研究法

物理學化學之類。可依乎觀察外界之事物與施之實驗者。而爲研究之方。而心理學所研究者。在乎各人之內界。即所謂心狀是也。故吾人當先研究一己之心狀。進而及於他人之心狀。研究一己之心狀。是爲主觀法。研究他人之心狀。是爲客觀法。心理學之研究。當合主觀法與客觀法。而互相爲用者也。

一主觀法 記憶判斷之爲何物。歟。忿怒同情。希望決意之作何用。歟。徵諸一己之經驗。方能知其所以然。外無可測知之捷法也。假與一毫無同情者。終日相對決。不能表白同情。爲何物。故物理學化學等之研究。肇端於觀察外界之事物。而心理學之研究。權輿於省察內界之心狀。人之性質。或適於外界之觀察。或適於內界之省察。後者最有當於研究心理學。惟內界之所得研究者。僅心意。又爲自省自察。故其研究之方。方諸外界之觀察。尤爲困難也。

主觀法又僅以一己爲標準。故不免有缺點。存缺點云何。即富於同情者。以爲無論何人。皆富於同情。短於記憶力者。以爲無論何人。皆短於記憶力。之類是也。職是之故而。教育上之弊害。踵趾相接焉。故當依客觀法研究他人之心狀。以討論普遍之心理。

二客觀法 客觀法有二種。一曰觀察法。二曰實驗法。何謂觀察法。吾人忿怒時。顏色聲音。皆呈標徵。則於他人呈此標徵時。可知

其人亦爲忿怒。此吾人所以得觀察他人之心狀也。而觀察之術。微特直接其人。而可施行。又可據依於傳記小說。而間接施行之。何謂實驗法。自弗德訥爾創唱實驗心理學一名精神。文篇擴充之大成之。其法遂洋溢於歐美兩洲。至今各大學。莫不廣設實驗所。

盛置精密器械者。由此法也。以例明之。如欲研究文明人。何以智識宏遠。野蠻人。何以智識淺陋。之問題。則必將兩種人之腦質。判別其容積。各幾何。重量。各幾何。始得知其崖略。故欲研究心理學者。不可無精密器械。以實驗之。尤不可無生理學之知識。及神經系統之知識。

第三章 心理學之分派

兒童之心狀。方諸成人。爲簡單。下等動物之心狀。方諸兒童。尤爲簡單。據進化論。則吾人人類。由下等動物漸次進化者也。而其所謂進化者。微特形體爲然。精神界亦與俱進焉。故欲明吾人複雜之精神現象。必由其簡且單者。比較對照。以尋其發達進化之迹。在心理學中。涉於研究動物之心狀者。曰比較心理學。或稱精神動物學。研究兒童之心狀者。曰兒童心理學。外如研究病人之心

狀者曰病。人心理學研究人類所以成民族結團體之心狀者曰民族心理學。是皆特殊心理學也。所謂心理學者非特殊心理學之謂。而普通心理學之謂。即研究健全成人之心界現象者是也。

上章所云實驗心理學為依於實驗法之心理學。故又稱精神物理學。而專自生理上研究心界現象者曰生理的心理學。或稱精神生理學。譯者案生理的心理學為實驗心理學所包。

俾思太洛藉若藉瑞士之大教育家也曰：『教育之基礎存乎人性。』有志教育事業者不可不重念此言也。是猶醫士當知所治療之

人體機關與其作用也。農夫當知所耕土壤之性質也。工人當知其所應用土木金石之種類也。夫人心之作用順應乎天賦之自然。非外界所得刺激所得勉強故曰：『教育當從自然。』海爾巴脫氏者實以心理學示教育方法為基本學科之山斗也。如彼應用心理學於教育上。教育焉得無效果。而為教授者尤不可不明兒童之心理。方今兒童主義發見者半未發見者亦半人。惟以兒童云云自為思考。猶不能知其果作何解。使啓童蒙夫何能觀其成效。故吾得一言斷之曰：人苟不飲知兒童之果為何物。必不足任教育之事也。

本書主義在指示普通心理學之要點。而并及兒童心理學與其他事項者。欲為任兒童教育之士指其方針導其正鵠也。

第一編 心界現象汎論

第一章 心身之關係

心意與身體有密接之關係者也。由心意之狀況及於身體上之影響觀之。人之為思慮也。態度平靜其為喜怒哀樂也。表著於面。而心情之鬱結為有害於健康。心氣之爽快能增進其動作。由身體之狀況及於心意上之影響觀之。腦量之多寡可判智愚。五官之缺點波及精神膚色相同者性質亦無甚差異。如白人之與白人。黃人之與黃人。均無大差。體質相異者心性亦迥乎不同。如白人之於黑人。黑人之於猿猴。迥然各別。健康能進心意之動機。病患足使心志為萎靡。由是而心身二者密相聯絡之理可得觀縷論之。

心身之密相聯絡。基乎神經系統與心意作用之關係。故先略述神經系統於左。

大腦以充實頭顱中之兩半球成者。其位置在頭顱之中心。自中點派出十二對末梢神經於頭部及顏面。大腦之後下部有小腦。其連結處有延髓而延髓又與充實脊骨中之脊髓相聯。自脊髓兩側分布三十一對末梢神經於肢體各部。總而名之曰腦脊髓神經系統。俗所謂腦筋。

此外在脊髓之兩側有數個神經節並列由是而派出神經於內臟者曰交感神經。凡組織神經系統之物質者二：(一)灰白質(二)白質。灰白質由細胞而成，白質由纖維而成。細胞為圓形，纖維之形則細且長也。其在脊髓延髓與末梢神經白質在外，灰白質在內；其在大腦與小腦白質在內，灰白質在外。炭白質所以營神經之作用，白質所以傳達之者也。

大腦者感覺思慮好惡決意等一切心意作用之重要機關也。末梢神經或徑與大腦相連絡，或經脊髓延髓而與大腦相連絡。其能力在傳外界之刺激於腦，又傳腦之命令於身體。故末梢神經譬則電信綫，自各部向中央為種種之報告，又自中央向各部傳種種之命令，其動作一為向心的一為離心的。前者司感神經，後者司動神經。而此二種神經者在脊髓神經部，每對相連而分布。在腦神經部則或合或分而分布。

小腦者支配筋肉運動之中心機關也。一切有意運動必藉小腦輔佐其大腦而後行之。微特為延髓傳達之用，一切呼吸循環嚥下諸作用均受其支配焉。脊髓亦有受外界刺激不告於腦而自下命令使起運動之事，如熟睡時之手足觸於熱而為無意識之動作者是。是曰反射運動。又有於神經氣力充滿欲自宣洩之頃，雖無外部刺激而自為運動者，如孩提與貓等氣力壯快時頻動其手足而為嬉戲之事是。是曰自發運動。

交感神經者所以使臟腑與心意之間生密接之關係者也。其官能一在傳發自臟腑之變化於腦，脊髓神經而與其影響於心意之上一在傳發自腦中之變化而與其影響於臟腑之上。故心有喜悅愉快時能令臟腑機關為順適而消化呼吸諸器有疾病時能令心志鬱鬱乎其不樂。

心意作用依乎神經系統之說既略述之矣，然非謂心意作用悉由神經系統所生也。惟謂心身作用並行不背而健全身體為健全心意之第一要件爾矣。

第二章 心界現象之分類

心也者渾然一太極也。剖之分之誰其能之？雖然，古今東西之哲人莫不斷斷於心界現象之分類。在昔希臘盛時詭辯學者踵起，論列是非動反常識。聖人梭格拉底出而矯正之，倡「真正智識即道德」之格言。柏拉圖亞里士多德輩附和之，智識一名遂為天下所珍重。嗣有斯多噶學派者又倡「與其論學理毋寧重實行」之主義。雖遭如何艱難必踐

履之以達其志流風餘韵至今猶存歐洲風尚之成此學派誠星宿海矣於時智識意志並行不悖精神現象顯然有二泊乎近世霍畢士盧騷等碩學輩出主張『感情爲心界自然之現象當與智識意志並存』之論康德氏與採用是論創立智情意三分法自是以來此三名詞遂爲心理學者之金科玉律矣

特是智情意三者何哉人之始生也於外物非有如何之智識必通耳目口鼻等之牖始得受納於心意是曰直觀直覺譬如觀梅花知其形狀彩色是也而其直觀所得者不遽消失後得再浮於心目之間是曰觀念即如夙昔所觀之梅花今猶得想像之是也認識此直觀與觀念之關係者曰思考譬如觀梅花與櫻花而辨別其形色之差或就黃河揚子江兩大流而比較其異同之點即思考之事也然其所思考者亦不出乎觀念何則梅花與櫻花之差黃河與揚子江之異同同爲觀念所保持然也故心理學家統名直觀觀念思考等現象曰智識省曰智

吾人之心界非僅有所知而已又就種種事物感其快不快焉聞聲食味精神爲之愉快或不凡自覺官上起者稱曰感應又曰覺官言入人世喜乎怒乎哀乎樂乎愛乎惡乎同情乎反情乎與境俱來不可遏抑不可枚數要之關於自他自己及他人也之利害起者是曰情緒超乎自他之關係離乎利害之思慮如尊德行如好問學如愛優美凡比感應情緒更高尙一層者曰情操感應也情緒也情操也淺深不同其爲感之現象則一也故心理學家綜名之曰感情省曰情

心界之現象微特知與感而已更必有所欲折花行路讀書無非心所欲爲之行爲也然吾人之心意顯於外者爲行爲隱於內者爲注意譬解一數學問題行爲也方其將解未解時心無他觸專傾一方是乃注意也行爲必先乎注意注意必先有志向志向者欲之現象也故心理學家名此現象曰意志省曰意

由以上所述可見吾人之心界誠如康德所謂有智情意之三相雖然心也者渾然一太極也非人力所得剖分也故謂心有智情意之三相則可謂心由智情意三者合成則不可

抑此三相者常相隨相屬無須臾分離者也譬則觀花讀書雖皆爲智之動作然每因之而注意方注意時又必起愉快與否之感情三相之無單獨動作也如是是心界現象之所以極爲複雜也雖然三相者各有特別之作用甲盛則乙丙衰乙強則甲丙弱丙羸則甲乙腦理誠有然無足疑者即如感情極盛時智與意二者俱衰雖蒙巨大之損失亦不介於心智意二者強盛時亦然此人間世所以多事也

第三章 心意發達之要素

成人之心意異於兒童者何在乎亦曰成人心意之動作爲複雜爲完全爲緻密爾矣成人之所以複雜完全緻密者何在乎亦曰由其心之既已發達爾矣

心意發達之要素有四一曰根本性能二曰遺傳性質三曰社會環象四曰自然環象人莫不有苦樂之感避苦就樂希圖生存人之天性抑與生俱來者也漸次發達而有雌雄淘汰相擇相競適者進化否者退化其進化者所知所欲亦漸發達焉雖然知感欲三者非由外鑠我固有之也此謂根本性能人同有此根本性能而其動也迥然各殊或長於繪畫或善於音樂或喜談政治或嗜窮哲理雖曰自由要本於祖父之遺傳者爲多此謂遺傳性質均是人也或有潔癖或有惰性或好戰鬪或尚平和形形色色不可窮究雖曰天演之遺傳性使然然自置身塵世以來父也母也兄也弟也妻兒也友朋也乃至相見不相識之鄉人也同居不同國之異族也其日相遭而口相感召者誠

心意發達

外部要素

自然環象

社會環象

內部要素

遺傳性質

根本性能

非鮮眇也此謂社會環象溫帶之民能自治熱帶之民多怠荒海島之民恒活潑大陸之民常沈毅無甯惟是英人之性質不同於法人漢人之性質迥異乎德人俄人之性質大殊於日本無寧惟是江蘇人有江蘇人之特性浙江人有浙江人之特性湖南人之特性方諸廣東人則有差四川人之特質比之福建人又有差是無他山川風土動植物等大有逕庭之影響使然也此謂自然環象根本性能與遺傳性質二者爲內部要素社會環象與自然環象二者爲外部要素而是諸要素者人各有之人各不同故諺有之曰『人心不同如其面』

無神無靈魂說之是非如何

內明

是篇爲日本文學博士井上哲次郎所撰特譯述之以紹介於我學界 譯者識

(一) 序論

夙負東洋盧梭之名奇氣嶙嶙不可一世之中江篤介氏一旦嬰不治之疾延醫診斷祇有一年半之餘命恍然悟怡然笑曰『一

年○半○非○短○也○是○在○人○利○用○之○而○已○矣○乃○排○二○豎○之○侵○害○先○著○所○題○一○年○有○半○之○隨○筆○書○以○發○揮○其○平○生○之○蘊○蓄○古○人○云○『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苟○讀○聖○哲○之○書○者○見○死○期○之○切○迫○於○眼○前○必○不○暇○為○詼○諧○滑稽○權○謀○術○數○之○言○蓋○平○生○所○經○營○所○規○畫○之○雜○念○至○此○已○消○散○無○迹○惟○存○清○瑩○澄○澈○平○明○如○鏡○之○心○象○而○已○映○寫○於○此○心○象○以○論○列○社○會○百○般○之○是○非○得○失○其○言○必○多○誠○實○之○旨○而○有○藥○石○之○效○乃○以○讀○一○年○有○半○未○卒○業○而○冷○嘲○熱○罵○之○聲○褒○然○充○耳○夫○寧○非○反○常○歟○雖○然○著○者○真○面○目○人○也○著○者○之○言○真○面○目○之○言○也○即○如○論○暗○殺○論○政○黨○之○弊○論○方○今○之○人○物○皆○所○謂○金○言○不○可○多○得○者○而○其○鼓○吹○哲○學○之○效○用○尤○足○聳○動○人○之○耳○目○其○言○曰○

又曰、

哲○學○之○効○尚○未○昭○著○於○人○之○耳○目○即○如○貿○易○之○順○逆○金○融○之○緩○漫○工○商○業○之○振○不○振○等○似○皆○與○哲○學○無○少○關○係○抑○知○國○無○哲○學○不○管○堂○上○無○懸○物○國○之○品○位○不○免○於○卑○劣○康○德○也○笛○卡○兒○也○實○德○法○之○誇○也○二○國○堂○上○之○懸○物○也○於○二○國○人○民○之○品○位○自○不○能○無○關○係○無○影○響○是○閑○是○非○而○非○閑○是○非○也○國○民○無○哲○學○思○想○無○論○作○何○事○終○不○免○於○淺○薄○而○無○深○遠○之○意○

今○後○之○要○務○不○在○得○豪○傑○的○偉○人○而○在○得○哲○學○的○偉○人○

著○者○如○是○勸○告○學○界○研○求○哲○理○非○必○偏○於○其○所○好○而○然○也○橫○覽○東○方○人○士○大○率○輕○躁○無○定○志○不○耐○深○思○而○有○所○究○明○以○是○之○故○雖○其○性○敏○捷○伶○俐○而○鬱○然○成○材○者○寥○寥○若○將○晨○之○星○學○界○不○競○國○之○品○位○隨○之○而○下○著○者○之○言○誠○可○謂○得○其○肯○綮○也○矣○一○年○有○半○出○不○數○月○而○重○版○二○十○餘○次○東○都○紙○價○貴○逾○洛○陽○其○為○世○所○歡○迎○也○可○知○未○幾○而○無○神○無○靈○魂○(一○名○續○一○年○有○半)之○書○又○出○著○者○以○氣○息○奄○奄○已○瀕○於○死○之○身○辛○勤○若○此○殊○可○欽○佩○此○書○問○題○涉○於○哲○理○一○般○人○民○或○不○能○以○歡○迎○一○年○有○半○者○歡○迎○此○書○吾○曹○豈○可○漠○然○遇○之○乎○敢○請○批○評○其○要○點○

(二) 本論上 評無神說

中○江○氏○者○主○張○無○神○說○尤○於○耶○教○之○神○痛○罵○不○置○者○也○輓○近○以○來○耶○教○東○漸○鼓○吹○古○代○猶○太○荒○誕○無○稽○之○說○者○漸○衆○百○般○之○迷○信○遂○傳○播○於○下○層○社○會○愚○夫○愚○婦○不○解○真○理○漫○以○耶○教○為○文○明○國○之○宗○教○而○輕○率○信○之○不○知○耶○教○者○與○科○學○之○進○步○相○逆○行○科○學○日○盛○耶○教○日○微○大○勢○所○趨○雖○使○基○督○復○生○亦○束○手○而○無○可○如○何○觀○蘇○爾○泰○之○言○蘇爾泰謂耶教終必崩壞而消滅其○於○歐○洲○之○現○狀○可○知○也○或○者○不○知○其○現○狀○專○標○榜○自○由○主○義○以○助○長○耶○教○之○蔓○延○傳○播○古○風○之○神○說○是○豈○真○正○自○由○主○義○乎○真○正○自○由○主○義○在○乎○企○圖○科○學○真○理○之○勝○利○打○破○

古代一切之迷信蓋世界之舞臺夙已旋轉迷信之時代疾去科學的智識之時代方來居於今日尚鼓吹古代猶太荒誕無稽之說其愚誠不可及著者揮椽大之筆發表自由思想以攻擊之吾人滿腔表同情者也迷信者曰『發表如是之自由思想背於信教之自由』是不然學者之見解亦一信教也妨害此之發表者是即背於信教自由者也著者就耶教之神說任口批評毫無疑忌誠不失學者之風度焉

雖然著者之思想有僅及其表面而未深入肌理者是誠可惜也何也吾人手足耳目之所得接觸者現象也現象者剎那剎那變動不居者也拘泥現象不求其他世界之理人生之事遂不可得而解釋又何哲學之足云蓋世界人生之事理於手足耳目所得接觸之現象而外又有不變之實在彌綸磅礴於其間篤學之士極深研幾發見此不變之實在以爲立論之基礎始得解釋世界人生之事理始得謂之哲學故雖以哲學爲闡明不變實在之途術無不可也然則此不變之實在何由而知之曰亦惟哲學古今之哲學爲此防者也蓋究明世界人生之事理達其極度必至於不變實在之境界是故不論古今不限東西大思想家皆以不變之實在爲根本之觀念以建設哲學如孔子之太極老子之無名婆羅門之不二法門佛教之真如皆不變之實在也又如柏拉圖之觀念斯比挪莎之萬有本體康德之物如黑智兒之精神斯賓塞爾之不可知的哈篤孟之無意識亦皆不變之實在也不變之實在爲思想之最高潮不可思議不可解說強欲明之不得不假借於寫象之法此一寫象法彼一寫象法而異想開而異議叢而各派之哲學起焉中江氏之哲學以物質爲不變之實在者也是耶非耶入後論之然要之寫象實在之方法雖因人不同至以不變之實在爲根本主義之一點雖謂東西洋大思想家全體一致亦無不可夫審偶然事歟且實在之觀念未必自耶教來也若孔子之太極老子之無名乃至婆羅門教之不二法門佛教之真如皆與耶教無纖微之關係又若柏拉圖生於基督之前數百年其所主張之觀念與耶教神之觀念亦毫無歷史之關係斯比挪莎康德黑智兒輩雖不免受耶教之影響然非以之倣耶教可斷言也實在云者依心傳心之物也起信論所謂『離言說相離文字相』者也惟其不可以言語文字顯故能超然而爲世界及人生之根本主義亦惟其爲世界及人生之根本主義故必由多方以顯之此各種之寫象法所由興也就中以實在爲人格化者即耶教之神也耶教神之觀念所以不易衝決者夫亦以實在之觀念爲世界及人生之根本主義故也雖然人格化之實在不論何時不限何所不可忘其人格化非然者無數之迷信隨之而來久而久之至與淫祠之類相去不遠失諸毫釐差以千里者實此類也著者痛加駁擊之不少假借亦適中時弊哉

政治

政黨論

羅 普

第一章 緒論

客問主人曰。居今日之中國而言政黨。無乃太早計。政黨者。立憲政治之產物。而與專制政治不能相容者也。專制政體未撲滅。而曉曉然舉此相去數級之文明事業。以聒之。是何異與貧子說金。向跛者而語競走也。主人曰。不然。政黨者。人民政治思想之表記也。人民惟久於專制政體之下。故政治思想銷沈。亦惟人民之政治思想銷沈。然後專制政體得以久恣天下事。固有互相爲因。互相爲果者。欲救今日之中國。一宜使人民自知政治上之權利。二宜使人民自負政治上之責任。三宜使人民自求政治上之智識。四宜使人民自養政治上之能力。五宜使人民自爲政治上之團結。六宜使人民自當政治上之競爭。有此六者。夫然後以之與專制政體相遇。其如以千鈞之弩。潰癰也。而不然者。數千年之劇賊。遇者死當者壞矣。尙何去之之可。云尙何去之之可。云六者何。政黨之謂也。今日之中國。未能有政黨之實力。顧不可無政黨之思想。政黨實力者。立憲政治之果也。而政黨思想者。立憲政治之因也。

吾讀近世小人儒之書。見其每語及漢宋明亡國。輒歸罪於朋黨。吾裂眦切齒痛恨之。恨其媚民賊以鋤民氣也。雖然。卽不鋤焉。而使若漢宋明之朋黨者。復接踵出現於今日。則其於中國政治前途。遂有影響乎。吾知其不能也。何也。惟政黨爲能影響於政治。而彼等非政黨之資格也。其論證別詳下章中國數千年無政黨思想。使然也。泰西之有完全政黨。亦不過近一二百年。雖然。其思想之伏於

人民腦識中者。則已久矣。雅興之有海濱黨。平原黨。山岳黨也。羅馬之有貴族黨。平民黨也。語其組織。語其方略。與今日所謂完全政黨者。相去固不啻霄壤。至其所以爲黨者。則不外吾向者所謂政治上之權利之責任之智識之能力之團結之競爭之目的。蓋庶乎近矣。若此者。則政黨思想之謂也。惟有此思想。故能逐漸發達。懸崖轉石。一頓一躍。歷千餘年。不斃專制政體。而不肯止。故此思想者。其母也。而近世之立憲政治。則其子也。近世之完全政黨。又其子之子也。吾所謂互相爲因互相爲果者。如是而已。今世志士。亦知非合羣不足以救國。紛紛然立會結社。以求達其目的者。既有年矣。然其效尙薄弱者。未能知政黨之真相。仿他人經驗之手段以行之也。夫政黨既與專制政體不相容。則吾輩雖復知其真相。亦烏能仿他人經驗之手段以行。雖然。苟真知之。則

終必有委曲以行之之途。敵縱阻我而我猶能禦也。而不然者。雖靡阻力而先已自不能團結。則非敵之強而我之弱也。故吾之言。政黨非謂欲遽將歐美完全之政黨移植於吾土而不可。不以歐美完全政黨之現象深印於吾國民之腦中也。

抑『人也者政治之動物』。大哲亞里士多德嘗言之矣。即政治思想薄弱之極。如我國民者。夫亦豈能獨違此政治動物之普通性。謂政黨思想爲泰西民族所獨有。而我民族所獨無。此必非適於論理之言也。惟專制政體與彼不相容。乃不得不詭其道而變其形。詭道變形者何。則秘密結社是已。秘密結社爲專制國之產物。猶政黨爲立憲國之產物。此中關係如影於形。未有能相離者也。不觀今日內地秘密結社之勢力。隱然若敵國乎。使吾國體而與政黨能相容也。若此輩者。以政黨思想鎔鑄之。則皆愛國之石民爾矣。夫秘密結社非國之福。誰不知焉。而歐吾民使不得不盡入於秘密結社者。則誰之咎也。今欲有以易之。則舍政黨何以哉。舍政黨何以哉。作政黨論。

第二章 定義

今日各國政治界。其於國家之下。猶有據合約之義。而造大羣者曰。惟政黨。其於政府之外。猶有挾輿論之力。以爭主權者曰。惟政黨。政黨之名詞。英語謂之波列的克兒巴提。Political party。德語謂之波里地舍巴遞。Politische Partei。其巴提巴遞之義。與吾之黨字。意義相符。原由拉丁語之巴士。Pars。變化而來。譯意猶言部分。然則政黨者。代表國民一部之同意。以求達其政治之目的。與他種之黨派。自殊異者也。至於政黨之性質。西方學者。其下定義以解釋之者不少。脫瑪士羅列曰。政黨者。欲以特別方法。行立法行政之事。而集同志之國民。以爲一團者也。博克曰。政黨者。欲表政見。廣求同志。而欲藉之以圖國家之公益者也。伯倫知理曰。政黨者。非國法之所立。乃從政治上自然而生。其所注目不在國家機關之一部。而欲以其所定之宗旨。條理主持一切之政治者也。李拔曰。政黨者。定一期限。集合同志。有宗旨有條理。而其所用之手段。又不與法律相忤。惟在國家憲法範圍之內。專爲人羣公益而有所措畫者也。之數子之解說。可謂得其要領矣。然猶懼其簡而不明。精而不詳。今復爲推廣其義。條說如下。

第一。以國家爲目的。

人生必有欲。有欲而必求。所以充之。此希望之心。所由起。而社會之所賴以發動力。而長生機者也。夫使人類皆持放任主義。相率以自滿自足。則孰有窮其心思。竭其材力。縱其耳目手足之能事。以入人間世而奮迅其事業者哉。故必有希望。而後有事業。

有事業而後有競爭競爭之結果所以榜示其至公至平之試驗之成績而勝敗之局定焉優劣之效著焉然而優劣之數以一人言之則弱者不及強者以一羣言之則少數不及多數大賢上智非常之人雖時或以匹夫之德慧術智推倒一時而範圍百世者有焉矣而就常人求其通例則一人之慮必不若二人之周也十人之力必不若百人之厚也惟其然也故對於外而欲有競爭者必其對於內而先主合羣

吾見夫鬥者矣怨毒之所乘雖至犧牲其生命不遑恤也又見夫訟者矣羞怒之所激雖至浪擲其財產所勿計也夫生命財產豈非人類所最擲重保愛者哉而惟以競爭故輒甘心棄之不少惜甚矣勝敗之見之足以亂人之常情也雖然此猶不過個人之競爭而已其熱度無所待於外界之激刺而沸漲之而其結局猶及於此況電氣以相摩而生人氣以相厲而壯驅懦夫赴戰場必與勇者同其用勢使然也然則以合羣爲競爭者必因其相激發相鼓舞相摩盪之力共沸其狂熱使之達於極度卒之一發不可收拾必至犧牲一切以殉其一時過激之氣而後已古今黨派相爭之禍其影響之所波及往往遺其國家大計而不顧與個人之因鬥訟而棄其性命身家者正同一例試觀自有人類以來姑勿論其爲公爲私爲義爲利自非其力之所不逮莫不號召同志結爲一團以營其宗旨之所在而務實行之故有以地理而合者有以種族而合者有以宗教而合者有以職業而合者有以階級而合者類聚羣分歷史上之以黨名者不爲少矣而其黨員輒不以全國民中之一分子之資格自待其所謂忠忠於本黨而已其所謂義義於本黨而已未暇再爲國家計也是故甲黨勝也乙黨敗也不過爲甲乙兩黨之利害問題其影響與國家絕不相蒙甚且令國家受其相反之利害焉是則所謂朋黨斷不許錫以政黨之徽號者也至於恃權勢恣威力牢籠其所親暱所倚恃所統屬以謀其一己之私利者更不必論矣

然則必與國家同利害者而後可謂之政黨必與國家共休戚者而後可謂之政黨故政黨之解釋一問題也必自信其所解釋之有益於國家而後提倡之而後力持之而後極爭之而後決行之至其結局雖或不能收所期之效果而反以誤其國家者容亦有焉而其始終之目的固未嘗爲本黨私計而故陷國家於不幸也故論政黨之資格當先以愛國心爲第一根據無愛國心者必非政黨也

第二 有一定之宗旨

物有兩端理有對待天地間森羅萬象莫不兼陰陽兩義而俱存之故有上必有下有大有左必有右有長必有短自然

之物尚猶若此。而況於人事乎。語曰。仁者見仁。智者見智。謂之仁。智者是也。謂之智者亦是也。此人我之間。所以有意見異同。而國家所以有能容政黨之餘地也。

政黨者。必有他黨與之相對峙。而後能成立者也。夫兩軍相對。必有旗幟。以爲之識。而後可以戰。兩黨相持。必有主義。以爲之據。而後可以立。使無主義。則政黨之形式。雖備。究與劇場賽會集鳥合而無事。取鬧者無以異也。若是者。不足謂之政黨。且參知國事。而論列其是非者。自由國民所共有之權利。非政黨所能獨專也。若政黨無一定之識。見一定之議論。及其解釋國家問題。又不能從其宗旨。發表其團體之所是非。以爲國民倡。則其所贊成者。所反對者。雖曾謀及國家之利害。而後表決之。而亦不過盡其國民之天職於政黨。究無所取義也。若是者。猶不足謂之政黨。

吾於是而知政黨之妙用。全以互相激勵。互相調劑。以冀得政治之中道。而進國家於上化。猶量者輕重。其權以求合於衡。食者濃淡。其味以求適於口。而其方法。必在於各持一義。辨是非。窮得失。審利弊。公然大聲疾呼。唱導天下。鼓舞天下。以求得國民多數之同情。然後國民可得認其宗旨之所在。而相率從之。政黨之所以必要在此而已。政黨之所以可貴在此而已。

第三 以政治爲根據

人類感于生存之必要。其欲望不一而足。故社會不可無複雜之組織。以應付之。況世運漸開。人生之所以來。滿足於社會者愈繁。然則今日社會上之事業。不得不比之古先。而更擴張其範圍者。進化之大勢使然也。由斯以談。處於今日之社會。以一人言之。不可不分業也。以一羣言之。亦不可不分業也。此今日之國民。所以不能劃一其心思材力。而使之獨出於政治之一途也。今傳教者有教會。講學者有學會。乃至農者農。工者工。商者商。軍人者軍人。莫不各有所黨。形成一團體。以從事于其所目的焉。此皆應於社會。所以生存之要件。而起彼此不能相奪。也不必相僭也。然則政黨者。合國民之有政治思想者。協力以任社會上政治之一門。有其實。方有其名者也。苟不然。其所志者。非政治也。其所業者。非政治也。則是他種之組織。未可貿貿然目之曰政黨。而自陷于指鹿爲馬之謬也。

第四 以光明磊落爲手段

政黨者。認定一主義。求國民之協贊。以期見諸實行。其一言一動。皆爲國家計。非有所私於本黨之利害也。故其黨主甲義。則公然號于衆曰。甲可也。其黨主乙義。則公然號于衆曰。乙可也。何也。法理必待人之表示意思。而後契約可以成立。使政黨隱秘其

主義而不宣則國民安得認其主義以爲善而從之即或從之是爲盲從其與政黨所以設立之論據大相刺謬矣使政黨且或詭名詭實外甲義而內乙義則是愚弄國民犯社會上欺詐之公罪當更不能爲國家之所容矣故政黨必以其所見之理所持之論日日鼓吹發揮于天下正正之陣堂堂之旗其主義而果優也則勝不必驕其主義而果劣也則敗亦不諱其成敗利鈍坦然與天下公之此政黨所以特見重於今世而君子亦樂爲執鞭從事也至夫各國社會黨無政府黨虛無黨此未嘗與政治無間接之關係者也惟其專心肆力于最急激最危險之運動不可不以神祕爲用此其所以終不得與于政黨之列也

第五

以平和爲競爭

天下一統則無國國民一致則無黨故黨無孤立必有與之對待者既有對待而競爭之事起焉故政黨以競爭爲生涯而亦以其競爭不絕故能使國家之政治藉之以進化者也然而事無兩可物莫兩利故置身於競爭場外者不必論耳苟不然則不至事之終局必有一勝敗之見橫於胸中舉拔山之力而不能去之此人類之公性情也惟其如此故競爭者精神之所全注惟求勝歸于我敗則歸人是故見我有可以敗人之機則務必奪之見人有可以敗我之勢則務必挫之至於所以奪之挫之之方法其果得其正與否不暇計也故殺人重罪也而戰時則反以取首級多者功居最是蓋競爭之勢使然也古來兩黨相爭者其結局甚類於此或慮其黨之不能勝他黨也始者生嫉妬心次而生怨恨心次而忿怒心生而本性亂本性亂則道義心之薄力不復可得而制之故競爭至於激烈往往有用陰險狡詐狠毒蠻惡之手段務中傷反對黨之勢力而顛倒優勝劣敗將然之局者嗚呼兩黨相爭豈非爲其主義之不同乎彼此之主義不同而我據理論之是非實際之利害以與之戰以求其勝所可言也以人之主義不合我之主義而欲以野蠻禽獸之行爲強爲撲滅使之不得與我並立甚且并其提倡反對主義者之人身而亦不遺餘力以傾陷之則是欲反今日而復爲競力之世也他種團體有以此極惡劣手段相傾軋者尙爲知義者所恥而況於政黨者彼此意見雖有不同而求其心迹則莫非以國家爲重者乎其競爭之所起原爲公而非爲私也爲義而非爲利也而以一時之感情卒至爭奪相殺以相殘是顯然破國家之秩序而遺之害也豈立政黨之初意乎當未開之世此等暴行或尙可恕而今也文化大開國際競爭猶當仰平和之調停裁判而況於國民間之政治之競爭乎故夫各執一義彼此不肯相下或以筆墨戰或以言論爭藉報館演說之力以代陰謀暴力之用而決勝敗於輿論之公是代議政治之國民之文明舉動未可與虎狼其心鬼蜮其行者同日並論也不然今日地球上除一二開化國外莫不有政黨相持于其下則是內訌擾亂無已時安

復望保持國家之平和而謀其進步乎。

右文所列是爲政黨之五定義。政黨之所以不失爲國家生活之一大機關者。正在于是。雖然。吾黨持此定義。以讀各國之政黨歷史。則未見有能兼此數義而備完全之資格者。嚮當國家未甚發達之時。其擁政黨之虛名。而實行其結黨營私之陰謀者。不必論矣。即歷數十年之改良進化。以至今日。政黨之義。非不光明而昌大矣。而考之事實。則各國政黨。其果能與此定義相符而無少欠缺者。尙寥寥若晨星。嗚呼。名義不正。則政黨之設立。不特無以利國家。且將爲國家害矣。吾祖國數千年受制於專制政體之下。以天下有道。庶人不議。籍國民之口舌。以不在其位。不謀其政。窒國民之心思。其歷年數千而未嘗有一政黨出現也。固宜。今氣運所趨。羣情一變。吾知中國而不能自立。則已。苟能自立。其必不能不改行立憲政體。不待智者而後知也。夫改行立憲政體。則必採代議之制。既採代議之制。則政黨必相因而起。是殆出於自然。而然非人力之所能抑制者。而論政黨之勢力。實爲國家之下之第二國家。其一舉一動。優能舉國民之半數。而指揮之。是其天職之重大。蓋可知已。而或者不顧名思義。竟欲以自私自利之心。舉此大責任而奪之。則將來國民之蒙其害者。必不淺。是有志經世者。不可不細審此定義。而後爲天下倡也。

第三章 起原

如天空之星辰。塞外之沙礫。然各各分立。以自營生活。老死不相往來。草昧時代之羣態。決不可以持久也。於是乎夫婦之關係。親子之關係。同胞之關係。次第漸起。而家族之組織。始成。家族者。人類協和之最初級哉。其後家族相雜。以成部落。部落相聚。以成都市。卒至擴充。張大。締造國家。而猶或以兼攻。或以聯合。經若干年之淘汰。訖今日。而尙能颺國旗於地球上者。不過區區六十餘國。若以最初之個人爲單位。而算其內容。則猶河海之匯。細流泰山之收。土壤也不甯。惟是今日於此六十餘國之間。更有合衆聯邦之制。且以最近之出現於政界者。又有民族帝國主義。與萬國平和會議。分爲兩途。以爭立他日。大一統之基。由是觀之。人類合羣之界。逐漸推廣。察其趨勢。必至破一切範圍。進至於大同。而後已。此豈非質諸青史。而信然者哉。夫世運進化。固將并國界而破之。而同在一國之內者。乃反各立門戶。支離於其間。無乃與歷史上之大勢。不相容乎。雖然。人爲喧嘩。動物其不肯雷同。苟合于人。以失自由獨立之權。乃天性之所使然也。故自表面觀之。人人類由小團結。而進于大團結。其趨勢似以統一爲歸。而自裏面而觀之。則自脫初民之狀態。無論其或爲家族。或爲部落。或爲都市。凡人類集合之處。莫不有黨派之精神焉。（不問形式）況聚無數。

之國民以成國家其結體之範圍愈廣則其利害異同之見益大故自故逮今凡有國家者之解釋政治問題雖非無全國一致之日而要不過爲偶然現象可暫而不可久有名而無實者居多故有政治必有黨派兩者之關係如影隨形如響應聲蓋事實也準過去以推未來吾知世界大同之後競爭之事幾可以免而無競爭者無進化則吾敢斷黨派之爲物超然于家族部落都市之外不以自然之界限爲界限而惟以義相合其必能與人類相終始無可疑也由斯以談黨派之於羣界其所根據既能順人類之性情而又爲事勢之所不能免殆有不待擇時與地而皆有不得不出現之勢者矣然吾嘗於黨派之中求其可荷政黨之稱而不愧者今日或有之而求諸往日則未之見也此國或有之而求諸他國則未必遇焉此又何故哉苟欲解此問題非先明政黨所以成立之故不可得也今分爲內界外界以推求其起原如左

何言乎內界政黨所恃以成立之實力是也其事有五

一 政治上之智識

聾鄉必無音樂之作盲俗必無文采之施非惡音樂而賤文采以其耳目有所蔽而無由知天地間之此有境界也語有之未能知說甚行蓋人之應事接物能知而不能行者有焉矣未有不能知而能行者故人生志業之所起必以智識爲鄉導也

(A) 必有智識而後能倡事 電力不足不可以發光蒸氣不充不可以主動人無智識如入闇室如行霧中雖有大利橫於前不見其爲利也雖有大害隨於後不見其爲害也若此者自善其一身猶莫知所爲計而以國事詢之必懵懵然無以應也安望觸類旁通見事未然而能挾其所見以作一國之輿論乎

(B) 必有智識而後能斷事 持權衡者不迷於重輕之數執繩墨者不眩于曲直之形事之有利有害有得有失有宜興有宜廢有宜緩有宜急猶物之有輕重曲直也使無智識以爲權衡繩墨則不能判其孰利孰害孰得孰失孰宜興孰宜廢孰宜緩孰宜急而無所惑也即或妄爲臆斷亦必誤謬而已矣

(C) 必有智識而後能任事 蠶與蠋同形而弱女玩之無懼色鱗與蛇相類而赤子噉之無怯容是故利害必明於先而後取捨能勇於後不然畏首畏尾事莫克舉蓋未有無識而有膽未智而能勇者也

夫政黨之所以爲國家重者豈非以其能自提出問題爲國民倡而又能審定之力行之以圖國家之公利公益乎使於此數者而一無所能則是羣盲者辨五色聚聾者論八音徒足亂人之聽聞無補于事實也況無政治上之智識者必不知政黨之功用

又安望其有創立之事乎。

二 政治上之競爭心

有國民而後有國家。有國家而後有政府。有政府而後有政治。政治原以國民爲主動。自作之而自受之。其影響之關係最爲親切。故其政治而善也。則國民受其福。其政治而惡也。則國民蒙其禍。禍福無非自己可以求之者。故吾知國民之望其政治之有善而無惡。必有同情矣。雖然。政治之果孰爲善。果孰爲惡。未有一定之標準以指定之。故人人自善其所善。而惡其所惡。其結局非恃競爭之數以取決焉。不可得也。

李拔曰。無論在物質界。智識界。道德界。凡欲成大事者。必要競爭。然則國民而不知參以政治。爲自己之權利。而又爲自己之義務。甘心自處於局外。則已而不然者。則必激動其天性競爭之熱。而以政治界爲燒點。無可疑也。雖然。猶有他種事情。足以牽繫國民之心。而使之不遑凝注於政治者。

其一。由於戰亂未已。人類愛動而不愛靜。其活潑好勝之情。常躍躍然。不可禁制。非求得一尾閭以排洩之。其勢必奔騰於各方面。而求歸宿焉。猶治水者。不導之使歸於海。則必以國中爲汎濫之區域也。故人類自與禽獸戰而勝之。即常合此羣以與彼羣相鬥。此所以洩其不平之氣於外。而莫使在本羣演圍牆之慘劇也。霸者誰能知此民性而利用之。故常務遠略。構外事。使其民之腦筋。麻蒙于好大喜功之狂熱。而不暇與我爲政敵。法國路易第十四之時。政極專制。民苦重斂。革命之機已迫旦夕。而猶得勉強維持。不致驟然破裂者。豈不以東征西伐。耀武揚威。發國民激昂之氣。敵愾之心。而使忘國內之苦痛邪。日本維新當時。不平之聲四起。而有識者極力主張宣揚國威。以洩民氣。此臺灣之役。征韓之論。所由起也。今俄國侈言武功。舉其國之全力。以向于外者。其原因雖有種種。而亦防其民之有暇日。以議論其政治之是非也。夫國民爲功名之所驅。役強者。執于弱者。饋糧朝夕。疲於奔命。猶恐不逮。而望其從容講求政治。豈可得乎。至於內訌紛起。變故無常。蚩蚩者傷慘于喪亂。流離正不自知其死於何地。命在何時。則其置國事於不問。又何足怪焉。又何足怪焉。

其二。由於生計不立。人類不單爲衣食住而生。而衣食住實爲人類生存之第一要件。必於此三者無朝不謀夕之虞。然後身心暇豫。可出其心思才力。以爲國家謀公利。圖公益。自非首陽義士。漆室佳人。吾不必持高論。而敢斷人之恆情。必出于此。是惟其然也。故入人國而欲驗其國民政治思想之發達與否。必當據其國民生活之程度。以爲差。蓋國民無直接間接。必與農工商三

者有所關係者也。使其國或因天時，或因人事，或因文化未開，或因禍亂相尋，或因政府之阻力，或因人民之惰性，而致其舉國所賴以生活之農業、工業、商業俱萎靡不振，則雖日聚國民而聒之曰：爾其留心政治，爾其留心政治，吾知其必舉吾儕小人，救死不贍，奚暇及此？以相謝也。觀各國之選舉法，其選舉權與被選權大率以多額納稅者而後得之，斯亦足以反證焉矣。其他如行政腐敗、教育不興，皆足放其國民於政治界之外，而殺其競爭之心，而其影響之最易見者，究以此二者爲彰明較著。苟有一於此，則其國民於國家之政治問題，必任其自興自廢，自起自滅，自保守自進取，自急激自和平。一若與己沒交涉而漠或過問焉。嗚呼！人人而如是，自外也。政黨之思想何自而起哉？政黨之事實更何從而見哉？問有一二人出而倡焉，陽春白雪之歌，其聞聲而至者，蓋千里而不得一人矣。

三 政治上之公共心

或問曰：論天賦之權利，人人可以自立。然則人類何取於合羣也？吾將應之曰：合羣者，取其以智力相積，形成一結晶體，而厚其勢也。故人之能羣者，可以共死生，同利害，均禍福，而其所以能致此者，非特形式以相維繫，必有一種互相愛助之精神，以統攝之。然後有其效焉。是則所謂公共心也。是故物無愛質者，不可以相合；人無公共心者，不可以合。大羣

有公共心者，如何其所見爲公，私務必得之；其所見爲公，害務必去之。以一己之私利，私害屬於第二層之計較，不敢倒置其先後。也有時公私之間，一利一害，或者不能相容，則棄私而從公，無所吝焉。故必有此心，而後可以合。性質不同，學業不同，地位不同，種種色色之人，以成一大團結，而無有水火冰炭互相尅互相殺之流弊，而不然者，人人持一絕對之個人主義，以各謀其自私自利，則當劃福禍利害生死之鴻溝，雖以父子至親，猶將與秦越人之相視無異也。而望其能合大衆以相助，是豈非南轅而北其轍哉？即或有合羣之形式，而其目的在於互相利用，非愛其一羣所奉之主義，而協力維持之，保護之，是何異鳥翔於林，獸走於野，其迹雖合，其神則離矣。以此兩人相處，尙不能常保其關係，而況於多數乎？則可知公共心爲構造政黨之一大基礎也。

四 自治之能力

夫政治界經帝政、王政、貴族政之數時代，猶是舉全國之勢力集之於中央，而未有能立地方團體以負荷國民事業之一部者。何哉？吾思其故，吾以爲其制度之性質與專制政體不能相容者，猶爲第二原因，而國民無自治器識，又無自治資力，實其第一

原因也。夫地方團體以一區域之利害爲基礎。其成效易觀。而又與自己最有密接之關係者也。而國民之自治思想。自治氣力。未嘗發達者。尙不能自進而當其衝。則誰謂其能組織政黨爲一虛懸主義而竭其心思材力以奔赴之邪。蓋不知自治若不能自治者。其視國家之政治。一若與己無所關係。以爲吾等既以統治之權。授之政府。是政府可代吾等任政治上之全責。而無庸勞其心力以參與之干涉之。以局外人預局中事也。嗚呼。此文化未開之時代。無國家思想者之謔言也。惟其如此。故無論國事如何。不知所以協力維持之。其當外敵來襲。不可獨力抗禦之時。或迫於同舟共濟之不得已。而偶然聯合者。間或有之。而及事過情遷。則復返故態。當國運小康而望其能羣國民之有國家思想者。立一政黨以求改良政治。以盡其對於國家之天職。是必不可得之數也。即或能立政黨。而其黨員之於政治實際。無所知也。無所能也。則亦唯舉其一切問題。盡服從於其黨魁之所解釋。其黨魁所可者可之。其黨魁所否者否之。是其所可所否。俱立於被動之地位。而與多數取決之原則不相合也。政黨之所以爲政黨。而果可若此。則與古代之武斷政治何所擇。而世人又何取夫政黨乎。故吾以爲民有自治之能力。而後可以造政黨焉。

五 守法之義務

一人獨處。以性法自治可也。兩人相合而交涉之事以起。則不得無人法以拘束之。人法者。以相約而成。禽獸之所以不能羣者。以無此思想。無此事實也。人類之所以能羣。以有此思想。有此事實也。既相約成法。而公認之。則不可不授以強制之力。而彼此俱從其所命。而不然者。任意從違。自由出入。是何異聚烏合之衆。以成軍。毫無紀律。吾知其內必自潰。外必見敗而已。豈能久乎。是國民之無法律思想者。必無望其能立政黨也。

以上所舉。皆政黨所以成立。必不可缺之要質也。然或具此要質。而無時勢以爲之緣。則政黨仍不能出現也。今復向外界而推論。政黨所恃以成立之原因。則近日之文明進步。實與有大力焉。

一 交通便利

天時氣候之殊。風俗習慣之異。皆足影響於政治也。均是一事業也。均是一制度也。或宜於此而不宜於彼。或利于甲而不利於乙。此豈非以地方之情形爲之主因哉。故欲行公平之政治者。非合全國之利害得失。而統籌之不可也。然若交通四塞。風氣隔絕。則雖同在一國之內。猶與異地球而居者同一比較。彼此之風土人情。各不相知也。各不相聞也。又何從審各地方民意之向。

皆民情之好惡民力之厚薄而以最大多數最大幸福之公例折衷之以爲一國政治之所根據乎夫政黨之所以異於地方團體者以其能求全國民之真意而代表之不因地理上之界限而挾私見也苟不能如是則與市府郡縣之議會無所殊異何必別而命之曰政黨而特認爲政治上之一機關乎故交通便利實造出政黨之一大要件也

二 學問普及

有政治上之目的而欲達之有政治上之手段而欲施之此政黨之所由立也故其國民有政治思想者有政黨無政治思想者無政黨吾之所敢斷言也雖然人之政治思想根於學問而生其未經學問者不知國民之權利何在義務何在宜其對於國家之利害一若無所關于痛癢而莫肯爲之計較也而有學問者則不然其於人類生存之理各國盛衰之迹既有所觀而覺其身與國家有密接之關係則欲禁其政治思想之不油然而生不可得也夫以一人言之其政治思想之發達與否既可據其學問之有無以爲斷然則一國之中而使無學問者占多數焉則其影響又必波及于政治界無可疑也故在教化未洽之國其人民蠢蠢於醉生夢死之鄉曾不知國家爲何物於斯時也雖有一二人有政治上之目的有政治上之手段欲設一政黨以爲機關而達之施之亦必以無人附和而中止焉而已

三 四民平等

甚矣階級制度之足以阻國家之發達也何以故以階級制度逐其國民之多數使之不得仰首於政治界故夫使阿里士多德人爲政治動物之言而果信也是人類不肯與政治界相離乃出於天性而非勉強於後起者然吾讀前代史計各國民中之能留意於政治者不過十分之二三此又何故哉蓋以階級制度之未廢其列上級而有預政治之特權者或以貴族爲限或以教士爲限或以武人爲限其不有此資格者雖有經天緯地之才濟世安民之志不得一入政府而揚眉吐氣焉是使全國民之過半數與政治界斷絕關係之原因也夫政黨以求合國民之多數發揚國家真意之所在爲天職者也使國民之中或有參與政事之權利或無有焉則政黨所聚亦將爲流品所限不得徧及于國民之全體是所謂政黨不過一種若貴族若教士若武人之私物而與吾之所謂政黨異其質也蓋吾之所謂政黨當合全國民中之同意者而成故非去階級制度而實行平等主義之時不可得見也

四 三大自由

吾之所謂三大自由者何。言論自由。出版自由。與集會自由也。三者與政黨成立之關係。親切而易見。不待辨而自明者也。然在野蠻之國。其政府必視此三者爲誓不並立之強敵。而務束縛之。故政黨之出現。必於文明國家。其爲此乎。

五代議政體

專制政體何以與今日文明之進步。必不能相容哉。西諺有之。專制國之愛國者。只有一人。可謂善於形容。能以一言道盡專制政體之流弊者矣。夫家人非相親相愛。則父子兄弟之間。猶且有以路人相視。而破其關係者。國民之對於其國。猶家人之對於其家也。若使國家之主權。爲最少數者之所獨占。而復恃強制之力。務使其國民在政治界一言不可得發也。一事不可得辦也。是國家（實則政府）顯與國民絕。而復望其盡心竭力爲我經營。是猶立曲木而求其影之直。種惡因而望其果之良也。豈可得乎。此等國民。必全舉其政治上之責任。一切屬諸政府。而唯全注精神。以自謀其家人生產而已。誰暇與政府共憂樂乎。此專制政體之下。所以必無政體也。及代議政體興。鑒于專制政體之害。務反其道而行之。必欲使其國民皆有直接間接參與政事之權。而惟恐一國之政治。爲自私自利者之所把持。故特設一機關。以廣求輿論。則所謂議院者是也。既有議院。則國民之有政治思想者。如勇夫臨戰場。自喜有用武之餘地。則安得不各整旗鼓。以思競其技也。西人所謂代議政體之下。必有政黨。豈虛語哉。

由是觀之。政黨必合自力與他力。而後能成立。此政黨之所以難能而可貴也。使有造政黨之實力。而無造政黨之時勢。政黨不能立也。使有造政黨之時勢。而無造政黨之實力。政黨尤不能立也。然就兩者而論之。則前者又爲後者之因。後者乃爲前者之果。明其因果而知所先後。則吾願國民之凡欲造政黨者。其勿以後者要求於外界。而惟以前者自鞭策焉。斯爲得矣。

第四章 組織

政黨之定義。及其起原。上文既述之甚詳。讀者於政黨與非政黨之分。庶幾可以判然不惑矣。然此皆就理論解釋。政黨而未嘗從實際觀察。政黨也。今特設此章。略說政黨之組織焉。

政黨之性質。大概可分之爲二。其一爲永存。其一爲暫設。永存者。與其國之歷史長保關係。以欲達其一種之政治思想。如英國之脫里黨及呵域黨是也。暫設者。因欲行其一時之政見。務藉輿論。取其現內閣之主權。而代執之。古今政黨。屬於此類者居多焉。然

無問其爲永存與暫設苟既有若干黨員相聚而成一團體必不能不爲之立規模定職掌明權限而未可任其如散沙之偶然相聚也故政黨必有組織其法如下

第一 黨魁

英雄在人羣中其勢力之大小伸縮全視其當時國民之智力以爲比例如其國民智力不充人人無足自主則求所謂特立獨行神聖其自由之意思而能拔其服從之根性者必少於斯時也苟有人焉負經天緯地之雄才懷博古通今之達識出而高視雄飛則獅子吼而百獸懾明月出而衆星隱可以推倒一時挈一國而左右之惟其所命而居其下者莫敢與抗矣然而政黨必出現於民智發達之時凡爲黨員者殆莫不挾一政見而且自信甚力斷不易爲他人之所轉移故政黨猶一小共和國然其黨魁在於黨中仍當爲主義所屈而不能濫用其權力以專制一黨蓋黨魁乃政黨之黨魁而政黨非黨魁之政黨也雖然主義者虛也人物者實也以虛動人不如以實凡事莫不皆然故懸一主義以爲的以號召大衆者非無人應之也而其數必寡矣而其情必緩矣反之有一豪傑之士出而有所唱導于天下遠近之聞其風而仰其名者必不崇朝而走集麾下蓋能自判其事之是非曲直而決向背定從違者雖足多而因主動者之爲誰而遽視此以表其贊成與否而不暇再有所計較者又中乎人情而不遠於事實者也試觀英國王權黨及民權黨之迭爲盛衰亦全以「披德」「康年」「俾爾」「巴美斯頓」「智斯列黎」「格蘭斯頓」諸黨魁爲之主動然則黨魁與政黨之關係最爲切要可知矣故論政黨之組織不得不首及黨魁也

第二 會議

政黨原以人人欲行其意而自由集合故其所奉之主義即黨員各各所奉之主義不許以一人若數人之力把持而左右之論理固然也然或有非常之人出而主持一切則各黨員自問才智不逮往往棄其獨立之言論而屈從者有焉是其流弊所極將至形成一專制政治而失創立政黨之本意矣惟有會議之制不時集會黨員以討論其黨之宗旨條理是猶設公司者之有股東會議既收集思之益又可免武斷之弊政黨所以生存發達之機關其在斯乎其在斯乎

第三 委員

黨員之在政黨其所享之權利既同等則其所負之義務亦當同等彼不得有所撓奪此亦無從諉卸然則一黨之事以全黨員辦之一黨之責以全黨員任之固其宜也然或爲才智所限或爲道路所局或爲情事所牽勢不能使全黨員盡出而執行黨務

不審惟是以多數之人共任一事而無一人專其責成則必至互相推諉弊端百出此殆曾入人間世者所共認也故政黨之綱領及其對於各種問題之主見雖可由會議公決之而至欲舉實行之效不得不設委員而分任焉或主調查或主奉行其在職雖有常任與特設之分而務使事有專屬某也任某事某也任某事則黨中庶務當賴此而無不舉之弊矣此三者實政黨之組織之最重要者也例之於國家黨魁以喻元首會議以喻國會委員以喻行政機關使於此組織有所未備不足以稱文明之政黨也至於籌黨費以維持黨務設黨報以擴張黨勢此又猶國家之有租稅與軍備也由是觀之政黨之組織誠與國家之組織無大殊異吾嘗謂政黨爲國家之下之第二國家豈不然哉

第五章 利害

今建國於環球之上者以六十餘計其中有已立政黨而收其用者有現時雖尙未有政黨而汲汲於創立之者審時勢之所趨必至天下無一無政黨之國此等現象將於二十世紀之政治界遇之矣雖然世之於政黨也或聞風而歡迎之或深惡而痛絕之政黨乎政黨乎汝果有受吾人歡迎之資格乎抑果具吾人所應痛絕之惡質乎但述事實而不折之於理論以審定此問題則或未免於誣枉但據理論而不證之於事實以審定此問題又或不免於袒庇然則欲毀譽政黨者非全揭政黨之利害而細爲比較之其能不失於公平者幾希矣論政黨利害

政黨之利有已著於事實者有止存於理論者今略述之都凡七事。

一 長國民自由之風

專制政體之下必無政黨非政黨之不自出現以無可容政黨出現之餘地也何以故以專制與自由不能兩立而政黨實爲自由之結果故夫政黨既不能見容於專制政體然則有政黨之國必爲自由之國者可據論理法而斷定之夫豈能反果爲因而謂自由爲政黨之產物乎雖然政體雖許人以自由而人人出其心思材力參預政事不肯受政府少數之束縛而必求達其政治之目的者實舍政黨以爲之機關莫克觀此大效也彼以一人之權力若一主義一方略強制天下牢籠一世者其勢力既有所專屬更不許他人容喙於其間此即奪國民天賦自由之權而使不得賴優勝劣敗自然之大例以進其化者也試觀察東洋諸國之學界自數千年前已定爲一統之尊壓制之力可謂重矣而卒以此沮國民活潑之氣使失其言論思想之自由而亘

古不再發達焉。學界如是。政界亦然。如以少數制多數。強者可以橫占勢力。則雖素主自由論者。一旦得政。尚不免出於專橫手段。而況不知自由爲何物。而但戀戀於一身之富貴利達者。其必以國民之自由爲害已。而必竭全力以裁抑之。撲滅之。無可疑也。故欲保國民之自由。非禁有司之專制不可。而禁有司之專制。非恃政黨之組織不可。何也。政黨者。以反對政府爲用者也。政府苟有失策。政黨必從而攻擊之。以爲苟不如是。即自棄其監督之權。使政府無所忌憚。而不能小心翼翼。以處政務。是或至侵人民之自由。而不能保護其對於政治所應得之權矣。苟有政黨。雖其勢力或尙未足控制政府。然政府以有反對者之故。必能加意戒慎。不敢冒昧開罪於人民。試考英國爲自由之祖。而其所以能致此者。豈不因君主及貴族平民之三者常相監視。或離或合。而能以競爭爲發達乎。西儒美伊之言曰。『自由之命繫於政黨』。豈非中肯之言乎。故無自由不能生政黨。而無政黨又無以保自由也。是爲政黨之利一。

二 保社會和平之局

今試問國家何以能維持。人民何以享幸福。豈非賴有上下相安之秩序。以爲之保障乎。夫惟人人知守秩序。則公私交益。故雖以喧譁成性之動物。尙不敢妄施其強暴手段。以破壞社會和平之局面者。乃天下之通情也。然而一國之內。或未能免於禍亂。相尋者何哉。蓋聚無量之民。以成國。各有信奉。各有意見。各有感情。求其必出於一致。殆百年而不一遇焉。惟其不一致也。故行一政發一令。有以爲適者。即有以爲否者。顧此失彼。道難兩全。雖在政治脩明之世。猶難望天下無不平之鳴。而況於政府之所舉措。未必盡爲得當者乎。夫不平之氣。既盤鬱於胸中。斷不能制之使其勿洩。故常借端而發。小之則揚反抗之聲。大之則釀革命之禍。昔之政治家。輒以此爲慮。而不識所以戢之之術。第以若輩與己爲敵。往往目之爲叛臣。爲逆賊。不問其所反對之果爲正當與否。而概以專制手段。挫辱之。撲滅之。此所爲激而生變。使國內破其平和。而演不仁之慘劇也。若使政黨既立。其在平日既有監察政府之權。又如政府果有失策。則反對之可也。攻擊之可也。改造之亦可也。既有相當之方法。足以發揮其政見。舒展其政論。則不平之氣。可以平不足之心。可以足。又何待暴舉妄動。以求達其目的哉。顧有時數黨並立。因爭意見。或不免於騷擾滋鬧。然其論爭之性質。仍在於平和。而非叛亂也。乃欲借此以改良國家。而非漫爲破壞也。即不然。亦爲黨員操之過激之流。弊而非政黨所本有之缺點也。故在昔以革命制政府之專橫。而至近日。以有政黨之故。遂不必再出於此途。而得以平和增政治界之幸福焉。是爲政黨之利二。

三 振國民之精神

政治之得也。國民享其利。政治之失也。國民蒙其害。兩者既有密接之關係。而國家之政治。國民又本有干涉之權。然則推人人趨利避害之心。天下當無不良之政治矣。蓋國民既知國家之利害。關切於已。宜其鼓勵精神。以謀政治之進化。而不敢度外視之。有所假借者也。然或視國家之政治。與己若無關涉。一任其自興自廢。即見政府腐敗。猶復不痛不癢。毫無感覺者。豈國民之神經已死。再不能振起哉。特以未有激刺之者耳。夫最能激刺國民之神經者。舍競爭。無以為功。而啓國民政治上之競爭心者。實莫能過於政黨。夫為私利私益。樹立徒黨。以期培植其一私人之權力者。以其競爭之迹。與政黨有所相類。尙能助社會之動力。使人心時時刻刻有所振發經營。獨惜其驅於利欲而動。志氣不久而自昏。且使社會吸其腐敗之空氣。或不免一變而為不起之症耳。若夫以國家為目的之政黨。其所持主義。皆為光明磊落。可以質天地而對神明。故於其所可必竭全力以辯護之。於其所否必竭全力以攻擊之。人人恃其理直之壯氣。以與反對者相爭。務期發明真理。施行善政。不敢自棄其國民之責任。此國民所為發揚蹈厲。終其身於政治上之競爭。而不敢一息懈也。伯倫知理嘗言曰：「政黨之競爭。足以煥發人民之精神。振起人民之倦氣。因此而得建至善之國家。使從來熟睡之國民。亦得醒覺而奮起。」政黨為政治上所必不可少。即此足以護之。彼羅馬共和國之進步。及英美之文明。豈非其明證大驗耶。是為政黨之利三。

四 增國民政治上之智識

不識航路。無以把舵。不諳地理。無以行軍。不周知天下之大勢。民間之疾苦。政府之情形。以及政治上所不可不知之事物。無以挽大權。指揮天下也。夫卓犖非常之士。有志經世。或能獨縱才力。以養成其馳騁政界之資格者有焉矣。然此可望之於一二偉人。不能望之於國民全體也。如欲國民皆具政治上之智識。吾恐除立政黨之外。更無他術焉。蓋凡預于政黨者。不能不負黨員之義務。其義務何在。曰某問題當如何解釋也。曰某事件當如何處置也。其於本黨之宗旨若何。條理若何。不能不熟悉明白也。其於反對黨之所主張者為何。所根據者為何。又不能不深知詳細也。故置身於政黨之競爭者。必日求進其常識。以為立足之地。或臨議事而闡明義理。或臨集會而交換見聞。凡可以增益自己之心思耳目者。莫不留意以期有所憑藉。以為訴于國民。對于敵黨之具。而為黨員者。復不時出遊演說。聚無數之國民而告以主義。使其奮其政治思想。而不敢自安於固陋者。豈非政黨之大效耶。若無政黨。則國民之視政治。一若為政府之專有物而已。不與焉。則是舉其國民之責任。全然放棄。甘受二三當局者

之愚而不辭此國民智識之程度所爲每況愈下卒至人人皆不知國家爲何物而況於政治乎故吾於此益知政黨之足以開發民智也是爲政黨之利四

五 養國民政治上之能力

使人民奮然興起而以直接間接參預國事不敢放棄其政治上之責任者議院制度之良果也然人民既欲負政治上之責任則或坐而論或起而行皆未可以敷衍塞責而必求有擔當之能力而不然者雖能別是非明利害究得失而適于議論家者或勉強一變而爲事務家而不免於敗績焉蓋以素不習事之人當衝繁疲難之政局何異使盲者辨五色聾者別八音無怪處置失宜爲天下笑也惟生活於政黨者則不然其耳之所接目之所遇口之所道心之所存無日不與政治爲緣而不知不覺之間遂得以養成其政治家之能力然則政黨者政治家之專門學校也政治練習所也宜乎由此出身者一旦任人家國事而不至於束手無措也是爲政黨之利五

六 便益民生

政府專制之政治既不能復行於今世於是國家大事大抵取決於議院議院者間接以代表國民之真意者也蓋使舉國之人皆直接參預政事於勢既有所不能故全賴投票選舉之制使國民各選其所最親信所最悅服所認爲同心同德之政治家使操國家之最上機關以保其所應享有之利益此近世政治以民意爲主所以較之往昔爲稍得公平也雖然國民之於政治家彼此不相聞問向來絕無交涉者十中居其八九是其對於國家之政見莫從窺其所主張而得認爲與我相同而舉之自代以間接發揮其意見然則非有政黨以爲之紹介則議員被選或出于偶然之結果是議院之制雖曰以多數制少數亦不過有名無實而已惟有政黨者其宗旨條理既有一定而復憑報章演說之力公布於天下所以求國民之表同情者當無不至夫既欲求國民之表同情以制勝於選舉競爭而使其政策得藉此以見諸實行則其一黨之所主張不能不求合于民心且不能不求合于多數之民心故有政黨相競其結果必借改良政治之精神以爲吸收民心之磁力宜其日日之所講求皆在於利民便民而必不敢倡害民之議行擾民之事是因有政黨而國民之多數得以保其政治上之利益正合于最大多數最大幸福之旨也是爲政黨之利六

七 高尚人心

人心之作用雖變幻無端而方寸之間實不能以同時而容兩物故出於此者必入於彼出於彼者必入於此或公或私或義或利兩念相反不能並立於一時是故主持一國者必不可無術以鼓舞人心使之急公義而遺私利也然果欲收此大效吾嘗考之殆舍政黨其奚以哉蓋政黨之一舉一動皆爲求達其目的而其所目的又必在於國家故黨員最始之本心雖未必全爲公而不爲私全爲義而不爲利然及其捨身入黨一言一行皆不得不奉本黨之主義以爲標準則凡有運動皆爲國家思想之所發迨心有專向志不他及則雖其平日所最難忘情之私利私益亦不得不甘爲犧牲以成就其正大光明之事業蓋集多人以成一團體彼此互相勸善互相激厲固足使人格日高矣況爲辯護本黨以與他黨相持勢不得不託於高義藉國家二字之名詞以爲武器其初雖或出于假借而口耳之所習漸得浸入于其腦愈印而愈深則不知不覺之間即有卑污齷齪之心亦化而爲磊磊落落矣此外如同志雅集共發友愛之情民望所歸益厲清廉之行此皆政黨足以高尚人心之效也是爲政黨之利七

有利必有弊凡事莫不皆然而世之淺見短慮者輒舉政黨一二流弊以爲若此者足以危害國家攻之不遺餘力夫政黨之有流弊吾人固不必強爲之辯護然平心而論必不至如反對政黨論者所言之甚且其弊多起於黨員之不自檢點其最大端實在於競爭過激之故斷非政黨之性質早有與此弊端不能相離之關係也今試舉其重者於下

一 舉動之激烈

一黨既立不能強天下之人盡從其主義而歸於一致必有反對於此者復出而糾合同志以致我相持故舉國而絕無一政黨者固嘗有之而未有有政黨而可以得一而足者以理論審之以事實證之未嘗謬也夫既有二政黨之出現其主義必異而不同離而不合故競爭之事勢不可免顧政黨以競爭爲用而能致種種之利既爲識者所共許然以競爭過激之故或因事理之堅執變而爲意氣之相持或因宗旨之水火激而爲人身之攻擊觀各國政黨歷史雖在最號文明之國猶或不免此弊致貽非政黨論者以排擊之口實蓋政黨成立既以競爭爲生涯無怪身入其中者悉爲此暗潮之所播蕩流於激烈而不自知故雖平日以溫和爲旨者或且變爲憤激以長厚見稱者或不免於輕薄其驅于一時之客氣以與敵黨相持常有彼此忽大決裂釀成不忍見聞之慘禍者蓋一人之競爭堅忍之力不可以持久故或因他事之牽制或因忿氣之漸平有始而激昂不久即復歸于穩和惟至舉全黨以爲競爭則其結局往往有與此大異者無他羣衆集合之地莫肯先示人以怯故只有互相鼓舞互相激厲

互相摩盪一朝相率而迷于狂熱勢必至相持兩敗其害大見然後各自悔其舉動之孟浪焉則人心已倦殆難匡復甚者流而變爲私黨盡失其本來面目者有之豈非政黨之一大缺點哉此政黨之弊一也

二 目的之誤謬

政黨何以可貴可尚以其以國家目的一切運動皆全注於公利公益而與結黨營私者絕然不同也然吾嘗就古來之政黨而稽之其能始終保此忠義之美德者蓋寡而以一黨之利益爲目的只知藉口國家以便其運動之手段者反十居八九焉夫既非以國家爲目的則其視國家之利害必輕視本黨之利害必重凡遇問題之來必全以本黨之利害解決之其於反對黨之所持說雖明知其光明正大甚有利於國家而尙慮增長反對黨之勢力本黨不得不立於劣敗之地位故寧昧本心斥之爲非理目之爲謬說務竭全力以排擠之反於本黨之所主張者雖明知其有碍於國家而亦以扶植本黨之故不得不強詞奪理蠱惑天下以從我而其結果遂不免使國家蒙其不利焉此政黨之弊二也

三 疾反對黨之太甚

政黨雖有左右國家之權而其地位視國家爲有異故附和我黨者非必有愛國之心反對我黨者非必有仇國之念使或以有恩怨於我者爲卽與國家爲恩怨遂忘反對黨亦爲國家之分子而竟認爲我敵務必撲滅之獨占權力以爲快故其惡反對黨也全出於私意其見反對黨之有隙可乘固不憚吹毛求疵藉公義以挫其勢力卽令反對黨之言動爲果是而亦以爭勢力之故不憚出其陰險狡詐橫暴凶悍之手段以挫其優勝之勢此風一長而爭奪相殺之禍或且不免於文明之世豈不可痛乎此政黨之弊三也

四 侵政黨員之自由

對於國家必獲思想言論之自由然後政黨可以成立然則政黨者殆吸自由之空氣以生活無所往而受人之束縛者矣然政黨雖不受人之縛束而其權勢漸次擴張迨達極點往往有脫其一定之範圍而至侵其黨員之自由者夫人民合意而立國家猶尙須犧牲其權利之幾分以從公定之規則然則員旣入政黨有時亦當爲黨義所屈不能不少失其自由者固其宜也然此不過自由之或加限制且於入黨之時已爲默認固不得以答政黨之專制惟政黨有時擅張勢力并不問黨員之同意與否遽發命令設規律大侵入黨員自由之界強使服從其有唱異議者則律以黨規加以重罰是政黨從自由而生今忽變而爲專制

之物矣。夫政黨本爲黨員達其政治目的之機械。而黨員非政黨之機械。猶國家爲人民之機械。而人民非國家之機械也。若奪黨員之自由而視之若政黨之機械。然則可謂反賓爲主。失政黨之真矣。況人民本爲保護擴充其自由而立政黨。今乃于其所得于政府之自由反爲政黨所奪。是可忍。孰不可忍。則無怪獨立不羈之士相率脫黨而不肯再受其束縛也。美國人有言。紐育府民近日所受政黨壓制之苦。比於英國當時有過之無不及。於此可見專制政黨之爲禍甚烈。比于專制政府爲尤甚。蓋政府專制易招民怨。發憤而顛覆之者尙多。而政黨專制則人或輕輕看過。不加酷責。豈非怪事乎。此政黨之弊四也。

五 社交破絕

凡人現身社會。不能獨以一政治界送其生涯。故人與人接。必於政治界外。更有種種之交涉。是故政治上之同意見者。其人非必與我爲可親。即政治上之異意見者。其人亦未必於我爲可怨。然政治上競爭之過烈。往往有因政見不合并。其人之他種關係而亦絕之。如以商人之屬于反對黨也。則斷其交易。又以醫者之屬于反對黨也。則辭其診治。甚至百工之事。婚姻之約。亦每因反對黨之故而斷。恩絕義一。若所好所惡。只以其人所屬之黨派而定。而不再問其人之如何。甚至父子兄弟之間。亦因黨派不同。釀成家室之不和。即或以善言相贈。亦疑其巧言。詭我而不肯用。豈非欲以一政治界而範圍一切之人事乎。何其度量之隘也。蓋對于國家而言曰。民則以政治爲生活者也。對于社會而言曰。人人則不止以政治爲生活。他如宗教界。學問界。商業交際界。皆莫不彼此互有關係。故於政治上之意見。雖或不同。而於他方面未必全異。則何庸因此及彼。并一切而盡失其交情乎。顧競爭止在於政治。其互相嫉視之情。一本於至公。可待問題既決而化。其迹若以政治之競爭爲根據。而波及于各種方面。則是爲私而非爲公。爭氣而不爭理。必至使私憤私怨日甚。一日而競爭之熱過其常度。則社會之平和將因此而大破壞矣。此政黨之弊五也。

六 小黨分裂

國無政黨。則競爭之事不行。而政治難於進化。夫既屢言之矣。然或誤會此旨。以爲政黨出現。以多爲貴。則紛紛設立之下。卒至勢力愈分。而愈弱。民心愈歧。而愈疑。國內雖有無數之小團體。而按其實力皆不足以獨當一面。總攬國政。而支持大局。則人心惶惑。莫知所從。而國之大權。又無人負荷。則必終於萎靡不振。而國勢日就衰頹。積弱不返。隨以滅亡。考古今之歷史。以國內黨派林立。離析民心。而終至四分五裂。不可匡救者。何勝屈指。而或以此歸咎於政黨。則不知政黨之爲用者也。蓋政黨之用。妙在

於兩黨相持一進一退一反一正以求得其平衡故國內雖有數多之支派苟能以小從大歸于合併以成兩黨競爭之用夫何至陷於此弊哉而不然者人才星散而國家不收其用人民瓦解國家實受其殃小政黨分裂之足以誤國有如此者此政黨之弊六也

七 引敵國以自滅

政黨之爭只在國民之間故無論孰勝孰敗其於彼此之勢力雖有增減而於國家之存亡絕無影響者也若至國與國爭則勝負之所決存亡繫焉其輕重較於政黨何止百倍然而政黨競爭過烈之結果或令其怨恨反對黨之心出於怨恨敵國之上夫敵國可以害國家之生存全國民皆與之不共戴天故苟不幸而至於國交破裂則當合全國之力以抵抗之此其時雖國內有黨派之爭亦當捐小嫌而就大謀語曰兄弟鬩于牆外禦其侮審緩急而知輕重者固應爾也奈何當國步艱難危急存亡之會猶復斷斷於黨派軋轢以危其國即并其所以立政黨之根據而危之甚者惡反對黨之傷我乃竟不顧國恥援借外力以自屠其與我不同黨之同胞及外力既入再無術足以驅之使去卒之引虎狼以自衛勢必與反對黨相繼而為所覆沒焉所謂皮之不存毛將安附觀於古今東西史乘其犯此而自絕者正歷歷可數也此政黨之弊七也

由是觀之政黨之利弊兩者雖似足以相抵而其實則利重而弊輕利多而弊少何以言之政黨之利與政黨相緣而不可離而政黨之弊非政黨之所自生實由黨員有以釀成之故其責不在於政黨苟黨員各自加意以深防之則其弊必可輕減或能全免是吾人之所深信而不疑也然則政黨果何害于人國而或者不遺餘力以攻擊之何其謬哉

近世歐人之二代主義

雨 塵 子

自有史以來人類事業之繁劇社會之變革未有若近百餘年者也若法蘭西之革命亞美利加之獨立意大利之獨立統一德意志之聯邦比利時之分離希臘羅馬尼亞之獨立其餘若匈牙利之獨立而未成愛爾蘭之自治而未就皆無一非有大願力大主義存乎內無一非國民同心協力不顧萬死以達之者也其時中國如醉如癡酣然穩睡固不知世界之有此事而無論其出何主義嗚呼是中國之所以有今日也夫國家由幼稚而至長成由衰弱而至強盛其間皆有必經之階級而況此無數大主義又國民必要之常識而不可缺者歟今取歐人近百年之主義擇其最大最要者以介紹于國民焉

一 多數人之權利

歐洲古時皆階級之國也。國之主權不存于少數之君主。則存于少數之貴族。平民雖多。皆服賤役。爲奴隸。無政治上之權力也。然政治之公理。既皆認多數人之權力。則平民勢力之發達。自非君主貴族之所得而抑。于是自由民權之聲起。爲法之革命。如是英之憲法之完備。如是其餘諸國之立憲法。建議會亦莫不如是。多數者既主張其權利。則少數之君主貴族。不得不退而讓之。故近百年來。實多數勢力發生之時代也。議會多數之意見。則成國之法律。選舉區多數之投票。則成議會之議員。凡國之多數之黨人。無不占國中無上之勢力。英國自由保守兩黨互爭內閣。其能得內閣者。即其下議院占多數者也。

在今日之歐洲。其多數勢力之發達。固巨且速。然猶有未盡者。經濟社會。非以多數勞働者供少數資本家之使役乎。國之土地。財產。權非盡在少數富者之手。而不歸多數。且富者益富。貧者益貧。日趨于最少數乎。公民三級之制度。盛行于日耳曼。其第一級之最少數。與第三級之最多數。之權利相等。當多數權利盛行之時。宜如此乎。是故世界日趨于平。則多數團結之勢力。日神聖而不可犯。少數者聽命而已。然在今日之世界。則不能如此也。此已侵社會主義之範圍。故不具論。

第三級納稅最少者。三級之人數不同。而其出議員之數則相等。

按三級公民之制度者。分公民爲三級。第一級納稅多者。第二級納稅稍少者。

嗚呼。世界之最可憫者。固無如以多數之人。服從少數之權力者也。羣羊牧野。以一童子驅之。而有餘以其爲羊。則然耳。世非智不敵。力不逮。無能如羣羊。誰肯以多數之團體。聽命於少數者。然此義。唯歐人知之。中國人不知也。南洋澳洲布哇美洲各埠之華人。非多於白人數十倍乎。然其勢力。不在華人。而在白人之手。南洋澳洲各地之主權者。非華人。而英人。其地非中國之屬地。而英人之領土也。非獨海外上海。不過數百英人。而能制揚子江一帶之勢力。北京之外人。亦不過數百。而能制滿洲朝廷之死命。中國人之多數。中國人之地主權。皆不知何在矣。且不獨如此。以多數之優等人種。而受少數之劣等人種之統制。至數百年之久。以數萬萬國民。而俯首就二三官吏之節制。任其割地誤國。毫不過問。嗚呼。多數團體。不知主張其權利。則多數人之勢力。從何發生。是中國人所以無民權也。以無能之國民。而望其立憲法。開議會。享自由之幸福。多見其不知量也。

二 租稅所得之權利

「不出代議士不納租稅」之格言。是歐洲人人所如也。近百餘年之風潮。殆無不因此格言之精神所貫注。美之獨立也。爲租稅問題也。美人既無議員于英國下議院。則美人無納稅于英國政府之義務。英國議院無議決美人納稅之權利。于是十三州遂相率

而抗英法之革命也。亦爲租稅問題也。國家空乏。搜羅無術。于是開數百年不舉之三族議會。訴之于納稅者。遂開革命之基。其餘列國亦莫不然。夫盜操刀入室。迫其錢帛。則人雖懦。未有樂與之者。以其無償也。人不出無償之金錢之精神。以對國家。則民權在是矣。英國民權之保障。人皆知爲下議院。下議院權力之鞏固。則出于租稅。古時英國王屢事戰爭。府庫空乏。于是不得不訴之租稅。下議院遂據租稅。以要議院之權利。其大憲章權利法典之頒布。皆此故也。故哈蘭曰：「英國人之自由。乃英人之祖先以金錢購之者。」納金錢于國家。固人民之義務。亦何足惜。唯納金錢而不得自由。則其金錢無償矣。是可恥也。

又有一事。足證歐人租稅之不徒納者。卽議院之監財權是也。今日自由之諸國。凡歲計豫算。出入多寡。皆無不經議院之承諾。議院之中。又宜先提出于下議院。蓋以爲議院者。人民之代表也。而下議院由納稅者直接所選舉。其權尤不宜不重。是故觀于此。而知納稅者之權力。竟橫行如此也。英國每歲財政。無巨細。皆提出于議院。其軍事案。亦每年得議院之議決。苟不議決。則海陸軍費。無從支出。數十萬之兵卒。不得不登時解散。英國可立亡也。納稅者之權利。至英人而極矣。英人嘗自言曰：「吾英人若不關係于權利。雖一厘一毫。亦在所不破。」夫人誰不納稅。誰無國家之負擔。觀人之有議員之租稅。而此之徒納者。可興起也。

租稅之重。吾國人亦當知之矣。明之晚年。租稅繁重。而變亂叢生。明因以亡。凡世主之號稱愛民者。皆無不以薄稅爲事。則知稅重者。民怨稅輕者。得民心也。然歐人之納稅。皆出于權利。思想中國。則出于義務。思想歐人。不出代議士。則不納租稅。苟有代議士。雖租稅過重。亦不之怨。中國則既無代議士之慾望。亦不欲履行租稅之義務。歷代儒者。聞有薄稅斂之言。不聞有藉租稅以要求權利之論。有因重稅而起革命者。無因重稅而求民權者。故歐人之思想。皆以積極。中國人之思想。皆以消極。歐洲人不出代議士。不納租稅。中國人則租稅固不欲納。代議士亦不欲出。中國之所以退步者。卽在是歟。

藉租稅以要求權利。固中國人所不爲。至于監督租稅之一事。尤非中國人意想之所及。殺一教士。賠款若干。焚一教堂。賠款若干。甲午之役。輸二萬餘萬于日本。庚子以後。年賦數千萬于外人。吾之民任政府之供奉。不過問也。戶部每歲所入。共得若干。用之何途。費於何地。吾之民不但不得監督之。且不得知其數。昔法國革命之初。其議事院欲調查國計之多寡。有一議員突然發言曰：「吾儕所求者。代議之國會。非欲知歲計之多寡也。」若中國則歲計之多寡。且不得而知。無論國會此非政府之過。國民不自知其權利。自放棄之也。甲午戰後。日本以所得賠款。修海陸軍。而還以擊中國。請國民記之。彼之所以擊我者。卽以吾之金錢可辦者也。庚子以後。房捐頭稅。無所不羅。掘吾民負擔。日重。轉于貧困。然其羅掘所得。卽以歲輸于外族者也。吾民念之。能不痛心。然此不足

恨日本不足恨外族政府自奉之也亦不足責政府吾民自放棄其權利任政府之供奉也吾民之所放棄而不知監督任政府之濫擲者亦不知幾何矣淫后構廣廈以行樂所費皆民之膏血異族仰漕米以餬口所食皆民之錢糧若以例美人所以獨立法人所以革命其糟蹋吾民之權利不知若何而吾民無抗之者也嗚呼爲吾民者可不哀歟

三 民族之國家

近日世界之大事變推其中心無不發于民族主義之動力意之獨立統一也德之聯邦是也希臘羅馬尼亞之獨立亦是也凡言語同歷史同風俗習慣同則其民自有結合之勢力不可強分反之而言語異歷史異風俗習慣異則雖時以他故相結合而終有獨立之一日如拿破崙其力不可謂不强也而其業終不就說者謂拿破崙之缺點即在強合無數言語不同歷史不同風俗習慣不同之民族結爲一國也故十九世紀實爲民族國家發生最盛之時代其民族不同者則獨立爲一國如意大利之獨立希臘羅馬尼亞之獨立是也民族同一者則結合爲一國如德意志之聯邦意大利之統一也民族之勢力可不謂巨歟今日之帝國主義卽民族主義膨脹而來者也

今人動曰中國人不知愛國夫愛國云者必有國之一目的物而後可且必其目的物有可愛之處而後可德人之夢想日耳曼祖國意大利人之夢想羅馬無足怪也日耳曼祖國與羅馬固有可愛之道在也凡人民之愛國者不愛其言語則愛其風俗習慣否則愛其歷史而三者之中尤以歷史爲最今世界列國誰無歷史上之觀念存人心目中如日耳曼祖國與羅馬者乎美國立國日淺歷史之觀念稍薄故美國常以教育代歷史其教育之主義皆與人異國家以低廉之教育普及人民人民皆有常識知以其愛身命財產者愛國故可結合而不渙雖然藉智識以固國本識者尙謂其危險也

聯軍入國大日本順民大英順民之旗滿于道人皆恥之雖然我之所謂國其言語習慣與民異其歷史亦無可以以入人則民之視之也與日本英國何擇其愛之也亦與日本英國何擇明之亡也屠夫騶卒亦至殉難庚子之亂死者無聞焉非民之品性日趨于卑賤也彼死同族而此則異族之興亡無關係也是故欲民之愛國則使其國爲可愛之國而已矣脫使無之則建立而已矣嗚呼今之執我主權施行法律以代表我國者非黃帝之子孫也奏章詔諭所稱爲列祖列宗謳歌而揚頌之者非吾民之祖先與歷史無關係也既非同族則何從而愛之既無歷史之觀念則何從而起感情是中國所以終亡也夫

官制議

明 夷

序

政治之原起於民紀綱之設成于國設官分職以任庶事此萬國古今之公理也然較其得失凡有四端一曰設官之爲人君與爲國民一曰分職之多與寡一曰中央集權與外藩分權一曰一統之所自由與立國之主干涉書曰『設侯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唯以亂民』則設官以奉民事非以奉君也康有爲曰據亂專制之世君權過尊則官制多爲奉君而設平世則民能自治君長皆以民而立不設多官以事君故爲民事之官制優於爲君事之官制康有爲又曰野蠻之世國治簡略故分職可少文明之世政治繁劇故分職宜多故多職優于少職康有爲又曰據亂之世道路難通故不得不聽外藩之分權文明之世道路通機尤捷故行中央之合權故合權勝於分權如今日之中國乎民治不興政法太略外藩操財兵之權中政府不能運動之幾成多國蓋皆一統之餘弊而與諸國並立之時勢最相反者也夫一統之世不憂虞外患不與人競爭但統大綱以清靜治之一切聽民之自由而無擾之雖不期治而期于不亂此中國秦漢二千年來之政術也其政術如此自蕭何立法曹參隨之曹參者奉老子學者也老子之治術曰『爲者敗之』曰『以無事治天下故曰聞在宥天下未聞治天下也』在宥之說在一切聽民之自由而勿干涉之此在地球一統之時民智大開民德大化則誠可矣而其術又曰『爲治非以明民將以愚之使民安其居樂其業美其服老死不相往來』一如放鵝鴨于大澤中聽其飛鳴飲啄而已若施之諸國並立之時窮精角力各視其團體之凝散與提挈之寬嚴以爲強弱之對取如以一統之漫無提挈團體散渙而與諸國之團體凝結提挈精嚴比較猶驅市人烏合之衆而當百鍊節制之師也鮮不敗矣曹參之言治也『曰慎勿擾吾獄市日飲無何而天下號稱治安』後世稱爲良相以爲法則以爲美談嗚呼中國之以蕭曹爲美談爲法則此中國二千年所以敗壞而不進也夫其治法在勿擾在日飲無何則純取在宥不治之說專以不干涉而聽民之自由爲義故二千年民頗得自由之樂而百事叢脞疎濶粗畧苟且簡陋愚冥喬野但求不亂而不求治之效自致此矣此種瓜得瓜之理也治術之原如此故官制之疎濶粗畧亦因之而又無立法之議院以時加修治一朝既立雖頗鑒前朝之失而小改之則又有祖宗成法以限之務以率由舊章爲主士人以法必不變知此事之不切于用故講求者少以屠龍之技學成無所用也此二千年官制之疎略而未能臻美備者之由也今既當諸國競爭之時非復一統臥治之世萬事之治綱舉目張皆在官制則大大更張

小小補苴損益從時斟酌合勢今日爲治之始所當有事矣

目錄

官制原理第一

中國古官制第二

中國漢魏以後官制第三

各國官制第四

中國今官制大弊宜改第五

公民自治第六

析疆增吏第七

開議院第八

存舊行政部第九

分增行政部第十

供奉省置第十一

改官爲差以官爲爵第十二

厚祿第十三

選近地本籍人爲官第十四

官制原理篇

夫國之所以爲國者合多民數積結而成一體雖非有約而不能無政治以維持之振興之分以保民生合以強國體任此政法是爲官司國以民爲本則以治民事爲先民事之先莫若民身民身之事一曰戶籍二曰衛生三曰救卹戶籍者凡民之生皆察焉既有生矣則當保衛不能自養者則救卹之此國家之責任也在吾中國古屬司徒漢魏以來屬之民曹民部但分職不清耳今各國立內部以司其政焉民身既保則當育民德而教民智既使人能成才自立亦使國得人才以自立各國則有文部教部美術部立焉吾中國則有司徒

禮部樂正國子之官。

民身既保則民生當厚。民生之業曰農工商礦及一切生財分財諸業也。務阜其生財之源而去其分財之事。則農工商礦部立焉。我中國教稼共工司市井人既極其古。而司農工部之設久矣。

民身既成當保護之。凡民之身命財產權利皆公立之國所當力爲保護。勿使喪失者也。保護之官有六。一曰司法以防奸宄。一曰警察以防盜賊。中國在古既有司寇。而後世大理司隸法曹賊曹皆分設二官。而各國以司法當爲獨立。俾其不撓。而警察必付地方官。令其便于行政也。故警察無專部而隸于內部焉。

凡此生民教民阜民保民四官皆民政之必須者也。

違此者謂之不能保民。不能愛民。大體不備。何以爲國。古今各國之政。可以斷其得失矣。唐虞九官無一國官皆民官也。真太平之政哉。

多民既結合爲國矣。夫行一國之政有事必須財。于是有府藏度支之官。有地當設防。于是有陸軍海軍之職。足食足兵。國政之大故。財兵二司立國所重。古今中外各國所必不可乏者也。

既有己國。又有人國。兩國相際則有交涉之事。於是外務部焉。古者只有聘問。只有主客之司。而今則競爭更熾。小則通商爭利。大則覘國思啓。更爲重大之司矣。

凡此財兵外交三官皆國政之必須者也。

又有下之便民之交通上之便國之呼吸。可以便民興利。可以爲國殖財者。則郵政鐵路電信銀行是也。此則爲國爲民爲兼兩者而便利之政。各國或立專司。或隸財政。或屬內部。而要不可少者也。總謂之交通部。德國蓋四官竝立矣。

以上八職皆立國長民之政。其職不可缺其序不可紊者也。八職之中每職分爲數部。如阜民之農工商礦。虞可分爲五部。理財之度支收稅鐵道銀行公債會計可分爲六部。兵之有陸軍海軍參謀部可分爲三部。教之有文部教部美術部亦可分爲三。法之有司法行政裁判可分而爲二。民政之有內部與地方事務專講衛生恤貧亦可分爲二。又一內務之中若英分爲英倫阿爾蘭蘇格蘭印度殖民五部矣。故一職之中愈分詳則職彌舉。若并八職而不能分明。又將八職而統合之。則必粗疎紊亂而不能舉矣。今中國只有戶禮兵刑四官。合八爲四。立國只有財兵爲民。只有教刑粗疎甚矣。粗疎甚矣。何以爲民。何以爲國。

行政之本必先資議論而後能訂定。蓋有知而後有行。有虛論而後有實事。有立法而後有行政。乃理之自然也。且出自衆議則公而可久。大出自獨斷則私而難周。詳各國未立憲法未有議院之先。則英先有樞密院。數十大臣議政。而各國從之。即俄有元老院。以七十大臣議政。及百數十年來。憲法大行。各國皆有上下議院。其先僅爲議財政。以便公民擔荷。民權日盛。則兼及庶政。民出其利。君酬以權。于是遂爲立法之司。一國政事之本焉。中國古者謀及卿士。謀及庶人。即上下議院也。漢時大夫議郎。諸郎有千人。皆備顧問。議論其後之御史臺學士院。皆百數十。亦皆備謀議。供顧問。職獻納彈劾。亦議院之比也。雖中國民權不昌。議官選於上。不能行其志。立法非出國民之公意。然此職之不能缺。則一也。但議員舉於民而數多。有立法大權者。則法良而國昌。議員不舉于民而數少。無立法大權者。則法拙而國弱耳。中國行政之官。分職本多。設職本詳。遠在數千年之前。先出於歐洲。遠甚所最闕乏者。在議政一司。不特無民舉百數之議員。乃至無樞密元老之數十議員。惟君相一二人獨謀獨斷而施行之。故謬誤百出。不協事理。不中人心。即或有大事大疑。謀及大臣者。亦不過仰體重臣權相之意旨。與一君一相之密謀。獨斷無異。中國官制之大敗在此。中國政化之退縮不進。亦在此。不可不以爲大戒也。

故憲法當用亟亟立。議院當亟亟開。若民智未開。議院未開。議員未立之前。亦當先立一院。招聚四方百數十名士。以議庶政。且備顧問。即名以議大夫。議郎。比之日本變法之初。立法制院。而俄羅斯之元老院。英之樞密院。亦不得已權宜之法哉。

供奉之官。民主之國無之。非大地必然之公義也。而今各國有君主者。皆有宮內省。以供奉之。亦有若必需矣。惟各國皆僅設一司。不如中國設十數司。以爲供奉之繁夥也。外朝官自禮部司朝會祭祀賓喪之禮。工部供百膳之事。此外則有太常司儀。光祿司膳。太僕司駕。宗正司族。鴻臚司朝。通政司奏。太醫司醫。凡九司。內廷官自領侍衛大臣司護衛。內務府司起居服食。鑾儀衛司仗。奉宸院司苑。上駟院司馬。五司共十三司。而諸營衛諸內侍諸苑囿諸陵盛京諸司不預焉。甚者名爲海軍巨要之職。而實爲願和園供奉之官。尤中外所駭聞。而無道不可解者矣。夫以百司之設。國民僅得其四。而供奉之司。乃至十四。而不止焉。夫以二萬里之國。四萬萬之民。此其政事之繁倍于各國者。何啻以十倍而爲國爲民之職。僅得供奉畸零之數。不過四分之一焉。欲治職而舉事。民盛而國強。豈非欲南行而北。其轍哉。夫治國民之職多。而治供事之官少者。其國強。歐美是也。治國民之職少。而治供奉之官多者。其國弱。突厥波斯及吾國是也。政則自國張治。則從民起。故內設羣司。以總大綱。外有彊吏。以振樞紐。皆萬國必然之理也。而彊吏官大地廣而級數多者。治必疎。

疆吏官小地狹級數不多者治必密漢宋之守令二級地小官適氣疎以達是也各國略同之今之中國有督撫司道府縣四級則疏濶壅塞甚矣古者有鄉遂之官皆鄉官自治故能纖悉皆舉各國同之英國則大至縣官亦民舉而自治而中國則隋後盡去鄉官相反甚矣凡自下起者自治之制盛則民治昌自治之制不行則民生瘁總行政之權立最高之位則君主亦官也故孟子曰「天子一位一白虎通曰「天子者爵也」各共和國大總統實總萬機爲官之一若君主之國則宰相實總政權或一相執政或數相秉鈞或以近臣贊樞機或以親藩受衡鼎或以羣司贊政或以元老謀議其體不同皆宰相之任也中外各國不出此途近英德有合議內閣之法始由樞院議員小數爲之既分領羣司又合謀大政獨以軍機大臣六人分筭六部也今各國以其便于行政從之雖俄土波之專制亦行其法若立憲之國則有政黨合議內閣而總理大臣執其政焉中國已有樞臣領部之制正可行合議內閣之法也

中國古官制篇

中國官制自堯舜以上殆不可考所云以龍鳥雲火名官皆出左傳劉歆竄僞書不可信據唯堯時百揆四岳九官九牧而百揆爲兼官凡二十二人體制最備一設司皆爲民事一分職甚多一外吏有所統一每職只有大臣一員不用多人以分權掣肘一分統外藩設專官于京師一宰相只用一人一四岳會議凡此七美雖今歐美之制不能外此者也其立九官第一爲平水土官在當時經洪水汎濫之後若水土未奠民不能康厥居固當以平水土官爲第一義即在後世河流時溢曠土未闢地邑民居未適道路未修原隰未審探檢地理以爲殖民之宜尙未盡在歐美似在內務部殖民部之比然謂之平水土尤爲精切禹以司空兼百揆蓋如普魯士澳地利意大利葡萄牙因之以總理大臣兼內務大臣也其時無敵國故無外部亦無兼外部之制既無敵國外患則兵財非所注重故亦不如法國宰相之兼陸軍亦不如英比璉宰相之兼度支也二爲農官洪範八政首曰食貨故水土之後次以此宮以非食則無以立國也九官中無收稅度支之官必以農兼之孔子刪書專重民事故九官皆偏重于民而理財爲人情之所必尙故不欲繁言及之今各國皆爲競爭之候不當一統之時既立國尤必以理財爲重故各國有農部亦別有藏部此乃事之宜然也名曰百穀則凡草木植物之宜皆當阜繁之矣後世亦時立勸農之使但勸一二稻麥之穀而已其與古人百穀之意亦已遠甚三曰敎官各國皆有文部以崇敎育法則有敎部以司法兼之普匈希臘則以文部兼敎部俄意突厥波斯皆專立敎部蓋重敎之國

無不然也。契之司教，蓋在教部、文部之間。蓋文與教原相近，而中國之爲教，並非如各國之托於神道，令人迷信，但在人倫日用之間。各國以佛回耶穌之法，皆托于神，途幾若言教，必托于神。舍神言人，若無教者，甚且以中國爲無教，真不可解也。豈知中國之立教，設部乃在四千年前乎？四曰理官。書稱皋陶作士，又曰皋陶作理，蓋制法施刑皆本于理也。今各國皆有司法之官，而阿利士多德創三官鼎立之法，及美國法官定得審大統領之制，然皋陶爲士而瞽瞍殺人，皋陶能執之，則司法之獨立不撓，並不爲大統領枉法之義。中國已先立矣。後世名曰刑部，一開口而有慘刻酷毒之意，且不分民事刑法，固爲背理。若各國之以法名法，何所本乎？不本于理，而何從也？名之曰理，則其行法施刑皆本於理而協于中矣。其名曰士，蓋兼管兵而不別設部者。夫兵刑皆爲殺人之物，堯舜時天下一統，無國防之事，又貴禪讓而崇太平。孔子惡兵而欲弭，故不表彰兵制也。今各國角立競爭，兵不精治，則自致滅亡。故孔子之弟子貢曰：足食足兵，此爲諸國並立之時說法。與堯舜太平一統之時故當相反也。五曰工官。掌制器用以利物，前民今之鐵道、電線、機器製造是也。今俄法普意葡美皆專設部，德則有鐵道部，比利時則有鐵道郵電部，雖在郵政亦工部也。荷蘭、匈牙利則工部兼商，西班牙則工部兼于文農工。其太學皆設工科，其餘皆立技師、技手之官，但隸於內部耳。工之爲要政，固矣。六曰虞官。掌草木鳥獸。今各國森林畜牧水產皆多設專官，而歸農部。唐虞爲太平時，略于殺而詳于生，并兵于刑而分農虞爲二官，蓋爲時既美，故立官之詳略亦美也。七曰禮官。八曰樂官。皆今歐美各國之文學部也。樂官專教習，尤爲文部專職，亦近于法波斯之美術部也。禮官掌祭祀，兼神教，實近於今歐洲之教部。蓋唐虞文致太平，故略于兵戎而重于文教，故八官中水土農工虞半爲養民之官，教法禮樂半爲教民之官。八部之繁乃至無一爲國之官焉，不止無一奉君之官而已。此真太平一統之制也。其視德奧英俄日匈之有宮內省以供奉君主者，過之遠矣。納言爲後世御史臺都察院之本，在各國則有樞密、元老院、行政裁判官之比。主彈劾議論在行政官之外者，四岳之官分主四方藩政而駐于京師，以爲中央集權，尤爲雄重。蓋中國當唐虞時九州之地未逾江南，然比之歐洲諸國大逾數倍，集權實爲不易。今移四岳於京，以遙統外事，則全部之事轉運輕易，如使臂使指矣。周設分陝二伯，則地過大而勢過重，不如四岳之尤妥。今英有印度部有殖民部，又有阿爾蘭蘇格蘭兩大臣皆在京師，深得四岳之意。俄有芬蘭事務大臣，德議會有了路沙斯羅利吾二州專員，匈牙利有樞羅亞爹疎及斯拉呵呢疎二州事務大臣，皆參政府之事而爲內相。皆四岳之意也。又凡大事大疑用人立法乃至舉大統領皆咨四岳，則四岳乃兼立法舉人之權矣。如日耳曼之司選侯焉，雖不若歐美民舉之善而有貴族大臣公議公舉之美，勝于後世專制之政多矣。故中國數千年官制莫如唐虞時之美也。夏以禪讓承虞官制。

猶昔記稱夏后氏官百。天子有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說苑稱湯有三公九卿。王制亦稱三公九卿。王制之九卿。一曰司空。二曰司徒。三曰司馬。四曰樂正。五曰司寇。六曰司市。七曰太史。八曰司會。九曰冢宰。司空掌量地居民興事任力。俾無曠土游民。蓋三代時地尚空曠。故以殖民爲第一義。此當今歐洲之殖民部也。司徒修六禮。明七教。參八政。一道德。尚耆老。卹孤寡。嚴士伍。蓋後世之戶禮兩部近歐洲教部內部之間。但中國只說野蠻故立教主人。事而不尚神道矣。司馬論官材。教車胃。決射御。轄技力。蓋後世之吏兵兩部近歐美之陸軍而兼職甚多矣。言百官獻成。質于三官。則此三官之統屬甚多可見也。今各國亦有一官兼數部者。如西班牙之合文農工商爲一部是也。其餘合農工商爲一部。兼文教爲一部。兼法教爲一部。多矣。樂正崇四術。立四教。以造士。蓋歐美之文部。司寇爲歐美之法部。司市爲歐美之商務部。太史典禮執簡記。則即唐虞之納言。秩宗後世之禮部。御史臺合爲一官者。司會蓋歐美之會計檢查院。冢宰制用。則以總理大臣兼管度支。如英比連之制矣。其曰百官則分職甚多。蓋撥亂之際。故爲民雖多而亦爲國不如唐虞分職之明。爲民之切。其以二伯分主天下。亦不如四岳之妥。孔子蓋兼存兩法。以備後人因時制宜而擇用之也。然亦無奉君之一官者。比今各國之立宮內省過之遠矣。曲禮云。天子建官有六。太曰太宰。太宗。太史。太祝。太士。太卜。又有五官。曰司徒。司馬。司空。司士。司寇。又有六府官。曰司土。司木。司水。司草。司器。司貨。又有六工官。曰土工。金工。石工。木工。獸工。草工。說者以爲殷制其虛實不可考。要必三代時有此制也。太士者。歐洲之大僧正也。宗祝卜史皆爲神道。蓋太古崇鬼神之教。故六太居其五。以事神。五官則司民事矣。亦如今歐洲之僧官也。府主賦稅工制器用。當時乃各設六官以主之。直隸天子雖稍失於繁瑣。而切于一國之實用。實爲精詳。蓋當時立國未久。土地不大。故切寔有益如此也。司土者。地稅屋稅也。司木者。森林稅也。司水者。海澤稅。船稅。漁稅也。司草者。穀稅。菓稅也。古人無折色。納總納。經千倉萬箱。畧與今之倉場總督同矣。司器者。工商稅也。司貨者。礦稅也。今德國十三部。而司度支。司郵政。司鐵道。司收稅。司銀行。司公債。司老兵院資金。凡爲七府之大部矣。即英有度支部。出納部。農部。亦分爲四部。大概分之有故者。必理之至精。德國地本瘠苦。養兵又多。故其理財之法。注意理財一部。至立七大部。故能支持。真得商人六府之遺意矣。若夫六工之制。則土木工爲土木部。各國多設于州郡。爲專官。隸內部。以技師技手數十人充之。自道路市場河海橋梁船塢衙署。皆工製之。合大地之精製。備其雛形。以資模仿。故大工之成。見者驚猶鬼神。所以利民生而濟國用。其益大矣。中國自用老子之說。以儉陋苟簡爲主。故工程不講國體。日陋民生。日瘠。皆此之由。雖特立工部。而無鼓勵之方。徒司案牘而已。亦由核官不精。故也。金工石工。則製鐵所造幣局。今歐美日本。皆以大官爲之。鐵製所造幣局長官。至用一等官。與侍郎同等。德國

則以鐵道立部。亦可謂至重大矣。其他取山石製江門塞土。皆有專門技師督之。故能精益求精。獸工草工。則凡百製造所皆有專官督之。或立專賣特許之官。要之於六府六工。精治者國皆能強。三國志之稱諸葛亮。亦不過工械技巧物究其極而已。後世官制疎濶。乃遂于府工二官。不講故財用不足。而工械不精。故無以利民濟國。畧由於此也。

自劉歆僞作周禮。採太宰及五司之義。以爲六卿立官之分。司不清一人之統馭。太繁夫分司不清。則空職難治。統馭太繁。則講求不精。散唐虞九官之制。敗三代九卿之法。自茲始矣。其甚者。天官之庶司百職。乃無一治國民事之人。合此庶司百職。皆以奉一君。甚且六卿中六大六少之職。皆以奉君事神事爲主。其餘百官之專爲君事者。尙多自是古所謂設官以治民者。則皆爲設官以事君矣。今以周官考之。天官之大名義。號曰掌邦治。以經邦國。紀萬民者。今考其屬目。宮正宮伯膳夫庖人內饗外饗烹人甸師獸人斂人鼈人腊人醫師食醫疾醫瘍醫酒正酒人凌人漿人鬯人醢人醢人鹽人幕人宮人掌舍幕人掌次玉府內府司裘掌皮內宰內小臣閹人寺人內豎世婦女御女祝女史典婦典絲典泉內司服縫人染人追師屨人夏采五十官。皆供奉人主之身。無一及國事民事者。春官之屬。若司服守祧女祧世婦女史內宗外宗巾車典路車僕司常都宗人家宗人十三官。夏官之屬。若小子羊人司籙節服氏太僕小臣祭僕御僕隸僕弁師戎右齋右道右大馭戎僕齋僕道僕田僕御夫校人趣馬二十一官。亦皆僅爲供奉人主之一身。非有關於國事民事者。又若地官之充人。春官之鬯人。雞人司尊彝司凡筵天府典瑞典祀大卜龜人鼈人筮人占夢太祝喪祝甸祝司巫男巫神士二十一官。皆以事鬼神者。凡此百有五官之職。皆于民治無關於國事。無預又冬官闕六十職。則統周官所有。但地官秋冬及夏官之半。百七十五官。爲治國事民事者耳。夫以二官之半。而統天下之事。其闕畧而不詳。蒙混而不清。以視古者九官之制。分職清而爲民切。豈不懸哉。然且六官之長貳。皆以事神贊君行禮。分其精神。費其日力。夫既有宗伯掌禮。則一切祭祀喪紀。贊君行禮。用宗伯可矣。然其于冢宰則祀五帝。掌百官之誓戒。與其具脩。又帥執事而卜日誓戒。及執事眡滌濯。及納烹贊玉牲。及祀日贊玉幣爵之事。享先王亦如之。贊玉几玉爵。大朝覲會同。贊玉幣玉獻玉几玉爵。大喪贊贈玉含玉。小宰凡祭祀贊玉幣爵之事。裸將之事。凡賓客贊裸。凡受爵之事。喪荒受其會。綴幣玉之事。宰夫掌以式法。掌祭祀之戒具。與其薦羞。從太宰而眡滌濯。凡禮事贊小宰比官府之具。大喪小喪掌百官之戒令。帥執事而治之。司徒則祀五帝。奉牛牲。羞其肆。享先生亦如之。大喪帥六卿之衆庶。屬其六引而治其政令。小司徒凡小祭祀奉牛牲。羞其肆。大喪帥邦役治其政教。大祭祀饗食。羞牲魚。授其祭。大喪平士大夫。喪祭奉詔馬牲。小司馬之職。掌凡小祭祀會同饗射師田祭祀喪紀。掌其事。如大司馬之法。然則復何

有餘日精神以鍊兵察吏哉。大司寇若禋祀五帝則戒之日泄誓百官戒于百族及納亨前王祭之日亦如之奉其明水火凡朝覲會同前王大喪亦如之小司寇于小祭祀奉犬牲凡禋祀五帝實鑊水納烹亦如之大賓客前王而辟后世子之喪亦如之夫以六官之長貳萬務所集政事之繁如此而于祭祀喪紀之禮必有事焉又賓客朝覲會同師田軍旅本各有任職其職者專其事可矣而必使六官之長貳無一事不有分職以僕僕從事弊其精神于無益之僞文尙何暇講求于本職之中而求其精詳加之進化哉此真孔子六經之所無而作俑于劉歆者無論其分職不清實不可解且必致相牽率而互謾何劉歆之不憚煩也自蘇綽仿其制而唐六典宋開寶禮因之凡一切祭祀朝賀喪紀會同皆使三省六官分任其事遂至今成爲定制吾在京師見京朝大官日從事于陪祀侍班救日求雨賓客會同之事雞鳴而起日昃而歸年已耄老精力頹憊還宅倦甚解衣復臥有人才而不能見有政事而不能理甚至有文案而不能盡識有書札而不能省視皆此行空文虛禮以累之夫以空文虛禮而累實政其爲愚謬亦甚矣以爲尊重乎求之孔子六經則無之其結托爲重典所從來則僞周官之造因爲之也故今之師尹長貳雖正直自好者自事神侍君以外無職事矣此其謬種流傳真可爲太息痛恨者也蓋充劉歆之僞周禮六官長貳幾皆爲事神侍君之官禮繁稠重疊交錯聯互雖有強力暇日不能行其虛文密儀者也而顧學若朱子爲所重欺稱爲盛水不漏古今安得不爲所愚哉考劉歆官制之所以偏重于事神侍君者蓋彼目觀漢制而鋪張繁密之以媚王莽亦由習于古者野蠻事神之迷信生於秦漢專制之積習所致也孔子之生時更古于劉歆其時神教尤迷君主亦專而孔子六經掃除洗滌事神之官供奉君身之官至無一字蓋不使其入于後人之心腦中也豈料劉歆可塗塗附教猱升木從而附會增多之以誤中國二千年耶考漢制皆本于秦以丞相掌政事以太尉掌兵事對關二府即此一端其官制已疏矣雖有九卿而一曰太常掌宗廟禮儀又諸廟寢園食官令長丞又雍太宰太祝令丞五時尉此爲神官二曰光祿職掌官殿門戶屬官有郎掌守門戶充車騎有議郎中郎侍郎郎中多至千人郎中有車戶騎三將又有期門羽林常執兵送從各多至千人三曰衛尉掌宮門衛屯兵有公車司馬衛士旅賁三令丞又諸屯衛候司馬二十二官皆屬焉掌長樂建章甘泉之宮四曰太僕掌輿馬其屬有六廐未央家馬車府路駉騎馬駿馬七令丞又龍馬閑駒橐泉駒駉丞華五監長丞又有牧橐昆駉令丞五曰宗正掌親屬六曰少府掌山海池澤之稅以供養天子有尙書符節太醫太官湯官導官樂官若盧考工室左弋居室甘泉居室左右司空東織西織東園匠十六官令丞又胞人都水均官三長丞又上林中十池監又中書謁者黃門鈞盾尙方御府永巷內者宦者八官令丞諸僕射署長黃門皆屬焉漢武又增欽飛九丞兩尉太官七丞昆臺五丞樂府三丞掖庭八丞宦

者七丞。鈞盾五丞。兩尉。七曰將作大匠。掌治人主宮室。屬官有石庫東園主章左右前後中七校令丞。八曰詹事。掌皇后太子家。屬官有率更家令丞。僕中盾衛率厨廐長丞。九曰長信。十曰少府。大長秋。掌皇太后宮。十一曰水衡。都尉。掌上林苑。屬官有上林均輸。御蓋禁園緝濯鍾官技巧六廐辨銅九令丞。又有衡官水司空都水農倉甘泉上林都水七官長丞。上林有八丞十二尉。均輸四丞。都水三丞。禁園兩尉。甘泉上林四丞。又有奉車都尉。掌御乘輿車。駙馬都尉。掌駙馬。除將作大匠詹事長信少府大長秋奉車駙馬兩都尉六官外。皆供奉官而不列卿位。今以漢書九卿表考之。九卿中僅有廷尉司農鴻臚三官。爲治國事民事者。執金吾本亦屬於少府。後乃別爲寺。然則七卿及六官十三司與其曹屬千萬。皆奉人主一身之事。自宗廟陵寢宮殿掖衛輿馬園林服食游樂。及其母妻子女而已。以萬里之國數千萬之民。設官僅得人主一身十分之二。不思其故。則已苟深思之。真令人駭絕于專制縱欲之政。有不可思議者。即在後世已不如其無道之甚。且其立制命名皆甚無紀而可笑。此蓋由秦之以野番起家。加以嬴政之專恣無道。致然也。故秦漢京師士大夫。眞皆爲奴隸而已。于民事無預也。然以後漢政治之美。崇儒之君。不改其法。其官制於治國事民事疎濶如此。然漢世何以能集權。何以足治事。何以能久安。以唐宋明及本朝之令制考之。其丞相爲中書內閣及吏部。其大農爲戶部。其太常爲禮部。其太尉爲兵部。其廷尉爲刑部。其將作大匠。都水。甘泉。爲工部。則漢世官制並未缺乏。而御史臺爲都察院。博士爲國子監。執金吾爲警察。蘭臺類於翰林院。又有司隸校尉。監內外百官。有若歐洲之行政裁判所。而大夫議郎則有若樞密院。議院。至尙書六曹。分主公卿百官吏士蠻夷。則爲軍機處。而尤精密矣。似此則官制亦非甚疎。不過以七卿六官十三司供奉一人。爲可駭耳。劉歆在當時習染其制。以爲固然。故于天官一官全爲奉御之職。幾類今歐洲日本之宮內省者。雖謂劉歆有合併十三司爲一官之功可也。後漢書百官志稱太尉凡郊祀之事。掌亞獻。大喪則告謚南郊。司徒于凡郊祀之事。常省牲視濯。大喪則常奉安梓宮。司空于凡郊祀之事。掌掃除樂器。大喪則掌將校收土。此蓋秦前侯國簡單之制。分職不明。合諸大官。以供喪祭之禮。劉歆習爲固然。而又粉飾之。故僞作周禮六官長貳皆繁其祭祀喪紀會同賓客之事。至於繁夥不能行。以誤後世也。然劉歆之學亦自過于叔孫通曹哀荀勗之流。其所爲僞周禮多採戰國之制。故于立國之法亦多有精密可採。遠過漢制者。且亦多與今歐美之政論政法相合者。如園囿毓草木虞衡作山澤之材。藪牧養繁鳥獸百工飭化八材商賈阜通貨賄。皆今官制所脫略者也。其關市山澤幣餘之賦。皆歐洲所力講求者。而今皆粗疎也。

然劉歆多讀周世列國之遺書。于立國之制有極纖悉精密而爲後世治一統之制所不及者。故以今日歐人立國之政考之。亦多

相○合○蓋○凡○治○統○一○之○制○必○疏○而○國○爭○之○制○必○密○乃○勢○之○自○然○也○以○此○比○之○則○今○歐○人○新○制○乃○在○近○數○百○年○間○而○劉○歆○之○制○乃○出○數○千○年○前○亦○足○貴○矣○今○略○擇○其○良○法○美○意○而○發○明○之○

一曰地圖戶籍

凡○治○必○有○質○國○以○土○地○爲○本○以○人○民○爲○本○無○地○無○民○不○得○爲○國○既○以○土○地○人○民○爲○本○則○地○形○地○產○民○數○民○生○治○國○之○質○也○無○皮○則○毛○無○所○附○無○紙○絹○則○畫○無○所○託○矣○管○子○有○地○圖○篇○最○發○明○之○蕭○何○入○關○取○秦○地○圖○知○其○山○川○阨○塞○戶○口○兵○籍○故○因○以○成○功○今○歐○美○于○圖○學○尤○精○不○止○爲○地○圖○而○兼○鑄○地○質○矣○若○其○戶○口○計○帳○尤○極○清○析○蓋○知○之○極○詳○而○後○能○運○動○之○也○劉○歆○僞○周○官○尙○能○知○之○其○於○大○司○馬○之○職○以○天○下○土○地○之○圖○周○知○地○域○廣○輪○之○數○辨○其○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之○名○物○以○土○會○之○法○辨○五○地○之○物○生○以○土○宜○之○法○辨○十○有○二○土○之○名○物○以○相○民○宅○而○知○其○利○害○以○阜○人○民○以○繁○鳥○獸○以○毓○草○木○以○任○土○事○辨○十○有○二○壤○之○物○而○知○其○種○以○教○稼○穡○樹○藝○草○人○掌○土○化○之○法○以○物○地○相○其○宜○而○爲○之○種○知○廣○輪○者○明○方○里○之○數○辨○名○物○者○考○土○產○之○宜○若○何○地○而○宜○于○人○居○若○何○地○而○宜○蕃○植○何○草○何○木○何○鳥○何○獸○其○地○力○不○足○復○有○化○料○以○增○益○之○今○歐○美○農○田○下○料○至○多○乃○至○用○電○火○使○小○者○能○大○寡○者○能○繁○二○畝○田○能○養○一○家○而○劉○歆○已○知○用○土○化○之○法○蓋○必○戰○國○之○舊○法○矣○相○民○宅○而○知○利○害○則○凡○絕○壑○深○林○下○隰○不○宜○人○體○之○地○皆○當○禁○民○居○宅○而○江○河○流○演○高○原○爽○塏○之○地○風○氣○通○達○乃○許○民○居○矣○土○訓○掌○道○地○圖○以○詔○地○事○道○地○隱○以○辨○地○物○而○原○其○生○以○詔○地○求○則○政○府○之○上○又○有○專○官○以○講○地○輿○物○產○之○學○不○致○若○今○之○外○部○大○官○如○徐○某○者○以○澳○門○爲○在○星○架○波○龔○某○者○割○野○人○山○與○英○而○問○地○于○英○外○部○矣○司○稼○掌○巡○邦○野○之○稼○周○知○其○名○與○其○所○宜○地○以○爲○法○而○縣○于○邑○閭○則○如○大○司○馬○所○職○考○地○宜○物○產○而○懸○法○邑○閭○下○達○于○民○矣○言○乎○周○知○則○地○產○植○物○學○自○日○加○精○良○而○農○事○日○進○矣○國○之○大○利○皆○本○于○地○輿○于○農○其○視○後○世○無○治○輿○圖○之○官○無○治○物○產○土○宜○之○官○則○劉○歆○之○說○勝○矣○

二曰戶役

國○者○民○之○公○國○也○當○公○謀○之○其○勞○役○當○公○任○之○若○並○其○戶○籍○人○口○而○不○知○則○從○何○集○事○小○司○徒○之○職○掌○國○中○及○四○郊○都○鄙○夫○家○九○比○之○數○以○辨○其○老○幼○廢○疾○凡○征○役○之○弛○舍○與○其○祭○祀○飲○食○喪○紀○之○禁○令○頒○比○法○于○六○鄉○之○大○夫○各○登○其○鄉○之○衆○寡○六○畜○車○輦○以○歲○時○入○其○數○以○施○政○教○行○徵○令○不○獨○詳○知○戶○口○乃○至○六○畜○車○輦○亦○能○考○其○數○則○今○之○歐○美○政○治○之○密○尙○或○少○遜○之○以○能○知○馬○牛○羊○犬○車○而○尙○有○鷄○豕○未○知○也○戶○籍○既○明○人○民○器○用○皆○悉○然○後○以○施○政○教○行○徵○令○乃○可○得○宜○而○無○過○輕○過○重○之○患○今○歐○美○重○稅○而○民○不○怨○固○由○公○國○而○亦○由○知○之○既○悉○故○行○之○得○宜○也○後○世○天○下○一○統○地○廣○而○路○不○通○故○戶○籍○難○計○况○于○六○畜○車○輦○哉○無○此○戶○籍○作○底○則○一○切○施○政○無○從○

得宜雖本朝極力從輕而又患于力不能運動之遂有荒蕪之患甚無治法矣

三曰民兵

諸國並立則尙競爭稍不自強即有滅亡之患故國民自保其國皆有爲兵之義周官小司馬合萬民之卒伍而用之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四兩爲卒五卒爲旅五旅爲師五師爲軍以起軍旅諸子掌國子之倅帥國子而致于太子有兵甲之事則授之車甲合其卒伍以軍法治之今自德國以民爲兵後各國皆行其制而王子以下隸卒伍亦猶此義也中國向來狃于一統只有警捕之夫曾無國戰之士而不教以人共保國亦無由動其愛國之心故必以民爲兵乃能合國民以保國視國家如身家戶役民兵此義固孔子六經所有非周官所獨而劉歆言之甚詳亦可取焉

四曰道路營繕附

人之身血氣通則康強而無病血氣不通則窒塞而生疾國之有道路猶人之有血筦也故歐美人之于道路自國路省路縣路鄉路之廣狹大小皆有定制焉周官野廬氏掌達國之道路至于四畿比國郊及野之道路宿息井樹候人掌治道路量人司險掌九州之圖以周知其山林川澤之阻而達其道路設國之五溝五塗而樹之林而量人常建國營城郭市朝道路門渠造都邑壘舍則自國中及郊野畿外山林川澤之道路廣狹莫不有定式故曰五塗矣若所謂九軌七軌五軌之異矣今各國皆有國道縣道鄉道別其大小卽五塗之別也樹之林及宿息井樹則夾道皆濃陰宿息則處處有旅館有公園而全國通之無間山林川澤量人營其廣狹大小焉路政之修深類歐美而城郭市朝門渠都邑壘舍之建造皆有量人定其程式今歐美造室繪圖皆歸量地官定焉故無參差雜亂之患皆得養生洩水之宜也遺人所掌凡國野之廬廬有飲食三十里有館館有路室室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館候館有積道路旣通館舍飲食復便則真今歐美之政矣

五曰商市

市政爲民生國用所需其關涉尤大今歐人于市皆由鄉官舉以任職專司其役者大市凡千百員而朝夕之需飲食服玩之物皆別構一字以爲互易正名曰市有胥守之量人之多寡而遠近置之而我國蕩然絕無法紀但聽民之自由故穢詐亂爭而工商因之而壞周官于市政則極精詳矣司市掌市之治教政刑量度禁令以次叙分地而經市以陳肆辨物而平市以商賈阜貨而行布以量度成賈而徵價以賈民禁僞而除詐以刑罰禁暴而去盜胥執鞭度守門市之羣吏平肆展成奠賈上旌于思次以令市市師

蒞焉。而聽大治大訟。凡治市之貨賄六畜珍異。亡者使有利者使阜。害者使亡。靡者使微。又有質人掌成市之貨賄牛馬兵器珍異。大市以質。小市以劑。稽其書契。同其度量。凡治質劑者國中一旬。郊二旬。野三旬。都三月。邦國期。期內聽。期外不聽。廛人掌歛市歛布。總布質布罰布廛布。而入于泉府。肆長各掌其肆之政令。陳其貨賄。名相近者相遠也。實相近者相邇也。而不正之歛其總布。掌其戒禁。又有胥師賈師焉。其云分地辨物。則今各國賽珍會乃酷似之。若其禁僞除詐。有市師聽之。而能酌盈劑虛。無者使有利者。使阜。害者使無。靡者使微。則能用管子輕重之法。以濟一國人民之用。尤爲商政之要矣。得此術也。其何患不富。而質劑之不許逾期。質布罰布廛布。雖重稅。而今歐美皆行之。民無怨者。乃至陳肆有官。買胥分職。其密極矣。市者爭利。乃最囂詐之地。復有司囂禁。囂囂者與暴亂者出入相陵犯者。又有司稽掌巡市而察其犯禁者。與其不物而搏之。掌執市之盜賊。以徇而刑之。則于熙攘之中。無有囂亂犯禁之事。幾微皆見矣。今歐美之市道皆有禁囂及出入相陵犯及暴亂者。何其閤合耶。其山川林礦皆有官。若山虞林衡。川衡。圉人。可謂備矣。山虞凡竊木者有刑。令萬民時斬材。有期日。皆與今歐美林政同。圉人掌圉游之獸。牧百獸。場人掌國之場圃。而樹之果。祿珍異之物。此二者爲動物園捕物園矣。曰珍異之物。則搜奇博異可見。其他角人羽人掌葛。掌染。草。掌炭。職極瑣瑣。而皆切于人事。歐美之制所不廢者。雖炸氏。薙氏。督族氏等職。極細若無用。而若虞衡。圉場之官。則精密過于後世之蕩然者矣。

六曰禁戒

雍氏掌溝瀆澮池之禁。脩閭氏掌禁徑踰與以兵革趨行。與馳騁于國中者。銜枚氏禁叫呼歎鳴于道中。行歌哭于國道中。司寤氏禁宵行夜遊。與司囂之禁。囂囂及暴亂。與出入相陵犯。故道路清肅。邑居靖謐。今歐美皆行之。但統于警察一司。而不紛立諸官名耳。若其職則一也。後世無此禁官。于是車馬馳騁傷人。道路叫呼歌哭。囂囂暴亂。陵犯如織。終宵極鬧。至今居人不寐。治與不治之象。若此。非徒有害氏之公益。亦損風俗傷國體甚矣。至禁兵革趨行。亦太平之事哉。日本變法。謂治從立警察始。旨哉。

七曰刑訟

歐美之法。分民事刑事二者。而小訟則鄉官及小吏判之。或施罰恥之刑。其地訟則以地圖正之。考周官士師掌聽質劑之訟。鄉士聽鄉比之訟。凡民訟以地比正之。以圖正之。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又以圖土教罷民。有罪過未致于法者。坐于嘉石。司救掌萬民之邪。患過失而誅讓之。以禮防禁而救之。三讓三罰。而歸諸圖土。恥諸嘉石。又有不任不恤之刑。其士師鄉士即聽民事之小訟者也。其圖土嘉石以治罷民者也。皆與歐美同。其有不任不恤之刑。則以道德爲法律。似出法律範圍之外。而今歐人有子不養父。

之罰又其近似矣。出夫家之征以戒惰游。蓋人生在勤惰爲大害也。尤爲有意。八曰教俗。

教俗爲合羣之第一事矣。劉歆尙知之。勝于後世矣。其本俗六。安萬民。燮宮室。族墳墓。聯兄弟。聯師儒。聯朋友。同衣服。言乎聯則合。羣開會之意。其燮宮室以樂人之生爲進化之計。尤得安民之法。保息六。養萬民。慈幼。養老。振窮。恤貧。寬疾。安富。皆孔子之仁政也。而安富尤爲妙義。蓋富爲民母。富者不安則百事無由興舉。又特立司諫之官。掌勸德正行。強之道藝。巡問而觀察。司其德行道藝。辨其能而可任國事者。今歐美各國皆以德行之事附之于教。七日而一諄勸之故。能常提其良心。周官有司諫以勸德正行。強之道藝。巡問而觀察之其法密而意良矣。後世既無司諫。又無教士。自出學之後。終身不聞一嘉言懿行。豈教民之意哉。治世無荒政。若。在古昔則不能免。周官于荒政移民通財。舍禁弛力。薄征緩刑。此數者亦爲千古所不能外焉。

中國漢後官制篇

漢治國事民事之司既少矣。實不可行。故其三公。有曹掾以代之。西曹主府史署用。東曹主二千石長使遷除。又有軍吏。戶曹主祠祀農桑。奏曹主奏議。詞曹主詞訟。法曹主郵驛科程。尉曹主卒曹轉運。賊曹主盜賊決曹主罪法。兵曹主兵事。金曹主貨幣鹽鐵。倉曹主倉穀。黃閣主簿錄衆事。又有御屬掌公卿閣下威儀。太尉掾吏屬二十四人。司徒掾屬三十一人。令史及御屬三十六人。司空掾屬二十九人。令史及御屬三十一人。而三府各有長史。總署諸曹事。此猶丞相之有司直。今各國總理大臣之有書記長。而其兼總諸曹事權更大。幾與副相無異矣。其分曹凡十五。東西曹如今之吏兵部也。而遷除二千石及軍吏則權且過之。戶曹主祠祀農桑。蓋兼今戶禮二部。又爲歐美各國之農部矣。奏曹主奏議。近於各國樞密院矣。詞曹主詞訟。如今之刑部。各國之法部。後漢書陳寵傳稱。寵轉詞曹。專掌天下詞訟。時司徒詞訟久者數十年。事類溷錯。易爲輕重。寵攝詞訟。比七屬決事科條。皆以事相從。其後二府奉以爲法。稱掌天下詞訟。則公府曹掾權任之重。與後世專部大臣無異可見矣。詞曹如此。他曹之權任亦可推見。法曹主郵驛。則如今法美比波之郵部。日本之遞信省矣。當時已以郵驛別主一曹。已重視交通之政矣。尉曹主轉運。如今之漕運總督。蓋轉漕立于漢時。已二三十年爲一大政也。賊曹主盜賊。如今各國之警察總監。又隸于內部也。決曹主罪法。其與詞曹分爲二者。名曰罪法。當是刑法民法之分也。比于後世。統以法爲刑過之遠矣。兵曹主兵事。則今之兵部。各國之陸軍部也。金曹主貨幣鹽鐵。則各國

之藏部也。其比今之戶部職更專一矣。倉曹主倉穀。則今之倉場總督也。黃閣主簿錄衆事。則各國總理大臣之秘書官也。三司之曹掾如此。必因丞相之舊制。蓋漢世丞相之權佐天子總理萬機。故無所不統。既以一人無所不統。則其下必分曹任事。乃理勢之自然也。故漢世國事專在丞相一人。如今歐日各國政權全在總理大臣一人。其各曹掾吏由三公得自行辟舉。亦猶今歐日各國各部大臣由總理大臣自行辟舉除用也。故漢制大臣能運用如意。絕不掣肘。亦與各國總理大臣同。惟兵權別掌于太尉大將軍。此亦與各國總理大臣無異。兵權同然。既總全國之政。故信任極重。羣臣見之皆拜。天子見之爲起。在輿爲下。所與立憲國異者。因人行事大者。當聽天子意。餘亦須奏聞耳。然其時無立法院。議院一切事由公府掾議。則以立法權言之。比立憲國之宰相權尤重。但行政權不如之耳。各曹掾事權即如各部大臣。但秩僅百石地位甚微。然當資格之世。則可以拔舉奇材。以當權任。故漢世公府掾屬上自故九卿二千石下及草澤大儒皆可辟充。故往往得人。實由于此。今各國總理大臣自除各部長官自故相及布衣奇才皆可立拔補用。在故相不以降爲嫌。在茂茅不以超遷爲議。以故得人任職。實與漢同。本朝六卿崇官皆以資格入。次進用。非徧歷羣官。至於毫釐罕有能階至六卿者。又與軍機不通。爲例案所格。故言乎人材則皆老耄庸冗。才志衰頹。言乎事權則皆繁蕪散漫。不能舉動。外聽督撫之隨意變通。下聽書吏之舞文弄法。六卿雖尊。但拱手畫諾。等于木偶而已。上之無各國部臣之威望。下之無漢世曹掾之事權。官制之弊未有若今日者也。故漢世公卿之制自其外觀之。則九卿幾皆爲天子私人。若無任國事民事者。自其內考之。則十五曹分官列職。眉目分明。事權活動。乃遠過于近世。而有類於歐西真異事也。蓋專制之國資格之多。反以此收其益也。諸卿雖遍占大官。而於國事乃無大損。反得諸重臣隨時集議。有類於各國樞密元老院者。故漢世之政事可分。君相兩門觀之。其在下公府諸曹所用之人。所議之法。多當者。其在上人君所用之勳戚官寺所行之特事多謬者也。兩者相爭時。爲勝負。苟非諸外戚爲大將軍。專恣無道者。則丞相三公多賢才。故下之政事人才尙可觀。過於後世也。成帝綏和時。何武建言。古者民謹事約國之輔佐。必得賢良。然猶備三公官各有分職。今末俗之弊。政事煩多。宰相之才不能及古。而今丞相獨秉三公之事。所以大化未洽也。宜建三公官。定卿大夫之位。分職分政。以考功效。于是置三司。並爲宰相。今自太尉大司馬掌兵外。司徒司空分職殆不可考。而三府列曹皆同其職事。不知若何分任。而觀漢世三公一切同事。同議意者。府曹雖分于下。而事權則操之三公。公議如今各國國務大臣之一切公議也。但各國政事雖由公議。而責任各由本職。漢世則三公公議之。而公受其責任。故除免多同。而曹掾則但有謀議而無責任。此其所與今歐美之制少異者。歟。即立三公位同而權不一。或不無互掣之虞。此其與前漢不同者也。

然中國人主專制者也。權歸丞相。則人主自多不便。多于除免。則太繁。且宰相或無大過。亦不忍棄。不若自收其權之爲切實也。武帝雄才大略。丞相備位。不能有所爲。督兵遣使。凡百興舉。皆出帝意。而置諸吏左右。曹給事侍中。散騎常侍大夫。郎謁者。廣置員數。以決大政。備謀議。供使遣。別立中書。尚書。以出納王命。故大臣自張安世。霍光。王鳳。師丹。皆領尚書事。典樞機。蓋猶今之軍機處也。至後漢安帝之後。事歸台閣。三公遂幾成閒曹。若今日之權歸軍機。而大學士爲冗員焉。此蓋君相爭權而爲君所勝。亦中國政界一大案也。

漢世所謂權歸台閣者。尚書也。尚書既出納王命。雖品秩甚卑。僅六百石。然大權所在。即幾務所歸。故其時太傅大將軍必加錄尚書事。乃爲總揆也。尚書既幾務所集。于是不能不分曹。漢成帝初爲四曹。其常侍曹主公卿二千石。曹主郡國民曹主吏民上書者。客曹主外國夷狄。其分四曹者。蓋因秦制。尚書四人故也。其郎亦分四曹。一主匈奴軍于營部。一主戶口墾田。一主財帛委輸。一主羌夷吏民。蓋類今之外部。藩部。戶部。四曹雖寥寥疎濶。然帝者大政已盡攬矣。其後置三公曹。以斷獄。則首奪司法之事。後漢增置五曹。一曰三公曹。掌天下集課州郡。如今戶部。如歐洲各國之內部矣。二曰吏曹。亦曰選部。掌選舉。齋祠。已全爲後世吏部。禮部之權。三曰賊曹。掌中都官水火盜賊詞訟罪法。全爲後世刑部及各國司法之權。而兼綜警察總監矣。四曰民曹。掌繕理功作鹽池苑囿。此爲後世工部及各國口口之權。五曰客曹。掌羌胡而客曹分南北。此猶英之有印度部。殖民部。今之有理藩院及四譯館也。然則漢之六曹已具。今六部理藩四譯之體。獨少兵曹一事矣。每曹侍郎六人。共三十六人。其尚書雖六百石。與令僕稱八座。其尊如此。蓋眞爲國務大臣。實爲公卿之任矣。而八座受成。事決于郎。下筆爲制策。出言爲詔命。則郎寔以軍機章京兼諸政務大臣矣。魏有吏部。左民。客曹。五兵。度支。五尚書。則已統兵及度支。純爲今日六部之任。而尚書郎分二十五曹。曰殿中。若今之內務府。各國之宮內省也。曰吏部。曰駕部。此爲今之鑾儀衛矣。曰金部。曰度支。此如英德意之於大藏部。外別設出納部矣。今日亦別有管三庫大臣。曰虞曹。此如德普之以農部管山林矣。曰比部。曰南主客。此爲四譯館。又若各國之有外部矣。曰祠部。此爲今日禮部。曰賊曹。華譚曰縣所不能讞之尚書。以爲重于吏部。謂之秩同班等。其選並清。足見其重也。曰農部。曰水部。曰儀曹。曰三公。曰倉部。曰民曹。曰中二千石。曹。此二曹專理郡縣。如各國之內部矣。曰中兵。外兵。別兵。都兵。騎兵。分爲五曹者。略如各國之有海陸軍參謀部分爲三矣。又有考功。定課二曹。今歸吏部。各國則歸總理大臣。又有都官。共二十五曹。晉尚書改革不常。然初有吏部。三公。客曹。五兵。左民。度支。復又增置殿中。田曹。杜預爲度支。尚書內以利民。外以救邊。備物置用。以濟當時之益者。五十餘條。陳羣山濤爲吏部尚書。知

名其權位之重可見。渡江後置祠部。宋齊梁陳添置都官起部。則增置三十五六曹。又有長流城局法田水鎧集士右戶奏牛馬加直事屯田起部左士右士。其民曹中兵外兵分爲左右。主客分爲左右。又改都官爲賊曹。南北當時選極清美。號爲大臣之副。吏部郎比中丞。其尊重可見。宋齊梁陳互有異置。率二十餘曹。北魏有殿中樂部駕部南部北部吏部兵部都官度支七兵祠部民曹金部庫部虞曹儀曹右民宰官都牧牧曹右曹太倉太官祈曹神曹都儀同曹廿六。尚書郎曹爲三十六曹。諸曹郎皆領于令僕左右丞。不隸于尚書也。尚書有兼曹。有不兼曹。魏齊以左丞領十七曹。右丞領十一曹。故至唐世尙分六曹爲左右。而隸於左右丞焉。而令僕爲宰相統之。書曰「允釐百工。庶績咸熙」。羣書咸稱百官。蓋設官分職。不患無統紀。而患分職不明。事任不專。則無所措手。以振其職也。兼綜太多。則無論何才。必不能舉。事韓信將兵。多多益善。朱子以爲分數明。中國土地至大地。各國無其比。故分職務多。而後事任可舉。惟多分。乃能專營。惟專營。乃能舉職。自漢至六朝。分職不明。設官不專。既有九卿。而復有公府。諸曹尚書。諸曹魏晉後。以尙書權重。人主又於其私人別置中書。故魏晉後尙書又等於漢公府。諸曹又等於外司矣。而中書復設二十局。與尙書諸曹相當。以任其事。其任官之亂。皆不能比于今。歐美諸部。而北魏並設多曹。又有南北二部。尙書八部。大人以領州郡。頗類于英之有地方事務局。總裁阿爾蘭大臣。蘇格蘭大臣。印度大臣。殖民地大臣。尙書位四品。不卑而亦不極尊。曹司多而分職明。其綜核精密。實易於舉職。故北魏至強。而詒謀周。隋并吞天下。實有其由。民兵租庸調之制。起於北魏。後周二十四軍。唐十六衛。皆本原於北魏。因以一統夫民兵及二十四軍之制。極似德國。蓋北魏前有道武。後有孝文。皆好改制立法。故氣象規模迥異於人也。又當諸國角立之勢。故勵精提絜。不肯苟簡。尤於今日之時勢爲相近焉。故北魏者。集漢晉之大成。而又無隋唐元明一統之冗漫之弊。制者也。雖權限未極精善。而可竊取矣。

周承北魏之舊。君好古而臣多才。孕隋唐一統之規模。本爲美善。無如蘇綽好古過甚。惑於劉歆僞周官之學。以爲周公之遺制也。取而更張之。以六卿統政事。在北周國土。至少政務不煩。君臣勵精。而復有周官鄉黨及小官之繁密。本易興治。及施於唐後。大一統之國。則有分職不明。任事太繁。卿位太尊。曹司太卑之大害。出焉。故近千年之政制。皆劉歆之毒。而蘇綽之貽誤也。隋雖廢周官。而改尙書爲六曹。以統二十四司。仍不出周官之範圍。以迄於今。則皆劉歆僞周公之恐嚇致之也。隋二十四司。有吏部司勳主客膳部兵部職方都官司門度支戶部比部刑部各侍郎二人。主爵考功禮部祠部駕部庫部金部倉部工部屯田虞部水部各侍郎一人。其時二十四司。以侍郎之高官主之位。尊權重。皆得行其志。故隋能以舉天下。猶不失北魏三十六尙書之意。雖

隸于六曹。尚書不過如尚書之隸於令。僕僅差一階矣。各自奏事。各能行權。至煬帝。乃以侍郎貳尚書。而二十四司但置郎。遂爲近世千年之永制。唐于郎下加中字。曰郎中。又因隋制。置員外郎以佐之。于是堂司顯然。凡郎中二十九人。員外郎三十人。然唐制尚書三品。宰相亦三品。侍郎四品。郎中五品。僅隔一階。故郎中已爲極清顯之秩。得常朝。自奏事。其視侍郎猶侍郎之視尚書。尚書之視僕射矣。猶日本局長皆爲一等官。僅次大臣一等耳。故雖分曹。猶能自舉其職。六朝政在中書。尚書備列諸曹。已非機要。唐世亦以中書門下柄政。而尚書行政。未盡失權。故得號稱三省。六朝曹郎皆稱侍郎。其選甚重。如陸慧曉爲吏部郎。未嘗諮令史。帝遣左右問之。慧曉曰。六十之年。不能諮令史爲吏部郎也。魏孝文謂百官曰。爲朕尋一吏部郎。給卿三日假。尋曰。朕得之矣。徵崔亮爲之。夫以一郎官而煩上之問事。又故抗之。選其人。至今百官給三日假而覓之。又自思得其人。徵召求之。此今日吏部尚書尙無此寵者也。魏周隋唐以考功員外郎典孝秀。唐中業乃改用侍郎。蓋唐時郎選稍輕也。然唐中業戶部之度支一司官。乃至以宰相呂諲。劉晏。韓滉。元載。竇參。勾當之。則其重大且過於戶部。然何不以此另立一部乎。足見六官之法不可行矣。齊祖孝徵。虞昌衡爲金部郎。自謂無愧幽冥。其重之至此。梁武帝欲得一人通學藝解朝儀者爲儀曹郎。徐勉曰。孔休源識具清通。詳鍊故事。自晉宋起居注略誦上口。遂拜儀曹郎。則與魏孝文之求吏部郎同一重大矣。隋辛公義爲駕部侍郎。勾檢馬牧所獲十餘萬匹。文帝喜曰。惟我公義奉國忠誠。宋顧琛爲庫部郎。有歸化人入朝。文帝問武庫仗有幾。琛詭對曰。十萬。則當日事權之重。近侍之親。與人主知遇有非今日尙侍所及者。宜能行其志。舉其職也。當漢立尙書郎時。五日一美食。下天子一等奏事。明光殿口含鷄舌香。其親近貴重如此。今之郎官豈能奏事哉。宋之六卿改革不恒。北宋則以爲品秩無職事。元豐之後。乃復舊制。依唐六曹二十四司之法。二十四司皆爲清途。多以名流居職。得常朝奏事。故能舉職。然自是升尙書階從二品。侍郎從三品。而郎中不升。仍爲五品。則堂屬之隔漸自此生矣。然宋初寄祿之制。以郎中員外郎爲貴重之品。非奉使及曾爲監司閫帥者不得補充此官。及一爲郎。即遷卿少。即在明世及國初尙時。以郎員奉使放差。若今日則以爲極卑之階。奉使放差者必假京卿矣。故今日之郎中員外與唐宋之郎中員外品秩略同。而位望迥異者也。宋初官制分職較多。近儒嘗於時勢謬於好古。改歸六曹爲劉歆所累也。金元草略依宋制而失其意。不足稱數。而權在中書尙書。曹司益下矣。元地太大。各省皆設行中書省。丞相平章政事等官。大權遂輸于外。而治地太遼遠。與京曹之分曹相等。其制垂於今日。官既遼遠。高大分曹少。而治地疎。有荒而不治之患。其與魏宋之分曹多而治地少適相反。此即宋元治與不治之根歟。此論官制之至要。竅肯所在。千古解人未易索也。

劉歆僞周官之壓力。既大行於周隋唐宋金元之時。至明與本朝而壓力極矣。定制嚴矣。自蔡京於府州縣治無在不以六房分之。明祖既去宰相。乃純用六卿以佐大政。又升尙書爲正二品。侍郎爲正三品。於是郎中員外郎地位懸殊。純乎堂屬。於是天子之下。乃真以六卿治之矣。尙侍之上。無令僕以總之。則純爲長官之權。乃一切皆稟命於尙侍。而不得專達。其郎員之遷除。不過道府。其與侍郎有若天淵。累十遷而不得達。而府上有道。道上有布。按二司。布按二司上有督撫。總督乃得用侍郎銜。故內之六部分曹極少。而天下之大事。所集則極繁。外之則十三省領地極大。而督撫之精神照料。不能及。自隋後既無鄉官。遂成一極疎濶。極自由之治。詩曰。毋田甫田。爲莠驕驕。中國於元明以後。爲莠驕驕矣。蓋在上者。但知振領提綱之義。以便其大權。不知細筋入骨之能。而絕無條理。如寺監院司。則自六朝後。久爲閒曹。不待至明世也。然明世雖分曹極少。郎員甚卑。尙有數者之美。故猶能舉其政。尙書只有一人。故得自專部事。而不患掣肘。吏部真能操選官之權。兵部真能運中樞之任。位尊權重。同于漢之三司。而曹數倍之分。職較明當中業以前。六曹朝夕奏事。大事公議。而吏尙總領之。其制度甚似歐洲各國內閣合議之制。以六卿卽相。既內以參與樞要。又出以分領專曹。一也。其時藩臬道府縣領選于吏部。督撫選于兵部。亦如各國內部參謀部之制。其時督撫未設。設亦不多。官卑易制。故頗收指臂之靈。二也。郎中員外主事品秩雖卑。而六卿既有大權。同於宰相。故郎中員外主事。亦如漢之公府掾。皆因而有大權。外官權位不重。故亦不得不仰承郎署之指意。而郎署出身。皆自進士補官。極速年少。氣盛皆思自致功名。三也。又明世郎曹皆許奏事。皆許召見。得奉使差四也。又明世用人。皆由吏部推擢。不拘資格之限。其郎中一轉京卿。可放巡撫主事。一轉御史。可爲巡按。蓋轉瞬而已。躋權要。故氣盛志銳。多奮事功。五也。故明世人才莫盛于郎曹。卽在郎署中立事立功。指陳建白。已過于今之大臣。故明世政事雖粗疎。而略能收中央集權之效。亦有舉職之能也。

本朝六部百司官制。一因於明。舊然盡有其邱山之害。而無其分毫之益者。則以外體雖同。而精神迥異故也。一明世六卿大權。實同宰相。雖中葉後。爲內閣所少奪。然大體猶在。若本朝之初。大政全在內閣。雍正後。則全歸軍機。吏部既爲籤選。並無用人之權。大官道府及京官五品以上。則皆由樞垣。更無與吏部之事。至選將籌邊。皆在軍機。兵部不與焉。名操武選。皆用資格。姓名不知。徒付於籤。甚至咸同之後。各省盛行練勇。皆不報於兵部。而兵部只知綠營之空名而已。至今綠營兵。且裁其十之七。兵部更無用矣。禮部則掌祠祭。朝會貢舉之虛文。主客則屬國俱盡。無所用之。工部則受各省報冊之具文。及營繕京邑宮殿苑囿之事而已。凡此四部。已等空名。惟戶刑二部。差有實權實職。戶則昔人尙兼天下戶口計賬。今則絕不舉行。只爲大藏官而已。而

各省各自加稅籌餉。以爲養兵辦事之舉。皆不歸于戶部。督撫皆兼察院。節制刑名。凡民刑裁判。行政裁判。莫不兼之。故於布按二司之外。廣開善後釐金。關局。有若別開一國。刑部既無用人行政之權。卽戶部有需。百計求之督撫。而督撫自辦其小政府。外銷無定。外稅亦無定。其報部備查者。皆僞造冊籍。以塞責而已。戶部不能定其籌餉之法。又不能定其外銷之法也。六部之中。惟戶有權。而於操縱一國萬貨之情。出入之數。求如劉晏等。僅判度支一司者。尙不如之。何能如歐美各國大藏部之經營全國財用哉。夫以六卿之尊。而權實之落如此。其異於明六卿之權遠矣。而每部堂官既有六人。凡事須六人畫押。尙書復分滿漢。意見亦難一同。其異於漢及明之以一人主政二也。六尙書而非直入樞垣者。經歲月乃得召見一次。循資除用。絕非知遇親拔之選。其不能比六朝之選。卽尙費搜求。唐宋之曹郎。常朝奏事三也。尙書官高一品。京官尙無事功。皆按資遷授。積累歲年。至於是官。皆七八十餘老耄。頹廢精神。憊弱。而天下簿書環集。郎官抱牘請畫押者。日有數尺。一字不省。即便署行。豈復有整頓之理。其與前朝之論人任官才而少壯者。便可爲卿。迥異四也。國朝大權在上。臣下則皆以例繩之。尙書既不能事事上請於君。而一切下抑于吏。引例相正。則尙書拱手畫諾。莫之如何。其與前朝之出謀發慮。迥異五也。以國土如此之大。分職如此之少。此周公孔子爲之。而有不及。而國朝尙侍皆有兼差。其戶部率以軍機筦之。近者又多兼外部。有軍務則兼軍務。此外或兼南書房行走。或兼師傅。或管國子監。或管三庫。或兼國史館。或兼某修書總裁。一身而百職付之。彼既爲樞垣。則領袖百職。一切皆當請命。彼不畫諾。則事不行。苟非樞垣。則不敢作主。循例書到而已。故自朝而昃。分到各衙。日旰無暇。而所到皆匆匆一坐。每差事處。又皆有數大臣共商數語。屬吏面回數事。率付異日。又須到他署矣。既到他署。又復如是。故務使勤勞異常。心神營亂。至於一事不能辨。一物無所知。而後已然。而天下大事。卽暗敗壞於其中。蓋人才不能知。則用人必誤。地理不能熟。則割地必誤。至一切權利皆暗中墮廢。輸與他人。而執政者尙辛苦忠勤。茫然無所識也。求其本原則官職不分。任事不專。以致此耳。故在劉歆尙分爲六職。施及有明。在本朝則謂之身兼百職。而實人無一職。夫以人民之衆。國事之大。千官之夥。庶司之多。而乃無一人任職者。無一職有人任之者。政事雖欲不墮壞。而安得乎此。又自漢以來二千年所未有也。合劉歆六卿之餘。毒加始皇防制之餘。威積而成此弊政。而以當百國勵精圖治。下合民權。上分衆職。紀綱明而條理密之國。安得不大敗塗地哉。各國人人有權。事事有會。職能分人。官物曲莫不皆舉。以數千萬人之國。而入吾無職無人之國。安有不勝者哉。嗚呼。官制之敗壞至此。遂以喪國。苟不更張之。雖有管葛之才。不能爲治也。

若夫郎官地位。至今益卑。本朝尙書升爲一品。侍郎升爲正二品。而郎官之五六品如故。則相隔如天淵。徒供指使而已。郎官不能

召見。不許奏事。一切有事。只能請命於其長官。欲有所陳。須六堂官畫押。始能許可。然皆惡其多事矣。然進士分部。須十餘年。乃能補缺。十餘年。乃望外遷。且一部而人員數百。又必須奔走上官。備極媚悅。乃能保一差事。而備簡放知府。其望知府。有若登天。逐隊入署。書吏得持其短長。拱手受命。率然笑語。夫唐宋郎中員外。皆爲清貴之選。奉使開闢。乃許加銜。內轉學士舍人。即登揆席。即在國初。學差考差。尙時見及。近則放差無聞。而捐班特盛。輸金千數。即爲省郎。沒字銅臭。無所不至。郎署之中。賣玉器。說笑諧。有古令史所不爲者。故其散冗猥雜。卑賤無恥。尙何二十四司之云乎。故至是真爲六曹。而實則無曹而已。若夫九列諸卿。品秩雖高。然在漢世。多爲供御。無關國民。後漢九卿。分隸三公。然後此權歸臺閣。漸同冗散。二千年幾備百司。以爲儀制而已。

晉六朝。加將作大匠及太后三卿。大長秋等爲列卿。梁武以太常宗正司農爲三春卿。大府少府太僕爲三夏卿。衛尉廷尉大匠爲三秋卿。光祿鴻臚大舟爲三冬卿。魏無大匠大舟太府。齊添太府而去少府。隋唐宋皆因之。宋無職事。以充品秩而已。歷代太常雖掌祠祀。而可歸併於祠部。宋梁光祿只掌朝會。仍領門戶。隋唐改爲司膳。遂至于今。今有領侍衛大臣。漢光祿勳也。衛尉古掌宮掖。隋唐改領軍器儀仗帳幕。唐以守宮及武庫。然又有軍器監。然軍器當歸併兵部之庫部。守宮當歸神策等軍。此亦所謂分職不清。支離拖沓者也。宋有四庫。勾當官管武器。又有左右金吾衛司守宮。得其職矣。元明則去衛尉矣。今有護軍步軍。漢衛尉之職也。

太僕古皆掌車駕。如今之鑾儀衛。惟唐掌養馬。張景順至四十萬匹。置八使五十六監。此爲得職。宋則別有羣牧使。別以副相領之。特設專司。名實皆得。其太僕則掌車駕駝象牛馬。元明與國朝略同。然可歸併車駕司矣。本朝又有上駟院鑾儀衛。皆同此職。大理掌郡國疑獄。處當以報。歷代皆爲實職。丞爲勾檢事。司直評事。不判事。惟覆理檢劾出使推覆。北魏十人。隋十六人。秩五品。評事四十八人。此職與各國大審院同。其置多員。推檢亦同。最得宜者也。宋則專治官獄。若行政裁判司。明因舊制。與刑部都察院爲三法司。訊疑獄。尙有事權。今名因明制。實則亦爲廢官虛署矣。

歷代鴻臚掌藩客朝貢。惟宋有國信。所以掌遼事。如今外部有西驛掌夏事。如今四驛館有禮賓院掌南夷。有懷遠驛掌西域條理。最析職事。最專故。吾於宋有取焉。其鴻臚但掌朝賀鹵簿。今因之。然可歸併禮部儀制司。

司農掌倉農監都水六十五官。及鹽鐵十三州。各置勸農一人。後推以與郡縣。頗失集權之理。北齊但掌園池果實倉市薪米。隋唐

掌倉儲。宋兼農田水利免役保甲。後掌倉儲兼苑囿溫泉。明裁之。置倉場總督。然宋唐時與倉部同矣。

太府置于梁。掌金帛關市。後因之。魏王顯謂楊固曰。吾作太府卿。庫藏充實。可知爲實職。隋唐掌左右藏及尚方司染。後不司染而司京市。唐領兩京市。平準左右藏常平。宋初無職事。後領二十五司。條理稍繁。然精詳矣。漢有長安市。雒陽長丞。六朝因之。魏有宗邑市令。北齊有東西市令。隋唐有京市令。宋益詳明。無京市疎甚矣。而尚有市舶所。惟本朝無之。則真蕩蕩矣。各國特立商部而我朝並一市令。亦無之。以此理財能不困乏乎。然有管理三庫大臣。亦太府卿之職也。

秘書監本於漢之蘭臺。置于桓帝。歷朝因之。如各國之博物院圖書館也。但秘書不公之於民。宋有書庫。官是真各國之公子民者也。故吾稱宋。今爲武英殿文淵閣校理。

少府監舊與太府同一官。隋唐以後。別置領染及軍器冶鑄金玉。亦供奉官之一歟。明刪之。歸併內監。今爲內務府。將作監上承漢將作大匠。六朝有事則置。無事則省。隋唐常置。宋無職而有修內司。掌宮城大廟。有東西八作司。掌京城有竹木務。有麥麵場。有窖務官。有丹粉所。有作坊。有物料庫。有箔場。有退材場。其精詳如此。故宋之窖器冠古今。有以也。明歸併工部。今因之。

國子監。漢時博士隸太常。宋魏之間別置。古今同矣。

軍器監。後周置。唐因之。宋歸三司冑案。明省。今無此職。而近添製造槍砲廠。亦其職也。

都水監。漢隸水衡。後與河隄謁者互置。魏則並置之。梁爲大舟卿。歷朝沿革。名異實同。明及本朝。尚有河道總督。今裁矣。然此爲民事之官也。

殿中監。魏置。後因之。資品極微。隸于門下。唐別爲監。宋置六尚局。別爲虛秩。元明皆歸內監。本朝爲內務府。俄德英意日皆爲宮內省也。

以上九寺七監皆六朝唐宋之卿官也。

欽天監。置于宋。元明因之。各國隸于文部。

通政使。置于明。因唐之投匭。宋之登聞鼓也。各國有事。皆投議院矣。今已裁。

詹事府。古爲太子宫官。與大長秋同。本朝無太子。已爲學士院多一曹遷除焉。

翰林院。本于漢之議郎大夫。以文學備顧問者。置于唐。宋元明及本朝日益大。今則南書房行走。乃爲眞學士矣。各國亦有學士院。隸文部。有樞密院顧問官。君主民主之國。此職固不可少者也。

御史臺。秦官掌風憲彈劾。又有受狀置獄巡察之事。御史多以微官爲之。自漢至元同。明爲都察院。本朝因之。此職甚要。各國亦以彈劾奏議屬下議院。中國雖不立憲。不由民舉而設御史至數十人。起自微員。以通下情。以議法度。未有議院以前。亦最要之司哉。其與尙書臺對立。亦有議院與行政官對立之意。又審官裁判百事。爲最上法司。類各國行政裁判所。其員命於君。或者近于各國上議員乎。今臺長絕無力。與古之中丞遠矣。

步軍統領。因於明之錦衣衛。以警捕盜賊。因於漢之執金吾。與各國之警察總監同。魏齊尙有中尉。歸御史臺。漢有司隸校尉。既轄州郡。又警盜賊。職最雄劇。後亦不可行矣。大約察吏之舉。歸于御史。警盜之事。自別爲司。六朝皆有賊曹。唐宋歸併於府尹。失其職矣。

太醫院。漢隸少府。宋隸太常。明自爲一司。今因之。各國大學有醫科。州軍皆置醫官。不設專司。而益密矣。

凡此諸司。皆古今獨立官也。雖沿革或異。職掌或疎。而大概分職不出於此。惟宋制尙有六院四提轄。其分司最詳。而細有可取焉。詳于下篇。

宋制設司最多。其隨事置官。不拘古跡。惟適時宜。其表觀似不整齊。其收大權而切事實。極似英德。實出列朝上也。王安石迂儒好古。務返之六官。而誤遂貽于今日。此與蘇綽王莽同。受僞周官之毒。而害後世者也。蓋一統之世。必不能用周禮之煩曲。則不得其善。而徒受其弊矣。奚似隨時設司。期適時宜。而舉職事之爲得耶。

宋官制最善篇

宋之官制。凡有五善。一曰中央集權。二曰分司詳細。三曰以差易官。四曰供奉歸總。五曰州郡地小。凡此五者。皆中國歷朝所未有。非迂學所能識者也。雖不無改革太多。歸併時有。而大端可取矣。其中中央集權奈何。一曰集州郡之權于政府。而不隸於藩鎮。二曰集財用之權於政府。而不隸於藩鎮。三曰集刑法之權於政府。而不隸於藩鎮。四曰集兵馬之權於政府。而不隸於藩鎮。蓋皆由鑒唐方鎮之跋扈而行之者也。一曰集州郡之權於政府。而不隸於藩鎮。奈何。蓋自秦漢以郡領縣。而天下百數十郡。選領於三公。而

直達於朝。雖設刺史監之。而只監其官。不領郡事。三國後刺史多持使節爲都督。迄於六朝。職任尊重。守令遂日卑削。此如今督撫矣。隋乃除郡。但以州領縣。則復漢制。唐因之。上刺史秩三品。與宰相等。甚貴重。選御史大夫侍郎以領之。及兵事興而節度觀察紛出。甚者爲節度私屬。不能自達於朝。如宋人號爲支郡者也。宋太宗太平興國二年。詔邠寧涇原鄜延坊丹陝虢商均房復鄧唐澶濮宋毫鄆滄德單青淄堯沂貝冀滑衛鎮深趙定祈等縣。先隸藩鎮。令直屬京師。郡長吏得自奏事。知州皆遣文武朝臣。甚者故宰臣領之。而上課於吏部。吏部上之尙書省。行之中書請旨。其縣令由吏部殿最。然則吏部與各國之內部無異。州郡得直屬京師。得自奏事。則生民之利。弊易知。易舉而朝廷運之。如指臂之使矣。其分州至四百比之漢制。尙小四倍。又無藩鎮重大粗疎之病。其與各國分地之行政區亦相等。眞善之善者也。元以土地太大。不能悉領郡。故不得已改爲行中書省。以領諸監司及州郡。明及國朝因之。於是府州之上有司道。司道之上有督撫。督撫乃兼兵刑錢穀學校。如一小國。朝廷既不能運動之。督撫又無改制立法之權。以運動一省。故粗疎不治。職此之由。漢雖郡縣二級。然太守地太大而兼領兵刑唐與宋近。而不久即爲藩鎮。故歷朝行政之區。以宋爲至善者也。故行政之區莫不善於元明及國朝。巨大之省制莫善於宋。分小之州制今亦宜仿宋制。令各府先隸各布政司者。直達京師。得自奏事。然後大部易於指揮。有指臂之用地。方易於整頓。不致有荒蕪之憂。民情易于上達。不致有抑塞之患也。或謂宋治亦未見其必善於今。此未考事實者也。宋之簿尉及州縣之佐史。皆以進士爲之。故多名流。今以各偏壤山崖刻石觀之一縣之下。羣吏文章字畫皆有可觀。其人才之多。如彼。爲政之密而宜民可推也。今以一省之大而羣吏刻石爲文。乃至皆鄙俚可笑。其人才之凡下如此。則其爲政之疎而不宜民亦可推也。夫析地之法愈小愈密。若德意志諸小國諸自立市。有地僅百數十里。而自開政府。列備大官。而爲治更精者。中國之患全在土地廣大荒而不治。不可不亟改革也。此義詳析疆增吏篇。

二曰集財用之權於政府而不隸於藩鎮。奈何法國哥魯巴洛創財權集於中央之制。近世大行之。中國歷朝亦由州縣用餘乃貢于朝。然宋世已先行其義。一緣唐中葉財用不足。以宰臣判度支。分遣大使領江淮發運。而有舊制可因。一緣藩鎮日擅財賦。故太宗緣李幹強幹弱枝之言。既收支郡於朝廷。又設轉運使于各路。凡天下錢穀皆由漕司徵集。而總于三司。又有茶鹽司。又有都大坑治以舉礦政。都大茶馬提舉市舶以總商務。皆隸於三司。雖未專設礦部商部。然其集權之詳細已爲歷朝所無矣。明設布政使頗因之。惜宋創政之先。轉運已兼邊防盜賊吏治民情刑獄諸事。職任太大。已成統帥。遂不能精詳。而明世布政實爲方伯之任。又加以督撫控之。故今者財權反屬於外。則統變之日失也。

三曰集法官。自立之權。自漢至唐。外官皆但有守令刺史藩鎮。其刑法之事。亦盡以付之。惟宋特設提刑官。以察官吏。覆大獄。實兼各國行政裁判及控訴院之職。中國實先千年行之。其始本太宗淳化二年。詔應諸路轉運使。各命常參官一人。專知糾察州軍刑獄公事。管內州府十日一具。囚帳供報。有疑獄未決。即馳傳以視之。郡縣敢稽留大獄。久而不決。及偏辭按讞。情不得實。官吏用情者。並以聞。佐史小吏以下。得以便。宜按劾從事。此初置外路刑獄官之詔也。是時猶隸轉運司。真宗景德四年。不隸轉運。別爲一司。稍重其權。當時約束甚嚴。所至專察囚禁。詳審案牘。州縣不得迎送聚會。所部每旬具繫囚犯事由訊鞠次第申報。當檢舉催督在繫淹久者。即馳往案問。出入人罪者。移牒覆勘。劾官吏以聞。諸色狀詞。逐州斷遣不當。已經轉運司批斷未允者。並收接施行。官吏貪濁弛慢者。具名以聞。敢有庇匿。並當加罪。中書樞密院籍其姓名代還者。課議功行賞。如刑獄枉濫。不能摘舉。官吏弛慢。不能彈奏。務從畏避者。實以深罪。然其後提刑一司。雖專以刑獄爲事。又兼封樁錢穀盜賊保甲軍器河渠事務。浸繁。此中國向來兼差之弊。然其立法至美。則元明至今。不能改易。明初布按二司。本爲獨立。恰得宋漕刑二司之意。惜督撫並出。至今勢遂積重。爲督撫屬。遂盡失獨立之意。然宋創制之美。則不可不知也。

四曰集天下之兵。權于政府。而不隸于藩鎮。中國之兵制。自以魏齊周隋唐之府兵爲優。然人不知兩業。以農爲兵。亦只可適行于隋唐時耳。於今萬國角立。則不可矣。惟宋制鑒于唐末藩鎮之跋扈。盡收天下之兵。歸之京師。其分駐于外者。曰就糧。其邊防要郡。須兵屯守者。皆遣自京師。諸鎮之軍。亦各戍更。分爲四等。上曰禁兵。次曰廂兵。三曰鄉兵。四曰蕃兵。凡百餘萬兵。皆隸于殿前馬步三司都指揮使。而總統之。其召募揀補。廩給訓練。則兵部爲之。如各國之有陸軍大臣也。其征伐謀略。則樞密院上稟。廟謨爲之。如各國之有參謀本部也。禁兵者。天子衛兵也。總於殿前侍衛二司。其尤親近扈從者。號班直。餘自龍衛而下。皆蕃戍諸路。有事即以征討。自景德後。兵不復試。廂兵者。諸州之鎮兵也。太祖鑒唐末方鎮跋扈。詔選州兵壯勇者。悉部送京師。以備禁衛。餘留本城。雖或戍更。然罕教閱。類多給役而已。鄉兵者。選自戶籍。或土人應募。所在團結訓練。以爲防守之兵也。河北河東有神銳忠勇強壯。河北有忠順強人。陝西有保毅寨戶。強人弓手。河東陝西有弓箭手。河北河東陝西有義勇。麟州有義軍。川陝有土丁壯丁。湖南北有弩手土丁。廣南東西有槍手土丁。邕州有溪峒壯丁。蕃兵者。塞下內屬諸部落團結以爲蕃籬之兵也。西北邊羗戎種落不相統一。保寨者。謂之熟戶。餘謂之生戶。陝西則秦鳳涇原環慶鄜延河東則石隰鄜府。其大首領爲都軍主。百帳上爲軍主。其次爲副軍主。又有以功次補者。其官職俸給有差。初募時。先度人材。次閱走躍。試瞻視。然後爲黥面。賜以緡錢衣履。而隸諸軍。宋初以來。其取非

一途。或土人就所團立。或取營伍子弟。聽從本軍。或乘歲凶募飢民補本城。或以有罪配隸執役。是以天下失職獷悍之徒。悉收籍之。伉健者遷禁衛。短弱者爲廂軍。制以隊伍。束以法令。帖帖不敢出繩墨。平居食俸廩養妻子備防之用。一有警急。勇者力戰。弱者給漕輓則向之。天下失職獷悍之徒。今爲良民之衛矣。廩給之制。總內外廂禁諸軍且百萬。言國費最鉅者宜無出此。雖然。古者寓兵於民。民旣出常賦。有事復裹糧而爲兵。後世兵農分。常賦之外。山澤關市之利。悉以養兵。然有警則以素所養者捍之。民晏然無預征役也。唐之時。兵農分。藩鎮得專租稅。天子禁衛之兵。中外不過十餘萬人。宋收天下甲卒數十萬。悉萃京師。京師八方所湊。水陸四達。歲漕江淮粟六百萬石。而緡帛貨泉齒革百物之委。不可勝紀。是以軍儲饒羨。初太倉纔支二三歲。承平旣久。常餘數年之食。以此臨制四方。猶臂指之運也。眞宗仁宗屢世守之。以威天下。世之議者不達。乃謂竭民賦租以養不戰之卒。糜國帑廩以優坐食之校。是豈知太祖所以擧役強悍銷弭爭亂之深意哉。屯戍之制。凡引上軍之頭司引對。賜以裝錢代還。亦入見犒以飲食。簡拔精銳。退其癯老。至於諸州禁廂兵。亦皆戍更。揀選之制。有自廂軍升禁軍。禁軍升上軍。上軍升班直。上軍及班直者。皆臨軒親閱。自非材勇絕羣。不以應召募。餘皆自下選補云。神宗令總開封府畿京東西河北路兵。分直將副帥。自河北始。自第一將以下。共十七將。在河北西路。自第十八將以下。共七將。在府畿。自第二十五將以下。共九將。自第二十四將以下。共四將。在京西。合爲三十七。而鄜延環慶涇原秦鳳熙河又自五將在熙河者九。合爲四十二。又詔增置馬軍十三指揮。分京東西兩路。又募教閱忠果十指揮。在京西。額各五百人。其六在唐鄧。其四在蔡汝。又增置土兵勇捷兩指揮。於京西。額各四百人。唐州方城爲右第十一。汝州襄城爲左第十二。凡馬軍十三指揮。忠果及土軍共十二指揮。又詔團結東南路諸軍。亦如畿京法。共十三將。自淮南始。東路爲第一。西路爲第二。兩浙西路爲第三。東路爲第四。江南東路爲第五。西路爲第六。荆湖北路爲第七。南路潭州爲第八。全邵永州應援廣西爲第九。福建路爲第十。廣南東路爲第十一。西路桂州爲第十二。邕州爲第十三。總天下爲九十二將。而鄜延五路。又有漢蕃弓箭手。亦各附諸將而統隸焉。凡諸路將各置副一人。東南兵三十人。以下唯置單將。凡將副皆選內殿崇班以上。嘗歷戰陣親民者充之。亦詔監司奏舉。又各以所將兵多寡。置部將隊將押隊使臣各有差。又置訓練官。次諸將佐。春秋都試擇武士。凡千人選十人。以名聞。而待時解發。其願留鄉里者勿強遣。此將兵之法也。其招軍以都監及文官一員爲之。有招軍杖自上四軍及武肅忠靖皆五尺以上。奉錢一千者。五尺八寸七寸三分七寸爲三等。又有糧料院專主軍食。則將官無扣餉缺額之患。今德國兵制甚如之。天下兵分爲九十二將。分駐都縣。更戍京師。專司訓練。眞能有指臂之使。蓋諸國並立。則不得不以兵立國。當時遼夏竇爲強敵。故舉

國餉皆糜於是養無用之兵而不得已也。司馬光狃於古人大一統之法，不知諸國角立之義，罷去分屯九十二將之兵，屬之州縣。其意謂州縣無兵，則守倉庫巡街市亦患乏人。此當時兵與警察不分之故也。又患諸將之擁兵作亂，則古者道路不通之故也。若今者皆不患是，則宋兵制實爲最美。自司馬光廢此法，其後金人南渡，倉卒召募勤王，皆不及而久屯州郡，其氣多餒，其練不精。然則北宋之亡，固道君與六賊荒淫之故，而溫公之不知兵而妄改舊制，不能不分其過也。或謂宋禁軍至一百二十六萬，而宋何以反弱？是蓋有時焉。遼乘五代之亂，割有燕雲北控萬里，其勢非漢匈奴之比也。太祖太宗之時，不能夷定，猶漢高之敗于白登，亦無如何。與唐太宗之身定西北不同。漢後有武帝之雄武，屢動中國，以事北伐，適丁匈奴內亂，故稱臣入朝。而宋既不振于此，復生一西夏，金又起而承遼，宋賢多守一統之舊，不好言兵，故真宗澶淵盟，上下相安久矣。其勢亦值遼已用華風，不如匈奴之悍，而得以不試兵而久安。夫養兵而不用，則惰餒而驕，宋之不强，亦由久安太平而不好兵事之故。此誠一統守文之仁，而非所宜于諸國角立之世也。若其兵制中央集權，實得操縱指臂之用，雖糜費太過，不如府兵之善，而當以兵立國之世，亦非可以農夫當之。則宋兵制實爲中國至良制也。

又集供奉之職于一司，奈何？歷代供奉之官至多，蓋自秦漢以來。若漢九卿官而爲國爲民者，僅得其二，而供奉官居其七，可駭甚矣。宋供奉官亦極多，內客省使、延福官使、景福殿使、客省使、引進使、東上閣門使、西上閣門使、客省副使、引進副使、東上閣門副使、西上閣門副使，已上係橫班皇城使、宮苑左右驥驥內藏庫使、左藏庫東西作坊使、莊宅六宅文思使、內園洛苑如京崇儀使、西京左藏庫使、西京作坊東西染院使、供備庫使，已上係諸司正使、皇城副使、宮苑左右驥驥內藏庫副使、左藏庫東西作坊副使、莊宅六宅文思副使、內園洛苑如京崇儀副使，已上係諸司副使、內殿承制、內殿崇班、東頭供奉官、西頭供奉官、左侍禁、右侍禁、左班殿直、右班殿直、三班奉職、三班借職，以上係使臣殿侍、進武副使、舊官內東頭供奉官、內西頭供奉官、殿直高品高班、黃門祇候、殿頭祇候、高班祇候、高班內品、舊官軍器副使、西陵錦使、權易使、翰林醫官使、軍器庫副使、西陵錦副使、權易副使、翰林醫官副使，凡五十餘司，蓋多極矣。然此皆以武班內侍充之，而特立宣徽院以總諸司，凡郊祀朝會宴饗供帳檢視內外進奉之名物，其使職位皆樞密副使。今俄英日皆有宮內省，以一司盡統諸司供奉者，既簡既肅，而又不與國政民政之官相雜，亂豈不清切乎？故宋制最精妥矣。

宋不設吏部而置審官東院以掌文選，審官西院以掌武選，三班院以掌供奉官之選，其五品以上及以六司知州歸中書，後設吏

部掌四選。其知州課之吏部。上其事於尙書省。送中書省取旨。縣令以下本部專司。此與各國內務部無異矣。又有官告院。在今日歸內閣。而各國亦歸內閣也。

其戶口田產錢穀倉貨之政。則設三司。曰鹽鐵司。曰戶部。曰度支。戶部設判部事一人。以學士舍人以上官充之。謂之兩制。以上財用官分爲三司。此與德國之分爲七官。英意波之分爲二官略同。王安石乃總領之。設制置三司條例使。則合爲一官。以便措置也。南宋以宰相張慤孟庾等提領措置戶部財用。與唐之呂誼劉晏竇參判度支同。蓋理財爲國之大事。故英比璉皆以宰相領藏部也。紹興時韓胄言曰。財賦舊隸三司。今戶部只有上供之目。諸路窳名不能悉知。漕司不能悉聞。失一窳名。則所入亦失矣。願詔諸路漕司括州郡出入可併罷者。立定籍。漕司總諸州戶部總出入。則出入無陷矣。此爲改三司併歸戶部言之。然終宋之世。州郡上之有監司。不過轉運使。所謂漕司也。類今之布政使。然總財權而不掌吏權。漕司爲戶部所用。漕司上無督撫大官。卽南宋多設帥臣。尙爲平等。故三司戶部之理財指臂如意。有各國藏部之權。蓋唐自中葉以後。藩鎮分其地。宋則遼夏金分其域。不能全爲一統之世。故於措置財用以養邊軍爲一大事故。尤注意而以宰相領之分置官曹於天下。以便運用。劉晏則於各地置官。其運用最妙。故理財最富。宋則雖置漕司搜括而仍付之州縣較輸一籌也。明布政使官猶卑。受六部檢制。若本朝之督撫多以宰相爲之一切。皆由外籌。外銷戶部不知不得過問。財權分落。故富省能養兵興學而瘠省不能。只能強令協餉而萬迫不應。各省若各自爲國中朝不能整頓畫一。此大權旁分之故。不若唐宋矣。況各國哉。

宋于禮部置判部事。以兩制及帶職朝官充之。而別設太常禮儀院。及知貢舉官。

其各部亦設判部事。然民兵武官軍師一切戎政。皆在樞密院。與中書對掌文武之政。宋之樞密實與漢之太尉同。亦與各國之參謀本部同。皆與政府分任。而宋之樞密以兵權參大政。尤爲重大也。

宋判刑部以御史知雜以上或朝官充之。專覆大辟案。置審刑院。凡四方以刑獄來上。則讞于審刑院。

工部則有判部事。以兩制以上充之。別有軍器監。作院文思院。軍器監提點官。以邊臣充之。文思院有提轄官監官。以京朝官充之。掌儀物器仗。權量輿服。及金銀犀玉巧及綵繒裝鈿之飾。

太常有判寺同。別有禮儀院。有判院知院。以輔臣判之事。不相兼。後以判寺兼禮儀事。而醫院藥局皆自立局。以名隸焉。有判光祿。以供祭祀之饌。有御厨勾當官。有備奉庫。有內酒坊。都麵院油醋庫。皆以京朝官領之。皆人情切實之事。

衛尉有判寺事。以郎官充之。別有十三司。曰內弓箭庫。南外庫。軍器衣甲庫。軍器弓槍之庫。軍器弩劍箭庫。儀鑾司。掌供幕轡供帳。軍器什物庫。宣德什物庫。左右金吾衛司。六軍儀仗司。以三班使臣充之。儀鸞司有三庫。一曰金銀器皿轡幕。二曰香燭。三曰氈油。床几鐵器雜物。亦切於用者也。

祠部領僧道事。又有崇元署。以領道士。猶明至今之僧綱道紀二司。領于祠祭司矣。

其太僕外有車輅院。騏驥院。左右天駟監。鞍轡庫。養象所。駝坊。車營。致遠務。分養雜畜牧養上下監。掌養病馬。天廐坊。乳醫院。藥物。

庫。佑馬司。而統於羣牧司。制置使以副相統之。

其外交自鴻臚外。有國信。所以掌遼事。有西驛。以掌夏事。有禮賓院。掌南夷。有懷遠驛。掌西域。如今之外部及四驛館矣。

共二十五倉。各有監倉官。以京朝官充之。其府藏有左藏。東西庫。南北兩庫。賦之入以待費。內藏庫。以符非常之用。奉宸庫。掌內廷珍。

庫。掌受錢帛雜物。以元豐庫。神宗置。布庫。茶庫。雜物庫。糧料院。掌以法式掛支諸。審計司。數驅磨當否。商稅務。商稅。汴河上下鎮。蔡河上下。

鎮。掌收舟船。掌以官錢聽民。和劑惠民局。以濟民疾苦。店宅務。屋邸店。石灰場。賣石灰。香藥庫。中興後惟有糧料院。審計司。編估局。打套局。局。

抵當所。實取濟其緩急。和劑惠民局。以濟民疾苦。店宅務。屋邸店。石灰場。賣石灰。香藥庫。中興後惟有糧料院。審計司。編估局。打套局。局。

係揀選市舶。交引庫。祇候庫。右藏東西庫。和劑惠民局。寄椿庫。可謂析之至詳。雖今各國理財之司。備極精密。無以過此。

州郡地小之說。已見前說。及析疆增吏篇。以差易官。別有篇。今不詳。

法律

論法律與道德之關係

蛻

菴

萃圓顧方趾之儔。錯處一羣之內。其流品互異。其才智絕殊。其勢力權位之崇卑。尤釐然或相懸絕。然而智不侵愚。勇不威怯。強者不敢攘權利。以自肆弱者得保自由。而有以自存。若是者何也。曰懼法治。故顧法律一紙上空文耳。然一羣之內。無智愚強弱治者。被治者。罔不戢戢然自保其民。直雖有驍桀。卒不敢橫決蹂躪。悚然於法令之大防。若是者何也。曰懼有公力之制裁。故顧公力羣所同有。然法治之效。何以僅行於文化較深之國。文化諸國之憲章法典。釐然具在。何以淺化之羣。卒莫之能移植。因用即移植。因用矣。何以齟齬動搖守之不固。乃悟法治之制。固以道德爲元氣。有公力之制裁。以確定外行之規律。必當有自力之制裁。以嚴樹其內意之規律。循其後而植其基。然後有以相維於不敝。苟無公益之良心。自治之懿行。而徒皇皇然曰法治。法治雖授以英美之良法。吾恐其軌輾而不能期月守也。

故夫法律道德之進化。其初並出於一途。無所謂法律道德之分也。羣化既進。則釐然劃其區域。各自用治於羣俗之中。羣化遞進。則法律之界限。瘡嚴法律之範圍。亦瘡狹。而道德之力。乃大伸。今夫羣演之朔也。所謂初人者。固與鳥獸草木。樊然並生。競爭生存。於奔蹄勁角之間。不亟謀自存。則無以勝天行之酷烈。故殘殺以爲生。攫奪以爲食。不如是則且爲異種他羣之所剋。而其種必無才遺。當其時。固惟純粹之爲我心。初無所謂愛類之德。更無所謂善生之法也。然方其與他族爲搏爭。必號召同類。以相扶助。於是親睦聯合之群性。已雜萌於獨立孤生之非群性中。泊夫物競漸勝。稍足以自存矣。脫猶是殘殺攫奪。仍向之所以剋他族者。以剋同族。則羣無由合。而其種亦以不昌。羣中一二知慮稍深遠者。知如是必非吾羣所甚利。則因用其親睦聯合之羣性。稍抑其純粹之爲我心。而稍稍易之以兼愛習之於羣。居比伍導之於協力分勞。知愛其類。而道德乃始萌芽。然其所謂道德者。感於有利而始名爲善。感於有害而始名爲惡。僅辨苦樂而非能明邪正也。而既有善惡之觀念。則已劃爲我之分量。使有畛域。而勿相踰。由是而可爲善。不可不惡之感。想浸生。由是而若者爲善。若者爲惡之判斷。浸起。所謂善者則愛之。賞之。所謂惡者則惡之。罰之。法律遂因緣而立。蓋初人之所謂道德。法律者。固以利害之及於其羣者爲標準。而法律者。則附屬於道德。以實行道德之命令者也。彼羅馬學者舍爾哲士之言曰。『法律者善與公正之術』。而羅馬人法律之格言曰。『法律者使人生生活於正義。不害他人。而各得其所』。

由是言之。則彼之所謂道德法律。其範圍性質。所嚮殆混然而出於一途者矣。

然而羣治者。遞演遞脫。而日以進化者也。受治者之民品。既殊。則所以爲治之羣制。不能不與之俱變。夫法律與道德。同出一途。則道德勢力所範圍。亦卽法律制裁之所普及。其在淺化之民。獷悍無知。惟逞其爲我之私。以縱於亡等之欲。苟非有強制之權力。撙節而整齊之。以納之軌物之中。則彼自治力之薄弱。茫然無軌。畔之可循。必至放蕩無紀。而其羣且可立渙。逮民智漸濬。民品日隆。被化向道之日深。類能克其自利之私。以護培公益。節其耽弛之性。以維持秩序。向之待強力之制裁者。今乃受範於良心之規律。循循於繩墨之中。如是猶守法律萬能之主義。強制而干涉之。則國家之權力。漲溢逾度。而個人之自由。將萎縮而日卽銷亡。丈夫而猶被以兒時之服。成人而不免於師保之嚴勢。必齟齬不安。儼然不可終日。然則嚮之所用。以範進其羣者。今則與羣相迕。勢必不能相容。於是民權自由之論。囂囂遍於國中。而法律遂不得不與道德判其區域。

法律既與道德判其區域。然固非釐然絕爲二事也。蓋自其無差別者觀之。則法律固隸於道德之中。爲所範圍。而不過第自其差別者而觀之。則性質互殊。所嚮互異。範圍判其廣狹。而界限亦至爲嚴明。道德固無施而不可。而法律則不能無限制於其間也。法學者斷斷致辨其說。至紛繁矣。然約而言之。一曰種類之限制。一曰程度之限制。

自由者天賦之人權也。凡在血氣之倫。無不能享自由之幸福。然彼我錯處。一羣之內。我溢量而取盈。彼必失直而受損。故獨立不羈之自由。必不能無所畛限。外部行事之規則。與夫內部精神之規則。皆所以畛限自由。而爲之大坊者也。然內部規則之道德。自受制於良心耳。故雖施之於衾影屋漏之隱微。繩之於喜怒哀樂之未發。要不過克己慎獨之功。察密而於事無害。若夫外部規則之法律。則固行用國家之威力。以強制利人者也。故必其人之罪惡顯見於行事之間。且害著於人。偶之交涉而弊可及於其羣。然後規則得而繩之。以爲令行禁止。否則其人雖蓄敗羣之暴意。懷不軌之野心。而含意未伸。其外形茫無實據。則斷不能逆探其意之所在。而曰事有必至。乃遂濫加訶譴。藉口於將則必誅。蓋法律者。維持公羣之秩序。而亦擁護私人之自由。苟干涉過度。則自由將爲所蹂躪。其民必蹙然深以爲苦。而惡法終釀變端。故制外而不治內。實法律與道德之鴻溝。劃然而不可少逾者也。斯曰種類之限制。

不羈惟是。雖在外著之事。而法律之施。亦恒適如其量而止。而不能有所深責。而苛求且夫羣之相資以生也。豈徒冀其絕惡而羣爭以息。亦將漸其進善。而羣治以蒸。故道德之所命令。固非徒懲忿窒欲也。乃將進之以公信親愛。道之以睦婣任卹。甚者至匹夫

匹婦之饑溺皆若已推而納之溝壑而皇然不嘆於心乃至舍生取義殺身成仁皆爲道德所獎勵務躋之至善之途若夫法律則但使循循繩墨勿相抵觸以賊其羣其有敢於爲賊者則以吾法格而齊之斯則已矣至於孝友以型家忠義以愛國仁任以善羣則一切放任其人之自爲俾自量其才力以自致其心而法律初不過問故質而言之則法律之所祈固止禁人之惡而不能命人之善蓋不如是則法律之力且濫溢將煩擾尙不勝其害也斯曰程度之限制

是故道德者以良心之制裁定內部之意律而區域常寬法律者以強力之制裁定外部之身律而區域常狹而法律區域之廣狹又恒視其羣之道德爲進退而初無一定之程制法者時其宜而消息之不宜而強仍其舊制未宜而強進以良法皆必捍格而不利於羣者也今夫世主怙國家強制之權力以濫張其法律區域之範圍逞其干涉之私而無不藉口於道德民窘而不勝其苦乃至革命流血而不憚務減縮其強制之權力以爭此立法之權羣德進而羣制不易其弊誠不可以終日然徒謂法律與道德殊途其域宜狹而不宜廣遂不問民品之優劣民德之隆污遽求縮減外部之制裁移用羣德已隆之羣制聞人謂長安樂則西向而笑吾固未敢謂其有當也孟的斯鳩之言曰『頹敗之風俗穢蕩之人心必不能制立良美之法律』嗚呼何其言之深切著明也法國大革命時之人權宣言曰『苟非害羣之事則法律無禁之之權力法律之所不禁一切可任吾民之自由無論何人必不能強以法律所不命之事』彼其紕肆濫之威權堅自由之保障是誠可謂無上之良法矣夫在文明開化之民內則姣然自好人人有士君子之行外則輿論制裁人人有畏清議之心公德備而自治嚴誠無深待公力之強制若夫幼稚之民方日習於睢恣自治力之脆薄固未足制其祖性遺傳爲我之私若遽授以無上之良法竊恐培養自由之美憲適以揚其破壞秩序之狂瀾也且法律者以人能遵守與否以爲效力之厚薄者也人必先有敬重公益之良心然後能有服從法律之思想有服從法律之思想然後法律可以實行然彼方撤去道德之藩籬縱於無法之自由以爲樂人競其私以蹂法則法律之效力已弱不轉瞬即銷淪於無何有之鄉卽法可幸存而羣德腐敗方墜落而靡知所終上既肆其嗜利無恥之私下亦相尙以僞詐恣睢之行不橫決而放軼於法外則鬼蜮而巧遁於法中雖有百數十條故紙之空文寧能制初人純粹爲我之私而使之節制謹度舍道德而徒曰法律幾見徒法之足以自行也善夫英人威爾遜之言也曰法律者表著其民族之品行風俗而羣治民德之反影也羣制視民品爲隆污雖絲毫不能假借我國民其有法律思想乎其亦先培此法律之根原也

法言

蛻

菴

(一) 法律與羣治之關係

孟的斯鳩之言曰：『法律者人生所不能須臾離者也。』凡人類文明野蠻之別，一視其有法律無法律，以爲差一人亦然。一國亦然。故夫法律者，人羣所恃以存立，舍是則漂蕩橫決，錯雜無紀，且羣必不能一日立於天壤之間。

法律烏乎起？其起於人與人相交涉乎？其在原人之初期，分携散立於深山窮谷之中，與木石居，與鹿豕遊，食果衣薪，傀然自保，其獨立之生存，當此之時，人自爲謀，蕩然自肆，其情欲而必不有分毫之檢束。然人者好羣之動物也，雖在原人固具有親睦交通之性，且以抵拒異類之故，不得不集同類以相扶助，繼而智識日漸發達，知協力分勞之交相利益，於是羣族乃始發生。然其動物祖先所遺傳之性質，固止有『純粹的利己心』，故雖爲羣族之結合，亦止自利而不知利他。夫既成羣族矣，爲共同之生活，則必有共同之利害，共同之利止有此數，我多取之而利有獨盈，人必少取而利有所歸，牟利私自之慾望，人類固所同也。各務伸其慾望，而莫肯稍顧，則利害必相衝突，不能不出於腕力之競爭。其羣滋衆，其爭滋多，攫奪無厭，日相觚鬭。若是謂之人患其羣，將不可以久也。則謀爲息爭之法，均人人之利益，各得其平，而勿復相侵，其有伸張權利而溢於其界者，則爲背約犯法，爲公衆所不容，脅以強力而繩以相當之罰。如是則人各守其定分，而其羣遂可保其公安，迨成爲族部而法加善焉，進爲國家而法又加善焉。於是所謂民法政法國際法者，踵起漸增，而法律遂極於完密。夫以後者之完備，視前者之粗疎，其法固有間矣。然其立法之大旨，則亦以善羣內公私之交涉而維持一羣之秩序者也。

是故語法律之效果，則曰治安與秩序；語法律之作用，則曰限制與保護。而語法律之宗旨，則曰劃人人權利之界限，定人人義務之分量，務令各得其平，不使有所盈虧而已。西儒論法之言，紛紛不一其說，而要其大旨，可區別爲二派：一則謂法律爲限制各人之自由而倡消極論者，一則謂法律爲增進人民之權利而倡積極論者。

(甲) 消極論 持此說者，不一家。而霍布士、康德、沙威尼，其最著者也。

霍布士之說曰：『制定法律之旨，固設一界以限制各人天賦之自由者也。』所以制限之者，將使各人相助，以防社會之公敵。故法律者，非命人以當爲之事，止禁人以勿爲之事而已。

康德之說曰。法律者限制各人固有之自由。使勿與他人之自由相抵觸。以各立於同等之地。以適合於自由之原則者也。沙威尼之說曰。法律者使個人自完其運動。而示以無形之範圍。

(乙)

積極論 隸此派者亦不一家。而邊沁、阿連士、洛克諸人實爲之魁。

邊沁下主法之定義曰。主法者。謀社會全體之最大幸福。而規定其必要之條例者也。

阿連士之說曰。法律之目的。在謀人類之最大幸福。而使之整理秩序。夫謀個人及社會之幸福安寧。則當有制御之之權力。因用此制御之權力。以制御個人者。實爲國家。

洛克之說曰。法律之真意。與謂爲制限自由。寧謂爲增進公益。何者。法律之宗旨。固在培養各人之自由也。

之二派者。其持論皆畸於偏端。要之各明一義。其說固足以相成者也。西哲不云乎。人人各享其自由。然必以他人之自由爲界。苟其無界。則此濫用其自由。伸張其權。而無所厭彼。亦濫用其自由。伸張其權。而無所厭物。固不能兩大。此詘然後彼申。於是強者兼并弱者。弱卒至少數。有力之人。盡攫衆人之權利。而多數者受其蹂躪。反無所據。以與之抵抗。蓋野蠻自由之極。其終必成一強權。強權生而自由死矣。法律者。定其界。而劃爲鴻溝。限制強者。使有所坊範。而自戢。即以保護弱者。使有所憑藉。以自存。務使詘強以申弱。抑少數以扶多數。然後人人立於平等之地。得自保其天賦之人權。蓋必有消極派之所謂限制。然後能成積極派之所謂增進也。法律之精義如是而已。限制增進之說亦如是而已。

故夫法律者。自由之母也。無法律之孕育。則自由必不能誕生。無法律之哺抱。則自由且將至立斃。故眞愛自由之人民。必要求一確定之法律。以爲自由之藩楯。徵之歐美。罔不然矣。然而法律之成立。也有二。一則起於命令。主權者制定條律。以威力而強行之。此霍布士、豪士、陳諸人所主張。所謂『命令主義』者也。一則原於契約。君民結成約束。合上下而共守之。此盧騷、洛克諸人所主張。所謂『民約主義』者也。倡命令之說者。謂政治上之優者。表發其意見。以宣示於政治上。劣者劣者。苟不服從。則可脅以強制之權力。而加以制裁。是說也。謂法律實成於主權者之專斷。倡民約之說者。謂國家者。由君民之契約而成立。故無論專制國之君主。共和國之總統。其可以制定法律者。非君主總統自有權力。可以制定之。實爲上之與下訂立合意之條約。一人既無獨能訂約之事。則一人必無不當守約之理。故君民皆立於平等。犯約則同受制裁。是說也。謂法律實成於立約者之公定。夫以學理言之。則二說皆畸於一偏。均不免後儒之攻難。然以事實言之。則人者。固受遠祖動物之遺傳。而常有『純粹的自利心』者也。既有自利

之性則當其立法必求一利己之法以自私故一人專斷之法其法必利於一人衆人公定之法其法亦必利於衆人其自利之心雖無或異然自利而出於多數則私利而實爲公益自利而不啻利他法律者固以『最大多數之最大幸福』爲目的者也則二者之孰爲良法寧待問矣

然而法律者非一人與少數者之發表意見行以強制之力即可制爲定法者也故法律之原於民約者無論矣即其所謂命令者必亦待其羣之默許且有社會無限之權力立其背後擁護之而爲其後楯然後其法律乃有效力適於用而能行於其羣苟徒藉專擅之權力自制法而強行之其法不爲公衆之所容則雖斧鉞在前刀鋸踴後必不能抑多數之頑梗奉吾命而曲意服從故路易拿破侖專制之雄也然其布帝政之法律實承民政失敗之後因用其民厭倦革命想望秩序之心用能建設帝政而法律遂以成立故拿破侖之法律非拿破侖所能創制實表發法人之意見者也俄羅斯專制之國也然其施壓制之法令實承累世積威之後因用其民神聖君主服從強力之習用能以王意爲國法而法律遂以成立故俄羅斯之法律非俄皇所能創制實表發俄人之意見者也若夫英人之於愛蘭布發鎮壓條例未得愛人之公認則雖挾帝者之權力而條例卒不能實行故沙威尼諸人倡爲『人民總意』之說謂法律者表發無形之人民總意雖其說未盡完備然亦可謂深明制法之本釐然有當於人心者矣

雖然法律者隨羣治之進化而與爲變遷者也孟的斯鳩之言曰『法律者以適合其國之政體爲主而又當適於其國土之地勢國境之廣狹與其鄰邦相接之位置不審惟是又當適於壤地之饒瘠遭遇之時勢乃至民智之程度風俗之習慣其國民自由權之廣狹及人民多數之意嚮與性質無不當各當其宜』故法律必當相羣俗爲伸縮然後能宜於治而利其羣且夫盜賊羣蠹也而斯巴達人獎厲之以勸其民德拉康律血書也而雅典人遵用之以治其國奴隸悖理之制也而上古之人以爲人道宜然雖鴻哲且莫之或非置立君主專制君主立憲諸國所謂神聖不可侵犯也而民主之國目爲大逆不道而懸爲厲禁言論結社諸自由立憲國民所日用飲食而視爲第二生命者也而專制之國疾如毒蛇猛虎指爲亂逆同一事耳時勢異而是非乃遂懸絕是故法律之良惡必視其羣治之利害以爲差其羣之文野既異則其所以爲利害者自異而其治之法律亦不能不隨之而異然人羣者有生機體固非一成而不變者也羣內智識之發達羣外境遇之遷移昔昔變更日爲進化而未嘗停滯曩日之所謂利者今日而或以爲害矣今日之所謂害者明日則或以爲利矣利害易位則舊法已不宜於羣俗甚者乖謬而不能相容苟或不審其變不察其宜以用之昔日而曾見爲利者遂謂用之於今日而亦利執千百年之舊法以施之屢經變改之新羣是猶體格既達於成人而

猶束縛以兒時之裳服豈特不能為煖將妨礙其身體之發達而體格遂不能完良真愛自由之人民知法律者固以利吾羣而非以束縛我也羣既感其不便則法已與羣迂必不可以為安乃盡芟其舊法律而更張之別求適宜之新法律舊法敝則變而新之新法敝則更變而新之故法屢進而羣亦屢進嗚呼讀歐美革命之史其伏屍喋血何一非當新舊法律代嬗之際所以求此利羣之新法律者也

德儒沙威尼之言法律進化也劃為五大時期（一）人類之朔性法萌芽錯離奇是為胚胎時代（二）神法既起一切法制盡屬神秘是為幼稚時代（三）法學浸盛法制日興確定立法之權形成法治之國是為少年時代（四）事事皆範圍於規律人人具自治之才能立法之權普及國民法由公定精善完密是為壯年時代（五）法制紛更變動失常制度衰頹法將墜地是為老耄時代彼歐美諸國固皆由少年時代及歲而漸為成人矣我中國數千年來未嘗有一立法之舉其國為無法之國故茫為不知法律之為何物即其自謂為法者亦皆孟的斯鳩之所謂例案而已孟的斯鳩言專制之國君主肆意縱欲絕無一定法律然行之既久積先世相傳之規例漸有相沿成習之法以御其羣衆然其法非因民所欲止能謂為例案斷不能稱之為真法律也且其例案皆專制所傳故以縛束為法律之正義其例案皆沿習而成故以不變為法律之天則坐是之故故其所謂法者二千年來亦尚傍徨於胚胎與幼稚之間嗚呼法律之與羣治互為因果者也羣治進則法律進法律進則羣治亦進今羣外之境界激刺日以劇烈若不速定法治之制則渙亂無紀之羣其潰萎將可立待我國民其亦有法律思想乎則亦進而自謀立法之事自與立法之權求一良法以自保而無令豎子之敗乃公事也

論法

定

一

法本為法律哲學上之一大困難問題今故述是篇以呈諸我國學界欲使我國國民造成一「法治國國民」之資格而分一自然力（二）權力（三）法之（三）問題皆為法律哲學之理論雖法學者猶難了解況述者研究此學尚未久自知其間不免有語弊之處文筆平沓亦在所不免他日再當更正讀者諒之

第一 自然力

宇宙者茫漠無際限無數遊星懸繞其中自太陽之大者以至于群星之小者其數不知凡幾萬千我等之地球亦為天體遊星之一多數之生物蠢動其表皮上人類也禽獸也魚介也植物也各于獨特之天地皆為自由之共存抑何故而致此耶

人類者外具有形體內寓有靈妙之精神其智能其體軀相依相倚實爲萬物之首長然人類中亦互有不同有強健者有卑弱者狡智則御人頑鈍則自屈優劣強弱各相差異即家族部落民族以迄于一國家社會之上皆莫不然抑亦何故而致此耶然吾竊思之此固皆屬於哲學及理化之範圍內而法學爲攻究社會上之「法」社會上不可須臾離也故此等之現象亦少在于法學之範圍者即爲自爲之作用

自然力者不可枉不可屈爲宇宙間之至大勢力以因果之理法作用萬種之事物錯綜呈諸現象地球之懸垂生物之發生人類之共存皆賴于自然力故人類之有優劣強弱者亦何足怪也何則有人類必有社會有社會必成事實遂生優劣強弱之區別不但事實生區別即理論亦必生區別人類之思想雖皆爲不羈自由然其智力體力全不相同優者強者之思想強制服從定個人自由思想之範圍弱肉強食優勝劣敗紛擾不止爭鬪無已故望國家團體之平靜終不可得也

自然法 *is natural* 者認社會之優劣強弱以優者強者規律劣者之自由思想優者強者乃生存于社會國家團體自可成立優者強者權力之所在其實力則爲自然法之保障權力則維持「法」而整備團體之秩序也自然力與權力相倚爲國家社會之基礎根本又爲國家的諸現象之起源故吾人欲論「法」則必須先說明自然力者職是故也

第二 權力

權力者因自然之大則歸于優者強者也自然力爲宇宙間至大之勢力權力爲國家社會團體至大之勢力或以爲單純之獸的暴力然有絕對無限之強制力二者雖全相同然一者以思想爲強制他之思想一者以肉體的暴力強制他之肉體即一爲思想對思想間之作用一爲肉體對肉體間之關係其性質實異若自其形體上觀之則爲國家社會團體上唯一不分獨立至高之威力自其實質上觀之則爲全能無限而及于國家所領之全土與創業之盛時亡滅之末路相終始之威力也權力與主權或國權即羅馬法所謂「斯普里米打士」或「斯普里馬坡帖司打士」自法人波金氏始輸入于「法蘭西國法論」內遂成爲一學術語矣

權力之本質可由其形體與其實質之二點而觀察之

(一) 權力之形體唯一不分獨立至高之威力也

(A) 唯一不分之威力 國家社會之本質基魯克以爲組合體休魯鳩以爲有機體要之實有有機的組織之人格者也然維持

其安寧保全其秩序必以唯一之威力爲第一要件如國有二主政令則出于二途社會之存立遂成相背馳之狀態故弗喜氏以唯一爲主權之本質然唯一之爲物必依于權力權力又必依於唯一具有不分之性質故立法司法有行政之作用無行政之權力概論之有權力則有特權能分裂則無權力不可分之權力是權利之緊合也

(B) 獨立至高之威力 優者強者之威力可固有獨存爲他威力之反射權力如太陽然太陰受太陽之餘光是爲固有之力獨生之力獨存之力不可爲從之力而可爲主之力然又不可無國家社會至高之威力何也若與之爲軒輊之威力則不但不能爲獨立獨生獨存之威力且不能保全國家社會之安寧秩序是故權力之起因及發生之必要者其必爲至高之威力也無疑矣

(二) 權力之實質全能無限及于國家所領之全土與國家之存立相始終之威力也

(A) 全能無限之威力 個人之自由思想之範圍因優者強者之思想而限定然優者強者自有思想之絕對的自由是以其威力之實質亦不可無全能但不可得自然之左右自在有事則不能爲亦不可爲而此至極之強制又從而制限之可制限之

權力則無權力而爲權利然全能之權力常不制限而行動此爲軒輊的而無有侵犯之威力然又不可無也

(B) 及于國家所領之全土之威力 權力者爲國家統治之威力統治之大權及于國土及臣民之全部也領土者統治之容體也苟爲領土則東夷之地西蠻之濱無論何處皆可受國家之統治然關於地方權力之効力亦難忖度

(C) 與國家之存立相始終之威力 權力者與國家之存立相始終自創業之盛時至亡滅之末路常不斷絕恒爲權力之實質

豫限定其存續時期人或稱權利爲權力非也

上所述者爲權力之本質僅假想「法」以上之權力而論定其作用然「法」以下之權力不可與之混同蓋國家社會團體必有共存之準則或因權力之認諾而發生（慣習法）或因權力之創設而發生（成文法）而「法」也者係一定之事實隨伴一定之成果之威力而爲權力之制限或權利之保障也不但羈革劣者弱者而且羈革優者強者故優者強者設定「法」或認諾「法」自限定其全能無限之威力而制限之權力則無權力而爲權利自權力而觀則以全能無限爲本質于理論上不可得而制限之故曰在「法」以下有權利無權力此種之區別亦不可不注意

第三 法

第一法之發生

法之發生亦法學者之所爭論者或曰有權力然後有法或曰有法然後有權力實皆爲純然之哲理問題而未可以吾一人吾一言而決然論定者也

然吾意以爲自然力者所以生權力而權力即爲社會上之「法」之源泉也如上所述事實上之結果則屬於社會團體之優者強者然不可屬於優者強者因自然之大則也雖然至于社會上之法則或成于權力者之認諾（慣習法）或成于權力者之設定（成文法）設定之認諾之廢止變更在于權力者之自由思想即無權力則無「法」法之發生所以制限權力之權力保障權利者也

夫權力之爲物絕對不羈之強制力也不可爲則不能爲對於國家社會團體外部保全其存立以此權力爲必須之要件然對國家社會內之關係不但須此權力而且必制限此權力國家若以此無上之權力對於其構成分子之臣民則其分子認人格亂用此強制力分子之臣民恰如物件受絕大之強壓非道之惡政遂泣告其沈溺于窮境蓋分子臣民之存在即國家社會團體之存立之前提未有臣民之存在未確固而國家社會團體之基礎不動搖者是故國家社會團體之分子認人格必生無上之權力自制限其行動保障分子之權利者也

人格者思想自由之範圍之保障既爲保障即可知其爲受動的而非爲受動的夫人類之思想本爲自由欲行者則行之不欲行者則不行然有優者有強者以權力抑制各個人之思想自由以自己之思想強要于各個人而各個人者遂成爲物件而不成爲臣民矣故可爲絕對于優者強者之服從且有可對抗之權利此絕對服從之狀況必鞏固于國家社會自體之存立故不圓滿至于優者強者遂自對於其臣民不可認人格者上已言之矣然人格也者其與尊在于優者強者之自由思想而反於此絕對服從之地位狀態認人格一面制限于權力之行動一面確認于臣民自由思想之範圍不可不保障之而「法」又因爲最善不可缺者認人格而制定結果法確認結果法以隨伴法定之事實法定之成果而制限優者強者之自由思想與其絕對之威力也有「法」而後有權利有權利則必有「法」蓋權利者被保障于「法」爲臣民之自由思想之範圍者也既爲自由思想之範圍故又爲臣民之利益于其根柢上則爲「法」之前提然論理上則吾猶探有權利而後「法」生之說

第二法之本質

夫「法」者法則也。不僅爲法律學之所特有。就其廣義之法。則能左右吾人之世界。其支配之勢力。雖萬般宇宙的現象。皆不外此。法之結果。人之出生死。沒有一定之理。法物之發生消滅。有因果之關係。至於所謂自然法。國法及進化之法。引力之法。則皆爲法定之事實。隨伴法定之事實。或指隨伴之力。而稱爲「法」。或指隨伴之事實。而稱爲「法」。從前者則「法」爲一個之力。也。從後者則「法」爲事物之準則也。

法律學上之所謂「法」者。未有廣濶之意氣。僅爲社會上之法。則即于國家社會團體之優者。強者。制定或確認者也。被保障于權力者。曰自然之大則。又曰道義上之法。則然因意義之廣狹不同。而發生之原因。亦異于其本質上。則雖法律學上之「法」。亦不失爲法則之一種類。然論法律學上之「法」。有或謂之爲力。或謂之爲準則者。然則果爲力乎。亦果爲準則乎。請詳言之。或曰。今試發一問題。問人類爲何物。則雖三尺之童子。尙能說明其四肢之形勢。五體之特徵。然此不過爲質之一方面而已。未可謂爲完備之定義。蓋人類者。不僅以形體與他物爲區別。且其實質。亦有大相差異。自客觀的定義而言。則僅其形體。自其實質而觀。則謂之主觀的定義。就主觀的定義研究之。則人類惟固有之力。靈妙之精神。與一物也有自他之區別。入于物之中。視其實質。究其本質。即爲主觀的攻究。立于物之外。視其形體。究其本質。即爲客觀的攻究。凡物皆有實質與形式之二類。其觀察之方法。絕對而爲主觀的相對。而爲客觀的攻「法」之本質。亦由其實質與形式之二點而觀察之。

一客觀的意義

法者秩序也。定事物之順序。人爲之關係也。人生之規則。即爲人類共同生活之準。則然此爲「法」之相對的觀察。于客觀的而論。決者只爲「法」之本質之一面。以「法」爲準。則尙可以爲「法」之唯一之本質。則誤矣。雖然。此種之學說。尙風行世界上。世人以爲「法」之定義者。不尠。但吾今之說明「法」爲準。則知其僅「法」之本質之一面。說明之主旨。已與世之論者大不相同矣。敷法設令。以權力禁令。個人之作爲。或不作爲。所以能禁止令行。因有「法」在焉。「法」乃靜止不動之死物也。由是觀之。「法」也者。人生之準則也。社會之秩序也。禁止令行。所以秩序。國家社會違禁背令。則不適于其存生活。即不足以謂之爲準則也。

二主觀的意義

客觀的主義。以法爲秩序。以法爲準則。蓋由於以事實上爲唯一之論據。共同生活。必有生活之大則。既爲生活之大則。必爲秩序團體所必須。故以法爲秩序爲準則者。此也。雖然是偏于「法」之形式之言。立論不精密。而遺忘「法」之實質矣。何也。蓋有力而後

有物有物而後有力是雖爲哲學上之大問題然團體也者必依于實事爲共存之準則誠如其說則猶未足爲論理的之研究凡宇宙之現象可生則始生爲事實而後其事實生例如國家也以土地人民及獨立主權爲要件何以知其爲國家之要素則僅由事實上推求仍不得其理由必以國家爲權力之主體既爲權力之主體故土地人民及獨立主權之三要素即不可缺既以國家之實質爲權力故其于形體上必須具備此三要素論者認其權力以爲國家之定義實事實上之現象也然或藉口言其論理之不貫徹蓋因其論決之不明也亦宜矣

然「法」之客觀的主義者亦必不甘受此非難以爲「法」之實質爲有機之力既爲有機之力故遂謂「法」爲社會之準則但準則所以實現法力法力所以維持秩序法力者本也準則秩序皆末也今忘其本而只依于末以研究物之本質是猶緣木求魚吾恐其終未可得也

論定法之本質爲有機力者曰法者爲一社會力而強制國家的共存之準則者也因未明于法之實質與形式之區別然著想奇拔立論整然亦不失爲一家之言故社會力者是由觀察法之實質而爲主觀的共存之準則者是由觀察法之形體而爲客觀的共存之準則所以維持秩序即法之効用也然法者無秩序無準則又無單純之力爲維持秩序之力也爲維持秩序之準則也

第三法之作用

法之目的爲權力之制限法之本質爲共存之準則且爲有機之社會力然在于法之社會之作用亦不難知之

「法」者有機之社會力也凡于力之物一面爲其凝集力一面爲其分子間之引力法之國家社會亦如斯由其凝集之作用而規律國家個人間之關係由分子相引之作用而規律個人之關係

「法」者共存之準則也凡一物必有二準則物自體之存在之準則及其組成分子之存在之準則社會亦然故「法」有二種之作用一作用爲社會自體之生存之準則一作用爲各員之生存之準則

然于法之社會其實質既爲凝集力又爲分子相互之引力其形體既爲社會生存之準則又爲其各員之生存之準則然此唯變其視點而觀察同一之事物而已社會生存之準則者所以確保凝集之作用也各員之生存之準則者所以整理分子相互之引力也而確保凝集之作用必不可不爲社會生存之準則保全社會之生存必不可不規律國家對個人間之關係整理分子相互之引力必不可不爲各員之生存之準則圓滿各員之生存必不可不規律個人相互間之關係要之法之作用一面可爲國家對

個人間之規矩一面可爲個人相互間之準繩。然有凝集力而始有分子間相互之引力有社會自體之生存而始有各員之生存分子相互之引力凝集力之結果也各員之生存之準則社會之生存之準則之結果也即規律分子間相互之引力之力必先爲規律凝集力之力各員之生存之準則必先爲社會之生存之準則故個人相互間之準繩又必規律國家對個人間之關係然法之作用在於國家對個人間之規矩及國家對個人間之準繩是即法之二種類國家對個人間之規矩爲公法個人相互間之準繩爲私法惟規律國家對個人間之關係之法或可存在而規律個人相互間之關係之法則不可

結論

忍公曰。夫所謂社會者。或以爲家族。或以爲民族。或以爲國家團體。要之皆人類集團之稱。因其團體員之多少而區別其名稱者也。凡社會者必有二生命。一社會自體之生命。一組成社會各分子之生命。故維持社會之安寧增進其福利必尊重此二生命。然組成分子與社會有相互密接之關係。組成分子爲形成社會必須之要素。組成分子之生命即社會之生命也。尊重組成分子之生命即所以尊重社會自體之生命。尊重社會自體之生命即所以尊重組成分子之生命。故採用尊重社會自體及其組成分子之二生命之手段社會之秩序乃可以維持也。

保護社會自體及其組成分子之二生命不可不保障社會自體之生存及其組成分子之生存保障社會自體及其組成分子之生存又必須保障準則及力。法者一種之社會力也。其形體即爲準則。一定之原因隨伴一定之成果。實社會上之強制力形體。既爲法則爲規則爲命令又爲法律。故社會之缺點。法可以充滿之。有法社會然後可活用是故。法與社會更有唇齒輔車之關係。

法與社會之關係既如斯。然法者因維持社會之秩序而發生也。既因爲社會之必要而自然發生。然則社會之必要又必以法之性質爲其作用。吾故曰。法者保障社會之自體生命及其組成分子之生存之力也。保障社會之自體生命及其組成分子之生存之準則也。

教育

國民心理學與教育之關係

梁 啓 勳

本篇據英人的爾西 Dillhey 譯法儒李般 Le bon 氏所著國民心理學 The Psychology of people 爲藍本。原書精深奧衍。實近今一名著也。但其大指以各國民特別之心理。爲一定不可變易。非特徵諸實驗。多所繆戾。抑亦使劣等國民。絕其進取向上之心。非所以爲勸也。故採其理論。引其義證。而別以鄙意判斷之。作爲茲篇。著者識

發端

十九世紀學界有一特色焉。即凡百學術之研究。皆漸趨於歷史的。Historical 社會的 Social 是也。前此學者所研究之客體。惟限於一人。限於一時代。其於箇人與團體之關係。前代與今代之影響。少所論及。所謂孤立的學問也。於道德學有然。於政治學有然。於教育學亦有然。以故諸種科學。雖甚奧蹟。然以應用諸人間世。尙覺不足。至十九世紀而一變。比較也。歸納也。應用也。是十九世紀學問之特長也。

國民心理學何自起。曰前此學者之論人羣。以爲是器械的結合。或化學的結合。器械的結合者如鐘表等類。化學的結合者如鹽石等類。皆死物也。無有生命。無有意識。無有精神。不能發榮。不能滋長。不能進化。及喀謨德 Comte 伯倫知理 Binchelli 諸賢大倡「人羣國家皆爲有機體」之論。視一民族可以如一箇人。視一國可以如一箇人。乃至視人類全體可以如一箇人。視人類全體如一箇人者。至今尙罕倡其說。他日必有達之者。於是疇昔之學問。專屬於一箇人之上。心上而言者。莫不可以應用之於一民族。一國家。於是乎有所謂國家生理學者起。德人佛郎都嘗著國家生理學一書。甚有名。生理學者謂人物身體上生

生之學也。言國家生理。即視國家如一人格也。於是乎有所謂國民心理學者起。

合無數箇人之生命。即爲一族一國之生命。合無數箇人之精神意識。即爲一國一族之精神意識。人羣國家之所以得有人格。皆此之由。然則謂舍箇人。生理心理之外。無所謂國民之生理心理可也。蓋箇人智則人格之國民必智。箇人愚則人格之國民必愚。箇人強。箇人弱。則國民必隨而強弱。箇人善良。箇人腐敗。則國民必隨而善良腐敗也。此箇人爲因。國民爲果之說也。雖然。以天演進化之公例論之。人類之所以生存者。一由遺傳。一由順應。遺傳者。受歷史上之感化。凡前乎我者。皆有影響焉。順應者。受社會上之感化。凡環繞於我四旁者。皆有影響焉。是故在愚羣之中。則箇人必不能獨智。在弱羣之中。則國民必不能獨強。在腐敗之羣之

中則箇人必不能獨善。良此國民爲因箇人爲果之說也。其實二者遞相因遞相果。執其一而棄其一焉。概無當也。國民心理學之所以切要者何也。心理學者。教育學中之第一義也。教育之能事在發揮人類之本能。而矯正其缺點。必明心理學。乃能知其本能與缺點之所在。夫然後所謂發揮矯正者得有所施。自十九世紀以來。國民教育之觀念大盛。凡稍有文明思想之民族。無不汲汲焉此之爲務。故國民心理學之成一科學。實國民教育主義所必生之結果也。夫我中國前此談心說性之言。則亦夥矣。其論理之正當與否。且勿論。其觀念之確實與否。且勿論。要之於箇人教育。大有所補。若「因材施教」、「變化氣質」之兩大主義。卽所謂發揮本能。矯正缺點。而心理學家之能事亦殆盡於是矣。然其於我民族之進步。若毫無影響者何也。知有箇人不知有國民也。故私教育雖盛。而公教育無所聞。育之謂。非謂公立私立之學校也。庸詎知不於公教育種善。因而私教育之善果亦終不可得見也。故今日言教育。必以教育此大「人格」爲主。言心理學。亦必以此研究此大「人格」之心理學爲歸。嗚呼。天演淘汰之力。無情甚矣。處今日民族與民族相競之時代。稍一劣敗。必致漸滅。吾儕試一自省。我民族之特性。以視彼橫來與我挑戰諸民族之特性。其優劣何如。欲進種改良。而與之相齊。又非歲月之功。可就及今。勉猶慮不給。今而蹉跎後此。更何堪設想耶。是安可以不懼。是安可以不勗。此則鄙人紹介茲學於我祖國之微意也。

第一節 種族精神之由來

心身兩者之間。有密接之關係。此盡人所能知也。謂各人心性之所以異。全由於身體構造之各異。自非篤論。雖然。亦其所以異之一端也。中國治相人之術者。時或以人之形貌骨格。判其人之性格。亦非無理。泰西今亦有此學。然則集箇人爲一團體。命之曰種族。甲種族與乙種族之間。歷歲既久而身心兩者之間。各生差別。其理亦同。

博物家類分種族。莫不觀察其遺傳之特性。以爲基本特性。有二。一屬生理。一屬心理。屬生理者。若皮膚之色澤。若頭蓋骨之形狀。容量是也。故如白人與黑人。一望而其族之異立見。至如外形絕相類似之民族。而其感情其行爲其性質其文明其信仰其技術。種種差別。若英吉利人與西班牙人。與亞刺伯人。強命之爲同一人種。不可也。若是者。不能求之於生理上。惟當求之於心理上。心理學者。盤踞各民族制度技術信仰政治之裏面。而左右其進化者也。謂之道德治的與智力的之特性。此道德特性智力特性相結合而成民族之精神。實其民族一切過去之總合。而共同祖先之遺產也。於同一種族之中。專取一人而論之。雖其特性亦往往大異。若汎舉其大多數。廣察其全體。則其例殆亦與生理上相同。種必黑之類。即白種必白黑。確然有所謂公共之心理。

特性者。存取族中各人之心。理特性而總合之。即所謂國民性也。即一民族之平均模型也。種族同則心性必同。其故何也。蓋人也者。非徒受生於其直接之祖先而已。而又受之於間接之祖先。間接之祖先。即種族也。昔生計學鉅子錫遜氏嘗言。『假令百年之間。傳種三代。則夫開族一千年之人民。一人之血管中。最少亦含有二千萬人之血液。』本加薩弘之嘗言。吾人追溯九百九十年前。應有八百三十萬萬餘之祖先。然彼就親族血統。不相昏嫁者。言耳。錫氏則舉約數也。然則同居一地之民。必有其共同之祖先。鑄同一之型。印同一之象。以爲之鏈鎖。乎其間。故吾人者。既爲我祖宗之子孫。又爲我種族之子孫也。吾之祖國。即吾第二之母也。故夫統屬各箇人。而指揮其行爲者。凡有三事。一曰。祖先之影響。二曰。直接兩親之影響。三曰。周圍境遇之影響。以此三者。而國民性乃成。種族與箇人之關係。恰如生物與細胞之關係。聚無量數細胞而成一生物。彼細胞者。新陳代謝。剎那剎那。旋生旋滅者也。然細胞之生命。雖甚短。而細胞所結成之生物。其生命則甚長。故此等細胞。可謂之有兩種生命。其一。則各自之生命。其他。則共同集合之生命也。惟人亦然。各箇人。皆有其甚短之各自生命。復有其甚長之共同生命。共同生命者。何則。種族是已。種族者。相續不斷而永存者也。現在之箇人。與已死之祖先。和合而結構之者也。故言種族者。不可不合過去未來。以觀察之。然祖先之數。比諸現存之人之數。什伯千萬。故其力亦獨強。質而言之。則前人有左右。今人之權力。今人有左右。後人之權力。有此因。乃有此果。故造因不可不慎也。

第二節 種族精神之切要

無種族精神。則不足以立國。吾欲言精神之優劣。請先言精神之有無。劣精神。固不足貴也。然猶勝於無。李般之言曰。『英國人之所以雄飛於世界者。以其種族精神融浹而堅固也。英國實合撒遜人。那曼人。不列顛人。而成。而有三種精神。爲之基礎。曰。共同感情。共同利害。共同信仰。以此之故。凡百問題。皆有本能的協同性。以爲之調和。而不至枉耗其精力於分裂爭鬥之域。彼古代羅馬之強。亦以此也。若我法人。則立國雖久。而精神尙欠統一。其助長而鏈結之者。實自大革命之一役。茲役以後。所謂碧加特人。佛黎綿人。巴幹的人。加士曼人。佛黎頓人。布羅賓士人等。始得統合。雖然。以諸異種相集。故各有其觀念。各有其感情。其統合至今未完。而統合之難。亦有非英人所能夢想者。』

由此觀之。種族精神之成立。如此其難。能而可貴也。吾讀李氏言。吾不禁私自欣幸。蓋吾中國。積四千年之舊。以一民族羣居於一地。雖春秋以前。猶有所謂河流民族。江流民族。塞外民族。嶺外民族等。小小界限。歷時既久。早已合爲一體。同一文字。同一言語。粵

方言雖小異。其大體猶同。未若歐洲各國之相差別也。同一宗教。同一風俗。以視歐洲各國之內常軋轢者。固若天壤。即彼英國。其結合亦遠不逮我之古。此實世界。上獨一無二大國民之資格也。雖然徵諸實際。亦有大不然者。李般又言曰。『種族精神之團結。必以成一國家思想為終點。此精神之初起也。其範圍甚狹。徐徐發達。由家而村而都邑而州郡。然後進而達於一國家。苟其進步中止。則所謂國民之資格。遂終不可得成。而此精神亦終歸漸滅。昔古代之希臘人。精神非不强也。然其觀念僅達於都市。故組織國家之大業。不得不讓諸羅馬人。印度二千年間。其人民不能有村市以上之團體。故不得不常屈伏於異族主權之下。中世之佛羅靈俾尼士諸市府。利境內。亦與希臘同。今之意大利人。號稱統一。以吾觀之。則惟見有所謂撒的尼亞人。所謂維尼西亞人。所謂昔昔里人。所謂羅馬人。而不見有所謂意大利人也。此意所以雖驟興而終不振也。』一準是以談。則今日吾中國人者。果能謂之有種族精神耶。其種族精神。果能上達於一國。以為終點耶。是吾所不能無疑也。吾國人之團結精神。實只達於一家上焉者。達於一鄉族而止矣。求其若古代希臘中世南歐諸市府者。且無有也。故惟鄉間稍有自治之體。城市則絕無焉。蓋此精神。以血統為限。實猶未脫初羣野蠻之遺習也。徵諸閩粵。其兩鄉械鬥。儼若敵國者。比比皆然。即其餬口於外洋者。亦復以邑為界。以鄉為界。以姓為界。吾粵人在海外者。所至皆有二邑。順德也。四邑者。新會。新寧。開平。恩平也。會寧二縣。與南番順同隸廣州。開恩二縣。則隸肇慶。而其分界若此。真一奇異之現象也。分邑已可笑。分至此更不可思議矣。其一準中而僅有一邑人者。則於邑之中分鄉焉。僅有一鄉人者。則於鄉之中分姓焉。乃至僅有一姓人者。則於一姓中分房焉。無處而不有爭鬭。真千萬種不可思議。而十八省之人。省省不相關切者。更無論矣。由是觀之。則吾國人雖為一絕大之種族。而所謂種族全體之精神者。實無一存也。李般曰。無種族精神者。不可以立國。吾為此滋懼焉矣。

第三節 種族特性之變化及其制限

種族各有特性。其變化甚難。雖然非全不可變化者。如彼克林威爾時代之英人。與今世之英人。其相差別幾何。現世狡猾深沈之意大利人。與昔時猛烈敏捷之意大利人。其相差別幾何。此稍有識者所能見也。其他或百數十年間。或數年間。其國民性質頓生變異者。歷史上蓋數見不鮮焉。若國民議會時代即大革命時代之法國人。其殘虐若彼。拿破侖帝政時代之法國人。其順良又如此。前後不及二十年。而截然成反比例。此尤其最彰明較著者也。夫同一種族也。而其現象之變幻。若是其不可思議。何也。蓋人之一身。無論生理上。心理上。皆各有兩種特性。其一曰根本之特性。不變者也。其二曰附加之特性。可變者也。彼畜牧家之馴鳥獸。種植家之栽果木。不能變雁為鶩。變鹿為馬。變李為桃。以其有根本之特性存也。而園人之良者。園丁之巧者。往往能變動植物之外質。進其種而改良之。以其有附加之特性存也。國民心理學之有關係於教育。即在此附加之特性焉耳。

且人之良能常有伏而不現者苟非遇其時則或終身不一發表苟時機一與之相激盪則突然成一新性格而大改其常度國民亦然歷觀古今之歷史往往當政治上宗教上有一危機之相迫則其國民驟變易其特性乃至風習思想一切有形無形之現象皆爲之變化雖然此不過其偶然耳譬猶萬頃平湖忽值暴颶雲譎波詭逮一移時而舊象悉復矣所謂時勢造英雄此類是也彼英雄者當其平時碌碌然無以異於凡人一乘時機而驟若奔軼絕塵焉其實彼亦本一凡人特此時勢與彼伏而不現之良能相撥故驅之使起耳彼法國國民議會中之數偉人若丹頓若羅拔士比當其威壓全歐遇一切反對悉以斷頭臺上血痕相加遺讀史者幾疑其性質與吾儕非同類者雖然彼實與吾同爲一平和之市民非有差別也使其生於數十年百年之後或爲一尋常之教士之官吏之學者之商民安常處順以度歲月蓋未可知徒以外界劇烈之現象忽起刺激其腦中細胞之一部分遂至一舉一動震撼天下後世之耳目云爾故苟生彼時代而逕認此等現象爲法國國民之特性焉不可也使法國國民特性而果爾爾則何以不及數年而拿破崙遂能鞭笞之馴畜之使戢戢就範圍也準此以談則知國民之性有可變者有不可變者而不可變之性其力之偉大雄遠視可變之性常倍蓰焉而彼可變之性若善用之亦常能收非常之效教育之能力視此而已

變化氣質一語無論中外教育家莫不以此爲施教之不二法門雖然此事願易言哉卽以箇人論吾中國古哲有自謂七年始治一矜字二十年始治一怒字者蓋其固有之特性自無始以來受無量無數之熏染根深蒂固苟欲拔之則必霹靂之手段與浸潤之工夫兩者並施然後其效可期所謂霹靂手段者所以刺激其久伏之良能也所謂浸潤工夫者所以發揮其可變之附加性也然霹靂之力收效速而不能持久不轉瞬而復其現象焉浸潤之力收效遲而一進之後可以不退此乃教育之所以爲貴也

李般曰『甚矣新性格之不可恃也法國今日號稱民政然以法國之民政比諸英國之民政相去天淵矣十七世紀末之革命固乘專制政體之極敝而爲反動力者也雖然革命時代之山嶽黨其中央集權之強盛獨斷專制之嚴峻與前此千五百年來遺傳之君主制度果何擇乎無他專制政治者拉丁民族固有之習慣決非旦夕所能去也故拿破崙一起而盡復其故常論者以爲人民眩惑於戰勝之餘威而已而豈知前此之樂自由乃其變而後此之返專制乃其常遺傳之惡質使然而竟莫之易也故後此拿破崙第三亦乘人民之倦於自由乃利用其奴隸性一擢而自加帝冕於其首彼等之得有此幸運者非恃其所訓練之兵士而恃千年來法國人服從卑屈之精神也以十七世紀末二三豪傑所製造之新性格不轉瞬而漸滅殆盡吾故曰新性格之不可恃如此其甚也』梁啓勳曰可痛哉斯言可懼哉斯言豈惟法國卽凡拉丁民族皆如是也故如意大利如西班牙葡萄牙如南美洲中

諸拉丁族之新建國其革命豈屢起不一起而至今能成一完全之民政者幾何拉丁民族猶然而國民特性猶在拉丁人之下者其滋可戒矣故欲造成堅實完全之新國民不能徒恃外界刺激之力於一時也而當求內界浸潤之力於永久若是者舍教育何以哉舍教育何以哉

又案外界刺激之力雖不能持久然每激一次則其心理之一部分必有所變化法國之民政今雖未如條頓民族之完全然以視法國以外之拉丁民族則過之遠矣此百年來數次刺激之效也然則刺激亦為教育之一法門昭昭然矣志救中國者於此事亦安可忽諸

泰西教育學沿革小史

蛻

菴

敘例

荷爾瑪之自敘『國民教育』也曰『普之敗於法也何為而改良其教育制度乎法之敗於德也又何為而改良其教育制度乎蓋國際之競爭不在於軍備而在於智識故一國最上之資本莫大於發達國民之腦力』是以近日歐美諸國莫不汲汲從事於教育務發育其國民幼稚之身心使日進於完善開明之域且必先發揮教育之精神力謀教育之普及務陶鑄其民族之特性以養成具一特色之國民故歐洲今日茶錦之文化罔非教育界之所孕育歐洲諸國偉大之國民亦罔非教育家之所誕生者也然而天下之事實固未有不導源於理論者也有哥白尼之學說然後新大陸乃出見於世界有亞丹斯密之學說然後生計界乃揭啓新幕有孟的斯鳩盧騷諸儒之學說然後平民政治乃滋蔓大地蓋理論者事實之母凡事固靡不然而教育學固亦其一端也歐美今日之教育其制度之完備其精神之優尙爛然震人耳目矣然推其源之所自出則固非突然發生於一日蓋上自梭格拉底柏拉圖諸賢提倡於數千年前上古教育之精神經中古之伏流至近世而始復出地而門丁 Montaigne 比士達陸治 Pestalozzi 赫拔 Herbart 諸儒接踵繼起闡明學理鼓吹新說合千百年大儒碩學之精神之心血日漸改良日漸進步至今日而始大放光明者也我國今日教育之聲囂然遍於國中矣一切教育制度罔不曰取法泰西然欲採泰西教育之制度則不可不先究其制度之本源欲究其制度之本源不可不詳其學說之沿革用是不辭龔陋輯譯東西人之成書綴述諸家之學說節其繁重撮其綱要以備我國教育家之鑒法雖舛漏知所不免然溯其教育思想之變遷以跡其教育制度之進化儻亦言教育者之所不棄歟

西人歷史。類皆劃爲上古中古近古三大時期。今循斯例。以稽其思想發達之階級。自希臘以至耶穌教徒初代教育。爲第一期。曰上古教育學史。自西羅馬分裂以至東羅馬滅亡。爲第二期。曰中古教育學史。自文學復興以迄今日。爲第三期。曰近世教育學史。

歐洲一切學問制度。皆興盛於百年以來。所謂教育學者。亦自十八世紀以後。始漸完備而成一學科。上古之世。雖爲今世文化所胚胎。然筭路籃縷。初啓山林。雖有學說。不過單詞片語而已。中世千年。號稱黑暗時代。其教育學亦沈滯幽鬱。殆無可觀。十六世紀以降。斯學始復光明。洎乎十八世紀而後。魁儒輩出。肩背相望。倡明學理。霞蔚雲蒸。精義新論。盛於時矣。是篇敘述上古中古則較簡。至近世則獨詳。蓋其學漸盛。故其詞亦不能殺也。

制度之與學說。釐然二事。絕不相蒙。故教育制度。實在學史範圍之外。然二者關係本極切密。舍教育學。固不能見教育制度之精。神舍教育制度。則亦無以窺教育學之真相。且教育學之發達。實自近世以來。上古中古之時期。不能不徵之制度。蓋古代教育制度之結果。即爲近代之教育學。而近代之教育學。實受古代教育制度之影響。固自有不可離之關係也。是編雖主詳學說之沿革。而不能不涉及於制度之變遷。惟十八世紀以來。則學理浸昌。但臚諸家之理論。則足窺其發達之要領。故於一切制度。不復具徵。

是編所據者。爲英人布羅瑩之教育學說史。德人格列俾爾之教育哲學史。日人金子馬治之教育學史。有所未備。則採綴他書。以附益之。學識淺陋。敢云箸述。聊舉諸儒之學說。以介紹於我國國民云爾。

第一期 上古教育學史

歐洲今日之文化。固匯希臘羅馬耶教之三大原素。合一鑪而冶之。發揮光大。以釀成茶錦炫爛之文明者也。西國文物。殆無一不發源於三者。教育之事。何莫不然。故自上古以來。希臘之文藝教育。羅馬之實用教育。耶教之宗教教育。分流別派。遞興代盛。各自浸灌於歐人心腦之中。而此三代潮流。其界線日相接觸。其波瀾日相濡潤。經中世千餘年之淳蓄。遂有一瀉千里之勢。至近代而成一總匯。彼日耳曼人種之教育。殆受衆流之趨。匯灌而注之於近世之歐洲者也。欲導河流。不能不尋源於星宿。吾今將按三者之派別。而次第條述之。

第一章 希臘之教育

第一節 希臘教育之制

希臘教育之制度其課目可區爲二事一曰體操一曰音樂二者固其制度之大端數百年中分希臘之教育界者也後世史家類別體操曰文學曰音樂實則其教課可約爲體操音樂二種蓋希臘人之所謂音樂者固非但歌曲音律實并詩學語學文法數學諸類皆歸納其中彼當日所謂音樂不啻今日之所謂文藝也至於幾何天文醫學諸學則皆屬後起上代之希臘其教育課目實極單純也音樂以養成優尚之精神武備文事實劃爲兩大宗旨彼國於希臘之中者有數十之小國其教育之旨趣各殊其制度之精粗各異然其國勢強盛雄長希臘而狎主夏盟者則曰雅典與斯巴達者受治於貴族政治之下而爲雄武之市民故常注重於體操而代表希臘武備之教育雅典者濡育於民政主義之中而爲文學之市民故常注重於音樂而代表希臘文事之教育其他諸國要不過柴立中央而模範二國者也是以欲考希臘之教育不可不詳雅典斯巴達之制度

(甲) 斯巴達

斯巴達之教育一嚴重軍人之教育亦一干涉主義之教育也嬰兒始生有官以驗其體格不及格者棄而勿養懼弱種也及格矣亦必試以種種之方法非羸弱嬰孩所能堪者以視其能勝勞苦與否生及七歲則取之慈母之懷中而置之公立養育之幼年隊粗衣穀食跣足裸體以練成其忍耐飢寒之身體無事則使之游獵於山林有過則施以殘酷之鞭撻以養成其堪任痛苦之習慣年及十八卒普通學校之生涯而編入民籍然日則會食於公場夜則就寢於營帳猶復練習武事研究韜略自七歲以至六十固無日不受政治之監督習嚴格之訓練且非獨男子爲然也雖在女子亦必同受教育少男操場之外別有少女之體操場使男女互相臨觀比較其技術以使相競爭專教以蹴鞠角觝諸技與男子受同一之操練蓋一爲斯巴忒阿他 Spartano 人則靡論男女其身體皆非已有日在國家監督之下而終身受此嚴厲之陶練者也若夫文學美術咸視爲蠹羣之蟲賊唾棄之而不屑爲惟習以軍舞授以軍歌以養其愛國之心以作其勇敢之氣蓋斯巴達之教育純乎尚武主義而實爲後世軍國之所模範者也

(乙) 雅典

雅典之政體與斯巴達截然迥殊故其教育也亦與斯巴達釐然各異斯巴達之學校悉爲政府所管轄而箇人之自由常受國家嚴重之縛束若雅典之學校則政府但爲之監督而悉聽民間之私立任個人之自由蓋斯巴達之教育專主干涉而雅典之教育則頗近放任者也雅典之教育制度悉由鎖龍所設施市民年及七歲則編之民籍必令就學其制與斯巴達同惟雅典之教育有特別怪異之制度蓋兒童之就學小學必有巴達科格 Paidagogus 之教僕以爲之監督巴達科格者大抵皆老耄無學之奴隸而

非今日歐人之所謂小學教師。Palaestine 固非以任教授。專以監督兒童與之爲優游之談論而已。雅典之教育有二。一曰尋常教育。尋常教育亦類別爲二。一爲體操。一爲音樂。二者各爲學校。兒童及歲而後。則必兼就二學。一曰高等教育。亦兼體操音樂二事。兒童年及十六。則雜教僕之監督。而就學於其中。

(一) 尋常教育

(A) 體操 雅典人未入音樂學校。必先入體操學校。體操學校。雅典人所謂爲拍拉士脫里 Palaestra 者也。其教師曰拉達特列。Palatib 其授業約在日晡。其課目曰跳躍。曰競走。曰柔術。曰技擊。曰游泳。雖無斯巴達嚴酷之訓練。然直接受政府之監督。其規律亦獨爲謹嚴。苟爲市內公民之子弟。固無一人不受此教育。蓋立國於戰國之世。雖以文學著名之雅典。固亦不能習於文弱偏廢尙武之風也。

(B) 音樂 音樂學校。強半爲民間之私塾。而非國家所設立者也。其教師曰格廉瑪提士忒。Grammatistes 其授業約在午前。其課目曰音樂。讀書。習字。算術。文法。古代之初。以一人兼授文法與音樂。後乃分任以二人。其讀書也。先教之以綴字。稍進卽專授以荷馬之史詩。其音樂也。先教以歌謠。稍進則遍授以箏笛諸樂器。蓋希臘教育之宗旨。務舉其人納之規矩之中。以養成其調和整齊之習慣。當兒童授業之始。固已然矣。

(二) 高等教育

高等教育。專授之良家子弟者也。其學科亦分爲體操與文藝。然所謂體操者。不過尋常學校之進步。非如斯巴達之成爲武事專門。而文藝則日漸精深。侵而各有專科。分爲辯學。哲學。神學。數學。倫理學。諸派。學徒非必遍受諸學。惟各專研一業。以爲專門名家。所謂學者政治家。殆皆出於其中。而文學遂以大盛。沿及後世。體操日以衰息。而學術則如日中天。遂釀成雅典特色之文明。與斯巴達分道揚鑣。而并雄於世。方是時也。其教育亦分二派。梭腓士 Sophists 以辯學教授於世。然末流浸有流弊。遂至有詭辯學派之名。梭格拉底諸賢與之分途。角立專以道德修養爲主義。開哲學之門戶。矯詭辯派之弊害。而與之代興。舉國少年翕然宗向。而雅典之教育遂以日益完成。

第二節 希臘教育之精神

一國有一國教育之制度。則一國有一國教育之精神。精神者所以鼓鑄國民之要具。而制度則表發其精神者也。英人之教育。何

以不能同之德德人教育又何以不能同之法蓋精神各有所注則其所以爲教育者自殊苟無精神則學制雖極緻密學課雖極完備要不過如孩童之隨母笑啼嬰武之學人言語徒具形式固未有能成獨立之學間造特色之國民者也希臘教育實以斯巴達雅典爲之代表尙文尙武二者雖各殊趨然務涵養精神肉體之美善以鑄成整齊統一之國民則固二者所同而爲希臘教育之惟一主義也今請略揭其要旨

第一美善之教育後世教育家者之言曰『希臘之教育實一審美之教育』斯可謂能揭其重要之特質者矣彼希臘之人生於秀美之風土具有優美之性情故其一切理想無不以美善爲標準其心育也則詩歌音樂務養其高尚之精神其體育也則嚴酷訓練務成一壯健之體格然彼又非截然分離心育體育而有所偏廢也斯巴達尙武而日諷荷馬之詩歌雅典尙文而遍立柏拉士脫里之學校蓋其舉國之教育無一非使其精神與肉體盡如今日美術之所謂調和整齊者也雖然其所謂『美育』者固大異今日之『美育』彼之諷誦詩歌非以爲玩味之娛樂而藉爲品性之陶冶其尊崇荷馬亦非視爲文采之詩人而奉爲道德之教師故其所謂美善者直一道德的美善而猶成一特色之教育者也

第二國民之教育今日言教育者莫不曰國民教育矣然此主義二千年前已盛行於希臘之中彼斯巴達之國家教育固以嚴厲之干涉鑄一雄武之國民即雅典之制度固亦以養成公民爲一大宗旨而本是以施其普通教育者也雖然其異於今日之國民教育者有二一則有市民而無國民故其教育也止及於公民之子弟而下級之人民多見屏於教育之外一則重國家而輕個人故其教育也以個人爲國家之犧牲而個人之自由悉收沒於國家之中此實時勢所使然無足怪者若其精神所專注則固欲養成公民之資格陶鑄一致之團體雖今日歐美諸國其又豈能遠過也

第三節 希臘三哲之教育學說

希臘之世固未嘗有教育學之專科也自比撒哥拉以調和主義講學於斯巴達梭腓士以雄辯學派教授於雅典標揭宗旨分別門戶於是教育專門之學稍稍萌芽大哲梭格拉底興專力以從事於教育成說緒論爲世所宗然吉光片羽未能完整而自成體段也柏拉圖廣續而光大之至亞里士多德而集其大成然後教育學說始整然具有條理三賢者固教育學者之初祖而表傳希臘古來教育之精神者也今得比次其學說而論次之

第一梭格拉底 Socrates

梭格拉底者。西方之聖人也。其德行之純粹。哲理之精深。實爲後世學人所宗仰。循循善誘。以教育爲天職。不治生產。食貧茹苦。獨勤勤以誘掖後進。陶鑄人物。爲唯一之目的。梭氏者。固天性之教育家也。梭氏之母。業產婆。彼嘗援以爲喻曰：『胎兒之誕生也。胎兒不能自產出。必賴產婆導助之力。故產婆非能自生子。而常能助人之生子。學者之智識也。學者亦不能自濬發。必藉教師訓導之力。故教師非能與人以智識。而常能導進人之智識。余固一智識之產婆也。』蓋梭氏者。固今日所謂『開發教授派』之鼻祖。而其當日之教授。則世所名爲產婆法（*Maenities*）者也。

方希臘之紀元前五百年。梭腓士之詭辨學派盛行於世。末流披猖。爭趨利欲。舉世之學者。咸注意於肉體之希望。而不復留意於德性之真修。道德頹落。人心腐敗。梭氏知非。倡言德育。則無以挽此頹波也。則於舉國若狂之際。大聲疾呼。抗逆風潮。汲汲焉以謀智識之進步。道德之改良。雖身受誅夷。然其教化之影響。遂振希臘靡腐之民心。而流風且沾被於後世。

然而梭氏教育之主義。固持知行合一之說。謂智與德不分二事者也。梭氏之言曰：『人性善。善而惡。惡雖甚。不肖亦必不能拂其本性。舍善而惟惡。是趨惟其關於事理。斯不能別擇。是非野蠻之用人於社盜跖之肝人之肉。皆其智不足以及之。必非其性生而樂之也。故智識者。實道德之根原。而不道德者。即無智識之結果。致知然後意誠。世固有入德無門者。斯必其見道未明者矣。是以苟欲深造於道。必當勿誤歧途。苟欲勿誤歧途。必當受教於識途之導師。』

故夫教育者。順導而非外鑠。其本有而非傳。以本無者也。彼以人之本性。非徒具有感覺。而實具可爲聖人之德性。與能察物理之良知。既具有德性。與良知。則雖甚頑愚。固不能屏之教化之外。何者。既有種子。即可灌溉。而漸使萌芽。教育者。固將以瑩其良知之本能。以全其德性之作用而已。梭氏之訓人曰：『汝一知汝一乎。能深知汝。則人間一切事理。將由此而無不可知。蓋彼以『知己』爲簡易之門徑。而亦即爲高遠之工夫。苟能明心見性。則可圖其自家明晰之判斷。而導其切於人事之知識也。梭氏之自道曰：『鄙人文質無底。寧敢抗顏爲人師。然有樂聞余說者乎。則不問其人之貧富長幼。但能聽余之言。答余之問。即可受余之教。雖然。若謂一切事理。皆可就學於余。則吾豈敢。學者之學道也。惟自力爲足。恃教師者。非能取知識。以昇學者。惟能助學者。以求知識而已。梭氏之教義。其大旨略在於此。是矣。』

案梭格拉底之道。性善也。與孟子同。其尊德性也。與陸子同。其言致良知。知行合一也。則又與陽明如出一轍。蓋彼承懷疑學派之後。特倡此論。以矯正『吾人本無真知。不能確知真理』之謬說。以闡明倫理之原理者也。世人推爲西方聖人。殆非過譽。

矣。

梭氏本此主義以爲教授。創爲問答之法。以開發學者之真知。此固嚮者之所謂產婆法也。故其爲教也。但語學者以事物之當然。而使自深思其所以然。初不樹立定義。使人有所依據。以推究事物務令即事物蕃變之現象。推察其永久不動之本體。以發明圓全無缺之真理。其授業不立講筵。其講習絕無定所。但即外境之所與爲緣者。使學者即物以窮理。學者所見而中理也。則更爲之旁通曲證。使其理確立而不可復移。其所見而不中理也。則亦不徑折其非。但循彼所謂是者而演之。推而至於極端圖窮而匕首見。則學者自恍然其說之謬。而對待之真理自明。至於數學理學諸科學。則視爲不切事情。菲薄而不復措意。蓋梭氏承詭辨學派之末流。亟尊德性以防道德之腐敗。固未遑暇於迂遠之學科也。

總梭氏之教義。則致良知以止至善而已矣。然梭氏既未能確指至善之爲何。而勒成完備之學說。及其沒也。其弟子各尊所聞。人自以爲師說。明心盡性。大旨雖不謬於本師。然或主快樂之說。或倡非樂之論。各明一義。其後學遂分爲四家。曰密卡拉學派。Megarian 曰伽涅學派。Cynic 曰伽歷涅學派。Cyrenaic 曰柏拉圖學派。Platonic 前三派者各有梭氏之一體。其能集其大成。紹述師傳而闡明之者。則曰柏拉圖。

第二柏拉圖 Plato

柏拉圖之言教育也。以均勢調和爲第一要義。故謂教師之獎勵學者。務使身心交養。以陶成其健強之肉體。與優美之精神。而其所請精神者。又可區爲三大部分。曰智曰勇曰德。三者當保其均平。而勿使有所畸輕畸重。畸於智育。則道問學者或缺於德性。畸於勇育。則尚血氣者或失之粗暴。畸於德育。則簡者或傲剛者。或虐溫恭者。或且惠柔。惟合智慧勇敢節制三者。以劑其平。然後可使進於至善之美德。蓋柏氏教育之理論。固守梭氏止於至善之教義。確爲指實妙爲會通。而卓然成一家之言者也。

然而人類之生存。固不能孤生而子立。個人欲達其生存之目的。不能不依最高團體之國家。然國家不能進個人於美善。則仍無以達人類生存之目的。國家之與教育。實有切密之關係。而干預個人教育之事。固國家之義務。亦即國家之特權也。故柏氏之持論。實以國家教育爲宗旨。而所謂國家教育者。固非若今日國民教育之普及也。彼其區分國民。略爲三大階級。一曰平民。一曰軍人。一曰官吏。其所謂平民者。復別爲奴隸與農商。奴隸者見屏於羣外。教育固非所與聞。而農商者。亦止受普通之教化。僅具尋常日用之知識。惟軍人與官吏。則爲一羣之主治。而爲國家所託命。故其教育之被之也。自較平民爲獨優。蓋階級制度。本爲希臘

之習俗。雖以柏氏之賢。卒不能自拔於羣習之外。故其所謂國家教育。要不過施之上流少數之人而已。

柏氏之制定學級也。二十以上。則使受普通之教育。三十以上。則使習數理地質高等之學。斯固哲學之豫科也。既卒高等之業。則以五年專研哲理。以陶冶其思想。既卒哲理之業。則以十五年練習政事。以鍛鍊其才能。五十而後。乃令出其服官施教之制。至嚴且備。然其所斷斷注意者。則尤於幼年教育。柏氏之言曰。『安全之教育。則亦美善其身心而已矣。身心之習。既成。則美善之教。格不能入。故養正之功。首在幼稚。蓋幼稚時代。實爲作狂作聖之始。基誠早。教諭而善。所染則少。成若天性。習慣成自然。』故其爲教也。謂當公立養育之所。男女生及六歲。咸使就學。其中七歲以後。始別爲男女之教場。然教場雖異。學課則同。至其教授之法。則務順孩童喜樂之性。使之日長月化。以發育其身心。而又不當姑息。煦嫗以自由。賊無知之童子。惟必時與愉樂誘導之。於向學之途。亦必時與苦難養成。其耐勞之習。時孩童喜惡之天性。消息而調劑之。是爲教師之任務。縛束而馳驟之。與姑息而放任之。均非教育之能適其宜者也。

柏氏教授之學科。曰體操、算術、幾何、天文、修辭、地質、音樂、美術、哲學。哲理爲專修之學課。是無論矣。其諸學科之中。柏氏之所注意者。曰體操。曰音樂。曰算術。

(一)體操 希臘人之教育。以體操與音樂爲入門。柏氏生於希臘之中。且素受斯巴達之感化。彼其重視體育。勢所宜然。故其幼稚教育。已令爲田野之運動。郊原之遊戲。及其稍長。則凡馳馬弓矢投鎗柔術。以至舞蹈狩獵游泳。無不令就學於其師。蓋雖無斯巴達人之嚴格訓練。然固以是爲壯美肉體之要圖也。

(二)音樂 柏氏之言曰。『教育無他。謬巧治身。則習以體操。治心。則授之音樂而已。夫音樂之何以要重。則以其聲律之和。響實深。徹靈魂之骨髓。而感化之力。最强。人能積久薰染。則可潛移其粗鄙之習慣。易爲高尚之性情。入之既深。自化爲有道之善士。』蓋移風易俗。莫善於樂。斯誠精神教育之唯一要具矣。然柏氏之獎勵音樂。亦惟選授神聖之樂章。與夫勇士之饒曲。以作其雄大之志氣。以養其國家之觀念云爾。若夫柔聲曼辭。有損德性之詩歌。則加以嚴格之限制。故其所著之『共和國』。力持排斥詩歌之議。非其持論之自相刺謬。蓋審音諧律。固不能無別擇於其間也。

(三)算術 柏氏之置重於算術。固非以爲商業之目的也。以爲其用廣。而其術精。且可易人浮薄之精神。而歸之沈緻。故其『共和國』之立論。謂算術一業。當爲法律上必治之學科。若他日參知國政之人。尤當委身以肆力於此。是蓋柏氏雖篤守性道之旨。而

其所以致知求道者必假道於科學蓋與梭氏之賤斥數理其持論固少有異同矣

第三亞里士多德 Aristoteles

柏拉圖與亞里士多德之言教育也皆導源於梭氏所謂至善之根本思想然柏氏則發爲高尚之理論而亞氏則驗之日用之實際亞氏謂善福者人生最高之目的也然善福之本源在道德而道德之本源則在理性故教育之要義首當涵養其理性涵養理性之法有二一則教授以發其智慧一則訓練以習之實行二者固亞氏教義之大端也亞氏又以爲人之所爲人者基於天性習慣學問之三大原素天性者稟之自然受於天生而未可齊以人力而習慣之濡染學問之陶鎔則後起而出於人爲常視教育之淺深以爲進退且濡染陶鎔之久則變化氣質天生者且隱受其轉移學問者固所以發其智慧而習慣者即習之實行者也亞氏謂人之發達約可別爲三期首爲體之發達次爲情之發達又次爲性之發達教育之次序不可不準其自然之發達以爲施教之後先亞氏之區定學級也一曰家庭教育柏氏素持國家教育之論謂幼稚之教育不可不置之公共之教場亞氏固亦主國家教育者然以爲兒童之習於教師必不若其習於父母故以爲家庭者實教育之始基家庭教育之方針亦當區爲二級五歲以前專重體育不當強勞其腦以妨其肢體長成之力七歲以前可兼心育務當觸物引喻以養其是非羞惡之心一曰學校教育男女既踰七歲則令入公立之學公學學課劃爲四科一曰體操準其長幼之年齡而授以適宜之運動二曰讀書使習古人嘉懿之言行以儲他日端正之知能三曰繪畫養其判別美醜之能力以習其日用必須之常識四曰音樂悅以美妙和諧之音調以調其高尚優美之靈魂蓋亞氏以爲音樂者有清潔人心之妙用足以盪滌污穢之情欲而煥發瑰偉之精神固與柏氏同一主義而於學科中最所措意者也

亞氏之教育大旨與柏氏大略從同而其選擇學科則與柏氏不無出入柏氏最重數學以爲自粗淺而入於精微自實跡而進於理想者也而亞氏則以爲無關德性柏氏頗輕視詩人與美術家以爲玩物足以喪志者也而亞氏則以爲增美性情柏氏輕歷史而重鬼神亞氏則抑鬼神而尊歷史柏氏則求宗教於禮式之上亞氏則求宗教於人性之中亞氏者固受師傳而多所補正其教義較切於實用矣

總而論之梭格拉底者倡性理道德之學教育界開山之老祖也然能發明真理而未能勒爲統一之學說柏氏繼起集其師所闡發之真理引伸而光大之以成一統合調和之學說然識想局於希臘之一國其義隘則其說偏亞氏擴而張之着眼於人類之全

體其學說之完善實總集二哲之大成後世比士達陸治諸儒殆無不祖其教義匯希臘之文化以媒介於後世亞氏之有大勛勞於教育界洵可爲不祧之祖者矣

第二章 羅馬之教育

教育史中之位置羅馬不足望希臘之後塵也。然羅馬承希臘文美之餘風獨標一實用主義闢新國土於教育界中且總薈希臘及東方諸國之教育郵遞於歐洲諸國以釀成今日之文明彼其教育史中固翹然有不可掩之特色者

第四節 羅馬教育之精神

羅馬國民之特性固與希臘迥然絕異者也。希臘國於半島之中其所謂雅典斯巴達諸名邦光譽赫然於世界者要不過區區一都市略當吾國一大縣國小易治其民皆安居樂業故皆競於文藝美術而特豐於優美之感情若羅馬則以一都府爲中心遂征服四鄰之意大利全部且漸擴其屬地遍及於希臘小亞細亞亞非利加以成一古所未有之世界大帝國夫以一羅馬之都府制馭四方之屬國苟非富於實力則必不能鞏此國家是以羅馬國民咸注意於政治法律殖產實業而獨富於實行之常識蓋歷史之遺傳建國之形勢社會自然之勢力固造成民族之特性而羅馬所以絕殊於希臘者也而二者之教育亦遂不能不釐然各出於一途

承林拉士之大業立法定制以創造羅馬之國風者曰奴馬堪比留士 *Numa Pompilius* 羅馬之有堪比留士猶斯巴達之有來瓦喀士雅典之有鎖龍也堪比留士當戰亂之餘日謀所以進其國於繁盛故其設施之政策汲汲焉維持和平振興實業而其宗旨之所在則尤務激發國民愛國之精神以愛國心爲中心結合舉國之人心使凝集於國家之下然後獎勵農商之實業以培植國基以宗教爲統攝之方厚增國民結合之力乃至用政府之權力以維持宗教是固中古歐洲諸國國教精神之所由胚胎者也羅馬族民既受地理國勢之影響復經堪比留士之薰陶故其教育之精神咸以實利國家爲唯一之目的希沙羅之言曰「羅馬之所以教育兒童者固欲他日之有利國家而已」故外則營生活上必需之職業內則施實用道德之訓練務養成忠義堅樸之人格以維持國家之富強一切優美高尚之理想精深玄妙之理論皆羅馬人所輕視而不屑措意蓋以爲微之教說之迂遠固不如證之實例之深切著明也彼其富於常識切於實行其教育之精神誠適於偉大國民之性質然洎其末流遂至競利益而忘公益蓋實利主義之流弊勢有必然者也

溯羅馬教育之沿革其精神所趨向亦不能無所變遷故述其教育可區劃爲二期第一爲共和時代此則純粹羅馬之精神者也第二爲帝政時代此則感受希臘之文化者也共和時代之教育後智育而先武德羅馬人之特質固一質樸強健之國民也非如雅典之市民徒逍遙於理想而尚武之性反類似於斯巴達人故其教育亦頗與斯巴達同以嚴肅之教規務養其敬神愛國節操廉恥之美性泊乎帝政時代以征服希臘之故挾其文化以俱歸於是希臘之學風遂靡然波盪於國內莫不競聘希臘之教師願受業爲弟子獎厲文學崇尚藝術日務調和心身以謀其發達希人之文美主義遂代向者之實用主義而迭興蓋羅馬之武力雖蹂躪希臘而隸之版圖而希人之文明實不啻征服羅馬而導之同化矣然希人頹廢之習俗隱雜於其優尚之文藝以滲入羅馬而腐敗其國風故昔日嚴肅勤樸之人心漸習爲奢侈柔惰之風俗卒使道德頹敗帝國解網羅馬末路之衰頹固自破壞其國粹以適希人之覆轍者也

第五節 羅馬教育之制度

羅馬人之教育固無一不與希臘絕殊者也希臘之教育事業類皆隸屬於國家斯巴達之干涉雅典之放任其主義不無異同然莫不監督而經理之以學校爲國家之事業若羅馬則舉學校之事委之一私人或一團體之中而國家殆不過問雖復世間有一二雄辨學校之設立然求所謂官立學校以施普通教育者則幾舉國無之故欲察羅馬之教育制度求之於學校無寧求之於家庭

自帝政時代之初期未嘗有立學之事一切教育無不施之於家庭家庭者羅馬人之學校也羅馬之家族其父雖握家長之權而整理家政訓養子女實爲母者之天職普魯他之言曰女子者與男子同負教養子弟之責任者也故夫父之教子也授以歷史語以國體導其敬神之念授以營生之業但以智育培其常識而已若夫德育體育則委之女子之手溫良之德性正直之舉動愛國之思想尚武之精神殆無非得之母訓後世習於侈靡浸失初代之美風遂以教子之職委之保姆然當羅馬之盛時其母無不自兼教養之義務者彼既以家庭爲教育之本故舉國女子咸與男子受同等之教育習同一之學科務使其智識之程度足備教師之資格其家庭教育女子教育之盛固前此希臘所未有而導今日文明諸國之先河者也然而智識日開程課浸繁家庭之間必不能施完備之教育學校之制稍稍萌芽然亦不過陋略不完之私塾而已歐格士他士大帝而後希臘之文學風靡國中而學校亦日以繁盛揭其學制約爲三等

(甲) 初等學校 羅馬兒童少受母訓。年及七歲。則離阿保之手。而就學其間。其課目則授以讀書。習字。算術。體操。諸課。其所謂讀書者。則又專授以昔賢之詩歌。以涵養其德性。德育者。固羅馬人所畸重。而以是端蒙養之基者也。

(乙) 中等學校 年十二歲。既卒業於初學。則進入中學。其課目為詩歌。文法。數學。哲學。是固他日高等教育之豫備學科也。上流之子弟。無不就學於其間。

(丙) 高等學校 此類皆有名雄辨家所立之私塾。以專授雄辨法者也。凡政治。法律。文學。哲學。實用。道德。學。均使習之。以養其實際之智識。學者年十五六。既卒業於中學。則自定其他日所欲就之職業。入就此學。各選一學。以為專門。向者特獎厲農學。武術。逮文學。大昌。世咸推重。教育之方針一變。而農業。武術。遂稍陵替矣。

羅馬人之教育。皆務培其高尚之德性。養其武士之美德者也。故其管理學校之法。皆勒嚴密之規律。端其身。體。潔其衣冠。起居。話言。無不蹈嚴格之紀律。令其謙恭。從順。恂恂。有子弟之容。其有粗野。暴慢之舉動。則繩以體罰。夏楚之施。固不能少有假借。雖不如斯巴達之嚴重。干涉。然整齊。嚴謹。固未嘗稍涉放任。蓋筭理學校之法。固當如是矣。

然羅馬之教育。非國家之事業。徒委任於私人。故其制度。缺陋。而不完。其施教。亦偏隘。而不能普及。所謂教師者。惟於奴隸之中。選其通解文義者。使當其任。其學行。既不孚。輿論。其職位。遂為世所輕。清流之士。羞與嚮伍。臯比之席。乃為落魄。無賴者所濫竽。於是富豪者。別延師。以課其子弟。而貧困者。且無力而無所就學。此其教育之所以不振。而風俗所以頹弊也歟。

第六節 教育家之學說

羅馬人者。固重實用。而輕理論之國民也。求一詳備之學說。足以繼希臘三賢之軌者。殆寥落如晨星。然其時教育大家。著書多傳於後世。雖吉光片羽。論議固可具徵。華羅 Dario 諸賢尚矣。然書缺有間。其說不可得而詳。今始自希沙羅。略述帝政初期諸家之論旨。嘗鼎一臠。固亦足見羅馬學風之大較也。

(A) 希沙羅 Cicero

希沙羅者。羅馬人也。生於紀元前百〇六年。幼治法律。哲學。辯說。諸學。稍長。游於希臘。受業於修辭大家阿波羅尼亞之門。遂傳希臘之學。學成而歸。為評議官。備著勲勞。國人尊為國父。四十三年。死於刺客。

希沙羅者。非專門之教育家也。然邃於哲學。雄於文詞。兼通希臘羅馬之學。雖不著教育之專書。然其議論之散見於著述中者。固

皆足爲後世教育家之模範者也。

氏之言曰。人各具有官骸之覺動。天即賦以聖哲之知能。教育者固扶植其天賦之知能。使臻完全之發達者也。雖然。素絲之緇。赤視其所染。歧路之東西。視其舉足。必早教諭於幼稚之始。斯言易入而教易行。蓋孩童之心。虛無所有。而神經銳敏。感動最神。故言談遊戲。乃至一切外事之激刺。苟相機利導。皆能促其品行知識之發達。而爲進德開智之資。故其教人也。刺取古賢之嘉言懿行。使之日夕諷誦。既練習其記憶之力。即薰濡之德行之中。蓋希氏之主義。以宗教端其道德。以政法哲學潛其神智。而尤以慎習正其蒙養。若夫營生實業。則希氏斥爲奴隸之事。鄙夷而不屑措意者也。

希氏述教授之法。以爲教育者當深知學者之性質。然後授以性情相近。才力相當之學業。循循善誘。使師弟有篤摯不斷之感情。非甚乖謬。必不宜濫加責罰。快一己恚憤之意。加他人以醜酷之罰。善教者必不如是。蓋醜罰者。非徒萎縮學者之神智。且將汚屈學者之品行者也。加人以罰。而使受罰者仍感善誘之意。教授其庶幾爾。

希沙羅者。結束共和時代教育之後勁。而提倡帝政時代教育之先登者也。希沙羅死。羅馬亦移於帝政。文學浸盛。教育浸昌。第一世紀之間。教育大家接踵繼起。其最著者。則沙涅卡。昆提侖。普魯他。

(B) 沙涅卡 Seneca

沙涅卡。西班牙人。少學數學文法歷史於羅馬。長游希臘埃及。旋歸羅馬。爲涅羅帝之師傅。未幾罷職。退而從事於哲學。不容於世。以紀元六十五年下獄死。

沙氏持性惡之說。謂人生而有欲。有欲則不能無求。欲既無厭。則求必出於爭奪。苟從其自然之性。則必將暴戾恣睢。以縱於無等之慾。教育者以天理節其人慾之私實。以人治補其天性之闕者也。故沙氏之教育主義。知行並進。德智雙修。蓋以爲見聞不廣。則無別擇。是非之力。知之艱矣。然苟非踐履篤實。其所知者。必非真知。故其爲教也。身心交養。培其活潑之精神。亦保其健強之身體。然後能勉強學問。知識益明。勉強行道。日起有功。蓋其持論頗近於荀子。而尤斷斷於實行者也。

沙氏以當世之教育。徒致重於記誦。而無裨補於德性。曰。吾人之教育。非爲學校而教授。固將教人以『爲人』者也。故務減裁科目。而猶示以修養人格之要道。雖道之以論理。而必證之於實例。其言曰。由論理以求道者。取徑紆而收效寡。由實例以求道者。用力少而成功多。其施教之方。以身率先。使學者有所模範。婉言獎勸。絕不以聲色加人。沙氏者。奉士圖亞派 Stoicism

十年時爲希臘人直農所創立以克己修省爲主義以其常於士圖亞之地教授弟子故名 嚴正之道義故其教旨亦專養士圖亞派端謹之人物也

(C) 昆提倫

昆提倫者羅馬之著名雄辨家也。本西班牙人。長於羅馬。素習法律。後就評議官之職。受政府之俸給。從事教育之職。教授於羅馬者垂二十年。其著書曰雄辨法規。即表發其普通教育之意見者也。

幼稚教育昆氏之所最注意者也。彼以爲人有能學之性。猶鳥有能飛之性。無不可教之孺子。惟在教者端其蒙養而已。矯其已成之習。則強而難從。染其天然之質。則順而易入。故方在孩提。即當傳以語言溫良。舉止端重。之婦人。以爲其保姆。使之耳目染濡。少成若性。年及七歲。乃令就學於學校。因其尋常之遊戲。日用之玩物。而示以文字之名稱。事物之形狀。務使適意悅學。不以爲苦。然後漸進以理解。漸進以記誦。齒已加長。既能讀書習字矣。則進之以文法。作文。音樂。幾何。高等之學科。以養成其雄辨之資格。蓋昆氏教育之要旨。固以完成之雄辨爲完全之人物也。

昆氏又以爲教師之職務。莫要於詳審學童特別之性質。獎勵而利導之。以激發其志氣。其筭理學校之法。謂必不可施用體罰。其言曰。筭理法之第一拙劣者。莫如體罰。何者。此固譴責奴隸之醜具也。以譴責奴隸者。譴責學童。微論不能矯正其過舉。且將沮喪其意氣。摧盪其廉恥。導之於爲惡之路而已。

家庭教育羅馬人所尊重者也。昆氏深不謂然。以爲羣治之複雜。人事之繁賾。區區家庭之內。必不足備天下之事物。而擴其見聞。且徒在家庭。則將薄其自治之力。與制裁之性。故學校教育之制。必宜擴張。且斥私立學校之非。謂宜公立。此皆足矯羅馬教育之失。而獨明一義者也。

(D) 普魯他 Plutarch

普魯他者希臘人也。長乃移居於羅馬。德密尼安帝時。創立學校。以哲學。文學。歷史。授業於羅馬之都。蓋終其身。委身於教育界中者也。

普氏之言曰。教育之宗旨。欲養完善之人才。然欲達此目的。則有必不可缺之三事。曰天性。曰習慣。曰教授。譬之於農。天性者。其種子。習慣者。其肥料。而教授。則其農夫也。欲營耕作之業。固待精良之種子。需饒沃之肥料。而培養壅澆。其責則專在於農夫。去其害苗之物。善其培灌之法。教授者所宜有事矣。

按普氏此論。祖述亞里士多德之說。而稍爲更易。蓋亞氏之教義。專切於日用之實行。實開羅馬實用道德之學派。普氏其他學說。亦多祖亞氏之論者。普氏本受希臘之教育。蒙其感化。移而殖之羅馬者也。

普氏素持家庭教育之說。其所著（兒童教育論）The Essays on the Training of Children 後世教育家所謂最良之古籍也。彼謂兒童之德行學業。無不成立於家庭。保其身體。導之教訓。傳之德行。父母皆當負其責任。故庭訓既爛。基礎畢具。則出就外傳。一受雄辯家道德家哲學者之薰化。即可涵養德性。蔚成完才。故謂高等學校而外。不必別立中小諸學。此其說最與昆提倫相刺謬。而不免畸於一偏者耳。

普氏既以教育專委之家庭。則婦人者固家庭之主位。故於其所著『夫婦教師』Conjugat-Precepts 之中。力張女權。謂治家訓。子婦人與男子平權。婦人異於男子。獨哺乳一事而已。然既負教師之職。任則當備教師之資格。故謂宜授女子以數學哲學與男子習同一之學科。若夫養其溫恭之舉動。和婉之性情。以爲薰德善良之效用。則普氏尤反覆致意云。

普氏教義之要。莫切於德育一事。普氏素治希臘之哲學。善爲玄妙之倫理學說。然氏固言行一致之躬行君子也。故其教學者也。亦以反躬內省克己實行為第一義。曰學者入德之方。莫亟於養成自治之習慣。養此虛明不昧之良心。使常惺惺。然後本此以裁制行爲。變化氣質。此待反己修省而非師友所能爲力者也。若徒受精義妙道於其師。而不復躬行實踐。則是猶取燠於鄰家之爐。火已室終。以不溫是豈計之得哉。爲治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爲學之道。何莫不然。彼學問記誦。雖爲智識之泉源。然知而不行。與不知等。出入口耳。徒梗此不能消化之物料於胸中耳。曷足貴邪。曷足貴邪。

此數賢者皆代表羅馬之教育者也。其持論雖間有出入。其立法雖互有異同。而其根本之主義。則無不以實用道德之修養爲歸。墟於戲斯固羅馬教育之特色。而造成羅馬民族之特性者歟。

論教育學之意義

河北愚公

凡事欲實行。不必拘理論。而實行要必先立理論。無理論而有實行。爲無意識的實行。先理論而後實行。爲有意識的實行。理論者。母也。實行者。子也。顧當學術未開之始。人往往知有實行。而不知有理論。一事物之來。前任其意之所不容已。而貿貿以爲之。經歷既久。偶有合於勢理。於是漸覺其得力。而推量尋繹理論之事。以起。今夫田家善耕。不必盡明農學之義蘊。而宜播宜耨。宜刈。無不。

順其勢而爲之。至體驗已深。則留良去莠。移枯成潤。或盡得其妙。用教育之進化亦然。有子而欲其成立。有弟而知所護持。此在太古時代及現時之蠻民。無有弗同。然問其以如何目的爲教。其教之方法。由如何爲適當。則茫然莫解。其故至智識稍開。社會之情態漸漸萌生。其目的其方法。亦略爲講求。而無意識的動作。遂變爲有意識的動作。今之教育學云者。西語爲 *Pedagogy* (*Pada-go*)。指導兒童之意也。顧其時教育初啓。不足爲獨立之學問。如柏拉圖、阿里士多德等。皆以教育論爲國家學之緒餘。即中古時代。亦以教育附神學而行。不設特別之學究。蓋教育之大綱。一爲目的。一爲方法。數千年以前之格言。雖非無可用。然多零見錯出。不能盡其全體。至舉兩者之關係。構成一般之法。則而定一有系統之理論。則捨二百餘年來固未之見也。

以教育爲一科學。自十七世紀始。當時正值十五世紀文化復興之後。宗教之阨脫。自然科學漸出。法蘭西文學亦流行於各國。於是精神界驟生變動。學者競以博搜廣討。濬起高尚之理想。久之遂發見教授容易之法。倍根笛卡兒皆據其哲學之所得。罕究心

性之發達。又論述其方法。以爲教授之基礎。吾人之知識。由近及遠。由易及難。由單簡至複雜。由經驗至理論。皆有自然之順序。反其自然。則無效。此實當時教授之根本思想也。從自然之順序。以組成教育學之原則者。則爲奧國廓美紐斯氏。千五百九十二年生。千六百七十一年卒。

乎氏者。爲毛塔耶尼。法。人。千五百二十三年生。同九十二年卒。後乎氏者。爲盧索。皆講自然主義者也。然廓氏謂教育之法。宜倣萬物之生長。由根而幹而枝

葉。不可違其自然之法。則其理想自外界入。爲客觀的主義。毛塔耶尼、盧索謂人心自有發育之理。有純善無纖惡者。自外入。非

其所固有。究其發育之理。則可以著善而祛惡。其理想自內部入。爲主觀的主義。至十九世紀。裴司塔若籍。瑞。西。人。千七百四十六年。生。千八百廿五年卒。亦講

自然主義。謂人性之稟賦。各有其本能。本能以外。不能有所增加。然其動作。有活力。湛乎理。不能無慾。發育其本能。必有法。則以支

配於天人之界。其爲說。專務設定規律。以調和諸心力之發達。科學之基礎。蓋至是始立。雖其時心理學尚未完全。不足供其考求。

然其說直觀之必要。貴活潑重練習。以秩序爲第一要義。其有效於理論者不少。迨其後黑爾巴爾德出。德。人。千七百七十六年。生。千八百四十一年卒。乃一

補從來心理學之所未備。又攻破能力說。總歸心的顯象。於一元斯。心理學改良。而科學的教育益臻於嚴密也。蓋天地之生人。予

之以知能。即予之以感覺。此知能者。根之於心理。無所不包。顧必由感覺而入。(即裴氏所)而其發達也。又有順序。不可躐等而進。教

育之設。所以完全其知能。故必視其發達之順序。而先導其感覺。古之爲教也。反之方其知能之初發。忽不介意。及其就學。則舉宏

深虛奧之理。迫之強記。而冥搜凡其所教。皆其心中之所無。不適於感覺。復何有於知能。是以其畏難而廢者。竭數年之力。或至一

無所得。其不廢者。則逞臆說。談空理。養成一種荒濶無用之性質。問以菽麥。而不知問以尋尺。而不辨推其弊。皆坐抹煞其感覺而

於其發達之順序倒行逆施之故今之爲教也一洗從前之舊弊自其始生以至成人無不相其知能之發達與以適度之材料而其所教者又有實象圖形以導其感覺故其有一學則有一得數年之後可以爲普通之應用若再進而上之則學術技藝有實獲可以爲利於民生凡種種科學之發明而人類得食其幸福者皆源於此此其一得一失之間十七世紀以來實轉移之一大關鍵也普天下之人其嗜好習慣雖不同而其心理之發達無不同然則世之欲從事於教育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

綜右所言本之於心理以定教育之原則爲探元立論之法雖百世莫之能易也而今者又有個人的教育與社會的教育相爭不已其爲個人之說者謂有個人而後有社會社會之成立爲個人所組織個人欲保持其安寧則不得不組織社會社會苟無個人則一日不能以成立個人善則社會亦善個人惡則社會亦惡故立學校定教科凡種種之措備皆爲個人而設不能泛論乎社會其爲社會之說者謂個人非社會不能生活個人之生活短社會之生活長社會如一大海個人如其蟲魚蟲魚之游泳出海而必死卽其意識之發生亦全受社會之影響方其始必先愛其周圍之所有次生愛鄉心次生愛國心次生愛人類心人類者爲社會永久之生活而個人特負擔其義務之具也故立學校定教科凡種種之措備皆爲社會而設不能趨重於個人此二說者皆是皆非皆走於極端之論究之個人與社會不能分離今夫天之生物也千種萬類不能單獨而出也而其種類之相同者必相吸引相迎合聯絡而成羣人之所以爲羣如一有機體然析之則爲分子合之則爲全體此非出於個人之自爲又非由於全體之契約而其成也乃天然之所湊集偏於一則兩受其弊若偏於社會的教育則學校之營求全爲謀社會之生活定一教育之程度無論何等之人民必直接於其生活之範圍而一切之階級悉泯此固可以救社會之偏頗矣然而社會之目的高則個人之價值輕犧牲個人以爲社會其弊也至於仰思俯畫趨於公衆之爭逐而自信自尊倫理道德之意思必日見其低若偏於個人的教育則教授之方針全卽個人爲抽象發其優美獨具之理想而一切學科及時間可以減輕此固可陶成個人之品格矣然而心性之期望奢則身世之計畫疎養特出之人物於社會其弊也至於屈服社會以從自己之欲望或者起厭世之思而傲然以爲不足與爲古來之大政治家大慈善家決非出於此故夫大純之教育無所謂個人無所謂社會其在個人必發揚其社會的精神保持其獨立而又能屈己以從公義其在社會必練達其個人之節操營構其公益而又不失自己之地位不然其同心之缺乏與獨立心之不足皆危險之結果所由生也顧此二者之爲用常隨時勢爲轉移個人主義極則趨於社會社會主義極則趨於個人十六世紀之初團體之壓力迫無可逃於是個人之反動力起主張自由之發達至十八世紀而天賦人權之說洋溢於四海個人主義已達於極

點至十九世紀之初專以調和個人之諸能力鍛鍊其道德的意思爲目的若裴司塔若籍若康德若黑爾巴爾德皆持此說由個人及於個人而於社會尙未深究至近世則社會主義大起農工商業之交通盛而諸地方之孤立減分業之法式著而個人之自營消大工場之設立夥而手細工之營業絕舉一國之人無貴無賤專心壹力以謀共同之生活至於欲爲自己不得不先爲社會蓋亦必然之傾嚮也烏乎物盛則必衰勢窮則必返此後若不有個人主義以救之則人人奔走於生計而古來所謂名節廉隅且墮落不可問況乎各求勝則競爭起無根柢以相持恐竝其所謂共同者而亦不能保也此儻操教育之柄者所宜留意也乎

十九世紀之初由社會的方面論教育者魯爾氏也魯爾氏一千七百六十八年生於八百三十四年卒哲學家兼宗教家氏以一時期生存於社會者有前進與後進之別後進之成立必賴前進爲扶掖凡精神的財產一國之土地物力等爲一國之精神的總財產也一社會之人應共享之然前進者之肇始以如何爲目的如何而其目的得善結果此等動作之得失卽爲社會之盛衰一或不慎則人心風俗兩受其弊此實科學之問題非冒昧所可定也烏爾慢德人千八百四十四年生同那多魯鋪烏爾慢之弟亦自社會的方面論教育者也今其人尙存親見社會之情形而其大旨則又謂個人之不可輕視烏爾慢氏之言曰教育之事必舉個人的見解與社會的見解結合而爲一先求之個人以定其狀態次考之社會以求其關係不由個人而社會則其歷史上種種錯襟之原因無由得其真象而見影而忘形與聖一以漏萬皆爲教育之累那多魯鋪之言曰個人之教育影響於社會社會之生活淵源於個人欲社會的生活進步必先使爲社會一分子之個人適應於社會而社會非一二人之力所能起也故教育之事業考於社會社會之教育不忽於個人二者相關之點卽以社會的教育學定其根據誠哉其爲不刊之論也

然則欲明教育之理法非漸次進步不可而自古迄今凡稍文明之國無不有教育而其目的與方法果能定一普遍通行之例與否此問題實足決科學教育之運命者也而今者自目的上視之理想不必一一代有一代之風尙一國有一國之歷史其開化之程度不同則其禮俗習慣好尚亦因之而異強甲國之成績以行之乙國援過去之國民以爲現時之模範此必有所不可自方法上視之人人有特殊之個性氣質之強弱天稟之銳鈍精力之長短萬有不齊若以一定之法行之勢必從甲則碍乙從乙則碍甲卽不甲不乙而以萬有不齊之數亦難均計而悉符此普遍通行之例所以難定者也雖然社會之進步人類之發達皆有自然之順序明其順序則提綱以振綱而凡形式異同之故皆可鎔鑄於一爐以社會言自閉鎖以至開通勢局之變遷不一而其理想大概隨開化之時期而異前日所見爲是者今或見以爲非前日所見爲極非者今或見以爲極是若以其所是所非者置之於古之

世○必○一○日○不○能○以○存○立○而○其○勢○局○既○變○則○其○通○國○之○理○想○不○得○不○歸○於○是○故○夫○觀○過○去○可○以○知○未○來○未○來○之○變○態○即○過○去○之○印○象○而○介○於○其○中○間○者○皆○與○過○去○未○来○有○固○結○莫○解○之○關○係○謬○因○之○與○猝○斷○之○舉○不○能○以○奏○效○此○實○示○社○會○進○步○之○法○則○而○其○現○象○之○所○呈○即○目○的○所○由○定○也○以○人○類○言○身○受○之○個○性○千○狀○莫○名○而○其○意○識○之○發○達○大○概○不○甚○相○遠○今○兒○童○於○其○最○初○不○知○外○界○之○爲○何○也○漸○而○與○之○以○物○則○知○持○漸○而○不○與○則○知○自○取○漸○而○於○其○所○自○取○者○能○詢○其○義○漸○而○因○其○義○可○以○周○知○其○所○有○者○爲○何○用○作○何○解○方○其○始○先○無○意○後○有○意○至○爲○有○意○則○於○其○所○見○所○聞○者○漸○漸○有○連○關○會○通○之○勢○若○去○其○見○聞○而○欲○求○其○理○想○無○論○爲○智○爲○愚○爲○賢○爲○不○肖○皆○有○所○不○能○故○其○意○識○之○發○達○自○特○殊○至○於○普○遍○有○必○然○之○傾○向○此○傾○向○者○不○僅○使○吾○人○知○個○個○之○情○形○而○已○又○即○個○個○之○情○形○可○得○人○類○總○括○之○真○理○當○是○時○縱○於○普○遍○者○未○能○盡○究○其○實○觀○而○於○其○必○然○之○傾○向○揣○之○已○熟○即○爲○方○法○之○基○礎○雖○極○之○千○百○國○莫○能○易○也○要○之○目○的○之○懸○注○視○社○會○而○定○一○國○不○能○有○異○方○法○之○原○則○視○心○理○而○定○各○國○可○以○從○同○近○來○心○理○學○雖○尙○幼○稚○然○其○現○象○之○變○化○凡○由○初○起○而○消○滅○而○復○起○皆○有○法○則○之○存○已○經○發○見○其○大○體○若○再○進○而○殫○究○之○則○新○世○紀○之○教○育○必○更○有○精○確○不○移○者○矣○

生計

論賦稅

君

武

美國人十彌時曰。支那人性質之最可異者。即其政府。貿貿然徵賦稅於人民。以之肥私囊。而不以之辦公事。其人民亦貿貿然納賦稅於政府。任其肥私囊。而不責其辦公事。是也。支那人民既納賦稅於政府之後。則以為天職已盡。大事既畢。一任政府之如何。開銷之。如對岸觀火。不關痛癢。天下最可驚可愕可嗟可怪之事。莫此若矣。見所著支那人性質論嗚呼。我國人不可不深思十彌時之言哉。我國人之無權利思想也。亦甚矣。富於權利思想之國民。雖一介不妄。以與人推是心也。則必愛其國土。如愛性命。愛其國權。如愛妻子。雖有千萬耽耽逐逐之異族敵國相逼而來。夫誰得而攘之。竊之哀哉。中國之人民也。不知國家之為何物。不知政府之為何物。則其貿貿然納賦稅於政府。而不問其歸結而決無權利思想。亦何足怪。今敢大聲疾呼。以一言普告我同胞曰。賦稅者。乃各國民之所分配輸納。以辦其羣中之公事之費用也。

L'impôt est la quote-part payée par chaque citoyen pour la dépense des services, publics

泰西論學之例。任論何科學。必皆立一界說焉。今請舉泰西古今論賦稅之界說。而一一辦其是非得失。

賦稅者。貢金 un tribut 也。

賦稅者。債款 une redevance 也。

賦稅者。賃金 un Loyer 也。

賦稅者。報酬金 un honraire 也。

賦稅者。餽供金 une offrande 也。

貢金之說。與中國同。最為無理。君吏與人民本同等。君吏不納貢金於人民。人民亦不當納貢金於君吏。債款賃金之說。亦窒滯不可通。人民自食其毛。自踐其土。國家者。人民之公產業也。無當償之債款。亦無當納之賃金。酬金之說。似尚近理。然其義不完。建華盛頓之像於國門。立拿破侖之墳於死後。人民之所以報酬賢者。固自有道。而必不可以公費酬私恩也。餽金之說。最多流弊。貪賄營私之君吏。皆可借此說。以自文其惡。而人民之受害。將不可勝言。要之前五說。皆陳舊不可用之古義也。賦稅界說之最善者。莫

如紀拉登 M. Emile de Girardin 及布魯東 Proudhon 之說。

紀拉登曰。賦稅者人民之保險金也。

布魯東曰。賦稅者人民與國家貿易之代價也。

賦稅乃人民保險金之說。

原夫人民輸納賦稅之初意。則必爲欲保護其生命財產。使不受一切之損害。虧耗此一定之理也。人民對己身之倫理。有一要件焉。曰自衛。因自衛之力。單弱而不完固也。遂集公權而保公益。厚兵力以衛國疆。此人民所以需政府之故而亦人民所以納賦稅之故也。

夫謂賦稅爲人民之保險金。固爲近理。然二者固有相異之點。在尋常保險之例。人既納如許之金額於保險公司。或保財產險焉。或保人命險焉。苟財產遇險。及人身既死。則保險公司償之以一定之金額。

人民之納賦稅於國家也。則不然。國家惟有保護人民之責任。而無償還金額之責任。人民之屋宇。苟被焚也。國家無償金之理。人民之身命。苟遂死也。國家無償金於其子息之理。惟設警察養兵士以保衛人民之性命財產。使不受破壞擾亂之禍害而已。

有賦稅而後有俸金。以養君吏。一國之君吏皆公僕也。其俸金猶之工價也。文文山曰。樂人之樂者。憂人之憂。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善哉言乎。惜文山不知所樂者。乃國民之樂。而非趙氏之樂。所食者。乃國民之食。而非趙氏之食耳。泰西之設官。知此意也。故一

國之君吏。莫非一國之民之奴僕。有郵政部以遞民之信。有工部以修理民之道路。有鐵道電信以便民之交通。皆所以利人民也。而非所以徒利君吏也。是惟知人民輸納賦稅之原理故。

雖然。所謂界說者。必其確定而無所少殊異之謂。賦稅之與保險金。止可謂爲近似。而不可謂爲盡同。因保險金須償還。而賦稅無償還故也。故紀拉登之界說。爲不完全。

賦稅乃人民與國家貿易之代價之說。

布魯東之說。以爲執國權者。既爲人民服種之勞役。則必當得同量之報償焉。使力之與金兩兩相稱。交易而還。各得其所。此賦稅之爲貿易代價一說所由來也。

夫謂賦稅爲人民與國之貿易代價。誠最近於理之說也。然以尋常貿易之性質論之。尋常之貿易。乃自由之貿易也。而賦稅則義

務之貿易也。如我或需購一紙簿。則我可於商店擇之。而買其價金之最相宜者。賦稅則不然。賦稅之額。既由民選之議員所議定。收稅之官吏。則直徵之於人民。非如尋常貿易之可細論其價金也。

且賦稅之與貿易異者。則因賦稅有比例差。而貿易無之。即以履論。苟其履之材料同。則無論買此履者之爲貧子爲富人。其價無不同也。賦稅不然。人民納稅之多寡。其數各不同。人民得國家之保護。其量亦各不同。由是言之。布魯東之說。雖最近理。而亦非賦稅之界說也。賦稅者。經濟界上一種特別之現象也。不可以他事爲比例而定。其界說也。所謂界說者。必須適合其事物之現象。而無一毫歧異不合之謂。

茲折衷於諸家之說。本至當之理。以立賦稅之二界說如下。

一 賦稅者。乃人民義務上所應納之股分金。以爲一羣中辦理公事之費用。人民各隨其所處之境遇。以納諸國家。既納之矣。則當享其所納金額之一定利益。

一 賦稅既入於國家之手。其開銷之也。萬不可違背辦公事圖民益之目的。苟不肖之君吏營私侵吞其罪。與盜賊無異。富於權利思想之人民。苟以一圓銀貨納之國家。苟不得此一圓銀貨之利益焉。則不甘也。苟國家取人民之賦稅。而不還與人民以相等之利益。則非國家也。乃盜府也。專制之國之君吏。常任意乾沒人民之賦稅。共和國則不然。共和國政府之成立也。本三原理焉。曰。屬人民。Du peuple 由人民。Par le Peuple 從人民。Pour le peuple 故共和國之民有恒言曰。賦稅者。製造幸福之原料也。

我國民亦知。奴隸與國民之別。乎是可一言決也。有土地產業權利者。謂之國民。無土地產業權利者。謂之奴隸。專制國之人民。所以與奴隸無異者。以其人民之不知自有其國。而以其國讓諸君主。以爲一家之私產也。專制之國。君主使人民死。人民不敢不死。生命尚然。財產何有乎。然則專制國之人民。貿貿然不知納賦稅之爲何原因。奚足怪也。

文明之國。必有所謂 Budget (豫算表) 者焉。由議院豫算一國辦公事所需之費用。以定人民納賦稅之年額。人民納一錢。必瞭然知此一錢之歸著此歐美諸國之人民。所以輸重稅於國家。而無所怨悔也。專制國之政府。置一國之公事於不問。而惟知徵重稅。以逞私慾。民不堪命。則又變其名目。幻其種類。或借彩票以徵稅焉。或借賭局以徵稅焉。驅一國之人民。盡爲盜賊。盡爲乞丐。盡爲餓殍。皆所不恤。吾不知其罪惡與掠財之海盜。何以異也。吾不知其凶野與食人肉之蠻族。何以異也。

十八世紀北美革命之大風潮。自英國重徵屬地之賦稅起也。千七百六十四年四月五日。英國始立例重征北美之糖稅。同時以兵一萬駐防美洲。美人大憤。以是乃無表示之賦稅也。乃相戒不買自英國來之衣服。英國之商務大衰於美洲。英國尤不知悔。於千七百六十五年。又立例於美洲行用印花。以收重稅。時佛蘭克令在倫敦。告英人以美人必不服此例。及其例既行。佛蘭克令與某友人書曰。自由之日光已消沈。我美人不可不燃工藝經濟之火光以代之。美洲人聞印花例之既立也。則莫不大憤怒。多立會以聚議其事者。其尤激烈者為亨利。直詆英王佐治第三為暴君。大呼曰。

Caesar had his Brutus, Charles I his Cromwell and George III

該撒有其白魯士司。殺該撒者查爾司第一有其克林威爾。今佐治第三

美洲之新報。莫不激昂。非難印花稅者。反對印花稅之民會多至不可數。美洲之人多用美洲自製之衣服。而不用夫自英國來者。為恐美洲羊毛之不足也。乃至相戒不敢食羊。英之工人大困。美人相聚興暴動。焚燒稅官之屋宇。破壞其家具。英之君吏至是乃悟重稅之非。于千七百六十六年開議院之際。議廢印花稅。美洲人聞之大慰。懸旗結綵。以誌欣喜。燃燈鳴炮。以慶更生。無何。至千七百六十七年六月二十九日。佐治第三又立他例。以徵美人之重稅。凡紙、玻璃、顏料、茶葉之屬。莫不有稅。謂英國因美洲之戰爭。虧耗至四萬萬元。不可不責美洲之償還也。美人激昂不從。千七百七十三年。東印度公司載來美洲之茶葉。無人過問者。且於夜間投其三百四十箱於海。至千七百七十四年。而費府之議會乃與美洲之革命軍。遂於是始起矣。嗚呼。美洲之革命。是非十八世紀驚天動地之第一大活劇哉。其革命之主名。則不過曰不納無表示之賦稅。 Taxation without

representation. 而已。美洲之革命既成功。而法蘭西之革命接踵而起。法國革命之原因。亦曰傾覆濫用人民賦稅之王室。掃除不與平民同樣納賦稅之貴族及僧侶。是法國之革命亦自賦稅問題起也。十九世紀歐羅巴之革命盛矣。然其革命要挾之詞。則莫不曰人民納賦稅者。當有選舉議員之權。無選舉議員之權。則人民不納賦稅。歐美人民之視賦稅。顧若是其重大哉。出死力以與君吏爭之。爭之不得。則不惜舉大革命。以要求夫必得納賦之益。而不受納賦之害。夫革命之事至慘也。流血萬人之血。破億萬人之產。以其所失較諸區區賦稅之年額。則多寡之量相去遠甚。然而歐美文明之國民。若恬然不知革命之為慘劇。此倡彼和。無所畏懼者。則以人無權利之無以異於牛馬奴隸。日受納賦之害。而毫不得納賦之益。乃喪失權利之最大者。夫喪失權利之國。民則雖生而何如死之為愈也。

(一) 發端

新民子曰。豈不異哉。豈不異哉。不及百年。全世界之政治界。將僅餘數大國。不及五十年。全世界之生計界。將僅餘數十大公司。斯賓塞言。野蠻之羣。以產業機關爲武備機關之供給物。文明之羣。以武備機關爲產業機關之保護物。吾以爲文明之極則。豈惟武備機關爲然耳。乃至政治上一切機關。悉爲保障生產之一附庸。故觀二十世紀以後世界之大勢者。則亦於其生產機關焉可耳。吾自美國來。吾請語彼中生計界新飛躍之一魔王曰。『托辣斯』。

(二) 托辣斯發生之原因

世界事物蕃變之狀態。萬而貫之之大理一。一者何。曰。物競天擇。適者生存是也。曷爲適。曷爲不適。曰。因於時。而殊。因於地。而殊。故或內競而適。或內競而不適。夫競者。對外之意義也。然則。曷云內競而亦適。曰。凡（謂箇體）弱者。其拓都（謂羣體）必不能強。欲（謂羣體）強。不可不充其發達之力量。內競者。凡以達此目的也。是之謂適。及競之既極。而無所以統合之。則不惟對外無力。而內部亦將自敵。是之謂不適。由前之說。故箇人主義自由主義。尙焉由後之說。故集權主義干涉主義。尙焉此兩者。遞相引迭。相勝如波折。如循環。歷史之奇觀。莫大於是。是在政治界有然。在生計界亦有然。

自十八世紀中葉以後。箇人自由主義日盛一日。吾昔以爲由干涉而自由。進化之原則也。既自由矣。則斷無退而復返於干涉之理。及觀近二十年來世界大勢之傾向。而不禁爽然以驚也。夫帝國主義也。社會主義也。一則爲政府當道之所憑藉。一則爲勞勵貧民之所執持。其性質本絕相反也。而其實行之方法。一皆以干涉爲究竟。故現代所謂最新之學說。駁駁乎幾悉還十六七世紀之舊。而純爲十九世紀之反動。嘻。社會進行之線路。誰能畫之。誰能測之。豈有他哉。亦緣夫時之適不適而已。噲斯理也。乃可以觀。

察托辣斯矣。

托辣斯烏乎起。起於自由競爭之極。敝當十六七世紀時。生計學上重金主義盛行。法之哥巴英之克林威爾等。皆厲行干涉。國以驟強。全歐艷之。轉相仿效。既而不勝其敝。逮十八世紀之半。重農派之學說起。頗倡自由。斯密亞丹原富出。益暢斯旨。自是政治上社會上皆起大革命。而生計問題實爲之原。百年以來。『自由競爭』(Free Competition)一語。幾爲計學家之金科玉律。故於國

際之通商自由也。於國內之交易自由也。於生產製造販賣種種營業自由也。勞力者以自由而勤動。資本家以自由而放資。上自政府下及民間。凡一切生計政策。罔不出於自由。斯密氏所謂供求相劑。任物自己。而二者常趨於平衡。生計學沿革小史第九章此實自由競爭根本之理論也。故此競爭行則生產家不得不改良其物品低廉其物價以爭販路。以是之故。不得不求節減其生產費。擴充其生產力。復以是故。新式機器之發明。技術匠之進步。相緣而生焉。以物價之低廉也。增加需用者之購買力。以物品之改良也。增加其物之利用價值。以汲汲謀擴張販路也。故交通機關（即輪船鐵路等）隨而擴張而供給日以普及。復以是故。生產家之規模愈大。其所需勞力愈多。勞力多。則庸率愈騰。庸率騰而勞動社會之精神形質俱以進步。復以是故。製造家之需原料品也。愈渴。競於購買。故原料價騰。騰故農虞諸業皆食其利。如此則於全國全社會種種方面互添活力。而幸福遂以驟進。論者謂十九世紀之文明。無一不受自由競爭之賜。非過言也。雖然。天下事利之與弊。每相倚伏。自由競爭之過度。其病國病羣也。忽又出前賢意計之外。自機器大興。生產力驟增。而消費力（即買物者）歲進之速率。不足以應之。於是生產過美。物價下落。不知所屆。小資本家紛紛倒閉。而大資本家亦綦憊矣。然其敝固不徒在資本家而已。即勞力者亦隨而殃及。何以故。以競爭之故。勢不能不廉其價。以網顧客。然欲以廉價而購原料品。勢固有所不可也。則不得不減勞力者之庸率。而延長其操作之時刻。或用婦女兒童。使為過度之勤動。彼非必好為若是。而為達競爭之目的。迫之不得不爾爾也。加以小資本家力不克任。相次倒閉。弱肉強食。兼并盛行。於是生計界之秩序破壞。勞力者往往忽失餬口之路。勢亦不得不乞憐於彼之能堪劇爭之大資本家。故大資本家從而壟斷焉。庸率任意剋減。而勞力者病。物品復趨粗惡。而消費者病。原料任其獨占。而生產者亦病。此近世貧富兩級之人。所以日日衝突。而社會問題所由起也。於斯時也。乃舉天下厭倦自由而復謳歌干涉。故於學理上而產出所謂社會主義者。於事實上而產出所謂托辣斯者。社會主義者自由競爭反動之結果。托辣斯者自由競爭反動之過渡也。

曷云托辣斯為反動之過渡也。托辣斯者實「自由合意的干涉」也。自機器之製造日益精。運輸之交通日益便。而競爭日劇。一日如上節所云。物品務改良。物價務低減。於斯時也。營業家不能不一改其目的。不求利益之高也。而惟求利益之多。即昔者以每月千金之產物。能博百金之贏利者。今已不可復望。毋寧以每月萬金之產物。而求博五六百金之贏利。故生產物不能不增加。實此趨勢迫之使然也。於此時也。而欲占優勝之位置。則其必需之能力有數端。（一）必置備最大最新最良最敏之機器。（二）必使用多數精練之職工。乃能利用此機器而節減生產費。（三）必需用原料品愈多。然後購買之時其價能較廉。（四）必資本大信用。

堅△然△後△欲△借△外△債△其△息△較△微△(五)必資△本△大△然△後△機△器△及△工△場△乃△可△以△隨△時△進△步△改△良△(六)必設△法△利△用△廢△物△製△造△所△謂△補△助△物△品△副△產△物△品△者△詳△下△然△後△勞△費△少△而△結△果△多△(七)必設△法△使△分△業△以△愈△趨△精△密△職△工△盡△其△所△長△(八)必設△法△節△減△販△賣△費△用△而△因△以△侵△略△外△國△市△場△以△此△入△端△故△非△有△大△資△本△者△不△能△優△勝△於△競△爭△至△易△明△也△十△九△世△紀△百△年△間△箇△人△獨△立△之△小△商△漸△次△絕△跡△相△率△而△走△集△於△有△限△公△司△株△式△會△社△之△旗△下△皆△此△之△由△於△是△而△第△三△等△之△工△業△全△敗△雖△然△有△限△公△司△者△其△大△小△亦△無△定△形△也△以△十△萬△者△與△百△萬△者△遇△而△十△萬△者△必△不△支△以△百△萬△者△與△千△萬△者△遇△而△百△萬△者△亦△終△必△不△支△其△現△象△誠△有△如△哲△學△家△費△息△特△所△謂△大△食△小△大△復△食△大△者△於△是△而△第△二△等△之△工△業△亦△將△全△敗△於△斯△時△也△生△計△界△之△恐△慌△不△可△思△議△而△全△社△會△必△受△其△病△故△非△有△所△以△聯△合△之△而△調△和△之△則△流△弊△遂△不△知△所△屆△此△托△辣△斯△之△所△由△起△也△

(三) 托辣斯之意義及其沿革

托辣斯者。原語爲 Trust 譯言信也。此語何以變爲生計上一特別新名詞。蓋多數之有限公司互相聯合而以其全權委諸少數之人爲衆所信用者故得是名。西律凡承受遺產之人。未成年。或有疾不能自理。則任托一人爲之代理。其人亦名托辣斯梯。今略述其組織方法。可分四種。

(一) 以數公司股票之過半數委託於衆所信用之「托辣斯梯」(Trust)數人。此「托辣斯梯」則以「托辣斯證券」付諸股東而代理其股東權利。或由直接或由間接以督辦各公司事業而統一之。各公司之贏利俱集於「托辣斯梯」之手。按證券均分之。

(二) 以數公司股票之全部悉納於「托辣斯梯」之手。各公司之舊業由「托辣斯梯」估價。舊股東除領受「托辣斯證券」外。仍有權使「托辣斯梯」負擔保之責任。

(三) 以數公司之財產悉納於「托辣斯梯」之手。前股東惟受證券。無他契約。

(四) 新設立一公司。將舊有數公司之土地工廠機器棧房一切流通資本一切客路乃至種種權利悉行買收。別以新公司之股票給之。雖然此新公司不過一名號。其實則以新股票與舊股票交換而已。

觀此則托辣斯之性質可見一斑矣。故生計界組織進化之現象與政治界殆絕相類。試以美國民族發達之跡比例之。其初小工商各以自力營生。如殖民時代箇箇獨立也。及進而爲有限公司。則如分治時代合多數之箇人多數之家族而成一州一省也。更進而爲托辣斯。則如聯邦時代合併各州各省而成一中央大帝國也。吾故曰托辣斯者生計界之帝國主義也。夫政治界之必

趨於帝國主義與生計界之必趨於托辣斯。皆物競天擇自然之運不得不爾而淺見者從而駭之從而尼之抑亦陋矣。問者曰。子言托辣斯所以救自由競爭之極敝。今若此。是亦以更大之資本與彼次大之資本相競爭耳。而何救之可云。曰。是其性質不同。彼以更大之資本而立新公司者。非使他公司斃於其馬前而不能自立也。托辣斯者是使舊有之諸公司悉逃其害而共蒙其利也。（其不肯加入托辣斯者不在此例）故托辣斯者平和之戰爭而自由合意之干涉也。

托辣斯之成立。聳動一世耳目者。自一八八二年美國之煤油托辣斯始。其翌年亞美利加綿油托辣斯繼之。一八八七年。蒸釀托辣斯砂糖托辣斯繼之。故謂托辣斯為美國之特產物可也。雖然其起源已甚古。英國當拿破侖戰爭前後。煤礦公司各股東既有相聯合公定價格之事。其他各種產業亦次第聯行。前王佐治第三之世。曾以法律禁止之。而奧大利一七五二年修正之刑法。且有禁止生計上結集托辣斯之事。然則此物之出現於世界。已在百五十年以前。而當時既有不勝其弊者矣。顧前此組織不完。勢力不固。無足道者。自煤油砂糖兩托辣斯成立後。其勢乃披靡於全美。踵起者歲不絕。於是國中小資本家及勞力者。蒙一時直接之損害。乃囂囂然共鳴其非。一部分之學者及政治家和之。故自一八九三年以來。托辣斯之左右袒實為美國第一大問題而禁遏托辣斯之法律。遂陸續發布。今述其沿革概略如下。

一八八二年 煤油托辣斯成

一八八三年 國會議員設立一托辣斯調查會

一八八五年 紐約省開一托辣斯反對會以滿場一致決議上書於政府

一八八七年 政府頒法律令鐵路公司不許以特別廉價運送托辣斯貨物

一八八九年 康沙士省米因省始發布禁止托辣斯之法律

一八九〇年 愛和華庚達奇路。易查拿。諸省發布禁止托辣斯之法律

一八九一年 阿拉巴馬伊魯女士。諸省發布禁止托辣斯之法律

一八九二年 紐約省發布禁止托辣斯之法律

一八九三年 倭克拉拉哈馬省發布禁止法律……中央政府亦下令凡營業家以聯合手段限制自由競爭使物價騰踊者科五千元至一萬元之罰金處五年至十年之禁錮刑

一八九六年 佐治亞省發布禁止法律……阿拉巴馬省修正禁止法律

一八九七年 汶天拿省尼布拉斯加省南哥羅利拿省南德哥克省狄尼士省同發布禁止法律

一八九八年 姚達省阿哈喇省阿康沙省同發布禁止法律

一八九九年 米志康省米拿梭達省北哥羅利拿省北德哥克省特沙士省同發布禁止法律……紐約省修正禁止法律

一九〇〇年 密士瑟必省威士康臣省發布禁止法律……合衆國中央政府發布托辣斯救濟法案凡五條改從前禁遏手段爲改良監督手段且改正憲法以托辣斯處分權與諸議會

自一八八三年至前世紀之末歲爲美國反對托辣斯最劇烈時代。雖然。非惟不能遏絕也。而發達滔滔。日益加甚。亦可知。天演自然之力。終非以人事所能逆抗也。以政府之禁也。故不爲正式之發達。而爲變形之發達。變形之發達。奈何。即前所述第四種之組織方法。是也。其名則有限公司。其實則托辣斯。自一八八五年以後之托辣斯。大率皆採此方法而成立者也。今將一八九九年以前美國所設立之托辣斯及其所合併之公司。舉其重要者。爲表如下。

(托辣斯名稱)

(合併公司數)

庚達奇省釀造公司

五十七

美國農產公司

二十三

國民壁紙製造公司

三十

昇降機器製造公司

十三

美國煉瓦石製造公司

紐約全市同業合併

美國錫箔製造公司

三百三十製造局合併

美國綿油製造公司

百二十三

國民餅乾製造公司

全國大製造所十分之九

國民製粉公司

二十

美國麻油製造公司

八十二

製紙公司

三十五

國民革囊製造公司

全國同業之全數世界同業之過半皆合併

製冰公司

十二

製造麥芽公司

三十

格爾哥士製糖公司

全國同業皆合併

萬國製銀公司

二十四

國民製鋼公司

二十

(附注)以上所舉皆資本在二千萬圓以上者(又)以上所舉皆一八九九年前成立者其近四年所續立別有表在拙著新大陸游記茲不另詳

食品類

十四

釀造品類

十二

烟類

五

紙類

五

織物類

五

皮及樹膠類

二

木品類

四

玻璃及煉瓦類

十一

化合物及油類

八

鋼鐵類

六

機器及其餘金品類

十一

電氣品類

六

礦品類

六

(附注)右表亦舉一八九九年前者其以後者別詳新大陸游記中

以上所舉十三類一百有六所之公司(實托)全美國產業之勢力集於是殆過半矣以視二十年前則全國公司之數幾僅餘百分之二三而此後合併之率日烈一日急一日近四年來一年之所合併視前此之十年猶將過之自今以往更閱十年則美國全國每一業僅有一托辣斯亦意計中事耳吾故曰不及五十年全世界之生計界僅餘數十大公司

二十世紀開幕之三年間美國新成立之大托辣斯其足使歐洲人乃至全世界人震驚變色者凡三大端(其一)則鐵路大托辣斯以千九百年成立凡合併十一大公司全美國最大之幹線皆被網羅其線路合計四萬三千三百餘英里(約當中國十)足以繞地球四周其有餘其資本為美金十萬萬零五千四百餘萬(約當中國通用銀)當中國政府二十年之歲入(其二)則鋼鐵大托辣

斯以千九百一一年成立。凡合併八公司。內有三公司。名爲公司。實則托辣斯者。乃前此已合併多數之公司爲小托辣斯。今復合併金十一萬萬零四千五百萬。此托辣斯之主權者（即托辣斯梯）其部下職員凡二十五萬有奇（其三）則輪船大托辣斯以千九百一二年成立。凡合併八大公司有船百十八艘八十八萬一千五百六十二噸。英美德三國大西洋航路之船一網而盡。黎倫輪船公司者英國最久最大之公司。其船之往來大西洋者二十九萬三千餘噸。英國百餘年來所以左右海權者實惟此公司。是賴今乃一旦而歸諸美國人。以爲之一托辣斯梯。當摩爾根其略傳見新大陸游記。之謀創此托辣斯也。先至英國與彼公司交涉。全英輿論目笑存之。乃不數月而事竟成。歐洲人之相驚以「美國禍！美國禍！！」也。蓋有由矣。外此如銀行托辣斯、電報托辣斯、今雖未成而機已大動。不及五年。吾輩可拭目俟矣。昔賢詩云：「朝辭白帝彩雲間，千里江陵一日還。」世界壯觀至斯而極。

（四）托辣斯獨盛於美國之原因

托辣斯發生之原因。第二節既略述之。其爲天演之大勢驅迫使然。不待問矣。顧何以不發生於他國。而獨發生於美國。蓋亦有故焉。今據日本農商務省四年前之報告書譯錄如下。

（一）美國國土廣漠。天然之富源無限。其資本夙闢溢國。中國民營業心最盛。而其民無論作何事業。皆喜新奇。喜雄大。故美國人。不以孤獨分立之小事業自滿。天性然也。此實托辣斯之大經營所由起也。

（二）自洛奇佛拉油大王者也。之煤油托辣斯。創于一八八二年者也。奏非常絕大之成功。舉國艷羨。勢益流行。洛氏之初創斯業也。以一人而專握全國煤油之利權。競爭路絕。而托辣斯享莫大之利。近三年間。其股東有百金資本者。歲獲九十四金之贏。其所派利息總額。每年美金九千一百四十萬有奇。以此之故。而洛氏以三十年間。亦自殖富至四萬萬（美金）

諺曰。成功生仿效。洛氏以此空前之勝利。其使美人舉國若狂也。亦宜。

（三）美國之保護政策。美國反是。是爲保護政策。此財政上通用名詞也。亦助長托辣斯之一大原因也。增加海關稅率。使外國製造品。難以侵入。而藉此以保護本國產業。此實美國年來之國是。而今者共和黨政府所最堅持也。夫托辣斯者。所以調和競爭。維持

物價者也。使在自由貿易之國。無關稅以相保障。則外國物品。忽乘隙而入。而托辣斯之目的。終不得達。且馴以自敝。故英美同爲資本國。而此現象。不先見於英。而先現於美。有由來也。

（四）美國以天產原料之豐裕。機器技術之進步。兩者相倚。故其國產業之興。奔軼絕塵。外國貿易。歲進。不特凌駕先進國之英

吉利而已。自今以往。且將決勝負於世界之市場。而爲其主人。以此之故。故托辣斯者起。節制國內。毋使以自競耗其力。乃一心拚命。以馳逐於世界之舞臺。夫是以此風一開。譁禁者雖多。而遠識之士。固贊成而獎勵之。其氣象且滔滔日進也。

(五) 美國之鐵路。如蛛網然。貫通全國。而往往有秘密減價之事。是亦導起托辣斯之一原因也。蓋托辣斯者。合數公司乃至數十公司之力。其所需用之原料。及所製出之物品。以較諸其餘獨立之小公司。自更多量。而彼鐵路者。亦有多數之公司。而互相競者也。托辣斯以減價之議。與鐵路公司相交涉。甲公司不應。乙公司將應之。而其利乃歸於乙。鐵路家之不能不生心。亦勢使然矣。故美國政府。雖有嚴禁鐵路公司私減運率之令。而秘密違法之舉動。竟不可得絕。如濱士溫尼亞鐵路與煤油托辣斯所定密約。其一例也。以彼運費之格外低廉。故孤立之事業。終不能與彼聯合者爭。舉國皆折而入於托辣斯。又事勢所必至矣。

(五) 托辣斯之利

生計學有最普遍最貴重之公例一焉。曰。以最小率之勞費。易最大率之利益。是也。而托辣斯則達此目的之最善法門也。故論托辣斯之功德。皆當於此焉求之。今條列得十二事。

(第一) 托辣斯可以得廉價之原料品也。凡購買各物品。其同時多購。且定期常購者。則比諸常價必較廉。此盡人所能解也。而惟營業之規模愈大者。乃能享此獨優之資格。托辣斯之權利。至易見矣。或曰。此其利益專在求者。(即托辣斯)而供者。(即原料品)不蒙其利。翻受其害。此又偏閭之論也。夫吾有物而售諸人。與其售十數次而價稍昂。毋寧售一次而價稍殺。何則。其所費之勞力。所費之時日。不足以相償也。故供者無絲毫之損。而求者有莫大之益。

(第二) 托辣斯可以善用機器而盡其所長也。考美國諸托辣斯之成立也。往往收縮舊有之工廠。減其機器之數。而所製產物品。比諸曠昔有增加而無減殺。由此言之。是前此舊工廠之用機器。有未盡其力者存也。而此力者。前此則棄於地。而今乃收其用也。故棉油托辣斯之成。忽廢去十二座大機器。砂糖托辣斯之成。忽減用機器四之一。威士忌酒托辣斯之成。前此諸公司共有工廠八十者。忽省其六十八。而僅留十二。而歲出之油。糖。酒。仍與前同額。此其效之彰明較著者也。夫前此以八十分之資本。配置器械。而僅得此利益者。今乃以十二分之資本。可以獲之。而所餘之六十八分。則流通之於他處。以無別種生產之用。其有裨於社會之總殖。不亦大耶。且機器日新月異。新者出則舊者殆廢。苟非結構之大母財之雄。則欲易新者而不能。逐者而遷。欲

仍舊者而不能與外相競是兩困之道也欲免此困非托辣斯末由。

(第三)托辣斯可以實行分業之學理日赴精密也。生計學上分業之理自初民時代而已行然其粗疎與精密之等級即文野

所由分也自機器日出之後分業之細已遠優於前代托辣斯行以其鉅大之資本夥多之工場故得分之愈精而其利愈著據

美國鋼鐵雜用物製造公司(實托辣斯)所報告謂彼所製婦女用之袴圈凡八九十種亦分數十工場使各從事以此之故每噸之

生產費能節省一元至一元半(美金)云云是其例也自餘各業大率類是。

(第四)托辣斯可以製造附屬副產物使無棄材也。其例證之最著者為煤油托辣斯曩之業斯業者惟取其精以供燈火用其

餘所棄之渣滓殆將過半僅投諸氣爐以代薪炭自托辣斯成立後乃更謀所以利用之幾經研究乃製出擦機油及巴拉芬

洋蠟之兩種副產物於是全工場無棄材而公司歲入之值此兩種副產物殆與正產之煤油同額其餘次等之副產物尚三百

種近年煤油之價日廉其原因蓋在於是又芝加哥高大屠場托辣斯總理某嘗語人曰豕之全體其不可利用者惟屠殺之際所

失之呼吸氣耳余嘗親游其地親聞其言據其營業目錄其利用之盛可以概見若此者非托辣斯不能蓋孤立之公司其資力實不

足以兼及也。

(第五)托辣斯能節制生產毋使有羨不足且免物價之漲落無定也。此實托辣斯之最大利益而亦左右阻者劇爭之焦點也。

斯密亞丹所謂供求相劑任物自己而二者常趨於平此固生計學上不易之公例乎雖然社會者流動而不靜止者也當其方

平也不轉瞬而旋復畸於一畸固未有不返於平者矣然或畸一年數月而返或畸十數年而猶未返或畸至小差而返或畸至

極微而後返則恒視其社會之狀態國民之性質與夫外界之刺激以為差夫使畸至極微而後返焉及其既返則平固也而將

平未平之際其慘狀有不可勝言者如供過於求而欲返其平則舍同業者之休歇倒閉豈有他術哉供過求者倍則現時同業

者必倒歇其半然後平乃可得復供過求者二倍則現時同業者必倒歇其四之三然後平可得復及其平也而一國之資本耗

蝕者幾何一國之勞傭失業者幾何矣資本家倒歇則勞傭必失業此相因而至者故生計家名之曰恐慌時代此現象者各國皆往往不免而在新興之

國為尤甚何也舊國常微帶靜止之形新國益富於流動之性愈流動則其民營業愈活潑而供求之劑愈飄忽而數遷也美國

人消費力最強之國民也然且以生產過度為一大患蓋美國現今生產力對於其人口之比例實二倍有餘也於此而不求節

之過半。故於人民之嗜好需用之多寡及市場之情狀皆能瞭然。本公司之歲產幾何與本公司競爭者其歲產幾何皆可測知。故能使社會之所求與我之所供隨時相劑而不至有過度之患。托辣斯之對於生計界對於一般社會其功德莫鉅於是。或曰托辣斯既居本業供者之過半其勢力足以左右物價保無有登壟斷而罔市利之弊乎。曰是亦有然。故監督之法律不可以已也。其評論詳次節。

(第八)托辣斯能光大其事業擴張其販路也。彼以資本之鉅故有長袖善舞之樂。凡與本公司有密接關係之事業一切皆自營之。因此而所生之利益不可思議。最大之托辣斯常自儲殖其原料品自製造之自運送之自販賣之。如煤礦托辣斯自製炸藥烟捲托辣斯自種烟葉煤油托辣斯自製罐箱是其例也。據洛氏煤油托辣斯之報告當一八七四年其所用之鐵罐每箇購價三角(美金下同)一八八二年以後自製之僅費一角半。每歲所用凡三千八百萬箇實節省五百四十萬元。其所用木箱前此每箇二角今自製僅一角三分。每歲節省百二十五萬元。此外他種容器復節省三百五十萬元。近復自製船而自運輸之其所節幾何雖未深知然以容器一端論較前已坐贏千萬元矣。故現時煤油市價比前低減數倍而其托辣斯之贏仍有增無損百元股票值至千餘蓋有由也。夫價廉則消費者食其利消多用節則生產者仍食其利計學公理必出於兩利誠至言哉。至其生產既鉅必汲汲擴張販路其勢乃侵略外國市場此又必至之數也。千九百年美國出口貨總額五十萬萬元屬於托辣斯之製品者四十萬萬其勢力之偉大可推知矣。此事於末節更詳論之。

(第七)托辣斯能淘汰冗員節減薪費也。生產費中其最大之部分為原料品次則監督費也。監督之人固萬不可以已而實則為不生產之人歸於分利之種屬者也。自托辣斯起而此費大節約其裨於社會之公利者實多。試舉一例。紐約市中電車昔為十八公司自聯合以後其總辦十七名悉廢去以威里蘭一人為事務全體之監督。鋼鐵托辣斯之總辦奇氏云托辣斯成立以後前此之事務員汰其大半皆其證也。加以托辣斯之製品多直接販賣故居間經紀之人皆可不用。星克士博士之調查記事云各托辣斯以廢經紀人之故最少者歲增五千元最多者歲增二十萬元(皆美金)之利益云。

(第八)托辣斯舉凡一切競爭之冗費可以節省也。競爭既劇所恃以爭勝者不一其途。冗費自相緣而起。即如廣告者亦其一端也。西人商業最重廣告其甚者或一年總支數中廣告費居十之一焉。此皆競爭所生之果也。此外尚有派員四處運動以求廣銷者有添附無用之長物於售品內以引人入勝者。如售紙烟者內附一洋畫之類是也。自餘類此者更僕難數。豈有他哉。皆為競耳。而此等耗費

勢亦必於物價內向購者而取償。托辣斯立則無謂之競爭悉已芟除。此等冗費半歸節省。是直接而為製造家之利。亦間接而為消費者之利也。

(第九)托辣斯可以節省運送費也。前者各家分立爭競。或公司在紐約而購客在舊金山。或公司在芝加哥而購客在波士頓。其轉運之費莫大焉。甚或增原價三之一者有焉矣。托辣斯既合併全國之公司。故恒擇各要區分置工場。如煤油托辣斯以紐約察治省之製造所供東部諸省。以伊魯女士省之製造所供西部諸省。是其例也。鋼鐵托辣斯總理奇氏云。該公司以此之故。每歲運費節二百餘萬。他可推矣。不寧惟是。貨少則運費必昂。貨多則運費必省。亦交通機關之通例也。譬之一車容量二十噸。每噸每里之鐵路運費一角。兩噸則二角。荷滿二十噸而自專一車。則其費必不至每里二圓至易明也。此亦省費之一端也。

(第十)托辣斯之供給確實能堅購客之信用也。彼其擁巨額之資本。且各工場有無相通。故有求購者可以隨時應付。夫尋常公司之與販賣小商交涉也。往往接定購清單之後。訂以一月或數月為期付貨。臨時或不能應。致人羅破產之慘者。往往有焉。故老於商者謂與其取物價之廉。寧取供給之確。彼砂糖托辣斯其價值常昂於對手競爭者之製品。蓋為此耳。

(第十一)托辣斯不畏外界市場之恐慌也。尋常小公司往往恃借債以代資本。一遇市場凝滯。或金貨漲落。常生意外之虞。托辣斯資本既充。無俟外求。雖有風潮。可以當之而無恐。或遇物價驟落。小資本者不能不忍折閱而急求售。以為通轉之資。托辣斯則安坐以待時機之復來。此即優勝之甲冑也。至其以信用之深。寄存之款項自多。即欲借債亦貸之甚易。而取息甚微。此又其餘事矣。

(第十二)托辣斯可以交換智識獎厲技術為全社會之利益也。凡營一業者必各有其所閱歷。所心得。但當競爭之衝。常自秘而不示。人此常情。所不能免也。既相合併。為托辣斯。則利害關係。彼此同之。自相與比較研究。棄短取長。故一切新機器之發明。新方法之利用。直普及於全托辣斯。其增進社會智識之功。豈淺鮮也。不特此也。規模愈大。則所憑藉以為研究資料者愈多。昔人云。新發明每出自大公司。中非無故矣。近世電學。強半自愛的森即始造留聲機器者。現今電學第一人。也。之公司而來。豈徒恃愛氏之腦力而已。亦以其公司之大。能備各種之資料。能吸集多數之高才。故驚天動地之新製。往往而見也。托辣斯盛行。吾知學界之突進。更有已矣。

總括以上諸端而類分之。則有為本公司之利益者。有為消費者即購者之利益者。有為全國民之利益者。今更為一表以明之。

托辣斯之利

本公司之利

積極的

購買原料以多量而價廉

利用大機器故製物多而良

分業精密故製物良而費省

利用廢材以製副品

兼營附屬事業

閉無用之工場廢多餘之機器

淘汰監督事務冗員

消極的

節省競爭浪費

節省運費

不憂恐慌借債利微

節減生產費
使物價低廉

消費者之利

物價低廉

供給確實

運費節省

節制生產維持物價

交換智識獎勵發明

蓄養內力與他國外競

全國民之利

(六) 托辣斯之弊

托辣斯之利既若是矣。而何以國之論客。猶囂囂然非難之。國之政府。復汲汲然禁制之。曰。天下事利之與弊。常相倚者也。吾今請更言其弊。

(第一) 托辣斯者。以全權委諸當局之人。所謂托辣斯梯是也。其監督之方法。未能如尋常公司之完備。苟不得其人。則全局將歸於失敗。

(第二) 以規模太大。故統一之監督之大非易易。苟以才具稍驚下之人當其局。雖品行端正。猶懼不任。

(第三) 以其為本業之獨占也。無競爭之刺激。故生產技術之改良。進步日益怠。以此與自由競爭之國民相遇。不久而必至退。

步劣敗誠如是也。則前此種種之利益皆不足以相償矣。論者乃謂宜減縮中央督制權之範圍。使所屬之各支部各工場為適當之自治。而駁之者則謂廣大之支配權與適當之自治實不能相容。強並行焉。終不免於衝突。即不衝突。則其所謂統一者已無力失托辣斯之所長。存此空名何為也。故此問題實反對論之中堅也。雖然。據過去現在之托辣斯實情。以審判之。此流弊似尚未見。

(第四) 難托辣斯者。謂其淘汰多數之工場。且採用最省勞力之機器。使多數勞務餬口路絕也。雖然。此不足以為難也。當汽力電力之初發明。各國勞傭半失其職。當時雖羣議嗷嗷。至今日更未聞有謂汽電之不宜用者。而彼等之失職。亦不過暫時及局面一定。其業反增。而庸率轉昂。此盡人所同知也。今托辣斯之果病庸與否。尚未能確言。藉曰有之。然使斯舉苟誠為生計界進化之正軌。為國民社會之公益。則雖使勞力者忍一時之苦痛。亦豈得已。

(第五) 托辣斯以種種不正之手段。摧滅競爭之敵。使小資本之公司不能自存。此反對者所常揚言也。蓋托辣斯之既立。恃其資本之富。務減其物價。使他公司之未入托辣斯者。不能與我競爭。聞其將不支也。乃以廉價買收之。如煤油托辣斯與路易埃米利公司競爭。卒以四萬五千元買其原價八萬五千元之工場。是其例也。而所謂不正之手段。則如與鐵路公司定密約。其運費特別減價之類是矣。此則宜有以坊之者也。

(第六) 托辣斯以獨占之故。強以廉價買原料品。而使生產家不利。強以高價售其製造品。而使消費家不利。此亦反對論者所最攻擊也。雖然。以生計學公理論之。此等現象斷非可永續。蓋苟乘獨占之威。而壟斷焉。勢必將有新競爭者。或起於國中。或起於國外。終不能達其獨占之目的。而或反以自招倒閉。昔製粉托辣斯。其前車矣。故此弊似可慮。而亦不必深慮也。

(第七) 或曰。托辣斯以獨占之故。其所產物品。雖日雜租。竊以欺市衆。而莫可誰何。此又一弊也。雖然。此亦可以前例解釋之。凡劣者。未有不敗。苟有是終不能久也。況托辣斯盛大之後。其製品強半輸出外國。難粗窳者。竊能戰勝於閩外耶。此亦不得禁而自遏者也。

(第八) 或曰。托辣斯之製品。其輸出於外國者。其售價或反較內地為較廉。是病本國之消費者。而利外人也。查會委員嘗以四款質問於四十八家之托辣斯。屬其回答。其第四款。即問出口貨之價何如。回答者凡二十九家。內十九家云。出口貨依本國原價加上運費及稅金。內八家答云。以擴張販路於海外故。出口貨價稍低廉。內兩家答云。出口貨價。恒取昂於本國。雖然。此不過對外競爭極劇。烈時偶或為之耳。苟非萬不得已。則托辣斯固不敢爾。爾亦不欲爾。爾。

(第九) 或曰。當托辣斯之初設立也。必省閉多數工場。向之受傭者。隨而失業。及乞憐而再求傭。則或減其庸率。而延其勞期。勢所不免。其病多數之勞力家。實甚。夫因托辣斯而勞庸之一部分。或致失業。固然。社會之進步。必須忍其苦痛。不能以小數之不便。不幸而為全體障也。況所謂不便不幸者。又不過一時之現象。過其時而食其利者。或更進於前也。且自托辣斯盛行以來。美國之庸率。日增而操作時刻。亦更縮短。此又統計家言。歷歷可稽者。若是固不足以相誣病也。

(第十) 其攻培托辣斯最劇者。謂彼如魔術。然認空華為實。現如古代用兵者。實十萬號。稱二十萬。即如鋼鐵托辣斯之成立也。前此亞美利加鋼鐵公司之股東。以百元之股票。而易托辣斯證券三百元。瞬息之間。而前此之財產。估價溢二千萬元以上。此等資本。非實有。也不過逆揣其將來之利益。可以得此云爾。故諸托辣斯大率號稱之母財。數倍其實額。當事者謀所以擴充維持之道。勢不得不借社債於銀行。而以本托辣斯之證券為質。劑其托辣斯而繁旺也。而鞏固也不亦善乎。脫有不測。則全國之母財。皆為所牽。遂舉其社會而為幻泡。癰裂之象。英國生計學大家理嘉圖丹治。謂此等魔病。潛伏於美國生計界中。而必將有敗露之一日。苟無所以節制之監督之其極。敵也可以舉七千餘萬之自由民。悉奴隸於托辣斯。專制團體之下。此則最痛切刻深之言。而亦現今美國政治家生計家所最兢兢也。

(七) 托辣斯與庸率之關係

以上所舉諸利弊之中。其最為當世所注視者。則托辣斯與庸率之關係是也。斯密亞丹曰。觀一國民生之舒蹙。亦於其庸率之高下而已。此生計學不滅之公例也。夫近世社會主義之盛行也。凡以為多數勞力者之權利也。而托辣斯者。則資本家權利之保障也。資本家與勞力者。方為兩軍對壘之形。作短兵相接之勢。宜若彼兩物者。不能並容。而觀夫近今社會黨之生計學者。其論托辣斯也。不惟無貶詞。且以其有合於麥喀士社會主義之鼻祖 德國人著書甚多之學理。實為變私財以作公財之一階梯。而頌揚之。故知天下事有相反而相成。並行而不悖者。此類是已。今得舉兩者之關係而刺論之。自由競爭之過劇。而資本家病。資本家病而勞力者隨之。而病前既屢言之矣。而反對論者。終汲汲焉憂托辣斯以強制手段。而尅減勞庸。此實杞人之類。且不切於實情者也。嘗觀美國勞傭局一八九九年之調查報告。其表如下。

(一) 每年每人平均庸率表(十四家托辣斯之統計) (附注) 以美金一元為單位

事務員
- 1.03
- 8.22
-
-
+ 27.66
.00
+ .27
+ 28.83
- .15
+ .77
- 8.85
.00
- 9.76
- 8.91

(二)百分率比較表
(一者增率之符號也
一者減率之符號也)

下級職工		高級職工		事務員		
聯合前	聯合後	聯合前	聯合後	聯合前	聯合後	
428	433	609	653	679	672	一
435	413	661	627	827	759	二
-	-	-	-	-	-	三
-	-	-	-	-	-	四
350	402	623	713	640	817	五
471	496	881	876	1020	1020	六
497	534	703	766	744	746	七
381	405	586	601	894	1107	八
214	217	540	547	673	672	九
180	233	439	524	389	392	十
170	183	355	409	384	350	十一
149	275	656	821	732	732	十二
203	203	159	162	369	333	十三
404	517	647	837	763	695	十四

下級職工	高級職工
+ 1.17	+ 7.22
- 5.06	- 5.14
-	-
-	-
+ 14.86	+ 14.45
+ 5.31	- .57
+ 7.44	+ 8.96
+ 6.30	+ 2.56
+ 1.40	+ 1.30
+ 29.44	+ 19.36
+ 7.65	+ 15.21
+ 84.56	+ 25.15
.00	+ 1.89
+ 27.97	+ 29.37

由此觀之。則自托辣斯成立以後。其高等職工之庸率。十四家之中。增者十家。下級職工之庸率亦然。其餘數家獨減少者。則以其所用運送物品之人太多。此等之庸。固宜特廉耳。此托辣斯有益於勞傭而無害其證一也。或又以爲托辣斯既立。其所雇勞傭之數。或將漸少。此尤不然。更觀博士佐治康頓所著之『托辣斯及社會』書中。有一統計表如下。

職工員數		產 業
一八九〇年	一八八〇年	
139.333	111.152	靴
9.264	4.662	靴 膠 樹
5.537	2.365	煙 捲
19.954	9.678	類箱製紙
13.922	7.722	箱 製 木
78.667	52.087	品飾裝具家
17.116	2.910	器 鐵
3.074	1.036	類 皮 製
6.301	3.319	類 油
165.227	58.478	類 刷 印
50.913	31.337	布 絹

增 率 比 較	增 率	平 均 一 年	
		庸 銀	一 八 八 〇 年
22/3	90. _弗	476	386 _弗
35/8	113.	428	315
21/8	69.	385	316
40/4	99.	314	245
29/8	107.	465	358
31/1	130.	547	417
5/8	25.	456	431
7/4	33.	476	443
13/9	37.	302	265
21/6	113.	635	522
32/6	95.	386	291

由此觀之。則托辣斯成立以後。雇傭之人數。與受庸之金。率相緣而增。且其增加率。甚大。至易見也。托辣斯有益於勞傭。而無害其證。二也。美國工黨之副總理金巴氏嘗云。生計界資本之聯合。經營之統一。其所生之利益。決非資本家所獨享。而其大部分實歸於勞力者之手云云。據彼黨報告之言。可以見其真矣。故托辣斯者。亦調和資本家與勞力者之爭鬭。一法門也。

(八) 國家對於托辣斯之政策

平心論之。則托辣斯之功績。固不可沒。其流弊。亦不可不防。故美國當今政治家。以此為獨一無二之大問題。其爭論之劇烈。殆與前此禁奴非禁奴之問題相等。十年以來。屢布禁令。而其成效力。乃若彼。於是乃不得不思變計。求以適宜之方法。直接間接。以監督之。以防壟斷之弊。於未然。此近日輿論所最斷斷也。今紀其國家對於托辣斯政策之沿革。凡得五主義如下。

- (一) 禁托辣斯
- (二) 公認托辣斯。聽其自由
- (三) 取托辣斯。悉為政府官業。或為公共事業
- (四) 國家實行監督權。直接間接。以干涉托辣斯事業
- (五) 關稅政策

第一第二兩主義之不可用。蓋無待言。至第三主義。歐美諸國於諸種事業如鐵路電報等往往用之。雖然以施之一切工商業勢固不能也。此惟心醉社會主義者喜持斯論。而現今社會之情勢固不許爾爾矣。故今日所商權採用者惟第四第五兩主義。

第四主義。當今所最通行也。綜舉論者之意見。凡有七端。

- (一) 使托辣斯公布其營業之帳目。
- (二) 國家有嚴行監督之全權。若認為有妨公益。得以政府之命解散之。
- (三) 當托辣斯初設立時。其各舊公司之財產估價。由政府嚴行監督。
- (四) 凡有妨於通商交易之自由者。一切嚴禁。
- (五) 國家檢查托辣斯製出之品物。察其良窳而明之。證以保護公眾消費者。
- (六) 使托辣斯隨時設法增給傭率。
- (七) 對於托辣斯設特別之課稅。

千九百年。美國下議院之托辣斯調查委員會。提出救治法案於議會。乃改正憲法。授議會以監督托辣斯之全權。將前此禁例廢棄之。其條款如下。

- (一) 托辣斯製出之物品。由該省政府檢查。加以烙印。或他種標識。
- (二) 其無烙印及標識者。不得私相授受。犯者政府沒收之。
- (三) 凡公司之有資本金一百萬元以上者。及所消貨物。每年在一百萬元以上者。皆須將其年結徵信錄呈於政府。
- (四) 凡交通事業之公司。(按)即輪船鐵路之類。代托辣斯運送貨物者。無論運諸國內。運諸國外。政府得以便宜行事。節制之。
- (五) 凡托辣斯及名為公司。實托辣斯者。其職員不得用郵船。

第五之關稅政策者何。美國托辣斯發生之原因雖多端。而保護關稅。實其重要者也。據調查委員會之報告。凡該業受保護稅之賜。愈厚者。則其托辣斯之發達愈速。且大故欲防其流弊。惟於此可以節制之。即查托辣斯勢力最強之業。略減其外國輸入稅。使本國之業。此者不能因壟斷而高索價。毋致病國內之消費者。是亦一良策也。至關稅之率。當如何。乃為得宜。使農末兩無所病。則其理甚賾。亦非吾國民今日切要研究之問題。故不著於篇。

(九) 托辣斯與帝國主義之關係
凡謀國者過貧固患而過富亦憂母財歲進而業場不增此今日泰西諸國所同病也托辣斯之起原以救生產過度之敝使資本家得安然享相當之利益十年以來其組織日巧密其督理日適宜遂使美國產業界增數倍活力今也以高掌遠蹶之概如長江大河一瀉千里使美國全國之總殖進步復進斯固然矣雖然昔之患生產過度者今轉而患資本之過度若卡匿奇若洛奇佛拉若摩爾根之徒歲積其所殖之利如岡如陵已無復用之之餘地此亦英雄脾胃肉之所由歎也故全美國市場羸率日落一日曩者英人有事於南非募軍事公債五千萬美人爭饋若鶩不旬日而全集之此皆滿而思溢之表徵也故美國人之欲推廣業場於海外如大旱之望雲霓其急切視歐洲諸國倍蓰焉由此以談則美國近來帝國主義之盛行其故可知矣天下事惟起於不得已者其勢力為最雄偉而莫之能禦美國之托辣斯由生產過度之結果也其帝國主義又托辣斯成立以來資本過度之結果也皆所謂不得已者也雖欲禦之烏從而禦之嗚呼君子觀於此而知美國進取之方略必不徒以區區之古巴夏威夷菲律賓賓自畫焉矣

(十) 結論

新民子曰讀者勿以此為市儈之事業大雅所不道也更勿以為對岸火災非我遠東國民所宜厝意也二十世紀以後之天地鐵血競爭之時代將去而產業競爭之時代方來於生計上能占一地位與否非直一國強弱所由分即興亡亦繫此焉今者美國所產之巨靈已高掌遠蹶侵入於他界即前者惟有國內托辣斯今乃進而為國際托辣斯彼摩爾根攫大西洋洋航路之全權其最著者也至如煤油托辣斯近亦西吞俄羅斯東襲日本矣以此趨勢不及十年將披靡於我中國苟如是也則吾民將欲自爭其權利於萬一惟有結勞勩社會作同盟罷工丐餘瀝於彼等之馬前耳苟如是也吾不知吾民之復何以聊生也抑我國中天產之重要品若絲若茶若皮貨其製造之重要品若磁器若織物苟以托辣斯之法行之安見不可以使歐美產業界瞠然變色也而惜乎我國民之竟不足以語於是也吾介紹托辣斯於我國吾有餘痛焉耳

中國貨幣問題

中國之新民

緒言

甲辰春。美國會議貨幣專使精琪氏至北京。爲中國貨幣問題有所策畫。草定條議十七則。附以解說數萬言。二月間。余在上海。獲見其原本。以爲中國若誠有事於改革。當無以易其議。顧其所根據之學理頗深邃。非研精斯學者。驟讀竟難索解。雖有漢譯本。然詰鞠爲病。謬滋多。讀之更墮五里霧矣。乃撮譯其大意。附以鄙見。旁參近世生計學者所發明之原理。博引各國改革貨幣之故實。以證其立案之所由。且於將來推行之法。所以挽國權勿使旁落者。亦綴論焉。斯事爲實際上一大問題。無論現在將來。總不得不出於改革所爭者。改革之權在我。與在人耳。當軸之有責任者。與夫國民之治實學者。庶一省覽。幸勿以其艱深遼遠而置之。甲辰三月 著者識

第一章 問題之起因及原案

自通商日盛。與地球諸工商國交涉日繁。凡懋遷我國者。靡不以貨幣制度混雜爲病。屢相忠告。使圖改革。莫或省也。(附注)日本維新前貨幣制度不立。亦與我等各國公使婉勸強迫。故幕府未業。已議更革。至明治三年。遂定新幣制。庚子之役。償款巨億。而銀價日落。虧累倍蓰。當局者始竊竊憂之。顧茲事體大。非元本精深之學理。熟察當今之大勢。則無由制定新案。即制定矣。而亦將不能推行。此固非我國現今政治家及學者之所能任也。加以交通頻繁。一國之利害。動與他國相倚。當局者自以國權微弱。更不敢孤行其志也。於是乎有求助美國提議貨幣改革案之事。實壬寅臘月。

其時南洋海峽英屬殖民地及暹羅。皆採用「金本位制」。詳下美國新得菲律賓。亦相繼推行。於是全地球用銀國。惟餘中國及墨西哥。大勢所迫。幾不克自立。至是兩國駐美公使。同時提議於美政府。乞相協助。美總統乃以國會之決議。派三人爲專使。歷聘歐洲日本諸國。且調查我國內情。將開萬國貨幣會議。謀實施焉。精琪氏即三專使中之一人也。精琪等乃草擬中國國法條議十七條。其文如下。(照原文直譯)

- (一) 中國政府應速定一有效之政策。以期設立國法。該國法以能有一定金價之銀幣爲主。其實施以能得賠款國之多數滿意爲歸。
- (二) 中國政府將設立此國法。且管理之。應聘用適當之外國人以相援助。

(三)中國辦理此事。應派一洋員爲司泉官。(Controller of the Currency)總理國法事務。該司泉官有權聘用幫辦數人。管理製錢局。及別項事務。爲司泉官所指派者。

(四)司泉官每月刊造詳細報告書。申明錢幣情形。凡消流(Amounts in Circulation)借貸(Loan)及外國信用匯票(Drafts on Foreign Credits)等項。各若干。皆備載之。(原注云。此帳目。並非中國政府之帳目。)凡各國之以賠款事。與中國有交涉者。准其所派代表人。遇適當時。許以查看。且有條陳獻替之權。凡此皆爲使新幣制昭信於各國起見。

(五)中國政府應定一單位貨幣(A Standard unit of Value)爲價值之主。該單位貨幣。應額定含純金量若干。大約所值金價。應兌銀一兩。或比墨西哥之一銀圓。其值稍昂。並定章許民間隨時携金來託代鑄此單位貨幣之五倍十倍二十倍者。但量收其鑄造之費。或將來政府亦自行採金鑄此種貨幣。

(六)中國應亟鑄銀幣若干元。通流本國。該銀幣應有相當之模範。其大小約照墨西哥洋圓。其與彼單位貨幣之比價。定爲三十二換設法維持。以後隨時按照下文所指辦法。調查全國應需之數。陸續添鑄。至補助貨幣(Subsidiary and Minor Coins)即小銀幣及紅白銅幣。其分兩價值。亦應劃定。惟以適用爲主。

(七)新鑄之金幣銀幣。無論在何省完納賦稅等項。皆照國家所定比價。平等收用。若此等公項。前此原定銀數者。皆准用新定幣價推算。

(八)中國政府應飭下各督撫曉諭各省。限定某月某日起。將所鑄新幣。作民間完付種種債務之用。惟限期以前之債款。仍照合同支付。至某地自某日起。限。由政府審定頒示。

(九)中國政府爲維持銀幣定價起見。應在倫敦及別處通商巨埠。置備一信用借貸款(Credit Accounts)以便出售金匯票。其匯價較平日銀行匯價稍高。譬如按照新制平日銀行倫敦匯價應以新銀幣一元兌換英金二先令。政府則俟每一元零百分元之二兌換二先令。時方賣匯票。此等匯兌。歸司泉官專理。惟無論何人欲購此匯票。必銀數在一萬兩以上。方許出售。

(十)爲設立新圖法。且置備適當支兌之匯款。所需不貲。若政府不能猝備。可以借外債充之。惟應指定一財源作抵。其財源應數。支付利息及償還資本之用。至管理此財源之法。須令各國之有關係於此事者。咸表同情。

(十一)所有鑄幣溢利(Seigniorage Profit)應另行存貯。一俟貯至五十萬兩。應按照匯票之多寡。攤分外國各埠之代理人。欸處存貯。此存貯金欸。最少積有……萬兩之數方止。

(十二)倘匯票出售日多。所存金欸漸乏。准由政府所派駐外洋代理人。收買銀匯票。吸回金幣。以補其缺。其價目由司泉官臨時定奪。

(十三)應設法頒定銀行律。准由國立銀行或別種相當之銀行。發用鈔票。與通寶同價。並用統歸司泉官監督。

(十四)爲推廣新幣起見。使其流通各省。愈速愈妙。應由司泉官託各省地方官吏。或票莊錢莊。及可信之商家。代爲經理此事。

(十五)限五年內。用各通商口岸。一律須用新章。凡收納關稅。須用新幣。其僻遠地方。逐漸推行。一俟新制通行。即所有賦稅。俱收新幣。並正定章程。凡稅則皆以新幣計數。

(十六)俟新幣鑄成……萬元之時。新章即行開辦。

(十七)司泉官及各國代表人有權爲中國提議整頓財政。

以上十七條。為精琪氏所草擬原文。可撮分為五大綱。

- (一) 畫一國內通行貨幣之事 (第六條)
 - (二) 推行新貨幣於國內之事 (第七條、第八條、第十四條、第十五條)
 - (三) 維持金銀比例定價之事 (第五條、第六條、第九條)
 - (四) 維持金銀比例定價法之預備及附屬 (第十條、第十一條、第十二條)
 - (五) 關於財政上主權之事 (第二條、第三條、第四條、第十三條、第十七條)
- 原文詞旨簡單。驟讀頗難得其用意所在。故今先為提挈詮釋。次乃論其得失。

第二章 新貨幣案之解釋

繫論精琪氏原案之要點。凡得十六端

- 第一 中國內地仍以銀幣為本位正貨
- 第二 本位正貨之銀幣其款式重量皆須畫一。大率每圓之價值。當與美國之五十仙、英國之二先令、日本之一圓、俄之一盧布、法之二法郎半、德之二馬克略相等。(附注)其大小約與今廣東湖北各處所鑄龍圓相等也
- 第三 除本位銀幣之外另鑄補助小幣出為七品。一半圓、二四分圓之一、三五分圓之一、四十分圓之一、五二十分圓之一、六五十分圓之一、七百分圓之一。或應加再小之數千分圓之一者。隨時酌定其原料以銀、白銅、紅銅、黃銅、四品充之。(附注)即五毫、二毫半、二毫、一毫、五仙、二仙、一仙、之七種也。其所謂千分圓之一者約當今銅錢一文也
- 第四 別定本位金幣正貨為價格之標準。其價即如美國之五十仙、英國之二先令等。(附注)此本位金幣者。即銀幣價值之所從出也。令常有同等之價值者。皆恃有此本位金幣為其標準。其理由詳下文。
- 第五 此種本位金幣不以通行於國內。政府不必多鑄。初辦時即竟不鑄亦可。惟民間有携金塊金條託代鑄者。政府則收受之。為之代鑄。而薄抽其鑄費。
- 第六 政府當設法維持金銀定價。使常為金一銀三十二之比例。(附注)即三十二換一。其所以能維持之者。用下列第七至第九各條所舉之政策。

第七。政府當精密調查全國應需貨幣之總額若干定為限制凡政府所鑄造發出之貨幣不得逾此額。
第八。政府當創設一局專理國際匯兌之事若市面匯價稍有漲落之時政府即以此局操縱之或收回銀幣於國庫或吸
入金貨於本國。

第九。此局面開設於倫敦巴黎柏林聖彼得堡紐約橫濱六處若能開國家銀行分設各處最善即不能則但存款於彼六處
專派一員駐劄經理亦得此宗存款若政府一時未能措備則可借外債充之惟所借外債當指定一財源作按。

第十。政府鑄造銀銅等幣應得利益即存貯之以為將來吸收金塊之資本。

第十一。為實行第七條所舉政策起見故一切貨幣不許各省自由鑄造統由中央政府專理擇地設局以昭畫一而嚴限制。

第十二。此新案之實施當有次第先限五年內通行於通商各口岸其餘內地亦逐漸實力推行以速為貴。

第十三。新制實施之後凡公私債務皆須以新幣完納並依國家所定金銀比價。

第十四。中國政府應聘用一洋員授以全權總理此事且聽其辟用屬員。
(附注)即賠款之同意並聽其派代表人隨時查察提議整頓

第十五。中國政府辦理此事須得各國之有債權於中國者有關係之諸國之同意並聽其派代表人隨時查察提議整頓。

第十六。開設國立銀行發行鈔票與正貨相輔而行其事統歸所聘用之洋員經理。

以上各條撮譯精琪氏原著「中國新國法案詮解」之大略也原著凡分十章一論新法之益二論中國改革之難三論試辦方略。

(四)論聘客卿相助之理由(五)論國法綱目(六)論維持金銀比價之法(七)論創設外國匯兌及存貯金款(八)論銀行鈔券(九)記會議之

結果(十)論繼續善後之法全篇凡二萬餘言凡以反覆說明其所根據之學理及推行之方畧今欲醒讀者眉目故彙括之為十六

條云爾。

十六事中其第一第二第三各端為盡人所同知者第十二十三端為推行以後必至之勢皆無俟多陳獨第四至第十一為本案

最重要最竅妙之點第十四至第十六為將來國權消長絕大關係故分兩章批評之。

第三章 新貨幣案之批評

第一節 論所採本位制度

欲研究貨幣者不可不先明本位之義本位者英語曰斯坦迭Standard政府所定幣制於五金中擇其一為正貨而他種幣皆以

此正貨為標準以推算其價值所謂本位也。上古種民有用鐵本位銅本位者。今則已絕跡於文明國中。以故近世生計學者所研究本位問題之利害得失。不出三端。一曰銀本位。二曰金本位。三曰複本位。銀本位者以銀為主幣其餘若銅皆以銀幣價值推算如光緒廿三年以前明治三之日本光緒廿五年一千八百九以前之印度及現今之墨西哥等國是也。金本位者以金為主幣其餘若銀若銅皆以金幣價值推算如嘉慶二十一年一千八百以後之英國及現今歐美日本諸文明國通行幣制皆是也。複本位者金銀二品並為主幣而嚴定其兩者之比價如光緒二年一千八百七以前之法國光緒廿六年一千九百以前之美國是也。歷覽數千年來貨幣史之變遷大率由鐵本位進為銅本位復進為銀銅複本位復進為銀本位復進為金銀複本位而歸宿於金本位此其大較也。以近世商務日盛貨物批發為額日鉅非用金無以資流通故千八百十六年英國首行金本位實自然發達之勢所必至也。其時所謂拉丁民族同盟國者法蘭西意大利瑞士比利時諸國創行複本位制定為金一銀一五半之比例行之數十年美國效之定金一銀十其效頗著及同治十年一千八百七德國統一業成采行金本位以後而銀價次第低落複本位國不勝其敝越五年而拉丁同盟國遂一變方針進為金國夫復本位之所以不勝其敝者何也。生計學之公例凡兩種貨幣並用以人力強定其比價者則低價之幣必驅逐高價之幣於國外學者稱為「格里森」之原則格里森 Schann 者英國一人名此例由彼發明故以名之近三十年來銀價下落日甚於是金銀並用之國適應於此格里森原則金貨寢漏卮於國外惟餘銀貨獨專市場名為複本位實則銀本位如日本當明治三年即頒金銀並用之令而迄明治三十年間實際以銀為獨一無二之主幣是其切證也。然則任其所之以銀自安其又何如。彼其以銀幣行國中或有所甚便其奈今日非閉關絕市之時代勢不能不與用金國有國際匯兌既無比例定價則本國貨物僅得與銀塊同功用其理由乘今日銀價下落之大勢而敝且滋甚以故近七年來日美印諸國不得不毅然有事於改革皆此之由。然則我國前此果屬於何本位之國乎。嗚呼吾蓋羞言之我中國前此實無本位也。藉曰有之則千年來絕跡於歐美之銅本位乃正我國所通行而未完備者也。夫所謂貨幣者必其有一定之格式一定之價值以其單位之箇數單位者英語曰 unit 一磅者一圓者一圓者而銅錢一文者中國貨幣之公匿也。故曰中國現行銅本位也。為易中之標準以衡量百物之價者也。中國現行之貨幣惟銅錢足以當之耳。其用銀也則曰若干兩若干錢夫兩與錢乃衡量他物之名非數計貨幣之名也。以云用銀是烏乎可。值銀六斤四兩。豈不可笑。嗟夫。自齊太公迄今垂三千年猶濡滯於銅本位時代而不能自拔。嗟夫吾羞言之。然瀧國未通行全國。漸進為銀銅複本位時代。然則我中國今後當定為何本位之國乎。以世界大勢論之雖以拉丁同盟國之堅持以美國之倔強以印度日本之習慣終不能

抵抗用金之勢力卒降心以改進無已吾其從多數用金本位雖然熟察吾國中生計程度內地細民每日庸率不過銅錢數十易抵抗用金之勢力卒降心以改進無已吾其從多數用金本位雖然熟察吾國中生計程度內地細民每日庸率不過銅錢數十易銅而銀猶懼不適而況於金其一難德之改金本位利用法之償金也日之改金本位利用我之償金也其他若俄若印度之改金本位則皆自十餘年前汲汲準備吸收金塊於海外準備圓滿而始從事也以我國而驟行改革從何處得此現金其難二若是乎金本位之萬不能幾也如曰銀本位也則今日幣制問題之動機本以銀價低落迭受虧累為之原改制而仍用銀則奚救焉夫鄙人疇昔固頗言銀本位之為利者也以為全世界皆金國而我獨銀國使吾內治不修長此終古則亦已耳苟經大改革後工業大興乘銀價下落之勢而利用之則可以獎厲輸出而抵制輸入利莫大焉當日本明治三十年改金本位時議院之爭論極劇其反對論者食銀價下落之賜然則此種理想非全無據也由今思之此不過百年前重商主義派之謬見耳參觀本報第十三號近則公理大明學者知惟兩利乃為真利而輸出超過輸入其勢萬不可以久也勢必以所得金銀仍購物於彼國運回以來獲利故輸出多而輸入亦必隨之而多此不易之原理也自斯密亞丹以後此明矣即有之而一國之利害全不以此為輕重也近五十年來英國統計表皆輸入貨物超過輸出且金銀之來聚與否又不係乎貨物輸出入之正負也參觀本報附注故矯揉造作以求輸出之增率謂藉此以瘠彼而自肥此必不可得之數矣夫中國當實業不振之今日苟一旦振奮而利用銀本位以為進取則吾所希望者雖非在輸出之必超過輸入然以此之故輸出自必倍蓰於疇昔而輸入亦將隨之以漲則於通商兩益之誼固有合焉夫亦孰謂其無利雖然就一方面觀之則借此以直接獎厲輸出而並以間接獎厲輸入誠進步之徵也就他方面觀之則以金銀比價漲落無定之故致從事國際貿易者皆有所憚而裹足不前以直接損壞商業而並以間接損壞農業工業能發達此生計學者所常道者斯又阻進步之徵也兩利相形取其重兩害相形取其輕用銀之利不足以償其害也明矣而況乎有償款一大問題之介其間也若是乎銀本位之亦不能用也夫複本位制以法美諸國之久經試驗而卒歸失敗其不可採也既如彼而金銀兩者之單本位其不可採也復如此然則我國改革幣制其將何途之從

(附注)查德國近三十年來貿易表有足證金銀來聚與否不係乎貨物輸出入之正負者茲錄之以供參考(單位十萬萬馬克也)

(貨物之部)

(金銀之部)

一八七二—七九年	輸入超過九二〇四	輸入超過六三〇
一八八〇—八四年	輸出超過 二四四	輸出超過一四六
一八八五—八九年	輸入超過 八八〇	輸入超過 四〇
一八九〇—九四年	同 五一二八	同 四二二

一八九五—九八年

同 四一三四

同 一七九

由是觀之金銀出入之正負者與貨物出入之正負差適成比例此可以證重商派理論之虛妄而矯揉以抗拒輸入品之爲無謂矣
 精琪氏此案則亦金本位亦銀本位亦復本位非金本位非銀本位非復本位一奇形怪狀不可思議之幣制也精琪自言此案根據金本位且其詮解中歷駁非金本位者之說夫既以金幣之爲價之主參觀第一章所譯原案第五條而一切銀銅幣價值皆由此推算焉故謂之亦金本位雖然尋常金本位國皆以金幣通行國中而我獨否尋常金本位國其用銀皆有有限制而我獨無有以銀爲補助貨幣英國補助貨幣限通用於二磅以內日本補助貨幣限用於十圓以內德國限二十馬克以內法國限五十法郎以內尋常金本位國民間有持銀幣以易金幣者政府必應之而我獨不應即有賣外國匯票之舉而非萬金以上不肯出售且售亦必擇其時故曰非金本位以銀幣爲無限法貨通行國中全國所用貨幣其原料無更貴於銀者故曰亦銀本位銀本位之價值皆由金之隱而來銀幣不過爲金幣之代表精琪氏原案所擬銀幣其性質略如日本之紙幣非代也故曰非銀本位金銀發存以法律之力強定金一銀三十二之比價故曰亦復本位雖雙存而不並行絕無受格里森原則之影響致正價流出國外之患故曰非復本位準是以談則精琪氏此案所以斟酌於三種本位之間者可謂民工心苦後有作者必來取法有斷然矣

實業

(續壬寅年)

英國商工業發達史

無名氏

五 法西兩國之戰爭

市場專權之論。在當時實爲商業上最大之政策。歐洲諸國不務以平和增進其國之貿易。而務欲推倒他國專商業之霸權。亦非獨英國然也。時法西兩國以親姻之關係。結皇室同盟。西王菲立賓第五。欲奪英國之南美貿易。以與其皇姪法王路易第十五。于是英國在美洲之貿易。甚爲所害。且殘及船長。英人乃亦以腕力抗之。自千七百三十九年。宣告開戰起。至千七百四十八年。前後八年。雖屢有勝負。而最終之勝利。則在英國。其結果遂使英人之海外貿易。益歸隆盛。無幾。又有七年戰爭起。千七百五十六年至千七百六十六年英國協同普魯士。以當歐洲諸國。而尤注力於法。時美洲之英法殖民地。印度之英法商業家。亦互相衝突。其始英國雖失利。後乃連勝。凡密士失必河東之法領。除加拿大佛羅釐勒等外。盡歸于英。印度之霸權。亦爲英人所獨得。于是英漸獨握海權。貿易寢盛矣。自此至十八世紀之末。雖稍有戰爭。而平和之時亦多。英人于其間振興工業。盡力於製造。漸樹富強之基。而印度與加拿大兩地。經大小數軋轢之後。遂歸英人所領。

六 兩世紀間商業之進步

英人逞海賊之橫行。以發達其貿易。自哀理查白之世始也。而其進步尤速者。則在惹迷斯第一之世。時公司之從事海外貿易者。日增其數。商人社會之勢力。亦日發達。從事之人漸多。而惹迷斯第一。復令獻金於王室。以補歲入者。得授以男爵。故商業家在社會之地位。與其勢力而並長矣。

千六百十三年。英國貿易之總額。綜計爲四百六十二萬八千五百六十八磅。較之前日。已達極盛。而東洋貿易之發達。尤非人意計所及。觀惹迷斯第一。禁銀之增加輸出。可知其盛也。而千六百五十一年。復發航海條例。排斥和蘭人。而保護自國商業之進步。航海條例者。凡亞細亞亞非利加亞美利之商品。非英國船舶。不許輸入。一物也。自此之先。和蘭人長于海運業。專事輸送物品。以制海上之利。至航海條例出。和蘭之商業。遂絀蹉跎。數次後。益至衰亡。英國遂代之稱雄海上矣。時英國名家之著述。能鼓盪國論。振起貿易之思想者。亦復不少。如馬麻里斯密特塞丁其尤著者也。

十七十八兩世紀間。英國商業之最可注目者。東洋貿易之發達也。而與之伴生者。則內國製造業之新興。以其所製之物。交換東洋之商品者也。時綿布之製造。進步尤速。前之由西班牙所輸入者。今則爲內國製造之綿布所壓倒。其他諸業。亦寢興盛。英國因海外貿易之盛。而內國之製造業。爲之振起。因內國製造業之盛。而諸家之發明力。爲之激動。遂有工業革命。故十九世紀之機械。日出工業改善。而國以富者。實前兩世紀間之興盛。有以致之也。

千七百三年。英國輸出貿易之總額。爲六百五十五萬二千零十九磅。較之千六百十三年。所稱爲極盛者。已增三分之一。至千七百六十年。乃增至千四百五十萬磅。五十年間。忽增二倍有餘。固貿易日大。而內國之製造業。日興。于是需材料需器械之聲。高于全國。而遂有工業之革命。來十九世紀之大進步。致今日之富強焉。

按英國自哀理查以後。即獎勵商業。克林威爾之時。尤以商業爲國之命脈。不惜擲巨帑。經百戰以保護之。發達之。與西班牙戰。與和蘭戰。與法蘭西戰。凡其興師動衆。殆無不關係于商業者。夫商業者。以平和而發達。一有破裂。則無論爲勝爲敗。皆將受其害也。而當時之政治家。顧計不及此。必欲出百戰以經營之。是何也。蓋以諸國競爭。強者得利。不以腕力相壓。則國之商業。終不得而盛。夫和蘭其初專海運業之時。非不雄長列國。稱海上霸王也。而激爭以後。腕力不足以繼之。自航海條例一發。而彼遂束手就斃。然則國力之不強。無大海軍力以爲商業之後援者。終不足以競爭于貿易場也。今列國汲汲修軍備。絞商工業家之膏血。以開銷軍事費。非好武也不得已耳。

七 兩世紀間工業之進步

佛郎達斯。歐洲製造之中心點也。自中世之始。及十六世紀之末。歐洲各國之製造品。殆無不仰給于佛郎達斯。自西班牙強盛。嘗蠶食佛郎達斯。舊日製造之中心。因之而衰。佛郎達斯之人。相率而遷英國。英國之製造業。不獨免佛郎達斯人之競爭。又吸收其遷居者。大新國之工業。其富忽倍于舊時。此其工業盛進之一原因也。

英國之位置。亦足爲其振興工業之一助。即以其爲島國是也。三十年之戰爭。歐洲諸國之大半。內亂外戰。掠奪荒蕪之慘狀。不可言傳。而英國以僻於海島。獨免其影響。國內除議院軋轢之外。殆皆在平和之世。無有防礙其工業之發達者也。而英國因宗教所得之商工業上之利益。又不止此。法王路易第十四。行撲滅新教之策。廢龍德敕令。即保護信教自由之法令國中。之新教徒。萃工業之精華者。至是盡逃于外國。法國工業。爲之衰頹。而法國之損。正英國之得也。無數新教徒。抱其所有之技術製造。投于英國。英國受之以振興。

工業。時絹業。玻璃業。紙業。皆一時大起。盡出于新遷外國人之方。記當時外人移住之總數。共及五萬。而所攜之資本。共及三百萬磅。云當時之英國。實得其益不淺也。按路易之廢止龍德敕令。在千六百八十五年。此亦其工業盛進之一大原因。

自佛郎達斯人移住。新教徒來歸。而英國之工業。爲之大振。其尤得力者。在織布之業。時英國內地織布之業盛起。十七世紀之末。葉英人剪取之羊毛。價值二百萬磅。所剪之羊。共千二百萬頭。而以之製呢。其值自六百萬磅至八百萬磅。後五十年。時一千七百四十年。所有之羊。共千七百萬頭。剪取之毛。值三百萬磅。而製布所得之值。仍不過八百萬磅。蓋製造日甚。則製作品之值愈廉。所製雖多。其值不甚變也。則製造業之進步。從可知矣。聞自佛郎達斯人之移住英國。羊毛之輸出。爲之減少。而織布之輸出。遂大增加云。

八 煤與鐵之產出

致英國今日之富者。煤與鐵也。今於此叙十七八兩世紀間產出之狀況。至因蒸氣機關之發明。而此二者之效用愈大。及機械日關。採煤製鐵之法。日就簡易。則皆工業革命以後之事。故于後章始詳叙之。

英國之始從事于採煤者。羅馬人也。後諾耳曼人入國。亦嘗于北部採之。至顯理三世時。始有特許市民採掘之事。貿易之基礎始立。至十四十五兩世紀。採煤之事大甚。十七世紀時。遂爲商品中之最重者。查理斯一世。至藉之爲歲入中最要之財源。然以採掘之器。既未發明。法亦甚舊。故不極於全盛也。後千六百九十八年。托馬斯撒肥里。始利用蒸氣之凝縮力。作唧筒之一種。採掘之器稍善。千七百五年。始改用紐可米之唧筒。亦復改良。而千七百六十五年。復有瓦特之發明。始以科學上之器具。應用於採掘上矣。

鐵之產出額。於中世紀時亦甚少。其時鎔解之法。皆用柴木。製法亦粗。至十七世紀之末。每年製造之數。僅十八萬磅而已。千七百十九年。鐵之製造。寔盛。居製造業中之第三位。從事之者及二十萬人。然以斯時不用煤爲鑄鍊。故終不發達。後打皮發明吹氣爐之法。以煤或木炭。從事鍛鍊。故千七百五十六年。遂能於一禮拜內。製二十噸或二十二噸之多。製鐵之業日盛矣。

按文中惹迷斯第一前文皆作賊晤斯第一。以惹迷斯爲舊譯。今改從之。則前文之賊晤斯爲誤理合更正。

第二章 革命之際英國商工業之狀況

一 商工與地主勢力之消長

惹迷斯二世廢位以前（即千六百八十八年以前）土地所有之人。握政治上社會上最上之勢力。舉國工商。莫與爲敵也。後因商

業社會之勃興。舊時之形勢。爲之一變。自民政派王統派二政黨發生。分國民爲二分。而資本家與紳商之勢力。日益發達。革命以後。所起各經濟上之事。更足以揚其燄而起之。如千六百九十四年之創設英國銀行。千六百九十三年之許東洋印度公司。以擴張新案。及同年之募集國債皆是也。故是時英人之務商工業者。其勢力與財力並進。漸有壓倒地主之勢。唯社會之尊敬商工業者。猶不如其尊地主。故商人欲占位置于社會者。皆爭買土地。以求地主之榮焉。

英國人者。最帶尊敬地主之性質者也。故地主常占國之上位。欲求盛名高位者。亦先求其有土地。復工商業之勢力。日益發達。此習遂變。千七百八十四年。新叙惹迷斯洛柴爲伯爵。是東方貿易商之裔也。克耳尼之第一等伯爵。亦商業界之子也。而貴族與商人之婚媾。初所不許者。至此時亦復許之。時有德福者。嘗爲說曰。凡從事商業者。皆宜稱君子。當時驚以爲新奇。今則無復有怪之者。德福之言曰。

世動以爲貿易者。非君子所可爲之事。此豈然乎。貿易者。產君子之地也。吾見百年以後。凡貿易者之子弟。必當爲英國善良之君子。爲政治家。爲司法官。爲議員。爲貴族。爲高等教徒。而無所於愧。彼之品性。必較之名族之子弟。無所讓也。

然而德福之說。不數年而遂驗矣。工業革命者。使商工業家與地主勢力消長之大機關也。其初之地主。專權商工不得有地位于社會者。非獨政治上之階級有以限之。亦因財力之不敵地主之富。度高于商工也。而工業改善以後。資本家與製造業之富。驟倍于前。社會上政治上之勢力。遂隨之而增加。漸壓倒地。主與之並驅。斯威扶德之言曰。昔之權力附隨于地主者。今忽移于富者之手。此言實足寫當時之實況。而平民勢力之擴張。推倒王室而鞏固民權。亦商工業家之勢力有以致之也。

按歐洲之貴族。其初出于封建。皆保有莫大之土地。傭其領民。以爲耕作。傳之子孫。世襲不絕。故貴族政治之時。即地主權力最盛之日。國之地主。皆帶貴族之性質者也。及人智發達。交通日盛。商工業日益興盛。國之富不盡仰于耕種。而製造者運輸者。其財力反出于農業以上。故土地所有之人。其勢力不得不衰。于是貴族政治變而爲富族政治。有財者不獨于社會占無上權力。且及于政治之上。而平民政治生矣。故平民政治之發達與否。觀地主與商工勢力之消長而知之。地主代表貴族。商工代表平民。商工之勢達于極度。即平民政治達于極度之時也。是非獨英國。歐洲各國皆然。世界之欲發達其平民之勢力者。亦當盡如此。

二 資本勞力之漸分

當時之商工。既以一瀉千里之急勢。壓倒地主。然其間資本家與勞働者之階級。猶不如今日之懸絕也。今之資本家。設鐵道。起工廠。於起業之先。皆先投巨資。其能得若干利息。尙不能定。故冒險之性。誠有足多者。而百年以前之英人。尙不如此。其營一事業也。資本薄。規模窄。一切之組織。不如是之複雜。投巨資以營大業。彼之所不敢爲者也。當時之海外貿易公司。殊有大資本。規模亦宏。而內地諸業。則窄小殊甚。其資本家皆技藝家。兼爲之。自以資起業。而自力作者。比比然也。故資本家即勞働者。勞働者即資本家。其間區別不甚巨。且其工人亦多兼從農事。斯密亞丹氏之分業法。於當時實不廣也。

其現狀如此。然商工業漸發達以來。資本之進步既速。故製造業之規模。大異於昔。資本家與勞力者之分漸甚。人之起業者。皆欲於其監督之下。使用無數勞力之人。以圖大舉。據阿撒楊克之說。當時有一製絹者。其所用之工人。至百五十二名。是在今日。固不可謂之大。而十八世紀之初。則此實空前之巨業也。時之勞力者。漸不自經營資本。唯自其雇主受工值。以爲生活。而擁資本者。則美衣玉食。不復自操作矣。是亦資本之膨脹。有以致之也。

製造業之規模既大。勞力者徒工作而不事經營。資本家事經營而不自力作。其結果。非獨使業有所專。而生產力日巨也。利息之分配。亦日歸于均平。勞力者與資本家。皆各有其分之所宜。得不復如前之自經營而自操作。贏者累富。虧者坐折。嘆報酬與忍苦之不相償也。而當時之工值。則較今日爲賤。勞力者之食物及房租。亦不及今之半。據阿撒楊克之言。北部中道之地。技藝者一禮拜之值。爲九先令六本士。一家之租。不過六本士又二分之一。而肉類之價。最高者一磅。僅值三本士又四分之一。麵包一磅。不過一本士又四分之一而已。而一千七百六十年前後。技藝之中。尤以紡紗者。机布者爲最盛云。

亞丹斯密所著原富中。當證此時之狀況曰。一時不獨穀物低廉而已。工作勞力者。既得質良而價賤之食物。則其所製之物。亦莫不低廉。故觀當時物價之低廉。而知英國工業界之富盛。而尤有一事。足以證之者。時英法戰爭之結局。在一千七百六十三年。十餘萬之戰士。一朝解甲歸休。求職業于社會。而社會容之。工業界不受一毫激動。如行所無事者。則當時之富盛之進步。從可知矣。

三 商工與農業之比較及人口之增加

英國古以農立國者也。故人民多事農業。其數殆居全國四分之三。即從事工業者。亦每年以數月之功。勞于耕穫。千七百七十年

以前英國尚以重農主義爲國是。據阿撒揚克之說。時英國農業之收入較之商工之收入爲多數。其大部皆入于地主及豪農之手。勞力者之所得餘潤而已。今據其調查之數。以知當時農業與商工比較之狀況焉。阿氏調查之數列表如左。

各業中收入表

金利

五〇〇〇〇〇〇〇

貧民

一五〇〇〇〇〇〇

文武各官

五〇〇〇〇〇〇〇

專門各業

五〇〇〇〇〇〇〇

商業

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

工業

二七〇〇〇〇〇〇〇

農業

六六〇〇〇〇〇〇〇

總計

一一九五〇〇〇〇〇〇

各業人數表

貧民

五〇〇〇〇〇〇〇

文武官

五〇〇〇〇〇〇〇

專門家

二〇〇〇〇〇〇〇

商業家

七〇〇〇〇〇〇〇

工業家

三〇〇〇〇〇〇〇

農業家

三六〇〇〇〇〇〇

總計

八五〇〇〇〇〇〇

據此二表觀之。農業家之入數較之工業僅多五十餘萬人。而其收入之數則較之工業所得在二倍以上。是其故一基于農事之改良。一基于工業之新機未出其製作皆以手工故。人數雖多而收入少也。自工業革命以後其形勢忽變。占英國無上之財力者。

不在農事而在製造業矣。

十七世紀之上半期。英國工業之進步。既如上所述。而人口之增加。亦復超絕前代。殆及八百萬以上。其原因則由外國貿易所得之富。使工業因而進步。農事因而改良也。蓋國富增加。則人民之生活益歸十愉快。人民之謀生日益容易。生活愉快。謀生益易。則產子之數自衆多也。然人口既繁。則從事諸業者益衆。英國之富。豈偶然歟。

四 英國內地之工業之狀況

十八世紀之大發明以前。農業與工業二者。皆不與田地分離。於時之工人。多住于山野。製造之外。兼從事農業。故其時之制度。備極簡略。機布之工。自製絲。自紡織。更運于市場。而自售之。以爲常。後此法漸廢。以所製之絲。經商人之手。售之機布者。分業之法漸盛。然猶未備也。後交通日盛。商人乃備織機數十於小都會或村落。自管理而製造之。然組織不備。於工業之制度。僅萌芽耳。後發明日多。製造之事。皆用機器。以些小資本。微細工廠。無論如何。不足以辦也。於是改變制度。致今日之巨觀焉。（未完）

軍事

軍艦學大略

弘文學院
特別講義

總論

今所言者。爲水雷及水雷艇。蓋水雷與水雷艇爲海軍最要之物。各國方從事研究以日促其進步者也。然水雷與水雷艇爲船類中之一部分。欲究其性質與其構造。即不得不涉於全部。一一舉而略言之。以明其關係焉。以示其區別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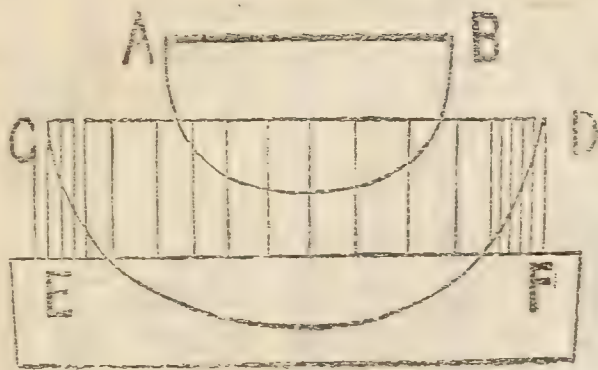
排水噸數(軍艦)

船 總噸數(商船)

安 全

船 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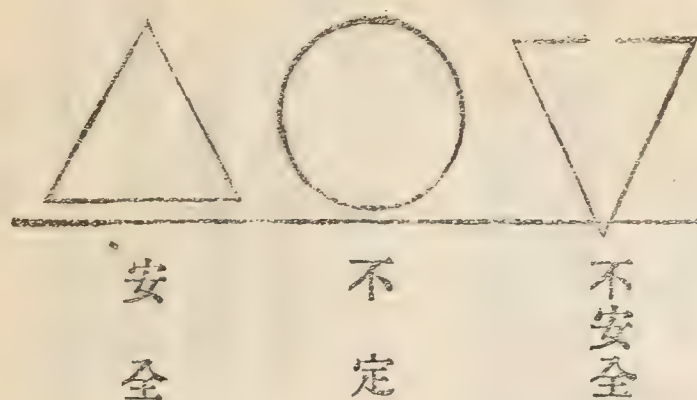
排水噸數 船之浮於水面以航行。此人人得而知之者也。然船之製造。或以鐵。或以木。其體量各殊其輕重。即其浮力各異其淺深。究其所以輕所以重所以淺所以深者。果何故哉。



AB 爲碗
CD 爲盛水器
EF 爲排出之水

凡水之入固體於其中也。能以其上壓力使之上浮。且使之失其重量。而其所失之重量。常視其體積之大小以爲衡。故其體積所排之水之重量。即其體積之重量。

今試以器貯水使滿。而置碗於水中。水必爲碗所排出。其所排出之重量。即其碗之重量。此物理上普通之理也。圖以明之。以此理推之。軍艦之重量。即謂之排水噸。凡表軍艦之大小者。皆以排水噸之多少比較之。然其名詞亦惟限於軍艦而已。總噸數。總噸數者。專用於商船之名詞。以示其船所載貨物之全量也。軍艦與商船之比例。爲五與七二之比例。如其船載五千噸之貨物。即其船之總噸數爲五千噸。而其船體之重量。約爲總噸數之二倍。今若以軍艦與商船比較之。其軍艦之排水噸爲一萬。而其商船之總噸數爲五千。此軍艦洵較商船重矣。然自實際言之。其重量同爲一萬。究無差異也。



安全 凡物體之位置不外安全不安全與不定三種。今試揭圖以證之。

第一 三角形。頂平底尖。置之平面。稍加衝突。立見傾覆。故謂之不安全。

第二 球形。爲圓體。隨處轉移。無一定之位置。故謂之不定。

第三 三角形。底邊平面。甚爲鎮定。故謂之安全。

不定與不安全。皆不宜於船艦。惟安全乃得浮於水上而不至傾覆。

船材。船材之種類。有鋼有鐵有木。古代多以木爲之。近世則凡軍艦商船。皆由鐵而進步。盡以鋼爲之矣。鐵重而不適於用。殆日趨于廢止。今日本船之用鐵者。不過一二餘。皆以鋼爲之也。

種類

今因船艦之性質及其構造區爲數種。列表以明之。

船		
商船	軍艦	端艇
戰艦	通報艦	水雷敷設船
一等 一萬噸以上	砲艦	水雷母艦
二等 一萬噸以下	一等 千噸以上	二者兼用
	二等 千噸以下	
巡洋艦	海防艦	驅逐艦
一等 (裝甲) 七千噸以上	一等 七千噸以上	三百噸上下
二等 七千噸以下三千五百噸以上	二等 七千噸以下三千五百噸以上	
三等 三千五百噸以下	三等 五百噸以下	潛水艇
		百噸上下
補助巡洋艦	工作船	
一等 百二十噸以上	病院船	
二等 百二十噸以下七十噸以上	運送船	
三等 七十噸以下二十噸以上		
四等 二十噸以下		

船之大別爲軍艦商船端艇。今于商船與端艇。皆姑略之。而專言軍艦。

(1) 戰艦

戰艦有二性質。一以攻擊。一以防禦。而皆以鋼製之。鋼之最厚處。爲七寸五分。其位置在水線上五尺。水線下四尺。約九英尺。以水面上下最近之處所受之砲火最烈。故特厚之也。

戰艦之長約四百五十尺。速力一點鐘行十五海里。噸數一萬內外。

(2) 巡洋艦

巡洋艦爲補助戰艦之用者。其用法有二。一爲平時巡視海岸。一爲臨時保護運送。艦以輕速爲主。故不用厚鋼。一等者近於戰艦。有一萬噸以上者。二等三等者則七千噸或三千五百噸以下。其速力約二十三四海里。

(3) 海防艦

海防艦乃載軍械與砲。航行海面以爲防禦之用者。一等者七千噸以上。三等者亦三千五百噸。不能行駛深洋。惟宜於江流與海灣等處。然自水雷艇與驅逐艦發明以來。海防艦已不常用矣。

(4) 砲艦

砲艦與海防艦性質相同。惟身略小。而力稍薄。不能兼載別物。其體亦以輕便靈速爲主。故重不過千噸上下。

(5) 通報艦

通報艦爲傳信之用。速力須大。故其重僅在三千噸上下。

(6) 運送船

運送船爲輸送軍隊之用。日本多用商船。惟英美時有以運送地遠。特製運送船者。

(7) 病院船

備醫藥載看護婦設病室以爲治療負傷軍人及運送歸國之用。常以商船改用之。

(8) 工作船

工作船所以修繕軍艦之損傷者。間以水雷母艦兼任之。

(9) 補助巡洋艦

補助巡洋艦。所以補巡洋艦之不足者。日本無此艦。各國或以商船充之。俄國則常用義勇艦隊。

(10) 水艇雷

一 水雷之起原

水雷者。能以小物破壞巨艦。為海軍武器中之最有價值者也。其種類甚多。其構造亦各異。而以外裝水雷為最先。外裝水雷即附一棒於小汽船之頭部。裝置綿火藥。以轟擊敵艦者。其法最簡單。十八世紀之末。始用之於海戰。而收効甚小。千八百五十四年克里米戰爭。英艦馬河隣觸俄國之水雷。適爆發於艦底。然以裝藥不多。未受損害。僅艦體微受震動而已。其後千八百六十一年有南北戰爭。北軍之海軍甚優。南軍頗弱。然南部之地勢。凹凸綜錯。要塞甚多。南軍常以海中防禦兵器。轟沈北軍之船艦。此布設水雷之名所由起也。及千八百六十三年十月五日。南軍始使用外裝水雷。破壞北軍軍艦數隻。而北軍亦以千八百六十四年十月二十七日使用之。轟沈南軍裝甲艦阿爾波馬號。於是南北戰爭別開一新面目。而世界各國。遂大注重於水雷。然其形式單純。未甚發達。其後益加研究。種類遂繁。

二 水雷之種類

水雷分發射與布設二種。發射用於臨時。布設則豫備於航路之間。使敵艦觸之以轟擊者。

發射水雷

和威得爾多氏水雷
水雷發射管
斯巴水雷
白連諾氏其他水雷防止
截網器

探海燈

港灣防材

視察水雷

電氣接觸水雷

電氣機械水雷

臨時水雷

水雷

布設水雷

布設水雷防禦

布設水雷
爆發藥
電線切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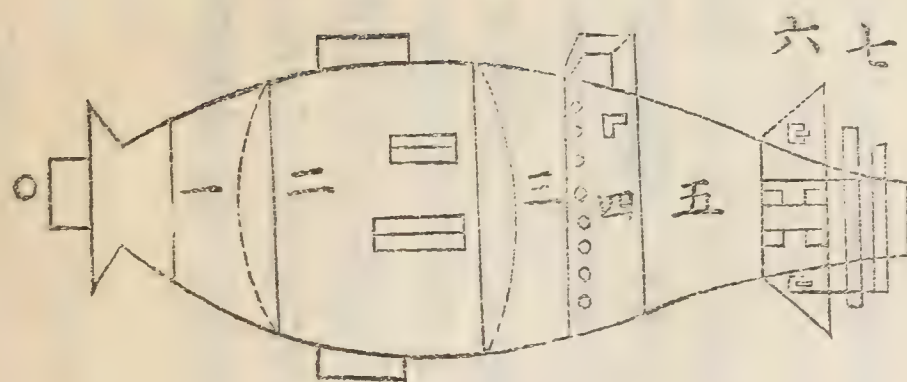
(甲) 發射水雷

發射水雷以鋼鐵或含磷真鍮爲之。每秒能行二十九或三十海里。長十四乃至十九呎。直徑十八吋乃至十九吋。而以奧國和威得爾多氏所發明之魚形水雷爲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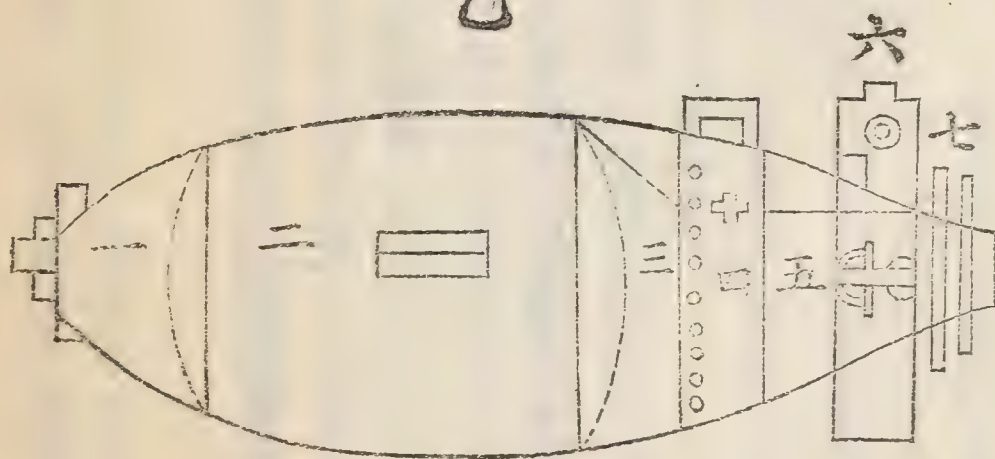
和威得爾多氏水雷

現爲各國所通用。其形如紙捲煙。全體爲鋼鐵所製。(德國之細瓦斯哥式則用磷與青銅)其式分甲乙丙三種。每隻價約二千元乃至三千元。如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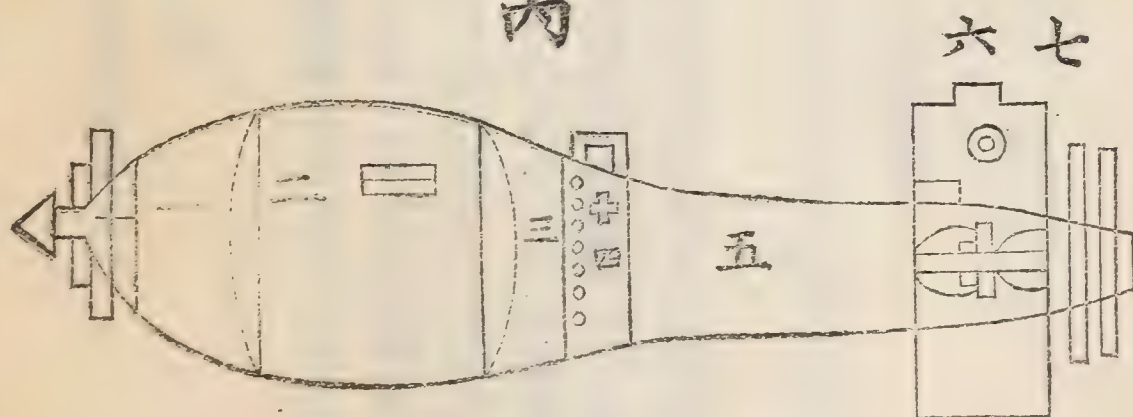
甲



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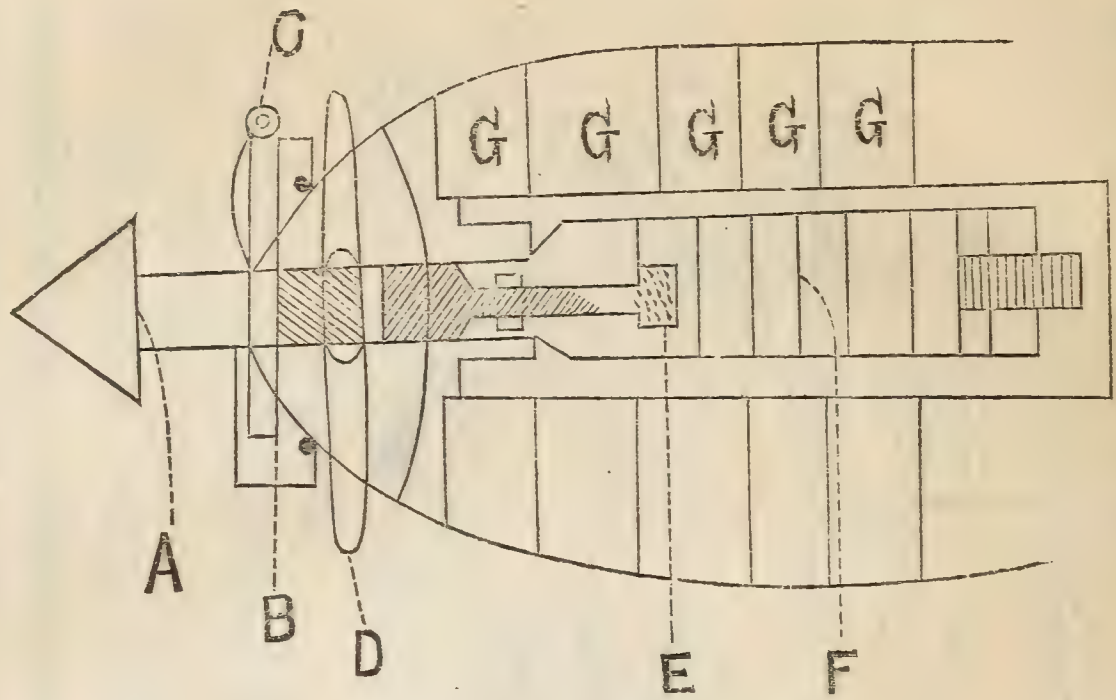
丙



- 一 火藥室
- 二 空氣室
- 三 平均室
- 四 機械室
- 五 浮力室
- 六 舵
- 七 螺旋推進器

火藥室

為水雷艇之首部其形尖而以強固之金屬裝置火藥以轟擊敵艦其詳圖如左。



(全量二百斤)
A 打棒
B 回轉羽
C 止針
D 止針
E 導火藥
F 繼爆火藥
G 爆發火藥

也。螺旋推進器。上下左右共有四舵。周轉而動。以禦四方之水力。使之直進而無旁射。共有三羽。利用空氣室中所儲藏之空氣。以資廻轉。而衝水波之阻力。推進水雷。其器左右均有之。以防偏覆故也。

火藥室稍加觸犯。立即破裂。殊為危險。故平時有C部之棒以止之。非大觸犯。則不破裂。至將發射而入於水雷發射管之時。則拔去C部之棒。猶有D部之棒。與B部回轉羽處之螺絲以防之。未至即發也。至水雷離艇。螺絲轉動。向其一定之距離之目的物以去。D部止針之前。既無他物。故一遇衝突。D針即折。其棒擊入E部。導火藥先破裂。而傳火於F部。F部破裂。更傳火於二百斤之大藥部G部。而為最猛之破裂。雖有巨艦。無不能破。平時演習。則拔去首部。裝置別種藥料。其藥能與鹽水化溶而生一種臭味。使演習之後。水雷射擊之處。仍能發見。空氣室。此室貯藏壓縮之空氣。利用其膨脹之力。以促水雷之進行者。平均室。此室為水雷之要部。能使水雷進行時。不致誤其方向。其構造經和威得爾多氏研究數年。漸臻完備。機械室。與普通器械同一組織。利用空氣室貯藏之空氣而運轉之。浮力室。此室所以量水之重量。以使水雷浮沈自由者。諸器械體積甚重。不能無此以定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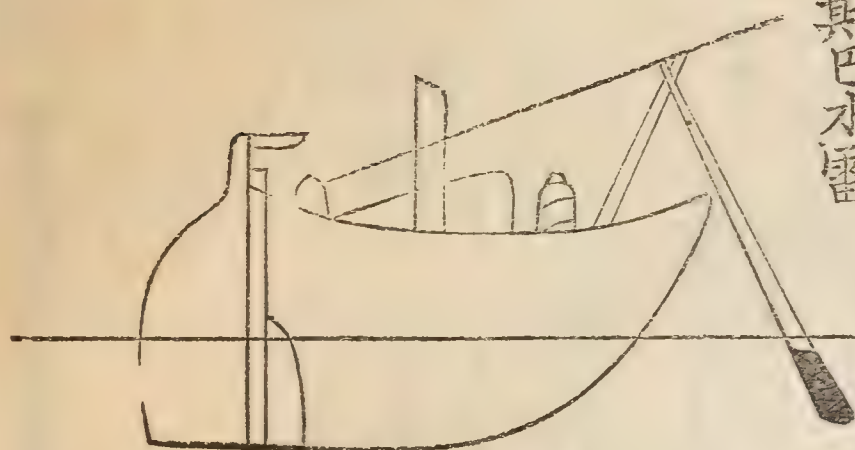
水雷發射管

水雷發射管分四種。(一)在水面下者。(二)在水面上者。(三)迴轉者。(四)垂下者。發射水雷時。借壓縮空氣之力。或利用火藥爆發膨脹之力。發射管中有門數重。水雷出後而門自閉。至離發射管時。水僅侵入第一重門。而其內數重皆已閉矣。水雷背面有小突起者。於水雷離發射管時。與其管口相觸。因之第二室空氣及器械室推進器等物。同時並動。水雷之發射。每秒能行二十海里。二秒後漸落入海中。由是以測前進之速力。但發射在水線下者。不在此例。

斯巴水雷

斯巴水雷

水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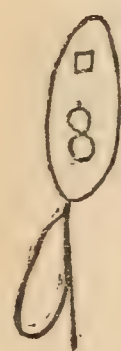


船長四十呎

斯巴水雷長

四十二呎

斯巴水雷



和威得爾多氏水雷未發明以前所用之物。其法甚幼稚。如圖所示。裝之於棒之頭部。發射之後。離艦三百尺處。乃折而入於海中。一觸敵艦。局部乃解。其紐即通以電氣而破裂。然此水雷必近敵艦二十尺或三十尺乃能破裂。故使用之者。須極銳敏勇敢。而避逃之法。亦宜措意。必須屈折自由。有敏捷之速力。所裝火藥。亦不及和威得爾多氏之強烈。然美國獨立戰爭時。乃用此而奏偉功。

白連諾氏水雷

白連諾氏水雷。創自美國。甚為秘密。其法不得深知。大概能發射於陸地砲臺及本船。比之和威得爾多氏。不相上下。但其機械在外。尚不及列氏也。此外尚有數種。然無甚異同。茲不備述。

水雷防禦網

水雷以二百磅之力。可以破壞最厚之鋼艦。使失其戰鬥力。其力可謂猛烈矣。於是冶金學者又作防禦網以敵之。防禦網者。於水雷發射之時。拒之於途中。所以阻止其突進力。或轉變其突進之方向者也。水雷既可破鋼。則欲

得堅於鋼者不可得。故爲網使有回性。得以抵抗。使不近船。其網亦以鋼編之。大者上部現於水面之上。下部爲長方形。適足以保護艦底。軍艦之傍約二十尺。橫以鐵棒。而以此網張之。垂下於水面。使用之時。則低之於水中。以包圍艦底之四周。而於艦底與防禦網之間。存適當之間隔。然戰時與進行。皆不便於用。惟港灣碇泊時宜之。

截網器

技術之發明。有所以防之者。必有所以破之者。今既有水雷防止網。以防水雷之射擊。於是又有截網器以破防止網之障礙。此器附於水雷之頭部。能剪網而入。以達其破壞艦體之目的。

探海燈

暗夜用之。以照敵者。可防水雷之襲擊。其燈光線平行。光力返出。故其力甚強大。足以照遠。水雷若欲避之。則可塗其船如海水一色。使之不能分別。

港灣防材

以木材沈於港口河口之航路。以防礙敵艦我水雷艇之進行者。然各國用之。皆無效力。故日俄之戰爭。日本於旅順沈沒汽船以代之。

(乙) 布設水雷

布設水雷。乃備之於平日。敵艦遇之。即當破裂。此法之發明。先於發射水雷。美國獨立戰爭。嘗以此制勝。今日各國皆沿用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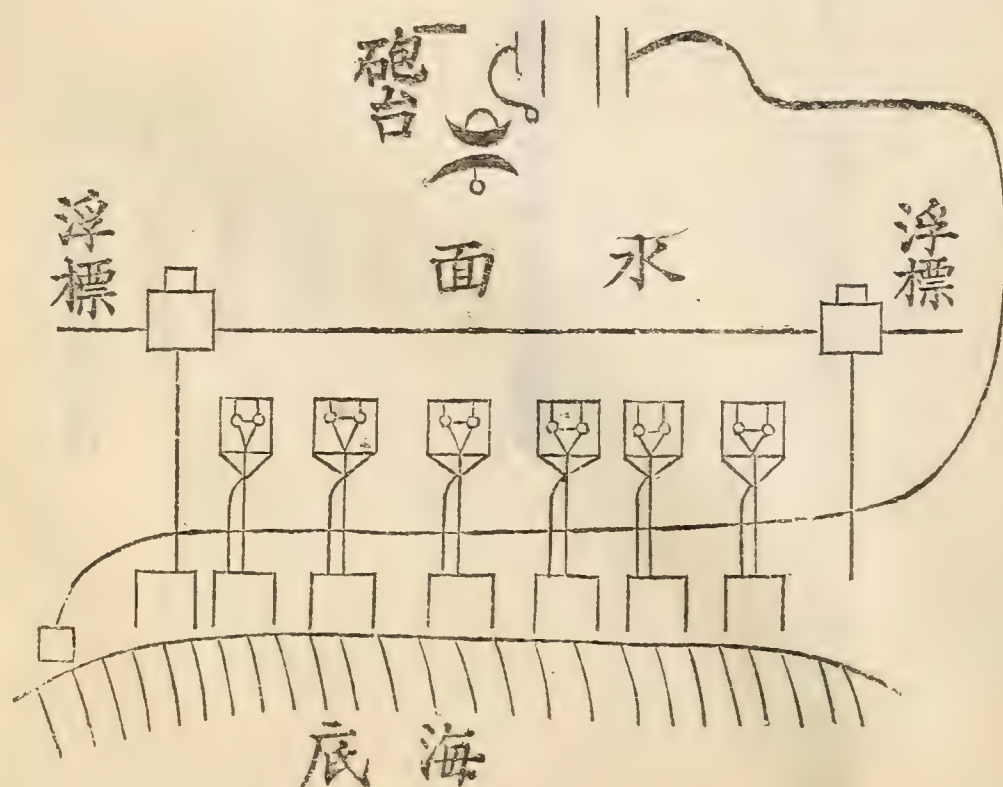
視察水雷

水雷之裝置。常以六個爲一列。各個之間隔。約百二十尺。貯裝火藥五百磅者。能破裂六立方尺。常設之於滿潮時五十尺之深處。以線繫於砲臺。其兩側以浮標爲記。敵艦至則砲臺引線以爆發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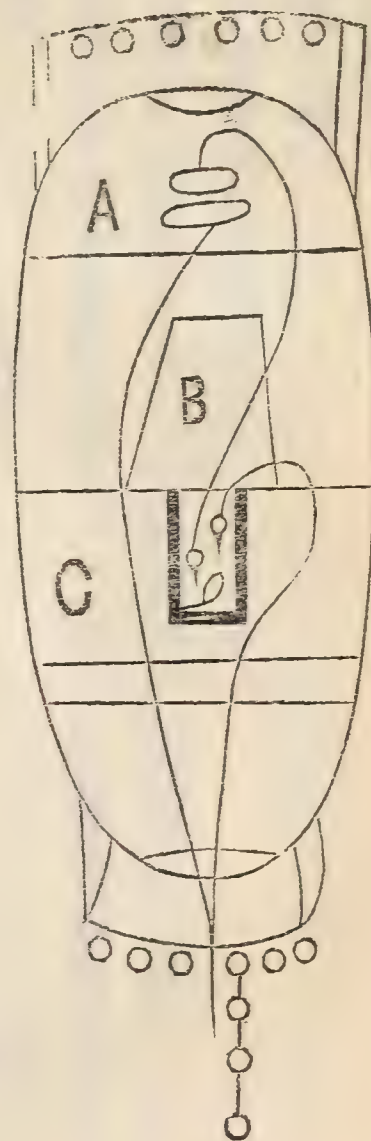
電氣接觸水雷

以電氣爆發水雷破裂敵艦者。

視察水雷布設圖



電氣觸接水雷圖



A 電線接續洞整器
B 同上容器
C 爆發火藥
D 導火藥

電氣機械水雷

助布設水雷之不及而發射之者。用化合物而燃以火。發射後其化合物立即溶解。而電氣遂通於水藥部中。

臨時水雷

使用於臨時者。其船為木造。速力甚大。戰時用之。

(丙) 防禦布設水雷

亦用布設水雷以破布設水雷。或切斷其通陸電線者。

(11) 水雷敷設船水雷母艦

二者常兼用。皆以運載水雷。以供水雷艇之用者。有時亦兼保護之任。

四種水雷艇比較表

	(年號)	(長) 尺寸	(幅) 尺寸	(吃水) 尺	(速力) 海里
和威得爾	甲	一八七三	五七〇	三〇	一五、六
多水雷	乙	一八七八	八四〇	一〇、一〇	一八、〇
斯巴水雷	丙	一八八六	一二五〇	一二、六	二一、〇
斯巴水雷	丁	一八九四	一四〇〇	一五、六	二四、五

艇欲其速而不長大。乃能靈捷避敵。又不可為波浪所擊。故丁種于艇首獨高。使浪來而復退。以其速力貴大。故不可不借蒸氣器

之推進力。於是蒸氣器或占全艇四分之三。此為不得已之事。然水雷艇之輕速過於砲艦。故今多捨砲艦而用此。英國水雷艇甚多。而研此學使進步者。則莫如法國。因水雷之力。無論何種堅艦。皆能衝透。故特為注意也。

12 水雷驅逐艦

水雷驅逐艦。形似斯巴水雷。而噸數較重。通常者二百五十噸。乃至三百五十噸。頗能耐於遠航。其速力達於二十七八海里。及三十五海里以上。蓋自有水雷艇以來。其靈速非他捕獲船所能及。英國懼法國之為此也。乃亦作水雷驅逐艦以敵之。能發射水雷。亦能驅逐水雷艇。以其輕便之故。水雷艇所至之處。驅逐艦亦能至。蓋至是而水雷艇之用。幾于窮矣。今日各國皆沿用之。日俄開戰。日本用之而獲奇功。然水雷之用猶大。不能以此而廢也。

13 潛航艇

英之驅逐艦既足以制水雷。於是法國乃復作潛航艇以與之抵抗。潛航艇潛行於水中。既足以避砲。復不易於追擊。其製發明於十七世紀之末。而用之者不過十年。故其製作猶未精也。

構造

潛水法與操舵法

- 於水中無浮力者
- 於水中有浮力者
- 上下運動(水平舵)
- 左右運動(直立舵)

化學作用

人力

時計式

炭酸瓦斯

蒸氣機

壓縮空氣

液狀空氣

電氣力

水面下航行

原動力

潛水艇

水面上航行
（蒸氣機罐）
 石油瓦斯發動機
 電氣力

起居

化學作用
 壓縮空氣
 通風管
 時時浮出
 時時浮出
 望遠器械

望遠法

構造之法。或秘密而不知。或精細而難盡。故姑從略。

（甲）潛水法與操舵法

潛水艇欲其能沈。則有主用無浮力者。然一沈不可復浮。故不可用也。
 於是又有主有浮力者。然浮者欲使之能沈甚難。或曰。注水入船。此乃笨法也。或曰。做水雷後舵與螺絲推進之法。而不用之于艇後。乃用之于艇上。使之由上壓下。然此法雖善。用機甚多。亦非易辦。
 於是有主用水平舵者。尋常之船。視舵為左右。此則做之。視舵為上下。舵上則上。舵下則下。然水有上壓力。常欲使船上浮。而舵又常使之下壓。則船不能直進。而易成水波形。今方力求其平。然能上下者。不必能左右。亦不甚使。
 於是又有主用直立舵者。於上下二舵之外。復加以左右二舵。上下左右。頗能自如矣。

（乙）原動力

水面下航行

原動力之用化學作用者。今已將廢。不可用矣。
 人力則上古操舟之法。尤為遲笨。更不可用。



於是有主用時計式者。法如時辰表內之置發條。以爲轉動之機。然船艇大物。究非時計之比。亦不可用。

於是有主用碳酸瓦斯者。然有妨於衛生。亦不可用。

於是有主用蒸氣機罐者。罐必有孔露於外。則水將侵入。亦不可用。

於是有主用壓縮空氣者。然用機甚多。且沈海久則空氣之貯蓄亦宜多。始能使機。兼以養人。然空氣多藏不易。故亦不可用。

於是有主用液狀空氣者。將空氣壓縮至極。即成液體。貯于艇中。用時可以變之使多。然此學尙未精研。亦不可用。

於是有主用電氣力者。以電池蓄電。無他困難。惟電池中有一種瓦斯。觸火即爆。甚爲危險。自用此法以來。已爆裂三次矣。將來電學日精。適用者當無過此矣。

水面上航行

水面上航行。比之水面下航行較易。於是有主用蒸汽機罐者。然此既不足以藏煙。且欲下沈。必待熱度盡冷而後可。不然。水中冷氣與熱氣相逼。必致爆烈。有此不便。亦不可用。

於是有主用石油瓦斯發動機者。然此有一種瓦斯。害於衛生。亦不可用。

於是有主用電氣力者。此法較好。今皆用之。法國有水上水下皆用電氣力者。有水下用電氣水上猶用蒸汽者。英國則皆惟用石油瓦斯發動機。

(丙) 起居

人居艇中。亦必當使起居適宜。於是有主用化學作用者。以可供人呼吸之酸素爲之。然人多藥重。亦不甚便。

於是有主用壓縮空氣者。壓縮空氣。漸次放出。可以養人。今雖用之。而終不能久。故亦不甚便。

於是有主用通風管者。此器易成。可于水面換空氣。然水易入之。故亦不便。

於是有主時時浮出者。然時浮以換空氣。亦當以一時爲限。至必不得已而須久沈。則必放出壓縮空氣以濟之。故二法必當并用。

(丁) 望遠法

艇在水中。僅能望見艇之周圍五六米突。餘皆朦朧。不能辨晰。今欲窺敵艦之動靜。則不可無望遠法。於是有主時時浮出者。置司令塔于艇上。司令官在其中。浮時僅露一塔。而沒全艇。塔以堅鋼爲之。非不堅密。然有時沈時浮之勞。且司令塔雖微。亦易爲敵所

窺見。仍爲危險。故亦不便。

於是有主用望遠器械者。其法以望遠鏡二枚。一浮於水面。一置艇中。鏡光相映。可于艇中窺見水面。此乃法國之所爲。艇不必浮而能見敵。乃望遠法之良者也。

潛水艇之發用也。法爲拒英計也。然英國複製之。今取英國之愛爾蘭第十號。與法國千八百九十九年所製之姆斯號。兩相比較。則英艇短而法艇長。故法艇於後四航之外。更加前二舵。以求駕駛靈便。

潛水艇發射水雷之時。船必驟輕而欲上浮。故以補助水槽救之。水之重量。適補其發出之水雷之重量。艇仍可藏於水中。不致於交戰時。惟敵所窺見也。

潛水艇之製造。法美甚多。由以上所論觀之。可知其尙未臻於完善之域。然今方日日研究。使之精密。其速力以在水中爲水力所抵。不無過遲。今亦日求其進步。若能使速力加增之後。實軍事上一至要之物也。

歷史

歐美各國立憲史論

佩弦生

第一章 英國憲法發生時代

第三節 移住後制度之變化發達

條頓人以保守之性質。挾其母國之制度。移而殖之新國。一切組織。皆舊制也。然征服運動之結果。其制度有不能不被其影響者。

(一)國王 條頓軍隊之遠征。各戴一酋長爲統領。既而轉戰漸遠。略地浸廣。非聯合以謀其統一。則未易竟征服之功。於是數隊結合。尊一統帥。以爲王。及軍事告終。仍欲長此統一。以保其守成之業。戰時之主將。遂成永久之國王。王國踵起紛紛。角立於是大陸。條頓昔日之州。一變體而盡爲王國。王之死也。其部下欲永此立王之制。則推戴其子。而使繼王位。雖虛位之時。國民會議可干預其承襲之事。然大陸條頓昔日之選立主義。一變體而近於世襲。若夫王之權利。雖長國民而握統御之權。然一切權利。皆與民會共之。不得民會之贊許。不得專擅政事。故所保之治安。國民之治安。而非王之治安也。所行之法制。村團之法制。墾地列之法制。而非王之法制也。限制王權之事。固無異於曩者。遂直行之於今日。而未嘗大有變更者也。

第七世紀之初。衆小王國互相吞併。合而爲七王國。二百餘年。七王國復被併於威士些。欵合而爲一統王國。於是嚮者之諸小王國。降一等而爲沙亞。The Shires 向者之沙亞。亦降一等而爲墾地列。王之領地日擴。王之威權亦日增。雖受制法律。不能濫擅威權。於法外然。握莫大之勢力。擁無上之特權。爲人民所尊戴。以爲國家之元首。於是王者之權位日進。而憲法一切之制度。亦與之俱進。

(二)貴族 科美提他司 Comitatus 之武族。隨其新爲國王之主將。同甘苦而立戰功者也。故王之權勢既增。其部將之權力。亦長。王則賜以土地。優以俸祿。進其階位。列之貴族。以酬其戰功。於是舊日血胤舊貴族之外。別增勛勞之新貴族。貴族階級。既可增。移凡平民之廣。有土地富於商業者。皆得進而列於新貴族之班。貴族之途稍寬矣。

按階級之制。其別有三。一曰喀司德 Castes 一曰耶士梯特 Estates 一曰格拉士 Class 喀司德者。謂天神所創造。一成而不

變者也。耶士梯特者，以歷史之變遷，隨時而有轉易者也。格拉士者，以職業為區別，分工而任職者也。喀司德之制，行於古代之埃及、波斯、印度等國，最野蠻，最不平等。格拉士之制，則盛於近世，惟我中國則自古已然。若耶士梯特之制，則以歐洲中古為最盛。其制亦頗與喀司德相類，貴族之權最大，亦貴族之級最嚴。英國古語謂貴族為伊阿，謂平民為希阿。希阿之不得為伊阿，固謂伊阿者先祖所傳，雖何人不能變其先祖也。然撒遜奠國而後，新增貴族固已由血胤貴族之制進而為功勞貴族、財富貴族之制矣。其階級任意移轉，此耶士梯特之制之所以異於喀司德也。

(三) 地方制度

條頓人地方制度之完備，在本國而已。然其移而殖之新國者，首為他文瑟布。

即村 Town-ship。他文瑟布者，自瑪爾

格而發達，設他文末德會。

以治之。凡經畫共同之農業，勒定自治之法，規其權悉掌之。村會斯固最狹之地方，政治為憲法機關

之原位，而至今仍存者也。位於他文瑟布之上，地方組織之稍大者，曰百家團。

Hundred。百家團會曰聖地列末德。

Hundred-Moot。

團內諸村各選代議員四人，與區內之自由地主及教士邑宰。

The Tvevo。

集議會事。凡民事、刑事之裁判，實為百家團會之要

務。蓋百家團者，雖為行政區劃，實不啻司法之區劃也。位於百家團會之上，其組織之更大者，曰人民總會。

Folk-moot。村選代議

員四人，團選代議員十二人，與地主邑宰、教士為之議員。經理地方之公務，保持獨立之政治。凡政務之得失，地方之利害，皆可盡言。無諱，直達於王夫。以當日之庶民會議視今日完善之國會，其相去誠不可以道里計。然當日之規模實植今日之基礎。彼歷史家謂今日國會不過曩者庶民會議裝點修飾，蛻化而變形者，斯言殆不為過也。

按立憲之國，必藉地方組織之制，人民自治之力，以為基礎。其憲法之優劣，國勢之固否，無不視此為進退。今日之法蘭西固所謂民主之國也。然其國勢動搖論者，且憂其共和政體之不能持久。誠以其自治制度之未盡完備也。撒遜人開國之初，其地方

制度已如是之精密，日積月累，以迄于今，其植根之深遠如此。宜其政體完善，國勢強盛之冠於諸國也。

按國會政治導源希臘。然其時公民皆自親臨國會參議政事。我國上古有集衆於庭，詢及庶人之制，論者援引比附，謂即古

國其制可行耳。若今日之國土廣民衆，非得代議之制，則議院必不能成立。而立憲政體不能盛行，撒遜人當第八世紀之時已創立代議制度，條頓人種之政治能力卓絕，可畏論功政界不在禹下矣。

諸國兼并，衆王國并而為七王國矣。領土愈廣，規模浸大，人民總會之制，殆不適於實行。諸小王國既降而為州，人民總會亦隨而

降為州會。別設賢人議會 The Witnaga-moot 以經理國家之職務。雖國中自由公民皆享有參會議事之權利，實則則列議員

降為州會。別設賢人議會 The Witnaga-moot 以經理國家之職務。雖國中自由公民皆享有參會議事之權利，實則則列議員

平章國事者不過州長大教師 Bishops 及王室之達官 Chief officers and thegns about the Kings Person 而已。議員之數定有限制。昔日之平民會議幾不啻易爲貴族會議矣。

(四)司法制度 條頓人之地方議會固執行地方裁判者也。人民總會既降爲州會。向者之州會亦自降爲墾地列末。德墾地列末德者。受理民事刑事。是爲初審裁判所。其有訟不得直而上訴者。則州會受而理之。州會者。控訴之裁判所也。賢人議會是爲終審裁判所。彼會員之全體實爲讞獄之判官。然以全會員而行此法權。則議論多而留滯甚。乃自會員之中公選十二人。乃至二十四人。委以司法之事。其決獄定讞必須有人爲之左證。此證人者。遂爲後世陪審制度之淵源。至於村會邑會。則惟制定特別之法律以維持村邑之治安而已。其制固與王國一統以前初無異也。

撒遜人移往而來其制度之變遷以王制與賢人議會爲最著其權力之增漲亦以國王與賢人議會爲最盛。賢人議會不得國王之允諾則不能立法定制。國王不得賢人議會之贊助亦不能布政施令。故以今日之政治思想區分當日之制度。則行政者王國司法者賢人議會及地方議會而握立法之大權者則賢人議會與王也。

第四節 賢人議會

方七國之角立也。國皆有賢人議會。斯固條頓人種之特有政體。而撒遜人輸入於新國者也。七國并而爲一。威士些欽之賢人議會遂爲王國之國會。而昔日賢人議會之議員皆得有參議會事之權利。千餘年來。書缺有間。其組織不可得而詳矣。然其承人民總會之遺制爲國民之代表以限制國王之權力是則信而有徵者也。其會期會地初無一定。應國王之召集。隨其所在之地而開之。若其勢力之重大實爲國政之府。據伽謨布路所紀述。可臚爲十二特權。

A 立王之權 王國一統而後王位已成。世襲然國王晏駕之時。議會可察視皇嗣之長幼。賢不肖。然後立以爲君。果其稚弱不慧。則可選天潢之賢者使之入繼。大統惟條頓民族之習慣。立王必選之王族之中。苟非王族不得外舉。由是觀之王位雖曰世襲。直謂爲選立主義無不可耳。

B 廢王之權 王苟殘虐不道。將不利於國家。則議會可援法律以放逐之。惟王非極橫暴爲國民所不能忍者。則不得藉口廢逐。置如奕棋。

C 立法之權 見行法律有所未備。別定新法。則議會議決。待王允許。以議會及王之權力宣布之。而定爲法律。

D 進言之權

凡王有所諮詢。則詳陳其得失。王有所舉措。則審議其是非。皆可盡言不諱。以獻替於王。

E 外交之權

與外國宣戰媾和。訂立條約。可由議會議決。執行其事。

F 賦稅之權

國費所需。可與王協議。定租稅之規則。而課之於民。

G 徵兵之權

國防戒嚴。邊警告急。可與王協議。以募集海軍陸軍。

H 司法之權

一切民事刑事。此為終審裁判所。受控訴而訊決之。

I 任官之權

除官授使。與夫任命教士之官職。皆與王共掌之。

J 司教之權

教堂教士之歲出歲入。與夫祝祭之舉行。教堂之職務。悉可議決而規定之。

K 領地之權

王以公有之地。授賜人民。則議決其可否。民地編為官地。官地編為民地。咸職司之。

L 籍產之權

犯罪者之所有地。與死無遺囑之無主地。可籍沒之以充國庫。

由是觀之。微特立法之常務。隸其職司。乃至國王之特權。行政之要務。靡不歸其掌握。以視今日憲法制定下院之職權。實乎迥出其上矣。且夫權者。莫能兩大者也。王者之權力。常與議會之權力。相為對待。而互相消長。夫以如是之政體。國王之與議會。豈能無衝突之憂。特英國者。素為自由主義之國。昔日猛烈之民政風氣。尚浸淫於國民心目之間。且撒遜時代之王權。其發達。尚未臻於極盛。故賢人議會。得保此莫大之勢力。以操縱國家之主權。然安能以是之故。遂謂其國王為奉行議會命令之傀儡哉。撒遜時代王權浸長。既經國民之公認。而戴為首領。舉國貴族咸擁戴而俯首聽命。且議會之開待。王召集議會之政待。王允諾國王實握最上之權。為立法之府矣。國王惟昏庸懦弱。故勢力消失。待議會之夾輔監督。以使無失政。使國王而果賢明英武也。則挾此勢力。已足飛躍於政界之中。雖英國國王之大權。素受法律之嚴限。然操縱得宜。則權力之範圍。其廣大殆幾無限。徵那耳曼王朝之歷史。則曩者議會赫赫之勢力。一轉瞬而已。若存若亡矣。

第五節 那耳曼之大會議及封建制度

專制政治。天下最惡之名詞也。然國家之進化。實為必經之軌道。天下萬國。未有越此階級而驟進者。雖以自由祖國之英國。末由逃此公例也。威廉一世。以英武之雄才。行詭譎之政策。襲赫華之王位。而入主英國。然以武功力征。篡奪他人之王位。固彼所諱言者也。於是要求議會。務使承認其繼體之權利。憲法之名分。既定。遂盡舉古來英王應享之權利。收集而握之。掌中彼既援推選之

成憲以卽王位自不能循英人之習慣以施政治然以少數之異族君於多數民族之上非用強武之威力則未易統治之也故議會制度雖尙仍而勿改然向者強項抵抗之貴人半皆褫其職官沒其土地屏之於議會之外其腴廣之土田權要之美職悉以授之扈從擁戴之功臣使補議員之缺其教士僧官非得國王之封土亦不許廁列議員那耳曼新造之貴族遂代英人而勃興以封建之性質陰革議會之組織於是昔日國民之賢人會議一變而爲直隸國王之貴族士人大會議 The Great Council of the Kings Tenants-in-chief 名固立法府也實則羣侯組織之國王樞府一切政令視王意爲左右初無獨立之權雖曰集議無異朝參國會政治幾乎或息夫國王與議會其權力互相消長吾曩者固言之矣賢人議會勢既衰萎王者無復藩楮悍然擁無限之威權跋扈飛揚而英國遂漸入於專制時代

威廉之入主英國變易昔日之平民制度新植封建君主專制政治之基然封建者撒遜固有之習慣非盡那耳曼人所移植者也中世之始封建制度披靡於歐洲大陸之中風潮所播影響波及於英國彼英國之羣治素分貴族平民奴隸之三階地主之制日盛主臣之分愈嚴封建亦旣萌芽矣威廉方自封建產地而來利用此制以削奪英人之權力移母國之舊制導撒遜之習慣二者揉合封建之勢遂成然而羣侯分立各私其國各子其臣微特專擅肆虐而已尾大不掉國勢且有分裂之憂彼大陸之舊制凡家臣之委贄於地主者則但臣其藩主不復臣於國王枝強幹弱法蘭西所以瓦解也故封建之弊最阻國家之進步威廉生長封建之中亦旣深憫其害矣故征奪英國之初首務削弱諸侯以鞏中央集權之制盡藉地主之領土乃復親加封錫使之受地於國王俾舉國有地之人無不直戴國王爲領主復開索里士勃雷之會議召集國中之貴族地主使之誓盡忠義服從於王權之下而永爲王臣夫封建之紛擾雜亂諸國無不深被其害而英國之受禍獨較輕於他國者則以封建發生適丁王權張盛之日一受摧折不復足以自存也以威廉之大略雄才外壓新國之庶民內制部下之豪族權勢日張幾於無復顧慮矣然方其削弱富豪不能不假平民之援以敵貴族貴族日憂削弱亦不能不結平民之力以楯王權二者交關而垂死之平民制度復萌芽於王權極盛之時

第六節 大會議之影響

大會議者英國制度之母在古代憲法中占重要之位置者也英國之憲法潛滋暗長於冥冥之間而其滋長也又經數百年而乃能成立故考其發生之朔雖末由確定其歲月然遠尋其源所自出則凡今日現行之國會內閣以至一切法廷殆無非直接間接

自大會議學生而來者也。今略揭其大要於左。

第一 內閣

英國之內閣在歐洲歷史中可謂特別怪異之制度者矣。其成立不爲國法所公認。其大臣之名亦不以公式布告於公衆。雖握行政之大權。要不過國會中之委員。驟觀其表面。鮮不驚其怪異者。然英國政治之大權。無不集收於國會。彼內閣之初起。止爲會議中之一小議會。權力積而日盛。歷數百年而後。形成此行政部長者也。方那耳曼王朝之初。大會議年開三會。其議員亦年有變更。如是固不足以執行行政務也。乃於會議之中。撰拔議員之重要者。別組常任顧問院。The Permanent Council。以應國王之諮問。大會議閉會之際。則代行會議之職權。以其出納王命而贊襄樞務也。且以其常設而未嘗或間斷也。故與大會議有同等之權力。浸且突過大會議。而更有重權。然以多數之議員而贊襄樞務。則發言盈廷。謀畫動多齟齬。且機密之事。輒有多魚之漏。如是猶不足以執行行政務也。於是撰拔顧問院中親信之員。別組一樞密院。The Privy Council。顧問院之權力盡失。樞密院代爲政治之機關。浸而樞密院議員日多。不足以贊襄機務。其有軍國重事。王則於議員之中。更撰其信任者數人。與之運籌帷幄。其密商也不於樞密院之議室。別闢一暖閣。以爲聚謀之所。遂爲內閣。The Cabinet。之起原。當此之時。不過絕無規則之一小會議。尙未有內閣之稱也。沿用既久。內閣之名。以立內閣之權。日張直至威廉第三之世。政黨內閣之組織始成。內閣遂爲國家最高之行政機關。至今乃爲英國憲法之樞軸。而向者之樞密乃退而與顧問院等。蓋內閣導源於那耳曼王朝。至士條亞朝而成立。蓋歷六百有餘年。然後制度乃得今日之完備也。

第二 法院

常任顧問院之初設也。其議員分掌財政及司法之職權。繼而與顧問院漸相離異。成爲數部之獨立機關。一曰喬士治。The court of Exchequer。掌會計檢查之職。以其議員爲常任判事。一曰普通法廷。Court of Common Pleas。掌民間一切民事訴訟。一曰高等法院。即王室裁判所。Court of King's Bench。受君主之監督。以監察地方裁判之事。其不歸尋常裁判所管轄之訴訟。有受而職理之權。若夫國王不在。則顧問院可以司法之權。職理訟事。爲此裁判長之大法官。Chancellor。可於衡平法院。The Court of Chancery。代行衡平法上之王權。彼諸種之法廷。自顧問院而側生旁挺。當十二世紀之初。固已啓其端緒。至十五世紀之中葉。其制度遂告完成。

第三 國會

顧問院與諸法廷皆脫大會議化而去矣。大會議之本體亦漸變遷而頓異曩時。十二世紀以來始以大憲章之發布繼以憲法上之紛爭於是代議主義實行於國會之內平民則於國會與貴族同享參政之權然國會之召集也貴族則以特別徵詔召集之其餘則召以普通徵詔小貴族艱於特召之費用每不受徵詔委輟其參會之權於是各州之代議士與都府代議士代之而占其坐席一千二百九十五年赫華第一之國會始並列平民貴族之議員遂為後世國會模範然貴族平民駁雜彘列則人靡言雜議論將不勝其紛錯也乃區而分為二院僧侶不復與聞俗務別組二院之制成為於十四世紀之中循用不改遂以至於今日由是觀之英國今日之制度殆無不導源於七百年前那耳曼王朝大會議幾成虛設矣烏知其影響之及於後世者固如是其重且大也

第七節 中央政府與地方之聯合

英國之憲法合撒遜與那耳曼之制度揉合融化而成者也譬之身體撒遜制度為其骨髓而那耳曼制度則其血肉也譬之築室撒遜制度為之基礎而那耳曼制度則其牆宇也然而揉合融化固非一朝一夕之所能為力故其過渡時代可區之為二期方威廉侵入之初那耳曼人移其血胤言語習慣思想法律政治灌而輸之撒遜社會之中然人種之界限方嚴制度亦遂齟齬而不相入那耳曼人務植其中央集權之新制撒遜人力持其地方自治之舊風二者各保其所固有角立以保其平均軒利第一之時設巡回判事之職使各沙亞隸於喬士治夸而為其支部中央之與地方固亦漸相接近矣然其制暫而不常中央地方之制度遂各保其分立之體制以終那耳曼之世洎乎佛蘭特直涅王朝少數之戰勝者漸同化於多數之征服者矣二者之血胤言語習慣思想法律政治浸鎔洽而成一國民人種之憎愛既習以相忘法律之區別亦渾然無復界限軒利第二乃竭力於中央及地方之制度汲汲以謀其結合喬里亞列治士常置顧問會也之制經內亂而漸歸頽廢者今乃改正其法律與復舊制以吸集司法權於中央喬里亞昔為理財之府者今漸成為司法之廷且以司法事務之日以繁曠也乃更增判官之數分巡回裁判之地為六區既而不復巡回常置判官於喬里亞以執行法務復始定陪審之制度以均平中央地方司法之權方是時也顧問會所制定之國王法律與地方法廷所遵奉之習慣法律二者相摩相盪遂成密切之關係然威廉第一以來王權日以強大以喬士治夸掌財務而財權集於中央以喬里亞列治士司法務而法權亦集於中央國王既為法律之淵源國王裁判所亦遂為司法之總匯地方之訴訟以國王

之令詔直可移致於中央於是王室法廷侵蝕昔日地方之人民法廷而侵其權限國民全體咸憤然於那耳曼新制之中央集權與撒遜舊制之地方自治畸輕畸重不能復保其平衡也乃聯合教士貴族平民之三級躍起抗爭求確立千歲不易之權利於是限制王權之問題囂然喧唱於國中而君民激爭之事始矣

第二章 第一改革時期

第一節 大憲章成立之始末 上

嗚呼權利者競爭之產物也英國之憲法非世所謂發生於自然者邪然當其萌茁之初已極搏激攫奪之力累十餘年之紛爭然後僅乃獲濟天下之物安有安坐而幸獲者耶然吾聞之窮不極者不思變屈不極者不求伸放水之流也性至柔懦莫或激之則順流而東下耳築堤以遏之壘石以激之則驚波橫湧怒濤狂吼終且崩崖抉石瀚然莫之能禦民猶水也不遏則不張不激則不奮故各國之革命皆起於暴君苛政壓抑最甚之時各國之憲法亦即起於暴君苛政壓抑最甚之時英人固非躁動喜事之人也然那耳曼諸王抑之於始理查第一困之於中約翰繼世乃更熾其炭而揚其波一激再激咄咄逼人於是一呻百吟一呼百諾鬱鬱勃勃三族相合而君民構爭之釁遂成

初威廉第二之斃於刺客也次當繼位之仲弟遠在海外大會議乃擁立其季弟軒利軒利之立不以正故曲意以務悅民心即位之始即布發自由憲章廢教堂領土世襲不當之舊法弛有土地主封建之負擔且命地主輕減其領內之重稅除前朝之稅政復赫華之舊憲凡所以收拾民心者無所不至英自威廉以來君權之專擅既已達於極端至是憲法既成君權始受限制故自由憲章者實大憲章之遠祖而他日英民所據以與約翰抗爭者也軒利殂逝繼體非人陽蒙立憲之假面陰行專制之淫威十二世紀以前英國尚在專制時代理查嗣世變而加厲其從征於十字軍也絞人民之膏血以供軍費其被虜於奧大利也科人民之重稅以充償金於是貴族會議以拒徵求平民聚衆以謀暴舉其國民憤懣不平之氣如矢在弦如薪厝火如爆彈之已然導線如怒馬之奮脫銜勒怒目張拳有觸即發亂事不遠無待著龜矣理查遽殂約翰代當其衝於是累世怨毒之氣一線倏蘇之望心光視線咸盤鬱而萃於約翰之一身履霜堅冰由來漸矣是爲發難第一原因

約翰之即位也宣布誓言約革先王之苛政天下喁喁想望新主咸謂今日復見天日矣約翰王位既定盡食前言苛法重斂無道益甚貴族由是怨王一千二百一年佛王圍那耳曼提約翰下令徵兵於諸藩貴族抗不奉詔脅王履行前誓釐革積弊約翰大怒

籍其采邑質其子女更重課賦稅嚴督兵役貴族之憤恨遂深積而不可復解是爲發難第二原因

英國之成例凡教正有缺則管內教徒公選一人請之王及議會加以任命然後就職以世襲其領地至於大教正之選立則王既任命必待教皇之允許然後就職一千二百五年康達勃里之大教正死其年少教徒秘不發喪私立列治拿爾遣人請命於教皇未至事洩其老年教徒上承王意別選烏格里而立之遣委員十二人於羅馬以受教皇之命教王燕那珊第三固宗門之梟傑也久思干涉他國之教事乃利用此機以大肆威權先判列治拿爾之選舉違反教律不許就職復謂列氏之當選與否未可知不當遽行他選判烏氏爲不能中選乃代英王行任命之權令立蘭格頓爲大教正約翰怒教皇之侵其特權也拒不肯認且逐其私選之教徒於境外籍其領土而沒之官教皇乃下禁止教儀之令盡閉教會使英人不得行祭葬之禮固將以是脅王也約翰震怒凡服從教皇禁令之教正盡奪其封邑褫其特權使悉隸普通法廷之管轄威廉第一以來英國教徒自有宗教裁判所不受普通法廷之管轄也一千二百九年教皇更令下破門之令約翰愈怒所以窘辱教徒者無所不至威廉第一以來王室與教徒之聯結至是而悉爲破壞昔日之教徒抗貴族以扶王家者今乃反與貴族聯結一變而盡爲王室之敵是爲發難第三原因

英人之蓄怨於王也無僧無俗無貴無賤無貧無富莫不飲涕茹痛不可須臾少忍而約翰估其權勢晏然不以爲意也一千二百十三年復有從軍佛國之令國人以其方在破門期中拒不奉命約翰大怒破門令解乃自將討之英人以爲不乘時突起則他日更無起立之一日也且歌且哭且喘且汗匍匐奔走盡集教正貴族及諸邑都市之代議員開大會議於珊德阿彭教會之中名則曰調查教會之損害實則聯合三族謀保其特權通權以決此限制王權之問題會議未定逾日復集於珊德呵路之教會議嚴罰苛斂之官吏恢復國民之自由據軒利之自由憲章以爲藩楯挾此以要脅國王議既決令彼德陳奏請命未幾而彼德卒乃以蘭格頓代之帥貴族以任革新之事

王知貴族之後援之在於佛王也以爲不先破佛軍則貴族終不可屈乃進兵波亞以擊佛師屢戰不利志不得逞十四年十月退軍歸國復徵兵費於不從征之貴族貴族惶懼乃私相集議曰「王之悞悍殆非口舌所能爭吾聞古人有兵練者王不聽吾儕之請求乎則請絕服從之義務而脅之以兵」遂再會於格里士瑪士聚而不散王偵知其謀乃雇募外兵戒嚴自守使人說教徒曰若能與貴族絕乎吾將與若以自由選舉之權利教徒不可十五年一月遂與貴族會於田布爾委員陳請於王戎裝腰劍以待命王許他日返答以緩敵師既而貴族以逾期而未得王命也師進次於布勒格列方是時王方駐蹕於阿格士科乃遣蘭格頓等於

貴族問其所欲使者返命則要求固無異於曩時也王乃頓足大怒曰「何不求朕國王乎朕決矣朕寧碎吾王冠朕必不能自爲奴隸而與彼以自由一貴族聞之憤氣騰涌推案而起不及冠履率軍而直抵倫敦倫敦市民啓門入之昔日之中立及王黨之貴族悉背王而投於敵軍王僅擁此寥寥之客兵孤立而更無他助也則倉皇大窘不得已乃從蘭格頓調停之策許貴族之請求欲諱飾其屈服之恥辱乃以議和之形式開會議於添士河中之小島兩軍對陣於河岸委員商議於軍前一千二百二十五年六月十五日自由之大憲章 Magna Carta 始得確定

第二節 大憲章成立之始末下

貴族者平民政治之蠹障而亦平民政治之媒介也君主之專制與平民之權利二者對峙必常相水火而各趨於極端有貴族柴立其中則可代平民以受君主之敵亦常抗君主以爲平民之援故時而君主惡貴族之逼則以自由餌平民假以裁抑貴族彼威廉第一之世結合民庶以削弱諸侯斯其明效大驗也迨乎君主專橫貴族首受其害則又與平民聯爲一體合大衆以力當其衝彼約翰持『朕即國家』之謬見蹂躪所及玉石俱焚雖下級之民庶固亦有咒詛而無謳歌然添士河島之役則因貴族首爲發難而平民爲之從貴族前敵陷陣而平民爲之援者也

貴族之與王抗爭也既假平民以限制君權故其定立盟約也自不能不與平民均沾利益故大憲章六十三條之約可略分爲二事一曰各級諸人特別之權利一曰國民全體普通之權利

甲 各級諸人之特別權利

(一) 教士之權利 王與貴族決裂以前已許教士自有選權今更優與以權利之特典保護其選舉之自由載在盟府世守不渝

(二) 貴族之權利 嚴定封建賦役之限制務使王權不能溢出範圍其大憲章之十二條曰『朕於國中徵賦補助諸費必待國會之議決惟賠償贖金謂國王有被俘於外及太子加冠公主初嫁之時則不在此限然亦止徵收恰當之稅不得逾額濫徵』貴族既限制王權確定大地主之權利矣因推此權利以及於間接領土之小地主其十五條曰『不求領主之允諾而徑徵倍臣之稅朕將來決不爲此惟賠償贖金及太子加冠公主初嫁之時則不在此限』其十六條曰『凡自由地主之在士籍者除對其領土盡應盡之職分外不得別強以他種之賦役』蓋不獨王權有所節制即貴族亦同受羈限而小地主得免橫徵之苦其

審稍紓矣。

(三)平民之權利。十三世紀之時。英國平民固所謂組織地方自治團體之自由民也。其人口最占多數。故其特權亦別有專條。十三條曰。『倫敦市府古來之自由及自由之習慣。不論水陸咸保有之。其他之都會港邑朕皆許其保持自由之權利。』二十五條曰。『凡州郡之地租均從古來之稅額不得妄增新稅。惟直隸於國王之領土不在此限。』四十一條曰。『凡商人之貿易英國者無間水陸皆得有出入居留之自由。徵收關稅悉按成例不許加課。他稅惟國家方有戰事與敵國之臣民不在此限。』蓋市村州郡之民庶以至往來貿易之商人殆無不確定權利而可保生命財產之安全矣。

乙

國民全體之普通權利

(一)議會。國王既不許擅徵賦稅。故課稅之贊否悉待國會議決而後行。議會之權力既如是之重大。則其集會之法則亦自勒有明條。據大憲章十四條之所規定。凡集召國會之時。其大教正教正教盟侯伯大地主。則國王特發敕書以徵召之。其餘諸人則頒普通徵詔於地方官吏。令其傳詔召集。徵詔之內必明定會期會所。及所以開會之理由。其頒發徵詔必先。在四旬而外。至是而議會之組織遂以法律而制定。

(二)司法。那耳曼朝以來。中央集權之制。日益鞏固。一切司法之權。已自地方法廷移而歸之中央之王室。然王室之法廷。隨國王之行幸而日有轉移。控訴每苦其艱阻也。則以十七條規定之。自後民事高等法院設一定所。不隨國王而遷移。王濫任私人以讞獄訟事。必至枉縱也。則以四十五條規定之。非精通法律且能執法不移者。不許就法官官吏之職。國王專有法權。將濫用之以顛倒曲直也。則以四十條規定之。國王不得私賣公裁及阻人控訴。延其讞訊。凡一切良民非經同列之裁判。非援國家之法律。則不得逮捕繫獄。不得褫奪權利。不得籍役家產。不得流放處死。雖在國王不得倚勢侵犯。法令悉本於正理。國民始得保其自由矣。

凡此數者。皆勒爲定制。垂之久遠者也。然約翰當時之弊制。不亟除之。則亦未足以救一時之急。於是明定約章。令其釋還人質。召用逐臣。給復籍產。散遣客兵。諸弊悉革。民乃少蘇。然國人知約翰之狡詐反覆。非監以權力。則將有空言而無實事也。乃於貴族之內。公選二十五人。以爲執行大憲之委員。王與法官苟渝此盟。二十五人者可以直言極諫。猶不悛則可與國民協議。執干戈以迫脅之。附之憲章之末。以爲王之炯戒。矢於明神。誓於大眾。親署王名。載在盟府。蓋英人之所以坊限王權者。至嚴且密矣。

夫讀大憲章之條令。彼約翰割其大部之權利。以分賜臣民。豈不誠損上益下之賢主哉。烏知乎約翰之專橫恣睢。如彼英人之激搏抗爭。又如此累十餘年之口舌劍戟。然後成此君臣媾和之盟約也。且英人之崎嶇生死。稱兵犯闕。合三族爲一致。悍然從事於改革者。豈若法人之輕躁剽疾。好爲是急激之舉動哉。徒以中央之君權。積一百五十餘年。而日益膨脹。古來地方之制度。世襲之自由。日漸爲所鏽蝕。習於自由之國民。寧能久耐專制之苦。故遂鬱極思逞。執軒利第一之憲章。以爲左券。以責自由之逋負。彼大憲所云云。要不過畫中央集權與地方自治之界限。率由英國古代之習慣法。以復撒遜人種自由之面目而已。蓋英人者。富於保守性質之人種。故雖當其改進。要亦出於保守之政策者也。

西哲有恒言曰。無物不可以與汝然。汝必出此代價。彼十餘年激搏抗爭之代價。尙未足得此大憲章之報酬也。故憲章約定以來。下則期於必得。上則靳而勿與。累八十餘年紛擾不絕。綿延至赫華第一之世。其憲章乃始實行。蓋添士河島之役。上下爭權之發端。而非君民媾和之結局。國民革弊之立案。而非君主讓權之確證也。夫約翰之詭詐百端。豈區區口中之誓言紙上之條約所能縛束。方其歃血之初。已陰懷敗盟之志。彼知己力之不足以抵禦貴族也。思假教皇之力。以鉗制之。乃遣使喚教皇曰。『寡人不德。逼於叛黨。而發布憲章。雖然。貴族無禮。敢爲叛亂。寧獨寡人之羞。是直蔑視英國主宰之教皇也。』教皇果怒。移書嚴詰貴族。令其竭忠王家。苟有要求。可提議於羅馬。有不從命者。科以破門之罰。大教正蘭格頓抗不奉詔。命解其職。十二月復發破門之令。指懲貴族之罪魁。悉使就罰。於是王與貴族復敗好而爲仇。王既敗盟。率客兵以圍羅奢士達。陷之。進略北方。與沙里士勃雷伯聯兵南下。略定科爾麥士。貴族嫉王之反覆。知其悞悞而終不一悟也。乃與王絕。迎法王腓臘布之子路易而立之。千二百十六年五月。路易行抵頂特。約翰率師禦之。然約翰之客兵半皆募之法國。及見路易。遂解甲倒戈而不復戰。師潰。約翰奔於內地。路易遂長驅以入倫敦。英人望風歸款。簞食壺漿以迎。約翰鬱鬱不樂。十月約翰歿。初貴族之迎立路易也。非有所愛於路易。徒以憤激之餘。不暇熟慮。遂不惜舉其國以奉之。他人約翰既歿。太子軒利孑孑孤立。英人感念故主。憐其嗣子之無依也。愛戀祖國。不忍舉國以聽命異族也。於是捐釋舊怨。援軒利而立以爲王。軒利方在弱冠。乃令瑪沙爾伯攝政。而以代理教皇之教正羅渣士輔之。戮力王家。誓攘法寇。貴族之依附路易者。稍稍引去。千二百十七年春。大敗法軍。遂立林勃斯之條約。英人償以軍費。路易辭王位而撤兵。國難既平。遂發布大憲章於國內。未幾瑪沙爾卒。姚巴德繼之。與蘭格頓平章國事。方是時也。外難雖平。而內患尙劇。外則教皇委員干與國務。內則外國黨徒隱握政權。且諸侯分立。各席封建之餘勢。陰

懷自立之心。攝政者知不平此三患。則國難尚未有艾也。乃請之教皇。令撤委員之駐劄。散遣客兵。鎮撫叛徒。舉國喁喁。靡然向治。一千二百二十五年。政府更宣大憲章。而確認之。於是國人大悅。獻其動產十五分之一。以爲謝。

第三節 西蒙議會

英人有恒言曰。『君主不能爲惡』。此實英國憲法之根柢。而立憲政治之妙用也。夫立憲之國。君主實爲行政部之長官。使其實握大權。斯不能不身負責任。實握大權。則威福在所不免。身負責任。則溺職必當。變置變置。君主將不免革命之慘。是非國家所甚利也。於是盡取行政之大權。移之國務大臣之掌握。而吏主但尸其名。以總其成。其政策之得失。國政之理亂。皆大臣代負其責任。而君主常立於無過之地。故大臣常有陟黜。而君主獨保客存。是以君主立憲之國。無不以君主無責任之語。勒爲憲法之明文。英國千二百一十七年。在福士科德之會議。軒利已宣告親政之諭矣。然有王室顧問之官。常住輦轂之下。以代理國事。而通常議會更有權以選薦宰相。代國王以總理政綱。而宰相之就任待議會。爲去留而非國王所能用舍。溫威士就職之時。明言非有議會之要求。則不肯去職。此例之尤著者。故軒利之專懷。未見其大愈於先王也。然瑪沙士諸人攝政之時。則民權能伸。國事大治。蓋宰相代君主以負責任之制。各國皆規模英國之制。雖成立於十七世紀。而後當軒利即位之始。其制度固已萌芽矣。

然而軒利之專權怙勢。固悞悞而有父風者也。日持『王意即國法』之謬見。奉爲惟一主義。故其親致之後。即務削宰相之力。而獨攬大權。姚巴德羅搢士諸人。皆失寵而先後罷職。軒利之心。自以爲獨裁萬幾。大權不復旁落矣。然內有佞幸寵臣。以干預朝政。外有法王委員。以掣肘王權。二者狼狽爲奸。太阿倒持。而軒利遂爲其傀儡。夫國政爲外人所干涉。則其國軌捏而不能一日安。於是上則王室與教皇。生齟齬之嫌隙。下則國民與教會。釀激烈之爭端。而君民之間。亦遂復見約翰前王之事變。

初補助金之徵收也。悉隨王意。爲輕重。蓋此爲封建之賦稅。隸於國王之特權者也。大憲章之發布。始定王權之限制。非得國會之允許。不得擅徵補助金。千二百二十五年。大憲章之再布。雖暫撤此條。欸然當時之人民。固咸謂課稅之事。非復國王固有之權利。特人民愛敬王室。而姑爲讓與者也。一千二百四十二年。軒利以外征之故。要求軍費於議會。議會拒之。王求不已。議會乃要其三事。以爲報酬。一則使王確認大憲章。二則使王認議會。有選定大臣之權。三則使王設立監督政治之常置議會。三者不行。則稅金必不可得。然軒利持舊日之主義。以爲口實。謂徵收稅金。本屬國王之特權。議會則持近世之理論。以相抵塞。謂徵收稅金。必待國會之承諾。二者各執一義。相持不下。亘十年。而議卒不決。千二百五十四年。王征士科尼。攝政諸人。爲王召集議會。以籌募軍費。約

翰以來各州之代議員出席議會實始於此逾年軒利償教皇之債開議會以徵稅金議會私念此事之足以制王死命也乃商定善後之計以限制王權公推里舍斯達伯西蒙 Simon de Montfort 執牛耳而爲之長一千二百五十八年四月開議會於倫敦已得王之允許六月復提此改革法案於福士科德之議會貴族皆戎裝佩劍從西蒙之後以請求之正式奉呈改革法案於王選定二十四人之委員王與貴族各選十二人以草定條例是所謂福士科德法規者也

按歐西人之言曰賦稅者製造權利之材料也斯言豈不信哉十九世紀之間歐洲君民之抗爭不絕於目流血暴骨累數十年甚者至演革命之慘劇則曰賦稅之故人民挾此藩楯以坊制王權脅求參政之公權要素自由之幸福亦曰賦稅之故故十八世紀之時英人徵印花重稅於美人美人抵死力抗血戰八年而美乃由是而獨立十九世紀之初法國之僧侶貴族不負納稅之義務一切重稅皆取之一部之平民平民不堪其苦至演大恐怖之革命而法國乃由是而易爲民主其餘諸國之革命其所要挾之詞莫不曰不出代議士者不負租稅之義務蓋君主專制於上挾雷霆萬鈞之力作威作福何求不得其不能不低首下心柔氣屈志以請求於小民者止此賦稅一事而已是故西人之重視賦稅不啻第二之性命出死力以與官吏爭雖絲毫不肯假借彼英國憲法之進步固無非用此術矣孟的斯鳩之言曰『人民之供納租稅固欲割財產之一分藉以保其餘財產之安全』蓋出若干之代價必可得相當之報酬斯固賦稅之正理而天下之公義也嗚呼我國民以納稅爲唯一之義務以貢賦爲唯一之天職絞盡膏血而絕無報酬傾竭囊橐而反購壓制負義務而無權利猶嗚嗚焉以租稅輕薄爲大幸嗚呼不一引歐美前事而鑒之也

福士科德之法規其最重要者則常設小數之大臣議會委以總持政務監督財政之權然此新制實近於寡人政體固非改革之善者也夫立法理財之評議會其職權既已狹隘今新制更蹙而挾之以其權力移於小數之一委員會彼其會員固非皆諸達政務且互相傾軋勢所不免其制度之不能持久而卒至於潰裂固不待智者而後知矣未幾而西蒙果與格羅舍士伯有隙而貴族遂至瓦解王知貴族之無復足畏宣言福士科德之條例已成廢約不足遵奉敗盟背約遂與貴族復啓釁端西蒙者最富於統治之政才者也當福士科德之會議爲貴族所牽制不能盡行其政見故會議之結果僅成一寡人政體之委員會西蒙知貴族之抗王也類皆迫於身家私計苟得躡足政府則志得意滿無復改革之盛心且其粥粥無能王將乘其敝而操縱之約翰前王之專制行復出現於英國於是決然舍去別樹一幟自爲主將重改革憲法之大軍昔日之貴族同盟遂縱裂而分爲

二派其多數趨隸國王之軍。麾易初心而盡爲王黨。其助西蒙以從事改革者寥寥之少數而已。方是時也。王內擁貴族之大援。外假教皇之威力。且交驩法國。遙爲聲援。威燄赫奕。勢將滅此而朝食。然西蒙者。果斷沈毅之英雄也。當其沈幾觀變。碌碌無異於常人。及其定計赴義。內決諸心。則攘臂直前。曾不知天下有艱阻之一境。崎嶇於九死一生之中。百折不回。而必求達其目的。雖極人世至可畏怖之境。曾不能懼其氣。而遏其鋒。當其會戰於理司也。王師十倍於我軍。西蒙奮其絕倫之將略。夷然不以爲意。激厲士卒。叱咤風雲。呼聲動天。無不一以當百。千二百六十四年五月十四日。大破王軍。虜軒利及其太子。於是西蒙遂握英國君主之實權。

盟約既定。乃召集各州之議員。以六月二十二日。開議會。以議定新制。國家之主權。雖仍屬之君主。惟新置顧問員九人。贊襄大政。監督王權。然西蒙之心。固欲取平民主義。以擴張國會之範圍也。十二月。乃大發徵詔。令州出議員二人。市出議員二人。千二百六十五年。開大議會。以議賦稅及一切政務。此世所稱爲西蒙議會者也。西蒙知貴族之離心。勢將孤立而無助。乃結平民之黨。援以制貴族之勢力。今日此舉。或出於自利之私心。然市府之議員。出席於中央政府者。實以西蒙爲嚆矢。雖議院制度至三十年後而始大定。然創代議之新制。建平民之議會。彼西蒙筆路藍縷之功。其又烏可沒也。

第四節 模範國會

西蒙議會。於英國憲法史中。實有重要之地位者也。代議制度。雖久行於地方。議會之內。乃至國民議會。亦漸見代議之萌芽。然以州市爲政治組織之原料。立劃然之區別。且確定國民評議租稅。參與國政之權。以明定立憲之原則。則實一二五六年之議會所制定。而西蒙實尸其功者也。既而西蒙威權浸盛。貴族忌之。乃戴太子而與之敵。依普暹之戰。西蒙敗死。軒利復位。懲於前事。乃布瑪波羅之條例。而王國遂以小康。

軒利旋殂。赫華嗣位。

軒利之死也。赫華方從十字軍而遠征貴族。乃以正式之宣誓。遙戴爲王。蓋已由王位選立之古代舊主義。進而入於王位世襲之封建新主義矣。他日確定君主世襲之權。至有「王決不死」之成說。實基於此。

赫華者。最富於法律思想者。

也。登極之始。即布發著名之法典。以從事於革新。其威士綿斯達之第一法律。曰。王國與教會之治安。必當維持。曰。國民普通之權利。無論貧富。皆當保護。曰。一切選舉。皆得自由。無論何人。不得以強力干涉。妨其權利。曰。關於司法之官吏。皆由民選。且廢地方領主之私有裁判。所以謀司法統一。求地方中央之法廷聯合。發布二大法例。是誠可謂英人之幸福矣。夫鞏憲法之基礎。建善良之政府。以完成立憲君主政體。是寧可謂非赫華之功。然赫華之初心。則僅欲治道去其太甚。以建立秩然有序之專制政體而已。然

而英國當日之情勢則固與專制政體兩不相容其人民與制度皆有自由之精神而不能置之無限君權之下赫華既啓革新之緒而法律所布王權亦受種種之限制而赫華遂能發而不能收其結果也迥異赫華之初心而立憲政體卒以完立此則赫華意料之所不及者也

然而赫華固非恣睢之暴主而富於法律之精神者也司法之制度大定乃竭力以釐正國會之體裁初大憲章之發布也既以第十四條規定議員之制然普通之召集格於事而卒未實行西蒙柄政乃始召集都中之代議員然國會之組織尙曖昧而未有定制一千二百八十二年適有威勒士之戰事軍費浩繁經入窘於供億將欲增課租稅非得國民全體之承諾則未易徵收也乃開代表國民之議會方是時貴族多從征於威勒士而戰地又不能開會乃開國會於英倫而復於約爾格及那沁普頓就近以召集議會是蓋迫於事勢而亦將以減殺其抗爭者也國會三分各自獨立以議事其議員則以高等教士下級教士之代表者及州所選出之四名士族議員都市選出之二名代議士充之自是而後歲開議會未嘗中斷一千二百九十年召貴族僧正開純粹之封建議會以議決直接地主之稅金旋又加以各州之二名士族議員以議定十五分一之動產課稅至一千二百九十五年赫華積數年之經驗欲定憲政之基礎乃宣言曰「一切政事其影響有及於國民者不可不得國民之同意」乃模倣西蒙國會畢集國民之代表者以組織完全之議會發特別徵詔於貴族教士而下級教士則令選代議之人發普通徵詔於州宰令其州各選二人之士族議員州有市府者則其市各選二人之市民議員其組織制度迥異於昔日之國會而永爲後世所準據此歷史家所稱爲模範國會 Model Parliament 而斯達別士博士 Dr. Stubbs 所謂英國第一期國會在於一千二百九十五年者也

國會之開也適當國家多事之時固將以公共之協商定公共之危難也國民大悅允供軍費赫華遂得以平威勒士定蘇格蘭逾年復與法戰軍資告竭乃更開國會以集軍資教士拒之赫華怒藉沒領內教士之私地專領軍費於貴族貴族抗不奉命赫華乃下詔暴貴族之罪貴族堅持不屈方是時王方征法王子攝政貴族乃從倫敦市民之軍隊與王定約謂非確認大憲章以爲酬報則必不肯獻納軍費十月六日不以召集之正式復開國會補設防弊之新法以爲要求攝政不得已爲致之王王卒徇其請遂於敬特批准之其防弊之新法謂國王今日濫徵之稅則固當廢止他日不經國民之承諾非關舉國之利益者亦不得加徵賦稅條約既定勒爲明文於是國會議決課稅之權利遂以確定八十餘年君民抗爭之事至是而始有定議矣

第五節 兩院制度之發生

國會之組織。至赫華而制遂大定。然以駁雜之分子組成龐大之團體。發言盈廷。人匪議雜。勢固有所不便。夫赫華時之國會。既自封建制度進而爲階級制度。則議會組織之中。三級諸人固各占平均之勢力。彼下級之教士。苟於國會主持其代表之權利。則國會殆將分爲三院。然教士類多專力於教政。而不屑措意於俗務。乃別設所謂宗教國會（Convocation）以專議教事。而俗界之政務。則盡委之教中貴族。The Spiritual Lords 及選出下院之教士。使於上下兩院分任國政。於是國會之組織遂止有貴族平民之兩大原素。馴至十四世紀之中。貴族循太古之慣例。據議會之舊基。合大教正教正諸員而組成貴族議院。其諸州選出之士族議員（Knight）與都府選出之市民議員（Burgess）亦相合而別組庶民議院。蓋貴族院者威坦之適嗣。而庶民院者實行於州市之代議主義所分娩而誕生者也。

各國憲政之發達。未有不植基於地方自治者也。法國革命之初。歐洲大陸諸國無不模倣英國設立國會。法美德意奧荷西班牙皆先後採用兩院之制。英國國會之制度遂爲世界民政之模型。夫英國代議政治之發生。何以當十四世紀之初而即能完備。則豈不以地方自治制久完密而國民皆習於政才哉。夫貴族院之誕生。遠導源於賢人會議。其成立固宜完善矣。若庶民創立新規之團體。分支於國會之中。而遂能成國民代表之機關。確立而不至搖動。若是者何也。威廉第一以來。村團之委員久已出席於州郡。而州郡之集會以會員全體而同爲判事。勢實有所不便。乃專託其權於委員。選少數之人使代任全體之事。蓋所謂選舉代議之主義久實行於地方集會之中。司理地方一切之政務。運用人民自治之機關。實習政才。不啻爲國會之豫備學校。及十三世紀之初。出代議士於中央議會。遂能諳練政務。舉措裕如。政治進化而庶民院遂以分立。雖士族議員與市民議員本非同等。其組織未免駁雜。然二者皆出於選舉習之既久。遂皆同其利害。而實行議權。浸且吸集大權。爲國政之所自出。而貴族院僅能修正其法案。而權力反不能與之抗爭。於是所謂巴力門者。幾若爲庶民院專有之名詞。而貴族院乃瞠乎在後。蓋英國國會之歷史實與英國國民之歷史同爲不斷之發達。而英人自治之力實足以肩國務而爭政權也。

第六節 國會之權力

巴力門者英國政治之中心。而庶民院者又國會政治之中心也。一千三百十二年。赫華二世始定歲必一開國會之制。國會權力遂以確定。既而國多戰事。王有兵役軍費之急需。國會乃藉此要求。務擴其權力範圍於政界。於其舉國政治皆爲其權力之所及。而其權力之最大者。約有四端。

(一)監督財政之權。租稅者平民權利之媒介也。國王欲得租稅，不能不割一部之政權以餌臣民。故約翰召州郡議員於國會，便於承諾納稅也。赫華集三級國民於國會，亦便於承諾納稅也。民知租稅之可以購易權利，則亦居爲奇貨，務拒君上之要素，而自握財權。約翰之世固明定不得議會之承諾，不能妄徵補助諸費。勒之大憲章之中矣。然屢經蹂躪，大憲章漸成虛文。一千二百九十六年，赫華以法事之故，屢徵軍費於民間。貴族乃率國民而反對之。赫華爲所迫脅，乃勉從人民之請求，而裁可其法案。是所謂康化瑪治阿卡他林 (Confirmatio Cartarum) 法律固嚴定大憲章及山林條例之主義，而褫奪國王擅課租稅之權者也。當是時也，『不得國民同意，不許濫徵賦稅』之一大主義已深入於國民心腦之中。然條約之未全，律文之未備，尙未足以護此主義。國王每陽守法律，陰行他術，抵法律之缺陷，以肆其暴斂之私謀。百餘年來，國會務制定法律，補正缺漏，以制王者之特權，而防其侵害。至赫華三世之時，屢徵軍費於國會，國會乃乘此機會，挾求權利，蓋至赫華三世之季年，定收直稅間稅之全權，始悉歸國會之掌握。及一千四百七年，財政案必先起草於下院之制，亦漸確定。至是而庶民院監督財政之權已圓滿而無所缺漏矣。

(二)立法之權。上古之世，君主實爲國法之淵泉，一切條令國王制定於上。舉國民庶俯首奉行而已。約翰之朝，君主以求金之故，賣自由於人民，人民以納稅之故，買自由於君主。一千二百二十五年之大憲章實爲臣民參與立法之創例。至一千三百二十二年，以成文法令公布庶民院有參與立法之權。百年之間，君主立法每求國會之同意。然其所謂立法者，亦以供納金錢之酬報爲改革稅政之要求。議院以請求之案捧呈國王，國王允可而賜以敕荅，遂酌制條例公布之，而成爲法律。觀十四世紀之國會記錄，其條例殆無不基於請求者矣。然其時王與貴族每以命令之權發布行政上之法律，雖當國會閉會之際，或以應一時之權宜。然赫華二世之時，庶民院立法之權實未確然成立。直至赫華四世之初，國會乃自定條例。於是數百年王室之立法易而爲國民之立法，而國會之威權遂以日張。

(三)彈劾宰相之權。樞密院者顧問院之蛻化，而負輔弼國王之責任者也。『國王不能爲惡，宰相代負責任』之憲理已胚胎於軒利三世幼冲之時。自是以來，以樞密院限制王權，而卽以國會監督樞密院其法制之精密殆與今日之責任內閣同實。而異名故樞密議官之進退陟黜，皆國會握其大權，間接以監督國王之行事。然彈劾之制尙未實行也。一千三百七十六年，庶民院藉黑太子 Black Prince 之援助，力攻政府求易樞密之議官科涅威路及拉提瑪 Lord Nevill and Latimer 一貴族及其他權要之重罪，劾之於貴族院之法廷。貴族院乃讞訊其罪，科以嚴罰。彼國會之悍然改革，執法不撓，後世所頌爲善良國會 The Good

Parliament 者也。故政府之專橫政策之惡拙。國會皆能昌言排擊。訐摘無遺。其勢力之強殆無異今日之議會耶。士硯美謂十四世紀之國會。但能進忠告於政府。而不能有強政府。必從忠告之法。所恃者徒以金錢買其同意。證以此事。殆有不盡然者歟。

(一) 廢立國王之權。當日之國會固欲置其君主於憲法之下。而使爲憲法之國王也。故赫華一世以來。國王世襲之制。幾若循爲成例。而國會之意。則必不肯放棄其選立之權。蘭加士達公。軒利之與理查。抗爭也。舉兵以襲虜理查。國會因而廢之。且舍繼承正統之瑪典。而以王冠授於革命巨魁之軒利。彼軒利固利此王位。而國會亦欲實行選立君主之制。以定憲法之原則而已。軒利之世。規定繼承王位之制。前後且及四回。軒利受國會擁立之恩。不能不酬之以權利。於是國會之勢力。遂直凌駕於王權之上。國會握此四大特權。遂植不拔之基礎。雖其後屢經妨礙。然卒能矗立不動。綿延以傳之至今。自赫華一世以至約爾格王朝。百餘年間。固可謂爲國會發達之時期。而未嘗稍受阻力者也。

第七節 專制政治之中興

進化學者之言曰。進化之軌道。紆回曲折。不爲直行線。而爲螺旋線。故方事物之進步。必有反動力。以承其後。使之摧阻迴盪。若甚退步者。然及出此反動之時期。則進步遂以驟長。蓋有嗇歛則發生愈盛。有渟淤則奔流愈迅。此始天下進化之公例矣。約爾格王朝以前。英國憲政之進步。已稱極盛。約爾格王朝而後。則固英國憲政萎縮之時代也。國會監督政府之權。藉蘭加士達諸王之力。而日以鞏固。其時人士固謂足以限制君主之權力。而障護國民之自由。然國會制度未及成熟。故一有阻力之橫於其前。其進運遂以中沮。是以赫華四世崛起。而大憲章以前之專制政治。遂有死灰復燃之勢。而國會忽失其權能。嗚呼。王權之與民權二者。必不能兩大彼消。此長勢有固然。然赫華四世固非秦皇漢武之雄主。固乃能於累朝限制之下。突起而盡脫憲法之羈絆者。何也。推求其故。厥有數因。

約爾格諸王所援爲口實。以鞏其專制之根據者。曰『正統之權利』。蘭加士達朝之起也。實由國會所擁戴。故不能不割讓權利。以酬其援立之功。且既待國會之選立。然後能有承繼王位之權。則國會之力。已駕出王權之上。故立法施令。不得國會之確認。則必無效力。若約爾格朝。則系本正統王位。其所固有。務定其世襲之權。以固王室之基礎。遂謂前朝閏位之法。不足以限制正統之王國。會無詞以拒之。而權遂稍稍見奪矣。此爲第一原因。

然藉正統之虛詞。尙未足以收專權之實效也。夫國會之限制王權。足以制專橫君主之死命者。以供給租稅爲惟一利器。蘭加士達王朝與法國有『百年戰爭』之役。日求軍餉於國會。國會脅而要之。遂以大張其勢力。蓋挾稅餉以求權利。固自約翰以來。屢用而屢效者也。赫華四世之狡獪。稔知國會之術。則務守和平主義。不與他國輕啓釁端。既無軍餉之需。不必復仰國會之鼻息。於是國會制王之利器。鏽鈍而無所用。且赫華即位之初。籍沒敵黨貴族之領地。且誘脅國會。使允供終身租稅於王家。王既有所憑藉。遂以國會爲無足輕重。而召集之期。浸稀脫鞴之鷹。漸飛揚而不可復制。此爲第二原因。

然國會苟不腐敗。則合三級人民之力。尙足以抵禦王權也。然薔薇之戰。貴族縱分二黨。屬約爾格公者爲正統派。屬蘭加士達者爲國會黨。日從事於戰爭。既其終也。敗者固燬滅無餘。而勝者亦疲弊而不能復振。且倍臣分裂於下。貴族之勢日衰。加以火藥發明。兵制一變。貴族昔日勇銳之騎兵。非復王室步兵之敵。於是貴族式微。不復爲王所畏憚。而所謂教正教士者。則日憂勢力財產之危險。欲免人民之嫉惡。日求庇於王室。俯首屈服。惟命是從。於是抵制政府之責任。咸萃於下院之庶民。然庶民院方在稚弱。未能以獨力負此大任也。且軒利六世之八年。新定議員財產之資格。以是之故。從來都市選舉之權。悉移於市會。市長之手。彼少數之市長。市會素以仰伺王意爲事故。一切議員殆皆王黨。而下院亦遂爲王所操縱。無復餘力以抗爭。兩院之勢。既衰。赫華遂徑行其意。而無復掣肘。此爲第三原因。

以此三因。赫華遂騁其野心。開專政之新幕。故約爾格王朝二十五年之間。國會選舉僅及七回。而會期復極迫促。議事亦極寂寥。赫林謂『赫華御宇以來。未嘗發一條例。以救拯民寢。張護民權』。以此徵之。其言殆不爲過。然而赫華者。固非蹂躪國法。以破壞立憲政治之形式也。彼但吸收大權。使國憲徒有其形。奄奄無復生氣。故當日國會之職權。惟執行顧問會頒布之法。令記錄顧問會認許之條例。受其操縱。爲之傀儡。以成爲王室之附屬物而已。蓋赫華之政治。固蒙憲法制度之假面。以肆其專制君主之暴行者也。

約爾格王朝。既開專制政治之端緒。迨至條陀王朝。遂達專制政治之極端。軒利七世之卽位也。挾其戰勝之權利。以曠其君主之威權。二十餘年之國會。遂沈墜於曠曠長夜之中。軒利八世繼立。更易一『利用國會』之政略。以別成一條陀之專制政體。Tudor Despotism 置國會於君主指揮之下。使成爲王室有力之機關。而其時之宰相。所謂卡狄拿爾。倭爾西 Cardinal Wolsey 圖瑪士格林威爾者 Thomas Cromwell 此格林威爾別是一人。非大革命時之格林威爾也。者相繼柄政。類皆負梟傑之雄材。懷專制之主義。奔走先後。竭力以增

殖王權國會惟唯諾聽從雖有悖理非法之舉動曾不敢爲一言之反抗故王而廢立嫡后也則贊成之王而擅殺宰相也則附和之浸而立嗣悉由宸斷而選立國王之特權移而入於王手矣浸而敕令可爲法律而立法權之大部割而隸於王家矣擅定叛逆之條律干涉議員之選舉而國會遂成爲王室之國會雖確定言論之自由嚴禁議員之逮捕他日國會之特權何嘗不受軒利之賜然原軒利之本意則固以議會方在其掌握曾不憂其梗抗故姑以是餽之以粧飾專制主義之莊嚴而已

嗚呼彼盎格魯撒遜人種固非生長於平民主義之下而以自由爲第二性命者哉顧乃受君主之鞭笞蹴踏曾無憔悴不平之色而黃金時代之頌聲反遍聒於條陀王家之世者何也方中世之末葉文學復興文物日盛東印度航路發見而後航海之業日興舉世人士之精神無不營營於新學之智識生計之問題而權利之屈伸政治之得失反膜視而置爲緩圖且薔薇戰爭以來英人久厭苦內亂亟欲一覩太平之世以得所息肩苟有人能代謀治安則不憚頂禮而崇拜之神聖而謳歌之必不復抵觸糾繩以議其後蓋遠航絕海漂簸於驚風駭浪之中但求達彼岸以保安全必不欲嚴規律以縛束船長彼軒利握國家之大柄有統御之長才英人以爲欲謀治安舍軒利更無所託命於是拱手以聽其措置寧棄自由爲代價以購此渴望之和平蓋條陀王朝之專制固能收拾人望而爲英人所甘心而樂受者也

然而自由者非可託之他人者也彼英人盡舉政治之權利奉而呈吾君主而大權遂專集於一人一人而專有大權則濫用之以自肆久踰之以自私此固人情所不能免者也然英人之放棄自由將以購易和平固謂得足償失也及太平日久不復見和平之可樂則又呻吟歌泣以想望昔日之自由此又勢所必然者也軒利即世其嗣王無先王之才略而襲用先王之威權日益專橫浸失人望雖除罷前朝非憲之法律固不足以平庶民之氣而國會與政府始漸有異同及額里查白卽位以陰柔之手段行其雄鷲之才略務守祖宗之舊制以恢復軒利之王權積百有餘年之勢力至女皇而結束之而君權遂以達於極點英之有額里查白猶法之有路易十四也且一千五百八十八年之役殲滅西班牙之無敵艦隊女皇之威望彌赫耀於英人之耳目而咸尊爲扶導英國之一人然積百餘年之專制軛縛已極難堪嚮者外患憑陵方日在危難之中遂不復自知其痛苦今者外患旣平晏然無事於是軛縛之痛楚漸激刺於英人心腦之間彼素享自由之民族豈能久忍此苦於是呻吟之聲與謳歌之聲間作而君民激爭之導線已燃於女星光榮赫耀之時

第八節 非政府黨之發生

宗教改革以來。英國之新舊教徒。日相鬭爭。其勢幾不能兩立。密利女王之世。盡逐新教徒於海外。其逃難於直邪涅巴者。大倡宗教改革之議。急激而趨於極端。標里坦之返英也。齎其精神。以俱歸。務欲廣布其宗旨。政府深惡而痛繩之。清教徒不爲少屈。日標揭人權自由之正義。以大號於國中。竭力以抵抗王家務行宗教政治之改革。泊額里查白之季世。非政府黨之勢力。日以擴張。其組織亦日以完備。一千六百一一年之國會。專賣問題之議起。政府黨袒護王權。曲爲之說。非政府黨起而反抗。力詆專賣之非理。倔強而曾不少撓。額里查白知其終不可屈也。乃曲徇其議。撤銷專賣之特權。蓋其時國民憤懣不平之氣。已彌漫於國中。而非政府黨之勢力。殆有不可復遏之勢。然額里查白善觀時變。能用適宜之政策。以維繫人心。故國會之激爭。終未嘗至於爆裂。及占士繼位。其威望遠不逮先王。且其時百姓警警咸欲回復自由。冀新主之釋其羈軛。使占士而審觀時勢。授以先王所欲與未與之民權。則足以靜方動之人心。不至有革命之慘劇也。然占士怙其積威。以爲案陀王家之王位。實由神授。所謂神聖不可侵犯者也。苟有犯此神聖者。即當科以大不敬之罪。彼既挾此謬見。務擴張累代之君權。於是舉國洶洶。君民將不免於衝突。方是時也。議院分爲二派。曰政府黨。曰非政府黨。而非政府之議員。復分爲二。一爲地方選出之有力紳商。一爲地方團體推舉之法律學者。彼法律學者之學識。迴出於諸級人民之上。是固足以障護自由。而張非政府黨之勢力者也。

王與國會之衝突。第一爲國會特權之問題。此固自前朝已啓其端。經數議而未能決定者也。國會乃草『憲法辨疑』Apology以確證國會當有之權利。既而國會與王室之紛爭。日以益甚。凡所謂英蘇聯合問題。西班牙同盟問題。新舊教徒處分問題。無不互相齟齬。一千六百九年。國會否決增加關稅之法案。全院一致。提出議案。以聲王壓抑言論自由。干涉國會議事之罪。且臚舉一切弊政。挾租稅之供給。以要占士之改革。占士大怒。遂於千六百十一年二月解散議會。

國會既解。占士專制國政。未及三年。財敗大困。諸謀臣建議於占士曰。『反對黨之強悍。非可強奪豪取者也。今方選舉之始。當以王室之勢力。助政府黨使之多選。議員復以恩惠籠絡。反對黨之領袖。以威脅離散。反對黨之黨員。然後割讓一二之權利。以餌之。如是則足以間執其口。可惟我所欲爲。此固先王操縱國會之妙術也。』占士深然其言。將於千六百十四年五月。復開議會。然方是時。非政府黨之勢力。已脹滿於民間。既而占士之謀復洩。輿論益以沸騰。故選舉之終。政府黨反極少數。國會深惡政府奸邪之不足信用。而痛王之怙權。終不可悟也。則益力持前議。謂非改革諸種之稅政。回復臣民之權利。則租稅終不可得。二月之間。未嘗有一通過之議案。是即世所稱爲無爲國會 The Addled Parliament 者也。

國會之倔強。民間之橫議。皆占士所切齒痛恨者也。以爲不痛繩之。他日將不可復制。乃捕議員四人。下之於獄。七年之間。不復召集國會。王意即爲國法舉動。日益專橫。英國千年之憲法。蹂躪幾無萌孽。而自由祖國之名譽。殆將墜地矣。適「三十年戰爭」之役起。國費日以浩繁。以籌備軍餉之故。乃於二十一年復開國會。非政府黨幾占議員之全數。國會之內。遂爲非政府黨之勢力範圍。

二十一年國會之成立也。國會無抗難王室之意。占士既誓守憲法。國會亦允供政費。王室之與國會固可以和平而調合之矣。赫華曲 Sir Edward Coke 首倡異議。謂宜置調查弊政之委員。赫華曲者。曾任判事長官。據法理以裁抑王權。務竭力以扶植自由主義者也。其議一出。舉院贊成。既而委員報告。盡發國王之失德。政府之稅政。國會以爲非大加釐革。不足以維持國家。於是摘發貴臣之輔導。無狀法官之曲法。徇私聲其罪。而彈劾之。國會彈劾之特權。自一千四百四十九年彈糾沙科格公以來。二百年間。久已廢置不用者。至今日而始復舉行。鳳鳴朝陽。觀聽咸聳。於是國民之氣一振。而國會之權亦大張。

然而占士狃於累世之積威。以爲挾君主之神權。何所求而不得。奮其雷霆萬鈞之力。以國會爲王家之隸屬。蹴踏而鞭笞之。然國會之侃侃持正。非復如曩者之國會。依庇於國王之肘腋。唯諾以爲容悅者也。日揭自由神聖爲宗旨。苟有犯此主義者。必出死力以爭之。雖刀鋸踵後。斧鉞當前。亦毅然抵持。必不肯爲不義屈。國王之與國會。殆有相持不下之勢。占士以彈劾之故。下令停會。旋有與西班牙聯婚之舉。國會阻之。占士以爲此朕家事。非國會所宜與聞。乃下敕詔以斥之。曰：「國會之特權固朕與先王所惠賜。非爾臣民承襲之祖先者也。今國會越職言事。濫侵朕之特權。朕可賜國會以權利者。朕亦可褫國會之權利。」國會奉此敕詔。以爲王爲此言。不啻與國會宣戰也。乃決議抗辯。條載之於議事錄。今揭其大旨如左。

國會之自由。與特典固英國臣民受之。先祖世襲而傳守之。其權利固與生俱來者也。

故夫制定法律。矯救弊政。以至一切政事。苟有關係於國家者。國會皆有商議討論之職權。

國會既負此天職。膺此重任。故下院議員皆有自由演說之權利。

議院議事按各事之次序。從宜討論。不受院外之掣肘。議員在下院之中。演述己意。可免彈劾禁錮。以保其自由。（國會自加懲罰。則不在此例。）

議員在國會之中。其對於君主之言動。苟有違法宜糾劾者。待全院之決議。允諾則當上聞於君主。君主不當寄耳目於私人。妄

信讒間之言

占士聞其抗議勃然大怒。遣敕使於國會。令取其抗辨之議事錄。致之樞密議會。手親裂之。捕赫華曲、腓律布、瑪羅里諸人。下獄禁錮。旋命解散國會。於是國會與王室之齟齬益決裂而不可調和。而國王不道之怨聲囂然遍於國中矣。

第九節 權利請願

條陀王朝以來。英國之君權日盛。蒙立憲之假面。以肆專制之淫威。而軒利額里查白諸王。類皆挾梟傑之雄才。足以濟其專恣。占士季世。日益兇橫。英人之蓄怨於王家。遂如千鈞之弩。引滿而待發。激湍之水。齧堤而將崩。然英人富於保守性質。重言破壞。固非如法人之躁動。喜事者也。故雖憤懣不平。猶且忍苦持重。冀新主之脫其羈輓。藉使查爾士審時觀變。知衆怒之難犯。而威權之不可終怙也。則釐正先王之弊政。復英人以世襲之自由。飢者易爲食。渴者易爲飲。英人之希望不奢如是。固足以平其憤湧之氣。而靖其破壞之動機。乃查爾士狃於累世之積威。以爲民怨不復足畏。於是循用占士之政略。而更重之以驕頑。英人至是乃決然知新王之不足恃。舉國洶洶側目。怒視於是。僧侶貴族平民鬱積之憤恨。百有餘年。茹忍之怨毒。遂駢萃而洩於查爾士之一身。一千六百二十五年六月。始開第一議會。方是時。英國商業驟盛。富族勃興。昔日貴族所懷抱之自由精神。漸漬而及於富族。故被選而爲代議士。遂能代貴族而保障自由。且其時之法律。大家習於國憲之掌故。通於政治之原理。類皆侃侃持正。嶄然立於議會之中。二者抗抵王權之勁敵也。查爾士下詔國會。要求租稅。國會懲於前事。以爲苟允終身之供給。則王將飽而颺去其獨裁專斷。且不可復制也。乃裁節噸稅斤稅之供給。限以一年。其他租稅請俟之釐革。稅政之後。王深憾之。始與國會有隙。既而政府貸軍艦於法人。助之撲滅姚伽訥教徒。國會聞之。譁然大憤。訟言國王之失德。謂當蔽罪於執政之伯堅格咸。王怒。立命解散議會。及卡忒遠征之大敗也。司農仰屋。軍費無所出。王乃大窘。命召集第二國會。時則民黨諸巨魁。皆爲王計所遏。不得被選爲議員。於是約翰耶里喝 Sir John Eliot 崛起而爲民黨領袖。耶氏素主和平。固非喜與王室爲難者。然查爾士蔑視議會。專橫日甚。耶氏知王之怙惡不可復悟。而國家之不能長此以終也。於是攘袂奮起。議置查弊之委員。且謂此事不得實行。則必不能議供給租稅之事。衆議僉同。乃選三大委員。查察弊政。既而委員報告言。政府跋扈縱橫。不軌於法。財政之紊亂。公務之廢弛。輕生邊釁之失計。其咎皆在伯堅格咸。達拏博士提出六大疑問。宣布伯氏之罪狀。遂於五月八日。以正式之彈劾。糾伯堅格咸於法廷。會議既開。伯堅格咸盛服臨會。耶里喝乃厲聲抗言數之曰。『大臣者代國王負其責任者也。今執政誤國敗壞朝政。不自引咎。而乃曰王命微』

特悖於責任內閣之原則是不啻假王者之神聖爲後盾可以蹂躪憲法而無復忌憚也今日之事誰執其咎』意氣激昂四座震悚彈劾委員乃起而條列鬻賣官爵酷遇教徒援引朋黨腐敗海軍擅貸軍艦之罪嚴詰伯氏且謂先王之崩實遭鳩弑伯堅格咸身爲執政不能諉不預聞直揭其篡弑之陰謀將以聲罪致討查爾士以議會之放言無忌且牽引宮闈秘事其語頗侵己也則大怒逮耶里喝下之獄旋下解散國會之命

查爾士既不得志於國會則出其專制之威力不由國會而徑自賦歛於民間或以大璽徵課賦稅或以內璽強募國債藉防邊爲口實以縱其暴斂之私頭會箕斂民不堪命王復與法失歡遂有雷島 The Isle of Rhé 之役師出無功國帑乏絕王計無所出乃開第三議會以籌集軍費查爾士知人心解體乃盡釋前所逮捕者於獄以買議會之歡心而民黨諸人亦以爲今日不乘王之急挾租稅以易此民權則吾人世襲之自由將沈墜於九淵過此以往英人無復仰首伸眉之一日也民黨領袖乃大集於噶頓之家而相與謀曰『國事敗壞其咎不在於一人一伯堅格咸去他伯堅格咸來日事彈劾奚裨於事今王既有求於吾惟今之計莫若暫輟彈劾之舉亟先與王堅明約束恢復條陀累朝侵蝕之權利庶幾可確定吾民世世享有之自由』議既定比開國會查爾士果下敕詔命國會籌備政費國會乃出其『不釐弊政不供政費』之政略力拒王請備臚弊政之宜革者陳奏於王是固後世之所謂權利請願 The Petitions of Right 者也權利請願之要旨約有四端

- (一) 非得國會之允許無論何人不得強募獻金擅徵租稅苟有擅徵強募者則人人皆可拒之被拒者不能加以危害
- (二) 凡在英人苟不明布其所犯之罪無得濫加禁錮
- (三) 名隸兵籍之軍人非得主人之允許不得擅宿民家
- (四) 國家無事之時犯罪者當按律懲治不得設立委員動以軍法從事

查爾士觀此請願意滋不悅然以迫於軍費之故不能不勉徇其請乃先荅以曖昧之敕書以嘗國會之意國會以王以模稜之詞欺衆也則大憤衆議洶洶闔院鼎沸議長以王命禁之衆愈怒狄伽士揮淚大呼曰『今日之事王斷可矣安用國會安用議員』衆譁然和之攘臂奮起勢不可遏議長乃馳奏於王王則大驚遽可其奏賜以正式之敕荅而認爲法律國會喜出望外乃議供五種之賦稅以報於王

然查爾士之譎狡非能堅明約束以實踐其言者也敕墨未乾遽曲解權利請願之文謂噸稅斤稅不在第一條限制之內議院拒

之王突令停會。方是時。伯堅格咸適以刺死。然權臣繼位。仍擁重權。而平民黨人之錚錚者。亦多動於富貴。背民黨而助王。沮國會之再開也。將議定維持國教保障權利之法。王調知之。屢命延會。四月復開議會。耶里喝將有所提議。宣布國王之失德。訴之國民。耶氏方起立致詞。議長遽止之曰。『余受命於王。謂苟有議員之發言。令立去議長之席。』拂衣而起。呵歷士遽引其裾按之。使坐。議長絕裾奮行。議員四起迫之。強令就席。且曰。議長果拒耶氏之提議。將科之以極刑。百衆蜂湧。勢將用武。耶氏知事之必無成也。遽毀其提議之稿。方是時。王已令黑勞委員麥士威爾 Maxwell, The Usher Of The Black Rod 奉詔停會。院門閉格。不得入。議員聞有使命。逆知其爲停會而來也。呵氏乃急出其抗議書於懷而朗誦之曰。苟有傾心於羅馬法王與課國會所不許課之賦稅者。與甘納此不正之課稅者。皆我國家國民之大罪人也。朗誦既畢。舉院贊成。乃自決議休會。及衛士奉毀門之詔。至則議員罷去久矣。王大怒。立下解會之詔。且逮耶里喝。呵歷士諸人下之獄。

王屢不得逞志於國會。則決行專制之政治。十一年間。未嘗一召集國會。以特權徵課租稅。以敕令勒成法律。王意即爲國法。舉國臣民皆俯首拳伏於其鞭笞之下。向使查爾士果有才略。則席累世之積威。累十年之專斷。固可盡脫國憲之羈絆。爲十七世紀之路易十四。而所謂自由祖國者。亦且與歐洲大陸諸國同憔悴呻吟於專制政體之中。然而查爾士關茸無能。隨時俯仰。惟迫於財政窘難。始一奮其專恣之威權。以刼制民庶。初非懷一專制主義。而有陰圖不軌之野心。故雖無議會者十年。而不能擴張君權。爲專制政治。植不拔之基礎。既而以酷遇教徒之故。釀成蘇格蘭之亂。軍饟浩繁。窮於羅掘。乃不得不覲顏抑志。復下詔開第四國會。而徵集議員。

當是時也。英人嫉視王室之怨憤。積久漸平。而昔日民黨之魁豪。強半老死。其僅存者。亦皆衰老頹唐。無復少年跋扈飛揚之盛氣。且窘於十年之專制。今忽復覩漢官威儀。莫不感激涕零。竊自慰幸。而無復他望。故其主義之平和舉動之穩重。實百年來國會所未聞。使查爾士因勢利道稍舉善政。以塞其心。則詛咒且易爲謳歌。前日之嫌怨盡釋。而君民激爭之活劇。必不再演於大不列顛之舞臺。然查爾士怙勢而驕。以爲國會無復足畏。稍不如命。吾將蹴踏而答。榜之威。劫勢驅初。無調和之意。議會失望。稍有怨言。既而王求政費。議會則請除苛法。以爲報酬。王以下院之敢爲要脅也。令上院先決供給之議。下院以豫算之事。下院有發議之特權。今上院越職侵權。無禮已甚。譁然蜂起。斥上院之無狀。將與爲難。上院大驚。亟厚禮卑詞。以自解。王知議會之終不可以虛聲脅奪也。突命散會。會期僅及二旬。是則一千六百四十年之短期國會 The Short Parliament 也。

王怒國會之屢梗其命。將復行獨裁政治。然內亂四起。國帑空虛。且蘇人乘戰勝之餘威。挾兵力以請開國會。王力屈勢窮。更無詞以拒之。嗚呼。日中則昃。亢龍有悔。蓋查爾士專制之氣燄已張極。而將衰。而約爾格王朝以來二百年積累之君權。遂岌岌而不可終保矣。於是短期國會方解。而長期國會繼興。

第三章 第二改革時代

第一節 長期國會

英人恒自誇於天下曰。『吾英國之民權。由自然而發達。』徵之大革命時之歷史。乃知其言之不盡然也。強權派之言。權利競爭曰。『人莫不欲得權利。然強者恒挾其權力。攫奪而專有之。弱者不能抵抗。遂不得已而公認其權力爲法律上之實權。然強者雖已專踞苟弱者奮死抗競。則成爲兩強相遇之勢。互相衝突。互相平均。甲之強者至不能不分讓其權利於乙之強者。而亦認爲法律上之實權。君主之專制。平民之政治。其權利無不得之競爭。苟權利不由此出。則其權利必有名無實。不能確守而享用者也。』英人之民權。雖發生於建國之初。然句萌茁其權利。尚在曖昧之中。經大憲章之搏激。其植根稍稍固矣。然焦陀王朝以來。疾風暴雨所凌盪。繁霜嚴雹所摧殘。森林中之自由根株。且將搖拔脫。非英人出死力以爭之。幾頸血以護之。則自由之祖國。安在其能異於十九世紀前之歐陸諸邦。然則英人憲政之完成。非英人獨有天幸。不過英人勇於競爭。能以多數之強者壓服少數之強者。張其權力。以確保其權利云爾。一千六百四十年十一月。召集之國會。固英人兩強權利之衝突。而歷史上有名之長期國會。Long Parliament也。英人突起於積威之下。憤氣盈涌。雷轟電激。其舉動必不能如短期國會之和平。然改革派之首領。固皆審慎持重。非預懷破壞主義。以務快一時之意氣也。亦非務倡共和政治。以更張千年循用之政體也。其手段則曰。改革其性質。固依然保守。惟欲變革焦陀以來。稅政之積弊。裁抑羅特釀成跋扈之宗教。一言以蔽之。則曰。確定憲政。以恢復數百年來。冒死竭力所獲得之權利而已。然當時之所謂清教徒者。類皆堅悍嚴厲。務欲大搏勅革。以張教會之特權。故改革黨中。自分劃爲二派。一曰政治改革者。一曰宗教改革者。二者祈嚮雖異。意見互殊。然實聯合提携。同爲對外之競爭。以張民黨之勢。

查路士狃於累世之積威。置國會於鞭笞之下。故其視國會也。不過一徵收租稅之官衙。藉以支辦蘇人之軍費。然民黨之勢力浸盛。必不肯俯首唯諾。坐聽王室之指揮。卑謨追咎厲階。首議劾士特勒科伯。士伯者。昔日民黨之首領。其後趨附王黨。班貴族而握大權者也。彈劾議決。上院亦不敢抵抗。遂得王之裁可。下之倫敦獄中。當是時。改革黨中之政治宗教二派。固互相提挈。以共事政。

治之罪人亦既伏其辜矣。宗教之罪人豈能逍遙於法外？於是彈劾羅德之議繼起。二人者固皆王黨之巨魁。今既聯翩墜殲，厥渠魁矣。國會之意猶未足，則復科認許船稅之罪，糾彈判官六人，旋令黑笏差官奉國會之命令，逮捕判官於法廷。且嚴勒法令，凡法吏之黜陟，不視君主之喜怒，爲進退。唯視其在職之功罪，爲去留。凡高等法院 The Court of High Commission 星院 The

Court of Star Chamber

星院者大審法衙以
其繪星爲飾故名

及一切法衙專恣之法，權悉行裁廢。撤違憲稅金之慣例，關稅民租，非得國會之允許，不

得濫徵。重申舊制，規律嚴整，以強硬之手段，奮其重大之權力，於是國會之勢大張。

開會未及一年，舉凡非法之關稅，專擅之法律，占士諸王所恃以擁護專制之具，一旦皆鋤盪無餘。然其所以能限制王權而制其死命，得從容以竟其釐弊之功者，則莫要於三年法 The Triennial Act 三年法之所規定曰：『國會開會之期限，可延而及於

三年，而閉會之期，必不可踰於三年而外。召集國會之事，大法官實負其責。大法官苟踰期爽約，則科以重刑。而貴族院代發召集

之令，貴族院若不受命，則庶民可自發議，不待政府之命令。可徑選舉議員一彼其裁制君主，徵集國會之特權，可謂至嚴且悍。蓋

彼懲於已事，以爲查路士十年閉會二旬，散會浸將蹂躪國會，不如是不足以障護民權也。既而軍隊陰謀之報至，謂北方軍變，謀

襲倫敦，以助王國會大驚。議員皆錯愕狼顧，風聲鶴唳，道路紛紜，咸相驚以火藥陰謀之再發。國會諸人密室聚議，深疑王之狡譎，

變詐向之釐弊，革政唯唯而不吾撓者，固將以退爲進行，將抵瑕伺隙，藉兵力以制我之命也。先發制人，後發則爲人所制，乃擴三

年法之限制，而伸張之，勒爲永久條例。Permanency Act 謂國王不得議會之同意，不得解散國會，以盡奪國王啓會閉會之權。

蓋查路士之信用墜地，不復能保其神聖威權，而國會舉動之專橫，亦脫軌而溢出憲法範圍而外矣。

初改革黨之抗王革弊也，互爲聲援，同心戮力。雖祈嚮殊趨，而黨派未嘗分裂。既而國教問題起，二者各持意見，稍形牴牾之端矣。

軍隊陰謀之報至，外憂方亟，未暇內爭。知非聯合，則勢孤將爲王黨所摧敗。則暫抑其軋轢之私，相與勉從事。及議宗教立法之

議案，甲黨則謂僧正不當爲貴族院議員，甚者謂宜奪其參政之權。乙黨大譁爭之，瘡疾於是。改革黨縱裂爲二。伊丕士科帕蘭黨

與非伊丕士科帕蘭黨各標一幟，幾如水火之不相容。始而教爭繼而政鬩，他日保守改革之黨派固分源於是者也。

且夫查路士之屈心抑志，以曲從國會之要求也，固謂割一部之權利以保他部權利之安全。既以國會之求索無厭，且陷其處士

特勒科以死刑也，則深悔向者之柔懦寡斷，倒持太阿，以授人乃幡然變計。陰謀乘間以奪其權，知蘇人之能爲我效死，則幸其首

都撫循諸豪以爲我。用國會素畏王之陰狠防之隱若敵國。今王無故巡幸，察其必有異志。於是委員扈蹕實陰調其舉動，以預爲

之防。王既氏蘇。果捕赫密爾頓及阿欽路二公下獄。二公訟之國會。國會嫉王之濫用權力。輿論譁然。愛蘭之亂事適起。則以爲王所喉使。愈疑王之陰圖不軌也。遂議草布告書。歷數查路士違憲之罪狀。與夫國會累年舉措之中。理聲罪致討。以公訴之國民。議既決。乃遣人齎奏於王。且刊爲成書。遍布之於都市。是不可謂非國會違憲之舉動。而改革派中亦以其操之過蹙。多不謂然者也。王深懟國會之播揚其惡。不復爲留餘地。乃宣言曰。『朕固憲法及教會之保護人。今固不見有宜更宜革之事。』卻返其奏。嚴斥其不敬越權之罪。且命近侍之武健者。使任倫敦獄官。當是時。國會與王猜忌日深。常恐王挾兵威以相迫脅。咸有戒心。藉口於防禦。凶暴請以護衛親軍。隸之國會。今聞王言之抗悍。則又懇親兵之祖王而爲內應。復請以耶色斯伯爲司令官。王嚴詞峻拒曰。『朕負君主之責。自可保護員無危險之憂。』下院乃撫無賴之游民。以備非常之變。而王黨之壯士亦復睥睨。挺刃日與尋警騎兵黨。Cavaliers 圓顱黨 Roundheads 之名實始於此。都下洶洶朝不謀夕。革命危機已如弦上之箭。雖有善者固無以制其將發之動機矣。

方是時也。王與國會皆以爲權力之消長盛衰在此一舉。意氣搏激於其勾。皆不免有非憲之舉動。然國會則曰。吾非有他望。吾固將恢復數百年平民世襲之特權。王亦曰。吾非有他望。吾固將擁護數百年王室世襲之特權。兩雄相厄。勢固不能並立。查路士以謂不及此一挫其鋒。則國會縱橫不可復制。乃奮其狎用之淫威。論民黨之領袖六人以叛逆之罪。上院議員五人。國會驚懼。將與貴族院協議。而王已命警吏逮五人於議場。國會大譁。謂王實蹂躪憲法。而劫我以暴威也。乃峻拒其請。而婉詞以謝。王曰。『茲事體大。願寬假時日。俾臣等熟計之。』貴族院亦憾王之復橫無理。則盡變其輔翼王室之宗旨。與下院合謀抵制之。方既而國會集議。將抗疏訟冤。以明五人之無罪。忽警報疊至。謂王親率禁旅圍捕議員。下院倉皇失措。亟令五人亡命。王既至。大索卒無所得。快快失望。拂衣遽行。王之方臨議場。議員怵於王威。側目怒視。莫敢支梧。王既出。則莫不奮髯抵几。攘袂起立。『特權』。『特權』。之聲囂然四起。乃決議曰。『王倚挾兵力陵犯國會之特權。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今日之事。理爭不獲。惟當以死決之。』王以人心洶洶。遂去倫敦而出。幸王行逾日。向所逮捕之五人。遂率練軍數營。凱旋議院。至是而王與國會終不可以復合。和平已無可望。額里查白死後之洪水遂軒然起一大波。

查路士既不得逞於國會。以爲國會之飛揚跋扈。非訴以兵力。必不能令其就我範圍。而富於權利思想之英人。則以爲權利者。吾祖若宗。出生入死。銖積寸累而得之。今王紆吾臂而奪之。懷苟不毅然抗爭。是神聖之人權行將掃地。以盡於是。決議力抗。組立行

政○委○員○會○選○有○力○之○民○黨○代○王○攝○行○主○權○方○是○時○王○駐○蹕○約○格○兩○院○王○黨○之○議○員○奔○赴○行○在○者○且○及○百○人○王○乃○置○兵○部○委○員○徵○兵○郡○國○會○亦○下○徵○發○民○兵○之○令○以○組○織○國○會○軍○西○北○荒○寒○之○地○凡○威○勒○士○毗○隣○之○境○響○應○王○師○而○附○近○倫○敦○東○南○繁○盛○之○都○市○咸○受○國○會○之○令○征○調○紛○繁○舉○國○大○擾○千○六○百○四○十○二○年○八○月○二○十○二○日○王○軍○大○集○舉○兵○直○趨○倫○敦○議○會○令○伊○薛○格○士○伯○爵○爲○將○軍○督○步○騎○二○萬○四○千○以○拒○之○二○百○年○來○鬱○積○之○怒○機○至○是○轟○然○爆○烈○遂○爲○赫○赫○炎○炎○之○大○革○命○騎○兵○黨○勢○既○勁○健○王○亦○能○軍○與○國○會○軍○遇○於○耶○直○欺○爾○屢○戰○皆○捷○軍○威○大○振○國○會○乃○建○英○蘇○宗○教○和○合○之○議○募○蘇○格○蘭○北○方○之○勁○兵○蘇○師○南○下○使○蒙○遮○士○達○卿○將○兵○會○之○當○是○時○格○林○威○爾○以○異○軍○特○起○隸○蒙○卿○之○部○下○格○林○威○爾○者○一○堅○鷺○刻○厲○之○清○教○徒○雖○爲○議○員○樸○默○嚴○重○不○爲○世○人○所○知○戰○事○既○起○乃○赴○堪○比○列○治○招○募○素○所○訓○鑄○之○市○民○率○三○千○之○子○弟○投○袂○從○軍○號○令○嚴○明○精○銳○無○敵○他○日○世○所○驚○悚○號○爲○鐵○騎○軍○者○也○格○林○威○爾○提○此○精○騎○輔○王○軍○於○瑪○斯○頓○謨○王○師○敗○績○民○軍○之○勢○稍○振○逾○年○國○會○奪○蒙○卿○諸○帥○之○兵○權○以○腓○亞○華○格○士○爲○總○統○而○格○林○威○爾○副○之○改○定○兵○制○部○勒○諸○將○六○月○大○破○王○師○於○涅○士○比○盡○奪○其○輜○重○文○報○鼓○行○而○西○略○定○諸○地○王○勢○日○蹙○遂○投○於○蘇○格○蘭○軍○蘇○人○幽○之○旋○以○四○十○萬○磅○賣○之○英○國○國○會○

當○是○時○也○清○教○徒○縱○分○爲○二○一○曰○獨○立○派○一○曰○保○守○派○保○守○派○之○議○員○方○占○國○會○之○多○數○欲○奉○其○宗○派○爲○國○教○獨○立○派○力○拒○之○二○黨○交○輸○欸○於○王○欲○少○得○其○助○力○已○而○保○守○派○議○撤○遣○獨○立○黨○人○之○軍○隊○而○自○募○新○軍○將○以○已○黨○之○將○官○軍○士○謂○不○得○宗○教○自○由○則○不○肯○撤○遣○於○是○昔○日○宗○教○黨○派○之○輻○輳○忽○讓○爲○國○會○軍○隊○之○紛○爭○腓○亞○華○格○士○之○部○下○奪○王○而○去○王○尋○逃○於○威○島○旋○復○見○捕○被○幽○然○蘇○格○蘭○人○通○欸○於○王○得○保○守○派○弘○布○之○密○約○乃○率○兵○二○萬○南○下○王○黨○之○勢○復○扼○民○黨○大○驚○格○林○威○爾○乃○倍○道○兼○行○襲○破○蘇○軍○於○華○靈○頓○遂○長○驅○直○入○蘇○都○是○所○謂○第○二○內○亂○者○也○亂○事○大○定○議○會○深○忌○軍○隊○之○强○橫○難○制○陰○與○王○謀○欲○圖○格○林○威○爾○以○王○之○反○覆○無○常○也○議○卒○不○就○格○林○威○爾○自○蘇○歸○亟○捕○王○囚○之○赫○爾○旋○以○兵○圍○國○會○盡○逐○保○守○派○之○議○員○獨○立○黨○人○遂○專○踞○議○院○之○席○世○人○名○之○曰○蘭○布○國○會○Rump Parliament 蘭布者譯言尻尾盖固謂長期國會之末路也

獨○立○派○既○握○議○院○之○權○遂○以○全○員○議○決○王○罪○旋○以○五○十○九○人○之○議○決○判○王○大○逆○賊○國○罪○當○死○四○十○九○年○正○月○三○十○日○遂○馘○查○爾○士○於○呵○威○呵○爾○之○刑○場○嗟○乎○以○保○守○持○重○之○英○人○寧○必○樂○爲○撞○破○壞○以○快○一○時○之○意○氣○然○卒○不○免○於○戕○君○革○命○演○此○歐○洲○稀○有○之○慘○劇○者○盖○積○二○百○餘○年○之○怨○毒○蓄○之○愈○久○爆○之○愈○烈○而○性○弱○柔○脆○之○查○路○士○適○當○其○衝○也○王○死○五○日○復○廢○貴○族○議○院○建○立○共○和○政○治○然○長○期○議○會○未○嘗○解○散○政○府○組○織○亦○無○更○革○政○費○省○約○租○賦○輕○簡○是○以○英○人○幸○不○如○他○國○革○命○之○擾○攘○至○受○亂○後○之○慘○禍○既○而○國○會○與○格○林

威爾及其軍隊互相齟齬。格林威爾率騎兵小隊徑入議院。盡逐議員而解散之。十三年之長期國會至是告終。格林威爾威名日盛。權力日張。英人遂舉共和國之全權。捧而呈之。格林威爾之掌握千六百五十四年。格氏遂爲英國之守護者。既秉國權。創立新憲。乃令英蘭選議員四百人。蘇格蘭愛蘭各選三十人。召集國會。使之議定憲法。奪都市之選舉權。而以州代之。且均一選者與被選者之資格。既而議多不合。格林威爾復解國會。英人浸忌其專斷之獍猛。人心日以搖動。王黨抵隙伺瑕。遍伏草莽。五十六年復開國會。雖援引黨人以自張。而民望浸衰。勢益不固。格氏復解散之。民間浸憤。陰謀日熾。匕首爆彈縱橫輦轂之間。格林威爾至以衷甲自衛。鬱鬱不樂。五十八年九月遂卒。

格林威爾既死。其子繼職嗣立。爲昏庸愚懦。固不足承此堂構。且人心洶洶。朝不保夕。逾年遂辭職去位。諸將互爭政權。國內大亂。於是思慕王政之心。遂湧激於英人之腦。嗚呼。以格林威爾之霸才建此共和之政治。熱誠殉國會。無分毫私利於其間。竭畢世之力。所經營而功業不終。新國之基。乃至與身同盡。豈格林威爾之才智無以善其後耶。然格林威爾之政府。雖覆而改革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已震撼灌輸於英人之心腦。而大不烈顛之憲法。遂蒂固根深。而不可復動。已不啻爲彼千年承襲之憲政。別開新紀元也。噫嘻。可謂盛已。

中國上古舊民族之史影

觀

雲

先○吾○種○族○而○爲○中○國○之○主○人○翁○者○誰○乎○則○苗○族○是○也○苗○族○者○始○據○中○國○腹○地○而○其○後○退○敗○零○落○棲○息○於○南○中○國○一○隅○之○地○者○也○苗○族○之○與○東○南○洋○各○種○族○有○無○種○類○之○相○關○與○吾○種○族○有○無○血○統○之○相○混○近時熱苗舉華人雜居有通婚姻者此人類學一研究之問題。要之欲攷古民族者。必先研究苗族之所由來。與其分散遷移之處。或因此而得東方人類學上一大發明之事。蓋未可知也。

今之論苗族者。或云與在暹羅之泰伊種人。及在臺灣北部之生番。所謂黥面番者多類似。是說而果足徵乎。彼苗族者。素棲息於南支那。其一部分或移徙而入於暹羅及臺灣。而別成爲一種族者。蓋未可知。其或他蠻族中。尚有苗族之種類。亦未可知也。今者歐洲人多喜入苗地。而教士尤喜傳教於苗民。久居其地。習其言語。而攷其風俗。尤喜撫育其嬰孩。試驗其性質。若何。蓋有欲研明之事理。不憚冒險而爲之者。歐洲人之性質也。

近日本人鳥居龍藏氏。調查揚子江西南之蠻族。其調查之區域。爲湖南之一部分。貴州之全體。雲南之東部。四川之西南部。又與

以上接近地方之兩廣地方。及兩廣之猺獞蠻族。又海南島廣東省北部之蠻族。又湖南湘水上流之蠻族。又福建省一殘部之蠻族。

其調查之事項

一體質上之調查。研究人類學之最要者。體質是也。其研究之法。分爲二種。一據生體。一據死體。據死體者。驗其骨格是也。據

生體者。又分爲二種。一體質之部面（例若毛髮皮膚容貌顏色等）一體質之尺度是也。

二言語上之調查。研究人類學之次要者。言語是也。蒐集其各單獨語及其他語。成書備查。

三土俗上之調查。如風俗習慣之事。又蒐集其土俗品。

四考古歷史上之調查。蒐採蠻人之故事及遺物。又訪問與華人關涉之古蹟。

五寫真攝影

此調查。非獨可明揚子江西南之蠻族已也。其結果。或爲安南緬甸暹羅臺灣比律賓馬來諸島民族之必要。蓋一部分之種族。往往與他部分之種族有相關者。事之常也。

苗族之在今日。衰殘凋落。然在往古。佔地布種。其勢力或百數倍於今日。卽其文化之有無。及文化之程度若何。亦歷史上之疑問。日本田能村梅士者。論上古苗族之亦有文明。且其文明之發生。早於華人。茲述其言。亦我學界上所不可不知也。

支那之文明。濫觴者爲何地乎。今之學者。羣不待疑問而謂支那之文明。則濫觴於黃河之流域是也。雖然。余不敢苟同其說。而欲提議一疑問。卽支那文明之濫觴。果從何地是也。

論羅馬之文明者。必謂濫觴於帶伊白河。凡一國之文明。必由水之源流而發生者。此一定之理勢也。支那之文明。其不能外此理勢無疑。雖然。謂支那之文明。濫觴於黃河者。其於事實誠不謬。然祇就支那之北部而言之耳。若論支那之全域。則南方文明。實別

濫觴於揚子江。且其文明之發生。爲早於北方。試先定爲左言之例。

一支那文明。南北有各別之濫觴。

一南方於江水。北方於河水。

一南方文明之濫觴。早於北方。

此實反從來之定論。雖然，余固有信此獨斷之見爲不謬者。其支那北方之文明，有可信憑之歷史。雖唐堯以前之事不詳，然可以散見諸書者爲徵。且參以各國原始社會之理，則支那民族約距今五千年有箇箇之部落，分布於河水北岸，沿流而東，遂跨河之南北，而漸次擴張其區域。其間侵奪起仆，互有消長，部落之數益減，其版圖益大，遂有如三皇五帝之時代，以強大之酋長爲君主者。此北方之情狀也。若南方當日其狀況若何，與北方關係之事若何，年月事迹，書缺難稽。然吾謂南方之民族，其文明已早發生，而其後乃爲北方之民族所征服者也。

據支那古史所記載，古代之文明，似專局於北方之一部，而南方一帶全在野蠻蒙昧之境。雖然，秦古之人類，從氣候寒冷地味薄瘠之處，而漸聚於氣候溫暖地味肥饒之處，而文明之趨勢亦必先發生於人口稠密之處。雖發生之後，欲維持以臻於完成之域，南方溫暖渙散之處，或不如北方寒冷凝固之處爲適宜。然文明最初之發生，多在於溫暖炎熱之區，如印度、埃及之事例可徵。蓋文明之麴蘖，不依暖熱之空氣，則到底有不能發酵者。試問江河二水爲孰適於培養文明乎？彼河水者，以黃河爲名，已顯示以常泥濁而不澄清之意。且其河流屈折，流勢奔放，動則增激，汜濫潰決，頗不適於利用。往往至爲大患者，古來蓋不知其幾何。若江水者，反是水質澄湛，流勢穩靜，除上流有峻湍之區，其餘大致千里一碧，汪洋漾漾，無汜濫之憂，而有易親易狎之狀態，害甚稀而適於利用。然則無抗敵天然力之智能，如上古人類者，謂必聚合於黃河者多，而聚合於江水者少，此吾人所不能信之事實也。

又可以地味之關係論之。當時記地味之肥瘠者，惟尚書禹貢一篇，依禹貢所記而案其地味之等級：雍州第一，徐州第二，青州第三，豫州第四，冀州第五，兗州第六，梁州第七，荊州第八，揚州第九。其大槩均以北方爲上，南方爲下。似當日南方之地味反薄瘠，而北方之地味反肥饒者。雖然，禹貢記事，則有可否認者三焉：（甲）禹貢記事全與近世之實狀相反。夫地味厚薄，容或有因時變遷之故，然全部面積古今乃大相反，殆無此事理也。（乙）禹以北人。按禹爲黃帝之子，昌意之裔，孫昌意降居若水，若水在蜀故禹生石紐，惟禹事業之發端皆在北方，故謂之北人亦宜。其視察南方之事

對之冷淡，或有不如此事之親切者。雖大賢或不能免此人情，且南方當日屬要服荒服中，地勢僻遠，爲北方王化所不及，故北人視之全若夷狄者然，或不免有先入爲主之過誤。又禹貢九州，其地當今支那本土十八省中之十三省，面積廣大，以當日之時勢度之，或有視察不及精密之處。且即欲詳晰視察，而當日視察者之人之智識上，或不能得正確之結果。此亦事理之所或有也。（丙）與當日視察之結果，有一全可反對之事。蓋當日北方之人民，常食黍稷，而米非其所用，遂至貴黍稷而賤米。貴旱田而賤水田，南方多水田之處，映於北人當日之眼簾，不免槩置爲劣等，遂至分地味之等級，乃與當日之南人及今人竟至相反。此三者予

於禹貢之記載爲否認。而不敢堅信當日地味北肥南瘠者也。

無論氣候也。水流也。地味也。皆南優而北劣。則支那之文明。謂南方較早於北方者。吾人蓋不憂其乏論據也。

且歷史上之事。亦可得左證焉。從來歷史之通病。戰敗者之事迹多湮沒不傳。即傳亦傳其野蠻惡逆之行而已。蓋歷史之成。多出於戰勝者之手。支那史蓋亦不免此病。故據其古史。可以攷見北方之事。而不能攷見南方之事。其記南方民族如三苗者。亦祇傳其野蠻惡逆之名而已。彼三苗者。其果爲惡逆之蠻民乎。抑爲有智能之良民也。是實無由懸斷。雖然。三苗文明之發生。實有較早於北方者。此尙不乏證明之資。無他。卽一部之尙書是也。

尙書者北人所記錄。不僅記載堯舜以下之美德懿行。而兼載文物制度。然其中言法制者。皆在舜攝位以後。而堯以前之事無聞。或者爲孔子之所刪削。（近時世界有論孔子之刪詩書爲歷史上之大罪人者。）然亦因其事或有不可信者。而三苗之有刑法。則已見于尙書。如尙書一二卷周書二九篇呂刑皆是。是實遺珠沙中。而可謂今日之至寶。吾人得此一則。可看取當日南方文明之光輝。一則可想見南方法制已具之日。而北方則尙未十分成立也。

是故予於支那之文明。欲定爲南方早於北方。而南方實濫觴於江水之案。蓋三苗者。支那固有人種之一。而三皇五帝之民族者。屬外國人種。從支那之西北方侵入。展布於北方黃河附近之處。屢與土著人種相衝突。漸次伸張其勢力。故曾有一說。以黃帝爲亞細利亞人者。蓋亦近似之言。三苗人種者。其初或亦局於江水之南。以漸散入中部。至達於黃河附近之處。乃爲北人所摧敗。蹙蹙而復歸於江以南歟。

然則南方文明。其後無所表見何也。曰爲北人所征服。而日蹙蹙故也。黃帝者。以善戰征爲天子。與炎帝戰而勝。與蚩尤戰而勝。遂挾其戰勝之餘威。平定四方。史記稱黃帝「未嘗寧居。東至于海。登丸山及岱宗。西至於空桐。登雞頭。南至于江。登熊湘。北逐葷粥。遷徙往來無常處。以師兵爲營衛。」云云。其四方往來。必非無意味之巡遊。於其所謂逐所謂以師兵爲營衛者。可想見當日往來無非征伐戰討之事。所謂登熊湘者。熊湘二山名在今長沙附近。當日三苗之首府在洞庭彭蠡之間。距今長沙不遠。黃帝南伐渡江水。因登二山。以爲用兵之所。取道歟。當是時。南方各部殆已盡爲北方黃帝之所征服也。由來支那者。用武之事。南方人每爲北方人之所勝。南方之文明。雖已發生。而一至以干戈相見。遂不免爲北方之強者所敗。是實累代支那歷史之成案。太古民族或亦不能異此例也。

至舜即位。而三苗又被竄。蓋三苗者。一經黃帝之征伐。勢不復振。至是稍欲試其跳梁。而其力脆薄。不足以當戰伐。卒罹投竄三危之刑。尙書紀其事曰。四罪而天下咸服。蓋北方統一支那之勢。至是而已略定者也。

田能村梅士之言如是。余蓋讀之而有感焉。夫千古種族之興衰。亦關係於戰爭之事。爲最大耳。有黃帝與蚩尤九黎苗族蚩尤九黎之君之一戰。而我種獲勝。遂得分布其子孫於大陸。而世世有中國之土地。而彼苗民一敗之餘。盡棄其江淮荊州及北方所已佔有之區域。至於三危之竄。并棄其在彭蠡洞庭間之根據地。而崎嶇跼促於山谷間。至於今不能自振觀於古史。蚩尤本其苗族之巫風。作大霧以迷軍士。而我黃帝則造指南車。又使揮作弓。夷牟作矢。雖其事不盡可據。要之彼憑妖妄。我尙器械。則我種人之智能固自有勝於苗民者在。而後能舉其莽莽一大民族。獸難禽獮。至桎縛之不得與吾種爭大陸一片土。是故涿鹿之師。我種之一大紀念事也。我乃若披堅執銳。受黃帝之命。而從應龍之後。以與彼種者馳驅衝突于凶黎之谷中。冀之野也。而一迴憶我今日者。甲午喪師。庚子喪師。土地削奪。種姓蹂躪。而同胞蚩蚩沈昏若醉。昔何英雄。今何潦倒。乃不覺俯仰沾襟。淚盡泣血也。

抑夫彼苗族者。其於蚩尤我之所謂兇殘彼之所謂英雄也。銅鐵額獸身食沙。或爲傳聞怪誕之言。然懸其形像已足示威天下。則當日之勢力可知。古史緝其受廬山之金。而作五兵。此足爲當日製造之徵。至言風伯雨師爲五里霧等事。雖不脫巫俗。然社會原始時代。大抵以巫祀爲民智開發之第一期。地球各國皆然。今日之所謂野蠻者。當日亦可謂之文明。然而彼苗族者。佔有之地如此其廣也。人民之生齒雖不可稽。以其地面核之。不可謂不繁庶也。而自蚩尤外。若一無人物。自崛起於其間。而一敗之後。又未聞集合其同族。奮發砥礪。奄奄無氣。以至斃亡。劣等人種之性質。固不能一入競爭之場耶。然而今日者。歐種闖入。而吾種人俯首帖耳。受其羈縛。而無可爲計。是又無暇爲苗族哀。而行爲吾種人哀矣。

吾友貴州蹇念益曰。苗族之人。其出與中國人交也。當賣買之時。雖道遠。必載錢以來。若銀洋則中國人往往上下其價值以欺之。故彼之不能用也。又曰。若買鹽。其斤兩時價。又往往爲中國人所欺。故彼約錢若干。則必欲得鹽若干。而分量之輕重。以手托之。而知其數。頗不爽於毫釐。以其無權衡而習用此技故也。又曰。其織布也。亦有機。以兩人對織。不若中國人所製之布。機之靈便。然其成布堅實。勝於中國人布機所出之布。又曰。苗民者。其女子中。或亦貌不甚醜。中國人所呼之爲苗姑娘者也。苗民之有洞者。則有會長管領之。其在平原者。多與中國人交通。有若干區。有苗籍之秀才額。其智識大抵概不及中國人。中國人蓋多凌虐之。嗚呼。亡種人之事情。固若是其可慘耶。然而今者。歐洲人之虐遇我其殆尤甚我同胞。其亦痛乎。否醒乎。否耶。

苗族語言。今揭其二三單語。

一呼矮 A.

二呼豁 Pi.

三呼叵 Po.

四呼配 P.e.

五呼派 Pa.

六呼馱 To.

七呼伊 I.

八呼意果 Yik.

九呼搖 You.

十呼積 Chit.

男呼凱唔繆 Keng miu 坦唔繆 Tam miu.

女呼削繆 Sh,a miu

小兒呼矮苦伊夥可唔 Akui ho, kom.

火呼拖 To.

水呼泥 Ng'ni.

手呼阿普 Ap,u.

足呼阿拖 Atau.

耳呼阪哀 Abiu.

眼呼買典 Mai teng,

口呼噫蒂 Iti.

以彼者日藏於密菁深谷蠻烟瘴雨之中。然而世之研究人類學者。以彼爲最好之資料。勝於陳列大禽大獸之枯骨。而摩挲石器銅器之殘物也。彼蚩蚩若苗民者。豈知其身不出洞。而世界乃買其風土記耶。而吾種內地人士。鑿井耕田。谿谷別沿其老死不相往來之俗。而豈知吾內地鑛產之里數。土物之產所。河流之長短。道路之險夷。悉了了於異國人之胸中。而已變其輿圖上之顏色。各分其區域。而認爲己物。且將以第二之苗人目我也。嗚呼。此茫茫大陸者。苗民所曾覆轍之途。我種人忍再蹈其覆轍也耶。

世界最古之法典

觀

雲

近時法國古物探險隊。於波斯詩賽地方。發見一石柱。所刻者。爲紀元前二千二百年頃。巴比倫加摩刺比王之法典。比世間所稱爲法律之父。摩西之法律者。更早一千年。是實世間最古之法律也。柱高八尺。其正面刻王與神之像。王立神之前。神者坐而口授王以法律。神住山岳。而授人間以法律。卽所傳爲陞路之神者是也。摩西法律。稱神臨於西奈山而授之。然神在山上。授人法律之事。已早見於此也。

巴比倫古物之被發見者。以此石柱所刻之文字爲最長。總以四十九段三千行成。惟其中有五段。爲後王所鏟鑿抹煞。文字者刻畫形。最美觀品。

石刻之首段。稱自王卽位以來。及以巴比倫爲首府之事。此段於研究法律。無甚關係。而爲研究歷史之要品。據此石刻。當加摩刺比王之時代。亞蘇路亞西利亞曾以亞蘇路爲都。底格里河邊距呢呢比六十哩。與呢呢比無遺迹五十年前西人探險於底格里河東岸之地。發掘古城址。大概均認爲呢呢比之遺址云。者。蓋尙存在無疑。荒古邈漠。久相忘於世人心目之事。一爲此刻石之文。所照幾多戰伐及其他關係歷史上之大事。復收拾而入於人間。知識之範圍。來不其然耶。

進此則爲關係法典之文。分爲十九段二百八十條。其首述曰。余立法律及正義於此地。於余之時代。余欲使人民得有幸福云云。王者。蓋專爲其時代與其人民而立法也。雖然。王之法律。實有永遠感化永遠生存之影響。彼摩西之法律。亦以王之法律爲基礎也。

王何故作此法典而刻石以遺後世乎。其文中有曰。助被壓制之人民。此貴重之法典。書之石置之巴比倫眉羅吾古之宮殿中。如王者誠富於仁心而真心以望人民之幸福者也。王自言曰。余者。以父對其子之心。而君臨此人民者也。誠爲不欺其言云。

巴比倫於太古時代農業商業之事已極發達故關涉于農業商業之法律甚爲精密如灌溉法奴僕使用法凶年賑救法金錢借貸法本店與代理店之關係法等凡往昔四千餘年前開化之事今乃得而見之也

觀家族上之法律其視婦女之地位甚高若男子有指他人之妻之面者定以侮辱之罪烙其額上惟男子離婚之事則比之今時爲易若無子者若亂家者皆得離婚若無正當之理由則離婚之時夫不得不給其妻以贍養金妻之病者夫得娶第二妻然第一妻未死以前夫有保護之義務云此法典有一條云旅客酒則處旅店主人以死罪可見當時酒禁之嚴云精查此法律而後觀希伯來之法律二者多大相類似希伯來之法律由受此法律之感化而來蓋無疑也又不僅爲希伯來法律所模範實可爲凡爲國民立法者之原本巴比倫歷史中予後世以最大之感化力者實賴有此立法之偉人雖然此偉大人物之事蹟數年前尙一無人知埋沒于荒煙破墟之中覽此文者又烏能不感人生事業乃與天地長久無窮期乎

記者曰今西洋學者非獨發明新學理也於古昔之事被其發明者甚多然皆從事迹實驗得來與我國學者從紙片上打官司斷不休蓋有異矣我國人以攷古自尊容詎知攷古之事亦不能不用新法而後可謂之真攷古若僅抱一部十三經仰屋鑽研以爲古莫古於是矣則真河伯之見也

後世之事無不從上世孕育而來自其脫殼而後若與前事截然爲二然細索其從來之迹草蛇灰線之中一一可求且往往於其中得著然大解之事是故攷古之學亦今日之饒趣樂而有實益者也雖然必先匯通羣學而後於攷古之學其眼光乃自不同若夫以攷古爲攷古其學術之範圍甚隘吾見其攷古之不足觀已

據基督教聖書所示之年代世界太陽與月與星之造成在基督降生前四〇〇年於紀元前二三四九年有挪亞之大洪水除挪亞一家族外人類盡滅又紀元前一九二一年亞伯拉罕向迦南地而出埃及及神示十戒於西奈山其事在紀元前一四九一年摩西之死在此後四十年此皆基督教信徒以爲確鑿無疑之歷史也

凡古代所尊爲神聖之書者近時學者分析批評殆一無所忌憚而古人信仰之謬點亦由是破據學者之說最初成文之法律斷在紀元前十世紀時即摩西死後五百年之時代也世所稱爲摩西之法律者決非全出自摩西之手惟其爲世界最古之法律則

無疑。印度摩拏之法典。婆羅門族所發布者亦不在紀元十世紀以前。於紀元四世紀時。尚無有此法典之確據。古代羅馬造十二銅標。其事在紀元前四百五十年。支那孔子之說教。在紀元前六世紀。按中國文化決非孔子所開觀孔子以前之人物及孔子並世或稍後于孔子之諸子百家証據人而抹煞他人之通病文梭倫之立法律於阿善。亦在紀元前六世紀。來喀瓦士立法典於斯巴達。在紀元前八世紀。由是言之。法律之化進步此等說必不能存。

最古者。自必首推希伯來人。稱神降西奈山。而授人間以法律之事也。六經若非孔子所作則中國之有法律實早於希伯來。惟比之加摩拉比王之法典則中國爲稍後矣。

至今日而摩西之法律。已不能保其最古之名譽。近頃於波斯詩賡地方。所發見之法典。直爲紀元前二二〇〇年之物。其時代之先遠爲西奈山之法律。所不能及。

此法律爲紀元前二十二世紀二十三世紀之時。巴比倫大君主加摩拉比王所蒐集而編制之。其中條項。早於加摩拉比王千年以上之時代者。亦或有之。而世界最古法典之名。遂不得不歸之於是也。

有此發見。神之首授希伯來人以法律者。已不能保其威嚴與價值。而確信聖書爲無謬之教徒。亦不能不對此而生疑惑之心。最古制定法典之加摩拉比王者。其名不慣聞於人之耳。創世紀十四章有唉摩拉培盧者。西奈路之王。征服其近鄰五王國。爲一時有名之英雄。惟其時代則稍異耳。英國百科全書第十版。於巴比倫項下有簡短記載加摩拉比王之事。茲述如左。

亞拉莫度人之霸權者。終爲寧摩綠之子加摩拉比王所覆。其名有書盎摩拉比。亦書加摩拉比。創世紀第十四章一節。有唉摩拉培盧王者。蓋即王之事也。

亞拉莫度人。從其王客度爾賴梅士。取巴比倫。破壞其神殿。然加摩拉比王者。卒恢復其運命。當王之三十年。有一大戰爭。破亞拉莫度人。放逐之。其後二年。併吞賴爾賽與陽督排爾。以巴比倫爲首府。統一巴比倫之全土。巴比倫既獨立後。復興文藝。加摩拉比王之權力。迄地中海岸。近時發見幾多巴比倫王之契約書及記錄。而以加摩拉比王之時代爲最多云。

緯爾奇斯密斯氏者。發掘尼內勃及巴比倫之舊墟。得見巴比倫太古諸朝之記錄。凡創造天地及大洪水之事。聖書中所有者。巴比倫記錄中皆已有之。聖書中不過變化巴比倫之事。而出耳。至一八七四年以後。巴比倫王之文庫。亦被發掘。與緯爾奇斯密斯氏所發見者相印證。其事益確。然吾等得讀紀元前最古二十三世紀時代所制定之法典者。則自一九〇一年始。

此法典者。刻於石柱。柱高八尺。石黑色。以一九〇一年之十二月及一九〇二年之一月。於詩賽古市。名唉庫羅派斯之小山。法國馬爾庚氏之探險隊。掘土至百尺以下。始發見之。

石柱者以照像器攝影。探險隊屬東洋古學者西露氏翻譯其文從法國文部之命歸爾爾及希阿兩氏之出版。石柱之正面有彫刻神之座前。立加摩拉比王。表神之口授王以法律也。

巴比倫已被發見之古物者。以此石柱之文爲最長。其文字以四十九段三千行成。爲後王埃賴麻他抹掇其五行。其字體用太古彼地王族最美之草書。其文字之開始。載加摩拉比王夥多之稱號。而言神授王位。及以巴比倫爲首府之事。

讀此石刻。多奇怪有興味之法律。得照見太古五千年前阿付臘底斯底格里士兩河間文化之光明。且知當日者。女子所處之位甚高。雖不能至男女同權。而女子可不全爲男子之奴隸。其造母之一字。含有（家庭女神）之意味。可想見當日無輕蔑女子之事。此法典二百八十二項。以六十項（即五分之一以上）定女子之權利。三十項關係土地及加害於人身之事。其主義以目償目。齒償齒云。

此法律中有水裁判之制。阿付臘底斯河之聖水。實爲最高之裁判所。

人若施魔法於他人。施者與被施者。當事實不明之前。被施者當投入聖河。溺則施者得取被溺者之家。反是則施者之命與家。皆不得保。爲人之妻者。若以姦邪遭夫之疑。當飛入聖水。以一明其邪正之事。

巴比倫之酒家。皆婦人爲之。若者比法定之酒價。廉而出售。則酒家婦當投入水中。以受水之裁判。若有暴民。入酒肆中而酗酒者。當先處酒家婦以死刑。若男子指尼及爲人妻而加侮辱者。則烙印男子之額云。

婦人結婚。在未渡契約之證書以前。尙不爲人之妻。爲妻而脫走市外者。可得與他人結婚。其前夫不能有強制復歸之權。若夫被擒。妻無生活之資者。得再婚之自由。有生活之資而欲再婚。不能不受水之裁判。婦若再婚。尙苦乏生活之資。其先夫脫擒而歸。則可呼而還之。其婦以再婚而有子者。亦得棄之而歸於其先夫。按此等法律意多離奇。不知太古人之風俗。及巴比倫當日之狀態者。無從懸擬其當否。

人若欲去其有子之妻與妾者。返其女之持來金。予以應得享之權利。而子之養育。則爲去女之義務。其子生長後。可以其子所應得財產之一部分與母。而母則得自由他嫁云。

若欲去無子之妻者。不能不悉返其女之持來金。若無持來金者。予以銀貨一米乃。（不能知其正確之價值。約當今日之四百圓）若貧而不能予以一米乃者。不能不予以三分之一。妻若紊亂家政。則夫可不返其持來金。亦不予以一物。而逕得離婚云。

若妻於品行家政。無有缺點。以不愛其夫而不願共居者。得與其夫離婚。因離婚之故。或慮生活之困難。妻得取返其持來金。若姦

淫之事。不得爲離婚之理由。被捕之時。定例可以其婦與姦夫。共縛而投之水。若夫欲赦其妻。可得赦之。夫若有姦淫之事者。則妻不能如之何。

妻若欲淨修。如中國之爲尼等而厭與其夫同居者。不能不以代理人代妻而盡對夫之義務。若代理人不能出子者。其夫可得蓄妾之自由云。

妻若以病身之故。夫得娶第二妻。而不得與其病妻離婚。迄其死得住夫之家。而夫不能不養之。若病妻與第二之妻以不睦故。病妻得取返其持來金。而去其夫之家。人若與其女姦者。處市外放逐之刑。與其母姦者。二人共處火刑。

妻得承襲夫之財產。而可讓與其子。不得讓與其兄弟。妻與夫未結婚前之負債。各自負其責任。若結婚後之負債。二人共負擔之。妻之財產。其死亡時。可歸其子與其父所有。而夫不得受之。第一之妻之子。與第二之妻之子。對其父之財產。有同一之權利。有幼子女之寡婦者。如欲再婚。必告其事於裁判官。而待裁判官之認可。若裁判官不許。則婦人不能再婚。

女子嫁時。不取其家之持來金。則父死時。對其父之財產。與息子等同有權利。委託乳母以小兒。使其死而以他之小兒代之者。可切乳母之兩乳房云。

人若打父。切斷其手。若損紳士之眼者。拔彼之眼以償之。損貧人之眼者。可償以一米乃之代價。若毀人之齒者。拔彼之齒。折人之手足者。折彼之手足。若誤失而使人負傷者。當償以醫藥之代價。

竊盜與強盜。共處死刑。槍火之盜。投火焰中而燒殺之。盜人之子者。打死。盜人之家畜與船者。償以代價之三十倍。即極貧。亦不能不以十倍之價償之。若不能償之時。則處彼以死刑。

爲醫師者。以外科治療之誤。而使患者死。及使患者有失明之事。則可切斷醫師之兩手云。

華年閣主人曰。法律者。人類進化之第一階級也。人者。自獸來。各帶有獸性。爭奪嗜慾。造世界種種之惡孽。聖人者。起而患之以。己之理想。欲與衆人爲契約。而法律之意。由是萌芽。法律者。造人類善根。第二之習慣性也。

中國有一大患。隱伏於人心之中。而不可救治者。人人不肯守法律。是也是故。自由獨立。主人翁之說。輸入中國。適足以助其囂張。而無補於事。蓋以素不知法律之人。而投之以是藥。則宜其發爲狂。然也。

中國人不守法律之故。其根原亦從專制政體來。專制政體者。君主一人獨立於外之外。夫以己不守法。而欲強人之守法。則人人

務逃避之而法律之效用遂不得普及於人心此專制國之人民所以必缺法律之意味也。守法律者視法律爲躋人於平等之物務裁判其個人以立於法律之下有法律中之自由無法律外之自由有法律中之主權無法律外之主權雖中國今日無盡善盡美可依奉之法律而人人心中不可不信仰一種法律而遵守之而後進而言自由言獨立也與夫不守法律人之言自由言獨立必有異也蓋自由獨立不難而養成可自由可獨立之道德與資格乃爲難爾。此篇法律取以與今日文明之法律相比其踳駁處不可枚舉然在太古之時亦可謂思想周密而巴比倫古代文化之光明不啻藉是石刻以照耀於今日史稱地球首開化國在巴比倫之墟由巴比倫而東流入中國東化印度南被猶太埃及而依地中海以興希臘今日各國古事中往往有與巴比倫合者羣疑其從巴比倫傳來非無故也使其古蹟不盡銷沈而更得獲發見之物其於太古之事必有日益明了者而全地球開發文化必首推巴比倫者固可爲定論矣。

中國人種攷

觀雲

人種始原二派之論說

人種始原之說近日於世界上最占勢力者約有二派。其一據創世記以大洪水後挪亞爲人類第二之始祖是也。其一據達爾文氏 Darwin 之言萬物進化猿爲人祖之說是也。

據創世記之說人類始祖爲亞當經大洪水後地球人類盡歸滅絕惟挪亞一家得乘方舟以免。挪亞生三子曰閃曰含曰雅弗。是爲萬國人類之祖。是說也。惟奉基督教者深信而不疑。然以其爲全地球有勢力之教。故雖一教之言而大占勢力於人間。大洪水之說不僅於基督教經典中見之。今日發見巴比崙最古之典籍其所言洪水之事與基督教中所言略同。當時希伯來人實居於幼發拉底河之上流其後由亞伯拉罕始率其部衆遷徙而居於迦南之地。故希伯來人所傳之古說實從幼發拉底河流域而來。幼發拉底與底格里士兩河間爲太古時代最多古國之地。而巴比崙立國早於以色列族。然則基督教經典之言或從巴比崙所記錄者轉載而來。或則與巴比崙人同記其太古傳說之事而已。且又攷之大洪水之說不僅基督教經典及巴比崙之古書而已也。希臘神話中亦記洪水之事與舊約之所記者殆無所異。由是言之。大洪水之說或者當日從幼發拉底底格里士兩河間迄地中海一帶海岸諸國皆同有此傳說而後記事之徒乃各據以載之一國古史中也。茲錄希臘神話一節於左。

菲羅密休斯 Pronethicus 者。先慮之神。嘗用心於未來。翌日之事。翌週之事。翌年之事。若則百年以後。千年以後。萬年以後之事。慮人間之不知火也。取海岸乾葦。燃於太陽。得火而教人間以火。上帝裘彼德 希臘名 Jupiter 者。怒而拘之高加索山最高之峯上。繫其身於磐石。命鍛冶之神。鑄鍊鎖以鎖之。劇風刮其肌。暴雨淋其膚。烈日灼其體。銳鷲出入啄其肉。菲羅密休斯有子曰第卡倫 Deucalion 行品正直。聲望遠邇。惟不爲神而爲人。每年一度訪其父菲羅密休斯於高加索山上。菲羅密休斯告之曰。上帝不久。必以洪水降人間。可速自爲備。第卡倫乃豫造箱舟。又時勸人毋行殺戮掠奪。否則滅亡之日立至矣。然是時人類皆日習於惡。不聽其言。而爭鬪益甚。已而上帝命降洪水。其雨如篠如瀧。陸地既沒。漸浸森林。及小山。又淹大山。人類盡滅。惟第卡倫與其妻俾哈 Pyrrha 當洪水初降之時。載食物同乘箱舟之中。隨洪水之所漂蕩。及數月之後。一書云九晝夜雨旋止。洪水漸退。而第卡倫之箱舟止於巴奈斯高山之頂上。第卡倫夫婦循山而下。逢上帝傳令神麥寇里告之曰。善哉。爾行山下。爾以母骨投於肩後。第卡倫夫婦未解其意。而相謂曰。神云母骨者何物乎。其大地之石乎。於是夫婦各拾石。隨行步而投之於後。已而第卡倫所投之石皆爲男子。俾哈所投之石皆爲女子。遂立海拉斯國 希臘原名 Hellas 原名。

洪水之事。既爲古史所皆載。或亦實有之事。然謂人類盡滅。今日之人類。盡爲大洪水後所發生。則固未可措信之事也。據基督教人所攷證。第一始祖亞當居埃田園之附近。生三十三子。二十七女。長曰該隱。次曰亞伯。該隱殺亞伯。上帝罰令離棄本土。其後子孫有東遷者。疑爲蚩尤及三苗之祖。有南徙者。疑爲印度之祖。西南去者。疑爲黑人之祖。而亞當於晚年又生子設。厥後洪水所淹沒者。爲設子孫所居之地。而挪亞者。亦係設之後裔。是則該隱之子孫。散布各處。當未盡滅。而其餘亞當諸子。其子孫亦未必同罹此浩劫也。且據威耳斯威利亞所推算。挪亞之大洪水。在紀元前三一五五年。而一說則謂紀元前三四九年。姑且不問其二說之若何。而據今日可信之年代記。幼發拉底底格里士兩河間之古國。多在紀元前四〇〇〇年及三〇〇〇年所建設。而埃及舍排斯古墳中有發見。紀元前三千九百年之古文書。中國五帝時代。雖未能確實推定。大都亦在紀元前二〇〇〇年至三〇〇〇年。當此時期前後間。而謂地球上遭洪水人類盡滅之時。此固未可以爲信史也。

基督教中洪水之說。曾有人謂在紀元前二千三百四十九年。而與中國堯時之洪水。爲同一時期之事。其前後相差。僅不過五十餘年。西方洪水。以氾濫瀦蓄之餘。越巴密爾高原。超阿爾泰山。匯合於戈壁沙漠。而從甘肅之低地。進于陝西山西之低地。以出於河南直隸之平原。餘勢橫溢。以及南方。其間或費五十餘年之歲月。而後西方之洪水。東方始見其影響。願是說也。以爲太古不知。

何年代之事。則戈壁一帶。曾有人認爲太古時一大海。故西藏今日尙有鹹水之湖。與有人認阿非利加撒哈拉之大沙漠爲太古時一大海者。其說相同。如是則由戈壁之水以淹中國之大陸者。於地勢爲順。若當堯之時代。則地殼之縐紋亦已大定。山海凹凸之形勢與今日。或小有變遷。而必無大相異同之事。然則據地勢而論中亞洲一帶。山脉地脊隆起。必無西方洪水超越高地。而以東方爲尾閭之事。即據一說謂巴喀什湖昔時曾與裏海相通。此亦非荒遠時代之事。然此正可驗中亞洲山脉以西水皆西流。而黃河長江經中國地面以歸海之水。其源皆發於崑崙山脉以東。且當日西方之洪水。既在小亞細亞一隅。則西必歸於黑海地中海。而東南可由幼發拉底格里士兩河之下流以出波斯海灣。必不至逆流而反越高嶺者勢也。且堯時洪水。或不過中國一部分之事。未必當其時。而謂全地球俱浸沒於浩浩滔天之中。即徵之各國古書。載洪水之事。亦見不一見。然多係一方之小洪水。而不足以當挪亞之大洪水。若必欲據中國之事以實之乎。古史中有云。『共工氏以水乘火。頭觸不周山。崩天柱折。地維缺。女媧氏乃鍊五色石以補天。斷鼇足以立四極。聚蘆灰以止滔水。』似明言上古有一大洪水之事。其云天柱折者。猶後世之言天漏。地維缺者。猶言大地陸沈。雨息而得再見日月雲霞。則以爲鍊五色石而補之矣。水退而地體奠定。則以爲立鼇足以扶之矣。上古神話之時代。其言多想像附會。荒誕蓋不足怪。要之惟此洪水。其時期爲最古。以吾人始祖亦從幼發拉底底格里士兩河間而來。或者與巴比崙猶太希臘同載其相傳之古說。歟。未可知也。而其年代則固未能確定也。

自地球始有人類以來。印度古書謂其數無量無盡。其所言之年齡爲最遠。而基督教所言之年齡爲最近。創造天地。僅七日而成。而自亞當至挪亞之大洪水。僅二千餘年。自大洪水至基督降誕時。僅二千餘年。自基督降誕至今。爲二十世紀之初開幕。然則自有人類至今。大致不過六七千年耳。縱有一說。謂亞當至洪水時。實爲一萬四千年。然亦不足二萬年。而據近日推算地球年齡之說。據雅孟羅氏立法。謂地球當初成立之年代。其時海水決爲淡水。而不含些許之鹽分。多歷年所。由地球內之鹽分溶解入海。苟計算海水鹽分之多少。則地球之年齡可知。依此法而推據英國著名之科學家以雅禮氏所算。斷地球之年齡爲八千萬年。乃至九千萬年。而據和蘭之科學幾夥阿氏所算。則斷爲二千四百萬年。同一方法而有如此之差異。則以一年間自地心中輸入海中。之鹽分。尙不得精確之比例。然據沙賴士所計算。爲二千六百萬年。與幾夥阿氏僅差二百萬年。其差數爲甚少。而相近。又據嘉祺泰聞氏之說。謂月從地球中分出。而仍迴繞地軸以來。至今蓋不下五千六百萬年。而查地質之中。發見人類石器之時代。實在洪積期中之冰原時代。此冰原時代。夏時極熱。蒸發無限之水。蒸氣冬時極冷。遂凝結爲冰雪。至翌年之夏。未盡消溶。層累疊積。覆於

地上而冰原時代之形勢以成計算地球經此時期實爲二十五萬年乃至三十萬年又有人謂地球昔時從北極向南流來之冰塊歲歲不絕當有九十八萬年於此九十八萬年中其後二十四萬年內已見有人類發生之痕迹此二十四萬年中前經十六萬年仍有北極冰塊向南流來之事至距今以前之八萬年而止然則人類始生以最可實驗之地質學推算大都不離二十四五萬年者近是姑且不論地質學中之事以太古洪荒之時代發明一事一物必須經若干悠久之歲月而當紀元前二千年前後之時代若埃及巴比崙迦勒底中國其文明發生已極燦爛而謂距人類始生不過二三千以短短之時間而安排空間若干人事於其中其位置必不能相容試觀古人所記偉人之年壽或云數百歲或云數千歲或云數萬歲者蓋古人無詳細記年之法自某時代至某時代俱歸之於一著名之人而其人遂若有非常之壽考觀其所記年代愈遠者壽數愈長年代愈近者壽數愈短蓋近時代則能記憶之人多而遠時代則能記憶之人少不解此義而真以此分古今人壽之短長則夢之夢矣而古時代閱歷之久長則可據此記載而想見之若基督教中所記錄之年齡未敢信以爲然也

基督教經典中所謂埃田圍高原者多當以今之巴密爾然謂人類發生必始於此是又未可爲論定也夫人類發生其年代固已甚遠而欲據今日地球之形勢以推量當日地球之形勢其見又未有不誤者以今日地球之陸地面積而推其餘之水量大東洋重量爲九萬四千八百萬兆噸大西洋重量爲三萬二千五百萬兆噸大東洋面積爲六千八百萬平方哩大西洋面積爲三千萬平方哩印度洋及北冰洋面積爲四千二百萬平方哩然在太古時代則大西洋有大西大陸而英國與美洲古時實連爲一陸地澳大利亞附近近有南洋大陸印度與阿非利加聯屬有印度阿非利加大陸歐羅巴與阿非利加聯屬有歐羅巴阿非利加大陸遂有謂人類發生在印度阿非利加大陸及南洋大陸之說今雖未可執一說而論定然必指巴密爾高原爲人類始祖誕降之地則亦稍泥於一家之論矣

以上皆推論基督教之言而稍貢其疑點如是若今之科學則大都傾向於達爾文之說以萬物皆出一元漸次遷變區爲萬殊而人類者則由一種類人猿進化而爲吾人之原祖者也當達氏發明此學說時其互相前後以研究生物學之結果立說亦多與達氏相同而達氏之徵引賅備故言進化論者羣歸於達氏

進化說之不可否定者卽宇宙今日之現象亦孰非由進化而來者乎當無始之始太空中未有熱未有愛耐盧尼以前曾無從想像自有熱有愛耐盧尼而其始爲渾沌一大火霧之時代由大火霧分析而爲各星體各星體之中其熱度未盡凝縮而尙爲氣體

能自發光者爲恒星。由恒星中所分出之星體。以體小而易凝縮。成爲液體。又成爲質體。而不能自發光者爲行星。而吾地球者。即此等行星體是也。然則此太空之中。吾人所見森羅萬象之形相者。曾不知其經若干年代而後。有此次序羅列之一日。此所謂星體之進化也。由渾沌之大火霧而析爲各恒星。由恒星而析爲各行星。行星之由來。其初皆熱體也。吾地球亦猶是。以五十六萬七千年。減一度熱。漸次冷結而爲地殼。以地殼之縐紋。爲凹凸山海之狀。而又寒暑合度。燥溼合宜。運動規則。曾亦不知其經若干年代而後。能如今日者。適於吾人類之用。此所謂地質之進化也。萬物之初。由一元質。分化合。而後有無機物出見。由無機而後有有機物出見。而漸次由動植不分之物。進而爲有動物。有植物。於動物之中。有高等獸類。進而爲太古之原人。由太古之原人。次第進化而後。有如吾儕之人類。試揭地質而觀。自始原代片麻岩紀之麻內賴與步賴獨代斯時代。進而爲古生代石炭紀。有脊椎動物之時代。又進而爲中生代三疊紀。侏羅紀。有哺乳類之時代。又進而爲近生代白堊紀。有胎盤類之時代。而後於近生代中之第三紀。有猿類人類之發見。試以人類與萬物爲一連鎖。而由今日以追溯其朔。曾又不知其經若干年代。以演其變遷分合之事。而後有世界今日之狀態。此所謂生物之進化也。縱或者謂萬物不當僅以進化論。尙有與進化反對。而爲退化之一例。即所謂結集與解散者。似言進化。不如言變遷之爲當。雖然。吾人所想望於宇宙萬物之結果。實欲其以至上殊勝爲歸宿。以一局部言之。可謂之變遷。以究竟言之。似不如言進化之義。較爲周匝也。

達爾文說之初出也。排斥之者甚多。而最爲有力之駁擊。莫如碩學寇俾阿氏。寇氏者。據法兵從埃及所齎歸之古物。解剖試驗。而認定四千年前動物之遺骸。其官骸構造。如今日一無所異。因是遂否定達爾文氏萬物進化之說。雖然。以達氏進化之例言之。所謂四千年者。誠不過短短之歲月耳。未可據四千年之事。援爲萬物終古之定例。且也進化之說。謂凡物之變遷。與其外界之狀態。多相關聯。若外界之狀態不變。則生物之體質亦不變。美國奈峽卡瀨瀑布之近傍。發見一種魚類之化石。殆三萬年間。不生變化。此無他。由於其所處之境界。不生變化。故也。若變化之最著者。莫如馬蹄之事。吾儕今日所見之馬蹄。僅爲一趾。莫不謂其自古已然而不知其由進化而成者也。試言之。當哥倫布發見美洲之日。美洲土人。見人在馬上。以爲必相連合而生。駭爲自天而降之一種怪物。由是世界知美洲爲從不產馬之地。然其後化石學進步。發見美洲古代之馬類。甚多。據博士摩異所研究。從第三紀層之始。稱新小紀層之古層中。發見當時之馬類。有四本之趾。其第五趾尙留痕迹。痕迹者。由生體所不用漸漸除去。而成如人類之尾。以三個乃至六個之尾椎骨。而成其椎骨之數。如此不定者。蓋由長尾減退當又發見有四趾者。有三趾者。有三趾而中趾甚發達。餘二趾皆退小者。有中趾甚大。而其兩傍尙留二小趾之痕迹者。由是

進步而成爲今日一趾之馬蹄此卽無暇觀列其他之證據卽此已足爲進化論之強援而吾儕聞摩氏馬蹄之言亦較之讀莊子之馬蹄篇而更饒興趣矣

今人之初聞達氏之言若驚駭而欲斥其說者此無他理由以爲祖者人之所尊而猿者人之所賤以至賤擬至尊遂覺其心之有所不安因而於其心有所不快雖然此等見地不過囿於習慣之名稱耳若欲研究實事則此等見解必當拋棄而無餘夫一學說之出也其能成立與不能成立初不關於人心之順逆與夫愛憎之間在其立說之根柢能搖動否耳若不能搖動其根柢而徒以不快之感遂惡其說而不欲聞此固毫無足輕重於達氏之論雖然世亦有援據種種之證左以駁斥達氏謂猿與人類其差異之點甚多若能直立而步行爲人類所獨有之事而凡獸類中皆無之猿類中亦無之然此說而攷之猩猩其後肢之步行直與人類相近惟其前肢甚長故雖當直立步行之時而前肢卽已及地然其觸地者不過指尖與犬貓等全掌着地者迥異其他以腦量顏面角等種種相證凡見其與人相異之處卽可反證其與人相近之處且猿類者尤非一躍而遽進於人類也於一八九四年蘭國臺花學士發見一種動物之化石此種動物與他種類迥異直爲似猿非猿似人非人介於人猿中間之一種其足既能直立而腦量則比之類人猿更多一層之發達因此得攷見猿類之將進而爲人類其間尙有一種過度之動物而人類與猿類接近之歷史益明此一種動物學者卽名之爲披鉛羅賽拍來喀斯 *Pithecanthropus erectus* 是也

欲否定達氏之說必先立二例一萬物一定無改變之事一人類爲突出之物然萬物之不能無改變已不乏種種論據達氏書中蓋已實徵之矣卽以人類之胞胎言之當其最初成孕之形狀與獸類直無所異且以其爲蝌蚪形之精虫故有尾之形狀顯然此固不得謂人類與物類截然爲二而非由其最初之一系所遞嬗而來者也至欲認人類爲突出則其說之怪誕益甚必將如印度書中所言八明之化身中國書中所言黃土搏人希臘神話中所言擲石化人一入於吾輩今日之眼既不免驚其說之離奇而又邈無證據置之於學術界中無一毫價值之可言然欲認人類爲突出則雖欲不若是之荒誕而有所不可而試從是等諸說以回顧達氏之所言則所謂由萬物之進化而來者其說實至平易而固毫不足爲怪異也

由是言之人類原始之說他日果有真正之發明而毫無疑義者在此固可據一說以爲論定之歸若今日而擇其說之合於學理者則達氏之言不能不認爲假定而學者多歸嚮於其途亦固非無故矣

進是而論人類。則又有人種一源論。人種多源論之說。今日學者大都取一源論之說。然據格希氏所研究。謂人類者各從其地方。分別而生。而其產地共有九所。是亦可懸其說。以待後日之相證也。

以產地言之。今日所攷類人猿者。多產於非洲熱帶之下。據千九百年出版之查利士摩利氏 Charles Morris 所著之人之元祖論。Man and his ancestor 其中述英國探檢之斯坦來氏 Stanley 發見阿非利加一種之野人。其狀貌與人之元祖最近。然則人類始祖或產於地球當日熱帶之下者。蓋未可知也。

類人猿中其種類有戈利賴 Gorilla (大猩猩) 阿蘭斯 Orangs

(猩猩) 欽綳幾 Himpance (黑猩猩) 之別。據海克爾氏 Haeckel 之說。阿非利加欽綳幾及戈利賴之猿。頭顱長狹。與歐羅巴人及阿非利加人之頭顱形狀相似。亞細亞阿蘭斯之猿。頭顱短廣。與亞細亞人之頭顱形狀相似。歐羅巴人及阿非利加人者。或與非洲之猿同其遠祖。亞細亞人者。或與亞細亞之猿同其遠祖。是說也。雖尚未論定。然據骨格之異同。以攷種類之異同者。固種類學上所認為必要之事也。

山海經者。中國所傳之古書。真贋糅雜。未可盡據為典要。顧其言亦有可釋以今義者。如云長股之民。長臂之民。殆指一種之類人猿。類人猿中有名薩彌阿者。其前肢蓋極長。又所謂毛民者。當太古棲息林木中。為防寒暑護風雨。一般無不有毛。其後以無用毛之必要。漸次淘汰。而至於盡。而其時原人之一種。或猶有毛。故號之曰毛民耳。又黑齒為文身之俗。今日蠻民中尚多有之。是固易解者。至當時之所謂國。決非如今日之狀態。或於一方之間。取其有特異者而言之。如後世稱馬多者曰馬國。象多者曰象國。其所指者。或為類人猿。或

人猿骨格圖



阿蘭斯(猩猩)

欽綳幾(黑猩猩)

戈利賴(大猩猩)

人類

爲獸類。而不必專泥於人類以相求。則亦可稍無疑於其言之怪誕矣。夫今日學問中可據爲論點者。自必以科學爲本。而無庸引此荒遠之書。雖然。旣爲我國流傳之古籍。故亦略舉一二而附於其次也。

中國人種西來之說

今全地球著名之各人種。溯其始無非由遷徙而來。從始爲人類一無變動而直爲土著。以至今日。此殆人種中絕無之例。然則中國人種其原始不生於中國。此固可與他人種以同一之例相推。雖然。今日吾人所欲定遷徙之迹者。不在遼遠之時。而直當問中國五帝時代之文明。爲已住中國人種。單獨發生之文明乎。抑此時之文明。即從遷徙而來自他國。而移植於中國者乎。今日之所欲論究者此也。

以吾人今日所知太古之文明。一在埃及。其發生殆在紀元前五千五百年之間。而迦勒底之文明。證以古碑。亦當在前歷四千五百年以前。又悉底斯 *Hittites* 之文明。爲近日所發見。其文字尙不能讀。其年代亦無能推斷。或者更古於埃及。迦勒底之文明。亦未可知。而當此時代。其相距離先後之間。又有若巴比崙。若小亞細亞。猶太。非尼基等。然而其地域之接近。不出一方。今日溯鴻濛太古時代之文明。國咸湊集於亞之極西。歐之極東。非之極北。之一隅。以其地勢相鄰。而謂太古文明之發生。悉有互相干繫之故者。其言固近理也。

希臘之文明。幾多學者所論。謂與印度波斯埃及有同一之點。而以其地勢氣候之異也。又生特異之點。或者海拉斯民族之思潮。不無受影響於印度波斯埃及乎。未可知也。且也。今日之論基督教者。謂其原或同於佛教。嘉巴海威爾。舉新約之化身主義爲證。又謂其厭世之倫理。原本於印度禁慾之道德。而亦有反對嘉氏之論者。謂基督教決與印度厭世之教不合。惟當耶穌誕生之時。猶太國有三派之宗教。一巴力薩。一薩陀加。一曷舍訥斯。曷舍訥斯教者。持厭世主義。以都會爲無道德之中心點。故必避之而住於山林。以商業爲貪慾之職業。故賤之而營農業。禁婚姻及男女之情交。廢止動物爲犧牲等事。而是等教派皆起於猶太人。脫巴比崙歸來而後。故或謂其受巴比崙之感化。或謂其受波斯之感化。而又有謂其受印度之感化。而致其立教之元素。或謂其自外國而來。而不能移以指基督教。雖然。世亦有論基督教之所謂造物主者。即婆羅門之言。梵天婆羅門教云。梵天者。世界之造物主也。又曰。梵天者。世界萬有之原因。又曰。梵天者。不可見不可知之實體。又曰。梵天者。全智者也。又曰。梵天者。常住不滅。又曰。萬物依梵天而居住。又曰。梵天者。光明者也。梵天。不惜他之援助。而有智覺。一切萬有之智覺。皆賴梵天之光明。此與基督教之言上帝。殆

無所異。或者基督說教之旨。不能無受影響於印度教乎。亦未可知也。

人心思想之潮流。其特別發生。則必有相異之點。其互相接觸。則必有同一之證。試以近事論之。從今世以前。東西洋分。故其立說之旨各異。從今世以後。東西洋通。各家立說。必有互相混合之處。由是言之。即埃及太古思想之潮流。亦有可略引者。試舉舍排斯古墳中所發見之古文書。此古文書。為紀元前二千六百年頃所製造之物。蒐集道德之格言。其一部在紀元前三千九百年。一部在紀元前三千五百年。今述其中所言一二條。如云。『汝勿誇智識。與愚者語。當如與賢者語。夫智識之範圍。無際限也。雖學至若何。不能至於無所不知之境。』又曰。『汝遇強敵。彼力勝汝。則汝垂首。彼不使汝容喙。汝則從命。而不與彼之事。』又曰。『汝若為衆人之長。定彼等之運命者。則當求勿蒙非難之策。毋使衆人生恐怖心。不然。人將反對汝。』又曰。『對大人者。問則如其所問之言。而答。毋多語。汝不知彼之意。而多語。或失言。而彼則不悅。傳大人之命。傳其言而止。不難以己語。』又曰。『使父母爭鬭。兄弟姊妹乖離。夫婦不和者。可悲之病病也。汝若賢。莫若使汝家多畜財。使妻子足食煖衣。而滿足其所必要。則彼將以愛相遇汝。』略述一二如此。此與夫西洋之思潮。其性質殆絕不相同。而以觀吾中國之舊道德及徵之人心風俗之間。何其多酷肖而吻合也。其偶同耶。抑夫埃及太古之文明。早流播於迦勒底。巴比崙諸國。而當日即受其影響。而然耶。是則中國與埃及固不僅上古之畫文字及文字之縱讀與夫以三百有六旬五日為一歲之諸事。謂其有相同之點也矣。

顧或者謂文化之同一。必有互相接觸之故。是則然矣。然或者由於彼此之交通。而未可以為人種遷徙之證。雖然。此在後世。其本國已具文化之根柢者。而後一與他邦交通。能攝引其文化。而來如中國之通印度。而受佛教。日本之通中國。而受佛教。與儒教。是其例也。若上古時代。忽發現文化於草昧之地。或者即伴其人種之足跡而來。如婆羅門為阿利安人種。有婆羅門。而印度始發生文明。則謂印度之文明。由阿利安人種之遷入可也。日本古昔之居民。為顯羅克爾人。先住日本之矮小人種本蝦夷人語數冬葉下人之意與蝦夷人至和人布居於日本。而其文化始勝於顯羅克爾人。蝦夷人則謂日本之文明。由和人種之遷入可也。然則上古之中國。於五帝時代。而忽呈燦爛之觀。謂為單獨發生之文明。既不能無疑。謂其由交通而輸入。毋寧謂其由一人種之遷徙。而文化乃隨之而俱來者。其言為近理也。

世界一事。一物之發明也。必經過若干人之心思。而又必費若干之歲月。於其間。此殆古今之通例也。然以觀吾五帝時代。其文化發生之速。力既驚其驟。而又多本於一世一人之事。試以黃帝言之。創歷象。作占月。后益作占歲。又黃帝為蓋天。或曰命容成爲之。又黃帝始受河圖。

門苞授規日月星辰之象又黃帝得明醫藥黃帝命俞附岐伯雷公察明立算數命隸首造樂器軍歌兵器伶倫造律呂榮緩鑄十二鐘岐伯作軍樂立史

官制文字始立史官倉頡沮作圖史皇作衣裳冕履帝作旒冕伐蚩尤時蓋服冕冕又伯余胡曹作衣于則作屏履履帝作旒冕伐蚩尤時蓋服冕冕又伯余胡曹作衣于則作屏屏履帝作旒冕伐蚩尤時蓋服冕冕又伯余胡曹作衣于則作屏舟車室陶正木正符契履雍父作柝曰赤冀作曰共鼓化狐剝木爲舟又虞姁作舟

乘雅作駕臣胙作服牛相土作駕馬邑夷法斗周旋作大轡高元作與夫龍圖龜書等事若夫磁極之發明羅盤之創見時已有羅盤古代文明史

室寧封爲陶正赤將爲木正合符釜山謂以符契圭瑞朝諸侯也

上以爲珍奇之事而黃帝作指南車又作旁羅史記旁羅以黃帝僅不過一百有十一歲之日月而文明程度如是其膨脹而發達謂

必盡出於一時之創關乎不能不學之懷疑心蓋以世界文化無此頓進之率也若曰是卽由遷徙而來因祖國之所有以栽

植之於中國猶夫今者歐人之至中國而布設其電線鐵道與夫一切新法之事故不待數十年而已煥然改觀設也地球再絕而

東西不通則後人讀史不知其所從來亦必訝其發見之驟而不知其固自移徙而來也五帝時代之文化殆可作如是觀矣且夫

自黃帝以前西亞種族必已漸來先已植其文化之端倪而黃帝爲英雄之主得此偉麗之大地可大施其展拓之才遂欲現一華

胥非如所稱烏托邦之類也特異爲何地不能確指之國於東方駕乎西方之母國而上之故所謂命某作某事命某作某事者不過因舊製

之所固有而因地制宜以斟酌損益於其間而遂覺不出百年荒荒大陸若是其燦爛而繁備也

一民族入於一民族之間必有不能融洽者而階級之制往往由是而生阿利安人種之入印度也其上等人曰婆羅門掌事神治

人之事次曰刹帝力掌軍事三曰毗舍人民之義當服兵役四曰戌陀最下之人服農工商其前三者皆屬阿利安人其後一者屬

印度土著之人以中國古事攷之略亦分四階級一曰百姓一曰萬民一曰萬國一曰蠻夷戎狄而百姓與民每爲對舉之詞如書

云「平章百姓黎民於變時雍」黃帝問於岐伯曰吾子百姓養萬民然其於百姓也多親睦之情於萬民也多懷柔之詞至其對

萬國也查當時官制有左右大監監於萬國其意蓋防檢之若其蠻夷戎狄則在斥逐之例由今思之百姓者一族之人故必從其

優厚後世親親之義蓋由此出萬民者歸化之人故撫綏之後世仁民之制始於是親親之殺則仁民也萬國者降服之國而不奪

其土地猶今之置土司然至親族而分王土地者則爲諸侯若青陽之降居江水昌意之降居若水蓋在諸侯之列若國有戰伐則

徵師於諸侯以取親親相衛之義而推戴天子亦在諸侯而無與於萬民萬國之事諸侯者蓋當屬於百姓之內但指其有土地者

而言之耳若蠻夷戎狄爲未被征服之人故攘除而不使其與我種人相雜以爲子孫憂後世嚴中外之防者始此凡此皆顯見一

一族以外如堯舜禹稷契載之古史其譜牒皆歷歷可稽雖不可盡憑而要之爲一族之人殆可無疑夫既屬一族之人則當日之爲天子者殆不過一族之酋長如摩西約書亞之爲以色列族長無異卽舜之登庸似屬選自民間然其實則由四岳之推荐與夫希臘之元老院 Areopagus 高等議會 Boule 普通民會 Ecclesia 羅馬之民會 Comitia Centuriata 平民議會 Comitia Tributa 後世之議會 Parliament State general Reichstag 固有異且也以窮居之人而奉行得以上聞蓋亦由一族之人其耳目易周故堯不疑而羣臣不忌仍由一族之撰擇而使居上位已耳夫當日中國之地居民蓋已甚多而獨此一族之人若占特別之位置則必有其所由來之原因者蓋可知也

研求中國民族從亞洲西方而來之證據其言之嶄新而驚闢者莫若千八百九十四年出版之拉克伯里 Terrien de Lacouperie 所著之支那太古文明西元論 Western origin of the early Chines Civilization 一書其所引皆據亞洲西方古史與中國有同一之點於此得窺見中國民族之西來於西方尙留其痕迹而爲靈沒之太古時代放一線之光其全書於我國尙無有迺譯者茲不暇觀縷而節述一二於下

奈亨臺 Nakhunte 者卽近世 Nai Hwang ti 與愛雷米特 Elamite 歷史所稱之 Kudur Nakhunte 相同於底格里士

河邊有戰功當紀元前二千二百八十二年或謂當紀元前二十四世紀至二十七世紀率巴克 Bak 民族東徙從土耳其斯坦經喀什噶爾 Kashgar

即疏勒沿塔里木河 Tarym 達於崑崙山脉之東方其一族者與其本族分離向北方近烟尼塞河流域旅行今日於河邊發見

其用當日文字所成之古銘而同時又有未達東方者與北西藏之民族結合而爲一部族此東徙之酋長以中國古史證之卽

黃帝也又曰莎公 Sargon 者於當日民族未知文字爲記事實用火焰形之符號按中國史稱神農用火德王以火命官故曰炎帝是卽中國所謂神農也

又曰但克 Dunkit 者近世 Tsanghieh 迦勒底語爲 Dungi 亞爾多 Chaldean 人曾傳其製文字象鳥獸爪之形是卽中國

所謂倉頡也

巴克者本當時命其首府及都邑之名而西方亞細亞一民族用以爲其自呼之稱號今此語之存於西亞細亞古史者如云巴

克禱 Bakhti 巴克脫雷 Bactra 巴克坦 Bakhtan 巴克雅 Bakhyari 巴克大 Badad 巴克斯坦 Bagistan (Pag or

Pakistan) 巴克之陸 Land of Bak 巴克美乃齊 Bakmesnagi 巴克之國 Country of Bak 此民族其後有東徙者是卽

中國所謂百姓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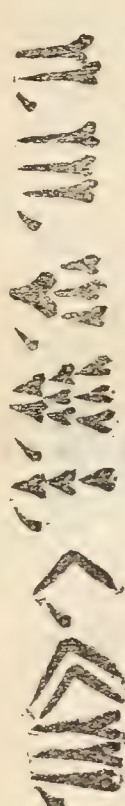
崑崙 Kuenlu. 者即「花國」 Flowery land 以其地之豐饒。示後世子孫之永不能忘。既達東方。以此自名其國。是即中國所謂中華也。

至其事之相同者。如一年十二分法、一年二十四小別法、一年分四季法、置閏月法、五日累積法、水火土金水以十二年為世運之一循環、二根元陰陽之義、用八十筮竹、音樂十二律、十干十二支之循環、十二甲子之循環、六十年為一紀、溝渠運河堤防、金屬之使用及鑄造、用戰車、駕二頭以上之馬、君主之冠裳用特別之紋章、中國袞冕黼黻從事農業、得小麥之種、波斯灣之北及北東所座尊右、四海之稱名、置天文之官、四岳、迦勒底四國之王十二牧、六宗、蘇西安那之六少神視君主有半神之觀念等是也。

文字語言之相同者。如十紀計算法。天皇十三頭。地皇十一頭各一萬八千歲。天皇二十三萬四千年。地皇十九萬八千年。總年數四十三萬二千年。巴比崙以此計算大洪十紀之第一期者。九人治世。中國有九頭紀次五紀。中國有五龍紀又 Sumair.中國循蜚紀 Dintirki.中國因爾雅史記提紀

Tandin 即波斯灣之北。中國禪通紀 Urban Urbagash Hot-Bak-Ket. 伏義十二月名稱之符號。十二支名之符號。所稱者等是也。

巴比崙之楔形文字。一變而為畫卦。茲略舉楔形文字於下。

Sunkuk.		} "Empire"	"dominion"	帝國主權
Sunuk.		"Palace."	"Court."	宮闕 裁判所
Chifa.		"Babylon."		巴比倫
Bapilu		2.3.4.8.9.10.23,	1.1.1.4.8.9.10.23	

卦者一種之古文字也。以字簡而事物繁。故於一字之中。包含衆多之意義。後世遂以此為卦寓天地萬物之理。而所謂易者。古文字之字典也。歷代時有增輯。故易不一。當時欲治古文。不能不檢字典。孔子讀易而韋編三絕。蓋使用之勤。以至此爾。易本為

古文之字典。而卜筮者。又假易以爲用。故於初九初六各爻之間。加以吉凶无咎等字。如後人以唐詩作籤語而加以上上中中下下等字茲述離卦文一節於下。



經文

古文字

近代字

意義

離

離

畜牝牛

離

離者一字有數多之意義
家畜之女牛

吉

初九

履

錯

然

敬之

无咎

六二

黃離

元吉

九三

日昃之離

不鼓缶而歌

則大耋之嗟

凶

離

離

離

離

離

離

離

離

離

離

綱

謫

縞

瞻

離鵲(鸚)

黃鳥之名

靴鞋之物

誤也

燃也燃米

注意諦視

斜日之光耀

不拍瓦器而歌歌之一種

老人之歎

九四

突如

其來如

焚如

死如

棄如

六五

出涕沱若

戚嗟若

音

上九

王用出征

有盡

折首

獲

三

西

无咎

离 离 离 离 离 离 离 离

离 禽 離 鷗 離 倘 禍 牆 瀉 離 離 燭 離 离

不意而來

同來相會
(後爲泣)

失火

如死別也

捨也拋也
(今義離字同)

流涕及淚等

斧伐木之音

王出征時所用之衣服

婚姻之結合

斷首

猛獸

竹籃小籠

拘籩穀物之籠

醜物怪物

以上所引其是否未敢論定。所引祇舉其略尙有各條及其論議均未及詳以今日者人類學日益昌明人情於其祖先之所由來決不肯安於茫昧。如日本人攷其人種所自
 無咎
 今我人種西來之說已爲世界之所認然則我國人有起而攷其事者必先探檢巴比崙
 Babylonian 迦勒底 Chaldaea.
 來之書
 甚多

竊南 Elam

即蘇西安那

及幼發拉底格里士兩河間美索不達尼亞之平原與夫中亞細亞各地而研求其碑碣器物文字語言

及地層中之遺物而後是非真偽可得有顯了之日而不能不有待於中國文明學術進步後也

不解各學術者不能攷古中國攷古之事劣於西人以無各學科為根柢故也

常百姓民族東來之日其道路所經今難確知以今之地勢推之既橫斷中亞洲山脈由此東向其一道從葉爾羌

喀什噶爾

即疏勒

Kashgar 而出吐魯番

Turfan

哈密

Hami

之邊達中國之西北部沿黃河而入中國其一道從西藏之北部青

海邊而入中國然路稍險隘又從西藏之打箭爐亦為一道然由此入中國者住蜀而入長江之流域以今思之大概出於首一道

者為多夫以青史轟名之摩西世咸嘖嘖稱其率以色列族出埃及而建猶太之國為不可及之事然其徘徊四十年卒不越紅海

之濱即近日歐洲諸國殖民全球然亦因蒸氣船之製發明與恃其器物之利用而人類始得增一層之能力孰若我種人於上古

四千年前世界草昧舟車未興而超越千萬里高山則另沙漠出沒之長道以開東方一大國是則我祖若宗志氣之偉大性質之

勇敢為何如而其事業之雄奇又直為他人種之所無足以鼓舞我後人之氣概者抑又何如也

中國古書多言崑崙而又述黃帝之所遊莊子天地篇黃帝遊乎赤水之北登乎崑崙之丘博雅崑崙虛赤水出其山神海經流沙之澤赤水之後黑水

使象罔象

及黃帝之行宮列子周穆王篇別曰升崑崙之丘以觀黃帝之宮而封之以論

至周之穆王欲騁八駿一巡游其地以為快

穆王之行或未必

以記而屈原作賦亦若不勝馳慕之情此明示中國古來於崑崙若有特別之關係且觀古書所載述崑崙之形勢亦頗詳盡夫以

吾人所知三代以後之事例之如所謂張騫玄奘之西行者其事蓋少何則以中國氣候之溫和物產之豐備土地之平易既無須

出塞西行為逐水草而謀生計而以其道路之險難亦足阻人旅行之情然則太古時代以何因由而反於往來西方之事獨密此

而謂由中國西行以探其地母寧謂由西東來而道路所經由因得熟悉其地形也且猶有不可解者古書所言西方之事何以皆

歸之於黃帝而取百家之說以參差互證又俱言西方蓋有樂國即黃帝之夢華胥亦云在弇州之西台州之北又西王母之國早

見於傳記而多贊美之詞以音譯之甚近蘇西安那是固百姓民族之在西方時曾受其教化者也而又云西方有聖人凡此皆於

中國上古書中浮一離奇隱約之事或者故老之所流傳述其祖鄉風俗彼穆王者或因聞古說而心醉而屈原者亦因博覽古事

因而流露於詞翰之間夫人情於去國離鄉每念游釣之所一丘一壑皆不勝其天上之思而況當日者初至東方所見土著都為

蠻夷之俗而母國之文化又未易發布於一時遂若回首西顧動人艷羨至其後基業已定而東方佳麗之地一植文明發達甚速

而又以西道嶮巇不生再往之心遂使西方之事淡忘於日久之間而口口相傳偶留古說百家摭拾錯雜互記遂若其事甚奇而

不能解其原因之若何也。

中國之民族果自西來則東西古史其稱名必有相同之據。拉克伯里之書既已不乏攷證。又博士陀多刺士 Douglas 之研求謂中國姓氏發見於西南亞細亞者不少。若至吾人瀏覽古史蓋亦時多觸悟。姑以未得實驗不敢多舉以涉附會而略舉其一端如西方古史云率巴克或作地吉利河姓百民族東徙之酋長為底格里士 Euphrates 河邊之人而中國古史云黃帝長於姬水西音其音實與姬相近而日本所譯音亦作姬至以累名之詞而祇舉首之一字以為全體之代表者凡簡稱之時皆然蓋已不乏其例稱爲英國此例甚多不煩枚舉且即促諸音而合讀為一音亦可為姬此在學理上論之謂為偶然毋寧信為不無關繫之說也。

太古時代之人民曾雕刻玉之一種以為頸飾今時歐羅巴及日本與其他各國時時從地質中發掘據學者所認定其玉為崑崙山產出之物中國以人類學未明未發見此種遺物然既由亞洲以散見於日本則中國亦當有此物無疑而據此則可知由崑崙以至東方實為古代之孔道度當日迦勒底巴比崙諸國必已早聞東方之名而遷徙之事或非權輿於黃帝特黃帝者若率一族之人而選拔其俊秀之才直大舉而為立國東方之計故一入中國既戰勝其土人遂百務具舉而任官分職各得其人不啻取其懷中已具之計畫而敷陳之顧西來之事既大昌於黃帝而自堯以後反絕則其時必當有地理上一大變動之事夷攷其時無他殆所謂洪水焉耳當日西方傳聞必以東方為盡在懷襄滔天之中故中西之通道開而復塞嗣後洪水既平中國又急急務為內治其所布設一切皆東方之事而無與於西方而古代遷徙之事以文字艱難不留一家之著錄而後世遂因此而無所攷見也以亞細亞西方之人種遷徙而為中國之士著者不乏其人如同回教徒為阿剌伯人種河南抽筋之一族當為猶太人種顧其來也較後其踪迹易于攷求之即其本種之人或亦乏記載之書而日久且忘其所自來然從其軀幹風俗宗教之各方面以觀不難一見區別若吾人種之來則事在遠古其顛末遂未易詳今亦未敢主一說為定論然既發見與西方有諸多相同之事且中國太古之文明悉為西方所已有則其言非盡無因而欲研求我人種之始來不能不用之以為希卜梯西者也。

西亞文明之緣起

自來言世界文明者每分為自然民族與人文民族之二類自然民族者受制於自然界人文民族者能制自然界自然民族者專依賴外界之勢力取天與之物而不能取不與之物依強迫而行動隨時勢而推移其精神不自由其意志不能自撰擇而決行乏

謀慮而惟以慰當前之慾望爲滿足。無權利財產之觀念。無裁制無變動無進步之思。改良之念。任歲月之悠游。而穆然相對於其間。以終其生。是自然民族之狀態也。而人文民族者。反是要之一者。以他力而受動。一者以自力而能動者也。而上古未開文明以前。皆自然民族。無人文民族。以自然民族而初見文明之發生。是則不能僅恃內力。而必有假於外力者也。

近頃法國學者柯比那氏 Joseph Arthur Comte de Gobineau 其所著人種哲學 *Recherche philosophique* 之書。謂人種之文明。悉

關於其人種之血統。而血統於有人類歷史以前。變化已定。至有歷史後之時代。已消失此自然力。而不能有變化之事。其血統之優者。能發生文明。血統之劣者。不能發生文明。而初無關於土地氣候政治宗教之事。而歷舉開化之各人種爲徵。是說也。世多評論之。而尤不乏反對之辭。顧獨以爲柯比那氏之言。亦徒狃於當今人文民族之情勢而言。世評柯比那氏之書爲人種貴族主義。蓋彼自尊其阿利安族。以爲世界之優等人種。而世界文明之必出於其手也。夫以已進人文民族而言。雖遷徙其種類。至於極寒極熱之帶。榛莽未闢之區。荒寂無人之島。而文明每隨其人之足迹而俱生。即有外界種種之阻礙。亦必能以人文戰勝之。誠如柯比那氏所言。無關於天時地理自然界之事者。至太古之世。人民蠢蠢。世方草昧。而於黑闇之全地球間。忽逗文明一線之光。是固不能不以外界爲誘起之原因。蓋人文強壯之時。能以人力勝自然界。而人文幼稚之時。必以自然界助人力者。此蓋觀於地球最古文明之國。而其事殆可徵也。

文明之與地理相關也。譬之論生理者。謂精神必與肉體相關。夫有健旺之精神。必先以健旺之肉體爲基。而太古文明。亦必先發生於氣候溫暖地味膏腴之區。且也人類進化之階級。必先游牧而後耕稼。而游牧時代。居住無定。故思想每多苟簡。而文化終難開發。於其間。至一入耕稼居處。有所作息。有時而事事漸求周備。故文化遂因之而萌芽。若入於工商則文化更進一級。不可以農爲止境也。然太古人民。脫離游牧之習。而得從事耕稼。尤賴有天然土宜之助。是仍不離乎所謂氣候溫暖地味膏腴之說也。試觀埃及。從阿比西尼亞山地諸大湖水所發源。匯而爲尼羅河。其河源在赤道之下。自五月至八月。大降雨。河流汎濫。洋溢全國。宛如內海。村落市邑。若浮數點島嶼之狀。然一至九月。河水漸減。至十二月而水盡。土地悉現。而當其漲水之時。則渾渾濁濁。挾其上流多量之淤泥。以來。又尼羅河之狀。其近海河口。無大水之匯合。而其下流爲近傍幾多之沙漠。吸收其水蒸氣。絕無降雨之事。因而自距河口以上。至千百哩之處。爲最廣。而河口之身反縮小。故淤泥悉停滯於內。而下流一帶之平原。當水平之後。膏塗壅積。若施天然之肥料。無待入鋤。而靈苗嘉禾。怒生旁茁。不數旬而黃流濁濫之區。已變爲綠雲概密之場。故希臘史家海羅陀泰士有埃及者。尼羅河之賜也。云云。雖然。

埃及之地理。尤不獨特。其有尼羅河也。據地質學者所研查。謂阿非利加今日幾處之沙漠。當荒古時代。沙漠尚未成形。其地爲海水經流之區。而下埃及。則爲深水底之海灣。及幾處沙漠成形之後。不知經若干年河水之漲溢。挾泥滓而沈澱於其間。漸高出海面。而成今日之地形。今測其土達其最下層之地底。其肥土直有四十呎乃至七十呎之量。故其地味之厚。不獨食其後天。尼羅河之福也。尤恃其先天所形成者。本爲沃肥之土焉。故古代之埃及人。自稱其國曰開姆。曰開米。猶言黑土之義。蓋以其與西方利比亞之沙漠異。而土地特呈黑色。故而古代人之稱埃及者。亦號爲世界之穀倉。其國既農業發達。而堤防運河貯水湖。於國西暨大（即漲溢湖）今水準。尼羅河沿岸多殘留太古時代水準之遺跡。又在岩穴中刻大石像。尚有其遺迹。以其頭上爲水準。蓋以記尼羅河漲水之程度。以有關於農業故。及測量術。希臘史家塞陀洛士曰。河流汎濫。每年一變土地之形象。地主

諸事。亦因其地形而發迷獨早。其國中平民之一等。分三階級。而以農民分尼羅河之船夫爲第一級。又最初之王朝。其墓所已繪農夫耕耘之狀。而其文明之遺迹。大半在下埃及區域。故知埃及之文明。實發生於入農業時代之後。象及平民中以農民爲第一級之事。而知。而其農業之發展。實恃其有天然之地利。故也。此埃及之文明。可溯其所由發生之原因也。

而所謂加勒底者。直與埃及之地理有同一之觀。幾若造物故出此同一之手筆。爲全地球成一對峙遙映之文字。而爲太古文明之種子。兩適于培栽之所。彼發源於終年戴雪之亞美尼高山。而其東爲底格里士河。西爲幼發拉底河。此兩河間一帶廣潤之平原。曰美索不達尼亞。希臘語兩河間之義其北爲臺地。多崗嶺。高低不一。最古時代爲諸種野蠻所雜居。亞述人亦舊居斯土。而所謂大洪水。挪亞之方舟。相傳曾置於其間者也。以其地高于河流。待人工之灌溉。故亞述人居此。惟以狩獵爲常業。其南則概爲平地。幼發拉底西岸之土地。聖書所謂埃及田之花園者在也。此兩河間。昔時諸多古國所散在。希臘人呼其全國爲加勒台。Catalai 即加勒底。譯作加勒底迦勒底者。棕櫚之產國。Ammiannus Marcellinus 所云呈綠長林。直自Julianus 帝軍隊到達之地。至於波斯海灣之岸。

其地出海不高。而以兩河年年之流溢。淤泥累積。豐饒無窮。一拉穀種。能收穫三百粒。薄沙斯 Berossus 稱小麥、裸麥、胡麻、棕櫚、林檎及其他種種之果物。野生自熟。而小麥於靄南 Ansh 近傍。自然生長。爲一種天產之物。拉克伯里謂中國小麥之種由波斯傳來者據此而海羅陀泰士所謂一度播殖。則二百回或三百回。不待種蒔。而非尼烏士 Plinius 謂小麥歲刈二回。其餘尙足飼羊。而以天氣與埃及同。殆無降雨之時。故農業悉恃人工之灌溉。而從古有通四方之大運河。又有通底格里士幼發拉底兩河之溝渠。有貯水湖。置特別官吏以管理之。中國古代以共工爲水官其河渠溝洫。今雖淹埋於沙土之間。而猶能攷見當日絡繹縱橫之迹。如蛛絲之布滿於國中。而據古史。謂其第一代王阿爾羅士 Aloros 者。實爲有牧畜之稱號。此又想見其民族之最初。實習游牧。而以底格里士幼發拉底兩河間天然之膏腴。

遂事農業至農業既開而文明亦因之而生蓋底格里士幼發拉底兩河之於加勒底亦猶尼羅河之於埃及故曰加勒底者亞細亞之埃及也誠哉是言而吾人聯想其文明開發之原因均不能不歸本於地利也

夫太古文明之發生既恃乎地理為絕大之原因而氣象之間其與人思感之作用者亦能操莫大影響之權彼下埃及之地以終歲不雨得常觀空明澄澈之天一天文學之思想遂由之發生故在埃及當日已有正確之太陽歷今日西洋諸國所用之太陽歷者本於羅馬英雄該撒所定用而該撒實採自埃及者也又知有 Harveysbeta 即木星 Harkaber 即土星 Har-lesher 即火

星 Sebekw 即水星 Duan 即金星及 Akhimu-Seku 即恒星 Akhimu-urdu 即游星之別而分一年為十二月一月為三十

日其歲差則加種種之閏日法如年加五日為三百六十五日而四年又每加一日等諸法當日有名之金字塔者即依天文學之

法則面北極星而築埃及人天文學之發達蓋如是而在加勒底者其地亦少降雨空氣透明日月星辰呈異常強烈之光輝以照

灼於人之耳目故或謂加勒底人之於天文於其在靄南山間畜牧之時已觸其觀察天體之思如以天頂為大牧地以星為天之

羊羣而以大恒星 Arcturus 為其牧者以黃道為有光之牡牛其後乃益進步而造有名之方尖塔其高數層世所稱為加勒底人

造邑高可達天者而是等堂塔或專以為觀測天文之用即可謂之天文台凡重要諸市府皆有之專置司天文之官吏即可謂如

今日之欽天監中國黃帝時亦置天文官已見上以二週間一回報告於國王如今日天文學上所用黃道 Notia 之記號當日早已發明而分圓

圈為六十度分黃道為十二支作十二宮之圖如定春分起於金牛宮者是以 Capella 定歲首如中國堯典以星昂虛等分四時以月之圓缺分一

年為十二月如中國國同一月為三十日而於歲差則加閏中國古代時亦已置閏分晝夜為十二時於日蝕月蝕皆能先測有晷表中國土圭有凸鏡於尼

地層下發見太古時代之凸鏡當係古時觀則天文代望遠鏡之用以七日為一週為安息之日中國七日來復至日閉關商旅不行猶太人因之為安息日或係同出於一原而關係天文及星占等書為莎公帝之圖書

館所記錄者共有七十二卷之多題曰蓋羅之觀測雖其時伴天文學之進步者另迷於一種之幻想如天體神學 Astro Geology

附諸天體以神祇之名而崇拜之中國古時亦有祀日祀月等事又有一種星占之偽科學中國古時亦有占星蓋加勒人當日者見夫天體之燦爛星宿之光明

以為皆有神主持之而與人間有絕大勢力之相關生於人間之人或即為天上之星變化而來於未降世以前已早定其一生之

運命故知其人為受何星之感化則其一生之吉凶禍福已可預知中國古時以傳說為列星後世以大星附會諸葛今世以天星卜人運命者尚行世間與加勒底人思想正同又以為天上之

現象悉與地上之人事相關如見彗星之出以為主肇兵端而凡日蝕月蝕及氣象種種之變異皆以為主有災禍之事中國子孔時

草昧之比如然春秋一書尚以日蝕月蝕等事為有吉凶漢儒迷信宗教者皆沿其弊此星占之魔術者其後傳於羅馬於中世紀大流布於歐洲學者攷其源流之所自蓋由塞米的人

所傳而塞米的人則由丟那尼安人種中阿加陀人之所傳也要之其天文學之發達固得與埃及人同保其最古之名而其發達之獨早者又未始非由其地之氣象有以動人之觀念而然也

且夫文明之籽種其在太古之世必待適宜之天時地理而後發生者此徵之東西開化之古國其例殆莫不然印度之文明也以有殍伽河與印度河中國之文明也以有黃河與長江羅馬之文明也以有帶衣白河而是數國者其氣候亦皆溫暖無極寒帶之國故能發育獨早不待全地球文明之壯盛而已能自進於開化之域又從而觀希臘雖無大河流貫其國境而崗巒重疊磊磊然岩石之間乏可耕之土地又河皆急流僅水涸時露出其河身之半而於河床之地得入鋤鋤而試種植此與夫殖及加勒底印度中國羅馬比者似地味大有優劣之分而幾疑古代文化之必恃天時地理者亦有例外之事而其論點殆可得而動搖然更從希臘之他方面以觀其全國之海岸線特長故今人論之曰希臘者縮本之歐洲蓋非獨其政治文學與今之歐洲諸國相似即其地形亦大相類焉而又居於內海故當太古之世航路四達其交通已特占便利之地位因之得早從事於工商業惟其北方之馬基頓國尙服農業而希臘之不可及者尤在其風景之優秀而奇麗其海岸島嶼巒岬特立多奇厓危峰而其山腹自半以下接連海水噌吰鼓盪於其間又多迤入內地之港灣海平波澄波瀾潏潏發爲紫色與山容日光相掩帶希臘人文學藝術優美之思實多感受於此其農產地雖少而植物繁茂棕櫚桂樹之屬無不畢備至其氣候之間則溫和宜人而寒暑兩皆不烈如雅典之都府極寒時始見冰點然結冰之時或不過二十年中之一度而夏季溽暑之候又以海風鼓盪雜清涼於燠熱之中而適釀爲極溫和之度故希臘自五月至九月皆可在道上露宿其一年之氣候一如春日殆可稱爲長春之國者其人以是多愉快活潑而常爲戶外之生活居於家者極少而其空氣則又澄澈異常隔數里以外而得望見雅典都府古洛可神像之冑章由是而言希臘之地理天時固獨占優勝之位置而其文明之燦爛於上古時代者固非無故也

夫文明發生之原因既如是而尤有進者即文明之發生爲出於一源乎出於多源乎出於一源者則必有首出之一國而其餘皆由此一國之所傳播各因其時地而栽植之故雖文明之區域顯分爲二而溯其淵源皆悉悉有相通之理此一源之說而互相感染者也出于多源者則各各異其時地爲特別之發展其旨趣既殊而其源流亦異此多源之說而不相因襲者也而有調和其間者謂一個文明之發生其間必有傳授而來者又必有自發明者是說也即當歸于一源之中蓋一源者謂夫文明之遠源其間有無相通若其源既有所自來而由彼國入於此國之後自不能不改變其形式而以其思想有所觸接或且能發明彼所未曾發明

之理而增益之此固一源說之所賅非夫謂一源者必彼此事事相同而毫無歧出於其間謂其源不無因之自彼者爾以理推之大都一源之說其立論爲稍當夫矣以一源而言彼加勒底埃及與夫亞述猶太非尼基亞加爾達額而東則印度西則希臘其地勢接觸雖印度稍屬偏東而距離亦不甚遠其餘雖分三洲而實則麇聚于一隅其人民既遷徙往來交通有迹則夫文明亦因之而流傳其事理固易可言獨夫偏處亞東與亞洲西方形勢既相隔絕交通亦甚艱難之中國其文明發生與夫西亞之文明爲同一者乎非同一者乎是不易決答之一大問題而拉克伯里所爲據中國古代文明與加勒底多點之相同而從其事迹言語覈之又得其相同者不少以是而斷爲中國古代人種由亞洲西方遷徙而來者蓋由此也

且也以一源而論若印度中國亞述猶太非尼基亞加爾達額波斯希臘等國其文明皆後於加勒底埃及而其時代爲可攷是則文明之遠祖必推夫加勒底埃及二國者爲無疑而此二國者以地勢接近謂文明必出於一源則又孰爲首出者乎彼埃及未建皇朝以前已有土人種之居住此姑勿論而自建設皇朝以來其時代亦遠哉遙遙不能得一確實之推斷今但據其所發掘諸古蹟而從埃及之古文字以斷多有可推認爲紀元前五千年以上之事而加勒底古蹟亦多有可認其爲紀元前四千年以上者然據加勒底國僧侶所言謂其開國遠在十五萬年以上又據比羅賽士之斷片謂加勒底於太古洪水以前有十王其時代共四十三萬二千年洪水以後八十六王其時代三萬四千八十年又有謂埃及人之宗教多從加勒底出加勒底之宗教其所謂神者分三階段最初者爲動物次者半人半獸最後者人形在中國稱伏羲女媧蛇身人首神農而埃及太古之神像全與之相類按埃及Hathor女角Sut男神之像者爲鷹頭Horus者鷹頭Bast者貓頭Osiris者牛頭Chnum及Anon者羊頭其他有以神鳥Phoenix爲頭者等是又攷埃及神殿之建築式多從底格里士幼發拉底之河畔而來而天文學亦有謂於紀元前五千年以上從加勒底輸入者又埃及之畫文字者本於加勒底之楔象文字Cuneiform writing與其最古之形象文字Ideographie writing又埃及之彫刻術者悉與加勒底同是今日所謂最古埃及之文化者且胚胎於加勒底而加底文化之遠爲何如然以荒古之事其攷證尙未能全定則二國文化之先後亦暫勿較而要以二國地相接近必先有一開化之區而後漸移于第二區此固不可疑之事實而二國之中孰爲首先開化者即可以上古文化之一源歸之也

若夫文明之事實無暇觀陳而有一至要之事不可不論者則爲此二國之文明固屬於何等種族所發生乎此人類學上之大問題也試進而畧陳之

按柯比那氏人種哲學之書大風靡於歐洲之讀書界顧其謂人種之優劣爲未有人類歷史以前所變成其言雖有至理如植

物爲一種所化。及其已變成形而後。則蕭者自蕭。蘭者自蘭。雖有巧匠。曾不能改易其性。然據近時植物學家之試驗。謂聚諸多種植物於一園。一年之內。嘗有數新種變出。人類交通而後。亦多有新族種之發生。而據柯比那氏之言。謂優等人種與劣等人種血統相混。則優等人漸失其優。如其言。人類日益交通。固不能保其血統之不相混。而由是則全地球優等人種必日減少。而將漸歸于劣種。殆不合於進化之理。夫優等人種其血類自強於劣等人種。吾聞優等人與劣等人血統相混。數傳數十傳之後。劣等人之血質日減。日減而將全成爲優等人之血質。故劣等人并不能附其血統於優等人。以自保其種。此適與柯比那氏之言爲反對。推柯比那氏之言。無非自尊其種。以爲占全球之優等。而其餘人種當置爲劣等。而賤視之。不欲與有血統相混之事。此誠如論者所謂。柯比之那氏之人種說。人種之貴族主義也。且謂文化之事。全係於血統。而毫無關於天時地理政治宗教等諸事。是誠所謂蕭者自蕭。蘭者自蘭。雖巧匠不能施其變化之理。然試植蘭於廬壤。與植蘭於礫土。培蘭於當春。與培蘭於近冬。獨無一葳蕤而發華。一蕉萃而凋葉者乎。試舉太古文明諸國。而攷其所處之地。無一在寒帶。與在山嶺沙磧間者。以今日人文壯盛。種種器械之發明。冰天雪窖。繩度沙行。或亦能以人力經營。而不能限其文化所至之迹。然豈能據是以例太古之人民乎。故讀柯比那氏之書。其言誠多深佩。而亦不能不稍附異同之議於其後也。

亞西之種族

約當西紀前三千年至四千年之頃。於美索不達尼亞之平原。建設幾多之王國。爲太古時代。放有歷史之光彩者。是固何種族乎。則所稱爲塞米的 *Semite* 人種是也。雖然。此美索不達尼亞之地。初非塞米的人爲原始之住民。於塞米的人。未至以前。已有種族之蔓延。而其開化之程度。獨早實可爲塞米的人文明之導師者。是又何種族乎。則所稱爲屬丟那尼安 *Turanian* 人種之思米爾 *Sumeria* 與阿加述 *Alkadia* 人種是也。此屬丟那尼安之思米爾與阿加述人種者。其原始之祖國。當從中亞洲之山間來。於其所使用之言語中。有金屬之名稱。故知其原居之當屬山地。無椰子之名稱。故又知其原居之不在熱帶。而其人種展布之順序。從裏海之南。亘靄南。以迄波斯海灣。而美索不達尼亞西部之哈倫 *Harlan* 亦爲是人種所建設。大勢可分爲南北二部。南部者稱思米爾人。北部者稱阿加述人。思米爾人者。蓋先阿加述人由北方而移植南方者也。於太古時代。所稱爲象形楔形之文字者。早由其人種。於在靄南時所創造。其後乃傳於塞米的人。或者又流入埃及。而爲畫文字之祖。蓋開西亞文明之權輿者。固不得不歸之於是人種也。

塞米的人種。於未入迦勒底以前。當屬純然游牧之民族。住天幕之內。而不識耕作之事故。始至之王號凝託者。有神獵 *Bilur* 王之名。於入迦勒底後。盡學其原始住民之文學及技藝。而原始住民之勢力。反爲此新入種族所壓倒。觀於塞米的人。始入迦勒底時。其初代建國當用原居人種之言語。至數世之後。而塞米的人之言語。幾統一迦勒底。而廢原居人之言語。而不用。蓋思米爾與阿加述人種者。長文藝而不長於軍事及政治。故不能與塞米的人種抗。而終受其統轄。雖然。以文明論之。則思米爾與阿加述人者。固遠出塞米的人種之上。而塞米的人之文明。寧可謂爲思米爾與阿加述人文明之產兒也。

美索不達尼亞之平原。於太古時代。諸國散列。其在北部有若陽伯蘭 *Sippara* 及巴比崙。而稱爲阿加陀 *Accad* 阿加埭 *Acada* 蓋爲高地住民之名。其在南部有若愛雷克 *Erech* 蘭薩 *Larsa* 或者吾爾 *Ur* 而稱爲思米爾 *Sumar* 若者西那爾 *Shinar* 思米爾者。黑面之國之義。此等分散諸國。於塞米的人種移來前後之時。均不相統一。若阿加台若喀克若愛雷克若吾爾若蘭薩諸國名。皆見於塞米的人種入居之後。或者幾多爲塞米的人所創設。與爲塞米的人所征服之國。至阿加台之王莎公一世者。以文治武功著稱於一世。始謀統一諸國。然未能成其事。莎公一世約當西紀前之三千八百年。而塞米的人種之始入迦勒底。約當西紀前之四千年也。

莎公一世者。屬塞米的人種。當其在位之時。大獎勵文化。凡阿加述思米爾人所有宗教神話天文等諸文學之書。悉以塞米的語繙譯而建設大圖書館。以藏儲之。其後亞述人文化。蓋多得此圖書館之力。而希臘人所轉譯之天文及占星書七十二卷。亦皆由此出。又編纂阿加述人種所用言語之字典。以便學者之研求。而爲化異族人之法。移住其人種。使散居各處。與土人雜居而漸脫其故鄉之風俗習慣。與歷史之觀念。按美索不達尼亞前後諸國多統合幾多之人種而成。僅以外部之勢力相約束。而內無人種上共同一致之關係。故國基脆弱。不久解散。觀於此。而知民族國家主義其義爲不可廢矣。蓋自塞米的人入迦

勒底後。若莎公一世者。固所謂傑出之王也。

莎公一世雖多赫赫之功業。而統一迦勒底之事。尚不能告成功。其後於下迦勒底有以吾爾爲首府之王名烏雷安者。始得統一諸國。而此烏雷安王之時代。約當西紀前之二千八百年也。

距烏雷安王數百年後。有從迦勒底之東北起。自莎皎山麓進取。詩賽爲首府。而建嚮南王國。屬丟那尼安人種。其王名廓特奈亨臺 *Kudur Nakhunte* 者。反抗吾爾王朝。用兵於迦勒底陷。莎公以下諸王所建設之市。而取烏雷安王神殿之神像。移於詩賽。觀其所征伐諸國。皆爲塞米的人所建設者。而廓特奈亨臺王史稱其屬丟那尼安人種。當卽爲北部之阿加述人。其用兵也。蓋爲

種族上之競爭而以復塞米的人侵入之仇由是知上古時代兩民族上之爭鬭不少起仆興滅之事而廓特奈亨臺王之時代約當西紀前之二千二百八十年間也

於古代迦勒底曾有人種一大遷移之事若希伯來人者其會長亞伯拉罕率其種族從其原居之吾爾地方循幼發拉底河以西而轉居於迦南非尼蓋人者由波斯灣頭西去而移住於卡奈安沿海之地亞述人者從巴比崙而退於底格里士河畔建設都市此人種遷移之原因不外由二大事變而分爲前後二說前者謂爲塞米的人種侵入之時後者謂爲廓特奈亨臺王崛起之事此二說未能遽定要之迦勒底古代有一人種大遷移之時者此固不可動之事實也

阿加遜思米爾者屬丟那尼安人種而或有謂與 *Timo-Tatar* 人種爲近於狀貌爲廣頭骨唇厚眼小皮膚呈暗黑色毛髮短促而濃密鬚長而直屬烏拉阿爾泰山 *Ural-Altai* 語系無語尾之變化言語學者謂與今西人所稱爲蒙古種之語言爲同源蓋即與今西人所稱爲蒙古種者爲同種也塞米的人種者屬高加索人種之一而即舊約所謂挪亞三子閃之子孫者與阿利安人種爲近近時偉富亨美爾氏攷印度之歐洲種與塞米的種其乳兒之言語多相一致故謂兩種族之本國當日必相隣近又菲陀利俾米由雷爾氏謂二者之祖先同一其狀貌顏皆橢圓形巨眼薄唇隆準於古代諸國若猶太人若非尼基亞人若阿刺伯人蓋屬塞米的種族而若印度人若希臘人若波斯及羅馬人蓋屬阿利安種族也

然則我中國人種姑以西來之說爲假定其屬原住迦勒底阿加遜與思米爾之人種乎抑屬後入迦勒底塞米之人種乎如爲阿加遜與思米爾人也則當屬於丟那尼安之黃人種如爲塞米的人也則與歐洲白人種之系統爲近而據拉克伯里之說以廓特奈亨臺王當中國之黃帝則當屬丟那尼安之阿加遜人種而以迦勒底人種大遷移屬後之一說而言則中國人種之西來蓋出於同一之時期者也

巴克爲當日一都府之名而拉克伯里譯其音以爲巴克種族即中國之所謂百姓二者固甚相近而攷之史謂巴克種族起於裏海之南而廓特奈亨臺王從迦勒底之東北方而起其地望亦當裏海之南今俄人築黑海之裏海間之鐵道由黑海東岸之巴吞港而達於裏海岸之巴克又從巴克之裏海有巴克線氣船之航路每週三回此準諸古代之所謂巴克者雖其地域所包賅容或有大小之不同而固同在裏海西南之一隅其名稱亦必傳自古來而至今尙爲有名之區所也

凡兩人種之相處也其一方以血統之不同本無天然親愛之情而又以其言語風俗宗教習慣種種之殊異必有互抱嫌忌而生

反感之情致起劇烈之爭鬭。其一方以居處密邇。又必有互通婚媾之事。而所謂混合之新種族。生此新種族。大抵兼兩種人之狀貌性質而有之。而種族由是而一變。當塞米的人入迦勒底時。與其原居之阿加述思米爾人。其社會間多錯雜。而居遂於數世之後。有所謂迦勒底之人生。蓋以地名。名其一新種族之名也。論人種者。謂居迦勒底之塞米的人。不如居亞述之為純粹塞米的人。蓋塞米的人。本為强悍游牧之民族。富宗教心。而好經商。亞述人之性質。蓋全似之。而迦勒底之塞米的人。好學問。而富文化。蓋非獨陶鎔於阿加述思米爾人之氣風。而其血緣間。亦有與之相混合者。顧東來中國之人。既稱為屬巴克之一族。而廓特奈亨臺王。為純屬丟那尼安人。則於所謂迦勒底之新種族者。殆不相涉也。

居於迦勒底之北方者。尚有所謂康部來 *Gambulari* 之種族。又太古時代。諸多游牧之種族。亦羣處於其地。若阿倫 *Arum* 訥柏 *Nabab* 布克陀 *Pukudu* 百可陀 *Peicot* 等。蓋是也。然是等人種。踰處山谷。多未脫太古蠻民之風。而於迦勒底文明之事業。殆屬無甚關係。至所謂百姓種族者。當其東來中國。已全屬文化優等之民。則必不出於是等種族之內者。當可知也。約當西紀前三四千年之頃。埃及王斯內弗爾之時代。得紅海頭西乃半島之銅山。與鐵山。其金屬之出產。遠以供給中國。印度。及其他諸種族所用武器之原料。品埃及人得此通商上之巨利。遂得建築當日幾多之金字塔。而其商賈往來之孔道。蓋由中亞細亞集中於波斯灣頭之美索不達尼亞。而吾爾實為商業系統之中心。環繞此中心者。為迦勒底諸國。故迦勒底之地。以道路交通。其民族遂多遷移之事。而中亞洲一道。初不待後世。由中國販絲至羅馬。羅馬上等人以着中國絲為貴。服當之隙。商而始開。則當日百姓民族之東來。殆循其固有之道線。而初非同鑿空而至者。則今日讀史而尚可想像者也。

中國人種之諸說

於太古茫邈之世。必不能據一說以為定衡。恐或失之隘也。於是舉其義之可探者。或已有人主持其論。或尙少人論及。而可取以備一說者。略為摺撫。而稍增以論衡。或亦學者可取以為參觀互證之資。若夫精鑿之論。不當徒取之書冊。而有待於他日之發掘。古物得窺見我三幹兩戒間。陸離光怪之地質史。而又不能不俟之學科日精。如言語學。而人類學亦大有進步之後也。

(甲) 甲之言曰。夫人類始生之處。果何地乎。若達爾文雷士婆羅卡諸大家之言。謂人類始生之地。蓋在非洲。據達爾文所致證。謂現存各地所有生存之哺乳動物。於其同地。皆有其屬近緣之種族。而與吾人類為近緣之類。人猿今獨見於非洲。且從太古以來。即棲息於其地。然則與類人猿分支而為吾人。人類之祖先。當日必生長於非洲之山野間。不難從今日之形狀而推知之。此人類

始生在非洲之說也。又有學者攷澳大利亞洲之東北部。尚未有獨木舟之製。而乘之以行。○按今臺灣東海岸之奇萊平原。者爲南勢蕃所棲息之地。蕃人以二隻之獨木舟爲其一族。中極大之紀念物。於距海不遠之曠原。豈茅而深藏之。若朽腐則更造新舟。以代其舊。蕃衆每年大集會一次。以二舟試水。若干人乘坐其中。駛出近海之處。復駛回。事畢會飲盡歡。而二舟復藏於原處。據南勢蕃所傳其祖先係距臺灣之南方及東方二處同乘舟而來。此島者故每年行此禮節。以追念其祖宗也。

而檢前印度馬頭島之動植物。知古代澳洲實與大陸相接連。其後於中間之陸地沈沒。遂隔斷大陸。而自成爲島。而此中間沈沒之地。今於印度洋所稱爲崙母利亞 Lemuria 者。據海概爾氏所攷證。以爲太古人類初生之地。此人類始生在亞細亞南方之說也。於是二說之外。而蒯督祿弗幾氏則謂人類始生蓋在亞細亞之北方。使其言而有徵也。則或者我人種發生之地。自太古即在亞細亞之北方。而就近以漸入中國者也。

且也論人類之始生者。果爲一源說 Monogenesis 乎。抑爲多源說 Polygenesis 乎。夫謂天地開闢。而忽有一人類之夫婦。突然降生於其間。由是繁殖其子孫。而遂爲人類之始祖。此奇特怪誕之言。殆不足取。而取其言之平易。而近理者。則所謂由動物進化。不知經若干年之改變。而後漸成爲人類。夫從前說固母寧從其爲後說者。雖然。即謂人類之所以爲人類者。由動物之進化而成。而一源多源之說。亦自橫一困難之問題。於其間。而未易遽定。夫以今日人類之殊異。學者立說不能立一定之區別。如蒯伊侯爾分爲三種。康德分爲四種。普羅門巴分爲五種。白富坡及賴舍普度又牛默里伊分爲六種。彭德分爲七種。卡西分爲八種。巴禮分爲十五種。台斯烏朗分爲十六種。博克分爲六十三種。又有分爲二十二種。六十種者。而渥持氏尚以諸說爲不滿足。謂精查人類。非分至數百之數。不可。蓋研究愈細。則區別屬類。又不得不加一層之精密。此凡爲學術。皆然。拔賽烏阿氏之探檢非洲。謂吾人初見黑人。幾若狀貌無不同。一然身入其地。得見幾部之黑人。其差異點甚多。而後知其種派之殊。有不得不別其族類。而始能研究者。是豈獨黑人爲然。於無論何等之人種中。無一不當作如是觀。而此林林總總。殊態別狀之人類。中學者探索其原因。而立術語以剖明之。遂有一源論派。多源論派之分。持一源論者。謂人類之生理皆屬同一之組織。機官之運用及性行之發動。亦無一不呈同一之致。至其顏色骨格之若有所不同者。以分別既久。各因其外界感遇之不同。從而改變其狀態。以至如是者也。故赫胥黎氏謂氣候地味食物三者皆有分人類爲數種之功能云云。夫以在絕海孤島。不與他處通往來之禽獸。數傳之後。漸次改變其體格。此夙爲動物學者所研究而信之理。又若劣等動物之無血蟲者。暴風連日。不能使用其羽翼。終至羽翼漸萎縮。而變羽蟲爲匍蟲。此又世人之所得而目見也。又動物學者解剖哺乳獸。能依其骨骼而斷其野生及家畜。蓋野獸之骨緻而韋家畜之骨粗而脆。各因其居處營養之異。又若多食草者之爲長。顧多食肉者之爲橫。顧而人類之所以殊異者。理亦猶是。如美洲火國之人。日日坐獨木舟中。

以漁撈爲生活其結果遂至手腕發達而脚部矮縮又人種顏色之所以差異者各因其地之氣候而爲免地方病之故蓋具與地方適應之膚色者其感受氣候上固有之病害少而子孫遂得以繁殖反之而皮膚與氣候不相合者多致滅亡如非洲若者西印度海岸之熱病及黃熱病流行能斃新來之人而黑人或白黑色人者初無所害白人如英人以麻疹爲輕微之病然流行于弗以島者直斃數千人又若虎列刺者爲近時地球上最可恐之疫而於印度人無劇害故夫氣候之宜於白人者則白色人生存氣候之宜於黑人者則黑色人生存黃人棕色人亦然若轉移其地能繁榮而不滅亡者則必改變其顏色而與其土地之氣候相應故若在美洲翁達利之英人者其子孫之毛髮變黑而法人之在加富耶者亦然又近年美國市俄古大學教授斯泰氏謂移住美國之白人其皮膚及其他諸點有次第化同土人之勢氏又查百餘年前移住彭雪甫尼亞之德國殖民於移住後之四代或五代之子孫其毛髮眼及皮膚之色均已類似土人遂斷定人種顏色謂悉由氣候及其周圍影響之故又若居恩特斯高山之人民以空氣稀薄其呼吸不得不急且繁而其住人之胸肺遂非常發達而全與居住山下之人異蓋不如是則不能適其生存也又若從鄉間來之人移住城市數世之後其格架必漸減其例略如是一源論者據是以解釋人類之始出一源而後乃分爲萬殊者也而多源論者反之以人種之永續不變 *Permanence des Races* 立論而謂今日幾多各別之人種即由當日幾多各別之原祖而成如可爾曼氏謂從人類學上論之不論何國皆從多種之元素成立數千年至今日歐洲之人種其存立決非一種而此多種之成立又決不由後年之分化派而生蓋人種者自洪水期以後而初無變更者也福庫多氏曰人種之出於多源而爲不變永續之事蓋甚明白吾人於歷史時代 材料屋 及石器時代又穴居時代其所發掘之遺物皆可得證明之且觀埃及于西紀前一千七百年頃多獨美士第四世及西紀前一千三百年頃朗捨士第三世所畫凱旋行列圖精寫黑奴之形狀與今日直無分毫之變異又不僅黑人也若弩比阿巴巴爾人及埃及人古代所圖之形亦與今日同是又可取以爲證者也又自 Hovelacque 氏之論出而多源論者又得異常有力之強援其立論即發見非洲之類人猿者恰如黑奴及部頁門之人民而屬長頭種東洋之類人猿者恰如安達曼島及馬來半島之人民而屬廣頭種又非洲之稱欽綑幾及戈利賴之類人猿者與舊石器時代之猿類似蓋爲非洲所古有之猿而以非洲類人猿之爲長頭與非洲之人類爲近屬東洋類人猿之爲廣頭與東洋之人爲近屬則人類直無改變而亦少移易之事謂全地球幾多之人種即由幾多之原祖所發生者皆可以是以例推之又若學者謂歐洲德法奧瑞士諸處從古墓中發掘石器時代之頭骨短顏長顱與現今之歐人無異腦蓋骨之發育亦不讓今人學者遂有謂歐洲種族非從中亞洲

來而從古已住歐洲之東北方者此多源論派所據以立論而其解釋人類殊異之故與一源論派立於反對之地位者也夫二說分立未能遽定一統之正則姑從多源論之說爲衡而謂中國人種與他人種殊異即從古爲特別之種族而學者又有亞細亞北方爲人類始生之處之說則斷爲中國之種族自古住於亞洲之北方不過稍移其地位而南入中國而實無大遷移之事此欲據以立說者也 甲說

甲說之言如是夫人種學之一源論多源論兩派分峙今暫止辨而但據甲說之主點以事實核之其一甲所據者以亞細亞北方爲人類始生之處是也夫人類始生之果爲何處今學者固未能確斷而亞細亞北方之說則固有不能無疑者蓋攷地球經歷之時期約距今八萬年以前當屬冰原之時代而人類之始生約距今二十四萬年已得認其踪跡而此二十四萬年中其前經之十六萬年皆在冰原之時期中當其時北極之冰疆其範圍廣大不若今日所占地步之狹而就其冰田之界線攷之若歐洲之斯干的那維半島勿論如英蘭達迷斯河以北全爲冰田所沈沒德國萊因河口之巴枝山與愛枝山蓋爲當日冰田之南界在北美加拿大全土勿論而至賀懷伊阿州爲界在亞洲堪察加半島勿論其冰田直掩至貝加爾湖中國古稱北海即所傳蘇武北海一帶

貝加爾湖中國古稱北海即所傳蘇武北海一帶 牧羊處也今湖畔傳有蘇武牧羊遺跡云

其不適於當時人類之初生地可知且今學者攷歐洲古代人類之踪跡大都謂自北歐冰雪融解之後動物與人類始自大冰田之南界漸徙而北蓋自大冰田銷滅而針葉樹灌木樹空氣稀薄寒冷之處溫帶所有之植物不能發生故生等之植物漸次發生動物爲食植物而往人類又爲食動物而住荒古人類最重食物餘事皆在其而遷徙之迹以成以此例推則太古亞洲人種之蹤迹亦必以由南向北爲近理約距今九十年以前於西伯利亞發見當日冰田中埋沒之象其種類與今日之象迥異生長毛而有巨牙當發見之日全不腐爛若僅經屠解數日之牲剖解其胃中所存儲之食物多唐檜之綠葉知此巨獸當日於食雜草之外兼食樹葉而以今日象所需之食量推算當日此等巨獸成羣棲息於西伯利亞其植物之已極繁茂可知而此植物之能繁茂當在冰田已漸次銷融故動物尋迹而至而偶被埋於冰田之中而當日人類之踪跡或與此等動物可同時而至而初非原生於其地者近事理也其二甲所據者以非洲之類人猿自古即生息於非洲而與非洲今日之人類有類似之處則人類住居古今當同屬一處是也然是說則亦有可議者今學者攷非洲之類人猿如歐洲所發見當中新世時代一種猿類無異遂有學者論其故謂當由歐洲冰原時代不堪氣候之激變徙而至非洲以謀生活者是則非洲之類人猿固亦非屬原始產於非洲者也故就甲說判之其論據殆難確定而

遂未敢奉爲有力之說也。

(乙) 乙之說曰。英人赫胥黎之分世界人種也。以亞美利加之舊土人爲蒙古人種。而曰。即非蒙古人種。要亦與蒙古人種。其支派

爲最近者也。又有人類學者。謂美洲之印甸人。有蒙古人種之特徵。眼小而毗尾向上。其眼帶有黃色。頭髮密而鬚髭疏。皆有其濃密過於人類之始。男女之口。頰間當皆有毛。斯賓塞爾及格倫曾舉阿思利安之女子。例示又赫路默爾舉新南威耳士之女子。例示在歐洲南部。斯沛印女子。有鬚鬚之迹。達爾文氏解釋。今日人類。有鬚鬚三種。而女子無之。之理。謂不外雌雄。洵汰。性祖。先當以此爲威儀。而示飾於女人。此性質。只遺傳於雌性。子孫之中。雌性祖先。當日已明。身體上以潔淨爲美。觀欲除去其身上之毛。此性質。實只遺傳於雌性。子孫之中。故洵汰。日久而成爲男子。有鬚鬚。鬚鬚女子。無之。又世界人種中。有多毛者。有少毛者。如蝦夷人。毛濃。體屬多毛。族始可謂古之毛民。若中國人。馬來人。北美土人。皆少毛。而在美洲以南之種族。鬚鬚又多。今攷各種族中。其多毛者。大都有美鬚之觀念。以多毛爲貴。而少毛者。多以少毛爲貴。故有以剃去爲習慣之種族。如中國人。亦至老年而始留鬚是也。惟其少不相似者。蒙古人。鼻多低小而仰。而印甸人。鼻大而準。頭內屈。如鷲嘴狀。又

其皮膚亦屬淡褐色。或暗褐色。若呼之爲赤色種族。寧呼爲黃色爲真。當日哥倫布之發見美洲也。見其土人多屬赤色。由是世界遂傳爲銅色人。而不知土人之中。實以赤色爲塗抹。故當日蓋未嘗發見。今試以土人之身。用皂鹼洗滌數回。毫不認有赤色。而寧

顯有黃色之狀。又烏盧維氏調查呼和幾甫與節海甫種族之人。精檢其皮膚一般之色。初不知世人之所信爲銅色。而實帶黃褐

色。瞳睛亦帶褐色。眼小而毗尾向上。毛髮直而稠。其色漆黑。眉闊。髭少。額圓。頭體皆短。惟稍異者。其鼻高耳。又自伯西爾之厨介丘。厨介丘爲研究人類學之一要件。於丁抹國及其附屬島之東海岸。離海十呎之處。往往見有堤如小丘。其高三呎。乃至十呎。至長大者。長至一千呎。廣二百呎。此小丘以無數之介殼堆積而成。蓋上古人類居住海邊。漁撈牡蠣及其他貝類。以爲食物。棄其殘餘之殼。積久至成小丘。此小丘中多混有猪獾。狼獾。海豚。熊。鹿。龜。雁。鴨。及魚類之骨。蓋古人食貝類外。兼食此等動物。而棄其殘渣。混於一處。又於丘中發見粗製之石器。土器。骨角器等。而古人所謂棄置無用之物。今日即成爲至寶。無上之珍。蓋得此遺物。而考古人當日生活之狀態。及文明之程度。遂得確鑿之據。丁抹著名研究人類學者。士推斯度爾。浦名此爲厨介丘。此等厨介丘。非僅一處。於他國亦續續發見。如俄國窩瓦河之支流。名阿卡河者。其兩岸砂岸之深底。無數之介殼。及石器。又掘出哺乳獸等骨片。又法國沙母河口。堆積介殼。其中亦有馬牛羊之骨。又有石器。及燧石。器之碎片。又南北亞美利加之東海岸。及日本國之海岸。上多有右類之介殼。丘發見。日本人類學中。稱爲貝塚。東京發刊之人類學會雜誌。關貝塚之記事者。頗多。中國於東海岸。若滿洲以及山東等處。古代必多食貝之民。傳稱齊爲魚鹽之鄉。其古代住民。必食貝類。可知如厨介丘等。於海面近處。亦必有之。但不明人類學者。雖得見而不識耳。蓋攷古之事。必須有學術爲根據。而後百物照眼。方能辨別。若古人取火之燧石。又若各種之化石等。在不識之人視之。甚以爲無奇。一經學術上之說明。乃知其可貴。中國爲地球有名之古國。地層中所埋藏之遺物。不知凡幾。他日學術昌明。其發掘必有可觀者。特據今日言之。則中國在全地球中。可謂最不知攷古之國。其不知攷古者。由其學術不興故也。及從北美墳塚中發見之骸骨。皆屬短體。又印甸及

伯西爾之人種中。多有學者。謂其類似中國人。又住格林蘭之易斯幾摩人。亦作類。其顏面多顴骨突起。而頂門尖。其頭體之構造。

多謂似亞細亞東部之蒙古人種。而尤類似中國人。眼細眉短。而毗尾向上。眉目及兩眼間之距離廣。毛髮瞳睛共漆黑。少鬚鬚。皮

膚黃褐色。及暗褐色。頗腴膩。惟與蒙古人有一異者。爲長體。雖然。此頭體之變化。或者從數千年食料之生活而來。蓋易斯幾摩本

爲食生肉之名。以其人食生肉故。故以是名。名其一種之人。蓋易斯幾摩人者。以住地之氣候。凜烈。不能不多食。往往當空腹。漁獵

而歸之時。一人之食量。噉八斤。以至十斤之生肉。乃飽。當食肉時。以熱石納於動物之腹。而取熟。以時時運動其咬嚼筋。而其結果。咬嚼筋

與顴骨異常發達。而遂成爲今日之長體。種是亦變換人種骨相上一理。有之事。然則以諸說徵之。亞美利加之舊人種。實與亞

洲之蒙古人爲同一種族而太古時代或由美洲以遷入亞洲遂入而爲中國之民族者未可知也。夫以亞美分疆陸地斷隔浩浩東太平洋天之所以分兩洲也謂上古之人舟航之制尙未發達決不能越此天塹而飛來者此其說殆非也。夫亞美兩洲雖有渺茫重溟之限然其於極北一方地勢披離彼此兩岬之端其間僅隔一短距離之海峽而有彼此可得望見之處昔數學大家加烏斯者曾作書以詢於千八百二十八年駕帆船航世界一週之詩人耶米沙氏謂從亞細亞或地點得望見亞美利加者其說信乎耶米沙氏返書謂信有之即白令海峽極東岬之一地點是也況以上古之人其眼力之銳敏決非今人所能及蓋在蠻野時代以生活之困難及周圍防禦之必要而因其五官之作用多以經練而有特別作用之能此等特別之能往往以世進文明而漸減退蓋以無須此特別之用其能力亦遂從而萎縮故也故以五官特別之作用言文明之人不如野蠻之人今人不如古人而人類又不如動物如昔時曾有一北極探檢船携一名之易斯幾摩人同往至極地之際他人惟見四圍皚皚之雪峰冰山而已而易斯幾摩人者能言於某峰之上有黑點且言其有若干之數又皆有移動之狀似爲一種之動物他人初不之信及取遠鏡以視某峰之上果見有一羣之馴鹿其頭數亦與易斯幾摩人所言者無殊又昔時李國不勒斯勞府一裁衣師能以肉眼見木星之月又安的斯種族中屬阿賴烏喀之一族於歐人未發見疥癬之病源以前能知針端除去其寄生蟲又若美洲一土人中視荒原橫臥之雜草知其或爲白人或爲土人若者男子若者女子何時何地經過其上且其攜帶者爲何物又一種土人中見野草葉之俯狀能知其爲何時何物所踏又見走畜通過之足跡能知其曾荷物與否然則於白令海峽古人必早望見其對岸之尙有陸地而以古人謀食之艱逐地爭物日益不遑又豈有懼其艱險者若謂其地以沍寒嚴酷則又不足以難古人試觀戴路雷爾之旅行記謂其身曾臥寢床被裘衾尙不勝其戰慄之狀而台爾門人無寢床無被衾露其半胸橫臥安眠若毫不覺有寒氣者然觀于此而太古時代之人蓋可想見且以北方冰海間之住民往往逐漁地而遷移亦如游牧種族之無常住之所如環居美洲北方之易斯幾摩人者每因漁地之便漂泊至數百里以外卽於其所至之海岸築水舍成村落故易斯幾摩人散布之地域甚廣又如北美之印甸人者以追跡禽獸分散各處遂成爲許多之支族而若伊羅克生族者素稱爲非漂泊之種族然尙數變更其住地或因謀食或因敵常有一家於距千六百乃至二千啓羅密特移住之事又若烏維尼白可族者人見其往來不測稱爲若彗星出沒之種族蓋自人類發生於太古時代卽已布滿於全地球而曾無冰天熱地山海沙磧之分其故蓋各因求食以保其生活故遂無遠之弗屆也然則以美洲人種當太古時代已渡白令海峽而來此又近事理之言者也（乙說）

乙之言蓋如是。夫以美洲土人爲與蒙古種相類似者。此學者所公言。雖然。其所言多以爲由亞洲而移入於美洲者。如烏盧維以易斯幾摩爲蒙古之支族。而由亞洲移居美洲。迄蔓延於東格林蘭。又如調查克幾由之言語學者。其書中所稱謂亞美利加人種。元從亞細亞地方渡白令海峽移來。其餘論美洲人種者。亦多謂從亞洲移來。而與乙由美移亞之說適相反。夫美洲古時其種族實非一派而成。今日土人之中蓋多短體。而其古代有近蒙古人之短體。亦有非近蒙古人之長體。如從北美所發見古人種之遺骨。多短體。而從南美所發見之古人種之遺骨。多長體。又如安的斯人及巴他峨尼人舊秘魯人。其所發見之遺骨。概長體。而從伯西爾人智利人哥倫比及伯西爾海岸貝塚中所發見之遺骨。多短體。此種族錯雜之故。謂由一種族所變化。毋寧謂由幾多之種族自外遷來之故。蓋據地球今日之形勢。非盡可以例太古之時。當日美洲之北方學者。均謂其與英倫三島及歐洲之大陸有陸地連接之時。而歐洲古代其人種亦長體。短體兼而有之。長體者最古。而短體則與新石器時代共發見。如恩格斯及比內安特爾發見者。皆長體。而從比利牛斯山之陀爾洞。蒙洞所發見者。已漸近短體。其長體短體兩種並居。與美洲同。而學者調查美洲一處。有認其爲歐洲種者。然則歐美古代或非隔海而以陸地相連。有人種遷徙之事。又美洲土人中有多認其爲馬來種者。而印度前端之海洋古代曾與澳洲相連。澳洲以東一帶零星斷續之小島。古代與南美洲有無接連。今尙未能確攷。而或有人種從南洋各島以徙入南美。是亦一存疑之事也。至白令海峽兩端素爲同一人種所居住。則當日已爲亞美之通路。可知然則今日之美洲雖懸居大洋。自爲一洲。而當日由亞洲渡白令海峽者。爲一道。或者又從歐洲連接北美之陸地。爲一道。從南洋各島以入南美洲。又爲一道。而各有人種遷移而至。故支派遂若是其錯雜也。且也原始人類必發生於熱帶之地。爲多。而亞非洲熱帶圈限之地。廣美洲熱帶圈限之地。窄。是又適於舊大陸。若非亞洲爲發生人類之所。而不適於美洲爲發生之地。而謂其餘人種皆由美洲以分往者也。又若由美移亞爲渡白令海峽而來。以地理之順勢而言。必依東海而採取魚貝爲生。當由今之堪察加而蔓延於千島薩哈連島及滿洲之東海岸。由是而進一爲日本之祖。一爲朝鮮之祖。一爲中國之祖。然日本最古之住民有賴羅克爾種。有蝦夷種。此等種族或與亞洲極北之種族有相關繫。而日本本種又與此數種族殊異。雖有唱亞美利加之土人與日本爲同種者。又有謂阿拉斯喀之易斯幾摩人似日本人者。然必謂由美移來。則尙少確據。而未敢論定。而以中國之古事攷之。謂其人種由西北而入。以趨於東北者。蓋有形迹之可尋。而謂由東北而入。以趨於西北於事實。蓋多不合。且也於古昔時代。亞洲北方東海邊之種族。即在古史所稱爲肅慎者。而自五帝時代。歷周漢至晉。稱肅慎。或稱挹婁。南北朝隋唐五代之間。稱勿吉。靺鞨。宋遼金元之間。稱女直。

或稱女真今之所謂通古斯族而滿人蓋屬於此種族者也古之肅慎蓋即食蜃之轉音當日此等民族實取海濱之魚蛤爲生而與厨介匠時代之生活同又試即其所用之器具證之蓋用石斧曰挹婁元魏時曰勿吉直京師東北六千里東瀕海西屬突厥南京麗北室韋離爲數十部酋各自治其著者曰粟末部居最南抵太白山亦曰徒太山與高麗接人勁健善步戰常能患他部俗編髮（即今辮子）緩野豕牙插維尾爲冠飾自別於諸部性忍悍善射獵無憂戚貴壯賤老居無室廬負山水坎地梁木其上覆以土如丘冢然夏出隨水草冬入處以溺盥面於夷狄最濁穢死者埋之無棺槨殺所乘馬以祭其酋曰大莫拂瞞咄世相承爲長無書契其矢石鏃長二寸蓋櫛髻遺法云於中國已進金屬之時代而肅慎尙屬石器之時代其文化之高下懸殊則當日社會之鮮與交通而民族之不相接觸可知也然則即謂美洲之土人與亞洲之蒙古人爲同族而寧取由亞移美學者多數之言而未能遽從由美入亞如乙之說也

論俄羅斯虛無黨

中國之新民

俄羅斯何以有虛無黨曰革命主義之結果也昔之虛無黨何以一變爲今之虛無黨曰革命主義不能實行之結果也吾今欲語虛無黨不得不先叙其略史史家紀虛無黨者率分爲三大時期

- （第一）文學革命時期 自十九世紀初至一八六三年
- （第二）遊說煽動時期 自一八六四年至一八七七年
- （第三）暗殺恐怖時期 自一八七八年至一八八三年

其事蹟之關係最要者略紀之則

- 一八四五年 高盧氏始著一小說名曰「死人」寫隸農之苦況
- 一八四七年 緇格尼弗氏著一小說名曰「獵人日記」寫中央俄羅斯農民之境遇
- 一八四八年 耶爾貞著一小說名曰「誰之罪」發揮社會主義
- 一八四九年 尼古拉帝捕青年志士三十三人下獄處刑禁人民留學外國本國大學學生限額三百名並禁讀哲學書及他國之報章

- 一八五五年 亞歷山大第二即位銳行改革
- 一八五六年 「現代人」叢報發刊專提倡無神論

一八五七年 渣尼斜威忌氏著一小說名曰「如之何」以厭世之悲觀聳動全國

一八五九年 「俄語」新聞發刊大鼓吹虛無主義

一八六〇年 革命派之學生在彼得堡及莫斯科立一團體名曰「自修」俱樂部

一八六一年 二月亞歷山大第二下詔釋放隸農

因各學生煽吹暴動六月禁學生集會逮捕多人放於西伯利亞

八月各軍人持立憲主義者設一秘密會在參謀本部出一叢報名曰「大俄羅斯」僅出三冊被封禁

一八六二年 耶爾貞創一日報名曰「鐘」有號稱中央革命委員者傳檄全國

十一月政府嚴禁集會并封禁報館數歲渣尼斜威忌被捕

一八六三年 「自由」日報發刊 波蘭人反柏格年募義勇兵助之不成被捕處刑者十餘人

一八六五年 諸學生在莫斯科立一「亞特」俱樂部

一八六六年 亞特俱樂部一委員名卡拉哥梭弗者謀弑亞歷山大第二不成被殺是爲第一次暗殺案株連者三十四人

始立第三局之警察裁判專嚴罰國事犯

一八六七年 俄皇往巴黎波蘭一革命黨狙擊之不中就縛

一八六八年 柏格年始聯合西歐各國之革命黨立一國際革命黨

一八七〇年 彌渣夫立一民意會決議廢平和的革命手段專採陰謀之鐵血主義旋以洩漏本黨秘密殺其同黨某逃于瑞

士

一八七一年 瑞士政府以殺人罪逮捕彌渣夫交還俄國同時株連者三百人彌氏監禁二十年

一八七三年 革命黨大行遊說煽動手段同時各地并起之革命團體凡十三所

社會黨之一團共赴美洲欲立一共產主義之殖民地失敗而歸

一八七四年 濟格士奇蘇菲亞等所創之革命團發布三大綱領一曰國家之撲滅二曰文明之破壞三曰自由團體之協助

運動大盛

一八七五年 俄政府禁本國青年游學於瑞士之條利希大學各男女學生俱歸國
革命黨員被捕者男員六百一十二人女員一百五十八人共七百七十人

一八七六年 革命黨中之國粹派運動俄皇起俄土戰爭後卒無功於是專務煽暴動
土地自由黨出現專煽民間暴動學生一歲數蜂起

一八七七年 三月在墨斯科被逮者五十人十月在彼得堡被逮者一百九十三人審判時供詞皆極壯烈大鼓動一國人心
是歲國事犯之案凡十一一起號稱最盛

一八七八年 革命黨始一轉專取暗殺主義是歲及去歲凡刺官吏四人皆警察及裁判官也
正月弱女薩利志刺殺彼得堡之府尹德利波夫

二月刺殺裁判官阿士先奇

四月刺殺大學總長馬德阿夫

五月刺殺憲兵大佐海京

八月刺殺第三局長官米仙士夫(案第三局專審判國事犯者也)

是年八九十三月中波蘭革命黨起事三次 又土地自由黨員十餘人被逮

一八七九年 二月刺殺哈哥夫省總督格拉波特勤

同月刺殺憲兵大佐格那夫

三月刺殺第三局長官德倫狄龍將軍同時傳檄各地謂本黨宣告死刑之官吏共有百八十人云官吏人人自
危

同月玖弗省總督卡爾哥夫被刺不中

同月刺殺彼得堡警察署長鼈特羅士奇

四月大豪傑梭羅姚甫狙擊俄皇亞歷山大第二於冬宮旁發五彈皆不中卒被逮年三十三

六月民意黨更開大會議議定暗殺方針及其手段宣告亞歷山大第二之死刑派出實行委員

七月各海陸軍士官之在革命黨者共謀裝水雷於黑海附近待俄皇閱操時轟之事洩
同月謀在離宮要路置地雷要擊俄皇旋以皇不經此路中止

十一月俄皇出巡虛無黨預置地雷於鐵道及駕過以電池壞第一彈不能爆發第二彈僅中副車

一八八〇年

二月俄皇宮中之食堂爆藥驟發皇是日適以事遲半點鐘就食僅免
同月刺殺奸細查哥夫

同月刺殺新任內務大臣米利哥夫實俄皇授以全權懲治虛無黨者也

六月俄皇送皇后葬有謀置地雷於鋼橋下者爲暴雨所淹不成

一八八一年

二月於彼得堡馬拉耶街伺俄皇出游有謀置地雷者事洩不成
三月一日俄皇亞歷山大閱兵歸爲女豪傑蘇菲亞等爆彈所狙斃於道旁

同月虛無黨上新皇亞歷山大第三一書要求改革之實行

六月又在彼得堡卡米匿橋下通隧道欲擊新皇亞歷山大第三不成

十月又謀於加冕時置地雷狙擊先期發覺被捕

是歲刺殺憲兵長官警察長及偵探者凡十三人

(附注)以上所列乾燥無趣味之年表或令讀者生厭然非略知其事蹟不能審其發達變遷之順序故不辭拖沓爲詮次
之若語其詳又非數十紙不能盡也

虛無黨之事業無一不使人駭使人快使人歆羨使人崇拜顧吾所最欲研究者有一問題即彼輩何故不行暴動手段而行暗殺
手段是也是無他故以暴動手段在彼等之地位萬不能實行故請條其理

第一西人有恒言曰後膛鎗出而革命跡絕此其言於論理上或不盡合而於事實上則無以易也美之獨立法之革命皆在十

八世紀末故其事易就自茲二役以後風濤大簸激歐陸十九世紀上半期騷動者踵相接而俄人彼時猶舉國酣睡也及法蘭

西第二革命^{一八四八年}以後西歐之暴動已漸收其跡而東歐之俄羅斯乃始爲新思想濫觴時代一二文學家搖舌弄筆無絲豪

之勢力彼時之俄雖或可以暴動^{實已不能}其奈民黨之魄力萬不足任也以培以灌磅礴鬱積歷十餘年之歲月黨勢漸張而政府

自衛之力亦益鞏固矣。政府之進以尺民黨間之進以寸至一八七〇年以後虛無黨達於全盛而中央政府之兵力已足使全歐肝食而何區區民間斬木揭竿者之足以芥蒂於其胸也。故暴動之最大障礙中央兵力使然盡人所能知者也。

第二 綜觀各國革命史其為中央革命者可以成其為地方革命者罔不敗一八四八年以前歐洲諸國其有能奏革命之凱歌者未有不起自京師者也。即今年之塞爾維亞亦然若夫蠶涌於外微嘯聚於郡國則雖有驍鷲之將謀略之士義勇之卒而其究也敗而已矣。

匈之噶蘇士意之加里波的瑪志尼其尤著者也。俄羅斯之彼得堡與法蘭西之巴黎及其他西歐諸國之首都大有所異彼得堡者貴族之窟穴也而彼中市民之大多數又皆仰衣食於貴族而自安者也。故俄人不謀暴動則已苟其謀之勢不得不在京師以外即此一端固已犯歷史上革命家之第一忌故一八七〇年至一八七七年之間南俄及波蘭諸地蜂起者凡二十八次無一能支一月以上者。虛無黨以屢經試驗屢經失敗之餘而不得不思變計則地理上使然也。

第三 凡欲暴動不得不藉多數之景從法蘭西之大革命也。實巴黎全市民乃至法國全國民皆狂沸而表同情者也。俄羅斯情勢則異是。彼虛無黨以數年之間謀弑其王者十二次敵黨之斃於其手者百數十人轟動五陸談虎色變皮相者或以為其黨員必徧於全國而不知乃僅區區千數百人。也其在游說煽動時期亦嘗汲汲以擴張黨勢為獨一無二之手段故績學青年輕

盈閨秀變職業易服裝以入於農工社會欲以行其志者所在而有而收效不能如其所期彼等常多著俗語短篇之小說且散布且演繹終不能鑿愚氓之腦而注入之史家記某黨員所演大將與農夫二故事其例證矣。某虛無黨員游說于一村落某農人失路入一荒島時已暮偶見一農夫偃臥隴畔輟耕使起曰余等方飢汝乃酣臥不為我服役耶農人乃起為拾野菓捕山鳥羅列燭炙而供養之夜間兩大將恐農人之他適也縛諸樹焉明晨釋之復使操作如是者數日夜大將思歸又督令彼農為造舟送之於彼得堡續行僅賞一杯火酒以當薪金云云彼黨員之演此故事欲使農民生憤心也乃羣農聽畢咸張口大笑曰以人將之責僅得養於吾儕咸欣欣焉某黨員索然而返夫彼志士之擲頭顱注血汗以欲有所易者非為一己為彼大多數之氓蚩耳而彼大多數者匪惟不相應援而仇視者且十而八九焉一急雨渡春江狂風入秋海辛苦總為君可憐君不解一此連動家所最為嘔心最為短氣而其甘苦固不足為外人道也俄羅斯之上等社會與下等社會其思想溝絕不通殆若兩國然彼

虛無黨常以人民之友自揭聖者也而與之表同情者仍有上中等社會而所謂普通之人民廣視之者比比然焉於此而欲號召之以起革命其亦難矣且其民富於尊皇心視沙皇之號若神聖終非尋常口舌之所可動故彼黨員往往託皇帝之密使冀以為煽動之具有密使告彼等謂自欲實行均分土地之政為貴族所抗不得其志使農民自團結以與貴族爭奪云云然其所成就亦至有限故夫彼等雖欲暴動而無其備則民情之為之也

第四 凡暴動者必藉巨款。苟力不足以傾政府而惟騷擾於一鄉一邑。此必非仁人志士倡暴動之本心也。既欲傾政府矣。就令不敢期於必成也。而先母立於必敗。則固不得不預備相當之兵力。不徒恃人也。而尤恃財於是乎。所謂志士者。不得不有所仰賴。於人所仰者。虛而一切經營終歸無用矣。是終不得有自主之權。而歲月蹉跎。事卒以不辦也。故暴動必兼賴他力。而暗殺則惟賴自力。虛無黨之所以舍彼取此。誠閱歷後之心得使然也。抑虛無黨之籌款。亦固有術。大率由募集而得者十之一二。由強取而得者十之八九。其強取之術奈何。一曰以匿名迫索之書函。致於當道貴族及頑固之財產家。以行威嚇也。一曰用穿窬手段。竄取公家之帑藏也。其最著者。如一八七九年。穴隧道以破卡哥爾之金庫。一舉而得百五十萬盧布。是其例矣。顧吾等有不可不注意者。一事即此等籌款之方法。皆自一八七七年以後而始得行是也。此其故何也。曰此等手段。必與暗殺手段相狼狽。而非泛泛然以口舌煽暴動者所能有也。且即以其所得之款。亦祇足以供暗殺之目的。而不足以供暴動之目的。即彼等於一八七九年七月及十一月三次裝置地雷。謀刺俄皇。其所費已及十萬佛郎以上。卒猶未成。而他次更倍是。故當一八七六年。拿羅德拿倭利亞赤十字會。（按此亦虛無黨所起之會。以籌款者。其綱領云。凡人類之思想及良心自由。之首領狄拉羅弗。嘗警告其黨員云。『以十桿毛瑟之價。足以製一炸彈。而有餘。以五百桿毛瑟之費。足以安置一地雷。而有餘。而一炸彈一地雷之効力。終非區區數百毛瑟所能及。一因極言黨論不一。久誤方針。耗費資財。而事終不一。就實爲民黨最大之弱點。此誠非久於其事者不能道也。故彼等舍煽動而取實行。亦財力之爲之也。』）

第五 暴動之不能專賴自力。而必兼賴他力者。不徒於財爲然耳。於人亦然。嘯聚草澤。其最少數亦必須千人以外。乃可集事。此千人而在山谷耶。或可以事前而不爲多魚之漏。其奈運械之路絕。而流竄之勢窮。充其量不過陷數四之州縣。糜爛百數十里之生靈。則草寇飢民。優爲之而何待。志士之以全力運動焉。若夫在可以接濟。可以進取之地。集千數百人以上。厲兵秣馬。而欲爲秘密。則亦掩耳盜鈴之類耳。質而言之。則暴動者。萬不能秘密者也。彼法蘭西日耳曼意大利前此屢次之暴動。大率起於京師及國中最大都會。彼始終固未嘗用秘密也。因全市民如然如沸之感情。偶得一二二人。一二事爲之導火線。是以猝發。若乃於邊徼之地。爲幽期密約之手段。以求逞於一擲。未有能濟者也。不甯惟是。凡欲於其地起暴動者。必須其地土著之人。有一豪傑焉。以爲主動力。苟恃外來人入而運動之。又未有能濟者也。而凡思想開通之地。大率不可以起暴動。可起暴動之地。其思想又大率不開通。地與人之不能相應。此真各國民黨所同病也。不甯惟是。以外來人入而運動者。無論其不能就也。即就矣。而指揮

此暴動軍隊終不得不賴夫與彼相習之士豪而士豪之思想目的其不能與志士相聯合者又十而八九也而志士既賴彼以起即不能不仰其鼻息委蛇而將順之事之不敗者鮮矣質而言之則非有軍令刑殺之權必不能督軍隊以運動者對於被運動者而欲行此權能耶否耶未經閱歷而徒囂囂然曰吾欲云云吾欲云云適自表其爲書生之見而已彼虛無黨員大率皆海外之亡命與校舍之學生也彼凡有勢力於一地方可以一嘯聚而千百應者必其在本地方上或以財富而素市筐篋之恩或以豪猾而廣蓄江湖之客者也而惜乎虛無黨員之皆非其人也而彼有此資格有此地位者又不幸而皆於虛無黨所懷抱之主義茫乎未有聞也故虛無黨而不欲暴動則已苟欲暴動則不得不注全副精神以運動彼等而運動之有力與否又質之於我而卒無自主之權以此歲月蹉跎而事又不得辦故彼等幡然改途以爲與其恃人也毋甯恃我竟棄其數十年來夢想之暴動政策則人事之爲之也

第六 人心之難測古今同慨矣機事之不密也由敵黨偵探而得者不過十之二一由本黨通謀而敗者恒十之八九以瑪志尼

之精細老練而猶爲拉摩里那所賣喪其黨員數十人瑪志尼當一八三三年欲起事自以不諳兵略委囑於黨中之拉摩里那將軍拉氏者父法人母年運動所得之資金四萬佛郎一舉而授之約以十月拉氏自外來瑪志尼內應意大利人曾以助波蘭獨立軍得盛名者也拉氏言其部下在法者一呼可得萬人瑪志尼遂以數遲之十一月十二月竟不至卒乃拉氏洩其謀於法政府瑪志尼被逮者四十餘人故欲爲秘密舉動者少一人知則少一人之害而暴動者則最少

非千數百人以上不能爲功者也此千數百人雖不必自始而預聞機謀然當將動之際在一月半月以前必有所知此又斷不能避者也而千人中有一奸細則大局已懸於其手此在東方各國或猶未甚若以俄羅斯警察制度之嚴密此最不可不慮者也夫暗殺則亦非不慮此矣而要其共謀者不過數人乃至十數人而已足焉其相結既深其相制亦易故彼黨自一八七六年以後其戮本黨之奸細者固亦屢見不一見而事可以不大敗若夫二十八次之暴動則旋起而旋滅者居其三分之二未起而先破者居其三分之一彼黨人其有所鑒矣惟其黨員之寥寥少數正其黨勢之所由鞏固也則內團作用之爲之也

吾以此六者觀察虛無黨手段變遷之原因吾以爲雖不中不遠矣夫虛無黨者發願流血以救衆生者也而自一八七七年以前民賊流志士之血者黨獄數十次人數千百計而志士流民賊之血者不得一度不得一人彼民賊者自顧勢力如此其強而彼小醜跳梁者之終不可以逞志又如此其明白也則亦高枕爲樂謂莫余毒也已而豈料其方針一變風行雷厲舉所謂第三局長官警察總監者駢戮累仆馴乃至神聖不可侵犯之「沙」亦與查理士第一路易第十六同一結果自是而民意黨實行委員以露布喻亞歷山大第三矣自是而亞歷山大第三以憂鬱怔忡亡矣自是而尼古拉第二下令赦國事犯而改正地方自治案矣故虛無

黨最後之手段實對於俄羅斯政府最適之手段而亦獨一無二之手段也。嗚呼偉矣。或曰：虛無黨此等之手段可以公言之而無憚乎？曰：無憚也。自一八七七年以後，俄國政府亦孰不知虛無黨之執此方針者，使知之而可以撲滅，可以規避也。則亞歷山大第二經一二三四五乃至十一次博浪之警，宜其一八八一年三月之凶變，可無見矣。而竟若此。即今皇在儲貳時，非亦幸而免耶？而去年內務大臣卡弗總督彼得堡府尹之噩耗，亦且絡繹也。故夫暴動者宗旨與手段兩不得秘密者也。暗殺者手段較易秘密而宗旨則竟不必秘密者也。虛無黨於諸種手段之中，淘汰而獨存此最優勝者，可謂快事，可謂快人。

今又勿論其成就之難易，惟以結果所得論之，則暴動與暗殺二者於俄國之前途孰利？曰：使其暴動能如法蘭西之革命，遂直取政府而代之，則新理想直可以湧現，可以實行。今則雖去一帝者及其重臣百數十，而自由政治尙邈乎未有其期。以此言之，謂暴動之結果優於暗殺可也。雖然，暴動若成，其勢不得不出於共和，以俄羅斯之地勢能行共和乎？以俄羅斯之民俗能行共和乎？此又天下萬國所不敢輕許者也。既不能行共和，則革命後之現象能有以愈於今日者幾何？以此言之，則謂暗殺之結果優於暴動亦可也。且俄羅斯暗殺之事，所以屢試而大效未覩者，因其貴族所處之勢，騎虎難下，而虛無黨所希望又多屬萬難實行耳。何也？虛無黨持均富主義，務取土地所有權而變易之。彼貴族若降心相從，則不惟失其政治之勢力而已，而又將失其衣食之源泉。其不得不竭全力以相抵抗，勢使然也。若在他國者，其憑高位擁厚權之人，大率皆飲肥甘，御輕煖，擁姬妾，宜子孫置田廬，長僮僕，苟遇盤根錯節，奉身而退，其肥甘輕煖姬妾子孫田廬僮僕自若也。若貪戀勢位以遭不測，則其所享受者與其能享受者同時俱亡。夫孰不惴惴而思避也？故使虛無黨之敵之地位而非若彼也，則虛無黨奏凱歌之時，蓋已久矣。

虛無黨之手段，吾所欽佩。若其主義，則吾所不敢贊同也。彼黨之宗旨以無政府爲究竟，吾聞之邊沁曰：『政府者害物也。然以其可以已他害之更大者，故過而廢之，甯過而存之。』持消極論以衡政府，亦不過至是而止矣。如必曰：無之則豈有無政府而能立於今日之世界者？豈惟今日，雖至大同太平以後，亦固有所不可也。故以近世社會主義者流，以最平等之理想爲目的，仍不得不以最專制之集權爲經行，誠以無政府者不徒非人道，抑亦非天性也。若其共產均富之主義，則久已爲生計學者所駁倒。盡人而知其非，更無待喋喋焉矣。更申言之，則虛無黨之爭點起於生計問題，而非起於政治問題。其黨之所以能擴張者，在此其黨之所以難成就者，亦在此。雖然，此不過一八七七年以前耳。迨暗殺之方針既定，其大勢固已全傾於政治。暗殺者在政治上求權利之

意味也。以建設思想而代破壞思想之表徵也。觀亞歷第二遇害後民意黨實行委員會所上亞歷第三書可以知其意之所存矣。書甚長。此文乃論虛無黨。非爲虛無黨作歷史。故不譯載。其書末所要求兩大端則（一）大赦國事犯。（二）開代議院行普通選舉法也。其附屬之保障。則出版自由言論自由集會自由選舉演說自由也。皆含政治上和平改革之意味。所謂無政府。所謂土地均分者。已不置一辭矣。此亦虛無黨之一進化也。

（附注）余於虛無黨所觀察。尙有多端。他日再發表之。

中國歷史上革命之研究

中國之新民

近數年來之中國。可謂言論時代也已矣。近數年來中國之言論。復雜不可殫數。若革命論者。可謂其最有力之一種也已矣。凡發言者。不可不求其論據於歷史。凡實行者。愈不可不鑑其因果於歷史。吾故爲中國歷史上革命之研究。欲與舉國言論家一商榷焉。

革命之義。有廣狹。其最廣義。則社會上一切無形有形之事物。所生之大變動皆是也。其次廣義。則政治上之異動。與前此劃然成一新時代者。無論以平和得之。以鐵血得之。皆是也。其狹義。則專以兵力向於中央政府者是也。吾中國數千年來。惟有狹義的革命。今之持極端革命論者。惟心醉狹義的革命。故吾今所研究。亦在此狹義的革命。

十九世紀者。全世界革命之時代也。而吾中國亦介立其間。曾爲一次之大革命者也。顧革命同而其革命之結果不同。所謂結果者。非成敗之云也。歐洲中原之革命。軍敗者強半。而其所收結果。與成焉者未或異也。胡乃中國而獨若此。西哲有言。歷史者。民族性質之繅演物也。吾緣惡果。以遡惡因。吾不得不於此焉。詞之。

中國革命史與泰西革命史比較其特色有七

一曰有私人革命而無團體革命。泰西之革命。皆團體革命也。英人千六百四十六年之役。衝其鋒者。爲國會軍。美人千七百七十六年之役。主其事者。爲十三省議會。又如法國三度之革命。則皆議員大多數之發起。而市民從而附和也。千八百四十八年以後。歐洲中原諸地之革命。莫非由上流團體主持其間也。綜而論之。則自希臘羅馬以迄近世革命之大舉。百十見罔非平民團體與貴族團體相閱爭也。獨吾中國不然。數千年來革命之跡。不絕於史乘。而求其主動之革命團體。無一可見。惟董卓之役。關東州郡會合。推袁紹爲盟主。以起義。庶幾近之。然不旋踵而同盟渙矣。自餘若張角之天書。徐鴻儒之白蓮教。洪秀全之天主教。雖處心

積慮歷有年所聚衆稍夥然後從事顧皆由一二私人之權術於團體之義仍無當也其在現世若哥老三合之徒就外觀視之儼然一團體然察其實情無有也且其結集已數百年而革命之實竟不克一舉也此後或別有梟雄者起乃走附焉而受其利用則非吾所敢言若此團體之必不能以獨力革命則吾所敢言也故數千年莽莽相尋之革命其蓄謀焉戮力焉喋血焉奏凱焉者靡不出於一二私人此我國革命與泰西革命最相違之點也

二曰有野心的革命而無自衛的革命 革命之正義必其起於不得已者也曷云乎不得已自衛心是已泰西之自衛每用進取中國人之自衛惟用保守故以自衛之目的乃崛起而從事革命者未之前聞若楚漢間之革命固云父老苦秦苛法然陳涉不過曰『苟富貴毋相忘』項羽不過曰『彼可取而代之』漢高不過曰『仲之所就孰與我多』其野心自初起時而已然矣此外若趙氏之南越竇氏之河西馬氏之湖南錢氏之吳越李氏之西夏其動機頗起於自衛然於大局固無關矣故中國百數十次之革命自其客觀的言之似皆不得已自其主觀的言之皆非有所謂不得已者存也何也無論若何好名目皆不過野心家之一手段也三曰有上等下等社會革命而無中等社會革命 泰西革命之主動大率在中等社會蓋上等社會則其所革者而下等社會又無革之思想無革之能力也今將中國革命史上之事實類表之則

成者 宋藝祖（準革命）

唐高祖

明成祖

漢初異姓諸王

漢文景間同姓諸王

東漢末諸牧

晉十六國之強半

敗者 唐之諸藩鎮

五代時諸方鎮

明宸濠等

晉十六國及唐五代之方鎮其性質頗複雜有不能盡目爲革命者今舉其概耳

上等社會之革命

清初之三藩及臺灣

其他

漢高祖

成者 漢光武

明太祖

漢初之陳涉項羽等

西漢末之赤眉王郎等

東漢末之黃巾等

隋末之李密竇建德等

敗者 唐末之黃巢等

元末之張士誠陳友諒等

明末之流寇等

清之洪秀全等

其他

下等社會之革命

表例說明(一)凡在本朝任一方鎮擁土地人民以為憑藉者皆謂之上等社會(二)凡欺人孤兒寡婦假名禪讓以竊國者不以

入革命之列

準此以談則數千年歷史上求所謂中等社會之革命者舍周共和時代國人流王於彘之一事此後蓋幾乎未有聞也或疑中等與
頗難劃。同為無助憑藉。則中與下等里。於何辨之。曰。起事者為善民之市民。命之曰中等。其為盜賊。命之曰下等。或由下等而漸進為中等。不能計也。或襄贊善良之市民。亦不能計也。夫泰西史上之新時代大率以生計問題為樞紐
焉即胎孕革命者此亦其重要之一原因也故中等社會常以本身利害之關係故奮起而立於革命之場若中國則生計之與政
治嚮固絕無影響者存也故彼中革命一最要之機關而我獨闕如也
四曰革命之地段 吾欲假名泰西之革命曰單純革命假名中國之革命歷史上的曰複雜革命長期國會時之英國除克林威爾一

派外無他革命軍也。獨立時之美國除華盛頓一派外無他革命軍也。自餘各國前事大都類是。其成者雖是。反之而中國不然。秦末之革命與項羽漢高相先後者則陳涉吳廣也。武臣也。葛嬰也。周市也。山陰也。景駒也。韓廣也。吳芮也。如是者數十輩。西漢末之革命與光武相先後者則樊崇也。徐宣。謝祿。楊音也。刁子都也。王郎也。秦豐也。平原女子遲昭也。王常。成丹也。王匡。王鳳也。朱鮪。張卬也。陳牧。廖湛也。李憲也。公孫述也。隗囂也。竇融也。盧芳也。彭寵也。劉永也。張步也。董憲也。如是者數十輩。東漢末之革命與曹操。劉備。孫權相先後者則黃巾十餘大部也。董卓也。北宮伯玉也。張舉也。李傕。郭汜也。袁紹也。袁術也。呂布也。公孫瓚也。張魯也。劉璋也。韓遂。馬騰也。陶謙也。張繡也。劉表也。公孫淵也。如是者數十輩。隋末之革命與唐李相先後者則王薄。孟讓也。竇建德也。張金稱。高士達也。郝孝德也。楊玄感也。劉元進也。杜伏威。輔公祏也。宇文化及也。李弘芝也。翟讓。李密也。徐圓朗也。梁師都也。王世充也。劉武周也。薛舉也。李軌也。郭子和也。朱粲也。林士宏也。高開道也。劉黑闥也。如是者數十輩。自餘各朝之鼎革大都類是。以臚列此等入故後代。即如最近洪楊之役。前乎彼者廣西羣盜既已積年後乎彼者捻回苗夷蠭起交迫。猶前代也。由是觀之中國無革命則已。苟其有之則必百數十之革命軍同時並起。原野厭肉。川谷闐血。全國糜爛。靡有孑遺。然後僅獲底定。苟不爾者則如漢之翟義。魏之母丘儉。唐之徐敬業。並其破壞之目的亦不得達。更無論成立也。故秦西革命被革命之禍者不過一方面而食其利者全國中國革命則被革命之禍者全國而食其利者並不得一方面中國人聞革命而戰栗皆此之由。五曰革命之時日。秦西之革命其所敵者在舊政府舊政府一倒而革命之潮落矣。所有事者新政府成立善後之政畧而已。其若法蘭西之變為恐怖時代者蓋僅見也。故其革命之時日不長。中國不然。非羣雄並起天下鼎沸則舊政府必不可得倒。如是者有年既倒之後新政府思所以削平羣雄綏靖鼎沸如是者復有年。故吾中國每一度大革命長者數十年短者亦十餘年。試表列之。

時代	舊政府未倒以前	既倒以後	合計
秦末	三年 二世元年壬辰陳涉起首難三年甲午沛公入武關秦亡	十三年 高帝十二年丙午平陳豨盧縮兵事息	十六年
西漢末	八年 新莽天鳳四年丁丑新市下江兵起地皇五年癸未更始入長安莽亡	十八年 光武建武十五年庚子盧芳降兵事息	廿六年

附洪楊

道光二十三年癸卯李沅發始亂二十九年己酉洪秀全起廣西同時七年李鴻章平捻兵事息

二十六年

(附注)若晉十六國南北朝間。混亂固極矣。然其性質複雜。不純然爲革命。且大革命中復包含無數小革命焉。故今不列於表。又東漢末舊政府既倒後。猶擁虛號。其嬗代亦與他時代之性質稍異。嚴格算之。其年數略可減少。謂獻帝建安十八九年間爲一段落可也。則亦二十年矣。

由是觀之中國革命時日之長真有令人失驚者且猶有當注意者一事則舊政府既倒以後其亂亡之時日更長於未倒以前是也其間惟元明之交其現象出常例外則由革命軍太無其力久不能到舊政府耳其性質非有以異於前代也當其初革伊始未嘗不曰吾之目的在倒舊政府而已及其機之既動則以懸崖轉石之勢波波相續峯峯不斷馴至數十年百年而未有已泰西新名詞曰強權強權強權之行殆野蠻交涉之通例而中國其尤甚者也中國之革命時代其尤甚者也如鬥蟀然百蟀處於籠越若干日而斃其半越若干日而斃其六七越若干日而斃其八九更越若干若干日羣蟀悉斃僅餘其一然後鬪之事息中國數千年之革命殆皆若是故其人民襁褓已生金童之裏垂老猶厭聲鼓之聲朝避猛虎夕長蛇新鬼煩冤舊鬼哭此其事影響於社會之進步者最酷且烈夫中國通稱三十年爲一世謂人類死生遞嬗之常期也其在平和時代前人逝而後人直補其缺社會之能力始繼續而不斷若其間有青黃不接之頃則進化之功用或遂中止焉矣英國博士福亞氏嘗以統計上學理論人口死亡之率謂『英國生產者一百萬人中其十五歲至四十五歲間以肺癆病死者七萬二千三百九十七人譬如每人以三十年間力作所得平均可得二百磅則是肺癆一症使英國全國之總殖損失千四百四十七萬九千四百磅也』此等語隨機指點已有足令人瞠然驚者然此猶生計上直接之損害也若語其間接者則壯者死亡離散而生殖力爲之損耗有

去無來人道或幾乎息觀中國歷史上漢末隋末唐末之人口比於前代全盛時十僅存一參觀本號談叢門中國史上人口之統計此豈盡由於殺戮耶亦生殖力之銳減爲之原也坐是之故其所影響者若生計上若學術上若道德上若風俗上前此經若干年之羣演而始達於某級程度者至是忽一切中絕混然復還於天造草昧之狀態文明之凝滯不進皆此之由泰西革命蒙革命之害者不過一二年而食其利者數百歲故一度革命而文明之程度進一級中國革命蒙革命之害者動百數十歲而食其利者不得一二年故一度革命而所積累以得之文明與之俱亡此真東西得失之林哉

六曰革命家與革命家之交涉 泰西革命家其所認爲公敵者惟現存之惡政府而已自他皆非所敵也若法國革命後而有各黨派之相殘則其例外僅見者也中國不然百數十之革命軍並起同道互戕於舊政府之外而爲敵者各百數十焉此鼎革時代之通例無庸枚舉者也此猶曰異黨派者爲然也其在同黨或有事初起而相屠者如武臣之於陳涉陳友諒之於徐壽輝之類是也或有事將成而相屠者如劉裕之於劉毅李密之於翟讓之類是也或有事已成而相屠者如漢高祖明太祖之於其宿將功臣皆是也求其同心戮力全始全終者自漢光武以外殆無一人夫豈必遠徵前代即如最近洪楊之役革命之進行尚未及半而韋昌輝與石達開同殺楊秀清矣昌輝旋復謀殺達開矣諸將復共殺昌輝矣軍至金陵喘息甫定而最初歃血聚義之東西南北翼五王或死或亡無復一存矣其後陳玉成被賣於苗沛霖而上游始得安枕譚紹洸被弑於邵雲官等而蘇州始下金陵隨之而亡豈必官軍之能強毋亦革命家之太不濟也吾前者屢言非有高尚嚴正純潔之道德心者不可以行革命亦謂此而已亦謂此而已彼時洪楊等固無力以倒北京政府也藉令有之試思其後此與張總愚賴汝沆輩之交涉何如與苗沛霖輩之交涉何如即與其部下石達開陳玉成李秀成李世賢輩之交涉何如此諸黨魁之各各互相交涉又何如其必縲演前代血腥之覆軌無待著蔡矣此真吾中國革命史上不可洗滌之奇辱也

七曰革命時代外族勢力之消長 嗚呼吾觀法國大革命後經過恐怖時代巴黎全市血污充塞而各國聯軍干涉猶能以獨力抵抗不移時而出拿破侖大行復仇主義以震懾歐陸吾因是以反觀中國吾不自知其汗浹背而淚承睫矣中國每當國內革命時代即外族勢力侵入之時代也綜觀歷史上革命與外族之關係可分爲五種

一曰革命軍借外族之力以倒舊政府者如申侯之以犬戎亡周李世民之以突厥亡隋石敬瑭之以燕雲十六州賂契丹等類是也

二曰舊政府借外族之力以倒革命軍者如郭子儀之以吐蕃回紇討安史李鴻章之以戈登滅洪秀全等類是也。
三曰舊政府借外族之力以倒革命軍而彼此兩斃者如吳三桂以滿洲亡李闖而並以亡明是也。
四曰革命軍借外族之力以倒政府而彼此兩斃者如成都王穎以劉淵爲大單于同抗王室卒不能成而遂以亡晉是也。
五曰革命軍敗後引外族以爲政府患者如漢初陳豨廬縮輩東漢初廬芳輩之導匈奴唐初劉黑闥梁師都輩之導突厥等類是也。

此皆其直接關係也若語其間接者則如劉項鬪而冒頓坐大八王亂而十六國勢成安史擾而蕃鵠自強五代焚而契丹全盛闖獻毒氛徧中原而滿洲遂盡收關外部落此則未假其力以前而先有以養其勢者矣嗚呼以漢高之悍鷙而忍垢於白登之役以唐太之神武而遺憾於高麗之師我國史之污點其何日之能雪耶即如最近數十年間西力之東漸固由帝國主義自然膨脹之力而常勝軍之關係亦甯淺薄耶識者觀此毛髮俱栗矣

以上七端皆中國革命時代所必顯之現象也事物公例因果相倚因果相含欲識過去因請觀今日果欲識未來果請觀今日因今後之中國其必以革命而後獲救耶抑不革命而亦可以獲救耶此屬於別問題若夫革命而可以救中國耶抑革命而反陷中國於不救耶此則正本論之所欲研究也若後有革命軍者起而能免於此七大惡特色以入於泰西文明革命之林則革命者眞今日之不二法門也而不然者以百數十隊之私人野心的革命軍同時並起蹂躪於全國而蔓延數十年猶且同類相屠而兩造皆以太阿之柄授外族則過此以往必有太息痛恨於作俑之無後者抑今日國中迷信革命之志士其理想必與此七大惡特色不相容無待余言也今後若有一度能爲革命史上開一新紀元以一洒種種之污點吾之欣喜願望甯有加焉雖然理想之興事實往往不能相應此又不可不詳察也當思泰西革命之特色何以若彼中國革命之特色何以若此此其中殆必有一原因焉今者我國國民全體所受之因與夫少數革命家所造之因其誠能有異於前代與否是即將來結果之同不同所由定也吾見夫所欲用之以起革命之多數下等社會其血管內皆含黃巾闖獻之遺傳性也吾見夫以第一等革命家自命之少數豪傑皆以道德信義爲蟲爲毒而其內部日日有楊韋相搏之勢也吾見夫高標民族主義以爲旗幟者且自附於白種景教而借其力欲以摧殘異己之黨派且屢見不一見也夫景從革命者必賴多數人故吾觀彼多數人者之性質而吾懼主持革命者必賴少數人故吾觀彼少數人者之性質而吾滋懼吾懼乎於理想上則彼七大特色萬不願有而於事實上則彼七大特色終不能無也此吾所以於

衣被全歐震撼中國之革命主義而言之猶有餘栗也嗟夫今而曉曉復奚爲者公等而持不革命而可以救中國之論也則請實爲不革命以救中國之預備公等而持必革命而可以救中國之論也則請實爲革命以救中國之預備革命以救中國之預備奈何母曰吾學習武備吾運動會黨吾密輸入器械而吾事畢矣必虛心商榷求所以免於彼七大惡特色者其將何途之從如何而使景從我者免焉如何而使我躬先自免焉若有以此道還問諸鄙人者則鄙人舍其迂遠陳腐之議論仍無以爲對也曰汝而欲言革命欲行革命也則汝其學克林威爾汝其學華盛頓汝其用最善良之市民乃若當今號稱革命巨子者之所稱道割斷六親乃爲志士摧棄五常乃爲偉人貪黷傾軋乃爲有手段之豪傑酒色財氣乃爲現本色之英雄則吾亦如某氏所謂刀加吾頸鎗指吾胸吾敢曰期期以爲不可期期以爲不可也吾爲此言吾知又必有訾我者曰汝責人無已時雖然吾爲吾國憂吾爲吾國懼吾甯能已於言所責者在足下耶非足下耶惟足下自知之足下而僅欲言革命而不欲行革命也則吾復何云凡吾之說悉宜拉雜之摧燒之足下而誠欲行革命也誠欲行革命以救中國也則批鱗逆耳之言母亦有一顧之價值耶母徒囂囂然曰某也反對我革命論是欲做官也欲已結滿清政府也孔子不云乎不以人廢言就使其人而果於欲做官欲已結滿清政府之外無他思想也苟其言誠有一二當於理者猶當垂聽之足下試一度清夜自思返觀內照吾所責者而誠非足下也則當思與足下同政見者其可責之人固自不少宜如何以轉移之苟不轉移之吾恐足下之志事敗於彼輩之手也若吾所責者而有一二類似於足下也則吾哀哀汝諫求足下改之若不改之吾恐足下之志事終不得就也若曰吾所責者而非可責也而必曰破壞舊道德爲革命家應行之義務則刀加吾頸鎗指吾胸吾敢曰倡此論者實亡中國之罪人也實黃帝子孫之公敵也吾甯不知革命論者之中其高尚嚴正純潔者固自有人顧吾所以且憂且懼而不能已者吾察其機之所趨有大不妙者存吾深慮彼之高尙嚴正純潔者且爲法國羅蘭夫人黨之續也或曰凡子之所責者皆言革命者耳非行革命者子何憂之之甚信如是也則吾爲多言也夫吾爲多言也夫雖然信如是也則吾爲中國風俗人心憂吾爲中國前途憂滋益甚也

傳記

新英國巨人克林威爾傳

中國之新民

敘論

游英國國會之下議院。見其堂之中央。有巍巍然一絕大之畫像。氣宇嚴整。精神峭健。隆準而深。赤左目上點一黑子。髮鬢垂背。際者誰乎。則克林威爾其人也。克林威爾何人。彼十七世紀革命之健兒。英國王室之大敵。親執暴君查理士第一而馘之者也。今英王臨議院時。日對此前代跋扈將軍之遺像。猶將出入必式。竭誠盡敬。以吾東方人之眼視之。以吾東方人之臆測之。其殆不可思議乎哉。其殆不可思議乎哉。顧克林威爾果有何魔力。而使全英人民馨香之歌。舞之崇拜之若此。

吾儕每讀史。每讀政治學書。輒有一國焉。使吾敬慕之情。突浮現於腦除者。誰乎。必英吉利也。何以故。英吉利為民政之祖國。其立憲政治。為世界之模範。故吾儕每繙地圖。讀地志。必有一國焉。使吾羨妒之情。勃鬱而不能自制者。誰乎。必英吉利也。何以故。英吉利之國旗。橫絕大地。舉日所出入。無不有此大帝國之痕跡。故吾以此兩種感情。故吾每一讀史。一讀政治學書。一讀地圖地誌。而輒有聯想。而及之一巨人。突兀於吾前。其人為誰。則克林威爾也。無克林威爾。則英國無復今日之立憲政治。無克林威爾。則英國無復今日之帝國主義。克林威爾者。實英國羣雄之雄。而盎格魯撒遜民族獨一無二之代表也。

國民不可不崇拜英雄。此蘇國詩人卡黎爾之言也。卡黎爾曰。『英雄者。上帝之天使。使率其民。以下於人世者也。凡一切之人。不可不跪於其前。為之解其靴紐。實而言之。宇宙者。崇拜英雄之祭壇耳。治亂興廢者。壇前燔祭之烟耳。』一嘻。殆非過言。殆非過言。徵諸古今東西之歷史。凡一國家。一時代。一社會之污隆盛衰。惟以其有英雄與否為斷。惟以其國民之知崇拜英雄與否為斷。吾於法國大革命。而見無英雄之時代也。奈何。其以驚天動地之大事業。卒以恐怖政。明武人政治。為終局。龍其頭而竭其尾也。吾於蘇格蘭之清教徒。而見無英雄之時代也。奈何。其以同志而自相殘踏。卒被敵人征服之於夢。夢混亂之間也。然則吾將皇皇焉求英雄。夢英雄。吾以環游地球之日。旅行於數千年歷史中。吾遇摩西。吾遇摩訶。末預言之雄也。其人高吾遇素士比亞。吾遇但丁。吾遇彌兒頓。詩歌之雄也。其人深遠。吾遇波爾。吾遇路德。吾遇諾士。宗教之雄也。其人勁烈。吾遇約翰遜。吾遇盧梭。吾遇本土文學之雄也。其人奇若夫政治之雄。戰陣之雄。其姓名錯錯落落於歷史上。大者小者。正者奇者。成者敗者。殆不下百數十。而真使吾儕有崇

拜之價值者。幾何人哉。幾何人哉。自羅馬大帝康士但丁以後。歷一千六百年。大小二百八十餘戰。人民爲治亂之犧牲。土地爲政府之墳墓。舉汗牛充棟之歷史。殆可一括以「相斫書」三字。雖然。遂不獲見一義戰。遂不獲見一英雄。彼以帝王之名而戰者。果何物。彼以宗教之名而戰者。果何物。抑彼以人民之名而戰者。果何物。僞善之世。黑闇之代。萬事皆一戲劇耳。所謂仁君。所謂忠臣。所謂俠士。所謂熱信。一旦洗落其塗畫之假臉。剝去其優孟之衣冠。則除獸性野心之外。一無復存者。吾旅行於昏昏長夜中者。千餘年。吾乃遇克林威爾。吾安得不拜。吾安得不拜。

拜英雄者。必拜其本色。吾拜華盛頓。吾拜林肯。吾拜格蘭斯頓。拜其爲成功之英雄也。吾拜維廉額們。吾拜噶蘇士。吾拜瑪志尼。拜其爲失敗之英雄也。雖然。吾不拜拿破侖。不拜俾士麥。不拜加富爾。何也。其表可拜。而其裏之可拜與否。非吾所敢言也。若克林威爾之歷史。則披腸瀝臟。以捧現於吾前。吾拜之。吾拜之。吾五體投地拜之。

雖然。此吾儕之感情耳。若夫二百年來鄉愿之史家。其所上克林威爾之徽號。則曰亂臣。曰賊子。曰奸物。曰兇漢。曰迷信者。曰發狂者。曰猛獍之專制者。曰陰險之僞善者。茸茸焉集矢其如莽也。顧吾謂克林威爾之所以爲英雄。所以爲卓絕萬古之英雄。則正以其能使百千萬鄉愿之史家。目彼爲亂臣。爲賊子。爲奸物。爲兇漢。爲迷信者。爲發狂者。爲專制者。爲僞善者之故。彼行其所信。而不惜現亂臣賊子。奸物兇漢。迷信者。發狂者。專制者。僞善者之身。以自污。彼之現此身也。則磊磊落落。不復自掩飾。以求使人諒其非亂臣。非賊子。非奸物。非兇漢。非迷信者。發狂者。專制者。僞善者。嗚呼。東西古今之英雄。其名而亂臣賊子。奸物兇漢。迷信者。發狂者。專制者。僞善者。其實者何限。而彼等顧不肯尸此徽號。而獨以讓諸克林威爾。克林威爾之所以爲英雄者。在此。克林威爾之所以爲聖賢者。亦在此。

語曰。蓋棺論定。吾見天下有棺已朽。而論猶未定者。若克林威爾。是其例也。彼其人物之真價值。歷二百年。直至今日。始漸爲其本國人民之所認識。近數十年來。非笑之聲。殆爲謳歌之聲。所掩盡矣。而彼後進國之評論家。猶我拾百年以前之牙慧。相隨以爲吠。影吠聲之語。若是者。於克林威爾。則何損焉。克林威爾嘗使畫工爲圖。其形畫工見其左目上黑子。不適於美觀也。爲闕去之。彼締視乃呵畫工曰。『畫我當畫似我者。』Pommes as I am。蓋其生平不欲一豪有所掩飾。不欲以一豪虛假之相。以與天下相見也。夫克林威爾一生之言論行事。豈不歷歷在人耳目。耶。彼鄉愿之史家。與我輩皆得同讀之。同見之。若者爲大醇。若者爲大疵。章章明甚也。公等之所以詬病克林威爾者。不過徒見其左目上之黑子而已。使克林威爾而欲微譽於公等。則亦何難。聽畫師之去其黑

第一章 克林威爾之家世及其幼時

噫嘻。地理之影響於人物。豈不鉅哉。豈不鉅哉。熱天懌地之亞刺比亞。實生摩訶末。宅冰凍雪之北日耳曼。實生路德。凡開拓千古。推倒一世之偉人。其所產之地形勢。往往有異於尋常者。而偉人之性行。亦恒與之相應。若雄健堅忍。陰鬱沈摯之克林威爾。亦其例也。英倫之北一都會。沿大烏士河之岸。東連沼澤。蘆荻掩地。西北川原。雜遝一望無際。蕭條寂寞。雖在盛夏。猶若凜烈。金風一扇。肅殺氣滿。白草黃日。四顧淒涼。天下之秋。疑悉集此。雖號都會。而其民樸而儉。質而無僞。田野之歌。聞於塵市。嘻。此即英人所常紀念之恒號頓市。而絕世英雄克林威爾之故鄉也。

克林威爾 (Cromwell) 名阿利華 (Oliver) 生於千五百九十九年四月廿五日。實當彼光華紉縵之額里查白女皇中興政治之末。運專制君權。已成強弩。人心厭倦。海內騷然之秋也。後此與彼為大敵之頑固柔脆。統轄公子查理士第一。亦生於其翌年十七世紀開幕之風雪。如是如是。

克林威爾。英國之名門也。其先世効忠王室。代有名臣。父名羅巴。叔父哈們。皆為王黨。占士第一常行幸其家。說者謂查理士與克林威爾。少年時嘗共遊戲云。父為國會議員。為州內保安委員。有正直之譽。母名額里查白。富家子。年十八。與羅巴結婚。舉子女十人。阿利華其季也。父蚤世。教育之事。惟母是賴。史家謂克林威爾之性行。受諸母者為多云。年十七。始入中學。是為初離鄉關。入社會之首歲。其年絕世文豪索士比亞沒。史家謂索氏結額里查白朝文學之終。克氏開十七世紀政治之始。一偉人去。一偉人來。實為代表兩極端者云。十八歲卒業。入大學。深好拉丁文。且以數學名。後此敵黨之史家。深文巧詆。至謂其目不識丁。不學無術。吁。其善誣也。

克林威爾少年之歷史。實最簡單。最沈靜之歷史也。欲知其人物之所以養成。宜觀其時代。

第二章 克林威爾之時代

英人常自誇於天下曰。『我之民權。自然發生之民權也。』嘻。此言信耶。以云非自然也。則民族進化之定例。何一非由野蠻之自由。以進入於野蠻之專制。由野蠻之專制。以進入於文明之自由。雖謂凡今世有民權之國。其發達皆由自然。可也。以云自然也。則所謂民權者。何國非經百數十年之呻之喚之哭。以達之。擲百千萬人之汗之淚之血。以易之。而英國其亦安能免也。吾請語克林威爾以前之英國史。

當千五百八十八年。西班牙艦隊之蔽海入寇。氣吞三島也。以額理查白女皇之威靈。一舉而殲滅之。赫赫國旗。輝映於凱歌聲裏。英國國民。恨不得自頂至踵。捧至呈之於「焦陀」Tendons。王朝之脚下。其時制度。文物。悉大發達。黃金時代之頌聲。徧於中國。會虛設。若贅疣焉。英之有額里查白。其猶法之有路易十四。中國之有乾隆也。其時君權達於極點。而國民政治能力。殆消滅以盡。雖然。平陂往復。人事之常。專制之氣。燄既極盛。人民壓倦。呻吟愁對之聲。徧伏於草莽。而所謂達官貴族者。益復酣嬉墮落。道德思想。掃地。及其末年。而反動力遂漸起。此爲克林威爾事業之遠因。使額理查白而能長在王位也。彼以其女性之才略。陰柔之手段。猶可以操縱國會。籠絡輿情。以講挽救之策。乃未幾而女王即世。「士跳活」Stuart家最初之二王。闇愚無識。不能消禍未萌。乃反從而煽之。於是不平之聲。始瀾漫全國。千六百三年。占士第一即位。其時新舊兩教之衝突。日劇日烈。彼忠勇純潔之清教徒。揭藥人權自由正義回復之旗幟。以奔走呼號者。所在皆是。民間之所謂「非政府黨」者。已釐然組織成一鞏實之團體。權力日以益張。國會亦常爲激烈之抗議。正如爆藥滿地。待線乃迸。使占士而賢也能取前王所欲許未許之民權。一舉而畀之。則國民多年之期。可以慰藉。而革命可以消弭。占士不悟。怙其積威。反以君權天授神聖。不可侵犯之謬論。宣諸議。謂國民無論貴賤。苟有抗此主義者。即坐以大不敬之罪。於是民情憤怨。洶洶相告。語曰「國王謀叛」。國王大逆不道。破壞之機。徧國中矣。此爲克林威爾事業之中因。其時國會下議院之代議士。分兩派。曰政府黨。曰非政府黨。非政府黨復分爲二。一爲各地自由民所選舉之有力紳商。一爲高材碩學之士。由各地方團體選出者。國會與政府之衝。自前王時已開其端。所謂「國會特權」問題。經幾度議。會猶未能決。王之辱詈鞭撻國會。也不遺餘力。國會之彈劾近侍。攻擊權貴也。亦不遺餘力。競爭之極。卒乃逮捕清教徒之領袖數人。下獄。瘦死。遂至有所謂火藥隱謀之事件起。自千六百六年至七年。凡開國會者。六月。因英蘇聯合問題。與王反對。千六百九年二月。復極論王之專制。全院一致。提出議案。直鳴王抑壓言論自由陰謀不軌之罪。千六百十一年國會又被解散。千六百十年之國會。所謂無爲國會也。占士王以民間橫議之故。捕議員四名下獄。輿論益激昂。自此次國會解散以後。不復召集者七年。及三十年戰爭起。以財政困難之故。復召集國會。時正千六百二十年。克林威爾甫弱冠。旦夕牧羊於故鄉大澤中。養翎厲鏘。以觀天下之變。

此次國會之成立。初以平和穩重爲主義。及老名士遏活曲振賢一呼。倡議舉委員以調查弊政。委員奉命盡瘁。察得王占士罪惡多端。於是下議院明目張胆。以科摘王之失政。取二百年來久廢不用之彈劾法。而復用之。案英國議院有彈劾法。專以糾王之近臣也。自千四百四十九年以來。久不用。舉國會悉爲非政府黨所佔領。凡政府提出之法案。不論是非利害。無不否決。者政府與國會既儼然爲宣戰之勢。全國人民戰慄危懼。朝不保夕。自由埽地蠻勇橫行。嗚呼。至此而不生英雄。則英國其陸沈矣。此爲克林威爾事業之近因。

由此觀之。英國人之自由權。豈天故厚之。而使雍容和平。得以自致者耶。彼當其二百餘年前。憔悴呻吟於虐政者。與法國革命前。何以異。與十九世紀上半大陸各國。何以異。與中國數千年歷史之怪影。又何以異。顧彼獨得翹然享自由祖國之名譽。而莫與京者。彼其人人。知天賦權利爲神聖。不可犯。苟有犯者。雖雷霆霹靂盤旋頂上。而必悍然毅然抗之。而不疑也。豈惟一克林威爾而克林威爾不過全英人種中最高之代表人云爾。

第三章 克林威爾之修養

學伊尹者。當學其耕莘時代。學諸葛者。當學其臥廬時代。何也。英雄必有所養。惟能守如處子。乃能出如脫兔也。故讀克林威爾傳者。於其十餘年之沈默生涯。不可以不察也。

恒兢頓之地。與彼有名之門治斯達市相望。在今日旣爲一繁盛之都會。雖然。當克林威爾時。蕭蕭一村落耳。寒雲沈鬱。平野如暝。濁河混流。天低欲壓。克林威爾之遺宅。臨河爲屋。環以牧畜場。數畝。日夕與羣兒牧羊爲業。每當黃日將夕。萬象慘淡。輒歎歎感喟。印鑄一陰沈之社會現象於其腦中。雖然。彼最純潔之清教徒也。其胸襟磊磊。其風骨稜稜。嫉惡若仇。慕義如渴。堅苦刻厲。克己力行。彼以宗教嚴肅之觀念。自鑄其人格。而因以鑄一國。鑄天下。彼實近代之摩西。而西方之墨子也。彼養其大雄大無畏之力。自行其所信。苟有反所信者。必竭全力以與之相搏。其治己也如是。其待人也如是。故其言曰。

非以血洗血。則不能改造社會。而發揚世界之大精神。而欲改造社會。必先自改造我躬始。

克林威爾抱此主義。故先以自造。而因以造成三千鐵騎之子弟。而因以造成全英之國民。而因以造成十八世紀以後之世界大勢。推其原動力。所自發。實由彼三十年來之沈默始。克林威爾之所以爲克林威爾者。如是。

二十三歲之八月。與巨商某之女額理查白結婚。家庭之間。藹然如春。云每來復日。集市民於教會堂。爲說今世社會之腐敗危險。而告之以安心立命之法。教以犧牲身命爲上帝爲國民盡力。每當克林威爾之演說。或祈禱座衆罔不感動。若有電力刺激其腦。

中。往。往。有。感。泣。者。云。其。他。日。相。率。披。堅。執。銳。縱。橫。無。敵。於。天。下。者。皆。此。最。樸。儉。最。謹。嚴。之。市。民。而。於。此。時。受。克。林。威。爾。所。鑄。者。也。如。是。者。六。年。

商君傳

第一節 發端

蛻

菴

中國之弱於歐美者其原因不止一端。而其相反之至大者則曰中國人治歐。美法治。夫合一羣之人以成一團體。苟不勒定一羣之法。而公守之。各求其欲。人競於私。紛然絕無規則。設然無復秩序。則其羣之人必不能一日安。而其團體亦不能持久。一族然。一鄉然。一國亦靡不然。法律者齊一國國民之規則。而所以定其秩序者也。是以西士之言曰。能得良美法律者上也。苟無良法。則惡法猶愈於無法。故徵之歷史。來喀瓦士立法而斯巴達強。鎖龍立法而雅典霸。十二銅表之法。定而羅馬之民政興。自由憲章之法。布而英國之基礎固。彼數者其法之完缺良惡。不一致。要皆有公布之法律。舉其國民齊而範之。規律之中皆足以齊民志而善羣事者也。中國一上下紛擾而絕無規律之國也。數千年來曾未聞有立法之事。惟求之二千年上。其有足與來喀瓦士鎖龍相彷彿者。於齊則得一管子。於秦則得一商君。

商君者。法學之鉅子。而政治家之雄也。奉「法律萬能」之主義。舉凡軍事。生計。風俗。制度。無一不齊之以法。定一公布之法。凡一國之平民。貴族。治者。被治者。靡不受治於同一法律之下。以其總覈精悍之才。排萬夫之抗議。逆一國之輿論。毅然不撓。驅其國民為積極之進取。遂以興國勢。定霸業。後世因用其法。卒成統一之偉功。雖其慘覈寡恩。幾與雅典時德拉克之血書相等。法治之流弊。遂為天下後世所詬病。賈子之論之曰。『商君棄禮義。背仁恩。并心於進取。行之二歲。秦俗日敗。秦人家富子壯。則出分。家貧子壯。則出贅。父借糧鋤。慮有德色。母取簪帚。立而諄語。抱哺其子。與公並踞。歸姑不相悅。則反唇而相稽。其慈子嗜利。不同禽獸者希矣。』夫商君之治。專持功利主義。而偏缺道德教育。甚者乃至詆仁義。孝弟為六惡。賈子之所譏議。何嘗不洞見病源。然為治者恒視其國家之時勢。與其國民之程度。以因時制宜。則其立法不固能無弊。惟視後人承用其法者。有以補其缺。而匡其偏。若徒懲羹吹。蒺藜。怖於其弊。而勸色相戒。遂并其法之善者。而亦被排斥。甚者羣犬吠聲。日拾迂腐疎濶之餘論。而詆為雜霸。毀為急功。遂使古人之良法美意。湮沒不彰。而我國民之散渙。蕭弱。遂積數千年而不得一振。嗚呼。吾人於他國之來喀瓦士鎖龍。則日敬之。慕之。尸祝之。崇拜之。獨於吾國之來喀瓦士鎖龍。則任其湮沒不彰。而良法美意。不可復見。豈非吾人之咎也。太史公之傳商君。詳矣。然於

其政略。尙或缺焉未備。且以今人之眼光觀察古人。則古人必有特別之新面目。用敢次其行事。條其政策。刺其著書之政論。比以今日之政治。我國民其有尸祝崇拜之同情歟。作商君傳。

第二節 戰國之時勢及商君以前秦國之位置

戰國之初。齊秦最有強力。角立而爲東帝西帝。齊秦者皆具有帝國之資格者也。管仲用齊而齊霸。商鞅用秦而秦亦霸。二子者其才固足以霸國。然亦有大國以爲之藉手。足以竟其用而盡其才也。故欲觀商君之措置。當先察其所憑藉。欲察其所憑藉。當先詳其內外之形勢。今於戰國中深觀秦國之優於諸國者有三事。

(甲) 戰國錯立而秦之國勢高踞上游也。地理者建國之第一要素。凡文化風俗政治軍事皆與有密切之關係者也。以文化言之。則利於亦通。以其易於輸進文明也。以軍事言之。則利於險阻。以其便於進取退守也。秦國國於黃河流域之上游。與山東諸國相隔絕。其接壤爲鄰者。獨南界於楚。東邊於魏耳。而又扼穀函之險。要一人守隘。則萬夫莫敢。故有事則東向以爭中原。無事則閉關以作內政。顧炎武謂「秦地華陰。綰關河之口。雖足不出戶。而能見天下之人。能聞天下之事。一旦有警。入山守險。不過十里之遙。若志在四方。一出關門。亦有建瓴之勢。」蓋關中之地利。固有控制中原之形勢也。山東諸國六雄角立。國皆四戰。日尋干戈。疲於奔命。民不得息。而秦則閉關固守。我能往而寇不能來。可以勤修內政。厚內力以承人之敝。此實如俄之高踞絕北。窺伺歐亞。其地形有獨優者也。而商君實利用此地形以固帝國之基礎。

(乙) 民族競爭而秦之國民勢能優務也。戰國時之民族。固皆黃帝之子孫。而同爲漢族者也。遷徙轉移。浸相離遠。交通不便。聲息隔絕。地勢既殊。民風各別。遂至血胤嗜好言語習慣風俗。一切皆互相歧異。乃如希臘之分爲德利安等之四族。以同種而視如胡越。以兄弟而日相鬩牆。勢所必然。無足怪者。秦族僻處西垂。而又數被戎患。故其民獨樸樸。堅悍有首功好武之風。讀小戎駟鐵諸詩。其剽悍尙武。自古然矣。夫生存競爭。優者必勝。彼斯巴達人之雄霸希臘。斯拉夫人之雄視地球。固皆以尙步之民族。而占優勝之權利。以此例彼。則秦人立於競爭之場。固最適於生存之民族也。而商君實利用此民族。使成軍國之資格。

(丙) 戰國爲重農時代。而秦地宜於農業也。人羣之進化。必由行國之游牧。進而爲居國之農業。由周以來。久定井田之制。農業固已日盛矣。春秋以降。獨魏文侯能用李悝以盡地力。自餘諸國類皆驚於外征而缺於內治。秦擁關中之腴壤。其人又習於農。故太史公之傳貨殖也。論之曰：「關中自汧雍以東至河華。膏壤沃野千里。自虞夏之貢。以爲上田。而公劉適邠。大王王季在岐。文

王作豐武王治鎬。故其民猶有先王之遺風好稼穡。殖五穀地重。重爲邪。及秦文孝繆居雍。隙隴蜀之貨物而多賈。獻孝公徙櫟邑。櫟邑北卻戎翟。東通三晉。亦多大賈。』蓋其時商業已始萌芽。民漸玩巧而事末。而秦本農國。農業實居其大部也。而商君實利用此農業以爲國入之富源。

然而秦之弱於諸國者亦有二端。

一則諸國之文化漸開而秦尙習於戎俗。夫人羣之進化以漸進而不能頓成。山東諸國其立國皆在周初。沐中央之文明。移而植之。封地且經數百年之發達。故上之冠裳禮樂。下之羣俗民風。文物彬彬盛於大河以北。沿及戰國。文學勃興。而魏文齊威諸君復能招禮賢豪。振興文學。中原文化盛於時矣。秦受封於東遷之際。建國僅三百餘年。且又僻邇西戎。化於蠻族。父子無別。同室而居。男女混淆。家族之制未備。是以諸國皆遇以夷翟。不得與於上國之會盟。蓋秦國之羣治方在野蠻蒙昧之域。而不齒於開化之邦者也。

一則秦國之內亂日劇。而國勢遂以驟衰。穆公以來。霸業中墮。桓景之世。屢敗於晉。而秦兵不復能東出。降及厲躁。日益多事。方是時也。諸國皆在貴族政治之時代。而君權未能確立。秦之國政亦悉在貴族之手。廢君立君。實爲貴族之特權。故懷公方立。貴族可圍而弑之。出子繼世。貴族可廢而沈之。獻公居外。貴族可迎而立之。內憂方熾。未遑外事。而諸侯力政競相侵并。魏築長城。自鄭濱洛以北。有上郡。楚自漢中南有巴黔。強敵日逼。其勢浸蹙。而河西之屬地亦爲三晉所兼并。蓋自開國以來。國勢未有如是之迫促者也。

嗚呼。非長袖不足以顯善舞。秦固一長袖也。非錯節無以別利器。當日之秦亦一錯節也。百年霸氣。金劍沈埋。百二河山。風雲淒黯。英雄造時勢乎。時勢造英雄乎。商君乃挾其雄偉之政略。揮其嚴辣之手腕。出而獻技於舞臺。

第三節 商君之入秦及其進用

商君名鞅。姓公孫氏。衛之庶孽公子也。衛爲魏藩。故仕魏事魏相公叔座。座以爲奇才。薦之於王。王無用意。座請殺之。退而告鞅。令其速亡。鞅曰。彼王不能用君之言。任臣又安能用君之言。殺臣乎。蓋豪傑之才。略固非尋常人之所得。而用亦非尋常人之所得。而殺者也。旣而聞秦孝公下招賢求治之令。乃去魏而入秦。

嗚呼。北走胡。南走越。不得志於宗邦。即投身於他旅。殉一己之功名。雖仇害祖國而有所不顧。此後世惡少無賴。無愛國心者之所

爲耳。商君賢者。顧亦出此醜行邪。昔戈利爲羅馬貴族。欲廢護民官而民不聽。不得志於羅馬。乃奔倭西亞國。假其兵以仇伐羅馬。蓋愛國之義未明。東西人固有同此不德者矣。雖然。戰國之初。諸國固雖獨立。然同在中國之內。且名義尙受治於周王。則是猶封建之諸藩。其國界未如今日之嚴峻。故當時諸國任客卿而無所猜疑。而其時功名之士。急欲以才自見。朝秦暮楚。不以爲非。雖以孔孟有道之士。亦皆適齊適楚。乃至千七十二君。然則背祖國而急功名。固不能爲商君諱。要亦不足嚴持此義以深責商君者也。商君既已入秦。乃因景監以見孝公。說以帝道。孝公時時睡不聽。說以王道。亦不中旨。卒乃說以霸者強國之術。孝公大悅。語累數日。不自覺其膝之前席。太史公謂商君天資刻薄人也。其欲干孝公以帝王術。挾持浮議。非其本質。夫商君所挾持帝王之術。果如何。其爲浮議與否。誠非吾人所能知。然商君之言曰。前世不同教。何古之法。帝王不相復。何禮之循。又曰。古有堯舜。當時而見稱。中世有湯武。在位而民服。三王者。萬世之所稱也。以爲聖王也。然其道不能取用於後。且謂國用詩書禮樂。孝悌善修治者。必割至亡。則其不肯蹈襲虞夏之舊治。循用文武之遺教。可斷言也。然而商君任政之初。即自歎難以比德於殷周。蓋其治專重功利主義。而偏缺道德教育。彼固預見他日之必有流弊。而歉然不能自滿矣。知有流弊而不先匡正。則或亦當日國家之形勢。國民之程度。有所捍隔而不能驟達者歟。

第四節 商君之政略及其變法

自古偉人之任人國家。必統籌內外之大勢。以先定偉大之目的。後此一切之政策。皆紆迴曲折以達其目的者也。故管仲之見桓公。先期以王霸之政。諸葛之輔先主。首志以帝王之業。固未有補苴罅漏。小就苟安。而可成建國之偉業者也。孝公之世。秦固積弱。然席膏腴之廣土。具強武之民族。固未失霸國之資格。商君說孝公曰。『秦之與魏。猶人有腹心之患。今以君之賢。國賴以盛。因此伐魏。魏不支。秦必東徙。東徙秦據河山之固。東嚮以制諸侯。此帝王之業也。』蓋當商君受政之初。固久已定此主義。至是始發表其策略。以試雄飛於海內。故商君者。非取消極政策。而取積極政策。非持保守政策。而持進取政策者也。是故帝國主義。實爲商君第一政略。

然商君之宗旨。雖求進取。而非保守。而其政策。則不能不以保守爲進取。夫欲爲對外之競爭。必先求國內之統一。秦俗渙靡。上下無紀。驟而驅之對外。是驅羣羊於野耳。故商君之初政。首務搏一民力。夫今日之帝國主義。固非謂以政府之權力。強制干涉。滅殺箇人之自由。謀其一致。行此偏狹之國家主義。而可冀成功也。英美二國之人民。可謂最不喜國家主義者矣。然其民族外競。能實

行此帝國主義而德法之干涉者乃反遠不能及故但使保持國家全體之統一則可任各部運動之自由其終極之成功卒能完成帝國主義雖然當日戰國之民族固非今日歐洲民族之比若不整而齊之搏而一之則勢渙力散豈能外爭故商君之治務先融化箇人團合於國家政治之內使箇人盡如器械以服從國家無上之命令使箇人犧牲私益以爲組織國家之一員寧必愚弱其民蓋舍是不能擴張其國也是故國家主義實爲商君第二政略欲達此二大政略則必當整畫制度變易舊法然非有果斷之決心與堅悍之心力則未易抗衆議而排萬難也吾今以是觀商君之變法

（更法）公孫鞅曰臣聞之疑行無成疑事無功君亟定變法之慮無顧天下之議之也（中略）法者所以愛民也禮者所以便事也是以聖人苟可以強國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於禮甘龍曰不然臣聞之聖人不易民而教智者不變法而治因民而教者不勞而功成據法而治者吏習而民安今若變法不循秦國之故更禮以教民臣恐天下之議君願熟察之公孫鞅曰子之所言世俗之言也夫常人安於故習學者溺於所聞此兩者所以居官而守法非所與論於法之外三代不同道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故智者作法愚者制焉賢者更禮而不肖者拘焉拘禮之人不足與言事制法之人不足與論變君無疑矣杜摯曰臣聞之利不百不變法功不十不易器臣聞法古無過循禮無邪君其圖之商鞅曰前世不同教何古之法帝王不相復何禮之循（中略）臣故曰治世不一道便國不必古湯武之王也不循古而興商夏之亡也不易禮而亡然則反古者未可必非而循禮者未足多是也君無疑矣孝公曰善

古來之從事於改革者未有不先定國是者也朝定一制而羣起議之夕革一弊而羣起撓之豈徒無益適滋紛擾而已西諺曰必然之創造之母故希臘哲人瑪里持士以必然爲天下第一之強力以其可以使人捍百難而不顧也商君沈觀時勢確知變法爲必然之事豐於自信力奮然身任而不疑乃以明決精審之政論數言而決此重大之政治問題遂以得主權者之信任政權出一國是大定雖輿論未能一致然已排除第一重之阻力得從事於改革之實行

第五節 商君之立法

商君者奉國家主義爲唯一政略者也故其立法也亦務爲嚴重之干涉而必不放任箇人之自由其言曰『力之能制天下者必先制其民者也』能勝強敵者必先勝其民者也故因民之本在制民若治於金陶於土也本不堅則民如飛鳥禽獸其孰能制之民

本法也。故善治者塞民以法。一（畫策篇）夫法者將以保護箇人之權利者也。今立法而務先制民勝民。法家固民權之蠹乎。曰。法者隨羣俗之進化而與爲變遷。羣俗方在蒙昧。其民皆缺於自治之才。絕無規矐之可循。則橫逸冥行。蕩然無復綱紀。舉羣蕩然。羣將立敗。有法家以整齊而擗節之。其羣乃有紀律之可遵行。而國家乃能成立。蓋法律之宗旨固所以保護箇人之權利。而尤在於維持羣俗之秩序。然則商君之所謂制民勝民者。固亦將謀其秩序而已。

是故商君之立法純乎『命令主義』者也。西儒之論法理者。其說紛然不一。英儒霍布士乃始倡爲命令主義之說。謂法律者以權力命令其屬下。令行禁止。使悉視法律爲從違。豪斯陳起力持斯義。而揚其波。豪氏之說曰。『政治上之優者與政治上之劣者。既有劃然之區別。優者表發其意思以制裁劣者。斯曰法律。劣者苟不服從優者之命。則受懲罰之惡報。而可以非常之權力強行之。』彼其說偏駁不全。遂爲後人所抵擊。然當社會之初期。則其說固自適於實行。商君之立法以法權專總於君主。使獨握強行之權力。曰『法者君臣所共操也。信者君臣所共立也。權者君之所獨制也。人主失守則危。權制獨斷於君。則威。』修權。又曰『民之不治者。君道卑也。法之不明者。君長亂也。故明君不道卑不長亂也。秉權而立。垂法而治。』一（壹言）彼以此律爲命令。固與霍豪二氏之說同。且戰國之初。方爲貴族時代。政出多門。不可爲治。故增主權者之勢力。以君主爲法律之淵源。務裁貴族政體進之於君主。獨裁政體。斯蓋人羣進化自然之階級。商君殆亦順其時宜。而因以爲治者也。墨子曰。『一人一義。二人二義。十人十義。各是其義。而非人之義。其義滋多。則交相非。而至於怨亂離散。故不可不尙同於政長。』蓋謀國家之治安。當先求政治之統一。商君之以法權歸之君主。固與墨子同一義已。

然權者君主所獨制。而法則上下所同守者也。商君本此意以立法。其大旨約有二端。一曰法律之平等。東西諸國之舊制。類皆分其國民爲數級。其所處之等不同。則治之之法亦異。彼都民之與隸農。其權利已顯殊矣。至於貴族之特權。僧侶之教規則更各保其獨立於法律之外。千數百年。釀上下之激爭。演革命之慘劇。皆以此不平之故。中國向無分人爲階級之陋制。然周公之創制定法。猶別勸議親貴之條。蓋雖不令獨立以遁於法外。而猶別爲解釋。以縱之法中。後世國無定法。上下紛紜。無法之世。更無譏矣。商君勒定憲度。舉一國之貴賤賢愚。無不受治於其下。公子虔貴族也。其犯約則劓之。太子嗣君也。其犯法也。雖神聖不可侵犯。猶行法於其代。負責任之師傅公平。而無所私曲。故令雖峻而易行。法雖嚴而民說。嗚呼。彼得立法而先行法於太子。商君立法亦先抗法於嗣君。蓋將齊其民於同一之法律。固不能撓於貴族之特權。以歧吾法也。

一曰法律之公布。雅典人之立法也。編定舊例爲德拉克律。羅馬人之立法也。亦編定舊例爲十二銅表。夫德拉克律之殘忍刻酷。十二銅表法之陋略峻刻。寧必遂爲良法哉。然雅典羅馬人之所要求。則不問其法之良惡。唯必求編制法典。務得一公布之法。使吾民得知法律之爲何物。蓋既有公布之法律。以劃定明確之範圍。則治者與被治者。將皆受治於範圍之中。下既有所憑藉。以自固。上自不能任意輕重於其間。此所謂惡法猶愈於無法也。我中國固無法之國也。雖律令之文繁如蠅毛。則例之書高逾尋尺。然其所謂法者。類皆私於二三官吏之掌握。視爲神秘之物。不令民間窺誦。而習知於是。暴君汙吏。因而上下其手。而小民益窮而無訴。商君立法之宗旨。則固先公布法律。而使民間咸知法令之爲何物者也。

(修權) 世之爲治者。多釋法而任私議。此國之所以亂也。先王懸權衡。立尺寸。而至今法之其分明也。夫釋權衡而斷輕重。廢尺寸而意長短。雖察商賈不用。爲其不必也。夫倍法度而任私議。皆不類者也。不以法論智能。賢不肖者。唯堯而世不盡堯。是故先王知自議譽私之不可任也。故立法明分。中程者賞之。毀公者誅之。

(定分) 故天下之吏民。無不知法者。吏明知民知法令也。故吏不能敢以非法遇民。民不敢犯法。以有法官也。遇民不修法。則問法官。法官即以法之罪告之。民即以法官之言正告之。吏公知其如此。故吏不敢以非法遇民。民又不敢犯法。(中略) 故聖人爲法。必使之明白易知。名正愚知。偏能知之。爲置法官。置主法之吏。以爲天下師。令萬民無陷於危險。(下畧)

夫今日文明諸國之制定法律也。其法既已成立。然必俟公布之後。其法律乃有效力。商君之法。既具。猶必徙木示信。然後公布之。民而復置主法之官。使之宣示法制。蓋深得周禮讀法象魏之遺意。而與今日文明諸國之制定法律者。無以異矣。

第六節 商君之行政

(甲) 司法

自三權鼎立之說興。司法獨立之制度。遂遍行於歐美諸國。而百年來之政治。遂爲一大進步。商君生二千年前。而其定制行事。固有深合於司法獨立之制者。

(定分) 一歲受法令。天子置三法官。殿中置一法官。御史置一法官及吏。丞相置一法官。及諸侯郡縣。皆各爲置一法官及吏。皆此秦一法官。郡縣諸侯。一受實來之法令學問。并所謂吏民知法令者。皆以問法官。

夫專置主法之吏。以執行法務。自中央政府以至地方郡縣。莫不置有法官。其司法之制。固已完密。至於貴族犯約。則罰之。太子犯

法則繩之務保其獨立之權得以執法不撓徑行其法乃至天下之吏雖有賢良辯慧不能開一言以枉法蓋彼以法令爲民命爲治本此所以務萃全力以護持之者也孟子曰「夫舜安得而禁之固有所受之也」司法獨立之權孟子固倡其理論而商君則更實行此制成績昭然後儒不察其治法徒逐迂論而訴之嗚呼何其僨矣

(乙) 施政

英儒斯賓塞之言曰天下之人羣有二一曰殖產之羣一曰尙武之羣二者皆人羣所持以成立並用之而不可闕一者也商君之治國也日諄諄以農戰爲務故其內治之大體要不出於重農尙武兩大主義斯賓塞又言曰「殖產尙武二者皆爲羣治所不能偏廢然亦相時爲輕重上古蠻野之世戰爭常而和平暫其產業皆所以供武備故其羣可命爲尙武之羣晚近開明之世和平常而戰爭暫其武備皆所以護產業故其羣可命爲殖產之羣」商君當戰國時代其一切內治皆將以實行其帝國政略者也故其重農之政策亦以達其尙武之目的而已今本此意以察商君施政之次序

(一) 農政

商君之爲俗儒所詬病者曰廢井田而開阡陌商君能成疆國之霸政者亦曰廢井田而開阡陌周衰以來井田之法日即弛墜疆界慢亂輕重既失均平地廣人衆還授復極姦弊蓋法弊而勢將窮變矣且均產之法可杜豪強兼并之患然亦足阻國民競進之心故行之閉關則人心可靜行之戰國則民力必衰阿里士多德駁共產之說曰「人類之有利己性實爲萬事發達之原均產歸公則滅殺其自利心而人道將有所大害爲一人計爲一國計皆宜保護其私有之權」商君深明斯義且知循用井田之制則地利不能盡出人力不能盡奮而國富不能增殖也乃盡破均產限制之法而與國民以產業自由聽民占田世爲永業務使地盡爲田田皆出稅太史公之頌之曰爲開阡陌封疆而賦稅平蔡澤之論之也亦曰決裂阡陌靜生民之業而一其俗蓋墾開棄地不使有尺寸之荒遺獎厲農氓悉使之競爭以趨業墾草之令一下而富國之效已見矣

中國向守重農主義之國也以農業爲國本故工商諸業皆斥爲玩巧事末謂其足以蠹本而病農漢法商人不得乘車衣繡賤商之律著之法令務摧辱之驅而歸之農業此例之尤著者也彼之勸農抑末固謂農人出勞力用之土地以產有形之物品可謂生利而富國者矣商人者轉移物品之位而增其價賤賣貴逐時射利絕無生產之力而農本天然之利反爲所分是分利而無益於國者耳以今觀之其偏謬之見誠乖於生計之學理然當土地曠荒交通未便之時其重農抑商勢殆有不得不然者商君者固

亦專持此主義以保護農業者也。

（墾令）使商無得糴。農無得糴。則窳惰之農勉疾。商不得糴。則多歲不加樂。多歲不加樂。則饑歲無裕利。無裕利則商怯。商怯則欲農。窳惰之農勉疾。商欲農。則草必墾矣。

（外內）民之內事莫善於農。故輕治不可使之奚謂輕治。其農貧而商富。故其食賤者錢重。食賤則農貧。錢重則商富。末事不禁則技巧。技巧之人利。而游食者衆之謂也。故農之用力量苦。而贏利少。不如商賈技巧之人。苟能令技巧商賈之人無繁。則欲國之無富不可得也。故曰欲農富其國者。境內之食必貴。而不農之徵必多。市利之租太重。則民不得無田。田不得不易其食。食貴則田者利。田者利則事者衆。食貴糴食不利。而又加重徵。則民不得無去其商賈技巧而事地利矣。且商君非但窘商以護農也。凡學問技藝之士亦皆視爲分利不生產之人。必斥困之。無使得與農爭利。

（農戰）今境內之民皆曰農戰可避。而官爵可得也。是故豪傑皆可變業。務學詩書。隨從外權。要靡事商賈。爲技藝。皆以避農戰。具備國之危也。故曰農戰之民千人。而有詩書辯慧者一人焉。千人者皆怠於農戰矣。農戰之民百人。而有技藝者一人焉。百人者皆怠於農戰矣。故先王反之於農戰。故其民農者寡而游食者衆。衆則農者殆。農者殆則土地輩成羣。民見其可以取王公大人也。而皆學之。夫人聚黨與說議於國。故其民農者寡而游食者衆。衆則農者殆。農者殆則土地荒。學者成俗。則民舍農從事於談說高言僞議。舍農游食。而以言相高也。

此商君之搏民於農所謂利出一空者也。今夫富之所自出者有三。一曰土地。二曰勞力。三曰資本。三者相合而富乃成。雖有土地之饒。勞力不足以出之。則土地亦皆石田。而國終不可以致富。秦國地廣人稀。其人力不足以產地。利商君知人口爲國力之要素。無人力是無地利也。乃利用鄰民之勞力。吸集他國之人口。以增殖內國之富源。

（來民）秦之地方千里者五。而穀土不能處二。田數不滿百萬。此人不稱土也。秦之所與鄰者三晉也。彼土狹而民衆。其宅盡居而并處。此其土之不足以生其民也。晉之無有也。信秦之有餘也。必若此而民不西者。秦士戚而民苦也。今利以田宅而復之三世。此必與其所欲而不使行其所苦也。然則山東之民無不西者矣。故秦事敵而使新民作本。兵雖百宿於外。境內不失須臾之時。此富強兩成之效也。

嗚呼。今日之政略務殖已民於鄰地。而當日之政略則務徠鄰民於己國。故吸收他國之人民以爲強。已損敵之計。固當日政治家之無上政略也。商君謂以草茅之地來三晉之民。弱晉強秦。與戰勝等殆以是爲無形之侵略。以陰行其帝國主義者乎。然其招募外人。不以爲客兵。而以爲客農。但使務本於內。專任供給。而兵役義務仍必責之國民。則又可謂深知國民軍之義。而善於謀國者也。

(二) 兵政

欲實行帝國之政略。必先養成軍國之資格。管仲作內政寄軍令。而齊遂定霸中原。俾斯麥變兵制修武備。而德遂雄視歐陸。蓋非有尙武精神。必不足以行其鐵血主義也。秦俗首功。好武自昔已然。商君因而用之。獎之以賞。厲之以威。驅而一之於戰。故其定法也。斬首捕虜者。賜爵受賞。退怯降敵者。誅身沒家。有軍功者。各以其率受上爵。爲私鬪者。各以輕重被刑。宗室非有軍功。論不得爲屬籍。務使舉國之人。皆有勇悍輕死之精神。而各具軍人之資格。故其言曰。

(賞刑) 故夫當壯者務於戰。老弱者務於守。死者不悔。生者務勸。此臣所謂一教也。民之欲富貴也。共闔棺而後出。而富貴之門必出於兵。是故民聞戰而相賀也。起居飲食所歌謠者戰也。

(畫策) 民勇者戰勝。一民於戰者。民勇不能一民於戰者。民不勇。聖王見勇至之於兵也。故興國而責之於兵。入其國。觀其治。兵用者強。因以知民之見用者也。民之見戰也。如餓狼之見肉。則民用矣。凡戰者。民之所惡也。能使民樂戰者。王強國之民。父遺其子。兄遺其弟。妻遺其夫。皆曰。不得無返。又曰。失法離令若死。我死鄉治之行間。無所逃。遷徙無所入。行間之治。連以五辨之以章束之以令。窮天所處。以此無所生。是以三軍之衆。從令如流水。死而不旋踵。

吾聞斯巴達人之從軍也。其母送之曰。『祝汝負楯而歸。否則以楯負汝而歸。』其忠勇英悍之氣。至今傳爲美談。蓋來瓦喀士之立法也。專注意於軍事教育。其尙武之精神。既深入於國人之心。腦故能陶鑄其國民。使悉爲剽俠輕死之軍人。雖婦人亦無異於男子。商君之軍事教育。雖不可得而詳。然能使其民視死如歸。乃至起居飲食所謳歌。無不以戰爲樂。則其所以陶鑄而鼓舞之者。固必有道矣。斯巴達以彈丸而雄長希臘。秦亦起西郵而統一中原。蓋秦固一東方之斯巴達。而商君實中國之來瓦喀士也。孫卿謂其四世有勝。非幸也。數也。始皇之帝業。商君已爲植不拔之基矣。故夫商君之兵制。舉國皆兵之制也。中國自周以來。素行徵兵之法。司馬之官。本井田以定兵賦。方里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邱。邱

有戎馬一匹。牛三頭。四邱爲甸。甸有戎馬四匹。兵車一乘。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百里爲同。提封萬井。戎馬四百匹。兵車百乘。千里爲畿。戎馬四萬匹。兵車萬乘。戎卒七十萬人。此所謂乘馬之制也。戰國兼并有地皆逾千里。故雖弱小之國。猶備勝兵十數萬人。商君因用其制。乃更擴而張之。使國民皆負兵役之義務。故其言曰：『四戰之國。不能以萬室之邑。含鉅萬之兵者。其國危。』定三軍之制曰：『壯男爲一軍。壯女爲一軍。老弱爲一軍。此之謂三軍也。』壯男之軍。使盛食厲兵。陳而待敵。壯女之軍。使盛食負壘。陳而待令。『（兵守篇）』且以秦國地廣人稀。興兵則國貧。務農則敵息。其國人不足以兼任耕戰也。則務來三晉之民。使之務本於內。而盡萃秦民之力。使之應敵於外。析國民之義務。而二之。客民負其租稅。而主民負其軍役。蓋彼固深知捍衛國家之責。必當本國國民所擔負。而不可託之關係淺薄之募兵。及不同利害之客民者也。此固商君政略之特色。而其舉國皆兵之制。則已與今歐美諸強國。初無少異矣。

(三) 官制

農兵二者。固商君內政之犖犖大端。所以收富強之實效。而奠帝國之基礎者也。然商君之制度。其影響及於後世。使中國由封建時代。進而爲一統時代者。則曰：『罷侯置守。廢封建。爲郡縣。』封建制度之萌芽。我國也由來遠矣。塗山之會。玉帛萬國。孟津之會。諸侯八百。上古之制。茫昧無稽。要不過酋長部落。紛然雜處而已。及周之興。大封親賢。藩屏王室。封建之制。遂以完備。凌遲及於春秋。封建之勢。日盛。而其弊亦大略可覩矣。商君用秦。乃盡取封建之制。而革之。而中國羣治。遂爲一大進化。試稽其所定之官制。固皆以除封建之弊者也。商君之官制。有二：一曰軍爵。一曰地方官吏。

(A) 軍爵 秦爵共二十等。二十徹侯。功大者食縣小者食亭得臣其所食吏民十九關內侯。雖有侯號留居京畿而無國邑十八大庶長。十七駟車庶長。十六大上造。十五

少上造。十四右更。十三中更。十二左更。十一右庶長。十左庶長。劉昭曰自左庶長以上至五大夫皆將軍也九五大夫。八公乘。七公大夫。六官大夫。五大夫。

四不更。三簪褭。二上造。一公士。劉昭曰自公士以上至五大夫皆軍吏也凡此二十等者。固皆軍爵。以賞戰功者也。夫古之所謂爵者。類皆與以土地。外

則公侯伯子男。以至卿大夫。無不世食祿邑。蓋武士立功。錫茅土。以爲酬報。彼既世其封邑。勢力浸盛。遂成藩邦。封建制度之所由起。東西諸國靡不然矣。惟秦法自關內侯而下。皆受虛爵。而無實封。惟徹侯得有土地。然徹侯之爵。虛懸而不輕

授人。始皇使王翦將擊楚。請美田宅甚衆。曰爲大王將有功。終始不得封侯。蓋秦雖定勳侯之爵。而受封者極少。此其證也。蓋秦之法。不易以土地予人也。後儒論古。謂漢代關內侯之制。爲最善。蓋以

其有酬庸之典。而無封建之弊耳。後世沿用斯制。千餘年。以至於今日。而封建之害。遂絕。而此制則實創之商君者也。

(B) 地方官吏

始皇夷滅六國。初并天下。乃分天下為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監。於是昔日封建之天下。一變而為郡縣之天下。

然而郡縣者。非始於始皇。始皇特承用商君之遺制。擴張而推行之者也。侯不侯。是商君而後。秦固久定郡縣之制矣。夫秦武之縣。杜鄭楚

莊之縣。陳郡縣之制。固已萌芽於商君以前。然彼之所謂縣者。不過略有他國之地。割而隸之。吾屬耳。至商君并諸小都鄉邑。聚

定為四十一縣。分國內之土地。劃為政治區域。舉國之土地。人民無不直隸於中央政府。而郡縣之制始完。大縣萬戶以上者。置

一令。不及萬戶者。則曰長。令長之下。皆有丞尉。其所謂令長丞尉者。皆受命於君主。而來守此土。直隸於政府。監督之下。對中央

政府而負其責任者也。蓋至是已無復分土子民之藩侯。而中央集權之制。遂日趨於鞏固。不待李斯之建議。而始罷封建矣。

凡此三者。皆商君行政之偉略。而其所以霸國之本源也。若其厲行警察。則令民為什伍。而相收司連坐。修明市政。則平斗斛權衡。

丈尺。改良風俗。則嚴為男女之別。令民父子兄弟不得同室內息。以其總覈之才。舉一國之政制。教俗靡細。靡鉅無不條理而整之。

齊之行法。十年。秦民大說道不拾遺。山無盜賊。家給人足。鄉邑大治。彼其所以致此者。固有由矣。

第七節 結論

烏乎。商君固法學之巨子。而政治家之雄也。世人之詬之也。曰破壞井田。曰慘刻寡恩。曰輕棄禮義。夫井田之積弊。不可行。與法治

者。執法無寬縱。俗儒之論。固不足以置辨矣。獨其關於德義之教。誠不可謂非商君之缺點。然筦子不云乎。『倉廩實而知禮節。衣

倉足而知榮辱。』秦民僻處雍西崎嶇山谷。商君方內務耕織。力擴其生計之源。則所謂施教行化者。或亦牽於時勢。而不能不少

有所待。且秦人與西戎錯處。素習蠻風。蠻野蠢蒙。固未能遽受高等之教育。彼商君之語趙良曰。『始秦戎翟之教。父子無別。同室

而居。今我更制其教。而為之男女之別。大築冀闕。如魯衛矣。』由是觀之。則商君固非盡棄禮義。徒以野蠻之俗。其程度之高。下自

有所宜。文化者。積漸而致。是固未足盡為商君病也。嗚呼。彼一異國羈旅之人耳。動人主於立談之頃。挺身以肩任國事。抗羣貴之

廷議。逆一國之輿論。毅然會不少撓。卒以拓霸國。規模立一統之基礎。使其生於今日。固建造德國之俾斯麥也。權貴之怒。睨其

旁新主之積怨。其後危如朝露。商君固慮之熟矣。然寧以身殉國。不肯屈法。以求容忠於謀國。勇於任事。以視後世之尸竊高位。伺

權貴之喜怒。以媵媚取容者。何如矣。後人日詆法家。謂非儒者所宜道。遂使我中國積弊而莫之革。衰繭渙靡蕩然無紀。以至於今

日也。悲夫。

鐵血宰相俾斯麥傳

蛻

菴

敘論

十九世紀之末葉以聯邦帝國 Federal Empire 崛起於歐洲之中原據二十萬八千八百英方里之面積擁五千二百二十餘萬之人口練五十八萬常備之陸軍備二百八十餘艘之軍艦領一百一十三萬方里之屬地龍拏虎跳泱泱乎雄視於歐洲其殖民之事業商務之繁昌駸駸繼英而代起近且欲統合日耳曼民族諸國爲之雄長以張其霸圖於地球者是非德意志帝國乎方一千八百五十年間彼日耳曼聯邦殆如散沙飛塵萎靡不足以自立然以一區區普魯士之力執鞭箠以爲之指揮舉十一王國二十八公國四自由都府而統一之執其牛耳握其霸權以新造此日耳曼民族所謳歌所夢嚮所馨香尸祝之神聖帝國遂使闇習陰翳之日耳曼歷史光輝照耀赫如旭日之在東誰造德人之風雲誰成德人之羽翼乃令不三十年而遽雄飛於大地歟嗚呼微俾斯麥不及此俾斯麥何人也俾斯麥能利用時勢之英雄而亦能抗逆時勢之英雄也十九世紀以來民族主義之風潮捲地漫天以震盪於歐洲之大陸加富爾乘此風潮拔意大利於淒風陰雨之中而新建羅馬之舊國既成功揮手而去矣於是民族國家之思想益激刺於日耳曼民族之腦筋而驟增其熱度俾斯麥者固抱此主義而與爲生死者也乃率其熱心統一之民族排與驟法送踵加富爾而奏建國之偉功嗚呼英雄固造時勢時勢亦造英雄雖以橫絕一世之霸才固不能無所憑藉以成此盛業也然而俾斯麥者固非隨時勢爲俯仰而悍然敢與輿論爲敵者也法國大革命以來歐人日揭其自由民權以與所謂神聖君權相搏激若決黃河而東注其勢湍激銳悍而不可當雖以拿破崙之驍傑梅特涅之梟雄一抵牾此風潮而無不立廢俾斯麥顧獨抱其「君權神聖」「政府萬能」之主義悍然屹立於風潮穢惡之中乃能談笑從容展其專斷政略於自由旋渦之間坦然成功而去嗚呼俾斯麥何人有何魔力有何神勇乃能強矯不倚如此蛻菴曰古來任大事建大業之豪傑未有不豐於自信力者也商君之立法也廷臣爭之貴戚撓之舉國之人譁然議之商君毅然行其自信而不撓而卒以變法王安石之行新法也盈廷之碩輔天下之清流翯然詆其擾誤蒼生變亂祖法甚者詆爲大奸王安石毅然行其自信而不撓而卒以施政克林威爾之摧革王政也舉國詆爲大逆不道其解散國會也舉國憤其專制悍猛克林威

爾毅然行其自信而不撓而卒以成功格蘭斯頓之倡議愛爾蘭自治也親信之腹心同志之黨人羣起反對乃若仇敵自由黨至以潰敗格蘭斯頓毅然行其自信而不撓而議案卒以通過彼所謂豪傑者寧喜剛愎自用而不知違逆輿論之難以成功哉然以爲輿論者凡人之常識固非必深知國家之大計洞見時勢之真相其理論雖或無以易而未必能適於實行豪傑之所以可貴者以其能見常人之所不及見能爲常人之所不敢爲也吾內審其才氣智略德量經驗足以爲國家謀公益而外察當世之時勢事變應以吾之才氣智略德量經驗而確然自信其可以有成深沈詳察內斷之心則奮然排萬難以行之雖秦嶽黃河橫梗其前而不少沮雖震雷怒霆之旋繞其側而不少驚任一世之非笑怒罵醜詆力攻坦然若蚊虻之過耳寧犧牲其名譽身命以爲衆矢之鵠的以爲衆論之公敵必百折不回以達其目的決不少枉所信以容悅於人嗚呼天下之豐功偉業無一不在羣疑衆謗之中無勝疑謗之大力必不足以任天下之大事者也

嘉勒特吉之論俾斯麥曰「世人咸震悚俾公公亦無以異於人所異者惟有剛毅不撓之一種獨立根性此足爲德意志國權之代表耳」嗚呼能建國家獨立不撓之國基必先養一己獨立不撓之根性豈惟俾斯麥如是彼商君王安石克林威爾格蘭斯頓諸豪無不如是寧惟商君王安石克林威爾格蘭斯頓諸豪如是豈盡三古橫盡五洲凡能肩任大業之英雄靡不如是蓋國家公益者英雄之正鵠而剛毅不撓者英雄之資格也彼志行薄弱之徒波靡於風潮之內衆人譽之則若有餘衆人毀之則又若不足曾不能堅持主義惟盲從輿論以爲俯仰前卻彼曾不能自立而顧能語立國之宏業耶孟子曰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彼俾斯麥之風力其亦庶幾能立懦者歟作俾斯麥傳

第一節 俾斯麥前普國之形勢及其前輩之三傑

十九世紀初期之普魯士固不啻法蘭西之藩屬也拿破侖以驟雨颶風之勢橫行於歐洲之中原鐵鞭一擊無堅不摧而普魯士錦繡之河山亦遂蹂躪於鐵騎縱橫之下國土分裂普主蒙塵拿破侖乃戍以十五萬之雄兵臥榻之側遂爲他人所鼾睡方是時歐洲諸國咸震懾於拿破侖之雄威無敢發一卒饋一矢以援普者外援既絕內勢日窮佛力特雷大王以來訓練精銳之騎兵亦爲拿破侖所解散城壘踵陷餘息奄奄普人力竭勢窮惟相與飲泣茹恨蕉萃呻吟於鞭笞之下至是而尙無英雄則破碎山河行將長沒於零落劫灰而不能自拔他日雖有命世之英亦將無復立足之舞場而英雄無用武之地然天固欲以普爲俾斯麥之舞臺不能遽令其沈埋於腥風血雨之中也天固將使日耳曼民族雄飛於世界不忍其黯悴以斃於羈軛梟囚之下也於是篤生三傑

使之。筆路籃縷。斬除荆棘。以奠普國霸圖之基礎。以爲俾斯麥執爻之前驅。三傑者誰曰士坦。曰哈爾丁伯。器曰希阿。命呵爾。普既屢屈於法。勢幾爲之屬邦。拿破侖有征俄之役。命普王率師以從。當是時。普力雖屈。然愛國之志。士義憤之國民。怒法人之無禮。侮我君主。辱我國權。寧收合餘燼。一戰再戰。誓死以爭。此主權寧亡其國。而不可受法人之辱也。莫不泣血椎胸。請普王拒法之命。普王乃謝法曰。大國有命。敢不悉索幣賦。以應大國之求。然普小國也。新困於兵。傷痍未復。征俄之命。不敢與聞。拿破侖怒將討之。適有事於西班牙。普遂得不被兵禍。普王憤國威之不振。亟及此時。修明內政。乃任士坦以內務。任哈爾丁伯器以外交。任希阿。命呵爾以兵事。三人者。皆政治之雄也。而士坦之才尤爲傑出。士坦者。普之一貴族也。少仕佛里特雷大王。心醉英國政治。常欲移之以改革普國。今方受政當國。則大展其懷抱之偉略。以從事於革新。彼知積弊已深。非補苴罅漏之所能爲力也。乃務解弦更張。以行英斷之改革。與隸農以自由。整地方之自治。裁貴族之特權。均國民之賦稅。整理財政。以償一億五千萬之軍費。然士坦之雄心偉略。以爲欲張普魯士之國威。不可不先謀日耳曼帝國之統一。彼其偉大之政略。與俾斯麥如出一轍。是可謂英雄所見略同矣。然士坦以民志不一。不能遽謀統合。則日討國人而訓之。激以國仇之未報。國恥之未雪。且屢以民族主義。激厲其愛國之心。於是普人敵愾之憤氣。排外之熱度。火炎電激。風起濤湧。鬱勃噴薄。且痛且憤。而「日耳曼統一」之理想。亦復漸茁。怒芽士坦生聚教訓。未及數年。而元氣凋敝之普魯士。遂蘇而未來之日耳曼帝國。遂遍印於普國國民之腦。然而士坦之舉動。固日刺拿破侖之目。而深觸其忌者也。乃下令普王。命逐士坦。於是熱誠愛國之偉人。遂不能終爲祖國盡力。賁此無窮之宏願。未竟之雄略。而客死於俄。士坦既罷。哈爾丁伯器繼之。哈氏雖無士坦之才略。固非驚蹇之凡才也。既繼相。悉守士坦之前規。善於外交。能折衝於樽俎。方是時。希阿。命呵爾爲將軍。總治軍政。普國自佛里特雷大王以來。久以陸軍聞於天下。希氏乃更創爲舉國皆兵之制。務使國民皆服兵役之義務。以振其尙武之精神。此固軍國民之嚆矢。而他日俾斯麥所資以摧奧仆法者也。嗟乎。河山再造。日月重光。完既缺之金甌。定中原之霸業。彼三傑者。寧獨普人身受其賜。雖俾斯麥固亦何嘗不蔭其餘烈者哉。

拿破侖既敗沒。日耳曼列諸乃組合聯邦。撰委員以開聯邦會議。而奧大利以異種之國。執牛耳以長諸侯。時列國皆苦於戰事。各戢兵以保和平。自是以還。普魯士保持小康者四十餘歲。然其時三傑皆久已老死矣。英風銷歇。金劍沈埋。人物淘餘。江山寥落。天

固不肯令普魯士之政治舞臺久寂寥也。風雲黯黯，乃復誕生此絕世之人豪。

第二節 俾斯麥之家世及其少年時代

俾斯麥名阿特·伯蘭丁·普魯州中貴族之公子也。以一千八百十五年四月生於希汪哈文。而拿破侖實以是歲遠謫於聖歇里那島。一蓋世之英雄去，一蓋世之英雄來。歐洲之風雲遂隱隱有邐迤接連之勢。其曾祖曾事弗里特雷大王，歿於王事。其父爲近衛太尉，以一千八百三年與內閣議官某之女路易撒結婚，生六子。俾斯麥其三子也。其先世世爲王黨，世守尊王主義。俾斯麥之擁護君權，老而彌篤。殆其少年受之於家庭教育爲獨深云。

俾斯麥者，一執袴無賴，縱橫跳盪之惡少年也。少與其兄共學。年十六，卒業於伯林中學。十七入厄丁堅大學校，治法律學。尋轉伯林大學。逾年，卒業爲法律學士。俾斯麥少不好學，惟日以縱酒決鬥爲事。及入太學，亦不肯刻苦，以法律爲齷齪，常厭苦之。嗚呼！『學書不成，去學劍，又不成。其季父怒之，乃曰：書足以記姓名而已。劍一人敵，不足學。學萬人敵。』其季父乃教以兵法，籍大喜，略知其意，又不肯竟學。此項羽少年之歷史也。暗鳴叱咤之雄，豈能屑屑於章句、豪宕、斫弛、英雄大抵然矣。既卒業，出就吏職，旋輒棄去。二十三，就兵役者二年，歸居於其領地者數歲，折節讀書，大肆力於歷史，縱觀古今成敗興亡之故，與夫豪傑措施之方略，慨然有動於中。復以餘閑涉獵哲學諸書，而尤喜讀士比諾索之著，終身讀之不厭。每當繁劇之際，則輒取而誦之，以養心。云年二十六，與同州宦室之女白梨美爾結婚，旋漫遊於英法諸國，以察視制度、文物之實況，學識大進。然躍馬縱獵，其豪放無異於曩時也。公既日縱於射獵狗馬，落落無以自見，世亦以豪少目之，莫之奇也。一千八百四十七年，始被選爲國會議員。於是粗暴放蕩之豪少，始嶄然露頭角於政界之中。

第三節 俾斯麥之政略及其閱歷

變立法制，獎厲農戰，驅魏東徙，據關河之險，外連衡以門諸侯，此商君霸秦之政略也。其後一統之偉業，卒不出其前席之所規謀。跨有荆益，和撫夷越，東結好於孫吳，乘變以北，圖中原，此諸葛策蜀之政略也。其後蜀漢之霸圖，卒不出其隆中所畫策謀。意大利之統一，以撒的尼亞爲藉，手善其外交，掣仆強敵，此加富爾謀意之政略也。其後意大利建國之大勛，卒不出其躬耕時所規畫。自來偉人之謀國任事也，固非遭際事會倉卒，僥倖以成功也。內之審默立國之形勢，民族之智力與夫國力之所憑藉，民心之所嚮外之詳察當世政治之實況，敵國勢力之強弱與夫與國縱衡之大勢，情誼之親疎，統籌內外之情形，守一主義以爲歸墟而後

豫審其致力之緩急先後虜在目中指揮若定則雖任萬衆之疑謗阻撓必曲折紆迴以達其所志偉大人物之成功固非成於凱旋策勛之日而實成於就職受事之初也吾乃以是驗之粗暴豪放之俾斯麥

『今日所恃以決勝者赤血耳黑鐵耳』此所謂鐵血主義俾斯麥所挾以龍跳虎躑於中原者也然而鐵血主義云者實言之則曰戰爭政略而已則曰武斷政治而已古來絕世之英雄若亞力山大若該撒若拿破侖叱咤暗鳴千人皆廢類無不藉此主義騁雄心而宏霸業然拿破侖敗竄以來列國皆厭倦干戈各國均勢互保和平之聲騰溢於歐人之口且法國革命而後歐人皆心醉人權民約之說洶洶以爭個人之自由既爭人權以亟謀內治自無餘暇張國權以競外交俾斯麥顧乃欲驅此方競自由倦苦戰事之人民以突起於均勢和平之世界以行其戰爭武斷之政略斯亦捍逆時勢而可謂至難之業也

然而俾斯麥計之稔矣彼自元髮方燥以來即竊怪我可愛可戀之祖國如茶如錦之山河何以遽蹂躪於拿破侖馬蹄之下無亦侯國割據競內鬪以召外戎不及今統而一之必無以揚我國威以與別強相馳騁於是民族主義之思想遂凝成舍利於胸中蓋以爲日爾曼統一問題固我同胞所晨謳而夕夢而昔賢士坦齋志未竟之事業待我以負其重任當今之世非我莫能爲也當其游獵於瑞士南方嘗從容語其友曰『今日籌日爾曼聯邦舍統一更無他策僕雖不敏竊願爲國民有所盡力會當建一新國以張我祖國國光他日得所藉手必不貽知己羞耳』嗟乎外揆時勢稿乎自信其策之無以復易內量知畧復坦然自信其才之必能有成英雄之厚於自負固如是耶彼既抱此主義以爲生死默計所憑藉以成大業者惟我普魯士宗邦然非搏結國民擴張軍備則無以摧仆強敵而控制羣侯小民者可與樂成難與慮始朝畫一策而議院拂之夕運一籌而報章譁之築室道謀事機將逸是非擁神聖之君權猶未足以行吾之志蓋俾斯麥之尊護王權雖種姓遺傳之天性然不握重權固不足以舉大事斯亦其政略之不得不然者矣雖然民權之怒潮方洶湧而波盪國中誰能挽黃河使西流以櫻其新發於硯之鉉乃然俾斯麥以爲是易與耳人權自由固國民之所其欲然統一大業則尤彼祖若父累世以來所歌泣懷思而未得者也吾稍奪其人權自由而償以累世所歌泣懷思之大欲彼且驚喜過望豈肯梗吾事而敗其成故當其初就相位也怨言紛起彼坦然曾不爲意嘗語人曰『吾今日之舉動雖置吾於斷頭臺上固不足以快國民之心雖然吾將使彼之怒罵易爲謳歌吾將使彼之詛咒易爲頌禱』嗚呼俾斯麥之政略固欲操縱輿論能爲輿論之母而不肯爲輿論之僕者也

俾斯麥者十九世紀中歐洲第一流之外交家也然而人才以磨練而成固非悉由天授其所陶養者不預則其所成就也不閤故

雖有器識英邁之才。苟非深察政治之實況。以拓其見聞。投身政治之劇場。以習其手腕。飽更交涉之事變。以練其智略。則雖學識高遠。措之實事。必將捍格而不能行。俾斯麥一粗豪驚悍之執袴子耳。何以手柄大權。遂能神智煥發。肆應不窮。捭闔縱橫。操縱列強。於掌握然後知。三十二年之公使生涯。固俾斯麥之實驗學校。而勃發其鞭笞宇宙之雄心。鑄成其龍象蹴踏之霸才者也。方一千八百五十一年。日爾曼之聯邦會議再興。聯邦政府皆派遣委員。開會議於佛蘭克富爾。普廷命羅侯將軍爲公使。而以俾斯麥副之。既而羅侯辭職。俾斯麥遂繼其任。當是時。聯邦會議之使臣。固非代表人民之議員也。其密室聚謀。亦非欲謀日爾曼聯邦之公益也。各務肆其陰謀。以圖因利乘便之舉。機詐百出。以術相傾。普廷乃以粗豪撲訥之俾斯麥置之於機牙肆應之間。人咸竊議普王之委任非人。而深慮俾斯麥之顛蹶辱命。墮人術中。以誤大事也。衆議沸騰。王亦惑之。羅侯乃力言於王曰。『俾斯麥雄才大略。天下才也。其才勝臣十倍。願王委任勿疑。』嗟乎。人固不易知。知人亦復不易。非鮑叔蕭何之明達。固未易拔夷吾於囚虜。將韓信於庸衆之中也。俾斯麥既就使職。奮其絕人之精力。從事於精密之調查。遍交當世之政治名流。深悉捭闔之權謀。與夫列國縱橫之形勢。當是時。奧大利方爲盟主。執聯邦會議之牛耳。俾斯麥深窺奧國之外強中乾。其執政者之無能。爲役普國取威定霸。不可後時。乃密請普廷屯兵於路卑康之南野。以張普國之霸權。深結科查噶夫以交驩於俄。誘說拿破侖第三間佛奧之親交。以孤奧大利外援之勢。於是俾斯麥之才略已藉藉於歐洲外交界中。

一千八百五十九年。被命爲駐俄公使。俄固俾斯麥夙所交驩。恒思結爲親交。以携俄法同盟之局者也。受命駐俄。深與其士夫相結納。俾斯麥才氣縱橫。不可一世。然其舉動之坦直。意氣之磊落。固宜於樸直質素之俄人。故駐俄四年。俄國人士無不傾心敬服。既而普國政府爲自由黨所攻。窘內閣日以動搖。普王乃召俾斯麥於俄都。將命爲大臣。使之操縱議會。俾斯麥猶恐識見未擴。閱歷未深。且悚於威震一世之拿破侖第三。欲一覘其舉動。乃請使巴黎。以詳察其世仇之法之內政。以俾斯麥蓋世之霸才。誰足當其一盼。駐法數月。遍觀法國之朝野。夷然知法之無復足畏。乃漫遊英國。察視英人之民族政體。以淬厲其政才。時普國民黨之勢。日張。議案屢遭否決。政府岌岌束手無策。普王遍觀時流。非俾斯麥無能拄此重任也。乃飛詔促歸。命其組織內閣。噫。俾斯麥委身外交。十有餘年。更事既多。備知情僞。鵬翼之培風厚矣。鷺鳥之戢翼久矣。萬里扶搖。遂躍然有一飛冲天之勢。

第四節 俾斯麥之初政

初一千八百六十一年一月二日。普王腓列特雷威廉四世崩。攝政大弟威廉即位。是固他日戴德意志帝國之帝冠。英名赫然照。

人耳目而後世所稱爲威廉第一世者也。威廉自攝政以來，神聖憲法而不敢侵犯，盡革前朝干涉選舉之弊，政憲政之實以張民威安之。欣然謳歌其明聖，然而威廉固勇氣咆勃之野心家也。入承大統以來，常思建一偉大革固之國家，以張腓列特雷大王之遺業。茶火蓬勃之雄心，彪炳而不可復遏。首倡改革兵制之議，亟先擴張軍備，庶有憑席以拓其霸圖。然憲法新定，民黨之氣，餒鴟張務欲裁抑君權，以奠憲政之基於不拔。且以爲王即位而首增重兵，徒重吾民之負擔，而未必有利於國家。議屢下而屢否之。威廉鬱鬱不得逞，私念俾期麥膽略絕人，可共大事。乃拔而屬以重權。當是時也，帷幄之所籌策，堂陛之所咨嗟，宮中府中之所仰思，俯計無一非統一聯邦之事業。即無一非擴張軍備之問題。烏乎以神武不世之君王，濟以霸才軼倫之才，相如魚得水，如虎傅翼，一心併命以殉功名，雖更有什佰議會，寧能繫神鷹脫韜之翼哉？蓋不待一千八百七十一年巴黎威爾賽王宮加冕之日，而德意志帝國之大業定矣。

然俾斯麥素以擁護君權聞於國中，當其爲議員時，久爲世人所側目。及其躡足相位，民黨逆策其必申前請，則務竭死抵抗，以挫其鋒。然俾斯麥早挾一鐵血主義，以登政治之舞臺矣。則亦毅然再提擴張軍備之議案，且求增常備軍二倍。議院大譁以爲「國家幸保和平，乃皇皇日議增兵，意胡爲者？」且累世以來，元氣凋弊，家鮮蓋藏，民不堪命。今乃曰增常備軍二倍，是絞吾民之膏血而擲之虛牝。張皇不急之務，以重苦吾民也。」一堅卻其議。俾斯麥深憤議員之闇於時勢，近安而無遠慮。然軍國大計，未可昌言於衆。有謀人之心，而先露其迹，使敵有備以敗吾謀也。更無說以釋其惑。乃憤然厲聲應之曰：「諸君遂以爲可保和平耶？余以爲爲計尙早。」議院以彼之無辭以自解，則力持前議，益堅。俾斯麥雖奇悍，無倫終未敢蹂憲法，而櫻衆怒與議會相持不下者，延及四年。初，威廉以豫算案之屢遭否決也，悒悒不勝其忿，決議禪位於太子。俾斯麥力以去就爭之，且謂別有操縱議會之妙術。王議乃寢。今累年而議卒不就，王尤憤懣，不可爲懷。君臣相對，計無所出。俾期麥乃奮然曰：衆議爲梗，待無可待。今不專斷行之，是志終不伸，而業終不就也。乃奏請於王解散議會，逕採上院議決之議，以實行徵兵之制。且揚言憲法之有損無益，反不如君主專制之易於舉事。猶能強國利民。前後解散議會者，且及四回。於是「俾斯麥不道」「俾斯麥違犯憲法」之聲，洋溢道途。日聒於耳。俾斯麥屹立於楚歌四面之中，夷然曾不少動。更抑制言論之自由，束縛出版之權利，脫去一切羈縛。悍然行其所自信，而不疑羣情洶洶，怨聲載道。腓列特雷親王亦不謂然。上書於王，力言解散國會，抑制自由之背逆大憲，激成衆怒，期以爲不可。王笑置之，不以爲意。嗟乎！君臣之相得，雖以父子之親，不能間阻，非有英斷之威廉固未易信任。鷺悍之俾斯麥而竟其才也。雖然，英雄固有幸有不幸。

俾斯麥幸而老壽得以有大勛勞。鑒塞衆望。間執國民之口耳。脫俾斯麥未及統一聯邦而前死。則其懷積之舉動。固亦與英之士。特拉科英查路士一世相臣爲。奧之梅特涅同蒙民賊公敵之醜諡。供後人之所唾罵。而又奚所擇耶。嗚呼。是不可謂非俾斯麥之獨有天幸也。

大哲斯賓塞略傳

誓 广

嗚呼。斯賓塞先生逝。嗚呼。十九世紀學界之一代表人。竟隨彼世紀而逝。

先生以哲學鍾子聞。雖然。先生之哲學。非猶夫尋常之哲學也。其範圍通物質以及精神。其系統亘阿屯以及社會。蓋先生之哲學。學派乃據近世科學之結果爲地盤。而建立之於其上者也。其畢生集注精力。貢獻於世界。永爲人類一大紀念物者。在其所著會通哲學之五大鴻篇五篇者。析之而爲五合之而爲一者也。今先舉其名及其卷數。與夫出版年月如下。

一 哲學原理 First Principles

一卷 一八六二年

二 生物學原理 Principles of Biology

二卷 一八六三至六七年

三 心理學原理 Principles of Psychology

二卷 一八七〇至七二年

四 社會學原理 Principles of Sociology

三卷 一八七七至九六年

五 倫理學原理 Principles of Ethics

二卷 一八七九至九三年

五篇凡爲十巨帙。自初版以至完成。歷時殆將四十年。甚矣絕學之成之不易易也。欲知其學統之大概。則先生當一千八百六十年三月。嘗以募集刻資之故。先彙括其結構之內容。以公諸世。譯而讀之。略可觀矣。

哲學原理第一 凡一卷

第一編 不可思議者……以調和科學宗教兩者爲目的。凡人間世知識所不能及。想念所不能通之事理。皆可導之以歸於科學的結論。

第二編 可思議者及其公例……人間世可見可聞可想可識之事物。皆莫不有其原理。以今日之科學。類能證明之。然不徒有其各自之原理而已。又有其公同之原理。故彙通凡百之現象。而指出其最高之總鑰。即此編所有事也。

生物學原理第二 凡二卷

第一編

生物學之基本事實……演述物理學及化學之一般真理。

第二編

生物學之歸納……演述博物學家生理學家比較解剖學家所推定確立之原則。而概括折衷之。

第三編

生活之進化……舉尋常人所已知之進化說。而以演繹的歸納的方法。博立其證據。

第四編

變形的發達……舉凡有機物之形態及其所從出之力。而指出其相互之關係。明儲能效實以成形之理。

第五編

生理的發達……考機能之化分及其增進。明其相同之關係。又明其同一體而部分各異發達之理。

第六編

增加之法則……調查各種動植物生殖之程度。而知此等之變化。同出於不可避之一原因。

心理學原理第三 凡二卷

第一編

心理學之基本事實……論精神與生活之關係。及彼兩者與夫不可思議的哲學之關係。

第二編

心理學之歸納……凡關於精神的現象。既經實驗確定者。今括其綱要。加以發明。

第三編

一般綜合

第四編

特殊綜合(案)此兩編於一八六〇年之前。既已出版。故斯氏本文所述。下再及云。

第五編

形體的綜合……舉心識流轉相續之情狀。合以哲學原理所發出之神經運動的大例。而發明之。

第六編

特殊分析

第七編

一般分析此兩編亦出版在前。故原文不詳。

第八編

分例……合社會學所從出之理論數端。以成此篇。

社會學原理第四 凡三卷

第一編

社會學之基本事實……論社會現象所由生之各種原因。如人類之觀念及其感情。自然界之各情狀。社會本體所

生日趨複雜之情狀。是也。

第二編

社會學之歸納……觀社會之變化。而考得其普通事實。取各種社會及其相續之狀。現在之狀。而比較之。皆基於經

驗以立言。

第三編 政治的組織……論政府之進化。述其種種之標本。種種之變形。種種之複雜增進。而以其職分其權限終焉。

第四編 教會的組織……宗教政府。由尋常政府而化分者也。宗教政府。日趨複雜。其宗派亦日增加。皆隨知識之進步。而道德之性質亦與俱變。也是編專述宗教思想之變化。求其與科學真理漸相調和之跡。

第五編 儀式的組織……與他等統治體同根。而漸化分者也。謂之統治體之第三種可也。述其自然發達之史。

第六編 產業的組織……考生產分配之機關。尋其不可避之原因。即分業之進步。及產業機關之增加複雜。是已。又產業的統治與政治的統治同一現象。玆詳論之。

第七編 言語的進步……言語之進化。與社會相隨。故須考其心理上之作用。

第八編 知識的進步……其進步狀況。亦與言語同。自性質的先見。進為分量的先見。自不定進於有定。自有形進於無形。今為述其統系。

第九編 審美的進步……論美術之原始。及其相互化分之次第。述其目的。日趨於高尚之所由。

第十編 道德的進步……論人性順應於社會。而日變日進之跡。並言其感受遲緩之理。

第十一編 一致……論各種之社會。其結構其機能及其發達繼續之現象。同遵一軌道。有必然之結果。

道德原理第五 凡二卷

第一編 道德之基本事實……生理學心理學社會學所測定之大則。凡以示人生正義之所嚮也。故道德理想隨而發生。今述其總綱分目之原素。

第二編 道德之歸納……凡開化國重要之道德法則。悉哀錄之。而因以定人間行為經驗確立之規則。

第三編 私德……凡箇人立身必要之條件。關於形體的知識的道德的宗教的。各考其原理。若何而使內部之欲望與外部之需要常保平衡。則私德之體要也。今詳述之。

第四編 正義……即公德也。人間行為之相互的制限當何若。如何而能悉遵守之以構成政治進步之目的。今詳述之。

第五編 消極的仁慈……為道德上所必要。而為法律上所不必過問者。以種種間接。以防相互幸福之破壞也。今述其界說。

第六編 積極的仁慈……從於社會之順應。而為人類所不可不履踐者。今述其界說。

譯者案：讀先生此篇自述之文。則其著述之宏博精盡。包宇宙。通古今。綜合有形無形於一爐而治之。可以想見矣。原書既精深。終非至簡略之片語所能包舉。加以譯者於先生之學。未窺一二。而此篇又由日本文重譯而來者。其中舛誤之處。知所不免。乞讀者之恕諒。觀其大略而知其意焉可也。

先生著述。除此五巨帙外。尚有社會靜力學一卷。Social Statics 刊於一八六一年。教育論一卷。Education Intellectual Moral Physical 刊於一八六一年。社會學研究法一卷。Study of Sociology 刊於一八七三年。今僅譯成其半。斯氏書入中國。以此編為嚆矢。記述的社會學八卷。Descriptive Sociology 刊於一八七四年至一八八二年。科學政治及推理的論集三卷。Essays Scientific Political and Speculative 刊於一八五七至一八六三年。個人對國家論一卷。The man versus the State 自由篤論一卷。Plea for Liberty 皆刊於一八八四年。蓋自一八六〇年先生自發表著述概略以來。即所譯之原文。直至一八九四年。哲學原理之末卷。即五帙中第一門之末卷。出世。其會通哲學系統全書乃成。而先生亦既老矣。

先生名哈特。Herbert 斯賓塞。Spencer 其姓也。以一八二〇年。生於英國之達比府。祖父皆為學校教師。家清貧。體羸弱。自其幼時。父母頻慮其不育。父以其體弱。不任受普通之教育也。乃不令入學校。常自誨之。使為適宜之運動。以強筋骨。然收效頗少。多病如故。先生自幼好博物學。而不喜語學。常以希臘拉丁各古文為無謂。不屑屑意。故雖以先生之高名。其學淹貫宇宙萬有。而於希臘最粗淺之教科書。尚不能悉解云。

當時英國之學制。凡不通希臘語者。不能入大學。所得就學者。惟土木之一職業耳。故先生為鐵路機器師者凡八年。其間關於建築學頗有所著述。未幾別業。泊一八四二年。始著「異教徒」The non-Confirmitist 及「政府適當之權限」The Proper Sphere of the Government 兩文。投於某叢報中。實先生從事著作之嚆矢。自一八四八年至一八五二年。為生計學叢報 The Economist 之編輯員。始著社會靜力學一書。後為四季叢報 The Quarterly 主筆者有年。

當先生之晚年。大名鼎鼎。每一著述。洛陽紙貴。盡人能知之能言之。而其初年。受舉世之冷淡。籌印布之困難。殆有出人意表者。其所著「社會靜力學」之初出版也。一八五〇年。以原稿託印於書肆。而坊賈無一肯受者。乃節衣縮食。自籌刻費。僅印七百五十部。逾十四年。始能售罄。後五年。其會通哲學內之心理學原理成書。託印於書肆。無應者如故。復以已力印七百五十部。除贈送友人數百外。仍逾十二年。始能售罄。其後發行教育論及論集等書。其結果亦與前同。先生既抱宏願。著彼十巨帙之會通哲學。自審以綿薄之資力。終不能達此目的也。乃不得不募集豫約。發出股票。以求刻資。而以每年四次印出各卷。以布諸於購者。然至生物學原理第三卷出版時。所耗仍鉅。卒以四次之借貸。始得繼續。先生嘗戲語某友云。縱使余壽百齡。余亦不能償印書所失之資財。蓋紀實

也及其晚年名譽既轟五洲。每出一書。重版十數。然先生以精力不繼。須雇用多數書記。耗費不貲。雖至身後。仍蕭然也。財政之困難。既爲先生著述一大魔障。而其阻力尤甚者。則身體之不健康是也。先生當募集刻費時。本擬以數年之力。盡出各書。而遲至三十餘年之久者。非輕視諾責。實由病魔所纏也。先生以節養精力。故每日從事著述。只能以數小時。或年餘不能搦管。此先生各書叙言中所常道。亦天下所共見也。先生非自愛惜。自審萬一。一瞑之後。則大業終非他人所能繼也。古來豪傑之建大業者。莫不有忍辱負重之毅力。冒萬險排萬難。而僅乃有成。豈惟事功。即學問亦有然矣。先生於所著社會學原理第三卷之末。自跋云。『余當三十六年前。始發心以著此會通哲學也。由今思之。不得不自驚其胆氣之豪。而今以暮歲卒得見全帙之寫定。抑亦始念所不及也。』夫以極窘之刻資。極羸之病體。曾不自餒。而毅然貫徹其目的。而後已焉。詩人索士比亞曰。『紀念碑上之忍耐力。對於苦難而含微笑者也。』若先生庶近之矣。世有崇拜先生者乎。勿徒學其學。學其人可也。

先生嘗於某叢報撮述其會通哲學之大綱領。凡十六條曰。

- (一) 物質及物力二者常循再分配之例。此例彌綸於宇宙至溥。徧至細密。而未嘗須臾息者也。
- (二) 再分配之結果。有兩極。其在質之合同力之散布。則爲進化。其在力之翕閎。質之分裂。則爲解散。
- (三) 合同之作用。或爲凝著之一集合體。而無他種變化。與之相伴者。名爲單純進化。
- (四) 自流而至於凝爲一次變化。其所凝集之各部分。又順應於外境。而更爲二次變化。若是者。名爲複雜進化。
- (五) 凡變化皆由純一而進於龐雜。自宇宙全體以至其中各部分。所顯變化之跡。莫不皆然。恒星及星霧之集合。也有然。太陽系統之聯結。也有然。無機體所構成之地球。也有然。有機體之各動植物。也有然。地質時代各有機物之結集。也有然。在人類社會亦然。在社會中各事物之動機亦然。
- (六) 合同作用與化分作用相和不徒使純一者變爲龐雜而已。又自不定之純一變爲有定之龐雜。
- (七) 物質再分配者。所以構成集合體之進化也。而一體既成之後。又自有其再分配力。復運動以至無窮層復一層。愈赴龐雜。
- (八) 天下現象無所謂絕對之純一者。存也。故再分配爲不可避之公例。而其所以再分配之原因如下。
- (九) 以純一之不安固也。於是每投加其異性於集合體之一部分。於是所生變形之結果如下。
- (十) 一曰增加也。一外力加於一質點。或本質點之中。自含化分力。於是而諸種變化起。此等變化之各體。實爲其增加的變化。

體之母也。變化之增加則集合之麗雜亦從而加。

(十一) 一曰分離也。常由不同之單位而結合於同一之單位。此其作用也。

(十二) 一曰平衡也。平衡者凡變化體所受集合最終之結果也。各種變化於其集合體之各部分有強加力而其各部分復

有反抗力。於是平衡出焉。當其未達於平衡也。必經過平均運動之移變一級階。原注云：如有機體之各動物。雖然其在無機體狀若靜止不見其移變也。其在有機體則以死亡為構成進化之具。德更大昌明之。

(十三) 一曰解散也。解散者進化之反對的變象而亦各集合體所萬不可逃者也。各集合體受其四圍不平衡諸力之強加

於是其本質所含之力其運動或漸趨於急激故恒不免有消散之患。而此患也有機物體所受常速無機物體所受常

徐如彼。太陽系統及星霧自無始以來徐徐而進化亦將於億劫以後徐徐而解散。至是而變化之圓圈乃完。

(十四) 進化解散循環之理。其在小集合體則以短期之間而得完結。其散在空中之大集合體則以吾人思議不及之長期

間而得完結。吾人所可見之普通交代因夫一局部之狀況而或起於彼或滅於此耳。

(十五) 此等現象凡屬物類無論至洪以及至纖其質與力之變遷必歸結於此一定之結果。但質力兩者分布於太空常無

增亦無減。

(十六) 變化云者特吾人所得知覺之現象如是耳。若其本相則曾無所變而永存續。本相者超絕於人類識想之外。就空間

言之則無根域自時間言之則無始終是之謂不思議。匪惟不思議抑亦不可思議也。

此十六條界說其語雖簡而天下大理具於是矣。若欲發揮其奧奧乎則以鄙人之愚謏雖索解尙且未遑而安敢更贅一辭也。若

所譯能得原意十之六七毋至污點先生而為通儒笑則榮幸莫大焉矣。

抑先生之哲學進化論哲學也。故吾於進化論與先生之關係不能不更贅一言。世人之視進化論若與達爾文為同一物者然。故

進化主義 Evolutionism 亦名達爾文主義 Darwinism 此泰西各國之通稱也。雖然進化論實不始於達爾文。當達氏「種源

論」一書未出世之前一年其友和理士已發明此義。參觀本報第三號達氏學說。而達和二氏皆於初時未敢自信及讀瑪爾梭士之人口論參觀

本報生計學沿革小史。而例證始瞭。故「生存競爭」一大例實瑪氏始發之也。近儒又謂進化論為二千五百年前希臘學而達氏之所以獨秀於各家

者則不徒明物競之義而更發天擇之理也。若夫斯賓塞與達爾文之關係則更有當深考者。達氏之進化主義雖懷於胸中者二

十年其公之於世。則自一八五九年種源論出版始也。而斯賓塞則前此數年其所論著言進化者已屢見不一見矣。達氏之言進化僅就有機體之物象以立案斯氏之言進化則自宇宙萬物無論無機者有機者特別有機者指社會國家等無一不銘而納之於爐而「適者生存」一語又斯氏之所特創也。然則先生之非勦襲達氏明矣。先生於所著「哲學原理」第四版序中論述如此。故今並紀之。

先生之學十九世紀之產物也。非在科學大發明之後。而先生之學派必不得出現。先生之學又英國民族之產物也。非在進取與保守兩主義相調和之國。而先生之學派必不得出現。先生於所著「羣學肄言」有云：「猶憶數月前倫敦泰蒙時報言瓦特所製印報新機甚悉。吾以爲是機亦羣中之一結果也。問何以不出於餘洲他國。而獨見於吾英（中略）夫制作之巧。若不可階。亦踵事增成。有爲之前。乃爲之後。非若佛國樓觀彈指遂見者也。（中略）是故以瓦特印機爲羣中之一果。則極所由來之致。脫腕難書。必經數千年之天演。化野蠻任情苟且之習。而轉爲憂深慮遠。自由望進之風。夫豈心能甚簡。慮機甚淺者所能達也哉！」參觀嚴譯原書智核

第六於戲讀先生書者亦作一瓦特印機觀焉。斯得之矣。

先生以天演言羣治極言天下無不果之因。亦無不因之果。故急激之破壞。非先生所贊也。破壞舊痼。曷爲不贊。先生以爲是固終不得破壞也。破於此而復現於彼。壞其一而復造其二三也。故嘗論曰：「法蘭西自革命以還。於今蓋三世矣。才智之士。仁慈之君。咸欲以一旦夕之所爲。轉其國於盛治。卒之徒變於政。未變於羣。害塞於此。弊形於彼。擇禍則可除。孽不能此。洵洵言治者所宜取爲殷鑒也。夫法由君權而轉爲民主。固也。乃彈指之頃。國權又有所專歸。其霸氣且以彌旺。予爲天王。無敢越志。一也。苟可張君。豈恤壓力。又一也。所異者特徽章名號耳。於民何加焉。（中略）爲君主爲民主。爲君民共主。而分省幕府之治。自若善夫。巴士基之言曰：帝制可廢。立憲可更。而幕府常無恙。故知一羣之立。衆力所匯。萬勢所趨。蒼萃相扶。成茲一體。雖部分割割而與之同物者。旋長旋生。」亦見嚴譯讀此而先生之用意。從可識矣。先生非欲沮人銳厲進取之氣也。顧以爲欲求無因之果者。妄也。殆必不可得。不可得乃復返而求諸他途。其遲進步之機。固已多矣。故物種日變。而日進今之人。即昔之猿。昔之猿。即前昔之螺。蛤然欲由螺。蛤而忽爲猿。由猿而忽爲人。不可得也。欲由螺。蛤而忽爲人。尤不可得也。羣治亦日變。而日進今之文明。即昔之半開。昔之半開。即前昔之野蠻。而欲由野蠻。半開。不一二年而躍入於文明。不可得也。然則其途安從。先生曰：「造一因於此。將祈其近效。有不必得。非斯人之力所能致也。以言其遠果。有所必形。亦非斯人之力所能制也。故曰羣俗可移。期之以漸。」嚴譯此先生牖民成俗之微意也。吾故

曰。先生學派爲英國民族之產物。以其兼進取與保守兩主義而調和之也。

先生所最尊者自由也。放任也。其初從事著述。當英國國會選舉法改正以後。一八三

國兼并之盛行。中央集權之擴張。爲自由放任主義最衰熄時代。先生對之。每不勝歎歎焉。故其晚年有所論著。其語調皆含悲觀。

蓋先生自以此一大著述。其所感化及於社會者。必將大且遠。而不意其適與所期相反也。雖然。先生固言進化之狀若螺旋焉。若

波折焉。將有將以正比例效其實。或且以反比例儲其能。先生又言羣俗可移。期之以漸。然則先生之治法。在今日固暫爲秋扇之

棄。在他日安知不又爲和璧之珍耶。嗚呼。先生亦可以瞑矣。

先生生平淡嗜欲。避榮利。翛然有出塵之姿。學者每一親炙。如時雨化。本國及外國諸大學。屢以名譽學位相贈。先生悉謝之。無爵

位。無名號。泊如也。先生勤儉貯蓄。然所蓄專以供出版之用。以貢獻於世界。沒齒未嘗有私財。先生終身不娶。晚年館於其門弟子

阿爾靈博士之家。終焉。

先生所著會通哲學十巨帙。德國法國俄國。皆已全部翻譯。其餘如意大利西班牙匈牙利波蘭荷蘭瑞典希臘日本諸國。亦各以

其國語擇重要之部分譯出。日本人自言斯賓塞爲其學界之母云。

中國尋常學者之知先生。不過自十年以來。先生所著書。其由原文直接譯出者。惟羣學肄言之上半卷。出版後未及半歲。而先生

逝。

先生以西歷一千九百三年十二月八日。即華歷光緒二十九年十月二十日逝。得年八十有三云。

嗚呼。斯賓塞先生逝。十九世紀學界一代表人之精神不隨彼世紀而逝。

斯賓塞先生訃電之東來也。新民社主人謀述其學說。著之叢報中。以志哀悼而表紀念。以不佞好讀先生書。屬從事焉。

不佞踟躇曰。某於先生之學。未窺涯涘。況所受又東國之稗販也。刻畫無鹽。夫吾豈敢。若不獲已。試爲草一小傳焉。既繙

諸東籍。東報其傳文率簡短。無一可當吾意。以爲取材者。勉就藤井氏所譯綜合哲學原理。松島氏所譯社會平權論。乘

竹氏所譯社會學之原理。嚴氏所譯之羣學肄言等書。東塗西抹。擷摭以成此篇。其能免於謗佛之罪者。幾希。大雅君子。

恕而教之。幸甚。癸卯十一月先生沒後之二十有九日。著者識。

黃帝以後
第一偉人

趙武靈王傳

(附李牧傳)

誓

广

(一)叙論。痛哉恥哉。中國民族之外。競史也。自商周以來。四千餘年。北方賤種。世世爲中國患。而我與依遇。劣敗者九。而優勝者。不及一。其稍足爲歷史之光者。一曰趙武靈。二曰秦始。三曰漢武。四曰宋武(劉裕)。如斯而已。而四役之中。其最足爲吾儕子孫矜式者。惟趙武靈。

(二)當時本族之形勢。黃帝以後。我族孳乳寢多。分布於中原。而其勢不相統合。雖夏后殷周之盛。其元后與羣后。皆南面分土而治。有不純臣之義。所謂大一統者。不過一虛名已耳。及春秋以降。五霸迭興。兼并盛行。降及戰國。繼以七雄。凡歷四五百年。逮嬴秦興。而中國始統於一。五霸七雄者。實我古代史之帝國主義。過渡時代也。而其勢愈搏。愈劇。如重學公例。所謂物墜空中。愈距地近。而其速率愈增。七雄時代者。實短兵相接。決勝負於一髮之時機也。羣學公例。惟內力充實。乃能宣洩於外。亦惟外競劇烈。而內力乃以益充。故我民族活潑進取之氣象。惟七雄時代爲最盛。皆此之由。

(三)當時外族之形勢。北國之先。其所自出。不可深考。史家或以爲亦神祖黃帝之支裔。雖然。既竄於異域。與母國殊其語言。殊其風俗。殊其宗教。則已不得謂之爲同一民族。自周以來。所謂山戎獫狁者。已世爲中國患。驪山之變。爲歷史上第一次之國恥。此後雖齊晉繼霸。并力外攘。而聲威所訖。綦微末矣。卒乃白狄赤狄。盤踞中原。爲患心腹。終春秋之世。吾族苦之。然彼族發達甚緩。且散漫不相統紀。猶甚於我。以故主客之勢。猶不相敵。降至戰國。而控弦之種。漸加強盛。所謂匈奴一種。屬者始崛起於北方。史記所謂冠帶之國七。而三國邊於匈奴。即秦趙燕是也。故三國皆築長城以爲防。至是而匈奴與中國殆有不兩立之勢。

(四)趙之地位。自晉悼公和諸戎後。戎翟皆朝於晉。不相侵犯。故中國不病。而狄亦得安堵。以自強。至周安王時。晉卿趙襄子帥師踰句注。兼戎取代。以攘諸胡。此亦畏倂。不得不爾也。而趙與胡之交涉。自茲益繁。三卿分晉。趙有代句注以北。而魏有西河上郡。皆與狄界邊。其後秦滅義渠。魏西河上郡入于秦。自此三晉之中。惟趙邊胡。而其所當之衝。視秦燕爲更劇。趙不創胡。胡必弱趙。趙之憂患。在是。趙之所以盛強。亦在是。

(五)武靈王伐胡之預備。

（戰國策）武靈王平晝閑居。肥義侍坐曰。王慮世事之變。權甲兵之用。念簡襄之跡。計胡狄之利乎。王曰。嗣立不忘先德。君之道也。錯質務明主之長。臣之論也。（中略）今吾欲繼襄王之業。啓胡翟之鄉。而卒世不見也。敵弱者用力少而功多。可以無盡百姓之勞。而享往古之勳。夫有高世之功者。必負遺俗之累。有獨智之慮者。必被庶人之怨。今吾將胡服騎射。以教百姓。而世必議寡人矣。肥義曰。臣聞之。疑事無功。疑行無名。今王既定負遺俗之累。殆無顧天下之議矣。夫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衆。愚者暗於成事。智者見於未萌。王其遂行之。王曰。寡人非疑胡服也。吾恐天下笑之。狂夫之樂。智者哀焉。愚者所笑。賢者戚焉。世有順我者。則胡服之功。未可知也。雖驅世以笑我。胡地中山。我必有之。王遂胡服。

欲使外競有力。非舉其國而爲軍國民。不可。七雄中實行軍國主義者。惟秦與趙。趙之有武靈。肥義猶秦之有孝公。商鞅也。而秦之主動力在臣趙之主動力在君。商君者。秦之俾斯麥。而武靈王者。趙之大彼得也。王之變胡服也。凡以爲習騎射之地也。以騎射教百姓。所謂舉國民而皆兵之也。

（六）輿論之反抗及王之英斷

（戰國策）王使王孫綰告公子成曰。寡人胡服。且將以朝。亦欲叔之服之也。家聽於親。國聽于君。古今之公行也。今寡人作教易服。而叔不服。恐天下之議之也。夫制國有常。而利民爲本。從政有經。而令行爲上。故明德在於論。賤行政在於信。貴今胡服之意。非以養欲而樂志也。事有所出。功有所止。事成功立。然後德可見也。且寡人聞之事利國者。行無邪。因貴戚者。名不累。故寡人願慕公叔之義。以成胡服之功。使綰謁之。叔請服焉。公子成再拜曰。臣固聞王之胡服也。不佞寢疾。不能趨走。是以不先進。王今命之。臣固敢竭其愚忠。臣聞之。中國者。聰明睿智之所居也。（中略）遠方之所觀赴也。蠻夷之所義行也。今王釋此。而襲遠方之服。變古之教。易古之道。逆人之心。而畔學者。離中國。臣願大王圖之。

使者報王曰。吾固聞叔之病也。即之公叔成家。自請之曰。夫服者所以便用也。禮者所以便事也。是以聖人觀其鄉而順宜。因其事而制禮。所以利其民而厚其俗也。（中略）是故聖人苟可以利民。不一其用。果可以便事。不同其禮。儒者一師而禮異。中國同俗而教離。又況山谷之便乎。（中略）窮鄉多異。曲學多辨。不知而不疑。異於己而不非者。公於求善也。今卿之所言者。俗也。吾之所言者。所以制俗也。今吾國東有河。薄洛之水。與齊中山同之。而無舟楫之用。自常山以至代。上黨東有燕。東胡之境。西有樓煩。秦韓之邊。而無騎射之備。故寡人且聚舟楫之用。求水居之民。以守河薄洛之水。變服騎射。以備燕參胡樓煩秦韓之邊。且昔者簡主不塞晉陽。以及上黨。而襄主兼戎。取代。以攘諸胡。此愚智之所明也。先時中山負齊之強。侵掠吾地。係累吾民。引水圍鄣。非社稷之神靈。即鄙賤不守。先王忿之。其怨未能報也。今騎射之服。近可以備上黨之形。遠可以報中山之怨。而叔也。順中國之俗。以逆簡襄之意。惡變服之名。而忘國事之恥。非寡人所望于子。公子成再拜稽首曰。臣愚不達于王之議。敢道世俗之聞。今欲繼簡襄之意。以順先王之志。臣敢不聽令。再拜乃賜胡服。

凡改革之業。最難其利在後。愚者弗見。知者即或見之。而疑慮其成。若夫目前之不便。則萬衆所共睹也。故非智勇兩備者。其不挫躓於中途。希矣。武靈王之大計畫。非徒在陸軍也。而猶在水師。一面廣舟楫之利。一面採騎射之長。此其政策之全體也。彼所以語

公子成者。於國勢敵情。洞見無餘蘊矣。而水居之民。可以用因騎射之民勢。必用創因。尙易而創斯難。其必汲汲易胡服也。固以謀騎射之便利。抑亦借此以壹舉國之觀聽而定民志也。日本變法時之易服。亦猶此意而已。故以騎射爲其目的。而以胡服爲其手段。彼其目的已非庸衆所得喻。況於手段其駭必更倍蓰矣。王固知之。而必厲行之。此所謂智勇俱備者也。商鞅爲輿論所反對。而以威力屈之。武靈爲輿論所反對。而以理勢服之。雖其所處地位各不同。而武靈之手段固高鞅一籌矣。法行自貴。近始此兩君所同認也。乃鞅則罰太子而刑師傅。武靈則先施於公叔而禮下之。公叔變而舉國皆變。其政略豈不亦遠耶。史復載趙文趙造周紹趙燕與王爭辯胡服。其論甚詳。周紹之言曰。『舉國未通於王之胡服。』觀此亦可見當時全國輿論譁囂之一斑也。文繁不復具引。

當時反對論。非徒在胡服也。而並在騎射。試以史文證之。

（戰國策）王破原陽。以爲騎邑。牛贊諫曰。國有固籍。兵有常經。變籍則亂。失經則弱。今王破原陽。以爲騎邑。是變籍而棄經也。且習其兵者。輕其敵。便其用者。易其難。今民便其用。而王變之。是損君而弱國也。故利不百者。不變俗。功不仕者。不易器。今王破卒散兵。以奉騎射。臣恐攻獲之利。不如其所失之費也。王曰。古今異利。遠近易用。故賢人觀時。而不觀于時。制兵而不制于兵。子知官府之籍。不知器械之利。知甲兵之用。不知陰陽之宜。故兵不當於用。何兵之不可易。教不便於事。何俗之不可變。今重甲循兵。不可以踰險。仁義道德。不可以來朝。吾聞信不棄功。智不遺時。今子以官府之籍。亂寡人之事。非子所知。牛贊再拜稽首曰。臣敢不聽令乎。遂胡服。率騎入胡。出於遺道。之門。踰九限之固。絕五徑之險。至胡中。辟地千里。

（七）武靈王之成功。王以其遠大之政策。莫鷺之材。略冒萬險。犯萬難。以實行軍國民主主義。卒能使貴族服其教。黎元化其俗。十年之間。四征八討。使趙爲當時一等國。揚我民俗。聲威於域外。前乎此者。爲山甫方叔之所不能及。後乎此者。爲蒙恬衛青之所不能幾。本族歷史名譽之紀念。以此爲最。今據史記略次其年表如下。

武靈王即位八年。王國相王趙獨否曰。無其實。敢處其名乎。令國人謂已曰君。

十七年。王出九門。爲野臺。以望齊中山之境。

十九年。正月。大朝信宮。召胞義與議天下。五日而畢。遂下令易胡服。改兵制。習騎射。

同年。北略中山之地。至于房子。遂之代北。至無窮之門。西至河。登黃華之上。

二十年。王略中山地。至甯葭。西略胡地。至榆中。林胡王獻馬。歸使樓緩之秦。仇液之韓。王賁之楚。富丁之魏。趙爵之齊。代相趙固。主胡致其兵。

二十一年。攻中山。趙紹爲右軍。許鈞爲左軍。公子章爲中軍。王并將之。牛翦將車騎。合軍曲陽。攻取丹丘。華陽。陽之塞。王軍取鄲石邑。封龍東垣。中山獻四邑。請和王。許之。罷兵。

二十三年復攻中山

二十四年牛贊胡服率騎入胡出於遺遺之門踰九限之固絕五徑之險至胡中辟地千里

二十六年復攻中山擡地北至燕代西至雲中九原

二十七年五月大朝於東宮傳國立王子何爲王是爲惠文王武靈王自號主父

惠文王二年主父行新地遂出代西遇樓煩王於西河而致其兵

三年主父滅中山遷其王於膚施起靈壽北地方從代道大通還歸行賞大赦置酒酺五日

吾述武靈王之偉業有欲求讀者注意深察者一事曰王之兵力所加皆在異種而非同種是也王所侵略者曰中山曰林胡曰樓煩樓煩在今代州北三十里即匈奴所居地林胡在今陝西榆林鎮東北四百五十里種以胡名此兩者之爲異族衆所共知也若中山即春秋時之鮮虞爲白狄別種春秋末最强晉屢伐之不得志武靈王以十餘年全國之兵力僅乃滅之於是今保定大同宣化諸地始隸內版使無趙武靈王則冒頓平城之禍或不待漢高之時而已見於中國蓋未可知耳唐人詩云『若使龍城飛將在

不教胡馬度陰山』弔古撫今感慨係之矣

武靈王舉動之尤奇特者則棄萬乘之尊而自從事於戰陣是也

（史記趙世家）武靈王自號爲主父欲令子主治國而身胡服將士大夫西北略胡地而欲從雲中九原直南襲秦於是詐白爲使者入秦秦昭王不知已而怪其狀甚偉非人臣之度使人逐之而主父馳已脫關矣審問之乃主父也秦人大驚主父所以入秦者欲自略地形因觀秦王之爲人也

於戲此等舉動豈不壯哉豈不偉哉使主父而永其年則一統之業其將不在秦而在趙而白登之金縢甘泉之烽火或遂不至爲我國史汚也而乃亢龍有悔遺恨於沙丘鸚鵡能言齎志於爵穀大業之就雖曰人事豈非天命耶嗚呼

（八）結論 國史氏曰論者或以爲國民之性質全由地理上遺傳上所限定謂吾國民之文弱其天性也嘻何爲其然觀於武靈王時代之趙國雖泰西之斯巴達何以尙之夫非猶是吾輩之祖宗也歟朔方健兒好身手昔何勇銳今何愚故知黎民於變放勳所以光被遐不作人周王所以壽考齊桓好紫一國易服豐沛之間羣兒椎埋一二英雄以右武精神鼓舞而左右之舉國靡然今猶昔耳嗚呼使武靈王而在今日者德皇維廉第二瞠乎後哉武靈王卒後二十餘年而趙將有李牧

李牧傳（附）

（史記李牧傳）李牧。趙北邊良將也。常居代雁門。備匈奴。以便宜置吏市租。皆輸入幕府。爲士卒費。日擊數牛饗士。習騎射。謹烽火。多間諜。厚遇戰士。爲約曰。匈奴即入盜。急人收保。有敢捕虜者。斬。匈奴每入。烽火謹。輒入收保。不敢戰。如是者數歲。亦不亡。失然。匈奴以李牧爲怯。雖趙邊兵。亦以爲吾將怯。趙王讓李牧。李牧如故。趙王怒。召之。使他人代將。歲餘。匈奴每來出戰。出戰數失利。失亡多。邊不得田畜。復請李牧。牧杜門不出。固稱疾。趙王乃復強起。使將兵。牧曰。王必用臣。臣如前。乃敢奉令。王許之。李牧至。如故約。匈奴數歲無所得。終以爲怯。邊士日得賞賜。而不用。皆願一戰。於是乃具選車得三百乘。選騎得萬三千匹。百金之士五萬人。彀者能射者也。十萬人。悉勒習戰。大縱畜牧。人民滿野。匈奴小入。佯北不勝。以數千人委之。單于聞之。大率衆來入。李牧多爲奇陳。張左右翼。擊之大破殺匈奴十餘萬騎。滅襜褕。破東胡。降林胡。單于奔走。其後十餘歲。匈奴不敢近趙邊城。（史記馮唐傳）當是之時。趙幾霸。其後會趙王遷立。其母倡也。乃用郭開讒。卒誅李牧。令顏聚代之。是以兵破士北。爲秦所禽滅。

國史氏曰。古稱兵法有守如處子。出如脫兔者。豈李牧之謂耶。漢文時。匈奴數爲邊患。苦烽騎至候。甘泉。景帝乃納晁錯。納粟拜爵。徙民實邊。以屯爲兵之議。而匈奴勢乃少殺殆。今世所謂武裝的。平和。非耶。未幾而孝武卒。用其力。命將出師。逐北千里。致漠南無王庭。呼韓邪以後。而冒頓之裔。且俛首歸命於我大邦矣。漢世孝文。孝武三代之境遇。之軍略。李牧以一身備之。茂陵之間。而搏髀也。宜哉。抑李牧之人格。武靈王之教育所產出也。李牧之功業。武靈王之經營所留貽也。一夫善射。百夫決拾。英雄之澤。數世未斬盛矣夫。

中國普通
歷史大家
鄭樵傳

金華盛 俊

敘論

泰西科學以十數而爲中國歷史。上彪炳幾千年者。惟有史學。泰西之史學。又以十數而爲中國學術。上師承幾千年者。惟有政治。史甚者。且謂二十四史。非史也。家譜而已。斯言也。吾恥之。吾憤之。吾乃博搜羣書。溜覽舊史。馨香頂禮。以迎之。而得一歷史家於福建興化莆田縣之一夾漈山中。其人維何。即學者所稱爲夾漈先生鄭樵者是也。

吾讀通志。吾以讀西史之眼。光讀通志。吾滋愧。鄭樵無泰西史家左右世界之能力也。吾讀通志。吾以讀舊史之眼。光讀通志。吾滋豪豪。鄭樵際幼稚之史學界。而能巍然放光明也。吾何敢武斷鄭樵之歷史。爲完全無缺之歷史。然吾人所習聞所慣讀之二百

卷通志中。業已含有十餘種之雜史質。以成一家言。吾於是不得不權衡泰西歷史學之名稱。三薰三沐。敬謹上徽號於我夾漈先生。曰中國普通歷史大家。

歷史者。敘述生存之圖案也。而普通歷史者。敘述一國民一社會生存之圖案也。圖案不備。則歷史不完全。而普通之謚為溢譽。今鄭樵歷史。凡一切種族上之生存。文學上之生存。天文地理上之生存。宗教風俗物產上之生存。以迄政治上人物上對於外界上之生存。燦然羅列。普通之號當乎否乎。盍讀本傳。

第一節 鄭樵以前之歷史及其時代

尙書之後。春秋尙矣。秦漢以來。史記允稱國史。班固末學。私心標異。而司馬氏之門戶失。而中國之歷史乃亡。夫班馬價值。在今日固有定論。不謂鄭鄭業已審決之。

總序曰。春秋之後。惟史記擅制作之規模。不幸班固非其人。遂失會通之旨。（中略）遷之於固。如龍之於豬。奈何諸史之棄遷而用固。劉知幾之徒。尊班而抑馬。（中略）自班固以斷代爲史。爲復相因之義。雖有仲尼之聖。亦莫知其損益。會通之道。自此失矣。

鄭樵嘗尊班抑馬之史學界。而嶄然拔趙幟。立漢幟。不可謂非有歷史上之哲眼矣。惟其劇論蘭臺。而效步之范陳諸史。自從擯黜。故其序又曰。『范曄陳壽之徒。率皆輕薄無行。以速罪辜。安在其爲信史也。』

正史而外。則有編年政書兩種。編年之法。溫公剏之。政書之例。君卿作之。然質言之。則皆詳於朝廷。略於社會者也。鄭樵既富有國史之思想。傷心古昔歷史之慘淡無光。於是專心致志。聚精會神。汲汲以從事於史界。

有神權時代史焉。有君權時代史焉。有民權時代史焉。以讀君權史者。讀神權時代史。則謂誕。以讀民權史者。讀君權時代史。則謂陋。故讀史必以判別時代爲第一要義。鄭樵之出現。爲君權時代其歷史。又爲神權君權兩時代其過去事實。無足道其言論出版。無自由故吾之敬之慕之。尸祝之者。以原諒其時代故世。或有咒之罵之唾棄之者。以不觀察其時代故。

鄭樵之時代。又黃族弱而外族強之時代也。腥羶臭氣。瀰漫神州。江左偷安。朝不謀夕。時桀如宗趙張岳諸公。方皇皇議恢復事。而鄭樵顧屏心息志。置身於史學界。何居嗚呼。吾知之。吾知之。鄭樵蓋將以歷史引起國民感情。造成國民品格。而以定中興之基礎。埋獨立之命根。

鄭樵之時代又漢學衰而宋學盛之時代也。宋學者富思想上之理論。乏歷史上之觀察者也。秦漢諸子多空言著書。而歷史學界一絕紐。於是司馬遷作史記。宋儒以性理相尚。而歷史學界又一絕紐。於是鄭樵著通志。

第二節 鄭樵之家世及其研究歷史

一歷史家之出現。顧亦有天演哉。慨夫中原淪陷。半壁江山。使鄭樵適產大河以北。左其維。虜其身。則欲著一中國史。能乎否耶。然而彼蒼若有意。抑若無意。以歌之哭之。於開化最遲。交通最便之閩江流域之福建省之興化軍之莆田縣中。司馬氏世司典籍。談創於先。遷述於後。史記之作。用能完然成一家言。家世之影響學界。不尠也。鄭樵之家世。既極其單微。乃祖乃父。未聞赫赫者名也。其間差有難兄難弟。學界之磨盪者。則鄭樵一從兄厚脩。學於薊林山。實離夾淦山西巖讀書處十五里云。中國者有官史而無私史之人國也。左史記言。右史記事。即爲官書。濫觴老彭爲柱下史。而後能溜覽史書。仲尼入周室觀百二十國寶書。而後能制作春秋。司馬氏世爲太史。而後能作史記。蓋著史者必身入秘書史館。位列起居。蘭臺中國之徒。有一姓史亦勢使然也。鄭樵以一布衣居數千年後。欲會通歷史上之事實。勒成一普通史。以異於各家之簡單史。其材料自不得不資之於舊史。之紀錄。紀錄所略者。自不得不搜括於羣書。羣書又所缺者。自不得不資之於殘碑斷碣。故老舊聞。此鄭樵所以居夾淦山中。謝絕人事者久之。然後游名山大川。搜奇訪古。遇藏書中。必留讀盡。乃去者又久之。且歸屬所學。與林霆諸同志考訂者又久之。迨書既成。猶且汲汲求入秘書省。以參觀互證之。由是察之。則鄭樵者。富有道德心之歷史家也。

第三節 鄭樵通志之命名及其內容

『百川異趨。必會於海。然後九州無浸淫之患。萬國殊涂。必通諸夏。然後八荒無壅滯之憂。』此鄭樵之有取於會通也。『古者記事之史。謂之志。』此鄭樵之有取於志也。大易曰。『聖人有以見天下之會通。以行其典禮。』蓋即西人所謂大法公例。鄭樵自命其書爲通志。固欲臚列事物各著其實。而會通其所以然之理。判斷以大法公例矣。然作通史者有二要素。一典志。以發明社會進化衰微之原理。一紀傳。以載記人物事狀之實跡。二者比較。則典志爲尤要焉。鄭樵之注意於典志。而簡略於紀傳。此物此志也。茲將其內容比例。以新史學揭爲一表。

(通志所有)

年譜

(新史學所有)

年表

氏族略

六書略

天文略

地理略

禮略

論略

器服略

樂

藝文略

圖譜

金石

職官略

選舉略

刑法

食貨略

昆蟲草木略

本紀世家

列傳載記

四夷傳

種族史

文字史

天文史

地理史

宗教史

野史(即風俗史)

美術史

文學史

憲法史

財政史

物產史

人物史

外交史

通志內容之豐富。讀者一覽右表。可概見矣。然歷史家之優劣。不在記述。而在議論。蓋記述者。歷史家上之材料。材料所同也。議論者。歷史家之精神。精神所獨也。鄭樵之二十略。以議論為主。以記述為輔者也。吾欲觀察鄭樵。吾不得不觀察之於議論。其禮略。器服略。藝文略。職官略。選舉略。刑法略。食貨略。皆無序。殆以依傍前史。不復發例耶。抑別有旨耶。吾不敢知。吾傳鄭樵。傳其特色之點也。吾亦無容深論。茲篇所述。鄭樵所闕。吾亦闕之。年表不免隣貓生子之誚。則又闕之。四夷傳。鮮所發明。亦闕之。讀者欲聞其詳乎。請

讀下章。

第四節 鄭樵之種族史原氏族略

俄羅斯統一龐雜民族。而國勢騷動。奧大利兼轄黃白人種。而雙立政府。種族之影響國家大哉。嗟我中國。自典午東渡。五胡亂華。而種族一變。燕雲十六州。淪沈異種。而種族又一變。定都汴京。開路江左。而種族又一變。雖其姓氏化我。文言習慣化我。在今日民族主義膨脹時代。亦不得不視為歷史上過去之事實。然種族者。歷史之主腦也。苗裔太古民族。考古家猶或研究之。況彰明昭著。關係歷史者乎。鄭樵者。知有人種。歸納範圍之史學家也。故撰氏族略。鄭樵者。又知有人種。直叙之史學家也。故二十略冠以氏族略。鄭樵者。又知有民族主義之史學家也。故於氏族略。備載變夷之姓氏源流。黃族之乏愛國心識者。謂歷史上無人種學之害是也。然吾謂斯言也。以詬二十四史之舊史家。則可。不在此例。以詬鄭樵。則不可。蓋鄭樵固備列閭閻。慶張周變于夷諸氏。以為崇拜外族者。恥以為甘心奴隸者。羞以為保種保國者。倡無如繼鄭樵之作者。落落無人。而趙甌北所載元人仿蒙古名字。以為榮龔定。廣所譏小者。喪其學大者。喪其祖。遂影相接。踵相錯。後先奔走於歷史中。讀者欲否認民族略為有種族史之價值乎。亦曰鄭樵於我民族。未始大書特書曰黃帝民族也。雖然。種界者本難定者也。而鄭樵尤其本紀起伏義。則不能確斷為黃帝民族。氏族中有有巢氏。無懷氏之後。則不能確斷為黃帝民族。鄭樵缺之。亦一道也。夫覽卅二類源流。讀十三篇總論。今之秦越異處。起祖若宗於九京而問之。乃恍然曰吾儕固共同一家族也。愛國合羣之心。有不油然而湧者乎。諡曰種族史。誰曰不宜。

第五節 鄭樵之文字史 原六書七音略

言語上之人種數千。文字上之人種數十。文字者所以考人種上之源流也。鄭樵首叙種族。次及文字。既具特識。其六書圖說。亦頗有發明。然吾欽佩之而不膜拜之。吾欽佩之而又膜拜之者。在鄭樵明象形之不便。識諧聲之無窮。而有資於梵文以改良華文之願欲也。

論華梵中曰。華有二合之音。無二合之字。梵有二合三合四合之音。亦有其字。(中略)華音論讀必以一音為一讀。梵音論諷雖一音。而一音之中。亦有抑揚高下。(後略)論華梵下曰。梵人長於音。所得從聞入。華人長於文。所得從見入。此鄭樵華梵文字之界說。而以立其改良華文之基礎也。

七音略序曰（前略）所以日月照處。甘傳梵書者。爲有七音之圖。以通百譯之義也。今宣尼之書。自中國而東則朝鮮。西則涼夏。南則交趾。北則朔漠。皆吾故封也。故封之外。其書不通。何瞿曇之書能入諸夏。而宣尼之書不能至跋提河。聲音之道。有障礙耳。此後學之罪也。舟車可通。則文義可及。今舟車所通。而文字不及者何哉。臣今取七音編而爲志。庶使學者盡傳其學。然後能周宣宣尼之書。以及人面之域。所謂用夏變夷。當自此始。（中略）臣初得七音韻鑑。一唱而三嘆。胡僧有此妙義。而儒者未之聞。及乎研究制字。考證諸聲。然後知皇韻史籀之書。已具有七音之作。先儒不得其傳耳。今作諸聲圖。所以明古人制字。通七音之妙。又述內外轉圖。以明胡僧立韻得經緯之全。

此鄭樵從事改良之原因。而欲實行效果。以傳孔教於世界也。據此以觀。則鄭樵者。有世界心之歷史家。而亦有宗教心之歷史家也。以數千年遵之守之之國文。而鄭樵驗諸實事。而不便反諸吾心。而勿安。即欲毅然改革之。則鄭樵者。又有破壞心之歷史家也。有破壞必有建設。鄭樵以梵文爲改良之資料基礎。已定。則鄭樵者。又破壞而能建設之歷史家也。合當日達其目的。將歐亞交通之機關。啓自黃族耶教東漸之勢力。或變爲孔教西漸之勢力。而今日之國際現象。亦成一反比例矣。無如茲事體大。既非一小冊子所能成就。鄭樵又自謂有字書韻書一以母爲主一以子爲主蓋亦言改良之方法惜未見亦非一人所能擔當。所以卒無影響於文字界。吾爲鄭樵惜之。吾爲中國惜之。

第六節 鄭樵之天文史

原天文災祥略（災祥係氣象並以一從簡并入天文）

中國之天文史。一黑闇之天文史也。蓋談天文者有二派。一在因天變而寓修省。一在即物異而說災祥。其弊濫觴於春秋。而極盛於兩漢。雖行於君權時代。不無裨益。而天文學之不發達。職是之咎。學天文者有禁亦爲言災祥之謬也吾人讀通志之天文災祥略。影響之談。詭誕之跡。汗牛充棟。不禁索然曰。錚錚佼佼名譽之歷史大家。遂狗紫色而和鼃聲哉。否否。

天文序曰。堯命羲和揭星鳥星火星虛星昂之象以示人。使人知二至二分以行四時。不幸而占候之說起。持吉凶以惑人。紛紛然務爲妖妄。是以刑網禁之。（中略）臣之所作天文書。正欲學者識垂象以授民時之意。而杜絕其妖妄之源焉。（中略）隋有丹元子者。隱者之流也。不知名氏。作步天歌。（中略）漢晉志不可以得天文者。謂所載者名數災祥。叢難難舉故也。步天歌句中有圖。言下見象。或約或豐。無餘無失。失又不言休祥。是深知天者。

災祥略序曰。仲尼既歿。先儒駕以妖妄之說。而欺後世。後世相承。罔敢失墜者。有兩種學。一種妄學。務以欺人。一種妖學。務以欺天。凡說春秋者。皆謂孔子寓褒貶於一字之間。以陰中時人。使人不可曉解。三傳唱之於前。諸儒從之於後。盡推己意而誣以聖

人之意。此之謂欺人之學說。洪範者皆謂箕子本河圖洛書以明五行之旨。劉向創釋其傳於前。諸史因之而爲志於後。析天下災祥之變而推之於金木水火土之域。乃以時事之吉凶而曲爲之配。此之謂欺天之學（中略）今作災祥略專以記實迹削去五行相應之說所以絕其妖（後略）

嗚呼鄭樵之言非有理科之學識以驗實其誕妄推測其原因也。蓋臆說也。理論也。然臆說者真知之朕。理論者實事之母。鄭樵者固中國之哥白尼也。所可異者泰西一哥白尼出世而無數之哥白尼聯袂奮臂中國有一哥白尼而哥白尼第二第三竟絕種是以占驗望氣者流尙在社會占莫大之勢力而天文學乃沉沉酣睡於黑闇世界者四千年。

雖然鄭樵之天文史中國天文學之革命史而泰西天文學史之芻狗也。分野纏次最爲無謂而鄭樵載之占候之說既闢之而不削之是誠鄭樵之缺點矣。況據泰西天文家所測星數自一等星至十等星共三十二萬四千有奇而鄭樵僅讀一卷步天歌遽云『長誦一句凝目一星不二數夜一天星宿盡在胸中』管窺之談其何能免而儀器之簡單亦一原因也。

第七節 鄭樵之地理史 原地理都邑略

地理與歷史之關係大矣。高原宜牧平原宜農河渠海濱宜商寒帶之人善競爭熱帶之人常懶惰溫帶之人多文弱凡此皆地理史之公例也。中國包有溫寒熱三帶之版土又有高山大河平原海岸地理上之要點盡爲禹域之出產物而豫備作中國地理史者之材料以如是莫大之公例濟以如是絕好之材料謂非世界地理歷史上之煌煌巨觀哉而鄭樵之地理史竟何如。雖然鄭樵雖不足與於斯亦非無所見者。

地理序曰州縣之設有時而更山川之形千古不易所以禹貢分州必以山川定經界使兗州可移而濟河之竟不能移使梁州可遷而華陽黑水之梁不能遷是故禹貢爲萬世不易之書後之史家主於州縣州縣移易其書遂廢今之地理以水爲主水者地之脈絡也郡縣基布州道瓜分皆由水以別焉中國之水則江河淮濟爲四瀆諸水所歸苟明乎此則天下可運於掌。

鄭樵之論如此夫亦中舊史家之病根明析疆之方法而稍知地理史之性質者矣。故叙次首及江淮河濟次述歷代封畛殿以開元十道圖自謂『準禹貢之書而理川源本開元十道圖以續今古』編次善矣吾嘗曰二十四史之地理志非地理志也私產簿也吾讀地理略吾雖欲以茲二字周內之而不敢而不忍。鄭樵之都邑略亦一考據家之地理史也內叙中華外暨夷狄上溯三五下訖六朝後人誦其書而恍然於某地者某祖若宗所殖。

我○民○族○也○某○士○者○某○帝○王○所○崛○起○以○爲○根○據○地○也○某○郡○邑○者○某○豪○傑○所○割○據○搶○攘○也○某○邊○某○地○者○某○外○族○所○長○養○所○侵○入○劉○以○虔○我○國○家○蹂○躪○我○人○民○也○噫○是○固○考○據○家○之○所○樂○聞○耶○抑○鄭○樵○寧○僅○爲○考○據○家○道○耶○

都邑序曰。江沱不足宴安也。無已其採唐人之議。取南陽爲中原新宅。且以繫人望云。

義黃以來定都大河南北者多占優勢。定都大江南北者多占劣勢。蓋中國與北方人種之衝突。捍禦之道。利在逼近。雖依河南北地理之大勢而論。宛不如洛。洛不如鄴。而朱漢唐覆敗之餘。而獻遷都之議。李綱當宋奔亡之日。而爲駐蹕之謀。無他。江左偷安。彼善於此。鄭樵之論此物。此志也。吾於是服鄭樵之明地勢。吾於是信鄭樵之愛國家。吾於是恍然於鄭樵作都邑略之宗旨。

第八節 鄭樵之文學史

(一) 音樂 原樂略

音○樂○者○感○情○教○育○而○振○醒○國○魂○淘○刷○末○俗○之○要○素○也○中○國○音○樂○發○達○甲○全○地○球○十○二○律○分○配○之○五○聲○八○音○歸○納○之○秩○然○可○按○也○乃○一○厄○於○卜○夏○再○厄○於○墨○翟○三○厄○於○崔○吳○之○徒○於○是○說○詩○者○不○以○音○而○以○義○作○詩○者○亦○不○以○聲○而○以○文○而○能○消○化○萬○有○壹○起○感○情○之○國○樂○闐○然○無○聞○而○一○切○傷○淫○靡○曼○腐○敗○社○會○陷○惑○良○民○之○亡○國○音○乃○盛○而○種○以○弱○而○國○以○衰○然○吾○聞○龔○定○廣○之○言○曰○『樂雖司樂掌之。樂不可以口耳存。儒者得之史。非得之司樂。』則是史家之大罪矣。雖然吾益不得不代表鄭樵之大功矣。夫鄭樵者慨然于史家失職。音樂淪亡。而亭亭然崛起於正統久絕之餘。以爲孔子以後音樂改良之第二大家者也。

樂略序曰。前略。古之詩。今之辭曲也。若不能歌之。但能頌其文可乎。不幸腐儒之說起。齊魯韓毛四家各爲序訓。而以說相高。漢代又立之學官。以義理相授。迭使聲歌之道。默然無聞。中略。繼三百篇之作者。樂府也。樂府之作。宛同風雅。中略。今樂府之存於世者。章句雖存。聲樂無用。崔豹之徒。以義說名。吳兢之徒。以義解目。蓋聲失則義起。其與齊魯韓毛之言詩。無以異也。樂府之道。或幾乎熄矣。臣今取而繫之。千載之下。庶無絕紐。

夫三代以上。國風雅頌。國歌之現象也。至春秋而大敝。於是孔子起而叙刪之。三代以後。樂府詞章。國歌之一綫也。至宋代而大敝。於是鄭樵起而絕續之。故吾欲謂鄭樵爲樂界革命家。吾寧謂爲樂界改良家。吾欲謂爲樂界改良之第一人。吾寧謂爲樂界改良之第二人。嗚呼。鄭樵於樂界。有如是名譽之歷史。鄭樵可以豪矣。中國樂界有鄭樵其人。中國亦稍可以豪矣。若其叙次。又有可得而覽者。

(甲)軍歌 劉越石被困胡騎終夜奏胡笳而胡騎走遁斯巴達敗於麥西將雅興遣一樂師詣軍教歌而斯人奏凱故歐美鼓勵軍人恒以繪戰績圖製征伐詩為兩大模範中國軍樂不盛尙武精神所由墜地然短簫鐃歌盛於漢晉鼓吹胡角始自北胡軍樂之一斑也鄭樵述樂以冠首篇蓋尙武精神為軍人之要素實為國粹本原續通志曰『鐃歌雅也而首及之則其立例與其議論不盡相符』鄙哉腐儒烏足以與於斯

(乙)國歌 誦美利堅愛華盛頓之歌則知盎格魯撒遜人種有獨立之性質唱俄羅斯尊大彼得之頌則知斯拉夫民族有膨脹之精神國歌者樂師家採訪之天職羣學家研究之資料也詩經一書於國風見分治於雅頌見一統儼然國歌也鄭樵生當絕紐之後欲上繼而無由不得已而取清商曲相和歌謳謠巷陌之歌以實之雖或失之俚或失之淫或失之靡曼求一美盛圓滿獨立進取之音而無之此則材料之缺乏鄭樵所無可如何而亦孔子有取於鄭衛之旨歟

(丙)琴音

此門琴樵無甚發明且琴音者獨樂而非衆樂也於社會無直接之關係姑不具論

(丁)頌歌 中國之頌歌非國運盛強之是頌民族發達之是歌也一姓有一姓之制作一代有一代之篇名揄揚聖德髣髴太平質言之寡人之私樂耳舊史家以歷史為一姓家譜故以一姓私樂為樂史一大部分風雅亡失此亦一端鄭樵知是紛紛者之不足污吾史筆也故曰『積風而雅積雅而頌所積之序如此史家編次失古意矣』又曰『既無偉績之可陳又無題命之可紀故其詩不可得而採』論文武舞亦曰『紛然出於私意莫得而紀』故正聲惟採漢十九章梁唐十二和曲及班固東都五詩而止蓋編次力從簡約一反史家舊例矣

(二)圖書

原藝文校讎圖譜略

圖書之館藏書之樓泰東尙矣第以名義求之則中國有藏書樓而無圖書館是固圖譜學不發達之原因而實史家著錄詳書缺圖之惡果七路之曰棄圖不錄漢藝文志隋經籍志以下遂共以書為正統圖為附庸誠我祖國文學上一大缺點也鄭樵憂然割為專門藝文記書圖譜記圖特別例也故觀鄭樵者不在藝文而在圖譜

索象篇曰圖經也書緯也一經一緯相錯而成文圖植物也書動物也一動一植相須而成變化(中略)古之學者為學有要置圖於左置書於右索象於圖索理於書(中略)後之學者離圖即書尙辭務說故人亦難為學學亦難為功天下之事不務行而務說不用圖譜可也若欲成天下之事業未有無圖譜而可行於世者

原學篇曰。後人學術難及。大概有二。一者義理之學。一者辭章之學。(中略)二者殊塗而同歸。是皆從事語言之末。而非爲實學也。所以學術不及三代。又不及漢。良有由也。以圖譜之學不傳。則實學盡化爲虛文矣。

亞里士多德曰。『繪畫者養其判別美醜之能力。以習其日用必要之常識也。』洛克曰。『圖畫非爲美術。乃實際之有利益者。』蓋圖譜者專門學之普通學。而爲學術上必不可缺之要點。泰西科學之發達。無他有圖譜。故中國科學之歇息。無他有圖譜。而不重故。今日有識之士。方兢兢然憂焉。而不知鄭樵已燭照其病根。圖譜一略。記有以入典。略記無以待來。茲駸駸欲救正之。雖所定圖譜之用。一十有六。範圍單簡。然當學術幼稚時代。又安可以吾人今日之眼。光例之哉。

(三) 考古 原金石略

本略立例雖善。而內容簡單。實不過文字史之一分子。姑不贅論。

第九節 鄭樵之物產史 原昆蟲草木略

物產者。社會上生活之要素也。泰西地理學。歷史學家。罔不以爲研究一大宗。子而吾中國數千年。無一物產史。何以故。一曰。知有史學。而不知史學之範圍。動物學。植物學也。中國儒者。以閉戶相高。以書癡相尚。以研究物理。調查出產。爲鄙俚行爲。鄭樵曰。『大抵儒生家。多不識田野之物。農圃人。又不識詩書之旨。』一者無由參合。遂使鳥獸草木之學。不傳。誠洞中史家之錮病也。此其弊坐不知。

一曰。知有朝廷歷史。而不知有社會歷史也。賦稅者。物產之出產也。物產者。賦稅之資本也。無舊史家。賦稅有史。而物產乃無史。非不明本末也。賦稅爲朝廷歷史。而物產爲社會歷史也。此其弊坐知而不作。

而於是鄭樵起矣。鄭樵之物產史。非完全之物產史也。何以故。以其於物產盛衰之種種方面。多未詳舉。故鄭樵之物產史。又非純然之物產史也。何以故。以其自謂祖述神農。宏景則近醫學史。序論多言詩。則其書不過風史之支孽。小宗故。雖然。樵之自言曰。『結茅夾溪山中。與田夫野老往來。與夜鶴曉猿雜處。不問飛潛動植。皆欲究其情性。』苦心耐性。以視歐美格物學。大家夫何多讓。吾祖國無物產史者。也。爲問舊史家有物產史乎。吾要不得不以通志昆蟲草木略實之。

第十節 鄭樵之人物史 原本紀世家列傳載記

人物者時代之代表也。未聞時代者人物之附庸也。故箇人史勿尚焉。然吾聞西儒之言曰：『歷史者非他英雄之大舞臺耳。』是固布魯特奇之英雄傳所爲作也。顧何以讀布魯特奇之英雄傳。令讀者起舞膜拜頌禱謳歌。而讀鄭樵之傳記。祇呈吾前者有無數墓誌銘之結晶體。令我嘔令我恐。臥何哉。蓋鄭樵之人物史。掇拾舊史倉卒成書。非描寫的而記事的。所謂全無意義如鈔胥吏所爲者是也。

雖然。吾讀通志。吾讀至百七十九卷。計差全書之終卷。僅二十一耳。吾乃嘆鄭樵之人物史。卒碌碌無以異人也。吾於是卒讀通志。吾手方展百八十卷之第一頁。而巍然鼎立游俠傳三字。突接吾眼簾下。注附刺客滑稽貨殖。吾乃又狂喜。鄭樵之人物史固非碌碌無以異人也。夫茲四種人者。滑稽或稍遜焉。若俠客貨殖皆於人羣有直接之關係。民賊者幾經殄之夷之。獮之太史公以千古特識作傳。以喚越之何物。班固乃以退處士而進姦雄。崇勢利而忘貧賤。譏之削之。范陳以下因襲之。駸駸至一人羣共鄙而盡之。竟令游俠刺客家絕而人格卑滑稽家亡而諷諫渺。貨殖家失而國勢貧弱。鄭樵蓋慨然諸家熄跡。由歷史無光。曠觀魏晉以下。雖無一二人足備四傳之價值。固不敢以形似之流。濫狗入傳。而即仍史記諸人。尤不敢以不立之列傳。以鼓吹後世之游俠家刺客家滑稽家貨殖家流。嗚呼。鄭樵之志。寧在遷下哉。寧在遷下哉。

結論

傳者曰。今之提倡新史學而詬病舊史學者曰。智有一姓而不知有一國。鄭樵其知有一國者耶。曰。知有朝廷而不知有社會。鄭樵其知有社會者耶。曰。知有沿襲而不知有剝作。鄭樵其知有剝作者耶。曰。知有單純而不知有完全。鄭樵其知有完全者耶。曰。知有客觀而不知有主觀。鄭樵其知有主觀者耶。吾欲識新史學者爲我判決之。

鄭樵之在今日。於舊史學界。獨占一席。固不待言。然崇拜者有之。譏誚者亦有之。要之。謂鄭樵爲富有史識。缺乏史才之歷史家。鄭樵之定評也。

鄭樵有莫大之缺點。一焉。則其書無軍政史是也。兵志兵書。中國史家具有成例。鄭樵胡爲乎闕之也。噫。史記八書。無地理書。通志廿略。無兵制略。白璧微瑕。抑何先後一轍耶。吾又欲起史遷。鄭樵於九京而詰之。今世與樵書鼎立而並傳者。有杜君卿之通典。馬端臨之通考。亦舊史家之鐔鐔佼佼者也。然括言之。實不過一政治史。蓋杜馬之

史簡單而鄭樵之史完全也沿襲樵書者有嵇璜劉墉等之續通志皇朝通志八面彌縫亦形其奴隸性耳蓋嵇劉之史無精神而鄭樵之史有精神也抑吾聞之歷史者以過去之進化導未來之進化也爲問歐美國主義胡發達曰惟歷史故列邦文明幸福胡促進曰惟歷史故乃何以我中國當西漢時出現一歷史之造物主曰司馬遷而歷史學界之不發達猶是迨南漢又出一歷史之大偉人曰鄭樵而歷史學界之不發達猶是鄭樵首倡種族而昌明者寂焉鄭樵欲改文字而述志者藐焉鄭樵力闢占驗邪說而守其旨者落落焉鄭樵大聲疾呼以改良音樂復興圖譜講格致實學而師承之者闕然無聞焉鄭樵尙俠客滑稽貨殖而後起者卒杳乎若冥遁乎無形焉殆鄭樵之說不完全耶抑一人羣之進化盛衰固非一二人所能鑄成耶吾爲鄭樵傳吾念至此吾不暇爲鄭樵悲爲歷史學悲而爲四千餘年之祖國悲矣

明季第一重要人物

袁崇煥傳

中國之新民

第一節 發端

有人焉一言一動一進一退一生一死而其影響直及於全國者斯可謂一國之人物也已矣吾粵崎嶇嶺表數千年來與中原之關係甚淺薄於歷史上求足以當一國之人物者渺不可覩其在有唐六祖慧能創立禪宗作佛教之結束其在有明白沙陳子昌明心學導陽明之先河若此者於一國之思想界蓋占一位置焉矣若夫以一身之言動進退生死關係國家之安危民族之隆替者於古未始有之有之則袁督師其人也

明史之傳督師也一則曰「我大清舉兵所向無不摧破罔敢議戰守議戰守自崇煥始」再則曰「自崇煥死邊事益無人明亡徵決矣」嗚呼何其言之有餘痛耶吾聞萬季野明史稿爲督師立傳凡二巨冊見魏默深古微堂外集度其於督師之雄材偉略遠猷碩畫必能纖悉詳盡又督師當時所以對待敵軍及敵之所以委曲行反間者一切重要關目必能甄載無遺惜乎官修之本忌諱滋多原稿今雖流傳人間而鄙人弇陋未獲鈔讀以此率爾論述能無慙焉雖然以數千年來歷史上一大異動重以鄉先正之記念蒙雖不文烏可以已作袁督師傳

第二節 袁督師之時代

滿洲之初起東裔自其始非必有併吞中原之大志也而明季之君庸帥懷將疲卒孱實有以啓之故欲知當時明清遞嬗之歷史當分三方面觀察焉

一曰北京政府當時北京政府之權力有四。一曰帝二曰內監三曰閣臣四曰本兵袁督師時代之政府其帝則熹宗之昏弱而無能也懷宗之卡急而善疑寡斷也其內監則與魏忠賢相終始也其閣臣則皆闕冗伴食之輩也而制閫外將帥之命者尤在本兵明末本兵之權至重也今將天啓以來任兵部尙書者列表如下

萬曆四十四年至四十八年						
天啓元年	一年	三年	四年	五年	六年	黃嘉善
王象乾 張鶴鳴	鶴鳴 孫承宗 董漢儒	漢儒 趙彥	彥	彥 高第 王永光	永光 馮嘉會	
七年	崇禎元年	二年	三年	四年	五年	六年至八年
嘉會 王之臣 霍維華 崔呈秀 閻鳴泰	鳴泰 王在晉 王洽	洽 申用懋	梁廷棟	廷棟 熊明遇	明遇 張鳳翼	鳳翼
九年	十年至十一年	十一年	十三年至十四年	十五年	十六年	十七年
鳳翼 楊嗣昌	嗣昌	嗣昌 傅宗龍	陳新甲	新甲 張國維	國維 馮元麟 張縉彥	縉彥

(表之說明)崇禎二年以後之本兵於袁督師無關並列之者爲末節叙督師逝後之時局須資參考也凡與東事最有關係者添●符於其旁
 二○日○東○北○邊○將○邊○將○之○任○免○政○府○主○之○而○邊○將○之○得○人○失○人○大○局○係○之○豈○惟○袁○督○師○即○如○熊○廷○弼○孫○承○宗○之○流○使○能○久○於○其○位○東○事○之○敗○壞○尙○不○至○此○極○也○今○將○當○時○任○東○北○兵○事○之○將○帥○列○一○表○次○乃○論○其○功○罪○

人	官	年	摘
楊○鎬	巡撫遼東	萬曆三十八年	旋罷
楊○鎬	經略遼東	萬曆四十六年	四十七年三月帥師出塞敗遼治罪
熊○廷○弼	宣慰經略遼東	至四十七年	四十七年三月代楊鎬四十八年八月罷
袁○應○泰	經略遼東	萬曆四十七年	代熊廷弼其年三月清兵入遼瀋死之
薛○國○用	經略遼東	天啓元年	化貞以元年五月廷弼以六月受任其明年清兵
王○化○貞	巡撫廣寧	天啓元年	取西平堡化貞棄廣寧與廷弼走入關俱被逮
熊○在○廷	經略遼東	同	其年八月告歸孫承宗代之
王○象○乾	經略遼東	天啓二年	五年十月爲魏忠賢所排去高第代之
孫○承○宗	薊總督遼東	天啓二年至五年	時實官由僉事進按察使
袁○崇○煥	監關外軍	天啓二年至六年	六年七月以不救高第罷職
高○第	經略遼東	天啓五年至六年	尋罷經略不置
王○之○崇○煥	巡撫遼東	天啓六年	至是罷經略不置以關內外專任崇煥
袁○崇○煥	督撫遼東	天啓六年至七年	
王○之○崇○煥	督撫遼東	天啓七年至崇禎元年	
袁○崇○煥	督撫遼東	崇禎元年至二年	

三曰滿洲之勢力。滿洲之勢力與明邊將之賢否爲消長。今列一略表。與前表參觀。而大勢可知矣。

萬歷四十四年 清太祖始改元天命

四十六年 始伐明克撫順

四十七年 明以兵二十四萬伐清不克

天啓元年 清攻克瀋陽

二年 清攻克西平堡

六年 清兵大舉西渡遼河攻寧遠不克其年清太祖崩

七年 明清義和不成清來攻不克

崇禎元年 復議和不成

二年 清大舉入寇

合觀三表。然後當日之時局可得而論次焉。萬歷四十六年以前。清兵方有事於扈倫四國。哈達葉赫烏拉輝發也未有窺中原之志也。及天命

建元。四十四年四國已服其三。惟葉赫恃明援不下。欲圖之。則狼顧恐明之議其後也。故四十六年。以七大憾誓天伐明。是爲明清交兵

之始。其年雖克撫順。然未嘗守也。時楊鎬始爲經略。鎬鎮朝鮮者十餘年。喪師數次。本無軍略。朝廷以其諳遼事。故畀以重任。而大

學士方從哲。兵部尙書黃繼善等。日促鎬進兵。御史王象恒力言非策。引哥舒翰出潼關爲戒。不能用也。乃集瀋陽兵二十四萬分

四路深入。襲清都。清太祖以五萬人拒之。并力破其一路。閱五日而三路皆破。鎬遂以喪師逮罪。是爲清軍第一次得志。則楊鎬之

溺職與部臣之調度乖方爲之也。於是乃起熊廷弼代鎬。廷弼者。前於三十六年巡按遼東。興屯田。察軍實。遼人所神明視也。時遼

灣大震。諸城堡軍民盡竄。數百里無人迹。中外謂必無遼廷。弼兼程冒雪徧閱形勢。招流移。繕守具。簡士馬。肅軍令。主固守。不浪戰

集兵十八萬。分布遼陽。清河。撫順。柴河。三岔。鎮江。諸口。小警自禦。大警互援。更選精銳爲游徼。乘間收零騎。擾耕牧。以俟。竊會清人

憚之爲之。按兵不出者歲餘。而明臣忌廷弼者。爭劾其不戰。廷弼遂不安其位。憤憤抗疏乞罷斥。疏云。今朝堂議論。全不知兵。冬春之際。戰及軍敗。始憚然不敢復言。比臣收拾甫定。而憚然者又復開然責戰矣。自有遼難以來。用文將用武吏。何非臺省所建白。何嘗有一效。疆場事常聽疆吏自爲之。何用拾帖括語。徒亂人意。一不從輒拂然怒哉。以袁應泰代之。應泰吏事敏練。然非將才。會

蒙古諸部大饑。多入塞乞食。應泰言不急收之。且爲敵有招降數萬分處遼瀋二城。降者多占民居。婦女遼人大怨。而清又陰撫之

於是降人與遼人皆爲敵耳目。敵視廷弼之既去也。乃於天啓元年引兵七萬攻瀋陽。明軍以萬餘衆拒敵。殊死戰。史家謂遼左用

兵以來第一血戰云然遂不支遼陽隨陷應泰與巡按御史張銓死焉坐是遼河以東堡寨營驛及海蓋金復耀諸州大小七十餘城俱陷是爲清軍第二次得志則政府妒嫉廷弼而袁應泰用違其才之爲之也遼瀋既失朝廷大震乃盡調前劾廷弼諸臣而起廷弼於家乃建三方布置策廣寧登萊各設巡撫而經略駐山海關節制三方初廷弼之未至也廣寧巡撫王化貞先部署軍事沿遼河置六營又分戍西平鎮武柳河盤山諸要害及廷弼至言今日但宜固守廣寧若駐兵河上兵分則力弱敵輕騎潛渡破其一營則諸營皆潰河上止宜游徼兵更番出入示敵不測而大兵悉屯廣寧深濠高壘以俟此實當時制勝第一義也化貞素驍不知兵與廷弼議不合徒爲大言謂用毛文龍用降將李永等用蒙古插漢助兵四十萬可以一舉蕩平盡懈營壘城濠不復設備廷弼既屢與齟齬乃相互劾而兵部尙書張鶴鳴袒化貞無言不從化貞擁兵十四萬於廣寧而廷弼關上無一卒號稱經略乃一匹夫十月冰合清兵復將渡河邊民爭竄鶴鳴方集廷議以經撫不和欲去廷弼專任化貞而清兵已圍西平矣化貞裨將孫得功陰通敵譌言敵騎已薄廣寧化貞不知所爲躊躇棄城單騎走遇廷弼大凌河乃相與盡焚積聚護難民數十萬入關廷弼數年來之心血全空比清兵至廣寧化貞竄已二日矣錦州大小凌河松山杏山右屯前屯四十餘城堡皆陷時天啓二年正月也是爲清軍第三次得志則鶴鳴化貞相狼狽以厄廷弼罪不容於死也然且化貞以輕罪末減而廷弼被戮傳首九邊田產籍沒家屬爲奴明之政府殆不可與處矣至是而袁督師乃受命於敗軍之際始漸預兵事

第三節 袁督師之履歷及監軍時代

督師名崇煥字元素廣東東莞縣人萬歷四十七年成進士授邵武縣知縣史稱其少年慷慨負胆略好談兵遇老校退卒輒與論塞上事曉其阨塞情形以邊才自許云天啓二年正月朝覲在都御史侯恂請破格用之遂擢兵部職方司主事無何廣寧師潰即王化貞失事之役廷議守山海關崇煥即單騎出閱關內外都中失袁主事訝之家人亦莫知所往已還朝具言關上形勢曰予我軍馬錢穀我一人足守此廷臣益稱其才遂超擢僉事監關外軍蓋廷臣監軍明制然也乃發帑金二十萬俾招募時關外地悉爲哈喇慎諸部所據崇煥乃駐守關內未幾諸部受款經略王在晉命崇煥移駐中前所監參將周守廉游擊左輔軍經理前屯衛事尋令赴前屯安置遼人之失業者崇煥即夜行荆棘虎豹中以四鼓入城將士莫不壯其胆以是在晉亦深倚重之題爲甯前兵備僉事守關外以捍關內此袁督師畢生之方略而亦兵家一定之形勢也時王在晉以兵部尙書代熊廷弼無遠略徒作偷安計以故崇煥不能盡其才至是在晉議於距關八里築重城崇煥力爭以爲非策爭不得奏記首輔葉向高亦不省會在晉與薊督王象乾爭

論不決。而十三山難民十餘萬。久困不能出。乃使大學士孫承宗行邊。崇煥自請將五千人駐寧遠。以壯十三山勢。別遣驍將救之。甯遠去山二百里。便則進據錦州。否則退守甯遠。奈何委十萬人置度外。承宗以謀象乾。象乾以關上軍方喪氣。議發插部護關者三千人往。承宗以爲然。告在晉。在晉竟不能救。衆遂沒脫。歸者僅六千人。嗚呼。崇煥一言之用。否十餘萬人之性命。係之此。既可爲一長歎者也。

承宗既駁八里重城議。集諸將謀所守。閻鳴泰主覺華。崇煥主甯遠。在晉及張應吾。邢慎言皆持不可。承宗竟主崇煥議。已而承宗代在晉。督師崇煥之政略。乃得實行。時關以外甯遠以西諸城堡。悉爲蒙古所據。聲言助守邊。崇煥議盡驅之邊外。毋倚以爲累。九月。承宗乃使崇煥與副將滿桂屯軍甯遠。是爲袁督師領兵之始。

第四節 袁督師之守甯遠

甯遠在山海關外二百餘里。面遼東灣與桃花島相對。今者榆營鐵路所經過之一要驛也。初承宗令祖大壽築甯遠城。大壽度中朝不能遠守。築僅十一。且疏薄不中程。三年九月。崇煥至。乃定規制。高三丈二尺。雉高六尺。址廣三丈二丈四尺。使大壽與參將高見賀謙分督之。明年工成。遂屹然爲關外一重鎮。崇煥與將卒共甘苦。撫民庶如父兄。人人皆樂爲盡力。由是商旅輻輳。流移駢集。遠近望爲樂土。旋遭火憂。奪情視事。時尙官僉事也。

天啓四年九月。偕大將馬世龍。王世欽。率水陸馬步兵萬二千東巡廣寧。歷十三山。按十三山即大凌河出海處也。抵右屯。遂由水道泛三岔河而還。按三岔河入遼河。遼河入海。即今之營口也。督師此行。殆由遼東灣航海返鎮。尋以五防敝勞。進兵備副使。再進右參政。崇煥之東巡也。相度地勢。策畫戰守。爲恢復之計。時承宗委任甚專。言聽計從。五年夏。種種準備。既具。崇煥乃說承宗遣諸將分戍錦州。松山。杏山。右屯。及大小凌河諸要害。擴地復二百

里。幾盡復遼河以西舊疆。而甯遠且爲內地。循此以進。則敵軍欲越雷池一步。蓋其難哉。故自承宗崇煥之戮力而敵軍戢伏不敢犯明邊者四年。

古未有奸臣在內而名將得立功於外者。斯言諒哉。時魏闔之勢炙手可熱。其黨日排承宗。遂至不安其位。以高第。第恇怯柔媚之小人也。既至。謂關外不可守。令盡撤錦右諸城守具。移將士於關內。崇煥諫曰。兵法有進無退。諸城已復。安可輕撤。錦右動搖。則甯前震驚。關門亦失保障。今但擇良將守之。必無他慮。第不聽。且欲並撤甯前二城。崇煥曰。我甯前道也。官此當死。此我必不去。第無以難。乃撤錦州。右屯。大小凌河及松山。杏山。塔山守具。盡驅屯兵入關。委棄米粟十餘萬。死亡載途。哭聲震野。民怨而軍益不振。

崇煥憤悵三抗疏乞終制不許十二月進按察使視事如故然數年心血委於一旦敵志始驕矣清軍知經略之易與也又窺崇煥之無援也天啓六年正月大舉渡遼河擣甯遠兵十三萬號二十萬越城五里橫山海關大路而軍邊將皆震恐無人色崇煥乃偕大將滿桂副將左輔朱海參將祖大壽何可剛等集將士誓死守更刺血爲書激以忠義爲之下拜其書語多觸犯本朝故明史闕焉而將士誦書咸涕泣不可仰慷慨請與將軍共生死蓋至誠之感人深矣於是盡焚城外民居携守具入城堅壁清野以待令同知程維祺詰奸通判金啓倌具守卒食辟道上行入檄前屯守將趙率教山海守將楊麒凡遇甯遠將卒逃至者悉斬人心始定是時我軍僅萬餘人而敵之強且十二三倍經略第總兵麒並擁兵關上不救中朝聞警兵部尙書王永光大集廷臣議戰守無善策盈廷皇皇謂必無甯遠越十日崇煥以捷聞朝野上下罔不失色搖舌額手以相慶者先是清軍進攻戴楯穴城矢石雨下不能退城垣圯丈許崇煥身先士卒輦石塞缺口身被再創部將勸自重崇煥厲聲曰區區甯遠中國存亡係之甯遠不守則數年以後父母兄弟皆左衽矣偷息以生復何樂也自裂戰袍裹左臂傷處戰益力將卒愧厲奮爭先相翼蔽城復合嗚呼若於吾先民中求完備之軍人資格者袁督師當之矣明日復攻崇煥乃令閫卒發巨礮一發決血渠數里傷數百人凡三日三攻三卻圍遂解崇煥復關壘襲擊追北三十餘里清軍大亂死者逾萬人乃分兵略覺華島甯遠軍雖以城初完方繕守備不克救然敵之銳氣大挫故明史大書曰我大清舉兵所向無不摧破諸將罔敢議戰守自崇煥始嗚呼豈敵之果強毋亦我之太弱而已清太祖自起兵征尼堪外蘭以來未嘗一遇勍敵至是爲崇煥所破悵悵不自得不數月而殂落矣

第五節 袁督師之初督師

捷報聞擢崇煥右僉都御史璽書獎厲桂等進秩有差初高第鎮關門盡反承宗所爲務折辱諸將諸將咸解體至是坐失援褫職去三月復設遼東巡撫以崇煥任之魏忠賢遣其黨劉應坤紀用等出鎮崇煥抗疏諫不省旋敍功加兵部右侍郎賚銀幣世廕錦衣千戶時代高第者爲兵部尙書王之臣之臣亦庸才與崇煥不相協中朝乃命之臣專督關內以關外屬崇煥崇煥知廷臣忌已也上書曰

陛下以關內外分責二臣用遼人守遼土且守且戰且築且屯屯種所入可漸減海運大要堅壁清野以爲體乘間擊瑕以爲用戰雖不足守則有餘守既有餘戰無不足顧勇猛圖敵敵必讎奮迅立功衆必忌任勞則必召怨蒙罪始可有功怨不深則勞不

著○罪○不○大○則○功○不○成○謗○書○盈○篋○毀○言○日○至○從○古○已○然○惟○聖○明○與○廷○臣○終○始○之○
 蓋○崇○煥○保○守○進○取○之○大○計○畫○皆○略○具○於○是○而○此○後○死○於○敵○之○間○死○於○朝○廷○之○疑○皆○若○先○見○之○矣○書○上○優○旨○褒○答○
 其○冬○崇○煥○復○巡○歷○錦○州○大○小○凌○河○議○大○興○屯○田○漸○復○高○第○所○棄○舊○土○蓋○當○時○滿○洲○游○牧○水○草○之○性○志○不○過○鹵○獲○得○土○而○不○居○如○廷○弼○
 承○宗○崇○煥○等○之○政○策○實○足○以○自○固○其○圉○而○無○啓○戎○心○惜○珠○厓○之○棄○視○爲○固○然○一○誤○再○誤○數○年○而○繕○之○一○旦○而○墮○之○復○數○年○而○後○再○繕○
 之○復○一○旦○而○墮○之○今○日○崇○煥○所○擲○心○血○以○欲○易○之○地○皆○其○數○年○前○擲○心○血○而○既○得○之○者○也○嗚○呼○明○之○日○蹙○其○有○以○自○召○矣○於○是○崇○煥○
 益○上○書○言○遼○左○之○壞○雖○由○人○心○不○固○亦○緣○失○有○形○之○險○無○以○固○人○心○兵○不○利○野○戰○祇○有○憑○堅○城○用○大○礮○一○策○今○山○海○四○城○既○新○當○更○
 修○松○山○諸○城○班○軍○四○萬○人○缺○一○不○可○帝○報○從○之○

(未完)

地理

論太平洋海權及中國前途

梁 啓 勳

本論所徵引之資料多出日本獨立評論第二號「太平洋海權問題」篇中惟議論斷案參以鄙見 著者識

一 世界大勢趨集太平洋之原因

地理與文明之關係以山爲隔以水爲通故水之發達即世界之發達也水之發達可分三期。一曰河流文明時代若黃河揚子江之於中國尼羅河 Nile 之於埃及印度 Indus 疏伽 Ganges 兩河之於印度歐弗列的 Euphrates 泰格里 Tigris 兩河之於小亞細亞諸國是也之四區者號稱文明發源地而皆藉河流天然之利是其例也。二曰內海文明時代若地中海波羅的海之於歐羅巴亞刺伯海印度洋之於西亞細亞黃海渤海之於東亞細亞是也。自十五世紀以前亞歐非三洲之文明各沿內海而發達而西方之地中海尤爲其中心點沿岸名都鉅府若巴比倫若尼彌比若海樓若亞歷山德利亞若雅典若羅馬若君士但丁奴不星羅基布所謂世界歷史者幾舍地中海無屬也。三曰大洋文明時代自羅馬蓋世英雄該撒起征服阿爾布山外之高盧人擴羅馬版圖於西北遂挈世界之文明趨而西地運始漸由地中海而移諸大西洋中世以還以十字軍之影響彼阿刺伯蒙古兩種爲歐亞兩文明之媒介西人受羅盤火藥製紙印書諸文明技術於我中國融化而運用之哥倫布士遂以發見新大陸洲即美華士戈 Vasco da Gama 遂以迴航非洲一四五〇年自是以往地中海漸失其歷史上之價值意大利寢衰世界大勢趨於西歐西班牙葡萄牙先起荷蘭繼之英法又繼之文明乃渡大西洋而傳至亞美利加於是大西洋爲歷史之中心恰如地中海之於上古中古也。環其兩岸者若巴黎若倫敦若紐約若波士頓若費爾特費諸都府其力皆足以左右世界者是爲大洋文明時代之第一期亦名大西洋時代雖然自麥折倫 Magellan 繞地一周以來已漸開太平洋之運至十八世紀之後半仍頓廓航海探險開闢澳洲及夏威夷此後航業益興愈趨愈劇歐亞之關係日益密切世界歷史已非復西洋人所能專有馴至今二十世紀遂爲大洋文明之第二期即所謂太平洋時代者是也嗚呼地運之進化有極乎無極乎吾不得而知之若以水之發達言則由小而大由近而遠由分而合至於太平洋而地力幾盡矣此後之進步惟發榮滋長之而已於是乎太平洋海權問題遂爲世界上最大之問題

二 太平洋之大勢

自十九世紀之下半年太平洋始為輕重於世界其發達尚在幼稚時代已有三日於菟其氣食牛之概若南太平洋之方面若北太平洋之方面若其波濤所淘之諸沿岸若其烟雲所覆之各島嶼莫不駸駸焉為可驚之進步昔也南方之大陸蠻族之所居罪囚之所配者今也有一萬五千英里之鐵路有十六億餘萬圓之商務昔也絕海孤島風吹雨打無人過問者今也為列國商船之所屬集列國海軍之所屯駐此真百年以前之人夢想不及之壯觀也

(甲) 南太平洋

請言南太平洋之方面其最震駭一世者則英帝國重鎮之澳洲聯邦也七十年以前歐洲人殖民於此者不過八萬而囚徒居四之一焉語其事業不過在沿岸之一角從事畜牧即鳥修威之一小市府是也中國人所譯雪梨埠者即鳥修威省之首府也迨一八五一年始於巴沙士附近

查得金礦自茲以往澳洲殖民歲增月進卒以一九〇一年即前年合鳥修威域多利坤士蘭南澳西澳達士米尼亞六省組織一聯

邦閣議會非受英之節制者並國旗亦自置焉英帝國派一總督臨之以代表君主然總督亦無權也英人殖民地與母國之關係如此英帝國所以能統轄各屬地而無怨叛者亦以此因論試稽其商務五十年以前澳洲輸出入總額不過二千萬圓至一八九九年輸入額約七億二千萬圓輸出額約八

億九千萬圓合計約十六億千萬圓其數之驟增也如此且二十年前澳洲之貿易祇行於母國及其殖民地之間而已其後與歐美各國商業上之關係日密其輸入額中自英國以外而來者連英殖民各地言約居七之一其輸出額中向英國以外而去者約居十之五

於是澳洲之利害非復徒澳洲所專有非復徒英帝國所專有而其影響遂徧及於世界

澳洲聯邦以外其為南太平洋之重鎮者則紐西蘭也東距澳洲千二百海里今一歲之貿易額已達二億五百萬圓澳洲之北有紐基尼亞島英德荷蘭三國分領之島內山岳雖多而地味豐沃殖林礦業皆有可圖今輸出入額合計百萬圓強雖然此島之價值不在商業上而在軍事上也而南太平洋英屬各地中其次於澳洲紐西蘭而占重要之位置者實菲志羣島也小島叢列數逾

二百其面積僅四千二百五十英方里自一八七四年以來始歸英屬至一九〇〇年輸出入額已達九百六十九萬七千二百圓

此島之商務其三分之二皆由中國人經手華商有一輪船公司從雪梨埠航非志者其與競爭者惟一德國公司耳其他若所羅門島紐希的士島及薩摩亞島之一部其主權皆在英國英國者實南

太平洋之主人翁也

雖然近日有與英角逐者一國則美利堅是也數年以來美國於南太平洋方面忽為龍跳虎擲之現象以聳世界之視聽一八九

八年八月。先併夏威夷。爲東方勢力之過渡。其年十二月。掠菲律賓羣島。入其版圖。一九〇〇年。與英德二國協商。遂占領焦拉島及薩摩亞羣島之一部。爲由美至澳之中站。兩島遂成軍事上之重要地。於是美國雄飛東方之基礎愈固。次於英美者。厥惟德意志。德人之染指於南太平洋。實自一八八〇年。而其膨脹政策。日益實行。一八八四年。先占紐基尼亞之一部。即今名卡西爾維廉蘭者是也。同年。更得紐不列顛紐愛爾蘭之兩島。合名俾士麥羣島。一八八五年。併馬志亞島。一八八六年。與英協商。得所羅門羣島中之三島。更以一八九九年。與西班牙結條約。以八百三十七萬圓。購有卡羅靈馬利安尼祕魯之各羣島。一九〇〇年。薩摩亞羣島中之烏波兒薩威兩島。亦歸其版圖。雖其屬地非甚廣大。其殖民未甚發達。而以此新興之國。實行其最悍鷲最雄健之帝國政略。其飛躍於太平洋之志。又識者所同認也。

(乙) 北太平洋

更言北太平洋之方面。其變遷之急。激其發達之迅速。益使人有應接不暇之勢。區區三島之日。本採開國政略者。未及四十年。而甲午一役。博非常之名譽。庚子一役。遂一躍而與列強齒。其在俄國。以極緻密之準備。行極遠大之政策。虎賁鷹擊。駸駸南下。積年經營之西伯利亞鐵路及東方鐵路。將次竣工。遂使太平洋沿岸與歐洲之交通。僅不過二十日內外。攫旅順大連於我。以鞏固其根據地。其在英國。於南方經營香港。爲歐亞之孔道。於中部定揚子江流域。爲勢力範圍。於北方租借威海衛。經營秦皇島。以與俄對峙。其在德國。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襲取膠州灣。視山東全省爲囊中物。於是乎此極東之老大帝國。數千年閉關不與聞世事者。至今遂一變爲國際政治與世界貿易之中心點矣。故夫北太平洋之問題。實中國之問題也。

三 太平洋海權之競爭

今日之世界。生計競爭之世界也。所謂帝國主義者。語其實。則商國主義也。而商業勢力之消長。實與海上權力之興敗爲緣故。欲伸國力於世界。必以爭海權爲第一義。此自昔所已然。而今日其尤亟者也。故太平洋海權問題。實爲二十世紀第一大問題。今後百年間。驚天動地之劇戰。今始開幕。始交綏。其優勝劣敗之結局。未知若何。觀其起點。亦發人深省之一要端也。

(甲) 商業航路之競爭

今各國太平洋航路之競爭。日益劇烈。其發東亞橫斷太平洋。以達美國之航路。爲輪船公司者。凡九。

(一) 加拿大太平洋鐵道會社 英政府給以巨額之補助費。置六千噸以上之商船。來往香港溫哥華之間。即中國皇后日

本皇后英國皇后之三船是也。

(二) 北太平洋汽船會社 英國人所創立。置三千噸以上之船六艘。起點于美國之達哥馬及砵倫。經日本以達香港。

(三) 太平洋郵船會社 美國人所管理。有船數艘。來往舊金山香港之間。

(四) 加利福尼亞東洋公司 美國人所設立。有三千噸內外之船數艘。來往加利福尼亞省之桑查哥港與香港之間。

(五) 支那海船會社 英人所立。有船數艘。起點于上海。經日本以達美洲之域多利及達哥馬。

(六) 砵倫亞細亞汽船會社 來往砵倫香港間。

(七) 東西洋汽船會社 有船三艘。來往舊金山香港。

(八) 日本郵船會社 有三千噸以上六千噸以下之船六艘。來往於橫濱與域多利之間。

(九) 東洋汽船會社 日本人所設立。有船三艘。來往舊金山香港。

以上第三第七第九三會社今合為一同。其營業以避競爭。其經蘇彝士運河。來往於歐洲與東亞間之航路。為輪船公司者凡七。

(一) 皮安阿會社 英國人所立。中國人種為鐵行公司者也有四千五百噸乃至七千四百噸以上之船九艘。來往倫敦上海間。

(二) 德國郵船會社 今所稱世界最有力之船公司也。有五千噸至一萬噸以上之船九艘。發航于德之漢堡。經地中海沿岸印度沿岸諸要港以抵上海。復由上海航美國。

(三) 法國郵船會社 有四千噸至六千噸之船九艘。發法國之馬爾賽經香港上海達橫濱。

(四) 俄國義勇艦隊 俄政府給以巨額之補助。有三千噸至七千噸之船十數艘。由阿的沙航行於海參崴旅順口。

(五) 大洋汽船會社 英國人所設。起點於英之倫敦及利物浦。經印度香港以達橫濱。有船三十餘艘。

(六) 支那相互汽船會社 來往倫敦上海間。

(七) 日本郵船會社 有六千噸以上之船十二艘。來往橫濱倫敦間。其餘意大利汽船會社奧大利路易特會社。尚有數家。不及備載。

由此觀之。太平洋海運事業。其盛大也若此。彼歐洲線勿論。若夫來往於香港與美洲之間者。其所轉運。殆中國之輸出口物品。居其什九也。而我國人。曾無不能為一公司。以與之競。有一招商局。而帆影不能越本國海岸一步。嗚呼。我國民之恥何如矣。去年秋冬間。香港華商與美日商。合資立一公司。航行香港與墨西哥間。今殆將就緒云。吾祝此後有繼踵而起者也。

(乙) 通信機關之整備

運輸機關與通信機關相輔而歐美人之銳意經營。太平洋通信事業。亦有可驚者。最初之太平洋海底電線。為英人所創立。自英屬加拿大之溫哥華。經費安寧島。菲志羣島。挪爾福克島。以達澳洲之坤士蘭。凡七千餘海里。既已竣成。去年十二月十八日。始為第一次通信。前此歐澳通信皆經由南洋羣島及印度也而美國數年以來。亦銳意此事。擬設海電。起點舊金山。經夏威夷。以達菲律賓。其由舊金山至夏威夷一截。已於今年正月初一日。歷竣工。其夏威夷至菲律賓一截。亦將以本年六月三十日告成。萬里比鄰。見諸實事矣。

(丙) 海軍力之競爭

海軍者。所以保護旅外之國民。保護殖民地。保護商業。保護商船也。今列國競集全力。以經營太平洋海軍。請據最近之調查。以明各國東洋艦隊之勢力。

英國	十三萬二千噸	位第一
俄國	十一萬七千噸	位第二
法國	四萬二千噸	位第三
美國	四萬噸	位第四
德國	二萬四千噸	位第五

海軍者。以保持商業上利益為目的者也。而其勢力遂及於政治上。中日交戰以前。我國海軍實力雖不足道。猶有其表焉。而今亡矣。耗矣。哀哉。

五洲高原平原比較物產說

湘鄉力菴

地球高原。其最著於史者。亞洲則有西藏 Tibet. 帕米爾 Pamir. 瀚海 Gobi 波斯 Persia 亞拉比亞 Arabia 歐洲則有奧

斯馬加 Austria 日斯已尼亞 Spain 南美洲則有波利斐亞 Bolivia 北美洲則有美國大高原及墨西哥 Mexico 非洲半屬
 高原。澳洲高原最少。而西藏與波利斐亞爲最高。西藏在喜馬拉 Himalaya 與崑崙二山之間。面積一百四十四萬方里。高一千
 一百至一千二百五十丈。波利斐亞在安第斯 Andes 二山嶺之間。面積一百零八萬方里。高一千二百至一千三百丈。此外則
 數百丈高而已。高原土壤不及平原肥沃。然礦產多在高原。以五洲高原比較。則西藏怕米爾奧斯馬加日斯巴尼亞墨西哥爲上
 波利斐亞。美利堅 United States of North America 次之。非洲澳洲東西二方又次之。以其均近熱帶也。瀚海則近寒帶。波斯亞
 拉比亞雖在溫帶。然亦不及焉。高原而外。所餘之陸地。即爲平原。察其地勢。原由可分二類。一爲泥沙淤積而成。乃江河自山下流
 含帶泥沙。至緩流之處。漸而淤積。如中國本部之平原。滿洲之平原。印度斯 Indus 之平原。與非洲臨近尼羅河 Nile 三比西河
 Zambezi 之平原。澳洲臨近末雷 Murray 大令 Darling 一河之平原。南北美洲臨近密西西比河 Mississippi 阿瑪森河 Ama-
 zon 拉伯拉達河 Rio de la Plata 之平原。皆是也。二爲洋海所成。乃海底漸漸凸起。高過水面。嘎斯卡海 待考 週圍之平原。與
 歐洲波勒的海 Baltic Sea 週圍之平原。俄羅斯 Russia 西比利亞 Siberia 北段之平原。并美國密西西比平原之北段。皆是也。
 大抵土地太高。其地必極乾。如沙漠。河水不能浸至。近洋多係沙土。必極磽薄。故於人身之最大關係者。惟淤積之泥沙地。則適當
 焉。故以五洲平原比較。惟亞洲東南西南二境之平原。土地肥美。氣候溫和。農產饒裕。能生長五穀百果。五洲無有出其右者。其次
 則北美洲中南二境之大平原。在二山帶之間。高處多有茂林中。境與南境所產之麥并玉米。約有天下所產之三分之一。棉花約
 有天下所產之半。惟北境磽薄。不產一物。即密西西比河北段平原之地也。南美洲之平原。亦在二山帶之間。臨近阿瑪森河之平
 原有極密之樹林。內無人徑。可得各類物料。或爲妝飾。或作染料。臨近拉伯拉達河之平原。土地肥美。蘊草茂盛。其次則非洲之平
 原。非洲本無寬大之平原。惟撒哈拉 Sahara 之地。有數處小平原。皆爲泥沙淤積而成。而依近尼羅河者。最爲著名。并有新
 泥淤積田間。使地尤爲肥美。生長五穀極其華盛。其次則澳洲臨近末雷河大令河之平原。乃泥沙淤積而成。故甚肥美。多有出產
 其次則歐洲奧國匈牙利 Hungary 平原。羅馬尼亞 Roumania 平原。賴有丹牛波河 Danube 灌溉。氣候亦溫和。故物產亦饒裕。德
 意志 Deutschland 北部大平原。地頗寒冷。雖極力講求農業。然尚不及奧地之燠。至西比利亞之平原。半皆沙積。其依近北冰洋
 者。地勢最低。氣候最寒。有所謂凍土帶者。森林帶者。凍土帶者。係北緯六十五度以北之地。約半年有餘冰結。甚深一物不能生長
 至乾季。地面微化。而北方仍有堅冰堵塞。河水不能通流入洋。凡淹沒者。皆成下濕之地。不過微小之植物生長。如青苔之類。森林

帶者包括北緯六十五度南亘於五十五度喬木鬱蒼猛獸羣集夏季炎熱殊甚蚊虻蔓延雖在猛獸亦不能堪焉故俄羅斯全國平原雖有五分之四然膏腴之地最少其現在經營滿洲者蓋以此也嗚呼我中國二十二行省及西藏蒙古諸地土壤之美物產之富甲於五洲而蕪穢不治轉不及歐美各國之富是誰之過歟願以質之比較國事者

海參威

觀

雲

今俄羅斯強梁於東亞其東方之所恃兩大軍港者一旅順一浦鹽斯德中國原作海參威日本作浦鹽斯德或簡稱浦鹽又浦潮以浦也此兩港原皆屬清國之領土俄羅斯一手用強力一手用魔術而兩港遂皆爲其所有經營布置不遺餘力將藉此以握東海之霸權焉今者與日本戰而敗昔者所奪於人之物或將復爲人之所奪河山如故而人事之代謝變遷若是其速又烏能以無感也日本襟誌「太陽」有記浦鹽一篇茲譯之而後附以攷論當日俄戰爭而浦港爲重要之地固留心時事者之所欲聞也

俄國占領之由來及其進步

浦鹽斯德亞細亞俄領沿海州最南之一府而位於摩拉罷夫恩爾斯克半島

占領人之名

之南端北緯四十三度七分東經一百三十

一度五十四分二十一秒東爲烏蘇里灣

按烏蘇里灣者彼得大帝灣之東支其西濱高陡灣首水淺名牛部拉斯灣麥延江及金蓋江之二大河注

入于溝子灣烏蘇里灣冬期灣首結堅冰其沿岸於陽歷一月上旬迄三月上旬結冰但不甚厚以堅船可碎之

西即黑龍灣而橫於半島之前面者有倫斯克島爲露西亞島能阻風濤島之周圍築

砲臺扼浦鹽港之要害其形勢與俄國首府聖彼得堡前面之孔思達島扼一方之要塞者相似此島蓋即可稱爲小孔思達島云

抑該港之爲俄國占領者溯其來歷於千八百五十年五月俄國海軍少佐戴培利思可始於此地陸立鷺旗而稱爲俄領其地名爲烏拉斯德即從俄語管理東部之字成此時亦惟俄人之擅稱爲俄領而已於公法上固未能稱爲俄領之地也於千八百六

十年俄人送陸兵四十名使上陸而占據其地此年十一月與清國結條約其條約以

烏蘇里及松花江爲國界東屬俄國西屬清國又以其南越興凱湖直至白令河從白令河口沿山嶺至瑚布圖河口再從瑚布

圖河跨琿春河與日本海之山嶺至圖們江其東爲俄領西爲清領云云

俄得此遂公然以浦鹽港爲俄領始築兵營建寺院至年終有六百人口之一村於千八百六二年定該港爲軍港而爲自由港千八

六四年於其地置彼得大帝灣內諸港之總督此年設市會撰市長千八百六五年以西伯利小艦隊創運送業從本國送第一回之

殖民。千八七二年。自尼古拉斯科移海軍鎮於此。人口大增。千八七六年。市制施行。貿易益盛。至千八八五年。合兵員共計人口達一萬〇五百。至今日計其人口。大約五萬內外。經營之進步。亦略可見矣。

氣候

浦港氣候。寒暑皆嚴酷。而寒威尤甚。其氣候甚不順。蓋以沿海州。不受黑潮之患。而反受沿大陸從北南流寒流之影響。氣候遂益凜烈。而以寒流經過。氣候上之變化。尙不止此。如當夏時。吹以溫暖之南風。或東南風。而此溫暖多溼之空氣。渡寒流之上。因而冷凝。沈爲水蒸氣。成雨及霧。故其地雨霧極多。而當夏期之內。氣候極溼。此溼氣所薰蒸。金屬酸化。雖以至乾燥之室。皆生黴菌。而欲求其室內之乾。至不能不用火以逼之。或偶有雨霧不生之日。則暑氣甚強。寒暑表至達華氏九十九度半。或更昇其上。至夜猶不得涼。氣息甚感困難。祇秋期爲一年中最愉快之時。天氣晴朗。寒煖適身。而一入冬季。則寒氣強烈。吹以北風及北西之風。天氣清豁。不留片雲。空氣之乾燥。達其極度。降雪甚少。然吹來之雪。或滿道路。至築雪壘。方言稱爲普爾喀。蓋雪嵐之意也。冬期之暴風。至十月後已至。以十二月及一月爲最強。寒暑表降至華氏零下二十八度七五（攝氏零下一十七度）云。其風力有一定之時。四季皆然。朝時靜穩。至午前十時十一時之間。風生。近正午風力漸大。至三四時頃爲最強。日暮風力漸衰。復歸靜穩。

要之浦港氣候。兩走極端。一則以無比之乾燥凍凜。烈風震盪。而釀爲無雪嚴寒之冬。一則從溫暖之南風。生多量之雨霧。而釀爲溼潤酷暑之夏。氣候既如斯。故床板壁障木材等。以經冬日之乾縮。夏日之膨脹。皆生間隙罅裂。器具之用填接者。以失其粘着力而脫離。樂器多至破損。烟草冬則着手成爲屑末。夏則可搾而生水。一年中平均晴天約百四十四日。其餘二百二十一日。則皆屬霧雨溼風雪嵐之天云。

風俗

開港場之風俗。無不輕佻浮薄。而浦港尤甚。其地以定爲軍港。故政略皆屬武斷。又爲殖民計。多送罪囚於此地。期滿則放。得爲自由之民。故其人多殘忍酷薄。非可以德義相規正者。其中如斯拉夫種下等社會之人。蓬髮鶉衣。紅鬚掩面。覲睨行人。一見而知其有殘殺之狀。故其地既多盜。而皆暴忍。其行劫也。往往先殺其人。而後奪其財物。風俗多淫。有夫之婦與人私。其事不甚以爲奇。婦人多以袂紗覆頭。而垂於肩。非上等社會之妻女。多不用帽。下等婦人多跣足。小兒亦然。婦人服色皆好華美。多紅色茜色紫色。老

婦人亦多着深紅者。男子多戴白軍帽。服寬濶之服。商人小使亦戴軍帽。不用日傘。小雨亦多不用傘者。下等民粗衣之外。着外
套。御者悉着赤服。戴異形之黑塗帽。鬚髯蓬蓬。令人怖爲赤鬼。全港美術之思想甚乏。每家無庭園。稀或見有窗間置盆栽者。按日本者極少亦美術之思想缺乏也要之該港以開闢日淺。其嗜好甚爲幼稚。思想亦不免單純。一映於美術國民之眼。無幽婉高雅之可取。而多見其殺風景之俗而已。

住民

該港多兵卒工人。而居社會之上流者。多屬軍人。其他可稱紳士者極少。全市人口。中國人占多數。而皆呼爲蠻子。蓋一種蔑視之稱。多從事賤業。而生齒則年增一年。若中國人而稍有氣概者。浦港已於不言不語之中。全落於中國人之手。惜乎彼等之不足以語此。至俄國人。不過居中國人之半數而已。

嗟乎。今若南洋各島。及美洲諸埠。中國人之占多數者何限。豈獨一浦港而已。使中國人果有政治之思想。所至之地皆可蔚爲國家。全地球將全置於華人之掌握中。乃以多數之中國人爲少數。白人之犬馬奴隸而受其管轄。也不亦異哉。若是者。非獨出洋之人民而已。即在本國。若上海諸埠。非以白人管華人哉。設以此等事而施於白人。彼白人其能一日安乎。宜乎日本人一至上海。睹內外國人倒置之情形。歎爲咄咄怪事。而中國人固俯首帖耳。安之若素也。又豈獨爲文明之白人。所管轄而不能脫哉。以少數滿洲之野蠻人。管多數之中國人。而高登皇位。享其昇平。且二百有餘年也。全地球生物類中含有奴隸之根性者。舍犬馬外。豈有過於中國人種者哉。

該港上流之俄人。生活狀態。多與他之歐洲人同。至中等以下之俄人。其生活之不潔。亦與中國人及朝鮮人無異。客有往田舍間者。朝時見男子着用途馬糞之衣服。婦人跣足而作飯。客求清水。婦人以污點斑斑之衣裙。拭杯而盛水以進。此可想見其人民之多不愛潔矣。

當市之夜間

該港日沒之後。街頭行人殆絕。午後八時。即鎖門戶。扃鍵堅固。多用二重。其盜賊之多。可想而知。戶外散步。各有時限。中國人及朝鮮人。限午後八時。其他限九時。若有事而夜行。常遇巡查脅迫而取金錢。其警察非保護人民。有野伏而奪人者。俄國政治之不良可見矣。

內地行旅

離浦港而入內地。多爲逃兵逃犯之淵藪。以劫掠爲生。住民稀少之地。雖白晝盜賊橫行。行旅之人。屢有遭其狙擊之彈丸而斃者。旅行內地。所用之車。名踏賴踏斯。車無彈機。箱用鐵製。而車內敷枯草。以爲乘客之座。以馬三頭曳之而行。御者加鞭疾驅。車身激動。身體顛簸。右左不安。若逢河流無橋之所。御者舉鞭高聲叱馬。躍而飛越。其危險不堪言狀。若失事。御者顧客而苦笑。或變惡顏色。客無如之何。昔時鐵道未通。旅行西伯利亞內地之人。不能不於是等車內經數月之眠。起坐臥。所謂驛傳之馬車是也。此等蠻野情狀。令人想起中國山東道上之騾車不置。

建築物

於浦鹽港上陸。見有翼然之高門。彩色華煥。塔尖摩霄。是即所謂歡迎皇太子而稱爲尼古刺士門是也。當今俄皇尼古刺士二世。爲太子時。東游日本。自浦鹽斯德港。市民歡迎而築此門。門有四脚。以煉瓦積成。中央上部置綠彩之尖塔。四面各塗彩色。以示華麗。於市街之後部岡上。置日照計。登臨其上。則全市景色歸於一覽之下。市內行政分四區。警察長統轄之。東部有造船場。及各士官之邸宅。西部有鐵道之停車場及花街。中央部有府廳及兵營。海軍俱樂部。海陸軍病院。警察署。知事官邸。教會堂等。又近時多有增築煉瓦製造場。釀酒會社。麥酒製造場。及皮革製造場者。

地質物產

該港之地。其岩骨以太古紀之砂岩粘板岩等成。表面之土壤。即屬是等之霉爛物。地味頗肥沃。由此進行。漸見西伯利亞內地之平原。一望平衍。而浦鹽附近。則多昇降起伏之小邱焉。道旁雜草。高沒人肩。或滿眸白花。皚皚似雪。凡西伯利植物之發生界。以北緯五十六度半以南爲限。其以北屬凍水帶。雖至夏期。其青物不過蘚苔數種。至浦港附近。多大森林圍繞。繁茂密慨。時以樹樹相摩而生林火。然以近來人口增加。且以鐵道工事。濫行斬伐。喬木因而日稀。森林之中。多豺狼狐麋鹿黑貂等。鹿之族甚多。稱伊幼。樸麗及顆組麗之鹿族。角甚大。人家多揭其角於壁間。以爲裝飾品。貂亦極多。其皮張於窗戶之間隙。以塞寒氣。又地質上所稱爲珍奇巨象之遺骨。蓋產於北部海岸之洪積層中。於耶可斯科府。爲重要之貿易品。多蜚虫。其種類不一。又多異種之蝶及蜻蜓蜂等。又多虻。時襲手足。顏面。家畜有因而致斃者。蠅亦甚多。此地之虻與蠅。以生存期短。至夜間尙營營爭食。騷害人畜。又虎豹爲黑龍沿海兩州之特產。故其地往往多虎患云。

牧草處處繁茂。故宜於畜養牛馬豕等。馬之體格皆壯健。性質從順。夜間放於牧野。使嚙青草。翌朝牧馬之童。放一種之呼聲。則數十頭數百頭之馬。一時皆集。若遺失者。亦能自衛主家。毛色多白色。月色者。斑紋皆美麗。東海邊寒帶多使犬之部落。而浦港亦然。浦港之犬頗多。其體格亦大。最大者能欺熊。冬期曳橈之犬。雖非屬極大之一種。而性質敏捷。以五匹乃至七匹。曳車一乘。其法以犬一匹居先。他犬爲二列居後而進。以犬多之故。該港夜深。狺狺之聲四起。多有擾客夢者。

村落

從浦港入內地。經三俄里。有河。日本人云。一番河。河畔有屯田軍隊。林間處處張天幕。而村落則在近林之裏。以二十戶爲一部落。家塗白色。多以木造。屯田兵以薄俸而有妻子。兵役餘暇。多作雜業。以爲一家糊口之資。兵卒於林間張野營。而家族則留於村內。野營兵卒作業出操。其服裝。長白服之上衣。赤肩章。記隊號之數字。上纏革帶。毛布從肩斜懸。各持鋤鍬。下帶武器。出發之步武。多不整。天幕與天幕之間。細設通路。無拂塵。而比村落爲清潔云。

工兵之作業場。在二番河邊。場內設障害物。而出來甚巧。排置防禦敵軍騎兵之銳杭陷穿。又或柵障壁及鹿柴等。哥薩克兵。以馬術稱。其疾驅中。能使馬屈其前足而急速拾途上之物。又或下馬。使馬伏以爲楯。而施射擊。或置頭部於馬之首下。而置身於前脚間。以避敵之狙擊而馳。其調馬之巧熟。有若馬戲場之戲馬者然。

囚徒村落。四近散在。凡一聚落。以十七八戶成家。有木造土造二種。木造者典獄看守等所居。土造者。囚徒之所居也。土造之屋。其製於地面。掘下七八尺。上設屋頂。屋頂上亦以土蓋之。四旁爲自然之土壁。其狀無異上世之穴居。蓋爲防寒氣而然。屋內土間。敷枯草爲褥。陰溼甚不潔。遠而望之。地面上列點點之小垤。而煙縷上昇。蓋即此等土室之炊煙也。村落中央高處。設祭場。於正面懸基督之像。每日朝夕作業而出。及歸之時。於此祭場行祈禱。並聽典獄官之訓誡云。

右襟誌所載如此。按浦鹽斯德者。原清國地名。海參崴以灣內海參繁殖。故有此名。又有稱爲金角灣者。俄人以其地中含有多量之貴金屬。而其灣口東側之島。亦發見有金礦。又以灣形東西長形角似鹿。故有金角灣之名。浦鹽斯德即臨金角灣市街之總稱。俄名烏拉斯德。日本轉稱爲浦鹽斯德。烏拉者。主人翁斯德者。東合二語。成其義。即東方主人翁俄之雄心。於此可見矣。

浦鹽斯德。其地位臨於彼得大帝灣突出半島之南。於千八百五十二年。法艦額斯楚始發見彼得大帝灣。而稱爲格爾孚唐伊爾。

二年之後。博耶金伯乘巴拉達軍艦。測量灣之西南部及波西灣。千八百五十五年。英國艦隊。作灣口島之地圖。而命名爲維多利亞灣。千八百五十六年。英國艦隊探知金角灣。而名爲波陀阿明。千八百五十九年。俄船阿米利加及斯多利斯克。始作灣全部之地圖。翌年。俄與清國訂北京之約。終得從清國讓與土地之範圍內。俄得收爲已有。當是時。其地僅有少數滿洲人而已。俄派東部西伯利亞步兵大隊士卒四十名。駐於此地。以充警備。新設烏拉斯德及波西二鎮。建築寺院兵營。爲永久之計。俄國軍艦。每年來港者不絕。千八百六十二年。改烏拉斯德鎮爲鎮守府。千八百六十四年。以海軍中佐西哥多任彼得大帝灣諸港之長官。千八百六十五年。從尼古拉斯科移殖民百五十七名於此。千八百七十六年。市制實施。以數十年前海風激盪。草荒人稀之地。清國所視爲石田。而不甚愛惜之地。至今遂爲關係東方強弱之一要樞。俄得之而俄霸日得之。而日強將於此演龍爭虎鬪之劇焉。宇宙內大勢之變遷。不亦令人驚奇也哉。

灣內之廣。東西一萬四千九百五十呎。南北二千八百尺。容一萬噸之巨艦而有餘。埠頭有六。曰阿陀彌爾埠頭。曰市有埠頭。曰商港埠頭。曰義勇艦隊埠頭。曰烏蘇里鐵道埠頭。曰東清鐵道埠頭。碇繫場分四區。第一區。俄國軍艦碇繫場。以自阿陀彌爾埠頭之西端。至南岸美修硬角之西方木標邊爲限。第二區。以從東方境界線以東。供水雷發射場。不許內外船之碇泊。第三區。爲外國軍艦及遠洋航海線之錨地。以金角港西面極南端浮標邊爲限。第四區。沿岸航海船之碇繫場。從第一區之西方境界線以西。極南浮標之平行線以北。一帶之地者是。於軍港內。有能容三千噸船之浮船渠。又於千八百九十七年十月三十日。開新船渠。長五百五十五呎。廣百二十呎。入口之廣九十呎。深三十呎。云該港。例年平均十二月十五日結冰。翌四月七日解冰。亘百十四日之多。厚達數呎。如黑龍灣至路因泰島。冰上能通人馬。近年多以碎冰船破之。可得通航之路。至四月解冰後。五六七三箇月間。海霧大起。其中七月。西歷七月約當中華歷五月多至不辨咫尺。夜中霧亦不絕。惟從每日午前十時迄午後四時多晴。該港三面以山圍繞。南岸低。北岸高地勢傾斜甚急。市街多倚於北岸。山間綠樹蒼鬱。種類有柏樺楓菩提樹胡桃荊球花秦皮白楊榆林檉梨櫻等。其他多矮樹。近年以濫伐之故。風致亦稍稍損矣。此浦鹽之大略情形也。抑吾聞之談軍港者曰。浦鹽斯德雖爲東方有名之軍港。然實不過居第二級。其地以前面廣闊。形勢似威海衛。敵艦易得侵入港內。而施砲擊。一八八六年。英國提督力藉陀哈米敦氏。當海霧深鎖之時。率英國之支那艦隊入港。俄人初無所知。及見英國艦隊之前橫大驚。依世界軍港之例。定外國軍艦限二隻碇泊。蓋自此事始也。港中冬季雖苦結冰。然尙得用碎冰船以開航路。而該港之缺點。憂結冰寧憂水深之不足。港中水深波穩。而便碇泊者。惟東方之巴

斯○孚○拉○阿○斯○有○深○十○三○尋○乃○至○十○四○尋○之○水○而○已○抑○聞○之○言○商○務○者○浦○港○自○千○九○百○一○年○爲○有○稅○港○而○商○務○頓○衰○日○本○美○國○之○輸○入○品○皆○大○減○退○需○要○品○缺○乏○而○市○況○不○振○當○地○之○商○業○會○議○以○復○自○由○貿○易○之○舊○請○於○其○政○府○前○大○藏○大○臣○域○提○極○東○視○察○亦○建○是○議○俄○都○亦○多○主○持○浦○港○自○由○貿○易○復○舊○論○蓋○自○浦○港○與○歐○俄○諸○港○同○立○於○重○苛○關○稅○之○下○西○伯○利○亞○之○經○濟○若○感○癱○痺○者○然○而○浦○港○尤○甚○自○當○地○爲○有○稅○港○以○來○若○美○國○輸○入○之○麥○粉○有○全○停○止○之○勢○哈○爾○賓○之○製○粉○所○雖○大○繁○昌○然○一○旦○臨○開○戰○之○時○僅○恃○滿○洲○內○地○之○農○產○必○不○足○於○供○給○而○一○切○需○用○之○物○又○不○能○不○仰○於○外○來○故○俄○國○雖○欲○閉○塞○諸○港○而○一○至○開○戰○必○大○感○苦○痛○而○不○能○不○開○放○者○也○此○亦○言○浦○港○之○所○當○知○者○夫○此○地○也○自○華○人○失○之○俄○人○得○之○以○來○俄○人○極○力○經○營○遂○至○蔚○爲○重○鎮○而○今○又○有○日○俄○之○一○戰○俄○仍○能○保○有○此○地○乎○抑○不○能○保○有○此○地○乎○其○運○命○固○當○隨○戰○局○之○勝○負○而○決○而○我○華○人○以○居○住○之○多○數○乃○亦○同○山○川○草○木○而○屢○易○主○人○焉○可○慨○也○

時局

中國興亡一問題論

觀

雲

第一章 懸論

第一節問題之緣起。二十世紀之大問題則中國之興亡是也。方歐洲內治已定。列強務均勢以保平和。於是各移野心於局外。爲飛而食肉之舉。當非洲美洲南洋各島已經略定之餘。而尚有天氣溫和。物產豐富。土地饒沃。人民柔弱之支那一片土。遂視爲鼎中之鸞。俎上之肉。各思啖而食之。以饜其慾望。雖然支那大國也。其人民雖愚而弱。然非非洲美洲南洋各島之士人比也。其一亡而不復興歟。其猶有復興之一日歟。今日尙未能斷言之。使其亡而不復興也。則一色人種統一全地球之問題將出。使其能復興也。則黃禍之說。且將再起。其結果也。如歐亞人勝負之關係。爲黃白種強弱之關係。亦巨矣哉。故夫今日之以兵戰以商戰以工藝戰以政治戰以教育學術戰以鐵路航路礦山工廠戰以條約租借外交手段勢力範圍戰以殖民主義帝國主義民族主義戰。賢君哲相絞腦漿耗心血懷才抱氣憂時感事之士。逞探索忤鑽研縱橫於文字上下其口辯無他。咸欲觀此問題之一歸宿而已。觀察此問題異而政策亦異。處置此問題變而局勢亦變。蓋非一國之問題而全地球公共之問題也。雖然以一國之問題而使全地球之人得干涉之。且待全地球之人而決定之。是則一國之無自主權而事之至可恥者也。然益不容不研究此問題以一斷其前途之禍福也。

第二節解釋問題。此問題之解釋者。果用何法乎。蓋亦不外二式而已。一就各國而解釋之一。就中國而自解釋之。就各國而解釋之者。謂天下事智者能制愚。强者能制弱。局勢之已成。能制其未成者。若彼印度者。土非不廣也。人非不多也。物產非不美備也。人民知識之程度。與中國亦不相上下也。然爲英人管轄後。其重要之官。皆英人任之。要害之處。英人派兵鎮守之。而印度人室中至不得掛刀。其故王雖存。歲時領英人之銀一顆糖一角以爲榮。論者謂印度而欲謀自立。恐數百年內無是望也。此固非印度人之不求自強也。局之已成。勢之已定。愚服于智。弱服于強。而無如何也。今者中國之海面瓜分已早定矣。因海面而勢及內地。各行省變換顏色之圖。亦已紛傳各國。默認爲誰何之界。誰何之士。以各國政策之很毒而詐詭。各國兵力之勇敢而猛鷲。各國民族之趨勢之四隘而膨脹。各國經營之鏟髓削骨。日積月累。而未有已。豈容於二十世紀之時代。東海之上。喜馬拉亞山之北。尙有一斬。

新之國土出現於其間。我沈沈酣睡之中國。歟不於交通之初。數十年前。早知覺悟。至今者。兵燹地失。巨創大痛。乃翻然而欲變法。欲維新。已矣。晚矣。其已亡矣。無可爲矣。此就各國而解釋此問題者也。就中國而解釋之者。謂夫國之興也。人民自興之。其人民而有可興之品性也者。雖他人不得而亡之。國之亡也。人民自亡之。其人民而有可亡之質點也者。雖他人不得而興之。彼非洲美洲南洋各島之土人。無論矣。即印度者。以岌岌雪山溶溶恒河而淪陷於異族人之手。亦其人民之本不足存立於交通競爭之時代耳。不然。強敵環伺。適足增長吾人民之精神。發達吾人民之知識。震撼危疑者。能力之所自出。而憂患驚恐者。智計之所自生也。不然。而不能經風雨。凌霜雪之人民。不有人事之撲滅。亦必有天行之荃除矣。昔者當蒙古種之強。幾統一東半球。而東不能滅日本。西不能盡取日耳曼。則亦其人民固有異於人者在也。夫強武之國民。其不肯受統轄於異種人之下也。若曰。吾寧死。吾之祖國。吾之同胞。敵人而欲割裂吾一寸奴隸。我一人。吾必畢吾之生命以爭之。不然。寧血染此山河。不留一人。一種。而後爲敵人之所踐也。乃甘心焉。嗚呼。國人而果有此氣概。有此魄力。乎。敵人雖強。豈真能以銃林炮雨。盡屠戮。洗其人民者。是故天下無不可亡之國土。而有不可亡之人民。傳曰。梁亡。乃自亡也。猶魚爛而亡。然則亡與不亡。一國人自爲之事而已。此就中國以解釋此問題者也。甲也。近惟物。而乙也。近惟心。甲也。爲客觀。而乙也。爲主觀。解問題者。殆不外此二式矣。而要使我國人於此有懼心焉。有恥心焉。有爭心焉。有奮心焉。此則尤爲立問題者。區區用意之所在也。

第三節 辨別問題

且夫亡國者。亦亡其人民。在此土之生息。與在此土之主權而已。蓋嘗據古今歷史而爲亡國者。類別言之。其

一則有此土之人。爲彼土之人所勝。收其土地。欲絕其人民。而殺之。辱之。捕之。虜之。遷徙之。掠奪之。使此土之上。不得有此種人之蹤迹者。此亡國之一種也。其一則有此土之人。爲彼土之人所勝。而收其土地。或不能盡收其土地。戮其人民。或不能盡戮其人民。改變其政治制度。教化風俗。或不能盡改變其政治制度。教化風俗。此土之上。屬入彼族。而此土之人。亦仍得生長食息於其間。惟其主權。則他種人操之。若歸化之土司。若藩屬。若保護國。若奉戴異種人。以爲君者。要之皆所謂奴隸者是也。此又亡國之一種也。前之亡國。若古者巴比倫之於猶太。而近者俄人之於波蘭。於滿洲。略近之後之亡國。則今之滅國新法。多用之。而更加巧密焉。以我國人之知識。素未知主權之爲何物。國家之爲何義。民族競爭之結果。其影響若何其偉大。而但見河山如故。風景依然。安吾耕鑿。長吾子孫。則雖謂他人帝。謂他人皇。於我何有。而且。有依附末光。甘爲傭役。倚託他人之威勢。稱頌他人之功德者。嗚呼。我神明之胄。願男爲人僕。女爲人妾。以迎新送舊。人盡可君。爲國體則二十世紀之中國。爲白種人所占領。而以我國人代其工作之事。任

其勞勩之役必且軼歐超美出現一博碩美麗之國士於天地間其將認新中國者爲我中國人之新中國乎如是則何亡國之懼之有且夫今日之上海之天津固各國人操其主權而待華人若奴隸犬馬然上海西人之花園傍其門曰狗與華人不准入內蓋置華人於狗之下而中國人予匍匐於其間若視此繁華之區域爲我中國人所自造且若視爲中國自治之土地者浸假而內地雜居若租界然是則眞亡人之國而七箸不驚鷄犬不擾者矣且也各國知中國之愛虛名而昧實事或且仍留國號以遂其保全體面之心而又必扶助其政府藉政府以壓制其人民以便其束縛宰割之計而我國人固不覺也故不得不爲吾國人正告曰所謂一國興亡云者興則一國之事一國之人自爲之得操其主權與萬國競勝負而足以自存亡則他人爲主而已爲從他人爲上而已爲下他人爲剛而已爲柔他人爲發命而已爲受命之人他人爲治人而已則爲治於人者之人而於土地之上興衰治亂固無涉也且使一息奄奄長此終古如今日者亦謂之亡而不得謂之不亡何則我中國之主權固不出自我民族之手也然而猶曰興亡云者興則未來將然而想像屬望之詞亡則過去已然而覈實定名之稱也夫以已亡之國作萬一或然之想而謀復之且謀復之於白種人之手吾知其難然以我黃帝堯舜之子孫謂累劫不復永無立國之期此又腸一日而九迴心百感其若痾斷精衛之魂枯杜鵑之血而此心未已者也

第四節不以國粹解釋問題

凡一國之成立必有其精華焉所謂國粹是焉彼日本變法則亦有恃乎國粹矣日本之變法也始

於醫彼其始之爲醫者皆家有巨貲以醫爲救人之事而悉心研求之與夫中國之百學不成降而爲醫以欺世者其道異是故於西法之來也而醫先受其影響何則彼醫者固有學故能吸取之而收其用而醫乃有進步矣日本之自誇者曰日本魂日本魂日本魂者武士道也彼以尚武敢死爲其國人之特性故變法之初用是以覆幕府洎乎國是既定乃移而用之於海陸軍而兵乃有進步矣醫與兵至今言日本變法者心以是二者爲稱首則皆恃乎其有國粹以爲之因地也雖然事必有次第焉有階級焉試言之變法之初蓋莫不有四時期者一曰進取一曰掃除一曰決擇一曰保存方新說之初入也國之人見所未見聞所未聞始而疑之繼而致求之終而信服之此固非見異思遷嗜奇好癖之性然也蓋實見新學新法高出乎己之舊理而決非恃前日之知能所可幾及乃不惜降心相從而發其磅礴奮取之心夫見他人之長而發其磅礴奮取之心者是也進取之時代宜然也當其時也還觀夫舊俗垢穢之點腐敗之點隨在有致衰弱之原而造滅亡之因夫人亦囿於一隅無比較之心也則已比較之餘而見夫他人如彼吾國如此乃不勝其羞惡之心憎憤之念而欲摧陷廓清一蕩滌之以爲快夫知己之病而欲摧陷廓清以蕩滌之者是也掃

除之時代宜然也。當是時也，又欲取新學而施之于實行矣。而甲一說焉，乙一說焉，丙丁戊又各一說焉。雲屬波委而來，吾前吾乃不得不審吾之國勢，吾之民情而定一說以爲方針。則於彼有所取焉，於此必有所棄焉。所謂有用法國學派者，英國學派者，德國學派者，此貴乎斟酌損益而有權衡審慎之心矣。則決擇之時代宜然也。當是時也，新舊交孕，其舊俗之腐敝者必不能與新文化合，不歸於天然之淘汰，必歸於人爲之淘汰。漸次漸滅，其力日微，其中質之美善者乃磨之而愈瑩，砥之而愈堅。或且爲他種人之所無，而此種人之所有，則其國之特性物也。凡立國者莫不恃有此特性物也，以爲基本。是所謂國粹也。於是而有倡言保存者，以言保存誠哉其宜保存也。此保存之時代宜然也。若夫非其時而語之，逆其序而用之，當人民汶汶昧昧，吸取新文明淺隘幼稚之時代，而先宣言曰：吾有國粹，吾有國粹，是適足與輸進文明者相衝突，增國人守舊之心，助頑固之口，實而窒國民以進步也。故未敢以國粹云者，雜投之于我國人宜尙歐化主義之時代也。

第二章 民族

第五節 民族總論

我民族之入居於中國，攷其古蹟，大抵從西北而來。先展布於黃河兩岸之地，故曰地皇興於熊耳龍門之山。

而三皇五帝之所都居，亦均在黃河流域之區。故我國文化之趨勢，由西北而及東南，而我種民族之趨勢亦先由西北而至東南。其時與我民族雜居者，爲島夷獫狁、葷粥、氐羌等，然皆居四裔，惟苗族獨據中國腹地。古史稱苗族在江淮荊州之間，又云三苗之國左彭蠡而右洞庭，又云三苗爲九黎之後。九黎之亂，時見於黃帝少昊顓頊之時，而蚩尤爲最著。我種人古時戰爭之事，亦以黃帝征蚩尤爲稱首。蚩尤既殺，未盡絕滅，至少昊時九黎復亂，顓頊時誅九黎，分其子孫爲三國。三苗之名始此。堯興復誅苗民，舜時遷三苗於三危，禹攝位，三苗在洞庭逆命，禹又誅之，而舜命禹征苗，其誓師之言載於尙書曰：濟濟有衆，咸聽朕命，蠢茲有苗，皆迷不恭，侮慢自賢，反道敗德。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民棄不保，天降之咎，肆予以爾衆士，奉辭罰罪，爾尙一乃心力，其克有勳。至今讀之，猶凜凜有生氣者。至周作呂刑，亦數苗民之惡，上及九黎，而舉蚩尤爲首。蓋上古中國一大民族，以江淮流域爲根據地，而我種人則以黃河爲根據地，時相戰伐，而卒爲我種人之所芟除者也。且夫我當日之民族，足跡之游歷者，蓋遠而文化之興起者，亦速。山海經一書，大抵爲古人游記之作，其體例記鬼神，記道里，記動物，記植物，記外產，記鬼神，原人時代風俗則然。記外產則可補後人地誌所不及者。史又稱東至蟠木，蟠木大抵爲榑桑若木之稱。又安南人著史，泝其祖之所自出，曰神農三世孫曰帝明，帝明生帝宜，帝宜南巡至五嶺，接嫫嫫氏女生祿續，帝宜治北方，祿續封涇陽王治南方，涇陽王生貉龍，貉龍娶帝宜之子帝來之女，生百男。

古史云。南至交趾。蓋指此。而流沙崑崙。時見古書。則述原代所居。遷流所經之處也。以當日社會交通。

之未便汽車汽船之均未發明而足迹所及寫遠若此設我祖若宗無遠路之志無冒險之心則東亞大陸時和物備山媚川燼之

一片佳麗地必不爲我種人之所有以生殖其子孫或且囿於西北荒瘠之區不得展舒其勢力發布其文明至今尙在游牧之時

代與中亞洲之蠻族等也。且史稱有巢以還燧人以後其時去原人時代衣草木食殆猶未遠而一入神農黃帝之世若歷律之發

明醫藥之發明稼穡之發明陶器之發明一切政治制作技藝教化咸有日進昌明之勢以彼舊民之蠻陋而與我新民族較其震

驚於我族之文明者殆與今日震驚歐俗之進步者無以異我種人以彼種之劣也字之曰夷曰蠻曰戎狄而加以羊種犬種蛇種

之稱又慮其腥膻我土地也放而逐之殺而戮之凡我種人之偉人物必以能攘戎狄驅蠻夷爲首功盖同異種之戰鬪而民族主

義之發生本於天性而出於自然蓋自古代而已然矣由是而茫茫大陸其日月待我而光明其山川待我而秩序其草木待我而

馨香其鳥獸百物待我而享毒而東海之上惟我民族有耿光者則以我民族之較於舊民族固我優而我劣我勝而彼敗者天演

之理然也雖然我民族則亦染有舊民族之毒害者若巫頤之風若昏虐之刑則_{焚請大聖德家及民}慘戮之刑則_{神作之言華古且}截人耳_及劓截人鼻_及劓_及陰_及黥_及割人面_及皆苗民之

所有以染及於我族者。度亦當日婚姻之不嚴所致。夫變改習俗。莫速於婚姻之力。而優種人與劣種人結婚。往往能失優種人之

性質著昔者阿利安人種侵入印度時與其土人雜婚遂失其一種進取活潑之氣象而當其初分爲四種姓曰婆羅門曰刹帝力

曰吠舍曰戌陀其間階級甚嚴蓋亦慮種族之混淆而設此防範也當我種入居中國之始與舊族雜居必有與之相匹合者若聚

戎女納狄后○繒時見於春秋之世○則古時可知矣○且夫我民族莫盛於三代之時○至秦漢後而次衰○自晉以還○北方人種又混入○匈

奴巴氏竭羗鮮卑東胡之種類文明種族日益南遷中原文物遠非昔比吾痛吾之種族當生長發達之後忽爲北方蠻族所闖入

而近者又有一種傑特强悍之民族窺東南海疆而至夫北方之蠻族其文化實不逮我不足懼也測海而來之歐洲人種較吾種

之文化有進而遂鄙我爲野蠻爲半開爲病夫爲老大國而吾人種昔能戰勝舊民族者今乃不能勝新入之民族且爲新入之民

族所勝而日有退居窮蹙之勢且我人種之尚可圖存者惟在今日耳失今不圖而待歐種勢力之既充後雖欲圖之而無其時則

我黃帝堯舜之子孫有威光有榮譽有戰勝他人之資格者不可不起而自勵也。蓋亦嘗游滇黔楚蜀間而觀其山谷中一種之苗

族乎此皆戰敗殘賸之遺種不得復見夫天日者殷鑒不遠是我種人之鑒也

第六節民族之性質

彼英人之離母國而得一新地也必先言政治而平治道路設議會立公共之法律而法人不然當其得一

新地也。必先務爲游觀之處。是以英人之於殖民地也。數年之後。日益發達。而法人之於殖民地也。常有寥落之虞。英人之於殖民地也。能自立爲一國。不必依賴其母國。而法人之於殖民地也。常以母國扶持之。英人之於殖民地也。不必以母國之財爲子國之用。法人之於殖民地也。常至耗母國之財。英人之於殖民地也。常能合多數之異種而管理之。而法人之於殖民地也。其管理之才。細焉。故曰。論民族者。觀其離母國後。能自立國與否。而優劣可知。彼英人者。常以此自詡。其民族謂能占特色於全球者。以此而英人與法人以比較。而見高下者。亦以此無他。則其民族性質之所自爲也。夫事業者。性質之現象。而性質者。事業之本也。勢力者。性質之效果。而性質者。勢力之因也。我民族而果占優等之性質乎。則今全球之勢力。宜莫如我民族。若東及東三省。而南走安南。暹羅。緬甸。南洋。島嶼。棋布星羅。迤邐過東太平洋。至於美洲。莫不有我華人之蹤跡焉。以多數管少數之例言之。我民族所至之處。其數遠過白人。挈東南洋而管領之。以與全地球之民族爭雄長。豈有能敵我者。然而今日者。白人以其少數之人。提扼綱領。而我華人皆俯首帖耳。受羈輓於其下。而不敢爭者。論者謂我華人若散沙然。若溪邊之積石然。個人自爲個人。而無一聯貫之機括。是以全國之人。號稱四百兆。實則四百兆之個人而已。夫以有經緯有組織之團體。而至於四百兆。此今日民族至多之數也。分而爲個人。則又民族至少之數也。中國之四百兆者。散體之少數。而非合體之多數。故易與也。此言也。則稍過其實矣。夫個體與個體而不能聯合者。禽獸是也。是以爲人之所圈轄。束縛。豢養。宰割。而莫之能逃。若我華種。族則固有父子之親。夫婦之愛。兄弟之友。朋友之交。君臣之義。以視夫衆多之個體。與個體者。其進化也。亦遠矣。然則我華人之所短者。何哉。曰。無政治之思想。而造成國家之才力短也。家族主義的民族。非國家主義的民族。以封殖其室家。發達其子孫爲主。而合衆之事。共同立法。共同議事。立共同一致之機關。爲共同一致之運動。而依共同之主權。造共同之幸福者。其事闕焉。互相關注。互相團結。不過同鄉同府同邑之誼。所爲之事。不過大致如會館而已。所謀之目的。大致懇親而已。便於交好往來而已。能如歐洲人種。聚衆數人。聚衆數十人。衆數百。即議共治之法律。定共治之制度。而成政治之機關。造國家之基礎者乎。無有也。何則。家族的民族。非國家的民族。故有天親之聯合。無人治之聯合。有倫紀之秩序。無法律之秩序。有家世之感情。無邦國之感情。而其弊也。有營私心。無合羣心。有徇俗心。無獨立心。有貪鄙心。無名譽心。有節蓄心。無慷慨心。有卑下心。無高尚心。有異懦心。無勇敢心。有晏安心。無攻取心。有退守心。無冒險心。有諸臣媚子。干利徼祿之心。無英雄豪傑。赴功建業之心。是以私鬪則勇。械鬥有甚劇烈者。公鬪則怯。私利則明。公利則暗。私義則報之。而公義忘焉。私德尙有之。而公德闕焉。而出洋傭作者。惟思還鄉游學。畢業者。但營膺仕。其爲異種人所管領。

宜也。何則？彼固不能自造國家而待他人之造國家而已。得安居其下也。家族的民族非國家的民族。固如是也。夫當民族潮流膨脹四隘之時，彼以國家之民族來我，以家族之民族往，其疇勝而疇負，亦可知矣。嗟乎！我民族非自改良其性質，進家族之主義而為國家之主義，吾未見能立於民族交通競爭衝突之時代也。

第七節 民族之體力 智力俱全者，人種之上者也。有智而無力者，次之。有力而無智者，又次之。試游於途，見其人也。其氣象清明，其軀幹偉岸，其狀貌都實，而胸部正脊，梁直，肺量寬，其氣血充沛，而有餘。官骸四肢，無不發達之部。如是，則必為世界雄武之民矣。

反是而見其人也。其氣象萎靡，其軀幹屈弱，其狀貌劬苦，而胃部壓脊，梁曲，肺量窄，其氣血虧損，而若不足。官骸四肢，有不發達之部。如是，則必為世界驚下之民矣。以我種人與歐種較其縱量，大概弱。歐種人一頭有餘，其橫量大概以歐洲之五人當吾種之六人。而氣宇間，我則垢穢，彼則整潔。我則委靡，彼則挺直。我則局縮，彼則活潑。我則柔脆，彼則壯實。且夫我種人之體力，非特不及歐

洲人種，即印度西北邊人，如今日租界所用之巡捕者，其身段力量，亦遠過我。彼所患者，身格上下之不勻稱耳。非夫體力之遜人也。又非特不及印度人也。上海行路，凡屬華人，必避歐人。此至辱之事也。昔者吾友嘗言曰：吾欲強中國，吾無他求，求其行路時不

必避人而已。嗟呼！此雖區區之事，然亦必先恢復國力而後能爭之。豈易易耶？而側聞在美洲者，歐人行路，反避黑人。蓋黑人蠢而多力，故歐人反有時而避之。然則我種人之體力，不在世界劣等之黑人下耶？夫社會者，以個人而成。國家者，以個人而積者也。個

人之體力弱，合而為國家社會，其力亦弱。此理之相因者。昔者吾讀史，稱古之防風氏者，其骨專車。而春秋時與我種戰爭者，尚有長狄之一種。又秦始皇時有翁仲者，實為安南之慈廉人，身長二丈三尺。在安南時為長官所害，乃入秦，以身量異人。秦皇使為將

匈奴畏之。鑄銅為像，置咸陽司馬門。此雖同於大禽大獸，為歷史上人種之博物品，非可用為一般人民體格之標準。然而帝堯長

帝舜短，文王長，周公短，仲尼長，子弓短，而堯瞿舜墨，禹跳湯偏。偏半體格伊尹銳下而豐上，湯豐下而銳上。傳說如植鰭。周公如斷菑木。菑死

葉公子高，微小短瘠，行不勝衣。晏嬰長不滿六尺，張良體弱多病。戰時載後車中，常如婦女子。此古人體格之未齊也。然而不足

為我種病者，以古時社會無一般之養生無一般之體育，乃各因其賦秉之異，或精神強而體魄弱，如張良是也。或勤勞民事，憂傷蕉萃

天，其發育體格不豐。如禹湯等是也。至全社會進化而體量齊等矣。然自秦漢以後，我種人體格之高下，雖未可得載籍而稽，而大致有退

無進，而一種醜態怪狀出現於後世，或近日而為古人之所無有者，其大較有三事也。一鴉片烟鬼，使我種人氣色灰敗，志氣墮喪

者也。一入股先生，使我種人躊躇偃仰，不揚者也。一纏足婦人，使我種人氣血天傷，肢體殘缺，以害傳體者，也是數輩人者，其

爲先天賦界之偏歟抑憂時感事勞瘁其心神而天關其氣體歟前者如聾跛盲聵然方當哀矜而憐憫之後者則賢人君子之所時有況當此震恐顛沛之時代也而所謂鴉片纏足八股之病均不若是或發於一人之嗜好或中於政治之弊害或染於社會之惡習其傷害夫一身者不過廢棄社會之個人不足惜也而子以傳子孫以傳孫浸假而閱數十代數百年之後舉全國之人無一非病夫無一非鬼狀而萬國將置我於博覽會中以供其玩笑今年日本開博覽會擬以中國土人陳列會場爲在留日本學生反抗而止又學校中人類學陳列品有鴉片烟燈烟鎗及女子弓鞋又弓矢等皆可恥也是則亡種之禍其將驗矣且夫事業者志氣爲之志氣者精神爲之而精神者氣體爲之也人當偶感小極或榮衛失調或寒暑失宜已覺志慮之不及運用而營業且因而阻輟而況集合病夫而戍國又何以謀成立也耶吾聞之人言曰東方之國好服長服以拱手無事爲上此其所以弱也夫長衣拱手且致弱國而況事有百倍於長衣拱手者乎洪範之言六極也一曰弱弱有二義焉一曰志氣弱一曰筋力弱我國人欲避弱之爲害乎則非以軍人之氣魄軍事之精神立國焉不可也

第三章 地理

第八節 總論地理

人之智慧強弱有關於其狀體者國家社會進化之次第亦大受影響於地理之間全地球文化之發生始於

內江內海是故有中國黃河流域之文明有埃及尼羅河流域之文明有印度疏伽河流域之文明有腓尼基希臘地中海之文明而自哥倫布得新地蒸汽船之製發明以後內江內海之文明遂一躍而爲外海之文明當是時也濱海之國人智遠海之國人昧有海權之國強失海權之國弱得海上交通之利者國富失海上交通之利者國貧夫中國者負陸面海以茫茫大陸富源之無盡藏而運輸東南以收交際之利攬東海之商權兵權以與各國爭衡雖謂其地理有凌駕萬國之資格可也然則數十年以來其失策之處可照燭而數矣一徂於用陸憑弔古昔英雄戰爭殺伐形勢之地險要之所與夫名都大邑人民之所輻輳貨物之所填溢皆在陸而不能海而波濤洄瀾島嶼杳冥之區以爲此天地之險非人力所能及試觀歷史中國人之能用海者惟春秋時有吳伐齊之舟師而古時青州之域兼包遼東秦漢時山東人民多渡海徙遼今時猶然故東三省之語言多有與山東合者東三省之人民實多自山東遷移之一種也而唐時始言海運以供范陽之軍食杜子美詩所謂雲帆轉遼海者指此又浙江人民亦間有至日本者至唐宋以後閩粵人民漸與海習出洋謀生者寢多至今東南洋各島無不有吾華人之蹤迹者然皆不能立國祇個人之營業而已而元時一用舟師而敗鄭成功用臺灣之舟師以襲南京而亦敗然能犯風濤駛溟渤欲凌駕之而取以爲用者止此而已自海疆交通以來一二時論乃謂守外海不如守內河而當轟轟烈烈海權發達膨脹之時代海上權力之論不出於我國士大夫

之口。至今收海岸之利者。惟在交通之利。便得輸入文明。以異於西北荒遠之區。而權利讓人。無可挽救。則皆守數千年習慣之見。而毗於用陸者之過也。一紐於地大物博。而人衆多。世之稱中國者曰。地大物博。而人衆也。然而亡中國者。無他。亦地大物博。人衆而已。試言其故。地大則朝割一區焉。夕割一域焉。而內地人民。仍見夫河山無恙。版圖依然。區區一島一嶼。曾若九牛之一毛。且本我之所荒棄者。而何損於毫末之有人。徒見中國之民。麻木於國事。若無痛癢之覺性者然。而不知他人之鹽吾腦。而扼吾吭者。尚在內地人民所耳目不及之處。夫常人之情。必身受其慘苦。而後知懼。而後知奮。當日本變法之初。氣笛一聲。忽焉衝破國人之迷夢。者彼固島國。以兵船游弋。其間舉國震盪。以是爲動魄驚心之事宜也。若吾大陸。豁異谷別。抱子生孫。老死不相往來之人。或生平有未見歐人之一面者。又何從而惕以瓜分之慘。奴隸之卑。而刷勵其精神也。此地大之患也。物博則休息生養。於天產物之豐富。場而經濟之思想。末由發生。偶值財政困難之時。以爲若天災飢饉。然不久平復。其所轉輸。不過移此省之財。以救彼省。而取明年所有。以周今年而已。是故全國財政。無可統計。實亦不必統計。以爲天下之財。盡在其貧富。不過此贏彼絀之間。故一戰而賠款數百兆也。再戰而賠款四百兆也。并息而計之。而將及千兆也。清欸之期。而遲至四五十年也。其爲吾種人之患者。禍烈於洪水猛獸。而傷劇於快槍利砲。然而國人未嘗有計全國之歲入。歲出。陡添此巨欸。國人之擔任。法應若何。增加稅則。法應若何。且籌增加者之能。勝任與否。擔任者之應。監督財政與否。而徒聽在上者之羅掘。搜括。取之而不知其何故用之。而不知其何往。蓋雖至今日之百孔千瘡。而吾國人尙未以賠欸者爲至大之問題。而置之腦印之中。驚跳于寤寐之內也。此紐於人民多。而物博之患也。是皆大陸國之根性。然也。雖然。吾獨以爲吾中國者。負陸面海。實一海國。而當重海以立於海權競爭之時代者也。試言之。北京首都。距海不過數百里。津沽山海關失。而北京亦危。庚申庚子之役。京師皆失守者。其已事可見也。山東以威海膠州爲屏蔽。今也割棄兩處。而山東阡危。若置人之掌握中者。至南中國。以金陵最占形勢。扼江海之衝。而其距海也甚近。若敵艦一入長江之口。而南中國皆危。餘若浙江。若福建。若廣東。皆以省會首都。置於海上。勝負之數。一決之於海面。而且以我海岸守護線之長。自海參崴。以至瓊州。防之不勝。防備之不勝。備我防於彼。而敵出此。我備於此。而敵出彼。我鈍而彼靈。我勞而彼逸。我以應兵。而反爲客敵。以戰兵。而反爲主。但陷害一二處。已足震動我之全局。不得不俯首喪氣。而請和矣。況乎水師不足。戰則不得不守。以陸兵。而無沿海之鐵路。以輸送之首尾之間。殆不相顧。又何以守。故曰。中國者。實海國。而當重海以立於海權競爭之時代者也。且非當僅練外海之水師也。尤當置長江水師。以與海軍相接應。夫自秦漢以後。我中國戰爭之區域。已移黃河而至長江。其勝也者。無不據長江之形。

勢習長江之兵而握長江之權力者也遠事不必徵以近事言之彼洪秀全氏之所以敗曾國藩氏之所以勝者其所爭之要着亦在於有長江之水師與否而已故夫居今日而爭中國之存亡者內江外海互相聯絡此天之予我中國以形勝者不然負此奇特之地勢而不能利用而局縮於山谷間閉關鎖自同於蒙古回部西藏中亞洲諸國之所爲如之何其不爲人之所亡也

第九節海港 甚矣中國之有土地而不能治也香港者中國之所謂荒瘠不毛之土焉自英人得之不數年間鑿山平土市廛隱賑遠接新加坡而近瞰廣東之門戶爲英國航路達於中國之始點焉豈獨香港舟山秦皇島者中國人視之一不著於地圖之島而已自英人得之鎮以兵力扼揚子江之下流而有以當東南洋之衝焉豈獨秦皇島威海衛者中國固嘗經營之以爲軍港矣自英人以爲不凍之港有以衝威海旅大津沽之要而握北京之管鑰焉豈獨秦皇島威海衛者中國固嘗經營之以爲軍港矣自英人得之與俄之旅大相對峙而英在北方之位置固矣豈獨威海膠州者以山東殺兩教士爲德國所藉口而占領之者也中國若以爲無甚關係也者而德人於此築船塢營鐵路以一隅爲根據地而吞噬山東齊魯之區遂爲德人之勢力圈矣豈獨膠州瓊州者中國固以爲海外珠厓可在罷棄之列而法人既得廣州灣從而瞰之欲聯絡越南以扼廣東之右方與英人之香港九龍相犄角矣豈獨瓊州三門灣者又中國未嘗掛諸齒頰者焉而意大利欲占據之豈獨三門灣澳門者中國以爲已割棄之地而葡萄牙欲展拓之豈獨澳門旅順大連灣者以俄人之干涉返自日本轉而贈諸俄人俄人營之若推窗而望東海以爲東方之第二聖彼得堡焉是數處者不善用之地老天荒盪汨於鯨濤鯨波間貝甲之所叢集草木之所榮落禽獸之所內迹不然而漁師罟客之所往來鹽竈估船之所出沒而無關國家重要之位置民族占有之勢力焉善用之而輪舶如雲鎧火如星衢廬如砥百貨如山聯袂成雲輾輪般雷爲全地球之巨鎮而太平洋海岸之繁華區焉且夫此數十處軍港商埠開東方一片之畫圖他人之所謂志得意滿高掌遠蹠立石鑄像如上海立巴夏禮之銅像銘功紀念之區皆我種人之所謂受羈被轄爲奴爲馬慘目傷心積恥如山沈仇若海之地使我民族而萬劫不復永無立國之期也則已設也有立國之一日而國於太平洋之上不能不有太平洋之權力欲有太平洋之權力不能不有太平洋之海軍欲有太平洋之海軍不能不有太平洋中國岸良港之根據地而此若干天造地設山環水市祖宗留遺之地若所謂香港舟山秦皇島威海衛膠澳瓊州三門灣澳門旅順大連灣諸處者豈能近之自英自德自俄自法自意大利自葡萄牙諸國之手乎即偶有留遺之處可爲重立海軍之所而厠於英於俄於法於德於美於日諸強國之間又豈能分其勢力不爲其所壓抑而能自成立乎曰占領曰割棄曰租借曰毋讓與他國曰勢力範圍圈又豈有還我主人復見歸來之一日乎嗚呼噫嘻

平日之棄一港讓一地以爲無關大局而烏知已并我子孫立國之根本斷送於渾沌政府寫條約蓋御印之一日以數十處海港爲鐵案而中國真無回復之一日矣當輪船所經瞻望雲山又烏能不悲從中來洒萬斛之淚以送此殘山賸水也

第十節鐵路鑛產 今世界至偉大之力水則汽船而陸則鐵路焉有汽船而海受治於人而海王有鐵路而山受治於人而山王

矣中亞洲一帶之山國他日繁盛或有如今日之海岸線諸國者其必假自鐵路之力以彼之萬軸奔馳追風逐電而道路所經山

川則聽其揮斥焉人民則受其彈壓焉物產則由其輸送焉塵市則歸其部居焉其鐵路所到之處即其財權所有之處其財權所

有之處即其兵力所及之處其兵力所及之處即其管領土地所至之處哀哉各國之割割我束縛我者不以後膛之槍綠氣之砲

而以此雷激電轟之一大怪物也試言之曰東清鐵道長春吉林間鐵道關內外鐵道北京張家口間鐵道蒙古鐵道蘆漢鐵道正

太鐵道津保鐵道山東鐵道山西鐵道粵漢鐵道南京上海杭州寧波間鐵道南京漢口間鐵道津鎮鐵道重慶漢口間鐵道雲南

鐵道清緬鐵道京江及福建鐵道澤州間鐵道屬福公司而英也俄也德也法也美也日本也比利時也凡他日之欲爲中國主人翁者

莫不鬪眼光注心力投金錢計工程於我大陸間而路之未成者豫規畫之從而經營之又從而要約之路之已成也者謀展拓之

從而接連之又從而管領之且也以我明燼之山川博麗之土地金銀之氣溢於蒼巘赤岬之間煤鐵之苗露於近郭遠郊之地而

又蘊蓄數千年惟五帝三代時有取其地面之浮出及藏於地層之淺者而取用之而秦漢以下升人歇絕未聞王者謀國有取五

金以足用者周有遺洞古窟不爲王者政令之所封禁即爲民間風水之所拘忌此寶王之國而其國之人日對此金銀之樓閣百

寶之宮殿夢夢然而不知焉或知之而又苦於無機器焉無資本焉無提煉之法焉無運送之道焉不然不得見許於其官長焉不

然而又不得見請於其政府焉不然而又不得見允於其鄉閭焉而於是一絕大無盡藏之產業不得不轉而贈諸外人且夫鑛產

之與鐵路固互相表裏者也以鐵路運鑛產而鑛產之運輸便以鑛產養鐵路而鐵路之生計盛吾行見二十世紀吾三幹之麓兩

戒之間野山絡野接軌連軫噴緒煙而掣流星者各國之鐵道焉鉅幽鑿險夥願萬指堆鐵炭之崢嶸而耀金寶之璀璨者各國之

鑛所焉起而視吾華人則爲其工築人焉傭役人焉伺候人焉嚮導人焉運送人焉小販賣人焉舊產主而分微利人焉而各國擲

揄而鄙薄之曰此亡國之民此賤種之產蓋當我國人熙熙太平沈沈鼾睡之日而敵已縛之殺之有以制吾後日之死命也

游學譯編譯日本讀賣新聞言中國鐵路之事甚詳有大足喚醒我國人之迷夢者不嫌複述附錄左方

方今之時立國之方針除舉國一致實行帝國主義捕足支那大陸以分割一嚮之外無何等之政策試觀支那大陸列強之鐵道計畫彼歐美諸國在彼冥頑劣弱之人

種之地皮上反客為主爲如何之活躍蓋歐美列強於支那大陸所以注目於鐵道之數設以全力相競爭者非僅望收鐵道上資本金所生之利益而已其勢力權之所擴張由此而無有止境夫利用此無主之地以實行其殖民政策則不可不著手於鐵道線之延長鐵道線之延長即不外爲擴張勢力範圍之切實根據一旦破東洋之平和而挾其快鎗巨砲以臨大陸之上則據此而得爲極敏活之運動固不待辨而明者也顧即平和之局猶可以勢力相持而暫爲保存彼支那人種之絕大利權絕大實業既全操於白人之手則亦拱手舉亞洲大陸而奉白人種以爲長子孫聚國族之鄉里彼蚩蚩支那民族者將淪爲餓殍以乞食於路衢不待百年而靡有孑遺固可計日以俟者也夫優勝而劣敗者天演之公例也吾人見列國對清經營而袖手以視之者將尙有獨立自主之期望於支那人乎彼民族者何足道哉彼其於實業於政治於軍事關係絕大之鐵道政策瞠目而無睹者固有感情有楚痛的下等動物之不若試列舉已設未設及籌畫計度中之各線路自北方及南方按圖而索之



一東清鐵道

今俄皇尼哥拉士之東遊也。在明治二十四年。距今十三年前。實始於海參崴。舉行西伯利亞鐵道之起工式。當是時。誰料及東清鐵道之敷設。又委於俄國之手。學廣大無限。天產豐富之滿洲全土。而置諸彼族之勢力下耶。然而甲午一役。日清戰爭之結果。日本之外交。全被屈辱。方政府與政治家。臥薪嘗膽。迴環思慮之時。而有名之喀希尼條約。已締結於秘密之間。東清鐵道。遂至據此條約之結果而起工。明治三十年八月十六日。舉行盛大之起工式。於波爾打夫司卡亞。雖然當時俄人之計畫。只為橫斷滿洲。謀與西伯利亞幹線之聯絡而已。至其後明治三十一年五月。次之以租借旅順大連灣之事。遂得橫斷滿洲鐵道之支線。與將該線路延長至旅順大連之特權。俄國南下之雄圖。漸得達其一端。如是俄人工事益急。西自撒巴爾東自烏蘇里南自旅順大連灣。一時并起。雖中間被拳匪之騷亂。稍稍破壞。亂定之後。日夜催促。至去年春季。全線路工事既竣。自本年一月搭客載貨。一般運輸之事業。遂已開始。且計畫自大連至墨斯科。每禮拜中發一回之急行列車。目下正在經營中。在十餘年前。為貫通歐亞大陸之一空想者。今也以東清鐵道與西伯利亞鐵道相聯絡。固已成爲事實。彼支那劣種者。非獨臥榻之側。任人鼾睡而已。實已被擊於雙鷺國旗之車轂間。而絡首穿鼻。奉以入廚待命於刀砧之側矣。此鐵道南方之發起點。為旅順大連灣。北行九百二十三俄里。至哈爾濱。與橫斷滿洲之鐵道相合。東至威海。為七百二十六俄里。西達曼濟尼利亞。驛為九百七俄里。自曼濟尼利亞驛。走三百四十俄里。而達於西伯利亞幹線。加以達羅烏。於此處遂與西伯利亞本線相連結。總計延長及二千七百九十六俄里。而與東清鐵道之完成。同為不可弭忘者。又有一事。即此東清鐵道公司。以旅順為起點。而開行漁船運輸業是也。其航路之第一線。為旅順口長崎崑崙港之間。第二線為上海旅順長崎釜山元山崑崙港之間。第三線為旅順口達爾尼芝罘間。此外安樂縣之大東溝。亦有臨時廻航之事。其後又將俄荷瓦以特茨克東塞加航路一併開始。此固愈足以知俄國以遼東為永久之根據地。而欲獨占太平洋海權之野心也。而在滿洲礦山採掘權。則又以昨年十一月奉天將軍長順所締結之金礦條約。享有優許之特權。而依此鐵路與海上運輸業。使俄人於滿洲一帶有縱橫獨步之勢。彼如滿洲撤兵之事。不過有名無實。彼安肯棄去其歷年經營之政策。而戢其大鵬展翼之雄心耶。

二長春吉林間鐵道

長春吉林二百華里間敷設鐵道之事。曾見於吉林將軍之奏議。清國現在諮問黑龍江將軍之意見。果承諾讓與俄人與否。尙為一疑問。聞清政府之意見。他日欲將此線路延長。一方至山海關。一方與黑龍江之某地點相連絡。然據近日風聞之說。則此鐵路之敷設。權既為俄人所攫得。為東清鐵路枝線之一起工之事。亦已決定。蓋為近真云。

三關內外鐵道

當義和團之亂。俄法英軍隊將關內外鐵道。悉取而占領據守之。至昨年九月。以數回之交涉。漸次將全線還付清國鐵道總局。此世人之所新記臆也。此線路之始設也。以採掘開平岸坑目的。英人基爾克氏始為開平敷設。至白塘河。至今日則自北京至天津。自天津至山海關。自山海關至錦州及營口。皆被開通敷設。為世人所熟知之事。然自表面觀之。此鐵路雖為清國所有。於其實際。實歸於英人權力之下。

四北京張家口間鐵道

張家口者。為東蒙古之要路。他日俄國敷設橫斷蒙古鐵道時。為不可缺之要地。故俄國欲於此間得敷設鐵道之權。非一日也。吾人雖未聞此敷設權歸於俄國之手。然

於將來發表事實之日。當不甚遠。無難豫決也。若果歸於俄國之手。則俄人當直使接續蒙古鐵道。俄人欲脅迫北京朝廷。無便利於此路者。何則。一朝有事之時。自聖彼得堡。出一號令。則百萬之精兵。不出旬日。可自西伯利亞鐵道之伊爾古茨克。分枝線直橫斷蒙古。而達於北京。其於清俄間利害之關係。頗為重大。可知也。據最近之通信云。清政府有將該線路實地踏勘之舉。或者清廷悟此路於國家之存立上有重大之關係。欲乘俄人之未及要請而先自經營之乎。

五蒙古鐵道

此線路為自西伯利亞之伊爾古茨克。分枝過恰克圖。庫倫。而出張家口之計畫。明治三十四年四月以來。俄國政府從事於實地測量。庫倫恰克圖間九百華里。測量既畢。張家口庫倫間八百五十華里。亦豫定當至本年三月頃竣事。俄國欲在滿洲蒙古之野擴張勢力。其如何之熱中。可想見也。

六蘆漢鐵道

此線路為自北京蘆溝橋通湖北省漢口之大鐵道。係比利時公司之所經營。與美人經始之粵漢鐵路兩線相輔。為縱斷清國南北部最重要之交通機關。初盛宣懷之為鐵路總辦也。決議借入外資。以為敷設費。商議於美國公司而不成。光緒二十三年。其後比利時公司見機而作。商訂貸金契約。因種種交涉之結果。得經營之權利。保護之者為法比兩政府。然熟視其底蘊。則俄人之勢力依然潛伏於其背後。畢竟比利時公司者。不過俄國之傀儡而已。

其工事。北京一面。自明治二十九年始着手。漢口一面。自明治三十年後半期始着手。今日在北方。則自北京至正定府已竣成。自正定府至順德府之磁州。至此時當竣工。有在華歷一月開始運輸事業之說。南方則自漢口至河南省之信陽州百三十二哩之間。線路敷設完竣。去年八月十五日。已開始運輸。而信陽以北迄長臺關。約五十華里。築隄工事既終。軌條敷設亦漸完成。雖至竣訖全線之工事。尚須多數之期日。而工事既畢以後。於清國內地通商若礦業以及交通上軍事上。必有甚大之變動。俄法兩國勢力益得逞於內地。為必然之勢也。

七正太鐵道

此線路為距今五年前華俄銀行所得之敷設權。據當時華俄銀行與山西省務局之合同約款。則此鐵道開通後三十年間。在本線路左右一百華里間。不許敷設他鐵道。其敷設之計畫。自正定附近之柳堡林。至濰水左岸平定州迤北之石炭礦。為第一區。自此處至山西省太原府為第二區。延長凡一百三十哩。費額為六百八十萬兩云。此線路為達於陝西省西安府之幹路。則在陝西有礦山採掘權之英國。其利害之相牽涉為最大。據最近之通信。則已決定自華曆二月中旬起工。他日俄國延長中央亞細亞線而通於清國。其最為主要者。此正太鐵道也。

八津保鐵道

此線路為自天津至保定府之鐵道計畫。其敷設權為英國事業公司之北京公司所獲得。尚未起工。

九山東鐵道

山東鐵道。人皆知為德意志所經營者。以膠州之青島為起點。而為二線之計畫。一線自青島北而西。經濰縣昌樂縣。而達於濟南府。一線自泰山地方之南部而達於濟南府。而其北線迄濰縣既開通。自濰縣至昌樂縣之工事。近頃竣成。已開始運輸。自昌樂縣至濟南府之工事。亦大半工作完善。惟中間在溜河小舟河築橋工事。尚需時日至本年九月。當見全線之開通。山東省內沂州新泰博山濰縣等有名之煤礦。五金礦。頗多德人將來之所經營。可知也。

十山西鐵道

述山西鐵道之事。所首當記臆者。北京公司與清國政府所締結之契約也。據該契約。則北京公司第一回。以千八百九十八年五月二十一日之契約。得有山西會及陝西省之礦山探掘權。第二回。以同年六月二十一日之契約。得有河南省礦山探掘權。中日戰後。清國之讓與列強者。雖多未有如次之大割捨者。據利喜安火亨氏所調查。則右三省之炭田面積。總計七萬一千方哩云。又據該公司礦山科擔任者威里唔、葉趣、塞茲克略氏及土木器械科擔任者查羅士、德福姆遜氏所踏查報告。則其炭量足充二千年間世界之需要額。更於最近該公司格拿士氏所踏查報告。謂「自北京公司之炭山所探掘之石炭。從鐵道而輸送於南京對岸揚子江支流之停車場。其費用僅一噸十二志（約六圓）自此處容易運載於向他口岸之汽船。炭質極為良好。有無煙炭發煙炭之兩種。當賣出之時。即以一噸二十志之相當值而賣。猶有八志（約四圓）之利潤。以予所估計。若自炭山到海岸之鐵道敷設既成。則每年賣出約二百五十萬噸。確信為容易之事。即石炭一噸得純利六志（約三圓）全額二百五十萬噸。一年得利七百五十萬圓。極為易易。據予所確信。則清國全體之地。不見有如陝西及河內石炭產出量之巨大。且良好者。實獲此讓與之利益者。為清國第一非常有力之人。故吾人當依熟練與注意與經濟。以全力發達此公司之業務。則商業上之成效。可刻期而待。至此鐵道敷設完全之日。則尤為英國商業工開一大市場也。」云云。

山西鐵道。則以開掘此無限之炭坑為第一之目的。而敷設者也。據最近之通信。則北京公司既著手於線路之實地踏查。以山西省之澤州府為起點。而經河南之衛輝。開封歸德等府。出安徽之鳳陽府。達南京對岸之浦口。其計畫已定。尙當敷設太原西安間鐵道。而於該鐵道中間之平陽府。使聯絡澤州線云。其工程之偉大可想也。

十一粵漢鐵道

此為美國所有敷設權。在漢口廣東間。與蘆漢鐵路相輔。為縱斷清國南北絕大交通機關之一。雖當拳匪變亂之際。妨其著手之工事。而至去年亞美利肯查以拉、德卑、羅布梅脫、可姆巴尼、愈着手於其工事。現以帝國大學教授廣井博士之周旋。以邦人某某等工學士十人者。從事於該工事云。據美國新聞所記。該線路起廣東沿姐林舊街道而北進。除姐林隘路。則該通路之大部分。為可航之河水。而鐵道當通過此水徑之低地。終聯絡於蘆漢鐵道。所示沿路之重要都府。則自廣東經過韶州衡州湘潭長沙岳州武昌等處。其起工始自廣東。竣工期限。預定為第二年。當與蘆漢鐵路共開始。縱斷南北之交通運輸云。而此華美公司。於獲得此鐵道敷設權外。更獲得湖廣間礦山探掘權。實為宏大之利益。彼悻悻然自詡為閉關謝客之湖南人。即今已為亞美利加一工程師所穿鼻。礦山鐵道無一為所自有。一二年後。過洞庭衡山間。當必另有一種伺候白人顏色之風景矣。

十二南京上海杭州甯波間鐵道

此鐵道為英國所獲有之敷設權。駐在上海之英國總領事巴以倫布累蘭氏。曾為此事業之代表者。盡力以謀敷設之事。南京上海。已經為工事開始之準備。不日將興工。此線路聯絡揚子江附近繁富之都市。將來之繁榮。可計日而待。英國勢力之增加。固不待言。然英人尙抱將此線路延長沿南方海岸。以達於廣東之計畫。為現今隱密調查之計。或云英人既放棄此計畫者。吾人所不能遽信也。而上海吳淞間鐵道。為一千八百七十六年英國商人所布設者。現今正為運輸之業。至近頃則架橋於吳淞運河。越過此橋而延長線路於日本郵船會社所有地之附近。其工事亦已着手。

十三南京漢口間鐵道

歐。亞。江。上。下。游。之。美。國。獲。得。此。路。敷。設。權。雖。尙。未。起。工。然。爲。將。來。英。國。最。重。要。的。線。路。之。一。蓋。在。支。那。之。外。國。貿。易。以。上。海。爲。中。心。雖。輸。出。入。品。之。過。半。悉。利。用。揚。子。江。之。水。運。以。輸。送。之。然。至。南。京。漢。口。鐵。道。竣。工。後。以。是。往。復。於。長。江。沿。岸。與。水。運。相。輔。而。交。通。貿。易。益。爲。便。利。此。鐵。道。他。日。當。與。津。鎮。鐵。道。英。德。共。同。車。路。於。鎮。江。經。江。蘇。省。而。通。於。北。清。以。與。在。歐。國。勢。力。下。之。蘆。漢。鐵。路。相。對。抗。至。英。國。伸。張。勢。力。之。緬。甸。雲。南。鐵。道。延。長。於。漢。口。時。則。英。國。於。平。時。可。得。於。本。國。鐵。道。之。上。爲。北。方。支。那。與。緬。甸。之。運。輸。交。通。一。旦。有。事。則。聲。勢。聯。綿。緩。急。足。以。相。應。故。此。鐵。路。之。成。與。不。成。關。係。於。英。國。殖。民。政。策。之。勝。敗。甚。重。要。可。知。也。

十四津鎮鐵道

此。鐵。道。爲。自。天。津。沿。大。運。河。出。揚。子。江。而。達。鎮。江。之。線。路。其。敷。設。權。雖。曾。爲。支。那。人。之。所。得。而。爲。其。後。援。者。實。爲。英。國。之。資。本。家。然。因。此。線。路。之。利。害。其。影。響。所。及。頗。關。係。於。德。國。之。山。東。鐵。道。德。意。志。政。府。抗。議。相。阻。於。是。企。業。者。欲。離。山。東。省。之。境。界。而。敷。設。線。路。於。西。方。然。因。接。近。法。比。兩。國。所。經。營。之。蘆。漢。鐵。道。法。國。公。使。爲。強。硬。之。反。對。不。得。起。工。企。業。者。遂。有。爲。英。德。共。同。經。營。之。協。約。云。要。之。此。鐵。道。次。於。蘆。漢。鐵。道。爲。繼。斷。清。國。之。重。要。線。路。固。盡。人。所。公。認。也。

十五重慶漢口間鐵道

此。鐵。道。爲。自。漢。口。至。四。川。省。重。慶。之。計。畫。其。敷。設。權。雖。未。聞。落。於。何。人。之。手。然。以。今。所。揣。測。殆。必。爲。英。國。所。獲。得。去。年。盛。宣。懷。以。此。鐵。道。敷。設。之。事。奏。請。於。朝。外。務。總。辦。慶。親。王。以。英。政。府。之。反。對。爲。口。實。而。却。下。之。然。英。國。以。外。競。爭。者。爲。法。俄。二。國。二。國。之。資。本。家。現。有。就。該。線。路。爲。種。種。之。調。查。者。或。云。昨。年。盛。宣。懷。之。奏。請。亦。依。賴。法。俄。二。國。之。出。資。者。云。何。則。四。川。省。爲。富。裕。之。地。域。饒。於。礦。物。兼。產。出。絹。蠟。煙。草。等。佳。良。之。物。品。此。外。產。出。穀。物。亦。夥。所。產。之。茶。質。雖。不。佳。其。量。頗。多。棉。花。亦。爲。一。良。產。物。近。來。諸。工。業。亦。頗。發。達。人。口。凡。四。千。萬。其。首。府。成。都。爲。有。人。口。近。百。萬。之。殷。富。之。都。會。於。政。治。上。又。占。重。要。之。地。位。然。則。爲。列。強。之。夙。所。注。目。而。欲。占。有。其。富。源。之。開。發。權。者。非。復。一。國。自。然。不。免。列。強。之。競。爭。而。從。來。於。此。省。內。得。有。採。礦。權。者。爲。清。法。組。合。之。福。安。公。司。云。

十六雲南鐵道(英法之角逐)

茲。所。稱。雲。南。鐵。道。係。指。諸。國。所。經。營。者。自。法。領。之。海。防。經。河。內。老。開。而。達。於。支。那。之。雲。南。府。爲。一。線。自。河。內。而。通。過。諒。山。至。龍。州。南。甯。百。色。等。之。支。那。領。地。爲。一。線。自。廣。東。省。之。北。海。至。廣。西。省。之。南。寧。爲。一。線。皆。包。括。於。其。中。抑。英。法。兩。國。欲。將。支。那。南。部。大。市。場。之。生。產。掌。握。於。本。國。勢。域。之。內。者。歷。年。角。逐。之。活。勢。宛。如。兩。虎。之。爭。肉。而。揚。子。江。流。域。爲。中。部。支。那。之。商。業。的。大。通。路。者。西。江。流。域。又。爲。南。部。支。那。富。源。之。大。脈。管。二。者。殆。不。相。上。下。是。以。英。國。欲。利。用。此。流。域。而。將。南。部。支。那。之。富。源。吸。注。於。香。港。者。法。國。亦。企。望。將。西。江。流。域。置。於。其。圈。限。之。內。已。非。一。日。一。千。八。百。九。十。八。年。四。月。清。法。條。約。法。國。所。租。賃。之。沿。雷。州。半。島。東。海。岸。的。廣。州。灣。雖。爲。法。人。所。欣。慰。而。此。港。每。年。之。中。半。見。蔽。於。濃。霧。加。之。有。四。十。啓。羅。橫。亘。之。砂。礁。通。航。危。險。將。來。爲。貿。易。港。其。不。完。全。之。點。頗。多。且。不。僅。如。此。而。已。距。貿。易。航。路。懸。遠。而。形。勢。迂。迴。故。法。國。希。望。在。西。江。江。口。得。一。地。點。之。慾。望。甚。爲。熾。一。時。買。收。澳。門。之。議。起。於。葡。法。之。間。然。雖。有。如。何。之。貪。欲。而。去。西。江。江。口。不。遠。之。地。爲。英。人。所。根。據。之。香。港。又。九。龍。附。近。一。帶。之。地。爲。英。國。租。賃。之。區。域。盡。力。扶。植。已。國。之。勢。力。擴。張。已。國。之。權。利。之。範。圍。而。排。除。他。國。故。法。人。之。侵。入。西。江。遂。不。能。達。其。目。的。至。不。能。不。以。保。留。西。江。上。游。地。域。爲。相。抵。制。之。勢。於。是。法。國。專。爲。用。其。東。京。殖。民。地。以。實。行。自。陸。路。侵。略。支。那。南。部。之。計。畫。遂。爲。此。雲。南。鐵。道。之。創。始。夫。西。江。者。香。吐。無。限。之。物。產。天。賦。之。形。勝。也。法。國。爲。對。抗。英。人。之。故。而。以。鐵。路。劃。英。法。二。國。之。疆。域。誠。出。於。勢。之。所。不。得。已。也。使。法。國。而。緩。一。日。則。必。貽。百。年。之。憂。以。此。可。見。法。國。之。如。何。傾。注。精。力。於。此。鐵。路。也。

此。鐵。路。起。於。東。京。灣。之。海。防。至。首。府。河。內。此。間。九。十。七。哩。爲。第。一。區。自。河。內。至。老。開。此。間。四。十。哩。爲。第。二。區。自。老。開。至。雲。南。府。此。間。三。百。八。十。五。哩。爲。第。三。區。第。一。

區第二區爲法政府之所敷設。既已竣工。列車運轉。亦已開行。第三區爲私立公司之所敷設。現尚在工作中。云以上之線路。爲自雲南府達海岸最近之線路。屬於法國經營。南清最重要之事業。又河內諒山龍州南寧府間鐵路。爲甫伊烏里爾公司之計畫線。河內龍州間之一部已竣工。現更謀將此線路自南寧府延長至梧州府與鬱江之水運相輔。以吸收西江沿岸之貨物。云而北海南寧間線路。爲因列國鐵道事業之競爭。而歸於最後之法國者。非法國真實有敷設之意。然此線路爲河內南寧間線路之勁敵。一旦敷設。權落於他人之手。取爲河內南寧線之競爭線。前法人經營南清之事業。有割奪利益過半之恐。故此線爲法國欲避此勁敵而攫取其敷設權者。此外據法政府之所豫定。則有延長此雲南線。使達於四川省之叙州成都等之計畫。然如此則侵入英國之勢力圈。必致生兩國間之葛藤。又此地方去海面頗高。不無鐵道工事不可施設之處。所故法國今尙付之暗默也。

最後則有自雲南線之老開而聯絡於雲南省之一市及思茅。導普洱茶之大市場於東京灣之計畫。聞尙未獲得其敷設權。要之法國侵略南清之成否。在俄法之外交。上有至大之關係。俄國張勢力於北清之日。則亦法人飛躍於南清領土之時也。英人之汲汲然期不爲二國所乘也。亦宜。

十七清緬鐵道

當法國經營雲南鐵道而不暇他顧。時英國之經營清緬鐵道。有足使法人吃驚者。從來清緬間陸上之交通。峯巒重疊。鐵道工事。殆爲不可措手之處。然銳意侵略冒險直進之英政府。於一八九八年二月之條約。獲得延長緬甸鐵道至雲南順寧府之特權。爾來工事著著進步。某法國人嘗有絕叫。謂英國之清緬鐵道。將法國經營南清所得之利權。全數奪去。云蓋清緬鐵道。實與不利益於法國。而獨與利益於英國者。現今雲南省實爲英法角逐之地。域兩國間之事端。當以是益益劇。激據許多旅行家探險家之說。則雲南貴州之礦物極多。其產出之額。亦爲巨大。冠於支那全國。其交爭固當日甚。可以懸揣而知之也。顧英國經營清緬鐵道之志。非以雲南爲最終點。而遂滿足也。更欲延長之。使聯絡北清鐵道。而長驅以入北京。即自雲南出四川省之叙州重慶。更進至漢口。連絡南京漢口間鐵道。使與津鐵道相通。歸著於北清鐵道。而於他方更自叙州出成都西安。以握四川陝西之管鑰。如此則清英間陸上之交通。殆無遺憾。由此而行之。則英國之在支那大陸。其通商上政治上軍事上所有之地位。非獨將法國南清經營之利權。全數奪去而已。直將支那全國生活之命源。舉而置諸其囊橐中。病夫病夫。此後豈復更有生理。吾人固不得不贊頌英人規模之宏大。而爲四萬萬人種懾魄而亡魂也。

清緬鐵道之現況如何。起於緬甸首府之曼達列。而至潞江近傍崑崙之線路。既已竣工。自崑崙至雲南省之順寧府。爲最難之工事。雖未見十分完成。而較最初所計畫之八莫線。工事頗爲容易。其竣成亦當不遠。據最近之通信。則英國於昨年十二月。既獲得延長清緬鐵道過雲南大理更經過叙州成都重慶而至湖北漢口之鐵道敷設權。果若所言。則英國之計畫線。固已如願相償也。

十八京江及福建鐵道

京江鐵道。爲自北京至江西省之九江之線路。係由美國資本家之手所定之計畫。曾於日美雜誌。傳此間之消息云。京江間鐵道設置之計畫。大有成就之望。其線路自北京經直隸省之大名府。至山東曹州。終達於九江之對岸。此鐵道之結局。挾於法比經營之蘆漢鐵道。英獨經營之津鎮鐵道之中央。將來與是等鐵道。自然生絕大之競爭。故此等四國。必將極力阻止美國線之敷設。雖然美國有志者。已通款於宮禁之內。藉榮祿李蓮英之援助。約捐助頤和園修築費百二十萬兩。以交換該線路之敷設權。云。據此段消息。可以知其大體。而此鐵路。當自九江而延長。至於福州廈門等處。侵入日本之勢力圈內。爲我日本人所不可放任之事。吾人於此。不得不思及我邦。

所企望之福建鐵道。聞福建鐵道。在拳匪之亂前。曾經一度實地查察。又為攫取敷設權。曾為一度之要素。及亂後。遂置而不問。今尙寂然無所歸宿。前日西電所報。謂福建鐵道。將落於日本之手。為內田公使所奔走營畫。此回公使歸國之事。實關係此路問題。頃內田公使。既一度還朝。而來月下旬。首途歸任。吾人不知公使歸朝之效果。若人言。關於福建鐵道之計畫與否。然不得不希望其信然。且希望有十分滿足之結果。若一度此線路敷設權失去。則我國在清國。詎得有半哩之鐵道耶。

其他之鐵道計畫

俄國之經營正太鐵道。既如前所述。然此鐵道。非僅限於前所云線路之區畫而已。更當導之出蒙古之野。欲延長至陝西省西安府。然以與英國互異其利害。故避此葛藤而出塞外。過天山北路。出庫爾濟亞至塔什干。而聯絡中央亞細亞之大鐵道。恰與英人之清緬鐵道。欲聯絡北清線路者。相同為俄政府多年之所企望。又竊所經畫云。如此則俄人在西伯利亞鐵道之外。更有貫串歐亞之一大線路。其高掌遠跡。欲將歐亞擊為二大分。而自占其一。可知也。此外俄人西伯利亞之計畫。以託木司克市為起點。而經由八爾納仙米帕拉。停司克威爾尼諸市。以達於塔什干市。聯絡中央亞細亞之大幹線。俄國鐵道王馬門脫夫氏。專尸其任。又西伯利亞鐵道之本線。當初所計畫之黑龍江沿岸線路。現亦必欲敷設之。已決定支出費用一千六百五十萬磅云。其志望之壯大為何如耶。

總括

以上吾人既列舉支那大陸既成未成及屬於計畫中各鐵道之大要。又將英俄二國之饒幸毒吻。在吾人所列舉以外。尙有許多之計畫。亦已呈其大略如右。讀者試開亞細亞地圖。即見各鐵道締結路印。書其上。然則廣衍饒沃四百餘州之山河。自今若十年若二十年之後。自東自西。自南自北。當見汽車之縱橫馳驟。頗極頻繁者。而最不可忘者。為直通歐亞之三大線。即一為既成之西伯利亞鐵道。一為蘆漢鐵道之分歧線。自正太鐵道西走而聯絡中央亞細亞。大鐵道者。一為清緬鐵道。自雲南出緬甸之曼達列至蘭貢。連絡於將設置之蘭貢卡爾下。此克線路而西方貫通阿富汗波斯等。而達於土耳其之君士但丁者。而此等三線內。二線為俄國所有。其一線路屬於英國屬地之下。又可以知將來列強在東亞之勢力。有強弱消長互異之傾向。而此四百餘州之舊主人。翁者則已知行沙漠中。而認荒殘之人馬。骨僅留一二。歷史上之痕跡。供人唾罵。供人嘲弄。為無獨立性。無團結力。無國家思想之殷鑒。而已。嗚呼。此歐亞交通上之大變化。於將來世界貿易上。政治上。軍事上。及社會百般之事物上。當有如何之變遷。為今日所當切實研究之絕大問題。吾人際此大變化之時機。在對岸大陸無一哩半哩之鐵道。尙能與歐美列強分啖此一塊肉。而染指於其鼎耶。吾人不決破此急裝緊縛之微禪。則所謂清韓經營者。畢竟歸於空論。是我日本於事實上。不免放棄推亡固存之天職。坐觀弱肉強食之舞臺。而不能捷足以求便利也。噫。譯者曰。前古陸路交通時代。則所重在於通衢達道。中古河流內海交通時代。則所守在於河流海峽。近世大洋交通時代。則範圍一變。而海權之說起焉。海權者。與領海權者。異。領海權者。內海及大陸近傍海面。國際法所公認之領有權。海權者。甲國大洋交通之勢力。最盛為乙國。所不及。則甲國往來乙國之大洋航線。如經乙國默許。為甲國所獨有者。然。自今以後。則自大洋交通時代。而入於全球大陸交通時代。於是立國於陸地者。全恃鐵路為生活之命脈。各國之所爭競。皆在於此。英人之滅杜蘭斯哇爾也。以欲造縱貫各國之所爭競。皆在於此。英人之滅杜蘭斯哇爾也。以欲造縱貫非陸之鐵路。德人之欲據南美為殖民地也。則攬巴西之鐵路。欲據小亞細亞為殖民地也。則攬小亞細亞之鐵路。而支那大陸。以饒沃聞於全球。欲分割而盤踞之。莫如奪取其重要之鐵路。則不必顯居分割之名。而陰享分割之實。近年以來。各國勢力範圍之劃定。實藉攘奪鐵路。礦產為切實施行之證據。事實昭然。明白共曉。然而我國民腦中。猶不震不動。不難不疎。若無足指意者何也。今遍觀國中之鐵路。不曰俄羅斯所經營之某線路。則曰英吉利所經營之某線路。不曰法蘭西比利時所經營之某線路。則曰德意志美利堅所經營之某線路。儼然名從主。

人之例地球各國公認之本民族亦袖手旁觀而莫之恤者試問英吉利國中有某線路為某別國所有者乎問法蘭西國中有某線路為某別國所有者乎問俄國新德意志國中有某線路為某別國所有者乎曰某線路為某別國所有云者即此線路之地域為某國屬地之代名詞也曰某國屬地之代名詞者為全國土為無主之物也舉支那全國為無主之物者即歷史上大書特書曰支那帝國滅亡之一紀念的事實也吾民族今日決不得為有國之民過此以往此支那地域決不得有一支那民族之遺種未有國亡而種族不銷蝕者也夫礦產鐵路明知為大利所在不能以民族全力從事於是錮祖國之利源以待他人之劫取也或者樂藉他民族之資本以圖餘利於權權輿策之下是實祖國而自為餓虎之俵者也雖然吾民族欲自發達其實業非亟於趨向於地方自治之規模不可地方自治制與實業有密接之關係凡一地方之實業其合同組織之力惟其本地方居民之所構成而在今日則以實業之組織寓地方自治制之組織即藉地方自治制之組織以益興發實業之組織今世歐美諸國所稱國民教育者尋其結果所增進之活動力無一不影響於實業所成長之組織力無一不歸宿於地方自治制是在吾民族之自為之也

日本東京經濟雜誌其題有曰於支那鐵道之競爭與讀賣新聞所載互有詳略要之我國人視之皆足寒心膽而驚夢寐者茲譯述之於後

河海與道路者運輸交通之要具也支那者僅東方之一面為海洋不能供全國交通之用其河川皆東西流而南北流者少故河川者又僅能供東西交通之需而不能為南北交通之用也至於道路則荒蕪已甚車馬難通故欲中國運輸交通之便利者不可不俟人工而依人工以為運輸交通之機關世界現時所恃以進步者尤無過於鐵路支那於鐵道勃興之時即支那所以完備其運輸交通之缺乏也支那之國勢必因此開發而為之一變乎

茲據最近之調查述支那之鐵道大略如左

京津鐵道 北京天津間

八〇哩

津榆鐵道 天津山海關間 即關內鐵道

二一四 四

津沽鐵道 天津大沽間

一六〇

牛莊鐵道 山海關牛莊間 即關外鐵道

二、四一四 俄里

東清鐵道 哈爾濱大連灣間 即滿洲鐵道

一三

淞滬鐵道 吳淞上海間

以上既成鐵道

蘆漢鐵道 北京蘆溝橋漢口間

八〇〇

粵漢鐵道 又稱漢廣鐵道 漢口廣東間

七五〇

西山鐵道 北京宮城頤和園間

一〇

山東鐵道 青島濟南府間

四五〇

津鎮鐵道 天津鎮江間

二、二〇〇

津保鐵道 天津保定間

北京九江鐵道(北京九江間)

正太鐵道(正定太原間)

重慶漢口鐵道(重慶漢口間)

澤浦鐵道又稱晉甯鐵道(從山西省澤州府至南京對岸之浦口)

南京上海鐵道(上海南京間)

閩漢鐵道又稱福建鐵道(廈門漢口間)

雲南鐵道(從法領印度支那老開至雲南府)

緬甸鐵道(緬甸雲南間)

成都漢口鐵道(成都漢口間)

以上工事中或計畫中之鐵道

亞細亞橫斷鐵道(從埃及亞山大山港至上海)

中央亞細亞鐵道(俄國之中央亞細亞鐵道延長經青海地方出甘肅蘭州及北京達於漢口)

蒙古鐵道(從賣買城經張家口達於北京)

遼東鐵道(牛莊義州間)

以上希望敷設之鐵道

此等鐵道。使爲支那官民所經營。則列國於支那之勢力。甚無關係。然其大多數。皆外國人所經營。茲述如左。

俄國經營之支那鐵道

一東清鐵道(滿洲鐵道)

二蘆漢鐵道(北京漢口鐵道)

三正太鐵道(柳太鐵道)

四(蒙古鐵道)

五中央亞細亞鐵道

英國經營之支那鐵道

一關內外鐵道(北京牛莊鐵道)

二淞滬鐵道(上海吳淞鐵道)

三上海南京鐵道

五澤浦鐵道(晉寧鐵道)

七津鎮鐵道(天津鎮江鐵道)

九滇緬鐵道(雲南緬甸鐵道)

十一潞安襄陽鐵道

法國經營之支那鐵道

一北海南寧鐵道

三雲南鐵道

德國經營之支那鐵道

一山東鐵道(青島濟南府間)

美國經營之支那鐵道

一粵漢鐵道(廣東漢口鐵道)

日本經營之支那鐵道

一福建鐵道(閩漢鐵道)

支那自營之鐵道

一津保鐵道(天津保定鐵道)

三西山鐵道

如斯所述之鐵道。皆依諸外國人之經營者爲多。其竣工之期。足之開發支那。然同時列國於支那之勢力。必起變動。其結局則爲爭奪支那之原因。也可不注目以視之乎。

四寧波鐵道(上海寧波鐵道)

六河南鐵道

八成都漢口鐵道

十亞細亞橫斷鐵道

十二修武炭礦鐵道

三雲南龍州鐵道

三北京九江鐵道

二宣城炭礦鐵道

二萍滬鐵道

四西陵鐵道

第十一節航路內地雜居。森茫洋海之間。除國岸砲彈線爲一國之所領有權外。而當陸地影盡。惟天與水一碧無際。此風濤之區域。鱗貝之世界。孰主宰是。孰網維是。於是乎有海權之問題。而航路者爲其交通之血脈管也。英之強也。自英倫三島。越地中海。紅海。印度洋。南洋。東太平洋。舉其大者。若直布羅陀峽。毛爾場島。亞丁。新加坡。香港。舟山。隨在有其停泊之島嶼。而有添給煤炭糧

食之區故焉。俄之欲由黑海出地中海也。謀畫數十年。爭戰數次。尙不能盡遂其欲。乃築西伯里亞鐵路。經營海參崴旅順大連灣。以出東海。乃若虎之出於柙。鵬之攬於霄。而莫可制也。其爭海權蓋若是其亟也。我中國民族之蹤迹。遍東南洋。而無航路以聯絡之。凡出洋者。皆附乘他國之船。他國者以中國之爲弱國。而其人可欺也。羣侮辱之。凌轢之。甚者若吾中國人不得坐頭等艙。而食無與之同席者。近雖有人謀自香港至墨西哥之航路。然無國力以保護之。其不爲他國人之所推倒與否。蓋未可知也。夫海外之航路已矣。沿中國海岸線之航路。及內河之航路。非中國所當自保其權者乎。夫中國兩大河。曰黃河。曰長江。而由人工造成。與長城並著。可稱爲中國之兩大工程者。則運河是也。黃河下駛竹箭。奮騰剽悍。而兩岸多平土。有灌溉之功。而失舟楫之利。昔日之文化。易於發生。而今日之文化。難於輸入。者由此之故。若夫長江。則中國之功德水也。自出三峽以後。逶迤數千里。襟楚帶皖。通蜀扼吳。中幹之陽。南幹之陰。其所出之水。皆匯焉以歸於海。而波平浪靜。一舸下水。兩岸看山。佳麗都邑。數十里數百里間。星羅棋置。而土地所產。人工所成。去帆迴樞之間。百貨輸通。而上下江交收其利焉。自通商以後。爲南中國內地輸進之孔道。而長江遂爲世重。雖然。中國之河與江。皆順地勢。走東西線。獨運河以人工之力。午貫爲南北線。昔者海道未通以前。南北交通。省車馬之勞。而就舟楫之逸者。實惟此河之故。然自德州以降。乾涸不時。必至清江浦而流始大。則山東之道。迤邐以達江蘇者。稍阻滯矣。而兩粵之間。長流貫注。揚自粵之文明。而與南海相吞吐。以榮衛嶺表之都居者。則西江是也。是皆中國之至大河流也。其餘導源於一方。流域所經。或數百里。或數千里。或自歸海。或匯於大川。以入海。爲吾中國發生財富之源。而傳布文化之導線者。不悉具陳。而試數蒸氣船之航路。自上海出帆。沿中國界海線。而至於北方之東三省直隸山東。及南方之甌閩粵者。又出海入江。汭流以上。而至於漢口。又自漢口。以至於宜昌者。僅招商局之船數艘。而外國公司若怡和太古美最時等。其船數且過之。又小蒸氣船之航路。若滬杭間。滬蘇間。滬湖間。及清江浦之鎮江間。九江之江西間。漢口之湖南間。西江至梧州間等路。雖多自中國人爲之。而外國公司亦參雜其間。而昔年吾國人擬辦天津至德州之航路不成。又去年童學綺擬辦上海至杭至甬之外海航路。而自杭之錢塘江。汭流以達富陽。浦陽江之航路。已集本金。不見許於商務大臣而止。而日本則既營大東公司於上海。以達蘇湖杭州間。而又擬開湖南之三航路。其湖南路開辦之始。由國家津貼之。夫外人之開航路於中國也。非獨與我分運送之利已也。航路所至之處。其國家之權力及民族遷徙之迹。內產之所運出。外貨之所輸入。皆於是有力焉。況乎允內地雜居之約。外人得隨地以自開廠製物。而內地之收取釐金。力不及於外人。而但抑勒本國之商。是則外人之於內地。日益利便。而本國人之於內地。勢日微弱。吾恐不數年間。碧

眼○哲○顏○隆○準○紫○髯○與○夫○樽○桑○三○島○間○之○人○種○者○皆○將○入○吾○之○堂○履○吾○之○闥○我○之○智○不○能○與○之○爭○力○不○能○與○之○敵○財○不○能○與○之○抗○勢○不○能○與○之○角○其○爲○政○府○者○開○門○揖○之○求○自○保○其○富○貴○而○已○而○一○國○之○利○害○非○其○所○計○焉○其○爲○人○民○也○者○蚩○蚩○然○不○奴○隸○而○爲○奸○利○即○野○蠻○而○思○暴○動○夫○揖○而○進○之○帖○耳○搖○尾○而○乞○憐○者○犬○狸○之○行○也○奴○隸○而○求○生○活○者○牛○馬○之○質○也○不○量○度○而○恣○殺○戮○以○爲○快○者○虎○豹○之○性○也○是○三○者○皆○不○能○競○存○立○於○今○日○世○界○人○類○間○而○足○以○亡○國○亡○種○者○也○然○吾○恐○吾○國○人○之○對○外○人○蓋○不○出○於○此○三○事○也○
第○十○二○節○道○路○少○樹○木○多○墳○墓○道○路○者○公○共○之○產○也○國○家○藉○是○爲○灌○輸○之○脈○絡○社○會○藉○是○以○爲○交○通○之○機○關○貨○物○藉○是○以○爲○出○入○之○利○便○人○民○藉○是○以○爲○適○宜○之○衛○生○是○故○王○道○蕩○蕩○王○道○平○平○者○太○平○之○現○象○也○道○路○不○治○者○亡○國○之○預○兆○也○彼○歐○洲○人○之○得○新○地○也○未○營○宮○室○先○營○道○路○其○縱○線○橫○線○之○所○至○寬○逾○數○丈○其○直○如○矢○行○者○投○足○有○便○利○之○心○爽○塏○之○觀○焉○以○道○路○爲○主○室○屋○爲○賓○未○聞○有○以○私○產○而○敢○犯○公○產○者○異○哉○我○民○族○之○性○質○知○有○身○家○而○不○知○有○國○家○知○有○個○人○而○不○知○有○社○會○遂○至○知○有○私○產○而○不○知○有○公○產○當○其○建○一○國○立○一○市○也○湊○集○其○個○人○務○各○飽○其○私○體○營○宮○築○室○以○爲○此○我○一○家○之○所○有○者○而○不○得○已○也○留○其○餘○以○爲○道○路○但○求○能○容○足○而○足○以○至○吾○宅○而○已○是○故○甲○也○者○務○占○土○地○以○益○其○家○宅○以○是○爲○己○利○也○乙○焉○亦○然○丙○焉○亦○然○而○人○人○無○公○用○道○路○之○觀○念○遂○無○公○治○道○路○之○議○論○因○無○公○守○道○路○之○法○律○凡○夫○名○都○大○邑○殷○市○巨○鎮○非○無○豪○富○之○家○搢○紳○之○族○輪○奐○輦○輦○草○壯○異○其○居○而○至○道○路○間○所○出○入○無○不○傾○斜○險○側○狹○隘○惡○陋○污○濁○窪○濕○凹○凸○黑○闇○糞○屑○泥○汁○醞○釀○粘○和○晴○則○盆○涌○十○丈○飛○糞○揚○塵○滲○口○入○鼻○雨○則○滑○遶○沾○溼○泥○淖○三○尺○粘○衣○着○履○三○歲○不○滌○而○尤○甚○者○乃○挖○溝○渠○於○衢○路○之○中○以○爲○傾○攬○污○穢○之○所○而○人○於○是○矢○焉○畜○於○是○糞○焉○過○者○刺○鼻○蹙○額○腦○氣○爲○之○不○清○而○心○欲○作○三○日○嘔○而○環○其○旁○者○萬○戶○千○家○若○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其○臭○而○氣○質○且○與○之○俱○化○者○此○豈○有○高○尙○其○性○格○活○潑○其○身○體○者○之○人○物○出○於○其○間○耶○吾○聞○歐○人○之○游○土○耳○其○者○曰○其○都○城○之○不○潔○不○下○於○支○那○嗚○呼○我○支○那○人○種○何○爲○以○不○潔○之○名○轟○轟○於○全○地○球○而○至○援○我○人○種○以○爲○比○例○且○若○居○於○彼○回○族○人○種○之○下○者○我○同○胞○聞○者○烏○可○不○求○一○雪○此○言○也○且○也○今○日○之○文○明○國○其○居○處○所○在○必○蒔○種○植○物○丹○楹○素○壁○與○翠○幹○蒼○柯○相○輝○映○而○道○路○間○列○樹○整○齊○綠○蔭○羃○羃○日○光○澹○宕○於○其○間○雲○影○迷○疊○於○其○際○以○一○方○居○住○之○人○物○吸○養○呼○炭○而○一○方○之○植○物○常○吸○炭○吐○養○相○抵○換○而○足○於○用○則○一○方○之○空○氣○常○新○鮮○而○不○至○有○惡○濁○之○患○故○一○望○其○國○焉○葱○蔥○鬱○鬱○然○若○可○稱○爲○世○界○之○公○園○者○則○必○興○盛○之○國○而○所○謂○文○明○之○制○度○者○亦○於○此○標○其○現○象○焉○我○中○國○人○者○生○計○之○國○民○非○政○治○之○國○民○故○以○道○路○爲○無○益○於○已○事○也○者○而○不○治○焉○以○樹○木○爲○無○益○於○已○事○也○者○而○不○植○焉○當○人○烟○稠○密○之○處○連○閭○接○巷○齷○齷○湫○湫○隘○求○其○能○留○三○弓○之○地○墾○一○尺○之○土○滋○一○花○一○葉○以○含○潤○空○氣○而○爽○亮○心○目○者○不○可○得○焉○而○道○路○之○間○行○人○雜○沓○流○汗○揮○熱○駢○趾○摩○肩○

求其能蔭。喝于林。樾而休憩於繁蔭者。蓋亦不可得焉。夫入山林。則人人有軒爽之心。而居城市。則人人有昏濁之概。必使城市之間。備有山林之樂。而後人治乃一進步。不然。而惟是鬱伊以長子孫。局促以謀衣食。而氣象失其清明。精神失其敏活。志慮失其飛揚。思想失其高潔。則所謂人類之貴果何有焉。且夫樹木之益。非獨用於居處之間已焉。以潤空氣。而生雲雨。以吸水土。而固堤岸。以榮山嶺。而供材用。不然而吾種植之地。行將變易為沙漠。而憂嘆堤坊所在。或衝激以波濤。而易潰。而又材料告乏。無以供大工程之用。昔者吾漢中。蓋多材木。故秦時用之。而築為阿房宮。至前明時。惟用蜀中之材木。迄近日。惟東三省多大樹林。而北方之山。童童赤赭。南方山谷間。亦無巨材。至大建築。乃用運自美洲之洋木。而工虞官廢。無種樹之令。伐木之禁。其必峰巒之間。日濯濯焉無疑也。西人謂吾中國。豈有樹木者乎。其言近謔。然而未嘗不中吾國人之病也。且吾中國之尤令人憎者。原阜陵麓之間。繁然如瘡痍。如麻癰者。皆堆積人肉。餽饅頭之墳墓也。試游人國。其鐵道線經於曠野之間。眼簾所接。惟峯巒林木之相掩映而已。我中國之道路間。可植之山。可耕之地。若以供死者之用。而為萬鬼之城市焉。墟落焉。夫土地有盡。而生人無窮。以七尺之軀。而必佔尋丈之土。將化全國為墟墓。而尚不足於用。彼西人之於葬也。擇一地層累而上。以與地平。而樹石焉。日本多火葬。其土葬者。棺直桶式。而或在於寺院之內。或擇一處而叢葬之。是故佔地無多。而全國之內。皆乾淨土焉。我中國教化。蓋重傳體。重傳體。故重墳墓。而風水之說。遂萌芽於人心。風俗之間。而日益繁昌。蓋植於相宜之社會間故也。夫吾古者。本有族葬之法。今當師之。而不封不土。與地線平。樹一石。碣以誌紀念足矣。豈有生無益於人。而死乃奪生人有用之地。而徒留若堂若坊。若馬鬣封者。以為土地上之障礙物耶。且使其人而賢而有功於人羣也者。遺蛻所委之處。過其下者。或憑弔焉。或崇拜焉。以為此古某名人之墓也。若汶汶無聞。徒營高官積臭。錢為子孫作馬牛。而子孫乃從而崇奉之。雖崔巍祁連高冢。若雲而宰木摧薪。石馬磨刀。數傳而後卒歸平夷耳。夫人者。血肉之軀。而神明寓焉。血肉所聚。不能不散。故號之曰死死。死者神明之脫離軀殼。則殘骸骸骨。亦正與土石等耳。故謂神明為可貴。而尊之者是也。以神明所不寄之體魄。而寶視之。其見與印度河畔之積石者。無以異。印度人於人死。積石河畔。以厭勝之。則謂有鬼。子來取乃再積之。崩則又再積之。而以爲常。此我國所當革除之俗。以掃除此地理上之污點者也。

第四章 民習

第十三節 總論民習 凡萬物之能存立於世者。非恃其有強武之力。能抗禦他物。薪立於競爭之世界中。而有特殊之氣概。以自存焉。則必恃其有狡黠之才。依阿沙忍。附屬於他物之下。而不為其所絕滅。以自全焉。此二義者。自人類以至庶物。莫不皆然。是故

有貓。而鼠之一種類。未嘗不繁殖於倉社間。有鷹。而雀之一種類。未嘗不繁殖於林薄間。有鯨。而鰩海魚之弱者故曰鰩之一種類。未嘗不繁殖於海澨間。若夫人則官骸不具。而肢體弱小者。往往多巧猾之夫。蓋彼自視其強力不足。勝人乃不得不別出於一途。為

強力之所不能勝。而後有以取便利於其間焉。故夫優勝劣敗。云者。非獨强者能制勝。夫他物而後謂之優焉。彼弱者之可以生。亦

自有所謂優者在。雖然。同一人類中。而彼之民族。以強武勝處。於能制勝夫人之地位。此之民族。以柔曲勝處。於依屬他人。而不為

他人所鑄滅之地位。換而言之。即所謂彼為貓。而我為鼠。彼為鷹。而我為鰩。且即以利害之間。互相牽掣。而有彼

此。足以並存之理。亦如夫雞犬牛馬之為人用。而人因而豢養之。奴隸之為主人役。而主人乃分利以贍之。者。無以異也。夫所貴乎

人者。謂其有自力者。也能獨立者也。若偷安而存隸屬。而生則不得復謂之人類。可也。嗚呼。我種族之具劣根性。而習與性成。積漸

而至。如今日者。其故固由於受異種人之管轄。而來者也。夫民族之義。本於共同之血統。而又有共同之土地。經數千年來。沿其利

害相同。榮辱相同。休戚相同之事。而其間。又有共同習慣之語言文字。與夫教化制度風俗。以聯絡之。故一民族之與一民族。亦猶

個人之與個人。個人而失其天賦之權。以隸屬於他人之下。則謂之奴隸。之人牛馬之人。可也。一民族而隸屬於他種族之下。亦謂

之奴隸。種族牛馬種族。可也。夫一民族之間。其可改良進步。而不必拘保守之名者。惟在文字語言。與夫教化制度風俗之間。可擇

其優於己者。而用之。而不能不保守者。則一民族所固有之權利。若天之分定。以予我者也。夫世間惡孽。惟在弱肉強食之間。然而

此惡孽之本原。固不當專責强者。何則。心思才力。人人之所同具者也。必人人自完其本能。而後彼此交際之間。各完界限。禮讓生

而和平之道。出焉。若我自謝其能。而使强者生其驕傲凌轢之心。則是此悲慘之惡劇。由我自缺陷其本分之所由致也。夫天地間

人類物類之相容。蓋不外二例。一不同等之位置。甲為能使者。則乙為被使者。甲為能殺者。則乙為被殺者。一同等之位置。互有能

則互相用。互相用則互相愛焉。前者強權世界之例。後者平等世界之例也。強權世界。蓋不獨强者之演惡習焉。弱者之演惡習。蓋

尤甚焉。則以其對强者有諂諛心焉。有卑鄙心焉。有依賴心焉。有曲從心焉。且一物也。彼强者奪於弱者之手。而弱者不得有其權。

久之。而弱者之於此物也。必漠視之。雖極之顛顛傾覆。而弱者毫不置念。慮於其中。此固人情。視夫非已有物之常態焉。且即有

重視此物。欲不分彼此之界限。而欲代為之圖治者。而其權已非我有。強聒焉。且將不信於其主人。而將操鞭撻以從之焉。一國之

內情如此。吾未見其國之猶可為也。然則中國之今情。可略溯其原矣。方其始之與外種人相遇也。未嘗不欲竭其力以抗之也。抗

顧一生之計。終之於他人之手。而光復我祖宗之舊物。而被捕縛。遭殺戮。徒黨屠醢。而家族覆滅者。踵相接。此皆一一摧傷民族之志氣者也。夫既已帖服低首下心而事之矣。而學士大夫偶或文字涉及先朝。亦叮羅織字句之間。牽連成獄。其摧鋤夷傷之所及。要使聞者驚心。談者籍口。而後強者之位始固。然而鳳凰之雛。鯨鵬之卵。固已不留遺育於民族間矣。方是時。其能俯仰新朝而災禍不及其身者。必其怵於勢。懾於力。改志易慮。蟻屈無聲氣。以求苟全其性命者也。不然。必其入山之深。入林之密。爲耕傭野老。以藏身而不聞利害。治亂當世之事者。也不然。必其悶悶汝塞。聰墮明受。時勢之大震動。而曾不激刺於其腦性。但能行尸走肉。飲食男女。以延祀姓者。也不然。必其或有大不得已者。而遂受其衣冠。拜其祿食。行其朝廷。以示無他。而不欲爲之設。一謀畫一策。行與心違。旅進旅退。以終其身者。也不若是者。則必薰心於富貴利祿。蠅營狗苟。爲虎作倀。挾其小知小能。一技一長。與其媚悅迎合之技。以博取功名勢力。而不復知天地間有廉恥氣節之事者也。夫以一種之人。所謂有豪傑英雄之氣骨者。既已銷亡。不得延其種類。而傳其性質。而得意當世子孫蔓延者。非黠巧之夫。即庸懦之輩。則其人種之不能立於世界競爭之場。蓋可知也不見夫印度乎。挾雪山而貫恒河。以地理饒沃。物產富備。哲學思想最高出之處。而屢爲異種人所竄入。洎英人之來。遂以一公司之力。而覆其國。吾聞印度諸王。每欲假外人之力。以自殘其同類。何則。彼固經異種之蹂躪。則其同種之團結力遂散。是故地雖大人雖多。可取而亡之也。若夫中國。其於外人。則尊之如神明。而事之如父母。而於同胞。則凌之若牛羊。而踐之若草木。此特性胡爲乎來。則亦受異種之蹂躪。而同種之團結力已散者。也是故今地球之民。凡曾受異種之管轄者。則其人民未有能自立者也。且夫合同種人而建立民族的國家。其愛國也不待焦唇敝舌。設法而勸誘之也。何則。彼固天然有血族之關係。而非同於以人力強合之國家之所爲也。若夫合異種而建國者。其間必一種人有權。一種人無權。而後能相容。而又以其利害之不同也。則彼此往往無密合之點。故非民族集合的國家。往往當外患之來。則內之離心力漸生。因其罅隙。而將有決裂之勢。且夫一國之中。既集合素無感情之兩民族。而徒恃強者之勢力。所鳩聚。則夫有他種之人。其力更強於此者。彼弱民族之不顧而之他。而另事一異民族。視棄其向事之主人。猶敝屣也。且其於同胞。焉以消散團結力之既久。亦一旦不能復合。或且欲蹴藉之以爲事。異種人之媒焉。此皆必至之勢焉。以觀今日之中國人。而可駭矣。當庚子之役。聯軍所至之處。有高插某國之順民。某國之順民旗者。有爲洋人作嚮導。而假洋人之名。以搜殺掠奪各村莊者。有能洋語。而向洋人謀事。或爲之作繙譯。爲之作收稅吏者。有挽留洋人。假定之民政官。而送萬民傘。德政碑者。有誦管韞山之八股。以爲洋人侑酒者。有以街上與洋兵。或印度人之被雇爲兵。與爲巡捕。而得其握手。以爲榮者。有以

洋人出入其家爲顯赫。甚者有出其妻女以獻媚者。而不獨此也。今通商各埠。其爲洋人之細慮通事捐客。與夫郵政電報鐵路輪船諸關洋務局所之下等執役人。以洋人爲後援。其待同胞之中國人也。何一非若虎若狼若帝天之面目。若上海之某華捕。以一華人偶游於西人禁止之界內。西捕欲釋之。而華捕必欲扭之。又某華捕以見日本下等人之攢毆中國人也。反扭中國人之髮辮以去。而日本人則以服洋服而不之究也。詰之。則中國人與外國人鬥。無論如何。必當辦中國人。而上海虹口日本郵局所雇用收信之某華人。其猙獰之狀。尤爲人所痛惡。若此者。悉數之不能終。偶舉其一二。而中國人無民族之感情可見矣。且也義和團一大事之發原。何一非此輩人爲之火線也。初時京津各處鐵道間之執役人。多假洋威。欺客無人理。若購車票。其銀錢之伸縮出入。惟其所欲。無敢與較者。當京保鐵道未燬之前。有鄉民數十人。已購車票。適車行而後期不及乘也。鄉民者以旅費無多。則欲退車票。執役人喻之。不以理。鄉民入多而口雜。其中有曰。爾輩之兇惡若是。當屬義和團來。以燒鐵路。執役人遂以是言告洋人。謂頃騷擾之一般人。皆義和團也。洋人者。未解中國語。而不知其情實。執鞭以驅逐之。鄉民既失賞。不得乘車。而又受辱。乃憤而羣訴於義和團。求其雪仇恥。義和團者。方躍躍欲燒鐵路。遂以是於一夜間。盡燒京保之鐵道。而禍勢乃不可收拾。星星之火。至于燎原。則皆以無同種之感情而肇之禍也。且夫今日之依附洋人而爲之僕役者。其人大都已富貴矣。或且捐功名而膺顯秩矣。他日者中國之所謂高門右族。則多此輩人之子孫也。是固以事異種爲遺傳性者也。而洋僕其尤次者也。今中國之所謂仕宦之家。閥閱赫濯而簪纓聯翩者。溯其由來。又何一不若爲洋僕者之所爲。而秉洋僕之性質者也。昔者一異種人之來。其能善事之。則得富貴者也。今者一異種人之來。其能善事之。則又得富貴者也。其仕宦也。猶其爲奴隸也。亦猶之其爲仕宦也。吾見今日之逐逐以攢北京之臭肉者。轉瞬而瓜分局定。則是輩者。又將挾其今日逢迎鑽營之伎倆。以事夫或英人或法人。或俄人或德人或美人。或日本人。或不知何國人焉。而何國之與有。而何種之與有。若夫一二賢者。逢時之哀痛。哭流涕。冀圖挽回。則固言之矣。曰。物非我有。而權之不屬於已。必不見信於主人。而將受其鞭箠者也。故曰。一種之人。爲異種人所管轄。則奴隸之性成。而同種之團結。遂散。未有復能建國者也。雖然。吾願吾言之不驗。而吾種或有復興之一日。羣言吾言爲居于一偏。而不當于事理。是則至快心之日。而不願以吾言爲的。而他日之事。乃不出如是云云也。

(未完)

極東問題之滿洲問題

極東問題與滿洲問題所由來

二十世紀開幕。一極大問題之待解決者。極東問題之滿洲問題也。滿洲問題之原動力。夫人而知爲俄羅斯。雖然。使俄羅斯不得不出於滿洲者。此則阿利安人種迫之使來。故極東問題云者。其根本即人種競爭之問題也。

十五世紀以前。丟那尼安人種取攻勢而入歐羅巴之時代。其時直進東歐。取君士但丁堡。占領巴爾幹半島。於聖梭菲亞之塔上。樹半月之旂者。土耳其人實爲丟那尼安人種之代表也。然自塞黎慕以來。迄於柏林之訂約。一片殘陽。繪出土耳其衰頹之狀。而丟那尼安人種。屢入於歐洲疆土。自樹立一國若匈牙利者。以柯斯陀之義戰。卒不能脫澳地利亞之束縛。於是丟那尼安人種之在歐洲者。遂盡仆於阿利安人種之足下。而西方東漸。亞洲人種均爲白種所吞噬之物矣。

歐洲人勢力一轉而攻入亞洲也。土耳其實首當其衝。然而土耳其反得苟延至今者。其歷史可略言矣。夫土耳其者。固俄人所視爲囊中之物也。彼得大帝之遺言。欲以君士但丁。爲俄羅斯之首府。彼得大帝以後之嗣王。皆繼承此志。其對土耳其也。或全滅之。或置於制令服從之下。以黑海爲俄人海軍之根本地。而展其羽翼於全球。俄皇尼古喇士者。曾告俄國駐劄之英國公使曰。達尼紐浦既獨立。而歸俄人所保護。嗣後於巴爾幹山北。亦均可歸俄人。而英國可占領埃及克利他島。是即瓜分土耳其之政策也。然英國者。已於東方樹勢力。欲獨擅出入地中海紅海之孔道。不樂俄人與之同出於一途。故反對俄柴俄稱其皇之名之議。而取保全土耳其之策。英俄之議既不合。俄皇尼古喇士。遂乘間獨與土耳其戰。而英人則起而助土。法皇拿破崙三世。方欲一戰以耀威武。求與英國同盟。英法軍遂聯合。以敵俄人。所謂苦里米亞之戰是也。是役也。英法聯合軍。挫俄人於斯排斯得堡。俄人不得已。乃讓步而結巴里之條約以退。然而俄人志固不忘土耳其也。至一八七五年。土耳其有虐殺基督教徒之事件。俄土相衝突。至一八七七年。俄土遂開戰。俄得勝而土耳其幾危。一八七八年三月。結賽推甫阿娜媾和之條約。土許俄人以莫大之利益。蓋已折而入於俄矣。英以賽推甫阿娜條約。有害歐洲之和平。唱列國協議。是年六月。列國會議於柏林。七月柏林之條約調印。其中壓制俄人處。又多出于俾斯麥之辣腕。俄於戰勝之餘。無所得利。而南下之道。爲列國所遮斷。然土耳其因是得保餘喘。而殘留以至今日。苦里米亞之戰。柏林之約。於亞洲東方。若渺無關聯。有如昔人所謂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惟是風馬牛不相及者。然世界交通。雖遼遠之方。一事之起。直受不可思議之影響。柏林之約。若爲土耳其築一堤坊。而其禍水直改道而洩。其尾閭於中國。蓋俄人經營巴爾幹之心。自此終而經營西伯利部之心。自此始。一轉瞬間。而從黑海移來之一大低氣壓。已作颶風暴雨於白山黑水之間。世界大勢。其奇幻固有如是者耶。

阿利安人種者。殘置土耳其於歐洲之一隅。而各振其步武。向世界而進。英人既管埃及。領印度。據南非洲之一部。而收拾南洋各島。進而占中國沿海之要地。以扼長江之下流。法人德人追跡而至。而法夷安南。德占膠州。駸駸乎包抄中國之東南面。而俄人橫斷東半球之北部。出黑龍江及樺太島。以拊中國朝鮮。日本之背。於是歐洲各國舞爪張牙。悉會合於東海。而睨睚以向中國之一片土。此極東問題之所由成。而實由歐洲人種發其膨脹之力。一大加打擊於亞洲人種也。

方俄人之經營西伯利亞也。既無英人之掣肘。得全伸其手足於滿洲之地。蓋已視爲禁樹而不許他人之染指矣。而其間適有中。日戰爭之事。從馬關媾和條約之結果。中國割遼東之半島以與日本。此實不啻從俄人之手中而奪之食也。於是俄人起而抗議。認日本占領遼東半島。危清國之首府。害朝鮮之獨立。不能保持東洋永久之和平。約德法爲一聯國。令日本退讓遼東之半島。復歸中國。而俄人乃向中國以租借旅順大連灣爲名。而占有之。英人以俄人之占有旅順。亦占威海衛以相抵制。而對蹠渤海之門戶。俄人既得旅順。經營不遺餘力。又適有義和團之變。俄人以保護鐵道及居留民之名義。送大兵於滿洲之全部。以強力占據之。而又慮爲各國所責問也。則宣言曰。俄國以欲恢復滿洲之秩序。及保護鐵道之必要。採用今日之手段。不與列國以障害之事。俟清國事變定後。俄國軍隊。即一律撤退。既爲是言。以申告列國。而一面乃出其威嚇利誘之方法。與清國政府爲幾回之密約。而撤兵延期。俄日戰雲。成變驟驚。積之狀。此今日極東問題中之滿洲問題也。

俄人之覬覦巴爾幹半島也。經營數世。臨幾回之戰爭。糜膏血。委性命於此。而卒不獲收其成功。反而經營西伯利亞。部也不出數年。其所欲爲之事。無不如意。失之桑榆。收之東隅。在俄人一回顧其前後間。而成敗利鈍懸殊。若此。亦可以志得而意滿矣。而尤奇者。柏林會議之約束。俄人以戰勝之餘。棄其賽推甫阿挪媾和條約中。可從土耳其割與之排耶齊督等地。而轉瞬之間。得令日本以戰勝之餘。亦棄其馬關媾和條約中。可從中國割與之遼東半島。以昔日所身受之苦痛。一旦令他人受之。而得收其同樣之報償。天造地設。有此東西兩方一印板之文字。豈真所謂因果報應之理者耶。雖然。彼俄人者。既得志矣。而滿洲之主人翁在乎。則不得不還而問諸中國。

中國之外交

中國之予俄人之覬覦東三省之機也。喀希尼之條約爲之也。而俄人以中國爲可欺。出其玩弄之手段。亦自喀希尼之條約始有。條約而俄人一大鐵道工程之計畫。其後遂得由黑龍州起工。蓋當付與條約時。已不啻舉今日敷設滿洲鐵道之權。而并贈之。

矣。易曰：履霜，堅冰至。霜非冰也，然而爲冰之先者，霜也。此則當歸罪於中國之不以土地爲輕重而同於自殺也。繼此則有伊犁之事。方回回教徒之騷動於新疆也，俄人恐其擾邊而害和平，遂起而占領伊犁。宣言事平退還。及左宗棠已定回亂，新疆肅清，於是收回伊犁之議起。以崇厚爲全權公使，至俄廷開議。俄人不肯遵前約，崇厚乃允割讓伊犁南境之一部，訂約而返。廷議大譁，劾崇厚奉使無狀，擅割地訂不法之條約，遂下崇厚於獄。改派曾紀澤爲全權公使，赴俄廷再議。是時左宗棠主戰而李鴻章力主棄地，謂宜如初約，無改變。而出崇厚於獄，以謝俄人。事或可已。今略探其函牘中所言，可以見李氏之用心。曰：『俄國臣民皆不願還我伊犁。其君念兩國之睦誼，專使往議，不得已始允退還。然欲稍分其界，以安插哈薩克及回人之來歸，不如是則不還伊犁。其實即久假不歸，於大局甚無關礙。今徒添蛇足，使進退兩難。左公意在主戰，未免不知彼已，不顧後患。俄使至總署，忿爭謂中國毀約，顯係破壞和局，即欲回國。云云。總署以此事上奏，廷臣集議，將來不過敷衍了事，徒添痕迹，弄巧成拙而已。』又云：『俄將軍高福萬，節制西路各回部，最喜用武。上年地山議約之時，俄君調回與謀，伊欲與左公決戰，不願送還伊犁。其君相因貪通商分界之各便宜，破衆論許之。今廢此約，正合高福萬之意。恐陰喉所屬哈薩克布魯特安集延之部衆，及白彥虎之叛黨，時相侵擾。左公衰耄，好爲大言，其軍實餉糈素爲俄人所蔑視，斷非俄之敵也。』又云：『地山以頭等公使甫抵俄，俄廷詢其辦事說話，可作算否。摩折旬餘而後得見。今執事謂曾居二等之班，若僅接見，不與議事，將奈之何。總之彼已到口之食，復使吐出最大難事，竊慮其蓄意用兵，必照原約而後已。或者更恐變本加厲而已。』又云：『不先釋崇公使者，不能議事。結局愈難。俄國必別派使節，以兵要挾我國。至其時，則雖有蘇張之口，不能了此局也。』又云：『俄國傳鈔張氏謂張香濤之奏文，有所決心，特派軍艦使免崇氏之罪狀。海軍大臣聞已通過上海，從寶謂寶竹坡張二氏之政策，使左公入都主戰。不知左公平生素爲俄人所輕，清議之禍，如明季如出一轍。』又云：『俄在西國爲最強，伊犁乘回亂掠取，本不須歸我。在我則甌脫極遠之地，亦可不急索還。中朝主國計者，忽爾好大喜功，再三追索，棄已定之約，可謂之理直乎。左相擁重兵巨餉，又在新疆，立於人所不爭之地，飾詞欲戰，不顧國家之大局，稍通古今者，皆識其奸僞。』云云。凡李氏所主張者，類如此。其對派遣曾氏之改約也，直以爲徒添蛇足。俄人必不許，徒自取辱而釀後禍。割地之禍，小爭地之禍大，亦惟取割地爲最上上之策耳。而曾氏所見，與李氏相反。逆揣俄人之必不出於戰，其後卒如曾氏所料，得收回伊犁，蓋全出李氏意想之外。而李氏之料敵悉不中。中國於是役亦幸取對外強硬派之主義而得占勝利，以告成功。俄人之得侵略滿洲也，自喀希尼之條約始，使伊犁之事而果棄地乎，則俄羅斯之鐵騎殆早蹂躪於嘉峪關內外，而緣外蒙古走。

西伯利亞東偏折而入滿洲之鐵道或易其方向而從伊犁之南境向甘陝直入中國之腹地而東出天津海南至漢口則秦晉北京俱在包抄之中即蒙古滿洲亦屬其夾鉗中之物而中原橫斷南方亦已動搖今日之局面或成爲英德法自外驛入而俄羅斯則自內逸出窮其禍勢固百倍於今日占滿洲一隅而尙不及十八省尺寸之腹地者比也然則喀希尼之條約成而伊犁之條約不成固可謂中國不幸中之幸事矣

當伊犁之役中國國勢尙強固非甲申甲午以後之比而俄人翻然收拾其黑海之志轉而東向經營遼瀋瀋遠西伯利亞之地而冀收其後效亦尙無決心當西伯利亞鐵道布設之案之落於俄國內閣之机上也大藏大臣拜蓋氏大反對此議極論其不可爲俄之國是其後俄人乃出其冒險不顧之計而行之蓋今日西伯利亞之情形在爭執伊犁之口俄人亦并不作此夢想而伊犁之事俄人不堅執初約得易以就緒者實以此爲一大原因然雖微時勢之幸乎亦幸而不從李氏之言示以土地非中國所愛惜而啓其易於侵犯之心此則通覽前後中國之外交不得不以此爲差強人意事也

國何以立恃有土地而已然則土地者直國之本也土地之不可以尺寸予人此在中國昔時已有發明此理者謂所棄者祇尺寸而不知尺寸雖小後此且十百千萬億兆無量倍於此尺寸猶夫刀之切人其所入者不過寸分而遂足致人之死命以尺寸之地而謂無關於大局者可決其爲闖於謀國之言試觀古今中外以得尺寸之地而興失尺寸之地而亡者於史不乏其例然則割地者惟戰敗亡國計無復之者而已耳不在此限固未可言割地以求無事也

伊犁之事雖不從李氏而其後中國外交之權多執自李氏之手夫外交者以手腕制勝者也試觀俾斯麥之政策陰開陽合提挈各國以供其用而鞏固德國在歐洲之位置其策畫真有不可及者李氏之執中國外交也固有何等作用值一分價值之手段乎亦曰送地之外交而已而始終尤以依傍俄人取爲惟一之長策夫聯俄亦未始不可然我既以利予人必藉俄人而我亦有可以取利者在而後兩者方相結合斷未有我有利於彼彼無利於我予予求唯唯聽命而曰此我之朋好國也不可負也遼東半島之得藉俄人之力以返諸日本也旋即俄人自取之此在李氏亦知國人之久假而不歸矣豈得曰於名詞上再爲中國所有而當感謝俄人耶除此則更無何有然則李氏之親俄其果以此爲中國之利耶抑別有其故耶李氏既親俄俄人遂得間施其陰詭簸弄之手段以樹其勢力於北京而中國全入於其阱井之中而不能自脫蓋今日之時勢固由李氏之政策而造成之當日人之評李氏曰彼者非中國之政治家而俄國之代言人也李氏之爲俄固已至矣

親俄者爲李鴻章氏。而與李氏相反。以排俄名於一時者。則有張之洞氏。然張氏之外交。決不得與李氏比。何則。李氏猶恃其有軍功。悍然持畫一之宗旨。而張氏則患得患失。以爵祿爲趨向者。其論外交。亦以爲可取爵祿之一道耳。苟與其爵祿有礙。必將一變其方針。而不敢堅持其說。不觀近日所傳聞張氏之言乎。張氏之言曰。滿洲之地。若得收回。則新疆蒙古之一方面。必被俄人所占。領爲之奈何。一似鄭重於利害之相權者。此直無他。張氏見太后與李蓮英皆向俄人而倡反對密約者之不可以得志。且將不利於已也。乃爲是轉圜之說。以自解嘲。而掩人之耳目。殆所謂司馬之心路人皆知者矣。是則與李氏相較。更爲外交界之下乘。而并不足置於外交之數者也。

要而言之。人必自侮。而後人侮之。今日滿洲問題之困難。與其關聯而起之禍。皆中國自造之而已。不然。而從其朔持嚴正之態度。不予以分毫可乘之隙。塞其竇。閉其門。災乃不生。然而俄人之以術賺中國也。若投餌於魚。然魚固貪餌。而後漁者乃能得魚。人徒見其受俄人之玩弄。以爲可愍。而不知彼固自甘而樂就於此。也是何也。則俄人之用金錢政策也。彼立外交舞臺之上者。一飲俄人黃金之酒。固無不爲其所魔倒矣。

黑龍江清俄交涉之開始

清俄滿洲之交涉也。以黑龍江之一隅爲關鍵。而溯其朔。實在今三百年前。當時清之祖先。自滿洲起。黑龍江地域接近。自必爲其所掩取之物。而適逢遠在歐洲之俄羅斯。斯時亦從西伯利亞。窺見東方之一部。遂有東向略地之勢。而兩國之交合點。乃湊集於黑龍江。吾人追憶往事。不獨言清俄交涉史者。必溯其源於黑龍江。而兩國強弱之度。不出數百年一消一長。懸殊若是。撫河山之依然。感人事之遷變。又烏能不動人欷噓之情焉。茲略述清俄於黑龍江開始之事。

黑龍江者。土名薩哈連烏喇。薩哈連云。黑烏喇云。江。西名恩爾。Amur。中國歷世稱黑水。遼初。始有黑龍江之名。道宗本紀太康三年四月。泛舟黑龍江。

後魏時。水濱有勿吉部。唐之時有靺鞨部。又有室韋部。唐書大室韋者。瀕室建河。河出俱倫泊室。建河者。蓋謂黑龍江。俱倫泊者。呼倫池也。其居民之人種。概爲通古斯族。間有蒙古種。

然非其重要者。通古斯族中。分爲通古斯。鄂倫春。瑪涅克爾。索倫。達瑚爾。呼爾喀。滿琿。費牙喀。奇勒爾。諸部。與清朝人同種族。而日本蝦夷人種。因與黑龍江附近。從滿洲延朝鮮一帶之方面。多有血屬相混者。當日本與俄人交換千島樺太。亦作薩哈連中國。庫庫或作庫頁。時。樺

太島多蝦夷人。從日本政府之命。有轉移北海道者。樺太島與黑龍江地勢切近。故人種接觸。而血族亦易相混也。然其重要部分。爲通古斯族。

(一)通古斯人。通古斯爲一種之統名。然西人有特稱尼布楚附近及松花江岸居住之人爲通古斯人者。玆所言者指此。尼布楚附近之人。其後於千六百五十三年。順治一〇其酋長根特木爾。率以移居於滿洲。於千六百六十七年。復去滿洲而轉遷至因古塔流域。爲清倫交涉上之一事。

(二)鄂倫春人。又作鄂倫奇、鄂倫古、俄倫春、鄂魯春等名。以狹義言之。爲黑龍江上流及河口在岸住居之人。以廣義言之。包有瑪涅克爾滿琿之人種。

(三)瑪涅克爾人。鄂倫春之東隣。從黑龍江上流至精吉里。淨溪江居住者。

(四)索倫人。住精吉里、額爾古納、兩河間。索倫之人。驍勇善騎射。江岸之民。多假用其名。又時兼達瑚爾、鄂倫春之人民而言。其部族分多科、喝勒達遜、穆丹、都孫、烏爾堪、德篤勒、博木博果爾、喀木尼堪、海倫、郭博勒、額爾圖、額蘇哩、瑚爾布爾、沃埒、烏魯蘇、塞布奇、阿里岱、克音、裕爾根、固濃、昆都倫、烏蘭諸屯。及鐸陳、阿薩津、雅克薩、多金等城居住者是。

(五)達瑚爾人。又作達呼爾、打虎兒、達瑚哩、達呼等名。住於亞布羅尼山之東。額爾古納精吉里及黑龍江岸至十七世紀之下半。移松花江岸及其近傍之黑龍江流域居住。

(六)呼爾喀人。又作虎爾喀。一稱諾雷。俄人稱爲阿彊人。或稱鄂格斯人。此種人與近朝鮮國境居住之瓦爾喀人不同。其住處在松花、烏蘇里、黑龍、三江匯流之地。博和哩、諾爾喝勒、都里達蘇、大小噶里達蘇、綽庫禪、能吉勒、赫哲喀喇諸屯者。皆呼爾喀之別也。

(七)滿琿人。住於黑龍江下流及松花江沿岸。

(八)費牙喀人。又作費雅喀、飛牙喀、斐牙喀等名。住黑龍江下流左岸。

(九)奇勒爾人。居住費牙喀之東北濱海。

以上揭其居住之大要。然逐水草而轉移。或不免時有變動之事。而中國人則以各部族。日常所使用之動物。而區別其名。如左。

一使犬部 呼爾喀、滿琿、黑龍江下流之鄂倫春。

二使鹿部 費雅喀、奇勒爾、上流之鄂倫春中東部。

三使馬部 上流西部之鄂倫春。

四魚皮部。指呼爾喀之赫哲喀喇屯。其民以魚皮製衣服。俗謂之魚皮韃子。

清之取混同江也。於太祖天命元年。^{一八}七月起兵征東海薩哈連地方。八月濟混同江。陷土民之十一寨。招服使犬東海諸路。天聰八年。^{一六三五}又征呼爾喀。收一萬餘口。是時諸路震懾。或率部屬來歸。或貢貂狐之皮。朝貢不絕。是爲清征服黑龍江。支流混同江之事。

清之取索倫也。先是於千五百八十三年。及千五百八十六年。已攻取尼堪外蘭之圖倫嘉班六鄂勒歡諸城。然未嘗爲占領之計。至崇德元年。^{一六三六}鄂爾春部盜蒙古科爾沁占巴拉及秉圖王部下之馬。發寧古塔卦勒察之兵討平之。是年十二月朔。宴朝貢諸外藩。黑龍江諸部列其班者六十屯。然索倫俗慄悍。饒勇冠諸部。雖於崇德二年。^{一六三七}閏四月朝貢滿洲。翌年十月復獻貂皮。已而索倫部之博木博果爾謀自立江岸諸屯城多附之。又據雅克薩以下五城。勢頗振。崇德四年。^{一六三九}十一月滿洲以索倫人之不服也。大發兵。五年。^{一六四〇}三月攻喇里闡地方之鐸陳阿薩津雅克薩多金四城。城堅不拔。以火燒雅克薩城陷之。又陷烏庫勒城。博木博果爾率衆來援。中伏敗走。滿洲兵遂陷鐸陳阿薩津。攻桂喇爾屯。擒六千六百餘人。於是諸屯望風潰。博木博果爾奔蒙古。滿洲兵追躡之於齊洛臺地方。擒之。并獲其家口千餘人。索倫由是遂平。是爲清征服索倫部之事。

清之征呼爾喀也。於崇德七年。^{一六四二}三月取博和哩諾爾。喝勒都里達蘇三屯。降大小噶爾達蘇。綽座禪。能吉勒。俘獲二千七百餘人。八年。^{一六四三}正月又略呼爾勒。至翌世祖順治元年。^{一六四四}五月師旋。黑龍江全境悉定。是爲清征服黑龍江之事。

方清人之用兵於黑龍江也。其土人無強部無堅城。一再掃蕩。攻取無遺。亦已撫有其地。可以高枕無憂矣。而不謂一線之禍水。已伴此奏凱旋師。志得意滿之一日而俱來。則無他。俄人越西伯利亞大漠而啓其東封。而其先鋒軍之嚆矢已着於黑龍江之一隅也。當日滿洲之聖祖有言云。久後爲吾子孫患者。其俄羅斯乎。以今日滿人而全匍匐于斯拉夫人之足下。蓋在當日固已露其端倪矣。

俄人之由西伯利亞而東向也。於千五百八十七年。於烏拉嶺山麓之東。建設德波爾斯科。是爲東方殖民地第一之基礎。嗣於千六百四年。建多木斯科。於千六百十九年。建烟尼塞斯科。於千六百三十二年。建亞古德斯科。於千六百三十八年。建荷哥德斯科。等諸府。不越五六十一年間。而諸府次第出現。其東方進步之速率。可驚。然而當其始。蓋尙不知有黑龍江也。於千六百三十六年。^{一六三六}一從多木斯科派遣往阿爾坦河遠征軍之一隊。於途中初得聞黑龍江之名。此一隊者仍東進。於千六百三十九年。其一部隊達

荷哥德海。詳細報告河岸通古斯族之情形。而於同年。從烟尼塞斯科派往非文提母河之探險隊。於途中發見什耳喀河。並報告其下流注黑龍江之事。而黑龍江居民產物。漸次傳播。於千六百四十三年崇德八年七月。亞古德斯科知事。遂派巴爾可夫。率百三十人爲黑龍江之探險。是役也。從勒拿河溯阿爾坦河。越斯塔諾威山。黑龍江直走東北之一大山脈達精吉里江。至達瑚爾部落。又至費牙喀。徵其村落之貢。至千六百四十五年順治二年之秋。航荷哥德海。從烏底河口上陸。翌年還亞古德斯科。此爲俄人探黑龍江之事。巴爾可夫之探險也。已喚起俄人之好奇心。而於千六百四十六年。發見一至黑龍江之捷徑。後三年。遂有哈巴羅夫遠征之事。哈巴羅夫者。一冒險人。嘗至西伯利亞。業耕農及製鹽。乘時機致富巨萬。聞黑龍江之饒沃。雄心勃勃。不能禁請於亞古德斯科知事。自往畧地。以私產辦遠征費。且以納貢爲約。知事許之。於一千六百四十九年順治六年發程。一行僅七十人。翌年達黑龍江。於下流什耳喀額爾古納兩河交匯之處。與索倫人戰。進逼雅克薩城。於十一月十一日陷之。是戰也。俄雖不折一兵。而傷者三十人。哈氏乃留部隊於雅克薩。而自往亞古德斯科。請於知事。借兵千六百名。知事不許。切請得狙擊兵二十一名。大砲二門。彈藥若干。又募義勇兵百數十名。翌年春。再往黑龍江。於雅克薩河口。建設新雅克薩塞。沿流東進。畧索倫部。燒多金城。遂達松花江之合點。攻呼爾喀人。於其地築呼爾喀塞。更分派百人。溯黑龍江。掠奪糧食。呼爾喀人乘虛襲之。哈巴羅夫督見兵七十。邀擊破之。呼爾喀人以不能敵。請援於滿洲。翌千六百五十二年順治九年四月。滿洲發兵二千。攻哈巴羅夫所築之塞。塞兵雖少。殊死鬪。反戰敗滿洲兵。而奪其兵器糧食無算。是年哈巴羅夫再溯黑龍江。於庫倫奇山邊。得與其從莫斯科來之應援兵百八十三人會。即併兵。更上進精吉里江。是時俄羅斯政府。頗聞遠征隊橫暴。既得地。慮不能治。乃決議發大軍鎮撫之。於千六百五十二年。命親王爲遠征軍總督。率兵三千人。而罇米阿夫率一隊先發。罇氏以三月發莫斯科。翌年八月。於精吉里河口。與哈巴羅夫會。授以所齎之金牌。且傳勅命。令還本國。奏聞探險之狀。於是哈巴羅夫留軍。而自與罇米阿夫歸莫斯科。哈巴羅夫既至。以功列貴族。任勒拿河上村落之監督。現時於格雷斯附近。有哈巴羅夫村。蓋傳其功業也。嗟乎。若哈巴羅夫者。以一匹夫其所率。不過數十百人。而爲其國家拓絕域之疆土。非獨其秉有卓特之志。抑其屢勝他種人。其才勇亦已不可及矣。歐洲人多冒險家。彼其初皆由一二傑士。抱好奇邁往之性質。及其成事。顯赫赫之功。其風氣遂傳播於全社會間。而繼踵併起。然則謂歐洲今日得握全地球之霸權者。皆食其初一二冒險家之福。固未始不可也。其與吾中國。以毋動爲大安居。不出鄉爲上福。馴至頹靡不振。其習俗固已異矣。人心有強弱。而後國勢乃因之以分強弱歟。以上爲哈巴羅夫在黑龍江之事。

當哈巴羅夫之在黑龍江上也。於千六百五十二年之冬，馳使莫斯科，請援兵。使者行，行揚言曰：黑龍江之地，金銀鑛山，基布牛馬，羊貂爲羣，居民饒裕，衣服宮室，皆鏤黃金。天下之無盡藏，寶富國也。其言散播於沿道，傳及遠近，訛益成訛。國內紛紛，皆思徼奇利，結黨組隊，千百爲羣，以東向西，伯利部然。其中多雜無賴子，沿道剽掠，傷害久民。既三年，俄政府乃於阿來古莫河上置關，監查出入其事。稍平而遠征軍之在黑龍江者，悉掠奪殺戮，土民苦之，爭避難赴他鄉。江畔至不見人烟，通古斯酋長根特木爾於此時率其所屬逃滿洲，住於諾銘江邊。哈薩克兵惟長虜殺之事，不堪耕作爲平和之勞勩。既失土人遠征軍，遂苦飢乏而不能支，有分散者。方是時，哈巴羅夫已去，繼其後者爲斯台排那夫。豫備大遠征軍到着之事，於精吉里額爾古納地方築城堡，課耕種，以貯糧食。又先是於千六百五十二年六月，烟尼塞斯科知事派勃開陀夫率哈薩克百人爲色楞格河之探險。翌春，湖色楞格入希羅克河，進而達當時通該河之伊爾凱湖。此冬復入什耳喀河，於下流河岸築砦。然以土人逃亡，糧食不給，其背而投斯台排那夫之軍者三十人。勃開陀夫遂率其殘卒二十四人同赴斯台排那夫軍。於途遇斯台排那夫從黑龍江逆航而來，遂會合併兵，進而於呼瑪爾河口築一塞據之。兵數總五百人，塞內建寺院爲持久計。翌千六百五十五年順治一二三月，滿洲派尙書明安達哩率兵一萬攻之。塞兵善防，斷食禱神，以鼓舞志氣，死守不降。會滿洲兵亦以餉匱而去，圍乃解。斯台排那夫亦棄其後塞，至松花江口。其時又有於一千六百五十四年春，自烟尼塞斯科派遣至額爾古納河探險之一隊，亦以苦糧來會，即併兵下黑龍江，徵費牙喀人貢貂狐。當此時糧益乏，江畔罕人迹，荒草莽莽，掩蔽破屋，雞犬聲稀，無炊煙之影。既無所掠，奪得食而又日懼滿洲兵之來襲。斯台排那夫之所希望，惟日待大遠征軍之來，不啻大旱之望雲霓而忽也。一紙之詔書從俄都傳來，遠征軍暫罷派遣。斯台排那夫軍可力役以足食，母惹滿人而與之戰。嚴禁剽掠，撫慰土人。斯台排那夫捧此失望之詔書，其傷心爲何如。嗣後一年杳不聞斯台排那夫之事。至千六百五十八年順治二五，滿洲派寧古塔章京沙爾瑚達發大兵，率船四十五艘，溯江與斯台排那夫之兵遇於松花庫爾哈兩江口之間。俄兵以衆寡不敵，大狼狽，棄船陸遁者百八十人。惟斯台排那夫率殘兵三百二十人，殊死鬪，而滿洲兵多，三百二十人者多被殺被捕，以身免者僅四十餘人。而斯台排那夫亦戰死。是爲斯台排那夫在黑龍江之事。

先是斯臺排那夫之在松花江口苦饑饉也，烟尼塞斯科知事白來哥夫者，夙抱雄略，組織遠征隊，屢派遣於什耳喀、色楞格、額爾古納、河諸處。其後又屢派人視察黑龍江形勢，欲於江源建設一根據地。而後爲着着進步之勢，請於政府求自往實行宿計。政府許之，遂帶黑龍江總督之印，一行五百六十六人，於千六百五十六年順治一三七七月發。烟尼塞斯科翌年夏渡伊爾凱湖，又翌年達什

耳喀河。於尼布楚河口建一砦。據之。是爲有尼布楚城之始。又命其部下率兵三十人。下黑龍江。與斯臺排那夫會。於途中逢斯臺排夫那之遁兵百八十名。初知斯臺排那夫之敗。遂引還。至千六百六十年。順治十七年與寧古塔將軍戰於古法檀村而敗。遂於千六百六十一年。不得已移營而去。僕以少許守備兵留尼布楚砦。未幾亦復逃去。爾後至千六百六十五年。康熙四年黑龍江上無俄兵。江畔居民暫得高枕而臥。此俄人建設尼布楚城之事也。

黑龍江清俄交涉之開始

哈巴羅夫等諸人之相繼經營黑龍江也。經千六百六十一年一度之蹉跌。而俄人歛其足迹邊疆。得慶無事。滿人亦脫俄人之影響。於腦中。然未幾而俄人再度之來。又見告矣。

雅克薩城之建設也。始於俄人堅浦斯客氏波蘭人。以一六三八年。被罪而竄謫於西伯利亞。至同五十年頃。得管理幾荷斯科水陸之通路。道烟尼塞河之要路越二年。又爲烏斯科製鹽所之監督。於一六六五年。康熙四年與格林斯科知事阿部呵夫。以事結恨。或曰阿部呵夫辱其妹

遂殺之。與其徒八十四人。奔黑龍江避罪。於途爲通古斯人害其五十人。是年冬。築雅克薩城據之。徵土民索倫之貢。是時當斯臺排那夫敗衄之後。俄之獵者交易者。與爲兵士者。凡殘留於黑龍江之人。皆來集。人數漸多。勢遂振。滿人聞之。修兵備。欲事討伐。會

雅克薩八十人。入索倫奪貂皮。淫婦女。滿洲將軍巴海襲而殲其衆。然未及攻雅克薩也。又其時尼布楚亦再爲俄人所占據。二城相呼應。助聲勢。千六百六十九年。滿洲議發大兵。乘江凍伐之。以路遠不果。翌千六百七十年。康熙九年滿洲送書尼布楚城。詰其暴狀。

命速退去。黑龍江城將以力尙不足。不利與戰。乃迎來意。而使密魯瓦諾至北京。獻貢物。朔方備乘東華錄其他諸書皆稱於貿易之外無他意。是時滿人既掩有中國於外國。皆以藩屬視其先數年。俄政府曾遣使至北京。以爲俄人投誠入朝。書順治十七年俄國來聘奉表今又得俄使奉書獻物。以爲歸順。欲示恩以籠絡其意。遂厚遇之。而遣孟格德送使者至尼布楚。會其城將。因索其交還於千六百六十七年。不快於清之待

遇。而自滿洲逸出之通古斯族會長根特木爾。并約以後不得納通逃。而許俄人以貿易。然俄人實無意與滿洲約。徒欲以計延其來攻。不遵其言。而乘滿人北邊注意之稍怠。征服其近傍通古斯人。且於千六百七十一二兩年。康熙十年移殖多數之農民於雅克

薩附近。拓土地。建村落。爲持久計。清亦悟俄人之意。命巴海防邊疆。嚴守備。又從吉林移水師分駐於黑龍江。是時俄人之在黑龍

江者。以兵寡。慮不敵。欲求助於政府。而是時俄本國方與波蘭戰。無暇顧邊事。乃飾言謂滿人已以火軍來攻雅克薩。俄政府聞之

驚。而又無力出兵。乃送二千留於雅克薩。且應城兵之請。而免堅浦斯客及其下諸人之罪。此時已宣告堅浦斯客死刑之罪使抗清軍。又於千六百

六十五年。一四遣尼果賴罕伯里至北京修好。以結清之歡心。為彌縫一時之計。翌年七月。俄使達北京。清人要俄人以不寇邊。且送還逋逃根特木爾。尼果賴諾之。於歸途。送書雅克薩。使嗣後航黑龍江下流及精吉里。勿徵土民之貢。然野心勃勃之雅克薩人。不及顧此命令。而於千六百七十六年至八十二年。二一復建設諸處城塞。其著明者如左。

千六百七十八年。康熙一七

精吉里江上流

一所

千六百七十九年。康熙一八

色里模札河口

一所

獨龍寨河口

一所

千六百八十一年。康熙二〇

精吉里河口

一所

千六百八十二年。康熙二一

哈穆功河上

一所

其中在精吉里河口者。名格牙塞。距愛琿上航僅半日程。滿人多來互市於其地。往來頗盛。此外在荷哥德海濱者。有圖瑚爾斯科及烏底斯科塞。而黑龍江左岸之全境。殆全為俄人之所盤據。康熙二十一年。一六諭郎談曰。『羅刹犯我黑龍江一帶。侵擾虞人。戕害居民。昔我兵進討。未翦除。歷年已久。近聞蔓延益甚。過牛滿恒滾諸處。至赫哲飛牙喀虞人住所。殺掠不已。』云云。蓋謂此也。當時以俄人之強。橫因其音近。遂號之為羅刹云。此堅浦斯客建雅克薩及諸城寨之事也。

方滿人之與俄人。屢示衝突之勢。於黑龍江也。然卒無大戰伐之事。其時俄人固未暇東顧。而滿洲起自蠻族。少文化。乘中國內亂。土崩瓦解之勢。進而占領其土地。中國血性男子。不服多倡義而起者。滿人雖恃其兵力屠滅之。然事未全定。且三藩之事動。大兵革前後。亘數年。滿人亦注全力以壓平中國。無暇分力於邊疆。至乘天幸。康熙十七年。一六吳三桂死。二十年。一六鄭經死。中國已死灰不復燃。英雄盡喪。而一般蟻蟲小民。惟以偷生免死為幸。遂可不復用武。而長安貼安置於滿人之足下。兵力有餘。乃欲逞威邊陲。為勦滅俄人之舉。雖然。俄人之敢與滿人抗者。雖僅僅不過數人。然固非孱弱萎靡之中國人比也。於時康熙二十一年。一六八月。命副都統郎談。公彭春等。率兵赴達瑚爾索倫之地。送書尼布楚。稱捕鹿。而實密覘雅克薩。且視水陸軍之進路。十二月。郎談等歸。奏曰。雅克薩兵少。取之甚易。不過三千人足矣。於是先命寧古塔將軍巴海。副都統薩布素。建木城於愛琿呼瑪爾。發烏喇寧古塔之兵一千五百守之。翌二十二年。一六夏。巴海之兵至愛琿。溯河築木城於一島。分兵據之。此時俄人之在哈穆功塞者。為富羅洛夫。與荷哥德斯科之俄人合。四出剽掠。侵近傍之使。犬使鹿諸種。於閏六月。彌勒可夫率兵六十七人。發雅克薩合之。在途。

於精吉里河上。逢滿洲戰艦五百六十餘艘。俄人狼狽陸遁。清將遣使招彌勒可夫。欲與相見。有所問。彌勒可夫即往。清兵俄起。縛彌勒可夫。復捕其下三十餘人。餘兵以身遁。入色里模扎獨龍寨之二塞。告急。俄人以清兵且大至。遂棄塞奔。未幾。清兵鼓噪以來。放火燒二塞。又襲精吉里塞。悉擒其塞兵。翌二十三年^{一六}薩布素又陷圖瑚爾塞。富羅洛夫以力不能保。亦棄塞。航海而退于烏底斯科。於是俄人所築之諸塞悉爲清兵所蕩洗。惟雅克薩城尙孤立於江上。滿洲致書於雅克薩。勸其撤去。書達。城將集衆議之。僉曰。願死守不屈。而請援兵於烟尼塞斯科。是時滿洲兵用烏喇阿達哈哈番等之策。命薩布素水陸並進。先刈雅克薩之田禾。使其無食而坐斃。已而薩布素之部下不用命。事遂不果。在雅克薩之俄人日計清兵之來攻。久之不至。復乘間耕種其近傍地。於昂古黑阿山頂置哨兵五人。更番瞭望。城外設木闌。城加修築。編木實土。繞以小隄。鹿砦。然其衆合農商之民。僅四百五十人。兵器僅小銃三百挺。大砲三門。知不足以抗清之大軍。惟日待救援之至。康熙廿四年^{一六}五月。薩布素公彭春等以水陸軍一萬八千。野戰砲百五十門。攻城砲四十門。於廿一日進薄雅克薩。翌二十二日。遣書城將陀羅部伊勸降。不應。二十三日。分兵西路。列砲轟城。然城兵殊死鬪。城壞隨補禦。而崩潰益甚。失兵且百。而外援不至。城中食垂盡。城將陀羅部伊不得已。遣使城外約降。請收軍而還。尼布楚許之。因即日行。惟副將巴什里等不願歸去者四十人。投清軍。先是普魯士貴族拜登曾從波蘭軍被捕。流謫西伯利亞。至是聞雅克薩急。欲往援之。於德波爾斯科募集哈薩克兵六百人。自率之而向雅克薩。而此時凌舍斯科府亦應雅克薩之援。而輸糧食在途。及陀羅部伊之還。尼布楚也。於途未一日而逢尼布楚兵百人大砲五門。小銃三百挺護來。且云拜登已至尼布楚矣。數日即赴援。俄人切齒太息。悔早降一日以爲遺恨。千秋之事而清軍以俄人既去。乃燒雅克薩。以薩布素駐紮新築之黑勒根城。總攬黑龍江全部軍務。此滿人攻勝雅克薩城之事也。

晉文公之勝楚也。而有憂色。以楚患之未已也。當雅克薩陷落之報之達於北京。聖祖大喜。顧謂侍臣曰。『征勦羅刹衆。皆以路遠爲難。朕獨斷興師致討。今荷天眷。遂爾克之。朕心嘉悅。』云云。孰知歡笑之聲未終。而俄人再來之報已達於耳。當是時。俄人爲尼布楚長官者曰菩賴沙夫。性豪宕不羈。以雅克薩之敗爲俄人莫大之恥辱。陀羅部伊之歸也。未數日。菩賴沙夫即派兵七十赴雅克薩。使偵清軍之動靜。時距雅克薩之陷落十有七日。灰燼滿目。惟留破墟殘壘。認當時戰爭之遺跡而已。清人以既付一炬。遂不留兵而去。乃歸報清軍退卻之狀。即命拜登率部下二百人。先占雅克薩城。續派兵總六百七十人。大砲八門。再推陀羅部伊爲城將。收田禾。築城以木夾造。而實以葦根泥土。又以土蔽之。寬二丈八尺。高二丈。三面繞壕。壕外置木檣鹿角。守備完固。此俄人再

建雅克薩城之事也。

雅克薩之摧燬也。清軍以爲無事矣。不數十日而雅克薩城再現。其報達於北京。聖祖遣理藩院郎中滿丕等赴索倫。偵探敵情。命土酋烏木布爾代等。稱納貢。而覘雅克薩之虛實。城兵亦疑之。而探清之形勢。拜登以兵三百人。視察江岸。於康熙二十五年一六八六一月。至呼瑪爾河口。見滿洲兵四十騎。向齊齊哈爾方面進行瞻望。追而殺其三十人。虜一人。於是知清軍方爲再征之計。雅克薩益戒嚴。充儲糧食。城兵亦增其數。總七百三十六人。野戰砲八門。臼砲一門。爆裂彈大小五百個。士衆皆扼腕撫髀。欲一戰以雪前敗之辱。二月。清命薩布素增修船艦。俟冰消時。發烏喇寧古塔水陸之衆進攻之。四月。薩布素等率陸軍三千。舟師百五十艘。迫雅克薩。先略其田稼。奪船舶。於雅克薩對岸之一島及額爾格河兩岸。爲三營。建砲臺。列砲以轟雅克薩。兩軍相持。以砲戰者八旬。七月一日。清軍急薄雅克薩。欲一舉拔之。爲城兵所逆襲而大敗。死傷無算。然是月。城將陀羅部伊。亦觸彈丸。負重傷。又城中疫癘流行。至八月時。城兵之能堪戰鬪者。僅不過百五十人。而傲岸不屈如故。清將不敢攻。而屢放契箭於城中。約以放還而勸之降。城兵不應。而遣人乞援於尼布楚。然苦賴沙夫以事不赴援。於是雅克薩之運命。迫旦夕間。有再陷落之憂。而適清俄兩政府開和議之約。清帝布告休戰。十月。清軍撤圍。移營三俄里外。城兵得出入自由。清軍又嚴禁士卒。不得妄行。當是時。清軍中亦患疫。死者無算。清帝遣太醫院官二人齎藥往治。又使問城兵之病。拜登答曰。我湯藥具備。且軍中無一人病者。實則城中病勢猖獗。達其極點。生殘者僅六十六人。清俄既休戰。翌年四月。清軍更退數俄里外。至七月二十三日。全引去。此清軍再攻雅克薩而以媾和罷戰之事也。

清俄之媾和也。於千六百八十六年

康熙二五

一月。俄國命陸軍大將閣多文爲全權大臣。率騎兵一千五百人。發莫斯科。千六百八十

八年。

康熙二七

清以內大臣索額圖爲全權大臣。率騎兵一千。由清撰定色楞格斯科爲會地。及索額圖出發。行至喀爾噶之克勒阿祭

拉罕。道逢百姓。紛紛遷移。愈進愈多。詢之。云準噶爾之噶爾丹來寇。國王戰敗出奔。索額圖前往之途梗塞。未幾引還。於是更定尼

布楚爲會地。翌千六百八十九年

康熙二八

七月。索額圖先至尼布楚而待俄使。是先。清帝已命薩布素等。調黑龍江兵一千五百人。從

水路赴尼布楚。合使節護衛兵并僕從使价之屬。人垂萬數。方黑龍江兵之達尼布楚也。直前圍城。刈田禾。爲攻擊之狀。以示威武。

城將遣使訴其無狀。乃命舟師遠徙。示無他意。至八月十八日。俄使至。遂以二十一日爲會期。會議數次。於九月七日協議。條約共

六項。是時也。清兵多形勢便。故條約多從清人之意。照約應毀除雅克薩城。

條約第三項云。一將雅克薩地方鄂羅斯所修之城盡行除毀。雅克薩所居鄂羅斯人民及諸物盡行撤往察罕汗之地。

俄使命

守將拜登先撤。退已而清兵從水陸兩途。道雅克薩。破壞其城而去。惟根特木爾。俄不允送還。從條約。條約第五項云。一從前一切舊事。不

所有中國之人。仍留不必遣還。嗣後有逃亡者。不許收留。即行送還。已為俄之臣民。自是約後。俄人不占勢力於黑龍江。至十九世紀中葉。英以戰勝清兵。樹勢力於中國。於是遠東之事。復惹俄人之注目。然自尼布楚條約至結愛琿條約。其間已閱百七十年。間故清俄交涉。以結尼布楚條約為開始。一大段落之事。而當日者。清人實強於俄人。此不能不追溯其朔。而為論時局者。一攷其盛衰之迹也。

附尼布楚訂約時之情形。兩國使節。於未會見之前。先定會議時條項如下。一會見所定尼布楚城。與什耳喀河中央之地。

一會見之日。兩國使節。各得伴四十人之隨員。一兩國共出五百人之兵。俄兵列於城下。清兵列於河岸。一兩國使節護衛兵。各

以二百六十人為限。且除刀劍外。不得攜帶一切武器。會見所分二部。兩國各專用其一。俄國會見所。以土耳其產華麗之毛

氈。波斯製金糸之絹。張天幕。中央為兩使節之桌。桌上精巧之時計。中國名鐘錶。及文房具。桌後安樂椅。為兩使之坐所。桌之側又一

机。為秘書官席。清會見所。極質素。張幕。幕內置一大盤。上設七使節坐。按是時使節七人。為內大臣索額圖。都統公國舅。終國綱。尚書阿爾尼。左都御史馬齊。護軍統領馬喇。督捕理事官張麟。兵科給事中陳世安。

此外通事力。按是時通譯官。一倍伊爾。一賽必倫。皆宣教師。此次訂約。周旋幹旋。皆二人之條約文亦由二人起草。賽必倫日記。敘述會事。始末甚詳。今史家多珍視之。之席。在兩使節間。而近清使之地。隨員班次。在各使節

之後。於八月二十二日開議。是日清使清什耳喀河赴會。所以衛兵擁護之。俄使以軍樂隊先奏。喇朗之譜。既均至會所。座定。俄

使先言曰。爾後以黑龍江為兩國之境界。互不相犯。清使拒之曰。黑龍江一帶。至色楞格之左岸。本屬清之版圖。土民朝貢不絕。

其後俄人來蠶食我邊境。侵害我權利。俄當以雅克薩。尼布楚。色楞格。斯科。其所屬地。全歸還清。俄使不應。堅持前議。當日以無

何等之決議而散。翌二十三日。二次會見。而清國前日之二通譯官不至。以一蒙古人為通事。蓋前日之會。俄使待二宣教師極

慇懃。清使不平。而心疑之。因易通事。而此蒙古人。語極拙劣。不能達相互之意志。交涉益陷於困難。俄使先言而駁清之主張曰。

清以尼布楚以下各地為屬清。證左何在。若有。請速示。不然。其所言全屬虛構。清使卒不能答。乃曰。俄若欲取尼布楚及色楞格

斯科。我不敢拒。雖然。惟為貿易勿貯兵。俄使答曰。敢拜無言之辱。清若於此處廢田獵者。吾人可得安枕而寢。次又主張前說。

以黑龍江為疆界。清使大怒。蹴席而立。欲即收幕引去。會亦散。二十五日。俄使遣一士齎書於清使。中云。議已不協。請以兩日會

議之顛末。詳記之。而賜余。欲覆命於我皇。清使拒不與。是時和議頗已呈決裂。兩宣教師見形勢切迫。冀兩國之復歸于平和。於

相互之間。為力講調停之策。是日先訪俄使曰。關黑龍江以北之地。清之意見。我等雖不知之。然少必收回雅克薩。此奉清帝之

勅命。俄若不讓此地者。議不協。且恐即生變。非俄人之利也。俄使未及答。次日。俄遣使欲聞清國最後之決心。索額圖即指地圖。

以斯塔諾威石大興之山巔。及額爾古納河之江心。爲兩國之分界。翌二十七日。清遣宣教師至尼布楚。問清之決答。有同意否。

安嶺

俄使尙堅執不肯讓雅克薩。於是清使大怒。欲一舉陷尼布楚城。集隨行之官僚水陸將校開大會議。事決議圍尼布楚城。又煽近傍之土民。使背俄。又別派兵五百往略雅克薩之田禾。大軍陸續渡河。徹曉城兵見清兵之舉動。倉皇增設炮臺。造牆壁。出兵於城外。扼道路。要隘。置哨戒嚴。兩國咸準備血戰之事。立見旦夕間。然俄人以兵單。知戰不勝。派人請再會見。且令逗意曰。俄使有讓雅克薩之意。然以清之要求甚不當。以騎虎之勢。不能不拒絕之。是言也。俄已示願。遵從清人之議矣。二十八日。俄又遣使告以可從額爾古納河爲兩國之境。雅克薩城亦全讓出。但在其地之俄人。必令其安堵。以此爲約。清使漫不應。是日益渡兵。什耳喀河而營於距尼布楚附近之一山中。示決戰意。俄乃俄使告以悉從清人約。請令宣教師入城。先議定大體要項。清使疑俄人欺已。乘隙完防禦。且恐誘出宣教師。奪之而去。不肯即諾。切請乃使賽必倫一人入城。賽遂與俄使議定大略而歸。二十九日。俄使於條約面。更附加諸項。一爾後從清國送俄帝之文書。必寫俄帝尊號全文。少亦當記其略號。並文中不可有顯分兩國皇帝尊卑之事。一兩國互優遇使節。其所齎之國書。可自手捧呈皇帝。一兩國臣民之商業。一切可予自由。清使答之曰。第一及第二項。未奉訓示。不能承諾。且中國素未派使節於他國。若關已國使節之事。不必預設規定。況臣子之分。如議定皇帝禮儀之事。於義不可。惟優遇俄國使節。吾人堅可保證。請安意可也。第三項要求。雖無異議。然吾人爲議定疆界大事而來。議及商賈之事。甚覺其不倫。按上文所答全係大一統國不知外交且見重君權輕商務之意當時習氣可以想見九月四日。俄人復提出八月二十八日之要求。請擔保雅克薩不築城。壘清固無築城意。然且漫不許。而是時素爲俄所征服之喀爾喀諸部。皆率所屬陸續來投清。清軍勢益振。俄若抗清。命者直進一擊而屠其城。俄無如何。乃一惟清國之命。是從於九月七日。康熙二十八年七月二十三日交換條約。是日清國全權大臣索額圖。率騎兵一千五百。隨員數十人。大小旌旗。蔽什耳喀河。金鼓鞞鞞。服金絲龍紋之朝服。簇擁而來。俄國全權大臣亦服大禮服。金線峨帽。佩劍。率步兵二三百。以騎馬之軍樂隊先。既偕至座。定兩國使節各展約文。署名鈐印。堅誓不背約而交換。互相擁而表友誼。開晚宴。盡歡握手而別。翌日。俄使贈索額圖以珍貴之時計。望遠鏡。銀製器皿。貂衣。其他使節諸人。贈時計。鏡面刀劍等。有差。清使答禮。贈俄使以馬具一式。馬尾二。金盃二。衣服八領。絹三十二卷。又以同樣之物。贈其餘之俄人有差。條約以滿俄拉丁語書三通。總六項。附約三條。按附約第三條有用滿漢俄拉丁四國語書條約全文勒石建兩國之境上俄使已命雅克薩之守將退出。而於尼布楚修築城壁。以軍隊之一半駐屯於尼布楚。色楞格斯科及烏金斯科而後歸。以功列男爵。任輜重總監。

清俄兩國於黑龍江之初試衝突也。清人占勝手而俄人反不利者固由於俄之國勢偏於歐洲東方。竄遠爲其注力不及之處。兼之黑龍江爲探險初得之士。非關重要而又國內多事實亦未暇顧。故以屈從和議爲上。而一蹶千戈爭勝負於遠東不可爲國計而翻觀清之地位其發迹本自滿洲黑龍江唇齒之地。所謂臥榻之側不容他人之鼾睡。且入關而後曾不數年已占領中國全土而辱羸懦弱之漢人。暫試兵鋒已搖尾貼耳。震懾威靈奉爲神聖。若牛馬之甘羈轄。惟主人之所爲而威武旣揚內顧無憂。遂能以全力外向欲去其實逼處此之害。且不僅此。俄人之在尼布楚雅克薩者常不過數十人或數百人。而滿洲用兵動以大軍。其人數或以數千或且過萬。又俄人之待應援兵也以兵法言之距離點過遠。且從亞古德斯科達黑龍江道路險難。從哈巴羅夫取阿來古莫河之捷徑大半逆流而不能曳小船。從拜喀耳湖發見之捷徑又以兵士移居俱少不能爲遣援之地。反之而從滿洲達黑龍江有大道出松花江烏蘇里甚易。故在俄者雖有一二人出其艱苦卓絕之力而卒爲滿人之所摧敗。非夫滿人之性質及其謀國用兵之道均有以勝於俄人也。形勢便故奏功易其故蓋由此也。

俄人蠻暴之事其先多使個人爲之敗。則個人受其責。政府置不與聞。或政府出而調停於其間而使無事成。則歸其事於政府。而政府乃出而受其成。此慣用之長技而於近日尤屢見不一見者或謂此係俄人中央統制系之微弱缺駕馭之力。雖然俄之政府固亦有利乎此而後乃因而縱其所爲也。觀于前二三百黑龍江之遺事而俄人今日之狀態已悉可槩見矣。

尼布楚之訂約也。滿人陳大軍耀武示威。形勢狡黠強悍之俄人勢力所制不能不驚伏于一時。而聽命顧其視此條約也。則直以爲要盟苟機會可陳前言固視爲無物。觀于結愛瑋條約時清屢援尼布楚之約。俄使怒曰清尙欲挾此以爲口實耶。當日俄人從使節者祇警衛之士而清人共使節送軍隊示攻擊之態度直以威嚇而訂前約耳。蓋俄之不信非條議所能約束不特近事屆撤兵而不撤約言全歸於無用。即當日所遵行之條約亦祇屈于勢力而然。斯塔諾威山上額爾古納河沿之碑碣不待風雨銷沈而俄人早已不懸諸心目中焉。

事無論成敗而必視其能力之如何。其能力固有以異於人者。雖屢失敗而終可有成事之一日。近日有操作事不必求成功之論者。雖然亦取若能力無以過人。雖微時之幸亦有告成功者。而久後卒不能存立方黑龍江交涉之始其事迹滿人勝而俄人敗。然致俄人之性質其堅忍驚悍殆未易及。迄今日而俄人卒操鞭撻滿洲之權。然則通古斯民族固不能與斯拉夫諸人種爭優劣耶。而欲較族種競爭之勝敗者撫此往事沈沈亦當世得失之林焉。此所爲論時局問題而姑插以最初交涉之一事也。

俄人再營黑龍江之事

世界水陸兩大國英負海而俄負陸至十九世紀中葉咸東向以逞其膨脹之勢而英由海以闢中國之南方俄即由陸以包中國之北部當英人之與清人交戰開五口通商得享有貿易之權利也歐洲傳聞此事咸以東方一片乳滴蜜流之地可任人啖而食之而「征服極東征服極東」之聲喧騰於全歐之野而俄人於此亦復然其東向之心以彼立國於波羅的海黑海兩方面其海口均爲他國所扼守故不易逞其海上之雄心而陸地廣大曼衍以達亞洲之東遂因地勢而欲蠶食東方之土地以控制東海此固本於其國之形勢而然也

雖然東方之事與俄之本國地勢遠隔非得有其才足以獨當一面之人物則不能以告成功此固俄人之所熟思而審慮之者然而時會至而英雄生俄皇於沈觀默察之餘遂以此重任畀一堅忍剛果精練敏活之知事摩拉罷夫當千八百四十七年十一月俄皇尼古刺士賜摩拉罷夫謁見而命之曰朕授卿以東部西伯利亞總督之任其於彼得堡可速講究處置西伯利亞重要之問題以聞摩拉罷夫因悉研究其關職務之事於一千八百四十八年之始出發摩拉罷夫之一行而俄人於黑龍江之事遂得告成功矣

摩拉罷夫之政策以爲太平洋者將來必爲世界權力之首要點故俄國當亟擴張其勢力而得一有力之根據地與對岸之北美合衆國相提携又英國所從海上得於中國之貿易俄國可從陸上盡排斥之而使之衰又俄國當竭力以謀殖民地之發達如是皆不可不振興東部西伯利亞而欲振興東部西伯利亞不可不得黑龍江欲得黑龍江不僅保守其河源不可不兼并其河口附近之地以爲立海軍根本之所而摩拉罷夫即以能達此目的爲其一己之責任深惜從前俄人棄其所已得之土地楚條約爲大失計而欲恢復其昔日所失敗之事又非徒有此見地而已也其精力實能伴其識見而告其事之成功故俄人稱摩拉罷夫爲有學識與手腕合併之傑物雖其所施爲者惟知有俄國皇家未脫專制國一般官吏之習氣然獨能持進步主義而有容人之量當時流竄於西伯利亞之革命黨多厚待之或列其幕中若著名之革命文士拔庫尼氏者亦禮之爲上賓焉拔庫尼氏平日之議論盛唱改革欲於西伯利亞建設合衆國與太平洋對岸之亞美利加合衆國同盟其言之驚人類如是而摩拉罷夫深重之其量可知矣

按摩拉罷夫之効忠於俄皇也在盡其心於事業之間而不屑爲小臣之媚悅以固其榮寵者若近日中國之貴官於國事民事

嘗不關心而惟知捕獲新黨以自要結於朝廷而保全其祿位則其人不免爲鄙夫而其事亦不出小人之所爲也。摩拉罷夫於其在任期內自黑龍江拓地以達於朝鮮之海岸而使俄人於東太平洋發展其膨脹之勢其後古祿台可夫者亦以極端之排英主義著稱於黑龍江然爲俄人立黑龍江根柢之業者必以摩拉罷夫爲稱首。

當日俄國者既注目於東太平洋至不惜出寫遠荒寒之西伯利亞以求遂其所大欲而與英國若賽走然各求早達於極東之一的而分異日之雌雄而國於太平洋岸操控制太平洋之形勢若中國者則被壓於政府之下其上昏昏其下亦遂嬉嬉于人國之所經營熟視而無所觀蓋一則已警天曉起舞於演臺之上而一則尚在夜午鼾沈於寢幕之中嗚呼此所以馴致有今日之禍而以富天產扼形勝之巍然一大國爲列國之所制而不能自存推其故固由朝廷之不明而不知自振焉耳。

清政府既不知自振而其國運屢瀕於危然清國陷於危難之境正俄人所視爲機會而得遂其掩取之心方滿人之外逼於英法而內困於洪楊既無暇用意於北方廣漠之邊境而俄人乃悉蹂躪其尼布楚之條約日日拓闢其疆土而無所顧忌至千八百五十八年五月與清廷結愛璦條約三章而自額爾古納河至黑龍江左岸一帶爲俄人所暗侵橫奪之地遂悉承認爲俄有又乘英法聯軍之入北京清帝出奔英法二國欲遂否認滿政府而掃除之然俄人則利滿人之愚而易欺不便英法二國之所爲欲仍扶持滿人爲中國主而俄人得乘間爲盡鹽取中國之計乃出而幹旋其間以仲裁自任而勸英法仍認滿政府與訂和約取利而歸之爲得計而於滿人之前則示其大恩曰微我爾固已亡國矣今復有此是皆我之賜也不可不以報償我乃復與結約十五條世所傳爲北京之條約也時在千八百六十年十一月照此條約俄得有烏蘇里以東之地復得有達爾哈斯坦天山南路之一部地而於是年七月二十日俄人所占領之浦鹽斯德亦爲北京政府所承認其後遂營爲俄人東方海軍之根據地至是而俄人征取黑龍江之計畫略已完全嗣後當由黑龍江以進入於滿洲之全部此俄人於十九世紀中葉以後再營黑龍江而得勝利之事也。

黑龍江事結論

要之黑龍江之事略可分爲三段於清俄交涉開始至結尼布楚條約爲最初一大段事於此一段之中清方開國而俄乏東爭之力清人之勢力強於俄人雖然俄人經營之能力已於此見其萌芽覽此歷史也令人俯仰於盛衰之間興感無窮而又知定爲國之方略不可退守而當務進取之思使清人而用進取之策則當國勢方強之日豈僅此黑龍江爲必保守之地進而并吞東部西伯利亞以進西部西伯利亞而以亞洲之勢力擴張於歐洲之方面則非特能繼起成吉思汗之功業而以今日歐人之取攻勢以

捲入亞洲乃於數百年前亞洲人先取攻勢以捲入歐洲雖或未能吞并歐洲之全土而固足以澹歐洲今日之來勢矣且也國務進取則人心之間咸有朝氣即當外患之來又易悚其心而可圖變法自強之計即如彼俄人者其政治亦未盡文明然而能與列強比抗而成為世界之一強國者無他彼固自祖宗累代以來以進取為惟一之政策故能膨脹如今日耳而觀當日之清廷者自尼布楚結約之後以為累世可以無事而視區區界約之一片石以為黃河若帶泰山若礪天長地久共不滅者遂欲偷安食息以坐享太平豈真如歐人所詆黃種人固以保守為其特別之性質耶又烏能不懷想當事而太息弔古於無已耶至尼布楚結約以後為清俄休息邊境無事之時代又自為一段落而此一段中無大事實則亦不足敘述之至十九世紀中葉俄人乘時會蓄大志東向而欲擴張其勢力而其間俄人所為之事成敗利鈍悉與其首一段事相反而滿人不稍有抵抗力於其間任其蠶食鯨吞日長炎炎且願拱手以讓之而其禍水遂濫觴於黑龍江以浸及滿洲而有瀾漫東亞天地之勢其間與滿人相交涉者有愛璉之約有北京之約至其後以清日戰爭俄得乘機逼日本之返遼東而示恩於清人得結喀希尼之條約則其用意已全在滿洲之全部而不當僅屬於黑龍江之事要之滿洲之事其開端實由於黑龍江而區黑龍江之事迹言之則最初一段清勝于俄中間一段平和無事最後一段則俄人得全獲勝利者也是黑龍江清俄交涉之概略也

今者俄人之於黑龍江非獨變其圖上之顏色已也又總稱滿洲地方而起沙母爾之新名詞蓋後黑龍之義而於滿洲地方之軍隊與黑龍軍團相對而稱為後黑龍軍團蓋擴黑龍江之權力以及滿洲也噫覽黑龍江水之滔滔暮濤寒烟依然終古而人事遷流何其代謝興亡之速也又能無悵人憑弔之感乎系之詩曰

斯塔諾威翠屏空

室韋河畔易秋風

銅標界石無殘影

大驚旂翻夕照中

軍春城外之沙草峰。為清俄韓三國交界之處。昔年吳清卿依嶺山議界時。以此為清國地。其後於長嶺子建一銅柱。又於烏蘇里一帶樹立界石。義和團變後。銅柱界石。悉為俄人撤去。清國固不問也。

黑龍江之金礦

俄公爵黑鳩氏之言曰世人以西伯利亞之地終年被鎖於冰雪僅以一般放逐之罪囚為住民者此屬想像上謬誤之言也西伯利亞南部者其天產物之豐富不亞於加拿大而其形勢亦與加拿大相似此言也實惟黑龍江之地足以當之當日俄人有作黑龍江旅行記者傳於俄國中讀者皆心醉其山川風物而願一游其地以為快夫以天然饒富之地而住其間者皆屬野蠻種族蠢蠢然一無所發掘而留其完富以待人故凡農產牧畜植林航運等皆可為非常發達之謀而其中最要而有利者尤莫如金礦

之一事。

俄人之着手黑龍江也。固以爲一大寶藏之窟。觀於俄皇尼古刺士任摩拉罷夫以經營黑龍江之事也。而命之曰使黃金之出產發達。弊政改革。講究關係貿易之事。其所注重者。凡三端。而以發達黃金之出產爲其第一事。然則埋藏於黑龍江地下之黃金。俄人果抱何等之慾望乎。中國黃金遍地故各國皆垂涎鑛產

滿洲全部之鑛產。綦布星羅。而其中爲金鑛者尤多。其間探檢調查。而知其道路之遠近。鑛質之良否者。各國人所知。皆不及俄國鑛山技師之詳。中國人嚮懸開鑛爲厲禁。昔時若封禁鑛山之事。且書之於史冊上。以爲美談。積非成是。遂以發鑛爲有害。閉鑛爲有益。凡有佳鑛。請於官府。官府必禁之。即官府許之。而本地之紳士亦必禁之。此誠中國牢不可破之守舊風俗也。雖然。若滿洲各處之金砂浮溢。小民以利之所在。右不禁。自相掏取者。故雖以不貪夜識金銀氣之政府。亦不能不伴時勢而幾處鑛脈見榮之處。遂亦從事開掘。於其間。今試略舉其所已開之鑛。而爲記憶之所能及者而言之。如屬鴨綠江之流域。有二道溝。三道溝之金砂。三姓附近。有砂金山。產額饒多。黑龍江岸。從松花江之會流點。沂三十餘里。有觀音山金鑛。太平溝金鑛。更沂二百餘里。於清俄交涉史上有名之雅克薩城。於其對岸。相距不遠之地。有漠河金鑛。以產額多而鑛質良。稱爲中國第一之金鑛。又沂江於額爾古納河之會流點數里。有奇乾河金鑛。與漠河產同質著名。以上若干之金鑛。欲悉其年年幾何之產額。則清國財政例無詳細之統計。而於距二十年以前。光緒九年據滿洲就地所記。黑龍江省總產金額八百五十三貫。九十兩二分八厘。合時價四百三十三萬一千八百三十三佛。以後產額之增加。必與年俱進者可知。然黑龍江鑛務局所管理之漠河奇乾河觀音山風瀾等處。其產金額。反甚減少。於光緒廿三年。直隸總督王文韶所報告。前年之採取額。不過平銀七十四萬九千四百四十七兩餘。試合前之產額而比較之。可謂統計上一大奇事。然中國督撫。本不知財政爲何物。或且并前後之統計而不知。但以一報塞責。而政府亦委之不問。據通黑龍江鑛事情形者。謂其產額。決不下二百萬兩上下。且據漠河之一鑛以推。從開始以迄當時。其產額實異常增加。工人已用至七千人以上。以一人一日五兩以上之採額計。一年之總金額。其時價當有二千五百萬佛以上。然而報告之產額。懸殊如是。是固不待明言。入於中國官吏役員之私囊。而又爲鑛夫之所竊取。如是而已。是固中國之習慣。而毫不足爲異者也。方漠河開設金鑛之始。定議以採金所得者。十成之六爲工料。四成歸政府。而政府從所得之中。以十成之六爲鑛所住在兵丁之軍餉。因是而得養幾多之工人。及幾多之軍隊。其金砂輸送天津之機器局中。而其所用淘汰之機械。類多單簡。少新式者。故雖有佳鑛。未能充足其進步。

之量。此中國在黑龍江鑛產之大略情形也。

於義和團之役以前。黑龍江右岸清領之地。幾多防禦鑛產之軍隊。編制一種兵村。於江岸寥闊未開之處。兵營與人家。相參差於其間。至經義和團之變。俄人得遂其用兵之慾。俄國將校一度從軍得受特別之恩給終身不困於衣食故多主開戰論其兵卒每戰爭得以其所掠奪之民財為私產故所過極亂暴其兵入滿洲也掠虜殘殺所過

為墟。而於黑龍江之浩劫尤甚。鑛務局轉運部與愛琿之鎮守。皆為俄兵付之一炬。江岸幾多豐富之金鑛。皆為其所掠奪。而移各

鑛之本部於武府。昔日所垂涎之鑛產。為渡江密採之計者。至是不費一毫之償價。而得公然占領之。以為已有。中國投入幾多巨大之資本。俄國不待聲謝而收受之。其一得一失之間。中國之損害可謂之巨。而俄國之變暴亦可謂之極矣。俄人之得鑛產也。當

與西伯利亞各屬之鑛產。同編為俄國帝室之所有。昔摩拉罷夫經營西伯利亞時。曾設帝室御料鑛山。而編制罪人及奴隸為坑夫。蓋俄人固以鑛山所為國君之產也。其所有砂金。當與西伯利亞之產金。同為政府所買入。俄人之于西伯利亞。已得告鑛產事

業之成功。而以用於西伯利亞之法。移而用之於黑龍江。其鑛事之日益發達。可無疑計。現時俄人於黑龍江沿岸及其他所採取之砂金所及金鑛。已共二十一所。使用鑛夫。達十萬人以上。其採取之金。悉送伊爾古斯科冶金所。而其產額及價值。極關秘密。除

當局之外。殆無一人能知之。然其多量之額。及每歲增加之勢。自可推知。其鑛業之厚利。前途殆未可量。又自黑龍江及額爾古納河之右岸。即興安嶺橫斷之地方。其未經開掘之金鑛尚多。此誠寶富之無盡藏也。俄人既以鑛產為重大之事。故前迫黑龍江將

軍薩保。訂關鑛山特別之契約。而滿洲密約中。又提議關於鑛山特別權利之規定。而近聞東清鐵道會社。關黑龍江吉林兩省之炭鑛。又與清國結十二條之條約。其重要之項。有該會社於鐵道線路之兩側三十俄里以內。得有炭鑛開採之權利。又於此地域

外。該會社願開掘炭鑛者。對他之出願人有優先之權。又若他會社於該會社之優先域內。欲採掘炭鑛者。中國政府不可不先告知該會社。又該會社於有特橫之地域外。有時有欲開採之炭鑛者。遵守清國之鑛山條例。得開採之。此條約成。而沿東清鐵道之

炭鑛。已全落其手中。彼俄人之經營極東。方以乏石炭一事為大慮。若鐵道汽船。一旦臨開戰之時。而炭量不足。則已立於失敗之地。日俄用兵。其計算勝負各條中。亦多加入石炭來源之一條。而以俄人艱于購炭。為其欠點之一。

按俄人在西伯利亞所用之石炭量。於汽罐車停車場工場等。計算昨年度消費額。共千七百萬盧特。二十五萬今年度預算二千

萬盧特。三十萬此等石炭之產所。悉由於多木斯科之 Soudschenka 及伊爾古斯科之 Tscherenchow 11 炭山。別有烏拉爾炭

產。以多硫黃。不合於用。夫以西伯利亞爾許之長道。而供給石炭者。僅二所。無事之時。可從他國買入。有事之時。危險蓋莫大焉。

今秋有人從旅順歸者。據云。當地貯藏之石炭額。不出三萬乃至四萬噸。是果得供幾月之燃料乎。一旦開戰。日本炭不能購出。即欲購英德諸國之炭。亦恐多不能得。俄所恃者。惟清國之開平炭。是亦非清國所願。俄人惟以威力逼之而後可。然鐵道之貨車。一輛積十五噸。廿輛連結。僅一回三百噸。而連接發如許之大列車。專爲運載石炭。必至妨兵士糧食運輸之事。俄人知石炭需用之要。不能仰給於外人。故亟亟從事開掘。去年於去奉天府五十哩。得一炭礦。炭質良好。產額亦多云。至來年西六月頃。一日之採掘量。可至千噸以上。俄人之注意炭礦。蓋可知矣。

故俄人之經營東方也。於金礦之次。尙注重於炭礦。而在黑龍江者。則金礦之天產尤富。故俄人首視爲利窟。此俄人在黑龍江鑛產之大畧情形也。

吾聞日本人之言曰。滿人之嚮有滿洲也。天予之富地也。然而不能利用之。藏寶於地。則其終必爲他人之所有無疑也。然則立國於十九二十世紀之頃。既有土地矣。不能經營而發達之。亦終必亡而已。又豈獨滿人之於滿洲而已乎。

附攷拔庫尼氏事略。俄人拔庫尼氏者。虛無黨著名之一人。少時入聖彼得堡砲兵學校卒業。爲砲兵少尉。駐於波蘭。目擊俄政府抑制波蘭之慘。心惻然憫之。反與波蘭人寄同情而深悲亡國之人。僅二年。遂辭職而去。研求海蓋爾之哲學。深造有得。因往柏林。訪海蓋爾講學之地。與其門弟子交游。而與海蓋爾派之鉅子路蓋氏爲尤契。因爲路蓋氏所發行之雜誌撰述文字。已傾吐其革命之意見。旋游巴黎。復游瑞士。以德國語發刊共產主義雜誌。於巴黎之行波蘭革命紀念祭也。直往赴之。表示同意。而大振其演說。俄國出一萬盧布之賞格。購求其人。已而歐洲之一處有舉兵者。投入其中。爲敵所捕。已擬死刑矣。因俄政府之求引渡。遂執以與俄人繫於俄國之獄中者八年。俄皇尼古刺士多其能文。命草自敘傳。由是頗異其待遇。得減獄中之困苦。能任意閱新聞紙。室中備洋琴。食事與典獄者同桌。至一八五五年。俄皇歷山二世即位。以危險之大革命黨魁。不可留於國中。翌年放逐於西伯利亞。是時總督東部西伯利亞者。爲摩拉罷夫。甚敬禮庫拔尼氏。保護無不至。拔庫尼氏庇於總督威權之下。行動極得自由。於遠征軍之下黑龍江也。託視察爲名。遂遁而至日本。以一八六一年末。至倫敦。大有著作。發表其意見。又多撰雜誌。論說。於一八六三年。聞波蘭之舉兵。與同志共乘小舟。欲往赴之。不得達。至瑞典。因說諸州。命與俄開戰。然事無所成。去之丁抹。再至巴黎。轉至意大利。拔庫尼氏之行動。本以激烈稱。至是益走極端之無政府主義。而運動瑞士之國際黨。其說大行於瑞士西班牙意大利。刊行幾多之機關新聞雜誌。當時意大利分爲三派。一拔庫尼派。一瑪志尼派。一加里波的派也。於一八七六年七

月一日以病卒。其所著書以俄文法文德文出版者甚多。於西班牙法國意大利得占非常之勢力云。拔庫尼氏之學說。概言之。一共產主義。有財本國主義二無神論。三無政府論。以能求得完全之自由與平等為歸。而其作用必先革命。其論革命之義務曰。凡纏綿於父母妻子朋友之愛情者。非丈夫也。一個人之利害之事。故之感情之財產。不可不供革命之犧牲。世欲求完全之幸福。而與革命寄同情者。合乎道德者也。妨礙之者。無道德而有罪惡之人也。其論革命之能事曰。凡機械學物理學化學醫學皆不可不研究。凡同一目的之人。其性質位置及其在社會間所組織之事。不可不細心觀察。又當能為上流社會人能為商人社會人能為僧侶能為官吏能為軍人能為文人能為偵探於何處中無不可入。此其論革命之概略也。又云。欲造人間真正之幸福者。現在之制度無一物有可留遺於後世之價值。政府然警察然議會然法律然。無一非自由平等之妨害物。吾人者不見有一物殘存之必要。皆不可不破壞而改造之云云。其如何厭世而取積極的行為。可知拔庫尼氏又信達爾文之說。以人間為由動物之變化而來。而論之曰。今人間之進化者。不過漸時發展脫離其動物性而近人道而已。又曰。動物性者其出發點。人道者其歸著點也。又曰。原人之與猿異者有二。有思致之能力。有不肯阿從人之性。故人性有三要素。一動物性。二思致力。三不阿從性也。由第一故社會及個人之經濟從而起。由第二故科學從而起。由第三故求自由從而起。其學說宏多。具見於其所著書中。茲舉其一斑而已。

按無政府黨由政府而起者也。政府有種種不道德之事。而有一政府即為一惡業叢積之所。由是大理學家起以為政府可廢。而思所以代政府之事者。方得有完全幸福之一日。而以是政府則欲保全其固有之權勢。無政府黨則欲推翻政府以造其理想。中所欲造之境。故無政府黨以政府為首惡。而政府以無政府黨為兇徒。龍戰于野。其血玄黃。其究竟之勝敗。果將歸於何者。歟。是可以觀世變矣。

各國之受無政府黨之禍也。以俄國為劇。而英國為澹。英國於無政府黨素置不聞。倫敦一隅即為諸亡命出入縱橫巢穴之所。而俄國則嚴警察密偵探。重告發廣株連。處以非刑投之於闇。黑臭惡之獄。而放之於魑魅冰雪之鄉。然而其報復也。皆若托倭夫將軍之事。然初虛無黨員某為政府所捕縛。被繫首都之獄中。於托倭夫將軍之前。未行脫帽之敬禮。托倭夫將軍憾焉。引之使出。而棒擊之。虛無黨員某不堪痛苦。揚悲鳴之聲。獄中國事犯聞之。咸不忍憤極。打破窗及鐵柵。獄吏又引喧騷之徒。一一笞之。血肉淋漓。閉之於暗室中。於是虛無黨人切齒於托倭夫。誓必殺之。盖用笞刑拷問。於一八六三年四月十七日既被廢。為國

法所禁。而此復擅用之。爲非法之濫刑。也有賽綽麗一少女者。俄國虛無黨中多女子耳。其事不勝義憤之情。遂訪托倭夫將軍之邸。以一書呈將軍。爲訴願狀。乘其讀書之隙。擊之中其腹部。負重傷。賽綽麗後以辯護士之力。當事者動於輿論。得以無罪放免。按中國杖刑有沈肅者。被捕於北京。太后命杖殺之。骨肉糜爛。宛轉哀號。閱二時許始斃。其慘不可言狀。此在中國人視之。固無若俄人之動義憤者。然各國傳述其事。無不詆爲蠻野無道之暴刑云。歷山二世皇帝之飛血肉於爆裂彈煙塵之中。夫非以惡感情往者。以惡感情來歟。附識

俄人經營滿洲之事

古來之欲得土地者。每不能廢戰爭。蓋幾以用武爲擴張其國家之權利。宣揚其國家之榮威者。惟一之政策也。然以人類進化。今日之開疆拓土者。必不能徒恃戰爭以告成功。美國政治家之言曰。戰爭者地獄也。云云。若今日而徒恃戰爭。實自投入於地獄中。也。蓋今日之欲得土地者。非僅恃一度之戰勝。遂能據而有之。而即以爲已。物必於其土地上有種種布置。經營之事。其事業能牢固不拔。而後土地之根柢亦隨之而不可拔。雖有時迫於事變。不能不戰。然必有以善其戰之後焉。且苟有一法。可不戰而勝於戰。則必不出於戰焉。列國之政治家。絞其幾多之腦漿。竭其幾多之心血。咸欲窺獲此新法。而利用之。故戰爭得地云者。在今日已爲後時勢之陳言。而今日所用之法。固有斬新百倍於是者。若俄國於滿洲。蓋其用新法之巧者也。

英人之於埃及。世所驚爲滅國之新法也。彼其握尼羅河之權。而管理埃及全國之財政。與握中國長江之權而管理中國之稅關相同。其關係之複雜錯綜。雖

使埃及立於何等之地位。常不能脫離英國人之手。而惟英國之命是從。埃及之不國也。是英國政府用其新法之結果也。而翻觀俄人之於滿洲。其玩弄之技。尤離合變化。詭幻而不可測。而滿人自甘以其發祥之地。持以相贈。今日退一寸焉。明日退一尺焉。不知不識。而滿洲全部之山河。悉落於俄人掌握之中。而俄人得此龐大之疆土也。未嘗以戰爭之故。耗其若干之帑藏。拋其若干之生命。以爲得土地之代價。彼其出於用兵者。不過對義和團之一次。而其前後皆以計畫取之。雖一槍一彈。未嘗浪擲於滿洲之野。夫以得此大地。而僅見一次之干戈。實可謂古來至稀之事。即以俄國之往事攷之。彼其於土耳其也。經數回猛烈之戰爭。於黑海之濱。擲俄國之生靈財帛者。不知凡幾。而俄皇尼古喇士。且至因戰敗而憤死。然俄之於土耳其也。卒未能遂其所大欲。即其於中亞洲也。亦屢與蠻族相衝突。雖戰事之後。仍親撫其土人。而用平和併吞之策。以免兵禍之連結。然方其攻取之時。亦不免起戰鬪之風雲者。獨至於取滿洲。一無遇危險驚恐之事。而時機之順利。不出數年而已。告大功之垂成。即滿洲之居民。於河山易主之後。亦夢夢焉。無大動駭惶於其耳目間。并未嘗惹新舊之惡感情。或起一時之騷動。而且有得土民意外之歸順者。滿洲住民多上書於俄國東總督亞歷斯夫請

俄國勿撤滿洲之兵蓋以有俄兵在可免清國官吏之誅求及馬賊之擾害也以視英人之於印度於非洲尙不免結怨土人喚起其敵愾之心而終不免取兵力壓平之策彼俄人者又何其善得半種人之心而悉能排除此困難也

俄之於滿洲也固首恃其外交之長而餌之以恩誘之以利懾之以強逼之以威既魔惑其宮廷而又盡牢籠其前後左右及其有力之大臣使爲已用故於言之不能欺者而爲之飾詞有人於事之不易成者而爲之斡旋有人此固俄國亡人國之慣技於試用經驗之後而滿洲則尤極其用之之奇故雖以列國之眈眈警視而俄國卒能從容於大衆之前而滿志躊躇以去彼列國政治家之言曰涉俄國外交如與惡魔會食不可不用長匙顧列國外交家雖各用其長匙欲與俄人分一盃羹之食而俄國所垂涎之禁鬱卒未嘗爲他人之所奪或且從他人之手攫而下於己之腹中及其食已下咽之後始欲起而扼其吭而出之而已失之於無及然則世雖詈爲惡魔而此惡魔之伎倆世固無如之何也此俄國之所以於外交而卒能操勝算也

從一方而觀俄國於滿洲政府既盡其簒弄之技而從一方以觀俄人於滿洲之土地其事業上之發展有不禁訝其進步之速者夫以名分未定尙不知誰何之物而俄人則以爲無他吾着手事業於其間則權利所在雖欲不認爲我之土地而不可得也觀於俄對日本人之言曰俄於昔日營滿洲時日本未嘗一言今已投莫大之貲本豈能奪人之所有乎是故俄人之取滿洲也其事爲至曲及其轉一言而出入而其理又至直故列國之於滿洲不能不承認俄國已得之權利俄國雖始終不言欲得滿洲之土地而滿洲之土地自不能不歸之是固俄國之善用其先得權而又善用其實力權也又其法之至新而巧者也

俄人知欲取人國也必先使其國生活之源泉鑿一溝渠焉源源焉而吸之使彼戰爭者若築大堰然而無通財富之渠洫終不能膏此土地而使臻榮茂夫俄人之興事業於滿洲也其所拋之帑項固已不貲若盡取諸其本國而投之母寧就地集財而以他國之金成已國之事之爲得計也而俄人於此則又有集財之新法在其事維何則所謂俄清銀行是也

俄清銀行其名若個人私立之會社然其實全隸屬於俄國藏相之下資本金亦以俄政府爲多而以其欲吸收清國之財故於外象示爲兩國共同所營業而內則俄人實操其權凡俄國政府所欲爲之事而有關於財政者無一不經由於俄清銀行俄既以此爲集財之的而滿洲達官貴人之欲保其富厚者爭以其贏餘而存儲於中爲子孫萬世之計而俄國則以此來源興辦各事遂無竭蹶之虞而尤有意外可喜之事則以達官貴人儲財於銀行之故凡關涉俄國之事多不敢持戰議蓋國家之疆土可失而一己之財囊則必不可失也今者俄清銀行之鈔票已全通行於東三省滿洲之財權即所謂全統制於俄清銀行之手夫此金銀

燦爛鈔幣流轉之處而烏知即爲俄人取滿洲之火藥庫鎗砲廠耶

俄既有此銀行以呼吸東方之財源雖其本國貧乏而於滿洲諸事固未嘗陷於力不從心之境彼其中國東方鐵道公司東清鐵道之設立也亦由俄清銀行組織之當時資本金五百萬兩分募股分於清俄兩國而俄清銀行即總其事之成此鐵道落於俄人之手而其軌線所至之處即爲其勢力所到之處夫商業從國旗國權從鐵道甲國而有鐵道之權於乙國則其欲取乙國之土地也亦猶之振落葉焉爾然而俄人之狡也既以銀行示爲兩國共有之物而於鐵路之始着手也亦翻清俄兩國之旗且示日後之欲歸返於清國者又以爲取出兵之便而可爲清國之援助者李鴻章以此與訂密約故清國於俄人之築鐵道也不特無疑猜之心而又願爲之任保護之勞抑亦若視爲已所與有之物者而一銀行一鐵道遂以供俄人亡滿洲之兩大利器而勝於用數十萬哥薩克之軍隊矣

亡滿洲者非他固鐵路也雖然此固清領之土地孰以鐵道之權予俄人乎無清廷見許俄雖強豈能無故而縱橫於他人之境而爲所欲爲乎是固有秘密之歷史在而喀希尼之約其事卒不可蔽也何則觀俄人於滿洲之所爲而即可證喀希尼之約之爲實有今據列國所探密約之文其關於鐵路者如下

第一 俄國西伯利亞鐵道以竣工期近清國允以左之諸線使其鐵道得延長於清國版圖之內。

(甲) 從俄領之浦鹽斯德至清國吉林省之琿春從此處向西北而至吉林省首府。

(乙) 從西伯利亞於或市府之停車場至清國黑龍江之愛琿從此處向西南至黑龍江省首府齊齊哈爾從齊齊哈爾至

吉林省之伯都寧更向東南至吉林省首府。

第二 俄國於清國之黑龍江及吉林省布設一切之鐵道其經費由俄國支出規則工事亦全從俄人所規定一切與清國無涉俄國於三十年間有監督鐵道之全權滿此年限清國以相當之價值此等之鐵路及附屬列車機械局及建築物可向俄國買歸若何買歸之方法俟日後再議。

第三 清國因現有之鐵道可再延長爲從山海關至奉天府從奉天府至吉林省首府之計畫若將來清國於此等諸路有不便布設之事允俄國備費金從吉林省起工可布設此等鐵道而清國於滿十個年後有買歸之權。

第四 清國計畫從山海關至奉天府經蓋平金州而達旅順大連灣及其附近諸處之鐵道總可依俄國鐵道之制規以便兩

國通商上之事。

此條約所由成。固以報俄國逼令日本返還遼東割地之一事。當日以贖遼東之費。俄國又爲清國保證千六百萬磅之公債。得於歐洲市場募集。俄既以此示大恩於清政府。清政府於感激無地之餘。而又心醉俄人國力之強。方經挫敗於日本之後。慮國勢削弱。無以存立。而忽有俄國之後援。突如其來。遂信爲交好第一之友邦。而緩急之間。欲倚之以爲用。俄本欲以此釣清國。益迎合清國之意。駐清俄公使喀希尼伯。遂與李鴻章協議。訂清俄互助之約。適於千八百九十六年五月。俄皇尼古喇二世舉行戴冠典禮。清廷已命王之春爲賀使矣。喀希尼欲利用此時機。令李鴻章赴俄。而於俄都訂約。即示意清廷。謂王之春官爵尙小。不足以表尊敬。俄皇之意。參預此大禮者。以望隆中外之大臣。若李鴻章伯者爲可。而清廷遂改命李爲賀加冕大使矣。李以衰老。慮不測。輿觀而行。既至俄。俄優待李。無所不至。李心感之。欲結納俄人。俄外務大臣羅排諾夫。以喀希尼之立案爲基。欲乘李在俄之日而定約。然爲掩耳目計。不自直接與李鴻章交談。而遣大藏大臣域堤與李鴻章議定。其議定書。即於莫斯科調印。直送北京。喀希尼公使以八月下旬。於總理衙門提出。促清國皇帝之批准。約中內容。清廷中極少知者。皇帝見而大驚。以爲直舉滿洲祖宗創業之地。而送於俄人也。甚嫌李鴻章。李於使俄回後有蒙譴責之事蓋爲此而不肯批准。密約喀希尼憂之。乃別取徑路。於皇太后假皇太后威力。逼皇帝之批准。遂於九月三十日告事之成。而俄國即於十一月議設中國東方鐵路公司。俄人之與清國相親交也。固欲伸手於滿洲。而尤欲於太平洋岸得一不凍之良港。其時山東省之膠州灣。俄國已要求爲其海軍冬季之碇泊所。得清廷之承諾。然未幾而山東有殺德國兩教士之案。德國突以軍艦占膠州灣。旋訂租借之約。此雖奪諸俄人之手中。然俄方誘德法爲三聯國。迫日本之還遼東。俄以是取利于清國。則德國之事。俄固不能與之相違反也。故俄人於是直不動聲色。默認德人之得占領膠州。而俄更要清國得租借旅順大連灣。以代膠州之用。此固俄人計之至得者也。由是英國提議租借威海衛。法國提議租借廣州灣。爲均勢力之舉。清國一無能難之。均陸續與訂條約。是實從海面定中國瓜分之局者。雖由德人之發難。而實俄國爲之戎首也。俄既得旅順大連灣。而西伯利亞之鐵道。遂得以是爲終點之海口。而俄人併吞滿洲之計畫成矣。茲述其租借之條約要項如左。

- 一 俄國以二十五年之期限。與從清國租借旅順口及大連灣。借地區域。從遼東岬角。其北約清里百五十里。東西約八十里。
- 二 大連灣爲貿易港。旅順口惟限清俄兩國之船舶。得以出入。

三 從伯都寧經奉天府到旅順口之鐵道。依俄國式布設。

四 俄國從新得地之區域。於遼東西方海岸。有布設鐵道支線之權。鐵道之終點。得至大連灣與旅順口。夫俄國經營如許之長鐵道也。其究竟之目的。果何在乎。以彼之財政困乏。處於無能善後之勢。然於其國之鐵道事業。不惜投無限之資本。今試查其關於鐵道上之費用。於千九百一一年。俄國之鐵道總延長者。四萬八千七百八十三俄里。內官線三萬二千三百八十八俄里。私線一萬六千四百七十四俄里。其建設費。官線三十二億留。一留約中一圓零私線十五億留。而從千八百九十二年。至去年。凡十年間。俄國政府於鐵道之總費用。十五億五百萬留。內經常支出者。二億七千四百萬留。其細別如左。

西伯利亞鐵道敷設費

三〇二、〇〇〇、〇〇〇留

同鐵道附帶事業費

二四、八〇〇、〇〇〇

自餘之鐵道敷設費

二五四、四〇〇、〇〇〇

鐵道用具製造費

二八五、二〇〇、〇〇〇

官私鐵道修繕費

三二六、二〇〇、〇〇〇

鐵道會社貸下費

三三五、二〇〇、〇〇〇

(此內東清鐵道貸下費)

二五三、〇〇〇、〇〇〇

私設鐵道買收費

五六、三〇〇、〇〇〇

關鐵道雜費

二、九〇〇、〇〇〇

又據俄國聖彼得商業電報通信社所報。俄國臨時歲出額。計二億千二百十七萬八千八百六十四留。其內除二百萬留外。悉以之供鐵道之支給。又試查俄國於過去數年間。鐵道上之損失額。於千九百一十年。約二千萬留。千九百一一年。約三千二百九十萬留。千九百一二年。約四千五百萬留。而今年之損失。其額必更高於昨年。又昨年西伯利亞鐵道之損失額。或云二千六百萬以上。或云不止此。俄國爲補此損失額。至不得不更募七千萬留之公債。又西伯利亞鐵道。尙未竣工。非更投五億金者。不能告有完全運輸之機關。反而觀俄之輸運業。其輸出於清國含滿洲者。僅五萬磅。然則僅供運輸之用。俄於鐵道。其果何所得利。而又何以支長久乎。然而俄人於此。則固有大欲存焉。

世界之商業。於二十世紀。有以東太平洋爲中心點之勢。試以近年之速度計之。於千八百九十二年。中國之貿易總額二億三千餘萬圓。至去年。達四億三千餘萬圓。十年間。示九割之進步。又同年。於朝鮮八百六十萬圓。至去年。達二千三百萬圓。十年間。示近二倍之進步。又同年。於布哇千七百萬佛。至去年。達五千五百萬佛。十年間。示三倍以上之進步。又於日本。當明治二十六年。一億八千萬圓。至三十年。達三億圓。至三十一二三年。達四億圓。至三十四五年。達五億。至今三十六年。超六億圓。其中輸出者。二億八千九百餘萬圓。輸入者。三億一千七百餘萬圓。十年間。示三四倍之進步。又美國於太平洋岸之貿易。對中國日本香港。其他亞細亞諸國。於千八百九十六年。一億一千萬佛。於千九百二年。一億九千萬佛。六年間。示八割之進步。同此年限。於大西洋岸。進步極微。而論者猶謂東太平洋岸。於商務尙屬幼稚之時代。然則持續此繼長增高有加無已之勢。將來居東太平洋岸居重要地點之國。其事業之隆盛。何可量乎。俄人之眼光。其夙注於此也久矣。觀於域堤之言曰。俄國當傾全力。使成爲偉大之工商業國。雖然。無適當輸出之口。則不能告成功云云。今一旦得有滿洲居於東太平洋高屋建瓴之勢。其產物得盡輸出於中國及亞細亞諸國。又以其爲天富之區。可爲供給製造之原料地。而俄人所抱勃勃之野心。遂欲於滿洲之野而一償之也。

雖然。俄人之屬望也。均在將來。而於現在。其商力之微弱。殆不能與各國爭。今試觀俄國之商務。於千八百九十二年至九十六年。此五年間。清國之貿易總額二一九、五一〇、〇〇〇。盧布。而俄國之輸入。超過一六八、四〇〇、〇〇〇。盧布。於九十七年至九十九年。此三年間。總額一五〇、二三〇、〇〇〇。盧布。而俄國之輸入。超過一〇九、二六〇、〇〇〇。盧布。又其貿易之進步。不速。於千八百九十年至千九百年之十年間。俄國之輸入者。增加六割。輸出者。僅增加三割七分。故俄國與清國。若爲平和之貿易。俄國常立於負者之地位。又其西伯利亞之用物。多由各國從滿洲口岸輸入。故滿洲今日之市場。其商業已決不小。而以美國與日本爲多。俄國固深忌之。多轉運已國之貨。以足其用。爲壓制各國之計。如西伯利亞之食糧。已全由滿洲輸入。而以滿洲爲西伯利亞住民之米倉。又從莫斯科及坡路加地方之織物。輸送於吉林及奉天之市場。又欲減鐵道之運費。以謀商務之振興。觀於近日俄國工商業獎勵會。美爾古羅夫之言曰。俄國欲制勝於商業者。鐵道運費。不可不減五割。乃至七割之五。又俄國輸送於滿洲之物品。從清國得特別之權利。或無稅。或以非常之低率稅。而於俄國鐵道之在清國領內者。於何部分無設關稅。當清國總稅務司之對俄國商品。提議課稅之事。俄國直要求滿洲之稅務官。悉用俄人。反之。而於清國商品之入俄國者。若西伯利亞諸稅關。不顧清國商人之不平。悉課重稅。俄既竭力對外國之商務。加種種之障害。中國商人之無國家力保護者。其受虧勿論。而美國貿易。

於千九百一年。滿洲之全輸入額者。占四割。至千九百二年。減三割五分。而日本於渤海灣上。及俄領亞細亞之貿易。痛被擊打。謂自後可全被杜塞。於牛莊之貿易。既大呈衰退之勢。而在浦鹽斯德。於千九百二年。日俄貿易總計百五十萬六千八百五十九圓三十錢。其內輸入者。百十四萬八千二百十九圓八十三錢。輸出者。三十五萬八千六百三十七圓四十七錢。而比千九百一年之輸入。減二十八萬二千六十九圓八十七錢。比千九百年。減六十三萬七千七百二十二圓。夫俄國於西伯利亞及滿洲人口事業。日益增多。而美日兩國之貿易。反日減退。則俄國出其種種之手段。竭力防遏之。而不使外國商務品之得發達故也。是故滿洲一旦開放。為各國公共之市場。而各國人闖入。與俄人競角逐於商務之上。則俄人不能無立處危亡之恐。而拋耗巨本。以築千五百餘里之長鐵道。其希望終不得而達。此固俄人所深懼。故其於占領滿洲也。對列國解釋之詞。不曰條約所得。為清俄兩國之事。列國不能容喙。即曰。往服之權。俄未撤兵。則清國尚未收回其土地。而不能擅以許人。常弄其兩說之環。而窮於此。則遁於彼。塞於彼。又轉於此。即屢約撤兵。而屆期食言。破毀其約束。而無所顧。人方謂俄即撤兵。不過暫移地界。仍可隨時為入滿洲之舉。雖撤兵。與不撤。同俄國何所憚。而不為有。不免笑其愚者。不知此淺近易見之理。彼俄人夫豈不知。然而俄卒不肯踐撤兵之諾。蓋一撤兵。而已明認土地之主權。為他人之所有。也是故於俄人之外。苟有欲稍植滿洲之權力者。俄即不憚危險。而盡其抵抗之力。非至於萬不獲已之時。而斷不肯為輕易之讓步。蓋不如是。則不能貫徹其目的。而苦心經營。具前途無窮之冀望者。將盡付之流水之中。是豈俄人之所能忍乎。放俄人之於滿洲。始終必排斥外國人。而使成為黃俄羅斯。俄人有此稱以住民皆黃色人故第二偉大之俄國。此俄人占據滿洲之用心也。

俄人之於滿洲也。取以新法。而概不用舊法之徒。以武力略地者。顧或者謂。用是等之新法。其所投之貲本。不能不鉅。是不究其實之言也。今試為用兵取滿洲之計。其兵費。不得不以二億萬磅預算。而得地之後。又不能不以四五千萬磅為開始經營之用。然俄人之得掩有此土地。也有良軍港。有好市場。有大都會。而又有完富之天產。以供後日之用。果拋何等之價值。以易之乎。彼所擲之金錢。悉以振興事業。而土地屬俄。則仍不啻以俄國之金。投之於俄國之地。況吸取清國人之財。以成俄人之基業者。不少未必盡出自俄人之帑藏也。彼其所虛擲者。不過齎金於北京。結納宮廷。及其二三有力之人。而旋即於其銀行。收回復得以供俄人之用。而滿人拋擲此錦繡之河山。初何嘗得索分毫於俄人之掌中。非但不能索分毫於俄人也。遼東一岬。清廷出償款。以贖之。日本未幾而即獻於俄人。是又不啻滿人之出金購地。而以為俄國之贈物也。試以戰爭得地。比之其低廉為何如。是固不能不推新法得。

地之巧而俄人於滿洲尤能善用此新法也。雖然俄之取滿洲也果能如其期望而終收其用乎抑不能副其期望而或歸於失敗乎是一歸宿之問題。昔者俄之戰勝土耳其也大得土地權利於土耳其之手。英人懼俄之南出而不可制也。約列國爲柏林之會議。是時德方與俄親好而俾斯麥實爲柏林議會之議長。人方謂俾斯麥之必袒俄而俄亦計俾之必助已也。然而事實反是。俾斯麥不僅不助俄人反多從而壓之。至在會長之席上見列國使臣之窮迫俄使而笑曰。是以異孤鹿而被追於羣犬也。終會之事無一言爲俄國地者。俄不得已悉從列國而反其侵地。其後米古蘭陀將軍游柏林會俾斯麥談及俄土之事。將軍問曰。貴國當日與俄交好。胡爲於會議之時無一言以助俄乎。俾答之曰。俄以戰勝得土地過多。余懼其不能消化而爲病也。使之吐出而健其消化。是所以爲俄利也。夫俾斯麥之言固由衷與否。又深中俄國之情事與否。茲無暇推論及此。特以當日俄所得於土耳其之地固不如今日得滿洲之地之爲大也。彼其傾國之財力以從事於此。其成而膨脹俄國之氣運者在此。其敗而短縮俄國之命脉者亦在此。然而俄之於滿洲也。方振其食欲如巴蛇之吞象。寧脹滿而就死不納之腹中。而必不已。故夫如西伯利亞之長鐵道。其胃腹也。清俄銀行其溶消食物之津液也。太平洋岸其吐出消化食物之所也。彼其國之主戰論派信其必能消化者也。平和論派有少數懼其不能消化者也。而滿洲一隅以之賭俄國之盛衰。又以之著東亞之禍福矣。

俄人大海軍國之希望

擁百萬之貔貅。不憚冰雪沙漠。以陸軍可橫行於地球者。此世人想像中之一俄國也。雖然此特以俄國之疆域控歐絡亞而又屬哥薩克之人種。隸其宇下。故俄之國勢不能不趨練陸軍。而亦以陸軍爲易擅其長。顧俄人所懷抱之大野心。亘數世而求一遂其願。而作統轄全地球之想者。實不在陸軍而在海軍。此世人不甚窺知者也。俄之希望爲大海軍國也。從其累世之計畫上。已隱然顯現其勃勃之心。當彼得大帝之崛起。憤其國人不長水戰。乃自投人國爲弟子。習水師術。歸以教其國人。而於波羅的海濱。建築新聖彼得堡之都。旣已若推窗而望歐洲。而擅北歐之形勝矣。又欲以君士但丁爲首府。而掌黑海地中海之鎖鑰。以控制南歐。此彼得大帝之雄心也。當格特林帝之時。其計畫欲從諾爾斯克浦之東。殆百五十哩。從北冰洋起。通泊斯尼阿灣。經聖彼得堡及卡浦中間之芬蘭灣。更從波羅的海起點。迂回經克瓦以達亞速海。又橫斷高加索地方。出裏海。更沿烏拉山烏拉河。通莫斯科。又中斷巴爾克什湖之南。貝加爾湖之北。而出荷哥德海。其規畫若是。故俄人累

代所吞并。奪芬蘭。蓋欲逸出於波羅的海也。滅波蘭。漸蠶食其黑海兩岸之地。蓋欲突進於黑海及地中海也。及其東向占領黑龍江。進而并薩哈連島。南據浦鹽斯德。蓋欲雄飛於東太平洋也。要之無一非預布置其海軍根據之地。又自柏林會議之結果。俄不能得志於地中海。於是移巴爾幹半島軍隊之一部。而集於裏海與黑海中間之一省。於裏海黑海之間。築鐵路以便調遣兵卒。不久而於一八八四年。占領通波斯及河富汗要路之美耳弗。又進而窺南方之赫拉德。寢寢有出印度洋之勢。英人以全力阻之。而後已。又於一八九八年。西伯利亞鐵道工程及半之時。俄人新計畫一大工程之事。此工程。蓋從波羅的海接續黑海。而開鑿一大運河。利用注波羅的海利加灣之朵伊那河。與注黑海之陀尼卡爾河。而鑿百二十五哩之道。其全運河凡一千哩。經費九千七百萬弗。此運河成。以波羅的海艦隊集於黑海。與以黑海艦隊集於波羅的海。僅不過百六十七時間。其對歐洲之戰爭。因易調動。水師若用兵於中國方面。而一道得由西伯利亞鐵道以輸送陸兵。一道即由地中海。其海峽之約。經蘇彝士河。窮印度洋。以直赴東洋。而運河成。後其流通道路。經過大小都市十六區。俄國南部之商務。可因之而繁盛。然俄人之志。尚以有此運河。能敏活全國之海軍為主。此略徵往事言之。而俄人欲大成就其一海軍國之心。固昭然若揭也。

俄國海軍之艦隊也。分爲四區。一波羅的海艦隊。一黑海艦隊。一裏海艦隊。一太平洋艦隊。波羅的海艦隊。以孔思達。Kronstadt。爲根據地。黑海艦隊。以著名俄與英法戰爭之苦里米亞島之斯排斯得堡。Sebastopol。爲根據地。裏海艦隊。以數個小砲艦及蒸汽船。成備波斯方面。太平洋艦隊。以浦鹽斯德爲根據地。而近又經營旅順大連灣。與浦鹽斯德相呼應。顧是數處也。於地勢上論之。雖多占其要害。然而有感極不便之處。而令俄人之心。懷不足者。其在裏海之艦隊。既不能通外海。而爲擴張之計。又以其僅爲艦隊之小部分也。勿論波羅的海艦隊。拱衛聖彼得堡。極擅形勢。然一年之中。半爲水結之期。此大有礙於艦隊之運動者。故近又營苦蘭陀。Courland。之利拔。Libau。以爲艦隊繫泊不凍之港。又有欲營拉弗蘭陀。Lapland。爲不凍港之計。而東方之浦鹽斯德。亦屬冬期之水港。近營之旅順大連灣。亦以有水告此誠苦於天然地理上之不利者。至黑海艦隊。又以土耳其之海峽。列國禁止通航。其黑海海軍。僅以供黑海岸。Nicasialet。及 Kindurn。又 Ochakof。又 Yenikale。又 Pori。又 Batum。諸地防禦之用。此皆俄國欲雄張其海軍於全地球。而未能急滿其志者也。

土耳其海峽之問題也。從一八七一年倫敦條約。閉鎖霍坡賴斯及他大尼里二海峽。不得通過軍艦。俄國黑海之艦隊。遂若虎之繫於檻中。而不能逞其飛而食肉之勢。雖然。俄人之不能堪此。而欲破壞其禁約也。固已久矣。故於一八九五年。致一通牒於土耳其。

其。其要稱俄國若於平時。輸送極東之兵員。及載兵器彈藥之運送船。又若戰時。關係極東自國之利害。於緊要不得已之時。可得通過海峽云云。而俄人僅一通牒而止。不言條約之應改與否。蓋以此探列國之意向。又當時條約。於戰時不詳載若何制限之明文。故俄人得乘條約面之空隙。翻弄其辭。預為後日得以通過之地。而是時英人亦不聞申何等之阻礙。俄遂於千九百二年。以不武裝之水雷驅逐艇四隻。揭商船旗。通過海峽。土耳其置不問。英人亦僅警告土耳其。聲明土讓俄國通航之權。日後亦須保留得同等之權利。於今年一月。俄國遂以驅逐艦。通過海峽。英人以違反條約抗議。與土耳其交涉。而德國以無關於己國之利害也。漠然視之。故論者謂土耳其海峽之問題也。閱時數十年。殆已成過去之勢。嗣後若欲禁止俄人必各國協力齊一。斷不能恃一國之力。若各國之志不齊。而憚於發難。則禁約殆已作廢。蓋俄人一再試其破壞條約之技。乘各國之不問。而必有逸出之一日也。

俄國之欲振海軍於東太平洋也。於黑龍江方面之地。而營一軍港。固以浦鹽斯德居最相宜之地位矣。浦鹽斯德元屬清國吉林省地名。於一八五〇年俄國海軍省所屬船名滿洲者。碇泊於此。翌年遂派遠東部西伯利亞兵聯隊四十名來此屯營。又築寺院。示占領之勢。不久與北京恭親王協議。而得允諾。俄遂收為己國之領土。而自尼古刺莫斯科之海軍根據地。移轉於此。遂為俄國海軍極東之雄鎮。雖然浦鹽斯德。誠占形勢上重要之位。而以軍港論。尚不免居于第二級者。以每年冬季結冰。不能不用壞水船。以開航路。又港中水淺。碇泊每多困難。而船渠乾燥。不能容最大之艦。又港之前面廣闊。敵艦若以夜間侵入港內。易砲擊其艦隊。於一八八六年英國提督力藉陀哈米敦者。率英國之支那艦隊入港。以海霧深鎖。俄人毫無所知。至霧開而見英之大艦隊。前橫大驚。嗣後遂依軍港規則。凡外國軍艦。以二隻為限。然此猶浦鹽斯德本港之未盡良善也。至其出航之路。尤有大不便者。蓋浦鹽斯德其前方為日本所遮蔽。若欲出而至東太平洋及朝鮮中國海之方面也。其航路之通過。有海峽四必經其一。而後得出。而此四海峽者。其一為韃靼海峽。哈連島之間。一為宗谷海峽。日本北海與與薩哈連島之間。一為津輕海峽。日本與與朝鮮與對馬島之間。一為對馬海峽。朝鮮與對馬島之間。一為韃靼海峽者。一體水淺。僅通一縷之航路。船喫水至十二呎以下者。不能行駛。於一八五四年苦里米亞之戰爭也。俄艦二隻。為英軍艦所迫。欲通過此峽。而逃卒不得通。乃自壞其船。使沈沒。以免捕獲者。其已事也。且也。一至冬季。堅冰凝互。港路已被封鎖。而不能用。是此道之感不便者一也。宗谷海峽。經千島之間。其水道固勝於韃靼海峽。然列島間。夏則多霧。冬則多烈風。與雪而航路每被暗蔽。而不能行至春。則水冰如山。自北極盛流而下。是此道之感不便者又其一也。除是二海峽外。則為津輕海峽。與對馬海峽。津輕海峽。全在日本境內。者勿論。對馬海峽。亦半屬日本之境。日本以艦力扼。幅員二百五十啓羅密。特朝鮮峽之咽喉。而有不能出之憂。此又浦鹽斯德出航之諸多障礙也。俄人知之故於浦鹽斯德。而外更於欲東方得一良軍港。其指算蓋已非一日矣。借用膠州灣之約。成俄人得展其羽翼於渤海灣之一機會也。然

未幾而膠州灣爲手強之德國所佔領。俄乃變其方針而轉爲借旅順大連灣之計。旅順大連灣之形勢與其軍港質點之優厚。遠過于浦鹽斯德。故俄人不憚投巨貲而經營工事。然於旅順青泥窪其工用之費達二億。留而渠成之日。於冬季仍見結冰。俄人爲之失望。或謂全部結冰。蓋非事實。惟港內周圍沿岸之少部分輪廓見水。俄人於此復懷不滿之心。而欲於他處更求一完全之良港。顧其地不出直隸灣與朝鮮海之間。而在直隸灣者。德占膠州。英占威海。俄人已不能插足於其間。遂不能不於朝鮮海之方面求之。且夫中分朝鮮而俄得其北。日得其南。此俄人所必不能滿意而遂能相安於無事者。何則。朝鮮南半島悉爲日本所有。則俄國浦鹽斯德與旅順大連灣之聯絡線中斷。而日本海與黃海分離。因之黑龍艦隊與遼東艦隊不能爲共同之動作。而東方之形勢遂缺而不全。蓋俄之占有滿洲也。其視朝鮮半島猶北美合衆國之視輔羅力達之半島然。其形勢亦極相似。左輔羅力達之未歸於美國人之手也。美國海岸線之兩端往來極不自由。故美國之必取輔羅力達以爲已有。亦猶俄國之必取全朝鮮以爲已有者。其理一也。以此而知滿韓交換之說於事實必不能成。即暫如約而其勢亦必不能久而相安於無事者。此可窺見俄國之肺腑者也。

於十九世紀之初。英國之國勢隆隆日上。其富強直占歐洲之第一位。而究其故則以多得海外屬地。大振興其商務。而其所以能統攝此屬地者。則以有莫大之海軍力故也。故今日而立國於地球之上。不欲富強則已。欲富強則已。欲國富強。未有不當以海軍爲第一事者。而於近十年內。海軍力之增進爲尤速。蓋各國悉增賽其海面之實力。而於多少強弱之間。日較量其數字。而有不甘屈於人下之勢。不觀日本乎。其最初之製造軍艦也。於一八五一年（嘉永四年）即今猶存在之海軍太祖船。筑波艦是也。至明治初年。政府所有之船艦九隻。乃至十隻。其噸數不過從二百噸至千六百噸。大半爲木造之砲艦。而於一八九四年（明治二十七年）五月。當清日戰爭之時。日本之海軍二十五隻。五萬四千六百四十四噸。至次年（明治二十八年）五月。二十七隻。五萬八千四百七十七噸。至千九百二年（明治三十五年）五十九隻。二十三萬三千五百三十一噸。而據今年（明治卅六年）九月所調查。軍艦七十八隻。二十五萬六千八百十六噸。現役軍人三萬二千八百人。就其統計觀之。其增進之數實可驚人。而日俄戰事又有新買入與新製造之軍艦而增添於其後。其長足之勢直未知所終極。而翻觀俄人之東洋艦隊。於一八九四年。當清日戰爭之時。不過十三隻。一萬六千七百七十七噸。我清日之戰。俄惟取傍觀之勢。而不敢過問。時并清俄兩國之軍艦而合計之。以爲可以無恐。至次年。乃至二十三隻。五萬二千二百零三噸。其時又加以德法兩國之艦隊。取共同一致之態度。其勢頓加。日本之上故敢岸然干涉清日和約。而逼日。

本之返還遼東而日本亦以三國之勢爲不可敵也而讓之至一千九百二年末其艦隊三十七隻十一萬零八百六十八噸推算至千九百四年一月當有八十隻二十四萬五千四百零八噸計千九百三年此一年間其增加之數實爲十三萬四千五百四十噸而又時有東航之艦約與日本無相鉅差而常有示頡頏之勢蓋海軍力之一有強弱即關制海權之有強弱而制海權之有強弱則國家政策之成敗事業之屈伸皆因之而起故若一國加增海軍力者其對待國有不能不加之勢而遂各竭其國力繼長增高若是其有加而無已也中國聽者中國之海軍力今至若何之地步乎可謂不國也矣於一八五四年苦里米亞戰爭之後而世界海軍示異常發達之勢既製造鐵甲船然當日鐵板之厚僅不過四吋八分之三而其時大砲力亦弱以四吋半厚之鐵板密接砲口而砲力已不能穿貫至一八六五及六六年漸發明大砲之猛射力能貫厚鐵板至三呎以上而軍艦之鐵甲亦不能不伴砲力之程度而加增遂有舷側之鐵板加厚至一呎七寸者一八八八年英國一製造之軍艦其裝甲鐵板直厚至二呎然大砲之猛射力亦益進步雖有二呎以上之鐵板仍苦不能防禦而欲再加厚鐵板則其船行駛之速力及其他生種種之障害造艦技師苦心研究之餘遂廢鐵而用煨鐵又廢煨鐵而用純鋼又以鐵工業之進步逐年發明堅鋼法遂從純鋼而用鐵鋼合成板又用庫羅鋼及白銅鋼而遂至如今日之用哈婆鋼及白銅板以其具非常堅硬力故厚可從減而得抵禦大砲之猛射力又爲防爆發榴彈全艦上包貼之部面亦更加廣又當日之鐵甲船其噸數不大故載炭量亦少而不能航行於遠洋至一八六〇年英國以三十五萬七千磅製一航洋鐵甲船有九千二百噸之排水量五千四百七十之馬力當時稱爲世界無比之大軍艦然嗣後又續增一萬五千噸一萬五千馬力載炭量千四百噸速力十八節以上之大鐵甲艦出又以汽機機罐之進步而速力亦漸次增加一萬五千噸之鐵甲船一時間走十八海里一萬噸內外之巡洋艦走二十二海里水雷驅逐艦走三十三海里今後楊賓式之汽機被實用則一時間能走五十海里又以海洋戰術之進步艦種亦從而增多如戰鬪艦巡洋艦海攻艦海防艦砲艦報知艦水雷艦水雷驅逐艦等而是等之內又以裝甲之有無噸數之大小細別種類蓋自十九世紀之後半經一次海戰即於海軍上增一次之進步於一八五三年俄土戰爭而一八五四年英法俄普里米亞之戰爭始而一八六一年南北美之戰一八七九年智利秘魯之戰一八八四年清法之戰一八九四年清日之戰一八九七年美西之戰而自清日戰爭後列國之眼光咸注集於東太平洋自戰爭後至今十年列國於東太平洋之海軍力示非常增加之速度而其中尤以俄之增加率爲最美國次之今揭其比較如左

(自一八九四年至一九〇四年共十年間)

(噸數增)

(海軍費增)

英 法 意 德 美 俄

五十九割六

八割半

四十四割三

廿六割七

廿五割

十四割七

廿五割

一割

十八割

十七割八

十一割三

六割六

夫美國之艦隊增加者無他新得菲律賓領土而欲擴張其商權於東太平洋遂不能守其孟祿之主義而有干涉東亞之勢至俄之艦隊其增加之急勢遠過于美國之上無他已得滿洲欲遂并吞中國朝鮮以及日本而以東太平洋為俄國之池故於美西之戰爭也俄人見美國之得勝於摩尼刺古巴者一依海軍之力而足喚起俄人倚重海軍之心矣於英杜之戰爭也俄人見英國隔杜國之遼遠而得送大軍於南非者又一依海軍之力而更足喚起俄人倚重海軍之心矣深山之熊欲與大海之鯨同一時而出現此俄人前途之一大野心也

不觀俄人論對日本之戰略乎其言曰日本處於便利之地位者以其立國與滿洲近而能一時派遣多數之陸軍而俄國之派遣陸軍也以道路寫遠常多困難之事若日本之陸軍其上陸之數多於俄國則俄之陸軍不能不從東亞之方面退卻而要害之地點或有不能保守之虞然則俄之對日本也其上策惟有增加東洋艦隊而常有凌駕日本之勢能阻扼其陸軍而不使之登岸是也夫以近時戰術之發明而海防術尤為進步若如法國所發明之潛航艇於一八九九年法國新構造名可斯泰輔射台之潛行水雷艇可斯泰水底敵艦不能知其方向惟射擊敵艦出現圓頂之一時最為危險然僅一剎那間水雷已脫管而向敵艦矣又法政府於一八九六年懸賞募製造成擊用潛行水雷艇亦得種種之新發明此等潛航艇浮行水面時用蒸汽力水中潛行時用電氣力每隻之製造費約三十二萬金云而編制新式之潛航艇隊比較敵軍常得占其優勢則能防敵之登陸且時出而襲擊其運送糧食船即敵登陸而絕其後援敗之亦易易也夫昔者苦里米亞之役俄若有暗車艦船苦里米亞之役俄已用多式之水雷防禦黑海港灣英法軍大困遂喚起歐美海軍國之注意而大研究水雷術水雷術以此益有進步云彼英法之陸戰隊將遭若何之否運乎觀其所言云云而俄於東方之軍謀亦略可見矣蓋俄於東方之位置使其海軍果能壓倒敵人則敵之欲勝俄國者不先撲滅其海軍而俄之尺寸寸地殆不能犯若俄之海軍力不足而徒恃陸軍之防守則利鈍勞逸之勢懸殊而要害地點不能保其一無疏虞之時一有損失而勝敗之事易分此俄之不能專恃陸軍而必有待於海軍也彼德皇之言曰帝國之運命在海洋謂俄人東方之運命即在東太平洋可也

世界之氣運自數世紀以來均移其重心而集合於東太平洋凡立國於其間應時運而興者曰美國曰日本曰俄國中國聽者中國固東太平洋之主人翁而處最好之位置者也美國自新現國土後歐洲之文明亦同時而移於新大陸之上而其地勢獨接近於東洋故其動力之所向亦易貫輸

於東洋之一方面日本居太平洋之中心自以為獨得天賜優勝之地位而吸其潮流務欲四出發展其勢力俄人本國本非在東

太平洋而其眼光獨先至不惜造橫斷西伯利亞大陸之長鐵道以與東方諸國爭發達之運命中國聽者中國固東太平洋之主人翁而處最好之地位者也雖然西伯

利亞鐵道固俄國應運之新產兒而與西伯利亞鐵道爭消長而賭存亡者則尤在能變易地球之形勢而美國所新開之巴拿馬

海峽是也巴拿馬海峽自太平洋岸之巴拿馬至大西洋岸之壳倫直徑三十六哩然以運河取道不少迂回之處延長為四十七

哩其中有山有川高低不一概以向大西洋岸者傾斜而緩向太平洋岸者峻急其最高處云庫部拉者拔海三百尺以上其掘除

土塊須一億二千萬立方米矣其間設水閘若干軍艦商船至一萬五千噸者可得通過自由開鑿經費約一億四千萬佛竣工之

期當在今後七八年遲或至十年預算船舶通過費先一噸一佛一年間少亦得通過八百萬噸或一千萬噸通過費每年終可得

八百萬佛乃至一千萬佛按蘇彝士運河於一千九百一二年通過船舶總四十二萬四千五百七十三噸收入通過費一億二千三百七十一萬二千二百二十佛以此推之將來巴拿馬收入之通過費必超過預算可知通過時間十一時十四分運河之

兩方為自由港此運河成而大西洋與東太平洋之地面頓縮而接近歐洲若英德各國其工業大有傾倒於東洋之勢而美國

以產業膨脹急求銷路之國得此運河處於便利之地位而貨物得先運出必有呈洪水之勢於太平洋岸者是則操巴拿馬海峽

鎖鑰之美國與操西伯利亞鐵道鎖鑰之俄國若兩巨人之相搏而爭勝負者然以巴拿馬海峽之安便而捷利恐非特壓倒舊

日之蘇彝士河而亦將壓倒今日之西比利亞鐵道故為俄國最後之大敵者非他蓋美國也夫立國之道順商務之趨勢者興背

商務之趨勢者衰而今者商務之系統在海故一言國權不能不聯想商權而一言商權又不能不聯想海權以是國權商權海權

常在三位一體之位置而俄國欲保其西伯利亞鐵道之運命惟有振興海軍握東太平洋之制海權閉鎖其領土之門戶而壟斷

商務出於為武裝的經濟政策此則尤在俄人必先造成無敵之海軍國而後可也

作者於此不能不附識數語以誌我中國人曰地球之大勢自哥倫布得新地而一變自開通蘇彝士運河而又一變自築西伯

利亞鐵道而又一變自開通巴拿馬海峽而又一變若美國若日本若俄國咸擬金伐鼓以驢迎西伯利亞鐵道巴拿馬海峽之

一新紀元而我中國獨若智若夢對此浩浩太平洋之水而漠然一無所感覺乎抑夫我中國者生齒過繁之國也地有窮而人

無盡如是則國可坐斃是故布占其人種銷售其產物擴張其商務於東南洋方面此中國立國根本上惟一之政策也而欲布

占其人種銷售其產物擴張其商務於東南洋方面不能不用優勢之海軍故中國者一海軍國地位之國也有欲振興中國者必當以是爲要策矣。

俄國內部情形及其近來之政策

徵俄國之歷史其累代相傳無非以外張其國勢爲政策故拓地開疆海陸軍之勢力蒸蒸日上而直躋於全地球一二可數之國然試從一方面而窺其內治壓制乖戾腐敗陰慘僅恃威力以保持其現狀而基礎實有隳壞之憂故其一國之政論有以改良其政治爲先而主內治論者有以勢力不可不外伸而外伸其勢力之處營極東毋寧營近東而有主近東之巴爾幹半島論者有主近東之中央亞細亞論者而其對於極東之滿洲也有主消極論而以滿洲爲不必要者有主積極論而以滿洲爲必要者積極論中其欲取滿洲之主張也同而其中有分爲文治派者武斷派者武斷派中又有分爲漸進派急進派者文治派之對滿洲也常注意於內外之形勢而欲避其出於用兵之一途故有唱滿洲撤兵之說者武斷漸進派中亦以滿洲一部之撤兵爲不得已之事而有主附還南滿洲占領北滿洲者至武斷急進派者反對滿洲撤兵而又無南滿北滿之分絕對持滿洲不還附而解決極東之問題一以武力爲主直不容有絲毫讓步之處此其一國持論之大略也

於諸派中其屬內治論消極論者不過居國中輿論之少數而於政治上之勢力甚微而以近日消長之大勢徵之近東論派亦漸屈於極東論派之下觀於今歲巴爾幹半島之殺害俄領事也俄國若欲討伐土耳其其乎則有事於近東而於極東殆有不能兼顧之勢若欲專力一志以營極東之一方面乎則於近東不能不示多少之讓步而求和平之結局而觀俄國於此兩難之間持重審慎而其決定之政策卒主於急極東而緩近東故其對土耳其也雖聖彼得堡之新聞日日攻擊土耳其而鼓吹興問罪之師然於實際之交涉僅索少數之條項爲土耳其居於理屈之地所必能遵從者而近東倉卒之變端卒不以此而牽制其極東進取之志此已示俄國經營之一方針全注於極東而國中政論近東論派遂爲極東論派之勢力所壓倒時也

於極東論派中文治武斷常互相消長而距今以前常有文治派占優勢之時觀於結還附滿洲三期撤兵之條約此正與文治派滿洲撤兵之說相符合者茲述其條約之要旨於下。

第一條 俄國於滿洲如占領以前之狀態其主權還歸中國。

第二條 中國政府於滿洲任保護俄國人民及事業之責。以此俄國於十八個月間其軍隊全從滿洲之地撤退。分爲三次限

期。於初六個月以內。撤盛京省西南部至遼河地方之兵。次六個月以內。撤盛京省殘部及吉林省之兵。最後六個月以內。撤黑龍江省之兵。

第三條 於俄國軍隊不撤退時。中國分配軍隊之地點。及其兵數。以中俄兩國將軍協定。俄國軍隊悉撤退後。中國軍隊之駐屯地點。及其兵數。中國政府自由選定。而其兵數當告知俄國。

第四條 山海關營口及新民廳之鐵道。返還其所有主。

此條約也。雖俄人之用意不可知。或以此示俄人無利滿洲之心。餌清政府以好意。而後得乘間肆其要求。以鑿其大欲。雖然。俄國前此屢迫與清政府訂密約。據所外洩之條款。多含危險。爲列國數次所抗議。而不得成。最後訂此一約。無大要求。而有撤兵歸還之詞。以條約之明文視之。固不可不謂與前此之密約。異其作用者也。夫俄亦何所爲而能若此乎。攷其時。英日同盟實於是年（千九百一二年）之一月三十日成。俄於東方之事。羽翼未成。不能不有所顧忌。以避英日合力之反抗。故還附撤兵之約。即伴英日協約而起。而訂於是年之四月八日。以文治派之素主撤兵立論。而是約乃如其所言。固不可不謂文治派一時之勝利也。然自第一期撤兵履行之後（千九百一二年十月八日）至屆第二期撤兵（千九百一二年四月八日）即當撤金州牛莊遼陽奉天鐵嶺開原伊通長春（寬城子）吉林寧古塔琿春阿什喀（阿拉楚喀）哈爾賓等處之兵之期者。而俄國頓翻前約。不肯撤兵。而迫清政府與訂新約。其約文之要旨如下。

（一）中國於東三省之地。不得有賣卻於他國。及租賃於他國之事。

（二）從營口至北京沿中國之電線。信。俄國得中國之承諾。可架設別線。

（三）以何等之名。中國於北清。不得僱聘他國人。

（四）於營口海關稅。歸華俄銀行管理。其稅關長必用俄國人。并管理該稅關檢疫事務。

（五）東三省於營口以外之地。不得開放許他國貿易。

（六）於蒙古行政組織。如從前同。不得有變更之事。

（七）於圍匪事件以前。俄人所收得之權利。毫無減損。

此條約也。實置滿洲於俄人掌握之中。名雖還附實與不還附同。而各國亦爲俄國排斥於滿洲之外。故英日美三國。咸起而抗議。

令中國不得畫約。美國又使其駐俄公使。直接問於俄廷。俄國遂不承認有此新約。謂捏造而無其事。而滿洲撤兵亦不踐約。蓋恐一旦撤兵。主權復歸於中國。中國得以其地許人。而使俄國不得壟斷全滿洲。以置於獨權管轄之下。而棄條約如敝屣。則固翻俄國之歷史。屢演此無信實之事。而不以爲奇者也。又非特不遵撤兵之條約而已也。反亟亟增添兵力。而大示威武於滿洲之野。於屆是期不撤兵。後增派極東之軍艦。其於一年之內。其噸數異常增加。又從西伯利亞鐵道陸續輸送陸軍及兵器彈藥爲派遣二十萬兵之計畫。而於旅順浦鹽斯德兩軍港晝夜趕工。增築砲壘。於琿春遼陽其他各要地皆築砲壘。顯以強力示永遠占據滿洲之事。而於一面又迫清政府與訂密約。蓋於未訂密約前之滿洲。則以兵力據之。於既訂密約以後。則可以中國之許與權利爲詞。而爲俄人之既得權。列國固無所施其口實也。其所要約之條款。據報傳其要旨如下。

第一條 於滿洲將軍都統道臺知府任免黜陟之事。中國政府當與俄國公使協議。東三省駐劄之中國兵員。須依俄國公使之統制。土匪馬賊等。於滿洲作亂者。中國兵任討伐之事。其力不足之時。俄國可與援助。

第二條 於滿洲中俄兩國之通商地。禁他國之通商。所有鑛山。不許他國之管用開掘。

第三條 於滿洲稅關。以中俄兩國協辦。鐵道於從今廿年後。可歸爲中國之主權。其時更與俄國協議定奪。不許他國之管用。

第四條 滿洲電信及郵便。總依中俄兩國協辦。兩國當事者。若有誤失。由俄國公使定其賞罰。

第五條 該條約中。若與他國交戰之時。中俄兩國當合力赴急。若中國政府不肯赴急者。俄國可獨當之。但如此則戰勝後。全部滿洲歸俄國之管轄。滿洲駐在之中國文武官。可移他省。惟普通人民。不在此限。

此密約。或云於今年之七月二十日。已協結。其確實舉否。事屬秘密。不能知也。而俄人於極東政策。遂一欲出武力。以告成功。非獨欲以兵壓中國。并欲以兵陵日本。而使之不敢抗。未幾而有設置極東總督及奉天再占領之事。蓋俄國於此。已一倚武斷急進派之政策。而文治派之勢力。遂爲武斷急進派所壓倒之時也。

今夫俄固世界所稱爲專制君主之國也。故欲知其政策之方向者。不可不稍觀察於其宮庭之間。夫以俄之國法言之。實際一君權無上之國也。若法律案雖經樞密院多數之反對。而得皇帝之裁可。即可行。反是而即爲廢棄。又俄國之內閣。其責任不與他國同。實由皇帝指導。大臣而行。故論皇帝之權力。毫不受法律之限制。而立於超然神聖不可侵之地。位雖然。所謂專制國者。時時有一不可思議之闇黑界。出現於其中。從其表面視之。無一事非由皇帝所主裁。而其實有立於皇帝之後。而爲皇帝之皇帝者。此君主

國豎極千古橫通八方之通弊若俄國者實不能免此俄皇尼古刺士二世世所傳爲愛和平主義之人否則寧謂之孱弱之人而決非剛暴好武之人方其爲太子時以與父皇歷山三世之性質有剛柔強弱之不相合大不得志於其父蓋皇帝歷山三世者以力保專制爲政策方俄人之汹汹爭自由求民權也歷山二世畏虛無黨之暴行欲殺其勢力已允人民以參政權而草憲法案矣然不久而斃命於虛無黨人之爆裂彈歷山三世聞變走視父難見骨肉糜爛慘憺淒絕之狀悲憤而泣言曰我誓不予俄國人民以自由即取其父所制定之憲法草案手裂寸斷而曰決決蓋憤激之餘氣急不能成聲而言決不許此法案也故當其在位時盡其力之所能爲以掃除虛無黨而嚴戒備之歷山三世慮虛無黨人之襲殺也於出幸之時常爲二列車一切裝置無異使人不知帝之所在而兵士警一列車已過第二列車經過時中爆發物其時帝實在第一列車中與第二列車相隔稍遠猝聞驚慘之大聲碎裂物四圍飛蔽而帝得無恙然是後益心惴惴無黨蟄伏宮中一步不敢外出聞些微之響見人影輒心悸以爲虛無黨也凡飲食物必由皇后之手調理否則不敢食慮虛無黨之毒已也其事類此如然尼古刺

士二世者慕文明而愛自由與歷山三世相反由是父子間頗不協方尼古刺士二世之爲太子而出游於各國也多種種之風說及至日本受一人之槍傷乃召還宮復得無事及歷山三世病革召太子使自誓以繼父遺志斷不改變而後即位尼古刺士二世即位後其行政偶有與先帝專制之例相違反者太后摩利奈即諭之曰使先君在不如是所爲也帝遂不能行其志故歐美人之論常以中國光緒帝之愛革新而多受制於太后與俄皇尼古刺士二世之受制於摩利奈太后者相似惟摩利奈太后飽受文明之教育故無如滿洲太后有醜惡狠毒之行事耳云云尼古刺士二世於宮庭間既多受制而性溫厚常忍默有陰鬱之色賴皇后以剛明之才常扶掖之又其皇族多有勢力而分掌海陸軍其齒輩多長於皇帝而又任職年久根柢深固以皇帝一人之力卒不能制之茲舉其皇族中之著者屬尼古刺士系者曰亞歷山大二世嗣皇帝位曰孔思但丁曰尼古刺士皆已死曰彌加威爾現年七十陸軍元帥侍從將官砲兵總監國議院議員而今俄皇之叔祖父也屬亞歷山大二世系者曰亞歷山大三世嗣皇帝位曰烏拉節彌爾現年五十五侍從將官步兵大將彼得堡軍管區都督國議院議員曰亞歷克斯現年五十二海軍元帥侍從將官國議院議員大臣會議議員曰柴奇阿斯現年四十五陸軍中將侍從將官莫斯科軍管區都督國議院議員曰頗烏爾陸軍中將近衛軍團長侍從將官是皆今俄皇之叔父也又屬尼古刺士系而孔思但丁之子曰孔思但丁陸軍中將教育總監侍從將官曰治彌度利陸軍少將近衛騎兵聯隊長又尼古刺士之子曰尼古刺士騎兵總督騎馬大將侍從將官曰彼得陸軍大佐又彌加威爾之子曰尼古刺士陸軍少將曰加烏尼侍從武官陸軍大佐曰亞歷山大密哈伊羅威吉侍從武官海軍少將通商港灣廳長官其他皇族之任武官居要職者尙多而稱有大權力者曰彌加威爾曰烏拉節彌爾曰亞歷克斯分尊望重海陸軍人皆歸心焉而密哈

伊羅威吉親王以年少有才近亦有權力日張之勢凡俄國皇族一派多俄國保守主義而彌加威爾烏拉節彌爾皆為主戰派之首領柴奇阿斯等諸人和之夫以俄國皇族之強國之大事自不能不經其協贊故俄皇常處於孤立之地位世傳俄皇一日於會議國事時發憤曰吾非「柴」乎亦作沙俄稱其君之名蓋不得行其志之慨於此一語可想見也而內廷之中又有一握潛勢力之人則寵臣部

沙富賴舍夫是也部沙富賴舍夫起自寒微於歷山二世之遭慘殺也大痛恨虛無黨人之所爲以忠君爲號召組織一忠君黨常爲歷山三世探虛無黨之謀而竭力保護皇室由是顯聞尼古刺士二世愛其忠誠甚信任之至離邸宅移居於皇帝之冬宮其權勢可知傳聞其得官尙書也俄國之制尙書之官非歷年奉仕達最高之地位者不能陞授故各省大臣多有不得進此位者或曰大臣域提於御前奏聞西伯利亞鐵道敷設完全之事尼古刺士二世遮而言曰部沙富賴舍夫以爲建築甚不完全域提正色而答曰陛下信尙書大臣之言寧信一私人之言乎於是帝不問部沙富賴舍夫之資格即授以尙書之官而難域提之言此傳聞其得尙書之軼事也部沙富賴舍夫管理西伯利亞及滿洲之御料又組織在朝鮮得採伐森林開掘鑛產之一會社聞皇帝亦投五十萬留之資本於其中亞力斯夫之任極東總督也大臣域提蘭摩斯度夫古羅巴堅等多不爲然當時列國公使見關東總督職權之重各叩眞意於俄政府外務大臣蘭摩斯度夫不能明答而謂該官制之發布不關知大臣等其所含之語意可知然諸大臣雖不憚其事而俱守沈默不敢明言蓋部沙富賴舍夫方與密哈伊羅威吉太公比謀擠域提故以域提爲俄國獨一之理財家忽離大藏大臣之位而蘭摩斯度夫外相之位置亦有搖動之風說古羅巴堅亦孤立不得志而亞力斯夫忽躋最高之位其政策悉由部沙富賴舍夫所主持而某太公贊成之亞力斯夫高掌遠蹠有俯視東亞天地之概而部沙富賴舍夫於極東抱無厭之慾以爲日本國小決不敢與俄戰可以一嚇而倒而視好大喜功之亞力斯夫爲最宜於其任故特設此特殊之官制以授之夫以俄皇親開萬國弭兵會以平和主義昭示一世而極東之事專重武力幾疑其前後之言行不相符而不知俄皇一身既受制於皇族一派之勢力而部沙富賴舍夫又日進蠱惑之言故雖以心愛和平之俄皇不知不識之間殆若失自主之力而流入於戰爭之界線也

俄之關土地也於遼僻荒遠之所政府機關所不及者往往委任一人而政府則取放任主義但執一定之目的以觀其後效而不干涉其所爲之事觀其開拓高加索開拓中亞細亞開拓西伯利亞無不用是法者顧攷之俄國之設總督也始於女帝格特林之時其用意爲領土遠隔交通不完全之區域而爲行政上謀便利而設其位置介於中央政府與府縣知事之間與外國駐劄大使

比肩然至近日交通通信之機關日益發達中央政府之命令能達遐遠之處總督之職權遂益縮小今除黑龍江總督及土爾其斯坦總督外於行政上殆無實質之職責是後以鐵道電信之發達當一歸中央政府所統轄總督之職權不久可盡廢棄地方高等官府者除府縣郡廳外可盡不用即以極東之方域論之西伯利亞及滿洲已敷設鐵道自莫斯科至浦鹽斯德五千四百三十哩從莫斯科至青泥窪五千六百五十七哩均十四日可達嗣後若於貝加爾湖百九十六哩之迴湖線及通過大興安嶺八千四百尺之隧道完成又工事改良一切設置完備自莫斯科至浦鹽斯德或至旅順不過九日或十日之間又關東州設置電信郵便通信之事均已便捷自由非從前遠隔之領土可比然則俄國於極東之事直接隸屬於中央政府殆於現勢上屬當然必至之事者也而不謂忽焉俄國於官制上現一絕特之新紀元非但與現勢上所謂可統一而無庸設特別之官制相反且破格而行俄國前古所未曾有之事是何也則設置關東總督而授亞力斯夫以是任是也論者或謂俄之置極東總督也其事略如英於東方領有印度而置印度總督法於東方領有安南而置安南總督相似顧以形質論之殆屬同一類之制而從其權限攷之則有大不同者蓋亞力斯夫所有之權非特屬黑龍江滿洲總督區域之內於地方政治握有最高之權而以亞力斯夫之起自海軍也掌極東海軍之權勿論而又有指揮極東陸軍之權非特此也又付以外交交涉之權若是則非獨駐北京之俄公使當遵其所指示即俄外相蘭摩斯度夫亦不能不割其權限之一部而歸於亞氏亞氏之位置對於中央政府不受統轄惟對於皇帝而負責任俄人蓋稱之爲副王蓋從官制之名可謂之總督或作總督或作太守此不過用中國已有之官名以爲代譯之用其實全不相同而論權限之實謂之爲副王者近其真也方亞氏之任總督也俄國新聞之所論者其言曰今回極東總督之設立也蓋非如在高加索之事可比夫在高加索之事不過管領蠻族其區域僅與土耳其波斯接近今極東總督與支那朝鮮接界而其後方有日本有美國與列國利害關係之問題日日發生故必設有處置外交及海陸軍事之最高總指揮官而後俄國在滿洲之根柢固俄國之全能力能發達於東太平洋云云蓋俄之設置關東總督而授以若是之大權也非僅爲地方經營之便利上起見而直爲土地侵略之便利上起見而於極東一用武斷派之政策者又於是事而昭然可見也

亞力斯夫者一強猛勇進之人以千八百四十三年生今年六十歲海軍出身任東洋之事八年爲太平洋艦隊又遼島半島軍隊之司令官旅順口及青泥窪二港悉由亞氏之手所經營於千九百年北清義和團之役亞氏爲俄軍之總大將將兵入北京傳聞當俄軍之將入北京城也俄國之軍樂隊奏摩洛善由之歌摩洛善由者謳歌自由之樂以排斥自由而用專制之俄國不得用謳

歐自由之樂亞氏聞而大驚即傳令禁止此雖軼事而可想見亞氏之一斑者也亞力斯夫之治軍嚴峻酷烈以使兵士順從爲惟一之道德然頗愛士卒士卒非犯法多厚待之於北清事變之終局也俄皇賜亞力斯夫以黃金及金剛石所凋鏤而銘以「FOR MERITS at the seat of war... Pechili, 1900」之劍千九百年十一月九日迫增祺將軍訂滿洲之密約亦亞力斯夫爲之亞力斯夫於任總督後大小之事多由其一身所辦理然精神甚強曾傳其不知有倦怠之時今年俄陸軍大臣格魯巴圖堅之游於日本也視察滿洲見亞力斯夫所爲之事夸大不顧前後出人意想之外大驚然以亞氏內有奧援不敢言亞力斯夫脾睨東洋諸國以爲一以兵力恫懾之而有餘又狃於俄德法三國逼日本之返還遼東而見日本之不敢抗以爲日本自顧其國小非俄之敵而不敢出於戰俄集大兵於滿洲一舉而滅朝鮮撲日本甚易易事故若是其逞威武耀勢力於一時也

於極東總督新官制之公布也同時於俄皇帝直轄之下組織一極東委員會皇帝爲議長大臣八人受委員之命如下極東總督亞力斯夫內務大臣朴資武外務大臣蘭摩斯度夫海軍大臣阿迴瀾陸軍大臣格魯巴圖堅大藏大臣部資斯開侍從武官部沙富賴舍夫商船及商港管理廳次官阿排石俄國極東之事蓋經此八人而擬議之以取決於皇帝然則欲知俄國極東之政策者不可不稍知此八人之派別而後其主義略可得而推測其中亞力斯夫與部沙富賴舍夫者已如前述屬主戰論派部沙富賴舍夫既料日本之不敢戰且謂戰亦不過短時期而勝負可決故一切陳言多不之聽而始終自是其所見俄之主戰部氏其一大動力也內務大臣朴資武者與前大藏大臣域提反對域提爲改革派之代表朴資武爲保守派之代表故屢與域提相軋輾而於農事諮問會與西伯利亞鐵道公開事件卒致衝突武斷派屬武斷派者故與軍人有別及軍人社會皆不喜域提西伯利亞鐵道之政策多不利於軍事上亦多不便二者之間不能不棄一用一俄皇命陸相格魯巴圖堅現場巡察以意見上奏格魯巴圖堅集衆會議於旅順以占意見之多數定議而極東占主要之地位者皆屬軍人與域提意見及對古羅巴堅取一與內相聯合而排域提域提以是轉職蓋域提之離大藏大臣之位部沙富賴舍夫之意見奏聞遂定用軍人派之主義不久域提大藏大臣轉職與內相聯合而排域提域提以是轉職蓋域提之離大藏大臣之位部沙富賴舍夫恃之而內相朴資武又角之也朴資武間亦傳聞其有顧慮內治頗倡非戰論者然此論多謂不確要其爲人實俄國純粹派之頑固政治家而持侵略主義者也海軍大臣阿迴瀾者一老練之海軍人而兼外交家之技倆與亞力斯夫及密哈伊羅威吉親王勢力之一並執海軍之樞機而欲雄張其勢力者也商船及商港管理廳次官阿排石者即代表其同廳長官密哈伊羅威吉親王勢力之一人也故欲知阿排石之爲人觀密哈伊羅威吉親王之爲人可知矣密哈伊羅威吉親王於海軍部占大勢力排擊域提而割大藏省以新設商船商港管理廳自爲其長官與亞力斯夫及部沙富賴舍夫相結合者也而阿排石之爲人亦從可知矣要之此五人

者大抵一類。而皆於極東主用武之論者。其餘三人。一爲外相蘭摩斯度夫。素與域提又與格魯巴圖堅相善。而深贊成域提之經濟政策者。近域提轉職。而蘭摩斯度夫亦有不妥其位之勢。俄之非戰派。蘭氏其一人也。一爲陸相格魯巴圖堅。格魯巴圖堅雖屬武斷派之首領。然其持論。謂經營極東。毋寧先中央亞細亞。而於極東。謂軍力未充。不宜速戰。然關於軍事上之意見。悉爲部沙富賴舍夫所排斥。而不用。格魯巴圖堅以是憤憤。而不得伸其見者也。一爲藏相部賚斯開。部賚斯開係域提轉職後而繼其任者。素爲域提之幕僚。在大藏省奉職久。於一八九四年。爲帝國銀行總裁。藏相之任。極東委員會者。殆使之專意籌畫供極東之費用。然俄國以理財之位。最爲難處。域提爲著名俄國理財之好手腕。一旦去職。繼其後者。恐有不能久堪其職之勢。部賚斯開始無關於一會之大權力者也。於其間。綜八人而計之。屬亞力斯夫派者。合亞力斯夫共爲五人。其非屬亞力斯夫派者。僅三人。而其中有勢力者。又多屬前五人之中。然則俄國今後於極東之政策。必益取拔劍主義。而不肯輕易讓步。以結和平之局者。觀于極東委員會之人物而已。可推知之也。

彈壓中國十八省之山河。而臣妾漢種四百兆之生靈。今滿洲政府之祖宗。其創業之地。在今奉天。不見乎其省城之內。雖城壘傾圯。苑閣零落。而經二百數十年之大內宮殿。尙巍聳空霄。黃瓦炳斑。與日光相輝映。而龍旗招颭。捲長白山之風雲。高矗於將軍之署。以爲滿洲政府權力之代表者。蓋其地自俄人爲形式上之退還。而所謂神聖發祥之區。亦已幸而不失其舊物矣。不謂忽然之間。重遭陷沒。而復委於哥薩克兵馬。足蹂躪之下。則俄人之再占領奉天。是也。俄之再占奉天也。亞力斯夫從遼陽發兵。先知會駐在奉天之俄國軍務委員骨金斯克。骨金斯克得信。即於兵到前一日。駕俄國之二頭馬車。服大禮服。用着黃袍之御者。前後從以十四騎。直至盛京總督兼奉天將軍之署。而以有事。請與將軍相見。闔署官吏。自數年以來。素震懾於俄人之威。今不知何事。志慙穀觶。對俄人有穀觶之狀。對百姓則又呈驕傲之態矣。直稟告將軍。將軍速整衣冠。以禮出迎。旣入。肅坐。骨金斯克正色示外交政治家苦味之顏面。而詰將軍以東邊統領烏爾棍布總巡安東縣王良臣二人。要擊俄國傭兵一隊於沙河子。而慘殺二十一人事件。二人至今尙未加罰。而責將軍處事緩漫之罪。中國無民權官府處事緩漫。孰得而責之。然百姓所不敢論議者。今乃爲外國人所詰責矣。因面索數款。(一)速定烏爾棍布之刑。而斬王良臣。(二)有責任之東邊道袁大化免官。(三)昔日約臣服於俄國。其後反叛之馬賊林七李金之輩。不僅擾亂鴨綠江畔大孤山邊一帶之地。近來盛京省內。亦頻報馬賊出沒。中國兵力不足鎮壓。俄國爲防衛鐵道線路起見。再派兵入奉天。所有城外新築兵舍。尙未竣工。暫借城內之戶部禮部衙門。爲駐兵之所。惟將軍幸許之。(四)盛京省內各處都府村落。有稱團練之民兵。各自攜帶兵器。此輩於無事之日。稱

爲護鄉兵勇。一旦有事。不能保其無與馬賊或其他兇徒相結託。而釀事變。此時爲保持治安。各團聯隊可即廢棄。并沒收其軍器。勿得供其所用云云。此橫暴無法之要求。稍有志氣者。無不髮指。皆裂然滿洲運命。此時實託庇於俄人之下。其敢如俄人何。將軍乃改容而徐答曰。烏統領王總巡之事。朝廷自有法律。至袁道臺免官。當出自北京之意旨。非我輩所能作主。又近來雖有馬賊橫行之報。然地方巡捕隊。儘足當鎮壓之任。不煩貴國之兵力。且奉天省城爲我朝發祥之地。貴國兵若再入城。事體重大。實非予所敢擅許。又團練民兵。爲保護地方必要之用。今突然廢止。將以何代之。而保商民之生命財產乎。此事亦難以應命。骨金斯克乃急語向將軍曰。閣下如不能諾者。速打電以請於北京政府。惟我兵入城之事。今已自遼陽發足。不久可到城外停車場。而城外兵舍尙未落成。夜寒無處可駐宿。希暫入城內衙門。爲兵士取煖之計。將軍不能答顧。謂在傍之交涉局總辦李品三曰。如何。李曰。事體重大。不可不請命於外務部。將軍姑躊躇。示未能允許之狀。骨金斯克見將軍之不即允諾。即怫然振腰。問佩劍觸席。鏘然有聲。蹴而起。直走出。呼馭者歸館。發傳令騎至城外。令兵到進城。次日晨。俄兵至停車場。即從小西門大南門入。民間倉猝聞人馬之音。騷然見俄國步騎砲兵混合入城。大驚奔走。喧擾爲逃。難計。是時俄兵到着者。爲東部西伯利亞狙擊步兵。有獵步兵。狙擊隊。離本隊獨立。狙擊之任務。彈兵加入本隊。或以特別之任務。加入攻擊枝隊。以集團火力對敵之主。力獵步兵。專主輕捷。服隨時游擊之任務。又能成尖兵。任搜索斥候之事。第十五聯隊之第一第三二箇中隊。及騎砲兵半箇中隊。一中俄步兵二百五十人。砲兵三百人。砲八門。總合兵數不足一千。逕入戶部及其他衙門。徵發人工。修繕房舍。將軍得俄兵入城之報。上下皆愕然。不知所出。惟親俄派之官吏等。有喜色。將軍無何乃使人告俄官曰。貴國兵之入城。予於昨日尙未許。今何爲乎入城。其速退乎。俄官返答曰。今既入城矣。無如何。無已。其羈留三日而後退。都人畏俄兵暴。人心動搖。四出騷然。府尹乃爲出示安民之計。而苦無詞。以告衆。因借用俄官三日退出之語。而出諭如下。俄兵進城。暫駐勿驚。營務傳知。不准槍事。凡有炸炮。一律嚴禁。爾等商民。切勿違令。又云。俄兵進省城。三日務必行。曉諭爾高民。各守各經營。如有惑人心。嚴拏問分明。倘有不遵守。定懲不姑容。云云。蓋明知俄兵之不能使退。亦爲此自欺欺人之言。已爾。俄兵入城後。即分部隊。占領各城門。命中國守兵退去。兵士中有以未奉長官命。不能退出。相抵抗者。俄兵即亂入。蹴踏毆打。逐之使出城門。八名以俄兵十數名守之。以二名立堞。間爲步哨。於城上高揭俄國之三色旗。又派一部隊。占領電報局。揮局員諸人出禁。止發電通信。將軍乃臥寢室中。稱病。府尹亦同時稱病。將軍有所動作。俄官皆監察之。故傳謂將軍已被囚禁。蓋實與囚禁固無異也。北京政府聞之。倉猝召大臣集議。而策無所出。久之。亦不復言此事。而奉天遂復歸於俄人之手中。其占領蓋西十月二十八日也。俄之再奪奉天。一時傳聞。爲不快於道臺袁大化之故。此決非事實。俄豈爲區區道

臺之一官而直用此手段乎其必不然矣或謂其時中國於中美中日通商條約許開放奉天安東縣大東溝俄以地歸中國屬中國主權之下而許他國以通商則俄無辭以拒各國故再以兵力占據其地示其地主權尙非中國所有而又憤中國之擅開放滿洲故出此而畏懼之使知滿俄之事不得不請命於俄人此稍切於事理者也而俄之食言違約橫暴無理已入於言語道斷之境而亦由於亞力斯夫之用武斷主義而以征服極東爲惟一之政策也

以俄之貪得而無已也其所欲攫取者決不僅在滿洲而寧謂滿洲爲其兼併之嚆矢可也夫以中俄之邊線相接自滿洲以迄西藏實包中國之東西北三面是故俄之欲窺中國也由新疆之一方面而入則進嘉峪關而橫翦中國之北方由蒙古之一方面而入則進張家口而撫北京之背由滿洲一方面而入則進山海關而扼北京之吭然新疆一路頓挫於伊犁之事遂得稍止其鋒而西伯利亞鐵道若由斜貫蒙古由恰克圖以通張家口又由張家口以出北京天津雖取徑便捷而蒙古之地爲中國有必不肯許故不得已而經營其荒寒之黑龍江而遼東之事適予俄人以得出滿洲之機會故俄於東方之全力遂集中於滿洲雖然俄人之意固不忘蒙古新疆而欲牢籠北京以捲取中國之北方而後進而與天下爭衡也故若蒙古敷設鐵道之權屢要求於清廷而從恰克圖至張家口間測量已竣預計工程之事又從張家口至北京要求鐵道敷設權而估計張家口至北京敷設費八百萬兩預定從華俄銀行支出而北部線路敷設費從俄國政府支出又欲獲得從直隸至山西鐵道之權又從暗中謀得蘆漢鐵道之權又近日亞力斯夫致電駐北京俄公使令要求從西伯利亞鐵道分一支線經蒙古西藏而到暹羅之鐵道敷設權又今年七月從聖彼得堡發蒙古探檢隊踏查境界及商業販路車道開設之事又時以討馬賊爲名派兵多人侵入東蒙古脅以兵威而以重利餌蒙古王許以多分利息課重稅而開掘蒙古之金煤各礦又若庫倫俄國商人麇聚俄設領事館全化爲俄國之殖民地又以從北京通蒙古從恰克圖以經庫倫至迪化城架設電線已竣而以保護電線爲名欲置沿道保護兵此事已與新疆巡撫交涉凡此種種不及枚舉而隱現虛實之間已包含并吞之心設滿洲事稍就緒必數路并進攫取北京首都北方固在其掌握之中而中國全土亦牽連於北京而不能脫此則俄人已預操成算手未到而氣已吞數年之後而必將見諸實事者也雖然以俄之視耽欲豎肆張野心若滿洲政府之孱弱庸昏固當任其凌虐而無可如何而列國中觀此俄患之滔天爲其國家子孫日後之存立計者必有傾國力以一決雌雄而不能恣其跋扈放縱之所爲矣

(未完)

日俄戰紀

日俄戰爭之起因

第一章 總論

日俄交戰之說自甲午以來幾於無歲不聞而彼此皆以有所顧慮不敢輕發直隱忍至于今年而始決裂然則此戰爭之責任果誰屬乎吾嘗考其原因而知日本爲俄國所欺負侮辱殆迫於不得已而後戰也

俄之建國在於窮北之野爲冰雪所封風霜所曝氣候嚴寒土地薄瘠人民謀活極其困難則其必須南下爭一溫暖之地肥沃之土且欲達於四季不冰之海以得出入自由者乃俄國之所深望大願也昔彼得大帝貽侵略南方之孫謀使俄國永遠奉爲國是而不敢變者豈不由此願望而發哉然則俄國苟未得溫暖之地肥沃之土使其人民易於謀生則其願望必不能少減是故俄國之南下乃迫於地勢之所使然者也唯其挾此願望故嘗略地而陷巴爾幹半島以欲突出於地中海蓋巴爾幹爲俄國出海最捷之路而又最有益者也然歐洲列國恐因此而破勢力平均之局不免於攪亂平和故共出而阻遏之此俄國之所不能奈何者也又嘗略地而下中央亞細亞以欲突出於印度洋蓋印度洋雖不及巴爾幹之直捷而亦可爲俄國出海之路其利益亦不少者也然英國恐其犯印度而奪其天府之利故又出而阻遏之此又俄國之所不能奈何者也既不得出地中海又不能出印度洋於是乎不得已涉萬里不毛之地奪有西伯利以欲突出於太平洋西伯利爲俄國出海之路之最遠者而其利益又與前二者有天淵之別而俄國猶以慰情聊勝無之故不得不取道於此而既取道於此則不能不使之十分便利以遂其欲者勢也此俄國所爲欲在極東立一新俄羅斯國而必竭其全力以傾注於此大經營也

所謂大經營者何先設一最長鐵路橫貫西伯利使其本國與太平洋之距離因之短縮以便首尾相應且爲欲於大鐵路之近海處得一不凍良港於是不顧公義橫占滿洲直欲封鎖其地以獨占利益且欲在黃海設一大海軍制極東之海權以壓朝鮮半島而又嚴旅順口之軍備置大陸軍於關東半島以欲制中國之死命此俄國經營極東之大略也觀其以六百兆盧布之資本注入于滿洲且移其民十五萬而占居焉則其志之不小可知矣且吾察俄國之心事不止欲以滿洲爲新俄羅斯而已乃欲以滿洲爲根據地一面下朝鮮半島而一面又向中國之沃土肆其蠶食也此等經營在於俄國固甚愉快也便宜也然除俄國以外世界各

國之對於此經營不但不知俄國之覺其愉快覺其便宜而已乃却與俄國爲正反對俄國之愈覺其愉快者各國愈覺其不愉快俄國愈覺其便宜者各國愈覺其不便宜者也而各國之中以日本爲尤甚蓋以俄國之出于此途則日本國家之進運立國之基礎不免爲所壓迫搖動而常立于危險之地位也

日本合海島以成國非藉握海上之權無以保其獨立今俄國欲在極東爲一大海軍國是豈非危日本獨立之基礎乎自韓半島以至滿洲一帶不特爲日本民族之故鄉而已朝鮮自開國前以至天智時代之分裂原與日本同爲一國未嘗分離其後雖已分立而自兵略上察之實日本之外廓也又自政治上言之實唇齒相依之地也且自韓半島以至滿洲地廣人稀天然之利含蓄未發而日本人口每年約增五十餘萬不久將有人滿之患然則日本迫於不得已而求殖民地殆舍此一帶地方而莫有適當者今俄國奪滿洲以偪朝鮮豈非阻害日本國民之進運乎且也自滿洲以至中國一帶爲日本工商業上必爭之地故日本欲于近隣得一好市場非藉滿洲中國之開發其勢不可若俄國閉鎖滿洲又強制中國以擾極東之平和則於日本之發達豈非大有妨碍乎

夫俄國南下迫於不得已其渴望出海之路亦出于自然之必要故若使俄國止欲得一不凍港於極東海口以營平和之事業謀商務之發達則日本斷不反對之且欲歡迎之唯彼在日本對岸爲政治上及軍界上之大經營欲置大海軍于黃海及日本海制極東之海權害極東之平和以壓迫日本國民所認爲故鄉所恃以移殖民族之朝鮮又欲閉鎖日本所視爲最好市場之滿洲以迫中國是則日本之所最不能忍者也蓋在俄國以此等經營爲必要得之足以自豪而日本則以此爲搖其立國之基礎阻其國民之進運實國家安危存亡之所繫也由是以談日本今日之反對于俄比之昔日歐洲列國之阻遏其出巴爾幹及英國之阻遏其出于中央亞細亞尤爲迫切也故俄國之侵略與日本之勃興自其根本而言兩者實有不能並立之勢俄國某新聞嘗登一文切論日本勃興其結局必於俄國之經營極東大有妨碍當及日本尙未大盛一大擊之使其永遠不能復振由是觀之兩國之利害衝突可窺一斑矣

然則日俄之戰實由此利害衝突而來蓋俄國欲乘日本羽毛未豐一大挫之使不能復振則其經營極東必無人復出而阻害之而得以遂行其設立新俄國之政策矣此在俄國固爲得計而日本實不能容忍而默視之故不得已而出於破裂也然則今日國交破裂之責不得不委之於俄國者不待辨而明矣如欲知此破裂之遠因近因則請觀最近十年間之日俄交涉史可知俄國挑

激○日○本○必○欲○迫○之○使○戰○者○其○證○迹○歷○然○蓋○莫○能○掩○也○

第二章 日俄衝突之發端

日俄交惡之原始。今一回首。忽忽已閱十年矣。明治二十八年光緒二十一年五月十日。日本臣民不曾飲泣而捧讀聖詔乎。今不能忘。尙能憶誦也。詔曰。

朕嚮因中國皇帝之請。命全權辦理大臣。與其所派使臣會商。而訂立兩國媾和條約。然俄羅斯德意志兩帝國及法蘭西共和國之政府。以日本帝國永遠占領遼東半島。爲不利于東洋之平和。頻以勿占此地。勸朕政府。顧朕素眷眷於平和。即與中國至於交兵。亦出于欲使東洋平和。永遠鞏固之意。而今三國政府顧念友誼。有所忠告。其意當亦在此。朕爲平和計。固不能不容納其言。且也滋事端。擾時局。使治平之回復。過於遲滯。以釀民生之疾苦。阻國運之伸張。眞非朕意。又中國既因訂結媾和條約。以致其深悔淪盟之誠。使我交戰之理由。及其目的。炳然昭示於天下。於今爲大局計。即稍以寬洪處事。亦於日本帝國之光榮及其威嚴。不見有所毀損。朕乃容友邦之忠言。命朕政府以此意回覆三國。若至關於還附半島壤地之一切處置。朕特命政府。欲與中國政府有所商定。今媾和條約既經批准交換。兩國之和親復舊。局外之列國。亦於斯交誼加厚。汝百僚臣庶。其善體朕意。深察時勢之大局。慎微戒漸。勿誤邦家之大計。是朕所厚望也。

嗚呼。是豈非日本臣民當年所飲泣而捧誦之聖詔乎。今將語其原因。猶嗚咽而幾不能成聲也。昔者中日之役。擾及兩年。其戰捷之結果。則明治二十八年四月二十日在廣島行在所批准之馬關條約也。此條約殆出自聖裁。以爲無所間然者。今揭其條約中之第二條于下。

中國將左記土地之主權。及該地方之城壘。兵器製造所。及官有物。永遠割與日本。

(一) 在於左之經界內奉天省南部之地。

自鴨綠江起。溯該江至安平河口。自該河口。亘鳳凰城海城營口。至遼河口折線以南之地。及其各城市。包含在內。而以遼河爲界之處。以該河之中央爲經界可知。

(二) 臺灣全島及其附屬諸島嶼。

(三) 澎湖列島。(即英國格林威治東經百十九度乃至二十度及北緯二十三度乃至二十四度之間之諸島嶼。)

此條約第二條所列土地。乃日本藉戰勝之威。強中國割之以求和者也。乃於第一項所開土地。俄國及德法公使。以四月廿三日來告日本政府。勸勿索取。時伊藤博文首相松方正義藏相以廿四日訪陸奧完光外相於舞子。在其旅館有所會議。伊藤即日急行至廣島行在。有所啓奏。翌日伊藤及山縣有朋陸相西鄉從道海相開御前會議。廿六日山縣急航至旅順。五月六日歸于京都。即以是日回答三國政府。允從其勸。以遼東半島還附中國。德法兩國政府以翌七日。俄國政府以八日覆電日本政府。謂日本政府能允從其勸。十分滿意。嗚呼。此日本四千萬同胞所爲。以五月十日得讀此深謀遠慮之聖詔也。今一追憶。猶且不勝感慨。而況於當日乎。

考當時彼此在極東之海軍勢力。日本共有戰艦二十八隻。五萬八千餘噸。（從中國捕來者未算入內）而俄國有二十三隻。五萬二千二百二噸。法國有十四隻。三萬噸。德國有八隻。一萬五千九百餘噸。三國合計共四十五艘。九萬八千四百餘噸。其勢力實優於日本。故彼遂得無所忌憚。提出此勸告書。迫日本以新領地歸還原主也。是時日本度德量力。雖無如何。而臥薪嘗胆之心事。豈能一息忘哉。世傳日本天皇初聞三國干涉。不勝憂憤。直至下淚。此雖爲齊東野人之語。未必果有是事。然因此事而快快不樂。則固在人意中耳。然日本天皇念東洋永遠之平和。即容三國之勸告。此所由發此哀痛之詔。而使日本國民恭讀之下。又未嘗不深感天皇之洪度。而誓於他日必有以圖報也。

夫日本費無限之金錢。竭許多之汗血。經二年之艱難辛苦。而始獲得遼東新領地。以爲報。今乃以不欲拒友邦之忠告。竟肯以此大戰利品歸還于敵國。然則所歸還之遼東。即滿洲全土。俄國當如何敬重之。使常爲中國之所有乎。又其對於極東之平和。果當如何敬重乎。且乘日本疲于戰事。與德法兩國相合。藉口于極東平和。以勸日本歸還遼東者。果當如何自行敬重其所發言乎。而奈何俄國覆雨翻雲。竟不顧其言之自相矛盾也。今試叙錄其橫暴無理之事實。

第三章 擾亂朝鮮之平和

中日戰爭之結果。使朝鮮脫中國之羈絆。而爲獨立自主之國。於是日本自進而當誘導扶持之任。乃特派伯爵井上馨駐劄其國。且貸以三百萬之改革費用。使彼得以改革內政。雖然。改革內政。其事極難。即今改革得宜。國民之中。猶有不以改革爲然而反對之者。此在各國改革之初期。皆有此弊。而況朝鮮人向來因循成性。凡事以守舊爲得計者乎。然則井上伯之改革朝鮮。既不免於急激。而且干涉過度。其不能得朝鮮人之心。甚者至於嫌惡之。憎怨之。固其宜也。夫見機而作。不俟終日。俄國之所長也。況彼知日

本疲於戰役不能猝然恢復元氣而又以勸告歸還遼東一事曾得德法兩國之竭力相助然則其素所不能忘情南下之策正當於此下手所謂千載一時機不可失故日本在朝鮮失勢正俄國得意揚揚之會也於是駐韓之俄國公使威拔專向朝鮮宮中竭力運動以種種方法煽動朝鮮人使其以惡感情對日本人而反與已聯爲一氣夫日本之改革朝鮮雖不能謂其全然無過而其竟至於一敗塗地者實由俄國從中排擠有以致之其罪誠莫可掩所謂俄國着手朝鮮以擾亂極東之平和者即此之謂也試觀發出還遼之詔不過五十餘日而井上伯以七月七日有事歸國朝鮮人乃乘此機逐日本黨之首領朴泳孝朴泳孝當時在朝鮮實隱握首相之勢力者由此觀之俄國排斥日本之勢力其成效迅速真出人之意外者哉既而井上伯復如韓其時日本黨金宏集尙立于內閣尋而三浦梧樓奉命駐韓故自表面觀之日本在朝鮮之勢力雖似尙能維持而俄國之陰謀着着進步朝鮮兵權乃忽入于俄人之掌握當是時日本之勢力將蒙俄國之一大打擊而遽然墜地正當危機一髮之時而忽然生出十月八日之事變十月八日之事變者日本黨擁大院君以清君側爲名而殺死俄國黨魁王妃閔氏是也夫得讀還遼之詔未及兩月而非用此非常手段已不能保持日本黨之勢力然則俄國在朝鮮以排斥日本人爲事其收效之速可勿驚乎因有此舉日本黨之朝鮮內閣雖得依然繼續而以其手段過於詭激不獨不能得半島人之同情而已即各外國亦不以日本爲然焉繼因三浦公使等俱被嫌疑召還本國於是日本之對韓政策因此大敗而俄國之勢力反有蒸蒸日上之勢矣

俄人之欲顛覆日本人之勢力每飯不忘乃還遼未及半歲而其陰謀乃假朝鮮人之手而爆發則十一月二十八日侍衛隊之變是也侍衛隊之變者俄國黨首領李範臣實爲主謀在俄國公使館內屢次策畫事濟則倒日本黨內閣而代以俄國黨不濟則借俄人之手奪國王而去者也其後風聲洩漏事敗不成亦云幸矣蓋日本政府懲於十月八日之變翻然改計事事以忍縮爲主故遂使俄國愈以日本爲易與而日益逞其野心以欲使朝鮮盡入其手此所以有此隱謀也及事敗不成俄國仍無悔禍之心其欲顛覆日本勢力之謀仍層出不竭乃公然招集韓人之屬于俄國黨者在其公使館日夜運籌欲先使京城之韓兵散處各地方乃使李範臣以下分道至各地方煽惑人心使起叛亂以窺京城之空虛又於明治二十九年光緒二十五年二月十日俄國使其武裝水兵入于京城以其翌日奪國王及其世子以下幽之於公使館以日本黨之首相金宏集農商工部大臣鄭秉夏等棄市殺度支大臣魚允中於龍仁逐其餘各大臣使逃而之日本於是韓廷之勢力爲俄國所獨占而日本之勢力蕩然無存矣

嗚呼明治二十七八年之大戰役原爲扶朝鮮之獨立欲待戰勝而得以全力扶助之者也乃俄國假東洋平和之名義使日本將

其戰勝所得之遼東歸還中國。猶以爲未足。乃更欲將日本在朝鮮之勢力排斥淨盡。故不憚以陰險卑劣之手段。擾亂朝鮮之平和。卒之達其目的。使國王不得已。在其公使館內爲寓公。而半島之政權遂全歸其手。此正日本以遼東交還中國。方在撤戍之時也。於斯時也。俄人又復無所忌憚。以漸侵入于滿洲及朝鮮北部。而日本祇有忍氣吞聲。自受其凌侮而末如之何。日本既不能以獨力占扶導朝鮮之權利。於是不得已而公然有所讓於俄國。所謂日俄協商。即以扶導權讓于俄國之證也。去二月十一日之變。九十餘日。即五月十四日。日本駐韓公使小村壽太郎。乃與俄公使威拔立約如下。

(一) 朝鮮國王陛下之還宮。當任從陛下自行裁斷。惟俄國代表者。於國王即使還宮。亦必可保無事之時。當勸其還宮。又日本代表者。當保證其查辦日本俠客。以嚴密從事。不可寬縱。

(二) 現任內閣大臣。皆爲國王陛下所簡任。多於過去二年間。曾任國務大臣。若其他顯職。以寬大溫和主義爲世所知之人也。日俄兩國代表者。當以寬大以對於臣民之意。忠告于陛下。常不可離此目的。

(三) 俄國代表者。於左列各件。當與日本代表者同其意見。即在釜山京城之間。爲保護日本電線。日本可應其必要。置衛兵於某所。又現時以三中隊所組織之衛兵。當速行撤去。而代之以憲兵。其配置之法。大邱五十人。可興五十人。釜山京城之間。凡十處各十人。於此配置。雖得變更。而憲兵隊之總數。決不得超過二百人。此等憲兵。俟將來朝鮮恢復安寧秩序之後。自各地漸次撤回之。

(四) 萬一遇朝鮮人前來襲擊之時。日本爲保護其在京城及各通商口岸之居留地。可在京城置二中隊。元山一中隊。元山中隊之日本兵。但一中隊之人員不得超過二百名。該兵可屯營于各居留地附近。待無虞襲擊之時。次第撤去。又俄國爲保護公使館及領事館。俄國政府亦得在各地布置衛兵。惟不得超過日本兵之人數。亦俟內地漸歸平靜時撤去之。

此日俄兩駐韓公使所訂之約也。而山縣有朋以賀俄皇加冕。出使于俄。乃與俄國外務大臣羅巴諾夫公更立一議定書焉。

第一條 日俄兩國政府。以救濟朝鮮財政困難之目的。當勸告朝鮮政府。省一切冗費。且保其歲出入之平衡。若因萬不得已而改革。其結果至於必須募外債之時。兩國政府當以合意而救助之。

第二條 朝鮮若不爲財政上及經濟上所困。得以本國人組織軍隊及警察而維持之。使至於不藉外援而能保內國之秩序。日俄兩國政府當勿干涉之。

第三條 爲欲與朝鮮通信容易。日本政府於其所占有之電線。可繼續管理之。俄國可有架設自京城達其國境之電線之權。

刊

於各電線。許朝鮮自行設法買還之。

第四條

在前記各款之中。更要訂立精細定款之時。又至後日有他事須要商議之時。兩國代表者。當以友誼妥商。

由是觀之。所謂日俄協商者。於軍事於財政於電線及於其他各事。凡日本在朝鮮之位置。皆與俄國相約立於平等。而以扶導權之一半讓與之者也。而日本以厲行此協商之故。乃至設渡韓限制法。以嚴治俠客。日本可謂不負約矣。而至於俄國其果能敬重此新協商乎。不能也。彼既以平和爲名。使日本歸還遼東而已。則於其時。直伸其攪擾平和之手段。於朝鮮略取日本在朝鮮之權利之大半矣。然則彼雖與日本協商。而豈能望其守國際之信義。依約而行乎。

俄國自強。日本交還遼東以來。極力擴張極東之軍備。不特於極東海軍增加若干堅艦而已。又陸續運陸軍至西伯利。絡繹不絕。

明治廿九年

光緒廿二年

三月之頃。傳說西伯利駐兵。已忽然增至九萬人。俄皇又批准七年相繼支出八萬盧布。以爲擴張海軍經費。

夫俄國既以其兵備爲足恃。宜其於日俄協商。毫不爲意。故當日本以此協商着着見諸實行之時。俄國乃仍留朝鮮國王於其公使館內。而不之還。且強國王必從其無厭之要求。不遂其欲。則不已焉。其中如兵權及財權之奪取。是其所最致力者。從前由日本士官所訓練之朝鮮兵。乃以二月十一日之變後。即忽辭日本士官而勿用。至五月并其軍制而亦廢之。六月更爲組織俄國式之

朝鮮軍隊。至十月俄國之士官三人。下士十人。軍醫一人。皆就聘來朝鮮。而爲教習。至明治卅年

光緒廿三年

四月。俄國迫朝鮮政府聘

用其士官。下士官以下凡百六十人。欲舉朝鮮全國之軍隊。全屬於俄國。士官之指揮朝鮮政府。未遽許聘用。而俄國之士官三人

下士官十人。直不待朝鮮政府之命。以七月擅入京城。九月遂許用之。而以三千韓兵歸其部。勒俄國又於此時。握朝鮮財政之全

權。強使用俄人爲財政顧問。以監督指揮其租稅關稅。先是當此任者爲英人普拉翁。俄人既欲奪其職。乃於任期未滿。竟迫朝鮮

國發一勅。開辭之。其強暴有如此者。又一面謀設一俄韓銀行。以期使半島財政經濟之權。全入于俄國之手。然因財政顧問之問

題。以普拉翁爲英人。故英政府不忍坐視。其無端被斥。乃以十二月遣其東洋艦隊大集於仁川。使水兵上陸。直入京城。於是普拉

翁始得安于其位。不至使俄國之奸謀得以成功耳。

然而此等聘用教習聘用顧問之問題。當山縣侯與俄國爲日俄協商之時。彼實與朝鮮特使閔泳煥曾有密約。然則彼明欺我以

日俄協商以約平分在於朝鮮之兵權財權而又暗與韓廷相約欲獨占其兵權財權也其狡詐萬狀深爲可恨然則俄國爲無信義之國即此一事可以見之矣

且俄國欲乘此機會將日本人所扼朝鮮海峽之關門決然打破使海參崴之門戶得以開放又借絕影島以爲貯炭之地使俄國海軍得於海峽有根據其橫恣如此天下之人早已側目而視矣往日美國會黨於俄國以割日本之扶導朝鮮權而今漸惡其無狀不肯與之共謀矣即韓人之中亦有所謂獨立協會者紛紛設立是亦因俄國之侵略政策貪得無厭故其起而反對之也

蓋俄國當中日戰局已結知其南下之夙志可以行之於極東其一因見中國弱昧大出意外以爲有隙可乘其二因見日本疲於戰事不堪再舉惟其以日本爲元氣未復不能與之爭衡若先下手於半島則北清自然在其勢力之下此其所爲首爭朝鮮也然今因半島之經營未免過分因之惹起各種之反動加以英國屢欲反對其所爲於是俄國決計乘此時局築長圍於朝鮮方面又向於北清方面注其全力乃以明治卅一年光緒廿四年四月廿五日使其公使羅善與日本外務大臣締結第二回之日俄協商焉

第一條 日俄兩帝國政府確認韓國之主權及其完全獨立且相約於其內政不爲直接之干涉

第二條 爲恐將來有誤解之虞日俄兩帝國政府若於韓國有向日本若俄國求其助言或助力之時其於練兵教官及財務顧問官之任命非先互相商妥不可擅爲處置

第三條 俄國帝國政府不得因日本在韓國之商工業之大發達及因居留韓國之日本臣民漸達多數而於日韓兩國間商工業之發達有所妨碍

由是觀之俄國之爲此第二協商所以申明其第一協商之意義也而彼似稍爲退讓者則惟認日本在韓國商工業之發達耳而俄國擾亂半島平和之手乃因此協商稍爲收束其往日迫韓國聘用之財政顧問官及所有練兵教官俱以此時辭職而去

第四章 擾亂中國之平和

俄國之欲乘虛侵略以擾極東之平和者不獨在於朝鮮而已其於中國亦然且比之在朝鮮爲尤甚中國因此幾爲列國之所分割而首先發難者實由俄國啓其端也知與之爲取乃爲政之要是古來政治家之所稱道也而實行此妙訣者蓋莫俄國之外交家若俄國殆常用此妙訣以恣其吞噬之慾者也昔當英法聯軍之入北京也暗助中國使和議得成而乃使割黑龍江下流之地以爲報酬者非俄國乎富美將彼理來

日本浦賀之時。知日本與美國開戰。必至敗北。乃助日本。使得議和。而爲欲向日本求得一大報酬。乃特派一使臣。至長崎者。非俄國乎。現以韓國大受日本干涉。當使解脫之名義。拘其國王。遂欲奪其兵權。財政者。非俄國乎。而其對於中國。亦全以此等手段施之者也。

日本既勝中國。卽於馬關條約。割取中國東三省。而俄國乃迫日本使歸還之。又因中國爲賠大款於日本。不得不募公債。而俄國乃爲其担保一千六百萬磅。皆所以市恩於中國也。而中國又最健忘。遂不復憶其往日之割黑龍江。欣然受其所愚。於是始謀設一華俄銀行。以爲平和侵略之機關。而遂以明治二十九年光緒廿二年二月舉行開業之典。又以是年三月盛傳中俄兩國已立密約。且李鴻章之奉命賀俄皇加冕禮。而抵俄京也。俄國乃復用要閥泳煥強使訂立俄韓密約之手段。再施之于李鴻章焉。蓋俄國既定經營滿洲之策。欲使其橫貫西伯利之鐵路。以關東半島爲出口。也是年八月二十七日。中國與華俄銀行訂立東清鐵路條約。是足證俄國之經營滿洲。既已占實地步矣。比及九月。世人又盛傳駐中國俄使加西尼伯。既與中國締結密約。其密約於滿洲之俄國鐵路。守衛鐵路兵。借用膠州灣。及迫於必要。或一時借用旅順口各款。俱已訂定。此雖出于一時傳聞。乃無何而果見諸事實。則其斷非無根之談可知。而且中國鐵路公司（卽東清鐵路會社）亦以十一月設立。由是觀之。俄國攪擾平和之手。既一伸於朝鮮。今又再伸於中國矣。

是年十二月。俄國果向中國借山東膠州灣。以爲冬季停船之地。是實中國他日租借要港之伏線。而啓瓜分中國之端者也。及明治三十年光緒廿三年。俄國又專意經營朝鮮。或借僱兵問題。或借財務顧問問題。皆有意於攪擾東洋之平和者也。至十一月十四日。彼又忽想得一妙策。暗使德國占領膠州。蓋俄國雖極欲使東清鐵路之得出口。然若因此遽占滿洲。恐各國必出而干預。故嗾德國使先發難。而以已所借爲冬季停船之膠州灣讓與之。然則列國之相率而向中國租借土地。雖德國占膠州爲之嚆矢。而其實則以俄國爲張本人。是使中國不能保其平和者。俄國實無以逃其咎也。俄國見德國既占膠州。乃援爲先例。竟以十二月十八日。使其軍艦悠然入旅順港。嗚呼。以他國占領遼東爲脅制中國之北京延。而有害東洋之平和者。豈非俄國之所主唱乎。乃相去未及兩年。竟自占領旅順。以扼渤海灣之咽喉。以害中國之平和。壞東洋之局面。記曰。出乎爾。反乎爾。在俄國豈非得計哉。昔伊蘇婆有一妙喻。有一牝鹿。爲獵夫所逐。逃入獅子所居之穴。自以爲可保無事。乃忽爲獅子所噬。然則當時之中國。豈非與此牝鹿同一不幸哉。

今之世無所謂是非無所謂曲直。只有強者之權利而已。俄德兩國既已着手於分割中國。世界列強早無法可以拒之。不得不彼此效尤。以保勢力之平均。於是英國以明治三十一年光緒廿四年二月十一日與中國約。不以揚子江地方讓與他國。又以四月二日租借威海衛。法國則以是月六日借入廣州灣。日本則以二十三日訂福建不讓與他人之約。而俄國又於三月廿七日借旅順及大連灣兩地。其名雖曰租借。而其實則割取也。今揭其條約如下。

- (一) 俄國以二十五年之期限。從中國租借旅順口及大連灣借地。區域自遼東岬角以北。約中里百五十里。東西八十里。
- (二) 大連灣當為通商口岸。旅順口則但許中俄兩國船隻出入。
- (三) 自伯都寧經奉天府至旅順口之鐵路。當照俄國式築之。
- (四) 俄國得自其新得土地區域布設鐵路支線。至遼東西方海岸。而此支線竣工後。其所止境之海岸。當與旅順大連俱借與俄國。

此租借旅順大連之條約也。五月二十八日。俄國軍隊乃公然騎入旅順城。往年日章旗（日本旗）飛揚之處。今忽見鸞旗（俄國旗）高插。迎風而舞。枯骨於黃金山下。之日本戰士。九原有知。其何能瞑目哉。

中國之港口。既盡為各國之所租借。而其敷設鐵路之權。亦為列國之所爭求。今細核之。俄國於西伯利鐵路千哩。東清鐵路四百里。山西鐵路百三十里之外。更以比利時人之名。使蘆漢鐵路七百里之敷設權。歸于其手。德國則得山東鐵路四百二十里。又與英國共占津鎮鐵路六百三十五里之權。法國則得東京鐵路延長線四百二十里之敷設權。英國則得牛莊鐵路二百六十里。上海南京百八十里。蘇杭寧波二百里。廣東九龍百里。淞滬十四里。廣東成都一千二百里。緬甸延長線七百里。及於英意共同事業。得礦山鐵路二百五十里之敷設權。美國則得粵漢鐵路六百里之敷設權。此皆自明治三十一年之秋。各國所競爭而得之權利也。

既而各國以其租借地鐵路敷設權所屬之地。及訂約不准讓與他國之地。皆認為自己勢力範圍。其中如英俄兩國。乃相與協商。以長城以北為俄國之勢力範圍。以揚子江流域為英國之勞力範圍。相約此疆彼界。各不相侵。於是中國之運命。已如風前之燭。甚為可危矣。而其實皆由俄國南下之策。有以開其禍端。然則俄國之攪擾中國之平和。以攪擾東洋之平和者。不已太甚乎。當中國運命十分危險之時。而忽有防止分割之一動機。則明治三十二年光緒廿五年九月廿二日。美國所提議中國門戶開放者是。

也。門戶開放即削去勢力範圍線之一法。削去勢力範圍線即能保全所共有之中國者也。

(一) 開放支那使爲萬國通商公市場以排除國際紛爭之危謀。支那帝國之強固且以講求保全支那之道爲原則。列國以此

目的一致協同勸誘北京政府

(二) 列國在支那所有之利益範圍及在讓取地內所有開港場及既有特權當彼此不相干涉

(三) 在利益範圍內之開港場所有一切出入口貨當適用現行條約之關稅其關稅使支那政府徵收之

(四) 他國船隻入利益範圍內之港口其所課入港稅不得比本國船加多其於鐵路亦不得比本國貨物多收運費

美國之所提議實此數欸而聞其風而悅之願意贊成者日本之外英俄德法意殆無有敢倡異議者

第五章 俄國之橫奪滿洲

俄國之租借旅順大連雖以二十五年爲期而其主意實欲久假不歸據爲己有乃藉此爲根據以建一新俄羅斯於滿洲且遂欲併吞朝鮮半島及支那之半壁使盡入其版圖今觀其設施之初規模遠大可知其用心矣俄國租借旅順大連未及百日即遽定旅順爲二等軍港以翌年二年九月忽置關東省於遼東半島命亞歷斯夫中將爲關東省總督兼太平洋海軍總司令官則俄國之心目中豈尙知滿洲爲中國之領土乎其不久即自造進占滿洲之機會固其宜也

當明治三十三年

光緒廿六年

中國有義和團之變遂釀成聯軍入北京之禍考此事之起因倫敦泰晤士之巴黎通信員嘗據俄國博

士烏拉爾所搜得之材料極論此事乃起原於俄國與李鴻章所立密約其言雖不盡不實未能遽信然團匪肇事在三月而俄國乃於二月既下令派戰鬥艦三艘巡洋艦三艘砲艦一艘驅逐艦十艘運送船二艘使赴遼東而其陸續出發則自四月十八日始也夫團匪之猖獗本在五月下旬而於四月已派此有力之艦隊於極東則彼雖或非爲義和團之主使而其欲乘此機會襲取滿洲則司馬昭之心路人皆見矣俄國以豺狼無厭之心無日能忘其侵略之計畫者如此而彼却於此時貿貿然以平和會議之發起者自任嗚呼俄國亦狡矣其如爲識者所嗤何

於是年三月俄國既於朝鮮方面提出馬山浦問題欲達其絕影島事件以來之素志以使旅順海參崴得與朝鮮海峽相聯絡又其於北清也因團匪擾亂主使義和團之端王以六月占總理衙門大臣之首席各國率水兵入北京保護居留民於時西摩被困于途日本書記杉山德國公使皆遭慘殺北清之天地全然變爲黑暗俄國乃出兵與列國共同運動卒恃日本派兵之力以二十

三日占領天津。以八月十四日解北京之圍。戰亂之禍。於是稍得鎮定。而俄國則自七月十四日已在滿洲自爲特別之運動矣。特別運動者是俄國占領滿洲之機會。往日所渴望而不能得。而今始有時勢之可乘者也。

若問俄國如何能達其占領滿洲之目的。則無道也。暴虐也。野蠻也。然則俄國者。實以不法之行爲。強奪滿洲者也。今試舉其一斑焉。是時俄國使步兵數個聯隊。哥薩克兵若干大隊及砲隊若干陸續出發。分海參崴砲台之砲兵一中隊爲二中隊。於烏蘇利黑龍江之民兵亦稍爲變更。又於黑龍江西伯利兩軍區有所調遣。又自本國派出十二個野戰病院及各事既準備妥當。乃分爲數隊。自七月十四日公然攻入滿洲。其第一部隊自西伯利哈拉而進。七月三十日畧愛琿駐兵所。八月二日下哈拉。三十日與諸軍隊通聯絡。其第二部隊自西伯利之坡夫亞進發。八月二日取薩哈連及耶拉謨坡。四日取愛琿。十五日取新雁林。十八日取墨爾根城。二十一日取伊拉哇駐屯所。廿七日取齊齊哈爾。三十日與第一部隊通聯絡。其第三部隊自哈巴及尼哥拉埃夫斯進發。七月廿七日取哈爾賓。八月三日取三姓。十日與第一第二第三部隊合而拔呼蘭城。九月廿九日以第三部隊之一部陷拉林。其第四部隊自海參崴及巴士息灣進發。七月三十日拔琿春城。八月廿八日取寧古塔。其間第一第二第三第四部隊通聯絡。後以八月廿三日圍吉林。略取之。其第五部隊自旅順進發。七月廿四日取嵩天貞。廿七日拔勤初貞。八月四日取牛莊。九月廿六日陷牛莊城。廿七日取安生江。廿八日占領遼陽。十月一日略奉天府。三日取鐵嶺。九日進至新民。十五日取安東。廿七日自旅順進發之第六部隊占領寧河。三十一日取錦州。於是滿洲全部遂爲俄國所占領。而試問其以如何溫和方法行此占領。則其於琿春城屠中國人民二千三姓城三千愛琿城一千五百薩哈連五百達西尼加阿四百漠河六百斯補二百哈拉及其附近共三千耶荷磚六千劉斯磚五百伊爾厥及其附近共四百巴巴羅富加及其附近共五百合計共殺華人一萬五千九百人有奇。其他商工業者及被僱人之枉被虐殺者不可勝計。兩者合算殆不下二萬五千人。嗚呼。俄之無道如此。豈非文明之敵耶。人道之誣賊耶。

俄國既以慘酷手段施於滿洲無辜之民。而復於八月廿五日宣言曰。俄國爲確立滿洲之秩序及保護鐵路或當採必要之手段。若各國於此不爲障害。則俄國可自中國版圖內撤退軍隊。無所躊躇云。而當此宣言之時。又自黑龍江軍務總督發一告示。

一黑龍江之知事當布告大衆聲明。遮阿河及黑龍右岸之滿洲地方自今屬於俄國。

二中國臣民不許歸還黑龍江南方俄國所領之地。此等地方自當留爲俄國移民所居。

三在愛琿薩哈連耶蘭苛其以前屬於中國領地之宅地暫時由俄國軍隊徵收之雖有的確權利及占有權者不得於此地方居住

四在愛琿薩哈連之宅地不交還于前所有者又華人房舍之未經破壞者當充俄國軍隊營所及倉庫之用

五俄國軍隊所占領黑龍江右岸之行政事務及在遮阿河南方之行政事務俱由俄國境界委員經理該委員之本部設于愛琿該委員得以土地發給俄國臣民

由此告示觀之則其宣言之爲空言可知彼蓋欲以空言掩飾各國之耳目而自向于滿洲日日有所設施以作久遠之計觀俄國在旅順及各處所經營之工事俱極壯大務能垂久又在大連灣開一青泥窪市其規模極完備決非求足供一時之用而已俄國又於東清鐵路中央停車站哈爾濱建一大都會約可容十萬人以上又於遼陽奉天之間在隔齊齊哈爾六十華里之阿拉路治及隔甯古塔六十華里之埃苛俱築造大都焉又觀俄國於黑龍江沿岸千五百里之地不准一華人居住而移哥薩克兵以實之且俄國於中國土地擅爲改易名稱由此觀之俄國之欲在滿洲別立一新俄羅斯昭然若揭矣

列國鑒於北清事變皆亟亟於講求善後之策於是英德兩國先協定章程四條以爲善後處分之基礎而其章程四條一言以蔽之曰協定中國之保全領土及開放門戶而已列國與中國所立之講和條約即不出此兩義之外者也然於此保全領土及開放門戶兩者不免有一難問題橫於其間此無他即處置滿洲之問題是也英國自以英德協商中所謂保全中國領土乃包滿洲在內而言而德國以有所畏憚於俄乃謂滿洲當在協商之外於是議和之事雖漸就緒而列國皆置滿洲於不問莫肯爲之決定以欲將其解釋委之於欲以獨力解釋此問題者

於是俄國欲令中國政府明定俄國在滿洲之位置乃於明治三十四年光緒廿七年二月強迫中國使共結一種特約今據世上所傳

其草案大略一俄國雖以滿洲歸還中國而保護鐵路之兵仍復留駐若有事變即以此兵助中國鎮撫之又使中國當鐵路未通之時不得設兵於滿洲至後日若果設兵其員數多少當與俄國共定之又禁兵器入於滿洲地方官若有處置失宜當從俄國之要請而革其職又滿洲之警察兵當與俄國會商而後定其人數又不許用外國人於滿洲蒙古之海陸軍亦不許用外國人訓練之又使中國放棄金州之自主權滿洲蒙古新疆伊犁之礦山及其他利益除俄國之外不許給與別國人即中國自欲爲之亦不可得又於牛莊之外無論何地皆不得借與外國人滿洲之軍費當自中國賠補東清鐵路之所損失亦然於現時損失之全部若

一部當以他種利益擔保之。又要中國許其滿洲鐵路之支線可得延長於北京云云。觀此特約之條件。然則俄國雖謂以滿洲歸還中國。豈非名至而實不至乎。且不止無歸還滿洲之實。而已實欲獨占滿洲。而封鎖之。又復使蒙古新疆伊犁之利益皆盡入其囊括。是俄國欲破極東之均勢。而於滿洲土地有最大利害之邦。國豈復能忍乎。當時英美意奧諸國。皆倡異議反對之。其中以日本尤爲關切於利害。故急有所警告於中俄兩政府。且極嚴重焉。

夫日本還遼以來。無日敢忘此仇。此恨。而必欲有以報之。乃於明治廿九三十年第九第十兩議會。可決第一期第二期軍備擴張案。而所謂軍備擴張。至明治三十四年已達完成之運。又於北京事變。日本兵之本領頗爲列國所畏憚。然當時日本對於極東問題之發言。其力量頗大。雖在俄國亦不能附之於不聞。不問乃至以是年四月五日。聲明願將此中俄特約撤銷焉。當時清帝尙未回鑾。俄國乃揚言曰。當俟中國物情既復常態。且有中央政府建設於首都。其威力足以獨立而防擾亂之。再發然後可將滿洲地方歸還故主。因言俄國政府爲保俄國沿境之秩序。當繼續現時在滿洲所假設之制度。且確守屢次所聲明。俄國政府當初之政綱（即前年八月廿五日之宣言）以靜俟時局之來勢云云。是俄國於滿洲處分。不過暫行延期。而其在滿洲依然汲汲于永久的經營。未或輟也。其於宣言撤銷中俄特約後數日。爲經營鐵路募四百兆二千四百佛郎之公債。又於八月欲加甲鐵艦一艘。驅途艦二艘於極東艦隊。加甲鐵艦一艘於地中海艦隊。又聞其移民二萬人。使居於黑龍江省。又以九月十八日設置東亞通商貿易通報局。其尤可注意者。則當日本軍備擴張完成之歲之十一月三日。已見東清鐵路之成功。從此自歐洲俄羅斯至極東旅順口大連灣之海口。除貝加爾湖畔一部皆可由一條鐵路而聯接之。是也。嗚呼。是俄人所渴望之時。日已至矣。於斯時也。俄國會以九十月之交。再提起中俄特約。幸其事不成。又於十一月五日。聯俄黨魁李鴻章忽然逝去。於是俄國之運動。似爲此稍覺有不便之處焉。

第六章 滿洲撤兵問題

俄國之橫占滿洲也。極東之均勢爲此而破。滿洲之利源爲此而閉。者不獨日本一國而已。故列國使臣之會議于北京也。除法國與俄國有特別之關係。不在計內。其餘各國。無不欲反對俄國之所爲者。然列國對中國媾和議定書。既以明治三十四年九月畫押。使臣會議。即於此解散。各國聯軍。亦於此撤退。總指揮官華德西將軍。亦於此解任歸國。於是乎滿洲問題。獨未經解決。而遺之以委於日本。而當時暗爲日本之援助。則英美兩國也。

光緒廿七年

蓋日本恐俄國占領滿洲而閉鎖之別建一新俄羅斯以壓迫朝鮮支那又控制黃海日本海則立國之基礎必爲之搖動國家之進運必爲之阻遏故視爲國家存亡之大問題不得不竭力而爭之者勢也是故日本比諸列國尤爲極力反對俄國之占領滿洲其始雖止有所警告於中國至明治三十四年四月遂直接與俄國交涉此四月五日撤銷中俄特約之宣言所由來也自是而後滿洲問題非復爲中俄間之問題實已變爲日俄間之問題矣日本既以此問題之解釋自任而欲其資格完備無所遺憾乃苦心經營卒至與英國結攻守同盟焉日英同盟之約乃以明治三十五年

光緒廿八年

一月三十日日本駐英公使林董與英國外相蘭士達文所議定者今錄其約文如左

日本政府及大不列顛政府因欲維持極東之現狀及全局之平和且欲維持清帝國及韓帝國之獨立及領土保全又欲於此兩國使各國之商工業得均等之機會乃因有利益關係特爲立約如左

第一條 兩締約國既互相承認中國及韓國之獨立當聲明於此兩國全然不爲侵略的趨向所制然兩締約國之特別利益在英國則以中國爲主在日本則於中國既有利益之外又於韓國有政治上及商業工業上之特別利益若此等利益因別國之侵略的行動若在韓國因有騷擾之事兩締約國爲保護其臣民之生命財產不得不干涉之時兩締約國皆得爲擁護該利益執必要不可缺之處置於此預爲承認之

第二條 日本國及大不列顛國若爲防護上記各自之利益至與別國開戰之時其一締約國須守嚴正中立又當竭力使他國不至合攻其同盟國

第三條 於上條所記若他之一國或數國對於其同盟國加戰之時其一締約國當來援助協同戰鬥至於講和亦當與該同盟國合意然後爲之

第四條 兩締約國無論何國苟未經與一締約國協議不得與他國另立條約有害于上記之利益者

第五條 日本國及大不列顛若見上記利益迫於危殆之時當互相通告無所疑忌

第六條 本協約自畫押之日即實施之自該日起計以五年間爲有效之期

若至五年滿期之十二個月前兩締約國俱未通告有意廢此協約之時本條約自締約國之一國表示廢約之意思之日起算仍待滿十二個月之後方算無效若至滿期之時同盟國之一國方在交戰中則本條約自當待至議和妥後方能注銷

爲欲有據。乃各受政府之正當之委任。記名畫押於下。

一千九百二年一月三十日在倫敦作本書二通。

駐劄大不列顛日本皇帝陛下之特命全權公使

林 董

大不列顛國皇帝陛下之外務大臣

蘭士達文

當時日本軍備既已完成。而又加以有此同盟。日本解決滿洲問題之資格至是始具矣。日本既與英國同盟。俄國不能默視。乃即與法國協商。宣言俄法同盟。其範圍兼及於遠東。遂以三月二十日通告於日本。今譯其宣言如左。

俄法兩國同盟政府。因英日兩國爲欲維持極東之現狀及全局之平和。以中韓兩國之領土保全及商業上之門戶開放爲基礎。既於一千九百二年一月三十日締結日英協約。通牒前來。俄法兩國政府從來屢次所發表之諸原則。既可恃該協約爲之確保。故甚爲喜之。雖然。俄法兩國政府既尊重其從前所發表之諸原則。而於極東之特別利益。甚信其有所保障。若有第三國侵入之。若於中國內亂新起。足以危其保全及自由發達。且使俄法兩國之利益。有不安穩之時。則兩國政府當得保護此等利益。今特爲聲明。

當時俄國以清帝既迴鑾北京。滿洲處分之間題。既在不可不決之期。加以受日英同盟之刺激。不能再忍。乃以是年四月八日。即日英聯盟後六十七日。乃與中國議定滿洲撤兵條約而畫押焉。

第一條 俄國照占領以前之原狀。將滿洲主權。交還中國。

第二條 中國政府當任保護俄國在滿洲人民及事業之責。爲此俄國以十八個月爲期。自滿洲撤退兵隊。其期限分爲三期。其先六個月。自盛京省。其次六個月。自吉林省。其最後六個月。以內自黑龍江省。依期撤退。

第三條 俄國未撤退兵隊之間。配置中國軍隊之地點及其兵數。由中俄兩國將軍協定。至俄國兵隊。悉行撤退後。中國軍隊之駐屯地點及其兵數。當由中國政府自由撰定。但當將其兵數通知俄國。

第四條 山海關營口及新民廳之鐵路。歸還其所有主。保護該鐵道線路。乃中國政府之責任。不得誘引他國使保護之。或使修整線路。又俄國所交還之土地。不許使他國占領之。

修理此線路之費用。當由中國政府償還若干於俄國。但其金額。當在百萬蘆布以內。

此條約限三個月內批准交換之。然自畫押之日。即有効力。

此條約若非紙上空談。則滿洲問題。亦當以此而有着落矣。然彼俄國果能實行此條約乎。至六月一日。英國之南非事件。既已結局。英國更不必於此方面。費多大之精神。注莫大之勢力。比及十月八日。第一撤兵期已至。俄國雖揚言依約撤兵。然其撤兵之事。實果至於如何程度。今姑勿論。而與俄國結約。雖費盡多少心力。而亦不過贏得一片故紙者。蓋非自今日始矣。其在朝鮮之所謂。日俄協商固是一故紙也。其於滿洲三十三年八月廿五日之宣言。亦故紙也。其於三十四年四月五日反覆八月廿五日之宣言。亦故紙也。而今於其所謂撤兵條約。俄國亦視之如故紙耳。及明治三十六年光緒廿九年八月八日。第二撤兵期已至。而俄國不但未曾撤兵。且絕無撤兵之意。且不但絕無撤兵之意。乃反於滿洲汲汲焉欲舉其經營之實。於是關東軍及太平洋艦隊司令長官亞歷斯夫中將。以四月十九日。即第二撤兵期後十一日。升為海軍大將。俄國陸軍大臣格魯巴圖堅將軍。以四月二十八日。即第二撤兵期後二十日起程東來。視察情形。其視察極東者。乃欲乘日本之勃興。尚未十分發達。猝然擊破之。使其不易恢復元氣。而於俄國之欲以滿洲為新俄羅斯者。不能復出而阻碍之。是其視察之目的也。而俄國又以四月提出新要求七條。足證其視撤兵條約為故紙而毫不以為意矣。

其所提出七條新要求者何。所謂中國不可以東三省之地讓與他國。或租借他國一也。中國當許俄國自營口至北京得沿電線架設別線之權二也。無論以何等名義在北京不得僱聘外國人三也。營口海關稅使華俄銀行管理之兼掌檢疫事務其稅關長限用俄國人四也。在于東三省除營口外不許另開通商口岸五也。蒙古之行政組織不許變更六也。在團匪事件以前俄國所得之權利一切不許搖動七也。約而言之則俄國之所主張者獨占也。閉關也。

俄國既蔑視撤兵條約。毫不肯踐。於時日本固不能忍。直向中國有所警告。而英美兩國亦向中國有所警告。而美國更直接抗議於俄國。俄國乃答言「俄國政府非有意奪外國人民在滿洲所享有之利益。而使俄國得占特別之權利。又斷不用各種方法。阻害滿洲之開放。俄國卻甚望與美國通商。而誘引其資本者也。」此為俄國當時對於美國之證言。然俄國向來之信義如彼。果能望其敬重此證言乎。不能也。彼所自發之證言。決非守信義而實行之。不自今始矣。故駐中國俄使當俄國外相發此證言。言猶在耳。而竟以六月十日又以密約之事。要請於清廷矣。七月上旬格魯巴圖堅將軍視察日本既畢。去而之旅順。即與亞歷斯夫總督。

駐清公使列士沙爾。駐韓公使巴羅夫等相會。共議極東政策之大方針。更以強硬態度。困迫清廷。遂以七月二十日強清廷與之訂立密約。一曰。滿洲將軍都統道台知府各官之任。免黜陟。須由俄公使與清政府協議而定。二曰。駐劄滿洲之華兵。須歸俄公使節制。三曰。在滿洲中俄通商之地。禁他國之通商鑛山。則禁他國之管用開掘。四曰。滿洲稅關。歸中俄兩國協辦。鐵路於二十年後。雖歸其權於中國。而於此時。當再與俄國協定。而不許他國管用。五曰。滿洲之郵政電線。亦歸中俄兩國協辦。賞罰之權。則在俄公使。六曰。中俄締約中。若與他國交戰。兩國當互相急難。若中國不肯。俄國當代而獨當之。戰勝之後。當以滿洲全部歸俄國管轄。此皆當時所傳密約之條件也。其後九月。又與清廷約明。於牛莊鳳凰城。砂窩子遼陽。即時撤兵。於吉林伊通州。寬城子。沒沙子。陀賴。昭則。俟四個月後。於寧古塔。阿什喀齊。齊哈爾。海拉爾。則俟一年後。陸續撤兵。而俄國則得在松花江沿岸。開設碼頭。架設俄國專用電線。以俄兵守護之。自齊齊哈爾至普拉哥。埃貞士之街道。亦同用俄兵守護。滿洲地方。無論用何種名義。俱不得割讓他國。或租借之。華俄銀行支店。使華兵守護。滿洲之俄國貨物。不課現行以上之輸入稅。滿洲各河岸之檢疫。全歸俄人監理。當時盛傳俄國以此密約。迫中國政府。其果爲事實與否。雖不可知。而其對於美國之證言。全化爲烏有。則自瞭然明白者也。當斯時也。日英美三國固頻頻警告中國。勸勿容俄國之要求。其中尤以日本爲最出力。嘗使駐中國公使內田康哉。以奉天府及大東溝之開市。要求於中國政府。以欲舉開放滿洲之實。而中國竟不見從焉。

第七章 日俄交涉

在於極東。俄國對日英美之問題者。非他滿洲問題也。蓋俄國既不實行滿洲撤兵之條約。反迫清廷使確實其滿洲之強占。以欲壟斷其利益。然日英美必欲置滿洲於中國領土之下。而保全之。且欲開放其地。以與世界共得爲平和之經營。此三國與俄國所爭之要點也。然俄國於此。乃以其所慣用之兩天秤主義。再伸手於韓國方面。以擾亂韓國。夫昔日俄國方擾亂中韓兩國之平和。及後忽從朝鮮縮手。而獨向中國租借旅順大連灣。今又欲再用此手段。顛倒以出之。自此俄國屢欲以朝鮮之一部與日本而獨取滿洲。是卽此手段也。

是故當時問題。忽然不得不分而爲二。其一卽承上之滿洲問題。其一卽新提起之半島問題也。滿洲問題。乃關於阻遏日本勃興之問題。而半島問題。則爲日本死生存亡所係之問題。故日本再難隱忍。乃欲進而將極東問題。從根本處解決之。以謀東亞永遠之平和。於是乎以明治三十六年光緒廿九年六月廿三日。開第一次元老會議。又開第一次御前會議。決定對俄交涉之大方針。其所

主張。則欲使朝鮮置日本保護之下。且認滿洲爲中國之主權。而欲使開放之以與世界共之者也。日本既以此方針警告中韓。又嘗交涉於俄國公使。至七月下旬。乃竟公然提出於俄國政府。使駐俄公使栗野慎一郎與俄國外相藍斯都夫伯。屢次商議。當時俄國非遽絕日本不肯商議。而其行事則未嘗因商議而有所改。故其一面與日本商議。而一面則以全速力整齊軍備者也。

先是自五月以來。俄國在朝鮮。漸着手于鴨綠江森林之採伐。又以保護爲名。在江東要地。盛爲軍事設備。以欲扼韓國西北門之死命。此月七日。又有俄人六十馬賊四十韓人八。現於鴨綠江之龍岩浦。而以買入土地房舍爲事。至六月俄人使華人數百。在龍岩浦當工。以爲建築之準備。十三日傳聞有俄國砲兵百七十餘人。携大砲一尊至安東縣。七月六日在鴨綠江底設電線。自安東縣通至龍岩浦。二十日俄國以六款條約促韓國租借龍岩浦之議成。以八月十日發露之。十一日日本駐韓公使林權助警告韓廷。十六日復行抗議。二十日韓廷來報。已廢租借龍岩浦之議。廿四日再行警告。廿六日駐韓俄公使再提出新協定十二條。林公使大抗議之。如是交涉。反覆數次。至十月一日。已見俄人在龍岩浦山頭築造砲臺矣。日本公使爲此抗議。俄公使反對之。十日謠傳俄兵已壓韓境。十五日又報俄人在安東縣築造砲臺。十六日日本書記萩原將在龍岩浦上陸爲所拒絕。廿八日傳龍岩浦砲臺有大砲二門。有兵百五十人。已裝用武之勢。十一月十日美國代理公使勸告開放龍岩浦。十七日美公使再行督促。十二月五日美公使竟謁韓帝。直奏其事。此在朝鮮之大略情形也。至於滿洲問題。則於六月廿五日。內田公使警告清廷。七月一日再爲警告。慶親王雖答以必不從俄之所要求。而在俄國則少將西陀契利堡所率太平洋增派艦隊。戰鬥艦一隻。巡洋艦兩隻。驅逐艦五隻。既抵旅順。又自本國發派之戰鬥艦一隻。巡洋艦三隻。驅逐艦兩隻。亦以六月廿五日到旅順。於是俄國之東洋艦隊已有十七萬噸。更合其回航中之裝甲巡洋艦二隻。巡洋艦一隻而計。則幾於二十萬噸矣。彼又以七月一日使其義勇艦隊之新造巡洋艦三隻。揭商船旗通過達達尼爾。以向于東。又以此時使土耳其斯坦之工兵地雷兵。新組織一大隊。向于極東。三日又使其以步兵騎兵編成之兩混成旅團。自西部俄境向東出發。其步兵聯隊。自亞爾哥夫乘火車起程。自七日至九日。在旅順會議。倭兀格少將所主張之極東戰備整頓說。爲政府所採用。十二日決計增兵至足與日本對抗。旅順亦增五千軍隊。十三日自俄國本國有二師團兵到支陀。又傳吉林之兵已向南進發。十七口下一命令。使在旅順築兵營。約可容軍隊二萬人。十八日傳說兩禮拜內。當有二萬五千兵到大連灣。其兩大砲臺。晝夜兼築。欲集六師團大兵於遼東半島。十九日爲增兵滿洲之故。東清鐵路禁清人乘車。廿二

日傳說有十一隻水雷艇。以廿六日自格魯斯達拔錨。中部及北部地方之守備隊。十二萬八千人。爲須東行。已在調撥中。廿五日傳說有兩大汽船滿載軍需品。已自柯的沙出發。廿八日視察極東情形之格魯巴圖堅將軍。歸于俄京。八月三日爲建築大連灣砲臺。支出一千三百萬蘆布。又以十三日新設極東總督府。極東總督府者合滿洲及黑龍江領。以爲設立新俄羅斯之基礎者也。其總督離內閣大臣而獨立。有指揮太平洋海軍及滿洲黑龍江領陸軍之權。命亞歷斯夫大將任之。又俄廷之平和論者藏相域堤。轉任國務大臣會議議長。命俄羅斯銀行總裁普列士基代爲藏相。九月七日使駐中國俄公使迫清廷與立密約。八日駐中國美公使以開放安東縣要求清廷。十八日再大警告於清廷。而俄國之於極東。依然經營兵備。未嘗稍輟。十一日報言五月初旬以來。自歐洲俄羅斯送往滿洲黑龍江領之軍隊。已達三萬二千。砲六十四門。十四日查得俄國軍艦之在極東者。已有廿萬噸。巡洋艦奧士拉巴亞。巴揚。亦已從本國出發。戰艦亞歷山大三世亦已受發航之命。廿八日有以俄都步兵兩旅團。派往東方之報。三十日任命極東諸州行政規則草案編成委員。十月一日發勅令。使在杜蘭斯哇加爾之哥薩克聯隊及砲兵大隊。移於關東省。爲組織東西伯利哥薩克旅團故也。又聞支陀之俄兵南下。十月八日雖屆第三撤兵期。而仍不撤兵。十三日在大連灣敷設水雷。十四日爲擴張太平洋水雷艇隊。命破壞艦若干。水雷艇十一隻。水夫海兵千五百人。自波羅的海起程來東。十五日在安東縣興工築砲臺。十九日新設一極東特別委員會。俄帝自爲議長。極東總督亞歷斯夫。內務大臣普列埃布。外務大臣藍斯都夫。海軍大臣智路脫夫。陸軍大臣格魯巴圖堅。大藏大臣普列士基。侍從武官平普拉遮。管理商船商港廳次官加巴沙。等皆爲委員。二十日爲修整東清鐵路。請支出五百五十萬磅。廿六日報有俄兵五聯隊約一萬人。過大石橋而南下。至二十九日。俄兵突然占奉天府。監禁守將增祺。十一月十三日報旅順防備經已竣工。十二月二日俄國增派軍艦已到旅順。四日傳說十一月中有俄兵一萬七千通過奉天。今其一部已下遼陽。廿九日報有義勇艦兩隻。搭載武器。自柯的沙出發。由是觀之。俄國全不以日俄交涉置於眼中。其於極東經營。大有旁若無人之概。其汲汲於修戰備。有如此者。

當俄國汲汲經營戰備之時。日本一面對於中韓兩國。不絕有所警告。一面則從根本解決問題。乃使駐俄栗野公使直接與俄廷交涉。而與俄廷交涉。自七月下旬開始以來。直至九月。仍無着落。九月廿三日駐日俄公使羅善至旅順與亞歷斯夫總督有所協議。是時日本因俄國之請。移交交涉之局於東京。十月三日羅善自旅順歸任。即與日本外相小村壽太郎爲第一次之會見。俄國之對案亦以是日交來。六日第二次會見。八日第三次會見。先是日本自六月上旬有七博士建言後。七月九日復有對俄同志會之

組織。以十月十日開大會。極迫政府之勇斷。至十三日開第二次元老會議。於對俄交涉之方法。有所決議。翌日小村與羅善復爲第四次會見。十八日俄國之極東特別委員會既成。日本政府以廿五日再開第三次元老會議。而提出於俄國之案。即於是日大備。以廿六日小村與羅善復爲第五次會見。三十日第六次會見。遂以提案交出於俄國。然俄國得此提案。至卅一日小村與羅善第七次會見。仍不見其回答。而至十一月四日。在於歐洲。則俄帝與德帝相見。十一日小村與羅善第八次會見。而亦未見回答。在再至於十二月十一日。第十九議會之衆議院。因議決彈劾內閣之奉答文而被解散。而於此日。俄國之回答方來。其回答既經四十三日之熟慮。皆以爲彼當爲大局計。而能容日本之美意也。不料俄國於此回答。直以滿洲問題置諸交涉範圍之外。却提議欲以北緯三十九度以北之韓境爲中立地帶。以欲主張一種之韓國分轄。蓋俄國自始已無平和之真意。止欲遷延時日。以得充實其戰備而已。及至十一月十三日。見旅順之防備既已竣工。十二月二日。極東之增派艦隊亦已到旅順。故有恃無恐而竟敢提出此不道之答案也。

第八章 開戰之準備

日本之好意。既爲俄國所不容。日本之外交。亦爲俄國所愚弄。然則日本至此。豈尙能再忍乎。乃以十二月十六日開第四次元老會議。於是商定大計。決以最後之提案送於俄國。廿一日小村外相復與羅善公使爲第十次會見。遂以最後之提案交之。而以廿八日開臨時閣議及臨時樞密院會議。又以此時公布緊急支出勅令。及戰時大本營條例。軍事參議院條例。京釜鐵道速成令。臺灣居住軍人戰時召集令。日本政府之戰意。至是始公然表白於天下矣。

戰意既定之後。則惟當預備開戰。乃以十二月廿九日。在桂首相官邸開軍事會議。三十日購入軍艦二隻。一曰日進。一曰春日。五日始諭各新聞紙館。不得掲載軍機軍略。

日本且如此。則俄國之汲汲于修戰備。可知矣。一月二日。俄國汽船載砲兵之拔萃者千名以上。通過蘇彝士河。三日俄帝特發勅令。授亞歷斯夫以特定之將。且與以受十二發禮砲之權。至是亞歷斯夫儼然爲極東新俄羅斯王。其殆一種變則之皇帝乎。對於日本第一次之最後提案。俄國以一月六日回答。依然不改其所主張。特於滿洲。不過爲全然無効之讓步耳。於是日本以十一日開第五次元老會議。翌日開第二次御前會議。遂決議以第二次之最後提案。送於俄國。翌日小村外相即以所謂第二次之最後提案。送于俄國。蓋此通牒。要求俄國以正式承認在滿洲之中國主權。且明示以日本在韓國將欲用軍略上之手段。俄國如

欲加以制限。斷不肯受。又於其設定中立地帶之議。斷然拒絕之者也。

國際之交涉。雖如此緩慢。而戰備日急。一日。一月十四日。命陸軍大將野津道貫、海軍大將井上良馨、陸軍大將黑木爲楨、奧保鞏俱爲軍事參議官。命山縣有朋、大山巖、二元帥及海軍大臣山本權兵衛、陸軍大臣寺內正毅、軍令部長伊東祐亨共組織一軍事參議院。又命郵船會社及東洋汽船會社。自下次船期起。停止歐洲、孟買、澳洲、美國各航路。不復開行。十八日。藏相曾根荒助招京濱間之銀行家於官邸。廿五日。松方井上二伯與曾根藏相俱入覲。廿六日。開第六次元老會議。定戰時之財政計畫。廿八日。桂首相招銀行家于官邸。廿九日。再招實業家于官邸。而一面以一月廿二日公布海面防禦令。廿三日。公布鐵道軍事供用令。三十日。在英國定造戰鬥艦兩隻。二月五日。發軍事郵便之緊急勅令。軍事郵便規則、軍事郵便免匯規則等。俱以是日公布焉。至於俄國。則自一月廿一日。已報其畢整戰備。廿六日。報俄國義勇艦隊兩隻搭載軍隊。以廿五日通過坡士科拉士海峽。又報增派兵隊一千。自旅順向于朝鮮境界之海岸線。又報關外鐵路之溝幫子。有俄國騎兵八十名。又報有哥薩克兵七十騎已到錦州。三十日。報旅順大連之俄兵六千。向鴨綠江進發。卅一日。報俄國陸相格魯巴圖堅自當指揮陸軍之任。二月三日。報停泊海參崴之俄國艦隊。已準備拔錨。艦上之材木部。俱經撤去。又報旅順之大艦隊。已經出口。四日。又報該艦隊已復歸來。諸如此類。不勝臚舉。要而言之。彼此之戰備。既已整然。所待者。惟外交關係之一斷耳。

日本政府。既以一月十三日。送最後之提案于俄國。而俄國不遽覆答。蓋以其所慣用之遷延時日策。而欲整其戰備也。於時德法有欲出而調停之意。日本政府乃向英美德法四國。聲明不受調停以防之。俄國爲商議回答日本。乃以廿七日。在俄京開一特別大會。以議其事。亞歷山大羅逸智大公爲議長。外務大臣、陸軍大臣、海軍大臣、參謀總長及其他數人皆來會議。而仍未回答日本也。於是日本政府致電駐俄栗野公使。着其催促俄國回答。前後凡六電。至二月二日。俄國外相告栗野公使。謂俟謁皇帝。即行回答。二月四日。實外相入見俄帝之日也。而竟無回答。噫。俄國竟不回答。然則俄國絕無平和了事之意。特欲弄其狡猾欺詐手段。遷延時日。以得充實戰備。其侮辱日本實甚。彼直欲於戰備既成之後。一舉以擊日本耳。其用意之所在。至是益無可蔽矣。

日本雖自始以隱忍爲主。而至是已忍無可忍。乃以二月三日。開第六次元老會議。四日。復開第三次御前會議。其結果。則爲軍事的自由行動之大決議也。當時傳說俄國已將布告宣戰。開始對敵之權。給與亞歷斯夫總督。六日。小村外相乃招羅善公使於官邸。而爲最後之會見。告之曰。『我政府於中韓問題。雖欲與俄國政府得遂平和之協商。而以貴國政府終無容納之誠心。今既不

能繼續外交之關係。至使我迫於不得已。爲擁護我之權利。不得不執自由之行動。是誠憾事。而其結果。或至遭遇不測之事變。我政府不任其責也。日俄之國交。於是破裂矣。嗚呼。自去年四月以來。不知經過幾次之交涉。以俄國始終無平和了事之意。卒至以破裂結局。而交還遼東以來十年間。所容忍之滿韓問題。至是始得以兵力解決之焉。

日本政府以二月六日致電栗野公使。使其致語俄政府。其語意與告羅善公使無異。又命栗野公使下旗歸國。於是兩國之邦交已破。惟待相見于硝煙彈雨。以決雌雄耳。

日俄交涉本末

日俄兩國之外交。既大決裂。於是日本政府以西歷二月八日作成此書。頒發於各新聞紙館。使登諸報上。以動國民敵愾之心焉。其詞曰

維持韓國之獨立及保全領土。且擁護帝國在於該半島所有之優等利益者。爲帝國安全計。最爲握要者也。故不問如何行爲。苟有使韓國地位。不免於危險者。則帝國政府斷不能旁觀默視之。然俄國雖曾與中國訂有公約。且屢向各國提出保障。而竟爽約失信。依然占領滿洲。且進入韓國疆域。敢爲侵略之舉動。若使滿洲果爲俄所吞。則韓之獨立。必不可支。故帝國政府速與俄國交涉。以滿韓兩地。爲兩國利害之接觸點。今願各念邦交。以溫和方法。調處彼此之利益。以使東亞和平之局。得以永遠維持。乃以去年七月下旬。以此主見。披肝瀝胆。以告於俄國政府。求其贊同。當是時。俄國政府欣然來答。謂其正合我意。於是帝國政府以八月十二日使駐俄公使栗野。以下文所列之條件。提出於俄國政府。以開協商之始。

(一) 相約尊重中韓兩國之獨立及其領土保全。

(二) 相約于中韓兩國。當爲各國商工業。維持機會均等之主義。

(三) 俄國承認日本在韓國所得之優等利益。日本承認俄國在滿洲經營鐵路所得之特別利益。又互相承認以不背第一條之主義爲限。若爲保護以上之利益。得爲必要之處置。

(四) 爲改革韓國。若使施行善政。或助之以言。或助之以力。全屬日本之專權。俄國當承認之。

(五) 今後如欲延長韓國鐵路達于滿洲南部。以與東清鐵路及山海關牛莊線相接。俄國當約明勿阻害之。

當時日本政府欲此交涉早有着落。俾時局得以速定。願在俄京與俄國當局者直接商議。而俄國政府乃以皇帝外遊及其他種種之口實。不從其請。乃不得已決議在東京協商。而俄國政府之回答案。則以十月三日提出之。其回答案不肯約明尊重中國之獨立領土保全。又不肯約明在該國爲各國工商業維持機會均等之主義。乃反以滿洲及沿岸爲全在日本利益範圍之外一條。求日本之承認。而於韓國。又於日本之自由行動權。附以種種之制限。如日本爲保護在韓國之利益。至萬不得已。可有出兵之權。此條雖肯承認。而於韓國領土。即止一部。亦不許以軍略上之目的而使用之。甚至提議欲以北緯三十九度以北之韓國領域爲中立地帶焉。夫尊重中國之主權及保全領土者。俄國自曾屢次聲言者也。今日本之所提議。正與此主義相同。若使俄國無併吞滿洲之意。何故不肯以此約款插入於協商中乎。是最無理之可言者。故俄國政府愈爲拒絕。益令日本愈覺其必要插入。且日本之於滿洲。現在既有商業上重大之利益。且於將來更有發達之望。即就政治上而言。因其與韓國有關係。更有密切之利益。然則日本安能認其在於利益範圍之外乎。宜其斷然拒絕之也。於是日本政府以此意見。及其對於俄國提案之修正意見。再行提出。且提議若果要設立中立地帶。當於中韓兩國交界。劃一定之距離。各以亘五十啓羅米突之地域充之。在東京交涉數次。卒以十月三十日。以我確定修正案提出于俄國政府。其後催其回答者數次。而彼姑爲遷延。直至十二月十一日始行回答。而其回答將凡關於滿洲之條項。盡行削除。以本協商爲全然關於韓國者。而其於不肯以韓國領土供軍略上之用。又其於中立地帶一項。全照初案。不肯少讓。夫置滿洲於協商之外。是與帝國開始交涉之意。即欲將兩國在滿韓之利益。平和調理。以防彼此衝突之意。正大違背。因此日本政府以十二月二十一日。再向俄國政府求其再行從長計議。又以使用韓國領土不加制限一事。再要求之。且以俄國既不肯使中立地帶跨於滿洲。則在韓國亦不當設。乃提議謂當全然廢之。及一月六日俄國回答。其於韓國。仍主張俄國之原議。但增一條件曰。日本及各國之於滿洲。據與中國現行條約。所獲得之權利及其特權。（除設定居留地外）當使享有之。不加阻害。然俄國雖肯以此一款插入於協商中。而其於保全滿洲。絕不言及。夫非立領土保全之確約。則如此保證。實無何等之價值。蓋條約上之權利。視主權爲存亡。若俄國併吞滿洲。則各國與中國立約所得享有之權利及特權。亦不得不同歸于消滅。故日本政府。必欲使俄國答應保全滿洲。其關於設定居留地之限制。則以其與中日間所立追加通商航海條約有所抵觸。不可不削除之。又關於韓國。以更無可讓之餘地。決議堅持我修正案而不肯動。乃以一月十三日再求俄國之熟思。自是以來。屢次促其回答。而俄國不惟不回答而已。至并回答之。期亦不指定。要而言之。帝國政府始終以溫和與公平爲政綱。向於俄國。絕不責以所

難。不過欲其承認屢次所自聲明之主義耳。而俄國悍然峻拒。且屢次姑爲遷延回答。以自便其充實海陸軍備。今其大兵既壓韓境矣。然則帝國政府雖始終以平和爲心。隱忍以至今日。而俄國之舉動。實令帝國政府遂斷妥協之望。而至出於外交決裂之不得已者也。

日俄之外交既破裂。于是軍事之行動開始矣。二月八九日。一開戰于仁川。一開戰于旅順。日本遂以十日宣戰。其詔書云。保有天佑。踐萬世一系之皇祚。大日本國皇帝。告汝忠實勇武之有衆。

今者朕與俄國宣戰。朕之海陸軍宜竭全力以從事於戰役。朕之百僚有司。宜各率其職務。應其權能。努力以達國家之目的。期於國際條規之範圍內。盡一切之手段。毋使遺算。

夫求文明於平和。與列國篤友誼。以維持東洋治安於永久。無損傷各國之權利利益。永保障帝國之安全於將來。若此者朕所夙持以爲國交之要義。而且暮不敢違者也。朕之有司亦能體朕意以從事。與列國之交涉。日以親厚。今不幸而至於與俄開戰。此豈朕之志哉。

我帝國之以保全韓國爲重也。非一日之故矣。此不徒因兩國累世之關係而已。韓國之存亡。實帝國安危所攸關也。然彼俄國者。雖嘗與清國有明約。且對於列國爲累次之宣言。然猶占據滿洲。益鞏固其地步。終欲併吞之。若滿洲歸俄國之領有。則韓國之保全。無由支持。極東之平和。亦自素不可望。故朕當此之時。深望由於協商以解決時局。以維持平和於恒久。乃使有司提議於俄國。亘半歲之久。屢次重折衝。雖然。彼俄國會不以一毫交讓之精神相迎。曠日彌久。徒遷延時局之解決。陽倡導平和。陰增大海陸之軍備。以欲使我屈從。蓋俄國自始未嘗有好愛平和之誠意者也。俄國既不容帝國之提議。韓國之安全。方瀕於危急。帝國之國利。將被侵迫。事已至此。則帝國欲求依於平和交涉的將來之保障。今日舍旗鼓之外。無從求之。朕倚賴汝有衆之忠實勇武。速克復平和於永遠保全帝國之光榮。朕有厚望焉。（按此詔依文直譯。期不失其本相。）

俄國亦以同日宣戰。其詔書云。

朕宣告左之事項於忠實之臣民。

朕本以維持平和爲目的。故盡力以鞏固東洋之靜謐。若於長有年。以此目的故。故朕於日本政府所提議。謂關於韓國之事體。欲改訂兩帝國間之現行條約。朕亦有同心焉。然該問題之商議。尙未了結。日本不待我政府最後之回答。遂發照會。謂與俄國

之商議及外交關係全斷絕。夫外交關係之斷絕。非必有軍事行動開始之意義也。而日本政府遽使其水雷船襲擊朕之艦隊於旅順口砲臺之旁。朕既得極東總督之報告。乃直下令使以干戈而應日本之挑戰。朕之爲此決意也。深祈上帝之救護。凡朕臣民悉當奮起赴朕之命。以防護其祖國勿疑。朕更望上帝加佑於朕之有名譽的海陸軍。

十年間日俄交惡大事表

一千八百九十五年（光緒二十一年）

四月十七日 中日兩國在馬關訂立和約。

廿三日 俄德法三國勸日本以遼東交還中國。

五月五日 日本允以遼東交還中國。通知俄德法。

十日 日本下交還遼東之詔。

七月七日 韓國逐其大臣朴泳孝。朴泳孝者日本黨之首領也。

十月八日 朝鮮之日本黨奉大院君入王城。殺王妃閔氏。

十一月八日 日本與中國訂立交還遼東條約。

廿八日 朝鮮有侍衛隊之變。

一千八百九十六年（光緒二十二年）

二月 俄帝批准七年相繼支出八百兆盧布之海軍擴張費。

十一日 朝鮮之聯俄黨強占韓廷。朝鮮王走入俄國公使館。

十八日 華俄銀行開業。

三月 日本議會通過第一期軍備擴張案。以實復仇之。

盛傳中俄兩國訂有密約。

五月十四日 小村與威拔作韓京議定書

韓廷廢日本軍制

六月 九日 韓廷以俄國式訓練軍隊

山縣與羅巴諾夫協商朝鮮事宜

八月廿七日 華俄銀行與中國訂立東清鐵路契約

九月三十日 駐中國俄使加西尼與清廷訂立密約

十一月 中國鐵路公司立

十二月 俄國借膠州灣爲冬季停船地

一千八百九十七年(光緒二十三年)

三月十六日 日本議會通過第二期軍備擴張案

四月 俄國迫朝鮮聘用其武官百六十名

七月 俄國士官三名下士十名到韓國京城

九月六日 朝鮮聘用俄國士官三名下士十名自是韓兵全歸俄人訓練

十月六日 俄國要韓廷聘用俄人爲財政顧問官

十一月十四日 德國占膠州灣

十二月十八日 俄國軍艦入于旅順

廿八日 英國艦隊大集仁川

一千八百九十八年(光緒二十四年)

三月二十七日 俄國租借旅順大連灣

四月二十五日 爲韓國事爲第二次日俄協商韓國問題以此告一收落

七月 俄國以旅順爲二等軍港

九月

俄國黑海艦隊告成。蓋經營十二年矣。

一千八百九十九年（光緒二十五年）

四月二十八日 英俄協商。爲定其在中國之勢力範圍也。

九月一日 俄國置關東省。命亞歷斯夫中將爲關東省總督。兼太平洋海軍總司令官。

一千九百年（光緒二十六年）

二月 俄國增派戰鬪艦三隻。巡洋艦三隻。砲艦一隻。驅逐艦十隻。運送船二隻。使屬東方艦隊。

三月三十日 俄國與韓國訂立馬山浦條約。

七月十七日 俄國在滿洲始行特別運動。

八月二十五日 俄國宣言。

八月 俄國軍艦通過土耳其海峽。

一千九百〇一年（光緒二十七年）

二月 傳說中俄訂立特約。

四月五日 撤消中俄特約之宣言。

五月十二日 俄國爲經營鐵路起四百兆二千四百萬佛郎公債。

八月 俄國將以甲鐵艦一隻驅逐艦二隻。加于東方艦隊。又將以甲鐵艦一隻。加于地中海艦隊。

四日 傳說俄國將移民二萬人以實黑龍江省。

九月十八日 俄國設東亞通商貿易通報局。

九月 再提中俄特約。

十一月三日 東清鐵路告成。

日本海軍擴張。以是年告成。

一千九百〇二年（光緒二十八年）

一月三十日 日英聯盟。

三月二十日 俄法兩國對子日英聯盟之宣言。

四月八日 俄國與中國訂立滿洲撤兵條約。

十月八日 滿洲第一撤兵期。

一千九百〇三年（光緒二十九年）

四月八日 滿洲第二撤兵期。俄國違約不撤兵。

俄國駐中國代理公使普拉嵩以七事要求中國。

十九日 俄國關東軍及太平洋艦隊司令長官亞歷斯夫中將升為海軍大將。

廿一日 日本駐中國公使內田康哉警告清廷。

廿三日 日俄交涉之始。

廿八日 俄國陸軍大臣格魯巴圖堅將軍起程東來視察情形。

中國拒絕俄國之要求。俄國代理公使再再出之。

三十日 俄國外相與美國以開放滿洲之證言。

英國駐中國公使警告清廷。

五月二日 韓國鴨綠江森林採伐問題起於此際。

七日 俄人六十華人四十韓人八十來至鴨綠江口龍岩浦買入土地房舍。

六月 日本七博士上條陳于首相桂太郎。

十日 俄公使強迫中國政府。

十二日 格魯巴圖堅將軍到東京。

十六日 中國慶親王與俄公使相會而避日英公使。

十八日 日本內田公使催開放奉天及大東溝。又勸拒絕俄國之要求。

二十日 英國駐中國公使亦警告清廷。
傳說中俄密約已成。

六月廿三日 韓廷與俄國協定租借龍岩浦。
日本開第一次御前元老會議。

廿五日 內田公使警告清廷。
俄國所增派艦隊已到旅順。合計有海軍十七萬噸。

七月一日 始設青泥窪稅關。
俄國自安東縣設海底電線至龍岩浦。

六日 太平洋海底電線全通。
俄國在極東之文武官大會于旅順。

十一日 慶親王對內田公使言必拒絕俄國之要求。
俄國滿洲軍備成。

十二日 俄國駐韓公使反對義州開市。
十八日 格魯巴圖堅將軍歸于俄京。

廿八日 傳說日本駐俄公使栗野與俄國外相始為滿洲之協議。
日本開御前會議。

八月五日 日本對俄同志會成。
九日 日本駐韓公使林權助警告韓廷。

十一日 俄國開極東總督府命亞歷斯夫為總督。
十三日 林公使抗議韓廷之龍岩浦租借。

十六日 中國請于日美兩國願置通商條約至第三期撤兵後。然後畫押。
十八日

二十日 韓廷以破棄龍岩浦租借之協定。通知日本。
廿六日 俄公使再提出龍岩浦新協定案十二條。
林公使執強硬之抗議。

九月六日 俄國藏相域堤任國務大臣會議議長。俄羅斯銀行總裁普列斯基代爲藏相。
日本外相小村與駐日俄使羅善相會。

俄國再提出要求於中國。

八日 美公使要求中國開放安東縣。

十日 內田公使警告清廷。

十四日 報俄國東洋艦隊已達二十萬噸。

廿三日 駐日俄使羅善赴旅順。

三十日 俄國極東總督亞歷斯夫大將。爲編制極東諸州行政規則草案。指定軍政民政兩部委員。

中日通商條約議妥。中國許開放奉天大東溝。北京則俟撤兵後開放之。

十月一日 報俄國在龍岩浦築砲臺。

三日 駐日俄使自旅順歸。與小村外相爲第一次會見。初示以俄國之對案。自是以日俄交涉之局。移於東京。

四日 日本勸韓國開放龍岩浦。不聽。

日本政府開閣議。

五日 日本開閣議。對俄同志會大會。

俄國在龍岩浦築砲臺。

六日 日本開閣議。小村與羅善第二次會見。

八日 滿洲第三撤兵期。俄國不撤兵。因俄國在龍岩浦築砲臺。日本極力抗議。

小村與羅善第三次會見。

九日 旅順船渠所用日本人悉被開辭。

十二日 兒玉源太郎任參謀次長。

十三日 日本開第二次元老會議。

小村與羅善第四次會見。

傳說俄德訂立條約。

十八日 俄皇下勅令組織極東特別委員會。

十九日 日本命東鄉平八郎中將爲常備艦隊司令長官。

廿五日 日本開第三次元老會議。

廿六日 小村與羅善第五次會見。

廿八日 俄國再占奉天府。

三十日 小村與羅善第六次會見以提案交俄國。

卅一日 小村與羅善第七次會見。

十一月四日 俄德兩帝相見。

十日 美國駐韓代理公使警告龍岩浦開放。

十一日 小村與羅善第八次會見。

十二日 俄國於極東總督府內置黑龍江管區關東省管區。

十三日 旅順防備竣工。

十七日 美國駐韓公使警告龍岩浦開放。

十二月二日 俄國所增派艦隊到旅順。

五日 日本召集第十九議會。

美公使以龍岩浦開放事面奏韓帝。

十一日 日本解散衆議院。

小村與羅善第九次會見。俄國以答案交日本。

十三日 日本開會議於首相官邸。

十六日 日本開第四次元老會議。決以最後之提案送於俄國。

十八日 傳說俄國欲獨與中國解決滿洲問題。

廿一日 小村與羅善第十次會見。以第一次之最後通牒送於俄國。

廿三日 催俄國回答。

廿八日 開臨時閣議及臨時樞密院會議。以示決意。公布緊急支出勅令。戰時大本營條例。軍事參議院條例。京釜鐵

道速成令。臺灣居住軍人戰時召集令。

廿九日 日本開軍事會議於桂首相官邸。

三十日 日本購入南美亞爾然丁國軍艦兩隻。

一千九百〇四年（光緒廿九年）至三十年）

正月 一日 命名新購艦一曰日進。一曰春日。

二日 俄國汽船載砲兵之拔萃者千人以上。通過蘇彝士河。

三日 俄帝發勅令授極東總督亞歷斯夫大將以特定之將旗。又與以受十二發禮砲之權。

五日 日本禁各報館揭載軍事機密。

六日 俄國回答日本。

俄國所增派艦隊尼哥拉一世戰鬥艦阿卑驅逐艦向極東進發。

俄國水兵二十名士官一名入于韓國京城。

八日 俄國水兵四十七名入于韓國京城。

九日 日本新購軍艦。自意國遮諾亞拔錨回國。

十日 中國決議於日俄開戰之時當守中立。

十一日 日本開第五次元老會議
批准中日條約。

十二日 俄國水兵二十六名士官二名入于韓國京城。又有士官一名水兵二十二名自京城下仁川。
日本開第二次御前會議。議送于俄國最後之提案。
傳說德意奧三國決意於日俄開戰之時當守中立。

俄國水兵廿四名士官六名入于京城。

十三日 日本送第二之最後提案于俄國。

日本命各元老留京。

十四日 日本命野津陸軍大將井上海軍大將黑木陸軍大將奧陸軍大將俱爲軍事參議官。
命郵船會社東洋汽船會社自下次船期起停止歐洲孟買澳洲美國各航路暫不開行。

十五日 美國政府派出駐劄滿洲領事。

日本駐中國公使警告清廷。

十八日 日本會禰藏相招京濱銀行家於官邸。

十九日 日本開內閣會議。

二十日 日本開樞密院會議。

日本政府向英美德法四國聲明謝絕居間調停。

廿一日 報俄國已預備開戰。

韓國宣言日俄開戰之時當守嚴正中立。

廿二日 日本公布海面防禦令。

廿三日 日本公布鐵道軍事供用令。

廿四日 日本致電栗野公使。着催俄國回答。

廿五日 松方井上二伯及曾禰藏相入覲日皇。

廿六日 日本開第六次元老會議。爲籌畫戰時財政也。

俄國開特別大會議議日本送來最後之通牒。

廿八日 伊藤山縣松方三元老入覲日皇。

桂首相招銀行家于其官邸。

廿九日 桂首相招實業家于其官邸。

三十日 在桂首相官邸開第七次元老會議。

日本在英國定造戰鬥艦兩隻。

二月一日 日本開閣議。

傳說開戰之時。格魯巴圖堅將軍指揮俄國陸軍。

二日 西伯利鐵路爲輸送軍隊及軍需品禁載貨物。

三日 開第八次元老會議。

旅順之俄國艦隊出口他行。

海參崴下戒嚴令。

日本開第三次御前會議決執軍事的自由行動。

日本開臨時閣議。

桂首相招待貴族院議員。

俄國以布告宣戰及始行對敵之權。予亞歷斯夫總督。

傳說有俄兵三萬聚於韓北義州之對岸。

以三日出口之俄國艦隊復歸旅順。

五 日 日本發布軍事郵便之緊急勅令。軍事郵便規則。軍事郵便匯票規則。

六 日 小村與羅善爲最後之會見告以邦交自此斷絕。

七 日 日本政府使栗野公使公然告俄廷以邦交自此斷絕。

八 日 日本開臨時閣議。

日本國情

第一 國勢

日本雖蕞爾三島。而自開國以來。未嘗爲外敵所征服。雖以元代之強勢。尙不能波及之。固因其地勢孤懸海外。不與大陸相通。而亦賴其國民歷來有尙武之風。故常能自固吾圉。而保其島國之獨立也。至今吸泰西之文明。其粗暴尙武之風。雖遠弗逮。維新以前。而其所謂武士道者。猶足以鼓勵國民之精神。而不至使流於文弱。故今日數世界之武國。尙不能不讓日本占一席也。

第二 面積及人口

日本之位置。自東經百五十六度三十二分。至百十九度二十分。自北緯二十一度四十五分。至五十五度五十六分。分全國爲五畿八道。畿內有山城、大和、河內、和泉、攝津五國。東海道有伊賀、伊勢、志摩、尾張、三河、遠江、駿河、甲斐、伊豆相摸、武藏、安房、上總、下總、常陸、十五國。東山道有近江、美濃、飛驒、信濃、上野、下野、岩代、磐城、陸前、陸中、陸奥、羽前、羽後、十三國。北陸道有若狹、越前、加賀、能登、越中、越後、佐渡、七國。山陽道有播磨、美作、備前、備中、備後、安藝、周防、長門、八國。山陰道有丹波、丹後、但馬、因幡、伯耆、出雲、石見、隱岐、八國。南海道有紀伊、淡路、阿波、讚岐、伊豫、土佐、六國。西海道有筑前、筑後、豐前、豐後、肥前、肥後、日向、大隅、薩摩、壹岐、對馬、十一國。北海道有渡島、後志、石狩、天鹽、北見、膽振、日高、十勝、釧路、根室、千島、十一國。此外尙有琉球及臺灣。又因行政之便。分全國爲三府四十一縣。即東京府、京都府、大阪府、神奈川縣、兵庫縣、長崎縣、新潟縣、千葉縣、茨城縣、群馬縣、栃木縣、奈良縣、三重縣、靜岡縣、山梨縣、滋賀縣、岐阜縣、長野縣、宮城縣、福島縣、岩手縣、青森縣、山形縣、秋田縣、福井縣、石川縣、富山縣、鳥取縣、島根縣、岡山縣、廣島縣、山口縣、和歌山縣、德島縣、香川縣、愛媛縣、高知縣、福岡縣、大分縣、佐賀縣、熊本縣、宮崎縣、鹿兒島縣、沖繩縣。是也。別於北海道置道廳。又

於臺灣置臺北臺中臺南三縣。其本國人口四千三百七十六萬。另臺灣人口二百七十九萬。

第三 政體

日本自明治二十三年改爲立憲君主國。其統治者爲萬世一系之天皇。其政治以國務各大臣組織內閣。內閣總理大臣爲各大臣之首。啓奏軍國大事。承旨統一行政各部。又不時開閣議以決重要事務。有書記官長。承總理大臣之命。掌管機密文書。統理庶務。又有賞勳局。法制局。恩給局。統計印刷局。俱隸內閣。此外有樞密院。乃天皇親臨諮詢重大國務之所。以議長一人。副議長一人。顧問官二十五人。書記官長一人。書記官三人組織之。其立法之權。在于帝國議會。議會以貴族院及衆議院兩院而成。貴族院無定員。衆議院議員三百六十九人。

第四 宗教

日本無一定之國教。自古以來。儒佛並行。又有所謂神道教者。而向來無回回教。儒佛兩教。互爲盛衰。迭爲消長。今其於日用倫常。多從儒教。至於形式迷信。則殆舉國皆從佛教。至近世耶穌教復入而流布。而未能大盛也。其政體主政教分離。故其宗教於政治上。絕無關係。今其佛教中之最盛行者爲眞宗。眞宗者以日本親鸞上人爲初祖。本願寺即其山門。今方苦心經營。欲傳其教於中國。

第五 教育

今欲知日本教育之程度何如。請舉最近之二三統計以證明之。明治三十五年末下令徵兵。其壯丁之受檢查者。今只學東京一府而計。以千分爲比例。其有高等學校以上之學力者一〇八。卒業于中學者七七三。卒業于高等小學校者一一八。九二。卒業于尋常小學校者二七二〇四。不識書算者一四九〇七也。又据三十六年最近之調查。日本全國就學兒童之數。在尋常小學校者四百三萬八千二百五十三人。在高等小學校者百五萬四千七百九十三人。共計五百九萬五千四百八十八人也。又全國凡有藏書樓五十所。其內官立者一。即帝國圖書館是也。藏書總計四十一萬八千五百九十二冊。其中可供衆覽者。和漢書十七萬一千八十四冊。洋書四萬五百七十八冊也。公立者宮城秋田德島之三縣各二。京都千葉兵庫奈良愛知廣島山口熊本之一府七縣各一。私立者則新潟縣五千葉兵庫島根之三縣各三。羣馬福島宮崎之三縣各二。茨城山梨長野宮城青森奈良三重滋賀廣島高知福岡鹿兒島之十二縣及北海道東京西京各一。共藏書四十萬七千五百七十冊。

第六 財政

日本自甲午戰勝以後。歲計大加特加。其結果不免使國民之負擔過重。而爲維持國家之體統勢力。殆亦有迫於不得已者。今舉其最近二年間之豫算于下。

明治三十五年度

經常歲入

二二四、七五五、八二六

臨時歲入

五三、五九六、六一六

合計

二七八、三五二、四四二

經常歲出

一七七、六四一、四一二

臨時歲出

九八、一〇九、七八二

合計

二七五、七五二、一九四

是兩者比較。歲入餘于歲出。凡二百六十萬一千二百四十七圓也。

明治三十六年度

經常歲入

二三二、五八〇、〇〇〇

臨時歲入

二七、二〇、〇〇〇

合計

二五三、三〇〇、〇〇〇

經常歲出

一八〇、九六〇、〇〇〇

臨時歲出

六二、二七〇、〇〇〇

合計

二四三、二三〇、〇〇〇

是歲入餘于歲出。凡千六百萬圓有奇也。至于三十七年度。今舉其戰時財政之概算于下。

(臨時事件費)

一 勅裁支出額

一百兆五千六百萬圓

一 臨時軍事費

三百兆八千萬圓

一 臨時事件預備費 四千萬圓

合計五百兆七千六百萬圓。(此外有以預備金及國庫剩餘金已經支出之臨時事件費。約百四十萬圓。)

(臨時事件費之財源)

一 增稅收入 六千八百萬圓

一 歲計剩餘金 四千七百萬圓

一 特別會計資金挪移 五千萬圓

一 公債及一切借入金 四百兆一千一百萬圓

合計五百兆七千六百萬圓

第七 軍備

日本男子自滿十七歲至滿四十歲。俱有服兵役之義務。其兵役分爲四級。一常備兵役。二後備兵役。三補充兵役。四國民兵役。常備兵役復分現役與豫備役。現役。陸軍三年。海軍四年。以滿二十歲者爲之。豫備兵役。陸軍四年零四月。海軍三年。以服現役既畢者爲之。服常備兵役既畢。又服五年後備兵役。軍事上之最高顧問爲元帥府。以海陸軍大將補之。

(一) 陸軍

陸軍大臣管理軍政。統轄軍人軍屬。又有參謀部。參謀總長以陸軍大將或中將任之。直隸天皇。運籌帷幄。凡關於國防及用兵之計畫。皆歸其掌理。又有教育總監部。教育總監以陸軍大將或中將任之。統管各兵監。管轄陸軍各學校。又于東京有東部中部西部之三都督部。都督以陸軍大將或中將任之。直隸天皇。任所管區內之防禦。及參與國防之事。但關於防禦計畫而特行規定者。不在此限。

都督部之所管區分如左。

東部都督部 第一第二第七及第八師管

中部都督部 第三第四第九及第十師管

西部都督部 第五第六第十第十二師管

現任參謀總長教育總監及都督如左

參謀總長 陸軍大將侯爵大山巖

教育總監 陸軍大將伯爵野津道貫

東部都督 陸軍中將男爵奧保鞏

中部都督 陸軍大將子爵佐久間左馬太

西部都督 陸軍中將男爵黑木爲楨

日本陸軍分爲十二師團。師團長以中將任之。直隸天皇。統率部下軍隊。又管轄師管內之聯隊區司令部。總轄係于軍事諸件。又全國有二十九旅團。旅團長以少將任之。統率部下之聯隊。茲將各師旅團之所在地。及師團長旅團長列如左。附各要塞司令部

(各師旅團及其他) (所在地)

(師旅團長司令長官)

近衛師團 東京

陸軍中將男爵 長谷川好道

第一旅團 同

同 土屋光春

第二旅團 同

同 阪井重孝

騎兵第一旅團 習志野

同 澁谷在明

野戰砲兵第一旅團 同

同 內山小次郎

第一師團 東京

陸軍中將大勳位 貞愛親王

東京灣要塞司令部 同

陸軍中將 鹽屋方國

步兵第一旅團 同

陸軍少將 松村務本

步兵第二旅團 同

同 中村覺

騎兵第二旅團 習志野

同 載仁親王

野戰砲兵第二旅團 國府臺

同 大迫尙道

第二師團

步兵第三旅團

步兵第十五旅團

第三師團

步兵第五旅團

步兵第十七旅團

第四師團

由良要塞司令部

鳴門要塞司令部

步兵第七旅團

步兵第十九旅團

第五師團

吳要塞司令部

藝豫要塞司令部

步兵第九旅團

步兵第二十一旅團

第六師團

佐世保要塞司令部

步兵第十一旅團

步兵第二十三旅團

對馬警備隊司令部

仙臺

同

新發田

名古屋

同

豐橋

大坂

由良

鳴門

大坂

伏見

廣島

吳

豐田

廣島

山口

熊本

佐世保

熊本

大村

嚴原

陸軍中將男爵

陸軍少將

同

陸軍中將男爵

陸軍少將

同

陸軍中將男爵

陸軍少將

...

同

同

陸軍中將男爵

陸軍少將

...

同

同

陸軍中將

陸軍少將

同

同

同

西 寬二郎

松 永正敏

岡 崎生三

大 島義昌

淺 田信興

原 口兼濟

小 川又次

鮫 島重雄

...

西 村助義

安 東貞美

山 口素臣

伊 地知季清

...

眞 鍋 斌

塚 本勝嘉

伊 瀬地好成

山 根武亮

飯 田俊助

木 越安綱

楠 瀬幸彦

第七師團

函館要塞司令部

札幌

陸軍中將男爵

大迫 尙敏

步兵第十三旅團

函館

陸軍少將

吉田 清一

步兵第十四旅團

同

同

齋藤 太郎

第八師團

步兵第四旅團

同

陸軍中將男爵

立見 尙文

步兵第十六旅團

弘前

陸軍少將

友安 治延

第九師團

步兵第六旅團

同

陸軍中將男爵

木村 有恒

步兵第十八旅團

秋田

同

大島 久直

第十師團

舞鶴要塞司令部

金澤

陸軍少將

一戶 兵衛

步兵第八旅團

敦賀

同

前田 隆禮

步兵第二十旅團

姫路

陸軍中將男爵

川村 景明

第十一師團

舞鶴要塞司令部

舞鶴

陸軍少將

柴田 正孝

步兵第十旅團

姫路

同

東條 英教

第十二師團

步兵第十旅團

福知山

同

杉村 勇次郎

步兵第二十二旅團

丸龜

陸軍中將

沖原 光孚

步兵第二十四旅團

松山

陸軍少將

山中 信義

步兵第十二旅團

九龜

同

上田 有澤

步兵第十二旅團

小倉

陸軍中將

井上 光

步兵第二十四旅團

下之關

陸軍少將

新井 晴簡

步兵第二十四旅團

小倉

同

竹內 正策

步兵第二十四旅團

久留米

...

渡邊 章

統計陸軍人數。將官及相當百十九人。上長官及士官八千三百四十一人。下士三萬四千七十四人。卒二十六萬八千七百五十四人。其他四千五百二十人。合計三十一萬五千八百八人也。

(二) 海軍

海軍大臣管理軍政。統轄軍人軍屬。又有海軍軍令部。掌關於國防及用兵之事。軍令部長直隸天皇。運籌帷幄。參畫關於國防及用兵之事。又有橫須賀、吳、佐世保、舞鶴四鎮守府。鎮守府監督出師之準備。防禦之計畫。海軍區之警備。並所轄諸部之事務。鎮守府司令長官。直隸天皇。統率麾下之艦隊艦船部團體監督所屬各部總理府務。現任海軍軍令部長及鎮守府司令長官如左。

海軍軍令部長

海軍大將子爵

伊東祐亨

吳鎮守府司令長官

海軍中將

柴山矢八

佐世保司令長官

海軍中將

鯨島員規

舞鶴鎮守府司令長官

海軍中將

東鄉平八郎

日本之海岸及海面。分爲五海軍區。其區畫如左。

鎮守府

區

畫

軍

港

海岸延長里程

橫須賀 第一

自陸中國南九戶北閉伊郡界至于紀伊國南牟婁東牟婁郡界之海岸海面及小笠原島之海岸海面

相模國三浦郡橫須賀港

一〇五七哩

吳

第二

自紀伊國南牟婁郡界至于長門國界又自筑前豐前國界沿于九州東海岸至于日向國南那珂南諸縣郡界之海岸海面及四國之海岸海面並內海

安藝國安藝郡吳港

二〇六七哩

佐世保

第三

自筑前豐前國沿于九州西海岸至于日向國南那珂南諸縣郡界之海岸海面及壹岐對馬沖繩諸島之海岸海面

肥前國東彼杵郡佐世保港

一四九七哩

舞鶴 第四

〔自石見長門國界至于羽後陸奥國界之海岸海面及隱岐佐渡之海岸海面〕

丹後國加佐郡舞鶴港

一〇五五浬

室蘭 第五

〔北海道陸奥及陸中國北九戶南九戶兩郡之海岸海面〕

膽振國室蘭郡室蘭港

二二七六浬

日本現在之軍艦如左

艦名	艦種等級	排水量	馬力	速力	通常砲	速射砲	水雷發射管	乘組人員
朝日	一等戰艦	一五、四四三	一五、二〇七	一八	四	四六	四	八三一
三笠	同	一五、三六二	一五、二〇七	一八	四	四六	四	三二五
初瀨	同	一五、二四〇	一四、七〇〇	一八	四	四六	四	八九七
敷島	同	一五、二四〇	一四、七〇〇	一八	四	四六	五	五八一
富士	同	一二、六四九	一三、六八七	一八	四	三四	五	六七四
八島	同	一二、五一七	一三、六八七	一八	四	三四	五	七〇二
出雲	一等巡洋艦	九、九〇六	一四、七〇〇	二一	：	三八	四	六五九
磐手	同	九、九〇六	一四、七〇〇	二一	：	三八	四	六五四
淺間	同	九、八五五	一八、二四八	二三	：	三八	五	四九四
常磐	同	九、八五五	一八、二四八	二三	：	三八	五	六六五
八雲	同	九、八〇〇	一五、五〇〇	二〇	：	三六	五	六八八
吾妻	同	九、四五六	一六、六〇〇	二〇	：	三六	五	六三四
春日	同	七、七〇〇	一三、五〇〇	二〇	：	三五	四	五〇〇
日進	同	七、七〇〇	一三、五〇〇	二〇	：	三六	四	五〇〇
鎮遠	二等戰艦	七、三三五	六、〇〇〇	一五	四	一四	三	一六六

笠置	二等巡洋艦	四、九七八	一七、二三五	二三	:	三〇	四	四〇四
千歲	同	四、八三六	一五、七一四	二三	:	三〇	四	四二五
嚴島	同	四、二七八	五、四〇〇	一六	一	二二	四	一三八
松島	同	四、二七八	五、四〇〇	一六	一	二二	四	一〇二
橋立	同	四、二七八	五、四〇〇	一六	一	二三	四	一七八
高砂	同	四、二二七	一五、九六七	二三	:	三〇	五	二八二
吉野	同	四、二二五	一五、九六七	二三	:	三六	五	四六三
豐橋	水雷母艦	四、一二〇	一、八七〇	二三	:	五	:	二〇〇
扶桑	二等戰艦	三、七七七	一二、六五〇	一三	四	一六	三	二六三
浪速	二等巡洋艦	三、七〇九	七、六〇四	一八	:	二〇	四	三六三
高千穂	同	三、七〇九	七、六〇四	一八	:	二〇	四	一〇五
秋津洲	三等巡洋艦	三、一七二	八、五一六	一九	:	二〇	四	一〇四
和泉	同	二、九六七	五、五七六	一七	:	一六	:	一八二
明石	同	二、八〇〇	八、〇〇〇	二〇	:	二〇	二	三一四
須磨	同	二、七〇〇	八、五〇〇	二〇	:	二〇	二	二九四
新高	同	三、三六六	九、四〇〇	二〇	:	二〇	:	:
對馬	同	三、三六六	九、四〇〇	二〇	:	二〇	:	:
濟遠	三等海防艦	二、四八一	二、八三九	一五	四	六	四	二一九
千代田	三等巡洋艦	二、四三九	五、六七八	一九	:	二五	三	一〇二
金剛	三等海防艦	二、二八四	二、五三五	一三	八	二	二	三四九
比叻	同	二、二八四	二、五三五	一三	八	二	二	三五九

平遠	一等砲艦	二、一八五	一、二〇〇	二	一	二	一九五
筑波	三等海防艦	一、九七八	五二六	八	七	二	二〇七
宮古	通報艦	一、八〇〇	六、一三〇	二〇	二	二	二〇六
高雄	三等海防艦	一、七七八	二、三三二	一五	五	二	一三四
八重山	通報艦	一、六〇九	五、四〇〇	二〇	二	二	九〇
天龍	三等海防艦	一、五四七	一、二六七	一二	七	四	九六
葛城	同	一、五〇二	一、六二二	一三	七	四	一五九
大和	同	一、五〇二	一、六二二	一三	八	四	六二
武藏	同	一、五〇二	一、六二二	一三	八	四	一六九
筑紫	一等砲艦	一、三七二	二、四三三	一六	七	四	九九
海門	三等海防艦	一、三六七	一、二六七	一二	八	四	二〇九
千早	通報艦	一、二五〇	六、〇〇〇	二二	六	六	一六三
天城	二等砲艦	九二六	七二〇	一一	六	四	一〇一
龍田	通報艦	八六四	五、〇六九	二一	六	六	一三三
磐城	二等砲艦	六六七	六五九	一〇	三	五	四四
大島	同	六四〇	一、二一七	一三	四	五	七八
摩耶	同	六二二	九六三	一〇	二	二	六七
愛宕	同	六二二	九六三	一〇	二	二	六五
鳥海	同	六二二	九六三	一〇	二	二	五五
赤城	同	六二二	九六三	一〇	四	六	一五二
操江	同	六一〇	一一七	九	二	三	七二

鎮東同	四四七	四二〇	一〇	三	:	三三
鎮西同	四四七	四二〇	一〇	:	二	三〇
鎮南同	四四七	四二〇	一〇	:	二	二八
鎮北同	四四七	四二〇	一〇	:	:	二九
鎮中同	四四七	四二〇	一〇	:	:	二八
鎮邊同	四四七	四二〇	一〇	三	:	二九
白雲驅逐艦	三七三	七〇〇	三一	:	六	五七
朝潮同	三七三	七〇〇	三一	:	六	五七
曉同	三五五	六〇〇	三一	:	六	五七
霞同	三五五	六〇〇	三一	:	六	五七
雷同	三一	六二〇	三一	:	六	五五
電同	三一	六二〇	三一	:	六	五三
曙同	三一	六二〇	三一	:	六	五二
漣同	三一	六二〇	三一	:	六	五三
隴同	三一	六二〇	三一	:	六	五四
春雨同	三七五	六〇〇	二九	:	六	:
村雨同	三七五	六〇〇	二九	:	六	:
叢雲同	二七九	五、四七五	三〇	:	六	五〇
東雲同	二七九	五、四七五	三〇	:	六	五一
夕霧同	二七九	五、四七五	三〇	:	六	五三
不知火同	二七九	五、四七五	三〇	:	六	五二

陽炎同
薄雲同

總計

此外水雷艇如左

(水雷艇之數)

(排水量)

(馬力)

(水雷發射管)

二七九	五、四七五	三〇	六	二	五二
二七九	五、四七五	三〇	六	二	五一
二五二、九〇八	四七二、五九九	一五〇	一、〇二五	一六四	一六、三四九

六二

五、一六九

八〇、三一四

一六五

自明治三十四年十二月末日以來。海軍軍人數。現役三萬一千三百七十九人。豫備四千二百七十六人。後備一千九百九十一人。合計二萬七千六百四十六人也。其中分析之如左。

(現役)

(豫備)

(後備)

(合計)

將官及相當官	四七	二二	一四	八三
上長官	六三九	二二	六〇	七二一
士官	一、〇六〇	二二	七〇	一、一五三
候補生	三三〇	一〇	五四	六九五
准士官	六三一	一〇	五四	六九五
下士	五、八〇二	一六三	二七、八九三	二七、八九三
卒	二二、〇三六	四、〇三六	一、七九三	二七、八九三
生徒	八三四	八三四	八三四	八三四

又艦隊配置之人員。通計常備艦隊。橫須賀、吳、佐世保、之三鎮守府艦隊。及三鎮守府海兵團。四鎮守府水雷團。竹敷要港部。將官五人。上長官二百七十五人。士官六百二十五人。候補生二百三十七人。准士官四百七十五人。下士四千一百四十八人。卒一萬九千五百四十九人。合計二萬五千三百四十四人也。

俄羅斯國情

第一 國勢

俄羅斯在地球之上。何以爲各國所畏哉。非以其文明也。非以其商務也。然則何以。曰以兵力。蓋俄羅斯尙武之國也。在地球上各尙武國之中。首屈一指者也。向歷史上求其倫比。其猶戰國時代之強秦。希臘諸國中之馬基頓尼亞乎。

第二 面積及人口

俄羅斯土地之面積。其在歐羅巴洲已有二百九萬五千六百十六方里。加以亞細亞洲之部分。合爲八百六十六萬三千九百九十五方里。日本合臺灣澎湖列島而計。共不過十六萬方里。然則俄羅斯之土地。殆五六十倍于日本者也。雖然其風土不良。文明未啓。故其人口之稀。實不足與其土地相稱。今查其人口不過百兆三千萬。止能三倍於日本耳。今爲核算。歐洲俄羅斯（除波蘭芬蘭不計）共有人口九千五百萬。俄領波蘭九百萬。芬蘭二百六十萬。高加索九百萬。西伯利五百七十萬。土耳其斯坦及裏海外各地。凡在中央亞細亞者。共約七百七十萬。然則其人口之最大部分。實聚于歐洲俄羅斯。惟此部分可得謂之爲真俄國。其外皆附庸而已。若將其總人口以人種分之。其三分之二乃斯拉夫人種也。斯拉夫人種者。俄羅斯人。坡耶美亞人。格魯支亞人。塞爾威亞人。達爾瑪志亞人。波蘭人。所屬之人種。即印度歐羅巴人種之別派也。其住于俄羅斯之斯拉夫人種。大抵俄羅斯人居多。而其中有五百萬許爲波蘭人。蓋此斯拉夫人種。其在古先。必同住于一處無疑。及後因歷史上之關係。竟使波蘭人與俄羅斯人雖爲同種。而常不相能。此則俄羅斯政府所最引爲大憂者矣。此外有里斯尼亞人。芬蘭人。德意志人。韃靼人。猶太人等。皆爲亞細亞種。族一言以蔽之。全俄羅斯人口之中。其百分之七十三爲斯拉夫人種。九爲土耳其韃靼人種。五爲芬蘭人種。三爲猶太人種。其餘則里斯尼亞人。德意志人。亞美利加人。及其他亞細亞人種也。俄國之人種混雜如此。其與日本之全國同種者大異矣。

第三 政體

俄國之政治。乃君主專制之政治。其皇帝乃至尊無上之治者立法者。政治之本源也。然其皇帝雖專制。而亦不得不守俄國相傳之典禮。如爲皇帝者必爲希臘正教會之信徒。是其一例也。其皇帝於獨裁之外。更設四個重要會議。以協贊其統治權。一曰樞密院。其議員由皇帝任命之。分爲四部。參議政事。一立法部。二內務及宗務部。三財政及產業部。四科學及商業部是也。每部各有議

長。全樞密院之議長則別爲一人。年年由皇帝任命之。該院職掌乃審查各大臣所提出之法律案。及議定每年歲出之豫算。二曰元老院。其院員半參議官而半執事官。其職掌則統轄裁判所。監督財務之全體。及頒布法律。則爲署名。三曰教務院。所以統轄宗教事務者也。四曰大臣會議。以十三大臣三大公及其他官員組織之。

第四 宗教

俄國之宗教爲希臘教會。俄人自稱之爲正統教會。皇帝自爲教會長。有教務院。實爲高等僧會議處。而屬於政府之一部。此俄國與各國絕異之點也。俄國農夫參詣教會。以皇帝爲神之代官。崇敬之如法皇。俄國之教兵士也。曰當爲神聖俄羅斯而戰。當爲正統教會而戰。其政教一致。迷信甚至。爲各國所畏。前年以二千七百萬盧布爲教會費。其中以千九百四十萬盧布爲市町村之僧徒及傳教師費。卽此可見其重視宗教矣。其人民在遠處望見教堂。卽脫帽爲禮。凝念祈禱。及入門先點燭插於聖壇。卽跪坐稽首。再與聖母畫像接吻。然後退下。自始至終。戰戰兢兢。一若真有鬼神在其左右。在各車站俱有禮拜堂。香火不絕。其佞神如此。此俄國所以未脫野蠻之風。而能使其民有尙武之氣象也。然俄國之教會爲御用教會。則其人民之對於宗教。必不免于外熱而內冷。可知。況至近日。西歐之文化漸入。而震撼俄人之心。則此御用宗教。豈尙能永遠維持乎。此正統教會有會員九千五百萬人。羅馬教會有一千二百萬人。新教會有六百七十五萬人。其外則猶太教徒有四百萬人。回教徒有一千二百萬人也。

第五 教育

就文明之程度而言。俄國實爲野蠻之國。不能爲之諱也。今據千八百九十六年所作學校統計。是年俄國人口共有一百兆二千六百三十六萬八千八百二十七人。殆四倍於普魯士。而其小學校之數。不過七萬八千七百二十四。教師之數。不過四十一萬三千九百八十四。生徒之數。不過五百二十三萬六千八百二十六。試以其生徒之數。與其人口爲比例。凡人口一千。僅得生徒三十人。零十分之一。而普魯士則每千人得生徒百六十四人。八分。日本則約得百二十人。由斯以談。俄國文明程度之低。可以見矣。又據最近之統計。美國對於七千五百萬之人民。供給二萬二千之新聞雜誌。反之俄國。其人民之數。雖與美國不大懸殊。而其新聞雜誌。不過僅得八十。其度量之相越。豈不遠哉。

第六 財政

俄國財政。在千九百〇一年。一年歲入二百兆八百六十萬磅。歲出一百兆九千九百萬磅。比於日本明治三十四年之歲入。大約

多七倍。苟欲知俄國近時之財政。則一顧前大藏大臣域堤之政策。便足知其大略矣。域堤爲實行國家經濟政策之人。其在任中所成就之事業。正自不少。彼既以俄國政府爲一大地主。使足與大英國比美。又舉廣大之森林。豐富之鑛山。及電線電話郵便局。并一切鐵路。皆爲國有。又以政府之費用。布設西伯利鐵路及大小線路。創立華俄銀行。行使隸于政府滿洲鐵路。亦由其手而成。又以造酒販賣爲國家專利。凡有銀行事業。皆置諸政府權下。今察其所謂帝國銀行。貴族銀行。農民銀行。及其他私立銀行之情形。直與大藏省之支店無異。彼以用此政策。使俄國歲入驟增兩倍。又能整頓幣制。使西伯利之寒村僻壤。皆得流通金貨。而於俄國銀行。又至存有八百兆五千萬圓金貨之積蓄。此皆域堤之遺利也。然則自外面觀之。域堤雖似不失爲一大財政家。然其實不過長於補苴之術耳。及其流弊。第一以人爲強。興工業其結果。致生產業界之危機。第二因此之故。致誘起勞作社會不時騷動。第三鐵路財政年年愈形不足。第四使農民陷于困乏。第五以酒精專賣及增稅過重爲大主。因使民生凋弊。第六因經營極東鐵路及其他大事業。又因採用金本位制。致國債驟增。於是域堤掩耳盜鈴之政策。全然敗露。挪威政治大家普佐倫黨論「俄國公債已達于三十四萬萬五千金圓（約當華銀七十萬萬圓）之巨額。其中雖有十七萬萬三千五百四十萬金圓。屬於內債。而其餘皆爲外債。俄國若無術以救此貧病。終恐不免於破產」云云。然俄國爲維持今日之軍備。又欲擴張鐵路。保護製造業。則其不得不使一百兆之農民。更負極重之海關稅間稅者。乃勢之所迫也。然則今日日本之財政。雖曰困難。而比之俄國。猶爲未甚也。

第七 軍備

俄國之軍備。規模宏大。世界各國未見其比。其國年年可得二十一歲之男子八十七萬人。而自其中選二十八萬七千人。使服役于海陸兩軍。据或人所計算。俄國士官凡三萬七千人。下士二十六萬人。蓋俄國士官之職務。比之他國爲稍繁難。蓋他國止使士官掌軍務耳。而俄國則於此外。更以領地之民政。及經營鐵路之事。委于士官。此其所爲需士官下士等特衆也。今將俄國軍備分析記之如下。

(一) 陸軍

常備軍 常備軍分爲二十九軍團。而爲便於軍政。分全國爲十三管區。故有一管區而有二軍團以上者。管區之司令官。以其管內有關於軍政上之狀況。報於軍務大臣。且司管內之軍令。至于近衛兵。芬蘭之軍隊。哥薩克之一部。高加索之軍隊。皆有特別之

組織焉。

步兵 步兵師團之數有五十二。卽近衛師團三擲彈兵師團四戰列師團四十五是也。分各師團爲兩旅團。分各旅團爲兩聯隊。分各聯隊爲四大隊。分各大隊爲四中隊。分各中隊爲兩半中隊。分半中隊爲二小隊。而於各小隊平時則分爲兩分隊。戰時則分爲四分隊。各中隊平時有四十八伍。及非戰鬥員四名。至戰時則增爲百伍。及非戰鬥員十五名。各步兵聯隊有傳騎一分隊。又有志願兵自轉車兵若干部隊。

狙擊旅團。歐俄及高加索有九。西伯利亞及土耳其斯坦等有十三。各旅團以聯隊及獨立大隊組織而成。此種旅團之外。又有狙擊大隊一。線列大隊三。芬蘭狙擊大隊八。野戰步兵大隊之數。合近衛及戰列軍爲八百六十三。有狙擊大隊百三十八。線列大隊三。此外有克巴地方之哥薩克兵號稱阿拉斯通大隊者六。又有後貝加爾哥薩克大隊一。

豫備步兵。以豫備聯隊及獨立大隊（以五中隊編成者）組織而成。此等多是合併以編成旅團。今舉其全體之數。（第一）在歐俄有以二大隊編成之聯隊十六。又有獨立大隊五十。（第二）在高加索西伯利亞後裏海岸洲及土耳其斯坦各處之豫備大隊共有十七。豫備兵至於戰時編成師團二十。與野戰隊同。

要塞步兵以聯隊二十一及獨立大隊十二組織而成。平時編爲六十大隊。戰時則編爲百六十三大隊。

補充步兵以近衛兵擲彈兵戰列兵及補充狙擊大隊組織而成。其兵員照野戰聯隊及狙擊旅團之數而定。平時不設之。

騎兵 在歐俄及高加索之騎兵部隊。有騎兵師團十九。哥薩克騎兵旅團四。及獨立騎兵旅團二。其編成皆不同。有十六師團。是由龍騎兵三聯隊哥薩克騎兵一聯隊編成者。有四師團。是單由哥薩克騎兵聯隊編成者。至於近衛師團之編成。又自特別不同。其他陀哀斯坦騎兵聯隊。及柯些拉因騎兵大隊。俱屬於高加索騎兵師團。

此外又有芬蘭龍騎兵大隊。克巴及格里美亞騎兵大隊。又有皇帝儀仗騎兵四中隊。哥薩克獨立騎兵四聯隊。哥薩克獨立騎兵九中隊。總計共有龍騎兵中隊三百八十四。哥薩克騎兵中隊二百四十二。

在西伯利亞土耳其斯坦各軍管區內之騎兵。皆自哥薩克部隊而成。唯在極東。有沿海州龍騎兵一聯隊。合此等軍管區內所有者而計之。共有龍騎兵中隊六。哥薩克騎兵中隊八十三。更合此等部隊而計之。則可爲一師團及三旅團之龍騎兵聯隊。乃由六中隊而成。各中隊則由四小隊而成。各小隊無論平時戰時皆有十五伍。聯隊之編成。平時戰時無有別異。皆以下士卒千人戰馬九

百匹組織之。哥薩克騎兵聯隊。亦由四中隊或六中隊編成之。與龍騎兵同。

豫備騎兵百二十一幹部而成。而各豫備騎兵幹部。更分之爲部隊（與聯隊相當）總括此幹部。凡得豫備騎兵旅團九。若至調撥之時。以各部隊編成兩中隊。更爲第三中隊準備人員。此外如格里美亞騎兵大隊（戰時則爲聯隊）及哥薩克免役聯隊。亦編入豫備騎兵之中。

砲兵 乘車砲兵（又稱野戰砲兵）旅團。與步兵師團之數相應。凡近衛砲兵旅團三。擲彈兵四。戰列四十五。共爲五十有二。各旅團有六中隊乃至九中隊。又分之爲兩大隊或三大隊。各中隊有砲八門。分之爲四小隊。若更考其他砲兵部隊。則狙擊大隊七。芬蘭砲兵聯隊（以四中隊編成者）一。臼砲聯隊七。及在西伯利土耳其斯坦等之砲兵旅團是也。而於此各砲兵部隊之中。舉其中隊之數。則爲重砲中隊九十八。輕砲中隊三百〇五（各中隊備砲八門）臼砲中隊二十六（各中隊備砲六門）騎砲兵中隊二十八。於各騎兵師團。使由二中隊編成（各中隊有三小隊砲六門）之騎砲兵大隊附屬之。此外有哥薩克砲兵中隊二十。及使用山砲之砲兵中隊三。

野戰步兵師團。以野戰砲兵及飛行縱列旅團附屬之。若至戰時。此等縱列。別於各地方編成之。

要塞砲兵。至戰時編成砲兵大隊五十四。獨立中隊十六。行動砲兵中隊十六。

攻城砲兵。由三攻城廠而成。卽第一第二攻城廠（砲四百二十四門）及高加索攻城廠（砲二百四十門）是也。第一攻城廠。自攻城砲兵兩大隊而成。第二及高加索攻城廠。編成一個大隊。

豫備砲兵。自豫備砲兵七旅團及一獨立中隊而成。戰時可出百六十四中隊。又有補充中隊。平時二。戰時八。

在極東有西伯利亞砲兵大隊。平時以二中隊戰時以八中隊編成之。

工兵 工兵則有野戰工兵大隊二十八。架橋大隊八。鐵路大隊七。野戰工兵廠七。獨立工兵中隊一。教導輕氣球廠一。教導電氣技術學校一。

工兵大隊。自三工兵中隊及一電信中隊編成。架橋大隊以兩中隊。鐵路大隊。以建築中隊二。測量中隊二。豫備中隊一。編成之。野戰工兵隊。由以上各部隊。編成工兵旅團七及鐵路旅團一。惟其編成之法。與他種兵有異耳。此外有攻城工兵廠二。屬工兵隊。

豫備工兵隊。有豫備大隊二。及鐵路大隊（自常設鐵路之各豫備中隊編成者）三。

要塞工兵。有工兵中隊十二。海上水雷中隊十一。河川水雷中隊二。要塞輕氣球隊六。其於要塞。有要塞電信部。及傳信鳩接放所。哥薩克兵。哥薩克屯田兵。予以一定之區域。及一種之特典。使悉服兵役。其馬匹戎衣軍器。皆歸自置。哥薩克部隊其數十一。大抵屯于邊境。頓河之哥薩克及克巴的爾。阿斯脫拉亨。烏拉爾。柯靈堡。西伯利。塞米列貞斯克。後貝加爾。黑龍江。烏蘇里。各地之兵皆是也。

哥薩克兵。其編成之法。與別不同。在平時惟擇其可資調撥者三分之一而訓練之。其服役也。第一期之四年現役既畢。更服第二期兵役四年。既畢。又再服第三期兵役四年。而以此第二三期兵員編成之各聯隊。殆與免役無異。平時任其自由。惟以一定之時期召集之。加以訓練耳。

在於戰時。可由哥薩克兵編成之部隊。凡騎兵聯隊百五十。騎兵大隊三。獨立騎兵中隊五十三。步兵大隊十八。炮兵中隊四十四。合下士卒而計。共約九萬人。而在平時只有騎兵聯隊五十三。騎兵大隊一。獨立騎兵中隊十三。步兵大隊六。炮兵中隊二十。分遣隊十六。下士卒約五萬五千人。

國民軍。戰時由步兵大隊。騎兵中隊。炮兵中隊。要塞炮兵中隊。工兵中隊。等所編成。平時不過有僅少之幹部。國民軍中年少者。（即第一期國民兵）編入補充兵。但哥薩克兵又別編制一種之國民軍。

又克巴的爾。陀哀斯坦。及土耳其斯坦。等之不規律騎兵大隊。亦屬於國民軍。在戰時此義勇兵部隊。占大多數。

國境守衛兵。屬大藏大臣之管下。而編成軍隊者。有將官十五名。上長官百名。尉官八百零五名。下士卒三萬一千四百五十二名。軍馬一萬一千匹。此等兵無完良軍隊教育。乃在各地便宜召集。與各管區內之制規軍共為教練。

輜重兵。有附屬於部隊之輜重（聯隊及師團行李）與戰列輜重隊（輜重大隊）聯隊行李。分第一第二兩種。第一種即小行李。主直接跟隨各部隊。由彈藥箱與彈藥車而成。第二種即大行李。隨縱隊之後而運搬糧食。師團行李。分為三部。第一糧食。第二衛生（衛生隊一。野戰病院二。衛生運搬具）第三雜部（軍隊會堂土工具。豫備軍服靴衣服其他修繕所用之材料等）又有幹部輜重大隊六大隊。又分中隊小隊。戰時則以小隊而為各種之縱列。

衛生設備。在平時則有衛戍病院（有寢床千百個或六百五十個四百個二百個大小不一）地方病院（有寢床三百五十）

部隊附屬病院（係獨立部隊之建設有大小種種）衛生隊。

戰時則有施應急手當之病舍。師團野戰病院。患者輸送部。攜帶病院。豫備病院。（如攜帶病院有設備有行李）聯合野戰病院。

（有寢床百二十個至六百二十個屬軍司令官之管下）臨時要塞病院。

高等部隊之編制。聯合各種兵而置軍團。在來之軍團有近衛軍團一。擲彈兵軍團二。戰列軍團二十一。高加索軍團一。騎兵軍

團二。近年更新編第二高加索軍團。第一第二土耳其斯坦軍團及西伯利亞軍團一。平時軍團之在歐俄者。則以步兵師團二。騎兵師團及相當之砲兵部隊編成之。

軍管區。因軍隊及陸軍設備之管理。乃分設軍管區于全國。今舉千八百九十八年所有之軍管區如下。聖彼得堡、芬蘭、烏伊蘭、

華爾璵島、基埃夫、柯狄沙、莫斯科、加汕、高加索、土耳其斯坦、柯模斯克、伊爾庫次克、黑龍沿道州及獨立後貝加爾州等。然以翌年

之勅令。規定下之二件。第一廢阿模斯克軍管區（除些美支耶斯克州）合併于伊爾庫次克。改稱為西伯利亞軍管區。第二廢後

貝加爾軍管區。與些美支耶斯克州合併于土耳其斯坦軍管區。在戰時國境軍管區之統治。各屬于其軍焉。

陸軍中央集權。陸軍省以陸軍大臣及下列各部組織而成。第一高等軍事會議。第二高等軍法會議。第三參謀本部。等四。七監

部。（即砲兵監部、工兵監部、醫務教育法官、哥薩克兵監部）第五陸軍省經理局。第六監軍部。其他騎兵監部及射擊監部。亦屬

于陸軍省之所管。

陸軍學校。（第一）屬教育總監之管下者。有步兵科士官學校四。幼年學校廿四。負皇帝之名義之巴支耶幼年學校。芬蘭幼年

學校。及豫備校三。（第二）屬于參謀本部之管下者。有尼哥蘭參謀大學。東洋語學院（在俄都）士官學校九。（內步兵科七。騎隊

科二）將校射擊騎兵學校等。（第三）屬于工兵監部之管下者。有尼哥刺蘭工兵大學。及工兵科士官學校。次則電氣學校。鐵道

學校等。（第四）屬于砲兵監部之管下者。有美核伊爾砲兵大學。及砲兵科士官學校。哥斯他知砲兵學校。技術學校。火藥學校。兵

器學校。砲兵學校（以施專門教育于將校）等。（第五）屬于法官監部之管下者。有陸軍法科大學。（第六）屬于軍醫監部之管下

者。有陸軍醫科大學。看護學校（第七）屬于哥薩克兵監部之管下者。有哥薩克兵士官學校二。

兵器。俄國步兵所用為五連發鎗。重量約七斤。彈力可達五千五百步。而其有效距離。不過二千七百步。彈丸重量一三、七三瓦。

火藥重量二二〇瓦。最初速率六百二十米突。鎗頭劍悉用三角槍形。戰時下士卒所帶彈藥。各百二十發。小行李之中。又豫備六

十六發。

騎兵及工兵所用之鎗。形式同上。惟重量稍輕。又帶長刀。至于哥薩克騎兵聯隊。其前列兵用長鎗。高加索之哥薩克兵。用濶而短之刀。

將校全體及下士之一部。俱携短鎗。

俄土戰爭以後。俄國之砲兵。用千八百七十七年式之輕砲。重砲騎砲及山砲。至千八百八十年乃始製口徑六吋之臼砲。千八百九十五年照英哀雅爾將軍所想新法。製出不能反退之砲架。至今方從事於製造新式速射砲。

軍費 俄國軍費。在千八百七十五年不過一百兆七千八百萬盧布。千八百九十八年增至二百兆八千九百萬。千八百九十九年增至三百兆三千萬。千九百年亦支出三百兆二千四百九十一萬二千七百二十六盧布。今更將其每年支出陸軍軍費。列爲一表。

(年度)

(經常費)

(臨時費)

合計(以百萬盧布爲單位)

一八八八年

二〇九、二

……

二〇九、二

一八八九年

二一五、六

……

二一五、六

一八九〇年

二二二、〇

一一、五

二三四、五

一八九一年

二二九、〇

二〇、五

二四九、五

一八九二年

二二九、〇

二〇、五

二四九、五

一八九三年

二三三、〇

三〇、六

二六三、六

一八九四年

二四〇、四

三五、七

二七六、一

一八九五年

二四五、八

二五、四

二七一、二

一八九六年

二六五、三

二三、二

二八八、五

一八九七年

二六六、六

一七、八

二八四、四

一八九八年

六六九、八

一九、二

二八九、〇

一八九九年

三〇四、六

一九、二

三二三、八

一九〇〇年

三〇〇、四

二四、二

三二四、三

平時陸軍數 據去年出版之哈塞爾年報所載俄國平時之陸軍如左。

(歐羅巴及高加索)

(亞細亞俄羅斯)

步兵

六二七、〇〇〇

八三、〇〇〇

騎兵

一一六、〇〇〇

一四、〇〇〇

砲兵

一三八、〇〇〇

一五、〇〇〇

工兵

三四、〇〇〇

八、〇〇〇

軍政部

三四、〇〇〇

五、〇〇〇

合計

九四九、〇〇〇

一二四、〇〇〇

(二) 海軍

俄國海軍。俄帝自統率之。平時命皇族一人爲海軍元帥。使總裁軍政軍令。海軍大臣奉其命而施行之。而又設四個機關以主其事。即設海軍省於中央。設軍港於地方。陸則編制團隊。海則編制艦隊是也。

(一) 海軍省。海軍全體之事務。皆由該省處理。海軍元帥之下。有海軍大臣。自海軍中將中選任之。是爲海軍省之長官。復設各局部掌管事務。

(一) 海軍本部會議。以海軍元帥爲議長。海軍大臣爲副議長。旗艦將校十名爲議員。使掌海軍歲計豫算。及其調查。改正諸條例之審議。軍艦及各官衙之檢閱。以及海軍將校之陞級。皆歸其職權。

(二) 海軍軍令部。以海軍中將爲部長。少將爲次長。內置人事及軍事兩課。凡艦船之指揮布置。海軍防禦。出師準備練習。外國海軍之報告等。軍事課掌之。海軍人員之統轄。將校下士之徵募任命進退俸給艦船駕乘等。人事課掌之。

(三) 水路部。以中將爲部長。少將爲次長。使掌測量海面。航海機器。文庫及一切水路事務。

(四) 艦政部。以中將爲部長。內置造船課。需品課。會計課。凡艦船之設計。建造。定造。軍需品。被服。糧食。之供給。及海軍一般之會

計監督豫算、支出、計算等、歸其掌理。

(五)技術會議 以中將爲議長。內設造船部、造機部、兵器部、水雷部、土木部。凡造船、機關、炮煩、水雷、土木、築造船渠之設計方法、炮煩標式等之調查、各製造所造船機關兵器土木之監督等、歸其掌理。

(六)海軍高等軍法會議 掌海軍軍法會之裁決。以海軍大將爲議長。

(七)司法部 以高等軍法會議之理事爲部長。執行高等軍法會議所判決之事務。兼掌海軍大臣之通信。

(八)衛生部 以軍醫總監爲部長。掌醫務及衛生。

(九)官房 以法律顧問爲之長。掌理冊簿。進呈御覽之報告書。由其編輯。法令之裁可者。由其奉行。

(十)記錄局 掌編輯保存各種記錄。

(十一)恩給局 掌恩給退職軍人之事務。

(十二)印行局 掌印刷發行圖書。

(二)軍港 俄國分其海岸及海面爲四區。第一波羅的海區。第二黑海區。第三裏海區。第四西伯利海區。於各區設置軍港。軍港之階級分爲一等二等。

格魯斯達(一等軍港)有船渠四

聖彼得堡(一等軍港)有造船廠二

一波羅的海區 里拔哇(亞歷山三世港)有船渠二波羅的海不凍方面根據地

列威里(二等軍港)有水雷艇船渠一水雷艇夏季停泊地

維阿堡(二等軍港)有船渠一

餘巴士特波利(一等軍港)有船渠二黑海海軍策源地

二黑海區 巴珠謨(二等軍港)黑海東岸之要地

尼哥尼耶夫(二等軍港)以造船爲事

三裏海區

〔巴克（二等軍港）裏海策源地
阿斯特拉拔（哨港）裏海之一衛所〕

四太平洋區

〔海參崴（二等軍港）有船渠一
旅順口（二等軍港）有船渠一〕

其一等軍港。除聖彼得堡港外。皆置軍港司令長官。以海軍中將補授之。二等軍港及聖彼得堡軍港。惟置軍港司令官。一等軍港司令長官之下設三部。

（一）參謀部

以海軍少將爲部長。掌艦隊人員材料。鎮守府兵員之奉職。及艦船之進退。

（二）軍港部

以海軍少將爲部長。其下有副官部長。造船部長。機關部長。兵器部長。水雷部長。建築部長。掌軍港經濟。造船裝飾。配置兵器。支給糧食。修理官衙等事。

（三）醫務部

以軍港所在之病院長爲部長。使掌醫務衛生。

二等軍港司令官。其所任事務。與一等軍港之軍港部長大略相同。惟於太平洋海區。使關東州長官卽所謂極東總督者。兼任極

東海軍司令長官。旅順口海參崴之艦船人員官衙等。悉聽其指揮。

（三）海軍團體

俄國海軍自海陸之部而成。其陸上所編制之海軍團。乃將位置於各艦所有將校下士卒之全員。在於陸上。分爲

戰鬥單位而設。凡教育操練配乘及其他關於人事者。皆歸其掌管。且可督率所屬艦船。一海軍團之兵員。通例九百人至千人。以此分爲百五十人之中隊。可得七個至十二個。以太尉任中隊長。以四個中隊爲一等戰鬥艦之定員。使各艦長各自指揮其乘員。海軍團以一等戰鬥艦之前任艦長爲團長。使統率之。合若干海軍團爲海軍軍團。以中將爲軍團司令官。隸於所在軍港之司令官。而指揮在於陸上之海軍軍團。有少將爲司令次官以輔之。其麾下陸上參謀部。以參謀長。參謀。機關長。軍醫長。組織之。

（第二）

波羅的海海軍

一軍司部長

〔近衛海軍團
混成團（三個海軍團）〕

二格魯斯達司令長官

波羅的第一海軍軍團(十個海軍團)

三列威里軍港司令官

波羅的第二海軍軍團(廿七個海軍團其中有未編成者)

四維阿堡軍港司令官

海軍半團

(第二)黑海海軍

黑海海軍司令長官

黑海海軍軍團(十個海軍團)
巴克軍港司令官·裏海半團

(第三)太平洋海軍

太平洋海軍司令長官

海參崴軍港司令長官·西伯利亞海軍團
旅順軍港司令官·關東海軍團

(四)艦隊

俄國艦隊分而為四。波羅的練習艦隊。黑海練習艦隊。地中海艦隊。太平洋艦隊是也。此外又有若干練習艦隊。

(一)波羅的練習艦隊。防備歐俄沿岸一帶。兼供實地練習之用。以波羅的海軍團所屬之艦船編成之。自駐割格魯斯達兩海軍團司令官中選其一人為司令長官。以該海軍軍團之幕僚為其幕僚。

(二)黑海練習艦隊。以充黑海之防備。且供實地練習之用。以黑海海軍團司令官之中將。為其艦隊司令長官。

(三)地中海艦隊。以波羅的海軍團所屬之艦船編成之。常泊地中海。若極東及其他地方有事。則可為之豫備艦隊。以海軍少將為司令長官。

(四)太平洋艦隊。所以充極東警備之任者也。以波羅的海軍團艦隊之一部及西伯利軍團所屬之艦船編成之。以旅順口及海參崴為根據地。現以極東總督亞歷斯夫大將兼為之司令長官。

此外由波羅的海軍團所屬之艦船編成。以供練習之用者。有砲術練習艦隊。兵學校生徒練習艦隊。水雷術練習艦隊。黑海砲術及水雷練習艦隊。

今更將俄國艦船之總數開列于下。

(一)一千九百年後所製造及製造未成者

戰鬥艦

八(二三六〇〇噸至一二四八〇噸)

一〇五、三六四

內黑海所屬

一

一二、四八〇

裝甲巡洋艦

一

七、八〇〇

二等巡洋艦

七(六七五〇噸至六〇〇〇噸)

四五、一三〇

三等巡洋艦

三(各三〇〇〇噸)

九、〇〇〇

驅逐艦

二五(各三〇〇噸)

七、五〇〇

水雷艇

一六(一五〇至八七噸)

二、一二八

內黑海所屬

四

三四八

計

六〇

一七六、九三二

(二)自一千八百九十年至一千八百九十九年之十年間所製造者

戰鬥艦

一一(一二六七四至八〇七六噸)

一一七、〇三〇

內黑海所屬

四

三九、七二六

裝甲巡洋艦

五(一二三三六噸至四一三六噸)

四三、六四一

海防艦

一

四、二〇〇

裝甲砲艦

四(一五〇〇噸至一四九二噸)

五、九八四

二等巡洋艦

四(六六三〇噸至三八二八噸)

二三、五八八

砲艦

一

九六三

水雷砲艦

八(八四〇噸至四〇〇噸)

三、九三七

驅逐艦

一四(三五〇噸至二四〇噸)

四、〇一〇

水雷艇

六二(一四〇噸至八一噸)

五、八五四

內黑海所屬

一〇

八八七

計

一一〇

二〇九、二〇七

(三)自一千八百八十年至一千八百八十九年十年間所製造者

戰鬥艦

七(一〇一八〇噸至九六七二噸)

五〇、一三九

內黑海所屬

三

裝甲巡洋艦

四(八七二四噸至五八八二噸)

三〇、五四〇

二等巡洋艦

二(五〇〇〇噸至三五〇八噸)

二七、一四二

三等巡洋艦

一(黑海所屬)

八、五〇八

砲艦

一二(一四二六噸至九五〇噸)

三、〇五〇

內黑海所屬

五

水雷砲艦

二(七一四噸及七四二噸)

一四、六三二

內黑海所屬

一

水雷艇

六八(一二六噸至一六噸)

一、四五六

內黑海所屬

一三

七四二

計

九五

一〇八、二五九

(四)一千八百七十九年以前所製造者

戰鬥艦

二(九八九一噸及五一三八噸)

一五、〇二九

裝甲巡洋艦

四(六一三六噸至三四九四噸)

一九、四〇二

海防艦

九(三五九〇噸至一八八一噸)

二八、九七〇

內黑海所屬

二

六、三九六

三等巡洋艦

六(二五九〇噸至一三二四噸)

一〇、八六二

砲艦

四(一二五五噸至七〇六噸)

水雷艇

六一(一六〇噸至二三噸)

內黑海所屬

五八

計

八六

總計

三五

內黑海所屬

一〇四

其內戰鬥艦二十八艘。二十八萬七千五百六十二噸。裝甲巡洋艦十四艘。九萬七千九百八十五噸。二等巡洋艦十三艘。七萬七千二百二十六噸。三等巡洋艦十艘。二萬二千九百十二噸。海防艦十艘。三萬三千一百七十噸。裝甲砲艦四艘。五千九百八十四噸。砲艦十七艘。二萬〇〇四十五噸。水雷砲艦十艘。五千三百九十三噸。驅逐艦三十九艘。一萬一千五百一十噸。水雷艇二百〇七艘。一萬二千四百六十一噸。而此內有至去年十二月下旬。尙未竣工者。其數如下。

戰鬥艦

八

裝甲巡洋艦

一

巡洋艦

六

砲艦

一

驅逐艦

一一

水雷艇

三

此三十艘十六萬三千餘噸。皆擬至遲以明年竣工。而於此外。又有由去年定議擴張者。原來俄國海面。每年有數月冰結不解。船隻不能走動。而且其海岸一帶。須用軍艦防禦者甚少。故其軍艦可得多派於海外。此爲俄國特別之利益。抑又俄國之專意擴張海軍。大抵皆爲極東起見。今觀其新造之艦。派遣于極東者居大多數。可知其用意之所在矣。唯其屬於黑海之艦隊。以有公立條約。無論何國軍艦。非得土耳其皇帝之許可。不得通過達達尼爾及坡士科拉士海峽。以此得以限制俄國在黑海之艦隊。使不能派遣於極東耳。

四、四五〇

一、一四七

七九、八六〇

五七四、二三九

一〇五、七二三

一一一、三〇〇

八、〇〇〇

二九、四〇〇

一、三一六

三、三〇〇

(五)武官兵員及其教育 俄國海軍高等武官。照一千九百〇一年當時而計。其將校部凡有元帥一人。大將十一人。中將二十二。人少將及其相當官三十五人。大佐及其相當官九十二人。中佐及其相當官二百廿四人。大尉及其相當官六百三十九人。中尉及其相當官二百九十五人。其機關部有少將及其相當官四人。大佐及其相當官十六人。中佐及其相當官百〇四人。大尉及其相當官百〇四人。其造船部有少將及其相當官一人。大佐及其相當官十三人。中佐及其相當官十六人。大尉及其相當官三十。七人。中尉及其相當官二十二。人。其砲術專科將校部有中將一人。大佐及其相當官四人。中佐及其相當官十八人。大尉及其相當官三十四人。中尉及其相當官七人。其航海專科將校部有中將一人。大佐及其相當官七人。中佐及其相當官十四人。大尉及其相當官五十一人。中尉及其相當官四十人。合計元帥一人。大將十一人。中將廿四人。少將及其相當官四十人。大佐及其相當官一百三十二人。中佐及其相當官三百七十六人。大尉及其相當官八百六十五人。中尉及其相當官四百六十八人也。又其非現役武官。將校部有中將六人。大佐及其相當官三人。中佐及其相當官十一人。大尉及其相當官十一人。機關部有大佐及其相當官二人。中佐及其相當官七人。大尉及其相當官二人。中尉及其相當官二人。造船部有少將及其相當官十一人。大尉及其相當官二人。航海專科將校有大尉及其相當官二人。中尉及其相當官三人。砲術專科將校有中佐及其相當官一人。大佐及其相當官七人。中佐及其相當官廿一人。大尉及其相當官十八人。中尉及其相當官二人。少尉一人。合計中將六人。少將及其相當官二人。大佐及其相當官七人。中佐及其相當官廿一人。至一千八百九十六年。其由徵兵制度採選者。每年平均七千人。至一千八百九十七年增爲一萬一千人。一千八百九十八年更增爲一萬六千人。總數已達於四萬六千人。此後尙有加無已也。若夫俄國之海軍教育。聖彼得堡有海軍兵學校。海軍大學校。格魯斯達有海軍技術學校。潛水學校。水雷術練習團。砲術練習團。其外有水雷術士官練習所。水雷技士練習所。水雷學校。砲術學校。皆屬於波羅的海海軍。又有屬於黑海海軍及裏海海軍者。於賒巴士坡里。有黑海海軍練習團。此俄國海軍教育之大略也。

(六)海軍豫算 茲將俄國最近十年間之海軍豫算列爲一表。而爲便於參考。更將日本之豫算附焉。

(年 度)

(俄 國)

(日 本)

一八九四年

五、六九二、三七七

五七七、八六七

一八九五年

六、一〇二、六二二

五七五、七七五

一八九六年
一八九七年
一八九八年
一八九九年
一九〇〇年
一九〇一年
一九〇二年
一九〇三年

六、〇三八、一二五
六、二三九、八〇九
七、〇八九、一〇六
八、六五二、六〇二
九、一二一、三二一
一〇、一一四、三四八
一〇、二四一、五六一
一〇、八七六、八五〇

八〇二、三三六
一、〇〇五、四三五
一、一四〇、四三〇
一、五四九、五〇五
一、七九四、四〇一
二、〇六五、六七七
二、一八七、一九八
二、八八五、〇〇〇

俄國之極東戰備

(一) 陸軍

俄國自主戰派占勝。主意經營極東。爲恐因此而至與日本開仗。乃以去年六七月間。由俄帝裁可增派海陸軍於極東之議。自是
由俄本國陸續調兵。其第一次自

基埃夫軍管所屬(第三十一師團)

第百二十一步兵聯隊
第百二十二步兵聯隊

第三十五師團

第百二十九步兵聯隊
第百四十步兵聯隊

莫斯科軍管所屬

第三十六師團

第百四十三步兵聯隊
第百四十四步兵聯隊

之內。選各聯隊精兵。更附以若干騎砲兵。以八月始行輸送。其次則以十月至十二月之間。又使

莫斯科軍管所屬

第三十五師團

第三百二十七步兵聯隊
第三百二十八步兵聯隊

第三十六師團

第三百四十三步兵聯隊
第三百四十四步兵聯隊

第一師團

第一步兵聯隊
第二步兵聯隊

第三師團

第十步兵聯隊
第十二步兵聯隊

第九師團

第三十三步兵聯隊
第三十五步兵聯隊

基埃夫軍管所屬

第四十二師團

第三百六十五步兵聯隊
第三百六十六步兵聯隊

第四十四師團

第三百六十七步兵聯隊
第三百六十八步兵聯隊

第三百七十三步兵聯隊
第三百七十四步兵聯隊

第三百七十五步兵聯隊
第三百七十六步兵聯隊

第十三師團

第五十步兵聯隊
第五十一步兵聯隊

柯狄沙軍管所屬

第五十二步兵聯隊

之選拔隊入於旅順。又使

第二十三師團

第八十九步兵聯隊
第九十步兵聯隊

第四十師團

第一百五十步兵聯隊

第一百十七步兵聯隊

第一百十八步兵聯隊

第一百十九步兵聯隊

第一百二十步兵聯隊

第一百十一步兵聯隊

第一百十二步兵聯隊

第二十八師團

之選拔隊入於遼陽。又使

第二十七師團

第一百五步兵聯隊

第一百六步兵聯隊

第一百七步兵聯隊

第一百八步兵聯隊

第一百十三步兵聯隊

第一百十四步兵聯隊

第一百二十一步兵聯隊

第一百二十二步兵聯隊

第一百二十三步兵聯隊

第一百六十一步兵聯隊

第三十一師團

第四百一十一師團 第六十二步兵聯隊

第六十三步兵聯隊

第三十五師團 第三百三十七步兵聯隊

第三百三十八步兵聯隊

之選拔隊。駐防海城。三共步兵約一萬人。加以附屬騎砲兵若干。大約共有一萬七千餘人。其後尙陸續調遣。今雖不能知其詳確。而於今年歲首。在貝加爾湖以東之俄兵。其布置大約如下。

第一 關東省

(一) 旅順口

一 步兵

東部西伯利亞狙擊隊

第三旅團司令部

同第九聯隊

二、二〇〇人

同機關中隊

二〇〇人

同第十聯隊

二、二〇〇人

同第十一聯隊

二、二〇〇人

同第十二聯隊

二、二〇〇人

要塞步兵聯隊

二、二〇〇人

合計

一、二〇〇人

外有新設廿六廿七廿八聯隊合而計之戰時兵數一萬七千八百人

二 砲兵

狙擊大隊

七五〇人

要塞砲兵

一、三三一人

合計

二、〇八一八

三 工兵

第三中隊

五六四人

關東工兵中隊

三一四人

合計

八七八人

(二) 金州

步兵

第五聯隊

二、二〇〇人

內有一中隊在北京一中隊在牛莊

(三) 大連

一 步兵

第四旅團司令部

第十三聯隊

二、二〇〇人

第十四聯隊

二、二〇〇人

第十五聯隊

二、二〇〇人

合計

六、六〇〇人

二 騎兵

獨立東部西伯利亞哥薩克旅團司令部

貝加爾哥薩克第一聯隊

九一八人

三 砲兵

第二旅團司令部

同第一中隊

二五〇人

後貝加爾一中隊

二五〇人

同二中隊

二五〇人

合計

七五〇人

(四) 鳳凰城

一 騎兵

文德斯其第一聯隊六中隊

九一八人

二 砲兵

一部在安東縣又一中隊在山海關及奉天又分一中隊爲二配置于北京及遼東
哥薩克砲兵一中隊 八〇人

(五)以上關東州之總兵數

一 步兵

二〇、〇〇〇人

二 騎兵

一、八二二人

三 砲兵

二、八三一人

四 工兵

八七八人

合計

二 戰時

二五、五三一人

野戰砲

四三八門

第二 後黑龍州

(一) 遼陽

一 步兵

狙擊步兵第二十聯隊四中隊

一、〇〇〇人

二 砲兵

後貝加爾砲兵大隊之中

四〇八人

三 鐵道大隊

渣模爾鐵道大隊

一、五〇〇人

(二) 營口

砲兵

東部西伯利砲兵第一旅團(中隊)

二四八人

(三) 奉天

一 步兵

(編入關東州者)

……

二 步兵

尼爾斯毡其聯隊

九一〇人

(四) 吉林

一步兵 狙擊步兵第十六聯隊
二騎兵 安混斯其聯隊
三砲兵 哥薩克砲兵

東部西伯利亞砲兵
同

(五)哈爾賓

一步兵 第五聯隊司令部

狙擊步兵十七聯隊

二砲兵 東部西伯利砲兵

同

三 鐵道大隊 渣模爾鐵道旅團司令部

同第一大隊

同第二大隊

(六)寧古塔

一步兵 狙擊步兵第十八聯隊

二騎兵 黑龍江哥薩克騎兵

(七)伊通州

騎兵 安混斯其聯隊(一中隊)

(八)齊齊哈爾

步兵 狙擊第二十聯隊本部

(九)橫道河子

...

二、二〇〇人

一六〇人

三三四人

二四八人

二四八人

二、二〇〇人

二四八人

二四八人

一、五〇〇人

一、五〇〇人

二、二〇〇人

四五五人

七五〇人

鐵道大隊 渣模爾第四大隊

一、五〇〇人

(十)巴楊子

騎兵 烏蘇里哥薩克騎兵

一八四人

(十一)海拉爾

步兵 豫備砲兵大隊

三、八六三人

(十二)以上後黑龍江州之總兵數

一 步兵

一一、四六三人

以外有四聯隊合共該兵數二萬八千六百六十三人

二 騎兵

二、四五九人

戰時

四、一二九人

三 砲兵

一、八八二人

四 鐵道大隊

六、〇〇〇人

第三 黑龍軍管

在黑龍江軍管各地所配置戰時兵員如下

一 步兵

五〇、一五九人

二 騎兵

七、二八〇人

三 砲兵

五、三〇四人

四 工步及鐵道大隊

三、九一〇人

五 輜重兵

五、四八三人

合計

七二、一三六八

由上表觀之貝加爾湖以東俄兵之總數如下

戰時
平時

戰時
平時

戰時
平時

戰時
時時

(二)
海軍

(二)
海軍

名

取

特

亞

水雷發射管
(乘組人員)

○伯羅波烏羅司	同	一〇、九六〇	一四、二二三	一六	五〇	六	七〇〇
●波爾塔巴	同	一〇、九六〇	一一、二五五	一六	五〇	六	七〇〇
●些巴士波爾	同	一〇、九六〇	一三、六〇〇	一七	五〇	六	七〇〇
克倫波	裝甲巡洋艦	一二、三三九	一四、五〇〇	二〇	八二	五	八一四
俄羅斯	同	一二、一九五	一四、五〇〇	二〇	六八	五	七二五
柳里克	同	一〇、九三六	一三、二五〇	一八	四四	五	七六八
○巴揚	同	七、八〇〇	一七、四〇〇	二二	三七	五	：
▲特米多利頓士渠	同	五、八八二	七、〇〇〇	一六	三六	四	五一〇
波額衣爾	巡洋艦	六、七五〇	二〇、五〇〇	二三	三二	六	五八〇
●巴爾拿達	同	六、七三一	一一、六一〇	二〇	三四	四	四二二
○瓦里雅克	同	六、五〇〇	：	：	：	：	：
●德雅捺	同	六、七三一	一一、六一〇	二〇	三四	四	四二二
●亞司可爾脫	同	五、九〇五	二四、〇〇〇	二三	三六	六	五〇〇
波雅陵	同	三、二〇〇	一八、〇〇〇	二五	一九	六	三三四
●挪威	同	三、〇八〇	一八、〇〇〇	二五	一九	六	三四〇
▲禾羅拿	同	六、六三〇	一一、六一〇	二〇	三六	四	四二一
克倫米亞施治	裝甲砲艦	一、五〇〇	二、五〇〇	一五	一二	二	一四二
阿茲華成伊	同	一、五〇〇	二、〇〇〇	一五	一二	二	一四二
滿洲爾	海防艦	一、四一六	一、四〇〇	一四	一四	二	一七九
刺斯波尼克	同	一、三二九	一、七八六	一三	一四	：	一七二
治茲堅	砲艦	一、四五六	一、七〇〇	一三	一五	：	一七二

○哥列志

撻比雅加

波布爾

●堅里雅克

韶治

布沙尼克

愛特瑪克

布支丁爾尼

伯士布支撻頓尼

伯士多刺支尼

伯士招尼

波耶阿伊

苦羅佐維

烏刺士支尼

波爾奇

烏奴瑟特爾尼

維士馬特爾尼

維諾士利烏尼

布哥夫

波爾哥

夫阿列爾

同

同

同

同

同

水雷砲艦

同

水雷驅逐艦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一、二一三

一、二三四

九五〇

九六三

九五〇

四六二

五〇〇

三五〇

三五〇

三五〇

三七〇

三〇〇

三〇〇

三五〇

三〇〇

三〇〇

三〇〇

二八〇

二八〇

八一

二三

一、五〇〇

一、一九四

一、一五〇

一、〇〇〇

一、一二五

三、六〇〇

三、〇〇〇

六、〇〇〇

六、〇〇〇

六、〇〇〇

六、〇〇〇

六、〇〇〇

五、〇〇〇

五、〇〇〇

六、〇〇〇

五、〇〇〇

五、〇〇〇

五、〇〇〇

六、〇〇〇

一、一〇〇

二三〇

一三

一四

一二

一二

一二

二三

二三

二七

二七

二七

二七

二八

二八

二八

二八

二七

二七

二七

三五

二二

一六

九

一五

一三

一二

一三

一二

一九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二

二

二

一

三

三

三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三

三

一七二

一七二

一五〇

一五〇

一七〇

八七

八七

八七

八七

八七

八七

八七

八七

八七

八七

八七

八七

八七

八七

八七

八七

棧志支	同	八七	九七〇	一九	四	二	一三
：	同	一四〇	二、二〇〇	二六	二	三	二四
：	同	一四〇	二、二〇〇	二六	二	三	二四
波羅士尼	同	二三	二二〇	一六	：	：	：
列烏耶爾	同	一〇二	八〇〇	二〇	二	二	二三
施施克	同	二三	二二〇	一六	：	：	：
斯哥爾平	同	二三	二二〇	一六	：	：	：
斯遮那	同	八七	九七〇	一九	四	二	一三
斯特爾利亞	同	二三	二二〇	一六	：	：	：
斯多留士	同	二三	二二〇	一六	：	：	：
嵩烏利	同	一四〇	一、八〇〇	二二	：	：	：
斯伊耶波侖	同	一〇二	八〇〇	二〇	二	二	二三
烏斯里	同	一四〇	一、八〇〇	二二	：	：	：

(附記)自二月八九日仁川旅順海戰開始以後。續戰數次。俄艦之被擊沈被損傷者已不可勝計。右所記艦名上有○者係被擊沈。有●者係被損傷及被損傷而失戰鬥力。其中只餘戰艦一隻。爲有完全戰鬥力。及砲艦數隻。及蟄伏海參崴之巡洋艦三隻耳。至于水雷驅逐艦之被擊沈損傷者亦甚夥。未暇一一標記。以此觀之。俄國極東艦隊。可謂全殲滅。而東方之制海權。此後當全歸日本矣。

日俄之軍國人物

日本現任首相桂太郎

日本當維新前後。薩長之間。人才特盛。今之總理大臣桂太郎。卽其中之一傑也。君以弘化四年十一月生于長州。幼名壽熊。後由

藩公賜名太郎。乃與右衛門之第二子也。十三歲學兵。及慶應元年。長州藩大倡尊王攘夷。起義兵。君組織一千城隊。自爲二番小隊長。親冒矢石。及幕兵來攻。君爲中隊補助。轉戰石見出雲間。又於小倉之役。戰功甚著。後屢奉密命赴京都。得與勤王志士相交。慶應三年。勅毛利公父子復位。入京之詔命。由君傳宣之。戊辰之役。君爲長州藩第四大隊二番中隊長。奉九條鎮撫總督赴仙臺。無幾進爲參謀。轉戰于奧羽各地。有大功。賜太刀料金百兩及賞典祿二百五十石。維新後君欲出遊海外。而屢爲事阻。至明治三年九月。始以私費留學於德京柏林。凡六閱年。業成而歸。以其翌年任陸軍大尉。爲陸軍省第六出仕。尋敘正七位。無何陞少佐。敘從六位。臺灣之役。以參謀局員從軍。平定後爲駐劄德國公使館附從武官。再到德國。十一年返國。爲參謀局謀報提理。兼太政官少書記官。授法制局專務。是年卽陞中佐。爲參謀本部御用掛。尋補管西局長。又爲海岸防禦取調委員。十三年兼任太政官權大書記官。爲軍事部員。敘勳四等。十五年進步兵大佐。累敘從五位。十七年隨從山縣陸軍卿遊歷歐洲各地。翌年還國。卽遷少將。補陸軍省總務局長。國防會議議員。賜勳三等。旭日中綬章。十九年授陸軍次官。二十一年兼任理事。其後又由法官部長補軍務局長。自是累進陞爲從三位勳二等。陸軍中將。補第三師團長。於二十七八年之役。率其師團屬第一軍。轉戰中國各地。占領九連城。安東縣。此役由君籌策建奇功者甚多。及戰局告終。論功以特旨列君華族。封子爵。敘功三級。賜金鵄勳章。及勳一等瑞寶章。無何榮進正三位。陸軍大將。三十一年十一月命爲陸軍大臣。君之名望地位。至是益隆。卒至組織現今之桂內閣。進爵爲伯。日英同盟之偉績。實成於此內閣之手。今又爲極東問題。能於各邦環視之間。盡其交涉之能事。卒因俄國無狀。而君知輿論之趨於主戰。遂敢決定大計。以主成今年之役。

日本參謀總長大山巖

大山巖於西鄉隆盛爲從兄弟。而年齒大不若。故其奉西鄉之教。而受其感化者甚多。今觀其人格之高尙。殆非無自也。維新前英艦來而擊鹿兒島。島津侯大爲醒悟。乃派青年子弟入京使修火技操艦之學。於是大山與黑田伯俱至江戶。入江川太郎左衛門之塾。學砲術。是爲大山投身陸軍之始。後從軍於伏見鳥羽之役。明治二年爲普法交兵。派往觀戰。及歸。授兵部權大丞。四年復赴法國留學三年。歸進陸軍少將。補陸軍少輔。十年西南之役。不得復念老西鄉親戚之情。而與少西鄉從道樺山高島野津等共立於官軍之主位。爲征討別動第一旅團司令官。繼而指揮第四旅團及別動第五旅團。明治十二年任士官學校長。十三年任陸軍卿。十五年爲參謀本部長。十七年日本爲欲改兵制。乃命赴歐洲視察軍情。十八年歸國。與山縣侯共事。開今日師團組織之基。自

是爲陸軍之重鎮。增積閱歷。及甲午之役。任第二軍司令官。自花園口上陸以來。金州旅順之攻略。威海衛之占領。其功與山縣不相上下。既而小松宮辭參謀總長之職。時大山已賦閑家居。乃特起之。使襲其任。且列班子元帥府中。以至於今日。

日本參謀次長兒玉源太郎

當甲午之役。故川上參謀次長輔佐。故有栖川宮總長。指揮幕僚。以成大功。其聲望赫赫。爲朝野所崇重。天下共倚之以爲長城。及川上子卒後。舊時名將大半衰老。新造之英。又乏資格。其介於兩者之間之諸將。大抵成就於英式訓練時代及近世戰法時代之交。類皆有披堅執銳殺敵致果之勇。而至求得一運籌帷幄決勝千里之才。則於濟濟六軍多士之中。尙未見有能勝任愉快者。於是乎不知幾經曲折。始得起功成身退之大山大將。使之保持參謀部之威嚴。又拔後進之少將田村怡與。造以爲之輔。當時亦頗稱得人。乃際俄國日益跳梁。日本終難默忍之時。舉國皆知戰局已迫。方甚倚重於參謀本部。而不幸田村將軍。竟以此時去世。於是天下皆嘆大敵當前。而失吾長城矣。抑當外患如此其急。而政府又有憂於內政未能整理。欲得一敏達之才。以肩此任。乃求之於臺灣總督府。使兒玉中將入爲內務大臣。兼文部大臣。又兼臺灣總督。中將意氣昂然。振臂奮起。以改良官制自任。乃卒以此與各行政部不相能。桂首相於是大困。特以時局日迫。欲以中將任參謀次長。中將自知整理事業之匪易。乃欣然辭大臣之尊。而就次官之卑。時人莫不驚嘆其剛而無慾。大喝采以歡迎之。以爲伐俄之偉業。當俟斯人而成焉。自是中將之地位。與甲午戰時之川上。同出一轍。其位雖次長。而其實則總長也。今戰局既成矣。中將果能適於事實上參謀總長之任否乎。若以獨一無二之好參謀。譽中將。吾恐中將自問。亦嫌其溢美。然於現時諸將之中。欲撰一事實上之參謀總長。則於中將而外。又似再難其人也。蓋日本參謀學之基礎。除曾我日鐵將軍爲兵學頭時代之外。實自往時所聘用之德國默迦爾少佐開之。自川上子與及桂伯兒玉中將及其他參謀將官某某。皆曾受業於默迦爾。而於同門之中。兒玉中將實與川上桂兩君最稱高足弟子。以有此因緣。故其參謀之學識。大有源本。其所恃以指導後進之俊才者。實在于此。兒玉中將之爲人。精悍而犀利。又有膽力。且曾任陸軍次官。以當甲午戰局。與川上之在參謀本部。互相策應。其後曾任臺灣總督。陸軍大臣。其軍旅之才。已爲天下所共見。然則今日雖擬以參謀總長。必非不倫也。夫日本現當乏才之時。在文武百僚之中。求其才足與位相稱者。正寥寥無幾。而兒玉中將乃以可爲總長之資格。而處次長之地位。其於國人必無異議可知。而兒玉中將之才略。與故川上子不無異同。今試揭其兩人之短長而比較之。則

第一 漸進與突進

川上之所長。在於慘愴經營。智周慮密。兒玉所長。在於機警縱橫。善於應變。故以上爲漸進。必有萬全之

勝算。然後敢於斷行。而一經斷行。則步武整然。毫不凌亂。正所謂紀律之師。而兒玉則變幻不測。出沒無常。乘敵不意。以制機先。是其能事。故與其目之爲急進。不如目之爲突進也。兩人之相異如此。故川上之成功。爲秩序的成功。雖似平平無奇。不足以聳動一時之耳目。而算無遺策。必無一敗塗地之虞。至於兒玉之成功。則異彩百出。能令人意外驚喜。而間有不顧全局之弊。

第二 東洋與西洋 川上常欲學爲毛奇。故其所經營。大抵近於西洋流派。專欲以學術的運用六軍。至於兒玉則與之相反。雖未必排斥近世戰術之運用。而欲修之以東洋之風。

第三 智慮與才能 川上能謀。故其畫一策。必經苦心焦慮。而後敢定。而兒玉則一審大局。使即發手。至於兩人之才。則川上之運籌。雖原本于學術。而其綜覈之才。未能過人。故非有人爲之左右。則事或不舉。不能達其所求之目的。至於兒玉。則雖無相助爲理之人。尙能勾當百事。故就才力而論。兒玉比之川上。不無所長。而因此或不免過於自信。反不如川上之能集思廣益。借他山之石以自玉成也。然則川上雖非敏才。而自能老成持重。兒玉則雖有才。而或失於專斷。

第四 專門與通才 川上以軍人爲目的。故其一生之精力。全注於軍事。而至於兒玉中將。則其欲爲軍人之志。不如其欲爲政治家之心。故其頭腦極爲複雜。然則川上縱而深者也。兒玉橫而廣者也。使置兩人於毛奇之前。則必取川上。又使置兩人於俾斯麥之前。則必取兒玉。以兩人軍事上之關係如此。故當負荷今日之大任。川上自當勝於兒玉。然以兒玉聰敏。速能規定一切。今彼於軍事之全局。想已胸有成算矣。然若使川上處兒玉今日之地位。則彼必尙在苦心籌畫中也。

第五 用人與自負 川上之性能自知其短。故汲汲於援引幕僚以爲己輔。其能容衆議采公論。確有非他人所能及者。至於兒玉。其自信力既大。故其廣求幕僚之熱心。自不能比於川上。然則川上能謙恭下士。而兒玉不免以才氣屈人。故就得部下之心而言。兒玉不及川上遠甚。然兒玉胸襟洒落。與度量淺狹者又自不同。彼雖有推倒一時之盛氣。而又有籠絡之才。以長補短。亦足相抵。抑川上雖廣搜人才。而非全信任之。常留心察其行事。而兒玉一旦得人而用之。則不復爲監察。及見其人與我不相得。則斷不能再容之。

由此觀之。兩人各有所短。各有所長。而細爲比較。則於事實上參謀總長之任。川上確有一日之長。則吾願兒玉折節修養。自知其短。而善補救之。以無負君國之重託焉矣。

日本第二艦隊司令官瓜生少將

(劈頭第一戰之勇將)

仁川港第一發之砲聲。如大霹靂然。能使數年來東方之陰鬱。爲之飛散。繼而俄艦覆沒。日軍大勝之報。喧傳於東西兩洋。而試問日本海軍之先登勇將爲誰。則海軍少將瓜生外吉也。

二月八日少將以第四艦隊司令官率軍艦六隻。從大艦隊至木浦港。及大艦隊既向旅順。少將所率之艦隊。一則爲掩護運兵。一則爲欲牽制俄艦之在仁川者。乃獨向仁川進發。俄艦見而畏之。乘夜陰欲逃出港外。先向日本水雷艇發砲。少將於是赫然震怒。決意擊破之。乃先請各國軍艦出港迴避。繼命俄艦立刻出港。及其出也。號令一發。叱咤猛擊。俄艦不能支。兩艦相繼燬沒。是爲日本海軍之第一戰勝。日本天皇聞報下詔褒其功。詔曰。聯合艦隊第四戰隊。能完擁護陸軍上陸仁川之任務。加以擊破敵艦於港外。至遂使之殲滅。朕深嘉尙之。

少將乃加賀大聖寺人。曾遊美國。學於紐耶般。後又在阿拿坡里斯海軍大學修兵學。有學有識。思慮周密。平日溫順若處女。一旦當事。勇武絕倫。剛胆無比。縱遇萬難。泰然自若。曾患咯血症。不以爲意。其爲人重然諾。深爲人所信。歷任松島嚴島八島各艦艦長。督勵部下極嚴。雖在平時。不忘戰時之準備。每逢海軍聯合競渡。其部下於常備艦隊中。必奪標而歸。其督勵部下之嚴。於此可見。今年四十七歲。

日本第一艦隊司令官梨羽少將

少將名時起。長州人。幼時曾入海軍兵學寮。未及卒業。爲工部省測量技師。後轉內務省地理技師。明治十三年始授海軍中尉。其後累進。至中日戰役之時。陞少佐。任千代田軍艦副長。及義和團之役。陞大佐。爲初瀨艦長。其後授吳軍港海兵團長。去年之夏。始進少將。及此次編制聯合艦隊。乃任第一艦隊司令官。第一艦隊以六隻一等戰鬥艦編成。實日本海軍之主力也。少將率此艦隊以攻旅順。交戰不過四十分鐘。竟能大敗俄軍。此皆少將奮戰之功也。少將爲人。豁達磊落。與人接語。不設城府。天真爛然。然其頭腦極明確細密。其少壯時數學思想之養成。實爲今日成名之要素。少將又精於航海術。與三浦新井兩將齊名。姓嗜酒。酷愛古董。常以獵鎗自隨。船每拍岸。輒尋山水之樂。洵一風流名將也。

日本閉塞隊福井九指揮官廣瀨中佐

中佐姓廣瀨名武夫。以去今三十有七年以前。卽明治元年。生于大分縣直入郡竹田町。父重武。兄勝比古。現爲海軍大佐。任大島

艦長。其一家相傳十數代皆以武功著。當時肥後之勤王家菊池氏。卽其祖先。自來忠君之熱血系統。綿延不絕。以至于中佐。遂以壯烈死于君國。而愈以顯其祖先之榮名焉。中佐自幼喪母。育于嚴父之手。十五歲時。移家東京。卽熱望入海軍兵學校。以身不足長。不合格。而中佐之熱心于學軍。無時或息。後果償其素志。卒業之後。卽服軍務爲駐俄公使館附屬武官。前後凡五年。俄國海軍部內無人不知其名者。當是時。中佐研究俄國之內情。卽預知日俄之間。不久卽以砲火相見。其一生專研究俄國。常欲于軍國大有所貢獻。自俄國歸朝時。驅櫓而橫斷白雪皚皚之滿洲。以踏查敵國之地理。探知其風土人情。憤慨俄國之兇暴無禮。卽蓄志必有一度討伐俄國。重以樺太交換以來。益懷怨恨。磨劍以候風塵焉。中佐少嫻文事。當蹈破俄國山川而歸朝時。曾著西伯利亞橫斷記。以博文名于同僚間。然此不過中佐之餘事。其生平固純然一武人性質。勇敢剛邁。軀軀肥胖。風姿之魁偉。一見而知爲沈默寡言之人。其實則長于談話。一開口卽有議論風生之概。一片之俠骨稜稜。一旦決意而臨事。勇斷邁進。死而後已。海軍部內諸將。皆評中佐滿身是膽。豈不然乎。中佐眼中。惟有陛下與國家。至今年三十七歲。仍不娶妻。彼以爲軍人有妻。極爲所累。一朝臨事。卽將此身命獻于陛下與國家。無論何時。皆可以死。蓋軍人與死相隣。若一娶妻。則令彼爲寡婦。毋寧當初不娶之爲愈也。一生獨居而泰然。其持身又極謹嚴。足不踏于柳暗花明之地。性不嗜酒。最好者爲柔道云。

三月二十七日。日本艦隊再圖閉塞旅順口之舉。閉塞船爲千代丸、米山丸、福井丸、彌彥丸。中佐卽乘福井丸而爲其指揮官也。方福井丸駛進旅順港口。正擬下錨。中佐命兵曹長杉野孫七下船艙。然爆發藥忽爲俄國魚雷所中。藥不待然而爆發。杉野死焉。而中佐不知也。旣而與乘員俱下舢板。因不見杉野。于是復上本船搜索。又下舢板。如是者凡三次。後以本船漸次沈沒。海水將浸至甲板。始不得已下舢板。旣離本船。方冒險彈而退。忽有一巨彈擊中中佐頭部。惟餘兩錢大之片肉于艇內。全體悉墜水中。嗚呼。壯矣烈矣。方哀耗之來也。日本全國皆爲之悼惜。至稱爲軍神。并募金建設銅像一座。俾留芳範于萬世云。

俄國極東總督亞歷斯夫大將

亞歷斯夫以一千八百四十三年五月二十三日生於俄國塔利亞縣貴族之家。自幼入海軍士官學校。其少年所受之教育。純乎軍人教育也。一千八百六十三年卒業爲士官候補生。先編入第四艦隊乘駕員。尋從海軍少佐龍特羅奉職於「華利也特」軍艦。（此軍艦旣於第一次旅順海戰爲日本第二艦隊所覆沒）漫遊世界一週。六十五年補海軍少尉。偶值南北花旗之役。從俄國特派之列梳士奇將軍親臨觀戰。大增閱歷。六十七年返國。進海軍中尉。轉輔第一艦隊。尋屬於遊弋希臘海之艦隊司令官。

夫特哥將軍。爲傳令使。七十五年隸亞歷基勢親王部下。乘蘇埃特拉拿軍艦。遊弋於大西洋地中海之間。七十七年進大尉。補格廉利軍艦副艦長。翌年遷「支耶謨拉利」艦艦長。繼補「阿非利加」艦艦長。航行北美沿岸太平洋德國海岸波羅的海岸。能稱其職。千八百八十三年以殊功陞少佐。任駐劄法國海軍視察官。在職三年。於法國軍人之間。名譽隆然。此時俄國在法國造船廠定造軍艦一艘。即命亞歷斯夫監督工事。及艦成。命名阿特美拉哥尼羅。進亞歷斯夫大佐而爲之長。及千八百八十九年。希臘皇太子有喜事。今帝尼哥拉方爲俄國皇太子。親往祝賀。及歸。乃乘哥尼羅艦。在亞歷斯夫指揮之下。經卑列港成尼港而達於脫里尼士港。至千八百九十年以該艦編入太平洋艦隊。或在海參崴直航亞丁。與當時俄太子漫遊世界所乘之艦隊相合。千八百九十二年累進海軍少將。曾任海軍參謀次長要職。甚銳意於擴張海軍。適逢中日開戰。俄國乃舉地中海艦隊使急赴太平洋。以亞歷斯夫爲太平洋艦隊司令官。大張海軍之勢。以對於日本。幸日本能容三國還遼之干涉。事始結局。而亞歷斯夫自此已爲事實上之極東總督矣。其後以事去職。使劉奴少將代之。亞歷斯夫以功陞海軍中將。翌年補黑海艦隊司令長官。是年八月俄帝觀海軍於北海。亞歷斯夫操縱三十二隻以供帝覽。帝大悅。親握其手以慰勞之。至千八百九十九年復授東洋要職。任太平洋海軍司令長官。時正在俄國占領旅順之後。十二月亞歷斯夫親赴旅順經營。一意以充實旅順之防備爲急務。又新設青泥窪市。東清鐵路亦已奏功。而當其計畫就緒之時。適有義和團之役。乃使太平洋艦隊司令官維西哥拉倭少將率軍艦數隻。載兵馬大炮至大沽。以與聯軍相合。然亞歷斯夫於是役實無可紀之大功。今彼以數年來所經營之海陸軍備。欲與日本決雌雄。而不幸於第一着已喪其旗艦以下三隻。彼所自誇堅壯之旅順。亦殆有不支之勢。然則亞歷斯夫近來之憂患。可想而知矣。

俄國極東陸軍總指揮官格魯巴圖堅大將

俄國陸軍大臣格魯巴圖堅以一千八百四十八年生於布士哥夫縣荷爾母郡。其父亦軍人。授職大尉。及歷山二世執行解放奴隸之時。忽然辭職而下于民間。是盡力于自治制度。爲鄉里自治團體之長。凡十餘年而卒。格魯巴圖堅初學於第一幼年學校。繼入巴羅夫士官學校。一千八百六十六年卒業。任士官。編入土耳其斯坦第一狙擊大隊。當中隊長者數年。一千八百六十八年從征沙馬爾幹有殊功。一千八百七十一年入參謀本部附屬陸軍大學校。七十四年以優等生卒業。派往法領阿非利加阿爾洲。居十一月。適法國拉威爾將軍遠征沙哈拉。從軍有功。得名譽勳章。後著阿爾洲紀行以敘其事。其後當遠征哥康之時。斯哥比列將軍舉爲第十六旅團參謀長。在斯哥比列帷幄立殊功。是年八月三十一日於普列維拿之役。因火藥箱破裂。傷其首。乃出戰場就

醫子普加列士。數禮拜而愈。復出從軍。當俄軍進踰巴爾幹之險。格魯巴圖堅。猛然提部下銳卒一小隊。自山上潛下溪谷而突擊敵陣。乃於伊美拖利附近左肩被創。當時從軍記者至誤報其戰死。其受傷之重。可想而知。因此不得復入戰場。及創愈。任參謀本部亞細亞部長。兼任陸軍大學校長。軍事統計教授。居聖彼得堡。無幾。再赴土耳其斯坦從軍。一千八百七十九年任土耳其斯坦狙擊旅團長。一千八百八十年之春。爲防禦波羅波羅山脉。率兵一隊赴固爾札。及遠征中央亞細亞。於阿哈爾的乾之役。格魯巴圖堅於阿謨達利軍管區。組織特別部隊。及斯哥比列將軍命其赴阿哈爾的乾應援。乃自率之。跋涉七百俄里之原野。至于耶奧古鐵伯。及包圍攻擊之際。爲右翼指揮官。後爲中央主隊司令官。肉薄要塞。及布置地雷之難業。皆彼當之。頗極危險。一月十二日。緣地雷火坑。突進要塞之內。以開大捷之端。及城陷。格魯巴圖堅即使飛行縱隊。占領阿士哈爾。自一千八百八十二年。格氏復歸聖彼得堡。任參謀本部。附屬奧布爾約夫將軍指揮之下。掌西歐邊防之要務者凡八年。一千八百九十年轉後裏海州總督兼軍司令官。於是始得大展其行政之才。治蹟大舉。其鎮壓叛亂。布置大有可觀。以與歐俄之聯絡既成。俄人移住于此地者。年年增加。向來後裏海鐵道所使役者。多是波斯人。布哈拉人及其他土人。至格氏乃代之以俄國人。其數及于數千。使俄國之勢力。因此而加厚焉。格氏又於此地設基督正教會會堂十餘所。以宏布俄國之國教。又於俄國小學校中學校女學校之外。更設鐵道技術學校園藝研究所等。又獎勵土人培植棉花。復爲土人及俄人設特別裁判制度。其厲精圖治如此。宜其就職陸軍大臣之後。巡視後裏海州。而此地人民尙念其舊時之善政。而大歡迎之也。格氏之任陸軍大臣。乃一千八百九十八年一月一日也。前年陸進大將。去年巡視西伯利既畢。曾遊日本。今所以命爲極東總指揮官者。以黑龍江沿道司令官里尼威智中將。無指揮大軍之威望。而亞歷斯夫太守又屬海軍一人。無操縱陸軍之能事。故有此命也。

俄國東洋艦隊司令長官斯陀爾克中將

斯陀爾克初入海軍兵學校。卒業後。一千八百六十六年初就士官之職。自是便乘各種軍艦。至一千八百七十四年陸海軍大尉。補倭士特艦長。一千八百七十八年轉海防砲艦戈爾諾斯泰艦長。一千八百八十六年進海軍少佐。遷砲艦蕭智艦長。一千八百九十一年進海軍大佐。補一等巡洋艦烏拉支美。摩諾馬付艦長。一千八百九十三年。補裝甲海防艦俾爾威涅艦長。經三年進海軍少將。補旅順口鎮守府司令官。去年因太平洋艦隊司令長官希里的潑蘭中將遷任。乃進君中將。使之代之。與烏陀瑪斯其公及士他迦爾璧男兩司令官。共指揮東洋艦隊焉。

俄國東部西伯利總督格羅支哥夫將軍

格羅支哥夫當此戰局。果曾自俄廷受何等之職任乎。迄今雖未有聞。然彼之聲望地位。實足與亞歷斯夫相頡頏。且在滿洲境內之哥薩克兵。實爲其素所訓練。然則不用此兵則已。苟用此兵。非得格羅支哥夫出而統率之。更無人能代爲之指揮。故吾人知格羅支哥夫必不能置身於此戰局之外。無可疑也。將軍今年六十二歲。鬚鬢俱白。如嚴霜皓雪。體魄強壯。精神矍鑠。有老當益壯之風。彼自少年以武人出身。受參謀教育。俄國用兵於亞細亞方面者。前後數回。而將軍以司令官從軍。曾屬於飛將軍斯哥卑列麾下。與現任陸相格魯巴圖堅等同事。後以戰功授黑龍沿岸州總督。掌軍事軍政之全權。而尤留意於訓練哥薩克騎兵。及北清事變起。從聯軍以剿團匪者。實此哥薩克騎兵也。外國人或曰俄國在東方之武官。不貪賄賂者。惟將軍一人。其然耶否耶。殆未敢遽斷之也。

俄國陸軍臨時代理總指揮官黎涅威治將軍

黎涅威治將軍以千八百三十八年十二月生于遮倫俄夫縣。家本貴族。卒業中學校後。編入步兵聯隊補充大隊當兵。越三月拔爲軍曹。自是歷任軍職。約五十年。爲俄國陸軍中有數名將。當高加索地方有內亂時。將軍從軍赴剿。自千八百五十九年至六十四年。轉戰各地有功。進位中尉。賜三等勳章佩劍。而其戰功之最著。實在一千八百七十七年俄土之役。當時奉高加索軍總督之命。從征土耳其。任高加索第二狙擊大隊長。七十八年一月屬加布列隊。方襲土軍根據地時。手足皆受傷。爲此賜聖喀奧治四級勳章。且因足痛不良于行。許其一時用杖。進陸軍大佐。七十九年因奉職武官。二十五年未嘗間斷。賜聖烏拉支彌四級勳章。漸爲儕輩所推重。千八百八十五年調赴中央亞細亞。任第二特蘭士加士邦狙擊隊長。從征波斯北方悍族。因此得以研究戰術。又稍識亞細亞人事情。累進。至一八九一年陞授少將。四年後。任烏蘇里軍隊司令官。千八百九十四年進中將。翌年改烏蘇里軍隊爲亞伯利軍團。因命爲軍團長。是年適有團匪之役。乃改任直隸遠征隊司令官。事後論功。賜聖喀奧治三級勳章。自去年九月創置黑龍沿道軍管區。乃是命司令長官。十二月因改極東軍制組織四軍團。乃遷將軍爲第一軍團司令長官。格魯巴圖堅未到任之前。總指揮官卽由將軍代理。

俄國東洋艦隊司令官馬加羅夫中將

斯陀爾克既屢爲敗軍之將。於是俄廷乃派馬加羅夫中將以代之。中將以俄歷一八四八年十二月二十七日生于尼古拉埃夫。

其品地在于平民貴族之間。今年五十五歲。與日本東鄉司令長官恰是同庚。一八六三年在太平洋艦隊司令長官波博之下。爲少尉候補生。自一八六七年航行大西洋者約三年。當路沙加號坐礁之際。大顯其能。又將此事件著爲論文。揭載海軍雜誌。以此得由少尉陞大尉。無幾採用其所條陳之防水法。命各艦裝置之。一八七六年與土耳其齟齬時。曾獻一策。擬裝水雷于汽船。懸諸運送船之釣架。遂使充維利基。克尼雅治。君士但丁。運送船艦長。四年間自行操縱之。對于土耳其艦隊。大加痛擊。一八七九年爲波羅的艦隊幕僚。旋遷艦長。一八九〇年一月一日陞少將。任造兵總監。極意採用速射炮及無煙火藥。轉地中海艦隊司令長官。當中日之役。率其艦隊東來。與亞細亞艦隊相合。三國干涉之計。實由其主唱。後陞中將。俄皇特授爲格魯斯達鎮守府司令長官。無何。改波羅的艦隊司令長官。今復派來。使代斯陀爾克以當戰爭之任。中將有書癖。每朝食前。必靜坐書齋。咿唔之聲不絕。精于海軍技術。以戰術家著名。嘗著海軍戰術論。日本海軍人員多有愛讀其書者。然中將雖有長才。其如旅順屢敗。戰鬥力所存無幾。中將固欲速修破艦。以爲借一之舉。而不幸其功未竟而遽死於戰。日本對之。雖爲敵國。而一聞哀耗。舉國猶無不悼惜之云。

海戰彙紀

仁川之海戰

日本軍艦千代田。自去年十二月中旬碇泊於朝鮮仁川港。當時日俄之戰局已急。俄國亦有軍艦二隻。一曰瓦里雅克。一曰哥列志者。同在仁川港內。千代田常恐一旦開戰。勢難相敵。決意以非常之手段應之。於是外裝平和。內嚴戰備。常派小輪船至仁川埠頭。傳遞消息。其初下錨。原與哥列志相近。與瓦里雅克雖相隔稍遠。亦無遮障。砲火可以直來相及。深恐其出我不意。卒然襲攻。乃以二月三日拔錨易地。蔭於英國軍艦以自蔽。及六日電傳日本在釜山捕拿俄船一艘。知時局已急。開戰在於目前。乃愈爲戒嚴。至七日以得大艦隊通信。知瓜生司令官率第四艦隊。爲掩護運兵船。向仁川駛來。千代田乃於是晚潛出港外。八日午前六點鐘與第四艦隊相遇於豐島附近。千代田乃自爲鄉導。高千穗率運兵船從之。艦隊約離一里。爲之擁護。及將入港。千代田以無線電信報哥列志出來。於是使鳩號及雉子號兩水雷艇接近之。俄艦已開砲門。忽然復轉舵退入。仍泊於舊時下錨處。至下午五點鐘三十分。各艦泊于月瓦島。惟千代田與高千穗明石共保護運船入仁川港。即將木越少將所率陸兵用小輪船渡之上岸。及九日午前兩點鐘。陸兵既悉上岸。千代田各艦乃復導運兵船陸續出港。與艦隊相合。於是瓜生司令官致語俄艦。限其以本日正午退

出仁川港。不然。當以砲火相見。當時英法意美各國。亦有軍艦在港內。瓜生復命其避地。英軍艦答以司令長官命泊此地。不能見從。他艦亦不爲動。及正午十二點鐘。果見俄艦哥列志及瓦里雅克堅戰旗相銜出港。將到八尾島附近。與日本艦隊相隔七千米。突。淺間先發八寸砲擊之。華利也古倉皇應戰。俄艦專向淺間新高發砲。皆不命中。而千代田擊哥列志中之。哥列志乃先逃。瓦里雅克亦因淺間擊中其左舷。水入不能戰。乃隨哥列志遁入港內。日本艦隊以曾奉不可在港內海戰之命。不追擊之。及十二點五十九分。忽見瓦里雅克艦部發火。淺間即舉信號報敵艦火災。復入港內偵察之。見其艦受彈十發。左舷傾側。艦部入水。烟筒推倒。其一見哥列志外面。似是依然無恙。欲待至夜使水雷擊之。而至午後四時三分。兩艦俱相繼發火沈沒。日本艦隊復使明石及水雷艇偵察之。則已不見兩艦之船身矣。時俄國東清鐵道汽船會社。亦有汽船一隻號孫牙利者。適以八日上午從上海至仁川。及見俄國兩軍艦已戰敗自沒。恐爲日本所獲。乃亦以六點鐘自行放火。以殉兩軍艦焉。是役也。俄國喪其軍艦二。瓦里雅克爲二等巡洋艦。六千五百噸。哥列志爲砲艦。一千二百十三噸。又喪其商船一。其所值在二千萬圓以上。又華利也古艦戰死士官一名。水兵四十名。負傷士官二名。水兵六十四名。其艦長亦負微傷。而日本艦隊兵員俱無損傷。真日軍全勝而俄軍全敗也。瓜生司令官之公報曰。九日正午。俄艦華利也古及哥列志自仁川出來。我艦隊遙擊之於八尾島以西。砲戰三十五分鐘之久。彼退入仁川港。午後四點三十分。哥列志爆發。其後華利也古及俄國汽船孫牙利亦破壞沈沒。我艦隊無一死傷者。艦隊亦無損害。軍氣大振云。此當日戰況之簡明實錄也。日本軍艦之預于此戰者。爲浪速淺間千代田新高明石高千穗須磨七艦。及水雷兩隊八隻也。

旅順之海戰(一)

俄國東方艦隊以旅順口爲根據地。日本聯合艦隊。乃以二月九日大攻擊之。壞俄艦數隻。今錄其始末如下。初日本艦隊大集於佐世保。修戰備。及二月五日交涉破裂。忽奉進攻俄艦之命。東鄉司令長官即傳各司令官各艦長。集於三笠旗艦。會議徹夜。議定即舉全艦隊出發。一等戰鬥艦朝日三笠初瀨敷島富士八島共六隻。梨羽少將率之。巡洋艦千歲高砂笠置吉野共四隻。出羽少將率之。裝甲巡洋艦常盤出雲磐手吾妻八雲共五隻。三須少將率之。新高明石浪速高千穗須磨及淺間共六隻。瓜生少將率之。東鄉中將自爲全艦隊司令長官。別率報知艦龍田及水雷驅逐艦隊水雷艇隊。舳舻相銜。前後並發。及七日午前八點鐘。在濟州島北約二十三。四里。遠望海上見有一縷黑烟。即命龍田偵察之。知爲俄國汽船。即命其停行捕之。審其船名爲俄羅斯號。衆皆相慶。以爲吉兆。至午後一點鐘。集於木浦港。既而明石報知艦來報敵艦在旅順口外。乃於四點鐘使瓜生少將率第四艦隊向仁川。

以保衛運兵。本艦直向旅順進發。是夜爲偵察敵情。刻刻戒嚴。不敢交睫。會波浪大作。驅逐艦大受困苦。八日晨。天朗氣清。欲直航山東角。慮爲敵所知。乃望圓島而進。使第三艦隊先行搜索。第一第二艦隊自兩側率驅逐艦從之。至午後六點鐘。決意使驅逐艦掩襲敵艦。司令長官命一下。驅逐艦之第一第二第三隊俱向旅順獨第四隊向大連。本艦隊枉道向芝罘。其後驅逐艦之向大連者。以不見敵艦。復返與各隊俱向旅順。及抵港外。見艦隊陣焉。乃即擊之。當時俄國驅逐艦之守於口外者。以探海燈搜日本艦隊之航路。日本艦隊不屈。益猛進。彼此相距不過三千米突。日本十八隻驅逐艦。各放水雷一發。內有三發轟然命中。其司令長官之坐駕船累得威撒及戰鬥艦姐咱累威取。巡洋艦巴爾拿達皆受重傷。幾於沈沒。至九日午前兩點鐘。彼此罷戰。是夜本艦隊徘徊海面。及晨。使千歲偵察敵狀。於是東鄉司令長官決意合總攻擊之。率全艦隊前進。先使千早龍田各艦誘敵。敵畏不敢出。此時出羽司令官以無線電信。請即行總攻擊。於是使第一第二艦隊向前直進。第三艦隊繼之。作單縱陣形而進。及距港口二萬一千米突。旅順各砲臺即發砲。日本艦隊不應。直進及七千五百米突。始行應敵。彼此激戰約四十分鐘之久。日本艦隊退還朝鮮海面。驅逐隊亦相繼而至。全艦隊無一受重傷者。是役砲戰。自始至終。彼此相隔八千米突。而八千米突之距離。非八寸以上之砲。不能奏効。可惜日本艦隊六寸砲居多。本不利於遠戰。而以避砲臺之砲擊。不敢逼近。俄軍亦知日本艦隊具六寸砲甚多。若使就近。勢不可當。故務在砲臺發砲牽制之。使不能進。幸其所發砲。皆落於日本艦隊之中間。無一命中者。故日本艦隊得無恙也。是役也。日本大勝。今錄東鄉司令長官之公報。以見大概。曰。聯合艦隊以六日發佐世保之後。依計而行。八日正午。驅逐隊攻擊在旅順之敵艦隊。當時敵之大部隊在旅順港外。其遭我驅逐隊之水雷者。波爾陀華一隻。巡洋艦阿期哥利之外。尚有兩隻。我艦隊九日午前十點鐘達旅順港。自正午攻擊港外所予遺之敵艦隊。凡涉四十分鐘。此攻擊之結果。雖未分明。而自信加損害於敵者甚多。大沮喪。其士氣。敵漸次逃入港內。午後一點鐘罷戰而退。於此攻擊。我艦隊之受損害。極爲輕少。毫不減戰鬥力。死傷約五十八名。內戰死者四名。負傷者五十四名。向於仁川方面之分遣艦隊。其戰況當由瓜生司令官直接報告。我驅逐隊冒砲火奮攻擊。其大部既合於本隊。在艦隊駕乘之各親王殿下皆無事。我將卒一般之從事戰鬥。其狀況頗沈着。與平常演習無異。戰後士氣益盛。舉動愈沈着。今朝以來。風波大作。各艦之交通。爲之阻礙。爲此不得接各艦之詳報。謹先報告如右。又自亞歷斯夫達於俄帝之電報曰。受傷之三艦。尚浮于水面。姐咱累威取舢部破傷。累得威取在水線下部之唧筒被破壞。巴爾拿達中央機關之傍邊受傷。是役死傷甚少。下士官及水兵死者二名。溺死者五名。負傷者八名。在攻擊後檢查。見敵之水雷栓不破裂者尚有六個（此八日夜之敗報也）。

又報日本艦隊攻擊旅順一點鐘之後。即罷戰向南方駛去。俄國之死傷。海軍士官二名。下士官水兵五十一名。負傷。水兵戰死九名。於陸上要塞死者一名。負傷者三名。海戰中波爾塔巴（戰艦一〇九六〇噸）德雅捺（巡洋艦六七三二噸）可司哥爾脫（巡洋艦五九〇五噸）挪威（巡洋艦三〇八〇噸）四艦皆水線受傷。要塞內之損害甚少云云。

旅順之海戰（二）

日本艦隊既於第一回攻擊旅順。大獲勝仗。而乘其新勝之勢。乃復以十四日再試襲擊。今錄東鄉司令長官之公報。以明其大概。曰。二月十三日。驅逐艦之一隊。冒大風雪。直向旅順。在途上各艦相失。彼此分離。惟司令艇速鳥及朝霧得達旅順港外。朝霧以十四日上午三時偵察港口。雖大受陸岸及哨艇之炮火。因見有一軍艦。方發黑煙。乃直向之發射水雷。且砲擊敵之哨艇。然後歸來。速鳥則以是日上午五時達旅順港外。接近港口。暗中發見敵艦兩艘。彼即以砲火加我。速鳥向其一艘發射水雷。見其爆發。乃始歸來。此兩艦襲擊之成績。雖因暗夜。無從確知。然必足使敵人常懷戰慄之心也。是役司令者為海軍中佐長井群吉。速鳥艦長乃海軍少佐竹內次郎。朝霧艦長乃海軍少佐石川壽次郎也。

旅順之海戰（三）

（封鎖港口之大計畫）

日本以俄國海軍尚延殘喘于旅順港內。不保其不復出來。以碍海上行動之自由。於是決用苦肉計。閉塞旅順港口。以使俄艦坐而待斃。不得復越雷池一步。此計既定。乃選特別運送船五隻。曰天津丸。曰仁川丸。曰報國丸。曰武州丸。曰武揚丸。使當犧牲之任。先至門司。滿載巨礮。再駛赴佐世保。預為破壞之裝置。及一切準備停妥。即以某日某時俱向朝鮮海峽出發。而決死隊員原在朝鮮海之某處延頸企待。及運送船至。即與乘員交代。而以御用船金州丸將乘員載還佐世保。決死隊員乃從容相別。分乘各船。時維明治三十七年二月二十三日。夜色淒闇。寒氣逼人。此決死隊乃藉水雷艇之掩護。以天津丸為先鋒。直趨旅順。二十四日午前三時三十分。將達敵港。忽為敵軍所認。以四盞探海電燈猛烈照射。又相繼發砲。彈丸雨下。而決死隊毫不辟易。以全速力奮勇前進。或向左或向右。各欲就其所預期之地。而果大任。雖有為探海電燈少誤針路。不得達其完全之目的者。而俱得在港口破壞沈沒。可不謂之成功乎。水雷艇隊原在港外接應。乃將決死隊次第收納。直至天明而始畢事。是役也。決死隊死者一人。傷者三人。餘悉無事。水雷艇隊雖久蒙敵軍砲擊。亦得無恙。

日皇聞此壯舉。乃以二月二十八日下詔褒美焉。詔曰。聞聯合艦隊有閉塞旅順港口之壯舉。凡與于其事之將校下士卒。朕深嘉

其忠烈。山本海軍大臣亦致祝電。以慰勞各勇士。電云。接第三回攻擊旅順之喜報。雖是藉陛下之威靈。而非貴艦隊將卒忠勇義烈。亦曷克舉此壯圖。今其結果。雖未全達其所豫期。而其効力之大。則確可信也。且貴艦隊今回堅執攻勢。亘數日而不絕。直使敵軍不知計之所出。以此發揚帝國之光威。此尤本大臣所發表敬意也。謹對於貴艦隊之行動。奉呈祝詞。併慰全艦隊員之軍勞。云。

按閉塞敵港。考之海戰歷史。其例不多見。惟於一八九八年美西之戰。實開先河。而仍不及日本此回之壯烈也。一八九八年六月三日。天尚未明。美國海軍大尉荷勃嵩率義勇兵七人。乘運送船美利馬克號。直向古巴。此地有桑渣俄港。爲西班牙海軍之根據地。乃突進港口。襲擊敵軍。該港口之最短距離。不過三百五十呎。若沈沒船舶于此。則敵艦之潛于港內者。不能復出爲用。故美軍決計沈沒美利馬克號。而西軍已知美利馬克號來襲。乃從砲臺及軍艦發砲擊之。彈如雨下。美利馬克號未達其所向之地點。機關已受破損。不得進退自由。遂半沈沒。西軍所設第一列水雷及第二列水雷。次第爆發。又自軍艦發射魚雷兩個。幸皆不能命中。西軍司令官詩威拉將軍見美軍勇俠。大爲感動。乃遽命停止砲火。急將荷勃嵩部下之溺死者。救至艦內。是役也。美將之勇。西將之義。可敬可畏。天下傳爲美談。而閉塞敵港之壯舉。實自此始者也。

海洋島之占領

海洋島在于大同沖。周圍約有五六里。乃由一童山而成。而其中尙有多少耕地。現有中韓人民約五百名在此居住。若使此島爲俄國所占。則於日本海軍之進退。大爲不利。於是日本海軍以二月二十六日命其一艦隊從速進占此島。該艦隊乃以二十八日發某地。及抵此島。卽編成陸戰隊。奮勇登岸。島中居民。蓋未知有日俄交戰之事。乃問貴軍適從何來。陸戰隊告以吾國欲膺懲俄國。以圖中韓兩國之獨立安寧。彼等乃大喜。陸戰隊問有俄兵在此島否。彼等答曰。俄兵畏日本兵之強大。已於二月九日悉行退去矣。其後陸戰隊搜索全島。果不見一俄兵。惟搜出有信號機及許多石煤耳。島民蓄鷄鴨及豕者居多。輒徵發之。每匹約給價五錢（卽五分）。島民不識日本貨幣。其始隊中一人。嘗射殺一鷄。以銀貨二十錢（卽二角）一枚予其主人。主人頗有不滿之色。不肯受。其後他員易以一錢銅貨（卽一分）三枚與之。彼乃再拜而受。亦一笑話也。占領之事。不出一點鐘而全濟。可謂幸矣。當此任務之艦隊。乃以軍艦四隻而成者也。

日本艦隊砲擊海參崴

日本海軍屢次進攻旅順。連戰連捷。俄國海軍既盡失其用。於是黃海及朝鮮海之海權。悉爲日本所握。於此方面。更無後顧之憂矣。然自朝鮮海峽以達北方。則以俄國軍艦。尙有四隻屏息于海參崴。嘗出擾日本北海一帶。轟沈日本商船奈古浦丸。然則非併海參崴之敵艦而俱擊破之。使俄國海軍無復可恃。則日本仍未能高枕而臥也。日本海軍有見於此。乃以軍艦七隻編成一分隊。命以某日從某處出發。自朝鮮海峽進入日本海。五日方自朝鮮沿岸向北進行。是日天氣嚴寒。各艦船面無不結冰。其中淺間因排出煤灰之處。冰凝碍塞。全艦機關幾爲所累。於是衆皆愕然。不知所措。忽有二等機關兵曹濱崎慶三郎攘袂而起。願當碎冰之任。乃卽縱身舷外。衆人以其太冒險。欲止之。不聽。慨然曰。日本男兒。於此等事。有何足畏。便往從事。及冰既畢碎。忽有一派怒濤。猛來拍船。濱崎力不能禦。竟被攝去。其忠精勇氣。真可敬也。六日正午。艦隊既抵阿斯哥利島沖。自是直向港內前進。至下午兩打鐘。距海岸砲臺僅若干米突。此時寒威凜冽。幾於手指俱落。攝氏寒暑針降至二十一度。各艦之舷側艦面。潮水悉凝而成冰。離岸五六千米突之海面。亦凝爲一塊。四望如琉璃世界。惟阿斯哥利島之燈臺。原是黑色。故獨能隔遠相認耳。艦隊之先鋒。破冰而進。各艦相繼隨之。漸達海參崴港。以四面皆砲臺。不易闖進。乃先向砲中之薄弱者。旋砲相擊。而各砲臺直似有臺而未有砲者。自始至終。不發一砲應戰。惟時見有兵來往。及見以無線電信。頻舉暗號耳。日本艦隊更進一步。至離海岸若干米突。便隔山向城市攻擊。先時敵不應砲。猶疑其自知彈力不及。此際相隔既近。其砲臺之彈。應能達到。而仍不見其發砲。於是上村司令長官命各艦猛進。乃至以若干米突之距離。接續攻擊城市。直至下午兩點鐘四十分。尙不見敵應戰。乃止砲擊而退。此時有一軍艦自港內出來。窺動靜。據殿艦所報。敵艦四隻。俱曾尾追送行云。日本艦隊恐久留不去。終被水雷襲擊。乃卽退至某某方面。是夜遊戈于附近一帶。七日上午六點鐘。分艦隊爲二。其本隊以全速力偵探各處。其第二小隊徐徐向亞美利加灣方面。查察動靜。至九點鐘復在阿斯哥利島相合。正午再進至敵前。約離若干米突。敵軍依然不應戰。各砲臺亦鴉雀無聲。既知敵萎縮。乃不開砲而退。正在俄領沿岸一路偵察。忽見有一敵艦尾追而來。但相距極遠。只見其影。不敢逼近前來。日本艦隊遂得偵察滿韓要地。安然歸于某地。上村司令長官之公報曰。依計以六日朝航結冰之海。達海參崴東口。不見敵艦。在軍港外。爲避巴爾銀岬半島及波士科爾海峽砲臺之射界。乃取一恰好之位置。自此而進。接近北東陸岸砲臺下。自下午一點五十分。以間接射擊向港內威嚇。砲擊約四十分間。始行罷退。此回砲擊。信其有相應之功效。於陸上砲臺。雖見陸兵。更不應戰。及下午五點鐘。見東口方向有黑烟騰上。似有敵艦出來。而烟漸滅。不復可辨。七日朝。偵察亞美利加灣雪歷羅克灣。更無異狀。正午再迫海參崴東口。亦不見敵艦。砲臺不發砲。乃轉而偵

察坡實乙灣。亦不見敵云云。

旅順海戰(四)

日本艦隊以三月九日自某地出發。翌十日上午零時。有驅逐隊兩隊先到旅順港外。在其附近四處搜索。不見敵影。乃在港外徘徊。以俟天明。又使乙驅逐隊沈置特種機械水雷於各地。當時俄國砲臺雖向之砲擊。而日本驅逐隊不屈不撓。卒得達其目的。至上午四時三十分。甲驅逐隊在老鐵山之南。與俄國驅逐隊六隻相遇。遂開砲奮鬥。約亘二十分。其中朝潮霞曉三艦。與俄國各艦殆舳舻相摩。接戰最力。其後俄艦有三四艘罹于日艦之猛烈砲火。或破壞汽罐。或釀成火災。乃俱負傷而遁。如此驅逐艦與驅逐艦接戰。殆自有海戰以來。未之曾見。實以此回爲權輿者也。於此激戰。日艦亦蒙損害不少。但不至失戰鬥航海之力。戰死之士。比於他役。亦爲稍夥。乙驅逐隊於上午七時將去港外。偶見俄國驅逐艦兩隻。自大洋將入旅順港內。乃遮其進路而邀擊之。接戰約一點鐘。俄艦大受損傷。一艘逸去。一艘爲日艦擊破。是時俄國要塞雖猛加砲擊。而連艦悍然不顧。遠捕獲之。曳之而行。繼因漏水太甚。波浪又惡。曳繩爲之中斷。乃不得已含棄之。僅收捕虜四名而歸。先是俄艦擲威及巴揚既出港外。向日本乙驅逐隊進航前來。及見日本巡洋艦在于港外。乃倉皇退入。不敢與之對戰。日本主力艦隊及巡洋艦隊。以上午八時達旅順口。沖巡洋艦直進至港口正面。掩護其驅逐艦。繼而主力艦隊亦逼近老鐵山。自上午十時。以間接射擊法大攻港口。直至下午一時四十分方止。巡洋艦之一隊。在港口正面。張視砲擊之成績。据其報告。謂彈子多能命中。其効甚大。方日本艦隊陸續砲擊之際。俄國要塞亦不時應戰。而日本艦隊幸得無恙。又巡洋艦之一隊。曾至大連灣外。將港口三山島所有建設物盡行擊毀。高砂千早兩艦。曾往搜旅順口半島西岸。不見敵艦。只見前回爲日本巡洋艦所擊破之驅逐艦。尙攔于鳩灣。惟餘檣桅及煙突之上部。浮出水面而已。日本各部隊至下午二時。乃一律止戰。奏凱而還。是役也。毀俄國驅逐艦一隻。威遠蠻士兩砲臺皆大破損。新街市幾盡燒燬。俄國之所損失。不可勝計。而以接戰之時。俄艦亦極勇鬥。故日本驅逐艦雖無大損。亦受微傷。將卒死者九人。傷者十二人。

旅順海戰(五)

日本艦隊以三月二十二日再攻旅順。兩軍之損害。比于前數回較爲輕微。今譯兩國之公報。以示其景況。日本司令長官東鄉平八郎之報告曰。聯合艦隊依計而行。兩驅逐隊自二十一夜至二十二日未明。在港外遂行其所負擔之任務。其間雖多少受敵之砲火。而別無損傷。本隊及巡洋艦隊。於廿二日上午八時達旅順口。沖別遣一部向鳩灣。又使富士八島對于港內爲間接射擊。砲

擊之中。敵艦漸次駛出港外。及過下午兩點鐘。停止間接射擊之時。其數凡戰鬥艦五隻。巡洋艦四隻。驅逐艦十隻也。敵始終在砲臺下運動。知其意欲誘致我。又敵艦亦似用間接射擊法擊我。特於富士附近着彈最多。而幸一無損傷。我各部隊乃以下午三時整列而還。亞歷斯夫總督之報告則曰。本月二十一夜有日本水雷艇兩隻。接近旅順港外。爲砲臺之探海電燈所見。又因砲臺及兩砲艦開砲相擊。乃即退去。至晨早四時復有日本水雷艇三隻再來攻擊。亦被擊退。及上午七時。俄國艦隊始從旅順港內出來。以亞司可爾脫居巡洋艦前頭。戰鬥艦隨之。日本戰鬥艦乃走近老鐵山開砲火。累得威取踰老鐵山頂砲擊之。日本戰鬥艦乃盛擊街市。上午十時。日本某戰鬥艦爲砲彈所中。乃始退去。至十一時。砲擊漸緩。日本艦隊乃再相合。徐向南方駛去。至下午零時三十分。全然不見其影矣。是役俄軍之在陸上者死五人。負傷十人。

旅順海戰(六) (閉塞港口之再舉)

日本艦隊既以二月二十四日攻擊旅順。且欲閉塞其港口。使敵艦不能復出入。乃選特別運送船五艘。直進港口而自沈沒。其犯難冒險。義勇之氣。足以驚天地而泣鬼神。不獨日本國民聞報感激而已。即在局外諸國。亦莫不拍手歡迎。嘆爲空前之壯舉焉。可惜沈沒之船。不克全遂其目的。於是日本海軍深以爲憾。乃復以三月二十七日賈其餘勇。毅然再舉。日本軍人之沈毅神勇。豈不足破敵人之膽哉。今錄東鄉司令長官之報告曰。聯合艦隊以二十六日再向旅順。二十七日上午三時三十分。決計閉塞敵港。乃派閉塞隊四隻。藉驅逐艦及水雷艇掩護。直達旅順口港外。雖爲敵之探海燈所照射。不屈直進港口。約行二海里。爲敵所見。兩岸要塞及哨艇發砲相擊。而閉塞隊不以爲意。四隻相繼闖入港口水道。第一之千代丸。在黃金山之西。約離海岸數武。下錨爆沈。第二之福井丸。駛過千代丸左側。略爲前進。方欲下錨。爲俄國驅逐艦放一魚雷所中。遂爆發沈沒。第三之彌彥丸。亦出福井丸左側。下錨爆沈。第四之米山丸。到港口稍遲。與俄國一驅逐艦之艦尾相衝。仍通過已經沈沒千代丸與福井丸之間。當下錨于水路中央時。受俄國魚雷一發。驟然爆發。因震動之力。拍近左岸。艦首居左。成一橫形而沈沒焉。夫在敵軍猛烈砲火之下。閉塞船能勇敢沈着。遂行其任務如此。就行事而論。誠無所間然。殊堪賞讚。惟彌彥丸與米山丸之間。尙存空隙。不得完全閉塞其通路。甚爲遺憾耳。此壯烈之事業。所以發奮再舉者。實因前回之勇士切請再試。故將校及機關士。皆仍用前回之人。惟下士以下。則以新志願者代易之。閉塞隊員中。戰死者中佐廣瀨武夫。兵曹長杉野孫七。及下士卒二名。受重傷者中尉島田初藏。受微傷者大尉正木義太。大機關士栗田富太郎。及下士卒六名。此外皆無恙。悉爲我水雷艇隊驅逐艦所收容。戰死者之中。以福井丸之廣瀨中佐及杉野

兵曹長爲最壯烈。方該船正欲下錨之時。杉野爲欲點爆發藥。乃下船艙。其時因爲敵之魚雷所中。遂戰死。廣瀨中佐既使乘員下甲板。因不見杉野兵曹長。乃自搜索船內。因船體次第沈沒。海水將及甲板。始不得已下甲板。既離本船。方冒砲彈而退。忽有一巨彈擊中佐頭部。中佐惟餘片肉于艇內。全體悉墜于水中。中佐在平時。既可爲軍人之龜鑑。今當戰沒。尤足留芳範于萬世而不滅也。水雷艇隊以掩護收容閉塞隊員爲任。暴露于敵軍炮火之下。直至天明以後。其中蒼鷹及燕兩艇。擁衛閉塞船隊。自港口約進行一海里。與敵之驅逐艦一隻會戰。大破損之。敵之氣罐似被破裂。乃盛吹汽笛而退。閉塞隊甲板退出港外之時。見有一敵艦在黃金山下。全失進退之自由云。我水雷艇隊及驅逐隊。雖久受敵軍炮火。而絕無損傷。千代丸及彌彥丸之乘員。爲燕所收容。米山丸乘員。分乘三隻甲板。悉爲鵲及雁所收容。收容福井丸之乘員者。則爲霞艇。蓋預于此役之驅逐艦爲白雲、霞、朝潮、曉、雷、曙、隴、電、薄雲、漣、東雲。凡十一隻。水雷艇隊則爲雁、蒼鷹、鵲、燕、鵲、真鶴。凡六隻。日皇聞此勇報。乃下詔褒美焉。

旅順海戰(七)

日本聯合艦隊以四月十日決定再行攻擊旅順。即所謂第七次之攻擊也。而以風波猛惡。不能出發于根据地。乃於翌十一日薄暮。先使第四第五兩驅逐艦隊。第十四水雷艇隊。及新造汽船蛟龍丸。裝成巡洋艦式。搭載機械水雷。一齊出發。至十二日夜半時。到達旅順口外。其時星光明爛。忽而薄雲四現。降下微雨。寒威頓增。在攝氏零度以下二十度。羅盤針亦爲之凍。乃急溫之。艦艇士卒披上防寒衣。而後稍可以禦寒焉。此時天地黑暗。旅順砲臺張探海燈以閃照。各艦艇仍冒險前進。到于豫定之要所。沈設水雷。僅二三十分間。即畢其事。其措置可謂敏捷神速也。此際各艦始點燈火。益近旅順。而燈火忽然又滅。以至互相散失。乃以夜用眼鏡追踪先行之艦而進。而各處之砲臺。又用探海燈相照。各艦乃借其光而行。波瀾激盪。與燈光相掩映。旋恐爲敵之所覺也。各艦乃一進一止。巧以避敵。深入港口。將水雷遍行沈設焉。而卒免敵彈之危險者。其豪膽沈勇。誠不讓曩之決死閉塞隊。故艦隊中目此行爲決死水雷沈設隊。洵非過稱也。至十三日午前一時。各艦齊進砲臺之下。殆過于前所沈閉塞船之旁。停止此處。正向燈臺在前之艦。乃向探海燈線而發砲。彈丸破裂。火粉四散。其壯觀有類烟火。他艦亦各發一砲。而皎皎照徹之探海燈。倏然消滅。各艦又向他燈臺砲擊。見其燈火滅而復明。是必燈臺爲砲彈命中。兵員負傷。狼狽失措可知也。斯時日本各艦沈着剛勇。洵有旁若無人之概。每放一彈。輒以全速力而退後。故雖迫近砲臺之下。俄亦無如之何。未幾各艦退去。歸于豫定地點。與第二戰隊相合焉。當前各艦沈設水雷之際。第二驅逐隊以遊擊之任務。遊弋于港外鮮生角附近。黎明時候。忽見有四本烟突之俄國驅逐艦一隻。

自東方而來。將入旅順口。乃遮其前路而砲擊之。戰鬪約十分間。該艦即被擊沈。據俄國公報。該艦爲「伯斯獨刺知尼」號。自大連灣方面而歸。與他艦相失云云。第二驅逐隊又見有俄國一艦相隔甚遠。致被逸去。是役第二驅逐艦隊惟「電」號卒二名負輕傷。而伯斯獨刺知尼沈沒之際。周章騷擾。舉起「乞救助」之信號。第二驅逐隊欲往救其溺者。因見俄艦「巴揚」自港內出來。遂不果。巴揚之出港外也。俄國各艦時在港內。恐巴揚爲日本艦隊所窮追。不忍觀旁。乃掩護之而出。是日午前八時之頃。日本第三戰隊適來至旅順口外。掩護第二驅逐隊盡力誘敵。至九時。果見巴揚先出。自遠即發砲相擊。日本艦隊徐徐應戰而擊退之。次則挪威亞司可爾脫。德雅捺。波彼達。統帶艦伯妥羅巴烏羅司克。一齊出來。合敗走之。巴揚取攻勢而來反擊。日本第三戰隊竊喜其計之成。邀之應戰。誘俄艦隊至于南東方約十五海里之外。時隱于濛霧之裏之第一戰隊。在相距約三十海里之處。得接第三戰隊無線電報曰。『敵艦隊出。』即急馳而來。以迫俄國艦隊。此時屬于第二戰隊之第四第五驅逐隊。馳命而屬于第一戰隊。由第一戰隊率之。與日進春日兩新艦隊伍堂堂。用全速力凌波而進。以迫俄國艦隊。俄艦隊專向日本第三艦隊攻擊。忽遭第一艦隊之來。乃急轉艦首而背進。日本戰隊窮追之。壓迫于港口前。一刹那頃。即見俄艦伯妥羅巴烏羅司克突然停滯。水煙冲天。白氣騰昇。是即觸于日本所沈設之水雷也。未幾又見白氣消散。波上僅現檣頭而已。該艦爲俄國東洋艦隊司令長官馬加羅夫所乘。時共觸水雷兩個。初觸一個。破壞其一部分。失運轉之自由。于是乘員紛紛下甲板而逃。艦體爲之動搖。更觸第二個。破壞汽罐。遂以轟沈。馬加羅夫與全乘員六百餘人俱溺死。只餘俄皇弟堅利爾大公及兵士數人得逃生命焉。當伯妥羅巴烏羅司克之轟沈。不過午時八時三十分時候。俄國各艦驚此大變。遂齊向日本艦隊發砲。而皆不命中。彈丸只落于艦側附近。潮水爲之全湧。後倉皇而逃入口內。其狼狽紛擾。誠不堪名狀也。其中有一俄艦。似是失進退之自由。以爲各艦所混亂。無由識別其艦型。過正午時候。口外不復見俄艦隻影矣。此役日本皆不失一兵。不損一艦云。

旅順海戰(八)

日本艦隊既以四月十三日攻擊旅順。俄國統帶艦伯妥羅巴烏羅司克沈沒。司令長官馬加羅夫溺死。俄軍大爲沮喪。日本艦隊乃乘戰勝之勢。續于翌十四日使第二第四第五三驅逐艦隊。及第九水雷艇隊。于午後四時由假泊之地點出發。以向于旅順口。此時第五驅逐隊銜命而往。昨日轟沈俄艦之地。拾取漂流各物。既至前日擊沈俄國驅逐艦之處。見有救生服及木片等漂流海面。拾之時。砲臺時時發砲。而日本兵士悍然不顧。眼中如無敵者。當日本艦隊之達于旅順口外。以行其所豫定之任務也。時正十

五日午前三時。七時。其第三戰隊現于口外。以偵察敵情。迄無俄艦隻影。口內亦甚寂寞。敗殘沮喪之狀。可想而知。至九時第一戰隊續至。于潮流之中。發見俄國沈設之機械水雷。乃一一砲擊之。轟然爆發。震撼天地。不下三四次。至十時春日日進兩艦。頭高樹戰鬥旗。至于老鐵山西方。向港內而行。間按射擊。約二時之久。連續發砲。聲如雷轟。俄國砲臺應戰亦甚力。以其照尺不定。故無一命中。曩第五回攻擊之時。富士八島兩艦亦行間接射擊。因碇泊于一定之地。間被敵彈所命中。此次則回轉運動。行止不定。實與前回異也。又此次旅順砲臺。較之第一回閉塞之時。其數大為增加。山上山下。幾于無處不有。蓋俄國到底以艦隊不能戰。欲藉砲臺以死守旅順也。各砲臺中最堅牢者。為黃金山砲臺。砲擊之力。亦最猛烈。一聞砲聲。即能分別其為非他之砲臺者。春日日進兩新艦一進一退。以抵當猛烈卓偉之砲擊。各戰隊及各驅逐隊。適在砲彈所不能達到之地。在甲板上用雙眼鏡遠遠瞻望。覺其甚屬偉觀。時或拍手喝采。祝其奏功。而兩艦之沈着活潑。士氣之盛。自不用言。既而老鐵山西之新砲臺。砲聲沈默。至午後一時三十分。兩艦乃停戰而退。均無一損傷。旅順被第七八次之攻擊。損害當甚巨。其艦隊殆可謂全滅。據俄國諸報告而通考之。有戰鬥力之軍艦。只餘伯累士威特一隻云。十六日之夜。日本海軍軍令部長伊東大將。翌日山本海軍大臣。各以電祝東鄉司令長官之戰勝。日本天皇以十七日賜勅語嘉賞其偉功焉。又據倫敦電報。馬加羅夫知以尋常手段。不足以當日本。欲合海參崴艦隊為最後之大決戰。此計畫未遂。忽為日本軍之所知。制其機先。誘之出陣。以至戰歿。是誠可惜也。

旅順口第三次閉塞

日本聯合艦隊。依預定之計而行。五月三日午前四時之交。再行旅順口第三次閉塞之舉。先是各閉塞船隊及掩護閉塞船之赤城。艦長海軍中佐 本秀四郎 鳥海。艦長代理海軍中 佐岩村團次郎 第二驅逐艦隊。司令海軍中 佐石田一郎 第三驅逐艦隊。司令海軍中 佐土屋光金 第四驅逐艦隊。司令海軍中 佐長井群吉 第五驅逐艦隊。司令海軍中 佐矢島純吉 第十艇隊。司令海軍少 佐大瀧道助 第十四艇隊。司令海軍中 佐櫻井吉丸 等以二日之夕。與艦隊相分。循豫定航路。向旅順口進發。至十一時之頃。南東暴風忽起。波濤凌空。閉塞船隊以至離散相失。總指揮官海軍中佐林三子雄以船隊難于集合。欲下命中止。而信號不通。至三日午前二時之譜。盡力設法通信。船隊前後已達旅順口。三河丸。指揮官海軍大 尉西澤胤次 先到。即見第十四艇隊已在港外偵察敵情。乃突進港口。佐倉丸。指揮官白 石葭江 亦續進。見旅順敷設港口附近之水雷。忽然發火。砲台則以探海燈及砲火相防禦。斯時三河丸破其港口防材之一部。闖入於奧深之水道。擇中央之好位置。下錨爆沈。佐倉丸亦于港口尖岩之附近。下錨沈沒。其次則遠江丸。指揮官海軍少 佐本田親民 江戶丸。指揮官高 柳直夫 小樽丸。指揮官 野村勉 相模丸。指揮官湯 淺竹次郎 愛國丸。指揮官海軍大 尉犬塚太郎 朝顏丸。指揮官向 菊太郎 相次向

港口而進。此時俄國之防禦砲火極其猛烈。其敷設水雷則爆發于前後左右。閉塞隊員之戰死負傷者甚多。遠江丸衝突港口之防材。船首向東而沈沒。殆閉塞港口之半部。江戶丸達于港口將投錨之時。高柳指揮官忽被敵彈中其腹部。即時戰死。指揮官附海軍中尉永田武次郎代之下錨爆沈。小樽丸相模丸亦入港口沈沒。惟愛國丸在距港口約五里之外。觸于水雷。瞬時即沈。指揮官附內田弘機關長青木好次等八人。生死不明。朝顏丸以損舵機不能達于港口。在黃金山下爆沈。以上閉塞船八隻。入港內而爆沈者五隻。故旅順港口多分被閉塞。巡洋艦以上之大艦不能通航。又此次閉塞之事。以天候變異。與俄國之防備增大。較之前二回頗極慘烈。戰死負傷者亦甚多。小樽丸相模丸佐倉丸朝顏丸四隻之閉塞隊員。無一能收容者。其最後之消息如何。無由知之。而其忠烈之事蹟。固垂萬世而不朽也。從事收容閉塞隊員之各水雷艇隊及驅逐隊。翌朝與風濤相戰。盡力抗敵。而盡其任務。水雷艇隊則接近港口。約收容閉塞隊員之一半。第六十七號艇艇長海軍中尉森本義寬為敵彈破其汽管。兵卒負傷三名。一時失進退之自由。其僚艇第七十號艇長海軍中尉森本義寬救助之。曳之而行。又蒼鷹司令兼艇長海軍中佐矢島純吉為敵彈傷其左舷機。兵卒一名戰死。隼艇下士一名戰死。其餘驅逐艦水雷艇均無損傷。第三戰隊司令官海軍少將梨羽重遠於三日前六時。第一戰隊司令官海軍中將東鄉平八郎以午前九時。均達于旅順口外。掩護驅逐水雷艇隊。以午後四時分往各處。盡力搜索。以此冀收容閉塞隊員。而終不可得。此日濛氣甚深。不見敵狀。入夜各回其集合地點。四日朝更擬續行其豫定之計畫焉。

俄艦轟沈金州丸

日本上村中將之第二聯合艦隊。擬襲擊海參崴。暫碇泊于朝鮮元山津。以四月廿三日出發。冒濃霧而進航。至翌廿四日午後四時。計已達東經百三十二度十分北緯四十二度二十分之處。是時四顧溟濛。不辨咫尺。不得已自四時三十分轉針路而向正南。二十五日午前六時頃。達于東經百三十二度二十分北緯四十度五十分附近。濃霧依然不退。不能達其目的。遂決計復回元山津。以二十六日午後一時抵津下錨。其間約三晝夜為濃霧深鎖。有前艦不見後艦之狀。艦隊既入元山。駐元山日本領事大木氏往訪上村中將。告以廿五日正午商船五洋丸遭難之事。擊沈五洋丸之敵艦三隻。直向北方而去。該艦當是曾擊沈奈古浦丸及繁榮丸之海參崴艦無疑。而御用船金州丸亦聞適以廿五日午前六時。載元山守備隊之陸兵一中隊。與第十一艇隊共向利原縣方面而北航云云。上村中將聞之。慮金州丸之與敵艦相遇也。即欲率艦隊之主力及驅逐隊出港。以追擊俄國艦隊。准備既成。適第十一艇隊歸來。即聞該艇隊之司令官曰。本隊前日與金州丸共往利原縣。是日午後二時抵步。掩護陸兵上岸既畢。午後六

時歸船。拔錨而返。過正午之頃。降下晴雨針。以示天候之險惡。將起風雨。艇隊則擬入遮湖浦碇泊。俟明朝出發。經新浦而歸元山。以此告金州丸。金州丸決計獨自歸航。艇隊乃寄泊于遮湖浦。以翌廿六日午前七時出發。亦遭濃霧。午後三時纔抵元山。至則見先行之金州丸未歸。甚爲可怪。于是上村中將命該艇隊前往搜索。艇隊又出元山津。至遮湖浦。搜索沿岸一帶。而不見金州丸。是夜又假泊該處。廿七日昧爽出航。一路搜索。適遇汽船泰盛丸。乃知金州丸沈沒之事。欲往救其生存者。至廿八日午前八時。搜索附近海面。仍杳無踪跡。乃空歸元山。先是上村艦隊既委第十艇二隊前往搜索。廿七日午前七時。本隊又發于元山津。向海參崴。于港外適與第十一艇隊相遇。乃命再往元山。以北沿岸搜索。航行至東經百廿五度五十四分北緯四十度五分之邊。發見海上有鼠色傳馬船之漂流。乃命驅逐艦霞號檢之。於船中見有三十五年式之海軍銃及船帶一海軍靴一。士官服一。而不見有血痕。于是乃知金州丸之遭遇敵艦。或見敵艦之後。遁走北方。將乘兵登陸無疑。司令長官上村中將乃傳命于千早艦長福井中佐。該艦乃與艦隊相別。不待夜明。即自城津之北東廿五海里之「甫爾華茲」岬而南下。沿岸到處。遍行搜索。亦不得踪跡。遮湖浦以南。以既經艇隊之搜索。故不往。廿八日夜半歸元山。始知金州丸沈沒之事。乃在于新浦。且聞救濟其生存避難者。既發救助船前往。千早艦乃復出港。與本艦隊相合同。向新浦。艦隊則如所豫定而北進。廿八日午後四時之際。又復濃霧蔽天。豫期之行動。不得自由。晝夜警戒而行。復入元山。途次浪速軍艦于海中見有俄國機械水雷之漂浮。和泉軍艦擊沈之。又五月一日朝艦隊南下城津。沖之時。見有甲板兩隻漂流。檢察之。乃知爲金州丸之附屬艇。其中有救命帶及兵員所持物二三件。乃與甲板共採收之。于是知金州丸之遭難。殆不容疑。抑金州丸何故搭載陸兵而北航乎。因聞俄國有兵約二百五十自吉州而向于北清出發。此報達于元山守備隊。該隊長乃遣一中隊之兵于利原。欲行威嚇運動。與第十一艇隊協議。囑其掩護之。此陸兵乃第三十七聯隊第九中隊之步兵百廿九名。當日與第十一艇隊之水雷艇四隻共赴任地。既畢其事而歸。途次與艇隊相別而來新浦。沖之際。時二十五日夜半。衝大霧而行。只見前面有一軍艦來。其初以爲本國之艦隊也。漸近之。則有煙突四本。始知爲俄艦。該艦一見金州丸。即發停船信號之空砲。金州丸不聽其命。依然進航。忽又有軍艦三隻與水雷艇兩隻自四面而包圍金州丸。其中有一最大之艦。疑是統帶艦者。發信號曰。『與其猶豫於一時。全員無遺。何如棄汝之船而歸降于我艦。』監督溝口少佐與正木船長及隨行者二名。乘甲板而降于俄艦。船員及人夫多人則下甲板而遁。陸軍將卒皆在船艙下。中隊長椎名大尉與他之將校。共出甲板。以視察四邊狀況。復歸船艙。向一隊之士卒曰。『敵優勢之艦隊也。我陸兵也。徒動無益。宜各整武裝。靜以待死。』衆兵聞之。泰然列坐。毫無憂

色。既而俄艦有士官一名與兩卒同來。于船艙內見將士儼然端坐。復出甲板。以船用交話器。不知報告本艦以何事。又復下甲板而去。此時椎名隊長復對衆兵曰。『我等之死期至矣。衆皆當潔己自盡。不當有異。宜一齊唱帝國萬歲。從容以就死。』言未終。忽覺隔艙機關室轟然有聲。潮水奔注艙內。乃知俄艦之發射水雷。衆既決死。然以眼前而遇敵之攻襲。不啻以一彈死。不甘心。于是衆心一致。躍出甲板上。將卒整列。朗唱『帝國萬歲』及『聯隊歌』。一齊射擊。俄國之大艦見之。甚恐。即退後三百米。突而發射大砲。水雷艇則放魚形水雷。即時命中。船體震動。器械破裂。潮水浸入。忽漲于甲板上。行將沒脛。將士既期一死。又復何恐。遂一齊射擊。銃彈既盡。或拔劍自殺。或兩人殪殺。其壯烈之狀。雖善畫者亦不能描也。此時俄艦再放第二之魚形水雷。又復命中。船爲兩斷而轟沈。至是將士猶射擊不斷。船既沈沒。其自殺者身帶寸鐵。當即墮于海底。其餘或身浮水面。見有本船之甲板漂流。乘之而得生者三十七名。乘他之艇而得生者二名。拾破碎木片而得生者六名。第九中隊將校隊長椎名大尉寺田橫田兩中尉檜垣少尉等。皆係自殺而死。俄艦轟沈金州丸之後。用探海燈四處張照。各換其赤色光之信號。一齊向北方急航而去。至入萬死而拾一生。得乘甲板之三十七兵士。夜黑霧深。茫茫大海中。不知何往。任波漂流。及翌曉旭日之昇。始辨東西。乃執殘餘之棹四挺。向西南而渡。是時蒼波漫漫。不見陸影。飢寒交迫。勞憊殆不可名狀。至午後二時之頃。殆認前面之島影。乃鼓其餘勇。以達該島。乃馬卷島也。時午後五時。島中有韓人家戶十餘。言語不通。乃以形容而求食物。得粟黍少許焉。其夜宿于韓人家。翌廿七日朝。清韓人渡往對岸之新浦。幸該地有日本商人萩村氏。聞事之顛末。遣人于遮湖浦。由遮湖浦電告元山。元山即發救護船泰盛丸往救。得生者共五十四名。皆乘泰盛丸以廿八日夜半歸元山。

陸戰彙紀

陸戰之開始與平壤安州義州定州之占領

日本陸軍對于俄國陸軍。而爲劈頭第一次之射擊。且使平壤之要地。入于日本之手者。實小泉中隊之力也。今敘其始末。蓋小泉陸軍大尉義勇率步兵第〇〇〇聯隊之第〇中隊。以二月十六日下午。自仁川出發。至海路海州。忽接一令。使守備平壤之兵站司令部。乃以是夜十二時至仁川碼頭。站立于大雪中者約四時。始得搭乘汽船富士川丸。翌朝五時三十分。駛出港外。以待帶水者不至。復上岸有所交涉。至十八日上午二時。始得開行。是日下午一時三十分抵海州沖十五哩之處。以待帶水船不至。徹夜吹

汽笛。以示本船之所在。而待至十九日侵晨。帶水船仍不來。該中隊長與船長協議。知帶水船不可恃。決意不復待之。乃即展輪歸還六島。徵發韓船二艘。自是進行。將到上陸地點。忽與帶水船慶利相值。乃利用慶利所率之段平船及韓船。以便上陸。自下午八時至九時。既悉上陸。乃直向海州府進發。途中爲積雪所困。備極艱難。而無一人失伍者。下午十一時。安抵海州府。是夜中隊長傳令定進軍之行程。二十日爲輜重糧食不到。不能依期進發。後來幾經奔走。始得一朝食。至十時三十分。乃命吉村中尉領先鋒隊十九名。輕裝急行。全中隊則至正午始克出發。一路坂道崎嶇。積雪沒踵。士卒之所負荷。又不免過重。故行路極其艱苦。漸至有失伍落後者。下午八時以後。有覺腹枵乏力。乃將人夫所擔之餅乾。分派兵士以療一時之飢。直至十一點鐘。方抵新院地方。即留宿焉。二十一日上午九時起程。下午六時四十五分到載甯。二十二日晨早八時起程。下午七時二十分到鳳山。數日兼行。士卒疲勞實甚。自是日始將纏附背囊之毛布外套取去。別使人夫搬運。二十三日上午五時發鳳山。下午八時五十分達中和。途中結冰。可以滑走。尚不覺甚苦。及至黃州以北。泥濘異常。不良于行。下午二時八分。中隊方到黃州西方約一里半。忽接到平壤兵站司令長木村中佐使人來報曰。有敵騎四百。今日上午到來此地。尚有步兵一千。在于嘉山之間。爲此切望貴隊努力急行。趕速前來。既發兩回急使。恐途上不相值。今日實爲我邦人危機一髮之時。某極望貴隊速來。故又再發急使也。中隊長接此通報。乃急行至中和。細念兵士兼行數日。疲不堪戰。今敵情如此。平壤不保無失。該中隊本爲守備平壤兵站部而來。原當急赴前敵。惟現下急趨平壤。實屬危險萬分。且即能至。亦必要休養士卒數時。方可恢復戰鬥力。然則何不利用此數時。遣輕騎馳問平壤。可否星夜兼進。待有返報。然後決議。是夜乃留中和。致一電于京城之木越司令官。稟報實情。至二十四日。小泉中隊長乃復轉念前數日所遣安部小隊及吉村先鋒隊。既在前頭。當或能與之相遇。且或可乘機直入平壤。乃不復待木村返報。竟以上午五時發中和。比至船橋里。又接木村再來催速之信。乃以十時二十分渡大同江。自大同門正正堂堂直入平壤。有三百日本居留民。高張國旗而歡迎之。中隊長先使岩井少尉率全隊暫屯大同館。自入領事館。與木村中佐及新庄領事相見。既而使暫屯大同館之中隊。改就日語學校。以爲舍營。二十五日。中隊長邀此地醫生。療治兵士之患足痛者。又集全中隊。令其分兵嚴守城池。下午自井上師團長來一電報。乃與木村兵站司令官者。其大要曰。若平壤爲敵所占。則將來作戰。大不利于我軍。爲此已屢命本支隊急行。該軍未制之前。宜竭力堅守平壤城。今信賴貴官之沈毅勇敢。此後小泉中隊長。可聽貴官之指揮云云。自是小泉中隊長之任務。更爲加重。即無論敵情如何。必不可不嚴守平壤城是也。先是木村與領事。每日派間諜數名。搜索敵情。二十六日。中隊長與領事協議。在順安（在平壤

北五里。置傳驛。以備緩急。是日安州之鎮衛隊下士韓人某來訪領事館。據稱安州附近有敵騎數百。去此六七里。復有十數騎。或進或退。皆以探索日本軍情爲事。二十七日。下午三時。有間諜飛報有敵騎三騎。已進至義州街道。約半里許之處。五時。領事館之間諜又回報敵兵前後。以活陣（去平壤八里強爲舍營。其數有八十三騎。今日上午十時到順安。其內有四十騎。一直前進。下午一時。到佛生巴巴拉。今夜定必營宿于此地。其後之情況。則未得而知。同時又有一間諜來報。昨日敵兵以上午八時發安州。在舍斯利麥休息兩刻。將到肅川之明音。乃爲晝食。下午五時三十分到活陣。留泊一夜。以今日上午八時出發前進。據各諜報。知敵之騎兵已漸逼平壤。相距不過二里。於是小泉大尉更下一令。命全隊分道嚴守。二十八日上午九時三十分。有敵兵一分隊共五騎。尾追我將校斥候。及彼此相距僅及二百米突。吉村中隊所率分隊之在七星門者。乃以七百米突之照尺射擊之。敵即停蹄不復來追。再轉馬首疾趨。退入義州街道。其時有兩騎下馬。牽之而退。料其非人受傷。即馬受傷矣。此回射擊實爲陸戰之開幕第一齣。守備部隊之預于此役者。凡十五人。是日上午十一時。有日本騎兵四十名。渡大同江入城。先是以一中隊守二里有奇之平壤城。各人皆慮力量不足。至是深悉敵情。乃始不懼。二十九日。連接諜報。知昨日之敵騎直退至順安以北。想必因見平壤守備嚴固。無隙可乘。故不復來窺也。日本既占平壤。其騎兵乃長驅略安州。至三月九日。丸尾中尉率三騎往北方偵探。忽與敵兵三十騎相值。而日軍勇敢。竟以上下共得四騎之寡數。直前馳突。哥薩克兵狼狽不知所措。乃遽回馬首。奪命奔退。日軍追之。既涉博川。因恐深入重地。乃始舍之不復窮追。方過舊津之時。忽有敵兵四十騎。自昌城方面而來。橫路相擊。日本騎兵一等卒田所清熊被亂彈傷其馬。仍徒步揮刀與敵衆接戰。而各騎以衆寡不敵。急退至安州。後聞之韓人。田所卒爲亂刀所斫。乃走入一民家。屠腹而死。是爲陸軍第二次之接戰。自是俄國屢遣騎兵爲先鋒。使偵察日軍之動靜。不時與日本偵察隊小有衝突。而俄之騎兵每被擊退。反之日軍乃步步爲營。向前漸進。自占平壤以來。其附近要地。悉望風披靡。至三月二十八日上午十一時十五分。日本近衛騎兵聯隊之將校斥候。在定州南門外。無端與俄軍斥候相衝突。其先日軍避之于北方。與騎兵隊之主力相合。始用全力射擊之。敵稍辟易。至下午一時十五分。日本步兵急進至定州東北約二千米突之地點。猛然攻擊。敵遂不能支。沿義州廓山街道而遁。日本步兵之一部追擊之。當時敵之兵數約有六百。而日軍以少數得勝。遂占定州。乃得此捷。未及旬日。日軍復以四月四日。進占義州。自是敵之斥候。悉渡鴨綠江。向北遁去。初日軍人皆料于義州地方。必有大小惡戰。而不意敵兵并不竭力抵抗。即遽敗走。俄軍不競。於此可見。繼聞俄國將昌城方面之支隊。悉行撤退。自是鴨綠江左岸。盡入日軍範圍矣。又於北韓一帶。俄兵之已至鏡城附近者。

已次第退去。由是觀之。朝鮮境內。殆無俄國之單軍匹馬矣。

鴨綠江畔之戰

日軍之大部隊。既集中於義州附近。於是始爲鴨綠江上大戰之準備。先是日軍先鋒隊之初達江岸。其對岸之俄國守兵不甚多。九連城高地之砲。亦不過寥寥數門。及大兵壓義州。漸次右岸敵兵亦隨而增加。俄軍之高等司令。部來駐九連城。兩軍壓江而陣。草木皆兵。山河震動。砲車麟麟之聲。馬蹄鏗鏘之響。連亘數十里。互持滿而未發。時四月廿五日也。皓月當空。寒風砭骨。軍令肅肅。人馬啣枚。誦杜工部詩『平沙列萬幕。部伍各見招。中天懸明月。令嚴夜寂寥。悲歎聲動壯士。慘不驕』。覺此情此景。殊逼真也。時日軍以近衛師團爲中堅。第二師團爲左翼。第十二師團爲右翼。於其夜下令爲進戰之準備。先是日兵預備有平底船十一艘。至是更陸續趕造。以爲哨探之用。乘深夜月落周遭暗淡之際。以從事於哨探。其夜前哨隊部先進行。此隊首當敵衝。爲渡江之夜戰。士卒人人皆有必死之心。大將先漉三鞭酒與之。告別預祝勝利。

鴨綠江入海處。凡三支河匯流。其在東者曰第一江。在中者曰中江。在西者曰鑾河。日軍欲渡江。以奪九連城。則其最急者爲築橋。工程而築橋工程者。戰術上最困難之一端也。蓋在平野之戰。軍力得以聚於一點。運用自如。若河戰。築橋其力勢不得不分。且必須先有翼護隊。占領築橋地點。然後可以從事故。此際日本軍畧之敏捷。實最當注意者也。

二十六日。日軍將攻九連城。乃先擊退九里島黑島之俄軍。其前哨線。遂進踞江之中洲。始架軍橋。俄軍見日軍既奪江中二島。乃自九連城後高地。以九生的半砲八門。向西湖洞附近射擊。自虎山高地亦有機器砲二門。日軍自元化洞高地還擊。兩軍死傷皆不多。時日軍更以艦隊爲應援。宇治摩耶二砲艦。及水雷艇二艘。假裝汽船二艘。同以昨夕抵鴨綠江。闖入龍岩浦。當其初入口也。俄軍之野砲隊。自對岸安子山。砲擊之不中。廿六日破曉。水雷艇一。汽船一。溯娘娘城附近測水步。俄之騎兵砲擊之。水雷艇應戰。傷敵甚多。日軍無死傷。午後六點鐘。俄軍野砲隊復擊水雷艇。亦如之。俄軍遂退卻於安子山背。以水雷艇擊走陸上之騎兵。實前古未聞之一怪現象。實將來關於海陸戰術上研究之好資料也。

二十七日。日軍遂披備材料。駕第一江之橋梁。

二十八日。守備九里島之前哨。專從事於築橋之翼護。此兩日彼此砲擊互交。然力皆微弱。無有死傷。

三十日。日軍之第十二師團。以凌晨三點鐘。在江之上流水口鎮渡河。橋工全成。全軍陸續飛渡。午前十點半鐘。日軍之自黔定島。

將渡中江者。被俄軍自九連城東北砲擊。是爲此次劇烈砲戰之開始。是時日軍一面應戰。一面築橋。俄軍專務妨害築橋工程。先將中江臺之民房拆毀。以清眼界。而求射擊之命中。故日軍工兵之執業困難萬狀。日人從黑島發砲。直射九連城。每發必中。俄軍前此砲的全向於橋工者。至是乃一轉。而向於日軍之砲兵陣地。日軍死傷二十餘名。卒堅忍不撓。遂壓倒敵勢。九連城砲聲漸疏。而黑島所發陸續不斷。其榴彈深穿丘陵。烟塵衝天。渾如百千霹靂。同時並發。其慘狀有不可以言語形容者。九連城東之摺鉢山。忽禿見骨。齒齒如鋸。該處敵砲遂全絕響。其時俄出一中隊。忽徒涉鑿河。現於虎山背後之東北一帶。日軍即復向之砲擊。是時百雷齊發。烟燄薰天。咫尺不可辨。凡歷一點餘鐘之久。俄軍漸不支。至十二點半鐘再交綏。至一點二十分復漸息。此次俄軍之砲速度頗大。其曳火彈實達於七千五百米。突以上云。然半日之戰鬥。日軍之所損傷。不過輕傷將校五人。下士以下負傷者二十人。死者二人耳。此亦可見敢死者未必死。而畏死者未必生也。此次日本所築之橋。凡三處。第一上流水口鎮元化洞之間。第二自九里島至赤島之間。第三自赤島自至虎山之間。其第一橋成功稍易。其第二橋則正當九連城之前面。彈落如注。其第三橋亦當鑿河右岸敵軍之衝。其工事之艱難。真有不可思議者。而卒能於三十日之夜。工事全成。全軍悉渡。自此役觀之日軍之進退。無一不依戰術上最高之原則。可謂毫髮無遺憾而敏捷勇敢。又其次也。自是而日軍直据鑿河附近榆樹溝之西北高處。以爲陣地。自渡河之業成。而兩軍勝敗之機決矣。

日軍奪據九連城

五月一日。日軍既悉渡江。屯紮右岸。露營一宵。天未明而幕中攻擊九連城之命下。於是第十二師團占領鑿河左岸栗子園之高地。第二師團亦着手運動。旋占領栗子園西南虎山之高。地。巨九連城東南艾河尖一帶陣焉。近衛師團爲中堅。陣於栗子園與虎山之中間。第十二師團一部之砲兵。遠離其本隊。溯鑿河上流。出栗子園北之夾河口。於是各師團之聯絡全成。各師團之砲兵悉爲行列。自夾河口經栗子園虎山以達於艾河尖一帶。凡綿亘三十餘里。皆日本砲兵軍容之盛。令人羨妒。除三師團砲兵外。更有重砲聯隊。在遼陽附近一切布置悉已妥備。而天始明七點鐘。對岸之俄軍始開砲挑戰。日軍暫不應之。至七點二十分。九連城高阜之俄軍。瞰射黑島中日軍之重砲陣地。於是三師團一齊應敵。如百千雷霆。同時並發。山河爲之轟裂。乾坤爲之動搖。日本左翼之第一線步兵躍進而達於第三江之左岸。右翼近衛之戰線亦突前與之連絡。兩軍之彈各如飛蝗蔽天。撼日沈戰。方酣勝負難決。日軍忽潛分一隊自水口鎮經山地冒彈雨而出。現于鑿河之左岸。先占高地而猛擊右岸之敵陣。虎山之日

軍亦決死向前時七點五十分也。及八點二十五分左翼之第一線復馮饒河而渡水深沒乳激湍如箭迎面即敵軍之中堅毫無掩蔽而如虎如貔之勇士以爾許重笨之軍裝徒涉於萬彈之中觀此情狀愛國之熱淚不禁爲之涔涔而下此實非人間血肉之軀所能堪也非其如燃如沸之熱誠驅迫之安克有此觀於此而益知日人獲戰勝之名譽非偶然矣至九點鐘右岸之鼓聲遂全死日軍得得奏凱歌以入九連城。

日軍追襲蛤蟆塘

九連城既落于日本之手日本遂乘勝襲擊全渡饒河俄軍仍在城西北之高地布堅固之砲陣以全力守蛤蟆塘爲頑強之抵抗雖然卒不能支至下午一點五十分遂退卻日軍右翼隊之第十二師團迫大樓房中央隊之近衛師團肉薄蛤蟆塘左翼隊之第二師團直指安東縣如潮如荼向遼陽街道前進午後六點鐘自安東縣經老古溝以及榆樹溝一帶地段全爲日軍占領日軍行動之迅速既已萬非俄人所及料大有飛將軍從天而下之觀至是三面合圍俄軍遂成釜底游魂猶復窮鼠嚙貓奮力抵禦傷日軍三百餘人卒不可支其師團長及步兵第十二第十三聯隊長砲兵大隊長皆戰死遂揭白旗降服而全軍潰亂其得整隊伍以退者惟步兵五六大隊砲兵二中隊云遂向鳳凰城一帶而逃是役也日軍死傷共一千〇九十八人俄軍死傷無算日人謂敵之全軍共三萬五千以上所損殆半而有餘云其死屍積于鴨綠江迄湯山城附近者纍纍徧野爲日軍所收葬者共千三百六十三其俘虜三百五十餘人自茲一役而日本陸軍之名譽震歐美矣。

雜錄

日本人之敵愾

日本人愛國心重世上早有定評開戰以來上自王公命婦下至婦孺臺隸莫不發忠君愛國之至誠作好義急公之美舉美談軼事罄竹難書略述數則以爲觀感 編者識

宮內省吉澤某本爲豫備將校近以時局必至破裂乃早辭職以俟召集令下而久之未聞消息日以爲憾一日訪友人而語之曰吾自辭職以來日以磨刀爲事召集令何若斯其濡滯也。

新潟縣刈羽郡枇杷島村小林久二郎與同村某氏女約爲夫婦以二月五日舉行婚禮方合卺忽有吏來傳召集令自媒人以及

親戚莫不爲之廢然而小林毫不動容。從容曰。今奉君命以赴國難。一息不能猶豫矣。吾應召去後。生入玉門。非所敢料。願以今夕合歡之杯。卽注壯別之酒。於是引杯自酌。更酌新婦。卽攘臂出門而去。新婦以事出意外。悄然無色。在座者惟有嘆息而已。大坂住友家。豪商也。近以戰局旣開。其銀行銅鑛及其他營業所用人員之中。若有應召集而赴戰地者。自主人吉左衛門按其店員之地位。送百金以上之贐儀。且於從軍中仍以店員待遇之。於最先兩月。給以薪水半額。三個月以後。則給以三分之一。若於從軍中戰死若病死。則贈以退身慰勞金。祭祀料等。此皆所以優待軍人。間接以舉報國之實者也。

長野縣南安曇郡南家村宮澤米市。^{六十}以自近衛步兵第三聯隊下令召集。乃於二月十三日至赤坂區入其本隊。當事者因命醫生檢查。斷其精神有異。放令歸家。宮澤大失望。一旦出去。至午後四時。再入本隊向當事者言。如此便歸。有何面目見父兄弟。若必不蒙採用。吾願於此一死以報國耳。意氣甚盛。在座皆爲之感動。而以有定章不能遷就。乃不得已送之赤坂署。使交至憲兵屯所。而照會其家人焉。

二月二十二日黃昏時候。有一三十前後服裝質素之男子。至高松市新町平野秋平家而告之曰。余今日以係舊歷正月八日。在某所飲至微醉。及歸。在赤十字社香川縣支部之後門。見君爲國家盡力辦事。醉忽醒。急歸家將所有貯金帶來。雖甚微薄。願爲我善處置之。務使用得其當。於是將五圓紙幣三枚。置於桌上。平野感其至誠。允之。問其姓名。堅不肯告。再四強之。止以虎吉二字相答。因此知其卽爲本市內町中川虎吉。平野乃分其紙幣。以五圓納海軍省經理局。以五圓給陸軍恤兵部。以五圓納赤十字社焉。

日本天皇以當軍國多事之秋。爲欲鞏固兌換準備之基礎。使國庫不至空虛。於是將帝室內帑所藏之古金銀類及金磚銀磚等。發交日本銀行焉。

宇都宮尋常小學校二年生林祥太郎。一乳臭小兒耳。近聞日俄開戰。國民有獻納軍資者。乃將自己之私積一圓封投當局。且附以一書。其詞曰。此銀乃從父母給我小費積累而成。交我祖父爲我收管。今聞日本與俄羅斯開仗。我尙幼少。不能從軍。願獻此銀以充買彈子之費。

香川縣木田郡永上村有一幼童上田千一。方在高松商業學校當豫備科一年生。今聞開戰。乃以禮拜日徹夜趕造草鞋五十足。獻于陸軍省。

紀伊國田邊町有中野徹輔。年方十歲。自開戰後。每日自學校歸。輒背煎餅少許。在市內叫賣。人共怪之。一日忽至町役場獻金一圓。附以願書曰。近聞日本與俄羅斯開仗。必需大款。我欲賣餅以其所贖之錢獻納于上。商諸父親。果蒙贊許。乃自前月以來。每日自學校歸時。卽行叫賣于市。今日謹將賣餅所贖之錢獻上。望代捐入軍費而用之。

橫濱市石川仲町大川政憲。年方八歲。其叔父中島新太郎。現亦奉職于某水雷艇。此童近欲獻納軍費。乃將存于左右田銀行之積款四圓三角二分九釐。盡行取出。交于橫濱市役所。其願書曰。此四圓三角二分九釐。乃我父母及叔父常以五分十分給我。我存而不用。積至今日。方得此數。近聞人說日本與俄國開仗。我叔父原是海軍兵士。聞其已乘軍艦赴戰。我雖甚想同行。因年幼不可。今願日本兵士將我此款買彈子快打戰仗。故將此銀獻上。父母已經許我。望從我請。但戰勝之後。請以一刀賜我。至盼。日本兩議院議員以軍國有事。財政困難。乃商議辭歲費（卽議員之俸）不受。今有爵議員及多額議員之大半。已贊成此舉。但其中分爲兩說。一說謂要辭退全額。一說謂議員中有靠歲費支持生計者。仍以辭退半額爲兩全。然二者必居一于是矣。山形縣北村山郡西卿村。爲欲救護軍人遺族。苦于籌款。乃擬於戰局未結之中。舉村禁喫煙。每戶每日醺銀一角。此村共五百餘戶。竟無一人不贊成其事者。自二月十五日已依議厲行矣。

神奈川縣有霧生伊左衛門者。今年六十五歲。官已十年。乃學造鞋草售之。以行善事。今聞日俄開戰。乃將其數年來所存草鞋盡行賣脫。得價拾五圓。悉獻以助軍費。

日本有注籍于預備役後備役者七十餘。方在美國謀生。以在海外召集令不及之。而各人一聞日俄開戰。不敢倖免軍役之義務。乃相議歸赴國難。卽由某船返橫濱。當其在舊金山上船之時。美國各新聞記者聞其行而壯之。皆來問訊。且索其小照登于報上。題曰赴國難之勇士。

福岡縣遠賀郡津田甚七之母。今年已八十二歲。聞日俄開戰。乃不分晝夜。趕造草鞋四百對獻之。其地之管理恤兵事務者曰。此乃衰老之人。念軍人寒中跋涉之苦。用敢獻此以表微忱。

婦人之迷信過甚。有時令人失笑。而其心之樸誠。又極可敬也。滋賀縣愛知郡西押立村有新善光寺。三月初旬忽來一僧在講堂高談今回之戰事。謂當此多事之秋。國民皆當存死而後已之志。乃援引種種古例。以鼓舞鄉人之熱心。時村內婦人大半在座。聞而動心。乃相與商議。吾儕婦人恨不能爲國家出力。亦當致其忠誠。祈禱皇軍大勝。嘗聞婦人之髮可以止巨象之狂奔。今我等

盍斷此髮以禱于神明。於是座中婦人莫不附和。及夜則闔村婦人自十四歲以至六十歲者。凡四十五人。皆將其煩惱根盡行剪去。共封爲一包。題其上曰。爲國家爲軍人所剪之髮。下署各人姓名年歲。自是每日同到佛堂虔心祈勝。此真可謂其愚不可及者也。

俄國之躬自薄而厚責人

自千七百年至千八百七十年之間。戰事不下百數十起。而其內有百七回。乃未經宣戰而卽行開仗者。今俄國不以斷絕外交之通牒爲開戰之豫告。而以日本水雷艇突擊旅順爲不合公法。噫。俄國何其健忘。竟於本國之已事。亦不記憶也。今試舉俄國未經宣戰而遽行開仗之例列左。

一、一七〇〇年拿爾巴之役。俄國實未豫告開戰。而遽爲軍事之行動。

一、一七三三年俄國爲冊立斯達尼士拉。突然侵入波蘭。此亦預先絕無通知者也。

一、一七五三年俄國與奧普兩國突然襲擊波蘭。

一、一八〇一年俄國在其港灣。突然捕拿英國商船二百艘。以開兵事行動之端。

一、一八〇六年俄國方與摩達維亞交涉。突然舉兵襲擊之。而奪其城寨。

一、一八二七年俄國及英法之艦隊。無端在拿維亞里諾。擊破土耳其艦隊。

一、一八二八年俄土之役。彼此皆未下戰書而卽開戰。

一、一八三一年俄國未經開戰。卽砲擊希臘船而捕獲之。

一、一八三八年俄國與普奧兩國。皆無聲明。突然占領達拉加堡。

一、一八五三年苦里美亞之役。亦未經宣戰而卽交兵者也。

然則俄國今雖自悔其不能先發制人。而日本之突擊旅順。實不過請君入甕。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耳。俄國發此怨毒之言。其不爲天下冷笑者幾希矣。

韓皇館日兵于宮中

韓國有三宮。曰尙德曰景福曰慶雲。尙德最古。往昔日本伐韓之時。曾充浮田秀家大營。景福乃大院君所築。頗壯麗。王妃薨後。相

傳有妖。乃別作慶雲宮。今韓皇所居者是也。現因日韓結盟。韓皇乃許以尙德景福兩宮。爲日本兵士營舍。其面積約可容三師團云。

俘虜情報局之創設

日本之俘虜情報局。原遵照一八九九年萬國平和會議所決議之規條而創設之。但自此會議以來。與盟各國之間。未嘗有交戰之事。故此局之設。實自日本作始。以無成例可援。其組織及作用。均可由日本制定而活用之。今據日本當局所言。此局置一名簿。將俘虜之姓名。年歲。國籍。階級等。悉行記入。又於俘虜之病症。入院死亡等事。皆爲詳載。以便調查。若自俘虜故鄉之戚友。有來問訊俘虜現狀者。務爲詳答。俘虜若携有金銀物件。可從本人之所希望。代遞于其本國。若其所指定之地方。如有遺囑。亦當代爲妥達。又於戰死之士。亦必查明其名。姓。階級。若有遺物。可收存于情報局。待其遺族來索。卽歸還之。又於遞送俘虜之金銀物件。凡屬與盟諸國。皆不徵繳運費。此爲情報局之大略章程。實爲博愛善舉。與赤十字會。皆爲戰時最文明之事業者也。

日本募債之結果

日本因軍費不足。擬募國債一百兆圓。至三月十日期滿。應募總額。乃達四百兆五千二百一十一萬五千一百圓之多。實驗定額三倍以上。日本人之好義急公。真堪折服。計掛號應募者。共百一十一萬一千一百九十一人。今將各地所占之額。列爲一表。

東京(東京千葉神奈川埼玉)	一五一、四九六、七二五圓	仙臺	三、九七五、〇五〇
大阪(大阪兵庫奈良和歌山)	九一、一六八、六〇〇	盛岡	一、六九九、七七五
西部(山口福岡)	一六、六五四、一七五	青森	一、三七〇、二七五
北海道	四、三七四、二〇〇	秋田	三、一九四、四五〇
名古屋(愛知三重岐阜)	三四、七三四、〇〇〇	福井	四、七七八、四七五
京都(京都滋賀)	二二、九五五、八〇〇	金澤	二、九三五、三二五
札幌	三、一七二、六七五	富山	六、三四八、〇二五
小樽	一、六三五、四二五	松江	三、六五三、〇〇〇
福島(山形在內)	八、〇七六、五〇〇	鳥取	一、九九七、七五〇

長崎	三、八七六、七七五	岡山	六、二〇四、六〇〇
新潟	一〇、五四四、八二五	廣島	六、三七五、二二五
前橋	五、二八八、四〇〇	德島	三、五四一、三七五
水戶	二、六三七、九二五	高松	三、二〇一、九五〇
宇都宮	三、一二八、一二五	高知	一、四四一、一二五
靜岡	三、七六九、〇〇〇	松山	三、二四二、四七五
甲府	三、三九五、六〇〇	大分	四、二二二、二七五
長野	六、一二二、〇七五	佐賀	二、〇一四、八〇〇
熊本	五、八〇一、九二五	沖繩	三、三二二、〇〇〇
宮崎	一、一九五、五五〇	臺北	九、四四七、六七五
鹿兒島	二、一二〇、一七五		

其應募之中。最占巨額者。除帝室二千萬圓外。銀行則日本銀行二千萬圓。十五銀行一千萬圓。三井三菱橫濱正金各五百萬圓。第一第三安田三銀行各三百萬圓。帝國商業及第百銀行各百萬圓。第二第七十四銀行各七十萬圓。明治商業銀行六十萬圓。第二十七川崎橫三銀行各五十萬圓。(五十萬圓以下者畧之)個人則島津忠重公、前田利爲侯、毛利元昭公、古河潤吉、各百萬圓。細川護成侯、五十萬圓。原富太郎、渡邊福三郎、各四十萬圓。德川茂承侯、淺野長勳侯、渡邊治右衛門、岩谷松平、各三十萬圓。堀越角次郎及其他二名各二十五萬圓。鍋島直大侯、伊達宗達侯、峰須賀茂昭侯、尙典侯、山內豐保侯、小野光景、渡邊金太郎、各二十萬圓。池田仲博侯、池田詮政侯、井上忠直、大谷嘉兵衛、三野村安太郎、各十五萬圓。森村市左衛門、十三萬圓。此外十萬圓者尙有二十七人。今不枚舉。

俄人之無愛國心

莫斯科新聞社欲造戰鬪艦一隻。獻之政府。於是設法勸捐。不料一月之內。僅捐五千金。噫、觀于日俄兩國之民情。可以決勝負之所在矣。

俄國之社會黨

俄國之社會民主黨。近日開一秘密大會議。聖彼得堡莫斯科阿狄沙玖夫高加索各處之秘密結社。猶太人及在外國之社會民主黨。皆派代表人赴會。共有五十餘人。向來此等團體。散在各處。各爲運動。不相統一。今議聯爲一氣。互相呼應。議設中央執行委員。以號令各部。其所議決將來之方針。大要如左。

- 一廢專制政體。代之以民主共和政治。使丁年以上之男女。皆有普通選舉權。以此開設國會。確保主權。
- 一定地方自治制。
- 一身體及住居爲神聖不可侵犯。
- 一信教言論集會及勞作團結。當得完全之自由。
- 一廢旅行券。
- 一撤去商業上一切之束縛。
- 一將彼得大帝所制定之階級族籍制度。悉行廢棄。
- 一不問男女及宗教國籍人種之如何。市民皆得同權。
- 一學校當用生徒之祖國語言。在國家公衙。亦得用各地之方言。
- 一未有俄羅斯國籍者。如欲與俄羅斯政治上之關係。可聽從之。
- 一市民有在普通裁判所告訴官吏之權。
- 一不以希臘正教會爲國教。
- 一設俗人（對於僧徒而言）教育自由教育之制度。
- 一廢一切間接稅。改所得稅相續稅爲累進率。
- 一以民兵制代徵兵制。

俄國革命黨之動機

俄國政府暴虐其民。不平之黨。散處各地。常欲乘機竊發。今值國家有兵事。正擬大有所爲。此等革命黨大抵爲俄國滅其祖國者。

居多。如芬蘭人、波蘭人、阿爾美尼亞人、猶太人等。其中堅也。今者巴克市有僧侶若干。在市之公會舉一大典。為俄國祈勝。正在喃喃祈禱。突有炸彈一枚。從空中飛來。墜地轟然若霹靂。遂致三人爆死。傷者無數。聞投此炸彈者。為阿爾美尼亞人數人。此事一傳于外。全國之革命黨聞之。無不拍手稱快。外患方殷。內憂又至。俄國政府。其何能堪。

中國北兵之配置

中國為嚴守中立分。兵屯駐各地。今將其在直隸省內者。據最確之調查列為一表。

(隊名)

(指揮官)

(總兵數)

(駐屯地)

武衛右軍

○姜桂題

▲六、八九四

馬廠、保定、北京

武衛左軍

○馬玉崑

△九、五〇〇

永平、朝陽、建昌

常備軍

王士珍

七、六九六

保定

自強軍

○趙回賢

二、五四八

小沽、鹽行

新練軍(步隊)

竇從周

▲一、〇〇〇

北京、萬壽山

淮軍馬隊

李家修

三六〇

完縣、滿城、新州

淮軍步隊

周行彪

七五〇

新州、保定、新城

淮軍馬步隊

○嚴永清

一、六一〇

故城、鹽山、阜城等

淮軍馬步砲隊

○郭學海

一、七四〇

三河溝、香河、甯河

淮軍左翼

○李安堂

一、二五〇

永平、遵化、蘇州

淮軍機字營

○董履高

二、二五〇

定州、南宮、正定

親軍馬字營

○馬晉徐

▲四八〇

交河、河間

親軍各營

○吳長純

△一、九八〇

任邱、大城、靜海

練軍馬隊營

孟恩光

四八〇

定興、安肅、保定

直隸毅軍

○姜桂題

四、七五〇

北京城內外

熱河練軍

大名練軍

宣化練軍

天津南段巡警

天津北段巡警

保定巡警

大沽巡警

山海關巡警

○楊玉春

○何永興

○何來鰲

曹嘉祥

段芝貴

趙秉鈞

劉金徵

鄭翊清

三、〇〇〇

三、五〇〇

一、七五〇

●一、八〇〇

●一、一〇〇

●四二〇

●一六〇

●八〇

砲兵四千六百三十四人

騎兵八千三百四十六人

步兵三萬八千八十八人

（工兵四百八十人（武衛左軍））

總兵數五萬五千九十八人

（備考）▲印者袁世凱之親衛兵及從來所有之兵力。○印者與日本將官相當之總兵或提督。其他則與日本之佐官或尉官相當。●印者雖為巡查。曾受訓練。且携武器。有事則可充兵。△印者馬玉崑之所有兵力也。

平線、赤峰、熱河

廣宗、威縣、大名

宣化、張家口、庫倫

天津市內外

白河以北

保定

大沽

秦皇島、山海關

時評

政界時評

（本國之部）

中國政界。黑闇無天日。撫一二事以糾彈之。無當也。雖然。謂其不可與語而遂不屑語。非我輩所以待祖國之道。士生今日。雖外國政界之與我間接者。猶當汲汲求其真相。而況於吾家事耶。今以此部冠批評門。非爲腐敗政府上條陳。實欲爲沈睡國民施棒喝而已。

逆臣廢弑之陰謀

咄！咄！！近者廢弑陰謀之消息。又囂然徧國中。異哉咄咄！！痛哉咄咄！！

后黨滿黨之仇。今上自戊戌迄今。殆將五年。而仇者未已。而見仇者未已。嗚呼。其故可思。嗚呼。其故可思。

今上之不死於戊戌。幸矣。不死於己亥。幸矣。戊戌之變。彼驟慌於英日之保護康梁。恐外國之問其罪也。己亥之變。彼驟慌於海外及內地之電報。慮國民之爲難也。今則彼明薄視國民之無氣力。以爲不足憚。又知外國之樂用彼爲傀儡。而干預乃家事也。於是數年來之處心積慮者。又將見諸實事。嗚呼。外國不足責。而我四百餘兆之國民。以無實力之左證。示人坐令仇我者得囂囂然曰。彼何足懼。彼何足懼。我國民其羞死矣。

戊戌之變。錮也。己亥之變。廢也。今茲不有變則已。苟有變。則不出於錮。不出於廢。而必出於弑。彼蓋以爲苟若是。則足以間執外國之口。而掩國民之耳目也。嗚呼。外國不足道。而我四百餘兆之國民。不自有其耳目。而令彼欺我者。芒芒然曰。汝其安是。汝其安是。我國民其羞死矣。

國民毋以此舉爲滿洲朝廷一人一家之私事也。彼與我今既有密切之關係矣。雖他洲之國情有變。其影響且及於我。而況本國現時之主權者。我國數千年以「朕即國家」四字爲國體。主權者之奇變。即一國之奇變也。國民念諸今上者。實中國前途之一線光明也。實中國國民之一件希望也。吾非欲我國民放棄其責任。而一以望諸在上者。雖然。吾信吾國現時之主權者。得如今上者一人以坐鎮之。則吾國進步之速率。當視今日倍蓰焉。得此一人。則吾國民爲其易喪。此一人。則吾國

民不能不爲其難國民念諸

吾儕常言國事之敗壞不能全歸罪於一二人。非爲彼一二人寬其責。懼吾國民之不自認其天職。日日責人。日日望人。而國事終不可救也。乃若彼一二人之罪大惡極者。則又安容赦焉。安容赦焉。夫國事既全敗壞於彼一二人者之手。而吾國民竟赦之甚焉。者畏之甚焉。者媚之。即不爾。而曾無實力足以去之。足以抗之。是即吾國民不自認其天職之明證也。是即敗壞國事之罪。吾國民與彼一二人者共之也。國民念諸。

雖然。彼一二人者之自爲計。亦愚不可及矣。今世民族主義之既行。吾民反而求諸祖國。相與睦然於黃帝子孫主權之何在。則驀地回憶二四十年前之舊事。若有不勝其淒怨者。急激破壞之論。徧國中矣。其一二仁人君子。思深慮遠。不欲爲是言者。以今上之可以繫一線之人心也。故有今上一人可以解彼等一二人者之阨。而保彼五百餘萬人之太平茶飯。今並此而喪焉。則舉國人之望悉絕。而舊怨新恨叢集於彼一二人者之身。彼一二人獨有利乎。豈天奪其魄而使之不悟也。世有飲鴆以爲甘者。吾於彼一二人見之矣。夫人既甘鴆。亦何責焉。顧吾見甘鴆者。不獨彼一二人。舉四百兆皆是也。嗚呼。中國其竟無幸哉。

易服色問題

日本報言西后將有改西裝之議。已令內豎試辦。驗其可行與否云云。日本報言中國事。向來真贗參半。此殆不足深信。雖然。西后政府。今以媚外爲唯一之手段者也。以模擬爲唯一之法門者也。彼日以請戲請酒諂外人。而因以博其歡。而外人之涎此老大帝國利用此傀儡者。亦遂從而譽之曰。西后今已維新。北京政府今已維新。彼西后政府以爲吾技之果可售也。於是乎從而附益之。然則易服色之議。果不謬。亦意中事。易服色可乎。曰。吾中國之弊。在無動苟動焉。必有所激厲。聊勝於無也。雖然。苟以是爲遂。足以冒改革之名。雖愚者猶知其不可。苟無其精神。雖改官制。與教育。猶之無益也。而矧於區區服色。不然。高麗亦以兩月前下改服之令矣。高麗果新乎。吾以爲。髮必當去。而服色則不可改。苟驟改服色。非直不便民。且於生計界。生大影響。而國不勝其敝矣。今政府而欲改服色。吾謂其亦取亡之一道也。

改律例問題

近日改律例之議頗興。政府派大員董其事。且聘一法國人爲顧問。更擬杰聘一日本人云。得毋維新改革之一現象歟。中國數千年來。只有君主治臣民之法。更無君主與臣民共守之法。不甯惟是。所謂君主治臣民之法。亦不過刑法一端而已。他皆無有也。故語及法律。即與司空城旦書生聯想。今政府之言改律例者。吾不知其以何因緣而起。此念要之舍刑法外。無他改作。此則不待問而知者也。

刑法何嘗非法律中一重要之部分。苟諸法皆改。則刑法固不得獨遺也。雖然。諸法皆仍。而獨改此。果有效乎。即使盡採各國刑法之精理。鎔而通之以成一最精美之律。猶之無當也。何也。法也者。相待而行者也。未有抽出一二端學之。而能有效者也。而況乎今之所謂改律例者。固未嘗行以忠實之心。而董其事之人。又皆於法理未嘗一夢者也。嗚呼。我國國民。其猶望在上者之變法乎。

太后又舉行萬壽慶典

『晉陽已陷。休回顧。更請君王獵一圍。』此李義山詠北齊詩也。嘻。古今人情殊不相遠。慈禧端佑康頤昭豫莊誠壽恭欽獻崇熙皇太后。於今七十。復將舉行萬壽慶典。此君之舉大慶典者。凡四次。其一爲甲戌。則穆宗登遐。其二爲甲申。則安南失守。其三爲甲午。則日本構釁。其四爲今度。又將如何。議教育。則曰無款。議軍備。則曰無款。議勸業。則曰無款。獨萬壽慶典。則內帑之款。政府之款。官吏之款。民間之款。不知何以源源其充。物也噫。

樊增祥密書疏證

陝臬樊增祥致都中某權要書曰。爲宋伯魯事。各報紙橫議。足見逆黨猶盛。此一時毀譽。不足計較。欲正千載之名。仍應於大處落脈。惟窺上座自歸京以來。志得意滿。宗旨漸變。狃於目前。忘其毒矣。祥所慮豈爲一身。前輩猶記雙桂西軒之談。謂外人必不干預我事。已不出祥所料。庚子之變。其咎不在吾謀。今上座獲眷更隆。內外帖服。不於此時力爭上流。萬一事機轉變。吾輩身名俱敗。猶是小事。上座將何以對崇文忠乎。祥夏間兩稟上座。備陳危機。寓書賜答。皆未及此。乞前輩便中痛陳之云云。廢立之事。最亟於己亥。有所懼而中止。庚子之變。端剛實緣廢立不成。遂欲借義和團以自助。西遷以後。事勢既迫。而大阿哥竟廢。皇上遵時養晦。狀若土偶。太后廢立之思想。亦漸就滅矣。樊增祥以榮祿幕府。由知縣而躡台司。其效忠於榮祿。而預其密謀者。不

問而知。回鑾以後。榮祿廢立之思想。是否銷滅。無從得悉。而樊增祥急於求富貴之念。不得不以危詞聳榮祿之聽。冀用已謀以爲首功。則秩必驟遷。而寵亦日益固。聞因宋伯魯事。政有煩不謂然。樊欲爲固寵計。則當觸撥此廢立之機。振乃能與執政有密切之關係。其言曰。欲正千載之名。當於大處落脈。正名者爲穆宗立嗣也。曰歸京以來。宗旨漸變。蓋未歸京以前。樊與榮近日以一大事聒於其前。自歸京以後。恐榮祿漸忘之也。曰。扭於目前而忘其毒。謂皇上春秋正富。帝黨徧滿天下。一旦反正。則榮不可保。已身更爲齎粉矣。曰。雙桂西軒之談。謂外人斷不干預我事。蓋當時太后不敢反。都恐外人助皇上復辟。俟入都實行之。樊稍知外事者。謂各國既盡握中國財政之權。固足矣。無待引強。互相猜忌。言論不一。安肯合力以助皇上復權。此可無慮。樊於此固有特識也。曰。上座獲眷更隆。內外帖服。謂榮仍握大權。外人交誼日密。張之洞輩又極力擁護之事。機正不可失。故欲其急爲廢立之元勳。所謂力爭上流也。曰。上座何以對崇文忠。蓋崇綺於榮祿有郎舅之戚。召崇綺護大阿哥。明其爲穆宗立嗣。則可以慰穆后在天之靈。廢立不成。於是崇綺再出爲無謂。徒以義和團送其一命。主謀者仍復安富尊榮。果何以對崇綺於地下也。去年秋冬間。廢立之根芽又動。或者樊所謂兩稟上座。備陳危機。榮祿之心亦爲之一動乎。樊以樞眷最重。聞天下。今爲陝臬三四載矣。而官不一遷。得無怨榮祿之負心。迫而有此責望耶。

庚子西安政府有電商張之洞。張覆電有地可割。款可賠。皇上必不可復辟等語。此語一傳。凡有血氣。無不恨張之洞。然猶曰。此密語之稍洩耳。天下人固未盡信也。今英國藍皮書出。有駐漢口英總領事致英相沙侯信。詳載與張議和約事。張謂各西報言各國擬請皇上親政。此何以處我太后。英領事云。各國輿論如此。張曰。皇上爲太后嗣子。中國以孝治天下。各國如有不敬太后之舉。皇上已自陷於不孝。何能臨治臣民。英領事致電沙侯。謂華人思想如此。張制軍爲士林領袖。若從其議。較易措手云云。此電固已譯成漢文。見諸各報矣。

張之深仇皇上。明目張膽以排親政。固海內所共悉矣。英領事謂華人思想如此。冤哉。此言張之洞果足爲華人之代表乎。其言曰。皇上爲太后嗣子。此言也。無異以廬陵王爲武氏之嗣子。得賜姓武也。以中國舊學家言。則皇上者太祖太宗之嗣孫。入繼大統。大統者豈那拉氏之大統也。禮學家言。爲人後者爲之子。擠僖公且曰非禮。入繼者繼大統。非繼崩者之一身也。那拉氏乃足以當此耶。張之洞曾讀舊書者。今以擁護權位之故。乃甘心蔑古而不辭矣。昔有盜攫金於市。被獲訊焉。盜曰。吾之於市。見有金。不見有人。若張之洞。非有仇於皇上也。知有總督之權位。而竭誠以保之。蓋未嘗見有皇上也。樊增祥亦非有仇於皇上也。爲預謀廢立而得。

美官欲秩之驟進不得不重煽廢立亦止見有美官不見有皇上也皇上特爲若輩弋官之的耳痛乎風雨飄搖之寶位而日日言食毛踐土者懸之以爲的也

禁籌邊理財之侍御

有某御史於歲杪上封奏請釐定科場題目不得涉及籌邊理財蓋恐言籌邊則啓草澤之生心言理財則導計臣之嗜利皆非所以絕流弊尊國體云云聞此章奏抗題極緊大有嘉道制藝典型八股規復之日侍御將以此道易天下文體不患不釐正侍御勉之

商部大臣

政務處議覆振貝子請立商部事奏請如外務部例設立專部朝廷意僅立一商部大臣欲以命瞿鴻禨瞿力辭設商部大臣有利益乎則視其辦事不辦事不在乎尙書侍郎與大臣之別也特專開一部即使敷衍猶有事辦若號曰大臣則爲兼差兼差可決其不辦事矣如以瞿爲之幾見軍機處外務部之忙人能抽閒以辦兼差之實濟乎即使非瞿而此差必權要當之能責現在之權要以辦事之實濟乎

或曰商部既立必不駐京師亦必如呂海寰盛宣懷張翼之駐上海天津也夫呂盛張所挽回權利者幾何事吾既聞命矣商部大臣之果優於呂盛張否不獨吾以爲難其人則政府亦以爲難其人也若駐京師則每遇一事往反電商此忙人者於商業之現狀曹乎未有聞平日既崇拜外國欽使一言重於天語方針一錯萬牛莫轉吾將爲商業之前途危也

南北洋大臣有通商之責任歷有年矣南北洋雖聽命於外務然使非有十分之壓力外務部亦常徇南北洋之請蓋彼南北洋者歷練有年見事尙較明於外務部也即使設商部大臣何嘗非寄耳目於南北洋使以頑錮黨魁替然負此重任亦益足增南北洋之阻力耳

外國有商部而得實力之保護中國即設商部而止受虛名之壓制蓋外國有商會之組織其會長可以直達於商部其因革之要章商會議之商部深察其可行乃實施其保護中國漫無組織而徒仰大官之鼻息以冀得保護之實益即使商部大臣深通商務實益曾有幾何

所貴乎立商務者以能擴張商權爲第一義保護商業爲第二義洋貨進口之率日增土貨銷場之路日絀則中國致貧之一大原

因宜如何急籌抵制之法在乎實力之考求而以勸工實行其政策則工業爲商業之來源製造土貨之所需物產又半藉乎農學之發達則農業又爲工業之來源必待土貨之銷場廣而後足以言抵制內力既足乃能出而馳逐於五洲立於商戰之舞臺夫然後謂之擴張商權今但亟求抵制之法是固在商業諸公之自盡心力實爲組織乃可以借商部之權力而行其意徒延頸舉踵以盼設商部何爲者也

保護商業之刻不容緩固海內外所同切盼者也金銀之溢出幾增其率而國命待斃所稍藉以挹注者經商外洋之歲有所獲或輸輓於祖國然而國家視出洋商民如化外任其生滅不復一厝意此其挹注者亦將涸其源矣南洋諸島華民商務極占勢力乃觀華商滙陳商約大臣公稟實屬耳不忍聞目不忍觀華民之人格下於土番比諸各國商人實受特別凌虐之看待貨物之稅橫征產業之稅加倍訟事必罹枉法遺業妄爲扣留公積任意妄提工價遭其抑勒種種特別之苦狀所萬不敢施諸他國者悉於我華商施之他人有國家之保護我商爲域外之流民痛乎無國家保護之慘不忍言也彼華商繫懷祖國遇事急公常爲內地商民之冠閩粵之民致富恆過千萬國家於此絕不保護獨忍置之于化外是直并其已獲之貲財而絕其內輸之路也商部大臣而不欲自棄其責任也則盍於此少留意矣

吾尤切望商業諸君勿論內地外洋先求商會之組織以養成此直接商部之資格然後以保護之責任歸諸商部商部得藉商會之團體以得行其保護之政策血脈既已貫通推行乃能無滯否則商部大臣擁虛名於上責之以擴張商權保護商業之盛熾而彼得以文告敷衍酬應於其間嗚呼亦適成其爲中國之商部大臣而已

袁劾張續評

本報前載袁世凱劾張之洞。茲得京友函言。未有其事。惟袁至南京。與張商議一切。袁行之日。張餞之。酒及半。張遽睡熟。久未醒。袁不及待而行。張醒後。急命排隊請袁回。袁欲不返。幕僚勸之行。比至。重張宴謝罪。歡飲而別。袁面奏練兵事爲最詳。欲東南悉改兵制。未嘗面劾張。特張之所爲。袁亦不以爲然。袁非附和張者也。至自借洋款一節。政府議不肯公認。則有之。夫張之待袁。爲敬乎。爲慢乎。以南洋大臣款北洋大臣之重客。而居然睡熟。則其慢之意可知也。張何爲而慢袁。張任粵督時。袁僅一同知。袁以後輩突居上游。張自負老輩。或隱然示之以老督撫之派子。旋繼之以優禮。其玩弄袁之狀。袁其能終忍之乎。袁負不可一世之概。灼見張之洞之貌。託維新庸陋險狠。其決不附和可必矣。袁受事之日淺。其政治之現狀。或未能如張之洞名目之繁。

多。然袁欲辦實事者。其成否雖未能預決。張則建立名目之後。便囂然自以爲功。故吾敢決袁之必不奉長也。

張劾梁續評

張之洞劾梁鼎芬露才揚已之語。京師傳徧。以爲異聞。惟聞此語非專登白簡。似係別事中拖逗之詞。至於奏辦學堂。固一切委梁監督。曾有學術純正誠懇精勤士林悅服之褒。此摺固在傳聞劾語之後也。某主考過江。晤張。張語之曰。向以文士待星海。及試之以吏事。實能人所不能。吾亦謂梁鼎芬果能人所不能也。梁以武昌府知府獨攬大權。爲張之洞之代表。湖北官場爲之切齒。梁恣爲威福。以一知府干預全省之政治。刻深自喜。以迎合張之洞。貌爲振作之心。其揣摩迎合之術。已操之十餘年。固不患其寵之驟衰。如諺所謂有爾一日有我一日矣。特不解露才揚已之語。何以忽然傳徧。或張亦以爲梁寵眷太盛。恐他人劾之牽連及已。故先於他事輕輕帶及。以爲預備之術而已。之寵梁仍無所損也。張之用心亦良苦哉。

榮祿有無形之苦況

今日無論中外。誰不知榮祿爲中國第一有權之人。宜其樂不可極矣。乃據滿洲人所稱。榮祿有無形之苦況。榮祿雖未衰老。亦已非少壯。至今無子。其正妻亡後。止有一妾。其妾無日不侍奉內廷。即奉旨賞一品夫人者也。其受恩之故。固由得太后歡心。亦因其女指婚親王。故崇其體制。榮祿政務十分殷繁。不能須臾休息。及歸家。無一牀第之人伺候。太后亦甚憫之。面諭以宮女二人賞之。爲妾。榮以畏一品夫人之故。力辭焉。近復多病。既抱無子之戚。又無姬妾之娛。以視前代權臣。雖威勢過之。而家庭絕無可樂。時時鬱悶。殊爲可憐。傳聞屢有告退之志。雖或非真話。然亦極無聊之際。所應有之義也。嗟哉。權勢熏天之榮祿。乃不及一樂爾。妻孥之田舍翁人亦何所羨而願爲榮祿也。

熱河開礦問題

熱河都統錫良上一密摺。大約謂北方礦利。爲俄人所耽耽注視。亟宜集內地之富豪。鳩內人之股本。速從事於開採。現方經營此事。請外務部勿與外人承辦。以防利權之外溢云云。嗚呼。中國之鐵路輪船礦山。郵便與夫內國一切權利。無一不落於外國人之手。甲午以前。則爲人所欺。給而攘取之。甲午以後。則爲人所迫脅而攫取之。庚子以後。則甘心承奉拱手而奉送之。中朝大官久恬然視爲固然矣。錫良乃獨期期以爲不可耶。嗚呼。錫良解事。錫良可人。熱河固中國內地。熱河礦山固中國固有物產也。以中國之人採中國之礦。固非自攘竊而來也。今日採之可。明日採之無不可。今

歲探之可。明歲探之亦無不可。從容鳩股。從容庀工。奚不可者。顧乃秘密奏請。一若幽期密約。不敢令人聞知者。顧乃倉皇從事。一若日不暇給。怵他人之我先者。外人占中國土地。預定勢力範圍。立勿讓與他人之約。斯已奇矣。乃中人開中國礦山。亦預定勢力範圍。立勿讓與外人之約。無主權之國。可憤可憐。

己亥庚子以來。請辦鐵路礦務者。趾相錯然。外務部刻意挑剔。非駁其章程不善。即斥其辦理非人。故以鐵路礦山請者。百請而不得。一諾至於外人之承辦。則脅以國力者。無論矣。雖至外國之一市。駟賤豎。但使其深目高鼻。碧眼紫髯。則一聞其請求。不啻弱子聞嚴父之命令。不論其所請者為何地。請之者為何人。無不敬謹奉命。惟恐一言少拂。其意少遲。以失其歡。舉一國之鐵路礦山。無不以爲應酬。外人之異品。巴結外人之禮物。錫良雖熱心挽回利權。獨奈何欲取其奉承貴客之禮物。而與彼家奴邪。吾恐外務諸貴人。必將嗤之以鼻。曰。這孩子大不解事。

滿洲者俄領之印度也。

英人以二十萬金公司。不煩一兵。未流一血。而墟五印度。此稍有知覺者。所能道也。印人涵濡於英之奴隸教育。馴伏於英之壓制。法律淪肌浹髓。感激如巨鼇之戴山。負弩前驅。血誠若精衛之填海。自今以往。撤大英領地之國。旂必俟諸火山齊爆。豎五印自主之徽志。當冀諸地球末日也。

泱泱乎豐鎬神京。孕育二百餘年。占領漢土三萬餘里。輿圖之資格。太祖太宗所發祥。列祖列宗所棲神之祖國。委棄拋擲。尙無所顧惜。馴擾於他人肘腋之下。熟視焉若無所覩。猶復號爲領地。感激圖報於奪而復還之敵國。以銜飭天下之臣民。盖有如今日之東三省者也。

東三省之既奪於日本也。俄人糾德法干預。建仗義執言之大號。以收惠於中國。日本戡戡不敢與校。致立爲永遠之紀念。俄索非常之酬禮。德法繼之。於是旅順大連灣威海衛膠州廣州灣相繼並割。東三省者固櫛割五要隘。所易換以收回者也。庚子一變。俄人乘釁而唾手以取之。和議既成。約期退兵。於是朝廷安然以爲復收此領土。不復一置意。而深觀俄人所爲。沈驚刻入以瘁力。經營於此境者。蓋隱然自以爲英領之印度矣。

英之墟印度以商會。俄之墟滿洲以鐵路。團匪之亂。以五千兵保護鐵路。不旬日而据有東三省。今日之遵約退兵。退兵所割之地。則鐵路之旁。中國所讓與俄人之餘地也。他國不能援約與之爭。於是得安然大施其管理滿洲之政策。其形勢便利貫滿洲全境。

之脈絡握其吭而繫其手足俄人於此亦可謂躊躇滿志矣

俄人上溯黑龍江下訖黃海皆儼然視爲固有之產業鐵道之旁設立村市城鎮商旅雲集銳意以滿民開化爲已任士人悉習俄語樂爲通商生計較昔易謀他國至彼議開礦者必須俄官允可設立文武員弁中國官遇事必商儼成屬吏蠢野若增祺之流則大肆其凌虐若所稱增祺日夜痛哭求解任日本親王過境不許增祺相見者是也三省將軍所部兵隊皆示以限制派監察官一員稽察軍事華兵所用鎗均由俄國烙印各製造局軍械火藥悉屬俄有中國官員實即俄國之警察長替俄人譏察華民奸宄而外蓋絕無所事也

俄人不特以陸軍控馭滿洲也三省水道皆與俄通俄之輪船絡繹奔赴又盡握三省水道之權日前所報俄調軍艦二十四艘往來各地者是也陸路水道之權如是其鞏固亦可謂不拔之基業矣

英日之聯盟以防俄也俄深知之益善用其外交之手段以塞他國之口陽受中俄輯睦之美名陰以實行其中俄密約之政策他日必將大施教育之權使三省之人民含生受性於大俄教化之下不待十年而所謂大清國之人民者已非復愛新覺羅之管領又可預決矣

恢恢乎兼有法蘭西西班牙兩國之版圖踞支那大陸之巔享數十年蘊而未洩之地寶以建天府之雄國區區五印度又烏足道耶試以質諸中國之朝廷既肆割此眈眈之漢土而於滿洲故地亦慨然而捨諸得勿平滿漢之界之出諸誠意者乎

中國人口最近之統計

中國人者世界上第一膨脹有力之人種也吾讀近日最新之統計表色然而喜悚然而懼

中國素無精確之統計所據者戶部之總冊所云若干若干云者皆約略舉其大數而已今據近年各省督撫將軍及外藩王公所報告於戶部者最錄如左

直隸省

二〇、九三七、〇〇〇

山東省

三八、二四七、九〇〇

山西省

一二、二〇〇、四五六

河南省

二五、三一六、八二〇

江蘇省 安徽省 江西省 浙江省 福建省 湖北省 湖南省 陝西省 甘肅省 四川省 廣東省 廣西省 貴州省 雲南省 東三省 蒙古 西藏 新疆

總數

二、三、九八〇、二三五
二、三、六七二、三一四
二、六、五三二、一二五
一、一、五八〇、九六二
二、二、八七六、五四〇
三、五、二八〇、六八五
二、二、一六九、六七三
八、四五〇、一八二
一〇、三八六、三七六
六、八、七二四、八九〇
三、一、八六五、二五一
五、一四二、三三〇
七、六五〇、二八二
一、二、七二一、五七四
八、五〇〇、〇〇〇
二、五八〇、〇〇〇
六、四三三、〇〇〇
一、二〇〇、〇〇〇

四二六、四四七、三二五

中國人者。自養。自育。自生。自滅。未嘗受國家之培育。撫養者也。寧獨不培育。撫養而已。又從而剝削之。壓窘之。輓勒而戕賊之。經無量劫之苛政惡習。兵戈盜賊。水旱飢饉。癘疫而四百二十萬英方里之中。猶有此四萬二千六百四十四萬七千三百二十五之人。

口○以○較○文○明○安○樂○物○質○進○步○衛○生○適○協○之○全○歐○其○三○百○八○十○萬○英○方○里○之○中○亦○僅○有○三○億○五○千○七○百○萬○之○人○口○有○過○之○無○不○及○焉○統○合○沍○寒○酷○暑○瘴○癘○不○毛○之○地○而○均○算○之○一○平○方○里○之○中○尚○有○二○百○九○十○七○八○人○其○膨○脹○之○力○可○謂○強○盛○者○矣○然○吾○聞○人○口○之○增○殖○苟○無○戰○爭○慘○殺○意○外○之○大○禍○則○數○十○年○間○其○數○必○自○倍○增○今○我○道○光○季○年○已○有○三○億○六○千○百○五○十○萬○之○人○口○矣○數○十○年○間○其○增○數○之○僅○如○是○嗚○呼○立○物○競○天○擇○之○場○劣○者○勢○必○失○敗○我○國○內○之○番○苗○美○洲○之○紅○人○日○本○之○蝦○夷○初○亦○何○嘗○不○繁○盛○今○爲○優○種○族○所○逼○蹙○遂○乃○日○見○衰○微○言○念○及○此○吾○又○安○能○不○悚○然○危○慄○也○

掩耳盜鈴之政府

中國素受閹宦之禍。秦漢唐明殆無不以此亡國。滿洲入關。禁用宦豎。勒石宮廷。縣爲厲禁。同光以來。閹患漸萌。丁文誠誅小安於山東。其勢小阻。千年以來。李蓮英陰擅大權。勢燄薰灼。炙手可熱。頃有某國立一少年會於天津。遣人游李蓮英之門。歲以五萬金賂之。爲其永遠權利。彼某國之處心積慮。不問可知矣。頃政府微有所聞。令袁世凱設法阻止其事。

甚矣彼列國強謀人國之可畏也。列國角立。務相刺探其秘密國事。以畫應付敏捷之機謀。東西各國皆組織秘密偵探之制。靡莫大之機密費。以期偵刺之精密。警報之靈捷。其最竭力於偵探秘密者。首推俄國。其密探之男女分派於世界諸國者。殆不可以數計。於各國之外交政策。軍國重事務。偵得其隱秘精微之點。日本近者亦復敵精竭力以從事於秘密偵探。其於歐美諸邦。雖未能與俄比。獨於吾國之內事。則實周察靡遺。其國人之蓄辮髮。習言語。易冠服。潛布於吾國內地者。亦殆不可數計。且又習吾風俗。投吾嗜好。乘間抵隙。百端間諜。故吾國機密之隱謀。宮廷之秘事。雖廷臣未及周知者。彼已無不纖悉備聞。嗚呼。吾之覬人國也。如隔十重雲霧。雖其政策久已表發者。吾尙懵然罔覺。而人之覬吾國也。則履音聞。闔而窺視。牀第伏吾肘腋。而洞見肺腑。二者相遇。我國立於必敗之地矣。彼某國賂吾近侍權要之人。以行其窺伺覬覦之策。固猶是秘密偵探之故技。兩軍相敵。首重間諜。是謀國所當然。殆無足怪。

所可怪者。我駭愚兒戲之政府耳。李蓮英之蠹國攬權。且置勿論。夫外國之行賄。不賂他人。而賂彼。且至以五萬金爲之歲賄。則李之權力足爲外人援手。斯可知矣。刑餘賤豎。寧有人性。則凡漏師鬻國。苟可以酬此重賂者。何所不爲。政府不知斯亦已耳。亦既知之。乃不謀所以去此附骨之大毒。而令袁世凱設法阻止外人試問。一直督之權力果遂能令行禁止於他國乎。即阻止矣。外人之狙伺萬端。此僅其一事之不慎。偶洩者耳。其他之間諜。且日緣於肘腋。試問袁世凱之權力能解散外人秘密偵探之制度乎。物必

自腐而後蟲生。不防其內而阻其外。是不求防腐之劑而拒蟲之勿生也。明知其不能而猶出此是掩耳盜鈴之政策。互相推諉。敷衍塞責而已。或曰。制內之難。甚於阻外。政府寧獨無制李之力。抑亦斷不敢爲制李之言也。果爾。則政府洵可憐人。

不以人廢言

報國彩票之事。政府下其議於督撫。頃者粵中督撫大集紳士會議於廣雅書局。諸紳咸唯唯不置可否。獨丁仁長抗言力辦。期期以爲不可。此一事也。

科舉之毒。深累中國。雖廢科舉而試策論。然其腐敗正復相等。不廢科舉。則士氣終不振。人才終不出也。頃者張之洞與袁世凱聯銜陳奏。謂科舉與學堂二者不能相容。不除科舉之陋制。則人趨捷徑。不務實學。學堂必無成效。請廢科舉以振人心。樞臣亦多主之者。獨王文韶力持不可。現方紛紛爭論。主廢止。主遞裁。迄無定議。此又一事也。

彩票科舉二者皆誤國之弊政也。丁張二人亦何足道。而其所持議。乃獨當於事理而衰衰諸公其識見。乃更出丁張下歇。後鄭五作宰相。天下事可知矣。噫。

西亂真肅清耶

桂撫王之春。於去年冬仲。張皇入告。言西匪擾亂之情形。較咸同間更難收拾。西省獨桂林平樂之所屬。尙無盜踪。餘則到處徧布。請飭各省會剿。其情形是否的確。尙難深晰。茲聞春初奏報肅清。其肅清也。真肅清耶。又難深晰。以兩月前如是之紛擾。兩月後即可以肅清。其果西匪之不濟耶。抑真桂撫有絕人之才略耶。西匪果足與髮匪相提並論。而王之春當之。不過兩月。若大風之掃。穢纖芥不留。曾左胡駱之區區。又何足數也。頗聞政府以王之春漫無經緯。有意調動。歲杪時曾有電切責之。又屢經御史之參劾。其或迫而出此計耶。抑聞西亂實未嘗浩大。王之春張皇賊勢。以悚朝廷之聽。不數月而遽報肅清。使朝廷驚歎其神速。以突邀不次之賞。既報肅清。得借此絕大之題目。以惠顧知好之保舉。之二說。或得一當焉。

法人又請代我平亂矣

粵西之亂。日益猖獗。將分三路以撲桂林。扼各地至省城之要隘。以絕官軍之糧道。省城守兵與亂黨暗通消息。一旦有警。則將有獻城倒戈之慮。蘇元春王之春蠢庸腐敗。一籌莫展。惟濫殺平民。虛報勝仗。頃蘇元春忽奉來京陛見之諭。而王之春以誣報肅清。奉養癰貽患之嚴旨。人心爲之小快。然不去二人。禍未有艾也。

蘇王之不足平亂。政府亦知之矣。然卒不撤去者何也。蘇之與王皆內有樞臣之奧援。外有法人之後盾。去年蘇移湖北。以法人之請而調回粵西。二人者媚結法人。藉外力以要脅政府。故蘇王者非政府所能擅動也。法人何所愛於蘇王而必爲之援手。亦以二人者庸腐昏愚。留之粵中。則西亂必不能定。西亂不定。則有所藉口。必大擴其勢力範圍。邇年以來。法人日汲汲於粵西鐵路。蓄謀已久。俟時而動。頃者法國公使以土匪紛擾。其影響及於越南境上。西歷三月六日。詣外務部詰問匪亂之實狀。外務以尙無警報。冷然答之。法使忿然拂衣而去。今復聞以西亂日亟。中國兵力不足。請派法兵代平西亂。移文於中國政府矣。肉已餒於虎口。豈能免其干涉。嗚呼。謀一日之富貴。不惜糜爛其民拱手而奉之外國。蘇王豎子其肉豈足食邪。

中國鐵路之近情

蘆漢鐵路。據二月之報告。已築至去信陽州九十里之明港驛。袁世凱欲便應試之行路。勒限兩月。督令職員續至泡山縣。其自順德府至磁州三十里間之工事。亦已啓工。二月時袁氏又委員察視線路。

山西陝西河南三省連結之線路。俟清河道口間之鐵道成後。更延長其線路。經澤州路安諸地。以達於太原西安二府。現已遣工程師查勘路地云。

南京上海之滬寧鐵道。久已謀議。今一切工程。均已準備。俟見明旨。即可動工。至連接九江萍鄉之潯萍鐵道。則既得裁許。將從事於開築。

嗚呼。工事進步。交通利便。自今以往。日益繁盛矣。獨恨青青之長條。攀折於他人之手耳。

南北洋之海軍

中日之役。海軍去其大半。僅餘數艦。不復成軍。今南洋部下僅餘寰東鏡清南瑞南深及運送船三艘。水雷艇四艘。類皆老朽不能駛巡外海。張之洞權兩江。即議售之。嗣以魏督接任。置不復議。今決撥隸北洋。併歸薩鎮冰所統領。合之北洋之海天。(量四千三百噸。速二十四海里)海圻(同上)海容(量二千九百五十噸。速二十海里)南瑞(量二千二百噸。速十五海里)開濟(同上)及座艦海天之六艘。僅得十艦。中國之海軍力如是而已。至於長江之守備。則議每年以二十萬金之經費。十年爲期。定購淺水小艦數艘於外國。專爲江防之用。頃得政府允許。已有決議。嗟乎。故家中落之人。重過其舊日盛時園林之遺址。一竹一石皆足令人愴神墮淚。我國同胞當亦有此同情。

小朝廷大臣看者

前日政府以綽哈布調補荊州將軍。外人嘖有煩言。議不肯令其到任。綽哈布前任成都將軍。曾釀亂事。乃調授黑龍江將軍。俄人不喜其人。謂恐釀成他變。拒之不令入城。綽哈布遂住瀋陽數月。快快喪氣而返。今調荊州。又爲外人所訾議。其能受任與否。尙未可知。數年以來。中國主權盡爲外人所掌握。下自督撫將軍。以至於州縣外人喜則受之。不喜則拒之。喜則留之。不喜則去之。喜則生之。不喜則殺之。一切陟黜賞罰。生殺之權。無不仰外人之鼻息。夫用人行政。非國家最高無上之主權哉。今乃受人干涉。聽人命令。無分毫可以自主。中國中國之云乎。直東西數十國之公藩屬耳。嗚呼。將軍者。非固中國聲勢赫奕之一品大員哉。而徬徨歧路。窮無復之纍纍。若喪家之狗。小朝廷之大臣。其窘苦乃至斯之極也。寧不哀哉。

論愛國大彩票若成可以立亡中國

政務處議覆廣東候補道陳明遠所請開愛國大彩票一摺。每張十兩。可得銀九百兆。以四百五十兆爲賠款。以四百五十兆開彩。頭彩得銀一百萬兩。收票之期。以滿爲度。三年不足。期以五年。內地一切彩票。暨廣東闖姓等。一律奏罷之。外國人貪此鉅貲。亦出資購買。可以漸收外洋之利。奏入。袁世凱力言其不可。請罷之。議遂不行。

政務處爲議新政而立者也。議新政絕無所表見。獨悉心以議此彩票。美其名曰愛國。姑勿論中國辦事。大信不昭。昭信股票。攫取民財。幡然變計。給虛銜以塞責。此次無人應之。即使盡禁中國之賭。以專力於一途。其能禁香港澳門上海膠州之不售外洋彩票乎。中國人甯信外國彩票。不樂售中國彩票。而欲以此餌外國人。欲其售賣藉以收回外洋之利。乎人之趨利。愈捷愈喜。如廣東之闖姓。一月而兩次。番攤則即買即開。故趨之如衆水之赴壑。若期以三年五年之遙。乃肯出此十兩之資。以一博之乎。此議之最可笑。能決其必無所得矣。

假使此舉可成。則彩票舉行一次。中國可決其必亡。何以故。中國之財。非同出於五金之礦源。源不絕也。其所恃以流通者。則國內現有之財。運行不絕。周而復始。今日仍甲之財。轉乙。明日乙之財。轉丙。丙轉丁。丁轉戊。不知凡幾。轉而仍歸於甲乙。此貨泉之本義。亦即貨泉之特質也。閉關之代。南北通轉。仍流於國中。通商以後。出口之貨。與入口之貨。不相敵。歲漏卮恆數百萬。中國財政已深患其窘矣。驟集九百兆之款。於中央。其勢一凝結。即此凝結之刹那。頃已血脈不通。呼吸閉絕矣。又以此九百兆。分四百五十兆。爲賠款。驟取國中現有之款。而溢之於外洋。則泉源涸竭。生機驟遏。而國脈絕矣。脈絕。未有不死者也。此議臣徒見賠款之困難。以

此爲取之有道。衆必樂從。早一年賠款。則少減一年之鉅息。以爲慮周藻密矣。其識見與武昌府知府梁鼎芬同。鼎芬嘗慨賠款之艱難。以爲百姓具有天良。取四萬萬人而人抽一金。可驟盈四百兆賠款之數。西人亦常有入口稅。而民不以爲病。我國僅行一次。所取甚微。亦甚公平。而即可以紓國家之急。計極貧之數。而使富者代納之。按戶抽收。命直省同時舉辦。以爲最善之法。莫逾於此矣。不悟驟割此四百兆。現在流通之款。於外洋而中國之命。可以立絕。耶斯密原富之理。難驟責此輩。以解悟然。請與稽中國財政之現象。果如其所願而前途之變象。又將何若。耶警之銀行。或市肆驟取其母財之大多數。而一去不復返。能不即時歇業耶。思之。思之。願見理未明者。勿輕言籌畫也。

礦務學堂之希望

礦務大臣張翼。創立礦務學堂。以練習礦學。延新會伍光建爲督辦。聞伍氏於礦學最深。又爲侯官嚴氏之弟子。文明夙著。張氏此舉。可謂知本矣。近年以來。中國人多知礦務之宜舉。於是呈請開礦者。月恆數起。特資本不足。礦學不講。藉洋股以希圖射利。借外人以挾制外部者。十恆八九。其或不出於此。名曰華洋合辦。實則權握外人。以資本附入洋股。無尺寸之權限。徒延頸以丐他日之餘潤。近日礦產最饒之地。半入西人勢力之範圍。中國至今日而始悟耶。其所失蓋已多矣。山東全省之礦。德人儼全有之。東三省待命於俄。又無足論。俄商復請承辦熱河礦務。近俄人勘得熱河礦地數十處。要挾開辦。吾恐外人藉中國欲興礦務之機。乘間並發。數年之間。而藏富於地之一大帝國。已無尺寸自主之權矣。及今而亟亟興學也。是亦所謂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多造就一礦學之人才。卽他日可多收尺寸之權利。其關係於中國之前途者。豈細故耶。張氏其能無愧此言。吾敢不祝之。

天津警察敗壞於豪奴

天津之辦警察也。總之者然。候補道曹家祥。其時承聯軍交還之後。循整齊畫一之政治。規模秩然。有道不拾遺之風。以爲中國所謂新政。獨此差強人意也。傳聞今春間有榮祿之姪。爲直隸候補道者。其僕某與人鬥於道。警察彈壓之。僕不服。與警察兵鬥。爲所捕。其同黨多人。闖警察署欲奪回。與警察兵交鬪。卒爲警察所勝。曹道擬按章程辦理。而該道之太夫人勃然大怒。詣督署力責直督。嚴辦該兵。直督皇恐謝罪。卒命將警察兵數名枷號。以儆其餘。置該僕不問。自此役後。直省之警察。可以廢卽不廢。可以決無一案之破獲。直督本錄錄者。爲榮祿故。不能不爲其姪候補道之太夫人屈。且不能不爲其姪候補道之僕屈。乃知曹孟德以五色棒杖殺豪奴。其膽力爲不可及也。固一世之雄。而今安在我。念曹公。

湖北警察之特色

警察爲最美之政治。中國近日皆知之矣。於是紛紛舉辦。湖北之警察。張之洞所刻意經營者也。有自鄂來者。述警察形式。足以助茶餘之客話。警察兵所穿號褂。紅衣鑲綠。小袖禿襟。白布圓心。標識巡警。下衣紅紫。頭披紅纓。帽額刻字。桂花飾邊。酒樓之下。貨攤之旁。三五成羣。濶論今古。請君合眼細思。是何意態。其京劇之雜演耶。其黎峒之辦喜事耶。有龍眠道子之畫手。必能傳神。可以傳後。

試辦印花稅之滋事

袁世凱奏請試辦印花稅。民心甚爲不平。以爲稅歛繁苛。將以厲已也。故北京之告示一出。旋即爲人撕毀。雖查拿一二人。而阻抗。尙未有已也。

印花稅不甚累民。而大裨國用。辦之誠善。小民可與樂成。難與圖始。自古已然。豈以一二之阻撓。而遂中輟。然東西賦稅之重也。合一國之民。平均計之多者。人負數十元之稅。額少者亦七八元。乃至一事一業。一犬一豚。無不有稅。然未聞有小民抗阻之事。我中國以租稅輕薄。甲於天下。自康熙以來。奉永不加賦之諭。百餘年間。有豁免而無增加。今以國庫支絀。議徵他稅。然每一舉行。必至百端阻撓者。何也。曰。外人之稅。公取民之財。皆所以任民之事。且取之也。必經議院之議決。得百姓代議人之允。可其用之也。既有豫算。復有決算。布之國中。一絲一毫。皆有清數。爲舉國國民所共見。民知國家之稅。我者皆以衛我。割其財產之一分。以保其財產。全部之安全。計固甚得。故雖數數加稅。而民樂奉行。中國之稅也。私取民之財。固非盡任民之事矣。且其取之也。政府數人密室聚謀。突出一令。而勒民強從其用之也。揮霍浪費。用如泥沙。甚者乃至以供一二人之奢淫。飽一二人之私橐。其財一出於民手。則擲之虛牝。填之溝壑。而民皆不得過問。不復聞知。故國家有急議徵一稅。則百呼而曾不一應。且復咨嗟痛恨。詈爲厲民。雖曰中人愛國之心。不如外國人之摯切。然絞膏血以供一二人之奢淫。縮衣食以飽一二人之私橐。民固有所懲矣。凡爲一國之國民。即負兵役納稅二者之義務。此誠天下萬國之所同然。賦稅者。固限制君權之第一捍楯。製造幸福之第一材料也。故歐洲諸國。變革之初。其民無非挾此賦稅。以要求權利。蓋上之所求於下者。曰賦稅。下之所求於上者。曰權利。二者交易。則各如其欲。故莫不視賦稅爲購換權利之物品。彼英國自由之祖國也。然其憲法之進步。無非當君主急需之際。國民挾此賦稅。要其改革弊政。確認憲章。故英人之憲法。直可謂爲賦稅之出產物。今西人之恆言。且謂不出代議士者。不負納稅之義務。若美之抗印。

紙稅而獨立法之爭平民稅而革命且其尤甚者也我國國民方在幼稚之期未必能有此權利思想然無權利而但責以義務小民雖不深知其故而其心固有所不甘矣凡舉一事必有他事與有關係亦必有他事爲之原因但貿然舉此一事而悉置他事之關係原因於不問則其事必窒礙而不可行我中國之倣行西法偏舉一端而不深察其全體斷取一節而不追究其本源一切大小諸事靡不然矣印花稅固東西諸國所通行而未有議爲敝政苛斂者也然諸國行之而民不怨我國即能强行而民必怨何也外國裁判之制至完極善苟有訟事判決公平曲盡情僞訊詰迅速案無留牘印花稅之行也苟不購此印花者有事涉訟官不受理曲不得訟則所損實多民知苟吝小費將受大損故不待強迫而自樂奉行我中國衙獄穢亂無章甚且顛倒是非闔無天日苟有財產訟事則更視爲利藪一涉公庭必至破家否亦以其無關考成攔壓忘置十餘年不得了結而吏役之騷擾已屬不貲故民寧忍屈而以涉訟爲大戒今印花稅既已舉辦不購印花者官固亦置不受理矣其購印花而有訟事則官果能判斷公平乎官果能訊結迅速乎若仍復曩者之顛倒攔壓則購印花與不購印花者等且受損將較不購印花者爲尤多小民雖愚寧能無怨故印花稅之行於外國者初非弊政苛稅若其行於我國則亦不免爲弊政苛稅今見外國行之而有裨國用則漫不深察貿貿然取而行之曰我做西法是猶諺所謂『做半個伯夷』也民之不平非無故矣

印花稅又停止矣

直隸施行印花稅則民間譁然不肯納稅某御史劾其擾民諭令停止謂該稅既有煩累之虞可徐俟之他日且令各省不得巧立名目濫徵雜稅自表面觀之是亦可謂愛民之惠政乎然吾謂朝廷之徵稅固非即停稅亦非也民間納稅固非即不納稅亦非也

租稅者國費所從出凡爲一國之國民即負此納稅之義務者也我國稅輕不足維持國費數十年來財政支絀司農仰屋不議加稅國用將何從出今以民間浮議遽令停止印稅今日計臣百端羅掘既有此取財之道果能以今日之停止而遂不徵收乎他日猶是徵收則所謂停止者要不過掩耳盜鈴之計耳中國財政紊亂已極不亟思整頓財政之策以維國家之大計不廣開小民謀生之路以濟民間之富源而徒以姑息嫗煦之言塗飾一時之耳目以是謀國未見其能謀國也以是愛民更未見其能愛民也西人之言曰國民負最重之稅額者則亦享最大之權利蓋租稅者製造權利之原料故西人不抗鉅額之租稅而但要相當之權

利彼固深知國費爲國民應負之擔任而權利則納稅應得之報酬也。我中國不知與權於民而但知徵稅於民。民之不平寧曰無故然我小民亦不知權利之可貴任在上者蹂躪壓抑不以爲苦而不知租稅之可以製造權利徒斷斷於一絲一粟之稅。但使在上者不我徵求則我亦無所要求於上。豈知國家者我國民之公產國用不足則國事不能振興公產衰敗我小民固身受其害且國費者國民所擔任我縱無要求於上上亦不能不徵求於我不求以此易彼則徒負此無報酬之勞苦而已上不謀久遠之大計但爲一時之蠲租減賦即囂然自表曰惠政民亦無權利之思想但聞一時之蠲租減賦亦譁然和之曰惠政嗚呼其亦不思之甚也。

或曰袁世凱方銳意於財政之改革內府有惡之者將以是掣其肘也。斯言也或亦可信。

岑春暄之督粵

王之春之撫桂也亂事日以蔓延桂事日壞不可收拾岑春暄新定四川之亂朝廷乃移之使督兩廣陳文恭而後岑爲第二次破格之粵督矣。

岑督以戊戌開藩於粵鋤除豪猾實心爲民粵人頌之至今今聞其來莫不踴躍歡迎企足翹首以觀其昔日措施未竟之政績數十年來粵事最爲腐敗督粵者但知剝削細載而去未嘗爲粵中興一利除一害其上者亦以臥治爲唯一主義但能不酌貪泉已稱賢吏陶模之來則稱爲最能留意民事與舉新政者也然魄力不足動被掣肘且在任日淺措置多有未竟夫廣東通商最早風氣開通其措施一切視他省爲較易且財富之區籌款不艱有所興舉亦視他省爲較易岑督壯年氣盛絕非暮氣昏耄者比則任事程功視他督爲優且深得粵人之心聯上下之情藉商民之力則有所舉措亦視他督爲優是以岑氏督粵之命下粵中舉省之視線莫大之希望咸注集於岑之一身岑督處此易地席此優勢其或能爲粵中一洗數十年腐敗之積習乎。

幣制統一問題

中國財政日艱上下交病頃朝廷下一整頓國法之諭旨令設鑄幣總局於京師明定畫一銀式此後完納錢糧釐捐關稅均用此貨以期掃除補平申水諸弊特令慶王瞿鴻禨與戶部會辦此事。

東西諸國各有一定之幣制行之國中釐然劃一而外國之幣則不能行用此非獨利權所在抑亦體制宜然也我國向無一定之幣制所謂紋銀者則挾持不便裁剪維艱蠢然不適於用於是外國之貨幣反大流通於我國遂爲一大漏卮十年以來改鑄新幣

矣。然各省自行鼓鑄。形式之大小。成色之高低。紛然殺亂。阻閼而不能相通。湖北之幣。不能行之廣東。廣東之幣。亦不能行之湖北。甚者本省之幣。不能行之鄉鎮。或更不能行之城市。幣制之混亂。誠地球萬國之所無者也。今改革財政。首謀幣制之統一。寧可謂非切要之圖。然我國舉措。類不以實而以名。今謀幣制之統一。使不先於省各自鑄之貨。與外國行用之幣。亟謀一善法以處之。而皇皇然徒從事於新鑄。則紛紊幣制之中。多添一種新幣。以滋其紛紊而已。

中國鐵道之現狀

各國以鐵道行其侵略政策。十年以來。爭索鐵道敷設權於中國。其鐵路之所及。即勢力範圍之所在也。今揭諸國之鐵路以比較。列強在中國之勢力。

第一既成鐵道

鐵道名

所有者

里

八〇里數

京津鐵道

中國

二二四

津榆鐵道

英國

四

津沽鐵道

中國

一六〇

牛莊鐵道

英國

二、四一四

滿洲鐵道

俄國

一三

淞滬鐵道

英國

第二未成鐵道

鐵道名

所有者

里

八〇里數

蘆漢鐵道

俄國

七五〇

粵漢鐵道

美國

一〇

西山鐵道(由宮城至頤和園)

中國

四五〇

山東鐵道

德國

津鎮鐵道

英國

二二〇〇

津保鐵道

北京九江鐵道

美國

正太鐵道（由正定至太原）

俄國

重慶漢口鐵道

英國

晉甯鐵道（由澤州至浦口）

英國

甯滬鐵道

英國

閩漢鐵道

日本

雲南鐵道

法國

二九〇

滇緬鐵道（由雲南至緬甸）

英國

成漢鐵道

英國

第三計畫鐵道

鐵道名

所有者

里數

橫斷亞細亞洲鐵道（由埃及亞力珊德利亞至上海）

英國

六四〇〇

中央亞細亞鐵道

（接續俄國之中央亞細亞鐵道）
（經青海出蘭州過漢口達北京）

俄國

蒙古鐵道（自賣買城經張家口以達北京）

俄國

遼東鐵道（自牛莊至義州）

日本

中國之內。驟興數萬里之鐵道。而我國所有者乃僅二十二里。自餘則皆他人之勢力範圍矣。數年而後。鐵軌之縱橫午貫。遍於腹心之內。臥榻之側。羣盜駢睡。而主人無復轉側之餘地矣。鄰之厚君之薄。每一念至。毛骨悚然。

廢科舉問題

南北洋大臣聯銜奏請廢改科舉。政府之意。本欲遞年裁減各省中額。以漸廢之。頃又聞俟恩科之後。決意盡行廢止。不復遞減。此皆傳聞之詞。信否尙未敢遽斷也。科舉之不足以得人才也。在上之稍知時勢者。夫人而知之矣。科名之無足貴重。在下之稍知時勢者。亦夫人而知之矣。是以數年以來。教育之聲。囂然遍於國中。而上下之精神。咸注集於學堂。學堂既興。科舉愈成贅疣。苟不廢止。徒以分學生之精神。而眩惑其耳目。蓋有科舉以歧學堂。必不能一天下之觀聽。而振其向學之精神也。如曰藉以示恩士林。姑存之以爲維繫人心之舉。則人心所屬者。既不在此。不足輕重之物。得之者亦未必果以爲恩也。嗚呼。日言興利除弊矣。有大利而必無流弊者。莫如是舉而猶不能決然行之。而尙曰姑爲徐徐。是亦月攘一雞。以待來年之類也。或曰。政府本有廢之之意矣。然今歲方萬壽恩科。議者乃爲此不祥之言。以觸犯忌諱。於是廢科之議。反易前意而格不得行。噫。是則非所敢知矣。

袁世凱之軍人教育

袁世凱督直以來。萃全力於兵事。以向者德操之無成效。乃別聘日人爲教習。將弁學堂。參謀學堂。師範學堂。測繪學堂。亦皆次第興舉。頃者上諭溫獎。令各省奉以爲法。於是山東山西河南諸省。皆紛紛遣員就學。我國練兵三十餘年矣。然中國之兵。有練而無訓。是以練之數十年。而會無一二成績。今袁世凱之軍人教育。當非曩者之比矣。然軍人之教育。當先使有愛國之精神。袁氏之所謂教育者。尙不知其如何。然募兵之與徵兵。其制度之本源。固已大異矣。且天下任舉一事。必有他事與爲關係。且必他事爲之原。因遺衆事而徒舉一事。則一事必不能獨善。若徒以兵事爲惟一政策。則土耳其固以陸軍聞天下。而我國三十年前。固亦專事於練兵者也。

山東機器局之情形

中國製造工廠。江南製造局。福建船廠。而外。則山東機器局。獨種完善。山東機器局者。在濟南府北八里之新城。二十年前。丁文誠巡撫山東時。所創立。而袁世凱所曾加整頓者也。局內分爲九廠。一。生鐵廠。二。熟鐵廠。三。機器廠。四。槍廠。五。彈廠。六。電氣廠。七。火藥廠。八。木工廠。九。泥工廠。生鐵廠者。溶化礦土而鑄造鐵材。熟鐵廠者。煉生鐵使爲熟鐵。機器廠者。以熟鐵製造諸種機械。其所用之蒸汽機。有三十五匹馬力。二十年前。購之英國。局中一切機械。皆該廠所

自製者也。彈廠工人八十餘名。月成彈九十四萬顆。火藥廠則分碾藥、壓藥、成粒、尖藥、篩藥、烘藥六房。日可成藥八百磅。其製造原料之銅鐵硝磺等物。類皆購之南方諸省。其所用之煤。則爲淄川縣產。其職工工長皆雇之南省。未嘗聘用一外國人也。我中國採用西法。首興工藝。朝野上下。孳孳致力於此者三十餘年。然舉國之大。乃止此寥寥數廠。斯已奇矣。二局中規模未嘗一加擴充。至於今日。固猶是二十年之舊。保守性質。一至於此。抑又可謂異聞者矣。日震驚於西人之製造。而自有之基礎。則不一加擴拓。任其衰頹。而至於毀廢。宜乎數十年而無一進步也。

推廣警察

天津既行警察。而北倉楊柳青諸地。均屬要隘。袁世凱擬於各地遍設警察。頃由保定警務學堂挑選畢業生三百人。天津警務學堂畢業生百人。充當警吏。聘日本領事館警務官原田氏計畫一切。夫警察爲一切政治之基礎。昔陳右銘中丞黃公度廉訪創行於湖南。而湖南大治。此其明效大驗矣。庚子而後。大吏不敢不言維新。於是我國之所謂警察者。不及三年而幾遍於十八行省。夫易保甲之名。而曰警察。是猶易書院之名。曰學堂。收效固不如是之易易也。袁督錚錚有聲於時。故今日天津之政治。自表面觀之。幾可爲諸省之冠。今推行警察於近疆。而以警務學生任其事。其儻能繼湖南之成績。而有以異於今日之所謂警察者乎。

賭亦果當禁否

某侍御上一封奏言。廣東賭風太熾。民不聊生。誤國殃民。請下詔禁止。政府亦頗謂然。以爲番攤白鴿票毒民太甚。是宜停罷。惟聞姓則由來已久。可仍其舊。下其議於粵吏。粵吏謂賭若果禁。餉將何出。某侍御既請禁賭。則將以籌餉之法。質之某侍御。仁矣哉。侍御之言也。賭之賊民。是無待論。自張之洞督粵。始以闍姓承餉。及李鴻章督粵。復以番攤白鴿票承餉。二大名臣行此二大德政。於是粵人遂以賭爲生涯。自省會以至鄉僻。自黎明以至午夜。無地無賭。無時無賭。廷旨所認許官吏所警勸。雖父兄無以禁其子弟也。其無賭之地方。懼賭之侵入。以賊其鄉族。則集衆釀金。例完賭稅。寧納虛餉。以避賭禍。粵人名之曰「捐免賭博」。蓋賭之戕我粵人。甚於洪水猛獸。吸竭精血。敗壞風俗。擠弱者於溝壑。驅壯者於盜賊。不假兵力。聚我粵民而殲之者也。侍御之言有效。粵人其庶幾少蘇。

然而不殲粵民。不赤粵地。則粵吏固有所不快也。一從廣州城門過。便可得三十萬。此鄉多寶。自昔已然。邇來宦粵者。類皆赤手而來。捆載而去。但使腹剝稍緩。則區區之餉。何至以賭取之。今既不能興民利。以開富源。又不肯緩己私。以增國課。而乃曰賭者吾

餉所從出。然則十七行省皆無賭。十七行省皆不能籌餉乎。言官請禁賭。則以籌餉之法質之言官。脫令皇上詔禁賭。則亦以籌餉之法質之皇上乎。言官請禁賭。而曰。苟不開賭。國餉無着。則以籌餉之法質之言官。脫令言官糾其受賄。則亦曰。苟不受賄。官囊無着。而以肥飽官囊之法質之言官乎。任人封圻。而不能爲國籌餉。爲民司牧。而不能爲民除害。而反藉重大題目。以箝塞言者之口。叔寶全無心肝者。更從何處與之言是非耶。

春季關稅統計表

今年第一期各港稅關所徵收較之去年約增一百二十餘萬兩。三十口岸中惟重慶宜昌九江南京汕頭瓊州七港收入稍減。其他諸港皆有增進。而秦王島膠州及岳州尤甚。則以新開港故也。今表各港所入之稅。而以去年前年春季所入列於其下。以爲比較。

牛莊 秦島 天津 芝罘 膠州 重慶 宜昌 沙市 岳州 漢口 九江 蕪湖

王

莊 島 津 罘 州 慶 昌 市 州 口 江 湖

海關兩

壬寅年

辛丑年

七四、一四八

一一、一〇五

三、七八八

五三、七二四

一九、四七三

三七、一五五

三〇八、八五七

二五五、五二三

一四七、五八三

一七五、一一六

一四四、〇九三

二一、六二五

七四、七二三

三五、三六八

一四一、〇一〇

六八、五二五

九三、七一二

二七一、八三三

三八、一三〇

一四六、三三四

二、一四五

六、一九〇

一、七九〇

一五〇

一二、一四七

六九四

二五四、七四九

四四八、五〇〇

三三〇、六三八

一一一、七二〇

一一〇、七七一

一一八、七四七

二〇〇、三八三

三七四、〇〇一

九二、四五五

南	鎮	上	蘇	杭	寧	溫	三	福	厦	汕	廣	三	江	甘	梧	瓊	北
京	江	海	州	州	波	州	澳	州	門	頭	州	水	門	竹	州	州	海
四九、一二六	二七九、八六五	二、四一九、五九一	一一、九九四	一一〇、二七二	一三八、四八六	一二、〇三四	七三	二〇二、〇四六	二〇三、二八一	三九九、九九七	六八〇、三〇四	二六、四五七	一〇、二一一	七、九八三	七二、八四九	四一、九六一	三四、九〇五
五二、四七八	二三九、九六三	一、八一、四五六	八、七八六	一〇一、一〇二	一一八、二五一	六、九二九	一六三	一八二、一六一	一六五、三八二	三八九、四二三	五九六、四二五	二三、六六一	八、八三〇	六、七五四	六一、六六六	五七、六二六	三九、七九七
四六、二七二	二三五、二七三	一、二六二、三五八	二三、六一三	八〇、七七一	一四〇、九一五	三、六六六	八九	一五六、〇九六	一四六、七八八	三八〇、三六二	五〇九、二二七	二一、九八三	八、八九八	三、二七五	七二、六三三	三七、五八九	三九、三八八

今更析諸稅之種類。爲表如左。

癸卯

輸 入 稅
一、八八〇、七九三

輸 出 稅
一、九五六、一二八

壬 寅
辛 丑

一、五五八、〇六七
八五一、二五七

一、四〇四、五七四
一、三四七、九四〇

癸 卯
壬 寅
辛 丑

三二二、五一七
二七九、九四八
一四九、〇六五

二一九、六二一
一七三、〇八五
一四三、四八二

通 過 稅

鴉 片 稅

癸 卯
壬 寅
辛 丑

三八〇、六七八
二四七、二九八
一四三、〇八二

四六六、〇二六
五二九、四七八
七二七、七四三

鴉 片 釐

癸 卯
壬 寅
辛 丑

一、一一九、四九五
九一八、三三五
九五三、七六八

諸稅之中。輸出稅最爲增多。而鴉片稅獨爲減少。今更列鴉片之輸入稅。比較如左。

外 國 產
中 國 產

癸卯年
八、一二二
七一一

壬寅年
六、四六二
三、一六一

辛丑年
七、二八九
四、八三五

中國絕無統計。財政紛如亂絲。而關稅獨爲詳信矣。外債日增。司農仰屋。不亟釐整財政。則是區區之增數。其又何裨於事也。

粵督初政

兩廣總督岑春萱莅粵未及旬日。即參辦番禺縣裴景福岑春萱真好男子。

裴某何人也。與李家焯楊捷三齊名。而粵人所稱為粵中三害者也。裴某久宦於粵。巧於迎合。故長官屢易。而終能不失寵任。無惡不作。粵人側目。今岑督毅然去之。猾吏庶少寒膽。粵人庶少快心。

惻哉吾粵之闇無天日也。數十年來。咸以粵中為財富之藪。墨吏貪人趨之若渴。至則剝削剝務。飽所欲而後去。而民間之利害得失。如秦人之視越人朝廷。有大工大役大慶典大賠款。則亦無不取給於粵。其股索恒視諸省為獨奢。粵中大吏務得政府之歡心。務了一己之責任。則竭粵人之脂膏。朘粵人之皮骨。竭澤而漁。務盡粵人之所有。以供在上之要求。至於興一學堂。派一留學。以至一切地方公事。各行省均已舉行者。粵省必獨向隅。叩其故。則概謝曰：「無款可籌。」遂悉置之不復過問。乃至羣盜滿山。哀鴻遍野。亦漠然不視。不聞其賢者則亦謂粵人財力已竭。不堪重有徵求。然亦徒以一紙空疏了之。未嘗能為粵人有所籌畫。嗚呼。絞漈膏血。毀破家產。日納此絕無報酬之賦稅。而顛流窘苦。則蹙蹙窮無所訴。嗚呼。粵人其何以堪。粵人其何以堪。

岑氏之督粵也。粵人之視線咸注集於岑之一身。以為積數十年之痛苦。庶幾岑督能蘇我也。今下車旬日。即能鋤擊奸猾。粵人屬望。庶其不虛。雖然。今日之事變。迥非曩時之比。故今之為治者。苟徒蹈襲故常。則雖盡取古今之循吏名臣之治蹟模倣而實行之。其必不足為循吏名臣。而有裨於治也。審矣。岑督之識略才氣。當能自拔於古來循吏名臣之外。鋤擊一二豪猾。區區亦何足道。其庶將繼此而厲行新政。以大有造於我粵乎。

去一凶矣

閏五月十三日。廣西巡撫王之春。提督蘇元春。及湯壽銘。希賢。均奉旨革職。逾數日。復有蘇元春交刑部治罪之諭。皆兩廣總督岑春萱所糾劾者也。數月來。所見聞。唯此事差強人意。

王之春之媚外鬻國。蘇元春之縱匪殃民。久為輿論所不容。然彼內有奧援。且虛報肅清。謾為大言。以欺政府。政府亦陽為不聞也。者。任其肆惡流毒於粵西。不生慶。又魯難未已。粵西其非復吾有矣。岑督蒞事。首鋤凶蠹。西難其有多乎。

嗚呼。數年以來。政府以鋤刈民間志士為惟一政略。草薶禽獮。不遺餘力。而於疆吏之賊民誤國者。則不覩不聞。甚且視為職務所宜。然而為之隱忍。袒護。務摧國民愛國之精神。而長奸賊鬻國之凶。嗚呼。我國之王之春。蘇元春多矣。去一王蘇寧。遂有裨於治。然奮然一擊。或亦少奪奸賊之氣。而麻木不仁之官吏。或有所戟刺於腦筋。

王蘇褫職而後。西歷七月二十一日。法國公使移文外部。謂：「王之春雖免官。然其任內與敵國所訂立之條約。所許與之利權。當

照原議辦理。外部謂『王之春與貴國所訂之約。未知其詳。當俟審議酌量辦理。』含糊答之。大阪朝日新聞電報。其所謂條約利權。即爲借款借兵之事。或二事之外。別有他端。皆不能臆測。然以一省疆吏不待政府之命令而遽與外人訂約。擅以利權許人。其舉動之狂悖。雖食其肉。寧足蔽辜。外部所職何事。乃任王某擅侵定約之權。而瞠然罔覺。果不知耶。則何必設此聾瞶朽廢之外部。其果知而放任之耶。則以庇護王某之私。不惜擲一省之土地利權。以完私人之情好。外部之罪。固浮於王某而爲罪之魁矣。嗚呼。以一總部之鬻地鬻權。爲不足而必多設鬻地鬻權之分部於各行省。豈謂二萬萬里之絕大帝國。非如是不足以廣其銷場耶。噫。

北洋之常備軍

袁世凱總督直隸以來。最留意於練兵一事。其新練之北洋常備兵。步兵十二營。騎兵八營。砲兵三營。工兵一營。輜重兵一營。統計二十五營。頃復奏請裁汰綠營兵。而於順直善後局撥軍費一百萬兩。以爲募練新兵之用。

今日列國競爭之世。各國皆擴張兵備。以維持武裝之和平。我以積弱之國。逼處於羣虎耽耽之下。苟非改革兵制。亟從事於軍事教育。則奄奄一息。寧復足以圖存。北洋之練軍。其足以抗衡列國。具有一戰之資格與否。尙不敢知。然訓練經年。著有成效。固卓然冠於諸省。而可爲北方之重鎮者也。

然吾聞人述袁氏之言曰。『吾擁此勝兵。其有革命軍起。豈足當吾之一砲。』斯言果出袁氏之口。則可謂一言以爲不智者矣。德相俾斯麥之語李鴻章曰。『錫戮同種。以爲功。吾歐人所不貴。俾斯麥固擁護君權者。而其言如是。蓋練兵者。將對外以揚國威。非對內以防國民也。洵如袁氏之言。則其日夜所皇皇者。固非欲對外競爭報復大仇。以雪彌天之國恥。而其處心積慮。則固欲反對俾公之言。仇戮同種。制禦國民。以實行剛毅榮祿『防家賊』之宗旨也。袁氏明於大勢。吾度其未必出此下策。且此以理言之耳。若以勢言。則俄皇擁八十餘萬之陸軍。而不能不讓步。學生宣布自由之敕諭。袁氏威力寧及俄皇之萬一。則區區二十五營之兵。竊恐其無濟於事爾。

商務部之設立

振貝子請立商部。政務處議覈其奏。請如外務部例。專設一商務部。制曰可。聞即以振貝子爲商務部尙書。而以伍廷芳爲左侍郎。陳璧爲右侍郎。其下司員。悉如六部。部分四司。曰理財。曰勸農。曰保商。曰惠工。我國二千年來。素持賤商主義。今忽有特設商部之

創舉斯時勢所不得不然而所謂新政者歟

我國民以善商聞於天下不藉國家保護之力子身轉鬪於萬國商戰之中猶能細載而歸恒占優勢其商才之精敏商力之堅韌誠西人所動色驚嘉者也然卒以無國力保護之故日受外人之窘虐圈制商才雖美商業終衰乃至日求入他國之籍以求庇他人之宇下以堂堂帝國之國民其流離無告乃至如波蘭猶太人今既有商部之設保護商業擴張商權其庶有以慰流離無告之商民而償其數十年之希望乎

雖然言其理則然耳今日國家之力其能任保護之責與否振貝子伍陳兩侍郎之才其能舉擴張之實與否皆非吾所敢知且中國官民隔絕吏例捍隔任舉一事百弊叢生即使諸公果能諳熟商情盡必商務其能行其樂樂大才於百事牽掣之中挽回利權振我積疲之商務恐彼亦未敢自信況其諳熟與否盡心與否尙在不可知之數則商部之設要亦不過於臺省之外多開一遷轉之途令衰衰諸公坐糜大官之俸姑敷衍以號於中外曰新政新政而已

成漢鐵道問題

成漢鐵道者英人所竭力營謀承辦者也法比二國坑阻議遂暫緩然英公使方與外部交涉謂倘許承辦當先授之英人其他挾後援以營求者踵日相錯四川總督錫良乃奏請招集內地之資股興築此路以握中國之事業而保利權內旨詢之外部外務請責成新設之商部大臣募股本於內地一切資本不可仰之外人云其事之成否未可知然中國達官能有此愛護權利思想是亦難能而可貴者乎

列強以鐵路政策行其侵略所謂中英公司中俄公司信用聯合公司紛然並起皆以攬奪路礦利權爲專事固與昔日英國之印度公司無以異鐵路之發達即中國之分割英使沙道之所昌言者也彼列強挾帝國主義實行侵略以擴張屬地其解釋之曰『世界之大部分被掌握於愚野之民族此等民族不能發達其天然力以供人類之用貨棄於地坐令文明之民族人稠用困無從挹注事至不平故有力之民族當攘斥弱力之民族據有其地然後可以隨地設置資本以謀事業之發達以增世界之公益此固文明民族之天職也不如是是謂放棄責任』彼既以奪攬礦路拓關屬地爲天職爲責任是豈尙口舌空言所能卻拒惟亟集內資竭力以亟從事於關築則庶有以塞彼之口而杜其覬覦之心彼族雖悍固不能攫我已成之事業已營之商務奪之吾懷而取之觀英人爭承成漢鐵路政府以已許已國謝之彼即無復他言惟訂倘借資本當先借之英國我誠以已資築已路彼固無說

以○攬○奪○也○故○今○日○欲○保○權○利○不○在○拒○外○人○之○要○求○惟○竭○吾○力○以○興○事○業○盡○地○利○庶○可○絕○外○人○之○要○索○而○更○無○後○憂○嗚○呼○路○權○礦○利○強○半○已○屬○他○人○今○日○始○欲○自○謀○抑○何○見○事○之○晚○然○亡○羊○補○牢○猶○未○爲○失○政○府○諸○公○誠○能○終○持○斯○議○則○爲○益○尙○未○有○量○也○錫○良○者○外○人○所○日○詆○爲○頑○固○者○也○其○就○任○川○督○之○際○猶○復○嘖○有○煩○言○彼○其○人○之○才○庸○賢○不○肖○果○爲○頑○固○與○否○吾○均○未○能○深○知○然○其○任○熱○河○都○統○則○請○自○開○礦○山○以○防○利○權○外○溢○今○任○四○川○總○督○則○請○自○築○鐵○路○勿○仰○外○資○承○辦○以○此○二○事○言○之○則○不○可○非○謂○庸○中○佼佼○嗚○呼○庚○子○以○來○舉○國○上○下○無○不○以○媚○外○爲○惟○一○能○事○以○徼○外○人○之○稱○譽○以○博○維○新○之○美○名○乃○至○賣○地○鬻○權○而○有○所○不○顧○今○錫○良○猶○有○頑○錮○之○目○則○殆○尙○未○中○媚○外○之○毒○而○有○以○自○守○然○則○今○日○所○謂○頑○錮○者○固○遠○勝○於○所○謂○開○通○能○識○時○務○者○矣○噫○嘻○

北京之鑄銀總局

設鑄銀總局於京師之議久爲當局者之所留意近以採用金貨本位制之說漸盛或謂不久當見諸實行而又改鑄重一兩重五錢各等銀元以爲補助貨斯或我幣制一大革新之時機已迫於目前乎今聞吾政府已爲鑄銀總局提出一百萬兩分存各銀行以爲準備是亦講求吾國幣制者之所當垂意者矣夫各國幣制莫不畫一歸其大權於中央政府除中央政府外莫得鑄用者也日本未維新之前尙行封建制度各藩殊治即如貨幣亦各異制彼此不能通用卒至紊亂萬分幾於無可收拾及明治維新乃急改幣制以爲整頓財政之基礎其經濟界之不至於一敗塗地者實賴此耳今我國欲以抵制洋銀之流入乃棄其用馬蹄銀之舊習命各省籌款設局鑄銀元不十年間設局者已有數省今且將遍全矣然所出銀元各省殊制成色互異遂至一省之銀只能流通於本省越境即不復能用夫外國之銀尙能布滿於市上而本國之銀乃不能取信於鄰省天下之奇事豈有踰此者此尙猶可言也甚者本省所鑄之銀本省之人亦不肯用如今吾粵人視廣東省所鑄七分二釐如芒刺不肯受之以手而見香港所用之鑄有洋人面目者則欣然授受莫有猜疑嗚呼是豈我國民心醉西風之流弊一至於此極耶抑亦幣制不良加以司鼓鑄之大權者隨意輕重其量高低其色致便民間懷疑莫有信用而已然則故於京師盡收天下之舊有銀元重新改鑄使歸一律然後以此頒行各省使照值通用即以納稅呈官無庸補色必如是而後可救吾國幣制之積弊而毋爲商務之蠹也然於京師總局若所任不得其人則不免從中作弊蹈現時各直省之覆轍或則低其成色或則輕其分量則其不能取信於民使之通行無碍與今日無異而其影響遍於全國則比之今日之弊在一省者爲尤甚焉矣

編纂商法問題

近者設立商部。其最可紀之事。則編纂商法一端是也。

聞商法草案由伍廷芳主稿。而袁世凱爲會辦。

聞商法草案由英美各商法譯出。而以日本現行商法參酌之。

中國數千年來無公告之成文法。今此次商法若出世。可爲其嚆矢。

雖然。法律者相互而爲用者。如人身腦氣筋然。苟有其甲之一部分。而缺其乙一部分。則甲之一部分終無所用。今中國他法皆

未立。而惟有一商法。果能收其效乎。吾不能無疑。

抑憲法者諸法之總根源也。若無憲法。而惟支支節節立一二之法。如無總腦。而欲各體之神經能活動也。吾不能無疑。

僅立法不足恃也。必賴有行政機關司法機關行政機關不完備。則所立之法。雖善。不過一紙空文耳。司法機關不完備。則所立之

法。雖善。仍不過一紙空文耳。今此商法之內容。吾未知如何。即使盡善也。而以何道奉行之。奉行者若違法。以何道防禦之。吾不能

無疑。

他端勿具論。即如有限公司者。(日人所稱株式會社)占商法中重要之一部分也。以其爲有限也。故資本帳簿等。皆須經官

吏之調查認可。此所以保護人民資本權利者。意至周也。若以今日中國之官吏而行之乎。其不至病民蠹商者幾希。

此舉一端。其餘類此者更僕難數。吾於商法發布之影響於我國前途者。何如。吾不能無疑。

再論中國之局外中立

中國之局外中立。從日本內田公使之勸告也。近者法國復提議三事。

(一)滿洲以外爲中立地。

(二)對於兩國之軍事行動。不爲偏頗之妨害。

(三)不使俄國黑海艦隊通過達達尼爾海峽。

以上之第三件。非爲中國言。不過因中國中立公文之回答。附提議於各國耳。實則滿洲以外爲中立地一語。是關於中國最緊要之條件也。

中國固不得中立。亦不得不中立。中國中立已奇。中立而由交戰國之勸告則尤奇。中立而容他中立國之提議則尤奇。

日本何故欲中國之中立乎

日本何故欲中國之中立乎。嘗刺取日本各報之輿論。謂其故有。

(一)日本如與中國結攻守同盟。則中國之助日本者甚少。而累日本者甚多。於軍略上有顧此失彼之患。

(二)日本若與中國同盟。是則黃種人同盟。以拒白種人。恐惹起歐美人「黃禍」之惡感。

(三)戰爭之地面愈濶。則亞洲大陸愈擾亂。馴至引起全球戰爭。

(四)中國若加於戰役。更無餘力以彈壓國內。恐民間暴動之事所至蜂起。北京政府全失其統馭力。將惹起瓜分。

此數端者皆是也。然吾以為日本之所以不願與中國聯者。猶有一端。蓋中國國際上之德義。不為外人所信也。數日前見某報載北京來電。言中國人於日本海軍戰捷。深表同情。其下附一畫。畫一中國人右手高舉一大旗。書曰大日本萬歲。其左手藏於背後。亦持一小旗。書曰大俄國萬歲。蓋北京政府之情狀。外人窺見之久矣。

俄國果許中國之中立乎

俄人果許我中立乎。此亦一問題也。

西歷正月廿八日北京電報稱。奉天將軍增祺致電外務部。謂俄國之軍事工匠局。以輸送軍隊之故。欲徵發馬車五百輛。請示可否。外務部答以既守嚴正中立。則日俄兩國皆不得有所偏助。命止徵發。此實中立國應履行之義務也。雖然俄國之感情則何如。此不過其一事耳。此後續有所要求。我國不得不仍以此道待之。俄國之感情又將何如。中國固自願中立也。然俄國為野心所驅。不能保其不逕與中國宣戰。蓋俄國近日固深猜於中日之交者也。而中國之軍隊。又俄國所視為無物者也。且攪亂大局之平和。使日本疲於奔命。又俄國軍略上之利也。中國遂可高枕而臥乎。俄國不出此辣手。則已。苟欲出之。則彼與中國宣戰。何患無辭。願當局者一顧慮之。

中國中立之困難

俄國砲艦「滿洲爾」駐泊上海。中國不能麾之使去。頃美國以巡洋艦「拉黎」到上海。以此質問我官吏。謂此為不能守中立之據云。(據正月初五日上海來電)

上海道不能自主。乃以請於日本領事。今「滿洲爾」猶未去。尙請命於極東總督亞力斯夫。

其後俄國公使復向外務聲言。若中國勒令「滿洲爾」出境。則將來不問其結果之何如。中國必不可不負其責任。又言駐上海之俄國領事。中國必要設法保護。是俄國故以種種難題難我。其意均欲破上海之中立也。

且俄國非但欲破上海之中立而已。其在北方亦然。彼因中國欲將遼河以西盛京省之一部（即俄國第一撤兵期所歸還之地）爲中立之地。乃大反對之。今駐俄公使胡惟德曾致電北京。請政府速行抗議。特未知我當局者何以應付之耳。

能戰而後能守。兵家之常談也。要而論之。今日之中國。果能有嚴守中立之實力乎。吾不能無疑。

中國雖無嚴守中立之實力。而其利在於中立。然則俄國今日之不肯使中國中立。其深意可想而知矣。

日本勸告中國中立。然則中國中立。日本之利也。日本之利。即俄國之不利也。中日今日之形勢。日如長兄。中如弱弟。長兄携弱弟而出戰。其累實甚。故日本之欲中國屏息於一隅勢也。對戰者欲累其長兄。則必困擊其弱弟。使兄疲於奔命。故俄之欲中國加入於戰場。亦勢也。

夫以俄入中國。則虎入羊羣耳。數月以前。俄日交涉。有所謂滿韓交換策者。今則殆欲爲清韓交換策歟。噫。俄人自甲午以後。苦心焦慮。以求中俄攻守同盟之成立。及一旦有事。乃反欲迫之。使爲中日攻守同盟。外交之狡技。可畏矣。夫

法人何故欲煽亂於南方乎

日本某報載西貢電報。言法人欲煽南方民黨。使起暴動。其事未知信否。果其有之。則法人意欲何爲。我國國民不可不察。

法與俄相狼狽者也。其相狼狽。也在西歐。則爲防禦計。在東亞。則爲侵略計。俄日之戰局。未可知。苟曠日持久。而牽動及於全局。則法國必以脫兔之手段。攫取其勢力範圍之兩廣雲貴。故今日中國之有暴動。俄法兩國之所最禱祀也。

吾亦信今日中國之民黨。必無起暴動之實力也。苟其有之。亦宜慎之。昔人云。凡舉事。無爲親厚者所痛。而爲見仇者所快。

在直隸之列國軍隊

日本某報有載。現在各國駐屯直隸之兵數者。蓋義和團事變以後之戍卒也。今照錄如下。

北京

▲英國 司令部員將校七、下士卒以下一四、步兵將校四、下士以下一八一、砲兵將校一、下士以下四九
合計將校一二、下士以下二四四

▲美國 步兵將校四、下士以下一五〇

▲德國 司令部員將校五、下士以下九、步兵將校八、下士以下二五五、砲兵將校一、下士以下一七
合計將校一四、下士以下二八一外機關砲二門、榴彈砲二門

▲法國 步兵將校九、下士以下二七〇、外砲六門

▲伊太利 海軍陸戰隊將校一〇、下士以下二一一、憲兵下士以下四

合計將校一〇、下士以下二一五外砲六門

▲奧匈 海軍陸戰隊將校六、下士以下一七〇、外砲十門

▲俄國 狙擊兵將校六、下士以下一三〇、哥薩克騎兵將校一、下士以下二〇

合計將校七、下士以下一五〇、外機關砲四門

黃村

▲伊太利 本部將校二、下士以下九、步兵將校六、下士以下一八〇、騎兵將校一、下士以下三〇、山砲隊（砲二

門）將校一、下士以下四五、衛生部將校三、下士以下一一、經理部將校二、下士以下二九、獸醫部將校一、下士

以下二

合計將校一六、下士以下三〇六

廊房

▲德國 步兵將校四、下士以下一二七

楊村

▲德國 步兵將校四、下士一二九

天津

▲英國 司令部將校三五、下士以下四八、步兵將校二三、下士以下六七三
合計將校五八、下士以下七二一

▲德國 司令部將校二〇、下士以下六七、步兵將校二八、下士以下五三六、乘馬步兵將校四、下士以下一三〇、
輕騎兵將校五、下士以下一四六、機關砲兵將校四、下士以下八九、砲兵將校四、下士以下一四四、工兵將校六、
下士以下一六四

合計將校六七、下士以下一〇七四、外砲一二門

▲法國 司令部將校九、下士以下二九、步兵將校二二、下士以下四〇九、騎兵將校三、下士以下五六、砲兵將校
三、下士以下一三〇、工兵將校一、下士以下二八、電信隊將校一、下士以下一〇、憲兵將校一、下士以下一四、
馬廠將校一、下士以下二〇、病院將校三、下士以下二〇

合計將校四五、下士以下七三二

▲伊大利 司令部將校六、下士以下一六、步兵將校三、下士以下九〇、海軍陸戰隊將校二、下士以下二〇、衛生
部將校一、下士以下五、經理部將校一、下士以下一七、憲兵下士以下八

合計將校一三、下士以下一五六

▲奧匈 海軍陸戰隊將校三、下士以下五一

▲俄國 哥薩克兵將校一、兵二〇

軍糧城

▲法國 步兵將校八、下士以下二一〇

塘沽

▲英國 司令部出張員將校三、下士一

▲德國 步兵將校四、下士以下一二八

▲法國 步兵將校八、下士以下二〇〇

▲伊大利 水兵下士以下四

▲奧匈 水兵二

蘆臺

▲英國 步兵將校一一、下士以下二〇六

唐山

▲英國 步兵將校一四、下士以下三三一

山海關(合秦皇島分遣隊)

▲英國 步兵一八、下士以下三七〇

▲德國 步兵將校四、下士以下一二九

▲法國 步兵將校六、下士以下二一〇

▲伊大利 海軍陸戰隊將校三、下士以下三八

以上總計

▲英國 將校一一六、下士以下一八六三

▲美國 將校四、下士以下一五〇

▲德國 將校九七、下士以下一八六八

▲法國 將校七四、下士以下一六二二

▲伊大利 將校四二、下士以下七一九

▲奧匈 將校九、下士以下二二三

▲俄國 將校八、下士以下一七〇

以上總計凡歐美兵在我畿甸者合共六千九百餘人。(日本尙不在此數原表闕日本駐兵數頃未得確實之調查也)昔滿洲入關設駐防以防漢人曾幾何時而所謂祖宗發祥地者變爲中立外之區域而邦畿千里亦以七八國之駐防兵充滿也噫

祝壽奇聞

傷哉貧也。太后之七十萬壽。

太后以甲年不利。嘗議今年停止慶典矣。今乃復議舉行。而以國庫空虛。浮費無所從出。於是怏怏不樂者久之。乃忽想出一妙計。

其妙計維何。曰。今吾每年應交外國之賠款。共有若干。若得挪此。以爲吾舉行慶典之用。豈不甚善。嗚呼。此誠妙策也。吾不知其爲太后之想入非非耶。抑出于逢君者之所請耶。

今據十八日北京特電。稱太后已授意軍機大臣。使外務大臣。即電諭駐劄各國公使。使與各國政府婉商。請其於本年分所應收之賠款。諒情延期。以得供今年舉行慶典之用。吁。咄咄怪事。

太后之意將毋曰。各國向來以媚我爲外交上策。今我以此要求之於彼。目下之所損爲有限。而利我他日。必以報之。其或能慨然許我乎。蓋太后以爲。以中國之地。割與外人。於我無損也。以中國鑛山鐵路。與及一切利權。授諸外人。於我仍無損也。惟我爲中國最濶之人。今欲舉行萬壽慶典。以爲晚年之一樂。而竟爲財困。不得如意。豈非一大恥事。故吾寧以本非我有之利權。飽外人之慾。而仍欲其一應我之所請求也。吾料太后或曾以此意示軍機。使授意於各公使。以與各國交涉。未可知也。

不然。各國何愛於太后。更何愛於太后之萬壽慶典。其必不肯以編入歲入。豫算之賠款。爲太后一私事。而遽應其要求。延期繳收。以亂其已定之歲計者。不待五尺童子而能知之。豈有聰明如太后及其左右一班之能人。而不能見及此。而敢以此必不見從之要求。提出於各國。以自取辱乎。故吾料其必有一番彼此兩利之說辭。以與各國交涉也。

使太后舉行萬壽慶典。則中國強而存。太后不舉行萬壽慶典。則中國弱而亡。如是則太后今日以此要求。提出於債主。其在一二。以扶植中國爲心之國。或尙能激于一時之公義。而慨然許之。然太后之萬壽。其結果不過使中國國民多一老而不死之咀語。於外國望中國發奮自強之良意。尤更絕無影響。然則外國之從此要求與否。以太后聰明過人。或能決其必從。亦未可知。而各國其果從之乎。

吾今試爲各公使計。其得外務部電寄之後。吾不知其如何措詞。以與各國政府商也。吾恐各國政府未畢聽其說而已。哄堂矣。吾信將來外交史上。必多此外外交奇談一則。

今此事之真否雖未可知。而事出有因。姑存之以俟後報。

中國局外中立條規

中國政府聲明局外特別事宜。如後開各項。

一由北京至山海關。各國留駐兵隊。以保海道之通暢。係按光緒二十七年七月二十五日。即西歷千九百零一年九月初七日。各國和約辦理。現仍應遵守此約原有宗旨。不得干涉此次變局之事。一凡寄居本國局外境內之他國人。如私行接濟兩戰國禁貨。有礙本國局外之責者。應由地方官設法禁止。或知照該管領事等官分別究辦。

中國官民應一律禁止有礙局外情事。如後開各項。

一本國人民不得干預戰事。暨往充兵役。

一民間船隻不得往投戰國。或應招前往辦理緝捕運轉各事。

一不得將船隻租賃於戰國。或代為裝載軍火。或代為布置一切。及幫助以上各事。以供其交戰及緝捕之用。

一不得代戰國購辦禁貨。或在境內製造禁貨。運銷於戰國之陸海軍。所有禁貨如後列各項。

一礮彈鉛丸火藥及各項軍械。

二硝磺及製造火藥各種材料。

三可充戰用之船隻及其材料。

四關涉戰事之公文。

一不得代戰國載運將弁兵卒。

一不得以款項借與戰國。

一船隻非避風患。不得擅入戰國所封堵之口岸。

一船隻駛入戰疆。不得抗戰國兵船之搜查。

一不得為戰國探報軍情。

一除戰國各項船隻在中國口岸買辦行船必需之物。應遵守後列各事條外。不得售糧食煤炭於戰國。

中國應享局外之權利各項如後。

一中國仍得與兩戰國通使往來如常。

一中國得設兵防堵本國疆界。

一戰國不得稍犯中國作為局外之疆界。

一戰國不得封堵中國口岸。

一中國所發給之護照文憑。兩戰國均當承認。

一中國人民仍得與戰國通商如常。苟非用兵處所。皆可前往貿易。

一中國人民寄居戰國境內者。其身家財產均由該國保護。不得奪其資財或勒充兵役。

一中國人民如有僑居戰國封堵口岸者。本國得派兵船前往保護。或接載出口。

一中國船隻得運載戰國公使及其平民。

一中國船隻所載戰國之貨物。及戰國船隻所載中國之貨物。苟非軍例所禁者。可以往來無阻。

一中國船隻所載軍器。若係專為自護之用者。不得以禁貨論。

一中國船隻雖載有禁貨。若係運往局外之國。或運自局外之國者。戰國不得截留。

一中國船隻。倘經戰國拿獲。不得逕行入公。應先經戰國法衙審訊。如果犯禁。方可按例懲治。如係誤拿。應由戰國賠償損害。其

賠款由該戰國法衙判定。

一中國得派官員前往觀戰。惟不得有所干預。

戰國陸海軍如有在中國局外境內者。應遵守各項如後。

一戰國陸軍。如因敗逃入中國境內。應收其軍器。聽中國官員約束。不得擅自行動。

一戰國逃兵在中國境內者。如乏衣食。中國政府當量力供給。俟戰事畢後。應由戰國如數償還。

一戰國之緝捕船隻。不得駛入中國海口地方。惟其因暫避風患。或修補損傷。或購求行船必需之物。實出於萬不得已者。不在

此例。一俟事畢。即當開出該地方。

一戰國兵船。不得於中國各海口地方交戰。緝捕商船。或屯留該處。爲海軍根據之地。

一戰國兵船及軍需船。欲駛入中國海口地方者。如係尋常經過。並無他意。方准其駛入平時所准進出口岸。限二十四點鐘內退出。若遇風浪危險。難以出洋。或修補損傷。未及完竣。或購辦行船必需之糧食煤炭。尙不足駛至最近口岸之數。則應聽中國水師統將。或地方官。酌展期限。一俟事畢。當即退出。

一戰國兵船及軍需運船。不得帶領所捕獲之船隻。駛入中國口岸。惟或因避風患。或修補損傷。或購求行船必需之物件。實出於萬不得已者。不在此例。一俟事畢。當即退出。惟停泊之際。不得使俘虜登岸。及銷售所虜船舶物件。

一戰國不得在中國海口暨陸地局外疆界招募兵隊。及購辦兵器彈藥。及他種戰具。如遇有戰國兵船在中國海口修補損傷。其工程以能達最近之口岸爲度。

一兩戰國兵船及軍需運船。如同在中國之一口岸內。其後到之船。應俟前船出口。經一晝夜。奉有中國水師統將。或地方官之命令。方准前往。

一所有未盡事宜。由各直省將軍督撫等隨時查看情形。參酌公法。分飭遵行。

以上各條。俟行文出示之日施行。應即一體遵照辦理。毋違。

記者曰。日俄之戰。非日俄之自爲戰也。爲中國而戰也。其戰爭因中國而起。則中國本處于原動力之地位。有無可中立之理。有不能中立之勢者也。而今乃居然中立。耶。居然發佈中立條規。耶。抑吾聞之。能戰而後能守。曩中國之宣布中立。劃定戰疆也。而俄國屢次反對矣。屢次違反矣。爲問他日者。兩交戰國之有背此條規。而中國能據理以爭耶。爭之不得。能興師而與之對拒耶。此不可知之數也。在日本則不可知。而俄國則固視中國如無物者也。其犯此條規。固在意計中。蓋兩立于平等之地位。而後有公法。今中國既不能與之開戰。于始又豈能決戰于後耶。噫。

擬用美人爲財政顧問

中國患貧。非整頓財政無以救之。然中國官場中。殆乏理財之才。然則欲整頓財政。其勢不可不聘外國人以爲顧問。財權不可授于外人者也。財政顧問雖非直接握財權。而舉一國財政上之關係。付于其手。其地位不可謂不重。其權力不可謂不大。苟一旦用人不當。則貽患于將來者。必大且無可救。故當聘用之先。不可不再三審慎也。

今欲聘用外國人不特論其本人之才能尤當論其本國之關係蓋聘用一外國人其事雖似甚小而實則於外交上有絕大之影響往年俄國謀握朝鮮之財權欲使韓廷聘用俄國人爲財政顧問而當時任韓國之財政顧問者爲英人普拉翁於是俄國強韓廷未及滿任而開辭之而英國聞而大憤乃大集其東洋艦隊于仁川以示威然後普拉翁得以安于其位然則吾國今日立于各國所共垂涎之地位苟欲聘用財政顧問當以何國人爲最適乎是最不可輕忽之問題也

今據北京電報聞吾國有欲用美人貞克斯博士爲財政顧問之說事雖未確而政府實有此意矣若果然則將來美國在中國必多占經濟界之勢力無可疑焉

夫美國在中國其政治上之野心比之各國爲較淡薄故中國不聘用外國人則已苟欲聘用外國人似莫更有宜于美國者然則今日之欲用貞克斯博士其或亦以此原因乎

滿洲土民之無辜

嗚呼滿洲人與俄國何恩嗚呼俄國與滿洲人何仇。

數年以來俄國之橫殺滿洲人不止一次矣不知若干人矣。今俄國因欲強占滿洲至于與日本開戰而滿洲不能爲中立之地則將來滿洲人之有死于此戰爭者俄國死之也嗚呼俄國何故必欲致滿洲于死地。

不審惟是今據奉天來報稱俄國極東總督亞力斯夫近下一嚴命使鐵道沿線之人民各任保護該鐵道之責若不遵行則當蹂躪之以哥薩克之馬蹄云云滿洲土民奉命股栗爭先趨避今東清鐵道沿線幾至變爲無人之境其有不能行者則爲無盤費耳非樂爲俄國效死也。

由斯以談滿洲人以畏亞力斯夫猛虎之苛令不免於流離轉徙然則不待見此戰爭之終局而滿洲人之不死于彼而先死于此者恐已滿溝壑矣嗚呼滿洲人何辜而偏爲俄國豺狼之食。

俄國何其不念前恩義也吾尙記憶之主張聯俄者非滿洲人乎與俄國訂立密約者非滿洲人乎欲倚賴俄國以保發祥之地者又非滿洲人乎滿洲人之於俄國可謂愛之極矣敬之至矣而俄國反恩將仇報必欲盡致滿洲人于死地而後快也吾不解其因緣吾願質之滿洲人吾願之代表滿洲人之一婦人。

（世界之部）

自輪船鐵路電線之既通。地球面積日以減縮。四海一家千里比鄰之語。今既見諸實事矣。士生今日。苟非有世界的知識。不足以成一人格。我國人蟄居於蝸殼之中。雖本國之事。其相隔稍遠者。猶且視之如對岸火災。而他國更何論焉。雖然。今日天下大勢。牽一髮則全身皆動。無論何洲何國。苟有一問題起。則無不與全局相影響者。其在泰西。雖小學兒童。塵市販卒。莫不日手一新聞紙。津津道天下事。而我士夫猶或昧焉。烏足以立於物競之界也。故今於報中。臚舉半月之大事。綴以短評。雖不能備。亦使吾人得世界常識之一斑云爾。

世界交通大孔道

西伯利亞鐵路既成。天下大勢爲之一變。此鐵路者。實世界交通大孔道也。頃俄國鐵路局之外國部長。聯合歐洲各鐵路公司之代表。開會議於巴黎。商議歐亞交通之事。定議自法國巴黎至中國北京。開一直行車。由各公司協同經理。其接應行李配搭車費之方法。皆將議定云。此實二十世紀劈頭一大事業。而其影響所及於我國者。至劇且大。更無待言。是會也。法國西部戰路公司長提議。謂巴黎北京間。可以發賣來回車票。而與大西洋太平洋兩輪船公司開交涉。凡買來回票者。或由巴黎承鐵路至北京。再由上海乘太平洋輪船至美國。由美國乘大西洋輪船返巴黎。或由巴黎先乘輪船至美國上海。更由北京乘鐵路而返。均聽其便云。此議之實施。殆將不遠。果爾。則環游地球一週者。其日期僅縮至四十日內。外此實非常之進步。而新世界一大壯觀也。

此交通機關既開。全世界之風潮益自西而東。其爲中國前途一大險象。無可疑也。雖然。我中國所以積弱由數千年蟄居一小天地。而與全世界之風潮不相接。故養成一種痲痺銅塞之現象。然則今日外界之震撼而至者。又安知不爲中國之福耶。苟能因勢而利用之。則以我之物產。往而生計。界開一新紀元。以彼之知識。來而學問。界開一新紀元。其皆在今日矣。特不知我國國民。果有此實力焉否也。

太平洋海電成

去年西歷十月三十一日。加拿大澳洲間之海底電線成。於是十九世紀新發明之電信。遂繞地球一周。自倫敦發一電。僅以半點

鐘內。其覆信遂得返於本局。嗚呼捷矣。

倫敦泰晤士報。頃有一論。記太平洋海電之沿革。蓋距今五十年前。海電之初設於英吉利海峽也。有議架線於亞拉士加峽及白令峽以聯結北美洲亞洲之交通者。後經北極探險家之報告。知其不能。於是始有沈設於太平洋之議。一八七四年。擬設於夏威夷島之漢挪路盧及日本之小笠原。首事者以說於英政府。時皮墨士佛德（即的士黎里）爲英首相。素持帝國主義者也。大贊之。一八七九年。提出議案於國會。國會拒之。議遂止。而太平洋鐵路技師長佛羅明氏。始終熱心經營之。至一八九三年。遂始業。一八九五年。張伯倫爲殖民大臣。遂贊其議。置太平洋海電委員。請以政府之力。幫開辦費一百五十萬磅。至一百八十萬磅。公司未獲利以前。每年補助十四萬五千磅。而議院復裁減之。至千五百一年八月。然後此案始得通過於議會。再閱一年。遂見大成。澳洲聯邦既開。太平洋海電復就英人帝國政略。遂益鞏固不拔。噫。大國民之氣度。使人羨殺。使人妒殺。

張伯倫帝國政略

英國兩大政黨曰自由黨曰保守黨。自由黨向主改革內政。保守黨向主擴張國威。近日英人之帝國主義。其發之者實自前宰相的士黎里（與格蘭斯頓齊名者）而大成之者爲今殖民大臣張伯倫。張氏本屬自由黨。嘗兩度入格蘭斯頓內閣。復以愛爾蘭問題與格公意見不合。脫黨而入於保守。贊沙爾士勃雷內閣者十餘年。近歲南非洲戰爭。其始之終之者。張氏力爲多云。去年西歷六月。因英皇加冕之盛會。各殖民地之首相咸集於倫敦。張氏乃開殖民地聯合會議。而自爲其議長。此會議自六月至八月。所訂聯合方案凡十四條。大意使在同一憲法之下者同負擔一國之國防。結成一大帝國。會議既終。張氏乃親游歷南非洲及其餘各殖民地。以十一月廿七日首途。經埃及以圖南。當首途之前。十一月六日。張氏臨議會場而演說曰。鄙人此行。以公平之心。巡視新拓之殖民地。務結集同種之人民於我國旗之下。使成一阿非利加之英帝國云云。翌日遂提出救恤南非難民一案於議院。政府擬由國庫支辦八百萬磅。爲救助杜蘭斯哇阿連治兩國臣民之費。使兵燹之後。咸得復業。此議案竟得通過。英國民之雅量。可見一斑。而張氏極爲國民所信任。亦可想見矣。張氏瀕行時。國民餞之於市會堂。席間演說曰。鄙人此行。非爲汗漫游。爲國務也。非爲一黨派。爲國民也。其雄圖遠志。可以見矣。今張氏既抵南非。日集市民。商議善後之策。嗚呼。十年以來。俾士麥格蘭斯頓麥堅尼既死。沙士勃雷羅士勃雷既隱。當代第一政治家。端推此人。端推此人。

案吾國人不通外事。見英國殖民地布滿環球。或視之與中國前此之屬國等。又或視之與俄人之西伯利口人之臺灣等。其實皆非也。英國之殖民地其自治之制甚完備。自有政府。自有議會。毫不受母國之束縛。殆純然爲一獨立國之形。所異者無外交與軍備之兩機關耳。內地人之好談外事而不知大勢者。以爲英國將來或遇有各屬地奮起獨立。如美國故事者。則英帝國將不免分裂。此鑿語也。蓋英人百年來之待屬地。已非復前日之政策。屬地安之久矣。雖然。結合之力。尙有患其薄弱者。故張伯倫此次之大方略。實爲英國前途開一新紀元也。

近東問題

（達達尼爾事件）

俄國蔑視柏林條約。使尼哥拉大公率艦隊渡土耳其之達達尼爾海峽。英國聞之。直集地中海艦隊於撒羅尼卡及士彌拿一帶。又在志布拉達地方嚴整軍備以示威。一面向俄土兩政府移牒問罪。土政府依例託詞支吾。不予確答。俄政府亦曲解條約以自護解。此去年西歷十月間事也。此後英政府復提出抗議者數度。而俄人更無忌憚。三月以來。再以兵艦渡此海峽者復三次矣。（最後一次乃中歷除夕前一日也）其第一次猶偃兵裝。懸商旗。若偷期密約者然。以後三次。則公然無復忌憚矣。此最近所謂近東問題也。

此問題之由來。起於距今百三十年前。即千七百七十四年。有所謂「格焦開拿志」一條約者。蓋俄人久欲逞志於東歐。遂與土耳其挑戰。戰勝。乃結該條約。許俄人築堡壘。浮兵艦於黑海。其意欲以黑海爲根據地。拊土耳其之背。更伸猿臂以覬覦地中海之權利也。此後勢力日漸擴張。至千八百三十三年。機會漸熟。乃與土耳其結攻守同盟。約以俄國若與他國交戰。則閉鎖達達尼爾海峽。不使他國軍艦越雷池一步。此其事與數年前中俄密約中旅順口事件絕相類。殆不啻以東歐鎖鑰全託諸俄人之手也。於是英法兩國竭全力以阻之。俄人不得已。始歛手焉。是爲俄國經營達達尼爾之第一着。

其後土耳其借英奧聯軍之力。恢復埃及之宗主權。列國乃開國際會議於倫敦。約嚴扁波士科拉及達達尼爾兩海峽。無論何國軍艦不許飛渡。列國歃血共盟。誓守此約。迨千八百五十六年。格里米亞戰爭之後。列國更會議於巴黎。申明兩海峽閉鎖之約束。而迫令俄土兩政府破棄格焦開拿志條約。認黑海爲中立地。各國艦隊無或許入。且於其沿岸毋得設海軍軍營。自是俄志不得逞。全復一七七四年以前之舊觀。彼挫敗之餘。不能拒焉。竟畫諾。雖然。俄國民族以忍耐堅苦聞者也。非甘以一失敗而灰其初心也。彼窺列國相互之關係。日有變遷也。每乘機欲再逞。往往設爲

口實。以曲解條約。或築軍港於里翁河口。成泛義勇艦隊於和的沙。駸駸乎又將跋扈於黑海。既而普法戰爭起。法國新敗。不遑他顧。而俾斯麥懼法之復仇。欲結俄歡心。以相抵抗。乃向俄相義查哥福有所慫恿。俄人乃乘此勢。通牒各國。將一八五六年巴黎條約中關於黑海之條件刪去。英人雖極力抗爭。開會議於倫敦。而彼時法國之威既失墜。奧大利亦非復舊時。普魯士暗為左袒於俄。故僅得訂明非遇特別要件。仍須守巴黎條約而已。及千八百七十八年。俄土戰爭。土國為城下盟。與俄結桑士的華挪條約。東歐權利。又將全歸俄手。列國干涉之。乃卒重訂所謂柏林條約者。約中申言云。一八五六年之巴黎條約。及一八七一年之倫敦條約。其中未經廢棄修正之各條件。皆須切實奉行。云云。於是東歐之問題一結束。以至今日。由此觀之。達達尼爾海峽之閉鎖。由國際條約所公認。昭昭明甚也。今俄國竟敢蹂躪此約。一而再。三而四。視各國若無物焉。則何也。法與俄本同盟。其袖手旁觀。猶意中事也。若德國者。亦全為局外中立之態。噤若寒蟬。不一容喙。則又何也。尋常論者。以為此近東之事。於我遠東諸國無與也。顧吾度之。其影響於遠東問題者。必至大且劇。何也。英國之輿論。其視近東問題。比於遠東問題。更切要焉。俄國其或有察於此。為圍魏救趙之計。借近東以定遠東。他日交涉之結果。俄人於近東問題。讓英一步。而亦要求英國。使於遠東問題。讓俄一步。以相償。若是。則達達尼爾事件了結之時。或者瓜分中國之日。遂不遠矣。我國國民。可無猛省歟。

無線電信與世界進步之關係

馬爾哥尼之無線電信。其發明及試驗之法。各報章及各種科學雜誌載之者。已不一見。初多窒礙。雖幸成而未遠。今則其法日精。已能超大西洋通歐美矣。馬氏之業。其不朽乎。案馬氏之前。倡此法者。有伊沙。然但發諸空理。未見實驗。及馬氏出。而同時研究此學者。有尼哥拉的士拉諸氏。今其成效。卒歸於馬氏一人焉。千八百九十五年。馬爾哥尼始試其術。能通信於距離二哩間。於是廢百業而苦思之。當時科學學者。多非之為狂人。其後馬氏攜其器具。藥料渡海而之英國。時稅關巡吏疑其所攜者為爆藥。遂拘留而禁錮之。奪其器具。後返美洲。專心研究。通行漸遠。能傳信於航行船舶中。千九百〇一年。乃集資本家組織公司。以專辦之。其費極廉。時海底電線局。恐其奪己之利。而反對之。然馬氏以不折不撓之精神。卒行其志。客臘從加拿大之華士哥智。並通倫敦。兩地距離二千餘英里。及今年西正月二十日。又由紐約通倫敦。兩地距離三千英里。靈通無所礙。今更謀飛渡太平洋云。初從加拿大。通英國時。每字十仙。案海底電線。切通大西洋之時。每字十元。至今仍每字二十五仙。其低昂。不啻天壤矣。聞此時每一分間。能發三十至四十字。然據作者之說。謂將來一分間。可發二百字。每字之費。可減至一仙云。此理既明。則全社會與海陸戰爭。當為

之一變矣。

巴拿馬運河條約

巴拿馬運河條約。去年美國與哥倫比亞交涉事未就緒。及今年西一月二十三日兩國會商於華盛頓。其議乃成。其條約之內容。雖未發布。然綜合前後諸電報。亦可略窺其要點也。請述之如下。

- (一) 美國與哥倫比亞共和國租地峽之地。以開運河。東自大西洋岸之哥倫市。西至太平洋岸之巴拿馬市。幅圓六英里。
- (二) 美國先納一千萬圓於哥倫比亞。此後每年二十五萬元。
- (三) 租借以一百年為限期。期滿之後。美國欲訂約再租亦可。
- (四) 該地域歸兩國保護。其通航於運河之船舶。納稅於美國。且有派軍隊保護財產之權。
- (五) 哥倫比亞不得讓河岸之貯煤地與他國。

昨年交涉之爭點。在於第二第三兩條。第二條為要求租稅增減事。第三條為租借之年限。美國初欲無限期。欲其割讓。後因不合於哥倫比亞之憲法。故定約百年。而美國復要求繼續租借之權。今雖名為有期。而實同永久割讓矣。當千八百五十二年時。英美兩國曾會議地峽運河之事。締結克利頓條約。據此約則美國盡失其利權。不過為中立之保證而已。及近年帝國之主義勃興。既縣古巴。據檀島。復舒其敏捷之勁腕。以攫菲律賓。因欲通地峽以達兩洋。於昨年第五十六回議會提出開鑿運河之法案。遂出其外交手段。與英公使樽俎折衝。盡改前約。而新定希本土科條約。得自由開鑿之權。今復與哥倫比亞政府租借土地數年之後。地峽既通。則美國之權力跨太平洋。大西洋。星條之旗。壓於四海。世界海運將為之一大變矣。

俄國移民

俄國政府。決計於一千九百四年（即明年也）由東清鐵道。運送六十萬之移住民於沿海諸洲。以五年為期限。此事實由大藏大臣所提議者。俄忽為此移民之大舉。其政策所在。雖未能深知其內情。然其蓄集精銳。以厚其聲勢。南下之勢力。無可疑者。俄以高屋建瓴之勢。傾瀉其蠻悍之民族。以灌注於東方。一舉一動。皆有氣吞雲夢之勢。臥榻以側。豈容他人鼾睡。我之東三省。其為俄之印度乎。

達爾尼與東清鐵道

俄人竭力經營達爾尼且盡力維持東清鐵道。皇皇汲汲。維日不足。昔嘗宣言於列強。以該灣爲自由貿易商港。其果能完備自由港之資格與否。尙爲他日之問題。然其與經由東清鐵道之貨物以最大之便利。且於貨物之輸出。皆收取極廉之運費。觀其頃所布發之瀛車瀛船運費表。及達爾尼灣之埠頭稅則。大略可知。他日滿洲之門戶。牛莊之商況。受其影響。固當不小。

英美二國海軍之擴張

今日之世界。海上權力之世界也。俄法與德。皆竭力以擴張海軍。海王之英國。遂不能不增加兵艦。以保持海上之霸權。故今年海軍軍費之豫算。總額三千五百八十三萬六千八百四十一磅。較之去年。增三百二十萬二千磅。凡增造新艦。修繕舊艦。一切諸費。皆在其中。其軍艦之新造者。戰艦三艘。一等巡洋艦四艘。鐵甲巡洋艦三艘。警備艦四艘。驅逐水雷艦十五艘。潛水艇十艘。其士官及兵員之總數。共十二萬七千一百人。較之去年。增四千六百六十人。復於蘇格蘭之聖德瑪牙列灣。新設海軍根據地。三月七日於下院議決。豫算費用二百五十萬磅。以爲建築工廠砲臺武庫之費。舉國之輿論。無不謂保武裝之和平。雖糜巨帑。誠爲必不能已之事。全國一致。欣喜而贊成之。而同時之美國。亦以擴張海軍之問題。提之議院。二月二十一日。下院議決。增造戰艦三艘。巡洋艦一艘。上院議更增之。三月一日。下院修改議案。更議決增造戰艦四艘。巡洋艦一艘。五日兩院協議。支出八千一百八十七萬五千元。之海軍經費。時勢之所迫。風潮之所簸盪。雖以獨立他洲之美國。亦趨於帝國主義。而不能不以擴張軍備爲當今之要務。雖糜費巨款。擔荷重費。而舉國一心。皆認爲急務。而無所撓阻。今日大勢之趨向。固亦大可觀矣。

俄國之自由主義

俄國先帝亞歷山大第三。曾決行解放奴隸之制。實爲俄國近世史中一大異彩。西歷三月時。適際解放奴隸之紀念日。今皇尼可拉士第二世。對於各宗派。宣發上諭。許其宗教信仰之自由。且謀擴張自治制度。乃對於農民。宣布旨意。謂當救助其壓制之勞働。夫俄以專制之國。獨立於歐洲風氣之外。然風潮所迫。卒不能不與臣民以自由。觀於俄皇之讓步。則專制其烏可久恃矣。然專制嚴酷之國。自由主義。既已發生矣。而所謂自由產地之美國。則於二月下旬。經下院之議決。新定法律。凡殺害大統領。副統領。及大使。公使者。處以死刑。謀害未遂者。亦定處死。或十年以上之禁錮。主謀者。與下手者。同罪。主謀殺文明政府之官吏者。科以二十年以上之禁錮。無政府黨人。嚴禁其行入美境。噫嘻。以專制國而扶植自由主義。以共和而採用禁壓政策。可謂咄咄怪事。

世界最有勢力之主權者

世界中之君主。雄才霸氣。當以德皇威廉第二世首屈一指。千八百八十八年即位以來。日慨德國海軍之劣弱。皇皇以謀其擴張。一千九百一十一年。決定議案。此後十六年間。定增戰艦二十八艘。大巡洋艦十四艘。小巡洋艦卅八艘。且於此時間。更增張百萬人之陸軍。至其殖民政策。尤所熱中。千八百八十四年時。其海外殖民地殆寥寥無足比數。今殖民地驟增七十一萬四千四百四十一萬里。殖民地之民數。驟增八百三十三萬六千六百六十六人。殖民地之擴張。商業亦隨之而繁盛。今日德人之海運事業。其噸數逾位世界之第一。二若夫日耳曼民族統一之事業。已倡起於北歐之一角。而德國之日耳曼統一協會。亦挾非常之勢力。其宗旨所在。欲并荷蘭瑞士奧大利匈牙利而統治之。於日耳曼之下。威廉第二霸才雄略。以統一日耳曼之大業。自任近且銳意經營。以爲世界主義之主動者。其他日之成績。將橫奪英人之商業。作歐洲大同盟而執其牛耳。可無疑也。世人之評之曰。『其語和平也。如媚婦其語戰爭也。似蠻人。』處女脫兔。不可捉摸。嗚呼。此威廉之所以雄飛世界歟。

列強東洋艦隊之最近消息

數年以來。歐美之視線。咸注集於中國問題。歐美之政策。亦莫不以擴張東洋海軍爲第一方略。故邇來軍艦之游弋於東方海岸者。其數日增。鷹瞵虎視。其政略可具見矣。國於東方者。能無戒心。今備列五國東洋艦隊之數。并詳其駐泊我國之地。以供我同胞之警鑑。

重慶	宜昌	漢口	牛莊	上海	香港	香
砲艦	砲艦	砲艦	砲艦	通報艦	通報艦	驅逐艦
三	一	一	一	一	四	巡洋艦
						砲艦
						戰艦
						戰艦
						砲艦
						砲艦
						砲艦
						砲艦
						砲艦
						砲艦
						砲艦
						砲艦
						砲艦
						砲艦
						砲艦
						砲艦
						砲艦
						砲艦
						砲艦
						砲艦
						砲艦
						砲艦
						砲艦
						砲艦
						砲艦
						砲艦
						砲艦
						砲艦
						砲艦
						砲艦
						砲艦
						砲艦
						砲艦
						砲艦
						砲艦
						砲艦
						砲艦
						砲艦
						砲艦
						砲艦
						砲艦
						砲艦
						砲艦
						砲艦
						砲艦
						砲艦
						砲艦
						砲艦
						砲艦
						砲艦
						砲艦
						砲艦
						砲艦
						砲艦
						砲艦
						砲艦
						砲艦
						砲艦
						砲艦
						砲艦
						砲艦
						砲艦
						砲艦
						砲艦
						砲艦
						砲艦
						砲艦
						砲艦
						砲艦
						砲艦
						砲艦
						砲艦
						砲艦
						砲艦
						砲艦
						砲艦
						砲艦
						砲艦
						砲艦
						砲艦
						砲艦
						砲艦
						砲艦
						砲艦
						砲艦
						砲艦
						砲艦
						砲艦
						砲艦
						砲艦
						砲艦
						砲艦
						砲艦
						砲艦
						砲艦
						砲艦
						砲艦
						砲艦
						砲艦
						砲艦
						砲艦
						砲艦
						砲艦
						砲艦
						砲艦
						砲艦
						砲艦
						砲艦
						砲艦
						砲艦
						砲艦
						砲艦
						砲艦
						砲艦
						砲艦
						砲艦
						砲艦
						砲艦
						砲艦
						砲艦
						砲艦
						砲艦
						砲艦
						砲艦
						砲艦
						砲艦
						砲艦
						砲艦
						砲艦
						砲艦
						砲艦
						砲艦
						砲艦
						砲艦
						砲艦
						砲艦
						砲艦
						砲艦
						砲艦
						砲艦
						砲艦
						砲艦
						砲艦
						砲艦
						砲艦

俄國	英國	復比較諸國軍	膠州灣	宜昌	漢口	廣東	香港	塘沽	上海	旅順	大沽	北洋	廣東	廣東	潮州	欽州
----	----	--------	-----	----	----	----	----	----	----	----	----	----	----	----	----	----

砲 砲 巡 海 戰
艦 艦 洋 防 艦
二 一 一 一 一

德	驅	巡	砲	戰	砲
	逐	洋			
	艦	艦	艦	艦	艦
國					
	二	二	四	四	一
	○				

驅逐艦	砲艦	砲艦	砲艦	砲艦
二	一	一	一	一

砲艦	砲艦	砲艦	砲艦
一	一	三	一

一三五、七七一
一二七、一〇八

法 國
美 國
德 國

四二、五二二
四二、一一二
三四、二〇七

五國之軍艦。其屯於吾國者都凡九十三艘。他如意境荷日諸國。其軍艦之在我國者尙數十艘。五國軍艦之屯於東洋諸港者亦尙數十艘。臥榻之側。猛虎逐逐。人方怒目眈注。而我尙熟視無覩也。嗚呼噫嘻。

俄國東洋艦隊之擴張

俄國大張勢力於亞東。日擴東洋艦隊。汲汲不遺餘力。去歲之末。少將希達伽爾披格率十一軍艦駛向極東。其數艘既抵旅順矣。其餘諸艦亦即銜尾而來。俄國東方之軍艦。已有四十一艘。十四萬八千噸矣。今復訂購戰艦於法國。一萬二千六百七十四噸。又新成進水之戰艦。一萬三千五百十六噸。皆將派遣於東方。俄國海軍之力。已達於十七萬噸而上矣。彼皇皇然注集重大艦隊於極東。胡爲者邪。靜言思之。不寒而慄。

朝鮮徵兵

朝鮮向用募兵之制。今以國事多艱。募兵不足復用。乃參倣歐洲之法。行舉國皆兵之制。已於前月下徵兵之令。然朝鮮之政令。朝令暮改。反汗無常。凡所改革。則擔負虛名。絕無實效。蓋朝鮮者。縮本之中國。中國者。拓本之朝鮮。然朝鮮立憲徵兵。剪髮易服。徒以表面觀之。則朝鮮之文明程度。固已高出我國之上矣。

美國陸軍學校之創立

美國創立陸軍學校於華盛頓。以前月舉行開校之典。大統領領各省長官。以及各國公使。皆往臨視。其大統領羅斯福氏之演說曰。大地之風雲日急。驅我美國爲世界中之一大強國。美國今日對於東西而負其義務。苟不儲實力。則必不足以擔保和平。云云。蓋曩者派將校於歐洲各國。以講求陸軍大學之規模。固將爲立學之基礎也。美國內力之膨脹。實已達於極點。蓄之既久。不能不爲尾閭之洩。於是一變其門羅主義而爲帝國主義。固將飛揚跋扈。與列強角逐於二十世紀之舞場矣。今日武裝和平之世。舍實力其何以自立。美國今汲汲於擴張武備。今日議增軍艦。明日又創立陸軍學校。寧獨以擔保和平。固將欲雄飛於大地也。牽一髮而全身皆動。彼擁萬里沃壤而爲世界列強之的者。其又將何以待之。

亞巴尼亞之擾亂

亞巴尼亞人蜂起倡亂。舉兵襲密德域亞。與土耳其之戍兵激戰。土耳其更增四大隊之戍兵以拒之。君士但丁堡中。莫不驚皇失措。

瑪塞尼亞人之革命運動。亦既累有年月矣。亞巴尼亞人之叛亂。與瑪塞尼亞人絕不相蒙。亞巴尼亞人殆嫉瑪塞尼亞人之改革。而激爲反動者也。密德域亞者。實亞巴尼亞之一都府。去年之秋。俄人新建領事署於其地。其地居人。無不視若仇敵。亂事既起。俄領事遂爲所狙擊而負重傷。彼其野蠻之舉動。固非文明之瑪塞尼亞欲得獨立自由者比。然其人凶悍粗暴。實有回教教徒之特性。而深爲歐人所恐怖者也。土耳其今既有革命黨人之運動。復又亂民土匪之騷擾。巴爾幹半島之亂機。將蔓延而不可收拾。而歐洲列強之干涉。又復紛至沓來。其國步之艱難。蹙蹙不可終日。泰西泰東兩病夫。得無同病相憐。

美國大統領拔用黑人

美國大統領羅斯福氏。力主拔用材能智略之黑人。雖尙有輿論之反對。然南北戰爭以來。至於今四十餘年。一時朝野人士。亦多有主持此議者。大統領之政略。行將大獲勝利。拔用黑人之議。當可見之實行。從此人種之累。當可漸平矣。畢竟自由祖國。尙有公理。

俄國內政之改革

前月十三日。俄皇發布勅諭。許宗教之自由。及地方之自治。蓋俄國累年以來。農民窘敝。俄皇欲調查之原因。及其救濟之法。乃設委員以司其事。而命大藏大臣域提爲中央委員長。域氏者固熱心改革。欲以自由主義輸入於農業社會之間者也。既受任命。遂抗屈內務大臣佛列夫。宗教大臣呵龍那斯特夫之反對。而將見之實行。

俄固專制嚴酷之國也。其苛重不平之租稅。權利互異之階級。官吏過度之干涉。集會權利之限制。出版自由之缺乏。保商病農之關稅。旅行不便之制度。凡所以困苦其民者。無所不至。今忽奉此勅諭。實如出黑闇地獄而重覩天日。東西人士。無不驚此特舉。然或者曰。俄國政治之腐敗。豈能行此美制。一切希望。終歸泡影而已。然深觀俄國之內情。則此舉實有二因。

一曰對內。法人鮑爾之言曰。『二十世紀之中。必無專制政體立足之地。』亮哉言乎。今日自由之風潮。漫天捲地而來。雖以頑悍之俄國。寧能深閉而固拒。邇來改革之運動。擾擾而未知所屆。觀前年學生之暴動。則勢固岌岌不可終日。俄皇逼於時勢。知大

勢之終不可抗也。故不能不稍以權利餌其民。一曰對外。俄人之野心雄略累世相傳而未嘗或息者也。今方蓄精萃力將大肆侵略。以啓其東封內亂紛拏。則神有所分。將牽掣其外侵之肘。故及此速先鎮撫以絕其國內騷擾之原因。然後聚精會神出全力以謀其侵略。由此觀之。則俄人內政之改革其影響之及於我國者至重且劇。俄民內寧我國將不得安枕矣。不識吾國人將何以禦之。

列國海軍力與其海運及海上貿易額之比較

嘗見中國海關統計表。列中國商船之出入于中國通商口岸者。尚不如英國之多。（去年統計表。英國商船之出入于中國口岸者。爲百分之四十九強。中國自己之商船。爲百分之十七強。）又中國商人之往來于海外者。年不下數十萬人。而中國無一船可以運載之。故觀中國之衰亡。正不必待國之屢敗政治之愈壞。而唯此等處可以卜之矣。今列國欲伸其國力。則注意于貿易。欲盛貿易。則注意于爭海運權。則汲汲于修海軍。今觀其海軍海運力海上貿易之盛。而知其可畏也。今列泰晤士報所揭之統計表如左。

國名	海軍費	歲入	商船噸數	商船一噸之海軍費
英國（併領地）	三三、九八八、二八〇	二七五、六七九、三七三	一〇、九〇八、四八七	三、一
俄國	九、九四四、七五一	二一三、一三六、〇〇〇	六三三、八二一	一五、七
德國	九、六二四、九五六	九三、八七一、〇〇〇	一、九四一、六四五	四、九
法國	一三、三五六、一〇二	一四七、〇二六、〇〇〇	一、一一〇、九八三	一二、〇
西班牙	一、四三七、六八八	三八、九七八、〇〇〇	七七四、五七九	一、九
意大利	四、六六六、〇九三	七三、一三六、〇〇〇	九九九、九一八	四、六
奧大利	一、八一二、一一七	一一六、〇〇〇、〇〇〇	二五八、四二〇	七、
美國	一六、〇一二、四三八	一四五、六九一、〇〇〇	八八九、一二九	一、三
日本	三、七一一、五二六	二八、一三五、〇〇〇	八六三、八三〇	四、

右商船與海軍之比較表

國名	入口貨	出口貨	總計	貿易額百磅之海軍費
英國(附領地)	七六九、四九一、五〇三	五八七、二五三、〇四八	一、三五七、七四四、五五一	二、五
俄國	三三、二九五、〇〇〇	四五、三八八、〇〇〇	七八、六三三、〇〇〇	一二、六
德國	三〇〇、八一、〇〇〇	二四一、二六〇、〇〇〇	五四二、〇七一、〇〇〇	一、八
法國	一六九、九九九、〇〇〇	一四二、四〇二、〇〇〇	三一二、四〇二、〇〇〇	四、二
西班牙	三一、七二二、〇〇〇	二七、九六七、〇〇〇	五九、六八九、〇〇〇	二、四
意大利	四九、二三九、〇〇〇	三〇、一一二、〇〇〇	七九、三五五、〇〇〇	五、九
奧地利	一二、九四五、〇〇〇	一二、九六二、〇〇〇	二五、九〇七、〇〇〇	七、
美國	一七五、三七〇、〇〇〇	三一〇、一四一、〇〇〇	四八五、五一、〇〇〇	三、三
日本	三一、八一八、〇〇〇	二七、八三二、〇〇〇	五九、六五〇、〇〇〇	六、二

右海上貿易與海軍之比較表

據右表觀之。則以海軍費論英為第一。美次之。法又次之。俄德意日奧又次之。以海上貿易額論亦英第一。美次之。德法又次之。意俄日奧又次之。以商船論亦英第一。德法次之。意美日西奧等又次之。而其盛大也。誠有非衰弱之國所得而比者。此其盛大與其位次固不深論。而最宜注意者則列國之政治家恒比例其商船與貿易之多寡而修軍備也。今日列國汲汲然開航路注資本于我國國人渺不注意而孰知彼之勢力一來不可去其一船其一人皆有海軍力隨其後耶。即後有一言為愛國者所宜知者。即外人之來。挾其國力。勢必不可拒。縱拒之亦無益。惟有自起諸業以與之競爭也。蓋世界之事。彼能辦我亦能辦。我有地主權有先得權則彼雖強必不能與我敵。否則徒拒彼之來。日皇皇然恐其奪我利權而思可以保守之。其果得保守耶。其保守也有益于國耶。

美國之進步

財富之增殖。美國當首屈一指。觀其商務省之統計。昨午之國內貿易額約二千億圓。與全世界之海外貿易額殆相匹敵。嗚呼盛矣。

今請將其歷年之進步一爲比較。當一八五〇年。其國內貿易額約二十億圓。一八六〇年則三十五億圓。一八七〇年則六十二億圓。一八八〇年則七十七億五千圓。一八九〇年則百二十億圓。最後之十年（則一八九〇年至一九〇〇年之間）則增十分之一。以至昨年（即一九〇二年）較之一八五〇年。五十年間實增十倍云。

且非獨國內貿易之驟增十倍也。一八五〇年間。其人口不過一千三百萬。至一九〇二年。實爲七千九百萬。五十年間。約增三倍。有奇。我中國素稱膨脹人種。生殖力號爲最盛。以視美人。瞠乎後矣。

其人口既與財富同爲進步。今試調查其所謂國富。一八五〇年時。共七十一億三千五百七十八萬圓。至一九〇二年。增至九百四十三億圓。平均計之。則每人所得應自三百八圓。乃至一千二百三十六圓。至其海外貿易額。一八五〇年一億七千三百五十萬九千五百二十六圓。至一八〇二年。進至九億三百三十二萬九千四百四十三圓。其輸出之額。一八五〇年爲一億四千四百三十七萬五千七百二十六圓。至一九〇二年。增至十三億八千七百一十一萬八千四百一圓。

夫美國之有此可驚之進步。赫然突出於世界之上者。雖由其國內之富源本無盡藏。然其實效實多由人力之經營。而其人力之獨能發達。則由國家與個人以『有效力』。夫個人苟無發達之力。則雖編完善之法律。定整備之制度。亦祇成紙上之空文而已。我國源寧讓美國。然美人則安擁厚實。我國則上下交窘。者人力發達與不發達而已。欲謀人力之發達。當善國民之教育。舍此而外。更無他術。我國人其有欲炙之色乎。臨淵羨魚。不如退而結網。美人之財富寧必天降地出者邪。歸而求之。何渠不若漢。

德國之對中費

德國政府。以來年對中費用之豫算。提議於議院。外務大臣里耶芬。先述上海撤兵之情形。謂軍費之不可減縮。且曰。英國之在中國。也有重兵屯於香港及威海衛。且近鄰印度。一旦有警。立調印兵。朝發可夕至也。法國則有越南之防兵。俄國則有滿洲之根據。至於日本。僅一衣帶水之隔。更占自然之地利。故諸國皆不必別置重兵。而勢力已可鞏固。若我德國則僅有一千七百駐兵屯於膠州耳。兵力薄弱。實不足保列強之均勢。乃議於上海。退撤之兵。以六百人撥駐膠州。而要求一千五百三十萬馬克之費用。里提爾則謂。占駐上海之無謂。但以砲艦游弋揚子江。以爲充分之警備。斯可矣。且曰。費於膠州灣者。千萬馬克。費於守備兵者。又千萬馬克。而德國之輸出於中國者。有限。然則德國在中之利益關係。微特不及英美。且在法人之下。則駐此重兵。果何爲耶。反對置永久殖民兵於中國之議。而主張減縮費用。國民自由黨贊成之。雖外務陸軍諸大臣反覆辯論。卒決議減裁三百萬馬克。

嗚呼。今日之中國。實爲白人競爭之中心。各務保持其勢力。此進一寸。彼進一尺。惟恐勢力之不能平均。東洋艦隊之外。更有所謂永駐殖民兵者矣。德國對中之費。議院決定一千二百三十萬馬克。而政府諸公猶怏怏以爲未足。彼列強歲擲無量之巨費於中國。果胡爲邪。

巴爾幹之戰雲

俄國機關某報。謂俄國今日爲腹背受敵。蓋謂其背部負一滿洲問題之難局。而腹部復擁巴爾幹之戰雲也。

亞巴尼亞者。在巴爾幹半島之西部。面亞特利亞與伊阿尼海。南接門的內哥。北近希臘路美利亞。而瑪塞尼亞之鄰也。前月之初。擾亂紛起。圍擊俄國領事而殺之。於是俄奧二國公使聯合而求見土帝。請其速平亂事。聯合謁見之事。實爲土廷希有之例。但以事方危急。不能不勉徇兩國公使之請。方是時土耳其之鎮撫使。方爲亞巴尼亞所扣留。以爲人質。土廷乃命羅招的巴西爲大將。大集軍隊於腓利遭列。已而意德使臣亦相繼爲平亂之請。土帝乃更自小亞細亞電徵第二豫備兵二十大隊。當此之時。土兵日與亞人搏戰。亞人已屢敗矣。而瑪塞尼亞人亦大倡革命。農民千數百人。各執武器以抗虐政。於是半島之風雲日急。列國使臣。方日要求土廷。使負平亂之責任。而勃牙利人復起紛擾。於瑪塞尼亞之西羅尼卡市。以炸彈爆焚兩銀行及德人俱樂部。市街商店多被焚毀。土軍馳赴。盡捕亂黨而誅之。其附近卡瑪巴拉百人之軍隊亦皆爲土人所殲。土軍之殘酷。益激革命黨人之怒。而亂勢愈熾。

德法意奧諸國。聞此警報。乃盡調停泊。君士但丁之軍艦於西羅尼卡。以爲示威運動。令土廷賠償損失。土廷以西羅尼卡之亂。勃牙利當負其責。乃於五月七日。以公文請責勃牙利。謂其監治國境之不職。勃牙利不服。且謂土廷爲此激言。是實有挑戰之意也。請土廷撤回公文。土廷乃撤回公文。再加修正。表示希望和平之意。

瑪勃二國之人。方日與土軍激戰。而回教教徒復乘機而襲殺基督教徒。於是列國軍艦星馳雲集。法國將官薩涅乃率軍艦三艘。自朱倫突入西羅尼卡。土廷恐民心之震駭。乃請列國撤退軍艦。而急進兵於瑪都。且頒發保護基督教民之命令。然後人心漸定。

方西羅尼卡之亂也。勃王方在巴黎。聲言此事勃廷不負責任。且憤土廷之舉動。乃以公文通告各國公使。謂勃廷頗盡力於平亂。徒以土軍酷虐之故。故亂愈激而不可遏。列國公使亦以土廷之置措失宜。且謂摩拿司法土軍虐待勃牙利人爲非理。乃更移書

以詰責土廷。

西羅尼卡之亂漸平。奧匈二國之軍艦。拔錨先去。諸國軍艦亦漸相繼引去。然亞巴尼亞山谷之間。亂黨日尙出沒。土軍雖進兵搜剿。然於伊伯城內受亞人之襲擊。亂事尙未有艾也。

巴爾幹之亂方亟。俄人欲乘間以肆其陰謀。雖有滿洲問題以掣其肘。然其近東問題之關係。固不後於遠東問題也。乃與奧大利協同運動。命阿的西地方第十五師團預爲戰備。且德憲勃王使解散內閣。罷閣臣之與革命黨有關係者。於是勃王命卑魯輔組新內閣。而土廷亦特派專使於俄廷。以謝擊殺領事之罪。

嗚呼。巴爾幹之亂事。何其與我庚子之役相類也。土軍以殘酷之故。釀成亂事。遂致內亂紛紜。外人干涉種瓜得瓜。種豆得豆。誠不能辭其咎矣。然強鄰窺伺。間接以煽動。假平亂之公言。肆狡啓之陰計。藉端干涉其心。亦不可謂不險。蓋白人之亡。人國者類多用此術矣。河上之歌。憐於同病。我泰東病夫。其亦鑑此覆轍而無啓戎心也。

和平會議之再興

邇年以來。各國皆汲汲於擴張軍備。海牙之和平會議。遂無絲毫之影響。然諸國頗苦於擴張軍備之負擔。咸思有以弛之。英皇赫華七世與德皇威廉二世。行幸於意大利時。始有縮減歐洲海陸軍備之議。羅馬法皇發起之。英皇允諾之。德皇贊成之。是實爲和平會議之第一提議。蓋前者海牙之和平會議。雖俄皇爲發起人。而倡其始者。固亦羅馬法皇也。萬國和平會果能再興。則受其惠者固當不少。雖然。和平者歐洲以內之和平也。歐洲既保其和平。則擾亂之風雲益移置於歐洲以外。亞東之大陸固一最適宜之戰場也。西力東侵。萬馬齊首。白人誠和平矣。我中人其枕不安席乎。

猶太人之慘狀

俄國虐害猶太人之事。久已數見不鮮。頃於欽西涅布。復演殘殺之慘劇。欽西涅布之人。素以排斥猶太人爲唯一主義。俄中諸報。復唆嗾而激動之。於是排斥之熱。漲至極度。四月十九日。其地偶失一童子。而是日適爲猶太人祭日。相傳猶太人有用人於社之習俗。則疑其以童子供祭品。俄人則大憤。乃聯合三百餘人。組爲一隊。部署既定。於是突然奮起。劫掠家財。破壞廬舍。淫辱婦女。初僅縱掠而已。既而激昂益甚。大肆屠戮。但使其爲猶太人。則無男無女。無富無貧。無老無幼。皆視如俎上之肉。任意割切。剗目剖心。斷腕刖足。或縛束四肢。釘之十字之架。或執捕小兒。撲之層樓之下。務使嘗人生未見之痛苦。而西欽涅布遂成一大脩羅場。猶太

人不敢抗抵。亦無所逃死。則惟拳伏穀。轉哀號於其利刃白挺之下。而所謂警察者。熟視無覩。充耳無聞。一任其屠。臨斬刈。會不一為彈壓。乃至上流人士之過之者。亦未嘗有一言以勸阻鎮撫之。或且停車駐馬。一觀其奔仆。一聽其哀鳴。以為娛笑。俄人凶殘。寧復人道。然猶太人則以何因緣。而至受此苦痛。且何以無復絲毫之力。以自保護。以相報復。我國人亦知之否耶。嗚呼。我國人而亦哀猶太人耶。彼俄人以馬隊蹙溺三千人於遼河者。其為何國之人耶。庚子之秋。伏屍數十里。津沽之間。至無人烟者。其為何國之人耶。檀香山全埠被燒。數千人穀。餓仆於白人鐵鞭之下者。又為何國之人耶。因尚有國在也。已不啻為第二之猶太人。苟其國之既亡。恐尙有不止如猶太人之慘痛者。嗚呼。我國人其且勿哀猶太人也。

七大海軍國勢力之比較

今日列強之競爭。先爭海上權力。故歐美諸國。莫不皇皇然以擴張海軍。此進一寸。彼進一尺。雖竭國帑以從事。重國民之負擔。所不辭也。今比較東西七國之海軍。列表如左。

第一 戰艦

	一 等			二 等			三 等		
	既成	未成	合計	既成	未成	合計	既成	未成	合計
英	三三	一一	四三	一一	...	一一	八	...	八
法	一一	六	一七	一〇	...	一〇	一五	...	一五
俄	八	七	一五	一〇	...	一〇	四	...	四
德	一二	八	二〇	一五	...	一五
美	一〇	九	一九	七	...	七
意	二	四	六	八	二	...	二
日	六	...	六	一	...	一

第二 巡洋艦及水雷砲艦

『英國者世界無上之實業國』今日已成陳言矣。英國自採用自由貿易政策以來。雖有大益於世界。然英國因此之故。遂使外國之產物。廣至於本國之領內。於是資本家之英國。至立於『以英國資本擁護英國敵國』之奇妙地位。英國今日之位置。可謂為一大資本國者也。英國之資本。非但投之各殖民地而已。且挾此資本。流通暢行於各國。世界之中。殆無地不拓有土地。建立工場。又復布設鐵道。開掘鑛山。於澳洲。加拿大。則事畜牧。於合衆國。印度。度則事種植。於美國。印度。埃及。則事植綿。於中國。印度。墨西哥。則事績紡。乃至德美之工場。無不仰給於英國之資本。其資本之投於大不列顛島外者。無慮二百二十億圓。蓋英國昔日以實業國而威振萬國者。今且以資本國而雄飛世界。噫。盛矣。

俄國之極東艦隊

俄國遊弋極東之艦隊。向隸於太平洋艦隊司令官士忒少將之下。今以少將之指揮。新加編定。其艦數如左。

一 戰艦二艘

一 一等巡洋艦三艘

一 二等巡洋艦二艘

一 攻擊水雷艇七艘

都凡一十四艘。將校百七十六名。兵士四千。人有奇。諸種砲大小三百五十門。頃復以游弋澳洲海岸之二等巡洋艦。編入此隊之中。東方之風雲。日急。俄人厚集兵力。方日增而未有已也。而英國之東洋艦隊。嚮僅十四萬噸。劣於俄國四萬噸以上者。今更增派數艦。務使兵力足抵俄人。而日本亦將大集海軍於北海。重為大艦隊之編制。力敵勢均。機牙相錯。其或能以武裝保東方之和平乎。然臥榻之側。羣虎耽耽。彼踟躕於數大之間者。恐終無以自保耳。

咄！塞爾維亞革命

近東問題紛擾以來。歐人之視線。咸注集於巴爾幹半島。今於風雲黯淡之中。塞爾維亞復演革命之慘劇。六月十一日。塞爾維亞首府披格拉之陸軍。突起而反抗國王。咄嗟之間。大集徒黨。擁入王宮。衛士披靡。遂執國王亞歷山大。及后特拉雅而弑之。并縛弑后族及總理諸大臣。革命之原因。為何曰。以王之廢止憲法。解散議會。革命之主動者。為何曰。黨俄派之急進黨。

塞爾維亞人者。斯拉夫人種。而奉希臘正教者也。十三世紀之初。始聯合民族。建國於巴爾幹半島之中部。十四世紀之末。爲土耳其所攻滅。夷爲領屬。數百年爲土耳其之一自治州。一千八百七十八年。據柏林條約之第三十四條。確定爲獨立王國。當先王密蘭之在位也。已建獨立之基礎。一千八百六十九年。已發布憲法。其憲法之外形。雖云代議政體。而王室之權利甚大。舉國皆憤懣不平。一千八百八十八年。急進黨起而改正之。於是密蘭讓位去國。而其子亞歷山大第一即位。是即今日被弑之王也。千八百九十四年。密蘭復歸國。恢復保守主義之勢力。廢一千八百八十八年之憲法。而復一千八百六十九年之憲法。至一千九百一年。密蘭死。亞歷山大乃復改正之。是爲一千九百一年憲法。

此憲法之所制定。其行政權則屬於王與內閣大臣。其立法部則屬於上下兩院。下院者。組以百三十人之代議員。其議員每及四年。則以普通選舉而推選之。上院則組以五十一人之議員。勅選之終身議員三十人。公選之議員十八人。餘則各寺院之代表者。其政黨有三。一急進黨。一進步黨。一自由黨。急進黨多爲農民。謳歌俄國而推爲盟主。自由黨多爲市民。亦以親俄爲主義者也。惟進步黨爲親奧派。專倚奧國爲後援。王之母俄人也。王之即位也少。其母攝政。故常爲俄國派所左右。去年。王與其妃赴俄。欲謁俄皇。爲俄皇所拒絕。憤然而歸。遂一變其親俄主義。而思有以自固。去年十一月。更易內閣。設置武斷政府。以是之故。與急進黨日相衝突。至四月。遂有廢止憲法解散議會之事。

王既解散國會。一掃急進主義之議員。憲法停止。國人大譁。王弗恤也。前既有弑王之隱謀。至今日遂釀成大變。其出於俄國派之所主謀。殆無異議。王既被弑。國人遂擁立卡拉俄爾。伽域治公爲王。恢復舊憲。召集前任之議員。復開國會。王以排斥俄黨之故。解散國會。乃并廢止憲法。犯不韙。以賈衆怒。禍由自取。無足懼者。然以親俄之故。乃至見絕於俄。不勝其忿。遂致爲俄黨所戕害。則其愚亦可哀也已。

日本航路之擴張

東西諸國。日以鐵路政略輪船政略。大擴勢力於我中國。內河航路之利權。皆爲歐美諸國所攘奪。日本以後起之國。於十年間。竭力奮爭。務於揚子江流域之中。占一航路之席。日本郵船會社。大坂商船會社。相繼航路於上海漢口之間。頃郵船會社以一百六十萬購長江主要幹線之航路於麥邊洋行。於是日本累年營謀於南方之權力。始立確定之基礎。其國中諸報。歡然互相慶幸。又以政府之補助。創立湖南汽船會社。已有湘江九竣工於神戶之山崎船廠。即已下水。航行於漢口長沙與湘潭之間。其勢力拓而

愈廣而利益線遂益以延長。日人之言曰：『支那大陸者，一列強攫奪之場也。其陸上之路權，若粵漢鐵路，若漢成鐵路，若滬寧鐵路，若雲南鐵路，若閩漢鐵路，皆次第落於英美俄法之掌中，已成禁嚮然。揚子江者，實支那富源之中心也。列強壟占已久，俎上之肉，豈能分我？孟義今忽於涎望，欲飽之時，驟得染指於鼎，幸舉航路經營之實，立於利便最多之地位，以利用此揚子江流域，立足之地，既固則我在南清之勢力，可日增。湖南汽船之發航，是即我勢力圈之第一進步也。』欣忭歡呼，言之尚有餘快。然鄰之厚君之薄，得者誠宜快意，不知失者亦復動心否耳。

巴爾幹之紛擾

勃加利亞之內閣易人，塞爾維亞之新王即位，巴爾幹之形勢，當可漸復和平。然土耳其與勃加利亞之間，尙齟齬而不能和合。數日之間，兩國之危機更迫。蓋土國政府常以搜索兵器爲口實，以迫脅勃國，集大兵於境上。勃人不勝其忿，直派軍隊三千人，馳屯國境，移書質詰土廷。土廷宣言曰：『土國政府之駐大軍於國境者，以防革命黨也。』勃國政府乃駁之曰：『土人誣勃國之計畫，捏造革命黨云云之誤報，是欺公衆也。』於是下令禁馬羊之出口，兩國皆嚴整兵備，將啓釁端。旋以他國之調停，戰事遂寢。列國復不認土人侵略塞爾維亞之計，且謂土人不撤退援軍，列國必將伺機干涉。復與土約，不復齟齬。勃人於是土勃之間，意氣漸解。然勃國革命黨人之在瑪些尼利者，尙團集而屯駐山間，土兵亦嚴陣以待，其戰機之決裂，殆旦夕間事。俄之經營遠東，常恐近東有變，以綴其後。今巴爾幹之紛爭漸息，俄人可專意於滿洲密約，而遠東之風雲益劇烈矣。

俄羅斯之陸軍

今日以金翅遮天之勢，駸駸南下，拊我背而扼我吭者，豈非俄羅斯乎？忽而踞奪滿洲，忽而規畫西藏，忽而謀圖蒙古，忽而攫利權於新疆，忽而拓鐵路於揚子江流域，神鷹度漠，縱橫莫當。彼旣挾此席捲東亞之雄圖，故其兵力之擴張，有加無已。今略述其陸軍之軍制，以備我國人之觀覽焉。

俄國舉國之軍事，無不統一於陸軍省。陸軍省內分別部居，而最有權力者，則曰陸軍會議。議員二十二人，皆由俄皇勅選，而陸軍大臣爲其議長。其中議員復各自組織委員會，精審豫算、軍法、設備諸事。有宜損益者，則進言於陸軍大臣，使之改良。其次有權力者曰參謀本部，專司軍隊之組織、演習、野營、築壘、武器、軍馬及論功行賞諸事。蓋俄國之參謀本部，隸屬於陸軍省，而非純乎獨立。

者也

俄國男子二十一歲以上。則服兵役之義務。其服役年限。在歐俄則爲常備軍者五年（內許一年歸休。實則四年）爲豫備軍者十三年（每年必赴操二次。約四十日）餘五年則爲後備。至四十三歲始免兵役。其在亞俄則充常備者七年。充豫備者六年。在高加索則充常備者三年。充豫備者十五年。苟有要務。則陸軍大臣尙可命其展期六月。其陸軍人數比較於全國人口。人中可得六人。哥薩克兵之兵役。則自十八歲始。服役者二十年。亦分劃爲三期。第一期三年。常於殖民地習受訓練。第二期十二年。雖可出而謀生。然當常習騎馬技擊。以備非常之召集。第三期則爲後備兵。俄國每年有兵役義務之人數。約百二十萬人。而充常備兵者。常不過八十餘萬人。其他則常編入國民軍中。故概算俄人平時之兵力。將校約三萬六千人。兵卒約八十六萬人。戰時之兵力。約及四百萬人。若戰事持久不敷調遣之際。則更可召集多數之兵。其駐屯之地。則畫俄國爲十四軍區。詳列如左。

聖彼得堡

荷蘭

阿德沙

土耳其斯坦

華爾疎

伽佛

頓

西伯利亞

莫斯科

卡張

關東州

黑龍江

高加索

威爾拿

其陸軍分爲三十一軍團。其中近衛兵一軍團。格力拏治亞兵一軍團。高加索二軍團。土耳其斯坦二軍團。西伯利亞二軍團。騎兵二軍團。其他二十二軍團。每一軍團皆附屬以砲兵。工兵。築城兵。電信隊。架橋隊。鐵道隊。馬匹補給隊。其平時兵力士官千三十名。兵卒四萬七千六百五十三人。馬一萬六千九百六十五匹。砲百二十四門。哥薩克兵。則別分爲十一區云。俄國之陸軍大略如此。其紀律之嚴明。訓練之精能。以視歐洲英德諸國。其優劣誠未知如何。然其國民固有堅忍服從之性質。最適宜於軍隊。其兵數則冠絕東西諸國。而獨擁無雙之大兵者也。嗚呼。以堅樸鷺悍之民族。踞上游勝絕之地。形懷混一區宇之野。心濟以士衆勢雄之軍隊。而又當不得逞志於西歐之時。西伯利亞鐵道告成之日。不求逞於東亞。其將何所用武耶。茫茫禹域。行爲斯拉夫人牧馬之場。而我國國人猶復晏然臥鳴呼。吾誠不知其何所恃而不恐也。

美國之新法律

美國新定法律。凡無政府黨員。不許入美國籍。故凡他國人欲入籍於美國者。必當於入籍文憑中。聲明非無政府黨人。美人自麥堅尼被刺而後。深惡無政府黨人之紊亂秩序。前數月時。已嚴定法律。以保護總統及政府官吏。凡刺總統副總統及公使官吏者。

雖謀殺不遂亦抵死罪。或科以數十年之監禁。今更嚴定拒絕無政府黨人之限制自由之祖國。顧乃收縮自由之範圍。是無亦廢芻豢而思螺蛤耶。

英法之親交

法國大統領盧拔報英皇往法之禮。於七月六日親赴英倫謁見英皇。英國官民皆竭誠致敬。備禮歡迎。盧氏留英五日。十一日乃返法。兩國人士無不額手歡欣。謂兩國情好款洽。國際上之關係實有重大之轉移。而德奧意俄諸國之報亦咸謂英法兩主權者之互相訪問。雖無正式同盟之關係。然邦交親固。是不可徒視爲國際酬應之虛儀云。

英國邇年以來幾成孤立之勢。數月以前英國有識之士多謂英國宜於歐洲諸強之中與一國締結同盟。以聯邦交而睦鄰好。議論騰播。扇動民心。然聯三國同盟之德奧意乎。抑結兩國親好之法俄乎。二者固不能無所選擇於其間。今先與法合。互相聘問。蓋阿爾塞利亞摩洛哥之疆土暹羅越南之近狀及雲南四川之利權諸種問題。二國皆有密切之利害。非互相提携互相協議。則必輻輳而未易實行。且自華梭達事件以來。法人頗失望於俄國。遂決然改計與英人握手訂交。二國之親交殆亦邇來國際關係必然之結果也。法與英親。則俄人亦不能不從其後。於是道路紛傳。謂俄皇亦有往訪英皇之意。三國接近。不特歐洲之國際大生變動。即極東問題固不能不受其影響。而別有變置於其間也。

列國海軍費及東洋艦隊之比較

今日列強之政策無不注重於海軍。而列強之海軍尤莫不注重於東洋艦隊。事勢所迫。蓋有不得不然者。

今世界海軍之有力者曰英美俄法德奧日意。此八國海軍之費。當千八百九十二年爲四千七百二十五萬磅。至今日則爲九千二百二十五萬磅。其增加幾及二倍。而十年中增加之數。前五十年間僅增一千七百萬。後五十年則增二千八百萬。

英國以海軍立國者也。其兵備之擴張最力。故軍費增數亦獨多。今日英國之海軍費已及三千二百萬磅。較之八國之總額實居三分之一。有奇。較之十年前殆增一倍矣。

美國海軍費今實一千五百七十二萬。十年前美國之海軍當英國三分之一。今則當英國二分之一。蓋增費之數雖不及英。而十年間之比較殆增三倍。則其增額殆逾英國矣。

德之海軍則於五年之間爲突飛之進步者也。五年以前不過四百三十萬磅。今則一千萬磅。強俄之進步亦不後德。五年以前僅

增百餘萬磅。五年以來則忽自六百十六萬磅驟增至一千四十八萬磅。俄國之驟增海軍。咸謂其懷雄飛世界之野心。固欲與英人爭雄長。若俄則固一陸國。非有延長之海岸線。亦非有德人之海運業。而每年海軍費之增加。必出德國五十萬磅。而上俄人財政方艱。寧擲黃金於虛牝者。固將雄飛海上。輔其雄盛之陸軍。以馳突於歐亞之中原也。

法之增加海軍。遠不逮此。四國故十年前以前。於海軍國中位第二者。今乃降置第三。行且降在德俄而下。至於意奧。更同自鄣。日本雖日懷擴張海軍之雄志。然長沙地小。不足廻旋。舉鼎而有絕贖之患。故雖日謀擴張。而尙遠在意奧之下。以視英美諸國。眇乎小矣。

故總核五年以來。諸國海軍增加之費。英九百萬磅。美八百八十萬磅。德五百七十萬磅。俄四百三十二萬磅。法二百四萬磅。意九十四萬磅。奧八十三萬磅。日本十年以前。僅八十餘萬磅。者。今則增至三百六十餘萬磅云。

歐人雖競增海軍。而務保歐洲以內之和平。移其戰爭於歐洲以外。極東問題。日迫於是。列國海軍。咸趨集於極東海上。今總核最近之東洋艦隊。而國別詳之。

俄國軍艦之翔集亞東者。現共五十二艘。其中戰艦六。鋼甲巡洋艦三。裝甲大巡洋艦五。鋼甲砲艦二。裝甲小巡洋艦二。小巡洋艦四。砲艦三。水雷艇三十一。實十四萬四千三百三十噸。其續派赴東而未至者。戰艦三。鋼甲巡洋艦二。裝甲大巡洋艦一。裝甲小巡洋艦一。水雷艇二十四。共六萬四千一百二十噸。凡二十萬四千六百四十噸。

英國東洋艦隊五十五艘。其中戰艦四。鋼甲巡洋艦一。其最有戰力者也。他則裝甲大巡洋艦六。餘爲水雷等艇。共十一萬三千二百二十噸。

日本艦隊共一百二十八艘。其中戰艦七。鋼甲大巡洋艦六。鋼甲砲艦三。裝甲小巡洋艦十五。小巡洋艦八。砲艦六。餘則水雷艇八十三。共十六萬三千八百八十噸。

法國東洋艦隊三十九艘。然中止戰艦一。鋼甲巡洋艦二。裝甲大巡洋艦一。共三萬六千八百九十噸。由是觀之。俄人東洋艦隊之勢力。固可雄視諸國。英日均非其敵也。假令縱衡之局成。則日合於英。法合於俄。則日英之力。固自優於俄。法然。法人方議大增東洋艦隊。二者苟有衝突。則勢均力敵。固未知鹿死誰手耳。

至於美國軍艦。其遊弋東洋者共十五艘。四萬二千噸。德則十六艘。二萬二千二百四十噸。蓋二國均無直接之利害。兩同盟國。果

有戰事。則惟堅守局外。保護己國之商民而已。

俄人東方之兵力

俄人自滿洲問題紛議以來。亟增兵備。陽則日議撤兵。陰則實張勢力。派兵增艦。徵調紛繁。雖列強眈視。彼固悍然不顧也。東方兵力日增月盛。最近一月以來。其調赴大連灣及達爾尼之兵數如左。

第十四東部西伯利亞游擊聯隊之第三大隊

第四東部西伯利亞游擊聯隊之兵站部

第三東部西伯利亞游擊聯隊之第四大隊

第十三東部西伯利亞游擊聯隊之第五大隊

今以事變日亟。聞將更調大兵。藉詞於試驗鐵道之輸運。調集三大師團於貝加爾鐵道沿路。俟一旦有警。可立馳赴滿洲。其所調之兵。將盡撥屯駐哈里科之第二旅團。及砲兵旅團。其不足之額。則再徵之莫斯科。其軍需糗糧。則已運集於海參崴旅順諸港。黑龍江總督已馳赴各驛。巡閱新集之兵云。若其東洋海軍。則亦日增兵艦。務厚集兵力。足以抵制日本而有餘。今備列其現在東洋艦隊之艦數。及出屯泊之地。具為一表。

駐地

旅順口外

旅順口內

旅順附近

更列其豫備艦為一表

駐地

艦類

戰艦

一等巡洋艦

二等巡洋艦

一等巡洋艦

二等巡洋艦

雷艇及運送艦

艘數

六

一

十一

一

十

三

艦類

艘數

旅順口內	一等巡洋艦	一
旅順附近	一等巡洋艦	三
船渠	一等巡洋艦	一
營口	巡洋艦	二
上海	巡洋艦	一
海參崴	一等巡洋艦	三
關東灣	二等巡洋艦	四
仁川	巡洋艦	一
神戶	二等巡洋艦	一
北海航行中	巡洋艦	一

凡五十艘。邇來俄日戰爭之說紛紜。道路二國之果出於戰與否。尙非吾所敢知。然俄人兵力已厚。一戰固非難事。且彼瘁十餘年之心力。以經營滿洲。一旦握之掌中。其有撓而奪之者。誠彼所欲訴之兵力。而不辭者也。嗚呼。人張重兵以脅我。而我曾無一卒一艦。足以抵之。無後援之弱國。其外交誠爲束手。然擁二萬萬里之大國。乃至令無一卒一艦。而束手受制於他國。則又誰之咎邪。

朝鮮之外交

俄人租借龍岩浦於朝鮮。與趙性協既立草約矣。嗣英日二國迫脅朝鮮。議遂中輟。俄使乃更提議草案於外部。日使乃脅外部曰。『貴國若允俄人之要求。則我國將停止條約。而別索一適宜之內地。』韓廷徬徨未敢允。俄使則竭力追求。外部大臣李道宰不知所爲。上表辭職。於是外交談判之機關戛然中止。蓋韓廷之意固欲允俄使之要求。而租借龍岩浦亦欲將順日使之意。而開放義州。使二國各得所欲而去而已之利害固不暇計也。然彼雖欲開放義州。而又欲鎖閉平壤以相抵。豫詢各國之意見。德使答以當無異議。而日本及我國公使以有切密之關係。力拒其請。日倉皇於列強要脅之間。無所措其手足。中國一大朝鮮也。朝鮮一小中國也。

雖然二國之外交固有密切之關係者也。滿洲與朝鮮皆俄日必爭之地。故俄要滿洲。而日本竭力抗之。俄租龍岩。日本亦竭力抗。

之兩雄相厄。非出於決鬪。則必出於協商。頃者俄日協議之說。頗時露於報章。意者憚於兵事。果實行滿韓交換之說。邪。然而滿大韓小。滿重韓輕。無滿則韓亦不保。日人終有所未甘。是以紛議彌年。而議終未就。蓋滿事定則韓事定。韓事定則滿事亦定。而二者皆聽命於俄日之決議。而中韓固無絲毫自動之主權者也。噫。朝鮮彈丸其受命大國。情雖可哀。亦何足異。柰何以堂堂二萬萬里之大國。乃亦俯首束手。無以異於朝鮮之所爲耶。嗚呼。吾固不暇自哀。尙奚暇復哀朝鮮。

俄國內亂近聞

俄國之內部。固一慘黯紛擾之修羅場也。農民揭竿之暴舉。學生革命之運動。虛無黨狙伺之陰謀。警告紛紛。日接於耳。乃者欽佛之間。騷然倡亂。亟調軍隊馳鎮。擊殺十餘人。傷者不可數計。未及旬日。四境又復騷動。尼科米佛之知事。受擊而首負重傷。警部官吏亦有負創幾斃者。是役也。死者數十人。傷者一百餘人。而俄之南境。又以工業困難之故。五十萬之勞働者。同盟罷工。其驚怖危急之情形。殆不可以言喻。孟的斯鳩之言曰。專制之國。雖太平之時。亦常含有擾亂之種子。俄廷雖挾重大之軍隊。嚴密之警察。然能止一時之亂。而不能絕其亂源也。然各國憲政類皆以民間紛擾逼迫而成。俄皇讓步於農民。學生既發布自由勅詔矣。今者之亂。或更促其立憲之成乎。

或曰。俄國銳意侵略。竭全力以爭滿洲。今巴爾幹亂事綴之於近東。今復內顧多憂。或者掣其飛揚之勢。而少殺其攬奪滿洲之野心乎。曰。俄人之外略。固與其內亂兼行並進者也。彼其鬱勃之野心。固非區區內亂所能牽掣。且其興大役於國外。固將驅其民於同仇敵愾。亟亟於對外之競爭。使無暇爲對內之紛擾。此固計之兩得者。豈徒其野心之不殺竊。恐其侵略之日亟也。

巴拿馬運河計畫之一大頓挫

美國之經營巴拿馬運河。不知幾經論執。然後得決議開辦。今於其經費之所從出。亦既審定方案。殆進於萬事俱備之地位。天下皆意其興辦之期。當不在遠矣。乃其與哥倫比亞政府所訂條約。忽爲彼元老院之所拒絕。是於巴拿馬運河之計畫。生一大頓挫也。據西歷八月十八日之電報。在合衆國政府及巴拿馬運河公司。固不免失望。而天下之渴想此運河成功。以利便交通者。亦當聞此報而爲之不樂矣。

夫開通巴拿馬運河。全世界將俱受其利。而哥倫比亞元老院何以獨拒絕此條約。而敗其成功哉。其一以該條約與哥倫比亞之憲法有所抵觸。其二以該運河所通地域。當以對於外人之司法權警察權授與他國。是不免讓其主權於人也。此二者實爲元老

院所執。以反對該條約之大原因。或爲之說曰。第一障礙。可藉修正憲法而排除之。甚易耳。第二障礙。當以下院之同心搖動上院。使回其反對之意。雖然。政治上之事。向來不能以單純道理。容易服人。至於和解上院之意。尤爲西班牙統系之亞美利加諸國。所難望其成功。以其向來以法律家爲政治家者居多。其宗旨既定者。不易說動也。加以哥倫比亞國人。俱均對於美國之膨脹政略。不勝猜忌之心。不寧惟是。彼凡見外國人之來住。皆大嫌惡之者也。又況巴拿馬運河。若果開通。則當與美國之鐵路相聯絡。而在太平洋占航海事業之大利者。將必蒙其影響。則以此爲業者。其心必不喜此運河之成功。豈必無放反間之計。以謀壞其事者。由此觀之。哥倫比亞之反對。豈易除去哉。

巴拿馬運河之障礙。既不容易排除。然則美國之不能不改用第二策也明矣。所謂第二策者。棄巴拿馬線而以尼加拉線代之也。美國當與尼加拉政府再開交涉。其必不至如巴拿馬之爲所拒絕。而反爲其國人民之所歡迎。故美國果用尼加拉線。吾知彼必能於沿線一帶。以幅廣十里之地。供運河之用也。雖尼加拉之工程。比之巴拿馬較爲繁難。費用亦較多。然使巴拿馬之議果不成。則雖欲不用尼加拉線。而不可得也。又據調查委員之所報告。尼加拉線比巴拿馬線須多用維持經費。又於桑條安河改修工程。十分困難。殊爲不便。雖然。若就交通上之利益而言。則較之巴拿馬線。尤爲優勝。何以故。達於南美西海岸及澳洲之通路。雖以巴拿馬爲便。而於太平洋沿岸。反對於極東諸國。則以尼加拉線爲更得宜也。要之尼加拉線之優劣得失。實足與巴拿馬線相伯仲。今在美國之有名政治家。如摩兒安及俄爾曼。已贊成此策。將來因哥倫比亞之態度如何。或致使尼加拉案再復採用。亦不可料。

主張巴拿馬線者之中。尙有計於此兩策之外。有第三策之可採者。如紐約某新聞。其主持是議者也。其所謂第三策者。何曰。不承認哥倫比亞政府直接與巴拿馬交涉。使讓出運河所必需之地域是也。吾想南美諸共和國之聯合。甚爲脆弱。巴拿馬不待言矣。其他聯合諸國。亦屢倡革命者也。然則此等計策。或可望其成功。而其結果。必致使巴拿馬自哥倫比亞離而自立。是則以私人資格而營業者。或能用此陰謀。而以合衆國之公然舉動。則必不能出於此策也。以吾人之眼光觀之。哥倫比亞之不贊成巴拿馬線。不過一時之現象而已。彼上院熟思審處之後。必能翻其前議。而至於承認該運河條約。是吾人所敢逆料也。蓋運河爲全世界之人之利。且於美國與絕東之商務極爲握要。今於巴拿馬及尼加拉之兩線。雖互有優劣。而至於成功之確實。可望尼加拉線當輸巴拿馬線一着。是其結局仍以巴拿馬爲優勝也。哥倫比亞人雖嫌惡外國人。而彼能知外國資本與及創興事業之價值。今見其

莫○大○利○益○將○舍○吾○海○岸○而○移○置○他○處○彼○豈○能○默○視○哉○故○美○國○政○府○宜○究○其○事○之○真○相○與○彼○從○容○交○涉○細○講○善○後○之○策○巴○拿○馬○線○斷○非○絕○無○可○望○者○也○

澳洲政界之反動

英政府之於澳洲實行干涉政策與他屬地迥然殊異是不可掩之事實也。今据「澳洲評論之評論」雜誌所載某博士之論文。則以近頃各殖民地所行總選舉之結果而知反動之大勢漸相逼而來也。如陀士馬尼亞使其舊有之閣員全行辭退而別以四大臣組織新內閣。而代議院則以實業家及少年有為之士充之。蓋在澳洲議會之意見往往不能與輿情相浹洽。故代議院常不能代表人民之精神也。夫選舉人之所希望曰使政府之組織歸于簡易也。曰尊重個人之自由也。曰整理財政也。曰罷公債政略也。停止新事業也。雖然非新人物不能使應新事情。頑固之政治家不易使之變其思想。不能立一政策。行一新制度。故最近之總選舉各殖民地皆排斥臭腐頑梗之舊政治家而莫肯舉之。職是故也。而今而後守舊之徒必不能謀一立足地。乃萬國之通例。天下之公理也。吾知此趨勢之萬無可挽也已。

俄日之勝敗如何

咄！我日之戰端開咄咄！！俄日之戰端竟開。戰場在東方本宜日為主而俄為客也。乃今次之形勢反是。俄之海軍以旅順口大連灣為根據地。其陸軍以滿洲全部為根據地。皆藉負隅之勢以臨日本。故自開戰以前其孰勝孰敗雖何人所不能論定也。乃甫交綏未及十日而日本之海戰一捷於仁川。再捷於旅順。日人之歡欣鼓舞趾高氣揚蓋可知矣。今舉其最近戰報所列俄艦之被擊沈被轟破者如下表。（參觀前號俄日海軍力比較表）

(艦名)

(艦種)

(排水噸數)

(速力)

累得威撒

一等戰艦

一二、九〇二

一八

姐咱累威取

同

一二、九三七

一八

波羅塔巴

同

一〇、九六〇

一六、二

巴爾拿達

巡洋艦

六、七三一

二〇

志亞拿	同	六、六三〇	二〇
亞司可爾脫	同	六、一〇〇	一三、八
挪威	同	三、二〇〇	二五
瓦里雅克	同	六、五〇〇	二三
哥列	砲艦	一、二二三	一三、五

統計俄國在東洋之艦隊。凡十七萬三千二百二十噸。(另有二萬七千五百七十一噸東來而未至者不計) 今次所損已七萬六千五百七十二噸。日人謂俄之東方艦隊已全失戰鬪力。殆不誣也。

雖然。日本之海戰。不過爲陸戰之豫備耳。使日本海戰而敗。則不惟於海上失其戰鬪力。即陸上更無可戰之地也。故日本海戰之捷。洵爲大可喜。俄國海軍之敗。不爲大可憂。

嘗有德國某兵官評日俄兩軍之特色。其言頗達真相。今譯錄以備參考。

- 一日本海軍。其軍艦品質優於俄國。
 - 一日本海軍。其戰術之敏慧。優於俄國。
 - 一日本海軍。能採英德兩國之所長而善用之。
 - 一日本海兵。其遺傳體格。不甚良好。
 - 一日本海兵。其功名心愛國心之熾烈。世界無比。
 - 一日本海戰之勝利。不過爲大陸戰爭之預備條件而已。
 - 一日本之陸兵。規律整齊。運動敏活。軍氣振肅。優于俄國。
 - 一日本陸兵體格矮小。腕力薄弱。若僅以一人遇一
- 一俄國海軍。有好戰之氣象。
 - 一俄國海軍。其體力及抵抗力優于日本。
 - 一海戰雖敗。不足以制俄國之死命。
 - 一俄國於戰地與本國之間。有鐵路以爲之交通。大
 - 利于戰。
 - 一俄國現在滿洲地面。其兵可一呼而集者十四萬人。
 - 一俄國當日本力爭海上權爲陸戰的豫備之時。可
 - 以厚集其陸軍勢力。
 - 一以此之故。俄國宜務延引海戰。期以妨害日本。

人。則日本易侮耳。至其組織爲一軍隊。則其勇敢。其堅忍。俄國似猶遜一籌。

良。一日本之馬匹不甚良好。然其騎兵砲兵訓練皆精。

一日本利於大戰。利於短戰。

一俄國有良好之馬匹。

一俄國人能耐寒暑。雖在氣候酷烈之滿洲地面。而不爲病。

一俄國利於小戰。利於長戰。

一以此之故。戰事曠日持久。則爲俄國之利。

以上所言。雖或有所未盡。亦兩軍得失之林也。美國某報亦記俄國某兵官之言云。吾俄之軍隊。無一可以及日本。所勝者惟忍耐。力耳。故初戰時。我必失利。若久戰。則終非日本之所能敵云云。其言若信。則日本一時之小勝。莊子云。兩軍相對。哀者勝矣。今度之戰。日本其哀者也。俄人而敗也。不過闕其東方侵略之勢而已。日人而敗也。則遂降爲第三等。以下之國。而馴致衰亡。故日人全國君臣上下。以破釜沈舟之概赴之。就此點以觀察。則日人其有可勝之道矣。若其狃於一勝之喜。而驕氣乘之。則其所恃以爲勝之具。既喪失矣。吾欲爲日人忠告也。

日本勝則何如

以今日吾中國人之地位。雖不能自退大敵。而當此兩虎相持之際。固無不望日本人之勝者也。日人勝則如何。海軍既捷之後。日本各報紙既已有囂囂然論戰勝後之要求條件者。今錄其一二。

法學博士戶永寬人之意見。

(一)使俄國政府將旅順口之租借權讓於日本。其條件一如中俄前者之所約。

(二)使俄國政府將東方支那鐵路讓與日本。

(三)使俄國政府將伊淥積州以東之地割讓於日本。

(四)日本直占領朝鮮全國。使俄國政府承認之。不得容喙。

法學博士岡村輝彥之意見。

(一)將庫頁島割還日本。

(二)俄國在旅順口大連灣之租借權及一切經營悉讓與日本

(三)限制俄國之東洋艦隊

(四)日本對於朝鮮之經營俄國悉公認之

此雖一二人之私言亦可以覘輿論之一斑也然此不過言對於俄國之要求云爾彼日本無論若何全戰恐斷不能向俄國索取兵費此戰既以保全滿洲爲旗幟則滿洲之地日本未必能終諸俄人之臂而自置諸其懷也必於名義上交還中國交還中國其所索之報償殆有必不能免者其條件當如何以常理度之則

(一)代取還滿洲之兵費也

(二)擴張其勢力圈於福建以外也

(三)擴充內河之航行權也

(四)或更開二三之獨占租界也

此言其外交有形上之要素者若夫無形上則教育權練兵權財政顧問權等必皆折而入於日本日本遂爲東亞大陸之主人翁而中國與日本之關係一變爲二十年來朝鮮與日本之關係此殆不能免之數也

雖然此戰者黃白種人之戰也日本而勝則雖以極疲茶之中國其氣亦必爲之小揚或因此而喚起我國民之自覺心亦未可知此則中國之福也

俄勝則何如

俄人而勝則日本在東亞無復立足地忽降爲世界第三等以下之國一切國際問題不能容喙而受實最劇者尤在中國此稍有識者所能見也

俄人而勝則哥薩克之鐵騎遂蹂躪黃河以北而中國瓜分之間題遂不得不於斯役取決

俄人而勝則英美勢不能坐視其壟斷東亞之市場而必思有所以抵抗英美出則法國必出而加於俄此皆可預料者彼時則惟

德國政略之何如未能測耳

誠如是也則此役也爲有史以來空前之大戰爭而戰爭之結果受其敵者終在中國而已誠如是也則吾復忍言哉吾復忍言哉

日俄之宣戰詔書

日本以西曆二月十日宣戰。其詔書云。

保有天佑。踐萬世一系之皇祚。大日本國皇帝。告汝忠實勇武之有衆。

今者朕與俄國宣戰。朕之海陸軍宜竭全力以從事於戰役。朕之百僚有司。宜各率其職務。應其權能。努力以達國家之目的。期於國際條規之範圍內。盡一切之手段。毋使遺算。

夫求文明於平和。與列國篤友誼。以維持東洋治安於永久。無損傷各國之權利利益。永保障帝國之安全於將來。若此者朕所夙持以爲國交之要義。而旦暮不敢違者也。朕之有司亦能體朕意以從事。與列國之交涉。日以親厚。今不幸而至於與俄開戰。此豈朕之志哉。

我帝國之以保全韓國爲重也。非一日之故矣。此不徒因兩國累世之關係而已。韓國之存亡。實帝國安危所攸關也。然彼俄國者。雖嘗與清國有明約。且對於列國爲累次之宣言。然猶占據滿洲。益鞏固其地步。終欲併吞之。若滿洲歸俄國之領有。則韓國之保全。無由支持。極東之平和。亦自素不可望。故朕當此之時。深望由於協商以解決時局。以維持平和於恒久。乃使有司提議於俄國。互半歲之久。屢次重折衝。雖然。彼俄國曾不以一毫交讓之精神相迎。曠日彌久。徒遷延時局之解決。陽倡導平和。陰增大海陸之軍備。以欲使我屈從。蓋俄國自始未嘗有好愛平和之誠意者也。俄國既不容帝國之提議。韓國之安全。方瀕於危急。帝國之國利。將被侵迫。事已至此。則帝國欲求依於平和交涉的將來之保障。今日舍旗鼓之外。無從求之。朕倚賴汝有衆之忠實勇武。速克復平和於永遠。保全帝國之光榮。朕有厚望焉。（案此詔依文直譯。期不失其本相）

俄國亦以同日宣戰。其詔書云。

朕宣告左之事項於忠實之臣民。

朕本以維持平和爲目的。故盡力以鞏固東洋之靜謐者於長有年。以此目的故。故朕於日本政府所提議。謂關於韓國之事體。欲改訂兩帝國間之現行條約。朕亦有同心焉。然該問題之商議。尙未了結。日本不待我政府最近之回答。遂發照會。謂與俄國之商議及外交關係全斷絕。夫外交關係之斷絕。非必有軍事行動開始之意義也。而日本政府遽使其水雷船襲擊朕之艦隊。於旅順口砲臺之旁。朕既得極東總督之報告。乃直下令使以干戈而應日本之挑戰。

朕之爲此決意也。深祈上帝之救護。凡朕臣民當悉奮起赴朕之命。以防護其祖國勿疑。

朕更望上帝加佑於朕之有名譽的陸海軍。

就兩宣戰書比較之。則理之直氣之壯。詞令之巧。皆日本遠優於俄國。俄國欲以先挑戰歸曲於日本。殊不知外交關係之斷絕。即軍事行動之開始。實國際法上之原理也。先交綏而後宣戰。亦各國之慣例也。俄國以國際法名家者。頗不乏人。此等之宣戰詔勅。亦未免爲一國羞矣。

俄英之交涉何如

正月初六日（即西歷二月廿一日）日本中央報號外稱接英京倫敦特電云。英國現以兵隊入西藏。俄國妒之。相與爭拒。現俄英兩國輿論皆極激昂。開戰之機殆迫眉睫。

西藏之事。俄英反目之一大原因也。而昨日（正月初五日）英國某商船在旅順口經過。爲砲臺之俄兵所擊。連發五砲。不中而逸。此亦大害兩國感情之一端也。咄！英俄之戰機。今亦一髮咄！！

此報之確否。未敢具信。雖然。俄英數世紀以來之積仇。人人知之。俄英在東方權力圈之爭競。人人知之。

自英日同盟以來。此東西兩島國之感情。日親一日。故今之英國於國際法上。雖不得不守中立。然舉國皆表同情於日本。不待問也。然今世之戰爭。必非感情上之戰爭。而實利害上之戰爭。今日者。或竟解決英俄交涉數世紀未解決之問題。蓋未可知。

十年以來外交之中心點。在歐洲。故德奧意三角同盟之成。遂有俄法同盟以相對抗。今則外交中心點移於東亞。故英日同盟。又俄法同盟之對抗也。若果以英日同盟一俄則法其能袖手乎。吾儕深欲觀其後。

英若與日同戰。俄則法必與俄同戰。英此殆不可避之數也。於彼時也。則歐洲大局以德國之左右袒爲輕重。吾儕雍容安豫之中立國國民。今請以應接不暇之眼光。觀日俄。次觀英日。俄。次觀英日。俄法。德。

德皇今一世之雄主也。其外交手段之悍悍英驚。不讓俾士麥。今最難測者。實惟德國之態度。觀德國所提議中國中立案第三條。特加限制於俄國之黑海艦隊。以此一事論。則德國固表同情於日本者也。但其現在之內情。

何如其將來之結果何如。則吾儕今日固無從斷之。

日俄交涉之往復文書

此篇全屬外交文件。細微曲折。每下一字。皆有斟酌。譯者恐失其真。務依原文譯出。不敢復論文筆。武斷刪節。故或不免過于拘牽。失之贅累。讀者諒焉。譯者謹識

日本政府既將日俄交涉之顛末一篇。發交各報館登之。今更將其往復文書。提出于議院。第一 關於滿韓兩地。欲開日俄協商之議。因訓令駐俄公使。窺俄國政府之意向。

明治三十六年七月二十八日。由小村外務大臣致電駐俄公使栗野

滿洲事件之發展。實帝國政府所最留意。而今睹其現狀。尤令帝國政府不勝其關心。蓋俄國於退還滿洲之件。若能踐其與清國所立之明約。及不食其對於各國所發之證言。則事勢猶有可望。帝國政府自當恪守緘默注視之態度。然觀俄國近來之行動。其在北京。則從新提出要求。其在滿洲。更爲竭力經營。遂使帝國政府不得不疑其有不肯退還滿洲之意。而彼又於韓國國境。不時爲活潑之行動。然則俄國之慾望。豈不令人不能測其所底止乎。若使俄國以無限制永占滿洲。則其結果。必至使帝國之安固與利益。大蒙其害。而所謂機會均等之主義。必因此而破壞。且清國之領土保全。亦必因此而毀損矣。不得惟是。在我日本政府。更有比此重大者。無他。使俄國駐據韓國之方面。則韓國之獨立。必爲之頻被侵迫。即不然。亦必至使俄國在韓半島。占最優之勢矣。夫韓國原爲我國防禦線最緊要之前哨。故于其獨立。爲帝國之康寧及安全計。實爲最必要者。且帝國在韓國所有政治上及商工業上之利益與勢力。實卓絕於他國。而此利益與勢力。帝國爲自己安固起見。斷不肯交付于他國。或分與于他國者也。帝國政府幾經深思熟慮之後。欲與俄國締結一協商。以解決我所憂患之問題。今欲和衷坦懷。以謀於俄國政府。蓋以帝國政府所見。深信今日爲謀此協定最恰好之時機。若失此機會。恐再無協商之餘地矣。故帝國政府信賴貴官之判斷與裁量。決以此機微之折衝。委任於貴官也。帝國政府以本件提議于俄國政府。欲全用公然形式。因此着貴官照下文之意。作一書（即見下所謂「口上書」口上書三字未得確譯名詞故仍原文）提出于俄國外務大臣藍斯都夫伯閣下。以啓本件之端焉。其文意曰。「日本政府甚望將日俄兩國關係上凡可爲將來誤解之原由者。一掃而空之。且信俄國政府亦必與我同心。於是欲將兩國在極東特殊利益。各爲劃定。若能與俄國政府。共查覈兩者利益接觸之方面之事態。是日本政府之所喜也。若此發案。幸得俄國政府之贊同。則日本政府當以關於該協商之性質及其範圍。開陳意見。以有所提出於俄國政府。」當提出此書之時。貴官當勉力使俄國外務大臣。解得我目的之全然出於友誼。又使知本件爲我所視爲重要者。貴官務將此書。早提出于藍斯都夫伯。又遵本訓電所執之措置。

當一一詳報。若得俄國政府應諾之回答。當將我提議之要領。電達貴官也。

第二 回報外務大臣言。以一己之意見。雖無異議。但須得皇帝之允可。然後確答。

七月三十一日栗野致電小村

本官以七月三十一日見藍斯都夫伯。以書呈之。且口述大意曰。「極東之事態。倍加糾紛。於今爲欲除去日俄間一切之誤解。苟非有所措施。則兩國之關係。當愈陷于困難。而苟如此。兩國皆爲不利。故日本政府。勵其坦懷和衷之精神。決意與俄國政府。相謀而成一協定。因此訓令本使。命親交此書於閣下。」本官待藍斯都夫伯閱書畢。即言吾望俄國政府。亦以同樣之精神。與帝國政府同其所見。伯曰。某向來與貴公使屢次言之矣。日俄兩國之協商。正所甚願。又實爲最良之政策。且使兩國能成一完全之協商。則將來必再無對於兩國施其離間之策者。然則對於貴政府今回之決定。就某私見。固甚滿足。但當如何確答。欲先謁見我皇帝而後定之。伯本定於禮拜三日（八月四日）謁見皇帝。因約以禮拜四日回答。伯又言皇帝陛下。想亦贊成本件云云。

第三 寄示帝國政府所可提出之協商案。

八月三日小村致電栗野

七月二十八日發電後。帝國政府。就日俄兩國利害接觸之部面之事態。細加審慮。乃決以下列各項。爲兩國協商之基礎。

第一條 相約尊重清韓兩帝國之獨立。及領土保全。并爲各國在該兩國之商工業。當保持機會均等之主義。

第二條 俄國當承認日本在韓國之優勢利益。日本則承認俄國在滿洲經營鐵道之特殊利益。又於本協約第一條規定之下。若爲保護既經劃定國所有之利益。則日本在韓國。俄國在滿洲。各有可採。必要措置之權利。彼此承認之。

第三條 日俄兩國。以不背本協約第一條之條項爲限。日本在韓國。俄國在滿洲之商業的及工業的活動之發達。相約不爲阻碍。又今後或將韓國鐵道延長於滿洲南部。以接東清鐵道及山海關與牛莊線。俄國當約明不阻碍之。

第四條 爲保護本協約第二條所揭之利益。又爲鎮定可以惹起國際紛爭之叛亂若騷擾。日本之于韓國。俄之于滿洲。或見有必要派遣軍隊者。但派遣軍隊。無論如何。不得超過實際必要之員數。且該軍隊。待其任務既畢。當即召還。

第五條 爲韓國改革或行善政。而與以助言及援助（應于必要且得爲軍事上之援助）者。屬于日本之專權。俄國當承認之。

第六條 本協約可替代從前日俄兩國間所結關於韓國之一切協定。

以前記案文交藍斯都夫伯之際。貴官當言。以能確信本案可爲日俄兩國所議滿足協定之基礎。故提出之。又當向藍伯言。若藍伯對于本案有提出之修正若意見。帝國政府當念友誼。再加核商云云。本案之條項。意自明瞭。更不待與貴官多爲說明。但本案各大體。不外將兩國政府業經承認之主義。及從前協定所記之條件。推理敷衍。此則由貴官指明之亦可也。本訓令乃見俄國對于貴官上書之回答。豫想其能爲應諾。故送之于貴官者。然貴官須先將俄國之回答電報本大臣。俟本大臣再下訓令。然後遵行之。

第四 報藍斯都夫伯已得開始談判之允可。

八月五日栗野致電小村

藍斯都夫伯來述。就前書之件。已自皇帝陛下得 本官開始談判之允可。

第五 訓令對于俄國政府。提出協商案。

八月六日小村致栗野

接八月一日及五日電。貴官當對藍伯言。帝國政府爲關於日俄兩國間協商之件。欲開始談判。因提議之。而俄國政府能以友好之精神接受之。長所不勝感諒也。云云。當遵照本月一日自此發寄之訓令。速以我提案提出于俄國政府。

第六 報已將協商案手交藍斯都夫伯。

八月十二日栗野致小村

藍斯都夫伯近來忙煞。直至今十二日。始得接見本官。本官將我提案。以英文寫出。手交藍伯。訓令云云。已悉照述。又言極東事態。現下益加紛糾。若締約延遲一日。當更增困難。因此務望本件之解決。可速則速。伯答言。當細心查閱我提案。

第七 報藍斯都夫伯發議。請以本件商議移于東京。

八月二十四日栗野致小村

藍斯都夫伯特以昨日二十三日接見本官。本官極言帝國政府。切盼俄國之回答。且質問藍伯對于我提案之意向。及俄國政府之態度。伯言該提案雖會細爲研究。然因皇帝陛下。爲大閱之故。不在此者。一禮拜餘。故不能爲何等之措置。又言以有許多細目。須通牒於亞歷斯夫大將。爲此欲將本件商議。移於東京。問本官意下如何。本官答言。日本政府。既以商議委任于本官。本官自願。

在此地爲之。然伯之意見。自當通報于閣下。不能辭也。伯又言爲欲徵亞歷斯夫大將之意見。已將我提案寫一副本。寄往旅順矣。爲此談話之後。伯又言俄國在滿洲經營鐵道之件。雖難承諾。然此外各件。或於俄國政府。亦得妥協也。本官對曰。爲欲成一滿足之協商。不可無交讓與和協之精神。若自藍伯有所提言。帝國政府。自當以好意商量之也。

第八 訓令反對商議地變更之議

八月二十六日小村致栗野

接八月二十四日電。帝國政府。信在俄京商議。於事較便。因此欲在該地繼續之。望貴官以此意告藍伯。且言本件商議。本無細目事項。須得地方的智識者。且帝國政府。業已以本件商議。委于貴官。今變更之。非其所好云云。可也。帝國政府。切望得俄國政府對于提案之確答。貴官當以此情告知俄國外務大臣。幸常勉力。務必速得確答爲望。

第九 報俄國外務大臣堅持其所主張

八月二十七日栗野致小村

接八月二十六日訓電。本官以今二十七日會藍斯都夫伯。伯言禮拜二日。曾謁皇帝。皇帝謂樂見日俄兩國締結滿足之協商。而爲速本件之進行。故欲使在東京商議之。又言俄國皇帝以禮拜一日（八月三十一日）自本府發輦。出遊地方。自此以若干期間。旅行外國。其時關係諸大臣。皆不在俄京。故在東京商議。於完結本件較爲便捷。本官於前二十三日與伯所會談。謂今回協商之目的。在于政綱主義。不涉細目。故以在俄京商議爲適當。且爲得滿足成效之最捷徑。而伯反覆前言。堅持其所主張。以事情如此。伯之提言。乃既經皇帝之允准者。今欲使其更變方針。料必甚難。然若移商議于東京。則其結果。必至有不利利益者甚多。然則本官此後當執如何措置。謹俟訓令。

第十 訓令再反對商議地變更。并使以日本之提案爲商議之基礎。

八月二十九日小村致栗野

接八月二十七日電。元來今回之商議。關於主義而不涉于細目。故以在俄京繼續之爲便者。乃帝國政府所依然確信。貴官當以此旨告藍斯都夫伯。言貴官與藍伯。既于本件各受相當之委任。又我提議。既提出于藍伯。故帝國政府。以爲商議之地。既歸于協定矣。因此望貴官以在俄京繼續商議。爲帝國政府所希望之旨。切陳于藍伯。而求俄國政府之再思可也。抑據藍伯提議以本件

商議移于東京之事實。是可推測俄國政府願以我提案爲商議之基礎。大抵當無異議。貴官當向藍伯言。帝國政府之爲此推測。當非不當也。

第十一 報俄國外務大臣對於商議地移轉之異議。

八月三十一日栗野致小村

本官以八月三十日會藍斯都夫伯。照八月二十九日訓電。詳細陳說。伯之所答要領如左。

本件雖非主義之問題。而主義者必審按地方的及實際的問題而後能決。俄國政府決欲移商議于東京者。實因此理由。爲有必要與亞歷斯夫大將協議者也。又以本件自日本提議。故出於表敵意于日本之意。在俄京受此提議耳。非即示願以此地爲商議地之意也。又提言移商議于東京者。非即示俄國政府對於日本之提議。更無異議也。商議之基礎。須俟細考實際問題而後能決定之。而關於實際問題。駐劄日本我公使及亞歷斯夫大將。實比伯有優長之知識云云。本官對曰。以私見論之。本件實爲最重要。至高政策之所關。則其決定。必有俟于皇帝陛下之親裁者甚多。故當以在俄京商議爲便。故於變更商議地一事。深望藍伯再三熟思。是帝國政府之所切望也。且謂本件爲關於主義之問題。及關於國際政略問題之變理。不屬於亞歷斯夫所受權力之範圍。以此理由駁其移轉商議地之議。且言本官所記若不誤。則亞歷斯夫大將之職權。往日竊聞之于伯。特以地方行政等事項爲限耳云云。伯言於今回問題。亞歷斯夫大將。不過受諮詢而已。何事皆非由其決定也。且欲將本件從速決着者。伯亦甚爲切望。此所以提言移轉商議地也。且調製對案。非由有地方智識之人不可。故決以商議移于東京者。乃欲速本件之進行。非有他意。若於此地商議。則除伯之外。無人當之。然伯爲扈從陛下。今秋大抵不在于此地。旅行維也納及羅馬之後。或更赴某國。因此恐致延遲商議。然若移之于東京。則伯得以電信訓令于東京。自東京來電。亦可達于伯之所在。且於此地辦事。向非迅速。豈非貴公使等之所熟知乎云云。臨末伯又言。今日本當謁見皇帝。以本官却望協商速成之理由。陳奏陛下。且當以願在俄京商議。爲日本政府所希望情節。再行陳奏。然於此點。恐於從來所屢述之外。未必可得他結果也。

第十二 訓令再請在俄京繼續商議。且以日本提案爲商議之基礎。

九月二日小村致栗野

接八月三十一日電。務欲速遂協商者。既明爲兩國之所希望。然商議之基礎。尙未允諾。而欲移商議于東京。帝國政府深恐因此

大延議事。故望貴官以此告藍伯。且謂帝國政府。業已將其提議。具體的提出于俄國政府。無論在何地商議。俄國政府必當聲明能允以我提案爲主義上商議之基礎與否。然後便于事之進行也。且即允以我提案爲商議之基礎而於必要修正之提議。實非因此有碍。蓋此允諾。不過爲確定此事之起點。蓋無論如何商議。皆以確定起點爲便益。而在于本件。尤爲極緊要者也。甚望十分盡力。務得俄國政府之聲明爲要。

第十三 報俄國外務大臣主張以日本提案及俄國對案爲基礎。且欲在東京商議。

九月五日栗野致小村

本官以九月四日見藍伯。爲恐九月二日電訓。彼或誤解其意。又欲使彼知帝國政府措重本件。乃特作一書。親交藍伯。然後與之久談。藍伯之答辦如下。

藍伯在俄國外務省已四十年。其閱歷甚多。然於國際商議例。必待甲國提議乙國回答之後。而後爲之。其願以一國之提議爲商議之基礎者。向無此例。今駐劄東京俄公使已奉俄國皇帝之勅令。審查日本政府之提議。再與亞歷斯夫大將協議。作一對案。若日本政府欲開始商議。則當以其提案及我對案爲商議基礎。而與之共爲商議也。本官對曰。若俄國政府果願與日本爲滿足之協定。則當訓令商議委員。使以日本之提議爲基礎。即不然亦當採其實質之主義以爲基礎。然後於達本件之目的。較爲便易。蓋據本官所揣測。未知亞歷斯夫大將果有以此和協精神與日本商議之意否也。藍伯曰。俄國政府當接日本之提議時。只有兩途。其一即拒絕之。其一即與之商議是也。然俄國政府雖卒採後者。而非有盡允日本提議之意。又非有允從其主義之意也。特以既允其欲爲協商之提議。故俄國政府決意審查日本之提議案。別作一對案。而後以此兩案爲商議之基礎耳。且日本提案之條項。有與俄國利益不能調和者。又有尙須修正者。故俄國政府若非得以其對案共入商議。則并日本提案之主義。亦不能認爲商議之基礎而允諾之也。由上之談。本官曾爲達帝國政府之希望。十分盡力。而今已確認不能使藍伯變其提言之針路矣。然則帝國政府除強從藍伯之發議。更無他術矣。藍伯又定以本月十日發本府赴達倫斯塔陪侍俄國皇帝陛下。

第十四 訓令答應移轉商議地。并求俄國速行提出對案。

九月七日小村致栗野

接九月五日電。貴官當見藍伯告以帝國政府允移商議于東京。又言帝國政府深信俄國政府所與羅善公使之訓令。必能使該

公使速行提出對案以進行商議者也。

第十五 報羅善公使及極東總督既受必要之訓令。

九月九日栗野致小村

本官以九月九日會藍伯。伯曰。駐劄東京羅善公使及亞歷斯夫大將。業已奉皇帝之命。令其務必從速作成對案。以便早開商議矣。今更不必再發訓電也。云云。

第十六 通報羅善公使及亞歷斯夫大將已爲協議。同赴旅順。

九月二十四日小村致栗野

羅善公使以本月二十二日向旅順進發。該公使曾來訪本大臣。據稱該公使方接一宣傳勅命之訓令。云爲欲使亞歷斯夫總督及該公使所作俄國對案。速得完全。或有不能不赴旅順者。當預爲準備。以便臨時出發。忽又奉到亞歷斯夫總督來函。謂欲將此件速爲協議。望即來旅順云云。公使又言預計十一日內。當能歸京。

第十七 寄示羅善公使自旅順歸來所提出之俄國對案。

十月五日小村致栗野

俄國公使本月三日自旅順歸來。即日來訪本大臣。以俄國對案交來。稱說此爲亞歷斯夫總督及該公使所提出。曾經俄國皇帝之允裁者。其對案如下。

第一條 相約尊重韓帝國之獨立。及其領土保全。

第二條 俄國承認日本在韓國之優越利益。并承認不背第一條之規定。而與可爲改良韓國民政之助言及援助于該國者。爲日本之權利。

第三條 俄國約明不阻碍日本在韓國商業的及工業的企業。又以不背第一條之規定爲限。爲保護該企業所採之一切措置。不反對之。

第四條 照會俄國。而以上條之目的。送遣軍隊于韓國者。爲日本之權利。此由俄國承認之。但其軍隊之員數。不得超過實際必要者。且其軍隊於任務既畢。當即召還。此由日本約明之。

第五條 相約於韓國領土。即令一部亦不得以軍略上之目的而使用之。又不得于韓國沿岸。設兵要工事。可得迫害朝鮮海峽之自由航海者。

第六條 相約以韓國領土在于北緯三十九度以北之部分。爲中立地帶。兩締約國皆不得使軍隊入之。

第七條 日本當承認滿洲及其沿岸。爲全然在于日本利益範圍之外。

第八條 本協約可替代從前關於韓國日俄兩國間所結之一切協定。

第十八 通報既與羅善公使開始會商。

十月八日小村致栗野

本大臣以我提案及俄國對案爲基礎。且以務使俄國承認我提案之根本主義之意。既與俄國公使。開始會商矣。

第十九 寄示對於俄國對案所提出之修正條項。

十月十六日小村致栗野

本大臣對於俄國之對案。有所修正。因以左方各項提出之。與俄公使進行商議。

(一) 俄國對案第二條中「可爲改良韓國民政之助言及援助」改爲「可爲改良韓國內政之助言及援助」(但包軍事上之援助在內)

(一) 俄國對案第三條中「商業的及工業的企業」改爲「商業的及工業的活動之發達」又「爲保護該企業所採」改爲「爲保護此等利益所當採」

(一) 俄國對案第四條。改之如左。

以前條所揭之目的。又以鎮定可以惹起國際紛爭之叛亂若騷擾之目的而送遣軍隊于韓國者。爲日本之權利。此由俄國承認之。

(一) 俄國對案第六條。改之如左。

於韓國滿洲之境界。設定一中立地帶。其兩側各亘五十啓羅米突。於此地帶內。兩締約國相約。非得互相承諾。不能使軍隊入之。

(一) 削去俄國對案第七條。換之以下之三條。

一第七條 俄國當約明尊重清國在滿洲之主權。及其領土保全。并不妨害日本在滿洲商業之自由。

一第八條 日本承認俄國在滿洲之特殊利益。且以不背前條之規定爲限。俄國得爲保護該利益。有可採必要措置之權。

一第九條 相約今後韓國鐵道。及東清鐵道。延長至于鴨綠江。當不阻碍兩鐵道之連結。

(一) 俄國對案第八條。改爲第十條。

第二十 寄示與羅善公使會商之經過。

十月二十二日小村致栗野

以對於俄國對案之修正。與羅善公使會商之結果如左。

俄公使於我對於第二條及第六條之修正。暫行承諾。而仰請本國政府之認可。於第三條則同意。於第四條則尙須商議。於對

于俄國對案第七條之我修正中第七條。兩者相與固持。不能受諾他人之提議。意不能合。俄公使之主張如左。

(一) 俄國對案第七條。乃因俄國有關於韓國之讓步。以此爲唯一之補償也。

(一) 於此點若容日本之修正。則與俄國向來所固持之主義。即滿洲問題爲清俄間專屬案件。不許第三國干涉之主義。不能

相容。

我國之主張如左。

(一) 日本關於滿洲。非向俄國求其有所讓與。日本之提案。不過於俄國任意。且屢次聲明之主義。欲以條約確認之。

(一) 日本於滿洲。有條約上之權利。及商業上之利益。且又俄國若確然占領滿洲。則不絕侵迫韓國之獨立。是故日本不可不

向俄國求得前途之權利及利益之安固。及韓國獨立之保障。

第二十一 寄示與羅善公使會商之經過。

十月廿九日小村致栗野

十月二十二日曾致一電。其後與羅善公使會商。其結果對於俄國對案第四條之修正。該公使以本國政府之承認爲條件。而與同意。於第六條。於中立地帶定以滿韓境界各五十啓羅米突之本大臣之提議。該公使亦與以第四條同樣之同意。惟於第七條。

彼此意見。未能一致。

第二十二 寄示對於俄國對案所提出之日本確定修正案。

十月三十日小村致栗野

本大臣本日以帝國政府對於俄國對案之確定修正案。提出于俄公使。其條項如左。

第一條 相約尊重清韓兩帝國之獨立及領土保全。

第二條 俄國承認日本在韓國之優越利益。又以可爲改良韓帝國行政之助言及援助（但含軍事上之援助在內）與于韓國者屬于日本之權利。

第三條 俄國約明不阻碍日本在韓國之商業的及工業的活動之發達。及爲保護此等利益所當採之一切措置。不反對之。

第四條 俄國承認以前條所揭之目的。及以鎮定可以惹起國際紛爭之叛亂若騷擾之目的。而送遣軍隊于韓國者。爲日本之權利。

第五條 日本約明不在韓國沿岸。設兵要工事。可得迫害朝鮮海峽之自由航海者。

第六條 於滿洲韓國之境界。設一中立地帶。其兩側各亘五十啓羅米突。於此地帶內。兩締約國非得互相承諾。不能使軍隊入之。

第七條 滿洲在日本特殊利益範圍之外。日本承認之。韓國在俄國特殊利益範圍之外。俄國承認之。

第八條 日本承認俄國在滿洲之特殊利益。若爲保護此等利益而採必要之措置是屬俄國之權利。

第九條 因與韓國立條約。凡屬于俄國商業上及住居上之權利及免除。日本約明不妨碍之。因與清國立條約。凡屬于日本商業上及住居上之權利及免除。俄國約明不妨碍之。

第十條 相約今後韓國鐵道及東清鐵道延長至於鴨綠江。不阻碍該兩鐵道之連結。

第十一條 本協約可替代從前關於韓國日俄兩國間所結之一切協定。

第二十三 訓令該確定修正案。以屬于羅善公使所帶有訓令範圍之外。該公使須求本國政府之訓令。因此宜往見俄國外務大臣。說明帝國政府之主張。

十一月一日小村致栗野

羅善公使以十月三十一日來訪本大臣。言本大臣所提出對於俄國對案之確定修正案。屬於該公使訓令範圍之外。當以十一月一日。將該案全文。電報本國政府。以請訓令。因此貴官宜速見代理外務大臣。照下文陳述之。

帝國政府。當作修正案時。於俄國政府之希望。十分酌量。不敢或怠。帝國政府提議相約於清國之獨立及領土保全。亦當與韓國一樣尊重者。不過欲得俄國政府確認其所業經任意聲明耳。而念俄國關於韓國。既有爲如此約定之意。而偏欲除外清國。其理由實不可解。抑滿洲問題。以不關涉帝國之權利與利益爲限。帝國政府以之爲純乎清俄兩國之案件。可無異議。雖然。奈何帝國於該地方。有廣大且重要之權利及利益。故當宣言以滿洲爲在其特殊利益範圍之外。而當以不妨碍對清條約上凡屬於帝國通商及居住上之權利與免除之保證。求之俄國者。乃帝國政府所信爲至當者也。

貴官又當繼言。爲今回商議之基。因帝國政府提議之主意。在于劃定日俄在極東之利益相接觸地方之兩國之特殊利益。俄國政府當應此提議。欲以該劃定爲止。限于日本有特殊利益之地方。觀於俄國對案第七條。可推而知。而此則非帝國政府之所豫期也。

第二十四 報告遵訓令與俄國代理外務大臣會見之要領。

十一月三日栗野致小村

本官以十一月二日見代理外務大臣。該代理大臣以一己之私意。謂日本之要求。前後一樣。唯異其形體。且謂所求過多。於是本官乃言日本之所求。不過求承認在滿洲所現有條約上之權利及免除。而問其以何點爲過多之要求。代理大臣言。於此事羅善公使絕無所述。唯有一難事。則滿韓鐵道之接續是也。又問其他則無故障乎。答以鐵道問題。羅善公使雖以本國政府之承認爲條件。一時肯諾。是實亦一難處也。臨末本官言帝國政府。以懷抱十分交讓之精神。願代理外務大臣爲欲將這般問題滿足解決。而有所盡力。更望以此意進言於藍斯都夫伯。若能陳奏于皇帝陛下尤善。該代理大臣答。樂得如是。且謂藍斯都夫伯。亦當以此禮拜之末歸府矣。

第二十五 報告以確定修正案與藍斯都夫伯會談之要領。
十一月十二日見藍斯都夫伯。所談之要領如左。

本官 先日親交代理外務大臣柯波連士奇公爵之電文鈔本諒已入覽。請問貴意如何。

伯 該件已進呈御覽。又於達倫斯塔出發之前。曾奉勅令發訓令于羅善公使。着其與日本政府繼續商議。

本官 是命羅善公使以日本之確定修正案爲基礎。而進行商議乎。

伯 羅善公使與亞歷斯夫大將。共審查日本之提案。若有必要。可加修正。此出自皇帝所命者。目下該官等。想正從事調製對案也。

本官 据柯坡連士奇公爵言。彼此所見。不能至于歸一者。正爲滿韓鐵道連結之件也。雖然。日本政府其後於此條項。所有變更。故以該問題爲妨彼此意見妥協之主因。實自己之所不能信也。

伯 以予所見。妨協商之成立者。滿洲問題也。予自當初已言之矣。俄國政府。常以此問題爲全屬清俄兩國間之案件。因此與清國遂協商。以擁護在滿洲之優越利益。而可得爲一切適當之措施者。其權不得不存之于俄國政府也。

本官 於我國亦常願承認俄國在滿洲之特殊且莫大之利益。又決無侵此等利益之意思。然於尊重清國之獨立及領土保全。及對於我在滿洲之權利及利益。得要求正式之保障者。亦我至當之權利也。

伯 關於本件。俄國之異議。非對於實質。而關於形式者也。於滿洲。他國亦有權利及利益。雖然。因此而與此等各國一一爲關於滿洲特別之協定。是非俄國所能也。

本官 俄國於實質之點。與我所見同一。惟關於形式。彼此之意見不能一致。故因此不能見協商之成立。是誠遺憾也。願伯盡力。使俄國因其所已容認之主義。而得見滿足之解決者。乃本官之熱望也。

第二十六 求速發訓令於羅善公使。繼續談判。

十一月二十一日小村致栗野

羅善公使以十一月二十日告本大臣曰。亞歷斯夫總督。既呈對案於俄國政府。得十四日該總督來電而知之。然於該對案。尙未得接訓令也。云云。爲此着貴官宜速見藍斯都夫伯。叙述羅善男之所言。并述帝國政府。切望迅速進行談判。且言望伯盡力。務以無遲滯繼續談判。使早得了結之訓令。速能發送於於羅善男。

第二十七 報告奉訓令與藍伯會談之結果。

十一月二十二日栗野致小村

今二十二日會藍伯。伯言對於日本確定案之修正。已呈進皇帝陛下。而目下爲皇后陛下不豫。一切事務。皆不親御。以此自然不免延遲。本官請伯務必盡力。使於此問題。須速得勅裁。伯答以若有電訓。以公文寫之。由本官照會於伯。則伯當直奏之皇帝。於是本官問亞歷斯夫大將所提出修正條項。伯似以直接作答爲困。乃答言如下。

關於韓國。俄國與日本爲直接之協定。雖爲多大之讓步。亦所不辭。然至關於滿洲。則俄國雖一旦以征服之權利。占領滿洲。而猶欲還附于清國者也。但於滿洲爲我莫大利益之安固。其必要取得保障者。固其宜耳。而今清國尙拒而不肯與此保障。則滿洲當爲清俄間專屬之案件。而欲與第三國何等之協定。是則祇俄國之所不能也。本官對曰。就日本提案。據本官之所解。則我政府之意。非干預清俄兩政府間之直接交涉。是觀於我確定案第七條之前部。可明白矣。我之所欲者。是在于俄國所屢次聲明之清國獨立及領土保全。及爲我在滿洲重要利益之安固耳。是非干預清俄兩國間之事件。而爲日俄兩國在滿洲各有多少利益。爲豫防兩國之誤解者耳。又述無論由何等形式之交涉。得如上之調協成立。則清俄間之交涉。其進行當更見一段之便易。伯尙反覆前言。謂本官以公文將本國政府之來訓及本官之意見致之於伯。則當以該公文轉呈皇帝。又伯準於來二十五日在斯屹爾寧威士謁見皇帝。該公文大抵今夕可送于伯矣。由此會談察之。自亞歷斯夫大將提出之修正。其關於滿洲之我提議。當有不甚妥協者焉。

第二十八 訓令問藍伯曾發訓於羅善公使否。

十一月二十八日小村致栗野

據十一月二十二日電。稱藍伯以本月二十五日謁見帝皇。貴官宜速見伯。問其發訓于羅善公使之件。曾否作何措置。

第二十九 報因皇后不豫。藍伯謁見皇帝。因此延遲。

十一月二十九日栗野致小村

藍伯對本官言。爲謁見皇帝。原定十一月二十五日赴行在所。爲因皇后陛下有疾。因此延期。皇后陛下之疾。乃右耳內部癰衝。須施手術云。又聞伯言。本官照二十二日電稟。以公文寫之而送于伯。伯即已轉呈皇帝矣。

第三十 訓令說示俄國政府以交涉問題速決之緊要。

十二月一日小村致栗野

日俄交涉問題之速決。帝國政府自始已重視之。蓋於此重大案件。因要解決之滿足。而使得迅速了結者。亦極緊要也。是故帝國政府前此之交涉。凡對於俄國之提言。皆特注意速答。然日俄交涉。懸案已亘四月之久。而其終局之如何。今尚未得確然豫見。事情如此。帝國政府對於因交涉延遲。而致成現下之形勢。所以不勝憂悞也。是故令貴官速見藍伯。痛切詳陳此旨。抑我政府所以披胸襟以現下之時勢。說明于俄國者。信其有裨補于大局也。望亦言之。

第三十一 報俄國政府之舉動

十二月二日栗野致小村

據本官所聞。俄國政府今猶與亞歷斯夫總督頻頻通信云。

第三十二 報藍伯言當以交涉問題速決之必要。陳奏皇帝。而通報其結果。

十二月四日栗野致小村

藍伯以十二月三日夜接見本官。本官將十二月一日所發電訓。以法文譯出。再將帝國政府以懸案問題速決爲緊要之事態。作一長書。十分說明。統交該伯。伯言。此問題尙有須再商量者。現正與亞歷斯夫總督交涉。又言皇帝陛下。將十一月五日廻鑾。於下禮拜二日（十一月八日）謁見之時。當詳奏本件須要緊急。如此則當得發訓令于駐日本俄國公使矣。本官又問於此指定日期之前。不得拜謁陛下乎。伯答此禮拜六爲本國皇嗣祝祭日。禮拜日爲休息日。禮拜二日又有他事云。伯又約以來禮拜三日（十二月九日）以謁見之結果告本官。

第三十三 報告藍伯之談話

十二月九日栗野致小村

藍伯以十二月九日語本官曰。以亞歷斯夫總督之提案爲基礎。以繼續談判之勅命。已以昨八日送於該總督及羅善公使。而於日本之提案。實曾十分酌量也。本官問俄國提言之性質。可得聞否。伯答二三日中。當由羅善公使公然提出于日本政府。

第三十四 報俄國修正對案。已由羅善公使提出。

十二月十二日小村致栗野

俄國公使昨十一日來訪本大臣。謂遵本國政府之訓令。復答我確定修正案。(即十月二十日由此發電所報)乃將左記俄國政府之對案。公然提出。

第一條 相約尊重韓帝國之獨立及領土保全。

第二條 俄國承認日本在韓國之優越利益。及以可為改良民政之助言及援助與于韓國者。為日本之權利。

第三條 俄國約明不反對日本在韓國工業的及商業的活動之發達。及為保護此等利益。而採措置。不反對之。

第四條 俄國承認以前條所揭之目的。又以鎮定可以惹起國際紛爭之叛亂若騷擾之目的。而送遣軍隊于韓國者。為日本之權利。

第五條 相約於韓國領土。即令一部。亦不得以軍事上之目的而使用之。又不得在韓國沿岸。設兵要工事。可得迫害朝鮮海峽之自由航行者。

第六條 相約以韓國領土之在北緯二十九度以北之部分。為中立地帶。兩締約國俱不可使軍隊入之。

第三十五 訓令為提示于藍伯。當以書提出。

十二月二十一日小村致栗野

十二月二十一日與俄國公使相會。本大臣指示我原提案與俄國新提案之間。其關於協商之地理範圍。有根本之差異。并十分說明帝國政府。甚以日俄兩帝國在極東之利益相接觸之地方。俱入于今回之協商。為一般利益。本大臣又言希望俄國政府關於此點。當再商量其態度。本大臣復以帝國政府當有必要加于俄國新對案之修正條件。詳述于該公使。今欲使俄國政府於帝國政府之態度。不生誤解。宜由貴官將下文之意。作一書以提出于藍伯。

本月十一日所提出之俄國新對案。帝國政府曾慎重考查之。而俄國政府以本案協商之範圍。不能及於日本所視為必要不可缺之地域。而不同意之。是帝國政府之所遺憾也。當初帝國政府以八月提言于俄國政府。帝國政府之希望。在於以日俄兩帝國在極東利益相接觸之地域。悉入于本案協商之範圍。以欲除去日俄兩國關係上可為將來誤解之一切原因。然若將此地域之一要部。全然除去。而尚謂該協商能得就者。帝國政府之所不能信也。是帝國政府所以不得促俄國政府之再思也。而帝國政府甚希望俄國政府能想出方法。使本問題得至見滿足之解決也。帝國政府對於俄國新對案。以為當修正之如左。

(一)第二條當云俄國承認日本在韓國之優越利益。且與可爲改良韓帝國行政之助言及援助于韓國者。爲日本之權利。
(二)第五條當云相約在韓國沿岸不設兵要工事。可得迫害朝鮮海峽之自由航行者。
(三)削去第六條。

右修正中之重點。非比于在東京。一旦曾經協議妥當之修正之程度。有所踰越。故此等變更。乃帝國政府所認爲必要不可缺者。是故信俄國政府亦必無異議。而能與之以同意也。

當以此書提出于藍伯。貴官當向伯言。本大臣亦曾以此旨述于羅善公使。且言於本件甚望速行回答可也。
第三十六 報已提出口上書。

十二月二十三日栗野致小村

奉訓電。以今二十三日午後二時見藍伯。伯曰。據羅善公使來電。稱該公使會見小村男爵。其委細詳後電。今其後電尙未到。繼而本官以該書交伯。伯受之。且曰。當盡力使俄國之回答。務必從速發送。又云。但尙有須問亞歷斯夫總督者。臨末本官復言。現下之形勢。若此協商不遂。恐未必不生重大困難。或致葛藤。然則伯爲達其希望之目的。亦當十分盡力。是所厚望也。
第三十七 報以關於口上書問俄國政府之處置之結果。

明治三十七年一月一日栗野致小村

本官以一月一日見藍伯。問其對於我最近之提案。有何所措置否。伯答。俄國政府現正將該提案十分審議。且謂當速發訓令於羅善公使。使以友好和協之精神。進行商議。求本官以此確保于閣下。伯又言。日俄兩國。不得至于妥協之理由絕無之。
第三十八 寄示羅善公使所新提出俄國之復答。

一月七日小村致栗野

羅善公使於對我十二月二十日之提案之俄國政府之回答。以一月六日手交本大臣。下文所記即是也。

對於俄國對案第二條日本帝國政府之修正。雖無異議。而俄國政府以維持左之二個條爲必要也。

一即第五條原案也。此爲日本帝國政府之業已同意者。其條文如下。

相約於韓國領土。即令一部。亦不得以軍事上之目的而使用之。且不得在韓國沿岸設兵要工事。可得迫害朝鮮海峽之自由

航行者。

二爲關於中立地帶之第六條也。（本條與日本帝國政府同出一目的。即「除去可起將來誤解者之目的」也。譬在中央亞細亞。英俄領地間亦有同樣之地帶。）

若于上記條件。肯爲同意。則俄國政府。當承諾以左之趣意。插入一條于本案協約中。即滿洲及其沿岸。爲在日本利益範圍之外。日本承認之。則俄國於滿洲區域內。不阻碍日本若他國享有與清國現行條約所獲得之權利及特權。（但除居留地設定。）第三十九 訓令關於俄國之復答。爲欲確知自外務大臣開陳於俄國公使之次第。可將書交於藍伯。

一月十三日小村致栗野

貴官確爲本大臣本月十三日開陳于羅善公使之意見。可以左之口上書交付藍伯。

帝國政府以平和解決時局。永久確立兩國親交之基礎。并保護帝國之權利及利益爲目的。因此對於本月六日自羅善男閣下交來之俄國政府之回答。極慎重周密以考量之。其結果覺其有必要修正者如左。

一俄國對案第五條當削除其前半。即於韓國領土即使一部。亦不得以軍略上之目的而使用之句。

二俄國對案第六條。關於中立地帶設定之條項。當時全文削除。

三俄國政府關於滿洲之提議。若修正之如左。則同意之。

在滿洲及其沿岸。爲日本利益範圍之外。日本承認之。但俄國當約明尊重滿洲之領土保全。俄國不阻於滿洲區域內。不阻碍日本若他國。享有與清國現行條約所獲得之權利及特權。韓國及沿岸。爲俄國利益範圍之外。俄國當承認之。

四於俄國對案。加以左之一條。

日本承認俄國在滿洲之特殊利益。又爲保護此等利益而採措置者。爲俄國之權利。

以上修正之理由。帝國政府從來已說明之。更無餘蘊。故除切望俄國政府再思之外。無可陳辯。唯其中削除關於居留地之限制者。爲其與日清追加通商航海條約抵觸也。蓋於居留地設定。即他國亦有此權利。故日本得與他國爲均一之處置。即可滿足。又俄國政府回答中。記明帝國政府對於俄國對案第五條。已與同意。此乃俄國政府之誤解。帝國政府實未嘗與以同意也。臨末當言帝國政府以全然和協之精神。提出前記之修正。望俄國政府亦當以同一之精神歡迎之。若猶遷延時局之解決。恐於兩國俱

爲不利。望速與復答。云云可也。

第四十 訓令問俄國政府對於口上書之回答如何。

一月二十三日小村致栗野

貴官當見藍伯。問俄國對於我最近之書。其回答之性質如何。且問其回答可以何日交來。以審伯之意見。

第四十一 報告奉訓與藍伯會見之結果。

一月二十五日栗野致小村

奉一月二十三日電。本官以一月二十四日見藍伯。問伯對於我之最近提案。意見如何。又問俄國欲以何時回答。伯故裝不好涉。及于巨細之問題。只答以或於某點。有難同意。伯又言以禮拜二日（一月二十六日）見皇帝。陳奏其意見。想不日便可得回答。本官復以今日午後見哈脫域克（政務局長）據稱俄國外務省。今尙與亞歷斯夫總督協議中。對於日本之回答。果能以何日發出。今不能豫言云。

第四十二 訓令促俄國政府之回答。

一月二十六日小村致栗野

懸案問題之解決。以無際限延遲之者。於目下時局所不能容。以此貴官宜速見藍伯。謂奉政府訓令。開陳如左。據帝國政府之所見。使現下之時局。更爲延遲。則不過使其更加重大而已。故帝國政府切望速得俄國之回答。幸使得知此回答。能以何日送致于帝國政府。

第四十三 報藍伯之返答及其有所質問。

一月二十六日栗野致小村

於一月二十六日電。俄國外務大臣曰。海陸兩相及其他關係官。爲討議時局問題。約以一月二十八日聚會。以其決議上奏皇帝。請其裁可。亞歷斯夫大將亦本約來會。今忽不果。該大將之意見。不久當有電信來。因此回答日本之期。不日可得而確定。而即謂其必不至延遲。亦可無碍。

該大臣又問。據當局之報告。謂日本已派遣多數之軍隊軍器及軍需品于韓國。於此事可由本官爲之說明乎。本官答以恨於此。

等事實。絕無所知。不能有所說明。該大臣又言。兩國政府方誠實進行商議之間。而日本遽爲此樣行動。不免令人生大惡感。云云。右之報告。果爲事實與否。望以電報示知。若果爲事實。尤望詳報。

第四十四 訓令不認送遣軍隊軍器于韓國之報。且以韓國國境有俄軍集中之報當質問之。仍問俄國回答之性質及時日。

一月二十八日小村致栗野

接一月二十六日電。貴官宜速見藍伯。謂奉本國政府訓令。日本送多數軍隊軍器及軍需品于韓國之報。斷然否認。實則日本近頃更無派遣軍隊于韓國之事。又於現在駐屯韓國日本兵隊普通所用必要額數以外。更無送彈藥之事。貴官又當向伯問俄國軍隊集中於韓國國境之報。果真實否。若果爲事實。則此種軍事的運動。大不可也。臨末貴官當以貴官一人之見問伯。一月二十八日俄國大臣會議決議之性質。可得聞否。又問俄國回答當以何時交來。不能大約指示日期乎。可也。

第四十五 報與藍伯會見之結果。

一月二十八日栗野致小村

藍伯滿足於我說明也。於鴨綠江附近俄軍集中之說。伯亦不信之。謂此種之新聞報道。甚爲遺憾。本官欲就今廿八日大臣會議之議決。欲有所聞。伯云。會議之結果。非議決而上奏之于皇帝者。因關係大臣各自就本件引見于皇帝。今何事皆不得確言。伯又謂亞歷奇西斯大公及海軍大臣。以下禮拜一日（即二月一日）陸軍大臣及伯自己。以禮拜二日（二月二日）謁見陛下。料禮拜三日。俄國之回答。必得送致于亞歷斯夫總督矣。本官言現狀之遷延。不特非所期望。且屬危險。且其間世上已始終喧傳各種之風說。故若可能。務以速發回答爲緊要。且請於上述之時日以前。務請特別運籌。使得見送付回答之運。伯反覆言。雖知悉現下之狀態。而謁見之期日。既指定如上。今更不能變更。又屢言當盡力而爲。務於來禮拜三日。能發付回答云云。

第四十六 訓令再問俄國回答之確實日期。

一月三十日小村致栗野

貴官可速求見藍伯。稱奉本國政府訓令。照下陳述。

使現今之時局。更爲遷延。則必於日俄兩國爲重大不利益。以此帝國政府。希望於俄國外務大臣閣下所指定日期。即下禮拜二日以前。得受領俄國之回答。雖然。此事似到底不能。爲此帝國政府果能以藍伯所指定之日期。即下禮拜二日得接回答否。若不

能。則俄國政府果當以何日回答乎。甚欲知其確定之日期也。若藍伯既明示回答之日期。貴官當再見伯。求其示知該回答之性質如何。

第四十七 具報藍伯之返答。

二月一日栗野致小村

接一月三十日貴電。本官以三十一日見藍伯。伯言。自己於現下時局。知其十分重大。確望速發回答。然以問題屬于重大案件。非可輕易處之。且以關係各大臣及亞歷斯夫總督之意見之有須調和者。故不免遲延。今於發送回答之期。不能確告貴官。以此事全出自皇帝聖斷者也。而自己則爲進行本件。常盡力不敢怠也。云云。

第四十八 訓令斷絕日俄協商之談判。且以帝國政府有可採自由行動之權利之意。通牒於俄國政府。

二月五日午後二時小村致栗野

以現下時局。不容更爲遷延。故帝國政府斷絕懸案之談判。爲防禦我地位之被俄國侵迫。并爲保護我權利及利益。已決採必要之獨立行動。貴官得接此電。即以左之公文。送于俄國外務大臣藍伯可也。

日本國皇帝陛下之特命全權公使某。遵本國政府訓令。對於俄國皇帝陛下之外務大臣閣下。通牒如左。

日本國皇帝陛下之政府。以保全韓國之獨立及領土爲自衛本國之康寧與安全所必要不可缺者。故不問如何行爲。苟有使韓國他位不安者。帝國政府必不能默視之。而俄國政府對於日本關於韓國之提案。（即帝國政府所用以確實韓國之存立。并特以擁護帝國在該半島之優越利益之提案。）乃提出其到底無望妥協之修正。執拗以拒絕我。又俄國之於滿洲。雖曾與清國訂立條約。及嘗對於各國有利益於滿洲地方者。屢次與以保障。然今爲欲長占該地方。乃至執拗以拒我相約保全滿洲領土之議。是使帝國政府爲自衛計。不得不慎重考量其可採之手段也。夫俄國既以無故屢延回答。又不愛念平和。妄爲軍事之活動。而帝國政府尙容忍之以至于今日。由是察之。帝國政府欲與俄國政府共除去關係上可爲將來一切誤解之真意。昭然若揭矣。然其結果。不過使帝國政府自悟其穩當無私。及凡關於絕東平和之提案。皆不得見容于俄國政府而已。事至今日。縱開談判。亦屬徒勞。故決意斷絕之。然則自此之後。帝國政府爲鞏固防衛其受人迫害之地位。及爲保護帝國之既得權及正當利益。當有可採獨立行動之權利。於此特爲聲明。

第四十九 訓令通牒俄國政府。告以斷絕外交之關係。并令率公使館人員退出俄京。

二月五日午後二時小村致栗野

貴官以別電之公文。與左之趣意之公文。送于藍伯可也。

日本國皇帝陛下特命全權公使某。遵奉本國政府訓令。對于俄羅斯皇帝陛下之外務大臣閣下。通告如左。

日本帝國政府原欲與俄羅斯帝國共將關係上可致將來紛糾之各種原因。設法除去。然雖盡其和協之手段。而不睹其效。今帝國政府爲極東平和。曾爲正當之提言及穩當無私之提案。而俄國對之。應從而不肯從。是我國政府與俄國政府之外交關係。至今再無價值。爲此日本帝國政府。決意斷絕之也。某更依本國政府之命。將以某日率帝國公使館員。退出俄京。今并將此意通告于藍伯閣下。

第五十 報俄國回答之要旨。既電報于亞歷斯夫總督。及報俄國外務大臣。曾略述其內容。

二月五日午前五時五分栗野致小村

因藍伯來請。本官以二月四日午後八時見藍伯。伯曰。俄國回答之要旨。今已發電于亞歷斯夫總督。欲由該總督轉送于羅善公使。該總督斟酌地方之情況。不保無所修正。然大抵當無甚變更者也。伯更述其私見曰。

俄國於保全韓國獨立及領土之原則。甚望維持之。而尤以爲朝鮮海峽之自由航行爲必要。故俄國雖于可爲讓步者無不讓步。而亦不肯使人得以對俄戰略之目的。利用韓國也。且爲確立日俄間良好之關係。則以兩國合意而於兩國在極東直接勢力及行動範圍之間。設立一緩衝地帶。是我所信爲有利者也。

此乃藍伯自述其私見。雖不得視爲斷言。而俄國回答之要旨。大概不外如是。

第五十一 報已提出斷絕外交關係之公文。

二月六日午後五時五十七分栗野致小村

奉二月五日所發兩電。其公文以今六日午後四時提出于藍伯。本官當以來十日率館員及留學生退出俄京。記者曰。自甲午以後。日俄兩國屢以彼此之利害不能相容。而日俄開戰之報。遂幾於無歲不聞。乃不堅忍相持。直至今年而始見開戰之實事。今戰事方始。勝敗之數。未可預決。而於此役之孰爲是。孰爲非。孰爲曲。孰爲直。則稍有智識者。皆能不惑矣。然俄國政

府自開戰以來屢欲以開戰之責任委於日本日本之不當負此責任各國有力之新聞皆爲之力辯矣而至日本之自爲表白則觀其三月二十三日所發表之日俄交涉往復文書實足證此戰爭之責任不在于日本矣何以言之日本以滿韓問題爲與自己獨立進步有直接間接之關係而以俄國一意破壞東方之平和步步爲營日甚一日則以清韓兩國皆有不能自顧之勢故不復與之相謀而直有所交涉于俄國然則日本雖曰自爲己計而以與俄國相比而反觀之則其所爲私而近于公者也利而近于義者也

夫日本當與俄國交涉之始即以滿韓問題相提並論而俄國偏不欲以滿洲問題歸入于日俄協商之中其視滿洲爲囊中物不許他人容喙之心昭然若揭矣夫使滿洲入于俄國則韓國之獨立不可得而保也此則觀于去年四五月以來俄國一面不撤滿洲之兵一面謀略鴨綠江畔之地足以窺其得隴望蜀之野心矣然惟使韓國不能保其獨立則俄國雖認日本在此國有特殊利益而皮之不存毛安所附況喻以屏藩唇齒之勢日本既使猛虎酣睡于其臥榻之側則尤不得爲一夕之安枕也此日本所爲始終爭韓國之獨立而尤以保全滿洲之領土爲必要者固其宜也今繙此往復文書日本之與俄國交涉往往有以韓國問題爲先而反以滿洲問題爲後其故雖由日本政府甘于退讓不欲全拒俄國之所主張以致協約之不成而於此點在日本實不免於失策延緩交涉蓋由此故然即此亦足見日本之能容忍矣

且查日本十月三十日所提出之確定修正案已比之原提案大有所讓于俄國而俄國猶深閉固拒不肯稍自裁抑以允從之俄國之橫悍已達於極點且又故意遷延不肯回答其然自己完修戰備計固甚得也而奈日本受辱何要而論之日本國民之視俄國爲不共戴天之大敵日日望與之一決勝負者久矣而惟日本政府常若有所顧慮不敢輕於發難今察其交涉始末已足見其忍辱負重之苦心而卒不免於決裂以終此則世界各國所爲表同情于日本而不能以戰爭之責任歸之也

嗚呼吾察時勢吾念東方大局吾讀日俄交涉往復文書吾亦不能不表同情于日本也日本對于此戰爭之目的別爲一問題今不具論而就其所公然號示于天下者則日本之所爲吾信其必無愧于吾人之表同情以歡迎之也近接日本海軍連戰連捷之報吾人輒不禁爲之狂喜此豈非吾人公平心之所發見而不能有所矯飾者哉

抑此戰爭之近因實在于滿洲撤兵問題而滿洲撤兵問題實以我國爲主人然則日俄之戰局蓋由我國有以釀成之噫吾人本

立○于○可○與○俄○國○開○戰○之○地○位○。而○今○反○置○身○局○外○以○評○論○人○之○短○長○。稍○有○知○識○者○吾○不○知○感○慨○爲○如○何○也○。吾○譯○此○稿○更○有○所○感○焉○。蓋○朝○鮮○於○甲○午○以○前○猶○爲○吾○名○分○上○之○保○護○國○也○。而○今○則○吾○國○地○位○降○而○與○之○相○等○。吾○每○譯○保○全○滿○洲○之○獨○立○及○領○土○之○句○未○嘗○不○動○山○河○。今○昔○之○感○幾○不○忍○爲○之○下○筆○。吾○不○知○此○篇○一○出○果○能○換○吾○四○百○兆○同○胞○幾○許○愛○國○憂○國○之○淚○也○。嗟○夫○

俄國革命黨之乘機竊發

俄○國○以○專○制○政○體○統○治○其○民○。而○其○民○不○服○。故○隱○于○草○野○之○間○而○潛○謀○革○命○者○。幾○於○遍○俄○國○皆○有○之○。此○俄○國○政○府○所○最○深○患○。而○各○國○有○識○之○士○亦○常○以○此○爲○俄○國○憂○。而○此○等○革○命○黨○屢○起○屢○仆○。至○今○未○得○一○當○。蓋○俄○國○政○府○常○舉○其○全○力○以○制○之○。故○能○爾○也○。而○今○以○有○戰○事○。革○命○黨○知○有○機○會○之○可○乘○。乃○復○奮○起○而○舉○事○。

間○者○俄○國○巴○克○市○有○僧○若○干○人○。爲○祈○禱○俄○國○戰○捷○。在○該○市○公○會○舉○行○恭○祝○之○典○。方○在○歡○呼○萬○歲○。忽○聞○轟○然○一○聲○。有○一○炸○彈○自○空○中○飛○來○。於○是○藥○力○橫○迸○。毒○煙○彌○漲○。爆○死○三○人○。負○傷○者○不○計○其○數○。此○報○一○傳○于○外○。全○國○之○革○命○黨○莫○不○拍○手○稱○快○焉○。俄○國○之○革○命○。或○者○以○此○爲○導○火○線○。未○可○知○也○。

夫○當○國○家○有○戰○事○之○時○。正○國○民○執○干○戈○以○衛○社○稷○之○時○也○。今○觀○日○本○召○集○令○一○下○民○爭○自○奮○往○往○以○不○得○從○軍○爲○恨○。居○者○則○獻○納○軍○資○。公○債○應○募○至○踰○額○數○倍○。何○其○國○民○之○一○心○一○德○奮○其○敵○愾○之○氣○也○。而○反○之○俄○國○。則○其○國○民○之○舉○動○與○日○本○殆○立○于○正○反○對○之○地○位○。此○固○由○兩○國○平○日○待○其○國○民○之○不○同○。而○吾○聞○俄○國○中○之○懷○抱○不○平○者○。以○芬○蘭○人○波○蘭○人○阿○爾○美○尼○亞○人○及○猶○太○人○居○多○。此○等○人○大○抵○被○俄○國○滅○其○祖○國○。常○懷○報○復○之○志○者○也○。然○則○今○日○此○等○革○命○黨○之○乘○機○竊○發○。不○得○謂○其○無○愛○國○心○也○。蓋○正○爲○其○有○愛○國○心○。故○不○敢○愛○其○滅○其○祖○國○之○國○也○。苟○不○然○。使○俄○國○無○此○內○患○。則○俄○國○早○已○出○苦○寒○之○地○。而○雄○飛○于○地○球○上○久○矣○。即○此○亦○可○爲○滅○人○國○者○之○戒○。

日韓同盟協約

日○本○在○朝○鮮○之○勢○力○。其○消○長○進○退○。常○與○俄○國○立○于○反○對○之○地○位○。自○開○戰○以○來○。日○本○海○軍○連○戰○連○捷○。於○是○朝○鮮○政○府○乃○歸○心○日○本○。而○甘○受○其○保○護○。西○歷○二○月○二○十○三○日○之○日○韓○議○定○書○。其○明○證○也○。其○議○定○書○之○大○意○。

- (一) 日韓兩國爲保永遠之邦交。以立東洋之平和。韓國政府當確信日本政府聽其忠告。以改良內政。
- (十二) 日本政府以確實親誼。使韓國之皇室。得保其安全康寧。

(三) 日本政府於韓國之獨立及領土保全。確實保障之。

(四) 韓國若因第三國侵害。或因內亂。致其皇室不能安寧。領土或有不能保全之險。則日本政府當速有所措置以救之。而於此時韓國政府當與便宜于日本政府。使其容易行動。

日本政府爲達前項之目的。可得臨時收用軍略上必要之地點。

(五) 兩國政府非經互相承認。不得與第三國訂立協約之有背于本協約之主意者。

(六) 與本協約相聯之細目。由日本帝國代表者與韓帝國外務大臣臨時協定之。

(國際之部)

國際者通萬國而言者也。我國與他國之交涉屬之。他國與他國之交涉亦屬之。今茲所評。專就我與他交涉之一部分。其他與他之交涉。則歸入世界之部云。亦春秋內其國之義也。

馬尼拉華工問題

自美國以禁華工著之憲法。凡美屬地。一切奉行。故夏威夷(即檀香山)隸美後。即嚴此禁。菲律賓隸美後。亦首行之。我華人幾無容身地矣。頃菲律賓總督。以島民不適於用。決議招華工八十萬人。已於日內次第實行云。此亦中國殖民之一好機會也。白人於其力所不能開之地。則任用華人爲之牛馬以闢之。既闢矣。則坐享其利。揮而使去。全美洲皆是也。豈惟馬尼拉。今馬尼拉之華人。已二十餘萬矣。再益以今度之八十萬。則殆百萬。泱泱然一國之衆矣。而其資格僅足以爲牛爲馬而止。恫哉。彼暹羅固有華人二百餘萬矣。其數過於土人。殆十倍。豈嘗見其於政治上。有絲毫之位置也。西人謂中國人無政治能力。信然。西人今在中國內地者。不滿萬人。而隱若敵國。中國人有二十萬在菲律賓。而僅爲牛馬。無政治能力之民族。與有政治能力之民族相遇。其現象之相反。若是我國民。其知愧耶。其不知愧耶。白人待旅外之華人。不出二法。其一。則任其自來自去。不加限制。惟在境內。則以特別之法律待之。不使與白人平等。其二。則既到之後。法律上無差別。一切與白人平等。惟限制之。不使其第一法施諸白人稀少之地。如南洋羣島是也。其第二法施諸白人衆多之地。如美洲澳洲是也。今菲律賓。殆又暫採第一法也。

雖然。今日經濟競爭之世界。吾國民能多一人在外。即利權爭得一分。今茲之舉。美國人固利用華工也。使吾華有人焉。則亦可以利用美國。此其事固非可望諸政府。若民間有人乎。亦未始非增漲國力之一好時機也。

德人撤退滬兵後之政策

上海撤兵一事。德國總領事照會江督內開數事。

一德國駐紮上海之兵。已允撤回。將來他國如再派兵到上海。德國亦必照辦。

一揚子江一帶政治。或兵政海政工程商務之權利。或他項特利。應由中國朝廷及長江等處總督應允。不能專與一國。宜利益均沾。

案此等語氣。不成其爲名詞矣。中國主權盡失。無論何等內政。外國皆用干涉主義。若所舉兵政海政工程商務。苟與一國稍有交涉。則各國皆得援利益均沾之約。以相要。謂之利益均霑。我國之內政。已盡折入於外交矣。至於他項特利之說。除此四者之外。更何所謂特利。抑其所謂特利者。對乎尋常利益而言。痛乎四者之概。用干涉猶以爲未足。而別求所謂特利也。抑既懷此特利之思想。則必於尋常干涉之外。日考求其所謂特利者。以橫用其干涉。各國復援利益均沾之語。以爲要。則特利者。復變爲通利。而特利之率。又將益進而求之也。耗矣哀哉。中國前途之特利也。

一上海上下游。以及長江一帶地方。不得讓與他國。一國占據進兵之要隘。

案所謂進兵要隘。則中國之要隘也。中國要隘。而外人可任意占之。其所以預爲此約者。非謂我不應占之也。恐我稍緩一步。而他國先占之。則我落第二着耳。其作此語。已不與中國以要隘自主之權。設將來此處要隘。爲他國所占。則彼將闖入他處之要隘。以爲均權。危乎悲哉。中國之要隘也。

治文明之屬國。但能用其文明之干涉。若大違乎公理。則反動力驟起。有未易收拾者。至於治土番。則一切所爲。我有不稍假以自主之權。及經理完備。彼土人者。且歌舞感德。弗衰。若外人待今日之中國。其文明屬國之辦法耶。其土番之辦法耶。儼然稱爲自主之國。地大物博。而外人視之。爲外府。匪惟一國欲之。列強並欲之。既一人全噬之不可。乃倡爲均噬之法。一時盡噬之不可。乃定爲緩噬之謀。囊中之物。數人探之。而有餘。視經營土番之政策。又當一變矣。思之思之。中國其擇何術以自處耶。

日本經營福建鐵路之方針

日本經營福建鐵路。其言曰。日本之於福建。徒擁勢力範圍之虛名。未嘗有一事之施設。今日經營。必當以鐵道爲急。我於福建中央橫建鐵道。直入江西。與長江流域相聯。以達於漢口。連接粵漢蘆漢兩線。此爲中國胸腹之一大血管。不可不取而置之。我日本勢力之下云云。偉矣哉。日人之思想也。彼既云。俄國之於東清鐵道。英國之於北清鐵道。德國之於山東鐵道。美國之於粵漢鐵道。法國之於雲南鐵道。莫不於中國疆域之中。張其勢力。我日本苟有福建鐵道。何獨甘讓他人。若江西若湖南。無在不可推廣我之勢力。則以我一國制中國南部之全局。亦非難事。夫推究其政軌之所至。彼既言之。酣鬯淋漓矣。不知醉生夢死之大僚。曾一自念。堂堂大國。乃分置諸他人勢力範圍之下。而俟時變割之。曾一動心否也。日日昌言同洲同種之國。而所謀如此。是亦可以悟矣。然彼自謀其利益。豈不當如是。而日日以利益界人者。亦須念及有必窮之一日也。又豈特福建鐵路已乎。

俄人虐待華人近述

有游奉天歸者。由營口至瀋陽一帶。俄兵虐待華人。不可殫述。其人與道勝行主同行。車手不允騰挪。反將行主推下。責其不該保護華人也。到瀋陽。見俄武官敘談。該武官言。戰敗之國。應得受特別之苦楚。我若戰敗。亦甘受之。到盛京。見俄兵奸淫搶掠。任意爲之。聞俄自英日聯盟後。日日增兵。將軍增祺。進退不能自由。惟有痛哭。日本小松宮彰仁親王過境。亦禁其不得相見云。東三省寄俄人肘腋之下。其虐待華人。久已在意中矣。語其礦政。路政。兵政。財政。無一不在俄人掌握之中。至於人民。則官吏且不能自保。何況人民。故命之爲無國之民。無國之民。人人得而毆之。辱之。驅役之。駢戮之。壯實者得從事於力役。興作之中。爲其特別之奴隸。婦孺幼弱。皆得備其下等人之淫掠。縱恣而皆得謂之爲天職。國家謬擁此領地之虛名。甘以此大部分之人民。聽他人之割割淫縱。而伴若未之有聞。蚩蚩之民。其腦筋粗。思想拙。無絲毫自治之質點。甘備奴隸牛馬羊豕之一羣。微生物以拱候強敵。隨時之驅役烹割。夫豈中無一二人稍具血性者。爲之大聲疾呼。淚盡繼血。力倡自立。以拒外強。不能待此奄奄一息之國家。以庇我乎。然俄人之防範周矣。假有舉動。則必借汝腐敗之國家。以自鋤其種。或朝倡義聲。而暮喋碧血。此則專恃團體之固。而又當有沈毅勇鷙者。運動於其間。乃足以成大事。或未足以望諸腦筋粗。思想拙之東三省碩大之人民。然國家既不能自庇其民。則與其喋血喋血。不猶愈於遭異族之烹割。國家瞠視而無可如何。孰若一自振拔。爭歷史上之光榮。於國家不且猶有光乎。

加拿大與澳洲之重議制限華人

加拿大總理大臣拉烏里提議於議會。謂中國人之入加拿大境者。其人頭稅當自百元增至五百元。且謂中國人之納此人頭稅。當

令其乘來之船之船長負其責任。其限制華人之法。直如鼠入牛角。步緊一步矣。去年十二月中。澳洲格燕士蘭州之內務省。發一訓令於州內之各地方警察裁判官。謂入境之人。除經已歸化為英國國人之外。凡人種血統不同之外國人。一切禁與以經商之憑票。彼所謂外國人者。固專指亞細亞及阿非利加人。且不啻專指我中國人耳。宇宙雖寬。我中國人種將不能求一立錫之地矣。國內之地利不開生計。日蹙昔日所恃為衣食之外洋。今乃將窮無復之外人。雖不煩一兵。已可蹙我於死地。然吾聞英國之殖民也。有一英人之足跡其地。即形成第二之英國。今我以千數百萬。人遍布外洋。而乃僅及牛馬之資格。乃至為人厭惡。至欲求為牛馬而不可得。是我同胞不知自愛。以召侮也。自我召侮。則又於人何尤。

俄國第一期之撤兵果已盡撤乎

四月八日是為俄國滿洲撤兵之第二期。為期已迫。俄人固謂可以如期撤兵。然俄人第一期之撤兵。果已能盡撤如約乎。牛莊之地。尚未附還於我國。其軍事郵便電局。今尚汲汲從事於擴張。且彼先於停車場之附近。已建築永久之兵舍。然則所謂撤兵者。不過撤之於口中紙上耳。第一期撤兵之事。未畢。今又議第二期之撤兵。嗚呼。弱者與强者約。其約直兒戲耳。

福建果為日本之囊中物乎

福建物品運至大阪博覽會賽會。日本人置之臺灣館中。所謂中國公使。中國領事者。曹然未之知也。留學生聞之。乃與浙江監督高鳳謙走告公使。公使漫應之曰。江鄂湘蜀皆有公牘。獨福建出品。未咨使署。其果為吾國出品。抑東人購辦。未之知也。留學生林長民。林榮劉崇傑。乃與江南委員李宣龔。徑詣大阪。往見代運閩物之日人前島真。詰以外國出品。當置參考館。閩物何故置此。前島曰。閩泉楊文鼎。與日領事商定。託臺灣總督為之。領事曾言物來遲。參考館恐無餘地。當於臺灣館覓地陳列。閩官許之。故置此。吾無與也。林榮曰。此事傷我國體。必無餘地。寧撤回不陳列。前島謂移出固可。獨苦無地。游詞支飾。林劉諸人知參考館中四川陳列場尚有餘地也。乃往見四川委託人島田定知。語以故。與商挪地事。島田曰。此事誠不可。但吾司蜀事耳。未便攪與閩事。苟得公使及閩員一信據。且閩省任改製箱架之費。則四川館當可騰出餘地。李宣龔曰。此兩事可無過慮。島田曰。明日當至四川館相度之。次日。林劉往見前島。告以四川館已可騰地。前島忽曰。雖有餘地。然遷動閩物。非得臺督之命不可。林曰。中國人遷移中國物品。何為請命。臺督前島曰。臺督受閩官之託。臺館辦事人受臺督之命。豈能擅移。時李宣龔與島田已在四川館立候。林劉乃與前島往。李見前島。詰之曰。君受中國之託。何不與江楚諸員商。而擅置閩物於臺館。前島曰。閩官許之。我無與也。李曰。今且勿論。現四川

館已有餘地。請同往事務局聲明移出。前島曰：我與事務局間接。不能徑往。李曰：君爲閩省委託人。亦有閩官委託信據否？曰有。李曰：既有信據。何謂間接？前島語塞。然仍飾詞推宕也。李林乃與島田往見事務局長織田。一織田問島田曰：君爲四川委託人。可以干預閩事乎？李備述顛末。且曰：此事中人託島田。非島田攬辦也。織田謂參考館工事且畢。移動恐稽時日。島田曰：三日可了。織田乃曰：姑先鳩工爲之。次日。閩省委員馮祥光至。又次日。臺督亦至神戶。馮乃往神戶見臺督。臺督知中人以此事故。咸動公憤。乃即函告事務局。謂閩物可聽中人遷移。二月二十四日。馮李林劉諸君。遂同至臺館。盡取出福建物品。移而置之四川陳列所。嗚呼！自中國與日本立福建。勿讓他人之約。福建久爲日人勢力範圍。凡福建之土地人民物產。一切權利。日人久視爲俎上之肉。囊中之物。福建雖名隸我國。日本固夷若藩屬視之。殆與臺灣等今日此舉。殆平日之處心積慮。舉動習慣。流露於不自覺者耶？抑以此嘗我國之人心。視我中人之尙認福建爲己地否耶？夫以鄰國賽會之物品。而乃置之屬地之列。其目中心中。寧復知有此一國在。藐人主權。損人國體。橫肆無理。莫此爲甚。而日本乃敢悍然出此。豈不以我國之外交官吏。瞶瞶昏聩。熟視無睹。雖凌踐侮辱。彼未必知。即知之。亦必噤聲屏氣。必不敢發一言。以與我抗持一理。以我爭哉。脫令我以此事施之日本。則彼公使不知如何咆哮。我外部不知如何賠罪。甚者。恐或堂堂之軍艦。隆隆之砲聲。震撼於津沽間矣。乃我國被此大辱。公使默然忍受。疆吏默然忍受。政府亦默然忍受。曾不聞有單言片紙之詰責。僅得此海外學生竭力以爭。此國體嗚呼！何其恫也。彼日本爲此無理之舉。我與辨爭。彼尙岸然阻抗。觀前島無臺督命。不能擅動之言。尙復成何名詞。成何語氣。彼國中人尙復以國視我耶？嗚呼！彼日言同種同文。聯我人士。媚我政府。之日本尙復如是。則他國之侮辱蔑視。又待問耶？筭仲告桓公曰：願君無忘在莒。吾亦竊願我同胞。永以此事爲紀念。而長無相忘也。

開濟公司售船事件

湖南汽船公司爲日人所創立。以從事於洞庭水運者也。計畫經年。其船尙在大坂工廠製造中。開濟公司湖南人所設立。亦從事於洞庭水運者也。頃忽盡以其船售之日本公司。夫我內國之航路。不能自有其利。乃至爲外人所攫奪。斯已奇矣。外人既來。乃不能與之競爭。且盡舉其船而售之外人。中人之商力柔脆。志行薄弱。何其憊也。昔張之洞爲兩湖總督。屢以紗廠鐵廠求售於日本。頃權江督。又欲以南洋軍艦售之洋商。今湖南又有售船之事。我中國之工廠商局。固非工廠商局直一發售所耳。破家敗產之子弟。雖家中之一器一物。一椽一瓦。無不思拆毀盜賣。必至家無長物。而後快。堂堂總督。亦作此敗家子弟之舉。則開濟公司之

商人吾又何尤

開門揖盜

桂撫王之春以粵西之亂。滋蔓難圖。勦撫半載。毫無成效。竊計自力必不足辦賊。乃乞援於屯駐諒山之法軍。請其代我平亂。越南法督慨然許之。立派軍隊由陸路馳往赴援。猶恐兵力單薄。更派小砲艦載運軍士由內河駛往各地之要隘。以爲進軍之準備。嗚呼。廣西錦繡之江山。從此斷送於王之春之手矣。叔實全無心肝。一至於此。

初西亂之起也。法國公使曾言於慶王。謂法國自固吾圉。必不濫然干涉貴國之內政。至於輸助軍器。煽動土匪。更爲必無之事。惟亂勢蔓延。及我邊境。則出兵勦禦。難保其必無。請從速盪平。以避此不祥之事。既而西亂日熾。不可撲滅。法人遂更以干涉爲必不可已。法使本以四月歸國。頃以事變日急。前日忽奉法國政府之訓令。令其暫緩歸國。法人之注力廣西。視耽耽而欲逐逐。雖微王某之求。亦且染指於鼎。今忽蒙敦請。正中下懷。出師有名。更無顧慮矣。

王之春素任封圻。曾使外國。非必盡懽於外情者也。且數年以來。外人干涉之事。輾轉而深受虧損。雖至豐極賸之人。未有不動於耳目者也。王之春乃張目飲酢。悍然蹈此覆轍者何哉。吾聞桂撫之缺。優肥幾甲於諸省。而又地方僻遠。不甚聳動耳目。官場中號爲暗缺。王之春以罷職閑員。極力鑽營而得授斯任。今亂事日棘。又奉嚴譴。人言藉藉。位恐難保。數年夤緣之心。力營幹之資本。一旦付之東流。豈不可惜。彼深知外人兵力平土匪。如掃落葉。今亟請槍替。以姑繳此卷。亂既平。則位可保。雖或有言官彈劾政府。不悅然。法人受吾重禮。感我厚情。必能設法爲我挽留。我既能得法人之驩。彼畏蜀如虎之朝廷。寧敢逆外人而動我。但使保此數年之富貴。高車駟馬。以終暮年。則雖朝廷盡失主權。西人永淪異族。區區身外之小事。寧足介我大老之懷。故悍然不顧舉全省以奉贈他人。不然。國家委我以平亂。亂不能平。避賢路以辭職可也。請鄰省之協勦可也。而必出此開門揖盜之妙策。中國達官之思想。絕非人類所能思議者。嗚呼。王某賤豎。曾何足責。不知我同胞亦甘以身家性命財產。廬墓斷送於一賤豎之手否耳。燕雲十六州。竟無一壯士。其又柰此石敬瑭何哉。

又借外債

王之春以請兵法國。猶不足以亡廣西也。頃以軍費支絀。議借巨款於亨達利洋行。俟亂事平定。則以西省之鐵路。鑛山及一切特別利權。讓與該洋行。以爲酬報。現方在商議中。事之成否。雖尙未可知。然吾既肯以重酬酬彼。則外人以區區之資本。而盡得路鑛

及一切特權。廣西全省。豈不在其掌握。又何憚而不借款於我耶。

埃及亡國。全由外債。天下所共聞也。我國自光緒四年以來。始借外債。至光緒二十七年。二十四年之間。國債已及十萬萬。脂膏日竭。生命已蹙矣。然國家借之。猶以賠款逼迫。出於勢不得已也。自庚子之秋。張之洞借五十萬於英國。首開督撫自借外債之例。各省督撫。漸將效尤。中央負此重債。既蹈埃及之覆轍。地方又各自借債務。使二十一行省各備二十埃及之資格。即無內患外侮。而國非其國矣。去年張之洞去兩湖之任。交代之後。乃知其虧空數百萬。及署兩江。又即與上海洋商議借巨款。政府謂知其事深惡其謬妄專擅也。乃電飭各省。且遍告各國。謂此後督撫借債。爲督撫擔任清還。政府必不承認。煌煌中旨。王之春獨未有聞見邪。聞之見之。而又公然議借外債。違抗詔旨。悖謬橫肆。其目中豈復尚有政府邪。夫借外債以築路開礦。而利權遂盡歸外人。與利而即以亡國矣。然既曰與利則猶冀其獲利。幸其萬一有還復之一日也。今乃更借供軍費。擲之虛牝。且惟恐外人之不我許。不惜盡舉全省之路礦利權。以爲酬謝。嗚呼。舉全省之路礦利權。以與人。是以全省奉獻外國。鬻我全省之人。而爲奴矣。路礦利權固我國民之身家財產也。盡括吾民之身家財產。以賂外人。假外人之力。置兵購械。以鋤刈同種。奴其良民。以殺其莠民。是不啻邇來州縣捕盜之新法。囚其兄弟於獄。毀其親族之屋。勒具花紅。以購捕爲盜之一人也。天下橫凶無理。闇無天日之事。孰有過此者邪。中國官吏之舉動。誠有非人類所能思議者。

守護滿洲之新約

月之八日。爲俄國撤兵之第二期。頃英美日三國公使。各遣察視撤兵之委員於滿洲。將以查察俄國撤兵之實情。歸報本國。以爲之備。而各國人士。亦皆囂然謂俄人叵測。必不能實踐撤兵之約。務當諸國聯合。迫其實行。嗚呼。彼巧於外交之俄國。固常以假信假義。塗塞人之耳目者也。彼豈肯蔑視條約。犯天下之不韙。爲列國之怨府。出此下策。以授人口實哉。俄國當別有妙策。以處此月之二日。實撤兵第二期之前六日也。俄之東關總督亞歷希佛。果與盛京將軍增祺。吉林將軍長順。署理黑龍江將軍薩保。立守護滿洲新約七條。備錄如左。

第一 盛京將軍吉林將軍黑龍江將軍。各自於其境內。保其治安。而俄國之敷設鐵路。開採礦山。修改道路。以及一切軍事之措置。三將軍不可不協力以襄助之。

第二 滿洲苟有變亂。中國軍隊不能鎮定之際。或他國以強硬手段。變動滿洲之現狀。致令其地之中人俄人。有震動不安之

意則俄國應三將軍之請求。或自迫於勢不得已。可調守護鐵路之俄兵。派赴該地。以效援護之勞。

第三 於前列諸事之外。苟有事變。俄國必保三將軍及其親族之生命身體財產。與以特別之保護。雖在平時。亦保其安全之地位。而施適宜之處置。

第四 三將軍各於其屬下。優待有軍事關係之俄人。且當為謀旅舍糧食。及一切生計之便利。

第五 以統治滿洲而需用一切軍事上之防禦器械。兵器武庫。及火藥局。皆當令俄兵當其保護之責任。

第六 俄國派遣官吏。謀畫滿洲之警備。及有管轄諸務之全權者。駐劄於奉天吉林齊齊哈爾三府。倘有要事。三將軍必當與該辦理官協商。

第七 中俄兩國聯合以鎮定內亂。或抗禦他國之時。則軍隊中最高之司令官。必於俄國將領中。選一人以任之。以總指揮之事。

嗚呼。此種條約。此等語氣。豈復以平等之國視我邪。彼辦路礦。我當為之守護。彼之軍人。我當供其糧餉。而我有政務。聽彼訓令。我有軍事。聽彼指揮。我有軍器。聽其監轄。我有官吏。受其保護。是滿洲為彼之印度。而我為之土酋。滿洲為彼之安南。而我為之傭役。耳。彼雖踐約撤兵而去。我寧復有絲毫之主權。主權既彼之。土地即彼之。土地俄國藩屬之兵。撤不撤於我。何與哉。昔尼科拉士第一表示政策之言曰。『俄國之國旗一建。豈則必不可撤下。』彼七八年之經營設施。根深蒂固。牢不可拔。豈以虛行撤兵之形式。而滿洲遂能脫俄人之羈絆哉。

美國開放滿洲之提議

中美改訂通商條約。美國將添入一條。欲開放奉天府及大孤山港為各國通商市場。外人咸謂俄國曾有開放滿洲之公約。今美國有此提議。可以驗俄人之情偽。雖然。俄國之東清鐵道縱橫午貫於滿洲之中。一切繁盛之都市皆在其沿道之旁。不啻為俄人專有之領土。其礦產之富源亦皆俄人得有特許。而專利後來之他國。豈能甜其餘唾。美國雖主開放。其能與俄爭哉。然則中國其許美乎。曰。中國一切舉動主權皆在外人。但有外人之命令。中國無不奉行。惟謹者也。然主權在一外人。則奉行自易。雖天府陸海之區。祖宗發祥之地。決然捨棄。割愛無吝。今俄人曰。吾當專有俄國一外人也。其命令敢不敬從。美人曰。吾欲開放。美亦一外人也。其命令亦烏可違逆。主權既在兩外人。兩外人又不直接交涉。而令中國居間。於是中國窘矣。狐裘蒙茸。一國三公。吾誰適從事齊。

乎事楚乎我政府中之大外交家恐無所措其手足矣。

交還牛莊問題

交還牛莊之約。至今日尙未實行。俄人所藉爲口實者。則曰某道員今尙未至。無從實踐條約。而爲正式之交代也。而道路傳聞。則謂某道員實被俄人拘留於奉天。俄人之狡險詭譎。誠不可測。我中國在其股掌之上。屈辱亦可謂至矣。然而衰衰諸公。猶有以俄爲最可依賴。而主聯俄之政策者也。其柰之何。

俄國撤兵事件

俄國撤兵。既及期矣。月之六日。奉天之俄兵九百餘人。既出營舍而赴停車場矣。忽奉電旨止之。令且緩行以待後命。於是復引還於城內。其屯駐牛莊者。僅撤退一里許。而有戒嚴急戰之準備。且渤海灣之俄國軍艦。其舉動倉皇。若有戰事者然。或謂俄恐撤兵之後。有他國大伸勢力於滿洲者。故爲此示威運動耳。

據莫斯科中之泰晤士通信員之報告。則謂俄國政府之大臣。雖有爲強梗之反對者。而滿洲撤兵。實財政上有不能稍緩之勢者。已決議實踐條約。必如斯而撤去之。

俄人之詭詐百出。風雲變幻。其用心如何。誠不可以逆觀。然既有明約。則雖傍若無人之俄國。當亦不肯食言背約。以駭列國之聽。聞況撤兵者外觀耳。其勢力既充滿於內。深植根柢。又寧必置此區區之兵。悚動諸國之聽聞。而招忌叢謗乎。況鐵路既通。朝發夕至。既撤者又何不可以復來乎。且吾聞去年十月之撤兵也。俄兵方去。即有草賊竊發。襲伯都納之市。虜中國之官。而幽禁之。焚燒民舍。虜掠無所不至。西伯利亞之俄國第二兵團。乃運砲二尊。遣兵一隊。馳往赴援。撲滅草賊。出中吏於囚。而復其位。我國之官。感激無地。請於其將。留一隊守備之。兵以爲地方之護衛。且俄人巧於懷柔。務施小惠。以結人心。故滿洲之人。咸苦我國官吏之虐。而深戴俄人。是則俄雖撤兵。其勢力已深入於人心。而莫之能拔也。俄兵雖撤。而東三省之官民。且將三揖三讓。而請之來也。自我致戎。則又誰咎。

英阻烟稅

兩廣總督欲將粵東全省熟烟膏店。抽一新捐。所有烟膏。通由承捐人出售。粵俗謂之烟碼。香港及南津羣島。凡英屬以至荷屬。無不行此辦法。粵省此舉。固倣香港南洋而照辦者也。駐粵英領事聞之。立即照會粵督。謂英國斷不能允許此事。因鴉片入口時。已

納重稅。如再抽新捐。則於英國鴉片之貿易。大有防礙。今英領事已以此事。稟於駐華英使。設法阻止。各國稅則。輕重均由自主。其採用保護稅法者。則已國所缺乏。而需用之物。輕稅免稅。以招徠之。己國有此物產。恐他國物來攬奪。則重稅以抵拒之。至於侈費物品。非日用所必需者。則嚴課極重之稅。甚者乃至數倍於其本價。彼國受此國之限制。則彼國止能對於此國。亦徵重稅。以抵報之。不能容喙於其間也。鴉片毒害中國。寧獨侈費之比。徵此區區入口之稅。豈可謂重然。中國誤入稅。則於約章。受制於人。加稅既不能自主矣。今生土變為熟膏。則貨物已變其性質。且售之者。為吾國商人。內地商店。則已為吾國內稅。牙稅落地稅之類矣。今吾自徵內稅。而曰有礙銷路。不許徵收。然則吾國人戒烟。亦將曰有礙銷路。不許中國人戒烟乎。手足束縛。轉側皆難。自主主權已失之國。夫復何言。

俄國之新要求

滿洲撤兵之事。俄人既不能如約退兵。乃更提議七事。以要挾我國政府。其手段之強橫。誠有不可思議者。其要求之事如左。

一中國不可將東三省之地賣與或租賃與別國。

二沿營口至北京之中國電線線路。俄國可於其旁另自架設別線。

三不問何事。中國於北清有所舉措。不得備聘他國之人。

四營口之海關稅務。當使中俄銀行筭理其事。其稅關長必使俄人充之。且當令此稅關兼管檢疫事務。

五東三省諸地。除營口以外。不得開放為諸國通商市場。

六蒙古之行政組織。不得有所變更。

七團匪亂事以前。俄人所得之權利。不得有所損壞。

嗚呼。是固援特許專利之例。置東三省於其勢力範圍之內。東三省非復我有矣。甲午以來。形見勢絀。瓜分之言日聒於耳。茫茫禹域。羣思攪而啖之。然列強相視。莫敢首為發難。於是創勢力範圍之例。立勿讓他人之約。其地之名義。雖尚隸屬於中國。而其地之主權利益。則已盡入外人之手。彼為之主者。我為之傭。其意固曰。此地者。我之所有。特吾方有顧慮。未暇分割。爾姑為我守土。勿使他人覬覦。而牟我利。英人之於揚子江流域。法人之於兩廣雲貴。德人之於山東。日人之於福建。皆此術也。俄人經營滿洲。已近十年。勢力深植。寧他人所能攪奪。至於中國。則更一守土之傭耳。主人自經營其所有土地。奚須過問於傭。彼其為此要求者。特以

嘗諸國之意。以視可以分割與否耳。

英日美三國聞之。瞿然驚起。咸致警告於中國政府。美以新訂奉天通商條約。乃更令駐俄大使詰問俄國政府。俄人知分割之未可也。乃答之曰。俄人非獨無斷滿洲之意。且深欲與美國通商。望美人出置資本於滿洲。以振起商務。且謂政府初無此意。是悉由代理公使之專斷云云。夫俄人之外交。行以橫悍之手段。而又濟以柔和之政策。彼方為無理強硬之要求。有他國出而干預。則彼不憚斂手。退讓他國。既罷彼又出而徐申前請。人進彼退。人退彼進。堅忍不撓。積數年乃至數十年。卒必達其目的。今日對美之退讓。固猶是其平日之政策而已。且俄人外交。咸以全權委之公使。雖為橫悍無理之要求。政府若不知也。者其成也。政府固收其功。其敗也。則諉之公使之專斷。陽雖或加詰責。陰實大加獎勵。今日之藉詞推諉。亦猶是平日之政策而已。

七事之要求。我政府已決詞拒絕。我政府而敢出此強硬之手段。固已難能可貴矣。雖然。我一守土之傭耳。主人意有所欲。寧以傭之一言為進退。彼俄人之退讓。固憚失美人之歡。而少遼緩之云耳。西士不云乎。兩平等者相遇。則以道理為勢力。兩不平等者相遇。則以勢力為道理。以一積弱之中國對一莫強之俄國。可謂極不平等等者矣。我不速修明其內政。亟擴充其勢力。彼虎狼之搏噬。寧道理所能解。免空言所能卻。拒者邪。願我大夫邦人諸友。速謀後援之實力。勿徒以旦夕苟安。遂謂空言為可恃也。

撤兵乎增兵乎

奉天中俄國四千之守備。撤去經已過半。尙餘七八百人耳。牛莊之政廳稅關。尙未交還中國。然其守兵亦漸有引退之勢。其撤散之兵。皆散入於礦山。或採伐林木。然則所謂撤兵者。特脫去兵服耳。且聞鳳凰城附近之地。兵數更有增加。且屯駐於各要隘之俄兵。亦皆戒嚴整備。遊弋於我國海岸之艦隊。紛紛採買無烟炭。其所購之麵包。乃至三萬餘斤。彼俄人之汲汲兵備。胡為者邪。我國人乃翹首日。冀其踐約撤兵。寧非痴想。

俄將以華人殺華人乎

亞洲者。歐人飛躍之舞場也。數十年來。侵略經營。不遺餘力。然白人生命之貴。不欲輕死於黃人之手。於是募土人而練為兵隊。使之同類自相殘殺。以土人征服土人。英人一用之。印度法人再用之。安南今日俄人乃三用之於中國。

俄人於滿洲募集中國之兵三十營。其統帶月給百圓。副者月給四十圓。什長月給二十圓。兵丁月給十五圓。組成兵隊。日訓練之。訓練既成。將分配之於要隘各地。其兵均不易俄服。而練之之士官。反易中國冠服。使無別異。以泯其嫌疑。俄人之舉動險狠。誠有

不可思議者。

嗚呼○中○人○之○無○愛○國○心○至○是○而○極○矣○所○利○者○十○五○圓○耳○多○亦○百○圓○而○止○耳○乃○不○惜○爲○異○族○竭○力○以○殘○殺○同○類○爲○他○國○致○死○以○征○伐○己○國○嗚○呼○何○其○恫○也○然○中○國○小○民○困○苦○無○以○爲○生○政○府○視○若○土○芥○賤○爲○牛○馬○坐○聽○其○輾○轉○溝○壑○膜○視○焉○而○曾○不○收○恤○其○爲○兵○者○月○止○一○金○而○又○加○以○扣○折○彼○視○政○府○官○吏○直○路○人○耳○況○其○人○皆○不○識○字○絕○無○教○育○飢○寒○交○迫○救○死○不○瞻○苟○可○自○活○遑○知○所○謂○國○家○今○當○困○頓○呼○號○之○際○忽○得○此○十○五○圓○之○厚○資○生○死○人○而○肉○白○骨○俄○人○固○不○啻○其○父○母○爲○父○母○而○戰○路○人○斯○固○事○理○之○常○耳○嗟○乎○國○家○自○棄○其○民○而○外○人○因○而○利○用○民○既○被○棄○於○國○家○挺○走○而○依○於○外○人○國○家○實○尸○其○咎○矣○而○何○尤○於○小○民○而○何○尤○於○外○國○中○人○之○無○愛○國○心○南○北○一○耳○俄○國○既○開○其○端○他○國○必○將○繼○起○我○國○人○既○可○應○俄○人○之○募○又○何○不○可○應○他○人○之○募○夫○歐○人○之○力○保○和○平○者○固○愛○惜○其○國○人○之○生○命○耳○今○有○中○人○以○爲○之○致○死○則○驅○中○人○以○門○中○人○彼○復○何○所○愛○惜○吾○恐○自○茲○以○往○外○國○與○中○國○構○釁○固○將○以○中○人○戰○中○人○即○外○國○自○相○衝○突○亦○且○以○中○人○戰○中○人○四○萬○萬○之○人○口○雖○繁○代○十○數○國○以○擔○負○戰○務○幾○何○不○殄○夷○而○盡○也○或○謂○俄○人○之○募○中○兵○增○祺○實○使○之○將○以○爲○保○護○鐵○路○之○用○而○中○國○地○方○官○供○其○兵○餉○(華○字○諸○報○及○東○報○均○言○之)其○言○而○果○信○也○增○祺○之○肉○尙○足○食○邪○嗚○呼○王○之○春○召○法○兵○以○平○亂○假○異○族○以○殺○同○種○增○祺○供○俄○人○以○兵○餉○使○異○族○督○同○種○以○殺○同○種○其○賣○國○賊○民○則○一○也○而○增○祺○之○罪○則○更○浮○於○王○之○春○叔○寶○全○無○心○肝○一○至○此○極○雖○食○其○肉○何○裨○於○國○邪○嗚○呼○噫○嘻○

加拿大去年入境之華人

去年中國人之往加拿大者三千五百八十五人。其所納之入國稅及其他收入之額。共三十六萬四千九百七十二圓。加拿大課華人之入國稅。自一千八百八十五年八月始。其時人課美金五十圓。一千九百一一年正月增至百元。加拿大之增稅也。固將以拒絕華人也。然華人之往者。仍復源源不絕。加拿大政府乃更有增稅二百圓至四百圓之議。其課稅五十圓之時。每年華人之至者約四千三百餘人。加至百圓之後。第一年則至者二千五百十八人。第二年則三千五百二十五人云。自美國禁逐華工之後。各地紛紛效尤。獨加拿大例尙稍寬。我國出洋者遂恃此爲一線生路。自增稅百元之後。至者已驟減其半矣。今更議增二百元至四百元。將更足音蛩然。寡能西渡。我小民向以此爲衣食者。今將生計日蹙矣。擁泱泱無盡藏之膏腴。顧乃廣田自荒。至於子身萬里。丐他人之餘瀝。而不可得。彼肉食者持梁齒肥寧暇一籌。及我小民之生計。然國家者國民之公產。我國民託鉢無門。飢來驅我。奈何。亦坐視其公產之蕪廢而不一致力經營以自謀生活邪。

英人侵略西藏

英人之經營西藏也。非一日矣。數年以來。列強爭擴其勢力範圍於中國。英人恐落人後。乃萃全力以謀揚子江流域而窺藏之。謀少緩。今揚子江流域其勢力日漸鞏固矣。於是窺藏之謀復熾。六七年來。英人之軍械糧食運入於西藏者。不知凡幾。今歲之春。派工兵二千。平治道路。頃復調英兵三千。印度兵八千。與廓爾喀兵數千。聯翩入藏。

創此謀者。實駐哲孟雄之英官某。其人素有雄心。常欲啓藏以自表。印督年少。亦有闢地立功之心。去年已謀之矣。英國總理巴科。懼俄人之有責言也。馳電阻之。事遂暫輟。今乘俄人有滿洲之紛議。未及西顧。復奮然起而謀之。

然俄人不能坐視英人之攫奪西藏而專有之者也。英人深懼俄人之干涉。乃秘密其事。其軍械之運入。皆若糧食者然。道絕行人。嚴禁論議。其有敢私語此事者。必即逮捕監禁。是以其事甚秘。雖經營數月。而東西諸國。尙莫之知也。

西藏者。英俄所必爭之地也。英人得之。則可以固印度之門戶。而爲之屏藩。俄人得之。則可以據印度之背。而扼其吭。以爲高屋建瓴之勢。故五年以前。英人探藏而歸。刊布游記。於是印度某報。倡議謂當速割藏地。俄人之探藏者。亦復趾錯於途。近者派偵探之

大隊。遍游藏中。蓋二國固皆萃全力以圖之。殆如兩軍之爭險。特以互相監視。未敢首難先發耳。今英人之悍然爲侵略之舉。殆怵於俄人南下之悍爲印度計。非是不足以自固利害所迫。不能不爲先發制人之舉乎。

嗚呼。狡焉思啓何國。蔑有英人之畧西藏也。英人所以自衛也。宜也。廓爾喀之謀西藏也。廓爾喀所以自利也。宜也。獨怪西藏之主。人任他人之侵略。窺伺漠然。曾無顧慮。寂然曾罔聞知耳。夫英人之用力於西藏也。歷有年矣。去年發兵入藏。擴藏南界。印數百里

之地。我國不覩不聞。任其攫奪而去。英人在藏之勢力。遂以驟張。及今防之固已緩不及事。今英人紛紛運械紛紛調兵。更將大肆蠶食矣。而我國猶熟視無覩。西藏其爲英人之臺灣乎。

或曰。西藏者。俄人必爭之地也。利害所關。俄人能坐聽英人之取之乎。英人方慮俄人之干涉。其敢悍然取之而無所顧忌乎。曰。英人雖不自取。英人必資廓人取之。以塞俄人之口。蓋俄人之扇藏以謀之者數矣。辛丑之秋。大喇嘛潛入俄都。謁見俄皇。俄人待以

殊禮。迨至去年。俄人復嗾西藏之獨立喇嘛遣人入藏。俄人竟以公使之禮待之。於是俄藏訂立密約之事。喧傳諸國。蓋俄人固欲扇西藏使生事。然後乘其擾亂。以肆其并吞。然俄力苟伸。張於藏中。則印度首蒙其害。英今牽掣於俄。未敢略有其地。然怵俄人之

我先也則寧資廓爾喀以取之以絕俄人窺伺肘腋之患且厚廓爾喀之力而資以防俄使扼其南下之要衝以固印度之外戶英固甚爲得計也廓人涎瞰藏地久思攫而噬之矣徒怵於中國之龐然大物未敢輕舉妄動然逐風塵而思逞未嘗一日忘藏也今得英人之助正可償其拓地之雄心夫英俄衝突禍固中於中國矣且廓爾喀名猶我藩也使果有略藏之舉則吾國益爲天下所輕侮割地者將愈屬至蝟集我更無以爲一日之安嗚呼西藏雖一隅然牽一髮則全身皆動火發於積薪之下矣吾望當國者之且勿安寢也

俄人狡獪

美人抗議滿洲事件英日二國亦有違言俄人乃出其人進我退之政策爲正式之宣言曰所謂新要求者皆捏造而不足信者也俄人既爲此宣言復命其駐中代理公使撤回新要求之密約曰「茲事體大當令駐俄之中國公使與我國之外部大臣議之吾今無權以議此」於是滿洲事件之喧擾一時暫息俄國之外交政策從來多爲政府所不與聞苟有可以利國家者則閫外之將軍可以獨行而專斷事果成而有益也則政府出而公認之事或至於失敗則盡諉其責任於當事者以謝外人然未嘗加以黜罰不過調之使就他任且陰加獎勵以勸其後此俄人習用之秘策外交之所以活動也今其公使忽撤銷密約且謂無權議此俄國之外交官素有專斷之權何此事而忽獨異蓋俄人知北京爲萬目共覩之地列國監視密約未易有成議也乃暫輟之以塞外人之口而密誘駐俄之洪公使使訂第二之卡撒尼條約於俄都然後操縱之以權術嚇脅之以威力可以唯我所欲他國人莫得而置喙也嗚呼俄人外交狡如脫兔矯若游龍變幻萬端不可方物其視我駭呆之政府直弄之股掌之上耳俄人第二之新要求即在旦夕不知我國公使何以待之我國政府又將何以待之

盛京之俄兵

增祺之報告於外務部曰俄兵之屯駐盛京者其在奉天三百人其在遼陽者砲兵百餘人騎兵八百餘人其在鳳凰城者砲兵百餘人步兵騎兵五千餘人其在鐵嶺者砲兵百餘人步兵騎兵百餘人其在營口者步兵騎兵二百餘人其在蓋平者兵數不詳其餘各地之兵皆已撤退嗚呼俄人果實行撤兵之約乎然所餘者尙七千餘人也我國兵力之衰弱器械之朽蝕彼七千餘人已制我之死命而有餘矣且

質而言之○撤兵者○直表面名譽之事○稍以保全○全國體耳○語其實事○則俄人之勢力○已深殖於滿洲之中○東三省之爲○俄人勢力範圍○且爲各國所公認○我不速求自立○則我直其守土之備○而主權非復我有矣○俄人雖不留一卒不踞一壘○我其能復有此土耶○不問主權之何屬○而徒斷斷於撤兵與否○其無亦放飯流歎而問無齒決之類邪○

俄人之威脅

俄人既撤銷要求○宣言於英美二國○然頻修戰備於滿洲○以爲示威運動○日來警電○或謂俄人已占牛莊遼河之諸要地○大集兵艦三十餘艘於旅順口○或謂營口撤退之俄兵○頃大集於遼東半島之南部○其所傳聞之果爲事實與否○雖未可知○然耀兵以恐嚇我政府○則可無疑也○俄人之告增祺也○曰『中國決然盡拒俄請○恐非中國之所利也○與其決絕以失俄歡○無寧擇要求中之二三以允諾之○以了此紛爭之局』噫○此直嚇給小兒之言耳○然我政府膽小如鼷○恐終墜其術中○頃聞慶王請假杜門謝客○英日公使求見而謝之矣○國事紛擾○寧外交家高臥之時○得無避第三國之牽掣○定謀決策於密室中耶○嗚呼○外交之道○我退彼進○俄人之欲其可厭乎○吾恐我國雖爲一二讓步○亦未足了此紛爭之局也○

法人干涉滇亂

廣西之亂○日益猖獗○蘇元春縱之於前○王之春釀之於後○四出擾亂○遂蔓延而及於雲南○頃聞丁振鐸電告外務部○謂法國領事來相要挾○勒十日之嚴限○令中國速行平定○臨安之匪徒○否則法國當遣兵至滇○代中國靖此內亂○法國駐京公使○亦以臨安之亂○關係重大○亦以調兵平亂之旨○警告我國外部○且馳電本國○請速調重兵於東京境上○以備入滇之舉○嗚呼○王之春既鬻我廣西矣○其餘禍乃波及雲南○雖食其肉○奚補於事○而丁振鐸膺封疆之任○不能定此區區之內亂○一聞領事之要挾○則又倉皇失措○奔告政府○而外更無他策○庸臣誤國○可憤可憐○

政府得此警告○乃移文以告法使○曰○臨安之亂○中國兵力足平之○無煩貴國之助○嗚呼○是豈尙空言所能擋塞者耶○廣西雲南○既在法國勢力範圍之內○彼國固不啻視爲屬地○而中國政府固其守土之備○奴耳○然以萬里之沃壤○寄之傭奴之手○其心終不能一日安也○撤兵事起○俄人既自傭奴之手○取滿洲而自掌握之○各省地主錯愕○驚起法人○乃藉口平亂○欲逕收滇桂○以爲法國之滿洲○嗚呼○我中國今不奮起自立○則雖內亂盡平○已不過治標之下策○乃復晏然坐視○任各省之紛擾糜爛○以啓戎心○英德日本○行將繼法而起○有形之瓜分○即可見之○實事○亞洲大陸○非復我中人之有矣○政府割國民之財產○以授之外人○慷他人之慨○亦復何所芥蒂○

特不知有此財產之四萬萬人其將何所託命耳嗚呼。

俄人外交之秘計

撤兵事起。俄人要求七事。英美日起而干涉。我政府既決然拒之矣。俄人徐申前請。我政府則大變前計。徬徨卻顧。若無所措。其手足雖以英美諸國之詰責。疆吏士民之力爭。而政府則充耳噤口。必不敢持拒俄之說。今既一月有奇矣。而滿洲問題。尚沈隱於模糊曖昧之中。而終未決定外交之政策。於是「政府畏俄」「政府鬻國」之聲。譁然聒於十八行省。噫嘻。畏俄鬻國之罪。政府寧復能追然孰知政府固一木偶。一傀儡。其黑幕中別有一赫赫之主權者。操縱之而命令之也。

日本朝日新聞之言曰。俄國之與中國交涉也。俄國駐京之公使。不過一名譽之外交官耳。其實行外交之職權。執行外交之政略者。實中俄銀行總理之波科狄羅。布凡有交涉事起。波氏先與中國之中官密議。定謀決策。然後授意於公使。使與中國外部爲形式之交涉。蓋波氏者。與中官李蓮英爲昆弟之親。交日相往來。於其邸第。苟有大事。恐或洩漏。則會議於白雲觀中。是以中國軍國重事。中國外部。尙未奏聞於兩宮者。波氏已馳電於聖彼得堡。報告其政府矣。中國之外交內政。乃至宮闈秘密。至纖極瑣之事。無不瞭然在俄政府之目中。

狡矣夫。俄人之謀人國也。彼挾其精密之偵探。以調吾國之內情。知吾國專制之國。人民咸仰成於政府也。又知吾政府雖握大權。實則待命於權倖也。又知我國政以賄成。權倖之可以貨取也。奮其大外交家之手腕。以市一宮闈嬖賤之人。固自無求不得。於是謀割一土地。謀攘一利權。則但爲密室聚謀。已不啻得主權者之畫諾。定約及其表發於外。彼已操必獲之左券。雖列強之紛議。舉國之阻撓。彼但虛與委蛇。不必固爭。而力索而爲之。奧援者。自能左右其間。卒可爲之轉圜。排百難而酬其大欲。且吾國機密之隱謀。政府之舉動。彼無不纖悉周知。豫畫策以爲應付。伏我肘腋。以握我喉咽。固已制我之死命矣。且我國政權。悉在權倖之手。權倖既爲之效死。俄人直不啻間接以握我主權。我政府但蠕動於其股掌之上。我國民但待命於其刀俎之間耳。嗚呼。載寶而來市國。而去俄人。固可謂勝算虛言。以往實利而歸李蓮英。亦未爲失計。獨不解我國之尸此高位者。何所戀於李蓮英。乃不惜捐此萬里膏腴之壤。棄其同種至親之人。割此祖宗發祥之地。供其揮霍。以博其歡心也。昔英國額里查白女王許其嬖臣專賣腴鹼。至受國會之糾劾。今乃許李蓮英專賣國土。我國民謂額里查白爲何如。白雲觀者。固我國賣官鬻爵之一大市場也。數十年來奔走於此。終南捷徑者。固已如蟻附膻。乃至爲經紀之道士。亦復炙手可熱。

政界之臭腐已爲古今萬國所未聞。今乃以鬻官之市場擴而爲鬻國之互市。李蓮英刑餘賤豎豈能責以人理。獨我四萬萬之國民乃甘令刑餘賤豎之李蓮英爲我主權者而鬻我國土也。嗚呼則又誰之咎邪。

俄人駐東三省之陸軍及太平洋之艦隊

四月之間。俄國關東總督既有盛京撤兵事竣之告示。俄國駐京代理公使。以此告示移報各國。而我國政府。頃復移文俄政府。請其踐約撤兵。至保護鐵路之事。則當照鐵道條約。我國代任其責云云。撤兵之曖昧。不待智者而知矣。今將俄人駐防東三省之兵數詳列一表。東三省其爲我有乎。其爲俄有乎。請讀者下一斷語。

屯地	步兵	馬兵	砲兵
營口	二〇〇	……	……
大石橋	七〇〇	七〇〇	……
遼陽	二五六	二二四	三八〇
奉天	四〇〇	一四〇	一四〇
鐵嶺	二〇〇	四〇〇	……
公主陵	六〇〇	九〇〇	一〇〇
長春	八四〇	一四〇	……
吉林	五〇四	五六〇	一一八〇
老稍溝	四〇〇	四〇〇	二〇〇
哈爾賓	三〇六	二八〇	八二〇
烏吉密	四〇〇	三〇〇	……
橫道河子	一三〇〇	一〇〇〇	一〇〇
寧古塔	五六〇	二八〇	……
穆陵	三〇〇	三〇〇	一〇〇

齊齊哈爾

四〇〇

五〇〇

.....

布哈特

一二〇〇

一四〇〇

.....

海拉爾

四〇〇

三〇〇

.....

合計

(二九一六〇)

(二二六二〇)

(二八八〇)

東三省之兵數。都凡三萬四千六百六十人。若其東洋艦隊。則其今年戰艦航海表。其隸於太平洋艦隊者。戰鬥艦九艘。一等巡洋艦十二艘。二等巡洋艦五艘。砲艦七艘。水雷巡洋艦二艘。連送艦三艘。攻擊水雷艇三十六艘。其海軍人數。則艦隊司令長官一人。司令官五人。將校五百二十九人。司機者百六十三人。軍醫五十一人。會計八十人。教士十九人。下士二百七十四人。兵卒一萬五千二百九十七人。傭夫若干人。都凡一萬六千四百一十九人。以此觀之。俄人東方之兵力。不可謂不厚矣。巴爾幹半島之風雲。擾擾於俄人之腹部。彼乃竭力與奧人相携挈。不復別展雄圖。而惟是汲汲於東方大陸之經營。暫緩近東問題。而萃全力於遠東問題。其用心寧復待問。邇來諸國之論議。且已公認滿洲為俄人之所有矣。日本以利害切近。尙聯英以斷斷持之。然日本力薄。豈能輕與俄人啓釁者。紛議之下。將成協商。俄以朝鮮讓日。日遂以滿洲讓俄。耳國不自立而冀第三國之出。而牽制已為非國。況第三國之力不足。掣之耶。楚莊既已縣陳。趙幟行將易漢。而我國人猶冀撤兵之後。可以光復舊物也。可憐無定河邊骨。猶是深閨夢裡人。每一念之。輒為嗚咽。

償款用金用銀問題

償款之用金用銀。和約中未嘗明言。頃以銀價下落。用金則我國更累。以是與諸國紛議數月未決。今美法諸國。已允用銀幣。英人亦允九十年之間。收受銀幣。九年之後。用金用銀。當再議決。日本以諸國均有成議。不能獨異。亦將從衆。嗚呼。以世界堂堂之大國。屢受城下之辱。盟輸賠償之歲幣。大恥奇辱。已極不堪。乃更以用金用銀之故。日自訴其窮苦。以乞憐於戰勝者之前。哀懇累月。始幸得諸大國之哀憐。用銀之議。暫得就緒。吾不知顛顏向人者。作何狀態。但執筆紀之。已不覺汗流被面。嗚呼。此豈獨一二人之恥辱也。

英人要索之預約

俄人要求七事。英美日三國起而干涉之。然俄人堅持前議。不肯退讓。英人懼密約之遂成也。其公使沙特乃復警告於我政府曰。

貴國若許俄人要索之一事。則我國亦有如是之要素。請貴國必如許俄者。許英斯言也。其爲嚴詞恐嚇。以堅我政府拒俄之心乎。抑藉爲口實。預爲他日要求之地乎。

其由前之說也。則英人之用意良厚。夫我國大外交家之手段。其與外人交涉。應付一國。尚非所難。何也。彼索路鑛。則吾與以路鑛。彼索土地。則吾與以土地。彼索利權。則吾與以利權。但使勿失其權。勿忤其意。則是區區者。余何愛惜。雖受如何之虧損。無不可。惟命是從。惟與一國交涉。而復有他國干涉之。則外交家頗有難色矣。今俄人曰。汝必以權利與我。否則汝將有所不利。英人又曰。汝必勿以權利與俄。否則汝亦有所不利。利不利。誠何足計。然從俄命。則失英歡。從英命。則失俄歡。英俄之歡。皆不可失者也。則跋前疐後。遂狼狽而不知所爲。嗚呼。英人之用意良厚。然得無重困我政府。而使之無所措手足邪。

其由後之說也。則瓜分之局。其實行於今日矣。列強之爭利於我國。此進一寸。彼進一尺。雖絲毫。不肯相讓。日謀擴其勢力。諸國固明目張膽。而曾不少諱者也。但列國相持。莫肯首禍。今俄人首發難端。諸國正可藉口。以償其大欲。英人曰。汝既以東三省與俄矣。其速如與俄者。與我他國亦將曰。汝既如與俄者。與英矣。其速如與俄與英者。以與我英。取揚子江流域。日取福建。德取山東。法取雲貴。兩廣。美與意荷。諸國亦各取其所欲。取二十一行省之主權。不三月而可盡歸於諸國。而諸國且曰。吾寧欲侵中國之主權。貪中國之土地。特俄人如是。吾以均勢之故。乃不得不如是。利益均沾之約。載在盟府。我政府其將何詞。以拒之邪。嗚呼。戊戌之初。德人索取膠州。不逾兩月。而大連旅順威海廣州灣九龍相繼租割。今日之東三省。固一戊戌之膠州矣。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我政府其勿忘前事。而勿以英人之警告爲旁觀有激之言也。

奉天大東溝者何國之奉天大東溝邪

美日兩國之訂議商約委員。欲開放奉天大東溝爲通商口岸。商之我國。我國商約大臣。毅然以「俄人不肯不能如命」謝之。美國委員以其不足與語。且俄人嘗有「必不反對開放滿洲」之言也。乃直接與俄人交涉。請開兩地爲通商地。兩國通商。開闢口岸。固外交中之常事耳。乙國欲與甲國通商。請甲國多開一二通商之地。則甲國固主邦欲許之。則許之。欲勿許。則勿許。甲國自有主權。乙國固不能相強也。乃甲國不能拒之。復不能許之。而諉之第三之丙國。而乙國者亦遂舍主邦之甲國。而與丙國爲交涉。請丙國開放甲國之地。豈盡千古橫盡五洲。亦嘗聞此外交之奇局否邪。苟非他國之藩屬。而爲自主之國。則一切外交。皆有自主之權。此固有國之通例也。奉天大東溝。固非猶我國之地乎。美人請以此

地通商而我國以俄人爲辭。則是我國之外交。當請命於俄人。而我固不啻俄人之藩屬矣。美人以我之言。遂與俄人直接交涉。則美人直以奉天大東溝非復我有。而承認俄人爲奉天大東溝之主權者矣。外交者我之主權。開放則許之。不開放則拒之。豈第三國所能干預。今俄人曰。必不反對開放滿洲。則是俄人顯然以滿洲之主權者自居。而且以藩屬視我矣。昔日本與高麗立約。以高麗爲我藩邦也。來請於我。我國謂「立約之事。高麗自主之。我不與聞」。日本遂宣言高麗非我藩屬。而承認其自主。苦於藩屬之外交。則謂彼有主權。遂使藩屬得以自主。今於己國之外交。則曰我無主權。遂致己國失其自主。抑何顛倒錯謬如是之甚也。嗚呼。我國官吏。向以推諉爲傳授心法。一切內政咸用是術。政界遂日以腐敗。今更以是術用之外交。豈知我一推諉而主權即至盡失邪。一言可以喪邦。我外交家其勿孟浪也。

俄兵入藏

俄人之窺藏也。非一日矣。乃者遂有俄兵入藏之警告。

累年以來。俄人入藏者肩背相望。查勘礦產。測量地勢。舉動至爲巨測。頃復以馬隊數百。闖進藏地。藏吏詰之以游歷。對詰其游歷何以擁此重兵。則曰藉以保護。且已得貴政府之許諾。非貴大臣所宜過問。藏吏畏其驕橫。而又不不知政府之果否許諾也。乃馳電告之政府。政府大驚。亟往詰之俄使。且請轉達俄廷。速令撤兵。俄使以未有所聞。漫應之。政府乃電訓駐藏大臣。謂俄人任意欺謾。舉動詭秘。勿惑其言。宜慎防之。

西藏者俄與英必爭之地。英人得之可以禦俄。俄人得之可以制英。其關係至爲重大。故俄人經營藏事。惟恐英人着我先鞭。今英人調兵運械。累月於茲。且陰與廓爾喀相結連。嗾其舉兵而陰爲之助。英人之陰謀秘計。將爲疾雷不及掩耳之舉。使俄人不及措手。俄人亦不能一日忘藏者也。今日之馬數百。其或微聞英人之計。先以是爲偵探隊乎。哥薩克之大軍。行將方軌並進。天津啼鵲。伊川被髮。不出五稔。西藏其爲英俄角逐之戰場矣。嗚呼。大盜伺門已逾十載。今已入室發篋。主人乃驚顧錯愕。何其見事之晚也。嗚呼。以數百之軍隊。擅橫行於人國之內地。俄人之視我國。豈復尙有人在邪。我國詰之。則又以含糊曖昧之詞。任意欺給。互相推諉。是又俄人外交慣用之手段。玩我政府於股掌而戲弄之也。我政府既不嚴詞以詰責俄廷。又不能勒兵以嚴爲之備。而但虛言以敷衍之。曰是宜慎防。吾誠不知其防之者別有何策也。

滿洲最近之情勢

滿洲問題。方在紛擾之中。俄人乃乘間經營滿洲。其勢力已日增月盛。今述其布置之近情。大略如左。

- 一俄人亟亟於滿洲建築兵營及一切房舍。以爲長住久居之計。
- 一俄人竭力整頓自鳳凰城至鴨綠江之道路。及一切交通機關。
- 一俄人以吉林之屯兵。不在撤兵條約之內。頃以一中將率一師團。割駐吉林。而復以多數之兵隊。遍布要隘諸地。
- 一俄人於前月中旬。以百輛之糧食。百四十輛之軍械。自遼陽輸入鳳凰城。
- 一俄人置輪船二艘於遼河。以爲巡防之用。置小輪六艘。以爲自哈爾賓輸運器物之用。其在鴨綠江之措置。亦復如之。
- 一牛莊稅關。既入俄人之手。檢查一切函件。備極嚴密。
- 一俄人僱用中國多數之工人。輸送於興安嶺西。於是自哈爾賓至遼河口之鐵路。復有建築之說。

以是觀之。俄人近日之布置。固視滿洲爲其所有物。無論密約之成立與否。滿洲固已在其掌中矣。彼盡握地方之主權。把持地方之政治。勢力日深。基礎日固。則雖盡撤銷要求之七事。滿洲寧尙爲我有哉。人已占有實權。而我尙斷斷爭紙上之空文。而且不可得也。嗚呼。

洋款果不能不借乎

疆吏擅借洋債。作俑於湖廣總督張之洞。政府恐各省效尤。乃下訓令於各省疆吏。且遍告外使曰。地方擅借洋債。疆吏自任其責。政府不能認爲國債。訓詞嚴峻。聞者足戒矣。乃未及五月。而有王之春借法債之事。輿論譁憤。羣起抨擊。聞者足戒矣。乃未及五月。而又有新疆議借俄債之事。

新疆潘撫欲借洋債百萬。請命於外部。外部以其事委上海關道。旋怵於洋債之害。恐地方固失利權否。亦外交將生齟齬。議將罷矣。中俄銀行聞之。喜有事機之可乘也。允不取利息。以二百萬兩貸之新疆。而要求僱用俄人。使任新疆練兵開墾之事。以爲酬報。

頃外部方與之商議。在交涉中。成否尙未決也。嗚呼。不費一文之息。貸得二百萬兩之巨款。而所求之酬報。亦不過僱俄人練兵開墾區區之事。我政府諸公。豈不謂此大便宜事。俄人究能仗義。緩急較爲可恃耶。夫中俄銀行有何親愛於新疆。而必不取利息。貸以巨款。俄國之將校農官。寧必無謀生噉飯之地。而必以二百萬之保證金。委曲而求爲我僱外人居心。寧待鞠訊。既假以多金。而不責子錢。又令其官吏。助我辦事。天下固有此。

君子國耶。俄人之窺新疆也久矣。不能豪奪。將爲巧取。彼於庫倫、恰克圖。既有聯通己國之電線。今乘此機。派遣官吏。附帶俄兵。以大增擴其勢力。而遂以練兵。握我兵權。開墾以轄我土地。二百萬者。其新疆之代價乎。東望滿洲。風雲淒黯。今又將以新疆爲彼第二之滿洲矣。既東封鄭。又欲啓其西封。俄欲無厭。狡焉思啓中俄銀行者。俄人侵略中國之機關。我政府其謹爲之備。無貪一時之小利。而貽無窮之大害也。

滿洲問題之近情

屢日以來。滿洲密約訂成之說。紛聒於耳。謂慶邸謝病不見英日諸使。惟與俄使及中俄銀行之人。密相往還。其親俄之情。與他日之李鴻章無異。密約行即簽押。俄人將乘此時。速築自遼陽至鴨綠江岸某地之鐵路。其工事委中俄銀行買辦承辦。此殆道路傳聞之辭。固未足信。

然慶邸之語。英使曰。『俄人要求之事。固不能盡從其請。然務無損貴國及第三國之權利。敵國將與俄人爲適妥之協商。以了結此事。頃二十六日。英國外務次官格蘭波倫。於下院宣言中俄交涉之事。謂得中國政府之通告。此次中俄交涉。滿洲依然爲中國之領土。而主權無所損害。列國條約中應享之利權。亦必極意保全。』嗚呼。密約之事。英美日以全力干涉。豈有愛於中國。惟恐俄人壟斷滿洲。破均勢而失其利權耳。我國之畏英日與畏俄一也。其不敢有損害於第三國權利。固也。俄人之侵略滿洲也。則亦握其主權。奪其財政。踞其要隘。置之勢力範圍之下而已。固非撤其國旗。逐其官吏。易其地圖之色。宣布滿洲之改隸。俄屬也。則滿洲之依然名爲中國領土。亦固然。則吾中國人所懸心注目者。惟在權利之損失與否耳。彼慶王告英使之言。惟兢兢然務保第三國之權利。苟第三國無所損害。則己國之權利若無所愛惜。無足重輕者。密約雖未成立。大旨已可逆觀。其所謂主權無所損失者。要不過自欺欺人而已。庚子以來。俄人之於滿洲。既已一摘再摘矣。及今力爭。或不盡攀折他人之手。我政府慎勿三摘四摘。徒令抱蔓以歸也。

俄美兩國東洋艦隊之現勢力

今日極東問題。實爲諸國視線所注集。俄人以滿洲之事方急。則尤增厚東洋艦隊之勢力。自去歲冬春以來。受命東來之艦。列表如左。

戰 艦

三 艘

裝甲巡洋艦

一 艘

巡 洋 艦

六 艘

海防砲艦

一 艘

驅逐艦 七 艘

巡 洋 艦

四 艘

(已 至) 戰 艦

二 艘

巡 洋 艦

四 艘

共四萬九千六百零一噸

(未 至) 戰 艦

一 艘

裝甲巡洋艦

一 艘

巡 洋 艦

二 艘

海防砲艦

一 艘

驅逐艦 二 艘

共二萬九千一百六十五噸。合之昔日原有之艦隊都凡四十九艘。一十九萬二千三百九十四噸。頃大集於旅順。將大操於渤海灣。美人近日汲汲拓勢於東方。且方干涉滿洲之事。則亦運動以示威。於十九日徵集東洋艦隊。大演習於芝罘。其艦數如左。

戰 艦

二 艘

裝甲砲艦

二 艘

巡 洋 艦

六 艘

運 送 艦

二 艘

水 雷 艦

一 艘

其他銜尾而來者。尙復有七八艘。嗚呼。樓船橫海。黃龍不上大旗。艫艫蔽江。白禍已成。滋蔓長江之險。與彼共之。臥榻之側。他人鼾睡。嗚呼。奈之何哉。

俄得稅權

達里尼議設稅關有日矣。我國諸地之稅務分司。向由總稅務司所進退。頃聞由政府以特別命令。設海關於達里尼。而令旅順之俄國會計官伯羅士德錫夫爲稅務司。不隸總稅務司赫德部下。於是俄人累年營謀競爭之力。至是始告成功。

此稅關以西七月一日啓關。其役員皆用俄人。其單賬皆用俄文。其稅金皆貯存於中俄銀行。名雖曰中國之稅關。實則中俄兩國所共有。質言之。則直可謂俄人之稅關者也。此關既立。俄人更將推行之於牛莊。於滿洲。於天津。於北方諸省。盡奪北方海關之權。握之掌中。遂奪英人三十餘年專有之稅關權。而將與之中分天下。

英人之壟斷稅關也。與中國約。不得易用他國人。特許專利。自以爲無患矣。今俄人出其神力。令中國新立稅關。而特授以權。異軍蒼頭特起。英人能不貽愕失措。雖然。英人之權雖見分於俄人。英人之失可取償於中國。別索利益。以爲抵制。俄固得矣。英亦未爲失也。割肉食鷹。捨身飼虎。中國慷慨寧復他國所有。獨恨鷹虎無窮。而身肉有限。慷慨之宏願。終有時而窮耳。噫嘻。

南非之限制東洋人種

西人排斥東人之法。日新月異。檀香山之有力者。新結一聯合同盟。不得僱黃人爲工役。不得食黃人之飲食。務窘黃人之生計。使足跡絕於歐美之間。而南非之排斥黃人。其法亦日以苛酷。

自東洋以赴南阿非利加。其登陸之地有二。由印度沿岸往者。則爲拿達爾。由澳洲往者。則爲喜望峯。其間有易士特。倫敦及波耶里。撒白斯二港。皆南阿東沿岸之門戶也。各港皆有嚴酷限制黃人之法。而以拿達爾爲最苛。此固從來著名之拿達爾法也。其法凡初至者。皆試驗以英國高等教育程度之問題。及格者乃許登陸。今則重加限制。非携有百磅之旅金者。皆拒不令入。易士特。倫敦之法。則凡通衢左右之通行人道。不許東洋人躡足其間。惟喜望峯向無制限。今亦新定規律。至者試驗以英國初級之教育。其制最寬大矣。喜望峯頗惡中人。印人而遇日人。則稍厚。屢有英國議員提議於議院。謂限制東洋人種。不宜并限日本人。然荷蘭人常占議員之多數。彼則以爲凡屬黃種。皆當擯斥。英人之議卒不能勝也。

嗚呼。今日之世界。白人之世界也。彼強我弱。彼智我愚。則彼主我奴。勢所必至。踐踏驅逐。奚所不可。然日人雖同見排斥。然彼尙有國可歸。若我中人。則外既見逐於人。而根據之故鄉。又駸駸爲他人所據。奪出入俱窮。進退維谷。不及十年。我四萬萬同胞。其與猶太人轉徙流離於大地矣。我瞻四方。蹙蹙靡騁。側身天地。盡然神傷。

俄人開放滿洲之宣告

美人請開放奉天大通溝爲商埠。我政府以俄故謝之。美人知主權之不在我也。則徑與俄國政府交涉。俄政府謂已有訓令與駐中公使。請與公使商議。而俄公使則以未得政府訓令爲辭。美人怒俄之謾已也。持前議益堅。旅順會議而後。俄人乃以滿洲可以

開放。宣告各國。而獨不告我政府。故政府於此事。猶旁皇無所爲計也。俄人不敢失美英之歡。而必鎖閉滿洲。俄人又不肯任他人侵入其勢力圈中。而遽開放滿洲。其百端推宕。俄人外交狡猾之態。無足異者。獨美人請通商於滿洲。而我乃待俄人之許可。我豈復獨立國乎。我不允美人通商。而美人乃徑與俄人交涉。滿洲猶我土地。而俄乃擅以開放宣告各國。外人豈復以獨立國待我乎。是不但滿洲非復我有。且國權盡失。不啻俄人之隸屬矣。既爲俄人隸屬。則何事不當待其命令。奈何諸國猶親俄責我政府也。母也。天只不諒人只。

滿洲問題與俄日協商

滿洲之事。日亟。英美諸國。雖懼俄人專有滿洲。致破均勢之局。然關係淺薄。爭之不甚力也。惟日本與俄。其關係最相切近。其利害亦最相衝突。二國之間。不出於戰爭。則必出於協商。勢固無可避也。俄國陸軍大臣格羅巴堅。奉政府命東游日本。句留旬日而去。於是滿韓交換之協約。囂然喧傳於道路。今據所傳聞。略述其協約之大要。

俄日欲避滿韓政治上及商業上利害之衝突。以均平兩國之權利。維持東洋之和平。權定條款如左。

(一) 俄國應踐守對清條約。實行第二次撤兵。然以保護鐵道及現所獲得之正當利權。可設置適宜之警察兵隊。

(一) 俄國於開放奉天營口太東溝之議。決無異詞。日本若欲於此三港設置領事。俄國亦決止阻撓。日本人民旅行於滿洲內地。

倘有危險。俄國警察兵隊可盡力保護。

(一) 滿洲之行政組織。皆仍舊貫。不能變更。但不得因此侵害日本人民享有之自由權利。

(一) 俄國公認日本在朝鮮勢力之發達。苟無害於俄人。於日本左所護有之利益。決無異議。

一 日本獲有京義鐵路之敷設權。

一 日本人得爲韓廷高等顧問官。

一 鬱陵島伐木權。俄國讓與日本。

一 此約約定之後。應由俄國外務大臣及日本全權公使在聖彼得堡簽押。定爲條約。惟未經簽押以前。兩國僅有他事商議同意者。可以加入改正。

此其大凡也。其條約之果盡於此與否。其協議之果能實行與否。是固未易逆觀。然戰端一啓。所損實多。勝負難知。故各國皆憚於

兵○事○然○則○相○持○不○下○協○議○之○外○寧○有○他○途○寧○獨○俄○日○而○已○英○德○法○美○行○將○循○用○此○策○以○實○行○和○平○之○瓜○分○嗚○呼○三○國○協○商○而○埃○及○壙○五○国○協○商○而○波○蘭○分○六○国○協○商○而○土○耳○其○就○輒○今○日○俄○日○協○議○實○瓜○分○之○發○軔○我○國○爲○埃○及○波○蘭○之○日○其○不○遠○乎○

旅順會議

俄○國○陸○軍○大○臣○格○羅○巴○堅○東○遊○日○本○歸○至○旅○順○開○大○會○議○勅○使○伯○佐○普○拉○佐○夫○駐○中○國○公○使○歷○沙○駐○朝○鮮○公○使○巴○烏○羅○夫○關○東○總○督○亞○力○些○夫○大○將○某○軍○團○長○治○查○科○佛○中○將○等○咸○馳○往○蒞○會○頃○會○議○既○畢○歷○沙○已○歸○北○京○數○日○以○來○若○從○容○無○事○者○然○未○嘗○提○議○密○約○事○其○內○情○之○詭○秘○外○人○固○未○易○臆○測○也○

或○曰○旅○順○會○議○前○後○既○及○五○回○然○其○中○分○強○硬○和○平○二○派○強○硬○派○則○勅○使○主○之○彼○傳○本○國○之○意○見○必○求○盡○伸○前○議○雖○戰○爭○有○所○不○避○和○平○派○則○陸○軍○大○臣○主○之○寧○堅○忍○以○達○其○目○的○必○不○肯○輕○於○一○擲○冒○險○以○破○裂○和○平○二○者○相○持○不○下○故○五○議○而○計○卒○不○決○陸○軍○大○臣○旋○奉○政○府○急○電○倉○皇○歸○國○將○再○開○會○議○於○俄○都○滿○洲○問○題○之○決○定○當○俟○俄○都○會○議○而○後○道○路○紛○紜○此○說○差○爲○可○信○

要○之○所○謂○強○硬○者○肆○其○蠻○行○強○奪○豪○取○第○三○國○干○涉○則○以○鐵○血○決○之○然○兵○者○危○事○當○國○者○寧○肯○輕○於○一○試○況○俄○日○二○國○有○互○相○畏○憚○之○心○故○雖○機○牙○極○迫○必○不○敢○遽○發○難○端○所○謂○和○平○云○者○則○開○奉○天○大○東○溝○爲○商○埠○以○塞○英○美○之○口○交○換○滿○洲○朝○鮮○不○相○干○涉○以○滿○日○本○之○心○而○俄○人○遂○晏○然○坐○有○滿○洲○數○萬○里○之○地○二○者○之○利○害○且○勿○問○但○滿○洲○者○吾○國○土○地○我○與○俄○人○交○涉○我○固○主○國○也○我○爲○主○國○乃○無○分○毫○之○主○動○力○徒○左○右○於○俄○日○英○美○日○被○動○於○他○力○跋○前○憲○後○於○兩○大○之○間○而○俄○人○日○議○強○硬○日○議○和○平○和○皆○不○過○待○彼○自○決○定○外○交○之○方○針○足○以○應○付○第○三○国○則○滿○洲○之○地○即○可○予○取○予○携○不○必○復○過○問○於○主○人○主○權○已○失○之○國○無○事○不○當○聽○命○於○他○人○人○爲○刀○俎○我○爲○魚○肉○外○交○之○權○亦○且○不○能○自○主○尙○復○何○利○害○之○可○言○耶○尙○復○何○利○害○之○可○言○耶○

俄人改革滿洲之地方官制

俄○廷○新○發○勅○令○新○置○遠○東○大○總○督○以○黑○龍○江○及○滿○洲○一○帶○地○方○爲○其○治○地○特○賜○璽○書○授○以○無○上○之○特○權○其○權○限○責○任○準○高○加○索○大○總○督○之○制○凡○東○洋○艦○隊○及○屯○駐○滿○洲○之○陸○軍○悉○隸○麾○下○咸○受○節○制○與○其○隣○國○媾○和○宣○戰○訂○立○條○約○均○許○便○宜○行○事○派○駐○東○洋○之○外○交○官○一○切○聽○其○命○令○特○擢○海○軍○大○臣○前○關○東○總○督○亞○歷○敬○希○夫○陸○授○斯○職○亞○歷○敬○希○夫○者○主○戰○論○派○之○首○領○素○所○持○論○謂○當○以○強○力○保○持○絕○東○所○獲○奪○之○權○利○者○也○噫○嘻○此○固○何○等○舉○動○耶○

俄○人○於○戊○戌○之○春○繼○德○而○起○租○借○旅○順○大○連○灣○二○港○旋○獲○東○清○鐵○路○之○敷○設○權○我○國○固○以○此○區○區○者○亦○何○足○道○政○府○俯○首○而○不○與○爭○

國人熟視而無所覩也。彼既得此根據。義和拳之亂。彼遂以重兵突入滿洲。藉口於保護利權。遂置關東總督以統轄地方之軍事。民政。我政府無暇過問。然彼懼列強之責言。則日宣言是不過一時權宜之計。亂事底定。即當歸之主人。且與我訂立歸地期限之約。及撤兵之期而爽約矣。乃以八事要求爲藉口。於是列強詰責。彼又昌言明辯。謂俄確無久占滿洲之心。他日必當返之於中國。有以副列國之望。言猶在耳。乃忽特進關東總督之權位。以鞏其領地之實權。而姑飾虛詞以自解曰。是不過吾地方官制之稍一改革。嗚呼。官制則誠俄國之官制。然地方則果何人之地方耶。我國自三月以來。日狼狽竭蹶於俄國要求之約。半年之間。輟置百政。無暇他顧。日皇敝神於是事。而舉國國民之視線。亦咸注視不瞬。以爲是固我之地方也。嗚呼。地方則誠我之地方矣。然官制又果何國之官制耶。

『滿洲者俄人之越南印度』此固吾國識者號戒之恒言。然猶是未然危聳之詞耳。乃今明畫領地。特置專官。附以大權。命重臣以領之。則試問此遠東總督之地位性質。與英國之印度總督。法人之越南總督。曾何以異。俄人已實置之掌中。我乃方徐爭之紙上。是賊已鼯睡臥榻而主人乃瞑目哀求。請其勿入我門而攫我物也。嗚呼。皮之不存。毛將焉附。即令俄人盡撤要求。幾見印度之土酋。越南之國王。能行其權力。政令於印度越南耶。來車既覆。後軌方適。吾恐諸國之改革地方官制者。且紛紛踵俄而起也。

英使權限之伸張與其鐵路計畫

英國北京公使沙道回國。今自倫敦啓行歸任。此一行也。固與政府商定處分遠東之政策。而擴張向來之權限。將以強硬手段。攫奪我國之利權者也。英國外務大臣蘭士達文侯。嘗於上院答某議員之問曰。『今日我公使沙氏之歸任。實稟承政府之果斷政策。而授以實行政策之大權。且由政府與以強大之助力。以爲其後援。此後沙氏之一舉一動。皆大可注意者也。』英人邇年以來。過於持重。其外交動輒失敗。勢力漸落。俄德諸強之後。今怵於俄人之強悍。事急而亟思變計。固意中事。

英人之要求成都漢口之鐵道敷設權也。爲法比二國所撓阻。事遂暫輟。今沙道至上海。對支那協會代表人之問曰。『今日俄德諸國經營中國鐵路。其所祈嚮固非謀商業之繁盛實皆出於軍事上之謀略及政治上之野心。故鐵路之發達。即爲中國分割之實事。可斷言也。吾英要求正定太原之鐵道。既得特許之權矣。今乃突爲中俄銀行所攫奪。且俄人假比利時之名。於河南敷設鐵路。是於我英在河南陝西及成都漢口之鐵路利權。大有妨害也。一千八百九十九年。我與俄國協商。明定條約。凡萬里長城以西。英人敷設之鐵道。俄人必不干涉。今突爲此舉。是不啻與我挑戰耳。吾今於英人鐵道之計畫。必竭力之所至。以助其成。且謂他日

交涉必更用強硬主義以張我國之權利。由是觀之。英國對我之政略。亦可覩其大略矣。列國對我之外交。亦數易其政策矣。通商之始。關於內情。雖有囑咐。要皆和平主義也。一敗再敗。而後至甲午。而情見勢絀。各國乃一變而出。以強硬非理。相干強奪。豪取勢力。範圍亦既稍定矣。適有義和團之變。深恐操之過蹙。致生反動。於是外交政策。又稍和平。撤兵問題。紛擾以來。俄人首發難端。各國咸重足側目。其政策專視俄人爲進退。嗚呼。極東大陸。固東西諸國一競爭場也。利益均沾。日求均勢。稍有畸重。務籌抵制之方。是以膠州一割。而大連灣。旅順。威海衛。九龍。廣州灣。相繼立租借之約。承築鐵路之要求。一諾而十八行省之路權接踵而入。外人之手。勿讓他人之約。一立而山東。兩廣。揚子江。流域。福建。諸省。悉爲他國勢力範圍。今俄人據有滿洲。悍然首難。諸國豈能斂手坐視。令他人着我先鞭。向者之和平。又是易爲強硬。英使表示政策。固已昌言不諱矣。嗚呼。一摘使瓜。好再摘使瓜。稀三摘。猶自可。四摘。抱蔓歸。寄語諸公。其一誦黃臺種瓜之詞。勿恣令他人攀折也。

俄人要求之新提議

旅順會議以來。俄國陸軍大臣格羅巴堅。遄返俄都。未及旬日。遂有新置極東總督之勅。逾月而遂有新提議之要求。此固旅順會議所議決。請命於俄帝。令極東新總督行用其無上之權能。指揮俄公使而監援其後者也。其新要求約爲八事。

- (一) 盛京省全部之俄兵。以今日十月八日如期撤畢。而吉林全省之撤兵。展限六月。黑龍江全省之兵。更展限一年。
- (一) 松花江沿岸一帶。新設碼頭。俄國以保護船舶之故。可屯駐若干之兵隊於新設各碼頭。
- (一) 盛京吉林黑龍江三省之內。所有俄國置立之電線。一仍其舊。他日若有必需置立之電線。俄國仍得從新增設。
- (一) 凡自陸上輸入東三省之俄商物產。中國不得於現稅之外。別以釐金及他種籌款之名目。更課新稅。亦不得於現定稅率之外。再增稅額。

(一) 雖撤兵而後。東三省內各地。凡中俄銀行支店。均保其舊。

(一) 牛莊稅關之收稅司理關務。及檢疫事宜。一切當仍用撤兵以前之舊制。不得更易。

(一) 東三省全部之土地。雖撤兵而後。中國不得割讓或租借他國。

(一) 自齊齊哈爾以至白拉哥陳斯克之間。俄人可任意建設兵營。

此要求之大略也。以視四月時之七事要求。其詞意固似有所退讓。然公然昌議。以背撤兵之約。多方脅制。以圈限我國之主權。其

堅悍之意。寧有少屈。且屯防兵於松花江沿岸。建兵營於齊齊哈爾諸地。是直食撤兵之言。永據吉林黑龍江兩省之地。而藉口他事。以飾爲美詞耳。以視七事之要求。固猶朝四暮三之與朝三暮四。彼蓋深知中國之易欺。易其名。彼必不能察其實。故以狙公之術。欺衆狙也。俄人誠狡矣哉。

俄日之戰機一髮

俄日戰機。自西歷去年六月以來。屢起屢伏。直至今日。而其勢殆將爆裂。不可終日。日本人關於戰事之法。令屢頒。內閣會議。元老會議。御前會議。屢開。近數日。則海陸軍兩省。示諭全國報館。屢爲軍事之秘密。而民間出學校罷商業。停工以求爲志願兵者。典時計典衣服。典田宅典簪珥。以報效軍事。獻金者。項背相望。全國股份票價格。爲之驟落。數大公司之商船。爲之暫停。以聽政府之指揮。舉日本四千萬人。如狂如沸。磨拳擦掌。以待戰爭。祈神禱佛。以望戰爭。無老無幼。無男無女。無僧無俗。無一不歌舞戰爭。嗚呼。俄日之戰機。一髮。

西歷新年後數日。日本仍爲最後之談判。與俄國交涉。戰機之破裂與否。惟視此一次之交涉。嗚呼。俄日之戰機。一髮。嗚呼。中國政府。何以處之。嗚呼。中國國民。何以處之。

俄日之兵力比較（以下兩條。全採游學譯編第十二冊所譯集。用識數言。以表謝意。）

俄人年來之亟亟增軍額也。無日不有赴戰之勢。自八月中旬後。有若烏蘇里鐵道旅團之編製（八月十七時事新報云。彼來烏蘇里鐵道。以一個大隊爲守備隊。今以陸軍大臣命令。更增一大隊。編成旅團。兩大隊並依戰時之編製。）有若大連灣青泥窪旅順各地軍隊之移動（八月廿三讀賣新聞云。在吉林之東部西伯利亞狙擊步兵旅團司令部。及同第十四聯隊。以八月十四十五日。到著青泥窪。在長春之同第十三聯隊。後拜噶爾砲兵大隊之一中隊。及東部西伯利砲兵第二旅團第一中隊。到著於大連灣。在哈巴羅甫司科之東部西伯利工兵第二大隊。到著於旅順。而大連灣旅順兵力之新增者。別有步兵二聯隊。砲兵二中隊。工兵二中隊。漸次以滿洲北部之駐屯軍。移之南方。而自西伯利亞鐵道輸送二旅團。以補充北部之要員。計駐屯旅順者。二師團。其他各地駐屯者。總計步兵約五十個大隊。砲兵約三十個大隊。騎兵工兵亦有同數。又九月十六日。在哈爾賓之野戰砲兵百五十名。帶砲廿七門。下旅順。十七日。哈姆斯科軍團之步兵二千名。來遼陽。以無兵舍。造天幕爲野營。十月九日。旅順駐兵五百名。出發於何地。智多駐兵七百。駐遼陽。遼陽駐兵六百人。駐旅順。十月十五日。始爲關東州駐兵大輸送。鐵道線路之兵士。僅留少數。其餘

並移駐於青泥窪。十月廿六日東京朝日新聞云。駐屯滿洲之俄兵。有鐵道守備隊及占領軍之二種。其守備隊豫定爲二萬四千人。又有所謂國境兵者。以後備兵及豫備兵組織之。據最近調查各地之兵數。旅順步兵。東部西伯利亞狙擊第三旅團全部。即四個聯隊八千人。騎兵。西伯利亞哥薩克旅團後拜噶爾式薩斯科第一聯隊之中一個中隊百五十人。砲兵。東部西伯利亞狙擊砲兵大隊千二百人。工兵。關東州工兵中隊三百人。要塞部隊。步兵二個大隊二千人。及砲兵二個大隊一千四百人。配置於旅順之各砲臺。計一萬四千五百人。大連步兵。二個聯隊四千人。自滿洲內地特別派遣騎兵。西伯利亞可薩克旅團後拜噶爾式薩斯科第一聯隊之中三個中隊四百五十人。計四千四百五十人。鳳皇城可薩克旅順騎砲兵第一中隊。步兵第十五聯隊之中。第二第三第四中隊之三個中隊。合鐵道守備隊約二千七百人。奉天鐵道守備隊約二十名。駐停車場。城內則有軍務司令官之護衛騎兵三十名。領事事務官之護衛騎兵三十五名。郵電局之護衛兵三十五名。合計可薩克兵百名。其他僱用馬賊百五十名。吉林步兵第十六聯隊二千人。東部西伯利亞砲兵第一旅團第七中隊三百人。騎兵第二中隊（砲二十門）及領事事務官護衛騎兵四十人。長春少數之騎兵在城內鐵道守備隊駐停車場附近。哈爾濱以騎砲兵組織之。混成旅團約八千人。其他有少數之步兵。現在更自本國輸送兵隊來着。據俄人言。當輸送十五萬來。公主陵第五十一中隊駐屯兵鐵道守備隊二十人。鐵嶺鐵道守備隊三百人。砲兵一個中隊。齊齊哈爾步兵第二十聯隊二千人。東部西伯利亞砲兵第二旅團第二中隊三百人。寧古塔黑龍江可薩克騎兵聯隊。海拉爾第三豫備步兵大隊。營口東部西伯利亞砲兵第一旅團第三中隊。而據駐屯軍通譯官某氏所言。則滿洲最俄兵數。步兵九萬五千。騎兵一萬九千。砲兵一萬二千。工兵六千。砲百六十八門。內旅順守備步兵一萬。奉天守備步兵一萬五千。騎兵五千。砲兵三千。工兵二千云。（十一月廿一日國民新聞云。俄人自本國啓耶甫更輸送大軍團東下。拜噶爾湖以快空車放回。益頻繁。而泰晤士報之俄鐵薩通信員稱說。俄人滿洲增兵。其陸軍將帥。慫恿兵卒。兵役滿期。當永住於該地。兵士從命者不少。大約東洋方面。俄兵滿期者。每年不下四萬人。乃至五萬人。故假令永住該地者得十分之二分五。則俄國於四年後當得豫備兵五萬人。）有若雷艇及兵營製造建築之忙迫。（十日廿日時事新報。旅順口水雷艇製造忙迫。本日竣功者十餘隻。容五六萬人之兵營亦新落成。而奉天吉林哈爾濱遼陽諸地兵營之弘壯。落成又在此前。）有若旅順要塞砲臺之建築。（太陽雜誌。九月終。俄國自東清鐵道輸送口徑六生的身長三珊之大砲十三門於旅順要塞。以八門裝置灣口。饅頭山之新砲臺。以四門裝置停車場北之鞍子山。椅子山砲臺亦告成。鴉鵡嘴更築新要塞。而扼鳩灣之兩端之二洋頭三洋頭。及雙島灣之直角之大洋島。及老廟子。

之雙對峯。凡築砲臺五所。併刻期明年三月告成。有若陸軍大演習及陸軍檢閱之舉行。九月廿八日後二禮拜間。極東總督舉行陸軍大演習。十月十一日。檢閱諸兵。有若石炭及兵糧之買入。九月七日日出國新聞。旅順俄陸軍入穀最巨。倉庫二十餘間。糧食充實。海軍貯蓄亦富。而本月九日。更豫買入大麥五千三百噸。小麥八千二百噸。蕎麥千九百五十噸。哈爾賓亦於二日買入蕎麥一千二百噸。麥粉八千二百噸。馬糧用大麥一萬三千八百三十噸。十月廿日。二六新報兩三日。前俄人用諾威汽船裝載石炭二十三萬噸來而。牛莊岫巖遼陽地方一帶糧食收買殆盡。俄士官調查清國兵營兵器糧食彈藥。每槍但留二十出。其餘悉沒收之。於俄營。有若準備金之購藏。十月卅一日。中央新聞譯。倫敦新報云。俄人之爲現金準備藉德意志人之手買入金塊極多。俄羅斯銀行金額驟增。現今有九一、六八二、〇〇〇磅。而昨年本季僅有八三、一四七、〇〇〇磅。且俄羅斯銀行存放外國市場之金額。約八百五十萬磅。容易收回。其備戰之步武實重足而待駕。而艦隊之動靜。又有大可注目者。九月中旬。俄戰艦雷脫威撒等五隻。裝甲巡洋艦克倫波等二隻。巡洋艦波額意等三隻。塗換艦體。以二十日前後自海參崴拔錨。遊弋高麗海面。以旅順爲集中。十月三日。在海參崴之一等戰艦雷脫威撒等以下十一隻。舳艫相含而入旅順。是時俄國舉行海陸軍連合演習。以爲攻擊軍襲旅順而防守軍抗禦之三方略。極東總督爲統領。而自歲港來之十一隻戰艦。假定爲侵入軍。港內之俄艦與砲臺相待。爲防禦之事。演習終。各軍艦集於司令官斯塔爾克中將指揮之下。以旅順爲集中。艦艇總數五十七隻。內除航洋水雷艦十隻。水雷驅逐艦十八隻外。軍艦凡二十九隻。而自五月至八月。增遣戰艦三隻。一等巡洋艦一隻。二等巡洋艦一隻。裝甲砲艦一隻。水雷艦十一隻。水雷驅逐艇七隻。或已到着。或尙在航洋中。九月三日。又增遣水雷艇七隻。十月八日。增遣戰艦一隻。一等巡洋艦二隻。二等巡洋艦一隻。是爲俄國增遣太平洋艦隊之全數。而此等艦隊之外。又有從事航業之義勇艦隊之一部。賣入海軍省者。亦已編入太平洋艦隊。因西伯利亞鐵路開通之後。太平洋西北岸航業漸衰。以其一部航行地中海及太平洋新航路。一部賣入海軍省。俄艦既注全力於東洋。而日本常備艦隊以九月二十二日。分三十八隻。二部遊弋黃海海面。二十八日。朝日以下二十二艦。遊弋高麗海面。十月八日。各鎮守府參謀長開會議於海軍軍司令部。常備艦隊參謀長亦列席。亘四日罷議。而常備艦隊以佐世保爲集中。十六日。吉野敷島等九艦爲實彈射擊出港。十九日。歸再爲艦隊運動。遊弋高麗海面。日俄兩艦隊遂時時爲角立之勢。德意志某新聞論曰。俄兵力之比較云。日本無論平時與戰時。有近衛一師團及編列十二師團。各師團編製相同。自步兵二旅團。一旅團。二聯隊。一聯隊。自三大隊而成。合計十二大隊。騎兵三中隊。砲兵六中隊。工兵二中隊。輜重兵二中隊而成。於戰

時一師團之戰鬪員。與一萬二千五百人。此外尚有騎兵二旅團。與野戰砲兵六聯隊。而騎兵二旅團。於戰時編制。爲獨立騎兵師團。故日本之野戰軍。爲步兵百六十六大隊。騎兵五十一中隊。砲兵百四十中隊。其戰員。自將校以下。爲十六萬人。而以技術部隊縱列輜重衛生機關附屬之。而豫備兵有步兵五十二大隊。騎兵十七中隊。砲兵十九中隊。其戰員五萬乃至五萬五千人。後備隊及國民軍之員數。二倍於豫備兵。其外尚有若干之守備隊及補充隊。由此視之。則中日戰爭時。日本戰員當在四十萬內外。即可以測知現在日本之兵力。

日本兵勤於訓練。勇悍而守軍紀。富於愛國心。然其將校之員數。尙有乏人之患。其兵卒身幹短小。膂力脆弱。不堪困苦。視北清戰役。兵數不過一師團。傭夫八百人。以補其缺乏。可以視其狀態。日兵體格弱於俄兵。而俄兵願慾寡少。亦勝於日。

日本海軍力。戰鬪艦七隻。裝甲巡洋艦六隻。海岸防艦九隻。於東亞歐洲列強之艦隊中。可居第一。優於俄國極東艦隊數等。以此之故。日本送兵大陸。俄艦當不克防止之。然俄艦亦非劣等。且富於航遠之。水雷艇。故日艦亦不容易追逐。俄艦於尼哥拉烏司克海參威旅順牛莊諸港灣內。日本海岸亘數百里。難守而易攻。俄艦得不小試攻擊耶。故日本勢不能於本土毫無防禦。而將勁旅悉送於大陸。而到著大陸。又必留守備隊二萬或三萬。以守護兵站線路。以此加算於輜重縱列人夫之員數。時至少當上三十萬口。而將無數運搬之器具。與三四萬頭之馬匹。合計時。以日本現在船舶悉數輸送。尙須數次。始畢。故動員完結至清韓一地。點上陸戰鬪開始時。至少必須四禮拜或六禮拜之時日。

俄國於此時日間。何爲乎。彼必從事於集合部隊。而目下駐屯東亞部隊之大部分。無日不整戰鬪準備。已得大利益。千九百年來。俄國於東西伯利亞。（脫蘭斯拜噶爾黑龍江沿岸地。滿洲）常置二個軍團。二軍團之隊數。步兵四十八聯隊。騎兵卅五中隊。砲兵十七中隊。無論何日。得整戰備。而此外尙有無數之補充隊。特別要塞守備兵。第二次及第三次可薩克兵。其隊數。步兵卅五大隊。騎兵二十二中隊。砲兵九中隊。要塞砲兵四大隊半。及技術隊三大隊。而滿洲鐵道守備隊。至少在五千人以上。故俄國在拜噶爾湖東有十一萬之戰兵。而滿洲及旅順海參威防備。亦堅固。日本雖合團而曠日持久。終難陷落。

俄國以此兵數尙不足。頗日本必徵集西伯利亞之駐屯軍。以千九百年之經驗。五禮拜內。得達滿洲。而自歐洲輸送八九萬兵員。時自莫斯科至滿洲。至少須費九禮拜。或十禮拜。而日本軍自韓京達奉天。時至少亦須六禮拜。而中途有小戰鬪。到達目的地時。損耗必大。且必遷延時日。而俄兵大部分當已達奉天。日本亦不能驟勝。而日軍後援甚弱。終被俄軍驅出滿洲。則俄軍

必入朝鮮故日本若無英美之強援必難制勝

而日本中央新聞論之云俄陸軍雖精悍到底不及德法其在東方地形利便組織簡要軍源宏大為他國所不及而自歐洲輸送兵員貝加爾線路未竣工送廿萬之兵須六個月而我兵以對馬海峽之砲臺與佐世保艦隊之擁護自釜山上陸其便利蓋非

可同日語

俄兵於驕兵及騎砲兵雖勝於日本而日本兵食用省節勝於俄兵之非麵包不喫非肉不飽者

俄國熱心傾注全力以伸張東洋海權現在除海防艦砲艦水雷驅逐艦外僅算戰鬥艦裝甲巡洋艦及巡洋艦有十七隻十五萬三千百三十六噸加以近日增遣者總計達於二十二隻廿二萬二千二百五十七噸汲汲與我艦隊均勢然俄海軍生產力之不充足速力之遲緩石炭庫之缺乏船渠之不完全船艦操縱術之疎淺視我軍終當有遜色假令彼陸續增加艦隊超過我海軍勢力時我若據對馬海峽斷海參崴與旅順之連絡則彼海軍立於孤懸之地位若嬰守旅順必被封鎖於港中退歸本國則被擊沈於臺灣海峽

然東京朝日新聞日俄海軍比較表云。

本年九月中比較

本年一月、瓦里雅克、柳里克、雖巴士特波羅、伯累士威特、伯妥羅巴烏羅斯克、波爾塔巴、俄羅斯、克倫渡八隻、共八萬七千噸至三月增雅士可爾脫為九萬三千噸五月增德雅捺、巴爾拿達、累得威撒、挪威、為十二萬二千噸、六月增波雅陵、波額衣爾為十三萬二千噸、七月增波俾耶達十四萬五千噸不及日本一萬五千噸、八月增遣禾斯拿彼亞、巴雅們、為十六萬五千噸、劣於日本者僅五千噸、九月增姐咀累威取為十七萬八千噸、來年二月、亞力山大三世、及禾羅拿來、會十九萬二千噸

日

俄

日(多)

比較差

噸數

一七〇、七五七

一九九、〇〇一

二八、二四四

十 尹 砲

二四

二四

十 尹 砲

一二

一二

八 尹 砲

三〇

一四

一六

六	尹	砲	一七六	二三一	二〇	四五
四	七	尹	砲	三八	一八	
十	二	斤	砲	二二〇	二八四	六四
水	雷	發	射	管	八一	二四
驅	逐	艇	艇	一八	一〇五	一四
水	雷	艇	艇	五八	三四	

來年一月中比較

日 本

(艦種)	(艦名)	排水噸數	長	幅	吃水	速力	十二尹	十尹	八尹	六尹	四尹	七尹	十二斤	水雷發射管
戰艦	朝日	一五四四三	四〇〇	七五 $\frac{1}{2}$	二七 $\frac{1}{4}$	一八	四	四	四	四	四	四	二〇	四
同	初瀨	一五二四〇	四〇〇	七六 $\frac{1}{2}$	二七	一九	四	四	四	四	四	四	二〇	四
同	三笠	一五三六二	四〇〇	七六	二七 $\frac{1}{4}$	一八、六	四	四	四	四	四	四	〇二	四
同	敷島	一五〇八八	四〇〇	七五 $\frac{1}{3}$	二七 $\frac{1}{4}$	一八、五	四	四	四	四	四	四	二〇	五
同	八島	一二五一七	三七四	七三	二六 $\frac{1}{2}$	一八、五	四	四	四	四	四	四	一六	五
同	富士	一二六四九	三七四	七三	二六 $\frac{1}{2}$	一九、二	四	四	四	四	四	四	一六	五
裝甲巡洋	出雲	九九〇六四	四〇〇	六八 $\frac{1}{2}$	二四 $\frac{1}{2}$	二一	四	四	四	四	四	四	二二	四
同	磐手	九九〇六四	四〇〇	六八 $\frac{1}{2}$	二四 $\frac{1}{2}$	二一	四	四	四	四	四	四	二二	四
同	淺間	九八五五四	四〇八	六七	二四 $\frac{1}{4}$	一八	四	四	四	四	四	四	二二	五
同	常磐	九八五五四	四〇八	六七	二四 $\frac{1}{4}$	二三	四	四	四	四	四	四	二二	五
同	吾妻	九四五六四	四五 $\frac{1}{4}$	五九 $\frac{1}{2}$	二八	二〇	四	四	四	四	四	四	一二	五

同	巡洋	八雲	九八〇〇	四〇七	六七	二三	四	一	二	五
同	笠置	四九七八	三九三	四八	一九	二二	二	一〇	二	四
同	千歲	四八三六	三九六	四九	一七	二二	二	一〇	二	四
同	高砂	四二二七	三六〇	四六	一七	二三	二	一〇	二	五
同	吉野	四二二五	三五〇	四六	一七	二三	四	八	五	
同	浪速	三七〇七	三〇〇	四六	一八	一八	八			
同	高千穂	三七〇七	三〇〇	四六	一八	一八	八			
同	俄國	▲印者未着								

(艦種)	(艦名)	排水噸數	長	幅	吃水	速力	十二尹	十尹	八尹	六尹	四尹	七尹	十二斤	水雷管發
戰艦	伯累士威特	一二六七四	四二六	七一	二六	一八	四	四	四	一	一	二〇	五	
同	波俾即達	一二六七四	四二六	七一	二五	一八	四	四				二〇	五	
同	▲禾司拿彼亞	一二六七四	四〇一	七一	二六	一八	四					二〇	五	
同	同伯妥羅巴烏羅司克	一〇九六〇	三六九	七〇	二六	一六、八	四						六	
同	波羅塔巴	一〇九六〇	三六九	七〇	二六	一六、三	四						六	
同	雖巴士特波羅	一〇九六〇	三六九	七〇	二六	一七、五	四						六	
同	累得威撒	一二九〇二	三八二	七二	二五	一八	四					二〇	六	
同	▲姐咁累威取	一二九一二	三三八	七六	二六	一八	四					二〇	六	
同	▲亞力山大三世	一三五一六	三六七	七六	二六	一八	四					二〇	六	
裝甲巡洋	克倫波	一二三五九	四七三	六八	二六	二〇	四					二四	四	
同	俄羅斯	一二一九五	四七三	六八	二八	二〇	四					二二	五	

六

三

六

六

三

六

五

五

夫俄日海軍力之不相上下如此而俄國陸軍之根據堅牢又非日之所敢望而其財力之窘迫又適相等（下條詳之）此彼此之所以久持重不發也特至今日而形勢急迫幾於欲罷不能有志時局者拭目而觀其後可耳

俄日之財力比較

戰雲慘澹不可終日。然而狙伏却顧相持不發者。則亦有故焉。論海軍之噸數。則俄略遜于日。論陸軍地形之利便。則日遠不及俄。而二國之財力。皆有不能持久之勢。日士論者謂中日交戰時。和戰終始。延期一年有十月。日本陸軍海軍支出之費。其最盛時。一月實支出一九三三九八〇一圓。共計戰局終始。支出總數實達二〇〇四七五五〇八圓。(據日人前日臨時軍事費決算表)假令日俄戰爭延期三年。以中日戰爭一日支出軍費最多數六十八萬圓爲比例。現在海陸軍愈擴張。戰術愈複雜。軍費支出益增進。一日軍費平均爲百萬圓。一月爲三千萬圓。一年及三億圓。三年相續約當達十億圓。中日戰爭時。最初以三千萬圓之剩餘金及商人獻納金支辦。其後竟募集一億餘萬圓之公債。且至增稅。則此次戰費所出。亦不出于增稅與公債之外。而外債則病國內債至二億三億。則國民經濟界亦生非常之擾亂。而倍加現今之稅率。一年僅得一億三千萬圓。故如今日日本之窮困。十億之戰費。必非國民所能堪。而俄國國債亦及百二十億佛郎以上。即一法國已及六十億佛郎。俄國國力亦無增稅之餘地。勢不得不

續募外債。即法人爲保護信用。肯應俄人之軍事公債。其財政困難又當甚於日本。此二國之主戰論。所以熾而復潛之一原因也。然而日本主戰論者。則又有說。

博士金井延論滿洲問題經濟上之觀察云。我國財政雖薄弱。然鑑中央國家財政與地方財政之關係。改良租稅制度之根本。而確立其系統。決非不能一戰者。國民經濟之狀況。歲歲增進。普通銀行之預金（存放之款）比前年殆四倍。貯蓄銀行之預金達於七倍以上。一般銀行之積立金（次第增進之實款）爲十分五以上之增加。貯蓄銀行之積立金爲二十四倍之增加。是皆進步之明證。前日中日戰役。一個師團支出之數。一月金二百二十萬圓強。今日廢人夫之制而易以輜重輸卒。出征費用必減少。是北清事件所經驗。而今日之作戰。自運送里程交通機關等之關係。更得減軍費之一部。（中日之戰。運送傭給費五千二百萬圓強。實占軍事費全體三分之一。）故今回一個師團一月之出征費爲二百萬圓。必有餘裕。今自前所假定之兵力而言之。一月軍費共計一千六百萬圓。即一年不過一億九千二百萬圓。戰爭期假定爲一年。加以海軍經費（假定爲二十五萬噸）合計不過二億八千萬圓。發揮大和民族之特性。節省物力。以爲軍人之後援。決非不得支辦者。

萬朝報論財源所以出及概算額云。（一）非常準備基金。即補充軍艦水雷艇基金。準備災害基金。及教育基金。此三者爲蓄存清國賠款以備非常之財用者。金額達五千萬圓。而此五千萬圓中。一部放存四分利之英貨公債。一部放存五分利之本邦公債。實際現金迄二千萬圓。（二）特別會計資金。綠替（綠替者墊用之意）此款係以各特別會計需用之資金。以非常之事借給使用者。中日戰役時。各特別會計種類不多。原資金僅得六千五百萬圓。而以非常之變。墊用金額。前後通二千八百萬元。今特別會計種類增加。三十五年度豫算。通固定資本。達二億一千萬元之金額。實較前日三倍以上。假定綠替止三倍。亦得八千萬元。（三）綠越金。流用（綠越金者因事業遷延逾歲而生之款。流用者通融使用之）因戰後財政之變動。而繼續事業及新營事業。有不能豫定者。每年必生翌年度之綠越金。綠越額最多者。三十一年度。實出七千四百八十萬元之上。自三十四年綠越三十五年者。其總額猶不下四千三百萬元。此款雖不得爲豫定之財源。而因遷延擴張海軍事業所生之綠越金。在三十四年度。實出二千五百萬元之上。實占綠越總額六分強。計其緩急。而以一千五百萬元爲戰費。必非難事。（四）事業綠延（綠延者推下期限之意）前項之綠越金。自前年度遷延而得之。本項乃將今後之事業。推下期限而得之。事業費之總額。本年度實達五千九百萬元。明年度當不下四千二百三十萬圓。若更加第三期海軍擴張各年比例之額。今年度當出六千一百萬元之上。明年度

殆達五千萬元。通算兩年度事業費。實達一億一千萬圓。除去政府所立整理財政繰延事業計畫中。今年明年合計約一千萬圓外。而今明兩年度不可不支出之事業費。猶在九千萬圓之上。假令繰延兩年度總額三分之一。猶得流用三千萬圓以上。(五)國債償還一時停止。停止國債償還。於公私經濟雖有大損。然以決戰賭存亡時。亦不得已之一策。英國與杜國戰爭時。猶決行增稅及停止四百六十萬磅(合日洋四千六百四十萬圓)之國債償還。況不及英國之豐富者耶。據我國國債償還豫定表。三十六年度償還額。國債元金九百三十萬圓。三十七年度九百七十萬圓。停還兩年度之國債。得流用一千九百萬圓。(六)一時借入金。前北清事變。供遣清軍費。借入一千七百萬圓。而第二次山縣內閣補助各府縣水害土木費。借入四百萬元。現內閣補足製鐵所運轉資本之缺損。借入二百萬元。皆經議院認可。況臨時急用耶。現日本銀行之現金準備。出一億一千五百萬元之上。發行鈔票之餘力。常在三四千萬圓之間。可舉餘款借入之以供戰費。(七)募集公債。當廢止借金政略之時。而募集公債。固為難事。然我國民徇外難急。公義聞。軍事公債之名。應之者必急中。日戰役時。初次募集三千萬元。應募總額出七千七百萬元之上。(二)一倍半以上。不出三月。復募集五千萬圓。應募總額為九千餘萬元。(將二倍)而募集價格。率願入當局者所指定之三分之一以上。現今經濟界。非獨日本銀行現金達一億一千五百萬元而已。如公債標準之一般銀行預金。四八八五七〇〇〇〇元。貯蓄銀行預金。四四二〇〇〇〇元。郵便貯金。二七九七〇〇〇元。一般銀行積立金。六三三九五〇〇元。貯蓄銀行積立金。三〇六〇〇〇元。一般會社積立金。一〇一三八〇〇〇元。合計七二九三五〇〇元。而中日戰爭時。日本銀行現金。不出八千萬圓。公債標準各種金。總計不過一億七千六百七十三萬圓。咄嗟之間。而舉八千萬圓之公債。然則以今日而舉二億之公債。決非難事。(八)有期限特定增稅。英杜戰爭。為其一例。我國適於定期增稅之事。(1)地租。(2)酒稅。(3)所得稅。地租增十分之五。得二千萬元。酒稅以三元之增率。得一千二百三百萬元。所得稅倍增之。得六百萬元。三者并增。殆近四千萬圓。但當短其期限而已。概括右所舉各項。計非常準備資金。得二〇〇〇〇〇元。特別會計資金。繰替得八〇〇〇〇〇元。繰越金。使用得一〇〇〇〇〇元。事業繰延。得三〇〇〇〇〇元。國債償還。停止得一九〇〇〇元。一時借入金。得三〇〇〇〇元。公債募集。得二〇〇〇〇元。期限特定增稅。得二〇〇〇〇元。合計四〇九〇〇〇元。我之財政。試大戰於極東大陸而有餘。

而報知新聞論俄國財政云。威子特氏為經濟界上大人物。而其政略則無非剝肉醫瘡之計。試舉威氏聚斂之方。其始用間稅主

義。酒煙草石油自來火皆課重稅。以是爲不足。則定政府賣酒之制。定鐵道鑛山輸運事業官營之制。定政府專賣茶及砂糖之制。且不僅中央政府通奪民業而已。而各地方自治體。凡民業之電氣鐵道馬車鐵道瓦斯電燈水道以及農具種子裁縫機械等。皆以之爲公有事業。蓋威氏之政策。在集全國資本於政府。而興官營之各種事業。由是在農業。則政府爲地主。而修耕作以國民爲使役之丁男。商業。則以政府爲股東。而以國民爲使役之店客。工業。則以政府爲廠主。而以國民爲使役之技師。取政府萬能主義之極端。而國庫得歲入二十億盧布。在職十年。成七萬里之鐵道。增加製鐵所造船所軍艦商船鑛廠工廠無數。國內民業之受補助金者。及外債之收重利者。仰威氏如明神。而俄國歲計。十年前威氏就任時。九億六千五百萬盧布。本年度豫算十九億四千七百萬盧布。增加二倍以上。威氏又發行十七億七千萬盧布之新公債。以擴張事業。据一千八百九十七年威氏奏言。俄國之生產額。一年度三十五億盧布。今既以其中二十億盧布爲政費。約費全國生產力十分之六。國民精力疲敝。於是失敗之罅。寢寢發見於社會間。(1)生產減少。自昨年度溯五年前通算之。農民生產額減少十億盧布。(据大藏省報告)平均一年減少二億盧布。(2)直稅負缺之增加。間稅之煙酒。既課重率。則直稅自減。日多逋負。据千九百年歲計。負員爲豫算之十分之一。分有七。(3)食麵包之數減少。比十年前。平均每農人每年減少麵包數五十斤。(4)壯丁不合格。据徵兵檢查。不合格者比前七年間增加十分之一。分有四。(5)生殖停止。雖最殷盛之地方。人口亦不增殖。民力既已如此矣。而國力亦未見其充實。据本年一月。開財政閣議。威氏所報告。最有可驚者。『(1)千九百三年度之豫算。雖歲入超過。是爲一時之戰爭稅及爲北清事變增加關稅之結果。若復舊時。則歲入必生二千三百萬盧布之不足。(2)國有鐵道以前。雖有多少之利息。而自千九百年度損失二百六十萬盧布。千九百一年度損失三千二百九十萬盧布。千九百二年度損失四千五百萬盧布。千九百三年度損失六千萬盧布。今後二年間。鐵道全線。尙當爲損失八千四百五十萬盧布之豫算。(3)欲彌補以上之缺失。舍增稅之外。無他法。而民力已盡。萬無增稅之餘地。』其現象如此。試舉千九百三年度豫算統計之所示。經常部歲入額一八九七〇三二六七八盧布。歲出額一八八〇四〇五二二九盧布。歲入剩餘一六六二七四四九盧布。臨時部歲入額二五〇〇〇〇〇〇盧布。歲出額一九一二六二二四三盧布。歲入不足一八八七六二二四三盧布。經常臨時統計。歲入總額一八九九五三二六七八盧布。歲出總額二七〇一六六七四七二盧布。歲入不足一七二一三四七九四盧布。僅僅仰公債以免破綻。而國債元金。已達於六八四五〇四八六一磅之巨額。國債利息年額三〇二八八九一七磅。(一千九百一一年實數)而此外又有國庫負擔保證金額

二五八四、三四八、三八七盧布。合前國債元金約九十億乃至萬億元之債務。而俄國財力。俄國銀行及國庫存在銀貨額九二七五〇〇〇〇〇盧布。金貨流通額七三七三〇〇〇〇盧布。俄國銀行及國庫存在銀貨額六一五〇〇〇〇〇盧布。銀貨流通額一五三二〇〇〇〇盧布。俄國銀行。國庫存在紙幣額七一〇〇〇〇〇盧布。紙幣流通額五五九〇〇〇〇盧布。盧布一旦有事。而兌換紙幣緊急時。則九億二千七百萬之金貨。直減爲三億六千八百萬。國力民力。並見穹窘。據威氏政策所收之結果。萬一遼東開戰局。則威氏所假定軍費。爲十三億元。而論日俄兵力者。則亦有利鈍異形之二種觀察。殆無所出。

中國果可得中立乎

俄日戰機將破裂。日本公使內田康哉勸中國政府以中立。聞中國政府亦將布告中立。

中國果可得中立乎。竊嘗譬之。滿洲如中國之婦。中國其本夫也。俄羅斯其奸夫也。日本則妒奸夫之艷福。而議其後者也。今奸者與妒奸者將揮拳於其婦之室。而本夫恭然袖手而顫聲曰。吾中立。吾中立。是果可得中立乎。

中國果可得中立乎。於國際公法上。中立國有中立國之義務。不徒戰事之暗助。戰器之供給。在所嚴禁而已。乃至劃守其地界。約束其人民。無一事不當注意焉。中國今所處之地位。果可得中立乎。

不中立則開罪於一國。不能中立而謬言中立。謬言中立而實不完中立之義務。將必開罪於兩國。中國果可得中立乎。不可得中立而猶中立。此其所以爲中國政府也歟噫。

西藏與英國

英之頻遣兵隊於西藏。各報既屢言之矣。西藏亦英之滿洲也。但吾儕多讀英報。多讀日本報。英報於本國之政策。固自秘密。日本與西藏甚緣遠。故亦少及之。故吾國人之視線咸集於滿洲。而西藏則若覺若夢。固無足怪。

西藏者印度之保障也。故英人非有西藏。將不能長有印度。俄在滿洲爲侵略政策。英在西藏爲防禦政策。其汲汲也亦宜。

俄日戰爭之結局。各國於中國本部。其即實行瓜分政策與否。今不敢斷言。至本部以外之地。若滿洲若西藏若蒙古。其必不復有中國政府一毫之勢力。則不待著蔡矣。

北京政府向猶恃入晉入秦入蜀爲退嬰之計。若蒙古西藏去則並此而無之。中國民間亦時或希望蜀滇桂諸地爲獨立萬一之計。若西藏去則並此而無之。嗚呼一哭。

西藏與廓爾喀

制印度死命者不徒一英國也。又有一廓爾喀以爲之俚。危哉西藏。據康南海所調查。謂廓爾喀一西方之日本也。其國王閱兵之照像。曾印本報中。彼其有常備兵十餘萬。而復以雄武之君主材略之將相統率之運動之。以廓爾喀入西藏。是虎入羊羣之類也。痛哉西藏。痛哉中國之西藏。

美國駐劄滿洲領事之赴任

數年以來。美國屢以開放門戶之主義。勸告我國政府。其意豈不爲保全中國之領土哉。今美國因與中國新換條約。而得先派領事駐劄奉天及安東縣。以爲各國倡首。開放滿洲之實。於是乎在。開放滿洲。最爲俄國之所反對者也。何以故。以俄國欲占領滿洲故。然使俄國占領滿洲而封鎖之。則於各國商務有碍。故一滿洲也。各國以開放之爲利。惟俄國則以不開放之爲利。彼此立于不能相容之地位者也。今美國得因實施條約。而有此舉。然則滿洲爲中國之領土。可因此而證明之。宜俄國之官民皆以此條約爲出于日英兩國之政策。欲借此以驅逐俄國于滿洲外者也。故俄國某新聞甚至以美國此舉爲表惡意于俄國。其在倫敦之通信員。則謂中美條約乃爲顛覆俄國之立脚地者。嗚呼。俄國獨占滿洲之意。於是公然表暴于天下矣。反之。美國則以今日之派出領事爲外交上之成功者也。美國大總統宣告實施條約之時。外務省曾發表一文書。謂「此回先各國而派領事于滿洲。實足恢復滿洲地方之秩序。且合於美國向來所提倡之開放門戶主義。又能確保中國統治滿洲之權。以舉保全中國領土之實」。由是觀之。此爲美國外交之成功。亦中國或得因此而保全滿洲之一轉機也。

學海時評

祝政法速成科之成立

初日本設速成師範科。以謀我留學生之便利。以爲教育之事業之嚮導。辦理年餘。而卒業歸國者。旣以百數。于是吾學生中熱誠達識者數輩。謀政法速成科之建設。其議起于壬寅之秋。初謀之早稻田大學。不能就。直至今春。政法大學總理梅博士乃毅然任之。于是經文部省認可。有此科之設。其規則如下。

第一節 主旨

第一條 本大學之法政速成科。以教授清國現代應用必要之學科速成法律行政理財外交之有

第二節 教授及通譯

第二條 教授以日本語口授。更以中國人通譯華語。學生得以漢文筆記講義。

第三條 教授聘日本之法學博士學士之法學名家深於學術而富於經歷者。

第四條 通譯者請留學日本之帝國大學法科大學及私立各大學之清國留學生學有根柢者。

第三節 學科

第五條 學科之分目如左

法學通論及民法 商法 國法學 行政法 刑法 國際公法 國際私法 裁判所構成法 民刑訴訟法 經濟學

財政學 監獄學

第四節 課目時間表

第六條 課目時間表如左

第一學期				第二學期			
學科		每週授業時數		學科		每週授業時數	
法學通論及民法		一〇		商法		六	
國法學		四		行政法		六	
刑法		四		民刑訴訟法		六	
國際公法		四		國際私法		二	

裁判所構成法	一	財政學	四
經濟學	二	監獄學	一
計	二五	計	二五

第五節 實地教授

第七條 本科教師於講堂教授外。更時率本科學生實踐日本司法及行政各官衙及其他官私之設營物。爲實地教授。

第六節 卒業期 學期 休業日

第八條 左之日爲休業日
每日曜日 大祭祀日 冬期休業（自十二月二十五日至翌年一月七日）

夏期休業臨時定之

第九條 以六箇月爲一學期。第一學期自陽曆四月一日起。至九月三十日止。第二學期自陽曆十月一日起。至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

第十條 滿兩學期爲卒業期

第七節 授業費 入學費 通譯費

第十一條 每月繳授業費日銀六圓。但本科學生未滿三十四人時。須繳總數日銀貳百圓。滿八十人以上。則每月減繳三圓。

第十二條 入學時另繳入學費兩圓。

第十三條 通譯費臨時定之。

第八節 入學期 入學資格 退學

第十四條 入學期每年定四月及十月（陽曆）兩期。但臨時補缺時。亦得入學。

第十五條 有入本科資格者。（一）清國在官者及候補官員。（二）清國地方之士紳及年齡已滿二十歲之有志者。

但漢文均須學有根柢者方許入學。

第十六條 凡入學者均須有清國公使之紹介。

第十七條 凡入學者先具履歷書誓約書各一通於總理（書式闕之）。

第十八條 本科學生在學中如有不良行爲及不堪造就者得命之退學。

第十九條 凡已入學而中途退學者已繳學費概不算還。

第九節 試驗

第二十條 試驗於每學期末行之。

如學期末而有疾病及不得已之事故不能應試或應試而不合格者得於次學期試驗時同時補行試驗。

第二十一條 兩學期試驗均合格者得授以卒業證書。

第十節 校章及校服

第二十二條 凡入學者均須著用本大學制定之制帽及制服（制帽及制服另有式樣）惟奉有常職在日之官員不在此。

第十一節 講舍及寄宿舍

第二十三條 本科之講舍設在日本東京麴町區富士見町六丁目十六番地。

第二十四條 本校得附設寄宿舍由本大學直接監督。

第二十五條 寄宿費及食費雜費等臨時定之。

此次政法速成科其將來之成績必非師範速成科之所能及吾敢斷言也蓋師範速成卒業者不必能任師範而政法速成卒業者實可以任政治何以故師範者以各種普通學授人者也普通學不具必不足以爲人師速成科之所能受者不過教育原理耳教授法耳學校管理法耳而教育原理其源本于心理學倫理學論理學等甚深遠亦非末學小生以數月之功所能受也若政法則不然政法科預備之根柢則以能知本國法制之沿革知本國現時社會之情狀利病爲第一義吾士大夫之稍讀舊史者或已服官者或以紳士任地方上之事與社會爲緣稍深者凡此預備則既有之矣故其聽受他國之政法而相與比較觀其得失而以自鑑也爲道甚易入此其優勝者一也師範速成卒業後欲自行研究以求大成以求適于實用仍不得不乞靈于諸實質之普通

學。而此等普通學又往往非獨修所能爲功也。政法速成卒業者若能自讀東籍則可以引而彌長入其堂奧不難矣。此其優勝者二也。吾故曰其將來之成績必非師範科速成之所能及也。抑我士大夫之來就學此科也以視入尋常政治大學有更優者如帝國大學如早稻田大學如某如某雖其學科之詳備必非此速成科之所能望顧其所最詳者則日本現行法律之解釋也。此在專門此學者固甚緊要若吾中國人則雖闕之不爲病也。所最要者法理之所以然及各國法律之比較得失某者適于吾國之用云爾而此速成科實已備之故此科雖謂爲吾國學政法者之一完全學科可也。入他校以三四年之功而得一完全學科而此校以一年之力得之其特長一也。又凡學一業必學理與應用相輔乃能見諸實濟日本之帝國大學前此亦曾提議欲帶領學生往中央政府地方團體之各行政局部觀察考驗施實地之教育然以生徒太多每次率領千餘人以就實驗勢所不能議遂中止故以國立之大學尙不能補此缺點他更無論也。而今者此速成科經政府之認可乃能有此特權此日本學生所希望不能得者而我得之其特長二也。故曰入他學校猶不如此校之爲尤妙也。

夫以日本之起居飲食最廉者每歲日銀二百五十圓乃至三百圓足矣。加以來往川資亦不過百元。以一私人自備此費其能任之者所在而有也。若以一省之力派百人不過歲三四萬元耳。以一府州縣之公費派十人不過歲三四千元耳。而其收效若彼然則何憚而不爲此抑吾更有一言今日舉國有志之士望朝廷以改革望大吏以改革其熱度更甚者以朝廷大吏之無可望欲奮然而破壞之而再造之以從事于改革雖然今使朝廷大吏而果真改革也民間其果能破壞舊政府而著手于改革也而其所措置果能有以遠勝于今日之現狀與否果能遂行改革之實與否猶終無以自信也何也任治一事而皆無其才也然則今日而不速養成政法普通之智識則無論爲平和改革爲激烈改革而國家進步之目的卒不得達則稍有志者相率以就此科其可須臾緩耶且政治之立腳點罔不起于地方自治今之稍明學理者亦既以曉音瘠口昌言此舉之急務顧自治亦豈易言若各州縣各有紳士若干人學此一年則其歸國也于地方自治之影響其必有甚大者矣吾故歡欣鼓舞祝此科之成立而深有望于國中之鄉大夫鄉先生也。

現留學界中自認任通譯之義務者六人。則法學院學生之黎君淵。孫君澤霖。熊君汝霖。曹君暢九。早稻田大學學生之稽君鏡。林君榮也。

祝嶺南學會之成立

廣東爲五洲交通孔道。風氣之開最早。而近來於學界上不能占一位置。蓋由內地提倡之士少。團結之力渙也。去年有倡設廣東青年學會之議。聞之欣慰。近組織已成。改名爲嶺南學會。或者能爲百粵放一光明線乎。茲亟錄其章程如下。

一本會以統一全省學人。結成一秩序鞏固之大團體。以洗從前渙散凌亂之習爲宗旨。

一本會目的專在聯合大羣。以謀學界內種種之公益。凡目的以外之事。本會須犧牲之。

一本會會員以全省學界中人組織之。凡屬同志。無論本省海外。年齡長幼。皆可入會。

一本會擇適中之地設會館一所。名曰嶺南學會。初辦時暫行租用。會費既充。立即購建。永遠作本會公產。

一會內設閱書閱報室各一所。儲備各種書籍報章圖畫儀器等。以爲會員研究之用。外人到閱者亦聽。

一本會設會長一人。副會長一人。主統理會中銀兩。執行一切事務。董事八人。主稽查整理會中庶務。幹事一人。主料理書報及聚

集佈告各事。雜役一人。主打掃奔走各事。會長董事由全體會員投票公舉。幹事由會長董事公舉。會長董事祇作名譽員。不支

脩金。不用駐會。惟每星期必須到會巡視。幹事常川駐會。每月脩金十四元。膳費在內。會長董事每年公舉一次。連舉連任。

一本會款項由會長副會長協同經理。每月底將收支數目交幹事列表標出。各董事有稽查核之權。年終刊徵信錄一次。并將

下年預算表佈告。

一本會會金除支銷開辦費用外。餘存殷實行店生息。過百金以上之用款。會長須通知各董事。方得起用。

一同志入會每人捐會金一元。給回會票作據。此後每年每人捐洋五角。爲常年經費之用。上年冬季聚集時清交。

一會金之外。如有熱心志士。捐助款項。及書報圖器等物。謂之特別捐。本會定深感謝。將銜名數目標貼會內。并刊入徵信錄。以彰

雅意。

一每年以七月（暑假）十二月（年假）兩月爲聚集之期。各會員皆有發議及決議之權利。惟欲發何議。必須先期三日將銜名職

業里居及所演宗旨詳細開具。交幹事員按日標出。所發之議。如有關於學界興革者。經過半會員公認。即須切實行之。惟語涉

偏激。未經公認者。該發議員須自負責任。此等會議。最能交換智識。鍊習政務。各學堂學生不妨互持一主義。爲嚴格之爭辯。以

爲他日參列國會養成政黨之預備。（會議細章另詳）

一每期聚集必擇日團飲一次。侑以軍樂。如初時經費不敷。以茶會代之。務期感動其團結親愛之觀念爲主。

一每年聚集既終。全體會員共撮照片一幅。懸之會中。以聯情誼。

一每年常期聚集外。遇有大事關於全省學界者。經正副會長及董事四人以上認可。則由幹事員佈告。開特別聚集會以研究之。惟非公憤公意。不得妄有舉動。

一各地會員或因道路遙遠。聚集時不能親到發議者。若有卓見。可函知幹事代爲宣佈。

一本會設會冊一本。凡入會者須依格填寫銜名職業里居年歲存會備查。

一本會會員對於未入會者。有招徠紹介之責任。對於已入會者。有聯絡團結之義務。不得各存意見。生排擠攻擊之風。（自治細章另詳）

一本會有擴充。無停止。將來實力充足。凡紹介遊學資助學費調查辦報興學譯書等一切公益之事。定必依次興辦。

一本會基礎既固。即在城內先設支會。其外府州縣。亦必遞次推廣。以聯聲氣。

一章程既經刊佈後。各會員須切實遵守。有應改良之處。可於聚集時提議。

一本會會所或租或建。視會金多少而定。現未設有專所。入會會金。城內交雙門底覺民書社。城外交多寶大街尾時敏學堂。佛山交居仁里汾學社收存。給票註冊作據。外府外埠則按上開各地址寄來。俟集足款項。即將開辦日期會所地址佈告。

教育時評

數月以前。教育之聲。囂囂徧國中。今又暫衰息矣。雖然。綜各省官立私立之學堂。猶不下百數。亦一差強人意之現象乎。噫嘻。唯唯否否。奉行故事者居十之六。借作終南捷徑者居十之三。盲人瞎馬。吠影吠聲者居十之一。於是教育界前途不可問矣。今著時評一門。專以規畫舉國之言教育者。知我罪我。其無辭焉。

愛國學社與教育界之前途

上海愛國學社者。南洋公學退學生之所創立也。以學生之資格立學校。自茲始。學生而從事於教育事業。各國有其例乎。曰。無也。學生者。方在受教育之年者也。而惡能從事於教育。然則此舉不足稱乎。曰。是何言。今日之我國。無規則之國也。無規則故不可以。

尋常文明國之規則爲比例。愛國學社者實教育界前途一大希望也。

學校所以養國民也。而今者舉國之學校皆養奴隸。於是乎國民之不甘爲奴隸者。遂無可以受教育之地。苟欲受之。舍自教自育之外。無他途。夫學生而至於不得不自教自育。哀哉其遇也。學生而共發大心。以自教自育。壯哉其志也。

吾儕於愛國學社。無一毫之關係。於愛國學社諸君。無一人之識面。然聞其事。戚戚然不能去諸懷者數月。初憂其人之易散也。繼憂其規則之不肅也。繼憂其功課之缺點也。繼憂其教習之乏才也。繼憂其主持之非人也。繼憂其經費之無著也。今者散而歸者。雖有少數。其重要之人。團體依然。第一事知免矣。讀其章程與其課程表。其自治之嚴。分課之當。悉愜焉。第二三事知免矣。教習得熱心之士。自報效。第四事其亦知免矣。主持者得一二老成績學篤行之君子。若蔡君鶴卿。吳君稚暉。蔣君觀雲等。以爲監督爲表率。第五事知免矣。所缺者第六事而已。以前五事。吾深爲愛國學社賀。以後一事。吾仍爲愛國學社憂。

天下最困人者。其惟第六事乎。其惟第六事乎。苟缺此一事。則前五者皆無所附。而將終不免於蹶敗。夫學生之資力。必非能任此。龐然學校之常款。不待問而知者也。然今者學生既處於不能不自教自育之苦。況苟其終於此焉。則彼之爲奴隸教育者。其將有所口實。而益其驕橫之氣。若曰。汝不就我。汝決無受教育之期也。不啻惟是此百餘人。之以自教自育爲目的者。雖不敢謂其人爲將來之一人物。而拔十得五。君子猶屬望之。忍聽其廢於半途也。不啻惟是今日舉國中。無一可以受文明教育之學校。此社草創伊始。吾雖不敢謂其完備也。然以如此之監督。如此之學生。吾敢信其有可以達於完備之資格。吾儕有子弟。不欲其學爲奴隸也。夫既已徧國中。無他地可以受教育。其與諸退學生同一境遇。昭昭然也。此校既有可以達於完備之資格也。苟相率助焉。而使之得達。則此後吾躬或吾子弟之不願學爲奴者。其亦將有所以自教自育。而不至失業。公耶私耶。皆將賴之於戲。我國國民。其無同情耶。

吾儕之爲此言。非有所受於愛國學社諸君也。吾念我教育界之前途。瞿然愀然而不能已於言。頗聞彼諸生者。持自營自活之主義。刻苦相厲。特結所謂共和營業者。以顧公益。雖然。彼等所循者。彼等之義務也。吾儕所言者。又吾儕之義務也。愛國學社非彼一二監督及百數十學生所專有物也。而彼一二監督及百數十學生。雖竭其力。勉其形。涸其慮。而亦不能以獨力維持此學校。又吾儕所不待問而可推得者也。於是乎吾儕有吾儕之義務。讀叢報者數千人。表同情於此論者幾人。吾念中國前途。吾滋望。吾滋望。記此以質愛國學社有關係者及讀報之君子。

愛國學社何在。則上海大馬路坭城橋福源里也。

橫濱大同學校五年紀念祝典

今日稍知時務者。皆言教育。稍知教育者。皆言普通教育。國中普通教育之始萌芽而稍成一規模者。惟橫濱大同學校。直至今日。而普通教育之稍有可觀者。仍惟一橫濱大同學校。

大同學校。創自戊戌。迄今五年。以去年十二月十三日散學之日。濱人胥謀舉五年紀念祝典。市中華商有聲望者咸集。凡二百餘人。日本之地方官市紳來賀者數十人。學生集者百餘人。釋奠禮畢。頒學生獎賞品於中華會館。頒訖。吾國志士游寓此間者。次第演說焉。乃設西式饗宴。賓主融融。至午後三點鐘乃散。大同學校萬歲之聲震屋壁。洵盛舉也。是日結花樹懸國旗於校門。宴次侑以軍樂。使人愛國尙武之心油然而生焉。日人過其門者。嗜嘖羨不置。

吾國民僑寓他國者不下數百市。人數統計不下數百萬。而能自創學校以教育其子弟。惟一橫濱。而神戶聞其風而繼之。嗚呼。橫濱亦可以豪矣。他市亦可以厲矣。

雖然。內地各省府州縣。任舉一市一鎮一村一落。其人數與橫濱華商相埒者。何啻數百萬所。其繁亦遠過於橫濱者。何啻數萬所。而至今普通教育之稍有可觀者。仍僅推一大同學校。嗚呼。國民可無猛醒歟。

蔡鈞與橫濱之義和團（大同學校滋擾事件）

大同學校祝典之再翌日。正午。忽有流氓無賴百餘人。闖入學校。洶洶然聲稱毆總理毆值理毆教習毆監督。時已散學休業。故諸人無一在校者。諸無賴不得逞。毆書記一人而去。而校之門梯窗櫺及藏書樓之書架皆被碎焉。此事何以起。起於彼一二小人以爲大同學校乃新黨某某等之根據地也。欲撲滅之以爲功。以爲陞官發財之終南徑。而不知某某等與大同學校之關係固甚淺薄也。先是橫濱之中華會館。有商董盧某鮑某等。本自附於新黨。嘗爲大同學校有所盡力者也。己亥秋。劉學詢來濱。語鮑盧曰。若背新黨。吾能予汝以紅頂。予汝以鐵路總辦銀行總辦。二人歆焉。遂背新黨。然未滋鬧也。及蔡鈞至。始日嗾之。使與學校構訟。初學校之立。本出於全市之同意。在中華會館公舉人董其事。因議以會館所置之一廣廈向爲義學用者。以之充校地焉。學校經費不足。每歲須集捐三千餘金爲資助。省此房租。亦稍輕負擔之一道也。如是者凡數年。至是鮑盧以學校逋租不納。控於裁判所。三控三被斥。既不得逞。又見學校舉五年祝典。其盛況劇心刺目也。老羞成怒。而出於此暴舉。蓋先爲一茶會。招集下等社會之人物。許

以若因此事下獄。每人每日給以二金云。以故諸無賴爭爲用。日本警察聞變馳赴者數十人。互相格鬪。警察一人負傷焉。卒縛七無賴以去。

嘻。此舉一何似義和團之甚。至今警察署裁判所。日日指索元兇。彼毓賢英年趙舒翹之徒。必不能免矣。而其最大之元兇。必仍以晏然復據大位。長樞府。其結局亦必與義和團等。吾所敢斷言也。

元兇爲誰。或曰蔡鈞。日晚大同學校四字之匾額。欲攫之。細載至北京。以當獻俘者。非一日矣。是或可信。

蔡鈞一何仇教育。至於此甚。或曰彼不識一字。因以爲苟識一字者。則非復人類。故惡之云。是或可信。

大同學校于本月十五日已照常開校。學生比之往年更加多云。

廣東女學堂事件

自教育議興。稍審本末者。莫不注意於小學。注意於女學。甚休甚休。

廣東學界在各省中最黑闇最腐敗者也。官不過問。有力之紳士。不過問。頃民間一二志士。乃始有倡辦女學堂之議。雖成績未知如何。要之亦一線光明也。南海縣裴景福者。虎而冠者也。大學堂總教習丁仁長者。天閣而從。入股園圖中出身者也。女學堂首事諸人。以其爲地方官紳也。姑一聯絡之。裴丁乃大怒。丁函秦道云。『初聞有人倡女學。此何等事。未必真公然舉行。乃昨日竟敢送帖來請。胆妄已極。』裴答龔守云。『倘不封閉。則恐中丞不答應。』嘻。此何言耶。雖以北京政府之頑舊。而西后猶有欲興女學之議。使西后果倡矣。則裴丁又將何辭耶。

祝震旦學院之前途

聞倡辦各人中。頗有因此風波而萌退志。自請除名者。果爾。則吾不責裴丁。惟責彼等裴丁固狗彘不足責也。而彼等貿然以維新。自居。苟非認定此目的。何必倡辦。既認定矣。曾是區區狗彘而能阻我耶。吾意倡辦諸公。未必有此等人。

教育議興。既已兩年。而至今無一稍完備之私立學校。不得不謂國民之恥也。譯書局如林。譯才如鯽。及考其所謂譯事者。不過稗販至粗極淺之東籍。未曾通一國之語言文字。乃至或並日本之イロハ亦未認識。而貿貿然日從事於繙譯。徒以麻沙燕石耗讀者之日力。損讀者之腦筋。雖科以欺騙殺人之罪。不爲過也。吾聞上海有震旦學院之設。吾喜欲狂。吾今乃始見我祖國得一完備有條理之私立學校。吾喜欲狂。該學院總教習爲誰。則馬相伯先生。最精希臘拉丁英法意文字者也。所在地則徐家匯也。今將其

章程擇錄以諗求學者。

宗旨

一本院以廣延通儒培成譯才爲宗旨。

功課

一拉丁爲任讀何國文(指英法德意)之階梯。議定急就辦法。限二年畢業。首年讀拉丁文。次年讀任一國文。以能譯拉丁及任一國之種種文學書爲度。

一先依法國哲學大家笛卡兒 Rene' Descarte 之教授法。以國語都講。隨授隨譯。譯成即可爲他大學校課本。

一本學院既廣延通儒治泰西士大夫之學。其肄業之書。非名家著作 Classical authors 不授。

一課程遵泰西國學功分文學 Literature 質學(即科學) Science 兩科。

一古文 Dead language 如希臘拉丁文字 本學院先以拉丁爲正課力能旁及者可兼習希臘文字

正課 二今文 Living language 如英吉利德意志佛蘭西意大利文字

三哲學 Philosophy 倫理學 Logic 性理學 Ethic Metaphysic and Psychology.

(甲)文學

歷史 History.

附課 輿地 Geography.

政治 Politics 社會 Sociolgy 財政 Economics. 公法 International law.

物理學 Natural Philosophy.

正課 化學 Chemistry.

象數學 Mathematics.

算學 Arithmetic. 代數 Algebra. 幾何 Geometry. 三角 Trigonometry. 圖入代量算 授線數法學 Description Geometry.

(乙)質學

重學
天文學
Mechanic.
Astronomy.

附課	
動物學	Zoology.
植物學	Botany.
地質學	Geology.
農圃學	Agriculture and Horticulture.
衛生學	Hygiene.
簿記學	Book keeping.
圖繪	Drawing.
樂歌	Singing.
體操	Gymnastic.

一按日上午二小時下午二小時為授課時刻。三小時授正課。一小時授附課。通計二年除星期外共六百日。共二千四百小時。首一千二百小時為授拉丁文時刻。次一千二百小時為授任一國文時刻。除授課時刻外每日四小時為獨修時刻。二年共四千八百小時。為肄業時刻。功課預算表如下。

功課預算表一 (拉丁) 第一年

學序		一日 / 小時				一週 / 小時		一年 / 小時	
識字 Word getting 造句 Sentence Maring 首六月	二	正課	師授	自修	上半日	正課	師授	自修	下半日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功課預算表二 (英法德意任擇一國) 第二年

論理學 Logic 又次二月	體操	詩歌 音樂	演說 問難 析疑	閱書	閒散	安息
二				二	二	八
二						
一						
一						
二						
二四	二	二	二	一二	一二	五六
二四						
二〇〇	八〇	八〇	八〇	六〇〇	六〇〇	二八〇〇
二〇〇						

學序

正課 師授 自修
正課 師授 自修
正課 附課 自修

師授 自修
一週
小時

師授 自修
一年
小時

識字首四月	二	二	二	二	二四	二四	二〇〇	四〇〇
造句	二	二	二	二	二四	二四	二〇〇	四〇〇
行次四月	二	二	二	二	二四	二四	二〇〇	四〇〇
修辭學	二	二	二	二	二四	二四	二〇〇	四〇〇
學譯哲學書	二	二	二	二	二四	二四	二〇〇	四〇〇
學譯政治書	二	二	二	二	二四	二四	二〇〇	四〇〇

一本學院所授功課。限二年卒業者。單就文學論也。至於質學。非一年內所能畢事。有志精進者。得於一年外延長肄業時刻。本學院可特別教授。卒業期限亦以二年。

士生今日不通歐洲任一國語言文字者。幾不可以人類齒。而歐洲各國語學。皆導源拉丁。雖已通其一。固亦不可不補習拉丁。而先習拉丁。然後及其他。則事半功倍。而學益有根柢焉。此馬相伯眉叔兄弟所素持之論也。眉叔云。沒士林痛惜此學院。即相伯獨力所創也。其願力洵宏偉。其裨益於我學界前途者。豈可限量。

文學一科。各國大學所必有之分科也。雖然、以日本之進步。至今猶未有一學校專以研究文學爲目的者。而吾中國、今已見此院。吾爲中國前途賀。

院中肄業之例。以本國文學優長者爲及格。蓋如此然後進步易也。我國學界。今漸滔滔然有蔑視國文之惡風。得此庶可規正之。

我青年諸君。今後固不能不廣求新知識於世界。非游學歐洲。殆不足以占優勝也。苟在此院兩年。以其所學者爲基礎。然後外

游焉以附益之。則學有本而成自易矣。吾祝震旦學院萬歲。

痛哭中國學務之前途

正月初旬有刑部尙書榮慶着會同張百熙管理大學堂事宜。務當和衷共濟。真認經理之諭旨。有謂張管學慮政府阻力甚大。欲得滿人有力者助之。遂奏請添派者。有謂張管學心力已瘁。仍無端緒。奏請添派管學分其責任。以備卸肩者。之二說。驟聞似可信。深察之。則原因非一。此事關係於中國學務之前途至巨。不可以不論。

中國迭經挫敗。建言者皇皇然以學堂爲急務。西遷而後。驚魂甫定。即有規復大學堂之舉。政府欲塞天下之人望。於是遴選屢掌文衡聲譽。颯起之長沙張氏爲管學。是時張驟游臺省。一歲三遷。海內以爲嚮用方殷。張又徧交天下豪俊。既管學務之全權。將來成就或其庶幾。於是海內冀觀新政之眼球。乃紛集於張所辦之大學堂矣。

西遷以還。所立之政務處。其意以爲此辦新政之徽章也。乃觀其所派。則即軍機諸大臣也。劉坤一張之洞袁世凱也。劉張袁疆吏止足爲體面之代數。而內權仍集於樞臣。樞臣以外。餘子亦止視爲體面之差事。圖他日之保舉而止。所謂辦理新政者如是而亦足矣。張氏而以管理大學堂事宜爲體面之差事也。則何不可與政務處諸公一例安逸耶。而顧爲此僕僕也。則亦大悖朝廷之用心矣。

張氏以爲自疏遜小臣。驟歷通顯。非認真辦事無以塞天下之望。自粵還朝。即有劾罷京官數人之舉。比受命管學。復欲用此心力以實辦學堂。而不知爲朝列所忌。已伏於劾罷京官之時。當在西安。欲革除積弊。有所論列。忌者固已浸多。辦學之時又不能仰體敷衍責塞之樞旨。遽欲實行。已意迨政府厭其所爲。多方挑剔。張氏仍欲委曲周旋於其間。以冀事之或可有成。受命年餘。僅得草草開學。如果以是。以爲塞責政府。或姑容之。乃復議建造圖擴充。將有大辦之舉。動政府又安得而不惡之耶。

學堂之收取青年。爲其年力甚富。成學可期也。今日之青年。其必心醉最新之理想。掉弄自由平等之口頭禪。以爲愉快。又勢之所必有也。學堂方以教育權治此青年之學生。特患其教育不良。法律不善耳。苟能善何慮學生之不戢戢受治也。政府方欲大施其壓制。而此說者忽騰于學生之口。則不能不疑及辦理者之有以長養之矣。

此次之原因。聞係袁世凱奏對時。面陳學堂辦事諸人多輕躁。少年學生中極多不安分者。請有以善其後。太后領之。客臘有浙江某御史封奏。請添派滿大員管學。摺上留中。此次添派榮慶之旨。都中傳言軍機亦無消息。太后僅商之榮祿而突有是命。張氏之

毫無聞見。又可想而知矣。

中國辦事之不信漢人。夫人所知也。乾隆時和珅在軍機。張玉書以大臣任鈔胥。已屬非常之榮幸。三百年來。以漢人當國者。獨沈桂芬耳。六部事務。書吏主之。滿尚書稍可着議。漢尚書畫諾而已。疆吏滿人居其七八。向來已然。中興而後。豐功奏於曾左。於是漢人任疆吏者。浸多。戊戌以後。又一變矣。朝廷果以學務爲重要也。則必不任漢人。其獨任漢人者。以爲此無聊之差事。不妨畀之也。既深察任此事者之實行。已意。又得以外臣之所言爲藉口。即無某御史之奏。其必添派滿人無疑也。然則榮氏之來。其爲魚朝恩之觀軍容。以監制一切耶。抑將馳入趙壁而奪此軍符耶。抑將暫爲觀軍容。以爲奪軍符之預備耶。是亦將有實行之日矣。榮氏以倉場侍郎。躡九階而致大司寇。其爲太后之寵人。榮祿之密切。決無疑義。都人士曰。榮慶者。剛毅一流人物也。其爲人精刻。頗知潔已。在倉場能釐革積弊。此次管學。其將以此精刻之專長。大行其改革耶。抑將以法家之手段。大施其壓制耶。要而論之。榮氏之爲人。何若。不必深論。總之中國之所謂大學堂。固永無實辦之一日。驟然廢之。則無以鈴天下之口。亦何妨備此一格。以爲朝貴兼差之地。抑將徇海內之喁望。設爲學部。添設各官。如外務部之仿六部制。彼此推諉。以授權於書吏。堂官主其畫諾。亦何嘗非疏通人員。陞轉之一法。而今日之所謂大學堂。學生亦得上比於成均。得以囂囂然異于衆矣。自奉諭興學。不出一年。而行省皆有學堂。紛紛奏告。羣自以爲功。亦決決乎大觀矣。他日讀支那之歷史。得勿佩其速成。所惜此慰情勝無之張氏學堂。從此歇業。而天下之學堂。自此多也。

張之洞奏辦湖北學堂章程抉評

往歲海內。惘國家之不興學。乃紛紛求學於外洋。雖出洋學生。中自放其學業者不少。而以此成學者。亦數數觀。自蔡鈞之壓制凌虐。而出洋學生氣短。官派游學者。已日希矣。朝廷欲以派西洋爲抵制東洋之策。掩天下之目。奉命者得藉口於西洋經費難籌。而故緩其期。以爲延宕。他日所謂官派出洋學生者。將俟諸地老天荒而後也。藉令派矣。而懲于東洋之衝突。乃極力束縛其自由。即使不恃官派。自費求學。其能脫此野蠻壓制之威力耶。烏乎余欲無言。

防流弊第三曰。不可講泰西哲學。泰西哲學。流派頗多。大率皆推論天人消息之原。人情物理愛惡攻取之故。世俗所推爲精闢之理。中國經傳多有之。近來士氣浮囂。專取其便於己私者。昌言無忌。以爲煽惑人心之助。詞鋒所及。倫理國政。任意譏彈。則大患不可勝言矣。云云。夫張之洞亦來評論哲學乎。是亦新異之問題矣。張欲錮蔽天下人士之心思。以養成奴隸之資格。乃昌言禁哲學。

張蓋自視湖廣總督之權力足以堵禦一世。謂近來士氣浮囂。士氣誠浮囂矣。張能以區區湖北一學堂。易天下之風氣乎。能禁學堂中人不講哲學。果能禁學堂外之不輸入乎。新理想之灌入。歟。薄如潮。恐張之洞區區之權力。未能障百川而東之也。謂倫理國政。任意譏彈。今日腐敗之國政。稍有知識者。能譏彈之矣。果有無數高尙元渺之哲學家。出現於報界中。而操其筆政耶。謂哲學可爲煽惑人心之助。吾以爲苟欲圖亂。則必聯合下等社會。其將以高尙元渺之哲學語下等社會耶。張又謂世所推精關之理。中國經傳多有之。則中國經傳之義理。當可爲煽亂之助。當可爲任意譏彈倫理國政之助。張必斤斤令學徒誦讀者。蓋欲養成此輩。讀經傳之亂民耶。吾欲起古人於九泉。與張之洞對質也。

臚列書目。恭呈御覽。固已奇矣。其課本有養正遺規。教女遺規等書。所列西籍多廣學會二十年前之本。原奏謂以此講授。不至誤入歧途。誠哉。坐黑暗室中。一步不動。斷無歧途之可入也。

原奏謂東西各國文武官員。此語已極解頤。又游歷文士。來鄂省觀書院學堂者。不可勝數。讀之不禁噴飯。凡游歷者。勿論地方內如何現象。皆詳爲考察。即入最野蠻之地。何莫不然。況湖北可以恣游觀者。古跡大半零落。惟兩湖書院武備學堂之崇閣深邃。最著名譽於鄂中。過客游蹤。幾徧。曾謂外人蒞止。足爲總督之光榮耶。即崇拜外人。何致以區區之足音。欣然入告也。

張曾派人到日本考察學校。譯書歸而呈之。此次章程。大半摹倣日本學制。而加以專制之威力。與腐敗之道德。借學校以行其壓制人心之術。全詆爲不通。則其形式上多模範日本。未嘗盡不通也。謂之爲通。則總覺其頑鈍腐敗之處。觸目而有。亦不能處處摘出。適成爲南皮制府之辦法。孝達先生之文字而已。

中國督撫有無限之權力。常有不遵朝旨者。朝旨亦優容之。如壬寅七月十二日之上諭。固以章程頒行各省。着各該督撫按照規條辦理矣。湖北之奏於十月初一日上之。其時已奉上諭。可以置之不理。而獨據已意。此等舉動。與庚子東南督撫不奉朝命。同張之洞殆習慣成自然耶。

練習教習之新法

署江督張之洞。以中小學堂教員。咸取材於師範學堂。是師範學堂爲教育造端之地。三江需用教員。何可勝計。爰於江寧設立三江師範學堂。定額江蘇五百名。安徽二百名。江西二百名。延日本高等師範教習十二人。專司講授。教育各等學。中學教習五十人。分授各學。雖將來成就不可知。而設此學堂之意。則甚善也。最奇者開辦練習教員之法。令東教習就華教習學中國語言文字及

中國經學華教習就東教習學日本語言文字及理化學圖畫學。謂此法在日本爲互換知識。夫互換知識誠善也。東教習講授可以參用中國語不至隔閡。亦何嘗不然。而試問儼然日本之高等師範教員肯甘心俯首以聽中國教員之講授乎。日本以支那教育權自任。中國待命於日本之情形。又如是其急。即不習中國語言亦安慮中國之不聘請耶。且所謂經學者。果如何之經學也。以一年習語言文字之日力而兼習經學復欲以如是之經學餉饋中國他日之中小學堂教員。又何理也。且華教習能以經學授東教習矣。則與現在之師範生固可有直接之教育。他日師範生又以此遞傳於生徒。而中國經學之種子爲不絕矣。授之於東教習何爲者也。推張氏之意以爲華教習既就彼習理化學圖畫學矣。我更持何物以互換之。環顧中國之舊物。獨此經學爲日本所尊爲漢學者。或正以誇耀於外人而足以抵理化學圖畫學之價值。於是決計以此互換之。特吾不知日本教員肯崇拜此學否。肯出其理化學圖畫學以互換此經學否。此亦頗難之問題也。既慨本國教員之不足而求助於隣邦。彼昂然龐然來占此教育之位置。乃欲以彼所不屑過問者而強其肄習。其甘心服從此主義者。其真日本高等師範之學員耶。吾徐以察之矣。

教育會之公函

教育會者。中國教育前途之一線光明也。其內情與現狀。曩者詳言之矣。（本報二十五號教育時評）夫以學生而從事於自教自育。其勢已窮無復之而其力必不能持久。此固不問而可以預知。頃以經費浩繁。呼將伯於海外。嗚呼。教育者我國國民之公益。則維持此教育者亦我國國民之公義。海外同胞熱誠愛國。當必有爲之援手而相與有成者。今將其會員公函備錄如左。

中國教育會全體會員頓首寓書

海外同胞。韓嬰有言。磐石千里。不爲有地。愚民百萬。不爲有民。豈惟不自有而已。權利競爭。歸於強桀。固將有乘巘抵要。奪其所據而吮膏肉者。荒荒大陸。蚩蚩橫目。欲保此以終古。殆理勢之必無者也。比年以來。前知之士。固嘗發教育改良之議矣。蓋我民誠智。彼雖欲役。固有不能者。我民誠愚。彼雖欲事。亦有不得者。此固強弱之總因。抑亦盛衰之樞紐也。而政府亦嘗做行一二。以塞衆望。顧斯事艱巨。生死存亡。繫於縣縣。若存之一綫。乃微觀深察。則見其大謬不然。蓋往往以形骸聾盲。當此巨任。是無異望近死者以復陽也。嗚呼。海外同胞。熱心俠力。日日望宗國興學校。出人才者。而詎知宗趣若彼。孤我同胞之望者。至如此極耶。莊生曰。天之穿之。日夜無降。而人故塞其竇。今日穿之之力。猶遜於塞。然則莽莽前途。其將長夜以漫漫乎。禹域山河。其真際於末劫。而爲昆藍風中之腐草乎。抑將有倔興者。濯手整理。以新我日月。光我宇宙乎。凡此絕大之疑問。推往覘來。執因求果。皆可於

今日教育之現狀而稽決之也。請爲同胞重一言之。專制之毒。痛於學界。遞積遞演。則國民之萌蘖者。愈受摧殘。一也。外人利我教育權者。將陰施其狡獪。益深我奴隸之資格。二也。循斯二者。已足以夷吾族姓矣。況豐禍之交乘而迭至者乎。同胞同胞。吾儕不自振拔。偷懦憚事。失今不圖。必無幸免之希望矣。乃者旅滬同志。殷憂不輟。爰有教育會之舉。發起於壬寅之春。至其秋冬之際。而組織乃粗備。請爲同胞道其概略。我國今日學界。最缺乏者爲教科書。教育會發興之始。即欲以此自任。繼因入股方廢。承學之士。於一切新名詞意義。既未習聞。恐難講貫。乃議做通信教授法。刊行叢報。方欲出版。而駐日蔡使阻遏留學之風潮。以起。於是乃謀自立學校。規制尙未底定。又有南洋公學學生。不勝教習之虐待者。相率出學。求濟於教育會。遂成今之愛國學社。此敝會歷史之大凡也。然敝會同志。無權無勢。一切建置。皆白地起造。無有憑藉。學生社會家乏者。十之七八。即稍有資力。而束縛於父兄。不得逞志。愛國學社財用之困難。遂有逾於尋常者。國內僥陋。稍有一二周志。慷慨捐助。然一切費用。不足者猶極鉅。此所以不能不呼將伯於海外同胞也。海外同胞。目覩外族之強盛。身嬰虐待之慘酷。愛國之誠。浸昌浸熾。近年凡有舉動。極爲同志所欽服。比來各省官學。多有由同胞資助以成者。此足以表愛國之盛心矣。然官學之宗旨。不過造軟骨派之奴隸。愛國學社之前途。雖不敢決其如何。而學生固多志趣不羈。向學甚篤。儼如昔日英民移居北美者。具此善因。或有勝果。可以慰我同胞者也。伏希同胞各仗願力。襄此善舉。實爲厚幸。謹布腹心。惟祈垂鑒。其他規則別詳敝會及愛國學社章程。與敝會機關之蘇報。同胞取而覽之。必更詳知其情狀矣。

中國之慈善教育

今中國競言教育矣。其最難者曰籌款。而問其款中之最巨者。則首推膏伙。教師器械之費。又次之。夫學生而至求款作膏伙。則宜乎學堂之難辦也。列國之興國民教育。皆以義務迫民就學。取其學費。受其束脩。毫無假借。何論膏伙。中國則不然。中國亦嘗有類似國家教育者矣。曰書院。書院之膏伙。多者十數兩。少者數兩不等。使學者于糊口之外。猶得以其餘贍家。故中國書院之性質。則教育而兼慈善事業者也。人之有教育。恐國民知識之不發達。而思所以發達之。中國之有教育。防國民貧窮之無所歸思。所以贍之。而知識之發達與否。則置不問。故人之教育。使民進步。中國之教育。使民退步。

吾不悉西洋。請言東洋之學。西洋者。日本全國學校。皆取學費。即以其學費充學堂經費。雖間有官立學校。不取學費者。然學生卒業後。則充義務教師以償之。嗚呼。全國有爲之青年。豈盡嗷嗷待哺之人哉。唯其哺之。則待哺者愈衆矣。蓋國民之性質。之最惡者。

莫如依賴心。國民有依賴心。則國爲之不救。嘗見有小說載漢末某君之事。忘其書名。曰某君幼喪父。家貧。與弟同居。某刻苦自勵。得大任。人皆以其兄弟富矣。而某乃與弟析居。一切產業財帛。皆一人擁之。其弟怒。其鄉人言某不顧也。因而其弟憤甚。亦刻苦自勵。終得其兄同等之地位。于是某乃言曰。某非愛此產業。不欲以與弟也。所恐弟習于依賴。不圖自立。故竊負惡名以勵之。今復何如。今即以財產之半與弟。恐弟不屑受也。若某者。誠可謂愛其弟者矣。夫有人者。累見有于人者。憂天下有見有于人者。則有人者之過也。國家以慈善事業與教育。而人之望慈善者。衆國民之依賴心。生則將不受教育之利。而反受其害。今人動曰。國家若干年養士之澤。夫國家而養士。則國亡矣。是故中國有無數慈善事業之學堂。則不如其無國家而養士。則不如其殺士。或曰。以慈善事業之性質與教育。則誠不可。然今日中國學者。素多寒士。不有贍之。則受教育者將無人。是非諸公過也。不知因寒素而起慈善事業。固不可謂過。而造此素寒者。又誰之過。與教之以無用之學。而令其不能謀生。于是從而養之。其養者固自以爲累。而不知其有益于被養者否也。且經濟競爭之勢。日劇而不知興商工業以廣民謀生之路。其教育不知造就實業之民。而教以無用之學。則無怪乎其不養。則無人能受教也。國家數百年深仁厚澤。民已入骨。而更加以養士之澤。吾民其何堪乎。

神戶同文學校國文教習之辭職

三月十五日。神戶同文學校國文教習總辭職。其辭職之故。一因總理不與教習相商。私逐學生三人。一因新有提議。凡中國官吏過境。教習須督學生肅衣冠至碼頭迎迓。教習以其舉動過於腐敗。且禮貌浸衰也。遂辭去。

同文學校。神戶華商所公立。每年公舉值理以司校事。麥某向爲總理。麥某者素稱熱心任事。校事多其主持。邇來惑於細人陳某之言。頓異疇昔。陳某者絕無知識之妄人。專以媚麥爲事。本非學校值理。以媚麥之故。時時干預校事。學生積不能平。噴有煩言。陳已銜之。被逐之學生三人。初來自廣東上海漢口。本與陳某不識面。故見之不與爲禮。陳以其輕己也。尤怒。接官議起。學生大譁。三人者經已於初九日退校。擬暫假寓數日。摒擋一切。即入東京。陳某乃嗾麥某逐之以示威。且益實行接官之議。苟有官過。則全校學生必須往接。否則罰其父兄。蓋此事固陳某爲主動力。而麥某則爲之傀儡者也。

學生者中國將來之主人翁也。辦事者與教習者均宜以愛護學生爲目的。寧可無故驅逐。摧折而屈辱之。且不與教習一商。而逕行驅逐。是直蔑視教習而奪其主權也。教習之辭職宜矣。學校者將以養育國民固非以製造奴隸也。吾國國人素有奴隸之根性。無事則奴顏婢膝。以取富貴。有變則奴顏婢膝。以媚外人。

柔媚無骨專以服從爲主義稍有人心者方爲太息痛恨日籌所以挽救之法今乃更驅天真爛漫毫無習氣之幼童使習爲奴隸之醜行是直以學校爲一奴隸製造場矣麥某陳某何人寧足齒數獨恨其驅我聰穎俊秀之後生而戕賊之耳內地學堂學生日與總辦董事相衝突以爲所謂總辦董事者固官中人其腐敗固不足責海外華商素稱愛國素稱自好不料亦有此官中人腐敗之惡習以爲我海外華商之玷也

北京大學堂之國學問題

張之洞奏廢科舉西后乃令往察視大學堂旋以張百熙榮慶推薦請其會辦學堂遂命其與張榮會議重訂北京大學堂及頒行各省之學校章程

張之洞深慨經學之衰息以爲今日更無人竭力提倡則自茲以往將無復窮經之士而經學且將中絕乃議於北京大學堂內增經學文學二者爲課程彼意頗決張榮固未必阻之也

國學者教育之一大要素也非但保全國粹足以發揚國民愛國之精神且無國學以爲之根基則雖精通外學亦皆隔閡難通而不適於己國之用三十年前留學歐美之學生何嘗不受文明國完全高等之教者徒以缺於國學之故其影響之及於祖國者遂爾寥寥蓋既無國學則如移一西人於我國其不能有所盡力固其宜也庚子大創而後我國亟亟於培養人才其派遣出洋者趾錯於道而內地之開學者亦務必求備西國之學科而於國學之課程恐不能無此重彼輕之慮而崇拜外人之輩甚且謂中國學問腐敗猥陋一切掃棄而不足研求風會所趨恐將遵三十年前歐美學生之覆轍且夫我國文明之古國也哲學之精深文學之優美於世界學界中固當占一高上之位置徒以後儒不能闡發精義浸堙遂闐然沈翳於塵蕪而無復精采苟有好學深思之士撥櫳而光晶之再接再鐫以西洋之文明合一爐以陶冶則必爛然放一異彩且將有突出於西洋學問之外而別孕一特色之文明者文學復興時代其在斯乎其在斯乎

張之洞之注意國學言誠是矣雖然吾不知其所謂經學者果爲何種之經學也我國經學之頹弊也非無人治此學也徒以治此學者務爲支離破碎無與於大道而能損人之神智故承平之世尙有人焉消耗其無用之精力以遣有涯之生及今事變日殷外學驟盛一比較而此爲不切於用則遂爲世所詬而其學驟衰蓋優勝劣敗天演公例非人力所能強爭者也今誠能闡明大義標顯精華使學者無苦於繁文而曉然於精義之所在則慨惠學徒必有裨補若仍出其數十年前所鑽嚙之瑣碎斷爛之考據訓詁

而○鯁○然○號○於○衆○曰○經○學○而○欲○人○之○廢○有○用○之○材○力○以○從○事○則○張○之○洞○雖○抱○經○當○衢○而○泣○焦○唇○敝○舌○而○號○吾○恐○人○之○掉○頭○不○顧○雖○列○之○學○課○亦○必○無○絲○毫○之○效○力○也○是○則○非○吾○所○敢○知○矣○

學堂之突飛進步

湖南紳士勢力之大。足與官吏抗衡。而左右一省之風氣。抑揚一省之事業。天下之所共認也。惜乎其所謂大紳士者。向來不知外情。頑固守舊者居多。故自時務學堂南學會散後。數年以來。能以新學提倡一時者。未之曾聞。湘中本多奇異之士。其人又尙氣可用。而以此故。不能首先丕變。以爲天下倡。論者輒爲中國惜之。至近年風潮漸改。去年以來。其以查察各種情形遊於日本者。絡繹不絕。及其歸也。乃盛倡新學。而尤汲汲於學務。於是師範武備高等普通小學各等學堂。紛然創設。其他百事。皆仿日本。甚至以小日本自稱。其驅于一時之狂熱。突飛進步。幾把湖南之學堂界而推倒之。近復於長沙城內。設一半日學堂。專收貧民之不能入正科學堂者。授以半日功課。又將設女學堂幼稚園等。以盡養育婦孺之道。其巡撫又遍諭各府縣。使立中小學堂。今聞其告厥成功者。已有十餘縣。湖南教育事業之進步。真可喜哉。

我國迫於時勢。知養育人才以救國危。非遍立學堂不可。於是上以此勸。下以此倡。教育教育之聲。幾徧全國。可謂識時務矣。雖然。各省之學堂。紛紛設立矣。而以師範不得其人。管理未得其法。又銳進少年。未慣受治於法律。少不合意。即闕堂而散。觀於年來學堂鬧事之頻仍。稍留意於我國之教育者。莫不引爲大憂。以爲前此未立學堂。猶尙希望於將來。今學堂既設。而百無一效。反貽守舊者以攻擊之口實。則教育界之前途。將變爲荊棘。而無從更覓下手處矣。如京師大學堂。自去年開辦以來。頗著成效。在今年上半年。實可爲中國學堂之冠冕。人皆屬望。謂其必足爲天下式矣。乃基礎方立。而洪水決之。萌芽初茁。而風雨摧之。旣因政府有種種之掣肘。局外有種種之疑忌。使當事者不得盡行其意。及派張之洞會商學務。重訂章程。識者早料其不能改良而改惡矣。自是之後。洋教習則苦口力爭。漢教習則見幾求退。學堂規模。已改觀矣。又以科舉不廢。學生中須乞假鄉試者。十居八九。其最遼遼者。非至年末不能歸京就業。如此辦法。無論重定章程之何如。而從前之名譽。已不可復保矣。今湖南新興學堂。其進極銳。其術甚多。其辦法或莫匪善。誠一大可喜之現象也。記者惟祝其善始善終。能立一國學堂之標準。而無與他省之辦無成效者。同增一慨。則中國教育界之大本也。

(張之洞愚不可及)

自張之洞參與北京學務。乃議改正大學堂章程。凡半年始脫稿。聞其章程厚將盈尺。日間將發印。頒諸各行省云。其章程內容。今未能盡悉。惟聞其中一條云。凡私立學堂不許教授政治法律。不許用兵式體操。噫。張氏之用心何在。路人皆見之矣。

張氏之意。殆以爲學政治則立憲共和之學說。自瀰漫於人心也。學法律則權利義務之思想。自散布於社會也。學兵式體操則革命破壞之實力。且將膨脹於學生界也。張氏之憂此而防此也。吾不之怪。吾特悲夫張氏之立法未密。而其苦心恐終歸於泡沫耳。張氏亦知十八世紀中葉奧意諸國之革命黨。起於官立學校乎。起於私立學校乎。張氏而欲絕立憲共和權利義務諸思想之種子也。則宜法王文韶並科舉亦萬不可廢。並學校亦萬不可開。不然。未見其能有功也。

試問張氏汲汲倡學校之意。何在乎。非以國民知識之蒙昧。而欲開導之乎。非以國民體力之薄弱。而欲增進之乎。誠如是也。則官立與私立奚擇焉。張氏而自信以官之獨力。即可以盡此責任也。則竟禁絕民間不許私立學校焉。可也。既許之而復防之。是先以猜忌往而欲民之不以猜忌來。烏可得也。

夫民非好革命也。非好破壞也。革命破壞之思想。皆在上者造之。此其理吾儕已屢言矣。不然。若今之英美德日諸國。其私立學校。何一不教政治法律。何一不教兵式體操。豈嘗見其因此而誘起革命耶。張氏此等舉動。總之皆爲革命家造因而已。

昔人詩云。『書灰未冷江東亂。劉項原來不讀書。』苟政府而授民以可革命之隙也。而迫民使不得不上革命之途也。則其可慮者。固不在學生矣。張氏其何以處之。與張氏同政見者。其何以處之。

美國之教育大會

日本現制。分行政部爲八省。文部居其一。而文部省之權力。遠不及他省。近以行事不洽。輿論往往爲天下所指。攻又當財政困難。宜節政費之議出。於是忽有廢文部省之說。盛傳一時。迄今或存或廢。尙懸爲一問題。未得決定。乃國異勢殊。事情有與此相反者。則美國之教育大會。擴充文部之勢力者是也。

美國教育大會。故事每年一開。以多數取決之法。議定一案。而布告之。或上條陳於議院。或有所警告於教育者。喚起輿論以謀教。

育界之進步。今年仍例以西歷七月六日開會於波士頓市。是爲第四十二回大會。凡開會五日。來會者二萬二千餘人。以哈威大學總長埃利乙爲會長。今年其所議決之宣言書。乃由哥倫比亞大學總長巴脫拉博士主稿。今譯其中所列條件如下。

- (一) 擴張教育事務局。使之獨立。自爲一省。使與他省立於同等之地位。
 - (二) 印度人所住地方之人民。有四分之三。不得受學校之教育。此事情國會宜速加意。
 - (三) 教員薪水。當令足持相當之家計。無虞不足。
 - (四) 國庫所助。只可以之補地方收稅。不可以之竟代其用。
 - (五) 言語舉動。教員必須加意檢點。以爲人倫的表。
 - (六) 學校之舍及運動廣場。宜以爲教育國民全體之機關而用之。
 - (七) 學校當教其生徒。養成一種尊重法律之風。
- 且吾攷美國教育大會。每年所發布之宣言書。皆以建設文部專省一條置諸第一。美國教育家之以文部省爲重要。不亦可見乎。而日本願欲舉其現有者而廢之。是則蒙所大惑不解也。

學界時評

中國學界。近一二年來。似頗有蓬蓬勃勃之氣。雖然。徒撫皮毛。不務實際。拾一二文明進步之口頭禪語。以自欺欺人。甚者剽竊一二生澀之名詞。以炫庸耳俗目。若是者比比然。其爲良現象耶。其爲惡現象耶。蓋未可知。作學界時評。

繙譯世界

近聞上海有所謂繙譯世界者。此間未得見。未知其內容若何。但見其所出廣告。滿紙皆日本字面。幾於不能索解。已屬可笑。其尤駭人者。則告白首二語云。「二十世紀之支那。繙譯之時代也。」夫當「繙譯世界」創刊之時。不過二十世紀之第二年耳。此後尙有九十八年有奇。使此九十八年中。而支那僅得爲繙譯之時代。支那學界尙可問耶。吾知彼不過偶失檢。非必以此咒中國之前途也。然君子一見以爲知。一言以爲不知。言固不可不慎也。此無他。坐撫拾新異名詞。以自炫而已。

翻譯與道德心之關係

繙譯之事。真非易易。吾不能文。然每覺譯人之文。難於自屬稿者。倍蓰焉。苟任以己意武斷。刪改而損益之。非徒學問之累。抑亦道德之虧也。

試讀六朝唐間所譯佛典。何等精審。何等銳達。佛學之所以得盛行於中國。良有以也。至如近日。若侯官嚴氏之譯天演論。譯原富。皆以數年之功。始成此數卷。兢兢焉。若深恐有負於著者。此誠譯界之宗師也。即下之如前者上海製造局所譯格致諸書。雖不能發揚國民之根本思想。然定名屬詞之間。猶煞費一番苦心。比諸今日之譯界。尙不啻螻施之與鹽螻也。今日譯事之發達。爲國民福耶。爲國民病耶。一歎。

今日譯界之混雜。由於學東文太易。新學小生。手「東文典」和文漢讀法等書。未及三日。或且並口。八四十八假名未識。亦囂囂然談譯書。姑無論其不解東文也。即真解東文。此事固遽爾易耶。凡譯一門之書。非於此門學問。研精有得者。萬不能率爾從事。苟爾者。未有不白誤誤人者也。吾有見乎今之少年。以翻譯爲業者。其冒險自信之力。真不可及也。其貿貿然譯哲學書。經濟書。政法書者。無論矣。其最易者。宜莫如歷史。然歷史顧可冒昧耶。凡著史者。其徵引材料。必不能首尾完具。故苟非有史學之常識者。譯之未有不前後矛盾者也。又史中人名地名最多。而其名多有見於中國舊譯本者。故苟欲譯史。非徒近世新著之名。作不可不研究也。即舊譯之陳言。亦不可不瀏覽。近日譯本。往往有尋常習見之名。亦屢異其音者。吾見有以七字譯哥命布。以五字譯奈端者矣。譯者之謏陋不足責。獨不爲讀者惜腦力耶。大抵譯歷史者。雖不通西文。而拼音法終不可不粗解。今皆據東文以譯。而東人以其假名一一與羅馬字母對照。故依原文譯之。其地名人名。未有不在四五字以上者。吾嘗見某譯本中。有一人名譯至十七字。一地名譯至十三字者矣。譯者設身處地。令讀者何以爲情耶。夫其不知西音。不知舊譯名。猶曰吾學力實不及此。無可如何也。乃或同一名也。而一書之中。前後互異。乃至一業之中。前後互異。若此者。吾蓋數見不鮮矣。此則不能以學力不及爲推諉者也。蓋其以譯事爲兒戲。爲牟利之具。而不復一爲讀者計也。謂之無道德心。誰曰不宜。更有至通行之名詞。而亦故爲詭異之譯語者。如俄羅斯德意志。吾信雖極陋者。猶能知其名也。而譯者必依東文曰露曰獨。俄之譯露。猶曰日本音實然。尙可解免。然吾恐譯者正未必爲此。夫何憚一舉筆之勞。而必爲此異名。以淆讀者之耳目也。此等人真不可解。苟非自炫其能識一露字一獨字。則必其全無心肝者也。

故譯書而以草率之心從事者其於道德上有兩大罪惡。一曰對於著者之罪惡。蓋與說誑語者同科也。二曰對於讀者之罪惡。蓋損人精神。糜人日力。與侵人自由者同科也。

吾中國先聖之教曰忠曰恕。此二義者。無論言新道德。言舊道德。皆無以易。放諸四海而準者也。故不爲一事則已。苟爲矣。則必以實心行之。忠之謂也。吾譯一書。則如受著者之記爲之傳語焉。烏可以不兢兢也。其樂聞吾所傳語者。則必以吾言爲可信也。使吾誑之。則人誑我。又將何如矣。今乃徒以區區金錢之故。遂不惜自欺以欺人。茲事雖小。而我國青年道德頹落之現象。亦於此可徵矣。

今之譯書者。或爲苦學計。借此以自給。雖學力夫充。不得已而從事焉。此固非可深咎者。然亦當盡吾力所能及。以忠實之心。對於著者。讀者。其猶不瞻則吾捫心固無疚也。而今之少年。往往欺上海書賈。及內地人士之不知別擇。隨意刪去假名。顛倒一二字。苟以易百數十金而已。若此者。不得不謂爲學界之蝨賊也。吾何樂於詆謀人。吾不能已於言也。

翻譯與愛國心之關係

近人好用日本新名詞。以自炫者。吾不解其何心矣。據侯官嚴氏之論。則謂學術上。無論何語。苟徧搜中國古義。亦必能得其確譯。如「*social*」之譯爲「民職」。民直之類是也。若是者。吾未敢遽謂然。名也者。不過一記號。使人習之。而能解云爾。苟實難得其確譯者。則無因之。如日本所通行之「社會」「經濟」等字。雖沿之。亦未甚爲病也。再有難解者。乃至逕譯其音。而加以注釋。亦未始不可。如佛典中之「阿賴耶」「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一者。其例亦夥矣。雖然。此不過窮於名而始用之耳。乃今之談新學者。往往於中國久有定名。人人共知之語。偏廢不用。而必隨人脚跟。拾人唾餘。以爲快。吾真不知其何心也。

中國人性質不好言實事。而好言門面。而此亦其一端。凡人之耳目。往往服從於所習。彼習於東籍。而舌端筆下。流露於不覺者。固非可深責。然已當自檢點矣。乃或故爲此。佞屈贅牙之言。若曰。不若是。不足爲新學也。吾不知其何心也。

若此者。吾無以名之。名之曰無愛國心而已。凡愛國者。未有不寶其祖國之文學者也。中國事事落他人後。惟文學殊不讓泰西。若嚴譯之。天演論視原本。有過之無不及。此深通西文者之公言也。其餘若詩詞曲本。雖理想不如人。而文采或過之。實祖國國粹之一大端也。而諸君必欲蹂躪之。何也。吾見近人之論著。往往有一句長至二三十言。一句中「之」字「的」字三四見者。彼學術上之

語或不能不有所假借於人。豈尋常措詞亦須爾爾耶。雖極不能文者亦當不至是無他。崇拜日本人之既極。並其一言一字而亦仿效之而已。是之謂無自立性。是之謂奴隸。

游學生與國學

（東京國學圖書館之設置）

（所望於留學生及留學生會館監督）

國學與愛國心相倚者也。何以故。凡人之用愛。必用之於其有切密之關係者。父母妻子兄弟之愛。過於尋常。以其習而稔之者。數十年也。同一朋友也。相處日久者。則愛愈深。數年遠隔。愛情不稍淡者希矣。遠客者。見故鄉人。聞故鄉事。雖復一草一樹之位置。一釣一游之景況。亦油然而覺有大感動於其心者。何也。以吾心目中所固有也。惟國亦然。真愛國者。必使吾國之歷史之現狀之特質。日出入於吾心目中。然後其愛乃發於自然。不然則客氣之愛耳。客氣之愛者。以他人皆各愛其國。我亦不可不愛之云爾。是理論上之愛。非實際上之愛也。

我青年欲求世界之知識。乃相率游學於海外。此誠國民發達之一現象也。雖然。去祖國日遠。其所與相習者日疏。驚於他國語言文字學術風俗。而比較諸內地腐敗之社會。於是厭賤之鄙棄之之心生焉。夫焉知民族各有特性。欲善其族者。宜取其特性之良者而淬厲之。必非可以厭世觀了事也。又必非能妄取他族之特性而欲以移植於我族也。故苟厭賤鄙棄之心。一生而愛國心必與之相消。

又游學也者。欲學成而有所盡瘁於祖國也。或輸入其理想焉。或整頓其實事焉。而要皆非深通國學不能為力。今之留學者。類皆少年志氣踴躍之士。然在內地時。率未嘗受相當之教育。此無可為諱者也。故世界之普通學。勿論。即本國之普通學。其有完全之學力者。蓋希矣。甚則國文之未通。草三四百言之短篇。亦拮据為病也。苟若此。則雖博極外學。而欲輸之以福祖國。其道無由不見。前此之學西文者乎。其數如鯽。然能有所貢獻於我學界者。惟侯官嚴氏一人而已。則有國學與無國學之異也。至於辦實事。則其關係之重要更無論矣。

竊意以留學生諸君之熱心。未必不見及此。其所以志焉未逮者。殆有兩因。一則學課忙迫。今方汲汲於採集外界之新知識。無暇兼及也。一則圖書不備。雖欲研究而無由也。吾以為學課雖極忙。然每週間終不可不以數時從事於此。試觀萬國之學校。其學科

時間之分配。豈有遺本國而不道者也。此第一問題。就理論上言之也。人人既認此理論。則當入於第二問題。第二問題。實際之問題也。以留學生之在苦學界。每月籌所謂學校費居住飲食衣服費者。率皆已竭蹶不易矣。豈復能有力以備故國之舊籍以自隨。況我國學者至今未有完備之組織。其所研究之資料。浩瀚散漫。又必非徒備一二種所能有功也。於是乎留學生研究國學之途。遂窮。

若在他地。則吾亦無冀焉。若在東京。則學生之數。將及千人。有會館。有監督。儼然爲一自治之團體。若此區區之事。而不能舉。則更無望其他矣。吾故以爲宜以公衆之力。設置一國學圖書館。其事至易集。而其效至深鉅。

今鈴木町之會館。不過一俱樂部之別名耳。至今未能舉一實際有益之事。而每歲亦費千金。然則籌一圖書館之經費。亦決非難。況有總監督者爲學生與政府之樞紐。可以間接力多所資助。且學生之研究國學。雖內地極頑固之官吏。亦未必反對。固可望其相助。即不助。而此區區萬數千金。亦必非難集。會館與監督果何所憚而不爲此。

若置圖書館。則所備之書。僅分數部足矣。

一 道德哲理之部 十三經周秦諸子宋明理學之書屬焉。佛典亦附屬購置。以備東洋哲學之研究也。

二 歷史之部 正史之外。多搜別史雜史譜傳以資參考。九通等皆屬此部。

三 地誌之部 一統志之外。廣搜各省通志各府州縣志。乃至紀行等類之書。不論精粗美惡。以備爲主。

四 叢書之部 百數十種大叢書宜盡購。

五 文學之部 詩古文辭曲類有文學趣味者擇購之。

創辦之法。一募捐款。一募捐書。捐款最少者得萬金。亦可開辦矣。以五千金建館。以五千金購書。書不足陸續附益之。至其成立以後之月費。固自有限。易爲力耳。

圖書館若成。則凡有志於是者。可以開一國學研究會。以世界之新知識。合併於祖國之舊知識。十年之後。我國學之光燄。必有輝於大地者。

國學研究會若成。與各省之調查會相輔。則能使我輩與祖國之關係。日益切密。此培養愛國心之不二法門也。

數月來差強人意之一現象。則叢報之發達是也。自去年本報創刊以來。至今以同一之體例同一之格式發行之叢報。殆近十家。上海新世界學報最早。大陸報次之。東京湖南學生所出之游學譯編次之。而譯書彙編亦以第二年第九期以後改譯爲撰。而今年正月東京湖北學生有「湖北學生界」之設。浙江學生有「浙江潮」之設。聞江蘇學生亦將自出一報。計畫已熟。今正在編印中。云。半年之間。彬彬踵起。姑勿論其良楮如何。而學界之活動氣。可徵一斑。

諸報中除江蘇一報尙未出版外。自餘數種。語其程度。則譯書彙編爲最。浙江潮次之。兩湖之報次之。新世界學報大陸報又次之。譯書彙編本庚子下半年所創辦。其時東京之學風最良。初出數期。所譯書皆名哲鴻著。於精神上獨具特色。爾後稍腐敗者數閱月。自去年第九期以後。全體改良。其宣告之言。謂自繙譯時代進入獨立研究時代。觀續出三期。頗能不愧其言。蓋此編爲留學生全體名譽所關。故同人樂效其力以維持之。而任纂撰者率皆留學稍久之人。於學頗有根柢。故能嶄然顯頭角也。浙江潮第一期大端精喜。文章亦佳。若循此以往而皆如是。其有益於新學界當不少也。游學譯編專譯東書東報無自撰者。然其所譯頗有特色。蓋往往合數文融會貫通而譯之。其別擇之識。纂輯之勤。有足多者。我國人今日學問程度尙在低點。與其他勉爲空衍之言。誠不如取材異域之爲得也。湖北學生界門類極多。文藻亦有佳者。然比之譯書彙編。則覺其空論多而心得少矣。新世界學報頗有能文之人。然大段亦涉空衍。且多外行語。爲方家所笑者。大陸報無甚外行語。優於新世界學報。而其文更不逮之。敷衍篇幅者居全冊之半。無甚精彩。其目錄徧登各日報廣告中。然往往一目錄之下。其正文不及兩三行者。雖鋪張揚厲。其價值自爲識者所共見也。江蘇之報今雖未出。然此邦好學能文之士甚多。當必有可觀。吾祝其更有進於以上諸種也。

如上所比較。則內地所出之報無論如何矜心作意。其程度總不逮東京諸報。此亦見學問之不可以假借也。內地同學亟宜猛省。

東京學生因各有同鄉會之設立。因各自爲其本省之報。同鄉會原出於愛鄉心。愛鄉心即愛國心所自出也。吾深贊之。顧以是而各爲一報。似於義無甚取。以中國之大。苟一切物質文明既發達。非惟省省當自有報。即府府縣縣猶當自有報也。而今尙非其時也。既名曰某省之報。則其報中內容宜以本省之特別歷史特別現象特別精神爲主要。其餘他省之事。若世界之事。凡屬於普通者皆爲附從。如是則名實稱焉矣。而以今日之中國。雖有高才。不能辦出此等報明矣。然則其報亦不過普通一叢報。而特冠以某省之名。非論理的科學的也。故吾以爲於義無取也。雖然。必有椎輪。乃有大輅。今者各省既皆有調查會之設。有此等報。或可以速

其發達。吾固甚贊之。

吾以爲今之學生不辦報則已。既辦報則宜以學科分。不宜以省分。蓋以省分則此報與彼報其內容大略相同。議論非甚精要。不足以動人。數見不鮮。將成陳言。於學界不能大有所補。若以學科分。則各出其所受者以貢獻於祖國。必較切實而無泛衍也。今譯書彙編將改爲政法學報。誠可爲進步之徵。今日吾國所急需而未得者。若軍事報若教育報等其尤也。東京學生其學軍學師範者居一大部分。寧不能有所表見以歸餉於所親愛乎。吾私祝之。

調查會之關係

頃東京學生紛紛立調查會。浙江首倡。湖北次之。各省亦漸繼起。此誠今日最切要之事。學生而皆注意於此。是其學識增進之明證也。浙江調查會章程已見譯書彙編第十期。湖北調查會章程亦見湖北學生界第一期。兩章程皆善而浙江尤善。調查爲當務之急。而欲舉全國而調查之。斷非今日力所可逮也。省省而自務焉。以本省人之力量各分任吾國之一部分。有機體發達之公例。固應如是。此會若實行有效。即他日地方自治之基礎也。雖然。調查固非易易。必有其專學焉。有其常識焉。然後可以達此目的。今日我學界青年。果有堪任調查之資格與否。吾不能無疑也。吾以爲今日不注意於是則已。苟既注意。不可不爲預備工夫。宜爲一調查學會。著譯統計學之書。言其理法。而因以授諸從事於調查者。此一事也。更有力量。則爲一調查學校。或調查講習會。聚深通此學之人而授之。速成者數月可卒業。然後分入內地。此又一事也。調查會諸君能圖之否。

讀金陵賣書記

金陵賣書記不知何人作也。（本社深願聞其名能見告否）其人固有學者。能文者。愛國者。雖小篇亦見精神也。內數條大足爲新學界藥。擇錄之。稍加評跋焉。

就史而論。爲行銷內地計。大約有三要。

一人地名勿歧出。最好須藍本于萬國史記或瀛寰志略。蓋諸書行世已久。知之者多。彼書誠不佳。吾非佳其書而仍之。實仍人所習知耳。如音或不準。不得已而改。亦宜附以舊譯名。即或自定新譯名。要斷不容前後歧出。爲內地人計。固應如是。即律以譯者之義務。亦應如是也。新出書中精本如萬國歷史。此弊猶層見不亟改正。貽誤無窮矣。

二和文名詞勿多用譯。所以爲不知外國文者計也。吾能譯書。吾自能知其意。然胡可以我例人。彼能知之。彼讀原書可矣。何必讀吾譯本。如其未也。吾曷爲不明示之。而固存其所不知也。揆諸譯者之義務。實是無當。其實難更易。即如此義務二字者。亦必詳加註解。務爲易知而後可。彼自撰之書。而亦滿望皆是者。更不足道矣。

三附圖須精善。外國地名本不易記。今古雜糅。則難之又難。故附圖必不可無。而尤不可不精善。若西洋史要西洋史綱之圖。猶之未有也。萬國歷史之暢銷。實在乎是。

地理一類。佳本蓋鮮。作新社世界地理。于銷數則可矣。然其地名之誤者。蓋不知其幾許。體例雖是。要未爲佳本也。

此論甚切要。今之譯者。大率於中國舊本全未寓目。雖極通行之名詞。亦不識。所據皆東譯本。東人以其假名強配西國字母。原音已多舛誤。又往往將其語尾不讀之音。亦全錄出。故一地名。一人名。動長至五六字。且有十餘字。吾嘗見有譯烏修威（澳洲一省名）三字爲尼天沙烏士烏埃兒士九字者矣。蓋英文爲 New South Wales。實不過三響音。Vowel 日人以假名譯之爲 ニュ ー サ ウ ス ウ エ ー ル ス。苟知和文例而善讀之。亦不過五音耳。而譯者兩無所曉。遂至如此。真可笑可憐也。至其全無心肝。一葉之中。同譯一名。而前後互異者。更不足責矣。苟率此不改。數年以後。國中譯本。無一可讀。耗人日力。亂人腦筋。其罪不在懸下矣。

著金陵讀書記之人。屢讚作新社之萬國歷史。世界地理。其萬國歷史。吾未細讀。不能言其得失。若萬國地理。則可笑已極。彼之編此書。謂爲教科用也。各國教科。必將本國地理。別爲一書。置之於世界地理範圍之外。蓋內其國之意。且非是不能詳備也。故世界地理。率闕本國一門。即不然。亦當特詳於他國。不然。無以副世界之名也。作新社本題名。則世界。而中國部分。居全書四之三。餘五洲。不過得四之一。天下豈有此體例乎。若著萬國歷史者。以中國史居大半。而他國史變爲附庸。可乎。即此一端。吾已不必復寓目矣。吾非好爲攻擊。實恐讀者徒震其釘裝之華麗。而買櫝還珠。空費日力也。

其第二條和文名詞勿多用。尤爲金言。但今之譯者。徒爲金錢計耳。豈嘗一計及讀者。公之言亦牛琴之類也。

小說書亦不銷者。於小說體裁多不合也。不失諸直。即失諸略。不失諸高。即失諸粗。筆墨不足。副其宗旨。讀者不能得小說之樂趣也。即有極力爲典雅之文者。要於詞章之學。相去尙遠。塗澤滿紙。只覺可厭。不足動人也。令新小說界中。若黑奴籲天錄。若新民報之十五小豪傑。吾可以百口保其必銷。經國美談次之。然龍溪固小說家之雄。如所撰浮城物語者。得詞章家以譯之。必有偉觀。

以小說開民智。巧術也。奇功也。要其筆墨決不同尋常。常法以莊。小說以諧。常法以正。小說以奇。常法以直。小說以曲。常法則正襟危坐。直指是非。小說則變幻百出。令人得言外之意。常法如嚴父明師之訓。小說如密友賢妻之勸。得此旨始可以言小說。今之爲小說者。俗語所謂開口便見喉嚨。又安能動人。

吾于小說不能不爲賢者責矣。小說之妙處。須含詞章之精神。所謂詞章者。非排偶四六之謂。中外之妙文。皆妙於形容之法。形之法。莫備於詞章。而需用此法最多者。莫如小說。巴忒文詞之淵藪也。其大文豪皆以戲曲著。坪內雄藏爲日本維新後之詞宗。而以「春也」著。比來海外諸同志。力矯積弊。皆以排浮華崇實學爲宗旨。故尋常通問函件。或且不甚了了。而詞章一學。行且輟響。然果無此學。究不能顯難顯之情。飲冰室主人之文筆。夙爲海內所歎服矣。然吾得而斷之曰。實惟得力於詞章。故諸同志而不欲爲小說。則已。如欲爲之。勿薄詞章也。

專門學書。非專門家不能譯。吾又從而附益之曰。專門學書。非專門家之習知吾國是業者不能譯。即以商業言之。若爲替料若小切手之類。譯者每仍原文。其實自有匯費割條等相當之名。曰在於小說何獨不然。恒言曰外國小說之佳者。非中文所能形容。嗚呼。何重誣吾國文也。

西史言文明者必舉文學。蓋文學屬於美的觀念。實一國之精神。可以驗其國文之品格者也。今言新學者動輒吐棄國文。以是自文其拙。爲計良得。然豈進化一國之本心哉。

其號爲彼中之敏者。略一詆視。則皆曰此皆洋書耳。予聞此言。辨之最力。輒正告之曰。書皆華文。非洋書也。然則皆時務書矣。有時務通考否。又辭以無有。乃徘徊四顧。畢竟莫名其妙者。日又以十數。

李鴻章康南海二書。最足起其疑問。見者輒大詫曰。何謂李鴻章告之曰其傳也。則何以無傳字。搖首咋舌不自己。信其爲洋書益堅。

新書日多。見解極少。目錄之學。在在爲難。一日有以亞東地球全圖問者。有客在座。爲之闡堂。其人始則赧然。旣而曰吾確見報上有此書名。諒爾店無此物耳。領之乃去。

所述形狀。實可笑亦可憐。非親接者不能懸揣得其情狀也。昔匈加利人嘗有購地球者。叩賣者曰。匈加利在何處。賣者指球中一小點示之。其人曰。吾買匈加利之地球圖。安用此爲。西人傳爲美談。以其雖樸愚然亦愛國心之表證也。若此輩則不過愛科名心。

之表證而已。一歎。

日報缺點之大問題

長沙孤憤子寄

(所望于上海日報大主筆諸君)

我國報界。庚子以後。自「新民叢報」首出。外交報。新世界學報。大陸。游學譯編。(今更欲更換名目改良內容)「浙江潮」。「湖北學生界」。(今改名漢聲)「直隸」。「江蘇」。「政法學報」相繼替興。叢報固進步矣。叢報固發達矣。若日報則吾恐猶未也。吾不禁爲叢報賀。吾不禁爲日報憂。

日報果退步乎。果未發達乎。曰。是又不然。若天津之「大公報」。記事簡括。議論頗佳。無外行語。無間雜事。固有名詞。皆注出西文原字。又爲日報中之創格。餘若「天津日日新聞」。「北京時事日報」等類。亦間有足多者。至于上海一隅。本爲吾國書報出入麤集之藪。也有善者。有不善者。其中議論新奇。思想高尚。有益于社會。影響于國家。于精神上。獨具特色。放一大光輝于我國報界。而爲日報中之最優者。則推「蘇報」及「國民日日報」。吾甚欲歡迎之。吾又歎息。其中廢也。若「中外日報」。若「同文滬報」。雖不若「大公報」之簡括。國民日日報之精神。猶能以無數新名詞。敷衍長篇論說。無數新書目。敷衍滿紙廣告。膾炙于仕商僞學者之口。外面形式之進步。亦差強人意之一現象也。

由是觀之。日報果進步矣。果發達矣。雖然。善者少。不善者居多。若近來上海所出之「消閒錄」。「同文滬報附張」。「笑報」。「游戲報」。「繁華報」等類。我國無知之少年(女子亦在內)皆歡迎之。考核其內容。滿紙無非是記誨盜誨淫之瑣事。不徒爲外人見之恥笑。且無益國家有害社會。日報之缺點。其在茲乎。其在茲乎。若任流行內地。將此種腐敗之物質。注入全國人之腦筋內。多則十年少。則五年必化我全國爲一賣淫國。而後已也。嗚呼。賣淫國。嗚呼。賣淫國。天下最下等之名詞也。先我者有日本。繼日本者其支那乎。吾爲此哀哀我支那。不幸得此劣名也。吾又爲此悲悲我國。當今文人之無學。而又不愛其羽毛。若是吾國士流智識之程度。真可爲之太息痛恨而不知淚之何所從也。始作俑者。其無後乎。諸君。諸君。聽者。聽者。

雖然。我國日報猶有一大缺點。在缺點維何。無有一種專爲社會改良之日報。如日本東京之「萬朝報」。「二六新報」等。即其類也。此種報之訪事人。專係本地之墮落學生(學堂逐出者不及次第之生徒。如我國所謂無賴子。反復相似)所擔任。故能調查社會上各種腐敗之現狀。即如去年二六新報會題有「女學生之淫風」一篇。述各女學校腐敗生徒之狀態。及女生與其情夫之私密。

信件。靡不具錄。登至四十餘日之久。言之甚詳。吾書至此。吾又嘆息我國已達于腐敗之極點。安得有此種嘲世罵俗之快文字。以針砭社會之惡習。以振起國民之精神。而使我國出離黑暗社會。同昇于二十世紀莊嚴之世界哉。若我國能創此種報。則與其作游戲消閒文章。數篇較勝萬倍。同業諸君果能實行。則吾執鞭以祝之。祝我國猶有一希望也。同業諸君果以吾言爲信乎否乎。

實業時評

中國輪船公司

中國人伍梁二君。鳩集資本。擬立一中國輪船公司。航行於香港與美洲墨西哥之間。此中國實業界中未有之創舉也。吾爲中國輪船公司賀。吾爲中國商務前途賀。今日之世界。一海上權力競爭之世界也。中國通商以來。我國人之商於外者。足跡徧於五洲。其貨物之輸出輸入者。日以繁盛。英美日本諸國。其航行香港美洲之輪船公司。凡九輪船。幾卅艘。其所轉運者。中國之貨物。殆十居七八。以中國之大。曾無一公司以與之競。任外國人之壟斷其利。而去是非獨利權之失。抑亦我國國民之恥也。中國創辦招商局。亦數十年於茲矣。曾無片船隻輪越中國海岸一步。以窺太平洋者。乃至國中內河之航路。亦爲他國人所專擅。招商局至與立約某地。爲外國公司所專航某地。爲招商局所專航某地。爲外國公司與招商局所合航。內河權力。且不能保。遑言外洋權力哉。彼既能來。我不能往。烏望海權之發達。商業之繁盛也。

嗚呼。一小民難與圖始。自古然矣。而中國今日之人。爲尤甚。莫爲之倡。雖大利所在。逡巡而莫之顧。有一人創始。則萬衆踴躍。蜂擁蟻附而趨之。此中人之恒態也。以中國之大。僅此區區一公司。亦復何能爲力。然既有倡者。吾敢決踵起之日。增月盛也。該公司創立之始。擬先在歐洲租賃輪船。以備駛用。待造船既成。然後易用己船。其行期則定於二月二十九日。首次啓行。其航道則起點香港。取道上海。日本。檀香山。直達墨西哥之文沙尼埠。歸途順至舊金山。然後回航橫濱云。

川漢鐵路公司

近見日本報稱我四川之紳商有開設川漢鐵路公司之議。其資本五千萬兩。內一千萬兩由創辦人擔認。一千萬兩在四川省內。

招股其餘三千萬兩。在上海、廣東、漢口、安慶等處招集。期以五年內竣工。路成以後，以所得贏利十分之四納於政府，作爲路稅。四十五年後，全路皆歸於政府。已擬定章程二十條，呈請外務部云。

其豫定之線路，則自漢口經宜昌、巫山、雲陽至萬縣，迂繞重慶經大定、內江、資陽、簡州達於成都，是爲幹線。自成都分歧一西北行至灌縣，一南行至敘州之富順，是爲支線。凡延長四千一百餘里云。

其章程內最重要之一條，則外國資本一概不許侵入是也。夫以現在中國人之實力，辦此五千萬金之鐵路，本尚非難。但不識創辦。人對於國民之信用何如耳。不然，蘆漢鐵路當初辦時，何嘗不嚴斷外資，何以卒以比利時之名號而歸於華俄銀行之掌握耶？寄語當事者，不可不鑒。

抑吾國人辦路辦礦之往例，往往有揚言不借外資，而割辦人所認之股份，已全屬洋款者。如前者山西路礦，其往事也。此實賣國而欺國民，其罪擢髮難數。吾知四川之紳商愛國自愛，未必爾爾。吾更祝其必勿爾爾。

若誠能實踐不假外資之言，履行五年竣工之約，則吾國將來實業進化，史其必託始於是矣。割辦人之功德，不亦偉耶？

檀香山華工對於禁約問題

檀香由新中國報有「抵制禁例政策」一篇，已錄登本報前號。茲本館接到該處來函，言檀中華商經已在中華會館決議實行此策。已分派委員到美國、香港、菲律賓賓等處游說聯合實行此策云。

又聞駐美公使梁誠、聖路易博覽會副監督黃開甲，皆極贊此議。

此策果能實行，則民間實力之反抗，比諸外交之提議，爲更有力。且其活動範圍較外交更易著手，甚善甚善。

此策果能實行，則能使我民知自力之可用，能使我民知生計上對外競爭之理想及其能力，與其方針於無形中裨益于國民教育者，殆不少甚善甚善。

此策果能實行乎？吾深望於我在海外之同胞，吾深望於我在海內消費外產之同胞，吾更深有望於檀香山派遣之委員。

我國最近實業上之污點

長沙孤憤子寄

嗚呼我國實業上最近之二大污點，其湘紳售商船之事件乎？其皖吏賣礦產之事件乎？湘紳皖吏，誠吾國實業界破壞之巨子也。

開濟輪船公司原係湖南人所設立航行漢口長沙岳州湘潭一帶地方即兩湘輪船公司是也近頃日本人舉國歡迎欲以四萬金攫得之爲己之囊中物湘紳張祖同平生好金錢又因其價較元價（二萬金）已多一倍故不商諸全省市民遂獨斷私與日人三好氏立約並與以長沙小西門城外之停泊場及其附近之地張氏之志雖微而其謀不可謂不狡矣雖然湘水有靈必不落于島夷之手張氏不幸恐未能得四萬之金後卒因在日本之湖南游學生作「嗚呼湖南之實業界」登諸游學譯編痛罵張氏又有電阻止此事且因違期三日市民遂執爲翻案之具返其金而拒之吾聞之轉憂爲喜喜收回洞庭湖數千里之航路權也轉樂爲悲悲奪去張祖同四萬金之利權也

一波稍平一波又起誰知皖撫聶緝縈等好金之徒亦仿張氏之標本于是賣皖省十五州縣礦產之事出現將績溪銅陵廣德寧國歙縣與英華倫公司定約勘驗以本年（光緒二十九年）十一月爲限過期則合同作爲廢紙潛山宿松懷寧涇縣繁昌太湖與英安裕公司定約以明年（三十年）四月爲限廬江定遠鳳陽壽州與巴西義利公司定約以明年六月爲限而華倫公司之約係武備學堂提調唐某所訂定有云無論洞口若干大內中開採礦路無有定界雖千百里若無不可者尤爲荒唐可恨旋以日本之安徽留學生聞之遂作一篇文字分送于京外內之皖吏力抵其非故聶撫終被安徽御史所劾新撫誠公頗願挽回利權加以該省留學生文字之力于是礦產奪回聶某遂去嗚呼果爾則聶某洵可憐人也

湖南洞庭湖之航路權安徽十三縣之礦產權雖皆已收回然吾國實業之史上已成二大污點雖傾洞庭太湖之水不能去其汚跡矣無已則莫若研究實業學問設立實業學校以發達我國之實業以收回我國實業之利權以蓋掩我國實業之前愆則我國之實業其庶幾有近乎是故湘省之所以有實業學校之設也

群俗時評

青年之墮落（二）

今日舊黨竭死力以壓窒新機。然吾以爲中國之新機。不患不動。患其動焉而所趨不善。他日一落千丈。而其敝更甚於疇昔。吾每念此。吾心忡忡。他地勿論。以吾所聞上海之號稱維新號稱志士者。每日殆必有一兩段笑話。接於吾耳。其傷風俗敗道德之事。殆不忍悉數也。此

輩當其初聞一二新論時。志高氣盛。未嘗不以世界上有關係之人自命。乃不轉瞬而頓如兩人者。未必其性之惡。習使然也。後生小子。未嘗一見世事。未嘗知行樂之具。疇昔或束縛於父兄。不能自由。或窘制於金錢。無從揮霍。及一旦至上海。加以現時風潮驟盛。書局如鯽。彼後生小子者。讀日文未及三日。即率爾操觚。從事於譯事。日譯數千言。以易數金。欣欣自得。而所謂游學生之歸國者。復蕩棄一切閑檢。以煽其燄。而揚其波。且爲之說辭曰。是豪傑之本色也。辦事不得不如是。聯絡同志不得不如是。浸假而忘其本來。相與俱汨溺矣。而揮霍者無底之壑。豁也。所入雖驟多。終不敷所出。遂不得不爲一二虧損道德之事。初時猶慙然。若甚有愧於其良心者。第二次而愧漸減矣。第三次而愧更減矣。不及數月。而前此之面目。遂皆變盡。豈必其所欲哉。有迫之不得不然者矣。誰迫之。我自迫也。我之肉慾迫我之良心。也是之謂我爲我奴隸。今後生小子開口必曰。自由。自由。其罵人之語。必曰。奴隸。試問天下不自由之奴隸。孰有過於公等耶。他人迫我爲奴隸。猶可離也。公等自投網而自束縛之。胡可道也。

以吾所聞。去年歲杪。而此輩惡少年。以迫於花債酒債。而逃遁者。已五六輩矣。吾不識其何苦。以前此有限之歡娛。易今日無量之狼狽。豈惟今日之狼狽而已。聲名俱裂。此後更無可以自立於社會之道。問數月前。掀山倒海之豪氣。今復何在。將不得不爲騙子。爲流氓。以終老。彼之自爲計者。毋乃亦太拙耶。雖然。自作自受。何足憐惜。然使內地人士。將以談維新爲忌諱。以志士二字爲一極不美之名詞。其爲罪於一國。又可勝道也。

古來豪傑。容有好酒好色者。然好酒好色者。未必皆豪傑。且學豪傑亦多術矣。何必學其缺點。嗚呼。以今日中國人自治力之薄弱。如彼而復以僞平等僞自由之主義。自文中國其真陸沈矣。嗚呼。是則蒙亦有罪也。夫。是則蒙亦有罪也。夫。

青年之墮落 (二)

頃見有惡少年某某二人。著一書。題曰「吾妻鏡」者。吾今爲誓言於此。吾若無殺人之權。則已。苟有此權。不殺著此書之人。傳其首於十八省。非丈夫也。

書局徧上海。新出書目告白。充牣報紙。而東西大哲之書。有關學術道德者。未見一部。惟見所謂男女交合新論。男女婚姻指南等書。不下數十百種。其書中豈無一二關於衛生關於哲理者。然勸百諷一。其害人心。固已不少。然猶曰。其中有一二言衛生言哲理者存也。何物梟獍。乃作此等明目張胆誣淫誣盜之語。彼以是爲言女權。以是爲言平等。以是爲言文明。彼豈知女權平等文明三字。作何寫法。以狗彘不食之敗類。乃敢搖筆弄舌。以播其毒於血氣未定諸少年之腦中。若此等人。不殺何待。不殺何待。

此等之人。此等之書。本何足以汚新民叢報之片紙。然吾深恫乎近日有所謂新中國之新少年者。皆此類也。記曰：國家將亡。必有妖孽。蓋有此等腐敗社會。然後此等妖孽之人。妖孽之書。出焉。見被髮於伊川。知百年而為戎。吾安得不為中國前途慟也。吾為此評於彼何損焉。彼之吾妻鏡。必驟多銷萬數千部。而彼花酒之費。又可闊數月矣。吾且恐艷羨彼二人而步其後塵者。將日出而未有已也。廉恥道喪。一至此極。國之亡也。復何懟焉。復何懟焉。

青年之墮落 (三)

頃讀日本德富蘇峰之日曜講壇內一篇題曰『所樂如何』者。今譯其略。

鑑定人物之法。莫如察其所樂。人莫不有所樂。而人之一生。殆不過集注全力以圖達此所樂之目的而已。故觀其所樂。而其人

之真相可見也。樂亦多類矣。如支那之福建廣東人。自少壯而餬口於海外。勞動若牛馬。生活之程度若牛馬。如是者數年或十數年。薄有所積。累以還故鄉。始草草結婚。婚後復出海外。千辛萬苦。中年以後。其所貯蓄者漸自足。則復還故鄉。為富家翁。擁少妾三四。吸鴉片。安臥牀第間。其畢生之希望。無逾於此。苟得爾爾。則以為極樂之生涯。

彼等之所樂。野鄙則野鄙矣。雖然。請勿以為嗤也。彼以希望此樂故。故能克己。能忍耐。能勤勉。能儉約。彼等之理想。固不能出肉慾之外。雖然。彼等為大肉慾而制小肉慾。為前途之肉慾而制現在之肉慾。雖曰野鄙。雖曰卑下。然以比諸薄志弱行之書生。優之猶萬萬也。(中略)

故士君子入世伊始。不可不先審其所樂之何在。徹始徹終而不改其樂者。所謂有意識之生活。自立之一要道也。雖等而下之。向彼至卑至鄙之樂而孜孜焉。然有焉者。猶優於無確定焉者。猶優於浮動何也。彼猶有達之之一日。此則永無達之之一日也。

(下略)

嗚呼。我青年之理想。果何如。疇昔自命為華盛頓。自命為拿破侖。自命為俾斯麥。自命為大政黨首領。自命為大軍人。自命為大教育家。自命為大博士。自命為國民先覺。自命為代國民流血。曾幾何時。為區區婦人女子所牽。不惜犧牲其終身之希望。終身之名譽。以易之。則何如彼之生。而求為紅頂。求為富家翁者之猶為光明磊落。始終不渝也哉。古哲有言。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今之青年不然。其始也。後天下之樂而憂。其卒也。先天下之憂而樂。青年如此。國復

何望哉。

嗟夫。彼敗檢裂名墮落以去者。不可追矣。吾想後此蹈其覆轍者。正不知復幾人。青年乎。青年乎。毋使我不幸而言中也。

人物時評

讀人物傳記最足激揚精神。且增歷史上之智識焉。而傳記中之評論。又文學之最有趣味者也。故今於批評門內補此一類。所評者以今人爲主。其近代歷史上人物。亦間及焉。若往古豪傑。則不置論也。

德皇維廉第二

美國紐約週報「政治上最大勢力之皇帝」一題。即評德今皇維廉第二者也。其議論或失於偏激。然讀此亦見德國定霸之原動力矣。今譯其大意以紹介於我國國民。至篇中批評之當否。非譯者之責任也。

德皇維廉第二。實今世界最有興味之人物也。彼非徒爲普魯士之王也。非徒爲德意志之皇帝也。彼蓋大政治家也。大教育家也。大軍人也。大文學家也。大美術家也。大遊獵家也。大戲曲家也。彼其智力。其天才。既超羣絕倫。而復有強烈之熱心。以佐之。彼其功名心太盛。其熱血太盛。其精神無時或休息。故於彼乎。於此乎。無往而不發揮其手段。德皇者。實當今第一之好事家也。他事勿論。請先言其政治的勢力。

欲知皇之政治上勢力。當先論其性格與其境遇。然後及其政績與其功烈。

維廉第二。有敏活之腦髓。有迅速之理解力。有強大之記憶力。有豐富之想像力。此等特性。自其少年時代即已發現。彼其易怒。易激。自信甚堅。頗與亞歷山大。該撒。克林威爾。拿破侖。諸豪傑同科。彼常信自己之伎倆。信自己之天職。信天帝之對於自己。而有特別之保護皇之所以異於常人者。首在於此。是皇有非常之雄辯。其演說恒不與常人等富於空想。富於妙語。常能以特別之議論。而引誘聽衆。說服聽衆。聽其演說。而其人物之性格。躍然如見焉。皇有非常之精力。有非常之勇氣。其目的所向。常固守堅執之。而不肯舍己。以從人。雖然。彼蓋易激之人也。往往歷年經營。慘淡之政策。因偶爾之激觸。輒破壞之。而無所顧惜。其深謀久祕之事業。一旦被激。常暴露之。而不亂。皇之所短。在是。皇之所長。亦在是。

普魯士歷代君主除腓力特列大王外其才智伎倆無一能及今皇者此皇之所自信亦天下所同認也腓力特列當平和時代則自理萬幾一國事無大小悉躬親之當戰爭時代則自督三軍冒矢石爲士卒先有餘暇則或吹笛或作詩或研究哲學今皇亦然以獨力統御此大帝國於國中之商業之教育之學術之音樂乃至全國政治之組織全國國民之生活一切自支配之當皇之方在儲貳也俾斯麥嘗批評之曰『吾見皇太子之人格殆無一不與腓力特列大王相類以此性質實可以爲空前絕後之專制君主嗚呼我國民何幸而得生息於立憲政體之下耶』云云可謂知言蓋今皇自尊自信之精神實與腓力特列之專制主義同一模範者也彼其自視過大而視他人若無物焉俾公既早見之矣及其即位也俾公又言曰『新皇必將自兼大宰相』（案立憲政體君主無責任其權皆在宰相俾公此言謂新皇必將攬權侵大宰相之職也）雖然俾公能知之而不能於彼時急流勇退故未幾遂見罷黜俾公於此舉智不如毛奇將軍矣（案毛將軍於前皇崩後六禮拜即辭職）

腓力特列大王詩人也行政家也哲學家也著述家也然此乃其餘事耳其本色則軍人也彼日日以擴張國土爲事故終腓力特列之世普國之屬土增至二倍使普魯士一躍而列於強國今皇亦然其本色則軍人也其擴張國土之熱情亦與腓力特列同皇蓋天生之軍人也彼常混處於陸海軍將校之中與彼等共談笑共飲食若忘其自居尊位常自視如與彼輩同僚者然皇以爲此無上上之樂也若其對於文吏則殊不然往往倨見之訶斥之彼其尙武之天性尙武之教育殆無一不私淑於腓力特列焉也。

維廉第二實專制之人物也不特其政治上之理想爲然耳其所有演說常以獨斷命令之口吻出之彼其論宗教論藝術論教育論社會主義皆常若藉君主之權威傲然以臨反對論者往往然矣

各國之君主常超然立於政黨之外惟德皇不然自恃其勇自恃其才好投入一黨派之中而爲其驍將其以此而招失敗者既屢見不一見而皇之氣不爲少挫彼嘗放言於演壇曰『社會民主黨者自朕視之實國民之公敵祖國之公敵也』此實敵黨首領相詬罵之公言而出於立憲國君主之口實可稱咄咄怪事

論德國之憲法其皇帝之權力已遠在英國皇帝之上而維廉第二猶以爲未足常欲殺政府及議會之權吸集之於己之一身此非直其專制性使然亦其功名心使然也德國憲法第十七條聲明皇帝之勅令必得宰相副署（簽名）乃能施行而今皇乃悍然不顧其發勅令不經宰相之副署者往往而有也

當俾公時代。德國政治實一無責任之政府也。然雖以大政治家如俾公者。其措置內治外交各事務。卒未嘗敢以專斷行之。俾公之政策。必奏於前皇。前皇必諮於皇后。前皇老成謹慎。而不性急。皇后愛平和。尊自由。故往往遇有大事。俾公激於感情。或欲出爲烈之下段。前皇輒以沈着之態度以調和之。前皇之意見。又常得皇后之溫和思想以平劑之。前皇者。俾公之制動機也。皇后者。又前皇之制動機也。俾公之有前皇。其猶英國下議院之有上議院也。案英國下議院有激烈議論。上議院常調劑之。故俾公與皇帝合而賢明。周到之政治出焉。

俾公之在職也。德國內治外交一切政略。皆循一定之軌道而進行。蓋俾公雖大膽之人。而非好冒險之人也。彼常集注其非常之精力。以專向於一二至重至要之問題。蓋俾公之政略。與其性格同極偉大。而又極單純也。此俾公之外交。所以大成功也。今皇外交之才。不及俾公。其謹慎亦不能勝俾公。而又不能集注其精力。以專向於一單純之大目的。今皇之聰明才力。其費擲之於海軍。於陸軍。於商業。於航業。於教育。於藝術。及其他種種事務者。不知凡幾。其用之於外交者。不過精力之一小部分耳。故近者德國外交政策。游移無定。曖昧不明。往往從今皇之激情。而屢有所變動。其視俾公時代。遠有慚色矣。

普法戰爭以後。俾公之外交政略。有兩大目的。其一則鞏固三國（德奧意）之同盟也。其二則專防俄法之交親也。俾公晚年之精力。殆專集注於此點。故當俾公時代。常能使俄法相離隔。而無復外顧之憂。德國遂爲歐洲第一強國。及俾公罷黜後。德國遂漸失此位置。而俄國駸駸乎代之以興矣。

俄德之交誼。自今皇以後。而始疏。俾公罷黜後。僅閱十五月（一八九一年七月）法國艦隊。遂訪俄國之軍港。而俄法同盟之局。以成。昔俾公之結三國同盟。其意不專在三國也。而實以離俄法之交爲一巧妙法門。今皇不能繼述此志。反一舉而破之。是俾公畢生之遺恨也。今皇即位之初。即親英而疏俄。未幾而復與英遠。近數年來。又復爲親英政策矣。然英杜戰爭之役。英人以爲英杜戰爭之起。實由德皇外交政略。慫恿成之。案一八九五年。杜人破英之殖民軍。德皇以電賀之。是英人所歷劫而不能忘者也。英德之交。今猶皮相而已。

（未完）

美國豪富卡匿奇氏 Carnaga

數天下萬國古今之第一富人。當推美國之卡匿奇氏。

氏之財產總額。實五萬萬美金也。（約中國十萬萬圓）其每年息入。則二千五百萬美金也。

一九〇一年（辛丑年）氏以六十七歲之高齡。始退隱於實業界以外。將爲高尚之生活以終其天年。氏常言曰。大集者必當大散。知聚財之法者固不易。知散財之法者則尤難。先是氏之未退隱也。已捐美金一千萬圓分附於紐約市中六十五所之圖書館。既又設工業大學於必珠卜。捐五千萬以爲經費。天下方翹首想望以觀氏之公益事業。而氏已營菟裘於法蘭西南部風光明媚之地。去美國而至歐洲。先至其故鄉蘇格蘭。捐二千萬圓分贈四大學會。自今以往。凡蘇格蘭之學生皆豁免學費云。

卡匿奇氏今年六十八歲之老人也。其餘命當復能幾。使氏而壽至八十也。則其生存於此世界者亦不過十二年耳。此十二年間。而欲將五萬萬餘之金錢散布之於有益事業。使得其所。毋失其宜。決非易也。嘗有好事者爲之統計。卡氏若欲散其所集之財。則每年必須散出四千萬圓。四千萬巨額也。就令卡氏不寢不食不休息。日手五圓一枚之紙幣。每一分鐘以十枚親授於人。則一年僅散得二千五百萬元耳。尙餘千五百萬元。若並其息入而計之。則雖一分鐘散八十圓。歷十二年之久。尙餘二萬五千萬元。不能散出也。

如許之巨資。幸落於善集善散者之手。大爲一世之所注目。咸欲觀其舉動之如何。於是某大藥房主人作八百萬部美麗之小冊子。記卡匿奇之小傳及其財產總數。而頒之於美國。募人投票。論卡匿奇當用何法以散其財於公益事業。蓋藉此爲賣藥之廣告也。於是應募投書者凡四萬六千餘通。其類別如下。

自請贈與者

一二、二四六

請施送此藥房之藥以濟世者

五、二九六

請贈與於別人者

二、二六八

請助教會傳道事業者

二、〇四四

請施救貧民者

一、五六二

請施恤南非戰死之孤兒寡婦者

一、四五八

請用以養老人者

一、三二〇

請以設醫院者

七〇九

請施入孤寡院者

六五二

請捐印度濟飢者

六二九

勸卡氏讓財產於其女者

五〇九

請給家宅與老人及廢疾者

四〇三

請給家宅與貧民者

三九三

請捐助俱樂部者

三八九

請捐助癲狂院者

三四一

請投諸殖民事業者

三三二

請爲工人建模範家宅者

二七八

請贈少年子弟爲資本者

二七七

請設立學校者

二六四

請給家宅與鰥寡孤獨者

二四八

請代償國債者

二三七

請爲美國預備戰費者

二三六

請建設圖書館者

二〇四

其他

七六七〇

此投票紛紛騷擾之時。卡氏乃始著手以處置其財產。當首塗紐約之前一日。氏乃發一公函於紐約市。氏捐一千萬圓爲建立六十五圖書館之費。首塗後數日。復發兩函。其一與彼所設諸公司之總辦。其一與必珠卜之市民。內捐與必珠卜市之圖書館者二百萬圓給與各公司之工人之養老金及作工受傷者之療養費共八百萬圓。都爲一千萬圓。計氏退隱以前。凡設必珠卜工業大學捐五千萬圓。紐約市圖書館一千萬圓。紐約以外美國諸市之圖書館凡一千萬圓。必珠卜圖書館及工人救恤費一千萬圓。都合捐出者八千萬圓以上云。

卡匿奇雖常助金錢於種種團體。然始終未嘗一助政治運動。卡匿奇不助不自助者。彼常言曰。自發心欲上梯子者。從後助之可也。若不欲上者。雖助之亦不得上。徒令其受墮落之苦而已。是非益之卻害之也云云。嗚呼。觀卡匿奇之舉動。是真可爲普天下富人師矣。

英國殖民大臣張伯倫

今日歐洲人物。其最嶄然露頭角。一舉一動皆爲世界所注目者。一爲德國皇帝威廉第二。一爲英國殖民大臣張伯倫。張伯倫在內閣之地位。僅一殖民大臣而已。言其黨與亦極少數而已。然英國人民不問其爲議院爲內閣。其心目中莫不有神妙莫測之巨人張伯倫在。蓋英國人民不以一大臣視彼。而視彼爲大英帝國有無限之權力之統御者也。又其甚者。且評彼爲英國之查路英人之傾倒崇拜張氏可謂至矣。

方沙士勃雷侯之退隱也。英國多數之人民咸以爲繼沙侯而登內閣總理之席者。舍張伯倫更無他人。蓋英人之性質。不好寡頭政治。寧喜獨裁內閣。每欲得一堅毅勇邁之偉才。使爲首相。而託以一國之運命。英人深信張伯倫之才具。最適於首相之重任。蓋英人之崇拜張氏者有三事。一則謂彼有活潑之才。略宜爲國民之首領。一則謂其年雖老。然進取敢爲。不束縛於過去之思想。一則謂其熱心於英語人種統一事業。足爲大英帝國之建設者。故張氏苟爲首相。非獨三島英人之首領。且直爲海外英人之首領者也。

然沙士勃雷之後任。竟歸巴科之手。此英人之所不能無失望者也。夫沙士勃雷統系之內閣。在英國內閣史中。實爲第一長久之內閣。是非保守主義之成功。實愛蘭自治案之紛擾。自由黨分裂之結果。然破壞自治法案者。實由張氏之力。蓋彼不反對自治法案。則格蘭斯頓不至於失敗。自由黨之勢力亦不至於墜地。是奪格蘭斯頓之人望者。非沙士勃雷而張伯倫鼓吹英國統一之思想。使自由黨人與國民之繼子者。亦非沙士勃雷而張伯倫也。今英國統一黨藉所謂『帝國主義』之名。司配英國之議院。故欲鞏固英國之內閣。指揮此派之黨人。不可不待之識見卓絕毅力堅悍之張伯倫。英人之意。以爲巴科之行政機關。無張伯倫則不能轉運自如。是張伯倫者。實英國現在內閣之惟一巨人。而立彼背後之巴科。不過徒擁虛器而已。

張伯倫年已六十有七矣。然精神矍鑠。其容貌亦無異壯年。英人某嘗戲評之曰。若於動物中求可比擬人類容貌者。則張伯倫面

形之三角。眼光之敏銳。殆類一狐。然彼之竭盡心力身力。以指導英國人民。實一開道之駿馬。其千里之健足。固歷廣漠之戰場。而未嘗疲倦。蓋彼絕無蹴鞠游獵之嗜好。惟以鞅掌國務。惟人生快事。故英國政治家。動以重交情而輕職務。見諂於人。然張伯倫則自投身政界以來。未嘗以曠廢職務受議院之彈劾。其強毅之精力。如火之熱心。內閣諸臣。殆無能與爭衡者。當南非戰局之告終也。彼爲南非圖永久之和平。謀前途之發達。自奉使命。出入於蠻煙瘴雨之中。其雄心遠路。英人倚若長城。及其歸也。倫敦都民之各團體。無不公推首領爲代表。歡迎之於國門之外。乃至其反對黨人。亦莫不鼓舞歡泣。釋黨爭之私見。表國民之感謝。甚者乃謂彼非內閣之大使。而實英國人民之大使。嗚呼。張伯倫有何神力。願乃能吸攝國民之愛情。使之謳歌傾倒。若斯之甚也。

方南非戰事之決裂也。反對黨人視張伯倫爲一惡魔。肆口謾罵。反對內閣之視線。咸注集於彼之一身。至有謂「舉內閣之責任。悉使一人負之」者。譏罵百端。難議蜂起。及其成功凱旋。則又盡易前議。尊若神明。且有歌頌張氏之功業。而非難內閣之政策者。羅士勃雷伯固亦持此論之一人也。伯之言曰：「國民之對殖民大臣。有舉國一致之同情者。非必表證內閣之可以信任。」蓋直以張伯倫置於內閣之上。且直若離張伯倫於內閣而不能視爲黨員之一人也。首相巴科之頌之也。曰：「英國之歷史。赫然照耀於地球矣。偉人崛起。以豐功偉業。增歷史之光輝者。亦趾相錯矣。然以極短之時間。而能成極大之事業者。則惟我殖民大臣張伯倫而已。不問同志。不問敵黨。不問都民。不問村愚。千喙一舌。千舌一聲。頌之謳之。頂禮之馨香之。無貴無賤。無一異詞。嗚呼。使英國而爲羅馬。則彼必可爲再世之該撒。使英人而爲法人。則彼必可爲第二之拿破侖。」

彼非如克林威爾之有大志奇勛。彼非如威靈頓之有豐功戰績。彼非如格蘭斯頓之有高尙理想。然其慧眼能洞觀時變。其敏腕能應付時機。實可以應英國人民所要求而爲一救時之良相。英人雖尊敬議院政治之國民。然尤望得一偉大人物。出其槃槃大才。以善行議院政治。故苟有善察時變。思深慮遠。雄才大略。泛應曲當之政治家。則不問其爲自由黨保守黨。無不委國以聽信任。服從殆如臣事專制君主。此張伯倫身預之內閣。英人所以親愛信任。歷久而不厭者也。

張伯倫固起家於微賤者也。其父以製靴爲業。不過倫敦中一小都民。故張伯倫幼時不能從貴族富豪子弟之後。以受完全之教育。且當其少年時代。未嘗嶄然稍露頭角。隨衆俯仰。碌碌無異於常兒。及其叔父創立一製造螺釘公司於巴密威。令其總司其事。張伯倫乃振奮其沈毅強固之精神。展發其明察總核之才略。部署諸事。井井就緒。蓋偉人之任一事也。無論其事之大小。必能經

緯精密貫徹初終蓋任小事而不治者未有負重寄而能勝任者也張伯倫以其經國之偉才小試之於市場之商業措置裕如商務遂日以繁盛張氏之才具遂漸震爍於巴密咸都民耳目之間居無何被選爲都參事會會員彼則奮其明敏之識見貞固之才力起而整頓都政百廢具舉顯著成績未及數歲巴密咸遂爲英國中可爲模範之都至是而張伯倫之名漸嘖嘖於彼都人士之口張伯倫既爲人望所歸則將乘此時機以大試飛躍於政界於是時宣布其激烈之議論發表其急進之主義以聳動諸人之聽聞一千八百七十年遂自巴密咸被選爲議員出而參與議會

張伯倫之出席於議會也衣服樸陋舉動疏野自由黨及保守黨諸人咸視爲一粗鄙之村夫夷然不以爲意也及一親其丰采則已稍稍驚異迨一聽其演說則議論圓妙詞令爛雅遂使滿場之議員動色驚嘆咸傾倒於張氏之爲人方其參與議會時年已垂四十矣以視當時名望赫耀之政治家其出世誠不能不謂之稍晚然彼之才具蔚然足以自見遂突出於時流之上而爲議院中討論巧妙家之一人蓋彼之辯論雖非若雄辯家之娓娓動聽然當爭辯叫囂之際獨有保持故我之自制力雍容嫺雅不改常度而其舌鋒縱橫應對敏捷雖奉以第一流討論之名殆不爲過

張氏之初入政界也先受知於格蘭斯頓彼與查列士支爾固不啻格蘭斯頓之左右乎而自由黨中一重要之人物也格蘭斯頓提議愛爾蘭自治法案張伯倫大不謂然彼乃奮然脫黨與保守黨相聯合以反對於格蘭斯頓之政策是非獨格蘭斯頓之不幸抑亦自由黨之危機蓋自由黨失此有力一人即反對黨多此有力一人也彼揮其雄偉之手腕施其敏悍之政才竭力奮鬥遂使格蘭斯頓負不治之重創而藉格氏以結合鞏固之自由黨遂漸瓦解而有不可收拾之勢張氏既一擊而仆格蘭斯頓之老雄於是才名雀起至爲英國政界中萬目共覩之人而與彼提携之沙士勃雷內閣亦遂爲英國歷史中得未曾有之強固內閣

張伯倫既入沙士勃雷之內閣其黨中累世相傳之保守主義浸覺旌旗變色一切政策殆無不經張伯倫之陶冶而別具一種精神世人名之爲新急進主義新外交主義新帝國主義蓋彼之主義實發生於保守自由主義以外之新主義也英國之有張伯倫猶俄國之有域特二人者固皆政治家之雄也其所藉之國勢雖自由專制迥不相同然一則務進英國於統一繁榮一則務致斯拉夫民族於團合昌盛其偉大之政策殆出一轍張伯倫嘗表發其主義曰「統治領土之舊思想不過專護本國之利益故務吸收屬地之權力干涉而操縱之以執行中央集權之政策統治帝國之新思想則在調和本國與殖民地之利益務使渾然融結一

合而不可復離吾人不可不播此福音使殖民諸地之人民人人皆有此思想以固結此偉大帝國國民之精神此其所以異於向來之保守主義亦即所以異於單純之自由主義者歟彼既抱此新異之思想故其一切政略皆有發生於此思想之中而別有燦爛之異采彼不許南阿之完全獨立而於英國國旗之下則認波亞人之自由且結殖民地之關稅同盟務使母國與屬土多一重親密之聯繫此固其新主義之表發而使英國統治廣土之政治妙於聯合而操縱得宜者也

張氏之新思想既適於統御英國今日之人民而敏捷之手腕復能應時變而順乎人心英國人民亦逆料彼終非內閣中之一大臣而可爲英國人民之總代表者故亦委心信任服從其政略而無所阻撓是以現內閣日益光榮而自由黨日益衰弱反對內閣之黨派遂若虛無人焉而自由黨中一二政治家深觀時勢知不能不思所變計則亦時取張伯倫之新主義注入於自由主義之內以應時局之新要求羅士勃雷伯提倡『帝國的自由主義』欲以是革新自由黨是固亦陰探張伯倫之主義以拓其舊黨之規模者也羅士勃雷伯與張伯倫之政策英雄所見大略相同然羅伯天性溫和不肯用鷲辣之手段以肆其雄悍之野心故欲藉羅士勃雷之手以恢復自由黨昔日之勢力殆必不可得之數張伯倫一日尙在英國之內閣固未容自由黨人躡足於其間也嗚呼俾斯麥格蘭斯頓死矣沙士勃雷隱矣天下英雄晨星寥落今日政界之梟傑舍張伯倫其又奚屬哉

美國大統領羅斯福

美國大統領自華盛頓佛蘭格林林肯諸賢而後其最赫赫照人耳目者曰麥堅尼麥堅尼死羅斯福繼之是亦錚錚有聲者也大統領勢力之大不待論矣然知其勢力之如何盛大者蓋寡非深知大統領之職權者決不能知其勢力故大統領希士嘗曰大統領勢力之如何盛大苟嘗爲大統領者當知之蓋大統領之權力實兼英國皇帝與總理大臣之權力而有之歐洲各國之君主其勢力皆遠在大統領之下能有大統領之權力者獨德國皇帝而已雖然大統領之勢力決非漫無限制者也議會限制之輿論限制之輿論者實具左右美國之大力麥堅尼者獨有最妙巧之手腕以處應輿論之大統領也襲麥堅尼之遺策而繼起者爲羅斯福

美西戰爭之始羅斯福方爲海軍次官無端辭職自募兵而組織一聯隊率之以赴古巴當是時戚友咸勸止之羅斯福毅然曰今日戰爭之事實余所極力主張者也今戰端既啓深藏不出而坐觀成敗其何以謝天下乎其一往無前之概實足以立懦廉頑而其將才復足以副之故能揚激軍心而使士卒悉忘其身命

羅斯福大佐之兵士。人民所最屬望者也。方其來紐約時。舉國若狂以歡迎之。而兵士之愛慕羅斯福亦如親之於子。危險之地。不使彼立艱難之事。不使彼任然羅斯福常身先士卒。其號令非云進!!進!!而曰來!!來!!也。

羅斯福大佐之名。美國人民所最仰望。舉國名聲。殆無出其右。使羅斯福卒爲紐約州知事者。實美西戰爭所得之名譽所使然也。古巴之勇將。忽爲紐約州之知事。遂實行其平日所抱負之政策。興利除弊。志氣無前。於是腐敗之徒咸懷嫉妒。日謀所以妨之。勿使得令再撰。當千九〇〇年撰舉大統領。共和黨謀以羅斯福爲副統領之候補者。蓋副統領者。除爲元老院議長之外。毫無職守。實最閑散之職。固將以是陰奪羅斯福之權者也。後羅斯福果被撰爲副統領。反對之人咸喜彼之就縛。而無以發揮其膨脹爆裂之精力。豈知暗殺之慘劇。忽使投置閑散之英雄一躍而登此舞臺之上耶。

美國歷史之中。大統領死而副統領繼之者五。而其三則爲暗殺。大統領之死。既非國民之所豫期。故方其撰舉副統領時。初未嘗熟審其人之可然。大統領與否。故由副統領而爲大統領者。多非才略出衆之人。繼哈里遜之後者則爲泰拉。繼泰拉之後者則爲科摩亞。繼林肯之後者則爲遜遜。繼卡科爾之後者則爲亞西。皆碌碌無所短長。美國建國以來。富政略。負盛名。而爲副統領者。則爲營標練。摩爾頓。與羅斯福三人而已。

羅斯福既爲統領。其就職之宣言。即謂當以前大統領之政策爲己之政策。夫自麥堅尼死於兇刃後。保守主義之人頗覺惶惶。國民雖知羅斯福爲樸誠卓絕之政治家。然其爲思審慮周之人物與否。尙非深信也。及聞新大統領最初之宣言。於是疑團乃盡釋。羅斯福就繼後。先求內閣員之留任。國民以此愈信羅斯福之能襲用麥堅尼之政策。而爲共和政治共和黨有所盡力也。夫以國務卿希氏之外交政略濟之。新大統領之精審政策。而美國之外交遂能守麥堅尼當時之遺策。

雖然。境遇既變。政策亦不得不因而稍異。英美間久纏不解之運河問題。自羅斯福之手而解釋。於是英美兩國益加親厚。新大統領屢於公私之會場。表發其親近英國之好意。蓋彼以爲英國者實爲美國最可親睦之友邦。英語民族之間不可不大增友誼。英語民族之交親實將來必有巨大之結果也。彼之恒言曰。余好英國。余好英國。語雖簡單。而其意味非可深長思邪。

論者謂英美將來必至衝突。英國實以加拿大爲質於美。若英美衝突。則美國必占領加拿大而併吞之。雖然。此固非今日之所憂。若兩國苟破平和。美國襲加拿大。英國則亦略檀香山菲賓律而有之。英國固失加拿大矣。美國亦豈能保其海上所有地。兩國之衝突。兩國俱蒙損害。彼才高識卓之羅斯福深窺此旨。此其所以常謂「余思英國與美國決無衝突之理。彼豫想兩國衝突而盡

政策者直杞人之憂天也。羅斯福固主張們羅主義之人。然謂氏之揚言們羅主義將以威嚇英國。眞所謂差之毫釐。謬以千里者也。自彼爲大統領以來。而美洲大陸之英領。益保安全。們羅主義雖用之極端。然決不及於加拿大。亦決不及於美洲中其他之英領。羅斯福之所主張者。在此後不許歐洲諸國侵略寸土。非欲收回歐洲諸國所固有之領土也。然今日之英國未嘗覬覦美洲大陸。稍懷野心。則保持從前領土之事。決無碍於羅斯福之政策。元老院議員律治氏。雖時有極端之言。以們羅主義威嚇列國。然不能以律治之私。遽概之於羅斯福之意見也。

自德國欲於美洲求一島嶼。以爲貯煤之所。大有侵略南美之意。故律治時懷排德之意。而大吐們羅主義之氣。然今日之德國。已知觸犯美怒之非計。其公使曾以其皇帝之名。辯明德國非有侵略南美之計畫。德國既無侵略之意。豈有他國更懷蠶食美洲大陸之野心者耶。

使無們羅主義。又無羅斯福以張之。則德皇必無此宣言。德帝之宣言。實於世界平和。大與有力。而足以慰美人愛國之心。羅斯福亦以此宣言。爲德帝永不干涉美洲大陸之約誓。故羅斯福之們羅主義。寧特非威嚇而已。且可以保證世界之平和。蓋們羅主義得羅斯福之卓絕政治家以發揮之。然後能致此偉大之效力也。

羅斯福常謂置身於共和政治。不可不爲質朴之生活。質朴者。實爲彼平民主義之一要質也。彼之家世。固非微賤。使美國苟有貴族。則彼亦必與列其中。然以高貴之地位。而爲質朴之生活。蓋羅氏固有眞知。而復能實行者也。

其治紐約州也。百廢具舉。措置裕如。及其統治美國。則亦舉而措之。蓋對於七百萬人之政治。與對七千五百萬人之政治。雖自然不同。然其大體。初無所異也。彼嘗以國民公僕自任。且謂國民之官吏。不可不立於國民信用之上。蓋此固羅氏之根本思想。而其政治。皆由此而推者也。

羅斯福之質朴。則類焦科遜。彼常自稱爲天生平民。在美國大統領中。可謂最平民的之一人也。羅斯福之與焦科遜。其政見及主義。殆判天淵。然其質朴平民之生活。則極相類。焦科遜之爲大統領。則在千八百一年。羅斯福之爲大統領。則在千九百一年。相隔百年。僅此二老。何寥寥若斯之甚。羅斯福之冒險。則似林肯。肯林肯當降列治們府後。敵軍方冒死喋血。日求報復。乃以數十之護衛兵。直入其地。置身虎穴。撫慰府民。羅斯福雖無林肯之戰敵。然無政府黨。皆氏之敵也。彼於巴科魯之慘劇場中。不藉護衛兵。從容而受大統領之大任。目中直無敵黨。其剛毅壯往之氣。概固不知世間之所謂危險者。爲何物也。瞻略之雄偉。視林肯又何多讓邪。

俄國大藏大臣域提

德皇威廉第二。羅馬法王列阿十三。俄國大藏大臣域提。三人者皆可左右歐洲之運命者也。而域提之勢力爲尤大。

握一億四千萬人口之大國之財權。俄國之內政與外交。殆無不待決於其手。域提者固得皇帝之信任。而爲掌握政治全權之大宰相。此世人所公認者也。雖然。彼能得專制君主之信任者。以其有強固之志氣。有廉潔之品質。過於大藏大臣之職任而已。固非信其有政治之天才。而能舉國以聽。故其權力。不能溢出於職務範圍之外者也。

俄國財政之紛繁。至今而極。其大藏大臣固常立於困難之地位者也。彼同僚施政之輕率。屬吏之愚頑。資本家貪欲之浮躁。人民之困窮。四方之饑饉。金價之騰貴。股票之暴跌。北清南非爭亂之影響。與美國商業競爭之失敗。與德國商戰之蹉跌。其困難之情形。已極窘苦不堪。且報紙之嘲罵。政敵之攻擊。同僚之要求巨費。其境遇之難。固足以試驗域提之才略者也。

域提之血統。實爲荷蘭人種。故其性質與俄人迥異。彼雖卒業於大學。實獨立自修之人物也。起家於鐵道行政官。遂繼威士涅勒司。欽之後。而爲大藏大臣。其丰采粗野。其言論拙訥。雖生於名門。而無貴族之習氣。不喜文字。不好美術。惟注集全力於一事。蓋彼固勤於職務之一實行家也。

域提者實具絕人之精力。其勢力與成功。殆無不基於此。非常之精力者也。彼每爲一事。不爭學說之正否。不爲煩喋之議論。惟傾集全力以達其最終之目的。逆之者能使屈服。阻之者能使辟易。無論同黨與政敵。皆能利用之。使爲己用。彼具此攝服他人之魔力。故能行其志而不撓。苦夫報紙之抨擊。輿論之怨憎。彼未嘗加以壓抑。坦然絕不介意。惟守其自信之方針。以整理政務而已。以彼精力之富。智識之明。加以君主信任之厚。彼勢力之溢。而橫出擴大藏大臣勢力之範圍。以侵入他大臣勢力範圍之內。此固勢所不免者也。當同僚大臣要求費用之時。彼以銳敏之眼光深察其費用之得失。忠告而進退之。不啻爲總理大臣之舉動。世人視爲握攬全權之宰相。殆不爲過。

域提就任而後。俄國之生計界。日益紛亂。商業之頹萎。金貨之缺乏。信用之薄弱。股票之暴跌。產業之衰頹。職工之窮窘。實業家之中落。皆爲俄國向所未有之困境。其生計紛亂之原因。實由於南非北清之亂事。初二年之前。曾議自南非以二億圓之黃金輸入俄國。事雖未行。而影響已及於生計界中。亂事忽起。其豫約遂不能行。於是金價驟騰。物價驟下。北清戰事繼起。以軍費之故。決行移用『準備資本金』之策。於是累年計畫之工程。所謂建築新鐵路。擴張舊鐵路者。皆不能不節減經費。而生鐵石炭之購額。遂減。

其影響之及於產業者固甚大也。

域提當此難局。以決斷之處置。施其救治之策。俄國者農業國也。一切製造品物。皆由外國輸入。域提以是爲一大漏卮。非國之利。則大興俄國之工業。欲使俄國保生計之獨立。遂決意施行其政略。於是工業盛起。自千八百九十四年至千九百年六載之間。俄國之合資公司。創之俄人之手者七百二十七。創之外人之手者百五十一。其資本共八億羅布。夫以一時而集巨大之資本。分配之使適當於用。殊非易易。況俄人消費之力。方在幼稚時期。其消費之最大者。政府耳。然政府雖日擴興事業。卒不敵生產力之驟增。於是生產過多。勢所不免。彼急於近功之資本家。謂驟興無用之工場。致來生計界之恐慌。大藏大臣實執其咎。浮議囂囂。欲藉政府之救助。以償其失敗。然域提固預知恐慌之必不能免。曾諄諄警戒其妄動。彼資本家惡其干涉。怒不肯聽。及既失敗。則又故爲浮言。以聳政府。域提以爲彼有失敗之理由。失敗固當。今爲一時姑息之救助。無裨於事。國家固不能濫棄此金錢也。則乞立而不爲所動。方是時也。生計界方在洪水之中。然政府之信用不失。當此恐慌之際。而政府尙能募集國債者。不可謂非域提政策確當之力也。

俄國今日生計之變動。實由出產之過多。而消費此出產品之大部分者。專恃政府。故俄國生計界之前途。惟視政府之方針爲進退。域提於恐慌之際。既能爲適宜之處置。而善後之策。亦有適當之措施。蓋域提眼光之敏銳。手腕之雄健。非特俄國無雙之政治家。而亦世界第一流之財政家也。俄人生計界之活動。悉懸彼一人之手。彼雖無獨握內治外交之大權。然俄國生計之膨脹。商工之發達。彼之勢力益隨而伸長。是又必然之理。而事勢之復無可疑者也。

域提非獨有整理財政之長才而已。彼素受西洋文明之教育。雖爲專制國之執政。固不啻自由國之政治家也。彼深慨俄國政治之壓制。而專制政體之不可久安。素以代議政治爲當務之急。故在下者有要求自由之運動。彼未嘗不力爲援手。千八百九十一年。俄國大飢。租稅不繼。府庫空乏。域提乃乘間建議於俄皇。謂宜招集各地方之諮問會。以講求整頓財政之法。彼固將使國民得議國政。以爲議院之基礎也。內務大臣伯利威沮之事。遂中敗。學生同盟休業之事起。紛然爲政治之運動。域提深表同情。爲之建言於俄皇。謂宜深察學生之隱情。而施以適當之處置。言雖不用。而俄皇讓步之舉。域提固不爲無功。且俄皇欲調查農民之困弊。設委員以謀救濟之法。域提實爲中央爲委員長。彼日務以自由主義輸入於農業社會之間。既總委員會會議之事。遂屈內務大臣伯利威。宗敎總監呵釐那斯特夫之抗議。而展發其政略。今年俄皇之下布勅諭。許宗敎之自由。及地方之自治。固皆域提之調劑。

其間者也。域氏果能獨握大權，則俄人憲政之運動，當或較易無力耳。今年域氏奉命巡視東部亞細亞，歸而復命俄皇，表發其經營極東之大方針，大抱負，讀其東巡復命之書，實可窺見其雄才偉略。域氏之才，具固溢於大藏大臣職守之外，而足總外交內政之大權者也。嗚呼！是亦可謂政界之雄矣。

英國前總理大臣沙士勃雷

英前總理大臣沙士勃雷侯，以病卒。累年以來，格蘭斯頓、俾斯麥、格里士比諸賢相繼淪逝，惟沙士勃雷靈光獨存。今又遽以不起，老成徂謝，又弱一個崇拜偉人者，不能不嘆息政界之寂寥。

沙士勃雷無俾斯麥之勳業，沙士勃雷無格里士比之幹濟，沙士勃雷無治士列里之才略，沙士勃雷無格蘭斯頓之德性，其翹然立於政界，握英國十三年之政權者，則其外交老練，慮事審密，卓然表異於衆，足與羣雄相頡頏。俾斯麥之評之曰：『沙士勃雷殆如塗黝之木，不知者徒觀其表，則固以爲鐵也。』沙侯之才，誠不如鐵血宰相之雄斷，然能與格蘭斯頓老雄相抵抗，揮其外交手腕，支柱地遍五洲之大廈，爲大不列顛之棟梁者，十有餘年，鐵耶木耶，俾斯麥之品藻，其然豈其然耶？

讀英國最近二十六年間之政治史，凡一切內政與外交，殆無一事無沙士勃雷揮腕掉舌於其間。其政略之成功，固非獨有天幸，蓋彼自一千八百五十三年委身政界以來，積數十年之閱歷，其老謀遠略，足以馳騁於政界而莫與爭衡也。

沙侯者，第二沙士勃雷侯之次子，受教育於惡斯佛大學，二十一歲受法學博士之位，漫游世界者二三年，一千八百五十三年自士丹科爾選爲保守黨之代議士，此爲沙侯置身政治之始。當時所稱爲羅德些爾卿者也。翌年勅些爾卿提議惡斯佛大學案，沙士勃雷抗議反對，其議論之巧銳，鼓動議場，時人謂爲『處女演說』。於是聲名鵲起，未及數年，於下院遂爲有力之議員。

沙侯優於文學之人也，當其初爲議員，常任新聞雜誌之記者，常以急激雄駿駁擊論難之文，刊布於『士曜評論』、『四期評論』、『隔週叢報』諸報中，嘗著議會改革之學說，痛論當時選舉之弊害，反對自由黨之政見，倍擊無餘，偉異之政才，已斬然露頭角矣。沙氏在國會之辨論也，常好爲詭激之譚，以摧擊他人之意旨，而自家之政見，常秘渾而不遽宣示於人，人以此疑其外強中乾，詭激好辨，千八百六十年抗擊大藏大臣格公於議會，詞鋒慄銳，頗爲國會所詬病，其後閱歷日深，鋒鋷浸斂，然其喜於駁難，雖老而氣不少衰也。

擴張選舉權問題之起也，數百年之憲政一大改革，實不啻爲英國政治國開一紀元。一千八百六十六年三月十二日，格蘭斯頓

提議國會。改定選舉權之資格。市則七磅。州則十四磅。增加有權者四萬餘人。法案既提出議院。沙氏乃奮其強銳之論。辨竭力攻之。自總綱以至細目。無不抉瑕剔弊。幾無完膚。然沙氏之攻格公議案也。雖強悍不遺餘刀。然固非爭意見而好爲破壞。漫然并改革案而反對之也。彼自懷一改革之意見於胸中。思欲見之實事。既以強辨之力。仆其政敵格公之政府而去之。他卑卿組織內閣。沙士勃雷遂入爲印度大臣。然選舉法之改正案。沙氏堅持已見。與其同僚治士列里諸人格格不合。遂與陸軍大臣比爾將軍。殖

民大臣加拿汪卿聯袂辭職。

且夫政黨之互爭政見也。初非好爲排軋。以快一時之意氣也。又非互相傾軋。以謀一己之私也。彼確然自信其議之足以利國。便民。不能枉所信以曲合。則雖同黨之好。不能不分道而背馳。然彼我之心。固皆求有濟於國家。而非競一人之私利。故境遷事過。則又協力以謀公益。而不以一事之牴牾爲嫌。疑彼沙氏與治士列里。既相齟齬。乃至怒詈棄官而去矣。自常識觀之。彼其感情之創傷。殆將不能復愈。然沙氏磊落之意。初不以此芥蒂胸中。而治士列里素傾倒於沙氏之異才。雖受其培植。鑿然嫌怨之小忿。終不能勝其愛才之盛心。且保守自由二黨之搏激於政界也。常如兩虎之相鬥。治士列里方與格公相持不下。不肯失一奇才。以殺吾黨勢也。乃復與沙士勃雷釋嫌交驩。更相提携。以飛躍於政界。

一千八百六十八年。格蘭斯頓提議廢止愛蘭國教之案於議會。沙士勃雷大不謂然。力攻其政策。奮然以愛蘭國教維持者。自任議未決。適第二沙士勃雷侯死。沙氏襲父爵。移其籍於上院。夫以沙氏縱橫之偉才。利銳之雄辨。雖在下院。亦且脫穎而出。故一躍足上院。遂爲貴族議員勢力之中心。方是時也。廢止愛蘭國教之案。既通過於下院。議案咨移上院。沙侯謂今日國民之意向。尙未能真知其所。在今乘閉會期。近遂倉卒以決此重大問題。於事不公。於情未允。上院贊之。閥然一致。然英國自中世以來。上院之權力已圈縮。而日以微弱。凡法案之通過。下院者上院之權止。能贊成之。使得有。成爲法律之資格。即間加修正。斷無否決拒絕之大權。今沙侯否拒下院已可之案。是濫張上院之權。能彼政敵所譁。然而痛詆者也。然沙侯之豪氣。終竭力抵抗。行其所信。而曾不少撓。張上院之權力。以拒下院之成議。固英國千年來未有之創例矣。

一千八百七十四年。格蘭斯頓解散議會。自由黨與保守黨大爭選舉。當是時也。格蘭斯頓與治士列里兩雄。各奮其雄偉之政才。日搏鬥以決勝負。二黨之勢。殆相敵也。沙侯當保守黨之前鋒。其在上院之中。恒爲保守黨員之統帥。以先登陷陣。總選舉之結果。保守黨遂占一千八百四十一年以來所未有之大多數。於是治士列里組織內閣。而沙士勃雷復入爲印度大臣。時方大饑。沙侯

決行大膽之新政策。其膽略才氣爲一世所驚嘆。且侃侃持正。常與首相治士列里力爭宗教問題。然格治二豪皆有吐納萬流之才。略而其麾下亦類絕世人豪。英方多才沙侯。雖意氣縱橫。世人僅視爲治士列里部下之驍將。未能盡知其才也。既而東歐之風雲日急。沙士勃雷始則身於外交界內。以大展其驥足之長才。

沙士勃雷爲不世出之才。在英國人莫不信之矣。而未知其果能以非常手段。折衝樽俎間。使國體無所損辱。而列強皆畏其外交之術否也。適千八百七十六年土耳其有內亂。延至列國出而干涉其事。沙士勃雷乃藉此機會。得以其外交長技。演於東歐之舞臺。蓋沙士勃雷當巴爾馬斯頓內閣之時。知東歐風雲黑暗慘淡。歐洲外交之局面將以此爲中心點。乃自挺身巡行其地。考查實情。以預爲將來用武之地。而今果於二十餘年之後。始得占外交之地位。而行其素日之所抱負也。

塞爾維亞之亂既起。病夫國之實力不足以鎮壓之。於是德意志、奧地利、俄羅斯皆倡議以兵力借於土耳其政府。助其削平內亂。乃惟利是視之俄國。忽翻前議。公然袒庇亂黨。於是各國大疑俄國之用心。於其一言一動。極爲留意。而英國占莫大領地於亞洲。以土耳其爲之通路。若使君士但丁入於俄人手中。於英大不利。宜其不能默視也。及交涉數次。卒決議在君士但丁開一列國會。以治其事。而代表英國以臨斯會者。實沙士勃雷其人也。

夫英俄之於土耳其。其利害關係共立於水火冰炭之地。位利於英。必害於俄。利於俄。必害於英。常爲反對。不能並立。然沙士勃雷此行。實出常人見識之外。卻欲與俄相親。蓋知英雖雄視一時。而以獨力與俄抗。必非萬全必勝之策也。沙士勃雷欲先探各國政府之深意。審各國國民之輿情。然後定其方針。乃以十一月二十日發倫敦。翌日訪笛喀圖公於巴黎。知法蘭西政府之於東方問題。確非有援土耳其排俄羅斯之意。二十二日之柏靈。謁俾斯麥。窺其意似表同情於俄皇。及見德皇。則不特以叔姪關係。固欲贊成俄皇之所爲。且自公言。往日與法國開仗時。俄國嚴守中立。使德國得成統一之治。今正以德報德之時也。沙士勃雷再赴維也納。見晏辣西伯。又訪匈牙利首相哲渣。兩人雖俱云俄土若有戰事。當援土國。而語極模稜。使沙士勃雷不得窺其真意之所在。乃去維也納。赴羅馬。二十九日見其外務大臣美列加利。聽其論旨。以爲土國瓦解之局。固當勉力扶持。惟其對於叛亂諸州。不可不實行寬大之改革。若一朝不幸而至於交戰。我固自當守中立之公法。雖然。他國或率然派兵在土耳其領內。占尺寸土。則我國必守外交之公道。而極力反抗之。沙士勃雷固以親俄爲得計者。及徧遊各國。歷訪各當局者。而探其意。則果與已之政策無大相左。雖知不反對俄國。不洽英國之輿論。而沙士勃雷既獨具眼光。乃挾一定之宗旨。而竟赴君士但丁之會。

十二月初旬。各國使臣皆集於土京。代表俄國者爲伊拏支夫將軍。將軍知沙侯本非有意與俄爲難。乃務結其歡心。兩人之交情。日益加密。於是沙侯之政敵皆在本國攻擊沙侯。謂其將念朋友之交情而犧牲國家之利益矣。而沙侯熱誠愛國。不因私情而忘公義。故其從容談判。不敢徇一毫私見。苟於政府所定之政略及政府所授之訓令有所違背。即必竭力而爭。以期無負於國家。此則審於當事事情者之所共認也。及君府會議。列強之意見不能相容。於是和平之局立破。而俄土兩國斷然以戎馬相見。當時英國政府之意。以爲兩國交兵。苟其利害不至影響於英國。則雖守局外中立之例可也。若於埃及蘇彝士打打尼士之條約。有不能十分遵守。若或君士但丁被逼太甚。淪於危亡。則英國不能不出而干預其事。其初開仗九月。英國利益尙未見侵也。逮戰局愈久。愈大。俄兵將逼近君府。英國始憤其侵我利益。再不能袖手傍觀。乃以一八七七年十二月中旬。詰問俄國政府。叩其所以逼壓君府之故。再以翌年一月二十三日。下令於艦隊。使即駛赴打打尼士海峽。及三閱月後。桑士特華諾之條約已成。於是英國知大勢已迫。不能不確定一實行之方針。以當此危局。卒以內閣會議之結果。笛爾卑伯上表辭職。而襲外務大臣之後任者。實爲沙士勃雷沙侯。以桑士特華諾之條約。實使巴黎條約所定之國際關係驟然變動。其力量甚大。不可輕視。乃再四調查。究其內容。且以俄土戰爭之結果。必使國際之間生出一新關係。不可不預爲討論也。乃公言歐洲列國。不可不開會議。以善其後。且以此意照會俄國。於時英國之保守黨固以沙侯之外交政略爲得宜。翕然贊成。至於自由黨員亦多熱中於東方之事。然則俄國政府其從沙侯之請乎。不然。是與英國不能免於一戰也。然俄國素知與英國戰之非利也。乃不得已從沙侯之提議。願以戰後之處置。附於柏靈會議。

當沙侯未赴柏靈之先。世間盛傳沙侯既與駐劄英國之俄國大使。訂立密約。一時人言藉藉。沙侯乃親臨上議院。自辯此說之爲子虛烏有。顧於沙侯與治士列里同赴柏靈後。外務部之臨時雇員某。乃以所稱英俄密約全文。揭於六月十四日之格羅布新聞。至使各國皆屬耳目。而此條約遂不能成立矣。然此條約聲明。英國許俄國以兼併拔詹及加路士各地。然則俄國雖占有此等地。方。英國當無異議者。已爲俄國所藉口矣。以此之故。沙侯之在柏靈會議。每於拒絕俄國之要求。大覺不便。故自始至終。其不能滿志之事甚多。沙侯自不能不以此爲遺憾。然就全局而言。沙侯之於柏靈會議。其外交之成績固足與治士列里相頡頏。而一無所讓也。

俾孔士魁伯（即治士列里）之執國政也。保守黨之勢力大熾。特熾於時。沙侯雖嶄然露頭角於政界。而或者猶以爲附驥尾而益顯。未遽許其獨當一面。足以推倒一時之豪傑也。及因愛爾蘭自治案解散議院。以千八百八十年之春再行選舉。其結果也使俾孔士魁伯不能不退內閣。而自由黨首領格蘭斯頓入而代之。夫俾孔士魁伯向以平民主義雖得機得勢。幾致風靡天下。而素信自己所持之保守主義。不失和平。料其在國民之中。必能占一勢力範圍。此其於政治界所持以爲運動之根據也。逮內閣既倒。黨勢敗北。知以財產以門閥以教育數者。不能於將來占大勢力於英國。於是絕望於前途。一鬱之餘。年不可永。罷相歲餘。竟以不得志而歿。於是沙侯代爲上議院保守黨之首領。而以本黨主義之不振。亦不免滿腹牢騷。常負抑鬱不平之氣。然當自由主義極隆盛之時。沙侯已據消長盈虛之理。知大勢之潮流行將趨轉。則保守主義之不終爲世所棄。沙侯早已認前途之一線光明。而不敢自餒矣。其後一千八百八十五年。格蘭斯頓辭總理之職。於是保守黨之勢力驟增。而沙侯與諾士哥（保守黨之下院首領）孰爲黨魁。猶未決也。及域多利亞女皇命沙侯組織內閣。此問題遂一定而不可易。則沙侯初任總理大臣之時。即沙侯實任保守黨首領之時也。

新政府既立。以總選舉之期。雖在來秋。而不可不預爲之準備。於是沙侯以十月七日演說政綱。發表地方政治之改革方針。而攻擊張伯倫之政策。不遺餘力。且以非國教論爲足制保守主義之死命。乃極力反對之。然其於愛爾蘭問題。不大論及。當時保守黨員以爲此問題足以搖動英國之政界。可使自由黨因此分裂。而我當乘此機會收其一派。以與共事者居多。而沙侯獨不以爲然。殆未免失策矣。及總選舉之結果。自由黨得三百三十五人。保守黨得二百四十九人。愛爾蘭自治黨得八十六人。於是沙侯以少數敗績。知其不足以維持內閣也。乃上表辭職。而襲其後任者。實爲格蘭斯頓。格蘭斯頓公言于衆。欲以獨立國會與愛爾蘭。而其政策爲自由黨中之一派所反對。攻擊之不遺餘力。卒與保守黨提携。而使愛爾蘭自治案不得採用。及其後再行總選舉。統一黨實占百十八人之多數。沙侯甚欲使哈治頓出而組織內閣。而哈治頓辭不就。沙侯乃不得已。獨以保守黨員組織內閣。而其所採政策。乃與格蘭斯頓絕然不同。而特以反對愛爾蘭自治案爲第一義者也。及一千八百八十七年之初。外相伊的斯列忽辭政界而歸道山。沙侯乃代而當外交之局。其時查治斯卿與沙侯爭勢力。積不相能。而查卿終非其敵。於是沙侯乃得實任保守黨首領。再莫有與之爭衡者矣。自是而後。英國之政權。幾爲保守黨之所獨占。而沙侯在英國政界之地位。遂高不可攀矣。夫自俾孔士魁伯失位以來。保守黨之

勢力幾於墜地。而沙侯知死灰有復燃之期。故常有一希望懸于其心。而至今竟克恢復勢力。其殆對于自由黨爲反動之時代者乎。然就沙侯個人之地位而言。其與自由統一黨之聯合。實有出于不得已者。故當此氣燄萬丈之時。而沙侯仍未能高枕而無慮也。

一千八百九十五年的汪西亞公張伯倫及自由統一黨員。皆入沙侯內閣與之共事。於是保守黨與自由統一黨之聯合。愈益鞏固矣。夫張伯倫本爲沙侯之政敵。而乃引與共事。同立內閣。驟然觀之。雖似可怪。然沙侯之心事。只知爲大局計耳。其於私交之如何。毫不爲意。然鑒于時勢之必要。其引張伯倫爲同事。原無足怪也。蓋當時欲以保守黨之歷史的主義與自由黨之民主的主義互相調和。原非易事。而沙侯之甥巴科。於此時爲保守黨之首領。實當此任。則沙侯已不必再留意於此。而得全注其精神於外交局面焉。且當時英國之新保守主義。屬於建說的者居多。而沙侯則批評的。而且懷疑的。與黨員之意見。不大相同。然則沙侯之人物。對于外則爲帝國政治家之代表。對于內則爲君主之深所倚信。而立於最重最大之地位者也。

沙侯之本來面目。雖非平民的政治家。然其受國民之尊敬。日重一日。比及晚年。益爲輿論所恭維。其聲望之隆。並世之政家。殆莫與比。蓋沙侯之政治。雖未嘗建大功。奏奇效。而其一生之所經營。未嘗損辱國體。有碍民生。是則英國上下之所深信。即在反對黨亦不得有違言者也。

沙侯爲歐洲最有經驗之外交家。乃天下之公評也。雖其同黨之中。亦有以其對于國內之反對論。無善法以處置之。又其對于外國。常以退讓爲主。不滿國民之心者居多。然就大局而觀之。則沙侯之偶然讓步。亦不過以退爲進。其結果皆足以增長國民之利益。是又查沙侯之外交歷史及考今日英國之地位者。所不能不首肯也。

沙侯以貴族而任首相。凡有問題之屬於平民主義者。其不得不委於在下院之同僚。固勢使然也。然其在上院之勢力。實非常偉大。殆可以任意指揮。更無人足以支吾之者。故當上院可廢之論。極其激烈之時。沙侯不特極力反對之而已。乃更銳意經營。務更張大上院之權力焉。

沙侯之挺身於政治界。其得力于夫人之內助者實多。及一千九百年夫人先辭沙侯而長逝。沙侯之勢力。爲此一頓挫焉。蓋夫人自一千八百九十五年以來。病在牀蓐。而沙侯運動之力。已因此大減。故每將指揮本黨之任。委之於同僚中之握要人物。不寧惟

是即至外務一職。亦屢使巴科爲之代理。及一千九百年總選舉之後。竟以外相之椅子。讓於蘭士陀文。自爲掌璽官。以主持內閣。直至一千九百零二年。南非之和議既成。沙侯自以爲功成身退。惟在此時。乃以七月十七日上表辭職。而以其首相之地位。讓於巴科。乃不幸天不假年。未得享林園之樂。而遽奄然長逝。吾聞訃之下。不得不爲英國惜也。

英現任總理巴科之與張伯倫

沙士勃雷退隱之後。何人足以繼其後任。而不愧爲首相之器乎。此爲英國政界之一大問題。未易返答者也。然必欲於下院議員之中。妙選其人。則當以巴科及張伯倫爲最適。舍此兩人之外。而欲求得一勝任愉快者。吾恐其必不得當也。巴科與張伯倫皆有才氣。大有縱橫馳驟。不可一世之概。且以久在議院爲衆所服。其雄才大略。在野則足以指揮政黨。在朝則足以統率政府。是誠政治界不易得之偉器。天下所公認之良材也。然而兩人之才。雖足以相敵。而至其性情閱歷之殊異。又他無其匹者也。巴科生于英國貴族中。最有名之舊家。而張伯倫乃崛起于中等社會。巴科曾受大學之完全教育。而張伯倫不過在倫敦大學所屬之中學校。曾受實際之教育。巴科有讀書之癖。雅好文學。深通各國之語言。而張伯倫則無此嗜好。無此能力。巴科好爲野外之遊。而張伯倫則絕不運動。無事則杜門不出。巴科喜美術。而張伯倫則無此雅趣。巴科之天性恭謙。而保守。而張伯倫則流動。不居。有日新向上之志。巴科爲大學之學究。社交之貴人。而張伯倫則從艱難辛苦之中。幸得成功之地方政治家也。兩人之性情之閱歷。既相異若此。宜其雖同屬一黨。共爲黨中之碩物。而意見常不相同。故其欲得首相之地位。互相競爭。而不已者。乃必然之勢也。及沙侯一朝退隱。而巴科起而繼之。於是張伯倫之政治生涯。爲一大頓挫。其不免於失望也。固宜。夫巴科自現內閣組織以來。曾任大藏總裁之職。且曾爲下院總理。則其今日之獲此際遇。本在意中。斷非因與沙侯有親戚之關係。然後能有此也。然張伯倫及其同志。因此甚爲不平。每相竊計。欲使巴科敍爵。移之上院。而進張伯倫爲下院總理。使握保守黨之實權。然沙侯當國之時。以其占議席于上院。每於下院運動。多有不便。保守黨員以前事不忘。爲後事之師。故皆有宰相必用下院人之意。而張伯倫之計畫。遂以反對者占多數。而歸于水泡。則張伯倫之失意不平。更無術可以慰之。其後張伯倫突然執特惠關稅之問題。欲破內閣之統一。退而別立一派者。亦因此故也。蓋彼欲效查治斯卿之故智。欲立一第四政黨。以左右政界者乎。巴科生長于貴族之家。性情典雅。接人極恭謹。好行善事。收卹孤貧。其人格之清高。雖政敵猶敬服之。今錄其一逸事。即此可略見其爲人矣。

英國有一婦人。雅好文學。以小說家著名。近以身心衰弱。生計不足以自持。一日其知己大集。共謀善後之策。忽有一人提議。英國向來有一存款。可提出以供著作家之生計之用。其款使大藏總裁管理之。如查有合格之人。即可援例授與。於是衆議一決。欲爲婦人謀此以爲養。乃以此事託默喀西爲之周旋。以巴科適爲大藏總裁。即貽書告以詳細。時恰逢南非有事之初。英國陸軍所至。敗北。英軍不利之報。達於本國。輿論沸騰。人心洶洶。在野黨欲乘此機會。傾倒內閣。每晚在議院詰難政府。攻擊無所不至。時巴科任下院總理。實當此局。其不得一息休暇可知。然則默喀西之書。雖已得見。而以事關一文學者之生計。其事甚小。巴科即置之不理。人亦無敢怪者。當時各人皆爲此婦人嘆息。以爲事必不諧矣。乃以送信之翌日。巴科自作一長函。對於文學者之境遇。大表同情。深憐其困于逆境。且謂如此之人。固當以國庫金補助之。吾必爲之盡力云云。夫此事甚小。若在他大臣。必委之屬員。使其辦理耳。況當戰局未定。國事多艱之日。此等書稟。雖拋置案上。經旬月而不肯寓目可也。而巴科乃於極忙之時。尙自親爲處理。不肯使陷于困境之人有所失望。是亦足見其人格之一斑矣。人或曰。巴科天性怠惰。貪眠玩日。不顧複雜之行政事務。然据此逸事。則巴科之溫情。可掬。固堪仰羨。而其秉快勤慎。不遺細事。亦可於此證之。而知或人之說爲不實矣。

雜評

日人侮我太甚

(敬告東京留學生)

日本於今年三月在大阪開博覽會。蓋此邦空前之大會也。其中有所謂「人類學會」之出品。乃將地球上各野蠻人種。各雇一人。置會場中。以備觀覽云。此事各國博覽會所常有也。乃日人竟擬於其中置一中國人。撫拾我一二舊俗。模肖其腐敗之態。以代表我全國。嗚呼。其侮辱我實甚矣。日本與我同爲黃種。雖彼三十年來政治學術之進化甚速。要其社會之文明程度。不過與我相頡頏。或視我猶不及焉。今乃爲無禮之舉動。亦適成其爲島民之器度而已。且污衊我中國。而日本亦寧能獨榮焉。而以此傷害兩國國民之感情。何爲者。可笑可歎。

日人以野蠻之名加我。不足責也。顧我遂甘受此野蠻之徽號乎。我袖視之。則是我默許也。我自認也。若此事者。苟政府稍有實力。稍知廉恥。則宜極力反抗者也。而今政府既不可望。則吾不得不有望於政府以外。

聞前者美國芝加哥之大博覽會。亦嘗以今日日本所以待我者待日本。雇一日本人手挽東洋車。以代表日本風俗焉。日本留學生在彼者百餘人。極力運動反抗之。乃撤去。今我國學生在東京者幾千人矣。此等事而猶不動公憤。不爭國體。我輩更何面目以居此都矣。學生諸君。學生諸君。其聞之乎。其思之乎。

英人之文學劣敗於波亞

英波之役。亘兩世紀。英人竭獅子搏兔之力。僅能保優勝之名譽。雖然。固有未盡然者。倫敦某叢報有論南非戰爭之著述一篇。據稱此役英人從軍者三四十萬人。至今無一人能著一書記述戰地之情形者。實咄咄怪事也。波亞人則不然。戰役以前。及戰之際。波人雖噤若寒蟬。無一表見。一旦釋鎗執筆。其文學之滔滔。有令人驚絕者。如前大統領古魯家將軍的由活。將軍寶薩。將軍底拉列之夫人。其著述皆已公於世。又士達因氏之義戰紀事。菲爾純將軍之從軍日記。皆不日出版。此等著書。非戰術上皆具非常之特識。有絕倫之天才。即其文學亦汪洋恣肆。驚心動魄。云。嗚呼。英人於武事上雖戰勝波亞。若夫文學遂不得不劣敗。彼區區新造之民族。而所蘊抱之能力若此。依天擇物競之公理。吾祝波人之不長爲人下也。

師生革命

山東學政尹銘綬。協辦大學士徐郃之門生也。師生之誼。向來投契。乃近來忽有揭參徐郃一事。於是徐郃交部議處。而尹銘綬則以迹近報復。一併交部議處。頃見上諭。徐郃革職留任。尹銘綬亦降三級留任。是則最新鮮之問題也。其原因複雜。不可以不志。尹在山東學政任。常與徐郃通函往來。固師生之常例也。辛丑六月。有高唐州優廩生郝祖脩。持徐頌老手書造尹。書中稱美郝生才思不羣。特介其相見。言君一見後。當信老眼之無花也。蓋并無請託之切據。惟於優廩生之優字。加三箇圈於其旁。一若示以此人之當與優貢也者。尹喻其意。亦竟不與郝以優貢。改試策論。後禮部頒行之條例。無錄科之專條。尹移文禮部詰問。禮部以爲大辱。實則錄科條例已括於一名詞之內。尹未深察。而遽詰禮部。禮部掌印深銜之。旋尹以所取之某生有異才。未經歲考。遽破舊例。而取優貢。爲之奏請。交禮部議奏。禮部痛駁之。某生之優貢撤去。而尹得罰俸九箇月處分。尹乃大恨。頌老先既請託於我。我不取郝生優貢。而彼乃以我取之優貢爲報復。是不可以不舉發。乃以頌老密書黏鈔焉。徐尹俱被議。而郝某不得優貢。後報捐二萬金。賞舉人。旋由舉人捐郎中。尹舉發後。而郝之舉人郎中並撤銷。記者曰。拜認師生。高廟以爲朋黨之漸。懸爲厲禁。然此風卒不可革。沿習愈甚。有拜門稍遲。而適貽終身之累者。操用人之柄者。其

嗚呼。聯軍之入京也。以待野蠻者待我。殺戮慘酷。殆無人理。彼外國之人。且日於報章。揭其惡而聲其罪。誠不意敵國。人方以爲罪者。本國人反以爲功也。李鴻章見俾斯麥。自陳其平髮捻之功。俾斯麥應之曰。自殺戮其同種。以爲功。吾歐人所不屑。嗚呼。自殺戮同種。以爲功。尙爲歐人之所恥。今他族殺戮我同種。而我國反以爲功。何度量相越若斯之甚也。嗚呼。數年以來。我國政府以媚外爲惟一政策。苟可以得外人之歡心者。奴顏婢膝。無所不至。今乃至以此爲獻媚之具。嗚呼。彼衰衰諸公。寧復知世間有廉恥事。獨不知我國民聞之。其亦顏汗否耳。其亦寒心否耳。

張之洞保護報館版權

張之洞禁報之事。數見不鮮。聞者亦司空見慣。付之不議不論矣。頃南京學宮旁。有鳩集股本。翻印清議報者。張之洞聞之。札上元江寧兩縣。拿人搜書。嚴禁翻刻。此固張氏長技。無足怪異。然吾聞留學生出有一湖北學生界。內地人鮮知之者。雖有知之。然所謂大人先生者。輕其爲學生報也。咸緩置之。昨張之洞電駐日本公使。令禁其出版。內地諸人聞之。乃大相驚異。該報遂驟增千數百份。上海報云。該報受張之洞之賜。誠不少矣。頃方爲湖北學生界紹介新著。今又復爲清議報保護版權。外人誰謂張之洞仇視報館。豈不太冤。

博覽會人類學館事件

日本博覽會中。設人類學會。將置一二中國人於其中。標我一二腐敗舊俗。以代表我國民全體。以與野蠻人並列。此事喧傳久矣。頃神戶領事官蔡勛。起而反抗。親赴大阪。援據正理。以與日本力爭。聞日本官尙互相推諉。然大約可望撤去云。我國通商以來。派公使於外國者。數十年矣。然所謂外交官者。類不自知其責任之爲何。惟以其保舉甚優。遂視爲終南捷徑。故其一舉一動。無不損辱國體。即有一二稍知自愛者。亦皆恆怯無能。其視外人也。如神明。如天帝。故有交涉事起。則畏外如虎。縮首如龜。不問其事之關係於國家之利害者如何。關係於國民之得失者如何。但聽外人之命令。處分唯唯。諾諾。奉命惟謹。曾不敢發一言。以與之反抗。求一識見深遠。手腕靈敏者。則更難於登天。今日日本此事。蔡氏獨能與之抗辯。反復申論。侃侃力爭。其後效雖未可知。然日人無禮。其曲在彼。爭之不已。度日人當不敢力持初議。夫蔡氏之爲人。吾未能詳知其如何。然其能愛顧國體。敢與外人反抗。置之我外交官中。固可謂鐵中錚錚。庸中佼佼者矣。蔡氏交涉。未有成議。留學生深憤其事。聞有公函致張貝子。及中朝所派往觀會之諸貴人。謂日人以無禮辱我。止其勿來。日本政

府聞之。懼大傷兩國之感情也。議令撤止此事。現方與大阪府在交涉中。六七年來。日本國中。固然倡與中國提攜之論。其果有聯結之誠心。抑別有利用之政策。是非吾所敢言。然其曲意以媚我政府。則固衆所共見也。兩國交涉之事。我退則彼進。我進則彼退。我誠持以強硬竊料。日人必不敢以區區一事。失我國之歡心。嗚呼。彼日以特別優待之券。徧致我國之達官貴人。而顧於萬國畢集。萬目共睹之地。爲此無禮之舉動。以辱我國體。侮我國民。彼達官貴人。亦中國國民之一也。優待乎。優待乎。招之來而撻之市耳。特不知我國之達官貴人。亦有此公憤否也。

日本教習之金錢問題

上海文匯西報言。北京大學堂所聘之日本教習。訂明月送脩金六百元。今該教習以中國銀價下落。要索中國須照日本金幣伸算。當月送脩金一千一百元。此言吾未敢確信。然該西報固鑿鑿言之矣。夫北京大學之教習。固諸大夫國人所敬禮而仰望者也。今乃爲此鄙瑣齷促之舉動。該教習無亦太不自愛耶。

以月脩六百元而延一教習。以待歐人。則吾不敢知。以待日人。則已豐腴不菲矣。大學堂爲中國之學堂。教習爲中國所聘用。脩金由中國所致送。試問不用中銀。更將何用。該教習果以爲菲。可勿就其聘也。即就其聘。亦可於訂立合同之始。聲明致送脩金。須伸日銀也。乃就聘之時。含糊其詞。至今日而忽爲此無理之要索。豈謂合同訂定四年。今雖要索。中國亦不能遽行辭我邪。此鄙賤之舉動。出之工師。商人。猶以爲恥。顧以品行純潔。學問優長。高擁皐比。抗顏爲師之教習。而岫然出此。豈真如攫金於市者。見有金不見有人邪。島人根性可笑可憐。

庚子之賠款。和約中未明確指明當用何幣。至今日而用金用銀。各國紛爭不已。中國將於虧損之外。更受額外之虧損。然此戰勝者之迫脅外交官之狡獪。猶之可也。今以我所雇用之教習。亦以外交官之手段。非理相干。肆意要索。主權已失之國。用一教習。亦大不易事。言之痛心。

嗚呼。教習師也。今無理求金。非師道而市道矣。彼爲市道。吾且與言市道。貿易於倫敦者。必用英金。貿易於伯林者。必用德幣。事所必然者也。今我學堂致送脩金。乃曰當伸用日幣。然則吾商人貿易於暹羅。濱神戶。可以折田中幣乎。且即以日幣言之。日本雖用金本位之制。然其貨幣市價之漲落。與中幣比較。固猶十與十二之比例。雖極漲時。亦止十與十三之比例耳。以六百元伸算。亦極八百元而止耳。今乃曰一千一百元。也不必問其人之學問。教育有值此重脩之價格與否。即此一言。得無近於欺謾乎。吾見日本士

夫常言維新以來智識學問雖有進步而風俗道德墮落殊甚言之痛慨舉爲中國之戒吾頗疑其言之稍過以爲有激而言今以此事證之斯言不謬

中國崇拜外人久成惡習庚子而後此惡劣根性入人尤深但使其人碧眼紫髯則不問其爲市駟賤豎尊崇信任無所不至往者湖北聘一西人皮匠以爲電學師久成笑柄近年以來則頗移其信任西人而信任東人去年盛宣懷派十人往美留學託之傅蘭雅請其照料學生抵美之後傅某乃種種剋扣種種阻難學生至大與齟齬寓書返國備陳其艱苦憤恨傅某固彼教士所謂熱心爲中國者也其腐敗鄙詐乃如此今日本教習又有此舉動矣孟的斯鳩之言曰「託事於與我不同利害之人最爲危險」此雖小事亦可見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矣崇拜外人信任外人者當亦少有所懲

情深一哭

杜甫詩爺孃妻子走相送塵埃不見咸陽橋牽衣頓足攔道哭哭聲直上干雲霄蓋支那人之性質不樂從軍此詩其代表也八旗衛隊挑往保定分班選練此非從軍也而瀕行之日戚黨哭送相望霑裳若恐此去將爲無定河邊骨也者少陵之詩何曲肖耶此輩掛名軍籍百年以來祖父弟兄未聞出都門一步嬉娛大過飲食衍衍訓練且以爲大戚況復里門輕出汽車並載妻子友朋得不以爲永訣耶若告以日本送人從軍有祈戰死之祝語者必將詈爲非人矣

鹿傳霖之特質

鹿傳霖以勤王爲美名借此行以償其大欲帥羸卒北行逢駕出走止于山西其時進重關百二天險可據力請入陝者鹿傳霖也鹿爲剛毅之代表剛死去鹿代爲頑錮黨之首領入軍機後力持壓制主義以錮遏新機爲獨一無二之宗旨善媚榮祿而驕同僚鹿所言榮無不樂從榮祿欲掩天下之耳目或問取一二無聊之新政而試行之鹿傳霖阻之遂并此無聊者亦不辦矣鹿以子若孫煩煩淪喪不無鬱悶知榮祿之必堅留已乃陽言辭出軍機軍機何地何地向非逐出從未見自己辭退者而謂鹿傳霖肯出此耶或曰回鑾後之新政何以明鹿傳霖之不與也曰殿試卷不加橫格朝考卷加橫直格此孫壽州之特識也策論許引本朝掌故例得抬頭榮祿之特識也而鹿傳霖獨無表見此所以不能從二公之後以與于新政黨之例歟

奴界之小革命

盛京將軍增祺奏言盛京旗下壯丁係罪人子孫及因案株連者向例止充兵役不得應試入官稽諸朝令倡優皂卒三代即爲平

民況此項壯丁。宣力二百餘年。罪非由己。情原可恕。刻當興辦學堂。擬請以此類壯丁。得行附學。得旨依議。案罪人不孥。中國儒家。亟稱之。中國號稱崇儒。惟此類絕不肯假借壯丁。以罪人子孫。二百餘年。儕於歐西。古代穢人之列。爲最野蠻之制。歷任大吏。無人能念及此。爲請脫籍。增祺此舉。差足附林肯革除奴界之末光。然向非興辦學堂。則未必遽議及此。學堂之成效。不可知。然已先爲此類壯丁。儕於平等之域。可謂差強人意。

閱報之干涉主義

湖北近出一湖北學報。聞有卒業學生某君爲之主筆。而武昌府知府梁鼎芬總辦其事。其報吾未之見。內容如何。不可得而知。然以梁鼎芬主持其事。則其報必能釐正文體。清真雅正。掃自由之謬論。作官樣之文章。可想而知也。報出銷路不謬。費用無着。乃遍飭屬中之州縣及諸局。令其認銷。勒令善後局銷二百分。牙釐局銷百五十分。其餘諸局無不勒其各銷若干。且遣人勸諭候補諸員。謂有能多銷此報者。行將委以優差。然如此干涉主義。武昌府赫赫之勢力。止能行之湖北。外此非其所及。則報仍未必暢銷也。吾聞西人有刊賣告白者。其告戶頗長。謂閱此頗費日力。當少有報酬。以償其損失。乃每一告白。綴以五仙。梁鼎芬果欲此報暢行。則何不倣此妙法。

待野蠻人之法

黑龍江額爾古納等處貧民。向以淘挖金沙爲業。前日俄人忽以爲匪。鎗斃二百餘人之多。黑龍江將軍現正擬理辦此事。然事甚棘手。殊費躊躇。嗚呼。人命之賤。賤至華人則真螻蟻之不若矣。歐美有保護動物協會。雖一雞一犬一蟲一魚。苟有以非理而虐待之者。則必加以懲罰。文明國之雞犬蟲魚。尙有憑藉而不受虐待。今黑龍江之二百餘人。固翹然高等動物之人類也。顧橫被蹂躪。曾不得與雞犬蟲魚比。四萬萬之人口。雖多。其亦何堪此禽獮。庚子之役。義和團仇殺教士。泰西諸國譁然狂叫。謂爲文明之誣賊。人道之公敵。及京津既陷。彼乃更肆意掠殺。良莠同殲。其所殘殺。乃百十倍於義和團所殺之洋人。自津至京。數百里。幾無人烟。而彼更揚言解釋。謂待野蠻人之法。例應爾爾。然此猶曰激戰之仇憤也。今黑龍江數百人。又無端橫受屠戮。文明乎。人道乎。待野蠻人之法。例應爾爾。乎。德意志學者之論。惟強者乃有權利。豈惟權利。文明人道。亦惟強者所私有耳。彼挾強國之勢力。我乃無國之羈民。彼刀俎而我魚肉。固其宜矣。無父何怙。無母何恃。孤露窮兒。其將何所訴耶。

西士之言曰。強者與強者遇。以道理爲勢力。強者與弱者遇。則以勢力爲道理。我而弱者。我而無勢力。則區區二三百人之生命。曾何足算。

嗚呼榮祿

北京電報云。十四日早榮祿死。

嗚呼榮祿死矣。固一世之雄。而今安在。嗚呼榮祿竟死。

榮祿固數年來爲我國政界中主動力之人也。戊戌之秋。幽囚皇上。推翻新政。盡復其頑錮昏謬之舊政。而顛倒抑又加甚。遂使我中國黯黑無復天日。慘沮無復生氣。內則壓軛國民。外則橫挑強敵。庚子之間。喉嚨義和團之大變。以至損失國權。重負賠款。舉我中國而置之列強監制轄治之下。遂使虛弱垂危之中國。經此峻伐吐泄。而氣息奄奄。病成不治。雖中國之衰。其原因不獨在榮祿。然數年以來。彼獨攬大權。噓嚔揚波。絕我中國之生機。速我中國之死期。以一人之力。乃至大局敗壞。不可收拾。今日雖死死已晚矣。

雖然彼數年來飛揚跋扈於政界。守舊仇新。犯上謀篡。割地鬻權。天下人士側足怒目。無不思食其肉而寢其皮矣。今一旦自斃。爲我中國去一附骨之大毒。拔一喉咽之大梗。使政界有一線光明之望。天下人士喜可知也。雖然天下人士其無遽喜。一國之興。必其國民之熱心強力智識才能卓然。足以自立。而後其國乃興。一國之敗。亦必其國民心渙力靡。智下才劣。靡然日趨於腐敗。然後其國乃敗。其在之興之敗之者。不過乘此潮流而爲之代表耳。今我國民方在蒙昧幼稚之中。無自治之才。缺自立之力。而上之在政界者。又如積糞之羣蛆。今榮祿死。豈無他榮祿之繼起。一榮祿死。豈無衆榮祿之叢生。即果無榮祿之繼起矣。以我國民今日智識才力之程度。中國果遂即能振起乎。不自培其國民之智識才能。以自爲一國之主人。爲一國之主動力。而徒冀幸於一二在上之去留生死。即此心力已缺。國民獨立之性質已非中國前途之佳兆矣。榮祿不死。將如之何。榮祿雖死。又將奈何。

雖然榮祿固我國政界中主動之人也。今一旦自斃。則政府必稍有變動。從此中國政界。或可少有活氣。

學生軍

俄人以七事要我警報。日迫。日本留學生聞之。憤氣盈涌。乃集衆會議。十八省之學生咸至。議合諸學生組一義勇隊。北往赴敵。致

死於俄。滿望一致。撫掌贊成。於是議定章程。部勒一切。名之曰學生軍。先致電於北洋大臣袁世凱。請其拒絕俄人。否則寧與之決戰。且告以學生軍之組織。請隸其麾下。求其援助。今備錄其規條如左。

第一 定名 學生軍

第二 目的 拒俄

第三 性質 甲代表國民公憤
乙担荷主戰義務

第四 體制 在政府統治之下

第五 組織 甲本部職員

乙隊中職員

部長一人

運動科長一人

本部職員 經理科長一人

會計科長一人

書記科長一人

參議科長一人

其餘運動員經理員會計書記參議等均無定員

隊長一人

特務長一人

隊中職員 副長一人

參謀員 每十人
選一人

分隊長三人

編全隊為一中隊

第六 會議 為全軍之總機關。其議員以二種人員組織之。

甲 本部部長及諸科長

乙 隊中隊長副長分隊長及特務長

會議中應立議長一人臨時選定

第七 軍紀

甲謹守秩序
乙服從命令

第八 籌款

甲出版款項(豫先運動臨時取款)
乙尋常款項(學生義務捐特別捐)

第九 講習

甲操習
乙講課(每日均各一時以上)

第十 出發

俟特派員得確實警信覆信之後即行出發

第十一 解隊

甲目的已達
乙目的消滅

第十二 附則

甲編隊秩序 每日照常在校上課課餘輪班至講習所講習
乙退校次序 出發既有定期即當報告監督及校長退學

或謂以區區之學生投之虎狼之俄於事未必有濟也曰成敗利鈍是寧人之所能逆觀語不云乎一人致死萬夫莫當岳飛以五百背憲軍而被兀朮十萬之大兵謝玄以八千羸兵而殲苻堅百萬之大衆勝敗之數豈必決於衆寡者邪且學生驅於義憤動於熱誠奮然以一死報國是誠足振我國人柔弱之積習雪中國人無愛國心之恥辱矣天下事何者爲成何者爲敗即令於事無濟然奮我國人敵愾之心聳我國人積弱之氣其有濟於事也亦多矣國所與立者民氣耳使我國人而盡如日本之學生則俄雖强悍曾何畏焉

方會議時警報頗急學生不勝憤懣多有先行退校者越數日俄事浸緩其學生欲請監督復送入校聞監督頗以其舉動爲疑辭不肯送嗚呼人至脫屣其身家犧牲其性命亦手空拳出萬死不欲一生以殉國家之急其熱誠宜可共諒矣乃虹貫荊卿之心而見者猶以爲淫氛碧化萑宏之血而覽者猶以爲頑石嗚呼彼監督者獨非中國人也耶

借法兵之抗議

王之春借法款法兵以平亂上海諸人聞之咸動公憤大會議於味莪園發電力阻其事粵人之商於滬者亦聯合集議於會館務

必設法力爭。其事備詳本號紀事門中。夫土地者我國之公財產也。王之春爲其公僕。爲之守土。既不能守。又將盜賣之外人。若不出其主人之權利。詰責而懲戒之。將紛紛效尤。紛紛盜賣。二十一行省之地。可以一旦立盡。夫僕隸於主人之財產。亦復何所愛惜。惟視主人之權力。足以監視之否耳。彼僕隸既日以盜賣土地爲專業。我國民亦既知之矣。知之而不速預實力以監其後。則是默許其盜賣。而不自有其土地也。則又於王之春何尤。

總督食賑

天下有水旱之災。則督撫司道府州縣等官。應籌款以賑之。甚則朝廷發帑開捐以賑之。所以重民命也。然所賑者。極貧之民。乞丐等耳。次貧則僅糶之而已。夫次貧尙不食賑。奈何以總督大員而食賑乎。奎俊督川以首府阿麟多鷹犬陰濟其貪吏。治不修釀成拳匪巨患。逮開缺回京之日。食賑銀五千兩。派船價銀五千兩。而貪乃顯著。光緒戊戌己亥間。山東大災。天下奉旨籌賑。四川官紳集捐甚鉅。其時賑款解司。並未收庫。咸交西商蔚長厚代收。除匯山東外。存賑款銀六千數百兩。壬寅秋。奎俊臨行。頻向新督及藩臬患貧。臬司曹穗奎之私人也。與藩司員鳳林藩幕沈蔭餘商之。於是定計提山東賑款五千兩。作爲新督及在省司道餽贐之儀。又勒令成都華陽兩首縣函派沿江二十洲縣。自彭山縣起至巫山縣止。共出船價銀五千兩。此萬金巨款。奎俊竟笑納焉。前以阿麟明爲首府暗爲爪牙之計。於是昭然若揭矣。其提山東賑款也。欲掩人耳目。故爲轉折。先於西商協同慶借紅票銀五千兩。贈行後於蔚長厚撥賑款五千兩。還之。其派州縣船價也。不用藩臬出名。而令兩首縣一面函派一面墊送。皆曹員沈三三人之謀也。聞尙餘山東賑款壹千數百兩。亦經若輩侵分矣。協同慶之西商乃雷子布。蔚長厚之西商乃郭松庭。其借紅票提賑款。皆應有號簿可稽。至派船價。則二十州縣奉有信函。出有銀兩。是均不可掩者。方今天下困窮。由督撫大吏之不職者。釀成巨患。多賠兵費所致。奎俊乃既釀巨患。又侵賑款。可謂不職之極矣。至新督削平拳匪。有大功於蜀。惟與曹穗同鄉至戚。提用賑款一事。不免爲其巧言所動。亦宜責備者也。

港人電逐桂撫

王之春借兵法人。大動國民之公憤。上海首倡電爭。廣東繼之。杭州繼之。皆致電力爭此事。旅港士商大集同志者百餘人。會議於油麻地某學舍。決定二事。一先行致電政府及桂撫。聲斥王之春之罪。逐令去職。二與東京上海各學生聯義勇隊以救中國。

之危難。今錄其電文如左。

（致外務部電） 北京外務部鑒。王之春不孚民望。宜即革職。否則國民軍起。代政府誅之。旅港國民電 （致王之春電） 王

撫鑒。物議沸騰。宜即引退。倘仍戀棧。公憤難容。旅港國民電。

吾聞日本某政客之言曰。『通商口岸之人類多無愛國心者也。』吾頗疑其言之有理。今觀港中諸人之舉動。則又知其言之有不盡然也。各省之電爭此事。類皆侃侃能持正義。而港中諸人之詞。爲尤厲。夫港中諸人。寧必有怨於王之春哉。徒以王之春。鬻地賊民。我同胞均受其害。政府既庇而縱之矣。若不聲罪致討。則彼以吾民爲可欺。謾將更肆。無忌憚爲害。未知所終。今嚴詞斥之。雖未能遽令去職。然衆怒難犯。王之春或亦少有所懲。東西諸國之執政。無不以輿論爲去留。彼執政者。固人民之公僕也。主人有去留其僕之權利。是固理所宜然。我中國主僕易位久矣。民之視官也。如神聖官之視民也。如奴隸。肆情凌虐。任意壓制。亦惟吞聲飲恨。而莫敢與爭。固謂奴隸之苦。分宜爾也。今忽自知其爲主人起。而自當監督之任。雖未能實行其去留公僕之權利。然既知有此權利矣。則必能求所以實行之方法。中國民權之發達。當不遠乎。

謠言乎事實乎

俄人之謀滿洲也。背撤兵之期約。爲七事之要求。明日張膽。無所忌憚。東西之報章。電信。證據鑿鑿。而言之矣。及受美人之抗詰。則宣言以自釋曰。此無根之言。外人之所捏造者也。王之春之撫廣西也。借法兵以平亂。貸洋債以充餉。明日張膽。無所忌憚。東西之報章。電信。證據鑿鑿。而言之矣。及聞諸省之抗爭。則欺謾政府。以自釋曰。此無根之言。外人之所捏造者也。最輕輟之外交。謠言二字。可以解釋之最重大之罪名。謠言二字。亦可以出脫之王之春之狡獪。殊不在俄人下。然俄人宣言。要求諸約爲謠言也。列國信之。非信之也。彼既有此證言。即當撤銷。此要求既可撤銷。要求則謠。不謠非所問也。王之春宣言。借兵貸款之爲謠言也。政府信之。其果信與否。不敢知。然彼既有此證言。即可爲之彌縫掩飾。既可彌縫掩飾。則謠不謠亦非所問也。嗚呼。列國之對俄人。其外交手段。固應爾爾。奈何我政府。亦欲外交手段。施之內政。邪噫。

哀哉亡國之民

俄國之款西涅甫地方。忽紛起而排斥猶太人。雖逮捕八百人。而騷亂未已。猶太人洶洶奔走。顛仆道路。商店盡閉。商旅不行。猶太

人之被逐也屢矣。每一被逐則匱斃道途顛轉溝壑者不知凡幾。天地雖寬曾不能得一託身之所。流離困苦甚於狗馬。而文明之國會不以爲悖於人道者。亡國之人例當受此慘酷也。嗚呼。秦人不暇自哀而後人哀之。後人哀之而不鑒之。亦使後人復哀。後人也。

四民公會

甲午而後。合羣之聲。囂然遍於中國。強學會倡。始於北京。而聖學會南學會保國會紛紛繼起。然類皆士夫爲之。未能合四民而結一大團體也。戊戌而後。稍一頓挫。然內憂外患日戟刺於國民之心腦。故政府雖極力壓抑而民心愈奮。民氣愈張。洎乎今歲事變益急。廣西滿洲之事相繼並起。各省電爭舉國喧擾。上海紳商知非合大羣則不足以應此大變也。於是有四民公會之設。議建一議事廳以爲會議之所。設一中學校以爲儲材之地。簽名入會者已有一千餘人。而倡其事者則爲馮君鏡如。俄人之要求憲政也以學生農民爲中堅。而以衣食於傭工一千餘萬之工人爲之後勁。歐洲諸國之革命亦莫非都會之新聞記者。學生與夫邑鎮之商人一切中流人士爲主動力。以彼例此。四民公會者其或他日改革中國之根據地乎。然俄人之請求代議政治也。學生之騷擾農民之暴動已累百數十年。俄政府摧以兵力制以警察撲滅不遺餘力。然屢仆屢起。至今年遂有自由勅諭之宣布而得俄皇之讓步。蓋壓力者恒視抵抗力之大小以爲強弱。故外力之壓抑雖強。然內力之團結既固。則外力強而亦弱。外力之壓抑雖弱。苟內力之團結既弛。則外力弱而亦強。彼俄皇者擁精銳之陸軍挾完密之警察以行其專制。其勢力不可謂不強。然卒不能不讓步於學生農民者。則以彼等之驚悍堅忍足以弱俄皇之勢而屈之也。四民公會今始發生。他日政府之干涉官吏之阻壓固意中事。誠能團合以抵之。堅忍以持之。則區區之外力寧能摧我民權。然吾國人士類多志行薄弱。事之始也意氣激昂。蜂擁集未及數月則已互持意見爭攬事權。齟齬紛紜至相敵視。黨爭既潰裂於內。壓力遂乘之於外。遂一蹶而不可復振。一閱之市奚裨於事哉。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任重道遠終之實難。吾祝公會之成立。吾更望公會勿遵前者之覆轍而有以終之也。

呂海寰乃敢與國民宣戰耶

廣西滿洲之事起。各省皆馳電力爭。天下洶洶。咸動公憤。中朝達官類多不快。然無敢嬰衆怒以阻壓之也。呂海寰方在上海。乃令上海道袁觀海查辦某某六人。袁姑諾之而不發。呂乃告蘇撫恩壽督促之。於是請命於領事。許其逮人於租界。既得請矣。工部局

不許赫赫尙書之勢力遂不能於五里以內然彼方日肆鬼蜮事恐尙未已也嗚呼今日之號稱洋務能員外交高手者類皆有二大政策一則鬻權賣地以獻媚外人一則聯絡洋官以摧刈志士而要其唯一之宗旨則曰外媚異族內仇同種而已呂某不知其何許人但知其會使歐洲又知其會議商約碌碌無所短長曾無一事之表建惟見其數年之間驟躡通顯而已今忽欲逮捕志士奮其大外交家之手段嶄然獨露頭角然後知彼固外媚異族內仇同種之一洋務能員外交高手其驟躡通顯固有由也嗚呼歐洲民權之如何發達諸國民敵之如何失敗度非彼大外交家所能知然中國數年來之歷史彼固不能獨無聞見戊戌一摧壓而有庚子庚子一摧壓而有今日民心愈抑而愈奮民氣愈壓而愈張風潮之來豈人力所能抵抗呂某以一區區尙書之力顧欲從榮祿張之洞之後爲國民之公敵呂某寧知爲國計然自爲計無亦太左耶且外人要我利權疆吏鬻我土地我國民不能復忍請政府拒勿許諾其義至正其詞至順不知所謂罪也若拒俄拒法而有罪則鬻權賣地者固有功矣或曰呂海寰與王之春同一主義今日此舉固王之春所授意將示威以箝天下之口者也然則賣國者寧獨一王之春乎哉

禁報新法

張之洞有仇視報館之特性漢口日報之設已爲張所嫉視然以其有洋商爲之擁護遂怒目而無如之何其自兩江入京也取道湖北往謁端方一見即首及此事請其必設法禁止端方亦頗不以爲然語屬僚曰漢口報日頌彼功德不知彼尙何嫌而必欲禁之蓋漢報館主素本腐敗知報館爲張所惡久已遜言貢諛以求免也梁鼎芬者張之私人日以媚張爲唯一主義知此報不禁則張之心終有所不快於是日夕焦慮忽得一豪取巧奪之奇計突於某日遣一吏傳語漢報曰漢報不必停報吾即用此舊名出報定於明日接辦館主素本怵怯驟聞此語倉卒不知所爲遽於即日停辦梁某遂以賤價得之而漢口日報遂堂堂爲一湖北官報矣以官價強賣民間器物實爲中國官吏之習慣今梁某乃更以官價強賣民間報館文人舉動雖同一勒賣固較俗吏爲風雅耶獨恨天下之報館甚多一區區武昌知府之權力不能以官價勒賣他省之物且一區區武昌知府之資本雖官價亦不能盡賣諸省之報館耳力有未逮此亦梁鼎芬之恨也吁

榮祿之末路

榮祿晚年不知以何事忤西后其死也內廷撤樂西后見之怫然不悅曰何故如是豈榮祿死我遂不吃飯耶立命奏樂噫炙手可熱之權臣垂死乃受此冷落豈十餘年深結之慈眷末路尙不自保而竟中於讒言耶抑西后知榮祿之以已爲傀儡狐假虎威肆

極凶暴。貽誤家國。致於危辱。至是乃大徹大悟。深痛恨於榮祿之賣已耶。榮祿之罪。浮於紂桀。然而子卯不樂。儻使杜簣揚。未知酌飲何人。

王文韶之報國

南北洋大臣聯銜請廢科舉。內閣會議。政府諸公咸贊成之。獨王文韶慷慨力爭。期期以爲不可。語僚屬曰。科舉安可廢。若會議吾必不與議。諸公雖決議。吾亦必力爭。吾老矣。今日力爭此舉。即吾之所以報國也。科舉之無裨實用。今日中朝大老亦頗謂然。乃王文韶獨出死力以擁護之。其爲維持祖制乎。其爲保全國粹乎。其爲培植人才乎。其用意均難臆測。然科舉不廢。人才不奮。然則王文韶之爭此報國。無乃誤國耶。夫當羣奸賣國之時。王文韶獨有此耿耿報國之熱誠。不可謂非鐵中錚錚。庸中佼佼。然天下多故。百廢待興。身操政柄。報國亦自多術。乃獨以此爲報。恐吾國不任受德也。雖然。非是何足爲王文韶。非是亦何足爲中國之政府。

人道與人道之賊

俄人於歛西涅布虐殺猶太人。殘忍狠酷。殆無人理。猶太人死者四十九人。傷者三百五十餘人。家屋被劫掠焚毀者一千三百餘家。警報既達於美國。舉國咸憤。『俄人殘暴』『俄人人道之賊』之聲。遍於新聞演說之中。旅美數百萬之猶太人。更聯合有力之團體。懇同情於美人。請美人主持公義。警告俄廷。華盛頓府民。遂於六月六日開盛大之公會。攻詰俄人之蠻行。尋議決二事。一救濟被難之民。一忠告俄國政府。使勿再加迫害。議既定。遂呈書於大統領及國務卿。然此事雖野蠻無理。固俄國之內行政。非他國所能干涉。公然抗議。美國政府不能無所躊躇。然而美國者。輿論最強大之國也。今人心憤。衆論沸騰。大統領苟措置失宜。則明年之選舉。恐不能不受其影響。旅美之猶太人。上請願書於俄皇。請其曲加保護。俄國之猶太人。請美政府轉達俄廷。大統領決然許之。俄人乃於其機關官報。聲言俄國內治。非外人所得容喙。雖有請願書之轉達。俄廷必不受理。然美人若爲不聞也者。依然抗議干涉。必轉達此請願書。俄人堅持內政不容干涉之義。雖傷美國之感情。亦必堅卻其請。使美國苟有退縮。則大違衆欲。大統領必深受輿論之詆排。是以俄美二國之間。此問題之紛議。卒未能決。嗚呼。猶太人無端而受此荼毒。茹痛吞聲。無所控訴。凡有人心。能勿傷氣。美人感憤不平。激起抗議。乃不憚干涉他國之內政。至爲國際之交涉。何其仗義之勇也。然俄人悍戾成性。寧能受美人之一言。而震其暴威。亡國窮民。例受痛苦。恐美人雖有仁心。固不易爲無告之人。捍此凌虐也。嗚呼。人所依賴者。國耳。國之衰亡。亦復何所逃命。彼素持公道之美人。亦且有苛逐華工之舉。動中國。

固未亡也。而美已如此。則素持公道者。其亦果可恃邪。孟德斯鳩不云乎。託事於不同利害之人。最危險。託事且險。況乃託命以出。推之吾又烏知美人之果仁於俄人也。

幾與大獄

滿洲事起。日本留學生憤俄人之橫暴。且以事將決裂。北方必有戰事。乃議組織一學生軍。回國赴敵。效死報國。以石投水。明知無濟。然其熱誠愛國。固不可誣也。學生軍組織既成。先遣某某二君赴告北洋大臣。且請諒其麾下。駐日公使蔡鈞微聞其事。乃飛電馳告端方。謂學生將借拒俄為革命。端方聞之。驚惶無措。乃遍電沿海諸省督撫。略謂學生名為拒俄。實圖革命。請沿海戒嚴。嚴拿逆黨。電達北洋。袁世凱乃令葉祖珪率軍艦巡洋北洋戒嚴。某君明達士也。宦天津。乃往見袁世凱。曰。二百餘人之學生。安能造反。其所派回之人。亦豈得遽目為偵探。學生此舉。誠出忠義。正宜獎勵。以振人心。若橫加摧折。則天下將騷然。不可收拾。而宮保之聲名。且掃地矣。袁憬然意解。乃撤回巡洋之令。北洋解嚴。

嗚呼。國家有急。達官坐視。區區一留學生。乃欲奮身前敵。捨一死以報國。其愚為不可及。其志亦可哀矣。乃不分皂白。不辨真偽。強誣之曰。革命曰逆黨。必欲摧戮錮。以為快肉食者。固別有肺腸者耶。虹貫荆卿之心。而見者疑為淫氛。此卞和之所以別而屈原之所以沈也。

然吾聞風潮之來也。但當順而導之。不宜逆而激之。激則愈涌。壓則愈抗。理固宜然。徵之歐美。徵之日本。徵之吾國。十年來之歷史。洵不誣矣。今學生明明拒俄。而必文致之曰。革命。則是水本平流。而必激之搏之。使決溢狂湧也。豈尙謂嚴拏足以懼人乎。殺戮之嚴。宜莫如俄。然俄皇之威力。卒不能不屈於學生。而為之讓步。豈吾國區區之官吏。自怙其威力。顧乃過於俄皇。邪。多見其不知量也。

且使學生而果為革命。果為逆黨矣。然寥寥二百餘人。不持寸械。徒手來歸。則捕之。囚之。屠之。戮之。趙之。隨之。可以惟意所欲。乃警電紛馳。沿海戒嚴。一若大軍之已至者。謠傳革命之虛聲。已震悚如是。脫果有革命軍起。又將何以待之。數百學生之歸國。已震悚如是。脫令俄人決裂。則又將何以待之。小題大做。倉皇失措。當局者事後自思。當亦啞然失笑。

亦是無法

日本之『日本新聞』傳北京消息。謂李蓮英奉太后密旨。面諭軍機大臣瞿鴻禨。謂東三省之事。俄人橫暴已甚。無理要素。豈可

允從。然彼要求不已。非於密約中擇二三事許允之。則無以了此紛議。惟事宜秘密。慎勿喧傳於外。致招他國之責言。俄清銀行總理波科狄羅布之經營此事也。非一日矣。曲意與中官相結納。竭力交驩。繼以重賂。彼蓋深知中國之事不能力爭於壇坫之間。而可制勝於帷幄之內也。今日果有此諭。波氏洵可謂算無遺策。俄國論功行賞。波氏固宜首功。頃聞波氏將於日內挈眷返國。事已大定。奏凱旋師。波氏可以歸矣。

瞿鴻禨既奉密旨。出語張之洞。張之洞本主拒俄者也。驟聞是語。沈吟半晌曰。太后之意如此。亦是無法。因相與太息者久之。風景不殊。舉目有河山之異。渡江名士對泣新亭。殊可憐人。然哀哀諸公。獨無有謝安石其人者。起而戮力王室。如許軍國重事。而但以無法二字了結耶。噫嘻。

人實誑汝

政府日憂日本留學生之言革命也。既命監督約束學生之言論。而尙未能深信。旁皇無所爲計。俄人乃說我政府曰。日本立憲之國。是以民權自由之說。靡於國中。士氣囂張。風潮甚惡。遣人留學其地。誠非所宜。若歐美則更革命之出產地也。派往彼邦。尤爲非計。惟我國專制之國。與貴國政體同。國人生息於專制之下。自無敢言革命者。貴國誠派留學。竊以爲莫善於俄。斯言也。誠能中我政府之意矣。雖然。彼炸彈七首縱橫輦轂之下。兩刺俄帝一擊。今皇之虛無黨。非俄國之生產物乎。累年暴動。戕殺官吏。卒令俄皇讓步。下許與自由之敕諭。學生又非俄國之生產物乎。口言自由之士。夫何如實爭民權之學生。累世不一見之革命軍。何如朝夕狙伺之虛無黨。然則專制國產生之革命風潮。較之自由國其劇烈不啻倍蓰也。誰爲我政府爲此計者。得無欺我政府。懼於外事耶。無信人之言。人實誑汝。

然則革命者。非以壓制而息。亦非以無壓制而熾。固與俄人之言成比例矣。日本立憲之國。其民固無壓制者。然國民咸尊敬其萬世一系之天皇。未嘗敢言革命。而聲勢洶洶。狙伏肘腋之虛無黨。乃反盛於專制之俄國。然則專制者。固製造革命之材料也。止沸莫如抽薪。憂革命莫如去專制。

可憐人

大阪朝日新聞言。俄人現方計畫。將有要求於中國。謂吉林黑龍江兩地。止可置一道員。請移吉林黑龍江兩將軍於哈爾賓。又言俄人不喜奉天某道員。謂其不善外交。請易以楊來昭。

又言有自吉林歸者。曾見吉林將軍。吉林將軍。縷訴俄人之橫暴。言之悽悽。此其言非盡可信。要之皆意中事也。道員者非中國之監司大員耶。乃招之即來。麾之即去。乃如俄人之奴隸也。將軍者非中國之封疆大吏耶。乃受俄人之凌暴。無敢抗拒。無所申訴。至如失寵之妾。受撻之婢。惟向背人處。擁護掩泣也。小朝廷大臣看者。小朝廷大臣看者。嗚呼。吾行見遊濟南者。聞山東巡撫之泣訴也。吾行見遊福州者。聞閩浙總督之泣訴也。吾行見遊廣州。桂林者。聞兩廣督撫之泣訴也。不知來觀之往他日。兩廣雲貴山東福建兩江湖廣之將軍督撫。即今日之吉林黑龍江之將軍。奉天之道員也。哀哀諸公。宜早自爲計。勿爲張之洞之言所誤也。

南黨獄

中國政府。以上海蘇報倡言革命。請命於各國領事。逮捕六人下獄。其鄒章二人爲蘇報記者。其三人爲蘇報館員。其龍氏一人。知以他事嫌疑。牽連而被逮者也。

六人既被逮。政府欲提此案。歸內地辦理。將受而甘心焉。請命於領事。工部局持不可。曰。此租界事。當於租界治之。以維持吾外人之治外法權。政府知不可得。則又請命於公使。公使以此事領事主之。吾人不能侵其權。限謝之。政府乃廢然而止。六人既就訊於會審公堂。其辯護人詰會審官曰。有被告而無原告。則獄不具。此案原告爲何人。其爲中國政府乎。其爲兩江總督乎。其爲上海道乎。會審官倉皇無以對也。則謾應之曰。中國政府。辯護人曰。以堂堂中國之政府。而訟私人於屬下區區下級之法廷。而受其裁判乎。會審官語塞而退。嗚呼。政府亦既知其權力之不能及於租界矣。不勝其憤怒之私。必欲殲刈數人。以爲快。乃不惜低首下心。請命求援於外人。外人。不從其請。而其權力遂并不能及於已國之臣民。夫竭師子搏兔之全力。以求一洩其區區之忿卒之損失。國權汚辱。國體重自取辱。而小忿卒不可得。而洩噫。是亦不可以已乎。

北黨獄

蘇報事起。都中僉人。微窺朝意之所在。將乘此大興黨禍。於是有捕殺沈蓋一事。已革翰林吳某者。素不嫌於沈。知朝廷有再興黨獄之意。乃與慶寬謀。謂可捕黨人以自效。因慶寬以通內監傳內旨。發警兵四十。

人捕沈下獄。政府固尚未知。既下獄。訊以毒刑。沈知必不免於所訊事。無不自承。侃侃不屈。意氣自若。訊不得實。欲亟殺之。適萬壽期內。不能行刑。乃杖之數百。不死。卒縊殺之。野蠻慘酷。無復人理。蓋至是而極矣。嗚呼。以小人。之私怨。假內監之威權。而可擅行此。野蠻慘酷之事。橫恣於輦轂之下。且聞內旨嘉獎。開復吳某原官。嗚呼。天地闇黑。狐魅盡行。尙復成何政體。竊恐宵人求復仇家報。怨緹騎將遍天下。而人心憤激。天下洶洶。恐非復死所能懼也。聞沈氏之就逮也。其素與交游之日本人。謀營救之。沈氏曰。『公何得爾。此吾國國權。非外人所宜干預者也。』嗚呼。自蒙奇禍。有可以脫而出之者。以外人干我國權之故。毅然正色以却之。寧犧牲身命。甘受枉死。而必不肯稍屈國權。以自活。嗚呼。可不謂之烈士歟。可不謂爲愛國者歟。捕人者。不惜損辱國權。以求快私。忿被捕者。乃寧糜碎身首。而保護國權。吾不知政府諸公。聞此。其亦少有忤容否也。

特科異聞

庚子事定。重舉經濟特科。倣康熙乾隆兩朝博學鴻詞科故事。禮羅賢俊。天子親試之。廷甚盛典也。榜既發。且覆試矣。忽有逮捕之耗。於是有株累之嫌疑者。紛紛輕騎。襆被微服。出都門。且聞條列數十人。雖素有頑固腐敗之名者。亦廁其列。雖未竟其獄。然風聲鶴唳。京師皇皇矣。噫。嘻。明詔徵之大臣。薦之使之。麟萃闕下。英雄盡入。設中然後爲一網打盡之計。計則巧矣。得無兒戲耶。年來科第本若摘髮如許。頭顱險些流血。世路險巇。不謂考試亦是一大冒險事。

特科閱卷。皆張之洞總持其事。覆命召見。太后詢其人才。若何。張之洞以佳士對。且請破格擢用。政府惡其專擅。而不與已商也。乃力與爲難。盡掀翻其所評定。而拔其抹勒棄黜者。置之甲第。適樊增祥至京。力指其中多革命黨人。列名請辦。太后以其居首者。粵人而復梁姓也。則亦大疑。於是疑獄遂起。張之洞頓足憤恨。然卒不能白其誣。波瀾翻覆。風雲百幻。朝方下第。夕忽登科。夕方拜官。朝忽亡命。朝政顛倒。當局者安得不痛心。然張之洞素惡新黨。稍有嫌疑者。動行用其兩湖總督赫赫之威權。行文逮捕。今其手拔之士。偶以嫌疑逮捕。要亦師公慣技耳。何遽憤憤無亦少所見而多所怪耶。然張之洞亦中朝大官。老於事者。乃竟觸犯忌諱。貿然以粵省梁姓者。輿然居首也。作官數十年。何不解事。乃爾。

俄人北方之新馬隊

俄人北方之新馬隊。中國北方之舊馬賊也。俄人利用馬賊之勢力。將以中國人殺中國人。馬賊亦利用俄人之勢力。將以中國人

殺中國人

馬賊之縱橫於北方也久矣。焚掠劫奪困苦居民。中國官固不能勦捕之也。然彼猶有畏官勦捕之心。惕然有所畏懼。庚子之役。經白人之草薶禽獮。慄慄然心膽皆寒。於是舉國上下莫不畏外人如神鬼。敬外人如帝天。而向之所謂官者。則尤持媚外爲外交秘訣。但使有短衣楚製。禿襟髻髮者。人於其境。則不問其果爲外人與否。無不送迎宴饗。致敬盡禮。婉容下氣。如孝子之事親。民隄於外人之足以死我也。又習見乎吾官吏之畏之如彼。彼外人之勢力乃遠在吾官吏之上也。則盡易其向者仇外滅洋之宗旨。投命託庇於外人。彼馬賊知俄者。吾北方官吏所至。畏假其餘。餘則勦捕不復足慮。可肆其剽掠於白晝。大都之中。俄人亦以其可代白人之勞。以執屠戮華人之役。即亦撫而有之以行其侵略主義於北方。於是向者之馬賊一易其名號。而其勢大熾。而官吏果莫敢誰何。

嗚呼痛哉。我華人之無愛國心。乃一至於此極也。各奉一利己主義。苟有可以便吾身者。則違知有國家。違知有種族。向者尚有排外之客氣。爲可恃耳。乃爲國者不知養其氣。而善用之。遽使摧頽沮喪。而復橫加種種非理之魚肉。使之鋌走以爲淵。歐魚身演種種媚外之醜態。示之榜樣。以教保升木。吾恐數年而後。德法英日之馬隊。繼東三省而起。行將遍於山東兩廣福建揚子江流域也。嗚呼。毫無教育之愚民。亦復何所知識。吾見夫士夫紳宦。有假外人之勢力。以凌其鄉族者矣。吾見夫中朝大官。有假外人之勢力。以保其祿位者矣。吾見夫封疆大吏。有假外人之勢力。以鋤其同種者矣。舉中國人皆爲狐。爲俚。於馬賊獨何責焉。

張之洞之狼狽

張之洞署兩江總督。未及數月。政府電促魏光燾迅赴新任。而無令張之洞回任之明文。張之洞進退維谷。無聊之極。乃請入京。陛見。留京已半歲矣。復不飭其返任。而又不令入樞垣外部之要地。惟時派以會議學堂章程。經濟特科。閱卷。閑冷無聊之差。使從來疆臣入覲。未見有如是之久。留亦未見有如是之冷落者。政府固舉缺以示之矣。然張之洞徘徊不能舍也。昔俾斯麥與德皇威廉二世齟齬。威廉嫌之。令人諷其辭職。且告以皇方立待其辭志。俾斯麥以無敕命之明文。拒之不肯去位。張之洞豈欲效西子之顰待敕命之明文。而後去耶。驚馬戀棧。豆棧豆空矣。猶復戀戀其驚誠不可及。

頃樊增祥至京師。樊增祥者主謀廢立之人。而此次推翻經濟特科。謀起黨獄者也。張之洞極意交驩。且勤勤留其駐京數月。張之洞平日目中寧有樊增祥。在今忽受勤結納其臭味之投耶。抑知其內有奧援。而思得一援手耶。苟患失之無所不至。以至熱中之人置之極冷落之境。其狼狽情狀可笑可憐。

或曰。張之洞雖失權勢。然國事方艱。寧忍言去。雖以散員留京。亦將有所盡力。審如是也。張之洞固一熱誠憂國之人。固吾所敬慕崇拜。然滿洲問題。至今日而危急極矣。張之洞素主排俄。何以在京數月未聞畫一策以應敵。并未聞抗一議以力爭其語。『日本報』之訪事員曰。『以第三國之干涉。驅滿洲之俄兵。是誠甚善。然俄人一變其政策。轉向以侵略他國。關繫淺薄之伊犁諸地。則又如何。』誠如張之洞言。則我國無他強國之保護。干涉我國將無以自立乎。誠如張之洞言。則豫保伊犁諸地。當以滿洲奉送俄人先飽其欲。使無他噬乎。誠如張之洞言。則以滿洲贈俄人。遂可永保俄人不再窺伺伊犁諸地乎。吾誠不料張之洞之才識庸劣。一至於此也。然使止才識庸劣。則其言猶不失為憂國焦慮之言。尚可恕也。乃窺其用心。則隱知宮廷權宦之阻俄言。拒俄恐有不利。乃故為是言。隱謂奪回滿洲。且有後患。以陰示拒俄之非計。迎合內意。以解脫我之并非力主拒俄。又知犯天下之不韙也。則含糊隱約其詞。以掩天下之耳目。彼固自謂甚巧。寧知旁觀者已如見其肺肝乎。國事危急。朝不慮夕。乃彼猶挾其中立巧偽之故技。以營其保全祿位之鄙私。嘻。斯張之洞之憂國也已。

華人在暹羅之勢力

中國膨脹之力。固世界之所驚嘆者也。日所出入之區。殆無不有華人之車轍馬跡。而在暹羅之勢力。則為尤大。暹羅舉國之人口。八百萬人。乃至九百萬人。而我華人之數。實為三百萬人。其盤谷府中之人數。六十萬人。而華人之數。則實二十五萬有奇。非但農商諸業。握其中樞之勢力也。乃至美術工藝。殆無不占其大部。蓋暹羅國於熱帶之地。其人類惰緩。而不及事。雖其上流人士。其才智或軼倫超羣。而其多數之國民。皆游手而不任勞苦。且其國人惟分上下二等。而我華人乃組成中流社會。以介乎其間。故一切商業工事。轉運開墾。無不待華人而舉行。而其國之小民。且多令其子弟改效華人之服色。若區區華人而去之。則暹羅殆不能一日立國。故質而言之。直謂暹羅為中國之暹羅。殆無不可。然我國之殖民也。國家初不過問。任吾民之自生自滅。於其間固所謂無條約之國民也。既受治於暹羅法制之下。而暹羅之法律。

制度偏缺。苟急常受其非理之凌虐。窮無所訴。至不能保其財產生命之安全。故常求附籍他國。庇其蔭以謀一日之安。乃者日本人創立東亞商業公所。名曰兩國聯合實則曰日人謀張勢力於暹羅。藉此以利用華人者也。小人何知。惟思求庇。於是爭先趨附。以求隸日本之籍者。浩然如水之就下。苟我政府膜置度外。不加保護。則數年而後我國之商人將盡爲日本所吸收。我國之商力將悉爲日本所利用。數十年積成之勢力。直爲他人作嫁衣矣。耳。嗚呼。各國日言殖民政略。務擴其國力之範圍。我乃積此固有之殖民。不能因而用之。反令窮無所之。至供他國之利用。是非政府之自棄其民耶。然吾民果有自治之才。果有愛國之心。則席此勢力。雖不倚賴國家。亦何嘗不可以翹然自立。顧至奔走趨附。以供他國之利用。耶。是固我國民所宜自省者矣。

學校之自治政府

歐美諸國學制。釐然不出一途。各視其國之歷史風俗。民智羣德。以爲殊異。自我東洋人視之。固皆已粹然完備矣。而諸國學制。日議改革。務相其民智羣德之所缺乏者。改良演進。務使日習於實用。而不主故常。頃者美人穀爾。倡於學校中立自治組織制度。彼以美國政治之美。猶有憾者。其原因在於學校制度之專制組織。欲救其弊。當於學校中立自治組織。以養成自尊自重之市民。先已實行於美屬古巴。已著成績。於是本國之紐約市。拉特爾布亞哈巴拿諸校。漸採用之。其制度他日當可遍行國中。斯固穀氏之所豫期者也。

氏之言曰。今日吾國之學校。惟以諸學之原理原則爲教授。其教授之法。豈余之所敢非難。余所嘆然不滿者。則曰學校筭理法而已。今之學校管理法。徒知令學徒服從規律之必要。而不務養其自治之力。使咸知己與同胞之政府之關係。是不可謂非教育之一大缺點也。

穀氏籌救弊之方。乃創爲『學校都市』School City之制。所謂學校都市者。使各學之學徒。自爲市民之組織。由此市民公撰市參事員。又由市參事員公撰市長判事及其他行政吏司法吏市署內之吏員僚屬。皆由市長自由任免黜陟。蓋行此制度。實有數利焉。一則啓發其公益之良心。二則習成其自治之實力。三則培成其協力奉公之習慣。四則使尊重他人之權利。以習其規律秩序之舉動。五則使敬負職務之責任。以發其自尊自重之精神。乃者穀氏臆舉希拉特爾希亞之二十二公立學校。採用此制之成效。謂其皆有佳良之效果。而其效果多寡不一者。蓋學校都市之制。非如自動器械以同一之轉動。即生同一之形式。蓋其程功之

多寡惟視其運用之校長及教師誠善用而利道之固足改良學徒之德性而陶成國民之能力者也。嗚呼自治者自由之母也必先地方能自治然後立憲政治乃能完成亦必先個人能自治然後地方政治乃能成立故自由界之寬狹恒視其自治力之厚薄以爲差美固自由祖國而今世界中民政之最完固者也其亟亟於自治乃如是今且欲豫養之於學校然則渴望自由者其亦先儲其自治之能力也。

亞美利加之新印度人

現於亞美利加有一種最著之現象爲吾人所不能輕易看過者亞美利加印度人種之消失是也此所謂消失猶日本之蝦夷中國之苗民非全然滅絕靡有孑遺之謂也蓋亞美利加印度人自往年白人移住以來蒙其影響受其感化今漸脫其野蠻之狀次第爲白人所化而遂失其本來之特性之謂也。

所稱亞美利加印度人之中其最開化之種族有五。Cherokees, Creeks, Choctaws, Chickasaws, Seminoles 共約八萬五千餘人。實北美原住民之遺種也。此外雖尚有 Apaches, Comanches, Arapahoes 之三種皆草昧未開依然太古之民。大率羣居於西惡拉霍馬新墨西哥阿利左擎各地而能於已往三百年間與移住白人不時爭奪相殺直至前世紀之初其力量尙足與白人相持者實前五種族也。其後一旦敗北退而處於密士失必河之西岸別立一國誓死共守七十年前美國無遠識之政治家嘗以彼等與白人相雜而奠居於美國之中央必將於國家發達之前途有所阻害曾議驅逐之於境外矣而今試觀彼等之進步能不令人喫一驚乎。彼等現能創立憲法以自治其於過去三十年間竟能完善其政治之組織殆足與白人相等借問白色美國人其能以此短日月得爲如此之發達否乎。

蓋彼等印度人若使自始至終堅守其排外思想而不能去常與白人相隔絕而以孤立爲樂則彼安能致今日之進步耶。幸彼等早知此陋見之不可不破見白人之移住而大歡迎之此其所以能與新來之白客久居同化一變其生活之態度卒至欣然願與白人結婚其結果也。至使純粹之印度人迄于今日不過占全種族十分之一五。彼等既以此關係大變動其有形無形之故態而復逢一事足使彼等大蒙其影響焉。蓋彼等向來擁有黑人甚衆以買賣奴隸爲一大商務及南北花旗之戰事既起往日奴隸悉蒙解放而爲自由之身得與印度人混然雜處於是兩者之間忽以婚姻之緣互受人種之感化而別成一種之混合人種然則今

之印度人。全非昔日之印度人。殆盡失其祖先之遺習而變爲一異種者也。近有一白人移住者曾云。印度人大概可以分爲兩種。白人及黑人是也。其言可謂當矣。然印度人雖已經變種者居多。而純血印度人亦未全絕也。今計其總數約有萬四五千。其身材形貌尙未失本來面目。縱施以白人之裝束。短其髮而易其服。而亦一望而能分別其爲印度人也。其智識其學力。雖或不劣於白色印度人。而大抵於輸入白人之文明。頗爲遲鈍者不少。然彼等於輸入文明。雖遲鈍而窺其經濟界及社會之狀態。則有不可輕侮者。雖以白色之美人。亦有不能企及者。如彼等之教育兒童。甚爲親切。又能於政治上。自有一種高尚之趣味者是也。

白人之移住於印度人之間者。既已有三十萬過外。且尙有逐漸增加之勢焉。夫變種印度人之萬般進步。大抵得力於白人居多。故彼等視此等白人。甚爲握要也。除少數純血印度人之外。莫不歡迎此等白人之移住。曾無排斥之。攻擊之者。獨有一最可怪者。彼等印度人之政府。待白人太冷淡。於其所言。常不爲意。然則白人之豪其不便利。實出意境之外。如住於印度人之間之白人。其學齡兒童之數。雖有九萬之多。而印度人不許其入自己之小學校。遂使此等兒童。不能受初級之教育焉。吾意此等怪事。必不能久。其或有政治之變化。爲期當不在遠也。

今者新印度人。既已出現矣。彼等之外貌。雖尙存雜種之醜。而其內心。以平和與希望。充塞彌滿。昔白人曾誤解此赤色同胞。視之爲可卑可惡之種族。其結果至於演出當年之大慘劇。雖然。今既大變其面目矣。往年遭此大慘劇之翁媼。今且變爲少年之新印度人。且挾其少年之新思想而生矣。彼等所住之屋。非其祖父之所居矣。彼等所用之武器。非其祖父之所持矣。彼等棄其祖傳之異式服制。而服白人之服。冠白人之冠。戴硬領垂頸帶。意氣揚揚矣。彼等今且讀英書。操英語。雖未能盡脫土音。而其純然變而用英國語言文字之日。必不遠也。

新印度人。異常耐勞者也。彼或因不得已而然。然彼等之奮勉。實有足令人感服者。昔之印度人。大抵皆獵夫也。其平日之義務。除馳馬平原。射殺野牛外。無他業也。其妻則留守野營之內。宰野牛以爲食。剝其皮以爲衣。或以顧復兒女爲盡其能事。本不知農工之爲何業也。而今彼等乃居然勤勉之人也。即此而觀。吾人已知彼等大優於黑人。蓋黑人懶惰異常。非鞭撻從事。莫肯効力。而彼等則自能奮發。勇猛精進。無論何事。苟信其有利於自己。莫不灑滿腔之熱血而從事焉。

新印度人之於自己身體。固不待言。其於子孫身體之健康。亦甚留意。而特於與白人種族之事。彼等尤視爲有益無損。彼等信仰之念甚強。今既深信上帝。純然基督教徒也。彼等具有美軀。愛自由。與新鮮空氣。耐飢寒。有辯才。長於技藝。精於論理。剛毅勇邁。縱遇艱難。絕無畏避。逡巡之色。

就其教育而論。亦大有可觀者。現查其學於特有之小學者。已達於二萬七千人。其學校皆建設於公有地。分爲三級。其授業時間。大抵自午前九點鐘至午後四點鐘。而午餐則由學校供給。是印度人小學校之最特色也。其就學年齡。自六歲至十二歲。至十二歲讀第二讀本畢。稍習數及英文。略有頭緒。乃選拔而使入寄宿學校。寄宿學校。實與名稱。自學校用品。以至衣食醫藥。及一切必需之品。皆自學校供給。不勞學生自備。其每日功課。不止授以尋常之學校教育。更教以各種技術。以半日上堂受業。以半日從事實務。女子則使習割烹裁縫漿洗之事。男子則使習灌園力田牧畜之業。

寄宿學校之外。尙有一種學校。命曰練習學校。與前者稍異其制者也。此等學校。不設於公有地。現設於加里斯爾。片西威尼亞。康沙士。桑陀夫亞。新墨西哥等處者是也。既入此等學校者。雖遇放假。不許歸鄉。必以三年或五年爲期。常留住於校中。其所授科目。亦兼學問藝術兩者。其宗旨。所欲養成之學生。皆得藉此以謀衣食者也。然則此等練習學校。實爲印度人學校中之最高尙者。從前有一二間。別有師範部之設。原以養成印度人之教師爲宗旨。今則廢之一意。盡力於養成機器師及其他實用科學者焉。夫舊印度人漸絕其迹。而新印度人以受新教育。吸新空氣。而徐徐生來。然則學校教育。實爲改造印度人之根本。致令今日幾不能復見當年之赤人焉。然即彼等廢其特有學校。而升於州立公學校。與白人並肩而坐於教室。與白人同負義務。與白人同享權利。得達彼等願爲亞美利加真市民之宿望之日。豈必在遠哉。

聖路易博覽會之待中國人

凡開萬國博覽會者。必通知各國政府。勸其廣諭全國。務多選其國中之良物運至會所。羅列以供衆覽。是在賽會之國。既可藉此以增聞見。而資考證。而在與於賽會之國。亦可藉此以獲賞鑑。而擴銷路。誠主客兩得之道。非客有益而主獨蒙其損也。明年美國聖路易開博覽會。合衆國政府。曾照會中國。勸其出品。是其望華人之能舉品物來賽者甚切矣。乃其對於貨主及遊覽之華人。則竟不肯以禮相待。欲仍用其刻薄章程。以侮辱吾華人。既定議於上岸時。須納美金五百元。以作擔保。又須以相片三幅。呈於稅關。

存案。再迫其當場發誓。一曰上陸後即赴聖路易。二曰博覽會事畢。即行歸國。三曰聖路易以外之地。一步不能行。是何蔑視我華人。無禮太甚。直與待奴隸無異。宜中國政府。見此章程。不勝怨憤。而不樂於預其會也。美人約翰巴列爲勸人參預博覽會。曾遊中國。日本及東洋諸國。今見其政府以此苛法待華人。如有損於兩國交情。且恐於華美商務。因此而生障礙。於是熱心運動。欲除此苛法。以便華人。頃在奧斯陀比見大總統。與論此事。總統然其說。乃即下令於移民委員長。將來或能少寬其禁乎。日頃有華官某。以預賽會故。帶貨物七十六箱。既已運至聖路易。復爲關吏所扣留。繼以大總統教書之力。判以此官吏乃從美國之勸請而來。自宜以外交官同等之禮相待。於是始將其貨物交還原主云。

按歐洲之開大博覽會。自千八百五十一年至九百年。凡十一回。平均大約五年一回。今美國以明年開會於聖路易。實爲二十世紀首出之博覽會。亦空前之大博覽會也。今試將五十年來之大博覽會。列爲一表。以備參考。

年次	會場面積	經費	收入
倫敦	平方吉羅米達 九六、〇〇〇	二、九五〇	五、〇八〇
紐約	二五〇、〇〇〇	一、二八六	一、二八〇
巴黎	一六八、〇〇〇	四、六〇〇	四、一九六
倫敦	一二五、〇〇〇	四、五八八	一〇、五〇二
巴黎	六八七、八〇〇	九、三七六	四、二五六
維也納	一八三四、〇〇〇	二、三四〇〇	七、七二五
費府	一一五〇、〇〇〇	一六、〇〇〇	九、四八〇
巴黎	七五〇、〇〇〇	二二、一六〇	二〇、〇〇〇
巴黎	九五八、〇〇〇	一六、〇〇〇	三七、六四〇
芝加哥	三一六〇、〇〇〇	五六、五〇〇	

一九〇〇 巴 黎 一九五七、〇〇〇
一九〇四 聖 路 易 三九五〇、〇〇〇
由是觀之。博覽會之業。自小而大。逐年進步。可以概見。今聖路易之會地及經費。實爲空前之舉。不可謂極盛哉。

評論之評論

（歐美之部）

國家社會主義實行於奧大利

威兒拉里

（倫敦每月評論）

國家社會主義。實十九世紀下半之新思潮也。其始爲學者所昌言。久之而其論遂動政府。去年九月份倫敦之每月評論有威兒拉里氏所著一論。言奧國漸次實行國家主義。據言奧政府設種種方法。以從事於此。第一利用農業銀行貸資本於小農。坐是民業益進。小地主之數驟增加一萬五千人。次用各方術以謀農事之改良進步。設所謂模範田園者。以增長普通農民之智識。此皆其辦有成效者也。其最新奇者爲公家旅館之制。彼欲吸引世界漫遊之人。使多集於波士尼亞一地。以爲尋常民間之力。不能爲適宜之旅館也。乃以政府之力設之。其旅館壯麗清潔。動人游興。又設狹軌鐵路貫通國內。又於無旅館之地。使憲兵周旋游客。務令有賓至如歸之樂。又設公家浴場多處。其公立俱樂部等。日漸增設。若奧國者可謂社會主義之首唱。而所創諸事業。其結果皆頗良。是足以爲二十世紀之模範云云。

記者案社會主義者。與我國近儒所倡大同主義頗相類。雖未能遽行於今日。要之世運日進文明。此主義必爲最後之戰勝者。無可疑也。交通機關既整備。人類之距離日以減縮。自今以往。其踵奧政府而起者必絡繹矣。

美國學術不振之由

哲士埃

（八月一日北美評論）

法人哲士埃久游美國。深察各大學之內情。曾著一論。登於「北美評論」。大意以爲美國學術界所以不進步。昔人多以爲新進國智識幼稚之故。其實不然。以今日交通機關之利便。歐洲諸碩學。朝有創見。夕即傳徧於美國。其研究之難易。固無擇也。然美國所以終遜於歐洲者何也。蓋由民衆之勢力過大使然也。公民平等之思想既普及。浸假以爲人類智識亦皆平等。事事以全國民爲標準。而國民程度未臻極點。坐此之故。凡俗主義。日以流行。徒知認定「最大多數最大幸福」一語爲神聖。不可侵犯。而不知此主義者。視用之之人何如。若使舉國人之品性。尙在卑劣而妄行此主義。使卑劣者得意。實非所以圖進化也。美國人溺於崇拜黃金之理想。狂於塵世之成功。此實其思想界萎縮之總原因也。

哲氏又引斯賓塞之言曰。『科學之眞精神者。綜合之精神也。』因解釋之曰。綜合的精神。所以異於凡俗者。蓋同一事物。而能以特別之眼識觀察之。看礙其類似之點。而獨有所會。美國學術之不進。由此等精神太缺乏也。美國人所著書。長於分析。若統計若編纂之類。居其出版界之一大部分。此等惟能養成劣下之智識而已。若近世實驗哲學之意義。殆非美國人所能解也。

記者案今日之美國。號稱文明極盛之國。然以歐洲人之眼視之。其缺點尙不免如是。我國今日精神並物質上亦曾無毫末之進步。而惟見其道德之文明不進。則物質上之文明雖隆隆日上。猶不免爲識者所笑也。我國今日精神並物質上亦曾無毫末之進步。而惟見其道德之日以頹落。以如是之人。而使多得智識。猶其藉寇兵賁盜糧耳。

德國與揚子江沿岸

（德國伽爾尼雪官報）

此德國政府機關報之論說也。其於揚子江沿岸中德國之位置。及其政府之意見。即此可見一斑。擇譯之以爲鑒省。

一舉揚子江沿岸之名詞。即顯有政治的地理的意義。此自一八九八年以降而始然者也。德租膠州。俄租旅大。而後漸開勢力範圍之例。諸國繼起。紛紛效尤。英國恐其勢力落他人之後也。乃急取其昔日之注意西藏者。一舉而移其勢力範圍於支那中部。一千八百九十八年二月九日。駐華英使。要求於中國政府。請其勿以揚子江沿岸讓與他國。是月十一日。中國政府答書。謂揚子江地方。爲中國中央要地。決不租賃割於他國。

當是時也。德國方注全力於膠州。未遑他顧。其時德人咸謂中國大矣。諸國在中國各謀利益。不可互相衝突。爲英國計。徒妨害德

國而受其疾視非計之得者也。德國既占膠州。則英國更謀他地。德人不可妨礙英國之舉動。此『小德國』之政策。當時喧播於國中。既而上海德商以本國之支那政策過於狹小。不足振德國東方之商業。乃創立『德國協會』以謀德商之利益。協會既成。德國東方之商業。駸駸凌駕他國。然中國稅關統計。不詳列各貨出地之子目。雖英國與其屬地。分別表示。然其餘諸國。除俄國外。惟渾言歐洲大陸。故德國輸入之貨物。未能詳也。今略舉揚子江二大中心之上海漢口貨物入口之數。表列於左。

上海

英國所輸入（屬地不計）

三九、九五八、五三二兩

歐洲大陸所輸入

一一、五一六、四二三兩

英國所輸出

七、六七七、五二三兩

歐洲大陸所輸出

二八、六三八、七一二兩

漢口

英屬所輸入（英國不計）

三三三、〇〇〇兩

歐洲大陸所輸入

一、六四二、一六〇兩

英國所輸出

二、〇八五兩

歐洲大陸所輸出

三〇、七一七兩

以此表觀之。歐洲大陸之內。其輸入於德國為最多。其輸出則除茶之外。殆全出德商之手者也。

至輪船航行之事。一八九八年。英人航華輪船噸數。千二百二十八萬噸。占總數百分之六十一。德人航華輪船之噸數。則六十萬噸。不過百分之三。及一千九百〇一年。英船千五百七十三萬噸。占總數百分之五十一。德船則五百三十六萬噸。已達百分之十七。故德國揚子江航船之位置。一八九九年。尚位第四。一九〇一年。則已位第二矣。

使德國先數年能知中國之內情。則不止如今日之進步也。一八九八年春。上海之德國銀行。奉命與中國政府商議。求滬寧鐵路之權。有成議矣。突為英人之所奪。一八九八年五月。滬寧鐵路。與蘇杭寧波支路之權。悉入英人之手。於是德國在揚子江。遂失強

固之地位。以此觀之。德人怠緩失機。不誠可惜也。

爾來英人之報。方囂然狂叫。謂英與日美。當力保中國。勿令他人之侵奪而已。則實舉中國之半部。置之英國勢力範圍之下。其用意所在。亦既可觀。然則今日德人之在中國。其最危險亦最可敬重之強敵。其惟英國乎。其惟英國乎。

記者案德人之入我國也。遠在諸國之後。其手段之強橫。氣勢之驚悍。如飢鷹脫韁。餓虎出押。搏擊縱噬。莫之敢當。其商務之繁盛。駸駸度越驛驢前。數年而後。奪英國之正統而代興。直意中事耳。嗚呼。彼中人士所議論。無一非謀拓勢力於吾國。較量輕重。不讓絲毫。彼進一寸。此進一尺。中國雖大。豈能壓其競爭之心。飽其無厭之欲哉。強盜縱橫於寢門。而主人尙鼾睡於臥榻。悲夫。

俄國遂可爲立憲國乎

(美國評論之評論)

此耶努埃斯頓氏論俄國之內亂之論文也。深悉俄國之內事。而言之深切著明。用擇譯之如左。

俄國之內政。自古以來。未有如今日之危急者也。彼俄皇發布自由主義之敕諭。固數年來國人反抗運動之結果。夫學生之騷動。累數十年。農民之暴發。亦幾百年之久。然朝廷鎮以陸軍之力。一起而旋即平定。故雖有代議政治之請求。屢請而未嘗得其一盼也。

然至於今日。而情勢一變矣。學生之騷擾。農民之激暴。地方議會貴族之反抗運動。以及波濤洶湧。促成革命之勞動問題之困難。諸種之勢力。一致聯合。向專制政府而大試反抗。堅忍持久。務必陷其專制之壁壘。遂有不能成功不肯中止之勢。

大藏大臣域提者。夙受西洋文明之教育。不啻一自由國之政治家也。一千八百九十一年俄國大飢。農民不能納稅。國庫空乏。而國債亦不能募集。域提乃建言於俄帝。招集諮問會於各地方。以講求整理財政之法。彼地方之民。漸得議論國政。將潛俟時機以大攻政府。自訴窮困。要求政府使施行立憲政治。適西比亞聖死。伯理威繼爲內務大臣。伯理威者。心醉於獨裁政治。務撲滅自由思想者也。彼立於俄皇之背後。挾大勢力。而以俄皇爲傀儡。深不以小議會爲然。乃命各地知事強壓其自由之言論。甚者逮捕下獄。域提之所策畫。遂以失敗。

地方議會雖已失敗。然人民歡迎失職之代議士。以示威政府。且地方議員以是而始爲請開國會之運動。學生之騷擾既屈政府而使之讓步矣。然增革命黨之新分子者。則衣食於傭工一千萬人以上之勞動者也。彼多數之窮民。實革命家所倚爲後勁。五六年來。其暴動殆不能俚指。去冬羅士圖鐵道之同盟罷工。集三萬人於野外。高唱自由萬歲。狂叫傾覆獨裁政治。警官束手莫可如何。是雖兵力所能鎮定。然固非恒久撫綏之計也。

今日發布使諸國驚視之勅諭。固內務大臣伯理威對於自由主義之第一讓步矣。然今日俄國之人民有悍然不顧死生利害之勢。則得於區區之讓步。必未能鑒其希望之心。且以今日之讓步。知政府有畏怯之隱情。政權可要挾而得也。於是要求代議政治之聲。益囂然遍於國內。

嗚乎。時機已迫。大勢已成。政府雖力加鎮壓。必無以息其要求政權之思想。中止其請求代議政治之運動也。夫俄國政治之組織。固自韃靼人侵入之時。繼承而至於今日。其朽廢腐敗。誠當改造。今政府其順此風潮。許代議政治之請求。平和立憲。以保自家之存立乎。抑將破裂已有先兆之革命運動。賭王室之之存亡。抵死以拒人民之要求乎。此後數年俄國政府之政略。必有大可觀者。嗚呼。風潮瘳惡。咄咄逼人。俄政專制政治之餘命。殆不能久延殘喘。況代議政治之急要。實爲域提諸人所素認者乎。嗚呼。俄國其遂行立憲政治乎。

記者案俄人自由。今已萌芽。雖其代議政治未必遽能成功。然發生成熟之期。當不遠矣。西人有言。自由者購之以血。俄人雖未嘗爲激烈之革命。然學生之騷動。農民之暴舉。勞動者之激發。地方議員之反抗運動。累數十年之紛擾。所以購此自由。其價固已不貲矣。我國民其亦希望自由邪。顧乃欲安坐以致之也。然而俄國專制之積威。政府之強力。伯理威之才略。卒至有屈於人民之勢。固知風潮所迫。非人力所能抵抗。彼握政權而欲保此專制之舊者。觀於俄國之大勢。其當有所鑒戒也。

滿洲與俄國

十九世紀評論

此阿夫歷司鐵氏論滿洲問題之言。登之十九世紀評論者也。今最錄其大旨。

俄人置重兵於滿洲。非必可懼者也。最可懼者。則俄清銀行及東清鐵路而已。俄之得信用於滿洲。絕非軍隊之力。悉基於銀行之運動。故銀行與鐵路。實俄國征服滿洲之利器。二者固代昔日之火藥白刃而有擴張屬地之力者也。俄人僅費五千萬磅之金錢。

遂占有三倍英島之大地而靈鷲之國旗且奪黃龍之國旗而代興一千哩之鐵道二大市場以及一切礦山權悉入俄人之手若用兵力以奪此富源則非糜二萬萬磅之金錢不可乃俄人僅費五千萬磅之金額而坐取之且絕無戰後善後之費而遂取莫大之富源緣之版圖且能用和平之手段使滿洲人深與俄人結託嗚呼可不謂巧歟

記者案俄人者虎有狐行者也以要結柔媚之手段行其攫奪吞噬之野心使人惑於其結柔媚遂甘爲其攫奪吞噬而不自覺其術抑何神也然非有俚以導之則虎之凶暴誰受其媚而爲所噬誰爲俚者乃以我數十萬里之沃壤餒人也

白澳洲之反對論

時事新報

排斥異色人種之議論方益行於澳洲澳洲有一紳士格爾者曾著『人類有色之原因』『白澳洲之謬誤』『人種之混合』諸書竭力以反對是說今方漫遊日本其心雖不可得而知而其言則固能持公道者矣今擇譯之如左

格爾之言曰『世界人類不問何人必有從兄弟從姊妹之關係者也吾人若自父母祖父母以次而上溯父與母之祖先則祖先之人類實不可勝數譬由父母而上溯之以至三十一代之祖先則祖先之數實爲二十一億四千七百四十八萬三千六百四十八人祖先既如是之繁衆其必非同一人種可知祖先既雜則其子孫自必混合若干之異種故今日世界之上斷無純粹惟一之人種而必自多數人種混合而成者也即如英國人種實混勃里頓腓尼西亞部爾羅馬撒遜那爾曼荷蘭法蘭西諸外國人之血統俄國人種實與土耳其韃靼東洋人有密接之血族關係此外諸國亦無不滲雜以他國人之血液者故區別人種實最謬妄至於皮膚之異色亦不過因其民族所住之地氣候風土薰灸使然彼有色民族實住溫熱而卑濕之地故有黑色銅色櫻色之分若使歐洲民族稅住於熱帶之地則皮膚亦必成黝黑彼亞非利加探險者士丹列伊文巴蘇等固其明效大驗也今我白人日以排斥有色人種爲事誠可謂所見不廣故我白人欲專有澳洲土地之權利於理固有所不順即徵之實事其勢亦斷不可行若必強行此無理之舉動不道德之行爲則非特悖世界之公理而已且賈東洋各國之怨毒也日受其報復蒙其禍害將有不可勝言者』邇年以來『白澳洲』之說已成爲澳人之輿論政府亦因而制定移民法設極苛至酷之限制以禁東洋人之移住彼格爾獨持公平之意見以敵全國之輿論其強勇之氣與公正之心誠可謂錚錚佼佼其對我東洋人之盛意則亦我東洋人所深爲感謝者也

記者按格爾之言。誠可謂持平之論。然人種者。天然不能平之界限也。既有此不能平之界限。則弱肉強食。固爲勢所必至。優勝劣敗。亦復理所宜然。雖有平等博愛之公言。固未易實行於競爭劇烈之天演界中。況民族主義現方磅礴縱橫於世界。而黃人禍害實爲白人所深防。而惡忌者乎。彼白人日言世界沃腴之地。非愚昧民族所宜有。而開拓野蠻半化之土地。握收野蠻半化之富源。實爲開明民族之天職。彼日以世界主人翁自待。攘奪并吞。要不過自盡天職言之成理。莫之或非。彼格爾之論。亦止爲不識時勢之陳腐迂言而已。今日人種黑樓諸人。無可言者。其有可與白種爭衡之資格。惟我黃人而已。強者與弱者遇。以勢力爲道理。我黃人苟無勢力。則寧獨澳洲可白。亞洲亦將可白。寧復有道理之可恃。我黃人苟有勢力。則白澳洲又何嘗不可爲黃澳洲也。

美洲印度人種之消失

慶應義塾學報

今日亞美利加最著之現象。莫如印度人種消失一事。其所謂消失者。固非滅絕之謂。蓋美洲印度人種。因白人之移住。蒙白人之感化。漸脫其固有之習俗。夫其本來之特性。而同化於白人之謂也。劣種與優種遇。其同化力有如是邪。

今日所稱爲亞美利加印度人。其最爲開化之種族有五。如Cherokees, Creeks, Choctaws, Chickasaws, 及Seminoles是也。人數凡九萬五千。此實北美原住民之餘種。當前世紀之初。挾強硬之抵抗力。以拒敵白人者。固此五種族也。敗北之後。退守密士失必河之西岸。自立一國。稍延殘喘者垂數十年。七十年前。美國之政治家。見此印度種人與白人爲隣。錯處於美國中央。謂於美國發達之前途。大有妨礙。日謀所以驅逐而排斥之。不知彼印種人。定居此地。即能自作憲法。僅三十年間。殆有白人之政治組織。試問白色之美人。果能以此短促之歲月。而能爲如斯之發達否耶。

印種人自移住而後。頗樂與白人相結合。故深感白人之教化。以變其舊習。終得與白人婚。至今日則純粹之印度人。殆可屈指而數也。且南北戰爭而後。昔日多數之黑人。以奴隸爲生涯者。悉爲自由公民。與彼等錯伍雜處。於是兩者之間。交換人種的感化。而成一混合人種。故今日之印度人。已非復昔人之印人。而別成一不可名狀之民族。

彼印度人者。固強健之人種也。勤勉而耐勞。強毅而不屈。以完全之體魄。而吸文明之空氣。故勤守職業。研求藝術。壯往勇邁。百折不撓。而其尤所注意者。則尤在於教育。其學校皆建立於公有地。現就學於公立之小學校者。凡二萬七千餘人。授時時間。自午前

七時至午後四時。就學年齡。則自六歲乃至十二歲。其教授之課程。非獨普通之學校教育。且授以各種之技術。一日之間。讀有字之書者半。讀無字之書者亦半。除在教室授業外。女子則授以割烹裁縫洗濯及一切家政。男子則授以園藝農作畜牧之術。專以實用爲主。大有英國之風。

此外復有所謂練習學校者。其教授之科目。兼學問及技藝二事。入學之後。雖休日不許還鄉。二年至五年間。必令留校以畢其業。凡機器製造各藝術。則隨學者所好而習之。惟以養成實用科學者及技藝師爲目的。驟觀之。雖似卑劣。然彼固深知非此無以自存也。此種教育。既自根本上改製印人。於是古印人漸絕其跡。而新印人之受新教育者。接踵而來。他日與白人同負義務。同享幸福。彼等日夜冀望之『亞美利加都民』。將可償其素願矣。

記者按競爭生存之理。豈不然耶。彼印人醜劣之種耳。使其閉匿深山。不與白人相接近。則將蒙昧終古。必爲美人所逼滅。如紅夷之衰萎。而無復孑遺。今以錯處美國中央之故。日受美人之文化。知識蒙陋。必不足以自存。則輸進文明。一洗其曠蠻之陋習。遂以寥寥十萬之衆。昔爲美人所痛疾排斥之者。今乃翹然足以自立。而一切權利。且將與白人立於平等之地矣。以蠻陋之族。能容受他人之文化。猶尙如是。況乎文明素著之民族。顧乃蹙然憂其不能自立耶。

新式之萬國通用語

太陽報

千八百八十七年。俄人查緬卜氏所創述之伊士卑蘭語。(萬國通用語)頗見賞於世。從前千八百七十九年。蕭萊氏曾作威拉科語。以爲萬國通用語。但贊成此語者極少。一則以刷印上須用特別之文字。一則須用一定之格式。一則以其動詞過於單簡之故。今伊士卑蘭語者。即出而代之者也。贊成伊士卑蘭語者。已達八千餘人。如法國學士會之會員。及歐洲大陸之各大學教授。彼有名之德拉斯特及美拉二氏。皆表同情者也。法人路士巴倫曾論伊士卑蘭語曰。

伊士卑蘭語者。使旅行者。修學者。商賈者。與各國人士交處。不藉繙譯之力。而能通彼此之意思者也。

其新式萬國語。雖以現在之言語爲之基礎。然以拉丁語爲之要質。所以於法蘭西西班牙及意大利等國。比之在日耳曼及英國等。特博好評。巴倫氏更引用德拉斯特之意見曰。

威拉科語則甚繁雜。至伊士卑蘭語。則極簡單。欲學此語。則甚容易。余曾學其讀法書法。僅費二時間。便即了解。效果若斯之大。

將來不問何人。可使用萬國語。

美拉氏亦曰。

欲以一己之意。而製萬國通用之語。原非易事。余久有志於此。然所創造。苟有所長。即有所短。伊士卑蘭語者。實爲現今萬國語之最優者也。

現法國巴黎某月報。既全用伊士卑蘭語。於倫敦「評論之評論」記者士德氏。亦日唱新式萬國語之不可少。於萬國亦有用伊士卑蘭文字而著書者。蓋伊士卑蘭語非威拉科之混淆綜錯。故易通行也。

記者按邇來諸國之理想家。咸謂天下萬國。必有聯合而成一世界公國之日。茲事體大。固非一二百年間遽能見之實行。然輪船鐵道之交通。日益利便。則五洲諸國。皆有日相接近之勢。前年海牙府之萬國和平會議。已漸萌聯合之機。今萬國通用語。日有新製。倘漸加改良。信能切便於實用。則更促諸國之接近。而導其聯通結合之情矣。五洲大同之黃金世界。或者其期遂不遠乎。

滿洲者俄國之一州也

時事評論

此六月間刊行於英國雜誌中。關於滿洲問題有力之論文也。今擇譯其一節如左。我國人覽之。其生如何之感情乎。自名義上言之。則滿洲仍中國之滿洲。自事實言之。則滿洲直俄人之一州。與芬蘭毫無以異也。五年以前。滿洲不潔之村落。變爲俄屬繁昌之市府。蒙人游牧之荒地。變爲俄商貿易之市場。俄人公設浴場。廣通郵便。建築商店。凡俄人所至之地。必造庭園。開種植。拓市場。興商業。而中國之兵士。咸佩俄人之徽章。中國之官吏。止供俄官之頤使。舉滿洲之人。類皆化於俄人之風習。用其變體之俄語。受其迅速之裁判。俄幣通用於全洲。鐵道橫貫其腹地。而保護鐵路之俄兵。且永遠屯駐於其地。光緒二十八年之滿洲約款。且明定俄國正兵撤退而後。中國屯駐東三省之兵數。必先與俄國商定。不得擅自調兵。欲築鐵道於滿洲南方。亦必先待俄國之允許。觀此則滿洲之地。隸中隸俄。讀者可以自斷矣。夫以俄國之貧窘。而擲億萬之巨資。營千五百五十五哩之鐵路。以公其工商利益於諸國。俄人果能行此利他主義乎。彼其懷抱之野心。數年以前。實爲諸國所共見。乃各國袖手旁觀。曾無一言之抗議。今日羽翼已成。勢力已厚。乃呼號以責其狡悍。則何益矣。

記者按外人之謀人國也亦多術矣。欲謀一地則先調查其地勢移殖以人民經營其土地收攬其人心興諸種之事業以握其利權布鐵道於要害以制其死命然後以條約確定其利益以政策攘奪其主權不費一鎊大事已集而主者固猶熟視無睹誠所謂亡人國而人不知之妙術也。今日密約之紛爭撤兵之抗議要皆不過表面之虛文。俄雖能曲意從我而實權究握於何人之手我國人其可不深思遠慮也。嗚呼。俄人野心必非僅以滿洲能饜其欲彼土耳其斯坦喀什噶爾蒙古西藏殆無不爲彼所眈視前車覆後車鑒我國人其早爲之所勿使爲滿洲之續也。

列國競爭中國鐵道之近情

北京泰晤士通信員

北京泰晤士通信員深慨英國勢力之不振。以深憂失意之語。報列國競爭之近情。其大意曰。俄人於中國政府保證之下得正定（蘆漢鐵路幹線經此）太原線路之敷設權矣。其線路雖狹軌而非廣軌。然可延長於太原以西。德人既專有山東鐵道。今又欲延長二線。一自德州至正定。接續膠濟線路。一自兗州至開封。接續比利時所欲新築之線路。已要求於北京政府矣。比利時則由有名技師路科之手得開封至河南府之敷設權。且欲延長以及於漢中西安。此雖出於比人之手。然竊恐有立於其後而操縱之者也。

諸國各得所欲而去矣。回視吾英之地位。則不能不貽聘自失也。請略舉數事以證之。

（一）『北京信用聯合公司』自河南煤礦至剛河之鐵路竣工者僅九十里。

（二）中英公司與北京信用聯合公司相結。要求信陽成都之線路。中國政府謂已許已國人。英國遂有『若借資本。當先向英借取』之請。中國尚未回答。

（三）中英公司於五年前已得信陽浦口之敷設權。然至今尚未興工。頃盛宣懷告中英公司。謂六個月內。不實行約中之言。則一切權利即常註銷。

（四）北京信用聯合公司。要求自山西礦山至浦口之敷設權。事本平允。然法國出而反對。謂此路若成。則盡奪蘆漢鐵路之利益云。

由此觀之。以揚子江爲勢力圈之英國。其勢力日縮。苟非得山西至揚子江之線路。則雖有豐盛煤礦。無所用之。山西浦口線路之

要求。苟爲他國所阻。則是中國政府。明背一八九八年總理衙門與英使之誓約。及去年慶王致英使之公文也。英國其可默忍耶。記者按。列強以鐵道政略。行其侵略。其勢力視鐵道之長短爲伸縮。故萬手攫奪。爭先恐後。務不使有尺寸之遺。我政府於己國商民。平昔百端欺凌。致失其信用。而不敢與官交涉。而今日之請承礦路者。猶且多方挑剔。多方阻撓。廣田自荒。寧拱手奉之外人。以自亡其國。肉食者固當別有肺腸。

銀行與鐵道之侵略

日本週報

俄羅斯創立中俄銀行。布設東清鐵道。約投五億萬圓之資本於滿洲之中。五億萬圓。數固不少。然由此資本以獲此結果。是不啻以豚蹄而獲滿車也。

亞腓律士的氏近刊「十九世紀之雜誌」有云。俄國於三倍英國本島之富饒地土。掌握其生計之大權。而以己國資本。直接開發其富源。今滿洲之住民。殆自信爲俄羅斯人。棄其本國之龍旗。而戴仰於俄國鷲旗之下。非獨占領其地之生計權。且以此五億萬圓。別購千哩之鐵道。建設二大都府。再得滿洲全部之鑛山採掘權。

士的氏謂此實爲俄人侵略之前例。俄國既以此政策。侵略波斯。蓋銀行鐵道者。比其他侵略之手段。事半而功倍。最爲得計。將來欲膨脹其國。而占領他國者。不可不於所欲領之土地。布設鐵道。開建銀行。

以銀行鐵道行其侵略。實爲生計上之得策。既如士的之言。夫侵略云者。奪他人之所有物之謂。自德義上言之。則以開拓文明爲口實。然以銀行鐵道爲侵略。與藉攻城野戰而侵略。其孰是孰非。吾人頗難下判語也。

關東清鐵道之中俄條約。爲保護鐵道公司之財產。附以任命警察官之權利。於是鐵道公司。任俄國之將校兵士。以當警察之任。稱爲鐵道警備隊。鐵道之財政。則爲中俄銀行所掌握。中俄銀行。每歲詳其財政之狀況。報告俄國之大藏大臣。而聽其指揮。合觀前後。是俄國之占領滿洲之事業。至今日可謂完成矣。

此等政策。異於從前之侵略手段者。只流血稍少耳。然俄國於鐵道沿途。每一哩間。必駐屯軍隊。其實與從前之侵略手段。初無以異。於他國土地。而植樹權利得如此其堅牢不拔者。殆未之見也。

日英美三國宣言。非德義上之問題。乃事實上之問題也。徒詰俄國之占領滿洲如何。不知俄國之占領滿洲。非在一時。乃在長久。

以外交手段之不能排斥俄國。固有明徵矣。以干戈而排除俄國。固非不能。然俄國既盡握兵畧上之便宜。欲以兵力擊退之。談何容易。即能擊退俄國。而滿洲之通商。固仍須十數倍于戰事之費用也。

雖然。若非擊退俄國。則俄國掌握滿洲。於可以欺瞞各國之條件。雖或承諾。然此後滿洲。遂爲俄國侵略之發源地矣。嗚呼。滿洲問題。果如何終其局乎。大統領路緇卑爾有言。非欲射擊。則勿以鎗相向。美國實未有射擊之決心也。

記者按。俄人承彼得大帝之遺志。常懷席捲歐亞之野心。既不得志於西方。遂萃全力以求東出。乘老朽帝國之酣睡。僅以數年之日力。五億萬圓之資本。不費一兵。不折一鏃。遂囊括數數里膏腴之地。納之懷中。北方之根據既堅。淳藩數年。將決黃河以南。注波瀾壯濶。寧復能禦以堤防。蓋滿洲之問題。非俄人侵略之成功。實俄人侵略之發源也。列國嫉視俄人。固亦譁言排斥。然排斥之道。非兵力財力無所藉手。與其費財力兵力以排斥俄人。勝負尙在不可知之數。則何若以此財力兵力。注之膏腴萬里。放棄無主之神州。烏乎。銀行鐵路之侵略。列強皆同此政策。俄人行以強橫。故成功較捷。然列國之布畫已定。亦固各有滿洲在其掌握。而無所歆羨於俄人也。一人善射。百夫珥拾。東西諸國。固皆引滿待發矣。爲衆矢之的者。其將何以待之。

俄美之帝國主義

日本週報

俄國之南下。固屬可恐。而美國之膨脹。尤爲可駭。俄國之帝國主義。其中尙有不健全之分子。至美國之帝國主義。所謂乘十九世紀之大勢。以共和主義。與統一主義調和而出。而得二十世紀風潮之真髓。其將來之勢力。殆未可量也。

美國採用帝國主義以來。視其各殖民地之成績。於菲律賓雖未覩成效。然以百折不撓之精神。併力經營。不待數年。必將大效。若至古巴則成效卓著。據精通古巴事情之海軍大佐康那之言。謂古巴於衛生及教育制度。殆達完全之域。是島黃熱之病。勢本猖獗。今已滅絕。學校教員之數。約三千四百餘人。學生之數。則約十五萬人。仍日增無已。

千九百〇二年四月。古巴財政之餘額。實六十八萬九千一百九十一弗〇八仙。今年四月。增至二百六十九萬九千七十七弗十五仙。康那又曰。古巴之政府。實精勤正直。節儉才畧之代表。大統領瑪爾瑪雖大與有力。然苟非得美國之保護扶植。曷克臻此耶。帝國主義之種類雖多。帝國主義。雖爲二十世紀之大勢。然妄以膨脹爲乘此大勢者。實爲危險。考之往昔。則有埃及巴比倫波斯。

等帝國。亞歷山大之帝國。該撒之帝國。拿破崙之帝國。帝國主義。本極平常。欲據此主義以膨脹者。多不善終。不轉瞬間。便即消滅。

古來如許帝國。旋起旋滅之故。實由只以國家之威力。壓伏繁雜之人種。而統治廣漠之領土。被壓服者。必有反動之一日。然國家之壓力。亦必見薄弱之一日。故一有反動。便即崩潰。今俄國之帝國主義。非類是耶。以無教育之國民。及未開之產業。爲其基礎。以強硬兵力。借金政策。而擴張領土。欲不蹈埃及巴比倫波斯之覆轍。其可得耶。

至美國之帝國主義。則以生計之膨脹。征服之膨脹。爲之基礎。且加以民族之膨脹。既有紀律。復有實力。更能統一。調和共和主義。與統一主義。而不事壓制。專據建設主義。而逐漸擴張。俄國之南下。今爲燃眉之急。固不待言。然他日永久之大敵。其爲俄爲美。今日固未可豫決也。

記者案。帝國主義之風潮。軒然突湧於十九世紀之末業。斯固時勢所不得不然者也。歐洲諸國民力之充實。實業之膨脹。彪綳而不能自己。求一尾閭而洩之。遂注集於國無主權人無實力之土地。斯又事理之所必然者也。美國波盪於此風潮。遂易其百年來門羅主義。而務張則力於他洲。乃者既縣菲律賓。以通道於東亞。挾其膨脹之民族。漫天捲地而來。不擴領土於亞洲。其勢力何所宣洩。若夫俄人內政俶擾。民智幼稚。務肆其侵畧之雄心。以實行十九世紀以前之舊帝國主義。其於時勢。或有不適。然彼踞形勝之地勢。驅堅悍之民族。以逞其累世相傳國民一致之野心。其卒蹈該撒拿破崙諸人不能善終之覆轍與否。吾未敢知。然以斯拉夫民族之犷悍堅忍。奔突以肆其蹂躪。所謂革車四千乘。雖以無道行之。必可畏也。噫。帝國主義之盛行。國於東亞者。且有戒心。況地無主權。人無實力。而腴饒沃富之土。最適於尾閭之宣洩。而又適當諸國國力集注之衝者耶。前狼後虎。咄咄逼人。我國民不速謀自立。竊恐茫茫禹域。更無我黃人立足之場也。

斯賓塞近

英國大儒斯賓塞之逝也。全球各國報紙皆揭其肖像。敘其履歷。以表敬慕而志哀悼。其論其學說之價值者尤夥。今擇譯一二。美國波士頓之德蘭士格立報云。

女皇維多利亞時代中。英國之思想界生一大革命。其主動力之人有四。曰達爾文。曰蓋達爾。按此人爲大宗敎家發明耶蘇

教理之新學說。一曰赫胥黎。二曰斯賓塞。此四君子者。皆於人生之大理學。一切舊思想而打破之。對於舊來之現象而爲之下新解釋。新標準。此四氏者。或以物理學名。或以神學名。或以社會學名。而皆能取人類之起源及目的而發明之。使全世界之思想及形勢皆爲之一變。功洵偉矣。而四氏之中。尤當推斯賓塞爲第一。蓋斯氏如哥倫布舉全地球之土地而悉覓得之。斯氏實集羣說之大成者也。

美國紐約太陽報云

斯氏之功。不徒在能集大成。而在能創新見何也。彼當達爾文「種源論」出世之前數年。既已發明進化之原理而應用之。以解釋人類心性之發達。又使治道德學得據生物學上之學理。以研究人間道德的及社會的性質。蓋進化論之始創者。惟斯氏進化論之弘布者。亦惟斯氏也。

斯氏者。自由思想家之模範也。彼其著述一出世。而前此之學說之制裁。半被打破。而至今猶未能得究竟之歸結。斯氏之思想實過渡時代之思想也。雖然斯氏決非破壞家。彼蓋欲據生物學爲基礎。而建設一新道德新社會於其上者也。而惜乎其大業之未竟也。雖然此非斯氏之力有不逮。實今之時勢尙未至耳。其業雖未竟。然其爲萬古不朽之業。則盡人所同認也。或又以彼爲宗教之敵。吾謂不然。彼蓋欲建設宗教之人也。

紐約晚報云

凡學說之勢力有二。一曰其影響直接而廣者。二曰其影響間接而深者。斯賓塞之勢力。當屬於何種乎。如彼達爾文者。其影響雖大。但以廣言。則遠不逮斯賓塞。達爾文之學說。足以動專門名家之學者。且既受其學而知其意。則無不用其方法。以思想之起點。此其所長也。雖然其說與普通一般之社會。尙隔一層。今試任舉曾受尋常教育之十人於此。其人雖或皆知達爾文主義。然直接以讀其書者。殆甚稀也。斯賓塞則反是。雖非專門家。無不能讀其書。故斯氏之影響於學界。實較達氏爲尤鉅也。前此之哲學者。不過東鱗西爪。發明學理於一二。至斯賓塞乃舉一切宇宙人生之事物。網羅而組織之。雖其論非無多少之缺點。至其願望之宏大。判斷之銳利。其氣魄固絕前後矣。世之論者。或以彼爲近世之阿里士多德。吾則謂以比笛卡兒更爲近之。

世界之圖書

德國柏林巴布力西亞報。嘗調查現在全世界出版書籍之數。爲表如下。

(國名)

(年次)

(書籍)

德	國	一九〇二	二六、九〇九
日	本	一八九九	二一、二五五
俄	國	一八九五	一七、八九五
法	國	一九〇二	一二、一九九
意	國	一九〇〇	九、九七五
美	國	一九〇二	七、八三三
印	度	一八九一	七、七〇〇
英		一九〇二	七、三八一
奧	匈	一八九九	五、〇〇〇
荷	蘭	一九〇一	二、八三七
比	利	一九〇一	二、六八八
羅	馬	一九〇一	一、七三九
瑞	典	一九〇〇	一、六八三
瑞	士	一九〇〇	一、五〇〇
丁	抹	一九〇一	一、二四九
西班牙及葡國		一八九七	一、二〇〇
土耳其		一八九〇	九四六

又叢報及定期出版之書類種數表如下。

(國名)		(年次)		(種數)	
阿根廷		一八八六		七二六	
那威		一九〇一		五四〇	
加拿大		一八九三		四四九	
智利		一八九一		三八五	
埃及		二八九八		一六〇	
阿士蘭		一八九九		一四六	
德國		一九〇二		八〇四九	
日本		一八九九		九七八	
俄國		一九〇〇		一、〇〇〇	
法國		一九〇一		六、六八一	
意國		一九〇〇		二、七五七	
美國		一九〇〇		二一、〇〇〇	
印度		一八九九		一、〇〇〇	
英國		一九〇二		四、九四三	
奧匈		一九〇一		二、九五八	
荷蘭		一八九八		九八〇	
比利時		一八九九		九五六	
羅馬尼亞		一九〇一		三二〇	

塞爾維亞	波斯	墨西哥	希臘	芬蘭	中國	布加利亞	巴西	澳洲	亞非利加諸國	埃及	智利	加拿大	那威	阿根廷	土耳其	西班牙及葡國	丁抹	瑞士	瑞典
一八九七	一八九二	一八九二	一八九五	一九〇一	一九〇二	一八九七	一九〇二	一九〇三	一八九二	一九〇三	一八九六	一八九三	一九〇〇	一八八六	一八九二	一九〇〇	一八九六	一九〇二	一八九六
七八	一二	三〇七	一三一	二〇三	二八	八九	三〇〇	一、〇〇〇	一九〇	一二〇	三一〇	九〇〇	四五〇	七一六	三〇〇	一、四三〇	二三〇	一、〇〇五	三五〇

西伯利亞

一八九三

二四

又將各種書籍部分之。則其率如左。

(書 籍)

(比較率)

法律及社會學

二五、四二

文學

二〇、四六

應用科學

一二、一八

歷史地理

一一、四四

神學宗教

一〇、〇〇

雜書

九、〇〇

言語學

四、〇八

自然科學

三、四四

美術

二、六二

哲學

一、三六

右出版各書。則德意志為最多。次則法、意、英、美、荷蘭。然其出自創撰者。則英為巨擘。云。又德國教育書最多。法國歷史書最多。意大利宗教書最多。

又以人口百萬出版部數之比較率計之。則

德國

三五四

法國

三四四

瑞士

三三八

比利時

三三七

意	瑞	那	英	俄	美	西
大	典	威	國	國	國	班
利						牙
三〇九	三〇〇	二六二	一七五	八五	八一	六六

自印刷術發明以來。全世界出版書籍。皆爲突飛之進步。我中國其可以興矣。

日俄戰爭與其結果

(英國世界公報)

日俄戰役。泰西各國多表同情於日本。而英美其尤甚也。頃者英國倫敦之世界公報。有最著名之主筆亨利那曼氏著一論獨反其說。亨氏者前曾著俄羅斯國情一書。喚起英人敵俄之心不少。今次爲此言。於英美將來之輿論或當有形響。故日人亟亟辦之。蓋不得已也。

亨利氏劈頭第一論曰

滿洲問題非日本之事件。而我等之事件。且全世界之事件也。因論英美兩國宜以此意公告於日本。其第二節頌揚美外部約翰海氏之手段。謂其不發一彈。不動一艦。而定支那門戶開放之政策。謂英國外交家如有海氏其人者。則英國在東方所得權利。必優於今日數倍云。其意皆欲以激動英國當道使之爲干涉日本之手段也。其第三節乃以極危悚之詞。論日俄戰爭之結果。其言曰。日之勝俄。實世界一新時代之開幕也。近世史上西方景教人種被破於亞細亞人種。此役其嚆矢也。此次之勝。能使泰西人民

對於泰東人民之威信忽墜於地而彼泰東人民者盡然自關一新時代彼等（指泰東人民）知其多年之不正暴虐終可以不滅也於是印度之各市場如支那全土之各省府州縣中亞細亞各處之天幕乃至如阿富汗如暹羅如菲律賓如亞刺伯如埃及如土耳其其疇昔對於泰西人民憎惡之惡念及其希望暴動之狂病皆將沸騰澎湃而不可遏全亞洲人之視線皆注於日本而日本之視線先注於支那日既勝俄則將來必於支那獨占無上之威力所以改造支那者一惟其意所欲爲若政治若法律若教育若財政皆藉日本之指導而漸以發達至如海陸兩軍則更在日本主權之下而建設之支配之不待論也此時我泰西諸國或有所猜忌而欲尼之則日本必有辭矣曰「公等疇昔勸我日本使採用泰西文明思想而今者必欲遏止支那勿使進步其理何由」如是則我無以爲難也自茲以往則振古以來未曾有之驚恐將盤旋於我輩之頭上矣

此亨利氏危言悚論之大略也雖其言或未必盡驗而要之日本人戰勝後對於中國之處置與夫泰西人不欲我中國文明進步之實情皆可以窺見之此論者不啻歐人病嚙中之供狀將其心中之祕密和盤托出也

亨利氏復以犀利之筆申其說曰

日俄戰爭所爭者實支那全國之支配權此不可不深察也若朝鮮問題若滿洲問題皆第二問題而非第一問題也皆間接問題而非直接問題也此戰爭之真目的在得支配北京政府之勢力而得此勢力者即將來泰東之主人翁而亞細亞全洲之司令官也支那如一牝鹿而日俄如二牡焉牡之賭死以爭爲欲得牝也彼支那之末運其必終落於勝利者之手無可疑矣而其結果之關係於人類文明之消長有不能測其所屆者吾以爲此次戰爭其影響之重大無與比倫有之則惟十三四紀間各人種侵略之前事耳（按其意殆指北狄之侵略羅馬帝國）夫拿破侖之野心可謂大矣然使其野心果獲就而歐洲文明人之勢力終不以此爲消長也若此次日本之野心而獲就乎則西洋之文明將緣之以受大打擊而人類亦蒙大不幸嗚呼可不深念耶可不深念耶

此等議論實沈痛之言亦奇關之言也日本各新聞紙乃斷斷焉從而辨之曰日俄之戰立憲國與專制國之戰也文明國與野蠻國之戰也日本之勝利是實盎格魯撒遜主義之勝利是又不啻盎格魯撒遜人種之勝利也云云其言頗有可笑者日人又辨自其於中國決無一毫野心不過欲在朝鮮得有特權云爾雖然野心之有無非惟日本人自知之而事勢所必至有最淺而易見者

世界亦固自有公論也。而亨利氏所謂二牡爭一牝之喻。則誠無以易矣。不知吾國人聞此。其知羞否耶。其知懼否耶。

亨利氏乃復論英國之利害曰。

英日同盟以陰爲俄敵。是英國自陷於至危極險之地位也。今者德國竭其全力以擠英國於難地。以吾料之。俄國若數敗之後。必將棄旅順。棄海參崴。而退嬰負隅於黑龍江畔。一面使日本軍陷於艱難。必一面運其外交巧妙之手段。以苦英國。蓋英國現時舉國之新聞。無大無小。皆無不袒日而排俄。此在現時爲日本造多數之援。而在將來爲本國樹多數之敵者也。一旦泰西人深察大勢之所向。悚然自懼。則推原禍始。其敵愾心乃必將並集於我英矣。俄人乘此機會而利用之。則英之危不可思議也。其機會維何。則俄人自滿洲退出後。嬰守一隅。使日本不能堪。長期之戰爭。勢必不得不請列國之仲裁。以求媾和。至於彼時而與亞細亞國結同盟者。始受其報矣。

此等意見。雖不免有所偏激。然亦泰西輿論反動之暗潮也。今日俄之役。留心時局者。咸注目焉。欲一知其結局之何如。與夫各國之意見何在。若亨利氏此文。固必有一讀之價值者也。

亨利於其篇末更爲豫言曰。

此次之戰。實俄國之大幸福也。自茲以往。俄之君臣。懲前毖後。則千年積弊之內政。必由茲而改革。全國無盡藏之富源。必由茲而發達云云。

此亦中日戰爭時西人評論中國之言也。姑懸之以俟其驗否。

法憂日本

(法國亞細亞協會雜誌)

日俄開戰以後。法國政治界一大問題惹起。蓋對其東洋領土之安南。籌防禦之策是也。海軍卿沛爾泰。以此事蒙舉國人之非難者。屢如西電之所報。蓋皆以他日當極東有事之時。法國於東京沿岸之根據地。所有法國極東之艦隊薄弱。不能與強大之日本艦隊敵。殖民地之防禦。在危殆可憂之中也。頃法國亞細亞協會雜誌。有霍西拉(Xieng-la)之關於印度支那(即安南)論文一篇。法國人憂日本之心。於此大可見矣。其言如下。

日俄戰爭者。法國政治家間之宿題也。關印度支那防備之事。於此而依輿論之向背可決。今殖民地之守備隊。專務保持其內地。對外來之敵。其力能抵抗與否。是不可不注意者也。夫日本人矚目於印度支那者久矣。此蓋非誇張之言。幾多之日本軍人。屢帶其觀察之任務。而來印度支那。依其嚴密之報道。日本已以三箇軍隊。爲對法國之準備。其中二隊者。緩急有事。直可發自臺灣。其一隊者。以神戶爲本營。而聽命。夫吾人於下所關條約之後。提議俄國與法國協力。一擊之下。使新進之海軍力（謂日本）破壞。以除後患。雖不肯贊爲此事。而今也。其海軍力之壓迫。乍及於吾人。日俄戰爭。吾人對日本而抱危險之心。決不因之而消失。則進而防備印度支那。講秩序而且有效之方法。實可謂現時至急之事。且也。吾人不獨對印度支那之沿岸。不可不備。日本人之襲擊。而於日本人欲誘以爲與暹羅國之方面。其警戒尤不可稍怠也。

當數年前。吾人所夢想不到之難問題。今也突起而告吾人以不可忘。當日者。誰乎歐洲人者。於二萬米突外之一國。與交海戰。而有爲是攷察者乎。然今日者。其勢果如何。彼日本者。依其海軍力之擴大。實有睥睨印度支那之勢。他日使印度支那瀕於危殆者。其爲日本也無疑。雖吾人於歐洲有強盛遠過於日本之海軍在。然當一朝有事。於艦隊航行極東之間。日本已早得掌握制海權。況乎法國於極東。未有可爲艦船大修繕之船渠。因之不得不求香港與長崎。且歐洲之法國艦隊航行極東。蓋非容易之事。若法日開戰之時。英國守嚴正中立之規。法國艦隊可供給煤炭之地。惟阿非利加洲之炭朴齊港而已。而自炭朴齊達西貢路程查遠。故爲法國計者。迄待本國之來援。而足支敵使防禦其上陸之軍隊。不可不編成。然以現勢攷之。防備之力頗脆弱。而不足副吾人之望。印度支那之北西及北東者。雖以無強敵。而可無虞。獨東南海岸二千米突一帶之地。防備不可不嚴。印度支那之防備。一惟恃海軍之力。而據今日之現況。雖謂之全無海軍云者。無不可。何言之。乞試一攷今日編制之艦隊。

支那海及東京灣。法國之海軍。可區別爲四分艦隊。

一 極東艦隊

二 豫備艦隊（西貢）

三 游擊艦隊（西貢）

四 安南東京海防艦隊

第一艦隊者。以二等裝甲巡洋艦二隻。三等裝甲巡洋艦一隻。巡洋艦三隻。及砲艦數隻而成。砲艦者。概木製而速力不出七八海里。殆不堪戰鬪。其中惟修朴勒助之砲艦。以鐵製。若得保有十海里以上之速力。則稍可供爲水雷防禦艦之用而已。

以上諸艦。中將一人。少將一人。率之。常分派游弋於支那海各處。然是等諸艦。當戰爭時。於支那海。未有可受集合給養一定之根據地。假令各艦得一所集中。亦全非日本艦隊之敵。一旦遭遇敵人。不能不避其銳鋒。而遁避於印度支那沿岸之港內。然縱令遁避。是等諸港之內。而可給養軍艦之需品。其中如煤炭者。全無。亦不能盡海上警備之任。遂相率而不可不遁匿於西貢。然西貢港亦乏軍員之給養品。而有待於本國之供給。由是而艦隊全屏退而被封鎖於一港之內。是皆當然之結果也。

屬第二豫備艦隊之中。稍可用者。惟一朴力富艦而已。其他雖有路陀達部爾（鋼鐵艦八千噸）及阿棚（裝甲巡洋艦六千噸）與士幾芝克與阿西遏隆（共裝甲砲艦千二百噸）之四艦。以體型噸數缺一致。是等諸艦。費無益之金五十四萬二千法而已。路陀達部爾。有新式巨口徑之大砲八門。速力走十四海里以上。能搭乘兵員七百。稍堪足用。至阿棚號者。老朽不堪用之船。凡是等諸艦。待本國援隊之到着以前。無支持日本艦隊之力。空潛匿於西貢河底。惟自供港口閉塞之用而已。然則當棄爲豫備艦隊。年年糜巨費之愚。而於唐凱爾克港設防備。編制十數隻之水雷艇及水雷驅逐艦。以爲一游擊隊。養成其有十分防禦之力者。策之上者也。

第三游擊隊者。以水雷驅逐艇太古號（從支那分捕修繕者）第三號第五號。及號外之一等水雷艇三隻。三等水雷艇三隻。其他海防砲艦二隻而成。三等水雷艇者。皆在清法戰爭時。所捕獲而得於清國之船。而俱朽敗不堪用。

第四安南東京警備艦隊者。以小巡洋艦凱聲號（千二百噸速力十四海里）報知艦一隻。海防砲艦二隻而成。報知艦者木製。而戰鬪不堪用。砲艦亦一步不能出阿倫河口之甃艦也。

以上所述。可察知法國極東艦隊編成之實況。雖有若干之噸數可計。而以之抗敵國強大之艦隊。不啻以卵投石。豈非可寒心之事乎。夫印度支那之法國艦隊。既無警備之力。亦不能勝防禦之任。敵以微力一小艦隊。封鎖西貢軍港。於南北皆得隨意上陸。又若安南之一要港。坡路台域。以毫無防禦工事之地點。敵直可進而據有其地。以到安南僅二千米。突有根據地之日本艦隊。自印度支那之海岸襲來。其小形艦及水雷艇到處得占據河川港澳。陸兵使上陸。以惱各處之人民。及守備兵。坡路台域一爲敵所占。

有於安南海岸南北交通之路全被遮斷其中可爲交戰地域敵於其接近處作爲根據地者則敵軍得至大之便利由是觀之坡路台域防備之事舉全力而使充實之方法今日不可不急講也

夫吾人嘖嘖於印度支那海防之事非以之對日本及其他諸國而企劃攻擊之事也吾人之目的惟在保持印度支那沿岸之安全及東京灣之侵擊於萬一之時不使敵得上陸而已惟印度支那之海防在編成應變的防禦 Defense mobile 之法即各處配置應變的防禦隊緩急有事之時容易且迅速得爲互相救援之事恰如常山之蛇勢如此者敵左顧右盼其勢易分而不恣其意於沿岸各處配置應變的防禦隊於南北各以一處設爲本部於其中間選定一海軍之根據地而應變的防禦隊之本部者於南方置西貢於北方置阿倫以中間之坡路台域定爲海軍之根據地要在得保南北連絡之勢夫坡路台域港者於軍事上及商業上共占重要之地位此固依最近之研究人人之所不疑者也

今也舉法國上下皆留意於印度支那之海防問題而二千餘萬法之支出亦從而議決而以供西貢軍港之設備與要砦之築造爲主夫西貢本居重要之地點一爲敵所占據則印度支那遂危故不可不務爲設備完全之計若要砦之築造於海防上之效力頗弱史上之例證歷歷而在以吾人所見投築造要砦之費用移而爲應變的防禦隊之費最爲得策或謂如此則費用不能不再加增然吾人確信此築造要砦固容易而且有效者也印度支那海防之問題實爲現時法國國勢消長之問題何則於極東關係法國勢力之影響甚大故也夫法國之於印度支那既投二十億法之巨資幾多經營之結果今日得見六億法之通商然則欲維持此領土而更爲必要海防之設備豈尙須遲疑者乎（以上見日本外交時報）

觀霍西拉 Xiong-la 之言法國杞憂東方之事可見一斑又西三月四日法國代議院豫算委員會審查法國海軍之現況副議長吉恩露演說之意略如下『日俄之戰局線縱一時定有制限然處日本之位置有不能不求於國外之要素而法領交趾支那爲極東全部產米之要地若戰局擴張或戰爭終了之時此印度支那者實爲日本慾望之目的物萬一受攻擊之時我法國果能防禦否也是今日之首先當知者』云云觀此而法國對極東防備之事其意益決矣

按法國與俄國同干涉清日戰爭之役而逼日本之返還遼東其時眼中固尙無日本也然自逼返遼東之役以後日本之海軍力逐年大增今遂至與俄國開戰而俄國海軍大敗極東之制海權幾盡爲日本所握法國於此遂有戒心夫以俄國極東之海軍其

優勢遠過於法國而開戰以來不出數月已爲日本海軍之所掃蕩而垂盡然則法國以今日區區之海軍而欲保持安南其內憂而以爲危也固宜若安南一失則法國於極東之勢力全已掃地而法國之命運亦將同紅日之西沈而與西班牙諸國等矣故自日俄開戰以來法國大注意於其極東領土之安南遂有法暹之約如西歷二月十日法國外務卿特爾格思與在巴黎之暹羅公使調印其條約主要之項如左。

(一) 暹羅承認爲法國所保護之民已登錄者專屬於法國之裁判管轄權。

(二) 從來紛議之九達領並克嘉派齊領被包含湄江右岸浪露臘盤領暹羅國拋棄其宗主權。

(三) 大湖之北東蒲寨暹羅間之國境依千九百二年十月七日既定之條約第一條孟古刺地爾後可歸屬法國更大湖以南迄至於海之境界以條約協定。

(四) 暹羅國於從來既定之中立地帶不得建設堡塞。

(五) 暹羅於巴掌蓬又西薩峰及鮮刺浦之地除法國士官所指揮之土人警察隊以外不得駐屯其他之軍隊。

(六) 湄江平行道路及鐵道敷設可與各般之便宜於印度支那。

(七) 從巴掌蓬至東蒲寨鐵道敷設權及巴掌蓬河改良工事之特權讓與法國。

(八) 暹羅司法省顧問官以正式之認許任用法國人。

其關係法暹之條約略如此蓋無非爲鞏固其安南地位計也又英法之新協約亦於近日告成其條約中之事非獨關於摩洛哥及馬達加斯加島諸地之利害而於暹羅尤甚注重蓋與英人協定則法於安南可無西顧之憂而得專用其力以防其東南北英法之條約茲舉其關係東亞者如左。

暹羅之領土保全而湄南河之西英國湄南河之東法國兩國之優勢範圍各得認定。

觀法國於茲數月之內其汲汲經營安南之事若此而進而不已爲狡兔營三窟之計必北進而侵中國之土地以防固其封疆而擴張其勢力此皆日俄開戰後所牽連而起之波瀾也我中國尙能不翹首南顧而仍晏然長臥以爲無事乎夫以法人眼中視之關係安南之事者四國曰英曰日本曰中國曰暹羅英大而強且同在歐洲之國也可與和不可與敵故有事乎協商日本小而強

新進而屬亞洲之國。也不能不與之爲敵。而不欲與之和。故有事乎防禦暹羅。小國也可以力制之。與之訂條約而已。足中國大而弱之國。也不侵其土地。而何以益安南乎。古人有言。得隴望蜀。既得隴。必欲得蜀。此自然之勢法。之經營安南。其以中國爲蜀。而有駸駸北向之心。是固勢之所必至者。此在昧於時勢之人。觀之幾若與日俄之戰。毫不相涉。而不知其權勢固由此而起。而連爲一貫者也。嗚呼。國不自強。則事故之環生。其變化豈人之所及料乎。

（日本之部）

輓近道德思想變遷之原因

中島 力造

（東京教育時論）

中島力造者。日本之文學博士。以倫理學著名者也。近著此論。饒有新見。摘譯如下。

自古學者之論道德。或以爲一定不變。無古今東西而皆同者也。或以爲變動不居。因於時。因於地。而各異者也。此二派所主張。皆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若以公平之眼。普觀近五十年來思想之變遷。社會之變動。則道德中之一部分。不能不循進化之法則。此識者所同認也。今考其重要之原因。厥有三端。

（第一）自蒸汽力發見以後。而用此力以補人力所不及。於是大機械大工場起焉。疇昔之人。各獨立而營業者。今則動合數百千人同集一事。爲共同之生活。彼此之關係。日以親密。故協同一致之規則。爲最要。而公共之道德。日見重焉。此物理學機械學研究結果。其影響及於道德思想者也。

（第二）由生理學心理學等之進步。而身心之關係之理。愈加確實。古之言道德者。徒偏重於心之一面。及身心之關係。明知心不能離身而獨養。昔所不重者。今不得不並重之。如昔人言。不以溫飽擾其心。往往惡衣惡食。以爲高。今則衛生上之理論。不可不爲相當之注意。亦道德變遷之一端也。

（第三）生物學研究之結果。而進化論出焉。因物競天擇。優勝劣敗之理。惟適合於社會之狀態者。能占勝利於社會。且爲社會上有益之人物。坐是之故。言道德者。不可不務養成適合於今日社會之人格。此進化論之影響於道德思想者也。

記者案中國常言天不變道亦不變。而近世學者所論。往往異是。吾讀加藤弘之氏之所著道德法律進化之理。辨之詳矣。吾未敢全袒其說。要之不可不謂道學界有力之議論也。今日萬事皆趨於綜合。言此學者不可不印證於彼學。豈獨道德哉。

銀價下落關係于中日貿易

(大阪朝日新聞)

年來銀價下落。用金之國如日本者。其商務利害。與我國最有密切之關係。近大阪朝日新聞著一論論此事。擇譯如下。

日本初改幣制之時。金銀比價。金值一而銀值三十二強。迄于今日。則金值一而銀值四十二強矣。銀價下落之趨勢。如此其激。或以爲日本素來用金。正可自喜。然近以銀價暴落。不能不與各用金國。同一張皇者。則以與用銀之中國。最有貿易之關係也。故日本望銀價恢復。切于他國。然銀價下落。非一國之力可以防止。故苟欲竭人事以防止之。必不可不合各國之力。此萬國貨幣之說所由起也。

萬國貨幣會議。果能有影響於銀價與否。今未能遽斷也。試證以實例。十一年前。曾由美國提倡。集二十國之代表者議貨幣事。自是開會議者數四。而卒無決議。萬國復本位論。亦不見採。蓋當時各國之預會者。多主張各國仍舊用金。惟欲推廣用銀之途。以期增高其價而已。當時羅士查路案所主張。欲各國相合而組織一「鮮智迦」。若銀價未增至四十三辨士。當以五年爲期。每年購入銀塊五百萬元云。然此議不可行。故萬國貨幣會議。卒以不成一事而散。自是以來。英德美之議院。雖亦頻頻於貨幣會議之件。有所決議。然貨幣會議之結果。不過如是而已。貨幣會議。既無補於事。然則各國之對銀價策。惟有各自爲計而已。日本國民欲防此患。不可不講對於銀價下落中日貿易政策之問題也。

單就貨幣問題而言。日本亦願中國改用金矣。而以此事非可遽望。則不得不立一第二之希望。而銳意經營之。其事維何。則望中國能在通商口岸用金一事是也。然望中國將幣制改良或改革之。其事甚難。且有待於各國合力。甚不易言。故日本今惟舍貨幣問題。而注意於中日貿易可已。

貿易策之第一要著。當將工業基礎。樹之中國。所謂工業移住是也。就紡績業言之。能在中國與日本爭利權者。往日只有印度花紗。而將來中國內地。必要自製花紗。故日本當移斯業于中國。既省製造之費。成本從廉。又可免匯水高低或蒙不利之患。其利一

貿易策之第二要着。當使運進中國之商品。自能伸縮如意也。蓋某貨暢銷。當增造之。某貨滯銷。當減造之。其自動力非操之自己。則不能在商場中制勝矣。然此爲工業會社之大規模。非有統一機關者。必不能辦。故若小公司各各分立。則基礎薄弱。不獨製造費不能省。而且於製造多少。不能因市上之銷暢與否而操縱之。是所以市上一有風波。必不可以持久。即在平日。亦不能大活動也。

貿易策之第三要着。則求工業之改良進步。夫欲擴張勢力於外者。不可不先自立於不敗之地。況當競爭激烈之時。而又值匯水時有高低乎。故日本工業當從貨真價實之格言。以勿失主顧而已。以上不過舉其大綱。而實爲最易實行者。若能斷然行之。則無論銀價何如。貿易上之障害。可以少減矣。

記者案我國爲世界上之唯一大市場。而日本爲我近隣。其垂涎我國之商務也固宜。自數年來。日人全國之視線。全集於此點。其所以百端求好于我者。大半由此。東亞同文會。日以保全中國扶植。中國爲口頭禪者也。而叩其宗旨。只有利用我國資本。若增占我國商務兩大心願。此外無有善意。然吾無怪日本之存心如此。而望吾國人早自奮發。毋盡舉全國之利權。而授之外人也。去年銀價大跌。日本貨之輸入於中國者驟減。商工業皆大困。談生計者皆引爲大憂。讀此論足窺一斑矣。

歐美之大戰爭

(日本週報)

頃「日本週報」著一論。討究歐美戰爭問題。臚引歐洲各報之說。及證以各國內情。其言曰。今世人多以各國勢均力敵。互相牽制。盛稱「武裝之平和」。以爲各大強國之間。大戰爭之禍。必以可免矣。然近日歐美各報細審大勢。而不禁深憂。有以爲美國與德國恐有決裂之虞者。有以美國與歐洲列國終不免於一戰者。皆慮萬一果有其事。則其結果不知如何悲慘。故莫不汲汲專講防患未然之策。各報所最憂者。恐歐洲列國將爲大戰爭。而蒙破產之禍也。然又有信此事之必無。而冷笑他人過爲杞憂者。大佐亨實嘉嘗曰。觀各國之財政界。斷不許釀成大戰。譬如德國雖有野心。而察其財政。實不堪舉。此即令歐美列國結爲同盟。亦必不能興此大戰也。雖然。歐美之政治家及各報館。預測其結果之爲禍烈也。皆以爲若釀成此禍。則歐洲從製造討生活之國民。將不免於飢寒矣。昔倫敦商業會議所嘗揭大戰爭有害於本國之議。喚起輿論。以警國民。曰。若果有此大戰爭之時。必至百物沸騰。無異飢饉。勢必至使其政府欲動不能動而後已。其所舉之理由。

一現今生計界之情形一變。而吾國都會到處有無數之貧民。
二現今英國有七百萬貧民。彼等以現在之市價。尙幾不足餬口。豈能堪無異凶年之市價乎。
三大戰爭之結果。必致商業敗壞。商業敗壞。則勞作者盡失其職。無業游民之加多。必有出人意表者。既無業則無收入。彼等又何從而生活邪。

此倫敦商業會議所之決議。十九世紀評論雜誌嘗推爲的論。蓋大戰爭起時。其國內必有血雨腥風之大亂。其國民愁困之極。政府必不能默視。則無暇再計他事。而必亟亟於恢復平和。無可疑也。

德國內情。與英國無大異。不獨德然。歐洲列國。朝不謀夕之貧民甚多。居今日無事之時。已苦衣食不給。況大亂一起。其慘狀必爲商業會議所之所臆中矣。以此之故。自非喪心之人。莫有好倡此大亂者。即德皇亦慮及此。故聞此戰爭之風說。不勝憂慮云。然而兵凶戰危。人所素和。而有時猶不免破裂焉。蓋好勝之心。人皆有之。當國民熱中戰事之時。雖以有識者之名論。將不見容于世。故今日亦不能以歐洲各國實情如此。而斷言歐美必無戰爭。蓋國民戰爭一時狂熱。雖知其禍而尙爲之者。今古不乏其例也。

記者案自民族帝國主義之雄飛于政治界也。美國亦一改其門羅主義。而略古巴。縣夏威夷。遠吞菲律賓矣。歐洲各國見其舉動如此。亦相與疑妬。非毀。其所謂新世界不許歐人干涉之言。今且莫以爲意矣。新舊兩世界。既混而爲一大競爭之場。其利害衝突。固所難免。然今日各國之所最苦心經營者。全在我國。故中國問題。苟未有着落。則各國惟恃外交之術。朋比爲奸。並力噬此一塊肉。而後謀及其他。德法不共戴天之仇也。而以此故。且勉強誓約。聯袂以赴東方矣。近日頻傳英俄不睦。俄日交戰。此非盡出於無根。而卒莫敢發難。不得不以平和了局者。蓋恐兩敗俱傷。而又失在中國所得之利權也。然則所謂德美之戰。歐美之戰。吾敢斷中國問題未有着落之前。必無此事也。

俄羅斯大藏卿察視東部亞細亞之報告

(東京外交時報)

俄大藏大臣域提。察視東部亞細亞歸。俄官報載其報告書。驟而觀之。似止比較大連灣與浦鹽斯德市場之性質。實則述其經營東方之大方針大抱負也。今譯述其要旨如左。

一 西伯利亞鐵路及滿洲鐵路。實歐亞間世界之通路也。

二 既爲世界之通路。則有影響於世界者有三事。第一使中日韓三國與歐洲有密切之關係。第二使東洋人增需用歐物之度。第三使歐人享投本於東洋市場之利益。

三 其於地方之影響。則發達西伯利亞之生產力。鑛業亦從而興盛。故自歐俄而移住殖民。實爲要務。

四 欲使西伯利亞鐵路及滿洲鐵路完備。則不可不速。俟貝加爾線之工事。

五 大連灣之築港。一年可以竣工。工竣之後。則可使爲世界市場之中心。俄國欲擴充商權。而收之手中。則當使商民握有此市之不動產所有權。

六 此市既成。浦鹽斯德有所不利。然亦一時之損而已。他日必能償其失。夫論要港之性質。浦港實不如大連。然當設一適宜之法。勿使二港有此盛彼衰之弊。其法如何。則分割浦港與大連之商業範圍。浦港則以黑龍沿岸及東北滿洲爲其範圍。大連則以南滿洲爲其範圍。而浦港又定爲自由港。斯則兩得其宜。

七 西伯利亞滿洲兩鐵道之壁林。瑪特拉士支路。域加里丁布爾支路。及貝加湖邊之鐵路。其工事之費。殆逾十億。其成績如何。決非今日所能懸定。縱令今日受非常之虧損。而他日必能獲莫大之利益者也。

此其報告之大旨也。讀者於此。有三事不可不措意者。一則西伯利亞之鐵道發達。西伯利亞之生產果爲事實乎。一則大貫鐵道之價值。其終點在於不凍港之大連灣。一則達於大連灣。則不可不橫貫滿洲。不通貫滿洲之要部。不能達大連灣也。

自第一事而觀之。吾國人多謂俄國之拓殖事業。有必至於失敗者。曩有某博士游閱其路。歸而評論之曰。

俄人投數十億萬之巨資。以興西伯利亞之大工。西伯利亞之總面積無慮十餘萬里。其地屬凍土帶。類皆磽确不毛。其有林木之地。不及十分之一。且材質不良。搬運不便。雖欲興工業而利息昂貴。警察不備。則營業難而不安。西伯利亞之氣候地質。與其生產力。惡劣不良。信如世人之言。俄人之謀此絕大之拓殖事業。必全歸於失敗而已。

斯言也。誠非無理。然域提氏固知其有非常之損失。而明言之矣。惟此路通行而後。則今日種種之損失。必日漸減少。而利益更足以相償。蓋亞細亞之最便市港。與歐洲之市場。互相聯絡。完備鐵路之效用。而後此路之真價可見也。余竊以爲此路既成。則不出

期年。大連灣之港市竣工。則鐵路之效用可見。而利益必足償損失。俄人商畧政畧。二者皆有所藉手。吾人其不能一日高枕而臥乎。

至第二第三之事。則不問而可知矣。俄國之撤兵於滿洲也。名撤之而實未嘗撤。即果撤矣。而其勢力之潛布。亦不過飾人耳目而已。有此鐵道以橫亘其中。則俄人在滿洲之位置。其又何待問也。

記者案俄人擲億萬之黃金。以營此大工於荒曠之野。其氣象之偉大。謀畧之宏遠。性質之堅忍。皆足令人驚悚。今工事已畢。羽翼成矣。振翮而下。金翅蔽天。勢如河出伏流。已非復隄防所能限制。茫茫禹域。首當其衝。今俄既拊我背而握我吭。滿洲已非復我有矣。今又有移六十萬住民之大舉。其拓地殖民之偉畧。磅礴而未知所極。彼先皇彼得之遺訓。殆可實行於今日矣。日人謂自此無復安枕之日。誠非過慮。故舉國皇皇。日謀抵禦之策。而在彼爪指之下者。尙熟視而無覩。豈謂委棄東三省。即足飽此飢鷲之欲。而不復噬人邪。嗚呼。東三省特先作一嚮之嘗耳。

英法之接近

(日本報)

據近電英皇至巴黎。與大統領相見。大受法國之歡迎。此舉實使英法兩國之交際。忽成親密。歐洲全局。被如何之影響。是誠一大疑問。據德國之波士新聞。則謂其無甚影響。頗不以爲意。然兩國主權者。至親相會合。實近世稀有之例。此列國所爲注目而視者也。

夫德皇之行幸倫敦。而與英皇相見。俄帝行幸丹麥。而於丹麥王宮。與英皇相會。俄帝於軍艦上而會德皇。法國大統領入俄京而見俄帝。雖皆近數年間事。然彼等或因親戚之關係。或修敦睦之舊好。故人皆視爲尋常。不復置意。至英法兩主權者。今日之相會。既非因親戚。又本無舊好。其別有深意斯可知矣。昔喧傳德皇欲幸巴黎。至今尙未見其實行。今英皇忽有此舉。寧非先發制人耶。

當時南非之戰爭。於杜蘭斯哇最表同情者。莫法國若。且其大統領古魯家之入巴黎時。法人歡迎之狀。舉國若狂。且向英國時加侮辱之語。是時法國實明示其排英之意。然英國人向於他國之批評。絕不置意。且於歐洲大陸列強之嫉妒。已國亦初不記之腦中。惟伺隙而動。苟有機會。即乘之以操縱一切。是英國之長所也。今英皇之行幸巴黎。得無亦其一例歟。

英法有關係之事。本只印度中國之問題。此外地勢上兩國不能相避者。復有達達尼爾海峽。惟於地中海之入口。治勃拉路。則與法國關係最切。故英國靜俟時機。務與法國握手交歡。以相協議。今英皇之行幸巴黎。可謂英國政略上近日之一大成功。至法國則今日仇視德國之熱。已大減退。對東隣之政略。雖不必依賴英國。然於其內政。則欲鞏固其現在之共和政府。不得不與英親。蓋法國之反對政府黨。常仇視德國而親愛英國。彼俄法同盟。至今日已形勢略變。舉國對此政策之熱情。亦漸冷淡。故今日與英國接近之事。實慰藉反對黨之一策。亦即所以聯合政府黨者也。法人之謳歌英皇不措者。實由於此。彼歐洲最舊之兩文明國。已創特別之交際。則德俄諸國。亦將爲其所牽掣。歐洲平和。益可永續。於歐洲既能永續其平和。則不求一尾閭。以泄其舉國之動力。故此後之運動。東洋而外。幾無用武之餘地。故今日英國之對法國政策。所以惹世界之注目。而惱殺俄德之政治家也。或視此舉爲牽掣俄國之經營東方。是殆未深知英國政府之意者耳。記者案和平者歐洲以內之和平也。歐洲之和平既鞏固。則戰爭更不能不移於歐洲以外。而亞東遂爲白人用武之劇場。夫英之與法。忽結親交。其爲牽掣俄人之經營東方與否。雖不可知。然英法既親。俄德必相顧忌。如是則歐洲晏然。乃萃全力以角逐於遼東之大陸。可無疑也。夫兩主權者之相見。自表面視之。寧非修好睦隣之常事。然我遼東爲歐人之的。則彼之一舉一動。我無不受其影響。牽一髮而全身皆動。寧獨俄德政治家之瞿然注目也。

中國欲與滿洲於俄乎

(日本週報)

滿洲之事。果安所決。中國欲與俄。則坦然明白與之。不欲與俄。則毅然正色卻之。既非與之。又非不與。依違曖昧。二三其迹。以賣他友邦諸國。而圖己一日之安乎。是決非中國今日之得策也。是故以近事言之。德國始踞膠州。俄乃踞旅順。英乃踞威海。其他法意諸國。各有所求。而我日本亦有與中國約以福建不割讓之事矣。向使清國當德國踞膠之時。能明其態度。嚴其操守。繼以舉國一致。不可屈奪。則德國雖強。彼其萬里遠征。懸軍無繼者。或不如今日之甚也。

今俄人之窺滿洲也。其志決非小。而壤地之相接。往來之頻繁。亦非如德之懸絕海外。聲氣不能相通之類。得寸則進寸。得尺則進尺。不盡舉中國而與之。俄人則不肯止。彼其豺狼無厭之求。豈唯區區滿洲而已。

我日本立國東亞。孤懸海中。以地形而論之。則朝鮮與我對馬。屹然相對。爲其門戶。故我之守國。得朝鮮則可。不得朝鮮則危。故甲申天津之盟。以此而爭。甲午馬關之約。亦以此而成。而滿洲又爲朝鮮之藩籬。禦寇者不於藩籬而於門戶。已爲愚策。況藩籬爲寇所侵。門庭何得晏然爲我有哉。

是故中國而欲以滿洲而與俄。則斷然明白與之。我日本英美諸國。亦各有求於中國。而德法其他諸國。又皆各有所望。則二十二省四百餘州瓜分之禍。於是乎起。愛親覺羅氏十一世三百年之業。於是乎墜。五億萬生靈塗炭。流離顛沛。爲亡國民者。是於乎見。然後今中國當國者。乃快於心乎。即不然。而不欲舉滿洲以與俄人。則盡毅然正色拒之也。抑曰我欲卻而力不能邪。我日本與英美。願中國常有滿洲者也。盡速廢其忌避。延而與之謀乎。

記者案美國近日新報。多爲中國前途慮。謂「德於山東。法於廣西。乃至如英如日。皆將於其勢力範圍之內。用俄人施於滿洲之手段。而無所忌憚。」觀英使曩者警告之言。固已直示其意。今日之滿洲固一戊戌之膠州列強咸視之爲進退一着。錯滿盤輸置棋者宜知悞矣。日人之於滿洲。其利害最爲切近。故其言論亦最爲迫激。若謂日英美可以助力此固日人之恒言。而最爲我國人所樂聞。然吾聞國之立也。唯恃自力。事齊事楚。其害爲均未聞。倚他力而可以立國者也。彼謂日英美皆願中國常有滿洲固也。然俄人又何嘗不願中國常有福建。又何嘗不願中國常有揚子江流域。要其所願所助者。皆各國自謀其利害。而非我中國所謂利害。日本今謂可以助我拒俄。然三國干涉之時。俄何嘗不助我拒日。待助於人者。其害亦既可觀。一誤寧容再誤矣。要之我能自立。則諸國皆親我之友邦。寧獨英日美可親。俄亦何嘗不可親。我不自立。則諸國皆謀我之敵國。寧獨脅我之俄可畏。助我之日英美亦何嘗不可畏。以今日之國勢。而紛紛言聯俄聯日。聯英則不獨聯我者。皆有求於我。且親甲國則乙國牽掣。聯乙國則甲國競爭。止自速其亡而已。邇來日本諸報喧然謂我國外交專視日本。爲進退頃以日本內閣動搖之故。而我國拒俄之意。遂沮。其言真否。吾固未敢深信。使其言果不謬。則我止爲日本之傀儡而已。夫我人冀望於日本者。豈不謂其能與俄戰。邪。是微論其戰事之不易。即日本果與俄戰。戰而日本果勝。則戰勝之權利亦日本有之。於我何預。日勝則日張。俄勝則俄張。而我之蒙受損害。則等耳。等爲不同。利害之外國。而獨曰彼能助我。何其癡也。謀國者不自審其利害。以爲進退。而徒視鄰國之硬弱。以爲進退。脫今日英諸國堅守中立。則我將盡割諸地。以應俄人之請乎。謀國而專倚外人。又烏見其足以自立也。若謂俄約

宜拒。則固忠告之正言。而我當國者所宜採擇者耳。

滿洲問題之解決

(日本人)

滿洲問題者。非對俄之問題。而我國國是問題也。故決此問題。實關係於我國之運命。何者。俄國而占有滿洲。非特失我國國民發展之地而已。且妨我經略朝鮮之舉動者也。故決此問題之手段。大略如左。

對俄之手段

- 一 詰其撤兵之遷延。勒定期日。責其踐約。
- 一 於鐵道警察之外。不認其留置軍隊。
- 一 俄於占領期內。擅取之礦山及一切利權。均不認之。

對中之手段

- 一 使中國於俄國撤兵後。以開放滿洲。宣言於列國。
 - 一 請中國以營州至義州之鐵路敷設權。許與我國人。且許我置領事館於滿洲內地之市場。
 - 一 其他俄人於滿洲享有之利權。當使我國人有同等之權利。
- 使俄人而能從我忠告。則紛議可以了結。使俄人而膜置之。則不可不訴之最後之手段。最後之手段。惟何。戰而已矣。
- 此日人處置滿洲問題之理論也。其能實行與否。俄人能從其請與否。固非所知。若其對我之手段。則所謂助我者如是而已。然今日滿洲之主權。已不在我。日人對我之手段。亦不能不俟對俄手段實行之後也。噫。

滿洲朝鮮交換論

(外交時報)

俄國陸軍大臣。游日本後。日俄協議之說。喧動一時。而滿韓交換之議。亦頗騰於日人之口。此戶水寬人評論此議之意見也。今節錄其大要於左。

世人所謂『滿韓交換論』者。謂以滿洲委之俄人。我不復干涉其事。而我則專於朝鮮擴張勢力。俄人亦不復阻撓。彼此協商。交易而退。既可使兩國利益。不至互相牽掣。兩敗俱傷。且日俄對抗之勢。一變而為和親。可保和平之局。其大旨固如是云云也。

以余觀之。則此論固大謬不然者也。何則。日本今日固不可不張勢力於朝鮮。尤不可不植勢力於滿洲。滿洲苟無勢力。則雖得朝鮮。不能安寢也。

日本人口驟增。不能不行殖民政略。諸國多排斥黃人。則可容吾殖民者。惟有南美。然亦少數則可耳。若果移殖衆多之人口。則必至與彼土民相衝突。彼美國挾其門羅主義相干涉。吾必不能與爭。然則吾殖民最宜之地。無逾朝鮮與亞洲大陸。然朝鮮小國。僅能容吾數百萬之人耳。殖民者百年大計。豈容開此狹隘之規模。故滿洲之地。吾人所亟宜經營。然滿洲果入俄手。則果能容吾移民之殖產興業乎。是滿韓交換。自塞其國力伸張之路而已。昔日千島樺太之交換。已爲天下笑。一誤豈容再誤耶。

且俄人既有滿洲。則必進略朝鮮。得隴望蜀。固俄人之常態。且我據朝鮮。不啻以利刃向滿洲之胃腹。彼俄人既有浦鹽斯德旅順及達爾尼。豈容我據朝鮮。橫梗其兩地海上之聯絡。其席滿洲以略朝鮮。殆亦勢所必至。雖有協約。俄人視之。直一故紙而已。且朝鮮者『事大主義』之國民也。日本今雖有勢力於朝鮮。而韓人心不忘俄。常欲楮俄以排日。俄人之野心勃勃。苟舉指搖自以術數搖動朝鮮之人心。則日本之殖民。果遂能安然以殖產興業耶。吾故曰滿韓交換。是塞國力伸張之路。而大謬不然者也。記者案朝鮮者日本之門戶。而滿洲者又朝鮮之門戶。禦賊者必禦之戶外。使俄人據有滿洲。則朝鮮勢固岌岌而臥榻之側。他人鼾睡。日本亦不能無實僞。處此之憂。故欲固日本必謀朝鮮。欲謀朝鮮必爭滿洲。此必然之勢。後此之勝負。實決定於今日者也。然日俄各謀侵略。競伸張勢力於我北方。是猶兩虎跳擲於中庭。睽睽以爭。攫吾肉而我當國者乃曰。此外國與外國交涉。吾不過問。惟是日伺兩國之勢力消長。以定倚賴之計。烏乎事大主義。寧獨朝鮮人也歟哉。

（本國之部）

法蘭西革新機關

（譯書彙編第十號）

赤門生

此論以法國大革命之原動力。歸功於約各伯俱樂部。蓋欲示中國志士以團結之模範也。其言然爲有關羣治之言。其論約各伯俱樂部之由來。云法蘭西中古之世。猶爲封建時代。法國之人民。猶浸淫於君主神權之說。人類之尊卑。制度之階級。

如金城石壁。牢不可破。忽有先知先覺之大儒盧梭氏。以人民主權之理想。普及天下。俾天下之昏昏沈沈於君主神權之理想中者。至是而始發其矇。電光石火。傳播至捷。一時所向風靡。不啻援之塗炭而登之絳席。故巴里士民。青年壯士以及勞働役工。車夫馬丁。皆棄其業。囂囂然增殖其人民主權之勢力。或集會於酒樓。或聚談於茶肆。評定憲法。論議國政。巴里之街道。儼然若立法院。酒食歌舞之場。隱成內閣。政論囂囂。凡有一年。又以政治空論之無益。前此之一班論客。去而各就其業。而天下之政論。委託於少數之熱心人。此少數之人。知徒言之不足以有爲。於是有約各伯俱樂部之設立。

其論約各伯俱樂部之勢力云。結會之有節文禮讓者。天下太平之時也。約各伯俱樂部之發生。當法蘭西叔季之世。不足以語此明矣。況以人民意志爲神聖不可犯之主義者乎。故犯之而即驚。而又好爲豪俠不平之舉。如貴族之擁有不義財產者。則平均之。富豪之據有不義田產者。則重徵之。朋儕中之頑固不化者。則屏之。不齒。逐之國外。甚至閭閻之生命財產。非得俱樂部之證明。券不得高枕無憂也。且議員之選舉。非得俱樂部之同情。則不得當選。政權之行動。非得俱樂部之樂許。則氣脈不通。議會提出之議案。非得俱樂部之同意。則不得議決。其他法律命令。莫不皆然。若政府之官吏。非爲俱樂部之部員。更不得備位。俱樂部者。實占政治上之大勢力。若一村一府縣。一市府之行政權。莫不盡落於俱樂部之掌握中者。問其何術以致之。曰。悚之以羣情。曰。爭之以衆力。要之天下之最堅強者。無如積多數人之力量。約各伯俱樂部以無數支部之同心協力。其團體之堅固。勢力之猛烈。鋒鏘之銳利。以遇衰敗之政府。自如疾風之摧枯草也。況其會員立志之堅卓。一則曰。吾人之希望禱祝者。法蘭西革新之事業。萬一不成。無寧法蘭西成一大墳墓之爲得焉。再則曰。如昊天有靈。俾吾法蘭西竟成鞏固的共和政體。則雖殺戮吾法蘭西國民之過半。在所不辭。約各伯俱樂部會員。莫不大聲疾呼。以此爲誓。其氣焰之逼人如是。亦具見其抱負之非常矣。

其結論云。余嘗繙萬國史。每至法蘭西革新之時代。不禁於旅館沈寂之時。殘燈明滅之際。徘徊往復。感激而不能置也。夫撲破三千年混沌之迷想。開發十九世紀未有之文明。孰不沐法蘭西一舉之餘澤者乎。然而論世者。往往不歸功於法蘭西全國之人民。而歸美於有秩序有組織有準備之約各伯俱樂部者。以其轉移之精妙。佈置之周到。言論既足以感發。而機關尤足以運行故也。是以言論不可少緩。而機關尤爲急務。世有講天下革新之業。論國家經營之策者。則試取法蘭西革新之歷史而三復之。則足以當吾人之學步者多矣。

美國禁約問題

美國禁華工之約。至明年四月滿期再換。於是海外各報館。孳孳研究此問題。以求我國所以對之之法。其最痛切者。則檀香山「新中國報」之「擬抵制禁例策」一篇也。茲全錄如下。

千八百九十四年禁約續行。其禁約之提綱。則曰。限禁來美華工。保護寓美華人。其未來者。則限禁之。既來者。則慘毒之。保護二字。欺人語耳。立言巧妙。故墮其術中而不悟也。又禁約第二款。有現時之例。嗣後所定之例。兩語。禁約第三款。有遵守美政府隨時酌定章程一語。皆所以推翻兩國公權。而實行自立私例。以故手段毒之又毒。心思密之又密。而沙展之六十一款禁例。出巴太連量人之機器。查冊紙拘人之虎。差愈出愈妙。愈多。所謂兩國之約者。如是如是。所謂保護二字者。如是如是。來日方長。能無痛哭嗚呼。讀沙展禁例六十一章。而不動心不變色者。決非人也。謂之曰禽獸可也。西人之恒言曰。不自由以生毋寧死。董仲舒之言曰。受大辱以生毋寧死。不自由就有重于限禁者。受大辱就有大于量人者。吾見至小之國。如高麗。其人之來往自由。也不辱也已。亡之國。如印度。其人之來往自由。也不辱也。獨至我華人于萬國平等之中。別有所謂限制之例。哀哀父母。生我勞瘁。遠涉重洋。四方糊口。賣田售產。以爲遊費。乃至而不得登岸者。有之。居而下令逐客者。有之。豈上帝造人。獨于黃帝子孫。應受此慘毒者乎。

彼之禁我者。工黨也。曰。奪彼之工也。曰。華人傭工賤也。曰。華人不潔也。奪彼之工者。豈獨我華人。工價之賤者。豈獨我華人。身體不潔者。豈獨我華人。我華人之忠信勤儉。彼皆不言。而故挑剔一二細故。以爲口實。吾見數事之中。惟工價廉賤。于彼爲奪利。然而日人工價又何如。高麗人之工價又何如。彼皆不禁之。而惟專心致志。以與我族挑戰。此無他。不過我華人不知合羣。不知抵制。直受之而不報耳。

今禁約將滿。言駁例者。又紛然而起。譁然而叫矣。吾以爲吾國弱。不能調水師戰艦。以臨金山。以攻檀香山。以集于彼國各口岸。僅持公理。以爲形勝之地。恃口舌。以爲砲艦之資。則前任公使伍廷芳氏固絕妙口才。熟習外交。爭之甚力。與金山府尹某氏。幾至用武。而卒亦無效。前事不忘。後事之師也。且以重大之事。而僅責備于公使一人。我國既弱。不能爲助。而我國民亦袖手傍觀。不發一策。不建一謀。其稍知義務者。則曰。吾將以彼之苛待我者。告之我公使。公使自能爲我救護。殊不知能識公理者。已非限

限○禁○華○工○之○花○旗○人○能○恃○口○舌○者○亦○非○祖○國○衰○弱○之○清○公○使○公○理○無○勢○口○舌○無○力○競○爭○世○界○徒○講○道○理○斷○不○可○以○動○人○也○吾○見○小○孩○子○淘○氣○爲○人○毆○擊○歸○而○哭○告○于○父○母○婉○轉○嬌○啼○使○毆○之○擊○之○者○亦○爲○小○孩○則○父○母○亦○可○爲○其○解○紛○亦○可○爲○其○禦○敵○使○所○遇○者○而○爲○強○漢○爲○癩○人○則○亦○何○能○爲○力○吾○以○爲○華○人○而○不○思○廢○除○禁○約○則○已○倘○亦○有○是○心○也○則○必○合○大○羣○建○奇○策○出○其○不○意○攻○其○無○備○以○助○我○公○使○舍○其○舊○而○新○是○謀○然○後○可○以○濟○大○事○

今○之○所○謂○廢○例○者○吾○知○之○矣○彼○其○意○以○爲○禁○約○受○虧○故○苛○例○百○出○今○縱○未○能○盡○除○宜○去○其○太○甚○者○而○存○其○稍○輕○者○慰○情○聊○勝○于○無○即○鄙○人○之○初○意○亦○若○是○已○矣○然○條○約○中○所○謂○以○最○優○之○國○相○待○固○久○矣○視○爲○隨○例○之○文○章○而○別○見○于○他○款○者○則○又○子○矛○子○盾○大○相○逕○庭○然○則○此○等○條○約○無○勢○力○以○護○持○之○則○有○約○與○無○約○等○耳○即○幸○而○廢○除○淘○汰○略○盡○而○以○自○爲○刀○俎○之○美○人○而○視○我○魚○肉○之○中○國○不○旋○踵○而○別○出○一○途○以○相○難○其○事○愈○酷○其○毒○亦○愈○甚○我○華○人○又○將○何○以○處○此○矧○無○理○可○言○今○日○之○花○旗○人○有○理○不○能○言○今○日○之○中○國○人○其○必○不○能○得○志○者○乎○廢○例○者○固○極○天○下○之○有○心○人○也○而○皆○知○吾○國○之○弱○不○能○遽○然○廢○約○遷○就○其○詞○而○曰○廢○之○云○爾○庸○詎○知○惟○國○弱○之○故○則○愈○不○能○廢○且○無○所○用○其○廢○遷○就○其○詞○者○盍○反○而○思○之○然○則○今○日○聽○此○約○之○續○行○乎○曰○烏○乎○可○我○有○國○民○而○我○自○禁○其○出○境○如○今○日○之○日○本○政○府○所○謂○權○自○我○操○也○我○不○自○禁○而○人○禁○我○且○組○織○慘○毒○之○例○法○以○禁○我○主○權○何○在○國○體○何○在○有○心○人○所○爲○痛○哭○而○流○涕○也○藉○曰○華○人○不○知○主○權○不○爭○國○體○惟○試○問○禁○例○已○行○以○來○華○僑○之○財○產○喪○失○者○幾○何○華○人○之○生○命○傷○害○者○幾○何○工○黨○鼓○其○無○滋○他○族○滅○此○朝○食○之○蠻○氣○無○端○而○寸○地○可○之○警○告○來○無○端○而○望○淺○拿○之○惡○耗○至○無○端○而○查○冊○無○端○而○毒○打○紛○紛○擾○擾○倉○倉○皇○皇○昨○日○今○朝○眼○內○心○頭○亦○既○飽○嘗○之○而○厭○聞○之○矣○禁○約○何○物○此○而○續○行○又○何○事○不○可○行○

吾○今○正○言○以○告○我○華○僑○同○胞○曰○禁○例○不○能○廢○而○必○廢○之○廢○之○之○道○將○奈○何○曰○抵○制○之○夫○美○國○強○國○也○中○國○弱○國○也○船○不○堅○砲○不○利○何○從○而○抵○制○曰○美○人○之○禁○華○人○也○亦○以○其○敢○爲○而○已○矣○太○平○洋○之○海○軍○未○調○鋼○快○砲○之○準○頭○未○施○以○一○紙○空○文○而○百○數○十○萬○之○華○旅○將○死○而○二○十○行○省○之○政○府○被○縛○外○交○受○其○害○生○計○蒙○其○災○則○亦○曰○敢○爲○之○而○已○矣○然○則○我○行○我○法○則○此○抵○制○之○術○爲○今○日○獨○一○無○二○之○法○門○

抵○制○之○術○奈○何○曰○辦○貨○者○不○辦○美○人○之○貨○用○物○者○不○用○美○人○之○物○爲○辦○此○抵○制○之○術○之○絕○妙○宗○旨○而○傭○力○于○碼○頭○者○惟○美○貨○則○不○起○買○賣○于○市○上○者○于○美○貨○則○有○禁○爲○辦○此○抵○制○之○術○之○絕○妙○政○策○

何爲不辦美貨。曰中國者固地大人衆。萬國之銷貨場也。各國皆有製造品。大率自出之而自用之。而并以銷流于人國。然甲固自出之而自用之。乙亦自出之而自用之。則兩相抵制。兩相平均。而甲乙互通之貨物寡。惟中國則不然。中國祇有天然產物。（指未經製造者）而無人工造物。（指已經製造者）內力不足。外力斯侵。故遂爲萬國之商戰所必爭。而挾其地大人衆之好原因。更爲外人銷貨之好市面。往者歐人固嘗併力以爭非洲矣。既已得之。如獲石田。于是移其爭點以爭中國。以素守們羅主義之美人。亦一變至道。奪檀山。攘古巴。掠小呂宋。其所以然者。以人皆憂貧。彼獨患富。內力既漲。侵奪及人也。檀香山者太平洋之孔道也。奪之以爲水師第二根據地。而保護商業之政策行。小呂宋者中國東南之門戶也。掠之以爲窺伺鄰室之好局面。而推廣商務之佈置巧。今者請開滿洲爲貿易場矣。又請開北京爲通商地矣。汲汲遑遑。不可終日。美人之心。萬國之所共見者也。夫以彼之急于銷貨于我。而復慘以限禁于我。因利乘便。禁辦美貨。吾知不數月而美之商業病。商業所售者商品也。因是而商品不銷。則商品病。商品何自出。出于製造。各大工廠也。于是而工廠病。仰給于工廠之千數百萬人皆工黨也。又于是而工黨亦病。美例凡傭工于製造者爲工黨。即傭工于會計貿易者亦爲工黨。商業不暢。商品滯銷。則工廠倒閉。而凡百工黨于何謀生。乎是以間接而用其權力者也。且惟中國無製造品。故由此地而之他地者。往往代人轉運。售甲之貨物于乙。凡外埠之華商皆是也。若此等事。是人取其八九。而我分其一二。終歲代勞。然他人作嫁衣裳者。何其盛歟。今惟抵制之術行。則並此而亦禁絕。吾知影響于美人生計界其事非小。而因商業而牽動于工人。其結果乃亦同其一病。彼工黨以爲我無如彼何。而姿其慘毒手段者。必始願不及此也。夫美人講求商務。此十年中孜孜不已。近又推廣航業。新造之高麗。西伯利亞。蒙古。滿洲。諸商船。而皆以東亞之地名名之。船重加大。冠于環球。其欲以商業而亡我國。更不待言。使非行此抵制之術。則我國民且鼾睡不醒也。今將中美十年來之商業比較。列表如下。

中貨至美值銀

美貨至中值銀

一千八百九十三年
一千八百九十四年
一千八百九十五年

二〇、六三六、五三五
一七、一三五、〇二八
二〇、五四五、八二九

三、九〇〇、四五六
五、八六二、四二六
三、六〇三、八四〇

一千八百九十六年

二二、〇二三、〇〇四

六、九二一、九三三

一千八百九十七年

二〇、四〇三、八六二

一一、九二四、四二三

一千八百九十八年

二〇、三二六、四三六

九、九九二、八九四

一千八百九十九年

一八、六一九、二六八

一四、四九三、四四〇

一千九百年

二六、八九六、九二六

一五、二五九、一六七

一千九百零一年

一八、一〇三、七〇六

一〇、四〇五、八三四

一千九百零二年

二一、〇五五、八三〇

二四、七二二、九〇六

由此觀之。則十年之中國。其無進步竟若此。而十年之美國。乃由三兆元之數。而達至二十四兆元以上。凡十年間。商業之推廣。于中國者。其計八倍有奇。而其餘由他國他埠。間接而至中國者。尙不在此數內。且美貨之至中國。則銷于中國人。中貨至于美國。並非銷與美國人。實寓美之華人。自用其國之貨而已。是中國不得爲商務本。無所有而美人則剝我膚而吸我髓。我將死矣。此術一行。而繼之以自創製造。則抵制之事。必能行之愈久而愈效。而美人之生計界。必爲我擾。行將自困。而至于死。我華商凡有國民之責任者。何樂而不爲此。

何爲不用美物。曰生計界之競爭也。以辦貨者爲輪艦。而以所銷之貨者。爲兵械。有辦貨者。無銷貨者。則其貨必不通流。而辦貨者亦少。今日中國商人。買人之貨而賣于人。此所謂辦貨家者。舉國之商皆是也。外國以其新奇淫巧之貨。易我資財。剝我膚而吸我髓。我國民之生計。受其害。其所以然者。固由我國工鈍物劣。不足以供民用。以爲抵制之具。而外貨之來。判厥罪狀。則辦貨者罪之四。而用貨者罪之六。何也。無用之使之去。斷無辦之使之來。其理甚易見也。今擬抵制之術。如前之說。則既曰不辦美貨矣。然華人不辦之來。而美人或辦之至。至則美貨大銷。華人樂用。則失利在華商。而得利在美人。美貨之銷流如故。貨廠之製造如故。工人之衣食亦如故。將所謂抵制之法。不亦有名無實。重爲各國所僂笑哉。且如英法德日諸國之商。轉運以謀利。其辦美貨而至中國者。亦不少也。不于用物嚴其禁。正如前門拒虎。後門進狼。終未有達其目的之一日。然則不用美物。正以補前說之不足。而益收抵制之全功。若夫翻然悔改。求其本原。工藝由此而發達焉。出產由此而漲進焉。則如天之福。舉國之所屬望。吾人

之所企禱者也。

不辦其貨不用其物。其宗旨既爲公眾所同認。則抵制之法。思過半矣。然而所以行此宗旨者。則有政策。政策既定。則以最多。人最廣土之中國舉而措之。亦自易易。夫貨之來也。最初一步。則莫如碼頭不爲起貨。則貨何自來。貨之去也。最顯之地。則莫如市上嚴禁賣貨。則貨何自去。對外對內。以行此抵制之目的。條理而舉之。熱誠以行之。則我之計成。而我之事立。

今試執一人而語之曰。美貨不能至中國。聞者必笑之。以爲商約已定。談何容易。然貨無脚不能行。重洋萬里。輕舟一葉。既已抵岸。行將脫手。殊不知此雷池一步。遠于重洋。而險于輕舟。何也。貨之得上岸與否。其權力操之在我也。夫商約許其通商。定其稅則。如斯而已矣。至于售貨之多寡。起貨之負擔。彼政府固無過問之權。我政府無干涉之理。吾聞香港之起貨者。其名曰咕厘。有行者也。行有行所有行長。會議于行所。總制于行長。一唱而百和。一令而百從。其事易辦。即不爾。而限期若干。畧與彌補。省力得財。人所樂就。況乎美貨不至。而中國爲萬國之銷貨場。若德若英若法若日本。抵隙尋釁。其誰不樂以其國之貨來。而替代美人銷貨者。當斯時也。中國之銷貨。有定額。斯他國之來貨。無缺數。其足以爲咕厘計。傭力生財。則一也。若曰美人以重值傭工。代其起貨。華人無公其心。必樂爲之用。則我抵制之術敗。然重值傭工。則利已歸我矣。而貨之銷流與否。不可知。我之不用美物。其風潮已極行于國內。加以工值愈重。則成本愈大。而貨價愈昂。美貨更不易銷。而華人誰復樂用。若曰美人爲銷貨計。勉強賤售。不計虧折。然傭傭既糜重價。售物又復折本。其受我抵制之術。所苦可知矣。行于香港者如此。行于各通商口岸者皆如此。則美貨何自來。

若夫物自外來。人多樂用。此又爲中國人最卑下之特質也。失利失權。未必不由于此。今實行抵制之術。則美貨宜禁用。然用與不用。存乎其人。而華人性質。大率東家失火。西家坐視。火不燒身。不肯往救者。使美貨禁用之例。既行。其中保無有姦商。盡僞私售。居奇不顧公義之所在。而從中漁利者。買者不察。價廉貨美。即樂于用。是美貨之銷流如故也。吾以爲用物必購于市。而售某類貨。必有某類之行頭。今唯有速聯行頭。嚴立行約。各自爲治。倘猶慮其作姦犯科也。則每行派若干人。以監督之所派之人。先由各行頭公認。監督以每五日彙報一次。其彙報之式。則按年月日分刊一冊。若某街某號有無私賣美貨。照格填寫。違者則以背行約論。請于其行頭而處置之。若猶慮內地之人。不知若者爲美貨。若者非美貨。則當照列其貨之字號商標。以中西文合璧。

刊印成書頒發內地講求演說雷厲風行則人人明白人人禁用抵制之術不脛而走夫美之工黨于既禁華工之來又復日日倡言不用東亞之物以爲酬答資本家之政策凡此等事日有所聞月有所見然則我華人反其道而行之亦不爲過也或者曰美人既吃大虧其事必不干休駁之曰爭權奪利之事何國蔑有活動之人尙禁之不使入美境聽人左之右之不能自行之貨物安知不能使之不入中國境且並非使之不入中國境也我不辦不用之耳天下未有強制人必辦其貨必用其貨者彼美人雖屬強權我並非違背條約彼又如我何哉且美人之所以不禁日人不禁高麗人而必禁我中國人者以中國人之可欺耳今明示以不可欺之莫大勢力因病發藥美人亦當爽然自失也

或又曰彼挾我政府以干預我民間則我抵制之事亦不行駁之曰我輩行此事正所以助我政府之大力而更換平和之約也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我政府之覆答美人者不患無詞且欲推廣商務于十八行省之歐洲強國正當利用吾民抵制美人之術以行其漁人得利之心仗義執言必不乏人而美人又何說之辭

或又曰此事有礙于我外交官行之無利而有害駁之曰官者代表一國之平和者也此事爲我民自行官自官而民自民美人不能以野蠻手段施于我外交界上且禁限華人愈出愈酷華人來者少而去者多美境已無華人之足跡則公使之代表可有可無而派駐之領事則更可以不用也

吾今又正告于我華僑同胞曰畏首畏尾身其餘幾今日換約之期急矣我輩當冒萬險抱一意以貫徹始終決意興辦此事而其要則先行籌款次刊說帖于美國立一總辦所而以諸地爲分局總辦所代表各分局辦事派人歸國歸國後擇一要區人烟輻輳之地又立一總辦所而分派幹員分赴國內諸商埠美國總辦所與各分局通信報告消息籌備款項中國之總辦所與各商埠通信報告消息興辦各事于是乎無事不辦我華人不以禁例爲苦而甘之如飴乎則又何言時乎時乎不再來盍早爲之所矣

此策而能行豈不大善但不知我中國工商社會果有能結集此團體之能力乎能各捐私利而顧公益若此乎恐此論亦不過徒爲一篇好文字而已噫

祕密結社之機關報紙

旅美華僑其掛名三合會者過半所謂義興公司是也向來雖有其名而團體甚散近歲內地一二志士出而鼓舞之感化之近乃

有大同日報之設立。實彼黨之機關報紙也。今摘錄其初刊時所題『大同日報緣起』一篇如下。

大同報何爲而作也。曰中國數千年無會黨。以是數千年無政黨。羣桀萬雄起於盜賊。起於游牧。擁千萬無業之衆。鎗名城屠豪傑。乘時之疲弊。民之憔悴。無力抗拒。彼能多殺人。竊神器者。則自稱爲應天順人之王者。攘太祖高皇帝之尊號。以天下爲其私產矣。所謂從龍之彥。附鳳之英。大都迫於飢寒。窘於鄉里。鋌而走險。以謀衣食。一旦得志。大者王。小者侯。羣以開國元勳。相賀分茅。昨土帶礪。山河爵祿。世襲罔替。彼亦視天下爲其主之私產矣。然而此開創之主。或得人。天下于孤兒寡婦之手。或盜據九鼎。於降將叛豎之手。物由盜來者。不能不虞盜去也。天下既定。盤據私產之心。愈固。欲爲子孫萬世帝王之安。愈深思。前慮後中。夜自驚。于是大封功臣。立之盟誓。以弭遠方。離貳之心。而懼天下久安。後嗣闡弱。法律廢弛。草澤之士。難免有法吾之故智。起于盜賊。起于游牧。擁千百無業之衆。鎗名城屠豪傑。多殺人。竊神器。取天下于吾子孫之手。而稱太祖高皇帝者。則不得不務爲強幹弱枝之謀。布其所謂從龍之彥。附鳳之英之子孫。柴立于各省都會。日夜伺察。降奴之舉動。使無敢異心。而後即安。又懼有陳涉吳廣其人者。聯盟結會。於潛滋暗長之中。仰指天俯畫地。招聚壯士。議論朝政。腹誹心謗。幸天下有變。而以創大業。其所懷竊以傳子孫之私產。將不穩。於是思爲斷絕人民報復之路。得國之初。首嚴立會結社之刑。俾人民各不相通。各不相結。聲氣各不相通。體志各不相結。人民雖極受暴虐。而欲訴諸于戈。決乎有所不能。蓋防之綦嚴。散之綦至。霸天下者之術。固日精如是哉。然而天下之事。固有出于霸天下者所料之外。防之愈嚴。散之愈至。而會黨之萌芽。遂發起于其間。日增月盛。乃至黨衆達於千餘萬。人之多黨。所布於二十行省之廣。黨潮經乎二百數十年之久。澎湃於南洋。蔓延於美澳。非墨而未有已也。此會黨何歟。豈非常世所稱爲義興公司者歟。

義興公司。起于明亡之歲。而秦亡漢亡。蜀亡晉亡。唐亡宋亡。未有會黨起焉。何也。以前此主中夏者。皆中國漢種。即或有如五胡之亂華。金元之盜夏。亦不過數十年而已。未能久奸天位。踐踏黃農之裔于衽氈之下也。明太祖傳檄四方曰。去氈酪之陋俗。復漢官之威儀。又曰。胡虜無百年之運。民族思想。略見于斯。然及其末造。昏主失德。張李橫行。外患遂鉅。滿洲部落。迺乘間而取中國。屠江淮。翦閩粵。漢人全部受誅。鋤而屈服。無復可延殘喘之地。而爲九世復仇之策。之豪傑。乃詭辭詭實。託于子虛烏有之事。以激其忠憤。以廣其流傳。以冀後世有大英雄起而推廣其意。變通其法。以合至大至多至久之會黨。一變而爲極有思想極有

組織極有基柢之政黨。此非爲私一黨計也。實欲爲復興中國計。大同報者。實本斯意。以佈告我同胞。漢種者也。秦東西名哲之言曰。凡欲興國強國者。必有會黨。必賴會黨。無會則無團體。無黨則無主義。室之無牆也。不可處也。器之無輪也。不可轉也。人之無羣也。不可立也。故其國之無會黨者。其民必散漫。必懦弱。國雖大。必蹶。一蹶則不可以復振。是故愛國之士。莫不以創會立黨爲亟亟焉。夫會也者。所以團衆體也。團衆人之財。以爲財。則財大。團衆人之力。以爲力。則力厚。團衆人之心。以爲心。則心廣。團衆人之才。以爲才。則才多。黨也者。所以樹主義也。樹激烈之義。則必思破壞樹和平之義。則必思建設。樹競爭之義。則必思改進。樹國粹之義。則必思保存。國勢有異。政俗有異。故會有萬殊。黨有萬態。然而不論其會之如何。團體其黨之如何。主義而皆與其國家興亡盛衰之故。有大關係焉。非虛垂一會黨之名號。而絕無表見於天下者也。以視我義興。則何如。我義興何所表見於天下乎。不獨他人言之慚愧。即自己言之。亦覺汗顏無地也。夫焉有黨人數千百萬之衆。會所二十餘省之廣。立黨二百數十年之久。其會黨如是之大。之衆之長年。爲地球萬國所無。而竟無一可表見于天下者乎。豈不負此會黨之美名。而辱先祖經營之苦心乎。此其故在於年久而忘宗旨。尤在於散處而不知聯絡。一言以蔽之曰。有會黨之基礎。無會黨之喉舌。既無喉舌。不獨會外人。不齒之。即會內人。亦無復齒之。於是遂成此不識不知。若夢若覺之會黨。而無所事事。此非獨我義興之罪也。亦時勢使之然也。使非生于今日。有數十國交迫於中土。携其文明而至。則會黨之名。不見重于世界。人將以會黨爲畏途。而我祖先創造此會之苦心。必不著。民族思想。政治主義。亦徒託之于盟誓空言。而不視爲要義。所謂數十世之仇人。將認爲重生父母。舐他癰。吮他痔。不以爲恥。反以博其一盼。以爲榮者。咸以爲天經地義之所在矣。幸也。當茲廿世紀。湍急之潮流。政治界思想之發達。人有同情。民族界競爭之劇烈。國有成說。會黨之名。尤爲明目張膽。橫行無忌。我義興愛國愛種之宗旨。遂不復可以久匿。而不彰。久隱而不發。於是大同日報出焉。

大同報之宗旨有二。

一曰。改良義興本黨之組織。由私會而升爲公會。由民黨而進爲政黨。
二曰。聯合義興會外之各會。凡有志於救中國者。不論其會之大小。其黨之衆寡。皆聯絡之。以期收提携之益。響應之功。
改良義興之方法甚多。此刻不能明言之。然他時必詳著一書。以餉吾四方之手足焉。夫吾義興。昔者處於滿洲朝廷之下。潛踪

匿影。屏氣隱息。切齒於國仇之莫報。痛恨於非種之必鋤。惟賴秘密之口說。得以此傳於彼。彼傳于他。輾轉相傳。延綿無已。倘一經春風之洩漏。緹騎立至。鷄犬不寧。欲羽毛之豐滿。以待高飛。其勢有所不可。固必隱隱隆隆焉。冥冥渺渺焉。深深沉沉焉。從事于相結之途。使其一入焉而無敢洩。即或偶洩焉。其人念手足之情。自己當之。不忍以累其黨。此誠立黨之苦心。經千萬人陶鑄而成。此特別之社會者也。前之立黨。既以秘密爲第一義。今之欲善其黨。豈能違之。況夫今日者。雖世界會黨各相呈現之時。而各黨中一切機關之事。亦未能宣露於外。使人知而使人防。則本黨進取之方針。運動之妙法。關於全部得失利害禍福存亡。豈可違先祖之訓。而犯私洩軍事之條哉。雖然。當秘密者秘密之是也。至如黨內之歷年多而積弊生。傳世久而遺訓失。時勢變而方針異。正宜大加改良。進步不能因循苟且。緣以爲奸也。吾先祖立黨之宗旨。苟非與國種有關。則可任其腐敗與緣以爲奸者。借黨以欺人。託會以求富矣。尸位素餐。蠅營狗苟。醉生夢死。走肉行尸。亦人羣腐敗之常耳。而不知如此行爲。不獨污我義興之聲名。即先祖愛國愛種之隱衷。亦將永沒而不傳于世矣。豈非大失先祖之遺意哉。故我義興不欲振興也則已。如欲振興也。舍改良安有望哉。夫以改良爲至要之舉。則世界各國私會公會之歷史。不能不熟考而取法之。各國私會公會之歷史。吾雖不能盡詳之。然而其目的專向于國家事務。使我之所要求於國家者。必能達其所欲。而後已。則大略可知也。我義興何所求於朝廷。何所惡於朝廷。豈非以民族受制政治無權之故憤而爲此舉乎。以此故而立會黨。黨中之人。即宜極力達其目的。使我義興會黨有一日在于天地之間。勢必羣捨其性命。以掃無理之政府。羣拋其頭顱。以博立憲之光榮。萬不宜辜負此至大會黨之名。無所事事。與廢朽之物同科。夫日日爲之。月月爲之。年年爲之。將必有達其目的之一日者。雖然。豈能一蹴而至哉。改良組織。實爲目前不可緩之要圖矣。(中略)

雖然袖手旁觀。毫無舉動。人或不屑責之。以其二百年來。忘祖宗之遺訓。視盟誓若弁髦。借放馬以圖財。求口食之無缺。非有雄飛宇內之心。振興民族之志。故有衆數千餘萬。亦視之蟻螻蟲沙。大而無當。多而無用。毫不足以爲廟社之憂。故聽其自生自滅。自聚自散。自起自沒。曾無事焉震驚七閩。瞻言百里。引爲心腹之疾也。雖或有一二豪傑。憤蒼天之憤憤。奮赤手於元元。方欲披荊棘。翦蓬蒿。救斯世于水火。登斯民於衽席。而腐敗歷數代而來。混合爲下流之藪。黨內習于驕縱。不知節制之爲何。習于淫擄。不知軍法之爲何。習于平等。不知軍令之爲何。志所存者。祇在子女玉帛。享旦夕之侯王富貴。豈知經營天下。宏遠規模。究內治

以安人心。善外交以聯與國哉。即據有天下之半。良平爲謀臣。韓彭爲大將。而內訌橫生。自相殘賊。蕭牆煽禍。長城忽傾。開隙以引人踐踏。啓穴以召水冲決。勢雖極盛。不旋踵而盡歸撲滅。天乎人乎。豈非黨內之無紀律。無章程。無道德。有以致之乎。其非然者。則此或南方據州。彼或北方取縣。一在天之涯。一在地之角。聲氣不通。消息斷絕。人得制我。我莫制人。故年年歲歲。省省州州。莫不有橫池弄兵。無幾即殄滅以去。即有繼起者。相率蹈從前之敗轍而已。未見其能有所悟。改絃而更張之也。其逃於海外者。或以頭顱之聲價。見重於社會。相與贈金帛。供揮霍。預商業。不數年而有富翁之資格。平時叱咤風雲。慷慨悲歌之氣。日即消亡。反以捐官銜進洋籍爲狐兔三窟之計。義興先祖所傳復中國漢種民權之遺意。更不知置于無何有之鄉矣。豈復顧念而保守之哉。南洋數十百島。我會黨中人。大率陷於此弊。有財者既相率而爲官。以圖洗滌。一爲官則骨化神移。多置驕妻美妾。多買良田美宅。多役僮僕奴婢。汲汲顧影。祇願快活以了此生。以償前此之辛苦。不復有大志。其無財者更無論矣。若夫居於美洲者。見鄉里親戚。相携而來。重載而去。咸動發財之想。亦復棄犁鋤。別妻子。借貸數百金。收拾行囊。迢迢以往。金山平居。目未見烽火之事。身不親戰爭之役。心不動河山之感。非有所觸犯當世之文網。不得已而亡命者。故其情不憤。其識不熱。浸假而投義興。亦不知爲其大會黨。與國家有關係。有影響之爲何故。我乃從而託足焉。於是貿貿然而入。習矣而不察。行矣而不著。問其何爲。不能明答。祇託以我宗旨固秘密焉耳。其能稍言其益。亦謂各埠多吾黨人。逢處無虞。餓寒焉耳。或能略通文字。據秘傳之冊子。述一二十大言。謂吾黨果有大志焉耳。然而何嘗見其爲一二十大事。于吾黨前途有益。于國家前途有關係。有影響。足以爲世人之注目者乎。則亦所謂空垂老大會黨之名。以聽當世之譏罵而已。浸假此三種人者。又升爲頭目矣。訛以傳訛。謬以傳謬。終日蜷伏暗陬。高臥烟室。燈光如粟。氣蒸若霧。隆隆作聲。隱隱有影。不知是晝是夜。不知是人間非人間。一日復一日。一年復一年。若終身焉。有詰之以何時舉事者。則曰有天意在。待真主出。天下自然太平矣。嗟乎。以此若人。若鬼。若生。若死之子孫。闐塞於海外。外奉義興之名。而隱壞義興之實。先祖茹苦含辛。締造之業。掃地以盡。而無復知爲何物者。此真陳近南先生灑淚九原。含冤莫訴者也。以此之故。黨內之宗旨。日闇沒。黨內之智識。日低下。黨內之人才。日消滅。黨內之氣魄。日懦弱。黨內之財力。日耗蝕。于渺冥之地。率美洲義興數萬人。無復齒及當世之事。發憤以經營之者。不獨中國內地。音問不相往來。南洋各島。消息不相通郵。即同洲之近。除建醮勸捐以外。無一事而商榷焉。則即同黨有經營大事于異地者。亦袖手旁觀。聽其成敗。如秦越人。

之視肥瘠矣。況其胸懷之隘。見識之短。尙何知聯絡會外大會黨爲第一要圖也乎。夫終日高臥。終年飽食。以待天意之至。眞主之生。不辦一事而徒虛望。此天下至愚極庸之流之所爲也。苟俄而天意至矣。眞主生矣。試問一事不辦。又何以待之。夫天意與非天意。眞主與非眞主。事本渺茫。誰能辦之。吾以爲天意之至。眞主之生。則莫如今日。無理政府之罪狀大表著於國民之心目。中鬻土地。殺賢臣。逞淫威。縱燕樂。抽剝民之脂膏。以代擔賠款。而猶忍爲中飽。以供土木遊觀。賞賜優伶之用。國民皆危而已。獨安國民皆哀而已。獨樂國土盡亡而已。獨存於是乎。國民發憤而各會黨生焉。各會黨生而又有特大會黨起焉。是吾祖先二百餘年求一同聲同氣之會黨而不可得者。今則各處皆有。昔則獨任其難者。今則有人分任。是一物而二人共負也。夫昔之獨任其難。猶或爲之。豈今日有人分任而竟從卸責乎。

若其甘從卸責。一事不辦也。則請散黨衆。去會名。無爲聚此數千餘萬之人。游忽隱沒。低首下心。蟻息跂行。偷生苟活。于此光天化日之下。如魍魎魍魎。伏山林而不敢入都市。如虎豹熊羆。遊昏夜而不敢遊白晝。如赭衣逃犯。霧宿而風餐。如誤國罪人。天跼而地蹐矣。古語有之曰。抱大辱以生者不如死。天下大辱。孰過於有黨數千餘萬之衆。黨人布於海內外之廣。黨朔經於數百年之久。而猶一事不辦者乎。豈其心非欲一事不辦。特非其時則不爲乎。雖然。今日何日。今時何時。而猶以爲不可爲乎。我義興其不甘卸責也。則請聯黨外之黨。聯會外之會。又於各會黨中而聯其勢力。至大人才最衆。章程最善。財力最厚之大會黨與之並轡聯鑾。方軌齊駕。登崑崙之山。馳大陸之野。上世界之大舞臺。鼓中原之大政。海國事既定。憲法既立。則我義興者將與某會黨爲兩大政黨。並立于二萬方里之禹域。垂天地而不朽。如英吉利之保守。自由。美利堅之力怕。步近點。文欽勒。日本之自由。進步。皆以兩大政黨主持一國之政柄。此退而彼進。此朝而彼野。互相提携。互相連掣。政策不同。而愛國之雄心則同。若是乎我義興者昂首伸眉于天地之間。抵掌舉足于政壇之上。揚光飛榮于歷史之中。以視昔之囚首喪面。蛇行鳥伏。崎嶇於山谷之涯。飄泊於海天之表。足不得踏中原之土。身不得列國民之格。望神州而隕涕。對黃種而傷心。吾之士也。任人踐之而已。無與焉。吾之毛也。任人食之而已。無與焉。有牛馬之壓制。無猿鶴之樂趣。陷螻蛄之生涯。任雞犬之烹割。不獨不能與泰西諸政黨公會同垂名聲于世界。且匪黨匪會之日時。加誣枉于鄉閭。並私會民黨之名。亦斬而不與畏月。驚霜。荆天棘地者。不亦有天淵之別哉。於斯時也可以對吾祖先在天之靈。與日月爭光矣。雖然。豈易事哉。豈易事哉。

天下至樂之境。無不經過一至苦之境。而能享其福者。天下至安之境。無不經過一至危之境。而能達其極者。今以我老大腐敗散漫之會黨。而欲與至大至盛之大會黨。並駕方軌。以握中國之政權。此非我會黨不能驟得。即某大會黨亦豈能驟得也哉。然而古今中外。偉人傑士。動天驚地之事業。莫不由於希望而來。有希望之心。而後心雄氣壯。奮勇無前。行萬里者。雖不能跬步即至也。行行不已。終必有至之之時。越高嶺者。雖不能凌空而上也。仰攀不已。終必有登極之日。倘使我義興兄弟。齊心希望。進為政黨。與至大至盛之某會黨。方軌並駕。以握中國之政權。今日不得望之明日。今年不得望之明年。今世不得望之後世。務使希望為政黨之心。彌久而彌堅。彌苦而彌銳。雖經千萬困阨之境。遇而會不為少挫。其向前之志氣。少阻其奮往之精神。則雖不敢謂其必為政黨。而循是以往。而不退縮。終必有進為政黨之一日。蓋天下之事。有希望則必有作為。作為之或成或敗。初無一定之局。然敢作敢為。偶敗也不以為憂。偶成也不以為喜。即大敗大成。亦不足以攪其胸。而奪其氣。黨之壁壘。既固。黨之道。德既新。黨之根基。既大夫。然後乘時勢之多艱。起而平其難。乘國政之墮壞。起而滌其弊。雖欲不為大政黨。參政權。而揚政海之波瀾也。豈可得耶。豈可得耶。吾義興兄弟。其以余言為是耶。非耶。以余言為是而從之乎。抑以余言為非而攻之乎。從之攻之。余不得而知之。然余之心。所望於義興者。則在於斯。今者為大同日報開宗明義之日。猶不能不大聲疾呼。以敬告我同人也。

大同者。春秋所謂太平世也。春秋之義。據亂世內其國。而外諸夏。升平世內諸夏。而外夷狄。太平世天下遠近若一。人人有士君子之行。今中國之局。據亂世也。所謂內其國。而外諸夏。正其時矣。曷取乎大同。曰。君子之用心。則以大同為歸。君子之行事。則以據亂世為用。今列國由帝國主義。而升為民族主義。漸由民族主義。而變為社會主義。似亦去大同世不遠矣。其國家之政體。無論為君主為民主。莫不由專制而改為立憲。取多數人之幸福。國中有不得其所者。蓋亦其少數矣。雖不敢謂其可列于春秋之所謂太平世。而于升平世之景象。則亦漸近矣。雖近世各國社會之風潮。貧富遠絕。資本家與勞工之衝突。時見於報端。一國之權。幾操於數大公司。生計盡為所攬。貧人無以立足。而社會主義。起於其間。其影響達於全球。足以鼓舞萬國國家之清聽。異日若採其議而為之。以劑大地人民生活之平。則各國人民。無生計懸絕之患。有各能自養之安。禮運所謂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老有所養。壯有所用。鰥寡孤獨者皆有所歸。夜戶不閉。而天下大同者。於歐美諸文明國見之矣。乃還而觀

我中國則何如。

中國漢人無政治之權。無國統之系。二百五十年於茲矣。國亡之日。即吾義興公司創始之一大紀念日也。吾義興公司。既因國亡而起。今又偃蹇蹂躪於無理政府之下。呻吟哀籲。屢動干戈。而冀其有所悟。改革政治。以免陷人民於不平之境。卒遭斬刈。無有白其苦衷者。微論執民族政治之義論之。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斷不能容異族之加乎吾上。即以撫我則后虐我則仇之義論之。亦豈能聽其妄爲。彼今日鬻吾土。明日鬻吾民。日夜荒淫。徒工媚外。所行之事。無不顛倒糊塗。失權辱國。令人心灰氣結。又以民爲奴隸牛馬。盜其土地以自養。不能守仍不還之。竟以贈諸外人。抽剝萬端。善政無一。每經一大變。則腐敗愈甚。壓制愈精。乃至以其祖宗所謂發祥之地。拱手送諸俄人。宇下以求自庇。則吾漢種所居之本部十八行省。求其不分割持贈。以購保險。延其子孫帝王之業。如越南故事者。又烏可得哉。夫彼不過長白山下之一部落耳。本無國也。借吾漢人之國以爲國耳。既借吾漢人之國以爲國。以生以養。以安以樂。應念如何保守之。乃不保守之。反背漢人之德而以爲仇。欲倚外力。以制吾國民之死命。則即國土所有權。更國民所當發憤者也。以此數大問題。我義興方汲汲籌對付之策。如何而後可以爭回國土。使其不轉贈於他姓。如何而後可以整頓國政。使其不貽害於蒼生。民族主義。尙不暇及。何論於社會主義。大同理想哉。曰。吾明知不能驟致大同。而實欲立大同之基也。立大同之基。何曰。在追朝廷改專制政體。而爲立憲政體。中國有立憲政體。社會風潮自然洶湧。而至以中國賢聖所傳天下學大同之種子。久經灌溉。豈憂其不繁生耶。追朝廷改專制爲立憲。其法何在。曰。在改良義興公司組織。由私會進公會。由民黨進政黨。改義興爲公會。政黨其法何在。曰。在開大同日報。大同主義者。使吾義興兄弟放開眼界。放大心胸。知泰東西政黨公會之有大名譽大榮光。並天地而不朽。與日月而並壽。可欽可慕。可儀可法。而不徒以私會民黨自甘蟄伏。沒世而無聞也。吾義興兄弟有念先祖臥薪嘗膽茹苦含辛。創立本會。黨之宗旨者乎。庶幾漢種有吐氣之時。民權有出現之日也。吾甚樂與言之。乃首先述大同日報緣起。以見吾志。

該黨而有此機關報。該黨進步之一徵證也。但區區一機關報。其於該黨前途所能收之結果。何如。則非吾所能知也。請懸以俟其後。

論俄羅斯致敗之由

(上海時報)

日俄之役。各報館莫不吮筆伸紙論其原因結果。至其最精確最痛切且爲吾國人大棒大喝有雷霆萬鈞之力者莫如上海新出之時報時報者。蓋以鉅力欲組織一完全之大日報館爲我國報界開一新局面聞其主筆網羅一時知名之士其訪事徧於各行省以及歐美若此等文其亦不愧大報館之名譽也已乃全錄之。

日俄之役。俄羅斯屢戰屢敗。赫赫積威掃地以盡。寡聞之士瞠目相語以爲大怪。是未審時代之趨勢而於物競天擇適者生存之大例有未瑩耳。歷觀全地球近五十年來之兵事其在兩專制國或兩自由國相遇則勝負之數蓋未可定。若夫專制國與自由國相遇則專制國未有能支者也。其一驗諸普法之役其二驗諸美西之役（法蘭西西班牙等諸拉丁民族國雖號稱有憲法然不能舉立憲之實仍含專制舊性質也）其三驗諸中日之役並此而四矣。夫戰勝者非恃戰也而恃所以爲戰所以爲戰者非將帥勇敢之謂非軍隊強大之謂非器械精良人謂非訓練精熟之謂非餉源充實之謂非地勢形使之謂所以爲戰者獨無二則人皆自爲戰而非爲他人戰是已欲人人自爲戰而非爲他人戰非立憲自由國勢所不能夫戰之目的不出二端一曰國家之進取二曰國家之自衛故不戰則已戰則未有不爲全國之利害所關者也而在立憲自由之國則國也者君與民共有之在專制之國則國也者惟君主及其私人專有之凡人於非已所有之物必不肯出死力以爭其利害此情之常也故法儒孟德斯鳩有言專制國無愛國者若有之則惟君主一人耳此誠按諸論理而切當者也故在自由國全國人皆自爲戰而在專制國則自爲戰者只有君主及其百數十之私人而其他皆爲他人戰者也記曰寡固不可以敵衆弱固不可以敵強夫以一君主與百數十私人而與彼全國之億兆衆相遇則孰爲衆而孰爲寡孰爲強而孰爲弱耶就使彼君主與百數十私人威躬前敵冒矢石猶且孤立晃晃在軍隊全體中渺若太倉之一粟而況乎其並不能乃悉以己之利害委諸全無關係之路人之手夫豈待交綏而後知勝負所由分也今請先論俄國彼有俄國者爲誰氏乎以全俄人民析分之若波蘭人若芬蘭人則俄之先帝墟其社稷而俘之者也若猶太人則其所虐殺者也凡此皆俄之仇也若亞洲及西伯利亞各人種亦以兵力略其地而奴畜之者也其德意志人種則流寓者也其與俄國應有最切密之關係者當爲其本族之斯拉夫人又皆呻吟於重重壓制之下方日日結秘密黨而與朝廷爲難者也故全國中視俄羅斯爲已所固有之物者惟俄皇耳次則其驕泰橫暴貪黷腐敗怯懦之貴族耳還觀諸日本人人皆曰帝國者吾之帝

國也。政府者。吾之政府也。議會者。吾之議會也。君主王公之稱。其帝國政府議會也。以是語人人之在國家。皆具足圓滿持法律上之「所有權」。故以戰博我之名譽。而非博他人之名譽。以戰購我之幸福。而非購他人之幸福。以戰捍我之患難。而非捍他人之患難。以戰答我之祖宗。而非答他人之祖宗。以戰購我之子孫。而非貽他人之子孫。日本之國情。蓋若是也。

以此。次兩造戰爭之動機。論之。彼俄國何爲而戰乎。則以其侵略之野心而已。且其野心所自發。更非由殖民政略所不得不然而反。以亂機徧伏於內。直借此以洩之於外也。否則爲其貪財利之心所驅也。如部舍富賴沙夫所立朝鮮礦產森林公司。俄皇及諸貴族皆競投資本。是也。否則爲一二私人功名心所驅也。如亞力斯夫之釀成戰禍是也。凡此者。皆發於在上者之私慾。於民何與。於兵何與。兵與民皆不欲戰。而不能戰。以不欲戰者。戰既不知戰之於我有何利益。而營營焉矣。不欲戰者。而驅之使不能不戰。則但知戰之於我有直接之苦痛。而罔問焉矣。若日本不然。爲自衛而戰。蓋深察俄人侵略之大勢。知不出數年。有俄將無日也。爲復仇而戰。自干涉還遼以來。吞聲飲恨。無一日而忘前恥也。此其所以戰之大原因也。而國中之政客論客。復從而張大其詞曰。爲義俠而戰。急隣國之難也。曰爲文明而戰。摧專制之魔也。若此者。其果爲內容之真情與否。所不敢知。然其論固深入於全國之人心矣。故俄之戰也。由俄皇及一二嬖人密勿討議決定之。然後命之於國人。日之戰也。其全國人於演說於報紙鼓譟戰爭要求戰爭者。已將一年。即其不能言。不能文者。亦無日不夢戰爭。憶戰爭。幼攝戰爭。歌舞戰爭。日日責政府以異懦。以遲緩者也。故一聞開戰。全國人無不以手加額。欣喜滿足者。夫爲日本以從事於戰者。寧僅此區區數十號之軍艦。十餘萬之將卒乎。彼其全國之政黨員。無一非戰鬥員也。平日雖盡力以反對政府。今則事事協贊。而爲其後援也。彼其全國之文學家。無一非戰鬥員也。以筆以舌歌頌軍隊之威德。以鼓舞全國奉公敵愾之念。且用種種方法以援贊政府也。彼其全國之貴族。無一非戰鬥員也。競取其千年祖傳之窖金。以充軍用也。彼其全國之實業家。無一非戰鬥員也。當軍事公債之募集。而應募者。且過原額數倍也。彼其在海外之民。無一非戰鬥員也。一聞開戰。棄其職業。遠歸以乞服軍役。而每月捐軍需動數十萬也。彼其全國之勞働家。無一非戰鬥員也。每月勤儉積貯。節衣縮食。以獻於國家。而助兵費也。彼其全國之婦女。無一非戰鬥員也。易夫以從軍。教子以必死。競縫軍衣。以贈軍人。而直接從事看護者。更無論也。彼其全國之兒童。無一非戰鬥員也。並其父母所給果餌之貲。亦貯蓄之。而投諸軍用也。質而言之。

則其直接之戰鬥員雖僅十餘萬人若其間控之戰鬥員則全國四千萬衆皆是也還觀俄國則除軍隊之外無復有從事於戰者矣而軍隊又皆不欲戰而驅之戰者然則俄國之真可稱爲戰鬥員者在內不過彼極少數之貴族在外不過彼極少數之將校充其量不過千人止矣夫以千人而圖四千萬人安所往而不敗也嗚呼日本何以如是而俄國何以如是嗚呼嗚呼可以思矣抑專制與自由之得失又豈徒在戰役而已其與戰役相緣而起之影響更有不可不留意者日本今勝故其國人皆舞蹈歡欣無待言也脫不幸而敗吾知其必舉國切齒怒目臥薪嘗膽各奮其國亡興亡之熱心而莫或肯自外肯自逸也今觀俄國挫衄數次而國中之新聞紙以爲當然者萬口一喙而虛無黨幸災樂禍歌頌日本者且所在皆是也即溫和派不欲明言而亦莫不責政府之失計競倡棄遼東棄西伯利之論也此猶曰託諸空言者若乃據近日西電則俄人之謀暴動者各地蠢蠢而密持暴裂彈以事其君相者且一夕數驚也凡此皆不以國之敗爲戚且以爲樂謂是乃千載一時之機也嗚呼以何因緣而至於此夫政府既爲一己之私慾而驅民于死地則民之怨政府失計也誰曰不宜夫孰使汝不謀及庶人而卸其責于大衆也既已攬責任於一己則有困難誰能與汝分憂有失敗誰能與汝分過也天下之操術之拙未有過此也疇昔以赫赫之威魚肉其民則民之伺其間隔而欲復仇也誰曰不宜蓄怨積怒吞聲飲恨者既已累世易曰我仇有疾不我能即言夫孰不欲攘臂而圖一雪也天下處境之危未有過此也故使此次之戰而更支一年以外而俄人之敗衄一如今日也吾恐其國內之大變大警更有使俄君臣肝食者甚則彼得之鬼從茲餒而而芸芸貴族欲求爲乞食王孫而不可得也嗟夫吾一不解俄之君臣何以不善自謀至于若是以是爲樂耶博之浪推曰伺其旁左右近習皆爲敵國稱孤道寡窮而無告行食不安夢魂俱顛亦何樂之與有以是爲尊榮耶若英國若德國若日本之君主之貴族何嘗不威巍巍萬方崇拜錦衣肉食恣其所好千秋萬歲與天無極又豈專制國之君臣所能望也嗚呼俄之君臣若稍知自爲計者將何擇焉與俄同政體之國其君臣若稍知自爲計者將何擇焉要之世界進化之運及于二十世紀舉全地球中萬無可以復容專制政體存立之餘地立憲自由主義所向無敵遇者死當者壞苟頑然不知變計者有歸于劣敗淘汰之數而已天將假手于日本取全地球最大之專制魔王國而懲創之曰彼強有力者之末運猶且若此而他更何論焉英人亨利那曼氏之論茲役曰俄之敗俄之福也蓋謂其大夢將從此驚醒而面自當以一新也吾亦以爲我國之當道者若能鑒于俄人所以致敗之由則俄之敗其又中國之福也而不然者當今日帝國主義盛行時代凡國于天地間者無論何時皆不能不與各國爲有形

無形之戰。若以公等百數十人而戰他人之全國人。其有幸乎？況更以公等百數十人而戰五六國之全國人。更其有幸乎？我四萬萬人祖宗之血產。我四萬萬人子孫之口食。皆斷送于公等之手。吾儕之不幸。無待言也。而公等以是受責於四萬萬人。以是結怨于四萬萬人。其亦何一日之能安也？吾黨固甚反對激烈暴動主義者也。雖然公等當思此等主義。非國民好之。而公等自造之。諺曰：解鈴還須繫鈴人。今復將解之耶？抑將更結之耶？是亦在公等耳。吾黨苟非反對激烈暴動主義也。則亦如俄國中之幸災樂禍者。流方欣喜之不暇。而豈復爲公等垂涕而道也？要之二十世紀全地球中。既不容有專制政體之存立。則我中國一片大地中。自不容有專制政體之存立。而所以絕此專制之跡者。其途有三：一曰我君我相自絕之。二曰民間起而共絕之。三曰國亡而政體一切無所附也。其出于第一途。則全國之福也。其出于第二途。則國民或有幸。而公等必無幸也。其出于第三途。則民儕變爲沙蟲。公等亦變爲猿鶴耳。吉凶去取之間。宜何擇焉？先哲不云乎：他山之石。可以爲錯。又曰：前車之覆。後車之鑑。俄乎？俄乎？吾其鑑乎？

廣東之將來

（香港商報）

今中國數富省。動曰廣東廣東。頃香港商報有一「廣東之將來」一篇。據其所言。則廣東生計界之前途。其亦慘澹極矣。廣東如此。而猶以富聞。則他省更豈堪問矣。因擇錄之。使謀國者知所省焉。

廣東今以富聞於全國。雖然廣東果富乎？每歲錢糧地丁京餉協餉賠款報效等項。須解出省外者。共一千二百餘萬兩。而本省行政費尚不計也。官吏之垂橐而來。捆載而去者。尚不計也。吾廣東人血汗所產之貨。殖計每歲流出廣東以外者。最少總在二千兩。兩有奇。微論廣東而非富也。即果富焉。而此年年歲歲無窮已之剝削。固已不堪矣。夫以國際通商論之。使甲國歲輸二千萬於乙丙等國。而在乙丙等國。無道以取償。不及十年。其涸可立而待也。然在通商之事。則其現象斷未有若是者。何也？所出之金錢。必將有所易也。惟出焉而無所易。則其勢乃足以自窮。今日之中國。其各省之交涉。隱然若異國也。外省之人輦財以奉中央政府。中央政府無以爲償也。沃省之人分財以濟瘠省。瘠省無以爲償也。何也？以生計學理言之。彼所出之金錢之結局。用之於消費的。而非用之於生產的。也是廣東常處於金幣供給之地位。而他省常處於金幣消費之地位。若是者。其何以能久也？抑廣東之以富得名也。果何自乎？廣東之礦產。在十八省之中。比較的少數。且未有一焉。曾經開採者也。廣東之農產物。則穀食一項。且不能自養。而尚

須仰給於安南暹羅緬甸其絲茶兩項雖稍有之而爲數甚微遠不逮長江流域諸省也其製造品則草蓆爆竹葵扇麻袋粗紙爲大宗（據日本外務省通商局之報告）皆渺小之物而不足齒數者也然則廣東天然之富無一焉足以自豪明矣而近數十年來生計界之現象反若稍優於他省者何也則有二故其一因通商初開香港爲歐亞美澳四洲交通之孔道而西人初至情形未熟各事多不能不假手於我國人因藉轉運媒介之微勞以博什一之利而交趾支那及海峽殖民地一帶華人居彼地民數之多數其地新闢天產饒富而吾粵人實食其利其二則粵人作工餬口於美洲澳洲檀香山菲律賓南非洲及太平洋群島者總數殆將百萬其庸率高於內地數倍今略計之則

(地)	(人 數)	(每人平均歲入)	(每人匯返國者平均約)	(總 數)
美 國	光緒十年 同二十年 同三十年 約三十萬人 約二十萬人 約十萬人	七 百 元	百 元	三千萬元 二千萬元 一千萬元
澳 洲	光緒二十年 光緒三十年 約十二萬人 約五萬人	同	同	千二百萬元 五百萬元
檀香山	現在 約二萬五千人	同	同	二百五十萬元
菲 律 賓	現在(專粵人) 約五萬人	四 百 元	五 十 元	二百五十萬元
中美及南 美	現在 約十萬人	同	同	五百萬元
加 拿 大	現在 約二萬人	六 百 元	八 十 元	一百六十萬元
墨 西 哥	現在 約萬人	七 百 元	百 元	一百萬元
其他諸地	約十萬人	六 百 元	八 十 元	八百萬元

(右表未計南洋英荷屬島及暹越緬諸地)

由是觀之。則吾國勞動者。劬瘁於外。其每歲所積累。以輦歸本國者。總額殆不下三千餘萬。而南洋一帶。尚不在此數。合計殆將四五千萬。而十年以前。且倍之焉。此吾粵所以於國際貿易。雖輸出差負。而不爲病。而每歲雖輦鉅萬。以供給他省。而小民生計。程度猶爲各省冠者。皆此之由。

此過去及現時之情狀爲然也。雖然。機勢所趨。已有江河日下之慨。曩昔香港華商。握南洋羣島及西江流域。閩江流域。商務總額之強半者。今則西人諸事。益習熟。循優勝劣敗之原則。以進行。而我商。日以不競矣。又不徒商家爲然也。即如洋行買辦。一宗亦爲粵人挽回利權之一道。乃今者。英美諸新聞紙。言東方商務者。競倡廢買辦之議。現彼中各大學及實業學校。無不有中國言語文字之一科。及此等人才。養成。則其待於我中國人之事。益少矣。吾恐十年以後。而吾粵人向者藉轉運媒介之微勞。以博什一利者。且並此而絕。至於海外勞動者之所歲入。則自美國倡議禁華工。而往美之路。絕。古巴歸美。後而古巴之路。絕。檀香山歸美。後而檀香山之路。絕。一千九百年。澳洲聯邦成。當局者主持白澳洲之政策。而往澳之路。絕。南非洲入於英殖民。大臣張伯倫主拒華工。而往非之路。絕。菲律賓。實見併放美。而往菲律賓之路。絕。加拿大。自今年增稅一千元。而往加拿大之路。絕。凡吾粵民前此所視爲尾閭。以調劑於萬一者。今皆無復望。所餘者。惟南洋羣島及中美洲。南美洲數處。則皆瘠苦未開之地。其庸率與吾內地不相上下者也。計現在有禁例之地。每歲匯歸總額約三千萬。既禁之後。則有歸無往。每年當遞減十之一。不過十年。使減至盡。夫十年以後。吾粵商人之地位。勢必漸墮落。既已如前。此所預言。而此海外特別輸入之三千餘萬。復歸烏有。全省總殖歲流出於外者。無有已時。而所入遞減於今日。倍蓰不知我父兄子弟何以堪之。

又豈惟他日爲然耳。即在現今。夫既有岌岌不可終日之勢。生計學公例。凡歲殖用以爲母財者。多則日以富。用以爲支費者。多則日以貧。一私人有然。一國家有然。一地方有然。蓋既以所餘斥之以爲母。母轉爲貨。貨復轉母。一社會生利之民。皆利賴之。而不然者。移生利之財。以從其不生利者。蝕者其母。遂並其所生之子而亡之。此乃社會自滅之道。而前賢斯密亞丹輩言之詳矣。今試問吾粵之人。其從事於生利者。幾何。其從事於分利者。幾何。吾粵歲入之總殖。其用之爲母財者。幾何。其擲之於無用之支費者。幾何。姑勿舉他事。即以賭博一端論之。吾粵以賭國聞於天下。略計全粵私人之總歲入。大抵投之於種種賭具者。殆三分之一。而未。有已。昧者不察。或以爲賭而負者。廣東人攘其所負者。亦廣東人。楚弓楚得。其錢幣總流通於廣東之社會。除每歲納餉若干萬外。

未嘗外流是賭雖病私人而未必有傷全體也噫何爲其然何爲其然使廣東而無賭也則他種財源勿論即以海外輸入之三千萬計之斥之以爲母財則今年三千萬之母明年或可得千數百萬之子歲歲而孳殖之則吾粵之富率可以蒸蒸日上今以擲諸于賭賭而負者無論也即攘其所負者亦不過供狎邪宴飲之資投之於不可復之地蓋古未有賭客而以賭之所得爲母財者也夫每歲由藩庫由善後局由鹽局由釐局由海關以解出於本省之外者爲數既千二百餘萬兩凡此者既皆其不復之財矣而復有賭之一大魔王以蝕之而此外豪奢之浪費者尙不與焉若是乎吾粵人之總歲殖其得爲母財者殆不及十之一若之何民不窮且匱也夫吾粵以多盜甲天下豈吾民生而盜者亦豈其以盜爲樂者毋亦生計界之現狀迫之使不得不然也母財銷亡則興業日寡興業寡則勞力者無所得庸凍餒且隨其後不盜將安適也吾觀於廣東社會之狀態而不禁寒心矣

生計家之公言又曰察一國財富之消長莫若觀勞力者所受之庸（即工錢）庸優者進庸劣者不前論者或據此例謂吾廣東數年來之庸率增加於前者殆將一倍此即吾生計界進步之徵吾子之言得無過乎應之曰此又別有其原因結果者有未可以一概論也夫謂庸率優則國富必增者謂必興業者多然後庸率優必母財裕而後興業衆也斯固然也然今者廣東興業雖漸衆而興業之母財大半非自我而出自人即如粵漢鐵路之工程及香港之散工等是其證也外人紛紛興辦各種實業於我內地求傭者之數驟增而道路不通內地之傭未能遽出以劑其供率於是庸率驟漲焉雖然母財既出自人則其贏利自必亦入於人手我所得者僅小部分之庸而其大部分之贏則捆載以溢出於海外矣吾人欲求贏而不得則中產耗虧民生日敝向之挾小資本以求贏者今後則無可復望勢將自降以乞爲傭於人何也吾以渺小之母財且不嫻於懋遷之學理勢固不得與外資之強有力者競也故凡社會不自進步而驟然遇有外人之資本入而經營之者則其初時得外費之流通灌潤其土民之生計程度必驟增活氣雖然此不過曇花一現之幻象不移時而苦痛隨其後矣昔印度及其餘野蠻人所居之地當歐美人初入時皆嘗經過此現象者也然則傭率之優進不足爲吾粵人喜者其一也又傭率之加復有一因則近年銀價之下落是也凡不解學理之人動言某年某年物價騰貴就生計學者論之則非物價之騰而易中之物之價之落而已吾粵所用以爲易中者何物則銀是也疇昔銀之價值常往來於二十餘換至三十換之間近年以來乃落至四十換以外此其對於金價之下落也以生計學者所考據近世紀以來金價之對於物價既已著著下落而銀價之對於金價下落又倍蓰焉此所以物價之騰踊使父老聞而擡舌也物價騰則庸率不能不隨之而騰蓋生計學公例凡受傭於人者其庸率之最低點必使所得者有餘於二人之自養（即可以養兩人也）

然後其事乃可長吾粵普通之庸率優於曩時皆坐是而已然以此爲生計程度進步之徵焉不得也儲者之所求非在銀而在其銀所易得之貨吾向者日受庸二毫而可以易粟一斗今者日受庸三毫而尚不能易粟一斗然則雖多此一毫而我未嘗絲毫食其利也然則庸率之優進不足爲吾粵人喜者又其一也嗟夫即果以堆因觀吾粵多盜之一特色而知其造之者必有自來矣即因以推果觀吾粵多賭之一特色而知其演之者未有所終極矣今已如此而況於十年以後之總歲殖有遞減而無指償者耶案原論尙未續完想此後更有痛切之論及匡救之策今先節錄其大略如此

紹介新書

（本國之部）

物理易解

義烏陳梈輯著

教科書譯輯社刊

定價大洋一元

著者爲東京清華學校義務講師。此書即其講義也。中國理化學教科書向無善本。前此出版者率皆經教士之手。一人人口譯。一人筆述。述者既未究此學。故常有句語模糊設詞兩可之病。著者久在日本大學研究夙有心得。又此書於講座自經實驗。務求適合於中國人現在程度。誠教科中之珍本也。凡爲總論一爲卷八。第一卷論力學。第二第三卷論流體靜力學。第四卷論音學。第五卷論光學。第六卷論磁氣學。第七第八卷論電氣學。其字句之明晰。圖畫之精良。又餘事也。

達爾文天擇論

達爾文物競論

桂林馬君武譯

斯賓塞女權論

此三小篇由達爾文之物種由來斯賓塞之社會平權論原書中擇譯其一章也。達氏斯氏之進化學說。爲十九世紀學界生一革命。泰西五尺童子皆能道之。在中國則惟嚴氏天演論始述其緒言。近日報紙中二哲之名。雖膾炙人口。而原書久未出現於東大陸。實我學界之大缺點也。譯者奮然從事於此。雖未能盡全豹。亦足以破譯界之寥寂矣。此書以英文東文參酌譯出。其中術語名

詞。多沿東譯舊本。與嚴氏之作稍異。撰然譯筆達雅。視坊間草率牟利者有霄壤之別。吾人深爲我學界歡迎此類書也。

金陵賣書記

公奴 著

此書乃最有趣味之作。讀者殊可以見內地學界之情狀。以此眼識。可以調查國情矣。其措詞諛而不虐。可以規盡新學界舊學界之人。其文筆優長。富於文學風味。尤近日出版界不多見者也。

釋迦牟尼傳

雄飛太郎著

新中國圖書社刊

定價三角

此書譯日本高山林次郎所著原本。而間自加案語。其實高山氏原著。不過節抄「佛本行集經」四五分之一耳。未嘗別自有所發明。鄙人以爲若以中國人而著此等之釋迦傳。正不必取材於東譯。何也。彼方譯我。我又譯彼。徒展轉而失其真也。此書卷末譯者案語云。『吾悲中國學佛者之愚。所傳釋迦行狀又多誤謬不經。』是未知高山氏所據之藍本也。高山氏本非佛學名家。所言未能得佛教之真相。且於大乘理想。毫無所及焉。蓋所據爲本行集經。乃小乘法。無怪其然也。雖然。以吾國人宗教思想之薄弱。世界大哲人之言論行事。曾無一焉入於學者之腦。今忽有此等書之出現。不得不謂爲進步之一證也。椎輪大輅。固深願與吾黨共歡迎之。

又著者自隱其名。署曰雄飛太郎。文家之隱名。固無所不可。但隱之而託於與日本人相影響之名。竊以爲無謂。我泱泱大國。豈屑崇拜島民模擬島民耶。此誠小節。非足爲病。然近見內地學子爲此等名號者多多。鄙人見一次則憤憤一次。試質諸著者以爲何如。

政法學報（原名譯書彙編）

東京譯書彙編社刊

月出一冊

全年二元五角

此報即譯書彙編所改名者也。譯書彙編。久爲學界所推賞。然類近叢書。頗非報體。去年第九期而後。體例大加改良。今乃更易爲是名。其中門類。首爲社說。次爲論說。次爲學說。中復分爲政治、法律、經濟、歷史、哲理五種。次爲訪問。次爲講演。次爲雜纂。中分警醒錄、他山集諸種。次爲附錄。詳東西留學界中之事。月出一冊。每冊一百二十葉。主持其事者。皆久留學於日本。專研政治諸學。學問具有根柢。出其所得。以貢獻於國民。專主實學。不事空談。且其議論皆平正通達。不爲偏奇詭激之言。於我國之學界政界。皆有絕

大裨益。是誠報界中之錚錚者也。第一冊經已出版。深願與吾黨共歡迎之。

日本國會紀原

東京譯書彙編社刊

定價五角五分

是書爲日本細川廣世遺稿。日本號稱和平立憲。然自五事誓衆以來。自由主義。日漸發達。其國中志士。日爲請立民選議會之建。白呼號奔走。日聒於耳。風潮所激。其勢日急。政府知民心之不能久遏。乃於明治十四年十一月。宣布勅諭。定二十三年爲開設國會之期。而政黨亦漸萌芽。遂以成今日之國會政治。此書著於議會未成之先。述政治變遷之大勢。臣民要求之情形。至詳且備。譯者以其可爲我國前車之鑒。譯以餉我國人。我同胞有希望憲政者乎。誠宜亟覽此書以爲借鑑也。

日本行政法綱領

仁和董鴻緯編譯

譯書彙編社刊

定價四角

此書共分五編。一內務行政。二軍務行政。三財務行政。四外務行政。五司法行政。是非獨日本爲然。歐美諸文明國之行政法。大約不外是矣。我國行政機關。缺然絕不完備。而或者又傷於複雜。非大加改革。則雖有良法美制。亦終隔閡而不能行。譯者譯輯是編。賅簡精審。固將以爲行政改革之良藥。我國政治家所必當一讀者也。

世界近世史

新會梁啓勳譯

上海廣智書局刊

定價九角

此爲東京專門學校講義。松平康國所著。起於十五世紀。迄於十八世紀。歐洲自黑闇時代之中古。至近世而大放光明。其中古學復興。宗教改革。諸事皆孕產十九世紀之文化者也。是編擇精語詳。誠可謂東國史籍中第一善本。譯者覃精譯述。文詞斐然。而飲冰子復爲之校訂。加以案語百有餘條。引伸發揮。足資國民之鑑戒。學者欲求史學之常識。是書誠爲佳本矣。

普通經濟學教科書

王宰善編著

上海開明書店發行

定價六角

中國財政書無善本。侯官嚴氏譯亞丹斯密之原富。其書洵精美矣。然義博理奧。初學未易領悟。本書條理簡明。類別詳備。以供各學堂普通經濟學教科書。洵可謂一時之善本也。

國際私法

李廣平譯

有國家與國家直接之交際。有個人間接與他國家之交際。前者歸于國際公法。後者歸于國際私法。中國以未明國際私法之故。不能收回治外法權。而本國個人之交涉。又嘗受屈辱于外人。本書指示詳悉。條理簡明。凡國家與個人欲與外人交接者。皆不可不一覽也。

新廣諧譯初編

周樹奎譯

上海清華書局刊

定價三角

感人之深。莊言不如諧語。泰西小說。一年出版之數。殆非我國人意想所及。我國新學萌芽。而于小說界全未發達。近時始有小說報。而周君撮譯泰西諧語輯為此書。其均有裨于小說之風氣歟。茶前酒後。試取而讀之。誠足以醒人之腦氣也。

支那四千年開化史

支那少年編譯

上海支那繙譯會社刊

定價八角

溯世界文明古國。吾國居一焉。開化之早。較之印度埃及希臘等國。未遑多讓也。徒以羣治不進。有其先者而無其繼。遂使數千年來史界現象。黑暗昏黯。一若逆乎公理。不進化而退化焉。本書據日本市村瀧川兩氏所著之支那史。去其廿四姓家乘之事實。而刺取其關於文明之進步者。編譯而成。上自太古。下迄今茲。凡分九章。第一章曰地理。第二章曰人種。第三章曰太古之開化。第四章曰三代之開化。第五章曰秦漢三國之開化。第六章曰兩晉南北朝之開化。第七章曰隋唐五代之開化。第八章曰宋元之開化。第九章曰明清之開化。每章復分爲制度學術宗教技藝產業風俗等類。類別明晰。條理井然。吾國今日無佳史。得此亦庶足供瀏覽。若用以爲教科書。亦一善本也。

人羣進化論

順德麥仲華譯

上海廣智書局本

定價五角

是書爲日本法學博士有賀長雄所著。中分人羣發生、人羣發達、國家盛衰、三篇上。二篇原本英國碩學斯賓塞之說。後一篇則著者之意見。採大家之哲理而折衷之。於優勝劣敗之理。與夫群治進發之故。反覆推闡。淵淵入微。而挈領提綱。條分縷析。使繁隨深。

奧之學理。燦若列眉。言約理博。可稱善本。譯者久學東邦。素優文學。故譯文雅潔透達。援證歷史。尤爲深切著明。欲治羣學者。誠不可不一讀是書也。

政治汎論前編

順德麥鼎華譯

上海廣智書局本

定價一元

原著者爲美國普連士頓大學政治學教授文學博士域魯威爾遜。美國新派學者中之泰斗也。積數年之研究。以著此書。自古代之希臘羅馬。以至近世歐美諸大國。其政治制度。無不條分國別。詳爲論述。於諸國之憲法。行政法。地方制度。靡不遠窮其發生之源。近徵其現行之制。而於其變遷沿革之間。尤爲精審詳盡。務詳其政制變革之蹟。以著其國家盛衰之故。本精確之學識。輔以詳密之考證。故讀是書者。非但可以知政治學之原理。且可以比較各國制度之得失。洵稱傑構。譯文尤正確雅暢。前編已出版。敢以紹介於我國民。

世界通史上卷

特社譯

上海通社刊

定價一元二角

是書爲德國布列氏原著。上始太古。下迄近代。於人種國勢。一覽瞭然。最爲讀史簡便之書。原書英譯和譯皆重數版。其聲價可知。譯者更照德文原本參訂增刪。於名詞下悉載英譯本文。尤便檢攷。至遇事之可資參攷者。分列小注。而篇末各加按語。尤能抉擿精義。洵史學界所當歡迎之書也。上卷已出。下卷續出。

生理學粹甲編

奉化孫海環編輯

上海通社刊

定價特並製一元六角

是書搜輯各種生理學書而成。備載人身之構造。生理之學說。及衛生等事。簡當賅備。插圖百二十餘幅。能醒閱者之目。度量衡照中國所通用者列表。尤爲合用。於書中固有名詞。概注英語。並足以資專門學者之參攷。洵言生理學之善本焉。

世界萬事最新調查表

歐美調查會輯

有正書局印行

每部定價八角

十九世紀萬國統計比較表

兩書皆爲歐美調查會所輯。世界萬事表。乃將現在各國之各種事物。悉編成表。于世界之現狀。及一切之政治實業等。莫不一目

了然。最佳者卷首一表。乃將各種地名。用西文東文及漢文兩種並列。最爲適用。書中證明此表係經嚴先生又陵手定。自必精當。以後譯者。能悉照此表地名。以爲定準。庶不至使人多費腦力也。▲又十九世紀比較表。乃將前世紀百年內各國之一切政治商務實業人口等事。逐一比較。其增減變遷之數。極爲清晰。居今世紀。不可不知前世紀之事迹。且又必須以前世紀之實迹。方可以考鏡推測後世紀之變遷。二書皆有裨益于學子者也。

新學書目提要

南昌沈兆禕著

上海通雅書局刊

法制類 歷史類 輿地類 各一冊定價 四角 貳角五分

自頃風氣稍開。譯書盛行。然球琳礚礚。良楛糅襍。讀者未能別白。購者尤難抉擇。嘗有投擲金錢。購無用之書。從而生厭棄之心者。於我國學界。其生阻力甚大。沈君兆禕。於近譯諸書。分門抉擇。著爲提要。先成法制歷史輿地三冊。學者翻閱此編。雖未及瀏覽原書。已能窺見一斑。按次購求。既有塗轍之可尋。而無恥坊賈僞濫射利之書。或亦少爲其所淆惑焉。於讀書購書。兩有裨益。亦求學者之一助也。

國文教授進階

上海王建善著

上海作新社刊

人之智識與其年齡有相關之理。故教育之淺深。不可不因此以爲差。中國教授童蒙。當其授學之始。即投以大學中庸艱深之書。而於世間之常識。一無授受。無惑乎讀書數年。於智識毫無進步。或且握筆不能成一字。誠中國教育之陷於悲境中也。王君建善。深憫國中教育之無法。苦心經驗。著爲此書。執此以教兒童。既能開發其心思。又能使其執筆易於成文。謂爲適用之教授書。誠無愧焉。

政治汎論（一名政治沿革實用學）

美國威爾遜原著

順德麥鼎華重譯

上海廣智書局印行

定價

前編一元 後編一元

國民建國之元氣。莫急於政治思想。故政治學之要。盡人而知之矣。雖然。讀政治學書有數難。夫學理每借事實。然後能發明者也。然尋常政治學之書。無臚列事實之餘地。惟東鱗西爪。時時徵引。讀者於泰西歷史。既不熟。則莫知其所徵引者爲何如。往往掩卷。

而嘆否則動生妄解其難一也專門大家之政治學書類多深奧之理論獨闢之新見然淺近者輒吐棄不復道故往往於政治上甚切要之條件而亦略之因其爲布帛菽粟之言讀彼書者所已知也此等書爲深造此學者之研究固爲至寶然在吾國政治思想極幼稚之時則不適於用其難二也若夫普通淺近之書則於盡人應知之諸條件或搜羅無遺然所言太簡略或使讀者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其難三也又著述家往往偏執已所信之一主義而排斥其他主義讀者苟非有判斷力或走於一偏而反闇於真理其難四也有此四難故欲求一書適與吾中國今日學者之程度相應使其讀一過而於政治上之大理了然無復凝滯者誠憂憂其難哉若此者惟威爾遜之政治汎論可以當之矣此書當十年前上海時務報館已譯成過半後以事中輟而其譯稿亦復散佚更閱七八年尙未得輸入我祖國實遺憾之極也而至今日本出版之政治書汗牛充棟究無能出其右者（就適用於中國學界論）近兩年來譯事盛行而以本書篇帙之太浩繁也莫肯從事蒙滋憾焉今見此書之出版不禁爲我學界前途酌猶相慶也原書凡十六篇一千二百八十七章今並紹介其篇目如下

第一篇 政治之起原

第二篇 政治之發達

第三篇 希臘羅馬之政治

一希臘政治

（甲）雅典

（乙）斯巴達

（丙）大希臘

二羅馬政治

第四篇 羅馬之屬地及羅馬法

第五篇 中古條頓民族之制度及政治

第六篇 法蘭西之政治

（附）法國地方政治

法國司法制度

第七篇 德意志之政治

(甲)總論

(乙)德意志帝國之政治

(丙)普魯士之政治

第八篇 瑞士之政治

(甲)總論

(乙)郡之政治

(丙)聯邦之政治

第九篇 雙立君主國

(甲)奧大利：匈牙利

(乙)瑞典：挪威

第十篇 英國之政治

(甲)中央政治

(乙)地方政治

(丙)英國殖民地政治

第十一篇 美國之政治

(甲)總論

(乙)聯邦諸州之性質機關及職掌

(丙)地方政治

(丁)聯邦政治

第十二篇 憲法上及行政上之發達

第十三篇 政府之性質及形式

第十四篇 法律之性質及其發達

第十五篇 政府之職掌

第十六篇 政府之目的

觀此則全書之內容可以概見矣。竊嘗論之。學政治者莫急於讀歷史。然今日西人所著之世界史其適於吾東方人之用者已不多觀何也。歷史之通例必以戰爭居其一大部分。今以我國人而讀萬里以外千年以前之相斫書有何意味。讀時則掩卷欲臥。讀畢時則掩卷茫然耳。然則吾儕之讀泰西史亦惟觀彼族所以組織國家之法及其發達之次序而求其原因結果云爾。然於歷史書中求其合此格者則鳳毛麟角矣。（日本歷史書中無一部合格者）此非史家之陋。毋亦史裁不許爾耶。吾初讀東籍時即好威氏之政治汎論。不徒賴之以得政治上之智識亦賴之以得歷史上之智識也。若以政治論則又非原本本洞悉其變遷之跡及其所由來則於彼國之美終不可得見而理想亦必多謬誤。此書之所長在舉全球數千年來凡最富於政治能力之諸民族臚列其進化之事實而隨處加以論斷。其第一第二篇及第十二至第十六篇則舉近世有力之學說網羅具備以公平之眼評判之。學者讀其全書亦自能獨出判斷力而不必為水母之目蝦也。故吾以為學者若有餘力能多讀歷史類政治類之書以資博考上也。若不能則讀此一書而此二者之普通智識可以具得為宜其在歐美重版百次而日本之譯本今亦十六版也。原書一千二百餘葉都凡六七十萬言計中國現時譯出之書當以此為最巨帙矣。原書名 The State Elements of Historical and Practical Politics 日本高田早苗譯。早稻田大學出版。改為今名實不能照合原意也。

羣學肄言

英國斯賓塞著 侯官嚴復譯

上海文明編譯局出版

原名為 Study of Sociology 以東學界通用語譯之。則社會學研究法也。嚴氏定為今名。書刊於一千八百七十三年。（日本未有譯本）蓋斯氏將著「社會學原理」而先為此書以導學者也。嚴譯分為十六篇。砭愚第一。倡學第二。喻術第三。知難第四。物蔽第五。智絃第六。情督第七。學該第八。國拘第九。流格第十。政惑第十一。教辟第十二。繕性第十三。憲生第十四。述神第十五。成章第

十六。斯賓塞書入中國。此爲嚆矢。斯氏之學。與嚴氏之文。學界稍有知識者。靡不欽仰。固無容復贅一辭。但嚴氏譯此書之意。亦固有在其自序云。『乃竊念近者吾國以世變之殷。凡吾民前者所造。因皆將於此食其報。而淺謫剽疾之士。不悟其所從來如是之大。且久也。輒攘臂疾走。謂以旦暮之更張。將可以起衰而以與勝我抗也。不能得。又搪擻號呼。欲率一世之人。與盲進以爲破壞之事。顧破壞宜矣。而所建設者。又未必其果有合也。則何如稍審重而先咨於學之爲愈乎。』其言之所以箴吾黨者至矣。雖或不盡適於今日之事勢。而苟以愛國自勗者。亦烏可不三復也。書中物蔽篇云。『大抵常人心立一說。自以爲得理之真。則常致其愛護之私。雖大反事實而不悟。』又曰。『且穀亂事實。而黑白相貿者。尤莫重於人心。自爲之私。觀其所爭。大抵在名實耳。』此其言誠切中人人通病。論學論事之有裨誤罔不由此。故亦必先除此二蔽。然後可以讀此書。即讀此書亦當察其於此二蔽尙有存焉者否也。

政治
小說 雪中梅

江西熊 垓暢九譯

發行所

江西尊業書館

欲思想普及于全國之人。莫如小說。而思想之不可不普及于全國之人者。以政治爲最。中國嚮有之小說。能鼓動人政治之思想者。蓋少。是誠月露風雲。不免輕薄之譏也。爾日本末廣鐵腸著雪中梅小說。敘述明治初年變法時代。幾多英雄女兒盡力國事。卒至開設議會。成就維新之業。江西熊君暢九譯爲華文。流麗明暢。情事如繪。抑熊君之意。非獨欲人知日本之事而已也。欲借以爲中國社會間添政治之思想力耳。讀者其尤毋負此意也可。

（日本之部）

釋迦牟尼傳

文學博士井上哲次郎著

文朗堂印行

定價八十錢

井上博士者。現任東京文科大學長。日本第一流之哲學家也。專研究東洋哲學。近著印度哲學史。擬殫十年之功。以成一傑構。此編實彼史中之一部分也。爾來歐美諸國研究印度學者日盛一日。若麥士苗拉。若阿丁比希。若康爾基謙。若的活諸碩學。其尤著者也。井上氏此書。多以彼等所著書爲參考。而以自研究所得者佐之。全書凡分十二章。又附錄三章。其最有興味者。則其序論及第一章「於歷史上釋迦之位置」附錄第二章「原始佛教史料考」也。凡述教祖之傳記。不可無本教以外之學識。蓋本教教

徒。崇拜其教主之極。往往不免陷於迷信。故爲神奇荒誕之說故也。井上氏固好佛教。然其所得力者。仍在哲理。而不在宗門。故議論特見公平。書中之特色。在引出耶穌教出於佛教之根據多條。又處處以較佛耶兩教之優劣。其論鋒往往若與景教徒挑戰者。然本年正月一日所出之獨立評論。著一文以大攻擊之。誠非無因也。學者兩讀之。於宗教上之見識。必多所增長。其書之缺點。在專記行狀。加以評論。而於學理反付之闕如。吾以爲著宗教家哲學家之傳。必當以學理爲主。行狀爲輔。不能與彼尋常事業家之傳記同科也。雖然此書已浩瀚數萬言。實爲現在東方諸國釋迦傳之最善本。吾敢斷言矣。

獨立自營大國民

法國孟蘭著 慶應義塾譯

金港堂印行

定價八十五錢

此書乃法人所著。以自警醒其國民者也。全書以法人與英人相比較。而一棒一喝。以舍己從人爲宗旨。凡分三編。第一編爲「學校中之法人與學校中之英人」。第二編爲「法人與英人之私生涯」。第三編爲「法人與英人之公生涯」。大意言英人種所以能雄飛于今日。駸駸然爲全世界之主人翁者。以其人民有獨立自營之風氣。不依賴父母。不依賴政府也。而法國則全反是。又旁論及德國。以爲德人視政府爲全知全能。百事皆倚賴之。個人之獨立心。因以銷磨。國家之基礎。因以薄弱。全書所論。若徵諸實事。鑑諸成敗。誠救時之文也。故在本國出版。不過數年。已重至二十餘版。日本人以其所言足爲他山之石也。因取而譯之云。（此書上海廣智書局已譯成不日出版）

紀事

本國之部

壬寅大事記

○正月初七日。兩宮回京。▲初十日。英國商約大臣在上海開議改訂商約。▲十三日。意國要素三門灣。未遽允。▲十六日。頒民教一體之諭。而教民跋扈之弊漸起。▲廿八日。八國公使謁見兩宮。待以優禮。

○二月初一日。太后召見各國公使夫人。躬陪筵宴。世皆稱太后外交術之巧。▲初二日。上海銀行支出第一次賠款。▲初三日。頒滿漢通婚及禁止纏足之懿旨。▲十一日。將軍宋慶弑于通州營次。▲二十三日。英德兩國教士謁見皇上。異數也。

○三月初一日。有廣西匪亂勢頗猖獗之報。▲十六日。熱河土匪暴發。詔提督馬玉崑討之。▲二十三日。俄法同盟事成。各官吏聞之。亦不甚驚駭。▲又是月河南泌陽教案起。南陽土匪亦破壞教堂。其原因以徵收過苛所致。▲駐日本公使蔡鈞有阻止留學生之密奏。

○四月初五日。許日本以福建全省樟腦專賣之權。▲初八日。滿洲條約畫押。▲初九日。下調和民教之諭。▲十四日。兩宮啓鑾親謁東陵。

○五月初五日。直隸鉅鹿縣拳匪暴發。虐殺教士。及徵收賠款之官吏。▲十五日。法國買澳門「基達」岬之一部。

○六月十四日。兵部尚書裕德視察蒙古歸京。奏聞俄國經營蒙古。出人意外之事。▲十六日。日本條約改訂委員開議於上海。▲二十八日。四川拳匪起事。焚教堂。殺教民。▲三十日。有因賠償金增課新說不可過苛之諭。▲又是月各國公使會議支給賠款用銀幣未允。

○七月初一日。俄皇批准滿洲條約。▲初四日。廣西匪亂益甚。因簡王之春補授桂撫。▲初八日。俄國大公喀爾入京。給西藏不割讓他國之密約。▲二十七日。雲南全省採鑛利權。許與英法兩國商人。▲又是月中英兩國商約大臣至南京。武昌與劉張二督會議裁撤厘金之事。

○八月初一日。裁設厘金。▲初五日。罷四川總督奎俊。調岑春暄調授。▲初六日。駐日本公使蔡鈞與留學生大起衝突。▲十五日。

各國撤天津都統衙門直隸總督袁世凱移駐天津。▲三十日。改訂稅率稅則之條約畫押。上諭加稅免厘。▲又是月湖南辰州暴民蜂起。殺害英國教士二人。

◎九月初五日。中英通商條約畫押。▲二十四日。慶賀英皇加冕。專使振貝子由日本首途歸國。▲二十五日。俄國戶部大臣威迭由俄都來視察滿洲。▲二十七日。俄國交還關外鐵道。▲二十九日。英國交還關內鐵道。▲又是月詔汪大燮爲日本留學生監督。

◎十月初三日。太后宴各國公使夫人于頤和園。▲初六日。兩江總督劉坤一薨。▲初七日。俄國駐滿洲第一期撤退界內之兵退至第二期兵界內。▲初八日。命湖廣總督張之洞署理兩江總督。▲十一日。前兩廣總督陶模薨。▲十七日。正定太原間之鐵道。許中俄銀行開辦。爲蘆漢鐵路之支線。日本政府代籌滿洲開放利益之第四條。咨照我政府。▲二十一日。英國軍艦廣集上海。中有四艘駛往漢口。蓋因辰州教案。藉以示威也。

◎十一月初二日。政府納英公使之要求。殺地方武官數員。並賠英金八萬磅。辰州教案乃結。▲初七日。比法兩國購買漢口鐵路股份。其額頗巨。▲二十日。中英兩國因懸掛開平礦局旗號。起衅爭擾。▲二十一日。中俄條約成。許俄人得採掘吉林省金礦。▲二十二日。日本撤退上海駐兵。同時各國均欲撤退。因德國不許。未果。

◎十二月初一日。諭新進士著入京師大學肄業。畢業後始許出仕。▲初五日。命滇督魏光燾調補兩江總督。▲十二日。諭電報局改歸官辦。▲十五日。直督袁世凱歸京。面劾張之洞借入外債過鉅。及盛宣懷獨攬招商電報等大權。▲十六日。計畫敷設北京山西間之鐵道。派員踏查線路。▲廿日。榮祿女公子于歸醇王。太后所命也。重立太子之風說。自是又興。

近事紀要

◎奏參特科。自政務處催保特科。陸續荐者已有四百人。御史周樹模以保荐太濫。奏請先在吏部考一次。嚴爲淘汰。政府以既名特科。先在吏部考選。體制太褻。不允其奏。周又言所保中有上海某小報生筆。品行敗壞。聞已撤退此名。

◎辦預備科。京師大學堂先辦速成師範科。其豫備科尙未開辦。今擬于三四月後開辦。將來教授外國學。皆用外國語言文學。故必以先通語言文字者始能入選。已咨各省督撫調外省學堂之辦有成效者挑選。又咨駐日本留學生監督。請其傳知公私費學生。有願回華入大學堂者。請其咨遣。

○又用膳錄 壬寅舉行庚子鄉試。卷不易書。於是考官辨認字蹟取中。又有專重小楷者。禮部議復用膳錄。以杜弊端。聞已定議。

○奏增管學 某御史近上封奏。謂國朝官制滿漢並用。立法最善。近來朝廷振興學校。特派管學大臣。但以漢人爲之。似于定制未合。擬請增派滿洲管學大臣一員。學堂中一切辦事人員。一律改爲實缺。滿漢並用以符定制而育人材云云。茲聞經已派出刑部尚書榮慶矣。

○禦俄妙策 御史攀桂上奏言。現在能爲中國患者莫如俄國。俄國欲圖中國。勢必侵略東三省。防俄之法。惟有于東三省邊界掘地爲長坑。無事之日。坑面滿鋪木板。封以浮土。無令俄人聞知。一旦有事。與俄人開戰。我兵先爲僞遁。急將坑面木板撤去。待俄兵追至。墮入深坑。我兵發鎗擊之。其敗必矣。但發鎗時。當據其人。毋傷其馬。俄國戰馬最健而善走。獲之大可備軍營之用。又云。俄國軍營之所恃。純在槍礮。不可無抵禦之具。宜爲鑄抬槍。槍頭綴以大鐵板。二人肩之以行。彼軍鎗礮發時。則人隱之于鐵板之後。不至受傷。待彼鎗礮既放後。乃急發鎗擊之。必能取勝。又云。庚子以來。財政支絀。但國家雖甚貧困。而紳商士庶家財百萬者。尙屬不少。何不聽其捐銀至百萬兩者。賞給舉人。以示鼓勵。如此辦法。不難立集鉅款。又云。東三省宜特設經略大臣。籌辦軍事。以備不虞。意頗自尋。習上奉旨留中。京僚中聞其事而笑之者半。譽之者亦半。

○太后用費 太后向來每月月費三十二萬兩。今年再上徽號。當加四萬兩。一年應得四百三十二萬兩。閏月加三十六萬兩。計共四百六十八萬兩。除每月宮中應用之外。若賞戲子。若賞兵丁。一切用項。均由此月費項下頒發。

○電報分辦 北京電報局以及大東大北兩公司。已于去腊各自分設辦事房。凡由北京至沿海及內地各省電報。皆由中國電報局發行。其由北京以南至外國之電報。皆由大東公司發行。由北京以北至外國之電報。皆由大北公司發行。由北京至恰克圖之二線。一歸中國電報局專管。由北京起至恰克圖止之中國官商電報。歸大北公司專管。此後北京至外國之電報。中國電報局不得與聞其事矣。

○督辦電務 電局歸官籌還商股事宜。交袁世凱張之洞妥辦。現派出袁世凱爲督辦大臣。直藩吳重熹開缺。以侍郎候補。駐滬會辦。

○奏請歸政 侍御蔣某近曾聯名奏請歸政。摺中略謂。必當于明年萬壽節前。佈告撤簾還政之事于天下。以全皇帝純孝。並表

皇太后仁慈云云。又聞某軍機亦將此事密奏。惟未知慈意如何。

○詰問桂撫 廣西巡撫王之春電奏西亂情形。言方籌辦某處軍務。突聞某處亂起。不得不先其所及。乃移軍于某處云云。政府謂桂撫陛辭時。上諭以統籌全局辦理。今乃爲此剜肉醫瘡之舉。深負委任。嚴旨詰責。

○致祭石坊 拳匪戕害德國公使克林德。和後爲建大石坊于總捕胡同口。以爲紀念。刻石坊之字。用款三十萬兩。石工木工在外。十二月告竣。派醇王前往致祭。醇王曾赴德國謝罪。今又以命之。真一線相承也。

○國學改章 國子監南學肄業生。向額六十名。三年奏留。再三年學業大成者。奏請召試授職。但十餘年來。自阮元傳何聯恩二人外。他無聞焉。現經兼管監事協辦大學士徐請參酌大學堂辦法。更定章程四十九條。擬先取四十名。作爲備齋。三年卒業。考驗及格。升入正齋。再三年卒業。考驗及格。帶領引見。請旨錄用。如備齋學生願赴大學堂肄業者。由監咨送。內班肄業生每月仍給膏火銀一兩。津貼七兩。外班肄業生每月給膏火銀四錢。每月大小課季考大考。皆優給獎賞。添設提調二員。輪流到學。考查功課。長年經費。仍由恩賞之八千四百兩內開支。俟三年後。添設正齋。再酌量奏請恩施云。

○復申前議 政府于賠款改照金磅納交一事。數四會議。絕無妙策。前英國提議十年之內。按照金磅交納。餘年許悉照銀幣交納。政府當時未經應允。刻復申請駐京各國公使。亟願照此辦理。第未悉各公使尙有異議否耳。

○紀海關稅 政府于賠款改用金幣海關稅。亦須改用金幣徵收之事。迭與駐京各國公使會議。均被拒駁。不允。政府理屈辭窮。無可奈何。刻聞已應允各國海稅關仍照銀幣徵收。

○請易晉撫 政府前嘗有上諭。以湘撫俞廉三調補山西巡撫。以繼丁振鐸之任。英法意三國駐京公使。當即聯銜照會外務部。力請簡派他員。蓋以晉省傳教之事最盛。俞廉三頑固性成。調任晉省。恐教案之起。正未艾有也。又聞三公使議定。如必令俞廉三到晉。則須政府擔保路礦及教會人民之賠款。夫丁振鐸前者亦因某使反對。旋即得以陞授雲貴總督。今俞廉三想亦或能因此日進官階。未可知也。

○力主聯俄 榮祿李蓮英與華俄銀行總辦璞科第往來嚴密。素以聯俄爲一定之宗旨。政府諸人無不仰承意旨。近日某大軍機尤篤信此說。每與人言及時事。輒言俄人之種種可恃。

○商調桂撫 廣西亂事未平。王之春又屢被御史糾參。日前太后遂有簡員與王之春互調之意。鹿傳霖請于端方錫良二人中。

擇調一人。榮祿以爲不然。此議尙未能定。

○博覽赴會 赴日本閱博覽會專使。派出振貝子。赴美國博覽會專使。派出倫貝子。聞大學堂派出上海譯書局總辦沈兆祉。政務處外務部均擬派人。旋以經費無着。又欲罷議。

○侍御辭差 蔣待御式愷以奏阻頤和園事。太后深惡之。蔣固現充大學堂提調者也。一日太后偶問近臣蔣某尙在大學堂當差耶。蔣于是向管學告退。聞尙未允之。

○閩督被參 御史李灼華奏參閩浙總督許應騷貪劣多欸。并司道以下數人。武官鍾某有 旨交張之洞查辦。惟許督公子號稚實者現在政務處。且爲榮祿募府。必不致搖動云。

○試行印花 直隸奏辦印花稅。已准行。向日本訂造印花票一萬二千萬張。分兩期交納。定于二月先交一千六百張。爲第一期。四月內全交。由籌款局爲總辦。各城鎮舖戶躉售云。

○起廢無望 湖北吳兆泰于癸巳年奏阻頤和園忤旨革職。回籍掌教書院有年。庚子年湖北學政王同愈奏保開復原銜。其時王所奏保。梁鼎芬亦復原銜。後梁送部引見。得知府而吳尙如故。張之洞乃與端方會銜奏請。送部引見。仍恐不穩。則引出胡林翼曾保之萬斛泉現年九十二歲久當掌教者。請賞五品卿銜以陪之。期其必成。乃政府窺太后意。允賞萬而吳無庸議。

○裁撤管務 京師于聯軍未撤退時。交涉動多轉手。故設善後營務公所辦事。及交還後。姜桂題軍入城。分駐防衛。其與洋界交涉者。由工巡局收辦。現慶王奏請裁撤公所。經已依議。

○正太鐵路 山西正太間鐵路。前經巡撫胡聘之與華俄銀行定立合同。奉旨允築。現盛宣懷重訂合同。刻日興工。趙護撫札知經過州縣先期示諭。略云。直隸入晉門戶。有四大天門之險。商旅艱難。今風氣開通。直隸則有津蘆津榆蘆漢鐵路。山東則有膠州鐵路。河南則有懷澤蘆漢鐵路。江蘇則有淞滬鐵路。廣東則有粵漢鐵路。山海關一路。則直接西伯利亞。以達于歐西。正太一路。爲西北大開門徑。即爲唐汾永潞利源。自井陘入晉以後。經過山村。購買地基。興築鐵路。仰地方官迅爲曉諭云云。觀此則此路不日與辦。聞所用工程員多法比人云。

○華德鐵路 山東華德鐵路公司。原議官商附股。該公司總辦錫樂巴函致江督。問股份若干。江督認十萬兩。查章程係德銀一千馬克爲一股。馬克價隨時昂低。現在市價每馬克約銀三錢七八。十萬兩可買二百六十二三股。江督已先行墊本。候官商領買。

○華德鐵路 山東華德鐵路公司。原議官商附股。該公司總辦錫樂巴函致江督。問股份若干。江督認十萬兩。查章程係德銀一千馬克爲一股。馬克價隨時昂低。現在市價每馬克約銀三錢七八。十萬兩可買二百六十二三股。江督已先行墊本。候官商領買。

其資本公司自定招股一十五兆馬克。其路程訂由青島至濟南府。又一支路至博山縣。計長四百五十啓羅邁當。其經過大煤礦三所。係濰縣博山博興三大縣。與日後中國自造之天津。經濟南往長江之路。可以相連云。

◎吉長鐵路。政府刻議于吉林省至長春凡二百四十里間築造鐵路。已飭黑龍江將軍條陳意見。惟俄國抗拒與否。殊難臆度。故當道深以爲憂。聞此議乃候補某知府所建。慶邸極贊成之。又政府之意。此路造成。尙擬另造支路。連接山海關及黑龍江某處。

◎俄要三欸。俄人現要素東三省將軍三欸。一練軍用俄教習。二鐵路所到之處各關卡均用俄人。一所有鑛產均歸俄人經理。

◎代謀財政。俄外部告駐華俄使。勸中國改用金磅。以救財政之現狀。言俄國願以金磅借與中國。以興辦此事云。

◎吉林招墾。吉林甯古塔城東北蜂蜜山一帶。廣六百餘里。袤八百餘里。以穆稜河興凱湖爲襟帶。地形平遠。光緒二十六年曾專員設局勘放開辦。因亂中止。現將軍派員設局于穆稜河招人開墾。

◎包辦閩礦。法員魏池包辦閩省礦務。經與閩督訂立合同。某日在洋務局彼此畫押。

◎浙屬礦務。紹興諸暨縣境之同安山地方。向有銀礦。近由該山主持與英商某考驗成色甚佳。訂華洋合股。稟官咨部納稅招工開採。概由英商集股承墊。

◎藩王好學。蒙古喀拉沁王。年班晉京應差。親到大學堂聽師範仕學兩館講義。王現在蒙古設一蒙學堂。聘浙江陸某爲教習。王年三十一。殊英邁。論者多許王必能開化云。

◎茶磁賽會公司。中國以茶業爲最大宗。而近日業此者多虧本。緣外國種茶日盛。中國種茶及製茶之法。未能改良故也。至于磁器。則外人首推中國。茶磁二業。苟悉心考究。推廣利益。則中國商業不患其不進步也。現安徽紳士康達黃思永創辦茶磁賽會公司。稟請振貝子代奏。茶磁分設製場。茶以安徽祁門爲最。製茶廠設于祁門。磁以江西景德鎮爲最。製磁廠設于景德鎮。刊布製茶說帖。製磁說帖。各設董理。互相維繫。招商入股。具報通商大臣立案。將來親赴美國會場會賽云。

◎起事不成。去臘某會黨在港潛謀到省舉事。爲港官所聞。派差往查。搜獲軍械旗幟及會黨冊籍等件。卽電告省城大吏。總督德壽於二十九日卽派統帶捷字營楊植生會同安勇及南海縣緝捕。當在城西同興街信義花地信義棧及芳村和記公司等處。

拿獲會黨十餘人。在芳村和記公司并起出紅緞衣一件。黃布大旗一桿。黑布旗十桿。號衣二千一百件。褲二千一百條。洋氈一千二百張。草鞋一千五百對。餅乾八百八十五箱。茶葉十八箱。鹹牛肉七十八箱。六响洋鎗四桿。紅洋布二十尺。鐵剪刀一百二十把。洋帽二千一百頂。帆布張棚九架。火水燈繩十八扎。鐵刀七十五張。帆布槍子袋一千七百五十條。鐵斧頭九把。响號角三十八個。食鹽約三百斤。白硝二缸約百斤。燈籠二個。據聞爲首者係惠州人洪金福云。

○學堂易員 北京大學堂以吳汝綸氏逝世。電請前安徽青陽湯壽潛氏爲總教習。其新派之副總辦五品京堂曾廣詮辭差。以專辦繙譯科事。副總教張鶴齡迭次辭退。未承允可。所電請辦理進士學堂之伍光建。不願入都。

○擬行鈔票 戶部鹿傳霖奏請行用鈔票。議在天津設立官銀行。兼造銅圓。以一兩重爲一圓。即以此項銀圓爲票底。商請直督。由官報局代購上等紙張。仿照匯豐銀行票式。用龍文刷印造成鈔紙。交戶部鑒定。

○脩路不成 京師街道污穢狼藉。爲五洲萬國及中國內地之所無。前派肅親王估脩。戶部擬撥款二十萬。已屬可笑。聞至今尙未撥定。刻以經費難籌。所延之工程局總辦陸氏。已改應熱河錫良之聘。庸都某君曾謁肅邸。詢及此事。肅邸言道路與警察。實同一件事。道路既不能脩。警察何從辦起。今徒畀我以脩路警察之名。妙手空空。何從着手。因太息於中國辦事。類皆如此。渠屢建言。而不能朝廷反以爲多事。至可痛悼云。

○頤和鐵路 自西華門至頤和園鐵路。經慶親王奏准。將于二月動工。擬于十月萬壽前工竣云。

○謀得理藩 開缺四川總督奎俊係大學士榮祿之叔。到京後將川中所得珍寶託某總管進御。並饋送姪中堂多珍。要求內用。適值理藩尙書阿克丹逝世。乃即以此缺酬之。自來開缺候補。絕無奎俊此次之快捷者。

○條陳特科 某御史頃擬條陳。論經濟特科事。因現在在京各大臣所保人員。多係部曹京官。而舉貢生監以及布衣。寥寥無幾。摺中略謂特科之設。原爲求取真才。實爲拔取遺才也。如有平時潛心古今政事。留心中外時務。或久困場屋。或家道寒苦。欲展經濟而未得路者。朝廷特取之以爲應事計。非爲專考京官也。況旣已服官。無論何署。均自有可見經濟之處。豈必俟一考哉。擬請將所有列保之京官。照翰詹大考例。其優等者予以不次超擢。其不取者不僅處分原保大臣。即將該員嚴議。其舉貢等不在此例。爲是嚴定章程。庶可有裨實用云。

○不准停科 山西巡撫趙爾巽氏。奏言晉省人才銷乏。去年雙料並舉。所取已多濫額。今年再舉科。必至無士可取。濫竽充數。近

日興辦學堂。培養人才。數年以後。人才漸出。始可舉行。曾發策問以試觀晉省人士之趨嚮。大半主停。擬請暫停一科。言甚切至。政務處禮部以本年舉行恩科。普天同慶。不應晉省獨缺恩膏。着照舊舉行。

○晉撫改放 山西巡撫俞廉三受命後。外人嘖有煩言。要外務部以重大之三欸。始許到任。已誌前報。政府不得已。乃以桂藩張曾敫代之。張持躬廉潔。整頓吏治。惟人極頑錮。恐不免外交上之衝突。張係鄂督張之洞之服姪。平日言論。亦極阻皇上之復辟。

○撥帑獎勵 肅親王日前面奏太后。謂商工人等之出品。於外國博覽會者。實爲商工二業振興之機關。國家不可不有以獎勵之。太后深嘉其言。刻擬支撥國帑二十萬兩。分獎出品外國博覽會之商工人等云。

○奏派游學 我國駐劄各國公使聯銜上摺。奏請增派學生前赴東西兩洋留學。俾培植國家文明之基礎。泰西各國教育。絕無無父無君之弊。至監督學生之務。當委使臣。無須特派大員專任監督云。此摺駐日公使蔡鈞未與其列。

○咨商女學 政務處電致日本留學生監督汪大燮。考察中國留學女學生。据覆電云。考察下田歌子學校中女學生十數。於專門學科。俱見成效。志趣高尚者。頗不乏人。可否拔其優者。咨送回華充女教習之選。

○奏請募兵 桂撫王之春奏西亂情狀。其初嘯聚歸順百色間。或分掠奉議恩隆等處。繼出沒東蘭那馬紅水河一帶。竄至思恩府之武緣。擾突南甯之宣化。蔓延於慶遠柳州至鬱林各屬。以及梧州之容縣。通省而論。所未擾及者。惟桂林平樂各屬而已。匪有三類。曰游匪。曰會匪。曰土匪。其勢較之咸豐時更爲浩大。非廣募大兵。無從痛勦。請諭鄰省各督撫募兵會勦云云。

○派員游歷 川督岑春煊奏清派遣川省實缺候補人員赴歐美日本游歷。以資熟察政治學術。回華實用。奉旨允准。

○蘆漢鐵路工程 蘆漢鐵路工程。去年趕脩至正定。今已年餘。已至內邱。內邱去順德府六十里。明年二月可修至順德府。据此則此路抵河南開封時。尚須四年工夫也。並鐵軌於某處過黃河。刻尚未定。順德以南。磁州境內之漳河橋。工更浩大。蓋北方地勢

平衍。有水之處。皆屬沙河。往往沙深數丈。面濶數十里。由保定至衛輝。有新樂漳沱漳等河。皆最著名。由漢口築者。僅至信陽州。兩下相距尙遠。刻尚未思得良法。

○京張鐵路不成 由京至張家口鐵路。美人欲承攬。俄人嫉之。俄人欲承攬。美人又嫉之。故此路無人提及。

○運礦鐵路 福公司運礦鐵路。本經中國允許。由澤州達于襄陽。名澤襄鐵路。後因礦師格那士勘估。以襄陽不能通行輪船。且與蘆漢鐵路並行。不免互有妨礙。因由英國公使屢請改爲澤浦鐵路。並由盛宣懷商訂章程。尙未定議。刻下赴浦口看地者實繁。

有徒。

◎比索租界

比國已向政府要素租界一區。須與歐洲各大國所佔者相等。近聞已在天津海右岸索得居留地。

◎法索郵政

我國郵政。因附屬於稅關。故一切郵政事宜。皆歸總稅務司赫德督理。乃駐京法使月前竟執千八百九十六年中法條約。向外務部要求聘用法人爲郵政顧問。刻聞已據外務部照覆。謂郵政局倘係獨立事業。則聘用法人爲顧問。亦未始不可。今既附屬於稅關。故萬難特另聘用法人云云。

◎驅逐華官

俄人已將大連灣收稅各華官一律驅逐出境。另易俄員收稅。祇准華監督一人在北門外收取北邊進口稅。西伯利亞鐵路一帶入口稅。概不准擅自征收。此係實行一千八百九十六年中俄之所訂密約。故中國萬難阻止。即他國亦不能干預也。

◎俄調兵艦

俄國派至黑龍江烏蘇里之艦隊。共計二十五艘。蓋爲防中國海盜。及沿江南岸不測之兵亂。俄人經營滿洲。不遺餘力。其在東三省之威力。固日漲一日云。

◎撤兵空談

俄人在東三省違約撤兵。不過將城內之兵遷至俄兵營內。以及附近之鐵路爲保護。滿洲馬賊如毛。官兵無從剿捕。故自拳亂以後。附近鐵路各市鎮居民。均歸俄國管轄。各國欲在東三省開礦。非經俄人允准不可。俄政府專於東三省設立文武員弁。盛京將軍每事須與之商議。儼如俄官之屬員云。

◎俄售寶星

俄人在東三省以其本國紅十字會寶星賣與華人。每個賣俄羅卜十元。俗所謂捐俄監生者是也。營口各商紛紛購買。以爲護身符。俄人之狡譎。與東省人之蠢劣。可爲歎息。

◎興築學堂

京師大學堂暫在景山之下。舊學堂開辦。規模殊狹。該學堂無從推廣。從前奏請。在城外興築。已購定豐台左右地基一千三百餘畝。立意興建。後有人奏言。學生在城內易於管束。朝廷意遂不欲在城外。榮慶以爲端王府甚寥廓。擬在彼改建。及相度地基。僅敷辦現在之速成預備兩科。將來不能推廣。故榮氏亦決計城外。刻已與英國工程師某屢辦天津洋行等工程者訂立合同。擇日興造矣。

◎軍醫學堂

天津軍醫學堂。開辦考試後。北洋大臣以海運局地甚狹小。北洋醫學堂又爲鐵路局辦公之地。一時未能讓出。已議定在三义河口東關地另建。

○緩查營伍。兵部照例請派員查閱營伍。上諭以整頓軍制之時。當力求實濟。此舉已成具文。著各督撫認真整頓。再行查閱。如能事事廢去具文。實事求是。中國或有轉機乎。

○申飭桂撫。王之春電奏江右肅清。奏到時適川督岑春煊電詢政府。謂接鄂電柳州失守。桂林緊急。湘粵戒嚴。政府以太過懸殊。甚疑桂撫。因電切責之。王之春焦急求代。進退狼狽云。

○擬減宮費。宮中大小宦者。朝廷例由戶部歲發八萬金。名曰宮門費。鹿傳霖欲從二十八年發起。謂庚辛兩年隨赴行在。若輩已多所得。若再補發。是例外例也。商之某公。不能決斷。

○陵差節省。往歲謁陵。例用六十萬金。上次謁東陵。節之又節。僅用二十五萬金。此次西陵大差。更欲節省。袁世凱請款十五萬金。如不敷。由直藩撥出。作正開銷云。

○擴興農學。直督袁世凱欲擴興農學。與農務局顧問員楠原氏議定。先借小站稻田若干畝。為農務試驗場。按照日本布種法試辦。俟有成效。然後各處仿行。

○擬留辦學。卸署江督張之洞請陞見。奉旨著來京。聞管學大臣張百熙擬俟之洞來。請旨留辦學堂。之洞自謂深通學務。朝廷亦倚任之。故非留彼辦不可也。

○擬設裁判。肅邸以北京交涉事煩。擬於都中添設裁判所。辦理中西案件。案中國曾設裁判所於上海。北京亦可以添設也。

○開平議會。京師大學堂。二月中開設平議會。由堂中辦事諸員。舉十人為議員。十人會推一人為議長。與辦改革。議而後行。決定於議長。又總教習新定法律。宣示生徒。教習有範圍。學生之法律。學生有規正。教習之法律。宣示時謂此舉非專制政體。乃立憲政體云。復命學生自開議會。評量教育之良否。學科之興革。各據己見。彙呈總教習。以備采擇。此事頗有文明舉動。

○吉林鐵路。吉林俄人擬由寬城子至船廠接修鐵路一段。計長二百四十里。年前俄人已丈量繪圖矣。聞將勘界圖式呈回本國驗明。中俄商定後即行興工。

○山西滿營工藝廠。晉省滿營旂丁。不事生產。已成游手。雖已編設常備軍。而餘丁絕無所事。護晉撫既設立滿營學堂。復立工藝廠。以收游手。

○工程薦員。英國駐北京代理公使薦工程師某於肅親王。為北京工巡局員。已錄用。

○賽會定章 北洋洋務局詳政務處擬定賽會章程。如各賽品彙送上海招商局。由局派船運送。各海關監督遴幹員赴會之類。共十條。已分行各關遵照。

○京東平匪 薊州玉田交界柳溝河村有富民于七者。家匿紅燈照餘黨。綽號禿了頭。膂力過人。手使三十斤大刀。該村男婦共師事之。日夜練習邪術。頭紮黃巾。已擇日起事。幸葛軍駐扎馬蘭峪先期勦辦。生擒首要。斃匪二百餘名。犁其巢穴。無一漏網。

○擬設財政監督局 駐京各國公使前會議擬在中國設一財政監督局。一切事宜均由各國特派專員辦理。且擬將赫德所管理之稅關事務。改由列國聯合辦理。俾中國財政得以改良。商務得以興旺。賠款有所着落。刻正詳議辦法云。

○米穀加稅述聞 北京政府前議將鎮江上海兩港出口米穀加徵稅率。駐京德使聞之。嘗照會外務部。反抗是議。謂有背條約。旋由外部電諭蘇松常鎮兩關道查明情形。詳行稟復。嗣據覆電。謂近來米穀出口日多。米價日貴。貧民生計維艱。似宜加稅。稍抑其出口之敝云云。聞政府業已議定。上海出口米穀每石加稅一錢。以爲備荒之用。其由鎮江出口者每石加稅一錢四分四釐。麥則加徵一錢七分五釐。以充賑濟之需。決議既定。即照會駐京各國公使。略謂此次所增稅率。乃加諸中國商人。與洋商毫無關涉。不得謂之違背條約。且中國商人並無不願加稅。請毋干預中國內政云云。各使得覆。即亦無異議云。

○紀福公司 駐京某國公使前向政府索得陝西山西河南三省凡七萬一千平方英里開礦之權。此距今五年前之事也。此等特許契約。乃千八百九十八年五月二十一日及六月二十一日兩次由英意兩國公使會同總理衙門及各礦商所共訂。而第二次之約。且將河南全省開礦之權。附入其中。該公司初由英意兩國礦商組織。名曰北京信用組合。又名英意信用組合。即今所稱福公司是也。當訂定合同之時。曾由英意兩國駐京公使會同畫押。其後未諗緣何事故。意國礦商忽與該公司拆股。自是遂爲英國礦商之獨占事業。該公司既得如彼遼闊面積採礦之權。其獲利之豐。不問可知。規模之大。亦首屈一指。此歐美各國工業雜誌及各新聞已屢屢論及之。且聞該公司又兼經營澤浦鐵路及修武錢路工事。該路之長。由修武至道口凡八十英里。由澤州至浦口凡五百七十英里。總計六百五十英里。又聞該公司將來尙擬從澤州府造一鐵路達於西安。果爾其獲利之豐。較之蘆漢津鎮鐵路當無遜色矣。夫中國山西礦產之饒。推爲十八省中第一。礦脈瀰漫於省東半部。據西人利哈呵英氏所測算云。最優煤田之面積。無慮一萬三千五百平方英里。合其西半部二萬平方英里計之。殆四倍於不列顛全國。英蘇愛三島之煤田面積。又據該公司勘定產煤之量。足充全世界二千年間之用。若益之黃河以北河南半省及陝西東部之煤田面積。則產煤之豐。世界中無與

比肩者。抑該公司重要目的。固在開採礦山。而又兼築造鐵路。及推廣內河航運之業。其所包甚廣。我國以如此富饒之利權。而悉拱手讓諸外人。誠可爲之歎息者也。

○獎厲管學 聞太后召見管學大臣張百熙。諭以學問淵博。辦事認真。嗣後當實力辦去。榮慶不過兼差。爾兩人無得互相推諉。斯言也。其真欲興學以造就人材耶。抑將以籠絡張氏者。止天下之謗耶。

○電商學務 日前張之洞致管學大臣一電。約千餘字。大概係謂欽定京師大學堂章程。不甚完善。是以逐條辯論。業經管學大臣議覆一電。亦係長篇。其大要謂伏讀電示。承匡不逮。事事不敢方命。惟不按星期給假。恐於洋教習多有未便。其中小學堂無洋教習之處。均遵來諭。許每旬給假一日。又諭以學堂各教習須歸總辦節制等語。從前延定總教習吳曄甫。原爲聲光足以鎮一切。今伊已逝世。本堂總教習一席。奏派張道鶴齡代理。刻下衆甚帖服。似不宜經總辦牽制云云。

○奏設銀行 日前有某大員條陳。邇年庫儲奇絀。上下交困。而國家所償外債。以銀易金。虧折甚鉅。市面出入利息。又爲外國銀行壟斷。請派大員招集商款。佐以官帑。開設銀行。庶可挽回利權。而資周轉云云。此摺已交部議。聞與鹿傳霖意見相同。業經議准。請旨辦理云。

○昭信展限 掌山西道監察御史陳應禧條陳昭信股票展限一摺。畧謂各省紛紛請展。直省亦應照辦。否則吃虧者太多。既名以昭信。尤當顧名思義。請旨飭下各省一律展至本年六月二十九日截止。如再有未經報到者。亦非失信於民。實其自悞等語。聞已交部議覆矣。

○會議學規 二月初八日。大學堂管學大臣及總辦提調教習齊集考校處會議條規多時。因所訂各種條規。多有未洽。而教習學生紛紛投函請爲變通。以便遵行。此次重訂章程。必能格外周到。以順同堂之心。議時屏退閑人。甚爲密切云。

○興造練將學堂學營 直督袁世凱前者會同前署南洋大臣張之洞具奏訓練各省將目。業奉硃批允准。分別咨行在案。茲袁世凱以此項學堂學營。既經奏准。自應趕緊建造。以便各省遣員學習。故特於日前札飭保定府工程局及總理營務處等。擇地興造學堂一區。可容學生一百人。另建學營一所。可容五百人。並於營內建立講堂。爲學兵聽講之地。限三個月以內一律竣工。並委臬司楊廉訪兵備道劉觀察督同經理。迅將勘定地址繪圖呈核。聞應需建造款項。係先由練餉局墊支云。

○紀各關餉 上年戶部指撥各省關應協北洋各餉。共庫平三百萬六千兩。曾奉嚴旨節令籌解足數。不惟再有延欠。茲聞各項

除由賑捐借撥及二十八年以前所解續收各欸外。實僅解銀一百九十四萬餘兩。短解至一百餘萬之多。內以浙江所短尤鉅。江西亦解不及半。江漢關僅以鄂廠槍價劃抵。惟津海關稅務尙旺。又有續收賬捐。截存餘欸。藉資挹注。二十九年分。北洋各餉已由北洋大臣袁世凱奏請飭部原撥。湖北江西浙江三省釐稅。改指他項有著的欸。並將其餘協撥各項。令按照原數一律解足云。

◎紙烟專利 北京某部曹何君稟請政務處。在北京設立紙烟公司。許以專權。所有北京以內不准他人行銷。以收回所失之利。仍歸政務處節制。所有年終結算資本欸銀。交政務處存儲。作為商辦官為總理。聞已蒙議准。不日即行開辦矣。

◎償金之議 十九日各國公使會議中國應償各國之欸。仍照議索償金磅。又中國海關稅項改收金磅。俄法兩國堅執不允。各國公使亦無仗義之言。

◎俄國設員 俄國刻擬在青泥窪奉天寬城子哈爾賓等處。各設商務大臣一員。以經營東清鐵路沿路之貿易。又於國境火車站芒科雷亞驛及柏革辣基亞驛各設主稅事務官一員。管理滿洲地方關稅及其餘一切稅務云。

◎俄設學校 俄國政府將命在漢口俄國領事官創一大學校。使在留俄人學習中國文字言語。並有命令領事館。急亟管造云。

◎中俄西藏礦山條約 駐藏幫辦大臣前在西藏薩拉府與俄國欽差大臣科洛吾氏議訂開採西藏礦山條約。已於二月朔日畫押。刻俄政府已派姆辣哈斯克等五員由伊犁而入甘肅。勾留蘭州數日。即於二月初一日首途。前往薩拉府勘測地段。考察情形。以便照新訂條約開採該處各礦。茲由外部探悉新訂條約要領如左。

第一款 本條約為中俄兩國特別之約。不得因他國之干涉而加更改。

第二款 採掘礦山及查探礦脉所需一切費用。均由俄清銀行開支。

第三款 各礦所產金銀銅鐵煤等礦。悉照價值每百兩提銀十兩報効中國政府。

第四款 無論中俄兩國坑主每歲開採之額。不得逾二十萬兩。

第五款 凡有新發見礦脉者。當即勘明地域段落。畫定界限。以杜爭端之弊。

第六款 開礦所須一切器具。凡由俄國領土輸入者。概免徵稅。

第七款 嚴禁中俄兩國人民偷開礦產。違者科以重刑。

第八款 俄人所開之礦。當報由駐京俄國公使照會中國外部。彼此既無異議。即由外部移咨駐藏幫辦大臣遵照辦理。

○議覆武備學堂規制 北洋大臣袁世凱遵旨籌議陸軍武備學堂一切規制。擬將學堂分爲三等。曰小學堂。曰中學堂。曰大學堂。合計通籌以十二年爲卒業程度。推以現在中國風氣初開。根柢尙淺。中學大學規制雖不可不備。而階級斷難驟躋。故擬大學中學從緩設立。趕緊興辦小學。以爲造端之基。並別設速成學堂一區。以爲救時之用。庶幾按期運業。循序程功。既可收捷效於目前。仍可期大成於異日。日前已將所擬章程奏呈御覽。旨交政務處核議奏覆。

○挑練旗兵 袁世凱以此次所挑旗兵。其間資性樸勇者固多。而聰穎識字者甚少。以之入營訓練。則精壯有餘。以之就學肄習。則啓迪匪易。故附片奏請飭令八旗外火器營暨圓明園健銳等營。另選天資聰秀文理粗通者。分別考試。分遣武備醫學農工機器電報鐵路各學堂肄習。切實講求。以期成就。其四五品以下世職各員。並入旗舉貢生監有志嚮學者。亦准其一律送考。以廣造就。已奉硃批飭知各旗營矣。

○北洋海軍近聞 北洋海軍都司藍建樞何品璋林文彬守備程璧光又山東題奏道嚴道洪等五員。因甲午之役。威海不守。北洋水師全軍淪陷。經前直隸總督王文韶查明定擬。聲明威海一役。實因水陸援絕。該員等情有可原。才堪任使。奏奉硃批革職留營在案。茲北洋大臣袁世凱以該員等自革職留營以後。頗知愧奮。或委令管帶師船。或隨同辦理交涉。莫不操巡匪懈。應付適宜。深足以資臂助。遂具摺奏請援照同時被議之遊擊林穎啓之案。懇將藍建樞何品璋林文彬程璧光嚴道洪等五員開復原官。並請將嚴道洪仍留山東原省補用。以策後效。業已奉旨俞允矣。又北洋海軍統領薩鼎銘奏。近亦經袁奏保。奉旨以水師總兵記名簡放。

○尙待斟酌 袁張兩宮保奏減鄉會中額一摺。奉硃批政務處會同禮部妥議具奏。近聞政務處於此事頗費躊躇。擬俟張之洞

陛見後。會同袁慰帥詳細參訂。再行覆奏云。

○奏議要政 開缺江督張之洞此次入京。應奏聞及與政務軍機各大臣面商之事頗多。茲據所聞揭之如下。

- 一 賠款用金用銀一事。擬商請美國政府轉與各國協議。
- 一 擬請政府與墨西哥政府互商。公請美政府籌防銀價低落之法。並由政府電諭駐美公使。務期意見貫徹。
- 一 擬立各國在中國築造鐵路及要求築造鐵路利權之新章。務使就我範圍。以防蠶食國利之弊。

一改訂通商條約。於外人在內河航輪游歷內地。並教士傳教等事。均須妥定章程。以防藉口。

一議定約束海外留學生之法。及將來錄用之法。

一奏請推廣武昌武備學堂。及增設一陸軍大學校。

一請軍機處復興北洋水師。

○榮祿薨逝 北京電大學士榮祿于十四日逝世。

○議行國家鈔票 政府頃向五國銀行商議。擬發行國家鈔票三百萬元。請予通行。以裕國帑。聞各國皆不贊成云。

○西粵亂紀 粵西亂事猖獗。傳聞已久。日前紛傳該黨軍備充足。將有侵患雲南貴州廣東湖南等省之勢。且謀通某國。購買鎗

砲藥彈。不知凡幾。並有外國士官爲之練兵。及參謀攻戰等事。軍機諸公。得此消息。不勝驚愕。故有催令桂撫王之春。速籌剿辦之

諭。無如官軍力微。且王之春與蘇元春意見不合。因循坐誤。遷延時日。致亂事日益猖獗。刻聞法國擬遣軍艦數艘。駛赴廣州灣。爲

保護本國商民之計。外部知之。惶恐異常。百計阻止。並開蘇元春之缺。令其來京陛見。聞政府擬令蘇王皆轉他任。惟未諗所遺之

缺。實授伊誰。

○擬開商埠 駐京各國公使。有開通北京爲商埠之意。惟俄使不以爲然。英法美德日本等國。皆謂事在必成云。

○俄圖礦產 奉天將軍增祺電達外部云。俄國領事擬在關外漠河一帶地方。開採礦山。刻下發見礦苗者。已有五處。並云將來

開辦時。願與中國合股開採。各等情。特爲電達。速議覆電。以便遵辦等語。據外部人員傳說。此事業經議准合股開辦。經已電覆

矣。

○礦務學堂 北京創立礦務學堂。內設英俄語言文字。聞係以從前張振勳報効銀二十萬兩。爲開辦學堂的款。一切事宜。歸張

翼管理。

○關埠彙記 各國要素開北京爲商埠一節。茲聞所定地段。係從崇文門以西至順治門。以東北起。前南至珠市口大街。除俄國

外。他國意見皆同。▲有某國照請中政府。將滿洲關爲商埠。俾俄國不得恣意橫行。現政府已擬將奉天及大東溝兩處。開作商場

云。▲天津新關租界。計與國河東大佛寺一帶。一千二百餘畝。比國入直沽七百餘畝。意國河東祖師廟一帶。七百餘畝。

○擬借國債 政府前電致荷比兩國。商借國債八百萬。以備舉行要政之用。旋得兩國覆電應允。惟須他國担保。方可照辦云。

○錫良懼外

新授閩浙總督錫良。深恐外人執難。有具摺請開去閩浙總督一缺之意。電商某相乞爲先容云。

○維持電政

會辦電政大臣吳重熹侍郎。以電局新舊股票轉轄甚多。各商皆情願退股。宜須籌定鉅款。方能變通盡利等詞。電懇政務大臣。俟袁盛兩宮保到京。將華洋合股辦法會議約章。于商情電政兩無窒礙。以便次第維持云。

○廢科有待

直隸總督袁世凱。前召對請停罷科舉。瀝陳學堂儲材。必以專精爲切近要圖。請飭妥速會議。上意未甚決。但言學堂出路。較科舉爲易。辦理得法。自有舍彼就此之效。科舉不減而自廢。命遵前旨會同原奏大臣詳細集議。不得操切云云。

○譯學招生

京師大學堂日前咨行各省招考譯學館學生。並附告示。略謂譯學館辦法。按照欽訂章程。酌予出身。無非爲將來各省中小學堂洋文教習。並充當出使外洋譯官隨員。與各省稅關洋務局所委員。來學者限五年卒業。專習英法俄德日五國語言文字。年歲限十六以下二十二以上。自出示之日起。有報名投考者。須取具同鄉官印結一紙。在旗取具本佐領圖片。親赴本大學堂總辦處報名注冊。填明籍貫。七月初一日考試頭場。初二日考試二場。頭場試修身倫理大義一篇。中外史論一篇。各國文字六問。未經習過不作者聽。二場試四書五經義一篇。物理學一篇。算學六問。未經習過不作者聽。題分一深一淺。深者以待成材。淺者以觀初學。臨時取定額數百二十名。除由本大學堂速成專科撥入習會英法俄德日五國文字之學生外。尚須招考住學肄習。有志之士。不得自誤云云。

○鐵路購地

湘粵鐵路公司。近派人在湘潭境內十八總石嘴對河一帶。勘定地址。由太平街經七里冲下瀝司易家灣直抵長沙。刻已購買民地。不久即將興工矣。

○立志維新

新任湘撫趙爾巽。到鄂後。凡局廠學堂各營。均親往考究。某日鄂撫端芳設宴祖餞。趙暢談時局。謂到湘後。首以提倡新學爲宗旨。一切設施。均照義甯陳公之規模云云。可爲湘中得人慶矣。

○會議彙記

廣西寓滬紳商。于二十八日在張園集議。廣西巡撫王之春擅借法款假法兵以勦匪亂事。集者約有三四百人。先由廣西人龍君積之演說。此會發起之故。後又有在會諸人續行演說。當經某君擬一電底。由寓滬粵人及各省人各發一電致政府。請免王之春之職。勿認法約。電其文云。

北京軍機慶親王各大臣鈞鑒。桂撫王之春擅借法款法兵。此端一開。各國藉詞干涉。全局瓦解。乞電責阻。并奏另簡賢能撫民督軍。國民幸甚。

又由兩廣紳商發一公電致北京同鄉京官揭參王之春。又致電兩省本地紳商請其公電政府。請撤去王之春。又請其罷市罷工以阻止此約。又因日本留學生曾有電至滬商議辦法。故特覆一電。囑逕由學生致電政府。請解王之春之任。並致電兩廣約本省人阻難法約。翌日又在廣肇公所集議。商定辦法。議得三款如下。

一請阻止法兵入西境。自任平亂之事。毋庸法人干預。

一請起用馮子材宮保授以督師之任。

一請速撤王之春。另簡明幹大員署理桂撫之缺。

又寓滬各省紳商志士等。因俄人強我立滿洲退兵新約。相與聚集張園會議。公議全國人民當拒而不認。并議致電各國外務部。申明國民不認俄約之由。衆皆公同應允。當時演說者約有十餘人。茲將公同擬定致外務部及各國外務部電文照登如下。

呈外務部電。外務部王大臣鈞鑒。聞俄人立約數款。迫我簽允。此約如允。內失主權。外召大衅。我全國人民萬難承認。

寄各國外務部電。聞俄人強敵國立滿洲退兵新約數款。逼我簽允。現我國全國人民爲之震憤。即使政府承允。我全國國民萬不承認。倘從此民心激變。徧國之中。無論何地。再見仇洋之事。皆係俄國所致。與我國無涉。幸垂意焉。

◎俄事彙記。俄國逾期不交還牛莊。藉口于道臺未經來此。無從交接。其實道臺爲俄人勒留奉天。弗許越雷池一步也。▲東三省俄兵間有撤退者。然多未幾復回。如牛莊之兵。僅退駐一里許之地。而且形踪詭異。頗有預備戰亂之概。其游弋渤海灣之軍艦。

舉動。亦如鬼蜮。因之該處民心惶惑異常。▲日前俄官派令前爲巨盜後經俄人招爲哨弁之劉單子林七冷振東馮年閣朱某李某等十餘人。分往東西南北各路。招募匪黨多人。編成數軍。名曰大俄國保險衛植軍。增將軍雖詳知其事。然不敢過問。▲政務處某公云。奉天俄國退兵半途而返。更招聚鬚匪立成一軍。并將俄兵改爲礦路夫工。以爲除去兵之名目。所有商務礦務。大有久假不歸之意。并於吉林琿春雙城子及奉省以東之通化城鳳凰城鴨綠江一帶緊要口岸佔住。其有利權未能遽佔者。亦串通華人出名賄託會辦。必將利權佔據而後止云云。▲鴨綠江西岸一帶木山。本經中國封禁。不准採伐。以保長白山風水。乃近日俄人竟據爲己有。日本人因欲保全中國起見。出而干預。現在俄國在韓公使已與日本人交涉。俄兵官日日加兵前往保護。不遺餘力。青泥窪海關。現在尚未收稅。聞俄人之意。若將來退兵之後。該處海關作爲自主之稅務司。不歸赫德節制。所有公文。逕達中政。業經旅順總督派委本衙門文案委員卜內得體夫氏爲青泥窪稅務司。▲俄政府近派技師五六人前往東三省勘察礦務。勘得

奉天之錦州復州金州岫巖寬甸通化吉林之三姓。黑龍江漠河之觀音山都魯河等處。皆有金礦可採。而漠河之觀音山礦苗尤旺。聞已擬擇要向中國要求開採。▲奉天牛莊等處。所撤俄兵。間有一部派往鴨綠江採伐森林。一部分往各處採掘礦山。此外遣往他處或歸本國。人數幾何。無從知悉。▲東清鐵路條約。並無載明鐵路防兵人數。現俄國已撥撤退之兵一部為鐵路防兵。

◎整頓財政。前奉上諭。派慶親王瞿尙書會同戶部整頓財政。於京師設立鑄造廠。應如何安定章程。即詳晰核議。次第請旨遵行。等因。聞慶親王擬派陳玉蒼京兆。徐鞠人司業。瞿尙書擬調派毛質君觀察等。為戶部銀錢總局提調。不日將具摺奏派。又慶親王瞿尙書公商奏。派鑄造總廠提調。先設公所。籌議一切。請鹿大司農酌派司員。同參議。聞鹿大司農擬俟振貝子那侍郎差旋。將考查財政商情利弊所在。宜如何推行盡善。妥議章程。再行奏請派員云。

◎學生義憤。京師大學堂仕學師範兩館學生。因東三省之事。商之副總教習上堂會議。當蒙允准。鳴鐘上堂。先由范助教演說利害。演畢全班鼓掌。有太息者。有流涕者。次由各學生登台議論。思籌力爭。旋擬辦法四條。

一各省在京官紳電告該省督撫電奏力爭。

二全班學生電致各省督撫請各督撫電奏力爭。

三全班學生電致各省學堂由各省學堂稟請該省督撫電奏力爭。

四大學堂全班學生稟請管學代奏力爭。

會議既畢。滿堂決議。爰繕稟上于管學大臣。管學大臣批示云。蒿目時局。憂慮萬端。披閱來書。輒為三歎。該生等忠憤迫切。自與虛僞囂張。妄思干預者有別。至於指陳利害。洞若觀火。具徵規國之識。迥非無病之呻。本大臣視諸生如子弟。方愛惜之不暇。何忍阻遏生氣。責為罪言。惟大局之利害。固所必爭。而當局之情形。亦宜備悉。本大臣初聞茲事。即思抗疏陳奏。嗣知外務部王大臣於一切思應之方。均有定見。辦法既無偏誤。議論亦大略相同。是以疏稿已具。寢而未上。本大臣受國厚恩。事關大計。斷無自安緘默之理。若交涉要務。艱于措手。有專責者。身處其難。既已仰奉宸謨。悉心區畫。亦不欲涉於激烈。干竊時名。區區此心。總期有益於國而已。嗣後諸生研究國聞。雖有見地。隨事隨時。著為論說。呈候本大臣批答。藉可考見學識。示以準繩。不必聚論紛紛。授人指摘。云。

◎疑有私通。近日兩廣會黨及長江一帶會黨。日見發動。政府防之甚密。某大臣疑京師大學堂諸生中有其黨羽。請一抄堂中。

諸生宿舍所有往來函札。政府諸公皆以爲然。已將舉行。經慶邸力持不可乃止。

○電諭補錄。桂省之亂蔓延日久。近且猖獗異常。朝廷既有所聞。月前特電責王之春並飭認真勦辦。其電云。王之春電奏悉。聞該省各屬匪徒。股數甚多。勢尙猖獗。該撫一味招撫。旋撫旋叛。到處蔓延。似此情形。必至養癰成患。着責成該撫督飭各軍認真勦辦。無論邊界內地各匪。悉數殲除。務令地方一律肅清。毋得徒顧目前。偷安敷衍。致貽後患。云云。

○力爭俄約。兩江總督魏光燾於初十日電致北京政務處及外務部。請其竭力抵抗俄人要挾。且謂若允俄約。則後患正長。恐有亡國之禍云。

○索償經費。庚子一役。俄國嘗向中國要素關內外鐵路。修理保護經費三百萬元。拳匪肇亂。牛莊爲俄國占領。海關稅款遂皆移存中俄銀行。迄今所收稅款。約一百二十三十萬元。乃俄人近者擅由該行悉數提出。撥償該款。

○俄事彙志。駐京俄使奉該國電諭。向中政府要求俄國撤兵之後。凡俄人在東三省各項之權利。須與未撤兵之時。毫無所異。方能據約撤兵。此事當由軍機大臣奏聞皇太后。太后笑謂據此要求。不仍毫無撤兵之實。焉能答應。慶王奉諭。遂遣聯芳往謁俄使。謂所請實難應允。俄使聞之。怒形於色。厲聲曰。難固難矣。然余萬不能電請我政府通融。諾否二語。今明見答。無他多言。聯芳慘澹而還。▲中俄新約一事。傳說紛紜。有謂俄國近又擬約數款。要求中政府承諾。其要旨爲東三省練兵之事。不獨武員須聘用俄人。卽文官亦須延聘俄人。又東三省辦理郵政。及其餘一切監督員役。均須聘用俄人。又東三省各項歲入。須悉存中俄銀行。又滿洲不許割讓寸土與他國。又聞俄國所索約中。有關於蒙古伊犁及西藏多款。又蒙古之兵制學制。及其餘一切制度。中國不得率意改革。列國在蒙古之權利。亦不得再行擴張。▲政府諸大臣將俄約之事。面奏兩宮。皇太后之意。謂滿洲爲祖宗發祥重地。斷不能讓與俄人。至蒙古遠在荒服。地勢又與西伯利亞毗連。尚不妨開爲租界。慶邸極力反對此議。惟皇上未曾助其力爭。王文韶鹿傳霖兩人則莫贊一詞。并無可否。▲俄人自佔據滿洲以來。已於該處開礦數處。并不問中政府允准與否。英日兩國使臣曾向中政府極力反抗對俄政策。中國政府尙未回復。▲外務部接到沿海沿江各督撫及屬滬十八省紳民電請拒絕俄約。慶邸王相正擬依議商請各國公使調停。而外務部侍郎以次亦同聲回堂請拒俄約。慶邸王相乃決定主意。邀集各國公使在外務部會議。慶邸王相意將密約七條並續添遼河行輪一款。一一揭出。請各國公使秉公斷決。詎俄國公使託詞渠係代理公使。未奉聖彼得堡政府訓命。卽無商議此約之全權云。察俄使之意。仍欲令中國派駐俄京公使向俄國外務部商議也。惟聞慶親王已經拒絕其請。

詞頗嚴厲。謂貴國撤兵。係應遵前約。此次要求。又是一事。不能相混。如貴國有所要求。必俟踐約撤兵之後。方能開議云云。又聞俄國第二次向中國要求。其事更爲重大。將蒙古列入。茲將其要素條款列左。

一蒙古應由俄國兵官中選一總督駐於蒙古。凡招募軍隊。及操練兵制。建造砲臺。並管理收藏兵器等事。若值事變之時。凡軍事行動之一切大權。均歸其主裁。

一爲圖中俄兩國人民親睦起見。設立婚嫁制度。又各地皆設俄語學校。并希臘教之教士傳教。欲與喇嘛教享同一之特權。一蒙古地之建造鐵路。開採礦山。及其他營利事業。均歸華俄銀行專有之利。凡營此等事業。應輸入各物品盡行免稅。俄國聲言如承諾此事。方可撤兵。

俄國公使於本月二日謁慶王。又提議三項。

一此後於東三省若允他國以特權。必先經俄國允可。

二以後必於俄國人民所已得之權利之事無所損害。

三東三省電綫應歸俄國軍隊保護。

以上三項。如允可後。於五月二十日。方可照期撤退吉林省駐兵。聞慶王尙在躊躇。有可允則允之意。

◎中俄交涉彙記 俄國前向中國政府要求七款。刻已悉數收回。駐京俄國代理公使聲言此事應由本國外務部大臣與駐俄

華使商議。而余實無操縱之權云云。故外間輿論多謂俄外部必施其籠絡之手段。與駐俄胡星使更訂密約。此則甚爲可虞也。又聞俄人屢催外務部將所訂密約簽押。并云如貴政府於新約內有不以爲然之處。儘可駁之。而日本則力勸慶王不可照准俄

人。此次之要求。並云如能拒之。日本必力助一切。如遽許之。則必反對中政府。故政府目下左右爲難。兩宮關念東三省之事。頗形

憂慮。聞垂問當道有云。俄之要挾。許之則貽人口實。拒之則有何權力。亟應審時宜而持定論。執兩用中之道。其各抒扼要之見。以

策萬全云云。又聞外務部確實消息。俄人於滿洲各約。漸有破除之意。惟撤兵之期。尙不能定。必中國與以東省利權實據。始能決

議云云。又聞俄國近向清國要求蒙古密約其重要者三款。一蒙古設置軍務提督。由俄國軍人管理募集軍隊。配置操練。貯藏兵

器。建築砲臺壁壘等。如遇事變。一切軍事行動大權悉歸俄官節制。二因圖俄清兩國人民之親睦。須於蒙古一帶地方設立自由

婚嫁制度。並於各地設立俄語學堂。並許希臘教在該處傳教與喇嘛教享同一之權。三蒙古一帶地方。所有敷設鐵道採掘礦山。

婚嫁制度。並於各地設立俄語學堂。並許希臘教在該處傳教與喇嘛教享同一之權。三蒙古一帶地方。所有敷設鐵道採掘礦山。

及其他營利事業。悉許俄清銀行經理。凡於經營此項事業所需各種物品不得徵收入口稅銀。▲駐京俄國公使又將新要求之約酌改。迫請外務部畫諾。日美兩國駐京公使接該國政府電諭。飭令忠告清廷拒絕俄之要求。日美公使得電之下。即趨謁王文韶。謂日美兩國斷不認貴國允許俄之要求。貴國如果允許。是自招各國覬覦權利之心。貴國將何以爲國。王答曰。清廷斷不應允俄之要求。請勿懸念云云。惟俄清銀行總辦平日善能籠絡慶王王相。其勢力直不可侮。故外間傳聞政府實已承允某款。殆或然歟。又聞東三省之電線權利。政府已允歸俄人。未諗確否。▲又聞英國駐京代理公使得有消息。謂俄使嘗在慶王私邸密議滿洲密約之事。聞係要求蒙古及西藏鐵路礦山之權利。大約列國如不出而力阻此議。大局將益危急也。▲又聞政府已允准俄人以與內外蒙古及後藏等處鐵路鑛山及開墾之權。俄人得此利益。可將滿洲條約收回。政府之意。以爲此等辦法。既可壓俄人之意。復免列國干涉滿洲。自命得計。倘列國不加意防察。則李鴻章與俄訂密約之事。將復見於今日矣。▲又聞外務部已將俄約七條議駁。其滿洲鐵路附近之礦山一事。尤加詳駁。決不曲從。仍催俄國從速撤兵。以免他國窺伺。紛紛探詢云。▲又聞外務部所駁俄約。其最要關鍵。謂須開作萬國通商口岸。並引美日所請爲詞。至整頓蒙古一條。駁文亦力言之。又電囑駐俄華使與俄外部力爭。俄外部答言。所派專使已奉有本國訓令來華。專辦此事。本大臣不預聞此事云。▲又聞俄公使另提三條。一不准別國再開通商口岸。二不准改設行省制度。三不准別國分佔遼河利益。照會外務部。請先將三條從速開議。議妥之後。即議退兵。以及善後事宜。自不難議。外務部當即復函。仍舊不允。執意甚堅。▲又聞外務部擬將內外蒙古及北部西藏路鑛墾荒等權。讓與俄國。俾收回東三省利權。已與俄使在慶邸密議。▲又聞俄國駐紮滿洲之兵。仍未照約撤退。故政府又電致俄政府。略謂據東清鐵路合同第八條載明保護鐵路之役。僅能遣派巡捕。今貴政府竟以駐滿洲防兵充當。顯背前約。今敝國願任保護東清鐵路之責。所有貴國駐紮滿洲之兵。請速照約撤退云云。▲又聞外務部接俄京來電。略謂所訂條約七款。如不能照准。可將蒙古地方作爲租地。以若干年爲限。否則速將前約議覆云云。

◎爭抗俄約 直督袁世凱因滿洲之事。具摺奏請拒絕俄約。大致謂俄國照約。應於華歷三月十一日將盛京東北地方。及吉林所駐俄兵一律撤退。乃不惟逾期不撤。且有永遠駐兵之設備。或築堅固兵營。或輸銃砲兵器。或傭役中國臣民。或盛爲運儲糧食。臣誠愕然。不勝痛惜。俄國何有所據而敢爲此背約非理之行。嘗閱其致外務部公文。有曰。土匪猶未平靖。難保俄國在留商民之安寧。又曰。若將地方全體交還中國。一律撤兵。無如中國軍隊訓練不精。不足以鎮靜盜賊。又曰。俄兵撤退。必加他國新勢力。轉增

中國之一累。又曰。若無俄兵不能從事鐵道工事。及採掘礦山。其他一切言詞。皆以牽強附會。眩惑我國當路。臣今不悉辯駁之一言以盡之。此等言辭。無非違背條約。遷延而不撤兵也。夫中國自庚子亂後。雖瘡痍未復。國力弱微。猶嶄然獨立宇宙。稱一土廣民衆之邦。祖宗發祥之地。萬不可遺失放棄。任人久占不歸。是宜出以全力。以與俄抗。況滿洲地方。與各國通商貿易。最有關係。今日英兩國以強硬手段。對抗俄人。允爲我援。按諸時局。自宜乘勢。以抗俄人。外部諸臣似無所用其躊躇也。伏乞皇太后皇上乾綱獨斷。毅然舉行。內而獎勵羣臣。外借英日兩國之援。上下一心。對抗俄國迫脅之密約。以恢復發祥之地云云。

◎滿洲政策 直督袁世凱擬俄兵撤退後。統治滿洲政策數條。已於月前奏聞。茲揭其更領如下。

一改革行政制度 盛京吉林兩省。宜仿照各省建置督撫。及府廳州縣各官。

一改革軍隊制度 接代俄兵鎮撫兩省之軍隊。皆宜採用洋式操練。所有銃砲兵器。亦宜一律改用洋式。並宜新設提督一員。

統轄國防軍隊。執掌教育衛生等事。

一審理交涉事件 宜於奉天吉林兩省。設置華洋審裁局。審理在留滿洲之外國人。與中國人民刑錢詞訟案件。

一宜設重要市府 欲圖商工業之興盛。須於適中之處。開設重要都市。俾中外國人自由貿易。

一新設中國稅關 凡由滿洲陸路入口外國貨物。須徵課稅。宜於國境地方及內地重要之區。新設稅關。

一新設教育機關 欲圖人民知識之發達。宜於各都市廣設學堂。授以外國語言及普通教育。漸次進於高等教育。

◎法兵入粵紀聞 桂撫王之春借法兵一事。外間傳聞不一。茲又聞廣東官場得桂省電稱。西亂日亟。現有法兵二千多名。進駐

諒山一帶。是否代平亂事。抑或自行保護。尙難逆料云云。又聞日前有廷寄廣西問王之春。果有聯外兵勦匪等事否。倘果有是

事。速爲阻攔。外兵前往云云。又聞日前廣西同鄉京官接王之春來電。字數頗多。不外分辯並無借外兵外欸以勦土匪之語。電

中有之春雖愚。贖萬分。尙不致此數字。同鄉官自得其長電後。代爲分辯者有之。置而不問有之。甚至有謂彼實有借外欸之確據。

彼尙爲是語。是欺同鄉即以欺天下云云。

◎雲南匪耗 雲南省近有多數土匪揭竿起事。已將臨安府城攻陷。政府得此消息。立即電諭該省地方各官。速將該城克復。又

云。蒙自通海之間。電桿已爲土匪折斷。總稅務司連日與駐京法使彼此發電。均不相通。刻有法兵二千名。或曰五百名。已由洛克

進向蒙自云。雲貴總督丁振鐸電奏政府。略謂雲南匪亂之起。係因相距臨安府城五六日路程之處。有一銅山。名曰克紐肖。開

礦工人約有十萬人之多。該工素號慍悍。相約抗官之事。無歲無之。且聞若輩有與廣西土匪互通聲息。今既罷工。勢必潛往廣西聯合匪黨。尚未蠢動之際。法國竟以築造鐵路之故。遣兵來省。致華工法兵時相爭鬥。卒至嘯聚十萬人衆。揭竿起事云云。丁督同日又有密電致外務部云。土匪與法兵互鬥之時。法兵被擄者甚衆。臨安府之教堂。亦被擊毀。法國教士數名已逕逃至雲南省城。間有二三名途中爲匪所殺。又云臨安府最占地利。曩日苗匪首領馬如倫率衆二十萬人圍攻。猶未被陷。今竟爲土匪渠魁周雲祥率衆襲陷。其勢之猖獗。從可推知。聞各匪所用軍械皆係新式云。▲駐京法使頃向中國政府聲言。南雲匪亂。視廣西爲尤甚。法國不可不速派兵前赴該省以代勦滅云云。

◎賠款近聞 賠款用金用銀一事。中國政府前與各國駐京公使已屢次磋商。頃聞政府又與各國商議。請於九年之內。照銀收納。金磅所差之額若干。俟十年之後再議。英美兩國業經應允。故其餘各國公使亦無異議云。又聞英政府意見。見與美政府稍異。蓋英政府以中國日下財政艱窘。各國固可體恤。稍事通融。倘異日中國財政漸就裕如。所差之額。仍宜補償。各國公使亦羣譴是說。

◎張督言論 聞張之洞近與政務處諸公會議科舉一事。其確實情形。因之洞召見時。皇太后問其前次奏請裁停科舉一節。究應如何辦理。之洞面奏云。現在改試策論。雖較入股爲有用。然亦究屬空言。譬如臣係以入股得功名者。今日若進場考試。亦非不可以作策論。若問臣以聲光電化諸學。則臣一無所知。可見取士非由學堂不可。但科舉不停。則學堂仍不能大興云云。皇太后云。若廢科舉。又恐失士子之心。如之何。之洞又奏云。科舉之廢。所不便者。但三四十歲之老生員耳。其年力富強者。皆可以入學堂也。且學堂大開。此三四十歲之老生員。多可爲小學堂之教習。又爲之寬籌出路。并非科舉一停。無事可作。況臣之請停科舉。亦非當下即行罷廢。其所以必待三科減盡者。亦正爲此。蓋此三科中。若再不能中式。已皆五六十歲。亦必不願再入場矣。故失士心一層。亦萬不足慮。皇太后聞此說。遂面諭之。洞即與政務處妥議具奏。此之洞面奉諭旨。會議科舉之事。之實在情形也。又聞張之洞某日與管學大臣張百熙晤談。辯論學務至三小時之久。旁觀者惟見之洞縱談利弊。井井有條。張百熙唯唯而已。最後談及科舉爲學堂之阻力。張百熙深以科舉之不廢。學堂不能大興爲憂。擬與之洞合力再一請命云。當張之洞覲見兩宮時。嘗面奏處置滿洲問題之策。略謂俄國撤退東三省之兵。載在去年所訂交還滿洲條約。理應照約撤退。無可猶豫。乃今也逾期多日。游移觀望。且又無理取鬧。脅迫要求。無所不至。傷我國威。蔑此爲甚。臣等不勝慨憤。竊維東三省爲我朝

發祥之地。且關係日英重要商業市場。故宜協商日英。共籌對待俄國之策。且宜妥籌善法。斷然行之。務使該問題有所着落云。

◎請爭利權 北洋大臣袁世凱日前咨請外務部照會德使轉飭膠濟鐵路公司禁止代遞商家電報。以保利權而符定章。茲將咨文錄下。爲咨呈事。據駐滬電政局委員楊道士琦等稟稱。德國租界青島創造膠濟鐵路。在各車站附設電綫。傳遞車站信息。上年四月火車接通濰縣。電綫亦因之接展。初尙守約辦事。嗣經職道等留心考察。並由青島局委員就近查報。德公司於附路電綫。除傳遞火車信息外。確有擅擬章程。攬收華洋商報情事。所定價目。不論隔府同府。每字概收五分。舍貴趨賤。人情之常。沿路中國電局。其利必盡爲所奪。自滬烟沽水綫由東北公司代辦之後。電局成本愈重。出欸愈大。現在鐵路方興。此端一開。凡建造鐵路之處。必致羣起效尤。後患將無底止。請察核等情。到本大臣。據此。查中國歷年與大東大北公司訂立合同。於內地官商各報。從不准外人干預。各國電政亦皆如此辦理。又查關內外鐵路所設電線。禁收商報。其電局尙未設線之處。鐵路代收商報之費。亦悉數還與電局。以清界限。凡本國鐵路公司所設電線。祇准遞鐵路公事。不准擅遞官商電報各等因。今德國膠濟鐵路附近電線。攬收商報。既於中國電局與大東大北公司歷次嚴定接線章程。劃清界限之意有悖。亦與中外各國鐵路電線公例不合。除咨請山東撫部院查照禁止外。相應咨呈貴部。謹請查核照會德國公使。轉飭該處鐵路公司照章禁收商報。以保利權而維電政。須至咨呈者。

◎法使要求 法國前年嘗向中國索得由雲南至蒙自鐵路利權。條約雖經訂定。而詳細章程尙未妥商。頃聞駐京法使已函致外務部。謂前年所定之約。其詳細章程。請將詳細開明。以便照辦云云。蓋法人欲藉滇匪擾亂之際。而欲有所圖也。

◎津鎮鐵路 津鎮鐵路計分兩起。歸英德兩國分辦。德認其北。英認其南。已簽訂合同。各無異議。

◎追紀東三省事 東報載奉天友人專函云。前年中國拳匪肇亂。啓釁友邦。虎狼之俄。乃利用此時勢而行其侵略之實。俄兵之調來也。有如巨堤崩潰。洪波下流之勢。未幾而俄兵徧駐東三省全境矣。僅計其至奉天之兵。已逾一萬餘名。奉天城內以及宮城均爲所佔。迨至今年西四月八日。爲俄人應照條約退兵之期。始調駐兵強半之數。前往奉天以東之撫順地方。開採煤礦。步兵騎兵僅剩六百餘名。亦均移駐城外及車站左近。斯時內城亦既交還奉天將軍。俄國聲言撤兵之事已畢。然由占領以迄今日。其間顛末繁多。俄人愚弄輕侮之舉。更僕難數。請就所知而略陳之。查奉天內城之宮殿所藏清朝祖宗遺物甚夥。向禁外人入。當俄兵初至奉天。將軍拒其占領。不聽。無已將貴重之品封藏一處。任其侵入。後俄兵既至禁地。遂毀其封。就品物中擇其中意者悉數

掠去。頃者交還宮城。俄人謂增將軍曰。宮城此時交還矣。其中品物之數。俄軍所未悉。請自檢查可也。夫封印既毀。則品物之差。不問可知。該禁地唯有俄兵侵入。則所差之物。爲俄人掠去。又不問可知。欲與爭論。情理昭然。乃增將軍庸懦性成。久爲俄人壓伏。竟不敢置一詞。含糊將宮城接收。唯暗地吞聲飲泣而已。夫如彼舉動。俄人爲之。原不足奇。然就中國觀之。屈辱已甚。殊可憫也。又奉天城外之俄官衙署。設有軍務交涉局。卽所謂康米薩者。及領事館聯隊司令部野戰郵便局等。康米薩之長官。爲蒯斯士大佐。兼任聯隊司令官。領事係米林斯侯爵。則兼司衛生警察事務。顧奉天俄領事館之設。不獨未咨照各國。且甫聲言於中國政府。未經覆答而已。忽焉設置。其橫暴可謂達於極點。又蒯斯士大佐之權力。幾與駐京俄使及俄國旅順關東總督相頡頏。抑城外現尙駐兵數百名。而彼已聲言撤兵完畢。奉天將軍嘗向詢此留駐之兵何時撤退。該大佐答曰。必俟駐奉天全省之兵悉行撤退之後。方可由城內撤退云。又康米薩署內駐有服常服而携軍械者多人。聞皆係由西伯利亞地方調來之期滿罪人。及亡命之徒。又俄人嘗在此地召募馬賊。其募法先說馬賊統領。彼若應允。則由統領率部下前來。由俄武官考驗操槍乘馬等術。合格者任爲將校。不合格者收沒其所携軍械。驅之使去。又此間車站左近所建兵舍大小數十間。皆煉瓦或石所造。堅鞏異常。自來水管頃已運到。其建築之地以車站爲中心點。面積殆舉奉天之區域城相埒云。

○貝子陳奏 振貝子回京召見。覆奏賽會情形。暨考察商律銀行等事後。皇太后詳問留學生情事。貝子力陳各學生學業精進。甚爲可嘉。卽日本當道亦皆稱之。所有學生亦皆能遵守學中規矩。實無結黨立會。昌言革命自由等說。皇太后乃曰。如此甚好。方不負朝廷育才之本意云云。又張之洞召見時。皇太后并將振貝子之言告知之。洞且曰。此係他親目所睹。所言或不至欺我。如此看來。學堂仍宜切實興辦云云。張之洞以皇太后所言告知管學。彼此甚爲慶幸。僉謂學堂之興。皆振貝子之力也。皇太后聞革命之言。甚爲寒心。深恐學堂中染此習氣。故于學堂之事。近日已不甚着意。此乃確實情形。今得貝子之奏。遂立命張之洞整理學堂之事。

○籌論停科 張之洞十四日看視京師大學堂時。在座中所論。深以學界風潮爲憂。謂庚子時此風尙不過漢滬一隅。乃不過三年。已偏大陸。可畏實甚。又聞嘗將此意告之樞府。謂此時消弭之法。惟有拔擢一二人以塞囁囁者之望。尙可挽回萬一。否則真無法壓制也。樞府大不謂然。又聞停科一節。張意在必辦。而某大員阻之最力。嘗欲於政務處開議一次。某大員謂如開議。彼必不到。即議成。彼必專摺爭之。以此爲報國第一大事業云。張笑謂力爭停科之議。以學堂究不如科舉之可以得人才也。無如康梁獨非

科舉出身乎。康且爲公所取。又何說也。又謂今之阻停科之議者。其數殆盛於義和團。我真無能爲力矣云云。

◎籌商學務 張之洞與張百熙談學務。皆謂科舉不廢。則學堂不興。之洞建議以爲科舉驟難停罷。不如試用兩全之法。其法分理財法律商工天算輿地聲光化電各學爲各門。士子所學何學。即註考何門。每門立一同考官。不必拘定十八房十四房十二房之數。似此則考生業專而精。不致有任意鈔襲之弊。房官事有專責。亦可免敷衍草率之譏。庶於學堂科舉兩無妨碍云云。

◎俄兵入藏 軍機處據駐藏大臣密電咨稱。近來俄人紛紛入藏。測地勘礦。行爲叵測。頃者又有俄人若干名及馬隊數百名。忽焉闖入。詰其來意。則曰遊歷。問其遊歷。何以率帶許多馬隊。則曰爲護衛之備。且云我等隨帶馬隊。業經貴政府應允。貴大臣未可奈何云云。敝處並接未奉電咨。俄人所言。自不能遽信。然是否仍請卽速電示云云。慶王得電。當卽照會駐京俄使。詰其俄兵入藏緣由。並請電稟俄國政府。速命入藏之兵撤回。乃俄使覆文。故作含糊之詞。謂所云各情。向不知悉。今接來文。始知云云。軍機處無奈。遂電覆駐藏大臣。令於俄兵行動。須加意偵察。唯不可輕舉妄動。至俄員所云隨帶護兵。業經應允。乃係捏詞。今後務須留意。勿爲俄人所惑云云。

◎俄約問答 駐京俄使。日前會晤慶王。商議滿洲事。慶王曰。中俄兩國須敦睦誼。乃貴政府之口頭禪。何乃時時以難題要求。以窘敝政府。是何意乎。誠不得其解。俄使曰。貴政府與各國交涉之事。敝政府無不盡力調劑。其間向無窘貴政府之事。如今日本交還遼東。如庚子議和。敝國亦極盡調停之勞。固久在王爺洞鑑之中。俄國之對於貴國。如斯親切。雖不敢居功。然亦可告無罪。而主爺今出此言。誠本公使所不解也。慶王曰。是固然矣。然敝國所以酬貴國者。可謂不薄。且貴國前所要求北清之權利。苟可應允者。莫不應允。至新約之事。則關係重大。敝政府萬難允從。俄使曰。新約乃補前約之未備。亦撤兵以後善後之要策。此勢所應然。何不可之有耶。慶王曰。東三省撤兵之事。本大臣旣與貴公使訂定條約。去年定議之際。本大臣力排衆議。而簽押之。乃未滿一年。主其事者皆在。何得又欲索訂新約。請貴公使易地而思。當可釋然。俄使曰。揣測尊意。不過顧慮他各國抗議而已。要之此次訂約。乃因兩國便益起見。與他國毫無關涉。且敝國前者要求之款。新約收回。可謂通融辦理。去年兩國改訂之款。業由道勝銀行總辦璞科第氏送交貴大臣處。請爲訂定。如各國有向貴政府詰責者。敝國自有調停之策。無庸貴大臣過慮。慶王曰。璞氏送來酌改之款。本大臣業已奏聞皇太后皇上。均不俞允。內外臣工議論沸騰。各國外部及使臣亦多有抗拒。假令本大臣應允。其奈輿情不洽。何貴大臣須將如此情形。傳達貴政府。力請廢止新約。俄使曰。本公使有議約之權。無廢約之權。貴國即使不允敝國之求。將來可保無

匪亂乎。慶王曰。貴國撤兵後。善後事宜。敝國必竭力辦理。萬不致疎忽。請放寬心。俄使又曰。茲送交四款。皆貴政府不難應允。各國亦必無繁言者。究竟應允與否。請速行咨覆。敝國政府。慶王曰。本大臣實無覆答之權。俄使曰。應允與否。在王爺獨斷。請勿飾辭推諉。慶王曰。俞允與否。權在朝廷。本大臣有協議之權。無定議之權。又曰。此事最關大局。須徐待熟議。俄使曰。請速議定。爲幸。遂辭慶邸而去。聞慶王接見俄使之後。即往頤和園覲見兩宮。

○詳誌考試特科事。此次經濟特科。太后本徇張之洞之請。概許從寬取錄。俾多士歡忻鼓舞。以收得人之效。比至覆試閱卷之日。樊增祥正在引見之時。召對之際。痛詆此次經濟特科。多係新黨。萬不可收用。以爲異日之患云云。太后深以爲然。即傳口諭。命閱卷者只取一等十名。二等二十名。閱卷官方冀多收弟子。以爲門下之光。一時聞此諭旨。無不相顧失色。遂定張取第一名。以下各依次分派一名。惟曾寶華陳邦瑞得多派二名。及至試卷呈上。太后復命軍機校閱。軍機皆引嫌謝病。太后遂自評閱。復抽出三名。遂留二十七名名數。又吳逢甲亦具摺奏參梁士詒楊度等十八名爲革命。並指梁爲梁啓超胞姪。亦可笑也。又魏光燾疊電奏兩次。歷指所取之某某等爲革命黨。與上海通同一氣。故此次拆封。太后親自拆閱。即將所有被參之名。概行撤去。

○擬保張督。袁世凱前嘗告諸軍機各大臣云。張香帥熟諳外交。一切機要。宜與諮商。王文韶頗爲反對。而慶王則均將袁督之言奏知太后。慈意亦殊不悅。然袁仍擬再行力保。已與軍機各大臣商議具奏。惟張之洞因滿洲問題。與慶王意見大相逕庭。殊不願與議此事。而太后亦僅願慶王與俄國協商。不欲張之洞參預。故張之洞前者所奏意見。一無採用云。

○陳奏俄事大略。張之洞奏陳于皇太后皇上。謂滿洲之事。共有六條。一中國宜連英美日三國。以阻俄國。應至聖彼得堡議定退兵之日。二退兵以後。以吉林興京開爲通商口岸。將此意知照英美日三國。請其助力。三在滿洲地方之滿洲政府。應加以更改。與別省相同。四興京地方之滿洲將軍。應即廢去。將此一省併于直隸。由直隸總督兼轄。五由直督袁制軍自行派兵至滿洲保護俄人。俄兵則應減少至六千名。六設俄國以後行事。有礙中國利益。及傷中國體面者。或再向中國索地方利權而立密約者。中國應照會三國。與彼等商酌。而求其助力。

○奏廢科舉。日前有某侍御上封奏。力請廢科舉。摺略云。廢科舉事。湖廣總督及直隸總督已會銜條陳。似勿庸小臣瀆奏。乃爾來傳聞。仍有學堂科舉并行之說。雖不敢信。特恐聖明仍有未決。故不得不據實上陳。且武科既廢。悉由學堂出身。而獨於五洲詬病之科甲。猶有所靳惜留戀。恐將來士林終於窮荒槁餓之鄉。絕無一才可爲國家效奔走之用云云。聞摺已留中。大約俟張之洞

議此事時。再行發抄。

◎沈蓋被殺詳誌 據字林西報云。沈蓋爲人極守禮法。在北京時。其所交往。類多上流社會中人。此等人中與之爲友者亦甚多。容或庚子年漢口富有票一案。彼亦與聞。因有人言彼於此時曾在湖廣督署中充當文案。彼後即遁往日本。在日本地方彼亦新交數友。故於一年前即歸北京爲報館之訪事。惟彼自歸國至今。未曾干與國政。或有人以爲彼過於偏向日本而抵拒俄國。故彼發電至日本。所傳各新聞。每多不實。所以此次中政府拘彼時。彼自言日本報中各新聞皆由彼告知。中國於俄國所索各款中有兩款。已經應允。彼以爲此款即係中國與俄國所立之密約。或彼之此言。亦係誤會。惟由此名消息可知。俄人實在其中設法。欲得中國之利權也。後中國各官員即至宮中奏聞沈某所爲各事。乃即奉上諭將彼拏問。交於刑部。彼之如何被拘。及在刑部監中所受各苦。余等不必言。及因此等之事。雖不合理。然在中國乃尋常之事。不足奇也。至前月廿九號。即有審問之事。問官係太后所特派。亦不問其干與富有票一案有何憑證。又不言明何人告彼之情節。彼等本欲用大刑。惟因沈蓋自行供認。故未曾用刑。照中國法律。問官亦不能即行定罪。後即將所審各情覆奏於太后。沈蓋之友人以爲後一日即將有諭旨將其正法。惟其中又有人盼望時正盛暑不能行刑。或可延至秋後處決。得以暫時不死也。惟審判以後即覆奏朝廷。請諭知作何辦法。後太后即降懿旨。謂沈蓋之罪。無須凌遲。亦無用正法。祇須在監中杖斃。所最奇者。此極惡之刑。刑部之官吏。竟肯奉上諭而照辦。用竹板笞撻四肢與背。共計兩時之久。以致肌肉全行腐爛。而人仍不死。沈蓋受苦難當。願求賜以絞斃。後竟照其言。而絞斃之。彼氣絕時。爲時已晚。從此可知中國之文化如何。太后之性情如何。此事乃出於太后之意。親降明諭施行。則毫無疑義。即據中國之法律。如此辦罪。亦係逾分。惟現在能行此刑。即可知太后之權爲不小矣。照中法即係叛逆之罪。亦無如此之非刑。此種刑罰。惟宮內奄寺身犯重罪者。乃得施之。不得施諸平民也。此事甚爲可惜。倘刑部中之官員。既奉諭旨以後。不肯照行。願自請死而不願奉行。此令與謀斃平人無殊。則中國大有可望。因此即可顯出中國有新世界許人樂其自由。沐其文化。不願受行無道之暴虐也。

◎俄兵入藏 駐藏大臣電咨外務部。謂有俄國武員隨帶少數兵馬。侵入西藏。據該武員復答。僅只入游藏歷。並無他意。惟該武員並無貴部護照。不無可疑。合請照會俄使查明情由。以便照約保護云云。旋經外部照詢俄使。復稱俄政府並無派員入藏之事。故外部已電飭該大臣斥逐矣。

◎法國要求 駐京法國公使照會外務部。略謂桂撫王之春。今雖革職。前與敝國所訂各約。須照原議辦理。外務部旋即照覆。謂

王與貴國所訂何約。本部未經與聞。須俟查核商酌辦理云云。

○侍御特識 有某侍御者擬上一封奏。大意謂日本留學生自編成義勇隊。以拒強俄。而政府謂其爲革命。聞學生等因不爲政府所諒。多心喪氣沮。甚於學界有礙。且爲各省出洋游學者加一層阻力。請明降諭旨。以慰學生之心。謂朝廷所忌惡者爲革命黨。如果該學生等實非革命。專心向學。朝廷絕不無故加以罪名。待學成歸國。仍當優予出身云云。聞洋洋數千言。頗足動聽。甫經脫稿。尙未繕清呈遞云。

○按名拿辦 有某大員面奏皇太后云。現在外間因查拿會黨。以致謠言四起。人心惶惶。有謂長江一帶。會黨已潛圖起事者。有謂朝廷欲將一切新政盡行推翻者。若長此情形。恐人民解體。大非中國前途之福。皇太后云。我本無心追究此事。然既有人指名舉報。自不得不按名拿辦云云。

○課添經史 張之洞欲將經史一門添入京師大學堂章程內。爲緊要課程。凡門生故舊。奔走其間者。皆仰承其旨。條陳經史之事。惟自管學大臣以下。皆不謂然。故會議多次。未能定議。至日本各教習。則尤引爲笑柄。謂中國界於列強之間。情見勢絀。只得以經史戰勝於各國云云。之洞則成竹在胸。決不爲時議所動。現時各教習皆紛紛辭退云。

○請美調停 皇太后皇上近日因東三省之事。頗爲焦慮。故日前特召軍機大臣及各部堂司各室至頤和園會議。時慶王極言現在時事日亟。惟有請美國出爲調停。或且易於結局。皇上頗聽其言。遂電致美國大總統。略謂中國現在時局日促。甚盼貴國仗義。出爲調停云云。

又慶親王日前特至美國使署會晤康格氏。謂東三省之問題。中國處置甚難。我政府深願貴國出爲調停。以冀挽回事局。務祈貴公使將此意電商貴國政府。聞康格氏已將此意電稟大統領矣。

○張督意見 內田公使頃往晤張之洞。互談良久。張言敝政府之意。一俟俄國撤兵之後。即將滿洲開放。又言刻擬籌一鼓勵留學生之法。凡留學生已由日本政府指定學校卒業者。歸國之後。定行錄用云。

○密員入京 奉天將軍增祺近特密遣某旗員來京。至慶邸面陳東三省近日情形。謂俄人不特不肯退兵。且有實行佔領地方之概。現在我之一舉一動。俄人無不掣肘。而彼則獨斷獨行。而且不令告知政府。增某不敢擔此重任。故特遣員至京請示辦法云。又增祺因在奉天諸事。皆受俄人挾制。凡出入公文。皆須由俄人拆閱而後准行。其電奏等事。更須由俄人經手。以故不能與政府

一通欵曲。此次因有要事。必須面陳。故密遣此員微服來京。徑達府邸云。

○俄兵入藏。西藏喇嘛自游俄之後。立意欲去中國之羈輓。以求獨立。近聞俄國又派哥薩克馬兵前往藏地。其意何居。殊不可測也。

○籠絡蒙人。俄國每以測量土地爲名。派兵侵入蒙古。近者益增其數。即如庫倫貝加爾州。已有旅團步兵三千。騎兵二千。工砲兵各一千。共計軍隊七千名。且於該處建築堅固兵營。貯藏軍需。爲永久駐兵之計。其他步騎砲各兵之駐烏里雅蘇臺者。有五千。人駐噶順者。有三千人。以虎狼之威。壓制土民。而保護俄國商民。有時或以柔軟手段。散給衣食。以濟貧民。或設學堂。以教土民子弟。恩威並行。足見俄國籠絡之術之巧妙也。

○俄使之言。滿洲事件。中國頗望美國出爲調停。美國亦嘗示以欲爲調停之意。日前慶王輕車減從。往俄使署詰之曰。若美國出來調停滿洲事。貴國政府將用何言答之。俄使答曰。我國於滿洲事。雖不願他國出而干涉。然欲維持東洋平和。亦不便深拂美國之好意。苟美國能調停得體。我國亦甚樂從也云。

○法使詰問。近日法公使以廣西巡撫王之春被劾落職。曾向外部詰問王之春任內所議中法交涉一切條約。是否承認。外部王大臣當答以王之春曾訂何項條約。無從查考。俟行文兩廣總督查明。再行奉復。

○擬招商股。傳聞政府近有廣招商股辦理路礦之議。蓋因有人條陳南洋各處華商多係巨富。倘善爲勸募。必能集成巨款。較之與洋人合股。大爲有益云云。頃召見張振勳。聞即係議論此事。

○奏請治罪。某御史上摺奏請將已革廣西巡撫王之春拿問交部治罪。摺中大意謂已革廣西提督蘇元春。辜恩負國。養癰貽患。奉旨交部治罪。天下翕然。王之春蒙蔽欺罔。坐失機宜。其罪亦不亞於蘇元春。僅予革職。似不足以蔽其辜。應請飭交刑部治罪。以伸國法云云。

○解運軍火。庚子和約禁止軍裝輸入中國二年。刻下雖屆限滿。然續禁弛禁。尙未議定。而北洋各屬砲臺防營。操演防堵。在在需用軍火。故袁世凱月前特商鄂督端芳。飭廠代爲製造。昨日已由飛鷹運艦由鄂領解。頭批軍火若干。到滬後即由海天兵艦轉解赴津。飛鷹運艦則又溯江上駛至鄂接解。

○教習禮儀。張振勳侍都入京召見時。王文韶與之最契。其召見之日。王文韶在軍機處院中教張曰。爾入見時。先向太后跪下。

將大帽取去。放在地中。說請太后聖安。然後兩腿少移向皇上跪下。說請皇上聖安。太后皇上問話時。不可抬頭。對答時須賀意。謹慎。總以少說爲妙。一時軍機中傳爲笑談云。

◎中俄交涉 近日俄人約中又有內外蒙古及西藏等處之礦產鐵路。均歸俄國辦理。他人不得與聞一條。政府雖未應允。而俄人之意已堅。故東三省事終不能結局。論者咸以爲政府大員一味延宕。殊不知其中爲難情形也。

又奉天將軍增祺日前會同吉林將軍電致外務部。謂俄國自有礦山。不許他國開採之約。之議後。即時有該國商人帶同礦師。逕至奉天吉林等處開採。并無照會議訂可否。請速議覆云云。聞外務部業已電復兩將軍。令其會同向俄國領事力爲分辨。總以收回前失爲要云云。

◎英使意見 英公使薩道義氏日前到京。有人往訪談東三省之事。問其政府之意若何。薩使答云。敝國外交家之意向。只願東三省開通商埠。如不失英國之利權。則不肯與俄失和。蓋東三省若果開通商埠。不惟不失敝國之利權。亦不致爲俄所攘云云。

◎詰問俄人 外務部自聞俄國駐旅順關東總督阿列克休將軍升任遠東總督消息。特電諭駐俄華使胡惟德氏。署謂聞俄國新簡阿將軍爲遠東總督。不勝詫異。觀此則俄國視東三省爲囊中之物。不已昭然若揭乎。究竟其內容若何。望爲留意探悉。電告云云。後胡惟德電覆政府。謂俄國已擇于哈爾濱建設督署云。

◎紀俄兵侵入西藏事 俄人侵畧東亞政策。不止滿洲蒙古新疆等處。其經營西藏。近亦大有進步。前有俄國某大佐率領俄兵一百八十名。越青海蒙古一帶。侵入西藏。沿途測量地勢。月前業已行抵拉薩府。會晤清國駐藏大臣。迫令與以各種便宜利益。駐藏大臣以事出意外。即將此情電稟政府。政府遂與駐京俄使雷薩氏交涉。促其迅速飭令該兵撤去。雷薩氏答以並無其事。若有當速令撤去。嗣後駐藏大臣又連次電請政府。速示對待之策。當由清廷傳諭。謂俄兵侵入國禁。有犯國威。可直迫其退去。不可陷彼巧言。以貽後日之悔云云。該大臣接電後。當即照知俄兵。命其從速退出。孰知慍悍強暴之俄人。全不應允。且言俄兵將由西比利亞接續前來。駐藏大臣聞之。恐怖不安。百方敷衍。於是彼等乘機頻迫。與以特別利益。其勢猛烈。該大臣因屢求清廷指揮。均無善策。不得已遂與以左載各項利益云。(第一)俄兵於西藏除特別禁地外。得以自由旅行。(第二)前記之兵數一年不得過三百名。(第三)俄兵如瀕於危。可使用其己國兵力。(第四)俄國兵房除禁制地外。得以自由建築。達其永久之目的。(第五)俄兵有保護俄國民在西藏測量礦山土地之權。(第六)俄兵之食物。有令西藏人民供給。與以相當價值徵收之權。若西藏人民無理拒絕。

俄兵得以強制。由是俄於哈勒西司克地方。隱然示掌握軍事權之情態。其政策甚爲陰險。此等舉動。雖俄人所慣用之手段。豈非亦未開領土之最妙侵略方法乎。

◎記北京大學堂事。本科新進士及庶吉士等。均須入大學堂肄業一節。已誌前報。昨見學堂新定章程。惟庶吉士到堂後。每人每年由學堂發給津貼銀三百兩。以資贍家。其分部者則無焉。有師範館學生某君聯合仕學師範兩館學生向堂提調曰。同一學生。何以庶吉士獨有津貼。我等則無也。爭論數日。管學大臣爰將章程改訂。以庶吉士每人三百兩項下。各提六十兩作爲師範仕學兩館學生津貼。其事始寢。

大學堂新改之章程。其大要如下。原設管學大臣改爲學務大臣。總辦改爲總教長。堂提調改爲教長。分教習改爲分教長。全歸總教長節制。無總教習名目。從前之總辦祇管提調等事。今改爲總教長。則各教習之事亦干涉焉。故較從前之權稍大也。又學生所着之衣服。均由學堂發給。無論在堂出堂。須一律穿着。不准更換。以杜在外招搖之弊。

又學生如未畢業。卽行告退。或因事革退。均須按畢業之年呈繳學費。每年一百兩。如遲遲不繳。惟出結官是問。又張之洞前奉懿旨。令卽改訂大學堂章程。後當將保薦特科之陳毅胡鈞留京贊助。頃擬就之稿本頁數幾於盈尺。命意由之洞而筆墨則悉以陳胡主之。其最要之一節。在首請降旨通諭督撫。此後無論各省府州縣學堂。概用東洋留學卒業生爲領班。予以教育之權。責以將來之效。此舉蓋爲籠絡人才起見。其餘條目雖多。究其實不過採取政府之意旨。以正人心端學術爲目的所在云。

張之洞擬奏學堂章程。實與原定章程並無十分出入。除增加習經時日。及添習詞章。安定考試外。又裁去政治一門。以爲政治常言憲法。是導民於亂也。又聞原有執事各員。亦鮮更動。不過改總教習曰校頭。總辦曰校長。提調曰監督而已。蓋一切均仿日本大學章程參酌舊法。又特諱言立憲。以期與政府浹洽。然政府終不信之。故之洞此番來京。頗失初望。

◎科舉不廢之原因。科舉不停之故。因某御史條奏。謂近來各處學堂多專重西學。不重經學。於治己之道。多有未明。將來作官治民時。必不能善。況日事西學。難免染平等自由之習。加以學堂定額有限。爲額限而不能入者。縱有才華。亦不能登進。實阻礙讀書之路。莫若仍在科舉中選取人才。利多弊少云云。

◎股票不再展限。昭信股票於七月廿九日第三次請獎限滿。聞直隸山陝四川等省。尙有數十萬未請獎。戶部本有再展限兩

個月之議。某堂謂前次奏定。無論如何。不再展限。此次如不依限請獎。係屬伊等自誤云云。案今年股票請獎。約及百萬。內有四十萬係湖北某撫由廣東購來者。兩月而盡。直隸股票成數畧大。現餘不及廿萬。約限內當可掃數。緣都中現只有此一種。其售價每百收庫銀五十三四兩。

◎紀商務部 商部現先借順天府中學堂餘屋作為公所。頃振貝子到公所開用木質關防。又具奏調用人員二十二。均奉旨依議。日內籌議本部辦事各項章程。大致倣外務部體制。分設四司。各專職守。首司曰保惠司。專管商報商律保護專利。接見中外商人。本署司官升遷等事。次曰平均司。專管開墾山利水利農務蠶桑種植畜牧等事。次曰通藝司。專管製造工藝鐵路礦務輪船電報郵政賽會機器等事。次曰會計司。專管錢幣度量權衡海關洋土貨出入稅務商家詞訟本部度支等事。日內即將入告。共擬章程條程十二條。

現擬一面修訂商律。一面商訂保護章程。計保護章程約分三項。(一)保護本境商務。(一)保護出境商務。(一)保護出洋商務。今擬先訂保護出洋章程。又聞商部現在順天工藝局設立商報館。每七日出報一次。其體例則只紀商務。不言政治云。

外務部通飭各海關道公文為劄行事。光緒二十九年七月初九日。准英國薩使照稱。查商約批准之據。已經互換。除約內暫停數端外。現在正當施行之際。大約已由貴部分行各省大吏。惟其中有數端。應請咨令著實留意者。如第一款發給存票一事。第十四款米穀出口一事。均應行各海關道照辦。第七款所載由南北洋大臣在各管轄境內。設立牌號註冊局一處。派歸海關管理。各商到局將貿易牌號呈明註冊等語。應請轉咨南北洋大臣速行設法照辦。並請轉行各省承認保護英商貿易牌號之責。以防中國人民違犯迹近假冒之弊。合行照會。並希裁復。以便轉咨本國。是為切要等因前來。查中英續訂通商行船條約。經本部奏請批准。後業於本年六月初五日與英使互換。所有約本亦經劄行在案。茲英使照稱各節。均係條約中應辦事宜。除照復外。相應劄行該監督遵照辦理。並申復本部可也。須至劄者。

◎電參袁道 奉天將軍電致政府云。東邊道袁大化辦理交涉。不合外情。請旨開缺。另簡以重外交云云。按袁為人忠直。每與俄人交涉。俱能以力競爭。頗知外情。決不敷衍。俄人以為不利已。故令奉天將軍電參。

◎詰問俄使 俄人立遠東部一節。某日我政府奉命問其設官之故。據俄使答云。此不過暫為治理。今年必將地方交還中國云云。政府明知其為虛矯之辭。勢不便以此言覆奏。故現在仍含糊不得辦法。而皇太后於此事甚為着急。聞當日奏到俄人設官之

信時。是日宮中正演戲。皇太后立未往觀云。

◎俄國撤兵密約 俄公使新提出撤兵條約如下

一 去年四月八日所更定中俄協約。於盛京省全部撤退俄國占領兵隊。改爲本年十月八日。又吉林省全部撤兵。改以其後之六個月爲限。黑龍江全部撤兵。亦以其後之六個月爲限。

一 松花江航行船舶。俄國於其沿岸新設碼頭。並保護航行。又因該地不時有匪亂。故特駐屯若干軍隊於新設之各碼頭。

一 盛京吉林黑龍江三省。俄國所設之電線。應加保護。此後如有必要處所。仍可安設電綫。

一 欲期中俄兩國之貿易隆盛。中國無論因釐金及其他何等之名義。總之對由陸地上入東三省之俄國商品。除現在議定之新稅則。並現行以上之稅則外。不得增加。

一 東三省及內地所設中俄銀行分行。又牛莊稅關收稅章程及檢疫事務。均當照現行者極力維持。

一 俄國兵隊撤退後。東三省全部之土地。中國不得贈與他國及租借他國。

慶王得此條約後。不勝俄人之督促。進退俱窮。乃祇得仍用中國外交之故技。思得一遷延時日之策。故對於俄國之新要求。已送公文於俄公使云。第一條。不割讓云云之件。中國自無異議。但在開市場以外之地。亦望俄國推此意以行之。第二條。松花江口航行權。更無異議。但不可以俄國兵官守護之。齊齊哈爾勃拉克新斯克間之大道配置哨兵一事。亦爲不可。應以清國兵員守護之。第四條。檢疫醫一事。除土人外。可僱聘他國之醫師。第五條。則全無所妨礙。以上即請協商承諾云云。

俄國接清國覆答後。不允所請。仍固執當初之要求。且迫其認諾。更又提出一事。新市場開設之際。其滿洲稅關。須全脫赫德氏之手。而任俄人專管云。其勢甚不可屈。慶王夾於俄日兩國之間。進退俱窮。遂欲藉公平之美國公使助力。以講善後之策。特出頤和園而訪問康德公使云。

◎中俄新訂吉黑兩省開鑛條約 中國東方鐵路公司（即俄國公司）現在已與中國政府立約。欲得吉林黑龍江兩省開鑛之利權。此約計共十二款。今將其尤要者錄登於下。

一 中國東方鐵路公司。有在中國東方鐵路三十罰司（按三十罰司即三千五百英尺）地界以內。專開煤礦之利權。

二 在三十罰司以外。如有人欲享開鑛之利權者。此種人亦歸中國東方鐵路公司管理。

三倘三十罰司以外。如有人欲向中國政府租地開礦者。中國政府須先照會中國東方鐵路公司。四倘中國東方鐵路公司。欲推廣其權利在三十罰司以外之地開礦者。所有合同。應照中國開礦章程立之。五本公司所得之煤。應議定取幾分之一。送與中國政府。作為津貼。現在東方鐵路公司既立此約。即可在鐵路之側經始工程。開掘煤產。現已派定喀里司脫拉少甫為公司開礦之工程師矣。

◎中國嚴守中立。日俄開戰。我政府特援局中立之例。照會各國。并畫定戰地。不准侵擾。且添派兵隊。駐守山海關熱河錦州等處。以為嚴守中立之實。茲將律法官所擬通飭南洋所屬各海關及南洋海軍等官訓條開列於下。

(一)現在日俄兩國爭戰之際。凡戰國之戰艦。均禁止停泊中國水道轄境各口。或停泊為爭戰起見。或為布置一切戰務。並禁止如甲戰國之戰商各艦出口後。其停泊在中國水道轄境內。或泊艦之處之乙戰國之戰艦。不准追蹤前去。必須候過至少二十四點鐘後方准開行。

(二)一經曉諭之後。如有戰艦進中國水道轄境口岸。或停艦之所。此項戰艦。應令自進口之時起。於二十四點鐘之內。離開出洋。除非遇風潮或因缺食物。或因修理。凡遇此等事情。如逾二十四點鐘之限。該口之官長。應飭令迅速開去。除僅敷即時需用食物外。不准多帶食物等件接濟此種艦隻。如因修理而來。一經修畢。不准在中國轄境水面逗留逾二十四點鐘之限。

(三)凡戰國之戰艦。不准在中國各口岸及水道轄境內多備食物接濟。只准向非民購辦。以敷及時需用之食物等件。為艦上水手人等之急需。如購煤斤只准接濟僅敷回本國至近之口岸。不准多備。

(四)兩戰國之戰艦。不准以捕獲之戰利敵艦或商艦進中國水境。

◎日俄戰爭與中國。中國政府聲明自處局外守中立之例。日本公使謂貴國雖中立。然亦當整頓兵備以備不虞。蓋恐日俄開仗。貴國內地。或有賊匪乘機竊發也。俄公使則謂中東一役。俄人從日本之手。奪已失之東三省。還之中國。日本因此懷恨。今俄國雖暫屯兵隊於東三省。然於中國地方主權。固毫無妨碍。俄日兩國之與中國。孰親孰疏。今日俄日開仗。係為中國之事。中國萬不能中立。且開仗之地。海則旅順。陸則東三省。皆係中國之地。中國若不助俄。則俄國將來如因戰事。或有別據京津等處之舉。中國不能見責。若中國果欲助日。亦不妨對俄明言云云。

政府於日俄戰事。雖聲明兩不干預。然聯日之事。人人皆知。惟政府之對俄國。却無遽然決裂之狀。俄人近亦知中國親日而疎俄。大有強迫挑釁之意。政府仍一面虛與委蛇。堅持不動。某邸之意。欲俟軍事預備粗定。再作計較。

常東事初緊時。日俄兩國均向中國索助兵力。彼皆知中國兵不足恃。不過欲探中國意向耳。頃聞俄人忽向我政府責言。謂我暗以鉅款輸助日本。我政府力白並無此事。俄人謂後自明白。蓋俄人自知失歡於中國。誠恐中國或有潛助日本之意。故先爲此切制之言。

俄公使照會外部。聲稱日俄開戰之日。俄國須調集兵隊分駐京津榆關一帶。以爲聲勢。絕不干碍中國之事。中國政府毋庸驚恐。並須嚴飭各地方官曉諭居民。勿使滋生事故云云。未幾日本公使亦有照會。所言與俄使略同。惟加京津地方日本力保無虞等語。政府以難於措詞。均置不復。

又某日政府續接俄國來電云。俄日開戰。大率在黃海渤海一帶。俄國一勝。即移得勝之兵。假道天津。直抵北京保護地方。望貴國幸勿疑懼云云。

又政府電致各省督撫云。本處近接出使大臣胡楊兩公使電。稱日俄協商之舉。恐無成局。一旦決裂。我國若守局外。未免有負日本美意。若遽聯日。與俄國抗拒。則兵力又恐不足。且萬一戰敗。後患更不堪設想。如何處置。務望貴處統籌全局。各抒所見。以便入奏云云。聞各督撫業已紛紛電覆政府。即蒼萃衆說。折衷一是。密摺上聞。

○俄要礦利 奉天將軍增祺某日致電政府云。俄國關東總督亞歷斯夫。突來照會。略云。東三省各礦。除已經華人開辦外。其餘各礦須與俄人商議。始得開辦。如各國有欲開辦者。一經俄人允准。即可施行等語。請政府速爲籌示機宜。以挽利權云云。

○購辦軍伙 直督袁世凱現因東事日亟。密飭津海關道唐及招商鐵路兩局總辦周梁二道。向某國購辦軍械。開付價之法。計分三期。以訂立合同時爲第一期。應付三分之一。某國將軍軍械裝船時爲第二期。再付三分之一。其餘一分俟軍械到華時付清。并聞此項軍械已由上海五馬路某洋行承辦云。

○言官奏對 某日某官入對。論及時事。某官叩頭問曰。近有一事。道路紛傳。皆謂確鑿。以臣愚見。必係謠言。太后亟問何事。某曰。外間皆謂皇太后皇上有西幸之意。臣以爲今日之事。與庚子不同。今各國皆有兵保護使館。俄日兩國似不肯復駐大隊招人疑忌。而無益於事。況今日民力窮困。遠過庚子。聖駕西巡。亦恐還京不易。太后曰。我並無西巡之意。某官頓首曰。臣亦以爲太后聖明。

必無此意。

◎東三省之俄兵 東三省自被俄人佔據後。惟所欲爲。恣無忌憚。自將軍以迄州縣。均懾於俄人之威。莫敢誰何。凡地方緊要隘口。亦俱建築砲臺。九月以前。守臺弁兵。尙不致十分嚴密。卽俄兵之散處於吉省全境者。亦僅在萬名左右。今則來者愈多。所携槍械。亦較前嚴整。各處砲臺。輪班嚴守。日夜不懈。而且俄兵往來靡定。卽大吏密飭交涉局詳加訪察。亦無自知其確數。目下俄兵之在吉省者。大約在二萬六七千上下。惟聞俄人聲言。除水師不計外。吉省有足兵六萬。合之奉天黑龍江兩省。足有俄兵廿萬云云。俄兵之聚集於東三省。向確以遼陽哈爾濱爲最多。其次爲旅順大連灣甯古塔等處。今則以上各處益復增多。而新民廳海蘭泡伊通州鳳凰城寬城子呼倫貝爾阿勒楚喀沙草峰南岡等處。均有俄人車轍馬跡焉。鐵路各車站。亦莫不駐有重兵。嚴爲警備。

◎政府腐敗 日前政府被蔣侍御式理嚴參。太后大怒。將原摺發各軍機大臣閱看。諸大臣皆惶恐碰頭謝罪。請另簡賢明大臣。太后斥慶王曰。他人姑不必言。汝乃懿親。亦臨危思避乎。慶王對謂實恐才力不及。致誤大局。上亦謂旣如此。或換一二新政府亦好。太后曰。今無合格者奈何。或以新入政務處之孫家鼐張百熙爲之如何云云。彼時諸大臣咸謂事在必行。不意後來竟不提及。

自御史疊參軍機之後。樞廷諫垣。頗存意見。聞日前某侍御復有封奏。某大軍機曰。某人不知又說甚麼。某中堂曰。不用問。無非你我而已。並聞近來軍機辦事。其含混謬誤處甚多。如批摺應批交某部者。或批交他部。應批議奏者。或批知道。應批某部某部議奏者。或僅批一部等類。大家以省事爲心。故絕無有揭出者。

◎學務近聞 張之洞所定之大學堂章程。頃已脫稿。招善書者多人。終日繕寫。聞須繕寫四份。隨摺具奏一分。存政務處一分。存大學堂一分。留存備查一分。並悉章程內有將大學堂改爲中國高等師範學校。俟將來有具大學之資格者。再設大學。所有進士館學生三年畢業。畢業後升入大學肄業三年。大學畢業後。升入通儒院肄業三年。卽以三四品京堂候補計共前後九年之期。

◎刪改律例 探聞刪改律例一事。一時未能辦理。總之因奉旨不能不改。亦不過因陋就簡。姑成草案。至於各種法律。須俟此次大學堂法律卒業生共同纂校。始能公布施行云。

◎議設商會 商部擬在北京設立商會。日前傳見北京巨商十家。到者六家。會議設立商會事宜。令其分告各商聽候開辦。以便將來作爲顧問云。

○條陳籌款之法。傳聞日前某京堂上書條陳籌款之法。據稱刻下講求商政要務甚多。只以款項不足。以致雖有善法。不能舉辦。現擬一籌款之法。有益於國。無損於民。有益於此。無損於彼。請將各海關歲出之乾修及平餘之銀兩。皆令澈底呈出。作為公項。每年必可得數百萬之巨款。以此辦理商務。必有起色等語。皇太后以摺示政府。當經某公奏對云。此舉恐不易辦。容臣等細酌之。摺遂留中。

○袁督練兵

袁世凱近已決計在直隸招練新軍三萬人。請戶部籌發的餉。如戶部不能籌發。則北洋自籌。部中不得挑剔。

○練兵章程

練兵處奏定章程。頗能扼要。惟聞照此辦理。則內而部臣。外而督撫。均屬無權。其籌餉一條云。凡各軍各營餉項。統由練兵處管理。無庸造冊送戶兵部核銷。又有一條云。凡練兵地方文自督撫。武自提鎮以下。如有故意留難。阻碍軍事者。由練兵處分別參辦。其他類此者尚多。至該處雖有慶王督辦。而一切事宜。全由徐菊人閣學稟承。慰帥主持。所有緊要文牘。皆徐一人手定也。

○認款寥寥

商部前行文各海關。飭令認籌常年經費。詎迄今多月。各關尚未報齊。且所認之數。不及十萬。商部中人。大為掃興。前者特簡楊京卿士琦為商部左參議。聞係因楊現辦電報局及招商局有人建議。謂該二局應歸商部直轄也。

○條陳遞減科舉辦法

前兩管學大臣及張之洞。具摺條陳遞減科據。摺中開引辦法五條。茲揭如左。

一鄉會試中額。請自下屬丙午科起。每科分減中額三分之一。俟末一科中額減盡。以後即停鄉試。

一學政歲科試取進學額。請於鄉試兩科年限內。兩歲考兩科。四次分減。每一次減學額四分之一。俟末一次學額減盡。即行停止。學政歲科試以後生員。即盡出於學堂。

一科舉停止後。會試總裁。改於大學堂畢業考試時。奏請簡放。分別內外場考試。鄉試主考。改於各省高等學堂畢業考試時。奏請簡放。分別內外場考試。

一科舉停止後。各省學政。毋庸裁撤。即令會同該省督撫。考察整頓全省學堂功課。並中學堂以上選錄學生及畢業考試等事。務以昭慎重。查日本各處。皆有視學官。正與學政之名義相合。

一科舉既議停減。舊日舉貢生員。年在三十歲以下者。皆可令入學堂肄業。三十歲以上至五十歲者。可入師範學堂之簡易科。若三十歲以上。既不能入學堂。並不能入師範簡易科者。及年至五十六十者。擬請自下科舉人於每科會試後。大挑一次。或

揀發一次。並多放謄錄分送各館。俾得議叙。其大挑揀發未入流之舉人。及恩拔副歲優各項貢生。均比照孝廉方正例。准其考職分別用爲州同州判。生員亦准比照已滿吏考用爲佐貳雜職。分發各省試用。其年在六十以上。不能與考。酌給虛銜。至經生寒儒文行並美。而不能改習新學者。可選充各學堂經學科文學科之教習。每屆三年。查其實有成效者。比照同文館漢文教習例給予獎叙。如此則舊日應科舉之老儒。亦不至失所矣。

◎中立與戰地 中國劃定中立界限。係以遼河爲界。日本雖已認許。而俄國實欲并遼西一帶。亦爲戰地。只許中國屯兵于直隸邊境。并以關外鐵路沿路二適當之地。作爲局外中立地點。故現在中國所派之常備軍。係駐九門保守榆林一帶。而以馬軍分駐朝陽建昌平泉石匣古北口等處。皆屬直隸境也。

又聞增祺與俄人議定之戰地。西以遼河爲界。東南則離奉天四十里。已將圖說咨呈外務部查核。外務部即電咨增祺。謂所議戰地界限。亦屬無可如何之事。惟福陵相離甚近。雖在界外。尙須切實商訂。務使不致震驚爲要等語。

袁世凱馬玉崑以滿洲爲中國發祥之地。日本因此與俄戰爭。中國本無退處局外之理。今中國既已聲明中立。俄人又復屢次破壞中立之局。故擬奏請撤去局外中立之例。與俄決戰。或可保持將來大局。日前已將此意電請慶王代奏云。

◎俄使恫嚇 俄使奉遠東總督電諭。當即往訪慶王。肆其恫嚇。略謂中國外雖聲明謹守中立。陰則援助日本。中國既違公法。俄國自不能默爾而息。俄國將以中國爲自破嚴正中立矣。至援助日本之事。證據顯然。歷歷可數。如日本兵隊日前逕由某處登岸。中國並不阻止。日船出入某處。該處中國稅關伴爲不知。隱而不報。該關每夜且與日本之船信號往還。又任日本之船碇泊某灣。是皆中國自破中立之鑿鑿可據。不能諉卸也云云。翌日外部即遣聯芳回謁俄使。告以政府現已電飭該稅關查察有無此事。並言中國斷無私行援日之事。貴國以後幸勿滋疑云云。

◎將軍奉諭 政府近電飭奉天吉林黑龍江各省將軍。略謂俄人之在東三省所有交涉事件。如仍藉口刁難。以及肆意挾制中國官吏商民等事。著即從速就近知會馬玉崑商議酌辦云。

◎指明戰時禁貨 外務部會接俄使照會。將俄政府認爲戰時禁貨。分件指明。當經外部電致各省一體遵照。茲將各禁貨分列如下一手執及砲隊各軍器。二鐵甲。三火器。四炸爆各科及器具。五砲與工程隊及軍隊中輜重之應用各物。六帶刺鐵綫。七扁艇及浮橋。八軍隊備用之物及號衣。九駛海船隻若遇挂帶局外商旗前往敵國海口有軍務之意者。十船隻各式汽機。十一各式鍋

爐。十二、石煤。十三、石腦油。十四、酒精。十五、電信德律風及鐵路各物料。十六、糧食飲料。十七、米石。十八、馬匹及他項牲口。十九、海陸各戰應用各物。

○籌畫邊防 某日兩宮召見某軍機大臣議商。方今遼東大局岌岌。干戈正熾。宜速委某大臣前往熱河一帶認真考察該處旗綠各營官弁。年力是否強壯。兵數是否足額。並令會同該都統將該處綠營官兵嚴加整頓。汰弱留強。迅速改練新操。編成勁旅。謹固封守。以防邊患云。

○練兵處設司章程 北京奏設練兵處。其詳細章程業已入奏。由政務處議妥。茲將其分設司科章程採錄如下。總理會辦襄辦提調各一員。軍政司正使副使各一員。考功科監督一員。蒐討科監督一員。制度股管理一員。步隊股管理一員。砲隊股管理一員。馬隊股管理一員。工隊股管理一員。糧餉科監督一員。支發股管理一員。軍需股管理一員。建造股管理一員。醫務科監督一員。法律科監督一員。器械科監督一員。軍令司正使副使各一員。運籌科監督一員。嚮導科監督一員。測繪科監督一員。儲材科監督一員。軍學司正使副使各一員。編譯科監督一員。訓練科步隊馬隊砲隊工程隊輜重隊監督各一員。教育科監督一員。水師科監督一員。一員。

○報効練兵 練兵處籌餉維艱。京外各官紛紛報効。京城各衙門以戶部報効爲最多。計銀五萬。外務部二萬。商部一萬。餘部院等尚未議定。大約吏部二千。兵部工部各三千。禮部刑部各一千以內。

○議商藏事 日前某邸與某政府會商云。刻下英人於西藏益形逼迫。而俄人尤恐奪其利權。亦有意阻其覬覦之志。若迫釀成巨患。爲害不淺。亟宜速派某大臣赴往西藏。協佐裕有。二大臣襄辦一切。並令其將藏省地勢察勘妥協。詳細測繪。進呈御覽云。

○星使電奏 中國派駐歐美日本八國公使。日前聯銜電奏兩宮。略云。臣等探聞各國政府之意。日俄戰事不久可有平和之望。中國如不發奮爲雄。則恐一波方平。一波又起。難免滅亡之禍。臣等以爲我國若乘此時變法以圖自強。或可以與列強并立於世。不然。來日大難。方興未艾。云云。軍機即將此電呈覽。太后閱之大怒。謂如何方爲變法。言已。即將電奏擲棄於地。

○諮詢戎政 日前兩宮召見某大臣。詢及直省訓練之常備預備各軍。可否能臨陣對壘。並會否調往通州駐紮起程云。某大臣奏對云。駐紮通州馬軍門之精銳軍卒。業經開往榆關一帶防堵。其省城常備各軍。已開往通州駐紮接替更換。然常備各軍。雖係

邇年新募之兵勇。惟教演甚純。操練頗勤。尙稱得力。如遇有緊急軍務。頗足以使之折衝禦侮云。兩宮復囑云。現在防守邊隘。用兵之際。遇有練兵事宜。務須會同袁制軍和衷商辦。勿負重責云云。

○議設軍械局 練兵處王大臣近因中國軍營所需軍火。仰給外人。終非持久之道。故擬添設五省總軍械局一區。由直隸山陝齊豫五省督撫合力舉辦。以儲軍實。惟地界尙未指定云。

○議抽畝捐 軍機大臣日前字寄直隸兩廣四川閩浙湖廣各省總督云。光緒三十年正月二十一日奉上諭。外務部代遞總稅務司赫德條陳一摺。據該總稅務司稱。練兵籌餉。以地丁錢糧爲大宗。若竭力整頓。即用此款練兵。並可舉辦各項要政。按里計畝。按畝計賦。令每畝完錢二百文。確可經久。百姓亦不受絲毫擾累。現在財用匱乏。幾於羅掘俱窮。一切應行要政。如練兵等事。尤爲萬不容緩之舉。需款更殷。亟應切實通籌。期有良法。著該督等按照所陳各節。體察情形。悉心會商。逐條核復。妥速具奏。原節畧著抄給閱看。將此諭令知之。欽此。

○奏設銀行 戶部議辦銀行。議論多日。已於十三日具奏。計擬試辦章程三十二條。即名之曰試辦銀行。戶部籌款二百萬兩。另招商股二百萬兩。每庫平足銀百兩爲一股。常年六厘官息。並行使紙幣。凡交納官款一律使用。亦可兌取現銀。總行設於北京。餘如天津上海漢口四川廣東等處。皆設分行。無分行之處。暫與殷實商號訂章代辦。現已奏派戶部郎中張允言爲總辦。員外郎瑞豐爲副總辦。又請飭候補內閣學士徐世昌商部右丞紹英考察該銀行一切事宜。皆奉旨依議。

又聞試辦銀行。將來即專管發行銀銅各幣。惟銀圓一項。尙未定准分量。從前堂官中多主鑄庫平一兩者。現均知七錢二分之便。獨袁慰帥力主一兩之說。至此項鑄幣機器。原係訂明鑄造一兩重之銀圓。將來若鑄七錢二分重者。亦屬可用。據那琴軒尙書之意。以爲可兼鑄兩式。他日某式暢行。即以某式爲定。五六月間機器運到後。此事當可揭曉。

○練兵捐務 練兵處奏開捐務。已經政務處議奏。奉旨依議。聞其章程每千金以八百金上兌。實交現銀四百兩。其餘四百兩按三十二換折金交庫。聞日前已有上捐者一員云。

○遊學年費 聞大學堂此次所派英法俄德四國出洋各學生之旅費。及每一年之學費衣食等費。英國一千八百兩。法國一千兩。德國八百兩。俄國六百兩云。

○學生升階 張之洞奏准學生升階章程。大約本月即可出版。探悉譯學館學生五年畢業後。品學皆優者。一律獎用。獎法共分

五等。第一等作為舉人。以員外郎即補。派充外部章京。第二等作為舉人。以主事即補。派充出洋參贊。第三等作為舉人。以主事即補。第四等作為舉人。第五等作為附貢。派充各省學堂教習。此皆指俊秀而言。若原有官職者。即照原官升獎云。

○進士開館先聲 京師大學堂進士館。已定四月初間開館。所有上科新中進士。均須入館學習。其有年在三十五以外。願改外官者。始可自便。館中每日正課四點鐘。惟算學洋文體操為隨意科。不願學者聽。其各項教習。半係大學堂仕學館舊日教習。館中諸務。均由監督支講學恒榮總理。館中共設提調三員。齋務提調已延達侍講壽庶務提調已延汪侍御鳳池。學務提調擬延汪太史鳳藻。尚未到館。其文案雜務支應檢察各委員。亦已延定六員云。又聞學務處刻因進士館開課在邇。擬將學務處移至東鐵匠胡同。

○催辦學堂 日前政府議商。催令各省督撫轉飭所屬州縣。協商紳董。從速在各處設立學堂。以廣教育。並令將現在已立成者。各學堂之數目多寡。詳細造冊。咨送政府立案。以備綜核云云。

○侍衛入學 領侍衛內大臣禮王等奏。明三旗各侍衛。准其入將弁等學堂學習。以期國家得用人之實效。而每旗入學者。不得過十人之數。迄今各侍衛之入學者。尚屬無幾云。

○請撤版權 某督臣電致商部及大學堂云。中國編印書籍。原為開通風氣。豈可給其版權。以隘銷路。近來書賈屢有稟請者。迹近壟斷。有關開化。請貴部嗣後遇有此等事宜。一概批駁。以杜奸商把持云云。

○大學轉轄 京師大學堂前欲另覓地方。動造房舍。業已聘定某國工程師至京打樣繪圖。聞所存某國銀行之款。現在日俄開仗。一時難於提撥。故擬暫作罷論。聞該工程師前立合同時。言明予以百分之七工程費。彼時估價百萬。今該工程師因現在不造。要索七萬之經費。學務大臣業已照會該國公使。未知如何了結。

○預備祝壽 今年皇太后七旬萬壽。尚無停辦明文。現在京中各衙門紛紛預備報効。戶部擬籌三四萬金。外部尚有增加。至此項報効之款。皆於各官廉俸內扣繳。

○定議招練新軍 練兵處定議在某等處招練新軍兩鎮。即派某統制統轄。其餉項由屯糧木稅烟酒及鑄銀盈餘撥用。如有不敷。由戶部支領。限二月內一律成軍。

○捐納須知 財政處議因銀根日窘。不敷流布。擬參用金以濟其窮。奏請自本年開蒙日始。凡捐納職官者。須金銀搭交。每十成

內以四成核交足金云。

外國之部

西歷千九百〇三年一月大事記

▲一日路透電。英政府擬派杜將威老安統帶前赴素瑪勒應戰。各杜軍及杜屬洋鎗隊馬軍計二百人。擬於一禮拜內由克柏湯前往矣。

同日電。美國所設太平洋海線。第一次所傳電信。係由抗諾魯埠遞往澳洲。

同日電。德法意西班牙各官報。均稱目下摩洛哥大局甚危。惟望各國不至起而干預耳。

同日電。摩洛哥亂首聲言此次起事之意。原欲扶立摩王之兄爲王。至於圍城之實。蓋因軍糧不足。迫之使然也。

▲四日路透電。聞摩國王兄已于十二月二十七日帶軍前弗肅往攻匪。

同日電。現德人已佔取委內瑞拉之嘉柏洛海關。

同日電。紐約電稱委國總統刻下大有進退維谷之勢。蓋因國庫既已空虛。而土匪又將逼至。籌思之下。惟以告退爲妙云云。

▲同日路透電。摩洛哥國王已簡其兄爲弗肅總督。國民均無間言。

▲六日路透電。英國駐土耳其公使。以土政府去年十月間允准俄國魚雷艦四艘。由達達尼爾經過。實背萬國條約。現已極力辯駁。使此後如有意外之事。則英國兵船亦可由該處經過云。

▲七日路透電。德京柏林各處近傳言謂德國現已咨照俄國。以此次英國所駁俄國魚雷駛經達達尼爾一帶。與德國實無干涉。此舉英國頗有間言。各英報咸非德國。曾云英德兩國于委國戰事。既已戮力同心。于今不應有此舉動云。

▲八日路透電。俄國魚雷艦經赴達達尼爾一事。茲聞奧意兩國亦欲出而干預。惟德法兩國不然。

同日電。一千九百〇二年英國進口各貨價值。較之前一年多至七千萬磅。其出口貨物價值。亦多三百五十萬磅。

同日電。英皇擬于今年三月偕同皇后乘坐皇家輪船前往地中海各處遊歷。

▲十日路透電。日前外間忽有意外之謠。謂英藩政大臣張伯倫及管理南非洲殖民英大臣效南均在登尼斯拔地方患病甚重。

因之杜人均甚張。皇嗣得實音。始知二君並無沾恙。所傳皆屬子虛。

▲十一日路透電。各杜官日前在杜京聚會時。杜將寶薩嘗將捐款清單宣讀。謂前赴歐洲募捐之款。計欲得十萬磅。張伯倫旋于禮拜四日覆答。略謂區區之款。何必啓齒。南非戰事初定時。我英嘗捐助杜屬賑款約計金一千五百萬磅云。

同日電。駐委國美公使博安。已于本日啓程過返美京。

▲十二日路透電。前禮拜六晚西班牙王由西京禮拜堂回宮時。突有國人名弗爾滔者。燃槍轟擊。幸中第二車。尙無傷害人命。此人當經拘獲。據供並非蓄意謀害國王。或因瘋癲之所致也。

同日電。各杜官既聞張伯倫覆答之後。遂諭國人宜聞張君之命。不可作無益之求。并勸國人宜同心戮力。共輔英國。以保太平之局。

同日電。英國向土耳其詰問俄國魚雷船經赴達達尼爾一事。土政府尙未照覆。

▲十三日路透電。俄京聖彼得堡某報云。俄奧兩國已擬向墨士督尼亞國要求。此後凡管理墨國稅則以及度支營務等員。均應任用比利時荷蘭瑞士人員。

▲十四日路透電。張伯倫與各杜官所議之事。現已成就。聞係杜國由國家担保借銀三千萬磅。以爲整頓一切事宜之用。至杜民所捐之款。已與日前戰事之費相埒。張伯倫與杜國各礦務公司董事現已議定。向民間捐款三千萬磅。藉補日前戰事之失。再請國家担保借銀三千萬磅。以便整頓杜國并阿連治各屬事宜。

▲十五日路透電。俄屬蔭的曾地方。日前忽大震。傷亡民命七千人。喪失計值千五百萬羅布。

▲十六日路透電。德國太子前往俄京遊歷。刻已行抵俄京。覲見俄皇。

同日電。俄國某魚雷艇復于禮拜四日經赴達達尼爾。

▲十七日路透電。英將赫登統帶杜軍六千人。由竹坂附輪前往素瑪勒。

同日電。張伯倫日昨偕其夫人前往蚤尼斯拔遊覽。民間蒙其接見者甚多。張君旋曾登壇演說。謂財政一門。非余素習云云。至日前謠傳被刺一節。柏林巴黎各處。均爲擔憂。張君亦深知此情。自謂能爲我憂者。惟此二處也。

▲十八日路透電。張伯倫在蚤尼斯拔宴會時。嘗言英國之爲荷蘭保全利益。宜與保全各藩屬利益無異云云。聞張君擬力勸英

政府籌銀三千五百萬磅。以便清還杜屬民債。以及整頓杜屬及柚橘江各處善後事宜。此款當由杜屬并柚橘江兩屬擔保。此款既借之後。如柚橘江各屬不肯籌捐。當再請英政度籌三千萬磅償還。惟須由杜國擔保。

同日電。美京華盛頓電稱。上議院水師董事現已宣諭添造戰艦三艘。巡艦一艘。

▲十九日路透電。杜國蚤斯尼拔各屬。現在極欲籌備軍費。並添造兵船。以充武備。

▲二十日路透電。據委國人言。德國品沙兵船。擬欲赴瑪克博湖中。拘拿委國表倫德戰船。恐議和之事。因此又中變。同日電。俄國魚雷艇現復有第二艘經赴達達尼爾海峽。

▲二十一日路透電。德國外務大臣畢露公爵。在理測斯達論及俄國魚雷艇赴達達尼爾一事。嘗謂德國在東方專以和平爲宗旨。并無與各國爲仇之意。

▲二十二日路透電。德國兵艦格士利品沙及維尼他各號。昨日圍攻委國聖格洛士砲臺。該臺兵官時亦開砲還擊。因之聖格洛士村中竟遭砲彈轟毀。聖格洛士開仗原因。刻尙未知究竟。目下倫敦及華盛頓兩處。于此事甚形詫異。惟據柏林各處傳言。則謂此事前經各國水師兵官議定。當與德國共相擔任云云。駐委美公使辦理委國議和事務博安君。若能使委國應允各國所求。各國自必心滿意足。斷不封禁委國海口。

同日電。張伯倫擬於二月二十五日附輪返國。

▲二十三日路透電。張伯倫在斐赤斯通宣言。略謂英政府甚不欲前此仇敵之國。有墜國威。且望其不久即成爲最自由之國。而享其自主之權。并云現在英荷兩國籌維補救。以保太平之局云云。

▲二十六日路透電。代議委國和局駐委美公使博安。嘗謂委國所請條款。各國諒可從寬允准。此予所深信也云云。同日電。委國已將所屬理豁爾拉并嘉柏洛各海關爲議和之質。

▲二十七日路透電。各處傳言各國擬于本月二十八日開禁委國海口。蓋委國所請擔保之家。各國聯軍均已依允。▲二十八日路透電。法暹兩國所訂之約。本年三月三十日始可簽押。

同日電。張伯倫現已行抵麥弗頃地方。臨行時南非總督以及各杜官均在杜國邊屬餞送。并乘馬送至麥弗頃地方。

▲三十一日路透電。英國外務大臣克倫奔在赤田宣言曰。此次委國戰事英德兩國并無聯絡。所互相聯絡者日本而已。蓋英日

相親。實爲籌畫遠東之基礎。亦後此一大問題也。目下倫敦各處均以法國及其他各國。于委國議和之事。別有要求。聞于委國所允將徵收關稅每百分中以三十分償與英德兩國外。尙另索特別利益。

二月大事記

▲一日路透電。英國照會比利時。言製糖一事。英政府現已簽押。

▲二日路透電。十二月廿九日黎明時。摩洛哥兵部大臣。帶兵前往攻打亂匪營寨。得獲全勝。匪黨被擒被殺甚多。軍需爲官軍所獲者不可勝數。

同日電。委國議和大臣博安所議條款。各國均不允從。美國各報亦皆訾議之。

▲三日路透電。駐美英公使赫柏代聯軍與博安商議。謂委國所允將理豁拉并嘉柏洛各處關稅。每百分撥出三十分以償各國。其中應以三分之二給與聯軍。其餘則與戰各國分攤。

同日電。各國所索委國條款。博安不肯允從。并擬將此事請萬國公會調處。

同日倫敦電。俄國與波斯新立商約。已將波斯出口貨大半免稅。（指由波斯出口至俄國之貨。）波斯已允設立稅關。並在稅關之側設立官棧。又允將向來所抽過路稅悉行蠲免。但其中有上路數條。現與俄訂立專章。不在此例。已訂期本月十四實施矣。

▲四日路透電。英國殖民大臣張伯倫歸國。已行抵畢洛復汀地方。居民均踴躍迎迓。

同日倫敦電。委國議和大臣博安向各國云。委國願將所欠各國債項。先付若干。然後將議和之事。交與萬國公會公斷。

同日柏林電。德相波洛孚今日在議院宣言。德政府已經決斷將禁止解蘇伊教黨人之條例刪去。

▲六日路透電。駐美英使赫柏與委國議和大臣博安晤商議和辦法。彼此辯駁甚力。然已將許多阻難之事。一律開通。可以有和局之望矣。

同日倫敦電。委國議和大臣博安所擬議和章程。未與各國商允。卽已刊諸報端。美人多貶其不應如此辦理云。

▲七日路透電。杜將底威特同其黨羽四十名。與英國殖民大臣張伯倫會晤有兩點鐘之久。彼此對談甚爲激烈。底威特嘗英政府不守威林尼根所定和約辦理。張伯倫不允受底威特等所呈之書。並斥其所呈書詞爲侮慢不恭。因其書中所載之言。責殖

民大臣及英政府失信之故也。

同日倫敦電。法國海軍大臣在議院論海軍預算表之時。謂法國在地中海及大西洋各處。本有海軍之最善根據地。而法國並不設法置守要害。設別國一旦窺法無備。與法開戰。則法全無海軍之根據地矣。法國于推廣殖民之事。向不踴躍辦理。但今昔情形各有不同。設不亟行設法保護。則法國之權力體面。均有危險之機也。

同日柏林電。美國大總統羅斯福不肯出場公斷各國與委國齟齬之事。是以其事必須交萬國公會調停。方能了局。

同日電。法國首相在議院宣言。天下各處。無論何地。必須太平。始能保全德人之利權。

同日電。俄皇諭令擬款六萬羅布。建造禮拜堂兩所。以追念天津及奉天兩處陣亡俄兵。

▲七日路透電。土耳其兵部大臣現已籌畫派軍前往墨斯敦防守之策。庶遇有匪亂。不致棘手云。

▲九日路透電。墨斯敦土匪勢甚可虞。現已備辦軍儲。藉爲大亂之計。

同日倫敦電。各國與委國已開議和局。但據各處所得論此事之消息。有互相矛盾之情形。所以其成局如何。無從懸揣。惟其中有一事。則人人毫無擬議。即凡與此事有關係之國。無不速望其了結也。而此事進步延緩之故。則因委國議和大臣博安議和之法。迥異恒情。故致遲緩云。

同日柏林電。土耳其預備練兵調往墨斯敦之事。係屬謠傳。惟觀英法兩國各報所著論說。皆有意助墨斯敦之亂事。于太平洋之局。實大有關礙也。俄法奧三國政府。則甚思設法將此事和平了結。

同日電。各國與委國議和之草約。不日簽押。至簽押後。其封禁海口之事。即將停止矣。

▲十日路透電。斯丹達報言在英屬新架坡派有專員商酌應否改用金磅之事。將來究竟如何定法。尙難預知。惟聞新架坡欲定一圓法。與印度之圓法相同。

▲十一日路透電。意大利農務大臣白璽理在議院宣言。意大利欲將非洲烏比亞地方之士酋驅逐出境。方能令英軍在素瑪勒戰事得手。由此觀之。意大利今尙守與英同心之約也。又足証意大利與英交情之親切矣。

同日電。前日謀刺比利時王之兇手。現已定終身監禁之罪。

▲十二日路透電。美京當道咸以非律賓各屬財政以及善後事宜。均宜力加整頓。否則前日之禍亂。恐將復見于今日云。

同日電。此次委國戰事。英國索償金圓五千五百磅。已經委國議和。大臣博安允從。其餘各條。則請萬國公會公斷。惟德意所索條款。尚屬爲難云。

同日電。英德意聯軍刻下極願與委國議訂和約。同時簽押。不致彼此推辭。蓋此次交涉。在萬國公會。視三國如一國也。

同日電。德國現向委國所索償款。計六萬八千磅。議定分五個月收取。每月一次。

同日電。英政府所派查察新架坡可否改用金元之專員。現已將此事查察。該專員與政府之稟告。業已寄往新架坡候其酌量。

同日電。英美兩國因阿拉斯格疆界齟齬之事。曾立一約。互允各派法律家三名調停其事。此約現已由美國元老院批准。

▲十三日路透電。張伯倫現已行抵羅泥德地方。該處與荷蘭附近。南非洲最要之地也。

同日伯林電。傳聞德國與委國爲賠款一事。德欲委國待以較別國爲優之禮。現已議妥矣。

▲十四日路透電。委國和議條約。已于昨日在美京華盛頓簽押。英首相巴科宣言。謂各國前與委國爲難者。今可和好如初云云。各國聯軍統領已奉各本國政府之諭。將委國海口即行開封。此舉英德兩國各得委國償銀五千五百萬磅。

同日倫敦電。英首相巴科在利物浦宣言。美國們羅之遺訓。在美國並無與人與之反對。如美國較從前加意設法。使南美洲各國恪守公法。以免歐洲各國與之再有齟齬。則爲大有益于文明也。

▲十六日路透電。英國殖民大臣張伯倫此次前往各處遊歷。裨益甚多。各處人民亦皆欽服其確有大臣之度量。至其籌謀事業。在衆前演說。亦善于措辭。雖丹國人亦稱贊不置云。

同日電。墨斯敦大局。現雖尚甚可危。而土京君士但丁人皆以奧俄兩國所籌整頓之策。足資補救云。

同日電。據奧京維也納消息云。土耳其之亞卑尼省有百姓三千名聚會。以抗拒俄奧兩國所籌整頓之策。該民人等已將以撒克城占據。又欲前往密多羅威沙地方。將該處新派之俄領事逐去。

同日電。據士丹達報言。土耳其政府已行決策。允從英國所要挾各節。命亞刺伯國亞丁附近所駐之士兵全行退出。

▲十七日路透電。菲律賓一切財政。已經華盛頓議院訂有章程。聞此章程係議員壁澤宣手訂。壁氏並請美總統照商通用金銀圓各國。此後另鑄金銀圓。爲彼此通商之通用。

同日倫敦電。英國篤伯林隊有兵官五名。現奉命往阿刺伯南英屬亞丁。而彼等所統之全營。又奉命往亞丁西北相距七十哩英土屬地交界之大拉地方。

▲十八日路透電。本日議院復行開議。英皇皇后由柏慶恆宮臨幸會場。會議時天氣甚佳。英皇宣諭曰。邇來南非洲一切事宜。均大有進步。殖民大臣張伯倫赴非遊歷。亦克成厥功。朕心不勝欣慰云云。

同日電。張伯倫現已行抵托安土角。嘗在壁洛地方小駐行旌。將至荷蘭要隘時。官民之來謁見者絡繹不絕。

同日電。美國現願出資四十兆金。允將法國前在巴拿馬地方所作之工程購買。尚須俟與科皮亞國所訂之約有成議後。方能作准。

同日倫敦電。俄奧兩國所擬墨斯敦變法章程。先請英德法意四國政府經覽。然後送交土耳其政府。俄奧兩國以爲得此四國王允准。則此章程可以力迫土國不能不允辦也。

▲十九日路透電。張伯倫行抵托安土角時。國民歡悅異常。張君當在青市公所宣言。謂惟望各藩屬均能盡忠將事。英廷已往之事。可不必追究。惟望享後此之昇平。

同日電。英外部大臣子爵克倫朋在下議院宣言。日前中德兩國所訂撤退上海戍兵之約。當我英不認此約時。中政府曾聲言此後中國于長江一帶斷不稍傷英國利權。由此觀之。其結局已無不滿之處矣。克氏又言英日聯盟。正以固我英在華勢力。又云。英政府于此後管理中國海關之事。並不留意。

▲二十日路透電。各國現均諭令駐扎土耳其公使籌畫整頓墨斯敦善後之策。

同日電。美京上議院已將正月十九日所擬整頓水師章程宣讀一過。擬增造戰艦三艘。巡艦一艘。

同日倫敦電。英國斯丹達報駐巴黎訪事探聞法外部大臣載喀希甚欲與英國訂立一約。論將來摩洛哥之事如何辦理。彼擬將界于法屬但吉亞及修答一帶之海岸地方。爲局外公地。該處不准建築砲臺。惟該處百姓或可歸西班牙管轄。如此辦法。則法國在摩洛哥國其餘各處。可有自由辦事之權。雖現今法國尙無在北非洲推廣屬地之心。而本館訪事已探聞戴喀希將此事與英國外務大臣藍斯當商略矣。

▲二十二日路透電。駐土國俄奧兩公使已將整頓墨斯敦善後之策照會土政府。

同日電。華盛頓陸軍學校開學之日。大總統羅斯福嘗蒞堂宣言曰。吾人如此厲精圖治。我美自必張勢力于環球。至圖東西兩方之發達。尤吾美之責任也。

同日電。傳聞非洲索瑪勒土酋。現將其所有之兵聚扎多科爾地方。在英兵所駐之波呼德爾地方西南相距約六十哩。該土酋之兵。現患霍亂者甚多。此事或與英軍進攻之舉有礙。因恐沿途之井水。亦有霍亂之微生物在內也。

同日電。羅馬教皇勒珂第十三舉行二十五年登位之典禮。甚爲順手。當行禮時。自始至終。不見怠倦。

▲廿三日路透電。俄奧兩國所籌整頓墨斯敦善後之策。內有宜允各國公舉總督一員駐扎墨斯敦。該員須由土政府予以全權。又于該處設立軍營。所有章程。宜由歐洲武備人員酌定。並准耶穌教中人入營供職。其餘法律以及稅則。亦經整頓一新。土王已允從其請矣。

同日電。張伯倫遊歷南非洲。目下已將回國。各報均贊張君能使英杜兩國人民在南非敦睦如初。其功誠非他人所可及。荷蘭國人昨亦宣言曰。吾國與英現亦和好如故。又荷官福美亞氏嘗謂荷國各官現擬勸諭國民與英和好。並冀此後英荷邦交日有進步云云。張伯倫聞言答曰。聞諸君所言。予曷勝欣悅。後此之希望。且靡有窮極云云。

▲二十四日路透電。南非商部宴請張伯倫時。張于席間宣言。謂英國之藩屬日益加多。即英國之責任日益加重。然恐鞭長莫及。故甚望自主各藩屬稍分肩任。並望各藩屬此後同心協力。以輔我英。并請英杜各官試思現在杜國之舉動。有盡其心力與否云云。

▲二十五日路透電。英國議院辯論整頓陸軍事宜之時。保守黨議員資赤列氏嘗痛詆兵部大臣博都力氏所籌之策。欲使我英爲尙武之國。使我國臣子承平無事之時。納資爲異日交戰之費。實爲可恥之圖。無異癩狂之舉云云。

同日倫敦電。英首相巴科氏宣言。英國人民均以爲英國水軍洵爲天下之冠。但陸軍亦須整頓。水師方能濟事。天下未有僅恃海軍或僅恃團練軍可以制勝者也。

▲二十六日路透電。美國代議院已將非律賓羣島之圖法章程批准。此章程由代議院遞上元老院。而元老院亦以爲然。

同日柏林電。英政府不認與法國商議摩洛哥之事。

同日電。聯軍各國于委國之事。現已預備將已簽字之草約。交與荷蘭萬國公會判斷。

▲二十八日路透電。美國上議院議員某于本月廿二日將建造水師新章略行更改。定造戰船四艘。捕船二艘。同日倫敦電。傳說去秋英與暹羅立有一約。許暹羅保護馬來半島之基理登及猝令更奴兩地。暹羅允用英人爲此兩地土酋之顧問官。

同日柏林電。德政府欲于某某殖民之事。與法國同心辦理。但因法國各報屢著論說。有意與德反對。故此事不能如前之易于措置矣。

三月大事記

▲一日路透電。昨二十七日英國遭遇颶風。將電綫打壞。因此傳來東方之海綫電報。不免延閣。財產爲風所壞者所失不資。人命遭害者亦多。禮拜堂房屋烟通被吹倒者無算。人民被壓傷斃者甚多。沿海地方漂浮敗舟不少。大潮驟湧。以致法國海岸某處亦復被災。當大風時。佛尼斯火車路上有一火車當過橋時被其吹倒。搭客傷者三十二名。失去而不知下落者四名。

▲二日路透電。飛密壁赤氏近已奉簡爲整頓墨斯敦大臣之職。

同日倫敦電。土耳其與英國現已商定于本月九日之後將駐扎阿刺伯英屬亞丁旁之土耳其兵退至喀那巴地方。同日電。英軍在阿刺伯英屬亞丁之旁向與英人反對各地而耀其兵。甚有成效。

▲三日路透電。英國上議院議員辨論委國戰事之時。外部大臣藍斯嘗唐謂委國戰事初起之時。美國已知吾英用意。至此番戰事。自始至終。美國之對待我英。可謂完全邦交矣。

同日電。美國大統領羅斯福現已傳諭定于本月五日特開議院會議。巴拿馬河道兼商酌與古巴立約之事。

同日柏林電。德太子及德親王弗勒得力已啓行往地中海游歷。所有各緊要城鎮均往游覽。此行于政治之事毫無關連。聞太子于四月中尚須至丹都哥本哈根城游歷。

▲四日路透電。昨日爲羅馬教皇壽辰。是日教皇乘輿入聖彼得禮拜堂受賀時。赴會者人山人海。誠敬之忱。極爲真切。教皇嘗起立致謝。并代祝福統計赴會者約有五萬人之多云。

同日電。英國已將日前封禁委國海口時所拘委國兵船交還。

同日電。據亞丁電稱。頃由此開駛各處之俄國兵船。本擬駛赴中國。或先赴波斯海灣遊歷。

同日電。古巴現在西班牙京設一使館。所派之公使宣言云。古巴甚欲與西班牙立一通商條約。

▲五日路透電。英國現出軍令。謂自此以後。軍用長矛。除有行禮封爵等事之外。皆不用之。

同日電。英國兵部大臣謂英國現已派定專員以查民兵情形。

同日電。英首相巴科在議院創議。謂英國國家應永立一班防衛董事。彼等所籌之策。雖樞密院首相有更替等事。亦須永在其位。如是則可永遠保持向所未有之政策矣。

同日電。英國陸軍豫算表。計金二十四兆二十四萬五千磅。陸軍共有二十三萬五千七百六十一名。此款內合有四兆磅。專爲南非洲之用。

同日倫敦電。倫敦商會設筵宴客。法國公使亦與其列。在席間宣言云。英法兩國政府彼此輔車之勢。甚爲堅固。兩國來往之貿易。計每年有八十兆磅之價值。所以無論何事。不能令兩國失和也。

▲六日路透電。英伯爵林克頓在上議院宣言。須將陸軍策再行商議。據云英國國家將南非洲改爲一陸軍根据地。因彼曾在南非洲經歷。深悉其情形。當如此辦理也。以此論爲然十五人。不然之者二十五人。

同日電。英國首相巴科在下議院宣言。英國國家擬在蘇格蘭福斯河之北馬草烈地方。設立一海軍根据地。同日電。克林頓伯陸軍策之議。畢勿公爵以爲然。外部大臣藍斯唐謂。如果以南非洲爲陸軍根据地。則該處之兵。每人每年所需之費用。約增爲五十磅。此策必不能行。

同日電。俄國某水師官潛往亞丁英營扼要之處偵探。旋即被擒。由英水師官二員押赴俄某兵船請其核辦。

▲七日路透電。据斯丹達報得土京君士但丁電。言土國政務某大臣言。俄奧兩國所擬整頓墨斯敦善後事宜。于墨屬必有裨益。現兩國已于該處選派新官。所有街道亦已興工修理。至警察規條。則由某德員代爲籌辦。其始該屬僅有俄國領事署。今奧國亦在該處設立領事衙門矣。

同日電。南非洲聖模列連之士酋。派一委員往地斯白替爾地方運軍火回境。道經阿刺伯南英屬亞丁地方。爲英人所拘獲。▲八日路透電。英國擬在蘇格蘭之昆士百利地方設立新水師根据地。初次所需籌備之經費。約二百五十萬磅。此款用爲建築製造局築砲臺購軍裝之用。英國此舉。德國聞之。頗爲不悅。德人以此營謀。係見德國整頓海軍。以此爲抵禦之策也。

同日電。英屬加拿大之政府。現勸人包造商船。以爲在大西洋行駛之用。此船航行之速率。由十八海里至二十一海里爲度。此船須爲英人之產。不許在他國口岸停泊。

▲九日路透電。英京近接參將式安由博福德地方來電。略謂已于本月三日遣派壯軍二營。素瑪勒馬軍百名。駝軍五十名。以及瑪昆日營兵等。前往德美督地方駐防。各軍業于次日行抵該處。時該處適有土酋一小隊。正圖起事。皆經馬軍追擊。殺斃三人。並拘獲驢駝等物。是役統軍出戰。係參將谷福。此次開仗。素瑪勒諸軍甚爲奮勇。惜乎土酋漏網甚多。不無遺憾耳。

同日電。英國水師經費已在下議院預算。計英金二千五百八十三萬六千八百四十磅。較之前此計多三百二十萬二千磅。所溢之數。蓋爲添造兵艦之用。計擬添造戰艦三艘。一等巡艦四艘。防守巡艦三艘。魚雷艦十五艘。小兵十艘。水師弁兵共額設十二萬七千人之多。較之前此已增多四千六百人。

同日倫敦電。匈牙利京城昨有自由黨聚衆阻撓奧大利匈牙利之陸軍新章。由騎馬之巡捕將該黨攻散。拘去六十名。

同日柏林電。德皇定期下月往丹麥京都游歷。

▲十日路透電。邇來英國水師軍費驟增多數。環球各國均多議論。謂英國似此舉動。似非保全和局之真意云。

同日電。英國郵政大臣陳伯蘭報稱。監禁印度之杜國囚犯八百名。現仍不肯設誓服英。杜將寶薩曾函勸若輩。略謂設誓一事。勢不能免。甚望遵照辦理云。

同日倫敦電。英國外務次官宣言。英政府之意。欲將英俄兩國在波斯及別處地方彼此權利之事。商一和平辦理之法。兩國政府近日已經開議。但未有公文宣布耳。

▲十一日路透電。有英國大牧師四名。委員六十二名。上議院議員十五名。由納夫公爵帶領前往羅馬。携其頌詞呈諸羅馬教皇。以表明彼等尊服之情。

同日電。英國下議院已將英國新定陸軍人數章程批准。總計所定陸軍人數共有二十三萬五千七百六十一名。

▲十二日路透電。法國外務大臣底克士在議院宣言。英法意三國并未定約以攻摩洛哥。

同日巴黎電。法國議院因辨論法國外交政策。議員米利努云。均富黨之意。以爲國家無須經武。此言甚屬不合。以保太平最善之策。卽在留意于經武及法俄連盟兩事也。

▲十三日路透電。前倡議革除俄國奴僕之某氏。誕辰之日。俄皇嘗下諭旨准國民自由入教。並云此後各屬地方自治之制。亦宜擴而行之。庶各村貧民不致迫于勞苦。此諭一下。人皆謂此爲俄國日進自由之始基云。

同日電。此次德國擬籌金元六十萬磅。爲水師經費。以及添造遊弋中國內港各砲船之用一節。已經德屬力測斯達財政代表人議駁。

▲十四日路透電。据杜京電稱。該城警察于今日午後嚴查該城之各客棧。有無未曾領到政府准照而來前之人。當有未領准照而被拘者共一百人。其有二十七名係外國人。限彼等二十四點鐘內離去杜京。

▲十五日路透電。張伯倫行抵素森彌湯地方及倫敦時。迎見之人。有如雲集。張君在素森彌湯宣答國民頌詞時。嘗謂南非洲和局雖成。然吾人尙不可以成功自安云云。

▲十六日路透電。俄京聖彼得堡管理內地事務大臣轄下之某會。現正計畫整頓各省之策。

同日電。墨斯敦警察教習欲聘德人一事。俄國大不謂然。現土耳其國王擬聘那威瑞典二國之人充當其職。

同日電。据俄京電稱。俄國國家所派定整頓各省治理地方之法之各專員。已在俄京商議辦法。以內務大臣爲主坐。

▲十七日路透電。近年以來。下議院人員所行歡迎之禮。無優于此。此次迎張伯倫者。先派專員一隊。互陪張伯倫入下議院。當至議院時。全院之議員。均高聲狂呼曰。演說演說。其聲滿于全院。張伯倫自游南非洲歸來以後。所遇之歡迎。無如此次感彼之深者。當爲之鞠躬不已。祇演說數語而罷。旁聽之各報館訪事聞之。不甚清楚云。

同日電。意大利議員瑪凌士在議院宣言。謂據某法員報稱。英國已將杜屬之房博島佔據。故羅馬各報咸訾議之。

同日電。德國聯邦塞宣尼國王現已佈謝民間。蓋王前此能立爲承統太子者。實民間之力也。

同日華盛頓電。此間傳說杜國所限定二十四點鐘內驅逐出境之外國人。二十七名之中。有三名係美國人。現在美國外務大臣已留意此事。

▲十八日路透電。英政府擬籌六百三十一萬二千八百磅。爲整頓水師經費。此事已在下議院決議。當時以此事爲然者。有二百五十二人。反對者二十七人。下議院各員亦均謂此等鉅費。實勢所難免云。又大臣武勒擬向各屬國籌捐款項。以備保固宗邦之用。水師書記官弗斯達嘗謂水師經費之多寡。卽關我國之強弱。而環球各國。則又不可一例言也。

▲十九日路透電。加拿大總督羅力亞在下議院創議旅居美屬各處華人人頭稅。須由一百元增至五百元。此後應納之款。擬責成運載華人前往各該處之輪船收繳。

同日電。美國議院已經將與哥倫比亞所訂巴拿馬運河之約批准。

同日電。德國豫算表之專員。已將本年所定在北直隸駐兵之經費裁減馬克三百萬枚。

同日倫敦電。希臘王與其樞密院各大臣不和之事。現更較前爲甚。其所以不和之故。因兵部大臣近日在議院擬一章程。欲將太子統兵之缺開去。此章程未擬以前。並未告知于王。故王甚怒之也。

▲二十日路透電。英政府現已照會意政府。謂前傳英國將杜屬房博地方佔據一節。實屬謠言。

同日電。英議院近將古巴條約宣讀一次。惟尙須上議院認可。故刻下此事尙未了結云。

同日倫敦電。駐土耳其之英使以阿刺伯之土屬亞們之官員。游移及負約。與土耳其皇力辦。謂如其仍照前轍。則英國必自行前往該處辦理劃界之事。不再與土耳其商議。土皇聞此消息。大懼。告英使云。已命亞們官員依意辦理劃界之事矣。

▲二十一日路透電。法大臣康柏士頃演說法國宗教時。謂日前某某教士所上法政府之書。甚爲侮慢。并謂政府此後務宜禁止各教士不得干預國政。

同日電。張伯倫接到倫敦商會頌詞。答云。此次南非洲游歷之事。望後任理藩院亦能奏曹隨之功也。現在爲英國歷史上緊要之時代。從來舊議之意。謂以一母國統攝諸藩。今則此種議論。須行更改。凡爲母國者。須顧全藩屬之利益。以治之也。

同日電。南非洲維新黨聞南非洲各礦。擬雇用土人。以充礦工之法。其意甚怒。言照此法辦理。則將與土人改作奴僕無異。而殖民大臣張伯倫則謂並無此意云。

同日電。英國由海線傳電至香港及遠東。每年電費共計三十萬磅。

▲二十二日路透電。委內瑞拉總統現擬辭職。惟議院尙未允從。

同日電。美國元老院已將古巴所立之商約。按照近日修改各部批准。惟尙須代議院核准。方能施行。此例未施行以前。古巴之權。不能運進美國。

同日電。美總統于去年十月所派查攷倫西瓦宣煤工罷市專員。現已查明。以工人之罷市爲然。近已斷將工金加增。但工人雖

爲此一事而得勝。而觀其判語。亦不過礦工與礦主彼此遷就了結而已。工人所要求之工金。雖畧行加增。但判語之中。痛訾工人連橫之制一事之非。謂連橫所用挾制之法。較之戰爭更爲凶猛。將來必須嚴禁也。

▲二十三日路透電。據美國外務部某大員稱說。委內瑞拉國總統所以辭職之故。因彼欲讓位于他人。俾委國因應國事。有堅強之力也。聞其弟繼彼爲總統云。又據美國某大員稱說。委內瑞拉既易總統。則委國與齟齬各國商定和約各款。美國不承認云。又委總統因辭職一事。深得全國上下之人心。其人民擬于下次選舉總統之期。再行選之。

▲二十四日路透電。南美洲玻利非亞國普司奔口岸之人民。因政府創一飲水新例。民情不洽。以致滋鬧。亂民先用石擲擊政府衙署。後放火焚燒一空。亂民擁滿于道。巡捕用槍擊散。方開有一路。俾巡撫各議員脫逃。亂民被巡捕擊死者數名。傷者甚多。現由英國巡船拍拉司及英國滅魚雷船洛克調水師登岸彈壓。但亂民尙躁擾非常。甚爲危險也。

▲二十六日路透電。委內瑞拉總統已將辭職一事作爲罷論。

▲二十七日路透電。英國兵部財政大臣述登歷當議論陸軍費時。嘗言英國各項槍械。近均改良製造。現軍中所用新式之鎗。已有一千桿。如此進步。實爲國人所樂聞之。

同日電。摩洛哥亂黨。現仍猖獗異常。該國國王已束手無策。

▲二十九日路透電。俄屬斯拉多士達各鐵匠近迫請政府將被拘之首領三人釋放。并聚衆圍攻該省總督衙署。嗣經官軍開砲擊斃二十八人。受傷五十人始散。

▲三十日路透電。美國水師提督杜威在鶯威利爾地方宣言。美國海軍爲天下最強者。在彼之意。以爲德國之海軍人人稱譽之。實屬太過。美國近日操演海軍之事。足爲德皇所效法。美總統羅君聞之。請該水師提督至華盛頓。斥其如此措詞。實屬鹵莽。該提督答云。彼之發此議也。並無意開罪於友邦。彼之此語。不過一時之議論。而至於各處宣布。實足爲之驚訝。聞伯林之人聞得此語。甚爲不悅。但大約德美兩國不致爲此一語而生一交涉案件也。

同日電。泰晤士報刊有電文兩通。由紐約寄來。共有一百五十字之長。係用無綫電打來者。

同日電。美屬米薩赤棉廠工人約一千七百人。已于日昨罷工。蓋因求加工資不遂也。

▲三十一號路透電。英皇英后將于本年西七八月遊幸愛爾蘭。

同日電。英軍在南非洲西境。于十四日佔據蘇科多。是英國又滅一百年以前所立之一大國矣。自此英國所管轄之地與民。又多五十萬方里地方。及二千萬人民。

四月大事記

▲一日路透電。英國本年會計單。擬于本月二十三日宣布俾衆週知。

同日電。本年英皇萬壽。外洋各埠慶賀之期。已定十一月九日云。

同日電。法國本年會計單現已宣布矣。

同日電。本年英國所需糧餉。共銀一萬五千一百五十五萬一千六百九十八磅。較之去年已多八百五十三萬三千六百九十九磅。惟據議員畢赤去年所預算。則又較少六十三萬三千三百零二磅。

▲二日路透電。此次土耳其所屬亞洛柏尼地方亂黨在彌滔畢薩揭竿起事。刻下儼成一戰禍。該處砲臺已有土軍三千名。後土政府復派兵四營前往接濟。現在土京各處因此殊覺張皇。官軍亂黨已在彌赤竹彌滔畢薩兩處劇戰。聞兩軍統計陣亡以及受傷者有二百人之多。

同日電。據美京華盛頓棉花業所發傳單。計本年美國所產棉花。以商袋計之。共一千一百〇七萬八千八百八十二袋。若照足袋則僅有一千〇六十三萬九百四十五袋云。

▲三日路透電。英國殖民大臣張伯倫。嘗受意理威與前與英人反對之錫蘭島杜酋長互通消息。觀此彼輩可有釋回杜屬質柏之望矣。

同日電。三月二十九日英參將格弗所統之軍。嘗與素瑪勒亂黨在抵漠南屬某處鏖戰。是役亂黨頗稱奮勇。然後爲英軍所敗。計陣亡二十七人。並喪失驢駝四百頭。英軍則毫無損失。

▲四日路透電。德皇駕抵丹京時。彼都人士嘗踴躍歡迎。又英皇駕抵葡京。迎者亦甚歡悅云。

同日電。美國因傳聞謂目下中國大局甚危。故決定添派巡艦三艘來華。以厚亞洲美國海軍兵力。

同日電。英皇在葡京接見各國公使時。該國官紳特請入覲者甚衆。葡國各官覲見時。無非奏陳親密之詞。略謂英葡兩國交好。已五百年云云。英皇亦謙詞以答。謂今日得聞諸君之言。兩國交誼。更加親睦。自今以往。兩國人民及各屬國。自必共守和平云。

英皇擬于二十七日以至三十日啓蹕前往意京羅馬遊歷云。

同日電。華盛頓財政部。現又購銀三十八萬四千五百兩。鑄造非律賓銀圓之用。

同日電。英意兩國水師兵艦。現已駛赴阿格尼亞。迎迓法總統。因總統現行抵阿格尼亞并渴尼士兩處。

▲六日路透電。英軍未據素瑪勒所屬之格拉直地方時。該軍曾與素瑪勒亂黨大戰。是役該黨陣亡者五人。被虜者十五人。其餘一萬二千人均敗走。距格拉直日半程途某處。

▲七日路透電。華盛頓傳言。美國在亞東水師兵艦。現已設法加增。故人咸以美國在遠東水師勢力。必大加整頓云。

▲八日路透電。本年三月間。英國各屬進口貨物價值。較之去年此月。增多六百萬磅有奇。出口貨物價值。增多三百萬磅。英國商務之日有起色。觀此可見。

同日電。此次英國所訂學校章程。輿論頗有不滿。

▲九日路透電。美國大總統在福岡地方宣言時。極贊美非律賓總督前按察司泰福達。謂爲當今關心民瘼之第一人云。

同日電。中國海關總稅務司赫德。現已派令某俄員充當牛莊稅務司之職。

同日電。法國內閣各大臣在法京巴黎會議定法總統以及各大臣。均于五月一日同至火車站迎迓英王。并于二日在爾勒士高設筵恭宴英皇云。

▲十日路透電。據俄國電。駐扎土屬彌多密薩地方俄國領事官。于土屬亞柏尼亞匪亂之後。前往亂區遊覽。忽被土匪開砲擊傷。旋即斃命。

同日電。英京泰晤士報得俄國墨斯科信稱。俄國現已決計將滿洲一律交還中國。刻下雖有某大臣反對。然政府之意已決云。

同日電。荷蘭大商埠爾麥斯達各處。昨夜黑暗異常。蓋因煤氣燈電光各公司工人爭鬥停工也。

▲十一日路透電。法國某報云。英皇來法游歷之後。法總統想必前往回拜。

同日電。華盛頓戶部現仍陸續購買銀兩鑄造非律賓銀元。

同日電。俄國兵部大臣阿洛璧金云。將前赴東方遊歷兩閱月。其中兩禮拜擬赴旅順青泥窪日本海參崴各處。

▲十三日路透電。德皇兩太子現已行抵希臘京城。

同日電。英皇曾在質博理地方觀閱各砲臺兵丁操練。

同日電。倫敦斯丹達報云。英法德三國已于前禮拜訂結條約。此後英法德三國公同管轄柏德鐵路。至該鐵路所需經費。須將士國海關爲質。聞英人管路之員。現已選舉矣。

▲十四日路透電。法總統已于禮拜日由法京巴黎起程前往亞格尼亞。行抵瑪西洛士時。迎者甚衆。

同日電。英皇現已由質博理地方啓蹕。

同日電。土耳其國家所建柏德鐵道。係由土京君士但丁起建。資本一千五百萬元。該路總辦人員。現已選舉德國某銀行總理爲該路正總辦。巴黎某銀行總辦爲副總辦。惟英員目下尙未舉定云。

▲十五日路透電。荷蘭國鐵道工人爭鬥之事。現已平靖。

同日電。土耳其之柏德鐵路總辦。計有德人九員。法人七員。瑞士人二員。奧人一員。所議英人攤分資本之事。目下尙未議定。至所云該路計值資本三千萬。實按股本計算也。

▲十六日路透電。此次法總統往非洲遊歷。因英國水師隊往該處恭迎。故以寶星賞英水師提督及水師各官。

同日電。據梯麗格拉報言。英國水師各官而蒙法總統賞贈官銜。實爲五十年來之第一次云。

同日電。英京太晤士報云。英皇此次赴法京遊歷。既不得俄法兩國之連盟。又可固英法兩國之友誼。

同日電。英皇現已行抵意大利南英屬毛爾塔海島。該島人民接待之禮甚優。

▲十七日路透電。英皇既抵毛爾塔之後。官民紛紛致送頌詞。英皇逐一回答。今晚該島官民并請英皇觀劇。

同日電。法總統已由非洲法屬阿爾及耳轉往阿廉地方游歷。

同日電。據亞丁訪事電稱。英將美寧在非洲格拉德之西南。與素瑪勒回酋之兵交戰。擊死敵兵甚多。奪獲軍糧無算。英兵死者僅一人。

同日倫敦電。非洲摩洛哥國王現在決計親自統兵以勦平叛亂。

▲十八日路透電。德荷兩國由悉律比海島安設至畢留海島之海綫。現已得美國政府之允許。准在錫阿姆地方與美國菲律賓

海綫相連。

同日柏林電。委內瑞拉國定于七月一號攤還第三次償款。

同日電。加拿大政府宣布將德國運進貨物再加現行之稅三分之一。

▲十九日路透電。英屬娃閱斯德西報云。福公司及中英合辦路礦公司。已經英國各大臣勸令訂立合約同辦。已經奉准之揚子

江北屬各鐵路。庶免各國耽耽覬覦。致英國反因而失利云。

同日電。俄奧兩國公使。力請土耳其政府准其一同入覲土皇。蓋欲備陳整頓亞柏尼政策也。

同日電。摩洛哥叛黨首領。已向都城非利司進發。以爲此次用兵。定有成功。可奪王位。及得各國之認許。

▲二十日路透電。此間紛紛議論。謂英皇此次游歷。將往意大利謁見羅馬教皇。官場並未將此消息傳出。但人人以爲實有此事。

同日電。現在土耳其政府。派兵往腓利蘇佛茨。欲將土皇所派往該處勸和亞柏尼之公使救出。因該公使等被亞柏尼羈留。以爲質也。

同日電。駐扎土耳其之俄奧兩公使對土皇云。如亞柏尼之亂不立即勦平。則關係甚重。此次統惟土政府是問。德意兩國公使所言亦復相同。

同日電。英皇曾在毛爾塔閱視英軍八千名。以及英水師并其他大軍五營操演。

同日柏林電。丹麥太子定期六月往柏林游歷。

▲二十一日路透電。英國陸軍總會。因現在倫敦聖保羅禮拜堂所定紀念南非洲陣亡兵士之禮式。不滿人意。故具稟爭辨。謂行此種禮式。是有意將國家耶穌教改爲羅馬教。陸軍總宣教師已因此事辭職。

同日電。前禮拜三日。俄奧兩國公使覲見土皇。以設法勦平亞柏尼之亂爲請。以後土皇即電調小亞細亞土軍二十營幫同勦亂。

同日電。英皇現已行抵地中海西西里海島叙拉古斯城。

▲二十二日路透電。德國亞東鐵路公司。現在德京設立公司。籌備英金五千萬元。爲開辦中國各屬鐵路經費。其餘一切資本。均

由德國東亞銀行及該公司資本家籌措。

同日電。駐扎南非洲零斯忒之營兵。中有五名因三月時滋事。現在杜京問定死罪。

▲二十四日路透電。英將壁拉克氏所統之兵計二百二十人。竟被素瑪勒兵圍攻。陣亡兵官十人。兵士一百八十人。英將美寧啓程往援。

同日電。英國首相巴科在下議院宣言。此次德法兩國合辦土屬鐵路。英國不肯合股。

同日電。英國度支表已送往下議院。計出款一百四十三兆九十五萬四千磅。入款一百五十四兆七十七萬磅。入息稅每磅減四辨士。即每磅抽十一辨士。如是則政府每年短八兆五十萬磅。米穀稅全免。短收二萬磅。惟糖茶煤炭稅仍舊不動。想亦必照減。通計出款與入款比較。多入款三十七萬磅云。

同日電。英國因南非洲及中國之戰事。用去兵費共二百一十七兆磅。其間由南非洲收回償款三十四兆磅。由中國收回六兆磅。

▲二十五日路透電。英副將格福之兵。在丹努附近與素瑪勒回酋之兵交戰。英兵官陣亡兩名。兵士陣亡十一名。受傷四名。敵兵陣亡二百名。聞回酋之兵近日加增甚多。現在概算馬兵有三千名。持矛軍有一萬八千名。軍火甚齊備。之馬兵三千名。

▲二十六日路透電。英將美甯已將副將壁拉克救援出險。攻敗素瑪勒回酋。回酋之兵陣亡二千名。

同日柏林電。克虜伯砲廠現改爲有限公司。其資本合馬克一百六十兆枚。即英金八百萬磅。

▲二十八日路透電。英將美甯報稱英軍失利。蓋因火藥不足之故。

同日電。英皇現行抵意京羅馬。官民均歡欣接待。

同日電。法總統已行抵非洲法屬突尼斯。

同日倫敦電。羅馬城各報。因見英皇至該處游歷。均深贊美此舉。所著論說。謂英意兩國交情。由來已久。教會各報。及社會各報。均以英皇此來甚爲緊要。倫敦各報于此事亦論兩國交情之篤。

▲二十九日路透電。俄國兵部大臣現啓行前往遠東游歷。昨日曾在俄京華使館宴飲。

同日電。英皇昨日會晤羅馬教皇。教皇以優禮相待。

同日電。華盛頓日來得官場消長。憶度俄人此次所索交還滿洲條約。係姑嘗試而已。如華政府能嚴詞峻拒。吾思俄政府亦必允通融辦理也。

▲三十日路透電。俄京聖彼得堡傳言外間所傳俄人要求滿洲條款。實係謠言云云。至俄人所以捐棄前計者。實各國在俄京力爭之力也。俄人所要求。吾人今可勿容疑慮。現在滿洲之問題。英政府甚爲注意云。

五月大事記

▲一日路透電。英皇已由意京羅馬啓蹕。

同日電。英國下議院集議素碼勒戰事時。兵部大臣畢多列嘗謂我英並無欲據該土地之心。我英志願。不過保護水師以及愛戴我英之人民而已。

同日電。英國議減軍費一事。亦已投票公議。惟反對者甚多。

▲二日路透電。英皇蹕駕行抵法京時。當由法總統迎見。晤談二十分鐘之久。英皇始辭回英國使館駐蹕。英皇嘗在法京英商務院宣言。謂英法爭端久息。二國之睦誼。可永保無替矣。

同日伯林電。德國皇帝並承統太子外部大臣畢露公爵等。現已行抵意京羅馬。

同日電。土屬西倫尼亞戰事。現尙未已。各國均擬遣派兵艦前往平亂。現意國兵艦已駛抵該處。其餘奧國等兵艦。不日亦可相繼而來。

▲四日路透電。土耳其屬之薩郎納格城。已被亂民圍攻。法意兩國因調兵輪前往。土王嘗告諸駐土俄國公使曰。土政府已設法鎮靜亂民云云。

▲五日路透電。據柏林報言。英法兩國聯合之事。乃勢所必無。因兩國之相衝突。斷難終免。當此之時。德國且可袖手旁觀。姑以此聯合之事。爲和平之憑据也。

同日電。法總統及其政府諸臣。已與英皇行送別之禮。英皇致謝之詞。極爲懇至。謂承此接待。永不能忘。并謂巴黎之游。被實極爲心醉云。

同日電。英皇刻已回至倫敦。國人迎之甚爲歡悅。

▲六日路透電。普魯士商務大臣在麥底卑地方演說時。力主聯合資本之議。謂必如此。然後德國商務。可與合衆國爭衡也。
同日電。英國外務大臣藍斯唐在上議院宣言。英國政府決計設法阻止他國在波斯海灣經營海軍根據之地。惟自予觀之。此事尚未實見施行。又云。英政府在波斯海灣政策。不過爲保護整頓本國商務起見。若各國在彼合例之貿易。政府決無阻止之意也。

同日柏林電。羅馬教皇以珍貴寶器。贈與德皇。并賜畢露伯爵以禧年金牌。

同日電。法國報聲言法總統雖與英皇會晤數次。惟此于政治上毫無關係。惟兩國交誼。或從此更形親密也。

同日電。列國現在不再加派兵輪往沙蘭日加地方。土耳其及巴加力亞。岬益岌岌。君士但丁堡已戒備一切。外人寓所。已派兵保護矣。

▲七日路透電。英國代杜國擔任借債三千五百萬磅之案。已由下議院允准。此欸專爲修造鐵路。灌溉田畝。建修租界。及清償杜國舊債之用。

同日電。土耳其政府近因沙蘭日加有暴虐之舉動。特照會巴加力亞政府。責其不能保護境土。

同日電。德皇本日已離羅馬城。

同日倫敦電。土耳其兵隊在離沙蘭日加四十里地方。與巴加力亞軍開戰。士兵亡者五人。敵兵則喪六十人。

▲八日路透電。英國借與杜國三千五百萬磅。內三千萬磅已經付出。週息三厘。遞年清償。至一千九百五十三年爲止。因此之故。刻倫敦各銀行門前。爲之異常擁擠。

同日電。愛爾蘭地方議案。已通過第二次。議會贊成者四百四十三人。反對者二十六人。

同日電。巴加力亞政府。近請土耳其政府將其前次之照會收回。因其中措詞過于激烈也。

同日電。美國兵部近新選定一種來福槍。其端純用木製。較之現用之器。短四寸。輕一磅。

同日倫敦電。停稅米麥之令。現爲聯邦黨極力反對。太晤士報已勸英政府留意此事。

▲十日路透電。土國朝廷深欲免于戰禍。已將其前致巴加力亞之照會更改矣。

▲十一日路透電。英國承借杜國之股票。已經停止。計借款之已經簽名者。數在千五百兆磅之內云。

同日電。巴加力亞政府。近致書于法京巴黎。不認瑪司多尼亞擾亂之事。及沙蘭日加之暴動。并云。巴國不效前土希開戰時希臘人之所爲。致蹈其覆轍云。

同日電。土耳其官兵勦辦亂黨。甚爲得手。土王待基督教民亦甚和平。故沙蘭日加并土京君士但丁堡。已安堵如恒。

▲十三日路透電。土國大臣近因巴加力亞人民在蒙尼司特地方。受禍亂之苦。已勸土政府設法阻止亂事。

同日電。英國殖民大臣張伯倫。因澳洲反對郵船僱用土人之事。對衆宣言云。政府不能禁止此事。

同日柏林電。法國艦隊因徇俄人之意。不復駛赴沙蘭日加地方。現將開往希臘所屬之司耳拉海島口岸云。

▲十五日路透電。英國下議院議員辨論海軍經營之事時。查理斯氏建議云。英法交情。日形親密。此後英法俄三國將有合約裁減海軍之舉。海軍大臣亞斯氏則云。海軍之事。須以現今之勢爲斷。不能以將來之事爲衡。現今各國汲汲增加軍費。此卽裁減之議所由起。究竟海軍但求可以預防意外之戰事而已。

同日電。英國有議員多人擬勸戶部大臣將茶稅中之項款減輕。而廢止麥稅之例。則作爲罷論云。

▲十六日路透電。英國首相巴科氏聲言減輕茶稅之舉。不能允准。

同日電。澳洲麻爾傍省罷工之事。刻已平靜。

同日電。巴爾幹政府近行文于其國各地之代表人。令向列國政府申言土耳其在梅司多尼亞之舉動。大有阻碍于巴政府平定該地人民政策云。

同日電。仇視生密威人之意見。近復大發于俄羅斯所屬驅逐之事。已見于額夫城。在彼之猶太人三萬七千名皆被驅出城外。人情甚爲洶洶云。

同日電。英國殖民大臣張伯倫在卑明威地方宣言云。自由貿易之策。有碍于英國之扶持其各殖民地。并有碍于英國之報復列國之侵害其得力之殖民地者。此後吾英于各種關係民生之事。自不必拘限于自由貿易主義。各國如侵害英國及其屬地聯合之情。則吾英不可無以報之也。

同日倫敦電。巴爾幹內閣現已辭職。

▲十八日路透電。土耳其兵隊前進至亞邦尼亞砲臺時。被敵人迎擊。兩軍死傷甚衆。該處居民多降服土軍者。尙有多數亞邦尼

亞人堅守山險。未能即下云。

同日電。英倫泰晤士報及晨報某日報等。均贊成張伯倫在卑明威地方宣言之國家理財政策。惟某某兩日報反對甚力。斯丹達報則莫贊一辭。德文報頗形危慮。加拿大報則贊美此議云。

同日倫敦電。此間因論及麥稅一事。英京晨報謂政府失其好友之歡心。而意見不定。吏貽笑柄。斯丹達報則謂政府此舉。所以壓其仇敵之望甚少。而失朋友之情實甚云。

同日電。巴爾幹國王已有組織新內閣之命。

▲十九日路透電。英國兵部大臣在下議院宣言云。英政府因轉運艱難之故。已命龐賽將軍屯兵于薄富特地方。如此易與阿卑心捻由南進步之兵聯合。政府之政策。決不收回。亦不至更動云。

同日電。巴爾幹內閣大臣辭職之事。于該國無大影響。惟前此搖動無定之情形。爲之加增耳。

同日倫敦電。英將軍龐賽得阿卑心捻之兵進與聯合。聲言倘無缺糧之虞。該軍仍能在加拉特地方暫駐許久。

同日柏林電。英國殖民大臣張伯倫在卑明威地方所宣之言。雖德國各報頗爲恐懼。然英德兩國當不因此有稅則之爭戰。

同日電。土耳其政府因俄國領事在密吐赤地方被人殺害之事。已遣員往俄京聖彼得堡謝罪。

▲二十日路透電。俄屬有華省巡撫被人刺殺。此亦俄國民情不靖之一徵。俄頤清尼巡撫亦經俄皇諭令罷職。以其不能調和人民。致猶太人之被殺者百名之多也。

同日倫敦電。阿卑心捻之兵。被一千一百名之摩洛哥人襲擊。旋經阿軍擊退。計敵兵死者三百名。阿兵傷亡僅三十名云。

▲二十一日路透電。巴爾幹之新內閣。與土國較形親密。亦不似前內閣之專媚俄人云。

同日電。美國考察貿易專員。刻已啓行前赴歐洲各國都城。意在合金本位銀本位諸國定一金銀劃一之價。不使有漲落之虞。

同日電。法國議院頗贊成法政府干涉教會一切政策。

同日柏林電。意皇擇于七月內會晤英皇。又英皇數禮拜內將有柏林及聖彼得堡之行。

同日電。德政府反抗加拿大之政策。已通知德意志各聯邦。俾各邦代表人聚議之時。可不以投票決其可否。德國某報勸政府

與英政府開衅。惟政府決不輕易生事。

▲二十二日路透電。英國兵部大臣宣言。英國現有兵三萬三千五百名。前在南美洲地方。計人數過多四千名。刻已陸續調回矣。

同日電。英國殖民大臣張伯倫在下議院演說。杜國薄待亞洲人之律例。須更試行。固欲順該國民情。不得不爾。至有學問之亞洲人。須定以優待之律。其商民亦當切實保護云。

▲二十四日路透電。土耳其政府派往亞邦尼亞勸諭亂黨之專使。行抵該處。竟爲亂黨圍困。土國兵官前往伊比地方救援。該黨復將專使移匿智克尼地方某寺院中。亂黨聲言。士兵設若追來。即將該寺焚毀。該寺係與俄人合建。故俄政府已照會土廷。善爲保護云。

同日電。英國北屬刻下瘟疫盛行。聞此疫係由前年南非洲英兵患疫所蓋。氈氈傳染而來。刻英官已嚴搜此毯焚化。以除疫氣。

同日電。英國前在南非洲所招士兵。近有謀叛之迹。故將馬隊解散。

▲二十六日路透電。英兵部大臣因南非洲氈氈能傳染瘟疫。特在議院宣諭。凡由南非洲販來氈氈。概行禁止售賣。嚴查焚燬。

同日電。亞邦尼亞亂黨昨將土廷所遣勸諭專使圍困。茲已釋放。

同日電。張伯倫在議院宣言。英政府並無允准政府管轄之亞洲人入口充當礦工。

▲二十七日路透電。意大利王現由本國啓程前往倫敦。謁見英皇。計七月八號可到倫敦。

同日電。近有華人在早形尼士堡集議。勸戒中國人勿阻華人前往南非洲。並擬將所議之事。傳播中國內地。

▲二十八日路透電。張伯倫刻尚未將香港衛生法案批准。蓋尙須細加察核也。

▲三十一日路透電。坡口庶來電云。加力基亞地方經已失守。是役士兵甚爲奮勇。有英國某員弁亦受重傷。

同日電。英國首相巴科。殖民大臣張伯倫二氏。演說反對自由貿易之事。德國報館甚信巴科氏不願照行。惟張伯倫氏及英政府以限制自由貿易。極有益於英國云。美國人亦甚留意張伯倫氏之反對自由貿易主義。

同日柏林電。德皇已將貴重寶星一座。贈與日本皇后陛下。另將紅十字寶星一座。贈與小松宮親王妃殿下。此可見日德近來

之親交也。

六月大事記

▲六月一日路透電。亞查利巡撫翰拿氏因恐摩洛哥人越界。特往隣國游歷。以便勘察一切。不料行經某處。道經窄狹。早有亂黨六百人由弗近前來埋伏于此。當將巡撫圍攻。幸該撫帶有衛隊。極力拒敵。亂黨大敗。聞衛隊兵數僅二小隊。計受傷者十七人。

▲二日路透電。意奧兩國近有齟齬之事。奧國有數城邑已甚鼓噪。其起釁之由。因在暗士柏洛地方之奧國學生。與意國學生不睦。致驚動政府。今政府已設法彈壓。

同日電。各國舉賽汽車。日前已由法京巴黎賽至西京馬德力一次。發軔時候將御者碾斃四人。又傍觀四人亦受重傷。故法政府已立法永遠禁止。

同日柏林電。德皇頃據上海總領事電奏。謂有探險家德人名皮坡士者。乘哥士輪船探尋南極。現已行抵打斑地方。○又柏林官報言。法人征討摩洛哥國人。甚合公理。惟英人之干預與否。則尚未知。

同日倫敦電。澳洲首相巴頓氏極贊成殖民大臣張伯倫許各屬地自理財政之政策。互相慶賀。謂各屬地財政。從茲可以自行整理。於國家誠大有裨益云。

▲三日路透電。法國現已派兵一隊前往非葛地方。約本月九號可以行抵該處。屆時兩軍相遇。必有一番惡戰也。○又阿及耳巡撫韓拿氏。已決意以強硬手段鎮靖非葛府之亂黨。無論久暫。必辦到摩人力能自衛而後止。

同日電。加拿大政府將與德國開稅戰之端。德京柏林半官報已將加拿大及德國之稅則表明。意謂德國並非有意別生事端。與大英友邦爲難。實因英國用強迫手段。在其屬地自立稅則。不恤人言。故無論如何。我德必須設法保護云。

▲四日路透電。德國報館每著利害之論說。聳動其國官場。以冀阻撓張伯倫氏所擬加稅政策。

同日電。義華基利氏昨在爹佛地方演說。略謂我英各屬政府。倘能不分畛域。聯同一氣。則航業必能推廣。商務必能發達。財政各項亦無紊亂之虞。

同日倫敦電。斯丹達報訪事由轉爾士地方電稱。荷蘭國人已決意公舉代表人整理杜蘭斯哇政策。惟此代表人須授之以職。

不可加以限制。俾得大展其才。而將軍路易士波氏。與其同僚。于礦務一事。甚爲反對。謂招雇華工。能保南非洲之土地人民。否則亦當招雇南印度之土人云。

同日紐約電。居留俄國澳麥沙地方一帶之猶太人。被俄國暴徒之擾害。驚懼異常。前月在基先尼夫地方之猶太人被害者有三百餘人之多。故現在猶太人結成團體。置備軍械。爲自衛之計。謂彼族若再殘我同種。侵我自由。奪我財產。卽與極力抵抗云。

▲五日路透電。張伯倫所定稅則。英政府及澳洲各省亦多贊成。惟自由貿易各大商賈反對此議。然間有多數之少年。甚踴躍張氏之策。新西蘭之商務會。已簽名願從此例矣。

同日柏林電。此間各報因加拿大議加稅則。是以大發議論。謂美人亦以英人此舉不甚妥洽。英國輕稅行之已久。我德未嘗不蒙其惠。今如英國稍有變更。我德國亦須設法抵制之云。

▲七日路透電。英國首相巴科氏。昨据茶商代表人遞一稟件。稟內簽名者有三百人之多。略云。近日茶商不振。已成江河日下之勢。請將茶葉入口之稅減輕。以維商務云云。巴氏未允所請。

▲八日路透電。張伯倫函致各屬政府。聲言各屬不可加抽五穀糧食各稅。並云。如果糧食等物高漲其價。則各項工人亦當比例加給工賞。此舉美德各國皆如是辦理。不僅我英爲然。蓋若此方稱爲文明之國。造福小民也。

▲九日路透電。杜蘭斯哇立法院。近又繼行前例。凡在本國之顏色人及外籍人。均無選舉之權。

▲十日路透電。法國出兵征討摩洛哥之非葛地方。摩人自知不敵。已甘心降服。

▲十一日路透電。英內閣所行保全自由貿易之策。頗不洽輿情。

▲十二日路透電。塞爾維亞大舉革命。主謀者爲彼得氏。當昨夜夜半彼得統率兵勇直入巴爾嘎利王宮。重重圍住。國王亞力山大及王妃見勢已迫。卽爾自戕。王妃一弟二妹。並其親族等概被殺戮。又宮門侍衛六人。首相某氏一將軍二大臣及巡捕等十人。亦被殺斃。彼得氏遂自稱爲王。另立新內閣。傳檄布告全國。准于十五日在上議院妥商大事。此次之變。國民皆額手稱慶。懸燈結綵。互相慶賀。民心之向背可見矣。又此次之亂。與歐洲各國無甚關係。惟俄奧二國或有微言。亦未可知。

同日電。塞爾維亞雖定于十五日聚議。選立新君。然必須俄奧二國公認方可。

▲十三日路透電。塞爾維亞國王及王妃之屍。已草草成殮安葬。又塞國事變後。王位已定。衆情允悅。想不至再有更變。至前王及王妃死後。民心大快。甚且聲明其罪而痛詈之云。

同日電。英國財政策。現已定議。並無反對之者。

同日柏林電。奧王聞塞爾維亞亂事。驚惶失措。遽發顛狂。若有人監弑之狀。身匕佩首。由奧京維也納狂奔而去。又云亂首經已拿獲。

同日電。歐洲各國公使于塞爾維亞亂事之結果。多有不滿意。然亦無隙可乘。不能越俎代謀。奧國則甚喜彼得氏認已爲該國國王矣。俄人想亦謂然。惟塞國尙未設立行政各部。此事德國並不偏袒。英人則愛彼得之才智。惟以是日之變亂。不能辭咎。彼得向無仇敵之人。將來似可永保其位。然尙須上議院公允方可。

同日電。意大利首相現已辭職。另簡山拿地利氏爲新內閣大臣。

▲十五日路透電。塞爾維亞此次之變。甚合民心。故得安然無事。前此國事犯之爲暴政所冤抑者。今已一概省釋。並准予下禮拜一日先行選立新君。一俟士高士夫亞氏回國後。再行議置各部大臣。

同日柏林電。塞國現極安謐。彼得告老。治滑氏已由議院推立爲王。衆心甚合。

▲十六日路透電。英首相巴科在下議院宣言。謂塞國彼得氏今已公推爲王。民心雖服。於理實有未順。此後各國駐劄該國公使。應時常留意。勿使再有殘殺之事。

同日倫敦電。英國殖民大臣張伯倫近致信各屬。書中之意。顧慮英國將來商權損失。及與外國自由交易紊亂無序之故也。夫德美各國立法保商。實過於英。且美國顧卹勞工。更無微不至。

同日電。英上議院議員歌順氏在上議院力駁張伯倫氏所擬糧稅。謂張氏所擬糧稅若行。吾儕不知受如何之困苦。似此聯絡各屬地糧稅。無異束縛吾儕手足。張氏實欲使吾儕居危險之地云云。又云。張氏之政策。直以平民之糧食爲賭博之具云。

同日柏林電。塞國彼得氏已登王位。各國雖然無所異議。然彼之殺戮殘酷。必盡法懲治。方合於理。此事各國或且不愿干預。亦未可知。

同日電。德國所舉上議院之議員。近查知間有一人從中舞弊。暗增投票。此人已在巴利文地方拿獲矣。又云。柏林新設德華銀

行。今又在印度京城加刺吉打及香港各設一分行。

▲十七日路透電。英議員藍斯當氏在上議院對衆宣言。謂中國待我英人。雖云不薄。然我英不啻費盡九牛二虎之力。僅得鐵路等數項利權。未免不無遺憾云。又前駐中國公使薩道義氏現已遄返英京。謂當將中國情形詳告政府。以爲對清政策之一助云。

同日電。英理藩院近接澳洲屬地函述。凡與澳洲往來郵船。刻均不准雇用色種之人在船執役。業已刊發廣告。定於西歷五月十三日實行。此專指郵船而言。其他輪船不在此例。殖民大臣張伯倫氏甚慮澳洲人此舉。乃欲自相聯絡。而爲成其帝國主義計也。

同日倫敦電。塞爾維亞國此次殺害前王及王妃各大臣之兇手。已經議院議准全行赦宥云。又云塞國新王嘗表明此次殺君之事。與己並無關涉。且並未嘗蓄意謀篡云云。又云澳國國王已認塞國新立之王。並電賀即位之喜。

▲十八日路透電。英政府以素瑪勒地方亂事日加危迫。非大增兵力。不易撲滅。故已飭駐亞頓埠之英兵一隊。並土兵三百名拔隊赴敵。

同日電。俄皇已認塞國新立之王。惟謂前在王宮行弑之罪犯。新王須自行盡法懲治。方爲合理。

同日倫敦電。德國此次選舉上議院議員。民政黨最得多數。次爲保守黨。再次爲宗教黨。惟將來新成議院。或且小有更變。未可知也。

▲十九日路透電。杜蘭士哇之立法院昨日公議本國寶石礦務章程。法部大臣蘇路門對衆宣言。杜國之鑽石礦場。近日所發見者不少。爲南非洲各處所不能及也。報告此事者乃里查氏。該氏熟識礦務。且住欽巴利地方甚久云。

同日電。英皇現在亞打雪地方。因事耽擱。故照會法總統羅卑氏定於七月八號相見。立法院已預備一切。

同日紐約電。此間各日報論及俄人之大欲云。俄既經營於高麗。又垂涎於西藏。然高麗爲自立之國。且係日本權力所及之地。西藏乃中國藩屬。俄人雖極強橫。亦不能不開闢商場也。

同日電。俄人之外交手段。極爲巧妙。此次塞國之變。俄國首先公認彼得氏爲塞國之王。所有兇犯。僅責塞王自行懲罰。陽爲詰責。陰實市恩。一起一伏。莫不如愿以償云。

同日倫敦電。英國已將駐紮塞國公使更調。意德法各國對待塞國之政策。一依英人。無所差異。又云俄國已命各衙門服孝二十四天。以弔塞前王之喪云。

▲廿二日路透電。有印兵廿七旗。英兵二百五十名。土兵二百五十名。已預備起程。由印度前赴素瑪勒。此外尙有其他兵隊。亦已預備。不日起程。

同日電。塞國前幫同行兇弑殺國王者數人。今已獲升官職。

同日倫敦電。塞國新政府。恐不能安然無事。蓋各國駐塞公使。均已稟明各本國政府。謂此次塞國之亂。原與行兇之人不相關涉。蓋彼等亦應盡之義務。故欲其國自行懲罰。亦至難之事也。我等各國雖不必興問罪之師。然亦必須令其新王彼得氏退位。或變易其政府云。

同日柏林電。德皇於本禮拜六日啓蹕。前往威北埠。恭謁前王威廉第一之陵寢。併順道至九華大地方舉行開埠之禮。按該港名曰德王威廉港。此次官民赴會甚衆。均承德皇獎諭。並云我國人須由直道而行。遵循基督宗教。如是則國民國家永享太平。使列國不敢正視云云。

▲廿三日路透電。百路沙士地方。各糖商聚議。澳國糖稅問題。因該國定章不公。有碍丹國日本俄國糖商云。

同日電。英提督麥寧氏會同副將汲卑氏。共率兵一千二百人向布河度地方進發。今將行抵打務地方。又云該處守城兵隊不能移動。蓋因回人勢頗猖獗故也。然尙無大碍云。又云副將軍衣治頓氏。已奉命由印度起程前往素瑪勒。總統該處兵隊。此舉甚合衆心。因衣將軍辦事極爲精細也。

同日倫敦電。駐塞國之各國公使分爲二黨。各行其是。英法和美土等公使。今已調離塞京。惟俄澳二國使臣。則仍留該處。以待新王回國舉行加冕之禮。

▲廿四日路透電。素瑪勒有回人一黨。皆有學問。嘗在英國兵船充當通事之職。熟知英國軍情。今爲敵人所用。佈置甚有條理云。敵人近在租巴。與他埠聯絡。共有快鎗隊一千五百人。及刀兵一隊。英國則有快鎗隊六千人。較諸敵人實勝多數。所憾者英軍轉運不甚靈捷。故未得早日奏凱。故今宜留心考究。統籌全局。若徒多調兵隊至彼。不惟無功。恐反增禍難。致蹈南非之覆轍也。

同日倫敦電。塞國新王現已回京。既至。即往禮拜堂行禮。俄澳二國使臣嘗往車站恭迎。新王舉止大方。威嚴頗重。各首相均承賞賚有差。前行兇爲首之馬春氏。曾蒙新王召見云。

▲廿五日路透電。英國財政新章。已在公議院宣讀三次。

▲廿六日路透電。英國殖民大臣張伯倫對憲政黨宣言曰。余與巴科氏均鄙薄反對黨等之不自量。蓋該黨暗中煽惑。甚爲不合也。又云巴氏乃共和黨至要之領袖。

同日電。德國已於第二次選舉議員。所舉人數。仍係民政公產黨得占多數。餘則全屬昔順族云。

同日電。德王電賀塞王登極之喜。並謂甚望自後兩國邦交永遠親睦云云。塞王彼得氏則誓志盡職。以謀塞國之太平。與夫各項利益之進步。

同日倫敦電。塞國新王嘗降諭旨言已往之事。是非難定。付之史冊。以待批評可也。

同日電。德皇已電致美國總統羅斯福氏。謂貴國水師艦隊在此。朕以最優之禮接待。以報亨利親王。千九百零二年時承美國厚遇之忱云。

同日電。紐約太晤士報訪事人電致英京。言俄人已與美國訂一密約。約中頗藏深意。俄人明言儻允英日二國在滿洲通商。亦允美人同沾利益。惟彼二國須開誠布公。庶彼此均有裨益云云。蓋暗指不能獨准美國在滿洲通商也。

▲廿八日路透電。俄國近已告知美國。不願美總統干涉居留俄國猶太人之事。聞美國將寄信慰問猶太人在歇川尼夫被害之事。故俄政府謂若果有此。必將原信擲還云云。蓋俄人甚惡外人干預內事也。

▲廿九日路透電。素瑪勒回兵隊。現已衝越打幕布霍都地方。而侵入英屬麻諾省境。又亞比先尼人已由南前進。觀其舉動。似欲開通一路。聯絡兵隊。以便從布霍都而過。

▲三十日路透電。英國財政新章。已經上議院核准施行。并無反對之者。

同日電。英屬南非洲政府。已會議批准改正南非洲稅關則例。以期統歸一律。

七月大事記

▲二日路透電。英國公議院會議稅政時。有共和黨五十四人。與保守黨反對。謂張伯倫所定之稅政新章。不獨有碍各項自由貿

易。即於國計亦不無妨害云。然共和黨之贊成者有一百五十人。統計反對者僅七十五人。是贊成者已多一倍。民心之服從可推知。其議遂定。

▲三日路透電。英國海軍大臣科士打氏在議院對衆宣言曰。我英海部尙未改訂商船則例。預備戰時調用。

同日電。南非喇屬近議訂立一新例。禁止亞細亞洲之人登岸。議員皆同心贊成。而人民亦於希打比地方聚會。統領布打氏對衆演說云。此例無非慮亞人越境起見。其有學問及能操和語與夫白人。均不在此例。

同日電。英前內務府大臣米古氏。現已舉爲自由商會共和黨之領袖。米古氏嘗對自由各商聲言。爾等保全同黨之利益。原係應盡之義務。所尤要保全者。如糧食等物是也。上議院議論稅政之時。賞爵羅士巴利氏嘗言。政府須留心查察有涉疑惑各款云云。公爵地溫斯氏駁之曰。凡內閣人員。於張大臣之政策。莫不悅服。蓋已實地調查。毫無疑慮矣。內閣既已查核完妥。一俟奉有諭旨。再行復查。乃能決斷。彼等多有各存已見。或恐稅及糧食。不便於民云。

▲四日路透電。英京士丹達報論云。俄人佔據滿洲。實爲各國現在最所宜注意之一大問題。俄人今日之在滿洲勢力日漲。與英美日三國之利害。大有關係。俄國政治家常言。我俄欲據滿洲。須窺英美日等國意見如何。因勢利導。方可如願以償云。

同日電。英屬印度之寶針步兵。已於去月二十七號由孟買乘輪前往非洲素瑪勒。既有如此雄兵。又得衣目頓氏爲之統領。想故必易收服回人矣。

同日電。前內務府大臣米古氏。近爲自由黨舉爲領袖議員。專查張伯倫新擬財政章程是否可行。

▲七日路透電。張伯倫所擬財政新章。彼此辯論。已有時日。今自由黨領袖已決意不再派員查考。緣此事有碍自由商黨之臣僚。故公議派員查考一節。已作罷論。

同日電。太平洋之海電。現已工竣。開遞電報。該公司總理人麥歧氏嘗發一電。周歷環球。僅需十分鐘而已。路透局按環球一周。爲七萬二千里。是每分鐘能行七千二百里。可謂速矣。

同日電。土耳其政府已電復各國云。巴國所責各款。我國皆不任受。至於撤退邊界之兵隊。亦不能率行云。

▲九日路透電。北京各糖商。現已聚議。禁止糖斤出口。運往英俄澳葡德法比荷等國。糖商意見皆同。現已決定實行。以保歐洲糖斤價值。刻英國糖斤已高抬時價。由一佛郎至二佛郎云。

同日電。南非洲拿他之立法院。已將禁止華工入口之例刪除。自此以後。華人又多一謀食之地矣。

▲十日路透電。柏林賽艇會。已在軒利地方競賽。首奪錦標者。獎以銀牌。此次獲勝者。以外國人爲多。

▲十一日路透電。巴國蘇非亞地方函言。土巴兩國交涉。勢將決裂。俄人已允保護巴國。不使爲土耳其欺凌云。

同日電。羅馬教皇病勢甚危。恐無挽回之望。又云德皇嘗親擬御書慰問教皇病狀。

▲十三日路透電。英京電稱英兵此次痛擊回人。係由沿邊而進。僅留小隊守衛打幕及布河度二處。又云料此兵事須至明年西二月方可平靖。又云已有印度兵五百名在加利路地方駐紮。又云電工五十人均已載往素馬勒以充電役。

同日電。法國外部大臣地爾基士氏。嘗對其友言曰。英政府此次敬禮法總統。實出於至誠。又云余之至英。亦爲敦睦邦交起見云。

▲十四日路透電。共和自由各商。已開大會。舉米古氏爲領袖。議定先將張氏之意旨。在公議院辯論。然後集議。以定從違。又云。英德比各商。均由加拿大來信。謂加拿大商人。愿從母國設施云云。以此推之。則英屬有名之南非洲。亦必附和。惟德國則必加征英國貨物進口稅。以相抵制云。

▲十六日路透電。杜國統領布打氏。近詳論杜國情形。函致其友。囑將此函刊諸泰晤士報。畧謂英國治理杜國。尚須大加布置。方臻妥善。前張伯倫氏到此考察。歷見情形。甚覺鬱悶云。又貴爵米拿氏來書。嘗言此處土地歸還原主一事。竟屬紙上空談云云。杜國預算明年支款九十一萬磅。以爲內地之用。及首次攤還戰時償款利息。

同日電。素馬勒信云。近有數鄉落爲回人脅迫歸降。此事於大局甚有關係。英政府或因此分心多費財力。又云有兵二隊攜帶驢子九百匹。輸送軍火等物。由担邊啓程。向素馬勒之巴巴亞地方進發。此行或可成功。

▲二十日路透電。日前所報日英兩國訂立通商條約一節。探明實係英國與波斯國議訂通商條約。經已簽押。并非英日訂約。合亟更正。

同日電。路透局駐橫濱代理訪事電云。駐仁川英國領事佐頓氏。嘗請韓廷將義州開作各國通商埠頭。並云市府宜設於鴨綠江畔。事爲俄公使所知。即覲見韓王。抗拒此舉。

同日電。英國戶部尙書列彩氏。在議院宣言曰。英國財政。雖一時困難。然與大局無礙。可不必慮。並言前四年間。每年庫中積存

多至九兆磅。實爲從來所未有。又言英國財政之美備。尙足爲全球之冠云。

同日電。羅馬教皇子前日駕崩。即於翌日正午邀集主教公使神甫等。同進教皇寢室行傅油大禮。

▲二十二日路透電。英皇及皇后巡遊愛爾蘭國。昨日已由金斯湯登岸。嘗諭該處人民曰。教皇新崩。朕心殊爲憂鬱云云。又言此來游歷。甚望愛地太平景象日新。且祝愛地日進文明。人民永遠同享福利云云。言畢。乃同皇后登車。向度百林進發。各處歡迎。踴躍異常。

同日電。羅馬教皇殯殮後。即移往聖彼得教堂行祈禱禮。又意國政府極爲慎重其事。已安排一切禮儀云。

▲二十三日路透電。羅馬教皇崩逝之後。所有產業。概行捐入禮拜堂。以充公用。

同日電。英國學部新章。已在公議院宣讀三次。

同日電。法國商務代表人名多。昨至英京拜會上議院各員。並在公議院筵宴。陪座者爲上議員商務董理及巴勞利氏、張伯倫氏、軒利氏、金巴爾氏等。各有演說。無非振興兩國商務之道云。

▲二十四日路透電。法國商務代表人。此次至英。英貴爵府尹嘗在大會堂設筵款待。以盡東道之誼。

同日電。英外務大臣加蘭般氏。昨在公議院宣言曰。近日德國因我國欲加新稅。甚爲鼓噪。我政府所行政策。宜洽輿情。並須先行求合於我屬地。如保重加拿大地方之故事云云。張伯倫氏答云。我行我法。不容德人干預。又斯賓悉氏在上議院宣言曰。我深信公爵地汪沙氏執意不從張氏之策。是以現在政府尙候調查。地汪沙氏常云。張氏一言一語。政府黨中人。未有一人與彼相合云。

同日電。英外部大臣加蘭般氏。昨在公議院宣言。謂英政府於滿洲問題。固宜注重。及與俄人訂立條約。惟君等尙未知俄人用意之所在也云云。又云滿洲之事。已甚危迫。俄人不踐條約撤兵。故日本甚爲不平。而美國亦因開放滿洲之故。頗覺憂慮。昨接土丹達天津訪事來。電謂俄人自西七月十五號以後迭次增兵。廣集旅順。絡繹不絕。

▲二十五日路透電。印度政府茲已議准代爲轉運軍火及大炮等至素馬勒地方。

同日電。英貴爵加蘭般氏。昨在公議院宣言滿洲問題。我英之宜注重。夫人而知之矣。其間有關於英日盟約者。即日本高麗之利權。我英在中國之利權云云。

▲二十七日路透電。英德兩國議訂通商條約。已在談判。不日即可定奪云。

▲二十八日路透電。英皇偕同皇后及隨扈各大臣。昨至巴爾花士地方時。民間之呈遞頌詞者甚多。民心之愛戴。於此可見。英皇亦嘗慰諭國民。謂朕遵母后之遺訓。常以保守國家太平爲心云。

同日電。英國議院已將南非洲借款之事宣布二次。

▲二十九日路透電。澳洲政府現已照會張伯倫氏。謂本政府已決議不准顏色人種充當郵船水手之役。事在必行。同保白人利權。並補救英人之執船役者。

▲三十日路透電。倫敦國民本日聚議辯駁新稅之案。謂新稅不能抽及糧食等物。且駁張氏之政策。諸多錯悞。

同日電。英國糖稅則例。已聚議宣讀二次矣。計贊成者百四十四人。反對者二百二十四人。

▲三十一日路透電。英皇日前乘坐汽車。巡遊村落。視察貧民苦況。皇后賞給金五百磅。賑賑阿爾蘭窮黎。於此可見英皇皇后之德澤及民也。又云英皇至加爾威城時。民人迎迓。欣悅異常。英皇旋乘汽車。週遊該處左右一帶。

同日電。張伯倫所擬南非新稅則例。昨經藩院在議院核議准行。張氏函復南非統領布打氏。嘗將已之所定政策。大加評論。略言不能因打氏內所云之小故而阻大局。并將此信登之太晤士報。以供衆覽。

八月大事記

▲二日路透電。英皇此次游歷阿爾蘭。君民共樂。上下同歡。雖無立法之處。實頗有行政之効云。

▲三日路透電。英貴爵埃維治氏。已將英金五萬磅。呈請英皇。轉給度白林醫院。以爲經費之助。

▲六日路透電。英水師艦隊。刻擬加增。而巴爾復洪至馬打厘之水師。亦須推廣。(即阿爾蘭海邊)

同日電。英國學部所訂新章。已在上議院宣讀三次。

▲七日路透電。駐紮土耳其英俄兩國公使。已與土廷交涉。令其勿得殘虐亞民亞地方土民。蓋因土廷每令其華利人壓制哥士人民云。

現有士兵八隊。已行抵馬基頓所屬之門拿士打地方。

▲八日路透電。有波人三名。忽至素馬瑪投營。充作嚮導。當蒙各賞功牌。羅蘭氏乃印度孟買之步隊也。已蒙賞給得勝十字功牌。

因氏四月二十二號嘗助總兵葛氏之故。

同日電。阿爾蘭地租新章。既經上議院公允。即有貴族聯稟政府。謂公議院有不利於阿爾蘭之舉云。

▲十日路透電。殺害俄領事之兇手路士哥士忌氏。已被拿獲。駐君士但丁各國公使。及土國宰相等。均至俄公使署慰唁。

▲十一日路透電。俄國溪爾夫地方民變。連日格殺死者六十人。傷者百人。

同日電。英兵前敵將至保路地方。此後將以該處爲根據之地云。

▲十二日路透電。俄國工人倡亂。刻下尙未稍平。據確實消息。言此次俄國工黨之亂。係在南方工人聯團體五十萬人罷工。刻下鼓噪異常。聞俄國傭工者共有三百萬人云。

▲十三日路透電。土耳其曠隊四千人。圍攻哥勞四和地方。傳言亂黨曾與官軍交戰二次。均不得手。今已請降。惟土京來信則云。政府謂亂黨請降。無可安置。又云亂黨近已日漸渙散。內巴爾加利之少年者。多已離去。各村落聯絡之隊伍。現均駐札大山之中。

同日電。丹俄亞三國議准糖斤不准運往英國。已定西九月一號起實行。

▲十四日路透電。貴族佐治氏報告公議院云。印度政府不愿供給南非洲戍兵之費。兵部大臣因此將南非戍兵之議作罷。各處報紙莫不歡欣贊成。

▲十六日路透電。近有多數軍火由塞爾維亞運往馬基頓。接濟亂黨。不料爲塞京巴耳加力稅關搜獲。遂將該軍火全數充公。聞該軍火箱面。均冒書磁器等類。以期掩人耳目云。

爲土兵殺害俄領事之夫人某氏。已將土廷撫卹之款四十萬佛郎。及土廷所贈之首飾等。一概璧返。

俄國現已會商干預馬基頓亂事。要求土廷。令懲辦犯法之土耳其官。並令聘用外國人充當憲衛及警察兵官。

同日電。英前相沙士勃雷侯之病勢刻甚沉重。

▲十七日路透電。巴爾幹政府。照會各國。力言土耳其國人在馬基頓地方。虐待基督教徒。慘酷異常。焚殺劫掠。擾害無辜平民。不知凡幾。教堂書院。皆蒙封禁。損失不計其數。此款須向土政府索償云。又云載運軍火之火車。已在天士啓蘇郎尼加爲爆藥所焚。及奧國代表人嘗對巴國首相言及此次照會各國。大有關係。蓋恐激動巴國平民。爲害不淺也。

馬基頓現在情形。極爲危迫。故在巴京蘇非亞之馬基頓委員。已催迫巴政府。出爲調處。又馬基頓紳士桑車夫氏。近日爲人捉獲。拘禁巴爾幹地方。今已逃脫。又云近有軍火時常輸入馬基頓。俄人已告知巴爾幹政府。謂若係扶助革命黨。即恐有碍於俄人。在君士但丁堡之權勢。責令巴政府速爲彈壓。以止革命之風潮云。

▲十九日路透電。俄國政府近又有所要求於土耳其政府。其水師之舉動。頗能驚動君士但丁。現在俄國水師已侵入布士否留土海面矣。

▲二十日路透電。土耳其政府已接到俄國公文。其要素各款。極爲嚴苛。而土廷請俄人將艦隊趕速退去。再作商量云。同日電。近有某兵隊在巴米地方。大肆暴亂。將該地駐紮之防衛兵七百名。全行殺戮。其府尹及某某四官員。亦同時被害。又殺平民六十二人。按巴米在尼遮里之北云。

▲廿四日路透電。俄國向土耳其要求各款。已經土廷一概應允。間有一款。謂須將馬基頓巡察官希微總督懲辦云。又云土耳其首相已往馬基頓巡察併考查一切。

同日電。英前相沙侯于昨日薨逝。英皇十分悼惜。而各處國民亦哀悼逾恒。各國之致電弔唁者。絡繹不絕。各報紙均謂失去維多利亞時代之大政治家云。

▲二十五日路透電。英京得亞敦埠電云。非洲北岸之亞比辛尼亞國。因商稅立例過苛。故法人所管之朝八地鐵路不從其例。

▲二十七日路透電。土耳其國因馬基頓之亂。已調大兵馳往馬基頓地方應敵。刻下調往之兵計三百五十營。共三十三萬人云。

▲二十八日路透電。美國駐土耳其巴路地方副領事。已被土人謀害。美國總統故向土廷索償卹款。在歐洲之美國水師艦隊。已奉命駛往地中海游弋巴路海面矣。

▲三十一日路透電。近來巴爾幹所傳之消息。多有不同。據土耳其人所傳。則謂門尼士打之亂黨。日就衰滅。大約一禮拜內即可一律肅清云。而保京蘇非亞來信。則謂亂黨日有起色。保爾加利亞政府。近日頗爲狼狽。其調往邊界之兵隊。皆不發給軍械。又云凡革命黨之在亞連那部省者。甚爲得手。已將黑海沿邊一帶占據。併將土耳其之守城兵殺盡云。

九月大事記

▲九月一日路透電。英皇在維也納英使館請與王筵宴。宴時亦申其頌詞。稱奧皇爲英國之大元帥。奧皇答云。余得此稱號。甚爲

榮耀。余日後與英國陸兵當益形親睦。

同日柏林電。有一消息。謂俄前大藏大臣域提現又派爲宮廷集議大臣。

▲二日路透電。在婆拉忒地方。前因有欲謀害美領事之事。現已將該兇手拘住五名。

同日電。土耳其政府向駐君士但丁之美公使言婆拉忒之事。並非出於有意。惟適因遇有慶典。例應放槍。故致此耳。美公使不信之。又以有他事與土耳其調停未協。故仍遣水師至土耳其也。

同日電。現在馬其頓他處地方。又有亂事。此地近保爾噶利亞之國境。德國與俄國均逼迫土耳其政府。定欲其竭力設法將亂事平定。推土皇以爲現在之法已爲甚善。足以平亂矣。

同日電。土耳其政府聲明現在在司蔑勒伏奈、伐司噶、克立梭拉、三處。戰時傷保爾噶利亞人一千五百名。

同日電。英皇此次至維也納。奧國人民極其踴躍。街上觀者甚夥。常有人佇立俟英王之經過。在維也納地方。近來數年。凡各國君主之至其地者。從未蒙如是之歡待也。

同日柏林電。此次土皇適遇慶賀登極之日。君士但丁城中冷靜異常。

同日電。此次倫敦各報論英皇往維也納之事。可使兩國以後交誼益形親睦。並能助奧國和平辦理馬其頓之亂事。英皇之舉。奧皇爲英國陸軍大元帥。各報亦均以爲然。

同日電。現在美國爲婆拉忒之事。或當派巡船兩艘至土耳其。

同日電。現在南北美洲之中間巴拿馬地方。亦有亂事。

▲三日路透電。俄皇或須即至維也納與奧帝法朗西斯商酌馬其頓之亂事。

同日電。土皇照會駐君士但丁之各公使。謂現在肇亂之人。將有謀害各公使及焚燒使館其他公所等事。土皇現在欲設法預防其變。屬各公使亦及早設備。馬其頓北方將有大亂。惟現在亂民之舉動。彼等極其謹慎也。

同日電。據土耳其政府之消息。則在馬其頓之保爾噶利亞人。近於禮拜二曾遭大敗。死傷之人甚夥。

▲四日路透電。保爾噶利亞王匪地難在鬱希努革拉地方。有與內務省大臣密議之事。在保京夙腓亞之衆人。咸靜俟密議後之消息。

同日電。馬其頓現在亂事似乎稍歇。土耳其近派多兵至哀丁諾泊爾地方。故現在該處亂民咸避入山中。

▲五日路透電。駐君士但丁之美公使。有電知照美政府。謂現在歐洲有數國已派水師兵登岸。倘有不測。則美國亦應派兵登岸。

同日電。塞爾維亞有消息。謂現有塞爾維亞之武員七百人。上稟於塞王。請其將前次謀弑前王之人治罪。倘使王不懲之。則彼等將自行懲治。現在有許多武官被拘。即在納希地方被拘者。已有四十七人矣。（納希在塞爾維亞之東南）

同日柏林電。保爾曼利亞現在甚欲與土耳其一戰。惟歐洲各國照會保爾曼利亞政府。令其不能輕啓釁端。以期保全和平。

同日電。現在塞爾維亞之陸軍官諸人意見。各不相同。或有以爲謀弑前王之人應當治罪者。或有不願者。塞爾維亞政府現在防備此事。甚爲嚴密。因恐其中有陰謀之事也。

▲六日路透電。現在君士但丁有數使館。均由本國水師隊中分派兵士登岸。入內防衛。

同日電。現在君士但丁之各使館駐兵防衛之故。因由土廷知照各公使。謂恐有變亂也。

同日電。在君士但丁之土國官員。雖不願有戰事。然在陸軍之中。及回教諸人。則極有開釁之意。

同日電。現在各報載馬其頓之亂事。過於緣飾。故陸軍中之回教人。均有開釁之意。

▲七日路透電。撒馬利連之事。現在消息甚少。惟近日英政府依舊預備進兵。又設法編成駝隊四隊。每隊用駝五百八十八。只以爲運水之用。現有四駝隊。則以後進兵之時。飲用之水。可不致缺乏也。

同日電。近來保爾曼利亞王在鬱克希努格拉與諸大臣集議一切。現已議定保爾曼利亞國以後不與馬其頓之亂事。保爾曼利亞之兵部大臣。甚不願與土耳其開戰。惟土人果欲與保國開衅。則彼亦不懼也。

同日電。美政府已准美國水師官丕爾勒辭差三年。往北極探地。丕君已豫備一切。定於明年西七月啓程。

同日電。據駐沙羅涅給領事之報告。現在莫奈司忒之亂。業已平定。惟土耳其所用平亂之法。極其兇惡。土耳其政府之意。直欲假叛逆政府之名。盡殺基督教中人。因有其報告。而歐洲之人心。爲之大憤。今日夙腓亞得君士但丁之消息。以爲戰禍難免。或於本月杪即有戰事焉。

▲八日路透電。在夙腓亞之官場中。以爲土耳其之事。情勢更爲兇險。馬其頓人近來力迫保爾曼利亞人與土耳其開戰。羅馬尼亞現在於毗連保爾曼利亞之國境。增加兵力。以備不虞。

同日電。馬其頓與愛丁諾泊爾兩處。現在消息斷絕。令人疑惑異常。有數羣人經馬其頓北境。在此處。恐一禮拜內將有亂事也。

同日電。奧帝法朗西斯將于西十一月下旬至倫敦答謁英皇。

同日電。在阿爾及耳法國之衛隊。於途被工人擊門。至七時之久。死者三十七人。傷者四十七人。

同日電。俄奧兩國同照會各國。請其會同照會保爾曼利亞政府。令其不可與馬其頓之新政官員互相交涉。又照會云。設保國與土開戰。他國不能助力。聞德國已允。英意亦將允之。惟法尙難言定也。

▲九日路透電。夙腓亞地方傳有消息。謂馬其頓山林之中。現在避難之老人幼婦共有十五萬人。聞土耳其兵縱火焚林。如遇脫逃之人。則立行殺斃。

同日電。據保爾曼利亞消息。謂莫奈司忒之保爾曼利亞居民。被土耳其人所殺之數。共有三五萬。

同日電。華盛頓傳有消息。謂美水師提督喀德尼有報告與政府。言婆拉忒地方之亂事。係因回教人與基督教人尋仇而起。而該處之土耳其官員。又不設法阻止。遂致肇此禍端。現在土耳其官員業已許爲查究。又允派兵千名至婆拉忒地方以資彈壓矣。

同日柏林電。塞爾維亞王已在巴黎借款一兆。

同日電。聞英皇在維也納時。言及保爾曼亞利近日之行事。大不然之。

▲十日路透電。駐君士但丁之各國公使。近爲婆拉忒地方之事。照會土耳其外務部。謂此地滋亂之情事。各公使均不以爲然。現在有大馬色之武員。已帶土耳其兵至婆拉忒地方矣。

同日電。德皇此次往維也納。本不與首相偕往。今則定計偕行。現在有此改變者。想係土國之事。極其危急也。

同日柏林電。現在婆拉忒地方。甚爲安靜。該地前任之官。已經革職。柏林地方聞蒲拉司給帶兵一千至婆拉忒地方之消息。心中甚爲安慰。

同日電。土耳其兵在馬其頓平亂。非凡順手。

同日電。俄國報中近登保爾曼利亞首相演說之事。其中似有願與土戰之意。各國因又照會保爾曼利亞政府云。萬萬不可輕啓釁端。

▲十一日路透電。美國兵船於距近抱泥窩地方踞守小海島數處。故現在美政府與英政府時時有公文來往也。同日電。土耳其政府近出有諭命。將愛丁諾泊爾、却塔利、遏其隆、抱司泊爾司、數處之炮臺。或重脩。或改造。又有諭命將所有土耳其之國債。歸併一處。

同日電。在馬其頓之土耳其官員。譏議歐洲各國。與聞馬其頓之事。彼等謂倘使歐洲各國果欲用兵力干預馬其頓之事。則彼等必將馬其頓各處之城邑焚毀。又必將居民大加屠殺。如此辦法。則即令各國欲侵佔馬其頓各地。亦屬無用矣。

同日電。馬其頓照會各國。謂倘使日後亂民有向土耳其人復仇。加以殺害者。則各國必須擔任此責。

同日電。保爾曼利亞首相。已照會各國。謂倘使土耳其國在馬其頓仍復橫殺人民。則保爾曼利亞政府。不能不干與此事。同日電。英國政府謂美水師占抱泥窩附近小島一事。已照會美政府。美政府已有復電。謂此島前屬于西班牙。

▲十二日路透電。夙腓亞得有哀丁諾泊爾之消息。謂現在土耳其人在哀丁諾泊爾地方。亦用暴虐之法平亂。與馬其頓無殊。又有消息云。奧政府因保爾曼利亞政府在奧國定造鉛彈十兆。現已查出不許解往保爾曼利亞。

▲十三日路透電。現在馬其頓之土耳其統帥。前在德國學習武備。彼在馬其頓平亂之法。與前者英在南非洲無殊。亦甚為得手。▲十五日路透電。昨日英國內務省集議商略有三時之久。所有大臣除內閣大臣之外。其餘皆至集議所之外。街道之上。聚觀之人甚多。皆候觀各大臣之至。又聞英國首相將賦稅一事。已調查完竣。將報告交於各大臣。聞今日尙再有一集議也。

同日電。昨日集議。乃商略收稅之事。今日則會商他事。

同日電。英國斯丹達報言英國政府決意不行收稅之新法。除非英全國之民均有此意。方可行之。故現在暫不舉辦也。惟英國政府亦有權增稅。倘令他國亦行加稅。則有碍於英國商務也。

同日電。保爾曼利亞政府。現在照會各國云。觀現在土耳其政府之集兵。並非全為平亂計。必有他故。是以現在保國政府請歐洲各國阻止土耳其殺害人民。倘使各國不與聞其事。則保國政府必自行設法以抵拒之。

同日電。今日英國內務省再行集議。共有一點半鐘之久。計所議之事。尙未定奪。因諸人意見各有不同。惟想此集議之效驗。可免政府再有分裂之勢也。

同日電。本月十三日保爾曼利亞政府有信關照各國政府。昨日始在君士但丁聲明。奧俄之兩公使大責備土耳其政府及內

廷。謂其兵之行事。過於兇惡。殺害之人過多。奧爾本兵在莫納司德及哀丁諾泊爾兩地爲更甚云。

▲十六日路透電。保爾曼利亞照會土耳其政府。謂前者土耳其政府以爲亂事由保爾曼利亞創始。此語實係不確。此亂之起。實由土耳其政府虐待人民所致。又因土耳其人時時逼迫他人。若照現在情形。則與兩國必有損碍。

同日電。保爾曼利亞政府。已招集後備兵六隊。以備戰爭。其數共有二萬。

同日電。英國斯丹達報駐維也納之訪事函云。現在各國欲在沙羅涅給地方。將所有水師全行會集。爲脅迫土耳其政府之舉。同日電。英首相巴科近印出小書一冊。論自由貿易之理。其內言五十年前初講此理之時。並未能見及現在之時勢。意或以後通商之各國。將不照自由貿易之理而通商也。

彼又言及英國之商務。較前爲推廣。惟其推廣之迅速。不與富強之人數相等。彼又論及保護貿易之事。亦有害處。故我等不宜過行此理。凡有各國應公議以後通商。應作如何辦法。商議之時。彼此不宜徒持空論。惟應依衆所共知租稅之例而行之。使彼此不受損害也。

現在所最要之事。必須設法棄去繫維。而得自由辦事。以後英政府應定如何辦法。乃始可議及之也。同日電。英國各報論首相所著小冊。以爲首相之意。在於抵制他國所議加稅之事。有以爲若行此政策。則與主持自由貿易諸大臣意見不合。恐彼等將行辭職。各報又論及張伯倫見此小冊。未知彼意云何。意者彼或不因此事而即行辭職。因首相書中未言及其租稅之法也。各報之意。亦須俟日後政府有何變動。然後再定如何辦理之法也。

▲十七日路透電。倫敦日日報言現在英國政府已定議在君士但丁招集水師。迫土耳其政府停止殺戮之事。英國又另派水師至君士但丁。會同他國水師同行此事。保爾曼利亞王匪地難已返至京城矣。

同日電。英殖民大臣張伯倫及大藏大臣羅茨。內務省管理印度事務書記官漢白爾登已行辭職。

同日電。匈牙利政府近日亦有更調之事。因近來有議論欲在匈牙利兵中用新記號及新號令。因此一事。奧帝法朗西斯近日往謁步道派西。欲調停此事。後又有諭發與陸軍中。不許陸軍之中。有如何之改革。

▲十八日路透電。張伯倫本月九日有函致英相巴科。謂照現在情形而論。彼無望將租稅法改良。惠及於殖民地。因改進黨中人。甚不願將此查攷。以辨其孰爲利害。又常言若行此法。則物價必然昂貴。令人民難以度日。函中又云。英國首相須有一定之政。

策而得自由。倘使他國有加稅之事。致有碍英國商務者。英國亦可設法以報復之。此種政策。想英國人民喜之者必多。惟前者彼所擬之政策。既不見施行。則彼意不能再行留任。故今定行辭職。意者彼辭職以後。或轉可乘機。以力助國家而成此舉耳。

同日電。奧國政府已照會保爾曼利亞政府。倘保爾曼利亞政府無力阻止亂民等越境而至馬其頓者。則奧俄兩國將令土耳其用兵力自保其境界。以使馬其頓無亂。

同日電。奧俄二國政府已照會各國。謂兩國已決計在馬其頓施行新政。不論有亂與否。

同日柏林電。俄國照會各國。請各國向保爾曼利亞政府。告以前次保爾曼利亞政府召集後備兵之舉。各國均不謂然。保爾曼利亞政府答之云。召兵之舉。並非備戰。乃防戰也。柏林地方之衆意。則謂未必遂有戰事云。

同日電。奧帝降與陸軍之諭。不准改用匈牙利之號令記號。此諭中之意。奧帝決不肯相讓。必欲照其全權以定此事。以保全奧匈兩國之帝權。而抵拒其仇敵。有此諭後。政府中之人心。大爲激動。

▲十九日路透電。德首相保羅及奧首相博羅格斯基在維也納會議。會議之時。約計有一點半鐘之久。

同日柏林電。德報中言及今日在維也納德奧兩帝相會。其相會之意。則欲保全太平。又欲使德奧兩國仍續舊盟。永相連合。

▲二十日路透電。夙腓亞地方。前有開戰之象。現已稍平。意或可以免戰。各國照會土耳其古保爾曼利亞。以爲不宜輕易開釁。此事現已大有效驗矣。法國外務大臣達爾喀塞在內務省中言及現在俄國與奧國。決不與聞馬其頓之亂。惟欲在馬其頓地方推行新政耳。他國亦極願兩國之行此事也。

▲二十一日路透電。奧帝於本月十八日降與陸軍之諭。雖與人之心得極快樂。而匈牙利人心。則爲之大震。自有此諭。轉令改進黨與中立黨互相連合。因兩黨之意。均謂奧帝之降此諭。係明欲逼彼等爲亂也。

同日電。保爾曼別亞政府已豫備一切。可於一禮拜內招集兵丁二十萬。派往各處國境。有兩隊兵昨已去腓力泊泊力司至黑蠻爾里。黑蠻爾里者亦近保國國境之地也。兵啓行時。人民甚爲歡躍。(保爾曼利亞戰時共可集兵二十萬五千人)

同日電。土耳其外務省照會塞爾維亞。謂現在塞爾維亞任命國人往馬其頓協助亂黨之舉。土國不以爲然。塞爾維亞答云。塞爾維亞政府向欲設法力保太平。無如土兵依舊逼迫基督教徒行兇惡不端之事。則塞爾維亞政府不能禁止。國民激發憤怒之心。以敵土耳其。塞都保爾葛雷之報。咸謂塞爾維亞應與保爾曼利亞連合。以禦土耳其。

▲二十二日路透電。在蒲達帕思地方。聞有消息。謂奧帝心中甚爲不樂。因匈牙利人誤會彼降諭之意。彼云余降此諭。祇期與匈兩國之兵結爲一體。別無他意。彼並未於匈牙利改進黨所圖改良之事。欲加阻止。彼等前次所條陳各事。現今尙在商議。以後或可決定也。

同日柏林電。奧國政府現在于匈牙利或尙可調處。匈牙利之民心現亦稍定。

德帝在維也納不獨蒙奧國朝廷優待。且全國人民禮迎亦甚歡躍。故此次德帝之往維也納。大有效驗。即可調停土耳其之事也。俄國與奧國政府屢次照會保爾戛利亞政府。不宜輕易開衅。此舉已著明效。保爾戛利亞政府開衅之意。已較前減矣。或以後不再再有鹵莽開戰之事也。

▲二十三日路透電。英國與法國議論摩洛哥之事。法國政府之意。並未欲吞併摩洛哥。現在法國在阿爾及耳之南。豫備戰事之故。乃爲此地常有亂民滋擾。以備防禦起見。並無他意也。

同日電。張伯倫辭職以後。接到各處慰電甚多。除此以外。則理藩院中亦接各殖民地之電。謂現在張伯倫之辭職。實爲可惜。又言及彼前次爲各殖民地所籌之策。衆情咸甚感激。而尤以其政策爲然。

▲二十四日路透電。土皇欲平馬其頓之亂。極欲允從保爾戛利亞所索各款。惟現在土耳其之主戰黨。則謂保爾戛利亞係有意遷延。俟至冬日。則土耳其不能派兵以至各處。故莫妙於即與保爾戛利亞開戰也。

同日電。摩洛哥王已照會彼所用之英法人。令其離去佛時地方。因該處土人欲與彼等尋衅。恐彼等性命難以保全也。

同日柏林電。聖彼得堡有信。謂現在俄奧兩國照會保爾戛利亞及土耳其政府。以助馬其頓之亂。首責保爾戛利亞。又責土耳其政府。謂其兵太暴虐。橫殺平民。照此辦法。則馬其頓必不能行新政也。再者俄奧二國。與他國亦聲稱設以後兩國再有阻撓新政之事。則倘有事故。各國必不加助云。

▲二十五日路透電。俄政府知照土耳其及保爾戛利亞政府。倘使彼兩國於俄奧兩國春間所定在馬其頓施行新政之法。已由各國認許者。再加阻撓。則各國必不助土保兩國政府。奧國亦知照兩國政府。其意與俄相同。惟奧國又增數語云。倘使知照以後。土保兩國政府仍不聽從。任已意而行。則各國必加以阻止。不令有變動之事也。

同日電。哥崙比亞政府。現在不允與美國所立開巴拏馬河之約。因內中各款與科崙比亞政府之意不合也。故現在開巴拏馬

河之一事。尙無舉行之期。巴拿馬地方之人。聞此消息。大爲失望。咸以爲恨。以後恐釀成亂事也。

同日電。保爾曼利亞昨日照會土耳其外務部。請其將近保爾曼利亞國境之兵調回。乃外務部答文。並未言及。將兵調回之事。轉謂保爾曼利亞政府招集兵丁。土耳其政府之意。不以爲然。

同日柏林電。法國報中現在論及摩洛哥之事。以爲法國或已與西班牙立約。將摩洛哥瓜分。駐倫敦之法公使堪旁君。欲請英國政府承認此約。謂倘英國能允此舉。則以後埃及之事。法國概不與聞。摩洛哥之海口名灘尼夕亞者。以後作爲通商口岸。至摩洛哥之內地。亦由法國保護。

▲二十六日路透電。現在馬其頓地方。有人名赫爾們者。已派爲馬其頓行新政之專員。計行新政之專員共有六人。二係回回教人。四爲基督教人。再有一領袖。係土耳其巡撫。名希爾米。

同日電。駐君士但丁之英公使知照土耳其外務部。謂倘使土耳其欲阻馬其頓所行之新政。則英政府以後決不再爲土耳其盡力。英公使又知照保爾曼利亞政府。其意相同。

同日電。匈牙利之內閣。于奧帝所聲明之諭言。甚爲悅服。惟匈牙利之改進黨。則近在議院中大有議論。其中一人謂奧帝之言。不足深恃云云。

▲二十七日路透電。雖在君士但丁之各官員。以爲土耳其與保爾曼利亞之事。可以調處。惟土耳其之外務部。則依舊備戰。今已在小亞細亞招集大兵六十四隊。內三十五隊派往沙路涅給。其餘則派往愛丁諾泊爾。

▲二十八日路透電。現在馬其頓地方所派行新政各員。其中雖有基督教之官員。然並無一定之主見。亦惟土耳其政府之命是從而已。英國政府現迫土耳其外務部。令其照俄奧兩國所定之法。以行新政。近又與他國商酌欲增入數款。以期整頓地方。不致再有如今之紛亂也。

同日電。現在有一消息。謂法國並未向英國言及法有欲將摩洛哥國歸其保護之意。惟現在英國正與法國商量摩洛哥之事。則實有之。法國政府又申明其在摩洛哥之權利。謂今者摩洛哥既有亂事。則法國亦應加防備。以免其後再有此事。並須向摩洛哥政府索償一切。惟欲將摩洛哥國歸其保護。則法國終無此意也。

同日柏林電。在倫敦巴黎馬德力特傳有消息。謂法國竟有瓜分摩洛哥之議。惟其議現在一時間尙無定見也。英國有一報。以

爲莫妙於承認法國在摩洛哥有保護之權。而與法國商定以後。請勿與聞埃及之事。又須與法商定暹羅及紐芬蘭之事。以便後來兩國可以立約承認兩國之利權。

▲二十九日路透電。上禮拜日。在保爾曼利亞都城夙腓亞之保國人。派代表人往問保之首相云。保國政府究往助馬其頓否。首相答云。保國政府之政策。乃欲有益於保國全國。代表人卽申辨云。如相君此種答語。人民聞之。定不滿意。

▲三十日路透電。塞爾維亞之陸軍中人。有陰謀弑王者。事既敗。乃將百總諾佛科物茨及武員一人在公廷審判。今塞爾維亞政府將此兩武員革職。使兩年中不能當差。又有他武員或罰停差委一年一月。惟逆料塞王越日必將施赦也。

十月大事記

▲一日路透電。俄奧二帝會於維也納。於筵宴時。互相祝誦。二帝言及馬其頓之事。如何辦理。彼此均意見相同。願協力辦理此事。以保全歐洲之太平。

同日電。英政府迫俄奧兩國政府。將馬其頓新政條款。加以推廣。且須有規則。使可實行。

▲二日路透電。土耳其政府復俄奧兩國政府云。現在爲馬其頓之事。土耳其政府之意見。與俄奧兩政府相同。故彼于在馬其頓竭力以行新政之事。甚樂允從。

同日電。英大藏大臣羅茨及印度書記官漢白爾登之辭職書。現已印出。此書係同日所上。書中言及彼等亦主自由貿易。

同日電。世爵密爾納不允受屬地書記官之職。

同日電。保爾曼利京城夙腓亞有消息云。土耳其與保爾曼利人。現在雷時洛克。麥爾納克。笛那海薩。奈伏洛喀普四處。皆有戰事。其戰甚劇。(笛那海薩係土耳其之城。在西利斯之西北。相距有十五英里。西利斯乃羅馬尼亞之一城邑。)

同日電。攻素馬勒之英兵。將於月杪重入內地侵伐。並已與阿昆辛尼亞商定。阿國亦允爲英之助。

同日柏林電。印度總督寇仁此次欲往波斯。俄國各報論中。咸以爲此事可疑。

同日電。英法協商摩洛哥之事。暫時亦未妥協。因英國政府不能允法外部大臣所索各款也。

▲三日路透電。英首相現已派定內閣諸大臣。惟尙未布告。須俟下禮拜一方行宣布也。

同日電。世爵塞爾明意或可繼張伯倫之任。爲理藩院大臣。現已至卑爾磨勒地方。英皇於禮拜四回至倫敦。其歸倫敦之故。因

有樞密院集議之事也。

同日電。保都夙腓亞傳有消息。謂雷時洛克地方之基督教民。與土耳其人互鬥。非常兇猛。於九月念八號該處城內之居民。爲土耳其人殲除殆盡。僅餘男子十人而已。

同日電。夙腓亞地方傳有消息。謂土耳其人平亂極其順手。有亂黨之魁數人。竟不敢與土耳其人爲敵。

同日電。英首相近在雪飛爾地方演說。其演說之意。與張伯倫君演說之意相同。曾言及以後英國之稅務。當如何辦理。是可見彼之意。亦將依張伯倫君之意。以辦理稅務也。雪飛爾地方官員等。於會議日。亦均以英首相之說爲然。願行首相所言之政策。

同日電。杜蘭斯哇將軍三人。一名僕法。一名第威忒。一名笛雷爾。現欲至印度地方。勸在印度之僕何人回至南非洲。後即啓程而往歐洲。

▲四日路透電。奧帝及俄帝互商土耳其之事。現已將土耳其新政之條款重加推廣。較前更爲周匝。俄皇已去奧國至唐斯忒地方。

同日電。照夙腓亞之消息。謂雷時洛克地方。有戰鬥及殺害居民等事。現在究不知何種之信息。爲得其實。又聞有等保爾戛利人。欲在雷時洛克地方舉事。有人先通信土耳其人。謂此等人將於九月念八號舉事。舉事之時。將用炸藥。土耳其人聞之。即往平亂。乃將保爾戛利人所居之地。全行焚燬。亂首桑切甫亦來助亂民。故戰至二日之久。後以力不能敵。亂民乃挈難民數百逃往他處。

同日電。土耳其與保爾戛利互商。以定馬其頓之事。駐君士但丁之俄奧兩公使。不以爲然。因土國不從兩國前者之命令。而自行私議故也。德國以爲土國此舉。過示弱於保爾戛利。心中亦不謂然。希臘亦照會土耳其政府。謂土耳其不與希臘商酌。而徑與保爾戛利協商。令其與聞馬其頓之事。未免太過。歐洲各國現爲馬其頓之事。尚未調妥。心中亦頗不滿土耳其人在馬其頓殺戮人民之事。衆咸謂其實有。因有歐洲人曾親自目擊也。英國之國民聞此事者。心中咸爲憤懣。

▲五日路透電。現在有許多難民由馬其頓逃往保爾戛利。據難民等言。皆謂卑納斯加地方之人民。爲土耳其人殺戮者甚夥。又有他處亦遭焚掠。麥爾涅克地方。有亂魁二人。名桑切甫及顏恪甫者。近在該處指導亂民舉事。故近日該地亦爲土耳其人焚

毀。然據土耳其人之言。則又謂有鄉村二十處。均爲亂民焚毀。卑納斯加之土耳其居民二千人。均爲亂民所殺。惟今則保爾曼利之兵。已由政府調往國境矣。

同日電。夙腓亞有信。謂在代華喀普地方。土兵與保人有交戰之事。兩面均有夷傷。與俄二國知照土耳其外務部云。現在俄奧兩國不但欲土耳其在馬其頓施行新政。又以土耳其平亂之法。殺戮過暴。以致被難者甚多。故並欲設法以救難民。卽饑者賑以食。逃者復其居。鄉村被燬者再營其宅是也。

同日電。英內閣諸大臣。已新派定其各員之姓名如下。白洛的克繼漢伯爾登爲印度書記官。奧斯丁張伯倫繼羅茨爲大藏大臣。列德爾登繼約瑟張伯倫爲理藩院大臣。福斯忒繼白洛的克爲兵部大臣。莫爾雷繼斐爾福爲蘇格蘭書記官。斯擔稜繼奧斯丁張伯倫爲郵政大臣。

同日電。英樞密院領袖代文些公現已辭職。英皇允其所請。

▲六日路透電。英各報云。內閣改換人員。均是少壯有爲。足資輔弼。惟士丹達報云。甚惜內閣前任之員。權力頓失。又因樞密院首領公爵代文些辭退。想軍機人員必爲震動。該公爵與巴相辭退之函。實因巴相在雪飛爾演說所言之故。巴相以爲該公爵如此舉動。恐將來各員之弊更有甚焉。又云上月十六允許在軍機要商妥此政策。今忽然辭退。實出意表。

▲七日路透電。張伯倫在喀士高城演說。略將已意所辦之稅策宣言曰。所議章程如何辦法。若將米麥酒果茶糖架啡等物之法而行。則短征稅銀二兆八十萬磅。將征外洋製造什物稅多。每年九兆磅。張伯倫瀕行時。人皆送之。沿路人皆歡呼迎送。

▲八日路透電。英國某報云。俄某大臣於四日有書致日本。內稱日本不得干預滿洲之事。惟將高麗分權。准日本在高麗南方經營而已。六日日本覆書俄國不允所請。

同日電。英國人皆謂張伯倫大臣所議之政策。無不合宜。卽前時力拒此政策之人。亦無異言。又云張伯倫辭職得置身局外。將此政策之意。詳晰申明。而人亦於其言未嘗有不悅之意。此即政策可行之機兆也。

▲九日路透電。日使稱英國某報所言。俄有書往日本。不准日本干預滿洲事。又准日本在高麗南方經營一說。無庸置議。

同日電。所言英法所立秉公判事之約。今已妥議。與英美所立之約相同。祇待兩國畫諾耳。

▲十日路透電。英法之約。經已簽押。

同日電。有土軍一隊於八日晨早到保爾憂邊界攻擊某村落。惟波軍馳至。則退縮。土軍斃命三名。保軍一名。
▲十一日路透電。創製無線電之馬哥尼在盧近尼輪船上。該輪駛至大西洋海某處。馬哥尼能用無線電。同時與英美兩國通問。

同日電。保爾憂與土國。雖現在邊境兩相會議。而境界之亂。仍是慘情。昨日時保政府號令哥士丹第二營常備軍調往助勦。又將邊事滋擾情形照會土國政府。謂有二萬居民逃避於保爾憂。

▲十四日路透電。意皇往法京在半途。俄皇親軍總領遇之。呈遞俄皇御筆書函云。惜因事不能如期到羅馬京。

同日電。意皇往法京。沿路提防。在法京尤甚。

▲十五日路透電。意大利王及王后已抵巴黎。

同日電。英法兩國協商之約。已經簽字。約上所載各事。係言兩國所屬地之界限。俟後在海邑之議會議定。又以前所立約之意如何。亦俟海邑之議會議定。所議之事必須無碍於兩國之利權。亦須無碍於兩國之國體。

▲十六日路透電。意大利王在巴黎。法總統羅勃請其筵宴。法總統宣言云。意王之至法國。表明意法交誼。日益敦睦。意王答云。余之此來。本因向與法國相好。故敢來前。意王及后見巴黎地方如此優待。中心甚悅。

同日電。意大利王與后至浮塞爾地方。該處人民禮接非常歡躍。

同日電。南非洲喀普克落奈屬地首相世爵斯伯力克。以為張伯倫之納稅政策。能使現在英吉利帝國之國體。互相統合。較前益強。

同日電。南非洲喀普克落奈屬地天甚亢旱。恐成荒災。

同日電。英皇已派世爵麥休尼往維也納。封奧帝為英國陸軍大將。

同日電。昨日倫敦地方市面緊急異常。因有一行賞本折閱至一兆磅。將有倒閉之象。惟後來聲明有等欠款可以償完。力免擠倒。故有數行家因牽涉在內。亦將有欲倒之勢。後幸向別銀行借款數兆。方得免焉。

▲十七日路透電。土耳其墨斯敦亂黨之首沙魯福夫現已逝世。

同日柏林電。意大利首相若那特立因俄皇復行不允前往羅馬之事。恐將辭職。倘果辭職。則繼其任者恐係目下之內務大臣。

即係意皇最倚任之大臣格阿立鐵。

▲十八日路透電。意皇及皇后於昨日由法京啓蹕回國。

同日電。路透局北京訪事電稱北京英使署並非有人設謀轟裂大炮。不過有人圖竊積儲房物件而已。至行竊之人。諒即係守房之華人。緣彼刻已逃走也。

同日電。俄京聖彼得堡現已設立議會一所。董其事者即俄皇。專討論財政商務兩大端。

同日電。日俄兩國近向英屬威爾烈士購買煤炭甚多。該煤限定兩箇月以內。即當運往海參崴旅順口及長崎橫濱各處。

同日電。紐約世界報云。美國海部現已決定遣派兵艦四十九艘。編爲亞細亞美國水師艦隊。蓋恐日俄兩國或有戰事也。聞目下已描繪地圖。爲異日泊船之計矣。

▲十九日路透電。保政府近擬將布屬各處防兵先行裁撤五千名。果土政府亦允撤兵。其餘布屬各防兵。此後尙可陸續裁撤云。

同日電。分割北美洲西北境美屬阿拉斯克省及英屬加拿大邊界之官員。彼此議定允照美國所爭。惟拋脫蘭特運河則歸英屬加拿大。如是則加拿大于西北境多一水道。下禮拜一將照例宣示。

同日柏林電。德國聯邦普魯斯阿達爾白脫太子將于初九日由意國及諾阿埠乘德郵船來東。係奉德政府之命。于十一月廿九日在香港登德國吼瑟兵輪當差兩年。

同日電。德國新派東方水師提督二人。已於二十四日在及諾阿埠登德國郵船起程赴華。

▲二十日路透電。保政府現已允將防兵先行撤退一萬人。土政府亦允撤退防兵二萬人。

同日電。俄皇不赴意京。駐俄意公使已奉本國政府諭令。將俄皇所以不赴意京之故而申明之。

同日電。駐意俄公使現已請假。

同日電。意京某官報云。俄皇欲來意國遊歷。經駐意俄公使迭次沮止。今俄皇忽罷遊意之議。該公使難辭其咎也。

同日電。北美洲西北境美屬阿拉新克省。與英屬加拿大劃界判斷宣示後。加拿大頗滋不悅。蓋以如此判斷殆失所望。而現在加拿大前往油庶產金地。須出美國之途。否則即須自造鐵路一條。然需資甚殊云。

同日電。阿拉斯克省判斷畫界之稿。已由美國專員及英國專員阿爾淳而斯吞畫押。而加拿大之專員則不願畫押云。
同日電。土耳其巴拉干山境內之事。雖似講和。而土政府已在散朗尼克孟那斯脫可蘇符三處。調出新募之兵三十七營。並在安捺拖里亞調出二十三營。共六十營。皆將派往散朗尼克。似有他意存焉。而由斯墨納地方已有土軍兩營前抵散朗尼克。
▲二十一日路透電。俄國管理西伯利亞第一營兵隊盧威中將。已奉俄政府簡命統帶黑龍江各屬兵隊。
同日電。美京華盛頓消息云。美國政治書記官海得翰。已往俄京聖彼得堡查探此番中美新約所載將安東縣大東溝開爲商埠一節。畢竟俄人意見若何。

同日電。俄東方總督亞歷斯夫氏所設之瑞博克力機關報。現極力阻抗安東縣大東溝開埠之事。

同日電。分劃美洲西北境美屬阿拉斯克省。及英屬加拿大邊界專員之判斷。深招加拿大所派專員之怨恨。即是將拋特蘭脫運河劃歸加拿大。但將該運河進口處之兩島劃歸美國。故加拿大得此運河。譬諸不得。又云美首相接到判斷後。即交美國樞密院聚議。美總統羅斯福在避暑別墅。接判斷電文後。即與華盛頓樞密院彼此電賀。美人目此判斷以爲近百年來。美國所獲最大交涉之成效。又云加拿大領袖之人。因此判斷大形憂慮。又有一勢力之加入云。此判斷礙及英國與其屬地之交接。爲從來所未有。

同日電。意大利內閣各員。現已辭職。

同日柏林電。俄外部大臣藍斯濤公爵。欲圖與法外部大臣相會。以釋法人懷疑之心。並探詢俄法邦交目下是否如故。

▲廿二日路透電。土耳其墨斯敦領袖。現勸全境之保爾曼民人入天主教。以便避去虐待。而目下天主教亦勸傳道。冀欲感動多人入教。

同日電。土保兩國現在遣散所調出之後備軍。此消息已宣告衆人。但無續聞。以證其實。

▲二十三日路透電。北京訪友電稱。北京風聞駐華俄使雷薩氏現已照會慶親王。謂滿洲撤兵一事。日本輒加干預。俄國不得不籌末策。與之抵抗。並去中政府如袒護日人。俄國亦必聲討其罪云云。聞俄使致此照會時。日俄協商時適中止。因此日本亦籌備戰事。

同日電。英屬加拿大議院接到所派劃界委員公文。內述初時委員會曾經申說。謂美國所派之劃界委員。非約內所載公平及著

名之美國法律官。加拿大委員。後又申說謂從前彼等所申說者。未接英國殖民大臣覆信以前。政府已將劃界之約調換。同日柏林電。德皇已從俄皇之意。將于十一月四日會俄皇于德之惠斯柏地方。同日電。意皇將允准首相辭職。意國內閣均行辭職。但內有數大臣允留任。故目下外務大臣（即副水師提督馬林）必定留任。

▲二十四日路透電。駐西班牙英公使杜廉德近奉英政府調任駐美公使。以繼故使赫柏之後。

同日電。俄澳兩國所擬整頓墨斯敦之政策。中有墨屬政治之權。須歸俄澳兩國管理二年之久。又俄澳兩國應各派協理官各一員。輔助墨屬土耳其總督辦理政務。

同日電。俄外部大臣業已前往法京。與法外部大臣會商政策。

同日電。英屬加拿大下議院。議論劃分美屬阿拉斯克省與加拿大邊界之事。經加首相勞立益起言云。將加拿大之利益事務。交于英國所派之劃界專員爵臣愛爾佛斯吞。辦法甚屬妥當。即慮其錯誤。亦須聞知愛爵臣之意見。及其意見所由來。然後可定。加拿大是否誤從愛爵臣也。倘劃界之約畫押後。而加拿大不允照行。則美國將于相爭之境地內。懸挂美旗。而加拿大只得與美國開戰。以求償吾之所爭矣。勞首相又宣言云。加拿大政府即將建造達猶康產金境之鐵路一條。

同日電。俄奧兩國所擬在土耳其墨斯敦境內改革之政策。一。俄奧兩國能統理墨境內一切政治兩年。二。俄奧各派官員一人。為墨境土總督之顧問官。三。土政府當用歐洲將軍一人統帶駐墨土軍。又土政府須整頓墨境之警察。雇用各國武員多人。相助為理。又避難之墨民。土政府須運回恤救。已毀之各村學堂及禮拜堂。土政府須為恢復。其有尚未成軍及無約束之兵。土政府亦須遣散。

▲二十六日路透電。英國斯坦特報。駐南非洲特境潑里拖里亞訪事報稱。該處財政情形日亟。雜物及平常需用之物價均較昂貴。雖鐵路運費減價。而民人之度日仍艱。惟礦主則頗滿足。因情形如此。必能使華工入境承作礦工。但境內他等之人。則仍力拒華工入境。

同日柏林電。美京華盛頓消息。謂英政府以日俄協商之故。擬向中政府要求長江一帶各項利權。

▲廿七日路透電。兩禮拜以來。日俄兩國曾向克底馥地方購買煤炭約十二萬噸之多。昨日兩國已派輪船前往裝運矣。惟俄商

昨日已奉其政府之諭。凡購運貨物前赴旅順者。現可不必保險。蓋前此因恐日俄戰釁遽開。故運赴旅順貨物。均須保險也。

同日電。布政府現已諭令布屬各處防軍。概行撤退。想此後可無戰事矣。

同日電。路透局探聞俄澳兩國此次所擬整頓墨斯敦政策。各國現仍極力贊成。

同日電。英國特雷克浪克爾報駐土京訪事電致該報。謂土國軍機奏請土皇不認俄奧兩國所擬在墨斯敦改革政策。因此舉有碍土皇主權故也。

同日電。各報述及德皇與俄皇將會晤于惠斯柏登一事。該報歡悅異常。並云當此遠東滿布將有戰務謠言之時。有此會晤。必能保俄人及地球直心主和之人。皆大欣慰也。

同日電。保國政府頒諭將後備軍一律遣散。故歐洲遠東將有戰務之慮。現已停止。

同日柏林電。俄國某報言德俄兩皇。近者擬在惠斯柏登地方會晤。實因日本外交之故。德俄兩國。或且因遠東大局。從此訂結盟約云。德國各報閱此新聞。均不以爲然。聲言我德國無論滿洲事局如何。始終以不侵滿洲權利爲宗旨。此後我德無論處何等地位。斷不至改其初心云云。

▲二十八日路透電。俄外務大臣日內可行抵法京。俄大臣此來。蓋欲與法外務大臣商議俄法聯絡之事也。

同日電。英屬加拿大政府。已議定給予南非洲英屬地稅則利益。與給予英國者同。以報答南非洲先讓稅則之誼。

同日電。倫敦商會多人。已抵巴黎。晚間即經法商務會設席邀譚。法首相及各大臣皆在座。席間彼此致頌。甚形輯睦。又復見英法踴躍聯絡之氣象。故法商務大臣又謂商人之所爲。亦可得力以補政府設施之缺。又謂此舉非僅有益商務云。

同日電。張伯倫所擬之稅則政策。感人漸深而多。

同日電。土耳其境怡們地方。現有阿刺伯人起事。有土軍千人。或傷或殺。情形頗亟。土皇急由泗某捺及阿大捺兩處調兵前往彈壓。

同日電。有德國報數張。載稱俄皇與德皇晤會一事。頗爲鄭重。謂俄國各報倘言德國將改其嚴守局外之例。而欲干預遠東之問題。實有舛誤。

同日柏林電。現俄國各報仍設法欲使德國與俄聯絡辦理遠東之事。但目下尙無效驗。

同日電。俄外務大臣現在巴黎。欲令法外務大臣允准合辦土耳其巴拉干山政策之細密條款。並欲離間法國與英輯睦之心。

▲三十日路透電。法國人之意。以爲此次俄國外務大臣來法之宗旨。欲使俄法同盟。因之益形堅固。並慰告法政府。使知俄德兩皇相會。並無深意。其俄德兩國之報。謂此次兩皇相會。異常緊要。實屬過言。

▲三十一日路透電。俄外務大臣抵巴黎時。晉呈法總統俄皇信一封。信內恭賀法國近日行成可喜之事。如法英兩國新訂公正人調停和約。及法意兩國聯絡之舉。在此等可喜事內。復見保守天下和局之景。而保守和局亦係俄法聯盟之宗旨。

十一月大事記

▲一日路透電。英皇宴請意皇及其皇后。當在席間宣言。謂迴憶四十八年前。意皇之祖遊幸英京。渾如昨日。惟其時我英尙從事干戈。今已享昇平之樂。深感蒼天從茲以往。英意兩國自以保全和局日進文明爲主義也。二日前意外部大臣詣路透局。向代表人聲言。意大利自前年三國聯盟以後。意國政策專在保守太平。至意國在地中海並南非洲所行政策。均與英國和衷共濟云云。

▲二日路透電。此次英國商務專員往巴黎所辦一切之事。大有明效。使英法兩國民益加親睦。

同日電。羅馬教皇之宮中。于昨晚失火。藏書樓之上。有屋三間。全行焚燬。

同日柏林電。德國著名之史學家芒森現已辭世。各國報中均記其生平之行事。德皇致電其家以伸吊唁。其詞云。芒森君之古文學。于十九世紀中爲最著名。彼又爲歐洲諸名人之一。故特命將其像裝于薩爾保之石堡內。

▲三日路透電。保爾曼利亞駐倫敦公使向路透訪事言。現在馬基頓之事。甚無進步。土耳其其其殺害馬基頓人之事。近日復有加增。恐土保之戰。終不能免也。

同日電。意大利巡船倫巴多已由亞丁開往素瑪勒之俄比亞。又有意大利之魚雷巡船科別忒及郵政送緊要公文船加利利并英巡船拋撲司。均于明日開往俄比亞。

▲四日路透電。美國總統因哥倫比亞國於開巴拿馬河一事。常行阻止。美國人心甚不悅。即發電命駐哥都之美公使歸國。哥倫地方又有電報謂現在巴拿馬省甚不安靜。彼等之意在於自立。哥倫比亞政府已遣炮船載有多兵往哥倫地方矣。聞美國炮

船那西威爾又將駛至云。

同日電。昨日將晚。巴拿馬已聲明獨立。故有許多人咸往哥倫比亞駐兵地方。將在彼處哥倫比亞所派之將軍二人。一名拖伐。一名哀米亞者。悉行監禁。又在華盛頓得有消息。謂美國炮船那西威爾已經派往哥倫地方。其故因南北美洲中間之數國不靖。又因近日接到巴拿馬省獨立之消息也。

同日電。德國郵船名科尼阿爾伯忒者。已過蘇彝士河。船上載有德太子阿戴爾伯啓行而至東方。

同日電。土耳其政府已將俄奧兩國所定新政之各款。與以復音。允從其中之數條。彼又言及土耳其政府現亦施行新政。所辦各事。極其得手。

同日電。巴拿馬之叛逆政府黨。于哥倫比亞前者不允簽美國開巴拿馬河之約。衆心大不爲然。故現在將哥倫比亞之兵船拘住。又將海陸軍之官員監禁。而欲自行組織一政府。此政府三統領官治理各事。

同日電。美政府已派兵船數艘往巴拿馬及哥倫地方。以使日後巴拿馬河之商務不遇阻碍。

同日電。哥倫比亞兵船婆哥塔現用炮火攻擊巴拿馬地方。駐巴拿馬之美副領事已向哥倫比亞政府詰問。

同日柏林電。土耳其政府不遵俄奧兩政府所定新政各款。惟歐洲各國仍望土國政府改變其意見也。

同日電。德國之報章。以爲德皇與俄皇此次在威斯白旦會議。能使兩國之交誼益加親密。又能使以後力保世界之太平。俄外部大臣藍姆斯道夫及德首相波羅所商一切。德國各報以爲大有關係。藍姆斯道夫及波羅之意。均欲使世界各國不致有失和之事。倘有失和之端。即可兩面互相調停也。

▲五日路透電。有美國水師兵五十人。已在哥倫比亞政府不認巴拿馬新立之政府。彼地居民驚恐異常也。

同日電。華盛頓官場傳有消息。謂美國首相海君言。倘使巴拿馬人能自立一政府。而使美國承認之。則爲最妙。因如是則巴拿馬河開通之約。即可商酌簽允矣。

同日電。俄皇已在威斯白旦地方會晤德皇。

同日電。俄皇已返至旦姆斯他篤地方。此次俄皇至威斯白旦地方時。四處均用兵防護。凡街道近於兩帝聚議之所者。均行阻斷。不許行人來往。各街屋內之人。亦不許立於門前。各處街上均有兵丁偵探保護。

同日電。英德法意及君士但丁之各公使。均受政府之訓令。使其設法助俄奧兩國所定在馬基頓行新政之各款。

▲六日路透電。美政府已承認巴拿馬新立之政府。其意在於巴拿馬國歸美國保護也。

同日電。哥倫比亞政府致電於美政府。以爲美政府之助叛哥倫比亞政府之人。此舉在哥倫比亞政府深不以爲然。

同日電。哥倫比亞之官兵。已離去巴拿馬。而讓巴拿馬之叛黨占踞巴拿馬沿河之各地。

同日電。紐約城中有數種新聞責美總統不應助哥倫比亞之叛黨。

同日柏林電。近日巴拿馬新立之政府。許將中亞美利加之地與各國通商。德國得此消息。異常欣悅。巴拿馬雖有新立政府之事。然於居留該地之德人。殊無所損。故德國未必派兵船至該處也。

同日電。德皇及其首相已返至柏林。

同日電。德國著名之史學家芒森現已舉殯。德皇特派太子爲之代表。前往送葬。太子親將花圈加於芒氏之柩上。

同日電。美國政府從巴拿馬得有電報。謂現在巴拿馬地方已立一新政府。那西威爾船上之兵。又在哥倫地方登岸。因叛政府黨欲踞此城也。倘叛政府黨果能占據此城。則美國以後必認巴拿馬爲自主之國。在華盛頓官場之意。以爲英法各國亦必承認云。

同日電。張伯倫在伯明罕地方演說。往聽者有一萬一千人。聞其言者衆心甚爲踴躍。

▲九日路透電。巴拿馬新政府現已舉定開巴拿馬河之理財員爲駐華盛頓公使。

同日電。俄奧兩國現尙未擬有定法以迫土耳其行馬基頓之新政。

▲十日路透電。巴拿馬政府現已派專員至美國商議開河條約。

▲十一日路透電。在俄國之阿爾美尼亞省地方。人心大爲震動。因俄國政府近日將阿爾美尼亞人之產業悉行充公故也。俄國之兵圍總教之居宅。毀門而入。將其所藏之財物。全行劫去。所失之數。共計值五十萬盧布。故阿爾美尼亞人心中大爲感憤也。

同日電。俄奧兩國駐君士但丁之公使。於昨日答復土耳其政府。於復文之中。言明近日兩國議定新政之新章。

同日電。美總統盧斯福近日致函於議院。於該函中言及美政府應與古巴訂定商約。

▲十二日路透電。君士但丁來電。以爲俄奧兩國現在定欲土耳其照所定新政章程辦理。現土國之電信甚爲秘密。故此電非逕

由土國傳來也。

同日電。沙羅涅給地方。現有兵丁七百八十名。受國家審判。因在近哀丁諾坡處。土耳其兵所行之殺戮。甚爲兇惡故也。共釋放七十五人。餘皆充軍至亞拉比之亞們。

▲十三日路透電。法首相孔士在議院宣言。此次議院議事。須上一條陳請不准教士與聞教育之事。法國政府須將宗教與政治分爲兩事。此事想在明年法議院可以議定。在未定以前。國家暫不禁止尋常之教士與聞教育之事。政府以爲現在宗教與政治互相連合。則使國內不靖。而民間亦不能得宗教之益。故政府決計欲將政教分而爲二法。首相之演說。大使各處之人心爲之震動。

同日電。教皇近來之演說。言及宗教與政治分而爲二。余意甚不爲然。余必依前次諸教皇之規例行之。教皇之權。不能受他國之制限。彼又謂前次教皇將治國之權。讓於各國政府。甚爲可惜。

同日電。美國明冬將舉行選總統之事。明夏即將舉人。雖舉定總統尙有一年之隔。而義國各處已有演說。使美國人民知各員之意見。依現在情形而論。則現任總統盧斯福仍可舉爲總統。

▲十四日路透電。美總統近於接待巴拿馬新公使時宣言云。余望此新造之國。能以後與美國協力辦事。將巴拿馬河開通。有益於世界。

▲十五日路透電。意皇及其后於昨日啓程至倫敦。警察在邱樸地方拘獲無政府黨一名。其人於上禮拜四至邱樸即被拘而監禁。因謂其有行刺之事也。

同日電。有阿毗辛尼人四千名。其中又有阿王馬尼拉克之御林軍。現將會同英將意格登攻擊素瑪勒。

▲十六日路透電。哥倫比亞政府現在決意欲往攻巴拿馬之新政府。哥倫比亞之將軍名雷司者。現率大兵一隊往攻巴拿馬。美國官員現在決計不許兩面之兵在近鐵路之地互相戰鬥。又不准在巴拿馬之南北境行其戰事。

同日電。哥倫比亞總統已照會南美洲各民主國。請彼等悉行助戰。巴倫比亞政府之意。決欲克復巴拿馬。美國政府已定意派兵船一艘往巴拿馬。隨哥倫比亞將軍之後。以免有過分之舉。美政府又派兵船一艘。其意在巴拿馬如與哥倫比亞將軍有商議之事。則兵艦上之兵官可以居中調處。同日電。保爾曼利之議院。已經開議。保王匪地難亦到院中。議院中人咸往迎之。彼又

行演說。從中言及保爾戛利應分外與俄親睦。以前者全賴俄人出力。保國方免於危難。保爾戛利亦應與各國互相和好。同日電。馬基頓亂魁之一名沙里法甫者。現已歸至保爾戛利之夙腓亞。此人乃諸亂首餘存之一。彼係保人。故彼至夙腓亞之時。迎彼者至數千人之多。彼亦向人民等言云。目下亂勢並未平定。不過甫行剏始耳。

▲十七日路透電。巴拿馬共和國之專員。已抵華盛頓。即與華盛頓政府商訂開巴拿馬河之約。

同日電。法國已承認巴拿馬之新共和國。

同日電。意王與后已抵英國。在溫騷地方居住。

同日柏林電。巴拿馬政府已向歐洲各國乞承認其新立之共和政府。前有謠言謂哥倫比亞欲用兵力阻巴拿馬之自主。其信實屬不確。

▲十八日路透電。巴拿馬政府所派之代表員。與哥倫比亞所派之議和專員。集議于美國兵艦之中。巴拿馬專員之意。謂今已分立。不願再與哥倫比亞政府合併。雖現在哥倫比亞政府已允將開河之事再行商議。惜今則已晚。故哥倫比亞議和之專員。現已歸沙伐涅拉矣。

▲十九日柏林電。法國新聞。此次駁法國政府外交之報告。與及豫算表。又謂法國在摩洛哥及暹羅所行之政策。過于軟弱。前任海軍大臣樂格勞爾亦有此意。彼盛贊德國在中國及非洲西南所行之政策云云。

▲二十日路透電。新錫蘭首相所擬定之加稅章程。已由新錫蘭議院批准。

同日電。在溪輕納夫地方有基督教徒三十六名。及波斯人一名。為俄政府所拘禁。其拘禁之故。為彼等于西四月間在溪輕納夫與聞俄人殺戮猶太人之事也。現在為見證之人。計有五百六十九名。惟其裁判之事。則甚為秘密。

▲二十一日路透電。照巴拿馬河之約。此河既開以後。作為中立之地。各國至此。均一律看待。

同日電。巴拿馬開河之約。已經印成。照此約則美國有保護巴拿馬自主之權。自千九百一十二年起。美國應按年以金圓二十五萬給巴拿馬政府。

同日電。俄奧公使照會土耳其政府云。倘使此數日內。土政府不答覆各國。以後必迫令土皇親行答復。以聲明其意。

同日電。新錫蘭加稅章程。已由行政部批准。故即可以照此章程辦理。凡由他處來之茶葉。每百分抽二十五分。而自英國屬地

來者。則不在此例。

▲二十三日路透電。哥倫比亞總統此次有布告文與南美洲各國。布告文中言美總統之助巴拿馬自立。大爲違約云云。想各國當均不以爲然也。彼又欲向委內瑞拉國求其助力。

同日電。法國海軍省已製出一九〇四年之豫算表。照此豫算表。一九〇四年海軍所用之費。共有千二百五十萬磅。豫算表中又言及以英法之水師互較。當一八九八年時。英法兩國之水師比較之數。共計法國兵船二。英國兵船三。若以現在英法之水師互較。則法國兵船二。英國兵船四。惟據造豫算表者之言。則一九〇七年之時。英法速駛之巡船。彼此相較。英當倍之也。

同日電。羅馬有一報名脫利婆那者。論意王至英之事。謂此事能聯英意兩國之交。日後必有大效。

同日柏林電。意皇及皇后已由英歸國。意國所有各報均言意皇在英之時。並未有事商定。

同日電。現在馬基頓之時局。較前稍有進步。因土耳其政府將有應允新政章程之意也。

▲二十四日路透電。瑞士於一九〇一年秋間。派往南水洋探極之人。現由阿琴汀巡船於路易斐利濱遇而救起。此船乃特派往尋覓彼等者。彼等所乘之船。于一九〇二年十一月爲流水所碰壞。盡行沈沒矣。

同日電。法國議院中。近于議論外務部豫算表。互有爭辯。外務大臣達爾喀塞君云。法國現在亟宜設法。使摩洛哥地方早爲平靖。惟該地方亦宜使其自主爲妙也。至于暹羅。則彼不肯照一九〇二年所立之約辦理。故法國政府必須再向暹羅政府商訂新約。

▲二十五日路透電。此次瑞士人名那檀司國覺者。前往南極。直至南緯六十六度。

同日電。英將伊格登現已想得一定之法。往攻素瑪勒。彼意係欲會同阿毗辛尼人前往攻之。而踞素瑪勒中樞之地。以便可迫令素魯不能逃避。或使其流轉至阿毗辛尼之地。則阿毗辛尼即可乘攻之。

同日電。法國議院中議減去其兵額。然議員之大半均不以爲然。謂前此失去阿爾塞斯羅蘭兩地。仍當期其恢復也。

▲二十六日路透電。土耳其內閣大臣集議行馬基頓新政之章程。商議良久。仍允各國之所請。惟有失土耳其國體之處。則須免去。(馬基頓新政章程。言馬基頓一地。以後須用基督教人治理。現在土政府雖已允從。然猶有失國體之處。仍不肯允。則與不允無異。)

同日電。英國前任理藩院大臣張伯倫所欲行之加稅政策。無論成功與否。然較前則爲有望也。

同日電。法國新聞所載謂英政府已向波政府索由印度至阿白思建立電線之利權。俄報聞此消息。心中大爲憤激。責備俄國政府。謂其失策。致居英國之後。而讓英人擅在各處建立電線也。

同日電。柏林得有消息。謂俄政府已在阿富汗國索得通商之利權。

同日電。土耳其政府現已應允俄奧兩國所定馬基頓行新政之章程。此事甚關緊要。若此事一成以後。歐洲各國可免彼此猜忌。而英法意三國聯盟之舉。亦未必能成矣。

同日電。英國下議院之商務專員。派人至巴黎。計下議院議員九十名。又有世爵及屬地之商員等。並有世爵議員等眷屬八十人。而由法國之議員設筵款待。既抵巴黎以後。甚蒙優待。男爵康斯頓亦優待之。旋即去巴黎而至抱度。馬塞爾、里昂、尼斯、茫梯喀羅等處。

同日電。杜蘭斯哇勞工會之領袖潘雷。已抵倫敦。下禮拜須啓行至香港。商量招中國工人前往南非洲之事。因杜國之新定法律。或許雇用他國之工人也。

▲二十七日路透電。俄奧兩國將馬基頓施行新政之章程。交于土耳其政府以後。土政府向俄奧兩國請其稍改定章。而兩國公使不允之。昨日俄公使又行文于土政府。謂俄奧兩國于改章之事。必不允從。土政府接此信後。即變其初意而允從之。

同日電。英世爵羅士勃雷曾于演說之時。言及張伯倫加稅之政策。在張伯倫自謂彼已將英政府中之大弊全行查明。實則英政府並無此弊。現在張伯倫欲設法整頓此弊。恐其法較彼所言之弊。更爲有損耳。

▲二十八日路透電。現在土耳其政府允從新政章程。馬基頓之事。現下可以暫安。惟以後照章辦事。有許多爲難之處。故支吾曠日。流弊百出。在所不免也。

▲三十日路透電。一九〇四年大西洋有賽船之事。德皇曾允送杯一枚。以爲賽贏者贈采之用。惟現聞德皇託辭于體中不快。不能預備一切。須俟一九〇五年再行頒賜也。

同日電。英首相巴科近于演說之時。言及以彼之意揣之。將來英國不免有戰事。其時英國成丁之人。均應出而捍禦患難。以保全其國。在英國地方無甚危險。故常備兵額不必增多。惟在印度邊界。則英國以後當益加戒備。以防北方之一大國。惟今者此。

大國與英交誼尙爲親睦耳。保全印度之事。亦爲武備中一大問題。故我等宜派一最精兵事之武將前往印度也。國中人民多謂世爵克溪納爾可勝其任。惟現在派克氏至希米雷爾。則諸人之心未免不服。而余謂希米雷爾地居要衝。故克將軍實應派至此處也。

同日電。土耳其政府現下令于步兵隊。謂向例每人充兵之期。不過六年。今則當增至九年。庶可期兵益精練。增至精兵二萬五千人也。

十二月大事記

▲一日路透電。倫敦早報言中國政府已決計不准南非洲人在中國招集華工至南非洲作礦工之用。因英屬加拿大新設律法。禁止華人前往加拿大。故中政府於非洲招工亦不允往也。

▲二日路透電。德國一九〇四年之豫算表。若竟照辦。則其中缺款甚多。因水陸師之用費。較往年爲鉅故也。又派兵至東亞細亞之費。亦在其內。故德政府欲借金磅十兆零四分之三以補不足焉。

同日電。意大利首相於此次開議院時。曾演說謂以奧國德國瑞士及意大利交涉而論。竟可互立商約。以期彼此推廣其商務。意大利政府欲減少稅額以期可保護其工業。

▲三日路透電。巴拿馬政府現已將開巴拿馬河之約簽字。故現在開河之事。在巴拿馬一面已屬定妥矣。

▲四日路透電。德國開議院時。德皇有開院文一通。讀與議員等聽之。此文中言及財政之事。謂較前爲遜。其故因商務氣象不佳所致。照現在之商情。莫妙於德國之商政。與英國之商政。皆無更改也。有議員亦上條陳於議院中。謂以後之政策。宜仍照前例優待英國云云。

▲六日路透電。非洲公果國之英領事。近代英政府往公果各地調查政治。本期六個月畢事。現則甫閱兩月。即已告竣。因在此兩月內。彼所查得各節。已足證公果之政治腐敗。故不必再行深究也。該處之人。不特有販奴之惡習。且有許多野蠻之行爲。故知此等情形之英人。咸以彼處之政治實爲兇殘無比也。故英政府應亟行干與。加以阻止耳。

▲七日柏林電。英國新聞答德國新聞近爲東方之事。從中唆弄。使俄日兩國激成戰事。實則英報自爲此事。因英國報中每日有謠傳開戰之信也。德國則向不信此謠言。

▲八日路透電。意大利將軍帶兵自撒毛利連之豆婆地方登岸。登岸以後。屬意大利國旗於炮臺之上。守炮臺之官不允。因未得土皇之命。不能允行。意大利將軍迫令兩點鐘答復。兩點鐘以後。未見答復。即行開炮攻擊。炮臺上亦行還擊。遂將意將擊斃。

同日電。美總統此次發往美議院之函一件。函中言及美國與聞巴拿馬之事。云巴拿馬叛哥倫比亞政府之事。乃忽然而起。此次之變。美國不能不與聞之。如不與聞。則其過必歸美國。又言及美國設立公司之事。謂以後當另行設法以限制公司。並言及勞工暴動之事。總統意欲別行籌款半兆。以便爲懲辦違犯公司章程者之用。又言及阿拉思加劃界之事。其後商議判斷。甚能公允。以後可使英美兩國益相親睦。倘以後有關係兩國利權之事。兩國仍可互相商定也。

同日電。英內務省書記官達勃爾思在蕭笛茨地方演說。謂英皇開議院演說之大意。予尙不便明言。惟予現在欲令聽演說者咸知英政府之意。係欲阻止他國之下等人前來英國。故現在商議宜用何法俾得施行也。

▲十二日路透電。據自聖彼得堡傳來消息。言俄國帝室顧問會議。以俄國皇帝爲會長。定於本月二十日開會議。決日俄協商問題。其回覆日本之案文。目下業已擬稿。

▲十四日路透電。俄國答復日本所開各款一事。俄人竭力指明俄國之答復日本必能滿意。聖彼得堡又有消息云。俄皇與皇族於廿號會議。傳聞答復日本之草稿業已擬妥。

▲十五日路透電。有俄國之著作家西朗日尼哥夫。曾著一論登於諾伏佛羅米亞報云。俄國不能將東三省全部或一隅交還中國。滿洲政府已明認此事爲往古之事矣。

同日電。前經共和黨欲舉爲美總統之柏來安氏。今日覲見羅馬教皇。其覲見之禮係美公使所擬。教皇與柏來安彼此談論有數分鐘之久。

同日華盛頓電。哥倫比亞屯其兵于大利淹灣。意在恫喝而侵伐巴拿馬也。美國水師在該處登岸者以千數計。巴拿馬亦徵兵備戰。恐巴拿馬之戰事當累及南美洲一半也。戰事已不日將開矣。

哥倫比亞新舉總統佛里也司將軍。已申明決計開戰。美總統羅斯福與將軍佛蘭克令卑爾在華盛頓商議在巴拿馬戰務之法。

▲十七日路透電。近來英國選舉之事。衆人以爲張伯倫之政策。能得戰勝。張伯倫在利茨城內末次之演說。衆人聞之。俱甚歡躍。

同日電。張伯倫在利茨地方已將其中之征稅會以後辦法全行講明。其意係欲禁英國印度英國家屬地英國自治屬地之各工業會社公舉專門家調查各處商業之事。以後乃定一征稅之政策。

同日華盛頓電。波斯人在其邊界大敗土耳其人。

▲十八日倫敦電。古巴商約經美國議院批准。美總統已於昨日簽約。英國即速照會美外部。援有利益均沾之約。求允英屬西印度所產之糖。可與古巴所產之糖。輸入美國。一律看待。德國與凡產糖之國。想亦仿英之所請也。

同日電。保爾戛利之議院閉門密議良久。議定籌出額外兵費一兆磅英金。土皇遂告俄奧兩國云。保國不應如是備兵。土皇又詰保國。令彼宣言其故。保國答云。本國如是籌款。係合衆意而爲之也。

▲十九日路透電。華盛頓議院已批准中美商約。

同日電。日本之代表人與紐約銀行業中人商議借款。彼等明認此款或可致助軍費之用。彼此所議遂不能成。俄國亦照樣辦理。不能成功。

同日電。奧太利亞自治地公舉一事。已經工黨占勝。故上下兩院彼此權力平均。其或勝之故。因有女子得被公舉之故也。

同日電。美國水師遵令由大利淹灣及三米圭耳灣登岸。以阻哥崙比亞侵伐巴拿馬。

同日電。斯丹達報指明張伯倫進步之法。與英皇內閣立法院之權。實有阻碍。無怪首相巴科不願助其獨斷之事也。

同日電。法內閣大臣孔姆司請法國議院禁止各教會之僧侶爲學校之教員。施行禁止之例。後五年亦在其內。

▲二十日路透電。駐倫敦之日使。得英國國人許其日本一有戰事。英人願爲日本執役。林董公使答之云。余深感此意。但日本國法不許外國人充軍事之役也。

▲廿一日羅馬電。數月以前。報館有云。今覓得金六兆元。係存於教皇勒珂第十三邸宅之內。傳說此款係彼所得之款。乃世界各國每年貢於教皇以給其用者。現在教皇諱辨其事。謂爲不確。

同日路透電。有在英國議院上條陳者。請英國各人均須有當兵之義務。仿照德國法律辦理。

同日華盛頓電。守備麥阿達君曾上在檀香山建築砲臺之議。謂因德人有言。恐日後與美將有戰事云云。現在美總統與內閣並未將其所議詳行查察也。

▲二十二日倫敦電。聖彼得堡波斯報。謂俄國不許日本政府干與俄國在東三省高麗所作之事。

同日電。倫敦環球報。謂日本如果需欸。則英國應以財幣之事。助日本之力。尙有英國報館請英國政府行其猛烈之政策。以保聯盟之國之權利。

▲二十三日倫敦電。日本政府決意將漢釜鐵路之工程從速竣工。不許鐵路公司接辦。此事之消息。倫敦各人均以爲然。

同日電。有一張伯倫之聯合黨。已被公舉爲代表。

同日電。法國與意國所訂公斷之約。今已告竣。與英法前約大致相同。

▲廿四日倫敦電。羅物蘭頓不來報。以爲高麗定行阻止。不願受日本保護。有人以爲該報館係與維也納外部有交通之誼也。

又維也納官場中人。料俄外部大臣藍姆斯道夫。得復其權力。可與日本和平議結。

同日電。英國報館續請英政府須用英國權力。照日本索其所應索之權利。

同日電。派往西藏之英國專員。所辦之事。甚爲滿意。西藏中人以禮接待。

▲二十九日倫敦電。俄國由美國之南俄馬哈地方之喀達海公司。定購肉食一兆磅。又在于薩斯城阿母公司。定購肉食一百五十萬磅。定於正月杪在新金山交割。

同日電。駐北京路透訪事言云。俄公使拉薩告於中國外務部。謂俄國退出東三省之事。目下不能再議。現在情形甚重。故各人甚注意查察各國之意見如何。

▲三十日柏林電。數日前遠東情形。各人均以爲甚重。但並非無望者也。然日本政府與德國政府公文內言。日本並未致哀的美敦書於俄。亦並無如此危險。所以令各人之心稍安矣。

彼得堡傳言云。俄國政府於末次日本所開之議。大爲滿意。俄國報館較前平靜甚多。歐洲各政府以前已彼此各言其意。故未有一人以爲戰務必不能免也。

談叢

捫蝨談虎錄

憂患餘生

乾隆間文字之獄

乾隆乙卯。御史曹一士請寬比附妖言之獄。並挾仇誣告之文。以息惡習。疏云。『比年以來。小人不識兩朝所以誅殛大慙之故。往往挾睚眦之怨。借影響之詞。攻訐詩書。指摘字句。有司見事生風。多方窮鞠。或致累波師友。株連親故。破家亡命。甚可憫也。臣愚以爲井田封建。不過迂儒之常談。不可以爲生。今反古述懷。詠史。不過詞人之習態。不可以爲援。古刺今。即有序跋。偶遺紀年。亦或草茅一時失檢。非必果懷悖逆。敢於明布篇章。云云。』然則當時有言井田封建。或感懷詠史者。乃至著述序跋。不錄時王年號者。皆科大逆不道罪矣。嗚呼。積百餘年之力。以震盪摧鋤天下之廉恥。今日舉國民奄奄無復生氣。也不亦宜乎。而彼之爲之。俛以噬人者。又狗彘不食其餘耳。

虛僞之國民

中國舉動多僞。未始不由儒教之毒。如禮記載。『公族有罪。甸人告於王。王曰宥之。士師曰不可。再曰宥之。士師曰不可。三曰宥之。士師不聽。走出。王使人追之。曰無及矣。』夫有罪應殺。則殺之耳。若欲赦則赦之耳。而爲此醜態。何爲者。漢制宰相有罪。天子使使持節乘白牛車。賜牛酒。盤水旒纓。策告災變。使者將發。丞相上病。半途尙書以丞相病不起聞。天子爲之發喪。輟朝三日。凡此皆僞之甚者也。

士師執法敢抗天子之命。頗有司法權獨立之觀。孟子所謂夫舜惡得而禁之。夫有所受之也。是權限思想之最著明者也。然如禮記所載。以此爲常例。則既無當於天子惻隱之愛。亦不能明理官執法之直。徒見其僞而已。所謂兩失之道也。

公布法律

凡國民欲自保衛其權利。莫要於求得一公布之法律。希臘雅典所以能爲世界民政之祖國者。實自德黎哥編纂法典來也。紀元前六百年。當羅馬貴族平民兩黨之爭鬭。達於極點也。貴族以相沿不文之舊法。爲其護符。自視爲代表全國。而置平民於奴隸之地。位至紀元前四百六十二年。平民之怨毒日深。運動日盛。務求頒定一成文法典。爭論亘八年之久。卒乃派委員三名。往希臘調查。

法律。至四百五十二年。制定而發布之。凡爲十條。後復增加二條。爲十二條。實爲此後羅馬法之起原。傳諸今世。使萬國之民。普食其利。即所謂羅馬十二銅標者是也。嗚呼。權利也。者求則得之。舍則失之。盡人所同。具盡人所可能。而徒讓阿利安人種。獨擅歷史。上之光榮。不亦悞夫。

數多國王之集會所

埃比刺王皮刺士。即亞歷山大王之從兄也之與羅馬交戰也。紀元前二百八十一年雖獲勝。而士卒死傷極多。知羅馬不可以力服。乃謀以甘言屈之。遣當代最著名之辯士名西尼士者。往議和。時羅馬人爲所惑。將許之。最後一瞥目之老議政官名遏比亞者。演說於元老院。謂與未釋兵器之敵軍。媾和是辱羅馬也。衆議遂定。決拒絕之。西尼士歸。語其王曰。羅馬之元老院。乃數多國王之集會所也。云云。和議遂破。其後羅馬卒破埃比刺。

談虎客曰。西尼士一言。可謂能道盡共和政體國之實力矣。

飲冰室讀書記

讀讀通鑑論

王莽之後。合天下士民。頌公德。勸成篡奪者。再見於武氏。傳游藝一授顯秩。而上表請改唐爲周者。六萬人。功若漢唐。德若湯武。未聞有此也。孟子曰。得乎邱民爲天子。其三代之餘。風教尙存。人心猶樸。而直道不枉之世乎。若後世教衰行薄。私利乘權。無不可爵餌之士。無不可利罔之民。邱民亦惡足恃哉。盜賊可君君之矣。婦人可君君之矣。夷狄可君君之矣。孔子曰。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後世庶人之議。大亂之歸也。且與之食。而旦謳歌之。夕奪之衣。而夕咀咒之恩。不必深。怨不在大。激之則以興。盡迷其故。利在目睫。而禍在信宿。則見利而忘禍。陽制其欲。而陰圖其安。則奔欲而棄安。贅壻得妻。而謂他人爲父母。猾民受賄。而訟廉吏之貪污。上無與懲之益。進而聽之不肖者。利其易惑。而蠱之。邱民之違天常。拂天性也。無所不至。而可云得之爲天子哉。以賢治不肖。以貴治賤。上天下澤。而民志定。澤者。下流之委也。天固無待於其推崇也。斯則萬世不易之大經也。卷二十一

案法儒孟德斯鳩言共和政體之國。以道德心爲立國之元氣。豈不然哉。今日中國。民權固不伸也。使其伸矣。而今日之人心風俗。果能有以異于船山之所云乎。吾見其滋甚而已。昔聞澳大利亞洲之黑蠻。有白人取其一小女。自乳哺時。而即養之於家。撫

養之若已出。衣服飲食。華贍麗都者十餘年。及將及笄。忽有數黑蠻過其門。此女與交數語。輒從而遁去。甘復入于深山。以衣木葉食生鼠。棄其前此之尊榮安富如敝屣然。蓋天性不可移也。人甘梁豢而蠅蛆甘糞。以梁豢飼蛆而蛆且逃。不則死矣。然則歐美人嗜自由而支那人嗜爲奴強奴而使之自由。其無異強蛆以鑿鼎烹也。然則其數千年跼蹐於至暗黑至猥賤之境。地彼實樂之而復何尤。雖然。蛆生于糞而嗜糞。其性然也。人生于自由而嗜爲奴。未必其性然也。性不爾爾而竟爾爾者。則有習焉而成。第二之性者也。夫所謂習者何也。則數千年之民。賊桎之桎之笮之灼之。而衣冠禽獸之賤儒。復緣飾所謂人倫。所謂道德。所謂經義。所謂史裁者爲之文。其奸而濟其惡。夫安得不胥斯人而失其本性也。婦人之纏足也。纏之數十年。雖解之而不能行矣。甯得謂足之天性本如是也。然則欲民之有恥也。欲民之去奴隸而爲完人也。欲民之去禽獸而成人格也。其必自復其自主之權。返其獨立之性。使民知其所以立于天地者。固當如是。如是庶幾乎有廖焉矣。船山未審于此。徒憤民之無狀也。而欲嚴上天下澤之義。是所謂揚湯止沸。而不知去薪而沸自銷也。

罷兵必有所歸。兵罷而無所歸。則爲盜爲亂。張說平麟州叛。胡奏罷邊兵二十萬人。而天下帖然。蓋其所罷者府兵也。府兵故農人也。歸而田其田。廬其廬。父子夫婦相保于穹室栗薪之間。故帖然也。于是而知府兵之徒以毒天下而無救于國之危亂。審矣。說之言曰。臣久在疆場。具知其情。將帥苟以自衛及役使營私而已。夫民之任爲兵者。必佻宕不戢。輕于死而憚于勞之徒。然後貪醢酒椎牛之利。而可任之以効死。夫府兵之初。利租庸之免。而自樂爲兵。或亦其材勇之可堪也。迨其後著籍而不可委卸。則視爲不獲已之役。而柔弱愿樸者皆垂涕就道以赴行伍。若此者。其鈍懦之材。旣任爲役。而不任爲兵。畏死而不憚勞。則樂爲役以避鋒鏑。役之而無不受命。驕貪之將領。何所恤而不役以營私邪。團隊之長役之矣。偏裨役之矣。大將役之矣。行邊之大臣役之矣。乃至執旂之子弟。元戎之僕妾。役之矣。幕府之墨客。過從之游士。彈箏擊筑。六博投瓊。調鷹飼犬之徒。皆得而役之。爲兵者亦欣然願爲奴隸。以偷一日之生。嗚呼。府兵者惡得有兵哉。舉百萬井疆耕耨之丁壯爲奴隸而已矣。卷十二

案此論唐府兵之制。與今日之募兵者。其外形稍異。要其論兵與役之不相容。任國防之事者。不可待之以奴隸。有奴隸之性者。不可托之以國防。則其識遠矣。夫今日中國之兵。則何一而非奴隸也。吾見夫長江一帶之兵。船舍送迎。督撫眷屬之外。無他事矣。吾見夫各營之兵丁。勇弁舍伺候主帥執唾壺虎子裝烟倒茶之外。無他能矣。此猶其舊焉者。若今所謂洋操者。其游學外國陸軍學校卒業之學生。猶且非仰候補道府總辦委員之鼻息。不能得一差遣。而兵丁更何論也。夫兵也者。一國之公衛也。爲一

國○人○保○其○生○命○財○產○故○一○國○人○皆○宜○致○敬○焉○而○又○非○徒○虛○文○之○敬○禮○而○可○以○高○其○資○格○也○必○使○一○國○之○權○利○爲○一○国○人○所○公○有○而○一○国○之○義○務○爲○一○国○人○所○公○任○然○後○任○是○者○知○所○以○自○重○而○他○人○亦○從○而○重○之○其○戰○也○自○爲○其○性○命○財○產○而○戰○也○非○有○所○奴○隸○于○他○人○也○如○是○然○後○有○兵○之○精○神○不○然○則○雖○千○萬○變○其○兵○制○而○奴○隸○之○資○格○如○故○也○而○兵○之○徒○毒○天○下○而○無○救○于○國○之○危○亂○如○故○也○

船山先生慨乎其言之矣。

自唐以上財賦所自出皆取之豫竟冀雖而已足未嘗求足于江淮也恃江淮以爲資自第五琦始當其時賊據幽冀陷兩都山東雖未盡失而隔絕不通蜀賦既寡又限以劍門棧道之險所可資以贍軍者唯江淮故琦請督租庸自漢水達洋州以輸于扶風一時不獲已之計也乃自是以後人視江淮爲腴土劉晏因之輦東南以供西北東南之民力殫焉垂及千年而未得稍舒嗚呼朝廷既以爲外府垂腴朶頤之官吏亦視以爲擅場耕夫紅女有宵匪旦以應密署之誅求乃至衣被之靡麗口實之珍奇苛細煩勞以聽貪人之侈濫匪舌是出不敢告勞亦將孰與念之哉自漢以上吳越楚閩皆荒服也自晉東遷而江淮之力始盡然唐以前姚秦拓拔宇文唐以後自朱溫以迄宋初江南割據而河雒關中未嘗不足以立國九州之廣豈必江濱海滢之可漁獵乎祖第五琦劉晏之術者因其人惜廉隅畏鞭笞易于弋取而見爲無盡之藏竭三吳以奉西北而西北坐食之三吳之人不給餽粥之食抑待哺于上游而上游無三年之積一罹水旱死徙相望乃西北蒙坐食之休而民抑不爲之加富者豈徒天道之虧盈哉坐食而驕驕而佚月倍三釜之餐工無再易之力陂堰不修桑蠶不事舉先王盡力溝洫之良田聽命于旱蝗而不思捍救游飢相迫則夫削妻骸弟烹兄肉其彊者彎弓馳馬以殺奪行旅而猶睥睨東南妬勞人之采杞剝蟹也誰使之然非偏困東南以驕西北者縱之而誰咎耶驕之使橫佚之使惰貪欲可遂則笑傲以忘所自來供億不遑則伎忿而狂興以逞其野人惡舌暗啞以脅羸懦之馴民其士大夫氣涌膽張恫喝以凌衣冠之雅士于是國家無事則依中涓附戚里而不惜廉隅天下有虞則降賊戴羶虜而不知君父何一而非坐食東南者之教獠豸虎以使農非農士非士日漸月靡俾波逝而無迴瀾哉冀土者唐堯勤儉之餘澤也三河者商家六百載奠安之樂土也長安者周漢之所久安而長治者也生于此遂教于此敷一移其儲峙之權于江介而中原幾爲無實之士第五琦不得已而偶用之害遂移于千載秉國之均不平謂何非均平方正之君子以大公宰六合未易以齊五方而綏四海邵康節猶抑南以伸北亦不審民情天化之變矣

卷二
十三

案吾向者亦襲千年來之謬論狃于外著之現象以爲西北地力果竭不能不有待於東南者地運然也及讀船山此論而歎其

識之過人遠矣。進化學之公例。凡物之廢置不用者。則其能力將漸銷失。有耳也。久不用之則必聾。有口也。久不用之則必瘖。於人體有然。於地力亦如是矣。不然。以地理學通例言之。凡氣候稍寒。地味稍瘠。之土。其文明之發達。常視沃土之民。爲尤進焉。條頓民族與拉丁民族之比較。是其例也。況關中河內幽燕之地。猶在溫帶。而非北歐瘠壤之所能幾耶。漢京之盛。見於兩都賦者。所謂鄭白之沃。衣食之原。竹林果園。芳草甘木。夫非同是土耶。何以千數百年。而彫落若此。乃知驕之使橫。佚之使惰。以人事而災及地利。天下事未有有果而無因者。船山此論。實可以挾西北彫敝之原因。而無餘蘊矣。專制民賊之毒。天下其禍乃至于此。極東南則敝于供億。西北則敝于怠荒。水旱蝗蝻。飢饉疾疫。每歲死者以數百萬計。餓殍纍纍。相屬于道。何一非大民賊小民賊之搃其吭而致其命也。以五洲第一天府上腴之國。而數千年常被一二民賊扼之。遂使吾民欲求一飽而不可得。嗚呼。吾甚怪夫吾民之何以受之若固也。船山云。其人畏鞭笞。易弋取。夫既畏鞭笞。則人鞭笞之矣。既易弋取。則人弋取之矣。然則又豈特民賊之罪也。吾嘗聞已亥年剛毅之下江南。下嶺南矣。嶺南僻壤之民。幾於易子食而析骸爨。而剛毅之行囊固纍纍然。千餘萬捆載牛腰也。近者建一學堂。而云無費。派一學生。而云無費。而回鑾費數千萬。取于東南焉。賠款數萬萬。取於東南焉。方且又修頤和園以娛暮年矣。亞美利加因祖國關稅之不平。遂起而獨立。而彼之戢戢然於羶種之腳底。竭吾膏血以伺其嘲笑而恬不爲怪者。吾又安從而與之言也。

中國史上人口之統計

自瑪兒梭士人口論出世。謂人口之蕃殖。以幾何級數增加。每二十五年輒增一倍。達爾文因之以悟物競天擇之原理。迨十九世紀。舉地球萬國。幾無不以人滿爲患。而瑪氏達氏之學說。益占勢力於學界。推原各國兵事之所由起。殆皆由民族與民族之相接。觸而有爭競。其所以相接觸之故。大率由於人滿而移住。此天演自然之理。即中國當亦不能外也。顧吾讀古籍。孔子言不患寡而患不均。又言天下之民。樞負其子而至矣。梁惠王問孟子。鄰國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孟子又言天下耕者皆願耕於王之野。凡此皆當時諸國爭欲吸集客民之徵也。竊疑自黃帝至春秋戰國間。已二千餘年。何故其現象仍復如彼。且其時戰爭日烈之原因。抑何在耶。深所不解。偶檢文獻通考續通考皇朝通考之戶口門。讀之。觀其歷代統計之比較。有令人大失驚者。明知吾國調查之學不精。且更有種種原因。使版籍之數勢必失實。雖然。不實之中。亦有研究之一值也。

中國歷代戶口比較表

據三通考撮錄其失載者
不杜撰其舛誤者不臆改

(年)	(代)	(戶)	(數)	(口)	(數)
夏禹時		……	……	一三、五五三、九二三	……
周初		……	……	一三、七〇四、九二二	……
周東遷時		……	……	一一、九四一、九二二	……
周末		……	……	……	……
漢初		……	……	……	……
西漢末		一二、二三三、〇六二	……	五九、五九四、九七八	……
漢光武時		四、二七九、六三四	……	二一、〇〇七、八二〇	……
明帝時		五、八六〇、一七三	……	三四、一二五、〇二一	……
章帝時		七、四五六、七八四	……	四三、三五六、三六七	……
和帝時		九、二三七、一一二	……	五三、二五六、二二九	……
東漢末		一六、〇七〇、九〇六	……	五〇、〇六六、八五六	……
三國時		……	……	七、六七二、八八一	……
晉武帝時		二、四五九、八〇四	……	一六、一六三、八六三	……
南北朝全盛時		……	……	四八、〇〇〇、〇〇〇	……
南北朝之末		……	……	一一、〇〇九、六〇四	……
隋全盛時		八、九〇七、五三六	……	四六、〇一九、九五六	……
唐太宗時		三、〇〇〇、〇〇〇(不滿)	……	……	……
武后時		六、三五六、一四一	……	……	……
元宗天寶時		九、六一九、二五四	……	五二、九〇九、三〇六	……
肅宗至德二年		八、〇一八、七〇一	……	……	……
乾元二年		一、九三三、一二五	……	……	……
德宗時		三、八〇五、〇七六	……	……	……
憲宗時		二、四七三、九六三	……	……	……
武宗時		四、九五五、一五一	……	……	……

宋藝祖時

三、〇九〇、五〇四

...

真宗時

八、六七七、六七七

一九、九三〇、三二〇

神宗時

一五、六八四、五二九

二三、八〇七、一六五

徽宗時

二〇、〇一九、〇五〇

四三、八二〇、七六九

南宋高宗時（金在外）

一一、三七五、七三三

一九、二二九、〇〇八

光宗時（並金合計）

一九、二四一、八七三

七三、二九二、九八五

元初

一一、八四〇、八〇〇

五八、八三四、七一一

元末

...

...

明成祖時

一一、四一五、八二九

六六、五九八、三三七

英宗時

九、四六六、二八八

五四、三三八、四七六

武宗時

九、一五一、七七三

四六、八〇二、〇〇五

神宗時

九、八二五、四二六

五一、六五五、四五九

清順治十八年

...

二一、〇六八、六〇九

康熙五十年

...

二四、六二一、三三四

乾隆十四年

...

一七七、四九五、〇三九

四十八年

...

二八四、〇三三、七五五

（表例附）

（一）周末漢初元末諸時代。極關緊要。然原書不能言其數。今別證他書。附考於後。惟表中則空之。

（二）原書於唐著戶不著口。其他或著口不著戶。今悉依以爲存闕。

（三）原書於東漢唐宋元明列表甚詳。每帝皆有。今惟取其比較之率。有大漲落者。乃列次之。

（四）當數主分立時代。必須合觀各主所屬之戶口。乃爲全國總數。右表所列者。惟南宋高宗時代。未將金所屬列入。其時金之戶數三百萬。合諸宋之數共一。四百餘萬戶也。口數則原書不載。無從據入。故闕之。其餘如三國時六朝時及南宋光宗時。皆綜合其總數列表。所據者如下。

（一）三國時

（戶）

（口）

魏

六六三、四二三

四、四三二、八八一

蜀(亡時)

二八〇、〇〇〇

九四〇、〇〇〇

吳(亡時)

五三〇、〇〇〇

二、三〇〇、〇〇〇

合計

一、四七三、四二三

七、六七二、八八一(即前表之數)

(二)南北朝全盛時

南朝所可考者。惟宋書載孝武時戶九十萬六千八百七十口。四百六十八萬五千五百一。北朝所可考者。惟魏書載孝文遷都河洛時。爲全盛。戶口之數。比晉太康倍而有餘。馬氏原案云。太康平吳後。戶二百四十五萬餘。口千六百十六萬餘。云倍而有餘。則是戶五百餘萬。口三千二百餘萬以上也。故略列如前表。

(三)南宋時

(戶)

宋(光宗時)

一二、三〇一、八七三

(口)

二七、八四五、〇八五

金(章宗時)

六、九三九、〇〇〇

四五、四四七、九〇〇

合之即前表之數也

(表補附)

(一)周末人口略算

蘇秦說六國於燕趙韓齊。皆言帶甲數十萬。於楚則言帶甲百萬。於魏則言武士蒼頭奮擊各二十萬。張儀言秦虎賁之士百餘萬。又蘇秦言齊楚趙皆車千乘騎萬匹。言燕車六百騎六千。言魏車六百騎五千。張儀言秦車千乘騎萬匹。以秦楚兩國推例之大抵當時兵制。有車一乘騎十匹者。則配卒一千人。故秦楚千乘而卒百萬。趙六百乘而卒六十萬。然則蘇秦雖不確言齊趙燕韓之卒數。然亦可以得其概。大約齊趙皆當百萬。燕韓皆當六十萬。蓋當時秦齊楚工力悉敵。而蘇秦亦言山東之國莫強於趙。故合縱連衡時。秦趙齊楚皆一等國。而魏韓燕二等國也。以此計之。七雄所養兵當合七百萬內外也。

由兵數以算戶數。據蘇秦說齊王云。臨淄七萬戶。戶三男子。則臨淄之卒可得二十一萬。是當時之制。大率每一戶出卒三人。則七國之衆當合二百五十餘萬戶也。由戶數以算人數。據孟子屢言八口之家。是每戶以八人爲中數。則二百五十餘萬戶。應得二千餘萬人也。

此專以七雄推算者。當時尙有宋衛中山東西周泗上小侯及蜀閩粵等。不在此數。以此約之。當周末時人口應不下三千萬。

(二)漢初人口略算

據史記秦本紀及六國表。則自秦孝公至始皇之十三年。其破六國兵所斬首虜共百二十餘萬。(余別有表)而秦兵之被殺於六國者尙不計。六國自相攻伐所殺。人尙不計。然則七雄交關所損士卒當共二百萬有奇矣。而始皇一天下之後。猶以四十餘萬使蒙恬擊胡。以五十萬守五嶺。以七十萬作驪山馳道。三十年間百姓死亡相踵於路。陳項又恣其酷烈。新安之坑二十餘萬。彭城之戰。雖水不流。漢高定天下人之死傷亦數百萬。及平城之圍。史稱其悉中國兵而爲數不過三十萬耳。方之六國不及二十分之一矣。(參用馬氏原案語略加考證)

漢既定天下。用民服兵役者。當不至如六國之甚。然以比擬計之。當亦無逾五六百萬者。（南越東越等不計）

由前表觀之。則中國自清乾隆以前。民數未有逾百兆者。其最盛爲南宋宋金合七十三兆餘。次則明成祖時六十六兆餘。又次則西漢孝平時五十九兆餘。最少者爲三國。乃僅爲七兆餘。嗚呼。孰謂吾先民而僅有此。今姑據此。不實不盡之統計。一研究之。

上古邈矣。不可考。但據原案。周東遷時得十一兆餘。今所揣度。則至戰國而進爲三十兆。其間以衛生之不備。戰爭之頻數。進率祇

於如是。其與理論殆不相遠。及至漢初而六去其五矣。則暴秦陳項之亂爲之也。漢休養生息二百年。自文景迄孝平。由五兆進爲

五十九兆。殆加十倍。乃建武中興。復銳減至二十一兆。幾去三之二矣。則王莽赤眉以來之亂爲之也。東漢二百年稍蘇。復進至五

十兆。然猶不及西京之盛。曾幾何時。而三國時代。僅餘七兆。比盛漢時南陽汝南兩郡之數。（竊疑三國時戶口最確實。蓋史所載者。並其將士

蓋七而餘一矣。馬貴與謂興平建安之際。海內荒廢。白骨盈野。三十年餘。及文帝受禪。人衆之損。萬有一存。此皆甚言之詞。然生民

之不遭。亦至是極矣。隋之極盛。可比漢代。其所以致此者。下節論之。隋與唐之比較。原書於唐記戶而略口。故民數無稽焉。然隋大

業間有戶八百九十萬餘。唐貞觀間。乃不滿三百萬。亦去三之二矣。其有戶無民者。尙不在此數。瑪氏謂經亂離之後。十存不能一

二。則豪傑共逐。隋鹿之爲之也。至武后時而增一倍。爲六百萬戶。至元宗天寶時而增二倍。爲九百餘萬戶。則唐之極盛也。蓋其休

養者凡百三十餘年。而始得此。肅宗至德二年。即元宗幸蜀之次年也。猶八百餘萬。再越三年。爲乾元二年。（以至德三年。改元曰乾元。）乃僅有百

餘萬戶。視天寶時。（相距不過五年。）十去其八矣。則安史之亂爲之也。其後終唐之世。以及宋藝祖之定天下。雖時有進退。然僅如貞觀時耳。

則藩鎮迭擾。十國交闕。之爲之也。元明之交。竟弗可深考。而元初與明初之比較。殆相若。今無置論焉。明代民籍。大率上下於五六

十兆間。天啓中。猶有五十餘兆。及順治十八年。僅二十兆。又五去其三矣。則流寇恣虐。滿洲入篡。三藩繼亂。之爲之也。綜覽二千年

來。我先民之宅於斯土者。稍得置田廬。長子孫。度數十寒暑。輒復一度。草薶禽獮。使靡孑遺。如佳期夕。將風雨。便來如萌孽。方生牛

羊。滋牧嗚呼。舉天下含生負氣之儔。其遭遇之大不幸者。孰有中國人若哉。瑪爾梭士人口論之。公例獨不行於

我中國也。亦宜抑以如此之遭際。而欲責其文明發達。與他國享平和幸福者。並轡而馳。亦何望矣。

雖然。右表所列。固絕不足爲信據也。不足信據而復列之。則以其於中國國情之考證。固別有裨也。宋李心傳所著建炎以來朝野

雜記云。『西漢戶口至盛之時。率以十戶爲四十八口。有奇。東漢率以十戶爲五十二口。唐人率以十戶爲五十八口。（按由此略可推

人數。大率天寶最盛時。六百兆矣。）自本朝元豐至紹興。率以十戶爲二十一口。以一家止於兩口。則無是理。蓋詭名子戶漏口者衆也。然今浙中戶口

率以十戶爲十五口有奇。蜀中戶口率以十戶爲二十口弱。蜀人生齒非盛於東南。意者蜀中無丁賦於漏口少爾。一吾證以南宋時之統計。而再觀夫宋光宗間爲戶千二百餘萬。爲口僅二千七百餘萬。金章宗間爲戶六百九十餘萬。爲口乃四千五百餘萬。宋之戶倍於金。而口乃僅及金之半。甯有是理耶。以金例宋。則當光宗時宋民八九千萬。乃始與其戶相應矣。宋金合計。則彼時之民已應在百二三十兆以上矣。且吾以爲此數不至宋而始然也。自唐時而當已然。宋之所隱匿者在口。而唐之所隱匿者在戶。戶口實則兩者俱匿。特唐宋更各有所偏重耳。杜君卿云。『我朝自武德初至天寶末。凡百三十八年。可以比崇漢室。而人戶纔比於隋氏。蓋法令不行。所在隱漏之甚也。』考隋文帝初年有戶三百六十萬。平陳所得又五十萬耳。乃至大業之始。不及二十年而增至八百九十餘萬。其增進之率適與瑪氏二十五年加一倍者相合。夫唐貞觀以後之治。過隋遠也。吾先民之安居樂業者。在歷史中實以彼時爲最長。人口烏有不蕃殖之理。以隋例唐。隋初據四百萬戶之業。閱二十年而得八百餘萬者。唐初據二百萬戶之業。閱百三十餘年。最少亦應至千八百萬有奇矣。此尚非以幾何級數遞算。以當時每戶五口有奇之比例算之。則盛唐時代應有民百四五十兆以上。顧統計表上隋唐之相違。如彼其遠者。則史稱隋文帝恭儉爲治。不加賦於人。而唐代行租庸調之法。以調稅戶。以庸稅口。有戶則有調。有田則有租。瑪氏所謂庸調之征。愈增則戶口之數愈減。誠哉然也。唐制戶口有課者。凡無家孤獨癱疾不課。九品以上官不課。部曲客女奴婢不課。天寶十百九十萬有奇。課者八百二十萬有奇。不課者四千四百七十萬有奇。以全國之戶而窮而無告者居三之二。以全國之民而窮寡孤獨癱疾奴婢居六之五。天下有是理乎。此雖由立法不善。然官吏之不能綜覈。與國民之不解納稅義務。皆可見矣。中國官牘之統計。皆此等類。何足怪訝。特附記以資一粲云爾。

明史食貨志云。『太祖當兵燹之後。戶口顧極盛。其後承平日久。反不及焉。靖難兵起。淮以北鞠爲茂草。其時民數反增於前後。乃遞減。至天順間爲最衰。成弘繼盛。正德以後又減。戶口所以減者。周忱謂投倚於豪門。或冒匠竄兩京。或冒引賈四方。或舉家舟居。莫可踪跡也。』然則明時民數不進之所由。亦可以見矣。清順治十八年。人數二十一兆有奇。康熙五十年。二十四兆有奇。乾隆十四年。一百七十七兆有奇。前此五十年間。所增僅三兆。不過遞加十分之一。後此二十餘年間。陡增一百五十兆。遞加八倍有餘。使前表而爲信史也。則是吾中國數千年來。濡滯不進之民數。常往來於四五六兆之間者。至彼二十七年間。乃改其度而爲一大飛躍也。使前表而爲信史也。則瑪爾梭士之徒聞之。當更增數倍之悲觀也。而豈知自唐以來。我民族既早有此數。徒以避賦役而自匿。蔽自康熙五十一年。一下滋生人丁。永不加賦之諭。取漢唐以來口算庸調之法。而掃除之。然後千餘年間。人口之實數始漸發現也。康熙五十一年以後。曾兩次編審人丁。而數仍不進者。法令新行。未信於民也。故至乾隆十四年第三次編審。始得此數。迨乾隆四十八年。所增復逾半倍。爲二百八十餘兆。則依瑪氏所祇之率秩序而進矣。東坡嘗云。『自漢以來。丁口之蕃息。與倉廩府庫之盛。莫如隋。其貢賦輸籍之法。必有可觀者。孔子曰。不以人廢言。而

況可以廢一代之良法乎。『三代之制既不可考。信炎漢以還計口課稅之法。騷擾民間者垂二千年。其餘毒乃至使吾儕今日欲求一徵信之統計表而不可得。及康熙間乃一舉而廓清之不謂爲中國財政史上一新紀元。不得也。若是者亦安可以民族主義之餘憤而抹煞之。』

夫前表之不足徵信固也。雖然其累朝鼎革時代與其全盛時代之比較率則原書所記雖不中亦當不遠。如東漢初視西漢全盛得三之一。三國視西漢全盛得七之一。唐初視隋全盛得三之一。宋初視唐全盛得四之一。清初視明全盛得三之一。此其大較也。蓋擾亂既亘二三十年則壯者盡塗膏血於原野。舉凡有生殖力者而一空之。無以爲繼。一也。壯者既去老弱婦女勢不能自存。二也。血肉滿地。癘疫緣生。三也。田棄不治。飢饉相隨。四也。故每一次革命後則當代之人未有能存其半者也。唐盛時已得百餘兆。此者推度之數下同。而宋初僅數十兆。宋盛時已得百餘兆。而明初僅數十兆。明初已得百餘兆。而清初復僅數十兆。皆此之由。泰西歷史爲進化我國歷史爲循環。豈必論他事。即戶口一端而已。然矣。不然豈有九百年前指前表所記南宋時擁二千萬戶一百三四十兆人之國而至今僅以四百兆稱者哉。

西人之稱我者。動曰四百八兆。此道光二十二年料民之數也。其年凡四百十三兆有二人云吾中國官牘上文字多不足措信。雖康熙改革以後視前代徵實數倍。猶未敢謂其爲實錄也。顧舍此亦無他可援據。即以道光廿四年此數論之。後此經洪楊之難。兩軍死者殆七八百萬。合以流竄殃及癘疫飢饉及生殖力所損亡。可除出五千萬。以所餘三百六十兆爲本位。計道光廿四年迄今凡六十年。以乾隆十四年至四十八年間之比例則約四十五年而增一倍。然則光緒十五年時固應有七百二十兆人矣。今日其或當在八百兆之間耶。以今者行政機關之混亂如此。誰與正之。懸此數以俟將來新政府之調查而已。

中國之社會主義

社會主義者。近百年來世界之特產物也。槩括其最要之義。不過曰土地歸公。資本歸公。專以勞力爲百物價值之原泉。麥喀士曰。現今之經濟社會。實少數人掠奪多數人之土地而組成之者也。拉士梭爾曰。凡田主與資本家皆竊也。盜也。此等言論頗聳聽聞。雖然吾中國固夙有之。王莽始建國元年下令曰。『漢氏減輕田租三十而稅一。而豪民侵凌分田劫假。厥名三十稅一。實十稅五也。父子夫婦終年耕芸。所得不足以自存。故富者犬馬餘菽粟。驕而爲邪。貧者不厭糟糠。窮而爲姦。』所謂分田劫假者。注云。分田謂貧者無田。取富人之田耕種。共分其所收。假者如貧人賃富人之田也。劫者富人劫奪其稅。欺凌之也。此即以田主資本家爲

劫盜之義也。又宋蘇洵曰：『自井田廢，田非耕者之所有，而有田者不耕也；耕者之田，資於富民。富民之家，地大業廣，阡陌連接，募召浮客，分耕其中，鞭笞驅役，視以奴僕，安坐四顧，指麾於其間，而役屬之民，夏耨秋穫，無有一人違其節度，以嬉而田之所入，已得其半。耕者得其半，有田者一人而耕者十人，是以田主日累其半，以至於富強；耕者日食其半，以至於窮餓而無告。』此等言論，與千八百六十六年萬國勞力黨同盟之宣言書，何其口吻之逼肖耶！

中國古代井田制度，正與近世之社會主義同一立腳點。近人多能言之矣。此不縷縷。

歐學之片影

馬君武

拿破侖之去國辭 千八百十四年四月二十日

吾去矣。敬與同僚諸故人別。吾之與諸故人戮力同心，共出入於光榮功烈之路。于今既二十年矣。諸君之忠勇匪懈，不惟吾知之。天下人莫不知之。諸君舍身殉國，使法蘭西之國光赫然耀于宇內。諸君既莫不身經百戰矣。雖然，戰無盡期。諸君之擔任無盡期。吾之期望于諸君者，亦無盡期。

法蘭西之前途究竟如何？此未定之問題也。我遙思法蘭西之未來。我遙思法蘭西之既往。昔者法蘭西既苦于君政之專制，也復亂于民黨之內訌也。其勢岌岌不可終日。時則吾盡犧牲一身之利益，以殉國家。吾今去矣，不能終事國事。苟諸君益能忠勇不懈，服事國家，使吾雖在流離轉徙之中，猶聞諸君不忘國，不忘吾常使法蘭西之光榮不墜。益崇則吾雖去國猶未去也。吾今去矣。去矣。諸君。吾雖舍諸君而去乎？諸君之名常銘於吾心，與吾生而俱永。雖然，我記念諸君，亦望諸君之記念我。苟我之名能常存於諸君之心，則我之願足矣。去矣。諸君。伏維爲國努力自愛。

天然之秩序與人爲之秩序

法國人那蓋 Naquet 著共和原理。以鼓吹共和主義。中多明白痛快之論。截譯其論秩序者一節於此。

法文之「秩序」Order 一字，蓋原於拉丁字之「屋斗」Ordo。「屋斗」者，整然有條理而不紊亂之謂也。

以物件言之，苟其物順序陳列，依釐然整齊之位次，而不紊亂，是之謂有秩序。而不然者，雜然混亂，失序無位，是之謂無秩序。

Disorder

雖然秩序有兩類於此。一曰天然之秩序。一曰非天然之秩序（亦曰人爲之秩序）。所謂天然之秩序者各順其天然之地位以成秩序者是也。所謂非天然之秩序者強以勢力範圍事物而不合於自然之理由者是也。其實非天然之秩序云者終亦必不能成秩序。

以例明之

今有一圖書館於此。藏書極富。苟其書之位次井然。由卷一以至卷二卷三。順序不亂。且其書各以類聚。化學之書爲一類。法律學之書爲一類。文學之書爲一類。若是者謂之爲天然之秩序。天然秩序之效。即任一人之不知其書之在何所者。苟按其目錄而稽之。則其位次即可得也。

反而論之。苟一圖書館內之書種類凌亂。位次紊亂。文學及法學之書互相雜而無所分別。雖其書亦有卷一卷二之順序。苟欲求之。終日而不可得也。是之謂非天然之秩序。非天然之秩序與無秩序固無異也。

試以印度之事言之。印度有喀私德之制。世世繼續各守一定之職業。而不紊亂。王之子必爲王。靴工之子必爲靴工。無自由。無平等。無自然。堅守婆羅門之教律。而不敢出於古昔規矩之外。故印度之秩序乃完全人爲之秩序也。

瑞士及合衆國則不然。其國人雖分職而仍平權（按分職與平權不相防。不然男女固無可平權之理。但分職之事須由國人自由擇取而不可限制之耳）。各從所好以擇所職。通國之人不分階級。各從自然而保自由。以相親愛（按凡無親愛爲元質之國民侈言自由必多流弊）。此瑞士及合衆國之秩序實天然之秩序也。

專制政體之國固無天然秩序之可言也。天然秩序與階級二者不能并存。夫專制之國之不能無階級。此人之所易知也。有階級則國民無平等自由。天然秩序者平等自由之好現象也。

天下最危險之國莫若專制國者。天下最安寧之國莫若共和國者。共和國既有天然之秩序。其國民各以己意擇職業。國中之行政者皆代行政意者也。故共和國之根基最完固。不可破壞。不可動搖。而專制之國常借兵力以維其人爲之秩序。一旦力絀。則人民得起而覆之。異族可入而服之。故世界上最危險之政府莫專制國之政府。若世界上最危險之人民莫專制國之人民。若

吾敢決一言於此曰。天然之秩序者惟國民有主權之共和國乃有之。而斷非專制君主國之所能有也。共和國之政府由民意立。共和國之法律由民意出其兵力以保衛人民。而非以防制人民也。專制之國反是。然原夫專制政體之所由生。則因其國民之至

愚故國民。一日不愚則專制之政一日不能存。

共和國之國民必須受普通之公教育。瑪志尼曰：吾儕以重造意大利國爲天職，爲建立共和國爲目的，以革命爲手段，以破壞爲宗旨。雖然，吾儕不可不謹記一言曰：教育與破壞并行無教育之破壞，乃野蠻之破壞，而非文明之破壞也。若是則吾儕建立共和國之目的，將永世而不可達。

共和國既有天然之秩序，其徵於人民之賦稅，皆以之興公工而不以之飽私慾，使出賦稅者必各得其出賦稅之利益焉。專制之國無天然之秩序，以民間所輸之賦稅飽君吏之私慾，而不以之興公工。

十九世紀二大文豪

十九世紀之大文豪亦多矣。其能使人戀愛，使人崇拜者，非荷特（Goethe）非許累爾（Schiller）非田尼遜（Tennyson）非卡黎爾（Carlyle）何以故？因彼數子之位格之價值止於爲文豪故。至於雨荷（Victor Hugo）及擺倫（Byron）則不然。

雨荷者，^{一作}法蘭西之大文豪也。而實愛自由之名士也。國事犯也。共和黨也。擺倫者，英倫之大文豪也。而實大軍人也。大俠士也。哲學家也。慷慨家也。若二子者，使人戀愛，使人崇拜，使人追慕，使人太息。

雨荷所著最有名之詩篇（Odes at Ballades）爲（Orientales）爲（Châtiments）爲（Contemplations）爲（Legende des Siecles）爲（Annee Terrible）其所著最有名之小說爲（Notre-Dame de Paris）爲（Les misérables）其所著最有名之戲曲爲（Hernani）爲（Ruy Blas）爲（Le roi Samuse）爲（Marion Delorme）

雨荷幼時喜謳歌，拿破侖第一之功德，投身王黨。及後入議院爲議紳，則翻然與拿破侖第三之帝政相對，以是被放。及拿破侖第三敗，雨荷復歸，大爲國人之所崇敬。及千八百八十五年雨荷之死也，舉國哀悼，以國禮葬之。誠文人曠世之榮典也。

雨荷幼時與其鄰女阿對兒（Adèle）相戀愛，往來之戀書蔚然成帙。卽世所傳之雨荷戀書是也。經無數之阻難，卒成婚姻。及後雨荷老矣，阿對兒已死，重展舊時之戀書，則感慨涕泣，不自禁，作一詩曰：

此是青年有德書，而今重展淚盈裾。斜風斜雨人增老，青史青山事總虛。百字題碑記恩愛，十年去國共艱虞。茫茫天國知何處，人世倉皇一夢如。

雨荷一生享婚姻之樂，擺倫則適與相反。擺倫者，絕世翩翩之美公子也。而偏遇極不樂之婚姻，真咄咄大怪事。

英國社會之風俗。最重謹嚴。而擺倫則抗髒不羈。醉心福祿。特爾盧騷之學說。喜謳歌拿破侖。娶妻不久即離異。其致離異之第一原因。則因擺倫常於其妻之室中。燃放手鎗。其妻驚懼。勸止不聽。故也因與妻離異一事。而攻擊擺倫之誹言。四面風起。擺倫又迫於家計之貧困。遂飄然去英倫。

擺倫曰。大丈夫常立赫赫之功名於世間。故居常當練習戎器。操揉筋骨。使吾身能當風塵波濤之各種險惡。而不爲所困。後居意大利。聞希臘獨立軍起。慨然仗劍從之。謀所以助希臘者。無所不至。竭力爲希臘募巨債。以充軍實。大功未就。罹病遽死。英倫失其第一文豪。希臘失其第一良友。希臘通國之人。莫不震悼。爲服喪二十五日。下旗鳴炮三十七響。以誌哀。因擺倫得年三十七也。擺倫病危時。與人書曰。人之行事。固不必計夫功效之多少。落落然行其心之所安。少有所作。爲者比之。絕無所作。爲者終稍快人意也。其言雄矣。

擺倫最有名之大著。曰 *Child Harold* 及 *Don Juan*。

茶餘隨筆

君武

愛國之女兒

千八百七十年德法之戰事起。巴華路

日耳曼列邦之一

之一分隊。至於梅。Mein (法地) 入一小村。其村人皆逃。留一小女子守田舍。巴華路

之兵官拘而問之曰。二點鐘以前。法蘭西一聯隊過此。何所向而行耶。此小女子沈沈然思曰。苟余告彼。以法軍之所向。則彼將追殺法軍。而我法國必受其害。我法國人也。作一事而有害於法國也者。則我不爲。遂不答。巴華路之兵官曰。不答將被殺。再三問。終不答。遂受銃刑。

嗚呼。法蘭西豈非產生女豪傑之膏壤耶。貞德羅蘭之屬。皆以一弱女子之身。演驚天動地之大劇。雖然是特有名之女豪傑耳。法蘭西無名之女豪傑。固無數也。區區梅村之一小女子。尙知國家之義。種族之界。則法蘭西二千萬男子之義氣堂堂。可知此德國之所以能破巴黎。能擒拿命第三而終不能亡法國也。

北美合衆國革命之際。有一七歲之小女子。名雅麗 *Aly* 者。與其鄰童數輩。共組織一民黨。以反抗王黨。朝夕聚議。謀所以扶助華盛頓者。一日雅麗自以小筐滿盛雞卵。而見華盛頓。曰。將軍爲國民之事。勞苦甚矣。今有不腆之儀。敬餉將軍。遂舉一雞卵示華

盛頓曰。其中有物。可碎其殼而食也。華盛頓驚感不知所措。時法國人拉非意特 Lafayette (助美國獨立功最多) 亦在。蹙然改容。待以殊禮。

非律賓之愛國者

有能言之愛國者。有能文之愛國者。有能行之愛國者。所謂能言之愛國者。激勵民氣。抵禦異種。敵屠焦舌。圖利國家。若德摩士電 Demosthene 甘必大 Gambetta 之徒。即其人也。所謂能文之愛國者。發揮共和。鼓吹自由。排除王政。九死不悔。若拉馬爾登 Lamartine 雨苛 V. Hugo 之徒。即其人也。所謂能行之愛國者。溺愛自由。夢想革命。捐軀棄名。以爲民役。若克林威爾 Cromwell 羅拔士比 Robespierre 之徒。即其人也。有成功之愛國者。有失敗之愛國者。成功之愛國者。大事已定。聲名洋溢。國人謳歌之。萬世崇拜之。若華盛頓。維霖。楊爾。和國之人。之徒。即其人也。失敗之愛國者。鞠躬一生。心力俱瘁。所志不遂。終天飲恨。若瑪志尼。巴枯寧。之徒。即其人也。吾常恨莽莽之東亞。沈沈之大陸。雖有忠君之奴僕。而無愛國之豪傑。吾是以志忑而不寧。太息而長嘆。及讀非律賓革命史。而竊幸吾亞洲尚有一愛國之豪傑焉。曰黎沙兒 D. J. Rizal

黎沙兒實失敗之愛國者也。一事未成。已受西班牙惡暴政府之銃刑。黎沙兒實能文之愛國者也。其一生之事業。止於撰著書報。以鼓吹革命。

黎沙兒實非律賓之大詩人也。非律賓愛自由之學生。有旅居日本者。與予過從甚密。酒酣耳熱。則爲予放聲歌黎沙兒之名著「臨終之感想」。臨終之感想者。黎沙兒臨刑前數日所作之絕命詞也。其詞曰：

去矣。我所最愛之國。別離兮在須臾。國乎。汝爲亞洲最樂之埃田兮。太平洋之新真珠。慘怛兮捨汝而遠逝。我心

傷悲。我命甚短兮。不能見汝光榮之前途。解。不遲疑。不傍徨。我國民奮勇兮。赴生存競爭之戰場。人苟爲本國而流血兮。消柏桂之木影。暴原野之嚴霜。固不辭

也。解。夜色暗澹。如悲我之將逝兮。風蕭蕭而不長。曉日何時而復出兮。將灑我一腔之鬱血。以添其曙光也。解。我年漸壯兮。我心漸遠。我願未酬兮。我命將斬。我最愛之國乎。太平洋之新真珠乎。我雖死不瞑目兮。以觀汝揚光

輝於六區也。解。四

去矣。我最愛之國兮。我滿腔之熱情。與我身而永化。國乎。汝而終能得飛躍之自由兮。我戴汝之天以死。遂永
托靈於此土。我何憂兮。^{解五}
死矣。他日我墳墓之上。長一叢之荒草兮。開數枝可憐之花。國乎。汝之親愛熱情與我永不相遺。時往往於我墓
上吹噓其花草兮。我之神靈何有乎。嘆嗟也。^{解六}
委我骨於我所最愛之國之原野。我心已足兮。況有安靜之月。來相照映兮。溫柔之風。來相披拂兮。嬌好之鳥。來棲我
之墓。唱和平之曲兮。此皆我國之慰我於死後者也。^{解七}
男兒誠愛國死則已矣。亦何爲此驚驚。任我墓之荒廢兮。以我墓十字之石標兮。飽農夫之鋤犁。任我遺體之漸燼兮。
混入本國之雜草兮。爲田野之肥料。^{解八}
我最愛之本國。我最愛之同胞。哀矣怨矣。其一聽我臨終之辭。留滿幅之愛情於此土。我其逝矣。逆主乎。削夫
乎。賊吏乎。奴隸乎。其將以此真理之安宅爲窟穴矣。^{解九}
諸友乎。慈親乎。兄弟乎。愛兒乎。我何忍離汝。我何忍離此最可愛之國。我何忍離此最可哀憐之國。我生也勞
我死也樂。我人世之工已盡於此日兮。我同胞其勉盡未來之責任兮。我最愛之國方幼稚。我最愛之同胞方幼稚。
前途之命運。尙未定兮。^{解十}

中國人無公共心

美國人十彌時 Arthur H. Smith 者。居中國傳耶蘇教二十二年。最留心觀察中國國民之性質。著一書曰中國人之性質。
Chinese Characteristic 共二十七章。其書在美國重印至千五百餘次。歐美人之欲觀察中國人性質者。多借其書爲證斷焉。其
第十三章題曰中國人無公共心。摘譯於此。

中國之古詩有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此咏中國人在周朝時之農家風俗也。由是觀之。中國之農民在周朝之時。猶有公共心
焉。先祈雨其公共之田。而後乃及其私。至於今日。而此風墜地盡矣。
中國之政府。常帶野蠻時代。長政府之性質。自視如父母。視人民如兒子。而務使之順從。無侮。雖然。父子之間至親也。而中國
人之與其政府。則渺乎常不相關。人民茫茫然不知政府之爲何物。歐洲人曰。政府由人民而成。爲人民而立。所以代表人民之

意見保衛人民之權利鞏固人民之安寧者也。中國人之腦中則絕無若是之思想。唯唯諾諾盡納稅之奴隸職務而已。既納之後政府如何開銷之皆不復問。以爲人民對於政府之天職固當如是。

欲知中國政府之如何怠廢公事及中國人民之如何缺乏公其心則觀其國中道路之現狀可知也。歐洲各國莫不視道路爲國民之一大公產。政府當注意經營之。敷石焉。聯木焉。惟恐其阻塞而廢壞也。在中國則不然。一任其道路之廢壞阻塞。政府不理。人民亦不理。若道路之與政府人民兩無關係者然。滿洲之入主中國既二百五十餘年矣。政治上之問題未聞有撥巨款修大路一事。中國人亦未聞有集巨款以修大路一事。豈不可怪。

中國政府之視公事爲等閒也。固可詫怪矣。而其人民亦與政府無少異。最可怪者。中國人民常一任政府之如何處理其國之財政。如對岸觀火。若無一毫之痛癢相關者。雖然。中國人民之視道路及等等公共物。爲與己無關係。固不足責。因中國人自古不知國家爲何物。亦不知政府爲何物。彼常謂山河（即國土）爲皇帝一家之私產業。惟皇帝乃能有之。則彼之不知道路之爲公產。亦何足怪。中國鄉間之道路大半附屬於農夫之田圃。故農夫可於道路上穿溝焉。築堤焉。掘土焉。行路之人深患苦之。而無可如何。嗚呼。歐美人之所謂路權者。Right of way。中國人固茫然不識其爲何物也。

運物之車常恬然積於道路之中央。以阻行人。農夫伐木常積之於路旁。行路之人不俟其伐畢不能過也。不特鄉間之道路爲然也。雖都會之地亦如是。北京街市之兩旁有甚多之小舍及露店。櫛比鱗次。以賣諸食物及雜貨。當皇駕出行之際則拆去之。出行既終則建設營業也。如故。因是之故其街市變爲最狹。往來之人進退局促。婦人女子之臥被多以道路之旁爲洗晒場焉。以阻礙往來之人。

防止行路之事不徒小店爲然。其有一定住宅之大店亦然。例如木工瓦工之店前常集滿材木及磚瓦之類。染匠店前高揭染物。麪商店前多曝麪絲。是皆不知路權爲何物之惡果也。

中國人對公共之物產既已毫無利害之關係。故常有盜取公產之惡行。誠可怪也。道路間及城壁間之石常有失去者。北京皇城之禁苑常有盜來盜去其中之藏物。蓋中國被盜害被烈之人。即其至尊之皇帝陛下是也。

中國人有愛國心耶。無愛國心耶。此重要之問題也。一言以決之。中國人固決無國粹之感情。National feeling也。彼雖常罵外國人爲洋鬼子。是不過人種憎惡之外情耳。若以是爲純乎由愛國心所發出。則大誤。因彼等今日之皇帝固韃靼種類。夫韃

鞫種類非外國人而何中國人雖恨惡異種及異種人以大兵力殺戮荼毒之則中國人卽帖然服從翻然用其古聖賢所傳下之忠孝美德以盡犬馬之鞠勞矣由此推之今日之中國人雖痛恨洋鬼子他日洋鬼子苟用兵力大創之中國人必廢然改其舊觀而靡然効忠焉此必至之勢也蓋中國人種者固世界上最易馴伏之人種也茲更舉一事爲證當千八百六十年英法同盟軍之迫北京也英人以山東省人供負擔之用以代騾馬之勞天津及登州皆服降同盟軍一切需要無不供給由是觀之中國人固決無愛國心也決無公共心也嗚呼是與盎格魯撒遜之所謂愛國心公共心者何反戾之甚也讀支那之歷史審支那之時事孰不謂其革命之一日不可緩雖然革命者何事也必其人民懷赤心富果斷挺身率先盡瘁殉國使後人觀之而感慨興起焉前者死後者繼必畢達其利國家利人民之目的而後止嗚呼是非所望於無公共心無愛國心之中國人也

華年閣雜談

觀

雲

年齡之與嗜慾

日本教科書收賄事件有人查其受賄各人之年齡大抵均在四十歲以上孔子云少之時戒之在色壯之時戒之在鬥老之時戒之在得某以爲非獨人有然也一人種之年齡亦可以是分之野蠻時代男女野合知有母而不知有父苗族凡一部之中女子將嫁人者必先送酋長御之聖人惡其亂也爲之定夫婦之制而人類一進步此猶戒之在色意也及其成爲部落成爲國家之後往往習用干戈喜逞威武其時戰征殺伐多無公法無名義此當戒之在鬥時也至於經歷久計慮熟務實得不務虛名于時也則往往鄙吝之心生而既貪錢又惜死（昔時岳武穆之言曰文官不受錢武官不惜死天下太平矣中國大病無他亦正坐貪錢惜死二事而已貪錢惜死二事嘗相連屬爲同一根性之所發貪錢者未有不惜死惜死者未有不貪錢者也明永樂之難王良與胡廣解縉俱集吳溥舍慷慨陳說相約死節獨良涕泣不語客去溥子與弼曰胡叔乃能死節大佳溥曰不然獨王叔死耳頃與聞廣隔舍呼家人謹視豬溥曰一豬尚不能舍能舍生乎後廣果不死）此人種將衰老而退落之時期也當戒之在得者也我中國人種於三時期間其爲老之一時期乎世之稱我國人曰生計的民族又曰老大帝國夫字人曰老此至賤人之詞也凡世間英雄之普通性皆不服老他詬詈語可受

獨老之一字不可受英雄人與夫英雄國豈有異耶彼嘗我之仇吾國人胡不報之

學校與鬼神與官府之衝突

日本俗有七福神。壽之神曰壽老人。武之神曰毘沙門天王。美之神曰弁財天女。福祿之神曰福祿神。富貴之神曰大黑。衣裳之神曰布袋神。漁之神曰惠比壽。又鎌倉之八幡宮。有大石二。立旌於上。標其一日殿石。大明神。一日如石。大明神。示其爲雌雄二石也。云有難產者禱是輒應。其石一無以異於常石。今日本學校中人無不笑之。彼七神者與夫殿石如石之神。俎豆其將斬矣。我中國多鬼神之俗。較日本尤甚。京師祀堂子。其神最怪。河運官祀蛇以爲河神。曰金龍四大王。行河海者祀天后神。上海有天后宮。一匾額署曰湄洲聖母。撰字之怪誕如是。余昔者曾有詩曰。瀛笛飛鳴江海濶。湄洲聖母尙年年。蓋紀其事也。杭州以青蛙爲金華將軍。神。俞曲園築樓於西湖。見青蛙於樹上。以爲金華神之降臨也。紀其事以爲瑞。又若官者皆於朔望至城隍廟拈香。而又有祭門祭庫。及用兵時祭旗之禮。若異日者。教育普及。政治維新。此弊風盡當革除。而諸神行將就餒。是故祀廟之與學校香火之與教育。實互相消長而爭存亡者也。戊戌之歲。改寺觀爲學堂。是寺觀與學堂之開始之衝突也。未幾政變。寺觀仍舊。然亦竟有已改爲學校者。如杭州求是書院等是也。此一戰也。互有勝負。去歲廣東大學堂之事。張之洞梁鼎芬實怒總辦姚氏。移其中奉祀之本主而改爲學生之飯廳。慮他日死後不得留名。臣鄉賢之一席地。梁鼎芬之電責姚氏也。有曰。神人共憤。將食汝肉。其言神誠哉。道其實也。是又祀宇與學校戰爭之一大活劇也。雖然。彼學堂不絕迹。吾恐鬼神國必有爲彼所蹂躪之一日落落。少年軍必非牛頭馬面神之所能制勝也。且夫此一班教育的軍人。非獨與彼鬼神界爲敵已也。若赫赫專制之帝王。若依帝王作威福之大小官。彼學校中。人出行將一舉而覆之。鬼神者以愚民而得受香煙者也。官府者以愚民而得享俸祿者也。一則土木而衣冠之一則衣冠而土木之。皆與學校者相剋伐而不能兩存者也。是故開一學堂。官府忌之。若鬼神有知鬼神亦必忌之。

隱居者殘廢之一流人也不能當兵者殘廢之一流人也

人自呱呱墮地而後。仰見光而俯見土。已若負戴此責任二字而來。所謂聖賢能盡此責任者也。所謂英雄能荷此責任者也。所謂愚不肖不能勝此責任而又不欲擔此責任者也。人者非以具五官百體有知覺運動能飲食男女之謂也。能負此責任之謂也。是故旣號之爲人矣。則其對於社會而有責任。對於國家而有責任。對於世界而有責任。對於家庭而有責任。對於一己而有責任。其間可卸去責任之日。惟在未成丁以前。或六十歲以後耳。曩者吾聞吾國人之詩曰。濟世利物非吾事。自有周孔大聖人。又友人爲

誦近人某之詩曰。嘯吟風月天留我。整頓乾坤世有人。嗚呼。是皆放棄其責任之言也。乾坤。我之所居住也。民物。我之所環對也。我不整頓之。誰實當整頓之。我不利濟之。誰實當利濟之。若人人不整頓。人人不利濟。吾恐天地間日月不光明。山川不秩序。草木不馨香。庶物不亨毒。吾且何從而得此偃息歌詠之所焉。日本法律。禁人之隱居。惟殘疾者不具者。年在六十以上者。受裁判所之許可。乃得隱居。是則隱居者與殘廢之一流人等也。又日本法律。以年滿二十爲丁年。凡男子皆有當兵之義務。其間受醫官之檢查。若殘疾者不具者。免役。學校中人。恐學業中止。得緩數年之檢查期。至二十八歲而止。仍受檢查。當爲兵。惟有教育之人。自中學校及中學校以上畢業者。可僅爲一年之志願兵。卒役。非此則皆爲三年期。三年卒役。退歸爲豫備兵。三年爲後備兵。五年有時則徵調。後備兵五年後。終身爲國民兵。國民兵則雖殘疾者不具者皆屬之。示國有大事。豫備後備兵盡出後。則國民兵皆當備戰。爭與國同生死者也。昔時爲僧侶者。得免役。故往往有冀免當兵。而遁入于僧侶者。維新後僧侶一律當兵。而國人亦皆以當兵爲榮。若獨子。若王公大臣之子。無不當爲兵者。其家貧而在營。僅得官給之衣食。些許之花錢。中國之零用錢不給於用。或父母親戚在家。而不能養贍者。各町村有徵兵慰勞會。或給其家。或給其人以銀與米。是故儘有三年卒役。願再當兵者。則得升爲下士官。可留至三十五歲而止。惟全國兵額有定數。而每年之當檢查爲兵者。往往合人數計之。或十倍過於兵額。則除殘疾不具者。毋庸當兵外。其餘以抽籤法行之。使若干人可不當兵。故百人中。大抵當兵者亦僅得十人耳。要之當兵者。國人之一大義務也。未有國人而可不當兵者也。其可不當兵。則殘廢之一流人也。嗚呼。我中國人人可無當兵之苦。而又人人可有隱居之樂。是一養殘廢之大病院也。夫殘廢者。天刑也。以好男兒。具堂堂七尺之軀。而甘與天刑者爲伍。是不當復齒之於人類。而欲國家之無危亡者。尤當設法定若而人者之罪。如禁其婚娶之類不然。吾恐弱種覆國之不絕於天地之間也。

病菌者亡種之一物也

天地間之至可悲慘者。有如亡種者乎。大鳥大獸。纍纍之骨。積於地層之下者。昔之已亡其種者也。埃及之鱷。昔多而今少。中國之龍。昔有而今無。中國之龍。當非古人意想所造。太古之世。或亦實有是物。吾人試翻六經。其禽獸草木多與。今時殊異。然則植物也。動物也。皆有亡種之事者。彰彰然也。夫天地有是例。則必不能免。是例必有死之例。可定。人亦萬物之一也。萬物皆然。何獨於人乎。不然。

東南洋之散得維斯羣島者。距今百年以前。當枯古游歷時。稱有人口三十五萬。今惟存四五萬。日本北海道之土人。其減量亦略相等。其餘若亞美利加。若澳大利亞。若南洋各羣島。凡歐人足跡之所至。其土人無不日少。此何故耶。曰。非歐人之盡。以巨砲快

槍迫而殺之也。或曰：爲歐人所虐待，驅逐窘逼而遁入山谷間，是或有之，而亦不盡然也。蓋嘗思之而得兩原因也。一爲歐人製造物之風潮所捲，土人無製物之才，物用增而財力不增，馴至貧富相懸，至於不能成立。此其一事也。姑置不論，其二則交通頻繁，傳染病亦隨踵而至。彼歐人者，體力強，居住服食皆優，而又有公共衛生之事，防護之法，發見療治之藥劑，故其於中病也，勢減若夫土人者，貧窮勞苦，而質劣弱，居住服食既不潔，而又無公共衛生之事，防護之法，少發明之藥劑，故傳染病一至，直若洪水之汜，溫其勢不可收拾。若中國近來之配斯脫（中國謂黑死病）、虎列拉（中國謂霍亂症）、腥紅症（中國謂喉痧），其死人之數，劇烈之鄉村，多有不能買棺材者，以政治之腐敗，無死亡之冊籍，可稽要之，此凶險之勢，實古之所未有。若年復一年，我四百兆之生命，雖多恐不足以忝微菌（中國譯作物之啖食也，吾試以印度可驚可怖之疫死人數言之）。

從今八年前，當西歷千八百九十五年，印度始有黑死病。自此病發生後，以至今日，死亡之數達一百五十餘萬人。細別之，當千八百九十六年度，死者一千七百人；翌九十七年度，急增死者五萬六千人；翌九十八年度，更增死者十一萬八千人；翌九十九年度，死者十三萬五千人；翌千九百年度，畧減死者九萬三千人；翌千九百一十一年度，又急增死者至二十七萬四千人；翌千九百二年度，可驚之增加，死者至五十七萬七千人。今年初三個月間，死者已有三十萬人云。

又西伯利亞之希利耶古 Chukotka 人種，（亞細亞古民族居住於黑龍江河口附近） 猶咖克利 Kutchik 人種，（居西伯利亞之東部） 輓近罹天然痘、癩病、（天刑病即花柳病，獨癩罷麻，眼病生白色腫物，形似石榴子狀甚） 比斯脫利 Bistelli 婦人神經病，（犯者不妊） 等病者甚多。彼等以文化之程度卑，不知豫防衛生之法，病毒傳染，日益劇烈，往往舉一村之人，有盡罹天然痘者。希利耶古人種，現僅有二三千人；猶咖克利古代人種，極盛現與他種族爭

聞。又罹病氣，人口遂大減少。據俄國政府所調查，現時僅有一千六百八十六人云。

嗚呼，是非至可寒心之事乎？彼希利耶古、猶咖克利兩種人者，距絕滅之期，殆不甚遠。若印度者，亦世界人王之國也。然而生人之數有限，而病菌之產無窮，以有限之生人而爲無窮之病菌所乘，恐印度人不死於蛇獸而死於區區一微渺之物，微菌物乎？乃爲文明人滅人種之俚鬼，而不啻代爲巨砲快銃以掃蕩乎？

吾悲他人種，吾行悲吾國人。夫吾國人足以滋病疫之由不潔一也，委之氣運二也，不知衛生三也，不設豫防法四也，醫不進步，無發明之治療劑五也，噫，其危乎殆哉！

不見他國者防疫之嚴乎？一有發見，如遇大敵，其防護線所至必執行清潔，而後已。又非獨防之於已發之後也，尤有禦之於未發。

之前者

日本議員山根正次。於議會提出防病之事若干條。質問其政府。

一肺結核。本病現時有猖獗之勢。政府並未設豫防法。

一癩病。本病現近增劇。統計罹病之人。各國無此多數。政府並未設何等之畫策。

一花柳病。本病蔓延傳染。人民衰頹。有亡國之兆。政府僅依行政執行法。不速厲行豫防之事。

一獨癩罷麻。本病流行。檢查壯丁最多。政府僅於學校衛生設防遏之方法。其餘尚未普及。

一配斯脫。本病雖有傳染病豫防法。然當日立法。與今日情形互異。有甚不完全之點。政府之意向如何。

一虎列拉。政府厲行豫防注射液。以藥水射入血液。中療之。又謂之血精療法。療治法。其施行後。成績如何。

又有論都府衛生事者。其言曰。一便所改良。此事一關係於美觀。一關係於公衆衛生。現時市內廁所。爲公衆之便利。多建設於

四通八達衢路之衝。其構造多係舊式。不行掃除。門戶開放。床坐臺脚不潔。於附近之一方。惡臭刺衝。夏令尤甚。對公衆身體。與

無限之損害。又若傳染病患虎列拉長年綠色腸室扶斯傷寒症赤痢等者。廣續入廁。遺毒物於大便中。入廁者皆有何等危險之虞。約計

改良之法。便所周圍。植常磐木。不凋之木四時蒼鬱。一飾外觀。一防止臭氣之散亂。又仿病院之式。於便器上作烟突形之氣管。導

臭氣外出。又令遺便人足踏臺上。大小便隨時運出。不得蓄積。增置人夫。督責掃除。以市中便利水道。供掃除之用。掃除後布石

灰水消毒之劑。其構造方法。命技師合於實際適當之用。此都市衛生最急之事也。一痰壺之設備。據歐羅巴每年統計死亡之

數。七分之一。其原因係患結核性病。患結核性病者。其咯痰亦能爲傳染之媒介。昨年東京技師。於新橋停車場。一一檢查咯出

之痰。以百分比例。其內含有結核菌發見。是大可寒心之事也。今於道路之咯痰。雖尙無善法禁止。若鐵道馬車中。汽車中。停車

場等處。宜如學校令。設醫生。立一定之規律。令客一般於痰壺中咯痰。不得妄吐他之場所。并不得爲不隱人之明略。違則照一

定之罰處分。而於人目易見之處。設置痰壺。用赤色磁器。入置消毒藥。其餘各事務室工場等。凡聚集人數多者。令悉備痰壺。以

執行之律從事。是又都市衛生之一要事也。又有論衛生關係飲食之不潔者。其言曰。清潔者。人生之健康法也。非易。其塵埃神

聖之思想。（本於神以塵造人人死復歸於塵之宗說）而代以塵埃。即疾病之思想。則人生之健康。不能進步。據近者衛生局之

報告。罹熱患者若干名中。皆嗜食牡蠣。帆立貝。如船帆形之貝淡菜之類。其罹病之數。與不食者比較。多至三十六倍。此等貝類。貯藏不

潔之水。病毒多。竄入其中。若廢止此等貝類不食。熱患之病勢當少衰。又各種食物者。蒙一度之塵埃。即恐爲病菌所襲。而寄生於其間。或忽變爲可恐之毒害物。世人往往以食物貯於屋檐下之最高層室。是處掃除不到。多積塵埃。是實至危險之事也。又如市上裝飾炫目之飲食店。試一入其厨下。觀其調烹之處。貯藏食物之所。往往令人驚駭。不潔之砧板。塵堆之棚。又野菜生肉之類。常放置於下水。市中所排泄之污水。泥溝之傍。蒙污水之飛沫。心輒作嘔不止。衛生者不可不於此等事注之意也。

今之論者曰。中國之亟應改良者。政治教育。一切技藝學術。與夫社會風俗之間。若區區衛生事之小焉者也。雖然。以吾論之。中國人於生命其所次重者。驟而與之言變法。其範圍遼闊。爲全國人眼光之所不及。若無關於切己之事者。至衛生之事。其疾苦身受之。其快樂亦身受之。然而此等衛生諸事。大半須從公衆着手。於種種變法之事。無不有聯環之關係。彼即不喜變法。獨不愛生命乎。欲愛生命。即不得不言變法也。

中國者。於大致居處飲食衣服等。皆齷齪卑陋。然而富貴之人。其種種奉養。亦在全地球可驚之度。今當正告之曰。居處飲食衣服。求有益於生體者也。非豐富艷美之謂也。是故奢侈者。非衛生也。且衛生者。以一己之財力。供養一身。不過能達衛生小部分之事。其大部分悉歸納於國家社會之中。如人民不能組織政治。則公衆之事不能立。人民無公德。則遺矢穢濁等事。不能禁。各種科學不興。則醫學不能進步。皆是是固前言之矣。不變法。則亦不能言衛生也。

中國之所最貪者。錢財。錢財者。以爲第一之生命。而性命者。以爲第二之生命者也。然而錢財者。必健康無疾病之人。而後能得之。今人查美國之富豪。其享有巨億萬之家貲者。皆有過人之精力。無一生而薄弱之人。夫天地間一事業。一學問。一技藝。何一非精力之所換。而來錢財。亦然。中國之諺語曰。富貴出於精神。其言不信然乎。然此猶僅就個人所得之錢財而言之。若一一總計全國人之錢財。今試有一大工廠。於此其中工人或數千萬人。停工一時。則其所損失之價值幾何。況一國之人。其數直過於大工廠無限倍乎。今者各國之所競爭。在爭其人民所作爲之事而已。爭人民所作爲之事。在爭人民健康之度而已。世之詈我者曰。病夫國。此比似之言也。若夫不事衛生。疾病滋多。小之則人民之身家日貧。國家之權力日弱。大之則數千年偉大之民族。將有衰滅之憂。其將寶病夫國之名。使侮我者得驗其言乎。抑我日警醒而圖前途之幸福也。

各國人之特性

合一國之宗教政治風俗習慣。而後鑄成國民之性質。國民之性質。國家盛衰強弱之代表也。謀國者必先攷知國民之性質。取其

優者而保存之。約其短者而改革之。又非特謀國者當如是也。凡國民皆不可不懸一鑑。察性質之寶鏡。以去己之短而師人之長。欲徵國人民明之進步者。亦徵諸此而已。夫文明者何物也。固曰改良人民之性質而歸於至善。大學謂之在新此其至大事也。當中國封建時代。齊魯燕趙秦楚宋鄭吳越之民。其性質各異。大致因其國之地理與其國人所經過之歷史。而尤以歷史之釀成。爲尤大。各自呈其剛柔智愚而短長優劣亦互見于其間。至於秦漢而後。立於同一政治同一宗教之下。全國民之性質大致統一。其稍有參差者。惟山罄水屋僻遠之處而已。雖然。以吾人所讀之詩書想見中國人之性質。其在秦漢以前實與秦漢以後殊異。試評論而一第其高下。則後代之風氣實遠不及古代。故秦漢以後直可斷爲中國退化之時代。今者積其敝俗頹風。一入世界競爭之場。驟患退落而不能以自存。夫弱思強。窮思變。者人類之公性情也。繼自今我國人其有改變性質之一日乎。玆以當世所評論各國人之性質及專關於我國者。略述一二。夫勺一瓢之水。可知河海之性。粉碎水晶。仍不失其爲六方形。然則僅此一斑。已若攝取我國人之神魄。我國人立於秦鏡之下。其寒毛膽否也。抑有進者。願我國人知而改之。則他山之石皆可爲磨礪之資。云爾。其言撮錄下方。

英國人 勤儉而着實。重體面。貴規律。務宏莊其邸宅。急於車馬衣服。其爲賣買。抱一定之見識。不爲人言所動。依數年之統計。察其物價之地位。一朝價格下落。急着手買入。不顧目前之景況。及顧客之有無。反之雖見如何商況活潑。於其高格之物價。決不買入。即因此而空過一年。亦所不計。要而言之。彼者富於守成之國民也。

美國人 活潑而富於敢爲。於商界見計甚敏。寓居於旅店下宿。出必馬車。衣服調度。不落人後。長於計畫。富有企望之心。察來年度之商勢。準備不怠。物價如何低落。若商況不動。決不買入。一朝商況活潑。則不論價格之高低。高則益益買入。此點與英國人性質正大反對。雖至日後或以誤買而招損失。彼惟置之一笑而已。要而言之。彼者富於進取之國民也。

德意志人 彼者英國人之勤勉。美國人之企畫心。兼而有之。握世界商業之霸權者。其終德意志人也。彼不顧禮拜日及其他休業日期。見有新出貨樣。不惜投巨資買之。破帽泥靴。不以介意。沈毅而寡言。業務外如無何等之快樂。其勤儉則到底不可學。其計算用紙。未嘗見用新者。多用書翰之裏面紙及廢紙而已。其鉛筆至一二寸。尚不棄也。憎巧於射利之事。而不屑守成。要而言之。德意志者。商界之麒麟兒也。

法蘭西人 快活而多辯。富意氣。有直置赤心於人胸臆之風。然輕躁而浮華。無計畫。亦不勤勉。其商人無可甚推服之點。惟富

於意外之貯蓄心。又能引顧客之歡心。其最優者。爲旅店及美術骨董店之主人。意大利人亦概如此類。

俄羅斯人。聞之浦鹽斯德之商人云。彼者純朴而率直。其於大賣買之行甚圓滿。又聞之中國人之對俄國人。比之對英美德

法人。則稍不存有異邦人之心。蓋由於半同種。而民情風俗。雅近東洋故也。

中國人。勤勉而正直。其商業上之道德。勝於歐美之人。重其言責。其團結力亦強大。而眼中除金錢之外。無一物。爲利益不顧屈辱。無所謂意氣與體面之事。論物價高下之間。至費一日之商談。亦所不惜。彼有意外之大膽。能信任人。然一至利實相反。則棄而不顧。如路傍人。要而言之。彼者大國民。而畢竟一金錢之蟲而已。

印度人。因循而狐疑。輕信人言。言行之間。多不一致。懷陰險。乏果斷。而易激怒。唯忍耐而熱心於業務。所以能成其富。然畢竟爲亡國民之性質而已。

猶太人。彼者優於商務。不失其爲商界之魔王。美國人之果斷敏捷。中國人之勤勉刻苦。德意志人之緻密畫策。英國人之規律自信。兼是等數長而有之者。實猶太人也。世界者。彼之邦國也。黃金者。彼之耶和華也。不羈獨立。不好交游。睥睨天下之人。而冷然指其一己之財囊。其吝嗇過于支那人。其狐疑陰險。過於印度人。其人格無半文之價值。至商界儼然一個拿破崙。可鄙而可畏者。彼猶太人之怪腕哉。

日本東京帝國博物館。開特別展覽會。周漢古物。纍纍滿架。據具眼人所評。俱云價值連城。屈十指不勝計。而如此珍寶。十之七八。皆從北清義和團事變以後。從中國渡來。蓋支那人者。不能信其國家之平安。使其再罹兵燹。與瓦礫一同。其運命何如。於平時易相當之貨幣。寧非計之得者。此在支那人意中之打算。毫不足怪。夫國家者。國民最後之安全庫也。財產託於此。生命託於此。若國家而失墜。國民之信用乎。國家之存在。空名而已。吾人于此。既嗤支那人之無愛國心。而尤不能不責其政府者。彼至此。而使其國民斷望轉生。亡國之感。是可異也。支那者。猶欲爲獨立之國家乎。則信用列國。宜先信用自己。而後國可爲也。猶之個人者。有自覺其存在之意義。而後肯努力。以從事國民者。不可無國家存在之自覺心。此自覺心者。造國家之理想。蓋國家之天職。立其指標。而爲至上之精神也。即以此精神。稱爲國家之生命。而不爲過。若支那人者。泯此理想。而徒有虛傲驕矜之心。此實害國家之一大毒物也。

英國詩人之歌曰。『我大英之國。今不要壘柵。不要聳險阻之堅城。今波濤如山。我所進軍。千尋之海。我之所家。今』美國詩人

之歌曰。『大膽兮大膽兮宜隨處而大膽兮勿爲過分之膽兮然過則賢于不及多則優於少兮』英美兩國所以樹勢力於世界者蓋誦此詩而可想見其國人之性質也。

日本人自論其國人之品性曰。日本人者無印度人哲學之天才又無支那人實利之長所維能發揮印度支那所不能發揮者軍事上及政治上之才能而已其國民皆慕貴族之風而重形式似英國人然無盎格魯撒遜人種之長所平日尙虛誇而易激動其感情似法國人然無高盧人種之天才也。

又曰。日本人者因循姑息島國之人民也其出海外者少雖由德川時代行鎖國主義之害然亦因日本風土過好爲一大原因也。日本者所謂世界之公園也其恆於居者之心自不待言游樂於此公園之中全家可爲寢臺而臥游之無大勞動之事物賤而生活之程度低人人偷安樂以自消磨其歲月豈有振奇之士思割互寒之地之冰以醫渴踏酷熱之地之沙漠以求食而一嘗此困難者哉。日本人者皆以闊少養之國情如此夫是以野心小而安於小成也夫人之目的高大者雖蒙大困難之事而不以爲意目的小者些小困難之事而亦思退避島國人之理想小故貪游逸此公園之樂而於心爲已足也。中國內地人民聽者恐語語道着下官其論他國人有曰。噓言八百貪賄賂破約束印度之所以亡國也國辱兵敗而不知恥叩頭求活於他人之宇下唾面自乾而毫無奮發之情後生大事惟黃金是貯此中國之所以不振也。

又西人論中國人曰。中國人者辱之袴下按之泥塗之中舉左右手撻之彼亦不以爲意但思起身時拾其地下之黃金以去。

以上所言不必一一具引要而論之中國人之性質一要錢而已志氣卑鄙惟要錢故公德闕乏惟要錢故習慣齷齪惟要錢故趨附勢欲惟要錢故不惜屈辱惟要錢故不愛名譽惟要錢故知一身而不知一國惟要錢故顧一家而不顧一羣惟要錢故是卑鄙生活之民也非高尚生活之民也是能飲食男女殖產以長子孫之民也非能建設國家樹立事業於世界上有榮譽有價值之民也其終則爲馴順如奴隸而勞働如牛馬之民歟。南洋美洲各處勞苦工作皆中國人爲之而權力則歐洲人享之近時開巴拿馬運河擬用亞細亞人三萬工作人歟牛馬不能爲之事則以我種人爲之歟噫種弱而事他人之種以生國亡而依他人之國以存之民歟

雖然以要錢論之我國人之貪心亦大小矣國家者身家外之一大利藏也身家之貯蓄銀行也身家之保險會社也今以轆手繭足萬苦千辛所得之錢而無一安穩生息之大銀行無賠償不測之保險社一遇盜賊水火意外不虞之事朝爲千金子暮作窶人兒矣當甲午以後戊戌己亥之間國步動搖北方尤有岌岌之勢有勸京津富人出錢立學校興一切公衆之事業以救國者而面

團團爲者與此言相水火惟益事蓄積以爲保日後計至遭聯軍與義和團之亂身遭殺戮妻子被辱而窖藏之黃金白銀悉爲外人所虜載而去則何如當日者破其慳囊而向國人換一記念物之爲愈也吾人試思之爲中國之富人與爲日本歐美之富人孰爲危險孰爲安穩則毋羨彼人矣彼者固曾出錢且合一國之人出錢以造此第二重身家之一國家也然則吾國人名爲要錢何其計算之不周思慮之不密見識之不遠規模之不大而乃以貪小錢不貪大錢之故置於世界劣等人種也

首陽山

伯夷叔齊不義周之伐殷隱於首陽山採薇而食之一婦人謂之曰子義不食周粟此亦周之草木也伯夷叔齊遂餓而死甚矣伯夷叔齊之不思也果如婦人之言豈獨草木即首陽之一土一石亦孰非周家之有者胡爲而登之即不食而死而仍委白骨於首陽之下而設有詰之曰是亦周之土地也伯夷叔齊其又何說甚矣伯夷叔齊之不思也夫天子者不得以一國之土地草木爲其私有者也彼婦人何知大義其所言誠所謂婦女子之見耳於伯夷叔齊乎何傷仍坦坦然出入于首陽之崗巒放歌肆志可也即不然而伯夷叔齊者亦介然以一國之土地草木爲一國之君所有之物然武王之伐殷而有天下固伯夷叔齊所不承認者是則在他人視之以爲周家之土地周家之草木而在伯夷叔齊視之固商家之土地商家之草木也何不義之有此二義者必居其一而後生而陟首陽之山食首陽之薇死而葬首陽之地無不可也不然爲一婦人之所窘而死死仍不免有可議者在而大義轉不得表白於天下吾爲伯夷叔齊惜之

天王明聖臣罪當誅

甚矣韓昌黎之誣文王也夫所謂善惡者必當以平等法論之於庶民無所加於天子無所宥如是而後善惡之義可定紂之殺九侯女而醢九侯脯鄂侯此在昌黎視之以爲善耶惡耶如以爲善則是昌黎之祖天子也否則昌黎之所謂善惡者非如吾輩之所謂善惡也如以爲惡則文王之歎是也姜里之囚於臣爲無罪於君爲暴行使文王而非聖人也則已文王而爲聖人也吾道固是自信亦已有素雖置之囹圄仍堅守其初志不變不撓可也不當因一震之威懼斧鉞之將及翻然改易其心而爲頌揚諛悅之言是小人之所爲矣且也文王之有罪必待入犴獄之後而始自知則前之竊竊私歎憂懷國是直無意識之舉動而後之伐戎征崇戲黎敗密胥可謂之一脫罪囚而卽爲怙惡不悛之舉何文王之前後不相顧也夫臣之事君不能正直自矢而至舉功罪之案惟以君之刑賞爲衡則凡爲君之所斥逐所戮辱者必無冤屈之夫而爲君者可立於神聖無過之地長君之惡枉己之道而亂天下

者必此言也。夫吾觀昌黎謫潮而後。屢爲乞憐之文字。彼其憑一時之氣。而諫迎佛骨及風霜瘴癘之迫身。其氣已懾。而欲人之赦其罪耶。其不剛亦已甚矣。世以揚雄事莽。著劇秦美新之文。鄙其爲人。若對無道之紂。而至奉以明聖之尊號。甚矣其不擇言悲哉。其不知道也。

戰敗後之民族

中國有兩大惡根性。一藐人病。一恐人病也。

天之下。惟有地地之上。惟中國居中央。有文教。其餘皆夷狄。無教化者。此數千年來所抱之謬想也。此種根性之養成。由於自黃帝堯舜至於漢唐。皆爲東方一統之大國。而以其觀象印於人心之間。卒之時勢進步。而舊印象仍未脫於腦中。其弊則於近日之變法見之。凡所謂頑固守舊。恥學於人。卽不然。而於他人之文明。終有斜睨不滿之情。皆此種根性之產物也。反是者。則又一變而爲恐人之病。原此根性之所由成。蓋自宋後。屢與異種人相衝突。以受創痍之故。全部爲其所厭服。匍匐稽首於其足下。由是一般人心所計算。以爲抗拒而死之凶。毋寧服從而生之吉。故經一次戰爭。殺戮卽低減一度。民氣而漸入于委靡之境。卒之剛強英武之氣。全消而柔順巽滑之習。以成斯時。卽有反種之剛性人出。必不合於全社會之人心。羣以爲招禍不祥之物。不待異種人鋤之。而本種人亦必欲殺之矣。合是兩種性質。鑄爲社會。而後有今日疲敝癯病。無知覺無變動之中國。

民族之以戰敗而變性質者。固有可證之例。在日本人研究蝦夷人性質。謂其先實爲勇健善鬥之人種。當日遍布於日本全國。而日本人嘗屢爲其所苦。今檢古史。有若神武天皇之東征。有若日本武尊之東征。有若四道將軍之派遣。有若阿部比羅夫之遠征。皆爲制服蝦夷之事。當日蝦夷人力能與日本人相抗。不易屈服。然以今攷蝦夷人之狀態。其祖宗之膽勇。全歸消失。一變而爲從順溫順。蓋經數次挫敗之後。其腦裏有日本人到底不能勝之印象。而毋寧服從以謀安寧之念起。此其所以變爲今日之現象也。當維新前。松前侯領蝦夷地。其時蝦夷人猶有首長。而歲貢方物於松前侯。若自立國而歸保護者然。及維新後。改稱其地爲北海道。因地勢劃區域。設郡町村。蝦夷人之部落。與日本人之村閭。同一受統治於日本國家之下。其舊日首長。予以稱總代人之職。有事則下其命令於首長。蝦夷人以彼之首長。猶聽官吏之命。猶列強用滿洲政府以治中國之民所謂奴隸之奴隸也視官吏爲至高無上之人。見時除恐惶之外。無有何物。有時出其奇態之捧手。以表敬禮。今日凡日本人所爲之事。蝦夷人俱不能染手。其生齒有逐年減少之勢。僅於北海道。猶殘其面影而已。嗟乎。觀于蝦夷人由戰敗而改變其性質。以性質改變之故。志氣頹廢。權利盡失。而漸趨於滅亡。吾未暇爲蝦夷人

哀而欲洒一掬之淚爲吾種人道矣。

則且以我國之近事徵之。庚子之役。義和團之在北方。亦極一時囂張凌轢之概。其後經聯軍之挫傷。京津一帶。至凡着西衣冠者。皆可以橫行於一時。而敬禮之惟恐不至。鄉間老嫗。提洋人二字。猶發一寒噤。北方之風氣。遂一改排外爲媚外。堅強獨立之志。爲列低砲所轟散。而添一種柔媚滑黠之點。於氣質中。爲保護其生命之用。其變易亦已甚矣。蓋嘗聞之。民族之被征服於他民族也。猶婦人之失身。婦人一失身。而節操二字。全消失於其性質之間。一民族而爲他民族所摧傷。其志氣亦全消失於無何有之鄉。而不能再振甚矣。萬物之不可不自強而生。存競爭其淘汰之禍。爲至烈也。嗟乎。風氣已成。雖英雄不能爲力。習俗俱化。卽賢者無如之何。以祖宗有勝人之資格。而爲之子孫者。乃爲他人之所勝。此四百兆不肖之胄裔。黃帝有知。能無痛哭乎。

神話歷史養成之人物

一國之神話與一國之歷史。皆於人心上有莫大之影響。印度之神話深玄。故印度多深玄之思。希臘之神話優美。故希臘尙優美之風。摩奇弁理曰。凡人者。皆追躡前人之跡者也。鵬爾曰。欲爲偉大之人物者。不能不有模範。而後其精力有所向。而不至於衰退。尼幾愛曰。歷史者。造就人才之目的物也。諸賢之言如是。夫社會萬事之顯現。若活板之印刷文字。然撮其種種之植字。排列而成。而古往今來。英雄豪傑。其一言一行。一舉一動。卽鑄成之植字。而留以爲後世排列文字之用者也。植字清明。其印成之書。亦清明。植字漫漶。其印成之書。亦漫漶。而蒼萃此植字者。於古爲神話。於今爲歷史。神話歷史者。能造成一國之人才。然神話歷史之所由成。卽其一國人天才所發顯之處。其神話歷史。不足以增長人之興味。鼓動人之志氣。則其國人天才之短。可知也。神話之事。世界文明。多以爲荒誕而不足道。然近世歐洲文學之思潮。多受影響於北歐神話與歌謠之復活。而風靡於保爾亨利馬來氏。Paul Henri Wallot 之著 *The Introduction of Histoire de Danemarck* 及 *Histoire de Danemarck* 等書。蓋人心者。不能無一物。以鼓盪之。鼓盪之有力者。恃乎文學。而歷史與神話。可以近世言之。其重要之首端矣。中國神話。如『盤古開闢天地。頭爲山岳。肉爲原野。血爲江河。毛髮爲草木。目爲日月。聲爲雷霆。呼吸爲風雲』等類。最簡枯而乏崇大高秀壯嚴靈異之致。至歷史。又呆舉事實。爲泥塑木雕之歷史。非龍跳虎躡之歷史。史故人才之生。其規模志趣。代降而愈趨于狹小。如漢不及周。唐不及漢。宋不及唐。明不及宋。清不及明。是其徵。蓋無歷史。以引其趣嚮也。如近世曾文正之所造。止此者。其眼。且以其無興象。無趣味。也不能普及於全社會。由是起而代歷史者。則有三國演義。水滸

光全爲中國歷史上之人物所囿

傳起而代神話者則有封神傳西游記而後世用兵多仿三國水滸蓋三國水滸產出之人物也若近時之義和團則封神傳西游記產出之人物也故欲改進其一國之心者必先改進其能教導一國人心之書始

四岳荐舜之失辭

爲天子者非獨恃其有德行而已也才畧膽勇智識謀慮與夫一切可以濟世利民建邦定國之道必當無一之不備如徒曰德行而已或能保其不至作惡而不能保其必至有功異哉四岳之荐舜其辭僅曰「父頑母嚚弟傲能和以孝蒸蒸治不至姦」據古記文而無一辭以及乎其他如四岳之所言舜不過一孝子而已世固有至性過人終身孺慕可以入孝子之傳而不足以正南面治萬民者堯之欲遜位也而諮之四岳求其有能爲人君之人非求其有能爲人子之人即云舜之孝行聞於一時不能不首稱述然稱述之是也稱述其孝而外此更無一辭則固不足以知其果能勝天子之任否也幸而舜之立朝有齊七政巡四方治水伐苗立刑法命官二十二事等事不愧爲大有爲之主無爲而治者其舜也歟夫何爲哉恭已正南面而已矣是偶像之君主也東方學說處君於積極之位治亂興衰皆由於君之一人而以木偶示爲君之道啓後世人君委靡之機而不知興作者由此設也舜於紹堯而後於天性純篤而外一無所表見吾不知當時之天下何所賴於舜而堯又何故而必行此破格之舉也彼四岳者其又何顏以對堯與夫當時天下之人耶即曰四岳者固深知舜之才故能荐不失人然果如是其於荐辭固已失體矣抑夫後之作史者其見之短不及此而有漏載四岳之言耶顧吾人於此更得於古史中而窺見一理曰中國崇拜祖先教之風俗蓋自唐虞時而已然故禪讓者關一國之大事而當時之典禮則曰受終於文祖蓋隱然含有家族之意味後世天子之廟號遂有用孝字者蓋美其能守先業以不失天下則有無慚於祖之道此而以國家之義律之其背舛實多而不知其由崇拜祖先教之倫理而出者也觀四岳荐舜之辭而可以見中國最古倫理之思想矣

託爾斯泰伯之論人法

所謂君子小人者一定之名詞若既爲君子無所往而不爲君子既爲小人無所往而不爲小人而若丹之不能指爲素圖之不能用爲方歟抑夫君子小人者非一定之名詞君子之人不能保其無往而非君子小人之不能斷其無時而非小人而當視其地與時與事與位而千態萬狀參差無極也此二說者各含真理然而前之一說已爲世人所公認而後之一說尙屬微芒而世或不甚注意此亦人類智識界之未盡發達也茲述俄國託爾斯泰伯之說世之學者欲論世知人其必有取於是歟託爾斯泰伯曰世人之所信者謂人各有特殊確定之性質也而遂謂若人爲仁愛人若人爲殘忍人若人爲賢明人若人爲愚鈍

人若人爲敏活人若人爲無感覺人夫人之品第豈真劃然不通融若此者哉吾人之評人也寧曰若人者殘忍之心不知其仁愛之心多若人者愚鈍之事不如其賢明之事多若人者無感覺之時不如其敏活之時多而其言稍爲得當不若徑分某爲殘忍某爲仁愛某爲愚鈍某爲賢明某爲無感覺某爲敏活者之多含過誤也夫殘忍仁愛愚鈍賢明無感覺敏活之詞吾人常以之分人類雖然欲知人真實之相斷非可用若是之籠統詞也

人之入世也譬之其猶河流之水歟河者皆同載是水而初無所異者也然而有廣狹疾徐清濁之不同此非關乎水有不同也因其河而異也惟人亦然人者各性質之萌芽皆含有之然而或一時也此性質之萌芽顯或一時也他性質之萌芽顯故有同一人而始終相同者有同一人而始終不相同者蓋以此也

託爾斯泰伯者今世之偉人處俄國專制壓抑之下而以其高尚之品行真誠之血性精博之學識粹美之文字與其政府相反抗而能轉移其風氣各國人聞伯之名皆望若山斗我國文字中論述之者尙少其行傳事實茲不及敘附誌於此欲使我國學界中知其爲可模範而當嚮往之人云爾

幾多古人之復活

古人有言蓋棺論定此非至言也英雄豪傑之生於一羣中其聲名之顯晦隆替悉視其一羣人之智識爲準其言其行與其一羣之人合者則其道行其志光反是而特立獨行則言高而靈行畸而否者多矣雖然爲一羣之人導進步者必賴有此等人尼幾愛曰『大人物者非時代之兒而時代之繼兒也』是故大思想家大宗教家大政治家大教育家未有不與一代之時勢相反抗者抗之而不勝殺戮殞醢人物之本分也抗之而勝則一羣之時勢者一二人物之所造也夫人羣者進化之物也進化之例雖經若干時停頓之結晶體若干時凹凸之浪紋態而必吐故納新不能亘古而不變者此例之無可逃者也故夫一羣之人物有黯淡於前而光明於後有崇拜於古而唾罵於今一羣中之時勢變而識量變識量變而批評亦變以文明之人而視野蠻之世其賤物而珍之珍物而賤之者爲不少矣試舉一二事以譬之埃及人用拜物教 Fetichism 崇奉貓犬狐牛蛙甲蟲鱷魚等類自他人視之以爲賤類之動物也自埃及人視之以爲神也布哇之哇岳島其海濱游戲之兒童拾龍涎香以爲燒物龍涎香爲鯨族腸中產出之物入水不易融解凝若蠟塊因風向水流管漂積於一處其大有五十斤或至二百餘斤者種種色別以灰色及暗色者爲多布哇哇岳島哈乃海邊有人見小兒燒物以爲游戲視之乃龍涎香也拾而得二百餘磅聞該島昔時已發見有一萬餘弗之物其價一翁斯三十五弗自彼視之猶糞土也自識者見之以爲希世之珍物也人物之生於世其所遭逢大抵如斯矣非獨於其生前然也於其死後亦然坵隴變爲田松柏摧爲薪下有陳死人

杳杳卽長暮而不知其言論行事之影響長留貽於人類之長日月間而其價格之高下貴賤且日抑揚反覆而未有已然則號爲死者亦祇死其形魄已耳自形魄外而悠久之壽命皆歸其所自造桃李之華於春而松柏之榮於冬亦各視其時會也而已中國自數十年以來丁時勢之潮流蒙晦之古人而復出現于當世者已略可指數最古者黃帝孔子述六經爲其所刪幸百家之文時稱道至今而我族之偉人尙如化石之仍留其形迹又若鄭成功者不甚掛於我國人之齒頰甚者或且置與叛逆同科而日本則以其爲半日本種人多有傳記盛述其行事近則鄭成功之行事亦漸照耀於中國人之眼中而數爲一代之人傑是二者皆伴民族主義之發生而復活者也而若張煌言甘輝朱舜水王船山林清諸人皆其例也又若黃梨洲之原君近時稱爲特識顧寧人匹夫有責之言動輒引用雖爲日本人所訕笑謂中國人動援古辭爲文然以寥寥一語而盛行若此所謂因時運者非耶是則伴民權主義之發生而復活者也又若於政治上受惡名之商鞅王安石漸有從史筆詬病之中而攷見其學術才略皆秀出一時者是則伴變法主義之發生而復活者也又若知一切學說皆宜以平等觀而不當束縛迷信於一教之言於是道德名法楊墨陰陽諸家嚮爲儒家所壓制而不宣者漸知其淵源各異而初非有彼此邪正之別而老子之學主自由楊子之學主樂利墨子之學主敢死又主博愛平等多與近日歐洲之學派合而遂有唱中國之衰弱爲原於墨子之教之不行者是則伴思想自由言論自由自信教自由主義之發生而復活者也而若少正卯孔融李贄諸人亦皆由是而顯者也又若因研究地震學而張衡復活日本地震學室繪有張衡地動器圖尙冒險探檢之風而張騫班超玄奘鄭和諸人復活夫以上諸人者嚮也或顯或隱或蒙謗譴受垢尤事與運會一旦拔泥塗之中而得簫於青雲之上而所奉爲金科玉律之書若春秋則歐西學者評爲平凡若論語則英國學者賴斯底氏置於無用書之列賴氏列世各國之論語人之智識相越其度量顧不遠耶可蘭經者回教人所視爲天條者也而自他人視之足以付火而已矣新約者耶教人所視爲帝命也而自他人視之足以覆瓿而已矣善乎人之言曰凡博一世之喝采者或非第一等之言多者其爲第二等第三等之言也彼終身思想界爲人之奴隸者或且有馨香道統懷斥異端之見存乎其中不知道統云者一教中自娛之帝號甲稱尊於甲乙稱尊於乙俄稱君爲柴英稱君爲鏗古夫何擇焉異端云者一教中嫉妬之偏言此足以言彼彼足以言此此北稱南爲蠻南稱北爲索虜又何擇焉夫吾輩之於古人何怨而何親當無爲此左袒而爲彼右袒者矣平其心瑩其慮而後無魔於吾之心無惑於吾之目得盡兩造之辭而準其衡量焉況乎我卽有溺好之一人而時勢之所去雖以一人之力翊之而不足也我卽有偏惡之一人而時勢之所歸雖以一人之力排之而亦不得也殆亦付諸物競天擇而各有自存其宜者在耶從而辭以爲幾多復活之古人

賀賀曰。古人之墨墨。今吾疑其有冤也。古人之昭昭。今吾又安知其果賢。乘除成壞。其種種兮。翳不見乎滄海。與桑田貞以待天之時兮。恃吾精神。以爲之淵。羌不伎不求。而內自完。今曰。吾道其當然。待世界末日之審判兮。吾又安用乎矯揉焉。視前賢吾遵乎大路兮。獲來者其着鞭。

文弱之亡國

總古今亡國之原因。文弱其一大病根歟。夫政亂可治也。法壞可理也。民貧可富也。士狹可廣也。獨人民一流入於文弱。則將與滅亡爲鄰。而不可爲也。德國學者蘇懷爾特氏。其所著書曰。愛耐盧尼一種力之總名學。破從來學者言天地萬物之本原。以物與力爲不可離之說。而曰。『天地萬物之本原者。無物。惟愛耐盧尼而已。物者。愛耐盧尼發宣之表象也。』云云。昔時言唯物者。每苦於最朔之闢。與不能說明。自唯力論出。而爲學界溯一最上之遠源。夫力之最大者。莫如世界存立之事。彼世界之所以存立者。亦不外乎力。一旦無力。而恒星行星諸天體。且立解散。而歸於無。以至萬物然。萬事亦莫不然。顧力者。概名也。理賅而義精。玆且無暇詳論。而但舉國家所以盛衰興亡之故。有關於武力者而言之。夫今日中國之見弱於歐西諸國者。固曰。非獨彼之兵力強也。其文明。我亦不及也。雖然。中國之文明。今固不及歐洲。顧在昔日。不遠過乎。其近傍諸蠻夷國乎。而且爲五胡爲契丹爲蒙古爲滿洲諸種人之所蹂躪。而至失亡其國土者。此何故乎。曰。由于中國之文弱而已。夫由文弱之故。以文明國而爲野蠻國所傾覆者。地球上不乏其例。試略舉二三事以徵。古者國於底格里士幼發拉底兩河之間。有加勒底亦作加爾特亞者。最早以開化著之國也。其地處平原。繞河流。民務農業。而亞述者。處其國之北方。接近終年積雪之亞美尼高山。地多丘陵。民業狩獵。好征戰。常携弓及投槍。善騎馬之術。便捷輕利。其天性勇猛而殘酷。以殺敵人爲一種無上之快樂。出兵凱旋。於壁上圖戰鬥之狀。旁附說明。以誇耀其威武。初爲加勒底之屬邦。後反征服加勒底。又侵軼其旁諸民族。爲古代亞西一大霸國。無他。以其民族強故也。希臘又古代文化轟名之國也。馬基頓爲其北方之一小國。希臘人常鄙之爲野蠻。爲半開。民皆務農業獵業。不好文學美術。質朴而勇敢。雅典人以市府爲生活。而馬基頓人以田舍爲生活。及亞歷山大王父子起。利用其民。以征伐南希臘各國。是時雅典市民忌兵役。用雇兵。雇兵亦爲亡國之一大端。其例甚多。而馬基頓以國民常備兵。又用新戰術。編制方形密接隊。希臘各國皆不能敵。遂以數代執希臘列國牛耳之雅典。斯巴達皆匍伏於山間。一僻小國之足下。而聽其命令。亞歷山大王既征服希臘全境。遂爲希臘各國之總大元帥。率師伐波斯。沿道亡埃及。既覆波斯。兵及印度。戰功赫赫。昭著於地中紅海裏海之間。至今爲地球上。有數之英雄。無他。亦以其民俗強故也。蒙古成吉思汗。全地球之最著武

功者也。當日蒙古之風俗。堪勞苦。忍缺乏。以游牧爲業。習於遠征。食物極粗。常食者不過肉、乳、乾酪等。其貴重品。爲馬肉。及一種之蛇肉。飲料惟酒。其出征所攜帶者。惟武器與天幕。又有二器。其一入乳。其一備盛食物。一切勞役之事。多婦人任之。今點曼斯人亦然。點曼斯人亦作吉利吉思。古之堅昆。又爲契骨。或作結骨。今俄羅斯烟尼塞斯科多木斯科之地。課稅亦多。完自婦人。男子可不顧家。專事征伐。爲兵營之生活。凡男子十人爲一組。撰一人爲長。進而爲百人組。千人組。其牛馬毛織物等。歸長官。備馬甚多。過於人數幾倍。亦有砲火。用以攻城。當日蒙古人。幾統一亞細亞。亞洲之文明國。若中國。若印度。皆爲其所征服。驅俄羅斯於北海之濱。而盡奪其地。取攻勢以入歐洲。與日耳曼人大戰。至今成吉思汗戰伐之痕印。猶留歐洲人之腦中。而黃禍之來之時。驚其夢。以未開化之蒙古人。而武功盛大若此。無他。亦以其民俗強故也。夫以文明國。若加勒底。而見凌於亞述。若希臘。而見弱于馬基頓。若中國。印度。而見夷於蒙古。彼亞述。馬基頓。蒙古人者。其文化固遠不及加勒底。希臘。中國。印度也。而征鞭所指。諸文明國。匍匐惶恐。不能自救。而卒爲其所鞭撻焉。反之。而若日本者。亦小國。當日之文化。亦尙不及印度。中國。而當蒙古人之來伐。今攷其古文書。六十五歲尙自出。而從軍至八十五歲。以行步不自由而止。何其有殉舉國以拚一死戰之勇也。而卒敗蒙古兵。能保全其國土。以蒙古兵之強橫行亞洲。所向夷滅。而不能取區區數島國之日本。然則國之所存立者。其故可知已矣。是又不必徵之域外史也。徵之於中國史。魯衛文物之邦。秦以畜牧立國。雜戎翟之俗也。然而魯衛孱弱。不能自存。奔走聽命於盟主之下。秦進而與中原抗衡。爲霸主。卒夷六國。而致一統之業。無他。一文柔一強武故也。故萬物之在天。地間。必以力能自衛爲第一義。不能自衛。謂之自辜負其天職。其對于己。已先負罪矣。其滅亡。豈足憐哉。顧嘗攷之中國人之入于文弱大都。著自秦漢以下。當黃帝時代。其勢駸駸有膨脹四溢之勢。降而唐虞。以迄三代。雖規模稍狹。亦能充實其域內之勢力。至秦漢以後。歷級而降。有代遜一代之勢。是何也。則由君主之用儒術以柔之也。吾觀於日本論江戶時代之教育。而可以爲中國寫影矣。其言曰。

欲觀江戶時代教育之內容。觀其所行教育。而將使爲何等之國民。是可知矣。

(第一)當時之教育獎勵消極之道德。以進取活動之風氣變而爲退守柔順之風氣。蓋強悍奮烈戰國時代之國民。而置於制度之下。使爲依階級循序而生活之國民。勢不得不如此也。(第二)當時之教育獎勵好學之風。以國民尙武之氣象變而爲好文之氣象。蓋化有爲活潑之國民。而使爲平靜安息之國民。勢必收其野心。使不得已。而惟洩其才力於文藝中也。(第三)當時之教育主張儒教之一種倫常說。與佛教之慈悲忍辱說。以自由天才之性質變而爲軌轍步趨之性質。蓋化勇武殺伐之俗。

而使爲溫良恬退之俗勢。又不得不如此也。而其所用之文字。使學者能朗誦。能牢記。常觸事乘機。而能憶起。要之使我有進步。可造就之人民。使有退嬰怯懦之風。豈非可憾之事乎。

噫。是何其摹中國之教育而酷肖乎。彼以變更之速。故受其毒也。尙淺而中國則沈迷陷溺幾二千年。宜其失我種人固有絕特之性。而易以習染卑劣之性也。夫事有其因。必見其果。今者與歐洲民族遇。一敗再敗。宜圖奮飛。而反顯現其委荏頹敗之實狀。與夫歐種人之性質。何其無一相似也。彼英美美國人之天性。是可略舉其言論而想像之。往時美國統領於桑港之演說。其言曰。

余所望於我國民者。於臨大機而能有覺悟也。夫我國民非好求安逸之道者。於一八六一年任南北統一之破壞。而安居家內。是最容易。而爲好安逸者之所擇。而必居於是焉。幸而我等之祖先。此不好安逸之性。爲其血中之鐵胸中之魂（喝采）偉大悲壯之林肯。決然奮袂而起。國中青年咸起而應其召喚。手劍與楯。欲爲保永久幸福之擁護神。甚而國中之女子。皆武裝而赴戰場。任其所至難之任務。我國之健男兒。血戰四年。而得最後之勝利者。皆恃此力行之效。而後能收此光榮。照於吾輩之身。且使青色服軍之健兒。與灰色服軍兵士之子孫。同享此同胞之權利也。若吾等之祖先。避力行而貪安逸。或者如當時一輩人之言曰。『吾等者從和平之道而行。能保此統一固所望也。雖然。欲以保之之故。而以血與苦痛爲代價。是所不欲爲也。』云云。而從其說。則今日者不能於此堂有抬高頭而步之男女。不能於世界表有最大之自尊心。於國家權利不敢後一步之男女也。（喝采）余望我國民者。對萬事而必盡當前之義務。於事之未成。常鼓舞其不退步之心。爲政策而不欲我國民者。於將來有若何不幸之事。閉眼而不顧。而惟以保現在之平和爲得計也。余望我國民者。數世之後。遂爲世界國民之模範。常以平和與正義勇氣與力行。以不懼強不虐弱爲的而行之也。

是數言也。可以見美國人之性質。而美國之所以致強盛者。蓋由此也。又英國之常言曰。『余事不成者則死。』此言也。可以見英國人之堅忍不拔。一向其所定之目的而行。雖極若何之險阻危難。而不達其目的。則不已。此其所以征印度戰南非而卒能成其功業者。蓋由此也。而與夫我國人之性質。何其不相似也。是彼之所以強而我之所以弱也。且夫中國之言變法也。與日本同。然而日本能鼓全國之動機。而收改革之效。而中國所發洩之力。若是其微弱者。無他。彼有薩派等之強藩浮浪輩之壯士。若龍興而雲從虎嘯。而風生。故能搖撼政界。摧陷廓清其舊制度。而後新機乃乘之以生。其原本由於國人之性。有爲而可用也。中國則芟夷馴擾於百王之下。而苟安偷息於累代。以還動者。一二人而睡者。千萬人。置一二人於千萬人之間。其何力之可施。而何事之能爲。傳

曰哀莫大於心死。若中國者其心固已死矣。夫人之所以生者以有活動力故也。其所以死者以失活動力也。活動力強則爲少壯之時代。而萬事可成。活動力衰則爲髡老之時代。而萬事不能爲。凡所謂勇往奮發果敢人生種種之美稱皆恃此活動力爲原因。而顯其一種作用之態象而已。世界之政教亦可以分之二。曰能增進國人之活動力者爲善。消阻國人之活動力者爲惡。吾冥冥乎搜之中國之政教界而皆屬乎消阻活動力者。一方之事也。是故中國之亡不亡於今日而亡於人心風俗間初萌弱點時也。昔遼之太祖嘗曰。吾能漢語。然絕口不言。恐效漢而失柔弱。誠哉。漢不柔弱彼又安能至漢土也。彼取我漢土故能知我所以致亡之原因。而因欲以我族之小影爲彼子孫之大戒。我種人固未盡喪乎。爲外界之事變所迫而後內部不能不生改變之事。以求存立是萬物進化之公例。我種人之性質其能因時運而改變乎。不能因時運而改變乎。是爲興盛亡滅之大問題。是在今日矣。是在今日矣。

永樂建都北京之得失

人間世事其若水波然。一波動而濤迴連演以相接於無已。故事莫慎於造因。造因一端其果千萬而吉凶禍福遂由之。而大差觀於中國近五六百年間事。而關係於北京之建都者頗鉅焉。而實由於永樂爲之始。原夫永樂之所以都燕者無他。其身曾爲燕王。由燕起師而掩有天下。得爲天子而親見夫北方士馬風氣之強。遠非南方文秀柔弱者可比。故中國自來之戰爭多以北勝南。永樂固其所親驗焉。又欲防制蒙古滿洲諸外夷。置強都於北方。足以控懾耳。有餘此。永樂有取乎北京之意焉。然舉明事覈之。無收北京之利者。因北京而受害者有焉。如中葉之事。則也。先入寇而英宗被虜。當是時。明國本之不顛覆者僅爾幸也。先之兵不強。又志在國內。而無意於外伐。元爲明所逐。順帝太子逃蒙古之和林。今之喀喇和林。復稱蒙古。至五六傳屢被殺於臣下。日益衰弱。瓦剌有太祖之弟哈薩爾之裔曰。征被其所擒。擁之欲取明之重寶。以明立新君。擁舊君無可得利。乃復返之也。先於景泰二年弑其王。脫脫不花自立。爲汗。後被殺。衆擁立脫脫不花之子麻兒可兒。號小王子。自後元裔皆稱小王子。遂結和而去。其禍乃已。設使也。先有成吉思汗之雄心。以方張得勝之師而攻倉皇無君之國。其勝負之機孰優豈能久以北京爲孤注哉。雖然。使明都不在北京則也。先之寇不過癰疥之疾。邊鄙之所時有。豈有倉猝而起萬乘之師。一朝挫敗。遂至大局岌搖。至於如此。則固以北京地勢近鄰蒙古故焉。至於末葉滿洲崛起於遼瀋。關外交兵。蓋無寧歲。清兵嘗從喜峰獨石等口屢入。蹂躪直隸山東之州縣。然以不得山海關。不能守關內之地。故雖破灤永遵遷等城。仍棄之而去。而北京之所以不蒙危險者。亦以有山海關之故。蓋當時重兵多防守山海關。清兵卒未能進。山海關一步至吳三桂開關以延清軍。清軍遂得乘勢直入。定鼎於北京。北京既得。中國固不足平也。嚮使北京非爲明之首都。則一

國中央部之全力尚在清之席捲中原固未能若是其易易也是又以北京地勢近接滿洲故焉夫明之北京北有蒙古東有滿洲彼永樂固未能盡征服蒙古滿洲之地也未能征服其地而所置之首都獨與之相鄰接方國家強盛之時固尚可無患也一旦逢變遷之際其不爲敵人之所乘者能幾何哉置器於安尙恐不全置器於險烏乎不危況置天下宗廟之大器乎是固明之失計者也又以近數十年之事言之方千八百六十年之役英法兩軍皆遠來之兵而其兵器又遠不及今時之利然一陷大沽遂入北京咸豐帝倉皇出奔蒙塵熱河當是時英法於中國素未馴熟不以撲滅舊政府占領中國土地爲利故仍媾和而退設也英法兩軍欲遂拔除滿政府則事在其掌握之中用意一定而愛新覺羅氏之宗祧已不血食矣又於數年前義和團之役用兵不及三月而津沽北京相繼失陷兩宮西遷不得不俯首求和而惟其所命然京師以西聯軍雖有派兵之舉而卒未能深入此二事者雖曰兵之利鈍強弱蓋有不同然於地勢固有其顯然關係者焉若夫今日之北京俄占旅大英占威海德占膠州渤海之門戶已悉爲他人有而俄人於滿洲已派總督敷鐵道駐重兵全已化爲俄領然則北京者一寄人籬下之絕地耳不欲爲獨立之國也則已欲爲獨立之國此藩籬盡撤臥榻之側未有可以圖存立者也昔者千八百八十年方與俄國有疆場之事政府顧問將軍戈登登大痛論宜遷北京之都定不拔之基爲清國振興第一之大事因陳言以勸李鴻章然以李之見解淺劣何足以語此事遂不行又英之戴眉度利阿士亦以清國首都任俄人牢罩之中俄人何時得進兵北京其地位甚屬危險因謂清國若不遷都則根本之革新到底不可期即幸而成功亦無永久之効力云云誠哉是言夫北京於目前之形勢固若是矣然即以通常論之地勢偏北與中國南方饒富文物之處氣脈睽隔又天津每年冬季冰河數月內與南方之航行斷絕商場軍港皆感不便夫建都之大要不外二者一交通便利一位置安固而北京則二者皆有欠焉嚮使限於國境別無良都會之可選則不得不踟躕以安於此爾然以中國之氣候位置與其面積之廣大豈無優於北京者耶且夫不知來事視諸既往欲論其得失亦觀其所遭之利害何如而已而以致北京之往事因地勢而獲利者無一事之可言因地勢而受害者已略如前所述之諸事焉然則得失之計亦較然而易觀矣諺之嘲北京曰若非帝王才猪狗也勿來烏知乎以帝王才而來者亦未爲計之得者哉

成敗

以成爲成以敗爲敗作事論成敗者此一說也成固成敗亦成作事不論成敗者此又一說也事固有成事亦有敗不可不求成而免敗而惟不作事者處於全敗此又一說也吾以爲論成敗之究竟義亦視乎其人之能力而已矣世固有事之成而其影響所及

者大事雖敗而其影響之所及者亦大或於此方見敗而於彼方實見爲成或於當時雖敗而於後日未必不成然則徒以成敗論者其說殆泥也雖然天下事固有以成功而見影響以挫敗而遂披離零落蕩鏹殆盡而一無影響者是則不論成敗者其說亦有時而不可通也若夫謂事固有成事亦有敗不可不求成而免敗者其說進矣雖然所欲求成而免敗者何爲乎哉其究竟義亦欲作事之有效果而已而天下事固有成見其效果敗亦得見其效果者設也欲求成而免敗而終不免於敗然則處此最後之評論當若何曰所欲求成而免敗者亦欲作事之有效果而已而作事之效果一視乎其人之能力而已矣使其人之能力而有餘者其成其敗謂無不於人心留感動於世界遺作用可也不觀拿破崙乎叱咤用兵以一身造歐洲之風雲而未節喪敗卒不免流竄於荒島以沒其身此固可謂之敗者也然拿破崙之兵法今尙爲兵家所取法而爲民政爲帝政世界之潮流殆無不受攝動於拿破崙之一生者是雖敗而其效固自在也而實拿破崙之能力自爲之焉又不見我國掛人齒頰之諸葛武侯乎以興復漢室自任而六出祁山賈星寶志其事固無所成無所成而寧可謂之敗者也然其卒也司馬懿周視其營壘而歎曰此天才奇才也使移漢室於兩京與偏安於成都於諸葛所成之志事及其所留遺於後世之人心者果有何軒輊焉是雖敗而其效仍自在也而亦諸葛武侯之能力自爲之焉又不見夫古時楚之屈原乎盡忠竭慮欲以事楚而放逐遷流卒至繫石以自沈於汨羅此可謂之敗者也然使屈原者得身相楚國而創制度定法律與夫籲天帝而無靈睇山鬼而獨語僅留一篇哀冤憤激之離騷者於屈子一生果有得失之可分否耶是雖敗而其效又自在也而亦屈原之能力自爲之焉且也使其人之能力而果有餘者雖不作一事而其效果亦存何以言之如戰國時之鬼谷如隋之王通皆未嘗與聞國家之事然而執戰國時代樞機之縱橫家與開創李唐一代事業之人物論者溯其本原多歸本於二子之力夫黃石公者未知固有其人與否然人世間固未無若此人者也韜景匿采而潛握天下之機或偶有軼事之可傳而史冊上遂留一鱗一爪使人想見於煙雲迷離之裏或一無記載而史冊上并其痕影而沒之要其人固自有關係於一世者是即不爲何事而亦不得謂斯人之無效於世而謂其一生固處於全敗者也要亦其人之能力自爲之焉若夫其人之能力不足者雖或乘時而得爲天子有四海而亦時過景遷漠漠然不能舉其何者謂於世界有關係之事而況乎其敗則直如浮雲之銷散落葉之墜隕而已豈有分毫足動人之精神感人以意氣者耶而亦由其人之能力自爲之焉夫欲究成敗最上之根原乎此至深微妙之理固未易言如一主前定一主偶然此非能通天人之故者不能言而一般解釋所用之名詞曰人之能力以爲可知與天以爲不可知是故有人於此於其能力所長之事則爲之而無不成於其能力所不長之事則爲之而多不成是可據人事以判之者焉雖然其間又雜之以

天於是有人能力所不長之事而成者亦有爲其人能力所長之事而敗者然爲其人能力所不長之事而成事雖成而其効果或不能舉爲其人能力所長之事而敗事雖敗而其效果必有可言其效果之差等即以其人能力之差等爲差等是雖難以天運之後而仍可據人事以判之者焉故夫離能力而言成敗則吾於前三說者未知何說之可從若合能力而言成敗則得喪消長略可得而道矣

文體

世界者由簡單而日趨繁複者也而同時有一反比例之事出即世界之事理增而人生之歲月不增以有限之歲月窮無窮之事理而因世界之事理日見其繁即使人生之歲月不促而日見其促是故古亦百年今亦百年古人之百年閒長今人之百年忙迫莊子有言吾生也有涯吾知也無涯以有涯逐無涯殆已是今之謂矣於二者間而欲有所幹旋則莫急於改良文字夫文字所以載事理者也人之欲窮事理者多不能廢文字之一途亦有不必求文字者然以出諸文字者爲多而其瀏覽文字也往往以若干之歲月得若干之事理爲衡於此而有一道焉所耗之歲月減而所得之事理增則世之一大幸福矣而文字價值之貴賤吾亦欲因此爲定設有甲乙兩書於此其所載之事理同而甲書百言乙書千言甲書千言乙書萬言則爲甲書者善矣何也讀百言與讀千言讀千言與讀萬言其所費之歲月既不等而又以讀百言與讀千言者比讀百言者於讀百言之外復得如讀百言者九而其費歲月之數與讀千言者等以讀千言者與讀萬言者比而其例又若是如是乘除千萬而其差數至不可以道里計其結果遂於人世間生兩大差曰力之勞逸懸殊智之高下懸殊而野蠻文明之度遂由之而分何則野蠻之人非不求智識也以其求之者苦而得之者少此其所以終爲野蠻人也文明之人非其生而有異稟也以其求之者易而得之者多此其所以得爲文明人也是雖不僅由於文字而文字居其要端文字之道不一而繁簡尤居其要端也今且無暇舉他國之文字以與我國較而但以我國自來之文界言之曰周秦以下之文不及周秦以前之文何也以作者言周秦人以下數千言者使周秦人爲之數十言而已矣周秦人以下數萬言者使周秦人爲之數百言而已矣而以讀者言讀周秦人以下數千言其所得不如讀周秦人之數十言也讀周秦人以下數萬言其所得不如讀周秦人之數百言也且也使其讀周秦人以下之數千數萬言而其所得果足與讀周秦之數十言數百言相抵則以讀後世文字之易與讀上世文字之難其間得失又自可以相消然竟有汗牛充棟浩如煙海罄一生之力覽之而不能盡然即使盡覽之而試問覽之者之所得果有幾何其能與周秦以前之書頡頏其萬一耶又若近之號爲某某派古文家某某派古文家以文章位

置自高一國者。今試觀其所言。非盡弄虛調搭空架者耶。虛不能存。空不能持。而文體亦略將變矣。近頃以來。西學輸入。而文字界爲之一變。其優劣未能卒定。而要比於以前。已趨翔實矣。雖然。事固有利害相因而至。而真贋亦互混而見者。則數年以來。一種習套文體之發生是也。開卷而望斑駁麟炳如茶如錦。及至捲卷。有不能舉其主義條例之所在。而外按之世事。內叩之吾心。亦卒不。因是文而有發明其闡奧。開拓其見解者。而徒多此一文。以煊赫新學界。固何取者耶。夫所惡乎八股文者。謂其無補於世界之事。理故也。所惡乎八股文中之爛墨卷者。謂其競勝鬪巧於詞調。間而其去世界之事。理愈遠故也。若前云云之新文體。是改八股之體裁。而仍用八股之伎倆者也。換爛墨卷之腔調。而仍具爛墨卷之體性者也。將率世人而徒翻弄新學詞藻上之皮毛。以爲新學。固如是其害我國之學風。亦已甚矣。或曰。文章者。美術品之一也。是故同一言也。有言之而不足動聽者。有言之而感人入深者。然則專工文字者。世豈可得而廢耶。曰。是固然。夫文之至者。通天人。感鬼神。鼓舞一時之人心。而其故不能明言。轉移千載之風氣。而其力引與俱化。故夫各國之人。無不有食文豪之福者。其崇拜一代之文豪也。亦與崇拜一代之英雄等。而其價值亦決不相下。是豈能以塗澤家之文例之耶。彼塗澤家之文。自以爲美。吾見其形骸具而意性亡。體格備而神理缺。實天下之不美耳。而豈能援美術以爲之解也。或曰。文之膚冗害也。而過於質。則又不足以盡事理。若周秦諸子。固古代之文體。以之爲今文。未見其有當也。曰。是固然。夫文者。詞不可不求其簡。而事不可不求其詳。思不可不求其密。理不可不求其瞻。聲不可不求其和者也。以是相乘相除。而文不欲其繁。而文已必不能簡。且夫簡者。又非僅短少其詞句之謂也。言有條理。與無條理。言能擇當與不擇當。而費詞之與省詞。其間蓋霄壤矣。所謂繁簡者。尤當注意於此者也。周秦諸子。理精意足。其所長也。意繁而不能展詞。奧而不能舒此。其所短也。今之所當酌用者也。或曰。文尚簡矣。其勢又易入於古奧澁。言棘句費。人索解是害世之文也。何爲其可。曰。是固然。夫句摹黃唐字錯。籀篆千人。不識是字。妖而文怪也。且夫文字者。所以代記號也。一般人所用之記號。必一般人無不知之。而後可。否則我知之矣。其如人不知何。亦一己而獨寐寤歌可也。何必載於文。以告世人。爲是則僞古欺世。假艱深以文淺陋者。勿論。即使其文淳龐。實有無。慚於古之道。而奏商樂於周廷。用秦臘於漢代。索徒侶而不得。非世之棄我。亦我之先不諒世焉。況乎使讀之者。未識篇章。先研字。學即竟其數行數句。而其耗費之日力。已與讀數十百千萬言者相等。夫所貴乎簡者。亦謂於文字之一方。簡即於歲月之一方。長耳。若簡文之與繁文。其所費之時日。同則將舉何者。以爲簡之價值耶。是不當入於吾所謂簡之一例之內者也。夫至文者。天授也。非人力之所能爲也。吾固將起而謝不敏矣。若夫立一般之文。則而爲世人所可共守者。則流入藻繪。毋寧守清切精密之爲無弊。

何則藻繪勝則其陳事理也益廓清切精密則易入事理之分際故也夫故曰文者所以爲世造幸福之一物也故欲定其價值之標準者即以能與人以事理多而耗人之歲月少以是爲差

埃及古代之鱷魚

埃及自古多鱷魚而尼羅河沿岸尤爲鱷魚適宜之所埃及古書蓋多記之其地鱷魚共分兩種一者形大一者形小近時動物學家所區別呼其大者爲厦母哺小者爲撒甲云

厦母哺者蜥蜴形頭長楮圓管嘴者扁壓尾者延背之水平線而下與他動物分背筋而爲尾者有異當從卵孵化時長約八寸至成長時能達至三十三呎綠青銅色有黑斑點性質悍惡饑則捕牛馬驢等物而食之現其兇惡之性然性怯陸地從水中出不敢遠離川岸鳥獸等避之無敢近宿山邊者惟一種峰雀與此悍惡之物爲至好之朋友鱷魚出則飛入其口中爲之代除蟲類而食之此悍惡之物亦若深託此鳥之庇蔭任其出入而不爲害此種鱷魚埃及人呼爲回母沙哺希臘語之厦母哺者即由其轉變亞刺比亞人訛爲齊母沙耶蘇經典之稱爲磊尾阿撒門者即此物也

附考

埃及人呼爲駝和起和鳥者當鱷魚上陸每開其口則此鳥飛入其口中爲之代取水啞魚之無骨蟲類若服役者然鱷魚者亦知其意而感之故雖出入於可恐之口齧中而無稍損害古書中多喜記載其事稗史小說尤多附會遂相傳以此爲埃及一奇聞數年前有英國二旅客者聞而異之親往尼羅河畔試驗其言之實否其所見之事如下

右旅客一人名夏摩古者與其友人俱赴尼羅河畔擇鱷魚與鳥最易出顯之處乃於尼羅河之砂堤在第一瀑布與第二瀑布之間隱身其中而密偵之暫至正午時頃有二大鱷魚從水中出眠於砂上數羽之鳥已來其近邊回繞飛翔其中有一羽者大膽步行鱷魚之傍鱷魚見之忽大開其口鳥者一無躊躇顧慮之狀而直飛入其口中少頃聞鱷魚者叭噠一聲忽閉其齧此鳥者已葬於鱷魚之腹中矣

不謂經過一二分間鱷魚者再開其口不思議間而見向所謂葬於鱷魚腹中之鳥者一無損害自其口中搏羽而出下立水邊鳥之赴水邊者誠不知其何意俄頃復來仍操前役旅客者既證明其事遂銃殺此鳥鳥者有水搖爾雅謂之足蹠脚指間有蹠蹠屬相水田中之一種解剖其胃中除穀粒外無有何物此鳥爲鱷魚服役之事已得實徵至取出者果爲水蛭與否及鱷魚見鳥飛

鳴小鳥

入之時。何故忽閉其口。則其事尙不能知也。

撒甲之一種。比厦母哺一種。頭平且光。體崖薄。尾者由全體所延長。長不過九呎以上。埃及人呼爲沙苦者。撒甲之原語也。此兩種類者。今日均漸減少。有將歸于絕滅之趨勢。祇華齊哈路亞地方。尙有生存者。然亦無如往時之多。此道當亞歷山大王之將軍蒲路加士率一千餘軍士伐梅門甫基府之普陀來米王朝。賴額士家王時。由此進兵。其道爲鱷魚所盤據。士卒經過。盖有非常之困難云。

希臘史家海羅陀士（紀元前四八四至四〇八年）所記述。埃及人之一部分者。崇拜此鱷魚。其他之一部分。則以爲瘴惡之動物。而欲退治之。其崇拜之一部分。則多住內地。而距尼羅河遠者。彼等不僅言不蒙鱷魚之害。且稱此鱷魚者。爲有豐年之兆。原其故。內地田圃。若無尼羅河氾濫時。所擁入之土壤。則無處可施耕種之事。而此一年一度之氾濫。鱷魚者。每伴洪水俱來。內地人得見此物。以爲是送土物使者。遂尊敬之。而稱爲豐年神也。

亞歷希娜尼地方者。距尼羅河甚遠。若洪水不至。直爲茫漠無人境之處。其地之有居民者。盖幸託洪水之福蔭。而對此伴洪水俱來之鱷魚。遂不覺生其感謝之心。奉爲當地之保護神。至羅馬時代。有彫刻其形像。以爲勳章者。又據海羅陀士及士陀拉罷（希臘之地學者。紀元前六二年歿）所記。該地之名。有麗池者。飼養鱷魚。以僧侶爲守役人。善調馴之。此種鱷魚。卽呼爲撒甲者。其耳飾以金環。前足懸以手首。飾行人有參觀者。多持鱷魚喜食之物來。守役之僧侶。使鱷魚開其口。而給食之。若有死者。鄭重注以香油。於賴庇利所稱爲神聖之地方者。於其奧院之中。而安置之。

近亞刺比亞之阿馬婆地方。以距尼羅河遠。極崇奉鱷魚。造岩窟而飼養之。以嬰兒供鱷魚之食。其母者。對此以爲神之所御用也。怡然無少悲戚之心。可浦多地方。亦甚崇拜鱷魚。鱷魚死。與亞歷希娜尼地方之人同行。鄭重之喪儀。今日尼羅河右岸馬斯拖地方。尙有鱷魚之一大古墳。蓋不問而知其爲往昔時代崇奉鱷魚之遺迹。與人類鳥類獸類之白骨同。零亂而堆積於一處云。

自希臘人與埃及人交通。埃及人崇拜鱷魚之事蹟。多爲希臘人所記載。其中甚多荒誕之言。有以鱷魚爲有預言之靈者。其事之始原。由普陀來米家之某王。每日常例。持食物以食鱷魚。一日者。鱷魚忽不食。王所持來之物。羣以爲此者。王將死之前兆也。其臣下皆狼狽果也。不待幾時。而其王死。遂歸于鱷魚。有預言之法力。其迷信。盖起源於是云。

其距河岸相近之地。以屢蒙鱷魚之害。多生恐懼之心。羣念佛而祈禱于神聖。冀免鱷魚之襲擊。其祈禱之語曰。我所敬之神。今來

臨於此處。分福吾等。爲防鱷魚之害。云云。

反之而有敵鱷魚之一部人者。出其種種之手段。以退治鱷魚。或殺之而啖其肉。或爲鱷魚之狩。觀古彫刻所傳之形狀。或乘獨木之舟。有持長鎗以殺之者。或有釣之使出而從而殺之者。或有以網捕之者。阿婆麗市人。多用網以捕鱷魚。其市中所定之法律。凡一市之人。皆不可不食鱷魚之肉。甚者有不思議之法律。可想見此部之人。憎惡鱷魚之心。其對鱷魚之屍。施其殘忍酷薄之技。竟有爲思想所不到者。

事之最奇者。崇拜鱷魚黨。與排斥鱷魚黨。以衝突而出於戰。其事蓋多有可記者。或遠河岸之人。怒居住河岸者。撲殺其所謂神聖之動物。或河岸之人。憤內地人保護此瘴惡兇殘之物。其結果則兩地之人。遂至決裂。惹起一場干戈之事。有名之戰史家。右惠那。記可布度人（崇拜鱷魚人）與台齊士人之衝突。台齊士人憤怒之餘。喰可布度兵之屍。其激烈之衝突。于此可見矣。憎惡鱷魚之精神者。埃及人祀爲呵賴斯神。即征服鱷魚者之神也。相傳呵賴斯神。即太陽神所化。爲退治鱷魚而出者。有惡神化爲鱷魚。呵賴斯神槍殺之。其所稱爲舍備苦神者。即化爲鱷魚之惡神也。

埃及墓地。於河岸則向大神而禱曰。（依神之力。守護吾等。除彼鱷魚。不入此真理之地。）其儀式中。及墓地幽冥界之區所。往往彫刻鱷魚之形。未嘗盡視爲兇惡之物。有時或與有益之物並列。試舉其一二事。如在葬式之行列中。有鱷魚載木乃伊。埃及使屍體不腐之法之屍而行之像。舍幾一世之墓。繪阿婆塞苦之鱷魚形。與夥希利之神。其意蓋謂所以護清淨之靈者。至彫刻中有鱷魚與河馬同集於一所之像。是則有視爲惡物之意云。

埃及人祭鱷魚之神。即所謂舍備苦神。此神者以爲暗黑之神。而呵賴斯神。則以爲光明之美神。然其對舍備苦神也。亦未嘗有絕端之憎惡。如阿頗模人者。安置二神於一堂。其左方爲舍備苦神。右方祀呵賴斯神。又有用舍備苦之語。取以冠人名者。如國王中有名舍備苦之一王。又有一女王。亦用此可恐之名字。而尼羅河讚語中。有賞鱷魚之言。其語云。凡茲衆心。無不滿足喜悅。此舍備苦神之子。尼羅河神之子。頭戴此神聖之天環兮。其光榮彌有盡云云。

埃及之美術家。表顯此動物之形象。不少巧思。於可模阿部地方。彫刻厦母哺之鱷魚形。可稱爲精妙品。然模仿其形。除用爲護符外。於建築工藝中。則頗少見云。

鱷魚之來羅馬。始於紀元前五十八年。斯加賴人。從埃及携五種來。此爲鱷魚入羅馬之嚆矢。其後阿額泰又携來數頭。用之於游。

戲場。使爲戰鬪之事。要之埃及人之對鱷魚。其一派則崇拜之。一派則憎惡之。其後因時勢之推移。兩派人之思想。漸又混同。右圖者。皆爲古代埃及人之所作云。

記者曰。崇拜之與欲殺。豈非絕對而兩必至之事哉。偶像也有崇拜者。有欲毀者。君主也有崇拜者。有欲殺者。豈獨偶像君主爲然。於世界最有魔力之教主。有崇拜者。有欲殺者。崇拜之與欲殺。各抱其宗旨。各尊其理想。莊子有言。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執此以觀天下之人情。於萬事類皆然矣。

萬物之強盛也。莫不由於得地理而其衰也。以不能進化之故。方鱷魚之得尼羅河。地勢含淹。卵育以長。其子孫而繁。其族類至能與埃及之人類爲敵。豈不盛哉。然曾不數千年。衰落彫零。日歸消極。不能進化。則必滅。天演之例。又豈能逃耶。豈獨物類爲然哉。世有數千年之古國。而地脉優厚。種類昌熾者。鑒於物以自警。彼尼羅河邊之鱷。亦他山之石也。

歷史上於鱷魚之事。多含異趣。韓昌黎之祭鱷。亦中國一異聞事也。彼犖頑之物。豈真有知役以牛豕。備文字而祭者。其類念佛而祈禱者。歟。抑爲崇拜鱷魚黨人也。中國之與埃及。爲地球兩古國。對舉其事。亦遙遙相輝映云。

新骨相學

西洋古代之骨相學。驗手形體相。與東洋大同小異。其蔽也。無實驗之基礎。無廣大歸納之結果。遂爲近世科學家所不道。至博士額盧氏出。博考各種動物。東西人種之殊異。老年壯年幼年之區別。得夥多實徵之事。立爲骨相學之基本。諸多後學接踵而起。各從事於研究。骨相學遂與實驗心理學相關連。而爲柯德與斯賓塞爾諸大哲人所信用。

昔時區別人之體質。分爲四種。曰淋巴質。多血質。膽汁質。神經質。此爲病理學上適用之名詞。未能盡概康健人之質。至近時則爲三種之分類。依生理學說。人類生理之作用。有三種之機關。此三種機關各具特別之機能。即運動系。營養系。神經系也。骨相學亦依此說。分爲三類。

運動質之人

運動質人。身量高長。骨格亦大。額長且廣。而長或過於廣。顴骨張起。前齒大。顏畔方形。筋肉調和適宜。肩幅廣。胸部發達。與肩幅相應。面色與眼。概黑色。毛髮剛而黑且多。質厚密強韌。全體之組織。有剛強勇壯之觀。忍耐力亦強。

屬此質之人者。氣力體力皆旺盛。作事富於才幹。不論何等社會。能操其主動力。入公共事業與軍隊等。常能占其首位。然爲觀察

家之人。而不能爲思想家之人。其性質適宜於山野。而不適宜於官邸。決行力強。冀望心大。爲愛權力好勝利。常蔑視一己與他人之幸福。直向己之目的而猛進。其言語剛直。不煩多辨。而能使聽者有驚動之心。若此質過於發達。則頭腦小。頂部缺損。或其頂者短而大。胸廣而張。筋肉粗大。有逞強暴之象。如此者爲無營養神經二質之人。乏高等之感情。強蠻而魯鈍者居多。不能上達之人也。

營養質之人

營養質人。其全體非細長形。而爲圓大形。有嚴重不動之象。腹部甚發達。常皤皤然。其胸部亦能與之相應。肩廣。四肢圓而尖。手掌足趾。比較全體爲小。顏與頭準。其他之各部。有自然圓滿之勢。容色多華美者。

屬此質之人者。心身常快樂。愛新鮮之空氣。游行山野間。言語勇壯。樂於談論。當事熱心。有活潑敏捷之長。至遇困難之事。多不能爲靜肅之研究。使其爲一時可努力之事。易占勝。而不能爲持久之業。不暇探深奧之理。而樂從事於表面之美觀。爲血氣所使。有時易陷於輕佻之行。受一次強度之感情。或致發爲亂暴。然亦能急變亢憤。而歸於沈靜之度。營養吸收系過發達。而循環器之作用緩漫。卽病理學上所謂淋巴質之人也。其性懶惰。而薄於感觸事物之情。

神經質之人

神經質人。偏重於腦髓與神經系。一身之構造。軟弱而小。惟於頭腦則比較爲大。顏多圓形或橢圓形。頂部廣闊。額高而多青白色。皮膚滑澤。毛柔而美。聲調和而能高。姿勢溫雅。無威權。足以壓人之概。富於感動。優美風流之情。對天然人工之美物。愛賞不置。其思想力迅速。感覺力銳利。想像力活潑。道德之念特旺盛。病理學上所謂神經質者。卽指此質之人。以其腦之不熟未齊。而又不喜爲快樂之運動故也。

屬此質之人者。多爲文學家與宗教家。而於金錢上之事業。不能望其成功。若改其途而從事於實業。則違逆其天才。而常有不能噉飯之憂。世之文士。大概多此質之人也。

此三大元素結合而後。有人間種種之行品。結合之間。分量度數之多少。人性之千差萬別。由此而生。其結合之極適宜者。最完全最圓滿最秀絕之人也。

風土之與人生

風土良處之生人者。無與外境界爭鬪之事故。無冒險心。無忍耐力。無貯蓄心。無勉強之習慣。土地綺麗。故好美觀物。好始終變化之事。道路交通。故擅應接賓客之長。而奢華之風。亦由茲而起。

風土不良處之生人

風土不良處之生人者。習勞苦。無有愉樂之事。故能勉強。能刻苦。能忍耐。有貯蓄心。雖極儉約之事。不適于意。而心能安之。其所短者。乏進取之氣象。無活潑之致。不能爲一飛驚人。之舉。惟營營兀兀。不撓不休。馴而能行千里之遠者。可勉爲之。譬之於馬。非競走之馬。而負重之馬也。

此類之人。若創新而與世人相接戰。其才非所長。不能不讓人爲之。而爲關係內守。必要之人物。彼風土良處之人。多誇大之言。喜自居上位。不能優待其下人。而又不能監督而秩序之。若以風土不良處之人。當其職。其待人也。多出於真心。而有監督秩序之能。爲其統屬之人。多滿足於心云。

海岸之生人

海岸之生人者。受波之感。波者動物也。因方圓而異其形者也。當堅強之處。則避而改其方向。以走於少抵抗力之處者也。彼其映旭日而騰彩。絢夕照而爛色。渙然呈文章之美觀。而至風起浪湧。又爲泛泛然浮動之象。若無定質者然。故生是處之人。概好動之人。稍遇動機。彼直驅出。然多因其境遇而改易其性格。薄於執着力。弱於忍耐力。而短於自信力者也。

山間之生人

山間之生人者。受岩之感。岩者戴土花。蒙苔斑。風雨千年。巍然不動。彼其當春之日。鳥鳴花開。涉冬之時。互寒雪閉。若漠然無所感覺者然。故生是處之人。頑然兀然。守其古初。不能伴時世而進步。其改變之覺悟性。極短然。有執着力。有忍耐力。不欣羨于世之華衣美食。行三里求酒店。而不爲遠。諺云山居之人酒店三里其肉體發達。而根氣誠實。與生風土不良處之人多同。

平原之生人

茫茫平野。極目綠翳。無波濤之衝激。無岩巒之崢嶸。其感受波氣也。惟見漾漾之平河。其感受岩氣也。惟見不動之靜林而已。而羣花時鳥。亦足娛人。故生是處之人。得海與山兩方之長。所常能營遠大之規模。而小事或非其所長。彼生海岸之人。乏忍耐力。持續之

心生山間之人。缺敏活進取之致。惟生於平原者。乃能調和而補其缺乏也。

記者曰。凡人之性質。多以外境界之習慣而成。若夫豪傑。則不然。不爲地限。不爲俗囿。是以塵囂城市之中。荒僻山林之處。常有一

二人之特出其性質。與其一鄉之人迥異。所謂沛公天授者。非耶。若豪傑者。誠加人一等哉。

人之氣質。各有所偏。其偏至之處。長於是乎。呈而短亦於是乎。見焉。所貴乎學問之道者。能變化其氣質而已。彼蠻野之人。多任天質。而文明之人。加以陶鎔。改變之力。若合衆多之分子。而成爲一物。有不易分別其質素者。彼夫華澤之陶器人。豈知其自土坯中

來耶。墨子言。所染染於學。則非染於風土者比矣。

是故天行之美。常待人治而成。天行之病。亦待人治而滅。人治之進步。世界之所以有完人也。故夫人者。不可不企望爲豪傑。而以學問自造成其天性也。

說螢

螢之研究。古來極少。西洋學風。無論何等事物。皆以科學之法觀測之。其研究或無所遺漏。然普通人無論。學者所研究。亦大都傾向於鳥獸之類。若昆蟲。則惟取其形狀美麗。且其標本易保存者。如蝶蜂等類。則研究之。如螢之體軀小。形狀不美。標本存置。一經萎縮。失其見榮。故全地球中研究到此者。不過數人。日本渡瀨理學博士。專心研究螢之一物。發明其事情。而介紹於世界中者。不少。

螢者。從古惹人之注意。各國古書中。記螢之事甚多。如中國之禮記月令。腐草化爲螢。又格物論。螢是腐草及爛竹根所化。此等見解。以今日科學上之眼觀之。不值一笑。古人說物多係想像之詞。見螢從腐草中出。遂以爲腐草所化。日本小野博氏。首言螢者。水蟲所化。夏後生卵。復爲水蟲云云。逗一新發明之說。至螢之以何發光。種種立說。於學術上無有價值之論。

由來。東洋人者。愛自然景物之天性。過於西洋人。見鳥之美麗而樂。聞蟲之啼音而喜。飼育魚類。以爲娛樂。中國人與日本人。東洋兼中國日本言我國俗說。指日本爲東洋其說非是。皆同有此風習也。

西洋人者。愛人工優美之物。於自然景物之美麗者。多不置念。如見螢之光。若毫無所樂於心者然。翫螢之事。古來不少。如梁元帝詩。(着人疑不然。集草訝無煙。到來燈下暗。翻在雨中然。)又隋煬帝驕奢。於夜間散放夥多之螢。以供娛樂。日本之萬葉集。又伊勢物語。載螢之歌。後選集記捕螢事。和名抄字鏡。記翫螢之事。大都在距今千餘年前。寧樂朝時。其

時爲日本與中國盛交通之時代。中國之文物制度風俗習慣皆輸入於日本。此翫螢之風習亦隨之而來。然最初翫螢之事已見於日本書記。仁德記載皇后之歌詩。此誠翫螢之最古者。至收籠飼養則爲極近代之事。

以科學論之。螢者甲蟲也。其體軀之保護頗不完全。全體柔軟。抵抗外敵之力甚爲薄弱。可謂甲蟲類中劣等之蟲而已。螢之種類甚多。其感覺器之狀態。羽等之模樣。及其發光器等種種差別。但就能發光者計之。其種類已在數百以上。不放光之螢與普通之螢大異。然實螢之一種類也。其種別亦多。茲不具論。惟就能放光之螢而記載之。

螢產於熱帶地方。從熱帶而向南北兩極。數漸減少。其中以印度及南北阿米利加爲最多。種類亦繁。歐洲大陸到處產螢。而以在地中海方面者爲多。於英國棲息英倫。而不見於蘇格蘭及愛蘭。於極北綠州地方則反有之。西伯利亞一部。日本北方薩哈噠島亦產螢。

日本之螢種類甚多。通常世人所愛翫者。不過二種。一源氏螢。一平家螢也。二種螢產於中部溫帶地方。無產於琉球及臺灣者。源氏螢者。學名 *Luciola vitticollis* 又有一寸螢。宇治螢。石山螢。大螢。虛無僧螢。熊螢等名。爲日本最大之螢。長達七分。此種螢西南從九州。東北至奧羽。清流附近之處。無所不生。

平家螢者。與源氏螢種類習性全異。凡污水附近之處。生之。學名 *Luciola parvula* 此種螢者體小。

支那之螢。古書有暉夜。丹良。丹鳥。夜光等稱。與日本螢種類全異。爲產於熱帶螢之一種。臺灣琉球八重山羣島等處有之。又有稱秋螢之一種者。亦支那產。杜甫詩有（幸因腐草敢近太陽。飛未足臨書卷。時能點客衣。隨風隔幔小。帶雨傍株微。十月清霜重。飄零何處歸）蓋詠此也。從秋季發生。中國北方及高麗一帶。至日本對馬島皆有之。學者於支那所產之螢。研究者蓋極少云。

發生狀態。古來多種種之說。於科學上皆無足取。茲略述學者研究之大要。螢者與一般之甲蟲等。分卵。幼蟲。蛹。成蟲。爲四個段落。此四個段落者。螢所陸續經過之時代也。

卵。卵者大如瞿粟。形亦類之。五月時成蟲所產。其時亦早有光。卵之初產出者黃色。漸呈黑色。大約經過四週間。至六月頃。孵化而爲幼蟲。

幼蟲。幼蟲之形爲蛆。當發生時。極微細。漸漸成長。至翌年三四月頃。其大八分乃至一寸。帶黑茶色。斑文如鼈甲。有銳齒。能放氣。

有防禦器。發光器。池沼或河川水際近邊之土中。或朽樹之幹。穿小穴而棲息之。降雨潤溼溫暖之夜。從穴出。彷徨求食餌。此蟲者。與蚤異肉食。食小蟲。類性質亦強壯。朔風嚴寒。刺人肌膚之時。亦能出地上放光輝。為活動之事。蛆之生存約經過十個月。即可謂螢之生涯。一大部分事也。至四月。體中貯夥多之滋養品。甚肥滿。遂廢食。於地下四五寸處作小穴。蟄居其內。最終脫皮。遂化為蛹。

蛹者亦有完全之發光器。全身帶極稀薄之黃色。滿身透光。呈玲瓏之美觀。蛹之經過約二週間。體內機關及體外之構造全發達。出穴至地上。漸次攀草莖而上。即為成蟲。螢狩之戲。時從草中捕螢。時有體軀柔軟翅尚未乾者。即此蛹也。成蟲。成蟲即世人所知普通之螢。由蛹出穴至地上。不多時而其翅固。其體堅。遂能飛行者。即此成蟲也。此時期內。無幼蟲時強壯之齒。惟存其形狀。不便取食物。惟能吸收液體。今養螢籠中。放飯粒。即有數多之螢羣集。然目驗之。不過吸食其水分而止。此成蟲之任務。專為存續其種類。大抵能保三週間內外之生命。既交尾。即下叢中。生卵。連夜產卵畢。遂全身萎縮。氣力衰弱。而歸於死滅。

世人疑螢之發光。若專在夏季以內。實則此蟲者。經四個之變化。卵之時已早有光。蛆則在寒中尚能發光。蛹時亦保有其光輝。至成蟲時。放光飛出。即世人所見普通之螢光也。螢者於何時期以內其光力並無缺乏。蓋自世界初有此蟲子孫相傳。以至今日。雖謂無有一瞬時間不放光可也。

螢之性質。最厭光線。晝間不動。或隱叢中及稠葉間。至夜始出。其畏光之性。不僅日光。雖月光與微弱之燈光。亦厭之而自止其發光。當闇黑之夜。見螢火呈最輝明之狀。此不僅由其四圍闇黑之故。亦由螢之趁此時期而盡量發光故也。

發光器之故。古來無人能言之。歐洲學者唱種種之說。有謂螢火係一種分泌物者。由體內排洩而出之物。如人之大小便等類。有謂晝間吸入太陽之光線

於體內。至夜放射之於外界者。有謂螢之尾端有關節。相互摩擦。起電氣之作用而發光者。其後經科學大家法臘臺及麥台偶幾等諸氏。至舒魯載氏始發見。螢之發光器有數多毛細氣管。其呼吸之間與發光有至大之關係云。

螢放光之故。決不為人類之愛翫。蓋如雄鶯之啼。以呼雌。鶯雌雄相招之暗號也。凡物類中用一種特別器以爲雌雄相招之記號者甚多。若見其光忽然止息。即爲此蟲恐怖之時。其發光器之呼吸俱依之而停止。

日本之源氏螢者。最好柳樹。其何以好柳樹之故。學者尚未發見其理由。或者以此樹之水分富而其葉亦柔軟云。

發生之時期。支那螢於臺灣之地。一年中無間斷。於琉球除冬期外。亦常年有之。日本螢皆夏期發生。西南鹿兒島及大島。四月中旬盛出。依次而東北發生。其發生先後之故。與花卉異於溫度之高低無甚關係。梅雨期內發生之地方最多。於京阪間則四月於關東則五月。於北海道則六月始得見之。且此處之螢係平家螢。其發生亦不多云。

螢之効用。漢方醫以爲藥劑。治疾病惡氣。百鬼虎狼蛇虺及蜂蠆之毒。又用以治花柳病。或又以代斑貓之用。古書載以此蟲。集數種之藥品。入於囊中。携之從軍。避刃傷。且平常掛置戶上。防盜難。以今人觀之。種種多可笑之言。又支那故事。有囊螢讀書之言。今若印度等未開化人種中。有利用此光。以代燈火之用者。

愛翫之當注意者。螢畏光線。當置收養之籠。於光線微弱處。而放青草。時時噴水。又螢者畏暑熱。當選涼所。及空氣流通之處。不僅生長之期得亘長久。亦對此可憐之小蟲。不虐待之道也。又若雌雄分籠。其發光最強。雖然不免處置殘酷耳。

又有一餘義於此。我東洋人翫螢之念。比之西洋人爲深。此誠優美高尚之事。雖然勿徒爲無意味之玩弄。進而爲學術上之研究。以發明事理。開啓知識爲目的。則不僅供娛樂之懽。亦有益於事實也。

花之與蟲

人所不見處之花。昆蟲亦能見之。此可謂昆蟲獨有之本能。雖窮山深谷中。有孤芳自賞之花。而昆蟲亦不遺而訪之。夫昆蟲果以何能力。而能知花所在之處所乎。茲就研究之所及者而略述之。

昆蟲類之目。與鼻非人類所能及。其構造有特別之靈妙。目與鼻者。直可謂昆蟲之生命。其知花之原因。亦不外此二事。

昆蟲之目。有單眼複眼二種。單眼者。三角形。在眉間。其數三個。複眼者。僅見二個。而其目實有非常之多。如蜻蛉之目。爲一萬六千五百個。蝗蟲之目。爲一萬八千六百個云。

複眼之効用。以數千萬個之眼。映物體之一部分。即能照見其全體。其能自遠處見花之色。而來者。實賴有此複眼之故。然至近處。則複眼之用。又窮其時也。惟用其單眼。爲有效。單眼者。若一寸之近視眼。於遠處見物。模糊而至近處。乃極明瞭。其巧妙。直有不可及者。

眼之作用。類此。更進而論鼻。昆蟲之鼻。蓋一種之觸角而已。

鼻之銳利。不獨昆蟲爲然。若馬與犬。其鼻之作用亦甚奇。有某醫師於業務之暇。嘗以乘馬爲運動之事。或一日者。乘馬而出。馬不

服其方向而進。而時時反嚙其手。思之先時者。手曾染有克雷索度之藥氣。歸而洗清其手。再乘馬。馬遂安行。一無異狀。又若南米州之野馬。土人有捕之者。於三哩外。能嗅知土人之臭氣而避之云。

姑不具論他動物。而專言昆蟲觸角之功用。如蛾類者。慕雌之香氣。直能從彼方。不遠二十英哩。而來自蛾體所發之香。無論如何之佳。而於人類無稍感觸於予等之鼻。又如昆蟲者。有六十本之嗅毛。不少。是即有六十個之鼻云。

當花之發時。此昆蟲者。如何利用其鼻與目。依學者之實驗。蟲者決不爲慕花之色。而然。試觀與葉同綠色之花蒂。而昆蟲之來集者。仍不少。由是可知其所重者。在香與蜜云。

要之昆蟲之觸角者。被促於花所放散之香。而以複眠之望。遠鏡瞭知花之處。所以單眼之顯微鏡。得窺花之局部云。

花者以香與色招昆蟲之來。而其於昆蟲也。多待遇極善之事。試游百花發放之處。於朝顏開時。見蜂虻之羣集。於月見草開時。見天蛾之飛來。又若蝶與小蜂者。集於菜花。長髯蜂者。不集於大且美之花。而集於草叢開出之續斷花。續斷花者。又謂之唇形花。若上唇下唇之體裁。長髯蜂體入其中。適好隱身。又山茶花者。以其花粉花蜜之多。而來繡眼兒之鳥。春蘭者。小蜂集之。豌豆花者。其形似蝶。彼謂之蝶形花。其花大形之旗瓣。一中形之翼瓣。二小形之龍骨瓣。三最爲蜂適居之場所云。

蜂類之口部。適於咀嚼。能吸食花粉花蜜。若蝶者。僅有一吸收之口。恃其細長之舌片。以巧吸花底之蜜汁云。

花者以昆蟲之來。傳送花粉。交接雌雄。而能結子。其招致蜂蝶。全爲自分利之益云。

依生物進化之說。花當最初之時。決不待用色與香與蜜。僅需芽胞之事而已。其經如何之塔級。變遷進化。而有如今日美觀之事。此非人力。而實賴此小昆蟲之力也。

花與昆蟲。有若何之妙契。不能知。昆蟲者愛甘。而花則生蜜。以是爲構合之元因。而昆蟲者。以口之構造不完全。勞苦而不能吸蜜。

遂一則有若蝶之生長吻。一則有若蜂之生嚙口云。

太古以前。有羊齒草之小者之時代。花與蟲。兩相提携。遂以成今日爛熳之世界。此不得不歸功於蝶蜂者也。彼不深究事理之人。視花爲下於人類之生物。若全爲慰藉人類而開。折之散之。無所惜。不知萬物中。以人類爲最後出。花與昆蟲。實可謂人類之先輩。若人類之專橫。花與昆蟲未嘗不太息之。詆爲兇殘之後生物云。

人間外之人間。非人間。非非人間。於睡眠之中。特開此新境界。翳古以來。無有如夢之不能解者。然既有此不能解之事。世之人又決不肯以不能解之三字而遂置之。

上古之人。以夢世界爲實在之世界。其世界離吾娑婆之世界甚遠。吾人於鼾眠之後。靈魂拔出。始得一旅行其世界中。於此得遇已死者之靈魂。得遇仙佛。得知因緣果報之事。其說以爲人軀體內有一種精靈。名爲靈魂。其靈魂旅行之時。即成夢之時也。

右者無十分理由之說。以夢世界爲現實之世界者。多人所不能信。而又有一說出。謂夢者非現實界而爲架空界。乃由神之示吾人以事而成者也。然幾多哲學家於宇宙有神說。不盡承認其視第二說亦以爲毫無價值之言。

第三說。則歸於吾人之自然性。精神及肉體所發希臘之推摩古里度士及亞利士多託等學者。皆從此方面釋夢之原因。而日本古說。

亦謂夢者由五臟之疲所致云。

近世以來。以生理學與心理學之進步。心身之關係。日益明瞭。以想像上之事與夢中之事比較研究。於從來不可思議之點。渙然消釋。所謂夢中之世界者。知其於晝間之經歷。固有密接之關係者也。

欲知夢之原由者。先不可不考睡眠之理。今日科學家之言。莫不謂睡眠者。所以愈一日之疲勞。而身體上之作用。則於睡眠之中。大有差別云。

凡人於睡眠中。其機官之運動。比晝間皆鈍而弱。依台斯泰學者之試驗。脈息之數。減少晝間五分之一。活動度之低下。以夜半爲最甚。夜半以後。漸次復昇。至嚮晨時。乃得恢復其故。初云。

全體機官活動之度。既低下。凡血液循環呼吸。皆緩漫而腦髓之作用。亦鈍斯時。而欲起腦部之作用者。不可不比晝間與以強大之刺激力。而後可。

睡眠中腦之血液。或謂比晝時間多量。或謂少量。其說尙未能定。然腦之作用。決無全然止息之時。腦部以外之機官。亦決無全無反應性之事。夢者即由此而成云。

人於晝間。以受外界之刺激。起心內之作用。至睡眠時。與外界之境。隔絕。腦得放縱之自由。而無可循之軌轍。此夢之所以多無條理也。

腦之作用。無論若何放任。必不能於一生經驗以外有所作爲。蓋腦之知識。固從人之經驗而來。增一度之經驗。即開一度之知識。

若盤之引線。然不能走乎其外。而合衆多之經驗線。合而爲聯想線。當白晝間。於無數聯想線中。選其合於條理者。以爲作用之規則。至睡眠時。不然。前後矛盾。悉無所顧。一任腦細胞之發動。而成爲不規則之一聯想線。夢之成也。蓋如是。

夢者。又非獨發於其人之經驗也。於其人之性行。亦有聯屬之理。希臘哲學海拉古理度曰：「夢世界者。自身之世界也。」云云。謂夢中之事。全爲自身所造成者。其說亦信。

夢之成形。實不過一種之幻像。然幻像之所自來。有於覺醒中受刺激而成者。有於生理上受刺激而成者。前者例如見繩則夢蛇之類。後者例如空間見幽靈之類。其類別有是兩種云。

此兩種之區別。又有全在思想上之作用而成者。有受生理上之刺激而成者。今就後之種類而略言之。

生理上之刺激。又有外部內部之別。外部云者。與五官相接之刺激。內部云者。消化機呼吸血液循環等。屬體內之機官者是。

受外部之刺激者。如視覺官於睡眠中。與外界隔絕。而又不全隔絕之時。斯時也。或映燦爛之光線。或月光等。則網膜內所起之作。用。概作光明之象。宗教家有因是等之刺激。而得見天界者。

當睡眠時。聽覺官之於音響亦然。如懷中時辰錶之音。蟲之音。小鳥之歌等。皆能成夢。而夢之境界。又各因其音響之種類而異。例則聞蟲之音。則見秋日之景光者是也。

味覺嗅覺之成夢者。蓋少。如吾人所經驗。罕聞有嗅芳香而夢。味甘糖而夢者。然此等覺官。亦有因刺激而成夢之理。其成夢也。則於視覺上改換其物體。例則受薔薇花香而夢者。夢見其花。甘味糖者。夢見甘糖之物。如兒童因食菓子。動感其味覺而夢。則於夢中得見菓子云。

觸覺者。慨爲悲慘之夢。如心臟肺等各部分。受強壓而寢之時。多數機官。皆感其苦痛。則多驚慌悲叫之夢云。

筋肉之伸縮。亦有現於夢中之時。或因運動神經力剩餘之故。或欲排除障礙物之故。或由疲勞之故。凡筋肉間之作用。均於夢有影響。如甕讀所經驗。夢中從高處飛下。則其足之筋肉。或適爲無意識之伸張云。

夢之關於生理上者。其略如此。其關於思想上者。茲未之及。此一大難解之事。荒誕之說。怪異之論。古今萬國。所在多有。茲就科學上可據之理。而舉其可解者言之。

食物之中。一種最普通而不可少者鹽是也。

徵之古書。猶太人以初熟之果與鹽二者皆取以奉神。希臘詩聖和。美有鹽為神物而供勇士之用云云。史家泰希。泰士釋曰。耳曼民族強力之理。以為由於其本土有鹽泉之故。管子之霸齊國。以鹽為經濟之一大來源。此鹽之見重於古昔時代之歷史也。以鹽為必要之物者。雖經若何之苦痛困難。而有所不辭。徵諸探險者所傳野蠻人之事。有因鹽而演戰爭之慘劇者。有棄其可愛之子女以易之者。近馬來半島。露拖羣島中之土人。出其拙劣幼稚之技。造泥土以為製鹽之器械。蓋皆迫於欲鹽之一念云。中央亞非利加。以鹽為物品交換之標準。用以定物價之上下。且有用以代金錢者。又不獨今日之蠻人然也。歐洲古世。亦有以鹽代金錢與現品之事。今日英語中之所謂賽賴利之意。者其原意有以鹽代價之義。羅馬時代其政府供給武士之用者。肉油乾酪以外。又別給之以鹽云。

鹽又非獨為人類之用物已也。獸類中若羊。而止息焉。宮人多用鹽。酒地以引羊車。與馴鹿皆有非常喜鹽之性。是亦可異者也。附考 臘付 蒙牽轎之馴鹿。嘗有一度渴望海水之癖。屆時從海岸幾十百里之內。一嗅鹽風之香。直向其方角而奔。若何防禦不能禁止。土人知其性癖。每見鹿有舉鼻嗅風之事。走相警告。取日用一切家具。寢具。轎車。上為旅行之計。馴鹿嗅風之狀態。經過一夜。能悉感其部。落中之羣鹿。舉止騷動。遂奔走驅出。不能止。土人即自牽轎於雪中。認其蹄痕之所往。而跡之。始數日之間。鹿隊廣散。馳走亦不急。有時立止。苔上亦見其有臥雪之迹。至近海處。蹄痕漸深。湊為一線。更近海處。於道上有許多處之血痕。小鹿之死骸。與負傷不能步之鹿。慘澹橫臥。想見其馳走時。強者蹂躪弱者。狂奔奮進之狀。土人收其死鹿。載其傷鹿。既達海岸。則鹿性與前相反。驕馴。立若歡迎。以待主人。可不勞而捕獲。仍使之牽轎而歸。土人知馴鹿之好鹽。每一年一度導行海岸。使之饗足鹽料。以免一度渴走之損失。然渴走之事。仍時有之。其奇癖真不可解云。

人類中以鹽為必要者。果有若何之理由乎。檢人類之體質。為生理上所不可少者。鹽以外。尚有幾多之分子。而獨認鹽為必需之物者。是不可不攷其故也。

人類中最初用鹽之時代。不能確知。以今日所推察。則必在從游牧時代變為農業之時代。始阿利安人種中有同一之語言者。不。少。而用鹽之事。及關農業之事。皆無同一之語言。據是攷之。可知阿利安人種。當未經分裂以前。無用鹽之事。又全為游牧之民。而非農業之民。此可本其言語學以為徵也。

人類之中。亦有憎鹽而全排斥之者。如埃及僧中。皆不用鹽。而獸類之中。嫌鹽者亦不少云。用鹽不用鹽之原因。多無人能解之。據生理學者馮幾氏積多年研究所得之言。肉食動物者。嫌鹽。菜食植物者。好鹽。人間社會中。主菜食之人種者。好鹽。反之。而游牧之民。狩獵之民。漁業之民。概不好鹽。其中專務漁業之人民。處得鹽甚易之地。然不僅不好之。且有從而排斥之者。此研究中之事實。合之前所述用鹽時代之起原。其理蓋歸於一致也。

嫌鹽之民。若俄羅斯本國。及西伯利亞北部之民皆是。據齊度摩氏探險所記。堪察加及通古斯之土人。其食物均不用鹽。或招土人而與以有鹽氣之食物。祇一口而苦。顏駿眉不能再食。攷其地人民之所生活。漁業狩獵牧畜。而外從事農業者。蓋少。又土耳其斯坦及點憂斯。亦作吉利吉思。即古之堅。人種者亦爲不用鹽而主肉食之一族。實則亞美利加當初發見之日。其土人亦僅以肉食爲生。各家紀錄中未嘗記其土人有食鹽之事者。

反之亞非利加內地。如莫可及派庫之人種。視天下之物。無有再過於鹽之切用者。其食物全野菜類。附近之人。均以求鹽爲種種勞苦之事。又或一人種者。以食鹽爲無上奢侈之事。於喰鹽之一語中。即含有富貴人之意味。又或一人種者。其喰鹽恰如文明國兒童之餐糖得鹽碗。則喜其爲最上之酬謝物云。

由此攷之。牧畜狩獵漁業之民。概不用鹽。且久居其地。與其土人相交際者。例如探檢者亦能習慣其生活。而漸有不好鹽之心。而菜食種族。則以鹽爲必要之物。馮幾氏之言。均信而有證也。

人類中以菜食肉食之故。而有有用鹽不用鹽之別。此一大疑問。而待研究之事。以常人言之。莫不謂肉食菜食。其中含有鹽量多少之不同。故好鹽不好鹽。亦因之而異。然實際無肉類含多量鹽分。菜類含少量鹽分之事。其含有之鹽量。殆相等。且皆不過含少量之鹽分。其中或有多量鹽分之物。則皆屬於其表面所附着之味。而物之本質。其含鹽也。固甚渺然。則以兩種食物之故。而生用鹽不用鹽之別者。更屬不易解之問題也。

兩種食物所含之鹽量既同。何故肉食者得肉中小分之鹽量而足。菜食者必需多分之鹽量乎。據化學者之言。由於兩種食物有其他要素相違之故。其相違中之最著者。爲炭酸加里。各種食物中含有之異量。殆無有過於炭酸加里者。動物植物相違之故。即野菜類者。概富於炭酸加里。而肉物類者。概乏此要素也。

揭炭酸加里含量之多寡而言之。其中尤鈔者。如動物性食物。血液、乳、肉等。最多者。植物性食物。如荳、苳、馬鈴薯、苜蓿等。居於例外者。獨米之一物而已。米之含炭酸加里。甚少量。殆與肉類無異。而馬鈴薯者。一啓羅沽賴碼中有二十四沽賴碼。其含有量。殆可爲總植物性食物之代表。又可揭要言之。植物含炭酸加里之量。倍曹達二十五以上。至百五十。動物含炭酸加里之量。不出於曹達二倍至五倍以上者云。

然則炭酸加里之多寡。與用鹽之多寡。有若何關係之理乎。據馮幾氏所研究。一炭酸加里之多寡。生用鹽多寡之原因。二依化學

之作用。以鹽分之消費而求鹽。三鹽分之消費以碳酸加里之量多消費亦多。此三種理由發明而用鹽不用一鹽與突之問題。乃豁然而得確實之證也。人類社會之進化至混合動植物爲食物之時代而尙有用鹽必要之事。此不獨傳菜食時代之習慣亦難忘。食鹽之感覺性故也。鹽者又有補於血液上之作用。如角力擊劍柔術等事。不能廢鹽。而又有強烈之殺菌力。如有病源起於魚類之食物者用鹽能防止之又日本風習以鹽爲掃除清潔之用。用鹽之餘義又如此。大海之所漉歟。大地之所藏而碁布星羅時時發見而爲井爲田。歟。此宇宙間自然化學之作用而有造於人類幸福之一物者非耶。記者曰。習焉不察者人之性也。人多食鹽而致見其理由者蓋寡。雖然所謂學問者無他道也。事無大小必推見其真理而後已。當真理未明以前萬事萬物無不渾渾然沌沌然在若明若昧之中。及真理發見而後能知物性知物性而後能用物。人類之大能不在是哉。不在是哉。

日本大儒 福澤諭吉語錄

人生名譽之權利

自由者。在於不自由之間。凡人皆有自由自主之權。上自王公貴人。富家大室。下至匹夫匹婦。皂隸輿臺。雖有智愚強弱之別。而其名譽生命私有之權利則一也。夫擁資千萬與乞兒囊中之一文錢。同爲屬於主人之私有。不可奪也。生命名譽何莫不然。人之生命無貴無賤。皆不可無端而受辱於人。人人自衛此名譽生命私有之權利。卽屬其人之自由。故謂之人生之自由。由我有所思。卽可行之。無妨礙也。雖然。徒逞我之自由而不顧他人之自由。則不自由。非平等。惟必重他人之自由。於己之自由。謹而慎之。寧忍己之不自自由。然後始得社會全體之自由。試就日常之實際論之。如謹遜辭讓者。人之美德也。交友之道。莫此爲上。然無論其爲何如人。皆俯首鞠躬以尊事之。是不知自重也。不特此也。或有對其所事奉之人。則謙抑過度。其向所豢養之人。必橫暴有餘矣。在昔封建門閥之時代。名分最嚴。階級既分。莫敢相越。屈服於在上者。而奴隸其在下者。互相報復。其醜態令人不忍寓目。當時西學者流。憤此習俗。專以破壞門閥之制度爲事者。蓋以其有害於人生固有的名譽之大義故也。故謙遜過分。必非自由之主義。王政維新以

來爲四民同權平等之世。其中僅華族官吏。尙分等級。是亦不過猶存封建門閥時代之風而已。春宵一覺。曉夢無痕。大勢所趨。古風未遠。然當變遷之際。流弊亦有因是而生。即四民平等之權利。輕重不分是也。夫我之權利固重。而人之權利亦非輕也。自重。人乃人民天然之權利也。若任一己之自由。忘却他人之權利。此實未知人羣共生之義也。夫人非能獨立而無所倚也。乃蔑視同類。以爲名譽在此焉。不亦慎乎。夫人世之所以尊者。在夫德義品行也。在夫才學智能也。在夫地位職業也。在其家之貧富也。在其年齡之老少也。由此種種。其名譽之來。自有不期然而然者。若獨聞四民同權一語。則自高自傲。以無禮待人。此文明中之盜賊而已。夫吾人唱人權平等之論。於官尊民卑之旨。亦久欲反之以矯其惡弊。然欲矯時弊。則當以己躬爲之表率。先自慎焉。先自重焉。乃能制他人之傲慢。若口能言而行相反。是揚湯止沸。抱薪息火之類也。然則謙遜自卑。與傲慢輕人。苟未知人生名譽之權利。如何未足與語文明之真面目也。唯願此種人。致力於學。使思想日新。不放棄自由。又能小心翼翼。重人之權利。而解自由者在於不自由之間之意味。是則予有厚望也夫。

人事無絕對之美

今日世界人類。於文明門進步。始陟初階。故其經營。不能見絕對之美。如建築然。非可以一蹴幾也。當此之時。即令附之以文明之名。然其實無異兒戲耳。夫以羣兒居集社會間。於種種事理。孰能爲標準而斷定其是非得失哉。是則皆是非則皆非。擾擾塵寰。謂之無得失可也。即如道德之論。舜娶堯二女。孔子之時。諸侯娶九女。且有謂一夫一妻爲非禮者。此多妻之主義。回教諸國亦多行之者矣。然至今歐洲各國。則嚴下禁令。一妻之外。不許復娶。孰是孰非。何從定焉。雖然。平均世界之人類。計其數之多少。測其智能之淺深。而分上下二流。於上流多數之部分。以爲是者。則是之以爲非者。則非之。舍此之外。更無別法。故今所謂文明國。其行一夫一妻之法者。謂之爲道德之本義。然謂之變古法可也。此事雖小。然我日本國於明治初年。唱禁火葬之議。以爲父母之體。使土近肌。猶且不可。而況焚之乎。此乃夷狄之法。大戾天理人道者也。當時講漢學者。喋喋不休。得遂禁止。然亦不過一時。今已復舊。全國之中。火父母之肉體。蔑視天理人道者。一日之中。不知凡幾。至於忠君愛國之主義。亦與世界交通之發達。廣其區域。在昔之論忠義也。以死於君之馬前。或君死身殉。爲忠義。今也不然。外國之交際。頻繁治則以商爭亂則競兵力。一治一亂。其國之輕重者。皆視其資力之如何。故苟有愛國思想。則宜勉治家業。蓋其營私者。即其報公之道也。今古相違。即忠君愛國之義。且遷變如此。雖然處世之要。非徒在於積蓄。若以畢生之力。經營貨殖。如支那人爲貨財故。而令士氣麻木不仁者。是亦立國之最可厭者也。古人之言。

曰。爲富不仁。爲仁不富。富之與仁。孰是孰非乎。苟輕富自高。閑居放言。以此立世。則有浸假而受厄於人。又從而苦其身。辱其父母。妻子者矣。反是。則徒擁巨資。不顧人情。則浸假而怨謗興焉。盜賊生焉矣。夙昔熱青雲之志。經營辛苦。出沒於政界中。即其本願。則欲立身出世。衣錦還鄉。雖似鄙俗。然風流才子。卓識奇人。厭世甚深。目空一切。以爲天爵在我。可驕人爵。似甚高尚。然亦不必感服也。人爵爲衆人所趨。而天爵少得。故重人輕天耳。然無論其爲人爲天。要之常有一爵字。往來於胸中。亦斷不能謂之爲淡泊明志也。當此滔滔之世。天爵固重。人爵亦未可輕也。唯當因時行之而已。又經濟主義。在於勤勉。故古者教人在節儉正直。此二者居家處世之所不可缺者也。故天下富豪之人。果能遵奉此旨。加以法律之保護。日增殖既有之私產。則世界中之財貨。不數年而歸於少數之手矣。彼政治家厭政治上之壓制。漸可得權力之平均。然權力平均。又變而爲貧富之不均。貧乏之受壓制。其直接之苦痛者。比政權之不均。尤甚。歐美諸國。既開其端。今日尙未至於甚者。幸而已耳。彼富豪之輩。薄於德而驕奢淫侈。時行不義之事。時冒積財之險。種種失德。以致招意外之奇敗。而貧富之平均。亦未嘗不可翹足待也。由此觀之。則社會之安寧。於人所不注意處。將生大變。亦奇矣哉。官尊民卑。雖似可厭。然人民跋扈。國未可治。男女同權。雖似可美。然偏於一方。則男女同等。亦非所宜。東洋西洋各訴其苦情者多矣。又離箇人之私。而爲天下國家之公。其是非得失。亦甚不易斷也。今之所謂四海兄弟。一視同仁者。徒有空言。而實際則反之。故於生存競爭之世。而立國所賴者。大礮而已。海陸軍備。務盡全力以維持之。唯恐相後。此正今日之事實也。此雖不得已之事。然軍備進步。不知其所底止也。遂使人間日用之需。皆舉而供之。戰備以人生之智愚。不齊器械之精粗。不一於。是同類相殺。相食其狀。如往古之蠻族。真奇觀也。是亦非文明進步所當行者。故冷眼以觀今日列國之形勢。唯附之一笑而已。故謂開關以至今日。社會種種現象。無異兒戲。非妄語也。然因動輒衝突。不免生苦痛。既知苦痛。乃思改良。於道德然。於經濟亦何莫不然。榮辱已殊。其發於感情者亦異。由箇人而進於社會。由處家而進於經國。歷階升級。隨時制宜而已。若論真實永久之計。固難定也。夫利害計及百年。得失憂諸千古。斯言也。昔人時道之。然徵諸人事之沿革。則利害得失之間。豈待千百年之久乎。直轉瞬間耳。獨處隱居。擘畫周詳。以爲如是。可以終焉矣。不數年間。而改良之風潮已起。社會萬事。何一非如是者。故絕對之美。實非今人之智德所可望也。然則學者之責任。如何而後可。曰。唯有虛心。平氣。靜察。社會之形勢。助其不及。制其過分。以止其滔滔奔逸之勢耳。時而流於文弱也。則宜以尙武精神振作之。尙武太過。則又宜以文調和之。若爭利太甚也。則當唱言仁義。空談仁義。衣食俱忘者。則謀利之說。又不可不唱也。調劑適宜。使天下均歸於平。是則學者之責任也夫。

如上所述。今之世界。其程度可知矣。雖然。惟今日惟然耳。至千萬年後。能至絕美之一境。是又吾人所深期望者也。今試爲設想。則必始於器械有形之物理。而進於元微發其秘蘊。窮其真理。使無所遺憾。如以宇宙爲我掌中之玩物焉。即天人合體之日也。至乎此境。則世界間無無形之人事。必現出可感應之物之形。遂至於人心之正邪清濁。喜怒哀樂之觸動。如今日所謂觀其眸子而知善惡。蓋至於無可隱諱之境焉。由此進而上之。則醫學之精微。殆可盡揭。醫學之方針。由無形而變爲有形。故自今數十百年後。必無但以疾病稱者。一切萬病。皆包羅於化學。光學。聲學。機器之中。若有病。則直示其點取而治之。不過如整理有形之物耳。即至微極妙之精神病。亦不能脫物理學之範圍矣。醫學既能如此。他事之進步。不待言耳。至於人心不同。各如其面。善惡邪正。剛柔緩急。孰得而識別之。雖然。人心果與人身之實質有關係。則察其粗而知其精。觀其外而知其內。亦殊易耳。然於文明未開。如今世者。而立爲此言。雖似甚奇。苟學者有深遠之思想。則計畫百千萬年後可也。此又我輩所日夜馨香祝禱者也。

政論

一國之政府者。國民公心之代表者也。此代表者。有以君主一人爲之。野蠻半開之專制國是也。有既戴君主而復定憲法以爲之。歐洲立憲之國是也。又有全無君主而獨依賴憲法者。始於亞美利加之合衆國。其在歐洲。則有法蘭西。瑞士等之共和國。察近年歐美政界之風潮。有由專制而立憲。由立憲而共和者矣。未聞有逆之而自共和返於專制者也。蓋政治家多有宏發宏議。謂政府所以代表國民之公心。即爲公心之集合體。從其字義而授民以主權。實至當不易之理也。其意以爲政體含共和不能成立。其有不顧實際之利害。大唱共和。反有得色。以爲時運所移。風潮所趨。苟戴君主。即非時宜。此種言論。雖合於政界。然在我國之今日。若不顧利害而妄爲大言。則吾亦不能不謂識者之未注意也。竊以我輩之所見。則今日之文明國。其當戴君主者。以國民之智愚平均。其標準尙未高故也。其政治上之敷設。尙幼稚。公心集合之點。不能觀於無形之間。故也。彼政治家之唱共和說者。其身與多數之愚民雜居。而忘其愚故也。吾試以宗教言喻之。佛教所崇拜之如來。本無此物也。不過人想像其善行美德。附之以如來之名耳。故其至美之名稱。亦不限於一。所謂明也。光也。不可思議也。十方無礙也。無邊也。洪大也。種種稱謂。亦不外表其至善至美至明至大之德而已。如是者。即爲佛。而人信仰之。其趣不異在俗界中。代表國民之公心。即名爲政府。其功德即政法。而人信仰之。故據理以論。則佛德雖美且大。然於無形之間。觀之可也。不必設像而膜拜也。一國之政法。雖公明正大。然唯利用之而依賴之可也。不必敬而畏之也。雖然。若於無知識之世。而導以如此深遠之理。則斷不可行。唯有示形之一法而已。真宗之拜佛也。有謂木像不如畫

像。畫像不如名號者。蓋以金箔附木。戊輝煌之像。以表佛之德者。是獨可以惹俗眼而已。非佛之本意也。故廢木像而進一步。寧作畫像。使之近於淡泊。然畫像尚存形也。寧代以南無阿彌陀佛六字。更爲盡美而真實。然以我輩之思想。則欲并此六字亦無之。凡所謂念佛也。寺也。佛壇也。經文也。一切去之。於虛無之間。而佛德存焉。雖然此思想耳。若以語人。則真能會心者。實不多見。夫以金鑄如來身。或畫像以寫其莊嚴。或作名號以崇其至德。使人觸於目。震於耳。於不知不覺之間。自能誘人起尊敬信仰之念。數千年來。偶像之制行之久矣。然而人生品位。未有進也。佛教如斯。政界亦然。彼專制之君主。普天之下。率土之濱。一人有之。車馬宮室。衣冠文物。窮華極耀。以驚眩世俗。此即金箔木像之類也。進而上之。則立君定憲。整然有條。如今之英國。是即畫像之類也。更進而上之。則如亞美利加合衆國。不立君主。全依法律。即揭憲法二字。以爲號而崇拜之。是即去木像與畫像而專取名號之類也。如此者。不論利害之如何。皆與國民之智愚有關係。當民心頑愚之時。則以君主一人支配之。如父母之於子。是其類也。然觀之歷史。其君主亦類多頑愚。故此流風亦甚危險。由是以進。則爲立君定憲與共和之二法。其得失如何。學者所最關心者也。吾前謂共和之說。不可妄唱。蓋恐民智未開。不合時宜。蓋共和與立憲。其政治之事實。不甚殊異。因其國之風俗習慣。依其歷史之由來。有立君而却得利益者也。夫論社會之能達其真成之目的者。則人之私心與公心。其所歸一也。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苟能推一點之私。而至於忘人我之利害。各食其食。苦樂平均。老安少懷。雍雍熙熙。使社會之風。如家族之親睦可也。今所謂良家者。其親睦之情形。令人一見而生敬愛之念。苟推之而至於社會。莫不皆然。至於此。則社會爲真成之自治。人民雖有互相立約。而其立約者。非因違約。不過互相相信守而已。世間既無犯罪之事。則法律亦無所用之。於是無政府。無官吏。無憲法。唯依賴公平無私的民心。無侮無爭。悠悠然浩浩然。世界一家。人皆兄弟。豈不休哉。雖然。文明尚在幼稚之時。人類之智識。尚未及此。安能有世界一家之景象。唯各逞私心。以相爭而已。然其爭也。亦爲人事之本色。所謂不爭則不可自立者也。名爲國家之一團體之人。則與其他之一團體相爭。甚至攻擊以相殺戮。而一團體之內。亦不外爭名爭利。爲功名富貴而已。是之謂生存競爭。甚而有欺詐者。有盜竊者。更甚而有殺同類者。殘骨肉者。殆禽獸之不如焉。雖然。人爲萬物之靈。不許見此等窮凶極惡之事。此亦可幸也。因此一心。定一衆庶所歸之中心點。而設政府者。不得不謂爲人心自然之妙用。然於人世之實際。而尋政府創立之起原。無論創立者之心事如何。云國民之眼觀之。則自有橫奪之狀。故特裝飾外面。施其手段。或頌君主之盛德。或言天帝之相助。託諸一種神靈奇異。以維持其君臨一國之尊嚴。當其時國民亦漠然不關心。絕無政府所以代表國民公心之思想。唯見其外形。則心爲之醉。聞其尊嚴。則仰而服之。隨其政法而俯首。

受命。而不知其政法之所以尊也。是不異信佛法者。不知佛之真理。而徒拜佛之外形。重如來之尊像。而自然歸依而已。今立憲之政體。雖謂君主之外。復有憲法。而其國民。猶以君爲至尊。其重之之情。如出於天然。而不可奪。觀之立憲之國。莫不皆然。如歐洲人至羅馬參謁法皇者。咸捧其足。此皆迷信之故也。要之今日所謂文明世界。尙屬有形崇拜之時代。如一羣小兒。必賴大人之力。以扶持之。調護之也。故觀此社會之狀況。決不能向之多求者也。苟有益於治安。則不問其物之性質如何。惟保存維繫之智者之事也。知此則知立君之必要矣。若共和政體。雖不過代表民心。然其國民之尊崇憲法。無異君主國之尊仰其君主。英國則以女皇之名。而致威嚴。美國則賴憲法之神聖。彼則尊畫像。此則拜名號。其異同如此而已。是蓋因人民公私兩心。互相衝突。不能自制。而人民無所歸依。故不得不立約束之書。裝之以不可思議之靈光。以維繫而籠絡之也。舍此之外。別無手段也。今試向真宗之僧侶。問其何以尊拜名號。則必答曰。名號二字之中。自含佛德故也。就共和國之人民。問其憲法神聖之理由。則必答曰。代表國民之公心故也。然則以一人之名代表之。如英國焉。或以憲法之名代表之。如美國焉。其代表之事實。無以異也。是亦如表佛德之或以外形。或以畫像。或以名號耳。要之立憲制度。與共和政體。皆出於一時之權法。兩者相較。未易斷其利害也。故不問其國民之資格如何。而輕率以從事焉。是大失矣。自有佛教以來。能知其真相者。固不乏人。然至今而偶像。猶不能廢。其所以然者。何歟。假令去偶像。而獨存名號。則名號雖尙有形。然已失其真矣。俗眼觀之。必致大失信仰。非智者之事也。然則共和之治。似稍美矣。然今之所謂共和。比之立憲。尙無五十步與百步之差。以文明之大活眼觀之。不得已而爲此窮策耳。要之窺其國民智愚之程度。如何。察其歷史習慣之如何。唯擇其適當者。以期其大成於百千年之後而已。文明之進步也。廣而永。若論立君。則千百年間。豈無可容一人之餘地乎。而況其人能代表一國民之公心。有足以維繫民心之資格者乎。苟具慧眼者。甘戴君主與世俗共之。如人之崇拜宗教。益厚其信心焉。此經世之善法也。彼之唱論共和者。英國之立憲。以爲未足。更欲變革。而豈知文明之進步。有遲遲而不能急激者耶。而豈知今日之治。無論立憲共和。皆是籠絡愚民之窮策者哉。已與愚民雜居。而不知己亦愚民中之一人。身居今日。而輒思夫千年之後。如不顧目前。欲一蹴而登富士山之絕頂。其不顛躓於山之麓者鮮矣。我輩見此種國民。唯有憐其短氣性急而已。

有形界之改進

進步改良者。人生之目的。欲達其目的。唯有前進而已。然無形之事。其變動難。有形之事。其變動易。此學者所當注意者也。譬如古來所謂人倫、宗教、政治、法律等。精細剖析。而玩味其真理之所在。往往多無稽之談。非不可改。然欲改之者。唯可於心中暗思之。而

已不可以出諸口也。何則？冠婚喪祭之事，舊習儀式，且不易變，而況經綸天下，範圍人心者乎？至若有形之物，千變萬化，殆無窮焉。雖其新舊變遷之際，不無駭世驚人，然不過一時之小波瀾，習慣焉則安之若素，悅其利用而忘其新奇，舊日之頑鈍者，自然消滅而無痕矣。徵諸數百千年之歷史，百物沿革，盡可知矣。我日本維新之始，時勢急劇，三十年間，去髮易服，而舊時衣冠蕩然盡矣。武士佩劍變爲執鎗，大鼓之軍變爲銃礮，兵船變爲鐵甲，陸路通用汽車，工場之製作，著書新聞紙之印刷，郵便電信電話之利便，日本人會夢想所不到者，今悉採用之，以造出新日本國，而國民毫不驚懼，且進而益求其新，不亦怪乎？蓋人生固有好奇之心，故偶然觸奇，接新則新奇之念愈勃發，如人嗜酒，偶飲一盃，則酒興勃然而起也。文明先達之人，知有形界之革新，無論如何劇變，亦不害世人之安樂，故每有想像所及者，則毅然行之，而不顧即或不幸而失敗，則必再試行之，雖費多金，不足怯也。三度失敗，一度成之，則得可償失矣。此文明之所以進步也。

正直者非田舍漢之特性

世人皆曰田舍之人，正直仗義，如小兒焉，真可愛也。此言誠是。雖然，退而察其情，其所謂正直者，唯於田舍惟然耳。若使之出而居於都會繁雜之地，則磨練於世情，漸次變爲狡猾，時而運奇計，時而作惡劇，反其本來面目者多矣。故田舍翁之善者，非固有之善，也不過被制於田舍之情勢，不得不善耳。其故何在？第一其地方之生活簡畧，質樸無所可欲，其社會之範圍甚狹，一言一行之微，鄉黨皆知，窺伺於前後左右者，有如警察之嚴，故一作惡事，則人言嘖嘖，且或見擯於宗族，笑於鄉鄰，以致無地自容，不齒人類，是即田舍翁之所以忠直也。若一旦出於都會千門萬戶，皆素不相識之人，耳目易飾，日久而野心生焉，於鄉黨中所不敢爲者，亦毅然行之，而不知恥矣。此非由都會之惡風所誘惑也，實露其生來之本色耳。然則人之善惡，本無大殊，視其習染何如耳。吾嘗見古來熱心之宗教家，其議論往往稱美鄉人，謂其樸素正直，天真流露，如小兒焉，不知文明之世，非所依於田舍漢，亦非可任用小兒也。夫好善乃人之天性，而竟有爲惡者，是其人之無智故也。故明其表裏之關係，徐導人以不背文明進步之實際，則德行亦可伴之而進步也。然則用心於社會交通之道者，宜於海陸之汽船、汽車、郵便、電信、電話等，及著書新聞紙之發行，自由等速注意焉。令田舍漢於居家時，習見文明之事，出而應世，自無隔膜不通之虞，因之惡念潛消，善心觸發，如斯而已矣。

偏狂之事

偏狂者，英語謂之「莫諾馬尼耶」。其人之精神，與常人無異，能知輕重大小緩急之分，能辨榮辱之所在，而自居道理範圍，但有

一種如盲如聾。出乎常人之外者。是爲偏狂病。據西說此病有七種。

第一 猜疑之偏狂。其心常疑人。即至厚之親友。至親之家人。皆不信之。或調理食物。亦疑其有惡毒。此等爲常人所百思而不得其故者。故謂之偏狂。

第二 迷信之偏狂。凡於吉凶禍福。神鬼幽冥。篤信死守。一舉一動。巧於趨避。是謂偏狂。

第三 色莊之偏狂。其實際恐人窺破。無論何事。極力裝飾外觀。自不以爲怪。是謂偏狂。

第四 恐怖之偏狂。心志不定。常有驚悸。如夜中聞一聲。見一影。亦驚懼不已。是謂偏狂。

第五 高慢之偏狂。無智識。無藝能。大言不慚。囊空如洗。而猶謂能得萬金之法。是謂偏狂。

第六 盜心狂。己非貧寒之身。然每見人之金錢及物品。則垂涎欲得之。是謂偏狂。

第七 飲酒狂。嗜飲成癖。大則害身。小則債事。而猶不能自禁。是謂偏狂。

此七病爲西人所常言者。在我國人視之。雖不慮有此。然以我輩所見。則更有屬於此類者。如嗜潔者頻頻洗手。是亦偏狂病也。推而至於多慾之人。爲絲毫之利。不顧廉恥。不畏譏彈。毅然決然以爲之。然此猶其小者耳。至其大者。則富翁擁巨萬之資。汲汲然猶以爲未足。平日智慧。亦能辨別是非。至於利則黑白不分。唯以貪多爲主。問其何以貪爲。則又無辭以應。是守錢之偏狂也。又政治家功成名遂。而不知退。或附人驥尾。僅得置身政治上之地位。一切政權。於己無與。仍戀戀不肯捨去。推其心非以爲有利益可圖也。實以政治爲無上之榮譽。崇拜之而不忍去。一如守錢奴之愛財如命者也。又田舍之書生。鄉黨之紳士。固無一定之目的。唯一關涉於政治上者。則傾倒趨赴。亡身蕩產而不辭。如此者是謂政熱之偏狂。其他好事家如愛書畫骨董。耽博奕音樂。學者讀書窮理。過於勞苦。以釀成疾病。宗教家自信其宗教。而謗毀他人之教等。此種奇行。不遑枚舉。皆不妨定以偏狂之名者也。故凡偏於人事之一方。或凝滯一物。而精神不平均者。皆有害於身體。吾願人居家處世。解脫百念。而修心思志平均之學可也。

飲冰室自由書

希望與失望

希望者靈魂之糧也。而希望常與失望相乘。失望者希望之魔也。

今日我國民全陷落於失望時代。希望政府政府失望。希望疆吏疆吏失望。希望民黨民黨失望。希望漸進漸進失望。希望暴動暴動失望。希望自力自力失望。希望他力他力失望。憂國之士溢其熱血。絞其腦漿。於彼乎於此乎。皇皇求索者有年。而無一路之可通。而心血爲之倒行。而腦筋爲之督亂。今日青年界中多少連犸俶詭之現象。其起因殆皆在失望。失望之惡果有二。其希望而不甚誠者。及其失望也。則退轉。其希望而甚誠者。及其失望也。則發狂。今之志士。由前之說者十而七。由後之說者十而三。

國民之自殺

發狂之極。其結果乃至於自殺。自殺之種類不一。而要之皆以生命殉希望者也。故凡能自殺者。必至誠之人也。一私人有自殺。一國民亦有自殺。何謂國民之自殺。明知其道之足以亡國。而必欲由之是也。夫人苟非有愛國心。則胡不飽食而嬉焉。而何必日以國事與我腦相縈。故凡自殺之國民。必其愛國之度達於極點者也。既愛之。則曷爲殺之。彼私人之自殺者。固未有不愛其身者。惟所愛之目的。不得達。故發憤而殉之。痛哉自殺苦哉自殺。一私人之自殺。於道德上法律上皆謂之有罪。私人且然。況乃一國死者不可復生。斷者不可復續。嗚呼我國民其母自殺。不自自由母寧死固也。雖然。當以死易自由。不當以死謝自由。自殺者志行薄弱之表徵也。嗚呼我強毅之國民其母自殺。有無意識之自殺。有有意識之自殺。今舉國行尸走肉。輩皆冥冥中日操刀以殺吾國者也。故惟恃彼輩以外之人。庶幾拯之。浸假別出一途。以實行自殺主義焉。是我與彼輩同罪也。嗚呼。我有意識之國民其母自殺。

成敗

吾於五年前始爲自由書。而以成敗章託始焉。今吾將復論成敗。天下無必成之事。而有必敗之事。治事者量其事之必成而後爲之。則終無一事之可治也。若量其事之必敗而故爲之。則治事亦更何取也。孔子曰。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嗚呼。閱歷稍久之後。其必有感於斯言矣。吾昔持無成無敗之理想。以謂造一因必有。一果。而其結果之遲速遠近。非淺見者所得論定。由今思之。吾爲一事而誠能造出一因。以冀百數十年以後。若數千萬里以外之。結果者。則固謂之成。不謂之敗焉矣。而天下事固有糜多少之日力。絞多少之腦漿。及其一敗塗地。乃如煙消雲散。渺然無復微痕。薄跡之可尋。問於將來世界。有絲毫影響乎共事一二人和血吞而已。而他更何有也。傷哉失敗。

且持雖敗不敗之理想者。少年初入世初任事之人。類多能之。雖然。此不過客氣耳。失敗者最易墮人志氣也。一敗再敗之後。而最初一往無前之概。已萎喪而無復存。吾見此者數矣。非其人之中變。而根器實有所不任也。上等根器。固非磨涅之所能懼。其奈芸衆生具中等以下之根器者。十而七八也。嗚呼。此其所以往而不返也歟。

問者曰。子爲此言。其阻人辦事之心。不亦甚乎。答之曰。不然。辦事者。有成有敗者也。而不辦事。則全敗者也。知成敗之義者。其必知所擇矣。惟當其辦事也。雖不能要以必成。而必盡其智力所及。以期於可成。雖不能保其不敗。而必謀定後動。而毋或立於必敗。此豈徒爲達救世之目的而已。抑亦自養其氣。勿使天絕之一法門也。曾文正曰。多條理而少大言。又曰。紮硬寨打死仗。善哉。吾師夫吾師夫。

雖然。天下豈有終身不經失敗之人哉。粵諺有之。『做過不如錯過。錯過不如錯得多。』失敗者。實天惠之學校也。能受此天惠與否則。亦視其人也已矣。

答飛生

「浙江潮」第八期。有自署飛生者。著「近時一大學說之評論」一篇。於鄙人之持論。加是正焉。大率以倒果爲因一語。爲本論之總批評。一年以來。海內之以筆墨相非難者。往往而有。顧其言如村嫗之角口。不能有相商榷之價值。飛生之文。則真吾所樂聞而樂與語者也。乃錄其原文。更爲答辨之如下。

（原文）新民氏之言曰。苟有新民。何患無新制度。新政府。新國家。而問其若何而可得新民。則曰新民云者。非新者一人。而新之者又一人也。則在吾民之各自新而已。豈言也。則吾之所最不敢贊同者也。夫論民族興亡之原。而歸乎其性質。則性質云者。有秉之自天然者。有受之于地理歷史之遺傳影響者。遠者且在不可窮詰之種性。近者亦積自千年百年之前。亦既習之成性矣。一旦而欲改革之。固非一議論之所能奏功。亦斷非十年數十年之所能見效。獨不見夫歐洲之改革乎。夫社會者國家之母也。則社會改良。國家自能變易面目。而何以百年來政治之改革。痕跡顯然。而社會改良。則至今尙百口沸騰。而莫得其端倪也。故自理論上言。則有新民。固何患無新政府。而自事實上言。則必有新政府。而後可得新民也。何者。政府者民之代表也。代表其羣者。必其賢智之過于其羣者也。賢者教不肖。智者教愚。則政府者。固有新民之天職在也。夫使政府而果賢且智焉。則政府之教民也。固當如新民氏之言矣。若曰爾其自助。爾其自新。今政府既不能擔任其天職。而乃不思易而置之。而仍教之以自新。不教之以變少數短年易變之政府。而教之以新多數積重之民俗。吾知其事之萬不可期。而又不待代此豈遠者。向新民氏一訴冤也。夫治治國。則當用繁曠之法。治亂國。則當用單簡之法。教文明強悍之國民。則當平心靜氣。以立其遠大之基。教野蠻柔弱之國民。則當單易直捷。以鼓其前進之氣。反其道而用之。未有能濟于事者也。新民氏曰。今之動輒責政府者。抑何不智。又曰。責人不責己。此中國所以不能維新之大原。又曰。各委其責任。而一望諸家長。吾以謂國民者。對于國家。而負其監督政

府之責任者也。舍此之外。吾未見有責任之更大于此者矣。吾正患其不能責政府耳。苟其能也。則中國何至于今日也。且夫吾中國之政府。則又與外國異。譬之甲乙二人。有二事焉。甲以事委諸丙。而從而指導之焉。監督之焉。乙以事委諸丁。悉與之權。而不顧問也。苟二事悉敗。則丙之責任爲重乎。丁之責任爲重乎。中國之政府。丁之類也。四萬萬人。悉舉其權。而委之其責任愈重。則責之宜愈嚴。理勢之必然也。

夫變俗之事。亦未始不可期。雖然。有其道也。則有一震撼雷霆之舉。足以使沈睡之腦一震。而耳目能一新是也。善夫嚴子原強之言也。歸其本於智德力。而救急則歸于一震。蓋深知智德力之進之有道。而救時之要當在是也。新民氏之宗旨。與嚴氏同。而于篇末一節。未有留意焉。所以言焉。而不免有病也。（中略）

要之新民說者。史論也。非政論也。教育家之言。非新聞記者之言也。勿以政論視新民說。則新民說固近今有數之文字也。新民氏聞我言其以爲何如。

答曰。飛生謂當教以變少數短年易變之政府。而不當教以新多數積重之民俗。此其言似也。曾亦思歐美民族。皆能自變。置其惡政府。而吾民獨不能者。其原因何在。乎彼非有所倖而我非有所不遭也。大抵有新政府。而後有新民。歟。抑有新民。而後有新政府。歟。此二說者。殆與「時勢造英雄。英雄造時勢」之語。同一理論。互相爲因果。強畸於一焉。均之非篤論也。飛生欲直捷以新彼政府。我之欲此。誰不如飛生。雖然。飛生何以能作此想。能作此言。則以飛生固已自新者也。使飛生而爲十年以前之飛生。則政府之惡。幾十倍今日。而烏能新之。使四萬萬人。而皆如十年以前之飛生。則政府之惡。雖百倍今日。亦誰與新之。然則新民之爲緩。

爲急。可以見矣。飛生又言。使戊戌變法。能如彼日本之所謂大政維新。則今日新民說（與夫立憲說）誠可爲根本之理論。云云。原文前簡不全。引以鄙人所見。則正反是。使戊戌變法。而收全功也。則利用數千年來莫大之政權。舉一國而鼓鑄之。民之能自新者。上也。其不能。則干涉以新之而已。雖不能新其全。猶新其半之半也。苟如是。固不能專以責任委諸民。彼時而專爲教民。

自新之言。是反爲政府卸其責也。惟今之政府。則固不足以受責者。乃始不得不還責望於吾民之自身。鄙人之爲新民說。豈徒欲吾民讀之。成一如歐美現今之善良市民而已。其意亦將以爲階梯。而有所變置。此必當爲飛生所能知。而公認者也。而飛生必曰。無須新民。而惟變置政府。試問非從新民處。下一番工夫。而孰從而變置之。且所以必須變置之理由。謂其爲舊政府耶。謂其爲惡政府耶。如欲變惡者。以置於良也。而曰無須新民。此吾所未解也。飛生謂吾新民說。倒果爲因。吾亦欲以此語還贈飛生焉。爾且言。固不可以若是其幾也。曰。有新民。而後有新政府者。豈其取四萬萬人爲前提。而盡新之。而乃希望此黃金世界之政府。湧於其後也。夫孰不知新民說之所能灌注者。萬人中不得其一也。而飛生必強以新民說與社會改良問題同一視。亦已過矣。

吾讀飛生引嚴氏一震之語。吾知飛生之意所存矣。此亦可謂近來最有力之一學說也。若謂鄙人於此一節。未留意焉。則固非所敢受。去年一年之新民叢報。其與「震」主義之關係深淺若何。讀者皆能言之。今勿具論。但吾儕今日所同禱祝。同歡迎者。震也。

而「震」之實行當從何塗望得獨一無二之豪傑以自震之乎抑望得多數無名之豪傑以共震之乎如望彼多數者則新民之論烏可以已如望彼獨一者則其人之智力必遠在吾與飛生之上而又何勞吾輩以區區之筆舌震彼而彼乃始有所藉以震他也飛生謂新民說爲非新聞記者之言吾以爲言與行固異物也語夫實行何取於言微特吾言可以已即飛生亦可以已也以云言也則爲一般人說法也吾以爲新聞記者之責任其必在於新民也已

至其所駁「責己不責政府」一言則言各有當而已使之自責正乃使之自認天職豈有以飛生而猶不解此義者吾知其本意非相駁直假此爲棒喝而已抑曾思新民說者非與政府言與國民言也不責國民則曉曉多言胡爲者

吾非欲強護吾前說與飛生競口舌也飛生之論本無一不與吾同但其歸宿在「單易直捷以鼓其前進之氣」此實飛生全論之主腦亦近時報界之趨向也吾嚮者固亦最主張「鼓氣」主義乃最近數月間幾經試驗而覺氣之未盡可以恃氣雖揚上而智德力三者不能與之相應則不旋踵而癘矣或者又以爲吾之「震」主義只以用之於一時乘氣之忽揚而使用之既震之後雖癘何害庸詎知震雖簡單而震之前提卻有不得不複雜者存飛生知改良社會非一議論所能奏功豈謂變置政府遂僅一議論所能奏功耶短時間之客氣其必不足以濟大事明甚矣然則鼓氣主義竟不可用乎曰可偶用而不可常用而用之又必以其時曷爲不可常用曰有二義其一則用之多而力量反醇司空見慣變爲口頭禪而將不足以動人心也大黃附子劇劑也日日而服之失其效矣驪山烽燧及其時而或反喪其用是不可不謹也其二則今日欲改造我國家終不得不於民智民德民力三者有所培養苟非爾者非惟建設不可期即破壞亦不可得也而偏持鼓氣主義其結果也則往往於養成智德力三者之事業無端而生出許多魔障口君口口爲余言自蘇報學界風潮一門立不能破壞一書院而惟破壞許多學堂自東京學生運動之義倡不能損滿洲政府一分毫而惟就閣自己功課或鼓其高志棄學而歸歸而運動運動而無效無效而懼喪懼喪而墮落問所贏者幾何曰廢學而已此雖青年諸君逆耳之言乎顧亦安可以不深察也甚矣立言之難也朱子曰教學者如扶醉人扶得東來西又倒以數千年無動爲大之中國稍有志者疾心痛首恨不得日旋雷霆於其頂上以撼之吾去年爲「敬告同業諸君」一文意亦有在矣顧氣衰者不得不激之使揚而氣太盛者又不可不斂之使靜何也欲民之有氣者非欲其囂然塵上而已將以各任一二實事也乃一語於任事則徒氣不足以自行矣故鼓氣主義者藥也而非藥也藥也者當適其時而用之日日而藥焉抬而已矣何謂適時夏間蘇報之僞造上諭彼其意欲以激動學生及一般國民也使其時國民之實力既已充預備既已足如六軍秣馬待將令而行如爆

藥成陵待火線而逆則蘇報之藥爲適時矣。奈誤認時勢故其藥力全消耗於無用之地而反以生他病則不適之爲害也。孟子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一年以來，東京學界之雜誌，彬彬輩起，突飛進步，然跡其趣旨，似專以鼓氣爲唯一法門。此傾向日甚一日，其發論之太軼於常軌者，往往有焉矣。夫以此對於社會一部分之人以立言，豈曰無益然鄙人所陳二流弊，亦不可不深長念也。因答飛生難，牽引冗沓，下筆不能自休，讀者平心以察其意之所存，庶不以我慢見罪，還質飛生，以爲何如。

答和事人

頃有自署和事人者，頗以近日新民叢報主義相詰責，茲錄而答之。

閱新民叢報廿八九號得讀大作，知從美洲回來，宗旨頓改，標明保王，力闢革命，且聲言當與異己者宣戰。吾知足下素來強辯，未易與言，但不言而仍不能止者，正以於心有所不安耳。（中畧）足下力闢革命，亦自成其說，吾不能與之深辨，但試問命則不能革，而王則可以保乎？大抵保王與革命兩黨之手段不同，其目的未嘗有異也。今日新學中人，由革命而生出排滿，蓬蓬勃勃，一發而不可制，推原其始，亦由救國來也。痛宗國之淪衰，而在上者仍不振，於是思所以革命，革命之說一起，而思滿人平日待我之寡恩，而排滿之念又起焉。事本相因而又相成，何者？一朝起事，勢必有謂爲無父無君之邪說，以搖惑人心，中立者必將解體，蓋排滿所以補革命之不足也。故排滿有二義：以民族主義感動上流社會，以復仇主義感動下流社會，庶使舊政府解散，而新政府易於建立也。而足下力闢其非，天下之人將盡信其非矣。於足下有濟乎？抑無濟乎？古來英雄辦事，未有強人使與己意相同，更無有別人之非而成己之名也。況兩黨之人，互相水火，互相唾罵，互相攻訐，則舊人得所藉口，而天下大事何日能成乎？今日者禍機愈迫矣，瓜分存至矣，命固不能革，而王亦不能保矣。他日白人主我中原，制我死命，兩黨人合力而思挽回之術，亦不可得矣。必有徬徨瞻顧，痛哭流涕，歸咎於今日與訟者，悔之無及矣。子其思之，忍以天下爲兒戲耶？

答曰：和事人不知其爲何許人，讀其言，則必爲一熱誠愛國之士，無可疑也。其所謂命則不能革，而王亦非易保，此誠今日我四萬萬人最盤根錯節之大問題也。此問題甚長，非此短篇所能畢其詞，願以異日至其末節所云云，謂強人使與己意相同，謂別人之非以成己之名，此實非鄙人之所敢受也。凡言論者，發表一己之意見者也，言者與聽者各有其自由，斷未有能強之使與己同者。吾嘗論中國人之性質最易爲一議論所轉移，有百犬吠聲之觀，有水母目蝦之性，雖其所論如何高尚，如何磅礴，而所謂奴隸之本質終不免吾方以是爲一大缺點，而深疾之，而豈有強人使與己意相同之理？至其謂別人之非是固然也，顧所剔者不特人之非也，即我之非亦豈敢隱？夫鄙人之與破壞主義，其非無絲毫之關係，當亦天下所同認矣。然則吾豈與異己者爲敵哉？至謂以成己之名，則更失之遠矣。反抗於輿論之最高潮，其必受多數之唾罵，此真意中事，使鄙人而好名也，則更安肯出此？吾向年鼓吹破

壞主義。而師友多謂爲好名。今者反對破壞主義。而論者或又謂爲好名。顧吾行吾心之所安而已。吾生性之長短。吾最自知之。吾亦與天下人共見之。要之鄙人之言。其心中之所懷抱。而不能一毫有所自隱蔽。非直不欲實不能也此則其一貫者也。辛壬之間。師友所以發責之者。甚至而吾終不能改。及一旦霍然自見其非。雖欲自無言焉。亦不可得。吾亦不知其何以如是也。故自認爲真理者。則舍己以從。自認爲謬誤者。則不遠而復。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吾生之所長也。若其見理不定。屢變屢遷。此吾生之所最短也。南海先生十年前即以流質相戒。諸畏友中亦頻以爲規焉。此性質實爲吾生進德修業之大魔障。吾之所以不能抗希古人。弊皆坐是。此決不敢自諱。且日思自克。而竟無一進者。生平遺憾莫此爲甚。若云好名。則鄙人自信此關尙看得破也。至立言者。必思以其言易天下。不然。則言之奚爲者。故鄙人每一意見。輒欲淋漓盡致。以發揮之。使無餘蘊。則亦受性然也。以是爲對於社會之一責任而已。至云兩黨之人。互相水火。互相唾罵。互相攻訐。云云。此誠最可痛心之事。若鄙人之尙知自重。而不肯蹈此惡習。此亦當爲一國所共諒者。試觀去年春夏間。報界之所以相誣攻者。若何。吾黨曾一置辯否。又如香港某報。每三日照例必有相攻之文。一篇認列強爲第三敵。認滿洲政府爲第二敵。認民間異己之黨派爲第一敵。其所以相唾罵相攻訐者。亦云至矣。夫使以筆墨挑戰也。則吾輩亦何患無辭。試觀鄙人及我親友。曾爲一應敵之師否。非直不屑爲。亦以義固不可也。且如頃者章鄒最後之供詞。各報館之噴有言者。亦衆矣。而本報並其原語。亦不肯錄入。誠以敬其初志也。吾謂『和事人』以此相慮。則可慮者。其必不在吾輩矣。若夫吾發表吾現在之所信。而不能自己。則吾既言之矣。吾今後更將大有所發表焉。然此非唾罵之謂也。非攻訐之謂也。吾所謂與輿論挑戰者。自今以往。有以主義相辨難者。苟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吾樂相與賞之。析之。若夫軋轢慢罵之言。吾固斷不以加諸人。其有加諸我者。亦直受之而已。寄語和事人。可無慮此。抑吾亦欲徧國中志士。皆奉和事人之教也。至吾之所以不能已於言者。則本報前號中鄙著『論俄羅斯虛無黨』。『答飛生』兩篇。亦可略見其用意之所存。毋亦如和事人所謂欲兩黨合力以思挽回之術云爾。願和事人平心靜氣。一省覽焉。而更有以辱教。固所望也。匆匆不具。

記斯賓塞論日本憲法語

日本近出之雜誌「太陽」有一文。題曰「故斯賓塞氏與日本憲法」者。博士金子堅太郎所撰。自述其十五年前與斯氏對話之語。斯氏曾與彼約。謂當生前不許宣布。故金子氏之筆記。藏之篋中者十五年。今斯氏既逝。乃發表云。此亦有一讀之價值也。金子氏記初見斯氏時。以伊藤博文所撰日本憲法義解贈彼。乞其批評。

斯氏未讀其書。先發問曰。余有所最疑者一事。憲法之爲物。始自英國。美國繼之。其後各國又繼之。大率皆由國民要求逼迫。或購之以血。而始得制定。獨日本者。建國以來。一系相承。爲專制獨裁之國體。民樂其化。未聞有要挾強逼之事。今乃平地湧現。生出此憲法。其故何由。金子氏乃詳告以日本建國以來之歷史。更及明治維新以後之事。若何而廢積年沿習之封建制。若何而採輿論爲改制之方針。以定開國之國是。若何而於太政官之下。置三職八局。若何而設待詔院諸機關。若何而置元老院大審院以劃行政司法之範圍。若何而開地方官會議以啓自治之端緒。如是者。既二十年。而乃有憲法之成立。決非突然而生者云云。斯氏乃曰。得之矣。得之矣。吾向以此問題質諸貴國多人。莫能答也。今聞吾子言。吾知其與進化公例不謬矣。

越數日。斯氏讀憲法義解卒業。乃函招金子氏於其家。有所語。其言如下。

余以爲一國之憲法及其附屬法律。必須與本國之歷史及國體有同一之精神。同一之性質。苟不爾者。則當其憲法法律實施之時。其困難必不可思議。終不能達立憲之目的而已。余懷此意見既久。故曩者曾與駐英之日本公使森有禮氏有所語。謂日本若欲制定憲法。必當採漸進保守主義。以本國之歷史習慣爲基礎。而旁採歐美各國之所長。使日本遺傳之政體與歐美立憲主義相調和。此其最要也。若破壞舊體而創設新制。則殊非我之所望。何則。以物質界論之。凡齎外國之草木。以移植於本國者。勢不能與外國結同一之花實。此植物學之原理也。惟憲法亦然。歐美諸國之憲法。各各因其國體歷史及習慣而成立。決非取他國之法律翻譯之而執行之也。余當時所以語森氏者。若此。今見足下所示之日本憲法。讀其註解。知一本於日本古來之歷史習慣。以漸進保守主義爲宗。此余之所最贊成也。顧吾更有一言。欲爲日本政府告者。則將來實行此憲法。比於制定憲法時尤爲困難。此不可不深察也。制定憲法者。不過以少數人士之精勤。而可以成就。若實行憲法。則國民全體之大事業。其難有什伯倍於其初者。試以美國之實例證明之。美國憲法之精神。在人民平等。上下皆有同一之權利。乃行之數十年。而美之憲法政治。漸集於政黨之掌握中。其政黨亦多由政治家之利己主義。良民不勝其苦。質而言之。美國人於憲法之空文上。得有平等之權利。其在實事上。乃不得享之也。

以政治學之原理論之。政府之事業。當漸次輕減。使人民各以箇人自營之。故政府最終之目的。則放任主義也。此論爲余生平所最主張。君之所知也。雖然。以今日社會之實際。未足語於是。放任主義者。不過立乎今日。以指將來。謂具足圓滿之世界。當如是耳。故論政府權力範圍之廣狹。必使國民人人皆養成自立自勵之精神。無需政府之誘導。而自能各守其義務。又無須政府

之禁遏而自能不侵他人之權利不害社會之安甯夫如是則政府之事業可以縮至極狹隘之區域於是乎政治學之原理乃可實行試以埃及金字塔譬之則未開化國之政府猶塔之初階也余所主張放任主義之政府猶塔之絕頂也政治之進路由初階漸次以達絕頂其進步之程度一依其國民智德力之程度以爲定欲不經初級二級三級之順序一躍而達於絕頂勢固不可得達即達矣亦隨而躡耳故吾所望於貴國政府者依此學理而熟察日本國現時之地位在金字塔之第幾級據現在所立之地而漸升焉苟欲爲躡等之進步不特於憲法之實行諸多窒礙而其不利於國家及國民者更遠且大也（下略）

陽第十卷第四號
第七十八九頁

案斯氏所論可謂博深切明昔天演學者通用語皆曰物競天擇優勝劣敗而斯氏則好用「適者生存」一語誠以天下事無所爲優無所爲劣其不適於我也雖優亦劣其適於我也雖劣亦優夏之裘冬之葛美非不美而服之皆足以生病則不適之爲害也不解此義而以之掌持議論國家事其危亦甚矣斯氏所忠告於日本政府者曰自審其國民地位在第幾級吾以爲凡自愛其國者皆不可不三復斯言矣斯氏又斷斷然以本國之歷史習慣爲言母亦以進化之公例從無突然發生之物皆循其遺傳而遞變焉經若干年而其狀態乃大異耶然則吾國民之所以愛吾國者其亦有道矣苟不審吾之歷史若何習慣若何而曰是物者現時各國行之而最優者也吾攫而取之夫如是則吾亦可以自廁於優勝之林豈知一切事物固有在彼爲優而在我反爲劣者耶乃知不健全之理想非徒無益而又害之吾願我政論家平心靜氣以一聽前賢之遺訓也

譯叢

論西藏之英俄關係

東京國民新聞

自一九〇〇年李鴻章與俄國商定密約。其宗旨所在。爲防中國與各國有衝突。而中俄協力以相助也。自是以保全滿洲政府及中國本部爲口實。而於滿洲蒙古土耳其斯坦及西藏。使中國與以措置自由之權利。此密約至翌年始爲各國所探知。大生阻力。然俄國早已憑此密約之力。多占政治上之勢力矣。夫俄國對中國其最後之宗旨。不在政治上。而在生計上。然俄國在中國未易收生計上之利益也。苟各國恃其海上勢力之優長。任意在中國全部擴張其生計上之勢力。則俄國斷不能相與競爭。惟俄國不能以商業在中國內地同占勢力。故借道於政治。以欲抵制他國。惟其立心如此。故生兩策。其一則欲使滿洲政府之威權大張於國內。彼得挾天子而令諸侯。其一則欲擴張俄國領土。務使與各國在中國所占之勢力範圍直接逼近是也。今於俄國經營滿洲蒙古。姑勿具論。而其於所施於西藏之政略。則大有研究之一值焉。一九〇〇年十一月。西藏外務長官奉大喇嘛朝廷特命。以赴俄國。上俄帝以「信仰保護者」徽號。又其所送禮物。亦有表識。略示其認俄帝爲佛教保護者之意。自是大喇嘛遂認俄帝能行其政權于全世界之佛教中矣。此政權自一七二〇年滿洲與西藏立約以來。原爲中國皇帝所握。今大喇嘛竟自中國皇帝之手。中奪之以與俄帝。而俄帝遂爲握佛教界最大政權之主矣。然俄國與西藏立約。照例須經中國皇帝批准。然大喇嘛今與俄立約。實不利於清廷。宜清廷之不從其請。然俄卒得伸其志者。以清廷中有人爲之奧援也。昨一九〇二年十月。關於西藏事件之中俄條約。經已議定。此新條約亦已通牒於各喇嘛教長。十一月之德國某新聞。已登載其全文。今錄之如左。

第一條 西藏本位於中央支那及西伯利亞之間。俄國與中國互有維持此國平和之義務。苟西藏一旦有事。中國爲保持此地。俄國爲防禦國境。可互相通告。派軍隊於西藏。

第二條 若他國於西藏直接或間接謀亂時。中國及俄國有協同而防遏之之義務。

第三條 俄國正教。本與喇嘛教同。於西藏可自由宣教。其他宗教。可嚴禁其傳入。因此之故。大喇嘛及俄國正教北京司教。當同心協力。以保障西教之自由宣布。且盡力之所及。以避宗教上一切之紛爭。

第四條 當使西藏逐漸改良其內政。而爲獨立之國中。中俄兩國當合力以扶助之。改造西藏軍隊爲歐式之任。則俄國當之中

國則於西藏生計上之進步及對外政策當時爲留意。

就此條約雖議論紛紜未知其真相要而言之此約既立則於亞細亞英俄之關係大受影響固無疑義也。

彼中俄條約是俄國勢力及於西藏全部故英國與俄國不得不互相接壤彼英國之於亞細亞所固守之外交主義日求不與俄法互相接近其保阿富汗之獨立則爲不與俄接壤之故保存暹羅則爲不與法接壤之故然自有中俄之西藏條約則英國於亞細亞外交之大主義一旦破壞遂使兩大帝國以二千哩以上之境域忽爲比鄰。

於亞細亞來此奇變英國國民亦頗有謂無足深憂者其論有二一謂英俄兩國之境雖接然有喜馬拉之大山脈可爲軍事與商業之障壁彼俄國雖於西藏擴張勢力決無足恐二謂西藏之宮廷咸主親英若英國政府出而干涉則大喇嘛必力求中國破此條約則此條約必歸無効云云雖然此等議論謬誤實甚彼大喇嘛雖有親英之志欲賴英國而廢此中俄條約然考之實際必不可得何則夫中國所與於俄國之權利本爲中國所自有今中國移其所有以歸俄國西藏斷無抗議之勢力況大喇嘛之近與俄親其不肯容喙可斷言也當時中俄之訂密約大喇嘛特遣使於俄國與俄帝以佛教界之政權蓋大喇嘛欲以佛教界之勢力與俄帝之政治勢力相合而大有所爲也則以大喇嘛之有排俄親英之主義者非謬而何。

大喇嘛近觀中國之實力日就衰弱知不能藉中國之政權以盛佛教之勢力時欲絕中國而倚俄國彼大喇嘛雖有親英之形迹然究非真意乃外交政策耳蓋彼雖疎中國然未有與俄接近之機會故暫親英國利用其勢力以徐圖接近俄國之政略若俄果可依則必棄英是西藏與俄國相爲提携時即西藏與英國相絕之時也則以西藏一時之親英主義而謂可妨俄藏之提携者亦謬論也。

雖然西藏既親俄之後固不敵視英國且力謀不傷英國之感情蓋若傷英國之感情則大喇嘛之勢力必多窒碍最近八九年間大喇嘛之勢力異常膨脹於中國本部固無待言即於蒙古滿洲緬甸等處之佛教徒亦認大喇嘛爲佛教界有最上之權力且大喇嘛之外交亦頗巧妙不論何國之感情不妄傷害專欲吸收其佛教徒於彼勢力之下則彼欲吸收英領印度之佛教徒其不忍傷英國之感情固其宜也。

彼大喇嘛之親俄主義亦大有故彼英國之領土佛教徒固少且彼等教徒多不認大喇嘛之權力至俄國勢力所及之地則大相反是大喇嘛之所以親英不如親俄者職此故也今大喇嘛則得一膨脹有力之俄國以爲之援俄國則得一統一佛教主義之大

喇嘛以爲之助是今日亞細亞之政局彼大喇嘛之佛教統一主義與俄國之膨脹政畧實須臾不可相離昔中世之歐洲法皇與皇帝互相提携遂使法皇之勢力與皇帝之勢力兩相長進此事正與相類

夫亞細亞教權之大勢力與政權之大勢力互相結合必並行不悖終達其目的蓋一則注全力於政治一則用全力於宗教彼此權力必無侵害則他日俄帝爲佛教之皇帝大喇嘛爲亞細亞之法王亦未可知也

又英國之論者謂印度之北境有喜馬拉之峻險以爲障壁俄國於西藏之勢力決不足恐及細爲考察亦關於時勢者之迂論也就軍事上而論彼喜馬拉之山脈雖足防俄軍之侵入卽俄國如何經營西藏於印度初無影響不知今日之軍事全視生計上之實力如何而決勝負則一考俄藏同盟之影響其及於英俄兩國生計界之如何當可瞭然矣

夫英國之領有印度正所謂生計的之領有也英國於印度之生計勢力比之政治勢力固甚強盛卽俄國於政治上或軍事上征服印度英國之生計勢力必足以傾覆俄國之政權及武權卽於中國亦然英國之勢力則在生計上俄國之勢力則在政治上是英國之勢力比之俄國固根深蒂固不易搖動俄國深知其短故於政治勢力所及之處執鎖閉門戶之主義以保護其幼稚之產業以造將來之基礎蓋近時世界政略之原則有三其一於生計上占優勢者則斷不爲敵國之政治勢力所傾覆其二於政治上占優勢者則有爲敵國生計勢力所傾覆之虞其三若於生計勢力與政治勢力俱不存在之地生計侵略與政治侵略畧相爲競爭則前者勝而後者敗若執此原則以求西藏問題則英國對俄國之政治的膨脹其政略可不言而喻矣

彼俄國締結西藏條約之故實欲舉中國之背境悉歸其勢力範圍以防西洋各國之生計侵略而休養本國之產業鞏固本國之基礎故俄國之閉鎖門戶主義若果能扶植其生計勢力則俄國之於亞細亞其勢力正未可量今俄國力征經營大有一日千里之勢是英國欲防將來之禍患則不可不向俄國之政治勢力範圍而謀生計侵略若果欲侵略則必於印度與俄領之間設一有力之交通機關以英國發達已久之生計力傾壓俄國之幼稚產業則俄國之政治領地悉爲英國生計之領地俄國徒負政治與軍事之責任而英國獨收經濟上之實益至果欲行生計侵略之策則不可不築鐵道二條一則築幹路以走喜馬拉山脈之西多設支路以走其東一則築幹路於土耳其斯坦以衝俄國生計幼弱之地更設支路以連絡印度揚子江之英國商業勢力範圍且伸英國之生計力於中國西部以防遏俄國之東下

今日印度之商人費一年或十月之日力經阿富汗而於土耳其斯坦印度之間經營商業千辛萬苦猶能以印度之製造品支配

中央亞細亞之商業。若英國於中央亞細亞與印度之間果設完全之鐵道。則以豐饒之印度產物。臨俄領之幼弱生計。界征服而支配之。固甚易。易是俄國可恐之事。孰有過於此耶。

印度中國間之鐵道。雖屢有計畫。然至今尚未始業者。固因工事之困難。費用之鉅大。及現時之支收。不足相償。然英國於亞細亞有二大帝國。一爲印度之政治帝國。一爲中央支那之商業帝國。此二大帝國。本各分離。以鐵道而聯結之。實爲英國最急之務。然中俄之西藏條約。與法國之經營雲南四川。實於此二帝國之連絡。防礙甚。若此連絡鐵道。果告成功。則西藏條約。實際終歸無効。且其生計勢力。必足以左右揚子江一帶。是俄國欲自西藏以臨中國之政畧。亦終失敗。則俄國於西藏之政治勢力。亦爲英國於西藏東西之生計勢力所傾壓。雖然。印度中國間之鐵道。實亘八百哩以上。建築費約須二千萬磅。工事之困難。世界殆無倫比。若求竣工。固未易言。然俄國於西藏休養生息。日求養其實力。不出數年。即大有可觀矣。是謂俄國於西藏之勢力。殊不足畏者。非亦迂闊之論邪。

歐美公德美談

日本育成會編

(一) 總說

歐美諸國。凡一國莫不各有其特別之國風。然凡宇內之第一等國。其國民之品位及風俗。莫不負乎高尚。而自然與衰弱之國不同。詳察之可知也。

曾有某氏巡遊歐美歸國。

皆指日本下仿此

直尋出我國與歐美比較之劣點。謂人曰。余之未至歐美也。竊思我國所以不及歐美者。特物質

之文明而已。若夫修身道德之事。則我國舊崇儒佛。道理湛深。必不讓歐美也。及遊西洋諸國。居彼間數年。然後慚汗浹背。瞠乎若失。乃嘆我國之不及彼國者。固不惟物質之文明而已。即修身道德之事。亦實遠不相及也。試詳觀夫實際。品格之高尚。行狀之方正。家庭之純潔。西洋人之高過東洋人。不啻倍蓰。今而後乃知西洋人強盛之道。固實有其本原焉。余倡此論。雖世人盡詈我爲崇拜西洋之流。余不辭也。

懷金穀。乘自由車。招醜業婦。

即娼妓

公然恣淫樂。而不顧家庭之門風。是非東洋國之所謂縉紳大夫歟。以吾所見西洋之婦人。則

過於東洋者遠矣。彼中之所謂淑女者。其程度決不較男子稚弱劣。能解事理。任子女之教育。任一家之經濟。任親族隣里之交際。

凡烹調裁縫之事。條理井井。不稍煩男子也。是非真所謂淑女歟。謂予不信。試細心觀察住居橫濱神戶間之西洋人如何可知也。

此君素深於和漢學。年過四十。其巡遊西洋歸國之言如是。是焉能謂之爲心醉西洋。徒肆誕說乎。

歐美諸國社會之組織。甚少闕典。其所以能立于今日之宇內。爲優等強國者。惟在修身道德堅固根底之上。修身道德者。一切事業之根底也。有根底而後有枝葉。竊願我國民深究歐美立國之根底。採其所長。以補我之所短。勿囂囂然徒自大而不悟也。歐美人之生活。乃共同的而非個人的也。夫歐美之個人。張權利。行義務。重名譽。貴財產。其志趣爲我國人之所不及。所謂共同的生活者何也。曰如遊戲之類是也。其目的常共同一致。故歐美人之個人遊戲極少。而共同遊戲殆占遊戲之全體。其在家庭也。老幼男女。共同奏樂。歌謠跳舞。歡喜無間。白髮之翁媼。與五六歲之幼兒。共同樂家庭之團圓。以家庭爲此生之樂園焉。夫有夫之樂。妻有妻之樂。小兒有小兒之樂。家有來客。則無論爲夫之客。或妻之客。皆其家庭之客也。乃供特別之饌。主人夫婦相伴。一家族共飲食。共談話。共娛樂焉。卽此家庭之一端。論之。可知歐美社會之狀態。固箇人莫不自重。而尤注意於共同之生活焉。要而言之。彼以獨立心爲箇人之基礎。而建設公共心之家屋。此其所以爲文明社會也。公德者。卽此公共心之所引出也。

(二) 往來

西洋文明之各國。往往投極多之金錢。以修道路。而便人民之通行。甚至窮村僻邑。亦道路整潔。不爲降雨泥濘而有所不便。至於大都會之道路。則莫不以極堅固之木材土石敷設之。其表面不留泥土。故婦人之下衣。常曳地而行。亦不沾一塵焉。法國巴黎之大道。尤爲奇潔。全體敷石。其石常以藥水養之。車輪通過。靜不聞聲。甚至以香水灑之。其所以擲巨款而不惜者。以是固爲居人應享之權利也。

其道路間往來行人之狀。則大概中央爲車馬道。左右兩旁爲人道。車馬決不侵入人道。人亦決不侵入車馬道。境界劃然。車馬與人。決不相侵。而各國依其習慣。往者由左。來者由右。往來之人。不相衝突。雖當非常羣集之際。老人婦女小子等。亦可坦然行路。而無衝突擁逼之患。雖田舍間之細道亦然。雖至狹之道。亦可并列二三人。往來者先後有序。秩序井然。雖小學校之生徒。亦行路有規矩而不凌亂焉。

往來之人。莫不注意保護道路之清潔。市內無論矣。卽在市外。皆無論晝夜。道路之傍。絕無有人大小便者。雖童子亦皆知保道路

之清潔。爲公共安寧之必要。而在路傍大小便之決不合於公理也。道路傍之僻處。皆設有共同便所。以便行人。共同便所之清潔。實有可驚者。無一點之污迹焉。雖由掃除之勤。亦因其國人無論上下貴賤。皆知共同便所爲人所公用。注意清潔。而不敢污穢之。以免後來者之煩惱。而人人有清潔便所之責任。污穢之則爲得罪於公衆也。倫敦之共同便所。尤爲奇潔。蓋英人最重氣節。以污穢公共物爲莫大之恥辱。試以我國東京市中之共同便所比之。則汗顏當何如也。

西國之人。皆不妄在道路之間唾吐痰涎。有肺病之必須吐痰者。當外出之時。常以小瓶盛消毒藥藏入衣囊。吐痰之時。則取此小瓶出而吐入之。蓋人人有德義之心。既罹肺病。則恐因妄吐痰涎之故而傳染於他人也。我國之患肺病者不少。隨處妄吐痰涎。於國民衛生之道。其危險千萬。可勝言哉。

西國之大都會。莫不人馬雜沓。異常擁擠。然因雜沓之故。而生紛紜者極少。則因公衆莫不受警察官之指揮也。倫敦爲天下最繁華之所。通過四達之區。最爲危險。何則。四達之區。車馬與人紛馳而來。併向一所。則不能不賴警察官居其間以進止之。通過之人。乃無所害。當是之時。無論如何之縉紳豪族。皆不能不受巡查之指揮。而從順之。以爲一巡查之指揮。即國家之命令。而不能背之。其不受指揮者。是自求踐踏之禍之狂人也。

人人以保護路上之秩序而整齊之。爲共同安寧之必要。故雖遇有特別之事。老幼婦女。非常羣集而不患騷擾。壯者以保護老弱及婦人爲自己心得之義務。老弱及婦女泰然出入於羣集紛沓之中。而不患衝突。雖偶有甲乙當衝相觸之事。亦不生惡言以相詈罵。以是乃二者偶然之粗忽。皆不免於過。無所用其詈罵也。英國之人以爲當道路之衝。因粗忽而發惡言相詈罵者。爲最下等無教育之人焉。

彼等平生往來。皆在道路之左右。道路之中間。皆車馬往來之所。非往來遊步之所也。各學校之學生。亦無在大道上散步者。惟大運動之時。則一行之耳。

在野蠻未開之國。凡遇不具廢疾之人行路。或羣眺視之以爲奇異者。西洋文明之國則不然。凡遇廢疾不具之人。莫不心憐其苦。痛而代爲之不快者。

道路之兩側。菓樹纍纍。幾百千本。春開紅白燦爛之花。秋結青黃陸離之菓。纍纍滿枝焉。往來之人。無論誰何。無摘其花採其菓者。其菓既熟。則取而集之於市場。以其價充其地公共之費用。我國某氏曾遊德意志。在田舍間見夾道菓實纍纍連枝。路傍有一羣

小學校之生徒。其中一人哭泣。有人問曰。此小子何哭之悲也。他人代答曰。此人誤取落枝之一菓。人皆責以妄取公共物之罪。逼其向管理者謝罪乞宥。是以泣。嗚呼。此不過小子無知誤取一菓耳。乃以侵犯公共物之故。力逼之使謝罪。亦可見泰西人之重公衆物矣。

要之泰西人之道。路修理最爲整潔。雖陰雨連天。亦無泥濘沒脛之虞。雖田舍之間。其道路亦最爲上等。人人皆有熱心以圖道路之造築修理。又道路往來。皆有一定之規則。其規則皆務實行。往來之人皆莫敢犯焉。

(三) 馬車及電氣車

歐美各國交通之機關。馬車電氣車并瀛車爲同發達。歐美無東洋車也。東洋車以人力拖之。同人道於牛馬。爲最不合公理之事。歐美之最通用者爲馬車。稍富有者皆自備有乘用之馬車。都會之中。皆有馬車電氣車。往復於一定之線路。以乘載來往之人。其馬車多下敷鐵線。而以馬拖車行於其上。今者用馬車之處。已漸漸多變爲電氣車矣。

德國之漢爾雷。英國之倫敦。此鐵道馬車及電氣車甚不可思議。車無御者及掌車者。蓋御者惟運轉車輛。不問乘客收取賃錢。乘客自如數納與而不短少。營業者信用乘客之德義。乘客知自貴重。而不爲騙錢之卑劣行爲。車中有通示價單。有集金函。乘客自各投賃錢於其中。御者決不注意於乘客之投金與否。而乘客自皆自投金而不相欺焉。無論何國何處。御者自掌車。乘客自納賃金。而自無卑劣之行爲焉。

同車之乘客。無論知與不知。皆互守禮儀。而謹慎不致惹起他人之煩厭。如初入者時值人少。而一人占二人之地位。則自起而讓之。落雨之日。或傘上所落之雨滴。偶沾他人之膝。則引之爲大痛恥焉。年壯之人。既坐於車。遇有老弱及婦女來。則即起立讓之。無論知與不知。皆如是。故老弱及婦女之在馬車中。或電氣車中。皆甚爲安心。無所不便。在車之人。皆互守禮儀。而不爲猥褻之談話。乘客上車下車之時。皆先後有序。行禮簡而不繁。乘客皆務極力自修。以免他人之煩厭焉。

當乘客數人同上一車之時。大約壯者必讓老弱及婦女先登。而已則居後。又數人同時下車之時。壯者必讓老弱及婦女先下。而已則最後下焉。

馬車之御者。必甚愛其馬。而不稍加虐待。雖持鞭而決不輕易撻之。鞭馬太多。則御者社會皆視之爲莫大之恥辱。凡馬既疲而苦暑之時。苟御者不察馬之苦。而更加以虐待。則御者必致失其職。馬雖牲畜。御者自不能不施以愛情。一馬服役之時間及里數。皆

有一定之規則。而不可犯之。又務考求馬之衛生法。而不害其健康。酷暑之際。馬之頭部特戴冰囊。即其例也。乘客既入車輛。則咸愛惜此車輛。不啻若己之所有。然不稍污其車內也。苟有婦人同在車中。則必不吸烟。吸烟之時。甚留心其烟草灰。免致落於車中。遺有燒痕。以損車中之物。而必投之於盛烟灰之盒中焉。視傷損共用之車輛。爲最輕薄之俗。在車中不妄吐痰。不妄出鼻液。其拭鼻液之紙片。亦不妄投。以免人之見之而生厭也。總之乘客之在車中。時時務爲清潔。車中之塗澤修飾。皆留心愛護之。而不加破損焉。

德義之厚薄。於經濟上大有關係。如乘馬車電車者。愛惜其車。不妄加破損。則營業者可免用甚多之修繕經費。則乘車之賃金。又可減爲低廉。是誠營業者與乘客莫不兩受其利益也。

(四) 汽車

英美德法諸國。莫不以鐵道爲陸上交通機關之主位。其發達甚速。然在歐洲尤以比利時爲最發達。其他之各國。亦皆以鐵道貫其國境。而各與他國之鐵路相連接。凡國之大小名邑勝地。莫不有之。軌道既廣。速力甚強。故其搬運交通爲極便利也。乘客既多。則停車場中老幼男女羣集焉。然無論如何人衆。皆前後相讓。老人婦女兒童之屬。爲衆人之所禮遇。愛待。賣車票者。依到時之先後爲序。成列齊行。整然不亂。無突然由後面來搶先買票者。賣票處執事之人。異常警敏。銀錢之補償出入。授受極速。買票者無久待之煩。雖乘客之數至數百。一瞬間買票之事已了結矣。

乘客入車中之時。多向先乘之客行禮。先乘之客各答以相當之禮。入坐之時。無論地位如何有餘。亦斷無一人占二人份以上之坐席者。放置行李。各有專所。各修禮儀。無恣意飲酒食肉。以惹起他人之煩厭者。更無妄吐痰液。爲無禮之談話舉動。以惹起同乘者不愉快之事。

英國之汽車最便之事。即乘客荷携有行李者。直交之於汽車搬運行李之人。指定一地。使之送往。彼必送往無誤。決不虞遺失也。大抵每日一處汽車運送所。必運送行李數十萬件。條理井然。無誤失者。英人皆直交行李於汽車運送所。告以運送之處。而不取收票以爲證。蓋乘客與汽車營業者之互相信用已深。故直托付之而無所疑也。

曾有日人居英國之時。偶乘汽車。於停車場買票之處。忘失其盛銀之囊。海外萬里爲客。失其銀囊。所關非小。因急向一同乘客英人告其事。英人慰使勿憂。及至次停車場之時。是英人即詳將此事向驛長言之。驛長即以電信問其事。回電云銀囊放在無恙。次

列車到來之時。銀囊亦附在焉。某氏歡喜如更生。深感英人之深切敏捷。其德義之高。爲真不可及云。總之汽車營業者。能重其業務。於乘客貨物取送諸事。丁寧深切。改良車輛。日進於善。乘客莫不感之。無買三等之票。坐二等之車。種種不德之事者。亦可見其社會風俗之良矣。

日本某氏在北美合衆國之時。偶在某所乘汽車時。坐席已充滿無餘地。同乘一美人見某氏之爲異邦人也。乃直起立而以坐位讓之。其厚意可感如此。

(五) 公園及遊覽場

歐美之先進園任一地方。皆有公園。大都會無論矣。甚至田舍之間。亦皆有公園焉。公共遊而樂之。以忘其苦勞。園中有樹木花卉。建築几席電燈之屬。入而遊者。莫不珍護愛惜。而不敢污損之。園中有天然之動植物及人工之器物。陳設井然。雖無看守人掃除人。而自然雅潔。蓋遊乎其中者。莫不以是爲公共之行樂場。而莫忍傷毀之也。

西國之中。雖最下等之貧民。亦皆有對公共之德義心。其對公園也。亦以爲不僅予一人之行樂地而已。故以爲人人皆有保護公園之責。無論人見或不見。皆不敢折公園一枝之花。不敢拔公園一根之草。雖兒童亦無誘犯者。損公園之一物者。人莫不視之爲大損公德。而致公衆於不愉快。即自己之不愉快也。

公園之樹木。苟有小鳥作巢。孵卵於其上。則雖至幼之兒童。決無驚其鳥而壞其巢者。嗚呼。西國兒童之對小鳥。亦深切有愛情。何其美也。小鳥亦知兒童之心。故安然育雛而不飛避。常傍兒童之肩而飛翔焉。

明治二十七八年中。日之戰役既終。有某氏遊於法國。偕其學友某法人共遊巴黎之公園。某氏見其清潔整頓。風趣高尚。不勝歎羨。見夫千紅萬紫之間。鳥歌蝶舞。來集會者幾千百人。莫不愛園中之一切天然物。人工物。而莫敢損毀之。不摘一木之葉。不吐一滴之痰。某氏喟然曰。嗚呼。美哉。我日本國民之行狀。未及此也。同行之法人曰。貴國今雖戰勝支那。躍升爲強國。而國民之教育程度甚卑。未能十分普及。何能望法國也。法國民之行爲禮儀。整頓也非一日。人莫不知尊重公共之福樂。而不敢以一私人犯褻之者。

公園之池中。水禽甚多。泳游自如。然一人驚擾之者。

公園內附有動物園。觀於西洋之動物園。亦可驗西洋人之公德焉。蓋入動物園之人。無論大人或兒童。斷無有以一竹木片妄投

動物而驚擾之者。猛獸毒蛇之屬。閉置鐵窗之中。以供公衆之考驗。無虐待之事。反有優遇之姿焉。凡西洋著名之大都會中。所設之動物園。莫非壯大宏麗。備有全世界之動物種類。而無所遺餘焉。

公園之中。間日於樂亭奏樂。以爲公衆取悅之助。無論奏如何優美之樂。听者皆秩然有序。集者雖衆。老弱婦女。常受衆人之禮讓焉。精神舒揚。形體悅暢。奏樂既終。聽者歡喜讚美之一時。鼓掌之聲盈耳焉。

西洋之戲場。尤爲整肅。入其場者。皆敦禮儀。而無取厭之舉動。倫敦巴黎伯林之有名劇場。入觀者常有數千人。接近舞臺之人。身着禮服。肅然不怠。官吏平民。既入座者。見有淑女名士入來。即傾身讓之。而當開幕演技之時。數千觀客。一齊沈默。無諠言譁語者。出入之人。謹身局促。惟恐妨他人之視線。擾他人之聽機。演技之時。無敢飲酒談話者。且西國之演劇。與日本尤異趣者。即俳優之品位甚高。學殖甚深。技藝甚精巧。莫不受國家之保護焉。演劇之人。皆無卑鄙下流之氣。場內肅然。終始守禮法不亂。

(六) 飲食店及旅館

歐美諸國之人。多有於近傍之飲食店飲食者。飲食店雖各國不同。而莫不敦篤禮儀。無喧囂嘈雜之弊。

無論如何羣集。雖至各室已無空席。要皆靜雅不喧。無放歌高吟。爲大聲以驚四鄰者。同伴之談話者。聲音甚低。使同伴者能聞而止。決不發大聲以妨害他人。故雖人客數千。而館中常不失靜雅之態焉。人人知自檢束。飲食之時。不聞啜羹之音。打舌之響。以爲食物有聲者。乃下等動物之粗劣狀態。人則不當如是也。兒童有鳴食器致響者。其親必痛戒之。座中或有一高談放歌之人。則衆客齊注目視之。竊笑其爲無教育之人。故無一人敢犯此戒。以蹈無恥之譏者。夫在西國。如音樂唱歌舞蹈之事。可謂盛行矣。而在通常飲食之際。則決無歌舞音樂者。蓋歌舞音樂。固必有一定之場所。時日也。

飲食未終之時。常有至屋外稍散步者。人既離位而去。必無他人來侵其位者。散步既還。其坐席常依然無少變更。飲食之償價。日本常拍手呼下女問價。幾何而償還之者。西國則食客常依定價單償價。不誤。我國之食店。常將客所取之品物記入帳部。若恐食客之逃而不償者然。西國飲食店之食客既多。不勞登記。食客自了給其食價而後去。無錢者不冒昧取食以欺主人也。

飲食店大都於夜間閉店之時。一算總帳。一面調查此日所賣去之啤酒幾萬瓶。麪包幾萬斤。一面計算當日之入金。品物之價。必與實際之入金相符。而無所差誤。

西洋之旅館。與日本頗異。旅人既入旅館。則有其一定之室焉。入其室一如入自己之家然。一切用具。無所不備。各一旅客。各居其室。安靜無嘩。惟恐發高聲。以致妨害他旅客。夜間無飲酒放歌。以妨害他人之安眠者。嗚呼。西洋文明國之旅館旅客。亦與東洋相異如此。文明國之品位。固若是其高尚哉。又旅館之設備最整齊。故賓至如歸焉。

(七) 公會及私會

西國之會極多。然無論公會私會。集會之時刻。皆有一定。來會者按時而至。無或先者。無或後者。此亦西國人敦守規律之一證也。人人皆以爲苟自己不按時至。乃使多數之人不便。夫以一己之故。使多數人不便。乃不合於公德之大者。故西國之會甚多。而赴會者則皆按定時開會。閉會無愆時者。

不惟大會爲然也。親族朋友之小會。亦皆約有一定之時刻。談事既畢。立即分散。蓋莫不知珍惜時刻也。是不惟西國之上流人士。惟然。雖下等之細民亦然。按時聚散。而不虛費之。西國之人之事業。所以活潑能成功者。卽此珍惜時刻之力使然也。

又無論公會私會。凡集會之時。皆有秩序。言語動作。絕不粗暴。尊敬長老。而幼壯者服其勞。有留學德國之某氏曰。德國之集會也。常長幼順序。秩然不亂。蓋尊敬高年之人。固公德之所需也。

無論如何之大集會。皆無混雜擾亂之象。其入也順序。其出也順序。無爭前擁擠者。前行者稍緩。則後行者立而待之。沈靜恭默。不妄發一言。英國人之集會。尤顯大國民之氣象焉。

集會之時。莫不衣服整齊。無蓬頭垢髮。爲無禮之行狀者。大抵西洋人於理髮修顏甚勤。免以污垢致招同僚之厭也。集會之人。各知自重其責任。英國男女間之交際。尤最嚴重。蓋雖男女之交際。極自由。而爲污穢之品行。極稀。

集會間當飲食之頃。絕無亂飲妄食之象。是不惟紳士淑女爲然。卽最下等人之集會。亦無恣酒放浪之狂態焉。啜羹無音。用肉叉等器。無抵觸之聲。雖小兒亦然。西國之通例。無強人飲酒食物者。飲食之際。間爲適宜之談話。飲食既終。乃有舞蹈。蓋飲食自飲食。舞蹈自舞蹈。各有其時。立有規律。而不相犯。飲食之頃。最爲謹慎。席上不見酒滴。不見麪包屑。雖有之亦甚少。要皆甚整齊而不散亂。蓋飲食之際。須人人快樂。不可有不快樂之現象來前。以傷他人之感情也。

(八) 吉凶

歐美文明。以婚禮爲人生之最大事。由男女以同志自相聯合。以訂其偕老之生涯。親族知友。決不苟且干涉之。情意不相投者。雖

既婚亦可相離。然訂婚之時。既已由二人之同意。審慎周詳。則離婚之不幸事自少。世界中離婚之最少者爲英國。據日本自來之統計表。結婚與離婚之比。若三與一之比。比之歐美各國。誠可恥也。

歐美各國之祝生日也。亦與我國異。彼國之祝生日也。皆有懇惻之真心。如當主婦之誕生日。則主人祝妻。子女祝母。皆有誠虔之贈物。以祝其健康。共相喜樂。有留學普魯士之某氏。嘗道其在學校之時。有某教師生日之前一日。生徒若不知也者。依常上課而已。買有祝賀之飾物。送諸其教師之門。翌朝教師見之。不知誰之所贈也。此其所爲。何等高尚。以視日本之僅以名刺祝生日了草塞責者。相去遠矣。

西國之行葬式也。親族知友之來會葬者。皆肅然從柩而行。有某氏在北美合衆國之時。見一有名之紳士出葬。竊歎東洋之儒教。已實行於北美也。其故爲何。蓋儒教曰。喪與其奢也寧儉。日本及支那今日之送葬。大都流於驕奢。多有乘車馬以送葬者。北美不然。當會葬之時。無論如何之紳士豪商。皆徒步著喪服以送之。沈默從柩而行。有悲哀死者之色。是非儒教之精神乎。故當送葬之時。彼國無上下貴賤之別。遇者必表敬意。無論知交與不知交。莫不然也。

(九) 商業及商人

歐美諸國以信用二字爲商業之祕訣。不欺買者。不雜僞品。買物者以一紙書相告。約期何日何時送到。則必送到而無背約者。凡洗衣匠裁縫師皆然。

未開化之國。嘗以巧於欺客之手段爲商業之一要件。歐美昔時亦有此弊。今則視之爲最大之惡習。英德諸國之商人與買主。彼此皆以信用相締結。買物者以一紙書與商家。彼即按時將品物送來。而買者償價不誤。如我國已與萬國聯合郵便。則只費十五錢之郵便資。以往他國買物。雖萬里遙隔之國。彼必送貨來而不誤。蓋彼絕無人種言語風俗之異同。惟重信用。信用者。商業最貴重之職務也。

英國倫敦等處。商品充塞於商店之中。無論何處。品物既同。則其價必皆同一而不一。其定價一依其品物之精粗而別。價既定矣。則無論外國人本國人。親者疎者。賣價皆同。英國人莫不以二三其價爲莫大之恥辱。不惟英國之商人爲然。德法諸國之商人莫不然。彼等之所以能握全世界之商業者。即因此貴重之德義爲根柢也。西洋之營商業者。甚爲其社會之所重。即貴族亦無恥於爲商業者。故貴族中之開旅館及販賣食料品者甚多。世人毫不怪之。

蓋商業者。人類之所賴以爲生存。需用供給。皆以商業爲媒介。營其業者所得正當之利益。乃受社會正當之報酬。無可鄙賤之理也。

西洋之商人既莫不重信用。故授受金錢等事。常有不須立字據以爲領收之證。而商人與顧客。自決不相欺。雖巨萬之金。其出納也只須行員之一言。常不用證書也。

在英國不惟中流之人如是。卽下等之細民亦莫不重信用。而不貪倘來之金錢。如自法國往英國。在海岸上陸之頃。其代旅客持行李者。皆受一定之賃錢。不論國之內外。種之異同。既與以賃錢。則直持之而去。無額外之請求也。反之未開化之貧弱國。其下等之細民。對上流之人士。常貪得多數之賃錢。遂不免有等等之需索訛詐。此風以支那日本爲最盛。可慨也。

英美諸國常有無人看守之商店。如在通行人多之處。陳列多種新聞雜誌。一一揭明其價。通行人之需買者。則取去其新聞雜誌。而自以其所揭明之價置於原所。其取去物品而不與以價銀者甚稀。不惟英美如是。德法諸國皆然。不惟賣新聞雜誌之小商店如是。大商店亦多如是者。

世界各國之來游歐羅巴者。多自法國之馬塞港上陸。以赴德意志瑞士各方。馬塞港有招待旅行者之社會。不論洋之東西。種之黑白。既予以一定之資金。則彼爲旅行者取運行李以送之於汽車或汽船。一一爲旅客計其便宜之法。吾國人或有疑其詐僞者。是大不然。彼會社對普世界之旅客。皆以信用。苟彼對一人失其信用。則其商業必有大害焉。故彼不願以小得移大失也。總之商人之自利。必須自利他而來。此乃實際上經驗之言也。苟彼妄欺顧客。妄貪金錢。一時雖僥倖得金錢。而已失實際上之信用。夫信用者。商業唯一之大資本也。既失信用。而妄圖商業之興。此大不可必之事也。

商店任一貨品。必有一見本以任買者之揀擇。其見本與貨品必同一。未有徒飾美觀之見本。而以粗惡之貨品賣諸人者。謂若是乃盜賊之行。非商業也。有如是者。衆皆賤惡之。一切商業。皆以誠實。故能獲利益不少。嗚呼。歐美商業之所以能振興者。決非無根據以致之。其根據之最要者爲道德。而資本固其次也。

東洋諸國商業所以不能振興之原因。卽因不重信用。只顧目前之小利益。而不計算永遠之大利益。故其受害甚大。而資本缺乏一事。徒其口實而已。夫營商業而無信用。則資本雖多。亦何益乎。

(十) 公共及慈善

歐美之人。無論男女。莫不富於公共之念。凡關於公共之設施。必爲公共之所尊重。擲巨金修飾公園。設上水下水以去其污。道路之旁。列置樹木。無傷殘之者。各處建置學校。投巨金不惜焉。凡此皆自公共之心所發達而來也。

無論都會及田舍間。皆設有圖書館。人民不問貴賤男女。有暇則往圖書館觀書。視爲大樂。其圖書館開放。任人來觀。來者自取圖書而自讀之。閱覽室內設有一定之案几。以待來者。閱覽既終。復納之於元函之中。大圖書館每日來者有幾千人。閱覽者紛至沓來。然圖書決無破損紛失之虞。書中精巧之圖畫。無割取竊去者。閱覽者以爲是乃公共閱覽之物。苟竊取損失之。乃不義之大者。閱覽室中無高聲誦讀。以妨害他人者。皆默讀也。室內出入之人。下氣斂足。不聞囂聲。閱覽者自由出入。不需管理人之囑咐拘束也。

若博物館。若繪畫館。若音樂堂。若動物園。皆與圖書館同樣。入其中者莫不恭靜肅穆。大人固然。卽小子亦莫不然。陳設之器物。無妄以手觸摩之者。蓋妄致污損館內之物品。必致妨礙他人。乃損公德之大者。故西洋之人。對一切公共之建築物。莫不愛之如己所有。而不敢妄污損之。蓋污損公共之建築物。乃下等野蠻未開化人之所爲也。

本邦某學生。曾遊學於日耳曼之馬爾布爾希。語人曰。其地之人民。對其地之學校。莫不有深愛情焉。凡關於學校之事。本地之有志者。皆可往學校與當事者面會而直陳之。盡其所知。以爲犯顏之忠告。有弊端則直指陳之。一回不已。至三四回。倘當事者仍其弊而不改。則直投書於新聞紙以批評之。彼國之新聞紙記者。凡於他人名譽有關之事。皆不輕爲登載。以重新聞紙之價值。故一旦新聞紙上所批評之事。必大惹起世人之注目。而被批評者之名譽。大有所礙。受其批評者。比之受死罪之宣告尤恥辱焉。此不獨馬爾布爾希爲然也。凡歐美之文明國。大抵皆有此風。新聞紙之批評極慎。故最爲社會之所重。當事者皆畏憚之。而常兢兢然恐有過失焉。

又馬爾布爾希飲食店之僕人。皆男子。無用女人者。蓋學生多往飲食店用膳。是寓有保護學生品行之意焉。

又歐美之人。常有終身孜孜營業。勤勞節儉以貯財。而不妄費之。其苦勞既數十年。除支給自己衣食之外。至將死之時。則一切舉而投諸學校病院。及爲其他公共事業之費用。欣欣然以能達其目的爲樂焉。蓋莫以公共之樂爲樂。而共舉行慈善之事業。北美合衆國之大小學校。盲啞學校。貧民病院。養育院。孤兒院之類。大抵皆私立也。其資金多爲慈善家之所捐付。故其費用甚充。北美及歐洲皆然。

歐美之大富人所以甚爲人民之所愛者。其故因歐美之大富人。莫不有公共慈善之心。而爲公共慈善之行也。茲舉一例於此。有名之大富豪羅司切爾得者。甚多別莊。彼以其別莊或爲農業實驗所。或爲工業試驗所。聘有力之學者及技術者。供以最優之俸金。學者技術者居於其中。毫不受他人之干涉。專心一意。投其本來之嗜好。注其全力以專攻學術。遂得甚多之大發明焉。其國之人民。受其利益。是以羅司切爾得之名望日隆也。羅司切爾得不惟在法國如是。其在英國德國亦投莫大之金額。以興公共慈善之舉。

大抵歐美之人。苟生計裕餘。則必投其餘財以爲公共慈善之舉。如甲則表同情於孤兒。乙於盲啞。丙於貧民。丁於圖書館。皆有專門。日耳曼之停車場賣票所。常置箱聚金以助孤兒院之善舉焉。

日耳曼之布累司勞地方。有從事於釀造之一人。在布累司勞之各市內。設甚多之救急療養所。每一所有相當之醫員。以應途上行。人乍起疾病之需。爲此之故。每年所費不資。雖大累其營業而不悔止焉。

西洋人所行博愛慈善之業。不惟對同類之人如是。即對動植物亦然。如御馬者甚愛其馬。而不過勞之。至冬季則防馬之感冒嚴寒。至夏季則防馬之感冒酷暑。

西洋之人。雖小兒亦甚愛禽獸草木。故雖一草一木之微。亦無妄傷之者。公園及野外之小鳥。常見小兒而無畏避之狀。冬日積雪之際。小鳥常飛翔於窗檐之下。小兒以麪包之屑投之。小鳥皆來就食焉。食既盡又投之。而非借是以誘捕小鳥也。嗚呼。西國慈善之風之感人。也深矣。

(二) 政治

歐美各國之人。莫不有政治之思想。雖婦人小子亦莫不知其國家之關係。世界之大勢。本邦之留學於日耳曼之某學生。常道其在日耳曼之時。與一下宿屋之老嫗談話。此老嫗日操家事。齷齪不堪。及與之語及世事。彼能詳道日德兩國海岸線比較之長短。及軍艦比較之多少。歷歷如數家珍。嗚呼。歐洲人政治思想之發達。至於此極。宜其稱雄於世界而莫與京也。

英國之地方自治最爲發達。村市間之自治規模甚備。每一村市。舉其有名譽之人。掌村市之行政。由居民選其村市長及議員。凡此村市間之人。每人腦中皆有企圖此市町村發達繁榮之思想。無受脅迫。或貪金品。而妄定被選人者。蓋其人民之知識既進。道德甚高。各留心自經營其土地之行政。以自治體不完整爲大辱及大不幸。

當選舉議員之時。無論爲國會議員。州會議員。村市會議員。其選舉皆不惜賄賂之力。蓋選舉議員之人。以是乃國家幸福之所關。雖有賄賂而不敢受也。

當選舉之際。各處皆有演說會。反對者互相攻擊。及選舉既定。雖落選者亦莫不心服選舉之公。而無異言。當爭論之時。任其如何激烈。然以爲是乃公事。固應如是。及至私交。則情好如初。依舊不變。在議場爭論。雖至面赤手戰。及出議場。則仍携手同遊。如好兄弟。私交不以公事而妨。此亦國民富於公德之一證也。如己爲自由黨。妻舅爲進步黨。爲政治上之爭論。常有若勢不兩立之勢。而爭論既終。其姻親依然不變也。

議會之例。雖小數必服從多數。然其心常不遂爲多數之所屈。每有自己所主張之一說。每歲逢多數人之反對。而仍於每歲會議時提出其故見者。

各國皆有政黨。自己主張一種政見。而自發表其主義綱領。與反對黨爭論攻擊。或至於大激烈。然所爭者皆爲國政之利害起見。而常不爲私利之心所驅。其國人之有見識德義而有相當之財產者。皆可進入政黨。以助國家之政務。初固不爲私利起見也。當選舉國會議員之選舉以前。各政黨皆圖己黨人之候補者多。常於各處開立演說會。以發表自己之政見。反對之黨亦常集會衆開反對之演說會。以相競爭焉。不拘政見如何相異。各逞演說。各振手腕。而不相妨害焉。

(三) 公德之根本

公德云者。乃對社會公衆之德義也。然公德非無根本者。其根本爲何。卽自己一人之自治力是也。人之有自治力者。自己之一家。必可整理。故對社會而不失其秩序。對親兄弟而無僞言者。對社會之公衆乃無僞言。能自愛其妻子者。乃能普及其愛情於他人。能自敬者。乃能敬他人。能重自己一人之名譽財產者。乃能重同國人之名譽財產。大抵野蠻未開化之人。只泥其現在肉體之生活。而不知有亘於過去未來之精神生活。故常以慰其目前肉體之快樂爲已滿足。及文化既進。人知有精神之生活。各人能自治。而愛公同幸福之快樂。此公德之所由生也。

歐美人公德之第一要素曰無僞。先對自己之處置上。既誠實而不欺。故對他人而亦誠實不欺焉。大抵歐美之人。最恥虛謊。每出一言。皆欲其有信用之價值。其對社會公衆也。以虛謊爲大惡。而社會公衆遂得其利益不少焉。恥虛僞之效益大矣哉。既恥虛僞。故能實行聖賢之教。真奉國家之法律命令。故國法能實行。而國運亦賴是而大進步焉。

英國人雖甚年穉之兒童。亦不許輕發無責任之言。如英國之小兒出門之時。已告其家人限午後五時歸家。則雖遇有如何可留戀之玩戲。已至所約之時。則必飛奔歸家焉。又如英國之小學生徒。苟教師出問題使之自解釋。則雖如何難解。亦自費苦思。而決不受其兄弟之助也。

歐美之人。最重正直。一言一行。必有責任。一商品之廣告。必以真實。而有其廣告之責任。故政治家實業家。苟發一言。則負其責任。而不敢輕失其信用焉。

英國有某氏者。任國務大臣之職之時。忽經濟上生激變。股票之價將暴落。某氏之父固富人。有股票甚多。於未暴落之前。問其子以現在經濟之情形。其子素重職務。雖明知股票價之將暴落。而不以告其父。其父因是資產大損。殆將傾產焉。此英國人正直重職務負責任氣質之代表也。

我國諸公私學校會社。所雇用英美德法諸國之學者技術者甚多。其人莫不重職務。貴忠實。其情於奉職者甚少。出入按時而不少誤。其熱心供事。或至遂忘寢食焉。富士製紙會社所用之美人京別爾。即其例也。

歐美人公德之發達如此。對社會公眾有真愛情。以下推之於草木禽獸。此皆教育之功也。歐美之教育。實能養成其國人好正直惡虛偽之風。又能發育其愛情。使其處置己身。常能正直而無虛偽。有充足之自治力。先愛自己。能重名譽。能重財產。能重權利。重名譽故常防自己品行之墮落。重財產故無浪費。重權利故選舉議員之時。信用自己。公正投票。此其所以有完全之自治力也。公德云者。即其自治之私力所顯出於社會公眾者是也。是一德而非二德也。究而言之。公德之根本。實為私德。恰如一樹木然。私德者乃其隱於地下之根本。公德者乃其顯於空中之枝葉。通全體而言之。正直者乃其原形質。愛情者乃其滋養質。嗚呼。是乃彼歐美文明國民之人格所由成立也。

法國之經營南清

東邦協會報

西伯利亞鐵道告竣。俄國之羽翼既成。二十餘萬之鐵騎。縱橫於滿洲。三十餘艘之戰艦。游弋於黃海。俄國南下之勢力。已扼北清之吭而制其命矣。然經略東京之計畫已熟。法國北上之勢。遂足與俄人南下之勢。隱然為南北之抗衡。千八百九十八年。安南成泰皇帝。應法國之要求。廢東京河內府之布政使。而認法國之政廳一事。固法國殖民政治家中。富於政

略。大名鼎鼎之前總督都美亞。Dourner 所策畫者也。法國經營南清之基礎。實成於此。其後法國政廳。以千九百二年一月一日。自西貢移都於河內。置法領印度中國總督。更開海防一港。爲東京灣濱海之重鎮。於海防河內間。布設鐵道。道程約六十哩。以四時間可達。更自河內而經北寧諒山。以達廣西南關險隘之東。但則僅七時間。藉江河航路。則可直抵雲南之思茅。蒙自兩港。一千九百七十年東京條約而開。一千八百八十九年中法條約而開。今若以海防爲起點而北進。則一日可達北海。海南。海口港。廣州灣之鎮守府。以四十時間。而可達香港。澳門。自海防轉而南航。則一日有奇。而至安南之順化府。四日而達西貢。自海防而北航。則數時間可達亞倫灣之烘崖。自此灣而運輸於廣州灣鎮守府。亦不過二十時間耳。若東。但。龍州。太平。南寧。廣州府。北海港。之鐵道成。其延長線。則橫貫廣州半島。到廣州灣鎮守府。以集合海陸之勢力。又河內與老開。老開與雲南府。南寧與廣東之鐵道成。則雲南之商權。全歸法人之掌握。廣西省全部。悉屬法國之勢力範圍。廣東之南半省。亦歸其掌握。當斯時也。英國香港之主力。其大半亦爲法國之所奪。可斷言也。近時法國之勢力。日侵入英國之勢力圈內。夫人皆知其欲使廣州灣爲海軍根據地。則不可不使之爲南海商業之首港。前總督都美亞去職時。嘗宣言曰。「廣州灣者。不久當爲法國最大之軍港。亦即可爲繁盛之商港。橫斷廣東廣西兩省之內地。縱西江之上流。而交通之路開。吸集各處之產物。運輸各國之輸入品。其爲南海商業首部之一無疑。」云云。其言之果能如願與否。雖仍待之他日。而招討主義之都美亞既去。平和主義之波總督代之而起。觀其銳意經營。蓋已操左券也。試論廣州灣及其近屬之地。以覘法國之方略。

廣州灣

一千八百九十八年。法國自中國租借廣州灣。及其附近三百八十六方哩。以九十九年爲期。其地人口二十餘萬。其港外之東海。碇州二島。則以一千八百九十九年而割讓。廣州灣者。實握廉州半島之中堅。灣內平均水深。得二十米者。約十哩。島嶼之間。自爲關隘。誠足集大艦隊之主力。法國於軍事經營之預算。於煤倉船渠砲臺。則百一萬六千圓。爲民政而費者。僅三萬二千圓。至廣州灣之商業。其收支實足以相償。去年第一期之輸出。自正月。至三月。十九萬五千四百七十六圓。以洋火。棉絲。黑砂糖等爲主。其輸入則二十五萬六千五百四十三圓。以洋火。生絲。煤油。爲主。今雖未脫幼稚之時代。然其勢固蒸蒸日上。若海陸之機關。大得完成。則廣州灣吸收兩廣雲南之產物必矣。廣州灣之街市。一如西貢河內。規模宏壯。民政廳郵政局警察署公立學校等。各得其所。無地不見三色之國旗。法人更講求衛生。

之策。分爲軍政部與民政部。中國街與外國街。豫爲容置繁殖土民之地。斷不至如香港之失策。內外住民。污潔雜居。致爲疫癘所困也。

廣州灣之政治。實法國治中國人種第一次之經驗也。民政部則置長官一人。副官四人。又行里制。合數村面爲一里。置一里會。使議租稅之徵收。道路之修築。廟寺之保存等事。其土民所納之租稅。比之中國統治時。其額略少。且豫謀公園馬車鐵道之地。以便住民。其殖民政策。比之英國似有過之無不及也。

海南島

中國政府於一千八百九十八年四月。與法國訂海南島不讓別國之約。法國即視爲本國之勢力範圍。去年德國之巡洋艦。遊弋海南島。法國即詰而問之。自廣州灣東京灣河內等處而觀。法領全土之安危。全係於海南島。固如唇齒之相關者也。是島屬廣東省。其貿易場。則爲瓊州府。其港則爲海口。港灣水淺。於船舶之出入。雖略不便。然爲東京灣北門之鎖鑰。且全島豐富之產。皆由此而出。實於廣州灣商業上所必爭之地。其終不歸法國版圖不止。

瓊州府與海口府之人口。不過三萬五千。外國人亦僅六十餘人。法國於其中開學校。以法語而授以普通教育。復設病院郵政局。以便人民。於商業障礙之事。皆與以保護。故島民感恩戴德。謳歌不絕。法國之懷柔政略。亦可畏哉。

至海口港之貿易。觀昨年之統計。實逾四百四十二萬九千八百六十六兩以上。比之前年三百七十五萬三千二百三十三兩之額。已增加六十七萬六千六百三十三兩。昨年之輸出輸入。略相平均。觀昨年船舶出入之數。則各國之位地。可見矣。列如左表。

一千〇〇年各國船舶出入表

法國	五百五十六艘	三十三萬六千〇七十八噸
----	--------	-------------

德國	二百六十六艘	十九萬〇五百六十二噸
----	--------	------------

英國	四十六艘	四萬六千二百十二噸
----	------	-----------

今爲明英法兩領地之關係。更將昨年之輸出入額。一爲比較。

自海口輸入香港額	一百五十九萬五千八百二十三兩
----------	----------------

自海口輸入法領印度中國	一萬九千五百九十九兩
-------------	------------

自香港澳門入海口銀貨

二萬三千六百十六兩

自印度中國入海口銀貨

一千兩

自商業之關係而觀之。法領之不及英領遠甚。殆不及其百分之一。然以船舶之數觀之。則英國不及法國遠甚。又殆不及十分之一。是法國之前途。固大可望也。

廣東與九龍

中國之通商口岸。凡三十三。除上海外。其輸出入之最高者。則爲廣東與九龍。九龍之繁盛。雖因近接香港而然。至廣東則自古爲商業繁盛之區。現時香港之商權。仍爲廣東所左右。若英美所企畫之粵漢鐵道告成。則長江貿易與西江貿易。相爲聯絡。且雲南鐵道。東京鐵道。集注廣東之日。則廣東商業。當更有出於吾人豫想之外者。廣東法國領事哈頓 Hardoun 氏。聲望日隆。於政治商業上。時占優勢。此領事者。生長庇能。久官暹羅。操縱亞細亞人種。實爲巧妙。其至廣東也。即設法語學校。建贈醫之病院。設郵政之局。爲謀商業之便。更設印度中國銀行之支店。爲供香港廣東間之航運。更造新船數艘。比他國尤鉅。其蓄謀積慮。得尺進尺。得寸進寸之心。亦可想矣。

法國於東京鐵道之終點。亦求之廣東。其意蓋以廣東以北。則任英國之經營。廣東以南。則歸本國之勢力。以廣東爲兩國交涉之首部。今試考廣東與九龍之輸出入。實得如左之結果。

廣東 人口八十五萬人

輸入 一千六百四十九萬二千百十二兩

輸出 二千一百八十六萬八千二百十二兩

九龍 人口不詳

輸入 一千八百九十五萬六千二百三十一兩

輸出 二千二百九十一萬九千七百〇八兩

此兩地固爲南清之輸出港。此後以外人之手。而開通運河鐵道。其出入之額。必數倍於今日。法國他日將效英國占有九龍之例。而染指於廣東。固意中事也。

澳門江門甘竹

以廣東爲其囊中物之法國。向奄奄待斃之葡領澳門。屢有所謀。此地距香港僅四十哩。法國欲於葡領。而行其野心。必爲英國所

不許。法國昨年欲於澳門購一旅館。以爲海軍病院。且欲得港外之一小島。爲廣州灣海底電線之支局。而與廣東相接。葡萄牙遂以十六餘萬金收買此旅館。然此巨款。非出於葡國。乃出於英國者也。昨年四月法國更與葡國密商。卒爲英國所阻。不能達其目的。至五月法人卒於澳門附近。買地若干。雖謂爲教會建設病院之地。然以保護爲之名。軍艦已時出入於澳門矣。至新會縣之江門。順德縣之甘竹。於一九〇二年九月。開爲通商口岸。其兩地之輸入額。合計二百〇九萬五千三十二兩。輸出額約二十一萬七千七百二十五兩。此兩地者。河流通暢。形勝殊佳。爲他日可臻繁盛之新港。以地理上論之。必歸法國勢力範圍之內。其商權恐亦終歸於廣州灣主權者之手也。

北海

北海港者。在東京灣之北頭。而控廉州府。亦樞要之通商口岸也。當千八百九十八年一月。中國政府。將內地之江河。悉許開放。任內外汽船。自由航運。故得自廣東而溯西江。直達兩廣之南部。於是北海之貿易。煥然改觀。若出海口。沿右岸而航行。數時間即可達北海關。北海之人口。二萬有奇。昨年輸入額。則二百〇九萬三千五百八十六兩。輸出額二百十萬三千九百九十八兩。一出入。比之前年。實增三十一萬千八百十八兩。今爲表英法兩領土之關係。列千九〇〇年之輸出入表如左。

香港輸入額

二百〇二萬九千〇五十三兩

法領印度中國輸入額

一萬三千八百六十七兩

香港星架波輸出額

百七十九萬三千九百〇三兩

法領印度中國輸出額

無

法國非獨以此地爲其勢力範圍。直若視爲占領地。觀其東京灣之防備。航運之策畫。可知其概。英國除領事館而外。只有一二普通病院。至法國則於領事館附近之地。購以重金。開公園。設學校。建郵政局。多立病院。贈醫施藥。使海陸軍醫。應公衆之聘請。親往診察。其所以買士民之歡心者。亦可謂無微不至矣。更以防海賊爲口實。時駐法兵。即北海關之稅吏。亦服軍裝。以檢查船舶。東京灣中之島嶼。星羅碁布。如大蓬萊、小蓬萊、珠母山、圍州、廣安州、蚊洋山、望瀛山等。皆風景絕佳。娛心悅目。惟港中有所謂「遠淺」不利停泊。法國之不租借北海港。而擇廣州灣。亦此之由。

汕頭 惠州 三水 梧州 龍州 蒙自 思茅

千八百九十八年法國與中國約。凡廣東廣西雲南三省與法接壤者。不許割讓他國。條約之範圍。雖劃界限。然法國逐漸擴張。實舉雲南之東半省。廣西全省。廣東之南半省。歸之本國勢力範圍。於雲南所敷設之河內。老開。雲南府。間鐵道。實於雲南分割其勢力範圍。試問蒙自思茅兩港。為中國所有耶。抑他國所有耶。

蒙自 人口一萬二千人 輸入 三百七十四萬八千三百三十九兩

輸出 三百〇六萬六千九百三十四兩

思茅 人口一萬四千人 輸入 二十萬九千三百八十一兩

輸出 三萬五千二百六十八兩

廣西之通商口岸有二。一為龍州。一為梧州。實位西省東西之兩極。然此二港。亦在法國南清鐵道之線路。其為法國勢力範圍。固無疑義矣。

龍州 人口二萬人 輸入 十五萬六千九百六十五兩

輸出 七千五百二十九兩

梧州 人口五萬二千人 輸入 五百五十四萬一千〇十七兩

輸出 百八十萬五千〇八十五兩

廣東之汕頭、惠州。實位東省之北。雖屬英國勢力範圍。然必視英法兩國。在廣東之勢力如何。乃可定其分野。又如三水。雖當法國鐵道之線路。然西江航路之所屬。猶未知鹿死誰手。此後數年間。英法對抗。苟於廣東占大勢力者。即足以司南清之運命。

汕頭 人口三萬八千人 輸入 千三百四十二萬一千三百兩

輸出 五百四十一萬三千八百十六兩

三水 人口五千人 輸入 百五十五萬二千四百七十六兩

輸出 九十二萬〇三百六十二兩

惠州 不詳

內地之運河。悉許通商。今除珠江之下流。黃浦之鐵柵不計外。南北橫貫之鐵道。若大開通。則南清之外國貿易。全異疇昔。上海貿易之大部。必被奪於香港廣東。東海南海。遂異其地位。由是中國商業之中心。因此南移。其為南清之盟主者。將在保守主義之英國乎。抑在進取主義之法國乎。

法國之鐵道經略

法之阿列安公嘗曰「我國為求侵入中國之路。可占領東京。」是法國最初之計畫。在占領東京。溯紅河自雲南而入中國。後知紅河上流水勢湍急。不便航運。千八百九十七年總督都美亞之赴任。直發表其鐵道經略。是自英國之緬甸鐵道。割取其利益。今英國之雲南鐵道。大有中止之勢。而法國之經營。方興未艾。今舉印度中國總督府所決議之鐵道經略。列之如左。

(一) 安南縱貫鐵道

起點	西貢
主驛	歸仁 朱蘭

(二) 海防河內鐵道

終點	河內
起點	海防
終點	河內
延長線	老開

(三) 老撾安南鐵道

起點	安南 廣治
終點	湄公沿岸

(四) 老撾安南鐵道

起點	歸仁
終點	亞德堡 Attopen

(五)西貢南旺鐵道

起點 西貢

終點 南旺

五線總里數

千九百八十七哩

五線工費總額

一億六千萬圓每哩約七千七百二十九圓

越一年九月十四日。印度中國政府「更命將印度中國內地之鐵道及入中國之鐵道。從速布設。其布設之鐵道線如左。

(甲)未設線路(河內博覽會之前尚未建設者)

一河內：老開線

(東京)河內英罷間昨于九百〇二年歲抄已開通老開全部百七十六哩鐵路七十八架明年可成

二老開：蒙自線

(雲南省)全部二百三十哩現在敷設中

三河內：南定：又安線

(東京安南)全部二百〇二哩昨落成客車九十六貨車二百四十機關車二十九

四朱蘭：順化：廣治線

(安南)全部百〇八哩長橋一隧道十一既成

五西貢：慶和線

(交趾安南)全部四百〇四哩橋五十七驛十三未成

此線路者延長而為西貢：歸仁線

六美德：永隆線

(交趾)未成

(乙)既設線路(河內博覽會之前已有者)

七海防：河內線

昨年六月十六日開通凡六十哩

八河內諒山：東但線

昨年開通凡百〇三哩

此線達廣西南關

(丙)從來既有線路

九西貢：美德線

凡五十里

以上自一至八之線路。千八百九十八年。以法律而發布。且前總督於八千萬圓之鐵道公債。亦許其發行。竣工之期。指日可待。一旦開通而後。日南之新領土。非復昔日所謂瘴癘之地。南海商業之轉機。殆在於此。且法國之鐵道經畧。非獨於領內為然。其間南

清之計畫。更有令人咋舌者。今更將其經營之南清鐵道。許列如下。

一廣州灣：高州：梧州線

於梧州接續西江之航運。延長線更達於廣東

二廣州灣：遂溪：鬱林線

於鬱林接續第三線

三東但：龍州：南寧：鬱林：梧州線

兩廣橫貫線現已興工。其延長線附屬線皆附之

四南寧：柳州：桂林：衡州：長沙：漢口線

於漢口與比利時之盧漢鐵道線接續。千八百九十八年南清鐵道委員所提議

五雲南：叙州：成都：重慶線

千九〇〇年所測量。前總督都美亞所提議

法國壯心雄圖。觀此可見。在法國當掌中之南清。他日實為東亞之一大問題。彼英國之南清經營。止九龍廣東之鐵道。至於緬甸雲南所欲敷設者。亦已中止。其線路遂不能越潞江以北一步。夫今日世界列國。方注視線於北清。而彼法國。却出全力以固南清之基礎。豈非所謂人棄我取者耶。廣西之亂匪平定無期。雲南之警報。絡繹不絕。法國其又有所藉口。而肆其狼吞虎噬歟。

歷史之片影

魯庵譯

西里但普法戰爭筆記

此篇為美國西里但將軍之筆記。將軍於南北戰爭時。為北軍名將。格蘭頓大統領最所親信之人也。後舉為美國陸軍總督。大改軍政。以光緒十三年。終於其職。其筆記即普法戰爭時。將軍出入普王麾下。身親目擊之實錄也。文雖簡短。而當日威廉老帝。俾斯麥公。毛奇將軍等。君臣魚水。風雲際會。馳驅於鎗林彈雨中。以成一世雄圖之狀況。活現紙上。近刊於美國某雜誌。特譯以國文。俾供參考。

余曾為美遭利軍之司令官。正欲於北天打及們拉拿之管轄地。蒐檢將軍實。千八百七十年五月。乘太平洋鐵道西行。克林停車。場下車。更乘馬車而向們拉拿首都希列拿。余當發於芝加高時。普法戰爭風說。已宣傳於報紙。是時余謂果有戰事。當往觀戰。及抵希列拿。聞兩國已宣戰。遊興勃發。遂請之大統領。大統領慨然相許。余即檢行裝。乘汽船而出發。余將發。大統領格蘭頓招余於倫格蘭。詢余將往何國。余時早料法必不能敵德。欲往觀戰。當在勝者。遂以往德對。彼大喜。別時與余一紹介書。使致於駐德之美國公使。其略曰。

余向各州之都民各州政府之代表者。紹介西里但將軍。將軍者最富於材略膽量。而於南北大戰爭幾經磨練者也。將軍此行。當有所得。裨我軍事。一切望善爲照拂。余爲國民特鳴感謝。

余得遂此壯志。而出入普王麾下。以觀斯戰者。皆藉此紹介書之力也。

七月二十七日。與副官科施士自紐約解纜。八月六日。抵英國里巴勃港。九日赴比利時首都勃律西。在勃律西時。聞普國陸軍大臣。命鐵道軍事員。要余等於克林。直送之本營。然自勃律西至克林後。渺無消息。軍事員遂送余等於柏林。

抵柏林後。訪我國公使邦格輔。

有名歷史家

彼以俾斯麥公之電報示余。大要囑余即來本營。公使且言。明吾等迂道柏林之故。蓋普國

陸軍大臣。曾命駐比之普國公使。自克林直送余等於本營。然余等至勃律西。及出發時。公使不之知也。是時普國皇后。延見余等。適俾斯麥公。再送電報於邦格輔。謂將合戰。促余等來。邦格輔遂爲余等辭皇后之請。即發於柏林。是余在普魯士首都。僅二十四時間也。

余所乘汽車。車房八十餘。蜿蜒幾亘一里。雖牽以三機關車。然行仍極緩。余心苦悶。實不可言。至列美里下車。乘馬車至波忽摩遜。是時八月十七日午後三時三十分也。此地本屬法境。今爲德軍所領。軍馬倥傯。圍衛溢巷。初無寄足之地。搜索良久。始得一旅店。方丈之室。仍容六人。飯後送一名刺往俾斯麥公。約是夕九時相見。

俾斯麥公之接余時。憂形於色。蓋是日即格羅忽之戰前一夕也。然與公接談。公頻問我國人於普法戰爭感情如何。復請余一覽明日戰事。約翌朝四時同車。往普王行營。翌朝四時至公所。俾斯麥公及博士勃希俾斯麥之甥同往。馬車直指戰地。途中普兵。絡繹不絕。一見我等。皆立鎗歡呼。蓋俾公與我等同行也。

經克爾打未幾下車。即有一副官來。歡迎余等。延余謁普魯士王。遂與偕行。王方立馬於森林之陰。謁見之禮。雖極簡約。却甚優渥。王親握余手。殷勤備至。藹然可親。當時威廉第一世。年已七十有三。身披近衛總督之軍服。眼光爛爛。鬚髯如戟。一望而知其爲深謀遠慮之人。王親囑余。當戰爭中。可集其麾下。余深謝其厚情。辭出而至俾斯麥公之處。公已備馬相待。遂向王行在。馳馬前進。王行在地。在高丘上。下瞰瑪士拉戰地中心之列遜威及格羅忽村落。即法國東美朱之地。皆在目前。二日前所屠之貧民。死骸枕籍。荒涼滿目。遍地瓦礫。是時普魯士王。王弟風烈鐵騎查路士。參謀長毛奇。陸軍大將龍。及俾斯麥公。羣集斯地。法國若投以一爆裂彈。即足以破德國而有餘。後余亦繼至。余識毛奇將軍。實始於此時也。將軍解英語。爲余說軍勢之位置。及運動之方略。指示地

勢。瞭若指掌。所謂與君一夕話。勝讀十年書。非此謂耶。

法軍陣於美朱。陣若長蛇。少延於北。中軍面西。以向普軍。法之左軍。去摩士爾頗近。與普軍相隔。只一樹林蒼翠之峻坂。右軍則略斜傾。普之右軍。爲士但滅將軍之所率。卽普魯士之第一軍。中軍左軍。則爲第二軍。王弟風烈鐵騎查路士將之。普軍戰略。則欲以右翼第一軍壓敵陣。第二軍北進而要擊法軍於西倫也。

交戰後。普軍左右翼。各始運動。右軍奮進。已入余等之視線。於格羅忽村前。屯一師團。其左方雖樹林陰翳。目力不及。然爲法軍屯駐之地。可想而知。普之中軍及左軍。頻放克虜伯砲。以迫法軍。法軍出死力以相抗。驚雷動地。炎烟漲天。誠巨觀也。參謀部之將校。屢將余等所不能見之戰況。詳細報告。呈普王後。卽示余等。毛奇將軍常案圖相告。每得一報告後。彼必離其參謀長之席。拱手垂後。徘徊沈思。彼年雖七十。然蒼顏白髮。氣象森嚴。觀其外貌。請爲身經百戰之勁將。不如謂爲名山古寺之高僧也。

日方中。普之左軍及中軍。益迫法軍。攀斷崖。躋石壁。踰溝越谷。血薄美朱。至其右軍。則僅越峻坂。以陷格羅忽之村。時法軍一中隊。忽現於魯遭流士之谷頭。蓋以蔽左軍之退於美朱者。以必死之勢。而遮普軍。普軍一鼓前進。法軍偃旗息鼓。普將士但滅以敵將潰。遂指揮其右翼之騎兵。急乘其後。騎兵突踰窪地。競登峻坂。前後軍相逼。能進不能退。遂深入敵地。不料法軍殊非潰散。却沿窪路大張兵線。石垣爲壘。以待普軍。普軍正以如潮之勢。捲地而來。爆彈一聲。山崩川裂。普軍前有勁敵。後無退路。進退維谷。不知所爲。法軍乘勢奮進。殺戮無算。是役得生還者。僅十中之二云。

普軍放右軍之騎兵。時王已決移其行。在於格羅忽。敗報之至。正在移於格羅忽之後。接此敗耗。後咸憤士但滅之失策。欲得而甘心。余亦竊爲士但滅危。少間。士但滅偕一參謀官。徑赴行在。進立王前。鞠躬爲禮。余觀其威嚴步履。雖似矍鑠。尙復可用。然時患咳疾。恐不永年矣。彼所奏對。以相隔頗遠。不可聞辨。然王禮貌尙甚殷勤。蓋敗軍之罪。措而弗問也。

時王出巡視於村之東北。擇地稍高者。以定行在。登高而望。普軍步兵之右翼。東進窪地。皆瞭然在目。其進行雖極緩。然普軍之兵線。益爲擴張。法軍苦戰。以拒其進。旣而法軍寂然。普之砲隊。咸喜克虜伯礮之可用。以爲大破法軍砲臺。喜不自勝。然余心頗不謂然。蓋以余之精巧望遠鏡。見法軍正欲以右翼而激戰。頻向右而轉移也。

普軍匍匐而進。漸登高丘。正揚揚得意。謂攻守之異勢。豈知寂然之法軍。大砲二百門。一時齊發。掩擊其右。小銃如雨。山谷震動。普

軍失望。各鳥獸散。法軍乘勝。正欲逼格羅忽村。以衝普軍本營。會波摩林之軍。知急來援。反敗爲勝。此軍者即毛奇將軍自將而指揮之者也。當法軍鎗砲齊發時。爆裂彈幾如雨下。王之行在。實頗危險。侍臣親軍。苦勸王退避。王岸然不顧。若不覩不聞者。後俾斯麥公親進勸王。王始領其意。退於列遜威。余遂與王別。留待俾公。蓋俾公爲巡視近衛之傷卒。而留於格羅忽也。後與俾公追赴王所。王正立馬於西倫街上。環王左右者。則敗兵亡卒也。王溫語撫循後。更大聲疾呼。勵以國恥。士卒皆零涕感激。莫敢仰視。始知英雄之所以得人死力者。仍不外操縱之一術也。

隨王出巡。下馬於列遜威村外。供王及王弟之坐者。除破車殘軌所造之椅子外。別無長物。白楊衰草。馬鳴蕭蕭。且敗軍之後。咸有戒心。上自將校。下至士卒。皆穆然有所思。引頸延佇。以待戰地之報告。捷報至後。人始安堵。

戰爭者。興奮劑也。觀戰者。本無得失勝敗之心。然千軍雷動。萬馬奔騰。被驅於大勢。亦覺熱血空湧。東奔西逐。至忘早餐。及至正午。腹若雷鳴。少覺疲倦。然一切果腹之物。已供軍兵之大嚼。井泉皆涸。幾無可飲之水。少憩有一輜重兵。携酒數瓶。獻之參謀部。參謀部將校。分惠余等。久渴得此。直等甘露。此酒實北法蘭西農民之所釀。極非所宜。然渴者易爲飲。固不暇計也。時皇太弟招余於其傍。自袖中出黑麵包一片。分半與余。侈談其子風烈鐵騎查路士之事。余唯有唯唯諾諾。以俟其語畢而已。

當時本營事極忙劇。日發捷報。第一之報。則送皇后。其次則發之各官省。余正欲飲馬而入某街。忽一小隊。以鎗擬余。蓋彼等見余之舉動。與德人殊。疑余爲法人也。彼等不解英語。余又不通德語。余手指口畫。倉皇萬狀。彼等益趨至雜來。際此危急。余遂談一二發音。不正。問非所答之德語。彼等愕然。絕不會意。其中一人。探余帽子。逐一檢察。及於帽內。發見三點之星章。益羣呼余爲法人。勢將用武。是時余亦擬爲異域之鬼。下馬就縛。忽本營一將校來。與余識面者。始救余於萬死中。余歸語此事。滿座發笑。王遂與余以一特別通行票。縱余所之。此時本營決於今夜移於列遜威。知夜深難得宿所。遂與俾公外出搜索。忽見一殘破小屋。正擬投宿。然已爲負傷者之病院。後遇一役兵。謂已爲余等治榻。特來稟告。遂導余等往德國及北法蘭西。皆好用毛褥。余不堪其苦。俾公特飭人覓一氈褥。余固感俾公之殷勤。然亦甚悔己之見輕於人也。

天甫明。已見俾公正服立於階下。余正欲下樓。俾公手持雞卵二枚。誇以示余。呼余喫朝餐。且云王自本營。送珈琲來。然余與俾公一飲一食。皆有兼人之量。二枚雞卵。固不足以療饑。且益增食欲。遂分道遠征。幸遇一貨車。尙餘牛肉四罐。余大喜。以倍價購歸。歸時俾公已俟余於門外。彼所携歸者。則沸蘭地酒二瓶也。

瑪志尼少年意大利會約

第一

今我意大利之同胞。遵信進步之法律。而擔任不可放棄之天職。共立此會。凡本會會員。須認定意大利今日實有全力自立。意大利人民實有全力復合成一新國民。我會友不可不同抱一最大之目的。曰重建意大利。使我意大利之人民。復爲自由平等而有獨立主權之國民。務期協同盡力。達此目的。

第二

意大利者。歐洲大陸上據海灣建國之一古文明國也。北以亞爾卑司山 Alps 之上脊爲界。南以海爲界。西以華樓 V.igo 口爲界。東以特里司特 Trieste 爲界。由天然之地勢上論之。我意大利有特別之語言。當建一獨立不羈之意大利政府。而由我意大利國民組織意大利之政治。以公共契約。組合我意大利之人民。而以同樣之法律管治之。

第三 結會之基

凡欲一會之安全強固。而進次極速。則不可不有確定明白之結會目的。

凡一會之所以強者。必有其會之一特別元質焉。其元質不須複雜而須純一。凡是會員。皆須共同一致。本此元質。以爲目的。如行路之有嚮導焉。雖各人達此目的之行狀不同。而心志則萬不可不齊同。衆情合一。其會乃可強也。

至於革命會。則尤須有特別之一元質。苟元質複雜。平日之外觀雖似合一。辦事之時。必不免於分歧單弱。以致無力而起危險。革命者。普通名詞也。故革命會亦須有其一定之目的及信仰。苟革命會無一定之目的及信仰。其會必搖移而無成功。則進步必無可望。讀古昔之歷史。其得失可知也。

國民之欲實行改革者。斷不可無信仰。以無信仰之國民而希望改革。徒起暴亂而已。其弊將不可救藥。蓋無信仰則無目的。以無目的之國民圖改革。與戰爭。斷無成功之可望。其勢瞭然易明也。

由是之故。故我少年意大利會之結合。當有一定之目的。宣示衆知。無所隱諱。

我少年意大利會結立之目的。曰企圖革命。而我會友達此目的之法。曰普興教育。凡未革命之前。及既革命之後。皆我會友致力

於教育之時也。故凡我會友皆不可不盡力興國民之教育。惟以教育與革命並行。我意大利之前途。乃可望安全而長久也。我意大利人民之企圖革命也。非妄起篡亂之比。因實行革命以復得自由獨立。實我意大利人民今日不可逃之天職也。凡是國民皆應得天賦之自由。而保守其固有之主權。故任一國之民。皆有其自己特別之國旗。以爲獨立建國之表記焉。我意大利人不可不希望有特別國旗之一日。

凡我少年意大利會會員。皆守共和主義及統一主義。

所以守共和主義之故

一因凡一國之民。或從神意。或從人道。皆須彼此成爲自由平等之兄弟。苟非實行共和主義之國。其國中必有侵害自由及放棄自由者。是與神意及人道皆相背馳。

一因一國之主權。其實在於國民。此理實合於道德之規則。而不可駁。

一因苟國中有握特權之階級。而占一國中之高位。則大不合於國民普通平等之例。而於一國之自由。有大危險。

一因苟不認國之主權在全國人。而以國中少數之人握之。則必因是開爭奪篡亂之端。以至互相仇殺。而大害同胞和親之天理。

一因君主之制。惡弊甚多。既有君主。卽有貴族。君主貴族既繁多。則全國之民。必不平等。是其國將腐敗之前兆也。

一因觀於古昔之歷史。及物質之天性。凡選舉君主之流弊。必至變爲無政府。凡繼嗣君主之流弊。必致變爲專制政體。故皆不如共和主義之善。

一因君主之強。全賴有神權之說。爲之護符。今日君主有神權之說。已爲世人之所不認。則君主萬不能復有強力以輯和國家。

一因今日歐洲進步之現象。已有一掃君主而盡變爲共和政體之勢。革命之風潮。日盛一日。我意大利介立其間。自不能墨守君主政體之舊習。

不寧惟是。我意大利古昔之建國。固無君主政體之元質也。我意大利之民風。莫不嫉貴族。惡王朝。而莫不謂是乃國民進步之妨礙焉。

一因我意大利之好古諺。莫非讚美共和主義者。意大利之大記念。莫非歌頌共和主義者。意大利國民進步之歷史。莫非描寫共

和主義者。讀意大利之歷史。可知意大利君主發生之日。即我意大利人民凋瘁方始之日。蓋君主常與我意大利人民爲大敵。而破壞我如錦如茶之意大利。使其爲蠻夷之所分裂竊據焉。言念至此。孰不痛心。

一因我意大利今日之大勢。既已分爲數小國矣。苟欲合一之。則斷不可以一君主轄制之也。惟用共和主義。而後可期意大利諸小國之和合統一。

一因我少年意大利會。苟主張君主政體。則革命爲無名。外交之場。多所不便。且使我意大利之人民。降爲卑賤。夫甘以國權托諸君主。是我意大利之人民。甘爲奴隸也。革命之事。如何可成。

一因即我意大利之民情觀之。其一切舉動。莫不傾向共和主義者。

一因凡欲鼓動國民興非常之舉。則必須示之以一明白確定之目的。夫人民非因欲得自己之權利幸福。孰肯起而共舉革命者。

一因我輩所欲建立之政府。其主義制度。必皆可以告天下後世而無所愧怍。且革命者。國民之公事。不可不表同情於國民。樹立國旗。名正言順。務與今日歐洲大陸之革命宣告宗旨相合。是非主張共和主義不可。

所以守統一主義之故。

一因無統一則不能成國民。

一因無統一則無實力。今日之環繞我意大利而建國者。皆強盛統一而抱嫉妬心之國民也。故我意大利非有統一之強力。則一事皆不可行。

夫統一主義 Unitarian 與聯合主義 Federalism 不同。欲知統一主義之利。必須知聯合主義之害。

一因聯合主義之弊。必致其國於政治上絕無強力。如瑞士然。必賴其鄰邦之勢力以自保護焉。

一因聯合主義易起各地方之競爭。是將復起我意大利在中世紀之惡象也。

一因聯合主義必致分一大國爲無數小國。人民各逞野心。將起貴族政治之弊。

一因聯合主義必破壞我意大利民族之統一。而傾覆我意大利敦重人道之根基。

一因就歐洲進步之大勢觀之。今日歐洲之社會。有漸進爲一連合大羣之勢。

一因我意大利內部之文明。孕育久而將發現。有自然趨於統一之勢。
一因專制政體。乃統一主義之阻礙。而少年意大利會。已不取專制主義。我少年意大利會之主義。固國民統一主義也。然實行統一之方法。則當以和親而不以專制。我少年意大利會行政之組織。以基於宗教之天賦自由為根柢。至於政治上之組織。則不能不合於歐洲國民之現勢。集一權於中央。

凡一國之民。必須有宗教信仰之統一。社會契約之統一。人民之政治及刑律之統一。不然。不能成真國民。
本以上諸理。為和親相愛之基。以造成我少年意大利會。凡入會之人。皆須真信敬受立會之原理。而不可忘棄。

凡少年意大利會之會友。皆須信受立會之原理。以為他日組織政治之基。

凡我會友。雖同信受以上之原理。而不可不厭等等之特別意見。以圖會事之擴張。

本會須時時刊布論文。發揮宗旨。但萬不可不本立會之原理而立言。各信人羣進步之律。人道之生活。須遵守進步之法律。此我意大利相傳之古說也。

一本會之和親主義。不以意大利人為限。凡他人種之欲助成意大利人種之獨立自由者。本會一律以和親之義待之。

凡本會會員。須敦崇道德。天下未有無道德之國民也。故須敦崇德行。以保靈魂之聖潔。道德與人不可須臾相離。與道德相離之人。乃污穢偽善之人。污穢偽善之人。必不能成就一事。我少年意大利會欲達建國之目的。而勝吾敵。非敦崇德行。萬萬不可。苟本會全無德行。多行不義。則反對者有所藉口。而肆其功擊。於是則我少年意大利會決不能成一完固之黨派也。

以上皆少年意大利會重要之宗旨。本會會員。各有信從奉行之天職。

第四

少年意大利會達目的之方法。曰教育與革命。二者同時并行。凡我會員。不可不咸表同意。

教育與革命二者不可相離。以教育養成國民之智識。指示意大利今日所以當革命之故。然欲革命之成功。則非我意大利人多半有普通之國民教育。而懷抱革命之思想。則不能。

國民教育。為我意大利神聖不可欠缺之一事。

凡一會欲宣布宗旨。廣羅同志。必不可無多種之印刷物。故少年意大利會會員。有出金以刊布印刷物之責任。

凡在意大利因國政得罪放流之人。本會須聯絡調恤之。使彼等擔任外面運動之責任。凡本會會員。無論在意大利國中及國外。皆須知智識學問之必要。而不可輕廢之。

革命一事。爲我意大利國民今日之天職。但須本於愛國之真心。而不可爲無益之妄動。凡舉革命。皆須奉揚意大利之國旗。而實行本會共和統一和親之宗旨。

革命者。所以改革舊弊。而企圖重造一新國民也。所以使盡意大利全國皆除舊弊而成新民也。故任在意大利何一地方。皆可興革命軍。

革命者。所以企圖我意大利國民。復有意大利之真國權之一日也。同是意大利之國民。則彼此須親愛憐恤。興革命軍之時。務須守此宗旨不背。不可有妄肆殺戮之事。

我會友須知我意大利有實力。足以自由獨立而脫異種之羈絆。而不須借重外助。人人守國粹主義。若借外國之兵力以舉革命。非我意大利人企圖革命之正義也。故我意大利人之舉行革命。務須斷絕希望外援之心。有一毫希望外援之心。卽不能制勝。雖僥倖借外援而獲勝。亦非我意大利人之榮譽也。

歐洲革命之風雲盛矣。我意大利之國民。不可獨居他國民之後。寂然不動。我意大利前代之革命。乃一部分之革命。而非全國民之革命。今日者。鼓動全國人之心力。共起革命。乃我少年意大利會之責任也。

我二千萬意大利之同胞。苟欲得自由也。則須有一物爲代價焉。曰篤信。既篤信共和統一之理。則不可不勇於傳播其主義於他人。且自實行之。

有破壞之期。有建立之期。爲建立而破壞。其破壞始有效。破壞已成。建立方始。

當革命初起之時。革命軍所佔領之地方。不能不以少數人握權施政。非常例也。

革命軍必至之地。皆自由之地也。其地卽爲意大利國家之產業。廢昔時擅權之官吏。而立民會以治理之。

任一民族。苟欲脫異種之壓制。而復得自由。皆不可不用破壞之手段。但革命軍必不可不嚴紀律。革命者。國民之公事。非少數人之所能成也。革命軍所至之地。有權以強一般能任戰鬥之人民。受陸軍之教育。

欲行軍之有紀律。非於組織軍政之時。十分注意不可。破壞方始。苟行軍無紀律。而爲一般人民之所厭惡。則非革命軍之本色。

也。
凡是少年意大利之會員。務須竭力到處傳布革命之宗旨。或著論文。或憑演說。無時或息。總以能鼓動全國人之愛國心革命心爲主。

第五

凡少年意大利會之會員。須每月以五十深提墨 Centimes 每深提墨約當中國錢五文共二百五十錢 捐入本會。其力量可以多捐者。隨意多捐。不在此限。

第六

少年意大利會尙白紅綠三色。本會旗幟即用此三色爲之。一面大書曰自由平等親愛。更一面大書曰獨立統一。

第七

凡入少年意大利之人。須對其介紹入會之人發誓。其誓詞如下。

上帝鑒之。意大利鑒之。意大利爲國流血諸先靈鑒之。今意大利久受異族壓制之慘禍。我同胞皆陷於爲奴隸牛馬之地位。小子今願入會。與諸兄弟同心戮力。光復舊物。對一般意大利國民。表深惻之慈愛。對我先祖後昆聚居之國土。表深惻之慈愛。對彼敢於爲惡之篡竊專制君主。表不共戴天之痛惡。對其他自由獨立之國民。表不可洗刷之羞恥。因我意大利無國民權利。無國民旗幟。乃至無國民故。我之靈魂。有無限之熱情。欲得自由。國人無自由則不成爲人。而爲奴隸故。我記念我意大利前世之光榮。我實不堪觀我意大利今日卑賤劣下之光景。

我不忍見我意大利國中之老婦人朝夕哭泣。因其子孫被異種人惡政之所虐殺。所囚禁。所放流故。

我信上帝有助我意大利復得自由之聖靈。我意大利人民有不可不奮力恢復自由之天職。

上帝造人。即與之以國民之權利。國家因人民而有。政府爲人民而立。我不能慢棄上帝之聖意。

我有殺身報國之天職。我身能死。我愛國之熱情終不死。

我將我之名注于少年意大利會之會冊。我信奉少年意大利會之條規。

我獻我之一身。欲與我同胞共造一自由獨立共和統一之意大利。俾我全國人爲自由獨立之國民。

我如我之所能。以達本會之目的。或以著述。或以言論。或以行事。達本會之目的。我守本會之宗旨。隨處布施國民之教育。以教

育我意大利同胞。篤和親。敦德行。圖建立。以期革命之成功。

我既入少年意大利會之後。永不再入他會。

我守少年意大利之約章。發揚志氣。激勵精神。至身死之日爲止。

我對我同會之兄弟。凡一切行爲言論。皆共同一致。彼此互相扶助。

我自發此誓之後。永世不改。我如改變初衷。上帝罰之。會友刑之。天下人民皆棄之。

專件

海外殖民調查報告書

飲 冰

余去國以來。航海游白人殖民地者凡三次。第一次游夏威夷島。第二次游澳大利亞洲。第三次游亞美利加洲。即今度也。以正月廿三日發程橫濱。先至英屬之加拿大。此行目的。一以調查我黃族在海外者之情狀。二以實察新大陸之政俗。今將第一項所考得者隨時報告。飲冰識

(一)

英屬加拿大凡分七省。其沿太平洋海岸者爲布列地士哥倫比亞省。British Columbia 計加拿大全屬華人約二萬。而哥倫比亞省居十之六七焉。哥倫比亞省之首府曰域多利。Victoria 其附近大都會曰溫哥華。Vancouver (華人俗稱咸水埠) 曰紐威士綿士打。New Wasmenst (華人俗稱二埠) 一切華商華工皆麇集於此。計全加拿大華人人數大略如下。

域多利 五千餘

溫哥華 四千餘

紐威士綿士打 一千

天寅米 一千

奶麼 五百

卡拉布 一千

噶黎 一千

滿地羅 二千餘

阿圖和 二百餘

其餘散在各市者 約三千餘

十餘年前 C. P. R. 公司築大鐵路之時。華人來者最衆。計全盛時代殆不下七八萬人。鐵路成後。需工漸少。今僅有此數。

(二)

華人之在加拿大者。生計殊窘蹙。遠不逮在美國。其富至十萬以上者不過一二人。富至四五萬者不過十餘人。

工人之不得職業者十而五六。困苦不可言狀。商人恃工人爲生。工業衰故商業亦衰。蓋商於此間者。皆非有大資本營大事業。不過專辦本國日用飲食之物。售諸工人以取利耳。故工人來者少。則商店自少。工人困苦。則商利益微。吾所至夏威夷澳洲各地。皆同一現象。而加拿大爲尤甚。

哥倫比亞省之工人。以做沙文魚爲最多。計每年魚來時。業此者每月可得美金三十元至六七十元不等。然每年惟四月至七月爲魚來時節耳。自餘數月。凡業魚者皆無所得業。束手坐食。故歲入恒不足以自贍也。

日本人在此者亦以魚爲業。然日人則採漁也。華人則製魚也。採魚每日每入工價優於製魚者數倍。然此地西人限華人非已入英籍者不得採魚。故雖以此區區之利權。亦不得與他族競。

製魚業之外。惟有厨工洗衣工爲大宗。厨工最上者每月可得美金七八十元。最下者十餘元耳。洗衣工工價甚微。大約每月美金十餘元。滿地羅洗衣工最多。以其地爲加拿大之最大都會也。其餘尚有採礦工伐木工等。然不多。

(三)

合觀哥倫比亞省之商業。(專指華商)域多利埠凡商店百四十餘家。溫哥華五十餘家。紐威士綿士打二三十家。其數不可謂不盛。然與西人貿易者。不過一二家耳。其餘皆恃華工以爲養者也。中國雜貨店居十之七八。而域多利埠則以製販鴉片爲一大宗。蓋鴉片入口稅輕。易於牟利也。但所牟者亦皆華人之利而已。大半銷入美國。近則美國查稅極嚴。故所銷歲減。其餘則洋服裁縫店有十餘家。稍爭西人利益於一二而已。

商於此者以賭博爲一專門業。幾於無家不賭。以區區之溫哥華埠。而番攤館有廿餘家。白鴿票廠有十六七家。他埠亦稱是。吾常稽其每月銷費之數。每一番攤館受工者約五六人。每人每禮拜薪工美金六元內外。每館地一間租錢每月約美金四十元。通計溫哥華攤館每月之支費。約在美金六千元內外。爲中國通用銀者萬二千元矣。每年當銷費十五萬元矣。白鴿及其他雜賭之銷費亦稱是。是每年溫哥華一埠之資本蝕於賭者將三十萬。合計哥倫比亞全省歲蝕至百萬矣。所生之利。不足以償所分。華人生計之日蹙也。固宜。

日本人亦最嗜賭。聞其每年輸與華人者約在美金十六萬元云。（溫哥華一埠）此亦爭外利之一道歟。噫。日本人之不能商務。尤甚於中國。計日人在此者殆四千人。而無一稍完之商店。吾昔曾至木曜島。（在澳洲之東北隅）見其地有日本人二千而極貧。有中國人不滿一百而頗富。詰其由。則此數十中國人即恃彼二千餘日本人之貿易以致富者也。而二千日本人中竟不能立一商店。因疑華人商務之天才過於日人遠甚。今觀此地益信。雖然。華人商務之天才。只能牟本國人之利。只能牟東方人之利。然與歐美人相遇輒挫敗。制有此天才而不知擴充故也。

（四）

哥倫比亞省亦有限制華工之例。每一人登岸須納稅金一百元。（美金）近議增至五百元。而合中國通用銀千元矣。此案自五年以前已提出於本省議院。久未通過。今年則提出於加拿大之總議院。觀其形勢。大約必通過云。果爾則吾華工來此地之路幾絕矣。一歎。

白人之殖民地。除南亞美利加及南洋海峽羣島以外。幾無一人不限制華工者。其限制之例種種。以余所知者。則美國著諸憲法。永爲厲禁。凡勞動者皆不許至。

澳洲之烏修威省徵稅金一百磅（華銀千元）

澳洲之域多利省坤錫蘭省。限每船容積五百噸者則每次許搭華工一名。每五百噸遞進一名。不許逾額多載。

澳洲之西澳南澳兩省。限能解英語五十句以上者乃可登陸。

此一千九百年以前之例也。其時澳洲諸省各自分治。華人在甲省上陸者不許闖入乙省。自千九百年一月澳洲聯邦成。六省合而爲一。其已登陸者各省許通來往。然此後限制之例益峻。今則雖納稅金亦不許至。雖噸位亦不許容。其苛禁殆更甚於美國矣。

紐西蘭島徵稅金三十磅（華銀三百元）

加拿大徵稅金一百元（華銀二百元）

夏威夷、古巴、菲律賓、昔皆許華工自由。逮隸美後。一從美例。古巴近已獨立。若當其政府新易時解此禁自非難。惜我國政府恬不以爲意也。菲律賓近有再招華工之議。想必開禁。

白人之待華人。惟有兩法。(其一)則既居其地者。一切應守之法律。與彼民平等。惟限制我不許來。(其二)則來去任我自由。惟居其地者。設特別法律以相待。其第一法用之於白種人多。他種人少之地。如美洲澳洲是也。其第二法用之於白種人少。他種人多之地。如南洋羣島安南暹羅諸地是也。要之不許與彼平等而已。

吾昔在澳洲。聞吾華工每一人至其地者。率須費七八百金。其船位之價。不過百金耳。何以餘費之鉅。至於如是。蓋因坤士蘭域多利兩省限噸位。每船率僅能載四五人。而欲往者之數。殆十倍之而未已。故必須報名候補。候補或至五六年不得。故競以多金賂船行之司事。甲以三四百得一位。乙以五六百奪之。丙又以七八百奪之。故遂至以七八百爲定價也。其事殆與官場之捐儘先班者同矣。尋常西人以三百金得頭等船位。而我華人乃以七八百金得三等船位。可歎。

華人之往澳洲者。其目的地率在烏修威。(雪梨市者烏修威之首府也)以千金之稅不易納也。故由噸位以過域多利或坤士蘭。然後復由彼兩省間道以潛入烏修威境。(兩省皆烏修威之鄰境)謂之偷過界。偷過界被拿獲者。除照徵稅金百磅外。仍加罰五十磅。無貲可罰。則下獄一年。獄滿仍逐出境。

加拿大屬覓工甚難。而華人來此絡繹不絕者何也。蓋由此偷過界以入美境也。去年一歲上陸於域多利溫哥華兩埠者五千餘人。其入美境者殆十而六七。他歲稱是。

此間華商有專以導人偷過界爲業者。每人索賄美金二百餘元。其賄則美境之稅關及駐溫哥華之美領事皆有分潤云。故今日華工之改入美境者。亦須華銀七八百元乃得達。蓋來加拿大之稅金二百元。入境之賄四五百元。其餘船費車費不過百餘元耳。以祖國數萬里膏腴之地。而使我民無所得食。乃至投如許重金以餬口於外。以受地族之牛馬奴隸。誰之過歟。

五

華人旅居此地逾三年者。許入英籍。但雖入籍而不得享有公民權。不過營業之權利稍優異耳。然視美國之不許入籍。則猶稍寬也。

華人之始至此地者。爲咸豐八年。前此未嘗有也。然三十年前其地之土人。(土人爲印度人種)在內地山僻各處。往往覓得中國人所用器物古錢古鏡之類。聞嘗掘地得一銅鏡徑七寸餘。背題沙鏡二字。又古錢刻漢字者。往往出現。此間華人至者。大率在沿海二三口岸。其內地至今猶罕至之。而所得物率在距海一二千里之山谷。殊可詫異。或前此數百年竟有航海而至者歟。余未得

見沙鏡。惟見一錢徑可寸許。其陽刻八卦。其陰刻道家符籙文。古色爛斑。不似咸豐八年以後之物。亦一異也。

溫哥華市距今十五年前。一林莽耳。自太平洋鐵路公司（西名爲 Canada Pacific Railway Co. 省名爲 C. P. R. 公司）開大鐵路橫截大陸以通紐約。鑿歐洲交通東方之孔道。又開中國皇后日本皇后印度皇后三船來往於日本支那。其鐵路之車站輪船之碼頭。皆以溫哥華爲終點。故溫哥華驟盛。科倫比亞省本以域多利爲首府。今則勢力全趨於溫哥華矣。地價驟漲至百數十倍。吾華人十五年前來此者。既實繁有徒。從無一人肯買地以牟大利者。雖或西友勸之。亦莫或應。此亦學識不足。不能與西人競爭之明證也。

華人有眷屬者不過百餘家。童男童女約二三百人。其入西人學校者。域多利約六十人。溫哥華約四十人。皆年穉未有成學者。本省學校亦只至中學而止。欲入大學。須往滿地羅或阿圖和。皆大西洋沿岸也。

（六）

華人愛國心頗重。海外中國維新會（西名爲 Chinese Empire Reform Association）實起點於是。自己亥年此會設立以來。至今蒸蒸日上。溫哥華入會者十而六七。域多利則殆過半。紐威士綿士打幾無一人不入會者。會中章程整齊。每來復必演說。每歲三埠合同大叙集一次。近集數萬金。建總會所於溫哥華。儼然一小政府之雛形也。

今歲會事益有進步。效立憲國選舉法。公舉總會之副總理一人。監督一人（其大總理既有定員）。域溫紐三埠各出候補者二名。先期一月佈告其名。屆日以匿名投票之法選舉之。三埠同時開票。互以電報報某名得票之多寡。當選舉期以前。競爭殊劇烈。各候補者到處游說運動演說。其所懷抱之政策。儼然與文明國之政黨無異。此誠中國數千年所未有也。他日有著中國政黨史者。其必託始於是矣。余到後四日。爲總選舉之期。定章凡會員皆有選舉權。有權者六千餘人。投票之數。不過千餘。蓋風氣初開。未知公權之可貴。各國皆如是也。得票最多者爲六百七十一票。被選爲副總理。明年屆選舉期。則棄權者之數必少於今年矣。西人頗重視維新會。二月十七日。溫紐兩埠人百餘隨余赴域多利開大會。C. P. R. 公司之船。僅收船費之半。其船桅高挂我國國旗。此間人謂我國旗之出現於此海峽者。以今度爲始云。

鄺爾喀記

明

夷

有新日本而國于吾西。名爲吾藩屬者。廓爾喀也。其地曰泥巴。中國稱爲廓爾喀者。其王之種族也。其國位于須彌山上。四面環山。東西橫長二千餘里。南北五百餘里。東北界西藏。東南界哲孟雄布丹下須彌而爲印度。其都會曰珂多瑞大。乃極險之山國也。其人分兩大種。其雪山以北之境。皆爲藏種。風俗語廓飲食室屋僧寺。亦用藏俗。其雪山以南之境。皆爲印度種。其風俗語言飲食室屋僧寺用印俗。其他非藏非印之種尙多。有巴爾婆種。信佛而異于印藏之傳。至今猶有梵語大乘佛典也。廓雖全國皆山。然有五河流之當雪山南麓。亦有廣原。種稞麥。其人民五百萬。蓋一夫多妻。故民繁也。人民性勇敢而敏銳。亦似日本人。自英得印度。即遣大臣子弟就學于印中學校。故歐美政治學術傳之已久。通達大地情勢。百年前已先學英國之兵法醫藥。近于民法刑部審判。皆改用英制。其國都有大學。師範學。武備學。皆用英式。但貧薄未能徧于全國耳。其留學于印中者甚多。近者更派學生十人入日本學製造礦務。其常備兵三萬五千。後備兵八萬。其兵皆用英式。蓋雇英兵而學之。其槍砲皆用新式。乃購之於印度者。蓋英人或資之以防俄耶。其王年少壯武。吾見其操兵影圖。服西式兵衣。端坐于中。而百官環坐其後。氣象英武。吾竊聞廓所最心醉者。取西藏也。如日人之伺遼東矣。蓋廓之與藏。風俗語言教制皆同。而藏地大民衆又多寶藏。廓人商於藏中者無數。聞常有兵數百駐藏中。護其商旅。洞知藏中守舊。兵器械鈍。取之若探囊也。獨深計卻顧者。慮中國之大。徘徊少待耳。當吾國庚子之變。廓之君臣厲兵秣馬。欲襲藏。既以餉不足。吾事定而暫沮。夫以肥牛腓豕。置之于餓虎之旁。其必噬不待言也。夫以廓數百千變法之才。久鍊十餘萬之兵。而投之數千里無兵無械無才之藏地。其席捲可立待也。自廓境入藏。旦夕可至。而自四川入打箭爐。自爐至拉薩。以達于江孜阿里。非兩月餘不能至。一旦有變。全藏數千里。非吾有也。昔光緒戊寅時。吾以日本變法之強。必注意于高麗遼東之地。大呼于國而上言之。大臣莫我達也。而國人相率笑吾爲狂。欲逐吾出都。不五年而甲午之變作矣。今吾又言廓難矣。廓不東封藏地。安所展其封。新變法之國。練兵有年。未有不思耀其兵以振其威名者也。藏地雖大。人雖多。夫以廓窺藏。猶以虎入羊羣也。蔑不濟矣。吾今又發現廓事于國中。苦不亟謀固藏。則又有甲午之變。有西日出焉。恐吾言之再驗也。吾今雖得罪。不在其位。然藏固吾土地。藏亡而川蜀隨之矣。吾北望崑崙。西望須彌。惓惓憂悲。而歡藐茲小國。大有人焉在也。吾不得不爲吾國當塗者大呼之。火然藥伏。雷驚地覆。嗚呼。無再爲甲午之續也。

墨西哥殖民事宜調查報告書

海外調查會員均歷

一墨國百十餘萬方里。人民十三兆。內烟剪野人五兆。西班牙遺種各國僑民三兆餘。土種五兆耳。土人程度極低。貧苦無狀。無衛生之法。過于中國。故多生而不能長育。且瀕海之區。疫癘時見。此人種之所以不能發達也。

一西班牙遺種驕怠疲緩。良若中國之舊家子弟。然國中市村之小商店。皆在其手。近亦多自西班牙來者。其智者或遊學而還。皆願得胥吏教習各文業。必不從事于農業。其富擁田地之豪家。其待鄉民之法。與之以田而半分其所穫。無租批之法。故貧者或有稱貸。則須終身為農奴。不能清還。不得別往。此農業之所以不能發達也。

一廿年以前。國內常多戰爭。人民農業之不能發達。亦一原因也。近十八年來。現在之總統。操柄十餘年。以獨斷之法。行民主之制度。在位五任。末常易人。興利除弊。治匪極嚴。且車路布設。戰亂不作。歐美資本家為之築路開礦。窮民有業。更不事農。如此雖以三十萬華人來實此土。亦不患人滿。

一美國資本之在墨國者。聞有五百兆元美金。其次為德為英為法。而其君臣甚精明。治外之權極固。則墨國殖民。遠勝南美也。南美多亂。朝富而夕敗矣。墨必無此。

一外人資本如此其厚。人數亦多。惟農業不興。食品甚昂。皆來自美。故殖吾民之法。莫如農矣。與白人無爭。於墨國有益。莫妙于此。

一荒田無極。萬物皆生。其肥美荒土而不甚當要路者。每一的架（丁方英畝）價僅四五毫耳。土人工價每日五毫（自食）最愛開荒伐木。有資本可用之為牛馬。

一土人甚愛華人。稱為拜散（譯言鄉親）而最惡西班牙人。且華人來者尚少。醜態未露。及今圖維利權可操。

一墨政府能許華人入籍。且予以選舉之權。然以華人比之墨人。以現在程度計。已居土人之上。稍能施以教育。必能居其中人。以上之位而無疑。

一中華輪船已到第二水頭。水四五百人。二水八百人。然公司辦事人太過草草。殊不週到。且無碼頭。恐不能久。況來期之遲緩。從加拿大轉紐約而來。尚且快之。到步檢疫各種事。船主絕不料理。第一期船人。致上岸之後。每經一省界。尚逗留三四日云。一輪船如能支持來者。日衆。墨國工業。如廚如洗衣。皆仰于居留白人之身。他日人多。若無田地以安置之。則古巴醜狀見矣。以現時景況觀之。若來萬人。尚可以容。若過萬以外。則必有行乞偷竊者矣。此最可為憂慮者也。

一外人來墨業農。祇小資本家耳。大抵皆徙家携侶而來。無大資本家開荒。則華人將焉用之。近日南方之人。已有街上赤足賣冰水者數百人云。真可爲傷心也。

一若爲殖民計。今日莫要于先具資本十萬元。（或五萬亦可）或買地。或批地開荒。一以聚人。一以開風氣。新到者有所依賴。舊客則有所觀感。可以免其長安法衣之賤業。乃足以壯吾華之聲勢。

二墨國荒地。可以在政府承墾。例免賦十年。凡工人一切器具衣食。俱免進口之稅。惟須先交稅銀。政府既查確。則將所貯銀交回。日本人曾號地六百萬的架。現墾耕者四百人。他日可來二千餘人云。又請求墨政府給與自開輪船之照。任其向洋邊五十五咪之內。自擇良港爲碼頭。他如美國摩文教會自立三埠。五千餘人。規模極大。近日非洲杜國將軍某亦來買田三百萬的架云。又有德人在福州招華人二萬五千名到墨南麻園當工。到者五百餘人。此亦一大問題也。

三墨國地產。若以華人之力興之。自開輪運回中國者。亦補救甚大。不暇枚舉。

四墨國大家。最重中國絲物。（稅極貴）其土徧地生桑。且極茂。若解養蠶。必得大利。聞法人有來試辦云。

五墨國商務。能以五六萬元資本。可獲大利。食品雜貨倉爲最好辦之事。如能辦中國絲磁二者。其消流不知如何矣。雖然。今日在墨。仍非言商時代也。吾華人才未足故也。則莫如農矣。

六墨國者第二之美國也。美國中人之家。在本國無所用其資本。故來墨者相望于路。然今猶是礦路時代。若遲十年。則又農業時代矣。吾人將何以自處耶。

七白人旅居此土者。與我同受治于墨國法律之下。絕無強暴之事。

旅行俄京日記

鳴鶴山人

壬寅秋九月朔旦。由旅順搭慢車起程。僅二日半到哈爾賓。（快車日半）經大連灣金州瓦房店熊岳城蓋州海城遼陽奉天鐵嶺昌圖府吉林等處。計大小四十二站。約華程一千八百餘里。

哈爾賓在吉林省之北。松花江之南岸。俄人以岸傍之秦家崗邊爲滿洲鐵路中心停車總站。彼處地勢畧低。俄人築高堤環繞之。以避河水冲刷。就堤內開通馬路。營造房舍街市。其敷設幹路枝線。如丁字形。東即浦鹽斯德（海參崴）分線。西即連西伯利至俄

京分線。南即直貫滿洲中心。通營口大連灣旅順等處。彼處地名。土人稱謂不一。俄人但以新城舊城分之。新城即車站秦家崗一帶。平野數千里。一望無際。其佈置區劃之街道衙署舖戶亭園醫院學堂。秩然整然。規模宏偉非常。彷彿莫斯科舊京。舊城向有製酒燒燭房。戶口百餘。東省鐵路公司以數萬金購其地。從新營造樓舍局廠。而道勝銀行郵政電報諸局。大小官署。及中國交涉局。均設其中。另有公家花園。俄人以八千金購其地。而栽植點綴之費約四十萬云。冬則設冰嬉場。夏則有拋球場。鼓樂亭。洒水廠。遊人梳織。熱鬧非常。商業比旅順爲勝。而規模未備。良莠不齊。大商家祇有粵人華昌泰一家。此外貲本微薄。未大擴張。然向者一片荒土。人烟希疎。每地一畝。取值數元。無過問者。今則每俄沙先（約中國丁方七尺）動需十餘元。亦足驚矣。今夏復經是地。景象不同。耳目一新。其鐵路公司與交涉局及大商家衙署局廠。陸續移出新城。去歲房屋僅有二千家。而今則逾萬。磚窰以千數。居民逾十萬。商旅增廣。遊客塞途。樓厦櫛比。市肆喧闐。俄人佈置之苦心。發達之迅速。真令人舌咋而魂驚矣。由哈爾賓搭慢車行三日（快車一日）到滿洲站（站名黑龍江西伯利交界處）經薩勒圖齊齊哈爾博興都興安嶺牙克什海喇爾等處。大小三十三站。計程約一千八百餘華里。站傍俄設關征稅。查驗極嚴。各國洋貨。無物不稅。中國貨除茶葉外無稅。烟土嚴禁內運。華貨陸運雖無稅。而腳價過重。海運腳價雖廉。而又稅重。我中國各貨未能暢銷于俄。殆原于此。茶葉每砵（中國計廿八斤）征稅廿四俄元。約中國庫平銀廿二兩左右。關役查驗後。按例征稅。加封標誌。乃準登車。慢車行三日到喀喀爾湖。

由滿洲站至湖邊。約一千四百餘華里。沿途所經。但見牧場荒野林木。俄人沿鐵路近處。鋸伐樹木。大者作枕木。次者作薪。吉林以外至俄京。往來氣車。用煤殊鮮。但見林木柴薪。沿鐵路兩傍。堆積如岡如陵。

喀喀爾湖又名白海。面積萬餘方里。四周嵯峨峭壁。架橋則耗費過重。故俄人就尖狹處營築碼頭。置輪船兩艘。購自英國。瑞士。蕩郎船廠。其運去之法。乃由該廠裝妥後。拆卸分配。用輪載至俄京。再由該處用車運載至湖邊。然後將原件配裝合成。其大者長二百九十英尺。寬五十七英尺。吃水十八尺五寸。計重四千七百五十噸。有三千七百五十匹馬力。全用堅固鋼片建造。船底兩層。船頭船尾。均有碎冰機軸。抽出冰下之水。則數尺堅冰。沈墮解裂。船撞冰而行。湖傍碼頭。營造臺駁。活動鐵路。高低如意。旋轉靈動。使火車可直駛進船內。以渡湖。渡湖須三刻鐘。現俄人沿湖邊大施斧鑿。另營鐵路以繞之。以省船費。明年告成云。舍船登車。行一百卅餘華里。約三刻鐘。到依路古士（舊譯依爾庫次克）此路屬義爾古特省。爲亞伯利大城。離張家口約五百餘華里。戶口萬餘。商

旅蕃盛。然街道不整。生意平常。吾華有商店七家。連住客寓小本營生之輩。約七八十之衆。均山西人。以絲茶爲業者。據稱大利難求。徒藉此爲轉運。恰克圖至俄內地貨物之所云。

由依路古士再登車。經西亞利一片沙漠。雪地冰天。了無奇觀。及超烏喇大嶺外。入歐界。則山環水繞。景象頓異。計程一萬二千餘華里。共行十日快車。八日到莫斯科。經大站三十餘起。（或見城邑大村落）小站二百餘起。（指人烟絕少但見車站而言）

查莫斯科古稱木司寇。爲俄之舊京。亦名中京。乃商匯之總區。街道非常寬整。園闌極爲宏麗。入遊皇宮。錦牆雕壁。玉琢金裝。舉千餘年遺藏奇珍異寶。歷代帝王旒冕袍服。羅列殿間。即前皇大彼得變姓名遊英習藝所手製自用木器。亦畢陳一殿。以誌不朽。前九十餘年。即嘉慶十七年。法皇拿破崙調集各國兵士。合七十萬衆以伐俄。俄堅壁清野以誘之。拿破崙墮其術中。入據其宮。斲其御榻。今特別存之。其幃帳湖色貢緞。繡工精緻。洵屬中國贈物。宮外環列所獲法人銅炮數百尊。并各等軍械。陳列一室。以示武功。其禮拜堂密如鱗櫛。堂內點綴及室內尖頂如葫蘆形。均以金片飾之。窮奢極麗。大者費數千萬。小者亦數十萬。至於博物院生物院。無奇不有。戲園亭臣樓榭。務極輝煌。即菓店茶室。其裝修佈置。有值貲本數十萬。其浴堂玉爲池。磁作壁。玉值過百萬者。其修泰艷麗可想矣。吾華商業。祇有山西人茶絲店三家。生意頗佳。惟茶葉一項。俄商由漢口福州自行採辦。用輪船裝運至俄。（今夏改由青連灣搭西伯利火車運去）其貲本厚。商情熟。又放數月期賬。故貨之消售易。我商茶貨。乃用輪裝至通州。再由張家口恰克圖用駝車載至依路古士。然後裝火車運入俄地。計時甚久。耗費亦重。且貲本微薄。商情散渙。故難與俄商爭衡也。徒恃門市爲彌補計。然我華商專靠絲貨爲銷場之大宗。每歲可銷數十萬疋。我中國土產諸貨。如牙器磁器漆器玩器。北京繡貨料器景泰佻儷等物。俄人視同珍異。均堪獲利。惜無人營運。又不知改良。而山西人偏執拘泥。未能極力擴充。故局面隘狹。鋪陳簡陋。殊可惜也。查吾華往俄貨物。據現在情形。徒恃絲茶兩項。茶葉每俄磅征稅銀伍錢餘。照現在銀價核算。即每担征庫平銀八十貳兩左右。業經萬分重累。及返華時。又聞有增稅之議。至絲貨前數年每俄磅（中國十壹兩貳錢）征稅銀四錢餘。我華商之在俄者。倏失倚恃。貲本蕩然。幾難收拾。後忽免征。隨即復元。緣俄之絲貨價值昂貴。吾貨成本較輕。無稅則化算有利。一旦征稅。則彼優而我拙。難與爭衡矣。竊謂茶稅既定在前。諒難挽回。而續增之議。與絲貨征稅之說。（傳聞每俄磅議征稅二三元云）是在商務大臣設法維持。竭力爭辯。以收利權。以恤商艱。現在華商之在俄。與將來之推廣。徒恃此兩宗爲生意之命脉。商務之根源。此外各省土產各貨。可銷俄地者。屈指難數。若及早認真整頓而推廣之。亟籌抵制而擴充之。因利乘便。力爭先鞭。其中養活工藝不少。造福商賈匪輕也。

俄京彼得堡與莫斯科相隔一千三百餘華里。若乘快車需十二時。此地未有華商。俄人設茶店二家。以金龍華字懸諸門。裝飾如華式。門窓塑列華人偶像。以醒衆目。彼族之重華貨。可想而知。其皇宮形如方壁。爲樓三層。金幃繡幔。光芒射目。各殿鋪陳。顏色互異。殿內均懸列代功臣宗室遺像。又油繪歷代爭戰形圖。以示不忘武功之意。雖陳設壯麗。而規模之廣大。不及莫斯科舊京。至於舖戶房舍。飛閣流丹。則又勝彼一籌。到此幾疑天上非人間矣。

考俄羅斯爲當今雄國。地居極北。橫亘一洲。北至冰洋。南迄地中海。東盡太平洋。西亦幾及大西洋。占地球二十五分之一。平陸七分之二。縱橫九百餘萬方里。在歐洲凡四部。西曰波羅的海部。西南曰黑海部。東南曰鹹海部。西北曰白海部。在亞洲三部。西曰哈夫喀士部。東北曰西伯利部。南曰中亞細亞部。合計大省七十有七。小省十九。國都有二。名城有七。人口合一百四十兆。其鐵路密如蛛網。往來梭織。合計約華程七萬餘里。遇水則設長橋。過山則穿洞穴。其三四等貨車客車。約有百餘萬架。頭二等客車共約十數萬架。有事則運兵神速。無事則商旅稱便。化重爲輕。縮遠若近。無異以陸作海。而以車當舟。曩昔商務不講。困守一隅。今則百貨遂漸流通。商賈日形輻輳。西伯利等處。曠日曠土。開墾甚便。無業遊民。相率移徙。將來膏腴日闢。邊備日充。生聚教訓。沈機觀變。乘時而動。誰能禦之。雖曰天時人事。有以就之。然非鐵路之效。曷克臻此。

查俄國殖民之法。先由農政大臣查勘測量。劃地招墾。出示勸導。凡農工願往者。開明戶口人數。呈請於官。官即按人數發給照票。每戶約領地十五畝。所有房屋農具牛馬。亦由官備領。凡灌溉洶汲之法。耕種樹蠶之宜。有該處駐札農政委員訓迪。或因資本拮据。欲借國家庫欸爲農牧。爲製造。官亦助之。許其廿年至卅年分期攤還。又訂廿年內一切賦稅從寬豁免。又特準免充兵籍。故民咸便之。趨之若鶩。西伯利鐵路未設以前。移民多由柯的沙乘輪前往。今鐵路大備。特設移民車輛。往者益衆。歲以數十萬計。往者所至。不逾嶺烏喇嶺以外。西伯利以西。白海之間。今則由西而東。至於亞穆爾烏士利。及黑龍江上下游一帶。漸推漸廣。陸續墾闢。向之所謂廣漠無垠者。多成蕃庶村落矣。近年俄國戶口歲增二百萬外。而亞俄之移民生育人口。比較歐俄加增十之一。足證地利興。民生阜。生衆食寡。收效良速。其拓疆強國。卓識遠見。有足師者。若言夫政治得失。俄無貴賤皆兵。將士用命。又制治嚴整。城市肅靜。無嘩盜賊屏足。是其長。世族專擅。才智屈抑。貧富懸絕。仕商奢惰成風。婦女放蕩無節。是其短。我中國截長補短。損益因應。烏見積弱不振也。

去臘由俄返粵。聊將見聞郵寄親友。乃爲中外日報館索去登之報章。而北京閣鈔彙編天津新聞報相率錄傳。上海游戲報館

繙演白話登之潦草猷醜重讀汗顏茲就原稿略加修削以餉大雅惟東三省情形日新月異俄人經營千變萬化閱者諒焉

癸卯仲夏自誌

附各地車脚表

地名

一 等

二 等

(俄 圓)

(俄 圓)

彼得堡哈爾賓間

二二六、八五

一四九、八〇

同 旅順口間

二八三、八五

一八五、四五

同 青連灣間

二八九、八五

一八三、五五

同 海參崴間

二五三、五八

一六六、四〇

莫斯科哈爾賓間

二一五、六五

一四二、六〇

同 旅順口間

二七二、六五

一七八、二五

同 青連灣間

二六九、六五

一七六、三五

同 海參崴間

二四二、四八

一五九、二〇

柯的沙哈爾賓間

二三五、〇〇

一五四、一五

同 旅順口間

二九二、〇〇

一八九、八〇

同 青連灣間

二八九、〇〇

一八七、九〇

同 海參崴間

二六一、八三

一七〇、七五

華秀哈爾賓間

二三九、四五

一五七、九〇

同 旅順口間

二九六、四五

一九三、五五

同 青連灣間

二九三、四五

一九一、六五

同 海參崴間

二六六、二八

一七四、五五

地名

(二) 慢行車

一 等

二 等

三 等

(俄 圓)

(俄 圓)

(俄 圓)

彼得堡哈爾賓間

一三七、〇〇

八三、一

五三、九

同 旅順口間

一七三、〇〇

一〇五、六

六七、四

同 青連灣間

一七三、〇〇

一〇五、六

六七、四

同 海參崴間

一六五、〇三

一〇〇、四七

六四、六一

莫斯科哈爾賓間

一二九、〇〇

七八、三

五〇、七

同 旅順口間

一六五、〇〇

一〇〇、八

六四、二

同 青連灣間

一六五、〇〇

一〇〇、八

六四、二

同 海參崴間

一五七、〇三

九五、六七

六四、四一

柯的的哈爾賓間

一四六、〇〇

八八、五〇

五七、五

同 旅順口間

一八二、〇〇

一一一、〇〇

七一、〇

同 青連灣間

一八二、〇〇

一一一、〇〇

七一、〇

同 海參崴間

一七四、〇三

一〇五、八七

六八、二一

華秀哈爾賓間

一四六、

八八、五〇

五七、五

同 旅順口間

一八二、

一一一、〇〇

七一、〇

同 青連灣間

一八二、

一一一、〇〇

七一、〇

同 海參崴間

一七四、

一〇五、八七

六八、二一

西伯利亞鐵道說略

譯東邦協會報

第一 地理

西伯利亞在亞細亞之北部。(除圖爾蓋部及土耳其斯坦)俄羅斯領地之總稱也。北緯起四十五度至同七十七度。東經起六十度至同百九十度。

西由坦坦的烏拉爾山及烏拉爾河。而與歐洲俄羅斯接境。北臨北冰洋。東隔白令海峽。與阿拉斯曼半島相對。隔鄂霍脫次克海及日本海。而面太平洋。南接波斯阿富汗。由阿爾泰山脈。而與伊犁、新疆、塔爾巴哈台、科布多、烏里雅蘇台、及蒙古各部相界。隔黑龍江及烏蘇里江。中分與凱湖。以綏芬河而接黑龍吉林二省。隔圖們江口北邊少許之地。而界于朝鮮。

西伯利亞之面積。占全地球陸地約九分之一。居亞細亞四分之一。比歐羅巴大一倍半。以支那之大。比西伯利亞之面積。支那四百二十一萬八千四百〇一英方里。西伯利亞則四百八十三萬三千四百九十七英方里。比較尙大六十一萬五千餘英方里。

以面積與人口相較。西伯利亞遠遜支那。支那人口四億〇二百六十八萬餘人。(據光緒二十八年戶部調查及美人勒芬遜氏調查)西伯利亞當千八百九十七年。(即光緒二十三年此年俄國大調查戶口)其民數僅八百十八萬八千三百六十八人。每英方里不滿二人。支那則每英方里幾千百人也。

其面積龐大。其自然現象之異。固不俟言。地以位于北。故氣候嚴寒。殆非樂土。適于耕植之地。僅占全境十四分之一。此十四分之一之地。自東至西一帶。長約三千五百餘英里。寬約三百五十餘英里。此部分即三百年來俄羅斯東漸之道途。往昔驅馬于冰上者。今則通鐵道是也。

又自北至南之間。可區別之爲天然三帶。最北爲冰苔帶。其南爲森林帶。又其南爲耕植帶。沃壤而適于拓地植民之地也。今略記之如下。

一冰苔帶。方約一百六十萬英里。爲西伯利亞之極北部。大率位于北緯六十三度之北。其地荒涼而濕。蘚苔之外。不見植物。下層之土。終歲凍結。惟嚴夏之候。表面融解。變爲濕地。一歲之中。河冰之不泮者九閱月。故不適于耕農焉。

此帶之住民。不過六萬有餘。而區區之士着。亦多屬貧苦之士蕃。及俄國之罪囚。其人蓄養馴鹿。以供駕橇之用。啖其肉而被其皮。又有極犬。冬期連結數匹。供駕橇之用。其疾走如矢。

二森林帶。方約二百三十二萬英里。位于冰苔帶之南。土人謂其森林爲太憂。即原林之義也。鬱蒼古茂。歷千萬年。其樹種如椴松、蝦夷松等之針葉樹、栓櫟、白楊等之闊葉樹類。殆皆茂密成林。不見日光。一歲之中。互寒者七閱月。下層之土。冰凍不解。夏秋頗覺暑熱。較之冰苔帶稍爲溫暖者也。故耕農少。有可望。此帶地方。間產砂金及木材。人口約七十萬。

三耕植帶。爲西伯利亞極南之地。方約九十萬英里。即俄國移民之所。廬至西伯利亞大鐵道之所通行者也。夏季比前二帶稍長。故小麥大麥燕麥等之可收穫者。此帶雖尙少。然已五倍于法蘭西。到處可得與支那開國強貿易。

統而言之。西伯利亞土地廣大。耕地不少。又由于地勢縱斷而區別爲三部也。今請得而言之。

西部西伯利亞。此地與波斯、阿富汗、伊犁、新疆接境。中分爲托博爾斯克縣、托穆斯克縣、阿克穆林斯克縣、舍密列廷斯克省、舍密巴拉斯克省、烏拉爾克斯省之六省。縣而屬俄比、伊爾齊什、二河之領域。南方僅有山脈數條。

此地氣候風土。殆等歐俄中央之地。俄國自其本國移民來住者最多。今爲西伯利亞中主要之地。又于托穆斯克之南部。開採亞爾泰山銅坑。以供帝室之用。人民從事鑛業農牧田園等者亦多。

其東南部之山系。距海面一萬英尺以上。自其谿谷橫斷之處。多產金銀銅鐵及諸礦類。及寶石類。採掘之時。甚易發見煤炭層。頗爲富源之區也。

牧畜亦甚發達。其牧牛所得之牛奶油。多出于阿爾泰山以北。近五年來。始得其銷路。而輸出于西歐羅巴。今爲重要物產之一也。

中部西伯利亞。此地位于蒙古部之北。分葉尼賽縣、伊爾庫次克縣、雅庫次克省之一省二縣。屬葉尼賽河領域。與中國境界相接。因有塞陽山系之起伏。故氣候比西部寒冷。

貝喀爾湖者。中國人稱之爲白海。或北海。在伊爾庫次克省之東境。而爲中部東部之境界。長四百英里。幅自二十六英里至五十六英里。全面積約一萬三千平方英里。亞細亞洲中淡水湖之最大者也。安嘎拉河。自湖之西境。而流注于葉尼賽河。此地亦富于金銀銅鐵其他之礦物。

東●部●西●伯●利●亞● 此地。在黑龍吉林二省。及車臣、土謝圖汗部之北。分後貝喀爾省、阿穆爾省、沿海省、之三省。屬堪察加半島。薩哈

連島及沿海省。

雅庫次克地方。占荒涼廣大之地。勒那河之流域。多出砂金。極北之部。山岳起伏。氣候寒烈。全不適于耕牧。產炭、鐵、銀、鹽及寶石等。

阿穆爾省之北部。及沿海省中之堪察加半島。薩哈連島等。地極寒。而與極北略異。至大陸則北緯五十三度以南之地。為貝爾湖水之所灌溉。只以通古斯、扶里雅脫等之游牧民。及哥薩克騎隊之所屯駐。故失最好之牧場。

後貝喀爾省。土地肥沃。富于金銀銅炭諸礦。鑛泉常湧出各地。

西伯利亞之河流。大概發源南方。有四大河。其河系如左。

葉尼賽河。發源蒙古部。合通古斯克河而入俄比灣。

黑龍江。發源喀爾喀車臣汗部。合失爾喀河、鄂爾古納河而為黑龍江。匯松花江東流而至伯利（今之哈巴洛夫斯克）併烏

蘇里江北折而衝薩哈連島西岸而入海。此河水十分之七入鄂霍次克海。十分之三自韃靼海峽（即間宮海峽）而入日本

海。

勒那河。發源貝喀爾湖西之地方。與維底穆河會合而北流。河口分七派。造巨大之三角洲而入俄比灣。

俄比河。發源蒙古國疆。與伊爾齊什河會合而入俄比灣。此河及海口。漁業甚盛。

西伯利亞都會之民數。今據一九〇〇年所調查者分列如下。

浦潮斯篤克 三〇、八四七人

伊爾庫次克 五八、一七〇

托穆斯克 五六、二二〇

鄂穆斯克 五三、〇五〇

托博爾斯克 二〇、二〇四

克拉斯諾雅爾斯克 三八、五九三

知他

一八、五〇〇

朱美泥

二九、七九三

夫拉果爺廷斯克

三八、五九三

哈巴洛夫斯克

一五、六四八（一八九八年調）

以優勝劣敗生存競爭之理言之。土人之部落。必日就衰退。今觀其人口。不過約七十萬餘而已。

第二 史略

明嘉靖十二年。俄帝宜萬即位。以苛猛之人。而經營新土。此君所負頗多。史曰。嘉靖年間。俄人滅庫程。移其汗于金山之北。後來俄羅斯人遂與互刺人（即江上之人）相接。金山即阿爾泰山之一名也。

西伯利亞之地。產獸皮最多而最佳。當時斯脫洛噶諾夫有一商會。在烏拉爾。密邇于西伯利亞。常垂涎其獸皮之利。大有欲踰烏拉爾山而與之貿易之勢。而未果。

當時哥薩克之衆人。獲罪俄帝。逃而入于西伯利亞。政府以其道途遼遠。不能追而罰之。當此時。斯脫洛噶諾夫商會。欲利用此徒。適哥薩克部之愛爾馬克率其部衆投奔此商會焉。

一五八一年。即明萬曆八年。愛爾馬克率其部下五百騎度烏拉爾山。而入西伯利亞。屠韃靼之部會。翌年擊破庫程汗之城塞。悉畢爾。悉畢爾即西伯利亞名稱之所起因也。

愛爾馬克所滅之庫程汗者。成吉思汗之嫡裔也。悉畢爾克服之後。愛爾馬克代而入其城塞。即今之託博爾斯克城是也。而現今之城堡。係一八〇四年所創建。

愛爾馬克將克服悉畢爾之事。奏聞俄帝宜萬四世。獻悉畢爾之地及黑貂黑狐獵虎等皮。以請贖罪。俄帝嘉其功。赦其罪。賜以甲冑及物。又由莫斯科簡派兵士一隊。以援助愛爾馬克。

後數年。愛爾馬克深入西伯利亞而遠征。爲韃靼人殺之于伊爾齊什河之上。其所率之士卒。殆全殲滅。愛爾馬克死後。俄人由其本國猛進而來。一五八四年。遂于茲刺河畔之支育尼。及伊爾齊什河之托博爾斯克兩地。建設都會。是爲俄領都會設于西伯利亞之始。

俄人漸次東漸。而至黑龍江。無一土人之抗拒。所至征服。約其納貢。又築砦于新領地之沿道。以保其後路之連絡。又設納貢所。〔毛皮徵收場〕是即現今各都邑之始。

其涉阿比河。過葉尼賽河。踰勒那河也。皆藉哥薩克兵力之。蓋以獸皮之利。誘哥薩克兵也。

愛爾馬克死後。繼起者爲哈巴羅夫。哈氏當一六五一年。即順治八年。渡黑龍江。築砦壘于雅克薩（即亞爾巴）而守。清廷雖派兵掃蕩。然俄人東漸。既達黑龍江口。隨掃隨來。其爭鬪常不絕。故中俄遂結尼布楚之條約。黑龍江全境。歸于中國所有。時康熙二十八年。即一六八九年也。

其後百七十年間。中俄兩國設互市場于恰克圖。及塔爾巴哈臺。于其北方。俄人則益移住西伯利亞。形成村落。一六九七年。哥薩克隊遂占領亞特拉索布之堪察加。

道光末年。模刺威甫爲東部西伯利亞總督。舟師下黑龍江。所至經營。方此時。清廷之疆臣拒之。而俄人則全然不顧。植民于黑龍江沿岸。當時黑龍江北已非中國所有矣。

一八五八年。模拉威甫與中國使節立約于愛琿城。其後黑龍江北岸全歸俄國所有。翌年。俄國以此地爲阿穆爾省。此兩年間。俄國移民一萬二千人。置戍營六十一所。皆以哥薩克兵當之。

一八六〇年。英法同盟軍侵入北京。皇帝蒙塵熱河。恭親王留守北東。當議和之任。俄國則乘多事之秋。斡旋其間。弄其術數。當愛琿條約未及兩年。遂訂約而割烏蘇里東岸之地。

其後十六年。即一八七五年。又獵薩哈連島于日本。而爲重罪囚徒之收監地。

一八九七年。即光緒二十三年。俄國突率其艦隊入旅順口及大連灣。迫北京政府取去金州半島。及其附近。而爲併吞的租借。稱爲關東省。

由是觀之。俄人自歐洲而東漸。終掠取西伯利亞。又欲南上而席掩東洋。今徵其迹。鑒其行動。可爲爲寒心。而爲其基礎者。實愛爾馬克、克巴羅夫、模拉威夫之三偉人也。

一九〇三年七月三十日。（光緒二十九年六月初七日）俄帝命關東省總督亞歷斯夫爲極東太守。解黑龍沿道總督之職。又命亞歷斯夫將管轄規則起稿呈閱。由是觀之。亞氏實握極東兵馬交隣一切之統治權。大藏大臣直轄之東清鐵道。陸軍大臣所

管之滿洲駐屯隊。及太平洋艦隊司令長官。皆聽其號令。至于外交。雖外務大臣亦据其意見。而由俄帝裁決之。然則亞氏權力之偉大。可想而知。宜世人之稱爲「俄羅斯極東副王」也。自今以後。俄國之極東政策。事權歸一。不相扞格矣。

第三 殖民

俄國既克服西伯利亞。由是而自其本國移住者甚多。此等皆爲義勇移民。確定其住居。編制爲西伯利亞哥薩克隊。此移民最有功于開發西伯利亞者也。又莫斯科政廳。于罪人及戰時之捕虜。常流放或監禁于西伯利亞。以供拓地殖民之用。其收效比之義勇移民甚少。至現今以鐵道交通之便。此事遂廢。

先是一五九〇年時。莫斯科政廳。獎勵移植歐俄之產物于西伯利亞。自十八世紀。西伯利亞礦業發達。以從事農礦而來者甚多。以故人口大爲增加。即奴隸之自歐俄逃避而來者。亦不少焉。

一八六一年。亞力山大下解放奴隸之令。自後因土地之分配。與其他之事情。而移住西伯利亞者陸續有加。十九世紀初葉。西部西伯利亞既有俄人六十餘萬。其大多數皆因受政府何等之保護而來者。奴隸解放以來。移住西伯利亞之俄人。即

自一八六〇年
至一八八〇年 二十年間

約十一萬人

自一八八一年
至一八九二年 十二年間

約四十四萬人

自一八九三年
至一九〇九年 十七年間

約九十七萬五千人

同 (自海路至烏蘇里地方)

約二萬五千人

計

約一百五十五萬人

移民既衆。政府既給與土地。不得不立法以治之。又一八八九年。俄政府下令。凡移民皆免稅。及延遲其兵役。又移住于沿海州及烏蘇里地方者。給與多大之土地。免其二十年之納稅。及兵役之義務。除此特典之外。尙加以保護焉。俄政府之獎勵移民也。既爲有形之幫助。至無形之保護。亦復不少。寺院則建立二百有餘。學校則建築一百數十所。又有育兒院。

施醫院、宿泊所、排水工事、井戶堀等。政府視為當然之事。固不俟言。此外復有慈善事業。施設甚多。此慈善事業之資金。即亞力山大第三世之資金。俄國大臣會議事務局所管。抑此資金者係尼哥拉士二世之首唱。為俄國官民之義捐金。一八九〇年金額達一百二十萬。而為西伯利亞移民部落之寺院學校教育施醫等諸種之慈善事業支出者為多。

一八九三年。西伯利亞鐵道會議局之成立也。以移民事業與鐵路大有關係。乃將本事業歸本會議局所監督。

一八九七年。調查人口。當時全西伯利亞之人口共得八百十八萬九千三百六十八人。

內分

西部西伯利亞（托博爾斯克省、托穆斯克省）三、三六七、五七六人
同 高原地 二、四六一、二七八

葉尼賽省、伊爾庫次克省 一、〇六六、四一九

阿穆爾省（合薩哈連島） 一、〇三一、三六四

雅庫次庫省 二六一、七三一

秦始皇連絡皇城以拒胡。胡遂逐而入于今之蒙古之地。居于蒙古部者又逃于其北。其種族昔則北上者。中葉以來。又南下矣。今大別俄國人種其最多者即如左。

東部西伯利亞

蒙古種

中部西伯利亞

通古斯種 布利耶陀種

西部西伯利亞

韃靼種 凱爾凱伊斯種

西部西伯利亞人口。俄國占九之六。中部占八之四。布利耶陀種約不過二十萬人云。

第四 規畫

鐵路未建設以前。西伯利亞之運輸。頗為遲鈍。夏則乘車。冬則乘橇。然自歐俄之喀棧而至海參崴。凡六千里。莫不由此。其所乘之車。長約六呎。幅甚下。後蓋垂前。以蔽風雨。一車或兩馬三馬不等。每行一俄里（英里三分之二）價約一角內外。約行十

六英里而至驛。每驛輒易人馬。（外要馬稅金二角內外）道路平坦。則一晝夜可行九十里。火車輪船未交通以前。西伯利亞之大道。來往皆由之。

以萬里縹渺之曠野。固難施以治。亦難使之富。此俄政府之所夙慮也。故烏拉爾鐵道未布設以前。亦未如之何。

當一八六〇年（即咸豐十年）模拉威甫據北京條約。割中國烏蘇里東部沿岸之地。斯時世界各國皆注目西伯利亞之命運。而認其與歐俄有交通之便。是年之末。俄國因軍事上經濟上。欲圖西伯利亞各地與本土連絡。乃擬自莫斯科及烏爾曼之上流。以達太平洋。布設一鐵路。

俄政府因欲布設西伯利亞鐵路。乃開委員會于烏拉爾。以討論烏拉爾之鑛業。及西伯利亞交通上最利便之線路之兩問題。該委員會曰。『此兩目的到底不能並行。』其結論究主張布設烏拉爾鑛業鐵路。至西伯利亞線。則付之等閑。如是者約經三十年。其後雖常常調查。然以當時外政錯綜。實無餘裕以經營此事焉。

再經數十年。俄國見世界大勢。漸移于太平洋以東。于是復惹起其野心。西伯利亞鐵路之布設。乃有刻不容緩之勢。一八九一年二月。俄帝亞力山大第三乃採大臣會議之奏請。決定敷設西伯利亞及烏蘇里之鐵路。由是而宇內之一宿問題。遂告厥終。

時適皇太子（即今皇）巡游東方諸國既畢。歸途而至海參崴。父帝特下詔飭其親臨西伯利亞。舉行鐵路起工式。乃是年三月十七日也。皇太子乃以五月三十一日舉行起工式于海參崴。親置其第一礎石焉。

翌年七月七日。又舉行西部西伯利亞線之起工式于浙里雅賓斯克。是時大藏大臣維德氏督促踏查線路。以線路當築于北緯五十五度前後。將此意見提出特別委員會。該會採用之。即着手從事。

俄帝室以西伯利亞鐵路工事。為特別之事務。一八九三年一月。詔以皇太子任鐵道會議長。（定例踐祚後仍有支配權。）以布堅氏為副議長。議員則以內務大藏陸軍海軍農務遞信六大臣。及會計檢查院長七員為之。其事務由大臣會議事務官長司之。其事務如敷設鐵路及補助事業。歸總轄監督任之。行政事務則由各該大臣任之。工事初委任于官有鐵道事務局。後另設有西伯利亞鐵道事務所。一切工事皆屬之焉。

一八九六年。初設華俄道勝銀行。後不知如何。該銀行於中國獲得建築東三省鐵道之權。遂設立有限公司。即所稱東清鐵道公

司是也。于是停止西伯利亞預定之黑龍線。（斯脫列丁斯克、哈巴洛夫斯克間）代之以東清鐵道。而與西伯利亞鐵道聯絡。以達太平洋沿岸。此絕大之偉業。今已告厥成功。其間只貝加爾湖沿岸線路二百三十四里。現在建築未成耳。其次之興起者。則蒙古大鐵道是也。据伊庫爾次克半官報之所報。自恰克圖經張家口而至北京之蒙古鐵道。測量既畢。經許其布設云。此線路延長一千五百俄里。完成之後。經既成之線路。自本國來。可縮短一千二百俄里云。（原案此事真偽現不敢決然。俄國不久必出此舉也。）

第五 營築

亞力山大第三命皇太子親臨起工式。于是三十餘年間俄國官民所論議之宿題乃決定。十九世紀史上當添一特筆。而定其爲一大鴻業也。今記其現在所成之里數如左。

一九〇二年（即光緒二十八年）之末。西伯利亞所成之鐵道分四大線路。其全延長線合計

七千七百九十二俄里

（通過俄領）
（通過清領）

五三七二俄里

二四二〇俄里

（一俄里當英里三分之二）

第一 西伯利亞本線

西伯利亞本線（自浙里雅賓斯克至伊爾庫次克）

計三千百四十俄里

三、〇四八俄里

托穆斯克線（自太曼至托穆斯克）

八九俄里

鄂穆斯克線（自本線至鄂穆斯克）

三俄里

西伯利亞鐵道之起點。在歐俄之浙里雅賓斯克。自此處東漸二百四十一俄里而至庫爾甘。涉托波里河四百九十俄里而至彼得保羅斯克。更越伊什木河七百四十六俄里而至鄂穆斯克。越伊爾齊什河一千三百三十二俄里而至俄比河。是爲西伯利亞鐵道西部線。與中央線（即後貝喀爾線）境界相接。自俄比河畔太曼車站稍稍向北。通托穆斯克枝線。八十九俄里。又西部西伯利亞線之事務所。在托穆斯克。

第二 後貝加爾線

計一千四百二十俄里

後貝喀爾本線 (自伊爾庫次克至斯篤里丁斯克)

俄清國疆線 (自開大洛夫斯克至滿洲里驛)

本線路一稱中央線。自伊爾庫次克以東之線路六十二俄里。達貝加爾湖。本線路事務所在伊庫爾次克。貝喀爾湖湖上航程六十俄里。而達東岸摸伊索夫斯克。

俄人嘗謂在湖上造鑿冰船。既可供冬日之用。復可供夏日渡船之用。于是造鑿冰船二隻。一稱拜喀爾。一稱安齊蘭。拜喀爾號長二百九十呎。總噸數四千二百噸。速力一點鐘行二十二海里半。可鑿五英呎之厚冰。冬天雖遇五尺以下之結冰。一點鐘可行七海里。船上設軌道六條。車輛三駕。安齊蘭號比拜喀爾號略小。只供漕運之用。不過為拜喀爾號之補助船而已。(兩船之材質用鋼材料由英國運到貝喀爾湖畔建造者云)

自貝喀爾東岸摸伊索夫斯克。東至開大洛夫斯克驛。與後貝加爾線分歧。東線經涅爾臣斯克。至斯脫列嶺斯克。以瑟爾喀河畔為終點。自伊爾庫次克至此。凡一千〇九十俄爾。

東南之一線。自開大洛夫斯克而分。凡三百二十四俄里。而達支那國疆。在俄領者為瑟皮克驛。在支那領者為滿洲里驛。(即甯古塔驛)自此驛起為東清鐵道。

第三 烏蘇里線 (自海參崴至哈巴洛夫斯克)

烏蘇里本線 (自海參崴至哈巴洛夫斯克)

俄清國疆驛 (自尼格里斯克至波古刺尼支耶驛)

烏蘇里線者。自海參崴下烏蘇里江沿土而至哈巴洛夫斯克。是為烏蘇里本線。俄清國疆線者。自尼格里斯克而達波古刺尼支耶驛(一名克羅笛哥阿驛)也。

第四 東清鐵道線

東清鐵道本線 (自滿洲里驛至波古刺尼支耶驛)

南部滿洲線 (自哈爾濱至旅順)

一、〇九六俄里

三二四俄里

計八百三十三俄里

七二一俄里

一一二俄里

計二千四百三十俄里

一、四〇四俄里

九八〇俄里

東清鐵道本線者。自滿洲里驛經海拉爾、齊齊哈爾、哈爾濱、橫斷滿洲東而至俄清國疆驛。又由烏蘇里支線經尼格里斯克而至海參崴。

南部滿洲線者。自哈爾濱而至旅順口。

西伯利亞之鐵道。以一八九一年五月東部線起工。翌年七月西部起工。其後凡經九年間。共建築七千七百九十二俄里。即平均每年築八百六十六俄里。一日二俄里以上。其工事之急速如此。

其鐵路之沿道。概係平坦之曠野。最困難者開鑿隧道架設橋梁耳。全線路之橋梁。延長殆五十俄里。其中以葉尼賽河之橋爲最大。長二千九百四十尺云。鐵路建築費。一九〇一年止。共支出

八億五千五百十二萬千餘留

西伯利亞線

五四七、一二一、六五留

東清線

三〇八、〇〇〇、〇〇留

（按一留即俄國一圓之貨幣名）

此款實包括布設貝喀爾沿岸線。二百四十二俄里之預算費。及改良鐵軌。改良水路。測量陸地。一切殖民事業等費。蓋當初本鐵道布設之際。務求速成。車站及其他之建築。皆主節約簡便。以俟將來乘客及貨物通行之後。其程度如何。乃逐漸改良。使其適宜焉。

工事既求速成。經費亦主節制。故其技術上比之歐俄之鐵道。自然輕便。如線路則全屬單線。其中則五英尺。鐵軌之輕。一呎不過十八「布頓」。（一布頓重約十兩〇九錢）

車路所經之處。遇有大河爲冰塊所凝結者。則築以橋梁。橋梁多用木材所造。概無用鐵與石者。各車站之距離。平地五十俄里。平地三十二俄里。

每日晝夜定期開車三次。（其一爲搭客及載貨之車。速力一時間平均行二十俄里。其二爲載貨之車。速力一時間平均行十二俄里）

鐵路開通後。貨物之通行甚多。而輸送之力。如此其弱。終形不便。適一八九八年。遞信大臣前往巡視。次復派委員調查。其結果乃

將西伯利亞鐵路使與歐亞大陸連絡。俾全宇內通路之天職。遂定議一九〇一年以後。以五年間改築之。即
(一) 浙里雅賓斯克與彼得保羅斯克間。一晝夜開車十四次。自該地至俄比十次。俄比以東八次或七次。
(二) 客車速力一時行三十五俄里。貨車廿俄里以上。每一體拜開急行車三次。速力五十俄里。
(三) 今後八年間。(一九〇八年)改換二十四「布頓」之鐵軌。
(四) 今後六年間。(一九〇六年)木橋改爲石造或鐵造。
(五) 增加客車貨車。
依此方針以改築之。將來之必能成功無疑。

(未完)

我國現今府州縣同名調查錄

S D Y 生

現今我國幅員廣遠府州縣同名者甚多錢竹汀官詹潛研堂集中有辨名篇然尙有遺漏茲調查各書輯成是篇今列于左以供有志本國地理學者之參考云 附誌

(一)

府同名(一)

太平(安徽廣西)

(二)

州同名(五)

通州(直隸江蘇)

寧州(甘肅雲南)

(三)

開州(直隸貴州)

永寧州(山西廣西貴州)

趙州(直隸雲南)

縣同名(五)

會同(湖南靖州廣東瓊州府)

海豐(山東武定府廣東惠州府)

瀘溪(江西建昌府湖南辰州府)
鳳臺(安徽鳳陽府山西澤州府)
桃源(江蘇淮安府湖南常德府)
石門(浙江嘉興府湖南澧州)
興安(江西廣信府廣西桂林府)
樂安(江西撫州府山東青州府)
石泉(陝西興安府四川龍安府)
清河(直隸廣平府江蘇淮安府)
海陽(山東登州府廣東潮州府)
寧鄉(湖南長沙府山西汾州府)
廣昌(直隸易州江西建昌府)
安平(直隸深州貴州安順府)
鎮平(河南南陽府廣東嘉應州)
興甯(湖南郴州廣東嘉應州)
大甯(山西隰州四川夔州府)
華亭(江蘇松江府甘肅平涼府)
三水(陝西邠州廣東廣州府)
永定(福建汀州府湖南澧州)
宣化(直隸宣化府廣西南甯府)
德化(江西九江府福建永春府)
建德(浙江嚴州府安徽池州府)

清溪(四川雅州府貴州思州府)
安仁(江西饒州府湖南衡州府)
龍門(直隸宣化府廣東廣州府)
新安(河南河南府廣東廣州府)
永安(福建延平府廣東惠州府)
甘泉(江蘇揚州府陝西延安府)
太和(安徽潁州府雲南大理府)
山陽(江蘇淮安府陝西商州)
東鄉(江西登州府四川綏安府)
新昌(江西瑞州府浙江紹興府)
建昌(直隸承德府江西南康府)
清平(山東東昌府貴州都勻府)
石城(江西寧都州廣東高州府)
咸甯(湖北武昌府陝西西安府)
廣甯(奉天錦州府廣東肇慶府)
山陰(浙江紹興府山西大同府)
甯遠(湖南永州府甘肅鞏昌府)
安定(陝西延安府甘肅鞏昌府)
昌化(浙江杭州府廣東瓊州府)
安福(江西吉安府湖南澧州)
唐(直隸保定府河南南陽府)

永福(福建福州府廣西桂林府)

(四)

三縣同名(二)

東安(直隸順天府湖南永州府廣東羅定州)
西甯(直隸宣化府甘肅西甯府廣東羅定州)
長甯(江西贛州府四川叙州府廣東惠州府)
定遠(安徽鳳陽府四川重慶府雲南楚雄府)
長樂(福建福州府湖北宜昌府廣東嘉應州)

(五)

四縣同名(二)

太平(安徽甯國府浙江臺州府山西平陽府四川綏州府)

新城(直隸保定府浙江杭州府江西建昌府山東濟南府)

龍泉(浙江處州府江西吉安府貴州石阡府)
新甯(湖南寶慶府四川綏安府廣東廣州府)
永甯(江西鳳陽府陝西榆林府廣西柳州府)
安化(湖南長沙府甘肅慶陽府貴州思南府)

文苑

詩界潮音集

人境廬主人

聶將軍歌

聶將軍。名高天下聞。虬髯虎眉面色赭。河朔將帥無人不愛君。燕南忽報妖民起。白晝橫刀走都市。欲殺一龍二虎三百羊。是何鼠子乃敢爾。將軍令解大小圍。公然張拳出相抵。空拳冒刃口喃喃。礮聲一到駢頭死。忽來總督文戒汝。貪功勳復傳。親王令責汝。何暴橫。明晨□□不許無理鬧。夕得相公書。問訊事何如。皆言此團忠義民。志滅蕃鬼。扶清人復言。神拳斫不死。自天下降天之神。國人爭道天魔舞。將軍墨墨淚如雨。呼天欲訴天不聞。此身未知死誰手。又復死何所。大沽昨報礮臺失。詔令前軍作前敵。不聞他軍來。但見聶字軍旗入。復出雷聲駘駘起。起處無處覓一礮。空中來敵人對案不能食。一礮足底轟。敵人繞牀不得息。朝飛彈雨紅。暮捲槍雲黑。百馬橫衝刀雪色。周旋進退來夾擊。黃龍旗下有此軍。西人東人驚動色。敵軍方詫督戰誰。中旨翻疑戰不力。此時衆團民。方與將軍讐。阿師黃馬絰。車前鳴八騶。大兄翠雀翎。衣冠如沐猴。亦有紅燈照。巾幗羸兜鍪。昨日拜賜金。滿車高甌窶。京中大官來。神前同叩頭。□□五五行。許我爲同仇。獎我興甲兵。勉我修戈矛。將軍顧輕我。將軍知此不。軍中流言各譁譟。作官不如作賊好。諸將竊語心膽寒。從賊容易從軍難。人人趨叩將軍轅。不願操兵願打拳。將軍氣湧徧傳檄。從此殺敵先殺賊。將軍日午罷戰歸。紅塵一騎乘風馳。跪稱將軍出戰時。闔門衆多僂羅兒。排牆擊案拖旌旗。嘈嘈雜雜紛指揮。將軍之母將軍妻。芒籠繩縛兼鞭笞。驅迫泥行如犬雞。此時生死未可知。恐遭毒手不可遲。將軍將軍宜急追。將軍追賊正馳電。道逢一軍路橫貫。齊聲大呼聶軍反。火光已射將軍面。將軍左足方中箭。將軍右臂幾化彈。是兵是賊紛莫辨。黃塵滾滾酣野戰。將軍麾軍方寸亂。將軍部曲已雲散。將軍仰天泣數行。衆狂仇我謂我狂。十年訓練求自強。連珠之礮後門鎗。禿襟小袖氍毹裝。蕃身漢心庸何傷。執此誣我讒口張。通天之罪死難償。我何面目對我皇。外有虎豹內豺狼。警警犬吠牙強梁。一身衆敵何可當。今日除死無可望。非戰之罪乃天亡。天蒼蒼野茫茫。茫八里台作戰場。赤日行空飛沙黃。今日被髮歸太荒。左右攙扶出裹瘡。一彈掠肩血滂滂。一彈洞胸胸流腸。將軍危坐死不僵。白衣素冠黑襖襠。幾人泣送將軍喪。從此津城無人防。將軍母年八十白髮蕭。騷何處泣將軍妻。是封君其存其沒家莫聞。麻衣草屨色憔悴。路人道是將軍子。欲將馬革裹父屍。萬骨如山堆戰壘。

壬寅十一月東游日本渡海舟中之作

觀雲

大陸烟餘一髮青。遠山斜日入冥冥。天風快引曾襟朗。夜浪喧春夢枕醒。去國方生懷舊念。同舟初見合羣心。故鄉第二吾何有。蘭桂長懷漢土馨。

長崎

觀雲

山色疑雲幻。雲開竟是山。怪松半天翠。初日一峰殷。浪說求仙去。何愁出稼艱。秦皇空不世。祇射大魚還。

富士山

觀雲

天際搖白影。積雪何嵯峨。云是富士山。聞名驚大和。一峰獨無侶。羣山皆么麼。太古噴火迹。岩石鎔紛拏。焰熄堆礪礪。磅方頂平不。頗上切恒雪。線寒溫度殊。差碧波紅日。間高擁銀髻。髮我欲事測量。積高算幾何。惜哉行李間。不得置格架。囑以瞭遠鏡。眼簾閃銀波。記昔齊魯遊。泰山曾經過。巖巖半青霄。曾襟與盪摩。渡海復見此。靈奇足怪嗟。地球寒皴時。巨力施盤磋。荒怪不足陳。陋哉說女媧。昨道從神戶。急行發汽車。奔騰宵達旦。景物供剎那。竭來山顏前。半徑擲飛梭。突影驚皚皚。遠勢長嶙嶙。東京望西方。巖厂仍未遮。山脈高中央。旁麓龍與蛇。嶋嶼落海際。零星競角牙。落機盤美洲。高脊隔雲霞。崑崙天之柱。俯影瞰中華。茲山東海中。亞美兩平哦。奇景一照眼。腦印深難磨。怪底繪其形。衢廛懸家家。地理洵天驕。人文緣萌芽。突兀著現象。鑄入民性多。此邦矜國粹。風物舉誰誇。巍哉此山高。麗哉櫻之花。

朝朝吟 在日本東京作

觀雲

朝朝國事非。日日塵流擾。蕉萃越關山。顏色依然好。丈夫富意氣。百年非艸艸。山嶽指華年。蹉跎補壽考。秋波萬頃鏡。摩挲日對照。非爲照容顏。用以明懷抱。桃李競春光。蘭桂媚秋昊。持此自愛心。芬芳永爲寶。

海行雜感 壬午

入境廬主人

正月十八日由橫濱展輪往美利堅。二月十二日到舟中。無事拉雜成此。東流西日奈愁何。蕩以天風浩浩歌。九點煙微三島小。人間世要縱婆娑。稗瀛大海喜譚天。艸女童男遠學仙。倘遂乘桴更東去。地球早闢二千年。疊牀恰受兩三人。奩鏡盂巾位置勻。寸地尺天雖局踣。儘富稊米一微身。

青李黃甘爛熳堆蒲萄濃綠潑新醅怪他一白清如許水亦輪迴變化來食果皆購自歐美二洲儲錫罐封固出之若新摘者水皆用蒸氣一經變化無復海鹹矣
中年歲月苦風飄強半光陰客裏拋今日破愁編日記一年卻得兩花朝船迎日東行見日遞速於半途必增一日方能合歷此次重日爲二月初二故云
打窗壓屋雨風聲起看滄波一掌平我自冒風衝雨過原來風裏不曾晴

一氣蒼茫混渺冥下惟水黑上天青妄言戲造驚人語龍母蛇神走百靈
星星世界徧諸天不計三千與大千倘亦乘槎中有客回頭望我地球圓

寥寥曠曠浩無邊一縷濛濛蕩黑煙驚喜舵樓齊拍手滿船同看兩來船

每每鴛鴦逐隊行春風相對坐調箏纔聞兒女呢呢語又作胡雛戀母聲同舟西人多携眷屬有俄羅斯公使夫婦每夕對座彈琴和歌其聲動心

偶然合眼便家鄉夜二三更母在牀促織入門蛛掛壁一燈絮絮話家常

是耶非耶其夢耶風乘我我乘風耶藤牀簸魂睡新覺此身飄飄天之涯

一日明明十二時中分大半睡迷離黃公卻喜携黃嬾遮眼文書一卷詩余居東時戲刊一印章曰東海黃公

家書瑣屑寫從頭身在茫茫一葉舟紙尾只填某日發計程難說到何州

拍拍羣鷗逐我飛不曾相識各天涯欲憑鳥語時通訊又恐華言汝未知

蓋海旌旗關道來巨輪孽浪礮鳴雷西人柄酌東人酒長記通盟第一回日本與泰西立約實自嘉永癸丑美將披理以兵劫盟始所率軍艦七艘始由太平洋東來同舟日本人有讀披理紀行者將到時猶能指其出師處也

漫興 憶故國也

美 權

倚樓悄無語目送斜陽去芳草遠離天家山在何處

朝爲黃鵠操暮作白頭吟恨我翻憐我離君長憶君

寂寞復寂寞蹉跎復蹉跎盈盈祇一水何處託微波

今日種種生昨日種種死祇此一寸心波瀾日夜起

有感示同人

亢 虎

緇海十萬丈素心三兩人交游有新趣哀樂總前塵雲在白日速山高流水深撫髀同太息重與話生平
事理本如此塗窮道豈非引盃宜食肉舞劍不聞鷄風雨重樓閣烟雲滿眼飛美人頭未白猶在浣沙溪

之子○邈○山河○秋○深○萬○水○波○曙○光○從○我○照○老○魅○喜○人○過○桂○景○不○堪○折○荃○心○將○若○何○便○須○買○漁○棹○怕○唱○打○魚○歌○
同○是○傷○心○者○論○交○苦○不○豪○鶯○花○輸○客○子○歌○哭○屬○吾○曹○末○世○誰○三○窟○秋○風○各○二○毛○男○兒○爭○一○息○前○路○海○天○高○

東京除夕

觀雲

淒○斷○無○家○者○今○宵○又○一○年○江○湖○隨○地○濶○鄉○物○動○人○憐○夜○雨○家○山○夢○東○風○海○國○先○春○光○何○限○事○已○及○艷○陽○天○

東京元旦

觀雲

雄○鷄○一○喔○搏○桑○白○晞○髮○朝○窗○日○射○紅○到○眼○河○山○開○氣○象○橫○胷○盃○酒○數○英○雄○幾○回○雁○野○題○新○字○何○處○龍○旗○望○好○風○强○學○瀛○洲○賀○年○語○衣○
塵○驚○落○海○雲○東○

降將軍歌

人境廬主人

衝○圍○一○舸○來○如○飛○衆○軍○屬○目○停○鼓○顰○船○頭○立○者○持○降○旗○都○獲○遣○我○來○致○詞○我○軍○力○竭○勢○不○支○零○丁○絕○島○危○乎○危○龜○營○小○堅○何○能○爲○島○
中○殘○卒○皆○瘡○痍○其○餘○鬼○妻○兵○家○兒○鍋○底○無○飯○枷○無○衣○紇○干○凍○雀○寒○復○饑○六○千○人○命○懸○如○絲○我○今○死○戰○彼○安○歸○此○島○如○城○海○如○池○橫○排○
各○艦○珠○纍○纍○有○礮○百○尊○鎗○千○枝○亦○有○彈○藥○如○山○齊○全○軍○旗○鼓○我○所○司○本○願○兩○軍○爭○雄○雌○化○爲○沙○蟲○爲○肉○糜○與○船○存○亡○死○不○辭○今○日○悉○
索○供○指○麾○乃○爲○生○命○求○恩○慈○指○天○爲○正○天○鑒○之○中○將○許○諾○信○不○欺○詰○朝○便○爲○受○降○期○兩○軍○雷○動○權○聲○馳○燐○青○月○黑○陰○風○吹○鬼○伯○催○促○
不○得○遲○濃○薰○芙○蓉○傾○深○卮○前○者○闔○棺○後○輿○尸○一○將○兩○翼○三○參○隨○兩○軍○雨○泣○咸○驚○疑○已○降○復○死○死○爲○誰○可○憐○將○軍○歸○骨○時○白○幡○飄○揚○丹○
旄○垂○中○一○丁○字○懸○高○桅○迴○視○龍○旗○無○子○遺○海○波○索○索○悲○風○悲○復○悲○噫○噫○噫○噫○

挽古今之敢死者

觀雲

俗○人○重○富○貴○君○子○不○偷○生○一○笑○看○屠○刀○屠○刀○芒○且○平○轉○瞬○塗○路○間○血○肉○醃○泥○塵○終○勝○困○床○褥○酸○吟○多○苦○辛○
磨○刀○復○磨○刀○持○以○殺○豕○羊○磨○刀○復○磨○刀○英○雄○多○此○亡○羊○豕○與○英○雄○豈○不○兩○分○將○羊○豕○供○啖○食○人○間○足○蒸○嘗○英○雄○爲○犧○牲○衆○生○福○穰○
穰○

男○兒○抱○熱○血○百○年○待○一○洒○一○洒○夫○何○處○青○山○與○青○史○青○山○生○光○彩○煌○煌○前○朝○事○青○史○生○光○彩○飛○揚○令○人○起○後○日○馨○香○人○當○日○屠○醢○子○
屠○醢○時○一○笑○一○笑○寧○計○此○
鳶○亦○飽○我○肉○蟻○亦○飽○我○脂○犬○亦○舐○我○血○蟲○亦○穿○我○髓○吾○聞○佛○家○言○以○身○爲○布○施○於○物○苟○有○益○狼○藉○奚○足○辭○

藁薦爲斂衾斧鉞爲含玉人生貴英靈不足寶軀殼君看英雄人意氣猶在目多少厚葬者歲久化石骨石骨有時盡英名無時落

獄吏與屠卒對我意何尊逡巡視含目有若繞兒孫爾輩亦何爲未足置一言是非與功罪付與萬古論

牛有時伏軛螭有時當車牛身非不大泥淖徒軒渠螭身非不小氣若吞有餘爲國重民氣強弱從此殊彼爭自由死寧肯生爲奴

病死最不幸吾昔爲此語督儒列五福考終世所與儒者重明哲後人若畫鼠君子養浩然明神依大宇強釋生死名生死去來爾

癸卯三月過漢陽感事

用康南海已丑出都原韻

晉昌十四郎

霍嶽之巔雲氣橫大江之水波濤驚黃民有血朝官狠碧眼無情鬼隸獐點虜未平悲去病功名自古妬匡衡風潮已急時將逝怎得同胞共死生

波搖滄海蟹初橫雷火奔馳世界驚曾見深林來燕隊何堪當路盡狼獾安劉今更思周勃頌漢昔頻苦士衡學劍未成江海濶問天何日聖人生

二十世紀之梁父吟

劍公

匹夫常有濟時心閉戶高吟梁父吟秋菊落英木蘭露夕餐朝飲滌塵襟夢裡春風滿袖嘉新機頃刻盡萌芽十方一切菩提樹觸鼻奇香吐艷花祖生愧煞著先鞭冒險精神七札穿爲語塵中諸佛子能離恐怖即生天神州盧孟化身多壓力千鈞一笑呵可奈民心終不察靈修浩蕩怨如何百端交集病淹淹默坐焚香月一簾種種衆生種種佛云何平等爲壯嚴髯蘇雅不合時宜惡鬼揶揄一聽之邑犬狺狺吠所怪笑余衣服太離奇墨花歐錦色鮮妍盡把凡夫腦殿鐫發起大悲精進力儘教法雨遍三千平原絲繡我情痴絕世雄才絕世姿九死此心猶未悔澧蘭沅芷最相思

房州廢置痛含冤。竟遣朝端雀鼠喧。一夕誰知魂九逝。高邱無女涕潺湲。
形骸久矣類俘囚。惟有靈魂許自由。替以蕙纓申攬。菀婉時駕八龍遊。
人生容易髣髴星。星天演驚心演不停。頓觸美人遲暮感。微霜初降草先零。
黃鐘毀棄釜鳴雷。蠟炬燒殘恨未灰。結得幽蘭復延佇。芙蓉憔悴孰爲媒。
盤腸騷鬼送愁來。怨誹端推小雅才。懷瑾抱瑜無處示。衆芳蕪穢絕堪哀。
自由鐘響意馳飛。鑄舜陶堯慰所思。從此修治方便慧。衆生一切涅槃之。

送高山孝入都

蛻庵

旭日瞳瞳大道開。爭看天馬絕塵來。似聞絳帳宜傳學。可有黃金爲築臺。
捫蝨且譚天下事。紅羊休話劫餘灰。素衣不怕緇塵染。新向扶桑濯足回。

胡雛驕倚東門嘯。黯黯黃塵欲蔽天。羅馬解綱憂祖國。士龍入洛正華年。
橫行鐵騎天無壅。泣到銅駝海已田。莫過市中屠狗肆。健兒多半已華顛。

中原車馬正風塵。一着儒冠便誤身。世界羣龍方見首。國門桀犬解驕人。
金仙有淚悲辭漢。漁父無源說避秦。莫夢櫻雲更回首。洛陽桃李豔初春。

橫覽燕雲十六州。處堂燕雀自啾啾。眼中所見皆餘子。才氣如君弟幾流。
休作參軍蠻地語。應多嫠婦杞天憂。湖山聞道酣歌舞。漫向新亭泣楚囚。

讀學界風潮有感

烏山僧

大塊噫氣久蟠鬱。神州萬古蛟龍撐。濁浪喧天地。柱折雲霧海立天不平。
忽爾中宵飛獄瓦。突出黑暗觀光明。墨水傾翻南洋學。灣溪雷動又旬旬。
風潮鼓蕩接再厲。氣作星斗志成成。夜夢跌翻莫斯科。朝從禹穴樹紅旌。
粵南燕北相繼起。楚尾吳頭亦喧譁。鍾山奔瀑激飛雨。泉唐鼉鼓隨潮鳴。
狐兔夜噪鷹犬泣。帝網不得羅長鯨。遂見旌幢翻獨立。不換自由寧不生。
革除奴才製造廠。建築新民軍國營。起排閭闔叩天帝。一醉夢夢鞭宿醒。

讀史三首

醒獅

秦皇昔馭宇。壓力姿暴亢。爰有張子房。發憤首與抗。搜求力士錐。長嘯赴博浪。一擊雖不中。心膽自沮喪。十日不可能。義聲益鼓盪。鬧動自由權。激起獨立狀。勝廣始發揚。劉項愈膨脹。奴隸終慨慷。獨夫卒流放。嗟哉驪山宮。一炬付炎煬。何來老婢子。生性倖妖狐。外戚極隆寵。兼之奄與巫。呂雉爲作俑。唐鵠踵其車。憂患不足懷。遊觀且樂娛。靈魂亦何貴。挾之臨天衢。將作日多事。少夜徒空虛。孝惠痛自戕。廬陵疑有無。遂令忼慨士。橫刀增悲吁。朱虛起宮掖。敬業來田閭。家居自完好。非種終誅鋤。可憐淫昏嬖。掩袂歸黃墟。當時日禍水。千載譏下愚。要離不可作。專諸今已矣。蒼涼國士橋。寥寞深井里。疇陳荆卿國。莫挾夫人匕。擊筑不聞聲。袖錐渺難企。嗟哉老大邦。竟無俠烈士。安怪勢亂絲。千手不能理。專制心愈雄。壓力譬牛豕。蒙難終酷嬉。黨禍日興起。舉首望中原。百非無一是。痛哭也徒然。狂箋燕丹子。

題黑奴籲天錄後

專制心雄壓萬夫。自由平等理全無。依微黃種前途事。豈獨傷心在黑奴。

去髮感賦

此髮非種種。壯志豈無爲。此髮或星星。千鈞亦繫之。胡爲乎草薶禽獮。頃刻盡把鏡自鑒。笑我癡會。須持髮圈定。三百九十萬方里之界線。更作四萬萬支那國民之朱絲。酒酣冷眼看世界。黃種岌岌吁。可危我欲登高呼。醒病夫之睡夢。此髮可斷。志不移。英雄貴須脫糾縛。翹灰飛淨將有時。

孤劍吟

生來鑱鏹不如人。十載消磨誤此生。我亦崆峒山上客。重霄揮手問前津。壁間長作不平鳴。夜雨秋燈太瘦生。莫道豐城星氣暗。一回搔手故人情。

自題乘風破浪圖

海上風濤逐雨來。榆關刁斗總成哀。行人不盡乘槎感。忍向遼東話劫灰。筆底翻成舊淚痕。孤舟殘月正黃昏。可憐鬢脰從軍士。曉角寒沙欲斷魂。雲影扶桑路幾千。三山終古峙東天。漢家城闕烟塵裏。一夕秋風繞夢邊。

極目河山盡棘荆。漫將長缺作悲鳴。年來湖海雄飛志。眼底秋毫一葉輕。

粵梅秋放和友人韵
（原唱爲女權作也）

賀春

南國菁華發達先。本來天女最雄妍。花神自有回天力。莫任東風再弄權。
南枝先發不知秋。開破人間一段愁。有好原因好結果。美人慧絕早回頭。
嶺上由來產異才。胚胎新種亦奇哉。現身天女說新法。喚起百花魂莫哀。
奪胎換骨妙文章。寄語芳魂莫斷腸。頃刻翻新花世界。千紅萬紫盡來王。

春悶無聊披讀新民叢報感賦

餘不生

禍水狂飛濫九州。江山無主鬼神愁。乾宮六子流黃血。滄海孤鴻又白頭。倉頡造文天欲泣。吳剛操斧月能脩。鵬搏會看鵬魚化。直上扶搖任自由。

女媧有石如何鍊。隻手難擎已破天。鳳鳥不鳴吾已已。龍螭流毒自年年。朱書五字悲莊烈。血淚雙行慟吉田。爲國爲民同一死。山毛輕重且平權。

雜詩二十首

劉光第裴村遺稿

忽然中夜起。開戶玩清華。飛心入明月。太息仙人家。仙童飽魑魅。心血化青霞。玉女妙成雙。變爲梟與蛇。陰精雖不老。已蝕衆蝦蟆。姮娥擊白兔。正氣爲咨嗟。桂樹根蠹蠹。漸亦揚其花。我欲扶燭龍。銜火照陰邪。九關逢虎豹。坐歎淚如麻。

東海濶且深。中有一靈蝦。撐天長頭角。非龍亦非蛇。白波涌如山。噴沫驚無牙。青珠散作塵。吹空爲飛沙。婉戀兩雌龍。海氣開清華。捧日出扶桑。陽恩周八遐。一龍懽游戲。一龍鬱盤拏。蝦也逆其懽。虬螭無奈何。穉龍腹有雷。殺意通老鼃。裂之於青邱。乃不異井蛙。

登高望蒙古。言陟五台山。北風徒能勁。立于冰雪間。維昔蕩中國。飲馬長江邊。北失鄂羅雄。東誤蘇奴孱。出入五百年。勢積以鈍頑。弱人自亦弱。道豈如循環。幃房豈不親。隱貽屏蔽患。譬彼黃耆人。衣敝背已寒。頽陽澹澹下。我方悲外藩。天上生奇樹。託根極高寒。玉色光可鑑。奇香吹若蘭。沼搖絳宮裏。旖旎瑤台端。上枝抱神龍。下枝棲鳳鸞。中枝掛日月。嬉戲擲兩丸。排雲奉竽簫。華葉鏘琅玕。音聲一何美。天聽生清懽。裁爲六合柱。神工不肯觀。罡風忽吹折。王母獨心酸。

窮陰滿八極。天地洩煩冤。太行裂石藏。倒瀉飛泉源。泡泡出雷岫。滾滾下天門。巖寺怒飄墮。安肯問平村。木石隨佛走。人馬向蛟翻。雨聲挾哭泣。中有萬鬼喧。神鐙跳紅波。懽喜照老黿。妖孽不自作。所貴燮陽宣。陽剛抱龍德。冷氣散乾坤。主山遭厄圯。五嶽噤不言。嗟予坐危屋。神傷命斯存。

吾鄉李鴻猷。捧檄令赤峰。列縣無城郭。謠俗雜民蒙。蒙漢久蠹擊。都統貪且庸。扇之以亂民。馬賊起如蜂。蒙兵道路斷。官兵村落空。殺燒所漏逸。逃山復嚴冬。飢火焚人腸。哀哉割面風。俱死目猶視。坐臥冰雪中。輝輝晶玉顏。慘慘土木容。豈不痛殭路。血肉欣完同。躍馬忽見之。急馳過鬼叢。疾威此上帝。民牧亦夢夢。幸免於咎責。乃內丁鞠凶。過都爲我言。使我淚如凍。

靜坐觀物情。慨然發深羨。一欣鳥驚人。再欣虎上殿。蜩蟬爭一閤。熱風吹怒怨。飲露有寒蟬。空螻亦爲賤。蒼鷹飢着人。搏擊本非願。投軀啄腐鼠。何時縱英盼。六合一梟鸞。鵬子安得見。獬豸獨能神。所食惟苦棟。

孔雀冲天飛。雲日散光采。一朝飢無肉。不凍長呼餒。樊籠一以羈。啄腐甘自給。食蛇知有毒。尙負奇毛在。文章止悅人品。弗登鼎鼐。驚華果何心。落實稍見悔。所以威鳳翔九苞。度雲海。

漫漫香雪海。梅花千萬枝。天上春獨早。亦猶正逢時。何來蠟。梅花託根暗。相移弄妍雲霞地。拔迹水石湄。玉女燦明月。近玩天人姿。王母閃電眸。一笑雜噴癡。神仙烟霧中。豈容俗物窺。非種忽鋤去。園客惜其私。

姐已傾有商。褒姒滅宗周。天意信遐邇。女禍亦因由。慨當伐國日。獻此美無儔。山川稟精氣。民物含怨愁。併洩於一身。鍾物豈非尤。方寸之禍水。胥溺及九州。顛倒怒笑間。因愛成仇讐。百物氣相制。弱肉與強謀。誰謂傷人心。十世禍未休。片情累萬族。念之淚交流。

神鷹擊惡鳥。靈獸觸邪臣。誰言物性蠢。智過於中人。猛虎戲山間。鱷魚縱奇鱗。磨牙吮人血。鷹獸不敢噴。鞭撻驅迫之。乃用喪其身。皇天散形質。萬物各得真。哀哉使錯迂。長短何由伸。

道逢行乞人。自言舊湘軍。衣服鬻且冬。皮肉還垢皴。一從勦髮賊。立功救王民。轉戰徧南北。猛氣衝風雲。堂堂錫勇號。歸仍餓一身。諒山復斯警。應募走兼旬。資裝雖無多。親友意已勤。熟知功不酬。志欲清鬼氛。且圖飽戰飯。捐命答吾君。況聞鬼馬死。鬼妾號長裙。正可威南服。和議成逡巡。故鄉不得歸。又不死沙塵。含血空天噴。忠憤何由伸。且勿歎忠憤。乞錢周爾貧。

國有封將軍。賜名爲□□。龍種異凡子。拔迹金玉中。希聖識攸歸。向方且多通。咸時每浩歎。憂國懷精忠。涕泣有所陳。小人勢已雄。

上言皮小李下言濟寧公天下久唾棄胡不忍決癰內則有權閣戰安得有功帝曰汝未知豈余小子衷余與汝徐徐且可爲悶蒙海雲升朝霞光映殿角紅引之跪近前慘淡親天容帝曰汝勉哉匪直光國宗大廷實乏才參養諸疲癯將軍頓首謝感激厲匪躬閭年十七八雛鳳鳴喈喈何意宗室內乃覩此奇童一木千萬葉青黃各不同一水十萬派清濁自朝東北方有二鳥乃生在海壖羽毛各豐滿一飛皆刺天同巢却異夢嘲笑兩不然一鳥不知老甘腐偕鴟鵂性復解音聲歌舞鵲與鸞竦身傍神霄日月樂痴頑飛星激枉矢尙戀青雲端一鳥抱仙骨所食惟琅玕八表高一翔天海知周圓文采照遐荒心力徹空淵羣羽自求穴但笑猛志偏併力掣其飛又不放使間終借彼高名弗與惡鳥便鳳凰號大聖臣哉尙愼旃臣始悲天下天下亦悲臣哀哉劉陶言退然念其身一身雖不保儻議困空陳請爲時主吟願亦聽其真帝非人不立人非帝不寧譬如頭與足相須以得行胡然假利器芟刈于平民耳無檀車響目無鳴條親天災豈切飢震食非損神一朝權去已不得爲衆人救亂須得智扶危貴求仁吁嗟此激論允爲後世珍良藥螫人喉亦有安苦辛荒君視熊膽詰后視猩唇文鳳見季世鳴當不祥時摧藏鍛毛羽豈不惜彼私洛城何曉曉下有數棄屍一士獨佯死三日蛆上眉亡命十五年直性損憂悲後來外戚誅徵召復得諸老壽還卒家藉問此爲誰云漢杜伯堅鄧後惡忠規縑囊盛直士殿上撲殺之和熹豈不賢根也實無疵覽書見遺烈千載感我思

涿州有三坡入山三百里陰磴何險深終古絕塵軌雖乏桑麻秀頗饒桃李柿外來販酒希但換山羊子金錢無所用巧利將焉起差徑所不到鄉老坐已理新婦禮亦苛騎驢色悲喜相傳流賊餘竄茲闢榛杞但聞滿洲興皇問張與李山中生厚善頑氣盪心髓日月照老壽樵牧皆黃綺與世既無爭世亦相棄矣何必桃花源相須武陵水

憂端橫八垠溢心天際想天風吹余夢身騎白雲上白雲如奔馬踢天空不響下視塵海間日月相磨盪萬國燦可數元氣浮泱泱所嗟目力窮地球過三兩極外還人世星中有天壤誰能造化根攬之證無象

三古聖神國道揆不可變斟酌通天人輔畫盡名獻嗣王廢率由其敗忽如電奈何後世豪草草爲征禪勢力角羣雄善者安苟便何必待敝剏本始粗繾綣王道久淪亡天難方憲憲雖有老成人由行亦堪賤窮通貴神明豈不在英彥濁傷言和臣變法而府怨

勢力之所徒道德之所都人氣各有持以保清淑區龍德屢易姓越代賓王無海內一世家大興溟岱俱蟬嫣重繼體崇飾開蒙愚

薪火續明光。果核傳芳腴。寶茲仁義種。懸的要人趨。外何教師宗。翻羨伶官奴。桓桓冠劍身。蚩蚩傀儡模。隆污信有時。行廢道豈殊。日月亦有食。更何在須臾。外邦富學祖。中州論精粗。法守已浮煙。道教須樹扶。可如貴溪張。襲封惟咒符。

萬壽山

同

縣縣萬壽山。園莊枕其麓。宏規豈虛構。頤和祈天福。基局盤雲霄。原野衣土木。鐵路穿宮門。電燈照崖谷。百戲陳瑤池。萬寶走琛屋。每蒙王母笑。更携上元祝。天上多樂方。奇怪盈萬族。維昔經營日。淫潦迷川陸。海雨吸垂龍。村氓亂浮鷺。黿頭大如人。出水聽衆哭。偉哉烏府彥。涕泣陳忠牘。膏血爲塗丹。皮骨爲版築。請分將作金。用賑灾黎穀。天容慘不懽。降調未忍透。海軍且揚威。嬉此明湖曲。仙人且弄姿。媚此西山綠。

屯海戍

同

驚鳥久不擊。金睛倦神霄。龍馬繫其足。萬里徒見招。矧茲屯海戍。本自異雄梟。脰削雖已多。室家且逍遙。軍中有婦人。武事空蕭條。大礮只虛烟。揚旗憚廻颺。一旦飛羽檄。驅之渡韓遼。我友充海軍。鐵艦嬉且遨。獨我迫東行。萬慘聚府焦。况忍訣妻子。中道相牽號。哭聲上千雲。下壓大海潮。入舟屢回盼。不戰心先逃。運船猝被擊。潰亦無由跳。可憐羅練軀。挂胷鯨齒高。空令髮婦來。想魂祭波濤。大帥心有在。我方悲汝曹。汝曹死自悲。無爲怨聖朝。

美酒行

同

美酒樂高會。廣筵開曲房。風雷奮笑謔。山海窮珍芳。歡氣之所流。引以日月長。中有餐霞客。逃席支在床。嗟余不舉酒。天醉形能忘。去我壁上觀。縮我壺中藏。客言乃所苦。酸醜起肝腸。衆賓正懽笑。豈顧一人愴。云今東省旱。不下西省荒。告灾有大府。蠲賑來隣疆。涸魚久失水。微雨豈蘇將。殺孩養老親。子婦誠何當。亦有成童兒。不值兩餅償。明知非我子。肉顛心已殭。恩愛彼非人。殘忍爲故常。荒年情景多。一一忍得詳。是孰能致之。天意眞茫茫。在樂爲苦言。當嗤子不詳。漆女隱在中。一擊紆軫彰。後堂進高燭。躡屣來名倡。主人命射覆。還成賭百觴。

東京雜感

悔餘生

水繞城牆柳拂堤。殊方風景最清凄。飛車過處塵常合。畫角吹時日易低。碧海無塵憐兔冷。女牀有樹待鸞栖。明燈多事撩歸夢。渤海潮回路恐迷。

文物東方想見之。海雲生處費凝思。儘應月旦歸吾輩。可有風流是我師。大藥果堪能駐景。微波未解爲通詞。祇應飄泊憐鸞鳳。午夜栖栖尙繞枝。薄遊書劒太匆匆。鉛槧新操媿未工。頗憶古人嗤刻鵠。待求絕技試屠龍。陰符應仗飛鉗實。非種深資易耨功。何日三山歸鳥使。海枯石爛儻相逢。惱聞故國有啼鵲。塵土東華夢尙牽。紅淚洗愁應萬斛。黑灰揚劫又千年。怕零珠箔看榆影。易見金風送柳綿。底事能平精衛恨。海波春漲濶無邊。低簷照眼有榴花。裊觸風光又憶家。歸負離支三百顆。來搜竹簡五千車。儘多舊譜翻眉樣。容易流年換鬢華。誰向燈前愁擁髻。香閨春夢隔窓紗。仙山縹緲有飛樓。獨立蒼茫起百憂。北望神州空極目。東來海水不澆愁。雲霞爛熳扶朝日。風雨淒涼變暮秋。杳杳碧波天際遠。誤人幾度數歸舟。三千弱水路漫漫。住已無心去亦難。幾輩短衣矜楚製。有人囚服尙南冠。據梧隱几當朝倦。秉燭攤書向夜闌。報道忍飢臣朔慣。錦書休事勸加餐。懷土心期去國情。滌愁無那碧芳傾。年華錦瑟拋將盡。世界黃金鑄未成。天漢槎來浮博望。上林雁杳悵蘇卿。素衣已任縑塵污。更擬歸途賦北征。不成薄醉不成吟。憔悴秋梧半死心。夢裏光陰雙白壁。愁邊情欸一青琴。漫勞下士憂天圯。會見中原起陸沈。尺紙桃花勸歸去。問余何事負香衾。茫茫大陸一青年。披髮狂吟若木邊。人慨滄桑多變幻。佛言世界未周全。幾時海水還成陸。底處星球別有天。風馬雲龍看飄忽。爲余前路着先鞭。

喜高山孝至都遙和蛻菴

櫻田孝東

荏苒七年嗟此別。傷心故國幾滄桑。諦觀華色垂垂減。各割離懷絮絮長。遼海獨歸人似夢。津橋相對月如霜。竭來吾黨京華聚。風景依稀舊草堂。

幾年東海扶搖去。天馬行空不可羈。斯士縱安仍念蜀。素衣不染漫成縑。須知成者如鱗角。莫遣旁人笑虎皮。見說山公招束帛。絳帷珍重。要論思。
風雲去。去惜前塵清淺。蓬萊劫後。身化碧。久荒柴市。月看花。無奈薊門春。中流汎汎。悲王子。百草茫茫。念遠人。風絮滿城。飄不定。且歌連臂。踢重茵。
金門四啓。錯雕題。擾擾黃塵。日易西。華頂歸雲。仍似昨。漢皋解佩。忍重提。三山風急。潮俱湧。五里天沈。霧正迷。且結鄉邦。尋白社。女牀深穩。有鸞棲。

瀾溪雜感

晉昌十四郎

癸卯元月。求事大通。留連旬日。未克如願。將仍鼓軫。迫鄂客館。蕭條甚覺。無俚偶。成雜感。八章。即以留別故鄉諸友。
鳥集東郊。鎮日喧。蒼茫獨立。望平原。晴光欲閃。雲邊樹。淑氣徐來。雨後邨。知己天涯。青有眼。故人湘水。碧無痕。消愁祇合。盃中物。憾不長江。一口吞。
隔簾人語。盡鄉音。入揖頓教。客感深。仗劍十年。仍故我。封侯一念。負香衾。新添蓬絮。還盈鬢。舊種桃花。應滿林。韁鎖非關。名利事。纍纍喪狗。亦何心。
雙流夾渚。浪千層。花眼連洲。掛碎綾。句處笙謳。彈鐵板。隔江鼓角。晨銅陵。魚書晨到。雲山遠。羽檄宵馳。燧火驚。已弛金吾。三夜禁。又肩巡析。打寒冰。
烽火當年。起桂平。南摩銅柱。又談兵。跳梁盤踞。大藤峽。持節傍徨。細柳營。隣國聯章。希拜賜。天涯一紙。欸深情。建瓶北下。憐桑梓。鶴唳風聲。到處驚。
無力追回。密約刪。天皇北顧。禦強蠻。開邊欲斷。匈奴臂。欸塞應羞。婁敬顏。天使看羊。歸漢土。胡兒牧馬。避陰山。縱橫對酒。譚方略。有客來從。嘉谷關。
大嚼屠門。各有涎。強隣振策。雪山巔。牢籠設計。譚妖夢。碑石何因。競界邊。負鉢東來。無衲子。鑿空西去。誤張騫。望洋惆悵。波斯海。萬里雲天。一紙箋。
紅曦出海。閃東隅。春色微茫。辨有無。子弟八千。新整隊。童男五百。爲誰驅。鳳麟欲攝。天驕魄。麒麟長縈。老馬途。沿海風潮。時起伏。有

人天外大聲呼。世事如棋圖不休。斧柯已爛局難收。委蛇元老崇專制。去國青年唱自由。山色橫天連楚岫。江聲入海半湘流。中興而後英雄謝。應有昌衡未闢幽。

不忍池晚游詩 戊寅

人境廬主人

東京上野有不忍池亦名西湖近郊勝地也余每喜晚游長夏暑熱或夜深始歸得詩十數首

開門看雨夢纔醒一抹斜陽映畫屏。隨著西風便飛去。弱花無力繫蜻蜓。

蜨樓海氣隱重城。浩浩風停遠市聲。四壁晚鐘齊接應。分明不隔一牛鳴。

紅板長橋雁柱橫。兩頭路接白沙平。前導後擁蕭蕭馬。猶記將軍警蹕聲。

如此江山信可憐。驩虞霸政百餘年。黃梁飯飽紅燈上。小戶家家弄管絃。

百千萬樹櫻花紅。一十二時僧樓鐘。白頭烏哭屋梁月。此是侯門彼佛宮。

羯鼓鼕鼕舞折腰。銀缸銜壁酒波搖。鑪香裊處瓶花側。不掛當時黑鞞刀。

薄薄櫻茶一吸餘。點心清露浥芙蕖。青衣擎出酒波綠。徑尺玻璃紙片魚。

鴉背斜陽閃閃紅。桃花人面薄紗籠。銀鞍並坐妮妮語。馬不嘶風人食風。

萬綠沈沈一蟬迷。茫水氣化湖烟無端倪。吹墮豐湖夢不到。豐湖已十年。

絕遠窮荒海外經。風災鬼難渡零丁。誰知大地山河影。只一微塵水底星。

濛濛隔水幾行竹。暗暗籠烟併是梅。微影模糊聲皦皦。確是誰携屐踏花來。

柳梢斜挂月如丸。照水搖搖頗耐看。欲寫真容無此鏡。不難捉影捕風難。

不耐茫茫對此何。花如吉野月須磨。如魚邪虎烏武樹底時時人唱歌。

三更夜深月上櫺。荷花遙遙透微馨。鑪烟帖妥窗紗靜。不解參禪也讀經。

山色湖光一例奇。莫將西子笑東施。即今隔海同明月。我亦高吟三笠辭。

旅居襍詠 (時在日本東京)

觀

雲

仲麻呂使於唐將還從明州上舟望月作歌世傳爲絕唱三笠山辭是也

吉野之櫻須磨之月爲東方名勝之最

西人携眷出游者每並轡偕行

王師東下以上野爲戰場附近處公侯第宅梵王宮殿大半荒廢矣東人屋例以隙地爲供鑪拈花之所舊時士夫皆佩雙刀宴飲時則懸於壁今廢此儀矣

偃蹇青山初上日。婆娑老樹儘橫雲。我來隱几忘天下。欲問山中麋鹿羣。
不讀離騷讀莊子。嗤非愛國亦何言。海神河伯空相語。去矣雲將道所存。
婆娑世界獨婆娑。百歲真同一擲過。不厭長命不畏死。衆生天倪與之和。
蒼蒼明月蔽浮雲。雲散天空月復明。方識浮雲不長久。何緣相合與同行。
夢中常現江之島。海水盪風澎湃聲。曾過懸厓瞰絕壁。陡添膽力到平生。
萬家沈沒曉鷺中。朝起風光自不同。天埽紅塵開境界。華嚴彈指卽虛空。
婉婉初駕六龍游。來至東天一葉洲。香草滿山花滿谷。欲携芳種植高邱。
茶甌火鉢渾如畫。席地清明不染埃。多少唐人風俗在。翻然看取故鄉來。

默坐有得成詩七章度己度人以當說法

墜地果何似。頑痴二十年。忽澄新理想。普種好因緣。低踏羣芳泣。高窺一鏡圓。
隨心見衆色。方寸竟湛然。法界無邊際。華嚴我可鄉。如如香海水。燦燦妙華光。
法雨潤一切。慈雲護十方。詩歌挽厄運。此願可能償。如是道無量。彌綸此大千。
最難成正果。發願演平權。軀壳竟安用。靈魂不可傳。此時無一語。相對竹娟娟。
解脫離文字。從知識未差。諸天諸刹海。一佛一蓮花。公理隨心悟。凡夫著意誇。
了然觀現像。三世意無涯。智者了無說。焚香默下簾。衆生殊苦惱。淨土爲莊嚴。
當識死生故。誰教色相兼。重囚半出獄。哀樂一時添。說法本非法。忘情總有情。
度人卽度己。無滅亦無生。養到道心活。放將慧眼明。萬千都幻妄。無况一浮名。
出世復入世。斯人信妙人。精靈無過腦。清淨自由身。分別卽爲妄。是非安有真。
倘參平等果。魔眷亦天親。

讀不可思議解脫經口占五偈

佛說一切法。非男亦非女。識得此中理。其人可與語。
一一微塵裡。重重帝網中。能知此方便。理想妙無窮。
衆生悉清淨。成佛無先後。凡夫自生惱。世界原無垢。
發願度一切。我心自怡悅。究竟誰覺者。所說無所說。

水上泡影現空中呼聲響當作如是觀當作如是想

感春

慈

石

古云天好生。以生爲嗜好。我謂其好殺。誰云非天道。生以備殺材。殺以資窮討。蒼蒼真無情。物各宜自保。欣欣枝上花。芊芊園中草。幾日紅含愁。數句綠煩惱。秋風一朝來。飄零迹如掃。惟彼獨立樹。歲歲風霜飽。艱苦鍊奇骨。閱歷增懷抱。應時善變遷。得氣先穹昊。既不能造天。斯爲天所造。肆戰大劇場。植根須及早。優勝劣敗理。確哉洵可寶。世界無邊際。人生多憂患。息息轉如輪。相續無時斷。狂香襲人來。大地春爛漫。淙淙水流聲。飛花逐片片。耳鼓與眼簾。窮盡我聞見。聞見所難窮。我心亦奚戀。逝者本如斯。光陰疾於電。無幻之非真。無真之非幻。笑彼網羅人物。一掛礙萬局。踏方寸間。不能通其變。智慧日以窒。衆生日以倦。孔故曰。不已佛。故曰。精進真理。貴日新。勇者盍振奮。

登高視一切江山富奇葩。膏腴數千里。鮮艷如流霞。推情發大願。惻戀蔑以加。吾亦愛吾國。吾亦愛吾家。要令團體堅。黃龍生光華。大海填精衛。漏天補女媧。如膠無密縫。如玉無點瑕。基礎苟未立。莫得空驕誇。秩序一破壞。萬端皆舛差。列強誠足畏。各自磨其牙。虎虎注我目。厥勢殊騰拏。國既不能保。家亦化蟲沙。吾不用吾愛。波印有前車。庭花開滿樹。春風觸鼻香。好鳥語枝頭。相對弄笙簧。遊魚結隊行。誰云江湖忘。因之識羣義。離羣必受殃。民貧無富國。民弱國奚強。蒸砂以作飯。安能充飢腸。尤貴通他羣。範圍逾擴張。兩利爲真利。獨利爲良緣。紅相組織爲色斯。成章酸醢共調和。爲味斯可嘗。人我一以破。幸福乃无彊。愛情達極點。全球如一鄉。文明日交換。雲飛五色祥。

赤穗四十七義士歌

有序 庚辰

人境廬主人

四十七士人同仇。四十七士心同謀。一盤中供仇人頭。哀哀燕雀鳴啾啾。泥首泣訴圍松楸。臣等無狀恐爲當世羞。君雖有臣不能爲。君持干極。君實有弟。不獲傳國如共球。君亦有國民。不敢興師修戈矛。猶復覩顏視息。日日偷臣等。非敢國法讎。伏念國亡君死。實惟仇人由當時。天使來奉命。同會酬環門。觀禮千人稠。彼名高家寶。下流罵我衣冠如沐猴。笑我朝會啼禿鶯。我君怒如鯁在喉。拔劍一發不可收。烏知仇人不死。翻貽家國憂。臣等聞變行嘆復坐愁。或言死拒。或言死請。無能運一籌。同官臭味殊薰蕕。一國蒙戎如狐裘。最後決意報讎。同力勦灑血。書誓無悔尤。四十七人相綢繆。蹈間伺隙忽忽歲一周。昨夜四更月黑風。鵠鵠衆皆衷甲。撐鐵兜長梯大錐兼利鏃。或踰高墉。或踰溝。開門先乃鈴下騶。大呼轉鬪如貔貅。彼仇人者巧藏驅。如椽銀燭徧宅搜。神恫鬼怒人焉。

瘦闖然首出霜鋒抽彼盤之中血燭體先公猶識儉父面目不此一匕首先公所賜繞指柔請公含笑試吳鉤勿復齎恨埋九幽臣等事畢無所求願從先君地下游國家明刑有臯繇定知四十七士同作檻車囚不願四十七士戴頭如贅疣唯願四十七士駢死同首邱將軍有令付管勾網車分致四諸侯明年賜劍如杜郵四十七士性命同日休一時驚嘆爭歌謳觀者拜者弔者賀者萬花繞冢每日香烟浮一裙一履一甲一胄一刀一矛一杖一笠一歌一畫手澤珍寶如天球自從天孫開國首重天瓊鉞和魂一傳千秋況復五百年來武門尙武國多賁育儔到今赤穗義士某某某四十七人一一名字留內足光輝大八州外亦聲明五大州

旅居日本有懷錢唐碎佛居士

觀雲

別離湖海幾回圓。明月天涯思黯然。每爲清談勞別夢。可能愛酒似當年。亞歐捭闔謀空壯。耶佛評論語更鮮。長恨蓬萊三島水。文波末影皖山前。

一羽

同

風日光中一羽輝。片音偶向世間遺。紅塵十丈無棲所。自揀雲天遼濶飛。

新游仙詩

時若

昔人所作遊僊詩。如唐曹堯賓。及國朝龔定。廣彭湘涵。舒鐵雲已似較遜其他非吾所心折者不列及吾亡友顧靈石諸人。均能抽思繇渺。擲筆芬芳。余每愛讀之。以爲此亦足以剷除鈍根。而解杞憂之鬱結也。然此皆爲舊思想。而非新思想。皆爲虛誕思想。而非真實思想。因作新游仙詩數章。而緯以今事焉。

乘球禦氣破空翔。任意飛騰到上方。三十三天遊歷遍。玉皇更詔許通商。龍宮夜下水晶簾。晏罷羣妃擁被眠。報道一船來海底。夢中叱起怒流涎。踏將水上自由車。四面滄波畫不如。月白風清謠一曲。成連指點我其魚。上清前輩推王母。聞說今年壽萬春。下界新傳無線電。也須遠達祝良辰。織罷流黃不復聊。銀河清淺思迢迢。離騷譜入留聲器。持似天孫伴寂寥。昨夜嫦娥偶出遊。廣寒宮忽暗雲浮。電燈高掛明如月。幾誤歸途笑不休。

初夏二新聲

同

井底可憐徒取鬧。年年歲歲意何云。不辭舌敝唇焦怨。鼓吹文明唱合羣。（蛙）
暫依茲土發聲悲。自作呻吟敢恨誰。聊洩奇情詞當哭。多哀怨者亦如斯。（蚓）

興亡用因明子菊花韵

劍公

興亡皆有責。愛國我尤深。楊柳佳人怨。風雲壯士心。血澆大樹活。戈返夕陽沈。獨上崑崙頂。胸羅萬怪森。

書感步因明子皎然韵

同

爲守四方思猛士。登臺高唱大風歌。投身五濁犧牲少。吮血中原豺虎多。萬姓分離無國史。一家籠絡有儒科。遠東共產教誰管。江自長流山自峨。

憂羣

同

孟夏何滔滔。草木何莽莽。我行將安之。詎作出世想。仗策指前途。紛挐恣魍魎。妖雲織怪電。四山森萬狀。覽茲惡現像。風物安能賞。神州不陸沈。端賴巨靈掌。陳鑄無量佛。香花齊供養。爛爛曙光閃。爭看一線放。尸祝泥犁獄。日月重開朗。廿紀少年人。泰山北斗仰。吾華於世界。豈絕無影響。念專制爲虐。慘慘憂心長。歐美大革命。所賴實政黨。支那今何如。尚在幼稚時。政黨始芽蘖。無堪摧刈之。而況黨中人。攻擊日以滋。入主而出奴。言論厄復厄。所言亦有公。其心已至私。匈奴尚未滅。男兒何家爲。而乃自樹敵。痛哉祖國危。鬱邑余侘傺。此理莫或察。屈己以衛羣。羣己兩發達。屈羣以利己。羣敗己亦撥。遠望高山長。歌寄天末。酌酒舒我憂。酒竭憂難遏。

讀招魂大招篇

同

招魂大招篇。定是屈原作。所招爲國魂。愛國心以託。衆人皆醉倒。傷哉楚氛惡。行吟湘水畔。血淚繽紛落。昂頭發大聲。同仇冀踴躍。壯志卒不遂。乃與彭咸約。嗤嗤危幕燕。啾啾焚堂雀。不若江魚腹。反得稱安宅。誰無亡國痛。義俠照顏色。我爲表同情。身死安足惜。浮雲半空過。慘慘一片黑。國魂兮歸來。招之不可得。

爭存

同

西儒貴進取。我獨重保守。種禍日以棘。瑩瑩余在茲。生物有公例。萬彙當遷就。最適宜者繁。不適宜者仆。物種能變異。卽爲天所佑。

新式日以新。舊式日以舊。舊種不滋植。意者太鄙陋。一成而不變。斯義實大謬。終爲新種滅。無道以自救。何生此原因。不善于造構。欲知爭存理。盍觀此內籀。

鳥之珠歌

人境廬主人

毅皇帝御馬領侍衛某所進西安將軍所購也宮車宴駕馬悲鳴于景山林樹之間卒以不食斃微臣聞而感焉

北風雨雪門不開。景山暫作金粟堆。黃竹歌停八駿杳。一馬鳴訴悲風哀。此馬遠自流沙至。鐵花滿身黑雲被。將軍甫奏天馬徠。雄姿已有凌雲意。鳳臆麟身人未知。內官頻促黃門試。天顏一顧喜出羣。便入天閑登上駟。春郊三月楊柳絲。九衢夾道飛龍旗。臥瓜吾仗引金鉞。霓旌羽葆隨黃麾。烏皮靴聲地橐橐。龍紋蓋影雲遲遲。十五善射作前導。親王貝勒相追隨。中一天人御飛輦。躡電追風塵不動。黃鞵朱氍毹。金鞍顧影不鳴更。矜寵路旁遙指衣。黃人側睞龍媒神。亦悚沙平風軟四蹄輕。不聞人聲惟馬聲。銀花佩。粉露黃帶紅絨結。頂飄朱纓少年天子萬民看。望塵不及人皆驚。鑾儀校尉獨惆悵。輕車步輦空隨行。從官爭費千金產。苦索飛龍求上選。奚官善相阿敦調。有此神駿無此穩。一朝忽泣天花雨。日慘雲冥愁楚楚。都是攀髯不逮人。并鮮慰情勝無女。萬花淚濺柳愁含。御床不掃空垂簾。六宮共抱蒼梧痛。舉國還驚白奈簪。多時不見宮車駕。一馬悲嘶夜復夜。自蒙拂拭衆人驚。奚官黃金長聲價。青絲絡頭伏道旁。反因受寵叢譏罵。何如死殉侍昭陵。風雨靈旗馳石馬。先皇御宇十三年。金牀玉几少晏眠。黃巾甫平白帽擾。戰馬每歲從周旋。望雕禮拜木蘭返。十年往事猶目前。中興未集弓劍闕。豈獨此馬哀呼天。卽今兵革猶未息。羣胡化鬼擾西域。玉師出關萬虎羆。衆馬從人同殺賊。汝獨一死報君恩。吁嗟龍性故難測。烏珠烏珠努力肯飽食。諒汝立功能報國。

城南行

劉光第遺稿

驅車過城南。草綠波如鏡。御夫指天橋。告余車馬競。朱門騁豪貴。王侯多綠鬢。畜眼識明璫。豪奴挾挺刃。長眉柳葉青。赤面桃花映。髻上綰瑤簪。腰中佩金印。綵轡飛騰連。香輪流波迅。火雷助聲燄。沙塵動紛囂。路有毆死人。可抵螻蟻命。將相勒馬過。台諫盡阿順。余曰輦轂下。乃有此暴橫。想見天上人。天心爲傾震。平時不法事。此間猶謹愼。復言天不容其敗。一轉瞬。先皇赫斯怒。降謂諸侯。訊穴社技已亡。肆朝法終正。吁嗟勞力徒。粗鹵識綱柄。國朝好家法。祖宗實神聖。

感事二首 庚子

出雲館主人

回首華亭鶴淚高。士衡匡難已徒勞。新陳事業如雲散。多少英雄被浪淘。海外孤臣衣帶詔。宮中詞客鬱輪袍。夢夢一視天沈醉。禮

樂何能抵六弦。

民氣卑微久不伸。低顏虎豹屹麒麟。狐鳴未必能張楚。鶉首如何竟賜秦。黯淡中朝冠帶色。倉皇西道輅車塵。尊攘亦有天忠黨。莫向東鄰更效顰。

預言一首 庚子

同

十一年前子午籤。幾來未信口能箝。寰中莽莽思分鼎。宮裏遲遲議撤簾。禱地有靈騰馬湮。攀天無計墮龍髯。元黃血海陰陽戰。換取神州赤日炎。

論學詩四首 癸卯

同

六藝銷沈敎術疏。誰從姬孔覽余初。塵羹土飯飢難飽。篆刻雕蟲實亦虛。淡泊程門三尺雪。寂寥揚子一床書。試看四海風雲變。忍誤羣英作蠹魚。

光明寶藏晦埃塵。混混誰知敎育真。面壁九年終悟道。心齋三月不違仁。言非救世休饒舌。學要存誠只反身。解道衆生同佛性。天涯地角有天人。

一千三百年科第。惘惘雞蟲亦可憐。欲殺英雄徒自苦。不除奴隸更無權。皇輿敗績思匡濟。歷史潛輝賴發宣。大帝國民天職在。留情珊鶴未應然。

萬派奔流萬馬驤。也須從此問津梁。虛懷雪亮應知白。至道淵微孰測黃。任使醉歐亦何害。不愁演孔更無方。僕常持真理。駟虬乘鸞。不滅之說。吾行矣。遠上崑崙覽故鄉。

黍離之辭哀板蕩之情苦。繁霜之心憂。詩以言志。不可誣也。惺菴讀式微之章。憂從中來。不可斷絕。詠歎紉繹。至於無窮。爰竊取其語而長歎之。哀歟。苦歟。憂歟。其誰知之歟。敢自比於風人之旨云爾。

惺菴

式微式微胡不歸。景陽宮漏夢依稀。如何玉女窺窗笑。不見君王見子規。
式微式微胡不歸。江南草長亂鶯飛。臨春結綺荒荆棘。爲問當年孔貴妃。
式微式微胡不歸。投荒斷髮淚沾衣。故人勤勸加餐飯。加得餐時帶減圍。
式微式微胡不歸。獨憐少婦理殘機。舊時涼月重相照。掩抑空閨淚暗垂。

式微式微胡不歸。翹翹車乘。故人稀。驚聞柴市多新鬼。月黑楓林衰草低。
式微式微胡不歸。五陵裘馬自輕肥。雲中亦有閒雞犬。夢冷波濤百丈飛。
式微式微胡不歸。空持羅帶恨依依。玉龍哀怨無消息。零落鈿箏人未知。
式微式微胡不歸。我東歸矣我心悲。江關搖落哀秋客。腸斷西園胡蝶飛。

惺菴感式微之詩斷取其語爲詩八章哀感頑艷悱惻動人蛻菴讀而悲之輒亦繼作河上之歌不自知其幽抑也

蛻菴

式微式微胡不歸。十年塵土漬征衣。雄心未死桓郎老。搖落江潭柳十圍。
式微式微胡不歸。觚稜雲氣夢依稀。止愁丁令歸來後。城郭人民有是非。
式微式微胡不歸。河山風景未全非。蓬山青鳥無消息。春草江南鶯亂飛。
式微式微胡不歸。青山一髮認依稀。中原萬里無消息。白草黃塵日易西。
式微式微胡不歸。北山猿鶴故依依。萋萋綠遍江南草。春盡王孫苦未知。
式微式微胡不歸。側身西望淚霑衣。涉江欲採芙蓉去。採得芳馨卻贈誰。
式微式微胡不歸。月明烏鵲自南飛。孤鴻更在沙洲外。揀盡寒枝未肯棲。
式微式微胡不歸。天涯芳草自低迷。有人悵倚粧樓望。卜盡金錢減帶圍。

讀惺菴作感不絕於余心酒後耳熱起而繼聲勞者自歌工拙所不計也

惺齋

式微式微胡不歸。人民城郭是耶非。棘中剩有銅駝在。應識當年老令威。
式微式微胡不歸。山河滿目不勝悲。傷心莫說南朝事。禁苑春深杜宇啼。
式微式微胡不歸。隋隄小立黯斜暉。殷勤種得千株柳。飛絮濛濛撲面飛。
式微式微胡不歸。春殘忍見亂紅飛。西風且障王公扇。爲怕緇塵污素衣。
式微式微胡不歸。娉婷自惜五銖衣。琼樓玉宇高寒處。露重風多不自知。
式微式微胡不歸。西園黃蝶故飛飛。思君夜夜清輝減。老盡紅顏君未知。

式微式微胡不歸。千金駿骨古來稀。五陵裘馬諸年少。豈識東門有布衣。

逐客篇

人境廬主人

華人往美利堅始於道咸間。初由招工踵往者多數。至二十萬衆。土人以爭食故譁然。議逐之光緒六年。合衆國乃遣使三人來商訂限制華工之約。約成至八年三月。議院遂藉約設例。禁止華工感而賦此。

嗚呼民何辜。值此國運剝。軒項五千年。到今種極弱。鬼蜮實難測。魑魅乃不若。豈謂人非人。竟作異類虐。茫茫六合內。何處足可託。華人渡海初。無異鑿空鑿。團焦始謁廬。周防漸虎落。藍縷啓山林。邱墟變城郭。金山蟹堞高。伸手左右攫。驪呼滿載歸。羣誇國極樂。招邀盡室行。後脚踵前脚。短衣結椎髻。擔簦躡草屨。酒人率庖人。執鍼偕執斲。抵掌齊入秦。諸毛紛繞詠。後有紅巾賊。刊章指名捉。逋逃萃淵藪。趨如蛇赴壑。同室戈粦操入市。及相斲助以國網。寬日長。土風惡漸漸。生妬爭時時。縱謠詠。謂彼外來丐。只圖飽囊橐。地皮足一踏。有金盡跳躍。腰纏得萬貫。便騎歸去鶴。誰肯解髮辮。爲我供客作。或言彼無賴。初來盡祖膊。喜如蠱。撲綠怒則獸。噬搏野蠻性。嗜殺無端血。染鏐此地非惡溪。豈容食人鱷。又言諸婁羅。生性極醜。齷齪居同狗。國穢食等豕。牢薄所需日百錢。大穀難比較。任彼賤值傭。我輩坐腹削。眼見手足傷。誰能忍毒蠱。千口音。饒饒萬目。瞪灼灼聯名。十上書。上請王斟酌。驟下逐客令。恐倍通商約。姑遣三人行。藉免衆口鑠。擲梟倘成廬。聊比試蒲薄。誰知糊塗相。公然閉眼諾。噫嘻六州鐵。誰實鑄。大錯從此懸。厲禁多方設。局鑰丸泥便。封關重門復。擊柝去者鵲。繞枝居者燕。巢幕關譏。到過客郊移。及遊學國典。與鄰交一切。束高閣。東望海漫漫。絕遠踰大漠。舟人呼叩須。津吏唱公莫。不持入關繻。一來便就縛。但是黃面人。無罪亦箠掠。慨想華盛頓。頗具霸王略。檄告美利堅。廣土在西膜。九夷及八蠻。一任通叩。作黃白紅黑種。一律等土著。逮今不百年。食言曾不作。吁嗟五大洲。種族紛各各。外攘斥夷狄。交惡詈島索。今非大同世。祇挾智力角。芒碭紅番地。知汝重開拓。飛鷹倚天立。半球悉在握。華人雖後至。豈不容一勺。有國不養民。譬爲叢。毆爵四裔投不受。流散更安着。天地忽踟躕。人鬼共咀嚼。皇華與大漢。第供異族謔。不如黑奴蠢。隨處安渾噩。堂堂龍節來。叩關亦足矍。倒傾四海水。此恥難洗濯。他邦互效尤。無地容飄泊。遠步想章亥。近功陋衛霍。芒芒問禹迹。何時版圖廓。

雜詠

惺庵

惺庵性情孤癩。不甚作詩。偶一作之。不喜存稿。與無詩同。茲所錄年來之詩。或記或不記。若存若亡。即所記者如是而已。獨怪

人之交惺庵者必徵其詩抑若專以詩人一席位置惺庵然乃嘆天下事有名無實大抵然矣口口素徵余詩久未應命因稽

松島得少暇日漫書以爲別癸卯六月廿九日記

驅山鞭石挾風雷我論人文重霸才却恨時無王景畧九州風氣不全開紉上與廬江吳彥復談及此

夢回雞塞念家山一晌貪歡日等閒誰分文人感哀艷年年清淚濕青衫朱竹垞書南唐父子詞卷江都史氏藏

睥睨九州縱奇氣迺始刻意學奇字文章至奇命亦窮沈沈消息閩王子懷閩縣王元離

六朝門望最清華品曲彈棋自一家絕世承平好公子劇憐生不屬乾嘉聞宛平徐研芙病甚詩以傷之

遙遙秦歲築長城兩戒山河萬古明一例陸沈名士感天留海島壯田橫

惜誓哀歌託遠遊不堪多難獨登樓驚心余髮頻看鏡虛負勳名到黑頭謝譚彭士於梧州兩首

滄海橫流幾輩存春來誰與共芳尊蘭陵舊住青楊巷無那花時盡掩門過繩匠胡同楊叔嶠故宅

鶴駕鸞驂意渺然重瞳凝碧亦神僊太平山頂頻頻顧小別蓬來三十年香港太平山柳橋席上酬上書所見

笙篴小撥不勝愁拋擲閑情似水流忽憶去年今日事畫船簫鼓醉揚州柳橋席上酬上書所見

流水游龍赴九衢中宵明露冷華裾飄燈惘惘各歸去問訊憑將片葉書謝石埭居士

廬陵賦刀張日本秀水好事跋吾妻風流文采如相映袂服新粧此一題謝石埭居士

山中樹閱百千歲天半雲垂十萬家三過鶯亭人不識小窗閒煞玉蓮花過上野之鶯亭

明秀髻各自媚連岡伏阜難爲雄輕舟掠水浮萬象披襟謾來松風題松島二首

聽風聽水招仙侶懷古懷今發遠吟浪打雲蘿山悄悄詩人一舸自相尋書松島富山大仰寺壁一首

剩有山光接水光平林一碧斷人腸我來絕頂懷鄉國時聽鐘聲出上方今朝景麗天中節冷落青袍草莽臣獨媿東人獻嵩祝周南留滯感京塵

煙波淼淼鏡初平便願乘風到帝京最是參橫月落候惱人情緒玉簫聲泛宿松島六月二十八日館人爲言今日清帝萬壽宜申慶祝甚感其語述詩一首

詩人例動滄洲興病客仍思東越吟三宿有情難一別白鷗浩蕩五湖心別松島一首

東遊雜感

西谿生

一角河山倚夕曛。枯棋著手亦成春。神州何處非蠻觸。婉煞從旁看奕人。觀棋
此世界非公世界。舊朝廷是小朝廷。老僧今夕難成寐。急却殘棋不忍聽。老僧話棋
十年遺恨滿山河。天子新聞日出歌。一樣樓臺畫金碧。無人解與笑銅駝。博覽會後門歸寓齋兩首
士女如雲香漬衣。涼宵坐覺翠成帷。誰知異地傷心客。負手歡場獨自歸。

重葺張忠烈公墓詩并序

劉光第遺稿

光緒十七年十月廿二日盜發明兵部侍郎總督張公同敵之墓獲之治如例廣西巡撫以聞奉旨下三法司議議如之墓在

臨桂縣城外十里北坐南向骨殖猶全由是縣官殮而重葺之於是刑部廣西司主事劉光第裴村題稿愴然慨而賦之

暴雷虺虺風騷騷。督師之頭三躍高。血身挺立肉倔強。掉落豪帥手中刀。督師太岳之孫子。與瞿留守同日死。留守骸歸拂水岩。督師就葬唐家里。當時若無楊藝哭忠臣。肉飽鳥鳶矣。里中生員唐兆祺。世傳祭田祭督師。自從乾隆賜諡後。赴墓拜掃無年期。日二五月十一不知死。日是生日昌平雲。氣鬱稿山荆。渚愁波連漆室。何來地下摸金郎。鬼氣所射綠眼芒。手揮金錐唱青麥。莫家兄弟不可當。萬體飲血傷陳魄。忍動文武忠義骨。此骨南撐半壁天。前身北射中原日。漢寢唐陵皆發掘。玉魚金碗終銷闕。青犢赤糜徒哽咽。快哉三賊盡成禽。寶鐲依然殉靈窟。憶昔瞿公隔屋囚。四十餘日詩相酬。形骸久已外天地。留此大明土一邱。虞山同弔忠宣墓。陶公種梅賦詩句。欲乞吾師買桂花。補栽忠烈墳前樹。時張安園師署桂按察使

楚楠大令有煤油之志因其乞詩作此以贈

黃生讀書無所用。天上玉堂真昨夢。縣官雖好不救窮。何如貧人登破甕。男兒今日重錢刀。引商自穢亦自豪。不向人間鑿皮骨。端從地底吸脂膏。玉乳瓊漿向銀髓。言之津津兩眉喜。寶眼碧眼壓波斯。利析秋毫走桑氏。君今去過齊魯墟。試弔夷吾訪逸書。爲我一問魯中叟。連騎弟子今何如。欲說五洲彼龍戰。將攀九天臣蟻賤。儒林循吏皆掉頭。惟有傾心貨殖傳。梨栗棗荻抵侯色。況君千畝山四十。西州大賈推細胡。那愁穿背英俄入。郡守思營什一方。當時有鬼笑其旁。若把通商徒逐末。國家安得南北洋。宋家新法研紅穗。與君同抱光明志。待翦秋蟬照夜窗。便予細勘農書字。先是宋芸子檢討將集股造洋臘

都門雜感

蜀郡轅孫

秋風吹夢上金臺。滿眼昆明劫後灰。戰骨萬叢新鬼大。行屍入座貴官來。哀哀帝國衰亡史。落落中原將相才。摩拊銅駝頻墮淚。又

應見汝棘中埋

萬雉廻環拱帝京。崇墉鑿空氣車行。京津京漢兩鐵路皆在正陽門下車所經外城毀垣而入銀元通用歐亞幣。鐵牡難肩內外城。遺矢滿街仍北俗。負槍警道見西

兵。那堪使館洋樓上。黃瓦鱗鱗似殿廷。

王母張筵召百靈。瑤池夜宴敞雲屏。壺投玉女天爲笑。樂奏鈞天帝不醒。北斗橫斜星漏轉。西山晃漾電燈明。內廷菊部人間少。莫

傍宮牆壓笛聽。連日宮門抄皆有賞某王大臣等聽戲之事

御園新起大餐房。番菜刀叉入尚方。夷嬪朝儀仍北面。天厨食品仿西洋。俳優雜進絃三弄。帝后親巡酒數行。莫道外交無政策。折

衝尊俎果然強。

海內封章薦禰衡。殿廷壇席待樊英。中朝積習科名重。亂世文章棄取輕。自是黨人應禁錮。考經濟特科出第一榜或有言某爲新黨某爲帝黨者故覆試咸黜之何曾處士

盡虛聲。人漫爾張羅網。也有冥鴻不肯嬰。

牘背書詞獄吏尊。雖逢慶典也無恩。之死正今上皇帝萬壽未聞溺簣逃張祿。竟爾縑囊撲杜根。流血黨中留紀念。斷頭臺上賦招魂。國民他

日應相憶銅像巍。巍照九門

講舍毗連紫禁城。景山東望氣崢嶸。學規鹿洞新張序。分體鴻都舊石經。張之洞重定大學堂章程增入經史詞章棉絕已來秦博士。絃歌尙待魯諸生。大同

憶否橫濱校。海外華商早辦成。

莫因李老唱廻波。楊白花翻樂府歌。內侍私人高菩薩。宮奴養子穆提婆。黃門給事尙書貴。墨勅官錢進御多。豈獨郭開能賣趙。又

簽密約主聯俄。

十萬纏腰亦壯哉。斜封官賣選人來。新班市僧捐紅頂。舊例宮門遞綠牌。雲想衣裳游妓館。雷聲車轂殷天街。醉生夢死真堪恨。那

怪華官盡驚材。

遼瀋違言動楚氛。羽書桂管又紛紛。植民政略強權派。愛國精神革命軍。天竺故墟悲五印。波蘭覆轍是三分。慟來怕共荆高醉。獨

上西城看暮雲。

惺菴賦式微。八章哀抑無度。嬰弁讀之。喟然梗懷。遂繼聲也。

式微式微。胡不歸。廣樂鈞天夢已非。變徵秦聲無好況。招魂楚些有哀詞。

嬰 弁

式微式微胡不歸。小鸞病翼折風時。紇干凍雀不得食。向生處樂奈何飛。
 式微式微胡不歸。鄰婦軋軋夜弄機。熏篝病久不知覺。賸得秋人上瘦睂。
 式微式微胡不歸。東門之楊斧以斯。終朝采綠不盈掬。我友褰裳其來而。
 式微式微胡不歸。望春宮柳未全衰。堦前仗馬避風立。闕下銅駝經雪肥。
 式微式微胡不歸。錦綉疊褱歲離披。無多顏色歸秋草。如此江山有落暉。
 式微式微胡不歸。衆芳心死各辭枝。中流汎汎木蘭楫。山鬼飄飄薜荔衣。
 式微式微胡不歸。金井彫疏白露晞。王孫起起弄明月。無人獨自整裳衣。

讀惺菴感式微之詩。悵余心悲憤。交集寄詩和之。不自知其詞之工拙也。

勾吳民

式微式微胡不歸。南冠相對泣。歔歔一樽痛飲新。亭酒風景河山舉目非。
 式微式微胡不歸。朔風凜凜慄慄斜暉。魯陽如有回天術。欲假金戈信手揮。
 式微式微胡不歸。故鄉搖落柳成圍。殷勤莫問中原事。垂老桓公願已違。
 式微式微胡不歸。落花寂寂遍蒼苔。重門深鎖無人到。望帝春心泣子規。
 式微式微胡不歸。六朝舊事夢依稀。景陽宮殿何堪問。胥井誰憐孔貴妃。
 式微式微胡不歸。梁園回首不勝哀。舊時賓客多星散。月黯蓬蒿狐兒來。
 式微式微胡不歸。清秋燕子故飛飛。如何繞遍烏衣巷。不見朱門見夕暉。
 式微式微胡不歸。茫茫身世訴伊誰。千金學得屠龍術。瓠落無容淚黯垂。

登金山歌

同

朝登金山巔。俯瞰江中央。江流日東注。朝宗太平洋。風潮所鼓盪。直捲美澳疆。亞洲當其衝。迴波何湯湯。列強爭虎視。羣目注東方。
 樓船橫海來。氣抑何狂長。此江雖天險。直入如康莊。妖言肆恫喝。兵費索賠償。中朝驚失措。達官盡旁皇。遽訂白下盟。立約許通商。
 沿江形勝地。闢作商市場。猛虎入堂奧。胡乃任強梁。義義北顧山。堅築異族房。危樓插雲表。金碧何輝煌。高樹彼國旗。飄飄隨風揚。
 吁嗟此何地。坐令鷗而張。南北爲襟帶。東西通舟航。兵家所必爭。堅固如苞桑。一自爲商市。夷官日披猖。法彼治外權。奪我安內方。

名爲租借地實已藩屬鄉彼雖無多人隱然敵國防借問此何故我弱而彼強彼富自治力我惟謀稻粱一念之所及憂心摧肺腸蚩蚩我國民往來何趨踴趾辱到如此見慣庸何傷夙具奴隸性豈曰謀不臧號稱四萬萬大半皆無良嗟哉我華夏國祚何由昌外憂日以棘內患日以長見事貴機微況復已履霜金山何兀兀江水何茫茫登臨一長嘯使我心激昂

飲冰室詩話

中國人無尙武精神其原因甚多而音樂靡曼亦其一端此近世識者所同道也昔斯巴達人被圍乞援於雅典雅典人以一眇目跛足之學校教師應之斯巴達人惑焉及臨陣此教師爲作軍歌斯巴達人誦之勇氣百倍遂以獲勝甚矣聲音之道感人深矣吾中國向無軍歌其有一二若杜工部之前後出塞蓋不多見然於發揚蹈厲之氣尤缺此非徒祖國文學之欠點抑亦國運升沈所關也往見黃公度出軍歌四章讀之狂喜大有含笑看吳鉤之樂嘗以錄入小說報第一號頃復見其全文乃知共二十四首凡出軍軍中還軍各八章其章末一字義取相屬以鼓勇同行敢戰必勝死戰向前縱橫莫抗旋師定約張我國權二十四字殿焉其精神之雄壯活潑沈渾深遠不必論即文藻亦二千年所未有也詩界革命之能事至斯而極矣吾爲一言以蔽之曰讀此詩而不起舞者必非男子錄全文如下

出軍歌

四千餘歲古國古是我完全土二十世紀誰爲主是我神明胄君看黃龍萬旗舞鼓鼓
一輪紅日東方湧約我黃人捧感生帝降天神種今有億萬衆地球蹴踏六種動勇勇
南蠻北狄復西戎泱泱大國風蜿蜒海水環其東拱護中央中稱天可汗萬國雄同同
綿綿翼翼萬里城中有五嶽撐黃河浩浩流水聲能令海若驚東西禹步橫庚行行行
怒攪海翻喜山撼萬鬼同一膽弱肉磨牙爭欲噉四鄰虎耽耽今日死生求出險敢敢
剖我心肝挖我眼勒我供貢獻計口緡錢四萬萬民實何仇怨國勢衰嘻人種賤戰戰戰
國軌海王權盡失無地畫禹迹病夫睡漢不成國卻要供奴役雪恥報仇在今日必必必
一戰再戰曳兵遁三戰無餘燼八國旗颺笳鼓競張拳空冒刃打破天荒決人勝勝勝勝

軍中歌

堂堂堂堂好男子。最好沙場死。艾炙眉頭瓜噴鼻。誰實能逃死。死只一回。母浪死死死。死阿娘牽裾密縫綫。語我母戀戀我妻擁髻代盤辯。瀕行手指面敗歸。何顏再相見。戰戰戰戰戰。戰門乍開雷鼓響。殺賊神先王前敵。鳴笳呼斬將。擒王手更癢。千人萬人吾直往。向向向。探穴直探虎穴先。何物是險艱。攻城直攻金城堅。誰能漫俄延。馬磨馬耳人磨肩。前前前。彈丸激雨刀旋風。血濺征衣紅敵軍。昨屯千熊熊。今日空營空萬旗。一色盤黃龍。縱縱縱。層臺高築受降城。諸將咸膝行。降奴脫劍鞠躬迎。單于頸繫纓。四圍鼓吹饒歌聲。橫橫橫。禿髮萬頭纏黑索。多少戎奴縛。緋紅十字張油幕。處處夷傷藥。軍令如山禁殘虐。莫莫莫。不喜封侯虎頭相。鑄作功臣像。不喜燕然碑百丈。表示某家將。所喜軍威莫敢抗。抗抗抗。

旋軍歌

金甌既缺完復完全。收掌管權。臙脂失色還復還。一掃勢力圈海又東環。天右旋旋旋旋。旋輦金如山。銅作池。債臺高巍巍。青蚨子母今來歸。償我民膏脂。民膏民脂天鑒茲。師師師。聖書謝罪載書更。城下盟重訂今日之羊。我爲政一切權平等。白馬拜天天作證。定定定。鷺翼橫。鷺鷹眼惡變作。旄頭落。蓋海。朦朧礮聲作。和我凱旋樂。更誰敢背和親。約約約。秦肥越瘠同一鄉。併作長城長。島夷索虜同一堂。併作強軍強。全球看我黃種黃。張張張。五洲大同一統大。於今時未可黑鬼紅番遭白墮。白也憂黃禍。黃禍者誰亞。洲我我我我。黑山綠林赤眉赤。亂民不算賊。鐮羌破胡復滅狄。雖勇亦小敵。當敵要當諸大國。國國國。諸王諸帝會塗山。我執牛耳先何洲。何地爭觸蠻。看余馬首旋萬邦。和戰奉我權權權。亡友曹著偉詩。哲人之詩也。情人之詩也。余恨不能記憶。前詩話載其一律。殘缺殆半。滋耿耿焉。桂林馬君武見而憐之。以所憶得一律見餉。蓋著偉侍南海先生游桂林時題壁之作也。亟錄如下。大地權輿我到遲。也曾歌泣也懷思。深山大澤堪容劍。天荒地荒獨有詩。龍蛇昔曾歸。覺想涅槃今欲證。心期我行幸有微風舵。元氣舟中任所之。

君武亦好哲學而多情者也。最愛讀「新小說」中羽衣女士所著東歐女豪傑。原書有詩二章云。磊磊奇情一萬絲。爲誰吞恨到蛾眉。天心豈愛玄黃血。人事難平黑白棋。秋老寒雲盤健鵲。春深叢莽殢神魑。可憐博浪過來客。不到沙丘不自知其二云。天女天花。悟後身苦來說果復談。因多情錦瑟應憐我。無量金針試度人。但有馬蹄懲往轍。應無龍血灑前塵。勞勞歌哭誰能見。空對西風淚滿巾。君武戲爲和之。亦與原作工力悉敵。和章云。憔悴花枝與柳絲。爲誰鑿斷遠山眉。競爭未淨六洲血。勝負猶懸廿世紀。棋東海雲雷驚睡。蟄北陵薜荔走山魑。遠聞錦瑟魂應斷。沈醉西風不自知其二云。辛苦風塵飄泊身。人天歷歷悟前因。飛揚古國非無日。巾幗中原大有人。明媚河山愁落日。倉皇戎馬泣飛塵。聞君憂國多垂淚。爲製蛟綃百幅巾。

宗仰上人可謂我國佛教界中第一流人物也。常慕東僧月照之風。欲爲祖國有所盡力。海內志士皆以獲聞說法爲欣幸。吾友湯覺頓禮之歸。呈三詩以表景仰。讀之可以想見上人之道行矣。詩云。不離佛法不離魔。出世還憑入世多。好是音雲演眞諦。八千里下瀉黃河。縱浪朱華道自存。心內淵淵有活源。六月霜飛冬自暖。一生從不異寒暄。不言施報亦施報。不落言詮亦言詮。山僧自有山僧相。那得人間再與言。覺頓之詩亦淵淵有道心矣。上人固好爲詩。詩肖其爲人。屢見詩界潮音集中。自署烏目山僧者是也。近日時局可驚可怛可哭可笑之事。層見疊出。若得西涯樂府之筆寫之。眞一絕好詩史也。頃從各報中見數章。諠而不虐。婉而多諷。佳構也。錄之。

黃花謠四章

金風荇爽江之涯。江南士子踏黃花。大江從古號材藪。況值新政初萌芽。經義王半山。策論賈長沙。嶄新花樣憑翻取。會看落筆走龍蛇。愁殺專門八股家。

八股復志士哭。八股廢志士慰。吾謂志士且毋爾廢而不廢。猶復耳。志士聞之。嘯且吁。煌煌天語不聞乎。不知此理人易曉。君不見今年兩主考。

三聲大礮轟天衢。多士入場若貫魚。上江下江多通儒。考籃式如牛腰麤。中有代表腹中書。頭場挾何書。經世文編校。廬二場挾何書。盛世危言五洲圖。三場挾何書。箋疏鄭孔註。程朱不則大題文。府化整爲散。亦可供鈔胥。就中價值知幾許。便宜金陵蔡益所。一事臨文須記取。莫作平權自由語。

臨文夫如何。最好是騎牆調停。新舊融華洋。不然極口罵康梁。便作空言也不妨。若納吾言准嶺桂花香。不納吾言空逐槐花忙。

此是元魁真秘訣。不辭瘠口爲君說。謂予不信看闌墨。
辰州教案新樂府四章

都司斬

亂民攘臂起。蟻聚而蠶屯。教士跣足逃。豕突而狼奔。都司高閉麒麟門。白刃紅濺桃花痕。輾輪火瑄歸其魂。公使一紙書大官。三尺劍送君直上森羅殿。嗚呼都司爾莫哀。手提髑髏浴血來。一笑相逢似相識。衢州新鬼周之德。

總兵囚

建牙樹纛亦何用。前塵都付春婆夢。赭衣夜過洞庭湖。白叟黃童走相送。總兵總兵何憤憤。己是瓦全非玉碎。不然且作煩冤鬼。從此一身苦拘束。東風年年草痕綠。白頭自守狂狴獄。

太守流

辰州辰州好風土。猿獠狉狉一如古。虬髯碧眼忽停車。議論蠶然拜天父。萬人削挺逐犬羊。花驄星夜來黃堂。淘淘奈此南方強。教士斃。知府流。吳頭楚尾空悠悠。北風吹起鄉關愁。差勝鍾會悲罍囚。

縣官戍

李陵臺高不可上。玉關立馬匆匆望。蠻烟野雨三十丈。回憶懸銅綰墨時。前驅鹵簿紛然馳。鐵索琅璫今載道。白雲回首心如擣。漢庭望斷金雞詔。朱顏綠鬢垂垂老。

昔在上海譚復生。嘗以其舊作八律見示。蓋丙申春就官浙江。留別湘中同志者也。余讀而愛焉。顧此後茫不復憶得一字。此詩未見於莽蒼蒼齋詩中。無刻本也。故每念及之。輒養養若有失。頃邱菽園以其近著揮塵拾遺見寄。中乃有其全文。吾喜可知矣。並錄諸詩話中。：睡觸屏風是此頭也。曾開絹向荊州生。隨李廣真奇數死。傍要離實壯游。洛下埋名王貨畚。蘆中託命伍操舟。東家書劍同鬬狗。南國衣冠借沐猴。：白龍魚服辦輕裝。紫鳳天吳舊業荒。儘有乾坤容電笑。斷無雅頌出雲章。傳觀怕造金樓子。落實兼思水部郎。去馬來舟多歲月。北山翻覺稚圭狂。：寰海惟傾畢士馬。逢時差喜衛哀駘。風雲烟鳥堂。堂陣河洛龜龍的。的才秦粟擬因三。晉泛蜀山虛遣五。丁開禪心劍氣相思骨。并作淮南一寸灰。：射虎誰言都飲羽。辟蛟何處好文身。種來天上榆將老。賦到江南草不春。爲撫銅駝尋洛社。更騎銀馬降濤神。袁公弦上堪容我。溫尉桃中別有人。：楚囚遼鶴兩無歸。重向危時謁

帝扉鐵騎角聲殷地發玉龍鱗甲滿天飛山河風景皆殊異城郭人民有是非幾句猶然況鄉里絕糧誰爲解匡園：莫嫌南宋小京都句踐錢鏐有霸圖枳棘鳳鸞魂九逝人文龍虎淚雙麤成軍自是須君子亡國偏來作大夫剝水殘山憐馬遠天教留得一西湖：大好湖山供官學妄憑愚魯到公卿生爲小草陶公願誰寄當歸魏武情七尺杖拋離葛杵八分書密愧王荆會稽誓墓徒淒苦回首師門感易生：經年焚却硯君苗何意投來策繞朝淒矣其悲今麥秀思之爛熟古弓招點頭自拜生公石拗項爭趨御史橋手版倒持裘反著是儂吳市一枝簫：復生自刻莽蒼蒼齋詩題曰東海寒冥氏三十以前舊學第二種蓋斷自乙未前也此八章即其所謂三十以後新學之初唱矣沈雄俊遠誠在莽蒼蒼齋之上但篇中語語有寄託而其詞瑰瑋連林斷非尋常所能索解唐絳丞嘗語余云此詩惟我能解之余時匆匆未暇叩絳丞也而今絳丞亦云亡誦元遺山獨恨無人作鄭箋之句又愴然涕下焉矣

復生自喜其新學之詩然吾謂復生三十以後之學固遠勝於三十以前之學其三十以後之詩未必能勝三十以前之詩也蓋當時所謂新詩者頗喜擇撝新名詞以自表異丙申丁酉間吾黨數子皆好作此體提倡之者爲夏穗卿而復生亦綦嗜之此八篇中尙少見然寰海惟傾畢士馬已其類矣其金陵聽說法云綱倫慘以喀私德法會盛於巴力門喀私德即 *Catch* 之譯音蓋指印度分人爲等級之制也巴力門即 *Parliament* 之譯音英國議院之名也又贈余詩四章中有三言不識乃鷄鳴莫共龍蛙爭寸土等語苟非當時同學者斷無從索解蓋所用者乃新約全書中故實也其時夏穗卿尤好爲此穗卿贈余詩云滔滔孟夏逝如斯疊疊文王鑒在茲帝殺黑龍才士隱書飛赤鳥太平遲又云有人雄起瑠璃海獸魄蛙魂龍所徒此皆無從臆解之語當時吾輩方沈醉於宗教視數教主非與我輩同類者崇拜迷信之極乃至相約以作詩非經典語不用所謂經典者普指佛孔耶三教之經故新約字面絡繹筆端焉譚夏皆用龍蛙語蓋時共讀約翰默示錄錄中語荒誕曼衍吾輩附會之謂其言龍者指孔子言蛙者指孔子教徒云故以此微號互相期許至今思之誠可發笑然亦彼時一段因緣也

穗卿有絕句十餘章專以隱語頌教主者余今不能全記憶憶其一二云冰期世界太清涼洪水茫茫下土方巴別塔前分種教人天從此感參商此其第一章也冰期洪水用地質學家言巴別塔云云用舊約述閃含雅弗分闢三洲事也又云帝子采雲歸北渚元花門石鎮歐東□□□□□□一例低頭向六龍六龍冉冉帝之旁三統芒芒軌正長板板上天有元子亭亭我主號文王所謂帝子者指耶穌基督自言上帝之子也元花云云指回教摩訶末也六龍指孔子也吾黨當時盛言春秋三世義謂孔子有兩微

號其在質家據亂世則號素王在文家太平世則號文王云。故穗卿詩中作此言。其餘似此類之詩尚多。今不復能記憶矣。當時在祖國無一哲理政法之書可讀。吾黨二三子號稱得風氣之先。而其思想之程度若此。今過而存之。豈惟吾黨之影事。亦可見數年前學界之情狀也。

此類之詩。當時沾沾自喜。然必非詩之佳者。無俟言也。吾彼時不能爲詩。時從諸君子後學步一二。然今既久厭之。穗卿近作殊罕見。所見一二。亦無復此等窠臼矣。瀏陽如在。亮亦同情。

過渡時代。必有革命。然革命者。當革其精神。非革其形式。吾黨近好言詩界革命。雖然。若以堆積滿紙新名詞爲革命。是又滿洲政府變法維新之類也。能以舊風格含新意境。斯可以舉革命之實矣。苟能爾爾。則雖閒襍一二新名詞。亦不爲病。不爾則徒示人以儉而已。儕輩中利用新名詞者。麥孺博爲最巧。其近作有句云。聖軍未決薔薇戰。黨禍驚聞瓜蔓抄。又云。微聞黃禍鋤。非種欲爲蒼生賦。大招皆工絕語也。吾自題所著新中國未來記二詩。有云。青年心死秋梧悴。老國魂歸蜀道難。亦頗爲平生得意之句。

莽蒼蒼齋集中有詩云。身高殊不覺。四顧乃無峯。但有浮雲度。時時一盪胸。地沈星盡沒。天躍日初鎔。半勺洞庭水。秋寒欲起龍。蓋晨登衡嶽。祝融峯作也。瀏陽人格。於此可見。南海先生己丑出都。作一律云。滄海飛波百怪橫。唐衢痛哭萬人驚。高峯突出諸山妒。上帝無言百鬼寧。漫有漢廷追賈誼。豈教江夏貶禰衡。陸沈忽望中原歎。他日應思魯二生。南海人格。於此可見。『身高殊不覺。四顧乃無峯。』高峯突出諸山妒。此何等自負語。兩先生作此詩時。皆未出任天下事也。先時之人物。其氣魄固當爾爾。

麥孺博不多爲詩。然有作必佳。余最愛誦其贈韓无首一律。末四句云。晏歲坐聞山鬼嘯。臨江東指海雲生。中年哀樂應消盡。肯近彈碁恨不平。无首名曇首。孔广之從昆也。三年前已爲異物矣。

余向不能爲詩。自戊戌東徂以來。始強學耳。然作之甚艱辛。往往爲近體律絕一二章。所費時日。與撰新民叢報數千言論說相等。故間有得一二句。頗自喜。而不能終篇者。輒復棄去。非志行薄弱。不能貫徹初終也。以爲吾之爲此。本以陶寫吾心。若強而苦之。則又何取。故不爲也。記去年正月廿六日。在東海道氣車中。遇三十初度。欲爲一長古。不能成。僅成四語云。風雲入世多日月。擲人急如何。一少年忽忽已三十。今年正月廿六日。在太平洋漁船中。遇三十一初度。欲爲四律。不能成。亦僅成四語云。十年十處度。初度頗感勞。生未有涯。歲月苦隨公碌碌。人天容得某栖栖。片鱗碎甲拾而存之。亦一紀念也。余十年來度生日。凡得十處。無一複者。癸巳在家鄉。甲午在黃海舟中。乙未在京師。丙申在上海。丁酉在武昌。戊戌在洞庭湖舟中。己亥在日本東京。庚子在夏威夷島。辛丑

在澳洲雪梨市。壬寅在日本東海道汽車中。今年癸卯航海游亞美利加。在太平洋舟中。

鄉人有自號珠海夢餘生者。熱誠愛國之士也。游宦美洲。今不欲著其名。頃仿粵謳格調成「新解心」數十章。且自爲題詞六首。詞曰：百粵雄藩鎮。未開尋春怕上越王臺。可堪流盡珠江水。猶有秦箏洗耳來。一樂操土音。不忘本。變徵歌殘爲國殤。如此年華悲錦瑟。隔窗愁聽杜秋娘。二軟紅何處醉花仙。一搗脂脂灑大千。不見秦時舊明月。鷓鴣啼破夢中天。三萬花扶起醉吟身。想見同胞愛國魂。多少皂羅衫上淚。未應全感美人恩。四小蠻妝束最風華。螺髻香盤茉莉花。除卻後庭歌玉樹。不教重譜入琵琶。五當筵誰唱望江南。傳徧珠江亦美談。一樣俠情今日記。簫聲吹滿白鷺潭。六芳馨悱惻有離騷之意。吾絕愛誦之。其新解心有「自由鐘」「自由車」「呆佬祝壽」「中秋餅」「學界風潮」「唔好守舊」「天有眼」「地無皮」「趁早乘機」等篇。皆絕世妙文。視子庸原作有過之無不及。實文界革命一驍將也。

南海先生積年詩不下千章。率散佚無復存。家仲弟嘗手鈔二百餘首。檢行篋得之。哀錄其古風數章如下。

八月廿四夜晉陽寺夜坐書事

古佛無靈僮僕無聲。先生獨坐長夜五更轉。大地於寸竅。噫萬籟於碎瓊。四海翻波黑山橫。帝座炯炯接長庚。鼻孔噴火滅日星。羲皇轡走爲之停。囚蹙百怪踏萬靈。天龍血戰鬼神驚。神鼠推倒雙玉瓶。金輪忽放大光明。萬千世界蓮花生。先生開眼但見秋蟲唧唧佛殿燈。燈焰青。

望小姑山

長江波濤浩洶湧。南北諸山皆立拱。何處飛來一片石。獨立江中無所恐。蒼厓百尋峭若削。昂首向天神氣竦。插脚巨浸中。崩浪日夜相嚙不爲動。小姑小姑爾女郎。是何骨力健且勇。崖巔傑閣何崕崕。高跨蒼穹轉烈風。我欲置身於其中。謝絕世人。不與通。手弄白日踏諸峯。夜聽江聲流向東。祿靈仙人時相逢。披髮長嘯江天空。

廬山謠

紫漢吹落青芙蓉。隨風飄墮江之東。瓣開四面花玲瓏。化作碧玉千百峯。倒影翻潮黛色濃。突兀萬丈絢青紅。層巒重阜築爲宮。五老拄杖碧雲中。子孫諸峯咸侍從。爾來一萬四千歲。白頭昂首嘯鴻濛。我來經喪亂。九十九寺皆在焚劫中。瀑泉又已枯。秀色減昌丰。惟有重崖與疊嶂。蒼翠合匝轉無窮。陶謝妙述作。幽人不可逢。長臥龍潭石。醉欲騎蒼龍。青鸞未能馭。白鹿已無蹤。夜投

東林訪遠公。殿宇彫剝瓦礫封。誠懸北海殘碑在。古佛露坐似慚居。尊無寸功長蘿蓋。山樹蒙茸天黑虎。嘯蕩驚風萬籟笙。竿瀉青松場鈴夜。語不聞鐘宵深月出山。徑白虎溪之水鳴潺湲。似聞山鬼說法談空空。

題羅浮華首台

石徑攀確礧。萬木密纏棕。欄盤龍竹。桄榔倒掛依巖壁。葛蒲側生出澗谷。洞門幽閼瀝霜雪。華首高臺居其麓。飛雲廣長瀉飛瀑。夜夜說法龍虎伏。山僧採藥鋤。子鋤得寶塔。供尊宿。景泰宗風猶可希。頑石合掌受戒囑。蝙蝠不來。蚨蝶飛諸山。花雨長霏霏。華鬢會上散珠璣。半月巖中孤坐微。夢入梅花一笑歸。

讀日本松陰先生幽室文稿題其上

孔學在成仁。春秋通國身。拱膺爲巧宦。中庸托妄人。全軀保妻子。秦越視斯文。儒術久矣喪。安問起傳薪。舜水發高躅。寓公搏桑濱。大道重扶輪。學派盛彬彬。軒動東國波。大業輝維新。王政忽復古。三島齟齬雲。元功在誰手。慨慷松陰君。正學宗洙泗。高蹈抗邱墳。鼎鼎宏大道。軒軒表蒼旻。弟子同激昂。大師國所尊。首創尊攘義。誓心掃武門。武門何赫赫。政柄八百春。天王實守府。生殺惟收軍。急激發義唱。豈不憚禍艱。救國心既苦。殉道勇可熏。遂使羣處士。憤起擣血痕。前覆後軌繼。大獄慘酸辛。終能覆霸圖。版籍奉元君。千年大革命。礪礪壯乾坤。豈知一志士。誓死奮所聞。創業翳絕偉。道義實其根。固知下無學。不足振國群。我今讀遺書。正氣照千春。讀一生慚悚。再讀起輪囷。諸夏愧無士。東國存斯文。

南海游羅浮詩頗多。內一首云。萬峯走神僕。絕頂立飛仙。俯視但雲氣。山岳盡茫然。迷蒙難見日。呼吸欲通天。白帝如能問。蓬萊駕紫烟。又一首云。萬紫千紅總是春。升天入地不猶人。曲徑危橋都歷徧。出來依舊一吟身。此皆可見人格之詩也。

南海有登萬里長城一詩。於我民族偉大之紀念。三致意焉。詩云。秦時樓堞漢家營。匹馬高秋撫舊城。鞭石千峯上雲漢。連口萬里壓幽并。東穹碧海羣山立。西帶黃河落日明。且勿卻胡論功績。英雄造事令人驚。又過昌平城。望居庸關。一首云。城堞逶迤萬柳紅。西山岩巒霽明虹。雲垂大野鷹盤勢。地展平原駿走風。永夜駝鈴傳塞上。極天樹影遞關東。時平堡堠生青草。欲出軍都弔鬼雄。又由明陵出居庸關。一首云。鏘弦老死不聞聲。身是漁陽戍卒營。胡婦琵琶傳大漠。并兒勅勒倚長城。帝陵千幘秋盤馬。玉塞平沙曉閱兵。百里盤厓紅柳路。騎駝到驛月微明。讀之尙武精神油然而生焉。甚矣地理之感人深也。

南海己丑上書不達出都作前已錄一首。今復鈔六絕。落魄空爲梁父吟。英雄窮暮感黃金。長安乞食誰人識。只許朱公知季心。海

水夜歎黑風獵杜鵑啼血。秋山裂虎豹。守九關。帝閭沈沈。不得此去。南山與北山。猿鶴哀號。松柏頑。或勸蹈海。未忍去。且歌惜誓。留人間。南山之下。豆苗肥。北山之上。猿鶴飛。百畝耕桑。五畝宅。先生歸去。未必非六朝碑版。一千紙行裝。細大如牛。腰長安臣朔。飢欲死。猶抱墨刻作紅綃。平生頗有回天志。今日真成去國吟。回首五雲宮闕迥。柴車惻惻愴余心。

丁酉秋。先生嘗屬草堂諸子彙刻其功課。劄記繫以三絕云。萬本森森散萬花。垂珠連壁照紅霞。好將遺寶同珍護。勿任摧殘毀瓦沙。一春華秋實各爲賢。幾年傷逝化風烟。偶登羣玉山頭望。八萬珠璣總可憐。二萬本森森萬玉鳴。隻鱗片羽萬人驚。更將散布人間世。化身萬億發光明。三此亦萬本草堂一掌故也。斯時陳通甫曹著偉已逝矣。故第二首云云。刻竟不成。而兩君宏邃之理想。雄遠之高文。竟無復吉光片羽以傳於後。恫夫。

吾最念通甫著偉。而苦不能憶其遺文。通甫辛卯冬有贈余入都長古一首。記其四句云。『豈無江海志。誅蕩恣游遺。蒼生慘流血。敵席安得煖。』他皆忘矣。著偉他文不能記。卻記其少年所作八股題爲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凡二千餘言。連犴瑰偉。不可思議。八股界之革命也。末兩股云。『同人以眇爲始。則憂患已伏於生時。可知泣血漣而卽降孕。已受天囚之慘。未濟以火爲歸。則乾坤必毀於灰燼。可知亢龍有悔。卽上帝難爲乞命之身。』亦可見其理想之一斑也。昔夏穗卿嘗於十年前戲語余云。八股之運必絕矣。此亦五百年來中文國學之一種也。吾將別其流派。著一書焉。以存於後。果爾則者之偉之八股。亦有可記之價值也歟。甲午夏。南海先生曾以詩三絕書余箴。今錄之。神鬼天龍。日夜圍六時。說法萬花飛。金輪千轉不相動。紫府燈光寶燄微。華嚴國土時時見。大地光明無語言。只是衆生同一氣。要將悲憫塞乾坤。鯤鵬變化且隨風。出入千重雲水中。行到光音應少住。鏗鏘天樂海雲紅。又題儒博簪一首云。三千劫裏橫金翅。二六時中看白牛。終日散花忘結習。諸天聞樂少淹留。脫將瓔珞親貧子。故入泥犁救重囚。丈室億千師子座。金身偶現不須收。

今年美國金山大埠。我領事館有隨員譚侍衛錦鏞者。無端爲美警吏辱毆。憤極歸而自殺。我公使以國際問題與美政府起交涉。竟莫伸也。邦人哀之。多有輓作。余亦爲三絕句。今錄第一第三兩章云。丈夫可死不可辱。想見同胞尙武魂。只惜轟轟好男子。不教流血到櫻門。國權墮落嗟何及。來日方長亦可哀。變到沙蟲已天幸。驚心還有劫餘灰。

冰壺女史者。同學順德譚君張孝之夫人也。夫婦同盡瘁於國事。美洲風氣之開。功最多焉。今秋余游羅省。客其家。未幾家兄均歷從墨西哥來。亦客焉。均歷有贈女史七章。錄如下。嫁作通人婦。何妨屬女流。我聞天上女。無碍散花遊。憶昔夢維摩。助我幻師。

力化得男女身。母使兩敵國。人種溯厥始。先聖女媧皇。如何後聖人。抑陰獨扶陽。佛說大解脫。西人得自由。不願步金蓮。縱橫蹴地球。攬鏡鑑容顏。圓顙綴橫目。萬彙總同塵。一絲界人畜。天下一興亡。匹婦亦有責。纖手豈辭勞。釵鈿鑄矛戟。十年採芳草。憔悴盈懷抱。未得美人憐。涕淚爲君道。

去年聞學生某君入東京音樂學校。專研究樂學。余喜無量。蓋欲改造國民之品質。則詩歌音樂爲精神教育之一要件。此稍有識者所能知也。中國樂學發達尙蚤。自明以前雖進步稍緩。而其統猶縣縣不絕。前此凡有韻之文。半皆可以入樂者也。詩三百篇皆爲樂章。尙矣。孔子稱誦詩三百。歌詩三百。如楚辭之招魂九歌。漢之大風。柏梁。皆應弦赴節。不徒樂府之名。如其實而已。下至唐代絕句。如

「雲想衣裳」。「黃河遠上」。莫不被諸弦管。宋之詞元之曲。又其顯而易見者也。蓋自明以前文學家多通音律。而無論雅樂劇曲。

大率皆由士大夫主持之。雖或衰靡。而俚俗猶不至太甚。本朝以來則音律之學。士夫無復過問。而先王樂教乃全委諸教坊優伎之手矣。讀泰西文明史。無論何代。無論何國。無不食文學家之賜。其國民於諸文豪亦頂禮而尸祝之。若中國之詞章家。則於國民豈有絲毫之影響耶。推原其故。不得不謂詩與樂分之所致也。鄭夾漈有言「古之詩曰歌行。後之詩曰古近二體。歌行主聲。二體主文。詩爲聲。也不爲文也。浩歌長嘯。古人之深趣。今人既不尚嘯。而又失其歌。詩之旨。所以無樂事也。凡律其辭。則謂之詩。聲其詩。則謂之歌。詩未有不歌者也。」（中略）嗚呼。詩在於聲。不在於義。孔子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亦謂關雎之聲和平。能令聞者感發而不失其度耳。若誦其文。習其理。能有哀樂之事乎。二體之作。失其詩矣。通志樂略其言可謂特識。夾漈時已然。輒近迺益甚。至於今日而詩詞曲三者皆成爲陳設之古玩。而詞章家真社會之蟲矣。頃讀雜誌「江蘇」屢陳中國音樂改良之義。其第七號已譜出軍歌學校歌數闕。讀之拍案叫絕。此中國文學復興之先河也。惜余亦一門外漢。僅如夾漈所謂誦其文。習其理而已。寄語某君。自今以往。更委身於祖國文學。據今所學而調和之以淵懿之風格。微妙之辭藻。苟能爲索士比亞彌兒頓其報國民之恩者。不已多乎。

近年以來愛國之士。注意此業者。漸不乏人。而黃公度其尤也。公度所製軍歌二十四章。幼稚園上學歌若干章。既行於世。今復得見其近作「小學校學生相和歌」十九章。亦一代妙文也。其歌以一人唱。章末三句。諸生合唱。今亟錄如下。

來來汝小生。汝看汝面何種族。芒碭五洲幾大陸。紅苗蜷伏黑蠻辱。虬髯碧眼獨橫行。虎視眈眈欲逐逐。於戲我小生。全球半黃人以何保面目。

來來汝小生。汝所踐土。是何國身。毒淪亡猶太。滅天父悲啼。佛祖默四千餘歲。國僅存蓋地。舊圖愁改色。於戲我小生。胸中日芥
蒂。芒芒此禹域。來來汝小生。人於太倉稊米身。人非羣力奚自存。裸蟲三百不能羣。菹龍桺虎人獨尊。非衆生恩其誰恩。於戲我小生。人不顧同
羣。世界人非人。來來汝小生。汝之司牧爲汝君。尊如天帝如鬼神。伏地謁拜稱主臣。汝看東西立憲國。如一家子尊復親。於戲我小生。三月靡裘
歌。亦曾歌維新。來來汝小生。汝身莫作瓶器盛。牛兒馬兒墮地鳴。能飲能食能步行。三年鞠我出入腹。須臾失母難生成。於戲我小生。佛亦報親
恩。忘親乃畜生。聽聽汝小生。人各有身。卽天職。一身之外。皆汝敵。一身之內。皆汝責。人不若人。吾喪吾怙。父倚天。總無益於戲我小生。絕去奴隸
心。堂堂要獨立。聽聽汝小生。天賦良能。毋自棄。誰能三頭與六臂。誰不一心轄百體。聽人束縛。制於人。是大繫尾牛。穿鼻於戲我小生。汝非狼疾
人。奈何不自治。聽聽汝小生。汝輩卽是小團體。相親相愛如兄弟。相友相助如盟會。一羣苟敗。羊盡亡。敢憚爲犧。私斷尾於戲我小生。六經新註
脚。要補合羣誼。聽聽汝小生。人不可無謀生資。觜短懶飛雀。啼餓游手坐食民。流離黃金世界。正在手。人出隻手。能維持於戲我小生。而今廿世
紀。便是工戰期。聽聽汝小生。人人要求普通學。不願百鳥出一鶚。不願牛毛變鱗角。空談高論不中書。一任代薪束高閣。於戲我小生。三年幾巍
科。何補國昏弱。聽聽汝小生。我愛我書。莫如史。此一塊肉。搏搏地軒頊。傳來百餘世。先公先祖。幾經營長在我儂心。子裏於戲我小生。開卷愛國
心。掩卷憂國淚。聽聽汝小生。人言汝國多文辭。彼筆尖尖毛之錐。此點點墨染於絲。何物蟹行肆蠶食。努力努力爭相持。於戲我小生。世無文弱

國○今○非○偃○武○時○

聽○聽○汝○小○生○欲○求○國○強○先○自○強○食○案○以○外○即○戰○場○劍○影○之○下○即○天○堂○偕○行○偕○行○若○赴○敵○朝○歌○夕○舞○黑○襖○襠○於○戲○我○小○生○生○當○作○鐵○

漢○死○當○化○金○剛○

聽○聽○汝○小○生○雪○汝○國○恥○鼓○汝○勇○芙○蓉○薰○天○天○夢○夢○鬼○幽○地○獄○隨○地○湧○吸○我○脂○膏○扼○我○吭○使○我○健○兒○不○留○種○於○戲○我○小○生○誰○甘○魚○爛○

亡○忍○此○飲○鴆○痛○

勉○勉○汝○小○生○同○生○吾○國○胥○吾○民○南○音○北○音○同○華○言○左○行○右○行○同○漢○文○索○頭○椎○髻○古○異○族○久○合○鑪○冶○歸○陶○甄○於○戲○我○小○生○願○合○同○化○

力○搏○我○諸○色○人○

勉○勉○汝○小○生○既○爲○國○民○忍○作○賊○國○民○貴○保○民○資○格○國○民○要○有○民○特○色○任○鋤○非○種○任○瓜○分○心○肝○直○比○黑○奴○黑○於○戲○我○小○生○焚○盡○白○降○

幡○有○我○無○他○國○

勉○勉○汝○小○生○汝○讀○何○書○學○何○事○佛○經○耶○約○能○救○世○宗○教○神○權○今○半○廢○莫○問○某○甲○聖○賢○書○我○所○信○從○只○公○理○於○戲○我○小○生○口○唱○漢○兒○

歌○手○點○堯○典○字○

勉○勉○汝○小○生○汝○當○盡○職○務○民○義○羸○顛○劉○蹶○幾○興○廢○蚩○蚩○不○問○官○家○事○棟○析○榱○崩○汝○所○知○天○墜○難○逃○天○壓○已○於○戲○我○小○生○誓○竭○黔○首○

愚○同○救○蒼○天○死○

勉○勉○汝○小○生○汝○當○發○願○造○世○界○太○平○昇○平○雖○有○待○此○責○此○任○在○汝○輩○華○胥○極○樂○華○嚴○莊○更○賦○六○合○更○賦○海○於○戲○我○小○生○世○運○方○日○

新○日○進○日○日○改○

惜○公○度○亦○不○解○音○律○與○余○同○病○也○使○其○解○之○則○制○定○一○代○之○樂○不○難○矣○此○諸○編○者○苟○能○譜○之○以○實○施○於○學○校○則○我○國○學○校○唱○歌○一○科○

其○可○以○不○闕○矣○抑○吾○猶○有○一○說○焉○今○日○欲○爲○中○國○制○樂○似○不○必○全○用○西○譜○若○能○參○酌○吾○國○雅○劇○俚○三○者○而○調○和○取○裁○之○以○成○祖○國○一○

種○固○有○之○樂○聲○亦○快○事○也○將○來○所○有○諸○樂○用○西○譜○者○十○而○六○七○用○國○譜○者○十○而○三○四○夫○亦○不○交○病○焉○矣○但○語○此○者○非○於○中○西○諸○樂○神○

而○明○之○不○能○吾○儕○門○外○漢○盖○無○取○喋○喋○云○爾○

公○度○之○詩○詩○史○也○頃○檢○其○舊○集○有○朝○鮮○嘆○七○解○盖○癸○未○所○作○距○今○二○十○有○一○年○矣○朝○鮮○迄○今○猶○擁○虛○號○當○亦○作○者○當○時○所○不○及○料○也○

乃○者○俄○日○戰○機○懸○於○眉○睫○區○區○朝○鮮○朝○露○之○命○盖○可○知○矣○而○隨○朝○鮮○之○覆○轍○者○復○將○有○一○巨○靈○在○以○吾○儕○居○今○日○而○讀○此○詩○其○感○慨○

更何如詩曰有北有北鄂羅斯展翼巨驚張牙獅欲囊六合鞭四陲夢中伸脚直東下諒爾無過土耳其吁嗟乎朝鮮吾爲朝鮮危
解雌王寶劍猴王乃邇來又唱征韓論躊躇四顧權且忍有人欲殺西隣牛宰肉平分先一分吁嗟乎朝鮮何以待日本解四夷交
侵強隣逼皇皇者華黯無色保藩字小有何力黃龍府又黑龍江方醢小龍供鳥食吁嗟乎朝鮮汝母恃上國解前有檀君後衛滿
夜郎自大每比漢幾經內屬幾外叛黃幄拜天九叩頭受降又留百世患吁嗟乎朝鮮恨不改郡縣解尊漢如天使如父前兒在子
求保護四隣環伺耽耽虎不能雞口作牛後高下句驪定誰土吁嗟乎朝鮮奈何不自主解五山中之天海中市中央如礪可辟世列
強畫作局外地羸顛劉蹶百興亡任我華胥閉門睡吁嗟乎朝鮮安得如瑞士解六峨冠博帶三代前蜷伏蝓息海中間猶欲鎖港堅
閉關土崩瓦解縱難料不爲天竺終波蘭吁嗟乎朝鮮朝鮮吾忍言解七

客有自署楚青者余屢讀其詩好之顧憾未得交並姓名亦不諗也頃復從觀雲處得見其秋感四首殊妙攫以入詩話塵海浮生
感逝波沈沈大陸竟如何睡獅未醒千年夢野馬行看萬丈過便欲奮身蹈東海誓將被髮向陽阿荒山楓葉紅于染半是英雄血
淚多病骨支離太瘦生西風吹我上臺城黃埃湏洞龍蛇戰白晝晦冥魑魅爭僅有微塵渺滄海恐無大地住秋聲太空近亦
昏霾甚不似頻年爽氣清湖海論交肝胆傾晦明風雨感雞鳴陸沈不盡千秋恨歌笑無端四座驚並世英雄空有志一般
豎子盡成名吾將濟扶桑去會策金鰲背上行蕭艾當階未許刪美人香草自幽閒狂奴不解趨時態山鬼猶知帶笑顛亂
世杜陵哀蜀道暮年庾信泣江關古今一樣傷心事檢點青衫涕淚潸

平等閣主人狄楚卿高平子其別號也余憶其泊長崎有感絕句二首云腸斷如花彼美人媚紅嬌綠爲誰春轉憐小妹深閨坐珍
重明珠不字身霧鬢風鬢空掩映柳腰蓮步枉輕盈淺山如黛波如鏡小小眉彎自畫成以美人喻中日兩國不着一字感愴甚深
令讀者心酸

平子長于絕句其五絕如急雨渡春江四首七絕如夜過焦山一首余最愛之其平等閣筆記中庚子亂後北京雜詩如帝子不歸
秋又去萬鴉如葉撲宮牆國自興亡誰管得滿城爭說叫天兒要亦名句燕京感懷云甘爲流俠流離子孺婦無顏長者憂何不掃
除公義盡讓他富貴到心頭其律詩雖不及絕句近作倚枕不成寐見樓外繁星有感云不寐中宵萬念灰明星何意儘徘徊憐他
天上無窮事疑是人間第幾回點點相思成世界塵塵春夢現樓臺箇中兒女知多少都放情光上枕來意遠情深皆未經人道語
其避地泰州時一絕云草草生涯白鷺飛柳絲菱葉露初晞却將身世忘情久又聽花間鶯亂啼平子頗自愛之謂其氣韻幽逸無

烟火氣。當勝於諸作。然余意却不以爲然。

余故交中復生鐵樵之外。惟平子最有切密之關係。相愛相念。無日能忘。前月在美洲時。得所寄小詞。自序云。九月十五日。午夢初醒。念我故人。遠隔太平洋。此時却月影正圓矣。洲別東西。時異晝暝。然相隔僅一塊土耳。戲占一闋以寄遙思。故鄉日影初停。午郵書電話。渾無據。兩面總高山。盈盈一水間。頻思穿地脈。一望君顏色。皓月正當天。知君眠未眠。

夏穗卿被薦入都。當道出天津時。于方藥雨處留詩二律。其自署云。丙申之冬入天津。泊己亥秋始得歸。將行賦此二律。詩云。鴻飛本不爲留計。竟見荒原萬瓦稠。又舉離觴辭舊雨。爲思身世怯登樓。青山白浪馳黃海。細雨疎燈過秀州。從此歸雲好飄物。分明點點入新愁。天問無靈白日徂。素箏濁酒欲何如。起看天地斜陽裏。浪策興亡作計疏。今古幾回蕉鹿夢。江湖相勗計然書。河流一道窓三面。贏得他年入夢無。愴往悲來。深情無限。

穗卿之近作。余僅見此二律。平子曾郵寄其舊作二章。乃爲藥雨題扇者。金堂慊慊。懨懨忘歸。百姓容容。無所依遑。連春秋愁。竟淫淫霧雨。溼征衣。三招悔擁來。丹劍每下真成。監市狶聞道。仙人共噉糞。壺中樓觀是耶非。江水湛湛。楓樹林風。絃嫋嫋。女環琴冥昭。曹閤成千古。第靡波流。見素心闔。視吾良秋。柏實化爲葦。草洞庭深。有情最算神州土。曾見提符直到今。穗卿詩從不留稿。庚子之亂。聞藥雨他物無存。于彈煙礮雨之中。惟夫人與此扇得無恙。

湘潭楊哲子度。王壬秋先生大弟子也。昔盧斯福演說。謂欲見純粹之亞美利加人。請視格蘭德。吾謂欲見純粹之湖南人。請視楊哲子。頃哲子以新作「湖南少年歌」見示。亟錄之以證余言之當否也。我本湖南人。唱作湖南歌。湖南少年好身手。時危却奈湖南何。湖南自古稱山國。連山積翠何重疊。五嶺橫雲一片青。衡山積雪終年白。沅湘兩水清且淺。林花夾岸灘聲激。洞庭浩渺通長江。春來水漲連天碧。天生水戰昆明沼。惜無軍艦相衝擊。北渚傷心二女啼。湖邊斑竹淚痕滋。不悲當日蒼梧死。爲哭將來民主稀。空將一片君山石。留作千年紀念碑。後有靈均遭放逐。曾向江潭葬魚腹。世界相爭國已危。國民長醉人空哭。宋玉招魂空已矣。賈生作弔還相瀆。亡國游魂何處歸。故都捐去將誰屬。愛國心長身已死。泊羅流水長鳴咽。當時猿鳥學哀吟。至今夜半啼空谷。此後悠悠秋復春。湖南歷史遂無人。中間濂溪倡哲學。印度文明相接觸。心性徒開道學門。空談未救金元辱。惟有船山一片心。哀號匍匐向空林。林中痛哭悲遺族。林外殺人聞血腥。留茲萬古傷心事。說與湖南子弟聽。於今世事翻前案。湘軍將相遭訶訕。謂彼當年起義師。不助同胞助胡滿。奪地攻城十餘載。竟看結局何奇幻。長毛死盡辮髮留滿洲。翎頂遍湘州。捧茲百萬同胞血。獻與今時

印度會英獅俄驚方爭躍滿漢問題又挑撥外憂內患無已時禍根推是湘人作我聞此事心慘焦。報顏無語謝同胞。還將一段同鄉話說與湘人一解嘲。洪楊當日聚羣少。天父天兄假西號。湖南排外性最強。曾侯以此相呼召。盡募民間俠。少年誓翦妖民屏。西教蚌鷸相持漁子利。湘粵紛爭滿人笑。粵誤耶。蘇湘誤孔。此中曲直誰能校。一自西船向東駛。民教相仇從此起。此後紛紜數十春。割土賠金常坐此。北地終招八國兵。金城坐被聯軍燬。拳民思想一朝熄。又換奴顏事洋鬼。國事傷心不可知。曾洪曲直誰當理。莫道當年起事時。竟無一二可爲師。羅山鄉塾教兵法。數十門生皆壯兒。朝來跨馬衝堅陣。日暮談經下講帷。今時教育貴武勇。羅公此意從何知。江彭游俠時惟耦。不解忠君惟救友。意氣常看匣裏刀。肝腸共矢杯中酒。江公爲護死友骨。道路三千自奔走。曾侯昔困南昌城。敵壘如雲繞前後。彭公千里往救之。乞食孤行無伴侶。芒鞋踏入十重圍。大笑羣兒復何有。桂陽陳公慕驚述。湘鄉王公兵反側。大勢難將隻手回。英雄卒令吞聲沒。更有湘潭王先生。少年擊劍學縱橫。游說諸侯成割據。東南帶甲爲連衡。曾胡卻顧咸相謝。先生笑起披衣下。北入燕京肅順家。自請輪船探歐亞。事變謀空返湘渚。專注春秋說民主。廖康諸氏更推波。學界張皇樹旗鼓。嗚呼吾師志不平。強收豪傑作才人。常言湘將皆愴父。使我聞之重撫膺。吁嗟往事那堪說。但言當日田間傑。父兄子弟爭荷戈。義氣相扶團體結。誰肯孤生匹馬還。誓將共死沙場穴。一奏軍歌出湖外。推鋒直進無人敵。水師噴起長江波。陸軍踏過陰山雪。東西南北十餘省。何方不覩湘軍幟。一自前人血戰歸。後人不歎無家別。城中一下招兵令。鄉間共道從軍樂。萬幕連屯數日齊。一村傳喚千夫諾。農夫釋耒只操戈。獨子辭親去流血。父死無尸兒更往。弟魂未返兄逾烈。但聞嫁女向母啼。不見當兵與妻訣。十年斷信無人弔。一旦還家誰與詰。今日初歸明日行。今年未計明年活。軍官歸爲竈下養。秀才出作談兵客。只今海內水陸軍。無營無隊無湘人。獨從中國四民外。結此軍人社會羣。茫茫回部幾千里。十人九是湘人子。左公戰勝祁連山。得此湖南殖民地。欲返將來祖國魂。憑茲敢戰英雄氣。人生壯略當一揮。崑崙策馬瞻東西。東看浩浩太平洋。西望諸洲光陸離。欲傾亞陸江河水。一洗西方碧眼兒。於今世界無公理。口說愛人心利己。天演開成大競爭。強權壓倒諸洋水。公法何如一門礮。工商盡是圖中七。外交斷在軍人口。內政修成武裝體。民族精神何自生。人身血肉拚將死。畢相拏翁盡野蠻。腐儒誤解文明字。歐洲古國斯巴達。強者充兵弱者殺。雅典文柔不足稱。希臘諸邦誰與敵。區區小國普魯士。倏忽成爲德意志。兒童女子盡知兵。一戰巴黎遂稱帝。內合諸省成聯邦。外與羣雄爭領地。中國於今是希臘。湖南當作斯巴達。中國將爲德意志。湖南當作普魯士。諸君諸君慎於此。莫言事急空流涕。若道中華國果亡。除是湖南人盡死。盡擲頭顱不足痛。絲毫權利人休取。莫問家邦運短長。但觀意氣能終始。埃及波蘭豈足論。慈悲印度

非吾比。我家數世皆武夫。只知霸道。不知儒家人仗劍東西去。或死或生無一居。我年十八遊京甸。上書請與倭奴戰。歸來師事王先生。學劍學書相雜半。十載優游湘水濱。射堂西畔事躬耕。隴頭百午停鋤耨。大澤中宵帶劍行。竊從三五少年說。今日中原無主人。每思天下戰爭事。當風一嘯心縱橫。地球道里憑空縮。鐵道輪船競相逐。五洲四入白人囊。復執長鞭趨亞陸。探馬惟搖教士鐘。先鋒只著商人服。郵航電綫工兵隊。工廠鑛山輻重續。執此東方一病夫。任教數十軍人辱。人心已死國魂亡。士氣先摧軍勢蹙。救世誰爲華盛翁。每憂同種一書空。羣雄此日爭追鹿。大地何年起臥龍。天風海潮昏白日。楚歌猶與笳聲疾。惟恃同胞赤血鮮。染將十丈龍旗色。憑茲百戰英雄氣。先救湖南後全國。破釜沈舟期一戰。求生死地成孤擲。諸君盡作國民兵。小子當爲旗下卒。

哲子復贈余一詩云。志遠學不遠。名高實難副。古來學者心慄慄。惟茲懼噫吾新會子。夙昔傳嘉譽。德義期往賢。流風起頑錮。曩余

初邂逅。講學微相忤。希聖雖一途。稱師乃殊趣。(原註)戊戌春在長沙論春揚朱重權利。墨子尊義務。大道無異同。紛爭實俱誤。(原註)余

王先生援莊入孔南海康先生援墨入孔實爲今世之楊墨而皆託於孔者也茫茫國事急。惻惻憂情著。當憑衛道心。用覺斯民寤。古人濟物情。反身先自訴。功名豈足寶。貴克全

予素君子。但求己小人。常外鷺願以宣。聖訓長與相攻錯。詩末復勝以小札云。『近以國中青年子弟道德墮落。非有國粹保存之

教育。不足以挽狂流。如前數次所面論者。因時取舊書溫閱。思欲有所編述。乃每一開卷。則責人之心頓減。責己之念頓增。時一反

省。常覺天地之大。竟無可以立足之地。自治之道。其難如此。因思古今社會風俗。其能致一時之醇美者。必由於二三君子以道相

規。以學相厲。流風所及。天下效之以躬行爲之倡。而因以挽一世之頹俗。此必非口舌論說之功。所能比較者。古聖賢之爲學。必求

其返躬自省。而無絲毫不歉於心。乃爲有得。若夫名滿天下。功滿天下。曾於吾身無一毫之增損者。常人道之。君子不計焉。以其無

關於求己之道也。今同處異國。於衆人之中。而求可以匡吾過而救吾失者。無如足下。輒以其意成詩一首。知足下亦無取乎。便佞

故自附於直諒之末。亦以託於先施而求誨迪。特錄以奉呈。詩中追述往事者。欲以紀實著其離合之迹。君子之道。不貴苟同也。而

又必稱師者。薄俗忘本。非度等所當出。足下擔任一世之教化者。倘以予言爲信乎。若能俯賜酬答。而無辜我嚶鳴。是所幸也。『嗚

呼。自萬木草堂離羣以來。復生鐵樵宿草之後久矣。夫吾之不聞斯言也。吾之疚日積而德日荒也。十年於茲矣。風塵混混中。獲此

良友。吾一日摩挲十二回。不自覺其性之移也。

鄧君何負。吳摯甫先生門下佳士也。頃見示由東京寄河北同人一律。其言沈痛。令我生感。亟錄如下。『異日彎弓未報胡祗今

不臘見亡虞八千子弟。猶堪死十六燕雲。忍再輸豎不足謀。空幕燕侯能竊國。亦城狐艱難。惟倚諸君在。莫負湘纍萬里書。

同學歐伊。廣渠甲。自署太平洋客者也。自言不能詩。然吾在美洲見其爲人題箋一絕句。乃大佳。錄之。乾坤何茫茫。一鳥孤飛往大江。自橫流紅淚。隨江漲。

公度之詩。見余詩話中者最夥。然聞韶三月不以爲饜也。頃復錄其詩史兩章。

流求歌 庚辰

白頭老臣倚牆哭。頽髻斜簪衣慘綠。自嗟流蕩作波臣。細訴興亡湖天蹴。天孫傳世到舜天。海上蜿蜒一脈延。彈丸雖號叢爾國。問鼎猶傳七百年。大明天子雲端裏。自天草詔飛黃紙。印綬遙從赤土頒。衣冠幸不珠崖棄。使星如月照九州。王號中山國。小球英。鴛雙持龍虎節。繡衣直指鳳麟洲。從此包茅勤入貢。艷說扶桑繭如甕。會豪入學還請經。天王賜襲仍歸貺。爾時國勢正稱強。日本猶封異姓王。只戴上枝歸。一日更無尺詔問東皇。黑面小猴投袂起。謂是區區應余昇。數典橫徵貢百牢。兼弱忽然加一矢。鯨鯢橫肆氣吞舟。早見降幡出石頭。大夫拔舍君衡壁。昨日蠻王今楚囚。畏首畏尾身有幾。籠鳥惟求寬一死。但乞頭顱萬里歸。妄將口血羣臣誓。歸來割地獻商於。索米仍輸歲歲租。歸化雖編歸漢里。畏威終奉嚇蠻書。一國從茲臣二主。兩姑未覺難爲婦。稱臣稱姪日爲兄。依漢依天使如父。一旦維新時事異。二百餘藩齊改制。覆巢豈有完卵心。顧器略存投鼠忌。公堂纔錫藩臣宴。鋒車竟走降王傳。剛聞守約比交隣。忽爾廢藩夷九縣。吁嗟君長檻車去。舉族北轅誰控訴。鬼界明知不若人。虎性而今化爲鼠。御溝一帶水溶溶。流出花枝蝴蝶紅。尚有丹書珠殿挂。空將金印紫泥封。迎恩亭下蕉陰覆。相逢野老吞聲哭。旌麾莫覩漢官儀。簪纓未改秦衣服。東川西川弔杜鵑。稠父宋父泣鸛鵒。興滅會無翼。九宗賜姓空存殷。七族幾人脫險作逋逃。幾次流離呼伯叔。北辰太遠天不聞。東海雖枯國難復。氈裘大長來調處。空言無施究何補。只有流球卹難民。年年上疏勞疆臣。

越南篇甲申

於戲我大清。堂堂海外截。封貢三屬藩。有若古三葉。流求忽改縣。句驪不成國。右臂旣恐斷。兩足復悲則。今日南越南。戎夏又交梓。芒芒弔禹迹。眼見日乖刺。溯當始禍萌。事由一身訖。無端犯王師。妄持虎須桴。天威震疊久。又恐張撻伐。當有祆教僧。教以求佛法。鏃鹿急難擇。飲鴆姑止渴。爾時路易王。挾強逞饕餮。假威許蒙馬。染指思食鼈。雖逢國步艱。鞭長遠莫及。南北萬里海。從此生交涉。道咸通商來。來往寄蕃舶。偶思許田假。遂挾秦權喝。搏兔逞獅威。含鼠縱鴟嚇。可憐維雄王。蠢蠢正似鴨。豐岐初王地。手捧土一撮。弱肉供強食。一任鸞刀割。神弩不能飛。天柱亦隨折。尾擊須彌翻。掌鳴太華擘。山河寸寸金。攫取到手滑。新附裸狼臙。今復化鬼蜮。

海口扼爾吭。定知國難活。同治中興初。滇南擾回鶻。購運佛郎機。苦嫌烏里闊。時有西域賈。請從閒道達。直溯富良江。萬里若庭闕。一符挾萬鎗。絕無吏糾察。歸言取九真。無復煩兵卒。但鳴一聲礮。全國歸鈴轄。豕蛇薦食心。聞此益堅決。遂以法王法。運彼廣長舌。到今割地約。終畫花名押。緬稽白雉來。初見於越納。眉珠竊弩歸。每每附南粵。顯與等附庸。思摩當一設。或隨降王挺。或拜夫人節。中間賢太守。龍度推士燮。遠地日歸化。常朝非荒忽。唐初設都護。窮海益震懼。安南僅道屬。何嘗稱國別。陵夷五季亂。漸見蠻夷猾。曲矯與吳丁。擁兵日猖獗。方嘆黎侯微。又歌李華發。陳氏甫代齊。虞公復不臘。中朝節度名。初未敢抹撥。帝號聊自娛。後乃縱僭竊。壯哉英國公。桓桓仗黃鉞。三擒名王歸。懸首在觀闕。龍編入鱗冊。得地十七八。復古郡縣治。南人咸大悅。狼子多野心。豨勇復冒突。疆場互彼此。王命迭予奪。逮明中葉後。中乾國力竭。置君無定棋。遣將多覆轍。遂議珠崖棄。坐視金甌缺。巍峨鬼門關。從此淪異域。夜郎妄比漢。更有吠堯桀。黎莫新舊阮。此亡彼興勃。版圖二千年。傳國數十葉。雁去復雁來。狐狸更狐掘。蠶觸雖屢爭。同種出駱越。得失共一弓。磨擊非兩鉞。而今入法界。盡將漢幟拔。吁嗟銅柱銘。真成交趾滅。乾隆全盛時。四海服鞭撻。忽有黎大夫。求救旄邱葛。興滅字小邦。皇皇大義揭。出關萬熊羆。一月奏三捷。元夜失崑崙。忽爾全師蹶。猿鶴與沙蟲。萬骨堆一穴。爾時金川平。國威震窮髮。方統羽林軍。大會長楊獵。西北五單于。渭橋伏上謁。當此我武揚。何難國恥雪。鵬勦索倫兵。人人肅慎。命將軍行徑。取此獠殺。廢藩夷九縣。明正蹊田罰。赤土與朱波。左提復右挈。凱樂奏兜離。文化拓蒼頡。或者南天南。盡將海囊括。胡爲奸虜謀。轉信中行說。金人作代身。非人究是物。桃根將李代。壹意防蟲螫。是何黎邱鬼。變態極詭譎。謂秦豈無人。爾蠻何太黠。妄稱佛誕日。親拜大菩薩。化身魔波旬。竟許日三接。直從仇虜中。躋之親王列。哀哀馬革尸。棄置情太愜。賸鼎納神姦。於史更污。曠明明無敵兵。忽當小敵怯。豈其十全功。勢成強弩末。抑當倦勤年。樂聞有苗格。每論武皇功。怪事呼咄咄。噫嘻大錯鑄。奚啻九州鐵。邇來百年事。言之更蹙頞。國小亦一王。乃作無賴賊。烏鰲十總兵。象盜縱出沒。國餉藉盜糧。公與海寇結。嗣後紅巾亂。更作狼鼠窟。外人詰庇盜。遇事肘屢掣。王師迭出關。徒作驅魚獺。聞今越南王。自視猶滕薛。君臣共鼾睡。忘是他人榻。無民卽無地。地維早斷絕。黃圖轉綠圖。舊色盡塗抹。譬如黑風船。永墮鬼羅刹。何時楚南土。復編史牘机。滇粵交犬牙。無地畫甌脫。舐糠餒及米。剝膚恐到骨。不見彼波蘭。四分更五裂。立國民強自棄。實天孽不見美。利堅終能脫。羈縻我來浪。泊遊仰視。鳶站站神祠。銅鼓聲海濤。共鳴咽精衛。志填海。荆卿氣成蜺。安得整乾坤。二三救時傑。共傾中國海。灑作黃戰血。地編歸漢里。天紀亡胡月。去年六月間。琉球故王尙泰卒於日本東京。余在新聞紙上見其訃告。書侯爵尙泰家扶字樣。蓋王降後。侯於日本。家扶者府中長。

史之稱也。余感慨不能自禁。口占一絕云。千年噩夢漢珠崖。一夜降王走傳車。哀絕伊川披髮者。忍更侯邸問家扶。公度見此詩。其感又當何如。

在楚卿筆上。見有曾重伯廣鈞見懷之作。自署曰中國之舊民。原稿未以相寄。然故人拳拳之意。致可感也。錄之。海外鷗鵬憶。鸞鳩蟋蟀朝。菌各春秋多。君詩界新無敵。容我潮音擅一漚。難與瀏陽爭甲首。況聞鉅子泛辛頭。嗟余五嶽嶙峋氣。偃蹇中原過十愁。

李亦園希聖當辛丑回鑾時。有感事詩數十首。芳馨悱惻。湘纍之遺也。今得見其二。錄之。天遣多情有別離。綠楊枝外抵天涯。粉蛾點滴牽絲出。金雁零丁怨柱移。錦字無多裁恨遠。重簾不捲放愁遲。高唐夢雨相逢道。賦就春寒已後期。帝子苔痕玉座青。鷓鴣啼處雨冥冥。北門劍珮迎蕃使。南極風濤接御亭。江海佳期愁晚晚。水天舊事夢婷婷。秦絲解與春潮語。一曲離蕪忍淚聽。其風格在少陵玉谿之間。真詩人之詩也。特此二章已湏人作鄭箋耳。

昔同學潘鏡涵者。乙未丙申間及南海之門。時南海好言佛。而鏡涵契證獨深。實行坐禪。刻苦工夫。吾亦不知其造詣何若也。顧聞同人頗謂其歌哭無端。有類狂疾。丁酉秋。余在上海。聞鏡涵以丁母憂嘔血盈斗。一慟死矣。驚惋久之。今春返香港。友人有存其遺墨一紙者。丙申臘游桂林舟中作也。七古一首云。昨日忽悲空王喜。壽王不解空王諦。今日忽喜空王悲。空王却忘壽王歲。壽王純想飛。想欲學禪空。王故使壽王聲聞入塵世。塵世紛拏不可親。壽王祇得太虛作搖曳。悲哉須彌界裏日月長。四大海水圍中央。蓮花出沒不得見。祇見清風世界徐送香。西方有一星。東方一太陽。曝物育物不留物。逐之何苦過倉皇。流轉生死種種是。九十一說非荒唐。烏乎苦惱衆生根。器太棉薄可驚可怖復可傷。七律四首云。幾生灰劫問瞿曇。百結繩頭已不堪。太一獨留行九九。元虛無據釋三三。精流日月形何在。族合龜龍性可參。知是別圓通法旨。滿天雲雨護伽藍。寒江落魄意蒼涼。憔悴行吟我自傷。魍魎挪揄紅日盡。英雄飄發大風狂。茫茫海水容魚鼈。莽莽關山逐虎狼。身世無聊忽有主。和南應是梵天王。西山日落到龍宮。龍樹依稀拱日紅。今去已經無量劫。再來否。是此狂童金輪頂上諸峯擁。明月江前一葉通。我讀華嚴得自在。山河大地任飛鴻。沉沉心事着無邊。半壁寒燈照巨川。壯歲始參人我相。現身聊作水雲緣。無多別業能容世。祇有靈光欲接天。海鳥忽驚漁鼓落空中。還自俯仰乾坤。讀此諸篇。鏡涵其果非狂也。根器深遠矣。游戲人間。撒手一哭。悲夫。鏡涵又有贈家兄君力啓田一詩云。君能飄泊我能狂。獨有生靈且費商。縹緲昆侖悲白首。蒼茫人海入愁腸。空同不住儒冠客。葱

嶺能來南面王是道是魔純是想好從飛處認微茫又有贈龍贊侯煥綸詩中四句云大地山河斜倒影荒邱神鬼問餘灰天人分際君應識涯海倉皇志莫頹

吾鄉張南山先生近代耆宿與九江次琦

朱先生

東塾陳先

齊名而尤以詩聞余最愛其俠客行一首錄之

貴人炬赫門如山門前

鷹犬日日不得閑解一高堂華屋大酒肥肉粉白黛綠哀絲豪竹貴人不足解二貴人不足鷹犬僕僕天陰鬼哭解三鬼哭聲啾啾怪樹啼

鵲客從何方來下馬直上酒家樓解四寒風如刀雪如水酒家樓頭劍光起明日喧傳貴人死解五

上海曾志恣留學東京音樂學校有年此實我國此學先登第一人也今日不從事教育則已苟從事教育則唱歌一科實為學校

中萬不可闕者舉國無一人能譜新樂實社會之差也曾君頃編一書名曰教育唱歌集凡為幼稚園用者八章尋常小學用者七

章高等小學用者六章中學用者五章皆按以譜而於教授方法復懇切說明凡教師細讀一過自能按譜以授從此小學唱歌一

科可以無缺矣吾見刻本不禁為之狂喜原詩卷首有「告詩人」一條足為文學家下一針砭而增其價值茲錄如下

曰戀曰窮曰狂曰怨四者古今詩人之特性舍此乃不足以成詩人其為詩也非寒燈暮雨即血淚冰心求其和平爽美勃勃有

春氣者鮮不可得且好為微妙幽深之語務使婦孺皆不知惟詞章家獨知之其詩乃得傳於世總言之詩人之詩上者寫戀窮

狂怨之態下者博淵博奇特之名要皆非教育的音樂的者也近數年有矯其弊者稍變體格分章句間長短名曰學校唱歌其

命意可謂是矣然詞意深曲不宜小學且修辭間有未適於教育之理論實際病焉雖然是皆未得標準以參考之耳歐美小學

唱歌其文淺易於讀本日本改良唱歌大都通用俗語童稚習之淺而有味今吾國之所謂學校唱歌其文之高深十倍於讀本

甚有一字一句即用數十行講義而幼稚仍不知者以是教幼稚其何能達唱歌之目的謹廣告海內詩人之欲改良是舉者請

以他國小學唱歌為標本然後以最淺之文字存以深意發為文章與其文也甯俗與其曲也甯直與其填砌也甯自然與其高

古也甯流利辭欲嚴而義欲正氣欲旺而神欲流語欲短而心欲長品欲高而行欲潔於此加意庶乎近之

其所編之歌亦煞費苦心如其「告詩人」篇中之言茲摘錄數折

老鴉 (幼稚園用)

老鴉老鴉對我叫。老鴉真正孝。老鴉老了不能飛。對著小鴉啼。小鴉朝朝打食歸。打食歸來先喂母。自己不吃猶是可。母親從前喂過我。

馬蟻 (尋常小學校用)

馬○蟻○馬○蟻○到○處○有○。成○羣○結○隊○滿○地○走○。米○也○好○。虫○也○好○。啣○了○就○往○洞○裡○跑○。誰○來○與○我○爭○。一○齊○出○仗○。大○家○把○命○拚○。
不○打○勝○仗○不○肯○回○。守○住○洞○口○誰○敢○來○。好○好○好○。他○跑○了○。得○勝○回○洞○好○。有○一○處○。更○好○住○。要○做○新○洞○。大○家○去○。
莫○說○馬○蟻○馬○蟻○小○。一○團○義○氣○真○正○好○。人○心○齊○。誰○敢○欺○。一○朝○有○事○來○。大○家○都○安○排○。千○千○萬○萬○都○是○一○條○心○。鄰○舍○也○。
是○親○兄○弟○。朋○友○也○是○自○家○人○。你○一○擔○。我○一○肩○。个○个○要○爭○先○。你○莫○笑○。馬○蟻○小○。義○氣○真○正○好○。

黃河 (中學校用)

黃○河○黃○河○出○自○崑○崙○山○。遠○從○蒙○古○地○流○入○長○城○關○。古○來○聖○賢○生○此○河○。獨○立○堤○上○心○思○曠○然○。長○城○外○河○套○邊○黃○沙○白○草○。
無○人○煙○。思○得○十○萬○兵○長○驅○西○北○邊○。飲○酒○烏○梁○海○。策○馬○烏○拉○山○。誓○不○戰○勝○終○不○還○。君○作○饒○吹○觀○我○凱○旋○。

小說

外交家之狼狽

法國 某某 著
中國 某某 譯

咄！天地間一大戲臺也。戲臺上所演諸劇皆可觀。而最奇巧者莫外交界若。而最有趣者莫外交界若。

往年俾斯麥退隱之時。世人以耳爲目。妄爲擬議而評論之者。此亦一說。彼亦一說。皆自許爲得其真相。而不計局中人之掩口而笑其杜撰也。諸子願聞其詳乎。余請述其所見。

俾斯麥平日之所苦心經營。大半在於法國事件。天下之所知也。一千八百七十年之役。德雖獲勝。而法國未至一敗塗地。加以民心激昂。猛圖恢復。俾公慮其捲土重來以復仇也。決意乘其元氣未全復。再興兵摧拉之。使不得再起而與我爲難。一千八百七十五年。俾公將實行此策。法殆危甚。終以俄皇亞歷山第二出而干預。法始獲免。其事之顛末。泰晤士記者布域士已爲公布於天下。想讀者尙能記之。然則德法之積不相能。而將決裂。殆有岌岌乎不可終日之勢。

既而維廉第二即位。是爲今帝。德政府忽使人告於法政府曰。兩國比隣。理合和好。昔緣事故。致相嫉視者日久。敝國憾焉。今願捐棄嫌惡。與貴國一德一心。以當歐洲政局。俾公又親見法國之駐德公使。告以此意。且曰。此事全出自寡君聖裁。非老夫意耳。時法國外務大臣孚羅理奧。乃一熱心愛國好男兒。而誠篤有餘。機警不足。以爲俾斯麥氣勢既衰。故願與法國結和親。以逃後患。而不料其有他意。於是德政府更進一步。飭法政府曰。空言和親。彼此難以相信。今願舉一實事以爲證。若法國肯以奧斯鹿林。永遠讓於德國。則法國若有所求。德國亦將應之以爲報。孚羅理奧以其爲誠也。乃與約曰。英國視埃及爲囊中物。敝國久欲奪而有之。望貴國有以相助。嗚呼。奇矣。怪矣。向來德法交惡若猿犬。而今忽然有此密約。

英法邦交。向來不睦。自倭打盧之役以來。英人固不喜法蘭西。而法人亦惡英吉利。惟余與衆略異。余生平不甚惡英人。其時英國全權大使以無任所故。寓於巴黎。與余甚相得。每來復日。余輒往英公使館從之飲。而不意以此因緣。遂使歐洲一場大戰。得以幸免於危機一髮之間。

某來復日。英公使館照例邀余飲。余治裝往。見大使顏色有異。心怪之。食畢。大使握余腕。請進一書齋。余嘗從外務大臣。微聞德法

密約之事。當事見大使形迹可疑。意彼必微聞風聲。將詰余。而余立意雖拔余舌不肯告也。大使待余坐定。喟然曰。余與君今爲至交。情同骨肉。若使英法不幸而至於開戰。豈非痛心之事乎。余漫應之。而心則曰。速以埃及相讓則已。不然必危。當時大使見余不動容。又曰。此事之利害。關於兩國者甚大。切望足下留意。僕今有所欲言。惟望足下勿告他人。余應之曰。唯使曰。君等與德國結密約。將逐吾國人而占埃及。其事非由貴國先與柏林政府言耶。

余於是大驚。余於是不得不大驚。噫。大使竟盡知吾輩之密事矣。雖然。不能換變面目。如俳優然。不能登外交之舞臺也。余乃僞爲驚怪狀曰。惡是何言也。密約！密約！！此事不知從何說起。君毋乃作夢語耶。大使冷笑曰。君以爲僞。則謂之僞可也。而余不可以不言。夫英國向來決意不與於三國同盟者。以不願助德以攻法也。而今爲事勢所逼。行將改計矣。何以故。俾斯麥今來報于我駐德公使曰。法國今願與吾立密約。其意欲逐埃及境內之英人。不言可知。若英國不於七日之內。加入三國同盟。相約有事之時。英國願以海軍封鎖法國沿岸。則余不肖將不能不從法國政府之請矣。俾斯麥所言如是。其真其僞。則君之所知也。余聞大使言。俾斯麥以甘言誘我政府。使與議密約。而實欲陷法蘭西於不義。使英國不得已與于三國同盟。而因藉之以覆吾法國。何其計之毒也。余聞大使言。且驚且嘆。幾於憤極而泣。而仍不肯示大使以可疑也。乃從容言曰。是不入耳之談也。是必俾斯麥故爲此言。以欲反間吾兩國耳。大使又曰。余以此事告君。爲君計也。今更有一言。則此次來復六日。俾斯麥將以貴國外務大臣所議密約示我公使。君若不早爲之所。速將約文繳回。則必激怒英國。半月之內。必致有大戰禍矣。君盍早圖之。余以大使既盡知底蘊。辨亦無益。乃曰。謝君厚意。此事必爲俾斯麥所捏造無疑。吾姑見吾外務大臣而言之。於是再返客座。與大使夫人閑談二十分鐘之久。欲令大使見我從容。不我疑也。已而託言頭痛。興辭而歸。恐公使館員爲余招馬車。知余行止。大不便。乃自行至橫街。適有一街車過。乘之。竟至外務衙門。幸與外務大臣相值。乃爲覆述一遍。外務大臣聞而大驚。久之。言曰。此英國大使所言邪。余以曾與大使約。詭詞對曰。某久不見英國大使。此乃有人自柏林來告者。今未便明指其人。然所言則事實也。外務大臣驚狂欲絕。搔首跌足曰。畜生騙我。畜生。畜生。罵不絕口。余初亦不料事已至此。卒然問曰。密約草稿。已交彼邪。外務大臣曰。然。德國公使屢言密約草案。請由法國先定。故余已於四日前交之。今必在俾斯麥之手矣。可恨哉。此畜生。余以善言慰解外務大臣。且爲定計曰。密約草稿。今雖在俾斯麥手。君能寫一書。令余帶至柏林公使館。余能爲君取還之以復命。外務大臣曰。君肯任此。良足感激。請君遂去。煌煌大十字勳章。必爲君物矣。余且沒齒不敢忘大德。

余於是携封書赴柏林。既至。先訪大使。詢以事細。則知此次密議。似非由德皇聖裁。仍由俾老獨斷。余乃以翌早見德皇於宮中。德皇爲皇太孫時。與余相善。嘗共持鎗遊獵。爲莫逆交。余既報名入。即傳召見。乃直進御座。德皇方在案上觀軍艦圖。欣然起迎曰。許久不見。今日何風。能吹到此。余今講求巡洋艦之用。正思得一新法。說未畢。舉首一看自鳴鐘。又曰。再過十五分鐘。余將往劇場看劇。今尚可暢談。在此談論邪。抑行庭院。一觀寡人所發明之煤油車邪。余於此知陛下躁急之性。猶未改也。再拜言曰。敬謝陛下。願假此座。容外臣一言。外臣此來。非爲公然之事。乃暗奉本國政府使命而來者也。余言甫畢。德皇神情驟變。頻目視余。若有不解者。余乃飾言以譽之曰。敝國政府尊敬陛下。甚至蓋深信陛下必不與法蘭西有意爲難也。帝曰。然。法蘭西苟自安其分。不來相逼。豈有自我挑釁之理。余致謝曰。外臣親聆高義。感激莫名。若使敝國之人。共聞斯言。吾不知其欣喜何似也。敝國政府常自計曰。兩國有事。願不經當局者之手。而直與陛下交涉。今且知貴國之外交政略。非由于俾斯麥公之獨斷獨行。德皇不待詞既。勃然變色曰。日耳曼帝國。在于寡人獨裁之下。即彼首相俾斯麥。亦不過奉命而行耳。余乘間言曰。敝國人之所擬議。亦以爲如此。若疑爲出自俾公之意。則如彼一議。亦豈敢從命邪。德皇愕然問何議。余乃正言曰。日者陛下發議。願德法聯合以伐英國。且約以埃及爲法國屬地。今豈忘之邪。德皇聞之。躍然起立曰。咄。是何言也。是何言也。謂寡人欲伐英國。以埃及爲貴國屬地。此語甚奇。不知何人卻如此。德皇言及此。忽然似有所觸。遂噤口不語。

余乃貌爲驚怪狀曰。俾公未嘗與陛下商。竟爲此事邪。外臣等正以爲此事必出自陛下聖裁者。

德皇於是乎嗒然若喪。吾忖其心。必憤俾斯麥之專橫。而又不欲以俾斯麥輕蔑帝室之事實。傳聞於世。故當時德皇之顏色。若有大不豫者。而余窺見其微。知議約一事。俾斯麥全未稟商於德皇也。余於是務得德皇之歡心。以離間俾斯麥。乃再激之曰。誠如是。俾公之手段。豈不可驚乎。雖然。法國亦未欲乘此機會。與德國相提携。而伐英國也。請陛下勿爲過憂。今外臣欲得一確據。以證吾言之不謬。且欲於世人未知前。早了此事。故敢來獻一計。於是將所布置。爲德皇述之。德皇聞吾言。欣然色喜。撫掌稱善焉。諸君豈忘之邪。俾斯麥欲偪英國入三國同盟。以傾法國。而欲借德法和好之議。以操縱之。其所恃以爲手段者。即法國外務大臣所曾署名之和議書也。而此文件。現爲俾斯麥所握。余之使命。正在繳還此書。可幸俾斯麥未嘗與德皇一商。而竟行此策。是真天之尙未絕我法國也。然則我之第一急著。惟當及俾斯麥與德皇意見未融洽。速將該條約書取而消之耳。余前在柏林公使館時。頗知俾公爲人。他將一切緊要文書。不藏諸首相官邸之密室。卻用一黃色手盒。帶在身邊。晝夜不離左右。余因其如此。遂想出一

計以商德皇。德皇亦以爲然。乃即按電鈴。遣使命俾公即入見。無何使者反命。稱奉召即來。余乃避之隣室以覘之。不及數十分鐘。俾公果挾一黃色手盒於膝下。蹣跚而來。余不見彼。忽忽六年。而彼依然故我。仍是一肥胖短小眉毛倒豎令人一望生畏之老夫。先將手盒鄭重放下。然後從容與皇爲禮。德皇問曰。俾斯麥。汝今日風濕疾如何。對曰。苦累實甚。全是年老所致。計臣奉職已四十年矣。非遂屏逐。更選英才。實不堪命。德皇曰。汝胡爲作此言哉。俾斯麥以余觀之。維廉口雖如是。而其心料非爾爾。於時德皇更不命坐。即提起德俄通商條約。有所盤問。俾公不得已開手盒。取出德俄通商條約各要書。德皇假意一閱。遽握俾斯麥手曰。盍樓上去。寡人近日作一樂譜。令皇后彈之。甚悅耳焉。敦迫俾公即行。俾公狐疑瞻顧。睜眼向桌上所放手盒一望。點頭自語曰。房門下鎖。必無他虞。於是不得已隨德皇登樓而去。

轟然一聲。房門忽閉。余乃自密室出。忙開黃色手盒一看。見有一物最先映吾眼簾。則一大封皮。蓋有法國外務省關防而已經開口者。余自會意。遂即攫之。嗚呼。法國存亡所繫之一封要書。已入余手矣。余正將文書抽出。維廉帝忽走進來。此乃預先約定。以忘帶樂譜爲口實。登樓至半。便復下來。素知俾公不良於行。其來必遲。乃匆匆以文書示帝。見上面寫有德法兩國所結攻守同盟之議。下面署名法國外務大臣孚羅理奧。指以示帝。無何俾公之足音已蹙然至門外。

維廉帝見此。嗒然若喪。張首四望。而余已以此時將此緊要文書。插入衣袋。更從衣袋內取出一封同樣文書。依舊插入封皮之內。在帝面前放還手盒內。遂即退還。藏於密室。俾公開門入來。氣喘眉皺。維廉帝忙開桌上各抽屜。假爲搜索樂譜者然。俾公覩帝不見。急將手盒關鎖妥當。又自挾之。忿忿然叫曰。今不見樂譜。臣將再來。帝曰。何忙乃爾。皇后久不得見。汝胡可不一登樓。寡人便來也。俾公不便強辭。只託言足痛。悻悻然登樓而去。

余與維廉帝雖曾有約。然盜取文書一事。初未言及。於是再從密室出。帝熟視余曰。君何故奪彼文書。余對曰。陛下曾言此和約全出俾公獨斷。我一切不預聞。固可作爲罷論。外臣亦曾言。苟如此。敝國政府亦願注銷此案。此言猶在耳。陛下豈忘之邪。此文書實由俾公用詭計騙來。今更無再授彼手之理。故取還之耳。帝曰。此固無不可。然何必如此偷取邪。言下稍帶怒容。余曰。此或爲外臣之過。然此事若爲世所知。則彼此均不利耳。又曰。今所插入封筒之文書。其標題依然與前書無異。亦是出自孚羅理奧手筆。俾公匆匆未必能看破機關。得陛下恕外臣之無狀。今願將忠義俾公未與陛下商量而遽自斷行之一事。謹以奉聞。維廉帝面紅耳赤。彼文書中未嘗言及他事。此外豈尙有之邪。對曰。不然。此外誠無有矣。然俾公以禮拜六日爲期。正攘臂以驅美國入三國同盟。然吾

恐其計或不就耳。

維廉帝未及詳究底蘊。余一揖而別。遂去皇宮。馳至郵政局。即飛電至駐巴黎英國大使曰。此事乃君誤聞。無此文書。噫。安得再有此文書哉。余赴電報局之時。在車上已將此文書帛裂而粉墮之矣。

會無幾時。余及英國大使以所聞于駐紮柏林之同僚者。爲余詳述之。蓋俾公至禮拜六日。始在維廉帝前。與英國大使相會。其先猶不知其文書之被人偷換也。原來俾公以在老維廉之時。一切外交事件。尙委以全權。絕不容喙。而今帝年尙幼。乃反事事干涉。俾公大憾之。竊欲暗中辦一大事。使帝口塞。無可再言。故於此事與帝並未嘗有一語商量。此事將來爲帝所知。必不滿帝意無疑。然苟能牽英國入三國同盟。則此等細事。料必不復計較。俾公立意如此。乃果以禮拜六日。與英國大使會見于維廉帝之前。先將會合之意。陳奏於帝。得意揚揚。顧英國大使而言曰。何如今待君回答矣。英國亦加入三國同盟乎。英國大使因駐巴黎之英國大使得余電報。即有授意。不肯中其計。乃曰。欲我回答。不可不以法國欲攻英國之確據相示。俾公聞言。忙敲手盒一下。傲然曰。確據在此。法國政府與我相約攻英國。其原書可相示也。維廉帝於是會意。始知余用計奪還彼文書之故。乃反身撚鬚。袖手而旁觀之。英國大使仍不動容曰。雖然。公或有誤。法蘭西未必遽有此事。俾公莞爾而笑。從封筒中將余所易之文書遞之於英國大使。維廉帝無從止之。其心中一憤余之狡。一欲得見傲慢不遜之俾斯麥。今將受困。以洩平日之氣。乃頻撚鬚注目相視。英國大使展文書高聲誦曰。

一 法蘭西日耳曼互結攻擊同盟之議。

俾斯麥聳鼻如山。吐氣言曰。何如。英國大使再朗讀曰。

佛蘭西政府據日耳曼政府所送來提議。再四商定。已決意於此等同盟。斷不加入矣。

讀至此。俾斯麥怒吼一聲。躍然而起。將英國大使所持之文書。狂命一奪。兩眼突出。張口將此文書一啖。當時俾公忿怒之色。悔恨之色。驚怪之色。失望之色。一時並顯。真是可笑。又是可憐。

維廉二世又從旁而嘲弄之曰。俾斯麥。汝果何爲邪。汝不受勅許。而擅與人結攻擊同盟。以欲離間朕所親愛之友邦。是果爲何事邪。俾斯麥一時狀如狂犬。喃喃亂語。將口中所銜文書擲地曰。第一次。第一次。我緊要手盒。不知被誰偷開。此爲第一次矣。陛下與大使請聽老夫一言。此提議真非老夫意。實出自法蘭西政府者耳。

維廉二世反身側顧。佯爲不聞。英國大使。聳肩自去。俾公一場妙計。歸之水泡。於是英國依然自翔于三國同盟之外。未及一月。而俾公不任日耳曼首相之報。已遍達於五洲矣。

(未完)

竊皇案

二年前某月某日。忽有電報達於歐洲各國之新聞紙館。皆稱西班牙幼王阿豐瑣第十三世有疾。不能聽朝。病雖非劇。頗慮傳染。時太后攝政。自率兩侍者與王同居。親視湯藥。又下令禁絕交通。其特許出入王之病室者。侍醫之外。惟師傅奧利威暨宰相鴉士他拉兩人。此消息傳播遠近。人莫不信以爲真。而不知王實非病。蓋被拐耳。有願聞其詳者。余請述之。

卻說某月某日。西班牙首都舉行大閱之典。王當與太后臨觀。治駕將發。忽從郵政局飛一書至。乃遞呈太后者。表題急報二字。太后披閱畢。大驚欲絕。蓋書中稱有凶徒對於幼王。謀爲不軌。將待王出閱兵。乘間行事。書末不署發信者姓名。惟檢封皮。蓋有咸不羅拿局圖章。咸不羅拿者喀爾羅黨根據地也。當先王阿豐瑣第十二蒙不諱。以無嗣故。喀爾羅黨欲乘此機會。窺竊王位。乃無幾今王以遺腹子出世。彼黨謀敗失望。而其野心仍未戢。有識者無不懼其將爲後患。今所得書。正從其黨之根據地發來。宜太后之遽以爲信也。太后以書示王之師傅奧利威。且與商定。乃託詞聖躬不豫。留王宮中。太后乃與王妹同行。恐王以不得成行。失意悶損。乃與之約。見給鉛製軍隊偶人一大箱。以慰藉之。太后駕發。奧利威導王至書房。講授如恆。約踰一小時。忽有馬車一乘。驅至王宮正門而止。則有一戎裝將官。及一傳令官。匆匆從車中出。與守衛言。自稱少將埃士俾諾沙。乃奉太后勅召王速臨操場者。守衛領至王所。將官向奧利威言。今以王不賜行幸。衆兵大譁。太后恐釀成事變。故勅召王。請必一行。夫西班牙軍人權重。其勢力常足左右政府。兵變之事。數見不鮮。今據將官云云。斷難易視。且以彼儼然戎裝而來。其言必然謬妄。故奧利威亦不復置疑。然當時奧利威若與王偕行。則亦可保無事。而以該將官危詞敦迫。令奧利威狼狽失措。乃不暇他顧。急爲王整衣冠。命與使者俱去。王固年幼。而氣盛。不識利害者。於是昂昂然挺身以去矣。

少選。閱兵既畢。太后迴鑾。即遣使至書房召王。奧利威乃大驚怪。急趨太后前問狀。太后言固未嘗遣使召王也。相與大驚失色。恐將有國家大變。乃遣急使召宰相鴉士他拉至。告以故。鴉氏以王位未鞏。而外有兩敵。一爲共和黨。一爲喀爾羅黨。今國內人心。正洶洶鼎沸。若使知王失所在。恐革命之徒。且將乘間竊發。於是三人決議。暫秘此事不宣。此即幼王有疾之報。所由盛傳於外也。於

是爲王設一養病所。除心腹老臣二人外。概不許出入。太后亦託言撫視。深居其間。宰相鴉士他拉更與侍醫某訂立誓約。戒勿宣洩。使每日定期入內診脈。而公告王病狀。以掩天下耳目。

又通知警察署。謂有某人被拐。自馬車之形狀。以至乘者之相貌服色。悉言其詳。使派人在各車站及國界要地。輪班張守。惟於被拐者之狀貌丰采。不細寫出。蓋恐爲人所臆中。而失王之事。遂洩也。以王宮守衛。曾見彼馬車來往。乃就訊當時情狀。仍不得頭緒。越四日。警察亦尋無影響。西班牙人雖有長處。而彼辦事。往往失於遲鈍。若使當時余不在馬德里。則西班牙王政之運命。命未可知耳。吾當時非奉使命駐紮西都。只爲某事。偶然在此句留者也。余聞王躬不豫。即赴問疾。昔余任大使時。余愛王威儀堂堂。王亦與余甚相得。以爲王病在牀蓐。正苦無聊。今見余至。必樂引見。不意甫至宮門。竟爲閹人所拒絕。余乃暗罵王公貴人之薄情寡恩。索然而返。雖然。余性好強。每幹一事。雖屢經挫折。輒不肯遽屈。余既以不得見王爲憾。乃即發電至巴黎某古董舖。命其就店中所。有玩器。選一最精巧者。迅速送來。至第四日。玩器至。披函展視。光采耀目。乃阿非利加輕騎隊之偶人也。其工作之精。出人意表。偶人所穿小靴。一針不苟。俱跨駱駝。駱駝皆藏機器。走動如生。余意此物必中王意。乃即携之直趨王宮。而王仍不許余進見。余乃請見太后。閹人見余持意甚堅。不得已爲余通報。余於名刺上書緊急兩字報入。太后果不忍再卻。或以余將能有助於彼也。乃見余於王所養病之隣室。當時太后雖在痛苦之中。仍自矜持。蓋哈不士巴家之遺傳性使然也。見余至。並不命坐。遽然操法語問胡爲乎來。余素能西班牙語。對曰。外臣亟欲一謁王。王病果何似。外臣不畏傳染。欲於王左右談笑。以舒王疾。陛下能諒外臣區區之忱乎。太后聞吾言。面有難色。答曰。承君厚意。感激倍常。惟王病頗重。侍醫囑勿見客。有負盛愛。俟王疾愈。當謝君也。余曰。王病如此。外臣何敢相擾。雖然。外臣不遠千里。購玩物於巴黎。將親致之王側。王雖病。或尙不至不能戲弄玩物。余言至此。乃從袋中取輕騎隊偶人出。以示太后。太后俯首不應。惟兩淚滂沱而已。余大驚異。謝曰。陛下何乃傷懷至此。豈外臣所言冒昧。有以觸陛下之哀感邪。太后曰。否。否。蒙君眷愛。不知所謝。以君至誠。亦不忍復欺君。今者吾兒實不在宮中。不能拜君之賜。言訖。淚如雨下。乃命余坐。復爲余備述王失去之詳。余驟聞斯語。乃驚蹶起立曰。咄咄。果有此事邪。然陛下勿過焦慮。外臣不敏。願爲陛下盡力。期以五日。必能奪王於兇人之手。而還之陛下。太后聞余言。乃問余曰。君與喀爾羅有何交情邪。余答曰。陛下以此事爲喀爾羅所爲。誤矣。外臣素與喀爾羅相識。時有往來。外臣可保其必無此事。太后沈吟良久曰。雖然。是日所得警報。實從威不羅拿發來。則又何故邪。余曰。此正兇人之計也。彼等欲留王宮中。故僞此函以給陛下耳。太后乃復從案上取一書曰。此函乃昨日投至首相鴉士他拉處者。君試閱

之。其中必有端緒可尋。據余揣擬。必奸人故爲此言。以搖惑吾耳目而已。余受函反復細閱。乃滿紙俱擄人勒贖套話。要素以百萬爲率。並索赦罪憑據。然後以王交還。末署黑魔王三字。余讀竟曰。此函似有深意焉。外臣黑兒。拐王者必非無政府黨之所爲。蓋此事非狂激者所能辦。必狡猾奸滑之徒乎。外臣無論如何。極欲一發其覆。以報陛下。而一試外臣之手段。若至萬無可爲之時。再以百萬贖王。未爲晚也。太后聞余言。龍顏大悅。卽降諭命予以全權治此事。余拜命便退。自念查探此事。非易裝不可以。英人以好奇聞於天下。余若冒充英人。則將來有事不得已而用非常手段。人亦當莫余性。又以僞託醫生。則以究王病源爲口實。卽或淹留宮中。亦不至招物議。於是決計改英國醫生裝。署其刺曰。倫敦醫學協會員博士哈利不拉翁。卽命駕訪王師傅奧利威。相會之地。卽彼教阿豐瑣第十三讀書處也。奧利威爲人。一見雖似狡黠。其實魯鈍人耳。素與余相識。見余改裝。大驚怪。余告之故。質何數事。且索王最近所影相。奧利威乃出王造像示余曰。此乃兩三禮拜內所攝影者。王狀貌魁梧。氣象萬千。兩目炯炯若電。余問此相已傳布於外。市井中人俱曾得見邪。奧利威曰。然。市上店舖中。莫不有王之影相。張掛于壁間。余曰。王之影相。四處皆有。則王之面貌。國人皆識之。倘兇人於白晝劫王同行。甚非容易。富日凡見王乘馬車出宮之人。請悉傳來詢之。奧利威頗覺有躊躇之意。徐徐言曰。彼等以王爲回宮矣。今查究之。不反令彼等生疑心乎。余曰。太后旣以全權相委。望師傅許我之請。勿阻撓也。守衛之人。果在何處。願明以示我。奧利威且謝且行。導余外出。予於途中。見行人甚少。以質奧利威。奧利威答曰。此時每日固少人行。皆如是矣。余聞此言。忽有所感觸。乃再問王當日以何時出宮。奧利威答曰。正是此時。子問此何故。得毋與此事有關乎。余曰。然則王出宮時。見之者蓋寡矣。言次。已行至門外。見有閹人數輩。迎立於前。奧利威一一代爲介紹。且語之曰。此大博士乃爲究王病源而來者。當日王出宮閱操時。汝輩中誰實親見之邪。有三人應聲而出。余欲令彼輩不遑作僞。率然問曰。王當日出宮。果作何狀乎。彼輩面面相覷。內有一人曰。王之御容雖未得覩。但似略受感冒。以帛覆首。故見不清楚也。余曰。汝等所見止此。其外別無所見邪。余發此問畢。有一人將有所言。又不欲言。余微睨之。彼遽言曰。我今因大博士言。迴思當日。覺王步行且不穩。絕無平日昂昂氣象。惟此略爲可異耳。余得此消息。大喜。便與奧利威復反宮中。

奧利威頻問余所見何如。刺刺不休。而余弗肯告。行將到書房。見相去不遠之處。門聲一響。突有一人自內出。匆匆與奧利威爲禮。奧利威耳語余。此乃大博士耶拿列。以王之庖人有病。特來診視。吾爲君介紹何如。余急止之曰。毋爾。彼若舉倫敦醫家之事以相詰。豈難剝吾假面邪。奧利威曰。然。吾竟忘君已易裝矣。於是不更交言。令耶拿列自去。彼頻目注余。若有所怪焉。余問奧利威。王之

庖人爲法蘭西人否。奧利威答以不然。余驚詫曰。西班牙人豈亦解割烹之事邪。奧笑曰。君自不知耳。吾王賞識此人。他無其比。若王果真病。則雖謂由庖人戈滅所致。亦非太過。以王所御食物。悉爲此人所製故也。余以奧多言無當。乃問之曰。此庖人病幾日矣。奧利威曰。病七八日矣。我輩甚欲此庖人早愈。以俟王回宮。若不然。王雖回宮。亦不懌也。余無暇再答。獨自沈思辦法。甫入室。便傳宮中大總管來。示以太后手諭。且告以辦事次序。因下令曰。第一條。須將皇宮各門之門者。傳集細問。精查前此十日間所有出入者姓名及其來去時刻。作成一詳密報告書。從速送來。第二條。於皇宮各門特置幹員。凡有出入宮中者。無論其人爲何人。其事爲何事。必須入報。待我允許。然後可以放其出入。大總管聽令畢。問曰。謹承命矣。敢問廚房後門。亦當照此辦法邪。余應之曰。然。此門尤當留意。何以故。傳染易者。無踰食物。如牛乳之類。尤莫甚焉。大總管又問曰。宮中僕從。亦須稽察否。余答曰。西班牙國除太后及宰相外。無論老少男女。皆不許任意出入。大總管唯唯而退。余乃獨坐書房。門者以求出入者之姓名來報。絡繹不絕。全悉許之。少選。大總管持報告書來。凡出入宮中者。自其姓名以至其所以出入之故。無不詳細記入。余閱畢曰。善。余將以此呈太后。余今去矣。有欲入宮者。仍必報余知。如令。余既至太后所。即以報告書呈上。太后周覽一通。似無所措意。余謹進言曰。王失去之前數日。有形迹可疑之人。以甘言來餌王者乎。陛下不復省憶乎。太后怪余言曰。汝言余有所未解。豈或以此等手段。賺王去乎。余曰。陛下試細尋繹。則當日兇人必非以閱兵勸王行。必以他事賺王可知矣。何以故。王年少而慧。乃被拐之時。消息沈沈。無使人得聞其影響。是豈非一奇事乎。太后曰。然則如何。余曰。今余雖不知王赴何所。然必王自願去者。太后愕然。掉頭不已。余又曰。陛下試再思之前此數日。王有不得意於陛下之事否乎。年少者往往有激於一時之氣。不遑遠慮。而貿貿然作驚人事者。或欲倣魯邊遜而從事探險。或且入山蹈海。入夥作強盜。余言至此。太后忽然仰視。似有所思。已而語余。有一事幾忘告卿。前此數日。王與余少有意見。此實因免一庖人職而致。蓋庖人戈滅嘗有不檢之行。後爲大總管所發。遂致革職。彼有一姪。與王同年。王甚寵愛之。及此事起。弋滅託其姪求王。請赦其罪。而余不允。王爲此。乃大不平。余不特太后詞畢。遽曰。然則吾知之矣。語未竟。大總管入白。現有孩子言欲進宮。許之否乎。余問誰氏子。答曰。庖人之姪。名俾里羅。爲視問其叔父之疾而來者也。余乃嚴詞曰。毋許彼入。毋許彼入汝當留之。汝室以俟。余後命大總管大驚怪。不敢發一言而退。太后曰。卿辦此事。毋乃失之太苛乎。余對曰。今來宮中者。必非俾里羅。必僞託者也。太后似疑余自作聰明。問曰。卿何所見而云然。余對曰。陛下不嘗覽此報告書邪。據此報告書。庖人之姪以前禮拜二日上午八句鐘入宮。然見其入。未見其出也。然則今之來者。非僞托而何。太后聞言。慄慄然曰。余未解卿所云云。願明以告我。余曰。外臣今不暇

言其詳。唯外臣曾與陛下約。限五日內可以尋出王以還陛下。今則但請以五分鐘爲期足矣。夫眞俾里羅隱於庖人之室者四日矣。今外臣將逕往視之。言竟辭。太后出。至往日耶拿列所從出之室。敲門。門內有男子聲應曰。俾里羅來乎。便聞啓鑰聲。已而門半開。余排而直入。至室之中央。見有一狀貌猙獰如虎者。瞋目視余。此庖人戈滅其人也。而不見俾里羅所在。戈滅問余爲誰。余以醫客聲色甚和。又以兩手插腰袋。務肖醫生舉動。使彼勿疑。又曰。某人病。召余診治。聞貴體亦失和。太后遂命余來一視君。戈滅性本倔强。當時似甚狼狽。言曰。辱承惠顧。感激無量。惟某已託他醫療治。不敢再煩先生。敬謝厚情。請勿以爲怪。余曰。否否。君雖已覓良醫。然再令余一視。亦豈必有損。況太后有命。不可重違聖意。願以貴脈相示。戈滅知不得強辭。正在旁皇。余已牽握彼手。按其脈。亂脈也。余乃妄言曰。君之病。由吸新鮮空氣不足所致。與其鬱鬱守此。何如少出外行。請披帽。余將扶君行。戈滅聞言。倒臥椅上曰。先生。我現覺精神不快。斷難行走。請俟明日。然後奉命。余曰。否否。君言差矣。此室湫隘若是。甚妨養生。君何不一覽此寢室邪。言次。突至前室。取門机一轉。則已下鎖者也。時戈滅閃眼射余。余欲先發制人。乃急拔短鎗擬之。呼曰。汝胡得動。不畏此物邪。戈滅以事出不意。大驚而退。余乃壞鎖開門。則見牀上有無數鉛製偶人。狼藉不可言狀。又有一人蟠坐其中。手積塵垢。如塗漆然。唇點胭脂。如嘔血然。髮蓬蓬如獅子狀。方張口啖菓物。嗚呼。彼何人斯。豈非四日前所失去之西班牙國王阿豐瑣第十三其人乎。余既見王一言不發。竟抱之走。直至太后御前。乃放下。氣猶喘喘不休。此時太后及王之情狀。可想而知。不待余之詳述矣。

讀者諸君。猶有惑於此事之顛末者乎。余請再言其詳。余初聞奧利威知王僅戴冠去耳。後聞王以帛覆首而出。而遍詢無一人曾見王之顏色者。又聞王之行狀。亦與平時大異。余於是已有所悟矣。蓋凶人恐偕王同過市。當爲人所覺。故遂藏之於宮中一僻處。而以他孩子代王出宮。以惑人耳目。此計亦甚狡矣。而當時余已覺察。則所待再查者。惟王已曾出宮與否。抑藏在宮中何處。惟此兩事耳。而余當查此之時。已密密布置。斷不使萬有一失也。創此謀者爲庖人戈滅。彼以草職故不能平。故借此復仇。其與之並力者。即耶拿列其人。彼自稱醫生。實則與余同科。固贗物也。其謀本甚周密。戈滅自數日以前。已託詞有疾。使其姪有所藉口。得不時出入於宮中。其後又使人自咸不羅拿發一警報。以待機會。及其計已行。必竟偕王至戈滅室。而以耶拿列易之。而強置王于室內。欲乘間即挾之出宮。其後乃有勒贖之書者。是其轉計耳。及事既發。欲治兇人以重罪。細思有所未便。未爲得策。乃與兇人約。令勿洩此事於外。不然。當科以重罪。案於是乎結。而西班牙國王病癒之報。不待終日。已達於各國矣。余破此案。所最喜者。能爲吾友喀爾羅雪不白之冤也。其後太后亦屢爲余言。以當時誤疑喀爾羅爲過。余於此事。不過少費心力耳。而太后甚德余。臨別時。太后自

脫其所帶指環贈余。且勅之曰。卿對于西班牙攝政太后所盡之厚誼。朕當命首相道謝。卿對于阿豐瑣之母之深情。朕願以此永爲紀念。卿其受之。

美人手

法國某著
香葉閣鳳仙女史譯述

第一回 捕黨人分頭派偵探 盜金庫失手露機關

世界上各國人類。因爲爭一個本分自由的權限。古今來遂演出許多奇奇怪怪的活劇。斷送了無數英雄豪傑的生命。看官啊。試想吓。這是何苦來由呢。西人有句話。稅得好不自由。毋寧死。人生世上。總有一個應該享受的界限。比如他國的人民。享受一世何等自由。我國的人民。也同一樣在世數十年。怎麼這等掣肘。這等跼蹐。就使生在富貴之家。願指氣使。享用也算滿足。但除非總不出來見那世面就罷了。如果出來世界上走動走動。想要佔個平等的地位。試將那文明國度的人民。與自己細細比較。便覺得滿心都不自在。起來此外。中下等的人家。更自不消說了。惟是我徒然艷羨那文明國度的自由。亦曾知到他們的自由。是怎麼樣掙得來的呢。平白白地由這個享受慣了的專制政府。自己送回來。諒看官也知到無此便宜的事。如此就要拿出強硬的手段。問他討這個頑賬。那是一定的道理了。但是他既然佔了專制的勢力。一向可以把他本分的自由。圈禁得住。到如今一旦想跳出他這個圈限。那是極不容易的。此何以故。因爲世界上有許多的阻力。不獨對家佔着勢力的地步。不容易把這個九九八十一路的梅花庄打得過。就說自己一個人帶來的根性。也常被一種急功近名。見小利無遠慮的魔障。牽引出許多阻力來。即如作者所譯這部故事。其中人才智慧。不可謂不周全。手段布置。不可謂不巧密。而從中阻力。竟生出種種波折。卒至無法可解。看官啊。試想一想。阻力二字。是容易輕心掉得過的麼。如今閒話且休絮繁。請轉入本書的正文罷。話說歐洲各國。自從民黨得勝之後。或變民主。或變君民共主。人民漸漸都把自由的權利爭了過來。獨俄羅斯一國。仍然行君權專制主義。因此國中人民。個個抑鬱不平。想着把強權的魁首掀翻。他落地來暗中結成一個祕密社會。叫做希利尼黨。時伺隙行事。一日俄王亞歷山大第二。坐車還宮。黨人就在半途上。用炸藥將俄王轟傷。即晚殞命。後人有詩歎曰。

漫云勢力佔強權。博浪沙椎幸可蠲。野火一星烟一霎。史家贏得早編年。

後來其子亞歷山大第三即位。想着將希利尼黨人一網打盡。暗中頒出密旨。打發心腹能員。到處訪查該黨蹤跡。希利尼黨中各

頭目早已知到風聲緊要。不能安居俄地。因此個個投奔他國。其時法蘭西已改了民主。人人都講民權自由。凡犯了公罪投來的人。一體照例保護。因此希利尼黨人。投奔法國的最多。却說當時俄王密派的偵探高手。有一個名叫荷理別夫。乃是大尉的武職。此人也有點本事。自從受了密旨。聞得希利尼黨人多半竄匿在法國。他也追蹤到法國來。不知他用了甚麼的手段。將希利尼黨人的花名冊子。弄了一本到手。怎麼叫做花名冊呢。就是希利尼黨當日拜會結盟的人名部。得了這本冊子。就可以按圖追索。逐個跟尋的了。當時荷理別夫大尉得了這本冊子。十分鄭重。想着希利尼黨人羽翼極多。本領極大。這部冊子。放在屋裡。究竟不穩。不如找個極安穩的去處存放。較為妥當。因此用一個小鐵箱裝好。寄頓在一間私立的內國銀行去了。話分兩頭。却說法國京城巴黎有間圖理舍銀行。內國私立銀行之中。這是個最有名的。行主圖理舍譽。是一個最好交結的應酬家。每逢禮拜四日。必開夜宴。招集一班豪客。酒肉徵逐。膝下有個女兒。名喚霞那。生得真個是花朵兒似的。他常時當作掌珠兒一般。愛的了不得。臨宴的時節。常叫他出來陪席。人人看見。自然要讚揚幾句。他聞人家稱讚他的女兒。更自高興。因此宴會的事。越發請得勤了。有一天。正當十一月第二個禮拜四的時候。是晚又應該是請客的日期了。到了四打鐘。行內早已收工。各夥計把會計賬部收拾妥當。人人都分頭遊要運動去了。話說當黃昏時候。馬的盧街上。見有兩個少年。年紀約在廿四五左右。一個穿件卷珠絨的外套。一個穿件醬色斜呢的披風。兩家均將手插在袋裡。唧唧噥噥說着。慢騰騰的踱將過來。那一個說道。坐馬車罷。今日天氣太冷。覺得有些發寒。噤呢。這一個答道。此處沒有馬車可雇。不如大踏步跑一頓。將週身的血氣。運行起來。只怕汗也要逼出一點兒。那裡還怕甚麼寒嗎。那一個笑道。伊古那君。你真可謂儉嗇的祖宗了。我舅父用你在行裏管賬。真真可謂知人善任的了。這個笑答道。你且漫笑話我。我勸你用錢的法子。亦宜省儉些纔好。我常時聞你舅父說。他心中很疼愛你。因為你這使錢的手段。太利害了。不對他老人家。的脾胃。因此他老人家為這個事。時常納悶兒。瑪琪拖亞君。我勸你不如事事檢點些。令你舅父安心。將來或者和你做個東牀的。嬌婿。這分大大的家當。豈不是都要歸你的麼。瑪琪拖亞答道。我並不願意作這個念頭。阿霞那雖然是個美人。但我並不屬意於他。他給我做媳婦。是不登對的。照我看來。這門親事。將來定然是閣下的。我并非憑空杜撰。我也曾留心窺探舅父的意思。他不久定然要把你提拔起來。請你留神點兒。用點心事。已結霞那。如果已結得上。這個銀行。就是你囊中物了。伊古那道。我不敢作此妄想。但得穩穩當當。做一個管賬的頭目。顧住這個飯碗。也便罷了。我近日聞得霞那小姐。同我行裡這個高等的書記美治阿士。有婚姻之約呢。瑪琪拖亞聽着。沈吟了半晌道。哦。是了。怪道那晚宴會的時候。阿霞那和美治阿士兩個非常的親熱。趁空兒講到一

個不得開交的樣子呢。伊古那道。美治阿士和霞那小姐。真真是一對天生的可人兒呢。我聞美治阿士在行裡同事。大家好像骨月一般。我也很願意玉成他兩個的好事呢。瑪琪拖亞道。是不錯。你我同美治阿士。大家都是極合心的朋友。外間人人都起我們一個綽號。叫做三把連呢。我很替美治阿士歡喜。阿霞那選得這個夫婿。也算是很有眼力。我也替霞那安樂呢。但不知我舅父的意思。是怎麼樣。伊古那道。可不是麼。我那東家願意。那便好了。我也是這樣替他們擔着心呢。一頭說。一頭走。不知不覺便打從這個圖理舍銀行的門前經過。却說行主圖理舍譽的住宅。就在這銀行的後邊。原來這間銀行地方極為寬敞。將前邊做了銀行辦事的地方。後頭尙空着許多餘地。因此該行主就將後座做了住宅。是時瑪琪拖亞同伊古那到了門前。見大門虛虛的掩着。伊古那記起今晚是東人宴會的日期。這時候也該赴席去了。隨手便把大門推開。正欲舉步。瑪琪拖亞在後向裡便一張。忽然怪叫起來。用手拍着伊古那的肩。指着樓上道。你瞧見嗎。那個庫房裡。便有燈火的影子射出來呢。伊古那吃驚道。那奇怪了。這個金庫不獨入夜裡沒有人進去。就是白天裡。除了我同東主之外。也無別個能進去的。瑪琪拖亞接道。莫非有了盜賊麼。伊古那道。這也未可定了。但縱然有賊進去。倒也無妨。諒他必不能下手的。因為庫房裡那個鐵櫃。有一度極祕密的機關。近鎖口的步位。兩邊隱着一個半邊月形的鐵叉子。如果不曉用這個機關。那鑰匙一撥動簧機。這兩個叉便跳將出來。把手腕箍牢了。瑪琪拖亞道。不錯。不錯。我也聽舅父說過。若然被這機關把手腕箍着。任你炸麼大的氣力也。再沒法弄得脫的。伊古那道。可不是麼。若果真是賊。這時候恐怕已經被機械捉住也。未可定了。瑪琪拖亞道。好歹我們只管上去瞧瞧罷。於是兩人進了大門。正欲上樓。突然見有兩個漢子。飛也似的從裡便走將出來。剛剛同他兩人撞個對面。一直向大門跑出去了。他二人一時認不清那兩個的面目。只認得一個是身材高大的漢子。扶着一個是身材矮小的。好像是着了酒的一般。他兩人以為是行主請酒的來客。并不曾注意。疑到他兩個身上。一直望欄上踱將上去。果然見庫房的門也開了。左右一張。并不見了那個守庫的人。瑪琪拖亞詫異道。伊古那君。怎麼這個守庫的人都不見了嗎。伊古那道。這個東西。是劉伶部下的小鬼托生的。這時候一定又是被那麴孽的魔神拖去了。瑪琪拖亞道。這個人是要不得的。銀行重地。用着這樣沒心肝的人。那也奇怪了。就是趁着空兒。也應該先把門戶留心關櫥妥當。斷不能丟着就走。金庫比不同別樣。萬一有失。可是頑的嗎。如今看這般光景。裡便的情形。却是難料的。快些判去瞧瞧罷。於是兩人再走進室內一看。只見桌上放着一枝洋蠟燭。點得光亮的。瑪琪拖亞道。庫房地。夜裡點起火來。那也奇怪得很。了一頭說。一頭把這枝洋蠟燭拿在手裡。到鐵櫃前一照。嚇了一跳道。你瞧你瞧。這一定是有賊來偷開鐵櫃呢。你看這兩個叉子都跳了出來。

了。伊古那道。這就奇怪得不可思議了。機關既然跳得出來。怎麼盜賊竟然捉不着呢。莫非死機關捉不得活盜賊麼。瑪琪拖亞向機關穴裡仔細的照了一照。直着脖子驚叫道。快來快來。你瞧瞧賊已捉在這裡呢。你看這機關裡。便吊着一隻手兒。可不是麼。想必這個賊人被機關捉住。掙脫不得。因此把這隻手割斷。丟在這裡呢。伊古那聽說。留神一看。見這個機關。果然不端不正。把一隻手挾得緊緊。在裏面吊着。伊古那伸着舌頭道。這個賊也能發得狠了。瑪琪拖亞再朝着穴裡細細的把這隻手打量了一回。忽然眉開眼笑。嬉嬉的說道。啊啊。這個真是妙手空空兒啊。這個真是妙妙的手的空空兒啊。要知瑪琪拖亞驚喜的緣故。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回 死機關苦了活美人 黃金釧殉着白玉手

却說被機關叉子挾着的手。原來不是男子漢的。乃是一隻極輕巧嬌嫩的美人手。這個無名指上。本來帶着個指環。他怕留了憑據。被人窺破。因此設法把指環脫了去。所以纖指上第三節。尙留有指環的痕迹。瑪琪拖亞看得親切。因自想道。這個一定是甚麼嬌貴的婦人了。我在巴黎京城。日中同這貴家婦人來往也不少。或者這個婦人。就在我相識之內。也未可定。沒頭沒緒。把這件事弄出滿肚子的疑團來。伊古那是個沒膽氣的人。見了這樣鮮血淋漓的人手。由不得牙關打起個卦來。嚕嚕嚕震個不住。瑪琪拖亞道。這個強盜。看來一定是個甚麼的貴婦人呢。伊古那道。這倒未必。如果是個貴婦人。怎肯去做賊。又怎能發這個狠心。吃得起這苦瑪琪拖亞道。不然。做賊的原因。我雖猜不出。惟是他既是個貴婦人。恐怕敗露聲名。要緊。所以不顧生死。也要發這狠心。討個脫身法兒。若果是平常盜賊。不知羞恥。只怕截他半個手指。讓他逃去。他也不願意。依我看來。一定是個貴婦人無疑。像你這樣沒主意的人。怎能發猜得出來。一頭說。一頭再把洋燭四邊端詳了一同。忽又道。這不是一個進來的。還有甚麼同類的人。一齊跟着這手。定是同類的人。替他截斷。你明白了麼。你看這裡的血迹。想係當時同類的人。替他將手截斷之後。立刻把手巾同他拖着傷口。你試瞧瞧。這裡有一男子所用的手巾。都把血迹染得通紅。此可見他的同類是個男子漢了。正說間。又瞥見有一破爛絲巾。指道。那不是貴婦人所用的嗎。想必他把這絲巾劈開。紮住傷口。就逃走的。他那時的光景。常非着忙。所以這枝蜡燭都忘記熄滅。你看這燭。現時尙剩二寸有餘。諒來正走了未久。怎見得呢。試想他初來的時候。把燭點着。然後拿出鑰匙來開鐵櫃。後來被機關挾着。屢掙不脫。看看時候久了。恐怕敗露。這纔商量把這手丟了。及至將手切斷之後。把手巾紮了。然後逃走。如今我們進來。亦已有這一會兒。可見這賊剛去了。後我們就跟着進來了。又我們入門時候。與兩個男子打了個照面。或者那就是賊。也未可料。我

還恍惚記得那個矮的。靠着那高的。好像被他參扶着的模樣。那定是個女扮男裝的賊婆子。可惜現時已經趕他不上。這裡瑪琪拖亞自言自語。口問心的不住的點頭。那邊站着的伊古那。并不答應。覺得滿心有點不安的模樣。驀地向瑪琪拖亞道。瑪琪拖亞君。我們快些同到後樓告訴東主罷。瑪琪拖亞正色道。傻兄弟。你若把這件事對舅父說。知那就不能破案了。此事必須慎密。若令外間知到。那時新聞紙上。當了一件稀奇的事。登在報紙。你傳我說。豈不是教這賊留心防備麼。如今只有你我兩人知到。再沒有第三個曉得的。不如你把這事交給我。待我暗中向各家貴婦人處。細細的查訪一番。或者有個水落石出。也未可定。伊古那道。萬一洩漏。我怎能設當得起東主的怪責。瑪琪拖亞道。東主怪責的話。你也不用操心。他日此事萬一洩漏。舅父罪責。我自願一人承當。斷不牽累到你身上。但求你始終祕密。那便好了。如今這裡黏着的血迹。待我拭抹乾淨。再看不出一點破綻兒。以後舅父倘或知到。我就問在傍人。你須緊記我的說話纔好。瑪琪拖亞拿出東主親戚的勢子。伊古那不過是個受雇的人員。那裡敢逆他。因答道。照這麼說。那就瞞着東主。暫不提罷了。瑪琪拖亞道。那自然不用說了。無端端惹他一肚子氣。白白受他一場責罵。有甚麼益處呢。好兄弟。你先把這個庫門關上。更把鎖栓着。別要被人入來。我還有句密話。要同你商量呢。伊古那聽說。模不着頭腦。好似做夢的一般。無精打采。轉身閉了庫門。把鎖栓了。回身走到瑪琪拖亞旁邊站着。這時瑪琪拖亞用手攥着眼前燭火的光線。向庫門外張了一張。然後低聲說道。伊古那君。這個鐵櫃開闔的祕密法。那賊已經曉得的了。你看這五顆配合記號的數碼。已經對得准。准伊古那聽說。不覺耳邊轟的一聲。心裡突突的跳將起來。仔細把數碼一看。果然正正對着。因說道。可巧今日銀行收工的時候。我同東主在這裡談及。要將那數碼暗號轉一轉新法兒。難道那賊也就聽見不成。瑪琪拖亞道。這倒未必。我打量此事定有行內人做線引子。比如日常這間庫房。別有人可以進來。麼伊古那道。除了我與東主使喚人及書記。也有常常進來的。但非允許過他。也都不敢擅進。這個祕密的事。別人怎能設知到。瑪琪拖亞道。那守門的細崽。助摩祖呢。伊古那道。助摩祖嗎。這個不成材的懶東西。東主因為憐他娘貧窮。留他在行裡供役。他每天一到午後三打鐘。便一溜烟跑到外頭。訪他的朋友。找他的頑意兒去了。我們所談祕密話的時候。他那裡還在行裡。瑪琪拖亞道。那賊雖然曉得開鎖的祕法。還有這個機關。未曾下得手。也算微倖的事。伊古那道。要知到這個機關。行內除了我同東主。就別無第三個了。瑪琪亞拖道。你且把這機關試開來瞧瞧。我想把這手拿出。認真檢查一番。伊古那答應着。就把側便那一行同樣的螺絲釘子。從中揀了第三那個。把釘頭轉了幾轉。却也奇怪。這機關的叉子。撇的便縮了進去。那隻手撲的便掉將下來。於是瑪琪拖亞把這手取起。忽然寶光四射。亮閃閃的一件東西。環着這隻手腕。瑪琪

拖亞一見不禁喜得發狂起來。向燭火下細細一認，笑道：「你看這件精工細緻的寶貝，尋常的人家怎能戴得起？有了這件賊證，就可以跟出個蹤跡來了。看官，你道這件是甚麼的寶貝呢？原來這個女賊戴着一隻鑽石嵌的鏤花金手釧。當時被那機關箝住，連這手釧也箝在裡頭。後來把這隻手割斷，大凡沒了生氣的肢體，那骨節便變硬起來。因此不能把這手釧脫去。如今留下這件禍根，後來遂弄出許多枝節，竟然把一個女豪傑的命都蹉跎了。此是後話。且說是時，伊古那見瑪琪拖亞將手釧拿着，問道：「你打算是靜悄悄的在外頭查訪麼？」瑪琪拖亞答道：「那是一定的了。因為我是個無事忙的閒人，每日除交接朋友，就別無事情。我天生的古怪脾氣，大凡世間有件新奇不易知的事，我偏偏要設法抽出他的頭緒來。這算是我的特質。如果我去做個包探，一定不肯讓英國的歇洛克。但是我碍着舅父的體面，不好做包探的職業。倘然我做着包探，斷不至惹人笑話的。」伊古那道：「這些事業，我是幫手不來了。」瑪琪拖亞道：「也無庸你幫手，但要你一力把那事祕着，不論那個都不可走漏消息。」伊古那道：「你請放心。」瑪琪拖亞又道：「那賊刻下不會得手，今夜或恐再來。此事不可不防，不如趁此時把那數碼暗號再改轉別個法兒。」古語道：「有備那就無患呢。」伊古那道：「東主跟問起來，那就怎麼回答？」瑪琪拖亞道：「如果舅父跟問起來，你就說昨日商量之時，恍惚聽得外頭有腳步聲響，覺得放心不下，所以再把這暗碼變轉了，以防不測。」我諒舅父不特不起疑心，且一定讚你做事精細。」伊古那聽着點頭，答應了幾個是字，遂把這數碼轉了幾轉，沈吟道：「用個甚麼暗碼呢？」瑪琪拖亞想了一想，道：「就用霞那的名字串成罷。」於是伊古那果把那暗碼照樣串成。Ohan。這五個字出來，然後把鐵櫃的門開了，逐細檢點過一遍，見所有存放的金子及各種銀票匯票，各家寄存的保單等件，完完全全，不會短少。知道那賊被機關捉住，果然不會將這鎖弄得開了。瑪琪拖亞又把旁邊那抽屜拉開看看，見有一個小小的鐵箱子，指着說道：「這箱子是個甚麼東西？」伊古那道：「是一個大商家寄頓在這裡的，說是他的田地契約及先代遺像都放在裡邊，是個極緊要的存件呢。」瑪琪拖亞聽說，依舊把抽屜推進關攔了，囑他照舊鎖好。伊古那答應着，就照霞那這五個字的暗碼，珍珍重重把櫃門關好，然後對瑪琪拖亞道：「這也算一場徼倖。如今查過無事，大家也好收拾完了。趕到後頭趁你舅父的宴會，瑪琪拖亞道：「此時差不多要散席了，不去也罷，不如趁着無人知覺，悄默聲兒的回了去，還好吧？」伊古那道：「倘東主明日問起來，因何不前往赴席？」那怎麼說呢？瑪琪拖亞道：「有罪總推歸我一人便是。倘若他問起時，你可說昨晚被瑪琪拖亞死拉到一間酒店，瑪琪拖亞飲得爛醉，抬也抬不動，我恐他胡亂睡着，着了風，因此把他送到家裡去，被這事纏個不清，因此遲了不及趕來。你照此說，那就無事了。」伊古那也依着答應了。於是瑪琪拖亞把所有血迹也都抹個乾淨，然後把那美人的手兒，用手巾包好，把那鑽石的

金釧放在夾縫的襟袋子里。同着伊古那一塊兒。人不知鬼不覺的一溜烟向大門鑽出去了。看官你知道這隻手是怎麼的來歷。嗎。如今不便說明。且先把一首感事詩念與看官聽聽。

拚得皮囊便真俠也。須既濟憶韋編。要知滿掌桃花血。正是當頭一指禪。

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回 窮措起家以財爲命 嬌娃選婿違訓失歡

却說圖理舍銀行行主的世系譯者如今且趁空兒表明。按這個圖理舍譽。當初本是個貧窮的人家出身。自幼從鄉裡出到巴黎。京城。在一個大商家的行裡雇工。他爲人很勤謹。故此被那商家十分看得起。將行內事權漸漸交給他管理。不上十來年。也就積了些資本。開了這間內國的銀行。生意極盛。以巴黎而計。這銀行也算數一數二的了。他的妻子因爲生霞那之時。在月裡得病身故。圖理舍譽與那妻子是個極恩愛的夫妻。不幸因產難去世。十分悲悼。也曾立誓不再續娶。雇了一個上等的保姆。把霞那鞠育長成。又請了一個有學問有見識的女師。教導他婦女禮儀。及那文藝歌曲音樂針黹等事。如今學得件件皆精。真個是才貌兼全。出挑得一個萬中無一的美女子。圖理舍譽每每憶起亡妻。萬種恩情。覺得總無着落。思念亡妻身後的留傳。惟有這愛女霞那。是他一點血脈。因此這點愛情。都移在霞那身上。疼愛霞那。就當作向亡妻盡點心事一般。所以他愛霞那。比別人疼愛子女不同。每日行中事務雖極忙極鬧。他午飯前後。也必定留一個時辰的工夫。同霞那說說笑笑。有時沒甚麼話可講。也要霞那將臉兒對着他。不住的看個飽。這纔算完了一搭心事。話說那日是禮拜五的時候。就是瑪琪拖亞及伊古那兩人在庫房拾得美人手的第二日。圖理舍譽在那大餐樓裏的椅子上坐着。用手招霞那到他跟前。霞那照日常見尊長親愛的禮。用手抱着父親的頸。輕輕向父親的臉旁啜了一啜。嬌癡癡的說道。爹爹。今天把鬍子剃的這麼乾淨。那臉上很是滑油油的呢。話着。那手兒便向他父親的臉上摩掃了一會子。圖理舍譽笑道。我的兒。你今年十八歲了。前日不是你的生日麼。依然是一般孩子氣。十八歲的女兒。也要端端正肅立個品格兒了。霞那笑道。是呀。我依然是個小孩子呢。爹爹的膝頭上。我很想爹抱我坐坐。爹爹是養大我的。比不同別人。如果我出去見了生人。我也曉得莊莊重重起來的。圖理舍譽道。十七八歲的年紀。如果親疎的界限都不曉得。那還成個中用的嗎。如今你年紀也不算小了。也應該擇婿的時候了。霞那聽見提起擇婿二字。羞答答的不覺漲紅了臉。再不則聲。一直走向那邊桌子上。把那蒸熱的鷄子端將過來。圖理舍譽微微的笑着道。這也不用害甚麼羞。你已是及笄的時候。提親是應該的事。自古道男大

須婚。女大須嫁。那有終身做老姑娘的事。霞那把頭低着說道。我是一生願跟着爹爹。侍奉你到百歲呢。圖理舍譽道。那也是你一點孝心。我也不願把你遠嫁他方的。話着。忽然轉想。又想改口道。遠方的外國人。只有一個我很願招贅他做個女婿的。你記得那個俄國人嗎。那是個有錢的財主呢。霞那答道。爹爹。休要把孩兒來開心罷。圖理舍譽道。那是真話。你不記得先日來過那個俄國人。叫做荷理別夫的麼。他在俄國。現做大尉的官。家當很是豐富。我的行裡。也有十萬圓的金錢存下。此人品貌亦不俗。又是個大家子弟。那還不算好的麼。霞那聽見作起色來。答道。這樣的人家。我是極不願意的。有法國這麼自由的人。不做反去做俄國人。受那沒自由的法律拘束。我情願死。也不願吃這個飯。圖理舍譽聽了。帶着笑道。死也死不得這麼易。有爹爹在。也不用你操這個心。我定必揀到合你的意的。我這間銀行。幸而也有寬餘地方。我揀個一生可以同着我一塊兒住的。做個女婿。你可願意麼。霞那道。那任從爹爹的主意。我但求跟着爹爹。時時可以見爹爹的面。侍奉爹爹。那就願意了。圖理舍譽道。然則這樣身分的男子。漢。你真沒有不願意的嗎。霞那道。果然是合了爹爹的意思。孩兒是沒有不願意的。圖理舍譽又道。然則年紀你也不論的嗎。霞那答道。二三十歲的。也不論。圖理舍譽點了點頭道。是了。那正是當時得令的美少年呢。霞那道。孩兒不曉得甚麼美不美。也不計較甚麼。少年不少。但求有些才幹。不是個薄倖郎。那就好了。圖理舍譽道。不錯。有本事有情義。那是第一件緊要的事。比如家當。那兩個字。你又是怎麼樣的主意呢。霞那道。爹爹有這麼殷實的家業。那又何必較計甚麼家當不家當。圖理舍譽道。那也不錯。家當有。沒有。也可不計。但要勤謹。像得個興家創業的模樣。兒將來也不怕不發達。即如我初在鄉裡。也不過是個窮漢。却不料如今竟然坐了巴黎第一二把的椅子。霞那道。可不是麼。縱然是有本事有情義。如果是個懶惰。愛吃不愛做的人。那就沒有指望的呢。圖理舍譽道。愛吃懶做。那便是不中用的東西了。我告訴你。我的心意。如今看中了一個男子。現時甚麼家當都沒有的。但將來這個銀行。打算入他些股份。把這盤生意交給他。算是與我兩份合做的。你的心意如何呢。霞那聽了這句說話。不覺滿心歡喜。應聲答道。是爹爹這麼中意的人。孩兒是萬分敬慕的了。圖理舍譽道。果然是個孝順的女兒。如果你也合意。我就想把家內的業務。及我們的意向。早日對他說明。盡地交托過他。你知到這個男子叫甚麼的名字麼。霞那滿臉兒堆着喜色。答道。是美治阿士麼。是美治阿士。那個男子麼。圖理舍譽本來笑吟吟的。對着霞那。忽聽見霞那舉出這個名字。突然斂了笑容。斜着這雙眉。含着一種慍色。問道。美治阿士。美治阿士。我同你講了半天。你以為我是賞識美治阿士麼。霞那見父親忽然變了這個臉色。把自己的臉色都嚇黃了。再不敢出半句的聲。垂着眼。把頭低了。圖理舍譽又厲聲問道。我所講這番說話。你怎麼忽然把美治阿士想起來了。快告訴我。霞

那暗中想道。美治阿士是我最屬意的男子。當時以爲爹爹也是同我的意一樣。不想這卦竟然變了。我若是始終默然。這個心事是沒有指望的了。想到此便大着膽子答道。美治阿士在銀行裡。原不是個下等脚色。當着書記的職役。也是代爹爹分任辦事的權的。他不是我家得用的人麼。爹爹所有要重的事。不是時常交給他辦理的麼。他的品性也不錯。人又純直。又勤謹。還不算一個好夥計麼。圖理舍譽歎口氣道。你口口聲聲只記着美治阿士。那就錯了。霞那道。然則爹爹的意思指着誰人呢。圖理舍譽道。你問我的意思嗎。我并不是看中美治阿士。我告訴你罷。這個美治阿士。我爲甚麼用他在這裡做書記呢。本來他的父親從前同我這銀行常有交易。也是個老主顧。後來他的家運不濟。事事崩敗。把那些家業都弄得清光了。因此他的父親抑鬱生病。也就死掉了。留下這個美治阿士。一貧如洗。不能過活。我爲着同他父親相識過一場。是以起了一點憐憫的心。將行裡書記的職役給他做了。我用他的緣故。就是爲此。并非取他的品貌。亦并非愛他純直勤謹。你想我他招把做女壻。那是斷不能設的。霞那道。怎麼斷不能設呢。圖理舍譽道。你曉得他的家世來歷麼。他是個貴族的官裔。雖然現在不露出貴族的腔子。但以一個侯爵的公子。在人矮屋簷下。低着頭做人。暫時不得不委曲忍氣。究竟他自幼驕養慣的。那種奢侈揮霍的手段。那裡知道這個錢來歷的難處。我們做買賣的人。怎能設板惹得他來。況且我從少時就是貧窮出身。四五歲的時候。已經知道這個錢的好處。故此一生儉約。攢積得這副身家。我老實對你說。我家的女壻。一定要揀個同我一樣貧窮的人家子弟。那是一定不易的家法了。霞那被父親教訓了這一頓說話。看看這點心事。已是成了絕望的景象。不覺忍着兩眶子的眼淚。低着頭一語不發。圖理舍譽見女兒這麼光景。知道一時自己的話說得太重了。不覺生起一點憐愛的心。把臉色回轉過來。改口說道。呵呵。我爲你只顧把話儘地來說着。這個湯攪着。凍得冷冰冰的都忘記了。哪。你也吃點兒罷。我見你常時放着這副刀叉。懶懶的甚麼都不愛吃。那身子怎能設強壯呢。快些陪着我吃點兒罷。霞那滿面堆着淒涼。喉裏帶着悲咽的聲音。微微應道。今天甚麼都不想吃。瞧瞧請用罷。剛說着。忽聽見外廂有人行走的脚步聲。一直到了大餐樓門邊。把手向門梆子敲了兩敲。遂輕輕的踱將進來。欲知這個是誰。且聽下回分解。

第四回 善知識相逢離恨天 巧安排強行逐客令

話說圖理舍譽剛纔把女兒教訓。上肯招那書記美治阿士爲壻。不料話猶未了。如今踱將入來這個人。正正是他。他本來是霞那心頭牽掛着的人。一聽那腳步的聲響。早已認得八九不覺把這種無限的淒涼憤怨。從心坎兒一直湧到臉上。及至美治阿士到了餐樓之內。他眼巴巴的把美治阿士的臉望了一望。這種淒涼欲訴的心事。就從那眼睛兒的光線渡將過來。美治阿士見了霞

那這般情形。就如接了無線電報一般。也就猜中了八九分。臉色不覺黃將起來。惟是當着東家面前。不好十分顯露。勉強忍着。站在圖理舍譽傍邊。細聲說道。方纔俄國大尉荷理別夫到來。請你一見。現在客廳上等着。圖理舍譽像個極不喜歡的聲音。口答道。食餐的時候。會甚麼客。叫他等着。美治阿士聽了。不敢怠慢。答應一聲。是。連忙退了出去。這裡圖理舍譽把朝餐食完。立起身來。見霞那在那邊坐着出神。好像想度甚麼似的。圖理舍譽用手撫着女兒的肩頭。說道。你也不用憂心了。爲父的說話。正是替你打算的。你好好聽着爲父的教訓。把美治阿士丟開。一時雖然覺得難過。漸漸也就忘了。你把餐吃完。慢慢的自己細想。試看偌大年紀的父親所說的話。有理。抑或你自己使性子固執的有理哩。你仔仔細細想一想。那就自然明白了。懇懇摯摯的安慰了幾句。就從大餐樓踱將出來。心中想道。料不到今日提起擇婿的事。累霞那哭了這一場。也覺問心難過。但幸今日一問。方知到他心上的事。不然。我就始終睡在那夢裡頭了。我一向見他在我跟前。尚未脫那些孩子氣。因此也不大留意防閑他。不料他就有此意想不到的事。幸而知覺尚早。從今不得不要格外留神了一頭想。一頭走到那客廳上。那個荷理別夫大尉。正在把那紙烟用兩指夾着。吸了個不耐煩。圖理舍譽走近一步。同他握握手。說道。對不住。對不住。太簡慢了。荷理別夫恭恭敬敬的答道。造次登門。十分驚動。弟因今朝接到本國來電。促令歸國有事。刻下便要起程。因此到來辭行。且欲將從前寄頓的些少金錢及那些。說至此。圖理舍譽急接口道。那是不錯。閣下所寄頓的金錢。隨時可以收取。但平時銀行的規矩。凡接收巨款。先要預日通知。可巧今日法國銀行。有數十萬的款到期應交。已預備好了。尚有數日之期。如今就從該款內提撥。先行交與閣下。便是。荷理別夫道。弟此來非欲收取這段款項的事。弟從前同那款項一齊交來。那個小鐵箱子。那時也曾向老兄說過。這是弟家歷代所傳重要的品物。此箱子弟要一齊帶回國去。特地到來通知。至於款項。不過欲取田二三千金。作爲沿途旅費。其餘仍然寄存貴行。比之自存倉庫。那更穩當了。圖理舍譽道。然則閣下幾時要用呢。荷理別夫道。明日早晨九點鐘。弟當親來領取。說完。便匆匆起身告辭。圖理舍譽把他送了出門。轉身仍舊入客廳坐下。把美治阿士叫了進來。嚴氣正性的擺出那東家的架子。問道。你在我這裡已經有兩年了。你記得麼。美治阿士答道。是兩年零三個月了。圖理舍譽又道。其中我有甚麼地方待薄你的。沒有。美治阿士答道。說那裡話。自從先父去世之後。美治阿士一無倚賴。幸蒙東主提拔。格外栽培。得在行裡供職。此恩此德。正所謂沒齒不能忘的了。圖理舍譽道。你也知道感恩麼。既是感恩。就不該來盡惑我的女兒。難道算是你報恩的所爲嗎。美治阿士突然聽了這話。好似當頭打了個霹靂。知到不是個好消息了。不覺嚇得兩臉鐵青。如同呆了一般。連話也答不上來。圖理舍譽又道。此事你也不用掩飾了。我已經審問明白。女兒也已承認。

了。美治阿士此時不覺那種公子家的舊脾氣。幾乎要發作起來。用力禁制。方把這氣捺將下去。答道。小子并不敢隱飾。自己亦不知到過犯之處。至謂小子盡惑令女公子。此言不知從何說起。莫非小子有誑騙令女公子的財物等事麼。圖理舍譽道。你也不必用那咬文嚼字的話。在我跟前搪塞。我老實問你一句。你是很眷愛我的女兒麼。美治阿士答道。眷愛的心那是有的。圖理舍譽道。然則你想眷愛霞那。就估量着霞那也眷愛你麼。美治阿士道。方纔東主說霞那小姐甚麼都已承認了。然則眷愛不眷愛。想東主聞霞那小姐的言。也都明白的了。圖理舍譽忽然翻了口調。着着實實的說道。我是個生身的父。他敢不照直的供認。你也不用多說了。從前的事。追悔已是不及。幸如今已經知覺。自今以後。不能不設法挽回。美治阿士忽聽得設法挽回四個字。不覺變了顏色。一種又怨又急之氣。衝得頭筋條條暴漲起來。圖理舍譽又道。你也不用惱了。年少兩相愛慕。那也是人情有的。但欲我把霞那做你的妻子。那是斷斷不能的事。我并非嫌你是個破落戶的人家。你的境遇。我是盡知到的。我也着實的憐愛你。你的品行。我也儘見信得過。并不會有半點兒的意思睨不起你。但我仔細思來。你的家世。是個侯爵的貴族。我是個鄉裡的平民。以平民的女兒。怎敢扳你貴族的門戶。我之心意。并無別的。不過因我是個商人。我之女婿。亦願擇一個商家子弟。那纔是我本分的事。貴族的公子家兒。怎能設同我商家人合攬得來呢。如今霞那着實被我教訓了一番。他已經醒悟。已經聽從我的話。絕了這個念頭了。你也該把這無益的念頭收拾收拾了罷。我家裡近在咫尺。你在此出出入入。實屬不便。我極願你從今以後。二三年間。勿與霞那會面。如果兩不相見。漸漸的丟開手。那自然也就忘了。我這番說話。并非把你退職。你切勿誤會我的意。今有一句話。和你商量。我在埃及分設一間支店。意欲委你到那支店當個代理人的職任。任滿三年。你儘可積得一分小小的家當。那時擇過一個好人家的姑娘。也可以過得活了。這是我一番的好意勸你。你須要知道纔好。如今你也不用立刻回答我。我今天有事。此刻要到別處去。今晚或者不回來。你慢慢想過。明日後日。回我的信。也未爲遲。你莫小覷了這事。到埃及的出息。是比別處強得多的呢。那老頭子有意無意。半冷半熱的說了一頓。就身起大踏步出門去了。圖理舍譽因動了這一點家庭專制的念頭。下了這一番強權壓制的手段。有分教。

慕色起心思賣友。

捨生畫策累恩人。

後人有長歌一首歎道。

錢神尊骨月賤中懷百慮交相戰風俗習慣坑煞人可憐專制家庭變天生國民於我何所讎。湍水強決東西流兒女亦國民。

壓抑夫何求。豈不曰憂樂關懷是親志。越俎借箸非多事。豈不曰少年識見未堅定。抉擇不審將爲累。那知大造成。烝民各賦愛力爲精神。正副兩電具攝力電力之大。尙有何物能比。倫陰陽二氣皆元理。團體結合萬化始。肩任義務行平權。種類密切社會起。斯道本自含太和。因果緣法無偏頗。薰蕕雜植異根性。那得玉樹成交柯。君不聽王郎曲。御輪翻作輿脫輻。君不見璇璣軸。廻文字字失聲哭。縱然繩尺能閑防。生趣已絕非鸞鳳。覆水斷帶秋扇捐。舉案空羨梁孟光。斯民豈盡良德薄。牙角凶終歌鼠雀。是皆間接強權人。釀此禍胎莫可藥。野蠻未開化。憤憤吾無言。巴黎號文明。據亂仍朝敵。獨惜自由石像默不語。冷眼閱世徒渠軒。

要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五回 美書記憤辭埃及店 瑪公子夜赴瀨音川

却說圖理舍譽不願把女兒嫁與美治阿士。苦苦要設法把他兩個分析開。究竟他意中所選的人是那一個。現時他隱着不曾說明。然測度說話的來頭。一定是那管賬伊古那了。惟是美治阿士并不知到這個根由。以爲我一生的朋友。只有伊古那是個莫逆之交。如今受了這番委曲。只可向他訴說幾句。因此一直走到樓上賬房。把伊古那邀到一間談話的密室。伊古那見他神色慘淡。與往常不同。因問道。你身體莫非有甚麼不舒服的麼。美治阿士道。我并不是身體不舒服。特地來同你作別。從今以後。我不在這個行裡執役了。伊古那道。爲甚麼事。哦。我知到了。前日聞得東主說要派人到埃及的店裡去。莫非把這個差使派着足下麼。美治阿士道。我不到埃及去。伊古那道。然則那裡去。美治阿士道。那裡去現還未定。要之我一定不在這裡。我已經不是這行裡的雇人了。伊古那吃驚道。莫非東主把你辭了職麼。美治阿士道。也不是要我退職。實在因爲那一件事。說至此。剛欲把圖理舍譽適纔的話向他訴說。忽然見一個人半遮半掩的在門外竊聽。美治阿士留心一看。對伊古那道。那細憲助摩祖在外邊偷聽我們的說話。你可把這個門關了罷。伊古那道。這東西只曉得頑意兒。那裡曉得留意窺探人家說話。你既是這麼小心。我便把門關了。就是於是站起身走到前頭。把門掩着。然後再復歸坐。美治阿士道。伊古那君。我眷愛霞那的事。你不是知到的麼。伊古那道。是呀。我聽說霞那小姐極愛慕你。我正很替你歡喜。美治阿士道。當初我以爲霞那也是一樣的眷愛我。如今方知是我白眷愛了他。我極悔我的癡心迷惑了伊古那道。這話是怎麼講。他不是同你已訂了婚姻之約麼。美治阿士道。正惟是有婚姻之約。所以我纔陷了這個錯誤的念頭。如今被東主把他責了一頓。他聞得父親已經同他擇定了別個人家。他一時就變了心。把從前的念頭都掉轉了。伊

古那道。這話怕不實罷。你只聽見他父親說。你也會見霞那小姐沒有。美治阿士道。我雖然沒見他。但他的父親說道。霞那聽他的說話。已經醒悟過來了。如今把那個念頭都斷絕了。如果霞那不是變了心。何得謂之醒悟過來。伊古那道。那也不過是推測之論罷。要之東主究竟因甚麼事不肯招贅你爲婿呢。美治阿士道。他說我是貴族後裔。不應該繼他商人的家業。他要在職役中人。另揀過一個最適當的招贅。伊古那道。我諒霞那小姐未必肯答應這個事。美治阿士道。他既說醒悟過來。那有不答應的道理。如今老頭子爲這個事。恐防我近着碍眼。要把我擠到遠處去。叫我到埃及同他管理支店的事務。又說埃及的出息比別處好。伊古那道。我諒此事。或者是東主特地試試你也未可定。你何不答應着去呢。你若到埃及。這支店的事權。便是你獨當一面。如果用心經理一二年。把一切事務整頓整頓。將生意擴張起來。那不是顯你才幹的機會嗎。我付諒一定是東主想試過你的才幹。然後定那東床的座位罷。治美阿士道。不管他試與不試。我受了這一場奚落。捱了這一頓刻薄。也就够了我了。兼且這等背盟失信。無終始的婦人。想起來也就令我灰心。我也再不願見他。也再沒臉面在此法國的土地做人。打算走向人境隔絕的地方。不論美國印度星架坡。隱姓埋名。放棄此數十年無用的形骸。做個他鄉之鬼罷了。伊古那道。你此時着了惱。胸中的氣憤。慫慂不平。作此無聊之思。那也難怪。但凡事須要仔細想透。切不可拚着性子。百事不顧。一經錯了。那就要吃後悔的虧。美治阿士道。蒙你箴規。我也知道。但我此時心枯意寂。甚麼得失都不管。我已決定主意。准明日一早便起程了。伊古那道。你主意已決。我也沒法把你挽留。但出門的人。旅費是第一件要緊的事。我諒你猝然間未必能備。我這裡攢積得點子金錢。不知你盡地拿了去。暫時應用着罷。美治阿士道。極感謝你的盛情。但我立意自己設法籌策。並不願叨忝人家的幫助。雖然是我我的交情。再不講甚麼客氣。且待我先白籌畫過一番。如果不够。再向你商量罷。刻下銀行正當事忙的時候。請先辦了你的公事。今夜或明早。趁銀行未開。寫字樓之前。我再到你寓所一談。我尚有許多說話。想同你細講。此時且告別罷。說完便起身要走。伊古那知道美治阿士是無法籌畫旅費的。目下身邊一文沒有。又不肯受人家的資助。見他這個毅然不顧的主意。恐他是懷了自尋短見的絕念頭。不覺心中徬徨起來。牽挽着美治阿士的手道。憑你要去到天盡頭也沒緊要。你切不可起那絕路的念頭啊。美治阿士聽了。強笑着道。你恐防我自尋短見嗎。此事你請放心。我不是沒氣骨。吃不得苦的人。大丈夫寧爲境遇所困。斷不肯被境遇抹煞。這個膽氣。我也是個頂天立地的男子。漢斷不與那婦人女子一般見識。做那淺見的事。你放心罷。伊古那道。如此那就晚些會罷。於是兩家分手。美治阿士遂下了樓。一直向大門出了去。話分兩頭。却說昨夜金庫裏丟掉那美人手的事。伊古那自從受了瑪琪拖亞囑咐的話。今日到了銀行。再不敢題起。

依舊照常一樣。在賬房裡辦公。適纔美治阿士到來談了這一會兒。如今不覺已是四打鐘。銀行規矩。一到四打鐘便不辦事。因此把賬部疊攏起來。正打算回家裡趕那晚餐的時候。忽然見瑪琪拖亞走將進來。說道：「伊古那君。昨夜那隻手又生出一段稀奇的事呢。」剛說着。回轉頭來。見助摩祖正站着在門外。瑪琪拖亞向着他說道：「你這個東西站在此聽甚麼？那時銀行已是收工的時候。你還在這裡做甚麼走罷。」把那個助摩祖喝退了。然後再對伊古那道：「此地說話究竟不便。不如找一個僻靜的地方纔說罷。」伊古那道：「可也不必這麼小心。此地再別有他人的。你剛纔說稀奇的是怎麼事？」瑪琪拖亞道：「昨夜我把那隻手拿了回來。留心細看一看。原來是個左手。我想到婦人沒了手。已是不經見的事。如今沒了的。又知道是左手。那更一定沒有雷同的了。我有了這個主意。出去查訪查訪。也就更容易了。」伊古那道：「你所謂稀奇的。就是這個事嗎？」瑪琪拖亞道：「你別要心急。慢慢聽着。還有呢。我當時拿了這隻手出去之後。自己想着這個已是沒了生氣的東西。如果留着。第一件他不久便腐爛。第二件萬一被巡捕知到。那就不得了。如今既然有了這隻手。便可做個憑據。這隻手留着也無用。不如把他拿到無人之處。靜悄悄的丟了。省得露出形迹。因此夜深時候。一直照瀨音川跑去。不料正跑之時。忽有一個長大的漢子在我後頭趕來。步步跟着我。尾隨不捨。我也就留神關顧着。到了十字街口的去處。我轉身就向那橫街跑了進去。轉了幾個灣曲。回頭看時。他仍然跟着我。離十來丈的遠。我料這個必不是個好東西。一定是甚麼做眼綫的人。若不設法快走。被他追來。那就脫身不得了。正愁着。可巧有一駕沒有人坐的馬車。從前面駛來。我急跑了上車。囑那馬夫使勁加了兩鞭。那馬就追風逐電似的。霎時間那漢子就不見了。我於是在各街迴旋了一回。及至一打鐘時候。然後叫那馬車跑到瀨音川。下了車。一直跑到橋上。四面弱望。并沒有一個人影兒。我纔把這個手拿了出來。從橋上輕輕的丟下水去。是晚白白的跑了一夜馬車。花了五塊多車錢。你說可笑不可笑呢？」伊古那道：「還有甚麼？」瑪琪拖亞道：「丟了之後。我就趕回家睡了。今天一早在床裡爬起來。心裡估記着這件事。胡亂梳洗畢。便跑到各家相識的貴婦人處。滿心高興。要打探出這個事來。不意到了許多家。個個婦人一切如常。并不見有甚麼動靜。我就心冷了。抱着悶回到家中。適值那每夕新聞剛派到來。我就拿起。一看。不覺嚇了一驚。原來這美人手的事情。已經登在報紙上了。伊古那急問道：「這事果真的麼？」瑪琪拖亞道：「你不信。我給你瞧瞧。」說着。從袋子裡把本日的每夕新聞拿了出來。遞給伊古那。伊古那急忙接着。查閱起來。要知這每夕新聞說出甚麼話來。且聽下回分解。

第六回

讀新聞提心吊膽

趁機會胡想亂思

却說每夕新聞雜報欄內。有一則標題着「瀨音川美人手發現。」其文曰。

今日瀨音川發現一段奇妙不可思議之事。瀨音川之下流。有某漁戶之子。於昨宵臨流垂釣。忽然釣得一人手。此手連着半截腕骨。想是極利之刀所斷。不知從上流何處蕩漾下來。漁戶不敢隱匿。奔報於附近警察署。警察即將此手送交國家軍醫查驗。玆據某軍醫所佈告。言此手是婦人左腕。其形體甚纖削輕巧。當是上等婦人。再查該手傷痕。計其截斷時刻。應在未投入水以前二三時間。至其在水內所經過之時刻。亦爲期未久。大約是昨夜十打鐘前後所拋棄云云。現該手施以防腐劑。用瓶載起。存放在摩洛哥街解剖會博覽場中。其餘事之原委。現尙未悉。刻下警署已派遣偵探。四處嚴密查訪。諒不日此案當有頭緒。此案一經發露。料必有非常新異之奇聞。俟時再當詳細續登。以飽諸君之眼福。

當時伊古那查得此段新聞。從頭至尾讀了一回。瑪琪拖亞等他讀完說道。此事我本來不願經警察的手。不料去在這麼大的川裡。也被人家釣着。真是湊巧。伊古那變著臉色。把新聞紙放下答道。我當時也告訴你。叫你去照直告訴東家。聽憑東家投報警察署。你偏偏不願意。又要自己另外出甚麼手段。出甚麼奇策。如今依然隱瞞不過。被那警察知道。那便怎好。這都是你累了我了。瑪琪拖亞作色道。呀。你怕這事就累了你不成。像你這樣豆子大的膽兒。還想出來幹別的事嗎。諒來這事。警察斷斷辦不來。就是外間所傳說的新聞。也不過是談論幾日。過了這幾日。你看還有誰記着。伊古那道。這手現放在博覽場中。每日遊覽的如許多人。倘或有知到原委的。當場剖白出來。那便怎好。瑪琪拖亞道。你又說傻話了。此事除了本人。怎能說還有誰知道。如果既是本人。斷沒有對衆剖白。說這手是我到銀行做賊丟掉了的。請你給還我罷。你想這句瘋話。說得出來的麼。你試想想。也就明白了。你別要懸心罷。我且問你。今日舅父到了庫裡。可有甚麼破綻的疑心。沒有。伊古那道。今日我見了東主。并不敢露過半點風聲。他亦未曾向我查問過甚麼。諒來未必看得出破綻。只不過當入賬房的時候。他問我昨晚的宴會。因何不到。我就照着你所教的說話回了。也就罷了。今日東主的心裡。很沒得空兒。所以別的閒事。都沒有十分留意。瑪琪拖亞道。難道有甚麼老主顧的行店倒閉。所以他心裡沒得空兒麼。伊古那道。那裡的話。這銀行根基這麼穩固。就是有三兩家主顧的大行店倒閉。也未必費得着東主這麼操心。他并非爲生意的事。其實因美治阿士同霞那小姐兩家戀愛之故。如今被東主知到。今朝他兩人受東主誠責了一番。剛纔美治阿士來對我說。要辭工不做呢。瑪琪拖亞道。有這個事。那不是鬧翻了麼。伊古那道。真是鬧翻了。適纔東主要把美治阿士調往埃及支店去。美治阿士不願。因此把職辭了。瑪琪拖亞道。那是一定了。美治阿士本來是個貴族的身分。不過現在窮了些。少了這個

錢老爺不會來巴結他。究竟他仍然記着氣節兩個字。怎忍受得這點難過的氣。諒他就是餓死也未必肯答應。如此方像得是個美治阿士的所爲。我很讚賞他。只虧他囊裡沒有點錢。這旅費不知怎麼籌法。他現在想到那裡去呢。伊古那道。他并不曾定主意到那裡去。只說道。一意跑向別國去。再不回到法國來。我想霞那小姐。握着這別離的苦楚。不知怎生過這日子。瑪琪拖亞道。十七八歲的女兒們。那裡有甚麼定見。不過暫時捨不得。有點淒涼。也未可定。不上三兩個月。聽聽他父親的話。那便漸漸把前事丟過腦後。從新揀起姑爺來了。女兒們沒定性。我也見得多了。如今把這件事替你想。我料舅父把美治阿士趕走了。他的意思却是爲着你呢。那真是你的福氣了。伊古那道。無蹤無影。那裡有這個事。瑪琪拖亞道。你說沒有這個事。照我說。一定是有的。我知到舅父的心理。一定想招贅你。且不止心裡想。他也曾說出口了。前幾天我聞舅父說道。商家人沒有兒子。就沒有帮手。事事都很不便。幸虧得你在此。提點提點。我舅父見了你。就不論甚麼事都放了心。你試想想。我是論說的麼。兼且每次禮拜四請酒。都有你的分子。本來這個夜宴。是爲着同他女兒鬧熱鬧熱鬧開心的。如果美治阿士長在巴黎。雖然隔絕不大見面。他女兒知到美治阿士不會變心。依然帶着那條戀愛的根。兩家不肯打斷。或者不容易輪得到你。如今美治阿士已是到別國去了。他一定怨他薄情。說他無義。那戀愛的根。自然就要割斷了。那不是你的福氣麼。伊古那道。這也未必。我想我們大眾朋友。一旦離別。尙且牽掛着放不得心。何況他是個女子。又是個心裡的人。那纏綿的情絲。好容易翻得轉的麼。瑪琪拖亞道。那有翻不轉的話。俗語道。你既薄倖。怪不得我無情。如今美治阿士先做薄倖。把情根割斷。不記念他女兒們的恩義。忍心把他拋撇不顧。怎不令他絕望。事到絕望。怎怪得他要斷念。這邊斷了念。那消受的福氣。不是你還有誰呢。伊古那本來是個假至誠的偽君子。平日臉面上雖然裝成莊莊重重的模樣。不露出甚麼聲色。但他的心裡。實在日夜焦思。很想吃這塊天鵝肉。如今聽見瑪琪拖亞這番說話。正中了他的心懷。不覺低了頭。并不答話。心中已自想到槐安國去了。瑪琪拖亞又道。不用想了。那一定是你出頭的機會了。如今且去吃晚餐罷。於是瑪琪拖亞同着伊古那。到了一間酒店。把晚餐吃完。又牽率着同到戲館裡聽戲。伊古那心心念念。只想做銀行東家的姑爺。晝思夜想。都記着一個霞那小姐。那裡是有心聽戲。到了十一打鐘。同瑪琪拖亞分了手。跑回自己廬所。適見子桌上擱着一封書子。面上寫着是美治阿士寄來的。因拿起把封面拆開。看道。

伊古那君足下。午間與兄有約。今夕或明早到尊廬一叙。刻弟已趕赴夜車啓程。明日侵晨。距君已在數百里外矣。從茲一別。把晤無期。世外餘生。勿以爲念。匆匆留白。美治阿士頓首。

伊古那讀完。把書放下說道。真真可憐他了。歎了一口氣。也就到床上睡了。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七回 點失賊銀行驚盜竊 認賠款大尉顧功名

却說次日。圖理舍銀行。弄出一件非常的事變來。當時伊古那在家。還未知到。清早起來。梳洗一會。用了茶點。到九點鐘時候。照例出行辦公。及至到了行內。見金庫這兩扇鐵門。已自大大的打開。不禁大吃一驚。想道。昨日退行的時候。我明明把鎖栓好。怎麼能殼打開。走進裡便看時。見鐵櫃的鎖件。件都已扭開。便知到是被盜行竊無疑。記起前晚美人斷手的事情。料得又是他昨夜再來。今回已自得手去了。不覺嚇得魂靈兒都走吊了出來。急的奔到後樓。告訴東主。圖理舍譽聽見。好像頭上打了一個霹靂。大驚失色。赶忙跑到庫房裡。便一一查點過來。却也奇怪。計庫裡所存的款項。總共有三百餘萬。多半是現成的金錢。竟然不曾短少。僅僅失了一張五千圓的銀票。再把鐵櫃內的匯單點過。也依然照數完全。圖理舍譽纔放了心。把手巾將額上的汗珠兒抹了一抹。說道。所失僅五千圓。倒也沒甚要緊。但看這樣情景。也真奇了。這鐵櫃不是也開了麼。鑰匙只有你同我拿着。暗碼也只有我同你知道。還有誰呢。此事諒來不是外人。一定是行裡的人無疑。如果是外人。不特這鎖不曉得開。還要逃不脫這個機械的利害呢。伊古那肚子裡先已懷了鬼胎。這機械拿不倒賊的緣故。心裡早已明白。惟暗想更改暗碼的記號。那賊怎麼能殼知到。總想不出頭緒來。意欲把前晚的事對東主說明。又碍着同瑪琪拖亞約定了。不能翻口。不得已含糊答道。這事確實的奇怪呢。鐵櫃的祕法。連機械暗碼一概都曉得。手段這樣周密。事情這樣冒險。倒僅僅偷了五千圓。諒來確不像外賊的所爲。且一個人是做不得來的。圖理舍譽道。總之行裡的人。內中儘有同謀引綫的無疑了。正談論間。忽見守門的小廝助摩祖走進來稟道。俄國大尉荷理別夫到來。現在客廳上等着。他說特地到來領昨日約定的東西。圖理舍譽聽着。猛然記起對伊古那道。荷理別夫大尉所存下的鐵箱子。呢。可在鐵櫃裡便嗎。你快看看。伊古那答應着。把鐵櫃的抽屜揭開一看。不覺嚇驚道。不好了。這小鐵箱子不見了。剛纔查點。不曾留意這個。如今找遍都不見了。荷理夫在客廳上聽見這話。就忘了形。忙跑到庫房裡。便並不與圖理舍譽等見禮。對着他兩人說道。怎麼把我這鐵箱子亡失了。這個是我的性命。我萬分珍重。方交托你存放。如今失了。我斷斷不能干休。我寄存的十五萬金錢。你把他失了。我也沒甚要緊。這箱子是金錢買不來的。你失了去。打甚麼主意。還我圖理舍譽同伊古那聽着。不迭的向着他賠不是。并把他失竊的情形。哀告一番。荷理別夫帶着憂憤之色。向圖理舍譽道。這箱子內裡的緣故。諒你未必知到。因為這個箱子。也不知幾多人恨我。想設法偷他。所以我忙着送給你存放。以爲你這金庫堅固穩當。可以放心。不料依然逃不過他們暗算的手段。如

今既已失了。諒難再復到手。雖然事縱萬難。我也斷不肯干休。惟是此宗失案。如果佈白出來。反不好辦。如今莫如索性隱着。不要投報警察。等我想個法兒。跟究跟究。至你失了這五千圓。諒你是要報失贓的。也可不必等我替你抵填了。你當作無事。把這事交給過我一人查辦罷。圖理舍譽適纔被他逼迫一番。不料忽然轉了調子。講出這話來。覺得出乎意外。因答道。那裡的話。方纔受老兄的怪責。自問實在惶恐無地。如今承尊意指示。不要傳揚出外。并願替敝銀行填了這失款。老兄這樣海量。兄弟實在萬分感激。此事本是敝行的疏虞。兄弟正欲求老兄見諒。見諒所失鐵箱子的價值。兄弟力量若果做得到。自願竭力賠還罷。荷理別夫道。說起賠償的話。這鐵箱子實在值不得五塊錢。其中的品物。不過是抄存的字紙。因為我受了本國政府的密旨。到來渣辦事。精這失案。若被我國駐法公使知道。那就報知我國政府。我政府就於我大有處分。故此特求祕密。不要宣揚出外。我寧願多費些金錢。靜中設法查究。諒來你等也是不知情也。未必有受人囑託。與那賊串同。那是我信得過的。總之我是欽奉密旨的。差官所到之地。少不得有人窺伺。這回的事。諒是敵家所為。所以更不能罷手。我且問你。當日把這個鐵箱子存放鐵櫃之時。行內有誰見着。還有那個知到的麼。圖理舍譽道。除我之外。只有這個管賬及那個書記生美治阿士。此外再沒有別人了。荷理別夫道。哦。美治阿士。就是時常在你案傍。這個很修潔的美少年嗎。我時常聞得他在行愛鬧排場的名。他不是先年做過駐俄公使嘉黎那侯爵之子麼。圖理舍譽道。不錯。自從侯爵家業退敗之後。身後異常蕭條。所以我把他提携。用他在這裡當個書記。荷理別夫道。現在這裡。我很想會他一面。圖理舍譽道。這很容易。就叫伊古那去叫美治阿士來。伊古那道。美治阿士昨夜搭火車不知那裡去了。圖理舍譽道。搭火車到那裡。此時還不回來麼。伊古那道。他不回來了。昨夜他有書子給我辭行呢。說着。便向袋裡把昨夜擱在桌上的書子拿了出來。荷理別夫接着看道。這便有些可疑了。書內并不題所去的地方。這不是逃亡的意思麼。對着圖理舍譽道。老兄。你不覺得詫異嗎。不知圖理舍譽答出甚麼話來。且聽下回分解。

第八回 審問賊蹤書記受屈 溺情魔障慈父失歡

話說荷理別夫見了美治阿士的書子。動起疑心。猜量他是與賊同謀的黨。圖理舍譽的本心。本來知美治阿士脾氣是個硬直的。男子不像那做賊的人。但去得無踪無跡。也不免動起疑心來。如今聞荷理別夫問起這話來。皺着眉頭答道。是呀。去得不明不白。半夜裡猝然動身。此事實實在可疑。惟是他這個人向來不似見利忘義之輩。怎麼忽然敢做起賊來。就向伊古那道。你到守門人那裡問他有誰看見美治阿士昨夜的踪跡麼。伊古那答應着。下了樓一會兒。上來回道。看守大門的人說道。昨夜十一點鐘的時候。

美治阿士進來拿了一個皮包子去了。我再到美治阿士房內看過。所有他平日擺設的東西。已經甚麼都沒有了。圖理舍譽聽着。不作聲想了一會說道。這就確實的可疑了。半夜裡來拿皮包子。其中顯有情弊。他十一點多鐘還未起程。想此時還未到得外國地界。尚在兩國交界地方也未可定。不如即發電報通知邊界的警察。還可以捕拿得着呢。荷理別夫道。宣揚出外是使不得的。我已經告訴你了。圖理舍譽道。不錯。我一時心裡着急。倒把剛纔約過的話都忘了。以後還牢記着罷。伊古那平日與美治阿士同事。他的行為。問心是信得過的。況且前兩天有賊來過的蹤影。及今回美治阿士出走的緣故。他心裡都是知到。今見東主拿定是定美治阿士這點良心。自是忍耐不住。禁不得要替他解釋幾句。聲顫顫的從旁說道。美治阿士的行為。看來雖似可疑。諒他一人做不到此外。想必另有甚麼歹人暗中謀算。須要切實查究。尋了的憑據。方能追出底裡來呢。荷理別夫道。那是不錯的。我也是這麼想。你在裡當算賬。每日來往出入的人。可有那個是你意中所猜疑的嗎。伊古那道。別的可疑之處。意中也不覺得。惟有這個看守庫房的人。每夜總在十二點鐘以後纔回來。諒此失竊的事。那賊必定在十二打鐘以前下手。那是無疑的了。荷理別夫道。照此說來。然則美治阿士更是可疑的了。圖理舍譽對着伊古那道。看守的工役。每晚到十二打鐘還不回來。你怎麼總不對我說。這樣不中用的人。就應該立刻開除了他。這是你太不留心之過了。伊古那道。不是我敢隱瞞着。因為我自從初來那時候。見他已是這樣。估量東主是知到的。所以沒有說及。荷理別夫道。事已過去。悔也無益。如今且再查驗。看他用甚麼法子開這鎖罷。圖理舍譽聽着。再復把鐵櫃門拉開一看。見有一個新鑰匙。還依然插在鎖穴裡。不曾拔去。圖理舍譽當下把鑰匙拔出來。拿着一看。說道。這賊也新樣的很了。偷了東西。連鑰匙也不要了。這鑰匙沒有模樣。他怎麼弄得來呢。伊古那。你想想美治阿士。日前有向你借過鑰匙看過沒有。伊古那道。沒有。圖理舍譽道。恐怕就在我那房內抽屜偷了出來。交與鐵匠印了模樣的。不錯了。我屋裡除了美治阿士。別人是容易進去的。這一定瞰我不在家。悄悄的入去偷了來。惟是鑰匙縱然偷得。怎麼就曉得這個祕法呢。伊古那。你前晚聽見外便有腳步的聲音。你把那祕法換了。後來還見美治阿士到過這裡沒有。伊古那道。昨日早上到過一次。不過是一息間工夫。是時已是開了鐵櫃的時候了。圖理舍譽道。鐵櫃雖是開了。這櫃門上不是依然現着那祕法的字樣麼。伊古那道。他并不曾行近櫃邊。諒未必能够看得見。圖理舍譽道。他有心窺探。眼睛一過。便已印在腦袋裡。那裡肯被你看得破。好提防他。而且既經看見。一定故意離遠些。方不令你生疑。你試想想。這個捕縛的機關。只有美治阿士知到的。他向來都裝作不知。如今纔曉得是他的心計呢。伊古那明明知到這事。是委屈了美治阿士。屢欲把前夜美人手的事情剖白出來。因為答應了瑪琪拖亞。翻不過口。二則

已是過後的事。如今纔說出來。一定大受叱責。心內躊躇躊躇。好幾次都把口禁住了。荷理別夫愈想愈疑。向着圖理舍譽問道。此事我想除了美治阿士之外。再無踪影。可以捉摸。我當從此設法查究。出根據來。我且問你。美治阿士平日所交處的朋友。與那種人往來最多呢。圖理舍譽道。此人交遊極少。甚至禮拜日。乃躲在屋裡。絕不見有甚麼人與他往來。此人生平的品行。也算是個好男子。不知怎麼忽變了本性。會做出這意外的事來。荷理別夫道。他往常沒有提說俄國甚麼事嗎。圖理舍譽道。他曾隨父親到過俄國。故此時常談說俄國的風景。及俄國人的故事。也是有的。荷理別夫道。他別處還有甚麼親戚。圖理舍譽道。沒有。只聞得他在布理他尼的地方。有一間舊房子。是他父親遺下的。荷理別夫又盤問了三兩件零零碎碎的事。因說道。跟查美治阿士去向的踪跡。此事我可以辦得來。無庸再費你心。以後我也不暇常到這裡。但如有要事。求你給我個人情。不論甚麼時候。均許傳見。以便商量。請教。說完。握了握手。就告辭去了。荷理別夫出了庫門。向樓上正面的梯子。踱將下來。是時金庫隔壁的小房子內。忽然見助摩祖攝手攝脚的走將出來。繞向後樓的小梯子。跑下。追着荷理別夫。尾後向大門去了。他平日是個頑皮的東西。年幾又少。個個都不大留意他。所以絕無人知覺。圖理舍譽自荷理別夫去後。對着伊古那把今日所應做的事。一一吩咐了。然後向後樓進去。話分兩頭。却說圖理舍譽自昨日把愛女霞那責了一頓。迨後因有事出街。夜深纔回。父女不會會面。心裡很是牽掛着。如今稍暇。因走進霞那房內。只見霞那滿臉堆着愁容。眼胞皮腫得胡桃兒似的。伏在書案上。拿着一枝筆兒。不知寫甚麼。呆呆的坐着。想絕不動彈。圖理舍譽走近跟前。平心靜氣。帶着微笑說道。傻驢。霞那。你受了誰的欺負。爲甚麼哭得眼胞皮都腫起來。霞那聽見。也不轉過頭來。只是憤憤的答道。都是你沒情理。強屈女兒受這委曲。這樣的淒涼。叫我心裡怎能熬得過。說話間。又吊了幾點眼淚。覺得一種怨怒之意。現於辭色。圖理舍譽嚇驚道。哦。爲昨天的事情。你就記恨到今天。你只管發惱氣。只怕你要後悔不迭呢。你知到嗎。美治阿士現在弄出一件壞事。以後再不能踏進我門了。霞那裝作聽不見一般。并不做聲。圖理舍譽又望着書案上問道。你寫甚麼書子。要寄與誰。霞那道。寄與美治阿士。圖理舍譽作色道。甚麼。寄與美治阿士。你如今在爲父的跟前。也不復忌憚的嗎。霞那硬着性子答道。這些事。我並沒有甚麼應該忌憚之處。美治阿士是我心裡擇定終身倚靠的人。已經同他訂有婚姻之約。不論那個。也是不必隱瞞的。圖理舍譽道。好一個婚姻之約。你以後可不必要爲父了。凡事任自己性子。就可以主持得來了。那文明的法律。我也見得多。甚麼自由結婚的國例。總未見有年未過二十歲的女兒。就可以違抗父命。自行擇婚的道理。霞那道。我正在想等到二十歲再說。圖理舍譽平日并不曾見霞那違過半句的話。如今見他這樣。不禁大怒。厲聲喝道。甚麼呀。你等到二十歲再說嗎。居然

想挾你一分子的自由權利。來欺壓爲父的主權。強背父訓。偏偏要嫁那鼠竊狗偷之輩。做賊婆子。你不把心竅兒淘一淘。不把耳朵掙開打聽打聽。美治阿士已經做了賊。偷了金錢逃走了。霞那道。不要說謊。美治阿士斷不做這些事的。圖理舍譽道。歇着嘴聽我說。我本來好好的待他。叫他去管理埃及支店的事務。他不肯聽。說至此。霞那趕着說道。那是一定了。美治阿士的脾氣。斷不做這搖尾乞憐的。圖理舍譽又道。因此他昨天晚上走進庫房。開了鐵櫃。把金錢偷去了。霞那道。爹爹。你不要委屈了人。你試調美治阿士來問問。我諒這樣的事。斷不是他做的。圖理舍譽道。還想問他。他如今不知去向。只怕已經逃到了外國了。霞那忽聽這話。心裡突的好像被一枝毒箭攢了進去一般。臉上忽然翻白起來。說道。他甚麼都沒講過一句。那就去了麼。說着。便覺得身子虛恍恍的。安坐不穩。仰身要倒。圖理舍譽急忙把他扶着。只見他唉的一聲。仆在他父親的腕上。不覺連氣也絕了。要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九回 恃聰明強作老吏語 趁熱鬧暗訪美人蹤

却說銀行失竊那一天。夜裡十打鐘的時候。某街上有兩個少年。非常的親密。並着肩在街上行走。看官。你道這兩個是誰。原來一個是銀行頭腦的外甥瑪琪拖亞。一個是銀行的管賬伊古那。他兩人正行着。伊古那帶着幾分疑怪的聲口問道。這樣大冷的天氣。你拉到那裡去。瑪琪拖亞答道。你這樣沒心肝的人。那就煩了。現在所去的地方。不是剛纔同你約定了麼。伊古那道。到戲院裡聽戲嗎。瑪琪拖亞道。不是。如今且到凌水池去。伊古那道。到凌水池做甚麼。瑪琪拖亞道。現在池上的水結得很厚呢。伊古那道。這麼冷冰冰的。有甚麼好頑意兒。瑪琪拖亞道。同你這樣的人遊耍。真是沒高興。今夜風也定了。算甚麼冷。此刻的時候。各處的美人都往池上趨水。那些衣香人影。好似銀世界裡放出萬樹梅花來。實在爽心悅目。少年的男子。沒有一個不愛趁這熱鬧的。冬令的頑意兒。此事算作第一的樂境了。伊古那道。雖是這樣。但我心裡有事記掛着。不論甚麼樂境。也沒閒心理會的了。瑪琪拖亞道。你記掛着的事。我已經知道了。不過爲那鐵箱子失竊及那美人手的事情。這也何必白操心。諒來舅父斷不疑到你身上。你請放心罷。伊古那道。雖然不疑到我身上。但美治阿士與我是個交好。如今無辜受人疑議。我不能替他辨白。怎麼得安心呢。瑪琪拖亞道。我與美治阿士亦是個好朋友。但今回這件事。要我決實定他無罪。我也不敢承擔。是必要認真查個水落石出。如果這事與他是有干連。我以後便不認他是我的朋友。如果這事確實與他沒有干連。我當設法幫助他。替他解脫此冤罪。我們今夜到要凌水池去。你曉得我的意思嗎。我亦是爲查探這個事情呢。伊古那道。然則未經查過。你就不敢信美治阿士是無罪的了。瑪琪拖亞道。

那也難說。他若是沒有意思。爲甚麼半夜裡靜悄悄的瞞着人到行裡拿皮包子。都不避嫌疑。況且大例的做賊。放着這麼多金子。豈有不拿。僅僅拿得五千圓便了事。諒世間沒有這麼厭足的賊。美治阿士本來是個囊裡空空的人。旅費一切。斷沒能設打算。古語說道。人窮起盜心。所以姑且試一次的手段。做個權宜之計。或者他心裡立意日後發迹。然後加一倍二倍償還。如此立心也未可定。至於這個鐵箱子。他何故也偷了呢。這事很難推測。大約這箱子內。必是那婦人有甚麼的祕密事件。在裡頭。這個婦人定然。是美治阿士甚麼者相好。因爲被人拿着甚麼祕密的事件。自己不能安心。想設法盜回來。不料事不就手。被鐵櫃的機拿械住。無計脫身。不得已把手割斷了。今回再托美治阿士代他設法。美治阿士於鐵櫃的暗號機關。都是見慣記熟。如今已立定主意。不雇行內的工。是以大着胆子。把鐵箱子代他偷了。自己另外又偷些金錢。預備逃走的旅費。此事想來。總有七八成像。你說與他絕無干連。我就不敢附和。大凡推量一事。必要將始終首尾勘透。人家的議論。我是不輕易信的。伊古那道。美治阿士與霞那小姐。愛情這麼專摯。那更有甚麼情婦呢。瑪琪拖亞道。你不是美治阿士。你怎能知得他透。既然知他不透。怎能保得他過。少年心性。鍾情不止一人。世間不知見盡許多。他到如今方始屬意霞那。以前未來。這裡雇工之時。翩翩然一個貴族佳公子。正是紅粉場中的活寶兒。你說那個不愛想他。他暗中有個投契的私人。也不算特別的事。以溺愛開不得交的人。爲一點心願。至殘斷了肢體。都不得遂。豈能不代他心痛。既動了憐念的意思。他把事情求托到來。你說怎能推諉呢。伊古那道。任你怎麼說。我的意思。總是信得過美治阿士。斷沒有這些事的。瑪琪拖亞道。有也好。沒有也好。我不是硬賴他。總之要查探明白。如果美治阿士確實沒有這等事。我是必幫助他。放強來也要舅父把霞那嫁過他。雖然是令你難過。我也顧不得了。若是查得美治阿士於這件事果是有罪。我一定對舅父說明。就把你招做霞那的夫婿便是了。伊古那道也罷了。瑪琪拖亞道。那隻鑽石手釧。怎麼樣呀。瑪琪拖亞笑道。就是這麼樣。那隻手丟了。那隻手釧。說着把袖子撻起。給與伊古那一。看說道。套在我腕上呢。伊古那道。這樣的東西。虧你帶在手上。你不怕人家笑話麼。瑪琪拖亞道。怕甚麼。只管任人家笑話。也沒要緊。要之我也并不是亂給人看。必定見這個人有點子意思。我然後露出這隻手釧。做引子來兜搭他。說也湊巧。近來漸漸已試出些眉目來了。今兒早上。我到某間首飾舖子裡。把這手釧給他看。聞他說道。這隻手釧。前十來天有個貴婦人。拿過來見過一次。因爲脫了一顆鑽石。叫我代他嵌鑲。前幾天纔鑲好。交回他。這貴婦人是初交易的客人。所以不會知他的姓名。想必是近來纔搬到巴黎住的甚麼大戶人家呢。此話看來。就顯然是個大大的影子。若是很命的探聽着。諒來沒有跟究不出來的。伊古那道。你又不知他的名姓。從那裡跟究起來。瑪琪拖亞道。這東西總是從首飾店裡打

來的。我就從各處的首飾店打聽去。到了晚上。或在戲院子裡。或在凌水池上。凡鬧熱的所在。多婦人家會集之處。我就把這隻手釧。向那釧裙隊裏誇示。誇示說。此物是我一個知交愛悅的美人送給我做紀念的。引他們猜一猜。看有那個怎麼說。伊古那道。這句不是僂話麼。該物的原主前晚纔斷了手。此時傷口正不知怎樣。痛苦想必像個大病的人。倒在牀上動也動不得。非經過三四個月。不輕易能殼平復。那裡還到頑意兒的地方。瑪琪拖亞道。本人雖是走動不得。但婦人的事情。總要婦人家纔知得透澈。不論那個。如果有認得這個婦人的一見了這手釧。定然問道。瑪琪拖亞君。你在那裡得這東西。哦。我曉得了。這不是某某姑娘的手釧麼。他不是同某某君最相好的麼。如今又看中了你了。這個人真是多情的很呢。那愛講說話的婦人。定然是忍不住口的。必定一五一十的數將出來。就是碰不倒這等的人。今晚碰不倒。我又明晚。明晚碰不倒。我又後晚。總要忍耐些性子。多耽擱幾天。多把幾個人見見。縱然碰不着。漸漸那婦人家也會傳說起來。那時傳到他本人的耳朵裡。少不得觸動他的忌諱。必定找人來向我討情。豈不是拿着針子。從眼孔裡就引出線來了麼。伊古那道。這麼曲折的法子。我聽還聽不清楚。那裡幫得你手。我是個沒中用的笨東西。同去也做不得材料。不如讓我先回去。恕不奉陪罷。瑪琪拖亞道。你不願去也不能勉強。隨你的意罷。倘若訪到了消息。我然後再告訴你便了。伊古那聽說。握了握手。說了兩聲對不住。便分頭作別。向自己的廐所回去了。這邊瑪琪拖亞獨自一個向凌水池的運動場上來。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回 凌水池評看金條脫 更衣所結識美婦人

却說凌水池上有一個大運動場。乃是巴黎市上那般富人家合資建造。以備冬天大家到此趕冰頑耍的。當下瑪琪拖亞到了場外。進了一座大門。見丹墀上停着許多來客的馬車。也有雙馬四輪的。也有單馬雙輪的。兩行一字兒的排列着。再進了儀門。內便種着許多花木。是個極大的公園。中間一個白石砌成的水池。廣濶約有數十畝。水面上的冰。結成一個琉璃世界。加以四面的電燈映着。就如在水晶宮裏一般。池旁一路環拱着迴廊。接連好幾所樓閣廳堂。是遊玩人更衣駐足品茶呼酒之所。是時正是最熱鬧的時候。有的趕完了冰回來休息的。有的結束停當。正往池上施展手段的一來一往。好像是穿梭一般。瑪琪拖亞一頭走。一頭瞧。看那閨閣嬌娃。可有認識的沒有。正走着。忽覺得背後有一個人。在他肩上一拍。便閃身縮向人叢中去了。瑪琪拖亞掉轉頭看時。已不見了那人的影兒。獨自沈吟道。是那個刁攢的東西。在此搗甚麼鬼。把我嚇了一跳。說着。便走進一所休息的地方。欲找個座兒駐足。只見偏廳上已先有幾個婦人坐着。定睛看時。原來是嘉喜夫人。同着幾位富貴人家眷屬。都是認得的。在此雜坐着說

笑話兒。一見了瑪琪拖亞進來。大家齊聲招呼道。暖。暖。瑪琪拖亞君。許久沒見了。你往那裡來呀。請來我們這裡坐罷。瑪琪拖亞走近跟前。彼此見了禮。旁邊那個婦人。一眼瞧見了瑪琪拖亞。手上光閃閃的露出一隻手釧。笑說道。瑪琪拖亞君。怪不得近來總會不着你的面了。原來你又得了甚麼新鮮的寶貝兒。你們瞧瞧。他腕裡帶着一件東西呢。各人聞說。爭要借來看看。瑪琪拖亞并不推攔。向腕上脫了。遞給嘉喜夫人。嘉喜夫人接着一看。說道。原來是手釧麼。果然好精巧的手釧。但款式未免太舊了。我還記得我的母親年少之時。這樣款式。是趨時的。這個手釧。倒像是我母親帶過的呢。瑪琪拖亞微笑着答道。這是一個富貴家的姑娘。他說的是他祖代家傳的寶物。十分珍重。特地送給我做個紀念的。嘉喜夫人笑道。暖。暖。原來是美人的表記麼。是那一位姑娘呀。我試猜猜。說着。拿在手上把玩了一回道。哦。我記起了。這手釧好像在那裡見過了。這位姑娘我諒來是認得的。但如今在口頭裡一時總說不出呢。說着。又側了頭儘地想着。那傍座的婦人也說道。是的。我也像見過的呢。但總想不起來。要之這個款式。是沒有人同的東西。慢慢想過。總是記得的。嘉喜夫人道。也罷。現時越急越觸不起。且待下次會你的面。我定然是想得出來的。大家正評論間。忽然見一個長大的漢子。滿臉的鬚鬚。年幾約在四十歲左右。從外便走將進來。此人是誰。原來是與瑪琪拖亞同俱樂部的館友。是一個有名的大醫生。名字叫做烏拉迓華。原籍是奧國人。因為愛法國民權的自由。故此搬到巴黎居住。家財很是豐富。他的醫學是從德奧兩國的大學院出身。已經考得最上等的文憑。是個醫學博士的銜頭。如今在法國居住。就以他的醫學濟世。凡有貧難的人到診。他不特不要醫金。連藥也要贈送。因此個個都當他是個活佛。惟是他的容貌。生得甚是古怪。好像亂草堆裡埋着個饅頭一般。又高又大。又昂藏。儼然是南山進士鍾馗化身似的。但他的脾氣。是極之和順。於應酬上的工夫。又十分周到。所以富貴家的眷屬。都不大厭他。反喜歡同他往來。凡有甚麼的大宴會。少不得都要招請他來周旋周旋。所以他識人最多。況且又是個醫生的家。家都可以到的。如今閒話且按下不表。却說是時烏拉迓華走了進來。與各位婦人握手見過禮。然後向着瑪琪拖亞道。你幾時候來了。剛纔池上有一個非常艷麗的美人。到來趟水。我正在想。找你去看看。今晚來了這個美人。引得滿池上的人都看得呆了。呢。瑪琪拖亞道。你不要說謊。到這裡池上趟水的人物。我差不多都見過了。烏拉迓華道。此地我也是常到的。惟有今夜所來的美人。我是頭一次見着。你試去看看。瑪琪拖亞道。照你所說。想必是天仙下凡了。說着。便站起身別了各人。同着烏拉迓華一齊走到池邊上。果然遠遠見着一個美人。猶如離弦的箭一般。一直向水上溜去。及至將到盡頭的所在。忽然作一個燕子翻身。學楊妃醉酒。扭着腰。轉了一套大連環。又曲曲折折。演出一段逆勢風帆。這一種巧妙純熟之處。兩旁人山人海。不住的拍掌喝采。瑪琪拖亞

也看到出了神。心裡不迭的讚賞。惟是時尙隔得遠些。臉龐尙不大看得清楚。忽聽得烏拉近華說道。你看。他如今就要回身向這裡趕來了。話猶未了。果然見那美人一翻身朝着瑪琪拖亞這邊趕來。正正對着瑪琪拖亞打了一個晃兒。這種光艷之色。比那電燈光還利害。幾乎不曾把瑪琪拖亞的神魂都晃眩了。瑪琪拖亞禁不住的讚歎道。果然是絕世仙姿。西施王嬙見此也要失色了。說猶未了。只見那美人又向左便迴環趕將過去。是時適值池上有人跌傷。事務所急來把烏拉醫生請了去。單單剩下瑪琪拖亞一人站在池邊。好像被釘子釘住了腳跟。動也不動。平水線的眼睛。轉也不轉。不住的望着那個美人。不意忽然後頭有人喚了他一聲。回頭看時。原來是銀行的小廝助摩祖。瑪琪拖亞拿出主人的派頭。正色問道。你跑來這裡做甚麼。方纔在廊下把我的肩膀拍了一下。就是你嗎。你這討厭的東西。深夜裡滿到處跑。混甚麼呀。還不快些回去看守門戶嗎。助摩祖像着要哭的樣子。答道。我并不是到這裡貪頑。我每夜到這裡服侍客人。叨點子賞錢。回去買些牛奶待奉老祖母。因為老祖母害了病。過不得活。我不出來找些外路錢。那家裡就沒得吃呢。瑪琪拖亞聽了這番說話。未免動了點憐憫的心。說道。原來是這樣嗎。沒要緊。我明天對東主說。加給你些工錢。就是如今我先賞你一點子錢。你快些回去罷。便從袋裡掏出幾個小洋錢。給了過他。助摩祖歡天喜地的跑去了。瑪琪拖亞再看那個美人。依然尙在池上頑出許多的新花樣。趕來趕去。向着瑪琪拖亞打了十餘個照面。這一雙俏麗的媚眼。不住的注在瑪琪拖亞臉上。瑪琪拖亞暗想道。今夜碰得這個好機緣。用甚麼法子可以親近他。想幾句甚麼開端的說話。纔可以入手引他扳談呢。正躊躇着。只見那美人已經歇了。從冰上走了上來。到更衣所。把冰靴換過。停了一會兒。便走將出來。是時遊人已漸次散去。那美人也是要回去的光景了。瑪琪拖亞不覺着了急。老着臉。在那美人後頭跟上幾步。堆着滿臉笑容。對那美人下了。一個禮。不知瑪琪拖亞要用甚麼法來兜搭他。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一回 見色起心借端挑逗 即物示信無計彌縫

話說法蘭西本來是個共和政體的國分。怎麼叫做共和呢。因為一千八百四十八年。法國的人民。將專制的政府掀翻了。以後不許強權的人再有長遠盤據君位之事。大家合着在議院裡議定。將這個君位的舊制刪除了。改立一個名位。叫做伯理璽天德。這伯理璽天德即係大統領的意思。這個大統領。是憑一衆國民揀擇有才有德有聲望的人公舉他去做。四年一任。凡有國家大事。由議院議定。交他畫押。政事權限。算是歸他總理。任滿之後。聽憑國民集議。查察他任內所辦之事功過如何。再行定選。所以做大統領的。都知道自己的職任。係國民推尊我來替他大衆經理公務的。知道我的身分。就不過是一個通國人雇用的大管家。知道

這個家當交給我管理。是有限期的。不久就要結算。不似從前的君權。可以永遠盤據着這個勢位。將衆人的家當。一手抹過。盡作自己的私物。反任意將大衆原主難爲。所以自從路易拿破侖當過這任。以後相繼不知換了十幾個。至到如今。個個都守着規矩。照章辦理。沒有一個敢恃勢強橫。他亦沒能設有強橫得來的權。看官。你說這個共和政體好法子不好呢。却說法國自從變了共和政體之後。國中人民。個個得享安樂。人人有自由的幸福。這點精神。便覺得活潑起來。餘暇之時。大衆叙樂尋歡。真是有鼓腹嬉游的景象。每日到了四打鐘以後。你一羣。我一隊。說不盡種種快活的頑意兒。凡到了運動場上。不論認識不認識。也不必拘拘束束。講究那雞兒打架的點頭禮。惟有大衆團聚。各盡其興便是了。如今且說瑪琪拖亞當時見着那冰上的美人。將要回去的光景。心中着急想道。今夜的奇逢。斷不可當面錯過。惟是外國的規矩。凡初次會面。想着同人家招呼。必要有個與他熟識的人。帶領做個介紹。彼此遞了名片。通了姓名。然後交談。方是正禮。況且此人是個女子。更不得莽撞。萬一他不倜傥。豈不是討個沒趣。但一時找不出那個介紹人。意中又捨不得丟開。不覺心裡着急。忽然逼出了一個臨時計來。只見他忽然搶上幾步。攔着那美人前頭。放低了顙子。柔聲說道。姑娘。請恕我莽撞。我有一句話。想請教姑娘。因爲我同兩個朋友賭嘴。要求姑娘一句金言。分個輸贏。不知姑娘肯給我一個人情嗎。無端無緒。突如其來。倒把那美人嚇退了幾步。這一雙俏麗的眼睛。把瑪琪拖亞打量好一會兒。纔說道。甚麼事作賭。要我怎麼樣分斷。那種嬌嫩清脆的聲音。傳到瑪琪拖亞的耳鼓邊。恍惚像是出谷的黃鶯兒一般。聽得渾身都麻起來了。瑪琪拖亞大着胆子。進前一步。低聲說道。并非別的。因爲我同伴的人。見姑娘在池上趺冰。十分羨慕。大家互相猜量。有個說姑娘像是意大利的人。有個說姑娘像是西班牙的人。彼此爭論不決。故此冒昧要求姑娘指示。定個輸贏。那美人聽說。也不嫌他輕侮。并不動氣。有意沒意的答道。我也不是意大利人。也不是西班牙人。瑪琪拖亞笑嘻嘻的接口道。啊。這麼說。我就猜着了。我想意大利西班牙都不是結冰的國分。如果姑娘是這等地頭生長。那趺冰的法子。斷不能學得這麼精妙。我一見就決定不是這兩國的人了。照我的意思忖度。姑娘倒像是北地的人。或者是荷蘭國的嗎。美人道。不是。然則是瑞士的嗎。美人道。不是。敢則是俄羅斯。瑞典。挪威。英吉利。丹麥。波蘭。土耳其。那是一定不錯的了。那美人含笑答道。都不是。我就是在這裡巴黎生長的。瑪琪拖亞道。啊。我是巴黎人。姑娘也是巴黎的人麼。怪道穿着的派頭。這麼像。我也是這麼想來呢。請問芳名是怎樣稱呼。叫阿竹麼。叶阿梅麼。美人道。倒被你猜着。我名字就是叫阿梅。瑪琪拖亞鞠躬道。多謝姑娘。多有得罪了。求你見諒。見諒。美人道。那裡話。你不過大家朋友打賭好頑。有甚要緊。瑪琪拖亞笑嘻嘻道。姑娘請恕我。我老實不敢相哄。我不是真打賭的。我因爲見着姑娘的芳容。心裡思

慕的很。所以特地扯個謊。借意親近親近。藉此想探聽姑娘的芳名呢。美人道。你要查我的名字。這也何難。我是正正大出來。也沒有甚麼要遮瞞的事。我的名字。怕甚麼人知。如今我的名字。你已知到。也再沒別的事了。請你讓開些。我回去罷。說着便舉步要走。覺得他像有意無意的。方纔讚賞他。不覺他歡喜。調弄他。也不見他作惱。瑪琪拖亞此時。以爲這個縫兒。是可以鑽得進去的。便老着臉皮。趁勢糾纏着問道。姑娘你要回去麼。府上在那裡。黑夜裡冷清清的一個人。我很替姑娘擔心。不如我陪着送姑娘回去罷。那美人道。不必了。不敢勞動貴步。瑪琪拖亞道。那裡話。說甚麼勞動二字。如果姑娘嫌棄不許我近前。我就跟着後頭替你關照。總之伴送姑娘回到府上便是了。那美人道。你定要跟來。這便怎好。我不過因爲好頑意兒。偶然高興。到這裡趕趕水。如今忽然帶着一位男子回去。豈不要動了人家的疑心。雖然你這位相公。看來是個君子的人。可以放心。伴着說說話兒也好。惟是要跟到我家裡。那就使不得了。瑪琪拖亞道。這兩隻腿。願意替姑娘跑跑路。我也作不得主。禁制他。姑娘如果不要我相送。我就遠遠跟着。跟到姑娘門前。站着守到天亮。替姑娘做個狗兒罷。那美人不禁撲嗤的一笑。說道。你這位相公。想是要惱煞人。真沒你的法了。如此說隨你的意罷。但我有一句話。要先同你講定。你送到我住宅這條巷子。你就不要跟我進去。瑪琪拖亞心裡暗想道。這女子料是有丈夫的了。他的當家。定必是個醋缸子。所以怕得這麼利害。便會了意。答道。曉得了。我送到府上的巷口。我不進去就是了。說着。便用手腕挽着那美人的纖手。一路的跑。美人要左便左。要右便右。不知拐了幾個彎兒。絮絮叨叨。講了多少無謂的閒話兒。也不必細說。正走着。轉到一條街上。經過一所公園。這公園四面圍着一幅短牆。剛向這裡走過。忽見牆邊上。凭着有三個大漢。鬼魚祟祟。不知在此地商議甚麼。是時已是十二打多鐘的時候。夜深人靜。只見那美人像是有些胆歉的模樣。貼近瑪琪拖亞身旁。用力挽着瑪琪拖亞手腕。瑪琪拖亞也覺得有些胆歉。兩家默然。急着腿走了過去。瑪琪拖亞道。倘若是你一個人獨行。今晚見了這幾個漢子。不要把你嚇煞了麼。那美人道。如果是我自己一個人。我就要坐馬車回去了。瑪琪拖亞道。實在你府上是那條街呢。美人道。離這裡還有許多路。你若是嫌遠。就不該勞貴步了。說着。回過臉向瑪琪拖亞一笑。瑪琪拖亞道。那裡話。這樣走法。就跑到天盡頭裡。我也願意。越是去得遠。越妙呢。美人道。強嘴罷咧。我家裡離此還不止一半路。我住的地方。在上布街盡頭拐彎兒。纔是我怕你口裡強着是這麼說。心裡早已不耐煩的很。正想着逃脫呢。瑪琪拖亞道。你不信。等一會兒就明白了。此時那美人挽着瑪琪拖亞的腕上。忽然觸着瑪琪拖亞的袖子裏。覺得有些甚麼硬辟辟的東西。那美人道。啊。怎麼你披起甲來麼。瑪琪拖亞見問。知到是爲觸着了那隻手釧之故。因答道。不是披甚麼甲。不過是一隻手釧罷。美人道。啊。你是個男子。怎麼也帶起手釧來。想必

若來拜訪姑娘。到這屋裡。使得麼。那美人愛答不答的道。我又不曾約你。你來做甚麼。我這裡你是不宜到的。瑪琪拖亞道。我明天一定來拜訪。如果你不許我見面。你就要害煞我了。美人道。你明天到來。我也不在屋裡。我明兒一早要搭火車到外國去。總要兩個禮拜纔回。瑪琪拖亞皺着眉道。又要兩個禮拜。那就等煞人呢。沒法兒。只管耐着等就是了。你可不是叫我麼。那美人道。等到我回來的時候。怕你不把我丟向甚麼瓜哇國去了。還記得着麼。倘若是記得。到那時候就請來罷。瑪琪拖亞道。我怎敢忘。你肯賞我一見。我就是魂夢也記得的。只是我來訪問姑娘。用甚麼稱呼。府上的人纔曉得。那美人道。你說要見阿梅便使得。如果他們不曉。你就說來訪澤瀨娘。就沒有不曉得的了。瑪琪拖亞道。哦。澤瀨娘。口裡說着。心裡忖想道。以娘字稱呼。這定是不曾嫁人的了。不覺滿心歡喜。與美人握了手作別。那美人拿起鑰匙。匆匆開了門進去。轉身把門仍舊關上。瑪琪拖亞站在外邊。發了一回歎。將這間屋細細的打量了一回。想道。院子雖不大。牆壁窗戶。這麼潔淨。倒不像是租來的房子。三層樓閣。頗亦軒敞。諒來必是一個中等的人家了。再欲向屋裡一張。可惜黑沈沈的沒有燈火光。不能見內便的情形。肚子裡自己商量道。瞧不見也沒要緊。橫豎遲兩個禮拜。我是要再到的。那時進去訪着美人。自然甚麼都看見了。想罷剛要回去。轉過身來。遠遠見着有三個人影兒。在後頭閃閃縮縮。定睛看時。認得就是方纔在公園撞着那班鬼鬼祟祟的人。料他追着蹤。定然是想來劫奪我的銀子了。默計袋子裡銀鈔有限。縱然被他奪去也。值不得甚麼。獨是腕上有隻手釧。這倒是極緊要的物件。倘或被他們見着。這個金熠熠重墜墜的東西。定然是走不過的。這便怎麼處呢。通盤算着。兀的又見有一個人傍着牆陰。捻手捻腳的跑將來。瑪琪拖亞躊躇道。這班狐羣狗黨。不知有多少。人如今這裡又來了一個了。不如大着胆。走向前把他拿住。諒一個對一個。却是不怕他的。再又轉念一想。道。他先用一個人來。或者誘敵之計。也未可定。我勢孤力弱。怎能敵得他過。三十六着。究不如以走爲上呢。正在沈吟未決。只見那人越走越近。忽然聽見他低聲喚道。瑪琪拖亞相公。我在這裡。瑪琪拖亞嚇了一跳。道。你不是助摩祖麼。這時分還不去。又到這裡幹甚麼。助摩祖走近身邊。低聲說道。適纔我在凌水池上呢。你賞了我幾個角子。我正在要回去告訴祖母。剛打從那邊街上經過。看見有三個人跟着你同一位姑娘的後頭。遠遠瞭着。吱吱咕咕。不知講的甚麼。我看他不是個正經的人。因此趕上前。躡着他的蹤。靜悄悄的聽他。果然不是個好人。原來是個做强盜的。他們如今跟到這裡來了。聽得他們安排。定要等回頭。在這街口經過。便喝起暗號。把你捉住。要用繩子把你勒殺。這等說呢。瑪琪拖亞道。胡說。那裡勒殺得這麼容易。難道是沒有王法麼。街上還有巡捕。他只管來。我是不怕的。助摩祖道。雖是相公不怕。但你不要向那條路走。不如向這邊回去罷。我也是照這裡回去的。有我跟着。那就不怕他了。瑪

琪拖亞聽着。忍不住撲嗤的笑起來。說道。你這隻禿尾巴的拳鷄兒。有多大的分量。就有你在。便做得甚麼材料。助摩祖道。不是方纔我追着他的蹤。這班人一定認得我的。如今我跟隨在你身邊。他恐怕我跑去叫巡捕拿他。他自然就不敢動手。待等過了這條街。轉了過去。就是通衢大路。定然有馬車來往。我便替你我一駕空着的馬車雇了來。你便坐了馬車回去。那纔妥當。瑪琪拖亞獨自一個人。心裡實在有些害怕。但對着底下人口裡。不得不說得硬些。如今有了這個小厮來幫帮手。心裡倒也放寬了好些。因說道。你的家在那裡。我想明天買點東西到你家裡。看看你的祖母。助摩祖道。多謝相公。就是在這前頭不遠的。祖母現時有病。恐怕款待不到。請相公不要見怪。如果得相公光臨。他老人家不知怎樣歡喜。一頭說一頭跟着。舉起步來。走不到一箭多路。遠遠見前面有兩點火光。向着這裡奔來。恰像聊齋誌所說那條大蟒一般。定睛看時。助摩祖早已認得。接着口道。這前頭就是一乘馬車來了。你看他走得這麼從容。一定是空着沒有人坐的。待我走去雇了來罷。說着。便跑起幾步。趕上那馬車。雇了過來。那時瑪琪拖亞猶如得脫虎口一般。急跑了上車。對助摩祖道。多承關照了。說着。那馬車便飛也似的發起輪蹄。轉瞬便去得遠遠的了。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血海花傳奇

第一齣 嚼雪

玉瑟齋主人

(日常服淡裝上)

(戀芳春) 匝地塵黃壓城雲。黑傷心。怕近黃昏。望斷青山一髮。那是中原一捻腰支。瘦損料非關春懷秋怨。情難遣。只爲些哀樂無端。銷損華年。

(鷓鴣天) 雪作精神玉作膚。奇情磊落與人殊。懶描螺黛眉痕蹙。起拭龍泉膽氣粗。憂國久。淚應枯。江山煙雨太模糊。女兒與有興亡責。不信鬚眉始丈夫。儂家瑪利儂。姓菲立般。法蘭西巴黎市人也。系出清門。幼嫺姆教。雖非名族。頗誦清芬。自及學齡。早受教育。喜讀英雄之傳記。心醉政治之共和。雖無咏絮之清才。卻抱孤芳而自賞。二十五歲。與羅蘭郎君結婚。晨看並蒂之花。夕綰同心之纓。自喜英雄兒女。人誇名士美人。有志澄清聞鷄聲。而對舞分燈夜讀。比鴛翼以雙棲。結此琴瑟古歡。也算家庭一樂。只恨我法國自路易十四以來。政府專橫。國事日壞。專制的君權。已膨脹到極點。平民的自由。直褫剝到盡頭。積威所劫。百鍊都柔。士氣不揚。全軍皆墨。髮憂宗國。同懷漆室之悲泣。類楚囚空下新亭之淚。你看二千五百餘萬國民。個個皆婢膝奴顏。馴伏那

專制政體之下。我跟利儂雖是女兒。亦有國民責任。難道跟着他們醉生夢死偷息在這黑闇世界不成。(長嘆介)唉。爲爾寂寂英雄笑。人對此茫茫百端交集。今日天氣嚴寒。漫天飛雪。羅郎又赴衙中去了。枯坐無聊。且自擁爐賞雪。消遣一回。則個(粉蝶兒)四海皆秋氣。一室春難暖。止填胸熱血。濺濺可憐他凍死骨。橫中路。虛負了長裘心願。天色已暮。羅郎敢待回來也。足蛩然驚起空堦吠犬。

(生上)共和主義新羅馬。專制餘威死祖龍。感盡古今不平事。入門下馬氣如虹。小生羅蘭。籍隸里昂。性好壯遊。少能力學。熱腸沃雪。奇氣擎雲。思量做成一個頂天立地的男兒。抱定一個平等自由的主義。更喜家有賢助。道合志同。止是抱器待時。懷才未試。權就綿亞士一個工業監督之職。今日散值回家。不覺又將日暮了。(旦起迎見介)羅郎回來了。今日歸家恁晚。(生)官中公務冗繁。故此歸家稍晚。夫人。你在此何事。(旦)倦繡餘閑。偶爾薰香小坐。郎君你看。絮因風起。梅夢天寒。意欲同你煮雪閒談。作箇消寒雅會。不知可有此清興否。(生)妙呀。對雪圍爐。雅人深致。老子於此興復不淺。(並坐介)(合)

(梁州新郎)瓊花六出。瑤窗八面。中有冰心一片。室虛生白。鏡中人並香扇。(生)我兩人內熱飲冰。清沁肌骨。那些世間俗子。止知道羔羊美酒。恣情飲啖。那識得此中清趣呢。可笑他銷金帳裏。淺唱低斟。浪說神仙眷。我和你盟守歲寒。情同冰潔。看素娥霜裏。鬥嬋娟。生作鴛鴦不羨仙。侍兒把這窗扇推開。待我同夫人去憑眺一回。(作遠望介)(旦)瓊瑤千里。山川一色。好一個琉璃世界也。玉龍戲殘鱗。遍怕瓊樓玉宇。寒應顫。問身世。兩茫然。

(旦)外間時事。郎君頗有近聞否。(生)咳。再不要提起了。

(前腔)龍蛇起陸。玄黃血遍原野。佇看龍戰傷心。怕聽天津橋上啼鵲。那尼卡當國之時。雖把國中財政整頓得略有條緒。止爲貴族嫌惡。使他不安其位。我同胞平民。自古以來。僅有一部之土地。卻擔全部之國稅。已是第一不平之事。可恨嘉郎這國賊。更又新加租稅。妄起公債。百端欺壓。民不聊生。夫人呵。你看他剝

膚痛切。剗肉謀疎。叢集神人怨。前日雖開那狄布列士議會。然築室道謀。毫無革新實意。不及五月。便又解散。還是貴族橫行。依舊專橫罷了。(旦)國事腐敗。岌岌不可終日。朝政如此。大都無可指望了。縱橫狐兔。擅威權。空叫我婆緯淒涼。痛抱天。我看今日情形。我國民不流些頸血。斷不能把這污濁世界洗得乾淨。履霜感堅冰。漸把感時淚。向花間濺。嘆身世。兩茫然。

(生)敗壞國事。在上者罪。無可追。但我國民袖手旁觀。坐聽當國者之敗壞。豈不是放棄責任。我想美國當日受英壓制。比我法人還是苦惱哩。他國民攘臂奮起。抗英獨立。數年前竟自脫離母國。把這共和新國創建起來了。

(針線箱)十三州山河淒怨。受羈輓英雄氣短。止爲他髮沖冠。叱咤風雲變。便大地光明齊現。(旦)天下事。那件不人是力做成。我拉了種人何

遠不若條頓民族。難道這自由幸福美人。享得我法人便享不得他。空拳扭得乾坤轉。我却待銜石平。將東海填。古人有言。國之興亡。匹夫有責。我等亦是國民。一分子。自當肩起這條擔子。各自努力。雄心遠好。準備健兒身手。猛着先鞭。

(生)夫人言之有理。這雪越發下得大了。我們塊壘滿胸。正當澆之以酒。(合)(尾聲)澆愁待把奇愁遣。可奈飲冰難冷熱煎煎。休笑我假日偷閑學少年。(全下)

學海潮傳奇

敘事

春夢生

西歷一千九百〇三年十一月二十七號。爲古巴學生流血之紀念日。是日香花歌管。舉國若狂。事固慘烈。然亦古巴自主之一原因乎。聞其事者足觀感焉。故樂得而紀之。

西班牙之撫有古巴也。不以其屬地殖民之政略。剝削膏腴。而蠻力以壓制之。土人苦苛法久矣。此事則起于西班牙人之報館主筆加但農。加固負文名。乃襲祖傳專制之謬論。日肆攻訐。以售其奸宄。激而成變。古人乃邀戰于凱威士之墟。加率駐防軍往殲焉。與加尸歸海灣厚營葬。由是仇益深。而駐防人時思一報其前耻。適有僧徒以加墓被毀告。誣及醫學生。稽查員欲結西人之歡。羅織學生四十人入之罪。皆古之世族也。總督羅百士故庸懦而貪。欲得賄而赦之。又不敢辨其誣。獄未成。駐防衆擁集督衙。索罪人衆。喧塞途。羅欲脫身事外。乃詭辭。自署後遁。統駐防將軍堅大拿。縛學生八人置之法。餘以財贖免死。問徒方八人之流血也。坐之海旁舊兵房之壁前。自五尺之童。無不往觀而流涕者。授高德微拉刀。命斬之。高曰。吾不能殺無辜。寧斷吾刃。斫石刀折。乃易人鎗斃八人。高故武官。具熱血者。後卒葬山地古巴省。今追念前烈。遷海灣焉。乃彼事未久。加之予以聞其父墓毀。來奔視。親往遍查。則加墓未稍損。蓋誣獄也。

兵房後燬。土人留其片壁樹之。石紀其事。已相去二十年矣。其側有歌亭。近大隄。風晨月夕。海水湯湯。回首千八百七十一年之事。相去曾幾何。而興亡旦暮間耳。夫流血至慘也。而古之人紀念其事。祝花擊鼓。若有餘歡。則以三十年來。而古巴脫藩籬。慶自主矣。豈非當日數少年造之福。而今日國民食其報也歟。八人者家屬猶存。前因後果及身得見。不亦快哉。我戊戌庚子。去今幾何年矣。能無餘悲。能無厚望。用釋其事。紀以傳哥。願爲有心人道焉。

楔子一齣

(末古裝執拂上)

蝶戀花。故國江山無恙否。遼鶴歸來。城市都非舊。世界羣龍方見首。興亡細數十年後。着力東風獅子吼。血海波翻滌盡中原。垢時勢英雄天造就。謝他相助野蠻手。

(鷓鴣天)風濤滾滾浪花飛。烈士功成血濺衣。四百餘年新世界。不堪重讀劫餘碑。城郭是主人。非斷頭臺上杜鵑啼。已經多少滄桑變。歷歷星條獨立旗。吾乃費德力。高靈魂是也。生爲西班牙上將。名防家賊。暗護民權。爭奈舊政府恃專制之餘威。失羣藩之屬望。雌虎狂噬。鋌而走險。年來各島分頭自立。今屬古巴。學界流血之期。彼都追行紀念。謂予當日有功民社。由山地古遷葬海灣城。春草已灰。悵墓門之鐵鎖。蠻花似錦。布祗土之金錢。載道謳歌。發人猛省。新國氣象自爾不同。令我俯視塵寰。愴懷往事。好不悲感人也。

駐馬聽。你看那虎嘯龍游。燦燦星旗光北斗。你看那山清水秀。茫茫烟海接西歐。月裏山河幾次修。壺裏乾坤新結構。多少血人頭。換得來花錦明如繡。

有道是經一度流血便高一度風潮。幾百年寄人籬下的人民也。居然成就個完全自主之國了。這也是那般民賊與那些文妖相迫而成的。雖曰天運。豈非人事呵。

沈醉東風。那時節爲君的獵中原。門雞走狗那時節爲臣的媚一人。應馬呼牛。推翻了覆水舟。決開了防川口。一任的指槐罵柳。便贏得瓜分玉闕。豆剖金甌。千年醉酒間。人間何世蒼天知否。

自來革命之舉。都是禁錮民權。束縛自由而起。你想十九世紀而後。那裏還有你專制政體容足之地。不過替那新時代作個過渡罷了。況且民智之開。首在學界風潮之起。豈是禁得來的。

七兄弟。氣昂昂發達的清流。議論的自由。輸進文明的樞紐。那少年便似個風塵騷。那同志便似個陰陽騷。那舞臺便演出個魚龍門。

到今日得見太平。都是前日種成的善果。你看國民追念遺徽。立碑紀念。當年情事。都演上舞臺了。不免駕起祥雲。前去一觀則箇雙調新水令。好男兒詞筆換兜鍪。整是英雄天生非偶。將星自西落。海水尙東流。獨立千秋有豐碑。銘不朽。(下)

第一齣 文妖

(丑學士裝上)

填胸八股臭文章。製造專門奴隸場。殺人如草。那見血。只憑信口說雌黃。俺西班牙老大君主國一個博士。加但農便是。想我國祖傳專制。鞭策羣雄。恨自美起民權。法創革命。世界一變。人心動搖。自由平等之論。出自遊學中人。荒唐悖逆之思。遍及上下社會。我家領土遙遠。羣焉思動。是我在古巴。大張旗鼓。力矯邪說。專爲壓制土人起見。有的是駐防官軍。清門世僕。狼狽爲奸。誰敢不服。本非我家土地。治亂何必關心。樂得藉手他人。威福儘我作用。哈哈。我諒爾等生來注定的奴下奴。也只好忍氣吞聲罷了。

皂羅袍

有的是名場黃金烏帽。到今兒亦管不得後日的風潮雨潮。龍門狗洞向人驕奴顏婢膝。腰囊飽。西王燕笑賣個時髦。東

林鶴。淚害個同胞唾罵來。則索性唾他個糊塗覺。

我就是這個主意。一來博我的前程。二來制他人的死命。那時任我欲爲。便你改革黨游學生。其奈我何。

林園好

我便把自由鐘。孽海來拋。民約論。鬼火來燒。任我輩國魂顛倒。管叫你華盛頓意也消。拿破侖見也逃。

你古巴人便有千般苦楚。萬般不平。又待怎麼。

四門泥

休笑我這樣龜頭蛇腦。道我是涼血動物。又罵我是文字魔妖。滿廷濶老知己。交宮門大叔太山。靠南黨北黨。網兒打撈。

大官小官。秤兒低高。弄威權。我只索打個瞎嘲報。

(雜扮防勇上)奉了堅將軍之命。遞書加先生處。就此呈上。(丑看書介)呵呀。我道何事。原來古巴土人謂我等苛虐太甚。衆心不服。聚于凱威士地方。大膽竟來宣戰。想必又是那般學生的運動。我有駐防官軍。怕他怎的。

醉東江

原來是革命黨。英雄號召。國民軍。義勇戰挑。水滔滔白馬來。浩劫劫紅羊到。一霎時風雲變了。只拚個秦關瓦解。漢闕金

銷。俺倉皇且混過這遭。俺報復且等個來朝。商量着狐羣鼠隊。一窩蜂爭他個異常勞績。新章保趁熱鬧。拿出殺人手段。藉勢招搖。你且回復你家將軍。多多拜上。整齊人馬。我即前往。(雜下)

尾聲

我筆尖兒權時當作義和刀。便赤手空拳擒二毛。只怕是百口罵死的冤無處叫(下)

(未完)

雜俎

新智識之雜貨店

世界之年齡

地球自創造以來。曾幾歷星霜。久爲科學者之問題矣。今之生物學者。據進化之理。定爲二十七億年。地質學者。據地表之研究。定爲五億年。然英國之理學大家迦爾文。則謂必經二千萬年以上。至四千萬年云。

波濤之高與長

法國海軍大尉巴利。嘗航海至好望角。測波濤之最高者三十七尺半。又於微風之時。測波之長。凡二十八倍。於其高度。暴風時則十八倍云。

西比利亞鐵道之吏員

倫敦新聞據俄京訪事。謂現時西伯利亞鐵道之事務員。共有一萬一千一百十二人。其中履歷不明者約三分之一。曾爲囚徒者三千九百八十五人。曾受中等教育者僅四百七十三人。畧識文字者四千人。餘悉文盲矣。尤可駭者。其中曾爲俄國官吏而犯殺人強盜等罪。放逐於西比利亞者千餘人。

世界之圖書館

世界圖書館之最大者。爲巴黎之國民圖書館。其所藏之書。共三百萬部。次爲英國博物館之書庫。所藏共二百萬部。聖彼得堡之帝國圖書館百五十萬部。柏林圖書館一百萬部。士特拉士布圖書館七十萬部。維也納圖書館六十萬部。苗涅布圖書館五十五萬部。牛津圖書館五十萬部。梨布的圖書館五十萬部。哥賓哈圖書館五十萬部。

巴黎之質店

巴黎之質店。每年所當入之時表約三十萬個。指環約六萬個。其城中質店所藏之最貴品。爲一兵服其人。乃千八百七十年戰死者。

南非戰後之情形

南非洲之阿連治。於戰爭之後。其地價五倍於前日。乃至十二倍。未戰之前。政府所有之耕地。計值八千七百五十萬元。今則值三億七千五百萬元。其增加額爲一億八千萬元。

祈禱新法

美國芝加哥地方。有一教士。道味頗深。聲價鳴於時。常以代病人祈禱爲生活。屢著奇效。以是病者日多。爭相敦促。來者盈門。該教士大有身似楊花。盡日忙之勢。聞近日忽思得一妙術。購一留聲機。廣置蠟筒。終日對之呢喃。若有請者。則索以一定之報酬。而以一筒付之。歸家上於機。聲浪一發。則經典之字音與高低節拍。宛如該人病者亦愈。故銷路極暢。於是前日壯嚴清淨之室。今忽變爲貿易繁忙之地矣。

謝罪新法

羅馬尼亞風俗。其婢僕有觸主人之怒者。則自脫其靴。置於主人寢室之門。以爲負荊之意。若主人之怒猶未息。則擲其靴於外。否則命自取回。

醫者必要預備送葬物

英國看護婦雜誌載。去年有一婦人赴南非爲軍醫。瀕行之際。問隊長以當攜之物品。隊長答曰。白靴宜帶也。該婦不解。重問何故。隊長厲聲曰。送葬時寧不要白靴乎。婦人悄然而退。

寢兵主義之實行者

天下軍隊之最少者。莫過於摩拿哥王國。全國兵數僅有三十二名。其今王亞爾拔力主萬國平和之議。聞近日下令決然廢此卅二名之軍隊。以昭寔行云。

伐木作報之時間

近奧地利某試驗自伐木而至成報紙之時間。朝七時卅五分。伐生木三本。九時三十四分。則盡剝其皮而爲碎片。遂相次而爲紙。而印刷印刷之終。則爲正十時。是於百四十五分間。即能變生木而爲新聞紙。

熱日休學

於盛暑時授業。兒童頗以爲苦。近瑞士之文部省。定一法律。命各小學校俱設一寒暖表。苟逾一定之度數。不問何時。即停止課讀。

五百六十萬圓之書費
美國政府所編纂之南北戰爭史。其費需五百六十萬圓。其中半數則爲釘裝費及印刷費。其餘則爲編纂筆金及紙費。其書凡一百十冊。祇計編纂之時日。亦十年有奇。若欲閱讀一遍。非十餘年未易卒業。

英皇寶冠上之金剛石

英國皇帝行即位禮所用之寶冠。遍綴金剛石。大者凡二十枚。其中中央二枚。最爲寶貴。價值二萬圓。次值一萬五千圓。合冠上之金剛石而計。即最廉之價。亦需百萬圓以上云。

治不眠病之簡法

當患不眠病。藥石無效時。於就寢前。食少許流動體之溫暖食物。即可熟睡。

波斯王之庖廚

世界中最奢侈之庖廚。首推波斯宮中。其一切器具。雖至治膳之釜。皆以金飾其裏。若匕箸杯皿。則皆用純金。而嵌以各種寶石。計其食器之費。殆值二百餘萬圓云。

除鼠簡法

凡苦鼠害之家。以少許之樟腦。置鼠窟之口。即可驅逐其鼠。不敢爲害。

英國鐵道馬車之哩數

據英國政府最近之統計。通國街中鐵道馬車之哩數。凡一千三百四哩。其資本金則四億一千八百七十萬。四十六圓。去年乘客之總數。十一億九千八百二十二萬六千七百五十八人。其收入則五千七百三十五萬四千四百四拾圓。

美國之新聞雜誌

據美國紐約圖書館長某之計算。每年於美國所刊行新聞雜誌之數。日刊新聞則二十八億六千五百四十六萬六千部。週刊（一禮拜）雜誌十二億。八百十九萬部。日刊雜誌二億六千三百四十五萬二千部。合計四十三億三千七百十萬八千部云。

寢時衛生

凡人寢時。欲適於衛生。其體當偏於右方。伸其手足。勿使屈曲。但手切不可置之頭上。否則體內之血液。徧集於頭部。有不眠之患。

又睡時不可不閉其口。

一腕之保險金二萬圓

澳地利一有名之彈奏家。現往美國各州。演其技藝。祇於右腕購保險二萬圓。蓋以傷其右腕。則不能彈奏也。

輕氣球之療病

巴黎之醫學博士某。曾乘氣球。航行空中。二時間之後。忽見血輪驟增。後十餘日。再為試驗。效亦如前。故報告其醫會。謂苟患貧血。病之人。使其於數週間。為二回之空中航行。比之轉地療養。三月其效尤著云。

新奇懸賞

美國銅山大王克拉氏。曩出懸賞。謂其子若女中。先產子者。與以二百萬圓。今其次子。果舉一男。遂得其賞。

實行社會主義

瑞典之阿西市。全無租稅。凡屬此市民。衆學校。則不受學費。使用電話及乘坐鐵道馬車。俱不取分文。蓋此等費用。皆出自市有森林之利云。

不娶課稅

法國之人口。逐年減少。故法國上院。特設委員。以調查斯事。其中一議員。謂欲增加人口。非設一不娶課稅之法律。未易奏效云。

治聲啞法

以如豆大之礪砂。置之口中。使其溶解。則演說唱歌。雖亘數時間。自無聲啞之患。

喫煙盲目

據倫敦衛生雜誌之報。近因喫烟而羅眼病者極多。其初祇失鑒別顏色之視力。及激發時。每至盲目云。

查里士一世之襯衣

故英王查里士一世。上斷頭臺上時。所着之青色絹襯衣。拍賣時。其始祇二百十圓。不轉瞬間。即價增十倍。而為二千一百圓。

貸傘公司

美國之繁盛都會。每有貸傘公司。不問何人。先交一年期之小額貸費。荷途中遇雨。可即向該公司之支店而借傘云。

貨幣種類

英國博物館所蒐集世界之貨幣。其種類約二十五萬種。

街燈費用

倫敦巴黎及紐約三大都會。年年街燈之費用。倫敦五十六萬磅。巴黎百七十五萬磅。紐育四十萬磅。巴黎實三倍於倫敦有幾。

世界長流

尼羅河長四千三百哩。其次南美之亞瑪遜河。長四千哩。又其次北美之密士失卑河。長三千哩。

法國自轉車稅

法蘭西每年所收自轉車之稅。約二十四萬二千五百磅。

光線速力

一秒鐘間。光線能週地球八回。

印度水蛇

印度之水蛇。棲息於淡水者無毒。棲息於鹹水者。皆有毒云。

多子免稅

法蘭西苟有子女七人以上者。有免稅之特典。今日之沐此特典者。有十五萬家。

犬之酒店

美國紐育有爲犬而設之酒店。每日牽犬到店用膳者。約一百頭。

軍用犬

德國軍中所用之犬。訓練最嫺。若發見死者時。則長吠報告。苟無人應。則銜其軍帽。或號數而歸。又見負傷者時。負傷者與帽子。於犬。則犬即銜帽而歸。報其管理者。

軍用鴿

德國之軍隊。飼養傳書鴿八千羽。

小兒之生長

小兒科醫生某云。小兒之生長。全在睡眠中。

日本之習慣

日本人產兒後。每植木一本。以爲紀念。及此兒成長結婚之時。伐此木而爲衣笥。夫婦皆視此衣笥爲家中之重要裝飾品。

長壽短命因職業而別

最長壽者牧師。最短命者醫生。牧師之平均年齡六十五歲。商人六十二歲。農夫六十一歲。軍人五十九歲。法律家五十八歲。技藝家五十七歲。醫生五十五歲。

高價御車

德國皇帝之御用汽車。價約百五十萬磅。製造時日三年始成云。

食肉食蔬之心臟

醫師實驗。謂食蔬者之心臟。一分間鼓動五十八回。食肉者之心臟。一分間鼓動七十二回。

一分間世界生死之數

一分間世界死亡數六十七人。生產數七十人。是一年之後。世界人口增加一百二十萬人。

心臟之鼓動

人之心臟。橫臥時比之起立時。每一分間其鼓動減少十回。

長舌

動物中其舌最長者。以麒麟爲首。其長約一尺五寸。

世界之結婚數

世界一日中結婚之數約三千起。

不許專利國

文明國中於發明品不許專利者。獨瑞士一國。

最精衡器

美國貨幣局之衡器。極爲精細。取同一重量之紙二枚。於其一枚。以鉛筆書二三之字。後量兩紙衡器。即欹側不平。

男女之優劣

以腦髓論男女之優劣。則女子確劣於男子。女子之腦髓。至三十歲以後。漸次減其重量。若男子。非滿四十歲。決不減少云。

拿破侖功名之價

一將功成萬骨枯。其慘已極。今據某史家之言。謂拿破侖當日之功名。實以二百萬人之生命而買得云。

死於地震者

世界自有歷史以來。死於地震之人。千三百萬人以上。

葬式之奇習

俄國於青年及小兒死去時。蔽棺之布。用桃紅色。成人女子。則用深紅色。寡婦則用褐色。決無用黑色者。

茶與珈琲

英國人用茶。五倍於珈琲。美國人用珈琲。八倍於茶。

種痘與結婚

瑞典及播威。凡結婚之男女。其兩人非有種痘之明證者。不許結婚。

英國之自轉車

英國十五年前。每年所製之自轉車。不過三千輛。至去年所製造。則出五十萬輛以上。

澳洲之四季

澳大利亞洲。春則以八月二十日始。夏則以十一月二十日。秋則以二月二十日。冬則以五月二十日。

毆妻之處刑

德國處毆妻者之刑。頗爲奇妙。其禁錮之法。禮拜六之夕。則捕彼入獄。禮拜一之朝。則放還之。使謀生計。下一禮拜。亦復如是。以滿。

其刑期爲止。

自殺之數

每年世界中自殺之數約十八萬人。自殺者以七月爲最多。九月爲最少。

睡眠與火車之衝突

當火車衝突之際。凡睡眠者。十中八九。不受損傷。卽有損傷。亦甚輕微。

步行之數

壯健之男女。平均一分間。可行七十五步。

休息日之各異

一禮拜中。各國異其休息日。禮拜日則爲耶穌教國人之休息日。禮拜一則爲希臘人之休息日。波斯人則以禮拜二。握西里人則以禮拜三。埃及人則以禮拜四。土耳其人則以禮拜五。猶太人則以禮拜六。惟中國人則週歲之間。無一休息日。

英國人之迷信

英國普通之迷信。謂家中無故失貓。則其家必有災禍。又謂未滿一年之小兒。不可使之對鏡。否則此兒成長後。多不幸之事。又謂在家中開傘。卽來不吉之事。途上遺傘。必有失望之事。若他人拾此傘。則失望之事。移之拾傘之人。

逆鬚之作俑

逆鬚之式。始於西班牙王之腓列四世。英國查里士一世倣之。其後傳播之於比利時、德國、瑞典、及法蘭西。至採用逆鬚最終之帝王。則爲法之路易十三世。今日復用此式者。則爲德國之今皇也。

美國政府之貓

美國政府。飼養貓三百頭。觀其遞信。省每年之豫算。必有養貓費一項。蓋各郵政局。必養貓數頭。以防鼠之嚙郵便物及郵便袋也。

七月與太陽

一年中最暑之七月。實地球離太陽最遠之時。

馬之耳

馬之眠時。其一耳必傾於前方。雖極淹博之博物學家。不能說明其故。

海中之黑闇界

日光透射海中。能及若干尺。以前尚未得確據。今有以最精妙之攝影機器。探入海中測驗之。依其實驗。則日光之透入海中者。實六百尺。六百尺以外。光線不及。純乎黑闇世界云。

電氣肥料

美國老農約翰赫遜。以電氣種植瓜果。稱為電氣肥料法。其瓜果之生長。與常無異。惟碩大則迴異常種。味亦極甘美。

英國海岸線之延長

歐洲諸國海岸線。以英國為第一。其延長實二千七百五十五里。意大利次之。長二千四百七十二里。俄國次之。法國又次之。

美國人口與各國人口

華盛頓統計局。據一千九百年之統計。美國本國人口。共七千五百九十九萬四千五百七十五人。并各屬地計之。則共八千四百二十三萬三千人。有奇。較之世界各國。中國第一。英國第二。兩國有四億萬或三億五千萬之人口。俄有一億三千一百萬之人口。可位第三。美國則位第四。法國有八千三百六十六萬六千之人口。可位第五。

一腕之保險金二萬元

澳大利波耶密亞府有名之彈唱者格伯列。現方旅遊美國。以右腕荷傷。則不能彈唱。特以其右腕一時購保險二萬元。

虐待金魚之罪

倫敦之博物學堅格。偶閉其盆魚之蓋。外出閒遊。適保護動物協會委員察見。謂其閉絕空氣。金魚至死。控之於官。罰堅格二十元。且令其出堂費二十二元云。

華年閣雜錄

觀

雲

黴菌燈

奧國大學校教授馬理西者。近日發明。製一種用黴菌物（中國舊譯名微生物）之燈。其燈用磷質之黴菌物。裹以浸硝石與膠之

布片。納入於玻璃球中。微菌物漸漸生育。遂發爲一種強烈綠青色之光。約三週日可以不消。用此種燈於鑛山火藥庫內。不至如通常用燈有破裂危險之憂云。

馬尾之長度

英國陸軍省。近時發有訓令。凡在印度所使用之軍馬。其尾均須有一定之長度。馬之掃除蠅蚊等物。常用其尾以拂拭之。故馬尾之長短。於馬之健康快樂。極有關係。嗣後泰西諸國。於普通乘馬。亦禁尾之切斷。且自二月至十月。則禁剪除馬尾云。

黑人嬰兒之白色

德國某醫師者。住阿非利加多年。據其所見。謂黑人初生之嬰兒。與歐洲之嬰兒。白色無異。二三月後。稍帶薄黑色。凡經十日。更起薄栗色。又過三四月。漸成爲黑人之色云。

世界第一之大砲

美國陸軍省。於數年前設計。擬製造一最有破壞力之大砲。近於紐育兵器製造所中鑄造。已漸告完成。該大砲之大。於世界實無其比。砲腔十六吋。長四十九呎半。重量百三十噸。極度之彈程。達二十哩六。正確之彈程。五哩。裝填無煙火藥六百四十封。砲彈之重量二千四百封。一秒時頃。砲彈之速力有二千三百六呎。鑄造之費用。上十萬元。美國陸軍省擬多鑄此種大砲。以供國防之用云。

心理與生理之一斑

人之性質。據服度氏之說。分爲四種。即強而速。強而遲。弱而速。弱而遲之四種也。分列如下

強

速 膽液性 (熱濃的) Choleric

遲 沈鬱性 (神經質) Melancholic

弱

速 多血性 (輕快的) Sanguine

遲 冷淡性 (粘液質) Phlegmatic

再以人之一生分四時期。則小兒多血性也。少年神經質也。成年膽液性也。老年冷淡性也。又以各人種之特性言之。法人多血性也。英人沈鬱性也。西班牙及意大利人膽液質也。德意志人冷淡性也。又高加索人多血性也。蒙古人沈鬱性也。黑人冷淡性也。馬來人膽液質也。然大抵混合性者多。單獨性者少。惟據其近多者言之。又文明人較野蠻人其性質不易顯露。蓋文明之人常有教育以節制其性。非若野蠻人之純任天然。多血性者易感發。而常爲一時之感情所使。膽液質者其勢力所傾之方向。達其強度。而常居於一偏。沈鬱性者耐思慮而常用心于未來之時。冷淡性者於外界不易感發。而於行爲上則有決心云。

又英國某教授。六年來於諸學校生徒。研究其身體上之徵候。與品性之關係。其研究之結果。有與俗說全符合者。亦有與俗說全反對者。茲以其研究所得者。舉數種言之。如云自覺力者。黑眼人所乏。茶色人少。黑毛人尤少。赤眼人有之。赤毛人尤多。又赤毛人者性急。黑毛人者執拗。長頭人者智慮概深。短頭人者智慮概乏。巧於游戲者多才能。拙於游戲者少才能。然亦有數種人。認其全與此例相反對云。

世界大富之王

今世界第一有權力者。Trust度蘭斯度之法是也。度蘭斯度者。集合巨額之資本。金高下。全世界之價值。斷世間一切之利權。世界大利遂握於第一等資本家之手。小資本家無可着手之處。遂至貧富之階級。愈離愈遠。有判若天淵之勢。此近世紀社會上之趨勢也。美國人稱度蘭斯度之王馬路庚者。於某雜誌中。揭其小傳曰。美國人之於馬路庚者。無異法國人之於拿破倫。馬路庚擲幾億萬元之金。興起各種事業。爲美國人謀利益。若爲其一己豪奢之用。彼固不作是想也。依昨年九月之計算。馬路庚於美國管理鐵道里數。總爲五萬五千五百五十五哩。比之合英國德國及愛蘭之鐵道爲多。此等諸鐵道之資本金額。總六十億圓。其他所管理之度蘭斯度。一氣船之度蘭斯度。十三個工權之度蘭斯度。三個電信之度蘭斯度。七個保險會社及巨多種種之小度蘭斯度。其總資本金爲七十億圓。馬路庚者。其對金物。若無格外之愛情。曾向一婦人云。錢者余之所不貪。惟欲造成爲錢所由來之事。此余所最奮往相從。而以爲生平快意之事云云。其爲人之性質可知矣。馬路庚者。其生平最好美術品之物。現藏美術品之物。價值二千萬圓以上。然非僅以自慰其身。多寄贈於諸所之博物館及美術館中。聞何處有珍貴之美術品。不問其適己意與否。必求得入手而後已。雖至如何之高價。亦所不計。至一度入手之後。其置處不甚措意。或置倫敦。或送紐約。或寄附於其土地之美術館中不少。馬路庚者。若世人一見其容貌。即可知其體力氣力。能得其十分之一者。不過千人中之一人。其身長六呎。其體量則有

廿五貫（約日本之八斤爲一貫）六百目（一目與一匁同）云。

按今世界稱巨富者二人。一馬路庚。一卡匿奇也。馬路庚起於赤貧。數十年致巨富。其在美國開墾之地。聞募集中國人至六萬。日本人至三萬之多。近日擬漫游至日本云。

世界至速之電車

從來電車之有強速力者。以美國爲最。近美國於電車工場。又製一最有速力之電車。此電車於一時間。可發百五十哩之速力。有百二十五馬力之發動機四個。合計爲五百匹馬力。內部造以堅材。車體爲抵抗風力之用。以鋼鐵製之云。

世界帝王之口才

俄國皇帝赴演說時。多患口吃。時時無語。大臣助之。漸漸能了演說。而德國皇帝。則議論風生。辨才無礙云。

牛何故驚赤色

牧場之牛。每見有着赤色衣服之婦人。必至驚駭。暴起迴旋。牛驚赤色之故。尙未發明。近有一生物學者。據所說明。謂赤色者。常與綠色無相離之時。若食牧草。慣居綠色之物。一見赤色。則神經自然激動。此不獨牛爲然。惟牛性殺伐。故多一層激感云。

美國蟲害之預定額

據美國人之計算。於一年間。被蟲類之損害。其總額爲三億五千萬元。其內一種名拍烏蟲者。其害爲一千萬元。名哈異埃蠅者。其害爲五千萬圓。蟋蟀之害。爲九千萬圓。食棉花之虫三種。其害爲六千五百萬圓。食馬鈴薯之虫。其害爲八百萬圓。林檎之虫。其害爲一千萬圓。食一種生食菜之毛蟲。其害爲五百萬圓云。

世界長壽者之日多

今世界能保百年以上之壽命者頗多。印度之楞伽島（中國譯爲錫蘭）長命之人蓋少。據最近之調查。則該島至百歲以上者。亦有百四十五人。其內男子七十一人。女子七十四人。又其內最年長者爲百二十歲。其僅達百歲以上者。男子四十三人。女子五十二人云。

醫理發明之一斑

響尾蛇之油。治癱瘓質私病特效。美國貯藏此油不少。惟其蛇曾爲他響尾蛇所嚙者。則其油有毒。以油乳上浮。結爲球狀而不沈。

者。乃可爲藥用云。

又發明實扶的里亞（驚風症）之血清法。轟名於世界之沛林共博士。近時研究結核血清法。用其所發明之血清液。注射牛犢有効。以試小兒。必有好結果。此不獨刀圭界之幸。亦造人類之福祉也。

人類與動物

人與動物。其心之作用。無本質上之不同。而在程度上之不同。彼動物者。亦有各各之思考力。至於感覺力之銳敏。其程度尤遠過於人類。此事蓋無可疑。如吾人所能聽之聲。一秒鐘之振動數。普通在三十以上三萬以下之範圍內。能見之色。自三稜鏡之赤色而至紫色。即一秒間之振動數。三百九十兆以上七百九十兆以下。若動物則感覺力之範圍甚廣大。能聽吾人所不能聽之音。能見吾人所不能見之色。凡人類所視爲寂寞暗黑之境。動物對之。則猶有音樂之振於耳。光彩之接於目者之事也。（如犬之視覺於黑夜猶能見物之類甚多）

美國前後兩總統之論評

美國某雜誌。評論其前總統麥堅尼及現任總統羅斯福二人之性質。曰羅斯福門閥家而生長於富貴快樂之中者也。麥堅尼則生長於貧賤之家者也。羅斯福者。育於文學家。麥堅尼養於工場及法律事務所者也。羅斯福者。政治學家。麥堅尼者。阿懷伊阿州工黨人思想之代表也。羅斯福者。易感動有熱心敏活且激烈的性質。麥堅尼有謹慎躊躇遲緩的性質。羅斯福者。造輿論者也。麥堅尼爲輿論所動者也。二人者。性質大相反。而皆不失爲偉人。然羅斯福者。以一日成名。而麥堅尼則由多年之積累而致聲譽云。

陸軍禮法之起原

陸軍右手舉帽之禮。蓋起於往古試合（武士相集而試武術）時之遺風。試合畢時。武士列隊而出。過美人之前。舉手及額。以示欽其美麗之意。後遂以爲軍人之相見禮。又軍人以劍爲敬禮者。起於往古十字軍十字軍時。以接吻於附着擺劍劍之十字章。示信厚之意。後遂變爲禮式。又有舉劍之頭下垂。示服從之意。以爲禮者。凡此皆無用劍之必要。不過舉以示禮意而已。

光線之療病

丁抹某醫學博士。近發明光線療病法。博士者最初驗太陽赤色之光線。於皮膚上無甚關係。驗青色之光線。於生理上頗有影響。

次驗以能通赤色光線之室。使罹痘患人入居之。痘癍均不留殘痕。曾以患痘者八人實地試驗。其言悉合。次又驗青色及紺色光線。可爲治狼瘡之用。始用太陽光線。以太陽光線通過空氣時。失其青色。終用電燈試驗。其成績頗好。得全數之治療。博士此發明。盡其方法以公於世。未嘗受一特許。得丁抹政府千二百弗之年俸。而前後因研究此事。致負債四萬弗云。

煙草有殺菌之力

吸食煙草之人。罹傳染病者較少。其故因煙草有殺菌（中國譯爲微生物。日本譯爲黴菌）之力。如虎列刺（中國稱霍亂症）之病菌物。對煙草而弱。肺病之菌物。逢煙草而死。西洋醫生有勸患肺病者可吸食煙草云。

能變換顏色之少女

法國巴黎一少女。能隨時變換顏色。悉依其感情而異。此少女之膚。本多黑色。變換之時。如喜則現桃色。憂則稍帶綠色。恐則變紺色。怒則顯黑色。其變色時。不過一部分。或在顏面。或手或頸。全體概不變色。睡眠時亦不變色。現時科學家多研究之。以爲有趣之事。查此女少時。因舟游危險將溺。恐怖殊甚。嗣是遂於膚色間。能隨時變換云。

船員之急肥

英國一帆船到港。其船上人。不知何故。悉皆肥滿。有一人其體量至增一貫八百目。總船上人。其體量增四十八貫。查船中曾搭載砒石三百箱。航海時。船上人依砒石箱起臥。砒石依太陽光線生蒸發氣。船上人吸收不絕。遂至身體急肥云。

世界有力之通用語

今時所稱愛斯拍浪馱之一種萬國語者。次第已得勢力。今世界重要人士。無不贊成。會員之數。已超八萬。目下歐美諸國各首府。有依此語出版之雜誌發行。普通之新聞雜誌。多載此語一段。此語以拉丁語爲基礎。無動字變化之繁。文法極簡單。法蘭西意大利及西班牙人。不學能解。英人德人。亦容易得解云。

殿最人物之新法

美國某大學教授。欲論定歷史上人物之高下。近得一法。取英美德法之百科全書。選其中重要之六種。合計其中傳記。以載何人費頁數爲最多。即爲最偉大之人物。揭曉第一爲拿破侖。次之則英國之大詩人沙古士坡獨。（英國常語云。可失印度帝國寧勿失沙翁。）次之則回教主穆罕默德。次之則法國文豪華爾脫露。至美國之華盛頓。則居於第十九之位置云。

豫算案一語之小歷史

今英國部籍度（豫算案）之一語。於三百年前。由法國輸入。法語音長。爲部阿籍度。英國發音。訛爲部籍度云。部籍度者。其本義含有囊之意味。最初歲入歲出之計算書。盛於囊中。議會時大藏大臣提出豫算案曰開囊。因有是稱。最奇者此語於前世紀之初。復從英國輸入法國。法國亦效英國之發音。稱爲部籍度云。

獬之產地

荷蘭之旅行者。自中央阿非利加歸。云中央阿非利加者。有產獬之谷。羣獬聚集。時時放可怖之聲。泣叫不絕。見人毫不畏懼。若此地移住之人。有携來山羊者。獬每出捕其山羊。其捕之法。令山羊疲倦。則騎之而歸云。

大英雄鄭成功之遺墨

天南萬古瀟瀟雨。銷沈英雄處。若明季之鄭成功氏者。真我人種中。以隻手挽天柱。撐地維之一奇男子。大人物也。雖事之成。不如其志。而當神州陸沈之後。猶得據海南一片土。又能驅除荷蘭人種。爲黃人勝白人之始。其所建立。亦已足表白於天下矣。頃人有見其手書詩一律。字與詩皆佳絕。真稀世之珍也。其詩如下。

破屋荒畦。越水灣。
樵戶秋深知露冷。

行人漸少。鳥聲閑。
僧扉晝靜。任雲關。

偶迷沙路。曾來處。
霜林猶愛新紅好。

始踏苔巖。常望山。
更入風泉亂壑間。

歐洲之四大國魂

歐洲之四大國魂者何。曰武士魂也。宗教魂也。貿易魂也。（又名冒險魂）平民魂也。（即自由魂）彼有此四魂也。以雄長歐美。凌轢亞非。日本人差有其一。曰武士魂。吾乃援是四魂。而合諸我中國。羌上下而求索。兮嚮四方而招之。靈荃歆其來歸。兮結纓佩以芳芷。婉飛龍以傲游。兮奕光彩於四洲。曰惟恃子之靈兮。吾獨涕淚以相求。

美國貧富之不均

統計美國之財。分爲十分。其九分則爲全國中十分之一之人數所得。其餘一分。則爲全國中十分之九之人數所得。（人財共爲十分而分配之。一分人得九分之財。九分人得一分之財。）貧富之不均。已超極等。遂至多數之人。羣趨於社會主義。有異常增加之勢力云。

世界之大森林

喜馬拉山之腰。繞泰拉伊之森木。尼泊爾語謂之射大拉拍。西從阿富汗境。東至緬甸之一大森林也。其大部分悉爲猛獸毒蛇之所占領。旅客稱爲喜馬拉之玄關。從印度入尼泊爾者。道經森林之中。引川水爲槽。以療行人之渴。旅店夜宿。月明之下。往往聞猛虎之嘯聲。出森林以北。尙可云射大拉拍之一部。一帶高原。到處皆大樹林云。

二日間橫過大西洋

美國紐約。有一二千萬圓資本金之公司。據其所發布之趣意書。言欲製造一新發明之汽船推進器。此推進器。可用於比現世界所有最大二倍之汽船。一時間能駛走六十哩之速力。用此新推進器。可新造汽船。開大西洋之新航路。公司中得有此推進器之專有權云云。果如所言。從美國至英國。橫渡大西洋。不過二日間程。新汽船真有可驚之速力云。

美國鋼鐵公司之巨利

據昨年營業之報告。總收入爲十一億二千萬圓。股東六萬人。執業人員。凡十六萬八千人。開銷除盡。淨贏金二億六千六百六十六萬圓。此內除去股東分利及其他支出。共剩餘金六千八百四十萬圓。於昨年末。計算總積金。有一億五千五百六十萬圓云。

續記黴菌燈

前記奧國大學教授馬理西所發明之黴菌燈。此等黴菌。其發育之方法極易。以鮮肉。入於百分溶液而加有食鹽二分或三分者。保有攝氏七度之溫度。二三日後。不獨鮮肉發光。即溶液之全部分。亦俱發光。加以些許之砂糖。其光更強。坑夫用爲安全之燈。最爲適宜云。

殺人之迷信

從印度入西藏之路。有北馬拉之住民者。抱一不可思議之迷信。謂凡旅客過者。有智勇富貴之人。若殺其人。則其人之智勇富貴。皆可歸爲我有。常以毒草毒蛇製藥。與行人食之。行者飲藥之後。初無所覺。遲兩三日。至五七日後。則能自斃。又有一種卡嘛人者。以殺人爲事。視殺人同殺山羊。其諺語曰。『不殺人兮不得食。不迴寺兮不消罪。即時殺人兮。即時迴寺。快進兮。快進兮。』其惡俗有如是云。

磁氣之奇用

磁氣有揭物之力。久爲學術上所說明。其實際應用。至近年始多發明。最初以磁氣取出眼球內所入之鐵片。其後用以碎鐵鑛。又用以分鐵與廢物。最近用爲起重機。起四噸乃至十二噸之鐵板。極爲輕便。又裝置於自轉車則登坂容易。已發明種種之應用云。

傳染之疲勞病

凡人疲勞之故。係身體網膜內積聚一種無用之物。不必限己之網膜內。他人網膜內所存在之物。通過不潔之空氣。呼吸之餘。亦令人感同樣之疲勞。如學校生徒及事務所人員。凡多人聚集之處。雖不爲何等勞働之事。其怠倦亦如勞働之人等。蓋由傳染而成之疲勞病也。又如坐汽車長行之旅客。於己身毫不勞働。亦覺疲勞。蓋因密閉車中。呼吸他人網膜內之廢物故也。

蜂之異聞

意大利有一種蜜蜂。形狀與日本蜂無異。而運動規律則大異。其雄蜂者。惟預交尾之事而已。於製蜜則毫無關係。而性尤懶惰。坐食雌蜂所敏捷運動調製之物。終交尾之時期。則雌蜂相集。嚙殺雄蜂。棄之倉外。更不少顧。又雌蜂中者。有女王。爲總指揮官。其部下者。戴女王爲必死之運動。蜜倉之入口。常有更番交替之守兵。巡視一切。無少偷惰。出入之際。皆一一接近而檢查之。若有異種侵入倉內之時。直前搏戰。不殺之則不已。同異種之感情。蜂猶如是。可以人而不如蜂乎。

端午之旗

日本端午之風俗。於門外樹鯉魚旗。懸鯉魚樣之物於竿上。祝男兒發達之意。門傍樹軍旗。頌男兒生至七歲者。爲禱武運。室內整飭一切軍器。日本尙武之俗。於此可見。副島種臣蒼海伯。爲維新之功臣。現以年老家居。有爲其孫樹軍旗者。伯有詩祝其孫云。五月南風飄畫旗。家家頌禱勇男兒。壯丁二十初服役。尙武風從孩稚時。可想見其老而有勇氣云。

電氣探鑛法

試掘鑛脈。須隨分多大之經費。近頃英國技士。發明電氣探鑛法。其法同無線電信。送電波於空氣之理。以誘導器名伊達可泰者。傳送電波于地下。於發電機之傍。備電話聽震器。聽其鳴動。當電波通過地底時。受抵抗力不絕。其鳴動之聲一律。若得逢鑛脈。乍減抵抗力。鳴動漸劇。熟練其術。能探知金鑛之所在。英國現用此法。探求殖民地之金鑛。得大收其效云。

世界黃金之產出量

據昨年之調查。世界之金產出量。爲一千二百九十四萬八千二百四十二翁斯。其價值爲二億七千五百萬三千二百五弗。比前

年之出量增加四十二萬二千八百六十五翁斯。價值增加八百九十八萬一千〇八十五弗。最多量之金產國爲美國。次澳洲。其次俄國。又其次加拿大。墨西哥。英領印度。吐蘭斯哇。與羅台西亞等是也。又至昨年止。統計此十年間世界黃金之產出總量。爲一億〇八百十二萬四千二百二十八翁斯。其價值爲二十二億九千六百四十一萬〇五百十弗云。

世界罕有之長壽者

墨西哥有一百五十九歲之長壽人。以西歷一千七百四十五年十一月廿四日生。久爲稅關之執事員。身長五呎。體量九十斤。腰已屈。然能不借人手。散步庭園。其生平不用烟酒。好食柔物。浴於日光之中。常向有日光處行動。此爲長命之原因云。

俄國爵位之承襲

俄國爵位。不獨長子可以承襲。如有男子數人。皆得襲其父之爵位。有某村者。全村皆伯爵。以俱爲伯爵某之子孫也。有爵位之人。亦屬貧民居多。惟於禮節之時。儀式上得着用爵服外。餘則與普通農民不能區別云。

倫敦之大霧

英國倫敦之市。終年朦朧。不能仰見日光。全市煙突林立。噴出之煙。不能消散。近於衛生協會。有某博士者。倡議設疏通倫敦煙霧之法。其法以各製造場之煙突。通於一中央之大煙突。變其煙爲油煙。或可用電氣以燒燃之云云。又據科學家說。英國少女。色多美艷而柔。其故以英國多霧之故。總空氣中。含有多分之水蒸汽。故能使人皮膚柔軟。肉色鮮麗。若出英國而居於空氣乾燥之處。則有皮膚粗而色艷亦減之結果云。

低廉之燃料

有奧國人某者。發明製造最低廉之燃料。其法祇用泥炭精製。而優於英國產之無煙炭。其價值甚廉。將來可壓倒其他之燃料云。

尊餓死之宗派

烏拉爾山地方。有屬勃頗婆（無僧侶派）宗派。人數多棲息於此。此宗派所尊奉者。住森林或洞窟。厭他人之交際。爲默想祈禱。以送生涯。又至人迹不到之處。穿深洞穴而居其中。斷食餓死。則謂其死後身不腐朽。永發清香。可得天堂之樂。迷信之人。絕食者甚不少云。

世界各教之人數

據德國傳道會所調查。現今世界之人口。爲十五億四千四百五十一萬人。其內五億三千四百十四萬人屬基督教。千〇八十六萬人屬猶太教。一億七千五百二十九萬人屬回教。八億二千三百四十二萬人屬佛教。餘人屬其他之宗教。或則無教徒也。印度於千八百九十一年至千九百一十一年。此十年間。各教徒之增加。回教徒由五千七百三十萬人增至六千二百五十萬人。佛教徒由七百十三萬一千人增至九百四十七萬六千人。基督教徒二百九十二萬三千二百四十一人。更增六十三萬八千八百六十一人。其無宗教之人。則由二億〇七百七十三萬一千人減至二億〇七百十四萬六千人云。〇又今世界基督教最有力之團體。爲美國之基督教青年會。其會員之數。三十萬人。其資產有六千萬圓云。

太陽之黑斑

法國之天文學者摩洛氏。觀察太陽之黑點。曾測其一點。有直徑二萬英里之長。今歲有出現之一點。其直徑亦與相同。與前時所現之黑點同一狀況。此斑點起。攪亂磁氣電氣。礦山內恐招煤氣破裂之虞。且地球上大氣。有溫度驟增。猝發大風之事。若至太陽現衆多北極紅之時。雖肉眼以玻璃觀之。亦能望見其黑斑云。

輕氣球之速力

法國巴里地方。於數月前。有四人於夜間。同乘一輕氣球。翌朝墜落於法國之馬耳塞港（法國地中海之要港。往法國者由此登陸）之北西方四十四哩。方輕氣達一萬呎之高。其溫度降至攝氏之五度。攜帶鑛水凝結。此時俄起烈風。一時間有六十哩之速力。向南方吹流。翌朝天明之頃。眼下見地中海。甚有危險之狀。急向地面降下。球已觸地。再翺起三百呎之高。適中於電線而落下。致切斷其電線。而乘者不受微傷。在該地少憩。坐瀛車歸巴黎云。

利用電線之新法

意大利一技師。發明以電信電話（中國舊譯爲德律風）用同時同一之電線傳達。得告成功。又發明用水或用地。可通電話及達無線之電信。其法裝置機械。以鐵線兩條。插入於通信處之地下或水中云。

爆島後始生之植物

南洋之庫拉卡駝島。及其附近諸島。爲世界有名火山之所在。島距爪哇及蘇門答臘二十里。距今二十年前。該島曾大噴火一次。全地球之日光。因而變色。經此大噴火後。該島之植物。全歸銷滅。植物學者攷察該島爆裂後所生之植物。首爲藻之一種。次爲蕨。

之一種。於千八百八十六年。即爆島後之第四年。凡生十二種蕨類。翌年。不再添蕨之新種類。而生草花凡五十種。以屬蘭之一種。爲最多云。

埃及風俗

埃及市中所築之屋。皆疊石爲之。有三層者。有四層者。其寺樓中。多以石造高塔。城牆之高數丈。濶數十間。（日本以直距滿六尺爲一間）柱壁皆用大理石。彫刻工細。其他鐘樓鼓樓諸堂。稱是爲三十年前土耳其之所建云。從城上西望。約四里許。有三巨屋。形中空而深數丈。不知爲何王之宮殿。與爲何代之塚墓也。其古則爲二千年以上之遺物云。其地少雨。故乏水。穿深井。以牛馬廻車而汲水。若從遠處運水者。纔閉羊之肛門。以水注入其口中。縛其口。肩擔而歸。以爲飲料。故甚不潔。又加義羅地方者。其賤民半皆穴居。非穴居者。亦四圍築泥以爲室。如燕窠然。積草其上。以防雨露。按中國北方之民居。亦有用泥而其上積草者。

氣候與人生之關係

氣候之良惡。關係生體之健康與否。久爲世人所認。近日加以研究。更知其關係有甚大者。常有危篤之病。以氣候佳良。得時時保存其生命。五十歲以上之人。不拘男女。若能一年通常受充量之日光。呼吸新鮮之空氣。雖至非常之老年。能不失其元氣與活力。原夫人之所以有健康之樂者。一種元氣與活力。完全狀態之意味也。成就偉大事業之人。多能了解此意味。海水浴及向空氣清佳之處旅行。皆甚有益於生體云。

日本福澤諭吉云。都會之人。住奇麗之家。纏綾羅。飫膏粱。而每罹病氣。且多短命者。以居紅塵萬丈之中。吸腐敗不潔之空氣。故也。反之。而田舍間人。衣食住皆粗惡。然而病氣少。且多長壽者。彼出家一步。便見滿目之青山。令人心爽。呼吸空氣皆清淨。而無塵埃故也。

黃金之雨

美國巨富羅庫勿雷之夫婦。至墨西哥旅行。於途中各停車場。見幾多之乞兒。施與不少。抵墨西哥市。見實際貧民之狀態。心大憫惻。決計爲破格之救助。於該地銀行。盡集其所有之金貨。造五弗十弗夥多之包。載之馬車中。堆積如山。至諸所有乞兒處。則投與之。又令人持金貨散布於土民之村落間。自有墨西哥以來。蓋未聞有此事者。人人對羅庫勿雷之夫婦。敬之若神。其所至之處。謂爲降黃金之雨云。

肺病新療法

德國一醫士。新發明療肺病法。頗關重要。現時於某大醫所教授監督之諸所病院。試驗此法。於六個月間。奏效頗多。其法以一種西加利樹之油。與硫黃木炭混合。此混合物。置於一特別製造酒精燈之上。使之蒸發。患者吸入此蒸氣。（西法有用吸入器治病者。變藥品爲蒸氣。使患者用吸入器得吸入之。）能殺滅肺患之黴菌物云。

蟹與地震

千八百五十七年八月。智利大地震。當地震前數日。雷伊答海岸。見無數之蟹。攀援爭上。若逃非常可恐之災害者。至地震之後。見一灣之海岸內。滿堆蟹之屍骸。有三呎乃至四呎之厚。蟹之爭上海岸者。知其於地震之事有相關云。

懸賞二萬金之製麵包

法國陸軍省。募有能製造后項之麵包者。予以二萬法郎之賞。其製造法如下。一製造迅速。一可爲單簡之裝置。一兵士納背囊。於製造後一月。可供食用。一價格低廉。右麵包者。備戰時兵士之用。

空中飛行船與自動車之賽走

擬戰時輸送通信之空中飛行船。有自動車五輛。擬捕獲之。近頃於英國比賽。空中飛行船。以非常之速力。達至某處落下。捕獲之。自動車。當追至某處時。空中飛行船遁入雲中。自動車不能見其方向之所在。遂至空中飛行船落下時。不能捕獲。此次比賽。空中飛行船得勝利云。

西伯利亞鐵道

西伯利亞鐵道。據俄國遞信省之報告。共長七千七百八十三俄里。各線路之區別如下。西伯利線三一四〇俄里。後貝加爾線一四一八俄里。烏蘇里線八一二俄里。東清鐵道線二四一三俄里。計七七八三俄里。其間自聖彼得堡至浦鹽間。七千二百十七俄里。自聖彼得堡至旅順間。七千五百三十五俄里。前記之總線路敷設費。迄至今日。共支出七億八千萬留云。

列國國君之年齡

現今列國之君。以于抹國皇帝古利士。幾盎年齡爲最長。生於一八一八年四月八日。今年已達八十五歲。其在位年數。至今年十一月。已滿四十年。而年齒之最少者。爲去年漸達成年行親政式之西班牙皇帝。實生於一八八六年五月十七日云。

自動車速力之增加

自動車之發明。在千八百九十五年。當時在巴黎試運轉時。不過四馬力。一時間十五哩之速力。世人尙驚嘆其快速。爾來未滿十年。其速力增至四倍。馬力至七十云。

廢罐利用法

紐約近有一公司。以廢罐製種種用物。如升降窗之錘。行李之緣金。升降機之錘。船之錘等。其製法。以廢罐置鐵板上。注以粗品之石油。燒去罐貼紙及其他不潔之物。次入鎔爐。使之鎔解。鎔解後分別其質。造純潔之鑛塊。再入模型。鑄造種種之物云。

軌條上之走船

丁抹首府附近地方。有兩湖中間隔一狹線之陸地。船從此湖通至彼湖。造有軌條。於船之兩側。附以車輪。用升降機。一方昇則一方使落下。遂得由此湖渡過彼湖云。按此可知中國之壩。用人力挽索曳船法之拙。

歐洲各國之國債

據維也納統計學校之調查。歐洲各國之國債。共千九十四億法郎。其中法國二百六十一億。俄國百六十二億。英國百六十億。德國百五十七億。奧大利百二十九億。意大利百二十九億。噠馬二十七億。比利時二十三億。荷蘭一十二億。羅馬尼亞十二億。挪威二億云。

各國之貿易額

全世界之貿易額。英國占百分之二十分。乃至百分之二十五分。各國均不能及其半。近時德國之貿易額。有百分之十。美國九分。有奇。法國九分。而合殖民地之貿易額。英國占世界三分之一云。又世界之諸製造品貿易年額。凡八十億弗。內由英德法美奧大利比利時瑞士之七國所製成而輸出者。占其大部分。英國則占全輸出額四分之一云。

西藏之首府

西藏之首府拉薩者。喇嘛之宮殿。高三百呎。中央高樓九層。各窗間插各種色旗。及布片。臨風颭揚。金色之圓頂。及屋蓋。受日光。呈煌煌之色。首府之中央有大寺院。寺院中有政廳。寺院外爲四通之大道。築室屋皆用乾日光之煉瓦。豪富之家。有以石造者。壁皆塗白。戶窗則赤色。掩映間頗爲美觀。窗多用紙。用玻璃者甚少。市民之家。二層或三層至四層。承塵間。多張絹。室內坐蒲團之上。終日飲茶。羊牛肉殆爲常食。最普通之食物則爲大麥粥云。

馬與虎之爭鬪。馬常獲勝利。最狡猾而勇悍者。牡馬也。當虎之搏躍時。全不爲意。及其頭抵地。則突然飛進。以足踢之。往往被猛踢。而虎有即死者云。

水族館之巨鰐

日本淺草公園之水族館內。新到一巨鰐。身長一丈二尺。該館長曾囑託爪哇島長。懸巨賞。募里人生擒所得。連運脚費。共須壹千五百金。鰐類本有三種。一名額比亞盧。一名苦羅可。大盧一名埃利額度亞。今次所到者。屬額比亞盧之一種。鰐魚之年久而巨大者。非洲及印度土人。往往奉以爲神。有建廟宇。供其赤子以爲犧牲者。其迷信之可笑類如此。大者蓋甚不易捕獲云。（額比亞盧一種。嘴尖長式。似龍。古人所稱爲龍者。與此種類相近云。）

美國大統領女兒之俠氣

歐洲人自謂世界之貴種。不與中國人同居。不與印度人黑人交語。美國近時。憎厭黑奴尤甚。大統領羅斯福者。夙破此陋習。以會見黑奴。屢釀物議。大統領之女。尤執行此義。毫不畏世之論評。近日於華盛頓舉行慈善出品會時。手携一黑奴之小女。濶步場內。於明年選舉大統領之有阻礙。一不顧忌。此等俠氣。洵足以矯時弊云。

德國人之酒量

德國一年間。爲酒消費之金額。值十五億圓。國民平均一人酒價之消費。約在廿六圓半以上。釀造啤酒一年七千萬之蓋麗度。以五千六百餘萬之人口割算。一人之飲量。六斗六升餘。又在十數年前。上流社會食事用水者。今則自小兒至下婢。皆用啤酒爲飲料。爲酒犯罪者。每年不下十八萬人。

美國人之麪麪

紐約之麪麪大製造所。每日製造麪麪。大形一萬個。中形二萬個。小形七千個。禮拜六之日。大形二萬五千個。中形五萬個。小形三萬個。其用原料品。牛乳千三百料度。麥粉二萬九千四百封度。糖及食鹽。數千封度。其製造之竈。得容二百八十個麪麪。半時間可燒出。十時間能製成二千八百個麪麪。皆用機器爲之。需用人力之處。蓋甚少云。

身之伸長法

據醫學上之發明。人之脊梁伸直。於健康上有必要之關係。步行之時。正體之姿勢者。能助背之發育。成年之人。一日二回。以五分鐘。乃至十分鐘。戴書本或其他之輕物於頭上。不使墮落。漸能姿勢正而脊梁直。寢與起時。均要伸長脊梁。又有一法。不曲足而屈體。伸兩手。以手之先端能觸足之先端爲度。更又一法者。體直立。伸而其一足。畫地爲圓形狀。兩足相代互用。屢行之。能發達足部筋肉之作用。可得身長之自由云。

將來人類之進化

法國有名之生理學者梅西尼可甫教授。頃著一書。論人類今後之進化。其大要云。人類者自猿之進化來。至今日尙多帶有獸類之性質。肉體中之機關。頗不完全。有待於將來之大進化者不少。其最不完全者爲眼。又若口中之二大門牙。殆屬無用。腸則有過大之患。種種疾病。因之而起。又最爲人類之大害者。在存有獸類時之慾情。往往因肉慾之故。投入危險。如夏蟲之繞火。卒至燒死。而後已。雖然。此等肉體及精神上之缺點。依科學之發達。人類有自然進化之時。漸能除去。其第二事之有礙於人類者。爲疾病衰老與死。疾病則至微菌學及病理學進步。亦能消滅。衰老實亦係一種疾病。以種種原因。使網膜變硬質而起。如有可避之方法。則人類壽命。可至百年或百五十年。當其死時。亦無苦痛之情云。

諸元素之歸一

萬國化學會議。據英國化學者濶羅可斯關係物質現時之解釋論。謂物質之諸元素。更分解之。當歸於最後之一元素。即愛耐盧尼是也。引述台微依及法臘底諸家之言。以證其說。又言近時X光線及勃開路光線發明。於此事增幾分之證據。舉寇利及其他諸人之實驗。以說明其理云。

按德國學者安世懷爾獨著有「愛耐盧尼學」書。其意即「唯力論」。破從來科學者物與力不可離之說。其說明天地萬物之理。無物。惟有一愛耐盧尼而已。物者不過愛耐盧尼之表見者云云。此最新之學說。略誌於此。可資參攷。

防皺顏法

顏部皺紋。年老者漸多。其皺紋有甚多而且深者。最爲婦人所心惡。近頃據某醫士之發明。防皺之法。惟在不笑。近來婦人中。多實行此方法。無論何時。忍住苦痛。禁止發笑。往往有不能制之時。洩爲奇妙之聲云。

休疲眼法

法國一著作者。或時草多頁之原稿。感眼之疲勞。以數分時凝視美麗之絹布。輒覺稍愈。由是考察。知眺玩美色之物。能慰眼之勞倦云。

治口吃法

口吃之人。當耳語之時。無甚障礙。因此得發見一治療法。其法於先十日間。禁吃者之談話。休養聲力。次十日間。僅許耳語。以後徐徐爲普通之談話。用此法得治療者已不少云。

寢時之姿勢

人寢時之姿勢。最有利於健康者。於體之右方。全伸其手足。手者決不可置於頭部以上。手置頭部以上者。體內之血液。下集頭部。起不眠之症。口則宜閉之云。

幼兒之睡眠

幼兒者決不可與生長之人。同一寢所而臥。又不可與罹病之人。同臥一室。其感染病症極易。最適當之臥褥。當用馬毛所造者云。

一日二十分間之運動

德國一醫師云。人若一生。每日以二十分時爲規則之運動。能不罹疾病。可保七十歲以上之壽命。延至百歲。亦非難事云。

人類研究之一斑

兒童身量。至最高發達之度。男子比女子遲二年。就學時期之女子。其發育比男兒爲大。就學時期。因多坐之故。上端筋肉之發達。速於下端筋肉。夏時出產之兒。比冬時出產者身高。頭大身短。而胸膈狹者。以血液循環之不完全。精神多鈍。遲鈍之兒。比普通之兒輕。早熟之兒。比普通之兒重。發育不完全之兒。身量體量。或有過長過大。不合常格之處。

偉人少年時之愚鈍

世界偉人。不必少年時盡屬伶俐。如拿破侖與惠靈吞者。其在幼時均非俊秀之少年。克雷飛者。在小學校時代。常爲學友所輕蔑。以無望之愚物視之。其餘若立大功業。大美術家。大詩文家等。溯其年少之時。多有非常之愚魯者。其例蓋不少云。

按日本之西鄉隆盛。人稱其少年時質極魯鈍。絕無才幹。機智云云。蓋器量大者。腦之修養期愈緩。非若小慧之人。早發而易。

衰云。

火星之住民

今年西五月二十六日。火星上投一大影現。幾多之天文學者。認此投影。爲火星之雲。火星上果如有雲。則必有空氣。有空氣即可有人類居住之事。美國之哈派獨大學天文臺長富賴庫斯泰者。最早唱火星上有住民之說。此番之投影。可得少頃之確證。此投影長凡三百哩。高二十哩。依火星之廻轉。次第銷滅。此影常現於火星之表面。確非在火星之山峯。觀測之時。此投影向火星表面之北方而動云。

蠶體之各種色絲

法國里昂之絹絲業者。近頃研究從蠶體出之各種色絲。不須再染。其法以消毒性之淡赤色。美喜路之青色。又別可立可酸等。使桑葉吸入。而以此等之桑葉養蠶。則能造同色之繭云。

卵中之含砒素

法國一科學者。近頃發見卵中含有毒性之砒素。惟其分量極少。非集百七十八萬九千二百五十個之雞卵。則不能害人之生命云。

空中飛行船

近頃美國於桑港製造極大之空中飛行船。長二百二十八呎。兩端尖式。如葉捲煙形。扛重力二萬一千磅。船體之重一萬三千磅。乘員共貨物食料。至少能容三十人云。

汽車隧道內之自動點燈

近頃巴黎發明鐵道線路隧道內之輕便點燈法。其法以具反射鏡之電燈。裝置隧道內。汽車入隧道內時依其動力。自能點燈。汽車離隧道時。燈亦自然消滅云。

植物新注射法

俄國昆蟲學者古路寫箕。新發明短期植物成育法。其法用注射機器。以鐵鹽類之溶液。注入梨與蘋果樹之幹中。不僅能除病害。其成育之期極速。又萎縮之樹。用注射法。全能復活。又以硫化銅注入果樹。其果實極大。且味美。能不受蟲害云。

人造石

人造石之製造法。用煤燒屑六分。砂二分。粘土二分。鹽苦（鹽精）適宜。右材料者。煤燒屑碎爲極細之末。篩過。投入砂與粘土。以鹽苦練合成石。質極堅固。無龜裂及破壞之慮。且有耐火之力。此法係日本小林浦司所發明云。

X光線之製革

近頃美國利用X光線製革。舊式須用四月手工者。新法僅四日可成。製造費可減去四分之三。製革所設立費。可減去四分之一。從來X光線止應用於醫學界。用於產業界者。此爲嚆矢。發明者積四月之潛心試驗。得有是結果云。

脫帽之自動器械

近頃英國爲懶惰者發明自動脫帽之器械。其器械裝置於帽子之中。如鐘錶發條之捲置。至途上遇有相識之人。須脫帽爲禮者。不勞以手除帽。但以頭向前方稍垂。帽自落下。頭直如水平線。則帽仍復歸於原處云。

大貓嶼之鳥類

距澎湖島首部媽公城南洋面三十哩。有稱爲大貓嶼之無人島者。全爲水禽之所棲息。以數十萬羽計。爲南洋諸島鳥族之一種。孵卵時期。一年數回。近日本人有至此島。專爲剝製鳥之事業者。島中雨水之貯溜池。能足二十人六十日間之飲用。若水涸時。距一哩半之小貓嶼。可取應用之水云。

蝶蟻激戰

美國某記者述一目擊之奇觀。一日者。見一羽之蝶。激鬥之餘。翅翼既破。不能再飛。乍俯乍仰。爲踉蹌遁走之狀。其後有數百之蟻軍。隊逐北甚急。先鋒之蟻。已追及之。一躍而登蝶之背上。蝶迴首咬殺之。棄屍不遑。而第二蟻第三蟻陸續皆至。蝶迴首咬殺之。如前。橫屍十二三。蝶頗疲。蟻軍齊進而追之。蝶疾走。達一莖之草。攀長葉。據險以守。有迫而進者。咬殺如前。途隘。僅許通一騎。蝶既無後顧之憂。又無馳走之勞。勇氣十倍。蟻軍死者頗多。而無如蝶何。既而見蟻軍齊退。集合一處。若議事之狀。議畢分散。即大舉集於草根。協力咬斷之。葉倒。蝶落。蟻軍雲集。不一分時。已殺蝶。曳蝶之屍而凱旋云。

蟻之俳優

德國柏林有人訓練多數之蟻。教以種種技藝。携至市上。以備戲術之一種。其中蟻之技術。能踊。能舞。能打筋斗。能挽貨車。能爲戰。

爭真似之狀甚爲巧妙云。

檀香山之隕石

宇宙間流星之數其多殆無可計算。有時行近地球爲地球之攝力所攝遂至墜地。中國古書所謂隕石者是也。頃檀香山有一流星從希羅市地方經過。自南向北帶鋼鐵之青色。光銳丈餘。現於空中者凡二時間。共聞其響如遠雷。墮下一森林爲土人所發見。其時熱燄尙未銷滅。不可逼近。計有四呎之高。直徑則有五呎云。

拿破倫祕藏之酒

近美國某以一千七百六十七年製造之酒一樽。付競賣。一人評價而客競其高者買之。中國亦謂之拍賣。然不如競賣二字之切。場一富豪投四千元買之。此古酒爲法國拿破倫所祕藏。拿破倫於滑鐵盧戰敗之後。不知被何人所盜。經數人手。渡入美國。爲美國所保存。直至今日云。

十九世紀戰爭之軍費

戰爭之目的何爲乎。亦曰爲一國之權利而已。雖然。或有權利未得而國之虧損已不可支。試從經濟之一方面以觀。凡經一次戰爭。其政府之支出及人民工商業之減損。統計額數誠可令人惶駭。者未來之世界。或者因兵戈之事與經濟有絕大之關繫。而爭奪或稍止。歟。是亦人事牽連而互相消長之理也。茲有人調查十九世紀各次戰爭。其人民之損失未易精覈。就其軍費所支出之項列表如左。

法俄之戰

法蘭西

二三一、二五〇、〇〇〇

俄羅斯

六六八、八五〇、〇〇〇

計

九〇〇、一〇〇、〇〇〇

苦利米亞之戰

俄羅斯

一六〇〇、〇〇〇、〇〇〇

英吉利

七四三、〇〇〇、〇〇〇

法蘭西

六六四、五〇〇、〇〇〇

土耳其及瓦斯爾亞

二五六、八〇〇、〇〇〇

奧地利亞

一三七、三〇〇、〇〇〇

計

三、四〇一、六〇〇、〇〇〇

意奧法之戰

奧地利亞

二五七、〇〇〇、〇〇〇

法蘭西

一五五、〇〇〇、〇〇〇

意大利

一〇一、五〇〇、〇〇〇

計

五一三、五〇〇、〇〇〇

南北美洲之戰

北部諸州

五、五八五、五〇〇、〇〇〇

南部諸州

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

計

一〇、五八五、五〇〇、〇〇〇

德法之戰

德意志

二、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

法蘭西

五、〇六七、三〇〇、〇〇〇

計

七、〇六七、三〇〇、〇〇〇

俄土之戰

俄羅斯

一、六三二、〇〇〇、〇〇〇

土耳其

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

計

二、六三二、〇〇〇、〇〇〇

中日之戰

中國

三〇〇、〇〇〇、〇〇〇

日本

三五五、〇〇〇、〇〇〇

計

六五五、〇〇〇、〇〇〇

美西之戰

美國

一、二〇〇、〇〇〇、〇〇〇

西班牙

七〇〇、〇〇〇、〇〇〇

計

一、九〇〇、〇〇〇、〇〇〇

英杜之戰

英吉利

二、四〇〇、〇〇〇、〇〇〇

杜蘭斯哇

未詳

蘇彝士河近況

蘇彝士河。長僅九十九哩。而從日本至英。約可縮短路程四千哩。當昨千九百二年。通過船舶之噸數。共四十二萬四千五百七十三噸。比前年增加百五十一萬二百六十一噸。收入之通河船舶費。計去年共收一億三百七十二萬二千弗。爲自運河開通後。未會有之巨額云。

美國游客之金額

自輪船鐵路電氣鐵路種種利便。而出游之人日多。中國不乏佳山水。若鐵路電路四通八達。而旅館華美精潔。善能應客。計中國當每年夏令。可吸收西人避暑之游費不少。是亦大有益於全國人民之生產也。日本各名勝處。道路既便利。而旅館又極壯宏。有電話有溫泉浴所。每當暑期。其國人皆以旅行爲樂。歐美人亦麤至焉。計所收入之旅費。實成巨額。若是者。皆所以活潑其鄉間人民之生計。而地方亦於是進步焉。曾有人計算美國游客消費之數。以紐約一埠計之。每年自五月至八月。從美國往歐羅巴者。有一等汽船六十七隻。旅客八萬六千人。與從他港赴歐洲者合計。其人數當不下十二萬五千。船金當有六千二百萬圓。消費金

額。以一人一千圓計。當有一億二千五百萬圓。而旅客中。一人用費。亦多有出一萬圓以上者。估計每年漫遊之費。當有三億圓云。

美國購阿拉斯喀地之利益

昔年俄羅斯跨白令海峽。頗有北美洲名阿拉斯喀之地。美國於一千八百六十七年。以七百二十萬弗。向俄羅斯購入。當時係荒瘠之地。不能預計日後利益之若何。爾經四十年來。日有進步。計今日每年輸出罐頭之鮭。已達八百四十萬一千二百二十四弗。而閣能庫金礦。每年達一千四百萬弗餘之產金額。其獲利之巨。城非初購地時所能料及。然非經營之善。又何能致此。若中國得新疆諸地。徒有疆宇恢濶之名。而年年消耗行政防護之費。於國計無益分毫。甚矣得土地者。不可不知增殖之法。否則如獲石田而已。彼歐美列強。能得領土而致富強者。固恃有此能事也。

變光星

恒星散布於天空中。有依一定之週期。而變化其光色者。其數約有五百。烏利綸氏近發見九等二分之恒星雷臘星座中。其第九星者。亦係一變光星。氏於英國之可臨基天文臺研究。見該星之光。從九等星八七（該星光色極大之度）減至十一等星二三（該星光色極小之度）不過經六十一分時間（一時一分）若從極小之光。達至極大之光。須經過十一時十五分時間。方能復舊。該星之位置。當赤經十八度三十八分。赤緯三十二度三十九分。居銀河之傍。而少偏於織女星之南方云。

彗星

天空中各星體。有一星分而爲二。成雙星之狀。而其運動。仍同依其本軸者。天文家發見南方一星。每七時間。其星影變化。有示彗之狀。殆係一星分而爲二者。又發見有一星。現時析爲二體。其進行之方向。二者相反。數年之後。其距離可至非常之遠云。

地球燬滅之豫言

美國大學教授麥林古氏。謂地球將來。有運行不合規則之時。呈泥醉蹣跚之狀。其時夏則劇熱。冬則劇寒。人類不堪其過寒過熱。有或凍死或燒死者。至最後之期。與彗星相衝突。則生類全歸絕滅云云。而教授烏阿加氏。則謂月向地球回轉。取螺旋狀而進。其距離次第接近。而其接近之速力。以距離之近。而益見增加。終則直與地面切合。山嶺崩壞。市街毀損。月與地球各發非常之高熱氣。其時陸地溶解。生類絕滅。此一大災害之事。今尙未能推算其時期。然以今日科學之進步。二十世紀之內。當有人能測定云。

人體之磁氣力

美國心理學教授白度省氏。多年研究。發見各個人中。有一種潛伏之磁力。遂究其性質作用。及其使用傳達之法。依其說明。近則隣家。遠則數千里。人與人之意思。可得不思議之交通。又若人之性行材幹。高下強弱。并其胸中秘密懷藏之意。不難一見即知。以自身所發之磁力。感通於他人之身。不待藥劑手術。可得矯正其心念。其詳細說明者。具見於氏所著之 *The Secret of Power*。(人體之潛力)書。世界學者。可取而研索云。

瘡之元因

世界文明各國。無不有盲瘡學校。其中教盲生之凸字書。教瘡生之指頭法。凡可以適教盲瘡之用者。無不備故。雖生而盲瘡之人。教導之餘。無不知世界各國之大勢。并鍊習其盲瘡人可得爲之工藝。及所以爲養生樂生之事。以不天闕其天年。人類之相互相助。一分子之有賴於團體。而團體之不能棄其分子者。於此亦略可見矣。其中研求之法。亦日加精密。有說明瘡之原理者。謂非由於其人咽喉機之不備。以生來之聾。不得聞聲音之變化。遂祇能發一二音而止。以是漸成爲瘡。此事曾有人試驗。以一嬰兒之聾者。置之山中無人之地。爲無言之教育。其結果全與瘡者無異。以是遂得發明瘡由聾成之理云。

朝氣爽人之理

人感朝氣。每覺心地鮮爽。曾有人研究其故。謂由於空氣中電氣作用。與化學變化之結果。其時空氣中含多量之養氣。以溫度之適合。結而成霧與露。或散而爲雲。當其結合之餘。出過酸化物阿婆等。能添生物之活氣。吾人鮮爽之感。蓋由於是云。

蟲造風船

據博物學者之考究。蜘蛛能造風船。近法國有二博物學者。發見有蟲一種。其所造之風船。比蜘蛛尤爲巧便。其船有四分一尺之長。橢圓形。以從口出之分泌泡被造。有粘着性。蟲以足倒懸於下。依風勢而送其行。途中雌雄風船。有互相游戲之樂。其風船中必帶有其同類中之死者一匹。即以供旅行中之資糧云。

奏樂辟蚊

美國馬薩諸塞士州之摩士敦府衛生局。發明吹奏樂器。能使蚊失飛行之力。其狀有若痺癩。或奏急調。發見蚊從壁上。簌簌落下。其樂器中如吹奏喇叭。即有此效。然其因原。在音調振動之間。并不拘何種樂器云。

帖木兒陵墓之崩壞

列國之職業別

(實業)

(商業)

(農業)

英國及威耳士

五七

一
一
五

一〇五

蘇格蘭

五八

10

一四

愛爾蘭

五

四四

大不列顛

五四

五

法蘭西

八四

九

四四

澳地利

三七

—

三八

匈牙利

六

六四

意大利

二八



五七

瑞士

四

—

三

北美合衆國

二四

六

三六

污水之害生命

中國不知市政（關係都市公益及衛生與防止一切有害之事）所至都市間。街道湫隘。溝渠閉塞。糞穢堆積。發臭釀惡。平居既若墜污垢地獄中。疵癘瘟疫。由此發生。然而舉國之人。曾無一人醒悟。提議改良者。誠所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其臭。而特別成爲一種耐污之天性。非獨貽人以野蠻之譏。而有害於一國之生命者。固不少也。近來歐洲都市。於地下皆設鐵管。流通糞尿污水。一無停滯。調查一年人死之數。頓形減少。德國柏林。於一千八百七十年頃。合計千人中。死者之數。三十人。乃至三十七人。至一千九百年。市中工事告成。下水疎通。不使滲入地盤。嗣後調查死者之數。千人中減至十八人半。較工事未成之前。人死之率。幾減半額。然則污水之關係於生命者。固重且大。世有知其事者。可不矍然大驚。而亟思挽救。以造一國之福耶。

海軍與麥食之關係

日本於明治十五年前後。海軍不用麥食。其時航海兵士。罹病者甚多。有事時直有不能開戰之憂。當事之人。慮其爲專用米食之故。因廢米食。改爲米麥合用。嗣後進無罹病者。按米百兩中。含炭氣物（蛋白質）六兩。含炭氣物（澱粉糖油）七十二兩。爲一與十二之割合。麥百兩中。含炭氣物十二兩。含炭氣物七十二兩。爲一與六之割合。米麥共食。爲九與七十七之割合。米之含蛋白質者。多在外皮。若去皮之淨白米。滋養分反少。麥亦然。又大豆含蛋白質甚富。故醬與醬油及豆腐豆汁等。均有維持體力之用者也。

小兒貴活動

凡人之所以生者。恃有活動力也。而以小兒儲活動力爲最多。近有人攷小兒不活動時。比活動時。疲勞更甚。故養育小兒者。以使之活動爲第一義。凡強健之小兒。皆好活動。不好活動之小兒。其長成多無可望。強使小兒靜止。是逆小兒之天性。非徒無益而實害之云。

各國郵便局之數

世界各國所有之郵便局。以美國爲最多。共有七萬八千餘所。德國次之。有四萬五千六百二十三。英國有二萬二千四百。俄國有一億以上之人口。而郵便局僅不過六千二百。郵便箱之數。德國最多。有十二萬三千〇〇八。又於郵便局使用之人員。亦以德國爲最多。有二十三萬三千百七十六人云。

最大之家鴨飼養所

澳洲有世界最大之家鴨飼養所。其中孵卵所者。能孵鴨卵一萬一千四百四十個。雞卵一萬四千〇八十個云。

琉球之養豚

肉類中品居劣等而又最不潔者爲豚肉。世界各國惟中國以用豚肉爲一大宗。然琉球人養豚之風亦有不減於中國者。據最近之調查。沖繩縣下之戶數共八萬六千餘。而豚之頭數亦八萬六千餘。有每一戶飼養一頭之比例。其飼養法特築圍厠頗堅好。其中放人尿屎（中國北方之猪亦食尿屎者多）外置甘藷之外皮或泡盛酒粕以爲豕之食料。經豚兒產後經二三月割去辜丸（中國閹猪法）養至一年長則三年有體量百五十斤乃至二百五十斤者則賣却之。然亦分爲肥肉與生育之二途。其飼養法因之而異。凡遇冠婚葬祭之禮典無一不用豚肉。其調理法最多。就中稱臘付臺一種烹調法者以至上之豚肉湯煮後除外部之汚染。切方一寸程之肉一斤入醬油二合更煮之。互數時間以煮汁減量加以味淋酒一合。又煮三十分時間而後入置瓶中。能貯藏數月之久。風味良好云。按琉球養豚之風與中國全同。是不可不知其國俗者也。

繭別雌雄

分別雌雄繭之法。往時多以形小不正不豐圓紋深者爲雄繭。而形大且正又豐圓紋淺者爲雌繭。然亦多有不合之處。有一法以繭之重輕分雌雄。重者全出雌蛾。輕者全出雄蛾。實驗之多不爽云。

古代之時計

意大利有千七百二十五年造成之時計（中國稱鐘錶不如名時計之切）其構造式。平面天體圓形。示時及分之外。又示日日太陽之位置。又示日蝕及月蝕。其精密遠過今日。不知何以造成。實司驚歎。若萬一破壞。更無人能修繕云。

水中取火

美國芝加哥之藥劑師摩乃可氏。近分析水之輕氣養氣。而發見一種化學物。可作煤氣之用。其價又甚低廉。如作熱十萬呎者。僅須十五仙。作光十萬呎者。僅須二十五仙。與今日作光與熱之價值相較。約不足四百分之一。產業界因此發明。可生一大變革云。

熱海島之風土

日本之熱海島中。殆不見有毛族之物。貓犬馬牛鷄等。島中皆不飼養。惟見有一種出沒之士鼠而已。又島中之人。無盲啞瘋癲癩疾。若人間外之別一天地云。

X光線治白髮

自透骨之X光線發明。應用甚多。美國醫師呵烏來氏。於用X光線治癌腫患時。發見用X光線。可使白髮復返爲玄色云。

眼色鑑入

俄國喀爾羅夫氏。研求眼色鑑人之法。據其所研求。凡盜賊眼多茶褐色。流浪人眼多水色。正直人眼多紺色云。

木材保存法

近頃英國發明保存木材之簡法。以熱度達沸騰點之糖。使其溶液。吸入於材木。次以高度之熱。蒸發其內之水氣。其結果於氣孔間留固體。而木材變爲膠質。依此方法。軟質之木材。可爲硬質。無破裂之敝。而久能保存云。

新礦物之發見

英國新發見之礦物。名海利翁者。其質比阿爾米尼翁更輕且堅。有非常之抵抗力。於造船最爲適用。無與鹽結合生鏽之患。其價亦廉云。

新製之無害煙草

人食煙草。不無多少之害。德國化學者以愛洛託氏。發明製造無害煙草法。其法以未製之煙草。浸以打銀酸之溶液。打銀酸與煙草中尼可齊（煙草中含有之毒質）化合。則煙草全爲無害之物。惟依此法。或致煙草失幾分之香氣。更以摩盧依亞蘭（屬薄荷種類之草）之煎汁浸之。則仍有好香味云。

俄國之鐵道

據俄國遞信省之調查。俄國所開通鐵道。迄至今年一月十四日。延長哩數。總三萬二千二百八十二哩。於今年之初三個月間。乘客之數。二千百三十三萬七千三百九十人。運搬貨物之總量。三千三百八十萬六千二百六十噸。一威爾斯託（凡一哩三分之二）平均收入。三千百三十圓。又西伯利亞鐵道。俄國所投之工事費。迄至今日。總計爲八億〇三百四十萬圓云。

埃及古語字典

德國研求埃及學著名之靄爾曼氏。近編纂埃及古語字典。網羅埃及古語。共有二十八萬之多。其費用皆德皇任之云。埃及古代文字。甚難解讀。一千七百九十九年。拿破侖遠征埃及。一工兵於尼羅河口古城砦之基礎。發掘誌銘三種。其一種爲希臘語。直易翻譯。他二種不能解。至一千八百十八年。英人陀賣士越古。始開解釋之端。一千八百二十二年。法人章坡列翁。始

發見其原則。一千八百三十八年。德人來部麻士。始集埃及學之大成。通埃及文字。能發見上古之事不少。是亦近世紀一昌明之絕學云。

猶太人數

數千年前有名古國之猶太人種。今散居地球各處。各國皆以其爲亡國之民。賤視而虐待之。近有人調查其散在各國之總人數。有一千萬人。在俄國者五百五十萬人。在奧國者百八十六萬人。在德國者五十六萬八千人。在羅馬尼亞者三十萬人。在英國者二十萬人在美國者百萬人在阿非利加者二十七萬人在澳洲者十七萬人。而在其本國之亞細亞者僅二十五萬人。其中信基督教者不過二十萬人云。（耶穌生於猶太猶太人極口詆之信其教者極寡。○按近世紀著名之哲學大家斯賓挪莎猶太人也）

大英雄鄭成功之詩

江山如畫總堪哀。一代英雄去不回。寂寞蕭秋泣黃葉。荒祠曾誦古詩來。誦鄭成功詩。有感書此。鄭成功初名森材。年十五。入南京大學補弟子。試高等。聞錢謙益名。執贄爲弟子。謙益字之曰大木。隆武帝賜姓朱。名曰成功。嗣後遂以賜名傳。成功本長文學。遭國難。焚儒服而起義師。然餘事風流。於倉皇戎馬間。尙時有流露者。南京之役。爲成功最大之軍務。七月。登峴石山。（成功南京之喪師在七月二十四日時。正圍攻南京時也。）山深而寂。有一祠雲鎖烟蔽。成功悵然賦曰。

黃葉古祠裏

秋風寒殿開

沈沈松蔭老

暝暝鳥飛迴

碑碣空埋地

階砌盡雜苔

此地到人少

塵世轉堪哀

嗟乎英雄所留剩之遺蹟一鱗一爪無不可珍。況具發自性靈而形之聲律。見於文字者乎。當軍書旁午。羽檄倥偬之交。猶能觸景揮翰。若是固不必以詞藻見長。而餘韻流風。固爲譚英雄軼事者所必徵也。

生番之歌

世界太古淳朴之風。多留於野蠻未開之人種中。蓋其谿異谷別。鮮與世界往來。故性天眈眈。而以幽間之長歲月。對此寂靜之河山。其感情亦富。而詩歌之作。往往流露於不自知。有人抄譯臺灣番社之歌。詞簡情遠。固純然古時代之歌詩體也。茲揭於左。我所思兮。貌何美。夢寐輾轉不可忘。我今深山去。捕鹿心旌飄搖。獨彷徨。只好捕鹿歸來日。爲卿相餽共舉觴。

首尾寫情。自在流出。一無虛飾。而生蕃之風俗。亦可以想見一斑矣。

陰陽樹

凡植物之中。有須直接日光。而其葉始能發綠色者。有少接日光。而其葉亦能發綠色者。須直接日光之樹。若有他木之庇蔭。則不能暢茂。若少接日光。亦發綠色之樹。雖在他木庇蔭之下。仍能發達繁榮。須直接日光之樹。往往喜高燥地。若移而植於卑潤之地。多以性不相宜。而現枯槁之色。若不必直接日光之樹。其性適與相反。兩類之樹。略舉一二。如杉如落葉松如樺如黑松如赤松。則屬前類樹。如檜如羅漢柏如羅漢松如白檜如樅。則屬後類樹。林學上往往因兩類樹性之宜。栽為混成林。而名其前者一類為陽樹。後者一類為陰樹云。

新發明之水雷與潛水艇飛行船

從來水雷之用。以有限之動力。又依海面下一定之距離。從其方向而進。其命中敵艦。不能無僥倖萬一之思。遂有以絕等之利器。或全歸於無用。茲有人發明改新製造法。補舊製不完全之缺點。能以無限之動力。進退浮沈。皆得自由。假令為敵艦所發見。其進行之猛。亦不能防。於學術上為模形之試驗。已奏效果。現與英國之某會社交涉。不日可着手製造云。

又德國海軍省。有西班牙之青年技師。發明新法之潛水艇。用電氣為運轉。有發射管兩個。乘入之人。不須用新鮮空氣。能在水底動作二十四時之久云。

又潛水艇之目的。向祇供戰爭之用。近有法人在法國領地求尼斯地方。造新式之小形潛水艇。能乘三人。可採海綿及真珠。雖深至四十一碼。仍能運動自由。以戰爭之器。一易而為工業之器。於世界又開一生面。而水底旅行之事。亦日有進步矣。

又意大利步兵大尉孚雷西吉氏。現發明新式空中飛行船。其推進器氣板。悉與舊式不同。一時間有三十哩之速力。能于四十時間進行不絕云。

又近日美人開利幾氏。亦有自發明之空中飛行船。其新器已以二時間試驗運動。於空中悉能自在飛行。向風而行。亦無阻礙云。

人生之壽

有人調查人生之壽命。于歐洲各國。其例如左。

生出千人之內

得達十五歲者

得達六十歲者

瑞典

七百二十七人

四百四十人

法國

六百八十八人

三百八十三人

英國

六百九十五人

三百六十五人

瑞士

六百九十四人

三百六十二人

意大利

五百七十六人

三百二十人

德國

六百〇九人

三百十一人

俄國

四百五十二人

二百十三人

據以上之調查。生人之最多夭折者爲俄國。而最壽者爲瑞典。又有人統計生人中死亡之數。以未滿一歲者爲最多。自二歲以至五歲。次第遞減。自六歲以後。死亡之數更少。至六十九歲以上又增。六十九至七十歲。與四歲五歲人死亡之數畧相等。又女子之長壽。比男子爲多。有人調查。每百萬人中。得達百歲者。女子二百二十五人。男子不過八十二人。又攷驗長壽之法。在少苦惱。多運動。節食而多咀嚼。長眠。少言而多實行。常爲空氣之呼吸。此數者均能致長壽云。

火災之損額

有人調查歐美各國火災損害。其例如左。

(國名)

(一年間每百人之損失額)

法國

七磅十志

(五十盧布)

比利時

八磅五志

(五十五盧布)

俄國

九磅六志

(六十二盧布)

荷蘭

九磅九志

(六十三盧布)

奧國

九磅九志

(六十三盧布)

德國

十二磅三志

(八十一盧布)

瑞典、挪威

十四磅十七志

(九十九盧布)

英國

二十四磅

(百六十盧布)

合衆國

三十三磅

(二百廿盧布)

加拿大

四十三磅四志

(二百八十八盧布)

又查各國火災損失總額。其中被保險者。以百分爲例。而差其多寡如左。

法國

百分之七五

德國

百分之七四

合衆國

百分之五五

英國

百分之四六

加拿大

百分之四四

比利時

百分之四三

俄國

百分之九

猶太之紀元

西曆去年九月二十五日。爲猶太紀元五千六百六十四年之元旦。猶太人據其經典所記載。以爲自創造天地始生人類。以至于今。蓋有若是之歲月云。(按猶太人所信世界之年齡。與今日科學家所攷究者不合)

按古代後巴比崙。以拿卜拿莎王之時期爲紀元。當西紀前七百四十七年。希臘以第一之阿利比亞大祭爲紀元。當西紀前七百七十六年。羅馬人以建設羅馬府之年爲紀元。當西紀前七百五十三年。回教國以其教祖穆罕默特避地麥地奈之年爲紀元。當西紀後六百二十二年。猶太人以世界開闢爲紀元。當西紀前三千七百六十一年。(去年西紀一千九百參年合紀前三千七百六十一年共爲五千六百六十四年)今西洋諸國所用之太陽歷。爲西紀前四十六年羅馬大英雄該撒所建設。以一月一日爲年始。蓋始于是地中海諸國。皆用太陰歷。埃及、波斯、加爾達額、敘利亞等。以秋分爲年始。法德二國。本以三月一日爲年始。後以三月廿五日爲年始。北歐諸國。古代以冬至爲年始。定一月一日爲年始者。法國始于一五六三年。蘇格蘭始于一六〇〇年。英國始于一七五二年云。

喜馬拉山備寒溫熱三帶之植物

亞洲最高之喜馬拉山者。其一山之間。從下部至上部。所有植物。分爲三帶。其下部者。熱帶植物。中部者。溫帶植物。松杉檜柏櫻楓柳桃梨橙柚蜜柑米麥小麥豆粟稗胡麻蕎麥玉蜀黍等皆有。高至一萬二千尺以上。尚有柳麥小麥豌豆蕎麥等。至上部有積雪之間開花者。盡屬寒帶植物。西藏亦然。西藏之中央部。有野葱、野生芋、薯、桃、柳、胡桃、榆、菊等。移植之物有檜、櫻、小竹、生荑等。約舉西

藏全部。所有植物。其南部與雪山之中部同。北原與雪山之上部同。中央部與雪山上部中部之間同云。

歐美之文運

觀一國之文運。觀其一年出版之書之數。與新聞紙之數。而其人民之文野。畧可見矣。據最近之統計。一八九三年。德國出版之書。達二萬三千六百七種。俄國僅八千八十二種。新聞紙之數。美國人民購讀者。達二萬二千種。俄國人口一億三千万。其新聞紙之數。僅八百種。即在歐美今日之世界。其文運以德國爲最。而俄國爲下。德國衣食於筆墨者。其數一萬二千人。其中四百人者。詩人也。（按泰西各國極尊重詩家。多有供給詩人之用者。非若今日之中國大半皆窮詩人也。）又法國出版之書。其小說半輸出於外國。至關於歷史科學諸書。輸出者居其全數三分之二云。按以歐美各國一年出版書與新聞紙統計之數。對校中國。其文化之發達塞滯。爲何如矣。

臺灣之番社

蓋臺灣南北番社。以其地相隔離。故自衣服飲食。以至婚姻喪祭之事。亦不無多少之異同。於北山有一番社。名鷄跖番。其足指深裂。如鷄足。善攀木穿林。常在樹間寢食。非值耕作之時。多不下平地。平日與他番社亦不相往來。夜間竊出至海邊汲水。遇他番社之人。鹹其首而去。誠番社中之最野蠻者。又南山番社。有酒二種。其一春摧怵米。又嚼碎米爲麴。置於地上一夜。俟其發氣。入甕中。數日後釀醇。味帶甘酸。和水飲之。其一蒸糯米爲麴。入篋籃中。置於甕口。取其津液所滴。長藏之。俟其色香味皆美。後飲之。前類之酒。婚姻捕鹿及家屋落成等。招待同社番人之時。出而饗之。後類之酒。視爲珍物。表敬意於貴客。或進此酒。平時非容易得飲。北山番社釀酒之法。無大差異。惟嚼碎米。必選妙齡女子之尙未婚者。又臺灣於數年前。以芭蕉實製酒。號蕉實酒。近時又以鳳梨製酒。號鳳梨酒。鳳梨蕉實。皆臺灣之名產。又用蕉實所製者。有蕉實煎餅。蕉實飴。數內地土產者。以此爲佳品。然不遠可製造鳳梨煎餅。鳳梨飴。鳳梨羊羹之類云。

酒之害

有人調查千八百八十八年。歐洲各國。人口百萬中。爲酗酒死亡之數。計法國九十五人。比利時七十六人。俄國五十人。意大利四十七人。英國四十六人。德國四十人。奧國三十六人。又昨年英國死亡之人數中。其中爲飲酒而死者。三千餘人。德國百二十所監獄中。拘置囚徒三萬二千八百三十七人。內一萬三千七百零六人爲酒徒。即當總數百分之四十二。英國法國丁抹及合衆國。調

查發狂之原因。其百分之十四爲飲酒過度之故。近日其數益見增加。法國一八三六年。當百分之七。至近時占百分之二十一。合衆國近時占百分之二十六。荷蘭占百分之十二。又合衆國之醫院內。調查患肺病者。四成四分爲大酒家。四成三分爲普通飲酒家。一成一分爲時時飲酒之人。惟二分爲不飲酒之人。又據德國學者呵臺氏推算。德國全國爲飲用酒類之損失額。計爲麥酒葡萄酒及酒精之材料產地。其面積約當耕地十五分之一。若以之播種裸麥。可產十六億三千七百萬。啓維格蘭得製三十二億七千二百萬斤之麪麪。若當收穫全豐之時。對全國人口五千萬。一人可得六十五斤半。以八人爲一家族。每戶可得五百二十四斤。得充七週間之食料有餘。又爲酒類製造作耕販賣者。約百五十萬人。消費全國生產力十四分之一。酒之害誠大矣哉。

X光線之利用

自X光線發明以來。多得不可思議之作用。近美國芝加哥之X光線試驗所。考出光線之作用。能變金剛石之顏色。凡金剛石。以一種白色。玲瓏如冰塊者。其價值爲最貴。然用X光線。能使帶黃色之金剛石。變爲純白。寶石商多欲傳授其秘法。又近頃德國所發明。有依X光線。於人體內之諸機關。可攝影者。凡臟腑筋絡骨髓中。有何病狀。及有何物存在。皆能明細照澈。醫學家依此作用。得大有進步云。

示方位之植物

美國平原所生有名貢排斯樹者。於其近根之葉。能指示南方。行者可藉此以驗方位云。

禁新聞紙之故事

今日中國政府。時時有禁阻新聞紙之事。然此等舉動。非獨中國有之。昔日各國。亦多有類此者。而從今日文化發達之後。追思當日政府之狀態。實多有可笑者。雖然。文明高下之程度。則固可由此而見也。近時於英國倫敦之博物館。因增築新屋。運移昔日之新聞紙。於從今九十年前。發見泰晤士新聞之記事一條。其時有人徵一片士之金。貸泰晤士新聞。使人閱覽。發覺課罰金五十圓。當日政府。不欲人民縱覽新聞。每新聞一枚。課四片士之重稅。若貸覽新聞。當日蓋認爲違法之事。故重罰之。噫。世界之政府。何初心若是其相肖也。特在英國則已成爲笑譚。既往之佚事。而在中國則猶視爲正當不易之政策。何其酣英國九十年前之夢而未醒也。

世界未來記

德國之某新聞。有世界未來記者。如下。

千九百零五年。大西洋設海底電話（即德律風）線。

千九百二十五年。鐵道運轉力用爆發煤氣。舉行爆發鐵道之創設紀念祭。

千九百三十七年。氣球飛行。用爆發煤氣之動力。從漢堡紐約間。定期飛行開始。

二千年。X光線之發明。肺結核病全治。

二千零十年。名恩吉沛與名恩幾勤之二種血精發明。以三回注射人體。能消除盜心及殺害心。行此療法。盜賊殺人之事絕迹。

第三十世紀之半。所有全地球之產煤。發掘已盡。運轉器械。皆用水力。或利用潮滿之時。因此地球回轉之速力。遂大遲緩。一晝夜間之時辰增長。

三十世紀之後期。黃白兩人種間。屢起大戰。支那之人口益蕃殖。從五億達二十億。其中三分之一。即約七億之人。為戰士。携最新式之武器。從支那之國境。侵入歐洲。歐洲人驚怖狼狽。過於成吉思汗闖入歐洲之時百倍。羣謂白人滅絕之日至矣。然白人之運命。強局面轉換。終擊退黃人。（德人為此言。殆尙帶有義和團時之影響乎。）

二千七百三十五年。支那人大入歐洲。

二千七百三十六年。名支那沙西勤之血精發明。當支那大軍之侵入歐洲。白人滅亡之將近也。一或人之血精發明。其血精無害於白人。而對黃人為致命之毒藥。接種於被捕虜之支那人。而放還。黃軍陣中。遂起一種猛烈之流行病。至黃人大軍無遺孽。（白人之欲害我黃人。不必待之三十世紀一種血精之發明也。今日之鴉片煙。已足制支那人之命矣。）

當此時代。用銃砲兇器。以決勝負之蠻戰者。早絕迹於世界。或以血精為戰之武器。或以商工業敗敵人。全地球為一血精戰。與經濟戰之修羅場。人人務為珍奇之發明。又圖商工業之發達。過勞心神。陷神經衰弱症者。人日益多。噫。是雖戲言。然而世界之變遷。與夫黃白人種生存競爭之心。而預推未來世界之禍福成敗者。亦可以動我國人之思矣。

臺灣之大森林

中國古來材木之產。所稱漢中。秦時造阿房宮。下可以建五丈旗。蓋恃有此材木也。其後傾盡前明時。有大建築。皆運川木。近則中原十八省中。無大林木。巨材多運自外洋。稱洋木。然東三省有窩集（即老林之意）。沃沮勿吉。靺鞨拂捏屋。惹渥集。音同天聰年間。

屢征東海渥集部見滿洲開國方略）蔽天鎖日蕭森終古而滿人以爲發祥之地禁人採伐又以爲可限戎馬之足（何秋濤云黑龍江以西皆設喀倫以爲界獨吉林不設喀倫唯恃窩集之險足以限戎馬之足）○魏母邱儉討高麗絕沃沮千餘里沃沮蓋指窩集○按黑龍江外記林木鬱鬱水澤沮淤之區號窩集蓋叢林密接落葉常積數尺雨水不能盡流陷爲泥滓幾無道路絕沃沮者殆指此）乾隆帝所作之窩集行有大匠詎敢斤斧斯句可見今後當與土地俱贈諸俄人而爲俄人添一大宗國歟矣夫東三省之大森林既予俄人而臺亦灣有極大之森林自割與日本之後經林學博士踏查於新高山之麓阿里山有大森林其地赴嘉義之東約十五里一望無際從太古以來未經斬伐多十數丈之老木直徑及二三丈材質良好從事採取其價值直難算計惟占地之面積廣大由各處從入之道路無不險惡運送甚難近擬築阿里與嘉義間之鐵道估計經費二百萬圓然投此二百萬圓之費而比之所得木材之價值僅如九牛之一毛誠非難事云云蓋自人類文明世界日益開闢伴地面開始以來之大森林日益減少而巨大材木之價格當日益昂貴嗚呼昔日之台灣固我有也而寶藏在山熟視無覩且日憂費用之不足一旦爲他人有而坤媼顯富同此山嶺遂若別出生面焉雖然中國之藏富而不能取而在他人視之有若黃金遍地者又豈獨此森林之事乎哉

史界冤塵錄

死無忤容

英皇查理斯布新教時們魯士爲之佐。屢事鎮撫。後戰敗被囚。守正不屈。就刑之日。夙興理髮。一如平日。約翰斯頓來見。謂之曰。汝首已非。汝有何用。此爲們魯士答曰。此尙屬吾首。苟此首一日屬吾。則吾一日當盡其職。分理髮與否。與汝等何與。及正午。將就戮。肅整衣冠。稽首謝上帝曰。臣今日爲我王殉難。希以此贖生平罪惡。又顧其敵曰。余以余之魂魄薦之上帝。余之忠義致之英皇。余之良心致之朋友。故舊余之名譽致之千載之人。只以區區之殘骸遺骸附之汝等耳。語畢。神氣不少沮。從容就義。

生與死

拿破崙二世。帝多病。不能從事軍旅。鬱鬱不樂。每長歎曰。嗚呼。二豎苦余。奈余赫照後世之功業。他日余傳記中所可記者。唯有死與生二事而已。悲哉。

贈棺

亞波爾奇之役。諾爾遜爲彈丸所中。昏絕在地。數分之後。纔得蘇生。其後諾爾遜召畫工某描繪其狀。懸之居室之中。以誇示來客。其部下將校哈羅威者。當亞波爾奇之役。曾顯其驍名者也。聞此事。乃以法將夫魯伊斯所乘之「阿里因」艦之材料。造一棺以贈于諾爾遜。曰。近聞將軍繪畫死狀。以懸于居室。固千古之快舉也。余今以法艦之材製一棺。而呈于左右。將軍百年之後。將遺體藏于其中。豈非更增一層之快事乎。諾爾遜大喜。常愛其棺。而置于左右云。

打帝王頭

撒基瑣王亞魯夫治者。爲殘忍暴惡之種。族奪其領國。流離于四方。備嘗困苦。或受僱于某麵包店。一日店主婦外出。語王曰。汝代我理爐上麵包。須注意勿怠。王諾之。居坐爐邊。恢復舊業之念。如潮而湧。思國思身。一時萬感交集。而忘理麵包。及店主婦歸。見麵包之焦黑色。怒曰。懶惰漢。汝有食麵包之口。豈無觀麵包之目乎。因以拳打其頭。王不以爲意。且厚謝其怠慢。曰。願償麥粉若干。幸宥其罪。店主婦益怒。曰。咄。無錢豎。汝安得買麥粉之資乎。忽而有叩戶之聲。曰。吾王在茲乎。卽見有許多忠臣入跪王之前。店主婦始知其爲撒基瑣王。乃投身于王之足下。落淚而謝不敬之罪。王止之曰。汝素無罪。何得言謝。遂與麥粉若干。以償其損失。

一彈五仙

拿破崙之攻亞格魯時。彈丸闕乏。大爲困難。乃訛設一計。屢命騎兵及馱馬出巡海濱。向英國砲船挑戰。且令曰。能得一彈丸。納于本營者。與以五仙。于是兵士皆爭拾英船射出之銃丸。而送歸本營。一時遂免闕乏之患焉。

兵士計略

佛底利治大王時。時服兵卒之服。微行府內。以觀察兵士之舉動。某日至一酒店。見有一兵士飲酒。該兵士不知其爲王也。把杯屬之。而強其飲。且呼佳肴多味。頻頻勸之。王心竊怪之。問曰。君以一兵士之身。如此豪遊。毋乃過分乎。兵士答曰。誠如君言。雖然。余自有計略。毋勞過慮。王愈怪之。又問曰。其計略如何。兵士掉頭不答。王多方以甘言餌之。兵士不能耐。乃吐其實。曰。君幸毋以語長官。余所謂計略者。不過將物品賣之耳。方今天下太平。無動干戈之慮。與其攜帶無用之長物。不如賣之以博一醉也。君試觀余所佩之劍乎。王因檢視之。果一木刀也。王乃默記該兵士之容貌。隊號。歸營之後。命該隊兵以明日出場操演。翌日。王臨操場。驅馬而周巡隊中。于兵隊裏認得昨日之兵士。命之出。而別指一人。令之曰。汝宜以汝刀斬彼之頭。兵士曰。彼得何罪。雖有陛下之命。不忍以余之刀而加于朋友之頭。王怒曰。汝不用朕命。朕斬汝頭。于如兵士熟視帝之顏。爲之赧然。遂拔刀出。乃

木刀也。王大笑曰。汝實能知計略者。

賜時辰鐘

德帝維廉第一。一日告近衛大佐某曰。朕欲以明日觀近衛兵之操練。午前九時。必齊整兵士。以待朕之親臨。佐官某謹領聖旨而退。翌朝蹶起。則見日光瑩瑩。輝於屏幃。自鳴鐘已過九時矣。乃匆匆而至操場。則見皇帝已先在。顧大佐某而促其操練。操練既畢。帝偕從者還宮。大佐某恐怠慢之責深自惶惑。歸家端座一室。戰戰兢兢。以待嚴命之下。忽而接明日陞殿之命。大佐某更爲憂慮。是夜竟不能成眠。詰朝恐恐然整肅衣冠入朝。皇帝不減其龍顏。親手賜以錦繡匣一個。且曰。聊酌卿昨日之勞。大佐某乃拭其冷汗。略得安心。歸家啓視之。乃一時辰鐘也。大佐某乃感聖恩之寬大。爲之失泣。

暗殺書滿盤

林肯被選爲大統領之日。接各處威嚇暗殺之書。日凡數起。每置之一鐐盤之上。居然裒然成堆。一日笑語友人曰。此等書信初接之。亦略覺有不甚愉快之感。其後視之。殆與平常書信無異也。

加富爾萬歲

加富爾臨死之日。意皇聞之。潸然淚下。曰。吾若代加富爾而死。意國之患。害當減其量。加富爾嘗使外國。外交政畧。既奏其功。歸朝之日。各地人民。沿路歡迎。其中如多靈府民。尊敬歡喜之餘。幾至覆其所乘之車。翌朝。加富爾謁意皇。語府民歡迎之盛況。意皇止之曰。勿復語。勿復語。吾備知其時之實況。卿之所知者。無如朕之詳細。卿不過在樓上而答衆民之歡呼。朕乃在衆中與群衆共呼。加富爾萬歲者也。

史家長嘆

史素華爾他。著萬國歷史。第二卷既脫稿。將附印刷。一日閱之。適近隣有事。其戶極騷然。華爾他乃倚窓而熟視之。略知其情節。翌日友人來訪。華爾他語以前日隔鄰之事。且問其事之始末。友人略述其事實。而所語全與華爾他之言相反。蓋友人以與其事有關係。故知之較爲詳悉也。既而友人去。華爾他乃手萬國歷史之稿本。喟然而嘆曰。嗚呼。此書中所記虛言妄語。不知幾何以已。所目擊之事。其判斷之誤。尙且如斯。何況數千百年前之往事焉。能得直筆明論乎。遂將數年來所著之萬國歷史稿。付之一燼。

詩稿與下婢

布倫者有名之詩人也。某日下婢某手其多年所作之詩稿。入其書齋。突然而謂之曰。君若不與我結婚。吾即將此詩稿投之于火。中布倫此時遇此脅迫。心中雖十分憤恨。惟念若將此詩稿付諸灰燼。則多年之苦辛。全歸水泡。榮名自不能傳于後世。乃呼証人來。與之確定結昏之約。後遂妻此下婢云。

懷草稿而寢

日耳曼文學家格斯德著『斯伊他斯』(書名)費四年之歲月。然後脫稿。珍重愛惜。須臾不忘。一夜深更。雷電大作。格斯德從睡夢中驚醒。倉皇跑入書齋。取『斯伊他斯』置之懷中。而後寢。獨自語曰。是最安全之地。也是最安全之地也。

梭格刺底之宴客

梭格刺底一日招宴賓客。食桌甚閑。友人某見之。問曰。君何不張盛宴。來賓恐目君爲客。梭格刺底笑答曰。君言差矣。今日之賓客。若賢粗食足矣。若以爲不足。也是爲不賢之士。饗不賢之士。吾以爲此粗食猶過也。其人聞而赧然。

紅鼻王

西班牙王希里支布。美姿容。常對鏡自負。及老。不忍觀其髮白面皺之狀。乃置治粧一課。令侍女數人。日與已粧飾。其面常如桃花。侍女嘗欺之。故紅其鼻。及臨朝。朝臣弄之曰。陛下不堪思慕之情。

一外套一佩刀

徐世賓未嫁。拿破侖之前。一日偕拿破侖訪代書人刺奇頓。既至。止拿破侖于書記室。獨自入內。向刺奇頓述欲與拿破侖結婚之旨。刺奇頓止之曰。君誤矣。後母大悔。今君所欲嫁者。惟有一外套一佩刀耳。拿破侖密聞之。而故不語。及即帝位。着帝服。令曰。吾欲一見刺奇頓。速召來。比至。拿破侖問之曰。汝猶以吾惟有一外套一佩刀乎。

帝賜乞丐

羅馬帝瑪堅米利亞。一日徘徊市中。路上有乞丐求其施與。帝曰。我與汝無異父子也。以微物與之。乞丐曰。皇帝之賜。一何其少也。帝曰。固不少矣。若汝之兄弟(總指羅馬人)皆與汝以許多之物。則汝之富豈不踰于我乎。

睡八時者爲痴愚

英王約翰魯治第三世。嘗召鉅商某于維梭爾城而約之。曰。以某日之朝八時相見。某後期半時而至。王不見之。又約以明朝八時。

再來。某次日亦後期而至。王又不見之。迨至第三日。王延見之。問曰。汝每日睡幾時間。某答曰。臣起居有法。睡眠以八時間爲常。王曰。過多。過多。男子睡六時。女子睡七時足矣。睡八時者痴漢也。愚奴也。

匿夫子心中

昔時英國有一夫人。其夫得罪。將處刑。夫人聞之。匿其夫子某所。公然自認曰。我隱匿之。英王聞之。捕夫人而鞫問之曰。汝速告夫之所在。我當赦汝。夫人答曰。我匿吾夫子心中。搜索吾心中。卽得我夫也。

不念舊惡

俄國首相摩利基被人誣告其罪。俄帝信之。流于西伯利亞者二十五年。及彼得第三世立。召還之。復其舊職。誣告者聞之大懼。要于中途。跪伏而哀求謝罪。摩利基曰。我心若如汝心。或圖報怨。雖然。我心實異。汝心汝勿復恐。悞後果置之不問。

感化盜賊

波蘭人約翰乾一夜騎馬過林中。見盜賊羣居。意以爲彼等因貧困之故。故至于此。非好爲此惡業也。忽生哀憐之意。進至其傍。將財囊指環等凡有價值之物。悉授其巨魁。而去行不數步。覺衣帶中尙藏有金貨若干。旋復至前。呼曰。汝盜賊。我衣中尙有金貨。頃忘之。今欲盡與汝等。故再來。乃投金貨而去。賊衆大驚。且感曰。嗚呼。余等爲盜。旣久。今不圖遇有德之君子。已懺悔其所業之非。願併前所賜之物。而奉還之。自今當從事稼穡。不復爲此惡業也。乃將約翰乾所與之物。置諸地上。叩頭謝罪而去。

視死如生

撒布士名將伊巴美那。打斯爲敵人。以劍所刺中。創深瀕死。打斯不拔其劍。以待勝敗之決。旣而士卒來告曰。我軍克打斯。聞之喜曰。余今日命盡之日。卽爲始生之日。身死而名立。豈不榮哉。言已。拔劍而斃。

屍能退敵

西班牙人路多利哥。用兵如神。戰則勝。攻則取。故人呼之爲『伊哥巴刺夫路』。蓋絕倫之意也。摩路蕃族來侵西國疆城。路多利哥防戰。屢逐敵于境外。摩路人知不可勝。遂退去。後數年。路多利哥卒。摩路人聞之。大舉來侵。西國人乃發路多利哥墓。將其屍立于馬上。使當前敵。敵見而相戒曰。勇將尙未死。遂不戰而潰。

老兵隊

昔美國獨立軍中有八十名之老曼人。組織一兵隊。隊長殆達百歲。投身馬之間者四十年。臨戰者十七回。鼓手九十四歲。最年少者七十歲。當時往來于千軍萬馬間者。此老兵隊也。其後移居美國。投劍銃。執耒耜。以送餘年。然獨立戰爭之起。彼等皆曰。余輩托身于虐政苛法之下。今際此危急。若拱手旁觀。其何以立于天地間耶。遂奮然蹶起。而投身于獨立軍云。

僞俘虜

羅馬帝多米支亞那士。驕惰而不知兵。然有以武功揚名天下之志。嘗親自將兵而擊加茲頓。(德國民族)兵至其地。不戰而退。乃僞稱大捷。買身材高大之奴隸。服德國之服。塗黃其髮。僞稱德國俘虜。以爲凱旋之儀云。

善譬

昔雅典軍征俾路波尼亞。將航海。時恰日蝕。天地晦冥。不辨咫尺。全軍大驚。衆口嘖嘖。士氣頓沮。總督俾利格士在船頻促解纜。楫手皆恐懼。不應命。俾利格士忽生一策。脫其外套以掩楫手之面。曰。得見否。楫手曰。外套遮目不能見也。俾利格士乃言曰。目下之現象亦卽如是。乃月球遮人目。與太陽之間耳。又何足驚衆惑立解。奮然進軍。

君求臣鬪

瑞典王亞德魯夫。一日閱兵。佐官智頓偶忤其意。王憤激。舉拳毆打。智頓深恨之。閱兵既畢。托事辭職。王許之。旣而怒漸解。悔其前非。甚爲慚愧。翌日。智頓往丁抹。王密與從者二三人尾之而行。旣抵丁抹。留從者而單身獨入鄰境。與智頓會於一大原野。曰。余向向辱汝。今欲與汝雪其恥辱。故追至此。此地旣非我國境。余與汝共立子同等之地位。今所有者短銃及劍。汝速下馬。以全汝之名譽。銃與劍惟汝所擇。說畢。先下馬以待智頓之下。智頓驚出意外。惘然不知所爲。纔卽下馬。伏地感泣。曰。陛下旣有全臣名譽之言。臣焉敢有加于仁君之劍。今陛下賜臣復歸于瑞典。臣得辱陛下恩顧之榮。不勝欣幸矣。遂抱王而起。相携而歸瑞典。

重律殺子

他魯加士爲羅馬「哥芝由魯」(官名)時。定軍令曰。將士等單身入敵陣。與敵獨鬪者。處死刑。其子偶與二三騎兵探偵敵陣。突逢敵兵。敵兵呼求格鬪。某應之。與之鬪而勝。獲其甲冑而歸。示之于父。他魯加士賞其勇。後以犯軍律之故。正其罪。以徇衆。

百王中之王

昔埃及王刺些士有統一萬國之志。親將騎兵五十二萬發于都城。所到建大理石之大柱。以勒其功。其文曰。百王中之王。後石柱

破壞。或埋沒土中。事蹟不得而傳焉。

冒充將軍

克蘭德將軍屯兵于亞因侖特地方。部下少尉烏尼茲夫。一日午飯之際。先將軍而至食場。自稱爲克蘭德將軍。盡食將軍之食而去。既而真將軍至。命使女將食物出。女怪之。謂將軍曰。將軍頃來食畢了。尚在彼處。今子亦云將軍。豈不奇哉。乃呈南瓜一片曰。所餘者惟此一片之南瓜耳。將軍乃與以半元。命將南瓜收存而去。既至傍晚。將軍整列衆兵于其前。朗讀下列之示文。衆皆抱腹絕倒。

因智也拿州騎兵少尉烏尼茲夫。本日經行亞因侖特、波加潘打士、夫蘭支利巴、基刺德岬之道路時。于些魯支尼施婦人之家。除南瓜一片外。餘皆食盡。因此今特命彼護衛騎兵百名而歸。以此殘餘南瓜一片給爲糧食。此諭。

賞有德者

日耳曼帝智約些符第二世。一日得退職老士官某之嘆願書。召老士官數人問以知此人否。皆答以知之。極博愛仁慈之人也。于是帝召從者相隨。微服而訪某于烏尼拿之陋屋中。時值午餐。某與小兒十一人共桌而食。帝突然而入。卒爾問曰。曾聞貴家有小兒十人。今何以有十一人耶。老士官指末子一人曰。此孤兒乃近在宅前所拾得者。擬求富家托其養育。百方盡力。未得其人。故暫留于家。與小兒輩同其養育。少分粗食。所不計也。帝感其仁心。告以其實。且曰。朕每年給此小兒等每人以五十元俾爲養育之費。又給汝以每年百金。以爲有德者之勸。汝明日可直往戶部支取一年期金。自今以後。汝爲彼等之師。朕爲彼等之父也。老士官拜此恩命。家族皆同感泣。帝亦喜極而下淚焉。乃親手與小兒等以物品少許而去。歸宮之後。告侍臣哥刺德伯曰。朕今日深謝神德之厚。賴神明指導于暗暗之中。發見有德之人也。

沈着如在練兵場

千八百一十二年三月。英兵攻西班牙首府。至四月六日之夜。終拔之。此時英國陸軍步兵第七十四聯隊。有一吹笛手約翰孖魯刺。鼓勇先登。周巡城壁。以奏聯隊急進之譜。舉動沈着。恰如平日之在練兵場。忽笛管爲彈丸所中。不能奏樂。彼毫不以爲意。安坐砲車之上。徐徐修復樂器之損處。後復奏樂如初。觀其沈勇大膽。真堪感服。

朕子不能免兵役

伊國有一貧婦人。單有一子。其子成年。當選兵役。婦人悲嘆。不知所措。伺帝之出。哀求免之。帝以溫顏慰之曰。朕有二子。皆服兵役。朕不能免之。此乃國家之義務也。與以若干金使去。

下士官與帝王

奧帝約瑟福二世。常好單身跨馬。逍遙于維也納近郊。一日驅馬車出遊。驟雨忽降。開帳遮之。遙見有一下士官急走而來。不知馬車之主人爲誰也。就請借其一端以避雨。且曰。決無妨害于君。不過愛其新着之軍服。不忍被雨之沾濕。故欲請暫避于車中耳。馬車主人曰。君愛軍服。當允貴諾。抑君自何處而來乎。下士官答曰。自同僚之守衛所而歸。因今朝往彼處喫新欸之朝食也。馬車主人曰。敢問其新欸者如何。下士官曰。君試猜之。馬車主人曰。愚性拙無由知之。雖然。試爲一猜。肉汁乎。下士官曰。否。麥酒乎。曰。否。然則。燻肉乎。曰。否。馬車主人曰。如此。固無從猜矣。下士官進而拍其人之膝曰。余所謂新欸者。卽是雉也。因獲天皇陛下遊獵之雉。豈非新欸乎。

驅車而行。將到府內。馬車主人詢下士官之住居。欲送其歸。下士官厚謝之。且欲詢知貴官之姓名。以爲紀念。馬車主人笑曰。此回君試猜之。下士官曰。君在陸軍乎。馬車主人曰。否。下士官曰。大尉乎。曰。否。佐官乎。曰。否。然則君將官乎。曰。否。下士官曰。果爾。莫非皇帝陛下乎。此時馬車主人親解其外衣之釦。示以服飾曰。卽汝所食之新欸之雉之陛下也。于是下士官遽變顏色。驚皇失措。心亂魂飛。深謝其不敬之罪。乞停車而下。皇帝微笑曰。不然。不然。汝食陛下之雉。陛下送汝歸家。亦得以此而誇示于人也。遂送下士官而歸。

國會條例不命睡眠

往昔歐洲各國。夜間置巡邏警吏。中央市府視爲嚴重之議案。提出下院。其中有「夜間巡邏之警吏。晝間不得睡眠」一項。當朗讀于委員會時。一議員起而述曰。「本員推此規則。亦欲及于國會議員。」滿堂爲之大笑。

名將多恩

拿破侖之愛兵卒。如慈母之愛其子。當遠征埃及之時。炎威如燒。瘴癘之氣逼人。衆卒之艱難。不等尋常。拿破侖乃出一令曰。騎者皆須步行。俾患者代乘其馬。偶有一卒馳來而問元帥之乘馬。又何擇焉。拿破侖叱之曰。汝未解余命令之意。余焉有不顧衆苦而獨忍騎行者乎。今請自余始。乃步行而傍于疲者。患者之馬。勸以溫言。且慰且行。

又攻擊瑪支斯他之時。一兵卒枕于樹根。獨自睡眠。拿破侖乃肩其兵卒之銃以護之。凡歷半時許。兵卒偶醒。見之大驚。恐懼失措。投身于拿破侖之足下。平伏叩頭。拿破侖毫無怒狀。徐徐諭之曰。醒乎。醒乎。汝之銃吾能保有之。實因汝遠涉長途。且能苦戰。故偶一假睡。決非無理。吾亦諒之。雖然。息間之怠慢。實關係于全軍之勝敗。吾今日幸代汝全其職分。他日幸毋再蹈此轍。以置全軍之存亡于度外也。

阿斯里夫之役。拿破侖進擊奧俄二帝。既還戰場。日既暮。不辨人面。乃命左右禁其發聲。以聽察傷者之叫號。聞有叫者。乃降馬親自慰之。飲以佛蘭地酒。終夜巡視戰場。既死者則解其外衣。以被未死之傷兵。且點火于傷者之旁。盡送傷者于病院。命其退散。馬基頓王亞力山大之過亞非利加沙漠也。王及兵士等皆苦渴甚。全軍疲憊。備至寸步不能進。時有一兵卒盛水兜中以呈于王。兵士皆望而羨之。王覆其水于地下。曰。汝之至誠。朕深感謝。雖然。全軍苦渴。朕獨飲此情。何能忍縱。令飲之。亦通過于喉間耳。衆卒聞之。不堪歡喜。忽而恢復勇氣。揚言曰。立于如此名將之下。寧渴而死。遂無事而經過沙漠。

希望總理大臣

英國支斯刺利夙抱雄飛政治界之志。欲爲衆議院議員。屢爭選舉。失敗至于五回。而其始念至終不輟。時總理大臣米爾荷爾公爵當宴會時。問之曰。君何故屢欲入議院。抑入議院有何事乎。支斯刺利答之曰。無他。欲爲大不列顛之內閣總理大臣耳。舉坐爲之大笑。

立三日三夜

美國南北戰爭之際。有一婦人。其夫犯軍律。將處死刑。婦悲嘆不堪。思如何救夫之法。至于欲狂。抱其赤子而至大統領林肯之館前。欲乞哀免。當時軍務旁午。請謁大統領者。日夜其門如市。婦立三日三夜。仍不得間。其夫處死之期。愈近而心愈切。至四日之夜。不待傳見。直竊戶而入。扣一室。林肯不知也。慰以公事甚忙。請暫逍遙園中。少間乃見。忽聞呱呱小兒之啼聲。林肯呼僕問以何物。其僕往詢事之顛末。復命林肯。林肯乃召入己室。聽其哀訴。詞氣慘酸。語語悲酸。林肯慈愛之念。不能制止。遂取筆而寫一赦免狀。以賜之。斑斑之淚痕。點于帋面。滿幅皆爲之濕潤焉。

一賢相重于十夫人

法王軒利四世封嬖妾加夫耶之子于某地。在朝之貴族。皆媚附加夫耶。上相瑣爾利獨執不可。加夫耶大怒。削瑣爾利爲奴隸。王

聞之。一日語加夫耶曰。「若論夫人與宰相之輕重。寧遠十夫人而不欲黜一良相。」加夫耶聞此言。怨恨不已。遂發病而死。

與愛友永訣

亞爾然丁詩人加爾刺。酷好「威士忌」酒。常自言不帶酒氣。不能發揮其思想。其後遂因飲酒發病而死。其將死也。尚欲飲威士忌。看護人等恐妨其病。頻止不與。加爾刺不肯。卒與以一杯。加爾刺數飲之。不能下咽。遂舍杯微笑曰。「余不爲一接吻。不忍與余之愛友永訣。今願已足矣。」言已遂瞑。

鍛工謁大宰相

格蘭斯頓爲首相時。有一鍛工聞其有伐木之奇癖。乃抖擻精神。鍛一柯之斧。往謁其邸。欲以呈之。及至。慙慙述來意。請其面會。時適格公不在。稍待須臾。門者來告曰。主公今已歸邸。請卽往見。鍛工惶恐之狀。自內而出。能不制止。乃逡巡而尾門者之後。至於一室。格公已先在。見鍛工至。乃進而握其手曰。余得汝之良斧。十分感謝。鍛工漸熟視格公之面。忽鼓其勇氣曰。「閣下願閣下橫于施政之前途。斷障害。猶以此斧而伐木也。」格公笑諾之。談論片時。命家人厚饗之。鍛工醉飽而歸。

抱負驚人

拿破侖當被禁錮之時。有一友人寄書而慰其憂鬱。拿破侖答之曰。「余之蟄居此獄裡者。分也。雖然。若非出而握大國之全權。余寧終于此矣。」

英雄亦芥蒂乎

毛奇將軍好鬪牌。每夜與外孫等對手。賭些少之物。以此取樂。若少失敗。不快之狀。現于顏色。殆不可掩。英雄之胸襟。亦存芥蒂乎。

英人之特性

魯庵譯

一 英人之富於常識

舉英人之特性者。必先言其富於常識。國中不問男女老少。皆有力學之習慣。故非以新聞書籍。徒供娛樂之具。皆欲藉此。以養實際之知識。故出版之書籍。概以學問知識爲主。初無有專意著述。以投人之娛樂心者。其新聞亦然。主報告迅速。事情真實。不事鋪張。不求點綴。故讀英國之新聞。頗爲枯寂。如小說笑話等。下等新聞。或間有之。至中等以上之新聞。殆不有此也。

英人之俱樂部夜會等。比他國尤多。然非專爲娛樂而設。實欲藉此以交換知識。故應酬之巧拙。不在詞令。不在儀文。有新知識者。即被推許。遂於不知不識之間。知識驟增。而助常識之發達。且好旅行。英國人十中七八。殆遊歐洲大陸者。非獨男子爲然。即至婦人。莫不若是。其目的固欲研究學問。尤以廣已見聞爲主。故少有資力。及有暇日。即從其所欲。到處漫遊。返國時將所見所聞。及一切閱歷。表之公衆。故舉國國民。互相交換。開發其日新之知識。其旅行漫遊。殆成習慣。故親友相率。三四十人。車場握手。河干贈別等事。殆罕見也。其國之教育。養成常識之問題。比之授以新知識之問題。尤爲重要。各國學校所設之科目。皆求即可應用。至英國之教育制度。則恒注意於品格常識二事者也。

二 獨立自尊

英人傾於保守主義。不妄模擬他人。即衣服器物。亦喜用本國製造之品。他國每以外國之貨。誇示於人。英人初無此思想。只有誇示本國之某公司某製造廠而已。

崇尚節儉。實爲英人之特性。一日之中。肉食者只一午餐。凡成年而卒業於學校者。殆不受父母之扶助。各執一業。以求自活。苟其子出遊他國。或旅行於殖民地。除與以旅費外。惟授以堅苦忍耐勇猛精進八字而已。

英人之對小兒。專養其獨立之氣象。示以自治之精神。自幼少時。必別與以一室。衣服器物。不令其假手他人。使視己之一室。猶己之一家。蓋一則欲其習勞。二則欲其自治也。

親有養子之義務。萬國同然。英人於既受教育之子。或結婚而後。即父子別居。其生計如何。父母初不過問。即爲父母者。亦決不仰給於子。其父母雖擁鉅萬之富。爲之子者。亦必事生產。斷無放棄百事。坐待父母之遺產。蓋以依賴他人爲極可恥之事。即家貧無以自給之學生。甘受他人之供養者。亦不數見。殆皆勞働以自食其力者也。

大陸國民。法人最爲搖動。輕易其職業。至英人則極重自己之責任。苟既從事某職某業。常至二十年或三十年。絕不更改者。若見之未真。則不鹵莽從事。一入其中。雖如何艱難。如何困苦。非達其目的不止也。

三 冒險及世界思想

今日世界之大。探險事業。殆半出於英人之手。彼等於平時旅行。亦挾一探險思想。泛一葉之扁舟。任其所至。以航洋海。其所到之

地。一切名山峻嶺。必登峯造極。故萬國中每年遇險而死者。以英人爲最。宜乎南善之北極探險。士但列之阿非利加探險。獨占世界之冒險事業也。

英人之世界思想。雖胚胎於其歷史。及其殖民地。然其得有此殖民地者。亦未始非其國民之精神心力。有以致此。國中時有殖民地博覽會之設。集澳洲、加拿大、印度、亞非利加、南美、緬甸、香港。一切殖民地之農工商業及教育學藝美術衛生等之物品。聚之一室。每一物品。附以論說。苟入其中。如遊萬國。既使國民得新舊世界之知識。復使其知本國之富源。而誘其殖產心。其能以一島國而握天下之商權者。固有由然也。

當南非戰爭之時。英國所費國帑。實十億以上。軍士之死於是役者。亦以數萬計。然其成敗之數。尙未可逆觀。外則有大陸各國之嫉妬。內則有自由黨之反對。是時沙士勃雷爲首相。有詰其戰爭持久。恐耗國力者。沙士勃雷答曰。自古有百年戰爭。三十年戰爭。我英杜戰爭區區何足道。何躁急爲觀。此一語。真不愧代表英國國民之遠大氣象矣。

四 英人之公共心

倫敦之公共事業。自施療院、救貧院。一切救治貧民之機關。無不具備。其費用半出自義捐。各區有區立之圖書館。備置新舊圖書。不取分文。許人縱覽。出版者以折數售其書於圖書館。又有慈善協會。爲公衆衛生計。於各貧民區。設「肉類廉價販賣所」「公浴湯」等。蓋人有同情。故富者不惜其有餘之貲財。以惠此無告之貧民也。

凡於災害之地。各國所行慈善事業。概直接而救助。或與以金錢。或施以衣食。被害人等。雖未嘗不受其實惠。然施與而後。絕無影響。至英國則設立工場。或貧民館。召集貧民。使入其中。各從其所知所能。以從事職業。然後給以工金。故一則當時可使免於饑寒。二則他日使其有謀生之道。誠爲兩得之道也。

英人之節儉。雖爲其特性。至其於公共事業。殆若相反。觀其公立之美術館。及圖書館。此室則爲某富翁所認捐。彼室則爲某貴族所寄贈。殆半由其人遺囑所捐出者。昨年某富家之寡婦瀕死時。舉其珍寶重器。悉皆送之國家博物院。其值殆四千萬圓云。倫敦市中公立病院。殆不下數百。皆以義捐金供其費用。蓋英國無養子之制。苟富而無子者。其所有遺產。多以其一半分與親戚。其一半則捐之慈善事業。國中人民。苟能自給。必不受此公立病院之療治。蓋恐濫耗公費。以侵貧民之利益也。至病院之會計監督。則自倫敦市長。或國務大臣等選之。而爲名譽監督。若院長之制。則無有也。

五 英國之學務

英國之大學制度。以涵養品性爲首。研究學問爲次。非如德國之大學。以學問爲唯一目的。其他皆置之不問。英國國中。自由思想。雖極發達。至如大學。則頗採干涉主義。一切學生。皆修養之於寄宿制度之下。凡大學生之於寄宿舍。不問貧富貴賤。必有二室。一爲寢室。一爲應接室及書房。晚餐時。學生與教習。必會見於一室。朝午兩餐。則互招其朋友於應接室。共食而談話。此即練習他日處世之道者也。至其每日之學課。清晨則咸集於校內之禮拜堂。禮拜既畢。則就教師而聽講。於一切學課。教師必嚴爲詰問。凡如爲大學生時。必詢以將來之目的。若以欲爲醫師答。研究學術既畢後。亦必實地練習。三年乃爲卒業。其他欲爲政治家。法律家。文學家。工學家。哲學家。則皆於校內。爲之準備。卒業後。即得出世。而見之實用。故一般國民。能咸備所謂紳士之資格者。未始非大學制度之與有力也。

凡修業於大學者。於講堂聽講。大約只受質問。此外皆聽其自修。故聽講之時。少自修之時。多恐其放盪。特設寄宿舍之制。歐洲教育之方針。大別之可爲二種。一爲英國風。一爲大陸風。英國風者。即寄宿舍制度。大陸風者。即放任制度。他然其結果。於人物之養成。大陸究不及英國也。

英人規律之嚴正。性質之堅忍。雖由示教之觀感。然其所以養成紳士之精神者。實於中學時代。其在中學時。生徒朝夕祈禱。自品性上及學問上。皆施以教育。其校長則舉望高德重。可爲學生模範者。當之。學生朝夕受其薰陶。教師與學生。皆有密接之關係。非僅登堂數時。敷衍塞責。一出校外。更若路人者也。

英國之教育。以養成人物爲主。故其學問之程度。自不及大陸各國。一歲之中。休暇者。殆居半數。但其休暇斷非虛擲光陰。非爲旅行。即習交際。其讀無字之書。比之有字之書。尤爲切實受用也。

一語千金

真正之幸福者。非受之於外。由內部之知識。與道德之習慣而生者也。（梭格拉底）

世間之毀謗。是有名譽者納於社會之租稅也。（西士卑亞）

高尚之事。與可笑之事。其間不容以寸。（拿破崙）

金錢者。使萬人頓首唯一之力也。(勃拉)

不能爲害之物。亦不能爲益。(拿破崙)

復讎者敢死。戀愛者輕死。名譽者希死。悲哀者奔死。恐懼者先死。(卑孔)

聲名者何爲耶。只塞故紙之一分部而已。(擺倫)

能與汝以滿足者。惟有汝而已。(域遜)

後悔之淚者。洗罪之污。(西諺)

覺人之詐而不形於言。受人之侮而不動於色。此中有無窮之意味。亦有無窮之受用。(洪自誠)

言語者如木葉。其最繁茂者。其果實最少。(波勃)

汝愛生命乎。其勿浪費時間。時間者。造生命之原質也。

凡人之品格。觀其所讀之書可知。一如觀其所交之友而知其人。(斯賓塞)

知識愈多。愈覺學問之不足。(同上)

學問者金庫。研究者卽其鍵也。(同上)

兒童者。寫其父母行爲之鏡也。(同上)

汝欲得名譽。則勿使太陽窺汝之床。(西諺)

於少年時所成之習慣。終身不變。如刻文字於樹皮。其文學。亦從其樹之長而漸大。(斯瑪士)

今日之後無今日。又曰今日之一時間。比明日之二時。尤可寶貴。(西諺)

最如我意最適我用之役人。卽我也。(克爾頓)

記憶者心之帳簿也。夢者腦之演劇也。(西諺)

欲動天下者。必須自動。(梭格拉底)

人者猶如數目之字。由其地位而異其價值。(拿破崙)

吾人漂流於人生之大洋。道理者羅盤針也。情慾者颶風也。(波勃)

堪難堪之事者。事後愉快之度數。比之難堪之度數常高十倍。(西涅卡)

無勞力則安得有安樂。又安得有休息。(卡萊)

大石橫路。懦者視爲行路之障礙。勇者視爲進步之階梯。(同上)

慮過去。勵現在。樂未來。(卑孔士)

汝雖如何艱苦。決勿乞世人之愛憐。愛憐之意義。卽含輕蔑之意氣者也。(占士勃歷)

妄發言語後悔。固多過守。沈默後悔亦不少。(伯治士)

決勝敗之機甚微。只在最後之五分間。(拿破崙)

謂「無機會」者。不過志行薄弱者之口實。(訥爾遜)

志者其人幸福之天國也。(斯列爾)

遇困難之問題。汝其深思之。汝其深思之。思之思之。自有一種之電光。於瞬時間。震動頭腦。激發熱氣。以解釋汝之問題。(奈端)

不能制馭己身者。不能有自由。(克魯的士)

立憲國之自由。實重租稅之賠償也。專制國之輕租稅。乃向自由而賠償者也。(孟德斯鳩)

志不立。則如無舵之舟。無勒之馬。漂蕩奔逸。莫知其所終。(王陽明)

勤勉之人。有化萬物爲黃金之術。雖光陰亦可化之爲黃金。(倫腓爾)

人之有不幸。皆自己之過。天者不問進人。皆欲與以幸福者也。(伊卑他士)

智者一切求自己。愚者一切求他人。(卡萊)

能制自己。而管治情慾。希望恐怖一切之事。其權力在帝王之上。(彌兒頓)

今日不準備。則明日更無準備。(阿忽達)

真正之才智者。剛毅之志向也。(拿破崙)

欺己者莫如己。(佛蘭格林)

人若云「我不知」。「我不能」。「此事甚難」。當答之曰「學」「爲」「試」三字。(卑孔)

若發明機會。當即捕之。不然自戶入。即自牖出。(同上)
前途之大希望者。使吾人之所以爲人者也。(錫尼遜)

SDY 生筆記

長沙孤憤子

索拉之祕密結婚

相傳索拉無嗣。然其葬儀之日。有被喪服之婦人。携二小童。亦着喪服。見索拉之骸。跪其側而泣。二小童亦泣而呼曰。父親!!。父親!!!。然則二童其索拉之孽子耶。亦未可知。

朝鮮盜賊之進步

朝鮮慶尙道地方。有一盜賊。發明一種殺人藥。法以自起黃(朝鮮藥名)鹽酸加里與鷄冠石之粉末及破裂彈等藥。調和混入于飴糖(朝鮮名產。日本亦有此物。謂之朝鮮飴。余曾在熊本買食之。其質極軟。其色稍黃。其味甚甘。彷彿與吾湘牛皮糖相類)內。賣與行路旅客爲食品。食之莫不斃死。誠盜界中不可缺之要品也。余故爲之文以志。而又爲東亞盜界之前途賀。

降鼠奇聞

近日北亞非利加洲。阿爾斯尼亞國之布基地方附近。因發暴風。一時忽吹下無數鼠。見者莫不驚怖。而聞者多未有信者。然究非若我國之言降星。日本之言降火。降槍。英吉利之言降犬。降貓等。虛設之譬喻語也。

記羊逸事

英國文豪甲列斯曾有記 Lamb (譯即綿羊)逸事一小篇。其語甚屬有趣味。今將全文錄下。以供衆覽焉。

有一夜。拉姆(即綿羊之西音)聞奇怪之聲。遂醒。靜步獨行。察知聲在器具室內。倚窓窺之。見室內有盜將珍貴器具。皆匿藏于大袋內。拉姆因啓戶而入。驚向盜曰。汝何故爲如斯危險之職業。生命將不保也。又問汝飢否。盜欲求救。助即答曰。然又曰。然則如之何。盜曰。吾欲以汝之足爲吾之羹。可乎。拉姆一聞此語。大怒。用四足蹴倒盜于地下。盜狼狽而逃。

活死法之發明

北美雜誌 North American 云。美國英基亞那州一醫士某。發明生活機關之消滅與不破壞之原因。及其復活死者之方法。以之先實驗各種動物。成績頗著。據該所說。人之生命者。依揮發性之磁氣。而存磁氣。又由呼吸而得。而人之體內。又因各種礦物而

組織于體之諸機關中者也是故某氏常溶解鹽混入于體內之脂肪且參以阿母莫尼阿曝于秋陽之下即成粉末此種粉末即可醫氣絕等症今某氏既已發明醫學界又可以放大光輝于社會矣

權與金

以五角錢之損害而傾三萬圓之訴訟費者則英吉利有名之競馬特主顯理華特遜其人也彼由倫敦往哀典巴拉旅行之時所持之鞭爲鐵道會社所損破憤極遂訴訟賠償損害不果復上控又費三萬八千圓始得五角六分之賠償金由是言之權利也金錢也果孰重哉

最富之人民

世界最富之人民奧撒基印度人是也彼等之銀行預金有千六百萬圓又有千五百萬圓之土地富翁每人有八千圓之土地銀行預金利息一年有六百圓富哉亡國之民富哉亡國之民然吾不足以爲奇我支那帝國亦其類也又何暇而笑人

住家之變遷

我國古代人民本穴居野處及有巢氏出始構木爲巢久而久之遂變爲房屋蓋進化力使也然在今日猶有古代之遺風者有二處焉在亞洲者爲日本現尙以木片爲瓦結樹枝作垣如鳥居之巢如燐寸之盒此日人之所自言之語也在歐洲之基布西種族亦然

土食之人種

亞美利加奧利洛戈河畔所居之土人常以土爲食物吾國有恒言肉食者鄙然則土食者豈不更鄙耶但較日本常食父之脛者則又差強人意也

學者之臆譚

西洋有學者名基耳司加祿而立『黑奴者非人種也』之說經十五年之星霜費二萬圓之資斧始出版風行于各國依此則吾黃種亦非人種也無疑矣可不懼乎

污穢之俄羅斯人

俄國妓院規則第十九條云『每星期入浴室沐浴』妓女每星期僅沐浴一次寔爲俄國政府厲行清潔法衛生法之一斑而亦可見俄人之不愛潔淨與我國人性質相同也噫

問答

(問)某君爲余言。當伊游歷法國時。晤法相某君。曾詢以民權自由之說。貴國是否盛行。法相答曰。不然。吾國會設禁令。阻此邪說。且慮騷民約論諸書。吾國禁人閱看。以其足壞人心術。云云。按此說未知係某君臆造者否。抑或彼文明諸國。教化開於下。而政府大吏。猶執專制之野蠻主義。請示知。(陽湖劉樹屏葆良氏)

(答)天下有差豪釐謬千里以瞽亂耳目之言。此類是也。民權自由之義。放諸四海而準。俟諸百世而不惑。今日歐美各國。除將爆將裂之俄羅斯。奄奄就死之土耳其。未有敢以此義爲非者也。然今之言此者。與十八世紀之言頗異。蓋十八世紀時代。人民運動之範圍。各在本國。今則運動之範圍。普及於天下。今世之識者。以爲欲保護一國中人人之自由。不可不先保護一國之自由。苟國家之自由失。則國民之自由亦無所附。當此帝國主義盛行之日。非厚集其力於中央。則國家終不可得安固。故近世如伯倫知理之徒。大唱國家主義。以爲人民當各自犧牲其利益。以爲國家。皆此之由也。今世之國家。使全國如一軍隊。然軍隊之自由亦甚矣。而究其實。亦爲全隊之利益而已。近日言平等言自由者。誠不如十八世紀末十九世紀初之盛。慮梭民約論等學說。誠已爲西人所芻狗。然其精神則固一貫也。一貫者何。曰皆以謀最大多數之最大幸福而已。此就今日之泰西言之也。至於中國。則未可語於此。蓋必先經民族主義時代。乃能入民族帝國主義時代。今泰西諸國。競集權於中央者。集之以與外競也。然必集多數有權之人。然後國權乃始強。若一國人民皆無權。則雖集之庸有力乎。數學最淺之理言。加○則仍爲○。雖加至四萬萬○。猶不能變而爲一集之何補。故醫今日之中國。必先使人人知有權。人人知有自由。然後可民約論。正今日中國獨一無二之良藥也。寒暑異宜。則裘絺殊用。甯得曰澳洲文明之人。今方衣葛。我亦脫重裘以步趨之耶。若夫帝國主義之一階級。吾中國終必有達之一日。西人經百年而始達。我國今承風潮之極點。或十年或廿年而遽達焉。蓋未可定要之。欲躡此一級而升焉。吾有以知必不能也。何也。無其本也。至謂曾設禁令。阻此邪說。禁人閱看等言。是囁語耳。學者之所論駁。當道之所采擇。不於此而於彼。則誠然也。禁令之說。吾不知其何所聞也。吾惟見法國之巴黎。瑞士之日內瓦。有巍巍然慮騷之銅像耳。吾惟見政治學諸書。每首卷十葉以內。必徵引盧氏之說耳。未聞其禁也。苟有此野蠻之禁令。則朝下教而夕革命矣。聽者何憤憤乎(飲水)

(問)再者鄙人現辦理南洋公學善後事宜。頗費斟酌。尙乞示我模範。感且無既矣。(前人)

(答)鄙人於教育學研究殊淺。且未經實驗。尊問實難具對。雖然。既辱下問。且言不避嫌疑。屬以所答登諸報端。夫亦何敢有所隱。我國現存諸學校中。其程度之稍高者。猶推南洋公學。而去年猶有此變。誠不得不爲公學惜。且爲中國教育前途惜也。要之中國今日民智漸開。頑舊之壓力終無術以抵文明之思潮。抵之者如以卵投石。多見其不知量耳。南北洋兩公學同爲一人所督辦。而北洋成績較優者。其董理之西人有優劣也。南洋公學之初辦。尸此位者已非人。此後又每下愈沉焉。北實爲腐敗之一根。原然恐非足下之力所能及也。其次爲中國總辦之人。中國今日舉國中未有一人能知教育者。此無足爲諱也。必不得已。惟有虛心訪問。勿自尊大。而常以愛學生爲目的。則雖不能完備。而可望有漸趨完備之一日。若欲仇民權自由之論。運手段以壓制之。吾敢信其雖總辦易十人。而學生之不能安如故也。學生不知此義。則已耳。苟其知之。則無復有能壓制者。今日辦學校者。果有何術能使此等公理不入於學生之腦。既不能彼而欲禁此。此百舉百敗之道也。吾中國今日所大患者。二。一曰無活潑進取之力。二曰無自治紀律之力。辦學校者所以養成國民也。當針對此兩大缺點而藥治之。於精神上鼓舞其自由。於規則上養慣其秩序。今國中少年言自由者紛紛。其實非真能知自由也。不知真自由而競好僞自由。則自由之毒不可勝言。今學校之程度稍高等。如南洋公學者。正宜廣聘泰西名師。實闡高尚圓滿之哲理。使學生研究其真相。日有趣味。進而益上。而不然者。未有不激而橫決者也。於精神上既不得不伸。乃至並規則而破之。故呻吟於專制之下者。必起破壞思想。此物理之無可逃避者也。俄國學生所以競入於虛無黨者。爲此也。破壞思想既起。其極也。必取不可破壞者而亦破壞之。燎原之勢。誰能撲耶。故精神上有所變革。而欲求規則之能實行。必不可得也。苟精神既健全矣。則於其形式上之規則。又不可以不極嚴。不然不足以養成有團結力之國民也。苟能爾爾。則吾敢信學生必無有騷動之事。學生之識力。隨教育軌道而進者也。惟教者不循軌道。斯受教者亦軼出軌道之外。吾所見英美諸國之學校。其形式上之專制。殆與軍隊同科。豈惟總辦教習之待學生爲然耳。即高級之學生亦常帶監督初級學生之權利。而初級學生常有服從高級學生之義務。乃至年幼者爲年長者擦衣服。擦鞋靴。不以爲怪。無他以養成其忍耐習勞紀律之性而已。若此者何害。至如國學一科。言教育者萬不可缺。而漢文教習之難其人。又無待言也。要之勿用總辦之私人。博採輿論。求其有文明思想。其行誼可以爲學生矜式者。雖學科不完備。猶能相安。若如前此教者之學力學識。尙不逮受教者。其何一日之能安也。教育之事。必使受教者敬服教者。然後其所教乃得入。若不慎選教習。而使有見輕於學生之道。未有能善其後者矣。

以上所言。專就學科上言也。然向來學校紛擾事件。往往有因飲食居處之間而起者。此問題亦不可不研究也。各國學校。學生之飲饌。率皆極菲薄。而其能相安者。則其總辦提調教習。常與學生共食息焉。苟爾者。則使服役之人。有不法事。皆能知之。下情不上壅。一便也。彼此平等。甘苦與共。雖粗惡亦無怨者。二便也。苟欲免此患。非實行此方略不可。鄙人所見如是。草率奉答。未嘗一經胸臆。聊塞盛意而已。以後若有見及。當更以貢（飲水）

（問）日本武步西法。重用民權。言論自由。思想自由。出版自由。久已相習成風。茲閱申報所登文字之獄。有因教科書而逮捕多人。此事未見他報。而申報言之。歷歷如數家珍。該報素稱守舊。是否捏造空言。抑係實有其事。此等要聞。于學界大有關係。敬求貴館將此事原委。及何等教科書如何犯禁。日本法廷如何判斷。民間輿論及各報館有無不平之處。一一賜答。此事舊黨大爲吐氣。謂日本亦禁平等自由之說。務請將始末詳載。以釋羣疑。（荊州駐防正黃旗黃中興）

（答）內地影響隔膜情形。乃至如此。實我輩所不及料也。此事之起。已數月。本報因其與首國無甚關係。故不論次之。今烏得不畧述一二。此事日本報紙。無日不登。所謂教科書收賄問題者是也。日本各學校所用教科書。本須由文部省鑒定。去年因有某處女學教科書。內中一二條跡涉誨淫者。爲某報所訐。於是議論蠭起。咸咎文部省之失檢。漸查出有收賄證據。各報之愈力大抵各書肆之以販賣教科書爲業者。率有所請託於文部省之檢定官。此盡人所久知者也。又不徒請託於文部省而已。彼出一書。欲其銷行也。則賄囑各處之視學官。各校之校長教師。使用其本。而因以獲大利。蓋教科書汗牛充棟。率皆大同小異。用此用彼。一惟視學官校長教師之所欲。故書賈以此爭捷足焉。此亦日本社會腐敗之一端也。初時政府猶欲隱忍。後因各報攻擊。不遺餘力。迫於輿論。不得已而徹底究辦。至今此案未結。逮問者已千數百人。皆書賈與及視學官校長教師之類也。而高等地方官亦有多人。此事大快人心。各報何不平之有。近且專以此爲攻擊政府之口實。謂文部大臣不能辭其咎。將來或因此案而現政府爲之動搖。引罪退職以謝輿論。亦未可定。此等事正可爲日本民權發達之明證。而申報及內地人所揣擬何其相反也。（飲水）

（問）貴報第十九號生計學學說沿革小史第九章。舉環球九萬里爲白種人一大「瑪傑」。瑪傑二字作何解說。（前人）

（答）瑪傑者英文之 Market。今譯其音也。西人都會中。皆公建一市場。百貨羣萃於其中。謂之瑪傑。廣東俗譯之街市。香港有之。（問）貴報第十九號亞丹斯密學說第一頁引證及美國哲華遜所撰獨立檄文之說。鄙人不識獨立檄文出於何種書中。抑另有

專書行世。嘗見政治小說累卵東洋一書中。載有老衲示智度以美國獨立檄文一篇。祇有五條。不審即是此種否耶。乞貴社大總撰述登報答我爲盼。(昆陵汪文炳)

(答)此文爲世界上第一大文。凡美國史皆有載。前年東京所出之國民報。曾有譯本。惜其譯文不甚佳。未足以稱其原作耳。累卵東洋所載非完本。

(問)英吉利格蘭頓文字。歐洲頗有聲名。洋溢之概。斯人固已於前年沒世。其著述究竟有若干種。究竟以何種文字爲有特出之色。光燄萬丈。足令人喜笑怒罵隨之者也。乞教(前人)

(答)格蘭斯頓乃英國大政治家。嘗四度爲宰相。十九世紀第一等偉人也。卒於一千八百九十三年。即光緒十九年癸巳也。生平不以文學名。雖其所著書有十八種之多。大率皆政論耳。晚年嘗手譯羅馬和里士之詩。然其文才終爲政才所掩也。當時與彼齊名之的士黎里(亦曾數度爲宰相者)則兼以文學名。所著小說數種。多嬉笑怒罵語。格公乃粹然醇儒。不若是也。

(問)貴報第二十一號談叢門加藤博士。天則百話中。每篇分原話一原話十三等。大約此即百話之次第。爲擇譯幾篇。故不能順一二三四而下。鄙人臆度之。未知是否。至第十頁譯者所案其他種著述動繁萬言。究竟指何種文字而言。且加藤博士共有若干種文字行於世界。學界人鄙不獲瞭明。請教(藝庵)

(答)次序之例如尊問。加藤氏所著書有「道德法律進化之理」一編。最爲近作。彼之主義大率盡於是。其餘見於各篇報之散篇甚多。不能具舉。二十年前加藤嘗自出一叢報。名曰「天則」。今已佚久矣。其早年之作。有「人權新論」。「二百年後之吾人」等書。皆小篇也。

(問)貴報第八號傳記張班傳第一頁引哥倫布士。似頓曲立溫斯敦。關新地事以代表之。三人之時代事實。鄙意中絕無所諳。雖在他處見過影響語。尙茫茫難考。祈將當年時日暨地理之狀況。人民之關鍵。略述一二示復。(前人)

(答)哥倫布士爲尋得亞美利加洲之人。本報已登其遺像。稍讀西史者。心中應無不有斯人。不必多述。似頓曲其官則似頓。(武員之末職也。又西人通稱船主亦以此名)其名則曲也。覓得澳洲及檀香山後。爲檀香山土蠻所殺。立溫斯敦首游歷亞非利加洲內地。其游記中國亦有節譯本。乃十餘年前上海書坊所印。名爲黑蠻風土記者是也。其地理詳況。非片紙所能具答。他日有暇。別著其傳。

(問)貴社報中計各種多寡之數。若方里人口等類。動輒作表。至位次大約必自下而上推作看而每逢三位必加用一點。究竟如何算法。鄙人實不能通。足見才力綿薄。學問孤陋。欲邀高懷。瀆答。不知羞愧也。(前人)

(答)凡千數之位及百萬數之位。皆加一點以醒目。便於數耳。此是記數通例。非本報所創也。若單位之下。尚有零數者。則其單位處亦必加一點。不必論其零數之爲三位與否也。

(問)世界非常之人物。多出於溫帶。而澳大利亞及南亞美利加大陸之南。半在南溫帶中。至今闕無人物。其故何歟。(曉暉)

(答)地理與文明之關係。其原因結果甚複雜。氣候之寒溫熱。不過原因之一端云爾。若港灣之多寡。交通之便不便。山脈之連隔。乃至雨量之多寡。動植物之盛衰。皆與有關係焉。必人羣已立。始有文明。必文明已開。始有人物。歐亞兩洲所以文明早開之故。本報有「地理與文明之關係」一篇。曾略言其理。可覆視也。澳洲所以不產人物者。以其與人種發源之地相隔太遠。數千年來無交通。而其地無高山大川。無海灣。大陸之內地頗饒瘠故也。今所開者。惟沿海數要區耳。其餘內地非礦山則牧場也。然近來已漸有人物矣。前年始爲聯邦。其宰相巴頓亦當今一傑出之政治家也。南美所以不產人物者。其地河流太多。雨量太盛。天行之力。壓倒人治。故惟動植物大蕃衍。而頗不適於人類之所居。故巴西一地。幅員等中國。而人數不過三分之一。至今猶未能大開焉。研究此等問題。最爲有趣。深喜君之問難也。

(問)古今東西教門派別。共有若干。現存者尙有若干。希臘教與現行新舊教有何區別。(曉暉)

(答)此問題太大。非倉猝所能具答。茲以所知者列爲一表。其中漏略猶多。不能備也。

(甲)印度佛教

- (一)小乘
- (二)大乘

(一)大衆部 (二)上座部 此二部復有別派不具錄

- (一)三論宗

- (二)成實宗

- (三)地論宗

- (四)禪宗 (復分南北二派南派中復分五宗)

(一) 佛教

(乙) 中國佛教

- (五) 涅槃宗
- (六) 攝論宗
- (七) 俱舍宗
- (八) 天台宗
- (九) 律宗
- (十) 淨土宗
- (十一) 法相宗
- (十二) 華嚴宗
- (十三) 真言宗

(丙) 日本佛教

- (一) 眞宗
- (二) 日蓮宗
- (三) 時宗

專舉中國所無而日本始開宗者

(二) 基督教

- (一) 羅馬宗 Roman Catholic
- (二) 希臘宗 Greek
- (三) 亞米尼亞宗 Armenian
- (四) 路德宗 Protestant
- (五) 卡爾維尼宗 Calvinism
- (六) 菩列士拜的倫宗 Presbyterian (即長老會)
- (七) 獨立宗 Independent
- (八) 巴的士宗 Baptist

(自四至八皆所謂新教與羅馬宗反對者派別尙多不能具表)

(九)摩爾門宗 Mormon (以一夫多妻爲教規)

(三)回教 Is lam

(一)婆羅門教

(四)印度教 (二)韋陀教

(三)印度教

(五)猶太教

(六)波斯教

此其大較也。凡宗教皆屬於迷信者。故吾孔子之教。不可與諸宗教並列。

希臘教與新舊兩教。比較其近於新教者猶多。而往往與舊教相反。如羅馬舊教不許人讀經典。希臘教則許。羅馬教許偶像於教堂。許赦罪。希臘教不許之類是也。其餘異點尙多。然皆形式上耳。希臘宗所以首與羅馬宗分離者。實由人種習俗的感情也。

(問)凡創宗教之主。皆以仁慈救人爲主。回教主馬罕默德以殺戮爲事。然史稱其年四十山居求道。豁然有得。所得果爲何道。禁食犬豕何意。雖其教勢力日衰。其人則堅忍驚悍。至死不改變。或其教實有不可磨滅者在歟。(曉暉)

(答)宗教專以迷信範圍人。其一勝一敗之故。有時不在宗旨之優劣。蓋宗教非順天演自然之運以導人者也。馬罕默德乃英雄。非聖賢也。與孔佛耶異。蓋假迷信以成其事業者爾。雖然。吾嘗讀日本文學博士論耶穌一文。謂新教之專制酷猛。亦幾等回教。然則不可專以罪馬罕默德矣。禁食犬豕。不知何意。

(問)閱貴報廿六號政界時評門。張伯倫帝國政略一節。有謂『英國殖民地。其自治之制甚完備。自有政府。自有議會。毫不受母國之束縛。殆純然爲一獨立國之形。內地人之好談外事而不知大勢者。以爲英國將來或遇有各屬地。奮然獨立。則英帝國將不免分裂。此囁語也。』夫英國各屬地之自治。盡人皆知之矣。但不識印度之議會。爲英人耶。爲印人耶。據貴報云云。似乎印人

亦自有政府。自有議會。否則謂英人之在印度者。已純然爲一獨立國。不必如美國故事。奮然獨立。而印度土人。不應奮然獨立也。鄙人曾讀美人 Goldwin Smith 所著 Commonwealth Empire (此書西歷千九百〇一年秋間出版) 其 I'm perialism 篇。有論英印一節。略譯如左。

『異族相合。性質風俗。各有所異。於社會上必不相安。今日者英人對印人則蔑視之。印人對英人則畏敬之。然印人之畏敬。迫於勢也。自其內觀之。團結印人胸中者。有痛恨英人之氣。浸淫印人腦中者。有反抗英人之思。此種思想。爲印人朝夕所不忘。吾嘗聞英之官吏曰。統制異地。而不能使異族與我族相安。必有破壞之日。但其如何結果。非吾人所能預測也。』以此觀之。則印人所念念不忘者。非思奮然獨立耶。英官吏所云云者。非慮印人之奮然獨立耶。倘如貴報所云。則必抹煞印度。始合貴報之議論。不然。則美國人之著書。亦如內地人之好談外事而不知大勢者。再不然。則貴社人之好談外事而亦不知大勢者。鄙人才薄學疎。莫衷一是。乞登報示復。以釋疑團。 (經滄)

(答) 此語誠本報記者一時粗率。界限未能分明。辱承詰問。不敢自文。但英人之待屬地。本有兩種方法。其一爲白人多而土人少者。則純以自治制度行之。其一爲土人多而白人少者。則純以專制政體馭之。其第一種。則澳洲加拿大之屬是也。其第二種。則印度乃至南洋羣島之英屬。以及吾所割之香港等類。皆是也。其在第一種。則母國雖派總督往。而不過一名譽耳。實則無責任。其責任全在本地之民選議會。及其多數黨之政黨內閣。其第二種。則英所派總督。有莫大威權。雖東方君主不及也。故其第一種之與英帝國有母子之關係。其第二種。則有主奴之關係。本報廿六號所云云。是專指其第一種耳。至如印度者。誰謂其不應奮然獨立。然此恐不過理想上一佳話耳。今日研究時局者。已久將此問題撇置腦後矣。今印度人家中。雖一小刀。尚不許皮藏。人民欲操一至微之鐵工。如造針造釘等業。尙且有禁。從何處得復見天日耶。況其人民之格品卑下。如此國中之宗派爭鬭。如此雖予以資籍。假以機會。夫亦安能獨立也。其結果之終歸於劣敗淘汰。殆可十斷八九矣。故今日英國之與屬地。其有子母關係者。則斷不必離母而獨立。其有主奴關係者。又斷不能離主國而獨立。然則憂英帝國之不免分裂者。果曠語而已。還質高明。謂爲何如。 (飲冰)

寄書

論紀年書後

尙同子

見新民叢報第二十號新史學三

紀年一事。史家紛紛聚訟。歷數千年而未已。若於政治上有莫大之關係焉。新民子謂紀年爲代數之記號。識見高卓。直破千古積惑。所云去繁就簡。尤爲精確不易之論。夫代數記號。不過借其號以代此靈。於義本無所取也。新民子既以代數比紀年。則亦視之爲不足重輕之物。惟求其最簡最劃一者。斯已矣。乃又謂當用孔子紀年。其所見與歷代史家何異。史家以帝王紀年。私其朝廷也。新民子以孔子紀年。私其教主也。方今宗教自由。爲環球所公認。而保教非尊孔之說。又新民子所自言。乃皇皇然欲奪帝王之紀年。以予教主。吾不知其何所據也。人臣私其朝廷。教徒私其教主。其情等耳。新民子自以爲孔子之徒。宜以孔子紀年。固矣。彼基督之徒。業用耶蘇紀年者。新民子必不能強奪之。而使其從我也。此外如佛如道如回。若各以其教紀年。又當爲新民子之所許也。此後若更有創立新教者。以此藉口。別設紀年之號。又當爲新民子之所不能禁也。新民子以帝王紀年。百年屢易爲不便。而欲歸之宗教。然則同時數種紀年之不便。新民子豈自言而自忘之耶。新民子之意。不過使人尊崇教主而已。豈不知歷代史家之以帝王紀年者。亦不過使人尊崇朝廷乎。且教主之尊崇與否。正不在是。耶蘇紀年已千餘歲。其教日衰。蓋民智之開否。與宗教之盛衰。成反比例。區區紀年虛文。又烏足以塞天下之耳目。余十年前曾著一說。論中國變法。當自用西曆服西服始。蓋將以是化夷夏之畛域。新全國之人心。而後種種變法。方無阻礙。即就事實言之。亦屬至約至便者也。新民子既以齊萬爲一。去繁就簡。爲紀年之公例。則何不竟用西曆之爲尤簡且一乎。西曆紀年。託始耶蘇。私也。行之既久。但稱幾千幾百幾十幾年。固已共忘爲耶蘇矣。今環球列國。無論何教何種。無不相沿用。其未從西曆者。獨吾亞洲一二國而已。以數十百國千餘年所慣用之紀年。必非一二國一二學者之力之足以奪之。則不得不捨己從人者勢耳。頃者文明東漸。學術政治。不能不取法於歐美。譯書者日益多。考究外國事迹者日益蕃。西曆年號。後此必疊見於吾學界中。爲讀書人所常道。獨於紀吾國事。必思所以別異之。徒增繁耳。嘗論大同之說。爲學者理想之空言。未必果有其實。惟符號之類。則不可不尙同。以其無關得失。但求便用。此固不獨紀年爲然也。（如權衡度量錢幣及服飾之類皆是）新民子知紀年之爲代數。識力誠卓絕千古。吾獨怪其於代數天地甲乙之記號。而斤斤爭說。則猶未脫舊史家之見也。

附錄改歷私議

中國本用陰曆。一年十二月。大盡三十日。小盡二十九日。間三年而一閏。於月日之推算。寒暑之季節。均覺不便。宋沈約氏謂當改爲大盡三十一日。小盡三十日。實與西人陽曆之制。隱相符合。其見誠偉。然西歷每月多者三十一日。少者二十八日。亦覺繁難。不便。按地球繞日。凡三百六十五日。又四分日之一。而一周。分爲十二月。月得三十日。所餘五日有奇。若分爲十三月。月得二十八日。所餘僅一日有奇而已。余謂每年宜爲十三月。每月各二十八日。其最終之月。則爲二十九日。間四年而一閏。最終之月。則爲三十日。如是按月日數。均各相等。每年所差者僅一日。每四年所差者僅二日。最爲均平之法。其便一也。七日休息。本基督教之舊規。沿習至今。已成萬國通例。（七日休息。不止行于東西各國。及吾中國通商各埠。即官立學堂。崇奉孔子者。亦沿用是例。固與基督無涉也。）若一月二十八日。每月休息。均有定期。一年一易。亦易記憶。其便二也。有此二便。雖各國所未行。勢亦不能不爲更張。願持此議。以正於中外之講求歷學者。

飲水案所論卓有特識。不徇俗見。誠可欽佩。改歷私議一篇。尤發地球前哲所未發。他日或竟行之。未可知也。至中國史而以西歷紀年。則鄙人有未敢附和者。鄙人嘗於清議報第九十一號縱論及此。錄出以供參考。

（前略）惟廢之故。當採用何者以代之。是今日著中國一緊要之問題也。甲說曰。當採世界通行之符號。仍以耶穌降生紀元。此最廓然大公。且從于多數。而與泰西交通利便之法也。雖然。耶穌紀元。雖占地球面積之多數。然通行之民族。亦尙不及全世界人數三分之一。吾冒然用之。未免近于徇衆趨勢。其不便一。耶穌雖爲教主。吾人所當崇敬。而謂其教旨。遂能涵蓋全世界。恐不能得天下後世人之畫諾。貿然用之。于公義亦無所取。其不便二。泰東史與耶穌教關係甚淺。用之種種不便。且以中國民族固守國粹之性質。強欲使改用耶穌紀年。終屬空言耳。其不便三。有此三者。此論似可拋棄。（後略）

鄙人之論。以孔子紀年。非謂藉此之尊教主也。此種思想。拋棄久矣。惟我祖國以地球三分之一之民數。有四千年之歷史。何可妄自菲薄。惟人是從。鄙人嘗謂中國若強盛之後。他日地球或有會議通用一言語之事。或一於中國語。亦未可定。何也。現在各國語通用之人數。未有一焉。能如中國語之多者也。耶穌之紀元。雖不能以是爲例。然皆從多數。則中國民族固有一位置耳。然此等各私其國。誠非大同之道。鄙人亦非故爲爭此等門面。實則叙中國事而用西歷。種種不便也。作者試自草一史。當知其窒礙。至於數百千年以後。萬不能不從同。彼時如何決定此問題。實非今日所能預測也。鄙人所著飲水室自由書內有一條曾論及。

此復補錄之如下。

抑地球之中。萬國既已交通矣。而猶各自爲紀年。以繁簡之例治之。亦宜歸於一者也。各尊其國。各尊其教。然則當一於誰氏乎。則非吾所能言也。吾度他日必有地球萬國立一大會。會議紀年之事。其會議也。苟相持而不能下。則莫如以大會議之年爲元年。

此數年前舊說。亦非可行者。今姑錄以質尙同子。

與新民叢報記者書

公 人

中國今日人心道德之墮落。可歎可歎。貴報以藥石之言振之。所以轉移風俗者不少。誠敬誠敬。如貴報批評門中。語語值萬金。何敢異言。然某更欲進一言于中國之新民。弗以某辱附學生。乃阿留學生。某知彼二人者。乃爲彼二人解罪。不過曾讀法理學。知有言論之自由。有所知。故欲言之耳。學生中日譯數千字。以易數金。供其游學之資。若而人者。比比皆是。誠以今日游學界之困難也。彼等拋父母妻子。離故國。赤手空拳。來游日本。亦可憐矣。其有不遑糾之正之。固主清議者任也。然我輩知甘苦者。必諒其苦而不言。且我國民資格卑下。言者弗諱。譯書雖不佳。灌輸于內地人之腦中。亦非毫無影響。某來東京一年。未譯一書。誠以譯書任重事艱。爲此言者。明非爲私。爲中國之新民知苦者也。倘願聞之。夫英雄豪傑之異人者。以其不欲等於常人耳。當其事業未成。潦倒之時。其所作爲。必有駭常人耳目者。敗名喪檢。亦所不顧。彼盧騷畢斯馬克。可爲之證。某非曲護其短。以爲若而人者。或非無爲之人歟。況今日中國之無教育。必不能比受教育完全之國民。彼著吾妻鏡之二人。爲之主者。年已三十餘。生平好奇。有僻見。蓋其腦質已鑄成矣。學日文日語。已三年餘。非若僅讀和文漢讀法而操筆者。遍學歐美物質上學問。而無一卒業。然其製作程度。在日本高等學校上心。不可謂不熱。而識不足以濟之。故爲事往往失當。所見往往過偏。惜乎生于三十年前。無教育以濟其才。若爲之附者。年不過十餘。其腦質之聰靈。學術之猛進。蔚然異日之大人物。我敢言之。且不徒富于思想。而兼有記憶力者也。吾妻鏡即銷數萬千部。彼不得一錢。吾觀中國青年。持道德心如彼者。蓋尠。非誇語也。他日出現于世界。觀之可知。中國之新民。誓有權殺此二人。毋乃過乎。某非黨彼二人。爲之訟冤。公言也。幸察之。中國之新民。已往美洲。望貴報館轉寄之一覽。以爲然。更要求登錄。貴報以示至公。

弔榮祿文

玉橋憂患

嗚呼。榮祿得死所矣。『周公恐懼流言日。王莽謙恭下士時。若使當時身便死。一生真偽有誰知。』是詩豈非君子憂讒小人作偽之肖象乎。榮祿適與是詩成一反比例。蓋榮祿敢於作奸。甘犯不韙。所謂「不流芳百世亦遺臭萬年者」。求則得之。功成撒手。榮祿得死所矣。世界詛罵部有榮祿。歷史奸佞傳有榮祿矣。若是者予固爲榮祿賀。

嗚呼。榮祿不得其死矣。『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頭已百年身。』此二語若深求之。豈非言人既失足。卽向失足處做去。若一躊躇顧慮。便已百年者哉。若是乎榮祿固有志未逮。賈恨黃泉者也。樊增祥密書有云。『欲正千載之名。仍應於大處落脈。』又云。『今上座獲眷更隆。內外帖服。不於此時力爭上游。萬一事機轉變。吾輩身名俱敗。猶是小事上座將何以對崇文忠乎。』云云。榮祿昧昧思之。豈不有悔。不從予言之恨乎。此其彌留之際。所由對某某大臣而痛哭乎。做一不完全之小人。榮祿不得其死矣。予因是爲榮祿吊。不甯惟是我國政界。後日不知流入於何種盤渦。則榮祿若不死。其萬不能不置身於此地位與盤渦中也。亦明矣。凡事不阻則不進。不壓則不漲。榮祿如在。則借彼爲反動之主人翁。俟進至極點。漲至極度。然後將所阻所壓者。一舉而推倒之。豈不甚善。無如榮祿先事而死矣。彼不死於政變。不死於義和團。不死於各聯軍要挾之手。不死於李文忠溘逝之先。而死於光緒二十九年三月之十四日。嗟乎惜哉。嗟乎怪哉。今固儼然下軫惜之論矣。封爵矣。賜祭矣。予諡矣。且諡文忠矣。本國人曰。嘻。某死矣。外國人曰。噫。中國之某宰相死矣。爲列一比較狀如下。

中國 死榮生哀
外國 對於榮祿 生榮死哀

又轉一式如下

榮祿 對於中國……生亦榮死亦榮
對於外國……生亦哀死亦哀

榮祿死矣。我國人舉無不知之矣。除附榮祿之勢。以取功名者。食榮祿之恩。以思報答者。與乎同榮祿之宗旨。以覬覦者。借榮祿之主義。以要挾者。之數種人外。皆無不額手歡呼。以爲去一大蠹。此余所敢斷言也。然則凡爲國人。烏有弔之者哉。弔且無之。遑有賀

者。不佞亦國人之一也。且亦不列於前數種之林也。而爲文弔之。容不整於多數乎。且不特弔之。而又賀之。抑豈不更拂於人情乎。然而猶有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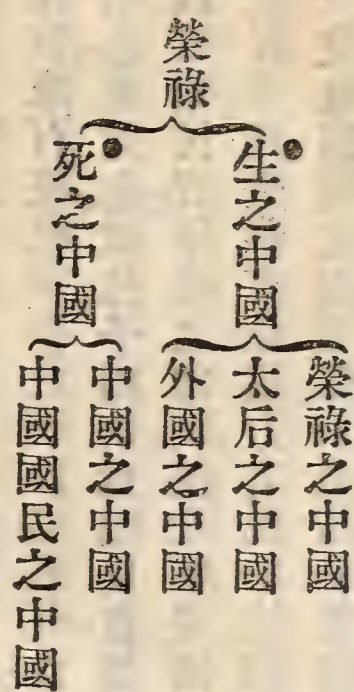
民主國無論矣。卽立憲君主國。其責任皆宰相負之。其去之留之也。議院得而議之。君主得而決定之。要之無論如何政體。其大臣無不有更代年限者。不過善者其退職稍遲。而惡者速耳。且善者可再舉而爲之。而惡者則一蹶永不復振耳。故立憲君主國之大臣。斷無去一盜來一盜之患也。我中國則不然。蓋中國數千年名爲專制政體。而求其實能操專制大權之君主。十不得一焉。而其大權旁落於宰臣之手者。不知凡幾。貴族專政之禍。浮於歷史。卽以我朝而論。除聖祖世宗高宗外。貴族執政者。比比皆然。觀髮捻以前。漢人誰能有真權者哉。自沈文定後。曾左輩興。漢人有政權。此其嚆矢。剛毅起而中興之。榮祿起而爲後勁。滿權自茲復漲。由此觀之。中國國人。旣無有去留樞要之權利。其何以能當此復漲之風潮哉。則一榮祿死。能保無百榮祿之相繼而生乎。去一榮祿。能保無來百榮祿乎。余之所以弔者在此。非弔過去之榮祿也。弔未來之榮祿也。非弔榮祿之過去。弔榮祿之又將復來也。若弔也。奚賀也。雖然。予固將爲國民賀。爲皇上賀。爲皇太后賀。

何以爲國民賀。榮祿之當國。越七年矣。國之蹙也。民之困也。外交之棘也。財政之艱也。外人之壓制也。日甚一日。或者曰。此豈獨榮祿之罪乎。然榮祿有此權力。有此勢位。固不難舉是數者而一甦之也。否則尸位。且不能不舉是數者而一甦之也。否則溺職。嗚呼。以尸位也。溺職也。責榮祿。未免高視榮祿矣。榮祿而不能高視之也。則不如其死矣。榮祿死而後之榮祿。復相踵而起。則死如不死。仍不能爲國民賀。而或者天祐中國。不忍使四萬萬黎元。爲亡國之民於榮祿之手。是天愛中國。故使之不亡也。亦即推愛中國者。以愛榮祿。故使之死也。榮祿死。我中國庶有豸乎。榮祿死。我國民其不死乎。是足以爲賀。

何以爲皇上賀。榮祿在之固非皇上福也。夫人而知之矣。然或者謂回鑾以後。榮祿從前之密謀。漸就消滅。雖不足爲皇上福。而仍不敢爲皇上禍也。是固然矣。然榮祿是否將初心消滅淨盡。殆不可知。且是否以今日大勢趨於帝黨。榮祿見機暫息此念。更不可知。即使其已消滅已息。又安知不爲樊增祥輩誘動煽惑。觸撥機捩。有以使其死灰復燃耶。且張氏之方針。近已一轉而直指於壓帝黨之線者也。現正投閑置散。能保其不以浸潤膚受之術。以激動榮祿之耳鼓耶。且榮祿縱不實施其秘策。然一日不死。則皇上。一日不能親政。況夫梟音戾色。日斫宸聰。雖甚聖明。何克當此。幸也。而今已矣。後起者斷無如斯之酷矣。假其有之。則可死一榮祿。何嘗不可死百榮祿耶。此固中國前途一綫之幸福也。此固帝室前途一綫之生機也。是又足以爲賀。

何以爲太后賀。榮祿固太后之寵人也。不知寵之適足以害之。太后固榮祿之愛主也。不知愛之適足以賊之。何也。且夫貴族專政。女主擅權。權臣跋扈。外戚橫恣。有一於此。靡或不亡。姬周以來。可作冰鑑。（與新民叢報第二十一期「論專制政體有百害於君主而無一利」一篇參看）即以榮祿最近之歷史言之。大阿哥之立。義和團之變。新政之行。有名無實。媚外之術。精益求精。即此彰彰在人耳目者數事。以至天下之憤怒怨恨咸集于太后之一身。而不可思議之事。或將起焉。而不可思議之禍。亦是生焉。豈非至危極險之一因哉。嘻。榮祿真死矣。蠱惑太后者。又少一人矣。太后其及今順輿情。窺大勢而撤簾乎。而願養於極樂世界之頤和園乎。是更足以爲賀。

中國乎。中國民之乎。其佇看榮祿死後之榮光乎。外國乎。外國之人乎。其佇看我中國榮祿死後之榮光乎。余不敏。更演一希望狀如下。



以爲遊戲。亦不遊戲。不以爲遊戲。亦是遊戲。遊戲視之也。可不遊戲視之也。亦無不可。是在乎遊戲之人。與非遊戲之人耳。著者牽連記

徵文

管子傳

廣東省城衛邊街尙同寄廬

湯學智

發端

今天下言治術者有最要之名詞數四。曰國家思想也。曰法治國也。曰地方自治也。曰經濟競爭也。曰帝國主義也。此數者皆近百餘年來之產物。新萌芽而新發達者。歐美人所以雄於天下者。曰惟有此之故。中國人所以弱於天下者。曰惟無此之故。中國人果無此乎。曰惡。是何言。吾見吾中國人之發達。是有萌芽。是有更先於歐美者。謂余不信。請語管子。

管子者中國之最大政治家。而亦學術思想界一鉅子也。願吾國人數千年來崇拜管子者。不少概見。而訾訾之者反倍蓰焉。此誤於孟子之言也。孟子之論管子也。與孔子異。孔子雖於器小之譏。一有微詞。而一則稱之曰「如其仁如其仁」。再則歎之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其推許至於如此。持平論人固當如是也。孟子之論管仲。輕薄之意溢於言外。常有彼哉彼哉羞與爲伍之心。嘻其過矣。吾以爲孟子之學力。容有非管仲所能及者。管仲之事業。亦有斷非孟子所能學者。在孟子當時或亦有爲而發。爲此過激之言。而後之陋儒。並孟子所以自信者而亦無之。乃反吠影吠聲。撫至迂極腐之末論。以詆訾管子。彼於管子何損。而以此誤治術誤學理。使先輩之良法美意。不獲宣於後。而吾國遂渙散積弱以極於今日。吾不得不爲陋儒罪也。

向來爲管子傳者。惟史記一篇。然史記別裁之書也。其所敘述。往往不依常格。又以幽憤不得志。常借古人一言一事以寄託其孤怨。若管晏列傳亦其類也。故徒讀史記管子傳。必不足以見管子之真面目。欲求真面目。必於「管子」。

「管子」一書。後儒謂多戰國時人依託之言。非管子自作。雖然。若牧民山高乘馬輕重九府。則史公固稱焉。謂其著書世多有之。是固未嘗以爲僞也。且即非自作。而自彼卒後。齊國遵其政者數百年。亦見史記本傳然則雖當時稷下先生所討論所紀載。其亦必衍管子之緒論已耳。吾故今據「管子」以傳管子。以今日之人之眼觀察管子。以世界之人之眼觀察管子。愛國之士或有鑒焉。

第一節 管子之時代及其位置

孟子曰「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可謂至言。故欲品評一人物者。必當深察其所生之時。所處之地。相其舞臺所憑藉。然後其劇技之優劣高下可得而擬議也。故新史家之爲傳記者。必斷斷謹是。吾亦將以此法觀察管子。

(一)管子之時中央集權之制度未鞏固也。中國中央集權之進化。黃帝時爲第一級。夏禹時爲第二級。周公時爲第三級。前此皆會長政治。天子與諸侯。各君其國。各子其民。故曰元后曰羣后。其去平等者幾希耳。周興聲威漸廣。集權漸固。得以土地分封宗親功臣。雖然。帝者之權。猶不能出邦幾千里之外。故古書動言朝諸侯有天下。所謂有天下與否。即以諸侯之朝不朝爲斷耳。東遷以後。周既失天下。古書皆言周亡於幽厲。詩曰赫赫宗周褒姒滅之。孟子曰三代之失天下也以不仁。諸如此例不可枚舉。綜觀先秦諸書。未有認東遷以後之周天子爲主權者。後人習於孔子特倡之大義。不察情實耳。於是中央之權益無所屬。管子者正起於此時代。而欲用其祖國(齊)使爲天下共主者也。故當知管子爲齊國之管子。而非周天下之管子。

(二)管子之時君權未確立也。其時不徒國與國之間無最高之統屬而已。即一國之中。主權亦甚薄弱。所謂豪族爲政之時代。諸國皆然。不獨一齊也。觀管子執政以後。猶云分國爲三鄉。一曰公之鄉。二曰高子之鄉。三曰國子之鄉。可知高國等貴族。實與公中分齊國也。凡政治進化之例。必須由貴族柄政時代。進入君主獨裁時代。然後國家機關乃漸完。管子實當其衝者也。

(三)管子之時中國種族之爭甚劇烈也。我中國民族。同爲黃帝子孫。雖然。自四千年前遷徙移植。分宅於江河流域各地。其時交通未便。聲氣窒塞。久之遂忘其本來。故大族之中。分出若干小族。互相爭鬪。殆如希臘之德利安。渥奇安。埃阿尼安。伊阿里安。等諸族。日夜相競也。自今視之。固爲可笑。然以當時生存競爭之大勢。固亦有不容己者。管子則當其競爭初劇之盤渦也。

(四)管子之時中國民業未大興也。世界之進化。由漁獵時代。進爲畜牧時代。再進爲農業時代。終進爲工商時代。國民文明之程度。即以是爲差。中國當春秋戰國間。而畜牧時代與農業時代。始遞嬗焉。觀宣王中興。詩惟頌其獸畜蕃息。衛武再造。民惟歌其駉牝三千。是其例也。諸如此類。不可枚舉。蓋其時問人之富。則惟數畜以對。雖有耕稼。而其業猶未大盛。若工商則更無論矣。管子者實處此兩時代之交點。而爲之轉捩者也。

知此四者。乃可與論管子。

第二節 管子之出現及其時齊國之形勢

管子名夷吾。字仲父。齊之穎上人也。史記及「管子」皆不詳其家世。今無考焉。然觀齊僖公使傅公子糾。則其必出於貴族。殆無可疑。顧少時甚貧。太史公記其嘗與鮑叔賈。以貧困故。常欺鮑叔。又三仕三見逐於君。則亦非有力之貴族也。其少年時與鮑叔交涉軼事。見史記本傳者。不復贅述。惟吾今有一言告續者。則管子初投身於政治界之時。正齊國內亂。泯棼不絕。如縷之秋也。今節錄管子大匡篇以備省覽。

齊僖公生公子諸兒公子糾公子小白。使鮑叔傅小白。鮑叔辭稱疾不出。管仲與召忽往見之曰。何故不出。鮑叔曰。先人有言。知子莫若父。知臣莫若君。君今知臣不肖也。是以使賤臣傅小白也。賤臣知棄矣。中略。管仲曰。不可。持社稷宗廟者。不讓事。不廣閒。將有國者。未可知也。子其出乎。召忽曰。不可。吾三人者。之於齊國也。譬之猶鼎之有足也。去其一。則必不立。吾觀小白。必不爲後矣。管仲曰。不然。夫國人憎惡糾之母。以及糾之身。而憐小白之無母也。諸兒長而賤。事未可知也。夫所以定齊國者。非此二公子將無已也。小白之爲人。無小智。惕而有慮。非夷吾莫容小白。天不幸。降禍加殃於齊。糾雖得立。事將不濟。非子定社稷。其將誰也。中略。鮑叔曰。然則奈何。管子曰。子出奉令。則可。鮑叔許諾。乃出奉令。

是爲管子初入政界之始。管鮑二豪。後此相提携。以霸齊國。此際乃先分携而立於敵。此齊之必將有內亂。三子者皆知之。內亂必起於諸公子。三子者皆知之。至其以至銳之眼光。至敏之手段。能決此問題。則非絕世大政治家不能也。

僖公之母弟夷仲年。生公孫無知。有寵於僖公。衣服禮秩如適。僖公卒。諸兒立。是爲襄公。襄公無知。無知怒。公令連稱。管至父。戌葵丘。曰。瓜時而往。及瓜而代。期成。公問不至。請代不許。故二人因公孫無知以作亂。魯桓公夫人文姜。齊女也。桓公會齊侯於濶。文姜通于齊侯。桓公怒焉。文姜告齊侯。齊侯怒。饗公。使公子彭生乘魯侯脅之。公薨于車。中略。後乃爲殺彭生以謝于魯。五月。襄公田于貝丘。見豕。從者曰。公子彭生也。公怒曰。彭生敢見射之。豕人立而啼。公懼。墜車。傷足。喪屢。反。誅屢於徒人費。不得轡之見血。費走出。遇賊于門。脅而束之。袒而示之背。賊信之。使費先入。伏公乃出。門死于門中。石之綯如死于階下。遂殺公而立公孫無知。鮑叔牙奉公子小白奔莒。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奔魯。翌年。公孫無知虐于雍廩。雍廩殺無知也。嗚呼。時勢造英雄。豈不然哉。天之爲一世產大人物也。往往產之於最腐敗之時代。最危亂之國土。蓋非是則不足以磨練其人格。而發表其光芒也。當是時也。齊國之不亡如線。雖然。非是安足以見管子。

第三節 管子之愛國心及其返國

世俗論者。往往以忠君愛國二事相提並論。可謂陋矣。夫君與國。非一物也。君而爲愛國之君也。則吾亦推愛國之愛。以愛之。而不然者。二者不可得兼。舍君而取國焉。此天地之大經。百世俟聖人而不惑者也。秦西之英雄。殆莫不知此義。若我中國之英雄。其見之極明而行之極斷者。惟一管子而已。吾於其初定謀時。見之。吾於其將返國時。見之。

當管鮑召三人之議。奉傅問題也。以下錄大匡篇。召忽曰。百歲之後。吾君卜世。犯吾君命。而廢吾所立。奪吾紂也。雖得天下。吾

不生也。管仲曰：夷吾之爲君臣也，將承君命奉社稷以持宗廟，豈死一糺哉？夷吾之所死者，社稷破、宗廟滅、祭祀絕，則夷吾死之，非此三者則夷吾生。夷吾生則齊國利，夷吾死則齊國不利。

嘻！讀此言，何其自信力之堅強！若是耶？何其論理學之分明！若是耶？管子非好爲不忠於糺也，彼其審之極熟，知以糺與齊國較，糺極小而國極大，糺極輕而國極重也。管子者，齊國之公人，非公、子糺之私人也。

（大匡篇）魯伐齊，納子糺。桓公自莒先入，戰於乾時。管仲射桓公中鉤，魯師敗績。桓公踐位，於是劫魯使殺公子糺。桓公問於鮑叔曰：將何以定社稷？鮑叔曰：得管仲與召忽，則社稷定矣。公曰：夷吾與召忽，吾賊也。鮑叔乃告公其故。圖公曰：然則可得乎？鮑叔曰：若亟召則可得也，不亟不可得也。夫魯施伯知夷吾爲人之有慧也，必將令魯致政於夷吾。夷吾受之，則彼知能弱齊矣。不受，彼知其將反于齊也，必將殺之。公曰：然則夷吾受乎？鮑叔對曰：不受。夫夷吾之不死糺也，爲欲定齊國之社稷也。今受魯之政，是弱齊也。夷吾之事君無二心，雖知死必不受也。公曰：其於我也曾若是乎？鮑叔對曰：非爲君也，爲社稷也。其於君不如其親糺也。糺之不死而况君乎？君若欲定齊之社稷，則亟迎之。

觀此則管子之人格可以見矣。中國人愛國心最薄，苟不得志於宗國，則往往北走胡南走越，爲異族俚，以毒同類。春秋戰國間，愛國之義比後世猶爲稍昌明矣。然以伍子胥商鞅之賢，猶不免於此。若後世之中行說張邦昌、張弘範、洪承疇諸斗筲，更無論矣。管子雖知死不受魯政，此千古國民之模範也。管子之心事，惟鮑叔能道之。『非爲君也，爲社稷也。』嗚呼！何其有味乎言之也。管子曰：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豈其虛哉？

施伯勸魯君致政於管仲，以弱齊。不受，則殺之以說於齊。魯未及致政，而鮑叔至，請管仲召忽。魯將殺焉。鮑叔進曰：殺之齊是僇齊也。殺之魯是僇魯也。寡君願生得之以徇於國，爲羣臣僇。若不生得，是君與寡君賊比也。魯君遂束縛管仲、召忽。管仲謂召忽曰：子懼乎？召忽曰：何懼？吾不蚤死，將胥有所定也。今既定矣，令子相齊之左，必令忽相齊之右。雖然，殺君而用吾身，是再辱我也。子爲生臣，忽爲死臣，忽也知得萬乘之政而死。公子糺可謂有死臣矣。子生而霸諸侯，公子糺可謂有生臣矣。死者成行，生者成名。子其勉之，乃行入齊境，自刎而死。管仲遂入。

管鮑召者，齊國之三傑也。其愛國心一也。召忽必行入齊境，乃死焉，亦管仲不受魯政之意也。管仲之能定社稷，霸諸侯，彼自信之。鮑叔信之，召忽亦信之。觀此而知偉人之素養及其信於朋友之有道矣。

第四節 管子之初政

凡大人物之任事也。必先定其目的。三日於菟其氣。食牛江河發源。勢已吞海。苟不爾者。欲以小成小就。而自安。未有不終於失敗者也。管子者。以帝國主義爲政略者也。雖然。當其初返國也。齊之危亂。岌岌不可終日。既若彼。使魄力稍薄弱者。以爲當此危局。苟還定而安集之。固不易矣。而遑暇更有所冀。譬之今日之中國。雖好爲大言者。未有敢遽侈然以帝國主義爲救時之不二法門也。而管子乃異是。

(大匡篇)管仲至。公問曰。社稷可定乎。管仲對曰。君霸王。社稷不定。公曰。吾不敢至於此。其大也。定社稷而已。管仲又請。君曰。不能。管仲辭於君曰。君免臣於死。臣之幸也。然臣之不死。紂爲欲定社稷也。社稷不定。臣祿齊國之政。而不死。紂也。臣不敢乃走出。至門。公召管仲。管仲反。公汗出曰。勿已其勉霸乎。管仲再拜稽首而起曰。今日君成霸。臣貪承命。趨立於相位。昔克林威爾當長期國會紛擾。極點之後。獨能征愛爾蘭。實行重商主義。輝英國國威於海外。昔拿破崙當大革命後。全國爲恐怖時代。獨能提兵四出。蹂躪全歐。幾使法國爲世界共主。蓋大豪傑之治國家。未有不取積極政策。而取消極政策者也。若管子者。誠足爲大國民之模範哉。

雖然。管子非鹵莽以圖功也。其目的在極大極遠。而其手段在極小極近。桓公欲修兵革。管子不可。曰。與其厚於兵。不如厚於人。齊國之社稷未定。公未始於人。而始於兵。外不親於諸侯。內不親於其民。桓公領之。而未能行也。齊政彌亂。死亡相殺者。踵相接。伐宋伐魯。餽師而歸。鮑叔憂之甚。日夜督責管仲。管仲曾不以爲意。蓋深知桓公之爲人。以縱爲擒。然後乃可得用也。如是者六年。管子曰。驟令不行。民心乃外。版法此言可謂知治本矣。蓋國民根性久習於腐敗者。欲突然革之。非特功不易就。而流弊亦且無窮。變法之所以貴有次第也。管子之遲遲其布政者。諒不徒爲桓公也。而亦爲齊國之民。此六年中。其或從事於國民教育耶。或從事於造成輿論耶。史家不詳。非吾輩今日所能懸斷爾。

第五節 管子之內治

(1) 「法治國」之組織

管子之爲法家言。天下所同認矣。世稱管子之法。多出周禮。周禮之真僞。今且勿辨。要之法之實行。而既有效者。則管子其殆猶瘡於周公也。吾雖好譽我先民。吾亦斷不敢謂管子所組織之法治國。能與今世歐美之法治國相埒。雖然。其時代不同。其地位不同。

而管子之在中國。則已隻千古而無兩矣。書中有首憲首事二篇。錄其文如下。

(首憲)正月之朔。百吏在朝。君乃出令。布憲法於國。五鄉之師。五屬大夫。皆受憲於太史。大朝之日。五鄉之師。五屬大夫。皆身習憲于君前。太史既布憲入籍於太府。憲籍分布于君前。五鄉之師出朝。遂于鄉官。致於鄉屬。及于游宗。皆受憲。既布。乃反致令焉。然後敢就舍。(中略)憲既布。有不行憲者。謂之不從令。罪死不赦。考憲而有不合于太府之籍者。侈曰專制。不足曰虧令。罪死不赦。

(首事)凡將舉事。令必先出。(中略)賞罰之所加。有不合於令之所謂者。雖有功利。則謂之專制。

憲法二字。日本人所譯之名詞也。專制二字。亦今世學者以之爲民賊之代表也。而皆出於管子。此學者所不可不察也。雖管子所謂憲法。所謂專制。與今之所謂憲法。專制者。其義未必照合。然必有法律思想。權利思想。然後此等名詞。乃出焉。管子之所以相見於其民者。可以察矣。選陳篇又云。有一體之治。故能出號令。明憲法矣。憲法二字。全書凡再見。

首憲者。屬於憲法之部也。首事者。屬於行政法之部也。此其界限較然。非我之附會也。

吾不欲附會管子之憲法。謂爲適宜之憲法。蓋彼憲法者。由君主所頒定。非由人民所同認也。其目的在行君之意。而非以求民之利也。人民只有奉行憲法之義務。而無參議憲法之權利也。此管仲立法之事業。所以下於梭倫。來喀瓦士一等也。雖然。此亦由我東方民族之性質。使然。不足盡爲管子咎也。況乎管子之法。又非徒君命之於民。而君自立於法之外也。『賞罰不合於令。謂之專制』。然則君主之同受治於法也。明矣。此法治之真精神也。

管子之法治。將以整齊嚴肅其民。而使惟君上所用也。故其言曰。凡牧民者。欲民之可御也。欲民之可御。則法不可不審也。篇七又曰。不明於法。而欲治民。一衆猶左。書而右息之。篇七其大旨。總不外明必死之路。開必得之門。篇七殆與老子所謂『法令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同意。是其法治。殆有以民爲奴隸之心也。是不能爲管子諱者也。雖然。彼其時。非今之時也。民族進化之定例。必先脫離野蠻之自由。然後可與入於文明之自由。脫野蠻之自由。非以專制行法。不爲功焉。使梭倫與管子易地。亦若是則已耳。

(2) 君主之權限

立法行政司法三權。皆在君主。此管子法之大較也。雖然。彼之所重者。仍在法。而不在君也。故既曰法重於民。又曰令尊於君。俱見法篇蓋管子心目中。只知有國。只知有法。而君與民皆視爲國法之附屬物也。其言曰。爲愛民之故。不難毀法。虧令。則是失所謂愛民矣。

法法又曰。不爲愛親危其社稷。四傷百不爲君欲而變其令。法法又曰。地之生財有時。民之用力有倦。而人君之欲無窮。以有財與有倦。養無窮之君。而度量不生於其間。則上下相疾也。篇由此言之。管子之制法。非徒以擁護君權。而亦以裁抑君權。而使之有限矣。後世不察。以之與申商之流同類。而並笑之。悲夫。

管子曰。有道之君者。善明設法。而不以私防者也。而無道之君。既已設法。則舍法而行私者也。爲人上者。釋法而行私。則爲人臣者。援私以爲公。君臣觀於此。而和管子之以法坊君者。至矣。

(3) 人民之權限

謂管子能開議院。予民權。雖辯者亦不能爲此強辭也。雖然。管子非全不知此意者。桓公問篇云。

桓公問管子曰。吾欲有而勿失。爲之有道乎。對曰。勿創勿作。時至而隨。毋以私好惡害公正。察民所惡。以自爲戒。黃帝立明臺之議者。上觀於賢也。堯有衢室之問者。下聽於人也。舜有告善之旌。而主不蔽也。禹立諫鼓於朝。而備訊喉。湯有總街之庭。以觀人誹也。武王有靈臺之復。而賢者進也。此古帝明王所以有而勿失者也。桓公曰。吾欲效而爲之。其名云何。對曰。名曰噴室之議。若此論者。亦幾於民選議院矣。不過無選舉法。無權限耳。桓公問有而勿失。殆所以求子孫萬世之業也。而管子乃對以此義。且教以勿創勿作。豈非所謂君主無責任者耶。蓋明告以君主之幸福。莫過於立憲矣。管子之初見桓公也。告以王霸兩途。桓公謙讓。以去要之。而乃許以霸。或者管子猶別有王道。而後此所就之事業。猶非其至者也。

管子曰。令行於流水之原。令順民心也。士經又曰。夫民必得其欲。然後聽上。聽上然後政可善爲也。又曰。得人之道。莫如利之。利之道。莫如教之以政。俱五夫曰教之以政。則管子之欲以政治思想普及於國民也。明矣。以視孔子民可使由。不可使知之論。何其遠也。

(君臣篇下) 國之所以爲國者。民體以爲國。

(君臣篇上) 先王善牧之於民者也。夫民別而聽之。則愚合而聽之。則聖。雖有湯武之德。復合於市人之言。是以明君順人心。安情性。而發於衆心之所聚。是以令出而不稽。刑設而不用。先王善與民爲一體。與民爲一體。則是以國守國。以民守民也。然則民不便爲非矣。

於戲。此言至矣。管子尋常多言牧民。而此則言牧之於民。牧之於民者。以民牧民之謂也。曰民體以爲國。曰以國守國。以民守民。雖

盧梭民約之精義何以過此焉何以過此焉民別而聽之則愚合而聽之則聖此政治學無上之神聖之理論也近世所謂「最大多數之政治」亦由茲出焉爾

雖然管子之民政與今世文明國之民政其不同者何也一則以民爲目的的一則以民爲手段也今世之言立政專以爲民是謂以民爲目的管子之重民則以爲非是而吾政不可得行云爾是謂以民爲手段四順篇云

政之所興在順民心政之所廢在逆民心民惡憂勞我佚樂之民惡貧賤我富貴之民惡危墜我存安之民惡滅絕我生育之能佚樂之則民爲之憂勞能富貴之則民爲之貧賤能安存之則民爲之危墜能生育之則民爲之滅絕

管子之言民政大率類是法法篇又云

上之所以愛民者謂用之愛之也（中略）夫至用民者殺之危之勞之苦之飢之渴之用民者將致之此極也而民母可與慮害己者明王在上道法行於國民皆舍所好而行所惡

其手段若是幾於以百姓爲芻狗之言矣此管子之所以僅豪傑而不能聖賢也法禁

以立法議政之權予民是管子所不欲也其言曰法制不議則民不相私篇重又曰且夫令出雖自上而論可與不可者在下是威

下繫於民也威下繫於民而欲求上之母危不可得也篇重此則絕似今世頑固官吏之口吻與前此噴室之議適爲反對之兩極端或亦言各有當義非一端耶

(4) 中央之官制

其中央官制見於本書者則「省官」篇有虞師、工師、司空、田、鄉師、工師、五官而小匡篇則云

桓公曰吾欲從事於諸侯其可乎管仲對曰未可治內者未具也故使鮑叔牙爲大諫王子城父爲將弦子旗爲理甯戚爲田隰朋爲行

省官篇乃言其制度小匡篇則言其實事以兩者參考之則當時中央官制畧如下表

大諫

樞密院顧問大臣

將

兵部大臣

理……司法大臣

相

田（虞師司空附）……農商部大臣

行……外務部大臣

鄉師……內務大臣

三本篇云。有臨事不信於民而任大官者。則材臣不用。然則管子之中央官制。殆亦有責任大臣之意乎。

(5) 地方自治制度

管子政畧之特色。不在中央政府也。而在地方自治。其所論治國之大道曰。野與市爭民。鄉與朝爭治。又曰。朝不合衆。鄉分治也。又曰。有鄉不治。奚待於國。俱權此實政治上甚深微妙之格言。措諸四海而皆準者也。今所貴乎民權者。厥有二事。一曰參政權。二曰自治權。而自治權之切要。過於參政權。此政治學者所同認也。管子於彼則斬之。而於此則獎之。殆應於當時國民程度。斟酌而盡善者也。今請言其地方自治制度之梗概。

（小匡篇）管子曰。昔者聖王之治其民也。參其國而伍其鄙。定民之居。成民之事。以爲民紀。桓公曰。參國奈何。管子曰。制國以爲二十一鄉。商工之鄉六。士農之鄉十五。公帥十一鄉。高子帥五鄉。國子率五鄉。參國故爲三軍。公立三官之臣。市立三鄉。工立三族。澤立三虞。山立三衡。制五家爲軌。軌有長。十軌爲里。里有司。四里爲連。連有長。十連爲鄉。鄉有良人。三鄉一帥。桓公曰。五鄙奈何。管子對曰。制五家爲軌。軌有長。六軌爲邑。邑有司。十邑爲率。率有長。十率爲鄉。鄉有良人。三鄉爲屬。屬有帥。五屬一大夫。武政聽屬。文政聽鄉。各保而聽。毋有淫泆者。

此地方政治組織之大略也。

（首憲篇）分國以爲五鄉。鄉爲之師。分鄉以爲五州。州爲之長。分州以爲十里。里爲之尉。分里以爲十游。游爲之宗。十家爲什。五家爲伍。什伍皆有長焉。築障塞。匿一道路。博出入。審閭閻。慎筦鍵。筦藏于里尉。置閭有司。以時開閉。閭有司觀出入者。以復于里尉。凡出入不時。衣服不中。閭屬羣徒不順于常者。閭有司見之。復無時。若在長家子弟。臣妾屬役賓客。則里尉以譙于游宗。游宗以譙于什伍。什伍以譙于長家。譙敬而勿復。一再則宥。三則不赦。凡孝悌忠信賢良。儁材。若在長家子弟。臣妾屬役賓客。則什伍

以復于游宗。游宗以復于里尉。里尉以復于州長。州長以計于鄉師。鄉師以著於士師。三月一復。六月一計。十二月一著。此地方政治辦理之條件也。首憲篇所言組織。與小匡篇所記。略有出入。殆彼爲管子所實施。而此則汎論其理法歟。請更舉其實施之次第。

（小匡篇）正月之朝。鄉長復事。公親問焉。曰於子之鄉。有居處爲義。好學聰明。質仁慈孝於父母。長弟聞於鄉里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蔽賢。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公又問焉。曰於子之鄉。有拳勇股肱之力。筋骨秀出於衆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蔽才。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公又問焉。曰於子之鄉。有不慈孝於父母。不長弟於鄉里。驕躁淫暴。不用上令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下比。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于是鄉長退而修德進賢。桓公親見之。遂使役之官。（中略）公宣問其鄉里而有考驗。乃召而與之坐。省相其質。以參其成功。而時設問國家之患。而不肉退而察問其鄉里。以觀其所能。而無大過。登以爲上卿之佐。名之曰三選。高子國子退而修鄉。鄉退而修連。連退而修里。里退而修軌。軌退而修家。是故匹夫有善可得而舉也。匹夫有不善可得而誅也。

（又）正月之朝。五屬大夫復事於公。擇其寡功者而譙之。曰列地分民者若一。何故獨寡功。何以不及人。教訓不善。政事不治。一再則宥。三則不赦。公又問焉。曰於子之屬云云。（中略）（此下問三段與前節問鄉師者同。散省之不錄）有司已事而竣。於是乎五屬大夫退而修屬。屬退而修連。連退而修鄉。鄉退而修卒。卒退而修邑。邑退而修家。是故匹夫有善可得而舉。有不善可得而誅。

泰西之社會。以人爲單位。泰東之社會。以家爲單位。蓋家族政治。實東方之特色也。管子所畫之自治案。上下相屬。與來喀瓦士之治斯巴達者。畧同。然來氏以國中有九千人。故分爲九千區。管子則起點於家。而分爲二十一鄉。五屬。此亦羣治根本之異點也。管子之治。寓兵於民。故地方自治制度。亦分軍政民政之兩途。所謂武政聽屬文政聽鄉是也。今以家爲單位。以國爲最高位。圖其統系如左。

民政之部

家——軌（五家）

（里）（十軌）

連（四里）

（邑）（六軌）

鄉（十連）

（卒）（十邑）

屬（三鄉）

（國）

軍政之部

此管子實施之制也。更參以首憲篇所言理法。則自里以上。大略相同。自里以下。愈加繁密。蓋地方自治最初級者。最切要也。試圖中央官制與地方官制之關係如下。

君主——士師——鄉長——連長——里司

代君主總管諸卿——一名鄉師——或稱州長——或稱里尉

游宗——什長——軌長——家長

或稱伍長

其政治之屬於地方自治範圍內者要目如下。

- A 國防之政(見下)
- B 教育之政(見下)
- C 選舉之政(小匡篇所言三選之法是也)
- D 警察之政(首憲篇言里尉閭有司所稽查是也)
- E 公業之政(首憲篇所言築障塞修道路等是也)
- F 殖產之政(見下)
- G 租稅之政(見下)

就今日視之。其中央政權與地方政權之界限。似不甚分明。然當時之國家。其幅員非若今之廣大。雖雅典斯巴達亦中央與地方混同矣。此不足爲管子病也。且吾更有一言。即管子之地方制度。其鄉師以下。各官皆由民舉之。而後君任之也。所謂三選之法。是已。其選舉雖未立有法規。不

能如斯巴達雅典之精密。然一憑諸輿論以爲取舍之衡。此所以權不專集而事克舉也。所謂鄉與朝爭治此之謂也。

(6) 教育事業

(甲) 軍國主義之教育

周之列國。其至戰國時。猶稱雄爲東西二帝。相對峙者曰齊曰秦。皆受軍國主義之賜也。齊有管子。秦有商君。並以尙武精神。敎其國民。而其結果。遂若此。此真古今得失之林哉。管子之初見桓公也。曰君霸王則國定。不霸王則國不定。蓋深見夫列國並立競爭之天下。非進取則無以爲保守也。故務欲舉其國而爲軍國民。於是有所謂作內政寓軍令之政策。後儒之論此事也。以爲管子懼鄰國之知其謀。而因有所備。乃故爲此詭秘也。而豈知不然。彼管子立法之精神。與來喀瓦士同出一轍者也。管子曰善爲政者。其士民貴武勇而賤得利。其庶人好耕農而惡飲食。五輔篇又曰夫至用民者。殺之危之。勞之苦之。飢之渴之。而民母可與慮害己者。法法篇蓋管子所欲養成之國民資格如是。如是故其軍事教育與地方自治相輔而行。試舉其略。

(小匡篇)管子曰請作內政而寓軍令焉。爲高子之里。爲國子之里。爲公里。三分齊國以爲三軍。擇其賢民使爲里。居鄉有行伍卒長。則其制令且以田獵。因以賞罰。則百姓通於軍事矣。桓公曰善。於是乎管子乃制五家以爲軌。軌爲之長。十軌爲里。里有司。四里爲連。連爲之長。十連爲鄉。鄉有良人以爲軍令。是故五家爲軌。五人爲伍。軌長率之。十軌爲里。故五十人爲小戎。里有司率之。十連爲鄉。故二千人爲旅。鄉良人率之。五鄉一師。故萬人一軍。五鄉之師率之。三軍故有中軍之鼓。有高子之鼓。有國子之鼓。春以田曰蒐。振旅。秋以田曰獮。治兵。是故卒伍政定於里。軍旅政定於郊。內教旣成。令不得遷徙。故卒伍之人。人與人相保。家與家相愛。少相居。長相游。祭祀相福。死喪相恤。禍福相憂。居處相樂。行作相和。哭泣相哀。是故夜戰其聲相聞。足以無亂。晝戰其目相見。足以相識。驩欣足以相死。是故以守則固。以戰則勝。君有此三萬人。以橫行天下。天下大國之君。莫之能圉也。此實管子帝國主義之基礎所由立也。軍事之精神多端。而其最要者曰秩序。曰親愛。來喀瓦士之敎斯巴達人使之共桌而食。戰時則相約共生死。所以發其親愛之心也。管子所謂驩欣足以相死。誠得其要矣。管子「中」地圖「參患」制分「爲兵之數」選陳等篇。皆言軍事教育之理法。文繁今不具錄。要其大指可括以數言。侈靡篇云「爲國者反民性。然後可以與民戚。民欲佚而敎以勞。民欲生而敎以死。勞敎定而國富。死敎定而威行。」管子教育之精神。殆不外是。即來喀瓦士教育之精神。亦殆不外是。抑管子之所以養成軍國民者。猶不在形式之教育也。而在愛國心之教育。九變篇云「凡民之所以守戰至死而不德其上者有

數以至焉。曰：大者親戚墳墓之所在也。田宅富厚足居也。不然則州縣與鄉黨足懷樂也。不然則上之教訓習俗慈愛于民也。不然則有深怨於敵人也。此民之所以守戰至死而不德其上也。一此言乎悉國心爲軍人資格之本原也。彼自爲戰自爲其國戰而何德其上之有然。所以養其民使能如是者。則教育之妙用存焉矣。

(乙) 普通教育

管子畢生之事業。最注意於教育。大率以進民德、養民力爲主要。而智育則甚闕如。今請舉其關於教育之名論而解釋之。

「管子」發端「國頌」一篇。實全書之主腦也。其言曰：倉廩實則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四維不張。國乃滅亡。太史公最稱道之焉。

管子深知夫道德爲立國之本原也。又知夫政治生計在在與道德有關係也。故其所行種種干涉政略。凡所以爲德育之具也。其

言曰：野蕪曠則民乃營。上無量則民乃妄。文巧不禁則民乃淫。不璋兩原則刑乃繁。不明鬼神則陋民不悟。國頌篇觀此乃知其一切

法治政策、經濟政策。凡所以爲教育國民計。舉管子一書皆作爲教育觀可也。

管子之教育。不在箇人而在國民之全體。故以化民成俗爲第一義。故其言曰：一人服之。萬人從之。訓之所期也。未之令而爲未之

使而往。上不加勉而民自盡。竭俗之所期也。七觀篇又曰：是故智者知之。愚者不知。不可以教民。巧者能之。拙者不能。不可以教民。士農工商篇

又權修篇云：

凡牧民者。欲民之正也。欲民之正。則微邪不可不禁也。微邪者。大邪之所生也。凡牧民者。欲民之有禮也。欲民之有禮。則小禮不可不謹也。凡牧民者。欲民之有義也。欲民之有義。則小義不可不行。欲民之有廉也。欲民之有廉。則小廉不可不修。欲民之有恥也。欲民之有恥。則小恥不可不飾。

此管子教育主義之綱領也。

管子教育之方法。有一特色。卽因民之職業而區分之。使各受教。不相雜是也。故其制國爲二十一鄉。則商工之鄉六。士農之鄉十。五。其所以爲此等區分者。所以爲受教育之地也。小匡篇云：

士農工商四民者。國之石民也。不可使襍處。襍處則其言訛。其事亂。是故聖王處士必於閒燕。處農必於田疇。處工必就官府。處商必就市井。今夫士羣萃而州處。閒燕則父與父言義。子與子言孝。長者言愛。幼者言弟。旦昔以從事于此。以教其子弟。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下略)(下文言農工商不可襍處之理由)

文繁故闕之)

論全國小學教育普及之策及其籌款方略

嘉興秀水學堂

陽湖方屠龍

小學教育者。國民義務之教育。而地方有設立之責任者也。夫既欲使國民盡其義務。則不能不與以參政之權利。既欲使地方荷其責任。則不能不與以分權之利益。何者中國之民。困於專制之軌下者。數千年於茲矣。國家設科舉取士之法。而天下之人。趨之如鶩者。大抵爲功名富貴來也。彼其心祇知有身耳。於其身與國家之關係。概乎其未之知也。上之視其民也亦然。一言人權。便爲大逆。若曰吾之以功名富貴餌爾者。不過爲供吾使役計也。今雖建立學堂。其奴視斯民之心。初無異於設科舉也。若是者何義務之足云。方今政府專事搜括。所取民間之膏血。非以供民賊之中飽。即以給異族之賠償也。即有一二用之於行政者。無非爲防家賊而已。故地方之腐敗。日甚一日。生計蕭條。催科迫急。尙有餘力以副責任乎。故夫政策不變。宗旨不立。不悉棄其野蠻專政之手段。而爲立憲之預備。則亡可翹足而待。有何教育之可言。況普及乎。吾所云云者。則就數者改革已定而言之也。今陳其小學普及之策如左。

或曰教育之事。豈必崇尚民權。而後可行耶。如俄羅斯非亦劃全國爲十四學區。布強民就學之制乎。曰。爲國者不崇尚民權。則視其民猶奴隸也。既視爲奴隸。又何必加之教育哉。且教育與專制。實有不能並立者。何則。今日之教育。外與文明各國比較者。也。政體既不如人。安能使之起愛國之精神。混革命之思想乎。故夫專制者宜使民愚。而教育者開化之利器也。若使俄羅斯非經前皇之僞改革。而亦效法中國爲科舉餌人之舉。則虛無黨無君黨之風。或不致若是之盛也。今則風潮一起。不可復遏。洪水之禍。行見於莫斯科聖彼得之原野矣。中國今日如欲變法自強。不當效法俄國明矣。且俄國就學兒童。比較全國人口。不過百分之二三。安在其能普及耶。

一當調查全國戶口多寡之確數。

中國號稱四萬萬人。其實丁口之確數。從未有調查之也。當地丁未併徵時。隱匿流徙。無慮十之七八。迨地丁既併之後。則官吏於丁口之冊。益復視爲具文。會典之所載。戶部之所報告。皆據各直省之題本。任書吏填寫者也。今欲實力調查。當俟地方自

治之後。府縣與市町村之制度。大致定立。然後從事。則數年之後。民冊可成。且所當調查者。不第其人數之多寡已也。又必分別其年之長幼。此事委曲繁重。爲開辦學堂之第一義。亦即舉行一切新政之第一義。若以之委任於今日之州縣。則當事者付之於書吏。付之於差役。不僅敷衍塞責。且將爲騷擾需索之舉矣。

一當調查全國生業盈絀之狀況

中國本部生業之盈絀。大致可分爲三部。一黃河流域也。白水流域。一揚子江流域也。浙江流域。一西江流域也。閩江流域。黃河流域之民。大

率懶於耕作。溉灌之利。屬諸天行。故連年荒歉。今且罌粟遍地。民有菜色。毒種傳染。不可救藥矣。揚子江流域。非全國精華所萃乎。雖數十年來。上之人專事苛斂。不加保護。其生業已有枯涸之狀。然其男子從事於耕作。女子從事於蠶織。大率勤敏。猶可獎勵其進步焉。西江流域之富庶。惟下流濱海各縣爲然。外此則山田磽瘠。非揚子江流域比也。然其民長於貿易。出洋謀利者無慮數百萬。歲以其餘資歸於本國。漏卮之溢出者。藉以挽回不貲焉。此就其大概情形而言之也。欲知其盈絀之狀況。當俟民冊編成之後。分別其從事於農工商實業者若干人。從事於仕宦分利者若干人。從事僧道游惰不事事者若干人。從事於乞丐盜竊棍騙爲民害者若干人。乃能知其能就學之人數。共有若干。其不能就學之人數。共有若干。其能擔任學費之市與町村。共有若干。其不能擔任學費之市與町村。共有若干。夫然後可設爲禁令。其分利者杜絕之。其生利者整齊之。依於貧富之程度。而頒強民就學之令也。

一當調查全國人格高下之程度

此事尤非鹵莽敷衍之官吏所能行也。俟民冊編定之後。由地方行政長。與地方議會之代表者。從事調查。又必經教育會社會黨之協贊。乃能得其底蘊。分別其地之居民。每百人中。其不識一字者若干人。其略識之無辨契約之要字者若干人。能記帳看粗小說者若干人。能寫信看新聞紙者若干人。其程度高乎此者。居其少數。置之不論。既得其分數之多寡。於其地方文野之程度。庶可知其大概矣。雖然。猶未也。風俗習尚。隨地不同。大率黃河流域之民。秦晉之間。則愚塞而重犯法。燕齊之間。則勁悍而易爲邪。揚子江流域之民。荆楚之間。則剽悍而喜事。吳越之間。則柔弱而儉安。西江流域之民。受海洋之性質者居多。其言語異。其嗜尚異。且與各國交通最久。頗能合羣競爭。而其習慣之最有流弊者。則爲賭博與巫鬼。凡此之類。宜各就其社會情形。爲挽回補救之策。其可用者。則因而利用之。夫然後其地方應受何等之教育。與夫教育當施之方針。乃可得而定也。

或曰。調查此三者。非倉猝所能竣事。如是則不與設學有阻力乎。曰教育者。非可收效旦夕者也。若非經此調查。則如一堆亂絲。頭緒棼如。從何著手。且欲為精神上之教育。則尤不可支支節節而為之也。故貿貿然而言興學者。若其所志。不過求勝於向日之村館義學而已。固無不可也。若其所志。欲改良進步。以與文明各國比較者。則舍此而別無善策者也。

以上於設學前之綱領。已得其大概矣。茲乃舉其辦法之次第而條列之。

一劃定學區。定一省為一學區。凡人口二千萬以上者。為大學區。一千萬以上者。為中學區。一千萬以下者。為小學區。應設小學校之數。即以其學區之大小為支配。約略計之。一大學區內。應設小學校二萬所以上。一中學區內。應設小學校一萬五千所以上。一小學區內。應設小學校一萬所以上。每校人數。多寡不能一致。勻分合算以一校百五十人為中數。至全國生徒與人口核計。當為六與一或五與一之比例。方能普及。

茲將近今統計所得各國小學校之數。及小學生與戶口通核比較之數。列表如左。

國名	小學校數	小學生數通核戶口 以千分之幾計算
德意志	五八、〇〇〇	一六一
瑞士	八、一〇一	一六一
瑞典	一〇、五一六	一五九
英吉利	三一、六〇〇	一四六
法蘭西	七九、七五五	一四六
那威	六、七〇〇	一四五
荷蘭	四、〇九七	一三八
丹麥	二、九五〇	一二三
澳大利	三二、九七八	一一一
匈牙利	二九、八二八	一〇二
西班牙	五、六一四	一〇〇
比利時	二四、〇四六	八三
日本		

意大利 三五、七四八

七七

希臘 一、六〇〇

五〇

葡萄牙 五、三一六

四六

賽維阿 六六八

二七

羅馬尼亞 二、五〇五

二二

俄羅斯及芬蘭 三八、二三八

二二

一設立視學官。每學區由文部大臣奏派督學使者。每府縣由督學使者奏任視學官。其人必自高等師範校出身。明教育之義理者。乃能勝任。督學使者職掌之要者。在統計全屬設校之多寡。與比較人口之能及格與否。以定視學官之黜陟。視學官職掌之要者。在核計所屬市與町村之多寡。以時督飭其立校外。此則考驗教員。檢核學規。鑒定教科書等。皆其分內之所當爲。不必論矣。若是則其職專責。專則無可推諉。以視今之責諸百務叢集之牧令者何如耶。

一造就師範。今之冬烘。無慮數百萬。若任其收徒授業。或濫竿充作教員。則貽害於國民者不尠。宜概行杜禁。由督學考取教員。其及格者。撥入教習養成所。講求教育之理。經驗教授之法。並兼習一二門科學。一二年卒業後。給與文憑。派爲各小學教員。其年過三十以上。人格爲鄉里所重者。派爲各小學管理人。又於每府縣設立尋常師範學堂。凡年十五以上。文理清通。有志教育者。選入肄業。給與膏火。四五年卒業後。須充地方小學教習七年。方能去此他適。凡教員宜優給學俸。俾安其身心。得始終從事於此。能盡教授之責任十四年以上者。年老或病廢不任事。給學俸三分之一。爲酬報俸能。盡教授之責任二十一年以上者。年老或病廢不任事。給學俸二分之一。爲酬報俸。校之左近。宜多建住宅。使教員室家得附近居住。庶不致因事曠課。如是則願爲教員者衆。願爲教員者衆。則師範無缺乏之患矣。

一廣開學會。欲教育之改良進步。不能徒恃諸僅能勝任之教員。與止知實驗之管理人也。必有學識經驗。高於教員及管理人員者。乃能有完全高尚之理論。與活潑之手段。而輸其思想於教員及管理人也。若是者非開學會末由。學會之所當注意者。斷不在乎區區形式上之教科書與管理術等已也。必有以考察社會之習慣。而鑄成其特性。必有以體驗兒童之知覺。而培養其腦筋。倘有以野蠻腐敗之遺毒。傳染於教育界者。尤當視爲公敵。剷除淨盡。夫然後爲民賊俵役之政治家教育家。不能於潛移默

化之中。陷我國民於奴隸界也。

一編定科目及教科書。修身。讀書。作文。習字。算術。體操。爲尋常小學之正教科目。不能不課者也。外此則本國地理。本國歷史。物理。圖畫。唱歌。手工。裁縫。爲隨意或補習教科目。課否可自由者也。然欲激動國民之愛國心。則本國地理。本國歷史二者。不能不加。欲增長社會之實力。則宜於男學生之手工。女學生之裁縫。變通推廣。爲農工實業專修科。商業專修科。可於高等小學校設之。每星週所定時刻。宜視他科倍之。何則。今之下流社會。不使其子弟入學者。一則由於學費之無出。一則見讀書之利益。渺乎不可期。反不若爲廁養力役之事。尚可博目前之微利也。今於初受教育之際。便注意於實業。使知入學之後。莫不有餬口資生之一藝。自然趨之若鶩矣。故欲救中國今日游手分利之害。舍此末由。惟所施之實業教育。當依於地方之狀況而定。如於市所設之校。宜注意於工業。於町村所設之校。宜注意於農業。使了於耳目之所接近。隨在可爲實驗。又必擇其爲生計之大宗者。或爲一二人所可從事。以謀生者。如於宜桑之地。則教以新法養蠶。於宜棉之地。則教以新法織布。於宜葡萄甘蔗之地。則教以新法釀酒製糖。凡類此者。皆可推行矣。乃可吸受無量貧苦無賴之兒童。使之無所顧慮也。方今歐美各國。於資本勞力競爭之問題。風起潮湧。不可救遏。其故由於貧富不均。一切事業。皆爲大資本家所吸收。其不能爲資本家者。則降而爲勞力者。二者相去懸殊。其不能相安無事者勢也。且一大製造廠。一大工作所。所用勞工。多或萬餘。少亦千百。一旦經理失宜。資本不繼。則因之束手待斃者。不知凡幾。其爲禍最爲酷烈。中國生計上尙少此種恐慌。惟風潮所值。不免受其影響。挽救之法。宜擴充中產以下可興之事業。與個人可作之生活。如一二匹馬力以上之煤油機。及用人力之各種紡織機。使勤力積蓄之人。皆有以自立。而欲開此風氣。則莫如施此經濟政策於初級教科。其收效爲最易也。

小學校所用教科書。宜求簡易。不可使人生畏。如修身科。宜不用讀本。專用掛畫及隨事指點講說。歷史科。宜用小說體爲之演解。地理科。除用圖畫指示外。凡通商巨埠。名勝古迹。險要國防。皆用影片幻燈。凡此者皆所以鼓動耳目。潛發性靈。使兒童好學之心。油然而生也。嗟乎。今舉二十以上之少年。叩其向日讀書之狀況。有不太息痛恨其師長之野蠻壓制者乎。蓋彼等學舍所用之器械。教授所施之手段。惟有夏楚拘囚。強記背誦而已。餘非所知也。其戕賊靈性。妨害腦筋。使「逃學」爲兒童之習慣者。非此之由耶。

一改良文學及統一語言。中國識字者之數。比較各國。不逮遠甚。其原因何自始乎。蓋由於言文之分也。言文之分。由於造字者之不專用諧聲也。今欲教育之普及。宜仿日本五十音圖。造通俗文字。一切普通書籍。皆注通俗音於古文之傍。如是則苟通此

數十字母者。皆可讀書矣。然欲改良文字。又必先統一語言。統一語言之法。宜以國語爲小學教科。而國語則用官音。凡他處之音爲官音所缺者。宜補入之。總之語言當求其完全。求其簡便。求其輕清。乃能供文明之需用。語言既一之後。通俗文字。方通行於國內而無阻。何患文化輸播之不速哉。且其利益不止此而已。所以厚合羣之力量。起同種之觀念者。其樞紐不在是耶。

一統論編成之法。凡市與町村所必當設立者。爲尋常小學校一種。然中國年長廢學者多。欲普及其教育。則補習學校。不可不設者也。而補習之教科。尤宜注重實業。人當學齡已過之後。漸有衣食室家之事。累其身心。若使窮年累月。專從事於普通知識。必有因力乏而中輟者。故教科之時刻。尤宜簡少。或爲半日課。或爲夜課。使工作餘暇。亦可兼肄及此。方今女學風氣未開。而女教員尤爲難得。宜先設女子補習學校。以施其教育於學齡已過者。卒業後可派爲幼稚園之保姆。又如廢疾不能任事者。宜設盲啞學校。使習一二種手藝。凡此等類。皆所以補助義務教育之不逮者也。又各國所頒教育敕令。大率以兒童滿六年至滿十四歲。八年間爲學齡。學齡兒童有不卒尋常小學校之教科者。則可以法律干涉之。其修業年限。多或四年。少或三年。非不欲加增其程度也。無如民力之有不逮也。故編制之法。亦宜仿照各國。不能再有增減。今管學所頒章程。定蒙學之課程曰四年。定尋常小學之課程曰三年。此七年間。皆爲干涉教育。爲人民所不能免者。則是文明各國開學百年。尙未能達之境。今中國甫言興學。便思遠軼之矣。行見其下之視爲具文。不能奉行也。

一設特別獎勵之法。特別之法若何。一寬減其當兵之義務也。當此帝國主義盛行之際。欲圖自強。不能不用徵兵之令。然中國人口最多。欲爲適當之軍備。較諸各國。固可減輕國民之擔負矣。故莫如定一令曰。凡有小學校卒業文憑者。入營一年。否則入營三年。顯示區別以誘致之。夫入學與當兵。何去何從。人所不待辨而決者也。一優許以投票之利益也。各國議院選舉議員。必資產納稅及額者。乃有投票之權。今若定一令曰。凡有小學校卒業文憑者。即資產納稅不及額。亦一律與以投票之利益。夫當民政既行之後。不論其人格如何。無不爭爲公民者情也。他若人民有訴其子之不能養親者。則當問其曾受教育與否。然後爲之懲治。人民有遺產須傳之孫子者。亦當問其曾受教育與否。然後准其承受。若此則前有所趨。後有所避。有不流汗相屬。惟恐後時者乎。

一推廣民立學堂之法。國立學堂。無論經費如何充足。其勢必不能遍及。故凡民立學堂。宜令報明視學官考驗。學位文憑等。與國立者得同等之利益。就中國地方狀況論之。可推廣民立學校者。約有數端。泰西之教士。日本之僧徒。在各國未經改革以前。

大抵掌教育之權。任文學之責。今中國僧徒。不任租稅。爲國大蠹。宜仿日本僧徒之制。令與平民一律擔任義務。且擇其中之賢者。就其寺產爲寺立學堂。教科一切。令遵照學制。不得有宗教典禮。此可推廣者一也。中國南部諸省。大率聚族而居。族之大者。丁口以萬計。其祠堂之田產。往往累鉅萬。每歲以供試館賓興之費者。不知凡幾。宜擇其族之紳衿。爲衆所信服者。就其祠產爲族立學堂。一切教科。令遵照學制。其族之中。有不受義務之教育者。令其調查處置。其校專供同族子弟之用。族之小者。合數族而建一校。若是則械鬪健訟。一切野蠻之習慣。不禁自除。此可推廣者二也。中國商會。往往有業聯之舉。其團結頗爲堅固。規條嚴密。無敢犯者。宜擇其中之老成者。令爲倡首。聯合同業者。捐置公產。爲商立學堂。生徒之額。以多數供同業者子弟之需用。衆必樂從。教科一切。令遵照學制。此外則地方有大礦產公司。有大製造廠。亦可令其附設一二小學。以供勞力者之子弟。就近入校。此可推廣者三也。

籌款方畧

宜分開辦經費與常年經費二種。以下專條論之。
開辦經費之可籌者。

一國家補助金。小學爲國民教育。則當認其爲安全國家之具。而國家有補助其費用之義務。西方學者有言。國家之防衛有二。重值之防衛。兵士是也。廉價之防衛。學校是也。今中國於情竅無用之兵。歲耗國帑者數千萬。而反致今日割地。明日賠款。無絲毫之獲益。若以養兵之費。以開學堂。則國光之顯赫何如。人材之蔚起何如。雖武備不能不講。然如京之八旗。外之綠營駐防。則其之於國防。無絲毫關係者也。核計二者。歲費已在千萬以上。宜將此款悉數撥歸各學區。爲開辦補助經費。惟通國學堂。全體舉行之時。需款浩繁。緩不濟急。則宜由國家擔保。籌借公債。而以此款逐年償還。以三十年爲限。三十年之後。則小學教育。大致可普及矣。

一紳富倡捐金。西國紳富。以鉅金輸納學堂者。每歲不知凡幾。中國風氣未開。惟知以金錢供僧徒之募化。應酬會之籤捐。其稍上者。不過賑荒濟貧而已。其故由於民智太卑。祇能以吉凶禍福動其心。而於事之有益與否。彼固未能知也。若上之人能設法鼓動。於捐資興學者。與以特別之名譽。永遠之紀念。則樂善好名之人。自然隨風而靡。不入於野蠻迷信之一途矣。

一地方公產。設校所最難者。校舍之建造也。宜將地方之神廟公廨可用者。神廟與僧寺異。神廟如城隍關帝文昌等。大抵由官主持者也。僧寺則無不由民間募化建造者。愚謂中國變法之後。神祀宜一律

廢棄。若佛寺則屬於民間信教自由之問題。不能以國力勉強抑勒者也。

一律拆建改修。以供正需。如係公產。而民立學堂須借用者。亦准其報明指撥。不得加以阻力。

一地方公債。若其地方無款可籌者。宜由視學官與府縣行政官設法募集公債。惟公債之多寡。當調查其地方之貧富。果能擔任償還之責與否。又必預算各種費用之適合與否。如有過量者。宜以法限制之。庶用款時不致虛糜。而償款時不致支絀也。常年經費之可籌者。

一國家歲額補助金。考歐洲各國每歲補助學校之費用。英國二千五百八十一萬圓。德國一千二百五十七萬圓。法國九百九十七萬圓。即國小如比利時。亦歲額六百萬圓。中國人口比較此數國者。約及十倍。補助金之額。即不能比例而增。豈能並此而不加乎。然則於何而籌之。曰。宜依於地方之狀況。與特別之捐輸。惟可漸而不可驟。蓋俟新政通行之後。民智日開。生計漸裕。雖加增其負擔不妨也。今各省以賠款新設之苛斂。不下數十名目矣。試問其有一爲學堂而設者乎。若使爲學堂而設。安見吾民之不能好義急公。而曰學費無從籌措乎。

一地方公產之租入。美利堅之創一新都市也。必先以田產若干。爲建設學堂之公產。其法美矣。我中國雖非新造之邦可比。然各省公產之爲民所隱匿。爲吏所中飽者。不知凡幾也。清理之法。一於屯衛神廟及因事籍沒之公田。悉數收復。由市長與町村長經營租入。一於絕戶無人管業。及荒棄不治之民地。悉數開墾。由市長與町村長招人納租承耕。其在揚子江以北之原野。則耕種失時者。十居五六。誠使講求農學之人。建立公司。試用新法。則所增利源。何啻倍蓰。此等經營。若歸之於今日之官吏。則徒事騷擾而無實效。若地方自治制度發達之後。則何施而不可者。故有以民政國所用之良法。而上之於今日之當道者。大都皆民賊之俵役也。

一地方稅。今各省地方之開治河道也。建造衙署也。往往於地丁徵納時。按畝增收若干。以爲經費。此其制與各國所行地方稅相似。惟經理失宜。不免病民。且專取給於農。抑何偏枯不均乎。考各國地方稅之增加。往往與國家之進化爲比例。蓋一切興利衛生之事業。皆由地方徵稅支辦者也。地方政治之團體。爲府縣與市町村所結合。其徵稅之類別。或爲特別稅。或爲附加稅。雖行政事繁。不能專爲建學之費而設。而建學費之一部分。固無不可取給於是也。

一授業料。既爲國民義務教育。則不應收納授業料。雖然。由人民一部論之。爲啓發智識增進幸福之故。而始納此區區者。固亦義所應當也。故依於地方之狀況。而徵納授業料以補助不足者。亦所不禁。惟定額須極輕。且有貧困不能輸納者。宜一律寬免。

之。

論中國國民道德頹落之原因及其救治之法

東京留學生 桂林馬 悔

欲改革中國。則必自改革中國之道德始矣。中國之言改革也。四十年以來矣。於甲省立一船政局。於乙省立一鎗砲廠。今日籌數百萬金以買鐵甲船。明日籌數百萬金以建堅固砲臺。是軍械上之改革也。卒之遇敵輒敗。一敗之後。亡失無所餘。以是言改革。則猶之執規以畫方。南轅而北其轍也。甲午之後。士大夫乃稍變其議論。知欲存中國。必至革政始。雖然。使無數喔咻嚙突。梯滑稽之人。革政。則猶之使黑人管輪。使紅人司機也。觀於今日中國各學堂之總辦教習。其效已可知矣。是無他不先改革道德。而欲改革政治。則猶之執規以畫方。南轅而北其轍也。國民之有道德也。猶之身體之有腦筋也。腦筋有病。而欲於區區肢趾間施藥石以治療之。其何能愈。

稍讀泰西道德學之書者。必知中國道德之不完全。即以倫理學言之。泰西分倫理爲四大綱。曰對一己之倫理。對社會之倫理。對家庭之倫理。對國家之倫理。（多有分爲五綱。而有對上帝之倫理者。南歐諸國尤甚。瑪志尼作人職論。The duties of men 以上帝爲主腦。而貫其餘之四者。此南歐諸國倫理書之代表也。）雖其內容之學說。各國不同。各人互異。而其條理完善。日本今日各學堂之倫理教科書。莫不從之。不能以其爲泰西之倫理學而拒之也。

董仲舒有蘊言曰。天不變道亦不變。是言也。近時之言革政者。每樂道之。動輒引爲口實焉。此誠野蠻人之言也。稍知天文學者。必知天不變之說之謬。稍知道德學者。必知道不變之說之謬。泰西道德學家有恒言曰。道德進步。Moral progress 曰道德發達。Moral development 蓋無論此世界他世界。一切事事物物。莫不進步者。莫不發達者。乃宜於物競。乃宜於天擇。雖道德亦在此範圍之中。而莫之能外也。

道德何以有發達進步乎。曰人羣之進化也。由野蠻以進於半文明。由半文明以進於文明。野蠻時代之道德。不可用於半文明之時代。半文明時代之道德。不可用於文明之時代。時代之進於文明也。無有止期。故道德之發達進步也。亦無有止期。試更以實事證之。歐洲二三百以前之道德。則猶是野蠻時代之道德也。若主人對奴隸之道德。若殖民者對黑人之道德。若君

主對人民之道德。若貴族對平民之道德。若男子對婦人之道德。是可謂之爲文明道德乎。而自盧騷出後。君主貴族對人民之道德何如矣。自林肯出後。主人對奴隸之道德何如矣。自彌勒約翰（著有女人輓制論 *Subjection of women*）拉布雷 *Edouard La boulaye*（法人著有亞美利加史 *Histoire de l'Amerique* 主張男女同權與彌勒齊名）出後。男子對婦人之道德何如矣。是數子者。毅然排除野蠻時代之道德。獻其渺渺之一身。爲滔滔衆謗之歸流。或至罹凶殺而不悔。卒能奏道德改革之凱歌焉。是豈非世界之大偉人乎。持今日之歐洲。與百年以前較。則舊天地與新天地之風景。劃然分明。是不惟政治藝學爲然。而道德尤甚。彼持道德不變者。誠無據也。

持今日之中國。與二三十年以前之中國較。點滴相肖。無所別異。器械則猶是粗窳也。政治則猶是專制也。道德則猶是箝束也。豈惟不進化而已。或反不及前人而退化焉。誠咄咄怪事哉。

今論道德。道德進步之原因。曰辯難。甲立一說而乙攻之。丙立一說而丁攻之。攻難不已。而真理漸出焉。彌勒約翰曰。『天下之所謂真理者。其點常不能固定。一人所立之說。不可不容他人之辯論。衆辯大興。真偽乃判。立說以開辯論之門。不能謂反對之說爲異端。而不樂聞也。』

綜而論之。中國道德頹落之原因。唯坐二弊。一曰。以宗教爲道德。二曰。以風俗爲道德。

夫宗教 *Religion* 之與道德 *Morality* 其性質各不相同。不可不辨也。宗教者。道德之一小分子也。道德可以包宗教。宗教不可以包道德。宗教爲道德之附從。而不可以道德附從宗教也。中國之際戰國時代也。羣哲并興。各立一說。以相詰難。道德政治藝學皆於是萌芽焉。孔子誠中國之偉人也。其說博大深奧。使遂無黜異端之慘禍。後人繼起。以其學爲底。正其謬。實其虛。政詰辯難無已時。則中國之進步發達。孰能量之。乃專制君主利用其尊君之說。黜老墨之非尊君者。而定孔說以爲一尊。嗚呼。漢武帝尊孔學之日。卽中國由進化轉而爲退化之日也。後人不察。反撫拾之以爲美談。不亦謬乎。

孔子者。大哲學家也。大教育家也。大政治家也。乃因專制君主利用其尊君之說之故。強尊之爲教主。強尊其書爲聖經。彼專制君主何所愛於孔子乎。榮孔子以虛名而已。則陰受其實利。雖誤盡蒼生。非所恤也。嗚呼。漢武帝雄才大略。誠爲專制君主第一魁桀。雖秦始皇帝遠不及也。

佛教豈不美哉。勘破生死。普度衆生。其思想高絕一世矣。然使人迷信之。舍佛教外無所謂道德。而印度遂亡矣。回教豈不美哉。造

成其族人勇烈之風。趨死若鶩。中世紀幾席捲全歐焉。（摩訶末有言曰。樂園在劍影之下。Paradises under the shadow of Swords。歐洲英雄每樂道之。）然使人迷信之。舍回教外無所謂道德。而土耳其遂病矣。此誠宗教與道德相合之惡果。豈不然哉。歐洲所以有今日之文明。皆路德之賜也。（按路德以前因攻教而死者不乏人。其著者曰亞婁得 Arnold 夫拉斗西婁 Fra-dols 沙屋拿婁拉 Stunarsla 阿爾比黨 Albigeis 浮得黨 Uandois 婁拉特 Lollards 哈斯 Huss 而哈斯尤烈。）自路德出而新教興。（天主教常謂印刷術爲魔術。謂天文學爲魔道。其爲新理新學之防如此。）新教興而道德漸與宗教分離焉。此歐洲道德發達一大關鍵。亦歐洲社會發達一大關鍵也。（歐人謂歐洲思想之發達有三級。路德改教爲第一級。十八世紀盧孟之徒出。政治哲學等等別異之思想蜂起。爲第二級。至十九世紀日耳曼人荷爾特 Goethe 費忽特 Fichte 之說出。思想自由達極點。爲第三級。經此三級。而宗教專制之俗。脫棄盡矣。）

彌勒約翰自由之理。有一段論耶教與歐洲之道德無關。其言曰。所謂耶教之道德者。其指新約乎。新約固不能賅人道之全也。耶教所傳到之國。多先已自有其道德焉。耶教不能皆取而代之。且耶教之道德。多本於舊約。舊約之道德。固野蠻人之道德也。且耶穌之道理。猶太之禮儀。至保羅而改革已多。當耶教傳至希臘羅馬之日。二國已先自有其道德矣。且今日所謂耶教之神理及道德者。非耶穌及使徒之所倡。而多爲加特力教徒之所附益。至路德出而又改良焉。蓋皆爲中世紀之所加。各教派之所補。各國人性質之所變。苟謂歐人之道德。全出於耶穌及其使徒。此予之所不敢認也。予敢斷言曰。耶教之道德。不完全而偏於一方之道德也。歐洲今世之道德。多由歐洲人種之性質事業所建立。耶教何與焉。

欲救治今日中國國民道德之衰頹。第一說曰。凡我國民。皆當瞭然知宗教與道德爲分明不同之二事。宗教者。一成不變。有其特別之性質者是也。道德則變動不居。與時代之進化。有正比例。凡是社會中之一箇人。皆有建立發明道德之權。指摘舊有道德之弊惡。破除之而易以新者。陳列己意。著爲新說。以待世人之自由取決焉。又必使人人知孔子之真價值。知孔子爲二千五百年前之教育家。政治家。哲學家。孔子之哲學。有真價值在。後人可取而發明之。推明之。駁正之。無所謂離經畔道也。孔子之教育政治之學說。則已多不可用於今日。宜存而不論。夫歐洲政治教育之學說。萬派紛歧。新舊代謝。數千年之學說。其何能皆適用於今日。而仍舊不改也。雖梭格拉底。柏拉圖。亞里斯多德之學說。最爲歐人所珍愛。然亦不過等之於考古之遺物而已。孔子之價值。不能遠過於梭格拉底。故待之亦當如是。

甚矣風俗之爲害也。中國之開化。可謂早矣。中國人之智慧。可謂高矣。乃爲風俗之威權所縛束。誤認之以爲道德。故吾中國無所謂正義。風俗即正義也。無所謂公理。風俗即公理也。（聞革命之論而驚駭。受滿洲之惠而迷惑。皆認風俗爲公理之過也。）歐人常評論中國曰。進化固人羣之公例。而或有物焉以防之。則亦停滯而無復進步。如中國人之溺於風俗是也。是如盤旋於牛角之中。愈入愈狹而不能出。苟中國人能沛然決出風俗之障蔽。人人有獨立自由之精神。則其進步必有不可量者。此昔年黃禍之說所由興也。

中國士大夫有恒言曰。「遵先法古。」中國鄉人有諺語曰。「不聽老人言。災害在眼前。」此實斷送中國生命之絕命詞也。古有古之時代。今有今之時代。古人有古人之心才。今人有今人之心才。而何可遵之有。而何可法之有。惟法古也。惟遵先也。士守缺殘之義理。農守笨滯之耒耜。商守狹小之局面。工守粗野之規矩。莽莽乎二十行省之土地。爲強鄰角逐之場。芸芸乎四萬萬之人民。爲異種箝制之奴。夫復何言。

歐人有恒言曰。「人生百年。如素紙百頁。每一頁以一己之言行書於其上。」若從法古遵先之說。則人復一人。世復一世。惟鈔寫一同樣之藍本。進化之人類。不當如是。且人不可不法古。於此有三說焉。

一古人之所經歷。境界甚狹。或解說多誤。

二雖古人之歷驗。解說不誤。然時代既異。則迥不相宜。常有古人之風俗。止與古人之境地性質相宜。至時勢遷移。後世之境地性情。已全與古異。則斷不可復執古俗以繩之。

三雖前世之俗。與今人猶甚相宜。然是特風俗而已。人固各與其天才焉。修育之。發達之。各如其所能。人人有天賦靈貴之心才。風俗無權以埋沒之也。

所謂天賦之心才者。如思想才。決斷才。辨別才。皆是也。人世一切道德。皆以吾之心才自由決擇之。前無古人。後無來者。是爲自由獨立之民。國之有是民者。是爲自由獨立之國。自由獨立者。人羣進化之真精神也。（人類之三大自由。曰思想自由。而議論自由。著書自由。附焉。曰結會自由。曰擇業自由。是三大自由者。橫絕天地。無所限制也。至於行爲之自由。則不能無界。然不能執界之一字。遂箝制人羣之行爲自由也。日耳曼大儒漢保德 W. Von Humboldt 曰。「人當自強不息。各自發達其心才。而不爲同類尋

常之耳目所欺。是之謂箇人之權勢。是之謂箇人之發達。近日新黨之議論。頗有以少年之誤認狂妄爲自由。鰓鰓然慮之者。然是乃自由原理未明之故。非自由之不適用於中國也。自由之原理曰。少年人乃受教育之時代。無自由。野蠻人無教育。亦無自由。憂時之士。不務考究泰西所謂自由者之原理。執一二細事。遂謂自由之理不可倡。倡則流弊滋多。嗚呼。天下豈有無自由之國乎。

中江篤介者。不惟日本之偉人。亦亞洲之絕大偉人也。有一子在中學校。中江語之曰。「汝其好遊。汝其試驗勿及弟。汝能好遊。吾賞汝。汝能試驗勿及弟。吾賞汝。」此在中國人之卑陋眼孔視之。鮮不以爲怪者。而中江固欲自幼養成其子有自由高尚之風。不欲其安於小就也。

予固非謂改革道德。則掃盡中國舊有之道德。而盡從泰西之道德也。既知中國舊有道德之不完全。而宗教及風俗最足爲道德進步之大防也。則當輸進歐美各國之道德學說。挾其精以治吾之粗。取其長以補吾之短。而其要尤在鼓勵人人有自由獨立之精神。養成人人有別擇道德之智識焉。夫道德猶法律也。人人有立法律之智識。而後有守法律之習慣。此條頓人種之所以能自治也。此理易明。人多知之。道德亦如是。歐洲之道德。雖不外上所言之五綱。而其爲說則各不相同。英國最重康德、陸克之學說。而攻康德、陸克者不少也。蓋野蠻時代之碩學。必爲其羣中之聖賢。文明時代之碩學。常爲其羣中之奴僕。獻其思想。著之於書。以供其同羣之採擇玩好焉。於其羣中多開數面攻詰辯難之門而已。必人人有別擇道德之知識。而後人人有服行道德之習慣。如是羣中之道德。遂永世無復頹落之日。予敢斷言曰。今日之中國。苟欲其國民真能自治也。必自人人有立法律之智識始。苟欲其國民之道德永不頹落也。必自人人知道德與宗教風俗之別。曉然於道德之真爲何物。而各有別擇道德之智識始。

附錄

癸卯大事表（以孔子紀年）

讀史者之感情率皆有所因緣而起由所緣而推之往往得意外之趣味焉癸卯元旦與社員聚談謂前此癸卯即歐權初東漸之歲也而今已若此因共繙史表焉追溯二千年來之癸卯考其大事作此表

孔紀

第一癸卯	五四	周敬王	二二	魯墮三都中央集權制暫興
第二癸卯	一一四	周考王	三	
第三癸卯	一七四	周安王	二四	姜齊亡田齊立、狄破魏
第四癸卯	二三四	周慎靚	三	楚趙韓魏燕約從伐秦敗績
第五癸卯	二九四	周赧王	五七	秦圍趙邯鄲魏信陵君奪軍救趙
第六癸卯	三五四	漢高祖	九	與匈奴和親徙郡國富豪於長安
第七癸卯	四一四	漢建元	五	
第八癸卯	四七四	漢元鳳	三	
第九癸卯	五三四	漢鴻嘉	三	百濟建國
第十癸卯	五九四	漢建武	一九	平交趾
十一癸卯	六五四	漢承元	一五	班超卒
十二癸卯	七一四	漢延熹	六	鮮卑寇遼東
十三癸卯	七七四	漢黃初	四	蜀昭烈帝崩
十四癸卯	八三四	晉太康	四	故吳王孫皓卒於晉

西紀

前四九八	羅馬共和國始置大總督
前四三八	斯巴達人取波士波拉
前三七八	雅典齊武合兵伐斯巴達
前三一八	格山打征服雅典
前二五八	
前一九八	西里亞助猶太攻埃及
前一三八	埃及人多祿某始言天文
前七八	羅馬定地中海
前一八	
四三	羅馬人始伐英國
一〇三	畫羅馬帝所造之金殿焚
一六三	
二二三	羅馬納賄於義特以乞和
二八三	羅馬帝伐波斯爲雷火擊死

十五癸卯	八九四	東晉建元	一	庾翼爲軍事都督圖中原
十六癸卯	九五四	東晉元興	二	桓玄徙帝江陵 後涼亡
十七癸卯	一〇一四	宋大明	七	習水軍
十八癸卯	一〇七四	梁普通	四	鑄鐵錢
十九癸卯	一一三四	隋至德	一	隋遷都長安改郡爲州
二十癸卯	一一九四	唐貞觀	一七	魏徵卒圖功臣於凌煙閣廢太子
廿一癸卯	一二五四	唐長安	三	貶魏元宗 流張說
廿二癸卯	一三一四	唐廣德	一	吐蕃入寇長安
廿三癸卯	一三七四	唐長慶	三	韓愈爲吏部侍郎宦官極專權
廿四癸卯	一四三四	唐中和	三	李克用破黃巢收復長安
廿五癸卯	一四九四	後晉天福	八	執遼使
廿六癸卯	一五五四	宋咸平	六	契丹大舉入寇
廿七癸卯	一六一四	宋嘉祐	八	仁宗崩
廿八癸卯	一六七四	宗宣和	五	金太宗吳乞買立 金人入寇
廿九癸卯	一七三四	南宋淳熙	一〇	朱熹上續通鑑 陳賈請禁道學
三十癸卯	一七九四	南宋淨祐	三	蒙古人入寇渡淮陷楊州通州
卅一癸卯	一八五四	元大德	七	諸蠻平 金履祥卒
卅二癸卯	一九一四	元至正	二三	陳友諒死
卅三癸卯	一九七四	明永樂	二一	帝親北征孟賢伏誅楊士奇下獄
卅四癸卯	二〇三四	明成化	一九	陳白沙爲翰林院檢討胡居仁卒
卅五癸卯	二〇九四	明嘉靖	二二	安南復立爲大越國

三四三	羅馬與佛蘭機戰
四〇三	西羅馬敗百里顛王
四六三	
五二三	
五八三	波斯乞和於東羅馬帝
六四三	
七〇三	
七六三	
八二三	
八八三	
九四三	英人攘丹麥
一〇〇三	阿德溫自立爲意王
一〇六三	波斯征亞刺伯
一一二三	第一次拉的蘭會議
一二八二	東羅馬帝阿多羅古篡立
一二四三	英法立約罷兵五年
一三〇三	意人始製磁針盤以航海
一三六三	瑞典挪威合爲一國
一四二三	英法戰爭
一四八三	英幼主義德瓦立大臣力查篡位
一五四三	英法又戰荷蘭始造木砲

卅六癸卯	二一五四	明萬曆	三一	妖書事起
卅七癸卯	二二一四	清康熙	二	去年明桂王被害鄭成功卒至是
卅八癸卯	二二七四	清雍正	一	平蜀亂天下大定
卅九癸卯	二三三四	清乾隆	四八	冊封鄭華爲暹羅王
四十癸卯	二三九四	清道光	二三	開長江七口 割香港
四一癸卯	二四五四	清光緒	二九	

羅迦陵女士傳

迦陵女士。父羅詩氏。法蘭西人。曾職上海法捕頭領。娶七閩沈氏。生女士。七歲喪父。依母兄居城內。十歲母歿。所遺奩資。悉爲母舅耗盡。并棄其七旬之母。亦不顧。女士藉習女紅。孝養外祖母。忍飢耐凍。操作如婢僕。復遭姑氏虐待。苦不欲生者再。因念外祖母暮年女死媳悍。所相依爲命者惟女士。由是吞聲延息。又得膈疾。日益疴瘵。爨烟常斷。遑問醫藥。時幸得諸父友念故人之誼。慨然相撫恤。挈祖母遷居城外。詎舅始尙以爲未足。欲謀拘回。屢經挫折。有不忍言者。嗣遇哈同氏提撕力護。得免於難。於是盛感哈氏之德。遂奉祖母意。委身以事之。迄茲念年。敬順如一日。女士性嚴毅。治事有法度。嘗自涕泣。念廿載伶俜。備經險難。悟世界如牢。浮生若夢。遂矢志普門。遊心法界。師事宗仰上人。參甚深微妙法。居常蔬食喜捨。禪誦有定課。并時慨國家衰弱。皆由母教不善。自悲幼失怙恃。困憂患。未曾讀書。無學識。不能張女權平等之界。以救今世。發願興一女學。教育後來閨閣英彥。掃除數千百年之積習。俾復天賦之權。此女士素志。居常未一日忘者也。昨秋上海教育會志士擬創愛國女校。苦經費無著。女士遂慨任開辦。已擇地爲他日建築學舍之用。又助每月经費。以期速成。南洋公學事件起。退學諸生共爲愛國學社。草創伊始。經費支絀。心力俱瘁。女士乃首捐鉅款。以爲之倡。事遂就。嗚呼。自傅十丈之裘。杜陵萬間之厦。如女士者。可以當之矣。有此願力。何世間之不可度。何佛之不可成。女士少雖失學。而壯年以後。惟日孜孜。今於國學既斐然成章。博覽羣籍。復研精英法文學。冀廣集世界智識。爲後學倡云。抑吾聞泰西心理學家。往往援迂曲之例證。謂女子腦智下男子一等。而一二大哲。若約翰彌勒。若斯賓塞。皆力駁之。主男女平權義。嘻。同受於天而命之曰人。則其德智力一而已。誰能劃之。凡人被壓制久者。則失其本能力。疇昔野蠻世界。惟競膂力。女子之絀。固其所

一六〇三	和蘭設立東印度會社
一六六三	英賣丁格之地於法
一七二三	法首相亞連士卒
一七八三	英認美國獨立
一八四三	美法通商於中國
一九〇三	

也。結之既久。弱者愈弱。强者愈強。業識遺傳。遂成爲第二之天性。故今世界之女子。在在遜男子固也。而豈謂其生是使然也。佛小乘法。不度比丘尼。至如大乘諸經。若華嚴寶積法華維摩。其間現女相說法者。莫不具圓滿種智。莊嚴世間。成就普門。一切悲願。此正我佛之甚深微妙義哉。佛說已先自度。回向度他。是爲佛行。未能自度而先度人。是爲菩薩。發心如女士者可。謂兼之矣。其有聞女士之風而起者乎。則中國文明增進之速率。與彼美洲澳洲諸省男女悉有參政權者相頡頏。又豈其遠哉。

本傳據上海女報原文略參評論讀者亮之 本社附識

Charles King

2/9/92

Om

Y. Shan Han

Chinese
39505



THE LIBRARY
OF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

GIFT OF
Professor Han Yü-Shan

